

王朔文集

上册

王朔文集

王朔著

上 册

自　　序

新版四卷本文集收了我从1978年到1992年所写的全部小说，计有31种，160万字。没我想的那么多，倒确实是严重良莠不齐。原因是多方面的。

写小说当然是为了获得一种自由的自我表达方式或日权利，但这个获得过程往往是不自由的。

我开始写作时深受一种狭隘的文学观影响，认为文学是一种辞典意义上的美，是一种超乎我们生活之上的纯粹。要诗情画意，使用优美纯正的汉语书面语；要积极、引人向上。看完小说立即跳下粪坑救人再好不过。舍此皆为垃圾。

《等待》《海鸥的故事》《长长的鱼线》《空中小姐》都是这种观念影响下的产物。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其中的矫情、强努和言不由衷。尤其是前三篇。一言以蔽之：中学生作文。《空中小姐》至今仍有糙汉口称被其感动倒令我不时小小惊讶。

《单立人探案集》系列当算是为了赚钱的凑数之作。大多是由具实案例和市井笑活敷衍而来。那时我追求数量，一是生活所迫，二是控耀写作能力。我没料到侦探小说所要求的工艺性是那么高。

接着我试图自我表达，写了《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

半是海水》《橡皮人》《顽主》《痴人》《玩的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包括《空中小姐》的前半部份，这些小说都是以我和我的朋友的生活为对象写的。应该说写这批小说时我感到了一些自由表达的快乐。可悲的是此时我又陷入了另一种狭隘文学观的束缚，认为真实不重要，自由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深度”。长时间的写作使我油然而起自命不凡感，恍若自己是神的使者。似乎我们这个世界还存在一种绝对真理等着我向愚众宣布。使愚众感激涕零之余五体投地。如同我现在蔑视那些自比孔子或穆罕默德之辈，那时我鄙视关注个人真实生活的作家及其作品。于是我加入了旧知识分子自中为“第二救世主”的大合唱，写了两部启示录式的长篇《千万别把我当人》和《我是你爸爸》。我特别不喜欢这两部小说。因为这两部小说“形而上”的意思在我写第一个字时便昭然于我心头，所有细节：行为动作、人物对话统统是为了最终的揭示，如修万里长城。写完这两部小说我才发觉这种“深度”的追求其实多么简单、轻飘和没有份量。

　　中国何来灵魂？一切痛苦、焦虑皆源自肉体。

　　我仔细想过，一切口称的信仰和所谓“深度情结”盖出于秦始皇式的“不朽”渴望。

　　接下去合乎逻辑的发展就是世俗的写作，即为电影电视写作。

　　以下的一大批小说都是改自影视剧本或取自影视构思：《永失我爱》《给我顶住》《编辑部的故事》系列；《无人喝彩》《刘慧芳》《你不是一个俗人》。

　　这里要作一个说明。我在 1988 年以后的创作几乎无一不

受到影视的影响。从某一天起，我的多数朋友都是导演或演员，他们一天到晚给我讲故事，用金钱诱惑把这些故事写下来以便他们拍摄。上面提到的那两部长篇《千万别把我当人》和《我是你爸爸》以及后面的《过把瘾就死》《许爷》同样都是萌生于某个导演的意图。只不过我在其中倾注了更多的个人感触，所以我宁愿不把这几部小说划入单纯为影视写作之列。

这些单纯为影视写作的小说就不多说了，实在也没什么好说的，混饭吃的，说它们毫无价值也无不可。

剩下的就是我自己喜欢的，确实是在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中同时又无技术上的表达障碍写的关于我个人的真实情感的小说，也太少了！

《动物凶猛》《过把瘾就死》《许爷》。

坦率讲，这三篇小说我都不该写，不该那么早写。它们本来应该是一个长篇小说中的三个章节。我太急功近利，把它们零卖了。我最后悔的是写了《动物凶猛》。我刚刚找到一种新的叙事语调可以讲述我的全部故事，一不留神使在一个中篇里了。直接恶果就是我的《残酷青春》没法写了。我不能重复自己，我想给读者一个意外。现在只好从头找起，这也是我现在搁笔的原因之一。我不想再写那些与我无关的东西了，不想再为钱、信仰、读者、社会需求写东西了。如再写我将只为我心目中的唯一读者—— 我自己写作。

每个人自由地写出自己的真实故事，那就叫丰富多彩了吧？

目　　录

上　册

纯 情 卷

挚 情 卷

下　册

矫 情 卷

谐 谑 卷

纯情卷

空中小姐

一

我认识王眉的时候，她十三岁，我二十岁。那时，我正在海军服役，是一条扫雷舰上的三七炮手。她呢，是个来姥姥家度暑假的初中学生。那年夏初，我们载着海军指挥学校的学员沿漫长海岸线进行了一次远航。到达北方那个著名良港兼避暑胜地，在港外和一条从南方驶来满载度假者的白色客轮并行了一段时间，进港时，我舰超越了客轮，很接近地擦舷而过。兴奋的旅游者们纷纷从客舱出来，挤满边舷，向我们挥手呼喊，我们也向他们挥手致意。我站在舵房外面用望远镜细看那些无忧无虑、神情愉快的男男女女。一个穿猩红色连衣裙的女孩醒目地出现在我的视野。她最热情洋溢，又笑又跳又叫又招手，久久吸引住我的视线，直到客轮远远抛在后面。

这个女孩子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这样鲜明，以致第二天她寻寻觅觅出现在码头，我一眼便认出了她，我当时正背着手枪站武装更。她一边沿靠着一排排军舰的码头走来，一边驻足入迷地仰视在桅尖飞翔的海鸥。当她开始细细打量我们舰，

并由于看到白色的舷号而高兴地叫起来时—— 她看见了我。“叔叔，昨天我看见过这条军舰。”女孩歪着头骄傲地说。

“我知道。”我向她微笑。

“你怎么知道？”

“我也看见了你，在望远镜里。”

女孩兴奋得眼睛闪着异彩，满脸红晕。她向我透露了她的心头秘密：她做梦都想当一名解放军战士。

“为什么呢？”

“戴上红领章红帽徽多好看呀。”

女孩纯朴的理想深深感动了我。那个夏天真是美好的日子。女孩天天来码头上玩，船长破例批准她上舰。水兵都欢迎她，领她参观我们引为自豪的军舰，我让她坐进我的三七炮位里，给她扣上我那沉重的钢盔，告诉她，炮管子虽然不粗，但连续发射起来，火力相当猛烈。我们海军几次著名的海战，都是以三七炮为主力干的，出过很多英雄炮手。

“那，叔叔，要是你碰上敌人，你也会成战斗英雄啦？”

“那自然。”

女孩和我的逻辑是简单的，十分有理的。

一天傍晚，女孩在我们舰吃过饭，回经过堤上公路。忽然海风大作，波涛汹涌，呼啸的海浪跃过防波堤，漫上了公路。一时，沿堤公路数百米水流如注，泛着泡沫。这在海港是常见的，女孩却被凶暴的波浪吓坏了，不敢趟水而行。我在船上远远看到她孤单单、战战兢兢的身影，舰长对我说：“嗨，你去帮帮她。”我跑到堤上，一边冲入水里，一边大声喊：“紧跟我！”女孩笑逐颜开，摹仿着我无畏的姿势，勇敢

地踩进水中。我们在水势汹涌的公路上兴高采烈地迅跑着。当踏上干燥的路面时，女孩象对待神人般崇拜地看着我。我那时的确也有些气度不凡：蓝白色的披肩整个被风兜起，衬着堪称英武的脸，海鸥围绕着我上下飞旋。恐怕那形象真有点叫人终生难忘呢……

后来，暑假结束了，女孩哽咽着回了南方。不久寄来充满孩子式怀念的信。我给她回了信，鼓励她好好学习，做好准备，将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我们的通信曾经给了她很大的快乐。她告诉我，因为有个水兵权叔给她写信，她在班级里还很受羡慕哩。

五年过去了，我们没再见面。那五年里，我们没日没夜地在海洋中游弋、巡逻、护航。有一年，我们曾驶近她所住的那座城市，差一点见上面。风云突变，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我们奉命改变航向，加入一支在海上紧急编组的特混舰队，开往北部湾，以威遏越南的舰队。那也是我八年动荡的海上生活行将结束时闪耀出的最后一道光辉。我本来期待建立功勋，可是，我们没捞到仗打。回到基地，我们舰进了坞。不久，一批受过充分现代化训练的海校毕业生接替了那些从水兵爬上来的、年岁偏大的军官们的职务。我们这些老兵也被一批批更年轻、更有文化的新兵取代。我复员了。

回到北京家里，脱下紧身束腰的军装，换上松驰的老百姓衣服，我几乎手足无措了。走到街上，看到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愈发熙攘的车辆人群，我感到一种生活正在迅速向前冲去的头晕目眩。我去看了几个同学，他们正在念大学，有

的已成为工作单位的骨干，曾经和我要好过的一个女同学已成了别人的妻子。换句话说，他们都有着自己正确的生活轨道，并都在努力地向前，坚定不移而且乐观。当年，我们是作为最优秀的青年被送入部队的，如今却成了生活的迟到者，二十五岁重又象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费力地迈向社会的大门。在部队学到的知识、技能，积蓄的经验，一时派不上用场。我到"安置办公室"看了看国家提供的工作：工厂熟练工人，商店营业员，公共汽车售票员。我们这些各兵种下的水兵、炮兵、坦克兵、通信兵和步兵都在新职业面前感到无所适从。一些人实在难以适应自己突变的身份，便去招募武装警察的报名处领了登记表。我的几个战友也干了武警，他们劝我也去，我没答应。干不动了怎么办？难道再重新开始吗？我要选择好一个终身职业，不再更换。我这人很难适应新的环境，一向很难。我过于倾注第一个占据我心灵的事业，一旦失去，简直就如同一只折了翅膀的鸟儿，从高处、从自由自在的境地坠下来。

我很徬徨，很茫然，没人可以商量，父母很关心我，我却不能象小时候那样依偎着向他们倾诉，靠他们撑腰。他们没变，是我不愿意。我虽然外貌没大变，可八年的风吹浪打，已经使我有了一副男子汉的硬心肠，得是个自己料理自己的男子汉。我实在受不了吃吃睡睡的闲居日子，就用复员时部队给的一笔钱去各地周游。我到处登山临水，不停地往南走。到了最南方的大都市，已是疲惫不堪，囊中羞涩，尝够了孤独的滋味。

王眉就在这个城市的锦云民用机场。她最后一封信告诉

我，她高中毕业，当了空中小姐。

二

我没认出她，她一直走到我身边我也没认出来。

我在候机室往乘务队打电话，她的同事告诉我，她飞去北京，下午三点回来。并问我是她爸爸还是她姐夫，我说都不是。放下电话，我在二楼捡了个视界开阔的座位，一边吸烟，一边看楼下候机室形形色色的人群和玻璃墙外面停机坪上滑动、起降的飞机；看那些银光闪闪的飞机，象一柄柄有力的投枪，直刺蔚蓝色的、一碧如洗的天空。候机楼高大敞亮，窗外阳光灿烂。当一位体态轻盈的空中小姐穿过川流的人群，带着晴朗的高空气息向我走来时，尽管我定睛凝视，除了只看到道道阳光在她美丽的脸上流溢；看到她通体耀眼的天蓝色制服——我几乎什么也没看到。

“你不认识我了？”

“我真的不认识了，但我知道是你。”

“那么我是变丑，还是变美了？”

“别逼着我夸你。”

她在我身旁坐下。我依然凝视着她，她也紧盯着我。

“我没能象你希望我的那样，当海军。”

“没什么。”我说，“你瞧，我自己也不是了。”

“真的，我远远一眼就认出你的脸，可我还是犹豫了一下。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你不穿水兵服是什么样？是这个样！”

“我也想象不出，所以常照镜子。”

“走吧。”

“干吗？”

“我给你安顿个地方，然后……去找你。”

“好好聊聊？”

“嗯，这地方大吵，大显眼。”

“你是说找个没人的地方，安静的地方？”

“嗯。”

我们双双站起身，我仍不住地端详她。

“干吗老看我？”

“我在想，有没有搞错。”

真的，真叫人难以置信，她长大了，而我也没长老。

王眉把我领到招待所，给我吃，给我喝，还洗了个舒服的热水澡。晚餐我吃掉一大盘于烧肉芥蓝菜，然后把香蕉直塞嗓子眼儿才罢手。我感到自己象个少爷。

“跟你说，我真想吃成个大胖子。”

饭后说是好好聊聊，实际上是名副其实的胡扯。王眉带了她的一个名叫张欣的女伴，光笑不说话，频频偷偷瞧我。她们俩勾肩搭背坐在我对面，不时互相会意一笑。我搞不清王眉什么动机，掩人耳目还是不忍抛下好朋友一个人在宿舍？或者……

她问起我们舰其他人的情况，真真扫了我的兴。我告诉她，都复员了。我不想谈过去，穷途末路的人才对过去眷恋不已。可不谈过去，就没的说。她们告辞，美其名日让我早

点休息。我一怒之下决定，明天回家。不料王眉又一个人转回来，换一句话，当着张欣的面没好意思说。

“我那年到你们舰玩的时候，有个最大愿望你猜是什么？”

“变成男孩。”

“还当我的女孩，但要长得和你一样大。”

“这办不到。”我笑着说，“你长我也长。”

“不对，你长不了个儿啦。”

我改主意了，住下去！

三

我始终劳不到机会和王眉个别谈一会儿，白天她飞往祖国各地，把那些大腹便便的外国佬和神态庄重的同胞们运来运去。晚上，她花插着往这儿带人，有时一两个，有时三五个。我曾问过她，是不是这一路上治安情况欠佳，需要人作伴？她说不是。那我就不懂了。她的同事都是很可爱的女孩，我愿意认识她们，可是，难道她不知道我迫切希望的是和她个别谈谈吗？也可能是成心装糊涂。她看来是有点内疚，每次都带很多各地的时鲜水果：海南的菠萝蜜，成都的桔子，新疆的哈密瓜，大连的苹果。吃归吃，我照旧心怀不满，难道事情颠倒了个儿，我成了小孩？我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象野地孤魂一样在这个急遽繁荣的城市乱遛。有一次乘车转了向，差点到了郊区的海军码头，我抹头就慌慌张张往回跑。我不愿再看到那些漆着蓝颜色的军舰，我会象个二傻子，穿着

老百姓衣服瞪着眼睛瞧起来没完，让那些刚穿上军装的小年轻儿笑话。

台风出其不意地登了陆，拔树倒屋，机场禁航。王眉来了，我精神为之一振——她是一个人。穿着果绿色连衣裙，干净、凉爽。可她跟我说的都是什么鬼话哟，整整讲了一天英语故事。什么格林先生和格林太太不说话。格林先生用纸条告诉格林太太早晨六点叫他，而他醒来已是八点，格林太太把“嗨，起床”也写在了纸上。罗伯特先生有一花园玫瑰。当一个小淘气要用一先令一大把卖给他玫瑰时，他不肯买，说他有的是。淘气说：“不，你没有，你的玫瑰都在我手上。”……我抗议说我根本听不懂洋文，王眉说她用汉语复述，结果把说这种废话的时间又延长了一倍。我只好反过来给她讲几个水兵中流传的粗俗故事，自己也觉着说得没精打采。

“你别生我的气。”王眉说，“我心里矛盾着呢。”

她告诉我，我才明白，原来她在“浏览”我。她不在乎家里有什么看法，就是怕朋友们有所非议，偏偏她的朋友们意见又不一致，可以说壁垒分明哩。那天张欣从我这儿走后和她有一段对话：

“我很满意。”

“你很满意？”王眉大吃一惊。

“我是说，我作为你的朋友很满意。”

而另一个和我聊得很热闹的刘为为却一口咬定：

“他将来会甩了你。”

我不知道她凭什么如此断言。我好象也没对她流露什么，

只是当我说起我当武警容易些，她问我是否会武，我随口说了句会“六”。

王眉走后，我蓦地觉得自己不象话。我又不是怕红公子那号情种，连自家表妹都敢玩命地追，居然还演成佳话，简直是对我国婚姻法有关条款的嘲弄。从明天起，我还是恢复本来面目，做个受人尊重、稍带崇拜的大哥哥吧（叔叔是无论如何做不成喽）。

第二天，持续大雷雨。王眉又来了，又是一个人，鬓上沾着雨珠，笔直的小腿湿漉漉。我端着的那副正人君子样儿一下瓦解。时光不会倒流，我们的关系也不会倒退。而且，天哪！我应该看出来，什么也阻止不了它迅猛发展。

“我跟你说，你甭暗示意会。你要不明明白白说出来，白纸黑字写出来，我决不动心。”

后来，这事是成了悬案。我一提这事，阿眉便大度地说：“就算我追你不成。”言下其实是我追的她，还觉悟很低，楞不承认。我往往只好嘟哝着说：“反正我当时就是被糖弹打中的感觉。”总而言之，那一下子间的事情是说不清了，没什么道理可讲。

“你知道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什么？”

“临死前，最后一眼看到的是你。”

“小傻瓜，那时我早老了，老得不成样子。那时，也许你想看的是孩子。”

“不会的不会的。”

四

叫我深深感动的不是什么炽热呀、忠贞呀，救苦救难之类的品德和行为，而是她对我的那种深深依恋，孩子式的既纯真又深厚的依恋。每次见面她都翻来覆去问我一句话：

“你理想中，想找的女孩是什么人？”

一开始，我跟她开玩笑：“至少结过一次婚。高大、坚毅，有济世之才，富甲一方。”

后来发觉这个玩笑开不得，就说：“我理想中的人就是你这样的女孩，就是你。”

她还总要我说，第一眼我就看上了她。那可没有，我不能昧着良心，那时她还是个孩子，我成什么人啦。她坚持要我说，我只得说：

“我第一眼就看上了你。你刚生下来，我不在场，在场也会一眼看上你的。”

每天晚上她回乘务队的时候，总是低垂着头，拉着我的手、不言不语地慢慢走，那副凄凉劲儿别提了。我真受不了，总对她说：“你别这样好不好，别这副生离死别的样子好不好，明天你不是还要来？”

明天来了，分手的时候又是那副神情。

我心里直打鼓，将来万一我不小心委屈了她，她还不得死给我看。我对自己说：干的好事，这就是和小朋友好的后果。

有一天晚上。她没来。我不停地往乘务队打电话，五分钟一个。最后，张欣和刘为为骑着单车来了，告诉我，飞机故障，阿眉今晚耽搁在桂林回不来了。

我很吃惊，我居然辗转反侧睡不着。不见她一面，我连觉也睡不成，她又不是镇静药，怎么会有这种效果？我对自己入迷的劲头很厌恶。我知道招待所有一架直拨长途电话，就去给北京我的一个战友关义打电话。他是个刑事警察。我把电话打到他局里。

“老关，我陷进去了。”

“天哪！是什么犯罪组织？”

“换换脑子。是情网。”

“谁布的？”他顿时兴致高起来。

“还记得那年到过咱们舰的那个女孩吗？就是她。她长大了，我和她搞上了。我是说谈上了。”

“你现在不在北京。”他刚明白过来。

“你知道我当年是光明正大，一片公心。”

“现在不好说喽。”

“你他妈的少费话。”我骂他。

“你是不是因为革命友谊培化成儿女私情，有点转不过弯来？”到底是老朋友，一箭中的，“告诉你，这是合理的结果，没人说你。你是老百姓，这是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正当的，无罪的。连我也在勾搭女同事呢。”

“得啦，你回去审你的犯人去吧。”

“喂喂，”他叫住我，“你妈妈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问你

的下落。你总不能长在她身上。”

他说得对，我不能长在别人身上。正确的方式该回去工作、挣钱，然后等阿眉够岁数娶过来，他说得对，我是老百姓，干吗不当个快快活活的老百姓呐？这才是我的本来面目。我刚生下来的时候，也不是个光屁股水兵。

还有一个问题，我放心不下。阿眉请我在该市那家有名的冰室吃冷食时，我问她：

“经常有乘客试图勾搭你们吗？”

“无故搭讪的，大有人在。”

“过于无理的怎么办？让打吗？”

“不让，回避。”

“渴着他臊着他也不行吗？”

“都不行，还要格外多送清凉饮料。”

“小姐的身份，丫环的命。”

“就是。”

“还喜欢干这行吗？”

“喜欢。”停了一下，她说，“别担心我，我不会的。”

我充满信任地乘阿眉服务的航班回北京。我在广播上客之前进了客舱。阿眉给我看她们的厨房设备。我喜欢那些锃亮闪光的器皿，不喜欢阿眉对我说话的口气，她在重演当年我领她上舰的情景。

“别对我神气活现的。”我抱怨说。

“才没有呢。”阿眉有点委屈，“过会儿我还要亲手端茶给你。”

我笑了：“那好，现在领我去我的座位。”

“请坐，先生。提包我来帮您放上面。”

我坐下，感到很受用。阿眉又对我说：“你还没说那个字呢。”

“噢，谢谢。”

“不是这个。”

我糊涂了，猜不出。上客了，很多人走进客舱，阿眉只得走开去迎候他人。我突然想了起来，可那个字不能在客舱里喊呀。飞机很陡地升空，升到万米，开始平稳飞行。窗下白云滚滚似波涛起伏，阳光直射进机舱，光彩斑斓。

阿眉在前厨房忙碌着，把饮料倒进一只只杯子，我不时可以看到她天蓝色的身影闪动。片刻，她端着托盘出来，嫣然一笑，姿态优雅，使人人心情愉快。只有我明白，她那一笑是单给我的。

空中气象万千的景色把我吸引住了。有没有乘船的感觉呢？有点，不断运动、变化的云烟使人有飞机不动的感觉——同驶在海洋里的感觉一样。但海上没有这么单调、荒凉。翱翔的海鸟，跃起的鱼鲜，使你无时无刻不感到同活跃的生物界的联系。空中的寂寥、清静则使人实在有几分凄凉。我干吗总把什么都同海联系在一起呢，真是吃饱了撑的！我不是海军，干嘛总夸耀自己爱海！又不是只我一个人见过海。

云层在有力、热烈地沸腾，仿佛是股被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在奔驰，前挈后拥，排山倒海。我晕机了。

五

阿眉个头确已和我基本匹配，但她心理远未成熟。若是不怕她不爱听，我可以说她的感情掺了其他的成分，我是指她在“爱”中掺了过多的“崇拜”。五年前的感受、经验，仍过多地影响着我们的关系。她把我看成完人，这不免给我带来许多不便，因为我不是完人；她把我认作强者，这更糟糕，会苛求我。她能做的事，我不能做；她能说的话，我不能说；闹了别扭，责任统统归我。还有，不管她怎么惹我，我也不能揍她。

我得承认，开头那几个月我做得太好了，好的过了头，简直可以说惯坏了她。我天天泡在首都机场凡是她们局的飞机落地，我总要急熬熬地堵着去就餐的乘务员问：

“阿眉来了吗？”

知道我们关系的刘为为、张欣等十分感动。不知底细的人回去就要问：

“阿眉，你欠了北京那个人多少钱？”

如果运气好，碰上了阿眉，我们就跑到三楼冷饮处，坐着聊个够。阿眉心甘情愿放弃她的空勤伙食，和我一起吃七角钱的份饭。她还说这种肉丸子浇着蕃茄汁的份饭，是她吃过的最香的饭。

这期间，有个和我同在海军干过的家伙，找我跟他一起去外轮干活。他说远洋货轮公司很需要我们这样的老水手。我

真动心了，可我还是对他说：

“我年龄大了，让那些单身小伙子去吧。”

“你靠上个什么样儿的软码头？”他蔑视地乜着眼问我。

我说：“反正比那些海鲜要有味得多。我现在十分惜命。”

“你再小心，就是一天一盒‘龟龄集’，也是个死在老婆怀里的没出息的家伙。”

“滚你妈的，你这个早晚喂王八的小子。”我脸红脖子粗地回骂。

现在，对我来讲，最幸福莫过于飞机出故障，不是在天上、而是落到北京以后停飞。而且机组里还得有个叫王眉的姑娘。每逢此种喜事临门，我便挎个筐去古城的自选食品商场买一大堆东西，肩挑手提，领着阿眉回家大吃一顿。我做菜很有一套，即：一概油炸，肉、鱼、土豆、白薯、馒头，统统炸成金黄，然后浇汁蘸糖，绝不难吃。就是土坷垃油炸一下，我想也会变得松脆可口。阿眉也深信这一点。有一次，关义来我家，看到我从厨房出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戴顶小白帽，穿件去掉披肩和肩章的水兵服，系着花围裙，才好看呐。

“别象个傻子似地看我。”我拍他肩膀乐呵呵地说，“呆会儿尝尝咱的手艺。”

我爸爸妈妈对阿眉不反感。现在老人要求不高，带一个姑娘就可以，总比一个没有或是带一大串回家要强。

我和阿眉是分开睡的。

六

阿眉喜欢逛商场，喜欢穿花衣裳，喜欢看电影。我只喜欢看电影——我们就常去看电影。一般情况，她到北京时间都很晚，我们不能进城去电影院看，便在我们大院的操场上看露天电影。那个星期六刚好有班调机北京。因我已不那么神经病似地天天跑首都机场，所以，飞机落地后，她一人坐车到的我家。正巧我扛着椅子要去看电影。问她，她自然也要去。往操场走的路上，她说，她在往北京飞来的一路上想：要是我在机场里等她就好了。可一下飞机，我不在。

"那是自然的。"我说，"我又不是你肚于里的蛔虫，哪知道你今天会飞来。"

她不吭声，噘着嘴，说北京冷。

电影开映后，她又说冷。我把外套脱给她，她还说冷。我说："再脱我可就光膀子啦。"

电影放完后，她不理我了。我哄了哄，哄不过来，在梦里还一直纳闷。

早晨，她到我屋里来问我："我的香水你放哪儿啦？"（她在我家放了一套化妆品。）

"喝了。"

她笑了，瞟我一眼。我把香水找出来，一边往她头发上喷了几滴，一边问她。

"昨晚生我气了？"

“嗯。”

“为什么？”

“你不理我。”

“还怎么理你？你说冷，我不是连衣服都给了你？”

“我也没叫你非把衣服给我。我说冷，只是想听你几句暖话。”

我觉得自己很笨，这么简单的名堂都没闹清。我第一次羡慕起那些这方面的大师们。

后来，我送她去机场的路上，她告诉我，实际上，她这些天都很不开心。上次来北京过夜回去，飞机带了几家报纸的纸型和一些文件。可她和那个男朋友也在北京的乘务员光顾高兴了，飞机落广州时，两个神颠魂倒的姑娘忘了卸纸型，又给拉到香港兜了一圈。耽误了南方几家报的出版不说，因为有文件，还造成一次不大不小的“失密”。那个姑娘是乘务长，受了个处分，阿眉也被批了一顿，还查出一些不去餐厅吃饭，客人没下完，自己先跑掉等违反制度的事情。

“过去我还从没有，嗯，很少挨这么厉害的批评呢。”

“那么说，这笔帐应该算到我头上。”

“我没说。不过……”她小心翼翼地看看我，“我以后要少进城，少来你家。”

“可以呀。”我沉着地说。

我能说什么，她是有道理的。我应该早就明白，她可以要求我做的事，我却不能要求她做。因为这里面有个差别，有个大不同的地方：她是有重要工作的。这工作重要到这种程度：只能它影响我，我却不能影响它。

还有一个萦绕她心头的阴影她没说，那就是对同伴受处分的内疚。象阿眉这样单纯的女孩很容易把自己应负的部分责任夸大。正是这种内疚心情，使她觉得有必要牺牲一些个人欢愉来偿付。

我有过这样的经验。我还是新兵的时候，水土不服，浑身起荨麻疹。有人说吃饺子可以治，我们一帮北方佬就天天吵着吃猪肉大葱饼子。因为训练忙，没有帮厨，炊事班长就借驱逐舰上的和面机用。用不惯，把一条胳膊绞了进去。那些天，我象罪犯似地抬不起头，以为全是我的过错。在我们码头，常有一些赶海的女孩找当兵的说笑。那些天，我连这些女孩的笑声都十分厌恶。天哪！她会不会也有点厌恶我呢？

“我只是想不通。”她在几千里以外对我说。

“我来帮你分析分析。”我象个半瓶子醋政委热心地对着话筒说，“什么问题搞不通？”

“你。”

“我？”

“为什么我觉得你好象是另一个人呢？”

这真叫人恶心！

“这么说，还有一个长相和我很象的人喽。”

“别开玩笑，跟你说正经的呢。你跟过去大不一样。”

“过去我什么样？”我茫然地问，“三只眼？”

“过去，你膘悍潇洒。歪戴着帽子，背着手枪，站在军舰的甲板上，我第一眼就爱上了你。那时我总想，你心里一定充满着什么我不知道的、遥远的、美好的东西。而现在，我一眼就看得穿你心里有什么。”

“我心里只有你。”

“你还成了个胖子。”她嘟哝着。

“你嫌我胖不体面是不是？”

多么典型的“迷惘的一代”。我气红了耳朵，又叫又吼：“我教你个重温旧梦的法儿，随便拣个海军码头遛遛，你会碰见成千上万歪戴着帽子，晒得黝黑的小伙子，可心挑吧。”

她在电话里哭了。

我说过，崇拜性的爱情不纯洁、不牢靠。

七

她们机场连着出了两次事故。一个水箱没扣上，起水时，一箱开水都浇到坐在下面的乘务员头上。五架飞机着陆时起火，烧死一些人，乘务员从紧急出口跌出来，摔断了腰椎。阿眉的情绪受了一些影响。这段时间，她的信是忧郁的，总是告诉我一些不吉利的事，什么飞“伊尔—14”门总在空中自行开启；“三叉戟”落桂林总是冲出跑道。我们言归于好。你想，她随时处在危险中，我怎么好意思和她赌气。我又重新以一个强人的形象出现，写信安抚她，告诉她一些我经历的危险。我曾经划着触舢在风暴来临前的海上迷向；有一次在海滩上投手榴弹，一枚弹片打进我屁股。阿眉喜欢我的这些信。因为我们很久未见面，这些信在她的想象中修补和恢复了我的形象，我也不想找麻烦，就随他“高大”去。阿眉开

始问我：

“摔死了不说，要是我摔伤了，你还要我吗？”

“当然。”前海军英雄怎么能当陈世美，“我会养你一辈子。”我信誓旦旦。

“你拿什么养，用嘴？”

我发觉落入了她的圈套。我都忘了，我还没有工作呢。在她眼里，我一定象个全靠祖上荫庇的员外。

关义来看我，也大惊小怪地问：“你还象蟹似地寄居在别人壳里？”

怎么，我爹妈还没烦，你们倒都来抱不平。

他很担心我。他最近审的几个案子，碰上过去的战友，这叫他很尴尬，觉得脸上无光。令人痛心。他认为很多人都是闲坏的。

我由“安办”分配去了个工厂，试用期末满，就被炒了鱿鱼。我抱着档案回到“安办”，那个经办我的女同志苦恼地问我：

“你说个工作类型，我给你办法。”

“少干活，多拿钱；不干活，也拿钱。”

我被赶回了家。

我悻悻地给阿眉写信：“不用等你摔死，我恨不得先跳海。”

八

我没冷清多久，父亲回家和我就伴。他老得不中用，人家叫他离休了。我和他开玩笑：

“您也当‘作（坐）家’了？”

“我功德圆满。您呢？”他倒毫不含糊地把我划了出去。

过去我在家里还是有些地位的，如今日趋下降。我老兄的地位直线上升。他比我早一年从海军退役，在一家建设银行工作，属于“直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受到领导信任，单独掌管一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大发电厂的拨款计划。他经手上亿元人民币，象淌海水似地花银子（当然是花在建设项目中）。本人也象亿万富翁般神气活现，东奔西跑，指手划脚，在家里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问心地傀的日于，还时不时忍不住冲我们这些赋闲的主儿口肖一炮。我真看不惯。

九

阿眉给我回信，没发怒。看来她对我的那些鬼话，也学会了左耳进，右耳出。用她的话讲。

“我才不生气呢，我要生气，早气死了。”

她给我写了七篇洋洋洒洒的大道理。什么“青年人应该向上，应该生活在奋斗的旋涡里。”“不要暮气沉沉，更不能

陷入……庸俗（看来这个词她是煞费了苦心）。”因为我从中学就听熟了这本经，所以还能平心静气看下去。看到后来，我简直气昏了。她提到我们的将来，提到困扰着她的现实的忧虑：飞行队要保障每个空勤人员生活安定，照我目前的境况，即便到了婚龄也不能批准我们结婚，除非她停飞。可是，她说她热爱飞行。飞行生活除了有优厚的报酬外，还使她有种自豪感；使她觉得对人人有用；使他觉得自己是国家在精神面貌和风范方面的一个代表。她不能舍此全部仅仅换取我一个人的感情，我又是那么一个人（什么人她没说，意思很明白，一个没用的人，一个废物）。再后面是一大串喃喃的、甜甜蜜蜜的表白，算是打了一巴掌后的几揉，要我相信她纯粹是出于好意，或曰：出于爱我。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震惊，接着脑子迷糊了，最后是拍案而起，冷对镜子，让我再来看看我是个什么人吧！镜子里，是个胖子，又白又暄的那种胖子，爱吃油炸东西，爱洗澡，爱睡觉，不爱动。那么，这个胖于是否打算死皮赖脸纠缠别人呢？这个胖子不打算。胖子给空中小姐回了信，表示松手、请便。胖子还语无伦次地说：“难酬蹈海亦英雄。”说到空中小姐的“光辉事业”时，挖苦味就出来了。胖子最后说，他对目前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我说的都是气话，其实，我心里很难受。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变得这么令人讨。阿眉，你了解我的过去，不接触我现在的痛处。

夜里，我又回到波涛汹涌的海上。

十

晚上，我和爸爸相依为命地坐着看电视。中央一台是一群拘谨的孩子在比赛看谁能把地理课本倒背如流。中央二台是一个钻在纯属子虚乌有的科研项目中、不知北在哪边的所谓科学家和一个举止颇为轻浮的美人的风流故事。北京台则是个胖老头在教观众如何用西瓜皮做菜。

阿眉来了，她现在是稀客。我仍旧坐着看电视，听她和我哥哥在隔壁房间对着吹，一个吹电厂，一个吹飞机，吹得都够“段位”。我又看了会儿电视，才走过隔壁房间。阿眉一个人在看我扣在桌上的书。我关上门，她仍低头看书，我走近才发现，她在啜泣。

“我是好意，难道你不知道？”她说。

“知道。”

“难道我不该开诚布公和你谈吗？难道我们之间还用忌讳什么吗？”

“确实什么也不用。”

“那你干吗那样对待我。”

我哑了。

“你还说‘不再连累我’。你这样做就高尚了，就是为我好了？你这样做更叫我伤心。”

“我以为……”

“什么你以为。”阿眉蛮厉害地打断我，“我什么时候说过

嫌你，不要你了？我连想都没想过。我就是觉得我有责任‘提醒’你。我有没有这个责任，这个权利，你说你说！”

我被逼无奈，只得说：“有。”

“有你干吗不接受？还反过来骂我。”

“小点声，别让我家人听见。”

“你还要面子呀，我还以为你早浑得什么都不在乎了。”

“你别打人呀。”

“打你白打，我恨死你了。”

尽管我又挨了小嘴巴，局面是缓和了下来。

“别照了，没打出印儿。”阿眉这话已是带笑说了。

“下不为例啊。”我正色对她说。

“我收到你的信，哭了好几天呢。”

提起旧话，阿眉仍是眼泪汪汪，委屈万分。

“我不该写那个信。”我认错，“收到你的信，我也挺气……”

“你气什么？”阿眉怨恨地说，“给谁看，谁都会说我是好心好意。

“你不该给我讲大道理。”我说，“大道理我懂的还少吗？参加革命第一天起……”

“那我什么都不说就叫好呀。”

“你不用说，我心里都知道。你希望我成什么人我还不知道？你不说我认为你是体贴我、了解我。你别以为我舒舒服服，无牵无挂，我受的压力够大，别人都觉得我没用……”

说到这儿我也委屈了，说不下去。阿眉的心思都被我开头几句话牵去：

“我不说，你也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吗？”

还不是想我出人头地，封妻荫子。”

“错了，这是你自己的想法。不过能这么想我也很高兴。”她反问我，“你想我什么呢？”

“我想你做个温柔、可爱、听话的好姑娘，不多嘴多舌。”

“好，我做。”

第二天在机场，刚开始广播上客，我绷不住了，原形毕露。我想我对阿眉说话时眼圈一定都红了：

“什么时候还来？”

“有机会就来。”

“常来，别又让我老长时间见不着你。”

“你想我想得厉害？”阿眉挺得意。

我吞吞吐吐，终于说：“厉害极了。”

当她的飞机升上蓝天，向南一路飞去，我孤独地穿过光可鉴人的大厅定向外面空旷的停车场时，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她对我的个人崇拜结束了。虽然她在工作中仍不免有小差错，飞海口忘带供应品，渴了众乘客一路；早上起晚了，慌慌张张出差没施妆，被总局检直组扣了分；但她终归还是个有缺点的好乘务员。而我虽然呆在家里除了摔破个把碗再没犯别的错误，也还是个没人要的胖子。那么，我身上的光晕消逝后，爱情是不是更朴实、更清流了？没有，她又倾注进了大量别的感情成分。

她怜惜我，对我百依百顺，还在物质享受上反过来惯惯我。

“瞧我抽的免税美国烟，瞧我喝的日本免税酒。”

我四处跟人吹她。

每到发薪的日子,我和我的老战友们仍按部队的传统,找家馆子大开一顿,吃吐血了算。他们找了各式各样的老婆,唯独没有空中小姐。

“有一次飞机起飞,一箱开水折在她脑袋上(我把别人的事安在她头上)。瞧这照片看得出烫过吗?”

“好象更新了。”旁人捧场。

“有一次李谷一坐飞机,她们故意放朱蓬博的歌。”

“朱坐飞机呢?”

“就放李的歌。”

“你怎么配有这种福气?”旁人听着太玄,不禁怀疑。

我想了想,也没什么过硬理由,只得说:“前世修的呗。”

十一

这星期,阿眉几乎天天飞北京,因为这星期排班的分队长是她干姐姐。

除了照例很多吃的外,她又给我带了几本书。小心看着我脸色说:

“我也不知道你看过这几本书没有,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翻了翻,说:“这几本书我都背得出来了。”

她叹口气,怪没劲地把书装回自己包里。

我不忍看她失望。第二天在公共汽车上,我骗她:

“我打算写书啦。”

她的眼里立时放出光来 (多么势利)。

“我考虑来考虑去,定这条道比较便宜。描写水兵生活的嘛,基本还是空白。”

她的眼睛几乎是充满柔情了。

“现在关键是缺一个把整个故事串起来的线索。嗯,很伤脑筋。”

我象一个真正作家那样装出副呆呆痴想的傻相。可是,老天她温柔得不正常啊。

“姑娘,您抓的是我的手。”

站在我身旁的一个老头一边从扶手上抽回自己稿瘦的手,一边歉意地对阿眉说。

阿眉羞红了脸。

她干吗那么当真呀!

十二

“你太累了,别这么拼命地飞,要注意身体。”我心疼地对阿眉说。

“我负担重呀,要多挣点小时费。”她顽皮地冲我一笑。

她确实飞得太猛了,简直是马不停足地在空中飞来飞去。有时在北京过站,匆匆跑下来看我一眼,又匆匆跑回去飞走。吃饭也经常不能正点正餐,吃几块点心就得上客干活。春季广交会期间飞机加班很多,她常常搞到夜里十二点才回宿舍,第二天一大早又要进场准备。她瘦了,脸上出现疲劳的神色。

尤其叫我过意不去的是，她几次突然进城，都碰上我早早睡了，没一点写书的样儿。

“我评上‘优秀乘务员’了。”她兴高采烈地对我说。

“真不容易。”我替她松了口气，“我瞅着你都累坏了。”

她刚从广州来，又要去沈阳，然后折回去。

“你该不是又想当‘三八红旗手’?”

“想当呀，还想入党，还想办飞国外的护照呢。”

啊！我真是爱她。

我跟阿眉讲:“过去，我才叫在英雄沿儿上呢。大炮一开，就是功臣，可惜！现在这太平年月不出英雄。”

“你怎么知道不出?”她不忿地问。

“我没见过，也没瞅见谁象。”

阿眉叫我不要太担心她身体。她下个月就要去杭州疗养，所以近期排的班多一些，飞的多一些，一抗就过去了。

“我懂，这就象小毛拉磨，卸套前，赶着它多跑几圈。”

十三

民航疗养院坐落在风景区九溪口，倚屏风山，临钱塘江，清晨凭窗便可见悠悠江水东去。沿九溪路向山里透迤行去，溪水潺缓，竹林修茂，山坡俱是郁郁葱葱的茶园。据当地人讲，这一带的茶园便是闻名遐迩的龙井上品“狮峰龙井”。外行人看那暗绿色的茶叶子是看不出名堂的，不过前面数里之遥确是正宗的“龙井村”，村里盖了许多俗气摆阔的新楼房，显然

这二年村里很出些富裕户。阿眉说她还是喜欢那些粉墙乌瓦、古朴的老房子，我也有同感。

阿眉到杭州不久，我也欢天喜地自北京南下。不消说，春日杭州甚是宜人。柳绿桃红，伉丽游湖。品茶、吃鱼（阿眉象只猫似地爱吃鱼），惬意得很呐。杭州旅游办得不错，我们时常乘旅行社的车出游，对浙南一望无尽的金黄油菜花和绍兴头戴毡帽，手扶舵脚摇橹的农民，以及莫干山浓雾缭绕、湿漉漉的毛竹林，都有深刻印象。

阿眉胖了。是在她同餐桌一个老飞行员的督促下胖的。那老头总说："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错不了，都是富于营养的。女孩胖一点好看。"老头是个食肉兽。

阿眉现在对我不太尊重，总是动手动脚，我是说，总是捧我。每次分手时，非占点小便宜，扇我个耳光再走。有次把我打火了，追上去在她背上打了几拳，把她打哭了。两天没出疗养院。我在杭州城里也玩厌了，就在九溪附近找了个地方住下。

我去疗养院找她。在九溪镇上碰见个卖冰糕的，买了一大把，进她的房间时腮帮子都冻木了。她一见我，笑了（我就知道她不记仇）。

"给我找点热水喝。"我把剩下的两只冰糕递给她。阿眉舔着正在融化的冰糕，拿起一只暖瓶摇了摇："没水了，我给你打去。"

她一阵风似地跑出去。

这时，她同房间的空中小姐进来，学究气地拿着本书。我没见过这个人，猜是她的"瓷器姐姐"薛苹，是个分队长之

类的小头目。我哈了哈腰，以示尊敬，她却拿挺大的眼睛瞪我：

“你就是阿眉的男朋友？”

“你好。”

“我不好。”她蛮横地说，“我早就想跟你谈谈啦——你怪了不起的呀！”

“没有呀。”我挺窘，又一时搞不清她火从何来。

“你害得阿眉老偷偷哭，我看为你不值。”

阿眉拎着满满的暖瓶跑回来。那位小姐没再说下去，气哼哼地走了。我估计她也不爱看阿眉对我的“巴结”相。

“王眉。”我也气哼哼地说，“你在你们乘务队都给我造了什么坏影响？”

“没有啊。”

“你瞧你们屋这主儿，对我多凶，好象我怎虐待过你似的。”

“没有没有。我在她们面前一直都是说你好。”她笑着对我说。

我接过她递给我的杯子，一边喝水一边往窗子下面看，看到那姑娘和一个身材魁梧的飞行员从庭园走过。

“那是她朋友吗？”

阿眉挨着我，伸长脖子往下看了一眼：“嗯，长得怎么样？”她扭头问我。

“不同凡夫。”

“他对薛苹可好啦。”

“我对你不好吗？”

我瞪起眼睛问阿眉，她撅起嘴：

“你老欺负我，还打我。”

“你还打我呢。”

“我使你那么大劲了吗？你打得我后背现在还疼呢。”

我笑了，离开窗子，又吃了几块她喂的糖，想起什么，问阿眉：

“你老偷偷哭哇？”

阿眉脸有点红，没说话。

“为什么？”

“还不是为你。”她冷不丁又说，“昨天，我们疗养院的人给我算了一卦，说我不宜找五十里以外的人。”

“胡说八道，你信吗？”

“有点信。”她把头扭向一边。看我很久没话，问：“你想什么呢？”

“想孔老二的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十四

苗头不对呀，阿眉开始和我叫上了劲儿。我说什么，她总跟我戗着。同样，她说什么，我也跟她戗着。舌枪唇剑，明晒暗讽。旁人听着，如同冤家。我觉得薛苹对我不利的话影响了她。不知什么原因，薛苹竟独出心裁地认为我是个“拆白党”。当然她不知道我过去也还“十分了得”，那你说我是

饭桶也罢了，何苦把这么个屎盆子往我头上扣。她对阿眉讲：“要是你这些优越条件都没了，他还会跟你好吗？”言下我是去分享阿眉的空勤待遇。这颇伤了我的自尊心。我想，也许善良的张欣不会如此诋毁我。有一天，我趁阿眉不在房间，偷看了张欣给她的信，谁知信中也对我颇多微词。而令我不快几至齿冷的竟是从信上看去，阿眉本人也十分动摇。张欣信中有一句话破坏性极大：“你什么样人找不到？”这句话精确地击中了要害。阿眉的确大可不必吊死在我这棵树上。我知道，有形形色色的人在追她，其中一部分高档货色，我绝对难以匹敌。我只是侥幸得了风气之先。实际上，倘我不是，我也要劝王眉把胖子蹬了，另觅佳婿。

王眉坐在镜前施妆，细细地、无微不至地象做功课，这倒也确是她们的功课。

“得啦，薄点行了。别把脸弄得象外国人的腘肢窝。”

她立时跟我翻了脸，把粉扑子一摔：

“你就一点好听的都没有，嘴跟粪缸似的。真不愿理你了，告诉你。”

“随便说一句你也急。”

“你以为你说的是什么好听话是不是？我就因为受你影响，有时和别人说话也带个脏字出来。人家都说我，原来你不这样说话呀，怎么变成这样？我说，总有人教，能不变吗？”

“对，你跟我净学坏了，一点好也没学。”我退后几步坐在床上。

“你别坐人家床上。薛苹不喜欢别人坐她床。”她冲我尖叫。

我站起来抽烟，把烟向窗外连连喷去。抽第三支时，一直用眼睛看着我的阿眉，温和地开口说："你会得肺癌的。"

"我就是准备得肺癌。"

我噎她一句，可能是窗外江水来处夕阳西下的情景触动了我，我忽然有几分心酸。王眉也默默地不说话。我回身看她一眼，心里十分有气：

"喂，我死你高兴吗？"

"你说我高兴吗？"

"我不知道。"

"不高兴。"

"能再嫁人还不高兴？"

"我现在也没嫁给你呀。"

她象一只碰见狗的猫，露了自卫的神气。

"你甭跟我瞪眼睛。"我指着她脸说。

"瞪了怎么着。"

"瞪掐死你。"我把烟扔掉，走近威胁她。

"你敢——"

她不服地挺直上身，但气焰还是略低了一低。我走到窗前往下看了看，还好，楼下庭园里没人。

"我不怕你。"她赌气洗着一副扑克牌（象是算卦那副），嘴里嘟嘟哝哝，"你还别跟我要二百五。"

"我也不怕你。"我对她说，"你脾气大。我比你脾气还大。"

"我有什么对不起你？"她冲我喊，"什么没给你？你还想要什么？还想要什么？"

我恨的就是这句话。

“不许喊。”

“就喊，啊——”

我冲过去，扬手要打。门一响，一个来找王眉的女孩呆呆站在门口，接着转身跑了。我退回窗户。

阿眉大失面子，含着泪发狠地洗牌，说：

“你还要打我，我妈妈都没打过我，你倒打我打上了瘾。你再动我一下试试，非跟你拼了。”

“你别没完啊。”

“没完怎么着。”她居然攥起小拳头，“不爱呆你滚。”

“这可是你说的。”

我摔门而去。她在后面哭出了声。

十五

梅雨季节到了，春水泛滥，道路、小桥都被涨满的溪水淹没。屏风山终日锁在烟雨朦胧中，织锦般的油菜花也大片浸在碧汪汪的水中。笔直、美丽的水杉林，绿荫初张的梧桐树都是翠生生、湿琳淋的。即使空中有云无雨，林中树下也无时不飘萦着细密的水丝，飘洒的雾气。

我打着伞，一个人在江边看滔滔浑浊的江水，冒雨静静得驶的驳船。有人来到我身后，我回过头，是阿眉。她穿着红色的雨靴，打着把红色尼龙伞，鬓上挂着晶亮的水珠。我想起我们刚好的时候，她天天冒雨到招待所找我。

天空放晴的一天，张欣飞来杭州，给阿眉带来很多东西，

里面不少还是阿眉给我买的烟和饮料。为了做给别人看。我们又暂时和好了。我们一起去的笕桥机场。当着张欣和同机来的刘为为，我们说笑正常，在一刹那，我们忘了曾经发生的不愉快。从机场出来，我们还在武林门赁了辆三轮车，冒雨在西湖玩了一圈。在天香楼吃饭时，我跟王眉说，我要生炒甲鱼。我猜她是开玩笑，没有恶意，但还是撕裂了伤口。她说：

“你配点菜吗？我吃什么，你就跟着吃什么吧。”

我霍然变色。

阿眉窘了，慌了，脸儿涨得粉红。虽然她连忙跟我解释，她不要甲鱼是因为炒得太生，还是带骨的，很腥，怕我这个北方人吃不惯，而且她也要了甲鱼。气氛还是破坏了。

后来，我也做了试图恢复快活气氛的努力，说她吃鱼是“暴殄天物”。可她没笑。

我们终于明白，那种心无芥蒂、无拘无束的融洽感，已经一去不复返。

九溪路上，人迹罕见。山林风鸣雨吟，泉水瀑布似地倾泄谷底，汇流而出。清澈的溪流在道旁奔腾，溪底茂密的水草被冲得直刷刷伏倒。山阴道十分幽远。

“昨晚，薛苹给我讲了件事。她家那儿有个女孩，自己做了杆火药枪，把她男朋友打了个满脸花。她身在墙角，那男的走过来，她面对面举起枪，‘啪’地打了过去。”

阿眉绘声绘色，我听了十分不快，“为什么这样干？”

“他不理她了。”阿眉拖着长声说，瞟我一眼。“将来我也做支枪……”

“咱们别开这玩笑好不好？”我连忙打断她。

“你是不是也不想要我了？”

我没直接回答，只是说：“那也别动兵器，可以给我吃药。”

“你乖乖吃吗？”

“当然不。”

我笑了，忽然感到一阵不舒服，真是无聊。昨天，我收到北京的一封情。我的好朋友关义受到流氓的报复，被打伤住院了。信里没详说他的伤有多重，但我明白，歹徒对一个落到他们手里的民警是不会留情的。我很难过，我和关义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同学，又一同参加了海军。在新兵连他当过班长，在舰上，我当过他的班长。在那些岁月中，我们曾共同面对种种危险。为了我，他不惜一切。那次，我在海上迷了向，就是他驾着摩托艇及时找到了我。为了他，我也会毫不犹豫地付出生命。那枚要命的手榴弹就是掷失了手的，我冲过去摔倒他，自己屁股上吃了一下。复员后，我们可以说分道扬镳了。他迅速转到另一条战线。而我，我也不知一年多究竟干了什么。

两个笑声清脆的女孩踩着溪中的石头在戏水。我们走过时，她们和阿眉打招呼。她也是来疗养的乘务员。我注意到其中一个裤腿绾得老高的女孩眉肖似阿眉。

“我想过了。”遥遥望见“溪中溪”亭阁的飞檐时，阿眉怯生生地望着我说，“你就这么呆着吧。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过吧。我养着你。”

“你养我？”岂不是颠倒鸳鸯！

“我不怕别人说。过去我也想要你非同凡响一些，和别人

比的时候能超过他们。现在我不想了，没这些也可以。多数人的生活不也是碌碌无为的吗？”

“我不要你养我。”

“我愿意养你。我们现在伙食费发给个人了，这样我每个月就能拿二百来块钱，够我们俩花了。我们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你不是希望我做个贤妻良母吗？”

你错了，阿眉！你完完全全搞错了。我现在希望听到的，可不是这些话。

轮到我对你失望了。

我们在“溪中溪”的敞厅上喝了半天茶。最后我终于对她启齿说道：

“我看，我们还是算了吧。”

“我觉得我和她好象是同性——”

“什么意思？”

薛苹柳眉倒竖。我没想到她会这么快打上门来。我和阿眉吹了，不是正合她心思吗？干吗还象一只哺乳期的母狼那样恶狠狠地看着我。我正在收拾东西，不想和她费话。

“相斥呗。就是说总搞不到一起去，象裤兜子里放屁——两岔的。”

“少跟我来你们水兵那套粗话。”

“直说了吧，我回去要干掏粪工啦。我可不想连带她也臭烘烘的，国家还要靠你们点缀门面呐。”

我忽然对阿眉涌起一阵轻蔑，她并没惹我。薛苹语气有些变化，意外地缓和下来：

“你跟阿眉说过吗？”

“我没告你吗？我跟她是——两岔的。况且她根本做不了自己的主。”

薛苹仍然和气、甚至带有几分惋惜地说：“你以后可能再也找不着比阿眉更好的姑娘了。再考虑考虑。”

“我想通了，谁娶都是娶。”

“你他妈的真是个畜生。”

薛苹破口大骂。她是义务兵出身，骂起粗话来不亚于任何人。

十六

回到家里，我有一种痛苦的解脱感。我只好用“痛苦”这个词。我从杭州走的那天，在九溪镇等公共汽车时，碰见了清晨出来跑步的王眉。她和几个女孩沿江走过来，看到我就站住了。当时，太阳正冉冉升起，霞光万道，我看不清她的眼睛，但我有一种预感，她有话要对我说。她仿沸立刻要走过来，对我一句很重要的话。后来，车来了，我上了车。在车上我回头看，视线相遇时，她身子一抽搐（的的确确是抽搐），我觉得我就要听到她喊了。而且我下意识地感到，倘她喊出来，我会立刻下车。那就是另一种变化了。可她没喊，车开走了。一路上我都在想，她要对我说的是什么？

我父母是很久后才察觉到我生活中的变化。妈妈装作漫不经心地问我（爸爸埋头报纸，耳朵支楞着）：

“王眉怎么很久不来我们家？”

我简短说了一句：“我把她休了。”我用同样的口吻跟躺在卧床的关义讲时。他叹了口气，也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来，他对我这种骄傲的“自我表现”很不以为然。他想什么，我全知道；可阿眉想什么我不知道。她究竟要对我说什么呢？那最后的一句话。

后来。我把她忘了，或者说好象忘了。我没有勇气那么当真地去干掏粪工，而是在一家药品公司当上了农村推销员。经常下乡奔波，条件很艰苦。住大车店里，要随身带根绳子把衣服晾上，光屁股钻被窝，早上起来把虱子扑落干净，再穿上衣服出门。有的地区还要自己背着炉子和挂面，否则，吃了不法小贩的不洁食品，拉稀会一直拉得你脱肛脱水。我的一个很强壮的同事就是那么样拉死的。

两年过去，我已经到了只得胡乱娶一个媳妇的年龄。我没再见过王眉，也没得到过她的音讯。有一年，我在北京火车站看见一个女孩背影很象她，我没追上去看，因为她决不可能出现北京站。即使是休假、公出，民航也给她们飞机乘的。还有一次，我坐缓缓出站的火车和一列天津方向开来的火车相错而过时，有个从车窗往外看的女孩和我对视了半天，直到递次而过的车窗远去。我真的以为那是王眉了，但由于如上的原因，我最终认定是自己看错了人。

关义象对他的民警工作一样起劲地给我介绍女朋友。他认识一些漂亮姑娘，都是“失足女青年”，改正了的。他认为使她们从良，最终过上正常生活才是一劳永逸的治本之道。他的爱人就是这样一位姑娘。他很尊重她，待她非常好。说实

话，有时在他家感受到的真正动人的夫妻感情竟会使我热泪盈眶。我这人轻易不说人好，往往大家说好我还偏要挑挑骨头。可是关义，我的老朋友，我要说他身上始终保持着我们第一次驾船出海时所共有的那种最强烈、最纯洁的献身精神。

他也给我介绍了一位这洋的姑娘。我努了力，但终于忍受不了她习惯性流露的轻佻口吻以及那总是罩在我心头的淡淡迷惘，象走进一幢布局复杂的房子，本来想进这间屋子，却走进了另一间屋子。吹掉了。不管怎么说，在我身上我们原先那种精神，是大大减弱了的。

有时我倒想起薛苹的话："你以后可能再也找不着更好的姑娘。"可我的嘴仍是茅厕的石头。

"其实王眉并没有多好。"我对关义说。那天，我刚在几个山区县卖掉十万四环素，风尘仆仆回到北京。由于超额完成了计划。领导加了我这个月的奖金。我很高兴，晚上去关义家吃饭，同时看看他可爱的妻子为他生下的大胖小子。

"这是你积了德的结果。"那孩于确实让父母自豪，我快要嫉妒死了。"我本来应该定在你前面，老关。王眉叫我的希望落了空。"

"你干吗和她吹？因为她太单纯？"关义那位因单纯遇祸，又因单纯得福的妻子问我。

"因为她太小、太小就有这么个现象：天生的缺点样样不少，该养成的优点没有及时养成。懂吗？总是副没头脑的样子……"

"你不要侮辱别人。"关义粗暴地打断我的话。他边吃饭还在边看一份报纸，上面有一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可能是某

个委员会或主席团的名单。这周，好象有几个民主党派在开全国代表大会。

“我没见过她，不过我想是你对她太苛刻。”关义的妻子看了眼甜睡的婴儿，因委婉地批评了我而歉意地微笑，“我坐过一次飞机，空中小姐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在飞机上我得了晕动病，吐个没完，她们给我盖上毛毯，清理秽物，始终那么殷勤，都使我不好意思起来。”

“她们就是干这个的。”

“所以我觉得不简单嘛。我想她们一定经过最严格的挑选。我坐一回飞机都有点提心吊胆，生怕那家伙摔下来。她们却要长年累月在上面干活，肯定得是最有勇气、最有胆量的女孩才能胜任。象过去口号里总说的那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脏；四不怕累。得有点……精神。”

她羞怯怯着重说了最后一句，看了眼她的爱人。那话好象是引用关义的话。他们两口子没事议论这个干吗？我哈哈笑起来：

“你把她们神秘化了。实际上，她们是最普通最普通不过的人，象你我一样。说到一不怕苦，她们可不能算苦，待遇是拔尖的第一流的。说到二不怕死，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她们才不上天呐，她们并不比乘客多一份危险。她们那种舒适的工作环境培养不出超人的气质。只有艰苦的、真正充满生死考验的生活才能造就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物。比方说边防军人、外勤警察——你丈夫那样的人……”

“我不爱听你这些讨人嫌的话。”关义再次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她们是有勇气的。比起你我来，她们有超出我们不

知多少倍的可能遇上劫持，机毁人亡等意外事故，也就是你说的‘生死考验’——你看看这份报纸吧。”

“出了什么事？”我接过报纸，展开。心里涌起不祥的预感。

“你这些天没看报，也没看电视？”

“没有，我刚从人迹罕至的地方回来。”

“民航摔了一架飞机，撞在山上，机组和乘客全部罹难。”关义说，“机组名单上有你过去的女朋友。”

王眉！我看到密密人名中这两个字，清晰、无误。

阿眉殉职了！泪水涌出我的眼睛。旧日的情景如歌，重新响起……

我回到家里，不慎打破一个瓷罐，里面的东西滚了一地。都是些放在抽屉里就会搞丢的小玩意儿：民航航徽，不锈钢小飞机饰物。都是阿眉遗留下的。我以为我这儿已没她的一点痕迹，那些甜密的信我都烧掉了，可我烧不掉记忆……我仍然爱她。我怎么能再回避这个事实！那天晚上，电视新闻里关于空难事故的最后报道是载运死难者遗骸的飞机抵达锦云机场。电视屏幕上出现飞机在夜色中降落；悲痛欲绝的乘客亲属和戴黑纱的民航空地勤人员围着抬下担架哭泣的镜头。我感到那冲镜头滑来的飞机的十数只轮子如同从我心上轧轧驶过。我看到人群中薛苹、张欣、刘为为等熟面孔，她们哭成了泪人儿。我的心碎了。

夜里，不论我醒着还是入梦。阿眉无时不在和我相亲相近，和我悄嗔谑知、和我喃喃蜜语。鲜艳俏丽，宛如生时。有

一刻我仿佛真地触到了她娇嫩的脸颊，手里软和和的，暖融融的。后来，她哭了，说起她那被伤害的感情，说那原是一片痴情。她又要说什么，张张口又咽了回去。我蓦地全身痉挛了。我又身处在九溪镇那行将启动的公共汽车上，她有一句重要的话没对我说就要走。我伸手抓她，抓了个空，我醒了。

我擦去横溢入耳的泪水，紧张地思索起来。如果说过去我是凭直觉感到她有重要的话要对我说。那么现在，我几乎可以肯定，她是的的确确有话要对我讲，还是句对我生死攸关的话。是什么话呢？我想来想去想不出头绪，看来只有问她本人才能清楚。我又睡着了。早晨醒来，第一抹阳光照射到我床头时。我如梦方醒—— 我已经永远不可能再见到阿眉。

我给单位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这周补休了，就动身去首都机场。

十七

我在二楼国内航班安全检查口外面的沙发圈里坐下。所有国内航班过站和到站客机的机组人员，都要走这个口出来去三楼餐厅吃饭。中午前后，是锦云机场北飞客机落北京最集中的时候。

大厅里不停广播着各地到站飞机的航班号和飞机号，透过大玻璃窗可以看到那些飞机在停机坪上滑行。机械臂似的客桥自动与客机舱门吻合，潮水般的旅客通过自动走道，从

一楼的出口出去。一些飞行员和乘务员从二楼检查口出来。我走过去问两个从广州飞来的航班下来的乘务员，是哪个乘务队的？她们说是北京乘务队的。我走回沙发圈。又过了一会儿，在一架刚刚飞走的波音飞机的空档上，一架“三叉戟”滑了过来，接上客桥。我留心听了航班号，确认这架飞机的机组是锦云乘务队的无疑。客人下光后，先出来了几个飞行员，闷声不响地走过。接着，几个面带忧伤的空中小姐也出来了。我看见薛萃。

我迎着她走过去。她略一怔，便扭过脸和别人说话，从我身边绕过去。我叫她，她只好站住，十分不快地望着我。

“算了，你先吃饭去吧。”我灰心地对她说，“吃完我再找你说句话。”

我蹒跚地走回沙发圈坐下。她呆了呆，也垂着头走了。我想不到再次上客。她不会出现了。十分钟后，她回来了，手里拿个花卷儿，在我面前停下。

“你有什么话要说？”

“我迫切希望知道两年前我从杭州走后阿眉的情况。”

“你凭什么，有什么权利要知道？阿眉早就跟你没了关系。在我眼里，你是个陌生人。”

重新提起了阿眉，我们都有些歇斯底里。

“我有理由。我要知道一句话。那年，在最后的时候，她要对我说却没说。”

“我知道那句话，她对我说了。”

“你知道？”我激动极了，“告诉我。”

“她说，她错了。她后悔了，不该总是让着你，反倒让你

这个没人味的东西，蹬着鼻子上脸把她甩了。”

我犹如兜头浇了一桶冰水，心都凉透了。沉默地一会儿，我坚决地说：

“不是这句话。她要跟我说的不是这话。”

“确实不是这句话。”薛苹淡淡地说，“这句话是我说的。”

“我恳求你告诉我真实的情况。”

薛苹说了。

“从杭州回来，阿眉几乎变了一个人，不笑不闹，沉默寡言，只是要飞行。不管队里哪个人提出什么站不住脚的理由不飞，她都主动替飞。哪怕对方是和她吵过嘴、谁也不理谁的，也不例外。甚至“安—24”飞“三亚”这样又长又辛苦的航线，平时避之唯恐不及，现在也抢着飞。她历来，从来乘务队第一天起就晕“安—24”的，这样大小时量的不要命地飞，吐得真是骇人。人明显憔悴了。

“队领导一开始看她刚疗养回来，就放心排她飞。后来发现不对头，她身体消耗太厉害，也有点看出阿眉情绪上的变化。找她谈，她什么都不说。问我，我也不便妄自汇报，毕竟这是私人的事，而且她也跟我说过别把这事捅出去，她的自尊心受不了。这期间，我们机场有个很不错的小伙子追她。给她写来长长的、热情的信，约她出去，她却象木头人一样无动于衷。我曾私下问她，是不是还忘不掉你这个混蛋？她说不是，说早就把你忘了，只是情绪还有点转不过来。有时候，梦里醒来，还觉得心寒。她说——这确实是她说的，我没有添枝加叶——她因为太想和你好了，结果反而好不成。

“我想她的意思是指她对你的无原则迁就。我全知道你们

间闹的那些破事，最细微的情节都知道。你表现的象个无赖，而阿眉呢，也做得不好，象个资产阶级小姐。我对她讲，应该去见见那个小伙于，总要再嫁个什么人，况且这个小伙子比前面那位强上百倍。阿眉只是说不想见，就是不想见。她对你还抱有幻想，真是傻得不能再傻了，你把话说的那么绝。她当然是无法再给你写信。而你，你也真的一封哪怕露出一点试图挽回意思的信，一封信都没有。

“立冬后到春节前，有个短暂的萧条，去一些风景城市的机票打了折扣仍不满客。阿眉的身体越来越糟，再这么搞下去，非停飞不可。队领导便研究决定利用这个不太忙的空隙安排她探次家。那天是队长跟她谈的。在飞成都的航班上。我也在场。因为我忙着给客人开饭，没注意他们还谈了什么。好象队长跟她说这样下去不行。国家培养一个空勤人员要花一大笔钱，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自己把自己毁了。大概批评得很厉害，我开完饭回来看见阿眉哭了，哭得很伤心。从杭州回来，阿眉一次也没哭过，虽然她是很娇气的姑娘。那次是第一回哭，也是唯一的一回，后来没再哭过。就是那次哭，也不是为你哭。是为了别的，比你更重要的东西，怕失去那些更重要的东西。想起爸爸妈妈禁不住哭的。她妈妈对她非常疼爱，阿眉是她最小的女儿，本来是掌上明珠。那时，恐怕也只有她妈妈能抚愈她的伤口……你算是把她伤透了。

“她在家里呆了一个多月，假期满后又续了几天。在家里大概是把疙瘩都谈开了。阿眉回来时，象阳春三月的晴天那样开朗明媚。我真为她高兴，尤其是她告诉我她又有了个男朋友，我更高兴！这说明她完全从你粗暴地加在她身上的打

击中恢复了过来。这对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又可以开始新的、更美好的生活。我还要特别着重地谈谈她那新的男朋友。他叫沉同平，是一个非常好的青年，一个优秀的海军飞行员。对阿眉情真意切，一点没有社会上某些青年矫饰做作、妄自尊大的恶习。人长得也是身材高大，仪表堂堂，比你强多了。我们乘务队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认为他和阿眉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极为般配。

“他给阿眉带来了欢笑，带来了对生活的信心，对工作的热情。阿眉考上了天津民航学院的英语进修班，在天津学习了一年。对，她经常周末坐火车来北京玩，寒暑两个假期也是在北京度过的。你不要瞪大眼睛，她告诉过我，她在火车站碰见过你。她说这话时很平静，一点不冲动。她象一颗进入正常轨道的星，始终在自己的位置上稳稳地运行，不再受任何引力的干扰，放着自己晶亮的光芒，同其它无数星一起织成夜空璀璨的星幕，直到陨落下来……”

仿佛突然袭来一道强光，薛苹用手蒙住了眼睛。片刻，她镇定下来，接着说：

“她入了党，追认的。出事的头天晚上，她跟我说，后天小沉从北京回来，她要跟我换飞北京，去接他。我答应了她。那天，我跟她一起坐车进停机坪。我去上海。她去桂林。她要我给她买上海的奶油瓜于和酱油瓜子回来磕着吃，我要她买桂林的板栗回来煮着吃。我从上海买回了她要的瓜子，她却一去没回头。晚上，他们机组没回来，飞机也没回来，传言却起来了。我们飞行队的人都慌了，不知出了什么事，问调度值班室，他们也不说。我一夜没合眼。第二天，头班飞

桂林回来的机组带回了昨天一架飞机撞出的最初消息，说桂林已动员了军队和民兵进山搜索。接着，民航领导飞来了。报纸、电台都证实了飞机失事的消息。

“可能你们听到哪里摔了一架飞机，上百人丧生，只是磋叹一阵，或者骂两句民航人员太差劲，草菅人命，也就罢了。可我们就不同了，别说我们自己的飞机摔了，死者里有我们最好的朋友。就是不相干的外国摔了一架飞机，我们也要难受好久。夜里在被窝里哭完，白天还要上飞机哟。还是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地飞下去。

“尸体运回那天你看电视了吗？成百上千的人都哭了。哭的人各有各的原因，我是为阿眉哭的。她太年轻了，不该死呀！她活着还会对我们国家有很多用，她还没有尝尽人生的欢乐。还没有孩子。为什么不让一个废物去替她死。有很多混吃等死的废物在愉快地活着，白白消耗着社会的财富，譬如你。”“我不是废物，你不能随便侮辱我。”

“可能你现在不是了，可过去有段时间你确实是。”

“那么说，阿眉到最后也没再提起我什么。”

“没有。你在她生活中不再占任何位置了，她忘掉了你。她跟我说的最后的话是想念小沈，是要一包瓜子。对了，她说过要我做她的入党介绍人。那是出事的前几天，她们共青团员旁听我们的党课时，她悄悄跟我说的。”

“可她确实是有话对我说呀。”我绝望地大叫。

“如果你坚持认为她最后有话对你说，那我想，也无非是要说你是个废人。”

“可能这是你以我抱的至死不变的看法，但阿眉不会。她

比你了解我，所以我们过去才相爱。”

“粉碎她对你的好看法的，正是你自己。不仅如此，你还重重打击了她的生活信念。”

我不想再和薛苹吵了，旁边很多人看我们。便问她：

“最后那几天，除了你，还有谁常和阿眉在一起。”

气咻咻的薛苹一边往安全检查口走去，一边说：“张欣，她和阿眉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十八

第三天，我看到张欣从检查安全口出来。她和阿眉同龄，都比薛苹小几岁，因而也更脆弱一些，更不容易从打击中恢复过来。她还带着满脸泪痕，眼睛红肿，盈盈欲滴，低着头看脚尖走路。这次，我决定等她吃完饭回来再找她谈，免得象上次薛苹那样激动得饭都没吃好。张欣很快又一个人回到大厅。看来没我刺激，她也吃不下多少饭。她蔫蔫地在商店区转了转，我注意到她并没有认真去看琳琅商品。离上客时间还早，她在我邻厢的沙发圈里坐。我走过去，看到她闭着眼睛仰在沙发背上。我叫她，她睁眼认出我后，红了眼圈。

看来她并不象薛苹那样对我怀有恶感，也许我可以从这点上获得些希望。因为，如果说薛苹是阿眉思想上、生活上的志同道合者和保护人，张欣则是她的一个不分你我、情同骨肉的密友。她更容易接触到阿眉某些不欲见人的心底秘密。

“你说你觉得阿眉最后有话要对你说。那我先问你，你一

在对阿眉究竟是，是什么态度呢？’

“我—— ”我不是羞于启齿，面是不知道我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权利，还配不配说这个话。我还是对张欣说了：“我爱她。”

“她，我告诉你，她也一直爱着你。”

我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从和薛苹谈过话后，我已对此无望。张欣再三说：

“她是一直爱着你的。”

“等一下。”我哽咽一声，撇下张欣，赶忙跑进最近的一间男盥洗室。我几乎都不能再次走出来。可是我还有话要问。我把自己泪水纵横的脸搞干净，走回沙发。

“把情况告诉我，把阿眉说过的每一句话告诉我。”

“在人前阿眉从不哭的，可是背地里她常暗暗饮泣，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甚至是梦里。我和她一个宿舍，有时一觉醒来，发觉她在小声哭，过去看她，她是在做梦，我就把她摇醒。她从家里回来，表面上没事了，正常了，实际上她的性格有了变化。过去她是嘻笑无心的，现在却敏感得不行，戒备得不行。和我还算好，可也不象过去那样无所不谈、无话不讲。有次她在前面走，我和几个人在后面说话，说的完全是她不相干的人和事，说到好笑处我们都笑了。等我追上她时，她的脸色已经变了，问我刚才笑谁呢？我说了我们在笑谁，她却说我们在笑她。我说没有笑你，我还说了句气话：‘我们笑你干吗？’她生气走了，以后见着就不理我了。我找她问为什么不理我？我发誓说那天我们没有说她，我还哭了。她才跟我说，是她的不对。她总怕再受人家骗，和她假好，所以谁都不敢信了。

“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既然你说你还爱她，那我就要问你当时干吗那么干？你多伤人。阿眉跟我说，你不要她，可能是因为嫌她幼稚，在有些方面，在你感到困难的时候不能象个有经验的女人那样帮助你。说实话，这你太不公平，阿眉至少也为你做了一些牺牲，有些牺牲连我都未必做得到。你又不是没有缺点的人。阿眉和我谈到你的缺点时，一直都是体谅你，并不计较的。可能她有时爱咬个尖儿、撒个娇，惹你心烦了，这不是因为她信任你、和你好吗？你对她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一点不珍惜，现在再说爱、再难过有什么用？

“可能你也听说了，她后来又找了个朋友，小沈，她家给介绍的。但她不是心里一点波澜不起就顺顺当当接受下来、适应过来的。一开始她都不让我们见那个人。小沈一来，她就领着他躲远远地说话。其实小沈经常来来往往坐我们飞机，我们很多人都见过他。大概是小沈太好了—— 那个人真是特别好。阿眉又总想人家不起。她也想对小沈好些，偏偏你又象个阴影似地老影响着她，阿眉是很纯情的。我跟她讲，这样吊着不好，要不，就跟小沈谈清。她不肯去。有次小沈来了，我去跟他谈的。我告诉他，阿眉过去有个朋友，本来感情很好，可后来那个男的没理由地把她甩了。阿眉伤了心，有些不敢轻易再相信别人。小沈的回答让人十分感动。他要我告诉阿眉，天下的好人是多数。不要因为一个人的缘故，对所有同志、朋友都疏远了，不信任了。如果说那个人—— 指你—— 用事实证明了有些人是不堪信任的，不值得去爱的；那么，他也要用事实证明还有一些人是值得信任的，是懂得珍重感情的。他又亲自找阿眉摆开了谈了谈。那以后，阿眉和

他好了起来，真心实意地好了起来。

“小沈是个相当坦荡、胸怀开阔又能细致入微地体贴他人的人，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和阿眉之间真正做到了赤诚以待，肝胆相照。阿眉碰到的任何为难和偶尔涌起的茫然心情，在他那里都会得到合情合理的忠告和意志坚定的感染。同时，小沈又是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有幽默感，有孩童心。不怕你不舒服，阿眉和你关系好的时候，有时回来，也要生生闷气。可和小沈好起来以后，是她笑得最多的日子。她就象净水洗过的玻璃器皿，重又晶莹透明了。

“阿眉出事后，小沈刚好第二天要从北京回来。本来是薛苹的班，她怕由她把阿眉的死讯告诉小沈，不飞了，是我飞的那班。飞机在北京上客后，我看见高高兴兴的小沈，他还什么都不知道呢，他给阿眉带来了一纸箱鸭梨，让我给放到行李舱，还笑着让我随便吃。那天还有一些死者家属乘那飞机南去，在飞机上哭哭啼啼，我的心情乱极了。我把他安排在前舱，悄悄问他：‘你还不知道吗？’‘出了什么事？’他反问我，我说不出话，他看我的脸色才感到不对头。他很聪明，也知道我们摔了一架飞机，就是不愿正视事实。还笑着对我说：‘不会是阿眉在那架飞机上吧？我昨天还收到她的一封信，要我回去在机场住两天，和我商量结婚的事。她有点等不及了。’我可受不了他的玩笑话，硬着心肠对他：‘阿眉在那架飞机上。’‘这不可能。’他在飞机里大喊大叫，我把他死死按在座椅里，他还掏出那封信和我吵着说：‘你看看信，看看信，你就知道不可能了，她不会从阴间给我写信。’我提醒他注意信封邮戳上的日期，并对池说：‘你怎么能想象得出我会拿这

样的事和你开玩笑，我和你说的是真的。’他这才象一个终于被药物控制住了的精神病人，疲倦地安静下来。在后来的航行过程中，他没再说一句话，一直紧闭着双眼，动也不动地坐着，脸白得象张纸。

“飞机落地后，他恍恍惚惚地抓住我的手腕，要我领他去宾馆找阿眉的父母，他的手劲那么大，攥得我手腕都疼木了。他是借助手劲的倾泄来克制心里的痛苦和眼里的泪水。我提醒他不要在已经哭得很衰弱的老人面前再勾起他们的悲伤，可泪水怎么能控制得住呢？那一路上，他看到飞机流泪，看到乘务队宿舍楼也流泪，用手乱抹，手湿得象水洗。到了阿眉父母住的房间，他进去就跪倒了……我没敢进去，从楼里逃命似地跑了出来，一直跑到阳光灿烂的草坪上，跑到听不见那骤然爆发出哭声的地方。那是什么样的哭声哟！没有深深的爱，没有刺骨的痛，是哭不出来的。”

张欣又哭了，用手捂住脸。

“我为什么要给你讲这么多小沈的事呢？因为我要告诉你，阿眉曾失去的东西，又重新得到了，而且更多，更真挚。我认为她最后应该含笑瞑目，如果临死前，还来得及，还允许她说什么话，她也会说，她爱小沈。”

“那你为什么要说，她是一直爱我的？”

我这时早无“争宠”之念，只希望阿眉的感情更纯洁些，更能和沈同平的感情辉映起来。我仰着头，竭力盛住泪水。

“这不是我说的，是小沈说的。”

十九

我向张欣要来沈同平的部队番号和地址，动身去他那里。在不停运动着的、锵锵炸响的火车上，我想着阿眉。如果断定我预感中的她一直要对我说而没说的那句话是“我爱你”，那么，从九溪镇分手到她魂魄入梦这前后，她的全部感情活动已不仅仅是一个“爱”字所包涵了的。即便真是“爱”，也一定有更深、更远的含义。

窗外广阔、充满生命力的田野和起伏、连绵不断的丘陵，在我视界里持续展现着，无限地向天边延伸。我经过一座座城市、乡村、新兴的大厂矿建设工地。看到巍峨的楼群，林立的烟囱，川流的载重卡车；看到丰收在望的麦子、水稻，闪闪发亮的水库、灌渠。我看到的一切，都使我想起我一生中目睹到的最蔚为壮观的场面，此刻和那时的心情产生着共鸣。

那是次大规模的舰队演习：导弹驱逐舰、护卫舰、扫雷舰、猎潜舰摆满海域；大量的炮艇在外围游弋、警式；天上布满航空兵呼啸的飞机；水下有待机而动的潜艇。整个舰队在旗舰的统一号令下，以特大编队破浪前进。在蓝色的海洋上，一队队舰艇从天边排到天边。到处是飘扬的军旗，互相呼应的信号灯以及推进器划出的、交错纵横的白色水迹。海上协同攻击开始了。鱼雷艇队从侧翼率先冲向靶，驶入射程后，依头转向把一条条鱼雷射入海水之中，箭也似地离去。顷刻间，靶船周围响起猛烈的爆炸声，掀起冲天的水柱。接着

驱逐舰列阵向前驶去，用一百三十毫米口径的大炮遥遥地、有节奏地把成吨的弹药倾泄在靶舯上，将靶船张结的篷布炸得粉碎。凶悍的强击机群俯冲而下，以完美的角度射出火箭、投下重磅炸弹。最后炮艇队蜂拥而上，用三十七毫米口径炮和二十五毫米口径炮激烈地一通密集射击，最终结束了攻击。舰队进行了凯旋的海上分列式，耀武扬威地返航。猎潜艇队打出了助兴的火箭弹阵，将演习海域打成一片火海，与已用瑰丽的晚霞将天边的云、海染成血红的夕阳壮丽告别。那时，我的脸被连续发射的炮火硝烟熏得漆黑，我的心却用真正鲜红的血液推动着、搏跳着。在赫赫武力的焰耀下，我体内充满着爱，我的爱从来没象那时那么圣洁、醇厚；从那摧毁一切、排山倒海的炮火中，我吸取了伟大的力量，是那么激昂、亢奋！我和那种强烈的感情已经相违甚久……

我在一个边陲海疆的海军小城找到沈同平。第一眼，我就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好感。他是那种铁骨钢筋的硬汉子。他和一个接待我的同志告诉我，他已经战胜了巨大的悲痛，重新投篤战斗巡逻的飞行中。我和他见面时，他刚结束一次飞行，穿着皮靴和飞行服。脸是坚毅的，依稀露出痛苦的痕迹。我们大量抽着烟。军人式的、面对面、互相正视着开始直言不讳的谈话。

“她的的确确一直在爱着你。那年，她在天津学习，我也正巧在北京开会，周末她来，一脸激动不安的神情。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哭了，半晌才说：‘我看见了，在另一列火车上。我忘不了他。’我说：‘也许你们应该再谈一次。’她说：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再谈也是没用的。我只是忘不了他，你懂吗？’我点点头。实际上，我点头时没全懂。她不愿再到杭州疗养，尽管去杭州我也可以同去。我们在杭州也有个疗养院，她执意要去大连，最初我想她是不愿再回伤心地……”

“她是重温英雄梦。”我悲伤地说。

“你们第一次见面就在海上吧？那时你是个舰炮瞄准手。她都告诉了我，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况种种。特别着重、几乎是神往地谈到你那时对她的巨大感染。正是这种英雄式的感染力以及由此激发出的少女的浪漫主义想象，促使她放弃了在城市中找个舒服工作物机会，去考了动荡的、随时潜伏着危险却又十分具有魅力的空中小姐职业。她在这种工作中是感到了乐趣的。为此她一直怀念你，认为你在她走上人生道路的过程中是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她是个心地善良、十分容易原谅别人的姑娘。不瞒你说，最后那些日于，我们之间信件、交谈的主要话题是你。她没说你一句坏话。说的全是你美好的一面。说起这些，她是怀着多么真挚的深情 !嘿，除了说明她仍在爱你，还能是什么呢？”

“她爱的是那个叱咤海疆、淋风沐雨的水兵，不是沉溺于京杭温柔富贵乡的我。”

“是这样的，你很明白。”

“换了我们谁也会这样做的。”

“她曾经跟你说过，也许她对你的这种绵绵不休的感情是不健康的，不应该的。我对她说的就是你这句话：‘换了我们谁都会这样的！’很健康！很应该！扬弃他的伪俗，爱他的璞

质。请相信我，我说这话时没有半点醋意和做作。她是无可非议的。为什么不能怀有这种爱呢？而且我还要跟你说明，虽然她对你怀有这种感情，但即便是你，在那时，也不能破坏掉我们的爱。我们已经是牢不可破的，最纯洁的心心相印……知道这些，你还能爱她吗？”

“当然爱！仍然爱！”

“好朋友！你知道码？她准备给你写信的。她是那么激动地对我讲过想向你倾诉的话，不是一句，而是很多很多。她死了，但我可以肯定告诉你。她是决不甘休的！尽管她不能再用语言明明白白持告诉你。我相信，她也一定会用某种形式向你传达信息的。你这几天要警醒！”

阿眉来了！

冰清玉洁，熠熠生辉。

她拥抱了我，用空前、超人的力量拥抱了我，将我溺入温暖的海洋中。她用岩浆般沸腾的全部热情，挤榨着、置换着我体内的沉演垢物；用她那晶莹清澈的全副激情，将我身心内外冲刷得清清白白。我在她的拥抱、治疗下心跳、虚弱、昏厥，她的动作温柔了。蓦地，我感到倾注。象九溪山泉那样汩汩地、无孔不入地倾注。从她眼里、臂膀、胸堂，从她的心里。流速愈来愈快，温度愈来愈高，我简直被灼疼了。天哪！这是她贮存的全都鲜血、体液，是她积蓄的，用来燃烧青春年华的能量，她不能再发出耀眼的光亮，就无偿、慷慨、倾其全体地赠与了我。我感到一个人全部情感和力量的潜入，感到自己在复苏，在长大。我象一把火炬熊熊燃烧起来。而

阿眉，却象一盏熬尽了油的小灯，渐渐黯淡下去，微弱下去。我清晰地看到她泪流满面却是微笑着，幻作一个天蓝色的影像，轻松地、一无所有地飘飘升飞。

“说句话，阿眉！别叫我醒来茫然。”我深知自己在梦里，为了证明非梦，我向苍穹喊。

“看你的船，它来了！”

空中传来热烈呼喊。

我来到晨曦初染的街上。这小城是我熟悉的世界。整齐的海军营房。禁严的司令部大楼，一队队穿着海魂衫跑步的水兵。远处山峦上雷达扫视着天空，山那边是航空兵的机场，山本身则被挖空成巨大的弹药库和油料库。街上另一端是码头，桅杆林立。各式舰艇把港湾塞得满满的，武装卫兵把守着码头入口。我在满街水兵和军官们中间走着，听他们用熟悉的粗话互相笑闹着、喧嚣着，一直来到码头边，港内淡蓝色的海雾尚未散尽，雪白的海鸥在雾里、桅间飞翔，低低掠过漂浮着油渍的水面。我看见了我服役过的那艘雷舰。它如梦地向港外无声无息地驶去，舰首破开平滑如湖的海面。水手们在各层甲板走动着，井井有条地工作着。它更新了，漂亮了，一切安好，在尽着自己的职责。它在转向，迎着海面初升的太阳，身披霞光地驶去。追逐着它的鸥群也被灿烂的露光鼓舞，大声鸣叫，漫天飞舞。

“是老兵吧？”

一个脸被长年累月的风吹浪打刻划成岩石般的老军官问我。我指着远去的舰大声说：

“那条船上，有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我最年轻、最热情的日子都在那上面度过了。”

“可不是虚耗殆尽了，对吗？你远没到风烛残年，你还敢驾上新的船，破浪而去，对吗？”

“对的。”

这海滩由于荒芜而显得苍凉空旷，天低水阔，海风遒劲。海水象呼吸一样有节奏地把清波碧浪一道道推上岩来，似在笑容可掬地邀请：来，让我为你洗涤。得不到回应，一步步退回，消逝、湮灭；继而又笑盈盈地走上岸来，周而复始，盛情不衰。远处海水波晃鳞闪，跳跃不休，也象万千人头攒昂。搔首弄姿，各执一态；恋恋不舍，生生不息。

站在这情意感人的大海面前，我涕泗滂沱。

二十

我坐飞机回北京时，旁边一个常坐飞机旅行的外贸人员，指给我看一位空中小姐，说她就是那个著名的反劫持飞机英雄机组的成员之一，那位姑娘送水过来时，我吃了一惊，以为阿眉再现了。细一看，不是。她也看了我两眼，我想起九溪山阴道上那个赤脚玩水、眉眼肖似阿眉的女孩。

“这就是我们举国瞩目的英雄。”

“……？”

“你说什么？”

“一个普通的女孩子！”

永失我爱

那天，报纸电视台都预报是风力二三级的晴天，但当我们聚集到建筑工地的空场处时，天瞬时阴了下来，并伴有不间断的狂风，工地上水泥浮灰被吹得漫天飞扬，砂石打在一字排开的载重卡车车帮上铿然作响。

我迷了眼睛，进了一嘴砂子灰了脸。空场旁插着彩旗也在刹那间黯淡了。

似乎有无数的炸弹纷纷落在诺大的工地上……

接着，成吨的雨水倾泄而下，灰飞烟灭，未建的庞大房、恐龙般的吊车轮廓依稀呈现，笼罩在一片水雾弥漫之中。

人们抱头鼠窜，石静横穿混乱的人群向我们跑来，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上颊边，雨水流进她大张的嘴，白色的牙齿一晃一晃喧嚣的雨声使我一点也听不清她在喊什么。我们分头爬上了各自的卡车。驾驶楼内十分闷热，并混杂着柴油味，不断流倘的水波使四处景、物、人变得蒙蒙胧胧。我开动档风窗的雨刷，水被一层层刮去，前景忽而清晰解而模糊，两旁的卡车都隆隆发动起来，石静在车下变成一团只具轮廓的人形，周围人影纷乱。我摇下边窗，只见她已掉头一步步往回走，脑后的湿淋淋的头发散乱着象一团胡乱缠的黑毛线。

工会的小刘头戴桔黄色的塑料安全帽，象名在敌前火力封锁下敏捷穿行的侦察兵一样，弯腰冲刺出现在车前，一手

拿着只哨子含在嘴里鼓足腮帮于吹了一下，一手擎着遥小红旗猛地往下一挥，撒腿就跑。

旁边的两辆车猛地冲出，待我反应过来，那未出现的哨音已淹没在哗哗雨声中，慢了半拍。董延平的车已跑到了我前面并挡住了我的视线，铲状的车尾在我面前跳抖着，冒出股股黑烟。

发动机的吼声盖过了雨声，方向盘象通了电似地震得人手发麻，车身大幅度颠簸着我，象骑在马上。左右是一辆辆同样疾驶的卡车和车与车间隙内一片片闪过的工友们的枯黄头盔。我数次接近那同样桔黄色的车尾，又眼睁睁地看着它拉开距离—— 董延平有意遮住我的路线，我向右打把他也向右打把。董延平的车后蓦然增大，向我扑来，我向左打把，眼前蓦地又出现小齐的车尾，近在咫尺，我只得紧踩刹车，他二人的车瞬时远去，与此同时，老吴的车从我眼前呼啸而去，一排沉重的泥点訇然作响，横拍在我的前挡风窗上。

待我重新发动车辆，驶向终点时，董延平他们已稳稳地停在终点，大笑着从驾驶室里爬下来，站在那儿冲我吹口哨。

我风驰电掣地冲他们驶去，开到眼前，一踩前闸，车身一下横了过来，高速旋转的后轮刨起泥浆糊了他们一头一脸。

“报复是不是？”

董延平和齐永生冲上来，拉开门把我揪出来。

我被他们扭着，笑着挣扎说：“报复你们，怎么着吧？”

“灌你丫的。”

接着，我就被他们按进了一个泥水坑。

我被他们拉起，啐着泥水说“有什么呀，不就是泥水浴

么。”

“还嘴硬？”董延平又按我头。

这时，头儿们和石静打着伞笑吟吟地走过来。小刘嚷着：“领奖领奖，前三名毛毯，其余的一个一个暖瓶。”

董延平对石静说“这要在过去，说老实话，就得把你奖给我。”

“奖你一大嘴巴。”石静笑着说，“没你那样的，骑着人开，按少数民族脾气早给你下油锅了。”

“透着是一家于。”董延平笑着也我一眼，又对石静，“我怎么就不如他了？人家皇上的闺女还知道搞点选拔赛什么的，你也给我一次机会。”

“就是，”小齐插话说，“挺好一滩牛屎你插回试试。”

“抽你啦？”董延平恫吓小齐。

“你没戏。”我诚恳地对董延平说，“别没事就下蛆，哥哥这儿所有的缝儿都抹死了，混凝土浇铸。用样板戏的话说就是：风吹雨打全不怕—— 是不是石静？”

“没错，”石静笑着说，“全都玩去。”

“真粗野。”董延平摇头叹道，“没劲，真让我伤心，看来这老百姓家的丫头是不行。”

“对这种人咱们一般怎么处理来着？”我指着董延平问小齐。

“看瓜呀。”小齐一声喊，一帮人蜂拥而上，把董延平七手八脚按在地上。

“噌上噌上！”董延平躺在地上大叫，“我昨儿穿的裤子还没换呢。”

“左眼跳是财来着还是灾？”

“灾。”

“是财跑不了，是灾躲不过。”我开了自行车锁，推着往外走，外面雨下如注。

“等雨小点再走吧。”石静打着伞推着车望着我。

“你知道什么叫沐浴么？这就叫沐浴。”我抬腿上车骑入雨中。

街上的树木在风雨中摇，两边的建筑物窗房紧闭亮闪闪地反着光，楼房泄水管哗哗流着水，街头绿地的草坪浸泡在白花花的水中，马路、车辆、路灯、楼厦都被雨水冲刷得十分洁静。滔滔滔不绝的水从各个路口四面八方来，夹着树叶残花打着旋沿着拱形的马路向两边分流泄淌。家家商店的房檐下站满一排排躲雨的人和自行车，人们看着雨出神。

“多幸福的事，”我对赶上来与我并肩骑行的石静说、“大庭广众之下洗着鸳鸯澡，回头再潮得乎地对上道梅花枪，抽根儿夺命烟，喝上二两追魂酒。”

“别不要脸。”右静话音末落，手里的花伞被风吹得“嗯”地脚尖朝上，旋即脱手而去，在风中飞飞停停，颠来倒去，倾刻间成为远处水中一盏飘飘荡荡的莲花灯。路边避雨的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狂热的掌声，人人喜笑颜开。我挥手向人群致意，顿成落汤鸡的石静一脸哭相。

“让你欲盖弥彰。”我笑她。“这人怎么都这么坏？”石静气咻咻地说、“看见谁倒霉就幸灾乐祸。”

我们拐入另一条街，只听路边闲人齐声欢呼，一股洪水席卷了路边的一个瓜摊，浩荡水中飘游着一个翠皮大西瓜，滚

磕碰撞肥头大耳络绎而来。

“什么叫堤外损失堤内补？抱两个吧！”

“你这祸国殃民之心何时能死？”

石静咬牙切齿，在滔泪水中东倒西歪为西瓜簇拥。

“这叫欲进不能，欲退不得。”

我翻身下车，溯流而上，弯腰趁势抱起两个大西瓜，未及夸耀，早有一个赤膊短裤小子趟水而来，接过西瓜，口称：谢谢。“占什么便宜了？”石静下车间于水中笑我。

我们搬车到路边，站在树下看苦主儿奋勇扑捞爪果，每捕住一个，便大拍巴掌叫好儿。

“你无聊不无聊？”石静看我兴高采烈喜不自禁的样儿嗔问。

“我操，兴奋一下多不容易。”

这时背后“咣啷”一声，街边楼上的一扇窗房玻璃被打碎，落英续纷，滚滚黑烟冒出，一颗姑娘头探于窗外大声疾呼：“救命呵！着火啦！”随即消逝不见。

黑烟滚沸出房，风吹雨打立即稀薄澄澈，无影无踪。街上行人都仰头卖呆，迷惑不解，面面相觑。

“不能吧，这也不是着火的天呵。”

“喀嚓”！又一扇窗户被打破，伸出一颗髦毛焦黄的爷们儿头，同样粗腔大地嗓地吼了声：“救命呵！着火啦！”随之缩了回去。

又一扇窗户被打破，伸出一颗娘们儿头，同样声嘶力竭地喊救命，并不再缩回，伏于窗上高一声低一声。黑烟不时将该头笼罩吞没，彼时便断了呐喊，咳嗽剧烈，俟黑烟散去，

喊声复起，其高亢嘹亮不减分毫。其情可哀，其状可悲。楼下闲人急得连连顿足，迭声呼叫：“跳呵！跳呵！”

“恐怕也只有我挺身而出了。”

石静一把没拉住，我已弃车子弹般射入楼内。

一楼太平无事，职员官员们庸庸碌碌地在挂着牌子的各科室进进出出，抱着文件端着茶杯。

一个一脸无知相却戴着副眼镜的看门老头儿，从门房冲出，横眉立目拦住我：“楼内没厕所。”

“二楼着火了。”我趁老头儿一愣，分开他窜上楼去。

一群知识分子沿走廊狼狈溃逃而来，其中之一抓住我，指着走廊顶头一间烟冒得最粗的房间说：“那里有重要资料，快去抢救。”说完匆匆下楼而去。

走廊里不见火光，只见股股浓烟从对称的房间内接连通出。我闯进第一个房间、抄起把椅子，将那一扇扇宽大的窗户排头砸去，砸完第一间砸第二间。各间办公室既不见人影也不见火光，只有浓烟透过似毫无缝隙的墙壁弥漫四散。窗户玻璃砸碎后，雨斜射进来，窗帘迎风飞舞，烟便也散去。在最后一间办公室我才看到火光和昏在窗上的那个老娘们儿。

火舌沿着地板和墙上的油漆层飞快地窜行着，象水中涟漪一样疏散开来几道火苗窜到我脚下便带着烧糊塑料的臭味躲闪开向四处蔓延。我抄起办公桌上的茶杯用力摔在地板上，迸碎时产生的冲击波和溅出的茶水使弹着处的火苗瞬间熄弱，随即又跳跃着越过水渍更欢快地奔向他处。我兜着圈子舞蹈着走到窗前，试图扛起一滩泥似的老娘们儿，楼下看热闹的人一片欢叫。

“扛不动。”我放下架在脖子上的老娘们胳膊，拍着老娘们儿肥厚的肩膀冲下说，“二百多斤呐。”

“扔下来，扔下来！”

几个小伙子跑来，大张着胳膊作接面口袋状。

“别来这套。”我笑着对楼下的人说，“我扔下去你们就躲了，我还不知道这个。”

楼下的人笑：“保证不躲，你扔吧。”

我捧起老娘们儿耷拉着的头，狠狠弹了俩钵儿，又拧着脸迎着疾速打来的雨水浇了一通。

“醒醒醒醒，这会儿先别睡。”

楼下的人笑着指着我品行：“孙子，你手轻点。”

老娘们儿一下惊醒，搂着我脖子就哭。

“别介呀，’我红脸掰她。“别瞎哭，睁眼瞧瞧是不是亲人。”

我可知道人抓住救命稻草是什么手劲儿了。

幸亏一股火苗蛇似地窜来，燎得我们踩电门似地忙不迭分开。

一点不瞎说，再瞪大眼儿找就找不着人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没影儿的。

这时屋里的几张写字台已经烧得非常好看了。火苗从所有抽屉往外冒，不时“乒”的一声响从桌面四壁迸出。一会儿工夫便烧得透明了，诺大写字台的框架门剔透鲜明。最后便“哗”的一声塌下，火势减弱随之又高高窜起直逼屋顶。我出了房间，在走廊墙上摘了一架泡沫灭火机，倒兴着一路归射冲出走廊，扔了灭火机下了楼。

一楼人都跑光了，扔了一地形形色色的鞋。我听到救火

车自远而近呼啸而来，戴头盔的消防员在门外晃动。我刚出楼门，被高压水枪射出一束水柱砸了个满脸花，脚下一滑便坐地上了。

“过瘾了？”石静迎着乜着眼抖着腿问。

“什么话！”我愤愤地说。“对英雄怎么这口气。我不说什么鲜花拥抱之类的吧，起码也得敬佩地看上我两眼。”

石静看着我笑，“行啦，承认你是救火不是起火打劫就够宽大的了。”

“你把我当什么主了？”我笑，“让人寒心呐。”

“你的胳膊怎么啦？”石静突然接住我的右臂惊叫起来。

“嚷什么？”我甩开她的手，抡起右肘看了一眼，只见右肘外侧划了一道大口子，很长但不算太深，因为渗流出的血已结痂。

“你得去医院上药。”

“别那么大惊小怪。”我说石静，“去什么医院，你没看血已经不流了？回头洗洗，自己上点药就行了。”

我拉着石静走出人群，此时雨已经小多了，接近于淅淅沥沥的程度。我们扶起倒在路边的自行车，骑上蹬走。一路上，石静总是忧心忡忡瞅我的胳膊。

夜里，我们在空荡荡的新居内刷房子。说是新居，其实是人家住过的旧房子，墙壁斑驳剥落污浊不堪。石静在用水泥抹墙壁上的洼点。我举着胳膊在给自己搽红药水。

“你搽什么药呢？”石静头也不回地边抹边说。“别乱上

药。”

“怎么叫乱上药？正经的你减三十—— 二百二。”我扔掉棉签，上前接过石静的灰板和瓦刀，搅着粘稠水泥一刀刀抹着玩、对石静说，“你去和大白吧。”

四面墙尽管颜色深浅不一，但已平平展展，放倒任何一面都可以打克郎棋了。

石静拎着和好的白玉桶放在我脚下，用自已的手绢四角扎结罩在我头上。我踩上一张板凳，用排刷沾着灰水在墙上下平刷。

灰水一道道笔直淌下去，长短不一，却毫无例外地在精疲力尽时展览馆出一个沉甸甸的终点。薄薄透明的灰水似遮掩不住墙壁的瑕疵，然而在干凝结后就一片洁白耀眼了。

石静在墙的另一端刷着，她头戴护士帽衬衣束在腰里，一手叉腰一手挥动排刷，动作轻柔富于韵律，安详耐心，并不抬头便知道我在看她：

“好好干活，别东张西望，这可是给自个干。”

“我发现你刷墙的姿势比较好看。”我索性停下来，笑嘻嘻地对她说。

她迅速地瞟我一眼，迷人一笑，又低头认真地刷墙轻声说：“什么意思？

“没什么，不过是比较一般的讨好。”

“不是想让我一个把墙全刷了吧？”

“你这人怎么那么没劲呵。”我笑着从板凳上溜下来，坐着、荡着腿，“你把我这一腔柔情都给弄没了。”

“累了么？”她偏过头来看着我问。

“没累，这点活儿算什么？咱不是给自个干么，忙里偷闲抒抒情。

石静退后几步审视着刚刷好的墙，拎着排刷含笑走过来：“累了就歇会儿吧。”

她拎起灰桶，走到另一面墙前继续开起来。我随着她转了个方向继续看着她笑说。

“自己的和公家的就是不一样，透着爱惜，打算使一辈子？”

“不象你，对谁都是短期行为。”石静笑着说，手脚一刻不停。

“过来。”我唤石静。

“干吗？”石静不理我。

“有事。”

“你能有什么事？不分场合，不分地点，呆会儿不行么？”

“你这人思想真是有问题，怎么老往下流想？你怎么知道我跟你就不能有别的事。”

“知道你事儿多。”石静笑着走过来，“什么事说吧。”

“把那排刷扔了，怪碍事的。”我夺过石静手里的刷子扔在地上，一把将她揽过来。

她挺着身子躲我，嘴里先饶：“何雷何雷，我已经是你老婆了，搁着撂着也跑不了，别逮不着似的。”

“过来吧你。”

……

“你要憋死我呀。”石静挺直身子，擦着嘴巴盯着我问，“你嘴上都是什么？鼻涕嘎巴还是饭嘎巴？”

“别管什么啦，反正是嘎巴就是了。”我乐呵呵地说，“这下倒也干净了。”

石静走到一边继续刷墙，我重新站到凳子上刷起来。我觉得有什么东西滴滴嗒嗒往下掉，初以为是灰水滴落，后才发现胳膊上伤口痂裂开了，血在往下滴。

我捂着伤口下来，到厨房的自来水龙头冲洗，血洗去一片又渗出一溜，总也止不住，白色的水池子也洇红了。后来，我使劲用手压迫出血点，压得肘部一片苍色，血似乎是止住了，尽管仍时有渗出，但流的不那么凶了。

“你怎么啦？”

我回到正在粉刷的房间，石静问我。

“没事。”我说。给自己倒了杯茶，又掰了块儿面包嚼着，“有点冷。”

“在我说下雨天凉。让你换长裤，你非抖骚，穿短裤。”

“那不是性感么。”我靠墙根儿坐下，喝着茶。

石静刷完一段，转过脸笑着冲我说：“不干活的人倒又吃又喝。”

我一笑，没说话。

石静走过来，接过我手中的茶杯喝茶打量着刷了一半的那面墙：“你说今晚咱能刷完这间房子么？”

“着什么急？能干多少算多少呗。”

石静瞅我一眼，把茶杯放在地上，走回去继续刷墙：“你是不是累了？”

“困了。”我说。

“那你就眯一会儿吧。”

石静转过脸来，我已经席地而卧，在两张铺开的报纸上。“着凉。”

“一个小时后叫我。”我昏昏沉沉地说，闭着眼，一件衣服轻轻盖在我身上。

我醒来后，天已经亮了，阳光照在我脸旁的地上，室内雪白刺眼。石静正蹲在地上，刷最后一处角落。

“醒了？”她快活地说。直起腰回过头美滋滋地对我说：“瞧我，把这间屋子全刷完了。”

“真了不起。”我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活动着酸痛的肢体，打量着室内四壁。“干的不错，看来用不着再雇贴身大丫头了。”

石静看着我。

“怎么啦？”我揉着脸问她，“我脸被马蹄子踩了？”

“你眼睛怎么啦？”她走近来，用手抚我右眼角，“怎么斜了？”“皱巴了一夜，还没来及睁好呢。”我躲开她的手，用力睁睁，自己也觉眼角耷拉沉重。

“是不是着风了？告你睡地上要着凉，你偏不听。”石静埋怨。“没事。”我说，“用电风扇反着吹一下就正过来了。”

我到厨房洗脸，捧水时感觉举起无力，手臂沉重麻木。我抬起右肘看了看，只见湿淋淋的伤口有些肿张。因擦着红药水不辨颜色，但我猜一定有些发炎，有黄色的组织液从痂缝处渗出。

“我想可能是感冒了。”

在工地医务室，吴姗正在给我胳膊上伤口作着清洁处理。

我抢着手对她诉说。

“没觉得其它不好，就是浑身无力，特别累。这会儿还好点，昨天晚上简直累得连气儿也懒得喘了，就想躺着，躺着也累。”

“伤口有点发炎。”吴姗用镊子夹着沾满血污的酒精棉球用脚踩开污物桶盖扔了进去。“不过问题不大，最好包扎一下，免得继续感染，工地脏，灰大。”

“用不用吊起来。”

“那倒用不着。”吴姗说，“又没骨折。”

她麻利地为我重新搽药，敷上纱布，用手把胶布撕成一条条，勒在纱布上粘牢在我胳膊上。

“时间到了，把体温计拿出来吧。”

我松开右胳肢窝，体温计粘在皮肤上，拽了一下才取出来。

“这要有臭胳肢窝怎么办？”

“那就用肛表。”吴姗一点没笑，举起体温度计看水银柱，“三十六度七，不烧。”

她把水银柱甩下去，插回酒精瓶，坐到桌旁：“给你开点消炎药，回去注意下休息就好了。”

“别给我开磺胺，我磺胺过敏。”

“可以……要不要休息两天？”她定定地看着我。

“不用。”我拿起她包好的两袋药，站起来，“我还有补休呢。”

“那好，一天三次，一次两片，别忘了吃。”

“吃忘不了，就看吃什么了。”我笑着说。

吴姗已低下头看她的医书了。

工地大食堂里乱哄哄地挤满了人，几十个卖饭菜的窗口前排着长队，人们围坐在上百张大圆桌旁边吃边喝边热烈地谈笑，几十架大型吊扇在高大的天花板下飞快地旋转，吹来一阵阵猛烈的风。

我走进食堂，和认识的哥们儿开着玩笑，伸着脖子找石静，有人指着远处一个窗口告诉我刚才看见石静在那边排队。我穿过一队队买饭的长龙，绕过那些坐满人的大圆桌，向里边走去。远远看见石静和董延平各自端夹着几盆饭菜从密密匝匝的队伍中挤出来，向更远尚空着的大饭桌走去，我忙走过去在半道上截住他们。

石静看见我便叫："快帮我端一盘，中间这盘。"

我从她俩掌间接下一搪瓷盆米饭，手一软，差点没掉了，忙用另一只手托住。

"真没用。"石静说我。

我疲倦地一笑，无力争辩。

"这得问你，"董延平边走边对石静说，"干吗了？给我们哥们儿弄萎不。"

"你少胡说八道。"石静笑着说。

我们到一张桌前坐下，陆续地小齐、老吴也端着饭菜坐过来，一桌人开始边吃边扯谈，主要是拿我和石静开心。

"石静，何雷，"工会的小刘端饭盆从我们桌旁走过，对我他喊。"下午两点开车，去医院婚前检查。"

"噢—— "附近几张桌子的人一齐哄我们。

“不结婚的能不能去?”“只能是预备役的新郎新娘。”

“合着我们民兵生病就没人管了?”

“有呵,”小齐正声对董延平说,“那医院的妇科不都是专为你设的。”

“好好查查。”董延平端着碗大口扒着饭对我和石静说。“该擦的擦,该换的换,一慢二看三通过、创他个百日行车无事故的纪录。”

众人哄堂大笑。

石静红着脸说延平:“你傻不傻呀?”

“哟哟,还不好意思呢。”董延平赖皮赖脸地逗我们。“无照驾驶都多长时间了。”

“何雷,你不灭这小于?”小齐在一边挑。

“搭理他呢,让他自个嘴上快感去。”我用力捏住筷子,不让手发抖,使劲去夹一个豆角,夹了若干次,终于夹了起来,颤巍巍地放进嘴里,试图用力去咬,可豆角还是慢慢地滑了出来,掉在桌上。

吴姗端着饭坐以我对面的一张桌上吃,偶尔往这边看上一眼。“你瞧你,没吃多少倒糟蹋了一多半。”石静说我,“不爱吃这菜?”

“真得注意了。”董延平接下茬儿,“将来自个过日了,那一分钱都得掰着齿花,要不怎么置大件儿?”

“怎么着何雷?”小齐说我,“饭没吃几口,哈拉子倒流了半碗,馋谁呢?”

“你懂什么,这叫龙龙诞……”我强打精神笑着对石静说,“你把那菜折我碗里。”

石静瞧我一眼，把剩菜端过来连汤带汁折我碗里。我用筷子搅着说："就爱吃汤泡饭。"

我用力端起碗，一碗饭菜全折在胸前。

吴姗闻声抬头，遥遥地看着我。

"你要不舒服是不是睡会儿？两点我叫你。"石静说，让我在她宿舍的床上躺下。

"要生病也别这会儿生，多耽误事。"石静同宿舍的马明华笑着说。

"早上拿的药吃了么？"石静问我。

"噢，忘了。"

"就知道你得忘，现在吃。"石静倒水，从我衣兜里掏出药袋，监视着我服下。

"我还是回自己宿舍睡吧。"

"就在这儿睡！"石静命令道，"你们那宿舍的臭脚丫子味儿没病也得熏出病来。"

"就别假装是头一回在这儿噌觉了。"马明华笑着说，"给我弄的夜不宿多少回这次倒客气了。"

"我们石静也不是没有过有家难投不得其门而入的事。"我对石静说，"我上趟厕所。"

我出了石静宿舍，走了几步，见走廊无人，便迅速来到一间挂白布门帘的房间前敲门。

吴姗在屋里说："进来。"

我推门进去，这屋只住她一个人，她正穿着睡衣吃西红柿，桌上点着一柱香。

“吃么?”她问我。

“不吃。”我说。一屁股坐她床上就问:“怎么回事?我这病怎么连饭都不能吃了?连筷子都捏不住,汤喝进嘴里就往外流,这也不象感冒呀。”

“你还是觉得没劲么?”吴姗啃完西红柿,把剩蒂扔进墙的簸箕里,在盛着水的脸盆里洗洗手,从房内铁丝上挂着的毛巾中抽下一条,擦着嘴、手走过来仔细端详着我的脸。

“没劲还是没劲。但再没劲也不至于连筷子都拿不动。”

“你左眼角下垂多长时间了?”

“不知道呵。”我忙站起来,按着自己左眼角去照墙上的镜子。

“不知道。”我转过身忧郁地对吴姗说:“早上是右眼角有点耷拉。”

吴姗更近一步地观察我的左眼,两只清澈的、黑白分明的眼睛一转一闪,我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香脂和来苏水的混合味。

她伸出一只手给我:“你握住我的手。”

我将她的手满把握住。

“用力。”她说,“再用力。”

“我已经使出最大劲儿了。”

平时,我只轻轻握住石静的手,她便疼的要叫了,而现在,倒是我咬牙登眼而吴姗毫无反应,我松开出汗的手,茫然地重新坐下。

吴姗慢慢地坐到桌旁,微微皱眉,若有所思地望着我。

“怎么啦?”我问她。

“现在还不好说。”她摇摇头，姿势不变。

“严重么？”

“不好说……你下午要去医院婚前检查是么？”

“是。”

“那你捎带再做些别的检查。”

她迅速行动起来，从抽屉里拿出纸笔，为我开了张转院单。

一辆大卡车载满候补新郎新娘，在站满施工建筑各层脚手架的工友们的欢呼声中驶出工地大门。

石静紧紧依着我站着攥着我的手。在烈日的照耀和强风的吹拂下，车上的男女都满面通红，眼睛微睁，头发蓬松，一声不吭。

卡车驶过前两天失过火的那条街，街上的行人在树荫下走动，翠绿的西瓜堆在路边，商店百货大棚摆列着琳琅满目的烟酒饮料，那坐大楼被饰一新，完好的银灰色的铝合金窗框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点看不出焚烧过。前面路口遮阳伞下的交通警察的白色制服十分醒目，络绎不绝的大小车辆从他身旁左右驶过，使他时而出现，时而隐没。

我看着这一切傻笑。

当我们从交通岗台旁驶过时，我看到白色的大沿帽下一张焦黑疲惫的脸。

那是一张老年男人松弛多斑的脸，因为长期室内工作十

分白晰，白色的帽子压至眉前，职业的冷漠代替了这个年龄应有的慈祥。

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闭眼……睁眼……闭眼……"我在他的指示下，重复着睁眼闭眼的动作。他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也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我们似乎都期待着从这单调的动作中获得什么。我感到了他的意志的坚强，同时也感到自己的信心在一点点消逝。终于，我的信心崩溃了。我大着眼瞪着他眼皮一动不动。

"闭眼！"他坚定地说。

闭职！我也在心里疯狂地命令自己，可眼皮始终一动不动。

我看老大夫站起，向我走来，一只温热软绵绵的手抚动我的眼皮。

我眼前一片黑暗。

"可我其它检查一切正常。"这声音象是发自另一个人。

"是的，可以排除其它怀疑了。"

"什么病？"片刻，我问。

没有回答，只有笔在纸上划动的沙沙声。

我猛地睁开眼，疾速眨动，一阵欣喜，快乐地叫："它又能动了！"

老大夫看我一眼，刻板地说："你没有失明危险。建议卧床休息；建议肌肉注射新斯的明；建议暂不批准该病人结婚。"

"为什么？"我噌地站起。

"因为你目前所患病症不适宜结婚。"老大夫说。

"你错了？"我态度强烈地对老大夫说，"你夸大了我的病

情。其实我根本没病，只不过是累了，浑身没劲儿，这是常有的事，休息休息就会好的，就象我的眼睛。没听说眼睛有毛病不准结婚的，这是哪儿跟哪儿，再次的大夫也不会这么诊断。”

“如果你不遵医嘱的话，那就不光是眼肌暂时性瘫痪的问题了。”老大夫声色俱厉地说。

“需要解释吗？”老大夫的语气缓和下来。

“需要。”我的语气几近乞怜。

“你患的是一种我们叫作‘肌无力性肌病’，具体说就是神经肌肉间传递功能产生障碍。眼肌无力只是首现症状，如果继续发展便会累及全身广泛肌肉，一旦延髓肌和呼吸肌进行性无力达到不能维持正常换气功能的程度，便会窒息而死所以，你面临的问题并非是结婚与否，而是生死存亡！”

“我要求再作一次检查。”

老大夫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我。

我直瞪瞪地望着他。

我直瞪瞪地盯着太阳，强烈的光线刺得我眼冒泪花，我掏出副墨镜戴上。“何雷，”石静既兴奋又羞涩地从医院门诊楼里向我跑来。“我一切正常，你呢？”

“我也一切正常。”我笑着说。

“太好了，我本来就觉得婚前检查纯属多余，咱们能有什么病？倒弄得象艾滋病携带者似的紧张半天。”

“我不想跟车回去了……”

“我也不想跟车回去，正好咱们趁机上街转转。”石静挽

住我的胳膊嘴一直不停说着笑着出了医院大门。

街上行人稀少，驶过的汽车都开得飞快，热风阵阵袭来，烘得人既燥热又惬意。商店里空空荡荡十分安静，售货员一个个都睡眼惺松懒洋洋的，电风扇嗡嗡作响。

石静走在我身边，细细的高跟鞋磕在方砖路面上响声清脆，尽管天气闷热，但她的胳膊仍旧光滑干爽。

一家百货商场的大厨窗内陈设着一套舒适的浅色家具，按标准小家庭居室的格局布置着，并点缀着塑料花洋娃娃之类，色彩艳丽的物件制造点幸福气氛。

“我喜欢这家具的样子。”石静松开我，食指接着玻璃窗说。

“那就买吧。”

“一定很贵又一定有，只是样子。”

“那就算了。”

“可我是真喜欢”石静恋恋不舍，小跑几步才撵上我，重又挽住我的手。“看了这套家具就觉得咱们订的那套土了。”

在一家橱具商店门口，石静说等等，拉着我进去看不锈钢餐具，拣拣挑挑，举着刀、叉、匙问我，“买不买？”

“随便。”我说。

在一家床上用品商店，她又抚摸着图案漂亮的丝绸被面、针织床单之类的再一问我：“买不买？我喜欢。”

“随便。”我还是那句话。

“你喜欢不喜欢？”她问我。

“无所谓，”我说，“无所谓喜不喜欢。”

“你摘了墨镜看看，戴着墨镜当然看什么都一片灰了。”说

着动手摘我墨镜。

“停手！”我一声喝，吓了她一跳，缩回手，“少他妈动我。实话先告你，老子不喜欢，都不喜欢，看见这花花绿绿的东西就烦。

四周人都看我们，石静忍气没说话，我们一起往外走。到了外边，站在太阳地里就吵。

“你烦什么？把话说清楚。”

“什么都烦。”我悻悻看着一对勾肩搭背走过去的青年男女，独自往前走，“少罗嗦。”

“也烦我？”石静赶上来，拦住我，炯炯地隔着墨镜逼视我。

“也烦你。”我绕开她继续往前走。

“就知道你现在烦我了。”石静在后面咬牙道，“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还没登记。”

我不吭声往前走。

“怎么！”石静在后面叫，跟着我，“有本事你说话呀，没人赖着你。”

“你瞧你那儿。”我站住，回头看着她，“头发跟面条似的还披着，嘴唇涂得跟牙出血似的，还美呢。”

“我乐意。”

路边两个卖汽水的小伙子噗哧一乐，见我看他们，忙低头滚动排列在冰块上炮弹夹似的气水瓶。

我再看石静，她站在街当间哭了。

我呆立片刻，拔腿就走。走了很远回头去看，见石静仍垂头抹泪站在原地。

“检查结果怎么样？”

一进工地迎头碰见吴姗，她劈面就问。

“没事。”我说，“就说是休息不够，睡两觉就好了。”

工会小刘骑车过来，见我就笑嘻嘻的，“介绍信全给你们开好了，快去拿吧。”

“先搁你那儿，回头去取。”

我一路跟人打着招呼，腿脚不停地往里走。

吴姗狐疑地瞧着我的背影。

我走到工棚板房前，没有进去，拐了个弯，踩着一大堆砂子，从堆放的水泥预制件之间穿过去，进了一座未盖完的楼房。

我沿着裸露的散布堆积着施工渣土的楼梯，一级级走上去，直到楼顶。楼顶上风很大，四周护墙尚未砌造。我走到楼顶边沿，脚下是一排排浓郁的树冠的密如蛛网的街道，行人车辆穿行其间，远处一座座高大建筑，有的光华熠熠有的尚未完工围构着密密麻麻的脚手架。

风从地面刮过，卷起股股细微的尖土。天空湛蓝耀眼，云彩透明的几乎无形不为人所察觉地飘逸而过；远处象山构成一条逶迤连绵的阴影。四下静悄悄的，在这无边的静谧中我感到一股巨大的吸引和召唤。

一块巨大的带窗洞的顶制板，被吊车有力的吊臂悬钩着从我脚下缓缓划过，一声声尖锐的哨声从地面清晰传来……

黄昏，我在董延平的宿舍里找到石静。他们一帮人正在

说什么，见我进来石静先闭了嘴。

董延平笑着说："怎么着？这个泪痕未干，那个又红着眼进来。"

我没理池，冲石静说："吃饭了还坐在这儿干吗？"

石静沉着脸不理我。

董延平接茬儿说："正控诉你呢。"

"走走，吃饭去。"小齐先站起来，招呼大家往外走，把我和石静留在屋里。

"还生气呢？"我走近石静说，"走走，吃饭去，没听说二百五有记仇的，一般都是事过就忘。"

"少嬉皮笑脸。"石静说，"你饿你吃去，拉我干吗？"

"你不饿呵？"

"我饿不饿关你什么事？我饿死渴死活该，用不着你来装好人。"

"饭票不是都在你那么？"

石静冷笑："就知道是为这，我饿死不饿死你才不管呢，给你给你……，从今之后咱俩再没关系了。"

石静掏出装饭票的夹子冲我摔来，边哭边说："我不找你，你也别来找我。"

"好啦好啦，我说一句，你说十句，成心使矛盾升级。怎么着？非弄成动乱你才舒坦？"

"不听不听，少跟我说话。"石静背对着我使劲摇头。

"好啦好啦，汽车跑一程子还停一停呢，你不是不也该到站乐？"

"你要这么说，我就永远不到站。"

"一条道跑到黑?"

"嗯。"石静说,自己也忍不住噗哧一笑,旋又正色指着我道:"何雷,你这人怎么就能红一阵儿白一阵儿,说狠就狠,翻脸不认人,什么揍的?"

"变色龙揍的。"我虚心诚恳地说,"确实不地道,亲者痛仇者快,朝秦暮楚朝三暮四朝花夕拾,连我也觉得特没劲。这也就是我自个,换别人这样儿我也早急了,要在怎么说正人先正己上梁不正下梁歪,我本人这样儿怎么还能再严格要求你象个正人君子。"

"你就贫吧,"石静笑,"就会跟我逞凶,踩完了人又给人扑粉,里挑外撅,好人歹人全让你一人做了。"

"穷寇勿追,得饶人且饶人,你就别逼着我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也算奴颜婢膝了。"

"我说不依不饶了吗?"石静委屈地说,"我早不气了,可想想还是有点气,我这辈子受过谁的气?我妈都没给我气生,当你老婆倒受起你的气。"说着滴下泪来。

"好啦好啦,就别再说了,越说越没完了。"

石静用手绢堵着自己鼻孔,狠狠白我一眼:"这会儿赚我说多了,你说我的时候呢?你怎么那么痛快?"

"好好,谈吧,想说什么说什么,怎么解气怎么来。"

我这么一说石静倒没话了,半晌才说了句:"你这人坏透了。"

"对对,"我赔笑,"可天下这么坏的也不多,挑出这么块料还真得有点眼力价儿。"

"还不是我瞎了眼。"

“走吧走吧，跟谁有仇也别跟饭有仇。”我拥着石静往外走。“你这一哭真哭得我肝肠寸断心如刀绞。”

“再坏还跟你闹。”石静得意地往外走，走了几步停停，“等等，我擦擦脸。”

对镜净脸匀粉，鼓捣半天，嘟着嘴：“眼睛都肿了。”

“好看，”我说，“红肿之处艳若桃花。”

“一个老粗，臭撰什么！”

晚饭时，大食堂人比中午少多了，饭菜质量也比中午差多了，好一点的菜大都是中午剩的。石静心情已恢复如常，肿着眼睛和董延平他们逗贫说笑唇枪舌剑。

我看到吴姗匆匆走进来，买了份饭菜坐在远处一张桌子上吃，招手叫我过去。

吃饭谈笑仍不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董延平提醒石静：“嗳嗳，有人可冲你们驸马招手了。”

石静笑着说：“我不管，我是人家的戴不上笼拴不住缰，全凭自觉。

“你也瞒着她呢是吗？”吴姗低头边吃边说。

“什么？”我装糊涂。

“我刚才给医院打电话了。”吴栅舀了匙汤喝了口。

我也把匙伸进她的汤碗里舀了一匙喝，评论道：在这纯粹是刷锅水。”

“是刷锅水，毫不掩饰的刷锅水，连盐都不屑一放。”吴姗看我一眼，你打算怎么着？就这么瞒下去混下去？”

“我认为我没病。”我低头嘴贴着碗往里扒饭。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七一，党的生日，公司不是说要搞集体婚礼?这日子是他们定的。”

“你损不损?”

我没言声，吃了几口饭说:“有那么严重么?”

“一般来说，起码比你想的要严重点。”

“……”

“同归于尽是么?临死要抓个垫背的?”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是么?比你要干的更难听?”

“……”

“不能接受这事实是么?”

“……”

“如果积极治疗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如果不，那才是过眼烟云一切都成泡影。如果你难以张口，我可以替你说明。我有这个责任……”

“去你妈的吧，用不着你来全心全意拾遗补缺，我的事不用你管。”

我“哐”地一摔碗，石静、董延平那桌人一齐扭头往这边看。

吴姗沉着、若无其事但语气坚决地说:“要真是你的事，你要我管我也不管，但现不是这样!”

我脸色苍白地看了吴姗一眼，起身离去。

“怎么啦?”回到原桌，董延平面前摆着吃得光光的碗盘，腆着肚子抽着烟问我。

我看了石静一眼“没事，非说她们医务室的酵母片少了是我拿走回家蒸馒头了。”

“真他妈不要脸。”董延平说，“这事我可知道，咱们医务室那点补药都让医务室那帮打自己屁股上了。有次我亲眼看见吴姗锁门坐在屋里给自个打青霉素。”

“冬瓜，”我对董延平说，“以后你造谣尽可能造得科学点，虽然你文化不高，但一般的谣慎重点还是能造的颠扑不破的——你们家把毒霉素当补药？”

众人笑。

董延平说：“得得，我们没文化，我们层次低。帮你说话还不领情。”

“不是不领情，拉偏架也得有理有据天衣无缝，那才蒙骗得住不明真相的群众。”

“不是我就纳闷，”小齐说，“人家吴大夫锁着门在屋里扎针儿，你怎么看见的？从哪儿看见的？”

“钥匙眼儿呗。”董延平嗬嗬乐着。“你们不就想让我这么说么？我满足你们得了。有窥阴癖怎么着吧？”

“骗了呗，”众人一齐笑说，“那还不容易。”

“真流氓。”石静说，“说着说着就没正经。

“就是，我也觉得他们特下流。”董延平说。

“吴大夫真的说你偷药了？”

我和石静骑车出来，石静问我。

“真的，怎么解释她也不听，非说有人看见了，问是谁又不说。”

“咳，这算什么事？没拿就没拿，拿了又怎么啦？用得着这么没情绪么？你还怕这个？按你这性格，别说冤你偷了药，就是说你偷了人，你也应该满不在乎。”

“我不是没情绪，我当然不在乎。偷了她也没办法。不是为这个，就是有点累，一想到今晚还要刷房就累。”

“一想到又要跟我在一起就累。”

“你瞧你，又没劲了吧？还不许我们累呀？”

石静骑着车仰头笑：“没不许你累。你要累就别干了，呆会儿到那儿你就歇着，看着我干。”

“那倒也用不着，你多干点，我少干点就行了。”

“这点儿就开始偷奸耍滑，以后怎么信赖你？”

我朝石静假笑。

“找你我算惨了。”石静冲我真笑。

我臂如灌铅，手若针刺，但仍坚持一下一下把白灰水刷上墙，灰水白色的泪痕滴滴掉在我的脚上。我面前的墙变得干硬板结，雪白无暇。

“石静，如果没有我，你会和谁住在这儿？”

“爱和谁就和谁。”

“和谁呀？说具体点。除了我你还看上谁了？”

“你想听？”

“想听，想知道第一替补是谁，真的真的。”我扭头看着她笑。

“不告诉你，”她说，“等你死了就知道了。”

我一阵心酸，手中的板刷差点掉下来，但脸仍样装笑

“不为我守寡？”

“不为。”她笑说，“你死不了，你要不在了那也只能是看上别的女人跟人家走了，才不为你守寡呢。”

“我走前，一定也为你安排好了。”

“用不着。”石静笑着说，“追我人多了，随便就能找个比你好的……边干边说，你怎么停下来了？”

“抽棵烟。”我点上枝烟走到她身后，看着她一上一下地刷着说。

“我听说董延平好象对你有点意思。”

“是么？”石静笑着仰看我一眼，“回头我找他谈谈，看是不是真有这回事。”

“他过去不是给你写过情书么？”

“给我写过情书的多了，好多都发表了，出了一批青年作家，他算什么？”

“他人不错。”

“那你要没意见，我就嫁他了。”

“我没意见。”

“得啦，别无聊了。”石静靠向我怀里，仰脸亲我下巴一下，“再好的人我也看不上——非你不嫁！”她轻声说了句，又继续刷墙。

“要是嫁不成我呢？”我抚着下巴走开，转身笑着对她说。

“除非你死了。”石静弯腰用板刷蘸蘸灰水，湿淋淋地糊到墙上，“想跑都没门，赖上你了，甩也甩不开。”

“我要是你，”我说，“就把什么都估计到，留个后手。”

“那是你，我干什么可是不留后路全豁出去。”石静停下

刷墙，回过头警惕地望着我说，“你今晚老跟我说这个干吗？莫非你又起什么坏心了？”

“没有没有。”我连忙解释。

“我可告诉你何雷。”石静放下板刷，严肃地说，“你可给我放老实点。别起什么邪念，起也没用，都到这节骨眼了，满意不满意符不符合你那什么梦想也由不得你了，你就塌塌实实跟我过日子吧。”

“明白明白，我向你发誓，绝对没起坏心，十分满意十分中意。”

“要换，二十年后，我老了，你再换。”石静瞪我半天回过身说。

“开个玩笑。”

“少开这种玩笑，不爱听。”石静愤愤地边刷墙边嘟哝，“想把我打发出去，自己另找，想的倒美。”

那晚上，我没再说什么。

卡车在十字路口急剧地左转，轮胎摩擦在水泥路面上发出尖锐的声响，车头几乎闯入逆行线，巨大的车身在刹那间横在了路上，后面响起一片刺耳的刹车声……”

我驾车向前疾驶，一辆面包车追了上来，在超车的同时，司机把头伸出窗外，怒非面骂：“你会开车吗？”

“对不起对不起。”我陪着笑，举起左手致歉。

面包车驶远，我喘匀一口气，擦擦头上的汗。刚才转弯时，我突然打不动方向盘了，手软了，几乎是把胸膛压上去，借助全身的力量才算到底把这个转弯完成了。我出了一身冷

汗，到现在仍未干。田野上的风通过窗口吹过来，我感到浑身发酥，肌肉又酸又懈，象是要脱骨。冷汗一阵阵冒出来，我的呼吸急促，有点喘不上气，象被梦魇住一样。我感觉自己已经控制不了这辆车,仅仅是机械地借助惯性随它一起奔驰,被它驮着跑。我紧紧盯着前面那辆大轿子车的后轮，那飞速旋转的轮子使的我心狂跳不已，阵阵惊悸传遍四肢。我告诉内己不要看那轮子，但另一种巨大的力量把我的目光牢中吸引在那两对后轮上，直到那两对后轮蓦地停止转动……

我认为我是立即作出刹车反应的，但实际情况可能是侵了那么几秒,踩制动时脚表现得十分迟钝象是一种液压装置。所以,尽管我踩了刹车但还是没妨碍我撞在前面的大轿车上。

大轿车弯形的后车窗毫无响地就全碎了,碎得干干净净,就象那儿从来没安过玻璃，车厢里闷闷地有一声齐喊，接着一排惊恐、气愤的脸出现在我面前……我闻到大轿车里逸出的新鲜水果和面包的香味儿……

“只碎了一块玻璃和俩车灯,难道你非撞死俩人才罢休？”吴姗冷冷地说，举着一支吸满药液的注射器向我走来。

“这就是‘新斯的明’？”

“是，从现在起，你每天都要注射。”

“它能治好我的病么？”

“不能，它只能暂时改善你的肌无力现象。”

吴姗为我注射完新斯的明，又注射了一支对抗副作用的阿托品，拔出针头对我说：

“躺着休息吧，一会儿你会感到好点儿。”

“我想……全休了。”

“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你只能也必须全休了。回头我就把医院的诊断书交给你们领导，然后送你住院。”

“不……”

“这由不得你!我已经后悔没有及时把你的情况告诉你们车队领导。”

“你能不能再帮我……瞒他们几天?”

“可笑！我为什么要帮你隐瞒病情？这对谁有好处?”

“石静。”

“你想拖过‘七一’？你这人怎么这么卑鄙……”

“不对!我正是不想坑她，才求你瞒几天，容我妥善处理。”

“我认为把你的病情老老实实，源源本本告诉石静，才是最妥善最正确的处理方法。”

“如果是你，你所爱的人患了严重疾病，你会立即离开么?”

当然不会——为什么要离开？患难与共甘苦与共正是真正爱情的重要体现。你不要怕她……我相信……。”

“你没懂我的意思。我问你，如果我谨遵医嘱我的病会不会在可预见的将会痊愈或者大体恢复?”

“我只能向你保证，如果你谨遵医嘱，我们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控制你的病情不致持续恶化，这段时间也可能是三年、五年、七年或更长的时间。”

“就是说一半会儿死不了，但也毫无痊愈的可能。”

“不能说毫无！据我所知就有完全康复的特殊病例。”

“医学的奇迹都是依靠侥幸取得的么?”

“你应该有信心。”

“这跟我有无信心毫无关系。我们现在谈的有关别人幸福。我相信我不会很快毙命那倒简单了，我的信心你及其同伙的医德还有咱们的新斯的明等等可以使我勾延残喘若干年或者更理想地活耗一辈子。天天躺在床上打打针睡睡觉，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让人搭着去院里晒晒太阳就很兴奋很幸福了。充分利用别人的侧隐之心仁爱之心牺牲精神，使其欲弃不忍欲罢不能只一天天陪下去，以同样衰老下去以同样的结局了此一生—— 如果你是我是不是就打算这样干？”

“不，我想我也干不出来，除非那人不是我所爱的而是我花钱雇的。”

“所以我恳求你暂时不要公开我的病情。一旦公开，我便成了可怜虫，那些讨厌的社会舆论，假惺惺的道学家无聊的主持正义者，势必群起鼓噪左推右操前拉后拽逼石静走上绝路。”

“你想怎么做呢？”

“这是我的事，我只求你给我两天时间。”

“我认为你应该信任石静。”

“我想让她毫无包袱地上路，不作任何眷顾和停顿—— 心必须瞒着她，否则她自己也会毁了自己。”

“你非常爱她是么？”

我眼里一下涌出泪水，半晌，我说：“今后，别提这个了。”

“何雷！何雷！”医务室的门“通”地打开，石静一脸惊恐地冲进来，直接向我扑来眼睛在我身上焦灼地寻看着。“你

怎么样？伤着哪儿了？”

“别一惊一乍的。”我厉声喝道，推开她伸过来的双手，“我好好的，什么事也没有。”

“他没事。”吴姗温和地对石静说，“我为他检查过了，连小外伤都没有。”

石静没理吴姗，看着我说：“他们说你撞了车，把我吓坏了，我还以为……”

“还以为我不定什么烂茄子样儿—— 你怎么不盼我好？”

“不是……”石静红了脸，“你怎么这么说话？”

“我没责怪你的意思。人之常情么，要结婚了，丈夫残了这叫什么事？当然要担心了。譬如买一台电视，不出影儿，老得送去修，本来图个享受却添桩麻烦搁谁谁也别扭。”

吴姗走开插上电炉把针盆放上去煮沸消毒。

“我是那意思么？”石静脸有点挂不住，沉下来，“还说我不往好处想你，你怎么动不动就歪曲我。”

“你真这么想又怎么啦？我不明白。人为自己考虑这很正常，我就是这样儿。用不着不好意思假装关心别人。”

“什么叫假装关心、不好意思？我就没那么想嘛。我跟你还有什么可假装的？也许你常对我假装但我没有。”

“说的就是这意思么，咱们之间不必假装，咱们什么关系？一损惧损，一荣俱荣，关心别人就等于关心自己。”

“行了，何雷，你就别说了。”吴姗在一边说。

“实事求是嘛。”我轻脸对吴姗说，“本来人和人关系就是这样儿，说说又怎么啦？该假装至爱亲朋就假装呗，一点也不耽误。”

“你要非这么说，那我就这样。”石静冷笑着转身往外走“你没事吧，没事我走了。”

“我就喜欢你这样。”我冲她背影嚷，“不怕说实话，就怕故作姿态。”

“我怎么故作姿态了？”石静倏地转身，噙着泪说，“你被车撞了，我怕你出事来看看你，关心关心你，怎么啦？有什么不对？用得着这么夹枪带棒地损我一大通么？”

“说你不对了么？你这么做很好，很对，不能再得体再恰到好处了。你要我说什么，对你的关心感激涕零么？”

“何雷！”吴姗插话说，“你太过分了！”

“你让人家吴姗说说，你讲理不讲理！我现在怎么啦？哪点别扭了？就让你这么看不上眼。一说话就斥我。你要看不上我了就明说，看上谁就找谁去，别这么阴着着的想除了我，不劳你动手我自己走。”

“你说你还会说别的么？这套磕儿简直成你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了。女人不是不都象你这样，用指责男人来占上风？”

“何雷，你也别太不象话！”吴姗厉声说，“人家石静不过是说了几句情理之中的话，你不用摆出一副看穿人事，置身于人情之外的臭酸架子，不管你有什么道理，你也没权利对别人这么粗暴。”

石静哭的泣噎难禁。

我的眼圈也红了：“我不是那意思，不过是……”

“别狡辩了，你马上向石静赔礼道歉。”

“用得着么？”

“必须！”

“……行了石静，别哭了。”

“你是一辈子没向人服过输还是一向就这么向人道歉的——你要不会我教你。”

“别哭了石静。算我不好，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么？从小窝囊，受欺负有什么委屈只忍着。街上的人一个比一个恶，我敢跟谁狠去？也就敢欺负欺负你，你再不让……”

“得啦得啦，”吴姗笑着说，“明明自己的不是却把全体人民饶上，你这都是什么逻辑？”

石静也破涕为笑：“吴姗你不知道，这人就这德性，从来不认错，千载难逢检讨一回还得找出各种客观原因，最后把自己弄得跟受害者似的。”

“你也是好脾气，换我，岂能容他？”

“唉，有什么办法？只好不计较，真较真儿一天也过不下去。”

“好啦，诉苦会改天再开吧。”

“我走了。”石静说，“班上的活儿还没完呢，下班我在门口等你。”

石静走后，我和吴姗沉默了下来。半天，她说：

“你感觉好点了么？”

“好点儿了。”

又是沉默。

“你也是，何苦跟她那样？”

我看了吴姗一眼，低下头。

“就算想怎么着，也注意下方式，太伤人家也不好。”

“不这样，又怎能了？”我凄凉地说，“事到如今也只能做恶人了。”

“她也没错。”

“我有错么？我招谁惹谁了？我要是无赖多好，生把着不撒手，那倒也不用这会儿做恶人了。”

“你……爱得了么？”

“……说老实话，我有点不寒而栗。一想到今后，真觉得怕……我不知道真到那时候我是不是受得了，也许会后悔。”

“也许不至于。”

“你是说我坚强？不不，我现在只是还不习惯，不能想象，所以还算理智。真事到临头在床上不能动了，我也许比谁都糟，也许要拼命拆救命稻草。所以要趁现在把什么事都办好……我不相信自己。”

下班了，工地的汽笛响了。大门里，人们象潮水一样往外涌，步行的、推着自行车的人流中还夹着一些缓缓行驶的汽车。人们在疲惫地说笑，轻松地迈着步伐。

董延平比比划划地对我讲述着下午传遍工地的一件新鲜事：公司陈副经理昨天夜里被人发现在家里吃安眠药自杀了。

“这老头儿为什么呀？”一个跟在我们旁边的女儿说，“一个人过的挺好的。没病没灾，儿女又都大了不用操心了，一个月还拿那么多钱。他要活不下去了，那我们还不得早死多少回了。”

“不是人害的吧？”另一个人问。

“不是，百分之百不是。”其他人纷纷说，“公安局作结论

了。”

“会不会是老伴死了，一个人过闷的。”一个人说，“有这样的，天鹅似的，一个死了另一个也活不长。”

“你们全错了。”董延平一副就他清楚地样子，“你们谁也想不到老头儿为什么死。不为别，就为大伙儿老关心地，没事就去串门，送吃送喝，问寒问暖，把全市五张以上的老太太往他那儿发，生把老头儿关心得不好意思活着了，得自个成了大家的心病死了算啦。”

“胡说！”大家纷纷笑着斥董延平，“没听说有让人关心死的，你又信口开河。”

“真的，我骗你们干吗？”董延平急扯白脸地说，“人老头有遗书，我去八宝山送老头儿烧尸时听工会小刘说的，小刘看了那遗书，当然词儿跟我说的有出入……作为一个老党员，不能为人民工作了……”

我和石静推着车，在人流中默默地走。

“你什么时候把家具搬来的？”

进了新居，我眼睛一亮，见原来空荡荡的室内已摆上了那套包共同挑选订购的组合家具，而且经过粗粗的布置，有点象个家。我扭脸看石静：“你找谁帮的忙？”

石静垂着眼睛声调刻板地说：“上午找冬瓜他们帮的忙。本来早就想告诉你，可你瞧你下午那样儿……我就什么也没说。”

我伸手搂过石静：“还生我气呐？”

石静偎在我胸前，嘴一撇要哭，十分委屈的样子。

我冲动地想说些温柔的话，叹了口气，终究什么也没说，松开她，走到组合柜前，轻轻抚那上面光洁明亮的油漆。

“这面上的漆打得还可以，里边活儿有点糙。我没太挑，想想这可以了，能面上光看的过去就算可以了。”石静跟过来，站在我身边轻轻说。

“不错不错。”我说，“不能再高要求了。”

“我想在这儿放一盆吊兰，让它从上垂下来。这个玻璃柜放酒具高脚杯，这几格子放几本书。”石静兴奋起来，指指点点地对我说着她的设想，“再买些小玩艺儿小玩具动物四处一摆，整个调子就活了。”

“嗯嗯，挺好，就按你说的办吧。”

“我说咱买什么样的窗帘好？”石静兴致致勃地说，“我想来想去还是自己勾个‘勒丝’好看，和这套家具配得起来。”

“窗帘还不能完全图好看，还得多少能遮点光。”

“那就再买块鹅黄的‘摩立克’挂在里面，都不耽误。”

“闹不闹的谎？”

“那你说什么颜色好？”

“我说……算啦，就按你喜欢买吧，我也不知道什么合适。”

石静察觉到了我情绪的变化，小心看着我脸色说：“你是不是又累了？”累了就躺下歇会儿吧。床垫子买回来我就擦过了，挺干净。”

我没吭声，走到长沙发旁坐下来，仰靠在沙发背上。

石静走过来，在我旁边侧身坐，凝视我。

“别理我。”我喃喃对她说，“让我静会儿。”

石静无声地起身离去，旋又无声地在我面前的茶几上放了一杯水。

我心里一阵怒火，他妈的，老这样永远也别想把话挑明，接着，又陷入深深的酸楚。

石静抖开一条新床单，铺在床上，用手把裙子抚平。从立柜里拿出一对新枕头，拍拍松，并排放在床头，又拿出两条新毛巾被整整齐齐叠放在床脚。

“你怎么，今晚打算住这儿了？”

石静停住动作，垂着眼睛一动不动。

她那神情使我无法再说什么。

簇新的提花枕巾上，缕织着并蒂莲和鸳鸯的鲜明图案。

“你没生我气吧？”黑暗中石静轻声问道。”

“没有。”风从发烫的身上掠过，我感到身下床垫内弹簧的有力支撑。

“我再也不跟你闹了。”

“……我从未想过怪你。”

“真的么？”

石静恭恭敬敬地贴过来，手主动地寻找摸索。

“热。”

“不怕热。”石静娇喘着在我耳边低语。

我找着她的手，紧紧攥着不让她动，她就用身体缠住我。她的腿几次搭上来都被我挡开。

“你怎么啦？”她焦灼地不满地说，把整个身体压上来。

“我不想！”我用力地推开她，猛地翻身坐起，拧亮台灯，

下地找着一枝烟点上吸，第一口就把我呛得连连咳嗽。

我恶狠狠地回头看了她一眼，她也从床上坐起，头发散乱幽怨地瞧着我。

“咱们得谈谈了。”我走到沙发上坐下，抽了几口烟说，“必须谈谈了。”

石静垂着头，咬看嘴唇，片刻，仰起脸，意外地显得镇定、平静：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什么？”我顿时紧张起来。

“我知道你另外有人了。”如果石静说这话时内心是痛苦的，但从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

“是的。”我说，艰难地说，“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我想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

“她漂亮吗？”半天，石静说。

“还可以。”

“比我漂亮？”

“比你漂亮。”

石静蠕动着嘴唇，深深地垂下头，散乱的头发遮住了她的面部。

“她，爱你？”

“是的。”

“你呢？”

“我也一样。”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随你便吧，我想你也早就决定了。”

“我本来想早点告诉你，可，你也知道，我觉得很难说出

口。”

“我明天走行吗？”石静抬起脸，平静地望着我。

我眼中一下嚼满了泪，忙吸了两口烟，嗓音沙哑地说：“不，你不用走，我走。”

“还是我走吧，反正我也用不着这房子了。”

“你别这样儿。”我挥去泪，央求石静，“你这不是不让我做人了么。”

“我不让你做人？是我不让你做人？”石静盯着我一字一顿地发问。

“……”我垂下头。

“你要觉得你走好点儿，那就你走吧。”石静说。尽管她的语调仍旧平静，但我看到她眼里有东西闪动。

“对不起，石静，真的对不起。”我泪流满面说，“都是我不好。”

“别说这个了。现在，咱们睡觉吧。”

“……”

“就算咱们结不成婚了，也不至于就成仇人了吧？”

“不是，决不是这意思。”

“那你是讨厌我，不愿意再挨我？”

“我来，我这就来。”我掐灭烟，上床来。

石静伸手把台灯熄灭。

石静在黑暗中嘤嘤哭泣，远远蜷缩在床的另一头。

“我可以等你，万一你跟她不合适……”

“不，我就是和她不合适也不会再考虑你。过去的事就让

它过去，咱们谁都别再想了。”

“不！我不能！我永远要想。”

“……”

早晨，石静在门口紧紧拥抱我，我的骨节被勒的“咔咔”作响。

“再给我一天……”她哭着请求。

“不！”

“再给我一天！”她使劲搂着我不让我脱身，“就一天，让我象你妻子一样过一天……然后你再走。”

“……”

“你已经给过我很多很多……再给我一些……就让我拥有你一天。”

“我答应我答应我答应。”

她笑了，含着泪惨然而笑，十分满足：“这一天，你全听我的。”

“我答应。”

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是在疯狂的采购中度过的。石静没好好走过路，始终奔跑着从这条街到那条街，出这家商店进那家商店，为自己买衣服为我买衣服；买床上用品买盘碗锅匙买所有日用百货，兴致勃勃，满脸喜意。

她甚至为自己买了件最昂贵最华丽的婚礼白纱裙。

“你疯了？”我说她。“这东西谁买？都是到照相馆租。”

连柜台里的售货员也笑嘻嘻地说：“小俩口不过了？”

“一辈子不就这么一次么？”石静笑着说：“要省什么时候

不能省。”

买完白纱裙，石静又把我拉到西服柜台，点了一套最高级的西服。

“我不要。”我对石静说，“犯不上，我从来不穿西服。”

“我要。”石静说，“我要你穿。”

“那就买套一般的。”

“不，就买最好的。”她坚持。

一天之内，我们逛遍了全城的商店，差不多花光我们的全部积蓄。在一家高级美容店，石静把剩下的钱全部用去作了“新娘化妆”。

当她美容完毕，从楼上笑吟吟地走下时，真是仪态万方，光采照人。店内所有等候的顾客都把目光投向她。

我们并肩走在街上时，吸引了无数行人注意力。

“这些东西都是我这些年攒的。”石静打开她那只一直锁着的皮箱对我说。

箱子里琳琅满目，放满一摞摞精美的杯子垫、桌布、沙发靠背饰品等勾织品。

石静一件件展开给我看，自豪地炫耀：“好看吧？”

“好看。”

“这要一布置起来，家里立刻就变了个样儿。”

石静把所有买来的和自己织的都搬了出来，摆满了室内的每一处角落，象开一次展览会。

笔挺的西服和浆硬的衬衣领使我象一个被箍的木偶。石

静穿上婚礼裙，拽着我在屋里各处摆着姿势合影。一会儿站一会坐，或依或偶，所有姿势都必须笑。

“笑，你倒是笑呵。”

“你别折腾我，石静。”

“你答应过，今天全听我的。”

“好好，我笑。”

石静转嗔为喜，美滋滋地挽着我，头靠在我肩上，目不转睛地对着那架支在地中间的照相机镜头。

镜头亮晶晶的照相机快门自动跳下，“喀搭”一声，闪光灯耀眼夺目一闪。

“再来一张……”

“你喝什么酒？”

“白酒。”

“那好，我也喝白酒。”

我们俩在石静亲手操持的一桌丰盛的菜肴前相对而坐。石静为我斟酒。然后又给自己斟满，看着酒瓶上的商标赞叹：“我是第一回喝茅台。”

她举起杯，笑着对我说：“说句什么祝酒辞呢？”

“你说。”我也举起杯，笑着说。

她想了想，笑了，把酒杯在我就的杯上清脆一碰：“祝你幸福，亲爱的。”

“祝你幸福……亲爱的。”

石静的眼中立刻闪出泪花，她连忙一饮而尽，笑着掩饰道。“真辣—— 真好喝。”

“吃菜吃菜。”她放下酒杯，拣起筷子，伸向盘子点着说：“别客气。”

“不客气。”我也放下酒杯，吃菜。

“做的不好，没什么东西，随便尝尝。”

“做的很好，东西很多，下回……”

我抬起眼，石静望着我，我们俩人对视着傻乎乎地笑。

石静又把酒杯斟满，我们共同举杯。

“这一杯说什么？”

“该你想词了，你说。”

“祝你幸福……”

“说过了，不许重复。”

“祝你快乐……”

“还有呢？没说完。”

“……亲爱的。”

“祝你快乐，亲爱的—— 咱们立个规矩，每句祝酒词都得带个亲爱的。”

“好，亲爱的。”

我们一饮而尽，互相看着哈哈笑。

“这杯该我说了，说什么呢？你帮我想想。”

“祝酒呗，就说最俗的。”

“祝你健康，亲爱的。”

“祝你健康，亲爱的。”

“祝你万事如意，亲爱的。”

“亲爱的，祝你万事如意。”

“祝你家庭美满，亲爱的。”

“祝你……”

“别哭，亲爱的。今天不许哭，谁也不许哭，完了再哭。”石静温存地哄我。

“我没词儿了，我想不出再说什么了。”

“我也没词儿了。”石静干喝了一杯，又斟满酒举着楞楞地说，“要是冬瓜他们在，一定能编出好多词儿。”

“别喝了，你该醉了。

“我想醉，我要醉。”

石静又饮干一杯，再斟满，忽而笑着说：“祝我好运吧？”

“祝你好运，亲爱的。”

“你上哪儿？别走！”

“不，我不走，我去趟厕所。”

“不！”石静顿杯尖叫，“你哪儿也别去！我哪儿也不让你去，今天你是我的！”

“我哪儿也不去，不去了，就在这儿坐着。”

“我哪儿也不许你去，今天你是我的。”

石静偎过来，坐以我身边，喃喃道：“今天你是我的。”

夜里，石静已经睡熟了，月光下，她的脸上还挂着泪痕。我躺在她身边，感到一阵阵彻骨的酸痛的寒栗。我知道我的脸在一点点扭曲、痉挛、抽搐。我无法控制这种捆搐，绝望地捂上脸，这种抽搐传达到全身。

“再给我一些……再给一些吧。”我暗暗地叫。

早晨，我在门口紧紧拥抱石静。我们俩的骨节互相勒的“咔咔”作响。

她汹涌地流着泪，发疯似地连连吻我，拼命摇头："我忘不了，忘不了……"

我用力拜开她的手，她哭出了声，挣扎着抓我，在我脸上留下了道道血痕。我捉着她的双手把她远远推开，关在门里，自己转身下了楼。

一个苹果啃得只剩核儿了，我仍在用力吮咂它，不时上盅白酒。白酒清亮似水，滑入喉内却如一条火舌，吞噬着我的脏壁。

董延平、小齐在小酒馆找到我时，我已喝得目光呆滞，遍体大汗。

他们叫了几盘猪耳朵、花生豆、黄瓜拌腐竹，推到我面前，我不予理睬，仍津津有味儿地砸着我的苹果核儿。

他们在我面前坐下，不吃不喝，神态尴尬。

我看着他们笑起来。

"怎么回事？"董延平诚挚地望着我，"他们说……我已经为你坚决地辟了谣……"

"肯定是瞎说对吧？"小齐也同样神态地望着我，"闹了点小纠纷，说了几句气话，其实没那么严重。"

"偏偏就那么严重。"我痴笑着说。

董延平眼中的期待消逝了，变为焦燥，他一把夺过的我酒杯：

"别喝了！你胡说什么？你哪有什么'情儿'，我天天和你在一起还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不是石静出了什么事儿？"

我呆呆地看着他们，汗顺着额头往下倘。

“是不是你发现石静有前科什么的，所以……”小齐笨嘴笨舌地措着辞,“其实这是睁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你得这么想，谁让我没早点碰见她的……你还在乎这个？咱又不是财主。”他装腔作势地笑起来。

“我凭什么就不能有‘情儿’？”我翻着白眼拿腔拿调儿地说，“别太瞧不起工人，工人勾搭起人来也有手腕着呐。”

“何雷，”董延平双肘压在桌上，充满感情地说，“咱是老粗但不是流氓对不对？见异思迁吃里扒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都是知识分子好干的事儿。咱们,你也不是一向顶瞧不上？”

“你这话我就不喜欢了。都是人，别人干得我为什么干不得？凭什么知识分子能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兔子三只窝，我就得吃饱干活混天黑，一棵树上吊死，一块破地旱死？不是我说你们，总是不能理直气壮当主子，自个先觉得不如人矮了三分。工人是谁？主人！搞几个妇女怎么啦？”

“何雷，咱祖祖辈辈可没出过流氓。”

“那就出一个吧，也别让人说咱特殊。”

小齐叹口气，苦恼地揪起自个胡子。

“我看你们俩就别自费力了，”我垂下眼说，“虽说咱们是哥们儿，可有的事谁也不能代替谁。”

“从今后，咱们就不是哥们儿了。董延平冷冷地说，“除非你做的象个哥们儿。”

“那就省了。”我说，“不哥们儿就不哥们儿吧。”

“话既然说到这份儿上，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董延平霍地站起，看着我，“你永无宁日！”

中午，我来到食堂，感到了所有人不友好的目光，包括公开的轻蔑和背后的鄙夷。所有跟我熟识的人都对我视而不见，昂首擦肩而过。就连售菜窗口那个平素一见就开玩笑的胖姑娘，看到我也是一脸冰霜，那一勺扣在我饭盆里的菜明显比往常少得多，当我端着饭菜挤出人群时，受到了董延平等人的有意冲撞。

我端着饭菜站在食堂中间，没有一个人请我到他们饭桌上去就餐。人们似乎有意把每张饭桌围满，就是空着的凳子也放工包，蹬上脚。远处董延平那桌空着一个位于，就在默默吃饭的石静旁边，但我不能去。

我向相反方向走去，到处是正在咀嚼、低声议论的男女，阵阵白眼向我飞来。

吴姗从人群中站起，平静地叫我："何雷，到这儿来，这儿有一个空座。"

我看着她，又扫了眼周围正注视着我的人，摇摇头，端着饭菜走出了食堂。

我听到身后人群的嗡嗡议论声中董延平格外刺耳的骂骂咧咧。

我在一摞水泥空心板旁靠着端碗吃饭。对面楼上正在进行紧张的混凝土浇铸。一车车混凝土被绞盘钢缆提拉着，在一层层脚手架间快速升降着。楼顶忙碌的工人的安全盔在烈日反着光。楼下的混凝土搅拌车隆隆作响，巨大的搅拌筒在转动。一只麻雀惊煌地斜飞过工地，一台电锯在远处发出持续刺耳的锯木声……

吴姗在水泥空心板堆后面找到我时，发现我瘫坐在那里，面目狰狞。双目痉挛地圆睁，下颌弛垂龇牙咧嘴口涎挂在胸前，说不出话，动弹不得，头耷拉着无法抬起。

她迅速架起我，向医务室拖去，一路上我靠了她的支撑才没摔跤。

细长尖利的针头扎入我的肌肉，我感到疼痛和浸胀，接着针头拔起，一支酒精棉签按压了片刻松开，一轻凉爽惊过触处。

空气中充满酒精醒脑明目的芬芳。

“我没想到你会用这么拙劣的办法。”吴姗的白大褂在我眼前晃动了一下，接着我见了她光洁的脸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我脸俯在枕上疲倦地笑：“这样最容易被人接受和信以为真。”

“那倒也是。”吴姗叹口气，“别为大家的态度难受。”

“根本不会……”

“还说不会呢。”吴姗用手轻轻拭去我眼角流出的泪。

“真的不是为别人。”我脸贴着枕沙哑地说，“是为我自己，想不通……”

“死生有命……你也有过幸福愉快的时刻……”

“太少了，我现在觉得太少了，要是我知道是这下场，我就不那么掉以轻心了。”

“你以为八十岁就不会后悔了么？”吴姗用她细长的十指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发。

“多希望是一场梦，醒来，原来一场梦。”我喃喃地说。

“……”

“我害怕，真的吴姗，我害怕。”

“怕死”

“不，不是怕死，怕受罪。你能答应我吗，吴姗”

“什么”

“要是我动不了啦，不能走不能笑只能吃喝睡，你给我吃安眠药，象陈经理—— 我不想活着受罪，眼睁睁受罪。”

“……”

“答应我。”

“你不会那样儿的。”

“会的，我知道，总有一天会的。我要有骨气，就不等那到来……我不想讨人嫌，等到别人都烦了，盼着我死，我希望死时还能有人为我难过。”

“……”我答应你。

“……”

“谁在外边吵”

“你的朋友们，还有很多看热闹的人。”

“出了什么事”

“他们在等着你从我屋里出来。”

“我这就出去。”

“不行，他们正在火头上，领导正在劝他们。”

“我得走。”

“那我陪你一起出去。”

“你何苦赔上”

“你看不出来么我已经赔上了。”

“我向他们解释。”

“没用。你不必替我操心，早晚我会解释清楚的。”

我们出了医务室，只见楼道里站满了人，都是工地的熟人和朋友，几个工地领导正在做大家的疏导工作。董延平等人和他们激烈地争执着，所有人都义愤填膺地帮着董延平说话。一见我们出来，楼道内喧闹的声音立刻平息了，连头儿们也停止了说话，人们一齐望着我们。

我们往外走，人群自动闪开了一条道，我在敌意地注视下挤着往前走，我的腿发软，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吴姗紧跟着我，伸出手搀着我。

人群中发出低低的咒骂：

“真不要脸，还手拉手呢。”

“真没看出是这么个人，过去一直以为她是好人。”

“臭婊子，不定勾搭了多少男人！”

“呸呸！”

有人啐唾沫儿。人们的忿恨全冲着吴姗。

人群中爆发一阵骚动和叫嚷，我猛地回过头，只见有人把西红柿向吴姗的后背上掷去。西红柿砸烂在她的白大褂上，犹如子弹射中人体，迸裂开血红的大洞。吴姗坚定地忍受着，有力地拖拽着我一步不停地向门口走去。

门外强烈白灼的阳光照得我两眼发黑，我看到石静站在远处望着我，手紧紧拉住狂怒的董延平，不让他靠前。

石静脸若白纸，眼如黑洞。

我在得悉石静与董延平正式结婚登记的准确消息后，由

吴姗陪同去住了院。车队的头儿和工会方面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赶到医院看望了我，并在我陈清原委和一再坚持下答应为我保守秘密，为了不使他们过分动感情，我对他们很说了些冷酷的话，使他们觉得石静与我固然可叹，实不足惜，河既改道夺口出海，也断无人为牵引复归故道之理。

我住院后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严格按照医嘱起居，打针服药，进行胸腺放射治疗。应该说医护人员治疗的态度是积极的，我的病情得以维持全赖他们的努力。但“肌无力性肌病”是目前人类尚无法控制和征服的，就象花谢日落一样，人类的意志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我已不再对痊愈抱有希望。

吴姗有时来看我，给我带来一些消息。她说我们承建的那个工程如期在“七一”那天完工了。落成典礼时来了很多头面人物剪彩，典礼搞的十分隆重，张灯结彩，鸣放鞭炮之类的凡是庆典活动例行的也目无一省略……那天还同时举行了盛大的集体婚礼。

那天结婚的新郎新娘们受到隆重的礼遇。他们全被请到了主席台上，一对对站成一排，面对观众（我想那场面一定很象发奖会）。一个作嘉宾邀请的很高级别的领导，为他们作了热情洋溢的赞颂，当然也少不了勉励和希冀。据说这位称一向风趣的首长还充当了类似外国人在教堂举行婚礼时神父一类的角色。在致词结束后，他笑着大声问新郎新娘们。“你——爱他（她）吗”

据说彼时全场欢腾，谁也没听清新郎新娘们是如何回答

的，因为全场上万条喉咙抢先回答了。他们排山倒海地呼喊：“爱—— ！”淹没了一切声音。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欢笑和一人领头众声齐和的合唱。

后来是不是又跳舞了，吴姗说她也不记得了，她的注意力集中在站在台上的石静身上。她说石静尽管和其他新郎新娘一样容光焕发满脸喜悦始终面对着大家，但她眼里有一种异样，不易被人察觉的异样，她认为是：寻找。

我认为这是吴姗的错觉或者毋宁说是原如此。

如果我们长时间凝视一面下垂的旗子，它就会徐徐飘动；

如果我们长时间凝视一棵树，树叶间就会出现一双和我们对视的眼睛；

如果我们长时间凝视一幢高楼，它就会向我们倒来。

“十一”的晚上，全城在放焰火，夜空不时被一阵阵绚丽的花划亮。

我何坐以病床上，吴姗在翻阅我的一本相册。她的手依次指向我的每一张照片，最后，停留在一张我在晴天站在卡车旁开怀大笑的照片上。看到我眼中肯定的神情，她把那张照片从相册上取下来。我们是在进行挑选遗象的工作，这工作我们进行得冷静、有条不紊。病情迁延至今。任何变化已经不能使我们感情波动，对于我来说几乎是渴望死亡的到来。

我没有听到一点声音，只是看到吴姗面对着门突然僵住，接着眼睛湿润了，一言不发地站起来，把我扶转向门口……

石静淡妆素裹出现在我面前，她后面跟着董延平。

石静向我移步走来，她晶莹透明，肤若蝉翼，她的眼睛

象浸于一缸清水的雨花石，纯净滑润……

我面无表情地望着她—— 我已经无法作出任何表示了，连笑一下也是不可能的，另有一种东西还是自由的，它从我眼中流出，淌过我毫无知觉的面颊，点点滴在那只向我伸来的美丽的手……

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

上　篇

一

“喂，两对都进房了。房间号 927、1208，还有一只野的，进了 1713。”

“知道了。”

我放下电话，马上穿上西服外套，提起书包，招呼正在看电视的方方，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我那辆花四千元买来的旧“白茹”车停在街角便道上。我们坐进车里，把汽车迅速地开上马路，直驶远处灯火辉煌的“燕都”大饭店。在饭店旁边的一条林荫道上，我招手停在一溜轿车的后边，下了车“乒乓”关好门，快步加入一群刚从一辆大旅行车下来的日本游客中间，走进“燕都”饭店富丽堂皇的大厅。彬彬有礼地站在总服务台里的卫宁不易察觉地给我们使个眼声：一切正常。我和方方走进盥洗室，打开皮包，拿出两套警服换上，走出盥洗室，沿安全楼梯爬上去。爬到第九层，我们都是气喘吁吁，待呼吸均匀了，我们走向服务台，坐着的服务

员抬头诧异地看我们。

“我们是公安局的，请开 927 房间。”

服务员顺从地拎起一串钥匙领着我们走向长廊尽头的一间客房。

“里边有客人。”服务员看到门上挂的“请勿打扰”的小牌，回头对我说。

“知道，打开锁。”我命令道。

服务员钮开锁，站在一旁。

“你回去吧。”方方粗鲁地挥手避开服务员。

服务员消逝在走廊的另一端，我和方方立即开门冲了进去……

我和方方带着亚红出来，皮包里塞着几千崭新的钞票，神情严肃地走服务台进了电梯间，方方和亚红忍不住笑起来。

“你们笑什么，真他妈没劲。”我说着也忍不住笑了，对亚红说：“你在楼下酒吧等会儿，我们还得上去收拾 12 层那小子。”

我们把电梯开到底层，让亚红出去，又开上 12 层。

十五分钟后，我们换下警服带着另一个姑娘在酒吧找到亚红，一起喝了杯酒，亚红挽着方方先出去。我给总服务台的卫宁打了电话，告诉他事已办完，十七层那只野鸽让她舒舒服服睡一宿，早晨报警。我挽着另一个姑娘坦然走出饭店。方方已经把“白茹”发动了，我们一上车就开走了。

早晨，我被电话铃吵醒，睡在我旁边的亚红接了电话，告诉我，卫宁说那两个受到我们讹诈的倒霉蛋已经结了房钱走了，那只野鸽也被在大门等着的警察塞上车抓走了。亚红翻

身又睡了。我却睡不着，一支接一支地抽起烟。阳光从厚重的窗帘后倾泄出来，我轻轻走到窗前，从窗帘缝隙看了会儿外面车水马龙，阳光明媚的街道，把窗帘拉严。我不喜欢晴朗的早晨，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兴冲冲地去上班、上学，我就感到形孤影单。白天我没有什么事可干，也没什么人等我，我的朋友们都在睡觉。我又抽了五支烟，看了看日历，然后穿衣服，洗脸刷牙，走出我住的这套公寓。我走过街角停放的“自茹”车，径直走向公共汽车站。尽管上班高峰已过，车内还是十分拥挤。一个坐着的中年男人下车，我刚要坐下，看到一个抱小孩的年轻妇女，便呼招她过来。

“谢谢。”年轻妇女坐下后，又逗弄着小孩说：“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我冲小孩笑笑，小孩从衣兜里掏出一块彩纸包装的巧克力，剥开纸刚要往嘴里填，看我瞅着他，举起巧克力给我。

“不要，叔叔不吃。”

“吃吧，没事。”

“真的不吃，叔叔要下车了。”

我挤下车，沿街走了一站，到单位医务室要了张“三联单”，打电话约了一肝不太好的朗友去医院替我抽了一管血。又在商业区的两个储蓄所把我昨晚挣的那笔钱分别用我去世父母的名字存了进去，然后去邮局给一个交钱即可注册入学，不须考试的函授大学汇了报名款和一年的学费。我报的专业是法律。办完这些事，我到一家人不太多的豪华餐厅吃午饭。这家餐厅菜做的十分讲究，我看着漂亮的图案喝了不少红酒，又吃了几个浇了巧克力汁的冰淇淋，下午才走出餐厅，在报

亭买当天所有的日报和晚报，坐在电报局等长途电话的排椅上细细测览。黄昏时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方方接的。我们聊了会儿，他正在和卫宁下围棋，卫宁一早前来了，他们下了一天棋，他四胜三和五负，晚上准备凑人撞麻将。我告诉他我晚点回去，就挂了电话。

暮春时节，树木草地都绿遍了，花丛怒放。我走进一个举办晚间音乐会的公园，在音乐亭前等退票。一个老人送了我一张，我又转送给一对只有一张票的青年伴侣，坚决不要他们加倍的票款。在高大、油漆剥落的廊柱间，我看到一美丽少女坐以汉白玉石台上看书，悬在空中的两条长腿互相勾着脚，一翘一翘。她一手棒书，一手从放在身旁的一个袋袋中抓瓜子磕，吐出的皮儿拢成一堆，嘴里哼着歌，间或翻一页书，悠闲自在，楚楚动人。我悄悄走到她身后，踮脚看那本使她入迷的书。是一本很深奥的文艺理论著作，我一目十行地看了一会儿，索然无味，正要转身走开，忽听女孩说：

“看不懂吧。”她仰起脸，笑吟吟地望着我。

我脸红了，感到不知所措，因为我还会脸红。片刻，我镇静下来，说：“就是学生，这会儿在公司看书也有点装模作样。”

“我在这儿坐了一下午了，你瞧，我看了多少。”

她快速地把看过一页数捻了一遍，我捏捏那厚厚的一迭，联想到书的内容，怀疑地问：“你看这么快”

“我也看不懂呗，就看得快。”

我们都笑了。

“不看了。”女孩把书撂到一旁。“你有事吗”她问我。

“没有。”

我说：“没人约我。”

“聊聊？”

“聊聊。”我在她旁边坐，她把瓜子袋推给我。我不大会磕瓜子，磕得皮瓤唾液一塌糊涂。

“瞧我。”女孩示范性地磕了一个瓜子，洁白的贝齿一闪，我下意识地闭紧自己被烟熏得黑黄的牙齿。女孩倒没注意，晃悠着腿四处张望。

“你是哪个学校的”我注意到她里面毛衣上别着一枚校徽。

女孩龇齿咬着瓜子看着我笑起来。

“这就叫‘套瓷’吧。”女孩说：“下边你该说自己是哪个学校的，我们两校挨得如何近，没准天天能碰见……”

“你看我象学生吗”我说：“我是劳改释放犯，现在还靠敲诈勒索为生。”

“我才不管你是什么呢。”女孩笑着瞅着自己的脚尖，似乎那儿有什么好玩可笑的，“你是什么我都无所谓。”

我半天没说话，女孩也没说话，只是美滋滋地看着天边夕阳消逝后迅即黯淡下来，却又不失瑰丽的云彩：“那块云象马克思、那块象海盗，象吗，你说象吗”

“你多大了”

女孩转过头看我，仔仔细细打量了我一遍：“你，过去没怎么跟女孩接触过吧。”

“没有。”我面不改声色心不跳地骗她。

“我早看出来了，小男孩 刚才我看书时就看见你远远地，

想过来搭讪又胆怯，怕我臊你一顿是不是”

“我和一百多个女的睡过觉。”

女孩放声笑起来，笑得那么肆无忌惮，那么开心。

“你笑起来，”我说：“跟个傻丫头似的。”

女孩一下不笑了，悻悻地白了我一眼：“我不说你，你也别说我了。实话告诉你，我已经谈了一年多恋爱了。”女孩又笑了，有几分得意。

“是你的傻冒同学吧？”

“他才不傻呢，是学生会干部。”

“那还不傻傻得已经没法练了。”

“哼，你这种只被爸爸妈妈吻过的小毛头也配说他。”

“我要是他，就敢跟你睡觉。”我微笑地说：“他敢吗”

尽管天色已经很暗了，我也察觉得出女孩的脸排红了：“他很尊重我。”

我哧笑：“嘁，尊重，别说了，咱甭说了。你也别装傻了。”

女孩闷了半天没吭声。我吹起口哨，叼起一支烟，把烟盒递给她，她摇摇头。”

“又完了不是”我取笑她，“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看书，不会抽烟，时髦半截。”

“你别来劲。”女孩不服地说，“给我一支！”

我把嘴上的烟给她，她抽了一口，“呼”地全吹了出去。我伸胳膊搭在她肩上，她哆嗦了一下，并没拒绝。我把她搂过来，她近在咫尺地看看我，拔拉掉我的胳膊，强笑着说：

“我有点儿信你和一百多个女人睡过觉了。”

“干吗有点信，就应该信。知道我外号叫什么吗老枪！”

我听到完完全全收拾书的声音，恶意地笑着说：“我叫你害怕了。”

“才没有呢。”女孩站起来：“我只是该走了。”

“敢告诉我你叫什么，住哪儿吗”

女孩跳下石台，亮晶晶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烁，笑着说：“啊哈 我还以为你能始终不同凡响，闹了半天，也落了俗套。”

“好，我俗。你走吧。哎，”我叫住她：“咱们要是再见了，就得算朋友了吧”

“算朋友”女孩笑着走了。

我笑眯眯地在石台上坐了一会儿，也跳下石台走了。

二

我和方方开着车在大街上兜风，看到路边漂亮姑娘就把车靠过去嬉皮笑脸地搭讪汕，挨白眼便哈哈大笑，在后面挖苦奚落人家一番。两个女孩子从一家食品店出来，拌着一纸袋果汁加应于，边说边笑边走边吃。方方把车开到她们身边停下，我摇下车窗叫她们：“嘿 !”两个女孩子停下脚看我。

“不认识了。”我说。

“是你呀。”其中一个女孩子绽开笑容：“真巧，你干嘛去”

“找你。”我说：“那天分手后我一直挺想你。”

“哟，”女孩笑着说：“脸皮真厚。”

“你认识他”另一个女孩子小声问女伴。

“不认识。”和我一起在公园里聊过天的女孩子含笑看着我；“他怕你是个老流氓。”

我们一齐笑了。我欠身推开后车门，对她们说：“上车吧，我带你们一段。”

两个女孩子钻进车里坐好，方方换挡驶上快车道。

“认识一下吧，我叫张明，他叫方方。”

方方回头冲两个女孩笑笑。和我有一面之交的女孩说：“她叫陈伟玲，我叫吴迪。”

“迪，噢，美好的意思。”

“是。”吴迪笑着点头。

“你们去哪儿”

“前面拐弯那个礼堂。”

“什么电影”方方不回头地问。

“不是电影，”吴迪说：“是‘五四青年读书演讲会’。”

“那是什么玩艺儿”

“大概是她们学生搞的什么时髦东西。”方方撇撇嘴。

“你们是学文科的吧”

“你怎么知道”吴迪快活好奇地问。

“很简单，丑姑娘才去学理工。”

“诬蔑。”吴迪哈哈笑个不停，挺欣赏我的恭维：“我们是学英语的。”

“你们是干嘛的，司机”有着一双冷冷的大眼睛陈伟玲问。

“我告诉过吴迪，劳改释放犯。”

吴迪笑，陈伟玲皱眉头，不屑地把脸扭向车窗外。看得出来，她不信我的话，认为我们至多是无所事事的花花公子，

所以不屑一顾。

“他跟我说，”吴迪看着我笑着对陈伟玲说：“他和一百多个女的睡过觉。”

陈伟玲几乎是轻蔑地瞧我一眼。我知道她对我不会有对好印象了，她和吴迪不是一路子人。不过我不在乎，我对她也不感兴趣。

汽车停在那个礼堂前，很多男女学生仨一群，俩一伙地聚在门前台阶上说话，走来走去。我叫吴迪凑过头来，咬着耳朵小声说：“明天下午四点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等你好吗”她光笑不置可否。方方试图跟陈伟玲聊聊，被她噎得直背气。”

“你怕你朋友吃醋是吗”

“他不管我和别人来往，他很开通。”

“那怕什么”

“嗯，你也去听演讲会吧，散了会我再告你去不去。”

“我才不听这裤档里拉胡琴的扯蛋呢，听他们的还不如听我的。”

“你要不听，我就不去！”

“你说去吗”我问方方。

“去就去吧。”方方无所谓地说：“反正也没事，哪儿呆着不一样”

“好，我们去。”我跟吴迪说：“你也得来。”

“到时候再说。”她笑着推开车门下去。陈伟玲问她：“他叫你去哪儿”

“没叫我去哪儿，叫我找他们玩去。”

“你去呀”陈伟玲严肃起来。

“我没说要去。”吴迪含糊其辞。

我和方方下了车，跟在吴迪和陈伟玲后面走进礼堂。她们俩碰见同学站住说话,我们俩先进去在边上找了两个坐。一会儿，吴迪和陈伟玲走过来，我把旁边空座上的两个书记扔开，帮同学占座的一个女孩嘟嘟囔囔冲我们翻白眼。吴迪一坐下就给我们打预防针，说演讲如何如何好，如何有教育意义，能打动人的心灵，百听不厌。

演讲会一开始，第一个女工一上台，我和方方就笑起来。演讲者工农兵学商都有，全部语调铿锵，手势丰富。也不乏声嘶力竭，青筋毕露者。内容嘛，也无非是教育青年人如何读书，如何爱国，是一些尽人皆知、各种通俗历史小册子都有的先哲故事，念几首“吼”派的诗，整个一个师傅教出的徒弟。等到一个潇洒的男大学生讲到青年人应该如何培育浇灌“爱情之花”时，尖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已明显异于听众不时发出的会意的笑声。陈伟玲生气地瞪我，吴迪则开始用指甲悄悄却十分使劲地掐我。

“你们注意点。”陈伟玲不客气地说我：“自己没受过什么教育，就该好好听。”

“实话跟你说。我也故意使人难堪地大声说：“我受这种教育的时候，你还是液体呢。”

陈伟玲气得满脸通红。吴迪又羞又不知怎么办好，为了回避四处投来的目光，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全神贯注地盯着台上演讲的人。

“瞧你那操行！”方方也骂陈伟玲：“还他妈爱教育呢，胶

鞋脑袋，长得跟教育似的。”

“走走，咱走。”我推方方：“甭跟她废话，挤兑起咱们来了。”

我跟方方走到休息室，点上烟，抽了两口，又嘻嘻笑起来。“嘿。”方方捅我，心一转身，见吴迪走进休息室，看到我们，快怯地、红着脸走过来。

“你们生气了吧”

“没有，这点事我们哪会生气，没生。”

“你那个同学太不客气了。方方说。

“她被你骂哭了。”吴迪看看我们说：“正在座位上哭呢。”

“你替我们跟她道个歉吧。“我说：“我们可不是成心想得罪她。她是你的好朋友吗”

“还可以，同学咀，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好朋友。”

“吴迪”。”

“嗳。”吴迪倏地转过身。那个演讲的男大学生笑着向我们起来。

“这是我朋友。”吴迪轻声给我们介绍说，看到我们眼中的笑意，脸绯红了。

“你们是吴迪的朋友”那个小伙子热情地说：“演讲得不好，让你们笑说。”

“哪里哪里，挺好挺好。”我客气地说。

“比前几个好”连方方有些过意不去。

“应付差使，准备得也不充分。”小伙子挺实在。

“韩劲。”很多人拥进休息室，一群男学生别吴迪男朋友。

“你们聊吧。”这个叫韩劲的小伙子匆匆走开。

“你朋友不错。”我欣赏地看着到召一边去的小伙子。

“我知道，你们看不起他。”吴迪一脸沮丧，一脸委屈。

“哪儿的话，”我由衷地说：“我们胡说你别认真。我们敢看不起谁呀劳动人民，粗鄙不堪。”

“得了吧，这会儿又踩乎起自己了。”吴迪斜了我一眼，嗔道。

“史老师。”吴迪和一个走过我们身边的三十多岁的男人打招呼。

“噢，吴迪。”那个三十多岁男人停住脚，笑着跟吴迪说话，看看我和方方，不笑了。

“史老师。”方方嘲讽地叫他。

史义德不自然地笑：“你好，张明、方方。”同我们握手。

“当老师了，人模狗样的。”我跟史义德开玩笑，“到底成了专职团干部，有志者，事竟成。”

我对愣愣地站在那儿，摸不着头脑的吴迪说：“我们是同学，都没念到毕业。他加强到校团委去了，我们哥儿俩是勒令退学。”

三

我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长长方阶上等吴迪。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来，爱来不来，反正今儿天气不错，暖风熏熏。天安门广场上很多老人和孩子在放风筝。蓝天上，凤凰伫立，老鹰翱翔，沙燕翩翩。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个老者放的数十米长

的五彩大蜈蚣，悠然起伏，飘飘欲仙，引得广场上的中外游客个个翘首望天，拍手喝彩。西边人民大会堂前，国务院总理正在主持一个国首的欢迎仪式。礼炮声中，军装笔挺的军乐队手执金光闪闪的管吹奏着两国国歌，两位国家首脑在侍从的陪伴下踏着红地毯检阅三军仪仗队。

我看看手表，已经四点多了，站起身，走上纪念碑基座俯瞰广场。远远地，一穿米色真丝绣花衬衫、蓝地白花蜡染土布短裙的女孩穿过人丛，急急跑来。她一直跑到纪念碑前花坛才站住，东张西望找人，目光扫过我也没停下。我也不叫她，耐心地看着她低头拨着腕上的手表，一步步慢慢走上纪念碑基座，走到我面前—— 猝然停下，才笑着开口：

“我倒要看看你到底看得见看不见我—— 我就那么不显眼”

她光笑，瞅着我不说话。

“你晚到了十分钟。”

“没有 !” 她拍起自己纤细的手腕让我看她的表。

“别赖了。” 我戳穿她，“我看着你拨的表针。”

她不好意思地嘻嘻笑。三军仪仗队执枪走分列式，两位国家首脑庄严地站在检阅台上。

“我以为你不一定来呢”

“为什么”

“我想史义德和陈伟玲一定不会饶我。”

她笑，看我一眼 :“史义德倒没说你什么坏话。他说尽管你们当年关系并不融洽,可他一直认为你是中极聪明的人,就是有点自暴自弃。”

“陈伟玲呢”

她无声地笑，不说话。

“说嘛。”

“不好听。”

“没关系，我还怕人骂吗”

“她说你们是流氓、无赖、社会渣滓。你们确实把她骂得太狠了。”

“叫没叫你别再理我们？”

“叫了。”

“那你还来。”

“噢，谁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呀！”“成，不易。”

“那是。”

人民大会堂前的欢迎仪式已经结束，官员们和外宾乘着黑色豪华轿车，在摩托警察的开道下，鱼贯驶出。围观的人群慢慢散开。

我和吴迪沿着前门东大街向崇文门方向走去。一开始还彼此保持一般距离，后来路上人多车多，不是被人流忽然隔开就是碰碰撞撞，她也就自然而然地挽上了我。我今天晚上没行动，可以和她消磨一晚上，说实话，我今晚唯一目的就是勾搭上她。昨天下午我和方方听完演讲出来，在车里我就对方方说：

“那臭丫挺的简直不是女人，镶嵌体。”

“你说哪个，陈伟玲”

“就是她。我们吴迪还不错，你说呢”

“你和她约了一道”

“耶斯。”

“有戏，老外一定着迷。”

“挺可爱的啊。就是太单纯，叫人不忍下手。”

“别恶心我了，就跟你第一次干这种事似的。”方方把车开得飞快，急促地转弯。

“一看就是从高中直接念大学的傻孩子。”我抽着烟评论说，“什么都新鲜，什么都想试试，往人家枪口上撞的年龄——你那套迟子的钥匙给我。”

“我可事先警告你，我是个危险的、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朋友。”

我们在一家很清静的餐厅吃饭，服务员上完菜就远远地退到一旁。我知道，同一蔑视世俗看法，喜欢自己有独立见解的女孩子谈话，最好把自己说成一个坏蛋，这会使她觉得有趣甚至更抱好感。就同拼命形容一个人如何丑，不堪入目——实际并不那么丑。她会细心地去找优点，而不是处处挑剔，去观察你的缺点。

“我贪财、好色、道德沦丧，每天晚上化装成警察去敲诈港商和外国人，是个漏网的刑事犯罪分子，你要报告警察可以立一大功。”

“我早看出来了。我就是便衣警察，来侦察你的。”

“你手提包里一定有个录音机了。”

“有。”

“那个人是不是你的同事”我指一个垂手肃立，看着别处服务员。

“是。”吴迪看看那服务员，回过脸笑着说：“这儿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我们笑了一阵。聊起别的。吴迪问我：“昨天的读书演讲会你是不是觉得特恶劣？”

“那倒没有。”我喝了口酒说：“道理能牛成那样，也就不错了。”

“我看你昨天完全一副轻蔑嘲笑的样子。”

“我只是觉得你们大学生喜好这套有点低级，想了解什么，自己找书看不就行了，而且这几位演讲者的教师爷口吻，我一听就腻。谁比谁傻多少？怎么读书，怎么恋爱，你他妈管着吗！自己包皮还没割，就教起别人来了。”

“这么说，您是自己看书，自己寻找真理了。”

“错了。”我嬉皮笑脸地说：“我是压根儿就不从书中学道理，长学问的人。活着嘛，干嘛不活得自在点。开开心，受受罪，哭一哭，笑一笑，随心所欲一点。总比埋在书中世界慨然浩叹，羡慕他人命运好。主人翁嘛。”

“多了解别人的经验教训，不也能使自己少犯错误，少走弯路、目的性强些？”“我可不喜欢什么事都清楚地知道结局，有条不紊地按部就班地逐次达标，那也太乏味了。多一分远见，就少一分刺激。如果我知道下一步，每一步会碰到什么，产生什么结果，我立刻就没兴趣活了。”

“所以……”

“所以我一发现大学毕业后才挣五十六，我就退学了。所以我一发现要当一辈子小职员，我就不去上班了。”

“但你肯定死……”

“所以我抓得挺紧，拼命吃拼命玩拼命乐。活着总要什么都尝尝是不是？每道菜都果然一筷子。”

“你不是已经体验了一百多个，还没够？死得过儿了。”

“每一个和每一个不一样，连面条现在他也能做成一桌面条宴，世界是那么日新月异地发展。譬如说，一周前，我做梦也没想到会遇到你，现在我们却在一起吃晚饭，推心置腹地谈话。天知道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没准会很精彩，全看我们俩了，这不是很有趣，很鼓舞人活下去。”

“你说，”吴迪感兴趣地问：“我们还有什么发展？”

“没准你会爱上我，”她上钩了，我很高兴，“我也会爱上你。”

“可我已经有朋友了。”

“那算什么，没准你这个朋友，韩劲，是你将来最憎恶的人。没准你还会死在手里。一本书，我翻开了头，就能告诉你下面是怎么回事。可生活，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甚至自己还决钻研喜剧还是悲剧。你看电影喜欢悲剧还是喜剧？”

“悲剧！能让我哭的电影我就觉得是好电影。”

“我肯定能让你哭。”

“你想害我？”

“怎么能说是害呢。假如说你爱上了我，假如啊——”

吴迪笑着点点头：“你说吧。”

“你爱上了我，吃完饭就跟我走了。我也爱上了你——这不是没可能的——深深地爱上了你，别笑嘛。可你是个水性杨花的姑娘，又爱上了别人，我悲伤而高尚友好地和你分了手。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都老了，又在这家饭馆偶然相逢。我

子然一身，你也晚景凄凉，感时伤怀，你哭了。”

“我看你不是什么书都不看，”吴迪笑得刚喝的一口酒赶忙吐进碗里，张着湿润的嘴唇说，“伤感小说就没少看。”

“你说可能不可能吧？”

“才不会呢，故只能是这么个故事：我爱上了你，可你根本不爱我，我为你而死，你……”

“我看我们都可以当小说家了。”

“都是男的坏。”

“好啦好啦，往后看吧，关键是咱们得把这故事进行下去。现在，第一章，我已经爱上你了。”

“我还没爱上你。”吴迪笑红着脸正视着我含情脉脉的目光。

服务员来结帐时，吴迪坚持要由她付款。为了保持她的自尊心，使这个阴谋更象一个纯情的故事，我随了她。

从餐厅出来，天已经黑了，街上人仍然拥挤，车流活泼。吴迪再次挽上我时，我知道我已经成功了。这不是技术性的、在人群中走路的正常反应，而是恋人那种含羞带怯的紧紧依偎。

如今是传统的道德受到普遍蔑视的年代，我没费多大劲儿，就完全克服了她对韩劲残存的一点责任感和因此引起的微微踌躇。方方这套房子是那种大批兴建的普通公寓，墙壁很薄的房间闷热，脱衣服很顺利。我没开灯，这样可以使她勇敢些。她的确很镇静，甚至在接吻时我还觉得她挺老练。当然，她告诉我她是“第一次”，我也跟她说我是“第一次”。后来，她疼哭了。她竭力忍着，我没听到一声啜泣，房间一片

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我已经感到有点不对头了，她没骗我！我摸她的脸，摸到一脸泪水。

“你真是第一次？”

她没吭声，我有几分惊慌。我知道第一次对她意味着什么，这对下一步的诱惑实在不利，我还可能被她死死缠住。我不爱她，不爱任何人。“爱”这个字眼在我看来太可笑了，尽管我也常把它挂在嘴边，那不过是象说“屁”一样顺口。

到了清晨，我迷迷糊糊醒来，无动于衷地看看我身边坐着的那个女孩。她一夜没睡，鬓发散乱，泪光莹莹地俯身端详、亲吻着我。

“醒了。”她冲我一笑，笑容里带着讨好和谦卑。

我闭上眼，由于过着放荡、没有规律的生活，我的身体亏得很厉害，这会儿是又累又乏，连还她一个微笑都没力气也没兴趣。再说，我也用不着再向她献殷勤了。

“你爱我吗？”她抚着我的脸轻声问。

“爱。”我想着怎么才能摆脱她。

“我也爱你，真的，不知道我多爱你。”

“我知道。”

“你和我结婚吗？”

我哼哼笑了两声，不想破坏她的好兴致。

“我们俩将来一定会幸福。”她兴致勃勃地搂着我遐想，我要对你好好的，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永远不吵嘴，不生气，让所有人都羡慕我们。你想要个男孩还是女孩？”她问我。

“二尾子。”

“讨厌。你别睡，别睡。”

我睁开眼："困着呢。"我欠身看看桌上的手表："你该上课去了。"

"我不去了。"

"那怎么行，你还是去吧，学哪能不上。"

"我不想去，我要一直在这儿瞧着你。"

"有你看够的时候，现在我想睡觉了……怎么啦？"

她紧咬着嘴唇，眼中噙满泪水，一言不发。

"好啦好啦。"我拍拍她的脸蛋，"课不能拉，下午我给你打电话，别生气了，我是为你好。"

我用嘴碰碰她的嘴，她的脸色柔和下来，抱住我亲了亲，下床穿衣服。

"你送我吗？"她穿好衣服，对着镜子用皮筋扎好头发，回过头来问我。

我已经有几分烦了，还是说："这儿的邻居挺讨厌，看见咱们俩一起出去会说闲话。"

"好吧，我不用你送了，下午几点给我打电话？"

"睡起来就打。"

"早点打。"

她走过来，捧住我的头，使劲、长长的亲了我一下，我差点窒息过去。

"再见。"她喜洋洋地走了。

"再见。"我楞了会儿神，翻身睡着了。

四

“好吧好吧，我去，你在门口等我吧。真要命。”我挂了电话，生气地点着一支烟，走回牌桌看亚红的牌。

“又是吴迪？”方方看看自己的牌，打出一个“白板”。

“简直是追杀。”我帮亚红打出一个“红中”：“这玩艺留着干嘛？”

“你去吗？”方方抽了口烟，碰了另一个姑娘的“幺鸡”，问我。

“不去，听哪门子音乐会呀。呆会儿，你替我跑一趟，跟她说我不能去，有事。”

“你叫我去，我可不客气了。”

“随便，你能勾搭上她，我谢你了。”

“要不，我去吧。”亚红冲另一个姑娘挤了下眼，笑着说。

“别起哄，起什么哄呀。”

方方“和了”，我们推了牌，坐着说了会儿话。方方看看表：“你跟她约的几点？”

我也看看表：“现在就可以去了，知道哪儿，海淀影剧院。”

“车钥匙。”

我把车钥匙扔给方方：“你可快去快回，别误了晚上的事。”

“这种人。”方方接了车钥匙，站起来说，“放心，我不戗你。”

“我才无所谓呢。”我笑着说，“你也没戏，她现在正是刀枪不入的时候。”

方方走后，我和亚红她们下楼到行街小饭馆吃了点烧麦，又回到家里看电视。今晚有场亚洲杯足球赛的中国队比赛实况。皮球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滚来滚去，双方球员在屏幕上争抢，我靠着亚红斜眼看着电视。中国队一个著名中锋在中场拔脚怒射，球飞向观众台、“臭大粪。”我们齐声骂。

方方走进来：“谁臭了？”

“你回来了，这么快。”我坐直身子。

“她也来了，非要跟我来。”

我向门口看去，一个黑黝黝的人影迟疑地往前走了两步，在电视屏幕的荧光下，吴迪的脸雪青。亚红也回头看了看，站起来：“坐这儿吧。”

“谢谢”吴迪冲亚红笑笑，亚红冷眼打量她。吴迪在我身旁坐下，一声不吭。

“我不是让方方告诉你我有事吗。”

“他跟我说了。”

“我一会儿就得走。”

“我也一会儿走。”

我们不说话了，继续看电视。中国队大门被对方一脚射穿，看台上的外国观众立刻跳起来；五颜六色，旗帜挥舞的观众席象波涛一样涌动，欢呼震天；中国队门将从草地上沮丧地爬起。“妈的，”我骂，“一群废物。”

“哎，我们得走了。”亚红叫起那个看得津津有味的姑娘跟我说。

“好，一会儿见。”

方方开门送她们出去，回来坐在吴迪旁边和她说话。我只顾闷头看电视，不理睬吴迪。中国队拼死拼活终于在终场前攻进一球，把比赛板成平局。比赛完了，方方关了电视，我的心情也好了一点，对吴迪说：

“你该走了，过会儿没末班车了。”

“我们宿舍一个人的妹妹来了，今晚睡在我床上。”

“我这儿也没地方。”我不高兴地对她说，“晚上她们还要回来。”

“我不在你这儿住。”吴迪把脸扭到一旁，盯着书架上一只造型活泼的熊猫。

“我不是撵你……”

电话铃响了，方方伸手去接，嗯哼了几声，放下电话，对我说：“该走了。”

“我得走了。”

吴迪拿起她的包，站起来，我望她。她看我一眼：“走啊。”

我站起来，穿上西服外套，我们三个走出门，下了楼。街上已经人车稀少，很安静了，楼区大部分窗户也熄了灯。方方去发动车，我跟吴迪说：

“明天我给你打电话。”

“不打也可以。”

方方把车开过来，停在我面前。

“你去哪儿？”我问吴迪。

“反正我有地方去。”

“要不，”我哦吟片刻，觉得实在对她太恶劣了，“你就在

这儿住吧，我一会儿就回来。”

“不用！”

“送你一段？”

“不用！”

吴迪向灯火通明的街上走去，我注视着她的背影，方方催我，我拉开车门坐进去。汽车追上她、超过她开走了。

“燕都”饭店的大厅很冷清，今天没有夜航班机。酒吧里正在播着最后一支曲子，喝酒消遣的外国客人已陆续散去，侍者在收拾桌子。一个经理模样的人在总服务台和卫宁交代着什么，卫宁看到我们进来，就分了神。

“等会儿上去，卫宁好象有什么话要对咱们说。”

我和方方坐在门厅能看到总服务台的沙发圈里。抽完一支烟，经理还没走，卫宁的样子已经很焦灼了，又不能跟我们明白地示意。这时，两个男人从降下来的电梯闪出来，经过沙发困时看了我们一眼，我吓了一跳，这两个人是饭店保卫科的干部。

“坏了。”我小声对方方说：“今晚要出事，咱们得马上走。你去给亚红她们打电话，叫她们也赶快出来。”

“好。”方方站起身去酒吧打电话。

两个保卫科干部走到总服务台同经理小声说了些什么，总服务台的人都转脸看我。与此同时，我听见由远及近的警笛声。两辆警车闪着灯驶到饭店门口停下，关了警笛，跳下七、八名警察。他们逐个通过转门，进了门厅，保卫科的干部迎上去，和为首的警官握了握手，一个保卫干部领着警察去自我电梯上楼。方方打完电话回来，问我：

“走不走？”

“现在不能走。”我看着那个留下来的，不时用眼睛瞟着我们的保卫干部轻声说。

一会儿，电梯间开了，亚红她们被警察带出来了，还有几个不认识的姑娘。亚红走过我们身旁没看我们，径直上了警车。上楼去的那个保卫干部和留下来的这个嘀咕了几句，留下来的这个向酒吧走去。一会儿，领着一个女招待出来，指点我们，女招待点点头。他走过来问我们：

“你们刚才往楼上房间打电话了？”

“没有。”我说，问方方，“你打了吗？”

“没有。”方方看着那个保卫干部说，“我给市里的一个出租车站打过电话要车，你们饭店的都出去了。”

“你听见他电话里说什么了吗？”保卫干部问女招待。

“没有。”女招待摇摇头：“就看见他打了个电话。”

另一个保卫干部和那位警官远远地看着我们。这个保卫干部又问：

“你们是在这儿等出租车？”

“是的，怎么啦？”我反问他。

“没什么。”

他挥手叫女招待回去，自己也走回总服务台。那个警官叫上他的部下，一齐走出饭店。警车发动驶走，警笛声在街上响起。

我们又坐了会儿，站起来走到总服台问仍站在那儿的保卫干部和经理：“你们的车有回来的没有？”

“没有。”一个保卫干部冷冷地说。

我和方方走出饭店，在门口站着，他们隔着玻璃墙看我俩，一辆出租车从街上驶过，我和方方叫着追出去，出租车靠路边停下，司机打开灯问："去哪儿？"

"哪也不去，错车了。"

司机骂了一句，关了灯，呼地把车开走。我和方方走到停自己车的地方，摸黑坐进去，也很快开走了。

"你说，亚红会不会把咱们抵出去？"路灯一盏盏闪过，方方问我。

"我想不会，那样对她没好处。这种事弄好了也就抱留几天，弄不好，也不过劳教两年，要是加上团伙敲诈罪，那就是十年八年大刑。况且她也不是第一次进去。"

"可警察已经看见咱俩了，他们不会傻到真相信咱们是等出租车的过路人。要是警察诈她——肯定得诈，逮着一个，没破的积案都拿出来诈一遍。"

"我想信这段时间没人报过案。"

"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别的笨蛋也在干这号买卖。"

"起码今晚没事。"我把车拐进楼区，停下，"我只担心亚红送了劳教，咱们这挺带劲的买卖就干不下去。现找别的姑娘，又得费一大通劲。亚红人真不错，合伙干那么长时间，一点漏子没出。"

"吴迪怎么样？我看她不赖，又有味又会外语。"

"她不行。"我们下来锁了车，点上烟往我们住的那栋楼走，"她跟亚红不一样，你让她倒贴她都干，可叫她卖，打死她也不干。"

"没那事，她有什么了不起，身上是不是人肉？"

我们进了楼门，边上楼边说。

“你得了吧，别打她的主意，我已经决定不理她了。”

“你是不是，”方方说：“有点爱上她了。”

“没有。”停了下，我承认：“我挺喜欢她。她一哭，我有点受不了。”

“嗬嗬，就跟你肚子里还长了点良心什么的似的。”

“嘘！”我一把抓住方方，僵立在楼梯上。楼道里没灯，黑漆漆的，我们住的单元门口站着一个人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警察，接着想到：跑！但我们离的是这么近，跑能跑几步？再说，也不可能只来一个警察蹩在门口。我真后悔没观察观察就冒然上楼。很快，我又感到怀疑，这个人看到我们并没动，而且好象是个女的。

“谁？”

我强作镇静走上最后几步楼梯，看清了，是吴迪。

“你在这儿干嘛？”

“我没地方去。”

尽管我被吓了一跳很恼火，但不是警察，也松了口气，掏钥匙开门、拧亮灯。吴迪进了门，一副受了天大的委屈的样子，往沙发上一坐，包一搁，不笑也不说。方方垂头丧气跟进来，看到吴迪的椎儿，倒给逗乐了，冲我挤下眼。我到厨房看有什么吃的，找出两袋方便面和几个鸡蛋。我把方便面撒开一锅煮了，支上平底锅准备煎鸡蛋。

“吴迪吴迪。”我喊她。

她悄没声地进来站在我身边看锅里渐渐化开的猪油。

“会煎鸡蛋吗？”

“会。”

我把位置让给她，她默默地、麻利地磕了个鸡蛋放进油里，蛋清在热油里鼓起泡，变得雪白。

“煎老点。”

“嗯。”

吃完夜宵，方方去睡觉，吴迪收拾碗盘。

“搁这儿吧，明天再洗。”

吴迪没理我，端着碗盘去厨房。

我上了床，打开台灯，想了会儿亚红。吴迪擦干手进来，坐在一旁。

“到这儿来。”我叫她。

她不说话也不动地方。

“赌什么气，你要在那儿坐一晚上？”

我下床走过去，一把将她抱上床，她紧抱着我，嘤嘤哭起来，“我恨你。”

“你呀，也是鸡屎拌面——假卤（鲁）。我的确有事，你也不是看不见，今晚差点回不来，让狗子兜进去……”我胡乱解释着，解着她的衣扣。

我在床上躺了很久，似乎睡了一觉，看看表还不到三点，吴迪一点动静也没有，可能睡了，我凑过去看看她，吃了一惊，她在黑暗中大睁眼睛。

“老流氓。”

“什么？”

“老流氓！”她一字一板地说。

五

亚红被警察逮走后，尽管我估计她不大会牵连到我们，卫宁也来说，那次只不过是饭店保卫部门的一次突然清查，警方只是协助，并不是真发现了什么问题，我们还是采取了些预防措施，停止了活动，分散居住。我住到方方那套房子里。吴迪从那天晚上后，对我有了清醒的认识，但她还是经常来找我。她十分矛盾，加上我无事可做，也不象前些时候那样冷遇她。有时还骗骗她，说我和其他女人早断了来往，使她将信将疑，愈发难以自拨。

"我可以不在乎，你过去干过什么我都可以不问不管，只要你从现在起对我好点。"

"挨揍打呼噜——假装不知道。你说不在乎，现在你是不在乎，将来呢？我可以向任何人公开，就是不能授柄于我的老婆。"

"你打算和我结婚吗？要我当你老婆？你不必忙于答复，我不催你，只要将来有一天就可以，我就等你。能给我点希望吗？"

"你都听什么了？"我不想给她哪怕是一根稻草，"我不会跟你结婚的。不是不跟你结婚，跟谁都不结婚，我根本还没考虑过结婚。"

"……"

"其实，你也是鬼迷心窍，你跟我结婚有什么好？要说结

婚，你还是找韩劲那样的老实小伙子结婚好，一定会对你好一辈子的。我可就说不准了，即便现在喜欢你，一旦你老了，十之八九会去另觅新欢。”

“我也知道。”她凄凉地说：“我不是不知道韩劲爱我是一心一意。那天我一个人夜里在街上逛来逛去，伤心得不行时，也想过去找韩劲。”

“为什么没去？”

“他那么好，那么相信我……我不忍让他喝人家的洗脚水。”

“什么？这话也出来了！闹了半天，你新潮来新潮去，骨子里还有这么多封建积垢。白念那么多书了，都尿出去了？”

“这不是封建！”

我们谈话常常这么结束，我讽刺挖苦她一顿，她忍泪生气而去。

不久的一天下午，我在吴迪的学校门口等她时，陈伟玲从校园里出来，要和我谈谈。因为陈伟玲上次给了我一个愚蠢的印象，所以我在这里犯了一个本来不该犯的错误，以为她是受了韩劲之托前来说项。后来吴迪坚决地对我说，韩劲不会这样做，就象她不会这样做一样。我倾向于相信她的说法，这就更使我当时显得傲慢粗俗，低级下流。

“谈什么？是咱们俩的事呢，还是别人的什么事？”我先这样轻薄地问她。

“吴迪的事。”

“噢，吴迪，我认识她，而且不是通过你认识的。”

“的确，”她平淡地说，“我也没有你这样的朋友可以介绍

给她。”

“你很清白。”

“直说吧，我认为她认识你后，并没有给她带来好处，她的学习成绩，精神状态都下降、变糟了。”

“你不是她妈妈吧？我猜你现在连她的朋友也不是。”

“是的，”陈伟玲脸上掠过一丝痛楚，“我没什么权利指责你，指责她。我只是想对你提一个请求，一个忠告……”

“请求我不要再纠缠她？忠告我不要再打扰她？我很乐意照办。”我微笑地说，“其实我也曾为此做过努力，问题是她，不是我，是她在纠缠我、打扰我。”

“我知道，是她不能自拔。”陈围玲沉着地说：“我并不是请求你躲开她，离她远的。我是来请求你对她好点，要是你真……爱她—— 起码你也该做做样子。就是你不想理她了，也委婉点，别把她当成个婊子！”

我沉吟片刻，乜斜着眼看看她：“我想，这也是韩劲内心发出的饱含痛苦的请求吧？”

她没说话，实际上是气得说不出话。

“既然你这么赤诚以待，我也无妨肝胆相照。请你转告韩劲，我也觉得我不能给吴迪带来什么益处，给她以‘向上’的力量—— 用句时髦话说。她最合适的配偶应该是韩劲，这话我也跟她说过。我愿意和韩劲合作，使吴迪弃恶从善，真的，这是肺腑之言。我可以保证，从此不再来找吴迪，不再给她打电话，甚至我可以搬家，使她找不着我，彻底忘掉我，完璧归赵。”

“我过去，”陈伟玲慢慢地、一字一顿地说，“一直认为你

是个高级恶棍，文明流氓，倒也讲究个方式，讲究把事情做的尽可能得体。现在我才明白，你其实和街头歪着膀子遛去的，‘小晃’没什么太大的高低之分。要说区别，就是那些‘小晃’还有点江湖义气，有点令人钦佩的担事的勇气，而你，整个就是一个大混蛋！卑劣无耻，彻底堕落的坏蛋！过去我总不大信，总认为有些书里描写过份，左了，谢谢你让我长了见识。”

我目瞪口呆，尽管竭力想克制自己，可血液还是一齐涌上来，脸红得近乎紫涨。

“你真是堪称炉火纯青了，脸红得多么及时，恰到好处。练这一手要很长时间吧？一般小无赖可真不行。”

她转身走了。吴迪迎面走来，正要对我笑，没笑出来，害怕地看着我脸问：“你怎么了？”

我冷笑一声，没说话。

她扭脸看远去的陈伟玲：“她跟你说什么？”

“她骂了我一顿，为你。我还没他妈叫人这么侮辱过呢。”

“我去找她，她管得着吗，我早告诉她别管我的事。”

吴迪转身要追陈伟玲，我一把拉住她：“算了算了，我倒不生气，别惹麻烦了。”

“我说，”我们在城里一家饭庄吃晚饭时我问她，“你和韩劲最近怎么样？”

“吹了。”

我叹口气。从饭庄出来，我已经有点醉醺醺，扶着吴迪问：“你觉得我坏吗？”

她搀着我，低头小心翼翼地走路，没回答。

“坏，是坏，的确坏！”我嘲笑吴迪，“你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夏天晚上看足球赛是一件很够刺激的事。特别是对方是一支有点实力的外国球队。十万人往凉风习习的体育场密密麻麻一坐，喝着汽水，吃着雪糕，说喊一齐呐喊，说哄一齐起哄，跺脚吹哨扔瓶子，热闹个不亦乐乎，还冠冕堂皇地爱国。换个地儿，姥姥也不成呵！且不说没处找那十万人跟你同仇敌忾，警察也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生任你足折腾。那几天，北京来了支欧洲国家甲级队，我们在工人体育场售票房外打了一夜扑克，买了几张票，方方、我带上吴迪和另一个街上捡来的姑娘一起去看球赛。吴迪是凑热闹，我和方方是真正的球迷，业余场外指导。那天中国队踢的也挺窝囊，我和方方差点喊破嗓子，到底让老外赢了两个球，散场时我心里这个气呀。坐在挨着老外球队进出场口的看台上的球迷袭击了正在退场的外国球队，水果、汽水瓶雨点般地砸下看台、汗涔涔的外国球员抱头鼠窜。我们发疯地怒吼助威，顺势往简直是国耻的中国队员头上扔了一通汽水瓶子，使观众普遍的沮丧、愤怒演变成一场骚乱。穿着白制服的警察蜂拥冲向人群。同闹事的青年人扭打起来。我拉着吴迪的手翻过看台间的栏杆，跑向别的骚乱没有漫延到的看台出口，边跑边回头看着混乱场面哈哈大笑。挤出体育场出口，我的心情已经相当愉快了，和方方、吴迪有说有笑。这时，人群中一个人狠狠撞了我一下，撞的我差点趴下。

“你他妈乱撞什么，瞎了。”我破口骂。

已经过的一群小伙子哗啦转身围上来：“你骂谁？骂谁？”

“干什么干什么，想打架？”我往后退，身上已经挨了几下。

方方跑过来：“谁想打架？”气势汹汹揪住一个小伙子。

“你们干什么？”吴迪也冲进圈，猛推逼住我的两个小伙子。

我怕吴迪吃亏，正要拉开她，一眼看见了韩劲，立刻明白了，这帮寻衅的年轻人都是他的同学，忙拽住不问三七二十一就要动手的方方。我知道方方是经常带刀的，这些大学生尽管人多，可能也打过群架，但他们决不是方方的对手。由于吴迪横在中间，他们也停了下来。

“我不是怕你们，”我说，“但我不想打架，有什么话好说。”

“少废话。”一个小伙子说，“人这么挤，碰了你一下，你小子就出口伤人。”

“甭跟他们废话，”方方手插着裤兜说，“打了再说，居然还有找茬跟咱们打架的，不知道我是谁。”他没看见韩劲。

“别打，方方。”我按住方方的手说，“这是打架的地方吗？打了咱们谁也跑不了。”

我又走到韩劲面前说：“有什么话咱们改天再说，我随叫随到。这地方不合适，你们是学生，在公共场合闹事的影响也不好。”

“学生怎么啦！”旁边有人说，“学生急了也不吝秧子。你得对人先道歉。”

“可以，我刚才骂了谁啦？对不起呵。”韩劲阴郁地盯着我，我笑着对池说，“没事，我不在意，我理解你，我并非有意触犯你。我跟陈伟玲讲了，如果你乐意，我可以完璧归赵。”

事情就在这一瞬间急转直下。韩劲本来没有参加同学们气不忿采取的突发行动，刚才斗殴将要酿成时，还是他拉住了为首分子（这是后来我听说的）。但在此刻，我道了歉，说了那些“入情入理”的话后，其他人冷静下来，他却忽然挥拳打了我。人群忽拉散开，一队警察包围了我们。

“我看到的，是这帮流氓无故打了人家。他们撞了人家，人家还跟他们道了歉。”

“真不象话！一大帮人欺负一个人。”

围观人群中有正义感的人激动地向警官竞相述说。

“是这样吗？”我们全体被带到派出所，一个警官问我，“他们先挑衅打的你？”

“不是，”我说，“我们刚才在球场里就吵了架。”

“为什么吵？”

“因为我们说中国队被进的第二球是守门员犯了臭，不该跑出禁区。他们说是后卫笨蛋，没有及时回防。争着争着就吵起来了。”

“那你挨打是活该。”警官说，“看球你进就好好看吧，瞎起什么哄？往台下扔瓶子了吗？”

“扔了一个。”我说。

“你们扔了吗？”他问那些大学生。

“扔了一个。”

“都扔了一个？好，罚款。一个瓶子十块钱。”

我们纷纷掏钱交罚款。这时，一个老警官从门外进来，看到我，象是想起什么，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

“张明。”我慢腾腾地说。

“家住哪？”

“过去进来过没有？”

“没有，我一向规矩。”

“规矩？”老警官哼了一声，背着手往门外走。走到门口，他一下停住了，看见了正嘟嘟囔囔交罚款的方方。他冷不丁转身又看了一遍我，眼睛亮了一下，旋即眯缝起，我知道他认出了我，他就是在“燕都”抓走亚红的那个警官。

六

第二大早晨，我们从派出所放出来。我做的姿态还是起了一定作用，吴迪当着她的同学们面，公然挽着我一起走了。那个警官的问话使我知道亚红没有暴露我们。由于我把真实地址告诉了他，为了在可能接踵而来的调查中不至引起怀疑，我回了家。

吴迪对我很温存，做了点吃的，安排我睡下，用“麝香风湿油”为我涂抹身上的几处瘀肿。我对她也很好，一方面是感激她在危急关头毫不犹豫地站在我一边，另一方面是受到粗暴对待后砺受到了屈辱而产生的悲天悯人以及对社会公正的渴望并短暂地愿以身作则。那些天，我们相处得很友爱，很和睦，很亲密。我认识到了我对韩劲那种殷勤的愚蠢，他对我失去冷静的一击，也使吴迪彻底和他离心离德。暑期考试临近了，吴迪天天带着功课到我这儿来温习，很多时候就

住在我家。我也开始看“函大”寄来的法律教材，认真完成作业。

从派出所回来的第二天，管片民警就由居委员会的积极分子领着来了一趟我家。名义是办理居民身份证事宜，实际是来明察暗访，我心里明白，外表不动声色。我这套房子是父母去世后，父亲机关给调的一套较小的房子，虽然在公共住宅区，但属于机关宿舍。而且这一带是新建住宅小区，派出所和居委会不完善，加上居民年龄平均较轻，老人又多有工作，“小脚侦缉队员”数量不够，尽管也勤勤恳恳地工作、巡逻，终不及老城区街道严密、可怕。我又一贯小心谨慎，自然居委会的老太大们反映不出什么情况，派出所的那位年轻民警我更是连见也没见过。房间已由吴迪整理过了。方方那天也在，整套公寓俭朴、雅洁，摆了很多法律、文艺书籍。我和吴迪眉目清秀，良民打扮，彬彬有礼，这一切都无法不给民警以好印象。他和和气气同我们聊了会儿，喝了吴迪沏的绿茶，得知我是个身患疾病，仍不断进取的“有志青年”(我正在函授学习法律课程给了他尤其深刻的印象)。吴迪是我的女朋友，一个前途无量，忠于爱清的大学生。我们靠微薄的收入和父母的一点遗产生活、相亲相爱，默默无闻。民警很有些感动、钦佩了。这简直是新时代的一曲凯歌，够上小报的了。最后，我们成了好朋友，当然他们还要去我的单位调查，去吧，我在那个单位就没上过几天班，很多人根本不认识我。领导也只知道我有慢性肝炎。长期休养，再过一个月，就该吃劳保了。一切都无懈可击。只是他们临走时，居委会的老太突然问：

“老停在街角的那小轿车是你的吗？”

“不……噢，是我的。”我很快镇静下来，否认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可以很快查到车牌照的主人。一辆汽车倒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小心翼翼地补充回答：“那是我前年从大红门旧车场买的。”

“多少钱？”民警仅仅是对一辆私车卖多少钱感兴趣。

“四千。”

“不贵呀。”

“是啊，现在可没这么便宜了，大摩托都三千多，我捡了个便宜，但也把我爸爸留下的那点钱折腾得差不多了。”

民警笑笑，没再说什么就走了，我很热情地邀他“有空来玩。”

“会出事吗？”管片民警走后，吴迪忧虑地问我。

“出什么事？没事。”我坐下来继续看法国人勒内、弗洛里奥著的《错案》。

“别干了，好吗？”吴迪请求我。

“不干什么？”我抬头看着吴迪，装糊涂。

“我收拾房间，看见了那些军装、警服和证件。”

“打算告发我吗？”

“不，只是希望你今后别干了。你要缺钱，我给你。”

“我不缺钱。”

“那为什么？”吴迪嚷起来。

“逗逗闷子呗，要不干吗？”

“可这太危险了，早晚有一天了会被人抓住，犯法的人干到最后没有逃脱的。”

“那是你的错觉。抓住了，大家都知道了，天网恢恢，恶有恶报。没抓住的人谁也不知道他干过什么，以为他一辈子奉公守法。只要干得小心点，艺术点。”

“亚红不是已经被逮了吗？”

“你怎么知道？”我霍然变色。

“你那些事，我没不知道的。”

我点起一支烟，没有说话。我实在是太粗心大意了，本来只想让她泛泛知道我坏，现在倒好，她连具体事情都握了。我最近怎么搞的？接二连三犯错误，过去我总是很有分寸的。看来，我们的关系不能这么暧昧地拖下去了。

“好呗，我听你的，往后不干了。”我先稳住她。

“真的？”吴迪笑逐颜开，搂着我脖子。

“真的。”我亲亲她。

“就是，干吗要干违法的事，你什么事不能干？又不笨。”

“也不聪明。”我含笑说。

“我们唱歌好吗？”我们缠绵了一会儿，吴迪松开我，拿来自己的单放机，戴上耳机，笑嘻嘻地说：“我特爱戴着耳机跟着磁带里的歌这么唱，自我感觉特好。”

“不学习了？”

“玩会儿再学。”

“好吧，”我痛快地答应，“干脆我们俩录盘个人演唱会吧。刚有录音机我常录自己的歌，那会儿我以为自己也能当歌星，好久没这么玩了。”

“找磁带找磁带。”吴迪听着耳机里的歌边哼边说，十分兴奋。我在磁带上找了找，没有空白带，就拿一盘已经不太

听的音乐带放进桌上的大录音机里："开录啦？"

"你坐好你坐好。"吴迪连笑带说，煞有介事，迫不及待。

方方进来时，我和吴迪笑得前仰后合。"什么事，笑成这样。"

方方找了杯水喝。"我们录了盘个人演唱会，给你听听。"

"谁？你，你们俩？饶了我吧。"

"听听，挺地道。"

吴迪把磁带倒回来，按下健子，磁带开始转动，我们笑着注视方方的反应。

一阵节奏铿锵的老式爵士乐响过后，我的声音："现在由著名的吴迪小姐为大家演唱，吴小姐是从埃塞俄比亚回国，她在非洲很受人民爱戴，曾荣获海尔，塞拉西勋章……唱啊！"

"我……"吴迪的声音颤抖着出来，"我第一次遇见你，你放风筝在蓝天……"

我的声音仍在里面混杂着："吴小姐很激动，她第一次回到祖国，回来的蝙蝠。"

"线儿依旧攥手里……"吴迪笑得唱不下去，"我不会唱这首歌，不会词儿……"

"我唱，下面由青山他哥蓝天演唱：最大的人民币是十块，最小的人民币是一分的……不管是最大的还是最小的，都是我们人民群众最热爱的。"

我的声音走调走得一塌糊涂，吴迪在录音机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长得跟人民币似的。"方方瞅我说。

"谢谢。"我模仿广东话的声音，"多谢各位。"吴迪笑声

不停又咯咯笑起来。

“真寒碜,”方方笑着说,“快把这附近的公猫全招来了。”

“他不懂艺术，别理他。”吴迪笑着跟我说，看方方。

录音机还在转，叮咣的爵士乐奏着。

“我找你是跟你说件事。”方方说:“我们那片的片警找我了。”我伸手啪地关了录音机:“你怎么应付的?”

“装傻呗。没事,那片警是我哥哥的同学,就跟我说了说,以后注意点，别惹事。”

“我们这儿的片警也来过,我给他糊弄了。吴迪装蒜也够会装的，吴迪。”我笑着转脸找她,“你干嘛呐?”

“没事。”她把那盘磁带从录音机里取出来，冲我笑笑。

七

亚红回来了。

我刚刚送走吴迪，她放暑假回南方探家。

“我不在，你好好的啊。”在嘈杂鼎沸的列车站台上，她叮嘱我。

“嗯，好好的。”我笑着说。方方笑着退开几步，以示没听。

“别去胡来，老老实实等着我，要不我就不嫁给你了。”

“—— 你别当着人这样，我们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吻呀。”

“那我不上车。”吴迪紧紧攥住我的手，越靠越近，踮脚

仰脸。我满面通红后躲，左右张望：“别别，五讲四美。”

发车令响了，列车员摘下车箱号牌上车，吴迪悻悻地松开手、紧跑两步上车，旋即，站在列车员身后笑吟吟望着我。我退后几步，和方方并排站在一起。

车头给了信号，列车员砰地关上车门，吴迪的脸贴上玻璃。列车晃了一下，开动起来，我和方方冲吴迪挥手，她的小手也五指张开地举起来。列车象弹奏的手风琴一节节叠并在一起，又一一展开在远方。

“她对你可真是情意绵绵呀。”方方说。

“你说，我跟她结婚怎么样？”我将目光从远去的列车收回。

“当外汇可以，她很不错，我们走吧。”

我们走下地下通道，边走边说。

“你当真想结婚了？”

“说着玩呢，你见我什么时候认真过。”

“你不是挺喜欢她？”

“这不假，我的确喜欢她。”

“亚红！”

我们回到家拧开门，亚红笑着站起来。

“你出来啦！”

我和方方又惊又喜，把刚才的一切全抛到九霄云外。

“老天，他们没拷打你吧？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坚贞不屈的，是不是象共产党员在敌人面前那样？”

约莫一个月后，早晨，我正在睡觉，被一阵激烈的对话

吵醒。朦胧中听到方方在劝阻什么人：

“他不在，我跟你说他昨晚出去了没回来。”

“那你叫我进去看看呀。”这是吴迪的声音，我一下全醒了。大概方方已经阻拦了她半天所以她的声音又尖又恼火：“我看看不行吗？他在不在你得让我看看。”

糟糕，我想昨天下午我接到了吴迪的电报，说今天早车回来，让我去车站接她。我因晚上去一家饭店“干活”，给忘了。

“里边有别人。”

“我不信！里边准是他，你放开我。”

吴迪的声音已高到足以引起邻居注意了。我在屋喊了声：“方方，让她进来。”

门“哐”地推开了，吴迪闯进来，穿着短裤地方方无可奈何地站在门口。亚红也醒了，下意识地往身上拉拉毛巾被，懵懵迷糊地问：“怎么啦？”

我问吴迪：“有事吗？”

她直瞪瞪地呆视着亚红。

我赤膊下了床，点上一支烟走过去：“噢，我忘了去接你，对不起啊——咱们到那间屋子去吧。”

她猛地甩开我扶着她肩膀的手，嫌恶恐惧地后退两步。

“我不是已经道歉了嘛。”

方方忙插进我们俩中间，对吴迪说：“算了算了，我不是告诉你别进去。你回去吧”他把我推进屋，关上门。

“你想和我睡觉吗？方方？走，我跟你睡去。”

我一下拉开门，吴迪抓住方方魁梧的身子，浑身哆嗦地

往另一间屋里拖："走，走呵。"

"你冷静点，冷静点。"方方说。

"你要想用这个报复我，只能毁了你自己，我根本不在乎。"

"嗷——吴迪象母狼一样龇牙冲我狂啸一声。

"你他妈给我滚回去。"方方冲我怒吼，拼命抱住吴迪。

我回到屋里，门外传来一阵扭打声，玻璃器皿、瓷器唏哩叭啦纷纷摔在地上，吴迪歇斯底里地喊："我宰了他，我宰了他这个狗娘养的，我非宰了他！"她被方方抱进另一间屋子，门砰地关上，喊叫声微弱了。

我转过身冲亚红笑笑，亚红满脸怒容，边穿衣服边说："你他妈真不是东西！我早说过，别把我掺和进你那些臭事。好了，这下她要连心一起恨了。"

我把嘴上的烟吐到地上，一脚踢飞了地上的一只皮鞋。

"你少给我看脸色。"亚红扣好裙子，从皮包里摸出支口红往唇上抹了抹，抿匀，关上皮包往外走："我可不尿你那一壶。"

亚红走了，公寓里变得十分安静。过了很长时间，门推开了，方方进来，吴迪垂着头跟在后面。

"她想跟你谈谈。"方方说。

我点点头，站起来。吴迪走进屋坐在一张椅上，方方关上门出去。沉默了片刻，我开了瓶可乐，倒进杯里，放在她手旁，泡沫滋滋地迸碎、化漾。她开始掉泪，一滴接一滴，又大又沉，我递她一条手帕，手帕很快湿透了。

"伤心了？"

她捂着眼睛点点头。

“以后还跟我好吗?”

她拼命摇头。

“这么说,结束了?”

她点着头,哭出了声。

“这样也好,我这个人本来不配你,不值得你这么哭。”

“你说,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骗我?”

“是的,我一开始就是骗你,就是有八的地勾引你。”

“那么,你过去说过的爱我的话全是假的?”

“……”

“你说,是不是全是假的?”

“是—— 是又怎么样?你难过了?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可爱,纯洁的故事,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可爱纯洁的人,我告诉你,本来无一物。不要意气用事,你这样报复不了谁,只会毁了自己。”

“我完了。”

“别这么认真,想开点,现在刻骨铭心的惨痛,过个几十年回头看看,你就会觉得无足轻重。”我笑了,“你还年轻,依旧漂亮。”

吴迪抓起杯子扔了过来,重平面砸在我脸上。

八

我自认是个超脱的人,在长期危险动荡的生活中,在与

形形色色、三教九流人物交往中，养成了见怪不怪，处变不惊的沉着性格，因而屡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同期下水的朋友们已先后纷纷落网，我却始终逍遥法外，可这一次，我有点沉不住了，当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再次遇到吴迪，我终于失去了冷静。

本来我觉得我已经基本忘掉了吴迪，并克服了由内疚带来的烦恼产生的想去找她的阵冲动。亚红和方方也不再对我脸上的青肿冷嘲热讽。那天晚上我和方方穿着警服闯进一家饭店十层的一个套间时，惊谔地发现，那一对如火如荼的男女中有一个竟是吴迪。她推开那个臃肿的商人，赤裸裸地坐起来，抱膝看着我。我不能说她那副表情有“洋洋得意”，但肯定毫不慌张或者“感到难堪”，准确地说，“挺友好”。我什么也没说。头脑昏了。那个肥胖的商人提抗议时，我殴打了他，无情地、置其于死地地殴打了他。接着一个人冲出了房间。我在“白茹”车里不开灯坐着，过了会儿，方方匆匆赶来，坐进车里，正要发动汽车开走，我用刀顶住了他。

“这事是你干的？”

他的手扶着方向盘没动，轧过脸面无表情地说：“不是，我跟你一样，不喜欢刚才的场面。”

“那是谁？”我咆哮起来，“谁把她卷进这种肮脏的勾当？”

“不知道。”

“去找亚红。”

“据我所知，不是亚红干的。”

“那去找卫宁。”我咬牙切齿地说。

方方踩动油门，小汽车刮风般地驶向卫宁家。

“谁呀？”卫宁在门里问。

“我。”

卫宁打开门：“你们怎么来了？”他脸上带着笑容。

“你出来一下，有话跟你说。”

“什么话？进来说吧。”他发觉苗头不对，想往屋里退，我和方方两柄匕首夹住了他。

吴迪从屋里出来，见状护住卫宁。“干什么你们，有话跟我说。”

“没你的事。”

“你回去吧。”卫宁说，“没事，我跟他们说说。”

“告诉你，”卫宁推开她，跟我们下了楼。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卫宁说：

“是她来找我的，她说缺钱，想挣点省事的钱。她说她跟你没有关系了，一点没有了，所以我才答应帮她牵线。要说出了什么误会，不能怪我，她是那么说的。”

我的手无力地垂下，方方也收起了刀。

“怎么，你们还没断？”

“她干多久了？”

“已经一个多月了。今天晚上她让把她的房间号告诉你，说跟你开个玩笑。”

“你也跟她睡了吧？”

“睡过。”卫宁说，“她这段时间一直在我这儿住。怎么啦？”

“没怎么，对不起，卫宁。别生气。”

“没事，上去一块儿坐坐吧。”

“不啦，我们走了。”

“对不起，卫宁。”方方也和卫宁握握手。

“你要是不愿意让她干，以后不再安排她。”

“算了，她乐意干就让她干吧，别管她。”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开口笑着对方方说：“我真成感情冲动的傻瓜了，真窝头翻个儿。”

方方看看我，没说话。

我吹口哨，吹得不成调。

“臭流氓，你怎么不出牌？这流氓，也不知又想什么呢，又在街上看见什么迷人的小姑娘了？”

吴迪披散着头发，描着蓝色的眼影，搽着厚厚的口红，叼着一支香烟，把骨牌出的啪啪响。她现在已公开和我们搞在一起，晚上去各大饭店拉客，白天和我们整日鬼混，谁想和她睡觉她都吟吟地躺到人家怀里，放荡、淫乱比亚红她们有过之无不及。对我却日趋刻薄，还不叫我的名字，一句一个“流氓”，“松货”。当着众人面对其他姑娘说：

“这松货没劲透了，我可知道，蔫的还不如七十岁的老头子，跟他睡觉简直活受罪。我怀疑他有病。”

“你甭理她。”方方私下劝我，“这姑娘已经完了，不要脸了你能怎么办。”

“我没事。”我笑着对他说：“我才无所谓呢。”

我真是从不跟吴迪执气，她爱说什么说什么，爱怎么踩乎我就踩乎我，我不吭气，或者跟着笑笑。只是晚上到大饭店“干活”时，我开始揍那些嫖客，有几次方方不得不拉住我，使我别把人打坏。我也抛弃了一贯小心谨慎的做法，经

常喝得醉醺醺地穿着警服在饭店里瞎转，惹人注目地调戏女招待，言语冲撞饭店工作人员，甚至向外国游客挑衅。后来，吴迪更加放肆大胆，大白天也到饭店拉客，在餐厅和外国人一起吃饭喝酒打闹。一晚上和好几个客人同时睡，这房间出，那房间进。乘挂外交牌照的汽车兜风，在外交公寓一住就是几天。方方不得不严重敬告我，必须立即和吴迪脱钩，不许她再来我们这里，她已经在屁股后面招来了几十个侦探。我于是也得停止活学,各大饭店的警卫已经开始注意我们了。我对方方的警告置若罔闻。

一天晚上，我没出去，方方和亚红不在，卫宁又把吴迪领来了，还带了两瓶外国酒。吴迪这段时间很少来，她显得既疲惫又憔悴，妆化得乱七八糟。我们把酒喝了，没说几句话，她就跟卫宁到另一间屋子睡觉去了。半夜，我突然被吓醒，一个人紧紧抱着我，低低地啜泣。是吴迪，她什么也没穿，大概是赤脚偷偷溜进来的。

“你怎么啦？”

我板着她脸问。她什么也不说，只是把脸深深地埋下去，紧紧拥抱我，哀恸地抽泣。

“出了什么事？告诉我，我能帮你什么？”

她只是哭，伤心痛苦地哭，难以自抑地哭，哭了很长时间，泪水湿遍了我的胸膛。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卫宁在另一间屋里叫：

“吴迪，吴迪，过来。”

我搂住她，她推开找，下了床，拿枕巾擦干了脸上的泪，鼻子堵塞地说：“让我再好好看看你。”

她打亮台灯，俯脸凝视我。她用手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水，仔细地把我看了又看，凄凄地笑，关灭台灯。屋里又陷入一片黑暗，她走了。那最后一闪而逝的是张什么脸哟！那样娇好、美丽，又充满深深地绝望和惨淡。那天晚上，我们都感到了巨大危险的迫近和前所未有的恐惧。

第二天晚上，我和方方从“丽华”饭店的一个房间刚出来，看到服务台前站着几个警察和饭店保卫人员。跑是没处跑了，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迎着他们走过去。他们注视我们，我们注视他们。“等等。”我见过两次的那个警官从背后叫住我们。我慢慢轧过身去，方方悄悄按亮电梯呼唤板。一个年轻的警察飞快地向我们刚出来的那个房间跑去。警官走上前来：“你们先别走。”

“有事吗？”

“有事。”他冷冷地点点头，眼珠在我们脸上转来转去，“我们见过。”

那个年轻警察跑回来向警官报告：“房客说，罚走五千元。”

电梯降下来打开门，一群客人拥出。方方一拳打倒警官，转身跑进电梯，其他警察冲过来，按住电梯呼唤板，使电梯不能开走。用电警棍击倒方方，拷上他。我也被两个警察死死扭住胳膊戴拷，疼得脸都抽搐了。警官从地上爬起来，整整警帽，不动声色地说：

“把他们带定。”

饭店大门厅里的客人和工作人员纷纷站住看我们。四个魁梧的警察分别夹着我和方方。从嗡嗡议论的人群中穿过。警

车灯在门外闪转着，街上也围得人山人海地看热闹。我被推上警车，车里的一个警察踢了我膝盖一脚，喝令我低头蹲着。方方跟着被搡进来，蹲在我身后。又过了会儿，亚红和别的姑娘也被塞进来、车门关上，警车拉着警笛开走。

当天夜里，卫宁也在“燕都”被捕。我们分别被关在市局看守所的房，根本见不着面，只是在预审时看到预审员出示他们的口供，提到他们的名字。我知道这次不是偶然的兜抄行动，而是作为重大案件立案后，周密侦查进行的有步骤的破获，警方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我对所犯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两个月后，我被正式逮捕，案件移交人民检察院。又过了一个月，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我和方方作为犯罪集团主犯被控犯有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罪；以营利为目的，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数罪并罚，各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全部个人所有财产。卫宁和亚红作为犯罪集图从犯被控犯有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罪；以营利为目的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分别处以十年和七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没收全部个人所有财产。

在预审始起乃至最后判决的过程中，我始终没有听到吴迪的消息，似乎她不在我们一案中。我真有点纳闷，从警方掌握的大量证据和同案人的口供（包括我自己）看，她决无脱逃可能，我不懂警察为什么有意疏忽这一重要线索。后来到了劳改农场，遇到卫宁，才知道。警察没有抓到吴迪，晚了一步。那天我们走后，她反锁在屋里，用刀片切开了自己手腕的动脉血管。血流了一地，没有遗书。

下　篇

一

我在劳改农场种了两年葡萄，成了劳动能手。第二年底得了重症肝炎。起初感到乏力、食欲不振，试表有点低热，没介意，以为是一般流感，抗抗就过去。可一天早晨起来，变成黄蜡样，接着出现谵妄、狂躁等神经失常症状。管教干部立即将我送往公安医院，路上我就昏迷了。医院的大夫给我静脉滴了大量肾上腺皮质激素和强的松，制止了病情恶化。但由于我过去长期生活不规律，酗酒，肝功能损害严重，在治疗时又并发了严重的胃肠炎，病程迁延，转变为慢性肝炎。

我在住了半年，除了个别单项指数居高不下，一切阳性体症都慢慢消逝。考虑到我愈后不良，监狱农场条件也不适在隔离休养，继续劳改有可能再复发感染，导致生命危险。原审法院改判我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狱方为我联系附亲居住。我已无直系亲属、几门远亲确实勉强。狱方征求我个人意见，我黯然说不要麻烦了，自己回家去住。入狱后，我父原单位还算不错，没有收回那套小单元，属我父母生前购置，我在没收之列的一些家具什物还封存在内。我在农场存下了一小笔钱，另外银行中我母亲名下尚有一小笔刚解除冻结存款，这样，暂时我的生活还不成问题。

我到家的头几天，心情还好，休息得也不错，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有点自由的感觉。屋里的奢侈品悉数人官了，桌椅床柜还齐全，只是屋于长期没人住，十分阴潮，好在天气也渐渐热了，每天可以开通气。我终日一个人在家，亲戚自然是没人了，朋友也别提了，唯一有时来看看我的，是那个年轻的管片民警。他倒是个好心眼的人，拿我也当半个朋友看，有时，我们还聊聊天，他要不怕传染，也抽两支我的烟。

“当年，我真叫你给蒙了。”他高兴了，也无话不谈，”你那孙子装得可够匀实。”

“那会儿是装的，这会儿可是真闹个肝炎。”

“肝炎没事，好好养能好。你也是瞎他妈折腾，怎么搂不着钱，憋那份坏，媳妇也没了。你媳妇的事你知道了吧？”

“我媳妇？”

“就是跟你合伙蒙我的那个女的。真媳妇假媳妇我也不知道，叫吴什么来着？”

“……你当时在场？”

“我领着市局的人来的。明听见屋里有人嘻嘻哈哈说话，门锁着，叫不开，踹开锁进去，窗帘当时拉着，人就躺在这张床上，胳膊搭拉在床沿，手腕切的口子肉翻得象小孩嘴唇，脸扭向一边，似乎自己都不敢看。血已经流尽了，遍地殷红，走不进人，你想想，几千CC血喷出来是什么劲头。她是学生吧？”

我点头。

“可惜。市局人说，其实她不死没事。她是你们裹进去的，顶多劳教两年，辨好了，当庭释放也没准。想不开，害怕。岁

数太小，挺好的小姐就这么完了。”

我没说话，递给片警一支烟。抽了会儿烟，我问：“你说当时屋里有人嘻嘻哈哈说话？”

“没人，她开着录音机，录音带上有人说话，这是障眼法，她考虑得还挺周全，看来是下了决心，这样的人救也救不活。”

“录音带，那录音带没收了吗？”

“好象没有，那是她的东西。本来她父亲来时，我叫他上这儿把闺女的东西认认，老头怕伤心，死活不来。也许还扔在这屋里哪旮旯，那种老式的TDK带子，红盒，上面有颗黑白相间的多棱宝石。你干嘛？”

“随便问问。”

“你们俩是不是真好过那么一段？”片警问。

“没有。”

“噢，”他颌首吸烟：“算了，甭说这事了，过去就完了。”

我们又聊了会儿，天色已晚，片警起身告辞。我送他到门口，他突然停住脚对我没头没脑地说了句：

她死后脸上泪水还没干呢？”

门哐地关上了，我单独隔绝在这几间阴潮昏暗、悄无声息的屋子内。我走进卧室，看看那张凌乱、空荡荡的床。房间内灯泡被窗外的风吹得摇曳，人影黑黢黢地放在墙上，象是一个面目模糊，形体虚幻却紧紧相随的灵怪。我开始翻箱倒柜，直到不抱希望后，蓦地发现那盘印着颗宝石的录音带就在桌上一个显然的位置。我把录音带放进我的小收录机，按下去，一阵节奏铿锵的老式爵士乐响过后，出现了对话：

“现在由著名的吴迪小姐为大家演唱，吴小姐是从埃塞俄

比亚回国，她在非洲很受人爱戴……”

“我……我第一次见到你，你放风筝在蓝天。”

“吴小姐很激动……”

我蹲在楼角黑暗处，看到片警晃晃悠悠骑个车过。他看见黑乎乎的一团，片腿下车，犹疑地走过来，走到跟前，认清了我，大声说：“你在这儿干嘛？这么晚了想劫道呀？”

“你干嘛去？回所还是回家？”我问他。

“回所，今晚我值班。”

“到我那儿去呆会儿。”

“出了什么事了？”他看我脸色。

“没事，想找个人聊聊。”

“嘿，你倒瘾大。那就去呆会儿吧。”

我领着片警到了我家，殷殷勤勤地招待他。片警问我：“你怎么不睡那屋床上，倒睡这屋地上？”

“地上宽绰，在圈里睡惯了，再者说，日本人不也全睡地上。”

片警被我逗乐了：“你那会儿睡地上跟日本人是一个意思吗？”

我笑嘻嘻地跟他说：“我告诉你件事，吴迪自杀，不是怕折，为什么我知道。”

“喊，你又知道了。”

“你们全弄拧了。”

“我这人，宁吃白煮蛋，不听摆活蛋。”

“不是摆活。她呀，”我神秘地说，“是因为爱我无望。”

“嘿，瞧你那一脸光荣。”片警十分腻味地说：“合着你巴

巴儿地把我请来，就为听些你这些缺德事？她怎么死的，与我无关，我得值我那班去，你呢，留神她的鬼魂吧。黑更半夜起什么腻呀。”

片警拍屁股要走，我忙拉住他：“等会儿，还没说完呢，我发现我有个特异功能。”

片警停住脚，疑惑地看着我。

“我一放这盘带，”我举着那盘印有宝石的录音带，“就能让时光倒流，打破三维空间，再现两年前的情景，不信你听。”我把录音带放进录音机按响，“你瞧，瞧这堵墙，看透那屋了吧？瞧瞧，吴迪又躺回那床上了吧？侧着脸，手腕上的口子翻得跟小孩嘴唇一样。瞧那一地血，粘稠的、般红的血，象龙头里汩汩流出来的水……”

片警没去看那堵墙，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打断我严厉地问：“你喝酒了？”

我嘿嘿乐。

他一把揪住我：“你怎么喝得烂醉，不要命了！”

“没事，就喝了一点。”我举起一只手指头。

“缸子呢？”片警松开我，转身找水缸子，去厨房接了一缸子水，含了一口。

“你嘴鼓得跟猪尿泡似的。”

“噗”——片警把嘴里的水喷到我脸上。

“好点了吗？”他问。

我点点头，自个儿趴在地铺上。

“你真胡闹，肝有病，还喝酒。怎么啦？”

“帮个忙行吗？”我脸色苍白地说：“让我回监狱。习惯了

人挨人睡，一个人……睡不着。”

“这不可能。”

他冷淡地说，关了灯走了。

我知道世界上没有鬼魂，但有噩梦。假若那些身临其境般又极为逼真的梦中场面日一日地再现、强化，便足以使人大白天也产生带有强烈真实感的幻觉，特别是梦中的环境和气氛与现实中的环境和气氛完全一摸一稚。譬如是一间阴暗、昼夜变化不明显的屋子，是真实存在过的一个人和真实存在过的一些事。那么，久而久之，神经再健全的人也没法不渐渐混淆现在的真实和过去的真实。甚至被那种幻觉深深迷住，滋生出根深蒂固的信念，内心明白又无力摆脱。我正是受到了这种蛊惑。几天后，那个年轻的管片民警来到我家，一进门便大吃一惊，我形容枯槁得不象样子，精神也根为萎靡颓唐。

“你怎么啦？”

“没事。”我竭力克制自己才没说出蠢话，让他看躺在床上的吴迪和一地鲜血。在我看来，他踩了一脚血。

“我看你不能一个人这么呆下去了。”他关切地对我说，“也许，你该找个女朋友。如果你不惹乱子，我不会找你麻烦。”

“不，”我疲惫地摇摇头说，“我得这种病就象阉了一样，早绝那份念头。再说，唾液和精液也是传染途径，不能害人。”

“你一个人，”他迟疑地说，“能行吗？你需要个人照顾。”

“无所谓，我自己能照顾自己。”

“你可别骗我。”他说，“最近西瓜上市，事儿开始多了，我也不能老来看你。有什么事你可都跟我说，能帮的我就帮

你。”

“……”

“没事我就走了。”“别走……”

“到底怎么啦？”他急了，一把抓住我的手腕，“你他妈便秘啦！”

“我害怕。”我一下垮了，“我不能再住这儿了……”

二

南方城市夏天，黄昏仍然闷热，街上车接长龙，人如潮汨。我在一家蒸笼般的小吃店吃了两屉包子，出了一身大汗，走到街上，被风一吹倒挺凉快，便裹在便道上的人流中慢腾腾地走着，领略着摩肩接踵的逛街乐趣。

我到这个人口密集的南方大城市三天了。这之前，我住了一个月医院，出院后便离开了北京，换房、卖旧家具的事都托给那个好心肠的民警去办。我希望这一圈兜回来，一个没有任何旧痕迹，能让我安安静静生活的新环境在等着我。尽管我并非无辜，没什么要人同情的，可我也没有义务总受那种折磨。

我喜欢这个庞大、拥挤的城市。那些高耸入云的老式的巨厦，繁多的放射状的商业街区，瘦小精干的男女市民，唧唧哝哝的方言都使我产生莫名的异域感。使我和我所熟悉的那个城市的生活即便不是一刀切断，也骤然拉长了距离。我成了一个游客，旁观者游离于千百万人的喜怒哀乐之外。我

庆幸听不懂这儿人们的语言，免去交流之苦。别人笑骂奚落，冷言冷语，我一概充耳不闻，怡然自得。夜晚，在黑漆漆的地下室旅馆的一片鼾声中悄悄入睡。

我混迹失在人群中，走过一家家橱窗琳琅，光线柔和的商店，什么都浏览，什么都不买。一直走到汽笛声声、轮船如梭的江边码头，在沉沉中登上艘灯火通明的华丽客轮。这艘客轮夜里将开往的东海里一座“海天佛国”著称的小岛。

我执的是三等舱票，是间二人舱室。我放下手提袋，就到甲板凭栏吸烟时，天色已暗，岸上的高楼大厦或尖顶高耸或庞然矗立，在宝蓝色的天幕下形成凸凹厚垂的黑色剪影。楼厦下街巷莹白，人似蚊集，稠稠蠕动。板上热闹起来，舷旁挤满了客。客轮离了码头，在江心掉了头，在黑魆魆的江里缓缓行驶，两岸景致流动。大型龙门吊犹如一具具恐龙骨架蹲踞夜空；堆着整整齐齐集装箱的货船吃水线压得低低；一条接一条靠着码头卸装的散货轮：无声无息交错驶过的长串驳船；远处昏暗的楼群突兀明亮地拔出一幢高厦。客轮开进长江口，城市微缩一团闪烁的光斑。信号台；灯标。辽阔漆黑的江面上，海洋吹来的风阵阵掠过。最后一个码头是海军舰队驻泊地，一艘艘并排靠着的军舰，低低亮着一溜舷窗，舰面建筑呈金字塔形，再往前就没什么可看的了，滔滔江水，一变冷月我转身下了舱。

客轮舱内十分宽敞明亮，豪华的餐厅内，很多旅客在吃着丰盛的晚饭。商品齐全的小卖部出售啤酒和白酒。透过宽大的玻璃门可以看到候机室一样舒适的五等舱里，人们坐在一圈圈软排椅上聊天，打扑克。客轮行驶得很平稳。我沿长

廊走回舱室，两个女孩子在舱里等我。

“你住在这舱吗？”

我点点头。

“换一下好吗？我们俩想住在一起。”

我这才发现这样的双人舱室，陌生的青年男女住在一起实在不方便。

“你的舱在哪儿？”我提起扔在床下的手提袋。

“旁边一间。谢谢你。”

我走进旁边一间舱室，一个女孩子在铺床。我退出来，挨闪舱室找有无一男一女的。很多一男一女住在一起，但他们都不肯跟我换，都是新婚夫妇。我只好走回那间舱室。那个女孩子正在水池旁对着镜子擦脸。我拉下墙壁上的弹折椅坐住，感到十分局促。那个女孩子擦完脸、手，又擦脚丫，最后，用水洗净手巾，方方正正晾上。找出盒护扶亮，挖在手心上，涂在脸和脖子上。她双手抚摩着光润的面颊，遇到我的视线，嫣然一笑，我咧咧嘴，低下头。

“你还没领卧具吧？”

我抬头怔一下，“噢”了一声，跑出去。女孩子笑吟吟地望着我。

我挨了久候的服务员一通训，抱着枕头、毛巾被回来。女孩子正在小鸡啄米似的吃瓜子，看双膝上摊开的一本书。见我进来，笑眯眯地问：“吃吗？”

我摇摇头，不由一笑。

“吃吧吃吧。”她抓起一把瓜子塞到我手里。

我不太会磕瓜子，磕得皮瓤唾液一塌糊涂。

“瞧我。”女孩示范性地磕了一个瓜子，洁白的贝齿一闪，我下意识地闭紧自己被烟熏得黑黄的牙齿。

“会了吗？”她睁圆眼睛问。

“没有，我还是抽烟吧。”

我点燃一支烟，站在舷窗旁吸，烟袅袅飘向舷窗口，一出去就立刻刮飞了。海在月色下，金灿灿的波涛起伏，客轮轻快地行驶。

女孩把书翻得唰唰响，看得飞快。

“你看这么快？”

“看不懂呗，就看得快。”

她一笑。

我从未乘过海轮，这是第一次我也从未见过这个女孩，第一次，可我似乎在波涛上航行了一辈子的头有点疼了。那个女孩子合上书，那是本深奥的文艺理论著作。

“船开始晃了。”我说。

“我看看。女孩灵巧地从弹椅上跳起来，过来扒住舷窗往海面上看。大海横流，犹如一个巨大的、三面六十度转动的年历盘。墨蓝的天空上，暗象牙色的云追逐着月亮，奔涌着，堆积着，变幻莫测，千奇百怪，令人惊心动魄。

“那块云象马克思，那块象海盗，象吗？你说象吗？”

舱里的灯突然灭了，全船的灯都灭了。

“你是学文科的学生？”我问。

“你怎么知道？”黑暗中传来快活好奇的声音。

“很简单，丑姑娘才去学理工。”

“诬蔑！”一个女孩子的吃吃笑声：“我是学英语的。你也

是学生？"

灯亮了，全船又是一片通明，我面前站着个陌生女孩。

"你看我象学生吗，我是劳改释放犯人……"

"我才不管你是什么呢，你是什么我都无所谓。"

尽管夜航有不准关灯的规定，我们为了睡得好一些，还是把灯关了。门上的方窗透进走廊的灯光，舱里什么物依稀可辨。躺在铺上能感觉到船下面浪的走向，但很轻微，不致引起晕眩。女孩子刚躺下还叽叽呱呱说话，得不到我的响应，也无声息了。

夜里，我被冻醒，感到有点不对头，迷迷糊糊一睁眼，登时吓得魂飞魄散。床前背光站着个女人，长头发被舷窗灌进来的强烈海风吹得拂舞，扰乱了脸部的线条，一双近在咫尺的眼睛闪着晶体的莹光。她慢慢地，动作夸张地抬起手捏了捏我的鼻子。

"醒了吗？"

我醒了，也想起身在何时何地，就是一时还说不出话。

"醒了就起来，再晚看不见日出了。"

"你先去吧。"我的嘴唇动了动，大概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

"真懒，不管你了。"女孩说了一声，开门出去了，又伸头进来，找着电灯开关，"啪"地按亮，倾泄而下的灯光中一张娇好、美丽的脸庞一闪而逝。

我从上铺跳下，被海风吹了半夜的肢体都僵硬了，我拉开手提袋，找了件套头衫穿上。

我走出舱室，来到上甲板，脸上、身上立刻感受到了强

劲的风，这是轮船疾驶带来的风。晦暗的海面上浪并不大，无数小浪头在跳跃着，弧长的天际线很清晰。我在伏满人的舷旁找到了同室那个女孩，在她旁边挤了个地方。天边的云已经红了很大很长一抹，海水天空的颜色都在晨曦中变比，海水变得葱绿，天空变得蛋青色，不知不觉，一切都亮了，可太阳仍未出来。又过了会儿，嫣红的云透明了，飞絮般一片片飘开，霞光送射出来，无数道又粗又大的七彩光柱通贯青天，幻现出一个硕大无朋、斑斓无比的扇形。这景象持续了很长时间，接着太阳出来了。海天之际乱云飞渡，太阳是从云间出来的，一出来便是耀眼的一轮，迅速上升。

“好看吗，你说？”屏息凝望半天的女孩惘然问。

“都说好看。”我懒懒地说，“我不知被人拖起看过多少次日出。”

女孩看我：“你一点不激动。”

“激动。”

“激动什么啦？你说，每天升起的都是同一个太阳吗？”

“这已经被科学证实了。”

“不对，有 365 个太阳，每天轮流值日。”

“胡扯。”我一笑。

我们向后甲板走去，女孩轻盈地走在前面，喜洋洋，美滋滋的，摇晃着头发，流眸顾盼，使每个注意到她的人都不由精神一振。餐厅在后甲板摆了些桌椅，供旅客沐着晨风进早餐。女孩掏钱做奋勇状，我笑着拉住她，叫她去占位子，自己转身去餐厅柜台买早餐。餐厅只供应一种雪菜丝面，我端着两碗面条放到女孩面前时，觉得真委屈她。她却很高兴，马

上用筷子卷着面条吃起来。甲板后面推进器犁开一条白浪翻卷的宽阔航迹,犹如绿色的海洋上一条连接大的白色大道。蓝白两色的海鸥排密集的翼形,紧紧跟随着破浪疾进的客轮。青天白日，海水明澈，一切都是那么洁静、纤尘不染。我们坐在这干干净净的画面里，同周围衣着鲜艳，容貌俊秀的青年男女一道谈笑风生，就象画中人。

轮船驶进群岛间的狭长海峡，两边出现连绵不断的海岸线，可以看到岛上黛色的山峰，缭绕山腰的白雾；影影绰绰的房屋；桅杆林立的渔港。这些岛都有雄壮的大陆感。再往前,就出现了翡翠般星罗棋布的小岛,浸浮在茫茫海洋中,在阳光下闪着玉的光泽。轮船鸣笛驶近一个郁郁葱葱中隐现着宝刹古寺、楼台亭阁的小岛。

回舱室收拾行李时，我捡起扔在床上的那本厚壳书，翻看扉页。女孩上来夺：

“不看。”

我闪开她，念了扉页上的字：“‘赠给胡亦’，胡亦？”

女孩笑着拿过书，塞进包里。

三

由于水浅码头小，客轮在港湾里下了锚，旅客分批乘汽艇登陆。码头上有石砾铺的停车场，几辆旅行车往各处风景点运客人。迎面一座不高的山，山上长满低矮的松林。山间一条石板路，一些游客在林间穿行。我看了看导游图，这条

路通向岛上香火最盛的普渡寺。

“你怎么走？”胡亦喘吁地提着包赶上来，“你打算去哪儿住？”

“我打算到镇里找家旅馆，那儿离海近，旅馆也多。”我指出导游图上小镇的位置给她看。

“那我跟你一起走。”胡亦歪头看了看我手里的导游图，说“我也到镇里去住。”

我们挤上一辆旅行车，胡亦动作敏捷，帮我占了个位子。旅行车沿着环岛新铺的碎石公路飞驰，年代久远的问歪岩牌坊；干涸海塘内倾斜的渔船；绿油油的西瓜地相继进入视野。旅行车爬上一个山坡，我们俯到海边一湾湾金色的沙滩，蓝色海水卷起一道道长长的白浪，浓绿的海岬上朱顶飞檐的亭子和小巧的寺院。旅行车风驰电掣冲向海边，攸地一拐，驶进山麓下的小镇。我们在一个山门宏伟，殿堂无数的大寺院前下车，立即被眼前的“佛国”风光吸引。千年古樟覆荫了寺前空地，白石栏围护的大莲花池里荷花粉翠，一座精雕细凿的石拱桥越池街道。道旁横一赭黄色影壁，上书“观自在菩萨”五个大字。古寺朱墙一端接小镇熙攘的旧街，另一端新型旅馆、商场、饭店栉比，游人如云，香客川流。树荫下小贩的瓜果桃李色艳芳香，荷池边摊上的念珠木鱼琳琅悦目。一些兜揽住宿生意的妇女围上来。胡亦和一个妇女交谈几句，兴高采烈地对我说：

“住她家吧，她家便宜，两个人五元钱，一个人二块五。”

“一间屋？”

“当然一间屋了。”那妇女说。

“有没有两间屋？”

“两间屋十块。”

我对胡亦说：“她是包屋，五块钱一间。”

胡亦问那妇女：“包床行吗？”

那妇女摇手。

“脑瓜真死，真不会做生意。”

“别跟她们扯了，我们找旅馆去住。”

我拉走胡亦去旁边一家寺庙改造的国营旅馆登了记。

这家旅馆条件不错，有化纤地毯、彩色电视机和卫生间，价钱比私人家庭旅馆贵一些，但比起内地同等水平的旅馆便宜得令人咋舌。胡亦住在我隔壁，都是双人房间，她的房间有个老太太，我房间就我一个。我放下手提袋，脱了鞋，光着脚在地毯上走，打开电视，电视里正在给放暑假的孩子放动画片，我调了调天线，让电视开着去卫生间洗澡。打了香皂，喷头没了水，我一筹莫展地站着等水。胡亦进屋叫我的名字，我在卫生间瓮气地答应。她问我的龙头有没有水，我说没有，叫她去问问服务员。她跑出去，回来后站在屋里对我喊，服务员说每天早中晚供水半小时，下次来水要晚上。我用毛巾擦去脸上的香皂，穿上短裤走出来，十次分气忿。胡亦瞅着我的狼狈样笑。我见她头发脸颊湿漉漉的，问她怎么洗的，她说同房间的老太大接了一浴盆水，她都给用了。

我们下去问服务员海边有多远，服务员说不远，穿过小街就是。我和胡亦穿着拖鞋出了门，穿过寺前，丁字形旧街，上了个小山坡。坡上有一颓败的多宝塔，顺塔前小路下去，便到了两个海流的交汇处。

我们进了有防置网的收费浴场。时近中午，阳光炫目，沙滩反着红色的光晕，人不多。海潮退了很远，防鲨网距岸仅十数米，挥臂即到。我们先后游到网边，悠闲地贴着网绳横游。海水阳光披浴在皮肤上，晶莹滑润。远处慈悲岛横亘海面，犹如一侍仰面示的巨大观音，头身足栩栩如生。横穿海湾后蓦地发现防鲨网是卷在网绳上的，安全感顿失，游回岸边，心有余悸，问及当地人，方知夏季这一带海面没有鲨鱼。我们在沙滩上一个遮阳伞荫影中躺下。我有点疲倦，海水的涌动又是那么缓慢、有节奏，一会儿便睡着了。醒来伞荫旁挪，胡亦用湿热的砂子将我全身埋了，跪坐在旁边看着我咯咯笑，统计一拌拌往我身上推砂子。我微笑着任她摆布，只露一颗头在偌大空旷的沙滩，平视碧波万倾的海洋和湛蓝如洗的天穹，心平如镜。

“好玩吗？”她笑着俯脸问我。

我笑着点头。

“埋埋我，你把我也埋起来。”她叫。

我坐起来，推掉身上的砂土。胡亦仰面躺下，双腿伸得笔直。我把她埋起来，只乘下一颗美丽的头颅。随着砂土的堆积，她脸上的顽皮的笑容消逝了，长长的睫毛盖住阖上的眼睛，脸色变得安详、平和、苍白、熟悉，象梦里时常浮现那张脸。那是个可怕的瞬间，就象童话里外婆幻变成狼一样。我抚了一下她的脸，想抚去幻形。她睁开眼，温柔地冲我一笑，缓缓倒流去的时空又倏地切回现实：这是东海中的一个岛，我和一个刚认识一天的女孩一坐一躺在蓝天白云下的沙滩上。

“你怎么啦？”她坐起来，困惑地问我。

“没怎么。”我恢复了平静“我看你闭上眼，不知你在想什么。”

“我觉得，”胡亦乐滋滋地又闭上眼，“象在这儿呆了几万年似的。”

我没搭腔，却受到深深的触动。天空、云朵、海洋、礁石，触目皆是亿万年沧桑的见证。多少罪恶被冲刷了，大自然依旧纯净、透明、恒久、执拗地培植、唤起人们的美好情感。

“你怎么那么优郁，心事重重。”胡亦望着我问，旋又笑，“我真的有点信你是个劳改犯了。”

“……”

“我就是便衣警察，来侦察你的。”她接着笑说，“这儿到处是我们的人。”

“你觉得很逗是吗？”

“我……她不笑了，脸飞红了，低下头，“对不起，我跟你开玩笑呢。”

我没掩饰被刺痛的神情，但也没再说什么。

黄昏，我们从海滨浴场出来，在小镇的丁字街上吃晚饭。胡亦不大笑了，细声细气地说话，不时看我的脸色，我有点过意不去，就主动开几句玩笑，她也马上活跃了。小镇倚山造房，街是倾斜的，铺着青石板。两旁一间接一间木板盖的小吃店和餐馆，临街一面完全洞开，走在街上可以看到一格一格神态迥异的顾客围着桌子吃饭，店里的年轻女孩坐着板凳卖海鲜，螃蟹、虾、淡菜、鱼种类齐全。再就是卖观音像、

香袋、瓷雕的小铺子，迷种小铺子又多兼卖速冻水和烟糖，也是年轻姑娘的招揽生意。卖果小贩的担筐集中在街口是牌楼下。穿僧鞋拿雨伞的小尼姑和健壮的赤膊渔民夹杂在衣着时髦的游客中穿街而过。游客多是清秀苗条的南方人，偶尔可见金发碧眼的高大欧洲人。整条街就象电影摄影棚中搭的布景。

我们在一家私人餐馆坐下来吃饭。这家餐馆二楼放着香港武打录相片，五角钱一位，不时有年轻人跺着木制楼梯“咚咚”上去，剧情中的搏斗呐喊声亦不时传下来。我们一边吃着新鲜的鱼虾，一边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天黑了，街上没路灯，但间间敞开的铺面里的灯光明晃晃的照亮了小街，人群鲜艳的服饰霓虹般地换、流行着。店内外的游客都好、无拘束地互相交谈、开玩笑。我们也和同桌的一群度假的青年人聊了半天。出来走在街上，一群和胡亦相仿的男女学生又和我们搭讪取笑。卖水果的小贩热情地叫住我们兜售，我们买了一个沙瓤大西瓜，几斤般紫的李子。回到住处，切了西瓜，边看电视边吃。房间后窗吹进不易察觉的轻风，热鸦鸦的山脉上，一轮明月悬空，回廊庭院中树影婆娑。我有点心神不宁，刚才碰到的所有人都说我们是一对新婚旅行的伴侣。

四

这儿的服务员不大讲究，一大早门也不敲就进来重手重脚地打扫房间。我被吵醒后便躺在蚊帐里看导游图。服务员

走后我起来穿衣。卫生间还是没水，我把所有龙头拧开，出门去寺闲逛。旅行车又拉来一批新到的游客，寺前空地十分热闹。我在一家早早开门的旅游商场买了两盒香烟，又回到饭店。刚进房间便听到水龙头哗哗响，忙进卫生间关住溢出水来的浴盆龙头，刷了牙洗了脸，照镜子时我才发现，才游一次泳，就晒黑了。第二天胡亦穿着睡衣睡裤睡眼惺松地跟进来，爬上我的床四肢摊开躺下，控怨老太大打呼噜，早上外面又吵，没睡好。

“还睡呀？”

“嗯。”她睁眼冲我笑一下，哼一声，又闭上了眼睛。

我无所事事地坐在写字台前翻看今天的本地报纸，吸烟。过了会儿，听到身后床的弹簧响。回头看，她睁着眼看着我：“要喝水。”

我倒了一茶杯水端过去。她在我手里呢嘟呢嘟喝了阵，惬意地叹口气，又倒下去抱着毛巾被闭上眼。

“你笑什么？”她问。

“你睡觉跟小孩似的。”

“哼。”她用鼻子高了声，脸藏进毛巾被里。

我继续看了会儿报纸，她在床上开始翻来覆去地折腾，毛巾被都耷拉在地毯上。

“睡不着就起来吧。”

她生气地坐起来，赤脚下了地，也不梳头不洗脸，问我昨天买的李子呢，要吃。”

我告诉她在脸盆里。她去卫生间端出脸盆，蹲在地上挑挑拣拣地吃。

“劳驾，把脸洗了去。”

她不理我，啃着李子，眼珠骨碌碌转着冲我翻白眼。我把脸盆踢进床底下：

“不洗脸不让吃了。”

她沉着脸瞪我，嘴里还在嚼着。我好言说：“怎么能不刷牙洗脸吃东西呢？这不卫生，又没人跟你抢，这些李子都是你的。”

她转身往卫生间走，拉着长音不满地说：“那么多事，跟妈似的。妈！”她回头对我做了个怪脸，进了卫生间。

等我想起来，跑进卫生间，她已经刷得满嘴牙膏沫了。

“你怎么用我的牙刷。”

“用用怎么啦？”她含着牙刷说，“又用不坏。”

“我有肝炎。”

“那怕什么。”她转脸继续对着镜子刷牙。“我不怕。”

“传染上可是你的事，我不负责。”

“没要你负责。”

胡亦洗漱完，梳好头，新鲜干净地出来，忘了李子，跳上写字台坐着，手扶着桌沿，晃荡着长腿问我今天干什么。

“先去逛庙，下午再游泳。”

外面阳光强烈，我不怕晒，就光着头走。胡亦有个凉帽，忘了戴，不时把手捂在额头上。她额头很宽耸，据说这种人聪明。

“怕晒黑了不漂亮？”我边走边问。

“才不是呢。”胡亦嗔我一眼，“晒得烫。”

她掀起短短的刘海让我摸，我一摸，乐了，果然烫手。

我们先在小街一个小姑娘的店里吃了肉汤饺子，(这岛上的饮食风味是南北大串法)，然后沿着石板山路去一个最有名的尼姑庵。这庵原是东汉末年一个弃官修行的道士的炼丹洞。后来造了庵，以道士的名号做了庵名，还把这道士供在了观音旁边，这种兼容并蓄的大度精神还表现在庵里僧尼共存。当然，凡夫俗子尼姑是不理的。遇有轻浮男子试图搭讪，那些十八九岁的小尼姑便连忙摇手低放大，口中喃喃念动真经。庵中有大量年轻尼姑，个个相当虔诚，在香烟缭绕的圆通宝殿里，我们见到一个瘦嶙嶙的小尼姑在慈详的观者塑像前立起跪下，一丝不苟，连续几个小时地磕着头，青黄的脸上洋溢执迷的神态。令人眼前身后事如奔马激流尽涌上来，恍闻天外雷声隐隐传来。几个时髦青年趴在蒲团上扣头如捣蒜，诚惶诚恐。

“你不磕吗？”我问胡亦。

“不。”她放肆地说，“磕它干嘛，迷信！”

“陪我磕磕。”

“不”她一口拒绝。

我转身出去买了把香，燃着在菩萨前拜了拜，青烟袅袅地插在香炉上。胡亦一声不响地看着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跪下去，深深地俯首。站起来对胡亦说：“走吧。”

“你信佛？”走出殿门，胡亦问我。

“不，我只是不想在神明前无礼。”

走出山门高高的门槛，我们又置身在幽幽曲曲的山路。一旁是石砌的护山墙，荫如伞盖的大树。一边是苍郁的松林，陡峭斜下去的山坡，林隙可见远处接青天的碧海。

“你害过谁呀？”我蓦地停住脚，胡亦笑问，“这么小心翼翼。”

“你就那么……问心无愧？”

“当然啦。”她一昂首，“我从未对不起过谁，都是人家对不起我。”

“寡妇抱着夜壶哭——”我对警惕地望着我的胡亦说，“我不如你。”

“这是个笑话吗？”她乜着眼犹疑地问。

“不是。”我对她说，“你没发现我从不开玩笑。”

“我早就发现你是个贬味的人了”她大声说，“我最讨厌乏味的人！中国人怎么都那么德行，假深沉，假博大，真他妈没劲！”

“小姑娘说话别带脏字。”我提醒她。

“我她妈乐意带。”胡亦气急败坏地说，“你管得着吗！谁想管我，这不行那不行的，就跟谁能千年万世地活下去似的。”

“怎么谁都想管你了？”我笑着问。

“可不是吗。”她数着手指头告诉我，“爸爸妈妈哥哥，老师团干部里的积极分子，谁都管我。这些人有没有自己的事？怎么就象专为谁为别人活着似。我才不管那一套呢，不让我一人出来，偏一人出来！哼，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那么随便？”

她乐了，点点头，象一只神气活现的鸟。

山路尽头出现了光秃秃的顶峰。顶峰崖边突兀地屹立着一块巨石，摇摇欲坠，千年不坏，人站在下面势危如泰山压卵。这是岛上一个奇迹。在善男信女们眼里，这巨石是上苍

神力使然。攀上巨石，风声呼啸，脚下山峰尽小，人如立于青天之下，万物之上。极目千里，海天浑然，云在静静疾走，浪在无声奔流，似能感到地球、天体的运动；似能跳到早已消逝在地平线外面的过去年代的人、物。绰绰约约，虚渺飘忽，历历在目。

“你看到了吗？”我问站在旁边拼命用手护住头的胡亦。

“什么？”她不解地顺着我的手指方向看去，“你看到什么了？”

“使劲看。”

“我什么也看不见！”

我定睛再看，蔚蓝的天空上，白云象被孙大圣定住的飞驰仙女，一动不动。海则如冷却了的玻璃液。凝固成厚重的一块，渐次透明，反射出温莹的光泽。列岛、船只、错落有致，浑如一个个巨型盆景。

“没了。”我说。

“什么没了？你看见什么了？”胡亦着急地抓住我的手，“海市蜃楼？”

“说不清。”

“你别故弄玄虚了。”她央求我，“告诉我看见什么了。”

“下去吧。”我说。

“我不。”她说，“你不让我看到，我就不下去。”

“我什么也没看到，开个玩笑。你不是说我乏味吗。”

“可是一点也不幽默。”她象个哭了鼻子也没多吃成冰棍的孩子那样失望，满怀怨恨，“这不是开玩笑，这是骗人。”

下山的路上，她不理我了。就连我说出“你说得对，谁

也不能千年万世活下去。”这样明显讨好的话，也没能使她瞧我一眼。中午我们回旅馆吃的午饭。饭后我们各自回屋休息。我睡了一觉醒来，庭院，各个房间静悄悄的。我早晨把药瓶的盖子拧得太紧，这时怎么也拧不开了，我垫上手帕拼命拧。忽听胡亦迭声喊我。她脸红扑扑地从外面跑进来，坐在我的沙发上喘气，还带紧张地往窗外望。

“怎么啦？”我问。

“我刚才自己出去了，去海边。”

我把药片含在嘴里，往杯里倒水。

“碰到流氓了！”她大声说。

我看看她，伤紧闭着嘴，直到用水把药片送去，才张口说：“是吗？”

“是吗！你怎么一点没有正义感。”她十分委屈，“就是不认识的人也不该这么无动于衷。”

我又喝了几口水，问她：“什么流氓？”

“小流氓，两个他们跟了我一路。”她大惊小怪地说，“吓坏我了。”

“怎么你了吗？”

“怎么也没怎么，说了很多难听话。”

“说的什么？”

“说我嘴大。”她脸红了，“说我下雨不用打伞。”

我笑了。

“你还笑。”她也难为情地笑了。“真差劲。”

“他们那么说也没什么恶意，大概是喜欢你。”

“我知道！”

“知道你还生气。”

“我知道你把我当小孩！”

“没有。”

“就有！你上午对我的态度就象对小孩，跟我打哈哈，一点不尊重我。”

“没人不尊重你。”我安慰她，“你当然是大人。”

“那两个人就不尊重我。我嘴大额头大我自己知道，他们干么在大街上说我。你帮我打他们。”

“什么？”我说，“你叫我干这个。”

“嗯，考验你。”

“好吧。”我想了想说，“去看看。”

胡亦高兴得一跃而起，我叫她等等，去卫生间换上游泳裤。她问我是不是在腰里掖了刀，我说是。

在小镇的街上，胡亦指给我看那两个正巧在买西瓜的“流氓”。是两个文绉绉的青年，有一个还戴着眼镜。他们看见我和胡亦过来，就冲这边笑。我也冲他们笑笑，往前走去。

“你怎么不打他们？”

“我打不过。”我跟胡亦说，“我刚才是换游泳裤，不是掖什么刀。”

她气坏了，转身要跑开。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子，对她说：“你以为用刀扎人象开玩笑那样随便吗？不能对别人也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她挣开我跑了。

我独自走到海边，脱了衣服游进去。海水在我四周闪着焊花般的耀眼光芒，柔软的水波从我头上后背滚滚而下，我

有力地划着水，向蓝得没有一点瑕疵的、绸缎的般的大海挺进。游了一阵，我四肢伸开躺在海面上眯眼享受着阳光的照耀，随波漂浮。一个小小的人头出现在岸方向的蓝色的波涛中，越来越近，我认出是胡亦。她游到我身边，鬓挂满亮闪闪的水珠，向我击出一掌飞溅的水花。我竖起来，踩着水，她也踩着水，腼腆地笑着说："我又来了，你生我气了吗？"

"没有。你生气了？"

"我也没有。"她大声说。

"往前游吧。"我对她说。她点点头，我们一起向大海纵深游去。

"喂，我觉得你象算命先生。"

"什么？"我游慢了点，等她上来，"我不会算命，和尚会。"

"我说你象个算命先生，那么诡秘，话里乱藏玄机。"

"你象什么？"我不太喜欢她对我的这种看法，换成仰泳，瞧着她。

"我象人呗。"一股小浪激到她脸上，她闭了下眼和嘴，又纷纷张开。

"人什么样？"

"瞬息万变，唯恐天下不乱。"

"譬如……"

"譬如，"她笑嘻嘻地抢着话头说，"刚才我真恨你，转念一想。又不恨了。"

我停下来，有点喘吁吁。她游上来靠住我，我托着她胳膊踩着水。她快活地喘息着扒住我的肩膀说：

"没准以后我还会喜欢你，你也会喜欢我，天知道。不象

你算命先生，老那么沉着，有条不紊。”

我松了手，她沉下去，一会儿浮出来，咳嗽着抹去脸上的水：“你想害我呀。”

“我们游得太远了。”我环顾四周海面，已经出了海湾，那尊仰躺的巨大观音脸上的白塔绿荫已十分清晰。

“没鲨鱼，渔民说了。”

“有暗流，去年已经淹死了一个人。”

我们涉水上岸，长的浪潮翻卷着，滚动着。水花犹如无数拥挤跳跃攒动的自鼠群，冲上来，化作一滩滩水沫，渗入砂下。沙滩变得湿润褐黄。

傍晚，我们正在街边挑选玩常一件两个接吻小孩的有趣瓷像。古寺晚祷的钟声响了，一下接一下，沉闷悠远，小镇上空梵音萦回飘荡。我们循着钟声一路走进寺院，已经昏暗了的大雄宝殿中，一个身披红黄两色袈裟的长老领着上百个黑衣和尚在佛像前做着诵经晚课。长老在一名小僧的搀扶下，连连拜倒。分立两旁的汗流浃背的和尚一手摇扇，一手掌拜，在领诵僧的带领下，整齐嘹亮地哼哦。佛脸在摇曳的烛火中闪耀着慈爱的光环，微阂的慧眼俯视着顶礼膜拜的人们，又似视而不见。

大雄宝殿后面小殿里别是一番景象。五彩灯泡明灭着，三个峨冠博带、法衣斑斓的和尚坐在佛前壁台上，吹着电风扇，嗯啊吗吧地边唱边舞动法器。一班小和尚敲击着镲钹木鱼伴奏，声调仰扬顿挫，重复循回，就象唱着一首古老的叙事诗。

我和胡亦各求了一支竹，上面各是一句旧诗。我那上面写的是：“春雨断桥人不渡”。她那上面写的是：“无端隔水抛

莲子。”

五

“喂，你看见我的袜子吗？”

我靠在床头，双手抱脑看闭路电视。胡亦手上沾着肥皂沫问我：“我的一只袜脱下来怎么不见了？”

“……”

她东瞅瞅，西翻翻：“你没拿？”

我仍旧看电视。

“问你呐。”她走到床边，用湿手捅我一下，也掉脸看了电视里令人眼花缭乱的武打，“你倒是说话呀，哑吧啦。”

我把目光收回，忍着气说：“我凭什么得知道你的袜子在哪放？”

“不知道你就说不知道呗。我不过就是问你拿没拿，怎么啦？”

“没拿，也不可能拿。”我忿忿地继续看电视。

“瞧你那副样子，谁欠你二百吊似的。”胡亦厉害地瞪我，转身出去，“这人怎么这样，没劲透了。”

剧里最潇洒的一条好汉被铁砂掌打吐了血，眼瞅着就要被凶神恶煞坏蛋结果了性命。一位漂亮的小姐自天而降，雄壮地怒吼着，指东打西，挽狂澜于既倒。

我听见胡亦在窗外和人嘁嘁喳喳说话，话里夹笑。从纱窗看出去，见她一边晾衣服一边和下午遇到的那两个“流

氓”说笑。一会儿，胡亦跑进来，拉我去打扑克，说那两个人邀请我们去他们房间玩，他们也住在这家旅馆。

“带刀吗？”我问。

胡亦笑着说：“人家不是流氓。”

“这会儿又不是了。”

“走吧走吧。”

她牵着我，走到隔壁那两个满面笑容的人的房间，对他们说：“这是我爱人。”

我猝不及防，先热情地和那两个人一一握手，坐下来才瞪胡亦。她嘻嘻哈哈地和那两个人开着玩笑。

“你们是旅行结婚？”戴眼镜的那个问我。

我哼哼哈哈，不置可否。

“我爱人不太爱说话。”

“性格内向？”另一个小于笑着瞅我。

“比较深沉。”胡亦简直是乐不可支，“他是学考古的。”

“是吗！”那两个家伙一阵惊叹，“属于四化人材呀。”

“哥儿们，”我说，“咱们不是玩牌吗，怎么改了，拿我开起心。”

“没那意思没那意思。”戴眼镜的那个拿出扑克牌，洗了牌。我们四个开始摸牌，玩一种赌点小输赢的牌戏那两位都是都牌痞了，玩得很油，也很体贴我们，赢了几局后又送了我们几局。不就是玩么，我也没太认真，乱叫高分。玩来玩去，胡亦成了唯一赢家，赢了几块钱硬币，愈发兴致勃勃。我已经有点心不在焉了，一边出牌一边瞪眼看电视。

“你真是考古的？”年轻的那个牌友问我。

“听她胡说，不是。”

“那是干什么的？”

“街道干部，你呢？”我问他。

“他们是作家。”胡亦插话，俨然已相知颇深的样子。

“噢。”我想起旅馆某个房间门上似乎贴过一张某出版社笔会报到处的告示，原来他们就是那伙写东西的骗子。他们自报了家门，我听着耳生。胡亦又告诉我他们的作品是什么。我瞅着胡亦热心声张（真不知她怎么和这二位一下子这么熟）以及两个作家谦逊的样子十分可气，明明看过那些作品也装糊涂，“我很少看中国小说。”

他们又说了一大堆来参加这个笔会的如雷贯耳的名字。胡亦兴奋得满脸放光，又恭顺仰。

“我不知道你还是文学爱好者。”

“我当然是，”胡亦白我一眼，“我兴趣广着呢”。

这牌已经没法玩了，因为胡亦开始就文学提出一连串诚恳而愚蠢的问题，那两个家伙在煞有介事地热忱回答。一个热情的文学青年撞上一个或者两个热情的作家真是件令人恐怖的事。他们的话题渐渐大起来，已经侃出了国界。我明显感觉碍他们的事，又不便拍屁股走，似乎不恭，只好假装被幼稚的武打片所吸引乃至全神贯注。正在我痛苦不堪的时候，电视救了我。本来打得激烈的场面突然变成了一个正在脱衣服的女人，也许放录相的人也没料到，楞了几秒钟，接着中断了，屏幕上一片雨点。各房间冲出很多兴奋的男人，往别的房闯，都以为自己房间的电视机坏了。我趁乱溜走。我的房间里有个陌生男人在搞我的电视机，我客客气气请他出去，

关上门上了床。

夜里，胡亦从作家们的房间出来，路过我的窗口看见我还没睡，就进来了。进来便问我："看到了吗？"

"什么？看到什么？"我不解地问。

"裸体女人呀，你那么飞跑，看不上可太亏了。"

"是非常遗憾。"

"真丢脸，我没想到你竟是这么个低级趣味的人，把我的脸丢尽了。还是在作家面前，人家会把你写进书里。"她很傲慢，到底是和作家消磨了一晚上。

"我不大懂，"我说，"以会连剧的脸也一埂丢了？"

"我跟他们说你是我爱人呀，他们都问我干吗找这么个又老又俗气的人。"

"这是对我的侮辱。"

"可你的确看上去又庸俗。"

"我说你侮辱了我。我怎么会成你爱人，你大概不知道我是谁。"

胡亦诧异地看着我，走过来："你是谁？是毛主席丢的那个孩子？"

"你别闹，别闹。"我求她。

她一把抱住我，咯咯笑着："让我也一亲天颜。"噘着嘴唇作势欲吻。

我开始还觉得可笑，扒她死扣着我脖子的双手，接着就象收蛰了一般了个哆晾，过去熟悉的感觉、冲动蓦地喷射到全身。我猛地推开了胡亦，她向后踉跄，一个屁股蹲坐在地毯上。

“别闹。”我无力地说，感到全身血液沸腾，“我经不起逗。”

“你把我弄疼了。”

“我拉你起来。”我把她拉起来，喘着气说，“回去睡觉吧。”

“你怎么啦？”她纳闷地问我。

“你快走吧。”我厌恶地说。

那一夜我几乎没睡，咬着牙躺在床上忍受着勃发的情欲烈火般的煎熬。天亮后我去洗凉水澡，发觉眼睛都红了。

胡亦还没起，我也不想见她，独自去海边沙滩散步。海风吹来，凉意浸人，裸露的肤肌的起了鸡皮疙瘩，我双手抱肘慢慢走着，鞋里灌满砂子。我在沙上坐下，张满一湾的潮水一批批退下去，留下波纹状的一道道水印。我坐了很久，心平气和地想着那个撩人的女孩于，直到阳光笼罩了我，才起身往回走。

我在海边公路旁喝了小贩的速冻水，喝下去就后了悔，那香精和漂白粉味真叫人恶心，吐又吐不出来。尽管这样，我的心情仍然挺好。

我走进旅馆时，胡亦正在院里和那两个作家说话，看到我一齐哈哈大笑起来。我进了房间，胡亦也神态诡秘地跟进来：

“你去哪儿了？”

“遛遛。”

“怎么不叫上我。”

“忘了。”

“你看上去挺高兴，什么事这么乐？”

“没事便秘了好几天，刚通。”

“我昨晚，”她在我旁边坐下说，惹你生气了吧？”

“还好。”

“我真怕你嫌我轻浮。嗯，我有件事想问。”

“别兜圈子了。”我温情地瞅着这个忐忑的女孩，“你想问的那件事我知道了。”

“我没说呢，你怎么会知道？”她脸红了。

“这种事不用说。”我微笑地说，“感觉就能感觉到。是的，我也喜欢你。”

她抿嘴笑。

“别笑，我觉得这件事我们双方还都要慎重。我有必要让你了解我是什么人，然后你再决定，即使你动摇了，我也不怨你。”

她笑“你说吧。”

“我是个劳改释放犯，谈不上释放，保外就医。”

“我不在乎。”她忍着笑说。

“我得的病还是传染病。”

“没关系。”

“我在你前面和很多女人有过关系。如果你想听……”

“想听。”她笑嘻嘻地说，“洗耳恭听。”

“别笑了。”我说，“你怎么象是开玩笑。那年，我认识一个象你一样可爱的女孩，她非常非常爱我……”

胡亦大笑起来，笑得十分厉害，眼泪都出来了。我钳口呆住了，不知所措。

“你笑什么？”

“我发觉你这个平时不露，一露出来比谁都逗。我就不喜

欢那种嬉皮笑脸穷贫的相声演员，好演员就得观众笑自己不笑。”

“我不是跟你说相声！”

“你别逗我了，我肚子都要笑疼了。”她笑得弯下腰，欣赏地瞅着我，“你真油，一眼就看穿了我的花招。我的玩笑还没开起来，你就先接了过去，他们俩还说你会上钩呢。”

“谁们俩？”

“那两个作家呀。我告诉他们咱们不是夫妻。他们非说偷偷爱我。我们说编小说，他们叫我试探你，问你，和你开个小玩笑，还跟我打了一个西瓜的赌。这下他们输了，你的幽默感比他们强。”

我想我的脸色已经变了，忙点起一支烟遮掩。

“咱们去找他们吧。叫他们买瓜。”

“你去吧。叫他们买瓜。”

“你去吧。”我强笑，任凭胡亦怎么拉也不动地方。我知道见到那两个卑鄙的家伙，我肯定会控制不住自己的。

胡亦跑掉了，我见隔壁旋即响起的笑声，忙迅速离开旅馆。

我沿着海边公路漫无目的地走。由于每年台风的劲吹，岛面对外海的这一面几乎没有高大树木，阳光直射在路面。我在灼人的阳光下行走，很快全身出了汗，感到愤怒在一点点增长。两辆满载客的旅行车从我身旁驰过，卷起灰尘，我变得肮脏、粗陋、怒不可遏。岛的地貌在顶端起了变化，佛陀山支脉绵延人海，公路劈山崖而过，连续出现峥嵘的山口。长着低矮乔木和草丛的陡峭山壁上刻满佛像和谈语以及毛主席

诗词。在一个凹我看见一个楼阁。楼阁凌空建造在峡谷间，海水在下面的礁石上激流飞溅、涛声如雷。楼阁后面悬崖还有一条大裂缝，狭长多裙，晦暗神秘，潮水涌进涌出，据说这是观者现身处。阁内立一十八手观音，金碧辉煌，垂目凝神。我怎么才能象你那样雷打不动？我问。

回来的路上，我走进芦苇荡中的小径，高大茁壮芦苇密密麻麻，一望无际，犹如森林。海风惊过，苇浪翻滚，簌簌作响。

走出芦苇荡，天已经黑了，黝黑的山林中寺院和人家的灯火点点。拧檬色的月亮低低悬在海面，波平浪缓的海面泛着一层银辉，在夜色中遥远、幽静、漫无边际，象是一片结了冰的湖水。我神情黯然地伴着月亮走，饥寒交迫，感到非常悲凉。

小镇的街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各个餐馆里笑语曈曈、杯觥交错，我在一个餐馆坐下来要饭菜吃。旁边一群作家在喝酒，今年这岛上的作家比和尚都多，场上疯狂扭迪斯科的，夜间里昏天黑地搓麻将的都是作家。我问一个也住在我们旅馆里我原来以为是商人的作家，他那两个年轻伙伴怎么不见了。那人喝得醉熏熏，半天才闹清我说的是谁，说他压根不认识那两个“瘪三”。“他们要是作家，我就是罐装青岛啤酒。”

六

我希望胡亦能注意到我的异样，希望她象平时那样，脚跟脚进来询问我，毕竟我一天没见影了。可她已经丢了对我的好奇和兴趣，看到我从窗前经过也不招呼。继续和那两个骗子谈笑。我躺在床上，听着隔壁传来的尖声尖气的笑声，尽管决不愿承认，也明白自己是吃醋了，嫉妒了。也就是说，我认真了。

他们说话声意突然大了，胡亦站在打开的门口说："等会儿我，我马上就来。"接着飞跑道我的窗前。我来不及多考虑，一跃而起，喊她的名字。

"什么事？"她闻声走回来，推开我的门。

"进来。"我说，"跟你说件事。"

"急吗？不急明天说吧，我还有事。"

"这么晚了还有什么事？"

"嗯，他们那两个作家约我去夜泳，月光浴。你去不去？"她毫无热情地邀请我，"要去一起去。"

"我不去。"我说，"你也别去了。"

"为什么？"

"我觉得这么晚了不安全。"

"我有伴儿。我不是告诉你了，那两个作家陪我一起去。"

"什么作家，哪有作家？"

胡亦不耐烦的脸上又添了一丝不满："别装傻了，你又不

是不知道。”

“你指那两个和我们打扑克小伙子。”我微笑地说，“他们可能是有学问的人，也许是宇航员，但你别把作家跟他们拉在一起，他们连作家的儿子都不是。”

我本来以为胡亦会吃惊，会惶惑，会刨根问底，然而都没有。她只是看了我一会儿，问：“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他们是骗子！”

“那又怎么样？既然谁都可以冒充思想家，冒充一下作家有什么不可以？”

“你不在乎？”

“不。”她笑，“我觉得这个玩笑挺有意思。你不是也一直说你是劳改犯，不过你这种冒充可太俗了。”

“胡亦。”那两个年轻人在外面叫，“在哪儿呢？走不走啊。”

“来了。”胡办闻声往外走，“来了来了。”

“等等。”我粗暴地抓住她胳膊。

那两个年轻人推开我的房门，出现在门口。我松开胡亦，象马一样毫无表情地说：

“二位作家等会儿行吗？先到院里等会儿去。”

“怎么啦？”其中一个问胡亦。

胡亦脸色苍白，勉强笑笑说：“没事，你们出去等会儿吧。”

两个人退出去，在院里哼哼呢呢说话，胡亦瞟我一眼：“还有什么，快说吧。”

“没啦。”我沮丧地说，“就是希望慎重点。”

“怎么没啦？应该还有呀。”她尖刻地说，“干吗不把你这么醋劲大发的原因讲出来，酝酿了一天的勇气又烟消云散

了？”

“对。”我说，“是那么回事，我喜欢上你了。噢，不用羞羞答答了，爱上你了，不是相声。”

“我信了，还不成？!”胡亦鄙夷地瞧着我，“爱上我了，哼，我也必须爱你吗？”

“当然不。”

“好，那我告诉你，你多情了。我不爱你，压根也没想过要爱你。”

“……”

“要是我过去不检点，哪句话哪件事让你误会了，算我不好，向你道歉。这几天你照顾我。我谢谢你，以后咱们各玩各的吧。”

她转身要走，我挡住了她，低三下四地说：“你别生气。”

“我没生气。”她厌烦地吁了口气，“你还要我怎样？你帮了我忙，我谢了你，还不够？我还要和那两个——你说的——骗子游泳去呢。瞧，就是我真乐意和你结婚，你也受不了呀。”

“不，我不是道学先生。可以做得比两个小子都豁达。要是你仅仅因为这一点。”

“你都听什么了！”胡亦恼羞成怒，“我不会跟你结婚。我不是不跟你结婚，我跟谁都不结婚，我根本还没考虑过结婚。”

“……”

“其实，你也是鬼迷心窍，你跟我结婚有什么好。”她口气和缓些，“要说结婚，你还是找个象过去那个‘非常非常’爱你的姑娘，一定会对你好一辈子的。我可就说不准了，即便现在喜欢你……我跟你说这个干什么！躲开，我出去。”她

气了，象呵斥一条狗。

“你不能这样对待我。”我说。血涌上脸，青筋毕露，太阳穴一跳一跳的。

“我怎么对待你了?”她也气愤地尖叫，“你这人怎么这样无礼。我们不过是萍水相逢，一块玩了几天，我又没花过你一分钱，从始至终就是旅伴关系。别说没有什么，就是真有过什么，我想走你也管不着！难道你碰到对你热情一点的女孩子，就都以为她们一门心思要嫁你！”

胡亦推开我走了，我屈辱地低下头。那天晚上，他们一夜没回来。电视播音员预告，今年第五号台风今天夜里到达这一带海面。

第二天早晨，天气阴晦，斜风阵阵，海水变得黑黄混浊。浪潮一道跟着一道，紧紧衔接，刚掀起锋面，就在顶尖翻花卷浪，咆哮着滚滚而来，迅猛有力地冲刷上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重重叠叠，白浪滔天，形成宽阔、蔚为壮观的浪阵。岸边的游泳者，下海游出几米，即被连续跃起的海浪灭顶，无影无踪，接着，随着冲上来的厚厚潮水的退回，狼狈地出现在沙滩上。纵观全海滩密密麻麻的游泳者，竟无一人能冲过浪阵。我走下沙滩，水刚齐腰，即受到浪头猛烈撞击，水浪把我打得颓然倾倒。我匍伏在水中，见一个浪头刚刚掀起便一头钻了进去，水流呼呼从我身体两侧泻过，我顶住了强大的冲力，在浪头背后露出。长长拱起的波浪向岸上飞快扫去，留下一条狭窄深凹的浪谷。我刚游出谷底，第二线浪峰推了过来，我竭力往上起，未至涌尖已陷人沸腾、爆碎的白浪中。接着，象是有人猛推我胸部一下，我仰面朝天倒栽在水中，水

流从我胸腹部沉重地驰过，裹着不断翻着跟头的我飞跑，水退滑下去，我躺在泛着水沫的沙滩上，七窍进水。我再次冲进海里，再次被无情的海浪掷回岸上。第三次我学聪明了点，斜刺顺着涌势游，不等浪头掀花破裂，刚呈形便越过峰顶，连闯几道浪涛，进入浪阵中心。这时我可以看到海面上远远涌来的一道道波浪，如何愈滚愈大，象一个慢慢爬起身的巨人，忽然站起来，顶天立地遮云蔽日。缓缓弯下腰，伸出无数只手爪攫住我，不顾我的挣扎，将我按住水里揉成一团，象子弹似地装进枪膛，向岸上射去。我陀螺般急剧旋转着，风驰电掣地飞行着，耳内只闻水吟龙啸，良久，几乎窒息了，一头扎在沙滩上。我精疲力竭地爬起来，周身象被人揍过一样疼痛，张望着扬威肆虐的海，望着站在残水里嬉笑，浪一来便往回跑，享受着随波逐流乐趣的男男女女。

乌云在海平线堆积、飘移、蔓延过来，苍白的天空象是洇了墨水的纸，迅速变暗、变黑，沙滩上象黄昏一样。一滴沉重的雨点打在我肩上，我仰脸起，又有数滴雨点先后落下。游泳的人们开始散开，奔跑。雨点连成线，密集地下成白茫茫一片，海滩很快空旷了。我抱起湿淋淋的衣服，走了两步，看到了胡亦。她独自坐在沙滩上，头发、衣服都湿透了，贴在身上。脸上雨水在流淌，我不知道她是否在哭。

“他们把你怎么啦？”

“……”

“你说话呀，他们把你怎么啦？”

“昨天我对你真不应该，你别生我的气。我这人就是这点不好，对人刻薄，说翻脸就翻脸，非得叫人也这么来一下，才

知道不好。”

“他们把你怎么啦？”

“别问了。”呜咽地说，“我不会告诉你的。”

风大了，雨幕抖动着，愈来愈密，愈来愈有力，已成倾盆大雨。我被雨浇得张不开口，睁不开眼。海潮一波波涌近，涛声雷鸣交响。

七

暴雨下了一天，晚上也没停，水龙头流出的水含了大量泥砂，岛上还断断续续停电。我没出屋，看着忽灭忽亮的电视。据新闻报道，台风已在与岛遥对的大陆沿海登陆，强劲地横扫了十几个县，造成了严重破坏。

我没看见胡亦，不知她在不在自已房间。那两个男人领着两个姑娘进了他们房间，开始还能听见隔壁哪叽叽哝哝的说话声和哧哧笑声，后来就没动静了。窗外的雨一会儿急一会儿慢，无声的闪电不时照亮夜空、庭院。

夜里，我忽然惊醒，隔房间有人在激烈地争吵，接着，争吵声戛然而止。须臾，我的房间灯一下亮了，胡亦满脸狂怒地闯进来。

“喂，你想要我吗？”

“干吗？”我从床上跳下来。

“别问，想要就给你！”

她走上来要搂我，我一把将她拨拉开。

“喝，还有点不好意思。”她嘴里喷出强烈的酒气，“你真是个清白的好人儿，一个痴情单恋的小男孩，命运总是对你这种好人不公正。该得到的得不到，不该得到的全揽。今天，我他妈就要铲除这人间不平。”她大喊。

我走开把门、窗关严，使她的声音传不出去，然后两臂架在胸前看着她。她头晕站不住，倒在了床上，安静了一会儿，睁开眼，见我还站在一旁，便骂开了：

“你他妈怎么不动呀，吃货，还得我喂你？不是嫌我对你不好吗，这回我对你好了，怎么又怵了？噢，不会干，真是白活了。不复杂，这就象吃饭一样，不用学。”

我点起一支烟。仰头吐烟圈，心象一把被戴着铜指套的手揉拨的琵琶，弹着一支老歌。

“你难过了。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可爱、纯洁的故事，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可爱、纯洁的人，你象中学生一样浪漫，我告诉你。本来无一物。”

“不要意气用事，你这样报复不了谁，只会毁了自己……”眼泪从我干涸多年的眼眶沉重地流下来，象一个终于破了头的疖肿，流出来的是浓血。我只希望流得彻底、干净，只希望粉生生的肉芽赶快长满填平这个使我痛苦、不能正常生活的凹洞。重新恢复健康肌肤所具有的一切光泽、触感；重新恢复整个肌体的卫生；不受妨碍的功能。我声色俱厉地说：

“不要再提我的情感，不要妄加揣度，不要亵它，否则我不客气。”

“你别对我厉害，别对我这么厉害。”胡亦叫着，也哭起来。接着打起逆嗝，跑进卫生间，开始呕吐，吐一阵哭一阵。

我给她捶背，倒水漱口，擦脸。她闭着眼睛嘤嘤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完了。”她说。

“想开点，现在刻骨铭心的惨痛，过个几十年再回头看看，你就会觉得无足轻重。”

“你说得倒轻巧。”

“那怎么办呢？”我问她，“哭死？灌硫酸浇一壶？”

她停止了啜泣，垂着头，愧悔难当。

“不用我再讲大道理了吧？”

她摇摇头。

“那就这样吧，别悲天悯人，自叹命薄了。你还年轻，依旧漂亮。”

“真的吗？”她抬头看我。

我点点头，对她笑笑：“你照照镜子。”

她掉脸看壁上的大穿衣镜，立刻恢复理智，本能地擦去脸上的泪艰，把凌乱的鬓发捋平。

“明天就走。”我也出现在镜里，“我去给你买票，怎么来的怎么回去。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你跟我一起走吗？”

“不，我还要住两天。”

“我想给你留个地址。”她犹豫地问，“你要吗？”

“好。”我找支笔，让她写在纸条上。

“我……”她写好条子，表情复杂地看着我，欲言又止。

“好啦，”我说，“别说内疚的话了，也别假装爱我。回去睡觉吧。”

我送她出了门，她情不自禁地瞟了眼隔壁那扇紧闭的门，眼睛登时又黯淡了。我推她转过身：

“不许再想这件事，高兴点。”

“高兴不起来。”

“想想别的事，过去的那些高兴事，没有一件吗？”

“有的。”她勉强笑了一下，进了她的房间。

我看她关好门，走回房间，点起了支烟，把她留的那张纸条烧了。

第二天，我到码头买船票。由于台风延误了几班船期，码头上人山人海。票房挂出了牌子，这两天的船票已全部售光。我耐心地在人群外等候，没多一会儿，那两个人果然满头大汗地挤出了人群，手里拿着两张船票。我迎上去，脸上露出笑容。

“噢，哥儿们，买着票了。”

两个人抬头见是我，脸上立刻流露出戒意，佯笑着说：“你也来买票？”

“没买到。我看你们哪班船。”

他们犹豫着不愿把票给我看。我伸手拿了过来，翻来覆去看了看，还给他们。

“我们也坐这班船走，咱们一路。”

“你不是没买着票吗？”戴眼镜的问，把票装进衣兜。

“上船补呗。我刚在码头和警察套了个瓷，船上见啊。”我转身要走。

“哎，”年轻的那个叫住了我，“你们急着赶回去有要紧事吗？”“我倒不急，胡亦特急。本来说再住两天，她突然变非

要回去，也不知出了什么事，昨夜大哭了一场。你们知道她出了什么事？这两天你们常在一起。”

“不知道。”他们连忙说，“昨天还好好的呢。”

“我也纳闷，赶紧回去完了，可又搞不着票。瞧她那样，真怕她在这儿闹出点事来。”

“这样吧。”年轻的和戴眼镜的交换了一下眼色，说，“你们要急，我们的票让给你们。”

“那不好，一起走不就齐了，我们肯定能上船。”

“没关系，我们不急，晚几天走没事。你们上船补票只能补散座，还不够受罪的呢。”

“那太谢谢了。”我接过他们的票，付了钱笑着说，“谢谢，太谢谢了。”

下午，我送胡亦上船，一路都没说话。到了码头，只匆匆地握了握手，她就拎起手提箱走进去，头也没回。满载着乘客的摆渡船驶向湾里泊着的客轮。客轮各层甲板上站满了花绿绿的人群，乱纷纷地向码头招手。胡亦穿的素色衣服，我早已找不着她了。我也知道，她的心神已经随着回程的开始，全部回到了旧有的、熟悉的另一个世界。这次旅行中遇到的人和事已尽量都留在这个岛上，包括我。客轮在港湾停留了很长时间，直到夕阳西沉，全部乘客登了船，才在满湾金波中启锚驶走。浩瀚的海洋在我们之间展开了，轮船愈来愈小，消逝在暮色苍茫的海平线。

我沿着幽暗潮湿的山阴道往回走，在一个衰老的老太婆的摊上买了把骨柄短刀，坐在一株古老的银杏树下的青石上分开了刃。

这天晚上是观者菩萨的出家日，也称之为生日，就是说不知何年何月的今天晚上一个凡夫俗子肉身坏了，一个菩萨诞生了。各寺庙都通宵达旦地做着隆重的法事祭奠。海外各国的善男信女随缘乐助出成千上万的钱财。大雄宝殿内无数支红烛照的佛像生辉，铜铸的香鼎内插满了香束。燃得大殿烟雾腾腾，一批批信徒在林立两旁的僧众的唱经声中拜倒佛前。钟鼓回响在夜空，颂声萦绕于梁上。我回到旅馆安然入睡，梦里犹闻清音隐隐。

早晨，我起床后感到神情气爽，精力饱满。美美地吃了顿早饭，走到海边码头。台风已远远带走了雷雨，海面风平浪息，红日遥遥浮出。乘早班客轮离岛的游客开始在码头聚集。终于，我看见了那两个躲躲闪闪提着行李的朋友。

“你们好。”我愉快地大声向他们问候。

他们脸色则瞬时变了。

“多巧呵，又碰上了。你们怎么走呵，多住几天嘛，撇下我一个人怪孤单的。”

我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放下行李，眼露凶光，手插进裤兜。可扫了下周围密集的人群，又慢慢露出笑容：

“你怎么没走呢？”

“舍不得你们呀，想跟你们做伴。再住几天吧，这岛上的风光多么好。”

“我们不住了，你要舍不得走，就和你那个新婚妻子多住几天，和她做伴吧，她就缺伴。”

“她走了。”

“那你再勾搭一个，岛上有的是姑娘。”

“姑娘倒是不少，可没什么叫人刮目相看的。”

“你还挺难弄。得嘞，哥儿们，别这儿打岔了。让让，我们得上船了。”

“打你妈×岔。”两个人脸上的笑容顿时僵滞了，直瞪瞪瞅着我：“你厉害，你厉害还不成。”

“厉你妈×害。”

你别没完，我们这是让你，再来劲打出你屎来信不信？

“你要打出我屎来。”我说，“也是你费事，还得一口口吃喽。”

这两个人是老手，出拳又快又狠，打得我不善。我躲闪着，用短剑在他们二人腿上浅浅地刺了几道口子。警察一到，就把剑一扔，举手投降时那两个家伙想跑，实在没处跑，被人群箍桶似地围着。

我们三个人被带到了派出所，一人一个墙角蹲着。一个警察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们三个都是打圈里逃出来的，半道上闹翻了脸打起来。那两个小子一听我这么说，急得话都说不利索了。连连说根本不认识我，他们是上船的旅客，老实巴交的大学生，我这个流氓向他们无理寻衅。

“我信你们谁的？”警察问。

“谁的也甭信。”我说，“是公是母掰开瞧瞧。”

“说的也是。”警察踢我一脚，“我看你们都不象好人。”

警察去查了各地发出的通缉令，拿了一张回来，打量着通缉令上的照片和那两个耷拉了头的家伙，问他们：

“是你们俩没错吧？诈骗、轮奸，事不少啊。”

我直起腰冲那两个上了铐，恨恨地望着我的家伙笑呵呵

地说："咱这嗅觉可以吧，你们一张嘴，我就闻出了还新鲜着的窝头味。"

后来，警察对我进行了单独询问。不管他们怎么问，我都说我只是瞧出这两个小子不地道，报案又没证据，所以弄了个公共场所斗殴，以期引起警方注意。警察提到胡亦，说是那两个人交代了，让我提供受害人胡亦的情况。我说我不知道，没有地址也不了解详情。警察做了许多工作，我坚持我的说法。他们只得让我走了。

我一路乘船、火车回家。穿过了广袤的国土。看到了稻田、鱼塘、水渠、绿树掩映下粉墙绰约村镇组成的田园风光；看到了一个接一个嘈杂拥挤、浓烟滚滚的工业城市；看到了连绵起伏的著名山脉，婉蜒数千公里的壮丽大川；看们了成千上万、随处可遇的开朗的女孩子。

浮出海面

上　篇

经过一星期艰苦的谈判和讨价还价，北河乡仍将工人年薪卡在一千三，不肯降下来。这样，我只好放弃承包那个社队办的濒于倒闭的服装厂。一个朋友告诉我，一家位置很好的餐厅正在清理帐目，问我有无兴趣去当经理。我常去惠顾那家餐厅，知道其背景复杂，那伙人哪一个都是开罪不起的，便谢绝了。

天色已晚，临街的高楼大厦间间灯火通明，雪亮的外国汽车川流不息，大街犹如一条快速流动的明晃晃的河。我随着密集的人流急急走着。商业区林立的霓虹灯使鲜丽的广告牌、琳琅的商品、花园锦簇的少男少女笼罩在红红绿绿、忽明忽暗是氛围中，一串豪华的大旅行车鱼贯停在一座金碧辉煌的大饭店门口，涌下成百挂着相机、满面笑容的外国游客，衣冠楚楚的侍者毕恭毕敬为他们示路。一个交通警呵斥一个乱闯乱瞧的中国小伙子。小伙子满不在乎地说：

“厉害什么，厉害什么，他就是一帮香港人吗！”

“香港人？人家是日本人。”

我笑了，很多行人也边走边笑了。

我在一间香港人开的快餐店站着吃了个汉堡包，又要了瓶可口可乐慢慢吮，看着灯广告牌上的漂亮菜看出神。自从我父母相继谢世后，我就常在这样的快餐店胡乱吃一顿。店里放着这个月流行的爱国歌曲。一个我认识的服装小贩凑过来，说他刚从珠海进了批衣服，今晚在西单市卖，叫我去挑几件。我说我还有事，改天再说。

我到柜台上换了些零钱，走到外面一个投币式自动电话亭打电话。拨了两遍没拨通，没了耐心。看到外面一个姑娘很焦急，便让给她打。自己走出来。一辆无轨电车驶来，我跑两步挤上去。车到站我又突然觉得什么人都不想见了，继续往前乘，一直到总站才下来，溜溜达达瞎逛。这条街有很浓密的洋槐，乘凉的人很多。男人们在路灯下打扑克，小孩子坐在马路沿上吃西瓜，老太太则搬着小板凳扎成堆，东家长、西家短地聊阔篇。没人注意我，也没理由注意我，我很黑，又穿着黑衫。

我想找个演外国旧片的影院，走了两家都满座。走到一家剧场，有人迎上来问我要不要退票。我只肯出一张电影票的价，那人踌躇一下，索性把票子白送给我，我进剧场时不禁有些怀疑。

剧场里只有稀稀拉拉几个观从，台上一个古装少女在跳着徐缓但十分舒展的中国古典舞。水袖在谈蓝的光中拖来曳去，腰肢婀娜地扭动，筝和琵琶流水般地倾泻，天幕一片辽远清丽的冷调子。曲终舞罢，灯光暗下来。尽管我很入迷，也

没鼓掌。

舞台再次亮起来时，这个姑娘穿得很少地跳出来。跳了一会儿我才明白，她跳的是一神话中的女英雄。在共工那个倒霉蛋头触不周山、造成天塌地陷的严重后果后，这个女人象瓦匠一样把天重新砌好，使我们人类得以继续繁衍。据说，也是这个女人。同她的同胞交尾产卵了提供了第一批人种。值得欣慰的是编导没让这个女孩子裹上一层蛇皮，否则，她就不能向我们展现她那双极富表现力、生气勃勃的腿。最后，我还是觉得扫兴。我以为不该让一个女孩子向成年人表现雄壮、慈悲，即使她是好心眼。

我对这个女孩子印象深刻，因为她表现功成名就后接踵而来的死亡很传神，简直可以说死得洋洋得意。

散场时我买了份节目单，跳舞的女孩叫于晶。

我在楼梯上就听到我家里一片喧闹声夹杂着隐隐的舞曲声，也不知哪伙朋友在这儿聚会，父母欣逢盛世，学了我们兄弟姊妹八人，又象播种机一样把七个兄姊撒到祖国各地，生根发芽。虽然我外出旅行方便了许多，但父母过世后的那些日子，我十分寂寞，就招朋友们来玩。后来，我也闹不清究竟谁那儿有我家的钥匙。反正我每次回家，公寓里总是一大堆不认识的人又玩又闹，有几次我都不得不睡在地板上。我怀疑有些钥匙是他们自己配的。管片民警训诫了我好几回，我表示拉不下脸，只好随他们去抄，果然抓走，些嫌疑犯。法院还差点以窝藏罪对我起诉，幸亏一个律师朋友从中斡旋，让我具结悔过，才不予追究。清静了几天，这些日子，国内歌

舞升平，我家又日趋繁荣。我倒也不在乎了，因为民警也有我家钥匙，有情况随时来好了。

我进了门，径直到自己房间关门睡觉。快睡着时，有人咚咚敲门。

“石岜，电话！”

我十分不高兴，爬起来到客厅接电话。客厅里一帮人在装模作样地跳集体舞，我觉得很好笑。电话是一个怒气冲天的女朋友打来的，说我害她在景山等了两小时。我想起答应过请她吃广东菜，只得撒了个谎，说我病了。她要马上来看我，我说明天，明天我在家等她。我放下电话问那些人，干吗跳这种不三不四的舞。一个人说，这是他们厂团委领的任务，限期学会，所以在这儿加班。我想问他是谁，又觉得不太礼貌，起身离去。

“你们跳吧，专心跳吧。”

回到房内，我睡不着了。戴上立体声耳机听了会儿科德尔曼的钢琴曲，想起过去这套房子内欢欢乐乐一大家子的情形，无声地哭了会儿。去厨房冰箱里找酒，发觉空空如也。跑到客厅里一看，那帮人正一人端一杯我的啤酒。我勃然大怒，把他们全轰了出去。

我乘电梯下楼。附近街角有一家营业到深夜的私人酒店，我和那儿的人很熟，老板娘总是给我国几升冰镇啤酒。我一边喝，一边看店里电视播放的晚间国际新闻。美国佬又被亡命用阿拉伯人开着一卡车炸药炸得血肉横飞，而他们那个又老又帅的总统正在仪态万方的夫人陪同下神采奕奕地发表演

说。一个吃饱了撑的洋瘪三又创了一项无聊的世界纪录，钻进木桶里从大瀑布冲下来。这时，一个穿红拖鞋的姑娘妈妈婥婥定进来，坐在我旁边。老板娘跟她打了个招呼，随手斟来一杯白酒。电视里的国际新闻播完了，播音员预告明天的天气情况。我转眼瞅了眼旁边有滋有味喝着白酒的姑娘。她穿了件元领碎花睡衫，一条红百褶裙，棕色的脸庞上一双水汪汪的圆眼睛，嘴唇鲜红，脖颈笔直。

我觉得她挺面熟。

今年春天，我在南京送一对新婚夫妇乘火车去上海度蜜月。由于过分热心，到点了忘了下车，被一齐拉到上海。在上海认识了一个北京籍的海军军官老纪，一见如故。我们俩的短篇小说曾凑巧登在一本刊物胁同一期上。

我在外面躲了那个女朋友一上午，中午回到家正碰上老纪他们带来几个舞蹈学院的女孩坐在客厅里山呼海啸地神吹：如何追得违法捕鱼的南朝鲜渔船发疯地跑；如何在公海硬着头皮和苏联巡洋舰对峙。我坐在一旁笑眯眯地听，伸手拿茶几上的烟盒，发现里面空了。一个南方口音很重的女孩递给我一盒烟。我独出一支，和她对了个火，认出了她。

“你也常到这家来玩？”

我点点头。

“见过这家主人吗？”

“我来这儿好几次了，从没见过这家主人。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说不上来。”

“你呢，你是搞什么的？”她友好地问。

电话铃响了，把我救了。我去接电话，是那个女朋友打来的。她开口就骂我，我忍了会儿，她仍骂不绝口，把我骂急了，和她对骂起来，最后情断义绝地挂了电话。

那个女孩笑着对我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

我等着她说。

"流氓。"她开了个过火的玩笑。

老纪连忙领头大笑起来，笑声强盛不衰，我也只好跟着笑笑："不，跟流氓不搭界，他们说我是'青年改革家'。"

晚上，我们在陶然亭西餐厅来了通水兵式的豪饮，昏头胀脑，吵吵嚷嚷去舞蹈学院喝自来水。老纪总是细心观察每个人的情绪，生怕谁不能尽兴，他叫那几个女孩领我去她们练功房开开眼。我理解他的好意，又很烦这种体贴，不愿去。

"不就是一个大屋子吗，几片镜子。我懂。"

"去看看，去看看。"老纪推我，"再让她们给你跳几段。"

老纪说，这几个女孩都是各省歌舞团的主要演员，尖子，有的还是边预言传奇色彩很浓的少数民族。

"那有什么，那有什么！"我不服，"我也是少数民族，满族！和你们汉族有亡国灭种之恨。"

她们笑我喝醉了，我不理她们，缠住一个姓杨的白族女孩问：

"你在家，平时吃什么？"

"炒月亮。"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是哪个族的，师傅？那么善饮。"我问于晶。

"鄂伦春？你们不是会打猎吗？没听说你们会跳舞。"

“你没听说的事多呐。”

来到空旷的练功房，我凑到镜子前搔首弄姿。后来，蜷缩在墙角的垫子上打起盹。醒来一睁眼，发现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于晶一个人坐在钢琴前低头随便弹着小曲。我又照了会儿镜子，对镜子里的家伙很不满意。

“你们的镜子不平。”

她看看我没说话，继续自我陶醉地摇头晃脑弹琴。

“这个身材也就穿西装合适。”我在自己身上比划着，找自己的优点。

“你的肚子和外国肚子有个区别。”她在后面边弹琴边瞧着镜子里的我说。

“更尊严？”

“人家是下腹沉甸甸，您老先生是秃囊鼓出来。”

我和她对视一会儿，承认：“那倒也是，炎黄子孙嘛。”

她低头继续弹琴。我把腿笨重地搭在练功杆上窝窝囊囊堆在那儿。

她指头看我笑了：“一摊泥。”

“你给咱们，”我把腿取下来，“来个矫健的。”

她离开琴凳，走到练功房中央，亭亭玉立，“你想看什么？”

“女祸补天，不不，女娲女娲。”我及时发现自已的错误，脸还是不由得红了。我不愿让她看出我其实很喜欢她的舞蹈，掩饰道：“是你跳的吗？”

“瞎跳，你觉得怎么样？”

“挺好，挺不错的。”

“这个舞，”她说，“在全国比赛拿过奖。”

我想恭维她一下，脱口一句把她冒犯了：

“搞舞蹈是不错，不费什么脑子就能拿奖。”

她白了我一眼，走回钢琴，掀开盖丁丁当当咂起来。

“怎么不跳了？”我问。

“没音乐怎么跳？你会弹琴吗？会弹来弹。”

“不会，音乐里我也就用心学过口琴。”

“吹得好吗？”

“不好，吹个两个月，吹出个口腔溃疡，我其实不会吹，从来不吹。”

她脸冲墙笑起来，我也笑了。

“给我留个电话行吗？”她说，“闲得没事，好给你打电话聊聊我从身上摸出一张破纸，趴在钢琴台上给她写号码。她歪头瞧瞧，纳闷地说：

“怎么好几个人给我留的都是这个号码——那到底是什么地方？”

“公共厕所——我家。”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老纪。问是不是禁锢在学院围墙内的这些女孩子都挺寂寞。我确实看到那些年龄很小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穿着有无数拉链的运动衫，仨一俩一伙地坐在院子里发呆，见个人过去就拉住胡扯几句。老纪劝我不要自我感觉太好，围着她们转的人其实很多。譬如于晶，据老纪所知就有一群博学的研究生、飞黄腾达的第三梯队成员以及各种崭露头角的艺坛新秀在角逐。有钱的出钱，有才的献才，场

面相当壮观。我自叹狗屁不是，对电话铃仍旧无动于衷。

气温急剧上升了，街上热得象澡堂子。国家机关都实行了六小时工作制。洛衫肌正举行我国第分次参加的夏季奥运会，人们下了班都呆在家里看比赛的电视实况转播。街上人很少，只有那些兴冲冲到北京旅游的外埠人不断在大街小巷公园中暑。一个乡下老太太在公共汽车们吐了我一身后昏在我脚下，我把她人中掐出了血她才醒过来。回到家里，想起所有衣服都穿脏了没洗，只得取消约会，半裸地坐在电扇前吹风，看单正平写的《怎样打官司》。中午吃了袋方便面，两颗维生素 E 丸。一个电影导演打来电话，说对我新发的一个中篇小说很感兴趣。我告诉他，电视台已拿去拍电视剧了。他问我能不能撤下来。我说不好意思。他表示遗撼。我向他推荐我另一篇小说。他说谢谢。

“那只好下次再合作啦啦。”

我放下电话，继续看书。电话铃再响，我拿起来。

“石岜吗，你这个经理怎么总不露面？我到处找你。你马上来，公司这儿一摊事等着你。”

来电话的是四川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她聘我当北京经理部经理。我接了聘书不去干活，她十分光火。我也有道理，她不给我发工资。

“我去不了。”我委婉地告诉她，“我没衣裳穿。”

刚放下电话，铃又响了。一个想办文艺茶座的出版社抱怨我给他们联系的那个街道办事处给找的房子太偏僻，沿线

只有一路高峰车[1]，难以招徕一般的附庸风雅者。

有人敲门，我不理。敲了会儿走了。我打完电话，又听到有人用钥匙捅门，而且已经进到走廊。我大吼一声："等会儿！"手忙脚乱地找了条相对干净的网球裤穿上，"进来吧"。朋友们陆续来我家"上班"了。谈恋爱的进了小房间，谈生意的聚集在大客厅。我一边翻着当天的《市场》报，一边随口和他们应酬着。一个广东口音的家伙特别惹我心烦，一会儿问我要不要电饭提，一会儿问我要不要"傻瓜"相机，口气之大似乎他家卸了满满一船日本货。我突然看到《市场》报上登的一则慷慨出租繁华大街商业用房的广告，抓起电话给那家出版社打电话，通知他们。

客厅里十分嘈杂。电话铃再响时，我拿起来几乎听不清里边在说什么。

"你们小声点。喂，找谁？"

"找你。"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你是谁？"

"你猜。"

"没工夫猜，快说，别搞错了。"

女孩子声音有些嗫嚅："你猜不出来？"

我一烦，把电话挂了，对着一支烟刚抽了两口，突然的反应过来是谁来的电话。连忙跑回卧室，不顾一对情侣的狼狈，东翻西找电话号码，舞蹈学院那台电话总占线，我楔而不舍地拨着，终于拨通。传达室的老头说于晶不在。那天下

① 上下班高峰时才有的钟点车。

午，电话铃一响我就蹦起来去接。但电话铃响了无数遍。都不是找我。

皓月当空，夜色醇厚，幽暗的云缓缓飘移，市声遥远微渺。我在阳台上鸟瞰北京。漫无边际的熠熠灯火；跑道般纵横明亮的马路街巷；远处市中心座高大建筑物挂了灯，轮廓清晰地浮在夜空（不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

我回房躺在床上看书，书里有人说："我这辈子可能不会爱一个人，被一个人爱就过去了。"

我又看了一遍这句话，怦然心动。

她坐在午后金色斜阳里看书，衣衫红得耀眼。我穿过昏暗、肮脏的长长楼道，走到后门口，站住看着她一动不动的背影。良久，她感觉到什么，回头看到了我。认出我后，淡谈一笑："你来了。"

我走下台阶，坐在她旁边的一张椅上："看什么书？"

她合上书，给我看看封皮："干吗来了？"

"没事，瞎转游——你会游泳吗？"我决定不兜圈子。

她指起金色、光滑的脸颊，注视了我一会儿，点点头。

"我知道西郊有个湖，又大又荒凉，晚上租船到很晚。我常一个人夜里划船到湖心，然后通宵畅游。"

她沉默着，不置可否。我有点茫然。

白族姑娘小杨来喊我们去吃晚饭。她说学院食堂饭不好吃，端个盆去外面小铺买了些羊肉馅饼。我吃了两口，羊肉不新鲜。就吃了几个西红柿了事。屋里的几个女孩说着她们将要演出的舞剧《屈原》。演蝉娟的女孩抱怨屈原老头太正经，

查遍野史，也没找出和蝉娟丁点儿暧昧的关系，使她的双人舞十分尴尬。我问于晶跳什么角。

“灾难舞中的民女。”她说，“在众多秦兵手里挣扎一番，然后自刎。”

她们开始议论班里男生谁政治思想好，但动作别扭，没“胞”（“胞”大概是指艺术细胞）；哪个名女演员又老又霸道；我在旁边听例一句也插不上，只知道没什么人她们瞧得起。于晶见我没趣，找话问我：

“你看过哪个舞剧？”

我想了想，实在想不出，抱歉地说：“马戏偶尔看，舞剧……”

她白我一眼。

“哎，”小杨也掉脸问我，“我听说你是无业游民是吗？”

“不是无业游民，是社会贤达——我把铁饭碗扔了。”

“为什么，为什么呀？”其他女孩纷纷感兴趣地问。

“国家有困难，僧多粥少，为国分忧嘛。”

女孩们都撇嘴，于晶噬笑地站起来，从别人手里抓了把瓜子，坐到一边低头嗑起来。

“那么你算个体户了？”一个女孩说，“一定很有钱了。”

“是不是该请我们穷学生吃几顿。”于晶故意打趣地说。

“你们别以为是个体户就趁钱。”我说，“我是贫寒的个体户，我们那个野公司吃饭都得抓阄。”

“胡说！”女孩们笑。

“那你以后怎么办呀？”小杨倒认真关心地问，“当一辈个体户？”

“不会的，以后国家好起来，经济发展了，就业机会自然也就多了。”

“他倒对‘四化’前途充满信心。”

我和女孩们不着边际地胡扯，有时看一眼于晶。她漫不经心地磕着瓜子，独自出神。一个男人进来，女孩们和他打招呼，我见过他，一个无名的伤感诗人，他写的那些吟风弄月、怜香惜玉的小诗很能赚女学生的泪。于晶活跃起来，和他对坐长吁短叹，感慨人生，俨然双双跃人超凡脱尘的至高境界，使别人俗口难开。我起身告辞。

“不送了。”她连身子都不抬一下。

小杨过意不去地送我出来，叫我常来玩。

我走到紫竹院。脱衣下水，沿永定河引水渠一直游到玉渊潭，接着顺水漂到木樨地大桥爬上岸，坐车回紫竹院拿衣服。巡夜的联防队员把我截住盘问，我和他们大吵大嚷。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到紫竹院找衣服时，已不知被哪个小人抱起了。我骂骂刚刚地在街上横行着回了家，觉得不能这么罢休。

她们正在练功房跳一个即兴的幽默舞蹈。大意是三中全会后，政策放宽，农民养了很多猪，猪吃得很肥，心情也很舒畅，屠宰时，争先恐后：“先杀我！先杀我！”表情兴奋，至死不渝。跳的和看的都笑得滚了一地。

我把穿着黑练功服笑得直不起腰的于晶揪到一旁。

“干什么？”

“下了练功课，我在陶然亭水榭等你。”

她笑着挣开我，我转身走开。

我在公园等了一小时后，心情漫慢沮丧了。湖水稠绿，平滑似绸，工时有鱼呼啦跃出水面，涟漪一圈圈散开。天空阴沉，纹丝风没有，雷声隆隆传来。我忽然想起拱桥那边还有个水榭，忙跑到桥上。两个飞檐红柱的水榭间曲桥上，一个红裙子少女双手握在前面，东张西望，怅怅地走着，我拼命冲她挥手，她楞神遥望，然后，连跳带蹦地沿绿茵茵的湖岸跑来。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是来告你一声，我有事，要去东四取做好的旗袍。”

天开始掉稀稀拉拉的雨点。我们躲进一株老树的浓密伞盖下。

“别去了，旗袍晚一天取有什么关系。”

“明天我们连排，一天都没空。”

“那就后天取。要不就别要了，我赔你一块料子。”

“真好笑，我要你赔我料子于吗？”她睁圆眼睛，瞪了我片刻，把后面的话咽下去，“我要去，再见！”扭身走到草坪上，跳过矮栏，站在甬路上回头看了我一眼，“你要没事，可以陪我去。”

“我有事。”我挥挥手，让她快走。

滚滚乌云带着雷阵雨压过来了。

中午，我在陶然亭西餐厅碰到一个要办服装表演队的朋友请舞蹈学院的几个人吃饭，小杨在里面。我也不客气，坐上桌就吃。吃完饭出来，小杨挂在手上转着玩的钥匙串搞丢了，我陪她回去找。找到钥匙后，我们就坐在雨后潮湎的草

坡聊天。园子里静悄悄，鸟语呢喃，小杨有点想家。她这样纯朴的少数民族女孩到北京这么复杂的环境，面对各种笑嘻嘻的汉人面孔，吃不准。我胡说了一顿为人处世之道，发觉自己什么都懂，可事到临头，也缺乏超脱、弹性。我也想起了小时候，爸爸妈妈抚养我时，在秋日的阳光下，在拂拂扬杨柳树林下，无忧无虑地奔跑打闹，玩得满头大汗。

"想什么呐？"

"噢，"我收回纷飞的思绪，抬头笑笑说，"没想什么。哎，"我问小杨，"你们屋里那个姓于的挺讨厌我是吗？"

"没有呀，"小杨眉毛一跳，说，"没有。她对你挺感兴趣。"

"是吗？没看出来。她说我什么了吗？"我心怀鬼胎地问，"跟你说过我什么？"

"也没说什么。"小杨说，"就是那天晚上你走后，她说，'这是个真人。'"

"太乙真人，散仙，是这意思吗？"

小杨笑着说："大概是。你比我们活得自在呀。"

"真的？"我谦逊地说，"我能跟你们比吗？"

我们出公园时已是满街夕照，下班的人、车潮水般地一波波涌过，交通堵塞，人声鼎沸。

于晶横穿马路向公园定来。

小扬叫于晶，她看见我们，不自然地笑笑。

"干吗去？"

"没事，到公园转转。"

"衣服取回来了吗？"小杨问她。

"没有，袖口样式做错了，让她们重改呢。"

“我走了。”我跟小杨说。

“吃完饭再走嘛，省得回去抓阄。”

她笑起来，于晶也看着我笑，我们仨人一起往学院走。小杨步子快，走到前面。我同于晶并排。我看看她，她正好也看我。

“晚上还去取什么？”

“什么也不取了。嗯，”她问我，“去游泳？”

我忍不住一笑，默契地点点头，赶上小杨，“真的不吃了，我晚上还有事，走了。”

“你去哪儿？”小杨问于晶。

“我姨妈家，嗯，她叫我今晚去一趟。”

那天后来的事我记得不太连贯。只记得我换好游泳裤赤脚跑到柳岸下，看到满湖金水中有一条船静静泊在浅滩，一个穿天蓝游泳衣的姑娘垂头坐在夺目的光晕中。我把衣服掷上船，趟水过去，猛地推了一下船。然后劈波斩浪追逐那条流矢般飞快滑行的船。我们象两只鸭子，一前一后伸着颈在温暖的水中快活地游着，柔软的水草抚摸着我们的腿。船载着我们的衣服越飘越远，横在荒草萋萋的野堤旁，两桨搭没在水中。我们坐在船头一只接一只吃着冻得硬梆梆、带着冰渣的果料酸奶，凉得牙齿得得抖。后来，我们好象还坐上最后一圍观览车，缓缓地被举上夜空，默默好奇地看着月光下粼粼的湖泊，黑黝黝的郁郁葱葱林带；星海似的市区一点点呈露，聚缩、袒现出完整的全景。后来，我们站在地铁旁，兴致勃勃地海聊，谁也不往那个明亮的通往地下的玻璃门里走。

昏黄的路灯灭,赤膊的人们围着西瓜小贩的平板车吃西瓜,遍地爪皮。等我们跑下地铁时，末班车已隆隆驶过。我们轻松地笑个不停，满不在乎地沿着夜阑人静、灯火辉煌的大街中心线往城里走。一晚宴归来的外宾车队从我们身边风驰电掣驶去，在大街尽头久久留下一串红色的尾灯。洒水车丁丁当当齐过，马路变得湿淋淋、黑油油。

我们好象互相说了很多热情幼稚的话，记不清了。

电话铃把我吵醒，我仍沉溺在梦中纷乱的情节中。电话不厌其烦地响着，我埋在枕头里，直到电话铃不响了，才起床下地。拉开窗帘，玻璃窗刺目地透明了。窗外，浅色的楼群疆立在耀眼的阳光中，桔红色的公共汽车在白色的水泥马路上蜿蜒爬行，道旁绿地散落着蚁状奔跑的儿童。

我到图书馆去翻旧报刊，找到于晶当年获奖时几份报纸的报道文章。上面讲了一些她的情况。她小学毕业即进入外省一所艺术学校学习舞蹈,经过几年艰苦甚至是残酷的练功,在当地有了一些小名气。十几岁便连连获奖，名噪一时。人们对她寄予极大希望—— 从报上的奉承恭维中可以看出。报纸的报道是大量，广泛的，在一份销路很广的刊物封面上我还看到于晶的整幅剧照，以致我很有些惊奇，怎么我从没注意到。我动手撕那幅剧照时，有昨日明星之感。

我把图书管理员叫过来, 对他说 :“这个杂志的封面不知叫谁撕了。

“我小时候，腰腿长得别提多科学，人都说我是舞蹈苗

子。”我手揣着裤兜和于晶在大街上边走边笑着说，“经常手举着树枝跳到半空中，象洪常青在娘子军女战士面前舞大刀一样。”

“后来呢？”

“后来，功废了，只剩下个嘴。”

我引她走进一家有抽象派壁画、银闪闪餐具的法式餐厅，打着黑领结的侍者迎上来，安排我们就座，递上精美的大菜单。我随便浏览一遍，点了两份特菜和两瓶啤酒，继续跟于晶说：“我很遗憾，要不我们没准认识得早些，双人舞。”

“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于晶看着侍者把酒分别倒进我们的杯子。等侍者走开，端起酒杯说：“你要学了舞蹈会更遗憾。”

“为什么”？

“跳给谁看？连那种风流自赏的人都只看马戏，不看舞蹈。”

“我空肚喝酒，一喝脸就红，得垫巴垫巴。”我跟于晶说，一边把纸巾扔到一边，拆起桌上的烤面包往嘴里塞。

“我不是指你。”于晶笑着说。

“没关系。”我说，“尽管说，我不在乎。我是爱看马戏，还是鼓掌喝彩最起劲的一个。”

侍者送上冷盆，我挥舞刀叉，大吃大嚼，风卷残云，又端起酒杯咕嘟咕嘟喝得喘不上气。

“你吃东西真香。”

我停下来，乜眼看她，她笑眯眯的，手把着酒杯玩。“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低级趣味？我们劳动人民，不能比你们搞艺术的。”

“要说劳动人民，于晶说，“我才是劳动人民，光会跳舞，没什么文化。”

“怎么着，大相国寺的水浇了菜园子，贵贱一码平了。”

侍者送上煎好的牛排，我吩咐过他，煎得老点，切开时，里面还是红红的血丝。于晶尝了一口，便放下刀叉，我吃了一块，也很不对口。只是这块牛排太昂贵，不吃掉实在叫人心疼，我抱怨着，还是都填下肚。

付了帐出来走在大街上，我对于晶说：“不行，我得去喝点冰水，有点恶心。”

我们站在一个冰柜前喝冻柠檬水，于晶又要了块紫雪糕。前面十字路口刚出了一起交通事故，围起一堆看热闹的闲人，警车、求护车呼啸而至。我和于晶也跑过去看，只看到撞瘪的汽车我一摊血迹，又走回来喝冷饮。

“上个月撞死三十七个人。”我看着路口竖立的交通事故公告牌说。

“跟我说说你好吗？我还几乎一点不了解你呢。”我扭头看于晶，她的眼睛在桔红的路灯下又黑又亮，露出那么点饶有兴味的神气。

“你想听什么？”

“你为什么退职？我们都猜你是被开除的。”

“这可是凭空诬人清白。我，”我说实话，说实话就有些艰难。我咽口唾沫：“想发财——”

于晶笑，看来她又以为我在信口开河。

“真的，”我诚恳地说，“怎么说我跟你也不一样，浑浑噩噩小三十年，身无一技之长，再没钱，将来谁待见？我过去

那个单位，终日无所事事，薪水菲薄，饿不死也吃不饱，难受坏了，毁我青春。”

“那你退职后，比过去好点了？”

“常饿肚子，真惭愧。可我不怨别人，机会有，全看自已。另外。”我笑着说，“也不是没有挥霍的时候，我不共人家的产，也不喜欢别人和我共产。”

“你真反动。”

“我寻思着，官不是人人都做得的，学问也不是拨拉个脑袋能干的，唯独这钱，对人人平等，慈航普渡。”

“你退职时，你爸爸妈妈还活着吗？”

“妈妈还在。”

“她没说什么？”

忽然，我一阵心酸。很多人都说我妈妈是我气死的，我从不愿提这事，可不知什么，今天，我想说说这事，特想推心置腹和人谈谈。我看看眨着眼睛站在我面前的于晶，想描述一下，又觉得难以讲清晰，辞不达意。

“我妈妈是那样一种人，怎么说呢，是个地道的有中国特色的妈妈。总希望我和大家一模一样地生活，总觉得她有义务指导我象她那中过‘有意义的’生活。大家参军时，也要我去参军。大家上大学时，也要我去上学。希望我入党，再娶个女党员。什么都考虑得很周到，就是不问我想干什么。”

“她是为你好，”于晶温和地说，“关心你。”

“都这么说，搞得我都气愤了，难道还有谁比我自己更关心自己？狗看星星一片明！我不自私，我尽义务，服兵役、献血、纳税、植树、买国库券。我只是不喜欢别人多管我的事，

不危害公共秩序的私事。”

“什么事能跟公众一点关系没有呢？”

我想了想：“譬如，我晚间上床前洗不洗脚，我吃不吃羊肉。再重大一点，我和我爱她她也爱我的女孩子婚前有没有性关系……”

“我有点累了，”于晶说，“想走了。”

“再聊会儿。”

“太晚了，改日吧。”

“要我送你吗？”

“你要懒得送就算了，再见。”

“再见。”我兴犹未尽，拍拍于晶肩膀，“咱俩还挺投机。”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区别的。”于晶正颜说，“我虽有时也冥想，可从没有过什么恣意妄想。”

她转身走了。我在原地呆了半晌，走开：“妈的，现在人人都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那些天，我正好有钱，带着于晶走街串巷吃雨后春笋般在北京开张的各帮菜馆。遇到我那些神头鬼脸的朋友就呼啸成群，做成一处，吃个痛快淋漓，有几次我还喝得哇哇大吐。使我纳闷的是颇能喝几杯的于晶滴酒不沾，只是拼命抽烟。我问她有什么不开心，她说没有。我越逼问她，她越坚持说没有，反而常常酸了脸。

“我不喜欢女孩子总那么心事重重的怪样。”

“我才没心事重重，”她平静地说，“相反，我现在都快成饭桶 “你这是影射我吗？”

于晶扭过头去。我掏出五角钱，摔了个玻璃酒杯。她起身就走，我追了出去。外面阳光明媚，我们在街头绿地的石凳坐下，四周都是光着小膀子，扑着痱子粉，嫩声嫩气叫笑着的孩子。幼儿园的阿姨坐在树荫下聊天。中个眼睛又黑又圆的小姑娘伸手摘花坛里鲜艳的花，我喝住她，小姑娘踉跄退了几步，站住看我们，恍恍惚惚，若有所思，我们笑了。于晶说这女孩很象她小时候的样儿，我指远处一个正欺负人、头又扁又圆的男孩说，我小时候很象他。

"我说，"她说，"你那些朋友都跟你一样，也是'改革家'?"

"差不多，"我说，"印象如何？"

"你们钱哪儿来的？整天胡吃海塞，也没见你们费劲干什么。"

"叫你看见还成。"我说，"你以为我们该是什么样？挽着袖子站在车床旁？在农田里挥汗如雨？"

"可你们玩的也忒邪乎了。我跟你一起这么多天，没见你有一点正经事。"

"老天，你把我想成什么雄赳赳的样子？跟你在一起，我已经正经多了。"

"已经正经多了！"于晶眼睛差点瞪出来。

"是，快活多了，吃的睡的都香多了。"

于晶瞅着我楞了半天："这么回事。"

"哪么回事？"我有点糊涂。

两个我认识的姑娘从远处走过，我跟她们挥了挥手。于晶用下颏点着那两个远去的姑娘问：

“过去你也常常带姑娘和你那帮哥儿们玩？”

“常带。”

“你们互相交换吗？”

“不，怎么这么说。”

“你们，你和那些女孩子睡过觉吗？”

“没有，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们只是一起坐坐。”

“你说过你不在乎。”

“我是打比方。我没和女孩于睡觉不是道德上有什么禁忌，而是我还没爱上谁。重中一遍，我不是流氓。一个人，就算他挺无聊，也不见得就非是个流氓。一个锅盖不能扣到所有锅上。”

“不知怎么搞的，石岜。”于晶说，“和你那些朋友在一起，总觉得我们象一对野鸳鸯。别人，那些行人服务员看我的眼光也使我觉得自已不正派。”

“我还以为你喜欢在街上逛去呢。这样吧，以后到我家去。”

“你那个家和街上有什么区别，更臭。”

第二天，我打电话约于晶出来时她不肯了。

“我不想出去了。我们毕业演出了，“排练很累，天又那么热。”

“我去你那儿。”

“不不，你别来。你这段时间不要来了，我没事了会给你打电话。”

“你烦我了是吗？”沉默了会儿，我说，“腻了？”

“是的。”她低声说。

我给车站问讯处打了个电话,问清去青岛的车次时间,然后把盥洗用具和换洗衣服塞进手提袋，出了门。

在街上商店我买了架减光镜，一顶遮阳帽，想到脚上的鞋涉水不方便，又进鞋店买了双凉鞋穿上，拎着旧鞋出来扔进垃圾桶。

到了火车站，车票已售光。我买了张站台票，一个在车站值勤的警察朋友把我送上车。

车厢里人很多,我补完票站到天津才找到座。一坐下,我趴在小桌上就睡着了。列车运行了一夜，停了很多站，很多人上来。我醒了又睡，睡了又醒，不时有人捅我问旁边有没有人我迷迷溯糊一概说有。

早晨,车厢里已充满腥潮的气息,海开始在远方闪烁。很快，海水布满视野，舰船点点。平房、楼厦渐次密集，列车驶进市区。

我到旅店介绍处看了一下，到处客满，只能住浴池，便去大姐家里。姐姐姐夫都去上班。她的儿子放暑假在家，引一帮小朋友在家折腾，看我来了便冲我翻白眼。他去年到北京玩我对他很凶,他记了仇。我也不理他,放下东西就出来。这座殖民时代建造起来的城市，街道两旁都是陈旧的异国情调的洋房别墅，寂寥寂静的花园草坪。迎面走来的年轻人都很时髦，穿着各式便宜漂亮的舶来品。我走到海边马路，视界顿开，五颜六色的帆舨在蓝色的海面上轻快地滑行。海滨浴场上趴满来自各地的旅游者和疗养者。那些童话般的彩色小木头屋已拆除，代之而起的是比肩紧簇的尖锥、帆、蘑菇

型钢筋水泥更衣室。在夏日强烈的阳光下，那些粉红、果绿、乳白、米黄的屋顶衬着蓝天白云、清澈的大海分外醒目。沿海边新开张的豪华餐厅、咖啡厅比比皆是。整条街自由市场里水果、海货、瓷器和草编制品堆积如山。晒得黝黑、健康快乐的外地人吵吵嚷嚷地掏出大把钞票抢购。我拐进澳荫蔽日的浴场路，穿着泳装的少女仨仨俩俩吮着冰糕来回走动，挎着救生圈的孩子成群结队光着脚丫打闹跑过。我在路边小摊上喝了两碗冰冷可口的当地特产啤酒，租了条裤衩穿上，踏上滚烫松软的沙滩，一路走向大海。

高大有力的波予以一道道涌上沙滩，思水的孩子们被抬起，放至更高处。海水晶莹耀眼鼓噪抖动，我急急扑向它，一道长长的浪涌来，我全身浸浮在泛着沫的凉沁海水中，我挥臂向海里游去，随着一波波涌跃至浪尖，又随着后泻的涌势，滑向另一道浪尖。很快我游离了喧嚣的浅海，七在潜不见底的深海。岸上隐隐传来警告涨潮，要游泳者返回的广播声，我丝毫不予理会。其实，逆湖得进，人借涌势，是最轻快不过的。我迅速地游动，四周已不见人头，只有此伏彼起的蓝色波涛，一望无垠的汹涌海面。我越过防鲨网的白色浮标，继续游向外海。海面愈开阔，海水愈明净，流霞漾彩，光华焰耀。游到一处海岬，我看另一个海湾里舰船林立的桅杆；热闹拥挤的海水浴场；市区鳞次栉比的红楼绿树。温暖的海面下有寒冷彻骨的暗流出现。我掉头往回游，才发现自己游得太远了。我缓缓往回游着，感到身体一点点沉重起来，从昨天下午在北京上衬海面下有寒冷彻骨的暗流出现。我掉头往回游，才发现自己游得太远了。我缓缓往回游着，感到身体

一点点沉重起来，从昨天下午在北京上车我就没吃什么，又喝过酒。外海无穷无尽涌来的波涛追逐着我，把一个个冰冷的浪头砸在我头上，一次又一次将我覆没灭顶。我仓惶地边回头边拼命游，惊恐地感到腿肚子硬结了，就是说，要抽筋。我不得对放慢频率。又游了很长时间后，我绝望地精疲力尽了。沙滩仍是那么遥远，穿着点点彩色泳装的肉色人群无声无息地活动着，象是另一个快乐尘世的人们，蓝汪汪的海水无情地隔开了我，万籁俱寂，我沉了下去。我觉得自己变成一条鱼，在蓝蒙蒙的水里恣意潜游。“嘟嘟嘟”，一条漆着救生字样的海军汽艇翻着浪花驶来。甲板上的水兵用半导体喇叭冲我喊：

“你他妈找死啊，怎么游到防鲨网外面来了。”

我的欣慰立刻化为愤怒，踩水昂头冲他们喊：“你他妈管着吗，老子愿意。”

我继续闷头游着，不再理睬他们，汽艇仍跟在我身后。

“喂，”水兵又喊，“你要是不行，就上来。”

“走你的吧，你们那破艇的推进器搅得老子直呛水。”

“真他妈不识好歹。”

水兵们骂骂咧咧地把汽艇开走。

骂了一通，我觉得来了劲头，重新自如地游起来，游过防鲨网，我已再次信心十足了。身旁左右开始陆续出现忽隐忽现的人头，嘈杂的人声近了，沙滩上或躺坐的男女清晰了。当我踉踉跄跄走上岸时，心里充满欢乐。我吃了一通冰激凌，躺下晒太阳，晒得灼热了，再次下海。这样，我晒一个小时；当然，我没再越过防鲨网。

黄昏，我换好衣服走在退潮后镜于般光亮结实的沙滩上。夕阳停在市区上空，将血红的投影掠过层层叠叠的楼房，纵贯海面，射在我脚下。一家电视台的人扛着摄像机在拍海滩夕照，喝令我走开，我理也不理他们。一个人跑上来好言相告，我才让开。

回到家里，姐姐姐夫已做好饭在等我。我也确实饿了，把饭菜吃得一干二净，又吃了半斤凉饺子。饭桌上，姐姐就开始唠四。说我这么大岁数还在晃荡鬼混一点不考虑自已的前途晒得象个煮熟的螃蟹；饺子不热热就吃，也不怕生病，现在夏天食物容易变质。我给姐夫烟抽，她也不高兴，说我抽烟她都不赞成，现在世界上肺癌发病率如何高。我说少废话，我又不是你儿子。

那些天，我整日泡在浴场游玩。在风景如画的疗养区从黄昏徜徉到半夜，临海揽胜，望着璀璨灿烂的星空想么非非。海边那些咖啡厅入夜都举办喧闹的舞会。山上的露天剧场、体育场也夜夜有“消夏音乐会”，音乐声、歌声飘荡在粼粼海面。隔海可以看到商业区明如白昼的夜市里熙攘晃动的人影。有时我也去一间格感到象客船舱的咖啡厅舞场坐坐，我和那些水手装束的女招待混熟了，她们知道我不会跳舞，只是进去坐坐，便不收我的费。小城市有些地方比京城要自由些，没那么森严的等级。这个舞场是给中国人开的，附近宾馆里闷得无聊的外国人也常来光顾，狠随便地和中国人结对跳舞，喝酒聊天，使我觉得有趣的是，多数外国人的舞（包括迪斯科）跳的并不如我们同胞潇洒和花样翻新，我很为我们的姑娘自豪。好象谁说过，她们到欧洲访问，在迪斯科舞场扭歌，

走花鼓灯，甚至拉上大圈跑旱船，使在场的外国青年大为倾倒，竞相摹仿—— 于晶说的，我脑于里闪了一下。接着、完全被回忆充满了；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若不是大使馆及时制止，那儿的共青团差点把她们拉到自然岛的裸体浴场；在另一个国家，每天日程结束，总安排两个很立即很有经验的男人和她们一一吻别。我微笑地幸福地回忆。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我很忧郁。

“你现在还没女朋友吗？”姐姐问我。

“没有。”

“我们医院有一个女孩子很好，就是上次我托她给你带东西的那个，也是北京的。”

“服了，我可不想要你们院那些嫁不出去的女党员。”

“谁嫁不出去，抢还抢不着呢。”姐姐愤愤然，因为她也是党员。“你还挺狂，人家还不一定看上你呢。”

“你管他呢，”姐夫说姐姐，“他还能找不着女朋友，现在个体户很吃香。”

“鱼找鱼，虾找虾，他能找着什么好人？怎么样？”姐姐又问。

“别烦了。”我说。

“好吧，我看着你。”姐姐说，“看你打一辈子光棍儿。”姐姐看我沉着的样子可疑，不禁问：“你是不是已经有了，瞒着不告诉我？”

“没有没有。”我笑。

“有他能一个人跑出来玩吗？”姐夫看着我说。

“是不是有了？姐姐不信，打量着我一再问。

“有了。”为了干脆点，我信口说，

“干什么的？长得好吗？怎么认识的？”我失了策，招来姐姐的排干枪。

“跳舞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连我自己也觉得煞有介事，“就那么认识的。”

“干吗找个跳舞的，”姐姐挺不以为然，“找个搞文艺的。”

“怎么啦，你瞧不起？”

“那倒不是，就是将来你们节假日休息不到一起。”

我笑了：“我不在乎。”

“其实我倒觉得你原来那个女朋友挺好，你干吗和人家吹呀。真的，你干吗找个搞文艺的？”

“你怎么断定搞文艺的就有问题？”姐夫说。

“我不喜欢。”

“那是你的事。”

“我不也是搞文艺的。”我说。

“你？”姐姐轻蔑地瞧我一眼，“你是耍把权的。”

姐姐姐夫又问了些于晶的情况。我告诉他们，于晶是我们国家花鼓灯头子之一，第一届舞蹈大学生，她的几个保留节目常去给首长外宾跳堂会。末了，我补充说，她和我吹了。姐夫很开心。姐姐则气得再也不理我了。

由于连日暴晒，我得了浅度灼伤，回北京城一层层褪皮，模样没法让人看。生意也小不顺手。委托我的一家公司开空头支票，银行顶了票，卖方交了货收不上款，直要跟我玩命

作我带上他们一起去那家公司玩命。后来虽然凑足了贷款，可关系搞僵了，非但没拿到佣金，先前垫的交际费也报不了销。我不在北京期间，还有几批到货，不知哪个混蛋在我家接的电话，提走倒给了别人，让我那几个买主自等了一场。少嫌几个钱倒无所谓，可我的信誉完了。这几件事传出去后，没人再敢跟我做生意，我的饭碗等于让人端了。

我把闲人统统轰出去，门上换了锁，蹲在房里写小说。写了几万字，自己看都得捏鼻子，只得又撕了。我耐心是有的，可钱包告罄。又过了几天，方便面也只能一天吃一顿。我想起有部电视剧还欠我点稿费，就跑去要。制片主任说我不能再预支了，剧组出外景拉了个大口子，所有单项预算都要减，最后没准还要我吐出点预支的稿费。我跟他讲了我的情况，他说要不他私人借我点钱，我只得转身走了。

满街都是吃过晚饭，穿着裤头背心为中国女排击败大老美兴高采烈的人群。大小饭庄子在马路边支起一溜油锅，烤羊肉串、爆肚，卤煮火烧的香味在爽人的晚风中弥漫，诱得过往行人垂涎三尺。驻脚在已经鼓鼓的肚子里又塞点玩艺进去。连要饭的都吃得满嘴油亮，心满意足地跟在警察后面去收容所。我兜里还有几毛钱，凉面什么的还吃得起，可我一点不想吃，我走进一个暮色朦胧的公园，想在湖边的椅子上找个位置，处处都坐满了一对对情人，旁若无人地接吻。我在一对情人面前站下，严肃地看他们，他们接吻反感地瞪我；我继续一动不动地凝视他们，这对可怜的情人实在无法保持冷静，松开嘴，忿忿地起身走了。我走过去占据了他们的位置。

月亮升起来，树木花草石桥甬路都洒上银色的光霜，黑黢黢的船影轻轻地从恬静光洁的湖面一只只滑过，响起轻微的溅泻声……

清晨，我被一只手推醒，发现湖上游弥着如烟如纱的雾，岸边的草、木椅、我的身上都湿漉漉的，于晶穿着蓝运动衣气喘吁吁站在我面前。

“怎么跑这儿睡觉来了？”她一点也没掩饰她的吃惊。

我一时没醒过梦，没回答。

“出了什么事？你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又黑又瘦。”

“什么事也没出。”我清醒过来，信口说，“我想早晨出来呼吸新鲜空气，走到这儿又困了。”

于晶瞪着黑黑的眼睛瞅我，皱起眉头，我站起来，蜷缩太久，腿都麻了，停了片刻，血液才开始循环流通。我往前走，于晶不吭声地跟在后面。过去我也挨过饿，从没象这次饿得这么狠，象个真正旧社会的穷人，晃晃悠悠，脑子都有些不清醒了。嫣红的太阳柔和地停在乌蒙蒙的半空，一点点亮起来，放射出刺眼熔目的光芒。

“你没吃早饭吧？”

我差点克制不住自己，我受不了她说话的口气印度洋就好象我们昨天还见过面似的。我哑着嗓子说：“我一般不吃早饭。”

“怎么能不吃早饭，胃要坏的。那边有卖油饼的我去买。”

“不要！”已经跑开两步的于晶站住，慢慢地回过头，“不要，”我尽量和气地说，“你要吃你买，我不要。”我笑笑。

于晶始终跟着我走，那忧虑、担心的神态，似乎一不留

神，我就要去跳湖。我停住对她说："你别跟着我了，该干吗干吗去。"她仍一步不拉地跟着我。

走到儿童乐园，我坐在一个秋千蹬上不走了，问站在一边的于晶"你有事吗？"

"没事。"她把脸扭向一边。

"我有事，我在等人。"

于晶异样地看我两眼，走了，跑着走了。

我两手抓住吊索，往旁边看了一眼，一个来回荡着秋千的小姑娘在看我。她把秋千荡得很高，从空中瞅我，也不回避我的目光。我冲她笑笑，站到踏板上悠起来，可是不行，悠不高，我记得小时候会悠的，那韵律我都忘了。

"得蹲下去。"小姑娘慢下来她助秋千，抱着吊索对我说。

我试了两下，笑着说："不行，我不行。"

"我教你。"小姑娘跳下秋千跑过来，我让她上了我的秋千，"这样，这样不就悠起来了。喂，你瞧我呀。"

小姑娘下来，又让我上去悠。悠起来一点，还是不高！我有点心慌。

"真笨。"小姑娘数落我，"要不，你坐着，我摇你。"

"那怎么行。"我连忙从秋千上下来。

"怎么不行，让我摇你嘛。"

"不行不行，我这么大，哪能让你小孩摇。都是大人摇小孩。"

"没关系、我愿意摇你，让我摇嘛。"

我不顾小姑娘的恳求，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她。

回家的路上，我觉得自己既不幸又坚强，甚至很有点被自己感动。可很快，又嘲笑起自己的不屈。到了家，我已经很后悔没吃于晶的油饼了。尽可以吃得很自然嘛。我打开冰箱，只有半罐冷果酱，我拿出来吃了，关了冰箱，又喝了几杯热茶，觉得精神好了点。有人敲门，是收水电费和房租的，几个月累计，我已经拖欠了上百元。我说没钱，收钱的人不走，说找我一趟不容易，要跟我好好谈谈。我赌咒发誓说下星期一定交上，才把他们打发走。邮局夹在当天报纸里又送来催交下季度报刊费的通知。书店也来了信函，说我订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已经到货，让我马上交钱提书。还有牛奶站那个热心肠的姑娘敲了我八遍门，问我下月还订不订中奶，我说不订了。找出几十斤面票，到街上和农民换了若干鸡蛋，煮了吃了。睡了一觉。晚上，找了块破浴巾被在肩上去丰台火车站货场扛大个。

我连干了三个晚上，卸了两车皮红桔，一车皮煤。一车皮给我二百块钱，交工头二十，三车皮我挣了五百来块。

我到街上澡堂洗了个澡，搓了搓泥。搓澡的老师傅要我交双份钱，我跟他解释说我刚从西藏回来。洗完澡，我买了一些“天福号”的酱猪肘，孩子似的无忧无虑地回家。

我坐在桌前一手啃肘子一手算帐，觉得自己蛮可以象女人一样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终日温饱略有节余。可一算帐，我才想起，我还有两千块钱旧帐，那是上次潦倒时借的，因为是朋友的我都给忘了，有钱时也没还，现在只好干瞪眼。反正也是不够了，只好继续对不起朋友了。我把房租水电报刊书费交了，躺在床上想是不是再去扛几天大个，又觉得不

行，再扛非把命搭进去。过了会儿，打起隔，满嘴腊昧。我点了根香，找出瓶不知谁丢这儿的香水漱漱口，剩下的都倒在甲上，拉上窗帘，香喷喷睡觉了。

我从下午一直睡到夜里，做了一连串的梦，前几个还不错，净是捡钢崩儿之类的。一地亮闪闪的硬币，我兴致勃勃地捡，一分二分都不嫌，捡了这半天，又热又累，想歇歇又怕别人发现也来捡。后来发现一个诺大的白晃晃的钢崩儿，伸手夫拾，竟是一口痰，好不扫兴恶心，张着肮脏的手找水。接着我梦见自己在海里潜泳。水里既清澈又乌蒙，身体既轻巧又沉重。我在水里幅意地躺着，任其下沉又时时感到沙发床般的浮力在托着我，那感觉实在奇妙。后来沉治得久了，想呼吸口空气，却游不出去了。四周净是蓝蒙蒙、毛玻璃般的物象，你进它退，你退它进，挥驱不散，愈挣愈紧密。我窒息了，心知是梦，却醒不过来。在梦中一次次掀被面起，一次次复归原状。我的意念升起焦急地俯视着自己的肉体，那皮囊意如无知觉的木头一般。

“啊——！我终于在无声的悸叫下醒来，拉亮灯，坐起来呆了半天，外面已经黑了。我走到盟洗阎用嘴兜着水管子喝了通自来水，镇静下来，想了想梦中的情形，既沮丧又庆幸。不敢再睡，怕再被魇住。搬出这些天的报纸信件在灯下看。

从海滨回来，我就没怎么看报，也不知世界和平怎么样了。看完报放了心，除了契尔年科总书记身体不太好，两候继续互相恫吓，黎巴嫩和安哥拉都很平静，连我最担心的印度锡克族暴乱也在渐惭平息。《晚报》上的一条国内消息让我看了很久。舞蹈学院应届毕业生编排的民族舞剧《屈原》已

经公演了，似乎还得到好评。我推开报纸，拆信看，都是陌生读者来的信。我前些时候发了一个小说，使一些年轻人挺激动。纷纷来信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谁？有个人已经来过三封信了，要我帮他出主意应付生活中的几个难题。我回信叫他看着办。我可不想当教唆犯，自己还一塌糊涂呢。他回信骂我不如人家玲玲姐。有封信写得温柔凄婉，象个过来人，还是女的写的（看名字看不出性别），招的我回忆起一些往事，很难受。她劝我应该珍惜一些东西。我的一个文学老师，一个老编辑的来信则使我又羞又愧。他温和地责备我这段时间不去他那儿，叫我和他保持联系，他想知道我在干什么。并告诫我，有些事情作为了解，站在边上看看可以，千万别掉进去。唉，每回我去他那儿都说得很热闹，似乎活得律律有味。其实呢，和这些安贫乐道、诲人不倦的老师比起来，我活得象个没孵出来的鹌鹑。我不愿这么头脑不整地去见他们。其实，即使是一个男人，背人哭一哭也没什么，可我还是忍住了。

电话铃响了，响了又响。我不知道谁这么晚还会来电话，擤了擤鼻涕，走过去拿起话筒：“谁呀？”

“我。”

我听出来是谁，沉默了一会儿，还是问的那句话：“有事吗？”

“没事，想跟你说说话。”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

“刚演出回来，洗完澡，睡不着。”

“睡去吧，明天还要工作。”

“好吧……”

“没事，来我家玩吧。”

“好”。

“我天天在家。”

“好。”

我已经流了会儿泪，使劲把它们擦去：“喂，你还在吗？”

“嗯。”

“……咱们见面再说吧。”

“好，那再见。”

“再见。”

我拉开门，于晶冲我笑笑，让她进来，我觉得似乎该说点什么，又不知说什么好，也就没说什么。她拎了一网兜肉菜食品，把我的冰箱装得满满的。然后到厨房洗菜切肉做饭。我默默地看着她忙，突然想起该帮点忙，找出件旧围裙给她系在腰上。她一边费力切着冻得很硬的肉，一边说：

“你忙你的去，我自己行。”

看我不走，又对我说：“要不你去买点油和作料。你这儿瓶子挺多，都是空的。”

“酱油要不要？醋要不要？”我往篮子里装瓶子，一件件挨个问。

“都要，厨房里该有的都要。”于晶认真说。

我索性带上购货本，把粉丝芝麻酱碱面都买了来。我连跑带颠地跑回家，于晶正在煎鱼，油烟弥漫，我把我的一顶旧军绿帽子给她戴上，使她象个硝烟中的女八路。

“嗯，”于晶问，“呆会儿你有朋友要来吗？”

“没，你没瞧我连锁都换了。”

于晶不再说话，埋头做菜。她活虽然慢，却很细致：很有条理，很周到，每道菜总要先尝尝再起锅。忙里余暇，见我还站在那儿，就用肘推我：

“你别赔我在这儿熏烟，看书去吧。”

为了证明我呆在厨房里有理由，我拿起刀剁她放在案板上没来及切的一根葱。我不大会干这种事，又左顾右盼，故作潇洒，切了自己的手指。

“你要真想帮忙，就出去吧。”

我捏着指头垂头丧气地从厨房出来。一会儿，于晶端菜出来问我：“要紧吗？”

“不要紧。”

“你可真笨。”

“是啊，我原以为我样样都行，看来不是这么回事。”

菜都炒好了，摆了一桌子。这些年，我也吃过很象样的饭，可是……于晶炒的菜属淮扬菜系，又甜又酸，山楂糕味，不过那种久违的味是足了，就是自己锅里透出的家常的亲切味。吃着吃着我产生了恍恍的先视感，好象从前有过这么一天，也是这样坐在桌前，安详地吃饭，没有外人。吃完饭，我在水池洗碗，水滴嗒嗒滴嗒流，于晶在外面轻手轻脚擦桌子，餐凳发出轻微的挪动声。

“我在炉上烧了壶水，你想着点。”

“嗯。”

我低头答应着，简直无法从那感觉中自拔，深深地沉溺

了。

晚上，我去看《屈原》，于晶在化妆，我拿她的香皂在后台洗了个澡，通体舒坦地溜达。大排练厅里，穿着古代衣饰的演员在聊天、活动身体。一个村姑打扮的女孩走过来和我说话，我瞪着眼睛瞧半天，才认出是小杨。

“这打扮我都认不出来了。”

“看见晶晶了吗？她在化妆，我给你叫去。”

“不用，我见到她了。”

“这段时间没见你，到哪儿跑买卖去了？”

“哪儿也没有，在家忍着呢。你也不来看我。”

“哟，说得多可怜。”

我问小杨是不是该毕业分配了，她说演完《屈原》就分。我问她能不能留北京，她说够呛，文化部有个文件，凡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分配时优先考虑地方要求。那个团又抓住她不放，怎么说都不成。

“搞艺术，还是在北京好，机会多。”

“当然了，还用你说。”

“晶晶能留北京吗？”我缓缓问。

“她嘛，差不多。”小杨看我一眼，说有家声望很高的歌舞团提出要她。

“其实分哪儿都一样。”我喜笑颜开，不腰疼地说，“北京人才济济，地方一枝独秀，也是各有短长。”

小杨不爱听，我们换了话题。她说她家在下关有几间铺面房，我说可以开个卖服装的杂货店。从广州购进，铁路到

昆明，然后用军车运到下关，只是不知销路如何。小杨说销路没问题，边境地区从来都是很时髦的，穿着中仔裤刀耕火种。

“我可汲说着玩，要干咱们就真干。”

“我也没说着玩，干就干。”小杨说，“我这舞跳得也够灰心的，干脆双管齐下，回去要没劲就当老板娘去。”

“这年头，”我笑着说，“都是曲线救国的路子。国军皇协军不分。”

这时，要开演了，演员们涌出来，小杨也跑走了。

我下到剧场里，已黑了灯。幕拉开后，我看到前排还有些空座位，就和其他观众忽拉拉往前涌，换了个座位坐下。我使劲在台上的演员中找晶晶，那些脸搽得粉粉的女孩子看起来都一样。直到后来一个女子挺剑自刎，我才想起这人就是晶晶，可她已经死了，被人拖下去。

“你觉得《屈原》怎么样？”

昌晶问我。她嘴里含着饭，犹豫着不知夹哪个菜。今天菜是我做的。西法红烩牛肉有点狐臭味。

“吃吃，别客气。”我自己喝了口汤，“还不错，我说《屈原》。那些小桔子跳得挺喜人，身段袅娜，我爱看人数众多的群舞，变队型就漂亮。灾难舞不如上海的《木兰飘香》，没什么气氛。当然，除了你……不能吃就别吃了。”

我看晶晶嚼着臭烘烘牛肉的难受样儿，笑了。晶晶也笑了，把牛肉吐出来：

“炒的什么玩艺呀，真难吃。”

“主要是牛不好，老死还停了两天尸。本来这菜我挺拿手。”

“就会吹牛。”晶晶把碗里的牛肉全扒拉到桌上。

“你还是给人印象比较深的，我就是不认识你也注意到，死得很突出。”

“还会拍马屁。”

我涨红脸大声继续说：“男演员实在让人没法恭维，包括屈夫子，就会剑指问天，什么呀，《蝶恋花》。”

“你还这个瞧不起那个瞧不起的，你去跳跳试试。”

“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是什么专家？”

“我很为我们的民族舞剧担忧，这样下去，会连我们这种相当宽容的观众也失去的。如此矫饰、机械，毫无意趣和演技。女演员苍尽风头，把男演员仅有的那点可怜的光彩也剥夺了。使男演员成了难以想象的奇形怪状和不体面的某种东西，只能象搬运夫那样显露肌肉，卖卖力气。”

“你还行嘛。”晶晶瞅着我，“挺有见地的，可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

“耳熟？”我装糊涂，“别人也说过这话？看来，群众的眼睛是贼亮的。”

吃过饭，我看到晶晶在我房内翻书，忙冲过去夺，她灵巧地闪开，笑着对我晃着说：“你看东西真是过目不忘咽，现炒现卖。”

我笑着说：“我也没想在你跟前卖弄，原意是想跟不懂的人吹吹，可也挺贴切是不是？我确实为如此糟蹋男演员忿怒。”

刚才我对男演员的议论，几乎原封不动引自美国人理查’克劳斯所著《芭蕾简史》里戈蒂埃对一八四〇年法国芭蕾舞台上男演员的批评。

我戴上耳机听歌，晶晶低头削京白梨，我们都爱吃这种汁多绵软的水果。晶晶递给我一个，又给自己削了一个。吃了两口，张嘴无声地说了句什么。我忙挪开一只耳机：

“你说什么？”

“你是要去云南开店吗？”她的声音大了。

“小杨告诉你的？有这么回事。”

“怎么想起一出是一出？”

“这可不是心血来潮。我一直梦想有一间自己的店铺，好当家做主，从领导、父母给我气受那天起。”

“你不是被哪儿驱逐回国的吧？”

“不，不是，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生在这间屋子，长在这间屋于，就象俗话说的：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

“一点看不出来。”

“我可认为自食其力没什么不光彩。我们从小到大已经让公家操碎了心，就业、婚姻都得公家一手操持。就象一个已成年的孩子总佐在父母家，公家慈祥，不说什么，咱自己也不好意思。而且，明摆着，公家也顶不住了。”

“噢，这么说，你也算开拓型干部了。”晶晶欣赏地看着我。

“不敢当，小的溜的吧。”

“你比我好呀。”她叹口气。

“怎么？”

“就是好嘛。我们，舞蹈演员，小儿麻痹，长不大，三十就成了豆腐渣，不象你蒸蒸日上。”

“不是也有很多老同志还活跃在舞台上，风韵犹存。”

“我可成不了那号精。说真的，”晶晶说，“将来你要真成了个肥胖的百万富翁，我要饭要到你门口，你可不能装作不认识。”

“你还不知道我，象百万富翁吗？人家都说我是当代活‘愚公’，用嘴砍大山，每天不止。”

我们都笑了。笑了一阵，晶晶看看表：

“哟，净胡扯了，我该去剧场了。”

“来得及，”我也看看表，“我还有个建议没跟你说呢。”

“什么建议？”晶晶站起身拎上化妆箱。

“先问你，有男朋友吗？”

“你指哪种？我有一簸箕。”

“我指可以结婚的男朋友。就是说不一定非结，但结也无妨的那种。”

“没有，目前没有。”

“想有吗？我有个合适的人选向你推荐，你可以试一下。”

“你不是想推销自己吧。”晶晶笑起来，怪有趣地看着我。

“是我自己又怎么样？关键是货好。你没发觉咱们俩挺合适？你不漂亮我也不漂亮；称日暮途穷，我孤苦伶仃。”

“你这些废话呆会儿再说吧。我二幕三幕没戏。你到后台来找我。”

“你不吃点东西再走？”我洋洋得意地送她。

”我包里有巧克力。”

“别吃那玩艺，又该上火起疙瘩了。” 我说。

晶晶又羞又气，“你要老纠缠细节，我就给别人当女友去了。”

“对不起对不起。”

在剧场里，我遇到一个朋友，他正为一个人看舞剧要打瞌睡而忧心忡忡，见到我大喜，和我旁边人换了票，坐在我一旁嘴巴不停说起话。他怀疑他们单位领导是隐藏很深的‘三种人’，准备向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检举。他愤愤地抱怨领导诬陷他是经济犯罪分子。这我倒挺同情他，我知道他不是，虽然隅尔当当掮客，除了蹭过几顿便饭没拿过一分钱。

接着他又问我国家干吗请三千日本人来玩，咱们干吗不请咱们？我说这事没人跟我商量过，我也不清楚。

“你在谈恋爱是不是？”他借着幽暗的光线审视我，“一副魂不附体的样子。”

“没有啊，” 我把目光从台上舞姿婆娑的晶晶身上收回，“没有没有，你看我象谈恋爱的人吗？”

“千万别结婚，石岜，听哥哥的没错。你本来可能还有点出息，一结婚就全毁了。婚前蜜糖似的，婚后，女的瞧男的不殷勤了，男的瞧女的不新鲜了。我就不打算再结婚。”

“我不结，答应你。”

我一边和那个朋友前言不搭后语地胡扯，一边继续看台上跳来跳去的晶晶。她跳完编织舞，退到一旁地席而坐当观舞的民众，她们在台上也聊天作。过了会儿，我见晶晶往台下观众席上看，断定她看到我后，便做了个“八”的手势，她

轻轻点点头。

“你给谁打手势，你给谁打手势？”我那个朋友好奇地都快疯了，拼命伸着脖子往台上找。

“好哇，和舞蹈演员勾搭上了，走向深渊。”

“我得去帮农民兄弟点忙。你别跟着我，”我厌恶地说，“我拉屎可臭。”

“我也没把你当成麝香牛。”

我在厕所里呆了半天，才出来，那个朋友也走进休息厅，东张西望地找我。我刚想藏，已被他发现，飞跑过来：

“你千万听我一句……”

“去你妈的吧，”我挣开他，冲他脸大喝，“我他妈愿意毁了自己！”

我逃出剧场，那个朋友摇头叹气踱回观众席，满台都是腾挪跳跃的王侯将相、妃嫔宫娥以及渔人樵夫、甲士村姑。

第一幕结束，演员们涌进后台，边走边拨头钗耳环，一溜小跑冲进各化妆室抢妆。八点多一点儿，晶晶换完妆出来，薄薄的舞衣袖决飘飘，远远看见我就笑嘻嘻的，越往近走，越发笑成一朵花。我看着她，觉得真是很好看。

“你笑什么？”

“瞧见你我就想笑。”

“你笑什么？”我拉晶晶坐在后台门口石阶上。

“你瞧你吧，穷得叮了咣当响，还挺沾沾自喜，四处跟人说要发财，简直象个骗子。”

“我哪四处跟人说了，不就跟你说过，也是说着玩。哎，我那个倡议你考虑的怎样了？”

“你还真要这样呀，我还以为你说着玩呢。”

“试试吧，怎么样？不行就拉倒，什么也不影响。我问你，你讨厌我吗？”

晶晶摇摇头。

“那就这么定下了。”

晶晶光笑不说话。

“别光笑。”我说。

“试试就试试。”晶晶说，“以后你对我好吗？”

“当然要比现在好。”

我们相视而笑，晶晶用水袖掩住嘴。我们侧耳听前台音乐，屈原已经将黜，痛不欲生。

“你该进去了。”

“再呆会儿。”

“进去吧，”我推她，“散场我在大门口等你。”

晶晶依依不舍，一步三回头地进去。

那些天，我是《屈原》最忠实的观众。还掏钱买票，请朋友们的客，拉大批闲人来捧场。晶晶跟我说过，一个再谦逊的演员也是很在乎观众掌声的。她很伤感地告诉我，她第一次登台跳什么“大寨，亚克西”时，下台听到一片掌声热泪盈眶，别人无情地告诉她，那不是掌声，是拉幕的隆隆声。现在她如愿以偿了，每当她宛转痛苦死去时，总能听到雷鸣般的掌声。虽然这掌声显得那么没心没肺。

散场后，我就在后台门口等她。她梳着头发跑出来，我们沿着幽暗寂静的街道走回家。北京的夏末，街上摆满鲜花，夜晚清凉的空气中浮动着浓郁袭人的花香。我把家里的窗户

终日敞开，这样，晚上回到家就能嗅到满室芬芳。晶晶演出完总要喊饿，我们就搞点简单的夜宵，咖啡和馒头夹奶粉。我有一罐咖啡豆和一罐速溶咖啡，我常搞错，使咖啡味道一塌糊涂。

“为什么不喝茶呢？”晶晶问我。

我先说喝茶有点老气横秋，又说明咖啡显得绅士，最后承认茶水使我走肾，夜里睡不踏实。我说过。我对婚前性行为持宽容态度，很使晶晶紧张过一段。后来她了解我后才安下心，我是典型的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你没觉得我其实很腼腆吗？”

“不，没觉得。”

“我从小就很害羞，很胆怯，为了掩饰这个缺点，我才学吹牛说大话，故意胡闹。可直到今天，我仍象一个经常手淫的中学生那样怯懦自卑。”

“你是说你其实象天使一样纯洁？”

“那倒不是，”我不好意思了。“没那么白。”

我告诉晶晶，我过去的确谈过几次恋爱，在我这个年龄也是正常的。但我人基本是正派的，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

有时，我们喝完咖啡很兴奋，坐在灯下彻夜长谈。我也问晶晶：

“我什么地方，嗯，吸引了你，让你这么喜欢？”

“我说过我喜欢你吗？”

“你说过不讨厌。”

“我也说不上来，”晶晶想了半天仍这样说，“我说不上来，就是喜欢呗。你很爱钱？”

“是啊，”我说，“这有什么不好？”

“没什么不好。我也爱钱，所以喜欢你。”

“别这么赤裸裸，晶晶。”我求她，“这太打击人情绪了。起码心里这样想，嘴别说出来。”

晶晶和我大笑，笑得喘不上气。

“好吧好吧，”晶晶说，“那我说我喜欢你是因为和你在一起可以不谈人生大道理，我感到轻松。”

“还能再热情一点吗？”

“我可以为你死，你能吗？”

“不能！”我吓了一跳。

“真是的。”她似乎挺失望。

“你能为我死？”

“是的。”

我把窗户大开：“你从这儿跳下去。”

我们又笑起来，笑得很厉害，我把窗户关好。

“你说，陷进你死我活的感情中是不是特傻？”

“是你叫我热情点的。”晶晶点起一支烟，懒懒地说。

“我不想陷进去，我不想丧失也不想看别人丧失独立的人格。”

“怎么，你害怕了？”晶晶看着我大惊小怪地喊、吓成这样，简直面无人色了嘛。”

“没有，我根本就不是怕，我是在坚持我的原则——我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

“放心，”晶晶打了个呵欠，“用不着害怕，要是将来你对我说‘拜拜’，我就对你说OK。”

晶晶早晨起床，一般都很早，不管晚上睡得多么晚。她象一匹精力充沛的小马，不停地在屋里跳跳蹦蹦，搞一些空中劈叉击打。腿的曲直伸拉之类的名堂。如果我还在睡懒觉，她就拼命砸门，大声放收音机，把我闹起来。然后拉我出去跑步，说我的身段实在不象话，再下去就甭想冒充演员往剧场里混。

我们俩沿着阳光初洒的中街跑步，呼吸新鲜空气。跑完步气喘吁吁站在路边吃焦脆的炸油饼的烤白薯。晶晶爱吃烤白薯焦黄的皮，我就把皮都剥给她。晶晶过马路不管什么交通规则规则的，任意乱走。我批评她，她也不听，警察吼她，她才往人行横道跑。警察叫她过去，她冲人家笑仍走自己的路，多数警察也就一笑随她了。我过马路规规矩矩，可有时爱随地吐痰，卫生警察抓住就毫不客气地在众目睽睽之下罚款，根本不听我有鼻炎的申辩。搞得我一见大壳帽就神经紧张。现在街上大壳帽又多，连邮递员也神气得象将军，一惊一咋的，我是不爱上街了。常常是我受了一肚子气，执意回家撇下晶晶单独去自由市场买菜。南方女孩子从小就拎着篮子上街买菜，都有一手讨价还价看秤的绝活，北方再精明的农民也坑不了她们。我很放心晶晶，每次她都能买回又便宜又好的蔬菜。就是她也有一般南方女孩的毛病，逛市场一上瘾就刹不住车，转遍全城也要买回那几根最佳黄瓜。她兴冲冲回来时，我已急得胡思乱想了，对她发脾气："到哪儿去了？一上午。"

"买菜去了，你瞧这几根黄瓜多嫩，顶着花呢。"

“犯得上么，不吃行不行？”

“我怎么啦？”晶晶委屈地说。

“知道吗，”我口气和缓下来，“晶晶，有时我老觉得我们好得不真实，象场美梦，特别是你一不在，我就恍惚受了什么幻相的蛊惑。”

《屈原》演完后，舞蹈学院开始毕业分配，晶晶如愿分到一个在观众中颇有缘份的歌舞团。

“我到团里以后就不来你家了。”临报到那天晚上，晶晶嗑着瓜子对我说。

“那你去谁家？”我在看傅伊尔的《背叛之风》，没抬头。

“我天天来影响你不能干正事，我自己也好长时间没学会。我妈妈都来信说我，不能光谈恋爱—— 虫！虫！”

晶晶忽然指墙上说。

我抬头一看，有只蟑螂爬在墙上。我用书将它打落，铲起举到晶晶面前。

“别闹，你别闹。”她把我手推开。

“你刚才说什么，以后不来了？”我把蟑螂尸体开窗扔下去，坐回桌旁来。

“少来。我到团里就不整天泡这儿了，我要学习了。”

我嘻嘻笑起来。

“怎么，你看不起人。”

“哪里哪里。”

“反正我以后，一星期来一次。”“随便，”说，“你要想我，我可管不着。”

晶晶去团里报到后，真的很少来了。倒也不是“学习了”，团里国庆后要推出一台新歌舞，排练很紧张。

我去团里看了她一次，她跟我小小地诉了一下苦。对住在兵营里，楼上楼下都是军人很不习惯（那个团挺可怜，没有自己的房子，一直借部队房子住）对被团里取消了探亲假也一肚子牢骚。她很想家，她父母也真疼她，不停地给她写信邮包裹。我对她说：

“别老让你父母给你奇东西，就象我对你关心不够似的。”

“是很不够，你怎么比得上我爸爸妈妈，他们对我才是真好。”

“你老说这种话，”我伤心地说，“使我痛苦。”

“嗬嗬，”晶晶笑起来，“别假招子了，我都要起鸡皮疙瘩了。”

“我是真的。”我执著地说。

“好好，”晶晶安抚我，“你是真的。我爸爸妈妈对我好，你对我也好。”

第一场秋雨下过，我飞往南方。

一个很有知名度的舞蹈家，因为岁数大了，准备告别舞台，但又不想就此赋闲。好在家乡是南方一个近几年开始繁荣边境城市，土地税金都很低廉，政策也宽，便打算在那儿成立一个私人舞蹈团，再附个舞蹈学校。把她的武艺一棒一棒传下。那个城市本是个边境小镇发达起来的、外来的。全市只有一家影剧院，电视一开，又总是境外那个殖民地制作粗劣。处处‘穿帮’的武打长片。党的宣传部门也很挠头，一

听这个舞蹈家的打算便欣然允诺。大开绿灯，市府给划了地投了资。一些一直为本乡出了个世界闻名的艺术家自豪的华裔阔佬也慷慨解囊。但那毕竟是高度商业化的地方，又无实力雄厚的基金会支持，孩子生下来养活他便是件难事。指望民族舞赚钱是做梦，一台普普通通、并不华丽的舞剧，服装道具就十几万。票价又不能超过一斤猪肉钱。演员也不能象国家剧院的演员，一晚上几毛钱打发了。商业演出是无利可图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同时兴办一些经济实体，酒吧，舞厅等等，以副养农。这个舞蹈家是艺术圈出来的清白人，跳舞是没的说，知道好歹，赚钱可就两眼一摸黑，蒙了灯。于是，不少有名无实的公司提出和她合作，帮她管理买卖，共同壮大。我的一个朋友开的野公司也加入浩荡的优化竞争行列，并为此派了个能说会道的家伙驻在当地游说。可那个家伙忽然失踪了，我的朋友急得十年没犯的癫痫都犯了。他不知听谁说，我认识那个舞蹈家一个深受信任的助手，便立刻委我个经理（据我所知，他那个公司的人都是经理），支了一笔钱，让我接手这事。我不忍看他为这事把命送了，便慨然去了。

南国仍是盛夏，挥汗细雨，我在省里办了边境通行证，乘民航的直升飞机抵达那个边境市。这里说是个城市，不如说是个尘土飞扬的大建筑工地。到处是吊车、预制件、未竣工的摩天楼和道路，操着南腔北调的建筑工人们在烈日下卖力地干活。已建成的商业区倒是繁华热闹，买卖兴隆，等待出境的侨胞熙攘满满街。入夜，那些收汇的餐厅酒吧灯红酒绿，香港和内地的三流歌星荟萃，通宵唱着流行歌曲。唱得醉醺醺的外国技术人员、黑市商人和举止可疑的浓妆少女聚在一

听这个舞蹈家的打算便欣然允诺。大开绿灯，市府给划了地投了资。一些一直为本乡出了个世界闻名的艺术家自豪的华裔阔佬也慷慨解囊。但那毕竟是高度商业化的地方，又无实力雄厚的基金会支持，孩子生下来养活他便是件难事。指望民族舞赚钱是做梦，一台普普通通、并不华丽的舞剧，服装道具就十几万。票价又不能超过一斤猪肉钱。演员也不能象国家剧院的演员，一晚上几毛钱打发了。商业演出是无利可图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同时兴办一些经济实体，酒吧，舞厅等等，以副养农。这个舞蹈家是艺术圈出来的清白人，跳舞是没的说，知道好歹，赚钱可就两眼一摸黑，蒙了灯。于是，不少有名无实的公司提出和她合作，帮她管理买卖，共同壮大。我的一个朋友开的野公司也加入浩荡的优化竞争行列，并为此派了个能说会道的家伙驻在当地游说。可那个家伙忽然失踪了，我的朋友急得十年没犯的癫痫都犯了。他不知听谁说，我认识那个舞蹈家一个深受信任的助手，便立刻委我个经理（据我所知，他那个公司的人都是经理），支了一笔钱，让我接手这事。我不忍看他为这事把命送了，便慨然去了。

南国仍是盛夏，挥汗细雨，我在省里办了边境通行证，乘民航的直升飞机抵达那个边境市。这里说是个城市，不如说是个尘土飞扬的大建筑工地。到处是吊车、预制件、未竣工的摩天楼和道路，操着南腔北调的建筑工人们在烈日下卖力地干活。已建成的商业区倒是繁华热闹，买卖兴隆，等待出境的侨胞熙攘满满街。入夜，那些收汇的餐厅酒吧灯红酒绿，香港和内地的三流歌星荟萃，通宵唱着流行歌曲。唱得醉醺醺的外国技术人员、黑市商人和举止可疑的浓妆少女聚在一

个叫戴维的外国人结婚出了国，取得外国籍后，便和那个洋鬼子离了婚，靠一大笔赡养费悠闲度日。

“这么说，您现在是外宾了。”

她矜持地笑了，说她还是爱中国甚过爱她前夫那个国家。她现在新加坡定居。“那也算个华人国家，没有肤色问题。”

“你现在算干什么，回国观光？”

“对。”

她说实际上她每年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国内，这儿毕竟是故国，气候、民俗、语言都熟谙：“告诉你，我还从没有过是个外国人的感觉。倒是在戴维的国家，处处觉得象个外国人。”

“那你何必非要那个外国籍。”

“不不，你不懂，这不一样。”

“我懂，我怎么不懂。”

侍者不停地上色彩缤纷的鸡尾酒，我喝的有点多了。穿着象马戏演员的男歌手在倏忽变幻的灯光下做着各种亮相，声嘶力竭地唱。顾客都在乱哄哄地说话，鼓掌，高喊着点歌。我瞧着那满脸堆笑，一个劲鞠躬致谢的歌手，觉得他挺可怜。

“那么，’我扭头问华玲，“你爸爸对你的态度是不是好了？我记得他过去曾经把你赶出来。”

“他现在仍不让我进门，把我送的电视从窗户扔出去。他认为我嫁给外国人是他的奇耻大辱。”

“有趣的老顽固。”

“我并不认为他这样就是立场坚定。”

“是啊，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和亲和伤了心，总认为这么做是国力疲弱的一种屈辱表现。其实，外国人爱上我们的女孩

子，是因为她们美丽，是我们的骄傲，只要那些外国人不是洋瘪三就行。”

“我不觉得你是在恭维。”

“那就换个说法，我们不是也娶过这些外国女人嘛，还把她们选进各个委员会。国际交流总是互通有无的。”

“对你还是那么爱胡说八道，政府没再选拔你吗？”

我笑了，她指的是七六年我卷入“天安门事件”被关了三个月那件事。我们愉快地回忆起那个混乱、灾难深重的凶年。她还记得我站在批斗台上的那副凄惶相，那时晶晶才上小学。

“我没能挺住，一进去没打就全招了，也就没当成‘四五’英雄。我现在还存着平反时送回来的那些声泪惧下的交代书，看一回笑一回。”

“现在不当政治活动积极分子了？”

“不当了，退下来了。现在的领导人很成熟，国家料理得有条不紊，我也放心。”

我告诉我那个入了外国籍的女同学，从部队复员后的有段时间，我倒当真信过一阵基督教。那年我在泰山顶看了一本斯维特拉娜写的悲怆的书，引起宗教情绪，下山时我偷了岱庙里的善男信女贴在铜锣上的香火钱，泰山神未能降祸于我，使我对中国神大为失望，考虑到凡心未泯，既不愿剃秃子也不愿吃素，又把佛门摒除。最后觉得基督教挺文明，没什么义务没什么苦行，全凭自觉，便欣然信了。那年圣诞节，唱诗班唱的多声部《弥赛亚》神曲，曾使我深受感动，差点受了洗。只因那天的牧师不许我领圣餐，使我觉得他很可恶。

我一向厌恶豪奴，神仆我更不能宽恕，我抛弃了主。主一定在天上哭得很伤心，末日审判那天他不能给我走后门了。我妈妈倒破啼为笑，但最后她还是被我气死了。

“我是在极端苦闷中退的职。当时，我并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现在我也不知道将来要成什么，但我始终觉得该干点什么。我要探索生活的意义，我很难受……”

我有点语无伦次了。

“你知道我小时候也想当过刘胡兰，被塑成雕像。”她也喝多了，结结巴巴地说：“小时候我多为我们革命的成就自豪，为自己是中国人不是其他什么杂种骄傲。那时我真的相信世界要靠我们去解放，妈的人家根本不需要我们多管闲事，我倒成了资产阶级。”

“你不必过意不去。”

第二天酒醒后，我头疼欲裂，想起昨晚有点后悔，觉得说多了，为向一个女人倾诉苦衷羞惭。中午我们一起吃饭时，她也有点局促，难为情地跟我说：

“我现在不能喝酒，一喝就醉，就胡说八道。”

“我也是。”我说，我都忘了昨晚说了些什么，喝多了酒是让人显得幼难可笑，其实我现在过得还不错，我在谈恋爱。”

“是吗，那一定是个好姑娘，太让人羡慕了，我一向羡慕在谈恋爱的人，我没谈过，噢，那些都不算。”

“别说这些没劲的事了。”

“好，不说。”她笑，“其实一个女人也用不着要求太多。生活舒适就行，女人生下来就是为了享福的。”

饭后我们驱车去游乐场，在阳光灿烂的草地上兴致勃勃地骑马跑了几圈，又到射击场比枪法。为了有趣些，我们还打了赌，一顿晚饭。她打得很认真，成绩也不错。我打得更好，在部队我就是神枪手，而且这种轻便的小口径步枪比我们那种跳动很厉害的军用步枪更易于操纵。打完靶，我们都得了奖品。

在水上餐厅吃茶时，我碰到刚从上海休假回来的舞蹈家助手，她证实了我听到的消息，大局已定，我也不想勉为其难，这种事也是“自由恋爱”。谈毕公事，她问我，是不是晶晶到那个团后不太顺心？我说没有呀，她挺乐。她说她听回云南绕道上海玩的小杨说，晶晶给她打过一电话，电话里都快哭了。说她一个人在团里很孤单，叫小杨去看看她。小杨临走事情多也没去成。舞蹈家助手走后，我屈指一算，晶晶给小杨打电话正是我走那天。

下午没事，我回饭店要了个北京长途到晶晶团里。晶晶午睡刚起床，还没去上排练课，可线路不好，听不到她的声音，由北京的话务员传话。我问她有什么事没有，要不要什么东西。话务员告诉我，没事，什么东西也不要。我想说我很想她，忽然又觉得很烦恼，那边晶晶的声音一点听不到，就象对着空房间自言自语。我没了兴致，挂了电话。

晚饭时，刘华玲见我闷闷不乐，问我怎么啦。我说给女朋友打电话没打通，我补了句：“我很爱她”。

她笑，我告诉她：“我不是开玩笑。”

她沉默了，不再笑。晚饭吃到一半，气氛实在沉闷，我们都很别扭，又快喝醉了，她终于忍不住，求我讲讲我的女

朋友，我自己也很想讲，便把我和晶晶的关系始末细细讲了一遍。讲完后，她眼泪掉得抬不起头，我知道我勾起了她的伤心事。

“我也曾追求过真情，可总和肉体遭遇。”她说，“我很灰心。”

我告诉她我打算明天返京。她说她跟我一起走，一定要见见我那个可爱的小朋友。

第二天到了火车站，她又改了主意，说不想去了。她拿出两只玉色手镯表，要我送给晶晶：

“不要介意，这东西很便宜，并不贵重，是一点心意。”

我说知道,那些飞国际航班的空中小姐很爱戴这玩艺。我说谢谢，晶晶一定喜欢。

“回北京，见到熟人说起我，你不会对我现在的生活有什么看法吧？”

“不会。”

真的，我从没鄙视过她，甚至认为她敢于支配自己命运是一种有勇气的表现。当然，我不是说所有和外国人的婚姻都没有感情色彩，但她，确实没有，用不着自欺欺人。

我在楼道穿行，认出一个正在象摸象样炒菜的蓬头小伙子是位很受青年人欢迎的歌星。练功房内传出清脆的钢琴声和嘭嘭的手鼓声。正在打电话的那个男人肯定是会低音，巨大的共鸣音震得楼道嗡嗡作响。一个穿着运动衣的俊秀小伙子拦住我，打量着我问：

“你找谁？”

我告诉他我找谁。

“她住那个房间。”他有礼貌地让开我，“她可能不在，洗澡去了。”

“已经回来了。”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演员从旁匆匆走过，边走边说。

我敲敲那扇紧闭的门。

“进来。”

瘦得能飞起的晶晶站在空荡荡的大房间里梳着长发，看到我进来，两手拢着头发怔住了。她刚洗过头，脸庞头发潮润润地闪着光泽，散发着发乳香脂的馥郁气味。我站在门口笑嘻嘻地看着她，她仍在发楞，接着象片羽毛轻轻飘过来。

“怎么啦怎么啦？还哭鼻子呐。”

在街上走时，我们互相争着说话，晶晶为压住我拼命大声嚷嚷，说她的新朋友，她的新节目，在马路上肆无忌惮地走。当时正是下班高峰，一辆辆汽车开得老鹰一样又猛又快，好几次我不得不拉住她，才没被疾驶的车辆撞上。后来我也不看车了，光顾和她说话，就出了事。

出事时我最后和她说的话似乎是：“那么，你的英语怎么样了，一定学完第二册了，来。”

她好象那么说的：“我不学了，我正挨章学《家庭作妇日用大全》。”

接着我见她脸骤然变得恐怖，短促地叫了一声，我就飞到半空中。在空中我想：坏了！

下　篇

“一位擦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位擦地，一二三四……位一蹲……”

我们手扶把杆站成一排，在钢琴单调、永远不变的那支曲子伴奏下，做着枯燥乏味、十数年如一日的基本训练，象一群虔诚的僧众：晨昏三扣首，早晚一注香，痴心修行。

“腰组合……控制组合……”

这些动作我是那么烂熟，完全可以条件反射地随着节拍准确、有条不紊地做下去，脑子同时开着小差，胡思乱想，甚至万念惧寂，视一切于无睹。

“大踢腿……大跳组合。”

我轻飘飘地连续大跳，不为人察觉地偷着懒，再剧烈的活动我也不会出汗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练功对我就象一个官僚对待他的文件，无动于衷，轻圜自如，失去了最初的激情和目的。

练完身，休息一会儿，准备上排练课。我懒懒地坐在地板上，尽管没卖力气也觉得疲乏无会。我们这个团的舞蹈多是异帮的民间舞；跟中国古典舞功两个“法”。不管你过去在省鱼如何受宠，在学院拿了多少五分，在这儿都得老老实实地跑龙套。老演员对我说：

“你们这拨来的可以了，一来就上节目。我们当年，换灯片，跟幕都是三组。”

领导说："你们年轻轻的，先不要谈恋爱。"

我们私下说，不谈恋爱干什么？每天呆在宿舍里光吃，吃肥了再吃"果导"泻下去？谈恋爱还能劳劳神。燃烧燃烧脂肪，就说的那个家伙，虽然被撞了，还是那么带劲——"

"想什么呐？"

"我在想，要是我处于蛮荒时期，当人不如不当人。"

"你想当什么？"

"一只大猛犸或者披毛犀什么。"

"那无所谓。"

医院大楼一层，窗户对着花木扶疏庭园的一间病房里，我坐在车祸受伤的石岜身旁。护士刚为他接过小便，他由于不得不当众小便而感到体面扫地，一脸懊丧。

"腿怎么样了？我看看。"

"别看。"他搂住被角，"我不喜欢把有瑕疵的东西给人看。"

"看看。"

"如果你想了解长势如何，我可以告诉你，一点不喜人。医生说，残废是不可避免的。"

"那好哇，"我说，"你对社会危害可以少点了。"

"是值得庆幸。其实，"他恶毒地说，"那条腿已经不在这儿，切下去了。"

我顿时失色，伸手隔着被子一摸，恼怒地板起脸：

"你太不地道了。我知道你转的什么坏心眼，你干吗总那么坏呢？"

"他们说，痛苦让别人分担一点，能轻些。"

我缄默了，抓起一把松子，用牙咬开坚壳，磕出一捧果仁，递给石岜。瞅瞅他，伏在他枕边问：

“你是真痛苦吗？”

“真的。”他在枕上偏过头来看我，“对，我不想连累你，我想高尚一点，我现在是个又穷又瘸的人。”

“别说蠢话了。”我说，“你就是真锯了那条腿，我也不在乎。”

“你要是沦落成我这样，我在乎。”

“那可能，因为你总要情不自禁地表现一下卑劣。”

“不是，”他瞥我一眼，“我不屑隐瞒我的观点，就是落到这步田地也不屑隐瞒，我不喜别人占我便宜，也决不占人家的便宜。”

“你认为金钱和外貌就那么重要？”

“是的，如果你破了相，一文不值，我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你也不管有多少道德先生站出来谴责。”

“我从来也没觉得你多漂亮多有钱，我见过你棒的腿，比你趁的人多了。要是为了找个鼓钱包找条粗腿，我早去找别人了。”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喝酒了？”

“嗯，团里招待一个非洲舞团，让我们作陪。”我在他床旁坐下，拿出个纸包，“我给你买了些无锡酱大排，人家说吃排骨有利于长骨头。”

“我也听说过吃什么长什么。”

“现在吃吗？”我把玫瑰色的排骨从纸包里拆出，问。

“要吃。”

石岜坐起来，接过排骨吧叽吧叽吃起来，咂着嘴，很香的样子。他跟我说医院虐待他，营养灶的厨子过去是养鸡场的饲养员。我给同病房的病人送去一些排骨，然后坐在他旁边看着他吃，听他抱怨。”

吃够后，他张着两只油腻的手叫我把脸盆里的毛巾拿来。我走到脸盆前一看，哪里是什么毛巾，简直就是一块抹布。我拎到盥洗室洗干净，象对孩子似地使劲给他擦手擦嘴巴。

“我自己来。”

“你别动。”我把他脸上的肉渣一一擦去，“怎么吃了一脸。”

“哎晶晶。”我正在擦自己的手，他对我说，“你不用一天到晚在这儿陪绑。”

“……”

“老呆在病房会传染上病人的有害情绪。你瞧你的脸，都快跟泌尿科护士一样—— 铁青。”

“我以为你愿我来。”

“我是愿意你来，一天来看我一眼，尽尽朋友义务就行了。多找那些健康的朋友玩玩。”

“和你交朋友后，我就没别的朋友了。”我说。

“这可不好，我可没叫你不理人家。恰恰相反，”他喋喋不休地说，“如果你有几个正派、有学问的男朋友，我还很赞赏。”

“你是不是，又有了什么新欢，想趁机把我甩了，还落个

高尚。”

“不不，你别误会。”他脸红了。过了会儿，他握住我的手，我挣了挣，没挣脱，就任他握。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他轻声说，“不陷进愚蠢的爱情中去。”

“……是说好了。”

我低着头，慢慢抽回自己的手，走了。

我有几天没去医院看石岜。每天排练完，就自己上街逛，自由自在地挨个店吃心爱的冰激凌和酸奶，挨家影院看新上映的片子。我们的喜剧还是不行，无休止地卖弄噱头，尽管我也跟着笑，可每回笑完就有被人笑了一场的感觉。悲剧依然是湿淋淋的，那些成年人号啕大哭的嘴脸，使人又厌恶又蔑视，我宁肯闭着眼睛听台词，我喜欢上海的配音演员。有时的买上一包烟，坐在街头长凳上的老爸爸老奶奶旁边悠闲地吸。常有小伙子过来和我拾讪，我跟他们拾讪几句，要带我走，我就不理他们了。一天我碰上一个在石岜家见过，可叫不上名的小伙子。他见我坐在马路边，凑过来和我说话，他自称是某大学的学生，请我去吃晚饭，说饭后还有场音乐会，我跟他去了，吃饭时他说石岜很多坏话，说他如何道德败坏，见钱眼开，我兴笑不置可否。等到在剧场坐下听音乐会，他讲起贝多芬，我受不了啦，找茬溜掉。

回到团里，同宿舍的小青姐说刚才有人给打电话。我问是谁，小青姐说她也不知道，那个说一会儿还打来。九点多钟，电话打来了，我跑去接，是石岜。

“你怎么不来看我了？”

“不爱看你。”气哼哼地说，“找别人玩去了。”

他笑了。说明天来吧，他挺想我，还有话跟我说。

“好吧。”我说。挂了电话，连蹦带跳地跑回宿舍。

小青姐今天过生日，买了酒，跟她男朋友边聊边喝。我也坐过去蹭酒喝，傻乎乎地听他们说笑话。小青姐说我：

“你老笑什么，傻不傻？”

我还是穷笑，喝了酒越发笑个不停。

第二天下午我来到医院，石岜正在和一个神经质的中年男人说话。我不想打扰他们，就在一旁坐下。开始我没注意他们在说什么，过了会儿，只言片语传进我耳朵里：“我已经老太太吃柿子—— 嘬瘪子了，两个月都是靠借支开的工资。”“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 我懂。”我倾耳听起来。这个男人是石岜的朋友，他曾为什么事雇佣了石岜，现在他想解雇石岜。他的公司很不景气，营业额日趋萎缩，如果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两项不能达到二十万元水平，今年年底就要被政府勒令解散。他只得裁员，可是他心意很过意不去。倒是石岜开释他半天：“我要是你也得这样做。”“事关重大，私情公谊应当截然分开。”中年男人走了，石岜笑着转向我：

“你也支着耳朵听呐。瞧，众叛亲离了。”

他摸我的脸，我咬他的手，他把手躲开。

“你交的朋友，真够呛。”我说。

“不怪他。”他说，“本来朋友就是为了锦上添花，互相坠算怎么回事。”

“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我坚持说。

“不爱看你。”气哼哼地说，“找别人玩去了。”

他笑了。说明天来吧，他挺想我，还有话跟我说。

“好吧。”我说。挂了电话，连蹦带跳地跑回宿舍。

小青姐今天过生日，买了酒，跟她男朋友边聊边喝。我也坐过去蹭酒喝，傻乎乎地听他们说笑话。小青姐说我：

“你老笑什么，傻不傻？”

我还是穷笑，喝了酒越发笑个不停。

第二天下午我来到医院，石岜正在和一个神经质的中年男人说话。我不想打扰他们，就在一旁坐下。开始我没注意他们在说什么，过了会儿，只言片语传进我耳朵里：“我已经老太太吃柿子——嘬瘪子了，两个月都是靠借支开的工资。”“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我懂。”我倾耳听起来。这个男人是石岜的朋友，他曾为什么事雇佣了石岜，现在他想解雇石岜。他的公司很不景气，营业额日趋萎缩，如果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两项不能达到二十万元水平，今年年底就要被政府勒令解散。他只得裁员，可是他心意很过意不去。倒是石岜开释他半天：“我要是你也得这样做。”“事关重大，私情公谊应当截然分开。”中年男人走了，石岜笑着转向我：

“你也支着耳朵听呐。瞧，众叛亲离了。”

他摸我的脸，我咬他的手，他把手躲开。

“你交的朋友，真够呛。”我说。

“不怪他。”他说，“本来朋友就是为了锦上添花，互相坠算怎么回事。”

“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我坚持说。

连着排练了一段时间后，团里放了两天假，小青姐她们搞了辆车，去效外野游。问我去不去，人多热闹，我想了想，说去，去高兴高兴。

秋初的山里，丰饶福足，多彩多姿。酸枣棵子丛丛密密，荆条上果实累累；漫山遍野的“山里红”斑斑点点，沉甸甸的结满枝头；山道旁柿子树上悬挂着一个小灯笼似的肥柿，摇摇欲坠，深山里，溪流边，不知名的野花仍在成片盛开；疏学致致的簇簇树林已在郁郁葱葱中透出那么点杏黄和嫣红。

我们把车停在山脚下一个狗声吠吠的庄房院里。沿着崎岖的山路，穿过一片片干柴林子，气喘吁吁，兴高采烈地爬上山顶。毫无顾异地任山风吹透自己的衣衫。当时正是下午，天空湛蓝，浮雕般的白云凝固在黛色的山头。远处平原，河流蜿蜒东去，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精耕细作的农田如同一幅由黄缘不一颜色拼接得整整齐齐的巨大地毯。

在群山间一座空眺无人、碧波粼粼的水库旁，我们简单吃了点东西。男孩们咋咋呼呼下了水，一边哗喇喇游着水，一边大叫痛快，叫我也下去。我穿着练功衣下了水，水库是高峡出平湖，水很深，水凉彻骨，鱼也很多，不时滑溜溜地从大腿旁擦过，水面辽阔平静，游起来很舒适惬意。游着游着，我想起了夏天在市内那个湖里游泳的情景，上岸后，我就哭了。

我哭得很伤心，很委屈，还冷。抱着双臂蜷在那儿，瑟瑟发抖地望着远处的山水哭泣，哽咽一声便掉下一串泪珠，山水都模糊了。小青姐她们躺成一排担太阳，见我哭，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给我披了件衣服，便躺在一旁看我，也不劝。

我哭够了，小青姐问我：

“怎么啦？”

“没怎么。”我擦干泪说。

我们走在绵亘的山脊上，强烈的夕阳将山岭分成壮丽的明暗两个世界。一面是灿烂夺目的山坡，草木花叶轮廓纹路清晰，栩栩灵活。一面是幽深昏暗的谷壑，水声潺潺，潮气升腾。山的坡襞阴沉了，山势也显得凶险，远远地，长城走伏，逶迤在崇山峻岭的茫茫暮色中。

国庆也将要到了，电台电视台报纸每天都报道刊登大量标志建国以来国民经济成就的令人鼓舞的数字和比率。今年是大庆之年，节前就开始人心浮动，街上挤满购物的人群。富裕起来的农民进城将彩色电视机和电冰箱一购而空。工人们粉刷油漆了天安门和各主要大街的建筑物，在天安门广场安装了大型霓红灯和激光照射装置。民警们也动员起来，加强治安保卫，清理居民户口。军队则忙于操练，国庆那天，他们要向全世界展示新式武器和新式军装。

三十日下午，日本青年代表团中某“座”的几位女演员到我们团来联欢，笑眯眯地左鞠躬，右鞠躬，大吃一顿，送了几把日本纸扇，一人抱着一架精致的贝雕哭着走了。我们一边挥手欢送，一边小声嘀咴：“小日本真抠门。”

送走她们我来不及洗澡，用纸擦了脸上的妆，就匆匆乘公共汽车往医院跑，紧赶慢赶还是在天安门被堵住了。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人头攒涌，照相机的镁光闪成一片，到处

是穿着节日盛装、合家留影的人们。公共汽车连成长龙，在人堆中缓慢地行驶。

我赶到医院，天已经相当黑了。病房大楼空荡荡的，能行动的病人都提前出院回家了。急诊室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医生护士团团转地急救着大批因激动而脑溢血、心肌梗塞的胖老头。这些一点不节制的老家伙，每回女排一比赛或过节都要兴奋得晕过去，让人又可气又好笑。

我推开病房门，石岜正在和开摩托撞他的那个小伙子聊天。

最近，这个小伙子常带女朋友来看他。他们混得挺熟、已经成了朋友。他的女朋友，一个抚媚的糖果店售货员见我来了，就说：

"哟，你可来了，我们正说你呢，外面车不好坐吧？"

"嗯，在天安门堵了一小时。"

"快来吃香蕉，我们刚买的，特别好。"

"现在不想吃，先放那儿吧。"

我和她坐下说话，石岜老看我，我冲他笑笑，继续和那个女孩子聊天。她正在学舞，兴趣很高，跟我说了半天，又叫我给她跳一段。我说我也没跳过交际舞。

"迪斯科，迪斯科你总会吧？"

"迪斯科，我也跳得不好。"

"跳跳嘛，别谦虚。"

她一定要我跳，我说这是在医院，她说没事，去把门关上，又来拉我。我没办法，只好随便扭几下：那个女孩笑嘻嘻地和我对扭。一个护士探头进来，我跳着跟她笑笑，她也

笑笑走了。我停下来，看着那女孩扭，说："你比我跳得好。"

"再扭再扭。"石岜和那个男孩一齐对我说。

我摆摆手坐下。

"有什么关系，今天过节。"抚媚的小姑娘央求我。

我把她搂坐下："我累了，已经跳了一下午。"

我喜欢这个女该，亲亲热热搂着她热汗淋淋的身子。她朋友给我一支香烟，我抽了两口，小姑娘也要抽。我给她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我教她怎么抽，又回头问石岜：

"你抽吗？"

他点点头。我把手里这支给他，又点上一支，全神贯注地吐烟圈。

"晶晶。"

"嗯？"

我把脸前的烟赶散开，掉脸看石岜，他又不说话了，我移过身俯下问他："什么事？"

"我想回家了。"他说。

"还没全好，怎么能回家？"我说。

"差不多了，在家养也是一样。"

"家里投人，谁照顾你？还是全好了再出院吧。"

"我们，"那一对说，"回去了。"

"他想出院。"我跟他们说。

"着什么急？"小伙子说，"不全好不能出院，你还怕我付不起医药费。"

"不是。"

"安心住着吧，明天我们再来看你。"

“明天全城戒严。”

“我们穿胡同。”

“算了，明天你们别来了。”我说，“好好玩去吧，这些天也没开过心。”

我从医院出来，已经很晚了，我没回团，去石岜家过夜。我开了门锁，在诺大的、空荡荡的公寓中走来走去。我害怕，把所有房间灯都打开了。公寓内还是石岜住院前那种东西乱丢一气的凌乱样、家具什么物已蒙上薄薄一层灰尘。我坐了会儿，动手打扫起房子，擦地擦玻，倒烟蒂，归置书报，一直干到拂晓，才倒在沙发上打了个盹。天亮后，我又上街买菜。节日交通都临时断绝了，我只得在附近小店买些食物。好在是过节，小店货物也很齐全，我回到家，庆典已经开始，打开电视，观看威武的阅兵仪式和花团锦簇的群众游行场面。

晚上，大部分街道交通恢复后，我去了医院。石岜也坐在医护人员中看了一天电视。我进去找他时。电视还在播放焰火晚会的实况。我让他再看会儿电视，自己去找值班大夫办出院手续。办好手续我帮石岜收拾了简单的东西，换了衣服。走出医院。

街上到处是出来看焰火的人群，我们在人群中推推操操地走着。路过一座新落成的巨大华丽的灯光音控喷水廊时，上百条和着音乐奔涌跳跃的水柱将清凉的水花细雨般地洒在我们头上，我挽着石岜，不由自主地咧开嘴和其他人们一起欢笑，他也在笑。

家里收拾得整洁异常，窗台上的花盆，果盘里的苹里散

发出幽幽芳香。酒柜上玻璃鱼缸里，金鱼在无声无息地游动。卧室也重新布置了，凉席，草垫都撤去，换上干净松软的被褥和绣花椅垫。书籍整整齐齐、分门别类地插在书架上。

“是你收拾的？”

我看出他有点感动，没说话，径自走上阳台。夜空中仍不时有礼花从三个方向生起，无声地闪耀成绚丽的一片，旋即又一切黯淡下来。他也走进阳台，我回屋给他搬了张藤椅，又倚在栏杆边，托腮望着夜空出神。那夜景时而辉煌，时而混沌，辉煌时烂漫夺目，混沌时一切皆空，幻显无穷，盛时即衰。

“今夜是最后一夜吧？”我小声问。

又是成百个红亮的礼花笔直地递次升起，壮丽地怒放在整个天穹，熄灭，陨落下去。

我等了良久，不见礼花再次升起。天空的晕红慢慢消褪，醇蓝的夜色迅速在空中横行扩散，覆盖统一了城市景物的调子，阳台、我们被黑暗吞没了。

“我有什么过错吗？”我在黑暗中问。

“没有……”

“嗯。”

“你考虑过我有什么想法吗？”

“你觉得我离开，对你更好点？”

“没有。”

“一点没考虑，我只考虑我自己。”

“好吧，就这样，我说过，你要对我说‘拜拜’，我就对称说 OK。”

“你，挺恨我吧？”

“别说这种无聊话，不会的。咱们是好说好散——原来也只说的是试试。”

“我倒希望你恨我。”

“进去吧……我冷了。”

石岜一瘸一拐进屋，我拖着藤椅跟在后面，屋里的灯亮了，我们暴露在光明中。他的股很激动。相形之下，我倒显得过分平静了。

“我问你一件事。”我垂下眼皮，随即扬起脸凝视着他问。“你爱过我吗？”

“爱过——”他身子往前一冲，一刹那，几乎站立不住，“——爱过！”他站稳后说：“这是不容置疑的。”

“你不是捉弄我，我很高兴，真的，很高兴。”

我粲然露齿而笑。

夜深了，我们仍在开怀畅饮甜葡萄酒，彼此都有些醉意朦胧，快活地笑个不停，说个不停。

“你，你给我的印象不错。我呢，给你印象好吗？”他问。

“还可以还可以，”我说，“足够记几年的。”

“我们不会互相诽谤，互相鄙薄吧？”

“不会，”我停了一下说，“也许你倒要说是我不配你。”

“不配一瘸子？”

“哦，你尽管瘸，还是瘸得挺有风度的。对了，”我说，“你的照片我不想还了。”

“好吧，”他说，“你的照片我也就不还了。”

“如果你打算悄悄销毁，还是还给我。”

“我倒担心你将来的丈夫要吃醋。”

“丈夫？”我木然冲他一笑，“我发觉一句都提不起来。”

“什么？”

“过去说过的话呀，那些海誓山盟真没用。”

“……过去我们起过誓吗？”他怯生生地问。

我眼里闪出泪花，把杯子一顿，心平气和地问：“这个你也想否认？”

他不吭声了，我久久盯了他半天，又端起酒杯，把嘴伸进琉璃色的液体中啜饮。

“你说，”我喝了一阵酒，喘口气问，“会很快过去吗？”

“什么都会很快起去的。”他说，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少跟我转词。”

“我希望我们还是朋友。”他看看我说，“象过去一样，你常来找我玩。”

“真的希望我常来？”

“真的。”

“那我就常来。”我注视了他一会儿，咬着嘴唇笑了，“我常来。”我低下头，飞快抹去下巴上的泪珠，问他，“我的演出你还看吗？”

“看”。他也笑。

上床睡觉时，我翻来覆去地想，我们过去说过什么山盟海誓的话？大概真没说过，可那，还用说吗？

秋天一个个晴朗无尘、阳光充沛的日子倏忽而过。不堪

酷暑又畏惧严寒的人尽可能地利用这一年中最后的好时光房外活动。今年街上流行鲜丽的羽绒马甲和斑斓的粗线毛衣。有的国家领导人带头在电视见穿西服会见外宾，出席国宴，为全国表率。西服立刻畅销，街上到处是穿着合身与不合身西服行走的男女。

秋天是我们团的演出旺季，前去观看者趋之若鹜，票子一售而光。可首场过后，黑市价跌得很惨，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些票子砸在手里的“倒爷”焦急地在剧场前徘徊。因奥运会胜利和国庆阅兵大大高涨的爱国热忱没能在歌舞上移情。那些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对高亢清越的汉曲宋词、讲究意境的古典舞蹈依然隔膜，掌声寥寥。演了几场后，团里只得把上半场的民族舞大部拿掉，换上疯狂喧闹的《布莱伏》舞和踢达舞。团里对这些老掉牙的节目的依赖程度是令人悲哀的。

石岜仍在家静养，由于长好的骨盆有些倾斜，走起路来，十分明显地跛脚。他在青岛的姐姐请了假来照顾他的起居，我也时常去看他，他给姐姐介绍我说：

“晶晶，我妹妹。”

姐姐看了我半天，然后就和我有说有笑地聊起来，一起在厨房做饭。

我听到她对石岜说：“喂，我挺喜欢你‘妹妹’。”就红了脸瞅石岜。他笑笑，装作若无其事。我垂了会儿头，又开始说笑忙活：

姐姐是个一丝不苟、爱管别人闲事的女人，常以挑剔的眼光打量我和石邑的穿着。她特别瞧不惯我随随便便的打扮，

但她不跟我说，却去训石岜。

“你也不给晶晶买几件衣服，瞧你们两个，穿得象一对叫花子。”

“我们没钱。”石岜说，“再说我们也不出门。”

“你不出门，晶晶总要出门，总要打扮得漂亮点，这会儿不穿什么时候穿？”

“我们赶不起时髦。”我也这么说，“夏天还可以凑合赶赶，秋冬季的羽绒皮货太昂贵了，我是低工资。”

“其实，心灵美也就行了。”石岜说。我闻声瞅他，他忙对我说：“姐姐的意思是要给我们买几件——你没听出来？”

“你我不管，晶晶我要管。”姐姐说。

“我什么也不要，真的，姐姐你什么也别买。”我说。

姐姐是个党员，说到做到，给我买了件暗红色的羽绒马甲和一条坚固呢牛仔裤以及一瓶“增白露”。她问我，夏天是不是爱游泳？我说是。她说游泳可以，别顶着日头去游。我嘴里嗯嗯答应。说明年夏天注意，转身就把她给我的衣物摞到一旁。又怕她不高兴，穿上我自己的一件稍嫌老式的开身毛线外套。我觉得”还过得去”，石岜却乜着眼说：

“真难看，象小县城的。”

“管着么。”我说，“又不是给你看的。”

“你头上扎根什么玩意？鞋带！”他伸手扯我，“不成体统。”

“你别扯我头发，”我护住头发说，“发绳老丢，我们团很多人都用鞋带。这样省事，又看不出。”

“没个看不出的。”他说，“我不许你这样，费好大劲，才把市空整治得象个样。”

“我乐意怎样就怎样。”我说，“你现在管我也没必要哇。”

他一下没词了，讪讪把手缩回去。有时我们俩之间常出现这种冷场。

“都是你，”我含泪说，“干吗招我，我本来也想不起说这种话。”

过后，我仍换下他认为不好看的衣服，重新认真把头梳得水滑整齐，苍蝇拄着拐棍也站不稳。甚至还在脸上搽点“增白露”，哼着“西施兰欲盖弥彰，增白露满天过海”，把我发的两套运动衣给他拿去。

“咱们怎么那么傻呀。”我笑着跟他说。“穿运动衣多好，又时髦又不用花钱。”

他穿上运动衣照镜子，问我：“瘸子穿运动衣不是有点装腔作势？”

“没关系，”我站远端详，“挺好，现在伤残人不也有个奥运会嘛。”

“晶晶，慌慌张张往哪儿跑？”

晚上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给一个来访的外国总统演出，总统先生有膀胱刺激症，节目限制在可以忍受的一小时内。晚会散得早，我出来跑的也快，小青姐她仍就拉住我跟我捣乱。

“上哪儿呀，这么急。”

“还能上哪儿？我朋友那儿呗。”

“啧啧，现在小姑娘真大方。”几个老演员议论着生笑着从我身旁走过。

“你不是老去吗，今天就别了，咱们回宿舍玩去。”小青姐成心让我着急。

“谁老去了?”我又急又没办法。“好几天没去了。你放开我吧,人家要赶不上车了。”

“哟,晶晶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么温柔可人。”小青姐打趣我。

“一直就会的。”我攒开她的手,“看跟谁了。”

在大家的笑声中,我匆匆跑掉。

“那些变戏法的真骗人,今天我在后台全把他们看破了。”

我和石岜在包饺子,我给他讲今天的趣闻:“他那些道具都藏在身上。我端小凳坐在条幕旁眼睁睁看着他一件件换出来,假装从空气中抓出的,骗台下的人。那些人还傻乎乎地鼓掌呢。老师说我,你干脆坐在到台上去看吧,你也快成分散观众注意力的道具了。”

“你干吗呀?”

“没事,台下其实看不到我。”

“我是说你干吗和你们团的人那么说呀?”

“我说什么啦?”

“说我是你朋友。”

我立刻不响了,把脸扭向一旁。

“你还跟她们说什么了?”

“嗯,”我没情没绪地捏饺子,“说你爱写作,又聪明又有前途,还有我快饿死了。”

石岜的脸拉得象张驴脸。我难为情地说:“我并没真说你很有前途,我只是说你这人挺乐观。”

“我没生气。她们听了怎么说?”。

“她们觉得挺带劲。”

“我说晶晶，别再这么无中生有地乱编了吧，这不是毁人吗。”

我低着头，可仍觉得脸慢慢红了，连脖子都涨红了。

“水开了。”姐姐从厨房出来，问我们饺子包好没有。

姐姐假满回去了，石岜的腿也基本痊愈了，在家里憋得很烦。假日，我部他去天津玩。在天津东站下车后，我他徒步穿过海河上宏伟的“解放桥”去“劝业场”对面那家闻名遐迩的咖啡厅吃了水果馅元宵和鸡蛋三明治，又排队买了著名的“十八街”麻花和“对耳朵眼”炸糕，搭傍晚的一趟火车回北京。

暮色苍茫的原野一片片向后退去，城市，村落的灯光星星点点，油田喷出的天然气在夜空中熊熊燃烧。

车厢里灯光昏暗，人头攒动，过道卧满做小买卖的农民，龇着黄板牙大声说笑，放肆地抽着呛人的烟卷。我站在车门旁，仍被烟熏得连连咳嗽。石岜百无聊赖地倚着车门。

“我不是成心惹你心烦的。”

“别说这个了，”他看我一眼，“我没烦。”

“我回去就说我们吹了。”

列车过一个明亮的小站，北京区的万家灯火遥遥在望。又疾驶了一会儿，我们已身处这个庞大星空般的城市，列车在变轨，车厢剧烈震动，我的身体也随着振动颤抖起。

“你别老那么自作多情，以为我对你多恋恋不舍似的。’我突然感到一阵绝望和愤慨，粗鲁地骂起来“我根本没拿你当

回事。瞧你那副德行，真叫人讨厌。什么东西！”

石岂看我，我挑衅地仰起下颏。他不理我了，专注地看窗外缓缓闪过的街景：透明的幢幢大厦，笼罩着高压钠灯桔红色光雾的马路上驰行的轿车，走动的人群。

列车在雪亮的月台停下，我跳下车。石岂也跟着跳下来，紧跑几步，追上我并排走。我急急地走，他也大步迈——跛得更明显了。身后是潮水般的旅客。

来到车站广场，我站注，面向他。他身后的是辉煌的候车玻璃大厅，枝形水晶吊灯光华四射，双道自动电梯是向楼上缓缓运行，人们川流不息。

“我不要你送我。”我压低声音说，“你走！”

“我送你到电车站。”

“不要。”

我尖叫，四周行人纷纷驻脚，值勤的警察也回过头来，他忍气吞声走开。

立冬后，下了几场阴绵的细雨，天气又冷又潮，人在没有传暖的房间里都要披件厚衣服。这期间，英·甘地被她的卫兵枪杀了。中曾根和里根分别如愿以偿连任了日本首相美国总统。十四个沿海城市的香港同外商签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合同和意向书。中国女排彻底击溃了劲敌美国队和日本队。大白菜上市、又下市。

我们团第一轮演出已告结束，团领导连日开会，研究新房舍的分配和小队承包事宜，团里放了羊，乐队的人通宵达旦地学会流行唱法，他们都有很好的音准，几个改弦更张的

二胡演奏员大红大紫后都豁然开朗了。我们舞队练完功就大学交际舞。几个老演员办了个交际舞辅导站，钱赚得“毋佬佬”。我懒得学舞，没事就被着大衣在楼里瞎转，要不就无聊地站在一旁看她们翩翩起跳。俄了就到附近一个商亭喝酸奶，喝饱了回宿舍闷头大睡，什么也不愿去想。

经过激烈的争论、哭泣，恳求，权衡盘算，各演出队的人员和分成比例终于确定下来。很多城市的邀请也纷至沓来。我们团倾巢出动、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巡回演出。

在上海霓虹灯林立的繁华商业街南京路，我碰到出海回来，上岸寻欢作乐的老纪他们。他们请我吃炸子鸡和掼奶油。说到石岜，大家不以为然。老纪说：“再耿耿于怀就没劲了。算了。”他劝我；“在有钱人里找心眼好的完了。”

在昆明碧水青峰的滇池边，小杨也对我说，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突然去世都没能使生活停顿，更别说一个石岜。听说他正在边境一带走私毒品公安厅正在通缉一个北方口音的瘸子。不定哪一天，他得死于火并或追捕中的枪战。

在重庆拥挤不堪的朝天门码头，我在石岜家见过的那个四川经理却说石岜正在深圳经营一个生意兴隆的饺子馆。有人看见他脑满肠肥地坐在店里喝茶，学了一口广东话。“长得可是一摸一样。”

后来，演出队到了河南山东，就听不到有谁认识石岜并提起他。我们演出演胡涂了。一天两场甚至三场。一口气演了近百场。整天不能卸妆，皮肤都过了敏，晚上做梦也在跳，误场着急，早晨醒来累得又立即睡了过去。候场时，整整齐齐排着队搭拉着眼皮假寐，灯一亮，个个堆出假笑昂着头上

台，恍恍惚惚手舞足蹈一番，一转身，又竞赛合上眼梦游。歌星的嗓子也唱“放炮”了，只得放录音带，人站在麦克风前做假动作或者干脆和我们伴舞的演员开玩笑：把《草帽歌》唱成“妈妈，百大楼有开司米。”

最后几场，人都木了、事故频频。跳《夕颜》时，我光着脚丫上场。人家都是雪白的袜子，我黄黄的一个，村气射人。老师站在幕条旁都快气死了。下场时一哄而下，再亮灯时，不知谁的扇子醒目也丢在台中央，惹得观众黑鸦鸦站起一片，嗡嗡议论，大感兴趣地琢磨这个“机关”。

经过筋疲力尽的巡回演出，元旦前夕，我们青面獠牙地回到北京。我们在外地时，北京下了几场雪，至今路边墙角仍有残痕。树木大都叶子脱尽，光秃秃的。阳光很和照，裹着鸭绒衣在街上行走的小伙子和姑娘，脸上都红扑扑的。市内公园的水面和湖泊都结了冰，可以看到戴着五颜六色毛线帽的年轻人在封凉的湖面上自由自在地滑冷，冰刀溅起的冰沫在阳光下点点闪烁。

我走在街上，有时会停下来，看看街角贴的“刘云峰”署名的布告。我在一家百货公司买了双高筒靴子，给了十张奖券。摇奖时中了头彩，一台双开门电冰箱。我一个人生活也用不着，转手卖给了别人。手里有了一些钱。小青姐劝我买些金银首饰保值。我喜欢珍珠，就买了串九折珍珠项链。她们说我买亏了，市面上的珍珠都是养珠，我很懊恼。

元旦到了，文化部在一家大饭店招待在历年全国和世界性比赛中获奖的艺术界演员。我接到请柬，想起当年获奖时

少年得志的情景。恍若隔世。其实并无龙门，人只又过给自己制造幻境，一时一地称雄，自以为与众不同。我到饭店很早，招待会还没开始，便在底屋集品部逛。看到一件漂亮的男皮大衣，不忍离去。问售货员，价钱也公道，掏钱时才想起买来无人可送，泱泱走开。在咖啡坐喝茶时，遇到当年舞伴。他正和他们团的几个人在一起，看见我大喊着我的名字跑过来，咖啡座里的外国人纷纷看我们。我们握了手，互道阔别后的情况。他刚从南方回来。人家请他去搞舞蹈，他怀雄心去了，根本不是搞艺术。第一期合同一满，他就跑回来了。我们的几个同学，甚至几个老师还在那里。他们铁了心，什么艺术不艺术，“大团结”第一。最高的是在大酒店里给歌星伴舞，收入倒是十分可观。他跟我唾沫星子四溅地说了一通。他们团的人叫他，说招待会开始了。“有空再聊。”他连窜带蹦地跑了。我也结了帐要定，旁边座上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问我：

“你叫于晶？”

“嗯。”

我看看这个人，我不认识也没见过。虽然她一口京腔，可看服饰发型和气质又不象在国内生活的人。也不知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如果没错的话，”那女人笑着说，“你是石岂的女朋友。”

我心猛一动。这是怎么回事？

“石岂现在好吗？嗯，我跟他是朋友。我听他谈到过你，印象很深。他没跟你说起过我吗？我叫……”

她说了自己的名字，我从没听说过，石岂什么也没跟我

说过。

“他没跟你说过我吗?”那女人又问,“我们在南方见面时,他可净说你,依恋之清溢于言表,嘻嘻。我本来还说跟他一起来看看你。”

“没有,他什么也没跟我说过。而且,我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等等,”那个女人叫住我,“这是怎么回事?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可不是这种口气,我还以为你们就要结婚了。再坐会儿好吗?”她说,“石岜现在干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好久没见过他了……”我不能再说了,再说眼泪就要出来了。

那女人看了我半天,说:“懂了。对不起小姐,这是个误会,石岜和我开了个玩笑,骗了我一顿,我当了真。”

“他和您说了些什么?”我问她。

“他,”那女人喝了口咖啡,把脸沉下来,说,“他很爱你,爱得不得了。”她吃吃笑起来,“如何如何纯真的一片爱心。他装得可真他妈的刁,都可以当演员了。”那女人气得浑身抖起来,哆哆嗦嗦从包里摸出盒烟抽出一支叼上:“你抽吗?”

我摇摇头。

那女人自己喀嚓用打火机点着烟,堆起笑容对我说:“好啦,我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你过节到哪儿去?”小青姐问我。

“我姨妈家。”

“你要没地方去,”小青姐说,“咱们一起去我朋友家吧。”

“不不，我到我姨妈家去。”我说。

除夕之夜，城里响起送旧迎新的鞭炮声。同宿舍的人都回家过节了，整屋楼也没几个人。楼下的解放军在会餐，闹哄哄地敬酒，我到电视房打开电视看了会儿元旦晚会的相声，笑了笑，回房睡觉。刚上床，楼道里的电话就响了。我跑去接，是姨妈打来的，问我怎么没去她家。我说元旦团里还有活动，等放了假再去。同一坐楼的解放军会完餐，又开晚会做游戏，咚咚敲着鼓“击鼓传花”，放开喉咙齐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姑娘。”“妈妈，妈妈，看看我吧，亲爱的妈妈。”我用棉花堵住耳朵、吃了两片安眠药，才勉强睡看。

元旦清晨，我乘头班车进城。街上行人寥寥，遍地昨夜遗留下的鞭灼纸屑、清洁工戴着口罩在清扫。偶尔，新年寒冷的空气中还传来几声零落的鞭炮声。

我走进那幢熟悉的公寓大楼。电梯还没开，我顺着楼梯爬上去，气喘吁吁地敲门。敲了好一会儿，里面才响起踢踢踏踏的脚步声。门开了，我怔住了，是个陌生姑娘，睡眼惺松。

“你找谁？”

我推开姑娘往里闯。姑娘拦我：“哎哎，你干嘛呀？”

“我找石岜。”

“谁？”

“石岜”

“你找错门，我们家姓李。”

我停注脚，瞅着姑娘楞了。

“你找错门了。我们不姓石，姓李。”

我退到门外，拍头看看门牌，又看看莫名其妙站在那儿、有点生气的姑娘，完全不知所措了。

“你是不是找原来住这儿的那家人？”一个穿毛衣的小伙子出现在姑娘身后，“你进来吧。”他对姑娘说，“妹，你让她进来吧。”

我机械地走进公寓，环顾四周。至内的家具全换了，陈设也全然是另一种情调。

“妈，你知道原来住这儿的那家姓什么？”小伙子问一个从里面走出来的老太太，“是姓石吗？”

“好象是，是姓石。”老太大说。

“您知道他们搬哪儿去了？有人找。”

老太太看看我：“这个我也知道。他家老头死了很多年。部里一直要收回这套房子，他家孩子就是不般。后来不知怎么，大概那些孩子都不在北京了，这套房子就交了。”

“谢谢您了。”我低头转身出去，“我走了。”

“你可以等节后上班到部里办公室打听一下。”那个小伙子好心地对我说，“也许给他们另调了房子，办公室的人知道。”

“谢谢。”

我根本就没听清小伙子跟我说了些什么，下楼时，只觉得做了场可怕的噩梦。

灰霾的天空纷纷扬扬飘起雪花，落到地上薄薄一层。无轨电车缓慢地行驶，车窗结了白蒙蒙的水雾。沿街小饭馆热气腾腾的屋内，羊肉片在滚着开水的铜火锅里变色，围着桌

子的人们吃得满头大汗。喝了白酒的男人脸红得象猪肝，醉醺醺地互相搀扶着从我身旁沉默地走过。”

“我这份伤心的……”两个戴眼镜的姑娘从身旁走过。

“爸爸给你拿着糖葫芦，呆会儿再吃……”一个男人牵着个攥着满手吃食，穿得象头小熊的小男孩。

夜深了。我还在街上踽踽独行。铺满雪的街道树木在月光下凝成静止的银白色，商店楼房都紧闭门窗黑漆漆地一点声响全无，盘结交错的电车线挂满雪，僵直、网一样地罩在半空中，公园逶迤的墙下空荡荡的，我的影子在便道上拖得很长。暗处灌木丛上的雪坍落，发出轻轻的扑扑声。

节后，我休探亲假回南方了。

我在家里续了假；春节后，才回到北京。团里又开始演出。我每天上午排练，学些新舞，下午就在宿舍看看书，和小青姐她们聊聊天，晚上去剧场。

今年冬天，北京雪水勤，雪后初霁，太阳出来，路边积雪融化，街道树木潮乎乎的。公园朱红宫墙的绿琉璃瓦檐上白雪点点，在阳光下晶莹闪烁地滴垂着长长一排水珠。

春天来了，冰消雪解。草地绿了，树木葱宠了，河水流动的也快了。斜斜春雨浸润了泥土，洗净了楼房公园的灰尘，使城市焕然一新。日照时间开始延长。黄昏，街上到处是一群群徘徊嬉笑的年轻人。他们重新坐满公园树荫下的绿色长椅。喁喁私语，倾听着草丛下小虫子的吟哦和栖息在树上的鸟类的呢喃，陶醉在扑鼻的花香和爽人的晚风中。

我新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不乏有钱有趣的人。我和他们挺合来，经常在一起吃饭、游乐。有人说要我结婚，我一笑

置之，也不往心里去，还照常来往，照常做朋友，彼此十分自然。不演出的时候，我也读读英语。我希望几年后能考取艺术研究所的舞蹈研究生，将来跳不动了，就坐下研究研究舞蹈史，收集收集各省的民间舞蹈素材。

不久，一西方国家的电影回顾展开始，我买了一套票，天天去看。一天，我到得早了，剧场里还没有几个人，我坐在池座后边吃蛋筒冰激凌，看今日的影片内容简介。偶一抬头看到石岜从旁门进来，径直走到我前面几排坐下。他没东张西望，一坐下就和旁边的一个女孩说笑，从她手里拿影片简介看。电影开映了，剧场的灯灭了，座位坐满了人，他消逝在黑鸦鸦的人头中。那天放映的是两部伤感电影，我哭了成了泪人。

第二天我没去看电影。小青姐问我，我说电影演得令人心碎。

第三天，是两部喜剧片。我到得晚了，进剧场时眼前一片漆黑，不停地与人碰撞。周围的人纷纷抱怨我挡住了他们的视线。

“到这儿来。”一个人温和地说，牵住我的手，象领盲人一样将我引到一个空座位。

我的眼睛慢慢习惯了黑暗，石岜的面容轮廓一点点浮现出来，渐渐清晰——他在向我微笑。

“不在不在，就说我不在。”我怒冲冲地喊。

“你还是跟他说两句吧。”小青姐拿着话筒为难地说。

“喂，”我抄起话筒，“你要干什么？”

“你不要那么无礼嘛，还不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就不接电话。”

“好吧，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中午到你那儿去，帮我打份饭。”

我还没来得及讲话，他就飞快挂了电话。妈的！我啪地一摔电话。

“别摔电话呀，那是公共财产。”小青姐忍着笑说。

我横她一眼，又摔了下电话，闷闷不乐地回房。

“没给你打饭。”我对石岜说，“我自己也没吃。”

他环视我们宿舍。小青姐她们正在吃饭，自得其乐地小声说笑。他上次来这儿是去年秋天，那时我正热恋着他。那天从这儿出去后出的事，好象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你们不是要搬家吗？”

“没搬，新房子分不下就没搬。你坐吧。”

“你真的没给我打饭？”他似乎有点失望，“那有别的什么吃的没有？我饿得厉害。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忙得头昏脑涨，原以为到你这儿一定能吃上。”他看看我，“我记得你过去说过，不管将来什么时候，我要饭要到你门口你都给。”

“你记错了，是我说我要饭要到你那儿……”我突然觉得无聊，说这种话，做这种姿态十分无聊，把放在一边的盖着碟的饭盒推过去，“你吃吧，给你打了，饭不太好。”

“挺好。”他揭下碟看着菜，“你们食堂菜炒得不错。”

我把我的匙子擦干净送给他，他大口吃起来。看来这点他没骗我，他是饿了，狼吞虎咽地吃着。吃了一阵，歇下来

看了看。“你慢慢吃。” 我站起来，我给你倒点开水。”

我到小青姐那儿要了杯开水，小青姐问我他吃不吃榨菜。

“你吃吗？” 我问他。

“不用了，这菜够了。” 他嘴里嚼着饭说。

“你是不是还有点生我的气？”

吃过饭，小青姐她们要午睡，我把他领到我们大练功房，坐在地毯上。

“是不是有点儿？”

“没有。”我玩着自己的手指，小声说，“我没生气，有什么可生的。”

我看着墙上镶的银晃晃的镜子里映出现的钢琴，席地而坐的我们两个惆怅地发现，我们仍然那么年轻，那么般配，象电影里的美满情侣，一个我们舞队的女孩进来往练功杆上晾洗好的床单，冲我笑笑，低头抚平长长的床单。

“去年年底我给你打过电话，我搬家了。”

我告诉他去年年底我们去外地演出了。他问我去哪儿了，我掰着指头数了数，告诉他。我问他这段时间在干什么，他一笑，伸了个懒腰，说什么也没干，还在混。

“混到今天？”

“混到今天。”

一瞬间，我对他那种似笑非笑、满不在乎、过去曾把我深深迷住的劲头十分反感，只是一瞬间。我没再说话，他也不再说话。

我们坐了很长时间，楼道里喧闹起来，午睡起的同事们

乒乒乓乓地开关门，人来人往地洗漱。黑人舞《莫若》的演员在排练。老师吼中，进练功房排成队形温习一个片断，很多人一边跑一边看我们。

我走进一家挂着“正宗川菜，五味俱全”牌的餐厅。这是那种白天营业、晚上开舞场的餐厅。天花板上悬挂着颜色庸俗的彩带，镀铬桌椅靠墙排了一圈，柜台供应着乱酒和冷饮。有个五、六个人的小乐队在奏着乐，十来个人在黯淡的灯光下跳舞，还有一些人坐在一边喝着饮料看。

领我来的朋友说：“你先坐会儿，我去找经理。”

我找了张空位坐下，看那十来个人跳舞。有个背头管裤的男子在带其余的人跳。看不出跳的什么舞，一概扭屁股。一个女服务员送来一高杯“菠萝宾治”，收我的入场券。

“没有。”我说，“我是请来的。”

女服务员正要说什么，朋友领着经理走过来，把她打发走，给我们介绍。

“这就是我说的那位舞蹈巨匠，生下来就跳舞。”

“欢迎欢迎。”经理热情地和我握手。一齐坐下，打着响指叫服务员又送来两杯果汁。

经理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我看他有点面熟，好象在哪儿见过，是谁的朋友，又想不起来来。

“听说了你的情况。”经理说，“我们这儿很需你这样的专家。”他指指正在领舞的男子，“那位是我们现在用的舞蹈老师。”

“唬牌的。”朋友对我说。

“你看他跳得怎么样？”经理问我。

“我不知道他跳的什么。”

“我也不知道。”经理说。他转身问旁边座上一个观舞的女孩，回过头来困惑地说，“卢旺达的什么舞。”

黑人舞的摇摆晃动一般来说比较接近原始人对身体的自然驱使。”我说，“他看上去上身过于挺拔。另外，运动中的侧身左右摆动是拉美舞蹈的典列特征。”

“我已经发觉这个大屁股家伙是个骗子了。”经理说，“不过我主要是照管白天餐厅的营业，舞场的事是我一个朋友经办的。我把他叫来，“石岜。”他拍手向左边一堆正在喝酒谈笑的人中叫唤，“你来。”

石岜从人堆中站起来，神采奕奕地微笑着，一跛一跛走来。半路上，他看到我，笑容收敛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跳外国舞的专家，你叫什么名字？”

“她叫于晶。”朋友说。

“噢，于晶。人家才是真李逵，你把你那个骗子赶走，请她。”石岜冲经理点点头，又看看我，微笑起来。经理继续唠唠叨叨跟着石岜说。

“你跟那个骗子说，以后他可以免费在这儿跳，不过不要猪鼻子插葱—— 装象了。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也懂得一些。”

“不不。”我对经理说，“你还是让那个教吧，我不能在你这儿做事。真的，我只是来看看。”“这是什么意思？”经理看我的朋友。

“先头说好的呀。”我那个朋友说我，“你怎么变卦了？”

“我们不会亏待你的。”经理说，“这个你放心。”

“不，不是钱的事。”

我起身走了，经理在后面跟我的朋友发脾气：我不喜欢别人这么要挟我，就是巨匠也不行。让她走！”

“我知道怎么回事。”石岜跟他说，“这事我来办。”

他追上我，不顾我的挣扎，拉我坐在另一处角落。问我：“是因为不喜欢我吗？”

“我没想到碰到你，没想到是这么个场所，人家只跟我说是个辅导班。”

“是个辅导班。边辅导边跳，别致一点。”

“你包办舞会一晚上能搞多少钱？”

“不多。你瞧，没多少人上当。”

“多少钱？”

“我没发财，离发财还远着呢。”

“你一直在干这？”

“刚开始干。这不算骗人，是正当的，现在萝卜都什么价了？”

“那你的票价也太高了。”

“你有什么好路子吗？”

“没有。”

“那就帮帮忙。”

“不成。”

“不喜欢我？”

“不是。”

“喜欢我？”

“是是。”我哭了，“可不帮你的忙。”

我也觉得自己太傻，太没骨气，也许会再挨次涮，可我没办法，我喜欢他。尽管我们在一起要不幸，分手会痛苦，我都不在乎。来吧，再来几遍都可以！

我不让他来我们团，没事我就去那家叫“吉利”的川菜馆找他，不睬经理的白眼。一起喝喝酒，闲聊一会儿。我发觉他和我们一年前认识时一样，处境、情绪没什么变化。除了两周办几次舞会，他还兼做那些乌七八糟的空头生意。只是录像机变成微电脑，“傻瓜”机变成自动按摩靠垫。他还是那么固执地要发笔横财。他跟我说：

我们种种不顺和苦恼归根结蒂一个穷字。为挖这个穷根，我什么都不吝，就是搭上一切也在所不惜。你为什么不说话？”他问我。

“我自知不敌。”

来找石岜的朋友很多，在”吉利”进进出出终日不断人。虽然他们互相请客时出手大方，喝了酒也会亲热得推心置腥，眼泪汪汪，但一谈到生意钱财就会立刻变得冷若冰霜，锱铢必较，有时还有吵得面红耳赤，破口大骂，每当石岜被人家“瘸子”“拐子”骂了一通，蹒跚地走到我桌旁坐下，一言不发时，我就为他深深地难过。

我们演出，我都给他送票，他几乎都去看，座在第一排。我一出台就能看到他，目不转睛，正襟危坐。《布莱伏》我的位置在前台，我几乎是在咫尺地俯视他，在他面前扭来扭去，

众目睽睽之下，无所顾忌地互相凝视。《贡卡》舞最后要请一些观众同舞，我就下去和他说两句话。

“你为什么不笑？别人都笑。”他老这样说我。

“你也不笑。”我说。

下次，我一出台他就微笑，我也笑，可很快，我们又不笑了。面孔呆板地互相凝视。

《贡卡》舞时我下台走到他面前，竟不知说什么好。

“演出完你回团吗？”他问。

“回。”

“我想在后台门口等你。”

“不，你别等。”我快步返回台上。后面的舞我只跳没看他。

散场后，我第一个洗宿澡出来，在后台门口徘徊了很久，直到大家都出来上了车喊我，才上车回团。

第二天他没来，排练老师在条幕边骂我：“怎么啦？象袋土豆。”

“地板太滑。”我说，“站不稳。”

下台后，我到盥洗室拧开水龙头，把舞鞋浇湿。回到化妆室踩了踩松香，坐在镜前重新化妆。把眼圈旁洇了的油彩揩去，重搽。

“你为什么还不结婚？”我坐在“吉利”满屋酗酒喧嚣的青年男女中问他。

“我妈妈临死前嘱咐我，”他嘻嘻哈哈地说。“不到四十不许纳妾。”

“你发烧了？满脸通红。”

“昨天夜里蹬了被子，有声着凉。”坐起来倚着。

“快躺下。”石岂按住我，“我坐会儿就走。我没事，就是来看看你——今天你没事找我。”

“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头晕就没打。”

“试表了吗？”

“早上试了。”

“药吃了吗？”

“嗯。”

“发烧就别去天津演出了，请个假。”

“没事，吃了药烧就会退的，这会儿已经好多了。”

“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我翻身向里，闭上眼睛。

“怎么了你，干吗哭？”

“你帮不上忙。”我一下哭出声，“想家了。”

“有句话想跟你说。”石岂在北京说。

“有什么话回去说不行吗？再过一个星期我就从天津回去了。”

“不行，就得现在说……”石岂的声音忽然微弱了，话筒里一片杂音。片刻，他的声音又清晰了，“去年秋天我做了一件蠢事，现在我非常非常后悔。我想我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了……你说话呀！说话呀……”

嘈切的杂音淹没了他的喊叫。

我从床上轻轻爬起来，穿衣服，蹑手蹑脚地开门去洗漱间。我梳洗了很长时间，一直到镜子里的人变得十分漂亮。我

小心翼翼地拧开楼门的锁，走进院子里，翻过铁栅栏大门，到来空荡荡的街上。晨曦已经出现在天际，路灯还未熄灭。偶尔，一辆早班车载着打磕睡的售票员和乘客驶过。我在马路上匆匆走着，不时跑上两步。拐过一个街口，火车站庞大的身影矗立在眼前。候车室内灯光刺眼，一片寂静，成百上千的旅客无声无息、横七竖八地在地下椅上熟睡。我买了张站台票，心我翼翼地穿过这些或仰或侧、姿态不一、表情安详的人们、急煎煎地冲进站台。一列北上的特别快车拉着笛正要起动。我跳上最近的一节车厢，列车员见我拿的是站台票，往下赶我。“我认罚。”我冲她喊，生气地甩开她的手，走进车厢。列车呼啸着，一路不停地驶向北京。

北京的天已经亮了，下着倾盆大雨。我跑进雨里，身上立刻湿透了，我披散着头发在雨中的街上飞跑，溅起一路水花。“过来避避雨，姑娘。”街旁屋檐下一个老太大冲我招手。我笑着摇着头跑远。我看到前面街旁刚开门的“吉利”餐厅，白底红字的招牌，店堂里飘出的蒸汽。跑进店里，我已经精疲力尽，光喘气说不出话，滴嗒下来的水很快在脚下形成个小水洼。

“晶晶—— 你发什么疯！”

他诧异地瞪看眼，从桌旁站起向我走来。

“我想，想叫你”我疲惫地靠着店门，大口喘着气笑着说：“惊喜一下—— 就跑来了。”

石岂叉着腰站在我面前看着我，一动不动，接着泪水涌进他的眼眶，他笑了。

“把你衣服都弄湿了。”我有气无力地笑着说，骨节被他

勒得咔咔响。

那些天哟，我们真快活，深深沉溺在幸福中。我演出，他就坐在台下一场接一场地看，往返于京津道上，只为看我一个人。我不演出，我们就整日在初夏阳光灿烂的海河边，长安街上闲逛。我挽着他，他搂着我的肩膀，开心地放声大笑，招摇过市。我说过，我们是相当般配、引人注目的一对，象电影里的情侣。甚至他那条跛腿在我们并肩而行时也成了一种独特的风采。回到北京后，我们去街道办事处履行了婚姻登记手续。我们都通过了婚前检查，没有遗传病、传染病和其他不能结婚的疾病。我们的后代将是聪明、强壮的。当婚姻登记处的女职员问我："于晶，你是自愿和石岜结婚吗？"我毫不害臊地大声说"是！"惹得一屋子都笑了。石岜也兴奋地红了脸。我却希望女职员再问问我，我会一迭声地回答："是！是！是自愿的！"我们没买什么东西，因为是夏天，连新被褥也没做。我在团里散了点糖，和石岜的朋友们在"吉利"喝了个天昏地暗，欢闹了一通，然后，到他现在住的小屋，整夜相亲相爱。我的婚假只有三天，不能回家。爸爸妈妈来了信。虽然他们对我的结婚感到突然，但也没说什么，只是祝我们新婚快乐，白头偕老"。我给他们打了个很长的长途电话，石岜也跟他们说了话。妈妈在电话里哭了，我也哭了，答应她，有空就回去看她。我跟石岜说："将来你要离婚也要等我爸爸妈妈死后。"他说："离婚？你要再提离婚我就弄死你。"十分凶恶。

"你干吗不早点娶我呢？"晚上我总说他，"耽误了多少好时光。"

“我总是这样，乱丢一气，然后，拼命往回找。”

“可是，有的东西找不回来。”

“什么？”

“水。”有时半夜，他把我推醒，问我：“你做什么梦？这么拼命哭。”

“什么也没做。”我不想告诉他。

“还有什么不能跟我说吗？”

我说我总梦见被一个巨大的、不断膨胀的黑物吞噬。我紧紧搂住他：“我害怕。”

“怕我？你还有什么不满足？”

“不。”我使劲摇头，“我满足。”

“我也满足。”他说。

“你骗人！我感觉得到，你就是躺在我身边，也象一只饥饿的狮子，目光灼灼，低低咆哮。”

他打了我一耳光，我捂着脸一字一板地说：“你瞒不了我。”

“他妈的！”石岜把被子掀到地上，狂怒地喊，“怎么结了婚还这样！”

团里由几个著名歌星组成的小队向我们舞队要几个人给她们伴舞，名单里有我。老师找我谈话，问我想不想去。歌星队的演出收入十倍于我们歌舞大队，我无法抵御那种诱惑，尽管知道别的演员都说不去，我还是说去。老师当场就急了，说：“你的事业都不要了？就为多挣几个钱！我没想到你这孩子是这样，大学毕业去给人家伴舞。你这么年轻，搞了这么

“去，洗脚去。”

他假装睡着不理我。我给他打来水，狠拉一下他耳朵，甩手走开。他疼得蹿起来，揉着耳朵说：“你这不是闹着玩，故意伤害。”

“对。”我回头说，又问他，“我晾的那杯水呢？”

“不知道。”他闭着眼睛把脚泡在水盆里。

我去外屋找了一圈，找着了空杯子，忍着气问他：“是不是你喝了？”

他仍旧闭着眼边擦脚边笑着说：“不是。”

“就是踩脏了，你这人怎么这样，人家演出那么辛苦，好容易晾了杯水，你还给喝了，什么人呀。”

“你别冲我撒气。”他笑嘻嘻地说，“我又没招你。”

“谁冲你撒气？你说你对不对，一点不会体贴人，就会气人。”

“我气你了？”

“你气了你气了，就是你气了。”

“拉不出屎赖茅房。”

我气哭了。

“好好，我不对我不对。”石岜忙哄我，“别生气，我给你晾水，晾一盆。”

那一夜，我没渴水也没理石岜，自个抱着被哭着睡着的。我也知道，石岜有点冤枉。

小杨她们舞剧公演后，北京大报小报都登了文章，连英文的《中国日报》也发了消息和剧照。一些中央领导同志

“我们结婚了，没告诉你抱歉。他对我特别好”。“我很满足。”

“他还在捣腾买卖？他那个人挺逗。”

“他不大干了。嗯，你知道他能写几笔，正在写小说呢。”

“是吗？”

“嗯，他一会儿就来。我每次演出他都来，他对我特别好。”

正说着，石岜吊儿郎当走进后台。看见小杨先楞了一下，接着便笑喊：“怎么，胡汉三又回来了。”

小杨笑着说：“又回来了。你还是老样子。”

他们俩握了握手，石岜往旁边一坐。我问他干吗去了，他说在广场上看了会儿人家放风筝。又看着小杨说：

“《咪依鲁》是不是？我全知道，晚报登了，彝族舞剧，领衔主跳。”

“你消息还怪灵通。”

“那是，好容易报上看见一个认识的人，还不眼睛一亮。哪天首演？”

“过两天。到时候去看吧，别嫌丑。”

“哪能呢。没看我就知道不错，不看看谁的大梁，嘁！”

“你现在天天在家写小说？”

“没有。”

“候场啦，《满妃仪》演员候场了。”老师在后台叫人。

“我得上台了，你陪小杨坐会儿。”我跟石岜说。

“我能不能从后台下去看你们演出？”小杨问我。

“哟，这儿后台管得挺严，不好下。”

“有什么不好下的。”石岜插话，“我回回从后台下去看，

从没人管，别看瘸一条腿。”

“谁能跟你比。”我瞪石岜一眼，又对小杨说，“别看了，没什么好看的，还不是叽哩哇啦那一套。”

“看看你呀。”

“你根本找不着我。”

石岜看我，我白他一眼。他一笑，跟小杨说：“确实没什么好看的，你在台上也找不着她。她们那舞是熘肉片，大小厚薄一摸一样，脸上还勾了芡。不象你们《咪依鲁》，干烧鱼，你是那鱼，从头到尾都是菜，别人不过是胡萝卜、辣椒丝而已。”

“别拿我开心了。”小杨说，笑了。

我笑着起身对镜整整头饰，穿着高底鞋踩着碎步走了。石岜这大把子跟小杨侃开来。

“咱那买卖怎么着了，不开了？”

“你还想呐，我早忘了。你说去云南也没去呀。”

我《满妃仪》下来，看到石岜和小杨眉飞色舞谈得正热闹。便先去换了妆，笑微微地坐在一边。石岜转脸对我说。

“小杨正跟我说她在云南采风的事。一个女孩，走州穿县，跋山涉水，了不起是不是？事业家呀你——小杨。”

“我当然不能跟不家比了。我们，匠人，这辈子就这样了。”

“我怎么闻着醋味了，谁在后台吃饺子呢？”

“我也是逼到那份儿上。”小杨说。“我还想跟晶晶换个位。光看见我在北京出这么几天风头，没瞧见我在云南愁得死人一样，这辈子能来几回北京。”

晚上回到家，石岜又不洗脚就上床睡觉。我揪他耳朵：

“去，洗脚去。”

他假装睡着不理我。我给他打来水，狠拉一下他耳朵，甩手走开。他疼得蹿起来，揉着耳朵说：“你这不是闹着玩，故意伤害。”

“对。”我回头说，又问他，“我晾的那杯水呢？”

“不知道。”他闭着眼睛把脚泡在水盆里。

我去外屋找了一圈，找着了空杯子，忍着气问他：“是不是你喝了？”

他仍旧闭着眼边擦脚边笑着说：“不是。”

“就是踩脏了，你这人怎么这样，人家演出那么辛苦，好容易晾了杯水，你还给喝了，什么人呀。”

“你别冲我撒气。”他笑嘻嘻地说，“我又没招你。”

“谁冲你撒气？你说你对不对，一点不会体贴人，就会气人。”

“我气你了？”

“你气了你气了，就是你气了。”

“拉不出屎赖茅房。”

我气哭了。

“好好，我不对我不对。”石岜忙哄我，“别生气，我给你晾水，晾一盆。”

那一夜，我没渴水也没理石岜，自个抱着被哭着睡着的。我也知道，石岜有点冤枉。

小杨她们舞剧公演后，北京大报小报都登了文章，连英文的《中国日报》也发了消息和剧照。一些中央领导同志

(主要是云南籍和少数民族出身的) 以及各国驻华使馆人员都看了演出。我和石岜也看了演出。石岜还买了所有刊有肉麻吹拌文章的小报给我看，跟我说。

“什么狗屁文章，‘群舞整齐，表演认真……理解人物深刻，有激情……’简直不知所云，马屁全拍到马腿上去了。”

“什么叫拍马屁，”我呵斥他，“人家演的就是好。”

我跟他说我们结婚没请小杨,应该补请让他和小杨联系，看哪天休息，到家里吃饭。

“在家折腾什么，外面找家好一点的馆子不就行了。”石岜说“就在家吃。”我说“我们是好朋友，她给我看了她的拿手戏，我也得给她看我的拿手戏。”

小杨演出休息那天，我请了假，在家准备了一上午。石岜去接小杨，半天没回来，我等得前急，不住出门张望。石岜小杨到底回来了，一起还有一男一女。

“遇见两个朋友，好久没见，就一起来了。”石岜说。“这是刘华玲。”

我向那个雍容华贵的女人笑笑。

“你们不是见过一次吗。”石岜说。

“那次是她呀”刘华玲说，“我都记不清了，还以为是另一个”

”石岜，”同刘华玲一起来的那个男的说，“换得勤。”

石岜笑笑：“胡扯。”

那男的也笑着对我说：“不得罪吧？”

“不得罪，我知道他。”笑着让他到进屋，“坐吧你们，抽

烟。我得去厨房炒菜了。”

石岜跟进厨房，看看我准备的菜。

“够么？”我问他。

“够了。”他数数酒瓶，“酒够就行。我是在路上遇见他们的，非要来看看，其实那男的我根本不认识。”

“别解释了。”我切着菜说，“来就来呗人多还热闹。你去陪他们先喝着酒吧。”

石岜拎着几瓶酒出去后，小杨又进来，“要我帮忙吗？”

“不要。”我笑着说，“你就等着吃吧。”

小杨站在一旁看我熟练地忙活，笑着说：“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在学校你可光会蕃茄拌面。”

“英雄无用武之地嘛。”我说，“我记得那儿冬天什么吃的都没有，又嘴馋，练功回来就偷食堂的大白菜裹在衣服里拿回宿舍……”

“放在脸盆里用加热器煮，吃得可真香。”小杨笑着接着说，“那会儿可真是穷学生。”

“你看我胖了吗？”我问小杨。

“你还好。”小杨打量着我。

“我要成大胖子了，从学校毕业我长了十斤肉。”

“你有福，我可是掉了十斤肉。”

我和小杨一齐笑起来，“哈哈哈”，外屋传来一阵更响的笑声。石岜和他的两朋友边喝酒边说着笑话，开始，还挺规矩，后来就有点闹了。大概他们觉得有些冷清，就端着酒挤进厨房。

“你们干吗呐？还没炒完菜。”

“马上就好。”我加快了动作。

“我来给你们炒一个菜。”刘华玲喝了口酒，放下酒杯，夺我的炒勺。

“你行吗？”石岜问。

“开玩笑，过去我家的菜都是我炒。”

我们一起坐到餐桌前时，大家尝了尝刘华玲的菜，一致认为不错。

好长时间没干了。”刘华玲一手执着一手端酒杯说，“我在外面那个家的厨房有三十平米，但我除了煎鸡蛋。什么菜也没炒过，一个人没兴趣。”

“你没结婚？”小杨好奇地问。

“结了，又离了。”刘华玲做了个潇洒的手势。

“感情破裂？”

“哪来的什么感情。”刘华玲大笑，“就为了离婚才结的婚。”

小杨被她搞糊涂了，又不好再问。我听石岜讲过她的事，对小杨说：

“为了得笔赡养费。她嫁了个有钱的外国人。”

“为钱？”小杨小声说。

“对。”被华玲听到了，笑着对小杨和我说，“为钱。挺卑鄙是吗？”

“有什么卑鄙的？”石岜插嘴，“这太正常了，人之常情。”

“你不是第一个对于表示赞赏的，干杯！”刘华玲和石岜挺脆地碰了个杯，一饮而尽。

“我也不是第一个？”刘华玲带来的那个男的问。

“你也不是。”

他们又干了一杯，喝完一瓶红酒。石岜开了瓶白酒：“喝这个，这个有劲。”他们三个斟满酒，满饮。石岜说：

“钱，好东西。你是幸福的人，将来我有女儿，也许她嫁老外”他们三个带着醉意嘎嘎笑。小杨看我一眼，我一笑，慢条斯理地喝我的酒。

“有钱和没钱的确不一样，不承认不行。是不是华玲？”那个男的感慨万分，对石岜说，“华玲算咱们师姐了吧？道行高呀。”

“算师姐！”石岜一举杯，“为师姐干杯。”

“干，师姐，跟我们说说，有钱怎么个快活法？”

“尽可以醉。”刘华玲舌头打着结说，“一醉方休，无忧无虑。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不用忍看头疼上班敞开喝，喝最好的酒。”

“支援农业现代化？”

“还有，不用生儿。”刘华玲说，“到哪儿都有一帮干儿子。”

“他们喝醉了吧？”小杨小声跟我说，“别让他们喝了。”

“让他们喝，我家地上能躺开。”我把录音机打开，用强烈的音乐盖住他们的喧嚣。

“她骂咱们呢，你没听出来？”石岜大声跟那个男的说。

“骂呗，谁让她有钱的，人穷志短。”那个男的跟石岜说，“我三十了，到现在家无隔夜粮，到处蹭饭吃，这他妈也叫为人一世。都是人，谁不比谁短多少，怎么香嘴巴都亲到她刘华玲的屁股上？气死活人呐！”

“你怎么不死去？”

“你怎么不死？”那个男的火了，“你不就比我多个好媳妇，可少那么一截腿，也强不到哪儿去。”

“你们吵什么！！”刘华玲喝得满脸通红，不耐烦地喊，“你们也别死呀活呀的，以后有我的就有你们的。我喝啤酒不能让你们喝马尿，我吃片肉不能让你们吃狗屎。”

“我们怎么能花你的血汗钱。”石岜带着那种醉汉的和蔼和正义感嚷嚷，“夺不能夺要饭碗，坑不能坑婊子钱。你留着养老吧，干儿子不可靠，买条好狗。”

“你当我打算活八十呢？”由对录音机的音乐轰鸣，每个人的话变成大叫大嚷，“一旦脸上的粉盖不住褶子，我就自杀。你猜我打算怎么死？拣处悬崖跳下，尝尝自由落体的滋味，默默地躺在深山，血沃中华。”

“遗臭万年？”

“一个意思。”

“呸！”

“钱呢？”那个男的定定神，问，“你的钱怎么办？”

“什么？”刘华玲没听清。

“钱！”那个男的贴着刘华玲的耳朵喊，“你的钱怎么办？”

“全他妈当大便纸擦了屁股，给就给真不要的。”

刘华玲嚷完，一把搂住我，吓了我一跳，酒洒了她一声，她也不管不顾，喷着酒气对我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我喜欢你。你是个多好的女孩，当年我象你一样，你还漂亮。你怎么爱上石岜呢，不应该了。他是什么东西我知道，没出息，不伦不类的男人。你指望他发财吗？没戏，他没戏。发了也没劲以我发了，有的是钱，那又怎么样？跟你说句真心话吧。

到了我这一步，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想的不是接过厚厚一叠钞票时刹那间的快活，不是欢耍游东时的恣意放纵；而为你这个年龄时的路上遇到的一个微笑，早晨起来看到一个正在升起的太阳。来世——如果有的话——我要当一朵花，在阳光中开放；我要当一只鸟，飞向天空，只让孩子们着迷……”

刘华玲说不下去了，呜呜哭起来。

“她胡说八道什么呢？”她带来的那个男的问石岜，是不是骂咱们呢？”

跟你没关系，骂我呢！”石岜把唾沫星子喷到那个男的脸上。

“骂你就是骂我，打丫的。”

那男的晃晃悠悠站起来。小杨吓得尖叫，刘华玲嘻嘻笑，我对那男的说：“你敢动她一下，我宰了你。”

“真的？那男的大声诧异地问，走起来。石岜伸腿把他绊倒，他唏哩哗啦地摔在地上，哇哇吐起来，象个漏的泡沫灭水机。石岜把他拖出门，扔在马路边。刘华玲也不行了，醉得又唱又笑，呢咚向后摔过去。我忙拉她，她在地上打挺，嘴里说，“我死了，牺牲了。”

石岜进来说：“扔出去喂狗。”

“不。”刘华玲恐怖地喊，“不喂不喂。”

我安慰她：“不喂。”

“把我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湖海。”

“好好，一定撒。”

我扶她到里屋躺下。

“不许她躺到我们床上。”石岜声嘶力竭地喊。

“你好啦。”他冲我伸出手，“拉我起来！”

“不拉。”我也冲他喊，“想起来就自己爬起来，不想起就躺着。”

疯狂的音乐震天作响，响彻房间每一处角落，钻进人的每个细胞，使人的血由四面八方奔涌进心脏。接着，嘎然而止，键子嗒地跳起，犹如毒药喷进了鼠窝，欢蹦乱跳的老鼠们一下全无声无息了。

我们三个重新在狼藉的桌前坐下。房音里静得人都感到耳鸣，说出话来也是瓮声瓮气的。

“该咱们喝了。我对小杨说，“喝点吧。”

“不。”

“你不想喝？”

“想喝，可有演，不敢喝。”

“那我喝了。”

我开始一杯接一杯地喝，和石岜干着杯。很快，我醉了。原地不动也觉得象在溜冰，一圈圈旋转，屋里的景、物、人一一飘逝，又一一再现。我仍然喝着，不知过了多久时间，发现只剩我和石岜两个人了，只剩两张皮肤紫涨，眼睛血红的脸。这两张脸象镜子一样互相映照，忽而年轻，忽而苍老，忽喜忽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人呢？”我失去知觉地问。

“在岸上。”石岜说，“浮上去就看见了。”他屋里做游泳状，踩着椅子上了桌子。

过把瘾就死

杜梅就像一件兵器，一柄关羽关老爷手中的那种极为华丽锋利无比的大刀—— 这是她给我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象。

她向我提出结婚申请时，我们已经做了半年毫不含糊的朋友。其间经过无数的考验，最无耻最肆无忌惮的挑拨者也放弃了离间我们关系的企图。可以说这种关系是牢不可破和坚如磐石的，就像没有及时换药的伤口纱布和血痂粘在一起一样，任何揭开它的小心翼翼的行为都将引起撕皮裂肉的痛楚。

杜梅是在一个最销魂、最柔情蜜意时刻之后提出这一申请的，这就使她的申请具有一种顺理成章的逻辑性并充满发自内心的真诚。

温情脉脉的摩娑和叹息般的近乎自我遐想自我憧憬的祈使句式使人完全忽略了并不以为这是一个要挟。

但我还是出了一身冷汗，像个在警察局接受盘问的罪犯不知道如何回答才能导致皆大欢喜。

然后她提到了爱，这个我很痛快地回答了她，有什么回事。接着她沉默了，意思很明显，倒要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当时我还很年轻，不想太卑鄙，于是答应了她。其实我蛮可以给她讲一番道理的，一个人在餐馆里夸赞一道菜可口

并不是说他想留下来当厨师。

新婚之夜，杜梅反复纠缠问我一个问题；她是不是心目中从小就想要的那个人？”

“你以为呢？”我狡猾地反问。

“不知道呵。”她欠身用胳膊支着头说，“所以才问。”

“我呢？”我说，“我是不是你心目中的那个人？”

“当然是？否则我也不会和你结婚。”她斩钉截地回答。

“你也是。”

“是什么？”她不容许我含糊其词。

“我心目中的……那位。”

“你是不是一直在等着我？”

“是的，守身如玉。”

她俯身对着我的眼睛研究地看了半天，露出微笑，显而易见相信了。

她躺下放心地睡觉。快入睡时仍闭着眼睛小声问：“你觉得咱们这是爱情么？”

“应该算吧？我觉得算。”说完我看她一眼。

“反正我是拿你当了这一生中唯一的爱人，你要骗了我，我只有一死。”

“怎么会呢？我是那种人么？”我把一只手伸给她。

她用两只手抱着我那只手放在胸前孩子似得心满意足地睡了。

她睡了，我心情沉重，感到责任重大。

她是么？这我也不知道。

那天我一去就注意到了吴林栋带来的那姑娘，她像蒸馏

水一样清洁，那身果绿的短裤背心使人看上去十分凉爽充满朝气。

我没有和她过多搭讪，甚至没多看她一眼，只是和朋友们谈笑，和两个粗俗女人调情，说些疯话。

但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着她。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我都睡了，吴林栋打来电话，说他热得睡不着，邀我一起去游泳。

我穿上衣服下了楼，看到她和吴林栋站在马路牙子等我，她在月光下格外动人。

我们附近有一座公园，公园里有一带跳台的标准游泳池。很小的时候，我们便在夏天的夜里跳墙进去游泳跳水。

我们三人在月声下翻墙进了公园，穿过飒飒作响的竹林，沿着甬道来到锁了栅栏门的游泳池。

翻越铁栅栏时我发现杜梅十分敏捷，纵身一跳时，落地无声无息，站定便四处观望，神态从容，像是一头习惯奔腾避险的牡鹿。

她褪去衣裤，穿着游泳衣，裸露的四肢在月光下熠熠闪烁，人像镀了铬似的富有光泽。

动作迅速的吴林栋这时已上了十米跳台，正在上面迎风展翅，作种种豪迈矫健状。我紧随其后沿梯攀援。谁也没说话，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体会那高速溅落瞬间由闷热化为彻骨冰凉由头至脚的莫大快感。

高处的风像鞭子一样刷地一下将我的皮肤抽得紧绷绷的，干燥光滑。

吴林栋从我眼前象巨大的黑色蝙蝠张翅掠过。接着我登

上十米平台，风像决了堤的洪水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与此同时，我听到黑黢黢深渊般的池底传来一声沉闷的钝响，那是肉体拍摔在坚硬水泥地面的响声。

这一响过去是一片死寂，我期待着活泼的溅水声，甚至在幻觉中也极为逼真地听到豁喇喇的泼溅声，然而侧耳谛听时，这一切又都消逝了。

连杜梅也仿佛蓦地消失在黑夜中，再没有消息。

我在十米高空向下面的黑暗中呼喊吴林栋，没人回答。我再三喊，又喊杜梅，同样得不到回答。我感觉就像他们俩共同策划一场恶作剧，把我孤零零地抛在高台上，而他们却手携手地在夜色掩护下溜走了。

第二天天亮，我才重新看见他们。第一缕阳光射进干涸的池底，很快充满了整个凹陷池子，明亮的光波在雪白的瓷砖池壁跳跃，划出一道道强烈、生动的流漾的线条。

吴林栋脸朝下伸开四肢一动不动地趴在池底，如同全身涂满了紫药水，在阳光下仿佛是一个皮肤油亮的男人的酣睡。

浑身上下的每一根血管都摔裂了，心脏也像一个汽球炸开了。每一个关节、每一块骨头都摔得粉碎，以至后来人们把他捞上来时不得不用一块塑料布兜着像兜起一摊鼻涕。

杜梅坐在游泳池边，迷惘地看着我，好象这事是我干的，而她怎么也想不通我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抖得像个桑巴舞女演员，牙齿为周身韵律打着节拍。我从跳台的梯子上是蹲着屁股朝后爬下来的，脚软得像耳朵一样撑不住任何东西，直到踩着了地面仍感到随时都会仆地而死。

我的脚能走路时我就自己走了。

差不多在整个夏天已经过去的时候,我才再次见到杜梅,那时我已经能绘声绘色不访其详地对别人讲述吴林栋的死亡之夜。

潘佑军来找我，他使他的女朋友怀了孕。这是他第一次让人受孕，不免有些惊慌，央我陪他一起处理善后，两个男人同时出面总可以减轻一些当事人的羞愧。

那天早晨，我陪着他和他那个薄有姿色的女孩去一家军队医院找人。

我们来到病房大楼后面的单身宿舍，一直上了三楼。这幢有上百个房间和很宽很昏暗的走廊的老式楼房，一字排开的数扇大玻璃门上镶有沉重粗大布满锈蚀的铜扶手，很像五十年代的驻军司令部。

三楼住的都是女兵，这从每个房门上挂着的不同花色的门帘可以看出。大多数房间的门都敞开的，有风从朝北的那排窗房吹进来，我们从走廊穿过时，南面一侧的房间门帘纷纷飘舞，如同一排纷飞的旌旗。

潘佑军在一扇关着的门前敲门，敲了半天才听到里边有女子庸懒的声音问:“谁呀?”

“我。”潘佑军说。

片刻，听到里边问;“几个人呀?”

“就我。”潘佑军看我一眼，又说:“还有个朋友。”

“进来吧。”里边道。

潘佑军和他的女友推门进去了,我知趣地等在走廊里。一

头发蓬乱的姑娘穿着睡裙迷迷糊糊从厕所出来，看我一眼，进了隔壁房间用力把门摔上。

潘佑军探头出来，叫我也进去。

我往屋里走，一阵风吹来、门帘呼地兜头包住我的脸，使我看上去像个蒙面大盗。我一把扯开贴在脸上的门帘，看到杜梅坐在被窝里正望着我。

“我把她叫来，让她领你们去产科。”她轻脸对潘佑军说。

然后眼睛盯着门口，坐在床上一声一声沉静地叫：“贾玲，贾玲！”

叫了几声，没有回音，她便摸起瘦削的拳头“咚咚”砸墙，又拿起床头的一把梳子敲暖气管子。

隔墙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大叫：“贾玲不在，出去了。”

“内科门诊今天谁值班？”杜梅看着墙上的美女年历斜着眼珠仿佛失神地问隔壁。

“不知道。”隔壁回答。

杜梅掀被下床，一边梳头一边对我们说：“我领你们去吧。”

她在睡裙上面套了一件衬衫，扎了把头发，穿着拖鞋引我们出了门自己走在前面，一手食指转着钥匙环，一边不住地打呵欠，偶尔用手遮口，低着头踢踢踏踏地走，看到太阳便仰脸眯起眼。

门诊大楼里病人不少，到处是拿着病历候诊的萎靡不振的军官和士兵，还有很多家属和地方病人，时而人们闪开一条路，让一个身着便衣由年轻战士搀扶的退休将军颤巍巍地通过。

杜梅领我们到挂号室门前，自己进去替我们挂了个号，拿了一份空白病历出来问女的姓名，潘佑军胡乱编了个名字，她随手写上，又随便填其它栏目，领着我们去妇产科。

她进了妇科诊室，把病历放到一个正在写诊断的老年女大夫面前。女大夫的表情很不耐烦，她全然视若无睹，和颜悦声地和女大夫讲，女大夫显然拒绝了她的要求，掉头自顾自地继续给一个孕妇看病。

杜梅拿着病历站在一边，耐心地等到对桌一个中年男大夫看完病人，又凑过去和这位男大夫嘀嘀咕咕地说什么，一会儿出来叫潘佑军的女朋友进去。

那个男大夫站起把潘佑军的女朋友引到里边诊床上去。

“今天能做么?”潘佑军问杜梅。

“做不了，还得再约。”杜梅坐到一排大肚子“蝈蝈”中间向走廊两头东张西望。

一个护士领一对青年男女走过来，她站起来和那小护士很意见地交谈。小护士拿着病历进了诊室，她让那个显然也是来打胎的姑娘坐她的位子。

她就站在我身边，可样子好象没我这个人似的。

她不时对远远近近走过的认识的医护人员堆出一脸笑容，指指她身边的潘佑军和我，以示来此的目的。

潘佑军的女朋友从诊室出来，那个男大夫又把杜梅叫了进去，很严肃地和她说什么。

“怎么啦?”她走回来，潘佑军忙问。

“她这个手术一时还不能做。”杜梅看了眼那姑娘对我们说，“医生说她有妇科病，要先治病。”

那姑娘脸一下红了。

“她是你们俩谁的？”她又问。

潘佑军只得连忙申明：“我的我的。”

“那你也要检查一下，她的病传染性很强的。”

这时我在一边笑了。

潘佑军狼狈不堪。

杜梅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我立刻恢复了严肃。

潘佑军一定要请杜梅吃午饭。

“不用了，何必呢？”杜梅说，“我中午在食堂吃就行，下午还要上班。”

潘佑军再三坚持，这就像一个人当街摔了大马趴，一定要迅速站起来，不顾伤痛，佯作无事地泰然走开。

“那就在附近随便找个地方吧，简单点。”杜梅说她要回宿舍换件衣服。

我们说好了要去吃的地方，潘佑军带着他那个女友先去占座，我在医院侧门口等杜梅。

十分钟后她来了，仍穿着拖鞋，只是把睡裙换了，又穿上她那条果绿色的短裤，长长的衬衣下摆很肥大，给人感觉她好像光着两条腿。

医院院墙外是一条很窄的街，来来往往的人中有不少是医院的干部、医生。她一路走一路和人打招呼，不时站下和人聊上几句，路上她只和我说了一句话。一个穿军裤的老头在街对面远远用手指点她。

她对我说：“我们政委。”

然后把衬衣下摆在腹前松松地挽了个结，这样看上去不那么色情。

我们到了街拐角处的那个大饭庄，进去楼上楼下找了一圈，没发现潘佑军和他的女伴。

"怎么回事？地方说错了？" 她站在一厅大吃大喝的人们中间问。

"不会吧？是说的这儿没错，这附近还有别的饭庄么？"

"那就算了。" 她掉头往外走。

"别别，都来了，我请你吧。"

正好靠窗的一桌人吃完，呼拉拉起身离席时我们便在杯盘狼藉的桌旁坐下。

我们坐下又伸着脖子在大厅找了一遍潘佑军，杜梅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地像个玩具竹节蛇，确实没有潘佑军，我们才规规矩矩坐好。

"你好象不太爱说话？" 杜梅说。

我正在专心致志看菜谱，对前来收拾桌子的服务员点了几样菜，把菜谱递给杜梅："你再看看。"

杜梅不接菜谱，"我随便，吃什么都行。"

我把菜谱还给服务员，说："就这样儿吧，不够再添，转脸对杜梅说："其实我挺爱说话的？只不过在生人面前话少——性格内向。"

她"噢"了一声，看了眼窗外的街景。一辆越野吉普车在马路上猛地刹住，稍顷，一个长发男子从车顶杠下飞出，一骨碌面对面坐在车前马路上，两手抱着右膝神态痛苦地向一侧倒下。

我刚喝了一大口冰镇啤酒,哇地一下从口鼻中喷出来,一脸酒沫儿，放下酒杯连连咳嗽着忙用餐巾纸擦揩鼻子。

“呛着了。”我用餐巾纸用力擤着鼻涕说。

“慢点喝。”她关照了我一句，全神贯注地看窗外。半个餐厅的人都伸着脖子瞪眼往外看，有好事者饭不吃了，撂下碗筷跑出去。

一个端着鱼盘上菜的女服务员也歪着脖子看傻了，手里的鱼盘倾斜,汤汁一滴滴落在胁下正埋头吃喝的顾客头发上。

那个神气十足长了一头好皮毛的汉子蓦地警觉。

“像你这样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肯定送我们医院去了。”

车祸现场已围起一圈人,警察也从路口的岗亭上下来;几个小伙子指着受伤者沿街飞奔；肇事司机愁眉苦脸地一边掏驾驶执照一边向警察解释。

满餐厅的人都在互相捅着胳膊肘问:“死没死?”

杜梅收回视线，瞅着我:“嘿你刚才说什么?”

这一问倒也把我问楞了:“没说什么。”

“以后你跟人有事可以找我。”她蛮有把握地对我说。

“什么事?”

“嗯……”她用手比划半天，也没比划出个形状。“没事就算了。

“我能有什么事?”我说,“我能跟谁有事?”

“你这么大岁数还没女朋友?”她似乎有些为我惋惜。

“我哪么大岁数了?”我颇为不快,“我还觉我含苞欲放呢。”

“噢。”她凝神想了一下，忽然来了兴致：“我们宿舍有一女孩不错，今天不五讲四美，她不在。我觉得她跟你挺合适的。哪天我介绍你跟她认识认识呀？”

她说着看了眼腕上的手表。立刻站起来；“接班的时间到了，我得走了，谢谢你请我吃饭呵。”

她转身匆匆走了。

我结了帐，出门时又见她一头汗匆匆走回来。

“落什么东西了？”我问她。

“忘了留你一个电话了，到时候怎么找你呀？”她张着手掌对我说：“就写我手上吧。”

“笔呢？”

“噢，没笔。”她转身拦住一个过路人问：“同志，有笔么？”

那人站住，浑身上下烈火地摸，似乎自己也不知道带笔没有，半天回答：“没带”。

又过来一个背书包的小学生，她又拦住人家小孩花言巧语地借笔。

小学生从书包里翻出铅笔盒，她自己挑出一支圆珠笔交给我。

我便把我的电话号码写在她的掌心上。

她往医院走的路上，不时张开手掌歪着脑袋看。

“为什么呀？你为什么看不上她？我觉得她人挺好的。”

“人是不错，她要是一男的，我能和她成为特好的朋友。”

“我觉得你这样特别不好，以貌取人。”

“不不，我觉得我挺高尚的。要帮助一个同志吧，就要帮助最困难的同志。”我说着走过去把她床上拽起来，搂在怀里。

她一边熟练地和我拥抱，一边继续喋喋不休地说：“你是这么说的。可不是这么干的。再考虑考虑，别匆忙下结论，多跟她接触几次你就知道她其实有多温柔，另外她也挺有钱的……”

杜梅陶醉地和我接吻，闭着眼向后仰着头似在寂寞时深深地吸足了一口烟。

外面天色尚亮，她们宿舍的光线已很昏暗。有些女兵在楼下打羽毛球，可以听到网拍击球的“嘭嘭”声和一阵阵骤然而起的清脆笑声。

“我是不会和你性交的。”停了一下她又说：“除非你是我丈夫。”

“这个容易，那就是吧。”我说着还是丢了手。

“你别勉强。”她坐回床边，跷着二郎腿继续磕瓜子。“我不是有意考验你，你别害怕。”

“我害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怕。”我大声干笑。

“哎”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要觉得扫兴，可以不理我，现在就走。”

“没有，我不是，噢，你以为我就是专门来跟你干那事的？”

我在她身边并排坐下，茫然看窗外。

她把那袋奶油瓜子递给我，我抓了一把。

“你别着急，现在我还没感觉呢。得等我什么时候有了感觉，我就去找你。”

“行行，不急。”

“现在咱们就好好坐着说会儿话吧。你知道我们宿舍见过你的女孩怎么说你么？说你特酸……”

“你注意看杜梅。”

我们站在街上，潘佑军眼角瞟着站在不远处高店屋檐下的杜梅小声对我说。

“她站在阴处时脸上的线条很柔和，一旦太阳照到她脸——有没有一种刀出鞘的感觉？”

我和杜梅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我有什么活动，譬如吃饭、很热闹的聚会或是当时很著名却又难得一见的电影便招呼上她。她有什么一个人办不了的或需要男人陪伴的事，譬如接站、去交通不便的地方取东西也叫上我。有时她值夜班就给我打电话，我们就在电话里聊上几个钟头，海阔天空地胡扯，最近遇到了什么好玩的人和好玩的事，哪个医生对她有意了，我又认识了一个什么款式的姑娘。话题偶尔接触到性，我们也能用科学的态度热烈地不关痛痒地讨论一番。她在电话里很认真地对我说过：“真遗憾，我觉得跟你认识时间越长，咱们越不可能成为那种朋友。”

“真遗撼。”我也说。“不过也无所谓，人生得一知已足矣。”

我们从来不谈吴林栋，就像这个人不曾存在过一样。但我自己躺在床上睡不着时，我却更多地想吴林栋。我想像不出他是怎么和杜梅相处。据我所知，吴林栋是一个毫无羞耻，甚至有时对女人使用暴力的家伙。也许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事情倒简单。可别人不也认为我是个无耻的人么？很多场合找也确实是那样。但和杜梅没怎么费事我就变成了一个演说家

一个政客一个知识分子，简言之，一个君子。

人人都认为我和杜梅是情人，可我从第一接吻后连手都没碰过她。

我为自己道德上的进化感到高兴。

那天我正在上班，杜梅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到她那儿去一趟，带着哭腔说有事。我问她什么事我正在上班。她不说只是坚持要我立刻去。我跟她解释我走不开，能不能等下班之后。她说不行。可我确实走不开我再三跟她解释。她似乎很失望，没再说什么，把电话挂了。

其实我没什么需要的事，她打电话来时我正看《人民日报》上一篇艰涩的理论文章。我只是不想结我的上司一个自我满足的机会。我刚接电话露出要出去的意思，他就在一边搔首弄姿，把自己搞得庄严一些，只待我去请假，为难半天，斟吟半天，最后作体贴开明状鬼鬼祟祟地批准我—— 宁肯混到下班！

下班后我随着人流出了公司大楼，才觉无聊。这时我看到杜梅在街对面的公共汽车站下车，穿过马路向挂着醒目大白木牌的公司门口走来。

她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走走停停，东张西望，像是一只鹤小心翼翼地涉水过河。

她一看见我就笑了。当时天凉了，我穿着一身扣子指到脖颈的深色中山装，挟着个皮包，活像一个道貌岸然的国民党市党都委员。

“本来就是小职员么。”我笑说，“办公室我还戴套神呢！”

她仍是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副嘴脸。”

我真被她这种率真、大方的态度，毫无一些姑娘的扭怩、斤斤计较。

“请不动你，我就自己跑来了。”

“什么事呵？”我问她。

“没事，就是想你了，一个人在宿舍呆着忽然觉得空虚了。”她说完笑望着我：“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么？”

我不说话，一把拉起她的胳膊就走。

“今晚我不想回去了。”她注视着我的眼睛说，“她们都回家了，宿舍里就我一个人，我们那楼里还有老鼠。”

小冷饮店里已经没几个顾客了，我们要的饮料也都喝光了，从下午 5 点起，我们吃了一顿好饭，看了一场好电影，又在这个冷饮店里坐了几个小时，吃遍了这家所有品种的冰激凌，花光了我们俩身上的所有钱，再要一瓶汽水也要不起了。

可是我感到幸福，像好天气好酒一样让人周身舒坦。

“去你家。”她要求说。

在灯火通明的地铁车箱里，她靠着我的肩头睡着了。车箱里都是欢度完周末一起回家的恋人，一对一对依偎着喃喃私语。

在我家黑黢黢的楼前，她像夜行的猫一样双目炯炯发光，上身挺得笔直，步履矫健。

我轻轻地开锁，悄悄地进屋，连灯也没开，直接把她带进我房间，但还是被我那个做过情报监听工作的爹发现了，很

快把我妈派过来了。

我妈妈敲门把我叫出去，说有事跟我说。

我怕她说出什么难听话，直接批评她："你们干嘛总把人往坏处想呢？为什么到死也不相信人间有真诚？好啦好啦，知道知道，你家没出流氓，放心回去睡吧—— 我到别的房间去睡。"

杜梅正坐在我的桌前开着台灯看书，我觉得这个姿态也大可不必。"

我带她到卫生间洗脸刷牙，指给她我的毛巾和牙具。她自己带着全套盥洗用品，关了门洗了一遍，容光焕发地回到房间，她甚至换上了自己带的睡衣。

她在我指定的床上眼安静地躺下休息。我坐在床头和她又聊了一会儿。我一边看着她说话同时非常想低头再次吻她，不知为什么总鼓不起勇气，那贯穿了今天一晚上一路的亲密无间的气氛忽然消失了、稀薄了、变味儿了。

她侧身躺着望着我，一接触到我的目光便垂下眼帘。

我客气地关门熄灯离去。

这一夜我睡得很安稳，什么也设想，梦也没做一个。

第二天早晨，我被人捅醒，一睁眼看见杜梅睡眼惺松站在我床前用手背使劲揉眼睛。

看到我睁开眼，她一句话没说爬上床钻进我被中，头拱到我怀里，枕着我的胳膊，闭眼又睡。

我搂着她，摸着她背上薄薄翘起的肩胛骨，心里感动万分。

我们就那么互相拥抱着又睡了。

中间我醒过一次，看到她已醒了，举着衣袖褪落的一只胳膊在窗外射进来的阳光中来回转着五指伸开的手安静地自己玩呢，腕关节的骨头发出轻轻的“咔咔”响。

我最终醒来已是中午，我父母在房外走路，低声说话，窗外传来不知是谁家收录机放的老流行歌曲。

她已经起床，穿戴整齐地坐在桌前眺望窗外的景色，一边吃着不知从哪儿翻出来的肉脯。听到我在身后发出响动，她牙齿咬着一片肉脯转过脸来，把手里的一片赭红色的肉脯塞到我嘴里。

我并不是出于感动才导致后来和她结婚。毕竟感动来是一瞬间的情绪波动，而大部分时间在理智地权衡。

那之后不久，我去外地为政府办点事。在长江边一个旅馆的小房间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她。那梦境不堪人目，她躺在我上司的怀里，似乎比那天躺在我怀里还心甘情愿，看见我出现在床边上也无动于衷。在梦里我就很心酸，醒来仍在流泪。

我想我还是对她发生了感情。算不算爱情我不敢说，起码可以说她使我珍惜，如同我对自己的尊严、权利或者健康一样。

我回来时她去车站接了我。我立刻发现了她的变化，嘴起了一大溜燎泡，涂着紫药水。一见我她就拉住我手用指甲掐我。

那疼痛真是钻心。

领结婚证那天我们就吵了一架。

本来是喜洋洋地去登记，事情办得也非常顺利，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简直是毫不负责地扯了证盖了章，连我们带去的各种手续都没仔细看一眼。当时我还想：骗个婚很容易嘛。

从办事处出来，杜梅无端地就有些情绪低落，低着头走路不吭声。其实我心绪也有些浩渺，没什么获得感，却好象被剥夺了什么。但我就不使性子，还和她开玩笑，既然已经拴在了一起。

“从此就不算通奸了吧？”

她看我一眼，慢悠悠地说：“你是不是觉得没意思了？”

“没有，我就是觉得自个忽然大了。”

“没人管了是不是觉得不舒服？”得做贼似地才过瘾？你要是觉得后悔，现在改正还来得及。”说着她便站住。

“走呵。”我拉她，“你瞧你这人，还开不得玩笑了。”

“本来就是嘛，我不想留下话把儿，好象我逼着你结婚似的。”

“谁说你逼我结婚了？”

“我听你那话就是这意思，莫大遗憾似的。”

“开玩笑。”

“我觉得不是开玩笑，你心里就那么想的。”

“你这人怎么那么小心眼呵？”

“你才发现呵？对，我就是小心眼儿，我毛病多了，瞧不上我早打主意。”

“真他妈烦人!”

“觉得我烦了是不是?现在就觉得我烦了，那将来我看咱们也没什么好结果。”

“不知你什么意思?是不是你后悔跟我结婚了?你要后悔那我成全你，咱们回去离婚。”

一句话说完，她流下眼泪:“我什么时候说过后悔?自己后悔，又不好意思说，往别人头上栽脏。”

“杜梅杜梅，”见她哭了，我忙上前安抚，“你瞧这本来是喜事，无缘无故地弄得挺伤心。街上人都看你了——咱不这样行么?”

她猖身低头用手帕擦泪，光鲜红艳地掉回身，挽起我胳膊默默地朝前走。

一路上我不住嘴地给她喂好话，解除她的各种顾虑。

“你说我要不是真心对你好，我能跟你结婚么?我这么自私的人能决定跟你结婚——我完全可以不这样，反正也那么回不——那就说我……动了情，你说我后悔么?”

“那么多好女孩儿……”

“不不不，你，就是最好的!”

我以为她会笑，但没有，她只是仰起脸瞅我:“我能相信你的话么?”

我们在一个餐馆订了两桌饭，请请我和她的狐朋狗友。老板是我的熟人。我给了他二百块钱，对他说:

“多一个儿没有，还得吃好。”

“没问题。”老板忙道，“酒水归我，我就不单送礼了。”到

了开饭时间，杜梅自己朴素大方地来了。

“你的姐们儿呢？”我忙迎上去问，“我们这儿一帮糙老爷们儿等着和她们认识认识呢。”

“她们都有事来不了，我们自己吃吧。”

她坐下就和我的朋友们干白酒，对他们的粗鲁玩笑报以哈哈大笑，一个人把气氛挑得极为热烈。

老板看到这场面把我找到一旁夸奖她：“你媳妇——行！”

回家她对我说“我没通知她们，明天给她们带点糖就行了。”

“是不是没朋友呵？”

“对。”她翻箱倒柜找出我们家存了好几年的奶糖、水果糖，花花绿绿装了一大塑料袋，对我说：“从今后我就只有你一个朋友了。”

她为再见我父母改口叫“爸爸”、“妈妈”愁了好几天，最后实在躲不过去，胀红了脸，别别扭扭，声音还没蚊子大地叫了一声搞得我父母比她更难为情。叫了一次后再没勇气叫第二声。我亲眼看见她为了和我妈说件事，耐心地在一边等了半天，直到我妈转过身看见她，她才张口说那件事。

我不必受此折磨，因为她是孤儿。

结婚后我和她去过一次她姨家，给人家带了一些糖。她是在她姨家长大的，但成人之后和她姨的关系似乎就变得冷淡，很少再去。我们去拜望时，她姨虽然备了一份不薄的贺礼，但并不抱怨她结婚没打招呼，也未过多盘问我，似乎并不关心我是不是个坏人。很客气很周到地留我们吃了一顿很拘谨的饭。倒是她的表妹和她有说有笑的，跟我贫了几句，留

了个我们新家的地址，说哪天去参观一下。

她对我说她父母是钟山大地震给砸死了。

我问她有没有遗照，看看我那丈母娘和老丈子的照片也可以知道她是什么鸟变的。

她说没有，地震使过去那个家荡然无存。我搜查了她的全部行李，也确实没有。

她告诉我，她长得像她妈妈。

她姨妈送她出门时眼泪汪汪的。

她们医院在宿舍区分给我们一间平房，比过去她住的那栋单身宿楼更破旧，是旧日本军队侵华时留下来的营房。在一个巨大的坡形瓦顶下，上百间标准开间的屋子沿八卦形走廊左右顺序排列。房间里窗房很窄很高，还是双屋的，木板地几乎塌陷了，踩上去嘎嘎作响。走廊的地板已经全部损坏、拆除，下面的砖地也坑坑洼洼，即使在大白天走廊里也黑缀缀的，对面走过人来，不走到跟看不清嘴脸。走在漫长、曲折迂回的黑洞洞的走廊里总有一种走在地道或牢房的感觉，不知有多少刚受完拷打的抗日志士被如狼似虎的日本宪兵从这条走廊拖走过。

这组平房另一端被隔离开的几间房子在是医院的解剖室。据杜梅讲，总是弥漫在走廊里的福尔马林味儿就是从那边飘过来的。那几间屋子里有三个巨大的尸池，里面泡着几十具男女尸体，从日本军队毙的犯人到我们枪毙的反革命，什么身份、年龄的都有。还有大量的夭折的畸形婴儿和器官泡在广口瓶中摆满陈列架。

平房里住满了医院的医生、护士和职工家属。尽管都互

相认识，也没有一般居民四合院毗邻而住的人们的亲热劲儿，进进出都绷着脸不打招呼，彼此存着深仇大根似的。

我喜欢这幢大平房中居住的人们身上的那种谁对谁都视而不见的独劲儿。

这条阴森森的走廊使我每次回家都有一种历险感。

我们刚分下这间屋，我的一个骗子朋友就发了财，就是说家里可在达到西方中下阶层的生活水平了。他过去的家具都不要了，被我们捡了回来，都是些八十年代初的时髦家具，在我们看来，已经很体面了。

搬家那天，我们借了一辆卡车，绑来几个朋友当装卸工。杜梅跑前跑后，指挥装卸，也挽起袖子加入到男人中抡大件家具。在狭窄拐角处往往被挤到墙上，身上的衣服蹭得玉一块白一块，依旧乐此不疲。

晚上，大致安顿停当，朋友们也走了。她又开始布置。像旧业深闺里的小户人家姑娘一样，她攒了一箱子嫁妆：杯垫、钩针织物、不锈钢刀叉诸如此类，没一样值钱的。她用这些花里胡哨的廉价货把这间兵营装饰得市民气十足。

一边铺挂一边还沾沾自喜地问我："好看么？"

我已经很累了，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没干过这么苯重的力气活，躺在床上也着眼说："俗气！"

"哎，就是俗气。"她美滋滋地对我说；"你老婆本来就是个俗妞儿。"

"你这架式是打算跟这儿过一辈子？"

她停下手里的忙碌，严肃地望我一眼；"你是打算住两天再挪新窝？"

“当然。”我坦然道,“我还想老死在一个带花园带游泳池的大房子里。”

“你做梦去吧。”她笑道，转身继续忙活，唠唠叨叨地说：“住一天就得像个家的样子呵。”

“门上再贴俩喜字。”我叫。

“那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杜梅，过来。”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求你了！我已经是你老婆了，别逮不着似的。”

“你是不是阴冷呵？”

“我还阴冷？我觉得我都有点……快成女流氓了。”

“你见过女流氓么？你最多也就算个逆来顺受的地主丫环。”

“有什么意思呀?你真觉得特来劲儿么?觉可以不睡饭可以不吃?”

“你这话我就不懂了。咱们是为了一个什么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来。”

“就为这个呀?那你何必找我?随便在街上找个女的不都可以?”

“你答应么?不说话了吧?在其位就要谋其政。真逼我走到那一步，回过头来我还要控诉你。”

“这对你是最重要的是么?”

“哎，我今天觉得你特年轻。”

“除了这个，别的都是可有可无。”

“我可没这么说，你别往这套儿里绕我。这是不可分割的。譬如说一个政权的巩固，枪杆子掌握在谁手里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基层组织建设。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有点一手硬一手软？”

“我觉得你无耻！”

“那么你说，在你看来唯此为大是什么？得得，我也甭问了，肯定你也是那个回答。”

“你知道么？”

“我太知道了，就像知道你姓什么哪国人民族籍贯彻文化程度。”

“你说我听听，你真那么了解我？”

“就是那最酸的，被各种糟人玷污得一塌糊涂，无数丑行借其名大行其道的那个字眼。”

“你对这个恨成这样？”

“是是，深恶痛绝。简直都有生理反应了，一听这字我就恶心，浑身起鸡皮疙瘩，过敏，呕吐。一万个人说这个字一成个是假招的！”

“是不是勾起你什么伤心事了？”

“你别跟我开这玩笑呵。”

“……我是真的。”

“你不信？”

“没说不信，信。”

“看出你不信，但早晚会让你信！”

我们的蜜月没有出去旅行。本来想起财政危机转嫁到外

地的亲友头上，但我们都觉得累，一身都很紧张，不想再人为地制造更大的紧张了。

那些天，我们除了吃饭、排泄，就整天躺在床上，了睡，醒了就聊天，不舍昼夜。有人来敲门，我们也不吭声，装作屋里没人。

我们聊过去，在我们俩相逢前各自认识的人，遇到的悲喜忧愤，从不想未来，因为他们没来未来。

越聊我们越觉得我们相识纯属偶然，有大多的因素可以使我失之臂。纯粹是一念之差，邂逅了，认识了，一步发展了。在此之前，我们能活到与对方相识都是侥幸。疾病、车祸以及种种意外始终威胁、伴随着我们，还有那些危险的人们。

杜梅紧紧拥抱着我，头抵在我的胸前哭泣，我们都感到对方弥足珍贵。

破涕为笑之后，杜梅又问我，在她之前我和多少女人睡过觉。

“没有。”我一口咬定，“你是头一个。”

“有没有比我好的，长得比我漂亮的。”

“没有。”

“就是说她们都长得不如我？”

“既不比你长得漂亮也没不如你，我是说压根没有。”

“好吧，不管有没有，反正从此以后她们就都不存在了，从没存在过，你心里只许想着我一个人。”

“好吧，就当她们没出生过。”

“真能像她们从没出生过那样忘干净？”

“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呵，你还是有过。不不，不必解释，这不怪你，怪我没有早点认识你，把你一个人孤单单地扔在社会上，社会多复杂呀——我失职。”

杜梅坚决表示不要孩子，激进得像个低年级的大学生。

其实我对孩子也不感兴趣，但她既然已经激进在先，我不妨多表现出一些传统价值观。

“孩子还是应该要一个的，一个家么。”

“不不，坚决不要。人家说了，有孩子夫妻感情就淡了。”

“谁说的？”

“人家。”我想也是，有了孩子你就会对孩子好不对我好了。我不能容忍我们俩之间会这么个第三者。

“还是要。现在可以不要，将来一定得要，否则老了怎么办？”

“将来也不要，永远不要！就我们俩，一辈子，老了我伺候你。”

“万一你死在我前头呢？”

“那我就先毒死你，然后自己再死。”

“我的天！”

我们挎着篮子去农贸市场买菜。在一长溜吆喝此伏彼起的菜摊前挑挑拣拣，讨价还价。杜梅不厌其烦地叮嘱小贩：“称给足呵。”

那天是星期天，农贸市场的顾客摩肩接踵，其中有不少

医院的熟人。杜梅见到熟人就大声打招呼，对人介绍我是她爱人。我就得对人家笑，腾出一只手和那些不昧平生的人握手。

杜梅挽着我在农贸市场从头逛到尾，我看着阳光下熙攘的人群想：这大概就是幸福吧。

晚上，贾玲和医院的一帮小护士来我家串门，一进走廊就听到她们的吵吵嚷嚷，扯着嗓子喊杜梅的名字。找到我们家门就用脚“乒乓”地踢门，然后疯疯颠颠地一拥而入，大说大笑，在屋里东张西望，看见什么都新鲜。

贾玲大声对杜梅抱怨，“怎么搞的？我回家休趟假，你就匆匆忙忙把自己嫁出去了，也不等我把关，将来吃亏怨谁？”

“怨我怨我。”我对贾玲说，“本来杜梅是想等你回来再说的，可我的魅力实在无法抵挡。”

一屋子姑娘大笑，贾玲也笑，横我一眼，“别臭美了，我要在就没你什么事了。”

“对，那就是咱们俩的事。”

“哎，杜梅，看出你丈卜是什么人了吧？”

“早看出来了。”杜梅倚在桌边笑。

我拿出糖招待姑娘们：“吃糖吃糖。”

姑娘们一齐摇头：“不吃，太甜。”

“那喝水。”

“不喝。你别忙了，我们呆一会儿就走。”

“你们让他忙，他就爱向女孩儿献殷勤。”杜梅在一边说。

“怎么样，他对你好么？”贾玲剥了一块糖含在嘴里，坐在床上问杜梅。

姑娘们又笑，笑得杜梅有点不好意思："还行吧。"

"那当然，"贾玲看我一眼道，"这人一看就惯会甜言蜜语，越是这种人才越要提防呢。"

"贾玲经验丰富，人家什么人没见过呀？"我说，笑眯眯地吸烟。

"反正你要想对我们杜梅使坏，那你就算倒霉了，毁你太容易了。"

我和贾玲你一句我一句地穷逗了会儿，她们起身告辞要走。

"忙什么的，再坐会儿。"我挽留她们。

"还是早点走吧，别影响你们休息。"

贾玲的话又引起姑娘们一阵会意的大笑。

送走贾玲她们，回到屋杜梅望着我意味深长地笑：

"特恋恋不舍是么？"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庸俗啊。"我掩饰着愉快的心情，坐到一边看电视，看了两眼忍不住笑了，掉脸对杜梅说："我不应该对你的朋友们热情点么？"

"应该应该。"杜梅笑吟吟地说，"贾玲可爱吧？"

"你说的是她性格吧？长得只能算一般，比你差远了。"

"你不是就喜欢她这型的，圆圆的，脸红扑扑的，水蜜桃似的？"

"她腰长。"

"嗬，观察还挺细的，腰长都看出来了。别不好意思承认，喜欢就喜欢呗。"

"你说你这人多没劲。你要那么巴不得我喜欢她，那我

就喜欢她—— 是不错嘛。”

“哼。”杜梅腰一扭，鼻子一哼。“少跟我来这套！我还看不出你那点坏？可迷着了哈，瞧你那兴奋劲儿贾宝玉进了大观园似的，眼睛都不够使用了吧 ?我们医院漂亮姑娘多了，还有更好的呢。”

“好的再我，也是一个个来。”我刺她一句，喜洋洋站起来去洗脚，回头对她说：“你说你吃这没头没脑的醋有意思么？”

”我才没吃醋呢。”她拌着一条腿撇着嘴说，“多爱搭理你似的。”

“德性 !”我斥责她。

杜梅躺在床上就着台灯看一本小说，我躺在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她翻过一页，掉瞪我一眼：“看我干什么？”

“羡慕你 !”我也瞪眼。

“我有什么可羡慕的，整个一个苦命人儿。”她又看书，端起床头柜上的水杯喝了口水。

“能嫁给我不该羡慕 ?真是傻人有傻福气，居然能找着我这样儿的还不费吹灰之力。”

“得了吧，你别自我感觉良好了。”她笑，眼珠一转，放下书，偏脸盯着我道：“噢，还想着呢，特替贾玲遗憾是么？没关系，你去跟她说说，让她当二房、我没意见。”

“别学得这么下流好么？这不像你。”

她又举起书，虽然眼睛盯着书，可脸渐渐地红了。

她撂下书，埋头钻进我被窝，喃喃地说："就不许你觉得她好。"

杜梅真有股粘乎劲儿，那些天她几乎是没日没夜地猴在我身上，即便是在睡梦中也紧紧地抓牢我。当我重新回单位上班，我感到松了一口气。

我们约好下班后她到我们单位来找我，一起逛逛街，然后回我家吃晚饭。

下午六点她准时来了，一见她我毛骨悚然。老实说她就不能打扮。我见过很多青春期穿着军装度过的女人，一改文职就胡乱穿起来，惨不忍睹莫此为甚。

街上的人都看她，她兴致勃勃在我看来近乎恬不知耻。这种情形下，她再欲和我勾肩搭背作亲热状孰不可忍。

"怎么啦？"我抽开胳膊闪开身，她问。

"大街上。"我不想无礼，另外我也知道她以为她这是为悦己者容呢。

"大街上怎么啦？你还怕谁看见？"她东张西望，"哪个是你'情儿'呵？你指给我看看。"

我没吭声，只是斜眼冷觑她。

"看什么？"

"看你好看。"

她沉下脸，从墨镜后盯着我。

我忍不住数落她："你怎么打扮得只'鸡'似的？"

她扭脸朝旁边的商店的玻璃橱窗照了一眼。

你出门照镜子了么？头上那缕头发用火筷子烫的吧？哪

垃圾箱拣的这条黑网眼的连裤袜？再在肩上钉点亮片脖子上挂串玻璃珠子耳朵上挂俩钥匙环你就齐—— 你去哪儿？”

她扭头就走，我追上去：“你到底想去哪儿呵？”

她不吭声，只是大步向前走。

“站住，那个方向是派出所，你要去投案呵？”我低声下气地劝她：“别生气呀，有什么话咱们回家说。”

“别跟着我—— 讨厌！”她站住，大声对我说。

一街人都闻声回头，马路对面的两个巡逻的武警也站住往这边瞅，眼神警觉。

我大惭，狼狈不堪，她得意地瞟我一眼，傲慢地向前走去。

我一个人回了父母家。我妈妈问我怎么一个人来了？佯作镇定地说杜梅在后边，一会儿就到。

饭都做好了摆上桌，她也没到。家里人问我等不等，我没好气地说不等了，端起就吃。

一顿饭吃完她也没来。我无聊就给潘佑军打了个电话，问他们这阵干什么呢。

“我还问你干嘛去了呢？”他说，“至于嘛，不就结个婚么，面都不照了？”

我一会儿到他那儿去。又等了半小时，杜梅还没来，我沉不住气了，也没心思去潘佑军家，直接回家。

我一见家里的窗户亮着灯，气就不打一处来。进走廊摸黑寻路时，在一处拐弯提前拐了，一头撞在墙上，脸都搞脏了。

我一脚踢开门进去，杜梅正一个人一边吃桔子一边看电视，床上摊了一片新买的衣物，神态怡然。

“你干嘛去了？”我厉声质问她。

“你不嫌我给你丢人么？我自己逛商场去了。”

“约好了去我家吃饭，你为什么不去？”

“我跟个‘鸡’似的，怎么去你家呀？一想：算了吧，人家那么爱面子，就别让人家脸上下不来了，得装亲热，那多不好。”

“你知不知道我最恨什么？最恨女人在大街上跟我耍性子。你嚷嚷一声倒没什么，弄不好我得让人家当流氓抓了。”

她笑了：“那谁让你说我的？我还不高兴呢。”

“我说你不应该呀？”我一步蹦到她面前，指着她鼻子大声道：“你说，你自己说你今天像不像只‘鸡’？”

“那人家都说好看，就你说不好看。”

“谁说好看？谁说即看谁就是‘鸡’。”

“贾玲，我们科女孩儿都说好看。”

“你能听她们的么？女的说女的那能有好么？她们那都是毁你呢，唯恐你不难看。”

“人家才没你那么多坏心眼呢。”

“那就只能是一个答案：审美有问题，集体有问题。”

“别人都不行，就你行，你多行呵。”

“这你还真别不服气，别人就是比不了。再说了，你是为谁看？别人说好看都不行，得我觉得好看。我不觉得好看你不是瞎耽误工夫么？”

“依着你，恨不得我穿成柴禾妞儿呢。”

“那也不能……”

“好好，你别说了，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

“光说错了就完了？你，天气死我了。首先你穿得乱七八糟就出了门，我向你指出这一点，你不但不接受批评还冲我厉害……”。

“哎，你瞧我今天买的东西。”她站起来走到床边拎起一件衣服。“还给你买了一件夹克呢。”

“别打岔，我还没批评完呢，你坐好……约好去吃饭你在去，让我干等。你也是当兵的人，组织纪律性到哪儿去了？”

我说一句，杜梅点一下头，无比诚恳地望着我：“我错了，全我错了，行了吧？”

“知道错了，以后怎么办呢？”

“改。”

“唉，”我叹口气站起来，“比带一个团的兵还累——这件夹克多少钱？”

杜梅跑了。半夜两点从家里跑了。

白天她说出去办点事一早就走了，快到吃晚饭的时间才回来。我正在和贾玲站在礼堂前说话，她从大门进来，一身灰尘一脸疲惫，看见我贞淡淡地打了个招呼，自己回家了。

我和贾玲又聊了两句，就回了家。

一进门看见她正在发脾气，早晨起来我们都没叠被，还有这几日换下来的脏衣服也没洗，乱扔在屋里。

她一边把脏衣服往地上扔一边嘟嘟囔囔地骂：“家都成什么样子了，猪窝似的，早上出去什么样晚上回来还什么样儿，

就不知道伸手收拾一下，当少爷当惯了。”

我没理她，坐到一边看晚报。

她蹬了鞋躺在床上伸着腿假寐，重重地喘气。

过了一会儿，我问她晚上吃什么。

“烦着呢，烦着呢，别理我。”她闭着眼睛连珠炮似地说。

“懒得做就去食堂打点吧。”我站起来装饭盒。

“爱打不打，不吃也可以。”

我装好饭盒，拎着饭盒出门，临出门给她一句：“你有什么邪火别冲我发，我又不是你的出气筒。”

说罢扬而去。

我到食堂排队打了饭，回来路过礼堂，看见有些家属小孩在那儿一堆一堆说话，便站住问今晚什么电影。

回到家里，杜梅还躺在床上，灯也没开，外出穿的衣服也没换，袜底都黑了。

“起来起来，吃饭，吃完饭看电影。”

我把盛着菜的饭盒摆好，盛了饭拿着筷子在饭桌旁坐下。

她仍不动也不言声。

我吃了口饭，道：“绝食呵？”

这时她背过脸哭了，我放下筷子，走到床边看：“怎么啦？”

她埋着头不说话，啜泣声也停了。

“是不是痛经难受呵？”我茫然地问。“那也不能不吃饭。”

“你吃你的去吧，吃死你！”她抱着被子瓮声瓮气恶狠狠地说。

“什么话？”我回饭桌坐下继续吃饭。“什么时候吃饭也成罪过了？”

我吃完了，她那份也凉了。我看看墙上的钟，问她："你去不去看电影？外国片，据说特感人。"

她不理我。

我又说："你不去我去了？去晚没儿了。"

她仍不搭腔，我叼着一支烟站起来："我走了呵，饭在桌上。"

说完又停了会儿，看她毫无反应便开门出去了。

电影是外国片，可毫不感人。小孩在过道上跑来跑去，尖声笑叫，对白听得语焉不详。礼堂里没开空调，坐满了人十分闷热。我坚持到片子放到三分之二时实在坚持不住了，昂然退场。

透过放映孔射出的那道粗大的光束，我看到贾玲坐在一排姑娘中全神贯注热泪盈眶。

回到家里，屋内灯火通明，杜梅刚洗过脸披散着头发坐在梳妆镜前搽护肤霜，板着脸，眼中怒气冲冲的。桌上搁的饭菜一口没动。

"怎么回来了？不多玩会儿？"

"电影没劲。"

"人有劲呀，不是约好一直看电影的么，怎么把人家一个人孤单单甩在那儿了—— 那多有感觉呀，一起坐在黑暗里看着感人的外国片子……"

"你别胡说八道的，我跟谁约好了？"我走到床头坐下拿起半导体找"美国之音"的新闻节目。

"你今天什么时候回来的？你今天上班了么？"

我低着头细调着旋钮。

“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

我一仰身端着半导体躺在床上。

“你不理我是不是？行，你就等着瞧吧。”

她一扭身端着水盆出门倒脏水，片刻回来给自己搞了点吃的，边吃边看电视，故意把音量开得吵人。

“你能不能把音量开得小点？还有邻居呢。”

“你不是不理我么？别理我呀。”

“行，那咱就谁也别理谁。”我把半导体贴到耳朵上转身脸朝里。

“还他妈丈夫呢，还他妈爱我呢，连狗都不如。”她在一边骂骂咧咧地骂开了，“狗还知道主人唤一声就跑过来呢。”

“你嘴放干净点，你骂谁呐？”

“我就不干净，我就骂你，骂你个聋子，骂你个哑巴。什么东西？在外边跟人家一聊起来就没完，回家跟老婆就没话。不是个东西！心里不定鳖着什么坏呢，想离婚就直说，别不好意思吞吞吐吐的……”

我手里的半导体被她一把夺走。她单腿跪在床上，一手按着我，一手指着我居高临下地喝令。

“你理我，你理我！”

我一抬胳膊把她掀到一边，起身拣回半导体，对她说：“别碰我呵，小心伤着自个。”

“我就碰你了，看你敢怎么着我。还不让我碰你了，谁打得过谁还不一定呢。”

她披头散发张牙舞爪抡着王八拳跪着扑上来。

我一边抵挡，一边下床，警告她：“别来劲呵，给你脸了

是不是？”

“谁给谁脸呀？给你脸了还差不多。”她追到地上。

我捉住她的两手，恳求她：“别闹了，好好呆会儿不行么？”

“偏闹，就跟你闹！”她手被我捉着，脸直逼到我脸上张嘴就能咬着我。

我把她胳膊拧到背后，把她撅起来。

“你说你也打不过我……”

“你放开我，放开我！”她不屈地威胁我，接着叫了一声：“你把我拧疼了。”

“我放开你那你别闹了。”

她不吭声，我侧脸一瞧，她哭了，连忙松开手。

“你说的，非把自己弄哭了才算完。”

她站在那儿，眼泪成串地往下掉，一声没有。弯着嘴像一钩下弦月，伤心死了。

“行了，行了，自己闹的还哭什么？”我摘下铁丝上晾的一条手巾递给她，“擦擦泪。”

她垂着手不接，我就亲自替她揩泪。她一把打掉毛巾，扭过身冲墙站着。

“我这可是仁至义尽了，你别不识好歹。自己没事吮事还有理了？”

我看她一眼，她泪如泉涌。

过了一会儿，我又看她一眼，她不哭了，站在那儿用手抠墙皮。

“你打算在那儿站一晚上呵？犯什么倔呀？你倔给谁看？你不睡我可睡了。”

我打了个哈欠，见她还是不动，就真脱衣服钻进被窝，一边说：

“真舒服呀，还是被窝里舒服。就有人那么傻，喜欢站着也没人罚她站。”

说完，我闭上眼睛蜷缩在被窝里。

再睁眼，她在擦脸擤鼻涕，接着就是换衣服换鞋。我蹭地从被窝赤条条站起来，一步跳下床去直扑房门，她也撒腿往门口跑。

我先她一步按住门把手，接着把门锁死，把她从门口推开。

“你要干什么？”

她死盯着我，严肃地说：“你让我走。”然后拧身，奋勇拉门。

我再次把她推开：“你无聊不无聊？”

“你让我走。”

“先说好你要去哪儿？”

她走到一边坐下，点点头说：“行，你就守着吧。”

“你打算闹一夜是不是？”

“没不让你睡，你去睡你的吧，瞧你困得那样儿。”

我一挪步，她就站起来，我只好又回到门口堵着。

“你到底打算上哪儿呵这么深更半夜的？”

“去死。”

“得了，又不是小孩。都这么大人了。”

“你就等着瞧吧。”她扭脸冷笑，鼻子连哼两声。

我向杜梅求饶：“咱们有什么事明天说行么？哪怕不过了。

离婚，也等明天说。”

“躲开，我要上厕所去。”

“你就先憋会儿吧。”

“好吧。”她想了想说，“我不走了，明天再说。”她脱了高跟鞋换上拖鞋。

“把衣服也换了。”

她重新换上睡衣，走到床边坐下。

我离开门，趴上床钻回被窝：“何必呢你说，到底有多少是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呢……”

我话没说完，只见她弯腰拎起高跟鞋离弦之箭似地冲向门口，开了门锁一闪跑了。

我追到门口，已是鞭长莫及。

看到自己妻子穿着睡衣拎着高跟鞋光着两只脚丫弯腰沿着黑漆漆的走廊一溜烟地跑远，我心想：这叫什么事呵！

我怒不可遏，看看墙上的钟，已是夜里两点，又不能不去找。

我披上衣裳换了鞋，来到月光依稀的院子里，到处是树丛的重重黑影，四周鸦雀无声，只有一两只野猫在垃圾箱觅食，猫眼闪着幽光。

我走到院门口，问哨兵看到一个穿睡衣的女人出门没有。

哨兵说几分钟前有个女人出了门往北走了。我慌忙往北追到十字路口，四下灯火通明的马路上空空荡荡的不见人踪，只有一两辆载重卡车偶尔驶过。

我心情绝望，又站了会儿，不知该沿哪条路追下去。一个牧羊人赶着一群口外羊从东边过来，羊群挤挤挨挨咩咩叫

着从我身边走过。该到吃涮羊肉的节令了，我带着这个念头，哆哆嗦嗦回到了家。

躺在床上，我不住地胡思乱想，担了一会儿心，又发了一回恨，不知不觉竟也睡着了。

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晨，房门大开，大概是门没锁半夜被风吹开的。

我迷怔一下，想起昨晚发生的事，随即破口大骂。

我一边骂着一边起床洗漱，刷完牙我又接着骂，到科里去找杜梅。病房里正在开早饭，一群面黄肌瘦的病号围着餐车伸着搪瓷饭盒打粥。护士戴着大口罩，我也没认出是谁，她告诉我杜梅没来过。

我又到单身宿舍的楼上去找。贾玲出来说杜梅昨晚没来，接着她又问我出了什么事，怎么跑这儿来找她。我忍着气说这个小婊子昨天夜里跑了。她笑了说准是你把她气跑的。我气她？我向贾玲诉苦我就差喝她洗脚水了。贾玲说她还是爱你的，平时总夸你这好那好。我喊了一声说当然我受之无愧。然后我们又一直分析她能跑哪儿去，我问贾玲她还有什么熟人在城里。贾玲问我给她姨妈家打电话了没有。我说没有。

贾玲陪我到科里找了部电话，我甚至不知道她姨妈家的电话号码，还是贾玲告诉了我。我拨通电话，杜梅的表妹告诉我她在早晨刚进门。我让她叫杜梅接电话，表妹去了会儿回来说她不接。“我马上去。”说完放下电话。

“你说这叫什么？”我冲贾玲发牢骚。“招谁惹谁了我？她

过去跟别人也这样么？”

“她除了跟你还跟过谁？”贾玲笑着推了我一把，“快去磕头请罪吧。要不要搓板？我那儿有块可以借你。”

“不必了，想必她嫁家有暖气管子。”我走了几步又掉头回来对贾玲说：“保密呵。”

“放心。”贾玲笑着离去。“我怎么那么爱传你们这些破事？”

我去杜梅姨家的路上，顺道拐到单位请了个假，说家里有点事，硬着头皮听上司一通通诲：“年轻轻的可别叫家务缠住。要计划生育。别像处里的那些女同志，本来很有前途的，生了孩子就全完了，变得婆婆妈妈。”

杜梅的表妹给我开的门，把我堵在门廊里嘀咕半天，说她表姐正在哭呢，让我过去别对她发火，表现好点。我唯唯诺诺答应着，堆出一脸笑进了屋。

杜梅的姨妈正在劝她，一见我进来便让开站到一边。杜梅哭得跟泪人儿似的，倒叫我动了些怜香惜玉之心。偏她穿得一身齐整，又叫我奇怪。

“走吧，回家吧。”我三步两步赶上去，涎着脸软语柔声地半蹲着手按膝叫她。

“不回去！”她脸一扭，丧声丧气地说。“有本事你一辈子别理我。”

“走吧。”我动手拉，背对着她姨妈什么的，瞪眼小声道：“别来劲呵！”

“你还跟我厉害？我就不回去。”她一甩手打在我脸上，打

得我脸颊生痛，并吼：“少碰我！”

我笑着直起腰，心里感觉受了刺伤：“还生气呐，别生了。”

她姨妈在一边说：“小俩口闹了矛盾，就应该互相体谅，互相多让着点。”

“是是。”我答应着，抬眼瞧杜梅。

“男同志就应该心胸开阔。”

“是。”我又过去叫杜梅。“有什么事咱们回家说不行么？”

“女同志也不要得理不让人，往后还得一起过日子嘛。”

“你怎么我表姐了？”她表妹问。

“我……，咳。不说了，都我错了。”我把杜梅拉起来，暗暗使劲表面上还作搀扶状：“走吧，别拧啦，何必呢？”

“就不走，就不走。”杜梅半推半就，嘴始终硬着。

“回去别吵了，哪说哪了。”她姨妈在后面说。

“哎哎。”我不住嘴地应着。

她表妹给我们开了门，我拖着杜梅马不停足地出了她姨妈家。

“你咋晚跑哪去了？”街上阳光充沛，人群闲适。

“你管呢。？”

“好好，我不管，冷不冷呵昨晚我出去一会儿就冻得够呛，干嘛这么跟自个儿过不去呀？”

“你瞧，你又说这种话。我不走了，回去。”

“别别，”我拉住她，一脸谄笑，“我不说了。”

无轨电车来了，我拉着她上了车。

“你管我上哪儿呢？反正我死我活你也不心疼。”

“哪里，心疼。”我去售票台买了两张票，又回来站在她身边。

“心疼什么？还不照样睡你的觉。”

“你昨晚是不是回来过？衣服都换了么？”

“我不回来你想冻死我呀？我根本没走远，就看你出来找不找我。”

“找了。”

“你那叫找呵？兜了一圈，连十分钟都没有就回去了。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真气，回来一看你，居然睡着了，亏你睡得着！”她说着又来了气，眼泪又流了下来。

“我那是愁得睡着了。”

“呸，还不知梦里和什么人鬼混去了呢。早把我忘到一边，巴不得我这一走就别回来呢。”

她越说越觉得自己委屈，替自个可怜，泪也越发制不住了，低下头让泪从鼻尖滴到地上。

我表情沉痛，昂首严肃地看车窗外，主要也是不想让同车乘客有什么下流的想像。

我不说话，她就一路抽泣。

下了车，我对她说：“快到院门了，你可别这副样子进院，好像我怎么你了似的——身上有手绢么？”

她掏手绢擦泪，理理妆道：“你就是欺负我了。”

“是非问题以后再谈。”

“唉——”她把手绢放回包里，长叹一声：“有时真想永远不理你了。”

“你算了吧，别弄得自己多愁善感的。你可以了，还觉得

没占够上风？我都叫你弄成什么了？我干什么了究竟？多说了一句没有？我的冤情还没处诉呢！”

“你怎么又说这话？”她惊叫，“原来你心里根本没认错。”

“我认什么错？我有什么错？我千古奇冤应该昭雪的。”

她不吭了，闭着眼使劲挤泪。

“你们政委来了呵。”我侧身挡住杜梅，跟老头点头哈腰打招呼，顺势带着她走。

她盲人般地任我领着走，进院门时，贾玲正手里拿了一封信，往门口挂着的邮箱里投，看见我们，便张嘴指着杜梅掩口用眼睛问：接回来了？我摇手叫她别吭声，这边一分钟，那边她闭着眼走路一头撞在传达室旁机动车限速标志牌上。门口所有的人，包括哨兵都不禁一笑，我也笑了，她哇地一声哭出声来。

然后是掉头往外冲，口口声声去买菜刀抹脖子，我奋力阻挡，把她连抱带拖地往院内的小花园弄。很多人都站住看热闹，笑嘻嘻的。贾玲站在一边面有忧色，又不便上前协力。

我好容易把她弄到小花园的白色廊架下，按坐在前廊凳上，她还一次次起身欲冲，被我豪不客气地一次次推坐在原处，她力气用尽，开始哀恸地哭。

四周茂盛的柏丛挡住了好奇者的目光，我也在一边坐下，喘出一口气，感到名誉扫地，威信扫地。

花坛里的月季花枝叶扶疏地婀娜开放，一些蜜蜂嗡嗡地在阳光中盘旋；蚂蚁沿廊柱往上爬，爬到光滑的地方把持不住掉了下去；一辆轿车若隐若现地从树丛外驶过。

杜梅还在哭，无声地泪流满面地哭，我吸着烟耐心地等

她哭完。

两个老年病号背着手从小径走来，看到我们怔了一下，原路退了回去。

我们就那么坐到吹中午下班号，她哭了一上午，大概自己也哭得没趣了，肿着个眼睛茫然地坐在那儿，想起来又抽噎几下，干哼几声，鼻子像伤了风似的不停吸溜。

“哭完了？”我问她。“这就痛快了？过瘾了？”

“滚，你滚！”她用手使劲推我。

我屁股纹丝不动，只是上身摇摆：“不滚，就不滚，干吗要滚？”我若无其事地东张西望。“哭完回家。”

“回屁家！”

“屁家也得回，哪怕回去接着哭呢。家里哭多舒服呵，哭累了还能躺着，饿了能吃渴了能喝，毛巾现成嫌自己哭单调还可找音乐伴奏……”

“你故意气我是不是？”

“没有，我是气我自己。我怎么就那么不会来事儿？就一个媳妇，眼睁睁地看着哭死，束手无策——平时挺机灵的，也算个拍马高手，关键时刻就不灵了。”

她扑哧一笑，旋即又声声俱厉：“行，回家，回就回，回去就离婚。”

“前边还像句话，后面就不是话了。”

“你还别以为我不敢。”她站起来蹬蹬走了。

“你敢，你胆大。”我跟在她后面走。“你怕谁呀？”

我打开门，贾玲和另一个姑娘站在走廊里，每人双手端

着一个盛满饭菜的饭盒，反扣的饭盒盖上还放着一切切成片的酱肘花。

“你们还没吃午饭吧？”

“一点都不饿。”我没精打采地说。

“都打来了，接着。”她把手里的饭盒递给我。

“谢谢呵。”我朝那姑娘笑一下，把两个饭盒摞在一起抱着。

“她好点么？”贾玲小声问，踮脚从门缝往里望。

“躺着呢。进来坐吧。”我用腿后跟磕开门。

贾玲明显犹豫了一下，抬腿进门：“我看看她。”

我把饭盒放在桌上，让那姑娘坐，问她：“喝水么？”

那姑娘抿嘴笑着摇手：“不。”乖乖地坐在一边。

贾玲在床头搬过杜梅身子：“哟，哭成这样，怎么啦？”

杜梅翻身坐起：“你问他。”

然后她絮絮叨叨向贾玲诉苦：“外面累了一天了，回来他都不知道心疼人，还气我，理都不理我。”

“累了一天，谁知道你干嘛去了。”

“你说我干嘛去了，你说我干嘛去了。”

“我不知道你干嘛去了，也许是干革命去了吧。”

“你就少说两句吧。”贾玲说我。

“他就这样，一点都不让我。人家心情本来就不好，从他那儿一句好话也听不着。”

“我为什么要让你？谁让我呀？”

“你是男的。”贾玲说。

“噢，男的就该让女的？宪法上有这一条么？”

“她还比你小好几岁呢。”

“小，不懂事，更应该听大人的。”

贾玲笑着对那姑娘说：“这人是有点无理呵。”

那姑娘眨眨眼，点头笑说：“没错。”

“本来就是么。”我也笑。“凭什么让？我只知道服从真理。”

“那为什么真理总在你那一面？”杜梅道，转而又对贾玲说：“你还不知道呢，昨晚上我一气之下跑了出去，你猜怎么着？人家老先生一点没着急，自个就睡了。有这样的人么？自己老婆半夜跑了居然没事儿似的。”

“是太不像话了。”贾玲谴责地瞪我一眼。

“那你为什么跑呀？”

“你甭管我为什么跑，就冲你对我这态度，我还得跑。”

“是你不对呵，”贾玲批评我，“你得检讨。”

“我找了，没找着。”

“我说你这人怎么跟女的似的？她说一句你非得跟一句，什么大不了的原则问题？认个错又不会杀你头，跟自个老婆逞那份强干嘛？”贾玲板着脸训我。“没见过你这样当丈夫的。”

“他也就会跟自个老婆厉害，在外边见谁都跟三孙子似的。”杜梅说。

“怎么样，能不能认个错？不能认错我们可动手了，这屋里我们可有三个人。”贾玲笑着望着我，眼睛里却流露出焦灼和敦促。

“要不我们走吧。”那姑娘坐不住了，笑对贾玲说，“他当着我们不好意思。”

“那好我们走，不逼你，有个认错态度就行。”贾玲下地

往外走，走到我身边用右肘使劲顶了一下我后腰，使我一个卟嗤扑到床边，和杜梅近在咫尺。她和那姑娘大笑着离去。

“你瞧你，非得把这事弄得满城风雨，全院都知道。”

“你呢，非得别人下令才认错，我说什么跪着求你都白搭。”

“你脾气也太大了，一点小事就能闹成这样，哭出的眼泪够洗一次澡的吧？”

“那你要早对我好点呢？一开始我也没哭呀，不过是耍点小性子，你就应该哄哄我，那我就早好了。人家闹不也就是希望你哄哄我温柔点？”

“光够温柔的了，一直在哄你。”

“有你那么哄的么？说出话来跟刀子似的。好几回我都自己好了，又让你招起来。”

“那你也不该跑呀，这不是自绝于人民么？”

“谁让你不理我的？”

“谁先不理谁的？一回来你就先不理我，跟你说话没听见一样，我能没气么？我怎么那么贱呀？”

“你也气了？”

“当然，我气坏了。特别是你这么撒腿一跑，这是他妈电影里的路子，怎么发生在我头上了？你怎么那么傻呀？吵架归吵架，跑什么？不知道城里的坏人天一黑就都出来了，专门收容你这种离家出走的妇女？真出了事你找谁哭去？”

“我没跑远，本来想去我姨妈家的，走了一段路，心里害怕又回来了，加了衣服一直在小花园坐到天亮。”

“这点还算聪明，说明你没傻到家。”

“下回我不跑了。”

“别跑了。真堵得慌不跑难受，也别出院门，就在院里黑处藏会儿。”

“以后咱们别老闹了，好好过日子。”

“我根本就不想闹。每回不都是你挑的头儿？哪次我不是忍气吞声委屈求全？”

“说到最后又是我错了，我就没对过一回。”

“你是错了，你应该正视这一点，以后才能彻底地改。”

“……我老这么闹，你不烦我吧？”

“不。吵的时候有点烦，但吵完就完了，不是真烦。”

“那你还爱我么？”

“当然，不至于那么严重。”

“以后我不犯了。”

“我喜欢你这种痛改前非的态度。”

说是不再犯了，但好了没两天，又犯了。这次是为什么吵起来的我也忘了，不是为一道菜的咸淡就是为了一根烟。克发现她这人像孩子一样情绪不稳，事后我也严正地向她指出“你这人一点控制能力都没有。”她也承认，但就是改不了。一点小事就能欢天喜地要么痛哭流涕。像开滦煤矿工人有特别能战斗的光荣传统一样，她也特别能哭。一哭起来十分骇人，常常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甚至短暂地晕厥，使你看着可气但不哄又恐怕哭出毛病来。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那么全力以赴不顾死活地去哭，我相信如果我置之不理她就有本事把自己哭死。在一个正在痛哭的人面前，你是无法申辩的，只有像个

有四个女人骑马，马场里就是一片尖叫声。只见四匹马一溜排开，在场子里奔驰，每匹马上都高坐着一个头发飘散、两眼发迸、狂叫不已的女子。马跑到我们面前时，就有哀求声："让它停下来吧。"

杜梅尚算果敢，虽很紧张，但坚持跑了几圈，下来还很从容："挺好玩的。"

令我自豪。

杜梅在外面总很给我挣面子，除有几分难得的姿色，且举止大方。从不扭捏，令其他男士肃然起敬。

我翻身上马，立于马上缓缓巡视，作统帅状。俄顷，将掌往前一推，叫了一声："部队跟上。"纵马疾驰。

马一跑起来，我才感到头晕，脚踝处也被铁蹬磨得生疼。我强撑着跑了一圈，经过站在树荫下的女人们面前不嘶哑地喊了一句："为了斯大林！"心里却为不知如何勒马停住暗暗着急。

那劣马越跑越快，我在马背上颠得像个大包袱，踝骨大概已经被磨出血了。这时，那马大概看见自己爱人了，在正由马场主人勒着缰颤巍巍下马的潘佑军的马前猝然一停，我滚鞍落马，跌入尘埃。

那边树荫下一片狂笑。

杜梅向我跑过来，搀我起来，关切地问："摔坏没有？"

"没事。"我作轻松状，笑着拍了那马一下："跟我调皮。"

那马打了响鼻，尥我一蹶子，我慌忙躲开。

那边笑声又起。

杜梅周身上下给我掸土，我闪开她，悻悻地道："假关心

他不久前也结了婚，娶了一个外国企业的女雇员。外国老板和他都是看中了这位小姐的同一个优点：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你那个老婆还是不错的，起码没跟你软硬兼施，这也挺可爱。我那个老婆硬就硬到底，给我几天后脑勺看那是常事，所以你现在问我她长什么样我还真说不上来。我说你都会以为是我瞎编的，她现在索性用英语骂我了，就为听不懂她骂的是什么，我真跟她急过几次。”

潘佑军的一个朋友在稻香湖开了一个马场，潘佑军几次提出去那儿玩一趟，找找绅士的感觉。

于是我们约了一帮朋友，找了一辆车，说好不许带老婆，我回家一说，杜梅不答应。

从结婚后，她就成了我的小尾巴，除了我上班她不跟着去。我去哪儿都得挎着她。

“你不带我去，带谁去？”

“谁都不带，一帮老爷们儿，多一个女的你别扭不别扭？”

“不别扭。人家外国总统出门还带夫人呢。就中国，从上到下到哪儿都是一帮男的。”

然后对我下死命令：“我要不去你也不许去。”

我只好带她去，车来了一瞧，潘佑军也带了老婆。其他几个哥们儿还带了两个不三不四的女人。

杜梅一脸瞧不起那两个身份暧昧的女人的样子，透着自己是明媒正娶，上车只跟潘佑军的老婆亲亲热热说话。

他不久前也结了婚，娶了一个外国企业的女雇员。外国老板和他都是看中了这位小姐的同一个优点：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你那个老婆还是不错的，起码没跟你软硬兼施，这也挺可爱。我那个老婆硬就硬到底，绘我几天后脑勺看那是常事，所以你现在问我她长什么样我还真说不上来。我说你都会以为是我瞎编的，她现在索性用英语骂我了，就为听不懂她骂的是什么，我真跟她急过几次。”

潘佑军的一个朋友在稻香湖开了一个马场，潘佑军几次提出去那儿玩一趟，找找绅士的感觉。

于是我们约了一帮朋友，找了一辆车，说好不许带老婆，我回家一说，杜梅不答应。

从结婚后，她就成了我的小尾巴，除了我上班她不跟着去。我去哪儿都得挎着她。

“你不带我去，带谁去？”

“谁都不带，一帮老爷们儿，多一个女的你别扭不别扭？”

“不别扭。人家外国总统出门还带夫人呢。就中国，从上到下到哪儿都是一帮男的。”

然后对我下死命令：“我要不去你也不许去。”

我只好带她去，车来了一瞧，潘佑军也带了老婆。其他几个哥们儿还带了两个不三不四的女人。

杜梅一脸瞧不起那两个身份暧昧的女人的样子，透着自己是明媒正娶，上车只跟潘佑军的老婆亲亲热热说话。

什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真不识好歹。”杜梅白我一眼，向那伙人走去。

中午我们在绿如墨玉的鱼塘岸边垂钓，四周田野飘来浓郁的粪香。不远处的一排猪圈，猪们在吃饭，吱吱呀呀拱叫不已。

杜梅一直不理我，与潘佑军的老婆站在树荫嘀嘀咕咕说话。我在这边故意大声喧哗：“嗬，又钓上一条大的。”她看也不看一眼。

“潘佑军看着自己老婆和杜梅神秘地交谈，忧心忡忡，十分不安：“你老婆不会给我胡说八道吧？”

“不会，她不敢。”我替杜梅辩护。

最好不要让老婆和老婆勾结起来。”潘佑军说，“她们互相传授经验受不了。本来是掏个钱包进了监狱，出来就五毒俱全了。”

一会儿，她们两人笑吟吟地走过来，不住地拿眼打量我们，看得我和潘佑军心里发虚，满腹狐疑。

“你俩聊什么呢？”杜梅坐到我身边，我小声问她。

“没聊什么，瞎聊。”她笑眯眯地注视着水面，若有所思。

回到家一直到晚上，她终是面带一丝笑，不说话，冷眼观察我。

我倒不怕潘佑军的老婆，就怕潘陆军暗地里和她说过什么，这话经她之口传给杜梅。

“干嘛老这么看我，盯贼似的？”

“没事，喜欢你，就看看。”她仍是一高深莫测的样子。

“潘佑军老婆跟你说什么了？”

“你害什么怕呀？心虚什么？你有什么怕人说的？”

“我能有什么？”我故作爽朗地笑，“不怕，一生光明磊落。”

“还是的。她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怎么聊那么半天？”

“呵，我们聊自个的丈夫呢。放心。”她望着我笑，“我都是说你好，怎么体贴怎么照顾我，我当着外人一向都是夸你，不像你，总跟人家说我不好。”

“我什么时候跟人说过你不好了？”

“那是谁说的我老爱和你吵架，无理取闹？得啦，我不是要跟你算账，你也别紧张。”

“那她呢？都说潘佑军什么了？”我讪讪的，转移话题。

“说潘佑军好，比你对我好。”

“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他，在外边花着呢。”

甭管人家在外边怎么花回到家里对老婆就是温柔，这点就比你强。人家每天早晨出站都要互相接吻，互相说我爱你。潘佑军出差在外地还每天一个电话。”

我大笑：“是用英文说的吧？”

“甭管用什么文，这说明他心里有她。你就从来没对我这样过，有时人家想和你粘乎粘乎，你总把我一把推开，还说我酸。人家俩口子怎么就能那样？”

“那都是跟外国电影里学的，你怎么喜欢这套？令人作呕。”

“我就喜欢这套。”

“杜梅，咱们是中国人，就要讲究个中国气派和中国形式。”

“中国人怎么啦？中国人都是伪君子。你从来都没说过一句爱我，从咱们认识就没听你说过。不行，今天你非得对我说你到底爱不爱我？”

“这还用说么？我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什么实际行动？我就要听你用嘴说，爱还是不爱？”

“当然……”

“别拐拐弯抹角，直接了当……怎么就这么难呢？比要你命还难？”

“我这人内向……”

“少废话！你说不说？好，你不愿意说，那就说明你不爱我。”

“不不不。”

“那你就说！”

我看着她，嘴皮动了动，话没说出来人先笑了：“你怎么那么注重形式？”

“我就是注重形式，你说！”

“爱。”我说完自己脸红了。

她搂住我脖子，兴奋得容光焕发，人像打了一束光，深情地望着我眼睛：“是真心话么么？”

“是。”

“你瞧你，你瞧你，我一搂你，你就数我排骨——你都成习惯了。”

“嘿，贾玲，干嘛去去了？”

我和杜梅出院门，正碰上贾玲一个人低着头从外面回来，杜梅和她招呼。

“没干嘛，出去了一趟。”贾玲淡淡地应了一声，和我们擦肩而过。

“你那‘情儿’情绪不高。”杜梅笑着对我说，“听说她最近失恋了。好容易看上一个人，人家又看不上她。”

“别老‘你那情儿’、‘你那情儿’的，人家还是大姑娘，你老这么说算怎么回事。”

那天我的情绪也不高。上班时办公室里的同事都在议论，说我们单位原来一个辞职不干的人发了财，买了房子买了车，我们单位有的过去跟他关系不错的蒙邀去他家玩，回来说他家搞得和宾馆似的。由此说开来，大家历数自己认识的人中谁出国了谁成“老板”了。聊了一上午，聊得全办公室的人又妒又恨，醋劲十足，造成了一个印象：似乎敢在外边混的人都混出了头，而这些人过去都不在我等话下。接着便是发牢骚，怨分配不公，怨法制不健全，叹老实人吃亏。

下班回到家，我仍无法从嗔怨的情绪中自拔，默默地坐在一边啃着指甲沉思。

杜梅患了感冒没去上班，一天在家，吃饱了，睡足了，见到我回来心情雀跃。直过来往我膝盖上坐，整个身子仰在我怀里，头搁在我的肩膀上亲呢地蹭我脸。

“哎，你怎么一屁股就往别人身上坐？”我双手推她，“累着呐。”她赖着不起来：“你累什么呀？上班也是坐着胡侃。”

“叫你说的，我们胡侃？我们胡侃这国家的经济生活早停顿了。”我双手托起她腰，自己一撤身，把她留在沙发上。自

己另找了一把椅子坐下。

她又跟过来，骑坐在我膝上，我腿一伸直，她像坐滑梯一样溜到地上蹲坐在我脚上，仰脸盯着我：

“你就对我这样？”

“别烦了，忙了一天那么累，你还添乱。”我把脚从她屁股底下抽出，令她一下坐在地上，随手拎过一张报纸遮住脸看。

刚看了眼大标题，她就劈手把报纸从我手中抢走，站在我面前说道：

“你还烦了？你烦什么？”

“别闹，把报纸拿来。”

我伸手去夺报纸。她把报纸藏到身后：

“谁闹了？你先说，谁烦你了？”

我没理她，随手又拿起一本书翻，她“啪”地把那本书打掉。

“瞧你那无耻的样子。”我弯腰拣书。

她一脚把书踢得老远，书面飞舞一番卷角皱边地摊在地上。

“你非找我收拾你一顿是不是？”

“你来呀你来呀。”她笑着退了几步。

我看她一眼，毫无表情，扭脸看窗外树叶已经泛黄的树木。

“给你给你。”她把报纸糊在我脸上，走开：“就显得你多关心国家大事似的。”

我接住报纸，低头看起来。她在一边准备晚饭，在一个

盆里揉面团，唠唠叨叨和我说着她们医院里的事，谁没按医嘱给药，病人出了问题，家属打上门来；一个老干部嫌医院对他的病不重视，把院长、政委臭骂一顿，还给后勤首长打了电话；保卫科查丢失的吗啡，发现所有护士的更衣柜里都有医院的纱布和敷料，“你那情儿”和保卫科长大吵一场。

她现在提到贾玲，从不说她名字，只说“你那情儿”。

我逐版看报，并不答腔。

“今天谁来了？”她揉好面，拍着光洁圆润的面团用右手托在肩旁，直起腰问我。

“谁来了？”我哗哗往前翻报纸头版。

“我也不知道，出门就见满街旗子，不认识哪国旗。”

“你今天出去了？”

“下午没事上街做了头发。你没发现？”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头儿。”我放下报纸，看了她一眼：“难看死了，怎么还卷了刘海？”

“人说这是今年世界上最时兴的发式。”

“你不适合，你说的是今年世界上老年妇女最时兴的发式吧？芭芭拉似的。”

“你觉得不好？”

“太不好了。跟谁养的什么宠物似的。”

“那怎么办呀？只好明天去削了。”她把面团搁在案板用力撖开，然后用刀麻利地切成一把吧细细的面条，撒上干面，一根根抖落开。”

吃完晚饭，我撂下碗又爬上床躺着看书。

她洗完碗，过来说：“今晚总政来院里慰问伤病员，在礼

堂演歌舞。”

“不去。”

“‘腕儿’[1] 全来了，我想去。”

“要去你一人去。”

“哎，你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话，你就光看书，破书有什么好看的？”

我不说话，又翻了一面。

“你放下不放下？不放下我可抢了。”

“敢！”

“哎，你今天怎么回事？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她在我身边坐下，床垫往下一陷。“你们头儿又找你茬儿了？”

“没有。”

“那是你们办公室谁又提拔了没你份儿？”

“你怎么这么烦呀？”我撂下书露出脸。“你相看演出你就去，呗，非拉上我干吗？”

“准是，你们同年的都有当处长的，你连个主任科员还没混上。”

我“啪”地把书往床头横上一折：“你少拿你那套庸俗观点来想我！我那么爱当那主任科员？我要想当司长也不是不可能。嘁，女人就是他妈势利！”

“那你是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我愤愤不平重又拣起书，旋又立地坐起：“噢，没事就不能安静躺会儿了？心情寂寞，思绪惆怅，感时

① 指著名演员。

伤怀，小资产阶级情调浓郁—— 不行么？”

“看你也象—— 无病呻吟。”杜梅下了床，对镜理妆，准备出门。“心情寂寞—— 又想谁呢？感时伤怀—— 对谁不满？”

我一边看书一边对她连连挥手，让她快走。

“你还别不耐烦，你再撵我我还不走了。”她继续嘟嘟哝哝地说：“摆什么臭架子，就你有情调？使用什么呀？一个小职员，挣的钱还没我多呢。惹我急了，撵出门去，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你少罗嗦！”

“我就罗嗦！”她在门口一个转身：“人家有什么事都跟你说，你有什么事全藏在心里。要不说你老奸巨滑呢，一天到晚不知都在琢磨什么，阴得跟糖尿病人似的，哪天我叫你卖了还不知道呢。”

我没有接茬和，她自己忽然动了气，冲我嚷：“别觉你挺了不起的，有什么本事你倒是使呵？就会说。早看穿你了，典型的志大才疏，没什么本事还这也瞧不起那也看不上，好像天下谁也不如你。哼，琢磨也是瞎琢磨，气也是自气，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我还告你！”

我气得脸都白了，心里一阵阵悸痛，别人说这话犹可，你也说这种话。

我由怒转为辛酸，连声冷笑：“看出来是吧，看出来就好。就我这种没本事人，偏还有人哭着喊着赖上门来，我也不明白了，这种人怎么傻成这样？”

“你还别觉得离了你不成。”她丝毫没察觉我的异样，反而洋洋得意。“追我的人多了。今天我跟你离了，明天我就能

找个比你强百倍的。”

“那你找去呀。”

“找怎么啦？不新鲜，明儿我就给你领一打回来。我这样儿的，嘁，别人找都找不着，恨不得把我供起来，顶在头上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就在你这儿，什么都不是，连个丫环都不如。每天伺候你一句好话都得不到。告诉你，我对你真够可以的了，没我这样的。人家妻子除了穿戴打扮还有几个做饭的？他妈的我也真是贱，放着福不享偏来受你的治。离婚！我还不信天下再没有对我好的了—— 是个人就比你强。”

她摔摔打打，嘴里一个劲嘲哝着乱骂：“什么东西？越对他好越不行。人就是不知好歹忘恩负义越老实他越欺负你。离婚，我下决心了，不过了……”

“离就离，王八蛋不离。”

‘你就等着我说这句话呢吧？你就逼着、折磨我好让这句话从我嘴里说出来呢吧？”杜梅恶狠狠地逼到我面前，“你早盼着跟我离婚呢吧？一晚琢磨的就是这个。”

“到底谁逼谁呀？又不是我先说的离婚。”

“我说的都是气话，你说就是真的！”杜梅哭了。

“好啦好啦，既然不想离，就别老说气话。”她一哭，我也肝颤。“我又没想离。”

“离，孙子不离！”她倒来劲了。

“你说你老这么说有意思么？你真敢离么？你要真想离那咱们就离，真拽着去又不去了。老拿这威胁人你不怕伤感情么？”

我蓦地心酸了，眼圈也红了：“老说我对你不好，我除了有时假不大理人什么时候对你说过……你就什么混账话侮辱人的话都可对我乱说……”

“我不是真那么想的，我就是气，你一不理我，我就心里急……”“哪么你骂我呢？”

“你气我就不气？可我敢说么？我随便说一句什么你就觉得我别有用心。老实告诉你，我忍了多时了，我受过谁的气？和你结婚说句那什么的话我的自尊心男子气概……”我哽咽地说不下去了，使劲一吸将要流出的鼻涕，悲伤地仰起头。

“那不是因为我爱你，特别特别怕失去你。”她看着我脸色，小心翼翼地贴上来，见我没有拒绝，便一头靠在我的胸前。

“没你这样爱的。你该把我当一个人爱，不能像爱件东西，这样你只能失去我。”

“以后我改。”

“你说过多少回改了？你改过一回么？过后就犯。”

“这回是真的。你不相信我了？”

“老实说，我不大相信你，但不相信又能怎么办呢？又不能和你决裂我又做不出来，就这么凑和过吧。”

她注视着我的眼睛，我和她对视片刻，把目光移开。

“我不想你这种口气对我说话。”

“不想也没办法，我现在没心情说你爱听的话。”

“你讨厌我了？”

我叹口气，紧紧搂了她一下，看着已经漆黑一片的窗外：“别胡思乱想了。”

实际上我最激烈的思想活动没有告诉杜梅。那种令我齿冷冷的、我感到受到严重伤害的感觉一直带到我们上床睡觉，甚至做爱也没有使我忘掉它。尽管我知道她是无心的，但我也不能原谅她。在这个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原谅过任何人。我可以容忍别人对我的谩骂、攻击，容忍别人怀疑我的品质，哪怕贬低我的人格，但我决不容忍别人对我能力的怀疑！此辈我定要穷追至天涯海角，竟我一生予以报复。我活着，所作一切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些曾经小看过我的人逐一踩到脚下！

我躺在黑暗的床上，旁边传来杜梅入睡后均匀的呼吸，我情绪激荡，亢奋异常。那些曾经羞辱过我的人的脸孔一张张在我的眼前浮现，我想像着他们落入我手之后的情景，咬牙切齿地体难着复仇的快感。

别美！我有一生的时间等着你们。

当我想到将要对她施以报复之后的那个结果，我无声地恸哭了。

她从包里拿出两条“牡丹”烟，又拿出条“中华”烟，都是那种老牌子不带过滤嘴的。现在这种烟在市面上已经不大容易买到她又拿出两筒上海产的“白玉”牙膏，这也是不大时兴的老名牌。

第二天，她外出一整天，回来照旧疲惫不堪，心情恶劣。

她开始织毛衣，用那种结实的黑色纯羊毛线。

贾玲单身住在医院宿舍里，有时没事或电视里有好节目她就到我家看电视。医院干部食堂的伙食不好，但经常分一些牛羊肉鸡鱼什么的，她就拎到我们这儿来，吃的时候杜梅

也把她叫来一起吃。一次她看到我书柜里有副象棋，便问我："会下么？"

"当然，高段选手，你会玩么？"

她说她爸爸爱下，她小时候老在旁边看："会走子儿吧。"接着邀请我下两盘。

"哎哟，你真不知¤好好，陪你下盘指导棋吧。"我忙不迭拿棋清理桌面铺盘摆子，同时招呼杜梅，"杜梅，伺候棋局，倒茶。"

我大模大样坐在桌前，点起一支烟："虽然好久没下，但赢你还是有富裕，要不要让你半扇？"

贾玲光抿嘴笑，不说话，开始有条不紊地走子。

一会儿我就认真了，开始思考，贾玲笑了，望着我天真烂漫，叫杜梅："过来看看。"

杜梅打着毛衣过来看了一眼，说我："现了吧？"

"好汉不赢头一板。"我胡撸了棋盘重新摆子。"让你一盘，高兴高兴。"

"你别让我，真别让我了，自个也高兴高兴。"第二盘我又输了，贾玲笑道。

"那我就真不让你了。"第三盘走了半天后，我说："这盘还是让你吧。"

我夸奖贾玲："进步真快。看到年轻人这么有出息，我比自己赢棋还高兴。你下棋真有我年轻时候的神韵。"

"都第几盘了？"杜梅问。

贾玲伸出一巴掌。

"你得算臭棋篓子了吧？连女的都赢不了。"

“你别着急，我招儿都没使呢。”

第六盘我终于取得了优势，逼得贾玲苦苦思索。

“我可以负责地讲：你没戏了。”我含笑站起身喝茶点烟。“不能光输就完了。我为什么这么跳马？这都是有讲的。”

贾玲推盘笑说：“只赢一盘，得意成这样。我是不忍再赢你，怕你想不开上吊。”

“不在赢多少，看出功力来了吧？”我送贾玲出门时对她说：“以后想提高，就来找我，别不好意思。我不像他们，没架子，爱教着呢。”

“你不说我跟你下棋把手都下臭了。”贾玲笑着离去。

从此我和贾玲隔三差五就要会战一番。她不来我都要去硬拖她，堵着她们宿舍门下战表：“输怕了吧？不敢下了吧？”

一天周末，我和贾玲恶战了一晚上。那天我攻势甚猛，几次和她在局数上战成平局。我已经不满足战术性的胜利，一定要获得整个战争的体胜。我对这次胜利已经盼望很久了。11点半时贾玲要走，被我拦住了。

“那好，再下半小时，12点我一定走。”

12点时她仍超出我一局。

“再下半小时，12点半走，你现在走不够意思。”

“你就让他赢吧。贾玲。”杜梅说。她先还感兴趣，看了一会儿，奚落了我几句，后来电视节目都播完了，她就上床躺着去了。

“我是想让他赢，可他赢不了，除非我不走子儿了，等着他吃。”直到一点，我看贾玲实在困了，也没情绪再下，就让她走了。

“别走了。”杜梅躺在床上说，“又不是外人，就睡这儿吧。”

“那只好你睡地上了。”贾玲笑。

“快追去呀。”贾玲走后，杜梅躺在床上乜着眼朝我说：“她们宿舍今晚就她一人。”

说完她翻身朝里睡了。

下次我领贾玲来下棋，一找棋，棋不见了。

“棋呢？”我问杜梅。

“不知道呵。”她睁大眼睛，一副无辜的样子。

我转身又找，哪儿都没有。

“是不是你给扔了？”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杜梅笔顾一下，立刻严肃起来。“我扔棋干吗？你自己搁哪儿了？”

“我就搁这桌子上了，怎么会没有了？这屋里就这么大地方。”

“找不着算了。”贾玲说。“没棋不下了。”

“不该呀，怎么会不见了？”我看杜梅。

“你看我干吗？我又没拿你棋。”

“这家里再没别人，我是不会动吧？你要也没动那咱们家就是进来过小偷。”

“算了，我走了，我还有事。”

“我真没拿，你怎么诬赖好人呀。”

“这事儿真怪呵。”

“我走了。”贾玲开门离去，朝我们笑笑。

她走后，我们都很不高兴，杜梅阴着个脸。

“你还不高兴？”

“你冤枉我。”

“得得啦，你那点小心眼谁还不知道？”

杜梅把报纸一撕两半，下床就跑，被我一把拽住，声色俱厉地冲她吼。

“你知不知道我最恨的就是撕书撕报纸！”

潘佑军一进门就对我说：“你看我给你把谁领来了？”

肖超英微笑着在他身后出现低矮的门框使他进门得低着头。

“哎哟，超英，你怎么回来了？”我忙跳下床，高兴地迎上去。“听说咱们军官来了，怎么没穿军装呵？怎么着，中校了还是上校？”

“人家现在是上校了，滨绥图佳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副。”

“上校怎么还是团副？”

“开玩笑你还真信。”

“副参谋长在师里。”肖超英嗓音低沉地说。打量着我的房子：“你这儿真够难找的。”

“咳，进门就上炕炕，就这条件。”

“你媳妇呢？”潘佑军问。“上班去了？”

“今儿郊外杀人，她跟着她们医院的救护车去拉没主儿的尸体。”

“干嘛呀？”肖超英问。

我比划了一下刀子割肉的动作：“解剖用。”

我让他们坐，倒茶递烟，看着肖超英笑：“不错呀，一点

没耽误。”

“正常。”肖超英道，”咱们那年兵没走的最次的也授少校了。”

“有当将军的么？”

“那倒没有。过去三连的那个叫崔国力的不知你还有没有印象，刚提了大校：调到军区当作战部长。”

“你怎么样？当将军有戏么？再混几年。”

“不行，我这已经是到头了，再干几年就不干了。”

“你媳妇已经转业了吧？”潘佑军问。

“去年回来的，工作还没安排。”

“她这种干政工的现在不是哪都要？又吃香了。”

“不行，她这样高不高低不低的最不好安排，又是女的。我劝她别去机关了，进公司得了，可公司也不好进。得早点回来了，否则老了哪儿都不爱要了。”

“你还行，还能再干几年。”

“也就再干几年吧。”

我们聊起军里的老人，超军说过去军里的那些头儿都退了。新上来一拔年轻的、四五十岁的。“你回去一个都不认识。”又说起我们团，过去我班里的一个山东兵现在是团长。此人当时让他复员时又哭又闹，不知为什么没走还提了起来。

又说起一些死掉的人，我们军打越南也上去了，有些伤亡。当时最整我的连员也被炮弹炸死了，留下老家农村一窝孩子。

说到吴林栋，肖超英叹息不已，说没想到。当时他是我们军的比武尖子，军事技术最好，在军区比赛都拿过名次，在

军教导队当过好长时间拼刺教练，他一个能同时和三个人对刺。

那时我们一起入伍的几个人。除了我五大技术一般点，个个身怀绝技。潘佑军枪法极精，肖超英障碍越野和投弹那在全师也是无出其右的。那时一到全军比武，我们团就靠我们几个往回抱锦旗了。我不怎么地也能弄个射击第三名土木作业榜眼。

聊了一通，我说出去请他们吃饭。肖超英连连摆手："不出去吃，就在你家随便弄点，聊着方便，有酒就行。"

我家还真没什么酒，于是我扒着网兜去服务社买酒。告诉他们冰箱里有什么，让他们看着搞。

服务社里只有一些劣质白酒和葡萄酒，啤酒刚卖完。贾玲正好也在买东西，见我问啤酒，就说她那儿还有几瓶，我要急用待客就给我。

"你还喝酒呐？"

"一人没事吮几口。"

我买两瓶红星牌"二锅头"回了家。

没多久，贾玲也抱了两瓶半啤酒来了："就剩这么多了，全给你拿来了。"

"够了够了。"肖超英说，"喝白酒，啤酒就涮涮嘴。"

"不够。"我掏钱央求贾玲到外边商店再去买几瓶。

"我有钱。"贾玲没要我的钱，一路去了。

"够瓷器的。"潘佑军说。

"那是，这是我二房。"我有点忘乎所以。

我们简单拌了几盘凉菜，切了些熟食，就坐下吃喝。

我喝了口“二锅头”，吮了下牙花子，挤眉弄眼地说：“不容易呵，又能聚在一起。”

“我是不容易，你们还不容易？”肖超英道。

“一样，别看一个城市住着，一年见不着几回面。”

“主要是你搬这儿太远了。”

贾玲拎着一兜啤酒回来，蹲在地上，一瓶瓶抽出来码成一排。又掏出两个纸包的豆制品给我们下酒。

我们留她一块喝点，她说还有事就走了。

我追出去给她钱，她一甩手皱起眉头：“咳，你这人怎么这样？”

喝到中午两点半，我看到医院的草绿色救护车从窗外缓缓驶过，停在旁边的解剖房门口，一些穿白大褂的男女下来抬了两副白被单裹着的担架进了解剖房。

“杜梅回来了。”我说。

又过了十几分钟，杜梅一脸倦意，脸色苍白地进来。

“这是我过去的战友，也是……好朋友。”我站起来大着舌头给她介绍。“肖，肖……肖超英。”肖超英也站起来。

杜梅冲他点点头：“你好。”接着厌恶地看了眼桌上摆着的切开的火腿肠和油汪汪的素鸡腿。

“一起吃点么？”我脸红脖子粗地问她。

“不吃，你们吃吧。”她走到一边倒了杯水咕咕嘟嘟仰脖喝，喝完喘了口气。

她大概想上床休息，可另外两个男人在场，她又不便躺下，便走到一边的沙发上坐下。

“一起吃点吧。”我又说。

“不吃，看着就够了。”她声音响了一点。

“她刚摸完死人，劲儿还没过呢。”我劝肖超英和潘佑军。“接着喝。”

“你少喝点吧。”她在一旁说。

“别管我呵，我今儿乐意多喝。喝，喝醉了就在这儿住。”

“酒量不大还爱逞能，回头喝吐了可没人管你。”

“别唠叨好不好？看不出我今天高兴？”

“哟，你们喝的什么酒呵？二锅头'，干嘛喝这么次的酒？”我放下酒杯，硬着脖子转过身：“我说你今天怎么回事？少说两句行不行？”

“她不说话了，头仰在沙发背上看天花板。”

“要不咱们喝一会儿算了。”肖超英说，“我也觉得可以了。”

“没事。”潘佑军说，“这都是特熟的人，尽管喝没事。”

“那哪成？”我也坚决不答应。“刚喝出点感觉来。忘了？那会儿咱们过年的时候灌连长、指导员，我一人差不多喝了两瓶白酒。全桌人都吐了—— 就我没吐。”

“你现在是绝对不行了。”肖超英说，过去我也喝八两没问题，现在三两就头晕。”

“别逗了，照样不信咱们就喝。”

我们一直喝到下午５点，两瓶“二锅头”基本上喝光了，才觉得饿了。

“杜梅煮点面条。”我仰着头叫她。

她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起身去煮面条。

潘佑军脸红得像熟透了破了皮儿的桃，呆头呆脑地坐着，

如不用手撑着桌子一口气就能吹倒他。

肖超英也喝多了，脸自如纸，鼻尖上额头上挂满细密的汗珠儿，身上也在不住地出汗，脱了外衣，衬衣后背都湿透了。他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不停地说：

“你们要不走就好了，你们要不走就好了”。“你们要都不走就好了……”

我克制着头晕和恶心站起来，冲杜梅喊：“你面条煮好没有？怎么那么慢！”

她头也不始，用筷子搅着在锅里团团转的面条。

我开门出去，到厕所猛吐了一阵，冲了秽物，擦擦嘴一步三晃地走回来，扶着门框力争对他们做出微笑。

晚上，天都黑了，杜梅开了灯。

我们三个还在呆若木鸡地坐着，桌上放着的三碗面条没吃几口。

“回来吧。回来吧。”我对肖超英说，“回来咱们一起开公司。”

“行啊，”肖超英盯着花瓶里的一束绢花，“应该能赚钱吧？”

“应该！”潘佑军面无表情地吐字。

“哎，”杜梅板着脸走过来，“你们是不是该散了？天不早了，再不回去你们家里人也该等着急了。”

她已经在一边摔摔打打蹩了半天了，我们酒后反应迟钝毫无察觉。

“没事，”潘佑军说，“我太大和老板去上海出差了，一晚上不回去也没关系。”

“可我们得休息了，明天还得上班。实在对不起，改天再来玩吧。”

潘佑军和肖超英看我，我脸上十分挂不住，对杜梅说：“去去去，不用你管，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散。”

“知道什么？都几点了？你身体又不好，喝了那么多酒，聊了一天，还没聊够？”

我大怒：“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呵？”

“算了，我们走吧。”肖超英站起来。

“都别走，要走你走。”我指了一下杜梅。

“求你们了，请你们走好不好？我真的头疼了，难受了天，想睡……”

这时，我脑袋忽地一热，像什么成块成吨的东西忽然迸碎了，衬衣的扣子也绷掉了，站起转身抡圆了就是一个大耳光结结实实贴在杜梅脸蛋上。随即破口大骂：

“你也太不懂事了 㐙他妈我哥们儿。我们多少年没见了？告诉你，要滚你滚，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没你呢！”

杜梅被我一巴掌房屋懵了，捂着脸吃惊地望着我：“你打我？”

“打的就是你！再来劲我还扇你。他妈的把你惯得不成样子，就欠揍！”我气得浑身乱颤，对肖、潘二个道歉：“对不起呵，我这老婆没教养。”

肖超英严正地批评我：“你怎么能打老婆？你也太过分了。”

潘佑军酒也醒了，连声说：“你这太不对了，你这让我们以后都没法上门了。”

这时杜梅哇地一声哭出来，扑过来："我跟你拼了。"我一个嘴巴又把她扇回床边。

肖超英一把扭住我，厉声吼道："你还不住手！"

"你打我？"我看着肖超英，眼圈一下红了。

"不许你打人，懂么？不许打！"肖超英也十分激动。

相持片刻，他松开我手腕，拿起外衣，对杜梅说："对不起呵，都怪我们。潘佑军，咱们走。"

一脚迈出门，他忽然哭了，转过身哭着对我说："你怎么能随便动手就打人呢？有话不会好好说么？"然后哭着走了。

杜梅痛哭了一夜，我一句话没说，也一直没睡。

那之后，我们照旧上班，做饭吃饭，睡觉，但彼此一句话不说，甚至都不看对方，同在一个屋顶下生活，转个身抬个手都能触到对方身体，但就像两个幽灵或者两个影子彼此视而不见。电影里的相声和幽默小品不能使我们解颐一笑，甚至绝对催人泪下的悲剧我们从头看到尾也始终无动于衷，我们出现在对方面前的脸永远是毫无表情。

我们的家庭陷入了冷战状态。

我反复叮嘱自己：忍，要忍，再忍5分钟。可实在忍不住。我的上司一下午都在我身后踱步，钉了铁掌的皮鞋在水泥地上像驴足子似地"咯嗒咯嗒"有节奏地响。他还在我身后的墙上挂了一块小黑板，想起什么点子就用粉笔"吱扭扭"写上几笔，一会儿入觉得不成熟，用板擦迭了，再写，又

擦，搞得我办公桌上落了一层粉笔末儿。

他这么干，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成年累月，我一直忍着，我想我终究会习惯的，可我总也习惯不了，总感到一股火在心里越烧越旺，就象一堆灰烬中的火苗被风不断地，终于死灰复燃。

这个该死的小店员了出身的一辈子风平浪静只会看风使舵冒充领导干部就像肥肉馅冒充雪花膏的家伙，居然他妈的在头发上喷定型发胶！

我蹭地站起来，扯着嗓子冲他嚷：“你少在这儿走来走去的好不好！”

我这一突然动作使他一惊，眨巴着眼看着我：“我在这儿走碍着你什么了？”

全办公室昏昏欲睡的同事，也都闻声一齐抬头，鸦雀无声地看着我们。

“烦！甭管碍着没碍着我，不许你在这儿走，想散步到街上散去。”

“哎，奇怪了。”他强作镇定地笑，退了一步看着地面说，“这不是你们家，这是公共的地方，我走走怎么？”

“就不许你走，没什么道理。”

“哎，哎，奇怪了。”他干笑着看大家。“莫名其妙嘛！”

“少废话，不让你走你就别走，该到哪儿呆着哪儿呆着去，办公室里又不是没你椅子。”

“你这就没道理了嘛……”“对，我今天就是不讲理了——你再走一步试试。”

“你今天怎么啦？怎么火气这么大？”看到办公室里没人

出头表示义愤，呼应他，他换了一副关心，大人不为小人怪的样子。

“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

“没什么不舒服，就是看见你烦!告你烦你不是一天两天了，躲我远远的!”

我冲他一挥手，气呼呼地坐下，不看他。

他难堪池笑，站着不动:“不要这样嘛，有什么意见可以提。”

“真他妈讨厌!真他妈腻歪人!”我扭脸看着窗外连声狠骂。

“你怎么骂人?”他厉声道。

“骂你了，骂你了，”我掉脸冲他嚷:“就骂你了!”

他脸上的油光像调入了其它中和性颜料刹那间失去了，他像舞台上发脾气的小生拂袖翘靴而去。

我的心情并没有因骂了一顿这个无辜的、平心而论还算和善的老头子好多少。下班以后，我在街上游荡。街上到处是鲜丽的瓜果和动人的少女，可这一切并不能使我产生欲望，街上的欣欣向荣和繁华喧闹使人感到压抑。我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不想去任何地方也不想见人。什么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我感到麻木，像被银针扎中了某个穴位周身麻痹，别人撞了我，我也不以为然。

我相信这世界中有我一个位置，就像我过去相信有一个人在等着我，可我不知道怎么走才能到达，也许已经错过了。

从骨子里我是个严肃的人传统的人，可事实没有什么东

西可以让我严肃地对待。

我自己选中的我自己感到失望。我尽了最大努力一切都是零。

别人都认为这是在爱，可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自己是在爱。看着一切都吻合，想想从第一天起裂痕就存在。

可能又是误会，也许永远没个完。

总觉着自己欠什么，心里明白也从未得到过，怀疑中使大家都受到了伤害。

我在街上一直逛到深夜，人群散尽，车也蛰伏，只留下一路路的霓虹灯。

我回到院里，院里一片漆黑，杜梅大概也睡了，房里熄了灯。

我轻轻掏钥匙开门，门被反锁上了。我敲门，里边没动静。我越敲越响，里边就是没反应。后来我开始用脚踢门，凶猛粗野地踢门。邻居都惊动了，有房门泻出灯光，开门探了一下头，嘟哝哝地又掩上了门。

“你不开门，我就把门踢烂。”

我运足气一脚踢出去，踢了个空，一大步跨进屋里，险些在地上来个大劈叉。黑暗中我听到她跑上床钻进被窝的响声和低低的笑声。

我开了灯，她躺在被窝里安详地望着我，用被子把自己裹得紧紧的。

“谁让你回来这么晚的？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她开口跟我说话了。

我看着她，脚和胯间隐隐地疼。

“你看我干吗？”她挑衅地抬起脸，“你不是有本事不理我么？一辈子别理我呀。”

我向她迈了一步。

她马上说：“你要再敢动我一下，我就把全院的人都喊起来。”

“我不动你，我动你干嘛？”我在沙发上坐下。“你也别闹了，我也闹够了。你起来，咱们谈谈。”

“不谈，有什么好谈的？”她裹着被子转身朝里。

“你不谈，那就我说。总这么闹下去，也没意思。我想了，责任也不全在你，当初我们结婚就有些草率……”

她倏地翻过身来，被子也松开了：“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泰然道，“我觉得我们性格太不合，这不是说你，我性格也不好。再这么凑和下去也过不好，不如分开……”

“噢，”她盘腿坐在床上，盯着我：“你想跟我离婚？”

“我的意思是先分开……”

“别吞吞吐吐的！”

“对。是想离婚。”我的态度也坚决起来，“老这么下去对谁都不好，你也怪受罪的。房子家具我都不要，一切都归你。”

“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

“不是，随你怎么想吧。”

“你想让我同意？”

“嗯，好说好散，咱们都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

“不，我不同意。”她掀被赤脚下地，趿着拖鞋似要去干什么，又不知干什么，愣在书柜旁。

“你不同意也没用，我不是来征得你同意而是亲自通知你。”

“啪”她把书柜摆的一对小瓷人摔到地上打碎了，接着一路扫过去，把上面的所有她心爱的小摆设：唐三彩马、小鸭标本、瓷卧猪、永动不锈钢分子式以及镜子、小钟表、我的丁烷气筒、茶叶、润喉糖罐还有那支花瓶统统归到地上，挥得乱七八糟，怒冲冲地回过头盯着我：

“离婚，离吧，不过了。”

她又开始从书柜里抽出书一本本撕。

“都砸了，都撕了，反正也不过了。”

“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了。”我提醒了她一句。“你现在是在破坏你自己的东西。”

“我都不要了！”她怒目圆睁冲我嚷。

“那你随便吧。”我绕开地上乱七八糟的弃物，往门口走，顺路一脚踢开了挡道的茶几。“改天咱们再谈，等你冷静一点。”

“你别走！”她在后面喊。

一瓶“果珍”从后面飞过来砸在门上，“啪”地粉碎，溅起一阵呛人的桔粉烟雾。

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转身吼：“你要干什么？”

她笑，手拿一只打火机“啪啪”地打着火苗：“你要走，我就把这家点喽。”

“你吓唬谁呢？敢点你就点。”

她二话没说，坐到床上，掀起床单一角就用打火机引燃。

我冲过去把她推倒在床上，用手扑火。她咯咯笑着又用

打火机点枕巾。

我一把将她揪起来，从她手里夺打火机："你疯了！"

她反手环腰将我紧紧抱住："你要走我就去死。"

我用力播她的手指："你何必呢？又不是谁离了谁不能活。"

"我离了你就不能活。"她忍痛不松手，更紧地抱着我。

我早就知道女人身上蕴藏着惊人的力量，这次更有体会了。她像一条钢丝缆绳紧紧缠在我腰间，两条手臂几乎勒进我肉里。

"你把我腰都勒断了。"

"那你还走不走？"

"好，好，我今晚不走，你放开我吧。"

我揉着被勒疼的皮肉，蹒跚地走到一边，满怀急愤地冲她喊：

"你这是干什么嘛？寻死觅活地给谁看？哎哟，我腰扭了。"

"我看看。"

"去，一边去！"我厌恶地躲开她。"你到底要干嘛？"

"不干嘛，"她平静地说，"不让你走。"

"你就是把我扣留下来又有什么意思？"我在沙发上坐下，牢骚满腹地抱怨："我有什么好的？又没钱又没本事，长得也一般，性情古怪还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你跟我离了再找个好的不行么？"

"不行。"她说。"我就看上你了，赖上你了，你毛病再多我也不嫌，别人再好我也看不上。"

"蠢么！愚蠢！"

“就是蠢，就是愚昧—— 因为我爱你。”

“哦—— ”我全身像被捆了筋似地一瘫，爱在这儿居然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要挟。

“我爱你，所以不放你走。”

“你爱我，可你没问问我是不是爱你？”

“我不管你是不是爱我，反正我爱你。”

这叫什么逻辑呀！”我用拳击额，转念一想，问她：“你说你爱我，你了解我么？”

“了解。”

“了解什么？我都不了解自己。从一开始你就是盲目的。”

犹如被人一棍打昏，只有醒过来，呆上一会儿，才反应的过来发生什么事，才感到头疼欲裂，才知道伤势有多严重。

杜梅渭然泪下，边哭边说：“从一开始我也不是盲目的，就是真心爱上你，觉得你好，你对我好。谁说我不了解你？就了解你，你那会也是真心爱我的，别到这会儿又不承认。”

“好啦好啦，别动不动就哭鼻子，又不是三岁小孩。就算我那会儿爱过你，就冲你对我这样，我还爱的起来么？”

“我对你哪样了？就算我有时爱跟你吵，那也是人家……那人家还不是最后每回都跟你承认错误了？我也没说我对呀。”

她这么一句倒把我怄笑了，没词可说，指指地上：“你瞧你砸这一地东西，这家还像个家么？”

“我砸的我拣，我扫，我再去买。”

看着她穿着单薄的内衣站在那儿抽抽噎噎地哭，我也不忍。

“行啦，别哭了。”

她越发委屈地哭得伤心。

“行了，别再哭了！”我提高嗓音喝道：“不许再哭了！”

她的哭声小了，没了，仍在流泪，因为竭力忍也忍不住，虽无声脸仍是一副哭相。

“拿簸箕来，把地上收拾了吧。”我弯腰拣起两半摔断的马身，又拣起一本撕坏的书。

她吸溜着鼻子拿了簸箕和笤帚哗哗地扫一地碎屑。

我拾起摔碎了玻璃蒙子的小钟，放到耳边听了听：“还在走呢。”

杜梅拎着笤帚鼻子囔囔地说：“明天我拿出去换块表蒙子。”

“再别闹了咱们。”杜梅偎在我怀里低声说，“再这么闹下去，我真害怕。”

“以后我一定对你发好的，决不再惹你不高兴。”第二天早晨起床，她又说。

星期天一早她就出去了，我醒来后一个人躺在床上，窗外秋日和照的阳光，射在我脸上，有一股暖意，令我想人非非。我想到我的未来，我希望自己能操纵命运。

走廊传来鸡的咯咯叫声，接着是一片惊呼和杂沓奔跑的脚步声。我从窗户看到一群邻居的孩子在捉一只血淋淋的鸡。然后杜梅出现在视野，她拿着一把雪亮的菜刀，在草丛中东

扑西扑，跟着孩子们转着一棵树仰脖张望，又一窝蜂地跑进树丛深处消逝了身影。

片刻，她头上粘着树叶草屑从树丛里出来，仍拎着那把一尘不染的菜刀，表情失望。

原来是她雄心勃勃地想杀一只鸡，可还是给那只负了重务的鸡跑了。

跑了就跑了，它中了我们吃别的肉。”我安慰地。

她还是很扫兴，嘟嘟哝哝怨自己笨：“那刀没割到地方，手软了，应该一刀先把头切下来。”

她拿瓶很贵的“郎酒”，说这是她给我买的。“你不是爱喝酒么？喝就喝好酒。”

其实我并不喜欢酱香型的酒，包括“茅台”，那种过于浓郁的香气令我恶心，尤其不堪回味。可我没说什么，拿起那瓶酒端详着表示欣赏。

我提议我们到外边去吃上一顿，她十分欣喜。从结婚后我们就很少去外面吃饭，也许这是现在我们的关系显得不那么浪漫的原因之一。

我们打开报纸看街上现在正在演什么电影，准备饭前去看一两部受到吹嘘的片子。

我们都想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有一些情调。我甚至陪她去听音乐会，我们像多数人一样盲目地认为西洋音乐是高雅的东西。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仅能接受柔和一些的小的琴和钢琴。那天很不幸。整场音乐会都是歌剧选段。

尽管如此，我们听得很认真。当女高音不无炫耀地在她的高音区萦回不止时，我发现杜梅闭上了眼睛。初还以为她

不堪忍受，继而发现她深深受了感动，睁眼时眼眶中充满泪水。我相信这并非是受到了歌唱的感染，她对意大利文和我一样一窍不通，一定是剧情使她悲悯，那是《蝴蝶夫人》中的人一段咏叹调。如此一想，我也觉得那段旋律扣人心弦。

接下来不管台上走马灯似地轮换等台的男女胖子们唱什么，我们都沉溺在同一种情绪中不能自拔，哪怕是在唱《费加罗的婚礼》这样的轻歌剧。

实际上我们已不在听了，仅仅是在一种宜人的气氛中遐想，犹如躺在波涛上，眼前华丽景象可以使我们貌似受到吸引借以摆脱无端忧郁的困窘。

在看一部通俗得只能说是胡编乱造的故事片时，杜梅索性呜呜咽咽地哭出声来，当时女主人公的厄运刚露萌芽，同看电影准备了手帕的女人们还都镇定自若，她便抢先一步哭了。当女主人公苦尽甜来，安享富贵，全电影院哭成一片的女人们都破涕而笑时，她仍是哭泣不已。

散场时，她是那群红眼兔子中眼睛最红的一个。

我知道是什么使她这么易动感情，但我无法安慰她。我已经尽力做到善待她。那夜之后，我们从未再吵过一次嘴，相敬如宾，每到谈话出现争执的苗头，必有一方停下来，不再说话，或是干脆附和对方。我们同出同入，夫唱妇随，惹人羡慕。若不是我坚决、近乎粗鲁地拒绝，居委会险些把我荐上去竞选全市“好丈夫十佳。”

杜梅决是对我微笑，直到我对她报以同样的一笑，才放心地继续去干别的。即便是在做爱过程中，她也不忘准时对

我投来一笑。

我们去潘佑军家玩过几次，他那个汉奸妻子做作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总是当着我们面表示她和潘佑军多么如胶似漆，无论是那么窄小的一张椅子，她也要和潘佑军挤着坐——那是在她家呀！无论是多么小的一块食物，譬如半个苹果，也要你一口我一口像鸟一样地互相喂。我毫不夸张地说，她称呼潘佑军就像宋美龄称呼蒋先生一样叫："大令。"

到她家里只给喝速溶咖啡和酸葡萄酒这些我都不说了。她喝酒时能把冰块嚼得嘎巴嘎巴响就可以知道她的牙齿是从小吃什么锻炼得这么结实。

我特别不能容忍的就是她说话居然有口音，。一个货真价实的本地丫头，中国话词汇单一得只会说："很有趣儿。"

杜梅就很欣赏她。当然她还没俗气到喜欢白兰地和毕加索。她只羡慕她能如此外露地表现爱情。当我批评她装腔作势和娇柔造作时，她便为她辩护："女人就是这样，爱一个人就真爱。只有男人才会觉得这过分。"

"这不叫爱，这叫演戏，演给别人看。"我反驳她。

"总要有所表示，否则怎么才能让人知道？"在这点上，她一向执拗。

"不说，不做，我怎么知道你爱我？"

"可即便是说了，帮了，也未必就证明了谁爱谁。这一套花花公子和浪荡娘们儿最拿手。"

"我宁肯被一个人甜言蜜语哄骗一时，也不愿一个人沉默一辈子哪怕他心里爱得最深。"

有时她也学潘佑军的老婆，怯生生地走过来坐在我腿上，我也不撵她也不说话，坐了一会儿，她便没趣儿地自己走开了。

她夜里常做恶梦，我经常被她的搐动和呻吟弄醒，拼命摇她，她才从恶梦中惊恐万状地醒来。

她很爱给我讲她都做些什么令她恐惧的梦。都是些荒诞不经、超现实的梦，很多是发生在欧洲。我有印象的其中之一，是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她在捷克领导了一次武装起义。反抗谁不知道，反正是些穿呢子大衣拿自动枪的男人。起义失败后，她在城里受到追捕，几次中弹都没死，从尸堆里爬出来，然后找到了残存的队伍和撤退的德军一起撤往德国。在翻越阿尔卑期山时累得精疲力尽，队伍里有很多她们医院的人，包括贾玲。好容易撤到了德国边界，边界那边的法国已经全都解放了，斯塔隆领着一帮弟兄在巡逻，而且一眼发现了她，机枪就扫了过来。她一边气喘吁吁地又往山上跑，一边想：不行，我得叛变了。但是贾玲她们还是一副坚持到底的大无畏样子。后来醒了，回到中国。

还有一个梦是一群皮夹克党在城里杀人放火，无法无天。她在街上简直是失魂落魄，拼命想跑回有人站岗的院内，可院门都关了，她只好找地方爬墙。终于进了院，又发现院内气氛很阴森，院长、政委嘀嘀咕咕，她一下就明白他们想里应外合。于是想到家里安全，就想回家，可在黑洞洞的走廊总也找不着自己的家，推开一扇门不是，推开一扇门不是，里面全是正在密谋的武装匪徒。她忽然发现自己走错了地方，家在窗外另一所房子里。她跳窗奔向另一处房子。一进门，发

现进了匪徒总部，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枪打得她睁不开眼……无数人压在她身上，压得她透不过气。

我从来没在她的梦中出现过。

有一次，她在极端恐惧中，曾在梦中找过我，到处找找不着。所有人都不告诉她我在哪儿。街上有几个人很像我，她认错了人，那些男人拉住她就要非礼。非要如此这番后才告诉她我在哪儿。她答应了其中某些人，可那些人事后还是不告诉她我在哪儿。

她的血流在床上，连被子都给搞脏了一块。她一声不响地拆被子撤床单，泡在冷水中，用手攥着一点点搓洗，直到全部洗净。她疼起来的时候，脸色苍白，佝偻着腰，咬紧牙关闭着眼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仿佛挺不过这场磨难了。

这时我就静静地坐在一边注视着她，整日不发出一点声息。

我每天晚上都喝酒，不管什么酒，只要够度数就行。她先是陪我喝几口，怕我喝多了，就把剩下的自己喝了。后来她自己也喝。经常是我们俩人很随意地就喝光了一瓶白酒。然后眼睛通红地互相凝视，醉醺醺地上床，不到八点就昏昏沉沉地睡了。

就像童话中两个贪心人挖地下的财宝，结果挖出一个人的骸骨，虽然迅速埋上了，甚至在上面种了树，栽了花，但两个人心里都清楚地知道底下埋的是什么。看见树，看见花，想的却是地下的那具骸骨。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爱我的？”半夜，她忽然问。

我没说话。

“是那次我轰你的朋友？”她自顾自地说，“还是那次我骂你没本事挣钱不如我多之后？”

“行啦，你睡觉吧，瞎想什么？”

“还是更早，那次我夜里跑出去当着好多人和你发脾气之后你不爱我了？你不会是从一开始就不爱我吧？”

“当然不是，我现在还爱你。”

“你别骗我了，我知道。”她平静地说，“我感觉得出来，你现在早就不爱我了。”

“那我为什么现在还和你在一起？”

“那是你怕伤我，怕我出事，这说明你还是爱过我的。”

“……”

“我不会总缠着你。”她隔了一会儿又说，“放心，我只要你再给我三年，把你最好的三年给我，三年之后我就让你走，跟你离婚。”

“别胡说了。什么事都没有净瞎琢磨。”

“三年，就三年，有三年我就知足了。”她喃喃低语。

这个月的晚些时候，潘佑军离婚了。

那天，我和杜梅从我父母家做客出来，顺道去看看他们，杜梅借佑军妻子的一本美容书还要还她。

到了他们楼门口，就看见路边停了辆卡车，有几个男人从楼里抬出家具、电器往车上搬。

上了楼，才发现那些家具是从他们家搬出来的。潘佑军和他老婆都在，潘佑军还叮嘱工人："别动冰箱，冰箱是我的。"

看见我们，他迎了上来。我问他是不是要搬家。他说"哪儿呵，离了，我们离婚了。"

我以为他是开玩笑，先还不信。他说真是离了。还扭头叫他老婆证实"是不是离了？"

那女人回头看见我们，证明道："是离了。"还朝杜梅一笑。虽然我对这女人有看法，但还是感到突然。

"怎么说离就离了？"

"可不说离就离了。我们不像那些俗人，还得打几年。"潘佑军无所谓地说，"你不是也挺瞧不惯她？我更瞧不惯她。"接着又补充一句："她早在外边有人。"

这时，那女人走过来问潘佑军："我那大瓶法国香水呢？"

"不知道，"潘佑军摇头，"没看见。"

"卑鄙！"那女人横潘佑军一眼，扭身走开。

潘佑军笑着对我说："偷了她好几件东西，回头她还有不见的玩艺儿呢。"

那女人和杜梅说话，给她写了她的电话和新住址、让杜梅以后找她玩去。那本美容书就送杜梅了。

潘佑军对我说："以后你也来找我玩吧，这儿清静了。结婚没劲，现在我逮谁跟谁说。幸亏当时没要小孩，现在看来这点还是比较英明的。"

他又跟我开玩笑："你也离了得了，回头再劝肖超英也离了，咱们几个光棍住在一起多乐儿。"

看到杜梅转过身来，他又改了口气，诚恳地说："别听我

的，能不离还是不离，能凑和就凑和。你可不知道离回婚多伤身子骨，虽然咱们都是想得开的人。”

回到家，我一直没说话，杜梅也懒懒的不开腔。看得出来，她受惊的程度比我严重。

第二天，我正站在窗前边抽烟边看着外面几个小女孩在扔沙包玩。她在一旁开口道：

“特羡慕吧？”

我看她一眼，没理她。

“特羡慕人家说离就能离了，是不是觉得我特赖，没潘佑军老婆那么好说话？”

“你知道个屁。潘佑军老婆早在外头有人了。”

“你是不是也就差在外边有人了？”

“你是不是又想跟我吵呵？别没事找事。”

“有话别不敢直说，鳖在心里再鳖坏了。瞧人潘佑军，多男子汉，敢做敢当。”

“没精神跟你吵架。”我离开窗口，坐到沙发上。

她又跟了过来：“瞅着我烦是么？连吵架都不爱跟我吵了。留着精神跟别人使去。”

“你存心找茬儿怎么着？潘佑军俩口子离婚你冲我撒什么气呀？”

“你们都是一路货，都不是好东西！”杜梅愤然道，“早看穿了，全是假的，没一样是真的。”

“你才知道呵。”我冷笑。

“对，才知道，晚么？”她往我对面一坐，疾言厉色：“说

吧你打算什么时候和我离婚？”

“你真想离？”

“真想。”

“可我没想跟你离。”我把头一扭。

“那你就对我好点！”她挺胸发怒道，“别一天到晚不阴不阳，死人似的，做这副委屈样给谁看？”

“你叫什么叫？你撒什么野？你还想把家再砸一遍么？”

“那也没什么难的。”她眼圈红红地指着我，“告你小子，别惹我。我为你哭的次数太多了，我这一辈子都没这么哭过——就为了你！”

“你真有本事，快赶上三岁小孩了。你这副样子太不可爱了，照照镜子去，你看你都成什么了。”

“别气我，别气我，你听见了没有？”她嘴唇哆嗦，脸颊的肌肉也哆嗦，忽然弯腰使劲冲我没头没脑地狂叫一声：“你别气我！”

“你折磨我，故意折磨我，对我进行精神摧残！”

“霸道，你就是这么霸道！你所做一切都是强加于人，而我不吃这一套！”

那天夜里我们翻江倒海地吵了一夜，激烈地互相指责。把所有陈芝麻烂谷子都抖落了出来，连平时开玩笑的话也说出来用以攻击对方，唯恐话语不恶毒，不能刺伤对方。“我只爱过你一个人，可我发现，我爱错了！”

“是只我一个人么？不止把？吴林栋也得算一个吧，不提那些我也知道。”

“你在认识我之前十足就是个流氓！”

“鱼找鱼，虾找虾，你也不干净。”

“你当年到广州倒过东西，到他妈公安局检举你去。

“你还在背后讲过国家领导人的笑话，告你们政治处就能定你个反革命。”

“你什么东西？臭流氓一个！”

“你什么东西？小贱人……我要骂你就太难听了。”

吵到最后，我们什么都骂出来了，就像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互相太熟悉了，因而我们刺向对方的刀刃格外锋利，弹无虚发，沉重打击了对方。

杜梅用蔑视的眼光看着我。

我感到体无完肤。

那天夜里最终的结果是：分居。我在长沙发上布置了一人铺位——我看也不要看她一眼！

我有一种深刻和失败感，我的荣誉，我的自尊荡然无存，就像一个被奴隶造反推下王位的小国寡君。

如果我压根对她没感情像一个囚犯对他的看守那倒也干脆。事实却不是这样，毋宁说我的感觉更像一个经营不善面临破产的企业老板，一想到真要和她分手，我就难过，就心酸。

“你这就叫懦弱，玩物丧志。”潘佑军对我说。”女人就像眼镜，度数不合适，继续戴着只会损坏视力——哪怕是金丝眼镜！”

我现在经常和潘佑军在一起，成天泡在他家。我对他絮

叨我的感情，这感情就像一封地址不详的信，屡投屡误，无论是挂号还是专递，最后总是又退回发信人的手中。

“砸手里了吧？”潘佑军抽着烟，对我高谈阔论，“说你像个诚实的寄信人不如说你更像个专门制造伪劣产品的乡镇企业家。用户不买你的账，说明你的产品质次价高。另外包装怎么样？广告做得如问？噢，闭着眼睛挨你坑呵？用户就是上帝你懂不懂？”

“我……”我刚要分辩，他打断了我。

“得得得，你甭对我宣传，我也不买你的东西。我了解你老兄，你也就属于那种一次性商品，咱们都属于，可人家女的想买的是耐用消费品，所以矛盾就产生了。你瞧大凡人家有扔筷子扔碗的，没有扔彩电冰箱的就是这道理。”

“你别跟我胡扯了，我这跟你说正经的呢。”

“可不就是胡扯么？光棍在一起还不就是胡扯？”

“谁光棍？我还没离呢。”

“你呀，跟我两个月前一样，就是个怀有二心的丫环，一方面怨活儿累，一方面又贪恋这家给的钱多吃得好。只有两条路，要么老老实实给人家干，要么去他妈的。这老婆我还有一比——记住，将来你要写小说，版权是我的——好比手里这烟。这烟对身体有害是谁都知道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抽？皆因一口成瘾。除非你真有毅力，除非你得了肺癌。说戒也就戒了。”

潘佑军把烟扔在地上，用脚碾灭，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说：“改抽白面了。”

我笑，望着他：“叫你一说，什么事都成扯蛋了。”

“仔细一想不就是这么回事！”他又坐下，活动着十指。“你瞧我，活得比谁差了？刚离婚时也挺难受，可是哥哥挺过来了。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我们就什么都有了。”

他信心十足地望着我：“离了，趁早离了。这样老婆也要不得了。还想检举你，这是品质问题呵！你要张不开嘴，我去替你跟她谈。不离不行，想赖没门，咱上边还有各级人民法院呢。”

现在和潘佑军四处去玩。没事就到开公司在饭店里包房的朋友那儿坐着，人家谈生意，我们就和朋友手下的姑娘穷逗，到吃饭时间就跟着一起下楼去吃。

打电话，给全国全世界认识的人不管熟不熟都敲电话，胡扯，开玩笑，要不就骗人家说有发财的生意给他做，弄得好几个远在美国和香港的朋友都急匆匆坐飞机赶回了国——电话通了，开口第一句总是：“你猜我是谁？”

有时我们自己在饭店里敞开了玩，游泳、洗桑拿、打保龄球，甚至在外汇商店买进口巧克力和洋酒，都用朋友的卡签单。朋友被闹得直求我们：“你们饶了我吧。”

“不饶！”我们振振有词地说，“凭什么就你一人过得好呵？皇上还有三门穷亲戚呢。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干嘛？”

“唉，”朋友叹口气，“有两个离了婚的朋友顶上一个小队的日本兵了。”

尽管吃得昂贵，玩得豪华，可我不快乐。也闹也笑，可笑完就像被别人笑了一场。

我每天都回去很晚，每天回去杜梅都没睡。一个人开着所有的灯，坐着听收音机。收听的节目十分芜杂，有时是歌

曲有时是京剧有时是新闻。

雪亮耀目的灯光下，她像一个魂儿轻飘飘地没有质感。

她什么也不说，我一回来她就立刻上床睡觉。我知道她畏惧黑夜，每天洗完脸洗完脚就等着屋里再有一个人，才敢上床睡觉。

每当看到她这副样子，我心里就有某种坚硬的东西在融化，某种被压抑的东西在复苏。我想对她温柔一点，起码和气一点，可她对我那种不搭不理的态度，又使我望而却步，无从表达。

我给过她一个笑脸，可她视而不见。

那天，我们在歌厅认识一两个打扮得很过分的年轻姑娘。她们似乎很为我和潘佑军的风采与口若悬河所吸引。我们坐在一桌喝酒，聊得很放肆。潘佑军公然挑逗她们，她们不以为然，反觉得很刺激。后来我们出门叫了一辆车，把她们带到了潘佑军家。

我那个姑娘很温驯，又很会制造气氛，讨男人欢心，正是我想像中的那种令人心满意足的效果。

我甚至对她产生了一点怜惜之情。

我不感到羞愧，只是一种沮丧，一份没精打采，连占了点小便宜的感觉都没有，只是觉得无聊，像吃了很多又都吐光了之后那种空虚。

第二天早晨，潘佑军和两个姑娘又是留电话又是留地址，约时间再来。我一个人趴在床上，脑子空空如也。后来，在上班的路上，我认为自己是够卑鄙的。

下班后我没再去找潘佑军，直接回家了。

门锁着，杜梅不在家。

我开了门进去，随便弄了点东西吃，坐下看电视。我很久没有真正在这个家呆上一会儿了。我边吃边打量这个家。看着看着发现有些异样，也说不上变化在什么地方，只是觉得和我熟悉的那个家不同了，陌生了。我放下盘子仔细瞅了半天，蓦地发现是那些小织物小绣垫没有了。所有家具、器皿都赤裸裸摆在原处。露出原有的质地、纹路、迭痕和污垢，旧了，粗糙了，狰狞了。这发现使我触目惊心。

“新闻联播”完了，杜梅仍未回来。我坐不住了，出门去院里溜达。

天已经暗了，灯光球场开着灯，警卫排的战士在和附近一所中学的校队打篮球，球场边围着很多人在看。

我走过去，在人群中发现贾玲。她扭脸看见我，便出了人群向我走来。

“看见杜梅了么？”我问她。

“她一下班就出去了，会不会去她姨家了？”她的脸在暮色中带有几分忧伤。

“哪儿和哪儿赛？”

“你们怎么了？”她看着我。

“没事，挺好。”

“何必闹成这样呢？原来不是挺好？多不容易呀，能凑到一起。”

我心中一动，不禁感触，要是杜梅能像贾玲这么善解人意，哪怕脾性随和点，我又何至于……

我无言地看她一眼，低头走开。

她又回去看球。

将近 10 点钟，杜梅回来了，大概她在外边看见屋里亮着灯，知道我在家，所以一进屋就是满脸凛然之色。

“回来了？”

她没理我。

“我觉得，我想了又想，咱们应该好好谈谈了。”

她拿了脸盆毛巾和牙具就出了门，把门“哐”地带上，到水房洗漱去了。

我耐心地等她。

片刻，她端了半盆凉水回来，放在地上，我拿起暖瓶，她一把夺过去，把半暖瓶热水倒进盆里，自己坐在床上，拘起裤腿，开始脱袜子。

“你不想跟我谈谈么？”

两只丝袜一前一后扔到我旁边的沙发上。

“你不要认为我对现在这种样子无动于衷无所谓。”

她两只脚把水撩得哗哗响。

“这是干嘛呢？离又不离，谈又不离，谈又不谈，就打算这么耗到哪天耗一辈子么？”我蓦地立起，喉头一阵哽咽。

这时，她擦着腿慢悠悠地说话了：“噢，你着急了。你怎么不出去玩了？出去玩多开心呀？何必回来跟我着急？”

“你别用这种口气，我今天是想跟你好好谈谈。”

她站起来，一步跨过洗脚盆：“这不是你惯用的口气？”

她端起脚盆往外走，我把她拦住。

“你就不急？你觉得这样挺好，挺舒服？”

“我觉得这样挺好，谁也不管谁，爱干吗干吗，也用不着一天老吵架了。”她出门把水泼在走廊里。

“算了算了。”我站在原地对自己烦躁道，”离了算了，这样也没意思。哎，杜梅，我们还是离了吧。”

杜梅拎着盆进来，把盆“咣朗”一声扔进一摞盆里：“不离，你有本事就让法院判吧。”

你这是折磨谁呢？这么做你自己能得什么好处？”我跟着她的走动转身。

“好玩。”她说，上床铺开被子拉到肩膀上躺下去。“就想看你难受。”

她躺下后忽地又坐起，冲我大声说：“这回你甭想让我向你认错！”

说完蒙头大睡。

“嘁—— ”我哭笑不得地走到沙发前脱衣：“不谈算了。”

第二天晚上，我正躺在长沙发上就着台灯看书，她下床主动走过来对我说：“我想谈。”

我连忙和下书，坐起来，眉开眼笑：“想谈好呵，坐吧。”

她坐到一边的单沙发上，垂着眼睛问我：“你说咱们的感情还能维持么？”

“照目前这个样子，我觉得没必要维持。这些天，我也很痛苦……”我伸手拿了一支烟，看到她诧异的目的，不由尴尬。“呵，我说的是这也是我所不希望看到的。”

她拽过我被子上的毯子盖住自己。

“怎么搞到这一步的？”我问她。

她摇头：“不知道。”

“当初我和你结婚的时候，我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后就会变成今天这种样子，当初我以为是个……幸福美满的结局。”说到这里，我动了点感情，眼睛也湿润了。

杜梅察觉到我的情绪变化，向我投来忧郁的一眼。

“我也是。”

我接着往下说：“为什么我们总是争吵？为一点小事就吵？和那些平等关系的人我们都不这样，都比较客气，善于容忍。偏偏我们反而互不容忍。”

“不知道，不知是怎么回事，别人说什么哪怕冷嘲热讽我都不生气，就对你，我不能容忍你对我一点不好。”

“可在一开始，你什么都能忍。”

“那不一样，那不同。不单是我，你在那时对我也不像现在这样。那会儿你……那会儿你很温柔。”

“我一直就是这样，并没有这会儿和那会儿的区别。我以为你那会儿很欣赏我这点。”

“你的意思又是说责任在我了？”她怒气冲冲地反问。

“不是，我是说我们都有责任。”

“谁的责任更大一点呢？哪会儿你对我什么样？现在你连多看我一眼都不愿意，我想和你亲热点，可你毫无反应。”

“我不愿意结婚后两个人还老是那么酸溜溜的。我有我的感情表达方式。你非逼我那么做我别扭。我有自己的好恶，我有权利按我自己的意愿处事为人，你不能强迫我，这也不代表我一定对你怀有反感。”

“可你过去不这样。”她坚持道，“我们刚好的时候，你每天都亲我、抱我，就愿意一天到晚和我在一起，哪怕什么都不干，光呆着。那时候你说想我爱我一点都不难为情，张嘴就来，为什么你现在就觉得这一套酸了？”

“根本没有‘那时候’！这一切都是你的幻想！”我尖酸刻薄地指出，“你对现实失望，就躲入过去，没有一个过去，你就制造一个过去，在梦呓中把过去想像得无比辉煌，无比灿烂，一方面降以自慰，一方面借此指责我——自欺欺人！”

“你连事实都不承认？”

“好啦好啦，不争了，再急我们就又吵起来了，就算过去有……”

“不是就算，而是就是有！”

“就算有，难道你现在还想让我像过去那样：每天对你表忠心，痛哭流涕地跪在你面前，一天八百遍对你说：我爱你我爱你，没有你我就不能活——你烦不烦呀？”

“我也没有非说要把这搞成仪式，形成制度。事实是你现在根本不爱我了，不是形，是从心里讨厌我。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我哪点对不起你了？”

“这不是事实。”

“就是事实，别以为别人都是傻瓜，看不出来，我对你还不够好？伺候你你伺候你喝，每天把一切都给你弄得好好的，家里的大小事不都是我在忙，用你操过一点心么？瞧你都胖了，还不满足？你满世界打听打听去，上哪儿找我这么贤慧又能干的老婆？急不得人家说男人全是人家好——你找个潘佑军那样的老婆试试，就你这样的一天和她也过不下去。”

“我没有否定你的丰功伟绩，我承担你做了很多事情。话又说回来了，这不是都是你该干的？你是主妇呵，在这个位置上你要不干，每天好吃懒做，走东家串西家，横草不拿竖草不拈油瓶子倒了都不扶—— 你不能把应该做的算成恩德，你得算丑表功吧？”

“我不是想给自己评功摆好。我做这些事是应该，我为你做我也愿意，再苦再累也心甘。人家图什么？不就图你念个好儿，别做了跟没看见一样。可是你呢？倒成冤家了—— 我寒心！”

我倒一下给她说愣了，没词了，一肚子要和她好好理论一番的想法都被风扬了。我只是说：“这是你的逻辑，典型你的逻辑……”

“甭管谁逻辑，对不对呀？你不是说说：服从真理。我今天也不是要跟人算账的，目的还是想把这个家维持下去。从你刚才说的话来看，你还是爱我的，对我有感情的，我没说错吧？”

“是，当然有感情，这么长时间了。可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我想了一下，尽管这个话很难说，但我还是决定开诚布公，不要最后又糊涂了事。

“我看没什么复杂的。”杜梅又说，“只要感情还在，我们双方又都能从今天起从头做起，重新做起，就不会再出现今天这种情况。”

杜梅又很认真地对我说：“我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总说‘双方’、‘双方’，好像是在谈判，其实我们是一家人。”

“你还爱我对么？你还爱我对么？”她反复盯着我问。

我发觉当我面对她时我缺乏应有的勇气和坦诚。忽然，我的思路顺了。

“这与感情无关，这是两回事，虽然我还爱你但我照样无法忍受。你别打断我听我说完！我承认你对我生活上照顾得很好。给我吃给我跑，婚后比婚前生活水平提高很多，这我不抱怨，瞧，我都胖了。但，我说了你别生气呵，但我不是一个衣食无忧就完事大吉的人。和你在一起，老实说，我精神上感到压抑。”

我停下不说了，喝水。

她说：“可是我并没有从精神上管制你，我还是想方设法想创造一个愉快的环境的，没事我们不也常去看电影，听音乐会？”

“这是两回事。”

“怎么是两回事？我觉得是一回事。你觉得我在思想上不关心你？”

“不是！”我直接大声道，“我觉得你在思想上太关心我了！都快把我关心疯了！一天到晚就怕我不爱你，盯贼似地盯着我思想上的一举一动。稍有情绪变化，就疑虑重重，捕风捉影，旁敲侧击，公然发难，穷原间委，醍醐灌顶，寸草不生，一网打尽。杜小姐，你不是对我不好，你是对我太好了！你对我好得简直人粉身碎骨无以回报，而你又不是一个不要求回报的人！”

“我没听明白，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夸你呢！说你好！你对我情重如山而我使尽浑身解数也只能是高山仰止。你对我的‘好’给我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

不客气地讲，你用你的‘爱’就象人们用道德杀寡妇一样奴役了我！我那么在乎每天下班回来能捏着小酒盅啃猪蹄子你坐在旁边含情脉脉地指着我？我那么在乎冬穿皮夏穿纱那么在乎被窝里有个热身子？向往的是想心所想，为心所为，不赔不嫌，平安周到。”

“我明白了，你是怨我没有给你乱搞的自由。”

“我操……好，好，你要非往这庸俗下流去想我也没办法。唉—— 有时候真是还不如和没心肝的人混在一起来得痛快。”

“我觉得人有点变态。对我好还不行？非得对你恶狠狠的一天打着骂着你才舒坦？”

“两回事，不说了。”

“我看你也没什么可说的，不通嘛。”

“好吧，还是用你可以理解的词句说吧，我不爱你了，我不愿意这么过下去了。”

“……”

“你别激动。”

“我不激动，我没事，眼泪早哭干了。我不相信你的话，你说的不是真心话。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

“我说的是真心话。”

“不是。”

“是！你现在这样已经不能激起我真挚的感情了。”

“可你当时选择了我，不能才过了几天就变卦。”

“我当然可以变，因为人，你我都在变。”

“你认为你当初选中了我就是错的？”

“当初选你是对的，现在不选你也是对的。我没卖给你。

你不能像……你是什么呀？信仰、国籍、姓名？你给我说一个不能变的东西？性别都不是一成不变了。”

“我们的结合是有婚姻做保证的。”

“婚姻可以解除，协议可以撕毁，承诺可以推翻。我不喜欢不中意了，一切纸上的东西都是一纸空文。”

“就是说，你下决心了，不计后果了？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无可挽回了？”

“我觉得，我确实觉得，我们目前还是分开的好。我们不合适，在很多方面存在分歧，从根本儿上，我们是两种人，继续绑在一起，分歧不但不会缓和，矛盾还会愈演愈烈，最终才是真正的无可挽回。也许分开后，我们冷静了，有了更多的比较和思考，没准将来还会走到一起，起码会成好朋友，人生知己。人生不过百年，最后仍要分手，永世不见，我们不过是提前了 5 分钟而已。这一生能认识你，我也很幸运，我会到死都想着你的。使我一生中的一段时间有过快乐。能被你这样优秀的姑娘爱过我觉得没白活，很好。希望你对我印象也别太坏，权当是不小心被蛇咬了一口……”

说着说着我的语气就开始变得无耻，我完全没料到就象今天晚上我开始谈时根本没想要和她离婚。

“反正狗不咬你这条腿也白长在你身上，百年之后仍要变成一根本白骨。创伤都在肉上，而肉总要烂的，与其活生生腐烂，不如喂狗。再去找一个嘛。你瞧人家潘佑军两口了，离就离了，没什么痛苦，现在都有新人了。感情是不变的，对象可以替代，就像一江春水向东流，此路淤塞，改选而行，反正我总是要向东流。”

杜梅含泪道："有人可以不爱谁了，或人家不爱她了，再去爱一个，我不行。"

"你可以的，你没试过怎么知道不行？吴……"我犹豫了一下，吞回了下半句话。

"我没爱过他！"杜梅尖厉地说。"我跟人睡过觉也不代表我就爱他——我只爱你！"

"你太执著了，这样对你不好。"我对杜梅说，"我们都一样，总是把最新一这一个当作最爱的这一个。

"不是这么回事。"

"不争这个问题，睡觉，已经不早了，抓紧时间还能睡两个小时。"

我在长沙发上躺下，对杜梅开了句玩笑："再见吧，来世再见。"

她的眼泪刷地下来了。

她坐在那只沙发上动也不动，呆呆地不知在想什么，我再三劝她去睡，她就是不肯，只是说，"你睡吧，我再坐会儿。"

她想一会儿，眼角就沁出泪花，于是用手背抹去，又想。

她对我说："说一千道一万，理由只有一条：你玩够我了。"

我迷迷糊糊地快要睡着了，也没听清，嗯嗯地点头。

那盏台灯很刺眼，我翻了个身用被子蒙住头。

她又在那边说话，似在感叹。我听到长长的叹气声，我很快睡着了。

我再次醒来，天已经蒙蒙亮了，房间里有些朦胧的光线，

台灯仍旧开着，台灯猩黄夺目。

杜梅俯脸全神贯注地望着我，眼神中带着一种深究的意味。

“你干嘛？”

看到我睁眼开口，她后退了一步，这时我看到她手里拿着那把锋利的菜刀。

“你干嘛！”我顿时全醒了，挣身欲起，这时才发现我的手脚都被她用晾衣绳捆住了。我奋力挣扎，她上前一把按住我，将菜刀横在我脖子上。

我大怒，高叫：“你放开我，放开我！我看你敢杀我！”

我的下巴碰到了冰凉锋利的菜刀刀刃，声音顿时低下来，转而威胁她：“你要考虑一下法律的后果。”

她平静地说：“不考虑。”

“你要干嘛？”我软下来，“有什么话好好说么。”

“不干嘛，我就是想问问你到底还爱不爱我，听你说句真话。”

“可是我在屠刀下是不回答问题的。”我趁她一松，再次奋起，再次被她刀架着脖子躺下去。

“你还挺坚强。”她莞尔一笑。

“那是。”我甚至有点自鸣得意，待发现自己的处境，又火冒三丈：“你等着。”

“你看不看我？”

“别演戏，说真的，你一生都在撒谎，死到临头就说句真话。”

“不爱不爱—— 不爱！”

“你爱过我么？”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这时，一道晨曦从窗帘缝中射进来，像舞台上的一束追光打在她脸上，她的脸被照亮了。我魂飞魄散，那是一张陌生的脸，用冷酷生硬的线条和痉挛的肌肉构成的脸。

“说你看我。”她命令道。

“我被割破了。”

“说你爱我！”惨忍和疯狂在她大睁的双眼中像水底礁石露出，赫然醒目。

“我爱你。”我被刀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声音喑哑。

有人“咚咚”敲门。

“救……”我的喉咙咕噜响了一下。

“你要叫，咱们就死在一起。”

她把刀背在身后去开门，露出一道缝问：“什么事？”

一个女人急切地说：“陈医生叫你马上去，八床昏迷了，问你昨天怎么给的药。”

“糟了，我忘了给药。”

“你马上去吧，陈医生都火了。”

“好好，我马上去。”

杜梅放下刀，六神无主地在屋里团团转换鞋换衣服，一阵风似地冲出去跟等在门外的那个白衣白帽的护士跑了，临出门把门锁“哐”地一声重重带上。

两双高跟鞋的“嗒嗒”奔跑声在走廊里消逝了。走廊里有人开门，走路。

“救……”我喊了半句，感到羞愧，闭嘴不再出声。

我扭着身子，十指抓挠想解开腕上的绳扣，她捆得很紧，系了死结，我手指都酸了也无法解开。

我一滚，摔到地上，坐起来，看着脚腕子上的绳子，想用牙去咬，可无论怎么弯腰佝首也够不着，我真恨自己平时缺乏锻炼。

屋里已经很亮了，我用屁股蹭地像划船一样一点点挪到床边，挺腰站起来，一头载在松软的床上。

这短短的几步路已使我累得气喘吁吁，我闻到床被中杜梅身上的气息，这时，我感到屈辱。

我在阳光中趴在散乱的被中默默流泪，手脚和脖颈上的疼痛像虫牙啮咬着我的内心。一阵阵汹涌袭来的巨大悲哀吞没了我。我觉得我太惨了，太倒霉了，简直就是个可怜虫。我的一生都是这么被人捆绑着，任意摆弄。

一种悲愤油然而起，我停止了哭泣，心像浸泡在刺骨的冰水中阵阵紧缩。我冷眼瞬睨厄运，已不再委屈，自怨自艾。我感到坚定，情感凝固犹如重创之后的厚厚血闸，我将悍然拒绝——对一切！

上午十点，我一头撞破了窗户上的玻璃，满面鲜血，像人们狩猎归来缴获的兽头悬挂在墙上。

正在外面园子里玩的几个小孩，当场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我始终神智清醒，看着人们惊慌地跑来，七手八脚地把我抬往急救室，路上费力地解开我手脚上的绳子。打麻药缝针时，我仍清醒得像块干净的玻璃，第一个微小的疼痛，针扎进皮肤，线在肉里穿行，甚至人们抬我时攥着胳膊的一只手稍稍用了点力，我都感觉到了。

我躺在病房里，每一秒时光的流逝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印象。

我伤得不轻，右耳被落下来的玻璃削掉了一块，双颊各有一道很长很深的口子，加上脖子上的一处割伤，缝了 70 多针。

我想我有权利对别人粗暴一些了。

隔着两栋楼，一个花园，无数堵墙壁，我就对杜梅闻讯后向这里奔的神态看得一消二楚。她不住地流泪，不停地对贾玲辩解中我没想真砍他，我就是想吓唬践唬他，让他说实话。他老爱开玩笑，人以为他这次还是开玩笑。我一直在等着他对我一笑，说没事了，跟你逗着玩呢。我一直在等着……”

她进了病房，眼睛哭得红肿，躲躲闪闪地不敢上前，向隅而泣。

她擦干泪，上前看我。我脸上伤口疼，不能大声说话，就用手推她，用脚踹她，她忍疼坚持在床前，一步不退。

她亲自端碗喂我吃东西。

我吃一口，对她说一句：“滚，你滚！”

“我和你离婚。”她低着头站在床前小声对我说，“你一出院我们就离婚。”

贾玲找我说了很多，希望我原谅杜梅。她声情并茂地说了一大通后。我对她说：“你也滚。”

烧退了，还没拆线我就出院了。杜梅早早为我准备了一个箱子，里面装了我的全部衣物，家里的全都现款和存折也都在里面。

我拎着箱于就走，对迎面而来和我打招呼的医护人员一概置之不理。

杜梅在贾玲的陪伴下，一直在后面过远地跟着，目送着我出大门，看着我在街上叫了一辆计程车。

当我钻进车里坐定后，司机刚要开车，她离开贾玲一个人跑上来，脸贴着玻璃睁大眼睛凝视我，如同照相机深幽的镜头，要把我的面貌纤毫不差地拓印下来。

汽车开走了，她一下拉出老远。

我回到父母家，沿途看到我的人，无不骇然。

冬天，寒风凛冽，我一个人坐在家看书，听窗外的北风呼号，有时电话铃响，响了一阵就没声了。杜梅给我写过几封信，我看也没看就烧了，我不想激动。

离婚的事正在进行，街道的办事员一定要我们亲自去谈一谈，而我现在这样没法见人，就暂时拖着。

我的伤口愈合得不错，给我缝针的那个医生，是她们医院最好的整形外科大夫。拆了线后小感染了一次，后来就全长平了。我对着镜子看，不仔细观察几乎看不出刀口，仅仅疤口的颜色比周围皮肤的颜色稍红一点。我的脸型因此有所改变，真正刀削般地富于棱角，倒比我过去骠悍了一些，不

免窃慰。

为了掩饰那只残耳，我圈了一头长发。

过了年的一天中午。外面还不时有零星的鞭炮声。潘佑军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杜梅找他，让他告诉我，她有事要见我，她给我打电话我总不接。

“你问她有什么事。先说清有什么事。”

“她就在我这儿呢，要不让她自己跟你说。”

我刚要再说什么，潘佑军已经放下话筒。

话筒里传来贾玲的声音：“她怕你，不敢跟你说话，让我跟你说，她有要事一定要见你。”

“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不行，这事电话里说不清，一定要和你当面谈，你就见一面怎么啦？至于那么深仇大恨么？”

当时，我正在和我过去十分倾慕但始终没勾上手的一个女同学聊天，她如今也是残花败柳了，刚离了婚，也不那么清高了。我不愿意此刻有人来打搅。

潘佑军接过电话说：“你干嘛呢？是不是有事？”

我看了一眼那女人，说：“没事。”

“没事就见一面呗，人家大老远的已经来了，别弄得事儿似的。”

“……好吧。”

我说，“你让她们过来吧。”

十分钟后，听到她们上楼的脚步声，然后敲门。

我开了门，看到她们穿着大衣，戴着围巾。一副生客造

访的拘谨，杜梅比过去憔悴了，脸色暗黄，和贾玲冻得喷红的光滑脸蛋恰成对比。

她看到我那个女同学没什么反应，默默地坐到一边，倒是贾玲无所顾忌地看了人家几眼。

女同学说："你这儿要谈事，我先回去了，一会儿再来。"

"好吧。"我没更多表示。

女同学走后，我又看了眼杜梅，问贾玲："什么事？"

"你跟他说吧。"贾玲对杜梅说。

杜梅看我一眼，张了张嘴，又垂下眼睛。

"还是我说吧。"贾玲道，"她想求你一件事，陪她去见一个人。"

"什么人？还得我陪她一起去见？"

贾玲看看杜梅："我看这件事也不能再瞒他了，否则也说不清楚。"

杜梅点点头。

"我全告诉你吧。"贾玲说，"这个人是她父亲。"

"她不是没父亲么？都死了。"我看杜梅。

"没死，她妈妈死了，她父亲还活着。"

"活着？为什么不早说？"

"不早说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自己父亲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这你就不必打听了。"贾玲道，"她父亲想见你，所以请你劳驾务必去一趟。"

"我觉得没必要。"我看了眼杜梅说，"过去要见还可以，现在我已经和她没关系了，我去算什么？"

“请你务必帮这个忙，就去一趟，装装样子，不要求你别的，完了你就回家—— 因为她父亲快死了。”

“我装不了，装不象，她父亲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该这么不善良，不该这么冷漠。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有点起码的同情心和……不说是助人为乐吧。这是一个临死的人对你请求。就算杜梅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伤害了你，可她父亲……”

“你少跟我来这套！少跟我说什么同情心和善良！指责我？你凭什么指责我？我不善良？对，我就不善良了！同情心？谁同情谁呀？谁知道打哪儿又冒出个快死的爹来？谁知道你们想干嘛？你以为我那么傻呢？你们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算了贾玲，”杜梅第一次开口说话，“他不愿意去就算了，反正也没一两天了，我编个借口哄得过去。”

“不行，必须让他去。这点要求他都不能答应，那他还算个人么？都告诉他得了，反正这次完了各走各的路，他知道了，也没什么。”贾玲对杜梅说。

“她父亲……”

贾玲刚开口，杜梅便打断了她：“我自己说吧。为什么一直没告诉你我父亲的事。因为他犯了罪，是个犯人，一直关在监狱里。他把我妈妈杀了，用绳子勒死的，他想和他的一个学生结婚。因为他对国家的一项事业有特殊贡献，上面有人替他说了几句话，所以就没杀他，判了无期徒刑，从六五年到现在—— 他今年有 70 了吧？”杜梅掉脸问贾玲。

“整 70。”贾玲说。

“我妈妈比他小 11 岁。我不太记得她了，只看过她的照

片，不漂亮。”

那天风很大，街上的人都被刮得腾云驾雾地走。我穿着大衣竖起毛领，戴了一个大口罩，跟着杜梅换了几次车，到了一所医院。

这医院过去是公安部的直属医院，现在交给了地方对市民服务。但仍保留了一个病区，专门收治一些高级犯人。“四人帮”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反党集团重要成员都曾在此就医。

那个垂死的老花花公子已经不能说话了，像具木乃伊躺在病床上，盖在他峰上的被子没有一点隆起。他的眼睛仍很有神，一望可知他当年一定是好种能力和欲望都很强，敢想敢干，习惯于支配别人的人。

尽管他已经形销骨立，仍可依稀看出他当年的风采。杜梅骗了我，她其实相貌酷肖其父。

我允许她挽着我，并肩站在老人床前。

老人的那只手从被子底下伸出时，我吓了一跳：似乎是一只断手，不和他的身体任何部位相连，枯瘦、灵活、相当有力。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攥了一下，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他的眼睛露出些许笑意，接着像字幕一样轮换出现恳求、乞望和信赖的神情。最后出现了一股凶光，一道咄咄逼人的锐利寒光，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威胁，一个警告。

他的眼光露淡了，像关了电源的电视屏幕渐渐变黑，他的手也无力地松开，耷拉在床边。”

他急促地呼吸，喉咙发出“呼呼”的痰声。一个医生进

来看了一眼，神态平静。没有一般病人临终前手忙脚乱的各种措施，人们似乎并不着意抢救他。

“你恨他么？”出来的时候我问杜梅。

她没有回答我，指着一个正在医院门口的水果摊上挑桔子的臃肿的老年妇女说：

“这就是他爱的那个人。”

“离你就下决心离，要么就不离，离了也别再另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还告诉你！”潘佑军一本正经地望着我。

“你就别再跟我说这些提纲挈领的话了，我本来就在犹豫，再叫你一撺掇，更拿不定主意了。”我一根接一根抽烟，把手里的一个硬币抛上抛下。

我们协议已定，正式办了离婚手续。那天杜梅穿得很俏丽，薄施脂粉，我想她是不想使我伤感，搞一个凄凄惨惨的告别式。她的性格中有一种刚强的东西，或者不妨说，她也有很自尊的一面。

收了大红结婚证，发了黄皮书，我们客气地感谢了办事员，一同走出办事处。

“就在这儿告别吧。”她含笑向我伸出手。

“不，我送送你。”我跟着她往东去的公共汽车站走。

“不必，就在这几分手很好。”

街上行人不多，空气干冷，一些建筑物上还插着节日后未曾撤除的旗帜。

“反正我还要去拿些东西，就一起走吧。”

公共汽车来了，我们上去，我为她占了一个座儿。

“我站着可以。”她还要推辞，我不由分说把她拽在座位上。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到了医院门口，我把口罩戴上。

屋里很冷，暖器不热，我们都没脱大衣，杜梅倒了两杯热水，一杯给我，两手捂着滚烫的杯子对我说：

“不用一分为二地半斤八两分了吧？你看着什么好就拿什么，我都无所谓。”

“我就拿几本书走，其余的都留给你。”

“不用。”她态度坚决地说。“留给我也没什么用，值钱的你统统拿走。”

“拿走我那儿也没地方搁，你又何必再花钱置。”

“那好，算先存我这儿，你什么时候需要时来取。”

一时无话，我提醒自己该走了，可不知为什么，迟迟不愿告辞，也说不上是对什么留恋。

“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么？饿了，身上冷。”

“有，一天没吃东西我也饿了，又不好意思留你吃饭。”

“我想留下来吃饭，想。”我连忙说，把大衣脱下。

杜梅忙着准备食物时，我在屋里溜过，拣起她床头扣着的一本看了一半的书翻翻内容。

“看这种书干吗？”

“没事，看着玩。”

“多出去找找朋友，别老一个人闷在屋里看书，会把情绪弄消沉的。老实说，我担心你。”

“希望你别觉得我假惺惺的。我真的愿意你……怎么说呢？一个字：好。”

“你瞧我不是挺好？”好抬头笑。“我知道你不是假惺惺，你也用不着假了。”

我们坐下吃简单的热饭时，杜梅抱歉地说：“按说应该大吃一顿才对，来不及准备。”她又问：“你喝酒么？这儿还有你喝剩的半瓶酒。”

“不喝。”我说。

“喝点暖和暖和，我也喝点。”

“那就只喝一点。”我伸过杯子接酒。

“怎么说呢？这话特难说，可不说我心里又实在鳖得慌，总像什么事没做彻底。”

“说吧。”她说，“现在我们还有什么不好明说的？可以说点实话了。”

“不谈具体问题，只说情绪。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你。是的，就是内疚。不认为自己这事办得不对，但就是摆不脱内疚。”

“我知道了，我很高兴。”

“噢，你不必为我解脱。”

“不是为你解脱，而是我真高兴，就对你这么说了。”她抿了一口酒，咂咂嘴道：“既然你对我推心置腹，我也不妨对人实话实说，这些天有时，我也总想我们在一起时的情景，一静下来脑子里就一幕一幕地过电影。偶尔一恍惚，总觉得你还在，只是有事出去了，走廊里一响起人走路的脚步声，就尖起耳朵听……噢，我这么说不是想让你同情我。”

“我知道我知道。”我再三点头，“我不会那么认为的。”

“想来想去，觉得你不都错，有的也有道理，倒是我有时

显得太无礼了。”

她放下酒杯深深叹气，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我笑：“自己瞎折腾把你这么个好人白白赶上山了。”

“哪里，我哪里算得上好人，你这话真让我惭愧。我无礼的时候比你多，大部份的时候是我无礼。其实很多时候我当场就感觉到了，就是转不过来。”

“好啦，我们不必互相检讨了。来，干一杯，希望你再找别找我这么厉害的。”

“你不算厉害，你其实挺温柔，只是我太自私。干！下次千万别找我这样自私的男人。”

她一笑，捂捂一侧的脸蛋：“没准找来找去，都是你这样的。我怎么才喝两口就头晕？”

“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说了你别生气。”

“不生气，今天说什么都不生气。”

“我一直怀疑你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想娶我。不过是巧了，当时我想结婚，而我又是你认识的女的里当时最好的。”

“也许，我自己说不清。反正当时我觉得挺可怕的，一点没有书上描绘的那种陶醉感。还记得么？咱们领结婚证那天就吵了一架。”

“也怨我，那么急促就同意和你结婚了。我太自信，太相信自己的看人眼光了。”

“也算是遇人不淑吧。”

我们一起哈哈笑起来。杜侮也晃了一阵，定下神态盯着我认真地说：

“也有点身不由已。”

我没说话。

“哎，”她忽然高声，胳膊肘放到桌上，“你说咱们那算爱情么？我指咱们好的那一段。”

“得算吧。”我还是那么说，“不过如此。”

“可我们老吵架。”她皱着眉头说。“我一想起我们在一起的事就净是怎么跟你吵架，别人也这样么？”

“不知道别人什么样，可我们这个，尽管老吵，我觉得还是算！”我这次的语气十分肯定。

她迟疑地看我一眼，旋即眉开眼笑：“那我就觉得够本儿了。”

“过把瘾就死是么？”

“过把瘾就死！”

我忽然感到这话说得不祥，忙岔开话道：“还有呢？还有什么要说的？”

她暧昧地瞟我一眼，脸上浮起一丝坏笑：“真希望我那一刀砍下去，不砍死，光让你残废。”

我要走了，一边穿大衣，一边酒气冲天地不断指着她唠叨：“不许胡来，好好过你的，我要定期检查的。你要过得不好，我可不答应。”

她笑嘻嘻地说：“几天检查一次呀？”

“别嬉皮笑脸的，你必须对得起我。”我走到门口，又转回来，郑重地向她建议：“我做你最好的朋友好么？”

“不要！”她正色道。我不要你做我的朋友！”

“那就算了。”我穿好大衣，挟起要带走的一摞书，刚要

开门，她在后面叫我：“等等。”

我转过身，她严肃地走上前，轻声说：“再抱我一次。”

那摞书噼哩叭啦接二连三地掉在地上。

我搂住她的头，下巴贴在她毛茸茸的头发上，眼泪就一滴滴流下来了。

我和几个朋友去了趟南方。他们去谈生意，想带一桌牌，包吃包住包玩，我就作为“牌架子”去了。脸上的伤疤也可以冒充杀手，在交易现场起一种威慑作用。

我不打算在原单位混下去了，准备出来做生意，只是还没想好是先当马仔还是自己直接空手套狼。

潘佑军也准备和我一起干，出了上百个大胆的设想，其中我能记住的两个：一个是给陶然亭公司盖个顶，变成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室内公园，当然这要吸收一部分外资；另一个是成立全国性病防治宣传基金会，一人捐一元钱，全国就是10亿，刨去1亿铁公鸡，另外还可以下设一些由从良妓组成的福利工厂，专门生产供外贸出口的绣花枕头。

这期间我有过几次艳遇，都是些没文化的妇女，连她们自己也瞧不起自己，要是不上床连一句话都没有。几次艳遇都像是哑剧大师的表演。

我和我的那位女同学关系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也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她倒是位堪称文雅的妇女，相当知趣儿，也不乏幽默感。我们在很多方面很默契，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柔情蜜意。只是有一次，她毫不唐突差不多是顺水推舟地随意问

了我一句："你爱我么？"

我的反应之强烈事后令我自己也很吃惊，可以说是相当粗暴无礼，连起码的体面都未顾及。

我大声厉喝："不！不爱！"

与其说她为我的回答所激怒，不如说我的反应令她畏惧。

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轻声道："你也用不着使这么大劲回答呀。"

之后，她对我仍是一如既往，倒是我自己惭愧了，不肯再与她见面。

我想解释我的情感，但想来想去所有的缘由都是托辞，只能显得虚伪。

我几乎不太上街，城里发生的任何声势浩大或激动人心的事情，于我都是隔世之嚣。我的朋友都在城西郊区，离婚后，我的生活圈子也就局限在城西郊。

有时我也想到杜梅，独处时或看电视时思绪会突然飘落到她身上，过去我们共同生活的一些片断会有声有色极其生动地出现在我眼前，令我久久怅然。

有时去城东有约，乘车经过杜梅她们医院那条街，我也会不由想起她，不知能不能在街上熙攘的人群中发现她。

初春的一天夜里，我们去一个人家谈了点"事"回来，几个人挤在一辆微型车里，一边聊天一边沿着南三环路往西开。

当时已过12点，南三环又偏僻，马路上除了偶尔呼啸而过一辆车，人迹旨无。

快到六里桥时，前面出现一个骑车人，车骑得飞快，忽

而没入树荫，忽而出现在路灯之下。我们的车超过这个人时，潘佑军忽然捅我：“杜梅。”

我疾忙回头，骑车人已隐入树荫。

“慢点开，慢点开。”潘佑军对司机说。

汽车减速了，杜梅清晰地出现在一盏路灯的光晕下。她两眼发直，神态严峻，两脚机械有力地蹬着车，照直前冲，头发像一朵妖娆蛊惑人的黑花狂舞蓬炸在脑后，似乎那柔软的根根黑发绑了钢丝统统变得强直。

她身后是黑鸦鸦的田野和苍郁如墨的一排排树冠，她在这黑白分明的边缘轻盈如烟地掠过。像是波涛掀起的一朵浪花，失去控制地向前急急地奔去，只待在空中或撞上什么坚硬的东西顷刻粉碎，化为乌有，方才心甘。

“她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潘佑军担忧地问。

“停车，停车。”我朝司机喊。

汽车刹住，我开了车门跳下来，站在马路中间，她箭一般地冲过来，根本没看见汽车和和。

我一把抓住她的车后架，自行车的冲力险些给我带个跟头。

潘佑军也下了车，抓住她的车把，对她说：“杜梅，是我们。”

“放开！放开我！”她野蛮地朝我们喊，似乎完全不认识我们。

她耸着身子在车梁上站起来，用力蹬着已经被定住的车子，人高出我们一截，头发披散，眼冒凶光，像个巨大凶猛的猩猩。

“杜梅，是我。”我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拉下车。“你去哪儿？”

她劈面给我一掌，我的半边脸立刻肿了起来，我捂着脸叫：“你干嘛？你怎么了？”

她冷笑，扬手欲再打，被潘佑军抓住。自行车哗地一下倒了。她红着眼睛对我和潘佑军又踢又咬，声壮如牛地吼。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我惊恐地冲她嚷，悲恸地问潘佑军：“她怎么啦？”

“不能放她一人走，把她弄上车。”潘佑军果断地说。

其他人也从车上下来，帮我们抬她，杜梅又叫又吼拼力挣扎，那声音已近非人。她的力气十分惊人，我们一帮男人也按不住她，每个人都挨了她的抓，她的踢，我已花得像面星条旗了。

我们终于把她抬上了车，几只手用力把她按在后座，挟压着她。她的吼叫变成一种哀号，在高音区不歇气地长嗥，车上的每一个人无不毛骨悚然，司机手抖得几乎把不住方向盘。

那哀号长时间回荡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

我们把她拉到潘佑军家，她已陷入昏迷。我们把她抬到床上，脱了鞋，盖上被子。她脸色惨白，浑身一身一身出汗，很快就湿透了枕巾、床单。我摸她的手，像冰块一样扎手。我束手无策，惊慌难过，只是一个劲问潘佑军：

“怎么办？她怎么办？要不要去门诊部找个大夫？”

潘佑军在部队干过卫生员，很沉着，摸了摸杜梅脉膊说：

“问题不大，脉膊跳得很快，但也相当有力，估计很快会

醒过来，要防止她再闹，应该打一针‘冬眠灵’让她睡。”

“你们这儿有药么？”

“没有，有也没注射器。我这儿倒有几片安眠药，我们给她灌下去，多少有点作用。”

我们撬开杜梅紧闭的牙关，给她喂了几片药，水从她嘴里漫出，湿了一脸，我用毛巾把她颊边的水擦掉。

“她怎么会这样呢？”

潘佑军没答话，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后半夜，她醒了，看来那几片安眠药没起太大作用。别人都去睡了，我独自坐在她床边打盹，听到动静一下醒过来。

她目光柔和，眸子像罩了一层纱朦胧绰约。她像猫一样慵倦无声地坐起来，看见我，微微一笑，接着纳闷地问："我们怎么在这儿？这是谁家？"

"唔……"我不知说什么好。

“我怎么睡着了？怎么不回我们家？”

“你困了，就睡了。”

“噢，这是潘佑军家。我们是不是打麻将打太晚了？他和他爱人呢？”

“你都不记得了？”

这时，她发现我脸上的累累血痕，立刻下床，捧起我脸，皱着眉问："怎么搞的？跟谁打架了？你瞧你呀，都出血了！"她跺着脚着急心疼地埋怨："我一会儿不见你就惹事，我看看，疼么？"

她冰凉的手指轻轻抚摸我脸上的血道子，引起一阵阵刺痛。

我一下把她搂过来，紧紧地搂在怀里，哭了起来。我发现我还是爱她，那么爱她，这一发现令我心碎。

那天夜里，我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那处巨大的、澎湃的、无可比拟的、难以形容的、过去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在人类之间的激情！

这情感的力量击垮了我，摧毁了我，使我彻底崩溃了。我不要柔情，不要暖意，我只要一把锋利的、飞快的、重的东西把我切碎，剁成肉酱，让我痛入骨髓！

枪声回荡在山谷，在手枪的“啪啪”单响中夹杂着冲锋枪和机枪短促有力的阵阵点射。

我们在长辛店的一个军用靶场打枪。这儿的一个“八一”队射击教练是我们的一个朋友，他可以让我们免费过枪瘾。

我端着一枝带瞄准镜的大口径比赛专用步枪，以标准的射击姿态斜步站着，飞快地毫不停顿地连连扣动板机，把一发发子弹射向二百米开外的靶心。

灼烫的弹壳像鲜虾一样活蹦乱跳地从枪膛里弹出，接二连三地跳在水泥地上铿然有声，团团打转。

靶子在远处的强烈阳光下随着连连弹击，岿然不动。我闻到刺鼻的硝烟味儿。

一匣子弹打光后，我回身装子弹。我看到贾玲正在和另外几个军人在旁边隔间里戴着耳塞打手枪。

她眼角一瞟也看见了我，仍姿态不变地沉着放枪。她放

完最后一枪拎着枪口仍在冒烟的手枪向我走来。

我坐在椅子上，把子弹一发一发压入枪膛。

她对我说："杜梅不让我告诉你。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你知道——她怀孕了。"

动物凶猛

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寡和自我慰藉。

我很小便离开出生地，来到这个大城市，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把这个城市认做故乡。这个城市一切都是在迅速变化着—— 房屋、街道以及人们的穿着和话题，时至今日，它已完全改观，成为一个崭新、按我我们标准挺时髦的城市。

没有遗迹，一切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在我三十岁以后，我过上不倾心已久的体面生活。我的努力得到了报答。我在人前塑造了一个清楚的形象，这形象连我自己都为之着迷和惊叹，不论人们喜欢还是憎恶都正中我的下怀。如果如开妆还多少是个自然形象，那么在最终确立它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多种复杂心态的左右。我可以无视憎恶者的发作并更加执拗同时暗自称快，但我无法辜负喜好者的期望和嘉勉，如同水变成啤酒最后又变成醋。

我想我应该老实一点。

她的容颜改变得如此彻底,我看到她时完全无动于衷。那天我去火车站送一位至亲，在软席候车室等候进站时，视线恰与她的目光相遇。她坐在斜地面的一排沙发上，目光随着一个正在地上跑来跑去独自玩的小女孩移动，小女孩跑到我脚前的皮箱边，于是我们相逢。

她手托腮五指并拢几乎遮住了口、鼻、两颊瘦削如同橄榄，一双眼睛周围垂褶累累，那种白色的犹如纸花的褶皱。

纯粹是由于视野内景物单调，那个活动着的小女孩产生了难以抗拒的牵引力，我的目光再次投到她脸上，我发现她刚才注视我的那一眼仍在持续。

那是控究的凝视。

小女孩跑到她身边，娇声娇气地说话，她的回答低得几乎听不清，由于拿腔捏调摹仿孩子式的语调而嗓音失真。她把遮住脸的手放下，我移开视线，确认这是个陌生人。

这时，我一直留心注意的候车室门上的电子预告牌打出了我们等候的那次列天气的检票通知。

我站起来，拎着箱子陪同那位至亲走出候车室。

在上行的自动扶梯的人群中,我忽然想起她似乎是谁。我不动声色继续前行，把我那位至亲一直送到车上，在月台上深情地看着站在车窗内冲我微笑的栩栩如生的她，直到火车开走。

我在通往站外的地道中边走边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

当我犹豫不决地再次出现在炊席候车室的门口时，她和那个小女孩都已不在了，她的位置上坐着一个神色怆然的女军官。

十三后，我去参加一个中学同学的聚会，当一个个陌生男女走进那个房间，笑容满面地彼此握手，特别是听到其中有一个人叫出我的名字，我有一种脱离现实的感受。我和几个男人聊得很多，我知道他们是我过去的好朋友。有人提起一些往事，很有把握地描绘我当时的神情、举止和爱好，而我对此毫无印象。我对自己能清晰地保留在一些人的记忆中感慨不已。主持聚会的一个同志高声对大家说："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

随着一个个名字的道出，蒙尘的岁月开始渐渐露出原有的光泽和生动的轮廓，那些陌生的脸重又变得熟悉和亲切。很多人其实毫无改变，只不过我们被一个远远地隔离开了，彼此望尘莫及，当我们又聚在一起，旧日的情景便毫无困难地再现了。

那个苍老、憔悴的女人当年有一张狐狸一般娇媚的脸，这张脸不会使人坠入情网却颇能挑逗起一个成年男人的非分之想。我只是到后来，多年后开始欣赏此类相貌的女子。当时她对我毫无吸引力，我长期迷恋那种月亮型的明朗、光洁的少女。

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因为那时候她总是和米兰在一起。

七十年代中期，这个城市还没有那么多的汽车和豪华饭店、商场，也没有那么多的人。

除了几条规模不大的商业街，多数大街只是零星几间食

品店和百货铺子，不到季节，货架上的商品也很单调，大多是凭票供应的基本生活用品。街上常见的是四轮驱动的军用吉普车和一些老式的苏联、波兰轿车。

上班上学时间，街上只有一些外地出差干部在闲逛，路边公共汽车、无轨电车都乘客寥寥。热闹的场面只有特殊的日子能看到，游行的群众队伍把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

城里没什么年轻人，他们都到农村和军队里去了。

那时我十五岁，在一所离家很远的中学读初三，每天从东城到西城穿过整个市区乘公共汽车上学。这是我父母为了使我免受原来的一些坏朋友的影响所采取的极端措施。我原来就读的那所中学过去是所女中，自从开始接受男人入校后便陷入混乱，校纪废弛。为了不受欺侮，男孩子很自然地形成一个个人数不等的团伙。每日放学，各个团伙便在胡同里集体斗殴，使用砖头和钢丝锁，有时也用刀子。直到其中一个被打得头破血流便一哄而散。这场面使得所有正派学生父母心惊肉跳。

我感激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坚持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

那时我只是为了不过分丢脸才上上课。我一点不担心自己的前程，这前程已经决定：中学毕业后我将入伍，在军队中当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这就是我的全部梦想。我一点不想最终晋升到一个高级职务上，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那

些占据高级职务的老人们是会永生的。

一切都无须争取，我只要等待，十八岁对自然会轮到我。

唯一可称得上是幻想的，便是中苏开战。我热切地盼望卷入一场世界大战，我毫不怀疑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会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而我将会出落为一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

我仅对世界人民的解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父母把我和我的战友们隔离开来，从那充满活力的学校转到一所死气沉沉的学校—— 这所新学校是当时全市硕果仅存的几所尚能维持教学秩序的学校之一—— 我会感到多么无聊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在新学校中很长时间没找到同志，后来虽然交了几个朋友。但我发现他们处于教师的影响之下。我是惯于群威群胆的，没有盟邦，我也惧于单枪匹马地冒天下之大不违向教师挑衅。这就如同老鼠被迫和自己的天敌—— 猫妥协，接受并服从猫的权威，尽管都是些名种猫，老鼠的苦闷不言而喻。

我觉得我后来的低级趣味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和当时的情势所迫大有联系。

我那时主要从公共汽车上人们的互相辱骂和争吵中寻找乐趣，很多精致的下流都是那时期领悟的。

当人被迫陷入和自己的志趣相冲突的庸碌无为的生活中，作为一种姿态或是一种象征，必然会借助于一种恶习，因为与之相比恹恹生病更显得消极。

我迷恋上了钥匙，从家里、街和别的同志那里收集到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钥匙，并用坚韧的钢丝钳成了所谓的“万

能钥匙”为锁在家里的朋友们扶危济困，后来就开始未经邀请地去开别人家锁着的门。

我喜欢用一把平平的钥匙经过潜心揣摩，不断测试终于打开那处机关复杂的锁。锁舌跳开“嗒”的一声，那一瞬间带给我无限欢欣，这感觉喜爱钓鱼的人很熟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攻克伯林战役的苏军老战士也很熟悉。

钥匙难道不是锁在天敌么？

从这一活动中我获得了有力的证据，足以推翻一条近似真理的民谚：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实际上，有些钥匙可以开不少的锁，如果加上耐心和灵巧甚至可以开无穷的锁——比如“万能钥匙”。

我发誓我仅仅是开锁并不是做贼。在我溜撬的短暂生涯中，我没拿过价值十元钱以上的物品，即便拿也纯粹出于喜爱并非贪婪。那时候人们都没有钱，那些现在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家用电器当时闻所未闻。

我常去光顾的学校前的那片楼区大都居住着国家机构的一般干部、家里多是公家发的木器家具，连沙发都难得一见。我印象里最阔气的一家，大概是个司长，家里有一台老式的苏联产的黑白电视机，那外木壳子的。我的确想了一下将其搬走，随即便产生了一个念头：这是犯罪呵！

我可以作证，当时除了有一些政治品质可疑的干部，贪官污吏凤毛麟角。

那些楼房从外表看都是一模一样的，五层，灰砖砌就；内部陈设也大同小异，木床、三屉桌和大衣柜、书架，新式一点的是米色油漆，老派的便是深褐色的。

上班时间，那些楼房常常整幢空无一人，我便在那些无人的住宅内游荡，在主人的床上躺躺，吃两口厨房里剩下的食物，看着房间里的陈设，想象着在这里生活的都是些佬佯儿的人，满足呢还是失意。

有几次我甚至躺在陌生人家的床上睡着了，直到中午下班，楼道里响起人语和脚步声才匆匆离去。

我有把握不会彼人擒住,那时人们在上班时间从不溜号，而且因为几乎不丢失什么东西，也没引起人们的警惕。

我走前有时还替过于邋遢的人家打扫一下房间，把未来得及的叠的被子叠好。

我的文学想象力就是在那时得到培养的。

在这片楼区的旁边还有一片属于少数民族的回民聚居的平房，我从不去那儿。

我的故事总是在夏天开始的。夏天在我看来是个危险的季节，炎热的天气使人群比其他季节裸露得多，因此很难掩饰欲望。

那天下午，教师在课堂上讲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以及梯也尔的为人全班同学都昏昏欲睡，强撑着瞪大眼睛听教师讲课，至今我回想学生时代，最不堪回首的就是夏天下午的第一堂课，你只想自觉也偏要喋喋不休。那些年夏天两点到三点传授的知识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可能因此错过了人生最关键的点化，以至如今精神空虚。

为了不使自己当众睡着，我在第二堂课离开了教室。

我溜出了校门，顶着烈日穿过楼群间的空地，钻进了一幢幽暗阴凉的楼内。

楼内很静，每层紧闭的房门里钟表走动的“嘀嗒”声清晰可闻。

我开了几家门走进去，发觉这些人家我光临过，便觉索然无味。

我打开了这幢楼顶层的一家房门，走了进去。这家主人的勤谨和清洁使我很有好感。简朴的家具陈设井井有条，水泥地板擦得一尘不染光滑如镜,所有的玻璃器皿熠熠闪烁；墙壁不像大多数人家那样乌黑、灰泥剥落，而是刷了一层淡绿的油漆，这在当时是很奢侈的。墙上没有挂伟大领袖的画像而是用镜框镶接了一幅黑白色调的杭州丝绣风景，上面是月光下浩渺的波光透透的湖水，一叶小舟，舟上有一个模糊的古代服饰的人影，一侧绣有一句古诗：玉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

我很小便很赞赏人们在窘境下的从容不迫和怡然自得。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单元,我先进去的那间摆着一张大桌，摞着几只樟木箱，床头还有一幅梳着五十年代发式的年轻男女的合影，显然这是男女主人的卧室。

另一间房子虚掩着门，我推门进去，发现是少女的闺房。单人床上捕着一条金鱼戏水图案的粉色床单，床下有一双红色的塑料拖鞋，墙上斜挂着一把戴布套的琵琶，靠窗有一张桌子和一个竹书架，书架上插着一些陈旧发黄的书，这时我看到了她。

我不记得当时房内是否确有一种使人痴迷的馥郁香气，印象里是有的，她在一幅银框的有机玻璃相架内笑吟吟的望着我，香气从她那个方向的某个角落里逸放出来。她十分鲜

艳，以至使我明知道那画面上没有花仍有睹视花丛的感觉。我有清楚的印象她穿的是泳装，虽然此事她后来一再否认，说她穿的只不过是条普通的花布连衣裙，而且在我得到那张照片后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我还是无法抹煞我的第一印象。为什么我会对她的肩膀、大腿及其皮肤润泽有如此切肤的感受？难道不是只有在夏日的海滩上的阳光下才会造成如此夺目、对比鲜明、高清晰度的强烈效果？

现在想来，地当时的姿态不是很自然，颇带几分卖弄和搔首弄姿，就像那些电影小明星在画上上常干的那样。

但当时我就把这种浅薄和庸俗视为美！为最拙劣的搔首弄姿倾倒，醉心，着迷，丧魂失魄！

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们，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具有逼真效果的彩色照片。

即便有理智的框定和事实的印证，在想象中我仍情不自禁地把那张标准尺寸的彩色照片放大到大幅广告画的程度，以突出当我第一眼看到她时受到的震撼和冲击。

黄昏，我才从那幢楼里怏怏不乐地出来，与下班下学回来的大人小孩擦肩而过，我们班的一位也住在这幢楼里的女同学看到我从楼里出来，停住脚若有所思地望着我。

那个黄昏，我已然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正常反应，视野有多大，她的形象便有多大；想象力有多丰富，她的神情就有多少种暗示。

在我们这个地处温带、其居民的饮食结构又是以食草为主的城市，本民族的女孩子发育都很晚。与我同龄的女孩大

都身材单薄、面带菜色，除了头发长短不同和衣式的细微区别，她们并不具有特点。从民国男人们剪了辫子后发她们便继承了这一惹人嘲笑的发式，这也是几年后当一些男人重新留起长发而女孩们纷纷解开辫子引得社会舆论大哗的原因之一—— 道学家们认为好民们失去了惟一的女性特征。

这情势使我既纯洁又脆弱。

当然我的感情并非一直寂寞沉睡到那一天，犹如一个人被从梦中猛地唤醒。几乎是从幼儿园男女儿童的耻鬓厮磨开始，我便不间断地更换钟情对象。需要指出的是，我并未受到任何成人和淫秽书刊的影响，当时成年人中道貌岸然的君子比历朝历代都多，而书刊，谁都了然，其时只有“两报一刊”，最怀有偏见的人也找不出淫秽。后来，当我真的阅读那本著名的手抄本《曼娜回忆录》也是出于人们谈虎色变所激发的不可遏制的好奇心和自然的需要。它是年轻人迷途往返的必由之路，并非将我拽入深渊的罪恶之手。老实说，这本小册子的糟糕描写曾在很长时间引起我对两性关系的厌恶。它的主要效果在我看来就是亵渎了人类健康的需要，颇似宗教经典中为了劝诫世人，使信民畏惧对炼狱烈火煞有介事的描述。

那年国际共运在全球、首先在东南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我国一直大规模援助的越共攻克了西贡，接着势如破竹地横扫了印度支那。红色高锦和巴特察的苏发努冯亲王分别在各自的国家掌了权。美国遭到了丢脸的失败。

但这些光荣的胜利已经不能使我兴奋了，我面临着个人

的迫在眉睫、需要解脱的困扰。

我日复一日守候在那幢普通的楼房前，殷切期待着画中人出现。

我不止一次看到她的父母。他们常在傍晚时分骑着自行车从不同方向回来，有时车后架上还夹着一捆青菜或用网兜装着几个西红柿挂在车把上。

她的父亲很瘦小，总是穿着一身半旧的中山装，跟谁都客客气气地打招呼，有时还站在楼门口扶着自行车把和几个人聊上一会儿才上楼。他戴着副眼镜，因而看人的目光总有些茫然，后来当我看到名噪一时的陈景润的照片时，立刻在他们俩身上找到了共同点。

她的母亲则可算个迟暮美人，身材几乎和她父亲等高。那个时候人们普遍缺乏保养，妇女到了她那个年龄大都形容枯杭，但她仍保持着皮肤的白皙和头发的乌黑。一双眼睛也时而泛出光彩。她的面容很柔和，但态度冷漠，我从没见过她和一个邻居说话，每次下了自行车便径自上了楼，连她丈夫也不瞧一眼。

她的五官其实酷肖其父，但那时我认为她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遗传基因。

我一次也等到过她。有几次我一直等到夜里，家家户户都亮了灯，可她的那个窗户总是黑的。有时忽然开了灯，但出现在窗口的身影不是她父亲便是她母亲。

我壮着胆子在白天又几次摸进过她家，屋里总是出现了些细微的变化：譬如桌上出现了一本看了一半的书，换了一种牌子的雪花膏；枕畔遗落了几只发卡和几根长发，镜于上

的薄灰被仔细地擦拭过。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进来，又何时离去，她像一个幽灵来去无形。只在我的感觉和嗅觉里留下一些痕迹和芳香证实他的存在。

我延长了守候的时间,天还没亮便穿过全城赶到这里,万籁俱寂才乘末班车离去，仍旧一无所获。

这不寻常的活动规律引起了我父母的警惕。他们认为我一定又和坏朋友到了一起，因为我无法解释如此披星戴月的理由。我受到了他们粗暴的对待，从此必须严格按照他们给我规定的时间表离去归来。

忘了是个什么日子，好像不是庆祝而是声讨、示威：我随着全校由鼓号队作先导游行队伍在城里游行了一天，手挥纸旗跟着教师喊了一路口号。

那天全城备机关厂矿和学校都出动下，街上到处红旗招展、鼓号震天。在每一处街口都能看到数支队伍从不同方向浩浩荡荡走来，此伏彼起地振臂高呼口号。有的工人游行队伍还威风凛凛地敲着由三轮平板车拉着的大鼓。

这种游行示威通常是很累人的，要走很远的路到市中心广场，绕广场一周后再走回来，到了学校门口再解散。

那天天安门城楼上没有什么领导人出来检阅我们，大红灯笼和汉白玉栏杆间空空荡荡。

我们绕场一周雄壮地喊了些口号，和其他游行队伍共同制造了一些声势，便沿着大街往回走。

回去的路上大家都疲惫不堪，太阳又很晒，领头呼口号

的全校最结实的体育教师也声嘶力竭变得安静了。大家一边懒洋洋地走。一边前后左右地聊天，看见路边卖冰棍的老太太，便围上去买冰棍，然后再去追赶队伍，在行列中东张西望吃冰棍蹒跚而行。

下午的街头都是垂头丧气、偃旗息鼓往回走的工人和学生的队伍，烈日密麻的人群默不做声一望无尽。

他们十几个人都穿着军上衣、懒汉鞋，或伏或蹬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聚在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指挥台前，人人手上夹着、嘴里叼着一支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眉飞色舞地说话，很惹人注目，颇有些豪踞街头顾盼自雄的倜傥劲儿。

当和他们同龄的学生队伍经过时，他们扫去的目光充满冷漠和轻蔑，令那些规矩的同龄人很有些自惭和惴惴不安，老师们则装作视而不见。

他们是我的朋友，过去的同学，我父母禁止我再和他们接触的一伙。

高洋先看到了我，笑着喊我的名字，其他人也纷纷掉过头来看我，笑嘻嘻地指着我喊：

“没劲没劲。”

我自动脱离学校的队伍、大大方方走过去，心中充满有这么一群朋友的骄傲。班里的很多同学看着我，受到老师的催促，走远了。

许逊递结我一支“恒大”烟，我匣也站在街头吸了起来，神气活现地也眼瞅着仍络绎不绝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游行队伍，立刻体会到一种高人一等和不入俗流的优越感。

他们在谈女人，这是个新话题。过去我们混在一起时，只

有打架才是我们感兴趣的。那时谁要和某个女孩子有店瓜葛，不但立刻威信扫地，而且肯定会遭到众人一致的羞辱甚至是一顿旅客不留情的暴打，我们认为那是有失身份和玷污英雄气概的。我极权一两个月没和他们在一起，他们谈起女人时那种恬不知耻的深谙此道真像一个个都是猎艳老手。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他们最近这段时间又认识了很多人，其中不乏在我们那个圈子里大名鼎鼎的人，不但结识了一些重要的男朋友，还和一些姑娘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我感到了一担脱离组织的孤单和落伍于潮流的悲哀。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米兰的名字，但我以为那是另一个人，并未引起更多的关注。

他们用自行车把我驮回了家，坚硬凸出的车后把我胳得十分敏感。

在食堂吃晚饭时，我看到他们凑在一桌低声交谈，脸上浮起的那么相像的诡秘微笑，使人感到他们在共同酝酿什么期待什么。我实在难以忍受被再次排除在朋友们乐事之外，但父亲在场使我不得不作出对一切无动于衷的样子。

他们的父亲大都在外地的野战军或地方军区工作，因而他们像孤儿一样快活、无拘无束。我在很长时间内都认为，父亲恰逢其时的残废，可以使我们保持对他的警意并以最真挚的感情怀念他又不致在摆脱他的影响时受到道德理念和犯罪感的困扰，犹如食物的变质可以使我们心安理得地倒掉它，不必勉强硬撑着吃下去以免担上了个浪费的罪名。

在晚饭快结束的时候，食堂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就在

我出神儿的时候，我的朋友们不知为什么，一下离桌围着一个系白围裙的战士打起来。食堂里的其他战士没有表现出集体主义精神和对荣誉的珍惜，怯懦地手拿饭勺子站在一边看他们的战友遭围殴。这个战士是个很强壮的青年人，但一虎难斗群狼，大概又有入党提干诸问题萦绕于心，并没放手还击，只是低挡，很快鼻子便被打坏了，注出浓稠的血。仍在食堂进餐的管理科干部试图劝阻，但未被理睬、自己也被搡到一边。后来，在食堂工作多年我们从小便吃他做的饭的胖子任师傅出来大吼一声,才骂走了那些惹事生非的男孩们,他们往外走时脚步十分急促，似乎惟恐避之不及。

我慢慢咽下碗里最后的几粒米，站起来往外走，食堂里的大人们都在愤愤不平地谴责这几个肆无忌惮的坏孩子，他们看到我时也怒形于色，院里的大人都知道我们是一伙的。

那时，我父亲已先走一步，否则，他会认为这些谴责同样是针对他的，那样的话，我当真就要为朋友们的行为承担后果了。我穿过二进大殿门，走到每到春天便有桃花、梨花和海棠开放的花园的游廊上，迎面看见一个长着狐狸脸的女孩从月亮门穹的那桂累累的葡萄架下闪出来，沿着游廊向我走来。她的打扮一看就是那种爱招摇的不正经女孩，其实服装没什么特别的，连一件时髦的女式军衣都不趁，只是那两把长及肩头的“刷子”具有与众不同的含义。

我敏锐地意识到她是来找谁的，当时天色尚亮，花园有不少散步的大人和扎成一堆聊天的规矩的本院姑娘，大家都明白她是来找谁的。

我目不斜视地和她擦肩而过，头也不回地拐入我家住的

那排原来是下人住的平房。可能是腼腆的天性，或是从小就善于习惯于在执有坚定道德观的大人面前作伪，我一向能很好地掩饰自己的兴趣所在，愈是众目睽睽愈是若无其事，时至今日，这已经成了一种顽固的本能，常常使人误认为我很冷漠或城府颇深。

回到家里。室内已经暗下来，我躺在床上看一本已经翻得很破的《青春之歌》。这本书在当时被私下认为适合年轻人阅读，书中讲述的一个资产阶级少女成为革命者的故事，在人们的疯狂尚未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之前，曾被认为是一种真实和必然。类似的书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我不讳言，书中革命者的无畏和勇气曾使我激动不己心驰神往，虽然保尔·科察金和亚瑟没有亲手打死成排成连的故人使我觉得他们还不够传奇，但我最初的革命浪漫主义和对危险、动荡生涯的向往，确是因他们而激发。

而其中最使我着迷和醉心的是这些革命者和和资产阶级妇女的恋爱片段，当保尔最终失去冬妮娅的时候我为他深深的遗憾，而冬妮娅私逃的资产阶级丈夫再闪出现时，我有一种撕心裂腑的痛楚，那时我就试图在革命和爱情之间寻找两全之策。

当我第二遍看《青春之歌》、《苦菜花》这些小说时，那些书中涉及性爱的张页犹如扑克牌中的王牌，都被翻得格外旧。

父亲进来视察时，我已经睡了。当他放心地回房后，我便重新穿上衣服，打开窗户，跳到了外面潮湿柔软的土地上。

天已经完全黑了，那时的天空还未受到严重的污染，比

现在透明度好，月光更有穿透力，星星也比如今繁密、璀璨。

我沿着一房屋窗前的杨树林走。银光闪闪的杨树叶在我头顶倾泻小雨般地沙沙响，透出蒙蒙灯光的窗内人语呢喃，脚下长满青苔的土地踩上去滑溜溜的，我的脚步悄无声息，前面大殿的屋脊上，一只黑猫蹑手蹑脚地走过。

我穿过一个个跨院、夹道小广场和花园，路过八角香楼时，从装着铁栅栏亮着灯的地下室窗户看到我们院最漂亮的女孩子和卫生所的女兵在打乒乓球。

我来到后院墙杂草丛生的废弃游泳池边，远远看到黑黢黢的假山上，中间的那个亭子里有几颗晃动的忽明忽暗的烟头。

果然，他们都在这里，那个狐狸脸的女孩坐在高洋身边笑吟吟地从容应付，他们厚着脸皮开玩笑，她手里也拿着一根烟。

他们为我和那个女孩做了介绍，她的名字叫于北蓓，外交部的。关于这一点，在当时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是不和没身份的人打交道的。我记得当时我们曾认识了一个既英俊又潇洒的小伙子，他号称是“北炮”的，后来被人揭发，他父母其实是北京灯泡厂的，从此他就消失了。

于北蓓比我们中的哪一个都大，当时十八岁，应该算大姑娘了，可智力水平并不比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更高。

她比我们要有些阅历，称呼起我们来一口一个“小孩”，提到不在场的人。也总说“那小孩那小孩”的。

她对我说话很随便，态度很亲热，一见我就和我开玩笑，说我长得很乖像个女孩儿。这使我又喜欢又窘，一向伶牙俐齿当时却喃喃地不知说什么好，脸也一定红了。除了哥们儿，从来还没一个人这么亲昵地对待我，更别说是个姑娘了，她那满不在乎、随随便便的态度一下就把我迷住了。

因为只有地一个女的，所有人都和她开玩笑，但当时没一个人敢说过于猥亵的话。

大家问她愿意跟我们中谁，她觉得我们中哪个更漂亮。当时奶油小生还不是贬义词，很受少女青睐，而我们这些人都属于漂亮、健康的男孩子，后来找再也没交过这么一致漂亮的男朋友。

她胡乱指，甚至还指了我。虽然是戏言。可我心里是美滋滋的，宽容地把她列入可以配得上我的那一档。她向一边挤挤，挪出一个空位，招手叫我坐到她身边，这在她并非有意引诱和挑逗，仅仅是为了使玩笑更具有一种逼真的效果，令气氛更加活跃。

我坐了过去，充满自豪。她用一手搂住我的脖子，令我立刻透不过气来，这时我发现她原来就是和高洋勾肩搭背坐在一起。

我们搂抱着坐在黑暗中说话、抽烟。大家聊起近日在全城各处发生的斗殴，谁被叉了，谁被剁了，谁不仗义，而谁又在斗殴中威风八面，奋勇无敌。这些话题是我们永远感兴趣的，那些称霸一万的豪强好汉则是我们私下敬慕和畏服和，如同人们现在崇拜那些流行歌星。我们全体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剁了声名最显赫的强人取而代之。

说完好汉说侠女，谁最近又转入谁的手中“带”着，哪次有名的斗殴其实是哪个女的引起和召集的，后来又开始聊起本市哪个大院的女孩漂亮多情，哪条街上时常会出现一个绝佳少女而且目前不属于任何人。

这时，高晋提到了米兰的名字，她显然是于北蓓的女友，他们见过她。高晋请求于北蓓下次把她带来“认识一下”。

于北蓓笑着说你要看上她，自己去“拍”呀，你不是号称全市没有你“拍”不上的？

高晋表示他是真喜欢米兰，务必请于北蓓帮个忙。

于北蓓说米兰挺正经的,她和她说过好几次她都不肯来。

她搭在我肩上的手夹着烟，不时歪头凑手吸上一口，这时她就把我搂紧了，脸几乎接上我的脸。我甚至能感到她眨动的睫毛在我面颊上引起的柳絮扑面般的茸茸感觉。

夜色中浮动着假山上栽种的丁香树、香椿树和其它草木的馥郁芳香，于北蓓天真无邪的举动使我对那一夜的真实细节只留下模糊的记忆，却有一个刻骨铭心的温馨印象。

后来，夜深了天也凉了，山下院内重重叠叠的窗户都熄了灯，有几个人困了，烟也抽光了，陆续散去回家睡觉。

我也该走了，心中担忧这么晚了于北蓓怎么回家，街上的公共汽车和电车都停驶了。可她没有一点想走的意思，坦然地坐在那里，眼睛在黑暗里闪闪发亮、每当我和她对视，她便微微一笑，十分深情，专注的神态。

当夜，我和汪若海作伴下山回家时，他便告诉我，于北蓓已在高洋家“涮”了两夜了。

我在朝阳门上了 101 路公共汽车，仅坐一站，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灰楼对面下了车，外交部的国旗在我身后白色耐火砖院墙内飘扬。

我到现今的“西德顺”饭庄当时只是一个叫“红日小吃店”的回民早点铺买了一个炸糕，边吃边沿着北小街往北走。

在“烧酒胡同”口的公共厕所里我吃完了炸糕，估计这条路上已经没有了去上班的院里大人，便出来穿过“南弓匠营胡同”继续往北，我过去的那所中学就座落在这条胡同里，学校已经开始上课，胡同里只有一些迟到的旷课的学生在游逛。

在“三义公”杂货店门口，我看到院里干部上班乘坐的褐绿色大轿车驶出院门，在前方一个胡同口拐向“南门仓胡同”消失了。

我放心大胆地往院里走、一个我过去的同学站在路边他家院门口和我打招呼，我问他怎去上课，他笑笑说不爱去。

院里空空荡荡的没什么人，只有几个公务班的战士从一辆卡车— 上卸麻袋装的大米；一些没有职业的家属坐着小板凳晒着太阳齐党小组会，一个有三十年党龄在家乡当过妇救会长的妇女给大家念报纸。我从她们身边走过时，她们看我的目光很不友好。

每个院落、每条走廊都洒满阳光，至今我对那座北洋时期修建的中西食壁的耍人服府的即在夏日的阳光照射下座座殿门重重楼阁、根根泉柱以及院落同种类繁多的大簇花木所

形成的热烈绚烂、明亮考究的效果仍感到目眩神迷的惊心悸魂。

其实那府邸在当时已很旧了，朱漆剥落，檐生荒草很多果木已经枯死或不再结果，金于池覆盖为暖气管道，殿门上的彩色缕刻玻璃大都打碎，一些有特点的建筑经过修补和翻盖已然面目全非。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充满渴求的心情急急向高洋家走去，一门心思想着于北蓓，一方面渴于了解真相，一方面又生恐惧唐突不是使他们而是使自己陷入难堪。她睡在高洋、高晋哥儿俩家使我昨天一夜为她忧心如焚。

他家的偏院内直分静刻，向阳的围廊里晾着邻居家刚洗的床单和衣服，空气中有浓重的潮腥气。

我敲了两下门，屋里没人答应，一片死寂。我正欲正敲，忽然失去了勇气，心惊肉跳地退了出来。

我垂头站在偏院外大院落的堪称小广场的天井中，阳光如同扬起的粉尘纷纷落下，心中茫然，进退失据。

对面二层楼走廊的小木栏杆后，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衰老妇女推着一辆坐着个婴儿的童车掉头看我，在阳光中面容模糊。

我走开了。路过汪若海家窗前，喊了他两声，听不见回声，便去礼堂楼上的方方家。他正在睡觉，开了门又躺回床上。

我点着一根烟，价值在一边抽，刚吸了一口就呛得咳嗽起来，喝了口桌上杯里的剩水，认真地一口一口抽起来。

方方也点了一根烟，躺在被窝里抽把烟雾吐向天花板。他问我为什么没去上学？我说早烦了。我问他汪若海他们今天怎么想起去上学了？他说他们一会儿就回来。

没等多久，许逊、汪若海等人一个个背着书包回来，撂下书包就抢烟抽，互相打闹着，嘴里不干净骂着脏话。

我也和他们一起互相辱骂，用最下流最肮脏的词句，没有隐含的寓意，就为了痛快。

然后我们就一直出去奔高晋、高洋家。许逊、方方一到便用力砸门，使脚踢门，汪若海还跳上窗台扒着窗棂往里看，笑嚷：

“看见你们了，别急慌慌穿衣服。”

于是我也忙不迭地往窗户上爬，上去才发现窗户上严严实实遮着窗帘。

高晋笑着把门打开，放我们过去，嘴里说：

“这帮土匪。”

进了房间大家便往里闯，高洋、于北蓓穿戴整齐地坐在藤沙发上含笑望着我们，就像一夜没睡一直坐在那儿等着我们的到来。

“想看什么呀？”于北蓓说，“没见过是么？”

高晋跟进来问我，“你早上是不是来敲过一次门？”

“没有。”我当即否认。

“你们三个人昨晚怎么睡的？”方方问他们，“屋里就两张床。”

“上半夜睡这张床，下半夜睡那张床。”于北蓓从容应付，然后咯咯笑起来。

她的这副腔调立刻使我如释重负，那明显的玩笑口吻和毫无半点羞惭的态度，使我觉得她什么都不会当真且问心无愧，过于荒廖的供认往往使人相信这一切都是虚构的。

我变得快活起来。

中午吃饭的时候，由于怕被我爸爸看见，我不能去食堂，于北蓓也不便在食堂公然露面。于是我和她单独留在屋里，等他们吃完饭再给我们打回来一份。

我和她已经很熟了，呆只剩我们俩在阴森森的大房间里时，我还是像一个被人关了开关，没词儿了，只是沉默地抽烟。

“你在家是个好孩子吧？”她把脸凑上来盯着我问，一口烟喷到我脸上。

“根本不是。”我挥手赶散烟，又向她脸上吐了口烟。“我是我们家挨打次数最多的。”

她在烟雾中睁着眼睛笑，鼓足腮帮子用一个手指敲腮帮子侧，吐出一连串的小烟圈，“真看不出你像坏孩子。”

她一张嘴说话，烟就全吐了出来，她又吸足了一口，全神贯注地制造烟圈。

我真想用两指使劲一捏她圆鼓鼓的腮帮子，来个一气尽吹的效果，想得心直痒痒，就是不敢真伸手去干。

“其实我坏着呢，只不过看着老实。”我对她解释，“学校老师也都刚见我挺喜欢，后来没一个不讨厌我的。”

“你会吐大烟圈么？”她忽然过来，扒着我肩膀，一嘴烟气地问。

“不会。”我说，吐了一个，果然不成形。

“我会。”她说，在我耳边接连吐了几口烟，但无一成功。

“前两天我还吐出一个特大的呢。”她说，很有耐心地坚持吐。她嫌这儿靠近窗户有风，坐在墙角的藤沙发上面朝墙吐。

我问她上学呢还是已经工作了。她回头告诉我她早就工作了，初中毕业后去郊区一个果园农场当农工，每个月挣十六块钱工资。

“我现在是学徒，出师后就能挣三十多块钱了。”她补充说。

“那你够富裕的。”我表示对她已经挣工资的羡慕。

接着我问她老在外边“飘”，她爸爸不生气么？每天和男的混在一起。

“他都气死了，可又没办法。”于北蓓笑着说，“好几次都说不认我这女儿。”

“打过你么？”

“怎么不打？捆起来打。”于北蓓做了个手脚被束缚的样子。

我抓紧时间教育他，“其实你没必要每天不回家，在男的这儿住。我们都挺坏的，万一哪天真出了事多不好……”

“他想打我，可找不着，一打我就跑。”于北蓓听清了我的话，好笑地望着我“会出什么事？我早出事了，还等到你们这儿再出事？”

她不屑地瞟了我一眼，把烟蒂扔到地板上用脚碾灭，抬头又白了我一眼。

我惭愧地低下头。

她忽然怒容满面。

吃饭的时候，她对我很冷淡，不停地和别人说笑，玩笑开得比昨天晚上更加露骨，使得一屋人兴奋异常，开心的哄笑声几乎掀翻屋顶。

她上气不接下气地笑，一边用筷子把菜盘里的肥肉挑捺出来，扔进我盘里，我把那些肥肉又一片片夹到桌上，很快便堆起了白花花、油汪汪的一坨。

下午，我们没烟了，大家掏兜凑够了一包烟钱差我去买，那些钱只够买一包“光荣”或是“海河”的。于北蓓拿过自己的军用挎包，摸出一张红色的五元钱让我买两包好的。

在院门口，我碰见了许逊的妈妈，这使我很懊恼。这女人在院里正直得出了名。对待我们这些孩子就像美国南方的好基督徒对待黑人，经常把我们叫住，当众训斥一顿。虽然她儿子和我们一样坏，可这并不妨碍她的正直。我敢断定她十有八九会把上学时间在院里看见我这件事告诉我父亲，从中不难得出我逃学的结论。

这个娘们大概一辈子没吃过亏。

我买烟回来，他们正在屋里鬼鬼祟祟地商议什么，一见我推门进来，于北蓓忽然大叫一声，笑着向我扑过来，没等我闹清怎么回事，她已经一把搂住了我，在我的右脸蛋上结结实实亲了一口。

大家忽拉围上来，看着我的右脸笑说："不行，没有印儿。"

这时我才发现于北蓓手里拿着一管口红，她本来准备涂得厚厚的，给我脸上盖个清楚的章，正涂了一半，我便回来了，破坏了他们的计划，这是高晋的主意。

实际上，这一戳记已经毫厘不爽地深刻地印在我脸上。

在其后的一周内，她的双唇相当真实地留在我的脸颊上，我感觉我的右脸被她那一吻感染了，肿得很高，沉甸甸的颇具份量。

这是猝不及防的有力一击。那天下午我一直晕乎乎的，思维混乱，语无伦次。但就在那种情形下，我仍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分寸，不使别人看出我心情的激动，如同一个醉酒的人更坚定地提醒自己保持理智。我以一种超乎众人之上的无耻劲头议论这一吻，似乎每天都有一个姑娘吻我，而我对此早就习以为常。

他们仍旧嘲笑我，说我看于北蓓的眼睛都直了，说我爱上她了。于北蓓也走上前盯着我的眼睛问是么？

我用力推开了她，她揉着胸说我把她搡疼了。在别人的耸勇下，她再次上前要亲我一口，我打着她的胳膊把她别转过身去，抓住她另一只挥舞挣扎的手，将她两臂反剪在身后，迫使其弯腰低头，快乐地尖声大笑，直到她疼得龇牙咧嘴都快急了才松开她。

她怒不可遏地冲上来要抽我，在别人的劝阻下才没有真动手，揉着疼痛的胳膊恨骂不休，别人也都说我开玩笑犬没轻重。

后来她又转怒为喜，去亲许逊和汪若海，我坐在一边抽

着烟看着他们调笑，心中充满耻辱和羞愤。

那天晚上，我对父亲的盘诘表现得相当无礼，他一开口我便坦率地承认了今天没去上课。这似乎使他失望，他大概期待我对此进行一番花言巧语的狡辩，他便可以痛快淋漓地揭露我，从而增强震慑效用。

在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之后，我他妈才不关心逃学会有什么后果呢！

“我已经承认了，你打我一顿得了。”我不耐烦地对他说。

我对那次皮肉之苦毫无印象，只记得夜里醒来，很久不能入睡，满怀对那一吻的甜蜜回忆和对于北蓓的深深着恋。

第二天，我还是老老实到学校去了。这是我的一个习性；当受到压力时我本能地选择妥协和顺从，宁肯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也不挺身站出来说不！因我为从没被人说服过。所以也懒得去寻求别人的理解。人都是顽固不化和自以为是的，相安无事的惟一办法就是欺骗。

如果说过去我对上学只是厌倦，现在则完全是厌恶了。老师充满信心灌输给我们的知识是那么肤浅和空洞，好像在我们的一生中真有多重要的作用似的。我觉得这个课堂完全不适合我，连坐在这儿听讲的姿态都显得那么幼稚。

我在课堂里无聊地坐了一上午，认为已经给了教师和家长足够的面子，中午一放学，我便偷偷背着书包溜走了，路过那栋灰楼时，我只稍稍想了一下那个令我神魂颠倒的照片中的姑娘。

我在王府井南口找到了他们，他们在“中国照相馆”门前的树荫下的护路栏杆上坐成一排，一边吃雪糕一边盯着过路的姑娘。

那时王府井南口的路边天天麇集着一伙伙穿军衣的年轻人，成群结伙地追逐少女，或是干脆无所事事地呆着，互相结交，一些严重的集体斗殴事件也时常发生在那里。

到那儿去的年轻人，不论男女，清一色地穿着军装。那时军装的时髦和富有身份感是如今任何一种名牌的时装所不可比拟的。也只有军装在人民普遍穿着蓝色咔叽布或棉布制服的年代显出了面料的颜色的多样化。国家曾为首批授予军衔的将校军官制作了褐黄、米黄、雪白和湖绿的咔叽布、柞蚕丝以及马裤呢、黄呢子的夏冬军服，还有上等牛皮缝制的又瘦又尖的高腰皮靴。

这些都是值得炫耀的。使我惊奇的是这些带垫肩的威风凛凛的军装穿在那些少年身上是那么合体，想来当时军官们的身材都很矮小。

这些穿着陆海空三军五花八门的旧军制服的男女少年们在十多年前黯淡的街头十分醒目，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彼此怀有敬意，就像现在电影圈为自己人隆重奖时明星们华服盛妆聚集在一起一样。

于北蓓和他们在一起，同时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伙人，她和两伙人都很熟识，那伙人也带着两个女的，大家浊杂在一起说话。

她看到我很友好的笑，全然没有昨日不快的阴影。我也对她笑，我们像老朋友一样聊天。

一个很水灵的单身小姑娘从我们面前经过，大家像看驶过去的“红旗”车一样盯着她看。高洋和那伙人中最漂亮的一个男孩，追上去一左一右跟着她嬉皮笑脸地和她搭讪。

小姑娘只是低头加快脚步走了，一声不吭。他们跟她走到新华书店大楼门前便扫兴地回来了。

片刻，小姑娘又从原路回来了，犹犹豫豫似乎有点不再敢经过这里。我们大家看着她笑，高晋对于北蓓说：“你去跟她搭话。”

于北蓓跳下栏杆就向姑娘走去，在不远处截住她和她说什么，笑着回头看我们。

小姑娘脸红了，看了我们一眼又胆怯地缩回目光。我想他一定会过马路从街对面走掉，可她始终站着不动。过了一会儿，她羞答答地跟着于北蓓向我们走了过来。

“发给你吧，你们俩聊聊。”于北蓓笑着对我说，把我从栏杆上推下来。

我实在很喜欢小姑娘的娇羞动人的神态，看年龄她比我还小，正是我在学校常常倾慕的校宣传队跳舞的那型女孩儿。我问她是哪儿的，她说是少年宫合唱团的，又问她的名字，来王府井买什么东西。她羞得满脸泛红，眼神一个劲躲闪，却始终面带笑容。在她面前，我觉得自己很老练，可再往下就没词儿了，不知该说什么，只是看着她傻笑。

她倒很快镇定下来，不再害羞。另一伙中的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口齿流利地跟她攀谈起来，两句话就说得她开心地笑

起来。

我们一点没注意街上的情况变化，等发现刚才还仨五成群遍布街头的穿军装的男女少年忽然都不见了时，一个民警已经带着七八个工人民兵把我们围住了。

我们被带“儿童电影院”，那儿是民兵小分队的据点。他们简单搜查了我们的身上，然后让我们解下鞋带和裤腰带，由两个民兵把我们解往“东风市场派出所。”

我们提着裤子趿着鞋，像一队俘虏被着穿过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很多成年人驻步好奇地看我们。于北蓓虽然也提着裤子、趿着鞋模样狼狈不堪，但神态象我们一样坚强，不屈不挠，那个小姑娘则一路哭哭啼啼，万分委屈，辫子不知何时都散开了。我真觉得她给我们这一行人丢份儿，很想回头喝斥她。

在派出所的四合院里，我们被关进了三间通厦的北房里，一个个被命令在地下蹲着面朝墙，不许说话。

屋里已经绕墙一遭蹲满了少男少女，刚才街上神气直足的那一伙人大部分都到齐了。

民兵们还在不断往屋里解人，墙边已经蹲不下了，新到的便在地当间一排排蹲下。再后来的就胡乱找个地方蹲下，面朝四面八方的都有。有的人蹲累了便悄悄交替挪动双脚，把双手放到膝上撑住头。

我们低着头互相瞅着悄悄笑。

有人放了一个屁，屋里响起一片低低的笑声。不少人抬起脑袋东张西望，受到看管民警的喝斥，像割倒的麦子纷纷

低下去。

就在这时，米兰和另一个姑娘被带了进来。我听到门口的一个女民警恶声恶气地骂：

“臭德性，还涂口红呢！”

我回头，正看到米兰在我身后蹲下，女民警显然骂的是她，我看到她红着脸在笑，而她的嘴唇确实红艳欲滴。

她比照片上要高大，后来当我们都站起来时证实了我这种感觉：丰满，更加红润，发育得像个白种女人，这使她看上去比我看的照片里的她自己要大得多。

后来，我再三端详她后，为她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她给人的感受犹如西餐中的奶油、蕃茄汁掺在一起做成的那道浓汤的滋味。

实在的，她可能不比照片上的那个形象更具纯粹意义上的美感更令人陶醉和遐想。有一瞬间我也怀疑她们仅是相象。但我看她的第二眼，这个活生生的、或者不妨说是热腾腾的艳丽形象便彻底笼罩了我，犹如阳光使万物呈现色彩。

她的眼珠像两颗轻盈的葡萄在眼波中浮起，这使她随便看人一眼都是一种颇感兴趣的凝视和有所倾心的关注。

她在微笑，是朝蹲在另一边偷向她递眼色的于北蓓。

我哭了，一进民警办公室，看见那个民警在摆弄一副锃亮的手铐就给吓哭了。虽然我进去前再三叮嘱自己，哪怕他们吊打我，尽可以招供，但决不能哭！可一进门，人家正眼都没瞧我一下呢，我自己却先挺不住了，看来以后真是不能打听太多党和国家的机密，否则被谁抓了去跑不了要当叛徒。

我一哭，使那个警察很反感，轻蔑地看着，“就你这松样儿还打算在我们王府井一带称王称霞呢？告诉你，什么镇灯市口、戳南池子、公安局全镇！说，哪呢儿的？叫什么名字？来王府井想干吗？”

我说是哪儿的叫什么名字来王府井想买字典。

“去去，擤擤鼻涕走吧，以后少来王府井玩。”警察草草问了一遍，让我认走自己的皮带和鞋带，又叫带下一个。

我连忙擦干眼泪，穿好鞋带，扎紧裤子，灰溜溜地贴着墙根窜出派出所。

我没有等其他同伙，先坐车回家了。路上我非常生自己的气，觉得这事要传出去自己可没法做人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出门，像个女孩子天黑就上床睡觉了，对父母十分驯服。既然我已经在一种势力下面低了头，我宁愿就此尊重所有势力的权威，对一个已然丧失了气节的人来说，更坏更为人所不齿的就是势利眼。

我多么渴望能遇见一个一起被捕的朋友，那样我便可以从他看我的眼神中观察到我是否暴露。如果没有，我发誓我要像那些仅有首行为并未出卖同志或决心以后不再出卖的好人们一样，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成为最坚定、最不妥协的一份子。

第二天晚上，我刚躺下，就听到窗外有人轻轻敲玻璃，我撩起窗帘，看到许逊和于北蓓在纱窗外的月光下朝我笑。

于北蓓凑近小声对我说：“怎么这么早就睡了？昨天你怎

么没来？”

我又难过又欢喜，飞快穿上制服短裤打开窗户跳了出去。

落地时，于北蓓轻轻抓住我的手，扶我站直。

“你爸又管你了？”许逊问我。

“都是你妈告的状。”我不假思索地把两件不相干的事联系在一起使之成冠冕堂皇的借口。

于北蓓在黑暗中紧紧攥着我的手，我也无意松开，很快两只手便变得汗津津、滑腻腻。她边和我们并排走的许逊说话，边用小指尖在我的掌心轻轻划。

我在路上迅速为自己想出了一个很巧妙的解释，不但可以掩饰甚至还能突出我的机智：我在派出所装哭，以骗取警察的掉以轻心，从而很顺利地脱了身。

那种大灰砖的老房子隔音很好，加上所有窗户都糊了黑纸并拉上从礼堂偷剪来的帷幕窗帘，高晋家从外面看上去就像屋里没人。

过去发现坐了一屋人，灯光雪亮刺眼，人头攒动人语嘈杂。

夏天如此遮蔽门窗，室内闷热可想而知。男孩们大都只穿件小背心，肥大的军裤绾到大腿根，热得满脸通红，拼命扇着扇子同时嘴里不停地抽烟，浓郁弥漫的烟雾使人忍不住流泪。

他们个个表情严肃，阴郁地低声议论着什么，有人在摆弄钢丝锁，抡得呼呼生风。

我也立刻严肃起来，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

这时，高晋、高洋陪着汪若海从里屋走出来，汪若海一脸伤痕和红肿。

高晋脸色阴沉地对我说：“汪若海刚才在院门口让‘六条’的几个小晃截了，拍了几砖头，差点给‘花’了。”

我二话没说气势汹汹地转身在屋里找家伙。所有的改锥、锤子或菜刀包括水果刀都被人握在手里装进书包。

院里的一些上小学的半大孩子都被动员来了，他们为大孩子的信任有幸参加这次光荣的出击激动得微微战栗。

“走吧。”高晋下令。我看到他把一框日本三八枪刺刀揣进斜挎在胸前的军用挎包内。这是当时最专业的战斗装束，像带领一帮手拿锄头和镰刀的泥腿子去打土豪和农会领袖手中挥舞的系红绸子驳壳枪令人羡慕。

大家忽拉拉往外走。

“女的别去了。”在门口高晋对于北蓓说。

我们骑上自行车，没车的就在前梁和后架上带着，一路摇着转铃在夜幕下浩浩荡荡出了院门。

院门口一些乘凉的家属和战士瞪大眼睛看我们。

“怎么走？”率队骑在前面的高洋大声问汪若海。

被方方“二八”锰钢车带在大梁上的汪若海一指右前方，“走仓南胡同”。

在北京军区总医院院墙外我们看到两垛红砖堆，赤手空拳的孩子们便纷纷下车，搬下砖头在柏油马路上摔为两半，一手各拿一块半截砖头跑步上车继续前行。

24路公共汽车站旁边的一处居民院落正在修缮房屋，院门口堆了一堆砂子和一堆白石灰，几个赤矛少年正在砂堆上

练摔跤。

“就是这几个。”汪若海喊。

我们立即在路灯柱下停车下来。那几个少年眼尖发现我们，撒腿就跑，沿着大街狂奔，见胡同就往里钻。

我们一窝蜂地在后面紧追，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把砖头雨点般地掷向前边拼命逃窜的野孩子们赤裸的后背。

一辆24路公共汽车在街中心猛地刹住，司机、售票员和乘客纷纷从车窗探出头观望。

一些在路灯下乘凉下棋的居民百姓也紧张地从竹椅和小板凳上站起来。

我们愈发精神抖擞，气焰嚣张。

拿过全市中学百米跑季军的高洋在吉兆胡同口一把抓住了一个正要往院门里钻的孩子。

我们随后紧紧围住了他。

那孩子在路灯下气喘吁吁地转过脸，由于恐惧脸色苍白，和他那头乌黑蓬乱的头发对比强烈。他声嘶力竭地叫嚷：“没我事，我刚从家里出来。”

然后他一眼看见我，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他曾是我们班和我相当要好的一个同学，他爸爸是六条副食店的经理。

高洋得意地掐着脖子，使他的头向后仰，声音也变得呜哭暗哑。

“有他没有？”他喘着粗气问汪若海。

汪若海还没说话，方方一声不吭地从人群中挤上来，用手里的砖朝这孩子的颅顶使劲一拍，大家同时把手里的砖头

一起砸下去，并抡起钢丝锁没头脑地一通乱抽。

高洋松开手，那孩子贴着墙根瘫倒在地。我不声不响地用手中的砖头在他身上一通乱砸，直到大家都散开跑走，仍没歇手，最后把那块已经粘上血腥的砖头垂直拍在他的后脑勺上，才跑了。

他们已经骑上自行车，乱箭般嗖嗖地消遁于昏暗的街头。

只记得我在街上没命地跑，路边一些面相凶恶的赤矛大汉瞪着我。

路灯昏黄的光晕下，一地赭红的完全粉碎的砖头屑；

那同学软绵绵地脸朝下俯卧在黑黢黢的墙根，形若一段短短的焦炭。

似乎还有他在一群人紧紧追赶下近乎痉挛抽搐的奔跑姿态和格外惨白的脸庞以及黑洞般绝望的两只睚眦欲裂的眼睛，实际上我当时根本不可能从另一个方向迎面看到他的表情。

我们兴高采烈地回到院里，下车后便开始竟相夸耀。我的英勇无畏有目共睹，大家纷纷过来拍着我的肩膀称赞我：

“别人都撤了你还在那儿打，手够黑的。”

我骄傲地挺着胸脯笑着，一边吹嘘着一边偷眼去瞧笑眯眯望着我的于北蓓。

大家找出半盒皱巴巴的烟分了抽。按照我们吹嘘的战绩，那个挨打的孩子必死无疑。

后来，我们拿了手电筒，从澡堂的窗户跳进去洗凉水澡。

澡堂的水泥地很滑，有人一进去就光脚摔了个大马队，我

们打着手电光柱晃来晃去找着一个个淋浴龙头。

凉水从莲蓬头喷泻而出，冰冷的水打在我们汗淋淋的温热身体上，激得大家快活地大叫，这叫喊在空旷的浴室内引起阵阵嗡嗡的回声。

晶莹的水珠在天窗透下的月光中泛着凛凛青辉的坚硬的水泥地上飞溅，犹如无数透明薄脆的玻璃杯接二连三地打碎，一地残片熠熠闪烁。

大家边洗边用手电照下体，拿发育充分的取笑。

"直了直了！"大家忽然一起指了半大的孩子。

在倥偬悠高的手电光中，我看到一个骇人的勃起。

犹如肚子被撞了一肘，我感到一阵恶心。就像人脑袋上突然长出一枝梅花鹿的角杈令我无法忍受，简直是活见鬼！

"你怎么这么流氓！"方方抬手给了那孩子一个嘴巴。

那孩子被打哭了，捂着下体委屈地申辩，"我是尿憋的。"

"滚蛋！"高洋一脚丫踢在那孩子的屁股上。

我已经迟到了，所以也不着急，慢慢沿着自行车道的洋槐树荫，想等第一堂课上完了再进校门。

她从木樨地地铁站口出来，向我斜插过来，在前面的路口拐进楼区，那木樨地大街两旁还没有盖高大建筑，所以她一直处于我的视野之中。

她走路的姿态很勾人，各个关节的扭摆十分富有韵律，走动生风起伏飘飞的裙裾似在有意撩拨，给人以多情的暗示。她的确天生具有一种娇娆的气质，那时还没有"性感"这个词。

我像一粒铁屑被紧紧吸引在她富有磁力的身影之后。

从那天晚上的夜袭之后，我对自己变得很有信心。我觉得自己已经在个取得资格承认的小“玩闹”，可以像一个真正的“顽主”一样行事，而真正的“顽主”于在惮于单枪匹马的。

我克服胆怯的决窍就是：闭眼。

我快步走近她，在她身后朝她叫：“喂，喂……”

她没有停步，只是微微侧脸回瞟，迅速乜了一眼。

“你等等，我有话对你说。”我嗓音稚嫩地对她说，抢到她前面拦住她。

她绕开我继续往前走，同时好奇地打量我。

“你等等，别走哇，听我说！”我手忙脚乱，书包一下一下拍打着胯部，再次拦在她前面。

她犹豫地站住了，困惑地望着我，然后她笑了。

她这一笑坏了，我一下脸红了，肚子里背好的词儿也全忘了，明知是俗套儿，也只好硬着头皮背诵似地说：

“我仿佛在哪儿见过你。”

“得了，小毛孩儿，你才多大就干这个？”她忍着笑继续朝前走，走出几步还含笑回头看我。

我也笑了，她的笑容鼓励了我，我觉得自己脸皮忽然厚了，追上她，对她说：

“你不就是前边那楼的么？”

“你是那中学的学生吧？”她皱皱眉头加快脚步。

“我还在东风市场派出所见过你。”我大声对她说。

她像脚底踩着了一个钉子立时站住了，转身看我，似乎有些不知所措。

“怎么记性那么不好呢？”

她像我刚才一样刷地红了脸。我凑上去鬼鬼祟祟地对她说：“咱们到那边树荫底下去说呀？这路上有人看咱们。”

她飞快地瞟了眼过路的老太太，冷冷地对我说：“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

“能和你认识一下么？”我诚恳地说。

“我觉得没必要。”

“交个朋友吧。”这句话我说得十分老道、纯熟。

她“扑哧”笑了，大概这句话她听人说过千百遍，今天从这么一个比她矮半头的小孩嘴里一本正经地说出来使她觉得好玩。

“一看你就是一个坏孩子。”

“认识一下有什么坏处？你可以当我姐姐么。”

“你到别处认姐姐去吧。”她转身欲走。

“你不跟我认识，我打你！”我恫吓她。

她嘲弄地看我一眼，“你打得过我么？”说完撇下我往前走去。

我沮丧地望着她的背影，想骂她几句，可离学校门口太近，路上已人来人往的，怕惹起一场是非，也未必能占到便宜。

就这么眼睁睁地放她走了？我知道如果这次放了她，下回再碰见我也不会有勇气跟她搭讪了。

这时，我见她的脚步慢下来，在十几米开外停住，回过身来招手叫我：

“你过来，小孩。”

我眉开眼笑，近乎蹦蹦跳跳飞跑过去。

“你多大了？”她问我。

“十六。”我多说了一岁。

“你骗我吧？”她也笑，“你哪有十六岁？是周岁么？”

“你多大了？”我问她。

“反正比你大多了，十九。”她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你真想认我当姐姐？”

“真的，我一见你……怎么说呢，就觉得你像我姐姐。”

她抿嘴笑，“你有姐姐么？”

“没有，只有一个哥哥。”

“你要认我当你姐姐，那你听我话。”

“保证听话。”

“不许乱来，以后不许再到街上追女孩子了！”

“我这真是头一次。”这我倒是说的实话。

“谁信呐！”她一撇嘴，“看你就像小油子——你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了她我的名字，她也告诉了我她叫米兰，我没有把她和于北蓓提到那个名字联系在一起。

我问她平时是不是老不在家住？

“你怎么知道的？”

我在那个年龄是很乐意扮演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角色。我对她说我不但知道她家住几单元几号，也知道她父母长得什么样，骑的什么牌子的自行车。

“看来你还真是对我的事知道不少。”

米兰告诉我，她上班的地方离城里很远，所以不常回家。

这一阵她生病了，才每天在家。我问她生的什么病，她不肯说，让我少打听。又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只是不爱上班，所以开了假条在家呆着，她主动对我解释那天被进派出所，纯属莫名其妙。她刚从郊区进城回家，想顺便到王府井买斤毛线，遇见一个同学打了招呼，就被一起抓走了。

“你是涂口红了么？”我问她。

“我从不涂口红。”她努着嘴唇给我看，“天生就这么红。”

我本来是不想去上课了，可说了会儿话，米兰就撵我走，让我必须放学才能去找她玩。我想和她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依我的意思，最好在北海公园和中山公园门口。

米兰笑着说：“你算了吧，去那种地方干吗？你不是认识我家么？想找我就到我家敲门好啦，我基本上天天在家。”

我郑重其事地对她说：“我喜欢和别人家的大人打交道。”

“我爸爸妈妈人特好，从不盘问我的客人。”

她用两手搭在我的双肩上，把我转了个身，向校门口方向轻轻一推：

“走吧，别恋恋不舍了。”

我走到校门口，回头张望。

她站在她家楼门前，远远地朝我微笑，那是我一生中得到的为数不多的动人微笑之一。

每次我都是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三步并作两步连蹿带跳地爬到顶层去敲她家门可不是敲了半天屋里没人，就是她父亲或者母亲在里面应声问：“谁呀？”吓得我刺溜一下顺着楼梯踮着脚尖逃走。

那些楼梯的台阶布满污秽和痰渍，每一个拐角都堆着破

竹筐和纸板箱，有时还坐着俩玩烟盒或冰棍棍的小孩，我从这一切之间慌慌张张过去时充满屈辱感。

　　这就像一只勤俭的豹子把自己的猎获物挂在树上贮藏起来，可它再次回来猎物却不翼而飞。我对米兰满腔怒火！我认为这是她对我有意的欺骗和蔑视！

　　在我少年时代，我的感情并不像标有刻度的咳嗽糖浆瓶子那样易于掌握流量，常常对微不足道的小事反应过分，要么无动于衷，要么摧肝裂胆，其缝隙间不容发。这也类同于猛兽，只有关在笼子里是安全的可供观赏，一旦放出，顷刻便对一切生命产生威胁。

　　那天的课程非常重要，老师正在布置期末考试的复习范围。我之所以不大上课，每次又都能顺利通过考试，全赖这几堂课的专心听讲和之后按图索骥。那天我正在课本上画着需要背诵的课文，忽然按捺不住了，数学课本封面上的两个圆和一条直线使我像化学老师手中的试管剧烈晃荡。那是一次对人的生理功能受精神作用屏蔽和操纵的切身感受。我一下失聪了，眼睁睁看着讲台上的老师，也能听到窗外的鸟鸣车哼就是听不到他翕合的嘴里讲的是什么。

　　我必须立刻见到米兰！哪怕是为了考个好成绩。

　　只有这个念头。这念头甚至变成了一种迫切的生理需要，就像人被尿憋急了或是因晕车产生的难以遏制的呕吐感。

　　同学和老师都注意到了我的脸色苍白，所以对我匆匆走出教室并无诧异，老师甚至还问我要不要找个同学陪着到校医室，被我拒绝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在向米兰家走去时，心里充满对她的厌恶。我本能地对自己处于这种受人支配的状态产生抗拒。与其说我是急于和她相见不如说是力图摆脱她，就像我们总是要和垂死的亲人最后见上一面。

她在家，这我没敲门就感觉到了。没有任何迹象：香味、音乐以及轻轻的脚步声，帮助了我的预感，可我就是准确地料到了。实际上也不是什么惊人的直觉，只不过是对自己的强烈期望信以为真，而事实又碰巧和这期望吻合。

我刚敲了两下门，屋里就响起了只有年轻姑娘才会那么轻盈的脚步声，接着她贴在门后声音很近地问："谁呀？"

她打开门，抱着门扇看着我，过了片刻才认出我，笑着说："是你。"

然后她放我过去。她正在洗头，头发湿淋的，从厨房到门口滴了一路水。

这时，我听到另外一间屋传出她母亲的声音，"谁来了？"

"你妈妈在家？"我立刻变得紧张不安。

"她生病没去上班——找我的。"她高声对那屋说，又对我道，"你先到我房间去，我把头洗完。"

说完她就回了厨房，厨房立刻响起水龙头放水的哗哗声。

我进了她那间洒满阳光的房间；从镜子里发觉自己笑嘻嘻的，那些难堪的症状都消失不，自我痊愈了，连最小的瘢痕和疥痒都没有，就像从来都没有发作过。

我到厨房靠着门框看她洗头。从另一个角角可以看到敞着门的另一个房间内，她母亲盖着一条大毛巾被躺着铺着凉席的床上。

她的头发很长、很多，当她打香皂搓洗时要离开水池，弯腰站在地当间两手攥着垂下来的头发一缕缕揉搓。我只看得见一头黑瀑布。

“你怎么没去上课？”她边洗边问我。

“老师病了，上午改自习了，我就溜出来了。”我信心说，压根没意识到是撒了个谎。

“你来找过我么？”

“没有。”这倒是有意掩饰的，“我们最近课程挺紧的，快期末考试了，所以也没时间找你。”

“我还想呢，怎么见了一面人就没影了，是不是又在别处认了姐姐给绊住了。”

她搓完头发，把整头长发往上掀，一手揪着，露出胀得粉红的脸，直起腰笑着说：“最后没有又认识什么人？”

“听你说的，好像我除了在大街上游逛就不干别的了。”

“行呵，兑上点凉水。”她伏到水池前低头等着。

我拎着满满一壶水朝她兜头浇下去，“烫么？”

“可以”。她指示着方向，“朝这儿浇。”

由于她身材高大，尽管弯着腰，我也要费力用双手把水壶提得很高才够得着，好在随着水的倾出，水壶愈来愈轻。

她像拧床单似地双手握着使劲那股又粗又重的头发，然后把头发转出螺纹，朝天辫似地竖起，在额前迅速地盘绕几圈结成一个颇似古代少女头的发髻，整个动作一气呵成，腰肢手臂扭画出灵巧动人的曲线和弧形，令我入迷。

这个累累垂在额前的发髻使她整个形象焕然一新，呈现出一种迥异于所有现代少女的独特魅力，犹如宋瓷和玻璃器

皿的不同效果。

“看傻了？”她用湿手在我眼睛上抹了一下。

“你干吗平常不这么梳头呢？多好看。”她用拖把擦弄湿的地擦到我脚下，我往后退一步。

“那成什么了？你在街上看见有人这么梳头么？有第一个我就当第二个。”

她擦了一遍地，否身拄着拖把站在日光投射明晃晃的湿地上朝我笑。

回到她的房间，她把盘成发髻的头发解开披散着以尽快晾干。她赤脚穿着拖鞋对着镜子往脸上、手上和小臂上涂香脂，整个房间弥漫着馥郁的香气和湿的头味儿。午后的阳光已经有些懊热，她有些胖，很快热，便拉上暗缘色的窗帘。屋内立刻有了一种隐蔽和诡秘的气氛，像戴着墨镜走在街上，既感到几分从容，又不由生出几分邪恶。

我为自己把这一单纯的举动引由为含有暗示的诱惑感到羞愧。

她脱鞋上床，靠着床头伸直双腿坐着，使劲扇着手里的纸折扇，尽管这样，仍热得身上出汗，不时用手拽拽贴在身上的领口、袖边。

“这天怎么这么热呀，才几几份。”她嘟嘟囔囔地抱怨。

“你会游泳么？”

“不会。我怕水，总也学不会。你会么？”

“哪天表演给你看。”

“那太好了，哪天我落水你就可以救我了。”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一边看着桌上相片框里的照片，一边拿坐在床上她比较。我总觉得她和照的有出入，虽然还说不上是判若二人，但总感到有什么东西给斩断了，不有什么东西给强烈突出了，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对位从五官局部发现的一致更增加那瘸捉摸不完的感受。这也许是此刻与彼时表情和姿态的不同，或是人眼和相纸还原色彩的差异，以及单一焦点和不停扫描两种不同的处理材料方式造成的，再不就是我前后看到的不是一张照片。

“你还有一张照片呢？”我问，“穿泳装的。”

“你有，我没穿泳装照过。”接着她怀疑，“你什么时候看见过我穿泳装的照片？”

“有，你肯定有一张，也有彩色的，原来摆在你桌上。”

“胡说。”她笑了，以为我和她开玩笑，“以后你给我照吧。”

我请求看她的影集。她不肯，说她没影集。

我坐到她床上继续央求，我没敢离她太近，谨慎地保持和她身体的距离，惟恐这一姿态咄咄逼人，招致她的反感。

“你真要命，有什么好看的，看人还不够？”她下床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裹着缎面的影集扔给我，自己在桌前坐下，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扇扇子。

我一页页翻看影集，里面的照片全是热白的，大都是她和家人亲友在风景名胜的留影，衣着平常，神态安详，很多是在强烈的阳光下皱着眉头的，没有一张是刻意装饰的忸怩动态的。

我取下一张她的自家楼前的单人照片，说：“这张送我吧。”

她回头看了一眼，简短地说："不行，你要我照片干吗？"

我把那张照片揣进上衣兜里，她过来夺，"真的不行，这张我就一张。"

我躲闪着她，像武术家一样拨挡着她向我胸前伸过来的手，"给我张照片怎么啦？"

"不干，还我。"她有些气急败坏，劈胸抓住我闭衣领子，把那张照片从我胸兜里嗖地抽出。

她的力气可真大，她那一推使我一屁股坐回到床上。

"不高兴了？"她笑着问我。

其实我并没生气，只是有些懵然。

"别不高兴，真的。"她胡噜了一下我的头，"你拿女孩照片不好。"

于是我笑，真想为了再让她扭扯我再去抢那张照片。

"送你一只圆珠笔吧。"她在抽屉里翻了翻，找出一杆当时很稀罕的按键式双声圆珠笔递给我。

我满心欢喜地接过来，脸上仍作出很委屈的样子。

她妈妈病恹恹地扶着腰进来，站在门口路有些诧异地望着我。

我一下从床沿站起来，脸刷地红了。

"你欺负人家小孩儿了？"妈妈问她。

"没有，我们闹着玩呢。"她笑着说。

我知道自己这样任其发展下去很危险，每当从她家鬼混出来，我便陷入深深的忧虑，决心以加倍的努力补上荒废的功课。但回到家里就算对着课本坐到深夜，也是满脑子对她

的胡思乱想度过的。她的一颦一笑成了我最孜孜不倦求解的工程式。这种夜以继日的想入非非搞得我身心交瘁，常常睡了一夜起来仍没精打采由于无力驾驭，最后我必然放纵地对待自己，而且立刻体会到任性的巨大快乐。

我宿舍地对待那场即将到来的考试。

我几乎天天都到米兰家和她相会。我把她总是挂以脸上的微笑视作深得她欢心的信号，因而格外喋喋不休、眉飞声舞。我们谈苏俄文学、谈流行的外国歌二百首。为了显示我的下凡,我还经常吹嘘自己和我的那伙狐朋狗友干的荒唐事。我把别人干的很多事都安在自己头上，经过夸大和喧染娓娓道出，以博得她解颐一笑。我惟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已经是那么和我年龄不相称的胆大忘为的强盗，她竟从不以惊愕来为我喝彩。要知道这些事在十年后也曾令所有的正派人震悚。

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纵情大笑次数最多的时候，我这张脸上的一些皱纹就是那时候笑出来的。

有时候，我们也会相对无话，她很少谈自己，而我又像一个没经验的年轻教师一堂课的内容十分钟便一股脑打机枪似地说光了。

她便凝视我，用那种锥子般锐利和幽潭般深邃的目光直盯着我的双眼看过去，常常看得我话到了嘴边又融解了，傻笑着不知所错。我也试图用同样的目光回敬她，那时我们的对视便成了一种意志的较量，十有八九是我被看毛了，垂下眼睛。直到如今，我颇擅风情也具备了相当的控制能力，但仍不能习惯受到凝视。过于专注的凝视常使我对自己产生怀疑，那里面总包含着过于复杂的情感。即便是毫无用心的极

清澈的一眼，也会使受注视者不安乃至自省，这就破坏了默契。我认为这属于一种冒犯。

她很满意自己眼睛的威力，这在她似乎是一种对自己魅力的磨砺，同时也不妨说她用自己的视线贬低了我。

我就那么可怜巴巴地坐着,不敢说话也不敢正眼瞧她,期待着她以温馨的一笑解脱我的窘境。有时她会这样，更多的时候她的目光会转为沉思,沉溺在个人的遐想中久久出神。这时我就会感到受了遗弃，感到自己的多余。如果我驱多少成熟一些，我会知趣地走开，可是我是如此珍视和她相处的每分每秒，根本就没想过主动离去。

为了使我有更充分的理由出入她家，我甚至抛弃对成年人的偏见,去讨好她的父母。我认识地作出副乖巧的嘴脸,表现一些天真的羞涩的腼腆。我尽力显得自己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以博取怜爱和慈颜。

至今我也不知道我做得是否成功，那对夫妇始终对我很客气但决不亲近，也许当时他们就看穿了我，一个少年的矫情总是很难做得尽善尽美。

夏天的中午使人慵倦欲睡。有时她同我说着说着就没声了，躺在床上睡着了，手里的扇子盖在脸上或掉在床下。我就坐在桌前听看窗外的蝉鸣随便翻她书架上的书看，尽力不去看她因为睡眼无意裸露出的身体。

那时，我真的把自己想成是她弟弟，和她同居一室，我向往那种纯洁、亲密无间的天然关系，我幻想种种嬉戏、撒娇和彼此依恋、关怀的场面。

我对这个家庭的迷恋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从我和米兰认识了以后，我几乎腾不出空和哥们儿一起玩了。

我们那次打架带来了一些后果，那个挨打的孩子头上缝了三十多针，他爸爸和派出所的民警很熟，分局来人把汪若海和高晋抓走了，拘留十五天。还传讯了参加那次伤人事件的所有孩子。我因为在别的学校上学，白天不在，得以幸免。

院里知道了这件事后，所有参加这件事的小孩家长在干部大会上被点了名，受到训斥。几乎所有孩子回家都挨了打。许逊和方方跑到外面刷刷夜去了。有天傍晚，我坐电车回家，看见他们俩在故宫护城河边闲逛。

那些日子的晚上，我们都受到家里的严格管束，不大容易出门不。

于北蓓也在事发的当晚流窜到别处去了。

不久，我们开始期末考试，我凭着悟性和故诌八扯的本事勉强应付过了语文和政治、历史的考试，而数、理、化三门则只好作弊，抄邻桌同学的卷子。最后也都及格了，有几门还得了高分，这不禁使我对自己的聪明洋洋自得。

考完最后一门课，我就跑到米兰家找她。她家来了个老太太，大概是她姥姥，一口难懂的南方话，说米兰不在，去买菜了。

我背着书包在菜市场里转了一圈，发现她正拎了一网兜鸡蛋和两条带鱼，站在蔬菜柜台前挑茄子和西红柿。

“你还买菜，小家妇似的。”我见了她后笑着对她说。

“小家妇就小家妇呗，不买菜吃什么呢？”她把西红柿放到秤盘上，售货员又故意拿了几个坏的搁上去，翻着白眼说：

“这儿卖的西红柿不许挑。”

她也没在意，照样付了钱。

我们走出菜市场，她请我在冷饮柜前渴冰镇汽水。

“我们后天就放暑假了。”

“还是当学生幸福，每年还有两个假。”她吮着汽水瞅着我说。

“不上学了，我就不一定能天天来了。”

“你打算上哪儿玩去？”

我对她没有流露丝毫对我不能天天来遗憾感到失望。

“哪儿也不去，游泳，打篮球。”我渴完了一瓶汽水，玩着麦管。

她的瓶子里还剩了多一半黄澄灌的汽水。

“我的假条也快满了，又该上班了。”她似乎有些忧郁。

“你到我们那儿去玩吧。”我兴致勃勃地邀请她，又对她吹了通我们院的好玩和我的朋友们的有趣。

“我才不想认识你们那些小坏孩儿呢。”她笑着说。

“你来吧。”我求她，“你不想认识他们就说是找我的。真的我们院就跟公园似的，哎，可以照相。”我眼睛一亮。

她笑了，“再说吧。”还了汽水瓶子，拿了押金往家走。

我跟她到灼热的太阳地，“别再说呀，到时候都不好联系了——说准喽！”

“好吧，你说哪天吧。”她含笑应允。

前面走过来两个我们班同学，我连忙从她身边躲开，假

装和她不认识。

回到院里，还不到中午两点。院里鸦雀无声，各家各户在午睡。

我看到卫宁穿着拖鞋从他家门内出来，穿过殿门沿着游廊急急往后院奔。

我叫他，他脚步不停地对我说："高晋和汪若海回来了。"

我连忙跟上他，一同来到高晋家，所有哥们都在，正怀着浓厚兴趣听高晋吹他在看守所的表现：

"我们那号里关的净是打架的，就一个倒粮票的一个杆儿犯，叫我们挤兑惨了……"

享晋在看守所里剃了个秃子，这时也就长出一层青茬儿，虎头虎脑的引人发嚎，表情、架势则完全是个大英雄。

他坐在三屉桌上，两腿晃荡着，把烟灰撣得到处都是。

"汪若海我算是知道他，忒雏儿，一进去就全抵了。要不是他根本折不了。"

"真该抽丫的，为他的事儿……"高洋愤愤地说。

"算了，一个院的。"高晋宽容地说，"以后不跟他过事完了。"

"你进去挨打了么？"卫宁问。

"敢！"高晋一瞪眼，警察对我都特客气。我一进去就听他们说："你们要打我，我就头撞墙死给你们看。"把他们全吓住了。

高晋一支烟抽完，大家纷纷把自己的烟掏出来给他抽。

我也顺势想从许逊的烟盒里抽一支，遭到他的训斥；

“你老蹭烟，从没见你买过。”

我觉得他们刷了两天夜后，一个个都变得有点蛮横了。

“有什么呀，回头我还你一盒。”我不甘示弱，坚持从许逊手里拿根烟点上。心里直打鼓，生怕他和我翻脸。

“你最近都干吗了？怎么老没见？”高洋问我。

“找不着你们，自个玩来着。”我作出一副独行侠的样子，“明儿我给你们了‘圈子”，刚在西单商场拍的。”

其实我把米兰称为‘圈子’，并无这一蔑称本身所包含的污辱意思，仅仅是当作女性第三人称的代称。当时没有什么更多更中听的女性称谓，我要不叫她“女同志”，就只好干巴巴地称为“那女的”。

大家的注意力和兴趣点果然转移到我身上，我也跃成为在这段时间内有所作为的好汉。

我要不想被人当作只知听话按大人的吩咐行事的好孩子，就必须显示出标志着成熟的成年男子的能力；在格斗中表现勇猛和对异性有不可抗拒的感召力。必要的话，只有弄虚作假。

我在院门口等米兰时，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朋友们毫不怀疑我是用通常的方式结识并控制了这个“圈子”。

我焦急地等待院里下午上班的班车尽快开走，我可不想让我父亲看到我居然和女人有了勾搭。

班车准时开走了。我变得有恃无恐，神气活现地站在大门口伸着脖子张望，我甚至希望过路的院里同龄女孩子留下来观看我和一个那么高大美丽的女人的约会。

约定的时间过了二十分钟，她才在胡同另一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方向出现。当时我已经在胡思乱想，把种种意外、天灾人祸都考虑到了，陪我在门口等的卫宁也嘲笑我被"涮"了。这时我看到她，一个箭步窜到大门中央，高举起右臂像欧美港口城市常见的什么女神矗立在那里。

她过了一会儿才发现我，笔直地向我这边走来，我放下手臂心情复杂地望着她；想来期待着她有一个光辉夺目的再现，起码也应该浓妆艳抹，花枝招展，给我的朋友们一个不亚于我初瞻其风采的同样倾倒才够味儿。可她完全没有体察我的苦心，随随便便在我看来穿得乱七八糟就来了，而且既没打伞也没戴墨镜，一路暴晒脸红得像个煮熟的螃蟹姿色大打折扣—— 叫我怎么拿得出手？

真不喜欢她这么普通，效果全没了。

她走近我，脸上露出笑容，"抱歉，我是准时到的，可迷了路，你们这儿的胡同真够难找的。"

我挑剔地看着她，一点没显出热情，冷淡地给她介绍卫宁。

"你好。"她低头和身材矮小的卫宁握手。

我们俩带着她往院里走，她一路看着园林建筑赞叹，你们这儿真是挺好看的。"

路上遇见的大人小孩都对我们侧目面视。她浑然不觉，"这院子挺深，住的人还真不少。"

卫宁悄悄对我说："可以，够飘的。"

"她今天没好好穿。你没见过平时她的样儿，那才飘呢—— 否则我哪会拍她！"

我们带她到假山，他们全在上面的亭子里抽烟，我发誓他们是看到我们上山后才摆出那么副随意的姿态。

享晋一见米兰就说："我见过你。"

别人则都是一副倨傲的样子，他们用拼命抽烟和粗野的举止来掩饰个人心中的激动不宁。米兰无论身高还是块头都大我们这帮包括最粗壮的方方，坐在我们之间有点像长颈鹿和一群梅花鹿混在一起。

"你是不是和于北蓓一个农场的？"高晋问。

"是。"米兰点头，她似乎有点不愿意提起工作的单位。

"于北蓓跟我们特熟。"高晋说。

"是么，她认识人挺多的。"米兰微笑着掉脸看假山周的风景，"这假山够大的，那边还有两个亭子。"

院里冰棍房的冰棍制出来了，卖冰棍的老太太推着冰棍车从山下经过。我下山买了半纸盒小豆冰棍，上来分给大家吃。

许逊、方方打打闹闹，看到那边亭子里有几个小孩在打弹弓仗，便去一人抢了一把弹弓枪，在假山石、树之间互相射着玩，把小孩追得满山跑。

我也到另一个亭子抢了一个小孩的弹弓枪，把他兜里的全部纸弹都搜了出来，领着一帮小孩和许逊方方展开对攻。

我希望米兰受到朋友们的欣赏，如果他们能产生引诱她的念头我更满意。我也希望米兰能对我的朋友感兴趣，希望他们多交谈，增进了解。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的地位牢不可破，所以我乐得大方一些，潇洒一些，让别人觉得我这人满不在乎。

看到米兰和留在亭子里的高家哥俩从容饶有兴趣地聊起来，我感到欣慰。

一个麾下的小孩按照战斗的原则伏击了方方，用纸弹击中了他的脸，把他打疼了。方方急了，追上小孩左右开弓扇了两个大耳刮子，小孩被打哭了，弹弓便也只得中止。

我们几个到另一个亭子里吸烟、喘息。他们看着坐在中间亭子里和高晋、高洋聊天的米兰，轻浮、刻薄地议论：

“一看就是圈子，屁股都给操圆了。”我认为他们的评论极不公正，私心觉得连我的感情都给玷污了，可在哥们儿面前是不能为一个女人辨护的。也跟着笑。

“你觉得她好看么？”许逊问我。

“就那么回事吧。”我仰着脸说。

“这种女的天安门那儿一帮一帮的。”

“咳，我就是觉得她有钱，每次我们去冰室都是她请我。”

“你动了她么？”

“你想我会闲着么？”

“哎，赶明儿我发你一个。”许逊拍着我肩膀说。“比这可棒多了，特水。”

米兰在远处笑起来，头向后仰，满面春风，高晋、高洋则一脸坏笑。

隔一会儿，笑声才传过来，他们又在亲热地交谈。

米兰比手划脚说着什么，眼睛四处张望，向我们这边看了一眼，又继续对高晋他们讲。

我忽然感到一阵不安。“咱们过去吧？”我对大家提议。

“过去干吗？多没劲，还不如在这儿坐着。”方方又和许

逊打闹起来。他们互相较着膂力，站起来撕掳看到亭子中间，最后方方把许逊胳膊拧到身后笑着问：“服不服了。”

方方刚松开手，他又反扑上去锁住方方的喉咙，一边喊我：“快上来帮一把。”

我把烟叨在嘴里，上前按住方方拼命往后捣的一条胳膊，把他的手腕反拧过来，一边用脚使劲踢他的岔开撑在地上的一只脚。

那只脚终于被我踢松，方方失去平衡，坐了个屁股礅。

我和许逊松开他，撒腿就跑，直奔中间亭子，方方在后面追。

我们笑着跑进中间亭子，方方也追到了。我先告饶：“服了服了，别闹了。”

“弹个钵儿。”

我伸出脑袋让他在额头上狠狠弹了一下，擦着汗在米兰身边笑着坐下看他去追许逊。

他在另一个亭子的方阶前追上许逊，打得他“哎哟哟”乱叫他押回来。

‘跟大家说服了—— 大声点 !”

“服了 !” 许逊一跳老高。

米兰笑着看我们闹，听到高晋说什么，头往一凑竖起耳朵，“你说什么 ?”

“哪天你弹段琵琶给我们听听。”

“行呵。” 她坐直说，“哪天我把琵琶背来。”

“你要会拉小提琴就好了，我爸爸他们军文工团就缺小提琴。”

“会弹琵琶不能拉小提琴么？”卫宁问。

“两回事。”米兰说。“一个是弹拨乐器，一个是弦乐，使弓子。”

“你可别去他爸他们军的文工团。”许逊说，“一去先得叫他爸糟踏了。”

米兰光笑，高洋就抓住许逊胳膊，问方方：“是不是还得治他？”

许逊跳开逃到一边，“胳膊都打脱环了。”又对我说，”你说他爸是不是比他们花？”

“没错，花得厉害。”我笑说。

高洋追打许逊，反被许逊一路各种勾拳、摆拳打过来，“来呀，来呀。”

高洋也以各种拳击作动招架，两人花拳绣腿来来往往比划了几个回合，少着收势凑在一起点烟抽。

高洋手里甩着烟坐回来说：“真花的其实是方方他爸，你爸是不是作风问题降过级？”

“你算了吧，我爸哪有那本事。”方方说。

“反正我知道你爸两老婆，你在老家还有一大哥。”

“那卫宁他爸还娶过仨呢，其中一个还是地主的闺女。”

“爸都死了，还说他干吗？”

“死了也得批判那思想呵。”大家笑说。

“你想当兵呵？”我问身边笑吟吟倾听的米兰。

“嗯。”她淡淡地说。

“干吗不考‘战友’呢？”

“我还考总政呢。”

我讨了个没趣儿，讪讪地不吭声了。

“哎，你会弹琵琶，那也一定也会弹吉它吧？”许逊冲来米兰说。

“那倒行，拨几个和弦伴唱没问题。”

“那我家有把吉它，我拿来你给我们弹首《山楂树》吧。”

“得得，你闹不闹呵？”我说许逊。

“晚上吧。”高晋盯着米兰说，“晚上你别走了，咱们到假山来唱歌。”

“你不能晚上不回家吧？”我问米兰。

“那倒无所谓，我今天出来倒是和家里说了回农场。问题是我晚上不走住哪儿呵？”

“这你放心，我们这儿可有的是地方住。”许逊笑着说，“你愿住谁家都行。”

“那我挑一家吧。”米兰笑。

“就挑我吧。”许逊拍着胸脯，“我那儿凉快。”

大家便笑，米兰也随着笑，给了许逊近乎一个媚眼。

“哎。”她扭头对我说，“你家能洗脸么？我觉得我脸上特脏，风吹了一下午。”

“你怎么随随便便就说要在我们这儿住？路上我埋怨她。

“怎么啦？不好么？”

“当然不好了，”我提高嗓门说，进了家门给她打洗脸水，暖瓶里已没多少热水，我往盆里倒的时候不留神把水碱也倒了进去，”你知道我们这儿都是什么人？”

“我看你们院小孩一个个都挺老实的。”她撩着上面那层干净的水洗脸，攥着香皂骨碌碌滑转，涂了一手香皂沫儿，仔

细地搓洗十指，“听你说还以为他们多坏呢。”“你以为呢，噢，坏非得写在脑门上？”

她不做声，开始洗脸。

“你是不是常在不认识的男的那儿住？”我把我的毛巾递给她时，忍不住讽刺了她一句。

她怔了一下，接过毛巾锐利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擦脸，“你生气了？”

“没有。”我气乎乎地说，“就是觉得……”

我想说她轻浮、贱，又觉得这么说太重了，弄不好会把她得罪了，转而问：

“高晋都跟你聊什么了？”

“没聊什么，就说我想当兵他可以帮我。”

“我怎么不知道你想当兵？你从没跟我说过。怎么头一次见他倒跟他说了？熟得够快的。”

“瞎聊呗，就说起来了。要不干吗？干坐着？这可是你叫我来的，我来了你又不理我，自己和小孩去打弹弓仗，还说呢。”

她这么一说，倒说得我怪舒服的，不禁笑起来，“当着他们的面，我哪好意思跟你多说话呀。”

“那有什么？咱俩也没别的什么关系。”她在窗台上的擦脸油盒子里挑，“哪个是你妈使的？”

我指了一种牌子的雪花膏，她打开盖子嗅了嗅，挖了一指头涂在鼻尖、额头、双颊上。

“其实我也觉得挺没意思的。既然人家说能帮我，我就利用一下他呗。我真是挺想当兵的，从小就想，可惜我们家是

地方的，没路子。”

她把星星点点的雪花膏揉开，回头问我：“你说他真的会帮我么？”

“会吧。”我说，“只要他爸爸点头，进他们军的文工团应该没问题，回头我再帮你问问——你琵琶弹得怎么样？”

“问题是我的琵琶弹得一般。”她笑着转过身来冲我说。

这时，我听到门一响，我爸爸进来了，手提公文包出现在米兰身后。

当时我就脑袋嗡了一下，周身的血像染缸里扔进一块方头密密麻麻溅到脸上。他怎么没到下班时间提前回来了？

米兰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回过身去看见我爸爸。她也有几分局促，但基本坦然，微笑地向我爸爸问好：“您好，叔叔。”

我结结巴巴地解释，“这是，这是我们老师。”

米兰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我爸爸打量了米兰一眼，用那种洞悉一切的沉稳目光看了看我，对米兰说：

“你跟我来一下。”

米兰不解地看了我一眼，我无能为力，她低头跟我爸爸到他的房间去了。

我听到我爸爸房间传出来的隐隐约约的谈话声。父亲的声音很浑厚，一字一板，听上去很有条理和信心；米兰的声音则是低喃、不连贯的，有时蹦出几个清楚的词。

我又羞又急，渐渐萌生出一种难以遏制的愤怒，真想抄起个什么沉重结实的东西扔过去，以惊人的“豁啷”一响和满地粉碎的结果来表达我的感情。当然，同我鼎沸欲喷的情

绪恰成鲜明对照的就是我身体的一动不动。

片刻，他们从房间里出来了，两个人都很严肃。

“我走了，叔叔。”米兰彬彬有礼地对父亲说。

父亲点点头，转身回了房间。

我急忙上前小声问开门欲走的米兰：“他跟你说什么了？”

“教育了我一顿。”米兰小声说了一句，匆匆沿着走廊走了。

我回身看到父亲拿了一叠文件从他房内出来，指着我说：“你不要出去，晚上回来我找你谈。”

说罢，他出门走了，又去上班。

我连忙回屋打开窗户叫正走到花园游廊通往后院的瓶形门口的米兰，“哎，哎。”

她回头看见了我，下了游廊踩着长满青苔的土地走过来，站在我窗外探头往屋里瞧：

“你爸爸走了？”

“走了，你进来么？”

“我可不敢再去你家了。”她吐吐舌头说，“你爸真厉害。”

“那你没有，态度还挺和谒。问我跟你是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问我的父母是谁，家住在哪里。”

“我爸爸真讨厌！”我咬牙切齿地说，“你都告了？”

“这有什么好瞒的？”她笑笑又说，“他也是关心你，怕你学坏。”

“你怎么不说是我老师呢？”我埋怨她。

“那哪骗得过去？也不像。再说也没必要骗人。”

“唉。”我在屋里叹气顿脚，“我算是又被他逮住了。”

隔壁邻居的窗户一响，支出一扇玻璃。米兰扭头就走，一指邻家窗户，“有人监听。”

“你去……”我张嘴无声，用手指假山方向。

她点点头，绕过柏树丛消失了。

我也点头，不住地点头，接着在自己家里回过身来。

晚上，吃过饭后，我和父亲做了一次长谈，我主要是聆听，不时被要求解释一下动机而已。本来以为父亲会非难我，孰料他竟意外的态度诚恳，并无疾言厉声，基本属于娓娓动听和循循善诱。

他告诫我不要过早交女朋友，年轻的时候应该把精力都用到学习上去。要树立远时理想，要有自己人生目标，当然这目标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当时惟一的；做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他表示他和其他很多我不认识的人都对抱有殷切期望。似乎他们认定我将来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而这点在当时我自己一点把握也没有。

我一点也不感动，不是施教者不真诚抑或是这道理没有说服力，而是无法再感动了。类似的话我从不同渠道听过不下一千遍，我起码有一次到两百次被感动过，这就像一个只会从空箱子往外掏鸭子的魔术师，你不能回回都对他表示惊奇。另外我也不认为过份吹捧和寄予厚望对一个少年有什么好处，这有强迫一个体弱的人挑重担子的嫌疑，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造就一大批野心家和自大狂。

我耐心地等他把那些华丽的词藻全部用尽，假惺惺地掉了几滴泪，然后带着“好好想一想”的任务上床睡觉去了。

我在床上想了半天怎么在平原地带统率大军与苏军的机

械化兵团交战，怎么打坦克，怎么打飞机，怎么掌握战机投入预备队进行战略反攻。当然我思路怎么也脱不开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虽然我当时就怀疑地道战和地雷战能否在现代条件下仍和打鬼子时一样行之有效。

想完激烈的战役，我又设想了一番凯旋而归万众欢腾的场面。除了苏联将军式的一胸脯勋章，我还热切地幻想自己能挂点彩，只有一只膀子之类的，但决不穿的确良的国防绿，最损也得是一身马裤呢！

之后，我就翻窗户跳出去了。

我走到假山脚下，听到山上亭子里传来轻轻的男声合唱，其间伴有隐隐的吉它弹奏。他们唱的是那个年代很流行的俄国民歌《三套车》，歌词朴素，曲调忧伤。在月良星疏、四周的山林飒飒作响的深夜，听来使人陡然动情，不禁叹息，无端有遗珠失璧之慨。我至今有所不解；中英两国的民族经历是那么相似，为什么两国的民歌传达的精神实质那么不同？我们的民歌总是欢快的，要么就是软绵绵的伤感，偶有悲凉也是乘兴而抒，大概我们的人民个个都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所以如此吧。

我上了亭子，他们又在唱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小路》。他们看到我并没有停下来，自管陶醉地唱，摇头晃脑，面带笑容，每个人的眸子都在夜色中闪闪发光，似乎歌唱使他们的眼睛变成磷质晶体。

高晋拉我在他身边坐下，示意我走入过去和大家一起唱，米兰坐在我对面，摇晃着身体弹着吉它，也在愉快地唱，用

眼睛鼓励我。

他们一支歌接一支歌地唱下去，唱遍了我们熟悉的每一首歌。他们嗓音很粗糙，唱得参差不齐，但那份忘情自有一种动人的感染气氛。

我虽然没开口唱，但心中洋溢着激情，萦回着那一首首歌曲的旋律，如同放声歌唱一样痛快。

我注意到米兰和高晋的歌唱不断相互注视，但我没有一点嫉妒和不快，同声歌唱使我们每个人眼中都充满深情。

不记得那天夜里说什么了，只留下唱了一夜歌的喜悦印象。从第二天到中午才起床这一事实推断，我们起码唱到凌晨。米兰终究睡在了谁家记不清了。似乎没有导致丝毫的淫秽怀疑和色情想象，从第二天我们之间没有投下任何不信任的阴影可以证实这点。实际上第二天我们再见时她已不在场，也许她根本没住在这儿，赶早班车走了。我恍惚记得我们还在高晋家坐着聊天，喝很苦很浓的茶，米兰困倦地偎坐在藤沙发上，用朦胧却不掩明亮的眼睛瞅我或在场的别人。可这个记忆是不可靠的，场面是真实的，而时间也许不准确，因为她后来屡次到过我们院，我们在高晋家或是方方家有时是在卫宁家都作过夜长聊。

我在游廊上问过高晋，也许是站在那儿看小孩踢足球。“你真打算让米兰到你爸他们军文工团去？”

“我准备帮她这个忙。”他以前所未有的一本正经态度回答我，“我觉得她挺合适的。”

接下来的这段日子，我对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记忆有些混乱，诱发行为的契机也不甚了解，但场面无疑是真实的，虽然十之八九是不完整的。

这场面的地方多数在我们院的各个角落，部分是在大街上，其中仅我记得的有：东单、东四北大街，西四丁字路口，位于北海和中南海两湖之间的文津街。

她在我们院有石头拱券和饰有花纹矛尖的铸铁门旁的传达室窗口打电话，旁边站有高晋、卫宁等人，我的位置应该是骑车路过。

她眉飞色舞地对着话筒大声说着什么，咯咯地笑。她的一只手拽着黑色的线绳，倾听对方讲话时无意识地在上面来回抚摸。

她在葡萄架的绿荫下，踮起脚尖够一串累累垂下的紫莹莹的葡萄，摘下尖部的一颗放在两唇间吮咂，鬼鬼祟祟地四下张望。

我处于月亮门连接游廊另一端，正要往我家的那排平房拐。

我们在高高拱起的屋脊顶上，脚踩着泄水横沟，坐在鱼鳞瓦筒上，戴着墨镜坐成一排。

前方是院内大小院落互相衡接、布局工整的重重房脊；右前方有一轮明亮、溅着茸茸毛边的夕阳。

下面广场有两个妇女在吵架，旁边围了一圈稀稀落落的人，有战士和小女孩。

她们的恶毒咒骂断断续续，高一声低一声地传上来。

米兰在嗑瓜子，墨镜遮住了她的一半脸，她显得悠闲，无动于衷。

她背靠着北洞桥头新竖起的白栅栏，两手平伸抓住力所能及处的两根栏杆，左脚后蹬着石台，神态专注地和高晋说话。

高晋离她很近，很有些把她逼着贴到铁栅栏上的劲头。

她头扭向一边，神态茫然，再过头来却粲然笑了。

白塔极为耀眼、须大无比地矗立在她身后一湖碧水另一岸的葱郁的琼岛山上大地。

还有一些场面含义过于不清，影象模糊，惟有感受突出，我不能肯定确曾发生，也许是出自我的想象的暗怀的愿望。

我和她在雨天的街头行走，撑着一把透光的天蓝塑料伞，伞的周围边沿滴答着如泣如诉的雨水，我的鞋，裤腿都被淋透了，她的就腿和赤裸的脚丫也都湿漉漉的，在阴霾的光线下苍白、光洁如塑料。

我的个子比通常要矮，矮得像个侏儒，紧紧傍着她的腰间走。她的一只手垂搭在我肩头，五指纤细似钩。

我总想抬头看她的脸，可看到的只是透射着日光形成一片淡蓝晕芒的伞穹和银亮的放射开来的不锈钢伞骨，一个浑圆多肉、粉红娇嫩、不住颤动的下巴的整个视野内处于不可逾越的中心位置。

雨天的冰凉至今仍留在我裸露的皮肤上。

剩下的就是一些关乎我个人的记忆：我打开一间空荡无西的房门，蹑手蹑脚的屋里走，拿走压在凉水瓶下的几张小

面额钞票。从和钞票压在一起的纸条上写的字看，这钱是母亲留给孩子订奶的。

我大概还偷过一只上海“宝石花”半钢手表，用三十块钱卖给了一个人，到底是谁我忘了。

我那时非常需要钱，我后来再没那么穷过；一文不名，又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我用那些钱请米兰和我的朋友们吃冰激凌。我们不能老让米兰掏腰包，虽然她很乐意，并没有现在一些披金戴银的时髦女孩的小家子气。我在最潦倒的时期确实吃过一段软饭，吃得还挺顺嘴，差点毁了我。但你起码可以知道，我曾付出了多么真挚的努力那么一种惊险的方式来使自己更有点男子气。

我们那时常吃的只是一种画着冰山的蓝盒冰激凌，现在这种牌子的价廉物美的冰激凌已在市场绝迹。我们都很爱吃西单商场楼上冰室出售的一种碟盛的奶油冰激凌，一球冰激凌上浇上厚厚一坨甜奶油，后来我在上海吃到“掼奶袖”和那味道很相近。虽然这种奶油冰激凌一直只卖五角钱一份，可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天天可以享用的。如果能到位于东风市场的“和平人餐厅”去吃上一份拌有水的冰激凌“三德”和“雪人”那就是莫大的奢侈了，相当于现在到大饭店吃上一餐日本菜喝上一瓶英国酒洗上遭芬兰浴。

这个两层楼的西餐馆不久便被一把火烧掉了，几年之后才在金鱼胡同的一平房里重新开业，后来又拆掉了，在旧址上盖起了“王府饭店”。

我承认，冰激凌可能没窝头重要，但对有的人来说，“宁肯不吃窝头饿饿着肚子也要吃冰激凌。”那个时候资产阶级还

在国门之外觊觎我们呢。

我对米兰那些日子的印象如此丰富，那么密实，环环相接，丝丝入扣，甚至重叠交织，分隔不开，想来那段时间我们是经常见面的。

为什么我还会有难以排遣的寂寞心情和压抑不住的强烈怀念？

为什么我会如此激动？如此敏感？如此脆弱？平日司空见惯一向无动于衷的风景、世想，乃至树叶的簌响，鸟类的呢喃，一朵云的形状，一枝花的姿态，一个音符，甚或一籁俱寂都会使的深受感动，动辄热泪盈眶。

难道万物突然有灵了么？

我爸爸和部里的其他一些参谋到出东半岛看地形去了。那时军方除了担心集结在中蒙边境的苏军机械化兵团直捣北京，似乎对来自海上的登陆威胁也很重视。中日淞沪会战时日军杭州湾的登陆和朝鲜战争美军在仁川的登陆都给制家国土防御计划军事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每一个了解近代史的中国人心灵上被我国百年来有海无防的惨痛经历投下的永久阴影。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几年后我在驻青岛的海军舰队服役时，曾看到山东省半岛沿海高点遍布雷达，火炮、高炮和导弹发射基地。当时用某要人的一句话说就是，“海军三十年来基本上没有形成战斗力。”

现在好多了。

我爸爸的出差使我获得了短暂的自由和解放。

那天是“八一”建军节，食堂会餐，每家都发了餐券。我们一帮孩子也喜洋洋地会会餐，自动集中在几张餐桌周围。桌上备有啤酒和红葡萄酒，菜则是北京军队传统的红烧肘子、四喜丸子、纯黄花鱼什么的。我们和战士，家属一起大吃大喝，不停地干杯。那时我的酒量很少，喝了几口葡萄酒就晕乎乎的，其他人也都脸红脖子粗地吵闹不休。

吃完出来天已经黑了，我记得于北蓓来了，板着脸和高晋说什么事，似乎是为汪若海。她可能是为汪若海抱不平或是汪若海托她说情。汪若海的怯懦行为被揭露后，我们一直不理他。我们从小就崇尚烈士，能容忍一个叛徒生活在我们中间么？尽管他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屈膝，我们唾弃的也仅仅是这种不坚贞的行径，就像新朝尽管也对前朝的降臣委以重任仍毫不留情地把他们统统列入《贰臣传》。

汪若海自然对这种空前的孤立痛苦万分，他被迫和那些更小的孩子一起玩。好几次我们成群结队呼啸出入时，我都看到他领着一帮打弹弓仗的小孩站在一边，远远地用羡慕的眼光看我们。

于北蓓很激动，也许是惺惺惜惺惺，她比我们大两岁，大概更能理解情势所迫和不由己这两个词。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说服高晋的，她说话吐字飞快，我听到了些只言片语，“你们真是小孩……”，“太没经过事了……”之类的。

后来，汪若海就来了，怯生生地赔着笑，见面就给每人发烟。看到一个曾经那么要好的朋友变成这样，我们都有些

难为情，想对他亲热点，又不知从何做起，于是都客客气气的。

于北蓓更多地表示出对汪若海的青睐,跟他坐在一起,为他点烟，主动找些高兴的话引他说，甚至公然和他亲热，摸一把拧一下的，有一阵还把胳膊搭在他肩上，搂着他依偎着坐在一起抽烟。

现在看来，这一举止是一个勇敢的姿态，在我的回忆中她的这一形象最鲜明、最不可磨灭。

我发现高晋不在已是下半夜，实际上是当回来进门，我才想起他走了很长时间。他脸色苍白，形容憔悴，然而一点醉态没有。当时我们的酒都醒了，又饿了，正盘算着去食堂偷点会餐剩下的肉食。汪若海主动请战，最后决定由他和方方摸进去，我和许逊在外接应。高晋没有像平常那样策划指挥一番，而是到里屋闷头躺下，高洋进去和他说，他对高洋也很不耐烦，粗声粗气地把他轰开了。

几天后我才知道，他那天晚上骑车去了米兰家，他那天也醉了，穿过全城用了几乎一小时骑到米兰家楼下。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米兰住的那幢楼的。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他从路边第一幢楼开始一幢楼一幢楼地喊过去。

他在黑漆漆的楼群间放肆地大声呼喊着米兰的名字，响亮、嘶哑的吆喝声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听来十分瘆人，由于没回应显得凄厉、绝望和近乎病态的执拗。那天夜里很多居民都在睡梦中被这惊心动魄的呼叫惊醒，躺在黑暗的床上心烦意乱。我的一些住在那片楼区的同学在一个月后还对我心有余悸地述说他们在暑假期间一个黑夜的遭遇的感受，他们

再次入睡后大都陷入可怖的噩梦之中。

接下来大概就是米兰听到了对她的呼叫，她房间的灯迅速在顶屋亮了，在黑鸦鸦的楼群中这扇蓦然出现的明亮窗房无疑给茫然寻找的高晋提供了一个清晰、准确的方位和座标。他在那扇窗房下像叫春的野猫一声比一声高地朝上叫着。尽管我知道那姿态非人类所能，但我的想象还是顽固地告诉我：他是两臂撑着上身蹲踞在那里叫唤的。

这叫声像它乍起时那样蓦地消逝了。这意味着米兰披着上衣下楼来了，同她一起下来的还有她的父亲，那位儒雅可敬的先生显然是不请自来。

可在想见，在这种情形下，高晋和米兰不可能再说什么，据高洋可疑的描述，那位父亲并没有严厉地责任高晋，虽然他的行为已构成冒犯和无耻，他请高晋上了楼，还给这个沮丧的少年一支烟让他镇定，而高晋也就抽了，香烟的牌子据称是过滤嘴“中华”。我不知高晋是否表示了歉意，反正他很快从醉态中清醒过来，变得安静了，神态有些萎靡不振，肯定会感到难受，我后来看到的脸色苍白和疲惫不堪那时便已经像肝炎病人的黄疸呈现出来。

然后他便掐了烟一声不吭地走了。

米兰的表现和反应众说纷纭。有人说她自始自终毫无反应，直到事情结束。有人说她开初流露了对高晋的不满和生气，三人上楼进房间后，她便退出了现场，直到高晋一直呆在自己房间没出来。还有一种说法，说她很愤怒，但这愤怒是针对她父亲的。她父亲彬彬有礼的介入被她视为一种不近情理的干涉。她一直冲她父亲叫嚷，试图把高晋带回自己房

间照料。我相信并非由于她父亲的阻挡而是出自高晋本人的意愿，他还是走了。

虽然这三种说法不分主次，都有怎样有力的证人和很难杜撰栩栩如生的细节，我还是一下就相信了最后一种说法。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证据，而是我觉得当她父亲坐在高晋对面时，她披着一件外衣气乎乎地站在一旁这情景更为合理。

两位当事人从来没有对我透露过有关此事的一个字，就像此事从没发生过或仅仅是个无足轻重的传闻和谣言。当然这件事的真相现在确实变得对任何人都不重要了，他们如果活着也许早把此事忘了。

至今我对高晋和米兰那段昙花一现的关系所达到真实程度，仍无从猜测。就我所知，米兰最终也没到高晋父亲的部队当文艺兵，两个月后当我们和米兰断绝了来往，他们也没再私下保持联系。年底高晋和高洋就当兵走了。那时他已经有一个真正的女朋友，是个驻京部队的女兵。再之后，当我们纷纷走向了社会，在人生旅途上各行其道，殊途不同归，即便再次路遇至多也就是一个微笑，一个招手—— 就像我们之现在那样。

如果我是米兰，一定要有所择求的话，恐怕我也会选择高晋，他当时确实在我们那群孩子中出类拔萃，个子最高，像混血儿一样漂亮，而且具有不同寻常的阅历，这阅历熏陶出他集明朗、残忍、天真于一身迷人气质。如果生逢其时，他本来可以像德帕迪厄那样成为令妇女既崇拜又恐惧的电影明星。现在他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个成功的小商人之一。

当时，确有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俩的互相吸引和彼此迅速

接近。米兰来到我们院不再先找我，而是直接到高晋家去。有时我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到来，偶然串门到高晋家，才发现她来了好半天了，两人正聊得开心。我几乎完全被撇在一边，即使在场也是个龙套的角色，只有坐在一边听的份儿，插嘴便显得挺不知趣，往往把他们谈兴正浓的聊天突然打断，两个人一起友好地微笑着然而神态怔怔地望着我。

他们都挺照顾我。我在场时高晋就不特别多和米兰交谈，巧妙地尽量使话题跟我沾边，以使我加入谈话。有时还主动向我预告，“明天米兰来，你也一起来吧。”

米兰也有意对我另眼相看，坐在高晋家和他聊天时看到我进来，立刻表露出极度的欢慰，这表态常常成为伴随着手舞足蹈的兴高采烈。还要高洋或者高晋本人证明：“特想你。”“听说你一会儿来特高兴。”

她对我一贯持会爱、亲热的态度，连笑容都是那么始终如木甜蜜。对高晋往往不客气，公开嘲笑他过火的豪迈与奔放。为他某一句不慎的言行，认真吵过几架，生过几次气。有时还指使他跑腿，为她买些她临时想起来要用要吃的东西。

当和我高晋发生争执时，她便坚决地站在我这一边，逼着高晋对我让步。

对这一切，高晋虽然也不满也抱怨甚至不予理睬或消极不执行，但从没真动过火。他的脾气变得柔顺了，连汪若海有时挤兑他，他也微笑听着不吭声。

那天，我们去新侨饭店吃饭，米兰和我们在一起。吃完离桌刚要走时，靠门口窗边坐着一桌大汉中的一个招手叫米

兰过去。那是一个著名的属于“老泡”一级的“顽主”和他那同样著名的一伙。此人在北京以好矛斗狠声市九城，事迹近乎传奇，很多名噪一时的强徒都栽在他手里。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晰露头角，“玩”了近十年，长胜不衰，令我们这些小坏蛋十分敬畏。

我没想到米兰居然和他认识，而且看样子还很熟。她过去站着和那人说话。那人坐着，岿然不动，面无表情，仅嘴皮嗝动，似乎在问米兰什么。米兰回答时板着脸，眼神凉然。他们说了几句，米兰便傲然离去。那人脸色灰黯，低头不语。

我们正要走，他忽然又抬头伸出中指指高晋，“你，过来。”

当时我们便一起站住，个个心里紧张起来。

米兰已走到门口，又转回来，冲那人喊：“你要干吗？”

那人没理米兰，再次叫高晋：“你过来。”

“你别理他。”米兰对高晋说。

“去，滚一边去，臭圈子！”那桌中的另一人粗鲁地骂。

我至今难忘米兰遇辱不羞的坦然面容，那是我们很多男人都很难做到的。

高晋也很镇定，惟一可以看出他心中不平衡的就是他双目炯炯。他向那桌人走去。犹如被一根线扯着，我们几个也跟了过去。西部片坐在小酒馆里默默饮酒的带枪牛仔眼中一下认出了那种目光。

当时每一钞都可能骤然爆发一场血的腥的斗殴，一个眼神就会引发不顾一切的大打出手。那时我们已经习惯于出门携带菜刀和军刺了。装着凶器的军用挎包就吊在我们脖子上，带子缩得很短，位置正在胸前，瞬间便可以抽出砍杀。方方

已经把手伸进挎包内了。

旁边几桌吃饭的男女纷纷转过头来紧张地盯着我们。餐厅里一下安静下来。

高晋大概还认识那桌中的一个人，他和那人点头打了个招呼。

“你叫高晋？”那人冷冷地扫了高晋一眼，声音平淡地问。

“是。”高晋不卑不亢。

“米兰你现在带着呢？”

高晋没回答，只是盯着那人。

这时，邻桌过来一个既和我们认识也和那伙人熟识的小个儿，满脸堆笑对高晋和那人说：“怎么，你们还不认识吗？和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没你事。”那人不客气地说，挥挥手，像轰一只苍蝇。

小个儿没再多说一句，回到自己坐的那桌，喝着啤酒愤愤地看着这边。

“没事，就是问问。”那人把嘴上燃着的烟拿下来，一手去端酒杯说。

“没事我们就走了。”

“噢，再见呵。”那人抬起夹着烟的手致意，他和同桌人继续刚才聊的话题。

他始终没看我们其他人一眼。

餐厅里又恢复了热闹、嘈杂气氛。

我们脸红朴朴地走出餐厅转门，米兰正站在台阶上出神，转身神情冷漠地看了我们一眼。

十几年后，也就是我写完这部小说后不久，我在一次朋

友请客宴席上又见到这人。他如今已是一家什么都干的大国营公司的副总裁，人胖了三圈，西服笔挺，还戴了近视眼镜。整个吃饭的过程中数他话多嘻嘻哈哈、俨然活宝，跟服务小姐也开玩笑。

他对我提起前这段往昔小插曲完全不记得了，说这种事经得太多了。我又问米兰，他避而不答，顾左右而言他。

“多有名，传得越厉害的人我都不憷，再猖我也敢铲他。就怕那十六，七的生瓜蛋子！”

“你丫够肥的。”我打量着身穿泳衣的米兰说。

“是不是腰特显粗？”她刚从女更衣室出来，除了脚丫沾了消毒液湿淋淋的，周身皮肤都很干燥，站在幽暗的游泳馆内仍白得晃眼，像头刮得干干净净的大白猪。游泳池边已经有些人在跳水，身体浅入满水在高大的馆内发出响亮、空跳的回音。

“何止是腰，你瞧你那肚子，您那膀子。”我伸手在她后背处狠心地捏起厚厚一把，“再瞧您这背——够出不的了。”

她躲开我，笑着说：“肉是多了点——你说我穿这游泳衣好看么？是不是太暴露了？”

她拽拽游泳衣的肩带，低头看看自己，两脚并拢笔直站着笑吟吟地望着我等待评价。她穿了件那时罕见的红色古龙游泳衣，曲线毕露，应该说很动人，可我说：

“傻波依似的。”

“你就不会说句好话？”她笑着白我一眼，撇下我，迎向正哗哗趟着凸池中的消毒水从男更衣室出来的高晋。

他们俩说说笑笑向游泳池走去，从后面看，他们俩高矮相当，一个宽肩窄臀，一体体态丰腴，像广告中的情侣一样搬配。

许逊、方方等人也趟着水陆续从更衣室里出来。许逊问我：

“你怎么不下水游？”

“你瞧米兰。”我用恶毒的目光盯着娉娉婷婷的往前走，在一池碧水的游泳满白瓷砖边沿站住的米兰，不知是游泳衣就那么设计的还是她体形的关系，她像刚经过翻腾动作的体操运动员紧紧夹着的那块三角布，两侧各垂下沉甸甸的婴儿脸蛋般的一坨。

高晋已经坐下，手撑着池边两腿伸进水里划动，仰头和米兰说话。

“体形真难看，跟生过孩子似的。”

大家笑，纷纷往游泳池走去。

心不依不饶兀自恨恨地说：“一脱了衣服就现了。”

高晋“豁喇”入水，摆动两臂在清澈透明的水中像条鱼似的摇头摆尾轻快地向对岸游去。他在什刹海少年体校游泳班训练过，游泳姿态无懈可击，在整个游泳馆里正在游的人中也是出众的。

我从另一侧扶梯慢慢下到水中，那时我刚学会游泳，只会一种姿势；蛙泳。而且极不标准，不会入水换气，只能像鹅那样仰着脖子游。我想起自己对米兰的吹嘘，只好尽可能在游时避开她的视线。

游泳池里来回横渡的人很多，我常常要踩着水等面前的

人游过去再继续笨拙地前进。

米兰坐在池边两支手支撑耸着双肩专注地看池中来回游动的人，高晋踩着水抹着脸上的水挥手叫她下来，她笑着摇头拒绝。高晋游到池边拽着她一只手把她拉进水中，溅起一片水花儿。我在远处缓缓游动着都听到一声清脆的尖叫。

当我吃力地溯水游转回来的时候，看到米兰在水中搂着高晋的脖子，笑叫着讨饶，高晋带着她向深处游走，两手划着水，身子一耸一耸的。

他解开环绕着他脖子的米兰的胳膊，米兰沉入水中。我手扒着马赛克池槽,泡在一群小女孩中间喘息着向对岸望去。

米兰浑身湿淋淋的，撅着屁股往岸上爬，浸了水的游泳衣格外鲜艳。高晋在下面托了她一把，她才在池边转身坐定，湿漉漉的头发贴在头上，大口喘着气笑。

她在放声笑，嘴巴像个瓦数的扬声器。

他们都聚在那一带池中玩，打水仗，互相灌来灌去，站在岸边倒栽葱式的跳水。

高洋和方方到池的顶端跳水台上燕式入水，比赛自由泳，激起一路水花。米兰等人真诚地为他们鼓掌喝彩。

我为他们没注意到我的缺席深感痛心。

我离岸向他们游去，坐在池边的一排人正笑着一起扭头看许逊和方方在水中的打闹，他们击起的水花溅到我脸上。

"我游了差不多十圈。"我对汪若海说。

"是么。"他眼睛不离纠缠在一起的许逊、方方笑说。

"你游得挺好的，我看见了。"米兰弯腰对我说。

我没理他，贴着池边游到中间的扶梯上岸，光着脚"啪

嗒啪嗒”地向他们身后走过去。

高晋附着米兰耳朵说什么，米兰边听边点头。一束许逊击起的水柱射到坐在池边的人身上，她向高晋肩头躲了一下。

我走到她身后，一脚把她踹进水里，站在那儿哈哈大笑。

她猝不及防，扎挲着手跌入池中，笔直地灭顶消失在水下，长长的头发水草般地在水面飘浮四散。

她闭着眼，大张着嘴吐着水下钻出来，头发迅速熨贴光滑地顺颈披下，一手抹着脸上的水，一手抓住高晋伸出的手。

高晋一倾身把她拉上岸。

她喘过气来便站在岸上大笑，对我说：“你真坏。”

我厌恶地看了眼她那副湿淋淋，皱巴巴的嘴脸，带着一脸冷笑走到一边坐在汪若海身边。

正在微笑的高晋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我感到现在要如实描述我当时的真情实感十分困难，因为我现在和那时是那么不同的两个人。记忆中的事实很清楚。毋须置疑。但如今支配我行为的价值观使我对这记忆产生深刻的抵触。强烈感到这记忆中的行为不合理、荒谬，因而似乎并不真实。我习惯于从逻辑上贬斥与我所奉准则不同的人，藐视一切非我族类都的蹊跷存在，总认为他们是不健全、堕入乖戾的人。如此这般，当我面对我自己原先那个貌合神离的形象运笔时，我感到一种强制性的性扭曲，需要付出极大令人不快的毅力才能保持住真实，就像骑着一匹劣马踩着铁道线上的枕木行走。

我对米兰说话的措辞愈来愈尖刻,常常搞得她很难堪。她在我眼里再也没有当砌那种光彩照人的风姿。我发现了她脸上斑点、皱纹、痣疣和一些浓重的汗毛。她的颞侧有一个甘草片大小的凸坑,唇角有一道小疤痕;她的额头很窄凹凸不平地鼓出像一个猩猩的额头,这窄额头与她厚的下巴恰成对比,使她看上去脸像猫一样短。她的鼻子正面看很直,很挺拨,但从侧面看则被过于饱满的脸颊遮住多半,加上前翘的下巴和突出的额头整个是个月牙脸。另外她的腰身过粗,若不是胸部高耸如同怀了三个月孩子的肚子便要和胸部一样高了。与她沉的上身身她的两腿像赛马一样细,却又没那么长而矫健。这使她徐步而行时给人一种不胜负担之感,像发胖的中年妇女一样臃肿、迟缓。再有就是她的笑的,微笑时尚属可人,一旦放声大笑,那噪音就有一利尖厉、沙哑和说不出的矫揉造作,浪声浪气,像那种抽烟嗜酒的卖笑妇人的抖骚,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她的眼睛也很不老实,虽然从外观上无可非议,但里面活跃跳动无一不是娇媚,甚至对桌椅板凳也不放过。一言以蔽之;纯粹一副贱相!

我知道我可能有点感情用事,我也曾试图客观地看待她,但我愈仔细端详她,这些缺陷和瑕疵便愈触目惊人。

我甚至能闻到她腌脏的嘴中呼出的热烘烘的口臭和身上汗酸味儿。有一阵,我还怀疑她有狐臭,这个怀疑由于太任空无据和不久也放弃了。但我有确凿的证据认定她有脚气,她夏天赤脚穿凉鞋,脚趾间和足后跟布满鳞状蜕皮。

叫人恶心。

我再也不能容忍这个丑陋,下流的女人,她也越来越不

能容忍我。

我除了背后对她进行诋毁和中伤，当面也越来越频繁地对她进行人身攻击。我嘲笑她的趣味，她的打扮，她的偏爱清淡菜肴的饮食口味也成了我取笑她的借口。

“你怎么吃这么多？跟头猪似的！”她吃得多时我这么说。

“你怎么吃这么少？装什么秀气！”她吃得少时我如此道。

我们一见面就吵，舌枪唇剑，极尽揶揄挖苦之能事。先还甭管说什么脸上都腐蚀着笑，后来越吵两人越发急，脸也变了色，吵完半天还悻悻不已彼此轻蔑的眼光看对方。

我以比以往更加强烈地想念她。每天一睁眼的第一念头就是立刻见到她，每次刚分手就又马上想轻身找她接着吵，恶毒地辱骂她，诅咒她已成了我每天最快乐的事。当我入睡时，这些溅着毒汁的话语仍一同进入我的梦境。我脑子里简直装不进任何其他的东西，只有塞得满满的猥亵形容和出口狠訾骂，更多的闻所未闻和骇人听闻的淫词秽语还在源源不断络绎不绝地昼夜涌入我的脑海。我从来没像那个时候那么充满灵感，思如泉涌。我觉得自己忽然开了窍或曰通灵，呆板、枯燥、互不相关的方块字在我眼里一个个都生动起来，活泼了起来，可在产生极丰富、无穷无尽的变化，紧紧围绕着我，依附着我，任我随心所欲，活生生用装配成致人死命的利器，矛头对人准确掷出，枪枪中的。那时我要写小说，恐怕早出名了。

有时我夜里忽然想起一个新巧的骂人话，便一骨碌爬起来，直奔高晋家，找着米兰便对她使用。

我笑眯眯地问她：“你中学毕业干吗非得去农场不考技校

呢？”

她警惕地看着我，知道我居心叵测，可又一时不知圈套设在何处，便反问我：“我干吗要考技校？上了技校也不是进工厂。”

“不，你上了技校不就可在接着进技（妓）院了么？”

我邀请她和我一起做个游戏。她怕上当起初不肯。我就对她说这个游戏是测试一个姑娘是不是处女，她不敢做就是心虚。

于是她同意做这个游戏。我告诉她这个游戏是我问她一些问题，由她回答，不是处女的姑娘在对答中会把话说露。规则是我指缝间夹着一硬币，每次必须先把硬币抽出来再回答问题。

然后我把一个五分硬币夹在食指和中指间问她第一个问题：

“你今年多大了？”

她出硬币告诉了我。

接着我问她第二问题：“你和第一男朋友认识的时候你有多大？”

她也告诉了我，神态开始轻松。

这时我把硬币夹紧问她第三个问题：“你和第一男人睡觉时他都说了些什么？”

她抽硬币，因为我用力夹紧，她无论如何拔不出来，便道：“你夹那么紧，我哪拔得出来。”

旁边的人轰然大笑。

那天，我刚捉弄完她，把她气哭了，出了高晋家洋洋得

意地在游廊上走。她从后面追上来，眼睛红红的，连鼻尖也是红是，一把揪住我，质问我：

“你干吗没事老挤兑我？你什么意思？”

“放手，别碰我。”我整整被她弄歪的领口，对她道，“没什么意思，好玩，开玩笑。”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么，你那么是开玩笑么？”

“怎么不是开玩笑？你也忒不经逗了吧？开玩笑也急，没劲，真没劲。”

“你的玩笑都是伤人的。”

“我伤你哪儿？胳膊还是腿？伤人？你还有地方怕伤？你早成铁打的了，我这几句话连你挠痒痒都算不上。”

“我哪点、什么时候、怎么招了你了？惹得你对我这样？”

“没有，你没招我，都挺好。”我把脸扭向一边。

“可你对我就不像以前那么好。”

“我对你一向这样！”我冲着她气冲冲地说，“以前也一样！”

“不对，以前你不是这样。”她摇头，一双眼睛死死盯着我，“你是不是有点讨厌我？”

“讨厌怎么样？不讨厌又怎么样？”我傲慢地看着她。

“不讨厌我就还来，讨厌我就走。”

“那你走吧，别再来了。”我冷冷地盯着她说，每个字都说得清楚。

她低头沉默了一会儿，抬眼看着我，小声道：“能问句为什么吗？”

“不为什么，就是看见你就烦，就讨厌！”

她，我就跟谁急—— 她非滚不可！”

我在印象里觉得我那天应该有几分醉态，而实际上，我们刚到餐厅，根本没开始吃呢。我还很少在未醉的状态下那么狂暴、粗野，今后大概喝醉后也不会这样了吧。

后面的事情全发生在一刹那：我把一个瓷烟缸向他们俩掷过去，米兰抬臂一挡烟缸砸在她手臂上，她唉哟一声，手臂像断了似地垂下来，她捏着痛处离座蹲到一边。我把一个盛满红葡萄酒的瓶子倒攥在手里，整瓶红酒冲盖而出，洇湿了雪白的桌布，顺着我的胳膊肘流了一身，衬衣裤子全染红了。

许逊紧紧抱着我，高洋抱着高晋，方方劈腕夺下我手里的酒瓶子，其他人全在我和高晋之间两边解劝。

我白着脸咬牙切齿地说一句话：“我非叉了你！我非叉了你！”

高晋昂着头双目怒睁，可以看到他上身以下的身体在高洋的环抱下奋力挣扎。他一动不动向前伸着头颅很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上的一个起义士兵。

有一秒钟，我们两脸近得几乎可以互相咬着对方了。

……

现在我的头脑像皎洁的月亮一样清醒，我发现我又在虚伪了。开篇时我曾发誓要老实地述说这个故事，还其以真相。我一直以为我是遵循记忆点滴如实地描述，甚至舍弃了一些不可靠的印象，不管它们对情节的连贯和事件的转折有多么

她，我就跟谁急—— 她非滚不可！”

我在印象里觉得我那天应该有几分醉态，而实际上，我们刚到餐厅，根本没开始吃呢。我还很少在未醉的状态下那么狂暴、粗野，今后大概喝醉后也不会这样了吧。

后面的事情全发生在一刹那：我把一个瓷烟缸向他们俩掷过去，米兰抬臂一挡烟缸砸在她手臂上，她唉哟一声，手臂像断了似地垂下来，她捏着痛处离座蹲到一边。我把一个盛满红葡萄酒的瓶子倒攥在手里，整瓶红酒冲盖而出，洇湿了雪白的桌布，顺着我的胳膊肘流了一身，衬衣裤子全染红了。

许逊紧紧抱着我，高洋抱着高晋，方方劈腕夺下我手里的酒瓶子，其他人全在我和高晋之间两边解劝。

我白着脸咬牙切齿地说一句话：“我非叉了你！我非叉了你！”

高晋昂着头双目怒睁，可以看到他上身以下的身体在高洋的环抱下奋力挣扎。他一动不动向前伸着头颅很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上的一个起义士兵。

有一秒钟，我们两脸近得几乎可以互相咬着对方了。

……

现在我的头脑像皎洁的月亮一样清醒，我发现我又在虚伪了。开篇时我曾发誓要老实地述说这个故事，还其以真相。我一直以为我是遵循记忆点滴如实地描述，甚至舍弃了一些不可靠的印象，不管它们对情节的连贯和事件的转折有多么

大的作用。

可我还是步入编织和合理推导的惯性运行。我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些细节，同时又夸大、粉饰了另一些理由。我像一个有洁癖的女人情不自禁地把一切擦得锃亮。当我依赖小说这种形式想说真话时，我便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想说真话的愿望有多强烈，我所受到文字干扰便有多大。我悲哀地发现，从技术上我就无法还原真实。我所使用的每一个词语涵义都超过我想表述的具体感受，即便是最准确的一个形容词，在为我所用时也保留了它对其它事物的涵意，就像一个帽子，就算是按照你头的尺寸订制的，也总在你头上留下微小的缝隙。这些缝隙积累积起来，便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把我和事实本身远远隔开，自成一家天地。我从来没见过像文字这么喜爱自我表现和撒谎成性的东西！

再有一个背判我的就是我的记忆。它歉一个佞臣或女奴一样善于曲意奉承。当我试图追求第一戏剧效果时，它就把憨厚纯朴的事实打入黑牢,向我贡献了一个美丽妖娆的替身。现在我想起来了，我和米兰第一认识就伪造的，我本来就没在马路上遇见导她。实际上，起初的情况是：那天我满怀羞愧地从派出所出来后回了家,而高晋出来后并没有立即离开。他在拘留室里也看到了米兰，也知道米兰认识于北蓓，便在“大水车胡同”口邀了于蓓一起等米兰出来，当下就彼此认识了，那天晚上米兰就欠了我们院。我后来的印象中米兰站在我们院门口的传达室打电话，正是第二天上午我所目睹的情景。

这个事实的出现，彻底动摇了我的全部故事情节的真实

性。也就是说高晋根本不是通过我才见到他梦寐以求的意中人，而是相反，我与米兰也并没有先于他人的仅止我们二者之间的那段缠绵，这一切纯卒出乎我的想象。惟有一点还没弄清的是：究竟是写作时即兴想像还是书画界常遇到的那种“古人仿古”？

那个中午，我和卫宁正是受高晋委派，在院门口等米兰的。那才是我们第一次认识。这也说明了我为什么后来和许逊、方方到另一个亭子去打弓仗而没加入谈话，当时我和米兰根本不熟。

我和米兰从来就没熟过！

她总是和高晋在一起，也只有高晋在场我才有机会和她坐在一起聊上几句。她对我当然很友好，我是高晋的小哥们儿嘛。还有于北蓓，我在故事的中间把她遗忘了，而她始终是存在于事实过程之中的。在高晋弃她转而钟情米兰后，她便逐一和我们其他人相好，最后我也沾了一手。那次游廊上的翻脸，实际上是我看到她在我之后又与汪若海漂在一起，冲她而发的。这时米兰正在高晋家睡午觉，我还未离开时她便在大家的聊天声中躺在一旁睡着了。

那天在“老莫”过生日吃西餐时，没有发生任何不快。我们喝得很好，聊得很愉快，我和高晋两个寿星轮流和米兰碰杯。如果说米兰对我格外垂青，那大概是惟一的一次，她用那钟锥子似的目光频频凝视我。我吃了很多炸猪排，奶油烤杂拌儿和黄油果酱面包，席间妙语连珠、雅谑横生，后来出了餐厅门便吐在栅栏旁的草地上，栅栏那边的动物园象房内、班达拉奈克夫人送的小象“米杜拉”正在几头高大的非洲公

象身后摇着尾巴吃草呢……

高晋醉得比我厉害，又吐不出，憋在心里十分难受。下了电车往院里那段胡同道是我搀扶的他。他东倒西歪一路语无伦次地说米兰，说他们的关系，那时我才知道他们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已经睡了觉。他可怜巴巴地说好几次已经把米兰脱了，可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他问我，我也没法为他当参谋，我对此也所知甚少，认为那已经很黄色了，不生小孩就是万幸了。

再往下想，我不寒而栗。米兰是我在那栋楼里见到的那张照片上的姑娘么？现在我已失去任何足以资证明他们是同一人的证据。她给我的印象的确不同于那张照片。可那照片是真实的么？难道在这点上我能相信我的记忆么？为什么我写出的感觉和现在贴在我家门后的那张“三洋”挂历上少女那么相似？

我何曾有一个字是老实的？

也许那个夏天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看到了一个少女，产生了一些惊心动魄的想象。我在这里死欠活来，她在那厢一无所知。后来她循着自己的轨迹消失了，我为自己增添了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怎么办？

这个以真诚的愿望开始述说的故事，经过我巨大、坚韧不拔的努力变成满纸谎言。我不再敢肯定哪些是真的、确曾发生过的，哪些又是假的、经过偷梁换柱或干脆是凭空捏造的。

要么就此放弃，权当白干，不给你们看了，要么……我

可以给你们描述一下我现在的样子（我保证这是真实的，因为我对面墙上就有一面镜子——请相信我）：我坐在北京西郊金钩河畔一栋借来的房子里，外面是阴天，刚下过一场小雨，所以我在大白天也开着灯，楼上正有一些工人在包封阳台，焊枪的火花像熔岩一样从阳台上纷纷落下，他们手中的工具震动着我头顶的楼板。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收间机里播着“霞飞”金曲。我一天没吃饭，晚上六点前也没任何希望可以吃上。为写这部小说，我已经在这儿如此熬了两个星期了——你忍心叫我放弃么？

除非我就此脱离文学这个骗人的行当，否则我还要骗下去，诚实这么一次有何价值？这也等于自毁前程。砸了这个饭碗你叫我怎么过活？我会老婆孩子，还有八十高龄老父。我把我一生最富有开拓精神和创造力的青春年华都献给文学了，重新做人也晚了。我还能有几年？

我现在非常理解那些坚持谎言的人的处境。做个诚实的人真难呵！

好了就这么决定了，忘掉真实吧。我将尽我所能把谎撒圆，撒得好看，要是再有点启巴和教育意义就更好了。

我惟一能为你们做到的诚实就是通知你们：我又要撒谎了。

不需要什么勘误表了吧？

我神情惨然，紧紧攥着搁在裤兜里的刮刀把，我的大腿隔着裤子都能感到刀尖的锋利。

当时是在花园里，正午强烈的阳光像一连串重磅炸弹持续不断地当空爆炸发生灼目的炽光。我记得周围的犁树、桃

树和海棠繁花似锦，绮丽绚烂，而常识告诉我，在那个季节，这些花都已谢尽。可是我喜欢那种在鲜艳的花丛中流血死去，辗转挣扎的美丽效果。既然我们已经在大的方面不真实了，这些小的细节也就不一一追究了。

我浑身发冷，即便在烤人的阳光下仍禁不住地哆嗦。我那样子一点不像雄赳赳的斗士，倒像是战战兢兢地去挨宰。我早就从狂怒中冷静了下来，心里一阵阵后悔。我干吗非说“叉了他”，说“花了他”怎样解恨而且到底安全些。我对朋友们充满怨情；如果他们多劝会儿，我也就找个台阶自己下来了。可他们见我决心实在很大，便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真不仗义！

我满心情愿地向站在对面的高晋走去，他比我要镇定些，可同样脸色苍白，紧张地盯着我向他走近，我第一觉得他的眼睛大得骇了。

我打量着他的身体，犹豫着不知这一刀扎在哪儿。在我最狂乱的时候，我也没真想杀死他。“叉了他”的意思就是在他身上用刀扎出一点血，出血就完了。除非他不给扎，搏斗，这样只怕下刀的深浅和部位就没法掌握了。

他为什么不转过身把他的屁股给我？

“快点快点一会儿就有大人来了。”方方在旁催促。

让他先动手！我忽然冒出了这么个骑士式的念头，由此找到了不出刀和鼓舞勇气的借口。

我站住了。

“你叉我吧，我不会动手的。”高晋鼓励我。他把手从兜里拿出来，垂在腿两边。

我便哭了，眼泪一下夺眶而出。

他也哭了，朝我叫道："你叉我呀，叉呀！"

我抬手狠狠抹眼泪，可眼泪总也抹不完，倔强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他也狠狠抹眼泪，哭得很凶。

"算了，你们俩和了吧。"大家围上来相劝。

高洋泪汪汪地抱着我肩头连声说："和了吧，和了吧。都是哥们儿，何必呢？"

我和高晋泪眼相对，然后各自伸出手握在一起。大家一拥而上，像女队员拿了世界冠军后头抵头，互相搭着肩头围成一圈一样喜极而泣。

我从这种意见的，使人诱不过气来的集体拥抱中抬头朝外吐了口痰，又埋头回去抽泣。当时我想：一定要和高晋和在这儿哭的所有人永远做哥们儿！

我和高晋边哭边互诉衷肠，争着抢着表白自己其实多重感情，多讲义气，对朋友之间闹得动了刀子多么痛心。说完哭，哭完说，边哭边说，泣不成声，哭得一塌糊涂，脸都哭脏了。

最后，哭累了，收泪揩脸，肩并着肩往荫凉地方走。

一个小孩从花园跑过，看到我们一群人个个眼睛红红的、悲怆地肩并肩走，好奇地停下，张大嘴怔怔呆望。

"看什么看！"我怒吼一声，朝小孩踢了一脚，他连滚带爬地跑了。

我很满意这件事的解决方式，既没有流血又保持双方的体面还增进了友谊，我对高晋还有感激涕零呢。

只有于北蓓曾经调侃过我，“真雏儿，叉人都不敢。”

“你懂鸟，我们是哥们儿！”我轻蔑地斥道。

我和高晋又成了好朋友自不待说，对米兰我也没再继续无礼，见面挺客气，只是但凡我们正聊天时她来了，我便稍待片刻就走，以此表现我的自尊。

大家理解我的心情，也不勉强我。

我开始和于北蓓混在一起。我们常到卫宁家去玩。他也对于北蓓感兴趣。他父亲三年前就死了，母亲是个中学校长，平时很忙，放假也要组织教师学生，有时忙得晚上连家都不回。卫宁的哥哥姐姐都当兵去了，家里只剩他一人，我们便在他家折腾。渐渐地，我、卫宁、汪若海和于北蓓脱离了以高家为中心的那伙人，另成了一个小圈子。

我和于北蓓熟到互相可以动手动脚，但从来没来过真格的。我很想，于北蓓老是撩泼我，可总下不了决心果敢地扑上去，常常是什么下流话都说了，最后还是道貌岸然地走了。

连其貌不扬、胆小怯懦的卫宁都把她动了，跑来动员我下手，我再也不能用觉得她“盘儿不靓”、“没兴趣”在搪塞了。

那天晚上，我们半夜一点去东四的“青海餐厅”吃包子。回来走了一身汗，又去澡堂翻窗户进去洗凉水澡。于北蓓非要过去和我们一起洗，当然她不在乎我们也没理由害羞，于是便一起跳了进去。

大家说好了不开手电，黑灯瞎火地在更衣室的隔断两边脱衣服。

我们脱得快，先钻进了浴室，打开淋浴洗起来，一会工

夫，她也进来了，在外间浴室水声“噼啪”坠地地冲起来。

卫宁隔着墙和她开玩笑，“我们过去了？”

她在那边回答：过来吧。”

“我们真的过去了？”

“你们就真的过来吧。”

“汪若海，你别偷看呀。”卫宁故意大声叫。

于北蓓也大声说：“要看过来看，看得清楚。”

后来，我们洗完了，鱼贯而出穿过外间浴室去更衣房，她站在黑洞洞的浴室里边的一个正喷着水的龙头下喊：

谁过来，我就喊抓流氓。

我们笑着头也不回地走出浴室。我在行进间偷偷觑了一眼，只看到一个苍白的影子，但这已经足以使人心惊肉跳了。

从澡堂出来，卫宁和汪若海走在前面，我和于北蓓走在后面，我对浑身散发着清凉气的她小声说：

“晚上我去找你。”

她捏了捏我的手，容光焕发地看我一眼。

那天夜里，我一直坐在卫宁家和他们聊天，于北蓓已经进里屋先睡了。熬到四点多，天都快蒙蒙亮了，我才把汪若海熬回家，卫宁也躺在沙发上昏昏欲睡，困得睁不开眼睛。我对他说我也不回家敲门了，就在他这儿忍到天亮。

我关了外屋灯，躺在一张竹躺椅上假寐，直到确信卫宁已经睡着了，才悄悄起身，摸进里屋。

里屋光线昏暗，于北蓓躺在床上的身影很模糊。她也睡着了，微微发出鼾息。

我站在床前看着她一动不动的平静睡相，伸手捅捅她，她翻了个身，睁开眼看了我一眼："谁呀你是？"

"小点声。"我俯身上前把脸凑近她。

她认出了我，闭上眼往里翻身给我让出个地方，"你怎么才来？聊什么呢那么半天听到外屋叽叽呱呱地笑。"

我上床，扳她的身体，她闭着眼睛翻过身，对我嘟哝"我困死了，你先让我睡会儿。"

"再睡天就亮了。"我贴着她耳朵小声说。

"那你随便吧，我真是困得睁不开眼。"

她闭着眼睛睡了。

我稍稍懊恼了片刻，又振作起来，上去亲亲她的嘴，她微微一笑。

我动手深入，总不得要领。

"真笨。"她说一句，伸手到背后解开搭扣，又继续睡去。

我捣鼓半天，终于把她捣鼓得睡不成了。睁眼翻身对我说："你真烦人。"

我要做进一步努力，她正色道："这可不行，你才多大就想干这个。"

她傍着我小声教育我："我要让你呢，你一时痛快，可将来就会恨我一辈子，就该说当初是我腐蚀了你。你还小，还不懂得感情。你将来要结婚，要对得起你将来的妻子——你就摸摸我吧。"她抓起我按在心口的一只手掌。

那真是我上过的最生动的一堂思想政治工作课。

后来我睡着了，醒来天已大亮，于北蓓悄无息的靠墙睡着毛巾被裹在身上。

我下床悄悄溜走，卫宁还没醒，在外屋的沙发上打着呼噜。

我觉得我亏了！每当看到米兰和高晋、高洋他们说说笑笑从假山、游廊和花园走过去盯我一眼或淡淡笑笑，我这吃亏的感觉就格外强烈。

我干吗把和她的关系搞得那么纯洁？我完全有机会也在她身上打下我的烙印，可我都干了什么？连手都没拉一下。从和于北蓓共度那一夜起，我便用看待畜生的眼光看待女人。

那时我读了手抄本《曼娜回忆录》，我对人类所有的美好感情充满了蔑视和憎恨。我特别对肉感、美丽的米兰起了勃勃杀机。在我看来她的妖娆充满了邪恶。她是一个可怕的诱惑；一朵盛开的罪恶之花；她的存在就是对道德、秩序的挑衅；是对所有情操高尚的正派公民的一个威胁！

那天我一直跟踪着她。她在高晋家闲坐，我就站在楼上的栏杆柱旁监视着院落的出口。他们一行去“六条”的小饭铺吃饭，我就隐身在饭铺隔壁的副食店里。她和他们在里面吃了很长时间饭，出来已站在街边自行车铺门口说了会儿话，然后看到一辆24路公共汽车驶来，她便和他们告别，上了公共汽车走了。

等高晋他们进了胡同，我便从副食店出来，骑上搁在居委会门口的自行车沿着北小街奋力骑去。

在“演乐胡同”口追上了那辆公共汽车，然后一直隐在骑车的人群中尾随。

过了“禄米仓”站，我看到她在公共汽车的后排座上坐

下。

她和很多人一起在北京站口下了车，然后上了长安街，上了一辆 1 路公共汽车。

我跟着这辆 1 路车经过东单、王府井、天安门和西单，看到北京饭店新楼前扒在铁栅栏上看自动门开合的外地人，广场上飘扬的国旗和照相的人群，那时姚锦云还没有架车冲撞人群，广场上没有设置任何围栏和隔离墩。

我经过电报大楼时，大楼上的自鸣钟正敲 12 响："庆丰包子铺"门前有很多人在排队买包子："长安戏院"刚散了一场电影人群拥挤着占了半条马路，人们谈论着西哈努克亲王的风采。那天晴空万里，我一路骑车心旷神怡。

她在"工会大楼"站下了车，沿着林荫道往前走，我放慢骑速，在大街上与她遥遥平行。

她拐进了楼区，我径直骑向木樨地大桥，拐上了三里河路，经过玉渊潭公园门口，从中国科学院大楼下骑过"二机部"，经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楼前骑到她家楼前捏闸停住。她正好刚从另一条路到达，进了楼门。

我抽了一支烟，把自行车锁在一家礼堂门口，上了楼，楼内走廊空无一人。

我用万能钥匙捅开了她家的门。经过她父母房间时撩门帘看了一眼，里边没人。

她刚脱了裙子，穿着内衣坐在床边换拖鞋，见到我突然闯进，吃一惊，都没想起做任何遮掩动作。

我热血沸腾地向她走去，表情异常庄严。

她只来得及短促地叫了一声，就被我一个纵身扑倒在床上。她使足全身力气和我搏斗，我扭不住她便挥拳向她脸上猛击，她的胸罩带子被我扯断了，半裸着身子，后来她忽然停止了挣扎，忍受着问我：

"你觉得这样有劲么？"

我没理她，办完了我要干的事站在地上对她说："你活该！"然后转身摔门而去。

我带着满足的狞笑在日光强烈的大街上缓缓地骑着车，两只脚像鸭子似往外撇着，用脚后跟一下下蹬着链条松驰的轮子。

我眼前跳动着她被我打肿的眼睛和嘴唇以及她蓬乱，像刺猬似的根根竖起的头发。

路上的人都看我。

我回家照镜子，发现脖子上、脸颊上有被她的指甲挠出的血道子，摸上去火烧火燎的疼。

就让她恨我吧，我一边往伤口涂着红药水一边想，但她会永远记住我的！

那个夏天我还能记住的一件事就是在工人体育馆游泳池跳水。

我从来没从高台往下跳过水。我上了十米跳台，往下一看，立刻感到头晕目眩。我顺着梯子下到七米跳台，仍感到下面游泳池如渊深邃和狭小。

我站在五米跳台上，看着一碧如洗的晴空，真想与它融为一体，在它的无垠中消逝，让任何人都无处去觅我的形踪，

就像我从来没来过这个世界。会有人为我伤心么？我伤心地想。

我闭着眼睛往前一跃，两脚猛地悬空，身体无可挽回地坠向水平“呼”的一声便失踪了，在一片雅雀无声和万念俱寂中我“砰”地浅落在水面。水浪以有力的冲击扑打着我，在我全身一朵朵炸开，一股股刀子般锋利的水柱刺入我的鼻腔，耳廓和柔软的腹部，如遭凌迟，顷刻彻底吞没了我，用刺骨的冰凉和无边柔情接纳了我，拥抱了我。我在清澈透明的池底翻滚、爬行，惊恐地挥臂蹬腿，想摸着、踩着什么紧硬结实的东西，可手足所到之处，毕业是一片温情脉脉的空虚。能感到它们沉甸甸、柔韧的存在，可聚散无形，一把抓去，又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从指缝中泻出、溜走。

阳光投在水底的光环，明晃晃地耀人眼目。

我麻木迟钝地游向岸边。当我撑着池边准备爬上岸时，我看到那个曾挨过我们痛殴的同志穿着游泳裤站在我面前。他抬起一个脚丫踩在我脸上，用力往下一踹，我便摔回池中。

他和几个同伴在岸上来回逡巡，只要我在某处露头，他们便把我踹下去。看得出来，这游戏使他们很开心，很兴奋。每当我狼狈地掉回水里，他们便哈哈大笑，只有我那个同学始终咬牙切齿地盯着我，不断地发出一连串出凶狠的咒骂。

他们使的力量越来越猛，我的脸、肩头都被踢红了。我筋疲力尽地在池中游着，接二连三从跳台上跳下来的人不断在我身后左右溅起高高的水花，“扑通”、“扑通”的落水声此伏彼起。

我开始不停地喝水，屡次到水下又挣扎着浮出。他们没

有一点罢手的样子，看到我总不靠岸，便咋呼着要下水灌我，有几个人已经把腿伸进了水池中。

我抽抽嗒嗒地哭了，边游边绝望地无声饮泣。

挚 情 卷

橡　皮　人

上篇

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时开始时。那时才刚上中学，开始断续续、反反复复地做一个梦，梦见一个无脸，丰腴的女人，象跳脱衣舞一样褪去她柔软、沉甸甸的皮肤，露出满身不停翕动的嘴。每当这时，我都要死一次，尽管是在梦中，也死得惟妙惟肖，象真正的死亡一样。因而，我刚刚成年，便已饱经沧桑。

小时候，我是个吓坏了的孩子。

长大后，我是个在恐怖和抑郁中度日的男人。

我知道自己是有来历的，当我混在街上芸芸众生中这种卓尔不群的感觉比独处一室时更为强烈，我与人们之间本质上的差别是那样的大，以至我担心我那副平庸的面孔已遮掩不住列的非人，不得不常常低下头来，用余光乜斜着浑然不觉的他人。

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广场中心迎风摇曳的槟榔和油棕。

那是一个炎热潮湿的中午，我坐在南方一座大城市的一家豪华饭店顶层的金红色餐厅里，第一个叫李白玲的女人。她

是我的朋友张燕生的女友。我昨天乘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今天上午才到达这个城市，身上还穿着厚厚的皮夹克。由于刚才在灼热的阳光下从车站走到这里，内衣已经汗湿得象块浸满酒汁菜渍的抹布，又酸又臭。可我又不能脱下夹克凉快一下，因为餐厅大量放出的冷气又让我一下感到阴冷。这个季节做纵贯全国的旅行，可以交替领略冬、春、夏三季的气温，不管穿什么衣服都不舒服。封闭严密的环形巨幅玻璃窗下面，一个典型的南方城市沉浸在阳光中；一片片米色和黄色的高度一致的居民楼区缓缓穿越城市中心的土黄色江水和江上笨重的铁桥；近处一坐占地面积很大的著名的贸易中心；周围矗立着白色的大酒店，剧场和写字楼，遍布全市数不清的绿地，有着小镜子般湖泊的公园和仗这个城市充满活力的奔跑在磊街小的几十万辆各种颜色的大小汽车—— 再就是充斥着所有街道、广场、房屋的几百万衣衫斑斓的人群。我象一只栖息在悬崖上的飞铺一样无动于中地鸟瞰着人类引以自豪、赖以生存的这一切以及人类本身。

三天前，我居住的那个北方城市下着蒙蒙小雨。我踩着便道上轧轧作响的、象一条条毛绒绒虫子般的埒褐色的杨树穗子，走进繁华商业区毗邻的一条不那么热闹的街。

这条街有一些餐馆、电影院、旧货店和专业书店。电影院常放映首轮外国电影，旧货店常卖大百货商场飞翔不到的、和国产服装迥然不同的漂亮的香港衣衫，餐馆营业时间很长，供应完正餐就象咖啡馆一样供应饮料，任你买杯啤酒坐几个小时，服务员从不轰人，因而这条街麇集着全城所有闲散的、不三不四的年轻人。

我走进常去的那家简陋的西餐馆，和混熟了的服务员开了几句玩笑，坐到常见面的几个朋友桌旁，请他们抽烟，蹭他们的啤酒喝，天南海北地胡扯。他们和我一样，没有工作，用不知哪儿来的钱泡酒饱。八十年代初，物价还算便宜，不奢侈的话，一二百块钱能喝一个月啤酒，还可以偶尔请请客。

杨金丽穿着长统靴神气活现地走过来，左顾右盼，象个轻佻的女纳粹。我叫了她一声，她示意我到她那边的一张桌去，头一摆，眼一斜。

“真他妈腻！”同桌的一个朋友说，“能叫谁背过气去。你快过那边去，别把她招来，受不了。”

另一朋友梗着脖子问我：“你干吗找这个加农炮打不到底的‘喇’！”

“是她找我，你们知道我心眼好。”

我在大家的哄笑声中走过去，和杨金丽一起坐下。同桌有两个规规矩矩的女孩儿，一边喝汽水一边目不转睛地看浓妆艳抹、叼着烟十分张狂的杨金丽。

“他们说我什么啦？”杨金丽龇牙咬着烟问，“是不是嫌我没过去？”

“是。”我点头说。“我不爱搭理他们，俗不可耐。”

“可是他们特仰慕你。”

“屁，都是流氓，口蜜胜利剑。”

那帮家伙仍冲着这边哈哈乐，我知道他们在嘲笑我，却对杨金丽说：“你瞧，他们朝你乐呢，他们喜欢你。”

杨金丽丢过去一个媚眼，那帮家伙笑得手里的酒都洒了。杨金丽羞涩地掉脸对我说：“挺可爱的一帮男孩儿啊。”

服务员送来一个雪人和两盏水果三德，我挪过来就吃，杨金丽也高不踌躇地吃。服务员源源不断上各色奶油点心，我们就心安理得地享用。杨金丽象豹子一样一样舔着嘴唇，大声说："其实我特苦闷，别看我好象乐呵呵的不知愁。你是不是觉得我一天到晚无忧无虑？"

"不！"

"我心里的忧愁没法跟人说，没人理解我，我根本不是那种醉生梦死的人。我就爱看书，一看书就哭。"

她的声音那么大，我脸红得发热："你要这么多点心，我真有点心，我真有点吃不了。"

"不是你要的吗？"

同桌那两个规规矩短的女孩儿如梦初醒，哭丧着脸说："你们怎么把我们的雪人和点心吃了——服务员！"

服务员走过来，满不在乎地说："我哪儿知道你们不是一事的，我就知道往桌上送，自己不主动点。"

"他们都给吃了几口，可是我们交的钱。"

我看看杨金丽，她一副不失体面的茫然想，没一点掏钱的意思。周围的人都看我，我只得胸腰包给女孩们赔偿损失。

"要不要再给你补一份？"服务员问。

"不要了。"女孩们怨恨地说，"怎么吃别人东西比吃自己东西还胆大。"起身走了。

杨金丽叹口气，似乎还了魂，说："其实服务员上东西时应该说一声，我刚才吃的时候还纳闷，以为你认识服务员，心照不宣呢。

我看看满桌冰水点心，没了嗜口，吃自己的和吃别人的

就是不一样。我点起一支烟。

“给我一支。”杨金丽亲切地捅捅我，我不情愿地给她一支。她抽着烟，吐出浓浓烟雾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你说，有真正的爱情吗？”

“……”

“我觉得没有。”

“我想知道你叫我出来说的那件好事是什么，我怎么没他妈瞧出有什么好事！”既然我花了钱，我也就可在不那么气，“我饿了，这鸟雪人不顶饭，咱们是在这儿等着开正餐还是换个地儿吃去？这好事怎么不也得是顿饭吧！”

按杨金丽的想法，我这已经算侮辱了，她知道外国人遇到这种事什么脸谱，我也知道，看过电影。她痛苦地望着我，把抽了两口的烟在烟灰缸里按灭。我毫不在乎。知道她没事。她经的这种事多了，假装什么要脸呀。片刻，她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疲倦地说：“我没想到你变成了这样，生活啊！”她抢在我恶语相向之前，飞快地又说：“好吧，我们谈下事。你真是迫不及待，贫困的生活真能把一个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人变得禽兽不如——你想挣笔外快吗？”

“当然他妈的想，不过得看是什么勾当，你那路子的事我可干不来，除非乾坤倒转。”

“你要老这么讲话，我就不跟你说了。”

杨金丽一下泪眼盈盈了：“你怎么对我这样了现在。我没做过不对起你的事，我一把你当做好朋友，要是你不愿意我做你的好朋友，也用不着这样……”

“其实我是把你引为知己，说话才没遮拦。”我叹口气说，

“你看我跟大马路上的人这么说话吗？压根不！对小孩都彬彬有礼，跟他们不过这个，犯不上，没意思，你怎么就不明戏呢——访正经事吧，金丽，我求求你，到底有没有正经事？”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杨金丽擦擦泪，白我一眼。我温柔地哄了哄她，她继续嗲了一阵，鼻音挺重地告诉了约我出来的目的。我们共同的两个朋友现在南方边境倒旧汽车，联系的飞翔主中有中原一个小城市的商业局。现车已摘到，可这帮侉子又狡猾又胆小，迟迟不汇款去，非叫这头去一个人到他们那里同他们一起去南方。大概他们挨过骗，生怕鸡尺蛋打套不着狼再把孩子丢了。摘车的那边很着急，怕跑了这个冤大头，可一时又找不着人去。便打着长途叫了有一套迷人本领的杨金丽去，往返差异旅费那个小城市商业局全包了，外带好处费。杨金丽不屑这种狗腿子（上美国还差不多）的差事，她也不缺钱，就想到了既闲散无聊又穷困潦倒还有一张干净的脸的我。

“瞧，一有好事我先想到你，你呢，对我什么态度？”

“我操蛋，净把人家的好心生成驴肝肺。”

“那你倒是去不去？”“去！”我一口答应，我想不出会什么不去的理由。混嘛，有人管吃管住中南海我也敢去。

那天晚上是我请的客，并对杨金丽根尽阿谀奉承、谄媚殷勤之能事。她也是顾盼生姿，巧笑情兮，弄尽惑人手段。最后，我仍然把她一个人扔在街上，自个乘末班地铁溜了。

“李白玲那狗日的怎么还不来？”我掉头问张燕生，“她长得什么样儿？”

“极硬实，胸前象扣着两个大痰盂。”打横坐着的徐光涛笑着说。

张燕生和徐光涛就是我的两个倒卖汽车朋友。他们俩都是高个子，风度翩翩，衣着人时，猛看上去活象一对孪生兄弟。他们正笑眯眯地望着我搬来的那个“钱柜”—— 一个为公家买汽车的小城市商业局的干部老蒋，就象两个男孩子望着一个浇着奶油花的大蛋糕。女招待走过来，问我们点不点菜。张燕生说点，递过菜单给我点。我一点胃口没有，只是从头往下挑没吃皖的东西点，蛇猫鹰隼之流，不嫌其肉麻；燕窝鱼翅之类，不恤其价昂。

“那车……”老蒋怯生生的问。

“车没问题。”徐光涛和蔼可亲地说，“办好边境通行证，我们就可以去提车了。”

“还是‘福特’?”

“不，换‘丰田’了。”

“可原来说好是‘福特’，带空调、冰箱。”老蒋看我，想让我证实，我只看菜单。

“‘福特’原来是有一辆，谁让你们不汇钱的，怕我坑你们。”徐光涛盯着老蒋笑着说。

老蒋泄了气，沮丧地问：“还是一个价?!“还是一个价，对极了。”

老蒋看着，伥声嘟囔：“在家说得好好的，倒这儿全变卦了。”

我看都不看他，又点了几瓶洋酒，摞下菜单，继续向窗外看去。我是不忍看他。这个可怜的人，当他把钱汇进徐光

涛为他损定的帐尺，就已经一钱不值了。实际上，他还没动身，就原地让人铆了。

我乘的那趟火车是在夜里开出口。开车不久，卧铺车厢就熄了灯，大多数旅客都上铺睡觉。我独坐在车窗旁的折登上，将车窗开了条缝，原野上流动的风吹拂着墨缘的窗帘。列车行驶在纵贯中国南北的大动脉上，窗外一片昏黑的天地，看到偶尔闪过的明亮的站台上的站牌才知道经过的是谇什么城市。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华北平原的城镇在夜色中静悄悄地一个个甩在了后面。半夜，我们过了黄河。列车经过铁桥时叮哐响亮起来的车轮声将我从梦中惊醒，我欠身撩起窗帘往外看，一根根横七竖八黑乎乎的钢梁在眼前闪动。微弱的月光下，热里泛亮的河水象一条画中的河，静止不动。列车过了铁桥，车轮重新又轻快沉稳了。我睁着眼躺在黑暗中。象在家里失眠时一样，开始胡思乱想，想不可知的未来。感到彻骨寒冷。我一边裹紧毛毯一边寻找风源，发现睡前提开的车窗仍在拄里灌风，下去把窗关了。列车停了，停在一个省会宽敝木大站。虽然是夜里，仍有不少旅客上车，他们扛着包在站台上奔跑，寻找有空座的车厢。卧铺车厢的大部分旅客仍在熟睡，只有一两个要下车的旅客被列车员小声叫醒，睡眼惺松地提着包下车。站台很快空跳了，只有几辆食品车被售货员推在硬座车厢旁向车上的旅客卖面包和水果，穿着大衣的站台服务员和警察在踱步。列车开始了，继续向南驶去。我看看表，不睡了，下站就是我要去的那个城市了。列车大约还要行驶两个小时。

拂晓，我和寥寥无几的旅客下了车，站在粗砺水泥铺的、没有天蓬的月台上。天声微明，站台上灯光愈发显得昏黄，看不到稍稍有点规模的城市都搞的那种装点门面、一下车便能看到的赫高耸的建筑物。简直都不象到了个城市，尤其列车开走后，真仿佛被孤零零撂在一个荒野小站。我也知道有没有人来接我，上车前按杨金丽给我的地址拍了份电报。站台上倒是有几个男人象是在等人，我故意在他们跟前可疑地转来转去，不时窥探他们，他们无于衷地看着我，使我怏怏走开。终于我引起了一个的注意，那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是个戴红箍儿的车站警察。

我决定先出站。出了站，来到站前小广场，一个穿蓝棉衣的黑大个男人迎了上来，问我从哪儿来，我告诉了他。

“是杨金丽派来的吗？”

我略微踌躇了一下，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点点头：“是她派来的。”

“我姓邱，来接你的，走吧。”

他跟我握了握手，推起旁边支着的一辆自行车，带我走向广场四周密密麻麻、黑黝黝、迷宫般的小巷子。进了小巷子，他飞身上车，我紧抱着包坐上后座。自行车左拐右拐，蹬得飞快。这城市在东汉末年便是有名的军事重镇，历史上几次著名战役就是在这一带打的。一千五六百年过去了，这儿衰微颓败了。城里看不到任何的价值的古迹，也很少新式大厦，到处是百余年来为应付迅速膨胀的人口匆心建造的低矮丑陋的平房。特别是的十年来人们自己用碎砖、木板、油毡为新婚夫妇搭起的违章建筑，独食了街道，绿地，使道路弯

弯曲曲。城市显得杂乱无章，天亮起来，街上出现一些衣衫不整、土头土脑的行人。老邱把车停下，问旬不是有点冷，我哆嗦着承认。

“喝碗馄饨吧，热乎热乎。”

“还远呢？”我随他走地路进一个卖小吃的棚子问。“不远了。”他叫了四碗馄饨，从一个肮脏的铁皮匣中拿出两双粗糙的木筷，比比齐，递给我一双。“凑和吃点，这儿的东西什么都变味了，就馄饨还行。”

棚子里大锅升腾起弥漫的蒸汽，围裙污垢油腻我服务员端来滚烫的鸡丝馄饨，凉风一吹，碗上凝了一层油脂。我往馄饨里放了少辣椒糊，把油汪汪、红乎乎的两碗馄饨都囫囵吞了下去。

“人和杨金丽挺熟？老邱递给我一支烟。

“可以，”我说，“一般吧。”

“我和她不错，徐光涛张燕生我也都认识。汽车真有吧？”

“他们说有那就是有，不过我也没见着，估计应该有。”我把烟点上。

老邱呆着脸抽了几口烟，对我说：“过会儿你见着老蒋说话留点神。别说什么‘估计应该有’，就说有，车就在那儿等着呢，你见着车了，车就是你经手买的，什么事都妥了专等钱了！得把话砸实了，否则你模棱两可，这土财主就缩了。”

“他要细问呢？”

“侃呗，谄呗，胡说八道会不会？”

“倒是会一点。”

“这就结了。不会这个你出来干么？不会这个什么事能干

成？就这么回事，为什么都是假的，掏出银子来是真的。”

老邱阴着脸，我低头哼哼一笑。

我记得后来我一见老蒋就认了他个“大哥”。巧舌如簧，又打又拉，在一间肮脏下流的小酒馆里用劣质自酒把他灌得烂醉，拽着他脖领子拖去银行提款。我想起他那会儿也许把我当成了福特本人，而他自己则是我同父异母，名副其实的“大哥”—— 大款哥。

那天晚上天很黑，马路上灯火阑珊。商店都关门了板，街上早早就没了人，只有风阵阵吹过空荡荡的马路，就象吹过寂静的旷野。我昏头涨脑跟着黑煞神似的老邱钻地了迷宫般纵横交错的小巷子，擦着低矮乌热的屋檐走。隔很远才有一根木电杆，吊着盏昏黄的路灯。路宇下多有大堆的垃圾，垃圾堆后在的黑暗暗处忽明忽灭地闪着向颗红红的烟头，走近可以看出几个少年沉默的轮廓。很多路灯都不亮，我们基本上是凭借依稀的星光走黑道。时间不算得晚。绝大多数人家却都熄灯上床，只有看到夜色下紧紧挨挨，层层叠叠地无数小屋，你才会想到近在咫尺的周围迸息静卧着成千上万的人。在一个不亮的灯灯杆旁，老邱停下来，让我扶着车，自己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上垃圾堆。我极力往黑糊糊的垃圾堆后看，看出那儿站着个人。老邱过去嘀嘀咕咕不知同那人说什么，一会儿，搂着那个出来，走到跟前我才看出是个女孩儿。我们继续往前走，道越发窄了。地上还净是土坷垃碎砖头，走得入磕磕绊绊。终于豁然开朗，我们走出鬼域般的旧城区。一条相当宽阔、路灯齐全的大马路横亘眼前，路边有几幢一模

一样的简易楼，马路对面似乎是新建工地，盖了很多半截楼房，工地后面是昏暗的大片田地，这儿已经是郊区了。老邱指给我看马路尽头一座稍明亮些的建筑，说那就是火车站，我已完全转了向，甚至不能相信那就是我来时的那个车站，老邱说就是它。

老邱家在那几幢简易楼里的一幢，一间屋，一张床，我们三个就挤在那张床上。黑暗中，我听到老邱说："那车，别给老蒋！"

一个身着西装，丰腴庄重，灿若银盘的脸上有着双黑色大眼睛的女人出现在餐厅门口，矜持伫立，款款扫视大厅。当她看到我，我做了个鬼脸。张燕生见状回头一看，立刻竖起胳矛喊那个女人。又对我调侃："有戏呀，一下就认出来了。"

"那么大个砣放在那儿，狗熊也看得见。"

李白玲笑吟吟，一步三摇地走过来，徐光涛和张燕生笑容可掬地用欣赏的目光迎候她，仿佛在看时装表演。

"你怎么才来？"张燕生殷勤地拉开为她留着的椅子，给她介绍我和老蒋。李白玲看了我一眼，问张燕生："给你联系的房间住上了吗？"

"住上了。""条件怎么样？"

"还可以，就是客房服务员不漂亮。"

"这我可无能为力。"

餐厅女招待推着银闪闪的餐车来上酒菜，她显然认识李白玲，冲李白玲一笑，李白玲也亲热一笑，支使她拿些冰块来，女招待连连点头答应。女招待开了酒瓶塞，在每人的玻

璃杯里斟了酒，退下去，我们吃喝起来。张燕生，徐光涛相当活跃地竟相向李白玲敬酒调笑，李白玲左右逢源，酬酢自如。我知道李白玲在此进个神通人大的人物，我们此行一切食宿都是张燕生通过她安排的。这女方浑身魅力，特别是那双黑眼睛，视界极宽。不管她仰脸嬉笑，还是低首啜酒，我总感到一缕视线不轻不重地落在我身上，沉静有如一个人在幕后不动声色地打量我。

“你是第一次来这儿吗？”她忽而转向我问。

“嗯。”

“看上去他挺老实的。”她对张燕生、徐光涛说，“跟你们不一样。”

“老实屁！”张燕生说，“数他坏，整个一个阶级敌人，全是装的。”

“是吗？”李白玲感兴趣地望着我。

“还是有应该相信你的第一印象，这是有目共睹的。”

“你非常象我认识的一个人。”李白玲明显带有好感地对我说。

“也许我就是你认识的那个人，再好好看看。”我嬉皮笑脸。”

“不，她是个女孩儿。”

张燕生和徐光涛不怀好意地吃笑，我也笑，不再说话继续喝酒。

“为什么中国男人雌化现象这么普遍，嗯，为什么？”

我孟浪饮酒，脑浆都沸腾了，听到李白玲对的张燕生的感慨，愤然插话：“因为中国女人先于男人普遍雄化。

李白玲微笑地看着我。

我强自镇定地坐着。“你也非常象我认识的一个人。”

“是吗？”她盅了口酒，笑着说：你大概要报复我了。”

“不是中国人。”

“噢，”李白玲沉着地说，“我倒是有八分之一的外国血统。我祖上有不在北京做官，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来，烧杀奸淫。”

我终于坚持不住了，酒性上来了，心脏象小喷泉似的突突跳跃，站起来喃喃说：“我说的是个黑人，一个胖胖的非洲姐妹。”

我走出餐厅。

电梯骤然下降时，酒物已经涌出，我竭力将全部内容含在嘴里。进了房间，我立刻冲进卫生间大吐特吐，唉哟哟地呻吟，大声喘气，象是刚被人痛打一顿。吐了又吐，最后终于吐干净，我干噎着把马桶冲了，用淋浴喷头冲净地上的残渍，漱了口出来，愣心地坐在沙发上，一闭眼就感到天旋地转，象被儿童一鞭接一鞭抽打的陀螺。电话铃响了，我拿起来挂上。片刻，李白玲推门进来。

“滚你妈的滚你妈的！”

“你怎么啦？喝晕了？”

“滚你妈的，少在这儿装大尾巴狼。”我趔趄扑过去，粗暴地往门外推她，“我不在上面吃饭，下来干么？”

李白玲掰开我抓住她胳膊的手，有力不失分寸地把我推回沙发。

“你醉了，喝这么点酒就醉了，吐得满屋子是味。”

她走到桌旁沏了杯酽茶，塞到我手里，让我喝，又拧了

条凉毛巾给我擦脸。

“好点了吗？”

“好点了，谢谢。”我头脑清醒了，对她说：“你回去吧，说我没事，一会儿我就上去。”

“我还是陪着你吧。你跟我说话，一散一下注意力，就不会头晕了。”

“这是正常的——喝醉，不醉我反而不舒服。要的就是这感觉。”

“你这是变态。”

“不不，我跟别人不太一样，你了解我你就会知道——你不能用世俗的眼光看。”

“啊！”李白玲笑过来。“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怎么，又是一个！还有方便？”

“我，你没看出来？我对人我的胡言乱语不是一点都没吃惊。”“你一说我倒看出来了，你的确有点硕大无朋，特别是眼和——脸。”

李白玲先是一笑后是一板：“留着你的刻薄话形容形容自己吧。你既然能指人了那就是恢复正常了。咱们是不是若无其事地上去，不能叫那些俗人看咱们笑话对吗？”

“对的。”

在走廊里，李白玲搀住我，我感激地冲她一笑。回到餐厅杯盘狼藉的桌旁。燕生问我：“和以桶亲嘴去了？”

“没有。”

“那和李白玲亲嘴去了？”

“是！”我大笑望着李白玲，李白玲也笑。

“真没事？”徐光涛问。

“没事。”李白玲替我回答，他看见一漂亮姑娘，就满酒店尾随人家，我找到他时，他正和人家纠缠不休，非说人家心事。”

“光涛，如果你能把车给我留一礼拜，我给你五千块钱。”

我们这顿马拉松似的饭终于吃完了，老蒋付饭钱时都快哭了。步出餐厅时，我和徐光涛走在后面。

“不是我要，是我的一个朋友要，可他非得一个星期后才能诳出钱，不瞒你，就是那边的联系人老邱。”

徐光涛手里玩着烟，增晌不语好一会儿才说：“一个星期怕是留不住。他们已经拖了很长时间，要车的人很多，抢得打破头。”

“所以想让你用老蒋的钱先垫上，他的钱不是已经入了你的帐户？”

徐光涛笑起来，暧昧地沉默。

“实说吧，老邱答应给我一万，我分你五千，绝对没打埋伏。老蒋答应给你多少钱？瞧他那枢鼻缩眼样儿，打他的钱比你胳子打蛔虫都难。”

“我相信你，咱们有的说吗？”徐光涛说，“不说别的，看哥儿们面我答应你。不过一周内你们一定要把车款汇来，免得坐蜡。”

“那是一定，我跟你一起去边境，没钱你把汇进帐户。谢谢光涛，我早知道你仗义。”

“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谢谢？听这意思是要害我。”

“去你的王八蛋，不答应弄出你尿来。”

“这话听着亲切多了。”

“老李。”我快步撵上正亲密地张燕生交头接耳谈笑的李白玲，从中间把他们分开，问李白玲附近哪有邮局。

“跟我一起走吧，我正好也要回单位办点事。”她说，“我带你去。”

”你就别去了。”我说燕生，“怪碍事的。”

“我不是去。”燕生笑着说，“我回去睡觉去，我和老蒋哥儿们。”他把老蒋拉过来，搭着他的肩象狐狸阿媳妇搂着灰兔小朋友。

“别把头睡扁了，”李白玲冲他背影喊，“那就不帅了。”

酒店门口，计程车一辆接一辆驶来，开走。我和李白玲钻进一辆车，计程车驶出酒店庭院，开上马路，李白玲告诉司机要去我地方。

“先到我单位去，回来再送你去邮局。”

“随你大小便。”我往后一仰，“你在什么单位？”

李白玲说了家著名大公司的名称，补充告诉我，她是那家合资企业驻当地办事处的副经理。

“怪不得你路子野，大家都求你。”

“就那回事，都是利用。以后，”她看看我说，“你有什么事我也可以帮你办。”

“你真是个热心肠。”

那倒也不是。只不过我这个愿意交朋友，省得一个人孤单单挺无聊。”

她笑吟吟地年喜新厌旧我，我也笑吟吟地看着她。好说：

“好孩子。”

汽车停在一幢新建的盒式大厦门口，李白玲边下车边问我：

“和我一起上去吗？去我办公室看看。”

“不啦，我说，“司机该不放心了，我在车里等。

“那好，我马上下来。”

李白玲消逝在大厦的自动门内，我敬司机一动烟，和他聊起来。司机听说我是第一次出门的北方农村人，优越感立刻暴露无遗，很自豪地历数该城市和种种发达和文明，我竭力装得象个不傻瓜。李白玲回来时，正好听到司机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肉的香糯、鼠肉的高蛋白的肉拓的焦脆。

“我去你们北米，菜做得真难吃。”司机把车开上马路，还在不停地唠叨，“肉烧得稀烂，又拼命放酱油，咸死人吃不惯。”

“你不知道呢，我们北方的猪是吃屎长大的。”

“哇！”

“连我也不爱吃。可是，你吃你我们北方的唧鸟猴吗？”

“那是什么？”

“也是一种高蛋白的动物，金丝猴的亲戚。”

李白玲拧我一把，笑着说：“你瞧不惯我们这儿的人，也用不着这么愚弄人家。”

我捏了捏李白玲的手：“我喜欢你们这儿的人才说，碰到上海人我一声也不吭。真的特别是你们这儿的姑娘，瞧街上，一个个都那么有味，姹紫嫣红。”

“那就娶一个，我给你介绍。”

“可据说，你们这儿流行……”

“找港客？”

“不，性病。”

“你的幽默感感已经叫人讨厌了。”

我在邮局给老邱拍了电报，出来叫司机送我回酒店。

“你回去有事？”

“没事。”

“那何必急着往回赶。”李白玲说，“我带你逛逛街，给你买几件薄衣服，入乡随俗。你这件破夹克一不合时令二村气，与人不配。”

“可我老要说让人讨厌的话怎么办？”

“你要改不了，”李白玲让司机掉头驶往另一方向，看我一眼微笑地说，“那就尽情说吧。”

计程车开到市里最下等的地摊街，高楼大厦后面的一条窄巷子车开不进去了。我们在巷口下了车，打发走司机，并肩进去逛。这条巷很长，两边都是卖旧服和洋杂货的飚挡。五彩缤纷的尼龙化纤衣服一排排悬挂着，地上摆着各种黄澄澄的假首饰、电子打火机、太阳镜和腰带，面目狰狞的小贩和络绎不绝的顾客以很高的效率做着交易。我看中了几件衣服，用普遍话问价，小贩出的价高得不象话，简直是欺负人。境亏跟着个李白玲，她用当地话替我还价，才大致公道地飞翔睛。我们逛了很长时间，逐摊翻拣，我又买了两件恤衫，这样连顺逞飞翔，也搞了一抱。那些衣服很柔软，尽量进李白玲的折叠购物袋，鼓鼓囊囊拎着走，颇象北方贩子。不时有小贩诡秘地拉住我，要同我“那边谈谈”。我也装出买主的样

儿，无情地杀他们的价，使他们耷拉着头扫兴而去。开够了心，我和李白玲去路旁冰室的吊扇下坐着吹汗吃冷食。此地规矩是顾客自己任意端盛着冰激凌和点心的小碟子，最后由服务员数碟算帐我边吃边往李白玲的包里藏碟子，服务员无从察觉，少算了我们不少钱。李白玲乐不可支，招得冰室里的人都看我们，我严肃地领着她在众目睽睽之下穿堂而出。

“我发觉你不但爱说让人讨厌我话，还净干让人讨厌的事。你给我包里塞了这么多碟子干么用？

“你爱干么干吗。实在没用，砸了听响。”

“真不是好人。怪沉的，你替我拿着包。”

我接过李白玲的包翱上，顺手把她揽过来接着走。天色已暗，华灯初上，我们塞了一肚子冰，也不想吃晚饭，互相依偎着向每辆驶过的计程车招手喊叫。一辆车靠路边停下，我们手拉手路过去。

在酒店门厅下车时，酒店已灯火辉煌。大小餐厅里，香港人为主的顾客坐满桌桌宴席，饕餮大餐。上了楼，燕生和老蒋都房间。李白玲打开电视，一只残忍的金钱豹正在追逐驯鹿群。豹和鹿群在藏盛的草原上奔跑，活跃地跳跃，终于豹追上一只幼鹿，咬着喉咙拖倒在地，鹿无声无息死去。我进里间换衣服，挑了件雪白的紧裤和一件鲜红的 T 恤衫穿上，红白对比十分鲜明，我看着穿衣镜里的自己，就歉一个地道的本地烂仔。我走出来，往李白玲旁边一坐，她眼睛离开电视屏幕，对我说，“你认为你穿着坎肩我就认不出你了。”

我笑了。这是个笑话。这句话是一个老虎对被它误认为是蛇的乌龟说的。我有点难为情，很快又了自然，点上一支

烟，递给李白玲一支。

“老李，你能买到彩电吗？”

“谁要？”

“我。”

“你要可以。”李白玲吐出一口烟，整了整头发，“要一台？”

“哪能要一台。”说了我要的台数，又问她：“这儿彩电什么价”？

李白玲说了个数，大大超出我的想象。

“这么贵？”

“是不便宜。”李白玲说要想买便宜的只能到更南的一个沿海城市，那地方有渔民直接从海上走私进来的彩电。“你真买吗？真买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那地方的朋友。”

在那太好了，事成我可以给你一些好处费。”

“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帮你了。”李白玲把烟掐灭。正色道：“我不是为了钱，只是为了帮帮朋友——我们不是好朋友吗？”“是。”我斜眼瞧瞧这位“好朋友”。可我怎么谢你？”

——我扑了好，在她宽阔的脸上乱“锛”一气。

“我真是在那儿见过你，而且我们好象还曾很亲密过。”

“你放心，我不要你的钱也一样帮你办事。”

第二天早晨，我从李白玲的巢窝回到酒店，一进门，就看到老蒋直盯盯地瞪着我。我走到哪儿，他就恶狠狠地盯我到哪儿，我纳闷地问：“看你爸爸干么？”

“你坑了我，龟孙！”老蒋站在射进房间的阳光中，满脸充血，眼睛凸出有如牛卵子，蓦地冲大嚷。“徐光涛根本没车，

他要挪用我倒电视，你们合伙做了圈套让我钻。老天爷呀！这数万公款要是葬在你们手里，我回去也得扯户口本。今天你不把我的钱找徐光涛追回来，我便去警察局告你，叫警察拿你！”

“你发什么病？”我挣开老蒋伸过来抓我的手，“哪儿焊哪儿呀，谁跟你说的？”

“要不是张燕生好我告诉我，我至今藏在喜里。别想跑，我只认得你，只管你要钱。”

“老东西，休泼！管我在钱，打你老丫的！”我声色俱厉地喝住歇斯底里的老蒋，长张燕生，“燕生，张燕生！”

哗—— 卫生间一阵抽水马桶中央委员，张燕生一手提裤子，一手拿着本小说出来。他扬手把书扔到床上，扣着裤带含笑问我：“李白玲棒吗？”

“棒！”我看着他说，“象头大海豹。”

“别闹了。”张燕生点起一和烟，和颜悦声地对仍在一旁怒目而视的老蒋说。“我跟你说过他不知情，也是被徐光涛骗的—— 你们都被徐光涛骗了。”他转向我，“他本来没车。”

我走到一旁给自己沏了杯菜，坐下呢嘟嘟喝，不看燕生。

“你说过你们一起去边境提车？”

我斜眼看燕生。

“瞧吧，过会儿他就会来告诉你，你的通行证没办下来。”

“这可怎么好？”老蒋又大声嚷起来，“我可不敢一人跟他去，他会把我弄死扔在哪个山沟里。”

“你想的也太象惊险故事了。”张燕生对老蒋说，“徐光涛骗钱是真，杀人他还不敢。那儿也不是山沟，也是大马路大

饭店朗朗乾坤，也有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没人杀你。”

“我不管，我要报案。”

“这就是你不对了，老蒋。你现在报案也没用，谁动你钱了？

谁也没动，你的钱还好好地放在银行里，你告谁？再说，我是看你老蒋人不错，不忍看你挨坑，才把真情泄露给你。你要报案，我们也得挨牵连，而且你也晌不了，你也得进局子。警察可不分青红皂白，有事没事先蹲着你，各位国家法制不健全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告你老蒋，”我手点着老蒋，“你要松焉坏，跟我玩轮子，我叫你后悔生出来。

“我也没说要报案。”老蒋一脸苍白，“我就那么一说。”

“哪么一说？”

“你放心跟徐光涛去。”张燕生走到老蒋身边说，“按我说的办，先把钱转到我给你的那个户头，一切就没事了。”

“你的车肯定能有吗？”

“你连我也信不过？”

“不信你我还能信谁。”老蒋此时又可怜了起来。“我现在只信你，只能靠你了。我有老婆，三个孩子。我是个小干部……”

“你来一下。”张燕生不再听老蒋的唠叨，把我引进套间。

“我可没一点甩开你，个人独吞的意思，倒是徐光涛想把你甩开。他亲口跟我讲，到时候就说搞不到通行证，把你隔开，我们倒一圈彩电，最后给你千把块钱打发一下。我一向瞧不惯他这种猫儿匿，都是哥儿们，说实话……”

“说实话，燕生，他真的没车？”

“真的没车——连我也没车！根本就没去搞，全憋着老蒋这道钱呢。”

“怨不得李白玲上来就跟我发情，好给你匀空。”

“不不，可没这么一出，李白玲是阔小姐开窑子，看见三条腿的就打晃，不为钱，她也不知道这些事。你跟徐光涛不至于磁到掰不开的地步吧？”

“绝对不至于！”

“就是。咱们多少年了，从小就一块偷幼儿园的向日葵从楼上往过路的身上吐痰。”

“美好的童年。”我微笑说。

“你们吵什么呢？”徐光涛兴冲冲推门进来，“在走廊里都听得一清二楚。”

“蒋兄，通行证办下来了，今天就走吧。”徐光涛对我说，“你的通行证没办下来，前两天出了件挺大的团伙叛逃案，通行证卡得很严……”

“没办下来就没办下来吧，我在这儿住着也挺好。”

“哟，没注意，装束也换了。”徐光涛状态凑近打量我的新衣服，“那件事就那么定了，你不在我也那么办。花瓜似的，分外妖娆的么？”

“鲜活鲜活。”

“老蒋，”徐光涛转向蒋，”这是咱们俩的通行证。我还要去看一个人，车票你飞翔，买今天下午的，中午我回来——我先走了。”

“走吧。”我和燕生点头，“注意小腿保健。”

徐光涛刚离去，燕生立刻坐在桌旁在张纸上写了串阿拉拍数字，递给老蒋：“钱一转出，就给这个号码打电话，我马上就去接应你。别怕，有什么可怕的？你真不是干事的人。”

老蒋仍在筛糠，张燕生厌恶地站起来，打烟抽。拿起只烟拿，是空的，揉成一团扔掉问我：“还有烟吗？”

我口袋里有整整心烟，可我说：“没有，抽光了。”

“我去买条烟。”燕生出了门。”

我走到老蒋身旁，夺过那张纸，看了看上面的电话号码，还张老蒋，坐下拨这个号码，电话通了，一个女人接了电话：“喂，找谁？”

我听出了对方的声音，没吭声把电话挂了。张燕生买烟回来，一进门电话铃就响了。他拿起电话，我听他说：“没有，我刚才没打，不定谁打的呢，这只有你知道呀。”他换了一脸淫笑。”“噢，他在，你要跟他讲话吗？”燕生把话筒给你，“李白玲找你。”

“喂”我接过话筒，“你好，干么呢？”

“上班，你呢/”

“没事。”

“下午出动吗？”“不出去。”

“那我去打你。”

“来吧。慢，你中午就来吧，一起吃饭。”我冲燕生挤挤眼，“这儿有一班的伪军想你。”

我和李白玲坐在餐厅酒吧柜台前的高凳上喝酒，遥遥望

着餐厅角落餐桌旁的张燕生和老蒋。老蒋刚飞翔完车票回来，仍是一副惊恐不安的样子。他激动地说着什么，张燕生安详地听着，不时简短、表情坚决地说着节奏铿锵的话。

“那个老蒋怎么啦？”李白玲呷着酒问我，“他好象很紧张。”

“他怕了。”我转着手里大肚高脚杯，无所谓地说，“怕被我们啃着吃了。”

“这么个老实人，本来就该呆在家里耗着俸禄着手膘，跟你们这些坏蛋混，非倒霉，难怪他怕。他看出什么名堂来了？”

“你不知道？燕生告诉了他徐光涛没没车想骗他钱，叫他赔本赚吆喝咬尿泡空欢喜。”

“我怎么应该知道？”李白玲搭拉眼皮，“就好象我也是你们肮脏的一伙。”

“你当然不是！就是你不是我老婆，不管你有时多么象，我有时多么情不自禁。”

“小屁孩，跟我油腔滑调谈情说爱起来了。”

“别装得鸭嘴龙那么老。今晚我还去你那儿，别约别人了。”

“今晚不行。”李白玲放下酒杯，用手帕擦擦嘴，“今晚没你节目。”

“我不管，反正到时候我就去，有人咱们就做三明治。”

“干么这么生猛，假装殷切？”

“除了撒尿也是闲着。”

李白玲“噗”地笑了，飞我一眼，十分风骚。很快，她止住笑又回复成那个庄重、优雅的李白玲。她喝了口酒，有

些懒懒的，抬首看了眼那边餐桌上仍在交谈的燕生和老蒋，低语问我："你看上我哪儿？"

"山高水阔及其它。"

她没笑。酒吧侍者放响了音乐，滞重的音乐如雷滚过餐厅。如招待们开始往各桌穿梭上菜。

"小子，"她冷冷地说，"退几年，我可能会迷上你这股俏皮、放荡不羁的劲头，可我现在已不是感情泛滥的小姑娘，你靠伶牙利齿这种小锥子扎不中我—— 今晚你要来，我就阉了你。"

我们的餐桌也陆续上菜了，燕生招手叫我们过去。李白玲下了高凳，整整长裙，对我说："我倒想提醒你们注意老蒋，别吓坏了他。他在朝廷命官，遇到危及本能的反应就是找警察保护。"

我们回到餐桌，我观察了一下老蒋。他果然有些反常，过分殷勤，给每个人夹菜、斟酒，故作轻松地谈天说地。可我没有集中精力认真看待这件事。我克制不住地时时把目光落在正和张燕生小声交谈的李白玲身上。我向次挑起话头想重新吸引她注意，都没成功。她只勉强敷衍我几句，后来连样子也不装了，干脆不理我，同张燕生唧唧咕咕，活象一对粪里刨食的公母鸡。

饭吃了一半。徐光涛提着皮包来了，一身国家干部打扮，得意洋洋挺象人。一坐下就问老蒋要车票，拿过车票装进自己口袋，也不吃也不喝，说要好计程车，立刻就要去车站，立逼着老蒋上楼拿行李。

老蒋提关破包，步履蹒跚地跟着满面春负的徐光涛往酒

店门外计程车走去的样子真象被人贩子卖去当窑姐儿的旧中国妇女。

“你不去送他们？” 我冲面无表情目送着徐光涛和老蒋的张燕生问。

“他跟我走。” 挟着包往嘴上搽唇膏的李白玲说。她打扮停当，挽着张燕生一扭一扭走了。

“联合国吡嗷的。” 我在背后愤世嫉俗地骂。

“嗨，你怎么在这儿？”

“我凭什么不能在这儿？我理所当然应该在这儿，人民的江山人民坐。”

我正要上电梯回房，碰到刚从楼上下来的花枝招展的杨金丽。她象搀着老寿星似地搀着个香港老头儿，脸象电镀了容光焕发发给我介绍她的“阿伯”，对那个老狗说我是他“表哥”，差点没把我鼻子气歪了。

“怎么样，都还好吧？”

“还好还好。” 我只想早点脱身回房。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阿伯在这儿是很有办法的。”

老狗冲我含笑点，我两眼朝天不看他。

“没事。”

“你房间是几号？我找你玩去。”

“还是……”

“我给你平价换点港币吧，花港币很合算，买烟买酒也便宜，你不换点？”

“那好吧。我把房间叼告诉了杨金丽，走进电梯向上升去。

我正在睡觉。有人捏诠我鼻子，我在梦里吓了一跳，立刻醒过来，看见杨金丽怪可爱地坐在我床边。我忍着火跟她总换港币，换完便翻脸开骂："以后男同志睡觉的时候你进门要敲门，懂不懂礼貌？还有，以后未经允许少捏我鼻子。那是出气的地方，不响也有用，你给关上算怎么回事？"

"哟，好像你多尊贵。"杨金丽撇撇嘴。

"当然，我有我的人格。我问人，你是不是跟那个老棺材瓤子住在一起？"

"怎么啦？"

"怎么啦——这是有损国格的行为！"

杨金丽咯咯笑起来。

"还乐，你乐什么？"我生气地说，"你这是错误的！哪怕人找个年轻点的，也说得过去，那老杂毛也太老了。"

杨金丽脸红了："人老重感情，霜叶红于二月花。你倒不老，谁不知道你是个没心没肺的。"

"好好，你感情丰富，快回去看着你的老宝贝儿吧，小心他一个饱嗝把自己噎死。"

"瞧你对我这副模样儿，就好象你多革命似的。"杨金丽又眼泪汪汪了，"你对我越来越不好了。"

"你不能这么说，就好象我过去对你怎么好过……"

"我一直觉得你是唯一理解我的！"杨金丽几乎在大声嚷嚷，盖住我的声音，抹煞我试图在我们之间划的界线。

"我不理解也不相理解任何人，包括你。"

"畜生，男人都是畜生！你们脱下裤子是鬼，提起裤子又

全装成人，真会藏猫猫。”

“我们别再谈了，你这么激动会把自己弄疯的，装傻算了，你蛮可以落落大方。”

“一个有自尊心的女人和一寡廉鲜耻的男人不一样，我要明辨是非。”

“这种事哪儿来什么是非，公说公有理，母说母有理，各有糟践对方的一千条民谚、格言。大家都是人，都不是观音菩萨。”

“你不是人！”杨金丽脸色苍白地盯着我说，“你从来就不是人，站着躺着都不是人，谁都不知道这事，可我知道。”

“我是什么，大灰狼？”我想开玩笑，可脸色已经变了。

“你是，”好顿了一下，骤然开口，“橡皮人！”

我想杨金丽被我吓坏了，她一脸恐怖，向门口退去，蓦地拉开门逃了。我回头看了眼墙壁上镶的镜子，也立刻毛骨悚然。镜子里那张脸黯淡僵滞，右现着真正橡皮的质感和光泽，我被吓的一声不响。

晚上，我不想吃饭，下了楼，在放着轻音乐的酒吧要了两罐啤酒孤独地坐着喝，茫然看着大厅里逡巡往返的外国游客和香港商人。这些衣着华贵的男女一个个神气活现，从容自在，却个个长关张庸俗的脸，让你不得不对如此不堪人目的家伙却如此有钱感到生气。在这种场合坐上一刻钟比上一百节课还体会深刻。我叫住一个女招待，问她这儿晚上有什么玩的地方。她打量下我说，你可以去广场和马呼上遛遛。我凝视着她，她慌忙低头走开。我又叫过来一个女招待，问她

这儿晚上有什么玩的地方，她说邻家宾馆有收费昂贵的歌厅。

我叫了辆计程车去那家宾馆。这家宾馆比我住的那爱酒店更华丽些，歌厅所在是有小桥流水、扶疏花木的花园中的一间玻璃房子，有美貌女招待开门引坐，我进去时演唱还没开始。我坐到靠墙一个角浇的厢座里，已经有个醉醺醺的男人坐在那儿了，见我来就口齿不清地跟我搭话。他自称是新加坡人来此是做买卖，问我可曾听说过他的姓氏，这个姓氏在南洋一带是赫赫有名的，我说我没听说过。

“你臭了，你土鳖了，我们家是大财团，每次回国都是人大副委员长以上的‘角儿’接见。”

“你普通话说得不错，连我们方言都会，要是闭上眼听，我会以为你是北京小晃。”

“呃，我在北京语言学院念过书。”

“怪不得。语言学院的人我很熟，你认识张燕生吗？他是副院长。”

“太认识了，头发花白的老头戴个眼镜。”

“李白玲呢，她好象是党委书记吧？”

“对对，老太太，个不高。”

“你不错，真幸福，新加坡巨富之子。喜欢中国吗？”

“没劲。我打算去美国，美国多来劲。”

“那是，美利坚有的是金山银山。”

我叫女招待送来一杯子，拿起他的酒瓶给自己斟，一支接一支抽他的烟。

“唔，我不喝了。”

“才几点，再喝点。”我叫来女招待，指着那人说：“这们

办事处生再要两瓶……”

“一瓶吧，嗯，我喝得差不多了。”

八点以后，歌手们依次出场了，灯光暗下下，旋转晃眼的迪斯科舞灯扫来扫去。听客开始受到震耳欲聋的音响轰炸。同座那个家伙仍然恬不知耻地胡吹，喋不休，一个劲问我是干么的。我说我是为总参装备部采购的。他问我要什么型号录音机，我说不，不要那玩艺儿，有黑鹰直升飞机可以来两中队。他盯目我一阵。恍然大悟：“原来您是做军火生意的。”我嘘了一声，叫他小声点，问他可听过那个阿凡提的故事？他糊涂地摇摇头。我凑近他给他讲故事。从前有个商人叫阿凡提帮他搬一摞盘子到他家，说可以告诉阿凡提三个提。阿凡提般着盘子去了，向商人请教。商人说，第一个真理：要是有人说，搬着盘子走路比空着手走路轻，你可千万别信。说到这儿，我自个儿乐了。那个家伙好奇地问：“第二个呢？”

“要是有人说，帮商人搬盘子他会给你钱，你可千万别信。”

“第三个呢？”那家伙愈发全神贯注。

“第三个是：要是有人说他是世界最大的傻瓜，你可千万别信！”

我撇下这个苦苦思索、莫名其妙的骗子，笑着起身离去。骗子嘴里还在嚷：“那阿凡提呢？”

回到酒店夜很深了，我忧郁地放了池热水洗澡，一边浸泡一边吸烟一边想着身不由弓做人的尴尬和不做人的不可能。向非人蜕变的趋势我心中无数。热腾弭的蒸气把烟濡吸

不动了，我把烟扔掉，泡在水里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人砰砰敲卫生间的门。我醒过来，感到灯光刺眼，水也有点凉了。以为是燕生回来了。围了块浴巾了门，杨金丽站在门前。

“你来干么？”我倦意未消，不免有几分恼怒和敌意。

她没说话，往旁边一让，屋里有两个陌生男人，在翻我扔在床上的衣服。其中有胖子看到我说：“警察。”同时掏出个工作证递给我。我打开一看，这警察是市局十处的，名叫马汉玉。我默默地工作证还给他，看着另一个小个警察把我衣服口袋里的所有东西都掏了出来，钱、钥匙、电话号码本、证件一一摆开。

“什么事？”我问马汉玉。

“你认识她吗？”他指杨金丽。

我看看杨金丽，又看看警察，“认识。”

“她半夜到酒店来是来找你？”

我大概猜出是怎么回事了，点点头：“是的。”

“你们什么关系？”

“朋友。”我毫不犹豫地说。

“什么朋友？”

“一般朋友。我们是在街上碰到的。她说她住的那个旅馆很脏，我就叫她到我这儿来住，反正我这儿有两间客房。”

“既然你叫她来你的房间，她怎么钻到港客房间里去了？”

“也许走错门了吧，这儿的房间看上去都一样。”

“走错门？为什么进到人家间里去，敲门不开，我们进去她还藏在门后。”

“那你应该问她，也许是被下流生港客缠住了。现在开放，什么人都往国内来，大概他们还以为我们这儿也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了。你不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女郎半夜敲门的事很多，腐朽没落就别提了。”

“老实点！”旁边那个掀床垫子拉抽屉搜查一番一无所获的小个子警察走过来对我吼。

我瞧他一眼，继续对胖警察马汉玉说：“可能她慌了，一听是警察。你知道人人都怕警察，有些事碰上警察就解释不清了——我可以穿上衣服吗？”

“穿吧。”胖警察一摆手。

我穿好衣服，把钱和证件往兜里装。

“不许装！”一直恶狠狠盯着我的小个子警察喊。

“为什么？这是我的东西，你刚才不是看过了。”

“叫你别装就别装！”

小个子一步抢上来，粗暴地打我的手，夺走钱和证件。

‘你客气点行不行，不要动手动脚。”

“嘿”小个子瞪起眼睛，“你狂什么，蹲下！”

他上来扭我胳膊，企图压倒我，可惜技术夹生，被我一下甩开，正告他：“你要干什么——现在可不是‘四人帮’那时候。”

“不是‘四人帮’时期又怎么样！”小个子年轻气盛，急了，又扑来扭我，我再次把他轻轻推开。

姓马的胖警察冷眼旁观，大概也觉得他的小伙计不够老练，说话造次，授柄于人，走上来隔开我们，问我：“你这套房间住了几个人？”

“就我一个。”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个谎警察一查住宿单便戳穿了。胖警察果然给服务台打了个电话，让他们找出这个房间的住宿单，一会儿，一个穿警卫制服的男人拿着三张住宿单进来。胖警察仔细看了三张住宿单，问：“这个姓蒋的和姓张的哪儿去了？”

“到别的地方办事去了。”

“你是这个商业局的干部吗”

“不是。”我只好承认，“我是来玩的，因为认识老蒋就住到了他们这里。那张住宿单是胡填的。”

“这样看来，应该住在这儿的人都不在，住这儿的是两个来‘玩’的。他们什么时候回来？那两个，姓蒋的和姓张的。”

“不太清楚。”

“这儿的房钱谁算，你吗？”

“当然不，我哪儿那么多钱。”

“就是说他们肯定会回来？”

“大概是。”

消逝了片刻的小个子警察忽然从盥洗间出来，手里拿着我的漱口杯，神秘地倒出一件东西给胖警察看。

“这是谁的？”胖警察手指捏着一只黄澄澄的女表。

“不知道，我没见过这东西。”

“这杯子是你的吗？”

“是我的，可这表不为我的。谁知道哪个混蛋给我栽的脏，一小时前我刷牙还没有。”

“你指我们吗？”

“没那意思。”

“表是我的。”

杨金丽红着脸承认，“我放进口杯里的。”

“你手脚真麻种”胖警察移向她，“也许你接下去要告诉我这表是你妈给你买的吧。”

“是我妈给我买的，我工作那天买的。”

“你工作？你妈还挺支持你，给你买个表看时间，你们了怒就不能编得象样点，都这么说。这表国内市场就没出售过！看来你还不是个老手，我再告诉你，这表是假的，一文不值，你被那个老色鬼港客骗了。好吧。”

胖警察站起来，伸了懒腰，把我的证件、电话号码本拿起来：“这些东西我先拿走，用完还你。”

“可我明天就打算走了。”

“你先别走吧，既然有人付房钱你就再舒舒服服住几天。记住，这几天哪儿也别去，我们随时来找你。还有，我们来找过你这事不要跟你那些哥儿们讲。”

“我没哥儿们，独门儿。”

“不管有没有，谁也不要讲，讲了后要你自负。”

“我也没犯法，规规矩矩来旅游……”

“谁说你犯法了，我说了吗？”胖警察提起皮夹，一指杨金丽：“你，跟我们走。”

小个子警察充满恶意地瞧我一眼，用鼻子哼了一声，推搡着杨金丽耀武扬威地往外走，杨金丽伤感地频频回头看我。

警察走后，饭店警卫又盘问了我一会儿，主要问我怎么住地来我，谁介绍的，大概回答不知道。

早晨，张燕生回来了。一进门还挺乐呵，看来昨晚过得挺惬意，问我睡和怎么样。

“挺香。”我瓮声瓮气地回答，“就是半夜你的两个朋友来找过你。”

“谁？阿芸和阿豆？”

“不，胖胖和瘦瘦。”“什么胖胖瘦瘦，”张燕生摸不着头脑地说，“我不认识。”

“他们认识你—— 警察。”

“别开玩笑。”

“玩哪门子玩笑，昨晚警察来抄了。”

“真的？”燕生登时紧张了，“他们来找我？”

“没有，跟你说着玩呢。找你干吗，你又不是他们局长。”

“说真的说真的，警察真来过了？”

“真来过了，杨金丽把他们领来的，大概她被他们堵被窝了，就胡说走错了门，来找咱们的。没事，警察搜了一遍，咱们也没什么走私物品，了不起把咱们当成皮条客了。”

“你别大意，当成皮条客也够咱们喝一壶的。”

“那我倒不怕，没有的事，安也安不上。”

“警察还问什么啦？”

“没问什么，就问你哪儿去了，我说你办事去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他们扣了我证件，把杨金丽带走了，还说随时再来。”

“随时再来？”燕生刚坐下又“蹭”地站起来，“这地方不能呆了。”

我和燕生乘的计程车驶出车流，靠边停在一个规模宏伟的红色陵园门，马路对面就是李白玲上班那幢钢筋水泥和玻璃组成的盒式大厦。我进陵园找了张长椅坐下，燕生去给李白玲打电话。一会儿工夫，李白玲匆匆而来。我把昨晚的事对李白玲讲了一遍。李白玲听完哦吟片刻，问我："他们扣了你的证件，你能溜吗？"

"那证件是作废的，要不要都无所谓，我有些担心的是那个电话号码本。"这时我蓦地想起，昨天我曾把暗记下来的李白玲的电话号码写在上了面。

"上面有谁的电话？"

"噢，那都是过去一些熟人的电话。"

"有我的吗？"李白玲看燕生。

"我没把你的电话告诉过他。"燕生说。

"没有。"我也说。

"那就没有什么。"李白玲松了口气，"我给你们换了个住处，溜了完了。"

"可是，"我想了想，还是得告诉他们，"我给老邱的地址也是这个酒钻。"

"他是谁？"

"他来干什么？"燕生问我，"老邱来干么？那个二混子。"

"……他也是来买车的。"

"你没告诉过我。"燕生怀疑地看我。

"现在告你不晚。"

"马上打长途通知他来得及吗？"李白玲说，"告诉他换地方。"

“恐怕来不及。”我说，“前天不是我们一起打的电报？他现在已经在路上了。要我说其实没什么，燕生另找个地方住去。我还回去等，没事。十处是不是治安处？”我问李白玲。

“不知道，不过我可以打电话找个公安局的朋友问一下。”

“你问一下，要是治安处就没事，不就是风纪上的小事吗。”

“好吧。”

我们三个来到陵园门口的公用电话处，李白玲给她的警察朋友打电话，打完电话她脸色大变。

…十处是经济保卫处。”

我和燕生正在酒店房间里收拾东西，门上传来猛烈的叩敲声。燕生迅速钻进卫生间，我把皮包塞进床下。坐到沙发上喊：“进来。”

门开了，老邱昂首阔步走进来。

我松了口气，喊燕生出来，弯腰拖出皮包继续往里塞衣服。燕生心有余悸他走出来，认出老邱，咧嘴一笑：“是你，吓我一跳。”

“出了什么事？”老邱看我们惶惶的神情，诧异地问。

“警察刚来抄过，而且随时还会再来。”

“这儿警察那么凶？”

“凶，凶得跟郎平似的。”我扣好皮包，走过去老邱说：“你白来了，那事吹了，徐光涛的车没了。”

“怎么回事？”老邱立刻急了，“那你他妈的给我拍什么电报？”

“这情况我也是刚知道。”我有气无力地掏出烟请老邱，老

邱抽出一根叼上，我给他点着火。

“彩电呢？”他喷着烟问，“你联系没有？”

“联系了，可我们已经叫警察注意上了，那事该怎么办？你用公家的汽车款倒电视，不正找人家逮吗？”

“谁捅的漏子？你们办事怎么这么不牢靠。”

“我猜是老蒋，他发现上当就报了官。”

“连这么个笨蛋你们都瞒哄不住，干什么吃的！”

哼。”我看了眼燕生，“这事一时也说不清楚。”

“是不是老蒋报的官还没定呢。”燕生说。

“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老邱往沙发上一坐，“我不管，你他妈给我想办法去搞车，搞彩电。”

“我他妈没办法！”我挥着手说，“警察张着网呢，你让我乍着毛往里钻？”

“合着你打着晃涮爷们玩呐！”

“我还不知道谁涮了。”“你们别在这儿吵。”燕生拎着收拾好的皮包过来说，“先撤，有什么话回头说，别让警察一块捂了。带着钱吗？带着钱什么话都好说。”

“好吧。”我对都邱说，“你先跟燕生走，待会儿咱们再商量。

我再跟徐光涛联系一下，探探究竟，看老蒋到底是个什么鸟。只要他没报官，事情还有缓。”

“反正，你看着办吧。”老邱把烟头嗖地扔到地毯上，凶脸地看了我一眼。

我自个儿以房间里从了会儿，最后检查了遍房间，看没丢下什么东西。就带上门出来。正想不惹人注意地通过服务

台忽听服务员叫我："喂。"

我停下看她，服务员一脸笑容，旁边坐着的另一个服务员姑娘也在冲我乐。她们问我："昨天警察找你啦？"

"是啊。"我立刻装出了副清白无辜受了冤枉了的样儿，"我正好端端地象个乖孩子一样睡着觉，人就突然闯进来，搜身又讯问。是你们给开的门吧？"

"警察叫开门，我们敢不开吗？"服务员笑说。

"也是，这年头，好人也难免受冤枉。"

"我得了吧。"坐着的那个姑娘笑着说，"谁叫你和那个坏女人一块混的，沾包了吧。"

"我哪知道她是坏女人。从小我就认识她，中学起她就是我们班的团支书，在这儿碰上了，你说能不打个招呼？谁想她变成了坏人。"

"都会说，都说自己不是坏人。"

"你瞧我长得象坏人吗？多么忠厚善良的脸，对谁都是那么诚恳、谦逊。"

"越说自己好的人越不好。"两个姑娘笑的咯咯的。

一个姑娘好心忠告我："你不是坏人，可你要小心坏人。特别在我们这样的酒店里，什么没有？就拿住在你斜对面房间的那个港客老头说吧，别瞧他道貌岸然，听民岸然，听民警说，他坏透了，专往国走私，在香港也是社会渣滓。"

"你是说老和杨金丽在一起的那个老头？"

"就是那个坏老头。那么老了，还骗人家女孩子，真不要脸。民警说，要重重罚他，把他的护照都扣了。"

"光罚还不够，"我沉思地说，"应该拖出去毙了老家伙。

好啦，我下去吃点东西。”

我离开服务台，乘电梯下楼，降下两层，停了电梯出来，没安全楼梯又走上去。小心翼翼地避开服务台两个姑娘的视界，蹑手蹑脚走到那个老港客的房间，没敲门就拧把手进去了。老坏蛋正穿了件睡衣坐在沙发上喝茶，看到我进来一愣：“你找谁？”

“找你。”我往他旁边的沙发上一坐。

老家伙放下茶杯，打量着我：“唔，是你，杨小姐的朋友，又想换港币吗？”

“不，想跟你谈点事。昨天，你和杨小姐的事连累了我。”

“是呀，”老家伙愤愤不平地说起来，“内地的警察太不讲道理了。杨小姐在我这里坐了一坐。就在罚我的钱，坐一坐也要罚钱，真是闻所未闻。怎么，也要罚你吗？这可没有我的关系。”

“要不是你，警察也找不上我。”

“这我可不能负责。你是要叫我替你付罚金吗？不行。”老家伙急了，用广东话连嚷带叫，“没有这个道理。”

“我不是那个意思大地我的意思是因为你们的事连累了我，我们也算有了缘份，好不好做点买卖？我听说你是个很有办法的人，能搞到价格合理的电视机。”

“什么意思？”老家伙眼睛骨碌碌转了几圈，“你要买电视机？”

“是的，不多，一小批。”

“市场上有哇，要多少你尽管去买好啦，打我干吗？”

“你看，老先生。”我慢条斯理地说，“我开始提到杨小姐，

意思就是我们之间用不着搞什么遮遮掩掩的把戏，你的情况杨小姐跟我讲了许多，我呢，想你也能意会到。大家开城布公。都是买卖人，谁也不想占谁的便宜，按规矩办，现钱现货，大家得利，你说呢？我也不是来敲诈你，也不是给警察当探子给你设圈套，只是正经八百想跟你谈桩生意。怎么样，谈不谈呢？"

老家伙又端起茶杯吸吸溜喝茶。喝了一阵，放下茶杯，打烟。我敬了他一支，给他点上火。

"那么，"老家伙开了口，"你想要多少台？"

"先问一下，你是什么价？"

老家伙说了个数，我一听说不行。

"都是这个价啦。"

"咱们别来这套行不行？都是明白人，大家痛快点。你价格合适，我多要你一些。"

老家伙又报了价，降了一些，我仍觉得高。

老家伙端起茶杯："我这已经是最低价了，再落我要蚀本了。你说个价？"

我说了个数，老家伙一听直摆手，"不谈了，我们不要谈了。哪有这个价，有这个价我买你的。"

我把价提到一个整数，老家伙扔是摇手。

"怎么着？"

"不谈了！"老家伙斩打截铁，"你找别人买去吧。"

"嘿，老东西。"我站起来，"不谈了？我让你进得来出不去你信不信？"

老家伙面无惧色，嘿嘿怪笑："我们这是做买卖吗？我又

是不小孩子，你也不要虚张声势。”

“妈的老流氓！我虚张声势？我也不是不了解你，不就是六〇年饿跑的乡下佬吗，番薯屎还没拉干净，装什么大哼。我一个电话就能叫公安抓了你，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香港是干吗的，香港警方知道你被抓了，会高兴得拍贺电。一句话，你想不想要你的护照了？”

如果说我前面的确是在虚张声势，老家伙听着毫不为其所动，这最后一句却击中了要害。尽管老家伙仍面无表情，但我肯定，他搞不清我是什么来头了，起码他要猜猜。一般说，上了年纪的人，权衡某件事的利弊时，是会慎重斟酌每种哪怕是很微小的可能，他们没有精力冒险。果然，老东西虽说嘴没软，话里已经透出转圜的意思。

“你不要唬人，我是不吃唬的。我对国内的情形有一些了解，我相信你不是普通人，但要搞我，也没那么容易，我也是认识一些人的。再说，做买卖也没有强买强卖的。”

“那好，”我不再恫吓老头，接着他最后那句话说，“咱们再互相让点步，你尺寸上可以小一点，我价钱上给你凑个整。”

我和老家伙又诗价还价一番，最后达成妥协。由于每台价格比我原来设想的最低价格还要低一些，老家伙提出交货只能在那地更靠南的沿海城市，我也一口答应了。我们约定了具体的交货地眯，时间定为后天起的连续三天内。

“听着，”老家伙伸了只干瘦的手指说，“如果我不能及时拿回我的护照，我便不能履约。”

“放心，老先生，我保证你最迟后天拿到护照。当然，你也不别心疼那几个罚金，就当为‘四化’做贡献吧。”

我心里有底，警察只要罚了款，会很快发还护照的。

我穿过酒店大厅时迎面看到姓马的胖警察和小个子警察从自动门进来，连忙隐在几个胖胖高大、香气扑鼻的外国妇女身后，低头装作浏览柜台里的烟酒化妆品。两个警察行色匆匆没看到我，从我身后熙攘的人群中穿过，消逝在电梯间。我拔脚出了酒店，叫过来一辆计程车，让司机开到陵园。中处，我坐在疾驶的轿车后座想，我这是玩玄呢。警察兄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象秃鹫一样敏感，哪儿死尸腐肉，隔着十万八千里也会凭直觉扑下来。

计程车到了陵园附近一个街角，我付了钱下来，步行走进陵园大门。天下起小雨，陵园内的松柏草坪一片浓缘，玉兰树在雨中静静开放着硕大雪白的花朵，树荫下的长椅都打湿了，渺无人迹。我找了一圈，没发现张燕生们，身上已经潮了，便沿着漫长宽阔的台阶走向山坡上的纪念雕像。这里组用巨大粗糙的花岗是凿砍的剑拔弩张的人物群像。半个世纪前，这个城市曾发生过一次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许多外国革命者的血和中国共产党员、工农群众的血流在了一起。中学时，就我从课本中了解了这次著名的起义。即使此时此地，我在为理想献身的烈士英魂面前不由肃然起敬。望着那些无声地呐喊着搏战着的巨人们，我一阵阵发呆，竟忘了来此何干，直到一个人轻轻拍了下我的肩膀，我才猛醒过来。倏转身，李白玲笑嘻嘻站在我面前。

“你没带警察来吧？”

“……”

“你怎么啦？”

“燕生他们呢？”

“他们先走了，留我在这等你。大家看你那么长时间没来，都怕你出事。没出事吧？你怎么这样？”

“没有，我冷，穿太少。”

“我们到那边亭里避一避。我也没带伞，这雨下得突然。”

“没关系，走吧。”

这时我已镇定下来，冷汗开始浸出。我们沿着是阶缓步下行。雨下得密了衣衫湿透了，贴在身上，可我仍不想走快。宽大的台阶层层叠叠，象个巨大的搓板，两旁友伟磅溥的雪松簇拥着这能贯全山的台阶，使这台阶象是帝王宫殿庄严的御道，我这个湿透了的瘪三和旁边同样湿透了的身份暖昧的女人走在上面真是不伦不类。长达百年此伏彼起的革命战争给我们国家到处留下了这样葬着成千上万英灵的陵园，时至今日，只有孩子才来在清明来献花圈。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李白玲突然说。

“你知道屁。”

“我爷爷就是在那次起义中牺牲的，后来我的叔叔伯伯又陆续牺牲几个。”

“有毛主席牺牲的人多吗？”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李白玲平静地说，“每次我来这儿，和你同样难受，虽然我也知道这没意思。”

“可是我什么也没想。要说难受，只是被雨浇得难受，想赶快找个地方地点热乎的吃的喝的或者‘喇’你一道。”

李白玲望着我，我狞笑看望着别处。

我们出了陵园大门，在街对面一间面食店吃了云吞面和炒粉。李白玲特地为我要了碟烧鹅，我不客气地一扫而光。她没怎么吃，只是抽着烟隔桌凝视我。我想装作视若无睹，终于按捺不住，生气地对她说："你老看着我干吗，真他妈讨厌！我吃饭不喜欢别人盯着，就象旁边坐着个要饭的。"

李白玲把眼睛移开，默默地把烟掐灭，叫来服务员付帐。

"这儿还会碟子。"我把炒粉盒下面盖着的烧鹅碟抽出来示意服务员。

我们出了面食店，仍没怎么说话。李白玲叫住一辆雨中驶来的空计程车，叫司机开到她的小屋坐落的那条街。

到了李白玲的小屋。我发现屋里没人："燕生他们呢？"

李白玲没有回答，只是蹲下拉开立柜下面的大抽屉，翻出几件干净衣服扔到床上："把湿衣服换下来，要在该感冒了。"

"就湿着吧，我怎么能穿你的女式衣服。"

"什么妇式不女式，你看看那些衣服，男女都能穿。换吧，你不是湿得难受吗？"

"你转过去。"

她转过身。可我刚把湿衣服脱下来，她又转过来，上来一把抱住我。我感到她屏住呼吸，象一人没有生命的人。

"干吗？"我推她惟不动，"象什么样子。"

好哭了，哭得象个纯洁的少女。我毫无怜悯。

"其实用不着这样，我现在的确没兴趣，付交感神经低迷，改日吧。"

她抬起湿淋淋的脸，眼里充满憎恨，一把推开我，返身

找出几件自己的干衣服，毫不掩饰地边换边恶狠狠地看我。我也把床上的干衣服一件件穿上，牛仔裤瘦了点，我提拉链时要收紧肚子。我把衬衫塞进裤子，对她说：“别怒气冲冲的，我不是圣人你知道，我是怕交叉感染。”

谁要见过熊猫发怒，那就是她当时的那副表情：“你用不着侮辱我，拿我发泄。算我傻、贱，以为谁都需要我。”泪水涌出了她的眼睛，她一甩头，擦得一干干净。”走吧，去找你的哥儿们。”

我走过去，抚她的肩膀，她啪地打开我的手。

“别蹶子呀，跟你说句知心话听吗？”

“去你妈的吗！”

“直的，其实我对你一点恶感都没有。”

她转过身，抬起眼看我，愤怒一下都化成委屈、自怜。

“我只不过有点吃醋。你想你昨天对我那种样子，简直是气我。”

“真的吗？”她走上臆来拥住我，破涕为笑，“你还会吃醋，这我可没想到。”

“不但会吃，还吃得很厉害。”

她真正眉开眼笑了：“燕生是在你之间和我好的。他提出要求，我无法拒绝，但我并不喜欢他，他脚有臭。”

“爱我吗？”我在她耳边问。

“说实话？”

“当然说实话。”“不，这还谈不上，但我喜欢你。”

“我记得你昨天可没说喜欢我，你说的是‘阉了我’。喜欢我什么？

“喜欢你的忧郁，说不上来的那股劲儿。”

“我忧郁？”我有点吃惊，“我最恨忧郁的人。我才不忧郁，你的趣味就象是女学生。”

“你怎么能知道你在虽人眼里什么形象。”

“我希望我在别人眼里是个快快活活、没心没肺的人。”

“你做不到，”她大笑，“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你别以为你挺了解我。”我心中升腾起一种被人洞悉内心秘密怒火，“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玩艺儿，用不着别人告诉我。”

“好好我不说了。”她笑笑搂紧我，间在和角，“你不是凡人/”

我也笑笑，装作很陶醉，心却象扔在马路中间的罐头盒，被驰的汽车正确性一下压扁了。

“你是不是还在为今天上午的事发愁？”

我们坐在一辆计程车里，驶向李白玲新为我们安排的近郊的一个部队大院内的招待所。我意绪迷茫，腔体空旷，几乎没听见她的絮絮低语。

“你是不是在为今天上午的事发愁？”

“呃，是的。”我看她一眼，仍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还要不要我帮忙了？”

“什么？”

“彩电呀，还要不要我帮你买了？”

“你肯帮忙那太好了。”“你是给老邱买？”

“嗯，是的，你见到他了？”

“我不喜欢那个人，一脸蛮相，透着没文化。”

“我发觉你很会看人。”我从恍惚状态摆脱出来，注意起李白玲的话，“老蒋是你先看出不对头的—— 你很老练。”

“女人对男人是否可靠，有一种直觉。这是每个我这中年龄的女人都具备的本领，与你说的老练不是一回事。”李白玲迅速转移话题，“你本买多少彩电？”

“你现在能立刻着找着吗？”

“立刻可不行，我还得去找人问，又不是一台两台，总要天工夫才行。”

“那算了，不用你找了，我已经了，后天就可以提货，价钱也公道。

“……”

我转脸看李白玲，她愣愣地看着我。

“你怎么啦？”

“没什么，”她迅即恢复了安详，速度之快犹如摘下一个面具又戴上另一个面具。“你已经有了太好了—— 哪晨搞的？”

“你别了，你能不能帮我搞辆小汽车？”

“不行！”李白玲一口回绝。

张燕生正和招待所年轻的女军医调笑，老邱坐在一边抽烟，见我进来就阴沉盯着我。我没理他，径自走清秀的女军医，问她这儿往边境要电话好不好要。她说通过军区总机转还算快。我问她哪儿有电话，她说我要打的话过会儿她带我去她家打。李白玲问我还有没有其它事，她想回公司瞄一眼。我问她能不能给我买两张明天去那个沿海城市的飞机票。”

“干吗？” 老邱问。

“这玩艺，” 我比划了个彩电电视机的形状，“有了。”

“什么时候有的？” 燕生惊讶地问。

“飞机票的事就请你多费心了。”我对李白玲说，“要不要先给你钱？”

“我身上有钱，要是买着了就先给你垫上。” 李白玲说。“不过现在去那边的飞机票很难买。”

“你李白玲还能没办法。” 我问一直坐在一旁聆听的女军医，“你叫什么名字？”

“张璐。”

“张璐，咱们这儿两个姓张的了，你带我去打电话吧。”

张璐家也在这个院里，用木栅栏围起来的一座二层小楼。家里有个公务员，一个烧饭的阿姨。她妈妈也在家。正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闲得无聊，看到女儿领着个男进来立刻用审视好奇的目光打量我。张璐跟她妈妈说话很简慢，只是说一个朋友来用一下电话。她妈妈倒很热情，忙说，“用吧用吧。”又让座又要叫公务员汇茶。张璐不耐烦地说妈您不用张罗，我们打电话您回屋歇着吧。老太太不急不恼，嘴里寒暄着，顺从地离去，张璐给我要电话，并拿出她爸爸的桶装“中华”烟请我抽，我抽着烟巡视着这间宽敞明亮、铺着以家地毯、陈设着公家沙发的大客厅。据我所知这个部队是个军的单位，很明显，外地干部比北京的干部要奢侈得多，这栋小楼的面积大大超过了总后规定的住房标准。张璐要完电话，放下等总机回叫时同我聊了起来。我得知她比我小好多，属于家里娇生惯养，中学毕业当兵，部队保送上大学，大学毕业回来入

党提干的那种没见过什么世面挺单纯挺爽郎的部队干部小孩。我心不在焉地问她怎么认识的李白玲。她说李白玲和她姐姐是好朋友，原先的一个部队当兵。

“你小心点李白玲，她可净教人坏。”

张璐嘻嘻笑：“你怎么认识的她？”

“我是通过跟你同姓的那个……”

“张燕生？”

“对，就是他。嗒，搞得挺熟，名字都知道了。”

“不熟。”女孩娇笑着，“那人挺逗的，拉着我和我聊了半天。”

“我就是通过他认识的李白玲—— 刚几天，三天不到。”

“她教你什么坏了？”我笑了，瞅着坏笑着的张璐觉得挺有意思：“我是什么人，还用别人教我坏？行上的坏人见了我都要叫师傅。

“那你是大坏蛋了。”

“这么说吧，不锈钢挨上我立刻滋滋地锈。”

电话铃猛地响了，张璐跳起来接电话，听了一下马上把话筒双手递给我。我接守话筒，听到军区总机娇滴滴地问我，是不是刚才要了边境的长途，我说是，总机说“来了听好。”我喂了两声，听筒里没声，就又跟旁边双手插兜坐着的张璐闲扯：“李白玲和我一样，也一王酸一级的。”

“不许说我姐姐好朋友的坏话。”

听筒里有人说话，我忙喂喂，还是那个声音娇滴滴的总机：“首长，边防团来人吗？”

“没有。”

“您要的是地方号码，需要那边边防团的总机拨。我再给您要一遍。”

我听到总机女兵在振铃，片刻，那边出现一个男人含混的声音。这个总机女兵立刻提高嗓门复述了一遍我要的号码，电话通，我又等了一会儿，那边传来徐光涛的声音。”

“你没出事吧？” 我说了我是谁后问。”

“出什么事？”徐光涛在电话里纳闷地说，“我出什么事？”

“没有就好。车的事怎么样了？” 我问他：“买下来了吗？”

“没有。”徐光涛一提这事似乎挺有气，“老蒋这东西跟我起腻，死活不让我动他的钱，你们跟他说什么了？”

“我什么也没说，不过我想问问你，你到底有没有车？有人可说你根本没车。”

“我”，徐光涛气得一下没说出话，接着连珠炮似地连骂带说：我他妈当然有，你吉以立马到我这儿来，我要不让你见着车我不是人！我知道谁明我玩的猫儿匿下的明，装的王八蛋，你他妈信这种人信我，真他妈没意思，咱们多少年了，从小就一块偷幼儿园的向日葵从楼上往过路的身上吐痰……”

“你姐姐人怎么样？” 我问张璐。”

刚才在电话里，我把位于那个沿海城市的张璐姐姐的部队医院的地址告诉了徐光涛，叫他不管买成买不成车，都给那个地址拍个“买成”的电报。只要他拍了这个电报，就是将来没戏，我也照给他彩电利润中的他那份钱。

“怎么说呢，跟我不太一样，挺正统的。” 张璐说。刚才

我问她在那个沿海城市有没有熟人，她挺痛快地把她姐姐地址告诉我。

“你姐姐和李白玲是好朋友。”我说，“李白玲可不能算‘正统’，说邪魔还差不多。”

“你又说人家坏话了。正统不正统，好朋友也不一定非得思想一致。”

“警句？”

“我给你找个小本本抄下吧。”

“我听门外有汽车声，接着门一响，有男人的苍老嗓音高声讲话，夹杂着张璐妈妈的说话声。”

“你爸爸回来了？”

“没事，你坐着吧。张璐坦然自若地对我说，妈东动也不向门的方向张望。

一个矮个子，中等程度肥胖的老年军人拎着公文包走进客厅，看了我一眼，放下公文包同张璐计话：“咪咪，这么早就回来了。”

“嗯。”张璐嗯了一声，指指我，“我的一个同学。”

我欠起屁股，老年人忙摆手：“坐坐，你们聊你们聊。”返身坐到另一张沙发上，舒适地喘息着，又回头问张璐，“下午所里没事呀？”

“嗯。”张璐仍是嗯，眼睛瞧着我，“你说是不是嘛，好朋友思想不一致也没关系。”

“是，那是，没关系。”

张璐察觉到我的不自在，站起来对我说：“走，到我的房间去吧。”

我站起来冲安详和蔼的老头子点点头，跟着张璐上楼。老头使了使劲也站起来，讪讪地找在厨房看着阿姨炒菜的老伴说话去了。

进了二楼张璐简朴的闺方，我开口笑着说："我真怕你爸爸问起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姓甚名谁，吃住何处。"

"我爸妈还可以。"张璐说，"不爱多嘴盘问。有的人父母特讨厌，偶尔去一趟问个没完，李白玲她妈就那样。"

"你爸爸管你叫什么？"

"咪咪。"张璐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是我的小名。"

"特象猫的名字。"

"人家都这么说。"张璐笑，"其实是因为我小时候眼睛特别小总是眯眯的。"

"还可以呀我看，再大就该招灰了。"

"比小时候当然大了，不过也不算大，你说我去割个双眼皮好不好？"

"千万别割，这样挺好。我见过许多原来挺好看的女孩儿，上了江湖医生的当，割了双眼皮，弄的人不人，鬼不鬼。"

"我爸也不让我割。"

"你爸是对的。"

我跟张璐聊了会儿天，告辞要走。张璐也戴帽子要跟我一起走。对我说："不爱跟老头老太太在一起，没劲。"

我们下楼出了门，正碰上张璐爸爸妈妈在小院里看芭蕉树结的青果。张璐妈妈见我们出来忙说："怎么走啊？留下吃饭吧。"

"是呵，留下吃饭吧。"张璐爸爸也随声附和。

“不吃了，我还有点事。”我满脸堆笑地回答。”

“以后常来玩。”两位老人步调一致地送了我几步。

“好好，你们别送了。”我和两位老人想对酬敬致礼。张璐没事人似地先走出一段。

“好好，你们别送了。”我和两位老人想对酬敬致礼。张璐没事人似地先走出一段。

“咪味，你回不回来吃饭？”老太太扬声问女儿。

“不回来。”张璐头也不回地说。

回到招待所，房间里没人，桌上燕生给我留了个条，说他们去一家著名的北方风味酒楼，让我去那儿找他们。我叫张璐跟我一起去，她开始不愿意，说从来不在外面饭馆吃饭，嫌不干净。我说没那事，我长年在饭馆吃饭也汉染上什么病。她听了笑了。就同意了。

小雨已经停了，空气潮湿爽人，夕阳在天边堆积的很厚的云屋后面射出一道血红的霞光就隐没了。天仍然很亮，街上人很多，车也川流不息。我在拦不到空计程车，只好乘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式样老旧，又矮又窄，引擎轰鸣，挂着大块牙亮和风油精的广告牌，行张缓慢。售票员令人钦佩地一手牢牢攥住各式车票和不同面额的抄票、硬币，站在车门后用方言和普通话报站，毫无表情地催促上下车的乘客。我和张璐被周围的不紧紧挤在一起。由于我比当地一般人要高一些，手臂活动范围也大一些，能越过四五颗簇拥在一起的人头，凌空撑住顶棚，保持身平衡，张璐等于夹在我的腋下，军帽在我眼前晃动。售票员的普通话口音很重，我根本搞不清

车子行驶到哪儿，听到张璐喊，我才知道到站了，于是喊着劳驾，用力在人群中挤出去，不住地碰撞他人。洁身白好的女乘客恶毒地咒骂我，我听不懂他们说我方言，也无意理会这种司空见惯的人际摩擦，张璐却在我身后替我跟不吵，下了车还向车上怒目而视，我赶忙拉她开，提醒她穿着军装。她说她不爱穿军装上街，谁都敢敢负你。我说这种小市民也非国民党兵治治他们不可。

那家酒楼位于横贯市区的江堤和几条商业街的交汇处。这个三角地带很繁华，有数十幢高耸入云的新旧商业在厦，霓虹灯已在半空闪烁。几百家栉比相连的饭馆、商店、娱乐场所挤满嘈杂的人群。路边计程车一辆挨一辆，刚走一辆，又停下几辆。江边游逛着情侣、闲人和无赖，看到一个女军官和一个穿牛仔裤的男青年并肩走起，衣着花哨、头发又长又脏的烂仔们就嬉皮笑脸地打趣、挑衅。我视面不见地昂首穿行，张璐则气得脸红一阵、白一阵。有个家伤实在太放肆，伸腿绊了张璐一下，我停下来，对方立刻围上来七八个。张璐连忙将我拉走，说别惹“这帮地痞流氓。”

燕生、李白玲和老邱正坐在酒楼二层一面喝荣一面说话，看到我们进来扬手招呼。坐下后我仍余怒未消，阴着脸不大说话。老邱神气地吆三喝四，叫服务员过来点菜。老邱的打扮一看就是北方佬，服务员便有意怠慢。李白玲一抬手，服务员就立刻过来俯身侍候。我破口对燕生大骂这个城市及其市民势利眼，没文化，低级趣味，故意给服务员和周围的本地食客听到，快意地注视着他们尴尬的反应。燕生也添油加

醋地讲起关于本地人出乖露丑的种种笑话和无稽之谈，一桌人放声大笑，使全餐厅的不侧目而视。”

“好啦好啦。”李白玲制止住我们的反南方的歇斯底里，对我说：“飞机票我给你问了，买不到，五天内的都光了。”

“这不行。”我侧身给上菜的服务员让空，对李白玲说：“那就来不及了，想想办法。”

“想过了，没办法。你问燕生，下午我打了多少电话。我是全力以赴了。”

“那他妈怎么办？五天后还去干吗？”

“非得吊死在那棵歪脖树上？”燕生，“就是能买着便宜点的电视怎么运出来？那鬼地方连火车都没有。”

“飞机运”。我给吃得很秀气的张璐布了一匙菜，“你多吃。”

“我在吃呢。这菜是纯粹的北方菜吗？”

“多少有点串味，真正的北方菜北这么好吃。”

“人家给运吗？那么一大堆，你民航有关系？”

“火线‘套磁’呗。这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飞机票。”

“要为你们发愁买不着飞机票，”张璐插话说，“我可以想想办法。”

“真的？你有什么路子？”

“你别管了，反正能给你买着就是了。”张璐笑着说，“不就是几张飞机票嘛。”

“吃菜呼菜。”我殷勤地给张璐夹菜，得意地望着燕生和李白玲，“这下问题解决了。”

张燕生和李白玲并不象我那么高兴，只是说：“能买着当

然好。可是，”李白玲问张璐。“今天都这么晚了，买明天的票来得及吗？人家跟我说可是都卖出去了。”

“他们一般都留机动票的。”张璐说，“吃完饭我就去售票处。”

李白玲无奈说：“应该先找你，我没想到你还有那么野的路子，下回我飞翔票也找你。”

“好的。”

李白玲白了张璐一眼。”

注意力始终集中在吃上的老邱酒足饭饱，点上一支烟，用力吸上一口，吐有浓郁不散的烟雾。顺我：“到地儿能立刻见着现货吗？”

“能。”我冷谈地说，“我都安排好了。不但电视，车也有。了徐光涛说他那边一切顺利，估计明后天我们就能收到他车已买下的电视。我叫他车一买下就拍电报。”

“那太好了。”老邱满意了，嘬着牙花子左顾右盼看餐厅女招待裹着旗袍的屁股。

我扫了眼李白玲和张燕生，他们若无其事地喝着杯里最后几口酒，坦然看着我。

“你买三张票吧。”张燕生对张璐说，“我也去。”

“你去干吗？”我农科所地问。”

“玩玩呗。”张燕生嬉皮笑脸地说，“你们都走了，我一个人呆着也没劲。我还没去过那个地方呢。”

“其实那儿也没什么可玩的。”我扭头问张璐，“吃好了吗？”

正是喝汤的张璐连连点头，就下调羹：“吃好了。”

“那咱们走。”

“好。”

张璐站起身，我们也都站起身往外走。张璐说她还要去趟趟没关系室。我们几个站出酒楼门等她，我对他们说我和张璐去飞翔你们先回去。燕生笑说你别憋着害人家姑娘。我说没那事，我们不过去买票。李白玲小声问我晚上去不去她那儿，我说不去了，明天要上路，晚上早点睡。我不知道她是否感到失望，从她脸上什么也看不出。张璐从盥洗室出来，燕生开玩笑似地指着我对她说：“留点神，这人可是流氓。”

“不怕。”张璐纯真一笑，跟我走了。”

我们在民航售票处利地搞到了两张机票。张璐找的是一个同学的母亲，客运室的负责人。她显然十分信任、喜欢张璐，甚至没要我的介绍信和工作证。这位和善的中年妇女还为我们出主意去机场搞第三张票，我对搞第三张票本不积极，她却主动为我给机场值机室的负责人写了张便条，上面称我为好的“亲戚”。

“这个关系实在太重要了。”回去的路上，我在计程车里对张璐说，“以后买机票我可全找你了。”

“好吧。”张璐说，“不过我也是第一次找这个阿姨办事。要不是你们那么急，我们招待所也可以订票。”

“你不要把这个关系暴露给别人。”我叮嘱张璐，“否则大家频繁去找，就不灵了。以后只有帮我买票你再去找她，别人都甭管。”

“你想垄断？”张璐笑着说，“其实下次你都可以直接去找

她，她不是已经说你是她‘亲戚’了？”

“那都是冲你的面子，我发觉你很有面子。”

“我有什么面子，其实我从来不爱带人走后门，也从来没走过后门，帮你这是第一次。我很少出门，出门也没什么事，用不着求谁。”

“别说得这么肯定，没准你以后就有什么事用得着我。”

“那也可能。但我帮你并不是为了以后有事用得着你。就是你以后什么忙也帮不上我，我也照样会帮你忙的，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我看着张璐，她可爱地微笑着。南方的春夜很温暖，路宇的光芒被街树浓密的树枝蔽围，路面斑驳，满世界是情人，或依偎想伴，或交唇接吻，幅幅剪音，姿态迥异，大胆无忌，目不暇接。我仍然坐在原处，一动不动，依靠凭车飞引。张璐低下头，脸忽明忽暗。

“你是党员吗？”

“干吗？”她倏地抬起脸，盯着我，“问这干吗？”

“不干吗，随便问问，没恶意。”

“是”。张璐忽然变和难为情，“家里非叫我申请人。你也知道，部队入党多容易。让你不舒服了？”

“没有。”我开玩笑，“我不过是想弄清你的身份，等国军打回来好去报告。

“真反动哟！”

司机把车停在路边一个仍在营业的个件饮食摊挡。抱歉地对我们说，他还还没吃晚饭，想去吃一眯，否则饿死了。我们忙说没关系你去吃吧，我们尽可以等你。我和张璐也下了

车，愉快地呼吸着湿润的夜的空气。司机等老板娘为他炒牛肉粉时，我和张璐去逛了旁边一间也在营业的食品店。张璐发现里面有她爱吃的椰蓉点心，就买了一些。我晚饭本来吃得很饱，但抵御不了香郁的甜点心的诱惑，也吃了两块。我和张璐坐回车里等司机，我对张璐说："从前我有段时间也曾拚命争取过，想入党。"

张璐咬着点心，抿嘴笑着说："你就别遗憾了，你没入进来，民族幸甚，我党幸甚。"

"我也是无产阶级。"我说。

"你饶了无产阶级吧。"

司机擦着嘴巴回到车上，很快把我们送到了部队大院门口，我付了钱下车，同张璐并进院时，卫兵在岗停里注视着我们。熄灯号已经吹过，大院里黑幽幽、静悄悄的，一些干部宿舍楼还亮着灯，游动哨在树丛后面移劝。我要送张璐到家门口，她说她不回家，回招待所，她在招待所有宿舍。

"你平时也不回家？"

"有时回有时不回。在宿舍清静，没人打扰，不想说话就不说。"

"你和家里关系不太好？"我们走进招待所楼门，我问她。"

"挺好，"张璐说，"不过我有时喜欢一个人呆着。"

走到二楼一个房门前张璐掏钥匙开门，问我："进去坐会儿吗？"

我环顾空荡荡的楼道："你要是客气，我就不进去了。我不想搞得你烦了再走。"

"你还知道照顾别人的情绪，我以为你大大咧咧什么你也

不在乎呢，我不烦你，反正我也不想睡觉。”

我进了张璐的宿舍，坐在她床上，看到对面还有一张蒙着塑料布铺盖俱全的床：“你同屋还有个人？”

“嗯，女的。”

我笑。

“她进修去了，现在就我一个人。要喝点什么？我这儿有咖啡。”

“可以，喝点。”

张璐用电炉烧了一壶咖啡，斟在两只干净的杯子里。我喝了口，太烫，就放下了。看看桌上夹得整整齐齐一排书籍，抽出一本翻，是十九世纪欧洲一位诖人晦涩冗长的诗集，又插了回去。

“你每天干吗？”我问，“就一个人呆着？”

“可不一个人呆着，吃吃东西，看看杂志。”

“干吗不找个朋友？”

张璐看我一眼，明白了我说的朋友是什么朋友。”没有，想找，没合适的。”

“你条件太高了吧？五亿男人，够得天独厚的。”

“我条件不高，我年夫家好，人家也看我好就行了。”

“要惜我的朋友里没什么好东西。”

“我倒也不急，找得着就找，找不着拉倒。没不跟我好，我就自己和自己好。”

“自己和自己好？说得多可怜。”

“那怎么办呀，虽说光中国男人就不止五亿，可我们这个圈子小呀。单位，家，两点一线。永远两点一线。”

“难道没有一个要好点的女朋友？”

“过去有，上学的时候有。现在，都大了，见面虽说还挺亲热，总不象小时候……”

“我明白，我也没什么朋友。有时候，真怀念小时候。”

“你朋友不是挺多嘛！”

“多？”我凄然一笑，“要说多倒挺多。”

“你也没结婚？你年龄可比我大。”

是大，可也没结婚。”

“条件太高了吧，五亿五人，够得天独厚的。”

我笑了，热咖啡冒出的蒸气搞得我下巴湿漉湿的：“正因为要亿里挑一才难办，只有一个女人倒简单。”

“我给你介绍一个吧。”张璐单纯地说，“你想找部队的还是地方的？”

“别啦。”我一下不知说什么好了。想想自己，要是不骗人，连一个常常正正可令人信赖的条件都不具备，于是辛酸地说：在一场空，终归是一场空。”

从张璐宿舍出来，回到我们住房间，燕生一人躺在被窝里就着床头灯看旧杂志。我一声不吭地脱了衣服钻进被窝。

“你没碰她吧？”

“什么”?“张璐。”燕生说，“你没碰张璐吧？”

“没有，一指头也没碰，主不坐着聊了会儿天。”

“别碰她，她不是那种人，不合适。”燕生看看我，继续翻杂志。”她太小，你可在随便‘喇’李白玲，杨金丽，只是别诱她。”

“我没想诱她，连想也没想过。”我坐起来，拿起床头柜

的烟点上一支。”你为，我不会干缺德事。”

燕生表情轻松了，放下杂志，也点上一支烟，笑着问我：“你觉得她象谁？”

”我知道你觉得她象谁。”我笑着说，“象小学咱们班的刘良”

“真象是不是？尤其抿嘴一笑，只不过大一号。”

“我记得当年她特爱穿墨绿色的灯芯绒衣服。”

“老爱哭，算术特别好。”燕生补充说。

“也不知她现在在哪儿？”

我和燕生都邮神地想起童年的人和事，沉默了。片刻，燕生掸掸烟灰说：“听徐光涛说，她好象去西德留学了，学音乐还是艺术史没搞清。”

我重重的吸了口烟，深深地吸进肺，连连咳嗽。

“那会儿没听说她会什么乐器。”

“没听说，”我喘上气来说，“嗓子好象也一般，哭起来尖声尖气。”

燕生笑起来，我也笑。接着骂：“妈的。”

后来我们关了灯躺下睡觉。我一夜没睡安稳，我想是喝了张璐咖啡的缘故。

我行走在荒原，万木枯萎凋零，虎狼相伴而行。咫尺处有一锦绣之地。阳光和煦，花草鲜艳，流水潺潺。我正要迈出那一步，声地坍塌、皲裂，一寸寸地拓宽，向两边撑开，渐至无法逾越。锦绣之地远去，一步步回头。腥风扑面而来，我裸露的四肢长出又浓又密、粗黑硬韧的兽毛，我变得毛茸茸了，哭泣声变成嗥叫。不知从何时起，我已经做不出人的表

情了，眼睛血红，怀着感官的快意和心灵的厌恶啮撕起生肉。

我在惊悸和在汗淋漓中醒来，半夜方归的老邱在黑暗中阴险的注视着我。

下篇

我无法一言道尽我从恶梦中醒来一眼看到的魔鬼般矗立床前，居高临下俯视着我的老邱的那双闪着的蒙光、青幽幽的毒眼，那眼中有无声的威胁，更多的是恶意的快慰，有持无恐的信心，就象一个骤然强壮起来的人望着自己从前势均力敌的对手—— 这是我在刹那间从老邱眼里得到的感受。很快他就收敛了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变得温和了、平淡了。他走到自己的床前，飞快地脱衣，摸黑上了床，无声无息了。

我在床上坐起，凝视着那拱起的、乌黑的、装睡的躯体，片刻，我下意识地转向燕生的床，发现他在我转过去的同时才闭上眼。

清晨，路旷人稀，街道两旁的商店都还没摘板，我们坐着计程车去机场。李白玲出现在车前方一个街口，也在等我们，计程车去机场，李白玲的身体紧挨着我，热烘烘的，闻得出她使了不少香水。

“没有燕生的。”我说，“只搞到两张。

“不要紧，我到机场给他搞一张，一张比较好办。”

到了机场，李白玲很快便在值机定为燕生买出了一张票。她和这儿的人很熟，有说有笑。这张票和我们的不是一航班，同日下一班，李白玲顺便帮我们办了登机手续，连检查也没检查。

“你和民航的人这么熟，怎么不说？”

“你不是搞到了票，我还说什么。”她冷淡地说。

我们在候机室坐着等飞机上客，要了些热茶，没精打采地路。上客时间到了，候机室服务员打开通往停机坪的门，旅客们陆续出了候机室向远处停着的飞机走去。我站起来跟燕生说回头见，又跟李白玲握手，说谢谢她这几天的照顾。

“别烦我就行。”她笑笑问，”我那些朋友的地址你还要吗？”

“要。”我想起李白玲说过给我介绍几个那个沿海城市的朋友。尽管我并不很需要了，可不愿给她留下实用主义者的印象，掏出记事本，“让我记下来。”

李白玲告诉我几个人的名和地址，对我说：“你要有困难就找他们，没困难就算了。我也帮不了你太大忙，只能给你提供几个可以信任的朋友。”

“哪里，我还要在大大借重你的朋友。”

“没关系，你不用过意不去，我无所谓，只要你事办利索就行。”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一直是把你当最好的朋友依靠的。”

李白玲一笑，掉脸和老邱握手：“一路顺风老邱。”

“一路顺风载下来你给我收尸。”

老邱使劲握了捏李白玲的手，亲昵、猥亵的神态溢于言表。我看看李白玲，她总是能很快缩短和一个男人的距离。我和老邱提起皮包进入停机坪，迎着空旷停机坪吹来的风走上飞机。上完了客，空中小姐关上机门，飞机起飞了。

这是架仿造的苏式螺旋桨短程客机，在云层中气，颠簸

得挺厉害。飞机到了高空，空气稀薄，我有点昏昏欲睡。老邱精神很好，不停地管空中小姐要饲料，跟人家开粗鲁的玩笑，遭了白眼也浑然不觉，喝够了水又开始三番五次上厕所，把飞机上的手纸也掖在怀里捎了回来。接着捅我不让我睡觉，要跟我聊天。

“睡什么睡什么，我昨晚一宿没睡也不困。”

“干吗去了一夙宿没睡？”我闭着眼睛随口应答，“又上哪个垃圾堆后面抢妞儿去了？”

“你太踩乎哥哥，哥哥虽说壮点也是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梨一筐。”

“你身体很好啦，你爱人一定很幸福啦！”

“这是什么鸟话？”

“这是个笑话，是个妓女对嫖客说的。”

老邱咂磨了一会儿，冷不丁放声大笑起来。我睁开眼，见周围旅客和服务员都抬头看我们，便马上又闭上眼，老邱自个儿乐了一阵，又捅捅我淫笑地说：“你觉得李白玲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人呗，还能怎么样。”

“得了吧，比你那个小‘军蜜’棒多了，真腴。”

“你没戏。”我挺瞧不惯老邱那种好象跟谁都有戏的张狂样。“腴了轮不到你，你也就捏捏她手到头了。”

出我意料，老邱倒不反驳，反而暧昧地含笑不语。

“你别装成这种样了。好象你跟她已经有过什么关系似的。”

“装什么，就是有。”老邱得意洋洋。

“什么时候？”我蓦地心跳不止。

“昨天晚上—— 你小子傻了吧!”老邱开心地大笑,“哥哥也是所向披靡，你不成，还得学。”

“你成你成，我闭上，缩进座位，心里一是困惑二是祥三是对李白玲产生一种感官的厌恶。

飞机凌空盘旋,降落在一个四周都是水田的军用机场。因为我在打瞌睡，下降时耳朵被压了一下，十分难受，一边下舷梯一边捏着鼻子鼓足腮帮子运气。机场没有计程车，只有一辆旧的国产大客车运送旅客。旅客中除了军政干部，大都是花花绿绿,提着各种日本录音机,电视机的港澳小市民。这些有伙及其行李儿首占满了大客车，使我们不得不站在狭窄的过道上。大客车行驶在坎坷不平的乡村公路上，路旁太阳照耀的青葱的田里，粪香扑鼻，皮肤多皱折的率大水牛三三两两浸泡在不深的河沟里。自行车后座绑着猪、挑着担子、穿困笼裤戴斗笠的农民从沿途村镇络绎出来,汇集在公路上,形成缓慢、粗粗的黑色人流。与随处可见有肥水四溢的简陋厕所，蹒中山走动、苗条钱黑的猪，在尘土飞扬的谷场上玩耍的肮脏的儿童构成我对这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人烟稠密的富庶平原的最初印象。机场离城市是那样远，以至我们疲惫不堪到达市内民航售票处时已是中午。换乘三轮客货两彭机动车穿起市区街道时，我发现这个城市就象一个世纪前拍摄的黑白影片。

我和老邱在一家三十年代风格的旅馆大楼的五层开了双人房间，里面家具是刷着深色漆的笨重式样。间与间隔断是两米高的板壁，全楼层浅笑低吟听得一清二楚，认人感到十

分不安全。我们装有钱财的皮包找不着安放的坟，只好提在手里。旅馆不供应膳食，我们下去到街上的饭店转转了一圈，无一不是灶冷人稀，店堂污秽，最后在一家两层楼的饭店凑合吃了点油冰凉的煎锅贴。这个城市的商业凋敝到这种地步，国营商店无人问津，货架上只有罐头饼干。小商小贩公然在整条街国营店橱窗下摆摊卖瓷器，电器、日用百货和妖艳女人照片。我们在每一个十字路口地受到卖香烟小贩的堵截，他们卖的过滤嘴香烟高出市价数倍。商业区附近一个小广场是油烟腾腾的食品市场，小吃摊不下数百，卖着各种油煎、水煲的稀奇古怪的风味食物。其可疑程度达到你根本本搞不清的锅里煮的是谁的肉。逛了一夜，我们转了向，向街上三五成群的闲人问路，他们倦装听了不普通话，继续用方言聊他们的天。幸而街上解放军士兵很多，我们才找回旅馆。下午，我们按图运骥，乘上一路只有六站的公共汽车到民航售票和接燕生。

民航售票处的旧房子里空空荡荡，因只有一条航线，两加小飞机穿梭，票房本无什么生意，航工作人员都穿着下佩领章的军衣。我问一个窗口里的工作人员第二班飞机到了没有，她说天气不好，飞机延误，现在还没从那边起飞。

“我们上午来的时候，那边天气不错。”

“天气的事谁能说的准，翻云覆雨。”

“你有理。”我走开对老邱说，“我们回去吧。”

“着什么急？再等一会儿。”老邱不干。

我们坐在一张踩满脚印的木条凳上等，过半个小问一次，最后我实在不好意思去了，换老邱去问。天黑了房内灯泡发

出黯淡的光。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那班飞机取消了，我们届届离。

晚餐我无论如何不想再吃那种所谓“锅贴，”不想吃任何本地人弄到街上来卖的“刃子”。便在人影幢幢的商店买了些蛋糕和鱼罐头。街上黑洞洞的，除了路灯，电影院和一些公用设施用是民，全市住宅、商店都无电，所有车辆停驶。可城里比白天还热闹，无数的人在街上摩肩接踵地行走。借着依稀的星光，可以看到有丰满少女互相挽着打着纸房屋说笑；有衣着正派的中年人领着妻小悠闲的踱步；有横冲直撞、呼啸成群的长发阿飞；甚至有扒着网袋的家庭妇女在串商店。似乎全城人都散步逛街，在黑暗中各得其所，逍遥自在。几家电影院前人山人海，孩子们象鱼似地窜来窜去。道旁点着蜡烛的一个个小摊上，外地人蹲着，谨慎地借关烛光检查货物，与小贩讨价还价，临街人家窗敞开。全家人围着油灯吃饭、绣花、打牌，听着日本收录机里放出的地方戏。不知是唱腔奇特还是电池不足，那叭唱毫无韵律可言，飘忽不定。有这片“安定团结”的城市夜景后面，我同时注意到在街角屋檐下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交头接耳的那些黑影。在一个简陋、挂满旧衣服的木板屋架前，我和老邱刚一驻脚，立刻被一群黑影呼啦围住，我感到每一个口袋都伸进去卫只手。我们被围和那样紧，根本无法发作，只得迅速靠在一起，隔开那群面目不清的年轻人。

“没钱，兜里没钱，掏什么？”老邱叫嚷着，推搡着身边沉默地围着的人，紧紧抱住自己的皮包。

这群胆大包天的贼退闪开了，一个胖子走来对我们说：“小心你们的钱包。”就走开了，寻群贼坦然自若地站在黑暗中。我和老邱同他们擦肩而过。

“那人可能是个便衣警察。”我和老邱拐进另一条街，老邱说。

我顿时停住脚，出了身冷汁汗这胖子是马汉玉，讯问过我的那个警察。

”瞳啊。”老邱拽我一把。我们又裹进缓缓流动的人群，中，不时被迎面而来和从后面赶越我们的人碰掸撞。夜色中无数模糊的面孔或正面或侧面或背面流转，变换着，总感到有一张脸在寻觅我。我低下头，庆幸这是个无电，黑暗的城市。老邱在路旁几个少年摆在摊前停下，借着烛光我看到他拿起一摞外国美女的裸体照片挨张细看。我也凑上去看，看得正带劲，一个少年劈手夺过。

“要就买，不要老看。”

“我一脚把你摊子踢了。”老邱炎冒三丈，威胁少年，少年睬也不睬，掉脸象别的行人兜售，老邱幸幸地看着我，我拥着他向前走去。

“长啦，你没看出来，这儿已经不是解放区的天了。”

我的膀子被人撞了一下，一阵香气扑鼻。我掉脸一瞧，两个花枝招展姑娘在黑暗中露齿而笑，眸子灼灼有光。

“去哪里？”一个姑娘用生硬的普通话问。

“滚蛋！”

姑娘娇嗲地一扭屁股，和她的同伴向前走，走走停停，不时回关瞟我们，飞个不清晰的媚眼。在一条黑巷口，两个姑

娘停下来，万般妖娆地笑望着我们。

“别理她们，都有病。”我用肩爱抵住老邱，不让他过去。“你身上还带着钱呢。”

“逗逗闷子。”老邱中了那两个婊子笑面的催眠术，象斧悄奔向磁石径直过去。进了黑巷子。我发觉中了圈套，十多个流氓迎了上一，为首的一个还舞着九节鞭。走在前面的老邱已经重重挨了几下，踉跄后退，嘴里还喊：“哥儿们快跑，这人会武。”

一个人揪住我的脖领子，我猛地掐开，撒腿往街上的人流中跑。后面三四个人追上来，可气的是见我跑来，密匝匝的人群忽地闪开一条道，我只得穿街跑进对面的巷子。我夹着皮包跑不开，听见身后一个人很近的喘息声，便猛地往下一蹲。追在最前面的小子刹不住脚，伴在我身上摔出去。第二个人几乎立刻来到我面前，我用皮包挡他打来的一棒。抓皮包的手被木棒打麻了，我惨叫一声狠狠踢了那紧绷的裤裆一脚，踢得他弯下腰，见后面又有人影追来，转身逛奔，钻了无数小巷子，终于甩掉了追赶的人，大口喘着气，慢慢地走回街上，躲躲闪闪摸回旅馆。

旅馆有电，但电力不足，高高的天花板跺着的小灯泡昏黄昏香象萤火虫的屁股。我进了房间就紧紧关上薄木板的房间。被打伤的手指上流出的血已经强了闸，一跳一跳地疼，我感不头晕恶心，倒在床上，躺了会儿起来从暖瓶倒了杯已经温了的水喝。喝完考虑是不是换个地方住，可看看窗外漆黑的夜色，简直没有勇气再回到黑暗的街上。一刹那，我诅咒起驱使我跑的到这个无法无天的城市的那些鬼画符—— 那些

钱。但愿老邱被那伙无赖抢个光。这样明天一早我就可以走人了。半夜，老邱回来了，死死抓着他那个大皮包，鼻青脸肿，累得说不出话。他被人追出了城，在城区迷了路，这几个小时一直在旅馆附近兜圈子。他几乎刚缓过劲就开始吹了，照他说法，正是他，狠狠教训了那些南方鬼子顿。他回顾了自己“南征北战”的光荣历史，我入睡前，他还在表示对“太岁头上动土”的无赖的蔑视。夜里我似乎听到有人在门外轻轻走路，并爬上隔断墙窥视我们，但我搞不清是梦还是真正发生过的事。

早晨，我很早就醒了。窗下马路上一片车辆与行人的喧声，象每个人口拥护的城市一样。南方的早晨，太阳象正午一样强烈。在屋里就感到懊热，我去公共盥洗间洗漱时发现手肿得厉害，但还不妨碍活动。我回到房间，老邱也在飞舞关无数灰尘微粒的阳光中醒了。今天是约定的日子，我要去见老港客，上午我和老邱随便吃了点东西，就按着地址去找那个走私巢子。由于昨晚的共同遭遇。我和老邱今天挺亲密，一边走一边说笑着。看到街的警察，我非但不讨厌反而觉得产生了安全感。

老港客给我的地址是一条宽大巷里的一条小巷子。我们走进巷子时，两边依都在外面择菜、吃饭。洗衣服，烫了头的小女孩背着书包结伴去上学，看到我们去上学，看到我们进去，纷纷投来不友好的目光。我数着门牌，在一房屋装着铁栅栏的木门前停下来，对照认定后，我上前拍门。半天，一个穿着碎花短衫裤、蓬着头的中年妇女打开木门，隔着栅栏问我找谁，我跟她讲了来龙去脉，她焦黄浮肿的脸上毫无表

情，用方言咕噜一句。

“我说什么？”我侧目凝视着她说：“我听不懂你的话，你讲普通话。”

“没有这个人。”她气冲冲地用带口音的普通话喊了一声。

“不可能，你听我说……”

中年妇女什么也不听，走进光一昏暗的里屋。一会儿，里屋出来一个高高瘦瘦，穿着纺绸衣衫，活象电影里汉奸的脸堆笑的中年人，他廉恭地听我再讲了一遍是谁来的之后，和气地说，他不认识我说的那个老港客，一一有什么地方搞错了。过我要想买电视的话他也许能帮忙，可以请我进去谈谈。说完他打开铁栅，放我们进去，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铁栅栏锁好。

中年男人请我们进了放满古老家具的里屋。屋顶很矮，上面有一个阁楼。一个眉清目季的女子坐在一边穿珠子制作一种精致的刊包，据说这种手工坤包在日本和香港卖价很高。自称姓林的中年男人彬彬有礼请我们一一落座，亲自动手用一套小巧的茶具为我们泡制工夫茶。将开水基入一盏装满茶叶的盖碗中闷一会儿，分别沥入三只极小茶盅。我和老邱拿起茶盅一饮而尽，立刻感到喉咙被凶猛地蜇了一下，茶水在这儿已经变成具有强烈刺激性的饮料。我被这种出人意料、这样的茶搞的目瞪口呆，好客的主人微微一笑，又往我们的茶盅里沥满茶，操着浓重的口音问：“二位真的要买电视机？”

“当然，要不我们来这鬼地方干吗？”我哑着嗓子说。心里十分窝火，明知道老港客在捣鬼也毫无办法，“你现在这儿有吗？”

“二位要看看？可以的。”

老林起身出去，老邱探过头低声问我：“怎么回事，你找的那个人不在？”

我看始终无声无息坐在一旁低头做活的女人，仰脸瞅瞅屋顶一片寂静的阁楼，没吭声。

老邱还要说什么，老林撅着屁股同一个小伙子抬进一台包装完好的大屏幕彩色电视机，我们站起来。

“瞧，包装都没有开封，很好的日本东西。”老林拍着包装纸箱夸耀说，“要不要打开看？”

我光顾瞧那个小伙子，分了神。他非常象昨晚打了我一棒的流氓，我不能断定，因为这些留着长发的南方人在我看来都差不多，同我们北方人比起来他们更象越南人。这个小伙子注意到我在打量他，冷冷看我一眼，站到一旁抽起烟。老邱、老林一起打开包装箱，抬出一台崭锃亮的电视机。

“没有电，无法试了。”老林说。

“我们旅馆有电，到时候可以抬去试。”我说。

“你们住在哪个旅馆？”

我没张嘴，老邱已经告诉了老林。那个小伙子仍然冷漠地站在一旁，似乎不感兴趣。

“很近嘛。”老林说，“要不要现在就抬去？”

“不着急。”我说“你这机子什么价？”

老林轻描淡写地说了个数，我一听立刻急了。老邱也急了，脸红脖子粗地问我“怎么这么这么贵”你怎么联系的？”

我对老林说：“太贵了，别人告我的可不是这个价。”

“这里都是这个从。”那个小伙子突然粗暴地开了口，“没

钱就算啦。”

“那么，你林多少台？”老林慢悠悠开了口，“多的话可以便宜些。”

“我要多你有吗”

“多少也有。”老林笑了。“立刻可以给你搬来。好啦，我给你便宜，一英寸一百元怎么样？”

“不行！”老邱断然说，“这人价我们根本用不着到这儿买。”

“这个价我们不能接受。”我对老林说，“你还得再降。”

“我不赚你钱呐，”老林语调夸张地说，“你到外面打听打听，都是这个价，公平价。”

“我知道有便宜的。”

“哪里？你带我去好啦。

“不谈了。”老邱对我说，“咱们走。”

我看老林，老林摊开手：“那就算啦，你们不买我也没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再到哪里都是一们的。都是这个价。”

他招呼小伙子把电视放回包装箱，不再理我们，我和老邱出了这个发着老味的屋子，来到外面街上。老邱跟我急赤白脸地说：“你他妈办的这叫什么事？整个一个谁都不认识谁，干让人诈，跟在街上买有什么两样？还眼巴巴飞来，说得跟真的似的，我还以为这是丈母娘家呢。”

我忍气吞声叶他骂，为自己分辨：“不是我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了。”

“去你妈的少开玩笑！我长叫你捋直了，到这么个鬼地方来，吃不上喝上不，想玩个妞儿还差点让人打死。买飞机票

去。老子走人。你那车呢？是不是也没有？”

“你要走了，那就真没了，什么也没有了。要是你回去能交代，那咱们就走吧，说实话，我也不想再呆下去了，一分钟都不想！”

“活日你大爷！”老邱破口大骂。

中午，我在市场买了只烧鹅，两瓶酒，回旅馆请满脸晦气的老邱吃了一顿。他不再骂骂咧咧了，其实他最懂做买卖宁啜茶根儿，不饮白水的道理，吃过喝过，他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张燕生身上，一个劲问我他来了会不会有什么办法。

“他能有什么办法？”我说，“他的路子都是李白玲的路子。”

“李白玲有办法。”

“她有屁办法。”

“她说地。”老邱张着油汪汪的嘴说，“她跟我说过她有办法。”

“那纯粹是老鹰和家雀的关系，她那么一说，你那么一听罢了。”

我跟老邱说再去老林那儿一趟，老邱不愿去，说困，要睡觉。

“那我自己去，你别出去，接燕生等我一起去。”

“你快点回来。”

街上阳光强烈，人们在烈日下奔走，我在一个水果摊买了一纸袋荔枝，边走边吃，把果壳扔在地上。路过一条街的

一溜卖洋杂货的摊子时，我蹲在一个瘦小国人的摊前买了瓶“风油精”，拧开往太阳穴上拱，皮肤上立刻感到凉浸浸、火辣辣。我看他铺在地上的白布上画着拙劣的录音机，便随口问他：“他也卖这个？”

“是的。”小贩点点头，神秘地问我：“你要多少台。”

“有电视没有？我对电视感兴趣。”

“那可贵。”

“多少钱？”

“很贵的啦，都是从外边带进来的，很贵。”小贩卖起关子眼睛不住地上下打量我。

“你说多少钱吧，”我不耐烦地说，“踹也得有个价。”

小贩十分倨傲地说了个价。我呆了，便宜得我都呆了！几乎是折成港币的香港原价。

我初以为听错，瑞以为小贩拿我打哈哈，接着禁不住喜笑颜开，一把抓住小贩的肩膀问他有多少台。

“你要多少台嘛。”

“有多少要多少。”

小贩好觉要低了价，想往回缩。我牢牢抓住他并告诉他：“多一个子也不行！”

小贩被我捏的龇牙咧嘴。

老林一家人正在堂屋围着一盆肉羹吃饭，见我进来，老林忙把我让进里屋，包括上午那个小伙子在内的一帮烂仔正在里屋抽烟喝茶聊天，我进去都不说话了，一齐看我。我在旁边的一个张椅上坐下，老林又要沏茶，我说免了吧，还是

给我杯白开水。老林倒了杯水给我，阁楼上传来飞机播出的隐隐戏曲声。

“怎么样，找到便宜的电视了。”老林含笑问。

“是。”我点点头。“比你的便宜一半。”

“有这样的好事？”老林和那帮烂仔互相交换了下眼色，拿了根牙签剔起牙，“呸呸”往地上吐了几口肉潭。“在谁那儿买的？让我也见识见识。”

“我能告诉你吗？”我拿起烂仔们放在茶几上的烟抽出一支叼在嘴上，悠闲自得地吸。“不能。”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老林剔守牙也点上一支烟，笑着说。“如果有的话你还到我这儿来干吗？”

“找一个人，我觉得他言而无信，太不仗义了。”

说完我冷丁起身冲上阁楼。老港客正坐在藤椅上喝茶，听戏，见我突然进来只是眉毛一扬，并无失态。老林和那帮烂仔蜂拥拥进阁楼。

“老先生。”我刚才港客说，“干吗躲着不想见我。”

“嗯，我刚到，听说你上午来过。”老港客说从容地说，“坐吧，你们出去。”他挥挥手叫那帮烂仔出去，示意老林留下。

“听说你上午跟老林谈过了，怎么样，还满意吗？”

“满个屁意。”我抱肘走到老头面前，“你跟我说好的是什么价”？

老头厚颜无耻地说：“我说的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要随着供求情况浮动的。现在海上查得严了，进量少了，价格当然要涨一下啦。”

“你涨得也忒狠了，总不能让我们无利可图吧。”

“你跟他谈的是什么价？”老头问老林，又对你说：“人瞧我的确不知道“你们谈的情况。”

“一英雨一百。”老林小声说。

“不高嘛。”老头转向我说，“据我所知，这就是现在的公平价，你要的台数也太少了，不过几十台，几千台我倒可以便宜你一些好吗，既然我原来答应过你，为了不让你觉得我这人出尔反尔，每英寸再让你两元。”

“我觉得你这个人非常不老实。”我盯着老头的眼睛一字一板地说，“就在刚才我在路上随便问了小贩，他出的价……”

“那你买他的好啦。”老头找断我，反唇相讥，“也省得我这人不老实的老头让你麻烦。”

“是呵，谁叫我这人死心眼呢，谁叫我这个傻乎乎把你当半个朋友看吧。我本来想如果同样的价钱我宁愿买你的，交个长久朋友，以后也还可以继续有个来往。”

“没想到你这个人还很喜欢交朋友。”老林讽刺我，继而坚决地说，“我刚才说的价钱是最低限价。我看我们不必谈，阿么是要么否。”

“老杂种，你最好赶紧溜回你的帝国主义主子那儿去，小心我叫你尝尝无产阶级铁拳的—— 滋味！”

老头不动声色，老林冷若冰霜，我下了阁楼，众那群虎视眈眈的烂仔中穿过，扬长而去。表面上神气十足，心里却充满失败。羞辱，尊严受到践踏的感受。

老邱不在旅馆，房间里空空荡荡。

我羡慕张璐，我象野生动物羡慕驯养动物。

我爱慕张璐，就象一个人爱慕自己年轻的照片。

我在服务台张璐的姐姐张霁电话，旅馆的电话很难打，拨了近一个小时才通。张霁来接电话，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张璐的朋友，是张璐让我来找她的。她冷冰冰地问我有什么事，我心一酸简直想挂了电话，平静下来后问她有没有一个叫徐光涛的人拍电报来。她说没有，干脆简洁不多说一个字。我问她能不能搞辆卡车，我买了些东西想运到，她问我是什么。我说是彩电，她犹豫也未犹豫说不行！我见话不投机只得把电话挂了。老邱还没回来，我翻翻记事本，看见李白玲留的几个地址和电话，便又拨起电话。这次电话很好要，一拨就通了，接电话的是个普通话标准的女人，我说我打谁，对方说他和李白玲出去了。

“什么？”我了吃了一惊，“他和谁出去了？李白玲来了？”

对方警惕了，问我是谁。我说我是李白玲的朋友，这个电话就是她留给我的，又问她李白玲是什么时候到的，他们出去干吗去了。

“昨天到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出去干吗去了，好象是接人去了。我不知道，过会你再打电话吧，他们一会儿大概就能回来。”

我放下电话，抽了支烟，又打电话。那个女人说他们还没回来，什么时候回来知道。

我又给张霁打电话，总也不通。这时，我听见老邱和燕生大声说笑着从楼梯走上来，忙放下电话迎上去。燕生和老

邱出现在楼梯拐角，燕生看到我立刻咧开嘴笑："你好呵，听说你昨晚中了游击队的伏击。"

"老邱告你了。"我笑着说，别提了，整个一一个黑社会的感觉。"

进了房间我问燕生："什么时候到的？"

"刚到，飞机又晚点了，我真怕今天又来不了，听说你们成了反扫荡中的皇军，吃不上喝不上。"

"李白玲来了？"

"不知道呵。"燕生惊讶地问我，"她跟你说要来了？我这几天没见到她。"

"听人说她也来了。"我注视着燕生。

"不知道，没听说。她来是不是有别的事呵？管她呢，爱来不来。"燕生的表情象孩子一样天真无邪。

"坐吧。"我转身拿暖瓶给自己倒水。

"听老邱说，你们事办的不顺？"

"噢，顺了。"我扭头对老邱说，"我下午又找了一家，谈了个好价钱。"我把那个小贩的事告诉了老邱。

"老邱立刻乐开了花："这么便宜。"

"抄上了是不是？这叫天无绝人之路。"

"不可能吧，'燕生一脸怀疑地插话，"哪儿有这么便宜的，你听错了吧？"

"没错。"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错不了。"

"那就不是电视机，电视机没这么便宜的。电褥子还差不多？"

"我连样机都看了。"

不对不对，你肯定叫人家骗了。”燕生对老邱说：“准是打黑棍的，骗你带钱，捂了你。”

“响，这可不行。”老邱说，“打黑棍的可受不了。”

“你知道我知道，”我有点不高兴了，冲燕生说，“打黑棍的能把地址留给我？”

“地址是他妈公厕！我走了这么多趟水货我不知道？没听说花壶醋钱就买彩电的不如白给你听。”

燕生有点急了。我不想跟他吵，对老邱说：“真的假的，总得去一趟。你要怕出事，我走在前面。

“这倒是个办法。”老邱对燕生说，“不妨去看看，万一是真的呢？一网不鱼，二网不捞鱼，三网就捞小尾巴鱼。”

“你们要非想去那就去看看吧。”燕生闷闷不乐地说，“不过我百分之二百肯定这不是真的。”

“你可以不去。”

“不，我还是去。”燕生似笑非笑地说，“万一你们出事呢？”

天刚刚暗下来，我们三个鱼贯了旅馆，加入街上的川流不息的人潮。我走在前面，老邱和燕生跟在后面。拐进小贩摆摊的那条街，我偶然站住看睡边地上摆的一溜形态各异的观音。发觉马路对面和我同方向的人流中也有一个同方向的人流中也有一个人同步停了一下。我不由看了他一眼，那是个衣着毫无特征的男人，我看不到他的脸，他前向我看商店橱窗里的纱制品，我继续往前走，走走停停，那人尽管不看我，可直停的频率几乎和我一样。我意识到被人眼瞎了，心烦意乱地越走越慢—— 我倏地转知往回走，不走过不解地望

着我的老邱和燕生知旁也不置一词。燕生着跟老邱说什么，也许他们认为我在模仿电影里间谍的派头，故作诡秘。那人远远地兜了一个大圈子尾随上来，我过马路钻进一家食品店，他也过马路，遥遥地站在一棵树下。我想认他的脸，他总有意无意低着头，这时天黑了，人影模糊了，我觉和我的机会来了，正要混入人群溜掉，肩膀被一个人抓住—— 老邱和燕生气哼哼地站地我面前。

“我鬼鬼祟祟地干吗？是不是想把我们甩掉？”

“哪儿又瞄上一个姑娘，黑顺隆呼想刷人家浆糊？”

我叹了口气，瞧瞧远处那个黑影，心想完了，就算我甩了他，他也会盯牢这两个傻帽。便老实地说：“有人跟踪。”

“哪儿呢哪儿呢？”两个人瞪大眼睛在黑暗中的人群中找。我再找那黑影，已经不见了。

“刚才就在这棵树下。”我带着他们向黑影站着的方位走去，树下是一对情侣。

“这种魍魉出没的地方，是容易产生幻觉。”燕生阴阳怪气地说，“我也觉得老有人盯我。”

“别嘴嗷你妈了。”我火了。

“你这人怎么一逗就急。”燕生搂着我的肩旁忙说，“开个玩笑既然你觉得有人跟踪，那今天晚上就算了吧。”他征询老邱意见。

“到底他妈有没有电视呀？”老邱斜楞着眼睛望着我。“你小子涮我玩呢吧？”

“我涮干吗？”我气冲冲地反问，“吃饱了撑的，跑到这国边来跟你寻开心—— 我怎么那么喜欢你？有就是有！”

“哪儿呢？你裤兜里夹着呢？那是电视机吗？”

“算了算了。”燕生拉开我们，“说归说，别动手，伤了和气。”

“好吧。”我挣开燕生，对老邱说，“我带你去，你不怕我怕什么呀。真他妈把疗子当奶子—— 干知道吭。好赖不懂。”

我带他们重新走回那条街，去找那个小贩。我想也许他还没收摊，我们是不便到他家去了，在摊上再约个时间也好，就算那个尾巴还着，也不至于引起什么怀疑。街上的摊子似乎似乎比白天多出了不少，一个挨一个。在我印象里的那个位置没有好个小贩，是不卖乳罩裤衩的妇女。可能是我记错了，我沿着小摊逐个往前找。正当我聚精会神俯身放认每一个坐在黑暗里的瘦小男人，燕生捅了我一下，他神情紧张地呶呶嘴，向前走去。我往边上一瞟，一个人紧紧傍着我走，不时从侧面打量我。我一紧张，步子加快了，那个叫了起来，“哎。”我加快步伐刚要钻进人群跑，那人撵上来一把拉住我。

“你是不是中午找过我的那个人？”

我仔细一看，是那个小贩，如释重负：“是你，我正在找你。”

“我今天收摊早，怕你找不着，特来街等你，看了你半天不敢认。”

我把站在前面往这时瞧的老邱和燕生叫过来，给他们做了介绍。

“走吧到我家去吧。”小贩热情地说，“我东西准备好了。”

“价钱不变吧”？

“不变不变，只要你要的多，我价钱不变。”

我们一起往前走了几步，我向小贩："刚才是你跟了我半天？"

"没有呀。"小贩说，"我一看见你就中过来了。"

我也觉得这个小贩子不象刚才跟我的那个人，那人要高一些。便对小贩说："今天不能去你家了。"

"为什么？我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

"刚才有人盯我，可能是警察。"

"哇！"小贩吓坏了，"那不能去了，出了事可不得，不能去了不能去了。"

"这样你看好不好，明天上午我们去你家，弄个车，如果你东西没问题，我们马上拉走，当场成交。"

"可以，"小贩眼睛骨碌碌转几圈。"这样好，那我明天上午在家等你们。"

我看老邱。老邱说："就这样吧。"

"哎，"燕生扯住转身要走的小贩，"你的电视是新的吗？旧的我们可不要。"

"绝对是新的，日本太君亲手装的。"小贩拍着胸脯说，"都是人家刚带进来的。你们买我的绝对合算，握垛是从乡下直接搞过来的，中间不加价的。别人可不是这样，他们要翻一务再卖给你们。"小贩小声神秘地说，"他们是一伙伙的人，很多都是烂仔，凶得很。象我这样便宜地卖给你们，给他们知道要打我麻烦的。"

"你是说他们控制整个黑市的价格？"

"嗳——"小贩琢磨了会儿才听懂我的话，"控制，是的，他们不许我这样的人做电视机的生意，乡下的电视机要卖都

要卖给他们，可他们给乡下人的钱很少。”

听明白了吗？”我跟老邱说，“老林他们就是这路人，低买高卖，欺行霸市，小型的，‘欧佩克’。”

我问小贩：“你说的那些乡下的电视是淦民走私进来的还是人家亲友带进来馈赠的？”

“不分的。”小贩说，“两样不分的。他们统弘包下一。他们生意很大的，可我们小不点也要吃饭是不是？我不理他们那一套。”

我们笑了，小贩也很神气地笑了：“好啦，说好明天上午我们见啦。”

“一言为定。”

我们和这个精干的小贩握手分别。

小贩走后，我掏出烟叼一支，让老邱和燕生自己拿，一边又随意看了眼小贩匆匆而去的背影，愣住了——那条黑影又出现了，跟在小贩后面，燕生“喀嚓”的样打火机，我目一眩，眼前一片漆黑，待重新习惯黑暗后，小贩和那黑影都不见了。我撒腿向那个方向跑去，跑到一个街拐角，四周都是黑幢幢谈笑风后、南来北往的群。我又往前跑了几步，徒劳地在黑暗中茫然四顾。老邱和燕生气喘吁吁地追上来，问我出了什么事。我什么话也没说，沉默地双手插进兜里往回走。这时，我在人流中看到一个人，他也慢腾腾地边吸烟边往回走，经过路边燃着烛光的小摊时脸半明半暗，他的步态是悠闲的，表情是得意的。老邱也看到了那个人，诧异地对我说：

“那不是老林么。”

我们往那个小贩家跑，边跑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辨认巷子里的门牌。这个城市的布局是毫无章法的，路标巷牌残缺不。我们找到应该是小贩家的那房屋门时，门是关着的，静悄悄的、黑漆漆，周围人家也都黑着灯。

“你们俩别上去了。”我对燕生和老邱说。

燕生接过我的皮包，对我说，“小心点，情况不妙你就喊，我们在那黑影里等你。”

燕生和老邱走开后，我开始敲门，敲了半天没人答应。我手一推，门是虚掩的，开了，还是一点动静没有。有费力看清了门里东西，这不是间屋，是节又陡又窄的长楼梯。我踩着吱吱作响的木头楼梯爬上去，爬到顶看到一房屋紧闭的矮门。我敲这门，敲了半天，没人答应，这里房子寂静得不象人居住。我刚要离开，门哗啦开了，一道微弱的光线透出来，小贩面目狰狞地光着搓板似的上身站在铁栅栏后面望着我。认出我后，他神情凛然地说：“你走吧，我的东西已经没了。”

我这才看出他之所以在灯光下显得狰狞是因为他被人捧得鼻青脸肿，血迹斑斑。

“我本来是想来提醒你的。我发现他们跟上了你，我不知道他们在跟踪我……”

“你不该透风给他们，你不该脚踩两只船。”

“我没有，我只是想杀他们的价……你应该报告警察。”

“这事不归警察管。他们是‘买’走的，懂吗？”

小贩想关门，我忙用手抵住门：“你不能再搞一批吗？我

给你加价百分之三十。”

小贩冷冷看着我，“哐”地把门关上，差点掩了我的手，我在黑暗中站了会儿，摸索着下楼。

“老邱跟我说了。”燕生对我说，“他不想再回那个野店住了。要到我那儿去住。”

“你住哪儿？”

“分区执行所，那儿安全些，要不你也住我那儿去。”

“不啦，我不怕让那帮人做成肉羹，浇上虾油吃了。”我对老邱说：“电视的事真对不起你，你也别着急，我再想法帮你联系。”

“不用了。”老邱淡漠地说，这事你就甭费心了，燕生已经答应帮我忙了。”

“我保证明天再给我弄到一批电视，你等我一天。”

“不用了！我马上就去燕生那儿交钱提货去，明天一早就用步车运走了。”

“这么说，早已安排好了。”我看燕生。

“你听我说……”

“想起来了，李白玲早就在构头上做了你的工作。”我对老邱感叹。

“这你乏着。”老邱说。

“你听我说，”燕生说，“没你想的那么卑鄙。我们是把第一个机会让给你的，你办不成，我们才接手办，不信你问老邱，我们是不是这么说好的？做生意嘛，你办不成，就让别人办，总不能你办不成就不办了。”

“我知道，你们一开始是没想吃老邱，光惦记着搓老蒋。

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有老邱。直到老邱来了，老蒋又没了戏。你们才开始抓他，怪不得李白玲不愿意给我买飞机票，想拖几天，她也真行，索性生扑了，看来是急了，本来你没打算和我们一起来，后来你却来了，你来干吗？就是来毁我的。瞧瞧今天下午我说搞到一批便宜彩电你那副着急相。好啦，老林手下的烂仔给你助了威。你可以冠晚堂皇地抛开我了。还从小一块偷幼儿园的向日葵一块从楼上往过路的身上吐痰呢。”

我说这番话时，燕生脸部表情渐渐凝固了。说完他也不再解释，只是说：“随你怎么想吧，反正我没什么对不起你的。”

“我也没说我对不起我了。做生意嘛，都这样，你不特别。”

“我不会对不起朋友的。”燕生说，“我跟李白玲讲好了，这事办成后，从我们俩的钱中分给你一千。她特别跟我讲过，怕伤了你，怕你误会了她，她对你印象最好。”

“你转告她我不会生她的气，回去我还得让她请客呢。”

“那一定，她应该请请你。”燕生咧嘴笑，拍拍我的肩膀，“那我和老邱走了。”

“走吧。”

燕生又和我握握手，老邱却自顾自往前走，我也没理他，待他们消逝在黑夜中，转身往另一个文献走去。

旅馆静的象座坟墓，各层的客人都睡了。我上楼上到我住的那层闻到一股浓浓的香烟味。我放轻脚步走上去。老林笑嘻嘻地众楼梯拐角的一张木沙发上站起来，柔声问：“才回来，上街逛去了？”

我嗯了一声，径直走到自己的房间，开门进去，老林象

只猫似地无声无息地跟进来。

“你有什么事？”

“电视机的事，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谈？”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洗漱完毕，收拾好东西，在墙上试了试自己受伤的手承受力，在窗前边活动筋骨边往下看老林没来八点整，我看到老林和两个烂仔从一第巷子里出来，横穿马路，老林进了旅馆大楼，两个烂仔在楼门口徘徊，一个烂仔仰脸往楼上看，我离开窗前。门上响起老林小心翼翼的敲声，我走运去把门打开，放老林进来后，把门关关紧。

“准备好啦？我们走吗？”老林微笑地问。

“走。”我垂着眼皮走近老林，突然揪住他的头发把他按弯腰用膝盖猛撞他的脸，然后掀起他，挥拳打碎他的下额骨。在我殴打他的过程中，他始终一声不吭，象个沙袋。我松开揪着他头发的手，他仰面超天向后摔倒，一动不动躺在地上。我走过去用皮鞋后跟跺了一下他的脸，血从他塌下去的鼻腔中喷出，他仍旧一动不动，好象已经昏了过去。我退开几步，坐在沙发上喘气儿，接着站起来，提起皮包开了房门下了楼。守在楼门口两个烂仔看我一个人出来有点纳闷，其中一个家伙问我老林呢，我说他马上出来，大概上厕所去了。我穿马路走向斜对过儿的华侨旅行社，那儿门口有一些出租的三轮摩托卡。一个烂仔追上来，问我去哪儿，我告诉他我要租辆车运货，他没疑心，又回头向旅馆门口张望。我小声跟司机说，去民航售票处，司机发动画，我正要上车，老林满脸血污跌跌撞撞出现在旅馆门口台阶上，原来他是装昏，我一离开就跟着我下来了。我来不及多想，冲还没瓜过来的烂仔脖

后枕骨一拳，打翻了他，跳上三轮摩托卡车司机开车。司机不知道后面出了什么事，只是从反光镜看到后面有个人从地上爬起来，又叫又嚷地追车，犹犹豫豫地减了速。“快开！”我冲他喊。我的样子一定很可怕，司机一下把车开快了。摩托卡车一路疾驶到了民航售票处。我把几张钞票塞到司机手里，跳下车奔了进去。我到了售票窗口粗暴地挤开排队的人，问售票员今天的飞机票有没有，售票员说早没了，明后天的都没了。我狂怒地离开售票窗口，知道自己完了。售票处的公用电话前有一个男人正在打电话，我走过去一把夺过话筒，切断了他的通话。那男人刚要发火，一看我的表情连忙提起包飞快地躲开，我拨了匪警，告诉警察老林家的地址，说那儿有三百台走私的大屏幕彩电电视机。值班的警察很迟印，说他要记一下，让我重复一遍老林家的地址，我慢慢重复了一遍。他又开始盘问我的姓名地址。这时，售票处门口一阵骚动，几个长发花衫的家秋发现了我，直冲过一。我跑进售票柜台，里面的女职员们一片惊慌的叫嚷。我闯进售票处办公室，向个干部从各自办公桌后踣蹭地站起。我一步窜上窗台，破窗跳到外面。追我的人冲进办公室，打倒了力图阻拦他们的民航干部，也跳上窗台。我跑到街上，后面的人追到街上。我跑进一幢四层的单元居民楼，二楼一个老太太挽着菜篮正在开门，我把刀连人带篮撞进屋，后面追赶的人一只脚也迈进了门，我把铁门用力一关，只听惨叫一声，脚缩了回去。我把门锁死在，屋里吓得面无人色的妇女孩子的哭叫声中冲地厨房，抄起一把菜刀，这时门撞得轰轰响，似乎马上要连框一齐倒下。我跑上陧台，爬进毗邻的另一家阳台，挥舞着菜

刀逼退屋里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开了门从另一条楼道跑下去。我刚出楼门，聚在楼前看热闹的妇女儿童哗地散开，我看到凄厉鸣叫的警车一辆接一辆在楼前停下。最先跳下车的一个年轻的警察可笑地用枪指住我，紧张地喊："不许动！"我扔掉手里的菜刀和皮包，一本正经地举起双手。另一个警察走上来搜了我的身，拣起皮包和菜刀，让我把手放下。其他警察在群众的指点下四处追捕那些已作鸟兽散的烂仔。事情似乎结束了，我正准备老老实实跟警察上车，人群中突然冲出个青年，举着支短筒土制手枪朝我脸打来。我来不及做出反应。只是本能地抬起胳膊护住脸，"砰"的一声，烟雾弥漫，我和旁边的警察都被房屋面喷出的火和铁砂击中，唉哟一声蹲下。我用胳膊挡了一下，还好点，只是下巴火烧火燎，胳膊上的皮肉被打烂了。那个警察毫无防备，惨得多，满脸是血。开枪的烂仔没跑远，被别的警察抓住，毒打一顿，反铐上扔进警车。其他烂仔也被警察一一捕获，陆续押上车。

警察把我和那个受伤的警察送到医院，在夫给我简单清理了创面，说我没事，交还给警察带走。在警车上，因为同事负伤而愤怒的警察开始打我。

在区的公安分局拘留所，我被收去了包括腰带在内的所有物品，然后推入一间黑洞洞的大牢房，刚从亮处到黑处，我什么也看不见，只得提着裤子站在原地。一个人用方言问我什么，我听不懂，他就骂我。我想找个地方坐下，一迈脚踩着了个人，那人狠狠踢了我下，我感觉到牢里人很多，但没想到会有那么多。我的眼睛习惯黑暗后，发现牢里挤坐着有近百人，所有人都用敌意的目光看着我。在他们面前，我有

双重不利身份，既是新者又是外地人，更叫我不寒而栗的是，那几个追赶我的烂仔也蹲在人堆里，怪模怪样地狞笑着。我身后是结实的牢门，无处可逃。我蹲下来，麻木地低下头。我再次抬起头时，那几个家伙已经围坐在我身旁。阴险地、近在咫尺地凝视着我。有人开始不怀好意地轻轻抚摸我，我恐俱地跳起来，刚要喊看守，只手捂住了我的嘴。我被按倒在地，骑住，身体各个部位遭到连续不断的重击，打得我喘不过气来，一阵阵恶心，喊也喊不出来，我觉得要被他们打了，牢门窗开了，围着打我的人立刻散开分头坐发。一个看增露出增截脸往里看，看到我就吼叫起来，叫我坐起来。一个看增露出半截脸往里看，看到我就吼叫起来，叫我坐起来。我根本动不了，看守见吼不管用，哗啦把门打开，气势汹汹进来就是一脚，见我仍旧不动，就提着我的脖领把我拽起来。这时他发现我被人打了，脸上都是伤，就松开我，缓缓巡视牢里坐着的几十号人。他问谁打的我，没有人吭声，他指名问牢头，牢头指了一个打我的烂仔。看守把那个烂仔叫了出动，烂仔吵吵嚷嚷地为自己辩解，被看守打了个耳光，上了铐子关进小号。看守回来问我为什么打架，我神志不清地只是要求换号，看守用方言骂了我几句，没理睬我，重新锁上牢门。门一关上，牢里的人又围上来揍我，这次是人人动手。我浑身疼痛，连招架之力都没有，只是捂住脸，任别人打。

我在牢里蹲了一天，粒米未进，午饭和晚饭都被其他犯人抢去吃了。夜里，只有牢头和他的几个朋友能躺下睡觉，其他人只能蹶缩着坐着打盹，我则被挤到马桶旁边蹲着，牢里几十号人一天拉撒，马桶里的屎尿已经满了，臭不可闻。不

时仍有人挤过来小便，尿水就溅到我脸上身上。我不知道那一夜我是怎么挺过来的，史记得不时昏倒，压在别人身上，接着就是一阵痛打。

第二天警察来提审我，进了预审室，预审员看到我的模样都愣了。我坐不住，对预审员提出的问题无法回答，痴呆地望着他，几乎散瞳了。预审员只得中止讯问，找来一个警官，让他把我带回去。这个警官给我换了间牢房，允许我白天躺着，还给我找了些外伤药拱上，我昏沉沉睡了两天，第三天精神恢复了点，立刻被带去提审，我看到马汉玉也坐在预审室里。

“怎么样，身体好点了！”预审员和气地问。

我没说话，低下头。

问过一些一般问题后，预审员直截了当地问我：“那些人为什么追你？”

“不知道。”

“你认识他们吗？”

我摇摇头。

“从来没打过交道？”

“没有。”

“胡说。”预审员顿了一下，叹口气，“你说你干吗这么不老这老呢？情况我们都了解，你何必硬着头皮扯谎，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不认识他们，也从没中跟他们打过交道。”

“姓林的是谁打伤的？”

“……”

“是不是你？”

“……是我。”

“为什么打他？”

“……”

“你到我们这儿干吗来了？”

“玩，旅游。”

“玩，旅游？你雅兴还不小！”预审员厉声断喝，“你把一个人打成重伤，这也是你的旅游项目吗？”

“他要偷我的东西，我就打了他，打得重了点。”

“重了点？你这是故意伤害罪，根据你的情节，可以判你三年徒刑。”

“你们当然可以随意解释刑法了。”

“好啦好啦。”坐在一旁的马汉玉这时插了话，他用胖手指敲着点儿叫我的名字说：“你不要在这儿假装无辜了，没有意思。你不是来旅游的，这我们大家都清楚，你也清楚。我产顺你一个问题，跟你一来的那个地第邱和张燕生哪里去了？”

“我没有和张燕生一起来。”

“是的是的，他比你晚到一天，你们见了面。他们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他们没告诉我。”

“你看这就不好了吧。我们一直和颜悦色同你谈，就因为知道你不是那种不懂道理的人。对那咱人我们也有办法，当然就不这么客气了。”

我的确不知道，知道我就告诉你了。我总不能瞎说吧？”

“当然不能，好，就算你不知道，可你们为什么要来这儿你总知道吧？”

“……”

“我希望你能同我们合作，这样对你也有好处。我知道不必对你计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套，但你也清楚，我们要治你是很容易的。你讲话，法律是可以解释的。”

可我什么法也没犯，就算有什么企图，可没有付诸实施。”

“你打伤了一个人，伤的还不轻。”

“……”

“怎么样，想好了么？你们为什么来这儿？”

“你不是都知道了嘛。”

“钱是谁的？老邱的？”

“对。”

“你和那人香港老这有伙谈好了要买他的电视机，为什么后来又不买了？”

“他变了卦了，抬了价。”

“可来来老林不是又把价阶了下来。基本达到了你们原来商定的价，你为什么不履约反而打了他？因为那个可以更便宜给你电视机的小贩被硬抄，使你的正义感不能忍受吗？”

“是的。”

“你瞧你又不说实说话了。”

“怎么没说实主知，难道我就不能产生正义感吗？”

“当然可以，我相信你在某时某地是会油然产生一点正义感的，新中国篚的青年嘛。可你现在是在做生意，事成之后呆以得到笔你从未见过—— 也许偶尔梦里见过的巨款。难你

会放弃这种，嗯，说千载难逢不过分吧？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仅仅是为那笑话般的、一钱不值的正义感？这不象你，你不会这和以幼稚，换我也要忍了这口恶气，宁啜茶根儿，不饮白水，是不是这话？”

“你什么都知道。”

“活到老学到老嘛。”

“你猜着了，老邱不干了，带着钱走了，就打了老林，出出气，他那人也欠打。”

“倒是，他挨打不冤枉，某种意义上说，你还是为民除害嚅，这么说，老邱带上我玫走了？钱不赚了，回家了，车你也不给他买了？”

“不买了，那还买什么。”

“他就当白跑一趟，回去规规矩矩把钱交还人公家，老老实实过他的小日子去了。”

我看着马汉玉胖胖的脸，知道他在讥讽我。

“我信吗？”他说，“那个阿凡提的笑话怎么说的，要是有人说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你可千万别信。”

“你爱信不信，他就是带着钱走了。总不能那几万块钱现在夹在我屁眼时。”

“你倒也得有那能耐，退一百年，你给皇上看银库倒没准能练出来。张燕生呢，你那哥儿们呢？也袖着手窝着脖子回去了？还有，白玲呢？你们全体的老婆。你们前脚后，她后脚坐了辆在卡车上哪儿去了？运煤去啦？”

“还得问你呀，你那么有能耐，连我被窝里放个屁你都给数着，她的事你怎么倒不知道？你怎么没不扔你手下的人盯

着她呀？盯她可比盯我来劲多了。”

“老实点！”马汉玉一拍桌，眼一瞪，“养了两天你又活了是不是？我知道是我知道，你说是你说的，我就想听你说。”

“不知道。”

“嗬，还挺硬，够哥儿们，别人不仗义咱不能不仗义。”

我白了他一眼。

“我说张燕生、李白玲交你这朋友算没白交，怎么坑没事。君子不记小人过，宰相肚里能中跑火车。”

我满脸通红，依旧一言不发。

“何必呢，”马汉玉颇不以为然，掏出烟给我扔过一支，自己叼上一支，点着火后的马火柴扔过来。”这年头谁管谁呀。”

我情不自禁乐了，点点头：“也是，不过我告诉你也没什么大用。我的确不知道他们具体怎么搞的细节，他们没告诉我，就知道他们另搞了批电视，大概是李白玲联系的。”

“我就要你这句话，瞧，没多难嘛，敝宝似的。行啦，今天就先到这儿，你回去给我写个材料，把你这趟出来干的这些个事从头到尾写一遍，一件事不许漏，明天交给我。”

那个预审员叫过去看审讯记录，看完每页签上名，按手印。我一边用食提蘸上红印泥有每页的签名和涂抹处按手印，一边部在桌后抽烟的马汉玉：“我没事吧？”

“事不大。”他说，同情宽厚地望望我青肿肮肮的脸，”你呀，瞎折腾，年轻轻的，得了什么好？我第一次见你，在大饭店里，你那个神气活现的样儿—— 那都是一时的。”

“听口音咱们好象是老乡。”

“甭跟我套磁。”马汉玉舞了舞胖胖的手，“我哪儿的人也

不是，我会说的方言多了。”

“你们怎么盯上我们的，是不是老蒋告的。”

怎么，你还想找人家报复吗？”

“没那意思，敢吗？就是问问，我猜是老蒋。”

别猜了，不会告诉你的，就如同你告了老林那三百台电视机我们也会给你保密一样。”

第二天夜时，马汉玉又将我提出，他让我坐在一边抽烟，自己低头翻看我写的材料，看完把材料推到一旁，沉思地抽起烟。

“写得怎么样？”

“噢，还可以。”马汉玉似乎才想起我还坐在一边，“徐光涛写得不够详细，他去了边境你们没再联系吗？”

“没有。”

马汉玉斜眼看着我。

“他也进来了？”我问。

马汉玉摇摇头，“他比你鬼，看苗头不对就溜了，他们都比你鬼呀。”

“什么意思，是不是李白玲和张燕生你也没抓到？”

“抓了，又给放了。”

“怎么呢没起头赃？”

马汉玉酌了半天，才告诉我：“她那些电视机是给一些领导干部买的，有卖方国或委托店的发票和税单，你帮我分析分析，她敢不敢卖那些老头高价？”

“不是有发货票吗，她怎么高卖？”

“是啊，那帮老头也是土财主，每个钱都看的很死，可就

算她有其它打算，不炼这帮老家伙的油渣，那老邱肯让她拿他的钱做人情。那小子不就为了赚钱？他还管别的。”

“她那卡车上有多少台电视？”

“我明白你意思，也注意了这个问题，二十台，不会错的。我还调查了那帮托她买电视电视的老头，也差不多十八九个，李白玲的电视拉回去就挨家给他们送去了。”

“真是没赚钱？”

“表面上看是这样，一次纯义务，敬老爱幼的心灵慨行为，象她的为人吗？”

“她倒是跟我说过不为钱只为帮帮朋友这咱话。”

“扯她的臊，说这话我都不信。”马汉玉骂完忙又补充，“当然真正的友谊也是有的。”

“还有爱情。”

“还有爱情。”马汉玉心不在焉地跟着我重复了一句，接着单刀直入地问我，“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能帮您，那太荣幸了。”

“别油嘴滑舌，不是我个人的事。我放你出去，你帮我找到李白玲，问问她怎么想起白帮人买电视机，钱是怎么赚的？是的，她肯定赚了钱，否则刀怎么会那么阔，老邱又怎么打发？靠家里？我们高干的那几个工资是很有数。我想她一直在赚钱，但不是象杨金丽那样赚下贱钱，她倒是不悄干这个。行不行？就算你为国家出点力吧。”

我凝视着马汉玉肉泡泡的和善的小眼睛：“这不是当密控了，你发我津贴吗？”

“别说的那么难听，咱们男家没密探。这叫发动群众，变

算她有其它打算，不炼这帮老家伙的油渣，那老邱肯让她拿他的钱做人情。那小子不就为了赚钱？他还管别的。”

“她那卡车上有多少台电视？”

“我明白你意思，也注意了这个问题，二十台，不会错的。我还调查了那帮托她买电视电视的老头，也差不多十八九个，李白玲的电视拉回去就挨家给他们送去了。”

“真是没赚钱？”

“表面上看是这样，一次纯义务，敬老爱幼的心灵慨行为，象她的为人吗？”

“她倒是跟我说过不为钱只为帮帮朋友这咱话。”

“扯她的臊，说这话我都不信。”马汉玉骂完忙又补充，“当然真正的友谊也是有的。”

“还有爱情。”

“还有爱情。”马汉玉心不在焉地跟着我重复了一句，接着单刀直入地问我，“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能帮您，那太荣幸了。”

“别油嘴滑舌，不是我个人的事。我放你出去，你帮我找到李白玲，问问她怎么想起白帮人买电视机，钱是怎么赚的？是的，她肯定赚了钱，否则刀怎么会那么阔，老邱又怎么打发？靠家里？我们高干的那几个工资是很有数。我想她一直在赚钱，但不是象杨金丽那样赚下贱钱，她倒是不悄干这个。行不行？就算你为国家出点力吧。”

我凝视着马汉玉肉泡泡的和善的小眼睛：“这不是当密控了，你发我津贴吗？”

“别说的那么难听，咱们男家没密探。这叫发动群众，变

“我要走了。”马汉玉对我说，“已经关照过分局的同志，过几天就把人卵出去。人要小心，我已经听到一些消息，有人在等着你，要迦于你。你出去后尽快离开这儿，一旦发生危险及时同这儿的警察联系，不管你怎么讨厌我们，他们怎么讨厌你，关键时刻他们还是比你那些哥儿们管用。出去后再赶紧把身上的伤治治，我看你有的伤口已经发炎了。这儿的医疗条件也不好，光上红药水不行的，引起感染就麻烦了。至于有些警察打了你，你要愿意可以到检察院上诉。”

“我不去。”

“我劝你也别去，没什么意思，出口气罢了，害人家一下对你也没什么直接好处，以后少跟警察打交道就是了。你扣在我那儿的那些证件，电话号码本我没带来，回去我给你寄去。”

“可不可以。”我说，“可不可以给我留下你的电话？”

马汉玉想了想：“好吧，给你留下电话，要是碰到什么为难事可以找我，我能帮就帮你，犯法的事可不行。”

“犯法的事我也不会找你。”

“那得我来找你。”马汉玉在一张纸上刷刷写着他的电话号码“你呀，挺好挺聪明的一个偏偏不干好事，要我说你这份聪明用到正道上，干什么你都干出名堂来了。啾，电话给你，回去有什么打算呀？还是就这么混下去”？

“可不混吗，又能怎么样。”

“坐坐好，我就不爱看你这种歪着肝子碘着脸的相儿，干吗不打算找个工作？”

“你不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

马汉玉盯着我，表情象只警犬在嗅危险品。

“谁告诉你的。”

“谁能告诉我。”

“谁能告诉我？”我耸耸肩，”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

“你是什么？二郎神？”

“我也不知道。”我把眼睛看向别处，“是什么不清楚，不是人可以肯定，我有证据。”

“什么证据？象人一样生活就难受，就不痛快？非得折腾折腾？”

“简单说是这样。”

“你那些朋友也这样看？”

“看我？对，不完全，只限于了解我的，有点头脑的人。这种感觉你跟笨蛋是说不清的。”

“你很有意思。”马汉玉笑起来，“我不聪明，实话实说，但我自还没到笨蛋那份上，而且我还算多少了解你的吧？”

“可以这么说。”

“我没觉得你有什么与众不同，你不过是个普通人，不要自我感觉太好。你没什么出色的，你说你有吗？要说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别人把你当人，你自己反倒不把自己当人。你大概知道猿是怎么变成人的吧？你现在需要的就是抬起前爪，直立起来，让你的眼睛看向远方，让你的大脑发达起来，能够想想觅食以外的事情。”

“你认识张霁吗？”

几天后，我正在一一清点接收发还的钱物，重新系上裤

带，一个年轻的警察问我。

“不认识。”我说。

他把这两个字写给我看，说是一个部队医院的大夫，我才恍然想起张璐的姐姐，连声说认识。那警察说张霁转告我，让我出了拘留所，直接去她那里。

“她说有什么事吗？”我问那个警察。

“没说，只叫你务必去，你一个人是离不开这个城市的。”

“懂啦。”

两个警察开车把我送到张霁所在的部队医院。路上，他们让我伏在后座上，以免让人看见。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女军人在行政楼前等着我们，送我来的警察说她就是张霁。我下车跟她赔笑，伸出手去。她了看我，没同我握手，转脸同警察寒喧了几句，向他们道谢。给我传话的那个警察提醒她注意安全，这虽是部队营房，也很容易出事，别学信哨兵。张霁说知道了。警察开车走后，张霁领我向后面宿舍楼走去，她想帮我提皮包，我拒绝了，她刚才不同我握手，刺伤了我。

我的模样一定很狼狈，蓬头垢首，衣衫褴褛，裸露在外的皮肤上布满一块块紫淤和血闸，迎面走来的大人和孩子都惊奇的看我。

张霁岁数不小了，可好象还没结婚，住在集体宿舍里。我进去时，房间还有个女兵，好奇地瞧我，但什么也不问，主动为我倒了杯水。张霁把预备好的一套军衣和肥皂毛巾递给我，让我去走廊里的男厕所洗澡，洗澡时凉水一冲加上打肥皂一搓，我身上的一些血丝，火辣辣地疼。我仔细洗净了身子，穿上肥大的军，马军衬衣塞进裤腰，回到张霁的宿舍，照

了照桌子上的圆镜，发觉我简直不象我，面色青灰，眼神呆滞，再穿上这身绿皮，活象个刚被释放的战俘。张霁把我换下的衣服全用开朋烫了，扔到外面垃圾箱里，指使同屋的女兵拿来些药水亲自动手给我搽的花花绿绿，又叫我服了些抗菌素片，说我要累了，可以躺她床上休息会儿。我怕刚搽上的药水把她干净的床单搞脏，说不用，不想太打扰她，想早点离开这儿。

“不用着急，她去搞票了，明天一早你就能走。本来我的意思是让你坐星期六我们院的班车走。”

“谁去搞票了？张璐？张璐来？”隐又激动又意外。

张霁奇怪地看着我：“你跟我妹妹很熟？”

“啊，”我掩饰着自己的失态，“还可以。”

“熟到什么程度了？”张霁的语言近于诘问。

“一般朋友，”我觉察到她的态度不友好，稳住情绪说，“仅仅是一般的朋友。”

“你听我说，“张霁傲慢地说，“我不认识你，也不了解你，但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是看在别人的面子上接待你的，不是自愿的，明说了吧，我讨厌你这种人，也不希望你和我妹妹接触，我知道这是李白玲牵的线，我要找她跟她说，她这么做很不应该。”

我竭力压着，火还是一点点窜上来，用眼睛找到我的皮包，抓到手里站起来说：“那再见吧，我也不想和你……”一些恶毒的脏字眼涌到嘴边，我咽了下去，“和你这种人打交道，我也觉得十分别扭。”

“你不能走。”张霁不动声色地说，“我对你有看法归有看

法，我还得对你负责，你现在出去有危险。”

“去你妈的吧！”我终于按捺不住了，“你以为我需要你这种假仁假义，驴粪蛋一样的关心？我一千条不如你，就这条比你强：我讨厌你，就不装作喜欢你，更不会受你这种道貌岸然的老处女保护。”

张霁冷若冰霜的脸上泛起一阵潮红，她气得要命，可又一时说不出话，她要能没料到我会骂她。同屋那个一直没说话的女兵这时脸都吓白了，惊骇地望着我们。我转身拉开门往外走，张霁小声在后面骂：“流氓、地痞、无赖……”

我回身走到她面前：“我该抽你大嘴巴的，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可以随便侮辱别人？不过看在张璐的面上，我饶了你，她比你懂事。”

我再次拉开门走出去，回头对站在那儿浑身发抖的张霁喊：“你别以为你比我强多少，有一点你和我一样——你还不如我！”

列迅速沿着走廊离开这栋宿舍楼，走到楼下的庭园里，我冷静了下来。庭园里穿着白色病号服戴着军帽的病人三三两两在散步、晒着太阳。病区的气氛是平和安宁的，我慢慢走着，泪水涌上眼眶。走到医院大门口，我看到背枪的卫兵和外面人来车往的马路，怎么也没勇气走出去。我上哪儿去？除了倌，也就是这军营还安全点。在街上，不出半天，我就会浑身被人用刀插成筛子扔在哪条小巷的垃圾堆上，阳光炫目，我搞不清现在是上午还是下午。早晨听说要放我，我连饭也没吃，出来到现在也是什么也没吃。我朝服务社看了看，有卖好香蕉的，便买了几簇，拎到门口附近庭园树荫下的石凳

上剥阒吃。看门口进出的人，我想等张璐，我相信她会救我的！不知不觉，我吃了十几个香蕉。时间到了踵，院内吹了下班号，男男女女的军医护士从门诊楼里出来，沿着石甬路去食堂或回家，卫兵也换了岗。一些背着书包的孩子从门外连跑带颠儿地进来，分散、隐没在葱郁的植物后面。院内人稀疏了，只有广播剌叭放着雄壮的队列歌曲，象是专门播给我倾听解闷的。这时，我看到张霁同屋的那个脸色苍白女兵从庭园树丛间时隐时现地向门口跑去。她跑到门口停下来，四处徘徊，接着跑到门外张望，又走回来。比划着手势同卫兵说着什么，卫兵摇头头，两个人脸上困惑表情我都看的很清楚，这个女兵又站了会儿，顺原路回去了。片刻，衣冠整齐的张霁和另一个女人出现了，也比手划脚地同卫兵说话，站在门口张望，那女人脸上的焦灼，不安，还有伤心，正是我企望的，可我没有走过去，张霁站了会儿低着头走了。那女人仍执拗地站在门口向外张望，身后一有响动，就攸地转过身，期待地寻声望去，失望地垂下眼。我走了出去，她看到我先是一愣，接着跑过来，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光。

“你没走，这太好了，我都快急死了。”她连笑带怨，发自内心的高兴。

“票搞到了么？”我僵着脸问。

“先别说这个，先去吃饭。”她动拖我，“我给你买了很多吃的，你需要好好补充一下营养。你受了不少罪吧？瞧你身上这些伤。”

“票呢？”我几乎是粗鲁地挣开她，“我要马上走。”

“你走不了，想走也走不了，飞机票搞不到，只有明早的

长途车票。长途车要颠十多个小时，我怕你受不了。”

“我受得了。”

“受得了也得明早走，这顿饭并不碍事。”

“我不去那臭娘儿们的宿舍。”

“我知道你跟她吵架了。”她又抓住我的胳膊，“这没什么，金已经跟她谈了，她说不生你气了，你也别再生她的气，你是男人。”

我锐利地看她一眼，李白玲脸红了，她把头发向后甩了甩。迎着我的目光说：“难道你生我的气？”

“好，”我说，“去吃饭。”

张霁和那个女兵正守着满满一桌子烤鹅、酱鸭、熏鸡及各种腌腊肉制品等我们。我坐下没说话，伸筷就吃。

“喝酒吗？”那个女兵怯怯地问。

李白玲说：“喝，把我买的那瓶白酒拿出来。”

那女兵返身拿出一瓶四川曲酒，用牙咬开盖，摆了几个茶缸，为我们一一基酒，轮到张霁，她用手捂住缸子说她下午还要上班不能喝。我和李白玲碰了缸子，想了想又跟那个女兵碰了一下，喝了一口，放下缸子。李白玲站起来为我夹菜，那女兵用筷子指了指几块嫩胸脯肉，李白玲夹到我碗里。我低头猛吃，嘴张得地过大，牵动了下巴的伤口，不由倒吸了口凉气，含着满嘴肉停止咀嚼。

“怎么啦？”三个人都停下筷看我，李白玲惶惶地问“伤口疼了？”

“没事。”我摸模上巴，继续吃起来。

“你在监狱里挨打了？”李白玲小心翼翼地问。

我点点头，喝光了酒，又自己基了一些。

“警察怎么能打人？”李白玲义愤填膺地喊，“应该去告他们。”

我看了眼张着嘴盯着我瞧的女兵，对李白玲说：“不是警察打的，是那帮烂仔干的，开始把他们和我关在了一起。”

“那怎么可以！”李白玲说，“那是违法的。”

“闭上你的鸟嘴！”我怒中冲地说，“要不我会把你和天使搞混了。”

“别说了，”那个女兵说李白玲，“趣赶紧吃吧。”

我们四个人都不说话了，闷头吃喝。我本来以为我能吃很多，可吃了一阵就不行了，那十几个香蕉在起作用，肚子撑了，嘴还没够，又嘴了几块排骨，再也吃不了，就饮酒。一个人几乎喝半瓶，接着，不知是酒不好（四川酒很可疑）还是身体虚弱，受了内伤，忽然感到全身难受，象是要虚脱，冷汗刷地从全身毛孔冒出来，心脏奔马般地跳。张霁最先发现我面色不对头，放下筷子，伸手扶住了我。我说没事，直身坐正，可身子软得象摊泥，话也说不出，刚装出个笑模样，就向后仰倒昏了过去。

我没有昏得完全失去知觉，朦胧中感到自己在呕吐，大口呕吐，腥秽的酒物吐到为我不停揩嘴的人身上，我这人是李白玲，我闻得出她身上的香水味。折腾了很长时间，我的呕吐停止了，李白玲为我收拾了脏物，又托起我头让我漱口、吃药，在那个女兵帮助下给我脱鞋宽衣，盖上被子，后来，大概是张霁为我用针管注射了葡萄糖，药液里加了镇静剂，注射完不久，我就睡熟了。

一觉醒来已经是晚上，屋里黑着灯，静悄悄地没人。我周身暖烘烘的，已经不难受了，就是还困，又闭上眼睡。迷迷糊糊地想，多久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了，我这是在家吗？我恍惚记起了这几天发生的一些呆怕的事，觉得那象都是梦，只要我一睁眼就会醒过来，还是个正在上学、喜欢胡思乱想的孩子，我真地做起梦，梦见我又回到学校里那间残破的教室，象是经过一个长长的假期，教师还是那个瘦高、戴着眼镜的江教师，同学却都是陌生人，我在一张课桌后面坐下来，发觉桌椅都小了，教师讲的课也全然听不懂。江教师走过来问我干吗去了，我说我干了很多事，接着我问江教师，我的同学张燕生、李白玲、徐光涛老邱、杨金丽他们都到哪儿去了？江教师阴郁地看了我半天，说你们很多年前已经毕业了。我哭了，说我不过是出去玩了一圈。怎么会很多年过去了。后来，我梦到自己孤零零地躺在一间黑屋子里的一张床上沉睡，一个黑影蹑手蹑脚向我走来，我想喊躺着我赶快醒来，可喊不出声，想认那个黑影是谁，也认不出，恐惧，着急的快背过气去了。我醒了脑子一下异常清醒，因为我看到真的有一个面目不清的黑影轻轻向我走来，我吓得手脚冰凉，动弹不得，那黑影走近了站在我床前，我绝望地半上眼，感到那黑影在床前弯下腰，目光灼灼地端详我。我屏住了呼吸，一只冰凉的手伸到我脸上，抚着我的脸颊，一双热乎乎的嘴唇压在我的嘴上，我睁开眼，对黑影说："干吗？"

她吓了一跳，蓦地跳开，站在一边说："你没睡着。"

"干吗不开灯？"

灯亮了，李白玲神色安详地站在我床前："好点了？"

我没说话，坐起来："有烟吗？"

"等等，我给你找去。"她转身开门出去，一会儿回来，拿着一包拆封的烟。"忘了给你买了，这是从男兵那儿搞来的，先凑和抽吧。"

我抽出支谦价纸烟叼上，李白玲去桌上抽屉里翻出一盒火柴，坐到床边。给我擦着火点上。

"你不抽？"

她摇摇头，微微一笑，保是温柔地看着我抽。我注意到她的眼神，向她吹去一股浓烟，她一动不动，烟冲到她脸上，沿着光滑的皮肤散开，在鬓发上袅袅萦回不去。我注视看她，她略显困惑。

"你怎么没跟燕生他们一起回去"？

"回去了，又回来了。"

"为什么？"

"为你。"

"这又为什么？"

她避开我的视线："这你应该知道。"

"我怎么应该知道？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是不是人。"

"我真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认为我在电视机的事上背后捣了鬼，涮了你，心里有些内疚，听到你出了事，就跑来假惺惺地装好人。"

"本来就是这么回事。"

"我不想解释。"

"她根本用不着解释。"

“你认为我很坏？”

“我认为我很好。”

“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问心无愧，我在电视买卖中没赚一分钱。”

“所以我说你很好。”

她噎住了呆呆地望着我：“我没法跟你说话，你总觉得谁都在玩儿你，谁都在玩弄诡计，损人利己，损人利己或根本不利己。你习惯这些，就象明习惯在腐败物质上动，如果不这样倒怪了。就一定有更大、更危险的阴谋—— 你已经搞不清什么是人的正常行为准则，因为你从来不是人，只不过看上去有那么点象……”

李白玲喘吁吁地戛然而止，激动地注视着我，眼里闪着泪光。

“那么你呢？”我问她。

“我……”她痛苦地低下头，“我知道我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你想见的不是我，可你又何尝不是徒劳的。

她抬起头，我低下头。

“你真的以为她会来接你？你太可悲了。她不过是个谙人事的小姑娘。即便一次谈的投机，又能怎么样？我们义无反顾抛弃的正是她所珍视的，我们珍视的又正是她不屑的——我们和她不是一类！”

“你在说什么？”

“何必装糊涂，我说的正是你那个狂想念头。”

“你不用跟我一起走。”我对梳头，理衣服的李白玲说，

“你可以晚两天坐飞机或乘军车走，你在这儿住着也没事。”

“我要跟你一起走，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李白玲的神态和口气很认真，就好象她是个强有力的大人物，而我则是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孩子。我笑笑说：“你没必要跟我一起走，一起走反而招眼。要是那帮家伙连国家交通工具也敢拦截，添你一个也不管用。”

“我要跟你一起走。”她坚决不容置辩地说，“说什么我也要跟你走，就算我是你的累赘也罢。”

“她梳理完毕，去敲门叫张霁，我把乱的床铺整好，从桌上的暖瓶倒了杯温开水漱口。张霁睡眼惺松地边系衣扣边进门问我：

“你身体行吗？”

“没事，我昨天是酒喝多了。”

“我拿体温计给你试试—— 昨天你有点发烧。”

“真的不用了，我感觉很好。”我叫住她。

“她看看我，上前来用热乎乎的手按按我的额头，对李白玲说：”那好，我给你们准备点吃的。”

“不用了。”

“要吃的。”她说，“不吃不行，发烧身体消耗很大，你身体原来也虚。”

“她拿来奶粉、糖罐和蛋糕，在电炉上烧开了水，在我那杯牛奶里放了大量的砂糖。我喝着滚烫、浓甜的牛奶，蒸气搞的我下巴湿漉漉的。

“该走了。”李白玲随便喝了几口奶，提着自己的包，起身说。

“我给你们叫辆车，送人们到长途车站。”

“麻烦不麻烦？”

“不麻烦。”张霁出去敲司机班的门，嘀嘀咕咕在走廊上和人说话，接着回来帮我提皮包。

“我自己行。”

“给我吧。”她拿过皮包，带头下楼。

一辆车用吉普车从树丛夹道的路上开过来，停在楼前，坐在前座的司机，一年轻的士兵打着呵欠。我们上了车，吉普车出了院门，在晓色微明的马路上疾驶。到了长途汽车站，天已经亮了，车站院内挤满了等车的旅客，有些人挑着担子，筐里装着呱呱叫的家禽。李白玲跟张霁告别：“你回去吧，谢谢你啦。”

“有什么好谢的。”张霁随我们下了车，站着和李白玲说话，让她有事来信。李白玲问她今年能不能休假回家，她说到时再说吧，也许她休假不回家，她想出去走走。我走过去，她们看着我，我向张霁伸出手，她也伸出手，面无表情。

“你放心。”我说，“我不再去找张璐了。”

长途车在碎石和柏油路面交替的公路上奔驰着，有几个小时是紧贴着海边的悬崖峭壁行驶，可以看到海水卷着泡沫拍打着荒凉海岸的狰狞礁石，有几个小时是沿着一条暗绿色的，有着红褐泥岸狭江行驶，江水是那样宁静。安谧、阒无人迹，简直象条被遗忘的江，令人感动，长途车的座位很狭小，李白玲靠着我，晃来晃去。她好象想起什么，弯腰从座位下拽出皮包，拉开链，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

“什么？!

“你的钱。”

“我不要。”我把那个信封仍回她的皮包。

“我答应给你的。”他又拣起装钱的信封塞到我手里，“我不是发了大财嘛。”

“我相信你没有赚钱还不成。？”

“不成。”

“那我只好认为你的确是赚了钱，否则你这咱慷慨从何而来。”

“我很伤心，和你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你还不了解我。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个待遇优厚的合资企业的副经理？我还要怎样才能让你相信我的钱是合法挣的？

我不再说话，把钱收下。

傍晚，我们到了省城，看到灯光辉煌，高楼栉比，拎井然的熟悉的城市生活场景，我仿佛作了次时间旅行，从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又回到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到一家高级餐厅吃饭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灯光刺眼。看到周围无忧无虑、心平气和地进餐的人们，我从心里感到快乐。我和李白玲优雅地喝着酒，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山珍海味。在瀑布般的灯光照耀下，在餐厅幸福恬静的氛围中，我觉得同桌这个丰腴庄重的女人楚楚动人。

“喂，我找李白玲。”

“谁？”电话里的一个男人不解地说：“你找谁？”

“李白玲。”我一字一顿重复了一遍，“她是你们那儿的副

经理。”

“我们这儿没有姓李的副经理，你要错单位了吧？”

“不会吧？”我询问了对方的单位名称，肯定地说，“就是你们那儿，李白玲。女的，不到三十，你连你们副经理都不认识。”

“你等一下。……老周你来跟他说。”我听到另一个男人接过话筒高声问。“你找谁？我是副经理。”

“李……李白玲。”我结巴了。

“噢，你找打字员小李呀，她早被我们辞退了，这儿副经理就我一个。”

我放下电话，茫然地双手插兜走在大街上。密集的人群中不时有人撞我一膀子，路边一个挨一个的商品橱窗琳琅满目，穿着毛料西装和各式绸估裙服的塑料模特儿毫无生气地呆呆望着远处屋顶上面的蓝天，似乎早已对眼胶的五光十色麻木了。各家商店里播放的背景音乐一间接一间旋律不同、强弱不一地传出来，和人声、车声混成一片嘈杂的市声，摧人肝胆，马路对面有人叫我，高一声，低一声，紧紧伴着我，我转身走进一家幽暗冷清的餐厅，叫服务员拿酒来，两个人一左一右坐在我身旁，笑嘻嘻地望着我，是重新抖擞的徐光涛和杨金丽。我象对照相馆照相朵旁举着快门的师傅那样：“正好，正好。”

“你见着燕生没有？这小子跑哪儿去了？”

“不知道。”

“李白玲呢？”

“不知道，喝酒，喝酒吧。”我自斟自饮。

"这两个狗东西忒阴，把咱们全涮了，你还不知道吧？"

"不知道。"

"瞧你那窝囊样你也不知道，叫人卖了也不知道哪儿使钱去。他们把咱们电视机的事搅黄了，拿着不知怎么搞来的领导批条，给第邱买了辆又好又便宜的车，直接从车上拆下来的钱就上了万。"

"不止这一辆车，李白玲卖车卖多了，杨金丽愤愤地说，"要不她怎么那么有钱。哼，装得跟个人似的，好象多高贵多文雅，还不如我呢，我起码不玩朋友，凭本事吃饭，你一点不吃惊？"杨金丽诧异地看着我。

"有什么惊可吃？"我反问她，"这太正常了，本来不就是这么回事嘛，我奇怪的是你们干吗这么激动，你们又不是'王四三'主义者，我们应该为李白玲鼓掌，干杯，干得好，干得漂亮！"

"你是浊，"徐光涛和我碰了下杯，没喝问，"你是不是也捞到了什么好处？一定是！"

我慢吞吞喝光了杯里的酒，又斟满，说："我捞到了胖白玲。"

徐光涛和杨金丽惊讶地望着我，就象我头上长出了角，半天，徐光涛笑了："还是你有办法，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从根儿那儿把'钱柜'搬过来。高，你丫太高了，真他妈对路子。"

"你不能这样，为钱把自己卖了。"杨金丽激昂地说，"你们男人怎么堕落到这份上，有人给我介绍有钱的外国老头儿，我还不干叫，我都有个原则……黑暗，太黑暗了！"

"你就不要时不时立个牌坊了。"徐光涛刻薄地说杨金丽，

“难道你还要他真爱上李白玲？那才叫堕落呢！那是俗人们不要脸的勾当。”

“我得走了。”我摇摇晃晃站直来，强颜欢笑，“胖白玲在等我。”

我撇下那两个羡慕不已、吁嗟喟叹的哥儿们，独自走出餐厅。

走过一个街头公用电话亭，又走过一个，走到第三个，我停下来，攥着手里的硬币走了进去。我拨张璐的电话号码，手指一插进拨号盘，眼泪就流了下来，我背过身，听着电话铃的嘟—— 嘟—— 声。电话铃响了半天，她家的保姆来接电话，告诉我：“张璐不在！” 我又拨了马汉玉的电话，他也不在！

昼夜交替，我踯躅街头，混迹人群当中，在各等小酒馆里喝的烂醉，用醉态混淆视听，掩饰我的非人。我不敢入睡，因为梦中我总是异常清醒地和她相逢，无处藏身。不论我白天跑出多，夜晚一半眼她就栩栩如生地向我走来，我浑身如同涂满萤光粉，在黑暗中格外醒目。我不能思考，她犹如一房屋巨大的雷达，无时无刻不在捕捉我的脑电回波，我只能象一具行尸走肉一样麻痹着自己，终于欠精疲力竭了，酒精也不能使我象人一样具有健康的红润脸色，我在人群中脱颖而出，象混养在马群中的骡子最终被认出来一样，难堪、惹眼地离了群。

我在做白日梦、高楼、汽车、人群远遁了，只有那个无脸女人轻捷地向我走来，不可阻挡地走来，我血流奔涌，激动万分，发疯地想再次醒来，我怎么能不认为我是在恶梦中，

可我的确又是醒的。高大，黑幢幢的影子一步步逼进，笼罩住我，我象一个吹足了气架在开水锅上等待褪毛的猪的尸首，动弹不得。

夜晚，李白玲在高楼背面的一个垃圾堆上扶起了我，又大又黑的眼睛蒙着雾，哀伤地望着我。

“滚开 !” 我有气无力地骂。

刀不说话，汹涌地流着泪。

“放开我 !” 我奋力挣扎，感到抓住我的那双手，象铁钳一样深深掐进了我的肉。

“我是爱你的，难道你不明白吗 ?” 她摇撼着我，“我不骗人，不撒谎了，你要那些钱吗 ?我都给你，要不就都扔了。你看看我，好好看看我 !我不是那个李白玲了，我只是个女人，一相真正爱渴望你爱的女人 !”

她声嘶力竭了，可我已经不能做出什么反应了，脸深深隐藏在耷莠垂下的头发后面。她分长我的头发，惊恐地倒退了。月光下，出现在她面前的是一张雪白的脸，表情肌僵直，眼无瞳孔，长发在夜空中飘舞，犹如一具毫无生气的橡皮模拟人。

当你一旦认清事实，你就永远无法否认，回避，自欺欺人了。我带着我那副惨白，发着橡皮光泽和质感的面孔走在街上，任何检哪怕是白痴也能一眼认出我的非人。有的好心，固执的医生将我诊断为血色素低和面神经麻痹，认为他们可以用铁和针治疗。我也不分辨，随他滥施医术，有一次，我

讲了实情，结果被送进精神病院，从此我便缄口不语。悠哉游哉，自得其所，渐至无欲无念，不哀不怨之佳境。

只是有一天，在嘈杂纷乱的街头，我看到张璐喜笑颜开地从一家商店出来，身旁跟着个高大英俊的青年军官，边说边笑瞳过我身旁，我的心了一下。她看了我一眼，没认出我。继续和她的男友说笑着向前走去。我呆立原地，注视着她，身影一闪，消逝在人群中。

后记

李白玲于一九八三年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浪潮中以倒卖汽车嫌疑被拘留审查，后免于起诉释放。次年与一外籍华人结婚，婚后移居国外。

张燕生于一九八三年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期间，以“有损国格的行为”被倌收审，同年判处劳动教养二年。

徐光涛于一九八三年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期间被捕后，关押半年，旋获释放。后退职，继续从事倒买倒卖活动，现为某口岸经济特区一贸易公司经理。

老邱在一九八三年“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浪潮中被单位审查，受到开除公职处分。后应聘为某公司经理。携公款潜逃，现正在通缉中。

张璐于一九八四上经家庭介绍与一年轻军官结婚，婚后仍住在父母家里尚未生育。

张霁、老蒋也都健在，生活正常，恕不赘述。

许　爷

一

那天，我在街上叫一辆出租车去看一个朋友。在车上，我和司机随意聊了几问。那司机突然对我说："我见过你，你是许立宇的朋友。"

我看了眼司机贴在前挡风窗上的服务牌，才是想许立宇原先也是这家出租车公司的司机。那时我常去车队找他，和他们那我的许多司机都面熟。

司机问我最近见着许立宇没有。我说没有，很久没他的消息了。

司机又说，听说许立宇在日本被判了死刑是真是假？我看了他一眼回答不知道，我是头一次听到这消息。

到了目的地，司机把车开走了。在朋友家我玩了半天，一起出去吃了顿饭，很愉快地回了家。

晚上入睡前，我想起那个出租车司机的话，不觉心中暗惊，不是很相信，但又没理由断然不信。第二天给一个也认识许立宇的朋友打电话，顺便提到这一传闻，那个朋友立刻信了，并说："我就猜到他早晚有一天会有这一上步—— 折腾

吧！”

尽管此公如此肯定，我还是心存狐疑。想来在日本被处极刑定是杀了无辜，可我认识的那个许立宇，固然不良不莠，断无杀人胆量。

许立宇和我是中学同学，但问起我们班的其他同学，却没几个记得起他的。他初三便退学回老家插队了，原先在班里也很蔫，不声不响，个子又魏，如果我不是和他住在一个院，平时又常驱使他为我充役，后来有一段时间（在他开出租车期间）过从甚密。我对他大概也准会留有多深印象。

于今我保存的一张旧照片上还留有他当时的模样。那是张全班同学初中毕业的合影。他站在我身边，由于个矮，被我的肩膀遮住了下巴，他拼命踮起脚尖也只露出一个额头和一双眼睛，看不出是在微笑倒仿佛面露惊恐。

从这张可怜巴巴的小脸上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此人具有杀人所必备的毫气与激情——再平庸不过的脸了。

倒是站在我另一侧的孙王新，当时我们班最漂亮、学习成绩最好的男生班长，一望可知吉凶未卜。在这张数十人群集、人头人脸密密麻麻的照片上他是那么醒目、突出，眼中显见一种攫取，一种神往、一种执着，简言之，小小年纪便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强烈的欲望。拍完这张照片三年后，他便被处决了。他死得很不光彩，或者说很可耻，他用残忍手段强奸并杀害了邻居的五岁幼女。

二

许立宇曾经把我当作他最好的朋友，他也的确表现出了一个朋友的侠胆和义气，记得初二时我们去金笔厂学工劳动，工厂的管理松懈，我们都大量盗窃瓷笔套和铱金笔。后来事发，在校方和厂方的严厉追究下，我们人人自危。我对名誉损失的畏惧和我对金笔的贪婴恰成正比，在我的暗示下，许立宇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替我承担了那份罪责。老实说，对他的这份侠义我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良心上的歉疚和不安，相反，我认为这是给他友谊理所当然的报偿，否则才是不仗义！

我交没有把他看成对等的朋友，不管他多么无愧。原因很简单，也很令人惭愧（现在我有勇气承认了），他的父亲是个司机。

不管社会学家们摆出多么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我们是个人人平等、职业无分贵贱的国家，而实际上我闪社会中一部份人蔑视另一部份人的风气仅略强于印度。从这外意义上说，我们的确是个有自豪感的民族。

在我们那个连住房都按军阶高低划分得一清二楚的部队大院内，一个司机及其家庭的社会地位可想而知。

许立宇的父亲其实在一九三九年便志愿参加了家乡的抗日游击队，由于粗通文墨，作战勇敢，在这支游击队被八路军收编后很快升到连长。如果正常发展，到今天混得再惨也参以事军职离休。可惜在抗日战争临近胜利时，他的团长因

对根据地土改政策不满，率部投敌了。这位轩长也并非地主子弟、而是正牌的湖南老红军皆因和当地一个地主在女谈恋爱，壮士一怒为红颜。许立宇的父亲倒是颇有正义感，拒绝了在随之而后的国军改编的更高委任，卷起铺盖回乡了。直到全国解放，抗美援朝开始才再次入伍，当了一名运输团的卡车司机。他时明鲜朝鲜战争中的一名运输团的卡车司机。他是朝鲜战争中的一名英雄司机，受到过“志司”嘉奖。熟知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朝鲜前线一个运弹药的司机会经受什么样的老验。和他同时入朝的司机他是唯一的生还者

回国后他一直给名将军开座车。那位将军在“文革”期间权重一时，曾在他接近退休时让他重新穿上了军装，安排了一个副师职的位置。但很快，“九一三”之后，那位将军被褫夺了一切名衔，许立宇的父亲也被取消了军官待遇，又成了一个司机，虽然是级别最高的司机。

许立宇很想当兵，那时的孩子都想当兵，我们院的小孩集体当兵时连不到十五岁的都走了。

他只能回老家插队。

三

我那次见到许立宇时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了。那时我已经从部队复员，在一个单位混饭吃，那时街上跑着的出租车已经很多了，坐出租车正是一种昂贵的时髦。那天我正坐在办公室里打算盘，一辆银色的“雪铁龙”车开进院，停在楼

前，吴建新和一个大黑个子下了车喊我。

我打开窗户扒在窗台上和他们说话。

吴建新问我不不认识这个人—— 他一指身边的大黑个。

大黑个子冲我龇着一嘴白牙笑。我实在认不出他，那个时候只有最装腔作势的人才穿西服打领带，而这个家伙就穿了一身笔挺耀眼的西服。我想里根要是黄咱人也就是这样了。

他甚至戴了两只金戒指。

大黑个对我说他是许立宇，然后热情邀我出去吃饭——坐他的车。

我不想让他看出我没坐过“雪铁龙”，很矜持地坐在后座什么也不问，虽然欠很想把车窗放下来，很想知道烟灰应该弹在何处。

如果这辆“雪铁龙”是个乐队，许立宇就像一个尽情的指挥，让每件乐器都尽其所能地发音。他熟练地操纵着车，在车流中像条鱼似地钻来钻去。他的车载着音响施放着当时我闻所未闻的摇滚乐。他始终在大声谈笑，笑容开朗，语调自信，不时松开握着方向盘的右手作一个对一切不屑一顾的手势。

这一切都给我一个世界是他的感觉。这感觉令我陌生，包括许立宇本人。

我们在一个当时刚开张、最体面的法国餐馆坐下来，成群的男侍围上来按座递菜单，环列四周听假吩咐的景象使我感到世道确实变了。

我不得不同意喝白葡萄酒和矿泉水。看得出吴建新对点菜和我一样深感棘手。唯有许立宇顾盼自如，如鱼得水。他

显示出地法国人的饮食习惯和这家餐馆的法国厨师的手艺很熟悉的样子，很在行地为我们推荐了我们能吃的东西，特别嘱咐男侍给我闪二人的牛排要“煎得老一点”。他自己则只点了完全由生蔬菜组成的特色沙拉，可以想见他奢侈得已经咽不下任何油腻的食物了。

我相信，许立宇还没诵俗到要在我们面前摆阔和看我们笑话的地步。真正生活优越的人面对奢华决不吹距或沾自喜地如数家珍，只会有一种表情，那就是厌烦，冷漠。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了么？要是再诉说一下对粗茶淡饭布衣陋居的想往就更像了。

我们倒旧，津津有味地回忆一空洞的往事。我很感激许立宇对我谈论时所使用的平等的口吻，这感激使我倾听他的谈吐时不自觉地浮起一脸庚笑，每当我发现自己又在献媚时心中便懊恼不已。

饭后结帐时，我想都没想要作一下付帐的姿态，只是默默地看着许立宇巫他那只精美的皮钱夹里厚厚的一摞钱中飞快扯出若许，放在男侍端着的银盘上。

这顿饭我吃得很压抑。连许立宇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着我说：

“你怎么不爱说话了？你过去不是挺能说的么？”

“产生活……”

许立宇和吴建新都笑了。其实我根本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我说这话时内心很酸楚的。

吃饭时，我和吴建新共同有个默契，我们看出许立宇想

挑我们问问他现在的生活善，我们就是不问！

四

我自认还是有自尊的，这自表现在只要许立宇不主动来请，我决不先去找他。吴建新就不同了，他有有一句头禅：“管他呐！”他对我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哥们儿！丫有钱就吃他！”

他是真拉得下脸绑许立宇的车坐绑他的饭吃。他刚转业回业，工作还没安排，似乎也并不急着去上班。每天早晨一醒，脸也不洗牙也不刷，就打电话给许立宇的车队，让他来车接他去吃早茶。许立宇车来了，他又不惜绕城半周去我们单位接上我，然后沿着一条条大街挑刚开张，最时髦的餐馆去吃。吃完早茶吃午饭，一天都在街上吃，不管有没有胃口，只要是没吃过的馆子一定要进去享受一番盘醒一番。看着他不歇气地顺序将菜谱上最贵的菜一排排点下来，杀人不眨眼使我心跳都不免加快。

我对他说：“没必要点这么多菜，吃不了。”

“没都吃，摆着，看着—— 高兴。”吴建新笑说。

“你可真够狠的。”我笑，然后看许立宇。

“是不是没事，许立宇？”吴建新问许立宇，“你要心疼那就算了。”

“没事。”许立宇强作从容。

“我这是教你呢。”吴建新对他道，“光有钱不算什么，得

养成遭遇玫东西的习惯，那才是真正有钱人的派头。”

说完我们俩相视大笑。

我不知道许立宇开出租车一天到底能挣多少钱，想来不是金山银山，加上吴建新号了他的车当自己的专车用，他一天也没多少时间载客，时间长了，他也就扛不住了。

可只要他一犹豫，或答应得不那么痛快，吴建新就跟他翻脸。

有次吴建新打电话找不着他，专程跑车队找他，他也不在，说是出车了。吴建新就生气了，晚上他开着车来找我们出去吃饭，吴建新便指着他骂：

“你牛逼什么呀你！你丫不就是个开车的样子么？你还少在我这儿抖骚我砸了你那车你信不信？”

许立宇解释：“确实是有客人包了一天车，跑了一天实在抽不出身，这不刚完事我就来了。”

“不去！吃你丫那几顿臭饭有什么新鲜的？滚蛋，你以后甭他妈再来找我们。”吴建新正眼都不看他，挥手赶他走。

许立宇可怜巴巴地对我说：“你劝劝建新，他这人脾气太大。我是一开车的，人家客人包我车我能不去么？再说我老不出车哪来钱供哥几个撮呀？”

“走吧走吧。”我拉建新，“人许立宇专门来请了，你就别拿堂了。”

“我今儿在地安门看见一新开的馆，不错，咱今儿就去那儿。”许立宇低声下气地说，“我请罪还不成？”

“不去！哪儿都不去！你以为我多爱吃你那破饭呐！”吴建新仍不依不饶。

我在中间作好作歹：这就是你不对了，人许立宇话都说到这份儿上，就差给你下啮了，你还怎么着—— 给我一面子？”

吴建新笑了：“不给。”

我叫许立宇：“那咱俩去，甭理他。”

吴建新也就笑着跟出来了。

路上，我问许立宇：“今儿宰了多少？”

许立宇立刻眉飞色舞地讲：“那傻逼，老帽一个，计价器都不会看，我把‘夜间’‘回程’全给他按上了，足足宰了他‘三棵’，下车还一个劲儿谢我呢。”

许立宇也就在吴建新面前话不利索，对外人，特别是那些偶尔有事乘他的车的衣着普通的男女态度绝对是令人望而生畏的。

有时我在他车上，路边有人招手叫车，他停车后一定要冷冷地先部楚人家去哪儿，那神态仿佛他的车并非为公众服务仅仅是做好事顺路捎人家一段，那时候，出租车管理不严，只要客人不强调，他从来不按计价器，要多少钱张嘴便来，往往倍于应收钱数，即使是按计价器，据我所知，他那架计价器也是经过自己调试的，每公里到八百米便跳字。

五

我不知道许立宇为什么那么在乎我们的交情。吴建新对他如果算不上欺侮也是有点成心祸害，而我尽管待之以礼也绝谈不上知己。从一切可以计量的方面他都不需要我们，我

相信他只要拿出十他之一的感情都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真挚得多的友谊。

他在车队里很令人尊敬的。我们去他车队听到别的司机都叫他“许爷”或“大哥”，连车队的头儿都对他畏惧三分，见了面很客气地打招呼，主动上烟，对我们这些不知名的仅仅是许立宇带来的朋友也态度谦恭。

许立宇在车似乎是一帮年轻司机的头儿，那些年轻人甘愿受他支使。他的话在那帮年轻人中很有份量，这从那帮人对他的每句话都报以热烈的反应和哄堂大笑中可以看出。

他极随意地和每个人开极放肆的玩笑。

他似乎相当乐意为他的同事介绍我和吴建新，一名简短的“哥们儿”透出他颇为有我们这样的朋友上以为荣。

如果不是跟着许立宇，如果是我单独来车队叫车，只怕我要对这些司机点头哈腰。

许立宇屡次邀我们去他家。吴健新是干脆拒绝，我却不过情面，勉强跟他去过几次。其实没有任何事，只是他领着我向他爸爸和哥哥介绍一番。我和他爸爸哥哥原先都认识的。他爸爸改开大桥车后，我们经常坐他爸爸开的车去体育馆看球赛，七十年代中期北京的赛事相当频繁。和他二哥的见面更使我发窘，他二哥上中学时便是个体魄建壮的小伙子，非常喜欢摔足和投掷铅球，曾蝉联数届我们那个区中学生运动会铅球投掷冠军。由于他的气质出乎其类于其他住平房的职工孩子，他引起了院里住楼房的全体孩子的愤怒。他们经常成群结队地拦截他，围殴他，几十人追打他一人。尽管那时我还是个孱弱的小学生，他曾狐假虎威地在大孩子们的唆使

下朝他扔过石头。我记得那时他家孩子多，生活困难，他经常领着许立宇穿着破衣服来我们各楼的垃圾箱内捡废箱内捡废纸，我们几个年龄相仿的小孩最爱干的事就是看到他们钻进垃圾箱，全将一簸箕垃圾道倾倒而下，看着他们灰头灰脸地从垃圾箱内仓惶而出哈哈大笑。

他二哥的个头现在比他还猛，块头还足，完全是个膀大腰圆的骠悍青年，其健美雄骏堪为中国人民雕像之模特儿。只是脸上已无有了他少年时代的羁傲不逊，极为懦弱。极为木讷。对于我的到来，像他父亲一样结结巴巴地客气了几句，便回到自己房间全无声息了。

据许立宇说，他二哥现在一家工厂当保工，正在打家具准备结婚。

我见过一次他二哥的未婚妻，那是个黄瘦干枯、毫无姿色的青年妇女。

我对与许立宇家人打照面极不舒服，对许立宇的殷勤款待，诸哪沏咖啡、开洋酒之类的举动更不舒服。

我毫不容情地拒绝了留在他家吃饭。

六

许立宇的虚荣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他把浮浪子弟的玩世不恭和犬儒主义的腔调学得维妙维肖。他偶尔会在沉默良久之后漫不经心地开口道，他今天拉了某一位影视界的红星或万众瞩目的名歌手“电视上看着挺漂亮，底下一看实在一般，

脸上还有色斑。”

每到这时，吴建新便会尖刻地取笑他：“你肯定让人家签名了吧？”

“没有没有。”许立宇会说，“我还不至于那么浅薄。我就跟没看见一样，她坐车，我开车。”

“你得了吧，”我也奚落地，“你还不定觉得自己多荣幸叫，肯定巴结着乱献殷勤，帮着开车门是最基本的。”

“绝对没有！”许立宇严肃地望着我说，“我是那种人么？我什么人没见过？我在乎谁呀？不瞒你说，她到一地方让我等候她去找人，我都没答应。我对她说：‘我从来不等中国人’！

“你肯定没说这话，这都是你瞎编的。”吴建新道，“我还不知道你？”

“真说了。”许立宇十分焦急地分辨，“没说我是孙子！只不过不是原话。我跟她说这儿车多，再打也容易，我还有事去接人——没说我是孙子！”

他万分诚恳地望着我的眼睛：“我是那种人么？你真觉得我是那种人？”

吴建新便暂钉截铁地回答：“你就是那种人！”

他乜晃着眼睛瞅着许立宇：“要不你跟我们提这事干嘛？你跟我们显配什么？拉一唱歌的你眼着美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就是英国女王坐了人的车她还不照样是英国女王你还不照样是个开车的？”

许立宇便脸红，讪讪地难堪：“我也没说我就不是一开车的了。我不过是那么一说。”

“你不是那种人。”我安慰他，“你要是那种人我们也不会答理你。”

于是许立宇如释重负，大骂世间那等花边小人，言表之激烈足见其对此等情状深恶痛绝。甚至说出放刁耍赖的放：“我就是一司机怎么啦？不高兴任是谁给多少钱老子也不伺候——不尿你这壶！”

“就是！”我推波助漾地人他垫砖，“认识你们是谁呀——你怕谁呀！”

我和许立宇又拍肩又握手，抚掌相视大笑，其豪迈其自得不可一世。

吴建新冲我悄悄眨眼。

七

那时，我们的生活十分堕落。因为有了许立宇的车和他的钱包，为我们引诱那些轻浮的妞儿提供了很大便利。那时的社会风气已开始追求享受，但姑娘们尚未完全受到金钱腐蚀，尚未把自己当商品出售。还是很讲情调的，一顿饭就可以跟你上床。

我和吴建新几乎夜不虚度，天天走马换将，就像日本人到了香港疯狂采购。

我注意到许立宇对此的矜持与持重，他也和那些姑娘调笑，但始终保持距离，从末和其中一个哪怕动手动脚。他常常借口车里只能坐五个人，使夜载而归的姑娘头数保持在三

缺一的水平，甚至不惜把一个姑娘孤零零地扔在夜阑人静的大街上。

我认为他畏惧单独和一个姑娘在一起。

我问他是不是童男子。他脸一红，连忙否认，大说下流话，以示对女人很精通。

我说你这就不正常了,很容易让人怀疑你生理上不健全。

吴建新也说你不要不好意思承认,如果你真是因为生疏,不知从何入手，我们可以给你派一个老师像教舞一样跳男步带你。

许立宇郑重地对我们说，他对和我们厮混的那些妞儿一个也瞧不上，他认为她们不够档次，不能引起他的兴趣。

许立宇的洁身自好和不肯同流合污的态度渐渐令我们深感不安，后时，也使我在狂放之后面对他有一种真挚的内疚。

我问过那些妞儿，许立宇在她们看来是否缺乏魅力，有些妞儿说不是，于是我鼓励她们引诱许立宇，并因此许下了物质承诺。妞们兴致勃勃地主动挑逗许立宇，可许立宇暴反应大出我们意料，令妞们无不感到扫兴，受辱乃至愤怒。

吴建新十分恼火，我也很不高兴，对我们来说，这近乎于一种对友情的不忠的背叛，差不多等于对我们本人的直接冒犯和贬低。”

我们不能容许他一人逍遥法外！”

我和吴建新态度强硬地找他谈了，使用了很多侮辱性的语言。我们指责他是伪君子、阳萎、梅毒患者、同性恋，最后干脆宣称他是“二尾子”①

许立宇感到羞耻，感到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激烈地反驳

他不是，甚至要掏出生殖器让我们检验。

我们例慢地表示不屑一顾，如果他真像他自己说的那么正常，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的正常罢。

许立宇气坏了，当晚便把一个和我们相熟的妞儿约来住了一夜。

第二天，我们还没起床，许立宇便一个人先从里屋出来，坐在我们床边洋洋得意地吹嘘他是如何干的她，他多么善于把持，既尽了兴又未泄亏了自己。我听着蹊晓，如此所为何来？但见他说得绘声绘声又不见更大破绽。

他走了后，我们便进里屋问那妞儿。那妞儿正在一个人懒睡，听到我到问，便说许立宇昨天夜里把她一顿教育。说她年纪轻轻的何必要这么生活，家里人要知道她每天在外面这样鬼混还不伤心死。又说我和吴建新都不是什么好人，根本不会认真对待她，让她不要再来找我们了。他建议那妞儿去上个文秘或者缝纫学校，学门手艺，找个正经工作，产说他会帮助她的，如果她决心重新做人。最后还给了那妞儿二百块钱，让好今天就去交学费报名。就这么聊了一夜，连鞋都没脱。

“他还真是个好人，和你们不一样。”妞儿说“说得我挺感动的，时都哭了。”

我和吴建新又好气又好笑，问那妞儿是否打算重做人。那妞儿也笑了，撇下嘴说：“哪那么容易？一说罢了。”

我们扣下她不让走，打电话把许立宇叫回来。吴建新说今天中午我们请你吃饭，老吃你不合适，该回请你了。

许立宇很高兴，直说不必太奢，找一个过得去的馆子就

行了。

我们带上妞儿，一起乘车出去，找了个饭馆，可着二百块钱，点了一桌子菜。席间，许立宇不时暗暗用鼓励的眼神注视那妞儿，我和吴建新看在眼里，忍不住笑，那妞儿也笑。”笑得许立宇莫名其妙，傻笑着问：“你们笑什么呢？有什么好玩的事？”

我故意大声对妞儿说：“你真该去学门手艺了，老这么跟我们混家里人知道还不得伤心死。”

吴建新也说：“学裁缝怎么样？以后我的衣服都找你做，省得买了。”

说得许立宇脸色发白，不住看妞儿看我们脸色，又不得不附和道：“真是，你才十八岁，学什么也都来得及。”

“千万别辜负我们对你的期望呵。”我拍丰妞儿肩作语重心长状。

妞儿白我一眼，说我讨厌，作势欲走。

吴建新拉住她，诞着脸对她说：“别走呵，说好咱们仨请许立宇的，还指望你那二百块钱付帐呢——还真拿走呀？”

“现在这好心人多难碰见，你好意思花人家钱么？可惜我们这些坏人没钱给你。”

我说完看着许立宇哈哈大笑，许立宇像落水湿了毛的狗狼狈堪，一脸沮丧。

回到吴建新家，我们都有些醉意。吴建新楼着妞儿解着她的衣扣对许立宇说：

“我给你现场表演一下好不好？省得你老不开窍。”

妞儿一边打着他手挣扎，一边骂他讨厌。

许立宇坐一边垂头不语。

吴建新嘻嘻哈哈不顾妞儿的反抗，继续剥她衣服，同时对许立宇喊：

“看呀，老师教你，你怎么这么不虚心？先捉住她的双手，腾出一只手解她的扣子，胸罩的扣子到背后去找……”

吴建新三下五除二地像剥花生壳似地把妞儿剥个半裸。

妞儿哭了，护着自己朝吴建新嚷：“你干嘛呀你？”

我醉眼蒙胧笑眯眯地坐在一边，也觉得有些过分，便对吴建新说：“算了，你别闹了。”

“不是，”吴建新拽着夺门欲出的妞儿道，“我这是为了让咱哥们儿好好学习学习，我这是给摆台呢，他自己不行，咱喂他。立宇，哥们够意思吧？”

“你太挤兑人了。”许立宇此刻抬起了头了。

他站了起来，牙关咬得咯咯响，双眼血红，面部的肌肉愤怒得不断抽搐。他抄起桌上的一只沉重的玻璃烟缸紧紧攥在手里向吴建新走去。一缸烟蒂烟灰扑簌簌从他掌间掉落。

“干嘛，你要打架？”吴建新松开妞儿。

“就打你丫的了！”许立宇大吼。

他一把揪住吴建新，猛地举起烟缸，一股烟灰纷扬而下，使吴建新顷刻蓬头垢面。

我以为一场恶斗肯定阻挡不住了，我和妞儿在一旁都傻了眼，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我甚至都来不及反应。

我看到吴建新也害怕了，本能地抱头保护。

就在这时，许立宇哭了，手里的烟缸也没有砸下去。他举着烟红揪着吴建新的前襟不住地哭着说：

“你太挤兑人，你太挤说人了……”

他那个凶狠的姿态经此一哭，变成了空洞无力地恫吓。

我急忙上前分开了他和吴建新,他的手臂软得像面条,似乎连烟缸都抓不牢了。他哭得像个孩子，鼻涕一把，眼泪一把，不停眨巴着眼，幽怨地望着吴建新反复说：

“我太挤兑人了……”

不知何时，他抹了一把脸，烟灰和泪水混和在一起，使他的脸和那副哭想十分滑稽。

烟缸掉在地上,“叭”地一声摔得粉碎。

八

此事之后，我和吴建新、许立宇二人都疏远了。许立宇第二天便来找我，一进门就堆出一脸笑，讪讪地坐下问东问西。问我吴建新是不是特别生气,又问我是不是也挺不高兴,然后又说自己为一个女的跟哥们儿急“真没劲!”解释说他那天不是冲我，对吴建新也不过是一时冲动，现在特后悔，托我和吴建新“说说”。接着便张罗请饭,一定要我拉上吴建新。我那几天正好感冒,便借故推辞了。我对他说你一定要请,我可以帮你约吴建新，你们俩当两谈。他说不，等我感冒好了再说。

吴建新则在许立宇当天哭过走后，又抄菜刀又拎酒瓶往外冲,恨骂连声地对我侃了一下午他将如何活劈了许立宇。他认识的一帮朋友如何心狠手辣，专门替人铲仇，只要他一句

话，许立宇即便是能继续活在世上，也注定只能以一个残疾人的身份苟且偷生。过了半天嘴瘾仍不解恨，抽了那妞儿两个大嘴巴，搜去了她身上的所有钱踢她滚蛋了。

我不是说我对自己就不感到厌恶。老头说，并非此事使我头一次看到了我们三人关系的丑恶真相，我一直真切清楚地注视着我的恶行径，并为之寒噤，恶心不已。这并非是说我比他人更善良更正直或更道德，也并非是说我比他人更警醒更具勇气，而是事实本来如此。这种放荡的生活方式说起来，描绘在纸上是很有吸引力的，足令未曾涉足者目眩神往。而在真实过程中，兴奋、刺激以至快感都是转瞬即逝的，一天中这样的时刻累积起来也不会超起十分钟，剩下的二十三小时五十分钟，刨去睡眠、无知觉的片刻和不动感情的交往，再加上不等时的闲适、惬意，仍有数十信于那有感觉的十分钟的时间内是无聊、空虚、极度的怀疑和极度的迷惘。如同性高潮，愈是亢奋之后愈是疲备和麻木。如同醉酒，飘飘欲仙之后便是加倍的头疼、恶心和清醒。

我无法摆脱罪恶感，用任何理论也无法去污，这就是为什么在有条件的国家里人们要借助吸毒使自己无所顾忌。

我无意使你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一本正经的道德君子和实开家们就一定比用放荡的方式逃避两旁的人生活得更有意义。我只是想说，我是个世俗观念很强的人。我很在乎面子、名利以及在别人眼中的价值。和不想从年轻时就鬼混一生。我不是亿万富翁颓废的继承者，我的野心和自尊使我不甘沦落，我要有我的那一席之地。我没有可供挥霍的资本，我必须像个初到一大城市的究光蛋在新社会里一点点积聚起自

己的财富。

所以你可以得出结论：我决意告别放荡的生活不是出于顿悟、悔过，仅是一贯的自私个性必定使然。

这不是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我不再接许立宇的电话，对吴建新也敬而远之，一切吃喝玩乐的邀请敬谢不敏。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我一生中若干重要决定中最正确的一个。仅仅过了两个月，“严打”便开始了。吴建新由于群奸群宿，集体淫乱被作为一个充氓团伙的主犯逮捕了，很快他的名字便出现在大街小巷张贴的刘云峰①署名的打红勾的布告上。

我抽身及时，仅仅受以吴建新一案办案人员的讯问。证实了吴建新和几个姑娘的关系，并检讨了自己生活不检点，恋受观不正确的错误，博得人公安人员的粲然一笑。

就是在那年，我辞去了公职。

九

转眼几年过去，时间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我在自己钻营的领域干得很出色，成了一流的通俗小说作家。我同时写言情和侦探两类小说，前一类为我带来了广泛的名声和不菲的收入。在一般人眼里，我已经成功的象征。

这期间，我换了几拨，朋友最后稳定在由一些和我经历相仿，现在又同在写字谋生的朋友组成的小圈中。

我的谈吐、举止以及气质与过去迥然不同，见过我的人

都知道我是多么温文尔雅。这种气质上的变化甚或使一些不了解我的人怀疑我的作品的真实性。

这期间，我的国家也日趋繁荣，很多人都不明不白地发了财，人们形容富裕不再以“万元”做标定单位。为了方便人们携款外出，国家发行了百元大钞。出租车已经在京城里成了灾，“打的”不再是奢侈的壮举，而是数种代方式较为便捷的一种。你很少看到再有哪个出租车司机摆出高人一等的加式，更多的是听到他们抱怨；活累、辛苦，受警察气，甚至要冒生命危险。如果说出租车司机的收入仍高于普通的工薪阶层，但那数字已不是令人目眩咋舌的，他们已从令人嫉妨、想往的高度跌落了下来。

那天，我在一个饭店请几个有一饭之恩的外地朋友，吃完饭出来，在门口叫车。先开过来的几辆车的司机听说我去的地方不远，便恳告我，他们排了半天队了，如果拉我再到任何饭店都要从头排队，这样他们的客额就很难完成。他们让我到队尾去叫刚到的车。

我便往队尾走，从饭店门口到路口排了不下二三十辆车，车内的司机有趴在方向盘上看报的，有仰在座椅上睡觉的，还有开着车门互相聊天的，队尾的一帮司机凑在一起抽烟，互相打闹。这时，我看到其中一个人眼睛一亮如同砂堆中的玻璃片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认出他是许立宇。

许爷黑了，黑得有些发黄，人胖了一圈，但不显得结实。他穿着那身西服，只是没打领带，西服很旧了，灰蒙蒙的像他的肤色一样黯淡无光，膝盖和膊肘处布满皱褶。他的眉琮间有疲惫、忧戚之色，这使他的双目显得很混浊，很无神。

他看到我后于不湿得特别热情，仅微微一笑，眼中似乎还有几分嘲讽。他向我伸出只手，摇着我的手说："好久不见呵。"

"好久。"我用力握握他的手。

"要车么？"

"是。"我点点头。

他的"雪铁龙"也像他的西服一样旧了，车身和玻璃上落满灰尘，前日下雨，还溅了一些干泥点，当年那么时髦的样式现在夹在那些崭新的"沃尔沃""尼桑"车中活像个寒碜的嬉皮士跻身于衣冠楚楚的绅士行列。

坐在他的车中可以听到马达轰鸣时噼叭作响像国产洗衣机发出的噪音。

我有个预感，他知道我现在的成就，可他一句不问。我问他的近况时，他只是简短地回答："还那样儿，老样子。"

我感到尴尬，无话可说，便没话找话，问他这车包一个月要多少钱？他反问我："你要包么？"

"不不，"我说，"我的有些朋友需要包车，我可以介绍他们找你。"

"我这车已经给人包阒呢。今天没事，出来拉几趟。"

我转而问他结婚没有？他说没呢。我主动告诉他我已结婚，并有了孩子。他嗯嗯哼哼听着，眼睛盯着前方全神贯注驾驶。

遇上红灯，我们在路口停下，我看到路边那间他第一次请我们吃饭的法国餐馆。这间当年名噪一时的高级餐馆在这几年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豪华饭店和粤菜馆中变得默默无闻

了，门口甚至摆出招揽路人的特价菜牌，用廉价的套餐吸引顾客。

到了目的地，我掏出车钱给他，他问我要开票么？我说不用。我给他留了我的新地址和电话，让他“没事找我玩去。”他说他还是老电话“没变”。然后招招手车开走了。

我想他不会给打电话的，而我早已忙闻他原来的电话号码。

十

邢肃宁是那种徐娘半老但精力反而更加旺盛，精神总是处于亢奋状态的女干将。我是在多年前的一次饭局上认识她的，仅聊了几句，便被她慨然引为知己。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待人接物有一股丈夫气，根豪爽极热情，作风硬郎，虽然有给人一种强制性赠与的感觉。她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忙的。这些年总以一种冲速度在交际在创业在破产在上窜下跳。月余不见，便不知她是什么身份。我手里她的五花八门的名片足可开一个小型的私人收藏展。我想和她联络时，常常看着一大片电话号码为难，不知哪个是她现在使用的。我国没海的每一个特区新兴建时，她都去创过业，亲手创办了数不清的公司、交流中心，工留大厦和文化城。她在北京有一家颇具特色的云南菜馆，在那儿你可以遇见形形色色的资金名流：气功大师、沙漠旅行家颓废画家、摇滚歌手，以及政府高官影视红星大小记者使馆官员还有我这样的写字师傅。

她经常打电话令我去见“一个人”，都是她认为我应当一见的，对我大有用处的人，有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我甚至在她那儿重新认识了我的一些熟人。我们在她那儿吃饭、喝酒、互相恭维。而她则周旋其间，为我们勇于找其同感兴趣的话题，设想各种携手合作的可能。她有一种本能，一种不可遏制的本能，即：不能容忍有作为的人互不相识。

我们一些常到她馆闲聚的食客暗地里送了她一个谑你：侃姐儿。

那天，我奉侃姐之召赶赴她的餐馆，一见面她便携着我手引入雅坐间，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一会儿让你见一个人，太好了这个人，对你太有用了。”

我素知侃姐脾性，也不多地问，笑吟吟地坐在一边饮茶等饭。侃姐的厨子那是第一流的，据说给过饭。

雅座间已坐了一些半熟脸的各路贤士，正在和侃姐起劲地谈论法国奶酪。我听了一会儿才听明白，原来侃姐准备把法国最好的奶酪引入中国人的餐桌，现在正办这件事呢。

侃姐道：“什么汉堡包、皮扎饼那都不行，哄小孩的玩艺儿。真正讲究就应该吃奶酪，营养又好，口味又正。要论西餐，美国人怎么能和法国人比呢？”

有位见多识广我电影编剧赞同侃姐的观点，提们他在一位外国人家中器尝到的进口奶酪的口感和咬头，口涎满嘴，津津有味。

侃姐断然批驳：“那不正宗！你没见过真正的法国奶酪——这就觉得满足了？”

那编剧申辨：是法国的么，我看到那上面贴着法文商标。”

侃姐同情地望着他："那是人家蒙你老外呢。法国奶酪也分好几等呢。真正正宗名牌的每盎司比金子还贵，在法国也都是上等人才能品尝的，能让你像吃猪油似地大口嘴么？"

"肯定不可能。"其他人也纷纷附口，"就像我们，也犯不上拿茅台招待外国人，'二锅头'他们已经觉得很够劲了。"

编剧自找台阶："反正下等的都这么好吃，上等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时，在座的人纷纷转向门口笑说："来了来了，许爷来了。"

我扭脸一看，见许立宇傍着一位正当红的英语歌星小姐赫然立于门口。他含笑步入餐间，环顾摇手致意。

那些傲然踞座的贤士名流纷纷起立躬身相迎，拱手赶着一迭声叫："许爷，许爷，您这边请。"

侃姐连忙起立，把我推上前去，笑对许立宇说："给你介绍个作家——这位是我的小兄第。"侃姐对我第二人道："你们好好聊聊，准合得来，都是风流种子。"

"我们认识，多少年的哥们儿了。"许立宇一把捞住我的手，用力摇握，满脸笑容。

"你们认识？那更好了，更得好好聊聊了。"侃姐推我二人入席，对伺立门旁的服务小姐道："告诉伙房，可以走菜了。"

几位华服盛妆的太太都招手莺声燕语地叫许立宇："许爷，坐我这儿。"

"不不，我先抽支烟，一会儿的。"许立宇掏出皱巴巴的烟盒点上一支，退坐在桌旁壁下的沙发上。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许立宇问我。

“常来呀我。”我把桌旁的一把椅子高过来，面对他坐下。

“怎么没见过你？”

“噢，我这一阵儿没怎么来。”

服务小姐开始穿梭上凉拼，按箸斟酒。

有女士催促许立宇：“快来呀，许爷，我们可开吃了。”

“你们先吃，我们哥们儿好久没见先聊会儿。”许立宇大口疑烟，他的脸色和我前些时偶遇时并无多大差别。

“快来吃，小许，没你就不热闹了。”侃姐交臂趴以桌上叫许立宇，又笑对我说：“这人特神，你呆会儿听他给你讲他遇到的那些事，都够写个好小说的。你今天算是抄上了，到时候得了稿费别忘了有我一份。”

“你怎么不吃？”我拿起筷子问侃姐。

“我不吃，我呆会儿下去吃，我今天是陪你们。许爷，今天又碰上什么好玩的事了？说给我们听听——别光埋头吃。”

许立宇在桌对面笑笑：“没碰到什么邪事。”

“没再碰到妓女拉你的客么？”

一桌男女都笑了。

“我们这小兄弟勾引女人可有一套了。”侃姐笑对说，“你那两下子根本不行，差远了，根本比不上我们这小兄弟。”

“是是，我知道。”

“真的没碰上什么事。今儿我不是跟您跑了一天，就刚才去拉了趟她。”许立宇一指和他同时进来的歌星，“然后不就一齐到这儿来了？”

“那你就说说你遇上的那个小妓女的事儿。”

“你们不是都听过了么？”

“有没听过的，你没听过吧？”侃姐问我。”

“没有。”我抬眼望了下许立宇。

“听过再听一遍。”几位女士尤为起劲儿，“说吧。”

“那天我去首都机场送客，回来一个女的要了我的车……”许立宇看看我，吞吞吐吐来说，“她去那地方特别远，整个绕了全北京，往人都快到石景山了，到了告诉我没钱……”

刑肃宁打断他：“你不能这么讲，你得学她是怎么说钱的。”

“没带钱，带这个了。”许立宇双手拎着餐巾在腿上作了撩裙子的动作。

一桌人哈哈大笑，女士们的笑声尤为尖厉，东倒西歪，开心之极。

“这回讲得不如上回好。”刑肃宁批评，“省略太多。再讲一个，你那回是怎么拉一个精神病去天津迎接外轮的。”

“没意思，讲过多少遍了。”许立宇步步用眼睛瞟我。我避而不看他，低头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东张西望找火。

“那就讲你和那个法国小姐的爱情故事，她是怎么看上你的？”一个不知是干什么的避暮美人娇声开口。

我感到被人用肘子力杵了一下，抬头看到刑肃宁笑眯眯地盯着许立宇说：

“对，就讲你和安德蕾小姐悬殊浪漫故事吧，这可都是你亲身经历吧？”

刑肃宁扭脸对我说：“看不出来吧？我们小兄弟还能被法国姑娘看上，爱得死去活来。”

我转脸看许立宇，看到他脸上浮起颇为得意颇为自负的神情。

整个故事的详尽过程，我无法一一复述了。许立宇倒是讲得十分细致，有铺垫，有渲染，有人物，有情节，脉络清晰，活龙活现。但在故事精采处不时被哄堂大笑所打断，并被其他听众的点评、感慨、雅谑所转移，造成了某些段落的衔接断裂，起因不明，后果无踪。特别是故事讲到一半，邢肃宁接了个电话，她的一朋友要用她的车接人，她便派许立宇跑了一趟。故事的后半部分是由那些熟知情节的妇女们七嘴八舌补充给我的。讲述者众多，观点不一，记忆各异，后面的情节便有些莫衷一是，很多地方互相矛盾。妇女们为此还吵了起来，争论的结果使故事形成了有多少名妇女便有几个结尾的开放性结构。

故事大致如下：

安德蕾是个以法语为母语的白种姑娘，她来自加拿大的魁北克，曾在台湾学了口生硬的“国语”。从她来到中国后的种种迹象看，她似乎是个雕塑家。至于她为什么要来中国，又不是短期旅游观光，主要有两种说法。比较正式更具说服力的是受她父亲的影响。她父亲是个医生，和白求恩一样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党员，虽然在五十年代退了党，但对中国较之一般北美居民要关注一些，她的父亲曾对她说注意中国，这个国家将在下世纪成为重要的大国，如果你想有个还大前程的话。这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就对自己的女儿讲了这番话，不能不说是颇有眼力的，那时我们自己还没有想到搞四个现代化。据说这位医生在股票生意上也从未

失进入过手。第二种说法近似于无稽荒诞，说是这位安德蕾小姐去美国游治，在华盛顿动物园看到中国赠送的大熊猫，被大熊猫的憨态所吸引，遂起意去拜望和这么可爱的动物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们。

总而言之，她来了，成了个混迹中国街头的外籍浪人，并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感情。她为自己取了中国名字：安兰馨。她是在邢肃宁的餐馆遇见许立宇的。当时在场的一定还有其他杂七杂八出声的中国人，但一外国人，又是个雕塑家，能有什么眼光？她看到的只是肌肉、骨骼和那张硬纸板一样的皮肤。她不大能鲫解那些聪明的中国人的俏皮、机智、反倒被一个沉默的典型黄种人所震动。许立宇刚洗完澡，短硬的黑头发在刺眼的电灯光下散射出钢蓝的光芒，这光芒使他的脸阴影重重倍加忧郁，有一咱版画效果，令安兰馨小姐心醉神迷，柔情满腔，犹如大熊猫的形象所带给她的那种罕见的惊喜。要知道，特别是艺术家，对新的造物形态有一呼梦寐以求的想往。

外国人是很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情感的、当一咱发现处于稍纵即逝的情势之下，他们决没有我们中国人待其再现的耐心和信心，他们会像溺水者抓稻草一样紧紧抓住眼前的机会。安德蕾小姐当场便露骨地表示了对许立宇的好感，或者说，她纠缠了许立宇。

她公然对在场的人说：“他吸引了我。”接着那对蓝眼睛便如闪烁不定的猫眼盯住了许立宇，在这样一双眼睛的凝视下，任何旁观的中国人都会比当事者尤甚是害臊。

有人问安德蕾小姐：“他什么吸引了你？”

这句话引起了笑声，因为这有隐约的声情味道。

安德蕾回答："他的眉毛。"

那是一双扫帚眉，又短又粗，呈倒八字。许立宇本人也觉得这近乎开涮，不免说些自我解嘲的话："你完全可以也刮出这样一对眉手。"之类的。

安德蕾很认真，道："是眉手，这眉毛使这张脸显得伤感，不管他是在笑还是表示开心，这眉毛始终在给你讲述一个悲伤的故事。我从来没见过悲伤如此醒目地刻在一个人的脸上。

中国人都笑了，许立宇许爷则更窘了，他连忙否认，他悲伤，心里很快活。

安德蕾答道："我并没说你心里其实是什么样的。"

没人知道许立宇的真实感受，他自己也始终是嘻嘻哈哈像是在说一件可笑的事。再三表白他从未对此事认真过，也不过是逢场作戏，为安德蕾小姐袂趣儿，"我才没那么傻呢。"当然，他照样为受到一个外国姑娘的青睐甚感得意，他的毫不为其所动更加重了这种得意感或者说使他有了一种优越感。

这个由许立宇本人讲述的情节受到了一个自认为对外国人有更深了解的女士的质疑。据这位女士讲，即使是一个操法语的以放荡者称的加拿大姑娘也不可能如此公然地表达对异性的喜爱。其实人不分种族，信仰、民族习惯，在对待爱情的态度行为上是一样的。如此描述纯系对外国人的想当然毋宁说是对全体雌性的侮辱。

照这位女士的版本讲，安德蕾小姐并非对许立宇一见钟情，实际上，她一开始并没有特别注意许立宇。那天晚上，她

对所有人都很友好，很热情，对中国说了很多恭维话，仅仅是为了使表达更易解、更形象，她在恭维黄种人的脸型优势和对美术创作提供灵感源泉的例证时顺带用许立宇的那张脸做了教具。

真正产生感情冲动的是在以后。

安德蕾小姐包了许立宇我车，到郊外去挖她雕塑所需的胶泥。

那是块风景极为优美的田野，远处隐约可见清代帝后们的红色陵墓。安德蕾小姐挖泥时心旷神怡，被风景撩起如絮情愫，那颗芳心本正处于搭弓上弦、一触即发之际。合该有事，那天忽至雷雨，将一个美丽鲜艳的白种小姐淋得愈发醒目。你们是了解外国人的，除非下刀子，否则无法使他们心情变坏，他们在劳动时有一种野蛮人发泄体力时的欣悦。安德蕾小姐干得更带劲了，甚至脱下衫衣像我们中国人用报纸包排骨那样包着一大块赭红色的胶泥跑回汽车。照这位单身女士的刻薄讲法，我们那位许爷都“看傻了”，住安德蕾小姐半裸着冻了半开，还算天良未泯，更主要的也许是怕没途的交通警察加以干涉，才脱下自己的上衣给安德蕾小姐披上。又怎么能知道他不是想给安德蕾小姐一个相等的肉体刺激呢？

我们这位许爷异不像他说的那么光明磊落。

他们驱车回到了城里德蕾小姐寄居的饭店。可想而知，两上人都浑身泥泞，狼狈不堪，于是在房间的卫生内先后洗了澡（这是确凿无疑的）。之后，才生了前面所提到的那段故事，包括蓝光的感召。但安德蕾小姐动情的并非所为眉手，而是许爷的嘴唇。她认为那总是紧闭的，像黑人一样憨厚的青紫

色的嘴唇十分伤感，十分神秘，如同一把锈锁，锁住了无数令伤心的故事。偏那些些故事又像酒精一样易于挥发，一旦张口，顷刻弥于无形。因而安德蕾小姐不待知道那些故事的内容，便已经泪眼盈盈了。

她没有把许爷当作那种礁石般的经得起撞洗刷的男人而是把他当成易碎的、怕遭雨淋的、只能头朝上的日本电器精心地爱惜。她拒绝了许爷这个人或者说压根没邀请他，仅留下了他的衣裳。她很喜欢许爷这位男式上衣的中国气派，这对她无异于奇装异服，穿上便不肯脱下来，对镜搔首，沾沾自喜，这件中式男上衣在安德蕾小姐恍惚，不可捉摸的思绪中成了她和中国副为一体的象征。

她对神奇和不可知的想往还表现在数日后的一个黄昏。在代表中国从古至今一切的华丽、高贵和至尊无上的天安门广场上，由我们这位黝黑的许爷骑来一辆果绿色的人们常看到心忧如焚的少妇抱着孩子坐在上面赶赴医院的策型三轮车，后座上坐着那位金发碧眼穿着男上的安德蕾小姐，招摇过市。

毫无疑问，这景象很美，足令安德蕾小姐获得坐在“雪铁龙”汽车里所得不到的满足。她完全可以对周围的自行车队的中国人脸上的惊骇表情视而不见。

安德蕾小姐追求美感，她有一双和我们中国人感光度不同的眼睛，陌生的中国城市使她的眼睛变得像刚出生的婴儿那么单纯、透明，具有鉴赏力。

她把那块从苍翠、水淋淋的中国田野中挖出的赭红色胶泥，斧斩刀削为一颗许爷头颅。后来我在许立宇家看到过那

尊头像。的确是许爷的头，一眼便可认出，但神声我感到大相径庭，那是一种我从未在许立宇脸上发现过，其壮烈其狰狞大抵只在梦中才可想象得如此淋漓尽致。也许安德蕾是个浪漫主义艺术家，也许她确曾焕发了许立宇的某些资质，也许是那些红色的泥土天生造就了一种气势，表达了一种与模特儿无关的蕴意。

看得出雕塑家在作品上倾注了理想，而与理想距离最近的就是模特儿，这不需要中国式的逻辑推演，安德蕾爱上了许立宇。这爱与结婚、出国和缔结中加友谊无关，爱就是事实本身，甚至也并非是爱一个中国人！

争议最大的就是这场爱情的结局。当事人许立宇其时已不在场，各位太太女士各执一词。有的说许爷把安德蕾睡了又抛弃了她。有的说许爷自知不敌根本没敢靠近安德蕾的床。也有的说安德蕾在千钧一发之际忽然改主意了。尽管说法不一，但事实很清楚，发生了一次动人心弦的感情高潮，但终未成事，或是成了事但未结正果。在高潮时情绪的陡变起因何在至今是个谜。根据最荒谬即最真头这一科学公式推论，我倾向于接受邢肃宁的说法：

安德蕾情欲如炽，约了许立宇到她的饭房间幽会。为了尊重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她一定找了个冠晚堂皇的借口。许立宇尽管嘴上一再否认他曾动心，但根据中国男人一向言行不一且并不一定要非有真情才可行动的惯例，他未尝不是抱着见机行事，得便宜捞一把的心态进的安德蕾小姐房间。由于所述皆为传闻，未经当事人认可，为避抄袭外国电影情也之嫌，进屋之后的种种作态，行为不再赘述，想来一定是令

人心惊肉跳的如果算不上是惊心动魄的话。

和中国人习惯的想反（邢肃宁原话），那天在那个房间内是小姐扑先生。即使是位外国小姐，到扑先生这步田地怕也是受逼不过，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

据说安德蕾像扑鸡似地把许爷扑得满屋乱窜，咯咯叫声扑翅之声不绝于耳。情状如此不堪，安德蕾小姐尚能兴致不减，看来真是痴心可敬。

一方面是真逮，一方面是假躲，许爷怕只是一时惊慌自然假不敌真。说时迟，那时快，也就是几秒钟的混乱，许爷便被安德蕾小姐手到擒来，置于怀中。

其后小姐自然是大施笼络手段，这个她当然是会的。我不明白许爷何以仍能保持冷静，私心窃以为是小姐此时无有一吴侬软语，一口生硬的国语夹几句脱口而出的法语不管内容如何凭其语调之铿锵当令对象如斗法不过的孙悟空时时束裙跳出圈外。

这句话大概是许爷心中暗鳖许久，恐惧已久，此时不吐，后果不堪设想。

俟安德蕾小姐正当坦白正当陶醉，并欲进一步坦白进一步陶醉之际，我们这位许忽然开口，半是担心，半是谐谑：“你们是不是都有艾滋病？”

此语一出，许爷就是想也不能了。安德蕾小姐犹如旺火被兜头浇了一瓢冷水，形神枯槁。这实是个突如其来的却又结结实实的侮辱。与其说安德蕾小姐感到震惊，不如说她感到失望。接显而来的来的便是悲伤。她望着这个有着这那么漂亮头颅的男人心中差呀，为爱情悲伤，但悲伤的爱情又治

愈了她心中的伤口。她只冷冷地对许爷说了一句：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白人就不是人？”

安德蕾小姐不知所终。一说是她已回国，把这段伤心史当作不可多得的人体体验饱藏心底，孤独地生活在冰天雪地的远方。一说是她仍在中国内地漫游，有人看见她和一黑人青年在一起。

出车回来的许立宇含笑矜持地坐在一旁，像个凯旋的英雄听着人们传诵着他的光荣。

最后，他补充了一句：“我受不了外国女人身上的那股狐臭味儿！”

十一

“有意思吧？”邢肃宁笑着看我，“今天没白来吧？你只要抓住他，保你一军子有的写。有些更有意思的碴今天还没来得及说呢。”

我点头：“有意思。”

晚宴结束，许立宇用车送我们回家，车后座挤了一群吱吱喳喳的娘们称。为了送她们，我们跑遍不全城黑暗的旮旯。似乎全城的色狼今夜都在等着拦截我们这车半老徐娘，每娘们都坚持让许爷的车后屁股顶着她们家门，才敢下车。许许爷一一照办了。

车里只剩下我和许立宇，我发现他那挂了一晚上的笑容消失了。我注意觑察了他的眉毛和嘴唇，看不出有什么伤感。

如果硬要说他的五官给人以感受的话，费如说透着一脸晦气。

他一边开车一边打呵欠，使劲眨巴着眼盯着昏暗的大街前方。

“累，真累。”他看了我一眼说，“困劲儿又上来了。”

“你这一天跑多少小时？”

“没点儿，抓着你就得跑。邢肃宁使人使得倍儿狠。”

“她包着你车呢？”

“要不我干嘛呀？”

到了我家楼下，我对他说：“上去坐会儿？”

“太晚了。”他犹豫了片刻，又说：“你们家有什么？要不我干脆在你这儿睡得了。特想你好好聊聊，真的，今儿叫那帮娘们儿们岔，咱们也没聊成。”

他望着我的眼神十分诚恳，我说：“那走吧。”

他摇玻璃，锁车，刚要离去，又想起什么，回到车里拿出一个手提袋：“我这洗漱用具什么的都带着呢。”

走了几步，他对我说：“不爱回家，没劲，看着我哥他们就烦。”

“你哥结婚了？”

“孩子都三岁了，喊，没出息！什么呀？小日子过得还挺来劲。”许立宇露出一脸不屑，连忙又对我说：“噢，我不是说你，你和他们不一样。”

“一样，都没什么大起子。”

上了楼，我爱人睡眼惺松地给我们开了门，见有客，又倒水又送烟，并为许立宇支了张折叠床，抱来干净的被褥。

“床窄点，凑和睡。”我爱人抱歉地说。

“没关系，”他说，“我回家也得搭床，这就很好了。”

许立宇坐以床上，左顾右盼打量着我家陈设，啧啧你叹：“真不错，布置得真高雅，还是你行。”

“你别骂我了，还高雅呢，穷对付吧。”

“真的真的，我要是有这么一家，也就知足了。”

“这还不容易么？你们开车的手里一般不都趁俩钱？”

“看跟谁比了，看怎么说，哎，不提那个，没劲。哪天我跟你好好聊聊。”

我以为许立宇今晚要跟我大谈人生，抡圆了感慨一番。可我上了趟厕所回来，发现他已经脱了衣服，躺以被窝里舒舒坦坦地睡着了。他的脏球鞋臭袜子扔在一边，室内弥漫着熏人的臭脚丫子味儿。

十二

许立宇打算出国前几年就露过这话。那时他挺得意，可遇到有的朋友出国，他还是十分羡慕。包括我当时都有那种心理，认为出国和飞黄腾达是同义语。

有次我们送一个去阿根廷淘金的朋友赶飞机，在机场路被莫名其妙地堵住了。那个朋友很着，怕误了航班，可路口的警察就是拦住所有的车不放行。这时，一个庞大的国宾车队在警车的开道下，风驰电掣从后面一路开过来。大家着那些车里坐着的外国人和陪伴他们的中国人就骂：“牛什么呀？不就是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当国宾车队的最后一辆开

过去后，许立宇抖了个机灵，一踩油门跟了上去，对我们说：“咱们也享受享受鬼子的待遇。”

飞机倒是没误，可许立宇的车牌却被交通警察抄了下来。当我们从机场出来时，在第一个路口便被警察拦了下来。一个十分年轻警察冷漠地挥挥手让许立宇的车靠边，然后上来要他的驾驶本，装进自己口袋便回了岗亭。许立宇忙一溜小跑跟过去，又赔笑脸又递烟，那警察看都不看他递来的烟：“你少来这套！”许立宇再三央求，问警察他违了哪条章？警察就是不理他，照旧指挥他那个忙碌的路口的来往车辆。直到许立宇磨破了嘴皮儿，说尽了好话，警察才孟地掉过脸，指着他大声呵斥：

“你算干嘛地的？也配跟着国宾车队走？这么多车这么多司机就你聪明？今儿你算聪明对地方了！等着吧，呆会儿市局的人来提你，为什么尾随国宾军队？相搞杀呀？”

一席话说得许立宇魂飞魄散。其实事情也没那么严重，纯属那交通警虚声恫吓。他足足训了许立宇两小时，耍足了威风，最后罚了款，才还了本让许立宇走人。

许立宇从警察那儿回来，一脸丧气，坐进车里问我：“你说我要是一外国人他敢对我这样么”？

我说：“那也得看你是一个外国什么人。”

“不用是什么，就是随便一外国人，他起码对我客气点吧？”

许立宇最爱讲的一个小故事，就是一个从北京跑到香港开公司混的人回来后，一天夜里乘车被巡逻的警察截住。警察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做生意的。警察说那就是体户了？

那人掏头香港“派司”一亮，从容道：“不！资本家。”

每当讲这个故事，许立宇便两眼发亮，闪出异彩，说资本家那句话时掷地有声，明显带有某种快感。看得出来，他是多么希望这句话是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呵。

近年来，出国的人更多了，是个人就有不少朋友出国在外边混。其中不少换了身份回来，俨然外商，举手投足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邢肃宁一见许立宇便说：“不许结婚，尤其不要和中国人结婚。像你这么年轻，就应该出国闯一闯，老在国内呆着有什么出息？一定要出国！必须出国——包在我身上！”

许立宇就笑，当时不说什么。但时间长了，也不禁认真地盘算：“您说我去哪国合适啊？”

“哪儿都行。”邢肃宁道：“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哪国都比国内强。

邢肃宁侃是侃，但也真是有些办事能力。后来，她真把许立宇办到了日本。

拿到日本使馆签证后，许立宇专门来找过我告别。他显得有些心神不定，他问我：“你觉得我出国好么？”

我问他：“你干嘛非得出国？你开一出租车在国内混不是挺好？”

他连连摇手：“不行，我还开一辈子车呵？”

“那怎么啦？”

他冷笑：“那我最后不就又变成我爸爸了？”

我说：“你以为你出国就一定能发财？”

他说：“那不管，我管不了那么许多，走一步看一步。”

许立宇出国前，大请了一次他的所有哥们儿，那天我也去了。

他剪了个日本“板寸”头，穿了身笔挺的西服，还戴了副墨镜。他的哥们儿一见他就起哄：“行呵，许爷，这就装裹上了。”

许立宇笑嘻嘻地说：“叫先生，以后再见我你们都要叫先生了。”

他问我：“你觉得我这样儿像日本人么？到日本大行上他们认不出我是中国人吧？”

我笑说：“跟电影里的日本人倒是一模一样。”

他十分高兴，站起来抹抹头发，抻直衣摆，两手交叉握在腹前，挺直腰板在餐桌走来走去，模仿着日本人的派头严肃地鞠躬、致礼，嘴里还大声咕哝着所谓的“日语”。他“哈依”“哈依”地低沉咕着，向在场的每个人或点头或鞠躬，抓住某人的手用假想的日语大声谈笑，想像着以日本街头与人交谈的情景。他又走到窗前，两手按着窗台贫着腿凝视窗外街道，皱着眉头大声感叹：“炼拢”他像一个思索中的公司老板背着手在室内踱步，不时抬头挥手大声和假想中的日本人争论，肯定或断然否认着什么。他嘴里叶哝的日语愈来愈激烈，愈来愈混乱，而表情却愈来愈激动，愈来愈绝望。他如同一个已进入角色的演员狂热痴迷重表演着，对观众念着大段内心独白。那些没有含义的句子滔滔不绝地从他口中冒出，他激昂，他声嘶力竭，暗哑的噪音变成阵阵嘶吼，犹如一个落入陷阱的野兽的嗥叫。

他猛地扑过来，抓住我的双肩用力摇晃，泪流满面地吼

着："八格！八格牙路！"

在场的人都呆了，我也惊呆了，只是喃喃地说："像，像，你就是了。"

他一把搡开我，掉脸向壁两把擦开了脸上的泪，仰面看着天花板粗声喘息，接着掏出精心插在上衣口袋中的白手帕用手擤鼻涕。

他擤着鼻涕微笑地转过身，对大家说："你们都把我当日本人了吧？"

十三

我怎么也记不起立宇的长相了。那张唯一的照片上他那张半隐半露的脸也不能帮助我的回忆，成年后的许立宇相貌有不很大变化。我在一天夜里梦见了许立宇，虽然在梦中我知道他是许立宇，但那张脸决不是他的脸。在梦里他是一棵树，容颜藏于摇曳不定的茂密枝叶中，树冠在路灯下投出斜长、形状模糊的阴影。

我去邢肃宁的餐馆找她，问她知不知道许立宇在日本是确切消息，那个凶信是否可靠。

她愣了一下："许立宇？谁呀？"

"就是给你开过车的司机。"

"哪个司机？怎么，他去日本了？"接着，邢肃宁一脸义愤："我们有些中国人是不争十，在外国什么丑都出了，也不怪人家瞧不起咱们。"

说完她去忙她的事了。她最近正在多方联络搞一个台湾邀请，准备以大陆“杰出人士”的身份访台。

几个月后，我遇到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见面便觉他举止有异，再一聊，人知他去日本混了几年。当时我就觉得有件事和他有关，但又怎么也想不起来，思路受拘于我们之间一些悬而未决的往事。直到临走，才想起来是许立宇。我问他不认识一个叫许立宇的人，他们在日本逗留的时间差不多是同期。这个朋友当即表示知道，许立宇在日本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都上了当时的《朝日新市》社会版，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都曾耳闻。他说他并不直接认识许立宇，只是在他出事后听别人传过他。但他认识一个和许立宇很熟的人，如果我想了解详情，他可以介绍我去找那人，那人现也在国内，为一家日本制药公司开拓中国市场效力。我说不必，也没有特别重大的理由要打听这个人的下落，仅仅因为从前认识。也听到了一些骇人听闻的传说，聊表关心，他只要把他所知道的概一遍即可，权当饭后茶余的闲谈。

于是我们一起去吃饭，那个朋友尽其所知对我讲了一些许立宇的情况。

许立宇像多数中国人一样，到日本是打着留学的旗号，其实只不过是花了钱到日本的野鸡私塾去读日语。他去的那个学校甚至不是日本人办的，是几个台湾人绑着一个日本粗人开的，其用意也只在赚大陆留学生的钱。

许立宇去日本前大概搜罗了一些正在日本混的直接或间接的朋友的住址电话。一到日本便去找了他们，据说其中有个人对他很不错，帮他安排了住宿和打工的地方。这个人大

概属于在日本混得比较好的，住了一套公寓，开了一辆挺新的二手车，也能请得起朋友吃几餐饭。

许立宇先是在一间中国人开的饭馆里打工，至于是洗碗还是卸货就不知其详，反正活儿极累，待遇极菲薄。干了些日子便顶不住了。在他心也有些愤愤不平平，既是为中国人卖命，何必千里迢迢跑到日本？在国内还算个名正言顺。

我不知道许立宇出国是去找什么感觉，但他一下飞机就该明白，这个国家的吞都与他无关。如果他在国内还能发发小脾气，但在这里容不得他搭半点架子。如同监狱能使任何高傲的头颅低下，异国的环境也能使最愤世嫉俗的中国人变得驯从。很多在家里暴君似的人在单位不都在俯首贴耳老实得如同绵羊？

我们没听说过许立宇对比他在国内更坏的日本境遇抱怨、失望。如果有，他也未公开、持久地流露。人一旦落到最卑微的境地要求便简单了。也许他有远大的志向，有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作为实施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对钱的贪婪和攫取成了他现时的唯一、具有支配性的动机。

好在日本是个明码实价的国家，只要你肯卖，任何东西都可以标出一个价格，一律用日元付酬，不至于最后给你奖状或荣誉称号了事。

我常常想，为什么很多衣食忧的又无强烈的生理要求的清白女人会堕入风尘？大概起因皆为无法拒绝那唾手可得的第一笔巨款，难受片刻便归我有。待第一笔钱到手不禁又想，再难受一下岂不翻番？如此类推，欲罢不能，直到丧尽廉耻，身败名裂。据一些未经过科学验证的研究报导，金钱像麻醉

品一样可以使人成瘾，并伴有强烈的欣快感。赚钱运动一旦开始便会出现钟摆效应，无穷往复。如同奥林匹克的宗克：重要的是参与。运动本身即是目的。无数阿巴公式的百万富翁都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他们对花钱毫无兴趣。

由此可见，许立宇为什么彻底放弃了在学校的应景式学习，又不满足于在中国人或韩国人的餐馆里打工糊口。

他找到他那个混得不错的朋友，说他急需一笔钱，希望他能帮他找个能挣大钱的工作。可以想像，他会为此编为令人信服的借口，譬如他为出国负债累累，或者装出一副重病缠身的苦相。也许干脆就没什么借口。凡倾家荡产到了日本的人都无需解释他们为什么对挣钱有那股狠劲。

他的朋友也没多问，表现出了一个北方汉子特有的侠义和豪爽。他甚至都没考验、试探一下许立宇的决心，便把自己那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分了一半给许立宇。

尽管日本是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日本民族同样又是个所禁忌很多的东方民族。发达使他们的城市遍布高楼，自然规律又使他们终有一死，而禁忌则使他们不允许搬运死人时使用电梯。所以，所有死在高楼的逝者都要雇人从楼梯上背下来。

与死人打交道的工作在我国也是人我心目中最低贱的工作。据我所知，西藏的天葬师尽管颇受礼遇其实也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

发达了的日本人自然是不会也无须去干这背死人的工作。如同北京的小保姆大都来自安徽、四川，在日本背死人的工作也都由外国人包了。那些来自宗教盛行的东南亚和南

洋国家人都不肯干这种工作，肯干而且敢干的都是不畏鬼的中国人。

许立宇第一次去背死尸，他的手哆嗦了么？他默诵什么语录支撑着自己走完那百级楼阶还是灌了几口酒借着酒劲一鼓作气爬上楼背起死尸就走？日本的长寿是世界著名的，社会治安良好也是有目共睹的，当然自杀率也是高水平的。许立宇的顾客中容貌姣好的少男少女到底能占几成呢？而他们死后这种姣好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在他们生前的水平上？恐怕他每天接触的更多的那些腐朽的老年尸首。多数人生前即已令人不忍卒睹，死后又多日不被发现，难道不是因为有了浓郁的气臭，日本那么一个极重法制极重他人隐私权的家的公务员才会被门而入？

想来没人会觉得和这么一具腐败的尸首呆在一起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大楼管理员或死者家属将许立宇领到公寓门口，指明停尸的房间一定捂着鼻子乘坐电梯高速返回。

这时，大楼的顶屋就只有许立宇和那具烂得汤汽四溢的腐尸单独相处。日本人会给他添置一身消队队队员式的行头，使他从头到脚都裹藏得很严实，手套、口罩，我拿不准的是他在那幽暗的房间会不会戴上他那副使人感到威严的黑镜。即便是纹丝不露，装扮威武，他会产生一种近乎医生和刽子手般的崇高职业感么？他会跟那个死去的日本人来上几句幽默、调侃么？这可是他到日本后唯一的单独面对一个日本人的机会，那个日本人又是那么依赖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托附给了他。

他把尸件装进尸袋的动作必须加倍小心，否则一块肌肉

或一条胳膊，一只手、一把指甲会突然剥落。他需要先用一条被单把死都像包糯米粽子一样裹起来，然后像托一块豆腐，像抱一个婴儿一样轻轻托起。他一定要先抱头，否则重心在下，那颗头会像断了枝的果实晃荡不休，会亲吻到他身体的某一部位。

死者像一条鱼一样滑溜溜地钻入尸袋，立刻使干瘪平坦的尸袋呈现出奇形怪补的凸凹。他拉上拉练，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可以抽一支日本的柔和“七星”了。那支“七星”烟在这间气体混浊的房内除了第一口味道清醇，随后便含入了一股甜丝丝的沉腻，仿佛他把死者的气息也吸入了肺部，这联想使他恶心。

他抱起死尸，他不能像背一袋面似地把死尸背在背上。死者和死者的家属有权要求他用一种保持死者尊严的姿态使死者出现在大家面前。

他抱着死者双膝，把死者的头搭在自己肩上，一手按着死者的背。如果他有孩子，当他抱着孩子出门上公园而孩子又因为困顿睡着了的话，就应该是这个姿式。

死者的屁股沉甸甸地压地他的臂肘上，他看着陡峭的楼梯一步步从楼上走下来。他的脸隐藏在口罩后面，生者死者都不见面目，这一景象本身就令人肃穆，令人庄严，令每一个目睹者望之悲恸。

在每一层住户门前，都站前方干净、典雅、表情娴静的日本妇女。当他经过她们身旁时，这些妇女都急匆匆往他兜里塞入一迭数额不等的礼钱或曰小费。希望他在经过这些人家的门口时，脚步加快一些，把晦气带得更远一些。

日本的楼太高了，背着一个死人下楼，逐级而下，实在并不轻松。虽然从每一个窗口看出去，日本风景都是那么秀丽，天空都是那么清澈，他看到白雪皑皑的富士山了么？日本的天空会像中国的天空那样时有一群群白鸽哨飞掠而过么？

他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胳膊酸得几乎失去知觉。但他不能停步，不能歇息，每一层都有人用钱催促他加快脚步，他是嫌楼高还是嫌楼层太少了呢？

当他终于抱着死者出现在楼底门口时，灵车旁聚集的素服死者家属便一齐向他大放悲声。日本人的哭泣是很认真的，个个哭得锥心泣血，悲哀的气氛很容易就造了出来。在这咱气氛下一个人要漠然置之是很困难的。我愿意相信许立宇，起码在头几回是会大受感染的，也情不自禁地感到难过，口罩下的脸万分沉痛。集体的哇哇大哭常会使一个不相干者也觉得有义务哭丧着脸。

只有当他接过死者家属的钱，被打发开，摘下口罩后，他才会蓦然发现这悲哀与他无关。死者家属并不打算和他分享这份悲哀，日本人的傲慢莫此为甚。

当他沿着那精致、一丝不苟，宛如儿童积木般美丽有序的日本街道往前走时，他会不会感到某种失落呢？还是因为兜里塞满了钱洋洋得意？

十四

许立宇因了这份工作腰包日渐膨胀。他学会了用职业的态度来对待帜业。当楼层过高或死者家属加钱，有时什么也不为，就为死者家属看上去阔绰或干脆是因为那天没有竟争者，他便一再坦然伸手。

他背着死者经过每一层住户门前，都要放慢脚步或索性停下来，直到该层的妇女给够了钱才走。他才不在乎那些日本娘们几背后是不是说他借死人来敲竹杠，反正他也听不懂日本的刻薄话。

在背尸的这个行当，他重又体会了八十年代初他在中国当出租车司机的优越。谁都要对他倍加客气。不管他服务多石简慢，也没人敢对他说："不愿意干你可以走！"他真敢撂下就走，决不像他那些在日本工头手下干活的同胞那么没骨气，逆来顺受。

他认真对几个待他不使用敬语说话、颐指气使的家伙拿过堂，充分享受了一群日本人对点头哈腰陪笑脸求情的快感。

他对他那些奴颜卑膝又很有牢骚的中国朋友们说过："只有你不尊重自己，别人才会不尊重你！"

"你们觉得日本人傲慢么？我没有这种感觉，他们对我都很客气。我倒觉得他们很有点低三下四呢。"

十五

如果许立宇一直干到今天，那他早就是个人民币百万富翁了。用这笔钱他可以在国内投资，搞一个很像样餐馆或歌厅，进入令人羡慕“款爷”阶层。哪怕什么都不干，把钱买了债券，也可以当一辈子舒舒服服的寄生虫。

实际上，他干了背死人这个行当不久，就像他那个朋友一样买了一辆二手车，从鸽子笼搬出来租了一套公寓，虽然那公寓是半永久性的用纸板组装的，但毕竟是厨卫设施齐全有客厅有卧房的私己之地。当他工作之余，换上一尘不染的西服，开着他那辆“古桑”轿车去看他那些当苦力朋友，请他们去“中华料理”吃上一盘鱼盘肉丝，的确给人一种“混得不错”的印象。

他就是那时染上往头发、身上香水的嗜好，满身香喷喷的味道使他显得有些像花花公子呢。

也正是在那年秋初，他遭遇了那场事变。在东京一条繁华的街道上，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用菜刀劈了一个日本黑社会的头子。据报纸引述目击者的报道，事发突然，过程也很简单。那个黑社会的头子带着两个保镖在街上走，正逢许立宇也在同一条街上闲逛。当时与他们同在这条街让走的人有成千上万。人们各有各目的，那个黑社会头目大概正在巡视自己的地盘，而许立宇也许是去买什么东西。他们完全可能擦肩而过，此世不再相逢，就像当时他们周围摩肩接踵的其他

人。也许许立宇正在为眼前的异国风情所陶醉，也许他另有心事，茫然若失，他根本没注意到那个大摇大摆的日本流氓正向他走来。那个家伙估计是看到许立宇可能会与他相撞，他可能觉得好笑，想看看这个不长眼的人笑话，另外他也压根没有人让路的习惯。直到这个东张西望、眼神惆怅的男人撞到他怀里，他才冷丁抬手扇了这个人两记重重的耳光。大概还骂了句："混蛋！没长眼睛么？"这在中国，也不过是司空见惯的街头小纠纷，互骂几句或互相厮打几下也就完了。可许立宇的反应大出路人的意料，连那个惯于斗殴的日本流氓也没想到，所以他后来毫无防备，几乎是眼睁睁地挨了许立宇一刀。那两个保镖也未及动作。就在他们数米远的地方还站着一对日本巡警。

许立宇挨了耳光后一声未响，表情也没有丝毫变化，似乎对这记耳光早有准备。他转身进了路边的一家店，那是家日用品杂货店，他买或直接从货架上抄了把菜刀出来，揪住那个正神气活现准备往前走的家伙，当颅一刀。

事后，据警方调查，许立宇与那个臭名昭著的日本流氓确实不认识。从他果敢地劈了人家一刀也可知他是不晓得这个家伙的厉害的。凡听说这个家信大名的人，尤其是日本人无不对其噤若寒蝉。但了解此事的中国留学生却不这么看，他们普遍认为这里另有瓜葛。也不能说他们完全捕风捉影，或简单地按中国式恩怨观论及此事。许立宇的表现似乎也不令仅是把这事当作一个人人皆可遭遇的小侮辱看，从他迅速、连贯、一气呵成的反应动作和反应之强烈之凶猛之过当也给人以借题发挥、蓄谋报复的印象。

既然对方是个横行街头的黑社会恶棍，不难想见他会和许立宇在他所从事的职业上发生纠葛。黑社会主要工作便是控制行头的活动，他们把持赌博、卖淫，连垃圾婆都要收税，怎么能看着许立宇大发横财而不从中勒索派捐？在中国对黑社会市所未闻的许立宇又怎么能对这种敲诈不感到窝囊？开始他大概是忍了，但这种敲诈是无止境的，逐步升级的，有可能会变得忍无可忍。事情发展的具体过程我无从想象，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其中合理的成份相当多，遗憾的是终究无法得到证实。

再有一种猜测，是因为女人。从朋友闪烁其乱的讲述中，许立宇似乎有一个妓女朋友。一个妓女和黑祖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朋友也不能提供任何这个妓女与此事有关的证据。

十六

那是个中秋之夜。考虑到刀劈事件是发生在秋初，这个中秋节应该是上一年。

我不知道当代的日本人还过不过中秋节，但老派的日本人一定知道中秋也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那天许立宇邀了一些男女留学生到他家一起过节，可以想象，他们竭尽所能想把这个聚会搞得热闹一点。炒几十个菜那是毫无问题的，酒的种类也很多，供应也充足。可尽管大家竭力凑趣，聚会仍没能热闹起来。边喧嚣，边高歌，边

纵饮，笑声不绝，谑语不断，可这聚会总笼罩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凄凉。经常在一个笑话刚讲完，沉默便如不速之客突然而至，使场上的欢乐气氛像断了电一样嘎然而止，挂在每个人脸上笑容便显得残破、可怜。直到另一个人强撑着再次开口，才得以使笑声生硬地续接下去。大家都搜肠刮肚地想些有趣的话，但愈来愈多的人陷入沉默，不少平时有些酒量的人也都很快醉了。大量的酒非但没有活跃气盼的倒窒息了人们想乐一下的心情。不到半夜，这聚会已变成各怀鬼胎、冷漠想视的枯坐。没人再动一下那些已经变得冰凉油腻的菜肴。

有些孤处异国的男女留学生多数都已互相结成了一种暂时情人的关系，彼此寻求温暖。这时他到陆续一对对告别了，因到各自的住处用肉体的刺激来慰藉精神的苦涩。公寓里只剩下许立宇一个人和一大桌杯盘狼藉的残羹剩饭。

浑圆无缺的月亮使许立宇益发感到无地自容，皎洁的月光更使他周身清冷，月光温柔的笼罩令他希冀告慰的愿望格外强烈。

他出了门，驾驶着他那辆旧民政部街头游荡。我们都知道新宿和银座是民政部的繁华中心，那儿既便是平日也是一派节日气氛，高校大厦光芒万丈，各种娱乐场所光怪陆离。这一切耀眼的光投射到许立宇昏暗寂寞的心中，会使他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呢？

他带了足够的钱，足以买到一次销魂。

实际上这不需要下多大决心，鼓起什么勇气，只要他单身往那条街里走上几步，就会受到无热情、甚至是半拉半拽的邀请。

他注定要和这些门后隐藏的一个姑娘相遇。

他进了一家妓院，那家妓院的姑娘像一座大金鱼缸里游弋的各色金鱼，穿着极透明地在一扇大玻璃幕墙后任人观赏。

他用日语对老鸨说他要一个日本姑娘。

老鸨告诉他这都是地道的日本闺秀，有大学生，有名门小姐。

他指中了一根文静极清秀的姑娘，那姑娘便温驯地迈着碎步低头跟着他进了里面的一个房间。

那是个什么样式，服务中多少花招的妓院我清楚，究竟是日本浴还是泰国后才真正感到畏怯。他严肃地用日语和那个姑娘聊了几句，那姑娘简单地告诉了他一些自己的身世，她是个正在读室内装潢设计的学生，为了买一套高级美术用具出来挣钱。他拒绝了那姑娘为他殷勤地宽衣解带，拒绝了那姑娘和他同浴。自己进了浴室泡在热水中仍无法说服自己像个花了大价钱的主顾无耻起来，思前虑后，又兴奋又焦虑，拿不准自己会给这个漂亮的日本姑娘最终留下什么印象。他很想给她留个好印象，又怕被她看出是个雏儿遭到轻视。这时，他听到几个熟悉的字眼儿从虚掩着的浴室门飘进来，他浑身一震，血都涌到头上。在哗哗流淌的水声中他清晰地听到外间有人在说中国话。

那个姑娘正在悄悄打电话，似乎是打给远方亲方的越洋电话，接电话的也许是她妈妈，她正向家人问候节日。她的语调欢快、亲热，还带有几分撒娇。她抱怨没收到家里奇来的月饼，嗔怪家里人不关心她。她叫爸爸接电话，问爸爸为什么不给她写信，每回都是妈妈来信。她关心爸爸的身体，说

自己在日本一切都好，日本的同学老师都对她很好，知道今天是中秋节专门为她做了点心，老师还请她去了吃了晚饭。打工一点都不累，挣的钱也不少。老板娘对她很关照，不让她接三不四的客人。来店里的日本人也都很规矩，对她很客气……

她突然住口不说了，她看到许立宇裹着浴巾站在浴室门口呆愣愣地望着她。她立刻恢复了职业性的微笑，用日本对电话里说了句："多保重。"放下电话迎了上来。

许立宇用中国话问她："你家住在北京什么地方？"

淫荡的、寻欢作乐的气氛荡然无存。此时此刻，在这间日本妓院花哨、俗气、四壁镶满亮晶晶镜子的房间内只是一个中国人遇到了另一个中国人人一份他乡遇故知的惊喜和感动。中秋之夜的特殊气氛在这两个中国人的心里加深了感触，仗他们不由对对方另眼相看，使习已为常的相遇具有了一种格外动人，格外意味深长的韵味。他们不感到羞愧，只感到难得、幸运，似乎是一种苍天有意的照示和安姚。对方的不期而至在这时成了一种颇为神秘颇含寓意的象征。

他们之间契约关系顷刻间便为一种更牢靠更真诚的义务纽带所替代。

可以想像他们之间随之而后的交谈，无论在旁人听来多么辛酸，多么饱蘸血泪，而在他们心中则只会激起阵阵暖流和温馨，令他们为之动容，为之欣悦。

据朋友讲，国内的人听到同胞在异国治落如此，无不表情惨淡，心中酸痛，为之感叹，为之惋惜，甚至怒发冲冠，大骂资本主义，大骂不肖子孙。而身在异帮的留学生便不会如

此激动不安。此类境遇实为司空见惯，并非受逼不过，只为人所不同的手段之一。在日本的中国女性大都要靠男人，区别仅在于是卖给一个人还是卖给所有人。

做妓女并不特别下贱，只是运气不好，更谈不上道德败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他们在北京住得不近，但在日本想来，住得也不远。许立宇对姑娘家那条街很阔悉，经常在那条街开车载客。他对那条街马路宽窄、楼群朝向以及有些著名去处，路边种的是什么种类的树木都能一一道来。

也许他们在那条街就曾见过面，但来去匆匆，或淡然一瞥或偶一回眸。他们的回忆充满了童趣与天真，如同两个青梅竹马的伙伴在津津有味地回忆儿时时光。他们甚至搜灵出了共同认识的某个人，虽然这个人也许是路口卖冰棍的老太太，也许是一个常年在街头嬉闹游荡的女疯子。

他们已不再是妓女和嫖客的关系。我有理由相信，他们之间萌发了温存的念头和的情感。他们在分手时会感到依依不舍和彼此留恋。这可能使他们在中秋之意义以后的日子继续保持来往，而进一步的接触无法不使他们的感情进一步加深。

他们都不是盲目脱离现实的幻想型的人，他们都将每日面对既定的现实生活。这个现实是会使他们保持冷静还是重重刺激了他们原已麻木安然的心灵？更超然了还是尤其敏感了？

到底许立宇和那个卖春的中国姑娘之间的感情属于什么性质无从知悉。他们要仅仅是互相慰藉那是很容易的，也是

不会有人妨碍他们的。但他们要是想改变现状，起意于他，那一切都不可逆料。

人在两可之间是最受折磨的，而这种两可局面持续时间愈长，平衡愈难维系，以也就愈会作出极端选择。一旦压倒性的决断出现，人便可能铤而走险。

朋友驳斥了许立宇被处极刑的消息。实际上那个挨了许立宇一刀的黑社会头子难仅负了伤，虽皮开肉绽，血流满面但根本没有生命危及。况且日本似乎是个废了死刑的国家，很久以来就没听说过处决过犯人。再说许立宇是个外国人，这种情况一般连普通刑罚都不加所，也就递解出境了事。关于死刑的传说是危言耸听和可笑的。

“除非自杀，否则他肯定活着，没准就在国内。”朋友说。

真究竟如何，朋友也不知道，但他向我保证，他能打听出许立宇的最终下落。

十七

朋友一去杳如黄鹤，对他的保证没有践诺。可能是没有打听到确切消息，也可能是忘了。这也怪不得他，在这个时代人人都有一大堆麻烦事，自顾不暇，谁还会特别关心一个人出现或消失，犹如非洲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角马在迁徙的路途上无视倒毙、掉队被捕食的同伴。

电视画面告诉我们，在自然界食草动物的任何一次大规模迁徙踏过的路途都会遗身大片、一望无尽的累累尸骨。

以后的传言更加含混，语焉不详，我甚至无法确定是许立宇的故事。它们更橡是一种传说，经过无数民口头文学家加工、渲染过后的多彩多姿的神话。如果和许立宇确有联系，也仅是借用了他头况作为故事的起源、出发点和泊靠码头，作为文学家们想像力获得高度那有力地一跳所蹬踏的跳板。

事实与真相已被无可挽回地歪曲了。

我在一本很好的杂志上看到一篇文字相当考究的小说，这篇小说的故事框轲使不怀疑登胎于许立宇的故事。其中却有许多我所不知道的新鲜情也。有些明显是作者为了使故事更浑圆，更具人生感悟，或纯属为了讲述节奏、起伏褶皱等技术需要而设置的草蛇灰线。有些则煞有介事，但究其底里，也不难看出是为了制造效果，为了使事件发生更具逻辑、不可逆和在所难免。

这小说讲的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这个留学生在国内是个可吸的艺术家，似乎是个才情超人的画家，这就是作者将身自拟了。小说没有明确讲明这个在国内前程看好的艺术家为什么要到美国。作者在这里似乎陷入了两难。他大概既不愿强调美国是片自由的也就是艺术的沃土以免触怒当局同时又显得浅薄，也讳言此人自视颇高欲壑难填这也难免不显得此人妄自尊大期期艾艾。这种妄意肚明躲躲闪闪的表述，其效果并无可能无限动机深邃之慨，倒显得此人既得陇复望蜀，仅出于自我感觉郎好便盲目奔向不可知。作者再反复强调此人到美国不是为淘金，也不能使其行为高尚，令读者不指谪他其后的一连串遭遇非出于咎由自取。

此人到美国、身份、地位自然一落千丈，这既反映了真

实又表露了作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恐惧和身为黄种人所深感到的不公平。虽然作者给了主人公乐天、旷达甚至有几分无赖的性格，但字里行间沉痛感、悲辛感处处可辨。

和许立宇的故事一样，小说主人公在一个节日之夜孤苦伶仃，意欲寻求温暖。在唐人街街头邂逅了一个中国妓女。不同的是那个节日是中国的春节，而那个妓女则是主人公的旧日梦中情人。他们曾在同一所大学的不同系念书，主人的公的单相思一直未被那位姑娘体察，她甚至都不认识主人公。仅把他当作一个有利吉图的商业机会，向他献媚，卖弄风骚。她在校期间先于主人公出国，主人公曾幻想过在异邦和自己的意中人相遇，但做梦也没想到会是以这么一种情形下相遇。这一点我在那位女士一出场便料到了，我猜作者不会落入这个俗套，但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掉了进去，他大概无法拒绝这样一种关系的人在这样一种凄惨的情况下相遇那种感慨万千的效果的诱惑。也许他在把心目中高傲的公社安排这么一下下场时的心中满了阴暗的快慰。我怀疑作者在爱情上有过难于启齿的惨痛经历。他的座折感、受辱感都通过这一情也发泄出来了。

接下来的一段对话十分精采。一个懵然无知，只当他是嫖客，无耻纠缠。一个深知底细，貌似调笑句句暗藏机锋，直刺对方心中隐秘。那效果真是惊心动魄，令人激动不已，毛骨悚然。

可以看出，作者在写这段文字时是有生理快感的。

这时，他也把自己逼上了绝路，那个风尘女子再不能是厚颜无耻、麻木不仁的。她必须是第三、橘的、毫无困难就

能领悟的。作者可不想让自己的聪慧狡黠变成对牛弹琴。

然后就是一段孽缘。作者在写这段时心情错综复杂，他很想一了夙愿，但又对在这个已经残破、腌脏的女人身上获得胜利是否真是无可置疑的胜利拿不定主意。他犹豫再三，还是勉强通过他的主人公和这个女人睡了。

接下他便开始勾勒这个女子与其他风尘女子的本质上的不同。毫不阁墙地为这个女子使用大量的美好词汇，突出她身上那些未被烟花生涯磨损了的，在郎家妇女身上都是罕见的，任何男人都为之想往的优郎品质和可爱性格。给人感觉，即便是个妓女和她睡了也不亏。甚至更可贵，激起了一个阅人无数的风尘女子的真挚感情还不可贵么？差一点就值得夸耀了。

作者毫不困难地使他的作品具有了一种现代观念，一种今所有迷恋贞节观的俗人自惭形秽的高人一等的倾向。

让我们摆脱开这个喋喋不休我讨厌的作者吧！

主人公和这个卖笑女子之间有了一种难舍难分的依赖情结。作者还没有义无反顾地迫令他的主人公娶这位女子。但显然，他使主人公对这个女子我生了强烈的责任感。救风尘是每个正直、善郎的中国男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幸作者还没有让他的主人公说出那些道貌岸然的话，用道德的说教来使堕落者幡然悔悟。如果他的主人公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类的屁话，我会立刻合上书，中断阅读。

他的主人公认识了那妓女数月后回国了。为一件与此无关的事，有朋友介绍他陪伴一个想开拓中国市场的公司老板到中国考察。如果他干得好，受到老板的青睐，他很有可能

成为这家资金雄厚、业务范围广泛的大公司的正式雇员。

这种回国旅行是很风光的。食宿均由老板包了，当他和老板用英语亲密交谈时，周围那些豪华饭店的男侍们一定是神态毕恭毕敬的。他的一个手势，一声轻轻的吩咐都会得到迅速而至的殷勤服务。

由于这家公司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他还随因板受到了相当一级政府之中员的接见。那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都和他立即地握了手。得知他是从大陆出去的，还鼓励了他几句，多做些加强中美人民友谊的工作，要“爱国爱乡”，“多回来走一走，四处看一看。”

他在回国期间，去了那位风尘知己的家一趟。这段描写非常感人。

那位少女的父母是一对身心交瘁、勤劳奉兰的中年知识分子，老实得连客气、塞暄都很慌张。去国万里的独生女儿是他们掌上明珠。他们本来是舍不得、不放心女儿远行的。但女儿大了，要按自己的志趣生活。他们很开通，同意也支持女儿去“闯一闯”。他们得知女儿在外面生活得很好，学业大长，生活无忧，便前疑冰释，眉开眼笑。他似乎听到了两位善良的父母心中一块大头“砰”然落地。

两个父母很为自己的女儿骄傲。做母亲的更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来看望她的体面小伙子和她的女儿关系暧昧。她没理由挑剔这个年轻人，也希望女儿在异国有个依靠。对他十分热情，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在外面多照应些她的女儿。女孩娇气、任性，到目外国难免有不顺心的事情。做父母的远在万里之外也帮不上忙，况且女儿大了，有些也不愿意和父

母讲，该批评该劝导的就全由他代劳了。

作母亲的希望女儿能在近年回来一趟，让他们看看。但又连忙讲，看她自己的情形定，不安因此误了学业。回国也需要一笔不少的开支，别因此负债。

母亲再三讲，不要她在国外再为他们买什么东西，他们什么都不缺，只希望女儿学业有成，终身有靠。

一个“想”字没写，但通篇充满深情、厚望。

他从女孩的家中出来，坐在绿荫覆盖的马路牙子默默地流下了泪。

他回到饭店便给那个女孩打电话，可她的公寓没人接。他知道她晚上要工作，便在第二天清晨打，公寓仍是没人接。他从上午打到下午，每隔一小时便拨一次电话，始终没有回音。

这时，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到第三天仍没人接电话时，他沉不住气了，抛下了那个正打算去西安看兵弓俑的美国老头儿，买了一张飞机票动身回纽约了。

往下的故事就有些不像发生在美国了，从景致的描写和故事发生的地点及其气氛便应该是日本的某处。

主人公回到他所在的那个外国城市，到处找不着那个姑娘，平常有来往的中国贸学生没有一个知道她的去向。后来他找到了她工作的那妓院（注意：在这里明确出现了她卖淫的场所，这和前面所写的美国式的卖淫方式有矛盾）。老板娘照旧表示一无所知。当他正要失望而归时，一个和她一块卖淫的中国姑娘悄悄叫住了他。对他说他要找到的那个人，不久前和一外国头儿私奔了。那个老年嫖客看中了她，他是个很有钱鳏夫，他说服了她嫁给他。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他

们一起从这个城市消失了。

主人公不甘心最终得到的是这么个消息。他继续在这个城市寻找她，向所有认识她和那个老头的人打听。终于得知了那个有钱的老头儿在一偏僻的乡下的地址。

他乘坐高速火车到了一濒临海边的处于深山中的一个小村庄（至此，我已经可以肯定这是在日本了）。

村庄建于山凹处，四周悬崖峭壁环列，峭壁下有终年奔腾咆哮的海浪不断拍打着礁岩。

村庄已经败落了，青年人都进了城，村里只有老人和孩子。空旷的街道白天也难得遇见一个人。

一个白发老妪用颤巍巍的声音告诉问路的他，夏未的一天，村里人确实看见那个独居数十年，脾气暴躁的老头儿带回来了一个年轻妇女。他们进了老头儿的大房子后就没露面。几天后，来送信的邮差发现了他们的尸体。派出所的警察也来过了，检查结果是自杀。他们都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好像怕死不了似的，又都吊在了厨房的门梁上。据说那个老年体衰的老头是在那个年轻女人的帮助下才把自己吊上去的。那个年轻女人看着老头儿拴牢了，怎么挣扎也不会掉下来后，自己才从窗不迫地把绳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一脚踢翻了凳子。

他们死得是那么迫不及待，从外面进屋后，没有触动屋里的任何一件物品，只各自喝了一杯水，大概也是为了吞服安眠药，然后就直接去厨房上吊了。

老妪把主人领到了那所大房子门前。死者的尸体已经搬走火化了。门上贴着封条，据说死者的儿子已经把这所房子出售了，被一个城里住的律买去作了别墅，但新房主还没有

来过，大概明年夏天才会带着一家老小，开着汽车来吧。

主人公站在阳光洳烈的小山坡，望着这个静谧、房舍被树荫半遮半掩的异国小村庄，呼吸着远处大海吹来的腥冷的海风，心中作何感想？作者没有提供，他也不便妄加揣测。

椏的事情与许立宇的事情如出一辙。主人公回到城市，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逛，被一个戴墨镜的大汉撞了一膀子。那大汉劈头盖脸给了主人公几记耳光。主人公转身从路边店铺抄出一把菜刀，揪住汉子劈面一刀，那大汉倒下时，血污横淌的脸上还是惊愕的表情。

小说到此截止，作者没有对主人公的下落予以交代。从作者篇尾行文的语感与语境感觉，作者似乎隐隐暗示，主人公已全然对生死荣辱无所谓了。这就是说，他活下去还是步向死亡可能性同样大。

十八

除了这篇小说，还有一则铁闻，那几乎是个笑话，不知经过多少人之口的转述，到我听到时，讲述者也不知故事主人公姓甚名谁，只是说：“一个中国留学生。”

这个笑话讲：一个中国留学生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押解上了飞往中国的民航班机。至于为何遭到驱逐，一切无考，在这则笑话中也不重要。

这个留学生上了飞机后，在整个飞行过程中直郁郁寡欢，心情黯淡，也不和同机的人说话。直到飞机进入中国大陆，从

舷窗上可以看到蜿延曲折、白浪席卷的海岸线和阡陌纵横、良田万顿的大陆田野，他突然开口了，哼了出一段旋律："呵，亲爱的中国呵，我的心还没有变，它永远把你怀念，呵……"

他索性站起来，忘情对全机舱的乘客放声歌唱，一只手还多情遣绻地挥来挥去，帮助他形象地抒发感情。

那机舱内，除了一些出国访问归来的中国官员，还有一些留学生，最多的是一个大型的日本旅游团的成。"这些戴着同样式的日本男女率先为他的歌唱鼓掌。他唱得的的确属于声情并茂，那些中国人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感染，或感慨，或赞许，或觉得好玩。连忙碌的空中小姐都报以欣赏的微笑。

机舱里的气氛因他的歌唱而变得热烈。

谁也没注意，连他自己也没发现，他唱的是一首曲流亡中国多年，多才多艺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所作词谱曲的歌。

"……我们高棉人民，有了你的支持，就能够赢得胜利，呵——"

唱到这里，他才觉得不对味儿，歌声嘎然而止，皱着眉头纳闷地坐下了。

掌声更热烈了。

十九

据说，那架机没有按预期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下降时出了机械故障，起落架放不下来，又拉了起来在空中

盘旋。

后来，首都机场原因关闭，那架飞机不知降到外省哪座机场去了。

那天去迎接那架飞机的旅客的人们都失望而归。

我是“狼”

这个以度假胜地闻名的岛屿和一水相隔的楼厦林立的海滨城市就象一对浸在海中、互相依傍的年轻母子。

那天下着绵密小雨，市岛海面一片烟雨朦胧，我挤在渡轮密匝匝的人群中，默不作声地驶向那个缥缈绰约的岛。

飘飞抖动的雨水和船移不断变化的角度使岛一刻不停地变换着形状和体貌：忽而浑圆林木苍郁，忽而仄长浪拍礁滩，忽而正阔楼台雕像叠床架屋。

我上鸟后就象走进了一幅画：水淋淋的街道，水淋淋的树；每条街都是狭窄、弯曲、起伏不定，没有车辆，所有人都在步行；街两旁一家家凹进去、完全洞开的商店很冷清，每个柜台后面站着一个苗条白晰、毫不动人的文静姑娘，象一个平庸母的众多女儿。

雨不停来下，天阴得使一切景物、行人褪了色，我脚步橐橐地欠，浑身透湿，道旁出现黯淡、坚固、石刻饰纹繁缛的中西合璧住宅。每幢住宅的百叶窗和铸铁大门都是紧闭的，庭院荒芜，暗绿色的爬藤植物覆盖了整幢房子。我的视线在雨幕中已经模糊，偶尔遇到一个人也感觉那人在飘行。

雨是秋雨，略有凉意，旅汉字旺季已过，岛上众多的宾

馆、旅游店都空闲了很多房间，我住进了一个占了半条街林密院深的宾馆。这是幢高大、陈旧、荫凉、静谧的宅邸，色泽黯淡的花瓷砖地面散发着潮气，一间间大而无当的厅室摆着当年宅邸主人留下的一张张巨大硬木长案，每张长案上铺着洁白的亚麻桌布，围案依次摆着的几十张高背太师椅却积满灰尘，象是当年的主人离去后就再也没人坐过。

我走在有精美栏住的大理石楼梯上，橐橐的脚步声引起整个空旷住宅此伏彼起的微弱回声。

客房是二楼一个有龛阁般的壁炉的大厅，双人床孤零零摆在地中间显得很窄小。透过有铁栅栏的宽大窗户可以看到树丛间的一段海滩，白浪时而在视界内舒卷。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天黑的，满院遍植的牦牛般垂着缕缕长须的大榕树繁枝相架，冠盖叠集，形成一个密叶被覆的阴暗穹庭，幽深处黑色的夜来香树散发着浓郁、令人窒息的香气。我沿着两边筑有细颈瓶状石栏的花岗若廊道走，石栏上错落有致地摆放的大瓷翁釉面璀璨，瓮里养植的大束花卉瀑布般怒放着，犹如两条滚滚繁茂的花栏。

餐厅狡猾人式、遍体镶有落地玻璃的房子，坐落在半山腰的林中，遥遥望去，象一座水晶宫在黑鸦鸦的林中大放光明。走的近了，可以看到透明的墙壁中人影晃动。人声笑语阵阵传来，在旷幽的山野散发，声浪一皮波减弱，甚至完全

被寂静吞噬。

后面，我的印象就比较混乱和模糊了。我记得我在满铺着大红地毯、无数枝型吊灯倾泄着耀眼光辉的餐厅里喝了很多酒，大概是醉了，去过海边，也许还下了水。我记得海风吹得我浑身冰凉，在黑茫茫、广袤无垠的天地间听到了海潮波澜壮阔的奔流声，似一个巨人胸腔发出的声传天外的叹息。我好象在退大潮后裸露出的辽远漫长、泛着黑色亮光的海滩上行走，踩着没及脚踝的淤泥里的砂砾蚌壳。海滩上有一组组奇形异态的礁石黑进地蜷伏、不规则地散布。海浪贱在礁石上，倾泻如注，磷光倏闪，整个海面青幽幽地涌动着。海水温暖粘稠，如浸粥中，我不记得我在海边遇见过人。

我的鞋好象丢以了海里，当我穿行在山丘林中小径时我是赤脚，我的脚底被山道上的枯枝败叶划得很疼—— 这疼感很强烈。我在林中时可能雨已经停，我记得当时天上很显眼地有一轮月亮，清辉直泻，使林中树木怪干虬枝可辨，或张牙舞爪峥嵘欲扑，拉拉扯扯，鬼影幢幢，甚而至于横七竖八杂陈拒道。我曾抵一树，那树喀嚓倒地，原是朽木。再攀援一枝，亦应声脆断，索性胡乱趟去，所触之木皆倒地粉碎，恍若梦境。我还记得我在梦中突一所大宅兀立，黑洞洞，门窗台阶栩栩如生，走近更加不疑，呼喊数声，无以答应，举手叩门，手感冰凉，细抚原是一巨大顽石。一只犹如小豹瘦悍的黑猫一直尾随着我，一对眼睛就象两竟在黑暗中游动的亮点。

那天晚上的事我记得的就是这些。

“这么说，你上岛后没和任何人接触，晚上在海边也没遇到任何人？”

“是的。”

这个自称是警察名叫单立人的汉子盘问我一早晨了，把我上岛后的每天每一行动细节都记录下来。事情很简单，今天早晨，一年轻女人的尸体被海浪冲上岸，和尸体同时冲上岸的还有一只印有这个宾馆标记的拖鞋，这只拖鞋便是我住的这个房间的，昨天晚上我直穿着它。

窗外，阳光明媚，山海树木、楼堂馆所无不彩色荡漾，光斑耀眼。那年轻女人脸朝下趴以还处难露一隅的海滩上，民警和围观的闲人密密麻麻。

“从你的陈述看，你昨晚是喝醉了。”单立人盯着我问。他瞳仁很小，人又爱低着头往上看，使人感觉他老在翻白眼。

“唔，得算喝得有点多了。”我努着嘴点头。

“就是说，你昨晚都干了些什么，你只能想起一部分。”

“可以这么说。”我情不自禁去看窗外海滩。

“那么，被你遗忘的那些事情中，也可能有一件就是将那个姑娘淹死喽？”

“可以这么说。”我坦然地笑笑。”“不过我干吗要害一个素不想识的姑娘？我就是喝多了也是不失原则的。不瞒你说，我再飘飘然，过马路也走人行横道。我从小胆小，走路连蚂蚁都不敢踩，想忘也不敢忘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

“我说你是在醉酒情况下不能辨认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候犯的罪了么？不要试图改变自己犯罪的性质，你和那姑娘并不是象你所说的素不相识。”

“看来这事你比我还清楚—— 我跟谁有过什么关系。”

“你别狂，你狂什么？”单立人斜着眼睛瞅着我。“我见过比你狂的人多啦，都说自己清白，独自己清白，最后怎么样？在汇集起来的材料面筛糠吧。”

“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没杀人，这点我心里清楚。”

“杀没杀人不凭你说，得由我们来定，要是你仅仅因为相信自己不可能杀人就，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不是威胁你，很多人自认为是革命的但其实反革命的，这方面我可以给你举很多例子，这方面我有很多经验。”

“你大概是说谁是什么人自己不能作主，得由你来定。你是哪庙的质量检查员？”

“要是坏人都承认自己是坏人，那天也就太平了。不妨告诉你，我职业就是剥去伪装还其本来面目。还没人能不目瞪口呆地承认他就是我指出的那种人而坚持认为自己就是自己原以为的那个人。”

“我不信你能把胳肢窝变成海参。”

“让我们先不必为对方下结论，看看那些易被人忽视，将要湮灭于记忆的点点滴滴的事实说明了些什么—— 十年前你曾在海挥的一支舰队服过役对吗？”

“是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服役的那艘军舰的驻泊北方一个海浜城市的港口。”

“是的。那个海滨城市是我们舰队司令部所在地，舰队直属编队的舰艇大都泊在那个城市周围。”

“在你服现役的同时，一个叫周瑶，脸色苍白，有着一双

大眼睛和满头黄发的年轻女孩子也在那个城市的舰队后勤部门服役。”

单立人边说边将视线投向窗外。海滩上正一阵骚动，两个魁梧的警察架肩拎腿抬起那具年轻女尸，在沙滩上蹒跚地走。女尸耷拉着头，垂着双臂，栗黄色的长发遮住了脸，身体僵直。人群如潮相随。

“那年月，”我说，“那年月有成千上万的轻男女在各军兵种服役。我驻泊的那个海滨城市挤满乳臭未干的海军士兵如同现在挤满形形色色的旅游者。”

“你还记得那年‘五一’的上午的情形吗？你应该记得，那是个假日，又是个晴空万里的好天，那天所有海军官兵都将蓝军装蓝军帽换成白军装白军帽……你在码头看见了谁？”

“不，不记得了，每年都有一个‘五一’。

阳光耀眼阳光耀眼，天已明净的失去透视感，巨幕般垂于眼前，硕大的云朵在空中缓缓移动，如丝絮如羊脂。阳光在天海间强烈得过于光雾弥漫，城市半浸半浮，港湾四周泊满的军砚、商船钢铁壳体光斑闪烁，一群群海鸥掠着海面飞，我站在甲板上靠着舱壁吸烟，阳光海水晃得我睁不开眼。

一艘载满外出水兵的登陆艇在港内破浪驶过，甲板上一片白晃晃的军装。

我们码头是一条梯形的长堤，在港湾内远远划出一个大弧形，一端连着市里，一端没入海中，沿弧层层叠叠泊着各种类型的舰艇，象是一柄又长又弯锯齿状的蓝色镰刀。

码头上站满各舰无所事事的水兵，说笑抽烟，比比画画。

三个一模一样白军服士邻章帽徽十一鲜明的非兵走过喧

哗打闹的水兵群，顾盼生姿。

我站在甲板上靠着舱壁吸烟，阳光海水晃得我睁不开眼。

她们跳跃船倏闪即逝……

她们垂眸含笑欲行末行……”

一只白色的海鸥尖叫向我俯冲而来，一道黑影呼啸而过。

“我们码头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来往往。”

“那三个女兵其中之一就是周瑶。”

“就算我和她曾在某个时间。某企点打过过照面。”我说，“但你要知道，我恐怕和几百万素昧平生的女孩子打过照面，一生再开相涉。”

“你认识周堪赓吗？”

“不，不认识。”

“周尧卿呢？”

“也不认识。”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周尧敏你也不认识啦？”

“是的，这些人是干吗的？”

“周堪赓是周瑶的父亲，周尧卿是周堪赓的父亲，而周尧敏则是周尧卿的弟弟。”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总不能说你不认识林逋吧？”

“废话！”我勃然大怒。“林逋是我爸爸，你怎么知道我爸爸名字？”

“你爸爸的爸爸叫林逢龙的芭爸叫林敏公，林敏公有个弟弟叫林时跃，林时跃娶的妻子是唐执玉的妹妹叫唐淑问，唐淑问的外孙女叫孙艾，孙艾与之结婚的正是周尧敏的嫡孙，也

就是周瑶的表哥周达—— 着，你不能贸然说你和哪一个人素无瓜葛，论辈份，那周瑶还是你的远房姑姑呢。”

“细究过来，也许什么阿狗阿猫都可能是我姑姑奶奶，就算我有心，也无力将半数中国人都当亲长尊敬起来，近乎起来。”

“姑且说我们谁也不能认得清周围人中有多少长辈凌驾于我们之上，周瑶和你的亲戚关系的确远了点。但你和林跃的关系并不太远，周瑶和周盛达的关系也不还，周盛达的妻子孙艾则和林时跃的唐执玉过从甚密，除去唐执玉是孙艾的娘家姨姥姥，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家都住在一个城市里—— 你和周瑶服役所在的那个海滨城市。”

“……”

“你不否认你服役期间常在节假日去你叔祖林时跃家串门吃饭吧？”

“不。”

你叔祖是一大家子人，四世同堂，亲戚来来往往也很多，这并不奇怪。你叔祖在当地是个影响的领导干部，住的房子又很大。我想，你在你叔祖家吃饭时，不是不常在餐桌上遇到五花八门半生脸的拐弯亲戚？是呵，那亲戚多的、拐弯的简单无法让人留下什么印象并记住他们的称谓，这些亲戚想貌之平庸、谈吐之乏味令人实在厌倦，以至当周瑶光鲜动人地蓦然出现时谁也不能视而不见—— 特别是一个曾暗生过钦慕地远睹过其秀色，久为军营生活枯燥锁眉的正值青春期的年轻水兵。他大概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战友吧。他一定很快引起了对方的注意。我相信，男的气质和军服在那种场合

也是很惹眼的。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显然应该是那个‘五一’后久，也许就是五月二号吧？那天你们都放假。”

“五月二号。”

我只看到她脖颈上的筋肌一棱圆润柔软。

她象夹在一群大象中的一头幼鹿。那些老头老太太一个个身躯肥硕，双颊下垂，脸上布满老年斑，不停地抿着瘪瘪的嘴唇才免使口涎流下来。

饭厅即低使点着灯也很昏暗，可能因为两桌人使饭厅显得拥挤，多数人又穿着穿深颜色衣服。

她那桌是爸爸奶奶们和受宠爱的孙子孙女，她也属于受宠的，一进来就和那个咋咋呼呼、同上上下下都很熟的表姑一起被安置在上桌，我想她一定感到拘束。

—— 她小巧玲珑的头被那些庞大垂着多褶的厚皮的脸遮得纹丝不露。

我们这桌的年轻人比较粗率，吃得快活，风卷残云，很快就怀盘狼藉。

那桌老人们相当矜持，难以察觉地吃，嘴唇翕动地聊，小孩子满地跑，她始终规矩地坐着，我只看得到她颈上的筋肌一棱棱圆润柔软。

电视房就象电视院，一排排黑鸦的人头，荧头屏远远地变着颜色不一的画面，伴音总比画面慢半拍，瓮声瓮气。

她象个白糊糊的影子，猫着腰进来，在我前几排坐下，很快又猫着腰出去，门口和她表嫂及她表嫂挽着的唐老太太喊喊谈话。唐老太太喊我，我离座走到门口。

“你不是也要回码头，顺路送送这姑娘。”

“不不，我自己走得。”她嗓音纤细，有很重的南方口音。

“让小伙子送送，女孩子走夜路让人不放心。”

我已走出院门，在路灯下等她。片刻，她悄悄走出来，一声不吭挨着我肩膀走。

马路以很大的坡度向山下倾斜，路旁树茂盛，潮气袭人。我们很快走到海边公路，单排路灯照得洒过水的马路象冰面一样晶莹透明,驶过的汽车的红色尾宇在路面投下蒙蒙反光，使马路色彩斑驳。涨满的海水拍击着路基，淹没了白天常有游人拍照的怪石密布的礁滩。

市内街道一片节日后的冷清景象，各建筑物上的彩灯依然亮着，楼顶飘着彩旗，所有街道灯火通明，但空空荡荡，商店都落下铁栅栏。我们迷迷怔怔地走着，象是一对闯到别个城市里来的不速之客。我们互相没有交谈，没有什么话好说，那完全不是个嘈嘈切切的情话之夜，只是赶路，令人难忘的同行。那时我没一点经验，人们一直告诉我，在神圣的东西面前如我之辈只能仰视和缄默。

我只看到她脖子上的筋肌一棱棱圆润柔软……还有光洁的下巴。

“你想叫我相信那天晚上你象小子一样和个姑娘穿过半个城市而无所无为？”

“我也觉得有点傻，可当时就是那么傻。”

“我不信。”单立人直截了当地说，“那个城市并不大是吗？”

“看怎么说。”

“就说它也不小，从你叔祖家到你们各自的部队驻地步行要得了一小时吗？”

“年怎么说。”

“怎么说就是小脚老太太一步步挪也用不了一小时。那城市全长不过十几华里，而你们俩那天晚上半夜才归队，花的时立足够在全城转上十几个圈儿。你们干吗去了？是什么东西使你们乐而忘返，甘冒受到处分，毁掉在军队中前程的风险？”

“我们……”

“别对我说你们什么也没干，什么也没发生，你们俩的档案袋里都有一份因同一晚没有按时归队给予警告处分的决定书。”

“我告诉你，我们那天晚上就是在走，一直走。”

“看来你是不想说老头话了，你大概还想说你们仍然象不认识那么清白。”

“我们很清白。”

“不说要不紧，你在那晚之后的行动会告诉他们一切的。你在那个海滨城市认识很多女孩吗？”

“认识一些。我的专业是卫生员，曾在舰队医训队受训；医训队除了我们卫生班，还有一个护士班。我在护士班有些熟人，她们毕业后分在舰队各医院、门诊部。”

“你这些护士朋友往舰上打电话找你？”

“经常，要是有事的话。”

“每个人的事都是约你去游泳吗？”

“哦，我和她们有些私下往来。”“为什么这种邀请在五月二号以后才多起来？”

“那以前想游也不能游。

“为什么她们的声音听上去就象是一个人？”

“你知道部队的通讯装备很落后，那些军用便携式供电电话的就是几和年，打电话都要拼命喊才能听清。”

“你们部队附近海滨浴场很多吧？”

“沿岸有沙滩的地方大都没有拦鲨网。市里几个浴场，舰队也都盖了更衣室。就是这样，夏天也常下饺子。”

“那为什么你偏好去海军疗养院的专用浴场？那浴场离你们码头最远，这跟周瑶在疗养院工作没什么关系吗？”

“我并不偏好海疗浴场，在我看来，哪儿都一样。”

“那儿更衣室的看门人对你印象很深，因为你总是冒充海疗的战士而他明知道你是；时隔这么多年，他再也没碰到过一个比你脸皮更厚的人。”

“这听上去不象是夸奖。”

“当然不是夸奖。那年七月五日那天你干了些什么？”

“我没什么理由需要对那天记得一清二楚吧？”

“那天周瑶下海游泳，被浪打在礁石上，弄得遍体鳞伤，当时和她一起摔伤的还有一个—— 他俩正站在礁石上非常亲密地说笑。”

“那个人是我吗？”

“那天你不在舰上，一早便骑自行车出去了，说是去门诊部领药。”

“对了，那天我可能是去领药了，卫生员经常性的工作之

一就是去领药。”

“要据门诊部药房的同志讲,象你们这样的舰艇卫生员一般都是领了药就走，时间不会超过一小时，而那天你外出了一天。”

“我领完药有时逛逛大街，会会老乡。”

“那天上香，周瑶同宿的人是记得有一个所谓老乡来找她，虽然他们说话的口音明显不同。中午，周瑶在食堂买了两份饭，并和她的好友赵竞有以下一番对话。”

“周瑶，吃这么多？”

周瑶从售饭窗口买完饭，两手各端了大盛满菜饭的搪瓷盆往外走，站在买饭队尾的赵竞迎着她笑说。

“来了个人。”周瑶落落大方地说,“给他打的”

“是老乡？”赵竞调侃地望着周瑶。“听蜕你的老乡说话另有一个味，你们那儿方言很杂？”

“是亲戚,”周瑶沉着地微笑。“我没说清楚。”

“可惜我没有这样现成的亲戚。”赵竞笑。

“真是亲戚，不骗你。”周瑶笑着端饭离开，还说：“中午游泳来叫我。”

“不打扰吗？”

“一点不。”周瑶回头嫣然一笑。”

去浴场的路上，赵竞见着了周瑶的亲戚，一个剪短头发穿海魂衫的年轻水兵。他和周瑶并排走时显得很缱绻，老是一脸温柔地望着周瑶的眼睛微笑，对试图和聊聊的赵竞心不在焉，并说是有意无意地把赵竞一个人抛在前面，两个人摘小动作，那眼神儿似乎只有一种解释才合理。

到了海里，他俩便飞快地往深处游，把赵竞远远地落在后面，任凭她拼命喊“等一等”也毫不理会，完全是一副不顾情面、铁了心要把别人甩开的嘴脸。没人保驾，赵竞是不敢游得太远的，此时只得一个象只雏鸭似的海边游来游去，远远眺着那快活的一对。那水兵泳游得非常之好，在起伏不定的波涛中仍然是自由泳泳，不难看到沾满水珠的胳膊交替竖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们一前一后游到防鲨网靠海岬一侧的礁堆，水淋淋地爬上去，站在上面说话。赵竞在海里冲他们撵手，他们也毫无反应。赵竞没趣地在海里游了一阵，扭头看他们印度洋两个人仍站在鹪是上。她游累了，上岸在太阳伞下趴着，面朝海，手抵下颏，边养神边睥睨远处海天之际礁石的那一对，他们象雕像般凝固在礁石上一动不动。温热的砂子使她浑身热烘烘的，昏燃欲睡。她大概是睡了一会儿，再睁眼，沙滩上密的人体已经变少，不少人在浅海浪中洗涤身上的砂粒，随即上岸去更衣室冲洗，那一对仍站在礁石上，姿势如她第一眼所看到一样。

这时，涨潮了，远远从外海涌来的潮水到达岸边已经是相当高而有力的浪峰了。她亲眼看着一道席卷而来的涌波愈来愈清晰，愈来愈耸起，及到防鲨网便已掀起峰面，嚣声一片，撞到礁石便识地低低惊叫一声也是事后。波涛过石，礁石再现，水如瀑布般流泻，那两人已不见踪影；须臾，浪谷间才看到两颗人头在颠伏。

周瑶和那个小伙子走上沙滩时都趔趔趄趄，龇牙咧嘴；他俩的大腿上都被礁石的海砺子壳划得血痕斑斑。

蓝色的海连天蔽云地耸起涌动，有峰峦迭嶂、万马奔腾

之势。

“还需要我帮助你回忆吗？那天你回到码头下了自行车，扛着药箱上舷时一瘸一拐，你的朋友李晋元正值武装更，见你这样不是还跟你开了句玩笑；“到那跳帮把腿磕成这样？”

“想起来了，那天我在馆陶路下坡的地方没捏住闸撞了个老头摔了下来。”

“对，当时你就是这么对人解释你的腿伤的。可说服不了人的是你腿伤了，裤子却完好无损。”

“我骑车嫌热，把裤子挽到大腿，水兵裤是很肥大的。”

“车也没有任何磨指痕迹，更不用说那一箱散装的针剂，在你摔车时竟一瓶未破，岂非咄咄怪事？还有用李晋元当时说的话来回击你吧：“你的意思是说车定住了而你飞了出去——你骑的又不是一匹马。”

“你让我觉得你就是那号帽檐压得低低的、拿着个小本到处偷听别人谈话并逐字逐句记录下来的无耻小人。你竟连我十年前的天涯海角随便说的话都知道一清二楚，莫不是那会儿你就开始监视我了？真可怕，我总以为自己在不被人注意地生活而结果却是在被聚光灯照的十分亮堂的舞台上一举一动都受到窥探。”

“我是微不足道的，你应该对人民雪亮的巨眼有所体会。”

“这巨眼的结构应该是类似苍蝇的那种复眼吧？”

“如果你对你目前的处境有所了解，你就不一抱有幻想，希图瞒天过海；现在你正是一只被置于显微镜下的苍蝇，你那只爪子上沾着的秽物都瞒不过去。”

“你说过，我干过什么你比我还清楚。看来是这样了，我

之势。

“还需要我帮助你回忆吗？那天你回到码头下了自行车，扛着药箱上舷时一瘸一拐，你的朋友李晋元正值武装更，见你这样不是还跟你开了句玩笑；“到那跳帮把腿磕成这样？”

“想起来了，那天我在馆陶路下坡的地方没捏住闸撞了个老头摔了下来。”

“对，当时你就是这么对人解释你的腿伤的。可说服不了人的是你腿伤了，裤子却完好无损。”

“我骑车嫌热，把裤子挽到大腿，水兵裤是很肥大的。”

“车也没有任何磨指痕迹，更不用说那一箱散装的针剂，在你摔车时竟一瓶未破，岂非咄咄怪事？还有用李晋元当时说的话来回击你吧：“你的意思是说车定住了而你飞了出去——你骑的又不是一匹马。”

“你让我觉得你就是那号帽檐压得低低的、拿着个小本到处偷听别人谈话并逐字逐句记录下来的无耻小人。你竟连我十年前的天涯海角随便说的话都知道一清二楚，莫不是那会儿你就开始监视我了？真可怕，我总以为自己在不被人注意地生活而结果却是在被聚光灯照的十分亮堂的舞台上一举一动都受到窥探。”

“我是微不足道的，你应该对人民雪亮的巨眼有所体会。”

“这巨眼的结构应该是类似苍蝇的那种复眼吧？”

“如果你对你目前的处境有所了解，你就不一抱有幻想，希图瞒天过海；现在你正是一只被置于显微镜下的苍蝇，你那只爪子上沾着的秽物都瞒不过去。”

“你说过，我干过什么你比我还清楚。看来是这样了，我

“你要说你干了什么那准是你没跑了吧？”

“哥们儿嘛，当然没错。”

“你打什么时候开始，上街时成心甩哥们儿？”

“我甩过哥们儿吗？没有吧？”

“那还能瞒过哥们吗——你憋什么坏？那次在舰队俱乐部看电影，你的确对们儿不太仗义。”

“哥们儿，外出啊！”正在码头上和一帮弟兄们练举重的李晋元看见我下了舷梯，放下杠铃迎上来。”“嗬，裤线倍儿直，皮鞋倍儿亮，您这是要上大街展销呀。”

“展嘛销，看电影。”

“有我要吗？”

“没有。”

“我搜搜……妈的，多出来的这张票谁的？归我了，跟哥们儿玩这套。”

“你去干吗？那片子特没劲。我还要上街买点东西。”

“我就爱和你上街，不买东西还看曼儿呢。”

“那你快换装，交通艇快开了。”

“换什么装，就这身了。”

“不行。你没听说，司令扎着板带堵着码头路口纠察军容风纪呢。”

李亚元穿戴整齐和我一起乘交通艇摆渡过港口，在对面码头上了岸。通往市内的马路上到处都走着军装耀眼的海军官兵，大街小巷挤满逛商店，下饭馆的水兵。舰队俱乐部里更是人群熙攘，全是休假的军人。有的在礼堂里聊天说笑，等着看电影。我们和遇见的熟人打着招呼，上了楼座，找到座

位坐下。不一会儿，一个女兵拿票走上来，对了对座位号，在我旁边坐下。李晋元鬼头鬼脑觑视人家，俯着我耳朵嘀嘀咕咕地说：

“这女的我见过，‘五一’那天到咱们码头那三个女兵里就有她没错，黄头发，脸睛半是眼睛。”

“见过就见过呗。”我无动于衷地望着楼下或走动或跷腿坐着大笑的人们说，“见过就当再见一次。”

“跟她说说话，问她是哪儿的，认识认识。”

“你是不是想让军务部的纠察抓去？”

“你不敢，”我说，“咱俩换换位子。”

“不换，别闹！”

这时，灯暗了，放映孔里射出一束光投在银幕上，银幕出现纵马疾聘的画面，音箱也发出雄壮的音乐夹杂着马蹄的“得得”声。画面随着剧情在变换，忽而大脸充斥银幕，忽而几百衣衫褴褛的人起舞弄棒。这是描写国内革命战争的片子，剧情一直贯穿战斗场面。礼堂里嘈杂人声静下来，枪炮声，吼叫声回荡在黑暗的空间。”

李晋元乜跟看看我，我和那个女兵象我们这排其他人一样伸着脖子全神贯注盯着银幕；银幕的光打在我们脸上，我们象戴着塑料面具一样毫无表情……

—— 他们太正襟危坐了，姿势僵硬的简直连气都不喘。当一个人一本正经到不自然的地步，当他显得是那么淡漠、忘我时，他一定是在私下干着和他表面告诉你的截然相反的勾当—— 他紧紧攥着那个女兵的手，手指交捭。

“没电影怎么样？”

“没劲。”

“是没劲，没劲透了，可你看得那么专心致志，我都不好意思叫你走。”李晋元笑着对我说。

电影演员，礼堂灯亮了，我们纷纷从座椅站起来，伸着懒腰，掏烟叨在嘴诨里，人群正从各个出口往外涌，摩肩接踵。

李晋元看看低头走在我们前面的女兵，一手举烟，一手捅捅我：

“就这么完？”

“什么？”我仰脸看着他。”

“还什么呢，你都美出鼻涕泡儿。”

“你说什么我一点听不懂。”我加快脚步向前挤去。

在礼堂前厅，李晋元的一个熟人把他截住说话。“在门口等我！”我一把抓住我郑重地吩咐过后才去和他的熟人说话。

我出了俱乐部便迅速钻进马路斜对过一家邮局，站在窗后看着俱乐部米口。李晋元和他的熟人聊着出来，在门口握手告别，东张西望找我。他在俱乐部门口呆了半天，不停地看表，最后带着愤恨的神情快快走上回码头的路。

我出了邮局顺着另一条僻静的街走，拐过一个街口来到公共汽车总站，站到在礼堂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女兵身后。一辆公共汽车开过来遮住我们，车开走后，站台上空空荡荡。

“那天晚些时候，一个谐同丈夫，女儿出游的海疗医生在

位于那路公共汽车沿线的一个公园的角落，看到周瑶和一个男兵坐在长椅上眉飞色舞地说笑—— 不必再纠缠这些细枝未节了吧？事实很清楚，你和周瑶在那年夏天都和一个年轻的异性建立了未经许可的关系；从种种迹象看，你们各自身边那个藏头遮尾的异性就是你们互为对方。”

“你前半句是有事实依据的,而后半句则是出于一种武断的臆测。即使漳闼存在这样一种关系，除了为军队的纪律所忌讳—— 相到如今,我想军队不会再追究—— 也是很正常的,应该受到尊重的。”

“当然，如果事态就这么没有波折地发展下去，今天我就该况贺你了，也不会来找你麻烦。可惜，好景不长—— 你干吗那么紧张，脸色苍白？你从来没有那么丢过脸，在众目睽睽之下低三下四地乞求而且毫无作用,那是你的初恋对吗？我相信你那时是很纯洁的，只有最纯洁的一往情深才能使人那么不顾一切的去哭泣、去恳求、去要求解释，完全不顾场合，甚至不惜成为全城市民的笑柄。是的，那场海滨露天茶座争吵足以让全城人饭后茶议论了一个星期，当有上千人目睹了那个漂亮的女兵是如何冷酷无情地甩掉她的男友，一个激动得不能自制的水兵。”

男兵不把抓住起座欲拂袖而去的女兵手腕子，声音低沉地说：“你不能就这么走！”

那是全城最繁华的海滨大道，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车如流，人如潮。海迎风摇曳的树下摆着露天茶座，仨仨俩俩的衣裙鲜丽的男女坐在那工闲聊喝冷饮,海风吹拂他们的头发,

带来爽人的凉意。正是傍晚，太阳已落，天色尚明，海象一大匹细腻的丝绸沉重地摆伏着，堆起一道道波纹。大道上无论是行逃的还是闲坐的人都很安适，街口有向个小伙子在弹吉它，自得其乐。

露天茶座上，男兵霍地站起，追上沿着林荫道走去的女兵，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个车轧身脸贴到自己胸前，盯着她的眼睛说：

“你不能就这么走 !”

“放开我 !女兵用力掰他的手，激愤地说，“你想干什么 ?”

“说清楚，为什么 ?”

“你放不放开我 ?”女兵尖叫，她已用指甲深掐进了男兵紧攥的手指，男兵脸变了色，但手仍毫不放松。

茶座上坐着的一些人扭过头来注视他们，一些行人也停住脚步。

“你放不放 ?”

“不放。”男兵苍白着脸说，“你不说清楚我就不放。”

“臭流氓 !”

这时越来越多的人围上来，听到女这声骂便哄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的海军军官走进入圈，严肃地对男兵命令道：

“你把手放开 !”

男兵听到军官的命令，仍一动不动，执拗地攥着女兵的手。只是脸色更苍白了。

“我命令你把手马上放开 !”军官在吼。

“你说，为什么？我有什么不好，我都可以改。”

围观的人群听到男兵这句话一片惊叹，随即暴发一阵更

大声的哄笑。女兵的眼泪流了出来："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军官暴跳如雷地去拽男兵的手，猛力推他的前胸，男兵被推得一个趔趄，顺势带的女兵也踉跄了下，但他牛手仍紧紧攥着女兵的手腕。

"你说，我有什么好，我改。"男兵的眼睛象只将要被浪涛卷起的绵羊的眼睛。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女兵的眼睛就象一个残忍的皇后的眼睛。

军官高声叫来了个正走过这里的海军纠察，同时几乎是猛击了一下男兵的胸部，男兵的手松开了，女兵迅即分开人群走掉了。军官对两个纠察说：

"把这个流氓带到舰队军务部，问清他的单位。太不象话了，简直是当众耍流氓。"

男兵激动地看着军官的脸，军官瞪着眼冲他吼。

"你瞪什么眼？给我走，我就不信治不了你这号兵。我当了这么多年军人，还没见过你这样撒野的兵，把海军的脸都丢光了。"

两个纠察站到男兵身后，其中一个小声对男兵说："走吧，别叫老百姓看热闹。"

军官气冲冲地边骂边在前边开路，两个纠察夹着男兵跟在后面，四周是兴冲冲簇拥尾随着他们的人群。从商店出来的人和正准备进电影院的人都纷纷加入这个浩浩荡荡的行列，互相打听着事情的原委。天黑下来，路灯亮了，灯光透过丛丛树叶洒下来，照在一张张兴奋的人脸上斑驳陆离。男兵在人群中央走过一条条灯火通明的街，所有迎面而来的人

的视线都落到他脸上，黑鸦鸦的人群中喊喊喳喳反复低语着一个词：“流氓，流氓……”

“如果我说你那时心中充满因耻辱燃起的仇恨怒火一点也不过分吧？”单立人目光叵测地望着我。“哪个受到这种待遇的人能不感到愤恨？”

“我不记得了，就算发生过这样的事我也不记得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了。”

“得啦，别装作很迟钝的样子，谁碰到这种事也不能象家常便饭似的安之若素，三、五天就撂到脑后忘得一干二净。”

“我的确不记得这事是发生在我身上。那个城市有那么多海军人员，涉及到海军的风流韵事和桃色的新闻几乎天天都有。”

“这种狡辩很没意思，你们舰当时的一百多名舰员都可以证明，你曾被舰队保卫部门拘留了一夜，第二天由舰副政委亲自带回。”

“我的意思是说这种事很多，并不稀奇，没人—— 即便是当事人也不感到很严重，产生所谓一切‘毁了’的念头。”

“的确，正如当过海军的人都爱自重的一样：‘水兵都有股浪漫劲儿’。海军对这种事的处理并不是很严，但这股‘浪漫劲儿’上来却是危险的。你们舰队不是出过一件轰动一时的情杀案，一个失恋的海军军官在市中心的大街上用自己的手枪打死了负心的未婚妻。当时你正在舰队医训队受训，那个可怜的军官死了女友后又冲自己太阳穴开了一枪，尸体送进了你医训队解部房的存尸池，作为解部标本泡了起来。也

许你正是在他身上认清了肱二头肌的形状和位置。当时整个部队都很同情这位不幸的军官谴城市姑娘的薄情。”

“那种事情是绝无仅有的，当时也有很多人说那个军官太傻。”

“也许你就是说他‘傻’的那些人中的一个吧？你们并不认为他事干得愚蠢，只是惋惜他把自己搭了进来。豁出别人很容易，要把自己也豁出来大部分人就要踌躇了。实际上，当时你想把自己豁出来也是办不到的。你从舰队保卫部被带回舰就立刻受到了严密的看管，另外作为一个舰艇卫生员要搞到武器弹药也根本办不到的，舰艇上的枪支弹药平时都锁在舱里，值武装更佩带的手枪也是装样子的，根本没有子弹而且大多锈得拉不开栓。你的长官也一定严厉警告过你：‘如果女方发生任何意外，你都要负全部责任！’不久，对你的处分下来后，你便被调到舰队辖区内其它省份的另一支部队去了，和周瑶远远是隔离开了。”

“你承认我当时的感情是真挚的吧？”

“尽管你违反了军纪，但仅就感情而言，我承认你是纯真的，否则你不会感到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当然，关于这件事的谁是谁非我不妄加评判，即便一方的感情十分真挚，另一方也有权予以拒绝，也并不因此产生义务。”

“如果我的感情是纯洁的、真挚的，我就不会采取卑鄙的手段去亵渎它——我自己也不忍。”

“这种事情可不是总这样，过分强烈的情感往往导致有害的偏执。那些自恃怀有强烈的纯洁、真挚情感的人千百年来在正义、道德、宗教的名义下干了多少惨无人道的事？要正

确估计‘茶座风波’对你的影响，首先要看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只苍蝇从高高的天花板嗡嗡地俯冲下来，在宽敞的房间上空疾速地飞来飞去。它试图飞入队光明媚的花园，冲着洁净透明的玻璃窗一头撞去……它徒劳地一次又一次撞着玻璃，最后精疲力尽地伏在上面不动了，它飞不出去就象外面的苍蝇飞不进来一样，虽然它们彼此隔着玻璃可以毫无困难地互相洞悉。

“你为什么不喜欢李恶元？”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虽然表面上和李晋元好得象穿连裆裤,吃喝不分，可其实你在内心深处对圣并无好感，如果算不上讨厌话。”

“胡说，我们关系一向很好，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友谊。”

“与其说这么些年你们保持了友谊，不如说你一直在衍他，他的热情有时令你很为难很抹不开。要是让你选择，你大概跟他毫无关系。”

“我从来没说过我不喜欢李晋元。”

“可你对你的另一个朋友齐本森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当时他正为件小事在生子晋元的气。”

一只足球蹦过草地，滚到我脚下，停住球，接着飞起一脚把球踢去。球在蓝色的天空划出一道大大的弧线，落在杂草丛生的堤内空地上，穿海魂衫的弟兄们急急忙跑起来追逐那只球。海鸥在远处堤外的海面上飞翔。满头大汗的齐本森

喊着我名字边脱湿透的海魂衫边向我走来。他叫在场边看球的一个他们舰的兵上去替他踢会儿，自个爬上土坡坐在我身边，用揉成一团的海魂衫扇着风对我说：

“我正找你，有事要跟你说。”

“什么事？”我掏出烟任他抽去一支，用我正吸的烟给他对上火。

“你们舰那个李晋元怎么那操行？”他边大口吮烟边说，一缕缕青烟从他一张一合的大嘴和翕动的鼻孔中冒出。

“他怎么啦？”我磕掉长长的烟玉，看着空地上奔跑的人，球问。

“丫他妈的老跟我借钱，借了他不还，我他妈又不是财主，净把钱借他自个连烟都抽不上了。昨天在码头见着他问了他一句，丫就跟我急了嘿，说：‘不就那几个破钱，你他妈老跟我要什么要？’倒好象我欠了他的钱，真不仗义，我真想抽丫的。”

“他就那样，也老管我借钱。”

“不是。有这么办事的吗？没钱你倒说几句好话呀，比我还横。他既然这样我了不管那套了，这月发津贴他再不还我钱我就真抽丫的。”

“到时候我嘴他说说。”

“你说我要抽丫的对不对？丫也忒不象话了，我说咱平时都不错，你要缺钱哥们儿借你，不还也没什么，我都说什么他倒长脾气。说实话我真是看你面子跟他掰不合适，要没你在中间，我跟他不客气了。”

“以后你别借他钱就完了。”

“还不是全看你面子，我跟他有什么呀，不是一块当兵谁认识他呀。我说你怎么跟这种人那么好？这人忒没劲。

“我跟他也就是那么回事。你讲了，一起在外当兵，又是老同学，关系自然而然显得密切；其实有时我也挺烦他的，又能怎么样呢？得过且过，能混下去就一块混呗。”

“反正你跟他说说吧。”球场上齐本森一方输了球，他们舰的人都喊他下场，他跳起来身来踩了烟对我说：“叫他别觉得谁都象该他似的。”

“你呀，该对他怎么样就怎么样，别管我。”我也站起来说，“我跟他没什么关系。”

“这能说明什么？”我对单立人说，“我对谁都这样，我对李晋元说齐本森也是这种口气，他们说我也象不了有时同样口吻，做人嘛。”

“你不要用处世圆滑来作幌子，你对齐本森说的那些话正是你对李晋元的真实看法，因为你不但是那么说的也是那么干的。”

“我干什么了？”

“李晋元的入党问题为什么一直解决不了？按一般情况，部队发展党员总是优先考虑炊事员，炊事工作之所以对一般战士有吸引力也是因为干这项工作入党快。”

“这个问题的答案你不该找我寻求，我既不是党员也不是支委，对部队中党的发展工作没有任何言权，其得失也没我任何责任。”

“你真的毫无责任吗？李晋元一次次在支部讨论会上被卡下来，就因为总是有人提到他过去的一个污点，他中学曾因

斗殴受到过公安局的行政拘留处分。这件事在他档案上并无记载，好心的中学老师在其学生毕业时都尽可能地抽掉那些对对学生将来在社会上立足有影响地不足以说明对本质的处分。只有你，在你们全舰是唯一了解李晋元过去的人。我不能认为你是无意中说漏的嘴，因为这件事始为人知恰好是在支部第一次讨论李晋元入党问题的关键时刻。就算你不认为那是件很严重的事更多的时候还觉得有个有趣的聊天材料，你也应该明知在那时刻谈论这件事会对李晋元选成什么损害，我们党的一些基层干部对一个新党员的个人历史是否洁白无瑕记有的近乎病态的偏执标准是人所其知的。”

“你这么说似乎我跟李晋元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你既然处处表现得象个天眼通，你就应该知道尽管我中意的人不是象李晋元那样的人，但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和睦相，没有发生过足以引起深深嫌恶的涉及到重大利害关系的冲突。我可能并不象他喜欢我那样喜欢他，但我也犯不上象对仇人一样地去玩他，即便他有所得我也未必有所失。”

“你是个对别人的成功完全持心平气和或赞许态度的人么？你敢说你不是个自视颇高并且也希望别人这么看的愤世嫉俗者？要是一个人对你说你其实并没有你自己认为的那么非凡，其实只是千千万万委琐的小人物的其中之一，你难道不会怀恨在心？特别是这话出是你一向引为知己的老朋友之口，你肯定恼羞成怒并永远不会原谅对你说这话的人因为话出自他口更有份量，真理的成份更大。应该说李晋元对你说这种话很造次、很唐突，他不明白就是再推心置腹的朋友互相交换看法时也应该把握分寸，把界限保持在对方自尊心能

够容忍的程度内。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他，他的确是无意的喝了一些酒，酒酣耳热的酒桌上气氛又很热烈，朋友们都显得非常诚恳，互诉衷肠，谁要是不说点心里话就有些不够意思了，当时你们是互相搂着脖子交谈的吧？”

杯盘狼藉，酒瓶林立。

一群穿着崭新、没佩领章帽徽的陆海军制服的年轻人两眼发直、满脸通红地围坐在一个凌乱的房间内圆餐桌旁。大多数酒瓶已经喝空了，但他们每人面前的杯仍满斟着酒。他们一边一齐用筷子有节奏地敲着碟子行着酒令，一边互相大声发着宏论，争着打断对方。所有人的舌头都好象短了一截，说话颠三倒四。

“北京的火车就要开。”令家说。

“往哪工开？”众人问。

“石河子开。”

“石河子的火车就要开。”一个要去新疆石河子股役的陆军新兵接过令，昏昏地说。

“往哪儿开？”

“屋里开。”

“违令违令，罚酒。”

众人七手八脚灌了那个要去石河子服役的家伙一杯。那个家伙打着嗝儿、闭着眼睛摇头晃脑地说：

“海口开。”

“海口的火车往哪儿开？”众人又一齐盯住一个要去海南岛服役的海军新兵。

“天上开。”那个家伙也喝得差不多了，晕头转向地说，也被大伙罚了一杯。

“喂，你，”被罚的家伙满嘴白沫地指着一个也穿着新海军制服、端坐在那里盯着自己酒杯出神的小伙子说，“你怎么那么油，老罚不着你？你不是顶崇拜那个喂鲨鱼喂出事迹来的邓世昌，那丫的可是海量，要不怎么那么高兴往海里沉。”

“谁说我崇拜他？我压根儿对他没那意思。”

“那你崇拜谁？”一个穿陆军制服、脸嫩得象婴儿屁股的小伙子懵懵懂懂地问，“你总得崇拜个谁，也不能让人家白立那么国英雄好汉。”

“就是，那英雄也不得其所呀。”另一个不顾令，始终不停喝着酒的小伙子傻笑着说，“名人们岂不也白忙碌了一生？”

“我谁也不崇拜。”被问的小伙子翻着白眼生“崇拜那傻×干吗？在我看来那个人全是傻×，崇的和被崇的。”

“就你不傻！”一个坐在桌子另一边拼命往嘴里挟菜也穿着海军制服的小伙子说，“其实你最傻，傻得逼人！”

他撂下筷子，端着酒杯坐到这个小伙子身边伸出胳膊搂着他脖子，直接对他脸上喷着酒气说：

“哥们儿，我不说真对不起你，你坏事就坏在从来没人老实告诉你：你是个什么东西。别看你一天到晚埋头苦干，读这个学那个，弄出一副胸怀大志的矜持样子，其实你最终也不会有什么出息。你智力，体力都属中下，也从来没见你有个好运气；咱们这伙人谁都能干出点名堂，独你板上钉钉一事无成。你好想想，认真地想想，你自己说，你说穿了是不是个傻帽——还是最普通的那种傻帽——你就踏踏实实当个

傻帽得了，那样你还可少沾上点本来属于聪明人对你一点用处也没有的苦恼。”

众人大笑，拼命地敲击碗碟。

“真的，我一点不是喝醉了酒胡说，我很清醒，真是发自肺腑跟你说这番话。你一辈子都不会实现你的任何抱负，不管是事还是爱情，你想得到的永远得不到，因为你不具备那能力，你也就是凑和活一辈子。”

“高碑店的火车就要开。”一个穿陆军制服的小伙子敲着碗大声说。

“往哪儿开？”众人齐声喝问。

“傻×开。”

大家看着我齐声笑，我也笑，笑声突出地刺耳。我把李晋元的胳膊从我脖上拿开。

“他是傻×那你呢？”一个人问李晋元，“你将来能混出个什么头角？”

“我？要是不退伍也就混个海军司令吧，将来你们在座诸位的儿子要当兵可以来找我。”

“狠——！”

“如果你仍然不承认这件事实际上是多么深地刺伤了你，那就让我再做一个小小的注脚，证明你从来没忘过这件事。前年八月份的一个炎热的中午，你到过‘丽宫’冷饮厅吧？”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单立人，他若无其事地继续说：

“你是去见一个叫田圆的姑娘，她是你新交的女友。三天前，你们曾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吵了一架，可以说起因是

由于她的任性。她很不理智地就你的人品发了通带侮辱性的见解，使你当场翻脸，拂袖而去—— 你显然不打算再容忍这一套。田圆很快就后悔了。她并不想中断和你的来往，那天约你去‘丽宫’就是为了向你道歉，诚心诚意地想挽回你们的关系。你原谅了她，你也怎样珍视存在于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但同时，你还说了一句话。”

“丽宫”冷饮厅一片嗡嗡的低声说话声。

吊扇在旋转。

我和田圆隔桌相坐，每人面前放着一杯带麦管的粉红色冰激凌杨梅水。她怯怯地望着我，忐忑不安的期待着我的反应。

“我早就不生气了，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

她笑了，快活虽释重负地笑了。伸过手轻轻触我放在桌上的手掌，象抚一只易受伤害的鸡雏。

“我不该惹你伤心，我下回再也不那样了。”

“再也别那样了，我什么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别人的蔑视—— 我最恨那些蔑视我的人！”

我哆嗦着，拿烟的手情不自禁地抖着。

“你怎么知道？田圆决不会对你讲，当时你在那儿？”

我从座位上拧过身子往后面。身后的桌上是一对带孩子的年青妇女，正在一匙匙喂张着嘴仰着脖子拿玩具站在地上的儿子吃酸奶，象喂一只小鸭子；右边是三个喝着冰水低声

交谈的女学生；左边是两个默不作声坐着抽烟的长发小伙子；其他桌上散坐着一对对情侣聚精会神地低语；倚着冰柜站着的女服务员一脸疲倦，厌烦的神态。

吊扇在天花板下飞快地旋转。

“重要的不是我怎么知道的，而是你是否说过这句话。”

“我那句话不是针对哪个人说的。”

“你是指一切曾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对你表示过蔑视的人。”单立人尖锐地说，“这些人你一个也没忘记。李晋元算什么，对他略施报复既不过瘾也谈不上什么快隐。真正凌辱过你的那个人还逍遥自在地活着，这个仇不报，怎么能消你心头之恨？”

我感到闷。这个房间是这么高大，不管门窗关得多严，仍有气流在暗暗穿行、回旋，我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你为什么迄今一直不结婚？”

“没房子。”

“我们国家有多少人是先有了房子再结婚的？这是理由而是一个托辞。”

“我不结结婚……”

“你很爱田圆是么？她也很爱你。对她你没什么可挑剔的，无论用何种眼光看，她都是个品貌出众的姑娘。就我个人的看法，她毫不比周瑶逊色，甚至在不少地方还略胜一筹。这样的好姑娘是每个小伙子梦寐以求的，要说她有什么令你不中意不配做你的妻子那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要说因为没房子什么的就不能和她结婚那也是说不过去的，这样的好

姑娘就是一切，谁得到了她也就不会再希求别的什么东西了。”

“我不想结。”

“对，这正是你不结婚的原因，你不想！是什么妨碍了你和田圆的结合？”

“你明白不了。”

“恰恰相反，我很清楚。还是让我们举两个例子来揭示横亘在你们中间、使你们不能结合的那个臭气熏人的阴沟吧。”

“你尝尝我烧的菜。”

当同事们围坐在食堂的方桌旁，各自掀开在笼屉上蒸得热气腾腾的自家的饭盒时，他好心好意，不无骄傲地把自己的肉烧鸡蛋土豆推到一个漂亮的女同事面前。

“你也会烧菜？”那个女同事嘴含着匙子，看看满饭盒油汪汪、枣红色的肉块鸡蛋红色的肉块鸡蛋土豆吃吃笑着说。

“男人烧的菜有时比女人烧的不知香多少，虽然烧菜往往被视为女人拿手，但大师傅十有八九是男的。”

“那我就尝尝咱们大师傅的。”女同事用匙子在饭盒里拨拉来拨去拣了块肉放进嘴里，只咬了一只便吐了回去——吐进饭盒，伸出舌头啐着嚷：

“真难吃，你放了多少糖，甜得都腻了，这又不是蜜饯。你只配当个饲养员。”

他变了脸，把匙子当啷一声扔在桌上，盯着那个女同事。

另一个女同事看了看他的脸色，伸过匙子：“我尝尝，我就爱吃甜的，没准正对我口味。”

“你别吃。”他粗暴地推开这个女同事的匙子，扣上饭盒

盖。

“怎么啦？”

“没怎么，她把菜弄脏了，我不能再给你吃，这菜只能倒。”

“这有什么，我觉得没关系。”

“我觉得有关系，这菜里有她的口水。”

“那你吃我的菜。”

“我也不能吃你的菜，我不能白吃别人的菜。”

“何必这么死心眼！”

“我就这样。”他仍用眼睛盯着那个吐掉他的菜的女同事。

“别生气。”那个造次的女同事脸通红。“我没说你的菜不好，只是我不太爱吃。”

“滚，滚你妈的。”

“真妈可气！”他把手里的书往桌上摔，站起来在办公室走了两圈儿，回过头对寻声抬头望着他的同事指着桌上的书说，“我简直看不下去了，再看非把我气死。”

“书里写的什么，把你气成这样？”

“你看看你看看。”他快步走过去拿起书，伸到同事眼前胡乱翻着。“这么多罪行累累的战犯，全给放回国了。本来枪毙十次也不多的，徒刑都没服满就赦了。”

“这有什么？”同事翻着书挑着看。“我觉得无所谓，战胜者总要宽大点才显得有风度，一个大国，肚量也要相应大。”

“可这帮家伙干了多少坏事，杀了多少人，当时他们可没留什么情。”

“过去的都过去了，覆水难收，再多杀一些以也不能使死

者复生。冤家易解不易结，还在随将来的双边关系，和为贵。”

“不把过去做一个了结哪里谈得上将来关系的正常？我坚决不同意这种抹稀泥的作法。善恶不明，该惩不惩，害人的得不到刻骨铭心的教训，受害的也老觉得谁欠了他什么。事隔多少年，一有摩擦就提醒人家欠的情，不管与过去有关没关让人家抬不起头，人家也不高兴。噢，合着你当时的宽大就是为了留个小辫子老揪着，不如杀了痛快。我杀了你的人，你也杀了我的人，旧债一笔勾销，咱们现在谁也不欠谁，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别跟我道歉，我也不原谅你，一报还一报，大家干净。”

“你太可怕了，我可不敢得罪你。”

“要想天下太平，只能这样。要是所有侵犯别人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受到猛烈地毫不留情地报复，他们这样干时也就不会肆无思惮了。”

“你已经知道你是什么人了吧？”单立人忧郁地望着我。“要是有人说你对那些指害过你益和尊严的人干了什么——无论干了什么也不会有人惊讶。”

“你要有证据。”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是狼和我吃了羊是两回事。”

“拿出证据很难么？”单立人问我，随即自己摇头否定。“不，不难。对我们来说，最困难的是认出来谁是徒具人形的狼。要证明狼吃羊是很容易的，至于怎么吃的羊，那只是技术性的问题。”

你被送到一个偏僻港口的隶属工程船大队的一条挖泥船上后规规矩矩地服完了兵役，就象一个万念俱灰的人听天由命地屈从了环境的变化。那儿的人对你印象很好。在他们看来，你只是个羞怯、无害、有些平庸的人，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猜不出你究竟是犯了什么过失被发放到这个儿苦地方来——这样的人能有什么过失？不久，你退役了，从那些熟知你过去、始终警惕地注视着你的军官们的眼皮底下销声匿迹了。你的第一个目的基本达到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接踵而来不断发生的一件件更耸人听闻的事的扩散，被人们遗忘了。没人再谈论你，那些亲自处理过你的事的人记忆中将你湮灭、尘封了；人们需要经过提醒，才恍惚记得很久以前在海滨大道一个男兵和一个女兵之间发生过什么纠纷。

你回到自己的家乡，在有几百万人生活象个大峰巢似的城市中找了个办公室的清闲工作，象其他小职员一样忙忙碌碌，饱食终日，完全不引人注目地生活着。你开始谈恋爱，象所有百无聊赖、无所用心地城市居民一样挑挑拣拣，在一筐同品级的西红柿中拣出一些看上去似乎比别的西红柿要饱满、新鲜、完好无损的放在秤盘上称。你是这样的平淡无奇，以至不管你说了些什么，流露出些什么危险的想法谁也不会往心里去，只是一笑置之。你就象生活浊流上一层厚厚的油垢中的一滴，谁也不会把你同这浊流中的哪怕是微波细澜联系在作你甚至能和办公室里那些和你一样闲得难受的同事讨论怎么才能不留痕迹地杀人丝毫不会引起怀疑。

“刀刺斧砍肯定是不行，血溅得四处都是，凶器也难以处理，很难不留线索。从楼上往下推也不行，在咱们这种人口

密集的城市，要是在自己家你简直没机会和你想干掉的那一起呆在一个空房子里。况且你要把对方骗上楼，你还得和她接触，产生信任，接触就难免不被人看见，你作出的种种和她素无瓜葛的假象就前功尽弃。投毒也不行，不是特务或搞售的人几乎没有可能弄到无色无味、毒效很强的药。安眠药嘛，象咱们国家的其它商品一样，总有个质量下降和假冒真货的问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灌下一百多片，睡一觉又醒了。其实这些招都有一个不可救药的致命缺陷，很容易就让人看出是他杀。如果被看出是他杀，不管警察多笨，总有落网的可能，你不能把侥幸心理寄托在警察无能上。要想完全无恙，最好的办法就是使人认为这人是自杀，起码也是事故。让人相信死者是自杀很困难。自杀的人总爱留份唠唠叨叨的遗书。象咱们这样的业余杀人犯根本没技术把死者的笔迹模仿得维妙维肖，漏洞会大的把自己一下就暴露了。事故死亡嘛，见的是车祸和淹死。克格勃好象挺爱用前者—— 起码电影上挺爱这么表现。但那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社会。咱们这种社会主义国家想偷辆汽车，再在大街有目的地撞死一口子逃之夭夭，光技术问题就有一大堆：先得花一千多块钱学会开车；再得有运气偷一辆车—— 咱们毕竟不趁多少车；岩后还得会开着飞车钻胡同—— 这本事一般的老外都不具备—— 想想头就疼了，还不如开车胡撞一气省事。乘下的唯一可行的就是淹死。自个淹死和被别人拖下水淹死如果当场没人目睹的确是没有什么区别。游泳淹死又是那么稀松平常，每年全团都得死一个团，没人会感到奇怪。这也不需要什么技术准备和借助工具，只消你有一身好水性好肺活量，憋足气一个猛子扎

下去，潜至目标身下紧紧攥住她的双脚一沉……几分钟就齐了。在水中她有劲也使不上，再挣扎也不会给自己留下什么搏斗的伤痕。”

你正好有身好水性采取什么方式行动这个问题也就很快不成为问题。当你认定十年韬晦已足以使人们忘却你和你下决心干掉的那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你便开始行动了。

“你是谁呀？我怎么一点也认不出来了？”老态龙钟的唐执玉眯着眼睛看背光站在房门口的这个年轻男人。这个高大健壮，堵在门口，几乎完全遮住了光线，看上去只是一个轮廓模糊的黑影。

他低声说了他是谁。

“啊，”唐执玉布满老年斑的分露出多皱的笑容。“是你。你怎么隔了多年才来看我—— 当年你为什么就突然不来了？你二爷爷去世了，这儿也没有当年那么热闹了，没人来，只剩下我一个孤老太太了，难为你还想着我。”

他环顾四周，人去屋空，似乎就在一瞬间，当年那些在这间房子里走动、谈笑的男男女非便远遁了，而那些来不及随着人去四散的说笑声、器皿磕碰声却依然附着、凝结在房间的四壁。一有触动便锵然回响、汩汩流动。

“和你常来那时比，这儿的变化多大呵！”老太太颇动感情地说，“那时你们还是孩子，我们正值盛年。现在你们长大了，我们也要行将就木了。你还好么？出海还晕船么？”

“不，我已经退役很多年了。”

“看，我真是老糊涂了，老忘了这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您这些年倒没什么变化。”

“我们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了,你们这些年怕是早大变特变了。当兵已经不时兴了吧?那时你们真是争先恐后地去当兵。”

“我们那会儿当兵的人现在恐怕都脱了军装,真不知我认识的人里还有没有仍然当着兵的。”

“怕是没有了。小周瑶也好几年前就退了伍。她，你还记得吧?”

“想不起来了，那时在您这儿遇到的人太多。”

“怎么会想不起来?她是孙艾那边的亲戚，挺秀气的一个女孩子，也是海军。当时我家进进出出的军人不少，可海军就你们两个。我记得那时我经常让你送她。”

“印象不深了，那是哪一年呀?她结婚到这里旅行，还到家里来过，送过糖。她好像嫁了个做生意的，又黑又瘦，岁数也很大。我非常不喜欢那个男的，一身坤滑习气，老是叨着烟卷，牙和手指都熏得焦黄。我记得他的烟都是那很呛人的外烟。”

“她干吗要嫁一个这样的人?”

“天知道。也许那男的有钱吧，现在的年轻人不是都在搞钱。噢，你结婚了没有?”

“还没有。不过，很快就结。”

轮船起锚南行，一路乘风破浪。海水浩荡，大陆绵长。日出日落，一个城市在天水尽头隐没，一个城市在海天之际出现。

——这个以度假胜地闻名的岛屿和一水相隔的楼厦林立

的海滨城市就象一对浸在海中、互相依傍的年轻母子。

水淋淋的街道，水淋淋的树；每条街都是狭窄、弯曲、起伏不定，没有车辆，所有人都在步行；街两旁一家家凹进去、完全洞开的商店很冷清,每个柜台后面都站着一个苗条白皙、毫不动人的姑娘，象是一个平庸的母亲的众多女儿。

道旁出现黯淡、坚固、石刻饰纹繁的中已合璧住宅。每幢住宅的百叶窗和铸铁大门都是紧闭的，庭院荒芜，暗绿色的爬藤植物覆盖了整幢房子。我边走边看着扇大门上的门牌号。我停在了街角一个红砖小楼的院门口，院里花草茂盛，露台寂寥地摆着一把被雨淋得湿漉漉的高背藤椅，一楼开着的百叶窗里窗帘飘拂。我转身走进街对面一个占了半条街的林密院深的旧宅邸。

客房是二楼一个有龛阁般的壁炉的大厅，双人床孤零零地摆在地中间很窄小。透过有铁栅栏的宽大窗户可以看到树丛间的一段海滩，白浪时而在视界舒卷；也可以看到左边院墙外街对过的那幢红砖小楼的院内和一楼窗帘飘拂的房间的室内一角—— 红木条案上的一架电话机。

你拨了你从唐执玉那儿要来的电话号码，一手攥着听筒眼睛盯着街对面的那个房间里的电话。风雨吹打着窗外一株榕树的千枝万叶；涛声灌耳，犹如喧嚣汹涌的海水涨至窗下。黑色的电话机毫无知觉似的蜷伏在条案上，你简直想替它去大声吼叫。终于，一个碎花睡衣裹着身躯出现在窗帘飘佛的

缝隙间，黑色的听筒被一只白皙的手拎起。

你的喊叫在宅邸里此伏彼起地回荡，象是无数个男人在海涛深处呼救，闻者无不面面相觑。

从餐厅的帐单看，那天晚上你要的都是双份。服务员记得和你同桌的人中有一个面色苍白的女人，虽然就餐的人都是那么呆、冷漠，默不作声地吃自己的饭菜，很难看出他们谁和谁有关系，谁和谁素不相识。那天晚餐你只要了雾瓶啤酒，据服务员回忆，有一瓶还原封未动，你就是个孩子也不会喝得酩酊大醉。

当走在山道时你是清醒的,步态踉跄是因为道路坎坷,语无伦次是因为林涛怒吼使你的声竟断断续续。停了风未住,当你和你的同行者来到海边时，浪涛正铺天盖地奔腾而来，黑压压一望无尽，象是你如约前来的同谋者的严阵以待。你在黑暗中攥住了她的手，她一哆嗦。如果说这时她还以为这是动情地触摸，当你随即攥住她的另一手时她便明白了这一攥的不祥含意。海在骚动，浪头虎跃，咆哮震天的涛声盖住了她的叫喊。你挟持着她一步步向海里走去，受到海湾两端崖壁阻遏而激荡横流潮水冲得你们东倒西歪。一道浪波在你们面前蓦地立身掀起，随之倒银山倾雪墙，淹没席卷你们而去。

这时海面可能出现了月亮，如箭如帚的疾风吹散赶跑了翻卷的乌云，又大又圆的月亮象一个灯笼悬在黑浪滚滚的海面上。一个黑黢黢的人头出现在度了银的波中，向岸边缓缓移来，很快一个轮廓毕现的男人身躯从道道滚动的浪潮中站

立起来，跌跌撞撞走上沙滩。他回首眺海，但见海已萎缩远退，浪呈一线。

朦朦昏月下，他的脸颊闪闪发亮。

落日在海面溶溶伫立，流溢出灼热，血红的大量液体，海、岛、树丛、楼宇房舍无不浸透尽染。房间内笼罩着稠密的金橙色的余辉，家具什物都显得朦胧绰约。我感到幽大的房间四角有某种无形的东西逸放出来，弥漫相连，缓缓向我聚拢压迫而来，犹如一支巨大的气泵无情的灌注着空气，空间膨胀了，我缩瘪了。

我来到街上，街上很热闹。商店明晃晃地一间挨一间，人群川流。海鲜馆门前五亮的灯泡照耀下的玻璃水槽内游动着鱼鳖蟹虾，鳞片闪闪，晶莹剔透，输氧管使水面不时冒出一串串气泡。摩肩接踵的人们大声说着铿锵的方言，和小贩的叫卖声、油锅的爆炒声混杂在一起，形成嘈杂滚动的声浪。那无形的物质仍从四面八方、天上地下、街巷店堂排放出来，升腾缠结，愈来愈密，愈来愈沉，紧紧地书目着我的身子。

一家装璜豪华的旅游酒店的游艺厅内，孩子们的欢笑声和花花绿绿的电视游戏机发出的模拟激光导弹的“嗖嗖”飞行声以及击中目标的不断爆炸声响成一片。我在不断的爆炸声中走进一排哈哈镜，忽而瘦长如柳；忽而矮胖如坛；一刻有腿无身；一刻有身无腿；眼突似金鱼；嘴咧赛血盆；最后，头象一个充了氦的气球，圆大飘荡起来。

餐厅里的晚宴已进行到高潮，张张餐桌菜肴缤纷，酒色

绚烂。进餐者杯晃交错，饕餮失态；一张张胖脸油光锃亮，喜气洋洋。

黑暗舞厅内，人们正疯狂地跳着舞，扭动着身躯作出种种怪异夸张的姿态。一束激光不断射在舞池上方正中不停旋转的金属鳞片球上，无数绿斑飞舞在舞厅四壁和天花板上。爵士鼓快速、令人心惊肉跳地敲着震耳欲聋的节奏。音乐沙哑、高亢，刺耳地无律抖动，犹如万马乱崞踏地；犹如沸腾的熔岩在水下猛烈燃烧，脱枷解缚，顿刻间便要冲决而出，一泻千里，在所到之处遍地燃起冲天之火。

我要吐了眦目迸裂，口齿供露。

电子合成器丰厚的琴音中发出排山倒海的啸声，禽兽呜咽，潮水漫卷，山岳崩坍，大地开裂。舞池上空各种开关的灯开始旋转，四壁形成一个巨大的环形银幕，交替出现一幅幅缓缓移动的画面；转动的星空、奔流的大海、壮丽的山川。

我象一列全速向前行进、失去制动的重载火车一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脱轨而出，笔直地冲进大海—— 波涛吞没了我。

舞厅亮起一只一闪一闪光线强烈的宇，整个舞池陷入骤明骤灭的氛围，舞蹈着的人们的动作被分解成一个个跳跃的造型。四面八方射来的激光集束照在人脸上就象一道闪电蜿蜒爬过，每个人都在可怕地狞笑。

门铃响了，周瑶抱着脖项上系着粉红绸带的雪白的波斯猫走过廊道打开门。站在台阶上的是本街派出所的民警小丁和一个有着胖嘟嘟脸蛋的老警察，小丁向周瑶介绍他姓单。

“我先生不在家。”周瑶一边礼貌地把两位警察让进客厅一边说。她已经是位保养得很好、体态丰盈的笑妇了，依然栗黄的头发又浓又密，在脑后盘了个松松的大发髻。“他回下边探亲去了，他的事我都不知道。”

“这次我他不是找他，是想找你了解一件事。”

周瑶的右眉向上挑了一下，冷淡地抱着猫坐下，不置一词。

“今天傍晚有个人到我们派出所投案，说他昨晚在海边把你杀死了。”说到这儿，小丁禁不住微笑了一下。周瑶仍是面无表情。于是他也不笑了，干巴巴地说：“恰好晨我们在海边发现了一具溺毙的女尸。他坚持说那个女尸就是你，正是他把你淹死的，这是他蓄谋已久的事情。他详尽地讲述了你们过去的一些龃龉，可以说，嗯，绘声绘色的描述了他是怎么，采取什么手段把你杀害的。”

周瑶抚了抚波斯猫长长的毛。小丁颇有点尴尬，这种谈话实在是有点荒唐。

“当然我们知道那具女尸不是您，也不可能是他杀的，谁也不是，那个女孩子是自杀的，有一份挺工整的遗书，因为失恋。这事你可能也知道了，岛上都轰动了。”

“我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不去管它。”小丁急急地说，“反正你好好活着呢——我们倒不是捕风捉影、疑心重重，可那小子说得太象了，有鼻子有眼儿，简直不由人信，也不该有人敢和公安机关开这么大的玩笑——知道公安机关厉害的人都不敢。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慎重点，没准这是一件我们尚未掌握的案子

……”

“我不用说什么了吧？”周瑶看着局促不安的小丁缓缓地说，“事情既然这么清楚，明摆着。”

“当然您不必说您没死了，我们都已看见。”小丁觉得自己又说了句废话，懊恼地皱皱眉。“问题是这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干，他发疯了，自个给自个栽这么大的赃；太太平平的日子过腻了，想出风头？可当杀人犯又有什么好处可捞？就算到了名字能上回布告，万人争睹，臭名昭著，可名声带来的一切不方便你也根本来不及享用呀。于是我们反复盘问他，终于发现他既不是幡然悔悟也不是精神失常，实际上他是被一个人逼得走投无路才不得不来投案以求解脱时。这个人在海边女尸被发现后便以警察的身份审问了他，用种种可以追溯的事实之间存在的逻辑明了他不但有动机而且也具备手段杀您，您没死真是奇迹！噢，对不起，我是说除了您没死其它一切都是那么无懈可击，简直显得您没死是出人意料的。”

“没发生的事情并不等于永远不会发生。”

“对。”小丁看了眼姓单的老警察，抢着说，“预防犯罪也是我们公安机关的责任。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件事究竟在多大强度上是可信的。毕竟我们只听到了一面之词，而那个警察显然是冒充的，他冒充的不是别人，正是老单同志——也不知他在哪儿耳闻了老单同志的大名。但这也不是说他说的一切都没有价值，连当事人也懵了么，信以为真。那小伤子还是个有文化的人呢，必定其中有触目惊心的事实。”

“您认识这个人吗？”单立人实在对小丁的絮絮叨叨不耐烦了，截断话头径直向周瑶发问，他把那个小伙子的姓名告

诉了周瑶。“你们过去是否曾在一起当兵？你当过兵？”

“是的，我当过兵，海军。”

就象无法把眼前这个红润的笑妇同淹死鬼联系起来一样，单立人也无法把周瑶同兵联系起来。她身上简直一点当过兵的影子都没有。但她一一承认了她在海军的履历和与林时跃的间接属关系。谈到所谓“旧日情人”问题时说：

“这纯卒是一种经过歪曲的臆想。我认识他，但从没关系密切到暧昧的地步。就算当时我们互相存过这念头，也从未表现出来，这在当年部队生活的那种气氛中是不能想象的。那时我们又年轻又纯洁，充满理想和憧憬，都用最高尚最严格标准要求自己，那是一个已经逝去的年代的浪漫。”

周瑶仍旧冷淡地抚着膝上的猫，声者显得倦怠、庸懒、刻板。

“那时谁要说‘爱’，都会让人感到是一种亵渎。”

“那么你们是不是常在一起游泳，看电影？”

“是也不意味着我和他的关系与众不同。当时我有一大群在舰队各单位的老乡和朋友，大家经常一起游泳、看电影，甚至手拉手。都是孑然一身出来当兵，萍水相逢，无芥无蒂，谁也没想得更多——那时人人都很简单。”

“海滨大道树下茶座、千人围观、军官和纠察队干涉是怎么回事？”

猫从她膝上蓦地跳下，一溜烟跑了。她象被人冷不丁揭了伤口上的痂，浑身绷直了。

“当我们回忆过去时总是有意无意将其美化。”单立人说，“一个生活平淡乏味的人总是喜欢想象自己过去曾有过热烈

动人的时光。我不否认那时你们是纯洁的，但即便是，那时你们也不是真空罐里的无菌儿。不管你认为自己那时有过和现在相比多么不同的境界，据我们掌握，起码他并不是象你说的那么简单、天真烂漫。”

“不管在你们看来他是什么人，反正我坚信他决不会因为我们在大街上吵嘴便起意杀人。”

“据说，”单立人温和地说，“他曾因一件比吵嘴更微不足道的事，一次酒后失言，便对人报复——他巧妙地使李晋元入党的梦想破灭了。”

“你确定一个人是否有意杀人就采取这种道听途说的工作办法吗？”周瑶睁圆眼睛问，“这么干那还有谁能说自己是无辜的？我真怀疑那个人并不是冒充的警察，这简直迹近设网陷害。”

“我们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当然不会这么草率，我们的工作方法也不会尽如那个人所为，难道我们现在不正是在审慎结查这件事的真伪？那个人确实是个冒牌货，但他网罗的一些事实又是那么不容置疑，我们不得不慎重对待而不能一笑了之。”

“这种干法使我想起了一些可怕的人和事。”周瑶闷闷不乐地说，“他们到处找人证实一些孤立、零星、符合他们愿望的事实，左挂右连，简单演绎，以图得出置人于死地的结论。”

“你为什么坚信他不会杀你？”

周瑶垂直眼睛看着单立人。

“看，除非你有事实能证明这根链子并不是环环相扣，否则我即便不能轻易相信那个家伙的结论也怎样不能相信你的

说法。我认为那样一个侮辱是足以使一个狭隘自负的人怀恨在心的。这不难理解。”

“那我就告诉你们他为什么不会怀恨而恰恰相反吧。”周瑶叹口气。“我不愿意说这件事，因为委实无聊。在海浪大道风波之前的一天，我无意中发现我的朋友和一个当地的姑娘有着和我类似的关系。我上街买东西，在一家饭馆和他们相遇了，懂吗？面对面的，双方都很尴尬。我并不是无端和他冲突的，受亏待的是我不是他；海滨大道的事之所以弄得不可收拾责任也不在我。他没理由恨我，不管是那时还是现在——特别是那时，这种发现都会被认为是不可饶恕的背叛。”

“你的意思是说合理的解释是他不但不该他而应当负疚。”

“他不是个厚颜无耻的人。如果论杀，也应该是我杀他。”

“懂了，就是说你们之间的确存在过那种我们称之为‘爱’的玩意儿。”

周瑶俯身抱起又轱轮着亮晶晶的眼睛遛达回来的猫，低头抚它的毛。”

单立人最见不得女人的眼泪，把眼睛向别处。小丁也低下头，揪着自己的裤线。

“顺便再告诉你们一件事。”周瑶低着头说，“海滨大道事件发生生他调到新部队就开始到处跟人说我死了因为他的责任，但那个故事和这个不一样。那个故事里他是和我一同乘车，车翻了，我们全摔在冬天水库地冰面上，我滑到冰层薄的地方便破冰沉了下去，他卑鄙地爬着逃生了。这个故事同样使很多人信以为真，因为我们舰队的确出过一次类似的翻

车事故，死了一个女兵，但那是在我们入伍之前。”

“不打扰您了。” 单立人站起来。” 很抱歉麻烦了您半天，我们的确没想到事情竟会这样。” 他对小丁说：“我看你们该采取点措施不要老任着那个失了业积习成癖的专爱臆想的家伙乱跑乱窜，该送精神病院就送。”

“送过。” 小丁分辩说，“没两天人家又把他达了出来，谁也不敢留他。他在精神病院一会装警察，一会装罪犯，搅得大夫到病人都不得安宁。”

“这可真叫人头疼。”

来到门口台阶，单立人问周瑶，她已平静如初。

“他打电话约你吃饭，你为什么拒绝了？直到今天还不肯原谅他？”

“我早无所谓了。我只是不想让他看到我现在的样子。顺便问一声，他怎么知道您的名字？”周瑶目光黯淡地看着单立人。

“大概那天电视新闻表扬我们老单来着。”小丁说，“你说呢？老单。”

“可以这样推断。” 单立人望着灰蒙蒙的天一眼，慢慢走下台阶……

玩儿的就是心跳

一

夜里我和几个朋友打了一宿牌。前半夜我倍儿起“点”，一直浪着打。后半夜“点”打尽了，牌桌上出了偏牌型，铁牌也被破得稀哩哗啦，到早晨我第一个被抽“立”了。我走开想眯一会儿，可脑子乱哄哄的既清醒又麻木，一闭眼就出现一手手牌型，睡也睡不着。这时院里收发室打来一个电话，说有我电报叫我去取。我懒得去就叫他在电话里把电报念一遍。电报是从南方一个城市打来的，内容是“我友某某偕某某乘某日某次列时车到京新婚旅行望接望热款待如款待我本人”，落款“明松”。

我撂下电话就冲拿着一手“拒人”牌美滋滋地边喝茶边劝要“推”牌的庄家“打下去”的吴胖子抱怨：“准又是你干的屎事，你在外地诱完妞儿，全留我的地址，你塌实了人家有事全扑我来了—— 我受得了么？”

“别赖我，啊，”吴胖子问清了电报落款说，“我哪认识过敢叫‘明松’的人。你自己一出门就瞎宿舍瓷，逮谁给谁留地址，是人不是人就跟人家拍胸脯：以后北京有事尽管找我。

得，人家真找来了—— 你又傻了。”

我问在座的几位谁还记得“明松”是谁，大家都说不知道。“哪有好人叫这种名字。”刘会元一边凸着牌一边说，“明松不认得，‘明灯儿’倒认识几个。”

大家乐：“爱谁谁谁吧，甭搭理他完了。”

“那哪成？”我说，“还不知道新娘子长什么模样哪能就完了？”

“黑心！”大家说，“—— 狠！”

我乐着去找列车时刻表，查出那次列车到站时间—— 还有一小时就到了，忙去穿鞋换衣服。

“要是有人或电话找我就说大帅康临时有个会我去了，有事到那儿找我。”

“皮裤衩穿了么？别到那儿警卫不让进。”

“要是男的我们给丫打出去，要是女的我们可就当场没收。”

我在鞋盒子盖上写了几个粗字，全是方言。举着它迎着人流在车站口。出站的和接人的路过我身边都看我，就象看傻子。房屋上，我也的确傻，顶着凛冽的寒风在车站广场站了两个小时也没人前来相认。车站在秩序比我想像的还要混乱些很多列车点，那些早晨就该到站的列车这时正陆续到站，和中午正点到达的列车混在一起。各车次的旅客潮水般地同时出站，根本没法根据车站预告判断那些人是你要搂的那次车，只好一拨拨地问。我把鞋盒盖举到每一对看上去比较体面的青年男女面前，并用热切、期待的工看着他们，最后甚至不再挑剔他们的长相，就是女的丑些也凑上去，仍然一无

所获。我已经精疲力竭了，这时遇到一个朋友，他来接女友。他指点我去看一下车站悬挂的到站列车时刻表，我才发现我在家看的那本列车时刻表是过期的，按新的刻表，我接的那班车还有两个小时才到站。

两个小时比较讨厌，如果回家的话到家喘口气儿就得往回踅，如果站在广场干等又实在漫长不堪忍受。我出来穿得很厚，这时已被寒风吹透，脚趾头都麻了。我得找个暖和的地方吃点东西。彼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车站附近所有的饭馆都挤满了人，嘈杂喧嚣抢饭似的。桌上堆着一摞摞油腻腌的剩碗盘，汤菜汁漫席横流，那股味一掀棉帘子能顶人一跟头。于是我坐了一站车，到崇文门一带的繁华街面找馆子文儿的馆子这时候人也很多，但秩序井然，餐具和食物也还大致干净，价格称贵但看上去起码不恶心不熏脑浆子，我在一家店堂明亮温暖的快餐店吃一盘所所谓的意大利面条，喝了碗所谓的美国汤，然后买了罐真正的中国啤酒坐在靠窗的座位泡时间。邻座一伙也在喝酒泡时间的男女中的一个男的冲我点头，我也冲他点头，他拉开一张空椅请我过去，我端着自己的酒笑着走过去坐在他们一桌冲所有人点头。

“你最近干吗呢？” 那男的笑着问我。

“没干嘛印度洋没事。” 我也笑着问他，“你干吗呢？”

“也没事。”那男的说，“好久没见，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南边。”

“喔喔。我含糊其辞地应着，盯着同桌一个颇有姿色的姑娘看，她正跟旁边一个大胡子男人调笑。

“听说你发了，大把的钱。”

“没有没有。” 我看第二个姑娘，觉得她长相一般。

“发了就发了嘛，别不好意思。”

“哪儿的话，发了成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倒想发，发了我还在这儿坐着？” 第三个姑娘象个冻柿子霜里透红。

“你这人没劲，跟哥们儿不说实话。”

“真的真的。” 我收回目光，看那男的。

“人家都见你了，拎着一皮包钱在广州开房间，就上个月，是不是谭丽？” 那男的对那个颇有姿色的姑娘说。

那姑娘正眼瞧瞧我：“你就是万言。”

“这倒没错时我嬉皮笑脸。

那姑娘没笑，挺正经地问我：“你认识沙青吧？”

“不就是那老爷们儿吗？”

“你，他净打岔。”那姑娘笑着对其他人说，“我没法跟他说话，人家是女孩子，什么老爷们儿。”

“你净打岔，忒不地道。”

“不是不是。”我盯着谭丽笑着说，“怎么着，她说她认识我？那你带她来找我玩呀，我们熟人也好见见面。”

“你们那么熟还用我带？你要真想找她我倒是可以告她一声。” 谭丽暖趴地冲我笑。

我也暖昧地冲她笑：“你不一定非得叫上她，自己来也行。”

“哟，这就直接开诱了。谭丽你小心点这人蚍较坏。”

谭丽笑着瞟大胡子一眼，大胡子正跟柿子说笑。“我去你那工干吗？我又不认识你。”

“一回生二回熟，认识起来还不快？别那么见外，你瞧我第一次见你，没说几可我从心里就觉得咱们跟亲人似的。”

“嘻，真可怕。”

“可怕什么，咱们就这么定了。一会儿咱俩走，他们爱干嘛干嘛去。”

谭丽笑得什么似的，既不答应也不拒绝，蛮国致地跟我逗，我们逗了一会儿，又聊了会儿别的，那帮人起身要走。谭丽站起来冲我笑着说：“走了，以后见。”

“不跟我走了？不走算了，回见，别忘了我，每天睡觉前闭眼想想。”

“你迷是一套固定路数吗？跟谁都这么说。”

“没错，真让你猜着了。”我笑着冲她摆摆手。那帮人可能性走后，我也忘记了自己到这干嘛来了，百无聊赖地又坐了半天，喝光啤酒接触扁啤酒罐出了快餐店。

街上刮着强劲的风，路面被刮得干干净净，行人都穿得很严实，捂着帽子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忽的确走着。冬日苦短，天已经昏暗了，路亮但街边的商店都开了灯。我在街上顶风走了会儿发觉坚持不了，便拐胡同去找一个朋友。朋友不在家敲了半天门人答应。我又出了胡同，钻进街边一家个体饭馆用很长时间吃了碗面疙瘩，他们管这种面疙瘩叫“水饺”。

我再次来到大街，天已经完全黑了，一些商店的霍虹灯远远近近地闪烁，更多的商店关了门。下班的人潮已过，街上很冷清。我步行到东单路口，这儿热闹些，长安街上灯火通明，数条车龙相对川流。我看到一个大房子的门口张灯结

彩，人头攒集，便信步走过去。我记得这是家菜市场，心下纳闷离春节尚有二月余，为何此刻便通宵抢购年货。待走上近前，看清那些衣着华丽的男女并听到音乐传出明白过来这儿改舞场了。我看到一个朋友正站在菜场门口一边大声和把门的小伙子说笑一边数着人往里带朋友，忙凑上去跟他打招呼，他在我背上拍了一巴掌把我拍了进去。

菜场里那些白瓷砖的水产品的池子和水泥肉困已撤去鱼、肉，摆上饮料在卖。乐队坐在蔬菜框台后面演奏。菜场上空拉了五彩纸带，悬了一些灯炮，倒也喜兴。成对的男女穿梭在鱼池子之间翩翩起舞，表情幸福。旁边的熟食罐头柜台外水泄不通地挤着一大圈或站或坐观舞的人大都文质彬彬、气度非凡。我在舞场里遇到不少熟人，他们都洋洋的，一见我就问我是不是“发了”。我初还解释“哪里哪，后来便有些焦躁，怎么谁见我都说我发了，这不是害我么？我把里外衣服的兜儿全掏出来，对那些人说：“你们搜我得啦，再不成到我家搜去，谁搜出来归谁。”大家这才无话。

我和几个没舞伴的朋友结伙满场找单身姑娘搭讪，见一个袅娜些的就说：“你太不讲理了。”若那姑娘回头，我们就接着说：“你长成这样还让不让我们这种相貌的人活了？”一般姑娘听到这么漂亮的恭维很少有不动容的，特别是那些实长得并不必然性的姑娘，格外含羞带笑，如果再跟上一句：“我也豁出去高攀一回。”十个有十个立马起身扑过来，随你带她到哪个柜台旮旯去，怎么下套怎么钻时我们转了一圈，颇有斩获，大伙儿全找到了不如意的舞伴。我虽不跳舞，也玩得蛮高兴，和一个胖姑娘打了半天岔，说她特象赫本。一帮

白带舞伴其中不乏漂亮妞的熟人舞罢一曲坐到附近。我走过去想碰碰运气掰出个把，连说带笑哄了半天，那帮男的没一个凑趣的，都挺冷淡，我看没戏就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来走开。刚走开，听到一个女的问一个跟我说过话的男的我是谁，那男的对她说："傻×谁知道他是谁。"我顿觉颇受刺激，情绪一落万丈，胖姑娘笑盈盈地迎上来我看她不顺眼了。我一个人躲到一边找了张椅子坐下来闷闷地抽烟，透过站在面前的人群身体缝隙看着舞场中移来移去的各种不脚，纤脚，深感人生无常、盛宴必散。

一个遥遥望欠面部极富雕塑感的姑娘独自坐在菜场另一端僻静的角落，在人圈外静静地观舞，仿佛置身喧闹之外。舞场的灯光、音乐、舞步瞬息万变，唯她一动不动。我起身向她走去，愈走近愈觉其神采飘逸，在这鱼腥肉臭的场合令人精神为之一爽。她注意到我向她走来，眼睛闪闪发亮。我在她身边站定，对她说："瞧这帮人那醉生梦死的孑。"她粲然一笑，犹如潮水退去露出礁耳，我看到粉红的牙床和麻将牌般的牙齿。

我把胖姑娘安顿在楼前小松林里，指着楼上唯一亮着灯的那扇窗户对她说："灯一灭，你就上来。"我得先把那帮玩牌的请走。

"我冷。"胖姑娘娇滴滴地说，"一起上去怕什么？"

"你不你不想被人轮奸吧？"

我撇下胖姑娘蹬蹬地上楼，打开门一边往里走一边嚷："警察，警察来了，都放下手里东西坐着别动。"

“我们不动，你进来吧。”

屋里坐着三个穿着没有徽记的蓝棉大衣的男人，挺和气地望着我。其中一个招呼我：“你就是方言吧？我们等你半天了。”接着他代表另人向我作了集体自我解释：他们是警察。

“你别哆嗦，哆嗦什么呀？”

我说我没哆嗦，我哆嗦不是害怕而是激动。我问警察是不是这就走，要走我就马上收拾东西，我得自个准备生活用具没人探监我得带齐了。

“你想去哪儿？”警察问我，“去我们那儿？不不，我们没打算接待你，你这么主动莫非干了什么？”

不不，我说我什么也没干，只不过弄不清警察三更半夜来找我干吗，以为自己干了什么，干什么没干什么到局子总能说清楚。

“你对公安局的信任态度我们很动。”警察说，“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找你是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只要我知道。”我拍拍胸脯。

那太好了太好了，警察客气地向我建议大家到屋里坐着谈，这么隔着门口一里一外地说话就歉一个随时要跑一个随时准备去追似的。

我大声干笑着走进屋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随即又跳起来里外奔跑着找茶杯、茶叶、开水、沏茶拆烟拿糖拿瓜子，不停地寒暄说笑话把更舒服的地方让警察。

“你别忙活了。”一个警察说，“你转来转去闹得我头都晕了。我们不是来作客的。”

警察问我的是我一个过去的叫高洋的朋友，我告诉警察

这人我会十年没见他了。十年前我们刚从部队复员时天天混在一起，后来他突然不知去向。我曾打听过他，可我们一起的朋友包括他弟弟高晋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谁也没再见过他。关于他的下落曾有种种传闻，传得最为大家接受的是说他发了笔财买了张假护照去菲律宾了。有了开玩笑地说他在吕宋岛种烟叶，也有人说他当了新人民军，但这都是胡扯，因为谁也没去过菲律宾。

警察问我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当时在场还有哪些人以及我们都谈了些什么。

我告诉警察那应该是夏天，因为我们当时都穿着短袖衬衫，整天汗津津的，我对街上到处停放支着凉篷的白色冰糕车印象很深。但考虑到我们当时是在祖国最南端的城市，而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南北温差又是那么悬殊，所以按历法的习惯划分那也许是春天，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还是春天。

我告诉警察那时我和一帮哥们儿刚从三军各兵种复员，上身已经换了时髦的T恤衫下身还穿着不同颜色的军裤。那段日子我们无牵无挂，一心想的只是尽情享乐。我们在吃饭，满面笑容地围坐一起大吃大喝。我们好歉老是在吃饭，不间断地在各种不同环境的餐馆里吃饭。那段日子我们肯定还饶有兴趣、忙忙碌碌地干了些别的，但我一想起那日子脑子里出现的只是吃饭，一连串印象鲜明的吃饭场面。

我们在一个大天井式的餐馆的露天餐厅吃饭的那次，大概是我和高洋最后一次见面……这个餐馆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位置是于七、八条居民巷子的交汇处。我们是在城里的老居民区乱逛时随意拐过去的。餐馆门口象个车库入口，门

上悬挂着沉重乌黑的金字的匾。门口还有水泥电线杆，站在门口可以看到放射状通向四面八方的巷子，至少有两条巷口外面是人来车往的繁华大街。餐馆门里的天井摆了上百张绿漆斑驳的铁餐桌。四周的建筑是那种高大的殖民地风格的两层楼房，有花纹繁复的水泥廊柱和同样精雕细镂的石栏以及拱形长窗的石质表面已因风霈侵蚀和油烟熏染变得乌黑了。餐馆正楼是一幢完全中国古典风格的巍峨楼阁，雕梁画栋，重重飞檐，窗子上刻着剔透的花鸟大草，可以联扇叠开，使正楼变成数屋大戏锌般的通堂敞轩。不知是我记忆有误还是那天我们去的时候还不到营业时间，整个天井空无一人，连服务员也不见踪影。正楼内门窗一字敞开，井井有条摆放堂内的红木桌椅擦得乌油锃亮的墙上挂着中国山水画和龙飞凤舞的狂草书法，四角有大盆茂盛的植物和缤纷艳丽毫无香气的花卉。当时我可能毫无感想，但今天回想起来我总感到那个豪奢颓败的餐馆在等什么人。

我对天井中阳光弥漫和荫凉浸肤印象怎样强烈。如果前者真实感受我们去那个餐馆的时间就是上午，如果是后者那理当是下午，再学一种可能就是我们那天从上午一直坐到下午。

至今我犹能清晰地想起在座者的每一个笑容，每一个手势以及豪饮时的夸张动作和滔滔不绝讲话时的面部表情。但与之相关的谈话肉，那些伴随口形张合产生的声音却讨厌地失去了，那些寻欢作乐的场面是无声的。

我们八个人紧紧围坐在一张不大的方铁桌旁—— 一面两个。我对面是高晋、许逊，右手是汪若海和一个风流女子——

我们大家的情妇乔乔，我旁边是另一个公共财产夏红，夏红左手是高洋，高洋攥着夏红的一只手，高洋旁边……说到这儿我结则起来：“不，不，不该是他，是他就不对了。”

我越是极力想抹去卓越的形象，脑子里就越顽固地出现身穿白色水兵服的卓越，满面放光地举着堆着丰富泡沫的啤酒，在高洋旁边笑着嚷着的情景……

我试着重新数人，但数到最后仍然被卓越挡住。一次又一次地挡住，无法逾越。

“我可能记乱了。”我向警察解释最后一个为什么不能是卓越：这个人是个死人，在我们退役的前一年他就因舰艇事故牺牲了。如果他在场，那次吃饭就不该是我和高洋的最后一次见面，而且那时—— 当兵时，我们根本不认识什么乔五乔六的。

“别着急，好好想想。”警察安慰我，“你大概是记错了。”我紧张地思索，但却越来越深地陷进卓越在场的偏执想象之中。

“我们把他拿掉怎么样？”警察温和地向我建议，“既然他是个确凿无疑的死人。”

令我不安的只拿掉卓越势必要把高洋一起拿掉，他们俩在我的印象中是密不可分地处于同一个场面之中。而拿掉高洋、夏红便又不完整了。他们的手联在一起，夏红的腿贴着我的腿，拿掉她我也倾斜了。如此类推，我们这根绳子的每个环节都将依次松开—— 那个桌旁一个人都没有了。这是荒谬的。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行分割卓越和高洋，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割去卓越、高洋和高晋之间仍有一个空隙，

高洋旁边坐的是谁？象一条一头系在水鼓一头系在舰上的缆绳，既然要把这二者连接起来中间就不能缺少任何环节——我不能让那个位子空着。

警察小心地提醒我是否我把那天吃饭的人数记错了。那天就是七个人而不是八个人。”如果是这样，那一切就老是吉以解释了。”

我坚定地予以否认：“坐得满满的，一面两个人，我虽然不识多少字，加法还是会的。”

看得出来，警察对我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他们不再就有谁在场向我提问，而是问当时高洋给我留下了什么印象。

我说高洋当时和其他人一样，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一直在笑在吃在喝，就是后来喝了不少酒后也没有流露一丝忧郁和焦虑从始到终相当快活。当时大家都在胡吹自己的金钱和女人上的得手，唯独他没有。他只是满面笑容地听着呷着酒，不时和其他人对视笑笑，给人一种相当超然宽厚的感觉，像个每个万事顺利并将更美妙的前景等着自己的幸运不那样倾听那些生活的可怜时数说自己微不足道的幸福。后来饭没吃完，他便叫来服务员付了严密，着一只硬壳公文箱离席而去。我送他到门口，有一辆红色计程车在等着他，大概是他早就要好。我们最后握了握手，互相笑笑，他就坐上车走了。我听见他对司机说去火车站，他好像急着去赶一班火车，从此就再没见过他。

我以一个目击者的客观口吻讲着我对高洋的最后。其实这种印象我可以以任何一个将要高升，出国的人脸上得到—— 很难说我的个印象是自谁。我不敢对警察说那我其实对

高洋没什么印象。我想他们已经有些认为我语焉不详有意隐瞒或者更糟认为我在其中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行为，他们的脸色已经西那么好看了。处于我的地位我得取信他们，所以我只好捏造些事实。坦率地讲，我非但对高洋那天吃饭时的举止毫无印象，就连那一段我们朝夕相处打得火热的日子我也对高洋毫无印象。他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是我们在中学毕业前的一个下午。那天我午睡刚起，一脸倦态，满心不情愿地去上课。当时我已经迟到，通往学校的破破烂烂的街道上已看不见背书包的学生。高洋骑着一辆卸去后架座椅拨得很高的“二八”自行车迎面晃晃悠悠骑来。他看到我便停住，一脚支着地，从上往下瞟着我漫不经心地说他要当兵去了，到一个著名的军里的装甲部队。他那圆圆的孩子脸上是一双大人般成熟、超然和宽厚的眼睛，脚旁边墙根儿下的湿土地上有一橛不知那个野孩子刚拉的鲜黄的、盘旋向上有一个妙不可言的尖儿的冒着热气的屎，也许就是这厥巧夺天工的屎使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时候，胖姑娘上楼来了。我光顾应付警察早把小松林里翘首等灯闭信号的胖姑娘忘了。当敲门声响起时我和警察一样茫然。“你们楼下还布置人了？”我问警察，警察们使劲摇头。“那大概是高洋来了。”我开玩笑。打开门，看到胖姑娘我魂飞魄散堵着门让她赶紧走。胖姑娘委屈万分，她也的确怪可怜儿的，在松涛呼啸的林中站了两小时早被冻成了青颗楞。“你怎么这样？”她鼻涕哈拉地说。我刚想告诉她谁在屋里，警察已经出现在我身后。“是谁呀？让她进来吧。”

“没人，”我回身笑着对警察说，“一个邻居，找我要书，我借了她一本书答应今天还她。她看过了十二点我没去就找来了。”

“真是爱书如命，大半夜借呀还呀的。”

“晚吗？一点不晚。对咱们老百姓是晚点，可人家是作家，半夜正是来劲的时候，你不能要求知识分子和咱们老百姓用一个生物钟。”

我在书架上胡乱抽了本书《企业必须审时应变》塞给胖姑娘，大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误了您大事。”同时小声把吴胖子的地址告诉她，让去吴胖子家。”就在这院里，拐个弯儿见垃圾站一直往下扎。”

胖姑娘也认出了那几位是警察，没吭声抱着书掉头飞跑下楼。

“她正在写一本改革的书，日夜兼程。”我对警察说，“您几位爱看，赶明儿我叫她送你们一本。”

“得啦，别胡拽了。我们不管你的闲事，你当我们是吃干饭的。”

“女作家就没有胖的么？”我不服地说，“别太以貌取人。”

警察没搭理我，抽了几根烟，闲聊一会儿又继续讯问。他们问我和高洋分手后去了哪里？我说不久我就回了家，去“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报了到，被分到一家挺有名的大药店卖药膏，那药店就在市公安局旁边的大街上，“没准你们还从我这里买过药呢。警察来买药我总是特客气。军警军警，当过兵的人看见警察总觉得象见着兄弟一样感到亲。当年我也差点当了警察，公安局招人的干部在‘安置办’拿着表格堵

着我问："'干不干警察？干就填表。'我想我这人律已精神特差，没的给警察队伍抹黑，要不，咱们也就是同事了。"

警察们笑："那找你就方便了。"

"你们是不是也当过兵？当过兵的人一眼就能得出来，举止总有点与众不同的派头，眉宇间透着那么一股英气。"

敢情警察也吃这一套，瞧他们笑的。

"我们一起员下来的朋友很多人都当了警察，市局、各分局全有。许逊，许逊是一个；还有魏人，魏人你进认识吧？也是市局的。"

"我说，咱别老聊好不好？等正事办完了你要想聊咱们再聊聊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刚谈会儿就开聊，刚谈会儿就开聊——不好。"

"好好，谈正经的，你们说你们说。"

"你说你一回来就上了班，到那个药店。你一直在那个药店上班吗？"警察往回翻着记录作问。

"是啊，除了休息日。后来，三年后我退职不干了。咱们当过兵的人，闯荡惯了，老闷在一个地方受不了，心老是野着静不下来。你们刚当兵回来是不是也特不习惯？老百姓的日子天天一样，原来挺着的也能给捂蔫了。噢，你们当警察一定能好点，挺惊险，天天血光刀影。"

据我们了解，你班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突然一个星期不知去向。噢，他刚才后面说的那些话不要记了，他说的那些与这件事无关的话都不用记。"为首的警察对那两个正在同时做着记录的警察说。"你去哪儿啦？"他问我。

"我去哪儿了？我哪也没去。我走过吗？"

“你走过。你那个药店为此还给你延期个月转正的处分。”

“我想起来了。我那七天去广州了，向一个朋友借了笔钱去广州贩衣服了。这事高晋、许逊他们全知道。我带回来的一些衣服曾放在他们那儿卖，后来全让他们送‘罪名’了。这事我做的不对，贩衣服算犯法吧？

“这是第二年的事，第二年你又跑了七天，去贩衣服，赔了本。我问的是你参加工作第一年你跑了七天去哪儿了？”

“想不起来了。”我说，“实在想不起来了。我那会儿心情不好，怀才不遇，经常不欠上班，哪儿也不欠，满大街溜达，所谓踟躅街头。”

“好好想想，这很重要。”警察站起来踱步，拿起我书桌上的大理石笔筒端详，又把目光落在积满烟蒂的大理石烟缸和旁边的两把大理石镇尺。

“我慢慢想可以吗？时间过去这么久，我又没干过惊天动地的事可以作为一个个里程碑。”

“你欠过云南吗？”警察问我。

“没有，可我一直特想欠，听说那儿的少数民族洗澡让人看，姑娘一辈子不找丈夫，淌可儿‘罪名’，不犯错误，比咱汉族居区洒多了……这些大理石玩艺儿是别人送的。”

“谁？谁送的？”

“高洋。”

警察的六只眼睛顿时象通了电的灯光一样亮了起来。

“哟哟哟，怎么啦？”

“这些东西他什么时候送你的？是在那次吃饭前还是之后？”

“肯定是前啦，那次饭后我再没见过他。送我东西的日子我记不清了。除了这些玩艺儿他还送我一把长刀，号称那鞘是包银的我美滋滋地跟人家四处乱吹，后来碰上一个首饰厂的告诉我那鞘上包的是白铁皮。什么云南姑娘大白天在河里洗澡，一双臭胶鞋换五缸子白糖都是高洋跟我说的。”

“那刀在哪儿？”

“你们可不能没收，那不算凶器是工艺品。”

“我们不没收，就看看。”

“看看可以，说话算话。”

我去卧房床下拿出一把银色的长刀给警察们看。“这柄把的做工够细的吧。”我告诉他们鞘身上镶嵌的不是宝石而是彩色玻璃，“这是那些小返鱼目混珠的伎俩。我抽出长刀，刀身光泽黯淡，镂刻着花卉和浅槽，刀刃并不锋利。我舞将起来，作出种种劈刺的雄壮动作。警察们散开，喊“放下，快放下。”

我笑嘻嘻地说：“放心，我就是真杀你们也不会用这种刀，这种刀都是样子货，钢很次。”

“不是怕你杀我们，是怕你伤着自己。”警察小心地围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刀仔细端详。

“这些刀刃的缺口是怎么回事？”一个警察问。

“噢，那是我劈老百姓的甘蔗林锛的，知道了吧，这刀劈甘蔗都锛刀。”

“甘蔗？哪儿的甘蔗？”警察们看着我，一脸狐疑的警觉。

“说着玩呢。”我说，“不是劈甘蔗就是劈树，手里拿把刀总想砍点什么。”

“你瞧，这块乌黑印渍不是血？”一个警察小声地对另一

个警察说。

“鸡血。”我对警察说，“我用这把刀砍过老乡的鸡，象日本兵进村那样，特好玩。”

我伸手去拿刀，警察缩回手把刀入鞘交给另一个警察：“这刀我们要带走。”

“说好光看看，怎么，说话不算话？以后我还信不信你们？”

“不是没收。”警察向我保证，“看完我们会还给你。”

“不够意思，太不够意思了。”

警察结束对我的盘问时，天已经拂晓，天边露出鱼肚白。我们都累坏了，抽了一屋子烟熏得大家都泪汪汪的象亲人相聚不忍分手。警察后来集中问我在那不知去向的七天里干了什么，我赌发誓说实在想不起来不是耍花枪。警察也灰了心，答应给我时间细想，过几天再来找我，让我把复员后到工作前这段时间都干了什么，见过什么人，去过哪里都写下来，到时候他们来取。我对他们说，这够写成一本长篇小说还有余，流水帐也得记三大本子。“你可别给我演义。”警察告诫我，“我们找你可不是寻开心培养文学新人，胡写只能是你自己倒霉。”后来我饿了，去厨房给自己下鸡蛋面条并问呵欠连天收拾东西的警察们要不要也“来上一碗”。警察们说啦，我们该走了。我说别烙气，反正你们回欠也是吃饭睡觉干不了别的，一夜都混过来了早睡晚睡也就那么回事了。’要是你们怕我下框或腐蚀你们那就算了。”“你要这么说那我们就只好吃了。”领头警察笑着说。“就是。”我说没听说过用鸡蛋面条当糖衣炮弹的。警察们重新坐下，我煮好面条格外给三位碗里多放了些香油。我们围坐一团踢里吐噜吃面条时气氛相当融洽。警

察吃得唉声叹气—— 香的，吃罢还给我上了根烟。他们问我没工作钱从哪儿来？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总能有钱。“可别干违法的事。”一个警察好心地规劝我，“不是正路来的钱你就吞下肚也早晚得吐出来。”我说我这辈子没干过违法的事，老实交待，树叶掉下怕砸头，只知一味行善，远近都知道我是有名的“方善人”。警察提起我贩衣服的事，大家都笑。我说那时年轻，“少不更事”，再说现今贩衣服也不犯法，“只要不贩人一切都是政策允许的。”警察说我胡说，我说您别跟我认真。警察又问我当年一伙人花天酒地的钱从哪儿来的，我们那点复员费“不够三天踢腾的。”我说当年我们大伤花的都是高洋的钱。”高洋家有在海外去世的孤老吗？”我说没有，他家祖祖辈辈是内地的放牛娃，到他爸那辈实在活不下欠，卖了壮丁，先当国军又当伪军最后当了八路军；倒是有个叔叔被日本人抓过劳工，在北海道下了二年煤窑，别的，连“猪仔”也没福当过。

“那他哪来的钱？”

“管他。”我笑着说，“偷来的抢来的骗来的爱怎么来的怎么来的，我们只管花。

警察们走时天已经亮了，院里有些早起的老头在跑步打极拳围着树转原地摇头摆尾瞎抖落，我把警察们送到吉普车旁亲亲热热地和他们握手特别。他们仁都把姓告诉了我，一个姓赵一个姓钱一个姓孙。

“下回公安局有事我可找你们。”

“瞧，一碗面条吃出毛病来了吧。”

“吓的，跟你们说着玩呢，咱公安局有哥们儿。”

二

吴胖子刚起床，穿着大裤衩露着一膀子肥肉叨着咽趿拉着鞋来给我开门。

“哟，你还活着，我还以为警察已经为民除害。”

“昨晚给你的快件收到了？咱哥们儿好事净想着你吧？”

“蛋，你也不先打个电话问问我媳妇在不在家就直接把人悠过来了。万一我媳妇突然回来撞上，你不是破坏我们家庭幸福么。”

我笑着把饭桌上的牛奶瓶拿过来揭开盖对着嘴喝：“惊喜交加是么？没以为是狐仙什么的？”

“哪有那么胖的狐仙？”吴胖子也笑着说，“你丫也就能给我发点家常妇女——那胖闺女哪有点仙气，那么阏朵天还热腾腾的。”

“你不是爱吃大肥肉。”我喝光牛奶把瓶往桌上一暾，笑着四处打量，吴胖子找你干吗？”

“没事，一帮战友找我玩来了。”

“蛋，战友找你干吗把我们名字住址全登记下来。”

“还说来呢，你们知道警察在我家也不说在门口等着我告我一声，让哥们儿来个措手不及一进门就现了个眼。”

“人家警察明戏，还不知道迷匿？放我们走时就交待了；‘谁要不回家跟楼门口这儿晃让我看见可没轻的。’——警察找你干吗？”

“有个案子他们破不了啦，找我给拿主意。”

“你就牛×吧，大枪顶脑门你丫也忘不了牛×。”

我笑着比胖子卧室走。吴胖子在后喊：“你要干什么把人带走回家干去，别在我这祸害。”

“我还偏在你这儿祸害，出了事就说你提一阵宿。”

胖姑娘已经穿时衣服低放大坐在床边，见我进来就喘粗气。

“怎么啦赫本？别那么激，你就把我当个普通中国人。”

“你别碰，有话好好说话，手没地儿搁就揣兜里。”

“哟哟哟，跟女神的，干嘛呀，装什么客气。”

“别过来，再走一步我从窗户跳下欠了。”

“怎么回事？我这是碰见谁了，克里姆林宫卫队长还是唐塔医生—— 跳呀，你不跳你都对不起我。笑着走过去，抓住胖姑娘两肩，她也反手把两只圆滚滚的手臂搭在我肩上。我们进进退退，搭着架子较量了几个回合就象一对摔跤手。胖姑娘一定是石匠的女儿，真有把子力气，脚下使了个绊，两臂一发力竟把我悠了出欠，重重地摔在床上，床板一阵咔啦啦地响。

吴胖子听见动静冲进来，恳求地对我说：“你总不能在我家搞强奸吧。”我艰难地从床上下来，揉着屁股看着胖屁股看着胖姑娘敬畏地说：“我怎么碰上一个玩跤的。”

胖姑娘一脸凛然，向后甩甩头头，吊首望天。

“你也太生了。”吴胖子看着胖姑娘的脸色对我说：“人家赫本正生你的气呢，你都看不出来。昨晚那么晚你把人家一个人扔在小树林里，要是碰见坏人可怎么办？换我也得恼你

是不是赫本。”

“别叫我赫本。”胖姑娘气冲地说，“你也不是东西，我这么喊，你都不进来，你还是不是男子汉？”

我看着胖子笑了：“得，赫本同志看望了。”

“你别走。”吴胖子笑着说。

“算了，我也看出这没我什么事了。”

“他不走我走。”

“你起吧。”

“一帮流氓。”胖姑娘厚着脸一阵风地冲出去，“哐”地摔上门。

“你瞧多不好，我对吴胖子说，“人家把咱当流氓了。”

“咱们什么关系？她什么关系？能为娘们晒哥们儿么？”吴胖子满面油光地呵呵乐。”她不走我媳妇往哪儿安。”

我吴胖子张罗着给刘会元他们打电话，找人来“摸两把”。我问他中午管不管饭？他说“自然谁赢谁请。”刘会元他们来了，吴胖子告诉他们刚才我“玩跤”的事，大家乐不可支。接着他们又问我昨晚警察找我干吗？我说没事，警察也闲慌。他们又问我新娘子长得如何，我半天没反应过来，后来“噢噢”地说“早忘了”时志们玩到中午，去食堂吃了些包子，他们还要接着玩，我说我不能玩了，下午还有事。“你能有什么事？还有什么事比玩牌要紧？”我说是一个约会，并猥亵地挤挤眼。大家笑起来：“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拦着你了。”

我从吴胖子家出来，乘上地铁。地铁车箱很暖和，我手拉吊环几乎站着睡着了，列车到站也没察觉，过了好几站才

猛然警醒，连忙下了车。我跑上地面，站在街上拦出租车，来往的出租车很多，但没一辆停下来。我走过两个街口，看到路边停着几辆出租车就上前问，几个司机是拉包月的，唯一接连散座的说他要收外汇券。我说知道知道坐了上去从兜里拿出一沓外汇券给他看。司机把车开上马路，路上对我解释他不是歧视人民币，是他今天的外汇任务没完成不得不如此。现在一些长住北京的外国人也油了，坐车不付外汇券拿外汇去黑市倒，大伙儿又是那么需要外汇买洋货急得都疯了，就差组织义和团砸使馆了。大陆人不得不委屈些。其实他也挺有气挺看不惯。我浮着一脸假笑坐在后座点着头，脑子昏沉沉地只想倒头睡。我知道我这会儿不能糊涂，呆会儿的谈话必须头脑清醒，另外对这慈眉善目的司机也得防着点。我要这会儿睡觉他敢拉着我上八达岭，最后搜走我所有的钱弄不好连大衣也得扒走。司机还在唠叨，其实人也是不开壶，放着现成的外汇不挣，那么多身强力壮老外在中国住着，同时又有些女青年无所事事过着毫无贡献的生活是吧识，开放嘛搞活嘛旧的束缚人思想的老观念不打破怎么行？你很爱国很有忧患意，你是个异想天开的好人；既然是人你只好认倒霉，我没有外汇券只能给你人民币。车到了我去的饭店门口，我把那沓外汇券的上面一张拿开露出底下的人民币。你不干不让我走也行，随你把我拉到哪儿，你们车队公安局“五四三”办都可以，反正我没外汇券。化一的这张螨不能给你，因为我还得截长补短地坐出租，我撕票要找钱一样不少，要不我就嚷嚷，你要嫌太亏太不上算受了驴好心没好报——你打我一顿得了。

我下了出租车，向饭店门里走去，对衣着华丽的门卫说找高晋，米卫点点头让我进去。天色玉霾，饭店大厅开着灯，站立走动的人群神怠倦，总服务台墙上挂着两排石英钟，分别指着世界各地此刻地不同时间时一间间不同陈设情调备异的豪华的中西餐厅，酒吧灯火通，桌上摆着精致的餐具虚席以待，使人穿掌而过时有一种昼夜不分的懒洋洋感觉。二楼天井四的回廊宽大空旷，地面墙壁光可鉴人，每个拐角都放着沙发和盆栽植物，穹顶上是纵横交错的钢梁，上面覆盖着茶色玻璃高大得象体育馆。办公室在角落的一个包着皮革的小门里，里面是 T 字型的狭窄走廊，天花板低至头顶，灯光昏暗，每扇小门紧闭象负人一般船的船舱。高晋不在他的办公室。每间办公室的门都锁着，敲门没人理。我从办公区出来，找着一排电话拿起来要总机呼叫"高总"，他的人在分楼走廊上等他。天井下是一个堆着假山挂着瀑布栽着竹林种着槟榔和芭蕉，座位散布在山石树林之中的大咖啡厅，荫影重重，乐声似及，森然之气凛凛上升时楼回廊上不闻人声，唯有观光电梯不时载着一箱箱衣着鲜艳的客人快速无声地滑上滑下。高晋穿着一身黑西装从回廊另一侧出现，沿着长长的红地毯向我走来，面无表情地和我打着招呼：

"你不是来吃饭吗？我一直在等你，看你总不来我就先去吃了。"

我说我吃过了，在外面吃了点，我问他是不是很问他是不是很忙。

他说你也不用怕打扰我，再忙谈会话的时间也有。他转

身往天井下咖啡厅看看，凝视着我问我是不是到下面“坐着谈”。

我说随便，“这是你天下”。

他转身向楼下走，我跟着他来到楼下咖啡厅，我们在一个角落坐下。硕大的咖啡厅几乎空无一人，垂手侍立一旁的女招待远远见我们坐下忙急急走过来。高晋拿起饮料打开问我喝什么，我说随便。他说你“点”，我说都有什么他说什么都有，我说那来罐啤酒吧。“我来一瓶矿泉水作”他对女招待说，合上饮料簿，转过身来面对着我，眼睛里的黑瞳仁一动不动。

“警察昨天来我家了，打听高洋……”

女招待送来啤酒和矿泉水，揭开盖，分别斟进两只杯子，然后退下。

“你知道他最近的消息么？他干了什么？”

高晋喝了口矿泉水，放下杯子，抿抿嘴。“他死了，警察来我家通知我父母发现了他的尸体。”高晋的眼睛看向别处，“尸体已无法辩，是通过他身上的一个旧复员证查明身份的。”

“不是刚死？”

“不是刚死”，高晋看着我摇着头。“据警察说尸体已经完全腐烂掉了，只剩一具骨架子，脑壳也不知掉到哪里被什么野兽叨跑；幸好复员证是塑料皮，里面的字迹和像片还能依稀辨认，什计起码死了不下十年。”

“就是说当年传他去菲律宾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死了——尸体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

“云南，滇缅公路靠近保山的荒山野岭中。据说是一个从

公路上翻车滚下大坡侥幸没死的司机发现草丛中的白骨。

“有咖啡么？”我说，“我想来杯咖啡，我两天没睡觉了。”

高晋对远处的女招待作了个手势时女招待走过来。他吩咐女招待来杯咖啡，“浓一点。”

“我想他不是自杀吧？”我用手搓搓脸，精神精神。

“不是自杀时的脑袋是被什么利器砍去的。”高晋挥手作了砍的手势，“颈骨处有被切断的艰迹。”

我身子一挺，送咖啡来的女招待一躲，杯里的咖啡晃动起来，洒出一些在我的分上，女招待放下咖啡窘得不行。高晋盯着她，低声说：“快拿纸来给客人擦掉。”

“不不，没关系，反正裤子也脏了，该洗了。”

女招待拿来一叠香巾纸，我再时对她说：“没关系，不要紧不用擦，已经渗进去了。”

高晋始终用眼睛盯着女招待，她退回自己呆的位置高晋还一直盯着她。

“没关系，真的没关系。”我对高晋说，“你不要难为她。”

高晋根本不听我说的话，扬手叫那个女招待过来：“你是哪儿来的？实习的吧？你的服务号是多少？”

女招待是个很年轻的女孩子，脸飞红，低着头不吭声。

我连连对高晋说：“算了算了，何必呢，让她走来，我没事。”

“不不，你不知道，我这饭店设备是一流的，可服务质置就是上不欠干着急。外国人最讨厌的就是把饮料汤汁洒到身上，我们的服务员又不会说话，道个歉声小的只有她自己能听到。洒到中国人身上我们都会原谅，洒到外国人身上人家

可不和，马上就对你这个饭店印象不好。”

高晋叫来值班经理，指着那个洒了咖啡的女招待说；“记下她。”

值班经理走后，我们继续谈话。高晋问我警察到我家去都问了我些什么。

“主要就是问我最后一次见高洋是什么时候在有谁。我说最后一次见高洋就是那次咱们在那个天井院子里吃饭，当时你不是也场？咱们几个和那俩‘罪名’。别的我没说什么，实际上我也记不清那儿的事了，过了这么多年。我记得咱们当年也没干什么，就是挺单纯地去玩，要说那段时间潜藏有引发高洋死亡契机的话，我一点想不起来。”

“我也是这么跟警察说的。”高晋用手指敲击着桌面说，“虽然高洋是我哥哥，一些你知道包兄弟一向是谁也不管谁的，他跟你的关系往往倒比跟我密切。他有什么话可能跟你们说却不一定跟我说，譬如女人。”

我笑起来，高晋抬眼看我喝了口咖啡：“我寻思着警察大概把我当成凶手了。”

高晋看着我，没有任何表示。

“警察从我家里拿走一把云南出的刀，刀上有卷刃和血迹。当时他们什么也没说，高洋死了也没说，刚才听你说我明白她们一定以为这把刀就是砍了高洋脑袋的刀。”

“到底是不是呢？”

我笑。“这刀是高洋本人给我的，第一次从云南回来给我的，你说是不是？一个人怎么能把砍了自己脑袋的刀赠人，这又不是《西游记》。”

高晋长时间地看着我，垂下目光欠身拿杯喝了口矿泉水，又仰回椅背看着我。“这事我一点也不知道—— 高洋先前就去过云南还带回一些东西赠人，我只知道他这人对自然景观没什么兴趣，一向就喜欢在有美酒佳肴漂亮女人享受设施齐全的东南沿海城市混。警察说他死在云南的荒山里时我还纳闷很长时间，在我想象中他就是要死也应该死在其个大饭店的高级套房里死在某个女人的软床上才合理。”

“所以说你们名为兄弟，实则早为路人。”

“嘀—— 嘀—— 。”高晋腰间悬挂的“pp 机”响了起来，他低头按了一下，液晶显示板上出现了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人名。“对不起，有人找勾生我得去打个电话。”高晋这点起来，向服务台的电话走去。我看着他打了个电话，和什么人说了半天，随即又打了个电话，简短地说了几句，放下电话走回来，半路上遇到一个送饮料回来的女招待，他还把人家叫住，指给她看远处喷泉池旁一对刚入床外国男女让她快去侍应。

“你还得那用咱们以南边回来后干了些什么吗？”我对高晋说，“警察说我在药店上班后有七天不知去向—— 他们想是怀疑我那七天跑到云南砍了高洋又悄悄溜了回来。”我笑。“我也不记得我那七天去了哪儿，那时咱们还有来往，有什么事都通气儿，你有印象没有？”

“去广州贩衣服？我记得你好象去过广州。”

“这事我我也记得，可警察说那是第二年的事，在这之前咱们刚回北京不久我还去过一回，当然他们记得清，咱们得以他们的说法为准。”

“记不起来了，我就记得你在前门那个药店站柜台卖‘肤

轻松’,什么时候去找你什么时候看见你和收款台的一个女孩儿逗贫—— 后来搞上手没有？你还一把一把地从药店往外偷避孕套逮谁塞谁，口你所有哥已儿你‘全管了’—— 你没怎么变？还是当年那副无赖样子。我刚才在二楼第一眼瞧见你就想，这无赖，怎么还是这种样子？你就象这些年被冻在哪儿前两天才化开又上了街。”

高晋脸上出现了重逢后的第一丝笑容,他眼睛也亮起来，闪着快活、友好的光芒，他又象当年那个和我亲密的无间的高晋了。我含笑说：

“我真是那种样子吗？我怎么记得当年我是个好孩子。”

“噢，你始终无赖得够呛，你大概生下来就是副厚脸皮。你花言巧语诱奸了多少姑娘，有时我真想检举你让你吃枪子。”

“你可跟过去大不一样了。”我笑着对高晋说,“高总，听着真肉麻，看你人模狗样颐指气使的样子我的心跳都快了。”

“我变了么？”高晋整了整西服下摆坐下说,“我倒觉得我没变。我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好比这杯透明、无色的清水靠近红的东西就呈现红色靠近黑色就发暗。”

‘PP 机’又响了，高晋嘟嘟囔囔地站起来,“没办法，总有人找你，事情太多，在其位就得谋其政。”

“你不错，混到这份儿上。”高晋打完电话回来我对他说，“我倒想让人找可没人找，除了警察。”

“没劲时高晋又给我叫了杯咖啡,加咖啡加糖替我用小匙搅拌着说,“我够了，从根儿上说我不是一个当官的人。我准备再干一年不干了，我宁肯当个无拘无束的人。”

“别别，你还是干，你还能升，你升上去我也可以去跟人牛×：谁谁晓哇—— 咱哥们儿时好位置咱们也先紧着咱们的缔子—— 谁干不是干？”

‘PP 机’又响了。

“我走了，你太忙，以后再聊。”

“我送送你。”

“不不，千万别送，我自己走挺好。”

“还是要送，你别急，等会儿，马上就完。”

高晋快步走到服务台打了个电话，女招待把收费单送来，高晋回来广西服内兜掏出一支按键圆珠笔签了个字让她拿走，起身和我并肩往外走。

我们路过一排排豪华商店和餐厅。一路上碰到饭饭店工作人员都恭敬地叫着“高总”和高晋打招呼，高晋也恢复了庄重、冷漠的表情。

“你还是应该找个工作，有份定收入。你这么混下去到哪儿算一站，你也三十好几的人了。二十几岁浪荡浪荡没关系，三十几岁也勉强，四十、五十—— 那不成了老荒唐老叫花子。”

“我到你这儿当个服务员吧，低三下四我行。”

“我不要你，你岁数太大了。如果你真想工作……算好，我不你了，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问你媳妇好。”到了门口，我和高晋握手特别。“哪天我去看你们。”

“认了地儿了以后就常来玩吧。”高晋说，“见着别人叫他们也来玩。”

“好的。”我出了门下了台阶站在空场上向门里招手。

“等等。”高晋出了门追上来。“关于高洋的事你还是认真点，别到时候公安局真把你当了凶手。”

“没事。到时候我就跟他们说那间我一直跟你在一起，你当我的证人。

“你要能自圆其说你就那么说。”高晋笑着向我招手。

和高晋分手后我没再叫出租车，我决定给自己省些钱，反正我也没什么要紧事了。我顶风走了很远才找到一个公共汽车站。我对这一带不熟，几年前这儿还是一大片菜田。新盖的楼房上去都差不多，楼群间的马路也一模一样没有路标很容易转向，就是这个公共汽车站牌标的路线我也陌，站名不是“店”就是“坟”，一看就是往更远的郊外去。我想我还是打听打听别贸然上车。一个等车的妇女告诉我，这路车乘两站下来可以换另一路开往城里的，“想进城只能这么坐，附近没有别的车。”于是我便按她的指点辗转乘车。郊区车车少人多，车速也不高，等我进了城正赶上下班高峰，每辆公共汽车都挤满穿厚大衣的人，没劲儿根本别想挤上去。我站在昏暗、人群熙攘的街上困极了，只想找个地方睡一会儿，等下班高岿过了再继续走。我知道现在去张莉家不合适，但这一带我能想起的只有她。她一见我果然又吃惊又不合适，但这一带我能想起的只有她。她一见我果然又吃惊又不安，她丈夫马上就要回来。我涩着眼睛对她说：“让他一会儿占了我吧。”径自走进没开灯的卧室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我睡的很死，连张莉进来给我盖上毯子也不知道。我暖烘烘醒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屋里静悄悄的，我以为已是半夜，看看墙上夜明灯在黑暗中“哒哒”走动的电子石英钟才知道睡了不到一时。

我起床来到外屋，张莉正和一个魁梧的男子对桌吃晚饭。看到我，那男子停止咀嚼和我打招呼，问我怎么睡了这么会工起来了，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吃点”。“不啦。”我说我不吃这就走。“你行吗？”张莉问我，“你是不是病了？”我说没有，困的——绝不是病。张莉丈夫坚持留我吃晚饭，我婉言谢绝。“你这么盛情我下回就不敢来了。”张莉丈夫见我非要就叫张莉送送我，关切地对我说：“不行别硬撑着。”我说：“没事，叫出了门。张莉送我到楼门口。在黑暗的楼梯上对我说：“今天太不凑巧，要不明天你再来我下午补休。”我说再说吧“我得闲给你打电话。”

街上人已稀少但地铁列车仍趟趟挤满人。我在一帮民工满车箱堆着的铺盖倦间找了个落脚的地方，一边打瞌睡一边想着刚才做的一个梦：我们在那个天井院子里坐着进餐，大家在笑在喝酒，还是那些人不过我的位置换了。我坐在乔乔的另一边而汪若海坐到了乔乔那一边，这样我对面就不是高晋和许逊而是高洋，高洋旁边也不是卓越而是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的脸罩在夺目的光晕中，只有颈以下的带条纹的高级衬衣历历在目，随着吞咽和大笑起伏着。在梦中我曾试图看清他的脸，但无论我怎样贴近去看，也只看到明亮的一团略呈人脸的轮廓——五官模糊。梦境是支离破碎、时空混乱的，像一部可以随时快进快退的录像磁带。我们从餐桌上起来，退回到餐馆门口眉飞色舞地大声争论要不要进这个阴森的餐馆；我们又退回到纵横交的小巷子成群结伙地瞎逛，吃酒有巧克力碎末的因融化而软绵绵的蛋卷冰激凌。我发现这个阳光遮脸穿条纹衬衣的人从一开就在我们一伙中，跟我们

瞎逛，跟我们站在餐馆门口的水泥电线杆旁，一声不响却相当清晰、不容置凝地在每一个情景中在人中牢牢占据一个量眼的位置。我们在满地绿苔的天井中的湿漉漉的铁桌旁就座时他就坐在我对面高洋旁边，处于一束明亮的光线中，我相信在梦中包走进餐馆一度处于四周楼房阴影之中时我看清了他的面目，但此时怎么也回想不起来，在梦中那个明亮空洞如多层大戏台的餐馆正楼始终占据了相当庞大的空间，几乎挤掉了其他人，物的合理的位置，使他在我视野中总是被遮挡、压缩、重叠，因而朦朦珑珑，人影不清。我越是仔细去想，梦境中的人物越是模糊、淡褪，不合逻辑是交织在一起，像用粘满油的手从水里抓一条滑溜溜的鱼有力使不上眼睁睁的看着它从手里一点点滑掉消失在水里。最后这个梦境唯一留下的较鲜明的场面，就是高洋不停地对那个无脸人说着话，在他身后那个门窗洞开的楼阁犹如一只不动声色的巨眼或一个极度扩张的大口充斥空间。

我不知道这个梦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景。

三

回到家，吴胖子他们在玩牌，见到我就说：“我媳妇回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党小组会挪到你这儿继续开时” 他又指着一个大脸盘的陌生男人说，“这是我们新发展的党员由于你经常缺席，无故不交纳党费，我们决定暂时停止你的组织生活。”

“你玩我让你。”大脸盘男人说。

“不不，不玩。”我说“我服从组织决定。”

“你怎么啦？”刘会元问我，“你那样儿就像刚从茅坑爬出来。”

“我可能，”我往沙发上一倒。“我他妈一些能成了杀人嫌疑犯。”

吴胖子把烟从嘴上拿开，看看牌又看看我：“那你太幸福了，你用什么招儿把自己弄成了这个重要人物？”

“别装着受了重视的样。”另一个人笑着说，“留着你那二两肉吧，你再舍得自己也没人要你。”

我笑：“跟你们这帮傻×真没什么好说。”

“我们跟傻×也没什么好说的。”大伙儿笑。“不定怎么回事呢，准是自己挂着空档顶风走了八里路使足劲抡了个空。”

“噢，有两个人找你在隔壁屋。”刘会元说，“不是警察，估摸是‘明松’差来了那对宝贝儿，你不接人家，人自个杀来了。”

“你快去吧。”吴胖子说，“新娘棒极了，嫩得就象刚抠出来的蛤蜊肉。”

“别来这套。”我笑着站起来时我知道准没戏，要不你早苍蝇似跟踪上去还在这儿坐着玩牌？”

我来到隔壁屋，那对新人忙站起来，倒还不是邋遢人，都有点南方式的细致，只是穿着做工考究的西服显得人有点傻，假装绅士。我和他们打哈哈，说我昨天去接他们的路上忽然晕倒了被好心人送到医院急救。我有癫痫病，什么时候发作我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很抱歉晒了他们干儿。男的说，没关

系的。他们已经听打牌的那帮人说我犯病木他们不介意。他和明松是很好朋友，所以明松介绍他们来找我说我也是他的好朋友，没说的还带了二斤月饼给我尝尝。我正饿拿起月饼就吃，一边问他们明松好，可否发了财，他和他媳妇离了没有，孩子判给了谁。男的说明松很好，没有发财，他媳妇没跟他离，因为他们一直说结婚一直却没结，至于孩子你看见的可能是他弟弟。明松有个很小的弟弟，他从没养过成了人模样的孩子，他女友倒是做过几次流产。我咳嗽了一阵儿，说管他有孩子跟我也没关系，爱谁谁不是一个人也没关系。你们既然大老远来了无亲无故和就是你们的亲人。你说吧，你在要干什么 !男的结巴起来说，他什么也不想干就想玩玩。昨天在车站没见着我，他们就到女的一个亲戚家里借了一晚上宿。那人家里地方很小一间屋半间炕。炕让给他们俩睡那人就在地上站了一夜，很不好意思很过意不去”。知道了。我说你要参观毛主席住过的地方我弄不着票。你们要想自个找个住的地方那太容易了，就在我家住吧！不管饭，打滚可以敞开儿打。男人女人眉开眼笑剥开一埂糖用手喂给我。咱别这样，这算怎么回事！什么礼节我不习惯受之有愧！打小就没被人宠过，你冷不丁这么热情我容易当成你要害我。糖没毒，我发誓这是喜糖从今往后咱们就是朋友了。我很乐意交你这个朋友，都是年轻人相处得来。以后我们那边有事一句话。“得嘞。”我挣脱出身子对那二位说，“你们那位朋友住哪儿？你们今晚就搬过来吧。”那二位又拉了阵呱儿笑眯眯地走了。

我回到牌的屋里坐下傻笑着发愣，脑子短路忘了自己刚才盘算着要干什么。我问那几位爷，“我刚才要干嘛来着？”他

们围着“中段”喷出种种龌龊想头“单手扶墙”之类。我笑着脑筋一想起要给个人打电话。电话玲响了半天，一个女人拿起电话问我是哪儿？我说是公安局。她说许逊在班上，电话怎么打家里来了。我挂了电话又往公安局打，值班的问我是哪儿？我说是许逊家里。许逊来接电话，听出是我立即叫我把电话挂了：“我现在忙，一会儿给你打回去。”过了片刻，许逊的电话打了回来，他显然换了部电话，声音又小又模糊。他告诉我在电话里他什么也不能对我讲，让我明天一早去他家一趟，什么人也别带。”“有这么严重？”我还想开玩笑，他却立即把电话挂了。

可能我脸上显出那么点郁郁寡欢，玩牌的那几位都拿眼睛睃我。刘会元边出牌边问我：“怎么啦，什么事不痛快？”

“没事。”我挤出些笑说，“我自个跟自个过不去。”

“有什么事跟哥几个说说，”吴胖子叨着烟看着自己的牌说，“别闷着，越闷越糟。”

“真的没事。风事我也不当是事，咱谁呀？”

“不爱说，咱也别打听了。”刘会元挡住又要开口的吴胖子。“咱们玩咱们的。”

这时门上一阵响，我的脸登时白了。玩牌的几个看见我的脸色不禁面面相觑，问我是谁？

“不知道。”我说。

“不会是别人。肯定那俩宝贝儿又杀了回来。”

刘会元摔掉牌去开门，随着一阵喧哗，那对男女拎着大小箱包满面红扑扑地出现在屋门口：“我们搬来了。”

“来就来呗，弄那么大动静干吗。”然后我笑，站起来指

点给他们住的屋。“那间屋暖和，怎么景也作不下病。”

“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的堂表姐李江云，昨天我们就是在她那里住的。”

“真漂亮。”我看着跟进来的那位端庄娴雅的女子说，”我要是你，我就宁肯跟她挤不般这儿来。”

“他们很爱开玩笑的。”男的笑着说，“特风趣。”

“啊，这号人我见的比你多。”李江云微笑着说，“我们这儿所谓遍地都是。你安顿好了我就回去了，再有事再来找我。”

“我有事去找你行么？”

“不行。”李江云笑着看着我摇头。

“你住哪儿呀？远吗？”刘会元问。

“不远，她就住你们隔条马路的院里。”男的说。

“那着什么急？坐会儿，认识你也不容易。”我往屋里让李江云，刘会元在门口堵着往里拥。

“云姐你还是回去吧。”女的看到这阵势，话里透出几分慌。

“她比你安全。”刘会元对女的说，“云姐见过，你人笑得—— 从容。您留冲自个，甭一个礼拜，就没你们那位原装爷什么事了—— 您快自个儿坚坚定定的吧。”

大家笑。男的女的笑：“没事，大家聊聊，都是哥们儿。”

“噢，这种事我们可不论哥们儿，是不是方言？”

“没错。”我点点头。“爱谁谁。”

李江云落落大方地在大家的簇拥下进了屋，冲那几位扬着脸看她的男人含笑点头。刘会元给吴胖子他们介绍，腾座儿沏茶。

“李江云？”吴胖子撂下牌，吸着烟笑呵呵地望着李江云时“不太有名呵，没听说过。”

“你是谁呀？”李江云慢条斯理地说，“也属于没法儿让人听说的一类吧。”

“你听说过他么？”吴胖子夹烟的手指我。

李江云扭脸看我：“他哪年上过公审布告？”“什么公审布告呀。”大家笑。吴胖子说：“我们这哥们儿是作家，你肯定看过他写的书，除了《毛选》中国数他的书印得多。”

“真的？”李江云再次扭脸看我，我矜持地垂下眼皮儿点头。

“你写过什么书？”新娘问我。

“甭说书名了。”吴胖子说，“我告你们他笔名你们就知道了—— 琼瑶。”

这个玩笑的效果总是特好，听过的也会再笑。大家笑我不笑，因为这个玩笑还没完，还有“包袱”要跟着抖。

“他不但写书还演戏拍电影，好几起。中国不太认，可以洲特有名。”

“演的谁呀？”那个傻呼呼的新娘又上了钩。

“青年高尔基和青年周树人—— 留子前的。”

“真的？”新娘新郎一起站详我，我抽烟，仰脸作第一像状。

“真挺象的。”

“他最近推出的新片是和捷克合拍的《鼹鼠的故事》。他演男主角。也是留胡子，以前的。

大家一起放声笑。李江云笑着对懵了头的新娘说：“还没

明白，他们胡扯呢。”

“你结婚了么？”吴胖子一本正经地问李江云。

“没有。”李江云笑着看看他，又看看我们，撇了下嘴。

“该结了。”吴胖子语重心长。“挺大年细了，就说有几分姿色吧，也没几天了。”

“谢谢，我已经了，不用你操心。”李江云笑。

“那就更好了。”吴胖子说，“那就该考虑找个性了。婚已经结了，该尽的义务已经尽了，该排除其它顾虑找个光自己喜欢的人了。”

“你倒什么话都有的接。”

“本党的宗旨一贯是这样，你是本党党员本党就将你开除出去，你不是本党党员本党就将你发展进来——反正不能让你闲着。”

我尖声笑，笑得从椅子上滑下来单腿跪在地上。别人都看我。李江云对吴胖子说：

“你是不是以为我特想入你们的党？”

“噢，”这点本党党章早有规定：“不管你是否愿意加入本党，只要本党看你顺眼你就是本党党员——爱谁谁吧。”

“瞧他笑的。”李江云看我。“你们是不是可找到开心的人？”

“不是不是。”我笑着站起来。“我是想起一个山东快书的段子：当哩个当，当哩个当，你先叫我入你那个党，我就叫你入了我这个党。一个支书对积极要求入党的女群众说的。”

说完我又笑成一团。

李江云问吴胖子：“好笑吗？”

吴胖子摇摇头："不好笑。"

"我怎么觉得挺下流。"李江云说。

"那就对了。"吴胖子说，"我们已经提请地方司法部门对他予以刑事拘留处分。"

"对这种人这样倒是必要的。"

"不不，本党此举完全是下意识的，凡本党党员均要轮流蹲班房——为了活跃党内政治空气。"

李江云在我们的笑声中最终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不可逆转，聪明地采取了含笑不语的姿态，任由吴胖子等自由表演，对一切不置可否，因而变得无懈可击。后来我们焦躁了，与其进行这种没有反应的谈话，不如自己玩牌，便把她轰走。"你该回了，在这儿呆的太晚不好，我们名声都挺清白的。"

"你们一向是打不赢就撵别人走是吗？"她令人钦佩地保持着从容。"你们倒是能审时度势、不费踌躇。"

"你太聪明了，而我们不喜欢聪明的女人，聪明的女人主题不突出。"

"你们无非不就是希望男人全是体操健将，非的全是海绵垫子，任你们驰骋。"

"吾未见好德者如好色者也。"

"走吧走吧。"我拿起李江云的围巾手套塞到她手里。"别再废话了。我们都是急性子，无利不起早，讲究的是空手套白狼。"

"走啦。"李江云穿戴好了，看我们一眼，似笑非笑地一路出去。

"别生气，只当咱们这辈子没见过面。"我关上门回来对

那对还惶惶傻坐着的男女说，“你们也睡去吧，反正咱们也不睡在一起，别等了。”

“其实那老姑娘不错。”那对男女出去后，刘会元说。

“是不错，谁让咱爷们儿不喜欢呢？”吴胖子笑眯眯地问我：“哥哥帮你打了半天岔，舒坦点没有？”

“舒坦多了。”我笑。

我们开始玩牌，一边玩我一边看着书架旁挂钩上持久着的一个银灰色的合成革女式挎包，挎包上落满灰尘，原本有莹光效果的革面也变得黯淡，这个柔软挎包的式样很多年前曾经流行一时。我们都得很浪，一“吊”没有直接吼“百子”，只有我有命，每次都是“艳”底，求什么调什么，一路剃下去，胡打胡有理。这决非好兆头，牌上不落其实地方总要落，这是百试不爽、颠扑不破的规律。那天夜里我接了个电话，电话里是个女人，她对我说一个叫凌瑜的女人不行了，住在医院，她的红斑狼疮已经到了晚期，想见我一面。我想了半天也没想起凌瑜是谁。电话里的女人问我能不能去？我说不行。我明天一早就要去伟大国，机票已经买好了，非常抱歉。对方沉默了片刻便把电话挂了。后来，我在牌上异乎寻常的好运逆转了。

四

我去许逊家的路上拐了趟儿童医院，把正在给一群小胖子发药的金燕叫了出来，让她请假跟我去一个电影导演家，那

个导演正在为自己的一部描写奋发向上女青年的片子选演员时那儿你别说话。我对金燕说导演是个特深沉的人而你比较浅薄，一张嘴肯定要让导演失望。“反正他片子里的女主角是个哑巴，一句台词没有，全是深沉的凝望。”

到了许逊家我对他介绍金燕说这是我的一个外国朋友，一句中国话不会说。不必拘礼，对她只要客气点头微笑再沏上一杯中国茶就可以了。许逊正和他的小媳妇坐在雾面高大的褐色组合柜之间鬼鬼祟祟地说话，看到我们，点头微笑地站起来。

“怎么把外国人都搞进来？”许逊怀疑地看着金燕。“她的打扮这么时中国的髦，你要不说我还以为她是街上的‘喇’呢。”

“不是什么很发达的国家。”我坐下说，“肉孜国，那儿的人穿不穿衣裳肉都吡出来，因而得名。”

“噢，这样的。”许逊瞪着我。“怪不得。”

“找盘带给我们这位外宾看看。”我拍着放在组合柜里的录相机说，“别让外宾闲着。”

“没好带，”许逊说，“全是玎打。”

“武打就武打吧，她们国家没这个。”

许逊找盘带装上，打开电视，屋时立刻响起秃子打架使劲发出嘿嘿声一片喧闹。许逊小媳妇端了两杯茶进来放承茶几上，笑模笑样地问我：

“你杀人了？”

“哎，”我说，“你。”

“怎么回事？”她感兴趣地问，“干吗杀？”

“图财呗!”我说,“这年头还会为什么?我又不找江山。”

“太棒了。”小媳妇钦佩地望着我,“一大笔是吗?”

“一大笔,要不也犯不上。”

“对,要干就干个狠的。”小媳妇瞟瞟许逊。“你就没这个胆。”

“去人铁吧你懂什么?”许逊轰他媳妇。“一边呆着去,别这儿瞎掺和。”

小媳妇白许逊一眼,噘着嘴走开坐到一喧津津有味的看起录相。

“叫你别带人你偏带人。”在和尚们的嚣叫声中许逊抱怨我,“你是唯恐没人作干证。”

“这个中个‘托儿’吗。”我说,“我现在一举一动都得预备下交代,万一叫哪只眼睛看见,与其瞪眼不承认找过你不如说是找你‘借地儿’。”

“这么说,他们已经找过你了?”

“没找你吗?瞧,我早发现了,甭管干什么,多少人,最后倒霉的总是我,你们全没事。”

“你怎么知道我没事?”许逊看着我。“我抓瞎时你还不知道在哪儿乐呢。”

“这么说找了。找过你还找我,看来是你解脱了雷,顶在我头上了。”

“我什么也不能跟你说。”许逊细声细气地对我说,“这里夹着别人别人给我过话全顶着雷,我告诉你传出去就卖了一批人,我也完了。”

“我不打听细节,我就想知道现在到了哪一步,是不是说

话就收审了？你就告我一个字，我也有个数。”

“你是不是也认为我杀了高洋？”我推心置腹地对许逊说，“可能吗？我杀他干吗？我怎么回事你不清楚？这世上谁值得我一杀？”

“你跟我说没有用，这事要是我领衔，就是你杀的，我也只当你没杀。”

“别你在爷了。”我直起腰摸烟，看了眼坐在另一头看录相的金燕，她扭脸看过来，我冲刀一笑，点上烟回头压低声音对许逊：“辊你大爷了。我不知道你？别瞅你穿身香蕉皮，我干得出来的，你什么干不出来？”

“你志愿去给少先队员当活着的雷锋叔叔这事我就干不出来。”

“得得，咱这辈子就干过这么一件丢人的事，露脸的时候也有。”

许逊叼上一支烟，我把我的烟倒过来递给他对火，点着后又叼在嘴里，“说正经。”我笑着对许逊说，“警察也没说人非是我杀的对不对？可以怀疑的人多了，譬如你，手那么黑，我要是警察我就先怀疑你；小时候咱们玩杀人的游戏你就爱当凶手，天生一副歹徒的模样逼你当警察都不干。”

“你没跟警察说吧。”许逊笑着说，“我知道你一向义气。”

“我不义气。”我笑。“我已经说了，这种关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我们笑，许逊媳妇和金燕都往这边看。

“你说咱们这么正派的人招谁惹谁了？救人的呈常有，杀人哪会？生是一顿饭吃出了毛病，早知道我就扎着脖儿过。你

是不是也跟警察说咱们最后一次见高洋是那次一起吃饭。”

“是。”许逊说，“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高洋。”

“什么叫‘你’最后一次见分——‘咱们’最后一次见他。”

许逊闭着嘴微笑，慢悠悠地抽烟。

“怎么不是‘咱们’?”我提醒许逊，“高洋没吃完饭，就先走了，咱们又过了会儿圹一起离开去动物园看猴子。在动物园咱们还和几个东北人打了一架。你喝多了招人家以为人家一个人，结果人家是一伙都带着刀子一围上来咱们全傻了——你丫先撒腿跑。”

许逊笑:“先撒腿跑的是你，扫事的也是你，你一贯喝了酒就招事还总占不着便宜哥们儿陪着你挨了多少砖块，从小到大你还说什么。”许逊收住笑。“咱们之间再互相蒙就没劲了，也没什么意思——那是另一次饭后。那次，最后一次和高洋咆饭后，我们走的时候没你。”

“怎么没我?”我笑着问，“我去哪儿了?难道和高洋一起走了，拐弯就把他头剁了下来?”

“你去哪儿跟谁走干什么我不知道。”许逊心平气和地说，“反正你没跟我们一起走，从饭馆出来就我们五个：高晋、汪若海、夏红、乔乔和我。我们一直沿街逛。在摊上打汽枪，把挂在白布上的一排排彩色气球逐一打——确实没你。”

“不可能没我，”我盯着天花板说，“不可能没我，那天咱们八个人一起去吃饭……”

“七个，”许逊打断我，“咱们七个去吃饭，你、我、二高、汪和那俩女的，还……噢，是八个，怎么是八个?”

“还有谁?”你说‘还有’是谁?”

“不认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穿条格衬衫？”“好象是。”

“那就对了，我也一直想不起第八个是谁，老以为是卓越……”我看着许逊笑。“那会儿卓越刚死，没习惯，老觉着他还活着还和咱们在一起。”

“别解释。”许逊说，“去也一样。”

“你这么说，等于把我害了。”屏幕在秃和长发人之间的斯打结束了。人物定格，吼叫声被一只广东歌替代，在闷声闷气的歌声中一排演员名字升起来。

“我不说你以为就没别人说？”许逊看着我。“你以为他们第一个找的我吗？况且，单凭这一点谁也不能怎么样你。你没跟我们走，也未必就是跟高洋走。这只是线的一端，除非你也在线的另一端出现，否则这根线也拎不直来。”

“我在线的另一端出现了么。”

“这得问你自己，你还不知道？”

“出现了。”我笑着说，“但不是你们给我画高洋的平行线，而是切线，两条线的夹角起码有九十度，高洋往西南我往正北和你们一样；你要说北京当时有个强奸案啥的我倒在现场。”

“那的呢？你没在中国版图上再画个对角线？”

“我就知道你要提那七天的事。”我笑。“那七天我的确是想不起干嘛了，但有一条我可以肯定，我没去过云南，从来没去过，不管是不是那七天。”

“何必呢？何必呢？”许逊说，“你骗我好骗，我也不叫真儿，但别人信吗？实话说，有人看见你了，和高洋在一起在

昆明，而且，你是不是以为所有宾馆州的住宿登记簿都隔几年一销？”

“谁看见我了？”

“你看见谁了？”

“我看见我后脑勺了。”

“算了算了。”许逊直起腰说，“咱俩争个什么，又不是你我的事弄得跟审讯反审讯似的。你看见谁跟我没关系。”

这时，电视里已换成电视台重播的一台文艺晚会。大大小小的影视歌星们正在向一个著名的外国影星献媚，或唱或跳或一躬到地几乎把脸从两腿间反探出去看见自己的屁股。金燕看着这伙男女向我苦笑，因为其中有几个原本是她喜欢的。

“就没人告诉她们这样特傻么？”

“你还指望这帮人有脑子？”许逊媳妇嚷着说，“咦，你会说中国话？”

“中国人不会说中国话。”我“喊”了一声，接着反应过来，笑着说，“得，这会儿也戳穿了。我现在这技术也退步，撒个谎都撒不圆了，自个先忘了，没劲没劲。”

“就跟我们谁信了似的。”许逊笑着说，“别跟我们这儿机灵，论撒谎在的全是你教师。”

“所以你知道我没撒谎，我说没杀高洋那就是没杀。”

“杀就杀了吧。”许逊媳妇说，“干吗又不敢承认，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说你媳妇怎么这么心宽？”我对许逊说，“既然她不在乎，是不是这雷咱就搁你脑门上。干脆这功我就让给你吧。”

我对许逊媳妇说，“人算你杀的你领奖金。”现在的女人，不得了。

“你老瞎打什么岔？”许逊说他媳妇，“想死招儿多了，我帮你咱这有绳有药，那死和也体面。”

“我现在在想呵。”我对许逊说，“既然我肯定没在那七天去杀人那就一定是去救人了。”

许逊白我一眼生我笑着说：“反正我总不会是一人跑到什么悬崖边去读书去沉默瞰大地，我好像还不是那种特哲学特使命的人。”

“你不是，你即便是到了悬崖边也不是为了救人类而是要冲下撒尿。”

“你说的也太不堪了，不过，方言倒总是和群众在一起，像鱼儿离不开水。”

“这话得这么说，方言总是和女群众在一起，象鱼离不开水。”

“像我这人。”我笑着说，“那么说，我也同意我那七天如果真是去了哪儿，那就去了一个女人那里。”

“可能，”许逊笑着说，“能拴住人七天不露面的我看也只有女人，就象要拴住一条狗光用链子它还老叫上蹿下跳，还得有根骨头它才不吭声。”

“那会儿追我的女的是不是特多？你帮我想想，哪个追我追的最厉害，扛着铺盖卷要跟我归堆儿。”

“没见过这号的。光见你扛着铺盖卷儿在车站着东瞅西瞅没人搭理你。”

“得了吧，我哪会多有魅力呀，那会儿没阿兰·德龙，大

家全看我。”

“是吗?”许逊扭头问他媳妇。

“没觉得。”许逊媳妇瞟我一眼。“那会儿我们全看孙悟空。”

“哇，我有那么惨吗?金燕，金燕你给说句公道话，当时你们医院全体医护人员怎么为我拼的刀子。”

“你的确那么惨。”金燕笑着说,“当天我们大都觉着你特可怜，救死扶伤嘛，又是儿童医院不能不管，干脆拼刀子吧!谁输了谁倒老。我拼输了所以我倒老了。”

“暗无天日。”这对许逊说,“我觉得嘛印度洋当时能让我看上的女人，肯定得具备这样的条件:貌赛天仙，腰缠万贯。学贯中西，温柔贤良—— 我手相上就是这么写的。”

“你说的这人，有—— 还没生下来呢。”

五

我从许逊家吃过午饭出来，把金打发走了，然后在路边公用电话亭给汪若海打了个电话，他妈说他一大早就出去了至今没回来。我挂了电话，往前走进一个地铁站。中午，地铁站里乘客不多,我独自在站台的休息椅上坐了很长时间,确久整个站台队季我和服务员没有两边来车都不上的闲人，才乘上一趟列车回家，我知道我有点瞎耽误工夫，我倒不是天真地想甩什么盯梢的，我知道公安局的法力无边，要叫他们黑上了，那就是天罗地网。我只是想判断一下局势，如果他

们现在没跟我，那说明我还能活几天。

我在我家那站地铁下了车，一下车就看见站台对面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男人在望着我。我站住朝他笑，他也露出笑容。站起来大步穿过人流向我走来。

“等我呐？”

“等你一上午了。”我们一起往站外走，汪若海说：“你去哪儿了？”

“一个饭庄开业，让我给题词。”

“噢，你现在学会写字了。”汪若海没注意到我在开玩笑皱着眉头说。

“咱多少年没见面了？”我歪头看着汪若海说，“我还以为你已经烂在狱里了呢？”

“刚上来。”汪若海勉强笑。他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嘻嘻哈哈的汪若海，长时间的服刑使他变得相当苍老，精神也很萎靡。当我们从地铁站上来走在街上时，我看到他对嘈杂的人群和车流露出不惯和惊惧，这使他步僵硬。

“你知道吗？高洋死了？”在路上，他急促地问我。

对西知道呵。”我说，“怎么死的？自个把自个拳头吞下去了？”

“公安局没找你？”

“没有。”我说，“这事我一点没听说。”

“被人杀死的。”汪若海说，“他们昨天来找我了，主要是打听你，问咱们刚复员那会儿的事，说是那时候出的事。”

“这意思是哥们儿把他杀了。”我边上楼边掏钥匙。

“有这意思。”汪若海跟在我后面，边上楼边说，“我对他

们说他们一定搞错了。”

“怎么讲?”我停下用钥匙开门,打开门请汪若海进去。家里静悄悄地没动静,那对男女大概出去了。电话铃在响,我不接也就沉寂了。“那么说你知道是谁干的?”

“那倒不是。”汪若海坐下环视着屋内陈设说,“你家倒还是老样了。”然后看着我。“那倒不是,你不具备那种素质,戊指杀伐果断豁得出去不计后果的鳃劲儿,别人杀你倒可能,你不会去杀别人,不管把你逼到什么份儿上……杀人也需要一种气概。”

我笑,在汪若海对面坐下:“你是不是太小看我了。”

汪若海惊毫地望着我:“你以为这是好玩事么?这风头你还是别争着出吧。”

我递给汪若海一支烟,自己点上一支,得意洋洋地说:“可现在看来,只有我有谁会杀高洋,在咱们这伙里。”

汪若海笑了,挺有趣地看着我:“你真是变了,看来我关了这么多年是被关傻了作怎么着?现在杀人是时髦了?”

“你怎么就知道我杀不了人?”

“噢,自尊心还是那么强。”汪若海看看别处,又掉回头看我。“那么你为什么杀他呀?”

“钱呗。”我笑着说,“我想不出别的更好的理由了。”

汪若海犹疑地看着我,半天没说话。“你都知道了?”他问我。

我点点头,含笑不语。

汪若海皱着眉头审视我,片刻,试探地说:“你在开玩笑对吗?”

我绷不住，乐了："我怎么可能知道？我知道什么？我就记得我跟你们去了趟南边，玩得挺开心，可突然事过十年有人来对我说当时杀了个人！我都傻了，我根本想不起当时的事了。就是有人说我篡党夺权我也只好认了。"

"你真的想不起来咱们都干了些什么？"汪若海明显松了口气。一点都想不起来？"

"我只记得咱们当时在吃在喝在搞女人，后来烟消云散，高洋走了你们走了我也走了。"

"是这样。"汪若海笑着说，"咱们当时也就是奢了一炮，这个我们可以互相作证。"

"但我又想。"我看着汪若海说，"也许这吃呀喝呀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也许在这些表面现象的遮掩下我们还干了些别的什么，我们其实干的不止是吃喝。警察有一句话问得好，'你们当时的钱是哪儿来的？'是呵，咱们都是穷光蛋，怎么突然阔气了来？据我所知，咱们刚到南方时每以兜里也就是那一点复员费。"

"这么说警察找过你。"

"找过。"我使劲点头。"我这么大的嫌疑犯他们能不来找吗？找是轻的，不定哪天李王和的手铐脚镣就戴我身上了。还有……"

我站起来，把书架旁挂着的那个银灰色的合成革女式挎包摘下来，倒出里面的化妆盒，镜子卫生纸和发夹等其它零碎。

"这包是从哪儿来的？挂我这儿有十年了，毫无疑问这是个女人的，可她人呢？为什么把包扔在这儿人却不见了？不

瞒你说，这包里原来还有一些钱，被我花了。”我坐下来，“这女人是谁？我一点也不起来，既记不起她的模样又想不起她是怎么把包留在这儿的。应该曾经和我关系很密切，可我问过所有认识的女人她们都说包不是她们的。总不至于是抢来的吧？”

“别把自己往坏处想。”汪若海说，“你不想别人已经常常把你当坏了。”

“这个包总叫我感觉和过去的什么难以告人的事联着。”我看着桌上的包说，“一看到这个包我就感到惶惑不安，就象笼罩在雾里，自己也看不清自己的面目了，自己也闹不清自己从前干过什么了。”

我盯着汪若海：“你说呢？当时我们到底还干了些什么？是不是仅仅吃了一些蛇，喝一些酒精？”

“我是这样而你不是。”汪若海笑着说，“你还干了些别的，你主要是在干别的。”

“是刑法规定不许干的那些事的哪一种？”

“谈恋爱。”汪若海笑，“可以按流氓罪类推予以惩处的那咱当时你在谈恋爱，爱的死去活来，每天早出晚归自言自语爱得脸蛋红扑扑的，还一个劲儿向你们保密赌咒发誓只是玩玩，其实动了情全当别人是傻子。”

“我还有这事呢？”我脸红地笑。

“你有，而且你还特古典，每天写情书什么的，经常提一些天上的星星人间万物之类的借物咏声，那美好的抒情能麻死个人。”

“惭愧惭愧。”我笑着问汪若海，“那女的是谁？是不是绝

代佳人？”

“女的说实在也就家常。”汪若海说，“实在不怎么的，也不知你看上她哪点了？当时我们觉得你可能是在革命洪炉中素狠了，不忌油腻，更细的我也说不上来，因为你才样不让我们见她。那时你纯洁，我不好意思，而且你还挺拿这当事，我们开你几句玩笑你时不时犯急。我只记得那女的老背一个灰包，是不是这具不好说，当时这种包俏，差不多是个女的就背一个。”

“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印象。”我笑着说，“那会儿好象是有一个女的老跟在我屁股后边。”

“你说反了吧？”

“甭管谁跟谁了吧，反正我记得那女的没你说的那么惨，有几分姿色，不光我，你们全跟狼似地追着人家。”

“我闪全跟见了狼似地躲着她。”

“别客气别客气。”我兴奋地说，“我好象想起来了。”我掀开化妆盒，拿出一只口红，从旧相拽过来一张报纸，草草地画了个女人嘴脸，举起给汪若海看。“是不是这型的、额头比较高，嘴比较在，眼睛有一人多深。”

“你搞昏了。汪若海平静地说，“你那个‘情儿’和这正相反，是个比较扁平的华人。”

“没错。”我扬手把纸一扔。“这我比你清楚，漂亮，侦破改言情了—— 你知不知道后来我们为什么，嗯，分手了？”

“不知道，”汪若海闷闷不乐地说，“我认为你们从来就没好过。”

“不可能，肯定是我把她甩了。我越发地想起来了，那姑

娘是挺迷人，我干吗把她甩了呢？年轻时净干傻事。你还记得她叫什么住哪儿？”

“干吗？”汪若海吓了一跳，“你还打算找她？”

“嗯，”我一本正经的说，“一来我们两口子叙叙旧感慨感慨；二来没准她能说得出我那七天在哪儿？十有八九我是跟她在一起。你不是说我当时特爱她吗？”

“我可没说你爱她，我是说你爱你的扁平羞。”

“谁的扁平忧？你这么称呼我爱人我可不高兴，说吧，你还记不记得她说什么？”

“不知道。”汪若海说，“一概不知—— 真的不知道，不蒙你。”

这时，门一声响，那对男女风尘仆仆地外出回来。他们见我在家又讲来客气一番，我也客气地对他们说这是在我自己家咱们每天见面就不用老请安了。北京人也不全是旗人。那对男对自去梳洗休息后，我和汪若海又说起高洋的事，提到最后一次吃饭汪若海说：

“你当时饭后确实没跟我们一起走，这点我和许逊的记忆一样。我总记得咱们那次吃饭是七个人，可你说的有个穿条格衬衫的人我也有印象。他老跟咱们在一起，好象是高洋带来的，后来就不见了。这人挺阴的，跟谁都不太说话。你在药店上班寻会儿，那七天去了哪儿？说实话，我不清楚也可能哪儿也没去扎一娘儿们窝儿里闷了七天，但也的确有人说那阵儿在昆明一个什么饭店登记住宿时看到你和高洋的名字。她去你们住的房间找过你们，见着了高洋没见到你，说你成心躲看不见她，明明卫生间里有人，高洋却骗她你上街

了。她靠近生气，跟我说时还带着气。说你顶没劲，好像特怕全世界的女的一见就要跟你结约，其实全世界的女的除了中国农村的柴禾妞儿和非洲的土著妇女外没人和你结婚。”

我笑。“乔乔现在还在老地方卖糕点吗？”

“不知道。”汪若海说，“我这么多年与世隔绝早不知谁是谁了。我最后一次听见她声儿是在‘炮局’，她在隔壁预审室里嚷，假装受了冤枉，听说公安局早想收拾找不着茬儿，逮着一件小事把她教养了。”

“教养的话，这么些年也该出来了。”

“谁知道她有没有接着犯事。反正我是没她消息。这种人我也是不敢沾了，就是大街上碰见我也避远远的。”

“我陪你。”我笑嘻嘻地又递给汪若海一支烟。“当年你是怎么折的？大家都说你入室抢劫，也有人说你倒红宝石，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事说起来我也够冤的。”汪若海笑笑说，“哪来的入室抢劫呀更甭说红宝石了，有红宝石我自个不留着呢。我就是到一个认识的港客房里聊天，临走顺了他一皮包，没想到正赶上宾馆清查，都走出走廊了被人堵了回来，包里就区区几千港币耽误了我八年。正赶上打击，也他妈不讲理，胡判，我最近正准备找他们给我平反呢？”

“我听人家可不是这么说的。”我笑着看着汪若海。“说你拿着颗大个红宝石满世界晃人，被连人带物一齐拎住，那红宝石是国宝，原来镶在你奶奶的缎子小鞋上，你奶奶是宫女，你爷爷是太监，民国初年两口了私奔时从宫里盗出来的。”

“别扯淡了，我爷爷是太监有我吧？”

“真的真的，你爷爷要不是太监就是清朝的八三四一。人家说要不也判不了你那么重，关键你太黑心，卖石头就卖石头还反搭鞋，说你奶奶那小臭鞋也是文物张口要一万。国家特生气，嫌你给国家丢份，全世界也没这么下作的倒爷。那小臭鞋要让洋人摆进博物馆咱全体炎黄子孙脸上都没光。你正犯的是危害民国罪，台湾逮着你也得判。”

汪若海笑：“你这么些年就练嘴皮子了吧？”

“还有一颗呢？你奶奶有两只脚，石头也应该有两块，咱们天朝不是一向讲究个对称么。”

“还有三颗，我奶奶是四只脚。”

夜里，我在粉下摆弄着那只灰色皮包里的物件，我试着把夹子往头上别，头发太短，夹子一次次滑下来。我打开化妆盒，走到穿衣镜前往自己脸上补妆。我把眼圈四周涂满青蓝色的眼影。使自己的眼睛像熊猫似的深邃，我又将鼻翼两侧搽了些红，然后用口红勾勒了一张大大的嘴，我对着镜子笑了像蚌开壳，如此照猫画虎我对我的意中人的形象更有把握了。我价值下找出旧通讯录翻看。通讯录上每页都是密密麻麻写着各色人名和电话号码，有些人名我还能依稀想起是我什么时期的朋友长得什么样子，相当部分我已经毫无印象了，我简直一点都想不起这些电话号码后面的人和我曾有过什么关系。我想那个女人肯定隐藏有这片人名里，只是我无法将她辨认出来。这些在量的小力、小明是那么中诵，干人一面，我甚至连其中谁男谁女，都无法断定。那夜我睡的极不塌实，梦境纷至沓来。我梦见我和很多不认识的人吃饭谈笑和一个面目模糊的女人交欢，运输和极不连贯，感觉潮湿

灼热如身入沸水，中凌空虚无，无论我在干什么，总有一个穿条格衬衫的人在我的视线之内，手上戴着一颗大如鹅卵的红宝石。有一片刻，高洋也出现了，栩栩如生，谈笑挥洒，我在梦中并没有觉得他是死人，心情豁然开朗。

六

一个穿黑皮大衣的男人站在街对过的邮局门里，隔着玻璃凝视我，玻璃上印映着着街上的车流人群，他大概以为我看不着他。我拐过一个街口，这个男人的脸又印在一家服装店的玻璃门上。无论我走进哪条街，那一排排商店的明晃晃的玻璃门窗上总有一房屋中现着这个男人的脸，犹如一张到处张贴的电影海报。现在公安局用的人也全是流氓打扮了。我想，要说时髦，公安局的便衣最赶时髦。我走一家食品店，堵着门口的柜台站着，那男人的脸在对面餐馆的玻璃窗上显影、放大、双眼熠熠放光，隔着马路投射到我身上，我如同在探照灯的照耀下被人洞悉。我侧过身子用后背挡住那目光，小声地叫："师傅，师傅。"一个年轻女焦货员眼睛瞟地走过来，手里拿着钢夹子。"要什么？""跟您打听个人乔乔还在这儿不？""什么乔乔？"女焦货员白眼瞧我，扭身走开，"没这人。"您等等您等等，她不叫乔乔，姓乔，叫什么我忘了，原先也是限糕点的。""我们这儿就没姓乔的。"女售货员远远地扔过一句，开始给一个中年人称"糖耳朵"。再不看我。

我走出食品店，背负那张庞大的无处不在的脸的沉重的

视线慢慢往前走。一辆通道式大型公共汽车驶过，暂时断过了那视线，我疾忙钻进路边的药店。进店我就向柜台里微笑，那张纪象般的大脸变成一个穿黑皮大衣的男人匆匆冲过马路，在一间间商店门道上踌躇。一个女店员迎上来问我买什么，我说不买什么，继续微笑。女店员一侧脸看到笑着迎上来的张莉，知趣地走开。

“你怎么来了？”张莉问。

“来看看你。”

“得了，准是有事，我们这儿各种鞭刃鞭酒全部脱销。”

“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高了，仿佛肾虚。”穿黑皮大衣的男人向药店走来，我对张莉说，“到你们后边谈谈行吗？”

“来吧。”张莉向后走去。

我连忙绕进柜台，在穿黑皮大衣人进门之前消这在柜台的一门帘里。

我在药丫后面的休息室里坐着，喝着茶，又暖和又惬意。张莉笑着，悄悄摸了摸我冰凉的手：“你最近干嘛呢？东奔西跑的。”

“我杀了个人，公安局正逮我呢。”

“瞎说，”张莉笑，“你哪有胆儿杀人。”

“还是我们张莉了解我。”我笑，低头喝了口茶，“问你件事，你记不记得咱们有前门药店上班那会儿我每天都干什么？”

“怎么想起问这个？你能干什么？每天上班来除了贫还是贫，要不就打电话。”

“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你别管。你就告我你印象里那时我跟谁来往最多，谁老来药店找我？”

“找你人多了，那会儿什么坏蛋不来找你？我怎么记得谁才来我又不认识他们。”

“是么，可总有最常来的。你会一点印象没有？那会儿你不是挺盯着我，找我的人老替我打发。”

“谁呀？我怎么那么爱管你的闲事？觉得自己怪不错的。”

“真的真的。”我看四下没人鬼鬼祟祟地摸了张莉一下，“你肯定有印象。”

“让人看见。”张莉躲了躲我，四处望望，低头呆了会儿，抬脸冲我一笑，“我记得那会儿你老给一个女的打电话。”

“谁？叫什么名字？”

“姓刘哪。”张莉眼睛看向别处，“叫什么我忘了。你那会儿一天给她打好几次，一打就聊个没完，那腻—— 你怎么会不记得？别装了，你是不是还打算重叙旧好？”

“隔这么多年还醋呐？”

“别碰我，这是在单位，尊重点，谁醋她呀，长得跟河马似的，我是替你难为情，迷上这么个东西。”

“你见过她？她来过咱们药店？”

“你是不是打算再去找她？”

“是！他妈地你管得着吗！对不起对不起，我没那意思别生气，千万别生气，你在哪儿见过她？告诉我求求你。”

“你对我总是这样，用着了甜言蜜语下跪都行，用不着正眼都不瞧一眼。”张莉很伤心，“我早看透你了。”

“没那意思。”我抚慰她，“我，你不还不知道么，出口伤

人那都无意的—— 自卑。”

“得了，你也不用装花尾巴狗。”张莉蛮善良地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你真想正正经经找个人，我倒认识一个不错的姑娘，家里是高干，三间大北房。”

“你都拧哪儿去了，人家说前门楼子你说机枪头子。我不是找对象，找对象我就找你了，可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个比你好的。我是要写不，没听报上见天叹息，才同志死一个少一个，要抓紧帮助他们把自己的经历整理出来，他们的一生是和我们整个革命斗争史密不可分的，对教育青年人帮助他们认识历史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爱你。”

从药店后门出来，一条条整洁的小胡同里行人稀少，阳光洒在一座座四合院的房脊上，空气干冷清冽。我缩脖袖手地慢慢走着，很满意自己知道了这个女人的姓。“长得跟河马似的。”刨去张莉感情用事的诬花费不实成分，显然是说这个女人的嘴比较大，嘴大就对了。一个个大嘴女人的头象从我脑中闪过：露出全部三十二颗牙的紧抿嘴笑不露齿仍如在面部横切一刀的，遮住上牙遮不住下牙的……想来想去留下的还是她。我顺着长长的胡同走到另一片街区，这是全城保留最完整的老市区。街道狭窄，沿街是一家家小店铺和住家改建的个体小饭馆。菜店的汽车正停在马路边卸菜，行人车辆缓缓绕行。胡同里的旧民房中间夹杂着不同年代盖的洋楼。简易楼和红砖公寓楼，不时走一段便可看见钉着铭牌的旧王府和当年富贾巨商建的大宅院。这些腐邸院保存完好加修了车库，院门紧团院内大树繁茂住着当今的各种高官名流。张莉

告诉我十年前的一个夏天的傍晚，她骑车从这一带路过，看到我和“河马”穿着拖鞋手挽着手从某条胡同出来，也就是说当年我和河马是在这一带鬼混。这个城市我太熟悉了，几十年来我跑遍了它的每一个角落，它的单调、重复、千篇一律就象澡堂里的裸体人群大同小异难以区分，每一片街区都令我感到似曾相识，而且我也的确和居住的每一片街区里的人中的几位有过这样的那样的来往。我根本记不清我曾为了什么目的来过哪片街区。我在所有胡同都住过，最多的时候我曾和一打人挤住在一间屋里，当然不全是女的。我在一条条胡同里徘徊，我看一扇扇或开或半开或掩的门，想像着哪扇门里住着那个女人。我蛮想拎只锣当街筛一通，让门里的居民都站出来亮亮他们的神头鬼脸。我既好奇又茫然以这些门里居然关着我过去的一段生活。我应该推开哪扇门才能把它们释放出来？我有强烈的感觉，我在这些沉浸在阳光中的院落里遗失了什么，象遗留在屋里的烟味，看不见嗅得到；象人坐过的沙发，人虽去温犹存。

我在街角的小铺子里喝豆粥，吃馅饼，小碟蘸着醋，看着窗外马路上的行人，身上的温度嘴里的滋味眼中的景象这一切使我感到从前有段日子我经常坐在这个座位上吃怎样的东西——在同一角度看怎样的街景。

我掏出旧通讯录，浏览着上面姓刘的人名包括和刘谐音的牛和尤。我没法把范围缩得更小，如前所述中国人的姓名越来越廛究意味深长而往往忽视标明性别，倒不光是姓刘的如此，我挑出一个我喜欢的名字。

这是个栽着枣树的普通四合院，自搭的小房使院子留有几条通往各家门口的夹道。裹着白泥麻刀的水管子周围结着厚厚的冰，各家屋檐下挂着蒜辫堆着蜂窝煤晒着白菜，当年我就是在这个院里进进出出。我站在院当间感慨，带着我的欢乐和愉悦（我想我当年一定是欢乐的）。这一切多陌生又多熟悉，我几乎已经思想起住这院里的刘小力是个多可爱的姑娘，一嘴京片子，穿着小花袄，身材窕窈，一笑银铃般地清脆——我那时那么迷她，一天打好几次电话。我上了正房台阶敲那挂着钩花窗帘的玻璃门。一个穿小花袄身材窈窕的姑娘开了门笑盈盈地望着我，我也微笑……接着，我觉得不对，这姑娘倒是如我所想可是太年轻了，除非这是十年前否则再退十年她理当还穿开裆裤。姑娘笑着告诉我刘小力住西屋，接着站在台阶上喊："刘哥，刘哥，有人找你。"

"刘哥，我听着这晕。知道差了。西屋房里钻出个长发矮汉子，手拿拉着粘儿的鸡蛋壳，直瞪眼着我。

"我是……我……"我疾步上去，满脸堆笑，嘴里却不知说什么好。

"噢，是我呀。"矮汉子仰天笑了一声，招呼我，"来吧来吧，你怎么摸这来了吃了吗？"

"吃过了，我吃过了。"我边进屋边连声说，"您吃您的。我路过这儿，进来看看，老没来不知你还在不在。"

屋里一个小巧玲珑的老太太机灵鬼似地看着我。

"这是我同学，妈。"矮汉子对老太太说，"人现在是大官了。团长，军校毕业的，你怎么没穿军装？"

"啊，便衣方便。"我随声应和着，心想这位不定把我当

谁了。

老太太啧着嘴，上下打量着我，嘴一瘪：“人那孩子怎么那么出息？瞧人家，再瞧你。”

“你们在老要得还挺凶吧？”矮汉子没理他妈，里外忙兴冲冲地问：“你打死多少人？”

“啊，我是团长，不亲手打人，再说我们是炮团。”

“打他们越南丫的，我看报纸跟他们掐起来心里这高兴，不让他们撒，反正咱们解放军也是闲着。”矮汉子端了碗面条站在地当间三下五除二吐噜了，又手抓着三个生鸡蛋，磕了嘴里倒，“痛，你真吃过我就不让你了，生鸡蛋有营养，动物卵嘛，这就是你不对了，这么长时间不来看我，我还老惦记着你。”

“咱们分手有十年了吧？”

“不止，中学一毕业你就没影了。我还一直心说你丫这操行的人能干什么？那时你丫那个，女的都敢抽你。”矮汉子又喝了个生鸡蛋，满意地看我，“不错，真不错，你还知道来看看我。从来还没有过一个团长来看过我呢。我们这样的不行，看有学校挺横，没踹你一腿打一嘴巴——这你都不记得了？毕业也就完了，一辈子当个臭工人。哪像你，嗬，团长——牛某。现在你敢当团长，赶明儿你还不得混个师长旅长的干干。”

“我没事，就是顺便来看看你。”

“忙什么的？”矮汉子见我走忙喝掉最后一个鸡蛋，一嘴腥气地说，“来了就坐会儿，反正我也没事，你不来我还不知道找谁去呢。”

“你没看人家嫌咱家脏。”老太太盯着我恨恨地说，“人家

团长哪是在这屋呆得住的？人家这就够抬举你了。”

“不是大妈，我还要去一些战士家里看看，当了领导，回来探亲总要顺便搞点家访，报个平安，谁孩子在前边打仗，家里老人不惦记？”

“你懂个屁！”矮汉子叱他妈，“人团长觉悟象你？要不人家怎么是团长。甭理老丫的，咱们走咱们的。”

矮汉子把我送出来：“没事常来，你比方言强，那小子不地道，他丫这几年瞅那劲儿像发了财喂，不认人了。有次我在街上碰见他带个女的，迎着央就走过去，头都不带回的，直接杵进大饭店。我心说你丫牛某什么呀，不定是怎么卖屁股挣点钱，倒觉得自己成了玩艺儿？”

“什么时候？”我看着矮汉子，“你认错了吧？”

“错不了，就是头年的事。我还方言方言追着屁股喊他，他反而溜得更快了。”

“你还记得我名字么？”

“那还能忘？”矮汉子笑着猛拍我背，“你就是卓越么，你以为你是谁？”

七

从矮汉子家出来，我贴着墙根儿在胡同里走，心情慢慢地变得沮丧。当时正是午后，阳光象水盛满槽子充溢在每条胡同里，流漾耀目，处处望去都是一片光晕迷蒙。我走到大街上，但老是在胡同里转圈，走完不条胡同面前又铺开一条

胡同，犹如走在转动的地球上，周而复始，无穷无尽。我甚至能清晰地听到咫尺外街上的喧嚣人声和电车行驶的“轧轧”声以及售票员使用广播器的说话声，可就是走不出去，总是迎面碰上一堵堵青砖围墙和一条条胡同路口。胡同里静谧无人，我心神恍惚地走着，阳光照在脸上刺得我睁不开眼。这时，我看到路边墙根儿湿土地上有一卷盘旋向上冒着热气有一个妙不可言的尖儿的屎……一个中学生背着沉重的书包低着头迎面走来。一所中学在前面出现，操场上空无一女学生低着头默默走来。一所中学在前面出现，操场上空无一人，篮示架下放着一只套着网兜的篮球；灰砖教室楼上的每一扇玻璃窗都被打破，玻璃上的黑洞千姿百态……前面丁字路口出现一组小吃店、菜店和理发店，一些面熟的老太太正在买菜，看到我便冲我点头，我发现我走进了一条熟悉的胡同。这儿的一切就像十年前一样毫无变化。我的脚轻捷起来，我隐约觉得自己知道前面还会出现什么。果然，前面半空出现一只单爪抓着石雕地示的展翅铁谁站在一个堂皇的石拱门上。越过一片片低矮的民房屋脊可以看到拱门里那个庞大院落的重重楼阁和绿荫覆掩的假山、凉亭以及一排排浓密的树冠。这个大院是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一个头面人物的官邸，后来一直被各个时期的情报机关占用，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军队的情报机关迁走才成为另一个军事单位的宿舍院；那些高大阴森的殿堂被隔成一间间小房，住进一户户被免职的军官的眷属。我走越认出这带的景物，十年前我经常到这里，和高晋、许逊、汪若海以及许许多多的男男女女在这里啸聚成群。可是，我印象中这个院在十年前全国大兴土木搞城市建设的浪

潮中已经被拆毁，假山推平，太湖石卖给了公园，树木尽伐，金鱼池填平埋了暖气管道，在被铲平的原址上军队盖了一栋栋整齐划一的公寓楼。我走进铁谁凌空的石拱门，门口传达的战士没拦我。我穿过巍峨的三重正殿大门，沿着朱漆剥落的游廊往里走；我跨过一个大花园，花园沐浴在朦胧的阳光中；一株巨大的海棠树开着云堆雪砌的满树白花，落英缤纷点点花痕散布树下；园中苍翠的柏丛后面一树梨花一兜兜桃枝花朵繁盛，累累垂下的粉白交映，蓝天之下一片绚烂。我走进一条殿侧的黑漆漆夹道，在夹道中我闻到了记忆中的厕所气味。眼前一片豁亮，我来到一个在井院中，上面是带水泥廊柱的西洋和中国古典风格的混杂的两层楼房，每间高大的房间里都住着人家，孩子们在通廊上跑，廊柱间绳上晾着各色衣衫，我踌躇了，因为这处景象我和对另一处景象的印象过于重叠，我一时不知身在何处，竟如走进异域。这天井院院子跨院子，四面八方都有门，推开每个门都会又进入另一个天井院子，每个院和每个院一模一样，只是依次下来天井愈来愈小，最后头顶上的蓝天只有手帕大小，爷着而望，人如置身深井，院子满铺青砖，阴生绿苔，四周房屋门窗紧闭，鸦雀无声。这个地方我来过，史边走向西厢房的门边想，不但来过还在梦中一次又一次重蹈此地，这些年我可以说是经常回来。我知道给我开门的会是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会立刻看到一屋子烟在惨白的日光下弥漫飘逸；那是一个铺着厚厚空心地板的套间。屋里尽可参挤地放着尽可能多的床，床堆堆着大量积满污垢的各种眚子的酒瓶；唯一的一张桌子上扔着各种牌子的皱巴巴的空香烟盒，烟灰缸会是一个旧鱼缸，

盛满锯般的累累刀痕。我甚至已经想起了每次在梦中回来都干些什么，我总是和在怎样的脸色苍白的男人打扑克，就是我和吴胖子、刘会元他们常玩的那种赢钱的打法。

我敲了敲西厢门，正待再敲，门无声地开了，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看着我。我迎着满屋子翻卷的烟雾走进亮着白日光灯的屋子，脚步踩得地板吱吱作响。我在那三个脸色苍白的男人面前坐下，他们看着我，目光呆滞，他们是我的熟人我的朋友，可我就是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每当话到嘴边就象突然失聪什么也听不见了。

“我们玩牌吧。”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说，声音像是从隧道深处远远传来。另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拿出一副崭新的扑克飞快地洗着，然后放在桌上由我们依次搬点，我搬了张草花 10，满点，于是我先摸牌。

我们聚精会神地打牌，我叫的极为谨慎，手抱半扇直过，每回叫起都是严严的，但看上去稳成的牌总是功亏一篑，不是关键张出错少打出“天断”Q。我记得我摸过几手非常漂亮的无将牌，四门截守长套缺 K 没扎下来反坐两管一门捅穿成牌上了趟，要不少 AK 挂崽儿挤到最后没涮下来回打德国车变门被抠。我对这几把破牌耿耿于怀，不停地在脑中演绎着正确打法，但一旦有牌又不可遏止地出错—— 我总是在事后才能知道正确打法。

我记得我们打扑克的过程中，套间里面一直有一男一女在低声说话，语焉不详，但叽叽喳喳之声始终未停，象寂静中的一种蜂鸣，微弱但毫不间断地骚扰的注意力使我既静不下来又集中不了精神，以至后来当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我总有

那间屋很喧的印象。我记得打扑克的过程中有一阵子我旁边站着一个女人看包打。这是个非常娴雅端庄的女子，事后想来她就是我无数次在心中在约上在自己脸上勾勒过的那个女人。我记不清她是不是从里屋出来的。站在我旁边时里屋的低语声也一直未停。我们好像都跟她很熟，一边出着牌一边和她说笑，她也是笑吟吟的，嘴唇不住地翕动，但说的什么我几乎全忘了。整个事情过程中，我只记得一句话，还不知道是谁说的。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我进这个小院时是晴朗的中午,那块手帕大小的天瓦蓝,但我出来时天已经暗了。我好像并没有在那间屋里多久，只打了几圈牌。说了一会儿话。我沿着黑黢黢的夹道在一连串的套院里穿行，成排的房屋门窗紧闭，不时从黑暗中传来嘈杂的细语。我感到这个地方非常陌生，我从来没走这么曲里拐弯、黑咕隆咚的路，我甚至觉得那间灯光惨白的屋那些脸色苍白的男人以及刚才打的那几局扑克都是不存在的，就像那蹊跷的女人不存在一样。我来到豁亮的大时井院子，这种陌生感才渐渐消失,我仍摆脱不了这个院子带给我的熟悉感。暮色降临，几个战士在天井院子拉电影银幕，空场已摆了两排各种式样的板凳竹椅，一些少女在廊柱旁嗑瓜子聊天；黑黢黢的夹道微亮的另端人口不时有人进来，男女老少或笑或说一进入夹道就变成一个个静静走动的黑影，片刻出了夹道方再现面目……我想起来了，我的确来过这个天井院子。那是夏天，院里也在放电影，暮色四合院，夏天的时间显然要

晚一些。电影是部黑白战争片，银幕上的我军官兵穿没有领章帽微的夏季军服，端的是“五零”式冲锋枪，显然是部描写抗美援朝的片子。我们站在跨院门口边抽烟边说话，银幕后边的木结构小楼被银幕透射过去的白光照得轮廓浮现，银幕上人物的对白声在天井中瓮声瓮气地回荡，响起坦克履带震耳欲聋的“轧轧”声。冲枪在点射，大箭炮在齐放，人群在呐喊。在这一切亲响中最突出的是一部雄壮的交响曲……周围的人嘴里有酒味。我们是刚吃饱饭回来，在哪儿吃的？我的胃疼，盛满了刺激性液体和大量不易消化的肉类，这是唯有喝了过量葡萄酒吃过煎肉才会引起的症候。我感到上涌的味道是一种甜甜发酵味，是的，我刚吃过西餐。当时北京市内对餐营业的西餐馆只有两家，一家在动物园旁，较远，如果在那儿吃的显然回来的时间应该更晚……我知道我是在哪儿吃的饭了。她站在我身边，我看不清楚她但能闻到她身上的“紫罗兰”香水味，怪不得我现在一闻到“紫罗兰”香水味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当时我站在黑暗中勃勃欲发，这也证明了她的确在我身旁，我是有感而发，“紫罗兰”香水味就象雌兽身上散发的麝香味撩拨雄兽一样撩拨我。这之后到上床是空白，我当时喝了酒，精神恍惚。我再能想起的已经是后半夜，电影的音响早已沉寂，窗外下着飘泼大雨，闪电时而将屋内照得彻亮，我旁边是一具白羊般的躯体，雨是无声的，有人开门进来，又出去踩得地板吱呀吱呀响。噢，我有个印象，她的体姿如骏马般的雄健，那一定是她采取某种体位时留下的形象。

当时和我一起站在跨院门口说话的那些满嘴酒味的人都是谁？我没法把那一张张模糊的脸认清楚，没法理顺那些混沌场景中各种姿态的纷乱人形间的关系，没法复原那些和交织在一起嗡嗡一片的话语中自己的声音。我好象隔着一大声空白向一个灯光昏暗的人群晃动的舞场张望，即便那里都是熟人，我能看到的也只是一个个陌生的背影。

这么些年过去，这家餐厅的招牌已换但负观依旧，仍然是那幢四四方方灰砖楼房中的狭长一条，象一座剧场的走廊。餐厅在别一条马路上开了个富丽堂皇的旁门，过去的老式旋转门前冷落了，堆着盛满空啤酒瓶和空可乐瓶的箱子，阴影重重的大树停着的一排小汽车也积满灰尘、挡风玻璃污钢不堪，被人用手指画出各种符号和简捷有力的粗话。

我站在人群熙攘的街对面看着明亮的窗户内人们在餐旧旁边吃边喝边聊天，隐隐的音乐声传出来。我知道这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高级餐厅了。日本人把它改建成了一个简单时髦更便于迅速赚钱的西式快餐店，店堂内设置了长长的焦菜柜台，用锃亮的不锈钢栏杆围着，人们排着长队依次取菜，象在地铁站的入口和医院挂号处排队。不存在重温旧梦的可能了，就在前几天我还来过迷里，毫无感受地坐了半天，象烟排列在烟盒里。

我麻木不仁地坐在人丛里喝酒。周围是密匝匝的人头，有络腮胡子的欧洲游客、戴眼镜的学生、面颊光嫩的姑娘重重叠叠或正或侧或低首或扬脸微笑平和神态不一。我喝我慵倦

我目津我睁眼作白日梦，耳边一片喃喃低语。我看着一个篷发戴眼镜穿棒针毛衣的小伙子去柜台取饱料转过身来变成我过去的一个熟人冲我笑向我走来，问我怎么独自坐在这儿“不和大伙儿在一起。”我起身跟他走，毫无阻拦地穿过中厅进入另一间厅堂，这坐的都是我的熟人，一旧棹村边笑边吃像是在开同人招持会。我看到高晋、许逊、汪若海和乔乔、夏红；看到吴胖子、刘会元、胖姑娘；看到找过我的那三个警察和张莉、金燕，对不相干的新人也满面春风地坐在人群中。我还看到高洋、卓越和那个穿条格衬衣的陌生人同桌坐着，我纳闷怎么刚进来时没注意到这厅里的这些人。我觉得有些话可以当面说清了。可我走到他们桌前时，嘴里却发不出声，他们看着我只是笑什么也不说。我焦急地转来转去，脸上露出种种恳求，渴望的神态可没人理睬我，张独向我招手，我向她走去，却身不由己地坐到了另一桌上，旁边是那个篷发戴眼镜的熟人。他给我斟酒，泡沫高过酒杯仍不住手，酒液流下玻璃杯漫到桌上滴在我的腿上，腿上一阵冰凉。他问我，我的女朋友怎么没和我一起来，我稀里糊涂地回答说她家里有事来了个亲戚。接着我清醒起来都说的是谁？他说除了刘炎还会是谁？他接着挺奇怪地问我，人去不是刚从云南回来假装去看石林其实是跑出去鬼混。我去云南是和她么？我连忙问你有证据？装什么傻呀？他说就跟刘炎，不是跟你姘跟我姘似的你倒不如我清楚。刘炎我念叨着这人名字竭力记着你是说也叫刘炎。你是不是醉了？那人问我梦没醒吧，不是不是，我说我有十年没见她了，我都忘了她什么样。那人笑，脸是记得，身上没法细说，挺不错的，放心你不冤。细说细说，

我说我要知道具体，我正在找她，不弄清楚了没法办，细说我她说不清楚。那人说，不过我家里可能有她照片。我可以给你找找。现在就去现在就去我说饭回来吃。那人家在小胡同里，我们摸黑绕了老半天，最后又来到那个天井院子。这地方我来过，我说。看着已成废墟的院子出神，整个在到处是砖声瓦砾，假山花园楼阁荡然无存，只是断埂残壁仍显出过去院子的格局。小屋孤立，透出惨白的灯光。我们走进去，那仿脸色苍白的男人和那个女人都已不见。那人从书架上寻找出一本布面像簿一页页翻，上面都是发黄的黑白照片。各种年龄各种相貌的男女在各种不同景衬下的合影。我屡屡看到我，嘬嘴戴着红巾的、穿水兵服划船的、留着长发吸烟的。我身边的人不停地换着，先是父母，然后是高洋、许逊、再后是吴胖子、刘会元。这中间还掺杂着大量忘掉的人，萍水相逢的人。这里同我合影最多的是高洋和卓越，几乎每个时期的照片中都有他俩，从早期理个小光头挺着小胸脯到成年后穿着军服和便衣在各地名胜前含蓄地笑。他俩几乎是和我一起长高变壮甚至连眼神也春色变化由屯洁无邪到疑虑重重，接着，卓越便消失了再也不出现了，然后是高洋，一排排人中没有了他的脸。我越来越多地是单人留影，面孔越来越老，笑容越来越尴尬，最后几张我完全是垂着头，镜头移开了，空拍了一些乱石断墙枯树坍塌的庙宇晦暗的海面荒草萋萋的山头。这些杂杂拉拉的照片中有一些或结伴或单人的女人，各种笑容静态或艳或媚大都背影晴朗、景物可辨。唯有一张像是阴天室内影影绰绰站着一个女人，身后全虚，脸也模糊，细看才见五官：眼下视嘴微张仿佛吞吞吐吐欲说什

么，照片下部还有一个较明亮的局部那是被照者一双互相搭着的手。尽管照片拍得很糟人也很难分辨但我知道这就是她了。我记得我把照片取了下来装进衣兜然后回到餐厅。餐厅里很热很亮灯光刺眼仍是人头如丛。我的手心在出汗，高晋、吴胖子他们仍在从容吃喝，一张张熟人的脸在晃动，我认真地看去像用长焦镜头推向前去将他们放大收近，我发现我不认识他们，随着五官的清晰毛孔的扩大扩大我觉得这一张张脸上熟悉的特征在淡化在消逝，变成一个个陌生的鼻子、眼睛和嘴组成一张张生疏的形象迥异的脸重重叠叠。我旁边一个娴雅的女子在看我，就象我把那帧照片摆在了旁边。不知是我进入了照片还是她从照片里出来，周围昏暗下来，室内景物变得影影绰绰，窗外是小雨阴天。我们懒懒地对坐，她的手在桌下显得明亮、光洁，她的头发没扎烫乌黑笔直瀑布般地从肩上演下去，眼下视嘴微张。我好象跟她搭讪了半天她始终一声不响。别那么势利，我对她说。平时总抱怨没有机遇：一旦机遇来了又不知道怕；你要知道这是谁，你就不会这样了。我对她承认心是凡夫俗子虽然自报家门有失矜持，有名菜不端自个上桌之嫌，但高出流水知音难逢，你不把握我我还急急欲把握你呢。我说我不赞成人分三六九等，为什么名流就不能主动吊百姓的膀子？我不觉得丢了什么份。她笑了终于绷不住笑了……大概就是从这儿开始乱的，我对她说，我是作家，写过《哭泣的骆驼》、《梦里花落知多少》。别傻了她说，这一套我已经听你演过一次了，在你家“至今已觉不新鲜”。她让我好好看她，咱们见过你从你家轰过我。我颇为毫异呆若木难怔了半天认出对方是那天送那对新人来我

家住的女子李江云。我想溜被她叫住“别不好意思别装作头一加干这种事，这样并不打动人，我知你是老手。”我强笑着干着东张西望着脸红红地说：“人总是有纯真的一面。”后面有点虚，我不知道究竟怎么过渡的。我好像又和李江云坐了半天，主要是听她奚落。她说了很多暗藏契机的话，我想着要记下来最终一句没记住。我好象始终有个较清醒的意念要走开回到李江云了现前的场景中去，但我始终没挪地说仍和李江云对坐着。我自己说的话我记着一些残句：“我给他们领导看守招呼……”，“人不在职，下面就怠慢得多……”这好象应该是我们后来在地铁等车时说的。但我恍惚记得我是坐在餐厅里说的，似乎我们已预见了后来我们要在地铁站等很长时间，还有一些话的含义我很不清楚，我是用文言咬文嚼字地说的：“尔乎夜满深雾，尽弥长云……襄醒怀急望……犹为廉土所弃……宁复慈心所忍……。”还有一些法语一类的鬼话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说这些，这种学问我一向是望尘莫及的。我认为我是在梦里，但周围景致，人物又是那么实在栩如生叩之即响，使我又无法疑在梦中，我们乘着地铁回家，但我又清楚地看到长街闪过的一盏盏路灯一团团黑黑的树丛。我自然而然的和李江云一起到了她的小屋，鬼鬼祟祟地穿过昏暗的楼道闪进挂着的红花门帘内，一方面我觉得屋里漆黑一张潮湿的嘴对着我脸呼出热气，一方面我又看到李江云在灯下安详的脸穿着紧裹身体的暗红色毛衣。她从空中慢慢下降象从滑梯上慢慢溜下来，我仰视着她象被裹进温暖软的襁褓，惬意感如同涟漪在我身上一圈圈散开一波波起伏，我身体的底蕴被触动了激活了，犹如一线波涛从天外远远奔来，愈

来愈清晰愈来愈浩荡。这时我是清醒的，像有尿床习惯的孩子那样警觉，但意念飘忽，把持不住，终于放纵—— 我手心抓着大把丰厚结实颤动着的肉,感觉是那样真实不容置疑。我在临界状态相持了很久，像饱膛束缚着点火欲出的炮弹既顽强又徒劳，一发发礼花在夜空中迸裂飞溅带着灼热的能量夺路而出，夜空在抖动。我像一具薄脆易碎的玻璃管在高温下炽红熔软—— 悔这莫及，万念俱寂……

八

我头疼。

我精神疲力尽地从床上爬起来时阳光已照彻室内。我有印象我搞脏了被褥，但我纳闷地发现周身上下很干净。那对新人的煮袋装牛奶，见我出来也给我盛了一碗。他们很懂事地吭中哈喝完牛奶，然后男的对我说他们要了，临走想办桌饭特别一下以谢关照。东西已经买好，让我今天别出去顺便把大家找来。我点点头说随便你们怎么弄，然后去给吴胖子打电话叫他们过来。

我正在整理牙具和随身携带的衣服，李江云来了。神态端庄举止娴雅，不卑不亢地和我打招呼。好久没见，我笑着对她说昨天晚我都梦见了你。是吗？她随口应了一句，问我这是要上哪儿。去投案。我说我被人陷害了好日子过不成了。你昨晚没梦见我吗？我问她。她脸一红扭头去问新娘，你们准备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我发了会儿呆又继续整理简单行

装。吴胖子，刘会元他们来了。一进门就大嚷大笑拿李江云逗趣。说这两天满街找她找不着，昨晚去她家堵她，结果屋里有人不开门，让哥们儿几个冻了半夜，李江云只笑不说话，我们坐下玩扑克，李江云无聊地坐在一边翻画报，我不时去睃她，她也不时抬眼看我。眼中看不出有什么意思。方言昨天去哪儿了？吴胖子他们问我。我们也找了你一天，是不是藏在李江云屋里。克说是我们相洽甚欢。哥哥打下江山你来坐，吴胖子笑着说看出阴人来了。我对李江云说，来坐在我身边做出样儿来给他们看，李江云淡淡地没搭腔人却居然挨着我坐了过来。怎么，我笑着说吃们真的会过。李江云脸倏地变色怒目圆睁似受莫大侮辱。快离开快离开吧！我作畏惧头笑着说，我可不敢招你。李江云凝视窗外不理我们。刘会元问我高洋一有无眉目。我说，完了，我没戏了，证人找不着干系脱不清我认命了，也没劲跑了现就等着警察来抓了，爱谁谁吧。怎么会这样。刘会元说你当时在哪和你也闹不清。闹不清？我说闹不清的事太多了。我记得我当时在北京，可一帮人非说我在云南。我连一个当时和我在一起的人也找不着。据说有个女的那会儿和我在一起，可她，他妈的影子也摸不着。这么些年早不知道干去了，连到底有没有这个人也说不准了。我看李江云她若有所思。我觉得我们对她对够公平，她茂我美丽，只不过太善于保护自己，所以招人不待见。想想办法认真找找，刘会元说屁放过还有味，人出现过总会留有痕迹；先验明正身然后大伙儿一起找。她叫什么？问题就在这这儿？一概不知只知姓刘。姓刘的多了成筐装，梦里我倒是一切都弄明白了可管什么用，还带做梦的，刘会元笑，你

倒整齐全了。所以说，我说再弄下去我非成精神病不可。

这时新郎换着袖子潮乎乎地说菜快弄完了，大家洗手准备入席吧。我们出去看，饭桌上已经摆了五颜六色油亮鲜嫩的一片冷盘，齐声喝了个彩，分头洗手搬椅叼食。这时李江云拽了拽我袖了说，有话要跟我说让我出来。我跟她回到客厅她欲言先红了眼圈，激动地点起一支烟抽了两口然后定定地盯着我语气平静地问，我怎么啦，怎么就那么不入你们眼，让你们避之唯恐不及，你说说你给我一句实话，我究竟有什么毛病？你没毛病我有病。我笑，随之看到李江云的眼神立刻不笑了，茫然地说，我们挺喜欢你呀，没人说背后直夸你，他们就那咱人喜欢用嘴云雨，这是他们的毛病不是你的毛病。我说的是你，李江云仍火冒三丈，我怎么就那么给你留不下印象，还是人故意装的什么都不往心里去以示潇洒。你给我留下印象了。我更加固惑地说，我心里一直惦记你就是不知如何动作，生伯惹恼了你……算了！李江云把烟一甩掉头就走，去你妈的吧。

“去谁妈的呀！这娘们儿怎么张口就骂人，谁招她惹她了？”我嘀咕着坐到已经飞盏晃觥膀臂交错的席间，江云在对面入座，一副冷冷的愤懑。

“是咱们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了，我在这儿就先跟大家永别了！我举着酒杯笑着说。大家也笑，唯独李江云不笑。我喝了酒坐下再斟再喝——碰杯，火辣辣地盯着李江云笑，忽然我明白了什么，开始在身上的兜里乱摸。

“你找什么？”吴胖子说，“我这儿有火。”

“不是，不是找火。”我起身回屋里，找开衣柜在所有挂

着的衣服兜里掏摸。我记得我那天穿的是一件棕色多褶有毛茸茸大翻领的旧飞行皮夹克，当时这种空军飞行员的皮夹克风行一时。我挨件拨拉着衣柜上的衣服，终于在衣柜深处找着了那件已落满灰尘的旧皮夹克。我在皮夹克兜里掏出那张照片：阳光滚滚，纷纷扬扬的灰尘充满房间，照片的昏暗背景中一个穿着过时服装的女子的脸部隐隐约约印在上面。照片已经发黄翘角了。一道折痕从女子脸部横贯，使这个女子的脸有些歪斜，像是在古怪地微笑。

我拿着照片回到饭桌旁，不住地觑视李江云，她低头吃菜并不正眼看我。

“这照片哪来的？”刘会元放下筷子拿过照片借着光线看了半天，然后问我。

“从旧衣服兜里找出来的。”我看着李江云说，“这照片一直藏在我家。可我还满世界去找去打听，我想这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女的，人家说当时我就是和她在一起。”

“我看看。”吴胖子嚼着东西接过照片打量。“这不是小一号的李江云么？你们原先就有一腿子？”

“怎么成李江云了。”我笑着接过照片，看看李江云，又看照片，“这不是李江云，长得倒是不知道哪儿有点象。这是我早年的意中人，长得还可以吧？我有印象，别人告诉过我她的名字，她叫刘炎。”我猛地想起。

“怎么你的意中人的名字还要别人告诉你。”

“我早忘了。”我把照片放在一定距离端详着笑着说，“青春的岁月像条河，流着流着就成浑汤了。”

“没见过你这么晕的。”吴胖子笑着说，“自个下的蛋自个

全不认得了，还得别人帮我孵。”

“换你你也晕。”我说，“乍不冷出来一个人问你八辈子前的事你也能样样说清？怕就怕秋后算账，本来挺明白的事最后也不明白了。”我看着照片若有所思地说，“其实我倒记得有这么一位侧福晋，就是脸有点模糊，名儿记不真着。毛主席他老人家跟咱们熟吧？我要不截长补短地去天安门溜溜，他老人家是背头还是分头，我也容易搞混。”

我看李江云，端起酒杯。“来李江云咱俩碰一杯，你真得包涵我。我这几天被这些事弄的魂不附体，整个梦游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吴胖子看着我们笑说，“你们这话里有话呀。”

“大概他还在梦游呢。”李江云淡淡地说，放下酒杯要过照片，看了一眼又把照片还给我，“这美人现在在哪儿呵？”

“我也不知道。”我承认，顿时泄了气，“有了照片找不着人也白搭。”

“你可以到大街上张榜去。”吴胖子笑着说，“或者把照片拿在报纸广告栏上，注明：今有呆傻妇女一名走失……”

“你一贯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刘会元说吴胖子，“这样不好。”

“你痛苦吗？”吴胖子胳肢我。

“当然痛苦了。”我躲开吴胖子。“我的心都碎了。”我看着照片上的女人一方面明知曾和她有过非同寻常的关系，一方面却无万千思才奔来。她总给我若隐若现的感觉，原因来自她下视某点眼皮遮住了眼睛。她与其说毫无表情不如说表情冷漠。我不知道是因为她正在说的事很重要需要冷静还是

她述说的对象令她厌恶—— 我这么说同样是因为她垂着眼睛给我一种懒于正视的感受。我有理由揣测坐在她对面位于相片之外的那个谈话对象是我，室内一定还有个第三者—— 拍照者，从取景角度的微小区别和照片所有的严肃气氛一个人身兼二职：既倾听又拍照，那就太作戏了。我看不出室内布置是我所熟悉的哪一家，女人肩部露出的一角椅背似乎很班谰光滑有一定光泽，和暗处显示的墙壁的明暗度有相似的地方，疑为同一质地，我一时想不出在民用建筑中什么材料既可做墙又做家具—— 排除原本。我说过女人手部很明亮，姿态奇特，似双手交叉，细看却感受好象握着什么，可惜她衣服颜色太深使手中物件融为一体,不妨设想为一深颜色钱夹。不知为什么可能我身心浸满铜臭，我总觉得照片上的谈话与金钱有关。

饭吃到下午已经吃了很长时间也没什么可吃了的，酒菜悉数告罄，大家都懒懒的神怠眼惺强撑着。那对新人收拾东西准备赶火车去，大家虚情假意地告别。我对李江云悄悄说让她“留一会儿”。她拒绝，说要去送那时傻瓜。我再三恳留她听也不听，于是我说：“我也去送他们。”

我们撂下一桌狼藉的杯盘碗筷出来，外面阳光很好。吴胖子迎着太阳眯着眼叼着烟和新娘不停地插科打浑，李江云帮着新郎检查要还的东西有没有遗漏。这时，刘会元捅我一下，示意我跟他走到一边去，我们稍微离开了那伙人，假装站在那儿吸烟。刘会元对我说：

“刚才人多，我不想他们听见。”他用夹烟的手指了指我装照片的口袋,“这个刘炎我见过，我想我可以帮你找找她。”

“怎么你认识？”我闻言十分兴奋，“你知道她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那倒不是。”刘会元说，“我既不认识她也不知道她住哪儿，但我认识的一个人大概知道，那也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会儿我在我的一个哥们儿那儿经常碰到这个女的。她好象和我那个哥们儿非常熟，似乎当时她就住在他那儿。我不敢肯定呵！详细内情我了解的也不多。我跟这女的也没说过几句话，我只是觉得她在那人家非常随便，东西搁在哪儿都知道；有时我们玩的比较晚，她还给我们做饭。”

“没关系。”我笑着说，她这辈子姘过多少男人我管不着，我只要能找着她证明这辈子有七天她是和我在一起就可以了。”

“这女的是个人物。”刘会元看着我说，“我对她印象还挺深，很风趣挺大方舞跳得好冰也滑得好还会几句外语。那会儿哭着喊着要奶我们那哥们儿，后来却没了动静。”

“你走不走？”李江云站在远处喊我，“要不你别去了。

“去去。”我对刘会元说，“回头我找你。”

去火车站的路上，无论是在车站间奔走还是地铁车厢里总是我和李江云在一起，同那一对隔着很远距离。就是到了火车站，那一对上了车，我和李江云也是只顾嘀嘀咕咕说话远远站在月台上就像跟他们不相干。我一再对李江云说：“你得包涵我。我主要是认为这种事太不可能加上当时不清醒，生怕把假当真闹出笑话，所以宁信其无不信其有。”李江云说：“你恐怕就把假当真了。我不知道你究竟得出了什么结论，我发觉你这人一向不明不白，两极摇摆，根本闹不清什么是有

什么是无，要么全否定，要么全盘接受，而且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大大演义了一番后全部当事实接受下来，所以你总是遇到麻烦。”“我知道你自尊心很强，一旦受到挫折很难再蹈覆辙。”我说，“但你要知道我这人是很诚恳的。这不是我好心挽回你的面子，而是我在补救我的愚蠢。你别以为我是出于下意识或某种习惯性嗜好就坡下驴，其实我是真的喜欢你。如果我当时清醒我也会那么做，由衰地乐意那么做，甚至更主动更奴颜婢膝。”“我相信。”李江云说，“只要我先做出某种表示，不管你处于什么状态，清醒不清醒，你总会自动做出反应，投其所好的反应，反之不是我。随便换个母的你也一样。我并不是对你这点有什么非议，你只不过和大多数男的一样，与其说是劣根不如说是天性。”“你看你根本就没懂我的意思。”“我懂了，我很懂了，你不要过多解释。你现在对自己很清醒，可是对我你还不清醒。你说的这一切是建立在你对我的一个错误的认识基础上，你根本不知道我对你的要求是什么。我从没希望我们之间建立如何亲密的关系。我不知道我怎么使你有了这种错误的领会。我相对我们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依然不清楚，我猜你把发生过的和根本没发生也完全不可能发生的全都混在一起了，你仍然是按照经验按通常这种事的惯例程序来把握你的态度。”“你是不是以为你是与从不同的这种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就很平常，而一旦你介入了就注定要赋于一些非凡的异乎寻常的色彩。”“我从来没这么认为过。”

火车开了，那对新人从车窗里向我们招手。我们全没注意，直到站台变得空空荡荡了才往外走，仍然边走边说，完

全忘了来这儿的目的。

“你太骄傲了，太喜欢自己了，这在大多数时候是一种美德，但有的时候就变成一种固执，令人生厌的固执。”

“你说的不对，我骄傲是一种秉赋并不是愿望也不是我喜欢表现的品质，我知道这很令人生厌，而且只会妨害自己。从内心讲，我是愿意表现谦卑的，甚至不惜显得做作而骄傲。即使使人有所感觉。也仅仅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并非我本意。我是很自尊很珍视自己，这也不是因为我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而是出于仅仅不愿被别人无端地踩在脚下，你管这叫骄傲自珍我承认。”

“你认为我们不平等吗？”

“我认为我们很平等。但平等不等于投桃报李，我总有我自己固守的东西，你也有你自己固守的东西，尽管你看上去或者说你极力给人一种浑浑噩噩、稀里糊涂的感觉，但你骨子里是极世故的，有自己不能为他人左右的一套。”

“我有吗？”我笑，“没有吧？我怎么觉得自己是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的人，”

“你看你又不说实话了。”李江云说，“刚正经会儿又不正经了。我在希望你认真点，否则我们就开玩笑好啦。”

“好好我认真，我是绵里藏针，肚里容珠。”

“你是个自视颇高的人，这你不承认也不行，否则你为什么对自己的过去非要一事一人搞清楚，你完全可以在任人……”

“不摘清楚是要杀头的，我的小阴。”

“这是一个借口，从你对这件事的关心和热衷程度看你，

除了要搞清这件事证明你的无耦，更多的是想对自己心中有数。你那么慌，因为你突然不了解自己了，少了一块东西，你拼不出自己的形象了。我想如果你清楚你那段时间在干什么，哪怕干的是坏事，你也不会这么慌。再也没有比对自己有个透彻的了解更重要的事了，起码你可以知道自己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干，让别人决定去向是可怕的。”

“我看你就很了解我，比我自己还了解自己，我怎么早没碰上你—— 我想你一定记日记。”

“记的，我不会因别人说了什么突然也怀疑起。”

“你这种人也比较可怕。”

李江云微笑，隔了很久后，第一次安详地微笑。“谈完了是吗，你不想再认真地谈思想了？好吧，就谈到这儿，我也累了。”“下面咱们谈点正经的。”我说。

“刚才咱们谈的不正经吗？”李江云说。

“正经，刚才谈的正经，我是说咱们现在谈点实际的。”我撑住地铁车厢门，让李江云先进然后跟进，“怎么样？比较绅士吧？”

“噢，自己说出来就不好了。”李江云笑，“效果差多了。”

我也笑，抓住车厢摇晃的吊环：“我那个家眼下回不去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警察就冲进来，你说过，让别人决定去向挺可怕，这个我同意，就算警察圣明，最后能搞个水落石出，咱们也不能把宝押在别人能力上，咱得自个决定命运—— 万一是我杀的呢。？咱们不就傻了？一点脾气也没有了？”

“别咱们咱们的。”李江云笑，“听着就象咱们是同谋似的。”“我反正是把人当成同谋了。”我说，“我被逮了也要咬

你一口，说你日记都伪造的，杀人其实是你主使的，图财害命—— 你看着办吧。”

“真无赖。”李江云笑，“我倒想看看凭别人胡说能把我怎么样—— 这个队伍谁当家？”

“这个队伍是你当家，可是皇军要当你的家，真的，我在你那儿卫阵了吧，没别的意思，就是躲躲，早晚咱还能交流交流思想，谈谈人生、世界。”

“饶了我吧。”李江云笑着闭闭眼“你还真不能在我那儿住，也没别的意思，不安全。你想我一个单身女人，左邻右舍还不盯贼似地盯着我？万一有人报告说我收留了一个流浪儿，我受连累倒是小事，岂不把你小命送了我多不忍。”

“听这话数你疼我。”我说，“我也不是没朋友，但老朋友家都不能去，太明，警察一逮一准没躲一样。”

“这样吧，”李江云说，：“我给你找个地方。我的一个女朋友自己有套单元，我给你说说，你可以在她那儿住几天。”

“我一般不爱住生人家。”

“你会很快跟刀熟起来的。”李江云笑着说，“她可一点不骄傲—— 对你脾气。”

“咱们俩之间只当我是太监。”

我在家里收拾细软，李江云坐三边替我数着：“带上牙刷，带上洗脚布，带上擦脸油，围嘴呢？围嘴也得带上，宝宝。”

我笑着摘下那只灰色女皮包：“哥哥没什么准备，这个包送给你当见面礼，赶明儿再买新的。”

“李江云接过皮包翻着里面的东西笑着说：“宝宝真可怜，

平时就用这些破烂儿过家家？"

"这都是你嫂子留下来的，当年你嫂子就是凭着这种劣势站备推倒的三座大山。"

"特别睹物思人是吗？慢慢地，慢慢地给我痛说家史。"

这时，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喂"了半天，俄顷，才有一个女人的声音问我："你不是去美国了么？"

我楞了会儿方想起是谁，随口支吾道："是去了又被驱逐回来了，移民局查出我有'甲肝'。"

"既然你已回了国"，女人说，"一时半会儿也再出不去，我劝你还是去看看凌瑜。"

"明天吧，"我诚恳地说，"明天下午三点我去医院。"

"你明天下午去哪儿？"李江云用灰包里的口红在自己嘴唇上试色，问我。

我放下电话，走到跟前看她："哪儿也不去，傻某呢，我没空和她们罗嗦。"

"你太坏了。"李江云把口红涂满嘴唇，照照镜子，又问我，"怎么样？"

我呆呆地看着她，板起脸上下瞧，"我们现在是在梦里吗？"

李江云挣开我的手，使劲擦去口红，笑着说："我从来不涂这玩艺儿，我总觉得一个女人嘴唇鲜红欲滴非但不妩媚反而有几分狰狞。"

九

坦率地讲，我认为这完全是偶合，当我和李江云在阳光灿烂的小胡同里转来转去时，我只在和她不住嘴地献着殷勤，并没太注意正在往哪去，直到走进一条满是吵吵嚷嚷背着书包往家走的中学生的胡同，我才在人流中留神眼看位于那条胡同里的那所中学，接着我就看见了有着一组店铺的丁字路口。

"我们这是去哪儿？"我在一群群擦肩而过的中学生中大声问李江云。

"去丰姗家呀。"李江云安详地微笑着说，"前面就到了。"

拐过丁字路口，我看到胡同尽头那个大院的位置上存在立着一排排高大的、一模一样的公寓楼，楼群的阴影投射在胡同内荫了半条街。我们走近楼群，阳光留在咫尺之外，我身上暖意顿逝，楼群同时刮过强劲的风。

楼道里很静，空空荡荡，没有寻常居民楼每层堆置的菜筐纸箱自行车，楼道各层门窗完好紧闭，但拾级而上时却能感到楼道内流动着凉浸浸的气流。我们爬到顶层，高空风很大，楼窗户被吹得"哐哐"作响。李江云掏出一串钥匙挑出一支打开了顶层两套单元中一套的门。

房子内各屋无不散发着一股热烘烘的因通风不良滞留的暖气，桌椅床柜井井有条，我从屋内的窗户往下望去，下面是一大片无边无际的鱼鳞头的民房屋脊，那所中学的灰色教

室楼凸出在远处，顺着两边民房屋的低垂房檐之间露出的狭长胡同可以一直看到丁字路口的小店铺。

“你的姐们儿、那个什么丰姗不在家？”我在干净、充满女性温馨的床边坐下，“怎么没跪迎出来？”

“她还在班上。”李江云忙着把我的东西取出衣服放进柜，牙具放进卫生间，“你放心住吧，一会儿我去找她，一切没问题，你会像仍住在自己家里那样感到舒适。”

“我倒从没在自己家里感到过舒适。”

“那就比你家更舒适。”李江云看我一眼，微微一笑，又继续忙碌着，拉开桌上一个带锁的抽屉对我说。“你所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里。”

我看了眼那抽屉，又东张西望地看起屋里其它的摆设。我随手拿起床头柜上的一瓶香水，揭开盖，按着健钮向屋里四处喷洒，“百姗打呼噜吗？”“不会让你和她睡一间屋里的。”李江云走过来，从我手里拿走香水瓶，扣上盖，放回原处，“那么我和谁睡一间屋？”

“和它。”李江云拎起床上一个毛茸茸的东西扔到我怀。我抓住定睛一看，是笑容可掬的玩具熊。

“你不在这儿住吗？”我问李江云。

“我自己有家。”李江云笑着看着我。“我又没干过什么亏心事，需要抛家别业地躲藏。”

“一起住多热闹。”我热心地向她描绘，“亲亲热热那才像个过日子的样儿，一个人多冷清。”

“我还不知道，”李江云瞅着我，“我还不知道你是个具有传统美德的人。”

“真是传统。”我抱着玩具熊站起来。我一向同现代派格格不入，我比较烦他们。”

“那你干嘛不娶个姑娘，结婚生子，吃着馒头踏踏实实过你的传统日子。”

“我想这样来看，可没机会，平常的时候谁都够不着，好容易碰见你了你又没点乐意的表示。苦呵。”

“别装了，我说你别装了好不好？咱们都这么熟了，你老扮着角儿也不觉得累又没什么效果。”

“我真的。”我走到李江云跟前沉痛地说，“我其实心里特苦，这点苦水儿我不倒给你倒给谁？我，唉，活活一个苦儿流浪记中国版。”我走到一盆开着花儿的君子兰前俯身嗅那花朵。

“苦儿。”

我闻声回头，李江云拿着自己的包走过来。“我去找百姗了。你先自个呆会儿。”

“告诉她，家里给她新设了一位‘御用挂’。”

“告诉她，刀新领养了一个孤儿。”

李江云笑着走了，我手抱后脑勺仰面躺在床上，随着一声门响，屋里又恢复静寂。这时，我闻到屋里一股淡淡的“紫罗兰”香气，我起身拿起床头柜上的香水瓶，看看商标，揭开盖又喷了一下，“紫罗兰”的气骤然浓起来。

整套单元里到处飘散着“紫罗兰”的香气。我在各间屋里察看走动，卫生间里摆满各种香波浴液以及面霜雪花膏，所有瓶子都是未开封的满满漾漾但商标色泽已经黯谈了。我来

到厨房，一应厨具锅碗瓢盆调料油盐酱醋俱全，只是也都簇新未曾使用过。单元里另一间卧室的门闭着，我推了推门上有锁。我回到我住的房间，走上阳台，伏栏眺望，远处，市街的嘈杂声隐隐传来，楼群间却是一片寂静。对面楼上的一扇窗户的窗帘动了一下，我感到受人窥视，便回到了房间。这时，我看到屋里站着一个年轻女子。

“我是百姗。”她说。两只大眼睛像盲人一们漠然地看着我。她的鼻翼两侧的颊上各有一块鲜红的蝴蝶斑，边缘凸起，象是一只大蝴蝶扑翅欲飞，上面的毛细血管清晰可辩。她不漂亮，但身段阿娜。

“坐吧。”她在屋无声无息地走。也许是她刚从外面进来，她的身上带着一股寒气，“李江云都对我说了。你在这里不要客气，你要客气我反倒要别扭。”

“给您添麻烦了。”

她又象盲人一样地看着我，她的眼睛很大的瞳仁上也未见云翳，不知为什么会给我无视力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她的瞳仁灰暗混浊犹如烯熄的灰烬。

“你一人住这儿，够惬意的。

百姗置若罔闻地走到床前伸平刚才被我压皱的床单，将我动过的香水瓶重新摆好。“我这儿的东西你随便用。”她说，忽然露出笑意“我很高兴又有人住在这儿了。”

她走出房间，我听到她打开另一间卧室的门锁，接着一响，四周又复了片寂静。

那天夜里，李江云没再回来，百姗也没再露面，我一个人呼呼大睡，半夜，我被一种声响惊醒，有人在外间屋打电

话。我听到号码盘一圈圈转动的“哒哒”声，但拔完号又没人说话，稍待片刻，号码盘又重新拨了一回，仍不见人讲话，最后，过了很久，电话挂上了。我听到一个女人在外间屋大声哽咽，门上响起一阵类似爪子挠抓的刺耳声音，听得我毛骨悚然。我大声问：“谁在外边，百姗么？”

挠抓声和哽咽声倏地消逝，我下床打开门，外屋黑漆漆的一片寂静。电话放在饭桌上，蒙着手帕，百姗那间卧室的门关得紧紧的。

那天，西北高原刮直大风，被吹起的漫天黄土随着高空气流带到本市。早晨，当我睁开眼时，外面城市空中一片混悬昏暗的黄色，数以吨计的黄土均匀、帷幕四降般地徐徐自天而落。无孔不入的黄尘微粒飘进室内，窗台、桌椅、地面甚至床上都落下了一层薄薄的黄土，我掀被而起就象从被人掩埋的坑里坐起。

我走在街上，城市空中下雨似地漫天洒降着黄土犹如天上无数翻斗卡车在倾泄，行人、车辆，楼厦一切景物都变得影影绰绰，到处是黄雾，地面积了一层土。这情景简直就像一场噩梦，一场掩埋整个城市的的噩梦，我走进一家有公用电话的牛奶店，给刘会元打了电话，告诉他我现在在什么地方，然后找张空位子坐下。牛奶店里开着惨白的日光灯，灯光下到处一片惨白：巨大的冰柜、服务员的白衣白帽以及冰柜上摆着的各种冰激凌和奶制品，连人脸都是一张张地惨白，在窗外一片天昏地黄之中显得极不真实，色调极刺目。

刘会元来到牛奶店时，我正浑身哆嗦地喝着一杯黑色的

热可可，精神亢奋。

十

刘会元的朋友李奎东是个膀大腰圆的汉子，仪表堂堂，在国家某机关当处长，他在一间小会议室里接待了我们。他和刘会元很亲热，有说有笑，我，沉默寡言地坐在一边心情很黯淡。刚才刘会元告诉我，昨天晚上警察搜了我家，来了不少警车，院里都传遍了，说我犯了大案畏罪潜逃了。警察还找了他和吴胖子查问我的去向，他们一概都回答不知道，警察好像知道的事不少。还问了那对新人和一个女的显然是指李江云。他们把那对新人的情况讲了一些，对李江云没说什么光说不认识。我非常担心警察顺着李江云控着我。我相信警察一直在用一种巧妙的方式监视着我，我甚至怀疑这个仪表堂堂的处长，虽然他并不知道我的底细。

他和刘会元聊了会儿，拿过我带去的照片看了片刻，又打量了我一下问我："你找她干吗？"

我把我编好的一套伪托他人的完全无害的谎话说了几句："一个朋友要评职称，想找她要回放在她那儿的毕业证，当时他们住在一起。"

"没其它意思。"刘会元帮我说，"没恶意，时间过去太长，人的变化太大，老地址已经找不着这人了。"

"这人现在住哪儿我也说不清了。"李奎东说，"我跟她分手也很多年了。我认识她后她就住在我家，所以别看我们有

段时间很熟，要说她住在哪儿我也说不上来。”

“你们是哪年认识的？在哪儿？当时她是干什么的？

“当时……”李奎东停下来。“你问这些干嘛？”

“我看你还是跟他说了吧？”刘会元对我说，“要不谈起来也不方便。”

“好吧。”我把第二套谎话端出来。“她是我姐姐。十年动乱中我父母双亡，我给寄送到外地的一个亲戚家，姐姐去东北农村插队，从此失去联系。这些年我一直在找她一点音信也没有。只剩下这张照片不知道是哪年照的。要不是这张照片我连她模样也记不住了。我想她这些年一定很苦，一个女孩子无依无靠四处飘泊，天下哪有那么多好人。一想起这些我就心酸。”

“够惨的。”刘会元说，“我们这哥们儿自个也够惨的，所以我说这事无论如何我得帮他。”

“嗯，”我擤擤鼻涕对李奎东说，“我这不是要找谁算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说句官话，帐全记在‘四人帮’头上，我现在只想找着我姐姐，别的像你这种收留过我姐姐的人我只能说感激。”

“我们认识也得有十年了。”李奎东眨着眼儿不知所措地说，“当时我也刚从兵团回来，没有工作，成天在家闲着。离我家不远是红塔礼堂，那会儿那儿老演外国片，没事我就去那儿等票。那好像是春天，天还挺冷，还得穿大衣。那天红塔礼堂演什么片子我忘了，好象是《勇士的奇遇》。我在门口等票，电影都开演了。拿票的人全进去了，礼堂门口台阶上稀拉拉没几个人，我正想走，那个女的——你姐姐来了。穿

着件军大衣，手揣在兜里从我身边过，我问她有富余票吗？她瞧了我了眼点点头说有，也没有把票给我一起交给把门的撕了副券把我带了进去。我说给她钱她也不要，这样我们俩就一起看了场电影。看电影时我们胳膊肘挨在一起，散场后我问她有没有事，她反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没事我们一起去吃饭，她想了想就答应了……”

“后来呢？”见李奎东中断了，我问，“就这么简单？”

“后来我们就认识了。”李奎东有些焦躁地说，我想他对一个不摸底的人讲述这些很不情愿。

“每次分手我们都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经过一个不长不短的过程，她就住在我家去了。她对我说，她也是刚从兵团回来家里已无人，从我对兵团生活的了解看她的确在兵团干过。我从没怀疑过她，也没道理怀疑。她是那种饱经风霜的人，对一切变化都采取泰然自若的态度，一切都不需要明说，一个眼色一个面部表情的微小变化都会使她立刻明白自己的处境和对方的意图。她从不执拗他人，也不使他人为难，很温顺很平和，和她相处我很松弛，因此得出错误的印象认为她是个凄恻寡言的活动木偶。她很爱说爱笑也很风趣，在人多的场合从不怯场总能落落大方应何自如，这点刘会元可能知道。她没有小家子自怜自爱的忸怩作态，同天真未琢的不同的是，她欢快并不恣肆，雍容并不轻浮。任何调笑撩逗一旦变味变得狎邪变得不尊重，她就立刻感觉出来。我不是说她就立刻形于色，她感觉得出来但含而不露。所以我说她饱经风霜，有一种超然物外的镇定与从容，皮衷已锈但污无妨，当她垂下眼皮时你哪怕将她拥入怀中甚至浸入身体

你也会感到她神飘天外与你距离遥远。”

“她和人在一起时，用的名字是叫刘炎么？”

“是的。我也一直怀疑这不是她的原名。就在我和她最熟识的阶段我也总觉着她是个陌生人，一个隐姓埋名的女子，你知道吗，她给我的不可捉摸的感觉太强了。”

“就为这和她分的手？”

“不，我不是非彻底了解一个人才能和他共处，有些事我倒觉得不知道为好。像我现在当着这么个小官，居于一些人之上，我更觉得保持距离的必要，均匀分布才能稳定和谐——是为这个。”

李奎东吸起一支烟，吸了两口掐灭，看着我说：

“她说谎，这点我不能容忍她，我一而再、再而三终于忍无可忍。我不知道她出于什么心理，她完全没必要跟我撒谎，我从来没对她这个人之外的东西感兴趣——她主动骗我。我只能认为这是她的一种习惯。她从来也没有像一般骗子那样撒谎是有目的并想通过期骗取得什么，也不像一般女人撒句谎是出于防范，也完全是无端的，下意识的这点比较可气。你要说你有什么难于启齿甚至有什么目的我还好理解点譬如我们走过路边一排楼时她就指着其中一幢说她家就住在这儿，什么门牌多少号，家里有几间房，什么摆设养了狗啊猫的。有一次我就按她说的门牌去找她，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想让她惊喜一下，结果敲开门住在里边的人是我的一个仇人，更完全没有关系听都没听说过她，这实在太捉弄人了。我质问她，她却完全茫然忘了自己曾说过这样的话。还有一次她对我说，她养了一条亲密的小狗，如何如何可爱，毛如何如何长垂下来

盖住眼睛，常得用剪子绞才能看清道。她还领着它逛公园，警察叱她，她对小狗说，“跟叔叔说‘对不起’，小狗就‘汪汪’叫两声，说的有鼻子有眼。我叫她带来给我瞧瞧，她老说常带老不带。后来搬到我家住时煞有介事地拎着个提包说小狗装在里边，打开一看是一只玩具狗。”

我笑：“这人倒挺有意思。”

李奎东疑惑地看看我：“天天跟你来这么一套你就有悄起来了。我就跟她说：‘你老这样骗我怎么知道你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她说‘我改’，接着没两天又跟我说她的一个朋友要叫她去聚聚，一帮朋友等着要见她，我说那你就去吧，好，到时间她走了，我正好有事要去西单跟着也出去了。路过木樨地时，看见她一个人坐在街边花园逗小孩呢，她其实没朋友，我跟她认识这么长时间除了我的朋友没见她有过一个朋友。她每次说去朋友那儿都是在街上瞎逛，可她隔一阵儿总要出去一趟说看朋友。

“大概就是第二年。说实话，这点我不想隐瞒，我也没打算和她——和你姐姐结婚。大概她也看出这点，一天她走后就没再回来，我等了她很长时间，有段时间，每当门响我就以为是她回来了，可每次都不是，后来时间长了也就淡了，人总得结婚。我就和现在的妻子结了婚，你要是不来我就把她忘了。”李奎东又抽起烟。

“后来你没再见过她？”

“见过一次。”李奎东说，“一年夏天是在王大人胡同还是磊王八胡同我忘了。我和媳妇骑车路过，看见她和一个男的穿着拖鞋从胡同走出来，她没看见我，我也没喊她。就那走

过去了。我听一个朋友说过，他有次在个舞会上见过，还把她带回家过了几夜，那人是个酒色之徒，总吹自己和多少女人睡过。他的话我不太信，不过也没准—— 王匡林认识吗？”李奎东问刘会元。

“不认识。”刘会元说，“想不起来。”

“你有这人地址吗？给我写一份。”

“有的。”李奎东说，“你们要找他别说我叫你们找的。”

“不会的。”我看着李奎东给我写下地处，把纸揣进兜里，“那我们就走了，以后你要还听到刘炎的什么消息劳驾告诉我一声。”

“我到哪儿找你？”

“你找刘会元就找到我了。”

“你姐姐绝对气质好。”李奎东似乎聊得上瘾，还想多谈谈刘炎，“样样出色，舞跳得好冰也滑得好。如果滑冰有业余段，她一定是高段。每次一下冰场绝对醒目高出其他人一筹，提刀旋转玩似的，像是长期生活在冰天雪地的女人。”

十一

“什么弟弟寻找姐姐？别逗了，现在国泰民安哪还有这种人间悲剧？哥们儿我见过你，你什么时候蹦出个姐姐？你姐姐早让你爸甩墙上了。”

王匡林是个相貌猥琐的瘸子，穿着笔挺的深色西服，两只小皮鞋擦得雪亮。一只跟高一只跟矮原地站着十分威武。我

和刘会元找到他时，他正在楼下存车棚的公用电话处给人打电话。听到我们问存车老太太“知不知道王匡林去哪儿了？”拿着电话筒探出头来喊：“到这儿来到这儿来，王匡林在这儿。”气派十足地吩咐我们：“你们先站这儿等会儿，我打完电话再跟你们说话。”然后伏在电话机的窗台上没完没了地说：“你们该动动了。巴黎银行那七百万美元已经汇进了瑞士银行，汇票我都见着了。巴拉万先生已经很不高兴了。这么大笔款子在欧洲调来调去下不了崽儿净听故事我都不好意思再跟人家见面了。你们唬弄别的洋鬼子我不管，巴拉万先生不合适；人家那么热爱中国，要‘拨了奶子’汽车人家也给了。咱们都是有身份的人。你们要为难，我给赵办李办打电话……”存车老太太小对我们说：“见天一通电话不带重样的。这瘸子是干什么的？”“国务院‘瘸办’的负责人。”我们说。这时王匡林打完电话满面红光地转向我们，我们忙收住笑把来意简单地跟他讲了，还是那套“磕儿”，没想到瘸某还挺精，根本不信。

“王爷是谁？甭想对付咱们，心里明镜似的。”

我忙笑：“既然王爷明白，我也不瞒您。我那么说是蒙傻子不是用来蒙王爷。这人我们找她，她手里有哥们儿一笔钱，哥们儿急着用；再者说没用也不能瞎她手里，哪怕给咱王爷使呢。”

“兄弟不成呵。”瘸子吮着牙花子说，“瞧咱，玩妞儿讲究的是使别人银子。自个一个大子儿不掏。”

“那是，谁能跟咱王爷比。”

“这么着吧。”瘸子一拐一拐扭出存车棚对我们说。“反正

我也要吃饭，咱们就一起吃吧，找个地儿。”

“您挑。”

“咱也别远喽。”瘸子带我们走过楼前停着的一辆小汽车拍着后备箱说。“我这车没油也没法开，咱就近处找个馆儿。我现在也忌油腻，随便改摄素净就得——咱这车地道吧？法国‘牛奶子’，世界四大名牌，北京独一辆。”

“也不看是谁的车？”

我们跟瘸子出了楼区，穿过一条没铺完支着大锅正煮沥青的马路，捡了个标致门脸钻进去，直奔雅座。点菜时还热闹一阵儿，服务员拿来菜谱谁都不看，跟瘸子学着都扬着脸：“人们这儿都有什么吧？服务员拣着海大的虾报，我们就对着眼儿互相看说“没劲不爱吃”。服务员接着报肉丸蹄筋黄花鱼，我们又说“俗气吃腻了”。后来服务员合上菜谱问我们“你们想吃什么吧？”我替瘸某说：“炒豆腐扁豆烧匣子。”服务员说时令菜一概没有，“想吃家吃去。”我们跟瘸某交口说：“小馆子是不成，什么都不全。”服务员索性一边坐着去了，“想好了喊我。”我们议论一通想妥了“凑合着随便来点。”拾起菜谱从下往上点了一溜肉线肉片，瘸某要了二斤饭。付款时丫挺的还跟我争，我钱都掏出来了他还拧着我的胳膊往回塞，非他出，然后他手就长在兜里拔不出来了。

“咱们还来这套？”我问瘸某，把钱交给服务员。

“不是，不合适，”瘸某手托腮若有所思，“这是我的地盘。”

酒菜上来后瘸某特高兴，小手把住筷子在桌上对对齐又快又准地夹肉片不歇气地往嘴里塞。

“你们怎么知道我认识刘炎的？”瘸子美滋滋地品着肉味，

颇自得地问，“这事我捂着还传那么广。”

“谁都知道这还用问，”我恭维着瘸子，“全北京都在传。”

“不对，”瘸子狡滑地笑，显出自知之明和清醒的判断力，“这事只有李奎东知道，你们肯定是听他说的。”

“不是不是。”我替李奎东遮掩。

“虽吃葡萄不吐籽假装一兜水了。”瘸子略还铠讽地笑。“瘸爷不呆不傻长这么大还不知道谁是怎么回事……谁说的也没关系，瘸爷不在乎。李奎东肯定跟你们说姓刘的小娘们儿气质多么多么好，人多么多么高贵，属桃的烂皮儿肉不烂叫白活，一辈子没见过活人簸箕，不锈钢漏勺拎着数不清几个眼儿，蒙被窝嗑瓜子只当下肚的全是好仁儿。我告诉你们这刘炎其实是北京最脏最脏的‘喇’，要多脏有多脏你想吧，收推得娘娘似的，其实是个胡同串子，我还不知道也？她爸就是个蹬板车的，她妈是个拣废纸的，从小到大没刷过牙没洗过脚—— 胡拉劈哩叭啦往下掉活物儿，整个一个酒‘西施兰’主儿，谁招一回泡三宿澡堂搓出血来也去不掉味儿，那得就着葱蘸着酱闭着眼才能往下咽。”

王匡林说得是几年前在一个舞会上把刘炎捡来的。“到今儿还悔，”我拿出照片让他看一眼再说，别搞错人。他瞄了眼照片说没错就是她，“瞅她那德行。”他说那次本是他办的一个挺高的舞会，来的都是师以上干部，一个叫“五粮液”的姑娘想把刘炎带来，“她当我是开委托行的呢”。当时黑灯瞎火烟雾腾腾看不清闻不着的他把刘炎当天仙了。

我正跳得翩翩的，瘸子说，“五粮液”把刘炎杵我怀里说交给我了，刘炎就跟咱腻小膏药似地贴上了，她跟咱说佛拉

芒语。比利时咱熟呵，跟咱说佛拉芒语那不等于跟咱说家乡话？咱就跟他对说看谁说的溜儿。她见咱会佛位芒又改希伯来了。咱老家哪儿开封有根儿您算碰上正宗儿了。希伯来完是闽南，闽南完了是傈傈，后来我急了，咱这是跳舞呢还是练鸟叫呢—— 你到底是什么为的直说不就完了，她躁了，吭哧半天才说还是咱老北京，八国联军进城时也没留人在家。我说中国人别来这套假装是洋蛋孵的挺光荣。干吗呀，咱经谁差？就说我们姓王的，东汉时代皇后成捆皇上全是我们生的，末了江山也姓了王，我们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还不是忍丰，有没有身份不在那个，后来有一次我在魏公村附近碰见她，那儿不是有几个歌舞厅吗，她也弄得跟演员似的在街上逛。见到我在菜市场门口就谈起音乐提这个提那个假装跟文艺界的人特熟。我实在不可名状。就说，噢，原来音乐就是这个。我早知道不过叫法不同：你们叫音乐，我们中鸡插。

这时我插进去问："你和刘炎前前后后有多长？是在哪年？这期间你知道的她都和谁交往多？"

"没多久。"瘸子说，"这种人几次还不够，我一条腿不好第二条腿也不能使坏了。不过该怎么说怎么说，刘炎活儿还是不错，瘸子淫亵地眨眨眼。"真会伺候人。"

"活儿好。"我点头赞同，"人不知道她后来又跟了谁吗？"

"不是跟你了吗。"瘸子突然说，"你当她是全封式打火机呢，你使完别人再灌不了气儿—— 她跟的人多了，甭数那个，你既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操这份心同完。女人全一样，掏掏灰扑落扑落脏打遍漆扣上'美的因拆呐'就当新的卖了。"

“我不是这意思。”我说，“我不想打听她先后有谁，我是想问你知道不知道她是怎么跟我认识的？”

“这话我不明白了。”瘸某警觉地看看我。“你把话说明白还是话里有许，告诉我这话怎么讲？你问知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是的，”我神经质地笑，“我想知道我全忘了这里联着别的事我……”我一时语无伦次。

“你们，你，是在广州和她认识的。”瘸子仍然警惕得象只正跑着发现地中间有块肉的狐狸，既想不通为什么肉摆在这儿又看不出周围有什么危险。“你们那会儿正在广州各宾馆假装谈生意实际上滚港客的包，挨间推门哪门不锁就进去席卷一空；骗服务员钥匙留宿港客房中半夜穿上港客衣服蹬上港客皮鞋拎上港客箱子开溜，你香港脚臭腹肢全是那会儿染上的。你们那侍儿成王道了；骗吃骗喝骗姑娘打黑棍仙人跳就差往港客脖子上挂手榴弹了。”

“我还干过这事？”我笑着说，“我怎么全不记得了？”

“刘炎是自己飞到广州去的，据她讲是为了响应叶委员长的九点声明为海陕两岸扩大交流以身作则‘三通’变四通成立‘台湾同胞流动接待站’。你们在白云机场候机楼相遇。你去卖昆明的飞机票，她去机场送国民党特务，人群中互相听到乡音倍感亲切，机场休息室坐着谈了很久，后来一起走了两人眉开眼笑。”

“当时你在哪儿？这一切你亲眼看见，可我对你没印象。”

“你是对我没印象。你没看见我，可我看见你们了，我就坐在你们不远处。刘炎看见了我，你没发现她和你谈话时频

频向我这边看？其实你注意到了，你还顺着她的视线也往我这边看了一眼，不过你不认识我，所以没印象。”

“后来呢？”

“后来得问你呀，后来是你和她在一起而不是我。你高洋、许逊、汪若海还有高晋成天在一起，你们的事你们最清楚。你们见了我连招呼都不打，你还情有可原，本来不认识，高晋，许逊我没少帮他们办事，还有汪若海见了我也跟不认识一样。不过我不在乎，我有我的事。”

“你是说高晋，许逊他们也见过刘炎？”

“你到底跟我打的什么仗哥们儿？放心，你的事我不感兴趣。你要找刘炎就去找‘五粮液’，她们俩是一对脏，互相的事全知道，跟我兜圈子是瞎耽误工夫。”

我再问什么，瘸子全不说了，一再推说不知道。我问他“五粮液”的地址他也不说，让我自个打听去。“五粮液”部谁方便都知道”。我问瘸子近几年、最近听没听到刘炎的信儿，瘸子说听说过前一阵有人见着她和汪若海在“十渡”山上站着，还有人看见高晋和她在宫厅水库中间蝶泳。这话我不太信，因为我知道汪若海大刑刚上来，在喀喇昆化山见着他还差不多，不可能痒“十渡”山上；而高晋以他现在的职务和民根本无法想象他有闲情逸致拈花惹草，尽管他的确会蝶泳，但要在宫厅水库蝶泳非得是刚从直升飞机跳下来。我想瘸某是开始和我打岔了。瘸某和刘会元讲起别的，他对刘会元说，那边坐着的一个女的特有戏老往这边看，你信不信我一勾搭就能把她勾搭过来。我们往不远处一张餐桌上看果然有个风姿绰约的女子独坐桌旁摆着筷子等菜，瘸某抖擞精神整理西

服，刘会元说别别别惹事。瘸某说惹什么事你们胆太小，即有魅力地笑原地坐着不动冲那女的说："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我想着自己的事没太注意下边的过程，待我重新抬起头时一条大汉已经像座山似的移到瘸某面前："你有什么话跟我说，瘸某坐着蹭胳膊挽袖子："怎么着楂架呀？"大汉哪吃这个，揪着瘸某脖领子拎小鸡似地举起来："你骨头痒痒了吧？"我和刘会元立即站起来拉架："别动手别动手。"刘会元小声对大汉说："我们这位同志有毛病，从安定医院出来。"大汉把瘸子往地上重重一跌骂骂咧咧："瞧你德行还跟这儿起腻呢。"瘸子跟啮一下重又坐回凳子。"我让你俩。"大汉又冲了过来，我们忙挡在中间连劝带说。瘸子还嚷："别拦着我，我让他欲哭无泪。""你要再这么着我们可就不管了。"我说瘸子。"你要管你是孙子。"瘸子骂我。刘会元一拉我："走，甭理丫的。"我和刘会元走出餐馆，听到瘸子在里面杀猪似地叫。

"瘸某说的还真惊心动魄。"在街上我干笑着对刘会元说。

刘会元瞅着我，微微笑："看来你隐藏得还挺探。"

"呵，"我抬头挺胸，"我也没想到我过去那么了得，敢情咱也瞳过黑道，我还以为我这辈子一直就这么窝窝囊囊，原来也出息过也骑过人。"

"这么说瘸某说的是真的了？"

"他那么说全是亲眼看见，我也只好认为是真的了。不过那钱呢？当年咱打土豪弄来的浮财呢？咱怎么还是穷光蛋呀，一点享受过的印象都没有。"

"刘炎呢，这你倾向于相信李奎东还是瘸子？"

"这我不信瘸子的，我这人一向从不招脏惹腻。"

和刘会元分手后，我在路边一家电影院买了张票，进去坐着在黑暗里胡思乱想。

银幕上演的是部外国悬疑片：一个彬彬有礼的男人在两个各具风姿的女人之间穿梭。片子放过无数次，彩色已经有些黯淡，还不停出现各种明灭的斑点和划痕，整个片于像是雨后天晴，一些衣着华丽的男女在遥远的异国的花园洋房里说着莫名其妙的话。我神不守舍，片子看的断断续续：一个男人在海里驾驶帆船，一个女人在岸上注视着他；小汽车在雨中急驶，亮着灯光的别墅中有一男一女的对话传出；空无一人的卧室，被子拖在地毯上；人们在窃窃私语间杂有隐隐的音乐；机场大厅内人群在走动，一个穿风衣的年轻妇女站在人群中疑视着画外……我想着我在同样嘈杂宽阔的机场大厅里和刘炎相遇的样子。我同值班室的女工作人员说完话转过身来，视线穿过人群和站在那里向这边望的刘炎的视线相遇，她粲然一笑，另一端的沙发坐着的瘸子正好抬起头看到我穿过大厅向刘炎走去。我们眉飞色舞地说话，然后一同走到一旁坐下继续眉飞色舞地交谈。刘炎主要是听，偶尔说上一句，我哈哈大笑，穿礼服长裙的外国男女在一间摆着烛台鲜花的私人餐室的长桌周围就座，男士为女士摆椅……我们一伙和刘炎说笑着在一间长阔的大餐厅的一张张餐桌旁穿过，正坐在一张餐桌旁的瘸子抬头看我们一个个走过谁也没理他。我们在餐厅远处的一张桌旁围会，我不时欠身起来为刘炎递东西……银幕上的人在饭店的走廊里走，我们也在饭店的走廊里走；银幕上的人进房间坐下，我们也进房间坐下；银幕上的人上床我们也上床，也一起呻吟；窗帘也飘动……

电影完了，影院顶穹的无数只灯一起射下橙色的光芒，我坐在原处，相当愤怒，这不是我和刘炎的故事，当然我们也如同他人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上床，但这一切决不会笼罩在某种罪行的氛围下，我相信我和刘炎是在人群中相识，众目睽睽之下的偶一回眸，但我同样相信斯时斯地我决笑不出来……我拿出照片，看着相隔久远的年代一动不动垂着眼睛坐在昏暗的角落里的刘炎，我心里清楚，当我在爱的时候我同平时会判若两人的—— 除非本来就是扯淡。

走出电影院。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抹不掉的场面，我独自一人在一个昏暗的套房里摆着一张张扑克牌，周围静得象没有人。我猛地站起拉开套间门，另一间屋内，惨白的灯光下，整整齐齐坐着高晋、许逊、汪若海、乔乔和刘炎—— 瘸子背对人站在墙旮旯。

十二

楼下树旁停着一辆后开门的北京吉普，这辆车在这儿停了很久了，车里有人吸烟，时而亮起一颗红红的烟砂。尽管这辆车没有标志，明眼人也能认出这是辆警车。夜色如墨，遥远的天际有几颗徽弱的星辰，对面楼上的人家全在看电视，几乎隔几扇窗户便有一间屋里蒙光闪闪。楼道里很暗很静，楼道灯的定时开关上的绿蒙光熠熠发亮，电视里的人物对白声和其它音响从楼里住户的门底逸出，蒙回在漆黑的楼道里，有人在激烈的争吵有人在哭泣还有人在哈哈大笑，各个频道上

的人物正处在不同的情绪中。

这时，楼里一扇门找开了，楼里顿时响起几个人的高声话语接着一阵纷乱的脚步声下楼而去—— 那三个找过我的警察从楼门里鱼贯而出，走向吉普车。一个送他们到车前，和他们笑站说着什么，三个警察分头上了车，车门乒乓关上，吉普车开走了。那个人转身往楼走，楼里响起他慢腾腾的上楼脚步声。我从楼上下来，在他家门口看着他一步步走上来。

“你怎么在这儿？”汪若海抬头看见我，毫不吃惊，“警察刚走。”“知道，我看着他们走了才下来的。”我笑着说。

汪若海往黑漆漆的楼道上面看了一眼，打开门，“你一直呆在楼道里？”

“不，我刚飞进来，你们聊的时候我也正在你们头顶上和吴刚聊，美国人把国旗插在他和嫦娥的茶园子里了，嫦娥正和美国人吵。”

汪若海的屋里也正开着电视，但音量开关被推到头没有一点声音，只有画面在不停地变换忽明忽暗。那是一场夏天的欧洲足球杯比赛，看台上的白种男女都穿着花花绿绿的背心短裤戴着墨镜，又跳双叫磉鼓掌又吹口哨无声无息地在乱闹。

“你们挺熟是吗？”“里面那个老家伙当年处理过我。”

“那么说，这事还是和当年发生过的事有联系？”

“这是比较笨的警察的看法，他们总是认为所有的事都互为因果。”

“咱们当年真不讲理对吗？国家已经宣布不打仗了，共存共荣了，咱们还是当兵的脾气，见着资产阶级就压不住火儿，

不打不舒坦。”

“什么乱七八糟的？”若海瞪着我，“你是不是刚才正和吴刚侃这些，这会儿还刹不住车呢。”

“咱们是不是订过纪律，自己对谁都得保密，自个也不能知道自个在干什么—— 这可是头一份儿的铁纪律。

“我可没参加过你的反动会道门，你干吗不说喝鸡血。”

“这就对了，就得这样，谁问咱等告不知道，要没这种精神，咱早让人一窝端了，你受苦了，这么多事让你一个人扛着委屈这么多年滋味一定不好受吧？”

“你是不是别进公安局改进精神病院得啦。”汪若海俯向近我，“不是，你干吗呀？你放着好孩子不当非要当强盗，自个往自个脑袋上扣屎盆了，我倒霉是我罪有应得，你好好的何必自找？没你事，我们紧着为你开脱，你还紧着往里钻，你是不是当真活腻了？”

“不是，我觉得好汉做事好汉当。”

“虚荣心。”汪若海走开，回过头盯着我，“你这虚荣心忒不是地方了。”

“干吗有我你非说没我？”我也着急上火地说，“是不是我一直是外围成员？你们也太不把我当自己人了。”我相当难过。

“好好，你是核心，你是中坚。”汪若海腻歪的瞧着我，“我看你是有病。”

我笑：“跟你逗着玩呢，这又不是差额选举选上了杨眉吐气，选不上丢人。说正经的，我也特同意你的观点，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当时没逮着咱们过后逮着了咱也不认帐，我跟别人也都这么说。”

汪若海龇了一下牙花子，扭头看电视。

我笑着对他说："不过这件事我完全无辜这倒是真的。那女的我摸着了，就是上次我跟你说过的那女的，你楞告没这人，现在咱找着照片了，你还记不记得那会儿和咱们在一起的女的里有个叫刘炎的？"

汪若海背着手看着电视沉默半天。"不记得了。"

"看看照片。"我掏出照片递给汪若海，"有人说你认得她，那会儿她老参加咱们的活动。"

汪若海接过照片扫了一眼，面无表情地还给我。"没印象。"

"怎么可能？"我小心翼翼地把照片收起来。"她和咱们一起吃过饭一起聊过天也许还一起上过床，明明是高鼻抠眼的美人你偏说人家是扁平疣，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多年谁也不提她？我提她，你们还个个跟我打岔儿，她和我到底怎么啦？是不是个让人断肠的故事？别管我，别怕我伤心，事情过了这么多年，我会很坚强的。"

汪若海看我一眼，叹口气："我真羡慕你，你怎么总能保持那么好的自我感觉，听着真叫人感动。"汪若海在沙发上坐下，"既然你认定这个女的是你的'情儿'，那你应该比我清楚你们俩的事，老是向我打听这我就不懂了。"

"我不是忘了嘛。"我也笑嘻嘻地在沙发上坐下。"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不不，这意思不贴切，好汉不吃……也不对，我也表达不清了，就是那意思，不堪回首之类的，她是不是死了？"我严肃地说，"要知道殉情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不知道。"汪若海懒洋洋地说，"你不记得我就更不记得

了。”

这时，电视镜头从中球场上拉到看台上摇到一位美滋滋的金发女郎的身上停住，金发女郎向镜头转过她戴着大墨镜的脸抬起手向画外招。我也举起手抬了一下：“回见。”

“你听说过‘五粮液”吗？”我问汪若海。

“当然。”

“知道在哪儿能找着吗？”

“掏钱呗，只要肯花钱，哪儿都能买着。”

“我说的是个人，一个女的，算了，看来你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高晋、许逊会知道吗？”

“不知道。”

电话铃响了，在黑暗中很震耳，我拿起话筒递给汪若海，他耳朵紧贴着话筒不作声。电话里有一个人说了半天，汪若海说：“我去不了。”电话里的人又说了半天，他连连说“不是”。然后稍停，冷漠地说：“在。”对方立即挂上了电话，汪若海则又举了会话筒才慢慢挂上。

“生活的路呵，怎么这样难？”

汪若海看着我，片刻，垂下眼睛。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烦？”我站起来，双手插在裤兜里，在屋内慢慢地兜着圈子，嘴里哼着小曲：“呵，爱拉浮油，不知你是否爱我……”

“我也觉得自己特烦。”我笑着看汪若海。“这些年我简直成了个事儿篓子，疑心特重，老觉得别人想害我，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信，说的越肯定我就越打折扣，可能真象你说的是

有病，这真不好，我总觉得不好但改不了，好在这是个毛病我也承认，了解我的人一般都不会跟我计较，只当我这人混蛋吧。”

我把电视的音量开关推到最大屋里立刻充满足球场上的逞闹声：解说员在上气不接下气地评论；看台上人声如潮夹着裁判的哨音和时断时续的的喇叭声。

“我们那年从南边回来就开始疏远了吧？”我看着汪若海，保持着微笑。“咱们中间出了什么事？我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吗？为什么你们那时就开始老躲着我？”

“没有。”汪若海闷闷不乐地说，“你想到哪儿去了，没人躲着你，大家都工作了，各有各的事。”

“咱们互相都说点实话好吗？下不为例。咱们也是多年的哥们儿了，就是不当哥们儿了也可以直来直去的地谈一些事。”

“你找我真是找错人了。”汪若海说，“这件事说实在我也就是旁是，我没什么疚的，你也不必对我搞神经战，不起作用，你很清楚出了什么事，你要觉得我有责任想报复我，我也不说什么，反正不管你对我怎么样，我是不会动你一指头的。”

“你说的什么呀？”我笑，”什么事我要报复你？”

汪若海一言不发。

“你倒是把话说清楚。”

“我这话还不够清楚？”汪若海说，“谁也不是傻子，你以为高洋死了谁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算了吧，我看你算了吧，高洋反正也死了就到此为止吧，何苦非把所有哥们儿都毁了，那

事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什么深仇大恨也该消了。”

这时，我在电视的一片喧嚣声中听到单元门锁上轻微的钥匙转动声，接着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门厅里响起：“怎么把电视开这么大声，一进楼道就听得一清二楚—— 警察走了？”那女人走进屋。

我把电视音量开关推到无声，在一闪一闪的荧光下，我、汪若海、乔乔三个人的脸都铁青，乔乔手里抱着一个很小的头上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孩儿，她弯腰把孩子放到地上，小姑娘蹒跚走着，张开两手扑到汪海怀里，嘴里叫道：“爸、爸。”汪若海紧紧抱抱她，亲她的脸。小姑娘在汪若海怀里扭过脸瞧我，两只眼睛又黑又亮，我想黑葡萄般的眼睛只能用来形容孩子，成年人一概不配。我看着小姑娘惨笑，对汪若海和乔乔说：“我走了。”

“不，别走。”汪若海抱着小姑娘站起来，对乔乔说。“把该告诉的都告诉他，我去那屋哄妞妞睡觉。”

“我们结婚有两年了。”

“真好，真的。”

汪若海抱着孩子走了，我们把电视关了，开了灯，隔着个茶几各自坐在一只单人沙发上，眼睛都看着对面的书柜。

“从哪儿说起呀？”乔乔扭脸问我。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看着对面书柜玻璃里的排排书脊上黑体字的书名，每本紧紧合着的书里都有一个杜撰的动人故事。

“我没有在昆明看见过你。”乔乔看着自己搭在一起的脚

尖说。“我只是在一家饭店的旅客住宿登记簿上看到你和高洋的名字。我去你们房间只见到了高洋，他说你出去了，可当时卫生间里有一个人躲着不出来，我就认为是你，现在看来也可能不是你而是另一个人；那家饭店的登记手续很马虎，随便找个介绍信胡乱填个人名就能住。”

“我们当时都干了些什么？”

“这我也说不清。你知道当时我也只是和你们一起玩，我又是女的，你们的事不会告诉我，我也不想打听。说实话，当时我在你们那群人里还是外人，虽然天天在一起，嘻嘻哈哈，但咱们互相没有怎么聊过，谁也不了解谁。”

“……”

“我印象里你比较老实，见女人说话都脸红。汪若海和许逊也不错，没心没肺，嚷嚷的凶嘴比谁都荤，可真也没见他们干了什么，没事就呆在宾馆里打扑克。高洋那人也可以，爱吹爱交际，谁都认识，来找他的人也比较多。最阴的就是高晋，不哼不哈最不显最有主意，动不动就一个人出去了半夜才回来没事一样，要说你们几个有人在暗地鼓捣什么我看也只有高晋了，他最可疑。有件事我印象很深，一天晚上我去别的宾馆玩，看见高洋正和一帮华人坐在酒吧喝酒，眉飞色舞地和人民瞎侃，许逊和汪若海也在那家宾馆里玩，换了一大堆钢崩儿在门厅的电子游戏机前大战外星人，得了手便互相嘿嘿乐，唯独不见你和高晋。后来我一人上楼去，在顶层客房走廊看见高晋拎着一只带密码锁的皮箱从一个房间轻手轻脚出来，看到我便怔住，我刚想和他打招呼，他理也没理，我便从楼梯下去了—— 没走电梯。我下楼后想找许逊、汪若

海，他们也不见了，唯有高洋仍在那儿不歇气儿地神聊。我回到咱们住的宾馆，许逊、汪若海早回来了，正在房间里傻乐，也不知乐什么呢。高晋过了很久一直到半夜才和高洋一前一后回来，我听见他们在他们的房间里还滴嘀咕咕说了半天话。”

“我呢？那天晚上你没看见我吗？”

“看见了，你一直呆在你的房间里，我想去找你，汪若海不让，说你在房里‘有事’。我以为你是和夏红在一起，还去推了次门。门没锁，一推就开了，我看一眼吓得立刻带上门跑回来了。”

“我在干嘛？”

“你在哭，房里还有一个女人，不过不是夏红，那女的我没见过。”

“我在哭？”

“是的，你哭得很厉害。当时屋里很暗，拉着窗帘开着一盏台灯。你边哭边说，说什么我没听清，当时我们都知道你在谈恋爱，为这事儿我们没少在背后取笑你。”

我取出照片：“是她吗？”

“不，”乔乔把照片还给我，“那女的我没见过。”

“那么，这女的你见过了？”

“是的。”乔乔说，“她不和我们住在一起，但有时吃饭能遇见她。”

“她，照片上这个女的是不是叫刘炎？”

“不，”乔乔哦吟片刻说，“她不是刘炎。”

“谁是刘炎？”

我看着乔乔，乔乔也看着我。

“她不叫刘炎。”

“她叫什么？”

“不知道。”乔乔摇摇头。

我垂头看着照片出神，照片上的女子无动无衷。

“你还记得什么？”

“我记得那以后不久，你就走了，离开我们先走了，他们说你是和你的‘情儿’一起走的。”

“我先走？不是高洋先走？那咱们最后一次吃饭是怎么回事？”

“那件事咱们都搞错了。”乔乔说，“关于最后一次吃饭咱们互相说的不是一回事，那是两次，在同一个酒家的两次送别宴。第一次送你八个人，第二次送高洋七个人没你，所以谁也不记得你跟谁走，以为你和高洋走了。其实那次饭后和高洋一起走后再也没露面的是那个穿条格衬衫的人。你根本不在那次的饭桌上，那时你大概已经回到北京了，你不但不是最后一个见到高洋的人反而是最先和他分手的，如果你没有又折到昆明去的话。”

“如果我折到昆明去的话，你在昆明就会看到三个人。你记不记得那个穿条格衬衫的人叫什么名字？”

“姓冯，叫冯小刚。”乔乔吐字清楚地说。

“你没在旅馆登记簿上看到这个名字？”

“没有，如果看到我会有印象的。”

“他是哪儿的你不知道吧——这冯小刚？”

“不知道。听口音是北京口音，但我从没见过他。我记住

他是因为他和电视艺术中心的一个美工同名，那个冯小刚经常客串越南军官犯罪分子什么的—— 长得也像。”

“走了”。我站起来，“顺便问一问，你听说过‘五粮液’吗？”

“没有。”乔乔眨眨眼说。

我笑：“我说的是酒。”

乔乔也笑：“你又开玩笑了。”

“你女儿，”我走到门口，回过头说，“像你。”

乔乔掩饰不住自豪地笑：“别怪汪若海，其实他也是老实人，让人当枪使，要不也不会蹲那么多年。”

那天夜里百姗家灯火通明人影倏晃，我一进胡同口就看见夜空中那一排明亮的窗户像是有很多人在里面狂舞或翻箱倒柜。

我走进楼道也听见上面嘈乱的人声和纷乱的音乐，但当我敲门时这一切就蓦地消逝了，屋里只有李江云一个人，一切物品井然有序原封未动。李江云冲我笑，笑得很动人。她说她在等我，既然我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她也就该走了。我说你不能走，今晚不行，今晚我需要和人在一起，今晚我心情寂寞。这时那声音并没有完全消逝，只是微弱了仍滞留在这套房子的各个角落，只要我们闭上嘴不说话，便稠稠地飘动起来，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用不同的音频窃窃私语时，爽朗笑时，而哭泣夹杂着时断时续的音乐，椅子倒地的咕咚声和火柴擦磷纸的嘶啦声以及瓷器相碰的丁当声，开门关门脚步走路水龙头流水等等就像一盘录下某年某月某间房内发生

过的一切的录音带正在转动。

我边脱衣服边对李江云说这是一间有记忆的房屋对不对？这间屋里发生过什么凄恻感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们现在哪里？李江云说主人公们已忘了自己来过这间屋子，那记忆只存在这间屋子的砖缝里了。每逢天阴或有大风会有一些回声。我脱光膀子簌簌发抖地问李江云那时我在哪儿那时你在哪儿。那时你在天空那时我在沼泽。李江云说，忘了吗那时碧天如洗一览无余你我都无色透明。想起来了我笑着说，轻风吹过我的脸，你我紧挨在一起沉甸甸地弯下腰，田野金黄，你我吸天地之雨露日月之精华在同一个麦穗上分孽，随后分头脱粒分头装袋分头磨面分头吃下分头循环分头分泌——敢情咱们原来是熟人。我过去拉李江云，既然熟门熟路那也就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李江云任我拉着手就是不起身：我可真是引狼入室。李江云笑问，难道真的在劫难逃？我掉头爬上床披着被子盘腿坐在床上对李江云说："放心，我有艾滋病，不会昧着良心传播的。"

"你倒也配。"李江云笑着说，"那是洋人的长技。"

"我们坐一宿吧。"我郑重地建议。

"那倒用不着。"李江云笑，"戒烟不在吃不吃戒烟糖。"

李江云大方地脱衣服，灯下我看到她紧身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毛衣，随之，灯熄了，屋里一片漆黑，只有窗帘被月光透射现出剔透的花纹图案。

出于礼貌，就寝后我把手轻轻搭过去。她握了握我的手然后推开："谢谢。"

"和蛇呆在笼子里就这劲儿吧？"我裹紧被筒小声嘟哝。

一只冰凉的脚伸进我被筒，我一哆嗦，另一只脚也伸了进来。这只脚同样冰凉。

当我们的喘息都平稳、均匀了后，我听见一种近似箫的音色的长笛声远远传来，随着风向的变换忽强忽弱，慢漫渗进屋内停在窗上幽幽地萦回不已。那些声音又回来了，像一根根弦接连绷断，铮然作响后在寂静中余音袅袅。

我好象在酣睡，又好象从床上坐了起来，循声赤脚走到外屋。外屋仍是灯光雪亮，一个脸上有鲜红蝴蝶斑的女子在那里打电话。她一遍遍拨着号盘举着话筒长时间地等待对方接电话，嘟—— 嘟—— 的电话音在整套房子里回荡，那节奏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心脏在我耳边跳动。我好像并没有开口同她说话。她也没看我一眼，但不知怎么就像是有人在说话。我似乎知道她是在给一男人打电话，那是她从前的男友留下来的一个号码，她很久以来就一直在夜里拨这个号码，却总是通了没人接。房间里有个声音老在说着一句话，那句话像是我对那女人说的又像是那女人对我说的。那声音不断重复这句话，瓮声瓮气，愈来愈扩大，仿佛有一张巨大的脸对着麦克风正念着，唱针不走了唱盘在原位一圈圈地转着。我回到了卧室又像是仍在明亮的外屋站着，那女人仍在等人接电话，那声音仍在屋内回荡。我躺在李江云身边睡着，室内晦暗，那个女人站在床边看我，脸上的蝴蝶斑就是黑暗中也十分鲜红。她躺到了我和李江云之间，我想赶她走又似乎无动于衷。她把手伸向我的脸，我看着那张开的手掌一点点逼近，我从被窝里伸出手握住那只手。那只手从小臂那儿断开了像胶粘的假手从原断裂处脱开了。那个声音仍在无休止地重复着那句

单调的话，直到天明我从床上醒来那女人那断手那声音才一起倏然而逝。

阳光充满室内，李江云已不知去向，我独自躺在床上想着那句话，梦境已模糊，但这句话格外清晰：“在你身上有一种我熟悉的东西。”

我起身走到外屋，百姗卧室的门紧紧关着，我推了推，门是锁着的。

那天，我盘腿坐在床上哭了很久，鼻涕一把泪一把。

十三

“瘸子说，刘炎的样子已经变了，他完全是凭直觉一把薅住了她，薅住了才打量，要不是咱们刚找过他很可能对脸走过去认不出来。”

我和刘会元在街上匆匆地走，阳光照在路边公园的冰面上水琳淋。一些滑冰的人在水淋浴的冰面上战战兢兢地滑，象一群没大人领着的蹒跚学步的孩子。今年暖冬，时常听说有滑冰者掉进冰窟窿。

“瘸子也够能耐的，他要再不瘸非成了精。”

“他要不瘸那天理不容。”我笑着说，“我倒非常关心他是不是被彻底打残废了。”

“你认为刘炎会不会还记得那些事？她若也像你一样全忘了那就有好戏了。”

“那我就找一个最近的茅坑，一头扎进去—— 我还活么

劲。”

“你真的，嗯，‘耐’过她？”刘会元瞧着我笑。“一想到你居然还有过这种经历我就觉得有意思。”

“咱们不含糊，”我兴冲冲地往前走，“当年咱们也轰轰烈烈过。”

我一进瘸子的窝就发觉中了圈套。屋里有很多人，都象在等我。瘸子十分得意，小脸光溜溜的没留下受过荼毒的痕迹，笑着说：

“哥们儿你们那天忒不仗义了。”

一个相当面熟的男子站了起来，我看到这屋人里没有刘炎。

“可惜你们没看见我怎么抽那胖厮的。”瘸子笑说，“打得那惨，真是惨不忍睹。”

“人在哪儿呢？”刘会元还问。我已经认出这男子就是曾在街上簸过我的那个穿黑皮大衣的人——黑皮大衣就扔在沙发上。

“人在哪儿呢？”瘸子笑眯眯地问黑皮大衣。然后又对我们说：“他知道。”

黑皮大衣笑着说：“你找她，她也正在找你，我看你们谁也别费劲了，我全替你们办了。”

“瘸子，”我冲瘸子点头。“咱们这辈子还见呢。”

“不见了，”瘸子冲我摆着手，“见不着了。”

“怎么回事？”刘会元冲瘸子嚷，“我们来这儿可不是看糙爷们儿的。”

“没咱们的事。”瘸子拉着刘会元，“咱们到那屋去，给你

看看瘸爷心爱的东西。”

“躲开，别拽我。”刘会元甩了瘸子一个趔趄。

这时，坐在一边两个满脸横肉的汉子噌地站了起来。一看他们，我笑了，这两汉子坐着十分唬人，上身宽大，但一站起来却只到我胳肢窝，一个O型腿一个X型腿。很快，我就不笑了，这两汉子各抽出一把垫在屁股底下的刀，那刀恨不得比他们俩都个儿高，那是日本兵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步枪上用的“三八”刺刀，一把顶住我腰眼一把顶住刘会元，我纳闷地说：

“什么时候警察也都带叉子了。”

“警察？”黑皮大衣怔了一下说，“别打岔，这会儿你就是按快门警察也来不了。”

“别用劲儿别用劲儿。”我仰弓着身子往前走，不满地说，“尖儿都扎着肉儿了。”我对黑皮大衣说，“你管管他们，咱们有什么说什么，不带上刑的。”

“讲理？讲理就好，我这人一向喜欢讲理，咱又不是粗人。”黑皮大衣对他手下的汉子说，“悠着点，这是咱的客人。”

“我没用劲。”汉子在我身后分辨。

“你得想着他比你个高，你没用劲他已经透了。”黑皮大衣白了汉子一眼，又满脸是笑地对我说，“坐吧，既然和和气气。那咱们都和和气气的。”

汉子们都收了刀，继续站在一旁。

我坐下，看了一眼那两个汉子又忍不住想笑，那刺刀竟可以象指挥刀一样被他们双手扶柄杵地站着。

“你怎么净用的是这种人？”我问黑皮大衣。“漂亮点的流

氓没有？”

黑皮大衣脸刷地红了，挥挥手，对那两个汉子说：“你们到那屋去吧。”

“走走，咱们也走。”瘸子拉着刘会元跟着凶神恶煞的汉子们进了里屋。

“这都是瘸子的哥们儿，”汉子们走后，黑皮大衣对我说，“我也觉得特不体面。”

我低头闷了会儿，想装作特内行，又不知道黑话该怎么说，半天，才说，“你们哪部分的？”

黑皮大衣一抱拳：“高高山上一头牛。”

我久久瞅着他，迟疑地说：“两个凡是三棵树！”

黑皮大衣也楞了，半天回不过味儿，末了说：“你辈份比我高。”我得意地笑了。

“那我就得罪了。”

“得罪吧，没关系。”我好脾气地说，“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舞刀弄枪的，成立义和团呀？”

“既然都是组织的人，我也跟你明说吧。”黑皮大衣说，“其实我也说过她，别把人都想成坏人，老爷们儿怎么会昧你的钱？一时缺，借些，早晚会还，狠心也就是说说，中国人——哪个不仁义？”

“我借谁钱了？”

“不怪你。”黑皮大衣说，“你哪知道那姑娘认识我呀是吧？你要知道了也不会这样。我就跟那姑娘说了，放心，方言，我们都是朋友，一句话。”

“那姑娘在哪儿呢？”我说，“她叫刘炎？”

“叫什么我还真说不上，你她叫什么呢？人名还不就是穿戴，高兴怎么换就怎么换，耳屎还叫耵聍呢，咱说的就是这事。”黑皮大衣把两手食指含进嘴里打了个极响的胡哨，一个姑娘从里屋出来。我感兴趣地看着她，这姑娘打扮的就像要去什么“风采美大赛”报名处。进了屋就东寻西嗅地转着眼珠找人。

“看来这记性不是我一人不好，”我对姑娘说。“别找了，你找的就是我。”

“你？”姑娘看着我，风骚地笑了，“别逗了。”

“怎么是逗？”我没言语，黑皮大衣先急了，“你找方言我们给你找来了。别害怕，是他，你就说是他，有我呐。”

“他怎么可能是方言？”姑娘上下打量着我，“方言怎么会是他？人家穿的可是英国‘快扒’。”

“真侮辱。”我笑着站起来，“那要不是我，我可就跟你没完了。”

“我什么时候借你的钱？”我走近问姑娘。

“错了。”黑皮大衣忙拦住我，“算了算了，这事错了。诳了她钱的是另一个人。”

“问清楚吧。”我推开黑皮大衣，“我不想把这姑娘怎么，就想问问。我还真没觉得这姑娘斑斓。”

“错了还有什么可问的？”黑皮大衣又挡住我，“问我。”

“没你的事。”我说，“是那个方言的事，我想打听打听。这事怪有意思的，还有一个方言，是吧，款姐儿？”

我让黑皮坐下，微笑着，听听故事。“这事我比你感兴趣，”我对姑娘说，“那个方言也欠我一笔钱。”

“我是在友谊商店门口认识方言的。”姑娘讲。“那个方言又高又胖小平头戴副黑框眼镜，她把他当日本人了。她对他用日语说希望跟他兑换些日元外汇券或他身上有的其它什么，总而言之用她的特产换他的特产。他对姑娘用汉语说跟我讲中国话，我听得你讲日语我反而懵懂，总而言之装的像个大尾巴狼。我把他当成日本的中国油子了，姑娘惭愧地说他叫我跟他一起坐出租车走，我答应了。他说他叫方言太郎。这个方言太郎自称是一半一半，父本中国母本东洋。所以日本中国的猫匿全知道，满口的北京土话连我都听着不明白，没两下子就被他哨晕了。姑娘跟他坐饭店泡酒吧进宾馆客房该干的全没省略，发现这位即便不是日本人也是个地地道道的国际“大款”，出手大方服装考究贴身总是一百二十支纱的高级条格衬衫。

“他很古怪从来不在一个饭店住一夜以上，象个不停跋涉的旅人却又漫无目的，从未见他办过什么正经事和什么人接触，只是终日东游西逛。他不喝酒，烟抽得很凶，到任何地方都是贴边走贴边坐不停地觑视周围的人。有一次他在睡觉，我闹着没事戴他放在桌上的眼镜玩，发现这是一架平光镜，可他鼻侧已经深深留下了镜架的印迹。他对北京很熟，有时风大天寒，他就叫上一辆出租车在城里转，指点司机穿各种各样的小胡同在一个地方停下来看很长时间行人，那都是些普普通通的居民区而他看的却是那么专注默不作语，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看我。想起码有一次他眼里有泪水，他告诉我，这都是他父亲过去住过的地方。

“有一次我午睡起来发觉他不在，便自己下楼去饭店商店

区逛，路过一个酒吧时看见他和一个男人坐在一起。我逛了一圈回来时，他们仍坐在一起。我从他身后走近他们，坐到他们邻桌想听听他们谈什么。他们却很长时间一句话不说，就那么坐着。我不知道这男人是他什么人，显然这男人常来这家饭店，所有服务员都认识他而且毕恭毕敬。我想他也一定很有钱。

“我离开酒吧走出很远回了一下头，发现方言太郎隔着玻璃幕墙盯着我，他的目光很冷漠。

“隔了不久，我又接了一个电话，是个男人打的，问了句‘方言么？’我刚说‘不是。’对方就把电话挂了。方言对我接了他的电话表现出的不可思议的暴怒令我很吃惊。那之后的一分发生夜，我醒来发现他不在了，我没在意又睡了过去。早晨，我起来发现他走了，卷了我所有值钱的东西走了，连房钱都没结。我特愤怒”。姑娘瞪圆了眼睛瞧着我们说。我嘿嘿地笑，“我倒觉得方言太郎比较棒。”

“没这么卑鄙的。”姑娘白我一眼，“中国人都干不出这种事。”

“后来呢？”我笑着问。

“没后来了。”姑娘说，“我还能怎么着，只好赶紧溜吧！他倒还客气没把我衣服也卷走。

“到底没人付房钱。”

“我已经受损失了。”姑娘讨好地冲我笑，“其实我也想过，他用的是假名，方言可能不是他的名字。有一次我和他在大街上走，路边有人叫方言，他吓得头也不敢回，虽说没跑也着实竞走了一阵子。当时我以为他不愿被过去的熟人碰见。那

会儿我已怀疑他不是日本人了，现在想来那人叫的一定是你，你当时大概也正在街上走。”

“我觉得，”黑皮大衣对我说，“这个方言没准是你的熟人，你认识他，要不他干吗不叫我的名字。”

“这很难说。”我正儿八经地说，“谁不喜欢有个响亮的名字。我这个姓氏一度很显赫，鄙人祖上很出了些名臣，就是当今内阁也有鄙人同族人在任‘行走’。”

我走到里屋去叫刘会元。刘会元正坐在那两个执刀的粗坯中间推心置腹地对他们说：

“这事要放在从前，你们这么干我决不答应。”

十四

这地方一片漆黑寂无声息，我还以为我进了一座空房子，接着一道白光掠过，瞬间照亮了挤挤挨挨的人头，厅内变成雾状的桔红色，音乐滚滚而来，人群涌动起来，一个沙哑的男声在人头上四溢滞留。“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我撅着屁股高抬腿一跳一蹦地钻进人群，在每个姑娘的脸上打量察看。我转到一个醉酒般摇摇摆摆原地抽筋的姑娘面前围着她跳跃像鸽子围着鸡盘旋。

“谭丽，谭丽。”我大声叫她，“睁眼看看我，还认识我不？”

姑娘睁开眼，慵懒地瞅我，又闭上继续摇头摆尾。

“我是方言，跟沙青特好的那个，想起来了？”

姑娘又睁开眼。旋即闭上，点点头。

“沙青在哪儿？我要找她，找她有事。”我四处环顾，跳着，踢着腿，不时踢在自己屁股上，“这他妈曲子这么长，咱们到外边说去。”

我扶着晕乎乎的姑娘分开人群往外走，一路仍晃着头颠着脚。

来到舞场外头，我松开姑娘，震耳欲聋的音响弱了些，舞场内变成一片雾状的海蓝。

“我是方言，你把沙青的地址告诉我。”

姑娘大汗淋漓，呆滞地瞧着我，似乎不明白为什么我对着她脸说个不停。

三个瘦瘦的小伙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围住我好几只手推操着我：“你干吗？”

“不干吗？”我保护着自己，“就问她个人问完就走。”

“问什么，有什么可问的？”三个人开始动手打我，往外打。

我一边护着头招架着，一边退着说：“别打别打，我这就走—— 谭丽，沙青住哪儿？”

“走吧，甭理丫的，咱们跳舞去。”一个男的腾出手带着谭丽往回走。

谭丽怔怔地走了几步，忽然回过头喊：“拉索发米来多。”

“音乐学院？”我肚子上挨不一拳一下岔了气，但我猫腰时明日了过来：电话号码。

“他穿得比你整洁多了。”

我和沙青站在大栅栏的环形电影馆里。这是个球型建筑，

游艺性质。每天不停地在一百八十度宽的银幕上放两部表现飞翔和疾驶的短片，买一张票进去可以无休止地看下去。沙青是个娇小的姑娘，光嫩的脸上没有丝毫被做旧的痕迹。她对我贸然打电话相约十分警惕，坚持不肯在私下场合见我，我们就约在了这个闹中取静的地方。穹形馆内一无所有空空荡荡，只在地中间横设一栏杆，看电影的人大都散站在后壁，唯我二人和几个孩子倚栏而立。

我们是在北京飞广州的飞机上认识的，我们邻座。那是春天，我为出版社组稿。他说他是作家，语调低沉有半音阶，面目矜持有儒者风度。他说他写过《春之眼》《铃之闪》和《活动变人形》毫无愧色心地坦然眼中流露谦逊之光。我说久仰！书我都看过，不但看过，还编过其中一本。你胖了也长个了连眼镜片也薄了，是我没认出你，还是你换了砂型。他扬着脸从容地说是你没认出我，那个当了官的是假的，真人比他要胖象我这样。他始终不笑，谈学运谈流放谈写作，虽不夫云山雾沼却也有板有眼。我简直被他感动了。我从没见过这么硬吹硬侃被戳穿了仍不改弦更张，这非得有点不屈不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二杆子作风。沙青说她从起飞到落地二个半小时楞是被这个又高又胖戴墨镜西服内衬条格杉的方言侃了下来。沙青和他步出机场接沙青的人没到或是没走出来，她和方言乘上他叫的计程车去了市里。在一个大饭店分头开了房间。沙青很烦躁而他很惬意。他请她吃饭洗蒸汽玩地滚球打台球。他像回到家一样自在熟悉各种玩乐技巧：台球一口气能打上百分将台面打得稀稀落落；那悠闲那从容十足一个终日借此消磨时光的老手。他坚持说舆是作家，“我

和他们没有质的区别，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写我不写。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随便举他们某个人的作品说明身份实在无可无不可。”他说他喜欢沙青，他这么说并无猥亵之意。沙青说他喜欢我的意思是喜欢我的声音，在异域听乡音令他有莫大欣愉。像我这种职业的人你知道总是要四处跑的，久而久之南北荟萃人如轻絮反认他乡是故乡。他这么说根本不像刚从北京离开，听上去有些古怪颇似造作之语，否巴便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和他坐了半日也觉无聊，况有正事在身抽暇给接我的出版社打了个电话。对方正急得叫苦连天没接着人，生怕一个女孩子人生地不熟遇见什么坏人被人拐走没法交待。接到电话喜出望外叮嘱她原地别动这边立刻派车去接。接来了一老一少两个男人，一进饭店大厅就四处寻觅，看到沙青和他坐在一起走过来连连握沙青手催促她马上走，警觉地打量这衣冠楚楚的男人。他们的态度不太友好不太礼貌。后来他们也说了他们认定他不是好人心怀叵测，但他毫无局促毫不理会坦坦地坐在那吸烟连站也没站起来。当我向他特别时他也只是点点头眼睛立刻看向别处其冷淡客套就像他从来没见过你也没跟你说过半天话。

那天我和当地出版社的一个男编缉去饮早茶。他是个刚分来的大学生，对我很好也很机智。这几天都是他陪我跑，我们相处甚洽。你知道他对我的好意已经带点浪漫色彩了。在这个豪华餐厅比比皆是的城市，我们去的那个餐厅并不特别有名，按当地标准也只是中档。顾客大都是附近居民，我们也是顺脚，那个餐厅就在出版社街对面。那天早晨已经很燥

热，阳光透过梧桐树繁茂宽大的叶子斑斑点点洒在湿漉漉的马路上，路边有条暗绿色的河，上面飘着厚厚的浮萍团叶相联，临河便道上有滑溜溜的青苔，快慢车道之间和餐厅窗外以及河对岸的居民区屋前房后到处可见芭蕉铁树鱼尾葵，白雾缭绕在绿色植物丛间。我一直想给方言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我总觉得应该这么做即便是萍水相逢；我也的确打了，可他住的房间换了人。我心里总惦记着这事，不知他在哪里闲坐。

餐厅里熙熙攘攘。人们在吃在喝在聊天。我看着各种随意端取的玲胧剔透的糯米和肉类制作的早茶点心欣喜暗生，什么都要尝一点，样样感到可口，那个本地籍的同伴也因此十分自豪。我正在吃一种闻所未闻的虾饺，看着另一种闻所未闻的透明马蹄糕。注意到了人丛中的一张脸，一张没戴眼镜的胖脸，他正在吃一根小巧的油条。我觉得他跟周围摇着扇子穿着汗衫趿着拖鞋的本地食客毫无二致，一杯茶二件点心一副闲适的神态。我想周围有些人还认识他，他们在用广东话聊天，他不但会意报之微笑还间或用广东话插上一句。我在他脸转向这边时朝他微笑，指着旁边的一张空位叫他过来。他戴上眼镜走了过来坐下什么也不吃，发现我有个伴后对那个男孩子十分客气，客气得有些谦卑。我和他聊天打趣问他近日动向，他什么也不讲只是微笑。老气横秋地和那个男孩谈工作谈辛苦，两个人谈的很累。男孩明显在敷衍他，我想他也感觉得出来。但仍不卑不亢锲而不舍。男孩听我说他是作家后很说了些刻薄话，貌似调侃实含讥诮并做出种种与我亲密状。

他告辞了，颇为得体地告辞了。说他要去赶飞机，在餐

厅外的路边叫了一辆计程车还回过头来向我们招手。我们在街道上急剧地拐弯，背着书包的儿童在前面过马路，我们从他们身边危险地擦过，街边鲜花店水果店一片艳丽，首饰店的珠宝光华熠耀。男孩告诉我他决非去赶飞机肯定是乘车到哪个公园湖边坐上半日，然后再叫一辆计程车在城市里绕上个大弯，悄悄回到他在这儿附近的寓所。他见过多次在早晨散步和黄昏纳凉的人群中，因他总穿着条格衬衫而有印象。这人是个骗子，百无聊赖拈花惹草的骗子。他的一口洋泾浜广东话一听就是外地人。男孩谆谆告诫我，大凡栖在这个城市的北佬十有八九不是好鸟。我嘴上唯唯诺诺脸上很乖很驯顺，心里说弟弟：你不必把你的生活经验加诸于我。

我始终没告诉那个男孩，我和他又见了一面。那是我临走前一天的傍晚，我在晚风中散步怀着憧憬，他迎面而来。实情可能正如那男孩所言他住在附近，可我仍感到欣慰感到愉悦。我喜欢和他再三邂逅。我们并排走。我告诉他那男孩的看法，似乎在他面前我什么都肯说。他说那男孩说的是对的。任何事情总有它规律性的东西可循，人也一样，陈腐俗套也往往一语中的。他说但是一颗鞭炮不可能无穷尽地响下去，山崩地裂之后便是无害的了，即便鞭炮不甘也无余勇可贾。他自称是个“幸存者”，是一朵纸屑，被火药熏黑的纸屑、远远炸飞的纸屑。他对我谈起燃放鞭炮前的兴奋和期待以及巨响过后的寂静……

街市昏暗，人车如织。我看到那三个警察在人流中迎面缓缓而来，交臂、错肩、走过——我戴着口罩象从碉堡的炮眼向外张望。许逊和乔乔走过来，走过去；瘸子和黑皮大衣

走过来，走过去；李奎东、汪若海、吴胖子和刘会元一一从我面前走过。我简直没有勇气再往前走了，我想我还会依次遇到张莉、金燕、胖姑娘和每个我认识的人。沙青在我身旁咬着唇默默地走，蓦地也掉过头顺着大家走过的方向走了—— 她看到胖姑娘后面的谭丽。我孤单一人向前走去，看到高晋，看到夏红、新郎新娘、糙汉壮汉、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形形色色男男女女等。我走到一个街口，人稀少了，路口的店铺都上了板，路灯幽亮，一片空旷。塞得满满的果皮箱口不时被风吹落一张纸屑在街道上打着滚儿地走一阵停一阵。一个人穿着大衣迈下马路走过来，走过路灯时我看清了他的脸，是高洋。后面又有一个人大步追了上来，从军装式样上我认出是卓越。他们毫不停顿地走，消逝在黑夜中。我立在街口等着，一个高个苗条穿着华贵的女人踽踽独行慢慢走到路灯下，是刘炎，像照片上那样垂着眼皮面无表情。我小剩地叫她，她缓缓地转过脸，抬起眼，走过来，诧异地辨认我，当她抬起眼时我认出了她。

“你在这儿干什么？” 李江云问我。

“我在等人。” 我看着四周说，“你怎么会来这儿。”

“这么晚了等谁？” 李江云回头往黑暗的街道上看，继而露出微笑，“不是等我吧？”

“你从哪儿来？”

“你到哪儿去？” 李江云挽着我转身往回走，“回去吧，你等的人不会来了。”

她的手紧紧有力地攥着我的胳膊，我挣扎着扭头往回看：“就差一个了。”

街道上空空荡荡，那个人没有出现，连影儿也没有。

“已经过去了。”李江云再次拖着我往前走，“你等的人已经过去了。”

十五

“你这是犯罪呀。”

“犯罪就犯罪吧。”

“你不能再等会儿吗？让我喘口气，就这么下车伊始？”

“我不想跟你多说话，但凡一说话就不定被你岔到哪儿去了，我们说的够多的了。”

“让我自己来让我自己来，你慢点，你把这个都扯坏了，这儿还有个暗扣，这种机关就是专门设计用来防范你这种人的。”

“我看我们就免了那些繁文褥节，单纯一些吧。”“我也看不出你有什么锦上添花的本领。”

“我这人，嗯，不能分心。如果过分沉醉于手段，最后总把目的忘了……别动，现在很关键。”

“怎么样？差强人意志吧？你干吗还睁着眼睛，这么看着我，就像这件事和你没关似的。”

“你不觉得你话太多了吗？你总是一向在这种时候唠叨个没完吗？”

“我怕你紧张，和你说说话可以使你松弛一些。”

“你这几天，事儿跑的怎么样了？”

“有些进展但离见分晓还早。”

“那么，你对你过去的事有了一些了解了？”

“是的，这种了解是很激动人心的，你应该感到荣幸，要知道你是在和一个非同寻常的人打交道。”

“你过去是什么样儿？”

“据说，从种种迹象看，我过去是一个很有些无情的匪徒。”

“你有那么精彩吗？我看不出来。”

“是呵，经过这么多年，我看上去是很普通了。”

“跟我讲讲你过去的事，那人真是你杀的？”

“我不愿讲过去的事，那些事过去就让它过去吧，我很满足目前的生活。人总不能一辈子疯疯颠颠，年轻的时候该闯该打可以闹些事情也算痛快过，上了年纪就安安静静地修身养性颐养天年了。”

“这话听着倒像是饱经沧桑的人说的。”

“我是饱经沧桑。想当年，我们一群朋友从部队刚复员，那真是风华正茂，精力正旺盛，没不想干的事，没不敢干的事，那才叫国家的主人呢。想爱就爱，想祸害就祸害，谁也拦不住。也就是没赶上好时候，落草为寇了；退几十年，哥儿几个也割据了……睡着啦？怎么不吭声了？”

“嗯，我都睡了一觉，你抒情把我抒迷糊了。”

“精神点，我就怕你睡着，所以才说个没完。那会儿我可不像现在，受了气也就忍了：挨了耳光还得冲人笑显得宽厚不计较。那会儿，嘁，一个眼神不对，菜刀就上去了，没客

气；哥们儿犯着了，该急该拼也照样儿。”

“你觉得有意思吗？”

“什么？怎么没意思？咱这儿唠着磕儿动弹着哪儿都不闲着，身心多愉快。”

“我给你划块特区吧。”

“别动别动。”

灯亮了，我和李江云都坐了起来，倚在床头，李江云打量着我。

“别，别，别假装特激情，特陶醉。”

“我很惭愧，我的颠峰时期已经过去了；过去别人在事后总是极为幸福，意犹未尽。”

“别难过。”李江云抚摸着我说，“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也不能一辈子独占鳌头，谁都有完的那一天。你已经活得很有点豪杰的味道了，不是杀过人就是奸过人，占上哪条都够人尊敬的，都算没白活。瞧瞧别人，有杀人比你杀得多的，好人不比你奸的少的，现在不也都安分随时地打着大极拳，跳着‘的士高’，小酒喝着小觉睡着，冷眼看上去也就是糟老头子一个。拿出点末路英雄的劲儿。”

“可我手脚还利索，我还想有所作为。”

“可以啦，都让你一个人‘作为’，别人不全闲着了？‘作为’就像一块蛋糕，一人一块还有很多轮不上的，吃了还去切那就算多吃多占了。”

“你的意思我这辈子这么着就算交待了？再活也是瞎活？看来这人要不是我杀的我还冤了。”

李江云瞅着我，一笑。

我看着，半天，“唉”地叹出一口长气。

“别别，你可别叹气，我见不得别人叹气。”

我看着李江云，不再叹气，只是看着她。

“怎么啦？”李江云笑着问，“干吗这么看我？”

“咱们还有没有正经的？”我问李江云，“咱俩，你我之间还能不能谈点推心置腹的话？”

“你别急呀。”李江云抚慰我，“别急别急，当然可以，你想说什么就说，我听着呢。”

“要是连咱们俩都什么也不能说了。”我说，“那我就再没人可以说了。”

“说吧。”李江云严肃起来，坐正。“我不笑了。”

“我……”我吭哧半天，涨红脸，垂下头。“算了，也没什么可说的，说出来也怪没劲的。”

“那就睡吧，想起来再说。”

李江云躺下，我也躺下，我欠身问李江云：“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人特坏特无耻？”

“说老实话，”李江云睁开眼，“没有。说老实话，你还够不上坏，我深知坏的含义。”

“真的？”

“真的。”

“我要说我听了感动，你肉麻吗？”

“肉麻，”李江云闭着眼微笑说，“睡吧，你的灵魂也该安息了。”

李江云已经熟睡，我却仍然毫无睡意。我下了床，巨大的黑影伴随着我在屋里移动，我点起一支烟闭眼遐想，无边

的黑暗中慢慢渗透出其它颜色，组成一个个斑斓晦暗的画面：我在残阳如血的群山间行驶，越驶越远，一个人影被另一个人影从山脊上推下去，飞舞的胳膊晃抖，倾斜的身躯交错，踢起的腿久久印显在嫣红的暮色中；我在铺着猩红地毯笼罩着赭黄光线的走廊上蹑手蹑脚地走，拎着一只别人的皮箱，条格衬衫在楼梯拐角露出，这时高洋拎只皮箱从走廊另端蹑手蹑脚走来像我镜中影象；刘炎紧挨着我，浓郁的香水味在车内扩散，夜色中空荡的街道退去一条又展现一条，每一个街口都放射状地伸出去无数条黑黝黝的街道，商店一排排不锈钢门帘泛着光泽。这一切既清晰又虚浮，我无法分辨哪些是确有其事，哪些仅仅是想像。我们踹开胡同里一座四合院的门手，端着无形的冲锋枪，嘴里发出“哒哒”的声响向院里扫射；我们拖着少年的高洋走过柳枝飘拂的树下用绳子将他绑在树上挥舞着柳枝抽打，挨打的和抽打的都咧着嘴笑；少年高洋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脸色苍白，卓越含了一口水向他脸上喷去，他倏地坐起。这是我们小时候常玩的一种杀人游戏，几个人扮凶手，其余的人扮官兵，给凶手几分钟的时间四处藏匿，然后官兵出动追捕。尽管官兵享有逮着凶手后严刑拷打的权力，但所有人都争当凶手，因为凶手在逃跑时可以捉弄大家，被俘后又有表演的权利，尽可不屈不挠是游戏中最出风头最有创造性的人物。凶手无一例外地被我们演成好汉。

　　我把刘炎的照片拿出来放在桌上，光滑的照片在台灯的光晕中泛着光，斑斑驳驳更加模糊，人脸象是深陷进雾中。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些陈旧的片断往事：我踩着厚厚的积雪吱

吱作响地在小胡同里走，前面有一家门脸挂棉帘子不时冒出缕缕热气的小吃店，从气窗伸出的铁皮烟筒挂着罐头盒淌着焦黑的煤烟油……我坐在铺着白塑料布的方桌旁吃可可馅元宵又香又软，身后背的装着冰鞋的大书包老是滑到前面；灯光昏暗的冰场上人们密密麻麻地无声地滑着，冰刀磕冰清脆响亮，我在暗处芦席围墙边跌跌撞撞地滑，脚下捧着蒜冲到一个人怀里，那人稳稳地将我托住，我们扬脸笑；松树上落满雪，我眯着眼笑盈盈地站着，照相机的闪光灯耀眼地闪着，耳畔一阵银铃般的笑声，远处有朱红的宫墙和黄琉璃瓦吻兽的飞檐；我们在厅柱上挂着木刻楹联的酒楼上吃鱼，临街窗下人来人往；不远处的河上戴毡帽的船夫脚蹬桨手扶舵划着乌蓬船穿过拱形石桥顺流而下，狗和女孩儿蹲在船舱旁，河对岸是一望无尽的金黄毯般的油菜花地；我们在山上宽敞的殿阁中吃菜嗑瓜子，雨似油滴断断续续，周围群峰如笔，白雾缭绕，山静林幽下有竹筏过江，人戴斗笠，山路石阶滑溜，竹林苍翠；我们互相搀扶，衣衫俱湿，峭岩上有红漆大字：浣心；我们卧床隔窗听雨，一个女声喃喃自语："好像好像。"这一切都历历在目，声息俱存。但一看到照片上的脸又一切顿逝、推远、支离破碎，这女人始终融不进画面，连轮廓也格格不入和那臆想中的人形无法吻合，越端详越觉得陌生——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刘炎陌生。

窗外，风忽啸起，象有人在远处的夜空中打着唿哨，猫在暗处一声接一声凄厉地叫，乌鸦蹲踞树根默不作声，有个东西在活动，虽无形却神意可感。风猛地将窗吹开，窗帘狂舞。俄顷，门也一扇一扇打开，猛烈灌进来的风带着加倍响

亮的哨音在各屋穿行，照片被吹落到地上。我站起来，看到李江云仍在熟睡，脸色苍白死人一般毫无声息。我走到外屋，通往楼道的门敞开着，冷风在我周围打转，很快使我变得冰凉。我感到那个东西就在屋内，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紫罗兰”香气。

那个东西移动了，气流产生变化。

“是你吗？”我小声问，向黑漆漆的楼道走去，“干吗不出来？”

我走出门，楼道里空空荡荡。我顺着楼梯下了楼，走到楼门口，四周一片寂静。我听到楼上门一扇一扇地关上，发出巨大的声响。

十六

“你使我想起一个人。”

我们在一家餐馆吃午饭，餐馆里人很多，熙熙攘攘。李江云带了个风度潇洒的中年男人，他穿着考究的细呢大衣，每当我们视线相通时便露出微笑，这顿饭由他作东。

“经常听李江云说起你，所以很想见见你，听你聊聊。”

我客气地冲中年人笑笑，对李江云说：“早知道我就把角留着了。中药铺老缠着我没办法，他们说那方子里非要这味药，要不不治病。病人也老来我这儿跪着，非摘我的角泡酒喝。我只好锯给他们了。”

“神呵。”中年人笑着看着李江云说，“有意思。”他端详

着我。“你和我认识的一个小伙子非常象，言谈、手势、表情都有很多共同的东西。他也总是喜欢和比他大的女人混，一天到晚乐呵呵的。”

“又是你那老掉牙的爱情故事，你讲了快有八百遍了。”

“没关系。”我对李江云说，“谁聊都一样。”

“实际上我也只见过这个小伙子一面，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中年男人说。

“别以为这事里有他。”李江云说，“这其实是别人的事，他听说后便记了下来到处讲，就象他是当事人。”

“不完全是听说，宝贝儿。”中年人温存地看了李江云一眼，和蔼地对我笑，“这故事的女主人公一度和我很熟。我们是老同学，又一起去兵团，一起回城，现在仍时有联系。”

我看着李江云：“这不是李江云的故事吧？”

“我们不提她的名字吧？”中年人看着李江云说，“就说这事，不提具体人名，好不好？”

“你不会认识她的。”李江云说，“她已经有很多年音讯全无了——他说仍跟她有联系是那种为了显示自己重要的人常玩的手法。”

中年人微微地笑，并不介意，对我说：

“你尽可以把这个事当成天方夜潭。这的确是个很老很旧的故事，今天聊起来，纯粹是一种茶余饭后的闲话，与我们在座的都毫不相干。”

“对对，咱们只当是都没带脑袋来，只当谁都不是人；这儿也没有一个人，一片田野一地庄稼，农民在施肥，几个远道而来的苍蝇在这儿打转，嗡嗡一阵，庄稼该长该收全没关

系。”

“你们俩那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劲儿大了。”李江云笑说。

“得这样，”我正儿八经对她说，“要不全不塌实。”

“她父亲是个很有名的语言学教授。”中年人说，“当年可说是名重一时，现在你们是不会听说过的，‘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他就自杀了和他的夫人。我说的这个女人当时还是个女孩子，当然很惨，无处栖身。后来，就是最近我们才知道她还有个弟弟，据说这个弟弟正在找她，我想他也不会找出个结果。正像李江云所说，她已经音讯皆无很多年了。”

“就是见着了也未必认识。”李江云说。

“恐怕是这样。”中年人说，“当时不知道她还有个弟弟，只是看到她孤零一人，无依无靠，很可怜，于是我们就设法把她带到我们一起要去的兵团，本来她是不够格的。在东北兵团我们呆了八年，很艰苦，不必说了，我们都挺过来了。回了城，生活进入了正轨，大家都觉得熬出了头，有什么本事都可以施展了，苦尽甘来了，她却突然垮了，一直好好的也分了差强人意的工作，想考大学也有了机会，她突然垮了。当时大家都在忙，忙上学忙工作忙婚姻忙房子，谁也顾不上谁。我记得我们很多人记得她曾来找过我们，但大家都忙也顾不上细聊，简单说几句就把她打发走了，后来她也就不来了。等大家忙完了都有了着落闲下来想聚聚再见面时她已经变了。先是和我们兵团一个最窝囊最不起眼的人姘居，姘了一段时间就跑到社会上去和各种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出入舞场饭店，打扮得像个交际花，喝酒抽烟，说话也变得粗俗下流，言谈不离饮食男女，别的一概不感兴趣。她本来是个天资很

高的人，弹得一手好钢琴，会几门外语，舞跳得好，冰滑得更好，到头来这一切优秀秉赋全成了她卖弄风骚的资本。我想她堪称烂。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委琐不堪的瘸子说起她，那言词简直不堪入耳，连这种东西也没把她当人。”

“他很难过，你发觉没有？”李江云笑着对我说，“他本来对这个女人抱有很大期待。他是个懦弱、自卑的人，一直不敢把他对这个天仙的单恋表露出来，等他觉得自己资本雄厚了可以象贵族似地来一次优雅感人的求婚，却发现他的意中人已经一钱不值了，随便一个骗子、流氓都可以轻易地占有她。”

“这种老式的恋爱方式你们年轻人一定不屑吧？”中年人微笑地看着我，看得出来李江云的刻薄话丝毫不能刺伤他，“和你们比起来我们是显得顾虑重重、优柔寡断，这和我们成长的时代的影响有关。我们为个人追求时不像你们那么大胆、一无所有却勇气十足、我认为值就不措一切；我们考虑问题时更多的是注意到和整个方面的平衡。我们受教育一贯是把个人置于一种渺小的境地。这是我们的悲剧也是我们的习惯，很明白却无能为力。”

“这话我和李江云说过，”我说，“你不必把我和你们划成两代。”

“恐怕不划也是两代。”中年人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你念几年级？”

“噢，这么划分不科学。”

“别以为我是小瞧你，如果任我选择，我宁肯和你同龄以具有你的某些勇气。”

“没人拦你。”我转向李江云，“我们已圈养改为放牧。”

“这话说的就是年轻了。”中年人微笑，“拦我的东西很多，包括你，也会觉得拦你的东西会越来越多。我们还是回到故事上来吧。有一天，我们已经不再邀请那个女同学参加我们的聚会，她自己突然来了，带着一个年轻人，就是那个你使我想起的年轻人。”

“不是我吗？”我笑着说，“也许那个年轻人就是我。”

“不不，”中年人笑着说，“你们有相像的地方，但不是你，这点我很清楚，李江云也清楚，她也在场。”

“不是你。”李江云说，看着别处。

“他很漂亮，很英俊，穿着得体而不刺眼；很规矩很有礼貌，眼神中甚至时时带有一种怯意。你可以想像出我们对他的冷淡，我们几乎没一个人不认为他是那个女人的露水情夫；更糟糕地说我们甚至认为他是个面首，仗着小白脸在女人中厮混的那类玩艺儿。我们谁也不理他。有些女同学公开表示对她把他带到这几来的气愤。她不在乎，该说笑照常，甚至有意说一些刺耳的，令大家难堪的话，我们一致觉得她变得厚颜无耻了。他们俩始终被排斥于聚会的中心圈之外，女的有时还可以硬插进去不顾周围人的白眼使自己成为谈话的中心，那小伙子却尴尬地可怜巴巴地一直坐在角落里端着一杯酒看着自己的鞋尖。我有点不忍，看上去他是那么老实毫无油滑之气因而显得无辜。我是聚会的主人，我不想让他觉得我们这些人无礼，于是便走了过去和他攀谈起来。”

“这一切我当时都看在眼里。”李江云对我说，“我认为他这个人伪善就伪善在这里，明明心里对人有不同看法，面上

却装得热情。总想让人们都觉得他是个彬彬有礼的人，他谁也不想得罪。”

“我承认，”中年人笑着说，“有时我是有那么一点不分好恶的客气，但我认为是必要的。”中年人继续对我娓娓而谈，“他见我走来，在他身边坐下，便露出羞怯地微笑。我还记得他当时对我说：‘我很好，不用管我。’我问他认识我们那位女同学有多长时间了，他说不长‘才几天’。我问他有多大，他告诉了我大概才二十来岁。我问他从事什么工作，他腼腆地说他刚从部队复员‘还没工作’。这时他完全显露了他纯真的一面，简直象个老实的小姑娘。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对他的印象，我甚至觉得是我们那位女士腐了他；可有些话我又不便明说，于是我笑着说，你可比我们那位女士小多了。这时他笑了，说了一番话，意思就是他喜欢比他大的女人，他对小姑娘没兴趣，他认为她们太不懂事，一旦她们懂了事也老了，‘那时我也就和她们一样老了。’他非常有趣非常率直。说到他的情人时，眼放异彩频频去看那边正在粗鲁调笑的那个女人。象真正陷入爱情的小伙子既激动又掩饰。他对我说，我们并不了解那位女人‘真正名贵价值永恒的钻石是经过琢磨之后的’。我问他是否真像他所想像的那样了解那个女人？‘拿钻石比拟高品位的女人并不贴切，我们习惯的倒是视女人如素缟’。我承认我说这话时含有一些卑鄙的暗示。我承认卑鄙。他脸红了，那个男孩子脸红了，他说他懂我说的意思，他全了解那个女人一点没对他隐瞒，他不在乎；‘别以为我是初涉社会的雏儿，关于女人我懂的也许比你还多点，这大概就是我们之间的分歧所在。’我很惭愧。他刚说完我就感到惭愧

自然而然的惭愧。为了掩饰这点，我便问他是否打算和那个女人结婚。他诧异地看着我‘当然，否则我干吗要说那么多？’不过他又接着说，目前他还不打算结婚，他了解组成幸福需诸种因素缺一不可，而眼下他还不具备条件；‘我会设法的，瞧，我不象你想象的那么幼稚吧？’他大笑，既险恶又可爱。我理解他指的是钱。我想这又是我和你们这代人的不同，你们绝少不切实际的浪漫。我问他怎么设法？‘有些事情说说很容易’。他说他会‘象宝石一样，无坚不摧’。我问他就不怕感情变质？他大笑说，‘不这样才会变质。谁见过风筝没线牵着会稳在空中？’我对他的话很震惊。

“没什么可惊的。”我说，“他谈的都是实话。在我看来再也没有比这更合情合理的了。他考虑的很周到、很全面，这才说明他是认真的，只有逢场作戏的人才热衷爱情至上、用空洞的海誓山盟欺骗对方——没比这更不正派的了。”

“他对我提到宝石的事。”中年人看着我，“他多次在话中提到宝石，用宝石比喻女人，象征能力，使我感到宝石并不仅仅是他信子拈来的象征物，而是彼时他脑中心里萦回不去的具体物体，我们总是拿我们最倾倒的梦寐以求的东西来比喻其它。我们的谈话越深入我这种感觉也就越得到了证实。他不肯具体说他将如何‘设法’，我看得出他想说他要干的事令他很兴奋但又克制着自己不说，倒不是怕泄露秘密而是像所有想焰耀自己的人一样故意用含混的说法使自己的秘密变得比原本更重要，在别人眼里更秘不可测。他向我透露他有一条可靠的发财之路、‘象宝石一样可靠’。他有一群朋友正在南方等他，‘都是些和我一样的人’。他暗示我他那群朋友都

是些正干着非法勾当的人。我对他说这很危险，他笑了，就像你现在笑的一样。所以我说你们有相似的地方，既纯真又残忍—— 这就是我当时从他现在从你眼中看到的。”

“这就对了。”

“是的，他当时对我说的也是这句话：‘这就对了’。”

“你没注意他穿的是什么式样的衬衫？”

“什么？”中年人不解地看着我。

“他穿的是件带条格的衬衫。”我笑说，“我还可以告诉你，他姓什么叫什么。”

中年人笑了，伸出一只手指放在唇上：“我们有言在先，不提具体人这只是一场闲谈。”

“对对，这完全是与我们毫不相干有关别人的一种趣事轶闻。”我拍拍头。“你接着说吧。”

“后来我就走开了，走到女主人公身边对她说：‘祝贺你找到意中人。’她没听懂，问我什么？我又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她笑了，对我说：‘挺值是吗？’接着她严肃起来，看了看远远坐着的那个男孩子，凝视着我点点头，没说什么。再后来，那次聚会之后，我便听说他们在四处借钱，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被纠缠过，我也未能幸免。女主人公找我借钱时说很快便还，甚至说好了还钱的日子，一个月以后。那是个春天，他们走了，从此再没露面，一去不返，迄今为止十年了。我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有没有如愿以偿。我打听过，可毫无结果，他们就像一股烟消逝在空气中。有人倒是在南方见过他们，和一群小伙子在一起，后来据说是出了事，有人被捕，有人死了，再后来就一点消息没有了。这

些年我想着他们，这两个人特别是那个男孩子总在我眼前出现。本来他们完全不必去干那些事的，他们没穷到低于一般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之下的地步，与其说这么做能有所得不如说更可能有所失。他们不是小孩子，应该懂得这些——我非常想知道他们的结局。”

“你干吗不说你当时还对那个女人说了一些别的话？”李江云说，“你对她说，你不相信这种组合能带来什么好结果，那种想法更是在犯傻，一厢情愿。”

“是的，我这么说了。”中年人微笑，“我还对她说，那个男孩并不特别适合她。他很危险，不是对别人危险而是对自己危险，经过这么些年，我们应该谨慎一些。”

“女主人公是怎么回答的你？”我问。

“她说，”李江云说，“我们一生中一直恐惧的是什么？不就是怕白活！”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餐馆音箱传来由于音量极低犹如喃喃私语的歌声。

“这词儿太棒了。”我们身后一个老爷们儿对正和他一起吃饭的女友说，“这词儿我听着真感到汗毛顿竖。‘还有我的自由’，太悲壮了，话说到这份儿上还有什么可说的？换我，充其量也就能把我的民主权利和经济收入给你。”

“不要勉强，这些也不必给我。”姑娘说，“谁稀罕你给谁。”

“这手太厉害了。”男人兀自说，“看来这哥们儿也是被逼急了。”

我们相视而笑，一语不发，依次低下头。

十七

一夜大风。

清晨，我走在街上，气温很低，伴随大风降临的寒流使一切化开或将要化开的东西重新冻上。行人掩面疾行，树木的枯枝在寒风中瑟抖。

一伙背着冰鞋戴着毛线帽的年轻人坐在我身后，一人端着一杯热奶喝着大声说笑。他们在称赞一个人的滑冰技艺"就像专业退下来的主儿，有她就没咱们什么事了。""我从没见过一个女的能站着竖起来劈叉我真担心她的刀从后面甩过来剁着她的脸。""我们真该和她认识一下学两手。她穿花样刀跑起来都比我们穿跑刀快，也不知她是怎么滑的。"

从这个热饮店的窗户玻璃可以看到街对面的铁栅栏内的冰场。天空苍白，阳光惨淡，暗青色的光滑冰面上一圈圈人在滑行，有些人姿势低些手臂摆动幅度大些速度也就明显比其他人快些。整个冰场像一只只不同速率的齿轮组成的运转着的机器。有人在急剧地抱身旋转随即蹬冰滑走；有人速滑而来凌空一跳落地后箭一般地远去；一队同速滑行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斜行刹住激起一股又一股白烟般的冰渣。冰场在转动，冰刀亮闪闪一片，碰撞在一起的男女在笑在叫。因为隔着一条街什么声音也听不见，象是看一场大型的哑剧。

谭丽脸蛋红扑扑地从窗外走过，看见我，敲玻璃嘴贴着玻璃喊什么。"我冲她笑，她回身走上台阶掀开棉门帘进来。

我起身给她让座，没留神碰洒了身后一个小伙子端的牛奶洒在他军大衣上。

“对不起对不起，没看见。”我说。

“长眼干吗的？”小伙子不逊地盯着我。

“我给你擦。”我在周身找纸或手绢。

“擦就完了？擦就能擦掉了？”小伙子把空杯往桌上一磴，对其他小伙子说，“喝杯奶还不让喝。”

一个魁梧的小伙子坐着斜着眼看我：“你过来。”

“对不起，我真不是有意的。”我站着不动。

“叫你过来呢，你害什么怕？”小伙子问我，“你哪儿的？”

“就这旁边地安门的。”

“嘿，他是地安门的。”小伙子们相视而笑，魁梧的小伙子说，“我怎么没见过你？”

“哟，谭丽。”我被我洒了身牛奶的小伙子扭头看见谭丽，和她打招呼，瞧瞧我，“你们认识？”

“干吗呀，你们欺负人家干吗呀？”谭丽皱着眉头走到我身边，“这是我哥们儿。”

“不知道。”被我洒了身牛奶的小伙子解释，“算了算了，咱们走吧！”他对其他小伙子说，“哥们儿就算了。”

一帮人站起来往外走，魁梧小伙子拍拍我肩膀笑着说：“别介意，跟你闷着玩呢。”

小伙子们走后，我们重新坐下。谭丽瞅着我说：“瞧你，还紧张呢！”她笑，“这可和我第一次见你印象大不一样。”

“这要是从前，咳，不提了，我不愿坏在鼠辈手里。”我笑。“我刚才是有那么点紧张。”

“你找的人找到了么？”谭丽问我。

“什么？”我问。“噢，找到了，还得谢谢你。”

“我不是说沙青，我是说另一个女的，叫刘炎的。”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刘炎？”我看谭丽。

“我怎么不知道？”她笑。“都传你在找她，找不着她，你就要坐牢。”

“好事不出门。”我叹。“对，我是在找她，你也认识她？”

“听说过，没见过。我的一个女朋友和她很熟，常提起她。”

“你的女朋友？她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她叫什么。”谭丽笑，伸出两个手指比划着。“有烟么给我一支，烟瘾犯了。”

我拿出烟抽出一支给谭丽，替她点上。她吸了一口，打了个呵欠，眼泪汪汪地笑。

“也谈不上是朋友，一起玩过几天。她从来没把真名告诉我，只知道你们男的都叫她‘五粮液’，怪难听的。”

谭丽对我形容了半天‘五粮液’的长相：“瓜子脸，眼睛挺大，有个酒窝，牙齿不好老戴着矫齿器，总爱穿一身白，大概是逆反心理。”她问我想起是谁没有。”她认识你。她说过和你很熟。前两天我碰见她，她还说刚见过你。”

我点点头说：“我知道是谁了。”

“听说你有一张刘炎的照片，”谭丽说，“能叫我看看么？”

“可以。”我掏腰包，“你什么都知道，看来真是无密可保。”

谭丽拿着照片笑：“我是什么都知道，我就爱听别人的闲话。”她拿正照片仔细端详，抬眼对我说。“没我想的那么漂亮。”

我笑：“一般人吧。”

“我再看看。”谭丽又认真盯着照片看了一阵，然后把照片还给我说，“这照片我见过。”

我没说话，看着她。

谭丽把烟掐灭，捂着额头。“让我想想，我是在谁家见过的这张照片。我记得当时看的照片不止这一张，整整一本，都是黑白照片。在谁家呢？”

“慢慢想。”我说，“要不要再来支烟。”

“不，一支够了。”谭丽莞尔一笑，又隐入苦思冥想。俄顷，抬头笑，”那人叫高晋，我想起来了，住在一个老宅院里，院子很漂亮，我记得有游廊花园和假山，说是解放前一个什么大官的宅子。当时外屋有很多人在打克，抽一屋子烟，我一个人在里屋看照片。”

“你还记得什么？当时高晋在场吗？”

“在，当然在，在外屋。我记得我还没看完照片，外屋就嚷嚷起来。我走出里屋一看，新进来一个男人正在和高晋他们说笑。”

“那男的穿着一件条格衬衫。”

“是的。”谭丽惊奇地看着我。“我想他刚从很热的地方回来，除了衬衫就穿了件西服。当时北京天气还很冷，我记得屋里有个人还穿着翻毛领的空军夹克。他带了很多东西，大箱小包，还有一把非常漂亮鞘上包着很的长刀。那人也就只好给他了。那个穿皮夹克的人拿着刀在屋里乱劈乱砍……”

“后来呢？”

“后来我回到里屋继续看照片，从打断的地方接着看。我

发现这张照片，刘炎的照片被人取走了，相簿上空了一块很显眼。我不知道是谁取的，好象只有穿翻毛领夹克的人在我之前进过里屋一次。我堵着里屋门口站着，他要进去我必须侧身让他一下。”

“当时屋里还有谁？”我问谭丽，“你有印象吗？”

“还有‘五粮液’，那次就是她领我去的。还有三两个人我不认识，都是男的。”

我点烟，忧郁地吸：“都是男的。”

谭丽笑：“你很爱她是吗？”

“谁？噢，大概是，我想是。我们虽然惨点，爱爱总是可以的，哪怕人家不爱咱呢。”

“你真不错，你们这个年龄的人。”

“怎么啦？”我看着谭丽。

“没怎么，”谭丽低下头玩着垂下来的桌布角。“你们好歹还爱过。”

“我们也是瞎爱，有影没影自己觉着罢了。”

“听说你为她自杀过。”

“那可是无稽之主炎。”我笑着说，“你听谁说的？没到那份儿上，没那么严重，我还不至于真拿这当饭吃。有点小感觉，也就是这点小意思；不不，绝对没有，寻死觅活，这不是寒碜我吗？”

“我觉得这没什么丢人的，有这个才动人。多好呵！能为别人去死，我就没这福气，瞅着谁都烦，巴不得他们一个个先死。”

“我一样，也老想催别人去死。”

“我真不是取笑你，我是敬佩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觉得你特悲壮。”

“我悲壮吗？别别，你别这么夸我，我这人不禁夸，你这么一夸，没准我真干出什么悲壮的事。”

“怎么干？你也教教我。”谭丽诡秘地凑上来。“我想干还无从干起呢。”

这时，一个穿军大衣的大伙子带着一身寒气掀开店门的棉帘子进来，冲谭丽就喊：

“你怎么在这儿坐着？要不是二胖告我，我还在冰场门口傻等呢。”

小伙子怀疑地看着我，走过来：“你们干吗呢？”

“碰到一个熟人，聊两句。”谭丽天真无邪地朝小伙子一笑。“你先去吧，我马上就来。”

“你可快点。”小伙瞅着我们说，“我就在外边等你。”

小伙子出了热饮店，在窗外走来走去，不时不耐烦地往里看。

“就这号的，”谭丽看着我叹气。“你能叫他为这死吗？”

“那话咱不提了，他多在？”我看着窗外的小伙子问谭丽，“这年龄不正是上刀山下油锅的年龄？”

“他们这拨儿，”谭丽冲窗外的小伙子迷人地一笑，扭头对我说，“比你们差远了，活得那叫在意。”

“我也没下过油锅。”我说，“此一时彼一时，我们那个时代过去，按现在的法则，你可以对他动手。”

“我喜欢男人对我厉害。”谭丽整整衣帽站起来。“再见，你可以认为我是受虐狂。”

“弟弟。”我刚进屋就被一个憔粹的女人兜头抱住气都透不过来，女人在哽咽，鼻涕眼泪蹭在我颊上、肩头、前胸。我挣扎着去看刘会元和李有奎东，他们呆呆站在一旁既感动又惶惑，似乎对这种场面还有点难为情。

“让我好好看看你。”女人嘟哝着用粗糙的手在我脸上摩挲。“我们有多少年没见了？我都认不出你了。”

“我同样也认不出您。”我对刘会元说，“这是怎么回事”？

“你姐姐呀。”李奎东说，“你不是找你姐姐，我把她找来了；全对，她甚至记得你的小名。

“冬子，”女人含着泪说，“那会儿我们叫你冬子。”等等吧。”我尽量和气地推开女人。“您再好好回忆一下，这种事情还是先弄清楚了再哭。”

“怎么，又搞错了？”刘会元不安地说。

“十有八九是错了。”我说，“我不认识这女人。”

“你怎么可能认识我？”女人伤感地说，“那会儿你还小。”

“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还有姐姐。”我对李奎东说，“人在哪儿遇见的这个女人？她是刘炎么？你心里不清楚？”

“她主动找上门来的，说要找你。”李奎东不知所措地说，“她说她正在找弟弟，听说这儿有个找姐姐的便来了。我知道她不是刘炎，可你一再强调找姐姐，我想也许刘炎不是你姐姐，找错了，你姐姐和刘炎的经历相仿混成了一个人。我还问了她半天，她说的有鼻子有眼儿，姐弟失散那场简直和你说的如出一辙。”

“老李把我找来，我先也断定错了。”刘会元说，“可她坚

持说是你姐姐，我也给说懵了，心想敢许你真有个姐姐失散多年你自己都不知道—— 万一呢。”

“你不耗认我？” 女人哀恸地望着我。

“不不，”我说，“不是这么回事，这是个误会。他们搞错了，你不是我姐姐。”

“可你是我弟弟。” 女人坚决地说，“我认出来了。”

“这不可能。”我摊开两手。“我没姐姐。我说过我要找姐姐，可我没姐姐。我说的姐姐其实不是我姐姐，只不过我管她叫姐姐。本来想让事情简单点结果反倒复杂了—— 我怎么跟你说呀？”

“咱爸生前最大的爱好就是养鸟，书房总挂着一排鸟笼子。”

“没这回事，我爸倒常拿汽枪打鸟。”

“咱妈最拿手的是烙手层饼。”

“别编了。噢，对不起，我不是说你编，我是说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家的事我一概不清楚。”

“你肚上有个闹，你敢不敢脱下来让大家瞧瞧？”

“会着凉的，再说我肚上也没，痣上腿肚子上倒有一颗。”

“那是我记错了，你小腿肚子上有颗痣你敢不敢脱下来让大家瞧瞧？”

“这么着就没完了。我的天，你干吗非把我认成你弟弟？咱们哪点像？”

“可你就是我弟弟，这不是我认不认。”

“跟你实说了吧，我没姐姐，我们家就没女孩儿，我父母也都健在，说姐弟失散那是瞎说。懂了吧？我不可能是你弟

弟，不管我没长痣。”

“懂了。”女人点点头。

“我很抱歉，开了这么个玩笑。我不是有意的，我没想到，请你一定原谅我。”

“我不会恨你的。”女人平静地望着我。“你有你的难处。我走了，不再打扰你了。可你记住，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姐姐，我却永远记着有你这个弟弟。”

“现在的人怎么都这样？”女人走后我朝刘会元他们嚷，“跟他们说什么都不信！”

十八

傍晚，我在街边的大酒楼附设的面包房买了一袋叉烧面包，边吃边在便道上溜达，不时睃两眼不远处的公共汽车站。昏暗的天色下酒楼饭店灯火通明，一辆辆小汽车驶来，车上走下一对对盛装赴宴的男女；商店一间间白晃晃，人如潮涌，商品颜色缤纷斑驳一片，排列有致，可以分辨出服装店和百货店以及电器行的不同；远处高大的城楼垛口和更远处广场尽头的宫殿群的重重屋顶黑鸦鸦叠成一大片，轮廓浮凸，形状依稀；路灯透过松枝散出淡黄的光晕，把一条条走向不同的马路在暮色中显现出来成队的自行车奔驰期间。便道上人来人往不时遮住我的视线，但我还是及时发发现那个向公共汽车站娉婷走来的女人。

我斜穿人群向她走去，不声不响地跟在她后面。昏暗的

路灯下，她的脸显得很光洁，一双大眼睛奕奕有神，毛领白皮大衣、褐色长统靴光泽熠熠，招来路人不少目光。有些女孩子甚至走过去还扭回头看。

她在公共汽车站牌不停住，脸朝着公共汽车来的方向站着，束腰系带的白皮衣显出她身段的婀娜。我紧着她和她并肩站着，微笑地说：

“好象在哪儿见过你？”

她猛地回头，带着警觉的神情，接着松弛下来笑了，露出一嘴歪斜的牙齿和钢丝牙套。

“你好，乔乔。”

“你怎么在这儿？”乔乔往我身后看。“大冷天闲狂还是等人？”

“等你。”一辆公共汽车进站，我拉着乔乔的胳膊往后退。“我有事找你，咱们找个地方说话。”

“就在这儿说吧。”乔乔乞求地望着我。“我还急着回家。”

“还是找个地方吧。”我拉着乔乔往身后一个酒楼的快餐厅里走。“咱们就上那儿说。这事挺罗嗦，一句两句还说不清。”

我们进了快餐厅，找了个角落坐下，我问乔乔：“吃点什么”

乔乔愁眉苦脸地说：“什么也不想吃。”

“那就来两杯橙汁。”我去柜台端子两杯橙汁放在桌上，在乔乔对面坐下，看着她。

“求你了。”我们俩一齐说。

稍停，我们俩又一齐说：“有什么事就快说吧。”

乔乔头一扭：“真可笑，你先说吧。”

“你不知道我要问你什么事？”

“不知道。”乔乔没好气地说，“我知道的事全告诉过你了，真不知道你还想问什么。”她伏身注视我。“咱们别来警察审案子那一套好不好，有什么话就直说何必拐弯抹角？”

“好吧，直说就直说。”我坐正姿势。“我想知道刘炎的情况。”

我盯着乔乔，乔乔也看着我，她垂下眼皮，端起橙汁喝了一口：“我说过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撑着桌子挪开身子，叹道：“你看，是你不说实话吧。”

乔乔沉默不响。

“何必呢？”我说，“别人都告诉我了，你认识她还跟她很熟，瞒着不说有什么意思？难道，咱们就这么耗下去？”

“许逊说的？”

“对，”我眨眨眼。“还有高晋。”

“乔乔端起橙汁又喝了一口：“不让我说，他们倒给说了。你既然知道了，还问我干什么”？

“他们没细说，光说让我来找你，说你都清楚。”

“他们总是把难题推给我，自己当好人。”

“我怎么不知道你那个外号，你没跟我说过？”

“我为什么要把难听的外号告诉你？再多一个这么叫我的？”

“有，”乔乔撇了撇嘴。“背极狐狸。起这种外号的人真是缺德。”

“她现在在哪儿？”我看了看以手已经很长的指甲。“北极狐狸。”

“我真不知道你老要打听她干吗？”乔乔直着脖子瞪着我低声嚷，“你真以为找着她就能解决你的问题？告诉你，你倒霉就倒霉在那把刀上，那把所谓包银的刀上化验出了人血，和高洋的血型一样。你就是找着刘炎也摆脱不了干系。刀是铁证，可笑的是你还居然说刀是高洋给你的。骗得了谁？”

“她就是高洋给的我。”

“嘁，”乔乔不屑地一摆手。“随你怎么说吧，你跟警察解释去。他们信就行。”

“刀不是高洋给的我——是我硬跟他要的。”

“别找刘炎了。”乔乔坐正瞧着我。“别找了，刘炎对你没用。你那七天不是和她在一起，你在瞎费工夫。你要证明你那七天的去向，应该多从其它方面其它人身上想想。”

“你亲眼看见我从高洋手里要走那把刀，当时你也在场。”

“这就是说，”乔乔看着我叹口气。“你非要我作证人，证明你从南方回来后又见过高洋？我们一直保你，说你在广州就和高洋分手了第一个走的，为这我甚至把然昆明遇见高洋的时间提前到广州分手后，以便使你找到充分证据证明你当时在北京。你知道我担了多大风险么？为了保你，我把高洋的死期整整提前了一个月。既然你不领情，非要往自己头上揽这件事，我也可以实话实说。对，我们都可以证明你在北京又见着了高洋，而且在我们大家都在场的情况下那把高洋买来当作工艺品后来成了凶器的刀被你据为己有。之后，高洋走了，你也有七天不知动向。这期间，只有我在昆明见了一次高洋，当时和他同住的人在旅馆登记簿上使用的是你的名字。再之后，你重新出现在北京，高洋则音讯全无，十年

后他被发现死在云南的大山里被他送你的刀砍死。这都对了吧？这么说使你满意了吧？这就是你希望知道的事情真相。”

“我很满意，尽管换了一种说法，我的嫌疑也没大到哪儿去，我仍然可以说我那七天是和刘剡在一起。”

“你没有和刘炎在一起，这我比你清楚，因为那段时间刘炎是和我在一起，我们去了昆明。”

“你们去昆明干吗？”

“我们走赴约。”乔乔望着我。“刘炎去找她的男友，她非常焦急地想得到他的消息，他们失去联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最后分手时曾约好在昆明会面，但届时她的男友没有来。她认为他一定是了什么事，而我们心里很清楚，他一定是不辞而别了。这种事很普通很正常只是往往很难让当事人立即接受。”

“她的男友去哪儿啦？为什么她认为会出事？难道那是一次危险之行”？

“不知道，她没跟我说。我想一个人出门久久不归谁都会想到危险，认为他出了事，特别是女人；就是丈夫去上班晚回来一点也会引起担心，车祸啦，不正经的女人啦，这对我们来说都是永远存在的威胁。

“那么你是认为她的男友抛弃了她，和另一个女人走了？”

“我不知道，我无法断言。”

“她男友是谁？”我问，“我们中的一个么”

“我认识，你也认识。”

“她没有找着她的男友对吗在昆明？”

“没有。”

“她的男友躲着不见她。”

“你可以那么说。”乔乔看看我。“也可以说她男友不光是不想见她，谁都不想见。”

“她的男友真是个狠心人。”我笑，往喝空的橙汁纸杯里弹弹已经燃得垂下来的烟灰。“后来她找不着就不再找了？”

“我想她一直在找。”乔乔说，“她病了，她想知道那个男的不想再见她，但她仍想和他见一面。她一直在不停地给那个男的打电话，但那个男的已经把她忘了，不是不接电话就是拿起电话胡乱答应一通，让她一次又一次地等，可他一次也没来过。”

“他们当年很好是吗？”

“用‘好’形容他们的关系不贴切，他们既缠绵又疯狂，当年看见他们的人无不感到惊心动魄。他们就象锈在一起的螺钉螺母互相咬着劲……”

“这一切是怎么结束的？我指使他们脱钩的第一道裂缝。”

“很家常，那里的又看上了另一个女的。你见过哪一个男的是知道餍足的？”

“她得的是什么病？你说她得了病？”

“红斑狼疮——她一直在打电话，直到临终。”

十九

夜已经很深了，我独自沿着窄街和归处走去。我走过街口卖馅饼的小铺子，走过菜站、副食店、修车铺及一条条幽

暗的胡同，总摆脱不掉被一双眼睛跟踪、窥视的感觉。我边走边回头看，街上柏油路面在路灯下泛着晕光泽，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一辆车。我无意识地抬了下头，想看一眼风清月朗的寒空，我看到了丁字路口大槐树光秃的枝桠上落满层层叠叠的乌鸦，那成人的视线就是从树上射下来的。我从大槐树底下走过，树上雅雀无声，我感到某种沉甸甸的分量。当我走出很远隐没在黑暗的胡同中时，我听到远远的树上传来一阵翅膀的扑腾声，大群乌鸦离枝像一股黑旋风盘卷而来，飞临我头顶缓缓与我同行，我在漆黑一片的胡同里行走，愈走愈接近矗立在夜色中的黑色楼房，一只鲜红蝴蝶在我眼前出现，忽忽悠悠地上下飞舞若隐若现。

我想那天里的确有人一直跟着我，后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明显带有人为的痕迹。在我走到楼前时，似乎有人在我前面上楼，我看着楼道的灯一层层亮了，面临当我走进楼道上楼时，又似乎有人跟着我上楼，每当我走一层下面一层的灯便灭了。我在顶层站了很久，但没有人露头也没有脚步声。我在顶层停留的时刻，灯一直亮着，直到我开门进了屋，那灯才倏地熄灭。这一切都象经过安排，但若由人来执行必须有超凡的敏捷。

屋里的电路最初是完好的，灯可以打开，收音机可以拧响，水龙头有水，电话也可以打出去。我拿起话筒听了一下，里面有忙音。灯是最先熄灭的，接着一切都被切断了。我先是以为停电，但我走到窗前往外看，对面楼道的灯仍明，附近这个街区的其它建筑上也有灯火；后来我发现水龙头和电话都断了，我明白这一切都是针对我的。

我坐在屋里静静地等待，我认为这些将我隔绝起来的措施都是某种行动的前奏，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所想到的仍是个人的安危。

没有人上来，那天晚上在我清醒的时候始终没出现任何动静。后来我睡着了，半夜似乎来了电，满室通明，有人在说笑，电话铃一阵接一阵地响，水龙头哗哗流水，总而言之，很热闹。我弄不清是在做梦还是真有其事，也没多想，仍旧昏昏沉沉地睡。

第二天早晨，我在刺眼的阳光中醒来，我感到睡得很不舒服，被子不知道滑落到哪儿去了，我伸手去拉，手摸到冰凉地面上蹭了一手灰。我睁开眼，发觉天花板很高，身下很硌。我猛地坐起，发现自己睡在地板上，室内空无一物，地面落着厚厚的灰尘，墙角挂着蜘蛛网。那些家具陈设都不见了，我的包扔在地上。我站起来急急走出去，各层都空荡荡的落满灰尘，马桶水池锈独斑斑，没有洁具没有电话没有我亲眼看见过的一应什物。百姗卧室的门依然紧关着，我推了推没推动然后用力踹了一脚，门后的一个沉重的物移位了，米开了一条缝。我又连踹几踹，一个物体轰然倒下发出巨大的声响，门大开了。门框上的尘土纷纷浇焉，一连串的蜘蛛网被扯破了。我进了屋，看见地上倒着一个高大的檀色书架，一个金鱼缸摔得粉碎，烟蒂散落一地。屋里摆着三张床，床单被褥封满灰尘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和图案。门后有个脸盆架，香皂已经石化，石必干瘪瘪地翘着边儿，桌上散放着一副扑克牌，纸面已经发黄，无论桌腿床腿都布满累累刀痕，那恨痕也已经很旧了，和其它地方的颜色浑然一体。我小心翼

翼地走进房里，像走在雪地上在积满灰尘的地面留下一行清晰的脚印。我弯腰拾起桌下的一相薄，掸去上在的灰，一页页打开翻着；在其中的一页上我看到了一处空白，我把刘炎的照片拿出来，插在上在，画画完整了。那上面有我、高洋、许逊、汪若海、乔乔、夏红和冯小刚。冯小刚是个矮瘦孱弱的小个子，脸上浮着羞怯的微笑。我发现在一张狭长的合影上我们都穿着一个式样的条格衬衫，象是一支球队。我还发现这张合影上有百姗，她站在我身边，容光焕发地笑。刘炎站在排面的另一端，挨着冯小刚，强笑着对镜头像她那张单人照一样垂着眼皮儿。我发现这张合影上少了一个人。我翻阅着整相相薄，发现这个人只出现在我们的少年时代，成年后便不露面了，所有的人都以各种姿态出现过，唯独没有他。这个人就是高晋。

我合上相簿出去，发觉无法将门重新关好，那书架必须从里面顶住，我只好门那样敞开着。

我的包被人动过，那只我一直塞在里面的灰色女用翱包被人抽走了，在装得满满的包里留下一个空档；我把相簿放在那个空档里，拉上拉链提起包开门走了。

我向楼下每一个遇到的老人、孩子、姑娘询问这楼上的住户情况，没有一个人认识百姗或者李江云的。一人住在对面楼上的老太太告诉我，这幢楼上原本就没有什么住户。这批楼房是同时盖好的，但这幢楼始终没有人来住，一直空在那里，对此附近住房紧张的居民曾有过一些议论，也曾找过房管所。据房管所的人讲，这幢楼已经分配了出去，至于这些人分了房子不来住那不关他们的事。

我去了房管所,查出那套房子是分给一个叫高洋的人。他们并不知道他不在那儿住，因为他每月总是按时交纳房租水电费，有时半年交一次，非常主动，从没等人上门催过。房管所的人还给我看了一些原始档案，上面有那个叫高洋的人办理住房手续时留下的一些笔迹。

二十

除夕之夜，城里大街小巷响着密集的鞭炮声，犹如爆发了政变正在进行激烈的巷战，半个城火光冲天。

我在全城寻找李江云,找遍了她去过或可能去过的地方,到处不见好的踪影;我询问了所有见过或可能见过她的人,所有人都对她一无所知。

那天夜里的情况很混乱，像是一场大撤退。街上到处是纸屑余烬，偶尔驶过的汽车无不是高速。街上除了一群群小伙子不见妇孺，爆炸声不绝于耳；随着一声声钝响，时而有拖着火舌的物件嗖嗖横穿夜空，在街对面的民房或空地上爆炸。我要找的人都不知去向，房门紧锁，门前楼道一片狼藉。

我弯腰穿过硝烟弥漫的街道，身边不时响起爆炸声溅落一团团火球。我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躲进去关紧门打电话。这个位于街角电话亭立刻成了藏在暗处的一伙人的射击目标，密集的火力从四面八方射来，一道道曳光划过夜空织成一束束扇形的斑斓光芒；一星星五颜六色的光点自远而近笔直飞来撞在玻璃上迸裂燃起耀眼的火焰，化为姹紫嫣红水一

般沿着光滑的玻璃流淌。我给所有人的住宅打去电话，铃声在全城各个昏暗的角落响起，我再次证实了那些住宅空无一人。

早早上床睡觉了的刘会元，被接连不断的电话铃声弄的心烦意乱，赤腿下地拿起电话。他对我说，他也想不出这些人会去哪儿。据他所知，前些时候一直到昨天，有成千上万的人云集火车站，带着大量行李，急于离开此地，报载铁路当局还专门为此增开了几十对列车。

高晋饭店一个值班的小姐非常温文尔雅地告诉我，“高总”节前好几天就已经不上班了、休假去了。经过我再三询问，她查出高总经理曾在饭店订了一张去南方的火车票。“高总”平素出门都是乘飞机往来，这次订的却是张火车的软卧票。她们觉得很特别，所以印象很深。

“那趟车是今天晚上的。”小姐彬彬有礼地说，“我想此刻‘高总’正在去火车站的路上。”

一辆计程车停在车站大楼前的停车场上，后门打开，一个穿黑色西服的男人下来，手里拎着一只带着密码锁的硬壳公文箱。计程车开走了，他向灯火通明的车站大楼人走去。同城里喧嚣狂热的景况相比，车站大厅显得很平静很冷清，从下午起这儿已经是旅客寥寥了。此刻当晚的大多数列车楼的巨大电扶梯停止了运行，站内商店也不再营业，一些值勤的警察和车站服务员零零点点散布在空旷大厅的各个角落安详地或站或坐。

我看着高晋沿着楼梯上了二楼，穿过边廊，没有进软席

候车室，而是进了普通旅客候车室。他走得很沉稳，目不斜视。在大厅里如果他稍微侧一下头，可以发现我在他身后，而他没有。他在身体在中国人里算是高大的，在人群中尤其明显，他的头总是露在上面。他从小就是同辈人中的高个子，因而在发育过程中有些驼背，这使他在行走时有些上身前倾，看上去总像是很清楚前边等着他的是什么。

我到东站焦票处遍查挂在墙上的大幅木制列干时刻表没有找到这趟车的车次。实际本站始发的所有列车在午夜前后就已经全部陆续发出了。

我敲开一个已经关闭的售票窗口，向睡眼惺松的售票员询问。售票员并不回答我，只是问我是不是要买那趟车的票，得到肯定回答后，便收了钱扔出一张票随即把窗口砰地关上。

该次列车发驶前候车室没有广播通知旅客检票进站，似乎偌大的候车室里除了我和高晋也没有其他旅客乘这躺车。我随后的行动只是机械地模仿，快到车票刻印的发车时刻时，他站了起来，通过检票口进了站；在他离开候车室后过了一会儿，我也站起来，检票进了站。

当我通过长长的空中走廊前往站台时，我回头看了眼廊窗外的城市。夜幕下的城市已经烟消火熄一派宁静，大半城市已经黑暗，只有一些高大建筑物镶挂着灯泡轮廓浮浮凸凸。

我尚未乘车离去便已感到这个城市遥远了。

站台昏黄，停着一列暗绿色的火车，东箱只有短短数节，车窗紧闭，从窗帘缝隙处透出少许灯光无声无息。东箱门口没有通常站在那里的列车员，站台上也不见一个工作人员，这

趟车就像是一个专列或是并不打算开走的列车。高晋不见踪影，似乎已经上了车。站台上没有别的车。唯此一列。尽管如此我还是沿着车箱走了一遭，辨认清了列车部挂着的标有起始站和终点站的方向牌的字,才从一个敞开的车门上了车。

车上没人，一节节卧铺车箱里一层层铺位床单雪白，卧具整齐个我找到自己的铺位坐下，放好提包，站到窗前。站台上和车箱里仍毫无动静，也不见列车员来换卧铺牌。这时，我听到关闭车门的“砰砰”声，车动了，轻轻震了一下便开起来；没有广播，没有音乐，也没有鸣笛，静静地滑出站台驶过城市进入了黑暗的田野。车箱里的灯一齐熄灭了，与此同时走廊上的夜灯在车壁底部亮了形成了一条微明的过道和一方方漆黑的铺间。列车在运行，整节车箱就我一个人，听不到车轮碾压钢轨的铿锵声，四周是那样寂静就象我突然失聪。我咳嗽了，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但还是听不到车轮滚动声，唯有车箱在轻轻晃动显示出运动中的节律。我没脱鞋躺到铺上拉过毛毯盖在身上合眼睡去。我很快睡着了但知觉仍然清醒,仿佛站在车窗前看着黑色的田野大片地向后掠去,原野的风透过车窗吹拂着我的头发。

我醒来后天已大亮，车窗外的田野如我梦中所见那样大片地向后掠去，我对面过道上的车窗不知被谁提开，风猛烈地灌进来。阳光一点点在荒芜的田野上蔓延扩散，车轮撞击着钢轨发出有节奏的铿锵声，伴随着这种铿锵声车箱在剧烈地晃动。

夜里，车箱上来一些人，散坐在过道的窗前，都是些须眉斑白的老人和像我一样苍白消瘦的年轻人。他们无一例外

地是单身不人，互相冷漠地隔着很远不打招呼，郁郁寡欢地瞧着窗外。

原野已经被强的阳光笼罩，空旷冰冷的大地上洋溢着温暖的金色光芒，这温暖和冰冷是那么和谐地并存着，互不相汇又彼此相容，就象一对并不般配的夫妻站在一起，恰成对比离了一个又失怙恃。

列车行驶在北方的大地上。冬天的北方，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树木调零，极目所眺，不见人烟。

一列载满旅客的列车相对驶过，车窗迭闪，轮声骤强，转瞬不见，又是一望无尽的原野。一路上我们遇到不少次列车，方向都是和我们相反，没有看到一列同行的火车。列车的奔驰，陆续闪出、展现出我面前并迅速向后延伸缩微的景物中出现了绿色：徐缓绵亘的山峦上荫遮密覆的松林，亮汪汪的水田内嫩翠的稻秧。河川多了起来，河水也开始流动，地面有了村庄炊烟，天空有了飞鸟白云。看景致变化，列车是在向南开进。

午后，我们开始连续地过江过河驰过一座又一座桥梁，起初我还凭借着自己的地理概念根据河流的宽度、流量和流域周围的地貌判断着河流的名称黄河、淮河、长江……但就在我认为我们已渡过了集中在大陆中部作为中国南北不同地域标界的所有大河——珠江尚在千里之外——我们面前又出现了一条宽阔波的大河。大河大桥的引桥连绵数十里，人坐在车中渐升高当于至最高点时已经驶过的村镇、河流、山脉又陆续出现在天际出现在视界之内。大平原东边数百里外有一个庞大的工业城市，城市上空积着厚厚的大片废气云，阳光

都显得黯淡，按照城市规模和人烟稠密程度以及方位来看只能是上海，可我们这一路不管处于什么位置能见度有多好也不应该能看见上海—— 我走过这条铁路线。

列车匍伏爬行在凌江而架的高桥上，从车窗向下望去一根根桥柱由粗变细笔直地扎向江心，江水在翻滚在柱与柱之间横流，远处无尽的江水源源而来。我看到上游的崇山峻岭和漫山遍野的森林，我简直弄不清列车离开的是哪个省将要进入的又是哪个省。这一切都和我熟知的中南地区的自然风貌大不相同。

江水滔滔横流，弯曲的河道在远处画了一个大弧没人地平线，彼岸渐渐远去最后消逝在一片水色迷蒙之间。触目所见皆清波碧涌远接天外,我们仿佛行驶在一个辽阔的湖上,湖面寂寥，片帆不举。湖面上，下起斜斜的细雨点点激水波峰浪谷涟漪。桥势已降，我们几乎是贴着水面驶行，浪拍车壁，水溅车窗，印渍滑淌，潮气模糊，湖面变得绰约朦胧。车厢内暗了起来，车灯齐亮，我们像是在雨中乘船航行。车窗上不再有新的雨点打上，水气凝聚成一滴滴亮闪的水珠，窗外景致由模糊变得再度清晰。夕阳斜辉最后照亮了水面便敛芒沉没了，外面已是汪洋分片，碧波清涟被浪飞涌伏替代，雪白的海鸥在蓝色的波涛上飞翔。月亮升了起来，澄辉银泻，月光下的海面玉田万顷，风吹稻浪东倾西伏，一夜伴月，涛声入梦。清晨，阳光万道射入车箱，列车已驶在艳阳万里的大地上。车窗外仍是千波万涌，一望无尽，这是真正的稻浪随风起伏滚至天边。稻田尽头的平原上出现了一座人烟阜盛、楼厦密集的大城市。远远望去，城市上空岚气氤氲，城中间有

一条亮闪闪的河流过，房屋、树木、街道错落有致，井井有条，行人、车辆历历在目。

列车蜿蜒着，慢慢接近那个城市。车窗外不时闪过苍翠茂盛的热带植物：高大槟榔，蓬散的鱼尾葵，扶串串的芭蕉和低矮多刺的仙人掌。村舍中既有南国风格又有西洋式样；公路上跑着一辆辆小汽车、大客车和卡车，阳光几乎是直晒大地毫无遮拦，车箱温度急剧升高热气烘脸。列车已经开始进站，同车人已经在阳光中更衣，取下行李架上的包，他们第一次活动起来，脸上有了生气；打开医院窗探头探脑看迎面而来的站台上有无来接的亲友。

直到列车在长长的站台全部停稳，我仍不能确定这个城市是不是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尽管它们很相似。

二十一

我是最后一个下的车。我看着高晋从车窗下走过然后离开车厢从车门出来。在站台上，我看到一个女人在远处向高晋迎上去，两人笑着说了几句，那女人接过高晋的手提箱一起向站外走去。与我一同下车的旅客都有人接，唯独我是一个人。一个站在站台上背着手注视着走过的旅客。似在清点人数的警察看到我怔了一下，叫住我问道：“你没人接吗？”

我说有，“在站外”。他又问我“从哪儿来？我随便诌了个沿途的地名便走开了。我感到这个警察在背后一直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

出站口象所有车站那样围着很多人，都是接亲人的。几乎每个人手里都举着一块牌子，上书“某某你的某某在这里”有父母等子女的，子女等父母的，更有妻子等丈夫丈夫等妻子的，我不懂他们既然都是直系亲属为什么还要举个牌子生怕对方认不出自己。他们中有些人似乎已等了很多年牌子因风吹日晒字迹残缺模糊，人也显得灰尘满面疲惫苍老。见到我出来，很多人围上来问我从哪里来乘哪趟车后边是否还有人。我一一作答不厌其烦。他们显得很失望又不愿散去继续往站台里张望。一个举着等妻子牌子的年轻人见我单身一人便问道：“怎么没人接你？”这是我下车第二个人这样问我了，我不由警惕起来，打量着这个年轻人说：“我家不在这儿，我在这个城市也没亲属。”小伙子眼里是怜悯、同情：“这么说你是你家头一个到的了。”

我走到车站广场，各种颜色的计程车一辆接一辆，常常是几辆并行疾驶而来；稍停接上客人又像一群群五彩斑斓的大鸟飞快开走。

高晋和那个女人钻进一辆红色的计程车，沿着广场中心的绿地转了一圈驶上高架马路向城里开去。我上了一辆白色计程车，跟在他们后面驰去。

高架马路穿行在市区半空，两侧写字楼里忙忙碌碌的男女职员和公寓楼里各家居民的室内陈设一目了然。这个城市大片旧建筑中新竖起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大厦。马路下面的闹市区广告招牌、霓红灯比比皆是，繁化商业街一条挨一条，人群熙攘车辆川流，形成一大片五光十色跳动着活力的花花世界到处充溢着阳光。从这个城市热闹非凡的市内景象和人群

穿戴举止以及说话口音我还是相信我没到错地方，但我仍摆脱不掉一种异域感和隔世感。大概是因为这儿的兀太充沛太明媚，人们脸上的表情和笑容太满足太得意，这和我的多数内地城市司空见惯的人民精神面貌大对相同。整个城市上空飘浮着一种扑面而来的无忧无虑的富裕气氛；车窗外闪过的高级商店和豪华餐厅琳琅满目顾客盈门。这无忧无虑的气氛是那么浓郁、盲目，无处不在使人感到做作、过分，似为掩某种圈套而刻意制造—— 一种人人心照不宣全市居民都参与了的针对不知情者的诡计。这个城市的弥漫阳光中透出某种阴冷险恶。

红色计程车在侧面的车流中忽隐忽现。

汽车冲下高马路，驶入一条条楼厦的峡谷间，车速减慢了，插入长长的车龙缓缓挪动。两旁大厦的无数玻璃窗和底层商店的一排排橱窗闪闪发亮，镜子般明晃晃反着光。车两旁走着络绎不绝的行人，片语残笑飞进车里。

汽车拐入一条林荫道，这里路面较宽，几无商店和行人，东速提高了，路边闪过一座公园：连绵起伏的波形矮墙，墙覆绿瓦，竹林荫蔽，每隔数步洞开一个象形窗，依次排去可见园内有丘有水有累累花果。公园过尽，路边出现一条暗绿色的几乎停滞不流的小河，河上浮着一团团浮萍，便道上布满青苔，河对岸房前屋后到处可见芭蕉、铁树、鱼尾葵，河畔一座白色大厦挂着几家出版社的牌子。红色计程车停在出牌社对过一家酒家的牌坊式门前。那女人下车后脸转向马路，我认出她是夏红，当年我们那伙里最后一个不知下落的，我早把她忘了，但显然她没忘了我们。到色计程车拐过街角停

下，我付了钱出来，向那酒家走去。眼前是阳光明媚的街道和熙熙攘攘人群，街对面夏红和高晋刚才站过的地方站着一个东张西望的胖外国男人，红色计程车已不见，现在停着一辆银灰色的“沃尔沃”小汽车。我继续往前走，尽管阳光弥路程仍感到天光黯淡像是阴天走在街上。

我看到各种各样的人从不同方向往那个酒家的门里走，像是无数小鱼被吸进一条大鱼大张着的嘴。我在酒家门口也感到一种身不由己的吸引。

我一进到这个酒家的大厅里便感到进入了一种熟悉的情景氛围。

大厅里尽管开着灯仍然相当昏暗，足有四五百人坐在那里又吃又喝，默不作声。同时，在这四五百人身旁左右又活动着很隐约可辨的黑影，重叠纷乱，怎样在吃在喝在比手划脚作着各种手势无声无息地走动，同此刻正在餐厅里坐着的人们各不相扰，像是一张经过无数次重复拍摄的底片，各个时期的人都把自己的映象留在了上面。

高晋和夏红坐在大厅一侧的落地窗旁，摆了一桌饮料点却不吃不喝，各自垂着头。他们好像在等人，始终在桌旁保持着一个空位，很多走过去想要在那张空位上就座的人都被他们谢绝。

我在一个离他们很远但可以清晰地看到那张桌上发生的一切的位子上坐下。

大厅里暗了一下，我扭头向门口看去，阳光强烈的门外进来一个高个子男人，由于背光他的脸几乎全是黑的看不清五官。他向厅里走来，当他完全置身于昏暗的厅中我看到他

穿了一件条格衬衫，我认出他高洋。

大厅暗下来像是到了黄昏，几百人仍坐在那里无休无止地吃喝，象是一出冗长的戏里的群众演员，戏不完就永远在背景上作吃喝状。

二十二

“你早就想到是我了吧？”高洋微笑着看着我。“你一点不吃惊。”

“从我听到那个姑娘形容玩她的日本开始。”

我们并肩走出公园里的长湖岸畔。夕阳晚照，水波耀眼，湖四周的树林已经阴沉沉片鸦雀无声。彼岸林外，华灯初上，楼掌厅轩晚厚正盛，灯窗人影迤逦一岸，偶有喧声笑语越水飘来。

高晋、夏红走在我们身后数步开外。

“当那个女编辑对我描述她遇到的那个古怪深沉的作家时，我就更多地想到你，此种手法非我族类概莫能谙。”

“还是因为我演技太差，再专业些，恐能乱真。”

“最主要的还是那刀，既然那刀已被定为凶器，死者当然不是你。”

“那是个漏洞。”高洋不胜遗憾地说，“如果我当时决计不允你拿走，只怕你还且糊涂呢，起码要再费些周折才能理顺。”

“只怕那样警察也找不到我头上，咱们也见不了面，我仍以为你在菲律宾种烟叶。”

“那样的活这个游戏还能多玩些日本。”高洋微微笑着说，“尽管我早就对这个游戏腻了，但如此终局，毫不惊人便水落石出我还是有点扫兴。其实当年我们考虑让谁参加游戏选择了你时，冯小刚就提醒过我们，弄不好到头来我们精心策划只是成全了你，让你玩个痛快我们倒成了你的配角。当时我还不以为然，以为你谈恋爱谈得很得意很忙碌，不会喧宾夺主的。主角还是我们，你只不过是整个水流中的一个小小的跌宕，使水流千回百转的一个弯曲，警察劳神费力最终发现你只不过是被人盗用了名字，对整个事情一无所知。”

“你低估了我。”我笑着说，“我是从不放过当主角儿的机会的。”

“我早该清楚。”高洋笑着说，“咱们这些人里没有一介省油的灯，都想显得自己重要，都想在事件中成为中心人物。这么多年了，你就没有找到一个更有意思的事情，成为这个事情的中心人物？”

“这么多年，只有这件事让我觉得有意思。我突然发觉过去我是个重要人物，干中重要的事，这些事重要到居然使我有理由有胆量去杀人，这实在是激动人心，也就是说我也不一直是个庸常之辈。我真希望这些事就是真的。当年我们的确干过一些无法无天的事对吗？抢劫啦走私啦盗宝啦，我想杀人没我份儿，这些事我总参与了一些。当时咱们是在一起，有目击者对我说过，当时咱们是一集团，很活跃很恣肆的犯罪集团。”

“没有抢劫没有走私盗宝犯罪集团诸如此类的，有的只是无聊的吃吃喝喝和种种胆大包天却永远不敢实行的计划和想

法。我们只是一群不安分的怯懦的人，尽管已经长大却永远像小时候一样只能在游戏中充当好汉和凶手。我们都想当主角—— 惊天动地万人战栗的主角，但命中注定我们只是些掀不起大浪的泥鳅。’我们已经走进湖深处的岸上，四周是笔直，株距均匀的水杉，夕阳已经落去，天、林、湖黯淡下来，满目苍郁寂寥。我们站住，湖内林间冰凉，潮气渐渐袭身。

“那天饭后，最后一次热闹的饭后，我们辞别众人便来到这里。”高洋双眼如洞，盲人般地微笑。“装得很从容，装得有什么重要的事急着去干，装得要在一个遥远的地方神秘莫地消失，其实无处可去。钱也花光了，此地也渴不下去了，出来时一路用嘴跟人云雨着号称去扎哈蟆谁都以为你神通，如今蛤蟆，在哪儿？仍然不知道。弄了半天气氛怎么来的怎么回去？扯了个大淡；还不还借的钱倒在其次，那得失了多少人的望，自个往还怎么侃谁还信？”

“真得窝囊一辈子。”

“那不是咱们的脾气，既然晃了人，那就只好晃到底。这主意是冯小刚出的。”

……那天傍晚，就在这湖边，哥几个正无聊，冯小刚看了半天湖水回过头来笑着对我说：“你说咱哥俩一人抱块石头，沉进这湖没了，别人会怎么说咱们？”

“那还不得以为他们有了两个美国亲戚。”高洋懒懒地靠着一棵杉树吸烟，缕缕青烟从他嘴里飘出，和林中缭绕的雾气混为一体。月亮从黑森森的林穹上方升起，林中清白，树影重重，每个人的话语都象飘渺不定的雾气幽咽嘎哑。

“那咱们跳得了。”冯小刚以影模糊地走过来，从声音中可以听出他带着笑意。“跟他们逗逗咳嗽。活得怪没劲的，咱死个悬念出来。”

“那图什么？没劲。咱们扑腾的原则不就是害谁都成别把自个搭进去。”

“我觉得有劲，什么原则？玩的就是心跳——咱不是谁也害不上了吗？”

“那得编排好了。”扑咚一声一块石头掉入湖中水波四漾，一个人影绰绰约约地走过来。“这湖忒浅，泡两天就能浮上来，死就死个彻底死个无影无踪那才有意思。这儿不行。”

“你说死在哪儿，怎么个死法儿？”两个人转头看这人。

“一个从来没人到过将来也不会有人到过的地方，能安安全全烂在那儿的地方，只有你不被人发现才能敞开演义。”

“不好。”一个女人影子走过来。“哪有这种地方？你就是爬上海拔几千米，以为特原始，随便扒开一个草丛就会发现已经被人尿过。要我说最后还得让人发现这才热闹，我们要在尸体上制造一些残缺，使之看上去不是自然死亡，那多有意思，多少人得乱起来，为之绞尽脑汁。那才叫死得其所，谁也甭想闲着。”

“怎么着，你们一个个都有主意，合着早动了不止一天脑筋了。”冯小刚的声音。

“我同意弄成谋杀，先失踪，该怎么演义就怎么演义，再改谋杀。来个高潮乱个彻底。那咱们得有分工，不能都死，一个人死，一个人当凶手，总得有凶手吧！要是谋杀案的话，这才象真的。”

“你这意思就得哥哥当这死者了？”冯小刚笑着对高洋说，“你当凶手？怎么好事你总不拉下？”

“凶手难当。”高洋笑着说，“你想呵。老得躲着，被人追着，最后再碰上昏官说不清也难逃一死。死者多舒坦，跳河一闭眼没事了，净等着看热闹。别人怎么忙你反正老是躺着数你合适，你要不乐意，那咱俩换。”

“这么说倒是你疼我了？得得，我就当这死者，谁让这头儿是我挑的呢。”

“凶手的确需要很高的要求。”女人说，“要玩咱们就玩个精彩的，要不就不玩。凶手不能是个大路货的凶手，只知道藏躲，要有智慧，要使案情尽可能地复杂。我有个设想仅供凶手参考：凶手要有多重身份，譬如冒用某个人的名字，以发前就以别人的身份出现。这样侦破起来就要绕很大弯子，我们不能让警察太轻松地就逮着凶手。”

“可以用方言的名字。”男人说，他活得比较来劲，咱给他添点乱，别让他太得意了。”

“我不同意。”冯小刚说，“你们把案情搞得太扑朔迷离，最后破不了案，噢，你们逍遥法外，哥们儿算白死了？”

“你得相信政府。”女人安慰他。”政府手里没有破不了的案。”

“另外我也不同意拉进无关的人。”冯小刚嘟哝着，“方言这人我信不过。万一丫起‘范儿’把活儿接过去自个耍，咱们设计半天倒没咱们什么事了。有这样的人，没事还找事呢。”

“这倒也是。”高洋说，”不过换别人还不如他，咱们熟的这几个哪个是见事躲着走的？”

“我说你既然生死已置之度外。”女声冷冷地说,“何必还计较这虚名。”

“告诉你,我舍生取义可不是为了当无名英雄。我是不是可以获得保证,哥们儿成仁后会成为议论的中心,对此你们有责任。”

“我们发誓,一旦谁也不可能再见着你后,我们就对所有认识和不认识你的人述说你的故事,把所有没人认帐的坏事全栽在你头上,说你如何抢劫如何风流现在又如何在另一个世界享福,你会成为民间口头文学的传奇人物,所有憧憬的幻想的伟大实践者。当这些议论和传说变得陈旧和索然无味时,当你开始被人遗忘时,如果没人发现你的尸体我们就去发现,然后报案,使你重新成为热门话题,成为人人关注的人物,活着的人为你不安为你心烦意乱。我们保证使你十年内仍活在人们心中,十年之后就不好说了,那些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们都很难在人们心中活到十年以上,我觉得你应该知足了,十年也就接近于不朽了,含笑九泉吧。”

“我希望能尊严地死去,我不想在死前受到哪怕象征性的折磨。”

“作为凶手,我给你充分的自由选择特别告别人世的方式,我倒不在乎我是不是名不副实。”

“你可以跳河跳崖上吊抹脖子,随你喜好,挨个试试也可以。”女声说,你有这个权利,关于各种死法的滋味你可以作为最后的悬念带进坟墓。”

“十分感谢各位的好意。到底还是哥们儿好说话。”冯小刚笑着说,“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高洋说,“我想这事玩起来肯定特有意思,能把那帮傻×蒙一个结实,到最后谁也弄不清为什么,作本也想不出咱们的动机。”“我想这件事既然商量好了咱们就真干。”女声说,“别又像以前似的嘴上热闹半天最后又没事了,也不知过什么干瘾呢。”

“真干真干,这回长志气了。”冯小刚说,“不干是孙子。”

“为了纪念这次有意义的谈话,我建议大家在这儿留个影。”

那个沉默了半晌的男声慢悠悠地说,“立此存证。”

“那儿有个亭子,我们到那里去。”女声说。

月光下,四个人影走到湖边。湖边泛着银色的粼光。亭子黑糊糊的,四个人一进去便消逝在黑暗中。“喀嗒”一声,随着快门的按动,骤然亮起的闪光灯把亭子照得雪白刺眼,高洋在强光下微笑,脸如白纸口眼如洞。强光再次闪过,冯小刚脸如白纸口眼似洞,转瞬即逝。强光再次闪过,刘炎双眼下垂,两手交叉,嘴微张。快门迭按,强光迭闪,刘炎象是被凝固在耀眼的光芒中,她身后的快亭柱栏显出清晰的斑斓光滑的纹路。

“你不照么?”

当亭子又复黑暗,湖水又复粼粼闪烁,有人问拍照者。拍照者回答:

“没卷了。”

一行人沿着黑魅魅的林带走出月光明晃的湖岸的声音遥遥传来。

“怎么着,哥几个还当真了?”

阴雨连绵，街道房屋树木都湿淋淋的，房檐树杈上流淌着水，行人或穿雨衣或打伞遮掩着头部在雨中来来去去。这街景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就一举刷雨器有节奏地一遍遍抹去前挡生玻璃上的细密雨珠。

计程车缓缓穿行在雨中的城市街道上，一条条街道一座座楼厦接踵迎面而来，这阴蒙蒙的天气中楼厦大多亮着黄糊糊的白惨惨的窗户。

车里挤着四个人，虽然是清晨，四个人都带着醉意。高晋坐在前排，茫然地盯着前方飘忽不定的街景和匆匆横穿马路的行人。高洋坐在后排一脸傻笑，冯小刚夹在他和刘炎之间困的眼睛都睁不开，不时耷拉下头否倒身子。每次他滑下去都是刘炎把他扶正托起下颏，冯小刚就问："到哪儿了？"

"到泰国了。"每当冯小刚问，亨洋就傻笑着回答。

"少拿哥们儿开涮。"冯小刚看到仍在这个城市里转圈，生气地说，"别以为哥们儿糊涂，哥们儿心里明镜似的，你们还别乐。"冯小刚转着头看着左右的高洋和刘炎，"你们乐什么？"

"没人乐。"刘炎说，"你自己在乐。"

"我在乐呢。"高洋认真地说，"我一想起这事就可乐，觉得肯定特好玩。"

"你丫乐吧，我一高兴不死了，看你丫还乐不乐。"冯小刚又耷拉下头歪向一边，刘炎再次把他扶正。

"别碰我。"冯小刚嘟哝着说，"坐着车呢，你老胳肢我干吗？"

"让你看看外边，最后一眼再不看看不着了。"高洋说。

“高洋你少说两句。”刘炎说高洋。“你“把这事再开成玩笑是不是？”

“别叫你高洋。”高洋看着刘炎。“从现在起我就是方言了，用新的名字称呼我。”

“怎么你成方言了？”冯小刚挣扎着仰起脸说，“现在我是方言，我死后这个名字才能遗传给你。”

“都记着点。”刘炎平静地说，“别刚出发就乱了套。”

高洋傻呵呵地笑。冯小刚看见他笑又生了气：“你丫又乐。”

“我乐方言呢。”高洋说，“他被咱们拴进套里还不知道呢，到时候我满世界刷上他名字，让丫说不清。”

“真他妈坏，你们真他妈坏。”冯小刚笑着说，“真欺负老实人。”

计程车出了城，在笔直平坦的公路上飞驰，两旁是浸满水的田野，沟渠里白亮亮的水汩汩地流着，青灰的天空乌云疾走。远处山麓下的空地上疏落停着细如鸡烟的银白色飞机。

那是座刚刚装修一新便在风吹雨打和人手践踏下里外陈旧褪色了的饭店。每层楼的走廊都很狭窄铺着深红色的化纤地毯，墙壁糊着褐黄色的墙纸，终日客人川流不息，即便是白天开着灯也仍然显得昏暗嘈杂。饭店底层的大厅也很局促，到处摆着弹簧已经凹陷的人造革沙发和落满灰尘、叶片耷拉的盆栽绿色植物。每个角落都或站或坐地挤着一群群在灯光下脸色苍白的男人和个别人女。所有的人都在抽烟吞云吐雾比着手势大声说话，生动地变换着脸部表情或喜或悲，无论

白天黑夜饭店上上下下每个房间和厅堂总是挤满人，毫无顾忌地大声喧哗，亮着灯烟雾腾腾。

四个人分头住在顶层的房间里，间或出现在走廊或大厅里的人群中，没人注意他们。四个人总是满身酒气，特别是其中的两男人常常醉得语无伦次东倒西歪。他们在人群中东游西串，和女服务调笑和素不相识的人搭讪，有时甚至无端和人争执，咄咄逼人摆开要大打出手的架式，经人相男又立刻笑容可掬递烟点火邀人共饮。一个叫明松的客人通过攀谈结识了他们中的一人，那个人自称方言，给明松留下了舆在北京的详细地址，“以后有事尽管找我。”

女人常独自呆在顶层的房间里凭窗眺望，窗外马路外面是一座苍苍郁郁的山丘，山上是这个城市的动物园。每到夜深路静时，可以听到从山上黑黝黝的林中传来猿啼虎啸。

长途汽车满载着人飞驶在青翠的大山之间，红色的河水与车行方向相逆而流，滔滔不绝。连绵的大山波伏涌起漫至天尽头。四个人坐在汽车里，随着山路的起伏而起伏。忽而升至山顶，天空地旷，群山尽收眼底；忽见沉至涧边，草深林密，水声咆哮。河对岸时而出现一座倚山构的小城，房屋错落层叠，云雾散漫缭绕，如一平面悬挂不不讲究透视比例的国画草图。更多的时候是过不尽的山，流不完的河，枯枯荣荣黄绿不一的丛林草棵和流逝变幻忽聚忽散的舒卷长云。移动的云影遮映着明亮的山谷之中。

那是座新修复的古城池，城楼巍峨位于平坝一方山麓之

侧，金顶重檐朱柱林列。城外沃野百里阡陌纵横，有村落有畜群，树林簇簇炊烟袅袅。农人拖拉机蠕行道中田埂。空气纯净蓝天无垠，远处群山环抱白雪皑皑、山脚入湖水浩渺闪金烁银，数座宝塔遥遥矗立日光雪光湖光交相辉映塔身清澈剔透。

城中两条大街各由东西南北交叉直贯全城通至四方城门。街旁清一色油漆一新的仿古式样商店茶庄酒馆小吃店杂货铺，堆着一街的大理石器皿烟缸笔筒镇尺花食蒜臼指环桌面，到处青白斑斓水浸墨染，可见云雾可见山水。

四个人流连于店铺之间连买带偷嘻嘻哈哈周身鼓鼓囊囊怀抱手携满载而去。

两个男人宿醉未醒，又在酒铺狂饮米酒，直喝得由红变白，双眼水汪汪。举步维艰，笑声不绝。

那是个位于平坝与崇山峻岭交界处的繁荣小镇。小镇是国家疆土的尽头，镇外千山万水是邻国的疆域。那是个有很多麻烦不安定的国家，政府军正在进攻共产党游击队和叛乱的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暮色中的群山间回荡着重炮隆隆轰击声。小镇在暮色中却是人群熙攘，形形色色的不同民族装束的男女穿着拖鞋挤来挤去，五颜六色的服装摊摆列街头，每个人都在向其他人兜售第三国生产的服装电子表假首饰香烟和画片，买主和卖主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外国姑娘和男人，从相貌服饰和语言上这些邻国人和我国人无法区别，都具有马来人种和蒙古人种的混和特点，都穿着筒裙都会说汉语普通话。毗邻服装街的另一条街上出售熟肉卤蛋水里咖啡和五花

八门的饮料以及种种煎烹烤煮之物。接着就是一条冷冷清清的街，这条街上沿街摆着一尊尊乌木雕刻的佛像一架架奇特的兽角和一堆堆带鞘的匕首和式样各异的长刀。

那天晚上，一个老太太卖出了一把鞘柄包着白铁皮镶着七彩玻璃、路灯下看上去很华丽的长刀。

那天晚上，小镇唯一的一座大楼顶层在办着一场喧嚣的一直闹到半夜的舞会，红绿变幻的灯光从楼顶泻下笼罩着整个小镇光怪陆离。有两个外乡男人在路边饮食摊上喝米酒喝吐了、吐得捶胸顿足；之后，他们滴酒未沾，喝了无数杯冰镇鲜柠檬，空腹走了拎着一把华丽的长刀。

那天夜里，在镇上的一家小客店里有过一场互相争执的谈话。先是一个男人拼命解释，说他从一开始就是开玩笑没太认真，别人也不必太认真，他从没想过真的要把这事付诸实施；他说过的话从来都有一多半是信口雌黄，谁要跟他认真谁就傻了，然后他就嘿嘿地笑。一个女人说她不爱开玩笑，不管别人开不开反正她当真，傻就傻。她嘲笑这个男人甚至玩笑也只有喝了酒后才有胆量开，这样一旦酒劲过去就可以不认帐，她说她认识他这么长时间只发现他有酒后开开玩笑的本事。那个男人一点不生气不抬杠只是笑着说，你才知道我是这种人，我还以为你早知道了，我要没这点机胚我还活不了这么大呢。这男人掉脸对在场的另两个男人说，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你们要是跟这娘们儿哄你们就哄，反正我是退出这游戏了。我现在已经不爱玩了，我们这种老百胜既没什么荣誉也没什么自尊，涎着脸回去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犯不上爱谁谁吧。一个眉眼跟他有几分肖似的男人说他也无所

谓，玩他无所谓不玩他也无所谓。女人问另一个坐在床边抽出长刀用手指试着刀刃锋利程度的男人，你怎么说，你是主角你要打算玩下去，那他们不玩也得玩，只要局面一形成不管他们跑到哪儿，事态总会追着他们发展。我也觉得这游戏有点没劲了，执刀的男人说，太简单太人为，实际上全部游戏在我死后就结束了，剩下得指望别人参加进来你们才能推波助澜地玩下去，这还得你们有兴趣自觉；但凡谁悄悄退出了，很可能整个游戏就搁浅了。你们随时可以退出我怎么办，我一下去可就上不了。我保证我不会退出，女人说，而且只要我不退出谁想退也退不出，女人看了那两个男人一眼。我不相信任何人的保证，拿刀的男人挥起刀劈砍了两下说，我从不拿保证当抵押；依我说游戏可以玩但玩法要变动，所有人都参加进来。拿刀男人兴奋地站起来，我仔细想过了要约束每个人都认真兢兢业业地玩，必须彻底修改游戏，应该搞成一连串的凶杀，咱们几个互相追杀，各显神通，最后幸存的也就是最聪明的荣登凶手宝座，这才轰动，这才有趣，这样游戏也才真正成为游戏。事先决定谁生谁死我总觉得有舞弊的味道也不公平，既然玩的就是心跳也不能光让我一人心跳。

拿刀人站在灯下笑吟吟地看着三个坐在床边的人，钢灰色的刀在灯下锋刃闪着寒光。

“我们不能都死。”沉默片刻，女人说，“还要留下活口去张扬，凶手只会缄口不言。况且死多了你也会同别人混为一谈。”

“我为什么就不可能是那最后一个剩下来的？”拿刀人举

刀至鼻前看着女人说,“我觉得也没必要设专门的宣传员，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我们要做的是齐心协力把这种创造力吸引到我们身上。”

“我退出。”一个男人声明。“我甘拜下风。”

“那咱们就一起退出。”拿刀人收刀入鞘。“要么就按我说的玩。”

之后，据说那四个人说说笑笑踏上了归程，也调侃也自嘲但无人再提游戏之事。连关于此事的玩笑也不再开。一路晓行夜宿同行同止，只是所有人滴酒不沾。一路上那些山林野店都备有极清醇的米酒,时而有人笑着提出饮酒的建议,其他人只是笑没人响应。山路颠簸，栉风沐雨，四个人的眼圈黑了皮肉松弛了，山路之疲显于脸上，但每到夜间宿下却神采奕奕通宵打牌，你朝我笑我冲你乐，谁也不去一边就寝。

一天晚上，他们为一点小事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他们中的一个人在登记住宿时用了方言的名字。其他人说现在已无必要用假名，叫他改过来。此人说已经写了再改怕要引起店主怀疑，姑且留之。其他人说还是改了好，店主不会注意的。那人说既然店主不会注意何苦去改，反正无所谓。那三人笑着坚持说还是改过来。如果那人嫌麻烦，他们可以去替他改。那人笑着坚持说不必麻烦，他不改也不想要别人去改，他看不出方言名字有何妨。

那天夜里下了一夜雨，山林枫枫，雨声淅沥。半夜雨势转猛，电闪雷鸣，可以听到四壁群山石崩崖塌洪水瀑流的阵阵巨大声响。清晨雨停，群山间升起缭绕弥漫的白雾，滚滚如烟遮山没峰。河水在远处目不可及处咆哮奔流，山路上落

满断枝残时，汽车驶过轧轧作响，路旁密密匝匝的林叶中因有大树被风雨摧倒露出一片片可见天日的空隙又被浓雾滚来一概吞没。

山路上的汽车一辆辆开着大灯小心翼翼地行驶，像一双双瞪大的黄蒙蒙的眼睛依次而过。

那天上午，在靠近保山的山间公路发生了一场车祸，一辆载货卡车和一辆长途汽车在转弯处迎头相撞。所幸两车速度不高未翻到崖下，也未造成严重伤亡，只是两车车头损坏，长途车司机受了轻伤，但相撞的两车横直，道路堵塞了交通达四小时。待交通监理人员从保山赶来勘查了现场判定了肇事责任，这才开来一辆吊车将损坏的两车吊至路旁恢复了公路畅通。这期间有数百辆各型客货车堵在山间公路上连绵十余公里，汽车喇叭此伏彼起响成一片，车上的人纷纷下来站在公路上互相聊天到处走动。雾里人车绰约彼此不见面目只闻脚步杂沓人语嘈乱，开关车门声砰砰不绝于耳，路边林中有攀枝折叶声和撒尿的哗哗声。很多人为了大小便或是出于无聊走人林中甚至穿过林子来到陡峭的崖边向下张望。山谷里流过的河水声如疾鼓，透过浓烟般的白雾似乎近在阴尺脚下，其实深达百丈。有个蹲在崖畔草丛中小解的少女仿佛听到了附近崖边有人短促地喊了一声便无声无息了。她站起来向那边张望，大雾弥漫之中不见人影，只听到一阵远去的悉卒声，有不止一个人拨枝踏草而去。接着，她听到公路上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发动引擎，公路畅通了，人们在雾里互相呼喊纷纷跑出林子寻找各自的车辆。她也飞快地穿出林子跑上公路上了她搭的那辆卡车，随着前面的车辆颠簸驶远。

雾散了，天晴了，连绵无尽的苍山于峻峭处顿然面临止，驶出隘口，眼前豁然开朗。太阳悬挂在千里平原之上，强烈的光芒照耀着田野村镇工厂河川。山谷里咆哮奔腾的河水此时驯服地缓缓流过平原注入一个巨大的湖泊。汽车在平原的公路上奔驰，湖水在遥远处点点闪烁忽长忽圆忽平忽仄。湖水上空堆积着如雪如絮的漫天长云。那云犹如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揉捏塑成一尊尊一组组栩栩如生的万物形态：时而群狮抖鬃仰首，时而万马疾蹄奔踏，时而雪山壁立千仞，时而钟乳笋柱罗列如廊。当汽车越来越靠近湖泊，那云也就越来越庞大似教堂穹顶般地盖了上来，万物腾娜变幻像是造物主要在刹那间让人阅尽世间景象。雪山崩塌，石笋倾倒，虎象狮豹没人烟尘，云层翻卷喷涌堆雪凿玉，形成一颗巨大的人头，这人头相貌雄壮翻着眼白仰于空中。车随湖形绕驶，人头随车驰行环顾，忽喜忽悲忽怒忽叹，俄而正脸遥望车内，俄而侧目远眺天外，湖尽车远人头兀自恋恋不舍悬天不去。

车中三人，两男一女脸白如纸。

二十三

那座灯火辉煌的酒家一点点缀灭了。白色计程车从街角拐出来，驶过树影斑驳的马路。人们从酒家悬垂着大红灯笼的牌坊式门里涌出像是无数条小鱼连水波从一条大鱼大张的嘴中吐出。月光皎洁，街上人群熙攘，马路与潺潺流动飘着

一团团浮萍的小河并行，月光下房前屋后的芭蕉铁树扇叶摇曳，公园连绵的矮墙象一道凝固的波浪滚向黑夜之中。

汽车拐出林荫道，驶人一条条楼厦的峡谷间，两边的商店橱窗明晃晃地像一条镜廊；人群流过络络不绝如同五彩缤纷的鱼游动在水族馆的玻璃环厅内。

明晃晃的街道远去一条又展现一条，每一个街口都放射射状地伸出去无数条明晃晃的街道。黑鸦鸦的人群从四面八方走来又向四面八方散去。商店树木一排排一行行若明若暗。从驶过的一条条街的另一端的街口，我看到了曾经路过的一间间酒家商店的招牌霓虹灯，看到了向后退去的高梁马路和马路起点联结的车站广场上人群和棕榈树。

楼群厦林一片片梯次矮下来，旧下来，散落开来；街道巷子一条条黯下来静下来空空荡荡。

计程车在一条昏暗僻静的街上停下来，路旁有一座灰白色的宾馆大楼。我下了计程车拎着皮箱站在路边看着这幢灰白色的建筑，这就是当我们在此使了十三天的那家宾馆。在我印象里它很华丽很高大在周围的建筑中鹤立鸡群，但再次看到它我发现它并不商很简陋，名为宾馆实际是家低规格的招待所，尽管这条街上几乎没有新盖的大厦，但在清一色的老式楼房中它也并不醒目。想来当年这也是没什么钱的人住的地方。

旅馆内部也处处显得破败简易，没有电梯，需要沿着高低不平的水泥楼梯一层层爬上去。一路上我遇到的服务员都面带菜色穿着肮脏的白上衣，房客也大都是穿着过时的蓝灰制服理着分头拎着黑人造草包面容黝黑的中年男人和穿着化

纤西服打着艳俗领带装腔作势的小伙子以及浓施粉黛戴着亮闪闪的假首饰骚首弄姿的轻薄女郎。

我住的房间就是我当年住过的那间，位于八层楼角。房间很大很旧,一应设施电视电话卫生间俱全但都是三流货。两面墙上斜对开着窗户没有纱窗没有窗帘框上焊着波纹形护栏，风不受阻碍地在房间里穿流。卫生间的马桶是坏的，既不能抽水冲洗也没有垫圈板，没有手纸没有浴巾，马桶底浴盆内白瓷釉上结着一圈圈斑斑黄锈。可以想见曾经存于其中的浊水是怎么一点点干涸的。所有水龙头都流不出水，洗脸池上方的镜子已经破裂了，人照上去歪脸斜嘴如同丑怪。

夜已经很深了，我相当疲惫，便不洗不脱倒在弹簧松弛的床上昏昏睡去：风不停地从我脸上吹过，带来股股凉意，敞开的两面窗户外，夜空繁星点点璀灿琳琅如玻璃盆倒悬。室内关了灯仍被星光透照幽明家具什物影影绰绰，我就象在野外露宿，虽眠犹醒。

房间里充满了切切细密的声响,有树叶悉卒虫鸣蛩吟,有马路上隆隆驶过的载重货车空旷回响，有远远的脚步声和低低的人语。穿堂而过的风带来窗外充满着草木腥味和柏油路面汽车废气的刺鼻味的潮凉夜气这之中混杂着一股淡淡人工炼制的香气很特出。飘逸含糊的人语中依稀出现几个熟悉嗓音余韵萦回不去。这一切纷杂混和的声响和交织互渗的气味中，我嗅出了一个男人熟悉的体味儿，感到一个消逝的身体遗留在这个房间里的残存热量，这热量断续勾勒出的人体虚形隐约可辨。我看到这个人形在屋里走动喝水吸烟，当他在沙发上坐下又站起来离去时，沙发革面出现一处浅浅的凹陷

……

第十三天

我好象刚刚入睡就响起了电话，铃声如一个手指轻轻叩门“嗒嗒嗒”有节奏地响一阵歇一阵。忧伤中我还在想一定是找错了的电话，此刻一个我认识的人也不会知道我睡在这间房里。我这么想着还是拿起了电话，电话深处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在急切地“喂喂”叫：

“听出我是谁了吗？”

我似乎说了句什么，又似乎缄默不语。

“你别不说话，我知道是你。”女声说，声音变得哀怨，我就在你下面的街拐角，你能下来一趟吗？”

“还有什么可说的？”我说，象是同一个老熟人对话。“我要休息，我很困，我刚上床。”

“你要走。”女声说，“我站在这儿就能看见你要的车停在旅馆门口。”

“那好，我下去。”我说，“你在什么地方？”

“街拐角。”女声说，“你一下来就能看见我，我也能看见你。”

我放下电话从床上起来，迷迷糊糊地去卫生间洗脸。卫生间的水龙头流出了水汩汩地，拧紧龙头仍有水滴出来。我洗了洗脸冲了马桶出了房间。

外面天已大亮，街上有车行驶，道边有人走动。街道建筑比我昨晚到时显得还要陈旧灰暗，行人穿的衣衫也都是早

都不时兴的式样非黑即白，个别鲜艳的也都是廉价的舶来的尼龙织物，牛仔裤裤腿肥大随着行走扫着地面。旅馆门前停着一辆溅满泥点的红色计程车。这时，我看到许逊、汪若海和乔乔从街对面的一间烟酒店里走出来，说说笑笑手里各拿着一盒新买的纸烟，拆开包抽出烟点着，两个男人都穿着一样的条纹衬衫和肥大的蓝色水兵裤。一辆圆顶的绿白相间的公共汽车驶过挡住他们，公共汽车在街角拐弯后他们都抢着头往这边看，视线越过我指向旅馆门口。一群穿条纹衬衫的人吵吵嚷嚷地从旅馆里出来，高晋、高洋、夏红和我都拎着一只皮箱走到红色计程车前把皮箱放下，我从条纹衬衫胸前口袋掏出一包烟分给大家抽自己也点上一根。

“回去见了。”我说，“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可能很快，也可能就不回去了，”高洋笑着说，“谁知道。回去我们会给你打电话的。”

“你能混。”我笑说，“这点我不如你，我就等着看你混出个好模样。”

“卖药也不错。”高晋说，“以后是不是我们找你买药全都可以不花钱？”

“没问题，你找我买药我还倒找你钱。”

“噢，冯小刚也来送行了。”高洋让开身翘头说。

一个瘦小孱弱同样穿着条纹衬衫的男人满脸是笑地挤进人圈和我握了握手说：“干吗急着走，大家一起多玩几天多好。”他的脸在晴天下显得很生动。

“得走了，再呆着也没劲了。”我笑着说，“以后有机会再见吧，肯定有机会。”

“高洋他们都有你的地址吧。”

“有，你找着他们就找着我了。”

和冯小刚同来小一号的李江云站在人圈外朝我微笑，那时我们管她叫刘炎。我还特意从人丛中伸出手和她握了握，笑着说：“认识你是我此行一大收获，如果以后你和冯小刚掰了，请第一个通知我。”

她只是微笑，没说什么。在她身后，从街角慢慢走过来一个姑娘，圆圆扁平的脸上十分光洁粉润，没有一点瑕疵，手扶着一只挎在肩上的银灰色合成革女包。那是年轻的百姗。她的出现使所有在场的人都微笑不语看着我们。她勉强地笑咧着嘴，那笑比哭还难看，渐渐走到我面前。

“干吗呀干吗呀？”我厌烦地看着她冲她说，“要哭就痛快掉泪哭，这算是什么嘴脸？”

“别别，别这样。”高洋拍拍我。

“不是，我怎么啦？她打三天前就天天把这副脸冲着我。我招你惹你不？”我伸着脖子歪头冲她说，“我还不能回家了？我电话地址都留给你了，你大活人找我呀。我又不是去台湾这辈子咱们望眼欲穿。我还是在咱神州里一找一个准。”

“得得，你别说了，你还非要再给人说哭了怎么着？”高晋说，“完了你再哭，泪眼对泪眼两人哭成一堆儿，让我们在旁边心里脸上都不是滋味。”

众人轰然大笑。我红着脸说，“谁呀？谁哭了？”

“你算了吧，你那点起子我们不知道？”高晋笑着，对百姗。“他不是给你留地址了么，留地址就行了，找他去他没跑，他没地儿可去。”

“其实他心里有你。”高洋也说,“别看他装得挺混蛋的样儿，我们心里清楚：他这两天夜里没少趴枕头上哭，早上起来眼睛跟桃儿似的，人是重感情的人。”

“你他妈别胡扯。”我搡高洋。

大家笑，百姗也笑，含情望我，我腻得把脸扭向一边：“我说你们有完没完？没完你们在这儿说，我走我的。”

“慢点,”高晋从挎包拿出一架照相机。“我说咱们大伙最后再合个影。”

“不照。”我甩手对高晋说,“你丫什么毛病，挺一般的人还挺爱照相。属猴的哪儿都要来一泡留点腥味。”

“照一张照一张。”高晋摆弄着相机退开几步之远。“今儿人都在，以后没机会凑这么齐了—— 把许逊他们喊过来，他们在那儿说什么呢，老不过来。”

夏红尖着嗓子冲街对过的乔乔他们喊，招手。乔乔闻声拉拉汪若海和许逊，三个人一行过了马路。

“休怎么还不走？”许逊笑着冲我说,“我都烦你了。”

“我也觉得你们特缠人。”我笑,被高洋拉着站成一排,百姗被许逊推到我身边接住。

大家对着照相机镜头并肩站着，七嘴八舌地催促高晋：“快点我们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马上就好。”高晋转动镜头调着焦距调度着大家,“笑。”

大家一齐咧嘴笑，高晋放下相机对百姗说：“凌瑜，实在抱歉，你得重笑。”

那时，我们管百姗叫凌瑜。

就在我们都笑得尴尬后，高晋按动了快门。

大家散开，我挨个和大家握手，钻进了计程车。百姗在大家的怂恿下也欲进车，被我拒绝了："都别去送，一里一外的回首招手我受不了。"

她隔着窗玻璃凝视着我。

计程车发动了，驶出人圈，颠簸下了马路牙子沿着大街驶远。旅馆门前站着的人打着呵欠抽着烟互相说着话商量去哪儿。百姗离开众人，独自向街的另一头走去，李江云在人丛中目送着她，其他人置若罔闻。

第十二天

烈日下的街头车水马龙，到处停着支着凉蓬的白色冰糕车。行在川流地走在街两旁楼底层的便道上。我从街拐角的杂货店的公用电话处离开，穿过马路，走人街对面石柱后面的楼下便道里。那儿停着辆冰糕车，我的朋友们正围着那辆车买蛋卷冰激凌。乔乔举着一支洒有巧克力碎末的蛋卷冰激凌递给我，冰激凌因融化而软绵绵，吃在嘴里冰凉可口。我们一个举着一支吃，默默不语，沿着一根根石柱向前面阳光刺眼的街口走去。瘦小孱弱的冯小刚边吃边走跟我身后。

我们走在石块铺路的弄堂里，排成一行贴着一侧有阴影的墙壁走，遇到敞开的窗户便要低头钻过去或绕开几步。弄堂里的人家都大开着门，门上关着铁棍栅栏或竹扛栅栏。门里昏暗的堂屋可从看见极干瘪穿着汗衫的老头儿和肥胖穿着睡衣的家庭妇女以及黄瘦眼睛又大又黑的儿童。有的人家在饮茶，有的人家在洗衣，弄堂上空竹竿上穿晒的动裤层层叠

叠五颜六色滴着水，飘动着收录机里播出的戏曲音乐此起被落。

巷子纵横交错，狭窄弯曲时而一些见某条巷口外面人来车往熙熙攘攘。

餐馆门上盖着骑楼象个车库人口，门上悬接着沉重的金字黑地木匣，上书“观天居”。半阴半明的独井中上百张绿漆斑驳的铁桌铁倚虚席以待。

我的朋友们和我坐在天井院子中的一张铁餐桌旁，咫尺之外是那个门窗一字敞开，摆着红木桌椅，山水画悬于墙，盆花绿草茂盛艳丽，雕梁画栋飞檐重重的嵯峨楼阁。我们的话语笑声和杯盘叮当声在空无一人的天井中回响重复，象是在山谷中每句话都产生应和。

“明天这会儿我就到家了到家了……你们在哪儿在哪儿明天？”

“为什么不叫凌瑜来凌瑜来为什么？”

“烦她烦她叫她来干吗和她呆在一起已经没劲不如看乔乔看夏红看刘炎可望不可及可及不可看。”

“刘炎答应来答应来迟迟不来涮爷们儿装丫挺冯兄应该抽丫挺。”

“谁抽谁很难说冯兄不会螳螂拳。”

“你回北京后帮我看一下避孕套避孕套有多少收多少。不是卖汽球卖汽球个肉孜有个人要肉孜没这个政府不避孕人民想避孕论个卖一个五肉币五肉币无本万利那个肉孜人他爸是肉孜的总兵。”

“没问题估计没问题咱们节约呐我标上援肉物质发到肉孜江边又挣钱又尽国际主义义务多合适你上那儿接去和你的肉孜顽主顽主每个我提一肉孜币一币”。

“没问题估计没问题一肉币很客气客气多提点也可以价码我去谈五肉币是开价佩低还能高上去谁让咱有呢跟肉孜表兄弟咱们别客气客气铁瓷归铁瓷该宰也得宰赶明儿你先当当肉孜的万元户万元户。”

“现金我不要我一衣带水当着肉孜的万元户管什么用你叫肉孜哥们儿买成肉孜鱼维尼纶西服倒过江咱们以物易物物物物。”

“全给你设关系你看上肉孜什么际随便挑我们白忙一个子儿不要全让你合适你先胖起来赶明儿允许我们蹭饭就成就成。”

“别别，还是一起胖起来胖起来，咱们要干就真干别又说一通没事了。回去就收套几去用过的可从么？别别还是规矩点。头一回干外贸别砸了牌子，到时候人家不说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说咱中国人不仗义，还休戚与共呢。”

“肉孜人仗义直筒子脾气真干说了就真干。我这边都联系好了不干是孙子。对对咱们挣了钱还得让人家夸咱们，咱不能当奸商。你凑齐十箱就给我拍电报我直飞肉孜。”

“接咱们胖胖了别人原地不动怎么胖的？我觉得这事可以干，挣了钱咱捐残疾人一笔不就完了。你去肉孜悬不悬？你要折肉可没法，劳肉孜劳改队的伙食还不如咱们呢。”

“我有引渡的路子是铁了心干的，现在全看你了你敢不敢干。”

“敢干我是真敢干这么容易的事我和就想干了。咱们也就是老说老不干要干的话什么事也早干成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我等你信儿。”

“说定了一有信儿我就告你。”

“跟真的似的这俩。你们有什么好事是不是也别拉下我们。我们干不了细致活儿是不是也可从安扎点礼宾性的爵位。咱们是大国人少了让人看不起。”

“都有都有。有了钱咱们也呼朋引类。”

“咱们真得干点实事了。说实话我早想说我特怀念卓越。卓越这点上比咱们谁都强，没话谁都没话，分去就左右开弓抡耳光打完了再问挨打的是谁。说实话咱们缺的就是这股劲儿，战争年代的那股劲儿。”

“真得干点实事了我也同意。这会儿不折腾老了就得让人折腾你。说咱年轻的时候没钱还可以凭模样凭手腕，老了模样不济了身子骨弱了手腕也过时了再没钱上哪儿勾搭小姑娘去，谁还待见咱们？那咱哥几个还不得急死？这乐给咱掐了老不痛快。”

“是这么回事。儿女指不上咱是儿女咱清楚，得有钱找不着乐咱买乐。”

“我特怀念卓越。他在咱早好了，咱什么都可以不干静等着吃肉，他一人就可以去抢去夺。你说他得那二等功管什么用？“阿波丸”是劳起来了丰面没有“工化”建设需要的鑫国条，只会八千个日用骨灰罐。咱占什么便宜了？山下奉文有什么宝贝全是日本诳咱们帮他劳肥田粉编的瞎话儿，我们哥们儿命搭进去了生叫“海鹰一号”给砸了。”

“怎么回事?你不是说卓越是往厨房跑抢着吃第一屉揭锅的包子脑瓜撞舷梯上磕死的?”

“胡说，我们是跟台湾打海战用导弹射他们，那导弹不过关转一弯儿又飞回来了，大家全跑了，卓越还楞在甲板上想接导弹。丫傻×呀，那导弹多沉呵好几吨，生让那铁疙瘩给骨架子全砸塌了。”

“不不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官方说法，实际是一三０虫炮打靶，卓越他们船拖靶就怕炮不准让帆缆厂现股长绳一万多米，那炮瞄的也是靶船，可炮弹飞出去却直奔拖船，弹着点差了一万多米，炸得弟兄们鬼哭狼嚎。你忘了那炮还是你打完站炮座上都傻了。

“反正那会儿是‘四人帮’时期，随你们怎么瞎掰都成，对吧?”

“啲啲，这两瓶白酒咱都得干喽。那炮是我打的?不对吧?我打的是敌人，我是舰队命名的神手呵。是高洋打的我想起来了。当时他是前主炮瞄准手我是后主炮瞄准手，我打了靶船他打了施船。孙子我跟你没完，你丫杀人得偿命。你早想害卓越了，就因为卓越一去你船就吃你罐头你怀恨在心。”

不是高洋。高洋是坦克炮手没跟咱们在一起。炸是炸过越南村子，你说的是高晋。”

“我跟高晋没完，你早想着害卓越因为卓越老吃你罐头你怀恨在心。”

“谁也没害卓越，卓越是抱包子心情迫切动作猛点磕舷梯上磕死的，他早有动脉瘤。”

你早憋着害我，因为我老吃你罐头你怀恨在心。”

定啦定啦，早没菜没酒了你们还在这儿千坐什么？”

“你说你是不是对我怀恨在心？因为我禁止你在你的罐头吃完前来吃我的罐头因为你挨大连兵揍时我没帮你。你想想我能帮你吗？他们都练过路拳道。我上去不也是陪着挨揍，许逊、汪若海都在旁边，你为什么不恨他们？他们手里还拿着消防斧嚷了一晚上要剁那帮大连兵不剁是孙子，宰亏我机灵没像你似的长脾你没跟着起哄？头天晚上在舱里最无畏最激进的就是你。

你领头发誓谁跑谁孙子，揣了把菜刀走在前边。我们跟着你向他们走去，走到跟前你倒笑了，巴结着和人家打招呼。你过去了，高晋一脸凶相被挡住揍了一顿，要不是卓越在大连兵那儿有面子，那天晚上饺子咱们吃的就是高晋的馅了，谁敢跟你共事”。

“你问他是头一回吗？上学那会儿在朝阳门城根儿和院外的胡同串子揸架也是头天晚上议好了戳那孙子，舞刀弄棒地杀出去叫人爸一把铁锹把三十多人全追了回来。推跑在头一个？系了死扣的球鞋都能跑掉一只？”

“走吧走吧边走边说，咱们去动物园。听说这儿的动物园新来了一批杂技团退休的猴子抽烟会嗑瓜子还会互相握手呲牙笑。”

“走就走，到哪儿我也不怕高洋呢！池小子溜哪儿去了，是不是怕我抽他。”

“你抽谁呀？你干吗呀干脆你抽我吧！我这儿半天没吭声你倒越说越来劲了我还不信了”

“我说独你了吗我说抽你了吗？我又没说你，你急什么？

这人怎么这样?高虽说是你兄弟你也别这样为点小事就急,咱们多少年真没劲没劲,以后不跟你开玩笑了。”

“别跟我开玩笑了。”

“这猴真傻,傻得跟你差不多;天再暗点我还真分不清你们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你还没猴傻呢!把这猴抱你们家去你爹妈没准认它是亲生的。哟哟你弟笑了你弟抽烟姿势比你好看……挤什么挤什么你把脖子伸猴山底下去得了!俩只汗手巴掌搭我肩上干吗?这要在熊山我得以为熊爬树出来了。你说干吗呀你说,瞧你那操行逼着我把你扔猴山里是不是?哥们儿这儿有一人跟咱们来劲打不打丫的。”

“算了算了,别把人打坏了还得咱掏钱再把他修好。”

“不是,你看他那样,他申请坏一回。走咱找一没人的地方,别伤着无辜群众。你会游泳吗?会咱到湖边上。哪儿不经打先声明,经打肉厚的地方都指给我。”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谁要找没广的地方?”

“我看看这是谁,谁口气这么大?就你呀你也不象铁打的?上湖边上湖里都行。”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这同志有病喝多了点平时不这样;各位别跟他一般见识回去我们教育他。”

“别听他的,他们都是一伙的刚才都横着呢。”

猴山上吵着的一圈人哗啦一下散开了,我的朋友们往四下里跑,我跑在第一个,后面一群黑铁塔似的汉子分头追。我们穿草地跨小桥,踩过如锦的花坛,撞的竹林摇曳作响,沿着园中甬路跑出公园大门,消逝在熙照攘攘的街头。

花坛七零八落残红点点谢于泥中，竹林脚印杂密纷乱，街上车如织梭行人川流，个个行色匆匆无暇旁顾。夕阳猩红，金色的光晕笼罩着喧嚣的街市。

第十天

百姗穿行在紫藤弯覆凌霄遍悬的白木架花廊里，透过枝枝蔓蔓的缝隙她的身影时隐时现，银灰色的合成革女挎包随着人体胯部的扭动而晃摆。午后的阳光洒在廊里光滑的水磨石地上斑驳凌乱，廊外花树繁茂；蹲在垂榕的溴荫内鸣笛般地长叫，四外无人，花廊长且迂回。一座座小巧的花厅、凉亭、敞轩和竹斋，大厅套小厅环环相联或藏秀或豁朗，小楼叠重阁，错落有致，有垂帘有坐栏，锦绣质朴中西合璧。有人烹鱼灼鲜、有人嚼腥啖膻，杯觥交错，笑脸隐隐。

长廊顺山势下跌，径人一大片碧绿清澈的湖中，止于一玉石栏杆朱檐临水的舫屋处。我坐在临窗桌旁面前一只壶茶一副干净的碗筷碟匙。我在抽烟，烟雾袅袅如蛇游探缠绕吐信倏地扑散。百姗在我身旁坐下彼此无语，服务员走过来又送上一副餐具。百姗打开菜谱点菜，这时我说：“不要野生的。”百姗看我一眼，指了菜谱上的几处给服务员看，然后合上菜谱交给服务员默默地盯着我。

“高洋没来？”

“没来，我在这儿坐半天了，他一直没露头。”

“可我已经跟我姑父说了，四零换七千，他叫我们下午三点半到他家去，他等着。”

“那你就三点半到他家告诉他不换了，四零太高。”

服务员送上一盘堆砌极为精致绚丽的冷盘，我一筷子挟走了萝卜刻的孔雀头喀喀咬下来嚼着，冷盆中的盎然生气顿时殆尽无遗。

“我怎么跟我的姑父说？四零并不高。我说是我换他才给四零，一般起码四二四三。”

“这里的人就你认真，认真你就坐蜡吧。”

“可是他跟我说得好好的死说活说，我本来不爱管这些事，因为是你的朋友我才答应。他到底有没有一个朋友要换港币？”

“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也有可能只是说说，朋友的朗友的事。他那么一说，你那么一听，谁还叫你真去办？”

百姗低头用筷子捣着碟里的肉片。

“他跟我说时显得还挺急，我想能让你们赚点钱也好，天天四处乱吃包着房间打着“的”，真不知道这日子你们是怎么捱过来的？坐着吹—— 你当时不也是极力撺掇说可以干？”

“我永远是极力撺掇什么事我都说可以干，你信我的还有完？该不该干你自己还不知道？”

百姗瞟我一眼，悻悻地指头看服务员远远送来的一盘蹄膀烧芥蓝菜名“野猪林”。

“以后你甭信这帮人的。”我吃那猪蹄。“记住，说什么你都听着都答应着，完了就完了千万别当真，要不你还得挨涮。”

“我是不是对你也不能当真？你说的话里有几句是真的？你是不是也属于说完就完了，完了就忘了？”

“差不多吧。十句话里有七八句是虚的。头一两句有时候

是真的，有时候也保不齐。”

“任何人任何时间地点都这样么？”

“任何人任何时间地点。”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是说真话咯牙还是说假话顺嘴？”

顺嘴也不是说真话喀呀是没真话可说。有什么可说的？真话又何必要说？另外也是习惯，说起来刹不住车，头两句真话完了假话就滔滔不绝，不说热闹了别扭。”

“是光你们这样还是所有人都这样？”

“这你得问所有入去，要不就找所有人谈谈，真话假话一谈就听出来了。”

“你听出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来了吗？”

“什么？你跟我说什么了？”

“我过去跟你说过的那些话，我过去跟你说过不少话，你也对我说过不少话，就算你把自己说过的话都忘了，别人的话你也忘了？”

“你再说一遍，你跟我说过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不说，我认为你应该记住。”

“我忘了，你再说一遍。”

“我说我爱你在你说你爱我之后……”

服务员战战兢兢端上一盆鸡炖王八，告诉我们菜名叫“英雄会”。

“我说的是真话，”百姗看着我。“我是当真的”。

“假话。”我干笑，“一听就是假话。”

“也可能你是假话，但我不是。”

“都是假的。”我茫然地盯着浸在汤里一动不动的鸡和王八。

“别别，别说这个，我听着肉麻。”

“可你时热泪盈眶，你敢说你没有？”

“那我现在加倍惭愧，我真那样过？”

“我发誓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全蹭在我脸上，那嘎巴我打了三遍香皂才搓下去，真该给你留着。”

“别跟我认真，我这眼泪说来就来，经常哭半天还不知道哭谁呢。”

“你当时是真的这我知道，就像我是真的一样。”

“不不。我真不是真的，你可别这么说。你不是我的意中人。我喜欢饱满的女孩子，这你清楚。对你，我充其量偶有好感生撇开那么语言上的修辞老老实实地说。”

“如果你一直就是这么认为的，那你当初就该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你要是个负责的人。”

“咱们别把这件事庸俗化好不好？我们都不是小孩，都是能对自己负责的人。在一开始你就应该考虑到作为女人要冒的风险，我想你也作了承担风险的准备。你不傻弥很聪明。再说，你凭什么要求我得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我不是！我从不考虑是否会伤害别人，事后也从不内疚，别指望我良心发现！你和我接触就应该小心，谁也别想讹我，我只选择志愿者，一切都是自找，活该！换我也一样，我也不需要别人用良心对我。”

“我完了。”

“别跟我说这个，什么完了？谁完了？谁也没完？有几个

完的？都活得好好的。我告诉你，我什么都不吃，只要你掉一滴泪我立马拍腿就走，眼泪打不动我。”

百姗仰着脸盯着我，象是在疾劲的风雨中努力看清对方的脸，眼圆睁，肌肤紧绷。

“别这么看我，我一点没觉着你目光逼人。”

“这不是你。”

“这是我。”我笑了：“我当你能憋出什么铿锵的话呢！就这个，这都让认字的男女说俗了。”

“这不是过去的你。”

“一回事，换个说法也俗。你哪儿知道我过去什么样？你才认识我几天？告诉你，我一直就这样，打小就这样，生下来就这样。要说过去你看上去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也全是装的。这回你认清我了吧。”

百姗沮丧地垂下头时我招呼叫服务员上饭，端起“野猪林”的浓汁浇在雪白的米饭上大口扒着。湖上吹来的徐风穿帘而过，竹帘抖动，山水变动，簌簌作响。

平湖草茵，花红映水，鲜丽一岸，湖畔杨柳古榕垂须飘髯青枝拂起。百姗在纷扬的枝条间紧紧地抱住我哽咽泪流满面。

“我不求别的，只求能和你继续在一起。”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这场谈话后我没法再跟你在一起，我觉得不安全。”

“我什么都不提了，真的，什么都不问你，你要有新人我就走开。”

“拿出点女性的尊严。”我解着百姗蛇一样缠绕的胳膊掰

着她的手，她抵抗着忍疼不松。远远望去我们就像在柳枝间扭打。“你太没骨气了，你这话听着就像一个奴隶说的，这和新中国妇女的主人地位不符。你不想再让我瞧不起你吧？”

第九天

高晋带着小一号的李江云走在阳光晒烤的街上，李江云手搭凉棚挡着阳光，高晋边说边笑着探头看李江云的表情，手遮着的李江云的脸含着意味深长的笑。

一辆无轨电车遮住他们，无轨电车驶过，他们已转过脸来面朝马路这边走过来。

不断驶过的计程车在他们身前穿梭，他们的身体时隐时现，脸却不离视界地笑着左顾右盼彼此对视不停地翕动着各自的嘴。

灰白色的旅馆大楼在强烈的阳光下模糊一片十分刺眼。

电扇在旋转，在不同的方向停下来吹一会儿又转向另一个方问。

窗户大开，窗外有葱郁树冠伞脊和明亮的几乎透明的蓝天，强烈的光芒弥漫空间。

我和许逊、汪若海、高洋光着膀子围坐在电扇前的茶几上打着扑克，牌甩得啪啪响嘎嘎笑着烟蒂瓜于皮扔了一桌一地。乔乔和夏红在我们身后的床上死人一般无声内心地午睡，蚊帐打着结悬在空中，她们俩的裙于都掀到大腿以上露着汗津津的大腿。

我们打的是一种锻炼智慧和狡黠的玩法，每个人扣着打

出手中的牌然后告诉所有人自己打出的牌的点数，别人要是不信可以翻开其中的一张牌，如果这张牌与声明的点数相符那翻牌的人就要收起这些牌如果不符那这些牌生要退给出牌的人。因为有两张“鬼”可以代替任何牌，便有了瞎报点可能。有一个重要的规则就是你不能者说真话出什么牌就说是什么牌，那叫赖皮；你必须真真假假声东击西。这种玩法的名称就叫“蒙人”。赢家就是那个欺骗战术使用是最得当最先出光手中牌的人。这种玩法在当年很热门，因为玩法简单近年来已被更复杂的玩法替代了。即便在当中这种玩法也没有真正在更大的范围流行，因为这种玩法的一个致命缺诌就是无法下注，真正的老牌棍对它是不屑一顾的。无法下注的欺骗是天真无邪的。

我们兴致勃勃天真无邪地虚张着声势一个个满头大汗。

“五个2，再加五个2。”

“三个8，加五个8。”

“拿回去，蒙谁呢，我手上就有两个8。”

我笑嘻嘻地把八张牌都收了回来，我手上的牌是四个人中最多的。”

“高晋去哪了？”我手握着牌问。

“有事，他今天有好事。”许逊叼着烟快乐说。

“你昨晚没把刘炎弄翻？”高洋问。

“没有。”我说，“我们聊了一晚上。”

“聊一晚上？干吗聊一晚上你不是耽误吗？”

“甭信他的，指不定拿什么聊呢。”

“真的真的。”我说，“她跟我聊了聊她的身世我觉得她特

惨。”

“她惨？你管她惨不惨呢。”朋友们大笑。“你可真帽。”

“我发她的时候告你没有，进门什么也甭说直接脱鞋上炕，要说炕上说，完事了说。这事就不能多说。谁没有点伤心史？说来说去说出正义感来你还怎么脱裤子？办的就是龌龊事就忌深沉，你还偏装出上帝的模样儿，谁好意思和上帝睡觉。”

“丫一贯装孙子装的特不俗，比咱们有情趣。”

“不是我总觉得进门什么也不说，直接推倒放平成生了点，总该说点什么，又不是太熟，制造点气氛循序而进，没承想说说就说岔了，把她说哭了。”

“让你拯救床是她肉体，没让你拯救她灵魂，你逗她忏悔干吗呀？”

“你丫是不是也哭了？听她哭诉把你眼泪也招下来了？”

“没有没有，我没哭。我就是特冷静地听她说，说的我有点心酸，挺同情她，还不至于哭。”

得了吧，乔乔都看见了，说你们俩对坐在那儿哭，一对泪人似的。透着你心眼儿好慈悲怜悯，要不怎么叫你方善人？是不是，乔乔？”汪若海回身捅捅正睡得似醒非醒的乔乔。

乔乔睁开眼，看我一眼，惺松一笑，用手在双颊作了个流泪是手势，翻身又睡。

我脸通红。“不是你们要听刘炎说，你们要在场你们也得跟成一样，确实特惨，她一辈子就没顺过：就最后遇上个冯小刚。冯小刚对她还好点，他们之间也真有一点感情。她们俩特别不容易，她给我讲他们俩的故事我听着都特感动，冯

小刚是真爱她。”

“哟哟，还真爱她，你是不是也爱上了她？”许逊扳我脸。“让我瞧瞧让我瞧瞧咱这筐中还出了圣人了。”

“别弄。”我援拉开许逊的手。“我真的不忍也不想痛快几分钟让人家当坏广恨一辈子。”

“傻帽。”高洋笑着用牙咬着烟挤着话说，“她这一套磕儿跟谁都说过，你问问乔乔；她也能跟你说出一套来比刘炎精采。什么特有追求啦，什么特重感情啦，打小憧憬幸福充满理想偏偏老是倒霉，社会也亏待她了，遇到的人都是坏人了，害了她一生。所有傻×倒霉蛋什么也干不成的人都会说这个。你怎么不问问她干吗不跟冯小刚呆着偷偷跑这屋里来干吗，谁绑她谁拖她来了？”

“她跟我说的那些话里肯定是有水分，文我当时也听出来了，有些事是她自找时但我觉得她整个的感情是痛苦的这不是装的。也许有些事她当时是乐对于的但事后现在想起来特难受特后悔。我告诉你们，她打动我的让我觉得产生了责任感的不是别的，就是她说起后悔事时的痛哭流涕那简直不能自制。她要不后悔挺乐那我当然也不会客气，可她已经特后悔了；这时候我不是高尚起码也该有点人味儿退一步给人一个机会，别再雪上加霜落井下石，那也忒狰狞了。”

高洋、许逊、汪若海嘿嘿乐瞅着我牌都扔到了茶几上。

“真的。”我挺直身诚恳地对他们说，“我觉得我这人够坏的，可这件事和做的挺仁义。虽然是于吧聊了一晚上什么也没沾上，但咱哥们儿你们讲话拯救了—— 说拯救有点过分，安慰了一灵瑰。这世上还是有好人的。”

我眉开眼笑接着胸”:“我特满足，比真练了她还满足。我发觉我这人品质还行，关键时刻抹布擦擦就能闪出光来，有点牺牲精神”。

高洋忍着笑，对我说:“你知道你安慰的那个得到你给的机会重新作人的苦主儿现在在哪儿吗?”

“不知道。反正她说过她不会再见你们了。”我得意地说，“我已经告诉她了；你们全是坏人。”

“你先别乐。”高洋笑着，“你出这门敲对面的门，你看看谁在里头，正在干吗?”

“谁在里头?”

“我不知道。”高洋笑着大挥着手。“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许逊和汪若海也瞅着我叵测地笑。

我笑着站起来，朋友们也笑着站起来，我笑着看着他们退向门”，手扶着扭把儿侧身拉开门，走廊里穿流的风猛地灌进来，吹落了茶几上轻飘飘的纸牌，吹得嗡嗡作响的电扇没了声音，吹动了床上睡着的乔乔和夏红的衣裙和鬓发。窗外树叶一阵响亮的悉悉—— 对面的门也被风一下吹开了，无声地在地板上滑行贴住墙壁。窗帘飘动，对面房间拉着墨绿色的乔其纱窗帘，室内昏暗墙角的落地扇在左右摇着头风欧向隐在凸出的卫生间后面的床上，顺墙摆着的一对木扶把沙发上效乱地扔着几件男人的内外衣裤和几件女人的内外衣裙，胸罩耷拉在木扶把上像一只下垂的手。窗帘飘动，床簧吱呀，人在呻吟，声息楚楚。有人在大笑开门关门，水龙头在滴水，水滚过喉咙呜咽噎塞……高晋赤裸着遮掩着从卫生间墙后探

出头探出身子飞快地跑过来冲我们怪样一笑，咔嗒一声上了褐红的门。嵌在墙间的风停了，走廊上静悄悄寂无声响。

我关上门笑着回过头，朋友们怪样叵测地笑着，瞅着我站在原地。

“我真傻。”我笑着说，“忒帽了。”

“你真傻。来朋友们笑着说，“忒年轻，你说你留着她干吗？”

“我留着她干吗干吗？”

“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女人都是一路货。”

“一路货一路货。”

“你那凌瑜也一样。”

“一样一样。”

“别以为她跟你特铁，我当着你面就能把她勾搭定。我们一直因而不打不是因为她骨头硬而是怕你心眼窄，不信把她叫来你看着。”

“我看着我看着。我笑嘻嘻。“把她叫来吧。”

“你是不是真无所谓？你不是号称‘真爱’她？要是你这劲儿没过就算了，别我冲上去你再跟我急了。”

“难说，这你还真得小心。”

“无所谓无所谓，我又不是在私有制社会长大的。”

“好，那先说好不许急呵。”

“不许急不许急。”

我们笑嘻嘻地互相瞅着互相审视着赛着看谁最自然。高洋拿起电话，笑着瞅着我把指头插进号盘拨号；电话通了，高

洋转过身去对话筒里说话：

“我找凌瑜……凌瑜吗，不不，我不是方言我是高洋，你好你好。”高洋回头朝我们眨下眼又转过去，“有事，我找你有件事。怎么，没事不能找你吗？能找，噢，这就对了，就是，咱们什么关系？你现在能出来吗？到我这儿，当然是到我这儿。”高洋回头看我一眼。“他呀？他出去了，不知道去哪儿了，有个女的打电话把他叫出去了。”

我们站在一边笑了，我笑的时间最长。

“管他在不在呢？咱们的事就咱俩办……当然重要，不重要我也不会找你。你能出来吗？是不是怕方言……不怕？对对，怕他干吗？不怕就对了……现在，现在就出来，好，那我等你。”

高洋放下电话，笑着对我们说：“一会儿就到。”

我们一起互相点烟，我擦火柴，连划几根才擦着，刚点了一支又灭了。许逊使劲吮着欲燃不燃的烟瞅着我：“别哆嗦，别哆嗦呀。”

“不是我抖，是地震。”我笑着重又擦着火柴。

“一会儿她来，你别露面。”高洋叼着烟说，“把你房间的钥匙给我，我带她到那屋去。”

我把系着住宿证的钥匙掏出来递给高洋，微笑吸着烟。站到窗前往楼下看的许逊回头说：“她来了，进了楼啦。”

“谁也不能过去呵。”高洋手忙脚乱地抓起一件条格衬衫穿上。“你们只能听响。”他一笑，拉门出去。

片刻，走廊里传来高洋的声音：“够快的，我还当你得慢一会儿。”

“什么事呀，这么急？”百姗带笑的声音。“方言真和一个女的出去了？我不信。”

“我也不信，谁女的找他呀。”

脚步声从我们门前过去停在不远处，接着隔壁的门一响，声音进了隔壁。门关上了“砰”的一声，走廊静了，隔壁房间传来隐隐约约的男人说话声和女人的笑声。

乔乔在床上醒来，躺在那儿睁着眼睛看我们。夏红仍在酣睡。树叶悉碎汽车轧驶，人声从街上传来，卫生间的水龙头在一滴一滴地滴着水，一朵白云从天边飘来在强烈的阳光中变得稀薄消融在蓝天里。

“咱们接着玩牌吧？”汪若海在沙发上坐下捡起扑克归整抽洗。我和许逊坐下，汪若海麻利地发着牌。我们继续玩“骗人”。每回我掀对手的牌总能准确地掀出其中的谎张。

隔壁房间没了声音，尽管电扇风一股股吹来，我仍满头大汗，手湿得直粘牌。

乔乔在床上坐起来，冲着门口嫣然一笑，我们抬起头，穿着齐整的高晋走进门来，他后面跟着穿齐整的小一号的李江云。许逊、汪若海和他们打招呼，我全神贯注地看着牌。小一号的李江云走过看我的牌，脂香汗香热息浓郁。我抬头对许逊说：“出牌。”

“高洋呢？”高晋在一边坐下，拿起一支烟点上，扔了火柴。“他去哪儿了？”

“隔壁呢。”许逊笑着说。

“他在隔壁干吗？”高晋不解地问。“冯小刚来了？”

“没有。”许逊笑着看着我。“他在涮方言的锅子。”

“谁呀？怎么回事？”高晋警觉地望着我。

方言把凌瑜发给他了，他们俩现在正在隔壁呢”。

“为吗？”高晋问我。

“是。”我笑着说，看着手中各种花色的扑克牌。“我把凌瑜发他了。”

“你们太坏了，真不是东西。”乔乔坐在床上说，“是不是刘炎？”

小一号的李江云冲乔乔莞尔一笑。

“打牌打牌。”我发现大家都看着我便说，“这有什么呀？物尽其用。女人嘛。”

众人笑。高晋问我：”你什么时候也想开了？”

“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塌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粲然一笑。“我过去是有点傻，不过咱允许人犯傻是不是？今后聪明了就行了。”

“我去敲敲他们门，”高晋站起来。“也别太乱了，咱们还得保持纯真的情感。”

“你别，千万别去，你要去我跟你急。”我笑着问高晋，“谁跟谁纯真？我没跟人纯真过。”

隔壁马桶传来“哗啦”冲水声，男声女声又响起。窗户打开了，男人和女人的声音大了起来。

门开了，这声音又在走廊上响起，连笑带说。片刻，我的房间的门被推开，穿着齐整的高洋和穿着同样齐整的百姗出现在门口。

“你在呀。”百姗看见我笑着走上着前。“高洋骗我说你出去了。”她满面春风脸色红润头发一丝不苟地梳得整整齐齐，

背她那个柔软的银灰色的合成革包。

“他说要找我套汇，帮人换点港币，赚点差价，我还当什么事呢，原来就为这个，急急地把我找来，还说有重要事。港币我倒能换来，问题是你说能干吗？值不值？能赚多少？我说我还得考虑没答应他。你说我帮他换吗？”

“值不值干不干你随便，那是你们俩的事我不管。我觉得倒没什么值的。”

“那你的意思是帮他换了？”

“换吧，什么大不了的事。”我，看看高洋。

“你在这屋知道我来了怎么不吭一声？”百姗瞧着我说，“你知不知道我来了？”

我含笑不语。

“你们搞什么鬼呢？百姗看看周围人。“你们要换钱干吗？不让你来跟我说？”

“你快回去吧。”我说，“刚才你姑父往这打了个电话，说你们家什么亲戚刚从下边过来，要见你，晚上请饭，让你一定在五点前回去。”

“怎么回事到底？”百姗不走看着我，越发执拗。

“没事，真的没事，我送你下去。”我拉过一件条格衬衫穿在身上，推着百姗出门。

百姗拧着身子看其他人，其他人都在冲她笑。

“你们这帮人怎么都鬼鬼祟祟的？”走在楼梯上，百姗说，“我不喜欢你这帮朋友。”

“谁也没逼着你喜欢，不喜欢就不要见了嘛。”

“我不想给高洋换了。”

“换吧换吧，既然你答应人家就给人换吧。”

“晚上你去哪儿？”在旅馆门口百姗问我。

“我能去那儿？”我看着街上，叉着腰说：“我有什么地方可去？”

“那我吃完饭过来。”

“不不，你千万别过来，没准我们就要出去，千万别过来。”

“那咱们什么时候见？”

“再说吧，明天我给你打电话或者你给和打，再说吧。”

“这凌瑜你是怎么调教的？”我刚回到楼上房间里，高洋就迎着我笑着说，“任我花言巧语拳打脚踢生生岿然不动。你施了什么法冻住了她这么刀枪不入？投戏，我这是头一回没戏，撼不动，跟你一样说着说着说岔了，岔到北边去了。”

“干了就干了。”我笑。“何必欲盖弥彰。你也有戏。汪若海，下回你也可从冲一道。”

“我对沏你的茶根儿没兴趣。”汪若海说，“她这姿色的，我还犯不上为她使那么大急。”

“是比较一般，”我说，“一般的不能再一般了，兑了水还碱人。”我微笑，环视众人恶毒地笑。

天阴了下来，日光黯淡乌云阴了天空，窗外的树伞猛烈地摇晃，狂风大作，吹得一片玻璃窗响，暑意顿消，黑鸦鸦的阴影自远而近铺地而呈，远处的一片片街区都荫了，乔乔奋力关了窗户，顷刻间豆大的雨点劈劈叭叭打在窗上淌下道道水流，窗外的云天树街模糊了朦胧了。室内或站或坐的人变成一个个黑影静止不动。

“咱跟谁客气？咱拿谁当人？”

第八天

大雨哗哗地下，街树枝叶被打落一，街道上浊水汇成河汹涌地沿着马路牙子流向下水道的铁栅格并白，四面流来的浊水带来的残枝落叶堵住了铁栅格，水流泻得慢了，积聚起来漫过马路牙子流进树坑花丘横过便道汩汩地白亮亮一片由此及远。街两侧楼房都关着窗户，窗户亮着灯，雾蒙蒙人影晃动像是一台台大型立体的皮影戏。

旅馆起廊里一条昏黑的仄长，我看到乔乔和汪若海、许逊先后从一个房间里出来，许逊出门后又撑着门探着身子对房间里笑着说："快点去，都给你铺垫好了，记住进门什么也不用说，直接杀人纵深。"

许逊带上门笑着跟乔乔、汪若海走了，在楼梯拐角消逝。稍顷，那个房间的门再次打开，和走进走廊关上门向对面房间走了一步，举手在空中停了片刻落下去敲了敲门。门开了，一模糊的女人的脸出现在门里，我讪笑着走进去，门在我身后关上了。

旅馆门口，乔乔、许逊、汪若海笑着冒雨淌水钻进几步开外的一辆计程车敞开的后门，计程车关上车门一路溅着水花儿驶走。

大雨倾盆，一辆计程车溅着水花一路开来驶到旅馆门口停下，一个女人钻出车一步迈进旅馆门廊，向亮着一盏灯的旅馆门厅楼梯走夫。

旅馆走廊亮着一盏盏灯一条昏黄的仄长。百姗走进来，她

走到许逊们刚离去的那个房间门口敲了敲门没有应声，她转过身来敲对面我刚进去的房门也无应声。她又往前走敲其它门都无人应声。她依次拧把手推门，门都是锁的。一个男人从前面的一个房间出来向楼梯走去。百姗抬头急切地看了一眼又垂下眼也慢慢地向楼梯走去。

明亮华丽的宾馆大厅里雕着盘龙的金柱旁栽在青釉瓮里的宽叶兰草生机勃勃，到处是倾泻着耀眼光芒的水晶枝形灯和明晃晃一尘不染的镜子，衣冠楚楚的男女在厚厚的大红地毯上川流。乔乔、许逊、汪若海在二楼一排花花绿绿购电子游戏机快速地按着键钮用屏幕上的击发装置轰着不停出现一排排横移的靶子，游戏机此伏彼起地响着一阵阵模拟琴音。从他们站在的位置可以清晰地看到下面大厅一隅咖啡座上正和一帮衣着艳俗的男女华人眉飞色舞神吹的高洋，夏红一脸微笑地坐在他旁边。高洋吹着吸着烟喝着可乐不歇气地比划着手势迷人地笑，他拿出一样物件给那帮港客传看，不时用夹烟的手点着这个物件神情肃穆地说着什么。

“这颗宝石那可不是一般的宝石，大有来头。”

及至近前，可以看到港客们手里传看的是一颗大若瓜子的红色晶莹的多棱体。高洋介绍说：“既是宝石不是闲物，这东西是百年来历史沧桑的见证，上面凝聚着中华民族耻辱的一页。当年它镶在珍妃的鞋上走遍了紫禁城诺大的宫殿群，进过朝房寝宫，踩过金銮殿前的汉白玉石阶，目睹了光绪皇上和珍妃的恩恩爱爱、老佛爷的威严、李莲英的势利嘴脸，亲历了百日维新的风风火火以及戊戌政变风云变幻，后来伴着主人度过了那段漫长的鲜为人知的冷宫生活不知洒上了多少

珍妃泪。八国联军进北京时，它跟着珍妃一起到了井边，一字不漏地听见珍妃骂慈禧；那什么脏词儿都上了，还被太监我爷爷踩了几脚那鞋印子民国时还在后来磨掉了。珍妃下井了它留下了。不瞒各位，把珍妃塞井里是我爷爷动的手。当时他跟小李子倍儿瓷，人给害了鞋拨了下来揣袖子里了，这是历史上的一个谜。当时珍妃是光着脚下井的；我爷爷干的好事。每回我学近代史学到这段我都面红耳跳，嫌我爷爷给我丢份儿。话说回来了，当时我爷爷要不留心眼儿，各位现在也见不着这宝物。按这理儿我爷爷也立了一功。”

“有功有功，人死了嘛，东西别糟践。”

“对对，我爷爷是穷人出身，最见不得暴珍天物，子孙后代吃什么？”

“听这话，是庚子年的事。你爷爷老点？”

“老”。高洋认真地说，“活了一百来岁也没赶上解放，就那么含冤去了。”

“听你刚才说，你爷爷是太监。据我所知……”

“这太监跟别人得有点不一样。我懂你的意思，这你们就不懂了，这你们就臭了，这就透出你们这些夷蛮之地的人对中原情况的无知了。太监也可以娶小，管不管用摆着好看。再说后来民国了，我爷爷被鹿钟麟的兵赶出来了。好在我爷爷这么些年没少抓挠皇上一时用不着的东西，衣食是不愁，置了房置了地娶了我奶奶意思意思，不为别的就为看上了我奶奶肚里有我爸。我奶奶当年也有名着呢，也是北京城的一枝花—— 八大胡同的花魁。相好的都是那王孙公子、富贾巨商。所以说咱们出身也不贱，根儿上说也是大户人家庶出。当时

我奶奶刚被蔡锷的一个哥们儿涮了，伤透了心操他妈从良，什也不要都成只要老实。我爷爷老实；每回都去那儿看看摸摸从不动真格的，两人恋爱上了。”

“敢情，这宝石让你得着了也够不易的。”

“不易。原来我们家好玩艺儿多了，比你们有钱，夜壶都是玛瑙的，全让我爸抽大烟给抽没了。西方那吸毒的算什么呀，咱们中国比他们早多了，该轮到咱们给他们贩毒了。怎么着？你们到底要不要？别老摩挲着看个没完，光笑不说话都给摸小了。”

“你这石头既然是镶鞋上的，我琢磨着应该是一对，要是一对就好了，更有说服力。”

“谁说不是一对？盖因当大两太监一人抱一只，脚那只让那位爷扒去了。你要喜欢原装全须全尾儿的，我倒留着珍妃的那只鞋，不过这鞋可就金贵喽！历史人物的鞋比这宝石可值钱，就怕你们买不起。”

“拿出来看看，有鞋我们就要。嗬，还是裁绒面的。”

高洋从怀里掏出一只尖尖的小船似的老太太鞋。乔乔遥遥看到，回头对汪若海笑着说：

“他把你姥姥的小臭鞋都亮出来了，也不怕人知道珍主儿是42的脚。”

“我瞧瞧，”汪若海往楼下看去，笑着说：“丫真把人当傻×了。”

“高晋完了没有？”许逊踱过来说，“他怎么还不下来？要不乔乔你上去看看别让人给扣了。”

“我瞧瞧去。”乔乔离开游戏机向电梯走去。

“高洋也真行。”许逊看着楼下远处摇头晃脑嘴不歇着的高洋，笑着说，“真有那么多废话拴住这帮帽儿。”

那帮华人男女远远坐着哄地笑了。

乔乔来到顶层，高晋正拎着一只皮箱从一个房间出来，看到乔乔一怔，没言声从乔乔身边穿过去沿着楼梯下去。乔乔继续向前走，穿过服务台从另一边楼梯下去。

高晋拎着皮箱穿过熙熙攘攘的大厅从自动门出去了。

站在二楼游戏机旁的许逊和汪若海也离开了。

坐在高洋一旁的夏红抬眼看到二楼上的许、汪二人不见了，便拿起一支烟抽起来。

“陈小姐也抽烟？”一个华人殷勤堆笑地问。

夏红含笑点点头，未语。

高洋看了眼夏红，把空可乐罐一墩，说：“把宝贝还给我，我也看出你们没钱了，价都不敢开真给华人丢脸。回头我就把它卖给日本人，日本人知道东方文物的价值，看来想不让咱国宝流到外人手里还不成了。”

乔乔快步穿大厅消逝在门外的黑夜中。

雨仍在瓢泼地下，空气中充满树叶花草泥土的潮腥。开着的窗户吹进来的风带着凉意，裸露的皮肤凉嗖嗖的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室内的烟气汗味被褥躁味都被风吹走了，室内清新静温，亮着一圈昏黄的台灯光晕，窗外的雨声如万沙过筛。

小一号的李江云在抽泣，低着头泪眼注视手里一个叠来折去一会儿变作仙鹤一会儿变作老鼠的素白手帕，脸上浮着一种微笑述说着，不时吸溜着噎塞的鼻子，鼻尖上挂着一滴

屡抹屡垂的清涕。

“我的第一个男人是我的老师。当时我上小学五年级，他教我们音乐。他是个高大漂亮的年轻人，会一副洪亮动听极能打动人的好嗓子。他经常在教我们音乐课时边弹风琴边为我们唱优美的苏联抒情歌曲，边唱边扭过头来微笑着看着我们，那目光充满迷人的不可名状的吸引力，深深穿透了所有孩子的心，直到今天我仍能鲜明地回忆起他张着O型嘴、身体有节奏地晃着微笑着注视着我的情景。我很喜欢他，我们所有女孩子都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们。那时我是他的宠儿之一。每个老师都有几个宠儿。女老师宠爱男生而男老师则宠爱女生。他说我有一副好嗓子，我相信当时我可能是比其他孩子的嗓子要甜润一些，不管是与否反正这条理由足够使他在课外把我叫到他的宿舍去不致引起其他人的非议。那是个夏天，非常闷热的中午，我在他房间里，我忘了他是诼诱惑的我。想他没费什么事，因为我对他绝对崇拜绝对信任绝对服从绝对听其摆布，况且在我眼里他所作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高尚的令人充满幻想和陶醉的。我愿意使我和他的关系同他和别人的关系比起来更亲近更带排它性，虽然我并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的脸很近很大连颊上的粉刺和张开的汗毛孔都看都看得很清楚，他在微笑喃喃低语和蔼可亲的近乎谄谄媚。与此同时我感到一只汗津津的手在我身上摸索，他微笑十足的和蔼，我疼痛；他父亲般地抚着我的脸，我剧烈疼痛；他着魔似地微笑，汗琳淋的笑容扭曲了，嘴角流出涎水，眼中兴奋狂热的光芒象针一样地刺出来晃花了我的眼，他难以忍受地呻吟闭上眼，脸皱成一团像挨着雨点般的鞭打压抑着

惊悸不可控制地低声喊叫起来，接着平静了，红晕回到他苍白的脸上。他慢慢睁开眼睛，眼中充满幸福快乐看着我微笑起来，从始至终除了一瞬间他总是微笑着。我感到脉搏在突突跳，我哭了，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他像一好医生安慰他的病人一样为我拾掇侍弄帮我穿上衣服说着温情的话。我笑了，看到他快乐忍着泪笑了。他从始至终除了一瞬间总是微笑着。”

“后来呢？后来你们怎么样了？”

“后来就象从前一样，他每周两次来给我们上课，坐在阳光和煦的教室边弹风琴边唱优美的苏联抒情歌曲，微笑着注视着我们身体，有节奏地晃动嘴张成O型。我们随着他的琴声歌声背着手一齐放声齐唱：‘正当梨花开遍了田野……’‘让我们荡起双桨……’‘作完了一天的功课……’。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从风琴旁扯走，刚了一身的浆糊，唾了一脸的唾沫，脖子上接着铁丝拴的木牌蹒跚地和校长、教导主任等在操场上走成一队游街示众后来他自杀了，从教学楼上跳了下来摔在挖防空洞的石灰池中，石灰烧烂了他那张漂亮的脸。后来，他被平反。”

“你没有揭发他？”

“没有，其他女孩子揭发了他，我是他自己坦白出来的。当时我觉得他很可怜，况且我也早毕业上了中学，就没主动揭发他”

“……”

“我的第二个男人是我的父亲。当时我上初中二年级，住校，只有每星期六回家。家中只有父亲母亲一个很小的弟弟，

一个保姆，基本上是三个老人和一个儿童。家里很冷清，只有我回家才热闹些。我父亲那时已经很老了，我是他年过半百后才生的头一个孩子。我印象那时父亲是个很慈祥的颇有风度的老者，脸上总挂着和蔼的微笑，无论对任何人说起话来总是低声细语。他对我非常好，从小每次出门游玩串门总是他领着我，妈妈抱着弟弟。他总是在看书在写字，书房里四壁都是满满的书，他懂很多国语言，所有来找他的人都对他毕恭毕敬。很小的时候他就教我背诵各国的名作诗篇，至今我仍能依稀想起那些外国只诗用外语朗诵时的铿锵音节，不过内容我全忘了。那时我们像现在的学生一样也爱抄名人名言记在一个小本上宝贝似地保存着当作座右铭。因为我父亲懂多国外语的缘故，我的小本上的名人名言总是要超过其他同学。他们往往只能找到一些马恩列斯和苏联名人的话，相形之下逊色多了，也有限多了；而我每星期都能在小本分添上一二十条父亲告诉我的聪明睿智的各国格言。为此同学们很羡慕我，我也很自豪。在我眼里父亲几乎就是这些格言的化身，在任何一件小事上，譬如我和同学关系学校的活动甚至弟弟的淘气他都能说出很有哲理的话。我热爱他崇敬他如同他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灯塔，我欣喜地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他四射出的耀眼光芒中。那是个夏天，也是个夏天，我回到家里。那天夜已经很深了，母亲和弟弟都已经睡了，只有我和父亲在各自房里的灯下读书。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我读的是《牛虻》，我正为亚瑟和琼玛的命运激动万分时，父亲来了微笑着和蔼可亲地来了。他站在身后，开始抚摸我。起初这完全是父亲式的抚爱，我很舒服很惬意很温暖，但当他的

手从我的头上落到肩膀上开始摸我的脖子我的下巴并继续往下滑时我感觉不对了，我已经有经验，知道这种抚摸超过界限就意味着什么，但我不敢相信，我送以置信父亲对女儿会干出那种事,又是这样一个懂得天下人间万物之理的父亲。我不敢相信，就是当他手伸到了即便是父亲也不该到的地方仍不敢相信。我只是毛骨惊然地缩成一团我吓坏了！当我试图拒绝时，父亲坚定有力地攥住我，眼睛直视着我的眼睛说道：‘我是你父亲！’这句话像他平时说的所有话一样充满哲理、充满昭示事物本质关系的铁的逻辑。我是你父亲，我有权力，连你都是我给的！于是乎，在这掷地有声的话语下和灼灼有糟蹋的目光的注视中我屈服了。我垂下了眼，我无法与我父亲威严的目光对峙。他以一种老年人的敏捷和盎然趣味占有了我，始终不失尊严和风度，尽管他有时显得力不从心和臃肿笨拙，但他以他的智慧解决了这一切，始终不失风度和尊严。”

“老畜生！”

“至此，每到星期六我回家，父亲总要到我房里来索取他给我的一切；我就像他的著作他的手稿任其涂抹其随心所欲地修改着本来面目。等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别人修改了他，给了他一切的人向他施行了权力。”

“他也平反了？”

“平反了。我想他要活着再给我抄格言会告诉我一些‘人要做自己的主人’之类，讲一讲大狗小狗之间的辨证关系。”

窗外的雨声小了，弱了，变得淅淅沥沥。马路上有车轧着水开过去，有人在马路上虫声叫唤。地面升起一片雾气，白蒙蒙的絮一般地阵阵飘过窗外的夜空。雨完全停了，只有房

檐上还在滴着水，房顶上积聚的水从漏雨铁皮筒中流下去哗哗倾泄在路面上。月亮从云层里露出，若隐若现地穿行在夜空的云中泻出一道道清冷的光，照亮了浮云千姿百态的形状。

“第三个男人是我的同学，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头头，后来是我们一起插队的生产建设兵团的连队头头。他是我第一个真正爱过的人。在学校时他就是全校的高材生体育尖子。‘文化大革命’时，他脱颖而出成了一派的领袖，叱咤风云、名噪一时的大辩论时，口若悬河引经据典，大批斗时冲锋在前手擎大旗。到了兵团他更是上山伐木，下河网鱼，盖房挖沟，开着拖拉机在一望无边的耕地上从天黑驶到拂晓；白天从早忙到晚，夜里手不释卷精读了所有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并写下了大量颇有真知灼见的读书笔记。他是那种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徒，忧国忧民，坚信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担在他肩上。他对遍及全国城乡的动乱深感忧虑和毛泽东一样发现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和思潮正在侵蚀威胁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混淆着全国人民的视听；尽管已出了刘、邓，但还有定时炸弹睡在毛泽东身边甚至连毛泽东也没发现。他认为他有责任提醒毛泽东，只有他才能使毛泽东免遭暗算——他发现的坏蛋就是江青。当时他就从她的言行发现了她是如何不忠、阳奉阴违、心怀叵测。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给毛泽东写的一封又一封言辞恳切、掏心高中腹乃至痛哭流涕、赌咒发誓的揭发信上了，还时而隔月寄上份万言书，洋洋洒洒地和毛泽东探讨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大胆地对毛泽东的一些观点表示不同看法。在我眼里，他几乎是个和我们材料不同、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我

爱上了这个神，而神对我不屑一顾，坦然地接受我为他做的一切，诸如洗衣、缝被、端水、烧饭等不说上一句话。那是个夏天，我在草垛旁拦住了他，对他表白了我的情意。他仍一声不响只是四顾无人便把我按倒在草垛上一通乱啃，他完全没有经验不知从何下手徒然忙乱着，最后在我的引导下才勉强成事闷声不响地仓惶离理事会。第二天就揭发了我，一封检举信写到了团政治部，我被作为混在知青队伍中的美女蛇，拉到全团职工知青大会上批判。他再见了我仍是不屑一顾的样子，但每回在路上在田间他单独遇到我总是像那天晚上仓惶逃开像是见了狼，为此我由好气变为好笑，天天寻找机会在四外无人的时候意料不到地出现在他面前，直到有一天他骂了我,用那些陈腐迂词文诌诌的书面语骂了我时不久，上边派人来找他了，用吉普车把他接走塞进监狱。后来又用车把他拉回了团里；同时带来的还有一纸判决书以反革命罪判处他枪决。在公审大会上他表现得倒是很有骨气，带着手拷脚镣昂着剃秃的苍白的脸。临刑前据说还高呼了‘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口号，慷慨就义。现在，他当然被平了反，追认为‘革命烈士’。

“我的第四个男人是回城后结识的。当时动乱刚刚结束，到处的人们都是喜洋洋的。剥夺了地位权力名誉的人们纷纷恢复了权力、地位和名誉，住回了被赶出来的房子，坐上了新车，领回了被没收的财产，活着的各归其位，死了的平反昭雪，所有人都在忙碌捞回失去的时间和其它一切，不但要恢复生活的旧貌还要比过去生活得更好更舒畅。我无事可做，既没有可挽回的什么也没有可希望的什么，我希望结婚尽快

有个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一次在一个礼堂看电影我认识了他，他是个粗粗大大的汉子，看上去给人一种忠厚可靠的印象。我很快和他同居了，因为我反正得和别人住在一起，与其和那些早已陌生的亲戚，不如和一个可以亲近的男人；与其自住领受别人的慈悲，不如自已竹出一些，这样使起来也自在。他是个老实人，也中意我，只是为人性格多疑；我想他可能是受过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像他那种老实人在那些年里几乎是不能幸免的。也就使他学得不那么老实了。他总认为别人都在欺骗他暗算他，对我，只要我出去没和他在一起，回来他总要再三盘问：先还比较委婉，后来就比较直接比较粗暴了。他甚至跟踪我像特务一样盯梢，尽管什么也没发现仍锲而不舍，这使我很厌烦。也许正因为什么也没发现他反而更坚信我有什么隐藏很深的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不能理解我无目的地在街边闲逛，也许我真有个情人他倒想得通。终于有一天我出去回来后他动手打了我。对我来说，挨一顿打倒不是什么特别不能容忍的羞辱，促使我下决心离开他的动机是我发现他、一个小人物竟然也如此热衷捞功名捞地位，费尽心机往上爬。本来这也不是不具有的他失的，本来他也一无所有，他也像受了多大压抑现在要十倍地往回捞。他结识了一个他为可以伪他在他望尘莫及的阶层占有一席之地的真正被耽误的年华的某人的老千金，并没法赢得了她的欢心。于是不乏真挚地流着泪对我说他爱我，让我也说我爱他。我顺着他的意思说了，我想这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我‘说我爱他。于是他说既然我们相爱就不必在乎形式了，让我们作一辈子好朋友不拘行迹真正相爱纯情感的好朋友，反正我们相

爱结婚就作为巩固别的东西的手段吧。他真老实，老实得让我感动。我说我懂你的意思了，一些问题没有，就按你说的办这实在是最好不过的选择大地他听后激动得哭了，说他一辈子爱我象个真正的丈夫一样，爱我让我一辈子象个真正有丈夫的女人一样幸福，永远不力感到寂寞，'我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那一夜我们极尽缱倦温柔，他告诉我，我可以'一直住到我结婚前'。我说好吧。第二独我就走了。我倒不是要他难堪，向他表示我的怨恨。我是觉得没有理由成全池导一妻一妻的琛生活，要是我有个可以为我提供其它一切保证的丈夫，我倒可以考虑给人当个情人。但我也不考虑他，他只能给人当个一般丈夫，作情人可实在是太乏味了他作为人来说毫无魅力，只能在法律提出担保后才会有急于结婚的女人肯同他发生性关系。"那之后的男人就不胜枚举了，大都是你们这号想占便宜的东西，像五香瓜子一样成袋纷呈而来，唬一下吃去仁儿也就把皮儿唾了。你们没拿我当人，我也没拿你们当人。后来，冯小刚来了，他是王医林领着我在他住的那片楼区挨家挨户消灭童子军时认识的。那时他刚复员，大热天穿着胶鞋，脚臭烘烘的，肥大的军裤上扎着人造革武装带，一件军用衬衣腋下背后印着汗碱，举止豪放笑声爽朗，一招一式仍带着大兵的痕迹。他在中越边境战争时作为一名普通步兵在越南丛林中果了一星期，那时胳膊上还有一片片被越南蚊子叮过后抓破感染末愈的红疤和瘢痕。他的裤兜里还装着一枚三等军功章和钥匙指甲刀搁在一起互相摩擦、军功章青春已经磕出了一块块毛刺硬痕。我问他战事，他就说被打毁的坦克、燃烧的村庄、湍急河流上的浮桥、郁郁葱葱的

丛林和从不头上，一些飞过的高射机枪子弹。别人就笑他，问他越南兵团模样儿，于是他就支吾脸红。后来我才知道，他像我们一样没见过越南兵，他那个连队过境质终日在大山里行军，到达一个指定阵地后又立即接到命令开往另一个集结点，行军时他们饱受越南人的冷枪袭击，进入一个山谷四面看似无人的苍郁大山中，会飞出一串串高射机枪子弹。他们就散开趴在草丛中、水沟里向四面大山开火还击，胡乱打上一阵，枪声消寂了他们就的合起来继续往前走；再遇到袭击再趴下击，就这么在识山地区走了一圈。他立三等功是因为整个行军中他始终没掉队并在到达最近的野战包扎所前全副武装地用担架始着臀部被流弹打伤的指导员走了一夜。说起这事，他总是特惭愧特窝囊，打了一回仗连一个死的活的俘虏的敌兵都没见着，就像被人开了场玩笑；出发前他还咬破手指写了份血书。‘越南人真他妈不光明磊落，怨不得美国人也不爱和他们打了。’他这么对我说。我说没关系，你杀没杀敌我都把你当杀敌英雄款待，你好歹比那些没杀着敌人倒被敌人打残成了英雄的家伙般配些；毫毛末损地回来，我没打着你，你也没打着我；我还到你国家走了一遭呢。我很喜欢他。现在象他这么有荣誉感的人不多了，到处都是不知羞耻的牛×贩子，谁能比人残酷点都成了资本。我对他说，你不用觉得难为情有负于我，完事你走你的。现在后方没人觉得自个欠别别人，都觉得别人欠自己。你一点不必觉得你比别人坏。第二天我走产。把迷生事忘了。没几天我在大街上遇见了他，他全见我就死乞白赖地拦住我，说他找我好几天了，全城都跑遍了。别人怎么干他不管，他不能就这么完了，他

有他的贞节观。既然我夺去了他的贞操，那他死活就得粘上我，娶鸡爱鸡娶狗爱狗。我笑着对他说，他还不了解我。他说他全了解。他自称是纳西入。‘按我们民族的看法，你就是全寨子最出色的女人有那么多情人。’我说，你没问题我还有问题，我还真设想要嫁你。你是好情人，但不是个理想的丈夫。丈夫的职责和情人的背后可大不一样。光提供充沛的情感还不够，还要提供种种生活资料创造出能使妻子舒适的环境。所以说，你这个年龄，你这种经济状况，只能给人当情人靠女人供养。我叫他一边呆着去，找那些年纪轻的姑娘叙叙情攒够了钱再找女人谈结婚问题。他说我道德败坏玩弄异性，接着他笑了说，不就是钱么好说弄钱还不容易。我说容易你就去弄，说是好说，我都快老了也没弄着钱，所以只好想法找个有钱的。他说这个有钱的就是他，他这就去弄钱但要我保证在他弄到钱之前这段时别跟别的有钱的跑了。我要他放心、现在有钱的没一个会娶我。还是我最合适。他说我将要有钱而且还爱你。我一点也不怀疑你的感情。我对他说我希望你能身兼二职胜任从容。不久他再次来找我说他已经有了门路，说他的一帮战友就是你们正在这里做生意，手里有红宝石把着一个矿脉让他带些钱去人股，转瞬之间就能利上加利滚出个大雪球。他说他正在四处借钱让我也帮他借，三个月内本利返还。我带他去找了我过去的一些同学，他在他们面前装得很老练很大方，佩低而谈，吹着池那套生意经和人生观，听得我那些一辈于营营苟蔔的同学目瞪口呆。认为他既冷酷又精明是于大事的人具备一个成功的生意人的一切素质，是这个时代应运而生。唯有这样的人在这时代才会横

行无忌的得道者。其实他那套玩艺儿是仅仅几天前才众我和其他人那里听来的。红宝石的事也纯粹是扯淡，那是你们穷极无聊围着汪若海他姥姥的小臭鞋、玻璃扣子异想天开生发出来的天方夜谭，除了冯小刚这种傻瓜没人上你们的当。你们七八只蝗虫嘴，几天就把我们带来的钱吃得一干一净。我们又像进了越南丛林，四下见不着人影，冷枪一串串飞来，也算打了一回常规战争。冯小刚还做着建功立业的梦呢，我发现他其实是个愚木懦弱净存着侥幸心理指望着别人帮他走运的老实疙瘩；在你们面前只有挨涮的份，儿有好事也轮不上他。我对他说好在你有过在越南战场的经验，兜一圈毫发未损地回去还可以跟人知情的人大盲不惭地吹一通英雄事迹。你到都有文本事，只要是死无对证的事你们都能吹得天花乱坠，好像个个九死一生经历无数，你们中没出个把作家我倒是一直感到纳闷，那真是你们可从选择驾轻就熟的职业。”

小一号的李江二或刘炎又流下泪，两行泪从她颊上缓缓地淌一下来。

“我真后悔，我要是早点认识冯小刚再年轻十岁，我何必陪着他混在这儿跟你们胡扯？！我来都不来，我们就躲在角落里庸庸碌碌甜甜蜜蜜的过日子。可现在，我怎么还能象痴情的小姑娘一样候着自己心爱的人，盲人一样过神仙日子？假装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假装自己还像孩子一样纯洁，那也太做作了。就算我能装他也装不了，他都懂了。我教的。我知道我们完了，没有回头路可走了，眼眼前这条路也根本不是路，只好装得特康庄特有希望闭着眼睛走下去。我真的爱他，他也仍旧爱我，但我们只好分手，各混各的。我们互相已成

了彼此的包袱又谁也不能背起对方，背不动，各人顾各人吧！牺牲不但无谓口徒劳。我真杏悔，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我比他大阅事多，应该知道所有别人声情并茂当街叫卖的好事都是扯淡！”

刘炎打开手帕桥鼻涕，刚擦干净的脸又流下两行泪。

“你们还有机会。”我说，“要是我，我就可以只当什么都没发生。”

“你装的了我装不了。”刘炎看着我微眼一笑。“你能装多久？这也是在劫送逃，就是我们这次不来以后也会来，就是你们拿故事诱我们，别人也会拿别的故事诱我们，我们自己也不会安生。”

这时，房间门开了，乔乔探进头来“哟”了一声又连忙缩了回去。

我站起来，欠到门口往外看，走廊里没人，我听到对面房间高洋，高晋他们在高声谈话，便走过去敲了敲门，夏红把门打开，见是我便把我放了进去。房间里他们正在翻一个搁在床上的皮箱，长统袜尼龙衣衫扔了一床。高晋沮丧地看着这些廉价玩艺说：

“好容易麻着爪儿玩回心跳，又赶上个香港劳动人民。”

我回到房间，刘炎正在灯下对着墙上的长镜勾脑揲口红，她背上挎包拎着雨伞对我说：

“雨停了，我想回去。冯小刚一定还没睡。今晚我真没了情绪，十分抱歉下回吧。”

“没关系，”我说，侧身给她让道。“本来还想和你多聊会儿。”我看着她，笑，“你聊的让我”。“说不上来，不是滋味

儿。”

“别跟你的哥们儿说去。”刘炎看着我笑。“他们会笑话你。”

“不会。”我说“我谁也不说。”

“也别为我难过，都是过去的事了，不值当。”刘炎笑了一下，向门口走去。

“哎！”

”什么？”刘炎在门口停下来回头瞅着我。

我笑：“别来找我们了，我们这儿都是坏兆。”

“知道了，谢谢。”刘炎凝视着我的眼睛，微笑。

“找个好人不容易。”

“我记着了。”刘炎点点头，拉开门疾步走出去。

“有个好人不容易。”我在房间里自言自语。“好人不容易。”

那天晚上，我在雨后寂静黑暗的城里走了很远。一路上我没遇到一个人，空气潮湿清冽，我脑子清醒得异乎寻常。我被一种幼稚的情感所支配，像个孩子似地一会儿热泪盈眶，一会儿兴奋地笑，毫不害羞。正是这种情绪使我迟迟不敢回住所，我怕面对我的朋友们。

泪眼中的城市一片朦胧绰约，我记不得我走过了哪些街见到了哪些建筑。我只记得天上有个蹬黄的月亮，地上有些橙黄的路灯，在那些一模一样的街道上投下昏暗的光晕，暗得睁不开眼。

我知道此刻使我热血沸腾、激动不已的想法和念头只能烂在我心里，一旦说出去只会显得可笑，无论对谁。

我知道我很荒唐，现在这副样子很愚蠢，这种东西谁也不需要，包括我自己。我应该平静下来，尽快若无其事地回去，不露马脚地回去。

我对我自己这么失态很厌恶，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那天拂晓我回到旅馆的样子很正常，像是狂欢了一夜回来。

第六天

烈日下的街头车水马龙,到处停着支着白色凉篷的冰车。我看到我的朋友们坐在一条大街旁的槟榔树下的草坪上，说着笑着，吃着蛋卷冰激凌，指点着无辜的过往行人品头论足。

“要宰就应该宰这号的，这肯定是个‘大款’。”

一个挎着个前挺后撅的妖娆女郎的大肚皮秃顶老头儿走过去，许逊指着他说:“瞅丫那操行，三分之二的身子三分之一的腿，一肚子民脂民膏还挎着妞儿。”

“是比较气人。”高洋吃完蛋卷冰激凌抹着嘴说,“那么大岁数也不知道颐养天年真他妈找打。怎么着,咱祸害了他吧？”

“祸害了。”汪若海站起，叉着腰歪着头说,“高洋、许逊你们俩先上去给老东西一个绊，踩住他别让动，冯、高晋搜他兜，我背那妞儿。”

“你这样抢不着多少东西。”高晋说,“那脏扭儿你背她干吗？也不怕虱子隔着衣裳钻你裆里。咱应该告他那是那妞儿的哥哥上去就抽，连妞儿一起抽，抽晕了算。然后讹老东西接着就上派出所，要不就上你们家。”

“对对，这可以，再让老东西写个悔过书，那就等于有了

个活期存折。把那妞儿就近找个马桶按进去冲了，要不脑门子上贴张八分邮票远远地寄黑龙江去。”高洋说，“这么干有意思先得弄清老头和那妞儿什么关系，别是父女俩。”

老头儿和女郎已经走远。“父女俩也一样按，就告他们乱伦让咱逮着了。”

一个衣冠楚楚的中年人走过来。

“这怎么样？”许逊也斜着眼睛问。

众人一看那中年人。高洋说这也按得过。

“这得乔乔或夏红上。”许逊说，“跟他起腻，看他上不上套儿，上套儿咱就一抹而上，全告是娘家亲戚，都八小时没吃饭了，先宰丫一顿饭再说。”

“你那么着急干吗？一顿饭有什么劲呀？”高晋说，“要宰就往狠里宰，让乔乔跟他发展，咱们后发制人。先让他占点便宜，占完便宜咱们就到他家找他老婆去。汪若海你就装委屈的丈夫，问他老婆你说怎么办？你丈夫把我老婆搞了，要不拿钱我们就把你搞了。”

“搞完还得拿钱，不拿钱咱们就伙在一起过，只当给你孩子再添对小爹小妈。”高洋笑着对乔乔说，“怎么样乔乔？干不干？给你找个吃饭地方，那孙子他们家肯定吃得不错。”

“行呵；。”乔乔坐着嗑着瓜子说，“哪儿吃不是吃？”

“能勾搭上么？”

“没问题。”乔乔瞧瞧走远的那个中年人，“一勾一准。”

“哎哎，又来一个你们看这个怎么样？”高晋低声说。众人一起偏头，一个娃娃脸的姑娘走过来花枝招展。

“这对你们胃口”。乔乔笑着说。

“这个我看这么办。”高洋说，“高晋、许逊你们俩装流氓上去纠缠她，然后我冲出去把你们打跑。”

“不不，还是你和高晋装流氓，我把你们打跑。”

“我不跑。”高晋说，“我把你们打跑，咱看谁真能把谁打跑。”

“这就没劲了，咱真打就没劲了，那得打一会儿，这姑娘早跑了。现在这人，你挺身而出他扭头就撒，把你和流氓撂一起。”高洋说，“我让你们当流氓是有道理的。你们手腕比我差。谈姑娘爱听的理想人生你们行吗？你们侃得出我那境界么？咱先得把这姑娘精神升华了，让她觉得物质金钱都是特肮脏特鄙俗的，然后再把她抛弃的都拣过来，露出特伪善的嘴脸，让她觉得特厌恶，自个就颠了，钱也不要了，一辈子特瞧不起咱，再见面也不打招呼。”

众人笑。高洋说，“不知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众人大笑。那姑娘闻声往这边看来，高洋也看着她大笑：“完了，让她看见咱跟流氓是一伙了。”

“你别做梦了。”高晋说，“你那一套早过时了，现在都明白着呢，谁上你的当？能跟你侃理想的都是穷人，有钱的谁不知道钱好？”

“你得这么想呵，有那钱多了烧包的想拯救一下自个灵魂。”

“瞧瞧，又过来一个，这你冲上去吧，这我们给你当流氓。瞧她手上还戴着金戒指呢。”

一个穿着黑色香云纱的老太大蹒跚走过来，脸皱得跟个核桃似的。众人忍不住看着老太大就乐。老太太知道这帮年

轻人在笑自己，直翻白眼，众人愈发地乐。

“不知你们拿老年人开什么心？”高洋批评大家。“人家老太太多老实，长得跟王母娘娘似的，一辈子没招谁没惹谁。大妈您慢走。

老太太听不懂高洋的话，见高洋冲她喊又翻了个白眼。

众人乐得人仰马翻，一个赤脚穿凉鞋扛着扁担的乡下小伙子走过来，众人瞧着他，许逊问高洋：“这怎么样？”

“这不怎么样。”高洋说。“比咱们还惨。”

“这你就臭了，现在老帽都有钱。”许逊说，“别看人家脸上那泥还没搓净，炕席底下一沓一沓的票子。”

“那咱把乔乔发给他了。”高洋回头冲乔乔一挥手，“你让老帽躁躏几天，然后给他锅里下点耗子药，老帽的家产就全是你的了。”

“滚你的吧。”乔乔咬着瓜子吸着仁儿说，“你怎么不让你们夏红去给老帽下药？”

高洋笑着瞅了眼一旁坐着的夏红，“夏红不行，老帽不喜欢，老帽喜欢敦实的，那娶媳妇送财礼都得先上秤称好了斤数，按斤两付钱。”

“那你去吧，你足斤足两。”

“不知你怕什么？瞧不起农民兄弟？老帽也是人，有什么呀，大不了跟冯兄去越南一样、逛一圈谁也没打着囫囵着回来了，人也是三等功臣，说起来也有的说。”

大家都看着一直坐在一边没吭声的冯小刚笑。冯小刚也笑。冯小刚也笑，笑得有点尴尬：

“你们真没劲，说着说着又说到我身上来了。”

“冯兄，”高洋走过去坐下对冯小刚说，“我要是你，我在越南就找一没人的地方给自个一枪，假装是在战斗中牺牲，那回来你就不止是个三等功，授你个光荣称号也没准。也用不着受这些小人的挤兑，好像你去越南也是动嘴不动手。”

“就跟你是个动手的广似的。”靠着槟榔树坐在另一边的刘炎露出头说，“我看你们热热闹闹说了半天，人也一拨拨过去不少，都安然无恙。”

“你说咱真要在这儿设一卡子，来一个害一个，别人会怎么想？”

“别人会以为国军的伞兵空投在这儿了。”冯小刚说。

我和百姗打着一把阳伞从熙熙攘攘的街里有说有笑地走出来，烈日下的街头车水马龙，到处停着支着凉篷的白色冰车，行人磨肩接踵地走在街两旁阴凉的楼底便道上。我看到我的朋友们坐在街角一个小门脸的简陋冰室里，吃着不带任何点缀的普通冰激凌，看着门外街口南来北往的男男女女指手面脚。

“要是这会儿我手里有一支五六式冲锋枪，端着冲到街上‘哒哒’扫个扇面，街上的人会怎么样？”高洋比划着问冯小刚。

“踩死的会比你打死的多。”冯小刚说。

“要是咱哥几个一人手里有一支呢？”

“那这城市咱们就军管了，直接冲进市府改公社了，咱们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轮流执政。”

“我不用执政。”许逊插话说，“就派我去领导文艺界就行了。”

“我接管外贸和旅游。”汪若海说，“以后你们到我的饭店吃饭一律按价倒找钱。”

“高晋把公安、税收、海关抓起来，方言可以让他去管计划生育和爱国卫生运动。”

“所有的银行，企业一律没收。”高晋说，“小商小贩也全部课以重金罚款。”

“北伐吗？”高洋问。

“不不，还北伐干吗？”高晋说，“咱独立了，中央政府要不干，咱就区詹自治。女士们可以作为咱们的代表派驻中央政府。”

“多损，把咱们往虎口里送。他们要当政，咱们就得倒霉。”乔乔笑着说。“肥缺我们不中，安排个妇联、工会之类的群众团体总行吧？”

“不行，你们太了解我们底细了，哪能留着你们，得灭口。”高洋说，“他们我也得一个个收拾，一个不能留。我上台得杀人是不是，高晋？所有社会贤达、遗老遗少统统枪决。”

“不能立刻枪决。”高晋说，“应该作为人质扣押起来，哪方面出了乱子就将哪方面的头儿示众枪决，希特勒的路子。”

“对，咱不能犯巴黎公社的错误，要用铁腕，巩固政权就得这样。焚书坑儒算什么？我们杀就杀他个血流成河。”高洋笑着对大家说，“你们要想在新社会里活下去，这会儿就得对我好点，譬如这会儿谁有钱请我好好吃一顿。否则我上台后可不念旧情，就算你们跪下来求我，我起码也得把你们送进集中营。”

“那我们哥几个就联合起来把你们哥俩杀了。”许逊笑着

说，“那会儿我们也都是各路诸侯，手下都有人。”

“那我们就发动‘文化大革命’。”高晋说“把你们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

大家笑，乐不可支，夏红光顾笑没留神抬肘把一个碟子碰到地上打碎了。高洋对闻声走过来的服务员连忙说：“我们赔我们赔，一起记在帐上。”他掏了钱付了帐单把瘪瘪的钱包塞回腰里，笑着摇头叹道：“英雄潦倒英雄潦倒。”

“咱趁丫潦倒先治丫的。”许逊对大伙儿说，“反正丫得好儿也没咱们的好。”

说着他扭起高洋一只胳膊，高洋和他扭成一团。

坐在一边的刘炎看了眼冯小刚，两人相视无奈一笑。

烈日下的街头车水马龙，到处停着支着凉篷的白色冰车。我和百栅打着阳伞众熙熙攘攘的街口走过，我的朋友们从冰室出来，站在阳光中向我起哄又笑又嚷。我和百姗众阳伞下露出笑脸，向他们招招手，继续往前走。行人摩肩接踵地走在阴凉的楼底便道上，到处停着支着凉篷的白色冰车，烈日下的街头车水马龙。

第四天，第三天……

嘈杂宽阔的机场大厅里，人群在走动，推着皮箱的行李车穿行在人群中，女播员低沉柔和的声音在天花板下回荡，有人以服务台边打电话，有人站成一圈微笑着说话，有人在沐沿着阳光的大玻璃窗前的沙发上昏昏欲睡，大玻璃窗外的停机坪上一架架银白色的飞机在滑行，远处有田野有沟渠有朦

胧淡抹的山峦，这一切都笼罩在艳阳的光芒中。蓝天回洗。一架拖着白烟的飞机，大鸟一洋地抬着机头展着双翼缓缓飞向天远去，久久停留在视界内愈来愈小。

我看到人群中的瘸子王匡林西服笔挺地坐在靠窗的沙发上，脸罩在夺目的光晕中，五官模糊只有颈以下带条纹的高级衬衫和深色西服清晰可见，他细长带戒指的手指间夹着一支袅袅冒烟的长枝香烟，跷起皮鞋尖熠熠反光。他斜对面排着长队的值机台前，我和高洋正站在行李磅旁和一个女工作人员说话，川流的旅客不断遮住我们。高洋和那些办登记牌的男男女女混为一体，只有我明显站在一旁。刘炎和冯小刚拖着走轮包出现在人群里。他们刚下飞机，神采焕发。刘炎穿着一件白色华贵的连衣裙，脸施鲜艳的浓妆美丽迷人，在人群中相当显眼。冯小刚站在一旁黯淡无光被人群遮挡，像个不相干的人。我指眼视线穿过人群和站在那里向这边望的刘炎视线相遇，她粲然一笑。我捅了下身边的高洋。他回头看了眼又返身趴在柜台上说话。我独自穿过大厅向刘炎走去。高洋片刻之后才连跑带穿地跑过来，这时一个日本山口县农民观光团戴着一色的白遮阳帽在举着小旗的导游带领下，像一支入场的运动队走过机场大厅，顿时将我们淹没在人群中。待他们走完，排队进人通往候机室的边防检查站门里人数愈来愈少后，我们已在一根光滑的水磨石柱子后的沙发上坐下眉飞色舞地说话，柱子旁放着一个细高的印有中国民航标志的铁皮烟灰筒，高洋、冯小刚被遮在柱后只有我和刘炎坐在一起。刘炎说了一句什么我哈哈大笑。又一群人高马大、白发苍苍的美国老头老太太挺胸凸肚毛茸茸地携包拖箱而过。

红色计程车在前面车流里若隐若现。

城市里弥漫着强烈的阳光，车窗外闪过一间间高级商店和豪华餐厅，琳琅满目顾客盈门，闹市区广告招牌霓虹灯比比皆是，繁华商业街一条挨一条，人群熙熙攘攘车辆川流形成一大片五光十色跳动着活力的花花世界到处充溢着阳光。

大厦上无数的玻璃窗和一排排商店橱窗镜子一般明晃晃地反着光。

林荫道上一条连绵的波形矮墙覆绿瓦蔽竹林，象形窗每隔数步依次排去，隔窗可见园内有山有水有累累花果。

路边出现一条暗绿色几乎停滞不流的小河飘着一团团浮萍，河对岸绿色植物长柄扇叶婆娑摇曳。

红色计程车驶过一座白色大厦，停在街边朱红灯笼悬垂的华丽牌坊式门前。我看到我们一行人鱼贯下车进人华丽的牌坊式大门。

大厅里金碧辉煌像是古装戏里的豪华宫殿，灯光雪亮耀眼到处熠闪华彩。女服务员穿着描龙绣风的丝绸旗袍像时装模特儿一样扭腰胶款款走动。大厅里足有四、五百珠光宝气的男人女人在又吃又喝。我们一伙儿坐在必壁镶有镜同一的酸枝木圆桌旁，镜子中毫无二致地坐着另一群。我们满会腑关洱互相对视展着餐巾斟着茶碗，强烈刺目的灯光下我们人人脸色蜡黄笑容僵硬。

我们面前堆满盛在精致的银鼎里的五彩续纷的菜。

面色苍白象搽了白粉嘴唇鲜红的高洋说：“只要你敢干，钱花出去还会水一样地流回来。”

“只要你敢想我就敢干。”面色苍白像搽了白粉嘴唇鲜红

的冯小刚说，“我是黑了心的，杀人我都去。”

“只要你揣了吃孩子的心，事儿就没有不成的。”面色苍白象搽了白粉嘴唇鲜红的高洋指指我们在座的，“这些都是干实事的人，已经把这儿折腾得天翻地覆，再加上你，咱们更可撒欢了。”

我们男男女女脸色苍白像搽了白粉嘴唇鲜红地笑盈盈地瞅着冯小刚。

“咱们不这么干不行了，别人都在干，最贪婪最拙劣地干都他妈发了财。”

“咱们也就是以前太正派没干，咱们要真干哪还有他们什么事？咱们不比他们猛？越南人怎么样？美国人都治不了的叫咱哥已儿治了。”

“咱们是不干则已，干就干个大的，惊天地泣鬼神。咱们这几个哥们儿都一肚子坏水儿，蓝衣社想不出来的咱都能干出来，天上地下飞的跑的只要叫咱看上了他就逃不出咱的算计，全国的人精都在这儿了。”

“干，哥们儿豁出了，能找着诸位这么对脾气的人不易。咱不能这么窝窝囊囊地着了，让他们尝尝咱们的厉害，生产打仗都是模范。”

“我们最恨那光说不练的人，要么不说，说了就雷霆万钧。”

“跟我一样，蔫人出豹子，叫醒一回容易，醒了就叫你摧肝裂胆。我怕谁呀？我动起来那就是挟风掣电叫你躲都来不及，怎么打越南人的我就怎么打你们！”

“咱们都这样，看着松头日脑，那叫真人不露相！”

冯小刚端着酒杯笑嗬嗬的："我就笑呵，不定谁倒霉呢！碰着咱们这帮人生打明儿起。"

"爱谁谁，一律活该！"高洋斩钉截铁地说。

镜子里的男男女女咧着嘴笑。刘炎面色苍白像搽了白粉嘴唇鲜红，我望着她她望着我。金碧辉煌的大厅灯光雪亮耀眼四壁熠闪华彩。女服务员穿着描龙绣风的丝绸旗袍无声的服装模特儿一般扭着腰肢款款走动，镜子里窗户上映着一个个她们的倩影或清晰笑若花朵或朦胧影影绰绰。

那座灯火辉煌中酒家一点点黯灭了，白色计程车从街角拐出来，驶过树影斑驳的马路。月光皎洁人群熙攘，马路与暗处潺潺流动的小河并行,月光下热带植物的扇叶婆娑摇曳,黑黝黝用竹林下一道矮墙像一道凝固的波浪滚向黑色之中。

商店橱窗明晃晃象条镜廊，人群流过络绎不绝如来同缤纷的鱼游在水族馆的玻璃环厅内。

我看到一条条或明或暗的街上的一排排树木，霓虹灯在树叶间红绿闪烁,一个个圆形或方形的广场上的以群和雕塑。

计程车在一条昏暗僻静的街上停下来，停在那座灰白色的旅馆大楼门厅前。我和凌瑜走下来，计程车开走了，凌瑜站在那儿仰头看着旅馆楼上窗户透出来的灯映在她眸子里带着笑意："这就是你住的地方？"

"这地方不错吧？"我笑着说,"上去吧，这儿的房间很高级。"

旅馆走廊亮着一盏盏灯，一道昏黄的光线。

旅馆各个房间里都荧光闪闪地播着电视节目，人物对白声和画面的音响在走廊里瓮声瓮气地回荡：大群人呐喊厮杀，

坦克履带轧轧作响，冲锋枪在点射，火箭炮在齐放，雄壮的交响乐，高昂的男声齐唱，强击机尖啸着掠过伴随着隆隆炮声。

我的胃疼沉甸甸的像涨满尿的膀胱一阵阵往上涌，嘴里有一般甜甜的发酵味。

房间里漆黑，月光洒进窗户像一幅挂着的银幕，人影晃动演着皮影戏，一张潮湿的嘴对着我的脸呼出热气。我闻到一般浓烈的“紫罗兰”香水味象春天动物园兽笼中弥漫的麝香味既难闻又迷醉。

她从空中慢慢下降象儿童叉着腿从滑梯上溜下来，惬意感如同涟漪在我身上一圈圈散开。

我手心抓着大把丰厚结实颤动的肉是那样真实不容置疑。

隔壁房间有人在拨电话，我听到号码盘一圈圈转动的哒哒声，没人说话只有号码盘断断续续一遍周而复始地哒哒响。

窗帘飘拂，月光似霜，她在喃喃自语：“我爱你我爱你。”萦回不去，感觉温暖皮肤光滑鬓发擦腮人陷沉迷床簧吱呀桨乃，她的体态如骏马般地雄健高高耸起。

我身体的底蕴被触动被激活犹如一线波涛从天外远远奔来愈来愈清晰愈来愈浩荡万蹄纷沓。

房间里有个声音重复着一句话，像是我对她说又像是她对我说愈来声愈大，仿佛一张巨大的脸对着麦克风正念着。唱针不走了唱盘在原位一圈圈地空转：我爱你我爱你。

浴盆底的塞子猛地拨出，一池热水流散开来漫淌在瓷砖地上，光溜溜轻汩汩白亮透明，脚底板热乎乎的，风吹来一

阵阵凉意。

半夜，月光把室内照得明澈一片，窗外繁星璀灿如琉璃分布倒悬，家具什物影影绰绰，我身边卧着一具白羊般的躯体就像在野外露宿虽眠犹醒。

我好像刚刚入睡就响起了电话，铃声如在远处的一个空房间里有节奏地响一阵歇一阵始终没有人接。

外面天已大亮，街上有车行驶，路边有人走动，白雾缭绕在街边绿地的热带植物丛间，树叶滴着水片片闪闪发亮，一束阳光穿雾而泻，膨胀腾挪，形似芒散，白雾消褪，水气蒸发，楼厦街道露出面目，行人车辆也个个清晰。我看到路边出现一条暗绿色的几乎停滞不流的河，一路掩蔽在茂密低垂的法国梧桐大如团扇的叶片下，我沿着河边长满斑驳育苔的便道，满脸微笑走向一个迎面漫步而来的姑娘。那个姑娘脸若团扇温柔恬静肩挎一个银灰色合成革柔软女包在绿荫下穿着一件索花圆点连衣裙楚楚动人。在波浪般起伏跳跃的矮墙上洞开的一个心形窗旁我拦住了那个姑娘，微笑着说："我好像哪儿见过你。"

姑娘纯洁地凝视着我，一语不发。

我微笑着："虽然我昨天才到这个城市，可我好像已经在这儿遇见过你很多次了。我们好像都经常来到这里散步，这是什么地方？我们从前相见又是在什么时候？你不记得我吗？"

姑娘点点头，又摇摇头。

"我们是不相干的人还是彼此有缘份的人？为什么我们总是相遇又从不说话？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像这周围其他人一样？"

姑娘像滴露珠一样，清新透亮，仿佛随时要从树叶上滚落，融化在滑溜的青苔地上。

“我要记住你。”我温和地对姑娘说，“告诉我，你叫什么？从哪里来？到何处去？家使哪里？是于什么的？—— 你跟我说说话呀？”

“告诉你也没有用。”姑娘轻轻说，“你将来也会忘的。”

“我们是在梦里对吗？”我微笑着说，“我们是在一个梦里。你是谁？怎么会走进我的梦里？你真有其人么？”

“我也想新产品你是谁，怎么会走进我的梦里？”姑娘飞红着脸笑着说。

“我叫方言，是个坏人，住在北方一个很远的城市。”

“我叫凌瑜，是个好人。”

“不管好人坏人，既然是在梦里，是好是坏都无所谓。”我挽起姑娘的手，沿着长长的波形矮墙往前走。“也不必害怕，怕坏不欺负好人，反正将来梦一醒，我们都还躺在相隔千里的家中的床上，都会忘记的；至多是做了个恶梦，在梦里哭泣伤心，醒来就会发现一切都没发生，梦中的遭遇和我们毫不相干。”

“为什么你不带着我做一个美梦呢？在梦里不全可以由我们俩作主？”

“就依你。”我哈哈笑瞅着姑娘。“让我们努力做个美梦。”

“就我们俩，我们不让别人走进我们梦里。”

“不让。”我保证说，“我们有权支配我们的梦。”

第一天

那是个多边形的大广场，四周环列矗立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新旧不一、式样各异、尖顶方顶、簇簇层叠，有的高耸人云，有的横豆长街。通体一排排自下而上的玻璃窗在阳光下象无数只排列有序曲眼睛兆四面八方注视着广场。广场一端是一座时似足球场看台的观礼台，一排排栏杆一道道水泥阶梯。每逢重大节日当地党政军要人就会像合唱队员一样一层层梯次站在上面检阅一场袖珍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号召。此刻那上面空空荡荡只有一些年轻的母亲带着蹒跚学步的孩子爬上爬下时广场上还有一根旗杆，每逢重大节日和重要人物逝世那上面会有一面国旗或飘扬或半垂。此刻旗杆也是光秃秃的。旗杆遥遥相对处有一座新修的大型喷水池。每逢重大节日就会万泉喷涌，五光十色、音乐阵阵。此刻也是干涸，落满冰激凌、汽水的包装盒瓶纸。我看到方言和他的朋友们坐在圆形的彩色水砂石池边一人含着一块糖，吮着一根烟，两腿垂荡着，剪着小平头穿着肥大的军裤那样年轻，像一群逃学的中学生。成年庄重的人们带着孩子在他们周围走来走去，不时弯下腰来衬着某一幢高大建筑物拍上一张照片。成群结队的计程车在广场两旁的林荫道上飞驰，停在那些富丽堂皇的宾馆、酒家。写字楼门，又飞驰地驶开。在广场另一端开阔的视野内汇成流，源源驶过一座庞大有弯形钢梁吊臂的黑色铁桥，驶向桥对面密密麻麻的街区。桥下一条宽阔的江缓缓流过，黄水滚滚不时驶过一条

汽艇、拖轮、驳船、汽笛声在江上沉闷响起远远传到广场十分微弱。

广场上阳光和照，暖风薰人，走动着的人群的轻薄衣衫袂裾飘飘。方言和他的朋友们迎着阳光眯缝着眼，满面笑容。

“我喜欢这儿。”方言看着广场四周的景致愉快地说，“我喜欢阳光充足的南方城市。我喜欢看气派华丽的房子和漂亮讲究的人。”

“我们要住最高级的房间吃最好的东西，我来之前就发誓，要把这儿所有的山珍海味都吃个遍。”许逊说，“咱们也奢侈一下。”

“该咱们奢奢了。”汪若海说，“咱们卖了那么多年命，该过过好日子享享福了。”

“瞧你们几个那乡下佬样儿。”高洋笑着瞅着他这些刚从部队复员的朋友。“你们也配在这儿奢？”

“哥们儿有钱。”方言笑着说，“哥们儿的复员费全带来了，好几百，咱们现在也可一掷千金了。”

“千金顶个屁！好几百管个蛋！你那几年当兵领的赏钱还不够一顿吃的。就你们还想吃遍这儿？把你们零卖了也不够。我和高晋先到这儿时，悠着花悠着花三天之后也只吃炒粉了。我比你们兵龄还长，拿的复员费还多。在这儿你要联合会趁钱，要么你就得忍着。”

“咳，咱们又不长住，玩几天钱花光就走。”

“那你现在就得走，你那点钱也就够来回路费，再住上一夜两夜，这你还得悠着。真正奢的地方也不能去，也就是吃吃堡仔饭吧。”

“咱们凭什么忍呀？对不对？”许逊瞪圆眼睛说“咱们谁呀？从来都是人一个，咱们吃肉别人喝汤现在也不能掉个过。”

“我还不信了。”汪若海嚷着说，“这么好的地方楞没咱们什么事。到底谁是国家的主人？我调兵平了这地方。”

“你丫牛×什么呀？”高晋笑着说，“你最多也就把你原来手下的那班报兵调来，总共三人。你要真横，你还不如坐这儿原来倒电子表，那也比你调一个军来管用。”

“我能干那事？打死我也不干，咱不能跌份儿。那是人干的吗？咱是当海军司令培养的。”

“对，咱不能跟他们一般见识，让他们丫挣去，挣足了咱给他们来个一打三反全没收喽。”方言，“咱要钱干吗？没钱咱过的也不比有钱的差，也不看这是在哪儿，谁的天下？资本主义成了。”

“那你们就忍着吧，等着国家替你们出气。”

“甭哩他们。”高洋对高晋说，“这几个人还没从梦里醒过来呢，在这儿过几天他们准变，要钱干吗？用处大了。不知道钱有用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生下来就有钱的，一种是还没尝过会花钱的滋味的。装他妈什么精神贵族！中国有什么贵族？一水的是三十年前的放牛娃翻身，国库封了你他妈得要饭去。”

这时，广场一侧的一幢楼房着了火，火苗从楼顶窗户冒出来，鲜红地舔蚀着光亮的铝合金窗框在米色的大楼外壁蹿升，火舌到处，一片焦黑，玻璃和金属在火焰中融软灼热地流淌，下面的一层窗户也燃烧起来。半幢大楼熊熊燃烧，火苗冲透楼顶在阳光晴朗的天空下鲜红地伸缩飘抖，股股黑烟

冲天而起，滚滚慢延在一望无垠的蓝天。救火车拉着凄厉的警笛从广场的各个街口开出，飞快地驶向着火的楼房。

“我顶烦那种一无资本又装得特高贵特上流盖的男女，这个时代的任务就是埋葬这种人让他们于世而绝。”高洋恶狠狠地说，“他们的下场可能还不如蔽清的遗老少，他们每个人家里都没有可典当的金宝物，全公家发的粗笨木器。”

高耸的楼房象一只巨大的松明火把在燃烧，火苗的明媚阳光下鲜红无比。人群在楼房下聚集起来，消防车竖起高高的云梯的几条银亮的水龙从不同方向向楼顶射去，消防队员的头盔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水花四溅，晶莹万点，火焰上冲去燃成熊熊的一片示威地高高烧着肆虐着，天空黑红翻滚的四周楼顶厦尖安详地沐浴在迷蒙的阳光中。

我看到远处火车站广场上的棕榈树和走动的人群；看到一群群飞驰来飞驰去鸟一般的计程车；看到进站口和出站口蚂蚁般围聚进进出出的黑色人流。我看到一列火车从车站大楼后面的拱顶站台开出，穿过城市的立体马路、郊区的一片片房屋驶向一望无尽的田野、村庄、河流、工厂在大平原上星罗棋布，车辆象一条短短的黑毛虫蠕动在天地间。远处，婉蜒曲折的漫长海岸线上一道道白浪冲溅着扬起，此伏彼起波涌像是一条跳跃不休的大蟒盘身收腹牵南扫北，东海滔滔流向西洋，海上有一支舰队乘风破浪，一片油渍飘漾散化在蓝色的波祷间。阡陌纵横，短短的列车穿过，一条条横裂大地江川，山脉骨节般在大地连绵隆起生皱的丘陵黑魁魁千里干涸旷无人烟，我像断线的珠子滑落空中向茫茫大陆急剧奔去，

倥偬间我看到向远处飘飘坠去的另一个方言。

我好像坐在隆隆疾驶的火车窗旁看一本书，田野大片地向后掠去，远处有村庄有炊烟，天空疾速斜飞着象被枪弹击中弧划坠落的小鸟，白云随车同行。故事的主人公沉溺赌博，不务正业，忽一日被警方怀疑有杀人前科，遂一日日整理记忆，拜访旧友，理出一本生活流水帐偏偏仍缺七页。我看他苦心孤诣，搜神寻鬼，穷至少时，仍无广察考。想来这人也糊涂得可以，首鼠两端，知其始不知其终。这厮已经远去，神气活现地穿上兵服回到他那艘老旧的炮艇上。作者似无意收笔，还要洋洋洒洒地写下去，一直将他送回他妈的肚子里。我却没兴趣再看下去，我料他也不过是最后变个笑眉笑眼的胖宝宝招着小手叼着个奶瓶子坐着童车招摇过市人见人爱。

我合上了这本已看了三分之一的书。被我翻弄过的页码和未打开的页码黑白分明。

给我顶住

“你回头看那个刚进门男的，就是那个瘦高个穿运动衣的。”赵蕾对周瑾说。

餐馆里人头攒动，笑语喧哗。正午强烈的阳光被茶色玻璃隔在室外，室内阴凉昏暗，那个男人的脸阴暗的光线下显得苍白，高高的鼻子十分突出。

“这人怎么啦？”周瑾注视了那个人一眼，转回头来低声问赵蕾。

“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国家恋爱队的一号种子选手——就是他。”

“是么？”周瑾又回头看了那男人一眼，那男人正在四下逡巡，寻找空座。“没觉得他特别有魅力嘛。”

“长得是挺一般，说他是国家恋爱队的是因为他那种专业态度：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时不时自己把自个集训一下，就为了一旦上场，攻必克，战必胜——关山平。”赵蕾慢悠悠地拖长声音叫那个男人。

“这人特有意思，招他叫来聊聊你就知道了。”赵蕾说，堆起笑脸朝闻声回头的关山平招手：“到这儿来，这儿有空座。”

关山平神色凝重地向两个女人走来，赵蕾拿起放在一张空椅上的坤包，让他就座。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赵蕾点起一支烟，高高翘在撅起

的嘴唇上笑眯眯地问。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来得，我怎么就来不得？”关山平落座，招呼服务员前来为他陈设餐具，拿起菜单仔细地看了数遍，只点了很少一点饭菜，交回菜单，拣起筷子，大模大样吃起赵蕾她们的菜，津津有味。

“你就在这一带上班是么？”他边吃边摇头，“太奢侈了，一个普通的中国女人，开饭随便填点粮食也罢了，还上什么馆子？”

“我们也就是业余下下馆子，专业吃粮食。”赵蕾少着说，“你呢？寻花问柳可有结果？”

“遇见一过些部优产品，充其量也只是填补一下国内空白。”

“你看我们这位小姐怎么样？”赵蕾笑着指周瑾。

“别胡闹。”周瑾红了脸。

关山平的目光在周瑾脸上停留了片刻：“如果有路子，宽给分的话，也就是区级八强。”

“你别太狂”。赵蕾笑着说，“也不瞧瞧自己那德性，配个胡同八强还得趁别人况竞技状态不佳你超水平发挥。”

“我真不是狂，也无意摘取什么世界冠军。”关山平的饭菜上了，他一扫而空。“我只是要找我那一个。”关山平抹抹嘴站起来，指指脑子。“跟这里的那形象对上就行了。”

“只怕那主儿还没生呐。”赵蕾含笑瞅着他。

“生是肯定生了，这点我坚信。现在需要的只是去找去撞——大范围捕捉。”

“只怕你面对面也认不出来。”赵蕾笑吟吟地把长长的烟

灰弹落在烟缸内。

“不会。”关山平眨眨眼。’她总该认出我吧……再见二位，慢慢聊着。” 扬长而去。

“只怕真见了你又傻了说不出话了。”

“那就对了。” 关山平头也不回地说，出了门。

“你觉得怎么样—— 这人？” 赵蕾对周瑾笑问，“神么？”

“没觉得。” 周瑾摇头。“觉得这人特酸。”

“是么，那就是说印象还挺深。” 赵蕾意味深长地瞅着周瑾笑。

“又傻。” 周瑾说，看赵蕾。“你老看我干嘛？”

赵蕾笑着把目光移开：“这种儿不多见。”

“五点半，一路车站，不见不散，我马上出来。” 我放下电话，锁好办公桌的抽屉，拎起皮包出了办公室。

街上，夕阳耀眼，车流滚滚，行人熙攘。我快步穿过马路向街对面电车站走去。

“嗨？” 一个女人迎面站在马路边冲我打招呼。

我左右看着来往的车辆，从车辆间隙一个箭步窜上对面便道，继续大步往前走。

那女人跟上我，同我并肩走。

“怎么碰上你了？”我边走边说，“这么大城市，几百万人，怎么就这么巧？”

“我也觉得巧，刚才我路过这里时就想，没准能碰上你，结果真碰见了你作”

“真是偶然。” 我停住脚，转过头。

“太偶然了。”赵蕾笑着说。

快车道与慢车道隔离带上的公共汽车站牌林立，同一车型不同线路的通道式公共汽车络绎而来陆续开走。人群蜂拥而上鱼贯而下，时而集聚成片时而疏疏落落。周瑾站在站台上翘首迎视每辆驶来的公共汽车。当公共汽车停下三门齐开时她便被人流淹没，公共汽车开走后她便单独剩下继续注视着车来的方向。

夕阳灼热的光毫无遮拦地倾泻在站台上，等车的面孔换了一拨又一拨。

她有些焦躁了，不胜烤晒，穿过慢行道来到街绿树荫下的那排商店前。一家食品店设有一个冷饮窗口，白色的冰柜嗡嗡作响，柜上排列着各色诱人的清凉饮料，她买出瓶刚从冰柜拿出结着冰霜的酸扔站在那里用麦管慢慢在吮，眼睛仍盯着站台上每一辆公共汽车下来的人。

她看到中午吃饭时见到的那个瘦高个脸苍白的男人从一辆公共汽车的中门下来，下来后便留在了站上，仰着下颏注视着车来的方向等候。一班又一班公共汽车驶来，她等的那人没来，那个男人也没走。他回过头往向后张望寻找，她连忙转过脸，把喝空的酸扔退回冰柜，走到一片树荫下继续等候。

潮水般的自行车从她面前不停驶过，快车道上并行的两条车龙争先奔驰，更远的地方同样的两条车龙和潮水般的自行车在逆行线上以同样的节奏和速度奔驶。

她看到那男人在车流人群中再次回头，这次她没有回避。两个人的视线相遇了，目光在对方同样毫无表情的脸上停留

了一两秒钟，然后各是移开。

那男人下了站台，停停绕绕穿过纷乱紧凑的自行车流，上了便道，到她刚才买过酸奶的冷饮窗口去买冷食，边走边侧着身子用一只手掏裤兜里的钱。

她用眼角余光注意到他捧着一个撕坏的雪糕包装盒走进这片树荫。隔着几个人她也能感觉到听到他在大口喀哧喀哧咬冻得硬梆梆的雪糕，咀嚼肌一下一下地牵动冰冷雪白的奶晶在热烘烘紧硬的齿腭间粉碎融化。……她向一边悄悄移挪了几步。

又一辆公共汽车进站，站在他们之间，周围的人纷纷跑向站台，投入耀眼的阳光中。

这一瞬间，他们四周没有任何人。

她情不自禁看了他一眼，他佝着腰哈着嘴皱着眉全力以赴地吞咽着冰凉的雪糕，接着，侧眼看她。再也不能视若无睹了，他们俩脸上都作出认出对方的笑意。

"你也等人？"

她点点头。

"我也等人。"他向她靠了几步，递过仍盛有数支雪糕的纸盒。"快邦我吃两根，我不行了，雪糕也快化了。"

"我不……刚吃过。"

"就别客气了，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她犹犹豫豫伸手在纸盒里，欲拿又止。

"拿两根，两根。"他不由分说，拿出两根雪糕拍在她手里，自己也又拿起一支绕着解纸，嘴里边嘶嘶吸着气："真凉，牙都倒了。"

“干嘛买这么多？”

“多买多吃呗。本来是给我等那主儿预备的，她没来，就只当是给你买的吧。”

“纸别扔，小心卫生检查。”她碰了一下他的手。

他回头一看，见一个戴红袖章的老头儿在他们身旁，盯着他手里的雪糕纸等待。

他们相视一笑。他对老头儿大声说：“大爷，你甭费劲我这纸不会扔在地上。”

接着他连她的纸一并拿过，塞在纸盒里，大步向不远处的一个果皮箱走去，把纸盒团成一团塞入投掷孔，一手各举一支裸体雪糕回来。

“你等的那个人还没来？”

周瑾抑郁四顾：“也许出了什么事。”

“说不定不来了。”

“会来，我想他会来，我们说过，不见不散。”

“都这么说，都约得死死的，可到头来该来的总是不来又有几个是等到的？”

“你们也说了不见不散？”

“一样。”关山平微笑着说，“这个俗套儿不具有任何约束力。”

“他一定是碰上了什么事，过去从不失约。”

时已黄昏，夕阳敛尽光焰，缩为猩红浑圆一团，直线坠落。天仍很亮，微风袭来，些许凉意。街上的车流稀了但闲人更多了。前方十字路口愈见热闹，小商小贩出市了，五光十色的服装摊密密丛丛布满路口四周。

“估计咱们等的人全不会来了，起码今天不会来了。”

周瑾闷闷不乐地一语不发，十分失望。

“显然你是第一次挨涮。”关山平安慰周瑾。“没关系，多涮几次就好了，就习以为常了。”

她白他一眼。

“真的。”关山平推心置腹地说，“你瞧我，天天在全城各个路口等人，从来没等到过，仍然乐此不疲。别让我等着，等着便一劳永逸。”

“从来没等到过？我不信。”周瑾微笑。

“从来没等到过！来的都是我不想见的人。”

“你等谁自己都不知道？”

“当然知道，所以来的不是我等的我一眼就能认出。”

“可逮着你啦！”随着一声喝，那个戴红箍的老头儿从树后跳出来得意地指着地对关山平说：“捡起来。甭废话。”

不知什么时候，地上出现了两根雪糕棒，关山平的雪糕几乎没吃因而没化成半截，再一看周瑾，显然她吃完雪糕随手无意地把捧丢在脚下。

“有什么呀，有什么呀，逮着就逮着您何必那么兴奋。”周瑾未及动作，关山平已迅速弯腰将雪糕捧捡起，掏出钱给老头。大声说：“不就是点款么，搞得跟打了多大的胜仗似的。”

“什么叫兴奋？我这是管你！不对呵？”老头儿声色俱厉。

“对对，您全，我全错，您可有理了。”

“走吧走吧。”周瑾拉关山平，”交了钱就别跟他说了。”

“不是。我就纳闷，人怎么都这样，占点理就跟雷霆万钧逮贼似的，这要让他占个天大的理儿，我还别活了。”

“你什么呢？你给我回来！”老头儿在后厉喝。

“我不回来，你有本事追我！”关山平被周瑾拉拉扯扯地快步走，挣着身子回头冲老头减。

“你冶什么气呀？”周瑾紧紧挽着关山平，不让他停步。“这点气就受不了还是人么？”

关山平笑了。

周瑾含笑责备道：“真是给自己找不自在，还得我安慰你。”

“不就因为是个老头儿么，真正穿官服的我也敢对他说什么。”

二人拐入一条僻静林荫斜街，脚步慢下来。

“这是哪儿呵？我怎么不认得？”关山平打量着四周黑黢黢静悄悄的院落房脊。长的围墙沿街曲伸逶迤不休，遮住了所有门之窗口灯方人语，使整条街显得空旷但不荒凉，因为街树郁郁葱葱。

“我也没来过。”周瑾说，“没想到城里还有这样的路离大街那么近。”

“这下去通哪儿？”她问。

“不知道。管他呢。你们原来打算上哪儿？”他问。

“没说好，只想见了再定——你呢？”

“也没准，只想到了再说。”

“那咱们就走下去吧，看这条路通哪儿。”

“你本来等谁？”

“我的那一个。”周瑾低头看着自己一眼交替的脚尖说。

“真是么？我可知道很多人经常搞错。”

“我想是，”周瑾抬头看了关山平一眼，又低下头。“当然有些出入，但我不扩剔。”

“等不及，怕耽误？”

“怕没有。”

“万一有了呢？突然出现了，你怎么办？”

“不知道，自认倒霉呗。”周瑾笑着抬头注视关山平。“我没你那么浪漫。听说……”她笑着往下说了。

“我知道你听说了什么，听谁说的。”关山平故作悲壮。“我虽准备死等，不将就。”

“你真相信有么？真的存在？”周瑾好奇地问。

“绝对相信，问题仅仅是机缘。”

“听说你到处化缘。”

“殚精竭智，始终待机，相对而动。”

“怎么想的？”周瑾笑。“穷且益坚？”

“你不妨将其称之为一种追求。”关山平得意地说，“相当执著的追求。”

“怕到闷的吧？”

“你这么说我就不你了。”关山平严肃地对周瑾说，“老是把高尚的感情庸俗化刺打击。”

“没有没有。”周瑾笑着说，“说着玩呢。”

“你这么着特别妨碍我跟你掏心窝子。”

“千万别，我不啦。”

“爱听？”

“还行吧。”周瑾笑。

天暗下来，林荫上树影重重，他们走过一座小石桥，桥的河沟接近干涸，茂盛青草几乎覆没了小河，墨绿淳着白沫的河水稠成浆体，小心听才能听到静止水面下的汩汩流淌声。

“不是生下就会这么多情，也就是这二年才开始追求。”

“那你生下来都干嘛了？”

“玩来着……你是说多年前吧？刚走进人生？”

“刚懂事。”

“当时，刚懂事我就坏有特别强制想要改变迅速改变自己一穷二白面貌的愿望。

“后来呢？”

“我爷爷死了。”

“什么意思？”

“留下一间房呵。”

“怎么啦？谁死不留房？留一间都是少的。”

“是地方呵，临街。”

“于是呢？”

“于是的就开了一个饭馆，专门经营特色饭菜。”

“你发财了？”

“我倒闭了。用了坏人，周围群众把我的特色饭菜称之为妙脚丫泥鼻涕茨鸣屎汆丸子粘痰打卤虫面广为传播，我于屡次大酬宾提篮小卖送货上门仍毫无起色。”

“后来呢？”

“后来我觉得特别需要理解，于是便改了追求为精神追求。放弃荣华富贵天涯海角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你的一生真是充满追求的一生。”

“对对，说的太对了。现在我已成了毛主席说的那三种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听着特腻是么？”

“听着特感动，真的真的，特为你难过，真是好人没好报。”

“同情我？”

“不是，就觉得特别不易。一个民愤极大的几乎丧尽天良的人尚且不忘追求越是艰验越向前，那是一种什么精神？”

“朝笑我？拿我开心？我这人可脆弱。”

周瑾咯咯笑。

路灯忽然华光齐放，勾勒出一条街的轮廓，他们沐浴在雾状的光明中。

有少年在黑暗处憋着嗓子喊：“嘿！街上不许手拉手。”

周瑾蓦地伸回自己的手，羞红脸。

关山平也讪讪的。

周瑾回到家时，脸上仍自带着笑意。他轻轻拿钥匙开了门，蹑手蹑脚走进来，到卧室门口看了一眼。

我正倚在床上，开着台灯在看报纸，闻声抬头。

“回来了。”

“你还没睡？”她走进来，面带笑意。“等你呢。”我把报纸翻了过来。继续浏览。“你不回来我哪敢睡？”

“你今天怎么没去？害得我等了半天，傻子似地一个人站在车站，人家都看我。”

“还说呢，刚出单位门就碰上一个人，缠着我没完没了地说话，走都走不开。”

“谁呀？”

“谁呀？赵蕾，你的好朋友。真拿自个不当外人，也不知又跟个什么人了，找我哭诉。当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惹得人都看，好像我跟她怎么啦似的，什么事呵？我还得安慰她，烦透了。”“人家信赖你。”周瑾笑着说，“她老跟我说，特喜欢你。”

“我用得着她喜欢么？她还是别喜欢我的好。我又不是熊猫不被喜欢就不珍贵了。”

“你这话要让她听见伤心死了。”

“那就让她死吧，反正她不死在心这儿也得在别人那儿死。我也看出来了，她那颗心是迟早要伤，别人不伤，自己也得伤了。”

“你太损了，回头我小告她。”

“告吧，就说我说的，像她这样的趁早死了算啦！活着也怪没劲的，别人看着也着急。”

“我不，我告她你听了她的诉说回家就长吁短叹，打心眼儿里心疼她。”

“你饶了我吧。”

我俩一起笑。

“你后来去哪儿了没等着我？”

“哪儿也没去……也碰见一个人，就站在那儿聊了会几天。”

“我后来去了，八点钟，没看见你们。”

“后来我们就到一家冷饮店坐着聊去了，我们也不能老站街上。”周瑾笑，神态从容。

“谁呀？我认识么？”

“你不认识，原来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后来调走了。”

我看着她笑：“男的吧？”

“对，没错。”周瑾晃着头笑，看着我。“是男的。”

“我猜也是男的，要是女的哪至于聊那么长时间。”

“吃醋了？”

“我才不吃醋呢，”我笑着把报纸放下，从床上坐好，”谁像你呀？整个一个阎锡山的老乡。”

“哟哟，还说不醋呢，脑酸得都能蘸饺子了。”周瑾在我身边坐下。“我们什么都没干，就是一起聊天来着。”

“不要那么我肖嘛，谁也没说你们干嘛了。”

“德性！”周瑾一甩手站起来。“越说你还越来劲了。”

“这就瞧我不顺眼了？”

“别没完呵，说两句得了。”周瑾摔帘子出卧室。出了门又回来问：“你吃饭了么？”

“吃了。”我安详地说，“你呢？吃了么？”

“没有。”

“聊了一晚上那男的也不请你吃顿饭？真不够意思。”

我周瑾转身就走。

“我吃的也是面条，锅还剩点卤，不够你再自己做点。”我在屋里大声说，随手又捡起报纸看起来。

周瑾在厨房把锅碗瓢盆弄得叮当响，一会儿，端着一碗堆得高高的面条进来，坐在我对面吸吸溜溜地吃。

我放下报纸看她一眼。

她边吃白我一眼，用筷子把面条卷成厚厚一捆往嘴里塞。

我举起报纸，嘿嘿一笑。

“你明天干嘛？”她含着面条问。

“上班呵。”

“别装傻，我问你下班后呢？”

“魏大冬叫我去他那儿打麻将。”

“不带我去？”

“都是男的你去干嘛？”

“都是男的怎么啦？我又不是不认识他们。”

“说好了不许带媳妇的。”

“你要不带我去，我就自己出去玩了。”周瑾吃完面条，把碗筷往桌上一搁，赌气说。

“刷了刷了。”我指着碗筷说。

“着什么急？明天刷不成？我就明天刷，你要看不下去你替我刷。”

“——你明天上哪儿玩去？”

“这你就管不着了。”周瑾坐在梳妆凳上对着镜子卸发卡头绳，松齐头发。“找‘情儿’去。”

“你够长本事的。”

“那谁叫你不带我去的？”

“我说咱们可约法三章！找‘情儿’可以，但不许花家里的钱给‘情儿’往家里挣奖励……”

“你就坏吧！”周瑾蓦地转身站起，举着拢子打我，我骂道：“我明天还就偏跟你去，想不让我去都不成了。”

“那你去打牌，我找‘情儿’。”

乒乓球在桌上一来一去地飞速跳跃。

“吃转儿。”我一边削球一边念咒。“你接我这左旋，你这右旋——我可抽了！”

我侧身拉步一个大扣杀，球弹在他方的台边一个变线飞到地上。

围观同事们哗地一声笑了。

“你真不是我对手。”我对站在球桌另一侧的关山平说，“赶紧下去吧，趁着比分比较接近。”

“你吹什么呀！快发球吧。”关山平把球扔过来笑着说。

“真不知死，那我可真不给你留面子了。”

“你要这么说，我也不让着你了。本来说帮你在群众面前树立点威信你还不识趣。”

“一对臭球，就会吹。”球台旁的女同事们笑。

“开会了开会了，那边打球的把拍子放下吧。”单位头儿拿着一叠文件走进会议室，边走边冲我们这边嚷嚷。

我们放下球拍，一哄而散，乱哄哄地在一排排长椅间找坐位。单位的同事们陆续进来，拿书的挟着毛线的，三五成群，说说笑笑。

关山平夺一个女同事手里的书看，挨了一顿抢白。“你怎么那么抠呵？看怕什么？”关山平说。

“就不给你看，”女同事不高兴地说，“不愿意。”

“静一静静一静，咱们开会了。”瘦瘦的但有个肚子的头在大家对面铺着白布的桌后坐下。威严地说，“今天咱们学习几份文件。关于形势的，然后念几份通知，最后再讲讲咱们单位发生的一些问题——大家往前坐坐，别都挤在后面。”

头儿在上面一字一顿地念起文件，大家在底下叽叽喳喳

开起小会。

我坐在两个女同事身边趴俯前边椅背上低声和她们说笑。

“给挪个地儿给挪个地儿。”关山平曲膝弓腰拨拉着人腿沿着这排椅子挤过来。

“去去，这儿没你的地儿。”我身边的姑娘说他。“怎么那么烦呀？”

关山平涎着脸笑，央告着，硬挤在我们之间坐下。

我闭眼假寐。

他捅我：“哎，我跟你说咋儿那人没来。”

“看来你是真没福气。”我仍闭着眼养神。

“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约谁谁不来。”

我闭着眼，没吱声，接着，头枕着胳膊偏脸看他：“你确实没救了。”

“不过，我昨天倒自己认识了一个姑娘。”关山平得意地说。

“毛主席保证。你这种自我安慰特没劲。”

“真的真的，不骗你。我在那儿等人，她也在那儿等人，我们都没等着，后来生搭上了。”

“肯定是猪八戒的近亲。”

“还可以，挺漂亮的”，关山平兴奋地说，“一点不蒙你。我跟她聊了半天，特有戏。”

“你怎么说的？”

“就按你教我的那套路数，云山雾罩，我觉还真灵。”

“是你喜欢的那类型么？”

“是我喜欢的，但还不完全是我喜欢的那个。”

“这就行了，挺一般的人就别那么高的要求了。”

“你觉得我真没希望遇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姑娘？”

“没希望，谁也没希望，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挂历上美人漂亮吧？那是经过技术处理的，光给你看拿的出来的那部分。拿不出手的呢？谁知道她有没有暗疾？就算有个十全十美的完全吻合的，涮羊肉爱吃吧？老让你吃你也受不了也得烦。”

“你觉得我不该错过这机会？”

“坚决冲上去。”

周围人哗地一声笑了，不知头儿念了什么把他们逗乐了。我也抬起头继续跟关山平说话。

“你爱钱是吧？你爱钱和你有钱是两回事，还得钱爱你，两厢情愿。老实说，真有个十全十美的姑娘站在你面前，你也就是看看，解解眼馋。”

“是是，这道理我懂。”

“是个好坯子就行了。乔装打扮嘛。”

“对对，多好的房子不装修一下内部住着也不舒坦。那我就不犹豫了。”

“千万别再犹豫了。你的问题不是找谁而是有没有人找你。”

“不过，这姑娘好像有主儿了。”

“咳！还管那些！”我抬起头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还管那些？这事没顺序，谁积极谁主动谁就捷足先登。挤过公共汽车吧？拿出点那劲儿来，趁热打铁见缝下针。你不是觉

得她有戏么，那就是说她和那男的不是牢不可破。人生能得几回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具体步骤呢？”

“敌进你退，敌退你进，敌驻你扰，敌疲你打。”

前排坐着的一个女同事扑哧一笑，回过头横我一眼：“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不是我说我的，《诱妞大全》上就这么写了。”我继续跟关山平说，“你还得机智灵活，英勇顽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塌炕，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看的。”

“你这都是原则。”关山平抱怨说，“我需要的是立即能奏效，譬如开那把锁的那把钥匙。”

“没法再细了。”我说“情场就是战场，战术通用，关键看你是不是用兵如神了。”

昨天晚上在街上我可看见你了。”

银行营业大厅内，赵蕾和周瑾对坐着，一边书写、传递着各种票据一边聊天，大厅内人群川流，人声嘈杂。

“在哪儿？”

“你别管在哪儿了，有没有吧？……和个男的。”

“没有。”周瑾笑着不承认。

“还不承认呢。”赵蕾笑盯着周瑾。“够快的，人不知鬼不觉。”

“你说什么呢？我一点也听不明白。”

“别装傻了。他怎么样？挺有意思是不是？”“不懂，你肯定看错人了。”

“你说你瞒我干嘛？我这眼睛可是照妖镜。”

“是么，周瑾？”同桌的另一个女同事笑着问，“够风流的。”

“没有，”周瑾笑着辩解，“你听赵蕾瞎说。”

“我瞎说？”赵蕾笑吟吟来，“好，算我瞎说。”

“下一位。”周瑾把手伸到柜台上，接过一张存款条，看了一眼，脸立刻红了，手把存款条迅速握成一团。

她抬眼看柜台外，关山平微笑着站在外面。

“你怎么来了？”她红着脸说，“你到门口去我马上出来。”

她回过头看，同事们都抿着嘴看着她笑。

“这回你还说什么？”赵蕾俯过身来低声笑道。

“别告诉我们那位。”周瑾央告说：“其实我们真没什么，就到一起聊聊。”

周瑾起身，从柜台出口出去，到门外找关山平。透过宽大玻璃窗可以看见关山平满脸堆笑，周瑾连连摇头。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赵蕾懒懒地用两个手指夹起话筒，放在耳边，娇滴滴地拉长声音说：“喂——”

“麻烦您给找一下周瑾。”我在电话的另一端说。

“你是方言吧？”赵蕾蓦地坐直身子，把话筒贴紧耳朵，娇笑着说，“我是赵蕾。”

“周瑾不在？”

赵蕾看了眼门外仍在跟关山平说话的周瑾，说：“她走了提前下班走了。”

“噢……”

“你有事吗？”

“没事。”我准备挂电话。

“不打算出来玩玩？”

“不打算。”我说，“回家睡觉。”

我挂了电话，赵蕾慢慢将话筒放回机座，扭脸长时间地凝视窗外的周瑾。

银行大厅内响起下班的电铃声。柜台内的职员们立刻忙碌起来，飞快地结束手头的工作，站起来收拾桌面准备下班。柜台外的顾客们也结束了排队，纷纷散去。

赵蕾浓汝艳抹，穿戴整齐，挎着小包，高跟鞋咔咔地走出银行大门。

“还没完呢？”她冲那两人说，“都下会班了。”

“是么？”周瑾急慌慌地冲回银行大厅。

“你找了半天就找上她了？”赵蕾对关山平说，“人家可是有丈夫的。”

“我找她是别的事，”关山平说。

“你还能有什么事？”赵蕾笑一下，娉婷而去。

周瑾挎着小包急急走出来，关山平迎上去。

“真的不行，我得回家。”周瑾说：“我爱人在家等我呢。”

“那改天，明天怎么样？”

“明天也不行，明天我们做账，得加班。”

“你是不愿意跟我出去？”

“不是，真的是没时间。”

“那算了，不求你了。”

“真对不生，你别生气。”

“我没有气。”关山平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说：“你要不去，那张票就让它作废，别再给别人。”

“不会的。”周瑾充满歉意地说。

关山平挥了挥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周瑾站在人群中看着窗外，手把扶杆身子随着车身的运动轻轻摇晃。窗外是一片片车流和人群。一对对情侣手拉手在便道的树荫下走，飞跑着过马路，忽然对视着笑起来……

她回到家里，各间居室内悄无人息。她脱了鞋，把包丢在沙发上，换了睡衣穿着拖鞋在屋里四处走动。

她在厨房里切肉切菜五彩绚丽地堆满一只只盘子。锅里的水开了，咕咕冒着热气掀动着锅盖。

电动排风扇飞速的旋转，嗡嗡作响。

炒勺里的油热了，冒出股股青烟，蓦得火苗窜起，油锅着了火，连忙将炒勺端下，关了炉火。

她拿着一袋挂面往滚开的锅里下，用筷子搅迅速变软变曲泛出白沫的雪白细长的面条。

那一盘盘搭配得十分悦目的肉菜原封未动，鲜灵的色泽黯淡下来。

她端着一碗面条坐到电视前，边吃边看，电视机里正在播送新闻：会议、水灾和农田长势。

她吃着吃着，突然不动了，侧耳缔听，直到楼道内的脚步声过去，才继续吃。

夜里，我回到家里，见电视仍开着，节目已经播完，屏幕沙沙闪着雪花，她躺在沙发上是睡着了。

我经手轻脚过去关了电视，刚要走开，她骨碌从沙发上

坐起来，睡眼惺松地问：

“几点了？”

“第二天了。”我说。

她噌地站起来，登登走进卧室，往床上一倒，拉过毛巾被盖在身上，扭身向里闭眼睡觉。

“生气了？”我讪笑着跟进卧室说。

她不吭声。

我到卫生间又洗又涮，弄得浑身水琳淋的，拿了条毛巾回到卧室，浑身上下边擦着边笑说：

“不是去找‘情儿’么？怎么没去？”

“你就等着瞧吧”。她嗡声嗡气地说。

“别这样，”我上床去板她。“别不理人呀。”

“别碰我！”她使劲拧回身子。“我要睡觉了。”

我下了床，把毛巾扔到一边：“我是为了让你心理平衡才玩这么晚的。”

“你少来这套！”她翻身坐起气冲冲地嚷，“我怎么啦我怎么啦？不就是晚回来了一天，用得著你这么颠过来倒过去的说？你要这样我就天天晚回来。”

“我来哪套了？我又怎么啦”我申辩，“我不也就晚回来一天。”

“你是晚回地一天么？哪天你按点回来过？”

“那我也没别的呀，就是和一帮朋友打打麻将还是赢多输少。”

“谁知道你天天干嘛去了。”

“你说我干嘛去了，你要这么说就没劲了。”

“我不知道你干嘛去了，你干嘛去了自己知道。”

“你怎么不讲理阿？行，我不说了，你说我干嘛去了我干嘛去了。怎么着吧？”

“你现在是越来越狂了。”

“什么话！我狂？我哪有你狂呵？你多狂呵，说灭我就灭我，我一个挺大男人每天还得看你脸色。”

“你要是不愿跟我过了，烦我了，你可以走。”

“就会来这套，你们女的是不是都这德性？”

“没新鲜的，图新鲜你找别人去。”

“你要老这么没完，我可真烦你了。”

“烦就烦，烦就离婚。”周瑾用被蒙头倒下。“你威胁谁呀？谁怕你呀？”

“没错，现在世界上谁也不怕谁。要离真离，别光说——你要有志气，别到时哭天汕地好骂我是陈世美。”

周瑾真的哭了，蒙着毛巾被的身子一抽一抽。

我打开台灯，拿张报纸躺到床上看起来：“你哭什么呀？有本事别挺横的人？”

周瑾的哭声更大了。

我不理她，点上一支烟，继续看报纸：“你小点声呵，人家邻居可都睡了。”

周瑾一骨碌爬起来，到卫生间又擦泪又揩鼻涕。片刻，眼睛红红的回来，照着镜子端详自己，不住的泣噎，恶狠狠地对我说：“你别以为我不敢离就觉得自己怪不起了。”

“你什么不敢呀？中国人里数你有骨气了。”

我一个猛子从床上跳下来，一把没抓周瑾，她冲出门，旋

风般地消逝了。

“你回来！”我在楼梯口大声喊，转回屋换鞋穿衣服，咬牙切齿地骂：“这个该死的，二百五、没头脑、神经病——说跑就跑。”

我一溜烟下了楼，在楼区花园四处寻找，每棵树后，每辆车里都找了个遍，无人迹。夜风很凉，吹得我汗一阵阵下去又一阵阵上来。我顺着马路来到大街。街口有一个瓜摊，看瓜的老头没睡，正坐在小椅子上摇扇乘凉。我问大爷看见一个穿睡衣的女的没有，大爷说沿着大马路走了。我沿着灯光通明空无一人的大街追了一程，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仍没发现周瑾，便折了回来。

我回到楼前，见屋里亮着灯，便飞速冲了上来，进了屋摔上门就喊：“有本事你别回来。”

屋里亮堂堂的毫无动静，我各屋看了看没有人，回到卧室躺下。我气坏了，躺半天倒也睡着了。

“周瑾！”我一声大喝。

正和赵蕾笑盈盈地从一家商店出门的周瑾吓了一跳，原地呆住。

我疾步走上去，牢牢攥住她的手腕，满脸堆笑，柔声说：“跟我回家去。”

“我不！”周瑾一脸凛然用手掰着我的手。“放开我，我不回家。”

赵蕾在一旁微笑地看。

“有话咱们回家去说。”我死死攥住她，低声下气来说，

“回家怎么说不成？”

“我就不回家，不回去了，这不是正中你意么。”

我和周瑾在街上扭来扭去，引得一些行人观望。

“咱别在街上拉拉扯扯，让人笑话。”

“嗬，你还怕难看？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在乎呢。”

“别给脸不要脸呵。”我手暗暗加劲儿。

“你才不要脸呢，放开我！你干嘛？”周瑾嚷。

“你干嘛？”两个联防队员过来，指着我手。“放开放开。”

我手触电般地松开，周瑾拔腿就走，我忙把她拉住。对气汹汹的联防队员们说：

“我们是两口子，两口子吵架。”

“你们是两口子么？”联防队员问周瑾。

周谨不吭声。

赵蕾忙说：“他们是两口子，我可以作证。”

“两口子吵架也别在街上吵呵。”

围观的群众笑，联防队员走开。

“你就跟他回去吧。”赵蕾劝周瑾，“别闹了。”

“我下午还得上班呢。”周瑾说。

“我帮你请假。”赵蕾笑着把我们俩往车站推。

我一进家门，把门一关，指着周瑾就嚷：“你什么东西？有这样的吗？差点让人把我当流氓逮了。”

周瑾不吭声，神态得意地往沙发一坐，伸手去开电视，电视刚出现一个画面，就被我啪地关上。

“你还挺得意，你占什么便宜了？我要让人当流氓逮了，

你就是流氓家属。”

周瑾不看我，给自己倒了杯水架起二郎腿悠闲地喝。

“给我倒杯水，我也渴了。”我命令道，在她身边坐下。见她没反应，就夺过她的杯子喝。

“你害怕了？”她望着我说。

我差点没让水呛着。咽下一口水说：“我害什么怕？你还以为……我是为你担心，大晚上一个人跑出去，你不知道白天街上都有坏人？”

“你不就盼着我被坏人捉了去，你好清静……再找。”

“别这样，你别这样，周瑾，我是那种人么？”

“你是什么人？”

“你是真惹我生气，昨晚你气我一夜还不够？”

“你气？我还气呢。”

“我气上还加着担心，心都快碎了。”

“你得了吧，气你还能睡得着觉？”

“我睡了么？那也是气着气着迷糊了，你昨晚回来了？”

周瑾抹泪：“你根本就不关心我，甭管我出什么事，你该睡照睡，亏你睡得着。”

“好啦好啦。”我和解地说，“咱们别闹了，老这么闹日子就没法过了。”

“你压根就不想好好过。”

“你这么说不愧么？我还怎么好好过？我都快给你当孙子了。长这么大我跟谁服过软？跟你我连自尊心都不要了，你还要我怎么样？人总得讲理吧？昨晚我招你了么？”

“对，你没招我，你总有理，我老胡搅蛮缠。”

“好好，算我无理，我不对，全是我的错。”

“什么叫算你无理？”

“好好，我真无理，真混蛋，不该惹你生气。”

“你要早这样，不就没事了。”

“我一直没敢别的样儿呵。”

“你瞧你，又不认错了。”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我一错到底一坏到底。”

“你现在就是坏，一点不哄我，看着我哭。其实好多时候我本来没事的，就是想闹点脾气，我不跟你闹跟谁闹？你哄哄我就好了—— 可你就是不哄！”

“闹吧闹吧，下回你有脾气就跟我闹，我当受气包……算我没说算我没说。我当受气包应该、光荣，别人想当还不行呢。”

周瑾先是瞪眼后是破涕面笑。

“闹什么呀？”我也笑，接着语重心长地说，“你说有什么可闹的？咱们是多好的一对，郎才女貌，旗鼓相当，我种田你织布，多少人羡慕？咱们自个儿真应该珍惜。”

“一点都不好。”周瑾断言。

“怎么不好？”我忙说，“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我觉得很好了。好得不能再好了，我就是当皇上，也选你当粉头——六宫粉黛的头。”

“你少拐着弯骂人。”周瑾振振有词地说，“好什么呀？人家年轻夫妇天天去出玩，逛公园看演出下馆子。咱们呢？打结婚你就再也不带我下馆子了，一场电影也没看过。”

“我说你这个同志呵，怎么一脑袋资产阶级思想？讲吃讲

穿那是咱小市民的本色吗？”

“本来嘛，讲吃讲穿怎么啦？人家还没老呢。市民就不能享受了。”

“你见哪个小市民像你说的那样？不全是吃饱了混天黑闷蜜蓄窝子炕上整点俗人乐？”

“叫你说的那么恶心，就是有人嘛。那街上一对对的都是哪儿蹦出来的？”

“那不都是没结婚的？你跟他们比？”

周瑾盯着我半天没说话，脸一扭，叹气说：“结婚真没劲。”

我打了个长长的呵欠，眼睛汪汪地解释：“我困了，昨晚没睡好。”

“那你去睡好了。”周瑾冷冷地说。

“你还气么？你要气我就不睡。”

“我不气了，你去睡吧。”周瑾不耐烦地说。

我把手搭在她手上，堆着满脸笑：“咱们一起睡。”

“行了，”周瑾抽开手说，“你就敞开去睡吧，免了这套。”

我睡了整整一下午，睡得死去活来，在梦里又是打仗又是逃跑，直到黄昏，才大汗淋漓疲惫不堪地起床，迷迷糊溯摇摇晃晃地出了卧室。

周瑾正笑眯眯地坐在错暗的室内看电视。电视里播的是一部动画片：四只小老鼠排着队趾高气扬地从一只睡觉的小花猫身边走过，边走边齐声叫嚷：“老鼠怕猫，这是谣传。一只小猫，有啥可怕？壮起鼠胆，把它打翻。千古偏见，定要推翻。”

猫和鼠都稚气十足，憨态可掬。

“走吧。”我边穿衣服边对一动不动盯着电视看的周瑾说。

“去哪儿？”她回头看我一眼说。

“下馆子。”我套好汗衫说，“我也豁出去了。”

周瑾望着我，脸上露出微笑。

“乐啦？”

她不好意思地笑，噌地站起奔进卧室手忙脚乱的梳妆打扮。

“咱别进太贵的馆子。”

“当然，我这点理智还是有的。”

我们选了一家中档餐馆大摇大摆走进去。尽管中档，但也是冷气炊座什么的，在我看来就很好了。

“标准就是低档宴会的标准呵。”我翻看着菜单对周瑾说。

“你就点吧。”周瑾兴致勃勃。

我把服务员叫过来，点了几个猪肉做的菜。

“这几个菜够吃么？”我点完菜，服务员不走，说：“我们这儿菜的量都小。”

“够吃。”我说，“我们是吃过饭来的。”

“再要个虾吧。”职务员指菜单说，“我们这儿虾不错。”

“你什么意思？”我在椅子上转过身，面对着服务员说，“嫌宰得不过瘾？”

服务员拿起菜单飞快地走了。

我对周瑾说：“我就说过，落到这帮人手里，没好儿。”

周瑾干笑：“她也是好意。”

“好意？”我瞟着冷柜前抱肘叉腰站着的一排服务员。“瞧她们那架式，一个个都跟杀手似的。”

周瑾笑，低头摆弄光秃的碗筷。

我们百无聊赖地等着菜，服务员穿梭不停地往各桌上菜，就是没我们的。我几次叫住给我们开票的服务员问，她都不耐烦地回答：“正炒呢。”

当她又一次如此回答时，我耐心消逝了，怒吼起来：“怎么着？瞧不起人是不是？你还不耐烦了，我们都等多长时间了？”

“你吵什么？马上就给你上。”

“马上给我上？我还不吃了！”我一拍桌子，“退钱！”

满堂宾客受了一惊，纷纷掉头来看。一个领班模样的中年男人忙跑过来：“怎么啦怎么啦？”

“怎么拉？蹲着拉？”我指着那个服务员吼。“你问她，我们等多长时间了。你们这是什么馆？我要有低血糖还等不到你们上菜了——饭馆饿死人了！”我站起来大声喊。

“算啦算啦。”周瑾劝我。

“没你的事。”我冲她嚷，“谁也别拦着我，我把它牌子摘了。”

“怎么回事？”领班问服务员。

“我说马上给他上的……”

要不是周瑾拉着我，我手指能杵这服务员和鼻子上：“我要不说你也不马上给我上。怎么着？我这钱不是人民币？比我晚到的都吃完了，依挤兑谁呢？”

“马上上，马上给您上。”领班劝抚我，问服务员：“他都要的什么菜？”

“他说不吃了，要退钱。”

“对，不吃了，气都气饱了。”

“另吵了。”周瑾往回拉我。

“你别觉得丢面子，咱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来这儿吃饭就是让她们伺候的，咱花了钱不能买气生。”我对领班说，“我说你们这饭馆真该好好整顿整顿了，不像话，看人下菜碟，不就是没要你们的大虾么？你要不扣她的奖金，我这服务费反正是不给了。”

“我们一定注意改进工作，您消消气，您要的菜马上给您上。”

领班赔了无数好话，把我劝回座位，招呼其他服务员迅速上菜。

“你看我干嘛？不服是不是？”我不依不饶地冲那个服务员说。“想干不想干？不想干直说，我还不信治不了你。”

领班忙把那个服务员拉走，制止她的申辩。

菜很快上齐了，我们也没了胃口。

我冷笑着看着一桌菜对周瑾说：“这就是享受了？”

周瑾不吭声，低头一口一口吃菜，没吃几口放下筷子说：“咱们走吧。”

“全他妈糟践了。”我站起来看着一桌子几乎未动的饭菜，冲一边靠墙站着的服务员们喊：“你们家里人晚上可有的吃了。”

女服务员们不是低下头就是把脸扭向一边。

“呵，月光如水多么美丽令我陶醉，心儿颤抖我的心为什么颤抖，只因为有了你佛罗伦萨的丽茨费尔德……”

台上一个营养不良的中国人披着块麻袋片斗篷底下露出

一双肮脏落满尘土的人造革凉鞋，粗糙的大脚趾头上一层皮已经剥落—— 他捂着心窝在抒情。

“你觉得好吗？”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小伙子突然转过头问我。

我楞楞地，回答：“不是都说好……”

小炊子严肃地望着我说：“就是‘四人帮’回来，掐着我脖子问我，我也不能说好。”

小伙子说罢起身扬长而去。

我转过脸看周瑾，她看着我：“咱们也别受罪了。”

晚上，我向周瑾求欢，她顺从地任我罢弄。正当我兴致勃勃鼓捣个没完时，发现她正看着我笑。

“你笑什么？”

“你就别白费劲了。”她平淡地说。

“你感到失望？”

室内游泳池内，赵蕾和周瑾一圈一圈地游着，不时避开迎面或横向游来的人。她的腿在碧蓝清澈的水中显得十分白嫩，分开、蜷起、有力地蹬出。她们都没戴游泳帽，头发黑油油湿淋淋地披散着。

她们先后改为仰泳，曲线毕露地破浪而行。

“不，谈不上失望，”周瑾说，“也无从失望。想通了，就是这么回事，结婚以后都一样，必然的一切都会平淡。”

“谁变了？”

“都变了又都没变，必然的规律。大概也算不上坏事，平淡了才能持久。方言也算不上个坏丈夫，平心而论，也许比

多数男子要好些。”

“你老实说,这就是你希望的—— 我是说你婚前想像的梦想的那种……生活?”

“不,”周瑾承认。“当然不一样。我也没那么说，我只是说我想通了。”

“不认为有那种生活存在了?”

“不认为。”

一个男人游过掀起浪打在赵蕾脸上,她停止划动下去,又浮上来，紧游几下，又仰过来并肩和周瑾同游。

她瞟着周瑾，问:“后悔么?”

“不。”周瑾于水中苦笑时“我想芯不可能碰到比方言更合适的人，我又不是公主。”

“万一呢?”

“什么万一?”

“万一这时突现出现一个……”

“不会的。”周瑾笑着打断赵雷。“那也一样，当时我就觉得方言是我心目中的那个人。”

“现在还是么?”

“应该还是，他还是他。”

“可你不觉得他是他就这不是了。”

“咱们别谈这个了好么?”

“干嘛不谈?正谈得带劲儿。那种感觉来自何处?无非是他们相处时发生的一个个瞬间，意外的激动人心的令人欣喜的一个个瞬间。现在这种瞬间消逝了，他存在了，难作得一见了。人有什么特别的?方言有什么装置的?凡人而已，就

像无神论者眼里的神。”

她们触到池边，踩及竖身转过去紧紧抓着池槽抹去脸上的水。

“有个人给你打过好几次电话就在昨天。”赵蕾颇有含意地笑着我周瑾说，“你不想见见他么？”

周瑾摇头。

“就靠回忆过日子么？”赵雷也笑着摇头：“等你老了再这样不行吗？”

“可我们有过……时至今日，我觉得我的感情仍在他身边。”周瑾认真地说，水从她成绺的头发上滴落。

“别错过机会,成要为你的就抓住这法机会—— 这也许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你没有什么丢失的，因为你已经一贫如洗。从前是这样，如今不是这样了。”赵蕾热切地说，“别朔潮流而动。”

舞厅里，赵雷带着周瑾人群款款地跳，进进退退，原地踏着拍子。

“你踩我脚了。”

“我不太会跳。”周瑾抱歉地说。

“看来我是教不会你了，得换个人教。”

两个男人走过来，拉开她们，一个把赵雷带走，一个接住周瑾继续带她跳。

“你为什么不愿见我？”

周瑾垂着眼睛睡，任人带领，不吭声。

“是讨厌我吗？”

周瑾抡起眼，盯着男的说：“我会丈夫了。”

“那又怎么样？”男的带着周瑾绕开一对飞快旋转面过的男女，那女的一脸痴迷的笑。”那又怎么样？你这等于花儿对雨说，我已经浇过水了。”

“这一好……”

“什么？你大点声。”

“我说这不行！”周瑾大声说，严肃地目光的灼灼盯着对方。

“不不，你刚才说的不是这句，你再说一遍。”

“我没权利再跟你接触了。”

“你是说使你心有顾虑裹足不前的是因为你已经结了婚，道德习俗不允许？”

“不完全，但也有个因素。”

“主要因素？”

“我不想回答。”

“你爱你丈夫？”

音乐骤然疯狂起来。舞厅内的灯暗下来，鳞板球和追灯旋转起来。激光束从四面八方群射来。正在双双起舞的人们松开对方，痉挛般地扭起来。

“你爱你丈夫？”

“是的。”

“他爱你么？”

“我想是的。”

“他对你说么？”

“……”

“我可以对你说：我爱你！”关山平面鄗抽搐摇肩扭胯像

只巨大蝙蝠张开四肢大声嚷嚷。

“晚上你爸妈回来，在这儿吃的饭。”我闭着眼躺在床上，惬意地吹着电风扇。“你不在，两人就抓着我上课，嫌咱不会过日子，屋里乱。钱到手就花，不会在人民的银行存点。”

“你怎么说？”

“我怎么说？一味逢迎呗。”

周瑾上了床，躺在身边。接着，她的手伸了过来，人也粮了过来。

“别闹，天多热呵，拣个凉快天，天下雨时。”

她手停了下来，搭在我脸上，我用手把她的手捂于我腮帮子上。这样躺了半天，我都快睡着了她突然问：

“你爱我吗？”

我睁开眼，她正凝视着我，我又闭上眼：“怎么想起问这个？”

“我想要你说。”

“多俗呵，咱都老夫老妻了，还弄这俗景干嘛？”

“结婚后你就没说过。”

“那还用说？咱中国人实诚全在心里，就不地个花言巧语。”

周瑾在言声了，我翻个身朝里：“明儿星期天，魏大冬叫咱们去打牌，你也一起去吧。”

夜里下起大雨，早晨仍雨声如注。我在窗口看了眼外面的雨，走到床边催促仍躺在床上的周瑾。

“起来吧，咱该走了。”

“下雨还去？”

“去，风雨无阻，下雨天打牌多瘾呵。”

她坐起来，凝视着我，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怎么啦？”我说。

“我不去了。”她说，“我不想去了。”

“去玩玩嘛，何必闷在家里？”我过去拉她。

她抽回手，平静地说：“今天我们行卖债券，对得去加班。”

“你们银行怎么老加班？够没劲的——那我一个人去了？”

“去吧。”她说，“玩个痛快。”

我拍拍她脸蛋，笑着离屋而去。

雨中的公园，十分寂廖，亭台楼榭笼罩在烟雨中，坡上的树林枝叶飒飒，坡下的湖泊水声啁啾，蓝白二色的游船系分一湾。

一顶花伞从山间的甬路移来，伞下边迈动着四条腿，两条穿着长裤，两条裙裾露着光滑笔直的月腿。

“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纠缠你吗？我从来不这样，合则留不合则去，无意勉强任何人，偏偏对你……”

“……你说过。”

“开始我没以为有什么特别。但回到家里，躺下一想，无数次否认，终于不得不承认：的确有什么发生了。”

“……”

“对我来说，现在一切都明白无误了，剩下闲问题就是你，你怎么想？”

“不知道。”

伞停住。周瑾抡眼看关山平，垂下眼：“真的不知道。”

伞继续移动。

“我们会都有这种担心，怕被某种错觉欺骗，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正确的感觉。”

“……”

“不讨厌我对吗？”

她低着头点头。

“愿意听我说话？”

她点头。

“想见我又怕见我？”

“是的。”

“想我吗——一个人没事时？”

“……”

“想过吗？”

“……想过。”

“是否有内疚感？”

“有。”

“甚至是罪恶感。”

“别说了。”

“我想我们不必再怀疑了吧？”

“那又怎么样呢？”

“什么怎么样？当然是跟着感觉走。”

“你想过后果吗？你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吗？你有那份勇气吗——我不是指现在。”

“听着，周瑾，我们到现在越来越像两个阴谋家了，在策划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你来到一个风景名胜，譬如说一座险峻秀丽的山，你难道是全面了解此山的构造路水质气候是否危险有无野兽强人设计进山路线无虞才放胆而行吗？”

“我们是在游山而是临渊，我当然要了解你的水性；贸然下水，只会顷刻灭顶，那时也许只顾逃生了。”

“你我意思是要我作出某种承诺？”

“不，我不想要你作什么，谁又能什么证得了自己？我确实有点……喜欢你，这点我不想对你隐瞒，但这是不是你说的那东西，我不知道。我愿意和你作好朋友是真的，愿意和你在一起，我像现在这样。至于别的更多，目前我不能答应你，老实说，我不愿意。”

“……”

“打击了你对吗？你难过了？”

“我就料到会这样。”

“别对我期望太高要求太急迫，多给我一些时间，让我慢慢来，慢慢适应。这种事我真第一次碰到，一点底都没有。不瞒你，我现在心里真是乱得很，不知怎么办才好，容我多想想。我不愿意看你不高兴，不想失去你，但完全照你说的办……不！不！别这样……”

伞一下被风卷走了，他紧搂着她，堵着她嘴吻她。周瑾拼命挣扎，两手用力往后摊他。在一个长长的令人透不过气的吻后她一把推开了他。

“别强迫我。”于是她瞪着眼睛冲他嚷。一阵密集的雨点斜飞而来，立刻湿了她的头发衣裙。

她转身飞快地跑去，迎着雨。

“创造一种诗意是对的，充满诗关系……”我笑了一下。“——那的确是人人向往的，但你盘带过多？”

我和关山平站在单位办公楼顶的平台上边抽烟边谈，楼顶风很大，一阵阵横扫而过，所以尽管烈日当空，我们并没有感到多少酷热。

“你开了一个无可挑剔的头，发展的也很顺畅，但你不能适可而止。你过分沉湎于诗意之中，过于重视所谓完美感受，这种诗意和完美感受被张到极限，你便失去了弹性和向纵深发展的势头而陷于滞。同时，过于浓郁的诗意必导致纯洁意识的增强。就是说你为自己设置了屏障，把你的意图和关系的范围限制的在了精神追求的圈子里。这样，当你试图冲破她时便会引起她极大的震惊、失望和反感，继而是愤怒的拒绝对坚决的抵抗——是你把她推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与尘世欢乐绝了缘。”

“我懂了。”关山平沮丧地说，“我给自己铺了条通向天国的路，走在种路上想上床当然是亵渎。你为我现在还是希望过渡回来吗？”

“智取已经失败只有强攻了。”

“这，行吗？”

“实际上，这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就算你没犯错，一切按预想出现在最佳状况，最后你还得有这一下子。打比方吧，好比苏联十月革命，群众也发动了，士兵也争取了，临时政治也孤立了，最后还得打了下冬宫。正如毛主席所说，扫帚

不到，灰尘不会自己忘记掉，另外，她犹豫、畏缩，除了她本人的心理障碍还因为有个旧秩序束缚着她拉扯着她，不烧了草料场林冲也不会上梁山。”

“明白。”

我们从楼顶下来时，在楼门口遇见盛妆而来的赵蕾。

“如此花枝招展，这是要会谁呀？”我笑着问。

“不是找你。”赵蕾笑着指关山平。“找他。”

三日后，我出差去了东北，在一个海滨城市参加一个大型货会。会议开完，又接受一家供货单位邀请绕道去长白山玩了一些日子，这样，加上往返路程，我回京已是一月之后。

我一下火车就发现北京已凉了下来。尽管是晴天，但已没了前些日子那种令人难耐的暑闷热，街上刮过风很凉爽，据说我刚起，北京就开始下雨，连续不断，一连下了半个月，晚上睡觉都要盖棉被了。

周瑾没来车站接我。到家后，我发现她黑了也瘦了，人有些憔悴。我怀疑她这段时间生病。她说没有，胃疼过几次但都很快了。

她对我很好很温存，对我给她买的一些衣服也很满意，当场就一件件试穿以最后就穿那件最偏爱的连衣裙不脱了。

她为我做了很多菜，多的吃不了。饭间我们还喝了酒喝得十分兴奋，话特别多，坐在饭桌上你一言我一语也聊到很晚。

夜里，我们行房事，一切得心应手，恰到好处。但我发觉她轻微的抗拒，如果不属于厌恶的话—— 和我的一些习惯

动作。很难说她的兴奋是假的但持续时间很短，事后她也不要求爱抚而且很快穿睡衣，似乎对在我面前暴露身体感到不自然。

我没有多想，旅途劳累，很快便睡了。

第二天我去上班，天气宜人且多日不见，同事们都显得很愉快，大声地和我打招呼，热情地拉住我聊天，特别是关山平。这个我特别注意了一下，简直可说是容光焕发。

一见我就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诡密地说："哥们儿成功了。"

"是吗？那你得请客。"我敷衍着离开他跟圣门的头到打招呼："主任我什么时候得跟您汇报一下工作。"

"我着急不着，刚回来先休息两天。"头儿大关心地呵呵笑着跟姑娘们聊天。

"我什么时候得让你见见她。"关山平兴犹未尽地又拉住我说，"你还没见过她呢？你给我估估，看够多少分，值不值。"

"就不一定非我估了，你看着值那就是金不换。"

"不不，你一定得看看，我信你，你眼光准。"

"那就找个日子吧。"我说。离开办公室去厕所。

我蹲的厕所茅坑上拉屎时，突然感到一种郁闷和莫名的烦躁，可能是因为厕所太脏也可能是因为人到烂熟的环境和人群中产生的不快，就像一个刚出狱的囚犯没出去几日，又被抓了回去一样……或许，还有些别的什么。

“今天晚上我可能晚回来一会。”周瑾一边穿鞋一边低头说。

“我回来你几乎每天都晚回来。”

“四季度了，行里老加班。”

“不是和人约会吧？”我笑着走过去说。

“你怎么这么说话？”

“走吧走吧”，我笑着推她。“该迟到了。”

她不走，问我：“你希望我和别人约会？”

“我哪管得了你呵；”我还开玩笑，看到周瑾的脸色忙改口：“说着玩呢。”

我拨开一个须大的香水瓶子的盖，按住钮瞄准几步外正坐在沙发上看书的周瑾劈脸喷过去。

“你干吗？”她吓了一跳，面有愠色。

“凉快凉快。”我说，又往自己身上喷了几下。“刚就我一招，喷香水消汗。”

我放下香水瓶继续看我的电视，电视里正在放一出连续剧，有外遇的妻子刚刚回家，不满丈夫严厉地询问她。她一言不发，神态冷淡坚毅，眼里流露出毫不掩饰的轻蔑如同江姐面对中美合作所的刽子手，坐在四十多排的观众都能看清楚。

我忍俊不禁，吃地笑了声：“是这样吗？”我扭头问周瑾。

“什么？”她警惕地抬起眼。

“这个。”我用下巴指指电视，“妻子偷情回来是这个姿态么？”

周瑾掉头看电视。

"完全不对嘛。"我评论道,"这副嘴脸等于把一切都供认了吗?"

"依你应该是什么样呢?"

"要么坚决否认,要么假装委屈,实在不行就以攻为守——你属于那种?"我满脸堆笑问。

"我是三者兼而有之。"

我笑,继续看电视,电视里丈夫挥手打了妻子一个耳光。"又不对了嘛,怎么能打?这一打岂不把她打成了受害者?应该把痛苦和悲愤深深埋在心底,加倍体贴,使对方永远对能平静心安理得。"

"如果我有外遇,"周瑾问我。"你是不是就打算如此?"

"我当然是要做得更好一些,送个信呵放个哨呵什么的,你也尽可以放心交给我去办。"

"无耻。"

"我只有一个请求卑微的请求:千万别找胡同串子,那对我是双倍的侮辱。工资一定要超过三百,相貌一定要英俊,不能低于一米八,那样我会为你骄傲的。"

"你真像这书里写的那个无耻之徒,"周瑾举着书说,"活脱是你。"

"什么书?没准就是我写的。"我伸手夺书。周瑾闪开。

"如果我有外遇了,你是不是也能礼尚往来?保持一种令人钦佩的风度。"

"不!"周瑾坚定地说,"肯定打你个稀巴烂,闹你个人仰马翻。"

“那太遗憾了！俗话说：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

“干嘛这么看我？”我笑着看周瑾。

“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过去我总认为我是知道答案的，从没怀疑过，但现在的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听你再回答一次——你爱我吗？”

“这么说吧……”

“请你直截了当地回答。”

“这么说吧，比山高，比海深。”

“你就是不肯说那个字对吗？”

“如果你非要让我当然可以说，我这方面不是问题。”

“我不是非要你说，你可以不说。”

“说也无所谓。”

“行了，你别跟我罗嗦了！”她粗暴地打断我，撂下书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端起放在茶几上已经凉的茶水喝，瞟着我。

“你是想问问我是爱你吗？”

“对此，我从不怀疑。”

“从不怀疑？”她冷笑着。“干嘛从不怀疑？应该怀疑。知道我现在对你什么感觉？”

“我一说你就讨厌。”

“对！”周瑾往茶几上一顿茶杯，尖叫，“你一张嘴我就恶心，浑身起鸡皮疙瘩……”

“可我说什么呀？”

“你少假装天真！”周瑾瞪着眼睛冲我嚷。“少装傻！我还不了解你？你精得都能安上缝纫机上砸线了。”

“我的确不太聪明，你用不着这么夸我。”

“你是没安好心！”

“我一点也不明白你说什么。”

“好吧，你要非装傻不明白，那我就告诉你。”周瑾瞪着的点头，在我对面坐下：“我的确跟别人好了，你怎么办吧？”

“祝贺你。”我微笑着去端她喝剩放在茶几上的水杯。

“这是真的！”周瑾叫，挥手把茶杯扫到地上。茶杯倾刻洒在地毯上，流出去洇湿了一块。“这是真的，我不开玩笑。”

我弯腰去拿茶杯，放回茶几，直起腰看着周瑾：“我不信。”

“你必须信！”周瑾去夺茶杯准备再次摔到地上。

我牢牢攥住茶杯：“这不可能，如果是，你会否认到最后一秒。而且你不会，你不是那种人，再说咱们关系没有逼你走到那条路。”

我站起，拿起香水瓶身上喷，分别抬起左右臂。

“你是想气我。”

我抬腿要走，一下被周瑾立起拉住，她哭了，哽咽禁地流着泪，紧紧拽着我的胳膊：“我爱你。”

我回身扶住她：“干嘛哭？怎么啦？”

她就势偎入我怀中，死死搂着我的腰，脸贴在我胸前哭得更厉害了：“我不想失去你。”

“怎么会呢？不会的。”我安慰她。“我们是牢不可破的一对。”

有一刹那，我的心软了。

“不，我不见你那个什么朋友……也想见你。”

“为什么？出了什么事？”电话传来急促声音。

“不为什么，我觉得结束了，你以后也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到底为什么？总得有个原因……”

周瑾不作回答，挂断电话，走回自己的办公座位。

坐在她旁边的赵雷正埋头填写着分叠票据。

关山平推开我办公室的门，示意叫出去。

“干吗？”我原地呆着没动，问。

“赵蕾来了，叫你过去。”

“她找我干吗？”我说，“你去告诉她我不在。”

“你就去一下吧，有事。”关山平走近说，“我已说你在了。”

“这赵雷怎么那么烦，老往这儿跑干嘛呀？”我不情愿地站起来，随他出了门。

“你们处的人都哪去了？”关山平办公室里没其他人，只有赵蕾笑吟吟地坐在关山平的办公室桌前。

“都出去了。”关山平说，拉出把椅子坐下，他似乎情绪高。

“我和关山平说好了，明天到我家去玩，他把他的那个小朋友也带上。”赵蕾看着说，“你也来吧。”

“我去干嘛？”我也拉开一把椅子坐下。“你们玩我就别去了。”

“你不是一直说要见见他那个小朋友？关山平说找个餐厅，我说就别费那个事了，我那儿什么都现成，想吃什么都有，吃完饭咱们四个还能凑一桌麻将。”

“现在不玩麻将了。”

“那玩别的也行，反正咱们四个人，打扑克、跳舞都够了。”赵蕾盯着我说“去吧，别扫大家的兴。”

“我明天还有别的事。”

“你有什么事？”赵蕾死死地盯着我，“别的事先放放。”

我避开她目光：“改天不行吗？”

“改天我就不行了。”赵蕾冷冷地说，“就明天正好，好容易凑齐。”

“去吧，”关山平说，“一块乐乐，热闹热闹，我特希望你去，你会制造气氛。”

“明天要不去就去不成了。”赵蕾说，“你也说不定就就看不着他那个小朋友了。”

“她和我闹别扭了。”关山平苦笑，“也不知我怎么啦，她突然不愿再见我了。”

“内疚了，”赵蕾冷笑说，“突然觉得对不起自个丈夫了，可能是她丈夫，可能是她丈夫对她会太好了，旧情复发了，你这黑高参快替他再出点主意。”

“明天几点？”我问。

“下午四点。”赵蕾说，“他们二点半到，你四点来，千万别早到，留出时间来先让人家好好叙叙。”

“那好，我四点到。”我起身离去。

“你要不到，我可上门去请。”赵蕾在我身后说。

“你说周瑾会去么？”

“放心，我肯定给你找来就是了。”赵蕾对关山平说“该干的事都干了，现在想往回缩也晚了—— 来了就是你的了。”

她看着我背影。

那天晚上我没回家，在魏大冬家打了一宿麻将，预报的一场大暴雨，夜里始终没下来。空气又潮又闷，我们身上都汗津津粘乎乎，手摸牌直说腻，使劲吹电扇也无济于事。我的手气时好时坏，烟抽得嗓子冒火，咳嗽不断，一瓶接一瓶地喝瓶酒。到早晨，人都绿了，头发蓬竖，双眼无神，人像捂着件大皮袄，恨不得揭层被下去。

我给单位打了电话。请一天假，骑车回家。

街上都是阴着脸骑车上班的人。路过树荫下一些昨夜露宿的赤膊汉子仍睡在席子或钢丝床上酣睡。

我回到家，周瑾已经上班走了。室内一片凌乱，毛巾被皱巴巴散在床上，匆忙脱下的睡衣扔在外屋的沙发上。

她昨晚也是一夜未睡，频繁地到窗前，阳台上眺望，最后就站在阳台上看着大街通往区的主要路口，直到天亮。

我们结婚后，我还是头一次不打招呼就彻夜不归。

我想她一到单位就先给我们单位打了个电话得知我请了假，就又把电话打到了我们楼上一家有电话的邻居那里。

我刚躺上，楼上抱着孩子的少妇敲门叫我去接电话。电话里周瑾的声音很平静，我告诉她我昨晚是在魏大冬那儿打麻将，她没说什么就放了电话。

周瑾听说关山平也去便立即拒绝了赵蕾的邀请，赵蕾再三对她说，“你就是不愿意再跟他来往了也要去跟他讲清，否则他老纠缠你，纠缠没完，甚至会出别的什么事，谁知道他急了会干什么？”

“无论如何你也得见他一次，把一切了结一下。”

她的话终于使周瑾动摇了。

我一直到下午，在家不断咳嗽。我还梦见了下雨，倾盆大雨冲刷、浇湿了一切。

我醒来外面果然下着倾盆大雨。夹杂着电闪雷鸣，天黑得如同黄昏，阵阵凉风带雨腥从敞开窗户吹进来，靠窗的床上和家具已经被雨点湿了一片。

楼上的少妇又来叫我接电话，电话是赵蕾打来的，她提醒我该出来了。

“别因为下雨就不想出窝了。”

密集的雨点打得我睁不开眼，尽管穿着雨衣，但里边衣服还是湿了。小腿和脚更是如同水洗。

我顶着风雨骑车，速度很慢，马路上积聚着滔滔雨水，成排的树在风中剧烈摇摆，断枝残叶飘浮水中，几只湿透羽毛的麻雀坠落般从雨中斜飞而过，落在路边树上。

一个迅雷炸响滚过，阴霾的天空倏地划过一道耀眼明亮的闪电，天上蓦地亮了一下，顷刻间又昏暗下来。

阵阵凉风着雨腥从敞开的窗口吹进来，室内昏暗得如同天暮。

周瑾一跨进屋内就对关山平郑重声明：“我今天只是来和你谈谈我。”

关山平把房门一关，插上插销，就上来拉扯周瑾。

“别，你别这样。”周瑾抵挡着一一拨开拉开他伸进来的手，“不，今天我不！”

关山平的手一次次被拨开，又一次次伸上来，如同千手观音从四面八方各种角度无休止伸到周瑾身上。周瑾奋力反抗但身上的内外衣服仍被一个个解开，系上再次被解开，很快便衣不蔽体了。

周瑾的挣扎变为苦苦的哀求和诚挚的央告，这只使对方的动作更粗暴更急迫，最后，她闭上了嘴也闭上了眼……

“舒服了吧？”关山平嘻嘻地问。

周瑾一把将关山平推下床，一跃而起，擦干净自己，飞快地穿上衣服。

“你不是要跟我谈么？谈吧。”

“没什么好说的了。”周瑾拉开插销要往外走。

关山平扑过来拉住她，把她往回拖。

“放开我！”周瑾用力掰关山平的手，拉开房门冲了出去，几乎就在同时，她呆住了。

我浑身湿透地从外屋的沙发上站起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脸色惨白。

赵蕾坐在一边大腿压二腿低着头磕瓜子。

雨过天晴，碧空如洗，天空出现一弯巨大的色泽动人的彩虹。

那年秋天没再下一场雨，日日晴朗，是我记忆里最宜人的秋天之一，街上十分美丽，树叶变得五色斑驳，晚菊在路边的花坛里成丛地怒放，到处挤满购物的人群，个个衣鲜发

亮神态安适优哉游哉。

整个季节里的都住在父母家，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有时打打麻将，有时独自去看场电影。周瑾给我打过几个电话我都没接。上班时偶遇关山平，他几次想同我谈谈都被我拒绝了。

一天傍晚，我实在百无聊赖便去附近的一个湖，游今年头一场也许是最后一次泳。

傍晚天已经很凉了，偌大的湖面没有几个游泳者，只有几个游船在夕阳中徜徉。

我把衣服卷成团夹在自行车后座上，趟下水慢慢游起来，湖水很凉很有质感，每划动一下都感到沉甸甸既有分量又有弹性。

水波在我身后分开跳跃着向两边愈推愈远，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延伸的人字。

夕阳几乎垂直于水平，晚霞晕染了天际和湖畔的建筑，树木以及绸缎般抖动的水面。

我看到周瑾独自划着一只船从晚霞灿烂夺目的光晕中镶金淋彩驶过，桨儿一起一落，桨声钦乃。

事实上我继续向前游去，与她交错而过。我游过一孔桥，游入另一处湖面。这儿更是寂廖，几乎无人湖堤茂盛的荒草浸于水中，一排弯柳低拂湖面，成群的蚊子贴着水面嗡嗡飞行，我的腿不时碰到绵密柔长的丛生水草。

身后传来搅动及水的“呼喇”声，一只尖尖的船头紧紧贴着出现在我的头侧，船身一点点增大然后无声与我并行。

我们就这样前行了一段距离，不远不近，不前不后，没

有对视也没有交谈，就像两个陌路人在同一条路上各走各的。

我突然感到很累，便停了下来。船也停了，接着偏向朝我划来。我伸手抓住船帮，水淋淋地翻身爬了上去。

周瑾坐于船上，平静地注视着我，她未加修饰但惊人的美丽，如同一粒珍珠于暮色里闪闪发亮。

“去哪儿？”她嘴唇不启地说。

“回家。”半天，我说。

家里一切依旧，那种熟悉的凌乱和随意就像我今早才离去，所有衣物用品都在老地方，使我感到一种松驰和舒适。

我们冲澡、更衣，一起做了顿便饭，敞开胃口吃，冰箱里甚至还有一瓶冰啤酒我们分着喝了，那气氛真有些令人忘乎所以。我不再回避她的视线，还和她说些家常琐事，接着，我想我对她笑一下，这一笑使她的脸孔立刻扭曲了、歪斜了，似笑非笑，似哭非哭。

“你想折磨我吗？”她噙着泪说，“我不能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我叹口气，直视着她，双手把着桌沿把椅子往后挪开，起身离去。

她一把拉住我的手：“你别走。”

我看了一眼她，又低头看了眼她抓着我的手。

她把手松开，缩回：“你别走……”

“我去拿烟。”我说，走进卧室。

我从卧室拿着半包烟出来，点上一支抽着问：“你想对我解释吗？”

她摇头，坐到沙发上把腿收上去抱着，怕似地缩成一团，请求说：“给我一支烟。”

我递一支烟给她，又把打火机递给她。

她按了几下没打着火，我要过打火机，帮她点上烟。

她抽了一口，甩甩头发喷出烟雾，镇静地说：“你是不会原谅我了，对吗？”

“你希望我原谅你么？”

她黯然神伤地低下头：“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的。”

我沉默地吸烟，抽完一支又点上一支。

“事到如今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你说，怎么办吧？”

“什么怎么办？”

“怎么惩罚我？”

“……”

“离婚？”

“……你同意吗？”

她的眼中立刻充满泪水，伤心地说：“我还能说什么？你早下决心了。”

“你觉得这日子还能过吗？”

她不言声，只是一滴滴掉泪，手里的烟灰一截掉在地毯上。

“你不想离？”

“要是我保证改呢？”她掉着泪说，“再也不了。”

“你想保证咱们都把这事彻底忘了吗？就当从来没发生过？”

“我不想离。”她揩揩眼泪，鼻子堵塞地说，“我不离。”

“你不离？不想离？那你为什么？”

“我错了。人都有一时糊涂的时候。”

“你这属于一时糊涂吗？”

“嗯。”她自我肯定地点点头。

“你少狡辩。”我被气笑了随即恼怒起来。“那你为什么？我告诉你周瑾，别以为我对你狠不起来。过去我对你是狠不起来，但这次……”

“你对我要狠了。”她仰起脸轻轻地说，“对我要狠了吗？”

“你为什么？”我避开她的目光，掉过脸说，“为什么要干这种事？你不知道这会毁了这个家吗。”

“……”

“是我不能满足吗？”

“有时候……有时候我是这么觉的。”

我不想假装无动于衷，这句话的确刺痛了我，使我一下眼中涌满了泪，我感受到了莫大的伤害甚至超过事情本身对我的伤害。

“对不起……”

“别碰我，”我厉声喝道，“别碰我！”

我起身起开，无力地站到窗前一言不发地继续流泪。

“你就那么讨厌我？”她哀怨地，跟了过来，再次把手搭在我身上。

“是的！”我无情地将她推开，愤怒得透不过气来，无法找到能准确表示我的感受的词汇。“……你少腐蚀干部。”

次晨，天上出现鱼肚白，她对我说她同意离婚。

屋里烟雾腾腾，就像有一屋子干部开了一夜会。我的感

觉已趋于麻木的听了她这句话，我既不感到兴奋也不感到轻松，倒是有种辛酸。

“我不想这事大肆张扬，”她说，“不需要调解也需要诉讼，咱们俩协议悄悄离了就行了。”

我点点头：“我也不会把你的事说出去。”

“那咱们离婚原因说什么呢？”她以一种可爱的认真态度。“人家肯定要问的。”

我说“感情不和”。她坚决反对，说“这不是事实。”我又说“性格不和”她也不同意，非要找出一个涉及我们双方关系的第三个原因。我费了很大劲说服她这是不可能的既然是两人离婚那必须是出于二人的原因，天塌地陷都与此无关。她说那肯定承认是她这一方不忠。我表示坚决反对，“上海市不是为了我面子，我不允许你名誉和人格受到他人任何哪怕最微小的中伤和诽谤—— 我们俩的事是我们俩的事。”

最后，我们同意“感情不和”作为我们离婚的理由。

接下来，我们就财产问题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

“房子家具都给你。”她说，“你还得再结婚，再找人。”

“那你呢？”我问，“你们打算结婚吗？”

“不知道。”我说，“我不想再结婚了。”

“总得再结个婚，不管和谁，儿子还得再过下去。”

“不考虑那么多。”她眼中闪着泪说。

“房子家具还是留给你吧，我拿一部分存款行了，关山平也是个没本事的，你一个女人就更没办法了—— 我怎么都好。”

“你就是留给我，我也得把这些东西全卖了。”

我们不约而同看了眼室内一切，家具陈设静静地待在各自的位置，就像一群无言温顺的奴隶。

“你打我一顿得了。”

“我打你干嘛？”我冷冷地说，“我不是跟你算帐来的，我是想问问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我可以保证今后不再跟她见面。”

“你得对她负责，我们已经开始办理离婚了。”

“可是，她不愿见我。”

“她不是现在才愿意见你吧？拦住你了吗？”

“……”

“她对你还是有感情的，这是她亲口对我说的。继续显示你魅力和力气吧，现在更为容易了，不需要再内疚了，你们一些以公开相爱了。”

“……”

“你，不是仅仅想玩弄她吧？”

“不，不，决不是……决不是。”

“多少，起码……还是有点感情的？”

“是……”

“你一定也清楚，正是基于这点我才如此行事。是妻子与人相爱还是妻子被人诱奸——姑且不称之为强奸吧——这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我的反应也绝不一样。如果是后者……也许不至于杀人吧，但我肯定是不计后果地干些什么——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的生活本来没多少可留恋的。”

“我发誓，我——起码我是出于爱……”

“那再好也没有了。老实说，我一直怀疑，这种怀疑也要一直延续到我看到证明你确实有爱情的事实才能结束。”

“你说她真的对我也有同样的……她一直都是对我说……所以……”

“就是在昨天晚上，她亲口对我承认的，”说：“想来想去，恐怕是真的有点爱他。我过去的存在一直妨碍表达她事情实感，这你还不明白么？”

“我明天就去找她。”

岁末，西伯利亚的第一场寒流袭来时，漫长折磨人的离婚程序终于一步步完成，结束了。房子和主要家具留给了周瑾，我只拿走了一部分现款。周瑾坚持按家具等分值折款付给我，她说亲兄弟明算帐何况已宿鸟分飞，她不想去一个路人情。也确实需要钱就没多争就接受了。

当我们众街道办事处—— 我们曾经登记结婚的那间屋—— 办完最后的离婚手续执一张离婚证出来时，她说请我吃顿饭。

“我们结婚后就没一起下过馆子，唯一一次还闹得不欢而散，以后也没机会了。”

我点点头，答应了。

我们在路边随便找了个好一点的餐厅进去。

不是吃饭时间餐厅里以很少同时很冷，寒流提前到来，尚未到法定室内取暖时间，餐厅的暖器摸上去都是冰凉的。

我们捂着羽绒衣，蜷缩着坐在桌子的两边，瑟瑟抖抖从袖子里伸出筷子夹菜，喝着冰凉冻牙的啤酒。

热腾腾的炒菜送上桌没多一会油就表面凝结成冻儿。

我注意到周瑾一直泪涔涔地眼睛此刻一点泪水也没有，完全干涸。她显得又老又憔悴，头发也没很好梳理，凌□散乱，人干瘪了分圈，鼻子愈发地尖，眼睛愈发的大。

她发现我正在看她，抬眼冲我一笑，眼角立刻出现细密了易察觉皱纹。

她笑着说："今后再见我就该装和我不认识了吧？"

"怎么装得出来？"我也笑着说，"不会。"

"还再见吗？"

"谁知道，也许，都在一个城市里，没准哪天就遇到了。"

"是呵，我去找关山平也许能碰工你。真逗，我过去找你怎么就没遇到过他？"

"他刚结束不久。"

"我过去怎么就没想到他们兰达公司和你们设备局是一个单位。"

"我们经销部门对外商叫兰达公司，其实是一回事。"

"要是想到了不就没这事了？"她笑着望着我。

"那就会出现另一个陈山平，邓山平。"

"你真认为我就这么坏？这种事不可避免？"

"很多遇到机会，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很多人没遇到机会，什么样儿，死什么样儿，一辈子没变化其实人都是一样的无所谓好坏，有无机会而已。"

"如果你遇到机会呢？"

"……"我笑笑，没说话。

"说出来也许你不信，但我还是想告诫你，"分手时，我

们站在餐馆门口，都戴上兜帽扣严护脖。周瑾嘴藏在羽绒衣领后露出眼睛和大半部脸说：

“我一直爱你，包括那些时刻，直到现在。”

我没说话。

她的眼睛湿润了，瓮声瓮气地说：“别光想着我对不起你事，也想想我对你好的地方。”

“她转身就走。”

“等等。”我叫她。“有句话你问我好几次都没有回答，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也—— 爱过你。”

我掉头匆匆而走，迎面吹来凛冽的，夹着细小坚硬的雪粒。

直到我消逝，她仍一动不动地伫立在寒风中。

“我们准备年内就举行婚礼，周瑾让我告诉你。”关山平没精打采地说。他样子很郁闷、冷漠。

我正在把办公桌各抽屉里私人物品分别挑出来，一一放进我的手提包。

“还没结婚就后悔了？”我看他一眼问。

“没有。”他否认。

我爱了一下，整理一空的办公桌抽屉全部关好，最后扫视了一下桌面，见无遗漏，便拉起手提包拉锁，拎起胀鼓鼓的手提包往外走。

“给你一句忠告吧，千万别大意，别急于剥去伪装，就这样带着壳过一辈子，宁肯让她觉得你虚伪别暴露真面目，没人喜欢毫不掩饰的东西—— 要是你想一团和气安安稳稳太太平平的话。”

“你这是去哪儿？”他纳闷地问。

“我辞职了，不干了，颠了。”我一身轻松地说，“下半辈子光为自个活了。”

我禁不住的露出微笑脚步轻穿过走廊。我停下对呆在那里的关山平说：

“记住，咱们就当这辈子没见过面，谁也不认识谁，再见着你也别跟我打招呼，打招呼我也理也不理你们。”

“他们打算结婚了？”

我上了公共汽车，哼小曲挤进人群中站定，待车开动后，才发现赵蕾紧挨着站在我对面。

“他们打算结婚了？”她再次问。

“是的。”我眨眨眼。“年内就举行婚礼。”

“那你没理由不再见我了？”

“我正要去找你。”

“算了吧，我不找你，你永远不会来找来，我不了解你？咱们呢？”

“什么咱们？”

“别装傻，他们准备结婚了，咱们呢？”

“咱们也结，和他们同时。”我笑嘻嘻地说。

赵蕾死死盯着我，半天警告我说：”你可千万别跟我耍花招儿，千万别！我可不是周瑾，让你当傻瓜捉弄。被人卖了都不知道到哪儿使钱去。”

“怎么会呢？我吃饱了撑的为耍招儿而耍花招儿，难道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 我的意中人结合才干的么？”我亲热地

搂住赵蕾肩膀。

她轻轻挣开我，不太有把握地问："我真的是你意中人么？"

"这你还看不出来？"

"似乎挺像，可我不能十分肯定，你这人太会演了。"

"的确是心口如一，若有半个假字，天打五雷轰。"我诅咒誓。

"你这一套骗得了周瑾骗不了我。"赵蕾说，"不管怎么说，不管你是不是真拿我当意中人，反正我是看上你了，由此也就缠上你了，不管今后会发生什么，你是休想甩掉我。恩断情绝好，另有新欢也好，你有千条计的反正一条道走到黑，坚决不跟你离婚，耗也耗你一辈子。"

"不要说的那么可怕嘛，咱们在一起那将是享不尽的恩爱，过不完的幸福……"

"我才不信你呢。"赵蕾一笑，"你会变，我也会变，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变得互相讨厌，告诉你，在这点上我跟周瑾不同，我不抱幻想，所以我也只认准一条，那就是今生今世牢牢抓住，你—— 今天起，你我住到我那去。

"我也正这么想。"

"别跟我甜言蜜语，你说什么我都不信，只看你是怎么做的—— 你现在就回你父母家收拾东西，一会儿我叫辆车去接你—— 咱们先在你父母那儿把关系挑明了，我当暗娼也当够了。"

"你现在去哪儿？"

"你以为跟你合伙干了这件缺德事在单位还能见人？周瑾

恨死了我，全行上下所有的人都拿白眼瞧我—— 我去联系调动工作。”

“那我在这站下车了？”

“去吧，记住，我一小时后准时去找你。”

我挤出人群，下了车，朝车上的赵蕾招招手，转身向另一个车站走去。

待载有赵蕾的那辆公共汽车街角拐弯消逝后，我又慢慢踱回那汽车站,挤上一辆刚进站公共汽车继续按原路线前行。

我在火车站广场下了公共汽车，径直来到车站售票的窗口，求人代买了一张站台票，通过闸门进了候车大厅，我站在长长的自动扶梯上缓缓升上二楼大厅，下了扶梯在我遇到的第一个检口检了票随着人流下了站台。

我随着人流来到站台，一股股铁道停着一列列油油绿色火车。我从一个乘务员疏于把守的车厢入口混上车，找了一个座位坐下。

列车开动了，渐渐驶离繁华庞杂的城市，旷野的风从窗口猛烈地吹进来。

我站起来。提着包挤过一节节挤满旅客的车厢，来到车长办公席，掏出钱说：

“补票。”

“到哪儿？”年轻的女车长抬头问。

“终点。”我说，“你们这趟车的终点是哪儿？”

一年后在一个秋天的傍晚，周瑾抱着新出生的女婴逗她玩，屋里充满母亲的笑声的孩子的呀呀儿语。关山平在一边

微笑地看着她们。

“你瞧你瞧，她笑了她笑了—— 你快来看呀。” 周瑾向关山平笑着叫。

关山平笑着走过来，拨弄着孩子娇嫩的脸蛋。

“笑得多好。”周瑾幸福地说，“不是我偏心，咱们的孩子真比别人孩子都好看。”

“没错。”关山平笑着把眼睛转向周瑾，注视她说，“你呢？”

“什么？”

“你觉得好吗？” 关山平用眼睛扫了一下四周，把室内的一切人、物、情全都包括了进来。

周瑾明白了他的意思，微笑起来，然后由衷地点点头，用力点了点。她显得丰满、漂亮、容光焕发。

“你说世界上的事情有多巧。”周瑾抱着孩子上下摇着，偏过头对关山平说，“如果那天没碰巧和赵蕾一起出来吃饭还走了那么远，还是去那家饭馆，如果，那天傍晚咱们没碰巧正在同一个车站等人又都没等到，那我们也不会认识，也就不会有这个孩子。”

“你认为这些都是巧合吗？”

“是巧合，也是缘分。”周瑾笑着说，“有缘千里来相会。”

“你从没想过可能是精心策划的人为的安排？” 关山平笑眯眯地问。

“我怎么没想到？”周瑾摇着孩子笑着说，“我早知道赵蕾对方言有意，她特别嫉妒我。表面上和我是好朋友，暗地里恨不得把我们拆散。这人太阴，也怪我太傻，让她得逞了。其实她就是把我们拆了，方言也不会找她。方言说过最烦她。”

“你是太傻，也不能说傻。山里的孩子心儿善，你净把人安往好处想了，你知道那天是谁把我约到那个公共汽车站等人的吗？”

“不知道，谁呀？”周瑾转脸逗孩子。“再笑一个。”

“你当时的丈夫，方言。”

周瑾的动作蓦地停住，困惑地转过脸。

“他把你约到车站，又把我约到车站说给我介绍个姑娘，其实他打算介绍给我的正是你。”

“可要是咱俩不搭话呢？等不着人就走了呢？”

“那他还会再找机会，再制造机会，直到咱俩认识，他是用了心的。”

“为什么？”

“你说他为什么？”

周瑾腑着下巴，抱着孩子一动不动。

“他想摆脱你，又不想被你察觉，所以才费尽心机，这大概也算是一种体贴吧。”

“他想和赵蕾结婚！他对我说的一切都是假的，演出来的。”

“说他说的一切都是假的、演出来的没错，但他不想和赵蕾结婚，据我所知，赵蕾至今还是独身一人。方言从单位辞职的那天起就失踪了，赵蕾疯了似地在全城找了他很多天，直到现在还不断打听，她发誓要把他找着。但音信全无，她波他涮了，被他利用了。有一次我在街上碰见她，她老得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想干嘛，这个方言？”

“往好处说，大概和我都是一样，幻想某种奇遇，生活一下完美无缺了。”

“可能吗？你说他能得到吗？”

“这世界到处都一样，他无处可去，我相信他只不过是换了个环境和一些人，但肯定还过着和这儿同样的生活。”

“你说有吗？那种完美无缺、理想的、人所期冀的……”

“我说方言，一般地幸福感受我想是有的，鄙如我们……现在……”

关山平微笑着向周瑾伸开双臂，将她母女二人一起搂入怀中。周瑾依偎关山平怀里侧脸看着孩子，眼泪扑扑簌簌往下掉。“他们想害咱们，没想到却成全了咱们。”



王朔文集

下册

王朔文集

王朔 著

下　册

矫情卷

无人喝采

层层叠叠的皇宫金顶，在落日的余辉下近乎熔解地流淌着道道烈焰。

重重高大的朱红殿门一进进洞开着，新刷的油漆浓郁欲滴犹如已经凝固涂抹均匀的血。

宫殿的飞檐、廊柱、铜缸，瑞兽及一切高大竖立的器物都在千万只脚摩擦得光滑似镜的石砖地上投下倾斜的影子。

白日供人参观的皇宫此刻游烙已经绝迹。

李缅宇在殿门纵深处出现，他身后跟着出现了一行粗壮的男人。

他们在逐次用古老的铜锁把一道道宫门锁上，仔细地贴上封条，一层殿一层殿地退出来。

暮色中．一群群黑色的乌雅和燕子，在宫殿挂着网的斗拱架梁间飞舞，鼓噪着飞到空旷颓败的广场上疾倏盘旋。

灯火通明的舞上，坐着一支大型完整牛交响乐队。

台台下观众仍在走动，找座位，低声交谈，穹形的剧场上方聚集着一片嘎喳嘈杂的声浪。

穿黑色燕尾服的老年指挥挺胸走出侧幕，径直走上指挥

台，翻开第一页总谱，扬起他的两胳膊，一只手里拿着细细的指挥棒一只手空着。

观众席上仍然不安静。

台上的乐队自顾自地泰然开始演奏第一支乐曲。

坐在定音鼓前排小提琴手们后面的肖科平，眼睛盯着乐谱，嘴横长笛，吹出自己在整首乐章中的第一个音符。

她的两只手极为修长光洁，毫不逊色于她手中的那只银亮长笛。

那只刚才按弄长笛的手拉开冰箱门．与刚才舞台的明亮相比，冰箱的光区显得十分狭小。

肖科平端出一盘剩菜，用手指拨拨已经凝冻了一层白色油脂的盘中内容，拣出尚完整的腊肠和整根的油菜叶放进嘴里。

她仰起的脖子有几条青筋十分突出。

她边吃边端着菜盘走到房间一角的自制长沙发上坐下，看着书柜前的电视节目。

电视里一出戏曲连续剧已近尾声，一个时装老旦在对着一群生旦净丑劝勉有加地唱，只有字幕没有声音，她没开音量。

她穿着睡裙，出神看着电视，嘴里咯吱咯吱地嚼着油菜茎，脸上的化妆已经卸去，在电视的荧光中显得苍白，憔悴，她已经不年轻了。

她把菜盘放在茶几上，从沙发上拿起一卷手纸，撕下一截儿，擦擦嘴擦擦拣菜的两个手指，把纸揉成一团扔进堆满

烟蒂的烟灰缸。

她站起来，从拖鞋中伸出一只脚，用大脚拇指关了电视，趿着拖鞋绕过书柜。

书柜后面有一张大床，床上乱堆着棉被和枕头还有一本打开没看完的杂志。

她抽出一条被子，又找出一个枕头，拍松，搁在床头，接着上床，两脚高抬蹬着被子手拎着另一头，查看了一下被里，盖在身上，关灯翻身睡了。

窗外传来夜行火车隐隐的鸣笛声。

天蒙蒙亮了，几道光线从终日紧闭的旧窗帘中透出来，屋内的家俱摆设影影绰绰地显现出来。

这是间教室改的宿舍，在墙的另一端，那张长沙发还镶有一块长方型的木质黑板，上面胡乱写了一些留言等字迹。

房间堆了过多的家俱，新旧杂陈，电器和玻璃器皿上都落满了灰尘。总的感觉是凌乱、马马虎呢，令喜欢秩序和有洁癖的人不能猝停。

肖科平仍在床上熟睡。床所在的那个角落是屋内最幽暗的地方，窗外泄入的些微光线都被那排书柜挡住了。

门锁“嗒”地一响，接着双扇门被轻轻推开一扇。李缅宇闪进来，返身掩好门。他环顾了一下四周，蹑手蹑脚直奔电视。

李缅宇把电视旁的一台游戏机搬到茶几上，跑来跑去身手敏捷地把连接线和电源全部接上，然后到沙发上坐下看着屏幕渐渐亮起来的电视，两手按在游戏机的揿钮上，脸上充

满兴奋与期待，活像一个刚搞到二两太烟土的瘾君子准备好好享受一番。

电视屏幕上出现彩色斑斓的图像，形形色色的太空入侵者伴着各种“哼哼嘟嘟”的怪响从四面八方出现。

李缅宇精神抖擞地操纵着激光炮沉着迎战，从科学家般的严谨与缜密态度有条紊地将其一一摧毁。

射击声、爆炸声不绝于耳，李缅宇完全沉溺在他的海湾战争中，英勇无畏地厮杀，不时发出低低的欢呼和沮丧的叹息。

肖科平鬓发散乱，睡眼惺松地出现在书柜旁，一脸厌恶。

“你不睡，也不让别人睡？”

“……”

“哪天我非得把你这游戏机砸了。”

李缅宇一阵欢呼，得意地转向肖科平：

“你说什么？”

肖科平腻歪地一扭脸，转身回到书柜后，片刻出来，披了件罩衫。她从茶几上拿起一只喝过没刷的玻璃杯，抓一袋撕了口的奶粉倒进去半杯，拎起地上放着的暖瓶冲了一满杯，用一只长把匙子搅着奶粉，坐在一边晓起二郎腿说：

“我妈说了，这星期天让咱们回去一趟，我弟弟要结婚了，有些事要跟咱们商量。”

李缅宇继续全神贯注地玩。

“我妈就一个，岁数也大了，身体又不好，好多事干不了。我弟弟他们想把我们家那房子装修一下……哎，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肖科平把匙子“当啷”一声扔到茶几的玻璃面上。

“你说你的。”

“我说什么呢？”

”你弟弟要结婚——结吧。”

“让你帮忙。你的同学里不是有搞室内装潢的？”

”……”

电视里起劲地怪叫：“嘀嘀，嘟嘟——轰！”

“你能不能呆会儿再玩？”肖科平一眼不看电视，盯着李缅宇。

“嗯？”李缅宇猛回头、“早没联系了——噢，有事才去找人家？

“李缅宇，你现在眼里还有我么？”

“有哇，你这不是一天到晚在我眼前晃。”李缅宇眼睛不离电视。

“你要是烦我了，就直说。”

李缅宇又是一阵欢呼。

“玩完这阵的，铃儿我准备破记录。”

肖科平站起身，过去把电视关了。

你现在除了玩，什么心思都没有了是不是？”

“我正玩着半截儿呢——你怎么这样无理？”

李缅宇过去开电视，一巴掌打开肖科平阻挡的手。

肖科平紧捏挨打的手，作疼痛钻心状。

”李缅宇，你现在对我手够狠的。”

“少废话！告没告诉过你，我玩游戏机的时候不许捣乱？”

他坐下继续玩。

肖科平扭身冲过去一下又把电视关了。李缅宁立刻又去抢开电视，与挺身阻拦的肖科平扭打。

肖科平先还缩腰护胸咯咯笑，被李缅宁一把猛地推开，一个歪斜跌坐在沙发上，再跳起来，已然气急败坏。

“你现在都敢打我了——哈！”

“你再来劲？你再动一下电视试试？”李缅宁指着肖科平脸，也气得直喘。

“少拿你们家那些破事烦我！你弟弟结婚，爱结不结，就他那花茸公子，别糟践人家女孩儿了——回头我就打扫黄专线电话举报！”

肖科平慢慢挪动到电视前。

“我弟弟花花分子？我还说你爸爸老抠门呢。”

她在电视前犹豫了一下，“啪”地再次关上电视，挺胸迎问李缅宁。

“我关了，你怎么着吧——我告你李缅宁，你要动我一下，我今天就跟你拼命或者从二楼跳下去就说是你推的。”

李缅宁气笑了：“我看你都快成无赖了！”

肖科平挺得意：“借你俩胆儿——敢动我就跟你离婚。”

“离！不离你都不是女的！”李缅宁手指到肖科平鼻尖上。

肖科平一把打开李缅宁的手。

“你早想跟我离婚呢吧？”

“谁一天到晚老把离婚挂在嘴边？威胁谁呢？好像谁怕离婚似的。你不离我都跟你离！这日子过着也没劲了。”

肖科平理直气壮：“我那都是说着玩的。”说完翻个白眼。

“谁跟你说着玩？”李缅宁瞪着眼睛喊，“说离就离，咱们

也认真一回。”

“我一无到晚在外忙，累得半死，给你挣钱，嘴都吹得长溃疡了。你成天在家玩，大爷似的——你还硕了？”

“谁让你给我挣钱了？你还少说这个！咱俩谁花钱花得多？我他妈一年到头值夜班，辛辛苦苦，白天回家想轻松一下你还不让，还得受你管——你算干嘛的？”

“好．好。”肖科平点头，“今天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说得好！要不我还傻呵呵蒙在鼓里呢，早就瞧我不顺眼了是不是？嫌我老了，想找个年轻的？”

“对，没错，全让你说着了。”

肖科平欲哭，想想也没什么好哭的，也实在哭不出来，便冷笑：

“你是不是已经在外面有相好的？”

第二年的春季。

初看似雪，定睛凝亮方知那在阳光中漫天飞舞的是一团团柳絮。

柳絮飞上枝头，飘落在地，使得春天的街景到处白茸茸的犹如发霉长了毛。

将近下午五点的时候，街道一侧的建筑物已阴影重重，而另一侧的高大楼厦则镀满夕阳明亮的光辉。

在阴下来的那面街上，李缅宁和肖科平从一个挂着不少黑字白牌的机关门里出来。

从赫然醒目的仿床体黑字，可以轻易地辨认出这是这个城市中的一级人民政府的所在地，其职能之一便是批准与不批准其辖下群众的婚丧嫁娶。

更多的男女从街两旁的机关，公司里出来，使本来冷清的街道骤然变得熙熙攘攘。这些工作了一天的男女职员们面带疲倦和轻松，个个衣冠楚楚却毫无笑容。

肖科平穿过马路向十分明亮的街对面走去，李缅宁则贩身沿着阴下来的街道往回走，在街拐角消失。

肖科平的长发和敞开的风衣,被她疾步而行所带动的风,吹得向后飘去，阳在她的头发、双肩上罩了一层茸茸的金子般纤细的光芒。

天已经完全黑了，远处的处于另一视角的立交桥，犹如一只巨大的夜光表盘．或插着无数蜡烛的双层大蛋糕，轮廓鲜明地浮凸在黑沉沉的旷野中—— 像梦中景象一样不真实。

这套位于十六楼顶的单元房内灯火通明，每间屋内的每盏灯都开着。曾经精心布置过居室陈设，此刻被搞得乱七八糟，地上一片狼藉，散扔着纸片、破内衣，烂书和单只袜子；那些显然是经过仔细扩选，刚买了不久式样时髦的崭新的组合柜和成套沙发被拆散、移位；男女款式迥异的四季服装成堆地，分别码放在两只一模一样的大号皮箱内。

肖科平和李缅宁正在非常认真地分家。各自不停地把归了自己的那份家俱往自己的房间搬。

大件的家俱两个人便协力搬运。

两个人抱着大包衣物被褥在走廊相遇，像两个大胖子狭路相逢，只好分别贴着墙踮着脚尖挤过去。

一摞硬壳俄文书搁在过厅地板上，两个人从那儿经过都绕过去或跨过去。

“幸亏及时分了这套单元，否则咱们俩里就得有一个睡到大街上。”

肖科平放下刚和李缅宁一同抬进屋里的写字台，喘吁吁地说说。

“那只能是你了。”李缅宁说，“这房子是我们单位分的。”

窗外下着瓢泼大雨，虽是上午但室内昏暗得如同黄昏，仍开着一两盏灯。

两个人在虽已分割就绪但仍显凌乱的室内进行最后的清算。

肖科平拿着一把缝纫剪从一本本相册中抽出李缅宁的照片，一张张递给站在一帝的李缅宁。李缅宁手中已握着厚厚一摞照片。

遇到二个合影，肖科平便一剪为二。

李缅宁抬头看到墙上还挂着一帧二人合影，便摘下镜框，取出照片递给肖科平：

“剪齐点。”

肖科平一剪下去，然后又仔细地把残留在她那半张上的李缅宁的右肩剪掉，抬头看看李缅宁：“你挺得意？”

“想看我给你哭一下么？”

“为什么得意？终于骗我跟你离婚了是么？”

“说好，这可是你要跟我离的，别这会儿又装得受了遗弃似的。”

“怕受道德谴责是么？”肖科平望着他笑。

李缅宁拿着照片转身就走。

“等等。”肖科平叫住他，一指梳妆台，笑嘻嘻地说：“把

你的刑满释放证明拿走。”

李缅宁忍着气把梳妆台上的两本黄色的《离婚证》抄走一本。

片刻，又回来，手里还拿那本《离婚证》。

“拿错了。”

他换了一本．打开查看了一眼。

“什么时候带来让我见见？”肖科平慢悠悠地说。

“谁呀？”

“你那位新欢呀，噢，不算新欢，得算老人了。”

“怕你受刺激。”

“没关系，帮你参谋参谋，够打几分的。”

“费心。”

“怕你上当．为你好。你这么老实，随便一个什么女的还不把你涮了？把你交到谁手里我也得心里有数呀。”

“我就喜欢让人涮，没人涮我还难受呢。”

李缅宁拔腿走了。

肖科平笑眯眯地继续剪那些合影照上的李缅宁的断脚残手，笑容变得讪讪的。

墙上曾经挂过二人合影照的地方留下一清晰的照片框印。

雨已经停，一道阳光像舞台上的追光打进屋内，有所不同的是这束光立刻在屋内散开，使整个房间豁然亮了起来，屋顶吊的那盏灯倒灰黯了。

肖科平在光芒中振作起来。

她扯下归她所有的那张双人床上的床单、被套、枕巾，抱

着去卫生间一股脑儿扔进洗衣机。

洗衣机轰隆运转起来。

她回到过厅，看到那摞堆在地板上的俄文书，朝李缅宁房间喊：

“喂，把你的破书搬走，搁在这儿怪碍事的。”

李缅宁从房间出来，看了眼那堆书：“这些书我不要了。”

“不要也别搁这儿呵，卖给收破烂的。”

“你卖吧，卖的钱归你。”他说完回了房间。

肖科平拿起一本厚砖头似的书翻了翻：“当年哭着喊着到处买买不着，现在又都不要了。”

外面楼下传来吆喝声：“有废书旧报纸—— 我买！”

肖科平立刻穿过李缅宁房间来到阳台，朝下喊：“旧书要么？”

李缅宁自顾自地在摆弄游戏机，视若无睹。

一会儿工夫，一个男人拎着麻袋敲门进来，一副呆头呆脑的样子。

肖科平脚踢踢那摞书问他：“这书多少钱一本？”

“两毛钱一斤。”收破烂的男人蹲下，用力把那些俄文书的硬壳封面撕下来。

肖科平伸手从洗衣机的甩桶内拿出搅成卷的被单、床罩，一盘盘扔进李缅宁端着的脸盆里。神态冷漠。

“想什么呢？”

“想你。”肖科平看了眼李缅宁。”想我自个儿，我的前半生。”

“别苦着自个儿，你的前半生除了遇见我是个错误，其他都好，算得上顺利。”

李缅宁端着满满一盆衣物来到阳台，恍然与云开日出的太阳打了个照面，立刻被那夺目的光芒射个满眼漆彩．人也红光满面。

“为什么会遇见你呢？又没认出你是坏人．差点毁了一生，这教训还不够沉痛么？”

肖科平也来到阳台，二人一起挽着袖子把床单、被罩抖开景在铁丝上。

“那时你还年轻。”

“是呵，第一次还可以用年轻原谅自己，还有机会悬崖勒马。再碰上一个你这样的呢？”

“那就太说不过去了，我都替你害臊。”

“那真是自找没趣了。”

湿淋淋、沉甸甸的床单，被罩挂满阳台，阳光如油慢慢渗出”将床单、被罩上的花卉图案勾勒出来。

人脸、室内倒阴了下来。

“放心，我这样的人也不是随便就能碰上的。”

肖科平关了煤气灶上的火，端起炒勺把里面的菜倒进案台上的一只精致的瓷盘内。

案台上已摆着一盛着截然相反的色泽和内容的菜肴的同样款式的瓷盘。

她置锅于灶，解下围裙，端着两盘菜出了厨房。

她把两盘菜放在堂屋的圆桌上，从桌上的饭锅内为自已

盛了碗饭，坐下正要吃，看见李缅宁拿着自己的碗筷从容地在桌对面坐下。

“你干嘛，蹭饭？”

“我交饭钱，这顿饭吃完。这碗归你。”

“这碗才一块八。”

“那我再搭一把不锈钢匙子，你这饭也就是便饭。”

“算，你别交饭钱了吃完打工——刷碗。”

“这就不该谁了。”

“你得理解我，强迫和一个自不反感的人生活在一起，我这已经算够客气的了——我怎么还看着你气不打一处？按说犯不着再跟你沤气了，你能不能这辈子让我再见不着你？”

李缅宁含着一嘴饭菜，看着肖科平使劲嚼着，又低头没命地吃。

台灯的光芒透过白胚布的花盆型灯罩，放射出来已淡漠昏暗了许多。

李缅宁坐在藤椅上吃水果袷，裕块在他嘴里滚来滚去磕碰着牙齿“当啷”响，两腮忽凸忽凹。

肖科平推门进来，脸上笑嘻嘻的。李缅宁乜视着她，含着裕说：

“又想干嘛？看你就是不怀好意。”

“没有，”肖科平仍笑着，“我就想问你有没有她照片，参观一下。”

“给我没要。”李缅宁大剌剌地说，“怕被你搜着。”

“长脸还是圆脸？个高么？”

“你就往古典美人那个方向想去吧。”

“噢，那就算长圆脸了。”

“鹅蛋脸。”

“一定挺白的吧。”

“白里透红。”

“怎么勾搭上的？大街上还是人家里，或是别的什么社交场合？”

“……”

“说吧，说说吧，反正现在说了也没事了，别不好意思。”

“先在人家认识，后来又在其它社交场所相遇。”

“谁先主动？”

“同时，几乎是同时，同时迸发。”

“别编了，你以为我信？就你那德性，除了我这么傻的谁看得上你？还鹅蛋脸呢，有松花蛋脸的就不错了。”

“对，没有，我骗你呢，你千万别信我的话。”

“有你带来呀，别光吹，也别什么古典美人，是个女的就行。”

“我不是告你了么，没这么个人。”

“有就有吧，也别难为情。我信那句话：蔫人出豹子。还有一句也是俗话：好汉没好妻，赖流聚花枝。”

“对，我也特信这句话。”

“我真不会受刺激，只会为你高兴，你就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吧，没准我和她还能成为好朋友呢——求你了。”

“你歇会儿吧你——烦不烦呀！”

“那你要是没有第三者，干嘛这么死气白赖地女要跟戌

离？你到底愁着什么坏？咱们得好好说搭说搭。”

肖科平眼视儿忽然变得十分可怕，犹如恐怖片里魔鬼附体的女人。

“我倒要知道，我在你眼里究竟算个什么？”

这是个阴霾的早晨,扑面而来的凉风中夹杂着星星雨滴，天上乌云疾走，地上人车乱窜，一场雨顿刻就要下来。一些未雨绸缪的行人已经纷纷站住，撑开随身携带的伞或取出雨衣往身上套。

李缅宁赶到公共汽车站，车已停稳，开了前后车门上下客。他挤在人堆里翘首以待。

胖胖大大的钱康从车上喝道而下：“挤什么挤？先下后上！”

他穿过车门旁的人群昂首而去。

钱康走了几步．环顾街景，发现不对，再看站牌，提前下了一站。他返身挺胸冲入人群再往车上挤时．已不得其门而入。

李缅宁挣开沉重地压在他肩头的钱康，又向人似乎少些的中门冲去，中门关了，他奔中门又奔后门，后门也不失时机地关了。到底没上成车，和钱康并肩站在站台上，眼巴巴地看着塞满了人的公共汽车艰难离去。

钱康皮包夹在肋下，执拗地朝司机的后视镜打T型手势叫停。

然后又一步跨上马路，横在街头，朝每一辆疾驶而来的计程牢翘大拇哥，日日声声喊：“太克塞！”

雨当真落下来，站台上的乘客都退到街边商店的屋檐下避雨。

雨幕被风吹得不断改变倾注方向，忽而如矢扑来使檐下人群衣衫尽湿；忽而齐刷刷掠过马路将街对面的商店橱窗打得斑泪万点。

钱康在大雨中已成落汤鸡，头发湿漉漉地趴在额前，怀抱着皮包向街边一家亮着日光灯的百货店走。

雨已停了多时，碧空姻洗，午后骄阳从素若飞絮的白云间破障而出，迸射出数道斑斓有力的粗大光束。

街上复又熙攘安详，人群在湿漉漉映着日光的晶亮街道上摩肩接踵，往来川流。

李缅宁无所事事地漫步街头，从背后看上去，他的双肩很宽很平很合适杠肩章。

迎面而来的少女和少妇人的脸庞络绎不绝，各秉风姿.或娇嫩或妖媚或端庄或娴雅。

李缅宁左顾右盼．常常看得呆了，怅然若失。

衣着、姿色普通的韩丽婷始终跟在他身后一步之遥，有时近乎并肩。她手提一个老式软布兜，看不出是上下班路过还是专程购物。

直到她超过李缅宁走到他前面，并在一家自行车商店门口消失，李缅宁仍旧毫无感觉，只是东张西望。

天色迅速地暗下来，由铅青转为钢蓝，如同天笔洗墨，夜色渐渐洇开来。

钱康重又笔挺油亮地从一座金碧辉煌有民国初年北洋将军打扮的门卫守侯的玻璃幕墙大厦内走出来，拾级而下，一手挥舞着俗称“大哥大”的手提电话。

这次，立即有计程车驯从地开过来，可他没上车。

他来到华灯初上的街头，神气十足地漫步徜徉。

在一座霓虹闪烁的豪华商场门前，他与从里面出来的肖科平擦肩而过。

钱康拐过另一条街。这条街仍都是规模不一的商店、餐厅和娱乐场所。从门面的装潢和灯光的明亮程度，以及进出其间的顾客装束看,似乎比他刚离开的那条街档次要低一等。

他进了一家门脸很亲切不摆架子但场面不小座位众多的饭庄。

饭庄内一侧的几张餐桌旁，坐了好几十身份可疑的中年男女在热闹说笑。几个男人看见钱康进来便起立高叫欢迎。

这都是当年钱康中学时的一班同学。

古柏森森的公园一角的小树林里，很多中年男女在葱茏的林木中影影绰绰地逡巡。

他们彼此常常走到很近的地方。脸挨脸地互相打量、寻摸，态度级为严肃，接为的谨慎。

有看上眼的便驻步与之攀谈，询问各种指标。

李缅宁相当自信、乐观地站在几个待价而估的男人身边，满心觉得自已在这批货里算上等的，一点也不急、不贱。

一个朦胧的老姑娘远远看他，他满面春风地朝老站娘微笑，老姑娘扭身给他个不屑。

又有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妇女游动过来，挨个审视这排男

人，像在警察局辨认强奸犯。

这妇女走到李缅宁面前，站住盯着他。问："多大了？"

"小四张了。"李缅宁回答。

妇女用手估了估李缅宁的身高，走到下一个男人面前打量了几眼，又回头看看李缅宁比较了一下，冲那男人一努嘴，将其带到一旁仔细盘查。

李缅宁不甘寂寞，主动走到树林深处排列着的一批妇女面前，同样吹毛求疵挨个鉴赏了一遍，冲其中最出色的一个一努嘴。

那妇女动也不动，转朝另一个走过来的男人微笑。

李缅宁臊眉搭眼地走到小树林边缘灌木丛旁，点起一支烟正要吸。

一个男人急急走过来问："同志，厕所在哪儿？"

李缅宁东张西望了一回，胡乱指了个方向："直走拐弯。"

这时，他感到有人用手指轻轻捅了他一下。

一个小个子男人感兴趣地瞅着他，周身上下地打量：

"你有一米七么？"

"有哇，七多。"李缅宁不以为意。

"结过婚么？"

"离异。"

"有住房么？"

"有。"

"想找个什么样儿的？"小个子进一步问。

李缅宁觉得小个子问得可笑，有心跟他逗逗："首先一条，得是个女的。"

这当然，跟我的条件一样，得是个男的。”

李缅宁一惊。

小个男人接着说：“我瞅你不错，像个老实人。我也不挑别的，有住房、老实……”

各种荒诞、色情的传说涌入李缅宁脑海，他恐怖了：“干嘛呀？我可不乱来，我是个规矩人。”

“就看上你规矩了。”小个男人朝身后林深处一击掌，叫：“出来吧，这个凑合。”

韩丽婷从一株松树后转了出来，盯着李缅宁。

小个男人问李缅宁：“你觉得我妹妹凑合么？”

“端好笛子，左手在前右手在后，要放松，脖子腰板挺直——你怎么把笛子横左边了？噢，左撇子。”

肖科平正在家里辅导两个鼻涕孩子学吹笛，给两个孩子纠正姿式。

孩子们的两个俗妈，坐在一边像看圣人一样直勾勾地看看自已孩子。

大门响了一声，李缅宁带着韩丽婷鬼鬼祟祟地进来。

李缅宁在门口让韩丽婷换拖鞋。

肖科平隔着门缝看见李缅宁带个女的回来，立刻坐不住了。

她对小孩儿们说：“你们先吹哆来咪发嗦，我听听你们音准不准。”然后赶着来到李缅宁房间，一脸是笑，对韩丽婷十分热情：

“来啦？李缅宁你快给人家倒茶。我那儿有苹果，你拿几

个来给她削了皮吃—— 怎么称呼？”

　　她不拿眼上上下下打量韩丽婷，见她其实是姿色平常的女人，更加亲切了。

　　韩丽婷不知这位是干嘛的,以为像李缅宁的女性血亲,于是也客气：

　　“来了，姓韩。”

　　”噢，小韩。我姓肖，肖绑的肖，肖飞买药的肖。”

　　李缅宁低头在一边忙活，洗杯子沏茶。

　　那边房间传来两只笛子忽高忽低，参差吹出的：哆— 来— 咪……

　　肖科平笑吟吟地望着韩丽婷：挺好的最近？”

　　“嗯，挺好的。”韩丽婷也望着肖科平笑。

　　两个女人就这么对望着，暧昧地互相看着笑，找不出话说，笛声停歇。

　　肖科平一下从椅上子跳起来,往自己屋走：“你们先聊着,我那边还有两个学生。”

　　她心情愉快地回到自己房间，看两个小孩正拿着笛子发呆，便说：“再吹一遍，刚才那遍我没听清。”

　　一个妈不满地看了下手表，计算一下时间。

　　两个小孩又开始吹笛，笛声刺耳。

　　肖科平视线一转，看到盘里的苹果，拿了两个，又抄起一把水果刀跑出屋。

　　这回两个妈同时看了眼手表。

　　李缅宁把肖科平堵在门外，从门缝接过苹果刀：

　　“谢谢，你忙你的。”

然后用力关严门，见肖科平不再往里推了，才回来把苹果连忙一起递给韩丽婷。

“吃，你自己削。”

“不吃，喝茶就行了。”

李缅宁在边坐下，偏过头斜眼问：“你是哪厂的来着？”

“麻纺厂。”

“噢，织麻袋的。”李缅宁仰头搜肠刮肚地想，“我好像认识一人也是你们厂的。”

“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好像姓刘，刘建力还是刘建设我记不精了。过去打过一段交道留了个印象。”

“刘建设？”韩丽婷也回忆。“哪个车间的？”

“好像是……你们那儿有粗纺车间吧？”

“有。”

“那就是粗纺车间的。好像还是个头儿，车间主任什么的。”

“粗纺车间没这人呀，我在那车间呆过。”

”那就不是粗纺车间的。你们那儿有混纺车间么？”

“没有。”

“应该有啊。我记得那人不是粗纺车间的就是混纺车间的。”

“你说那人是男的女的？”

“男的，长得有点阴阳人。”

“男的我们厂没姓刘的，只有个姓尤的。”

“那就是姓尤，反正我也记不清了。”

“那也不对，姓的是个小伙子，才进厂没俩月，你说那人多大岁数了？”

“跟我差不多大。”

“那就不是，是不是工会那老牛呵？这人岁数倒跟你差不多大。个儿不高挺黑的……”

“甭管谁了吧，没准我记错了，那人根本不是你们厂的。”

“没准是毛纺厂的。一般人都容易把这两厂弄混。”

“那就是毛纺厂的。”

“毛纺厂我也认识不少人……”

肖科平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一串葡萄，一边摘着吃一边含笑说：

“洗了串葡萄，给你们一点。”

她放下葡萄，笑瞟了他二人一眼，翩然离去。

韩丽婷笑完问李缅宁：“这女的是你妹妹？”

“不是。”

“你姐姐？”

“亲戚。”

“什么亲戚？表姐表妹？”

“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

“老师，我这孩子是按小时交的钱，我希望他能在这段时间内多学些东西，我们的时间也宝贵，还要学钢琴、绘画。”

一个妈得巴得巴地跟肖科平唠叨。另一个妈嘴撅得能挂件大衣，一个劲翻白眼，给儿子用手绢捂着鼻子擤鼻涕：“擤，用力！”

“你这孩子口型不好，应该给他整整牙，否则吹起来带哨音。”

肖科平对另一个妈说：“你这儿倒是嘴大唇厚，我觉得他学锁呐可能更有前途。”

妈们气鼓鼓地牵着孩儿们出门走了。

肖科平再次笑眯眯地推开李缅宁的房重不，大大方方进去，在他二人对面坐下，为韩丽婷添水。亲热地聊：

“终于走了。这些家长真烦以，也不管自己孩子什么条件，什么都敢让他学。没办法，总得挣几个钱……噢，李缅宁还没给你介绍我是谁呢吧？我是他妻子。不过你别吓一跳，我们已经离婚了，但还是好朋友——对么缅宁？”

小个男人正在和他的妻子，一个高他一头的丰满女人拥抱在一起，两广一边急切互相摸索着，一边像鸟儿似地彼此啄着，发出，阵阵啁啾声。

“你妹妹不会马上回来吧？”

“不会，起码十一点，互相通报完一般情况也得这时候，其间还得打会儿贫呢。”

“哗”地一声，小个男人掀下小褂，露出广东武师的那种排骨。

女人已接近于一摊泥，于兴奋、痴迷中犹有抱怨：“本来是明媒正娶，回回弄得跟通奸似的。”

小个男人于鱼跃中蓦地有所警觉，停在半空。

女人立刻觉察到了质量的变化：“怎么啦？”

“外边好像有人。”小个男人如去时那般敏捷撤“磅”下

身。

小个男人开了房门探邮头，韩丽婷坐在洒满月光的台阶上。

屋内灯开了。

这是间狭窄逼仄的旧平房，柜子挤柜子，箱子摞箱子，在大床和单人床之间挂着塑料布。单人床上摊着一件织一半的女式毛衣。

女人装裹得像个伊兰妇女广塑料布帘后转出去亲热地对韩丽婷说：

“没关系，不合适咱们再找，千万别将就，明儿再让你哥陪你去小树林蹲一晚上。”

韩丽婷朝嫂子笑笑，笑得很难看。

太阳如同一个红亮的煤球在灰蒙蒙牛城市边缘升起，缓慢爬升，在远空薄地被击中般地爆炸开来，溅射出极为耀眼的炽光，吞没了浑旨的轮廓。

纷如雨下的金色光雾笼罩了整个城市，那片皇官的重重金顶在这弥漫的金雾中赫然突出。

李缅宁领着一警卫正在挨间殿门开锁，揭封。

一所寝官殿门上的封条被撕破了，锁斜吊在一房发出晃荡声。

警报声以晨曦中的庞大宫殿群中凄厉地响。警卫部队执枪从西面八方涌出来，一股股橄榄绿的以流在朱红的宫墙间跑动。顷刻间，层层殿门、通道都布满了摩擦掌、虎视耽耽的武装土耒。

李缅宁从殿前退到汉白玉护栏旁，抬头向各处殿顶张望，

眼神茫然。

李缅宁在自已家藤椅上坐下，打了个呵欠。他困了，垂着头向床走去。

外面传来施工工地的机械运行声和垂物敲击声以及间或响起的哨音，文一切都显得很渺远。

他刚坐在床上，扯过被子盖住下身，便响起敲门声。

肖科平一本正经地走进来，若无其事地说："你指甲刀借我使使。"

李缅市拽过衣服，从兜里掏出套在一串钥题上的指甲刀扔过去，不与她的眼神接触：

"我这指甲刀可是连脚指甲都绞。"

肖科平拿了指甲刀并不离去，只是不住瞅李缅宁，一边剪着指甲身子倚在门框上。

她的眼中充满活泼的笑章："她比我想象的要漂亮。"

躺下去的李缅宁睁眼，严肃地仰望她。

肖科平也严肃，点头："真的，很不错。"说完忍不住便笑，一笑就不可收拾，站在门口笑弯了腰。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嘲笑，你别多心。想问一下，不是大街上现拣的吧？"

说着又笑起来，自己强迫制止了自己，口中连说："骚瑞骚瑞—— 她是干嘛的？看上去像知识分子。"

说完再次捂住了眼睛，低头控制了好一会儿，再露出脸，费用实是很正经了。

李缅宁也很正经地回答："电大中交系的讲师。"

“噢—— ”肖科平点头，走到藤椅前坐下。“你还挺有追求的嘛。”

相当执着。美貌钱财我不爱，重要的是参加。心心相印我俩就手拉手。”

“你还挺懂感情。”

“我从来都感情细腻。”李缅宁仰面朝独看着天花板说，“只不过是跟你一起生活使我变庸俗了在这之前我还会弹吉它呢。”

“谁为看《鼹鼠的故事》跟我急频道？”

“我再庸俗也没看国产影片哭过。”

“对，你的心肠是铁打的，只会为我妈在咱家多住几天动感情。”

“你呢？我爸去七了，点了多少天眼药水？”

“我流产都快死在医院里了，你还在别人家聊撒谎说在路上被交通警扣了。你懂感情？你除了爱自已你还爱过谁哪怕小狗小猫呢。别坑人家学中文的大龄青年了！”

“你瞧你泼得还像个小家碧玉么？”

“我就这样儿怎么啦？肖科平昂首挺胸，“我这样儿的你还没处找去呢。”

说完得意回屋．又吃小胡桃又啃苹果梨。—会儿，长笛声从她的房间飘出，曲调悠扬。

长笛在钢琴的伴奏下曲调依旧悠扬。

肖科平坐一家豪华酒店的宽阔大厅的有人工竹林和喷泉

的角落，为咖啡座上正在谈笑的中外男女们吹奏乐曲。

人和曲子都很典雅。

酒店的场面也很气派，很上流，使用了很多金色，红丝绒和亮晶晶的镜子，金矿老板的府邸也不过如此吧。

很多中国人进来都有些害羞呢。

一曲终了，咖啡座上的男女仍自说笑，连那些应该很文明应该视长笛为家乡小曲的金发洋人也人无人回顾。

这时，就像跌倒后的一把搀扶，就像委屈时的一声垂询，从远处响起一个人清脆、有节奏的掌声。

肖科平循声望去，只见一高大白胖西服革履的男人，庄重地朝她一下下鼓掌。

肖科平在行李房里脱下长裙换了便装，拎了笛盒出来，沿着昏暗的走廊低头往外走。

那个鼓掌的男人站在走廊口注视着她走来。

她抬头看到他，很快又垂下眸子。

钱康微笑地开口唤她："肖科平——不认识我了？"

钱康像个训练有素的侍者扶椅请肖科平就座。肖科平顺手把坤包放在一边。

她那个同事仍在喷泉边的竹林中弹钢琴，旁若无人。

"想起来了么？"钱康在肖科平对面坐下，"我是三班的，你是四班的，咱们两个班的教室斜对门。"

肖科平暧昧地笑。

"两杯咖啡，一定要放糖！"放康对侍女说"当然你不会对我有什么印象，我对你可印象深刻，说仰慕也不过分。"

"是么。"肖科平用匙搅和咖啡，回头瞟了一眼她那个正

在弹琴的同事。

“决不瞎说！”钱康大口喝了下咖啡，“我记得你那会儿学校就吹笛儿。有次党的生日，你们校宣传队在操场演出，你吹的是《太阳照在塔什库尔干》。瞧我连当时你吹的曲子都记得，啊啊啊噔，嘿啦啦……是这调儿吧？”

“不错。”

“你现在还在那什么乐团么？”

“还在。”

“常演出？”

“很少。”

“是呵，你们是国家级的乐团，演出一次都是很隆重的。”

“倒也不是那么回事。”

“听说你嫁了个造飞机的工程师。一定特有才吧？你肯定，要不你也不会看上他。”

“已经离了。倒也不是因为他有才才看上他。”

“反正他配娶你一定也是有过人之处，噢，离了。离了也正常，我也离了。当然我这情况跟你们不同，我那个前妻就是个小市民，一天到晚唠唠叨叨，庸俗得很，没什么爱情——我没给过你名片吧？”

钱康指着肖科平问。

肖科平摇摇头。

钱康立即掏出一个精制的名片夹，用食指和中指夹出一张递过来。

“这张印得不太好，我有那种带照片的可惜已经送完了。”

“总姬理。你可以呀。”

“瞎混瞎混。你有名片么？可不可以给我一张？”

“我从没印过。”

“那有电话么？给我留个电话。特别想再跟你联系。”

“也没有。现在电话那么贵，我们可装不起。”

“别逗了。数你们文艺界有车的人多，漏税的人多……”

“我这行和歌星完全两回事，你是不知道。”

“真的，今天能遇见你我特别高兴。上次我到班开同学会我还逢人就打听你。茫茫人海，失之交臂。再目首，恍然如梦……”

“我给你留个我爱的地址吧。”肖科平取出笔写在一张纸片上。

拾头朝康一笑。

中午，街道上的阴影完全消逝，凡金属，玻璃或浅色的建筑涂料都在熠烟闪炼。

街上正在行走的姑娘漂亮得令广销魂。

韩丽婷拎一大兜西装鸡鸭鱼肉，沿着高楼房外封玻璃的悬挂式走廊走来。

阳光中她脸上是斑痘、色素沉着都很明晰。她的表情沉着、坚定。

电梯向楼下高速降落的隆隆声愈来愈远。倏尔消失。

走廊很静，外面蓝天无垠，有鸟无声地飞导，可以看到远处火葬场的大烟囱竖立在山间。

她通过一扇门进入楼内走廊。

两边全是房间的楼内走廊，很昏暗，更加静谧，有人在远处开门关门。

她的脸暗下来，柔和了许多。

她凭印象敲了一扇门，敲出会一个白胡子老头。老头指点迷津。她再郑重地敲了另一扇紧闭的门。

韩丽婷手操着把手拧开了门，居室内聚满的阳光像一槽水决口一下涌出来。

她立刻在阳光中栩栩如生，笑容可掬。

李缅宁光着膀子，手拿一个啃了一半的冷馒头，鼓着嘴呆望着她。

他下意识地拉出副逃跑姿式，很快又挺胸站直了。

“光傻看着，还不快接接我。”韩丽婷大大方方地笑嚷。把手里拎着的大小网兜一股脑儿塞到李缅宁手里，“累死我了，你们这楼真高。”

李缅宁被手里的兜子坠矮了。

韩丽婷指使他：“快找个盆倒上水，这鱼还是活的。哟！这肉都化了，直嘀嗒，快送厨房去。我的妈，你这人怎么这么笨—— 我来吧！”

李缅宁这才说出话：“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

吃呵 !让你加强点营养。’韩丽婷说话间已撸胳膊挽袖子，拿盆拿碗钻进厨房忙了起来。“今儿我好好给你做顿饭，让你尝尝我的托。我刚才完一个烹饪学习班，没来得及实践呢。”

李缅宁想撤，心里刚动念头，就被韩丽婷一把薅住：“你别走，我做饭得有人打下手。你先把韭黄摘了，回头再把土豆没了削皮。来，给你系上围裙。”

韩丽婷顺手从暖器管子上扯下一条围裙，把李缅宁车转身，从后面拦腰系上，扎紧，打结，按到菜堆儿前蹲着摘菜。

自己也拿了条肖科平的围裙系在腰间，一手按着在案板活蹦乱跳的鱼，一手在空中乱抓着嚷嚷：

菜刀呢？快给我把刀。”……

肖科平拎着把水萝卜开门进来，看到厨房青烟滚滚，湍锅噼叭作响，几条人影晃动，便凑过去隔着门玻璃往里看。

“我要的是滚刀块，你这切得什么呀？”韩丽正在呵斥李缅宁，“快出去吧你，帮不上忙还净添乱。”

她抬头看见肖科平，露齿一笑，隔看玻璃喊：“等着吃现成的吧。”

李缅宁一身油烟，从厨房踉跄而出。

肖科平望著他笑：“她是几级厨子？”看打扮够专业的。”

李缅宁冷笑。

肖科平拍了下他肩：“你真有福气。”然后扭着身子回房换衣服。

肖科平换了拖鞋出来，见李缅宁正打鸡蛋黄调沙拉油，筷子飞快地搅着。

“看来不是会不会，而是肯不肯干。”

说完笑吟吟地走到桌旁坐下，嗑着瓜子看李缅宁卖块儿：“顺着一个方向打，这样才越打越稠。”

韩丽婷端着两盘拌好的凉莱出来，放在餐桌上，自我欣赏着：“色香还是挺勾人食欲的吧？”

“你真能干！”肖科平夸她。

这时门响，有人敲门。

肖科平拉长声音说：“进来。”

钱康拎着皮包，举着手提电话昂然直入。

肖科平一下停止吃瓜子站了起来：

“你怎么来了？”

“路过，顺便让司机停车，上来看看你，唉呀，你们自己还吃这么好？搞这么多菜。”

李缅宁小声问肖科平；“谁呀这是？”

“一个朋友。”肖科平盯着钱康。

钱康顺手掂起一根玉米笋放进牙缝里嚼：

“嗯嗯，罐头的。”

他天真地朝肖科平笑：“正好让我赶上，多一个人没问题吧？”

“没问题。”李缅宁抢答，“无非是多添个饭碗添双筷子。”

“要不要我去买酒？我去吧。”钱康众皮包里掏出个无线传呼机。拍到肖科平手里。“给你个 BB 机。”

“不用，喝什么酒呵？”肖科平看了眼 BB 机，“给我这玩艺儿干嘛？”

“联络方便，有事我‘拷’你——喝点喝点，有酒热闹。”

钱康从皮包中掏出一只大钱夹，掖在西服口袋里转身欲走，又回头：“你们这儿商店在哪儿？”

“下楼一拐弯。”李缅宁说，“干脆你再带瓶醋算了，家里醋早光了。”

“好好，镇江香醋加何？”钱康答应着，积极跑了出去。

李缅宁扭脸瞅着肖科平奸笑：“是个款爷吧？”

肖科平白他一眼，端详手里的 BB 机，随手扔到一边：“我从来不关心人家挣多少钱。”

韩丽婷从厨房出来，张着手嚷：“快把桌上的东西挪开，

大菜陆续要上了，这是谁的皮包？咦，还有电话。”

她的兴趣被钱康的手提电话吸引，拿起来顺来倒去地看：“能打么？”

厨房里‘噗”地一声汤扑了。她急忙跑回去。

钱康空着双手，一脸困惑地进来，进门就问李缅宁：

你说那商店在哪儿呵？找了一圈没找着。”

说完踱进厨房，站在一边看韩丽婷炒菜。

“你很会做嘛，愿不愿意到我的餐厅去掌勺呀？”

“行！给多少钱吧？”

钱康不吭声了，笑眯眯站了会儿，出了厨房对肖科平说：“哪天我请你们到我那个餐厅吃一顿。我有个广师傅手艺很好的。噢，你们这儿哪有电源？我这电话得充充电。”

李缅宁从自己房间拿了瓶白酒出来，听到此说，便道：“有，有，我给你拉个线板。”

一头扎回屋里，一会儿屁股朝外拉出一根电线。

钱康拿起酒瓶看商标：“这是什么牌子？野点。”

韩丽婷端了盘新炒的菜出来，问：“这是你的电话？”

“我的我的。”钱康回答，“你要打电话么？全世界直拨。有没有什么美国朋友想问个好儿的？”

这时，又有人敲门。

李缅宁扭头问肖科平：“你还约了谁了？”

离门口最近的钱康把门打开，一对胖胖的中年夫妇挽着手走进来。

他们进了门就往里屋走，边走边仰看头朝天花板四周张望。

女的对男的说："这两居室的格局和刚才看的那家不一样呵。"

"你们找谁呀？"肖科平问。

一名提醒了李缅宁："噢，换房的。"跟着进了里屋。

女的坐在肖科平弹簧床上颠了颠了屁股："还挺软，梦丽达吧？""梦特娇。"李缅宁陪笑。

这对夫妇来到外屋，看看其他人，问李缅宁："这都是你们一势的？"

"朋友。"李缅宁给老爷们敬烟，老爷们断拒绝。

"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换房么？"女的说，"我们现在住那房原先的房主就是朋友多。五、六用了还有老朋友找来。上个月警察当墨窝还给抄过一回，点着名让我们交出一个江洋大盗。"

"来吧来吧，咱们都入席吧。有什么话坐下说，菜都凉了。"

钱康直张罗，招呼其他三人坐下。率先举起杯：

"都端起来，咱先为什么干杯？"

"为……""" 韩丽婷张嘴后才发觉也没词。

"咱们还都不认识呢。"钱康放下酒杯。"喝也得喝动明白时"

"主要是都不认识你。"李缅宁说。

"我来介绍吧。"肖科平喘了口长气，飞快地说，"这位叫钱康，是我的中学同学。这位李缅宁，怎么说呢，我的前夫……"

"幸会幸会。"钱康热情地向李缅宁伸出手，"早就和肖科

平背后议论过你，今天终于见着了，搞飞机的吧？”

“早不干了，跟飞机也离了。”

韩丽婷矜持地等着介绍她。肖科平看看她，转向李缅宁：

“这位……这位你来介绍吧，你比较清楚她的哪儿来的。”

“这位……”

李缅宁向韩丽婷一歪掌，忽然想不起她的名字，低头犯愣。愣了会儿索性说：

“干脆你自报家门吧，你是哪儿的打哪儿来的？”

“我叫韩丽婷，姓韩的韩，美丽的丽，亭亭玉立的亭加一个女字旁。我是麻纺厂医务室的护士。”

“吃吧吃吧。”李缅宁说，“该打听的都打听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还没说人物关系呢。”韩丽婷嫣然一笑。

大家开吃。

“好吃。”钱康边吃边评论，“菜好，酒好，再有点间乐就更好”。

”哟，我还有一汤忘了。”韩丽婷忽然想起、“你们慢点吃．我去端汤。”

“我去我去，你别动。”李缅宁嘴里含着块热鸡翅，忙站起来。

他一阵风进了厨房．颤巍巍端出一个滚烫的钢禽。

“你们都该先喝这汤，这汤好喝极了。我搁了无数的东西：海参、尤鱼、虾米、玉兰片、火腿……”

韩丽婷骄傲地数说。嗔怪李缅宁：“你怎么把锅端上来了？应该用大汤碗。

“一样。”

“不好看，我端去换汤碗。”

韩丽婷说干就干，蓦地蓦地站起来，双手去提锅耳朵。李缅宁大惊失色，张嘴欲喊还没出声，韩小姐已把锅举到众人头上方，然后一只锅耳脱，一锅浓汤怎么上去的又怎么落下来。

“啦—— ”一锅汤结结实实砸在桌子上，汤汁四溅。

在座三人以极出色的反应和敏捷，同时从桌旁跳开，刷地贴在各身后的墙上，收腹含胸，叉腿举手。

最后一滴汤汁不偏不斜正溅在钱康的眼镜片上，他的眼神儿立刻朦胧了。

他反应过来后第一个下意识的举动就是直扑桌上的“大哥大”。

他从海参尤鱼堆里拨拉出湿滴滴的“大哥大”、用袄袖子擦擦，放到石边听，“啦啦’地按键。

肖科平前补救溅了摊白花花的汤汁，犹加自己吐了一身。

李缅宁躲得快，身上倒没搞脏，但他刚想移动，脚底滋溜一滑，几乎表演个大劈叉。

韩丽拎例不只锅耳朵哭丧着脸站在那儿，身上也一塌糊涂。她咧嘴龇牙，看得出她是想笑笑。

“你动作大快了，我都没来及提醒你。这锅耳朵有毛病，镙丝都脱扣了，非得连锅边一起捏着才拿的住。”

李缅宁像在冰上似地不断向抬腿，蹭着鞋底。

“连忙音都没有了，线路受潮了。”钱康对大家说，一边拿着“大哥大”穿过李缅宁房间到阳台继续试打。

“我就知道，非闹出这种事才算完！”肖科平铁青着脸，回自己房间，把门“哐”地锁上。

韩丽婷臊眉搭眼跟李缅宁回屋，嘴里嘟咕，你老婆怎那样呵？”

“把我这件衣棠换上吧。”李缅宁扔给她一件夹克。

他走上阳台问钱康：怎么样，有声了么？”

钱康把电话贴在耳边，纳闷地说：“声倒是有了，怎么老串线？‘大哥大’还会串线？喂喂，你是法国？我不在法国我要英国！”

“她到底是干嘛的？”肖科平在卫生间对着镜子在自己脸上涂洗面奶，“自个有家没家？”

李缅宁站在一边对着马桶刷牙。他吐出一口牙膏沫，说：“不是什么金枝玉叶，也就是个民间丫头。”

“丫头？看她的身材可不像姑娘。”

“你那老爷们长得够白。是不是牧效增白过？瞅着真干净。”

“我觉得韩丽婷看人有点斜眼。是不是视力不太好又不敢戴眼镜？”

“视力没问题，你看着斜是她给我送秋波呢。”

“是么，还挺会的。”

肖科平洗完脸，用毛巾揩干，冷笑着在小板凳上坐下，拎起暖瓶往脚盆里倒水，脱下两只袜子，把一双白脚浸入水中：“你和这民间丫头还真合适。多会疼广，手又巧。她穿的那身衣裳要不是自己做的我把脑袋给你。哼，将来当不成时

装设计师，也能在中老年服装队当个名模儿。”

“你和那胖子也挺合适。”李缅宁擦去嘴角的牙膏沫儿，拧开水龙头撩着“哗哗”流的水洗脸，“那么整齐的一身肉．搁联合国也拿得出手。当过少爷吧？那眼睛，多有神！”

“她在你眼里是天仙吧？是不是爱得不行了了？”

李缅宁也端了盆水，在肖科平对面坐下洗脚：

“是，我眼里的天仙就这样儿，档次低吧？我一想起她就魂不附体。”

李缅宁手拿洗脚毛巾扪胸闭莨作陶醉状，接着低头用力磋脚丫子。

肖科平揩干脚，趿着拖鞋站起来：“那别等了，快把她接进门，手续一时来不及办先姘着。”

说着“哗”地把一盆洗脚水泼进马桶。

“哪能那么轻率？人家是良家妇女。得按礼儿，不说八抬大轿，也得请几桌客放几挂鞭，然后欢欢喜喜入洞房。——到时候你一定带你那胖子来喝喜酒呵。”

李缅宁也“哗”地把洗脚水倒进马桶。

肖科平板着脸往外走，一脚绊在李缅宁伸着的腿上，一个踉跄冲出门外。

旋即满眼怒火，一头再冲进来，逼着李缅宁嚷：“你也犯不上这就给我下绊子呀！要害死我招儿多了，下毒！夜里进来掐！再不趁我睡着开煤气……”

“说什么呢？这都哪儿和哪呵？”李缅宁辩解。“我又不是成心的。”

“也别忒狠了！”肖科平只是嚷，“凡事也给自己留条后路。

你还非赶尽杀绝—— 而后快？”

说着说着便被自已感动了，觉得自己很悲壮，于是掉下泪来，泣不成声。

李缅宁不知所措，待要不理，又见她光脚穿着单褂披散着头发站在那儿哭怪可怜，是不得将就将就，上前解劝：“就绊了你一下，也没说要你的命，值得这么悲痛欲绝么？真勾起轻生的想法倒把自己折磨坏了。”

这一劝，那边倒哭得更狠了。恨声中带着怨气：

‘你找女朋友就找呗，谁也没不让你找。你们俩好就悄悄一堆儿好去吧，干嘛故意跟我显摆—— 这不是成心气人么？”

“没好，哪儿好了？”

“还不承认？还抵赖？砸了我一锅溅了我一身汤我说什么了？”

“好好，都怪我，我得意忘形，没顾到你—边受了刺激。我卑鄙！”

李缅宁挽泪人似肖科平回到她的房间，拨了鞋饲侯上床，拉过被子给她盗上，又递过一条手巾擦眼泪。

肖科平已镇定下来，自己也觉没趣儿，睁着哭红的眼睛对李缅宁说些冠晚堂皇的话：

“其实你有中意的对象……”

“她不是……”

“听我说别打断！其实你了中意的对象，我从心里都为你高兴，只是你不该拿话气我，过去咱俩在一起时，你就老这么气我，现在都离了婚，你还这么气我—— 你太不应该了！”

“我这个人是这点不好．你批评的对。”李缅宁只是一劲

检讨，以求息事宁人。

“你这么气我倒没关系，我也会原谅你。将来结了婚，也这么气你那新娘子，人家还不跟你闹上去？”

肖科平说到这儿噗哧一笑，她极诚恳根关切地对李缅宁说：

“往后真得改改了。”

“改，改．一定。”李缅宁垂首站在肖科平床前，连连称是。

肖科平心满地说：“现在，你去吧。”

李缅宁正要躬身退出，忽听屋里不知何处响起类似蛐蛐叫的“嘀嘀”声。

“什么”?李缅宁心中疑惑。

“不知道—— 噢，BB 机 !”肖科平忽然想起，掀被下床，站在地上一筹莫展：“我给搁哪儿了？”

李缅宁帮着她在屋内东寻西找。

BB 机又叫，李缅宁在沙发上肖科平的一堆衣裙下面发现了它。拿起来按钮看指示，扭脸对肖科平说：“呼你呐。”

“没事瞎呼什么呀？”肖科平夺过 BB 机看了一眼，“这么晚到哪儿去打电话？”

”我替你去回个电话？”李缅宁向肖科平献执勤。

李缅宁连窜带跳地上楼、在昏暗的走廊里跌跌撞撞地跑，进了门便靠在门上看着肖科平大口换气。

肖科平穿着睡衣，坐在灯光雪亮的李缅宁房间玩他的游戏机。

“两件事。”李缅宁喘着气走进房间，“第一是明天一早让你在家等他生胖子来车接你出去。二是问你喜不喜欢紫色？”

“什么意思？”

“不知道，大概是想给你置行头吧。”李缅宁在肖科平身边坐下，看她玩游戏机。

她玩得很一般，连遭摧毁。

“我教你玩呵？”李缅宁微笑。

肖科平立即站起：“无聊。”

她翩然而去，进了自己房间，把门“喀嗒”一声锁上。

李缅宁出来，站在过厅想了想，高声道：

“你用不着锁门。”

一座肥矮结实的巨型花岗岩大厦，矗立在烈日中的广场一侧。

巍峨堂皇的大门前排，列着粗大浑圆的大理石廊柱撑着沉重的殿顶。

宽阔无边由无数阶级组成的犹如大搓板的台阶上，西服笔挺的钱康非常潇洒轻抉地拾级而下。

犹如脚底抹油，犹如乘风滑翔，钱康神采奕奕，顾盼自得，仿佛他是天下自我感觉最好的人。

他看上去真是很白，就像一团上等的埃及上绒棉。

一辆黑色流绒型汽车无声无息地开过来，像送到他嘴边的一块肉停在他身边。

李缅宁正在衔心花园蹲着和几个没牙毛儿的老头打扑克，手握着一把牌琢磨。

一个人的影子挡住日光，他漫不经心抬起头。

澳妆艳抹长裙拖地穿戴得像只孔雀或说是吉普赛女人的韩丽婷，笑吟吟地摘下墨镜。

李缅宁立即站起，随之一阵头晕眼花，想抬腿走，却双膝麻木人像砍断的树向前栽去，被韩丽婷一把托住。

“不成，不成。”他蹒跚坚定地往前走，嘴里喃喃地说：“我一夜没睡了，必须回家睡觉。改天吧，改天！”

你要真困得不行，那咱们就回家吧。”

钱康牵着肖科平在一间漂亮得像精制贺年卡的西餐厅入座。

他们像一对油画里的人物优雅地进餐，食品都如从告摄影般地鲜艳。

肖科平抬起眼睛，她手中的刀叉和质地细腻的瓷盘相碰发出悦耳的叮当声。

环境里有细若游丝的音乐和富于韵律的法语呢响声。

“你使的是哪种片子的增白粉蜜，奥珙么？”

正舔着手指上的奶油，用颜为意味深长的眼神望着肖科平的钱康闻言一悸，目光立刻混乱了，安详，妥贴的绅士风度，像揭膏药掀斗篷似地一扯而下。

“那我睡觉了你干嘛呀？”李缅宁一肚子不乐意放心地站在铺好被子的床前解衣扣。

“我复习功课，”韩丽婷拉上窗帘返身说，“明天晚上我们德语补习班要考试—— 我不影响你，我在心里默诵。”

李缅宁无可奈何．咬牙上蒙头躺在被窝里叹息。

韩丽婷在李缅宁桌旁坐下，挺惬意。她用两手量量桌子

长宽，把上身趴上去看是否舒适；又开了台灯看看照明条件。接着悄悄拉七李缅宁的抽屉，翻拣信件。

李缅宁在床上翻了个身。

她立刻把抽屉帷上，转向他高声道歉：

“对不起呵，我保证不再出一点声音。”

太阳像个人老珠黄的电影明星，脂粉虽浓已掩不住憔翠和倦态。曾被它照耀得白炽茵镜的天空，渐渐复青灰和呢绒般挺括的质感。

一座围墙的影子慢慢从墙爬出，像条大蟒从泥沼中呈露出自己阴郁的躯体。

钱康伴着肖科平，站在老城区一条旧街的河道已经平填平仅留桥身的小石桥上，一副浮想联翩，感慨万千的样子。

真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这儿倒是老样子没变”肖科平看熟悉的街道也有些出神。

“当年，我每天下午都躲在那家杂货店里，只要你排完节目从学校出来，一走到电车站，我就立即迎上去，在这桥头跟你来个邂逅——特可笑是么？

“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每次都想好了一肚子子词儿，准备特自然地笑着开口；每次都发了毒誓，准备破釜沉舟；每次一见你就又什么都说不出来了。自己臊得满脸通红，攥着拳头看都不敢看你就走了过去。”

“真够纯情的。”

“的解，承认。”

“特感动—— 我。”

“老实告诉你，你当年是我心目中的‘春偶’，别稀里马哈的。”

“是你什么？”

“春偶呀—— 青春偶像。你可能无所谓，对我那可是了不得的事，会死人的。”

“你现在不是已经认识我了？可惜我已经老了。”

仍然是，一往情深！

“你臊我。”

一个肥的女人手里拿把鼓槌，一边啐着唾沫，一边绘声绘色地唱着京韵大鼓《三国》，不时随着剧情撑臂扭腰瞪眼亮相。

一个瘦如核桃的瞎老头儿，不断翻着白眼拨弹着三弦。

这是个极其简陋的茶馆，听众人都是老年男子，稀稀落落坐在一排排条凳上，袖着手晃着二郎腿打瞌睡，偶一惊觉便拖着口涎痴笑。

在徐疾有致的鼓点声中，钱康领着肖科平笑呵呵地进来，那风采活像查尔斯子领着黛安娜王妃视察第三世界的难民营。

正自寂寞的掌柜和伙计一见钱康，立时眉开眼笑，齐刷迎上去，拉拉扯扯，众星捧月似地让到上座，嘴里还埋怨：

“这可得怨你，老没见了，不该呀。”

“人钱先生是瞧不上咱这旮旯，净泡大饭店了。”钱康只

是笑，不住说：“忙，太忙。”

光说没用掏出十元钱往桌一拍。

掌柜立刻把钱揣起来，扭脸一迭声喊：“一壶高末儿。”

咱大鼓书的胖女此时也停下来，满脸堆笑对钱康说：

“还有我们呐，钱先生。”

“有，有、都有。”钱康又拍出张钞票，“来段‘枪挑小梁王’。”

胖女人疾步过来掖了钱，笑眯眯连啐几口痰，重新击鼓开唱。

这一乱，一停，倒把听客中一位两手撑膝，瞪着眼睛直盯前方坐着睡着的中年汉子闹醒了。嚷：“吕布这箭搭上，怎么来者是岳飞？”

“人家那位先生专点了这段儿。”胖女人拿出钞票一捻，又立马塞回去，正色唱。

汉子仇仇地乜眼冷觑大模大样坐在正中高出众人一头的钱康。

钱康小声对肖科平说：“我最喜欢的那首歌就是：“走遍了世界各地，我还是最爱我的北京……”

肖科平好奇地四周张望：“解放多少年了，这些人还在？”

“嘿，你以为呢，这就是咱们民族精神带文化的根儿！少了这些人还行？就说这壶高末吧，是喝不起好的么？就觉得亚赛威士忌！”

旁侧一个昏昏欲睡的老头儿这时冷丁开口，恶狠狠地盯着二人：

“这话不假，打庚子年八国联军洋枪洋炮轰了这么些年，

底根没变，靠谁？现而今八国联军又攻伊拉克去了吧—— 汉戏！”

钱康陪笑：“您见得多—— 当然！”

老头儿鼻子哼了一声，又靠墙睡去。

一直盯着钱康看的中年汉子，忽然想起这位爷的名讳了，吼了一嗓：

“白脸！”

正悠闲滋润地呷了热茶品味儿的钱康闻声一哆嗦，一嘴热茶立时喷回碗里，举头往后张望。

汉子跨过凳子，三、五步过来，亲热地拍着钱康的肩膀：

“不认识我了，白脸？我是‘三儿’呵。”

“啊，三儿。”钱康认出汉子，“你不是去新疆了？”

“是去了，架不住又回来了。行呵，白脸，发了吧？这一身西装得几千人民币？”

“不值什么，工作服。”

汉子骑着条凳坐下：“早听说你发了，一宣布改革我第一个想到你，完了，这小子要扇起来。咱班四十多个同学，一水的胡同串子，偏你，当时我就看出这丫大了不会闲着——果然！好呵，好！不错，不错—— 继续混吧。”

“我没怎么着。”钱康嗫嚅道，“主要是给国家挣点洋钱，自己也就一弄肚歪。”

“这贡献还小么？这就算混出来了。你爸怎么样？老人家还在么？”

“还在还在。”

“打你们家搬走，我就没见过老头儿。前一阵儿还想呢，

什么时候抽空儿打听清楚了上哪儿去看看老头儿。好歹也是教过我虽然什么也没教会—— 这妞儿是你‘磅不’?”

汉子扭脸上下打量肖科平。

“她也是咱们学校的。四班的你没印象?在学校就吹笛儿。”

“噢,噢.也是咱这一带的家雀变的。”

“比我可强,人那是正经的。艺术家!我们亚洲都数得上的长笛演奏家。我准备给她举办个人演出会,好好宣传宣传—— 省得谁也没听说过。”

“噢,噢.百鸟朝凤全是你吹的吧?”

肖科平板着脸在暮霭沉沉的街上大步走,钱康在其身后左右周旋着,解释着,诉说着:

“我真没有半点拿你开涮的意思,绝对是发自内心的吹捧。我真打算给你办个独奏会,谁骗人谁孙子!这事我已经萦绕脑海几天几夜了。”

“你不腰酸么?按说你这年龄的男人百分之百肾虚。”

韩丽婷翻看着一本按摩推拿书.问早已醒了仍赖在床上的李缅宁。

“我这竖接下来直接炒腰花不加葱蒜都是一大盘子。”李缅宁斜眼看韩丽婷,“你眼睛近视么?”

“两眼一点五。”韩丽婷拿着书导来,用手捏李缅宁膀子肉,“肩膀呢?后背呢?”

“都好好的,你不提醒我都忘了它们还长在我身上—— 那

你别老用眼角着人，那样别广会觉得你……挺傲的。

“我才不傲呢,不拿正眼瞧人——从小我就会拿眼盯得人抬不起头来。”韩丽婷又盯着书，把手搁李缅宁脖子上，“你不可能一点毛病没有吧？脖子呢？这种老扭来扭去的地方起码转过筋吧？”

“昨天睡觉倒是差点落枕。”

“我给你推拿一下，保你好使。”

韩丽婷立即扔了书，兴奋地站起来，不由分说把李缅宁脑袋扳正。

肖科平摔门进来，门弹回去尚未关严又被钱康顶开，他也跟了进来。

肖科平一进门就看见李缅宁坐在敞着门的房间内，被韩丽婷摇拨浪鼓似地摆弄着，一颗头上下左右没筋似地抬起耷下，表情还挺舒服。

肖科平十分看不惯，又不好说什么，扭身进了自己房间。

钱康倒对这场面很感兴趣，糗进人家房间。问韩丽婷：你会推拿？”

“会一点。”韩丽婷笑答。

钱康随即脱鞋趴上李缅宁的床：“你帮我踩踩，我正浑身发皱呢。”

“我行了我行了。”李缅宁对韩丽婷说，我已经觉得很像轴承了。”

韩丽婷松开李缅宁，含笑向钱康走去，边走边脱鞋：“哪儿不好？”

“只管放开大面积地踩—— 哪儿都不好

韩丽婷高高站在横陈脚下的钱康身上。

她用脚踩着钱康的斜方肌，脚趾用力按揉着。她把钱康的脊椎踩得咔咔”响。

钱康快活地呻吟：“好舒服！”又断断续续地问：“我发觉，你，没不会……的，全能……先天，还，是后……天的？”

“我吧，就是特爱钻研。”韩丽婷运动着回答，也有些喘吁，“对什么都有兴趣，不管社会刮什么风我都跟着凑热闹。我现在正跟着个班练气功尼，还有半个月毕业，到时候我给你发功呵。”

钱康跃着喘着恭维把他踩在脚下女人：

“你真是热爱生活。跟你比，我都觉得自己平凡了。”

“我觉得人活看吧，就要做事，没事也得找事，要不太空虚了。”

“我太……同感了—— 轻点。”

肖科平端着一玻璃杯白开水站在房中间一口口喝。

她咽下一喉咙水，又咕“钱—— 康”

“叫你呐。”李缅宁对只顾快活的钱康说。

“喂，谁叫我？钱康扬起后脖梗子，大场咕：“哎，这就过去！”

韩丽婷“咚”地一声从钱康身上双腿蹦到地上，指着钱康的中段儿说：

”你这肉厚，容易打络儿，应该经常踩踩。”

钱康双臂一撑，抬身下床，站在地上提裤子重新系皮带：

“往后我高薪聘你当我的保健医吧，每天专门给我踩一小时。”

钱康通体舒泰地做着扩胸运动，拉胯走大十字步走进肖科平房间。

肖科平仍在喝水，眼睛从杯口上方盯着钱康：“舒坦啦？”

“还行，这小韩还真看不出有两下子。”

“时间长了没准还有第三下第四下呢。”肖科平放下玻璃杯，从镜子里端详了自己一眼，过去从在沙发上坐下的钱康屁股底下抽出自己的外衣挂在衣架上。

她在另一只沙发上坐下，甩里头发说：“你说给我办音乐会，现在还没变卦吧？”

“钱先生没别的缺点，就一条：说话算数。二十万够不够？”

“用不了，当然你要花也花的出去。”

“要办、就照最狠的来。音乐厅怎么样？包几场你说。”

“我可是全靠你了。”

“这算什么？挣钱干嘛的？就是花！大吃大喝买金手铐那是俗人。为你花钱我高兴——千万别替我省钱。”

肖科平笑，转睛又问：“你觉得小韩那人怎么样？在男人眼里算可爱么？”

“谁？噢，她呀。还行，不讨厌。”

“你是不是对她印象不错？我听你老夸她。”

“没有没有。”钱康连忙表白，“我跟她是客气，逢场作戏，和对你完全不一样，我真是……我觉得有时候挺傻的——自己。都这岁数了，还跟少年一样——不过我也挺愿意犯回傻的。”

眼睛闪闪地痴笑。

“李缅宁呢?”肖科平又问，你对他印象怎么样？你觉得他和小韩能成么?”

“他呀?”钱康扶扶眼镜说,“不知道。两个人的事儿别人哪说得准？我过去挺有判断力的，现在都不准了，整个被你搞乱了。有时弄得倍儿露骨，我自已也觉得倍儿惭愧。

肖科平冷笑:“这韩丽婷就跟没家似的，一天到晚搽在这儿。老姑娘没嫁过人的真恐怖—— 嗯，你说什么?”

她抡脸问钱康。

“我得去上夜班了。”李缅宁穿戴整齐问韩丽婷:“你不眼我一起走么?”

“今晚我不走了，就在这儿住了。”韩丽婷仰倒在床上，双手垫着后脑勺问李缅宁：“行么?”

“那你就住吧。这屋里东西，你……随便。”

“能偷东西么?”

已经出了门的李缅宁立刻转回来：“不能!”

韩丽婷瞅着他咯咯笑。

李缅宁在黑漆漆的楼道内撞上一个正慢慢行走的人。

那人回过头，眼镜片在黑暗中闪闪发亮，是钱康。

“麻烦你到阳台把我晾的两件衣服收回来。”肖科平站在门口对韩丽婷说，“谢谢了。”

“你进来吧，没人。”韩丽婷把房门大敞开，“李缅宁上夜

班不在。”

“哦，我倒不是……”

肖科平只好走进去，到阳台上把自己晾的衣服收下来，拿回屋里。

韩丽婷迎着她笑问：“你们俩平时还相互回避？”

“我们是互相尊重。”

“你饿不饿？”韩丽婷忽然说，“要不要我给你做点夜宵？”

肖科平对韩丽婷这套笼络人的小手法颇不以为然：

“不用，我是吃饱了回来的。”

“没事，不麻烦的。”韩丽婷热情洋溢，“我买了很新鲜的汤元心子。我也挺想吃的。”

“赖汤元吧？”肖科平厉声道：“不用！你要吃你就自己吃。”

“瞧，你还跟我客气。”韩丽婷仍一脸微笑。

肖科平不再理她，抱着衣服回自己房间。……

肖科平正在灯下摊着曲谱看，韩丽婷端着两碗热腾腾的汤元用身子顶开门进来：

‘我都做好了。”

“哎，你也真是的，多麻烦。”肖科平只得起身接过盛汤元的碗。

“吃吧，你就别客气了。”

韩丽婷端着碗自己坐到一边沙发上一五一十地吃起来，边吃还边跟肖科平聊天：

“那天我在‘大方，服装店看见一套玉色的羊绒套裙，我觉得你穿上一定好看．真的，特适合你，当时我就想替你买下来。”

“是么，”肖科平吃着汤元，脸上也露出微笑。“多少钱一件？”

“二百五。不贵。我摸了那质地了，手感真好。哪天你一定去看看、保你喜欢。我本来自己也挺想买，只是我这样子也犯不上穿那么好的东西。”

“你挺好的。”

“不行，人都锈了。你看咱们同岁吧，你就显得比我年轻多了。我觉得你们搞文艺的都特别显年轻，看着真是羡慕。女人，姿色还是挺重要的。漂亮总是占便宜，别人一看就有好感。”

“你中学毕业是去插队？”

“没毕业，兵团！东北！八年！冰天雪地，风吹日晒所以老得快！”

“你回来就去的麻纺厂？”

哪儿呵！哪那么容易一下就找着理想的工作？先是分到街道厂，后来四处托人……，不提了，说这个我心里就难受，比回城一点不省事。”

“你现在住厂里宿舍？”

“我住我哥那儿，一间14平方米的房子，他们一家三口加我”。前几年我爸妈还在的时候更挤，现在他们都死，宽绰多了。”

韩丽婷过来拿肖科平吃空的碗：“碗给我洗去。”

肖科平非但不给，还夺她的碗。认真对她说：“我洗。你要这样，以后我就不吃你做的东西了。”

韩丽婷看着肖科平由衷地赞叹：“你怎么就能一点不显岁

数呢？"

一道阳光照在正在熟睡的肖科平脸上。BB 机在一边的桌上“嘟嘟”响，惊醒了她。

她闭着眼伸手在桌上乱抓，摸到 BB 机，关掉，又在阳光中闭眼躺了一会儿，睁开眼睛。

她没有立即起床，蜷缩在被窝里脸伏着枕头想心事。

外面大门响，有人进来，悉悉碎碎在门日换鞋。

“李绸宁。”她躺在床上喊。

外面没了声音，. 片刻，李缅宁探头进来。

“你来。”她倚在枕上微笑说。

“什么事？”李缅宁进来。

没事就不能聊聊么？坐，把沙发上我那堆衣服挪开。”

她仰脸出回了神，笑着对李缅宁说：“小韩广不错，挺实在的。”

李缅宁看了她一眼，拿起一只钱康丢下的漂亮打火机“啪啪”打火：“难得，你还能说谁好话。”

“真的，我觉得她特朴实，对你也好像是一心一意。”

肖科平伸出两只赤裸的胳膊：“把我那件衣扔过来。”

李缅宁从沙发上乱堆在一起的衣服中挑出一件衬衣，扔给她：

“你用不着先想方说法安置我。我挺好，你只管忙你的，不必惦记我。”

肖科平坐在被窝里左右开弓穿衬衣：“你这心里怎么这么阴暗？我是关心你。”

“我预情。”

“讨厌！你怎么老这德性就必不了啦！自尊心真那么强你就像个强的样子—— 这强的也不是地方呵！”

肖科平光腿跳下床穿裤子，指斥李缅宁：有时真觉得你特可尸。”

李缅宁沉默了片刻，抬头问：“你真觉得韩丽婷不错？”

“真的，除了不漂亮—— 你很看重女人的长相么？”

“那倒不是，我总觉得这女貌似马虎其实挺有心计—— 你说她该不会是图我什么吧？”

肖科平气分不屑地把人代劲一扭，再转回来柳眉倒竖：

“你照照镜子去。”

李缅宁脸红了：“说高了。”

肖科平冷笑：“除了我还有第二个糊涂的看上你我已经很吃惊了，别说现在，当年就没什么可让人图的。我一直想不通那时我怎么就鬼迷了心窍哭着喊着非要跟你配偶。”

“当年我还是比较潇洒的。”李缅宁一本正经地说，“所以你一见钟情。”

“呸！”肖科平被气笑了，“我纯粹是叫你骗婚，耍了套小手腕。还没跟你算帐呢。我告你李缅宁，你等于是毁了我的青春。”

她狠狠瞪了李缅宁一眼，想起往事眼圈竟有些发红。

一时两人都有些伤感，各自垂头不语，气得氛变尴尬。

片刻，李缅宁强笑说：“过去的事就别提了。胖子怎么样？还有些优点吧？”

“是个人就比你强一万倍。”

“我有那么坏么？叫你说的我一无是处了？评价一个人总该一分为二。”

“对你，没什么公平客观好讲，就得一棍子打死。我这辈子遇到谁都对我挺好的，只有你伤过我的心。”

肖科平背对李缅宁看着墙，俄顷，抬手抹产一下腮帮子。她回头看到李缅宁还站在原地，便说：

“你还站着不走干嘛？那边屋里还有广等着你呢。”李缅宁垂头往外走。

他走到门口听到肖科平叫他：“等下。”

他转回身，肖科平平静地望着他，说：

“他没搽过增白粉蜜，天生那么白。”

李缅宁几乎笑出来，克制住了，扭曲着表情肌笔直地走出门。

韩丽婷已经离去房间收拾得井井肴杀，纤尘不染，墙壁、桌面和地板光可鉴人。

肖科平穿着轻薄、凉爽的绸衣站在窗前，阳光把窗玻璃映得辉灿晶亮。

阳光几乎使她的眸子完全透明，像猫眼一样变幻莫测。

她和李缅宁庄在窗前的桌旁吃早饭。窗台摆着一盆开满一圈粉花的蟹爪莲，花影婆娑投在他们二人的脸上。

这次他们俩同时很开朗地笑了。

肖科平温柔的表情和李缅宁坦然自若的举止以及他们不时互相对视的眼神儿，使他们看上去很像一对相爱的夫妻在

共餐。

BB机在一边“嘀嘀”响，肖科平看都不看那边一眼。

肖科平从自选商场货架上拿下一盒巧克力和一瓶浓缩果汁，放进跟在她身后的李缅宁手中的塑料筐里。

“你真打算嫁给胖子？”

肖科平又拿了两袋生腰果仁：“我们就是同学，你怎么不信呢？”

“别随便跟他上床，男人都是既得陇复望蜀。”

他们来到肉食冰柜前，肖科平下手翻拣，拎出一袋肥大的西装鸡观察其发育状况。

“他对我倒挺有意……”

“胖子倒是道貌岸然。”李缅宁拎出一袋排骨扔筐里，“他说爱你了么？”

他们来到付款处排队交款。

肖科平忽然问李缅宁：“你说我怎么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一定要逼他说出口。”李缅宁数着钞票交给收款小姐，出了闸口回身对肖科平叮嘱：“这样他将来翻悔，就可以拿这话羞他。”

“言不由衷说得好听又有什么用？”

“谨言重复千遍就是事实！”

他们出了自选市场，街上万头攒动。到处都是打着红旗，举着横幅标语，就地摞摊，口口声声为过往群众做好事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

一个匆匆往自选商场内快步走的男人与肖科平撞个满怀。肖科平“唉哟”一声。

李缅宁一把扯住那罢人：“连声对不起也不会说？”

“干嘛”？男人乍着翅横身新产品，“又不是故意的。”

“不故意得道个歉呀。”李缅宁不依不饶，“瞧脚上那大鞋印子。”

“没那习惯。”男人大言不惭。

“算了算了、走吧。”肖科平拉李缅宁。

“文明月你们俩大街上这么吵合适么？”一个戴红箍的老头儿打一旁闪出严肃地说。

肖科平拉着李缅宁膀子在大街走出很远才松开手。

“和这种无知的人吵什么？”她说。

他们在一溜堆满各色鲜艳水果的小摊前挑桔子和香蕉。

肖科平举着一把香蕉问小贩：“多少钱？”

一辆“蓝鸟”牌轿车从他们身后的马路上开过去，在前面刹住，缓缓倒车过来。

钱康在倒行的车中摇下玻璃窗探头出来，喊：“海，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李缅宁回头看见他：“没事，我……我们玩呢。”

“我刚从你家过来。”钱泰对肖科平说，“我呼你怎么不给我回电话？”

肖科平拎着沉甸甸的网兜，注视着他不吭声。

“来，上车，我送你们。”钱康打开后车门，“我正给你联系音乐会的事呢，你得跟我一起跑几个地方。”

“我不舒服，刚从医院看完病出来。”肖科平站在原地不动。

“你怎么样？能去么？”钱康问李缅宁，“你们俩总得去一个，否则我不知道什么感觉的是你要的。来来，上车，我带你玩去——好玩。”

他伸出一只肥厚的手把李缅宁拉进车。

轿车开走，钱康露头对孤零零站在街边的肖科平喊：“回头吃饭你可得去。”

钱康坐在疾驶的车内用车载电话往四处呼叫，发号施令：

“……这事得找文化局么？好，立刻安排我和文化局的人见面。我现在就要得到演出许可证。”

又拨了一个电话：

“喂，我是钱！我让你去找唐辉你找到没有？我不要别人，就要他。我看过他给世界艾滋病日晚设计的那堂布景——我就要那种味道。还有，我呆会儿能不能去看剧场……”

再打了个电话：

“……记者都通知了么？一定要有晚报的人。中午我请他们吃饭，广告公司的人改到晚上……最好一桌都能坐下，实在不行就两桌。告诉经理，我请客！让他把能坐二十人的大台给我留出来。”

他放下电话，仰着脖子对坐在后排座不吭声的李缅宁露出既得意又无可奈何的微笑：

“没办法，大事小事无一不得事必躬亲，手下的人太不得力。真羡慕你逍遥自在——你有没有什么特能干人给我推荐

一下？

“肖科平。”

钱康呵呵大笑，拍着司机的肩膀：“超过前面那辆车。”

钱康带着李缅宁在空无一人的音乐厅里穿行走动，四面八方观看结构。

音乐厅里的灯治金部打开，华丽阴森。

“怎么样？这剧场还凑合吧？”

“过得去。”李缅宁点头。

钱康三步并作两步，加上助跑，一个箭步窜上舞台，乙服后摆掀起，露出绷得浑圆的屁股。

他走到舞台正前沿，面向观众席，摹仿着外国马戏演员行了个深深的躬身礼，直起腰脸涨得通红说：“这感觉不错。到时候让肖科平穿条长裙，行一个欧洲宫廷的印刷种拽着裙边的屈膝礼—— 上来先来这么一下！”

他揪着自已的裤腿蹲下去，含笑低头。

“来听会的观众都让他们穿上燕尾服。”李缅宁坐在第一排说。

“没错。”钱康热烈赞同。“票上印上这规定：‘衣冠不整者，恕不接待。’”

“蓝鸟”汽车停在一间花店门口．花店里的鲜花隔着玻璃窗争奇斗艳。

钱康领着李缅宁大步向花店走来，活像香港黑帮片里的流氓大亨领着个杀手来砸店。

“要把你们店这些花都装在一个人篮同一里，芬姹紫嫣红么？”钱康问卖花女郎。

“肯定。”女郎彬彬有礼地回答，“不过我们恐怕就要为您专门订做一个特大篮子。”

“不是一个，是一片，一大片。”钱康纠正女郎，“怎么，最损也得要十五个澡盆那么大的花篮。”

“如果不用花篮，扎成花圈儿呢？”李缅宁建议。

“哦，那倒人知会是什么样子。”钱康使劲想象作

这就要看您先生往哪儿送了。”女郎说。

“对了，你应该知道，肖科平最喜欢哪种花。”钱康思路跳开，“咱们得选择最能博得她欢心的。”

‘这我还一下答不上来，真叫你问住了。”

“你过去送她都送什么花？”

“我就记得过去我回家手思不是拿捆菠菜就是俩茄子。”

“那就统统的，每样儿若干。”钱康大手一挥，对女郎：“隔天你甭卖了。”

“花篮有了，缎带上写什么？”女郎拿出小本和笔，“我店备有《贺词祝语辞典》。”

“热烈祝贺……祝贺什么回头再告诉你——敲电话。”

“落款？”

“挚友？你的？哎，李缅宁你说我落什么好？”

“把你的名片给小组。”李缅宁说。

花店外街头，钱康一边向车走去一边非常虚心地问李缅宁：

“故宫的房子有多少间来着？”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

“那个数字怎么说来着？慈摆太后一顿饭花的银子够当时多少个农民吃一年的？”

肖科平出现在一座晚清妓院风格的饭店门口。

她沿着铺红地毯的走廊往里走，穿过一间间厅堂。

她走进大厅，远远就看见钱康指手划脚地说着什么，十分突出地坐在一大群戴眼镜的男女记者之间。

足够两个成年人做爱的大圆台面上仅摆着两壶茶，几碟花生米和一排啤酒，菜还一样儿未上。

她的到来引起席面上一阵忙乱的互相介绍和狂递名片。钱康像献宝似地把她在每位记者面前炫耀了一番。

待她热闹完了，在钱康身边坐下后，才发现李缅宁正坐在她对面。

他红着脸笑眯眯地瞅着她，显然已经空腹喝了不少酒，有些飘飘然，陶陶然，笑容带有几分无耻。

她凝视着他。

“肖女士的长笛是在哪儿学的？”一个很帅的男记者问。

“一开始是跟一个教师学，后来到音乐学院进修过两年。”

肖科平轻轻咳嗽了两声，以手掩嘴，又继续视李缅宁。

“要说肖女士的笛儿，那吹得是真好，老话怎么说的？妖精悸魂，穿云裂帛。”李缅宁说着笑起来，“吹起来绝对勾人魂儿。”

一个脸上不太干净的女记者问：得过什么奖么？”

“这我知道。”李缅宁不等肖科平回答便说：“每回都差那

么一点。噢，有一回、七五年长笛独奏《万泉河边》得过三省一市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调演奖。是第一名吧？”

肖科平不回答，只是看着他。

“你老看我干嘛？我觉得光荣！”李缅宁扭脸对钱康说：“你这事办得真对，我真得好好谢你，她实在是个好的长笛演奏家，只是一直没有机会。一个艺术家，没人欣赏，那种内心寂寞，真是十分可怕。她能遇到你是她的幸运——来，为你干一杯……我可是干了！”

李缅宁一口喝干，把杯底亮给钱康。

“我喝一口吧。”钱康喝了口酒，唤侍女：“小姐．怎么菜还不上来？”

“不够意思。”李缅宁瞅着钱康的酒嘟哝，“没劲。”

“我确实不能喝，喝就脸红。”钱康解释，“小姐，快点。”

“我喝两杯你喝一杯，这总行了吧？”李缅宁又干掉一杯，拎着空杯在指间晃悠。

钱康勉强又喝了一口，看了眼肖科平。

“她不但是个好艺术家，还是个好女人。”李缅宁谁也不看地大声说，接着目光灼灼地盯着钱康：“我是有资格说这话的。”

“那是。那是。”钱康陪笑。

“有追求，有骨气，应该幸福——她就是为过幸福生活而生的！”

李缅宁望着大家惨然而笑。

众记者冷漠地望着他。

肖科平不动声色。

接着他变得一双眼睛水汪汪的，推心置腹地对钱康央求：

“你也一定没少发现她的长处吧？”

“发现了发现了。”

“这不算什么，往后瞧吧。这个女人呐，我跟她混了十年，总觉得昨天刚认识，一点摸不透她。”

李缅宁的眼神儿变得温柔了，对肖科平投从温情的一瞥。

“常有新鲜感不是很好么？”钱康干巴巴地说。

李缅宁笑，又为自己倒满杯酒，扣在嘴上喝，放下杯子，一嘴白沫儿：

“问题是你也不能不新鲜。”

李缅宁含情脉脉地望着肖科平，对饯康说：“她，我就托付给你了，你一定代我好好照顾她，千方百计——让她幸福。你行，你有这能力，哎，老钱，我这可是跟你说正经的。”

“一定。”钱康说，“放心，往后没你什么事了。”

“否则，”李缅宁顺着自己刚才的思路说：“我跟你急！”言罢勃然变色，虎视耽耽盯着钱康。

钱未作态，他已眉开眼笑，笑嘻嘻地一迭声问：

“你不会做对不起她的事儿吧？不会吧？你看着那么雅致那么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

钱康火了，拍桌吼“小姐，我们的菜怎么还不上？等了快一小时了。”

“你一直在广播乐团？”一个中年妇记者问肖科平。

“十二年。”

她始终凝视李缅宁，不断轻轻咳嗽，拿纸巾擦嘴。

小姐小跑着陆续把一些菜上来，再三向钱康道歉。钱康

气虎虎地不理人。

饮了半天清茶的记者看到菜来了，川流不息地去上厕所。

留下的人热烈地吃。钱康憋出笑脸，仲着筷子左右张罗："吃呀，大家吃菜。"

再看李缅宁，已耷拉着头坐在椅子上睡着了，愁眉苦脸，一副倒霉相。

"他不缺心眼儿吧？钱康问肖科平。

他伸手一挡欲前探唤醒李缅宁的肖科平："让他着凉去！"肖科平抬头"哈"地大笑一声，又恢复到面无表情，用一根筷子敲敲自己的忞忞碟。

李缅宁蓦地惊醒，站起来茫然四顾问送菜经过他身边的小姐："厕所在哪儿？"

小姐忙碌中为他指了个方向，他蹒跚地离开餐桌，自顾去了。

肖科平开门进来，微微咳着。她听到李缅宁房到游戏机发出的阵阵"嘟嘟"声。

她犹豫了一下，推开他的房门。

李缅宁正坐在电视前专心致志地穿迷宫。他的脸已尽褪红色，显得十分苍白。

"怎么没吃半截儿就走了？喝，难受了吧？"肖科平在他身边坐下，"是不是吐了？"

李缅宁看她一眼，疲倦一笑："觉得高了，怕破坏你们情绪。""小韩没来？"

"不知道．她还天天来，不天别的了？"

"有点借酒撒疯是么？"

“没有，脑子一直特别清醒。钱康生气了吧？”

“没有，他不会生气的生不像你。”

李缅宁看了肖科平一眼，又玩了会儿游戏机，盯着电视屏幕说：

“我不是说老钱这人不好，人挺热情的。但这种做生意的人跟他接触一定要小心．别光听他说，有些事该了解清楚的都打听一下。我这不是给他垫砖。他接触的人多，过去难免遗留瓜葛，都让他搞清楚了，闹出麻烦也怪没意思的。”

“知道。”肖科平看着李缅宁双眼说．“其实我对他的过去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只是拿他当一个比较好的朋友。”

二人互相寻望，彼此无语，俄顷，李缅宁“噗哧”一笑：“老大嫁作商人妇。”

肖科平也笑：“你希望我嫁么？”

这时，门又响，韩丽婷背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迷彩大背囊进来，一脸兴冲，堵着门口停住：

“哟，你们聊呐！”

“哦，没事。”肖科平迅速站起来，“闲扯几句。你们聊吧，我走了。”

韩丽婷一边给她让路一边叫：“别走哇，一起聊。”

“我还有事。”肖科平低头走出去，回到自已房间。

韩丽婷把背囊卸下肩，坐到李缅宁跟前问：“你们聊什么呢？怎么我一来她就走了了”

“没聊什么。”李缅宁怀疑地盯阒那只鼓凸的班斓大背囊、“你包里装的什么？”

“我发觉你们俩之间话还挺多。”

李缅宁十分不快:“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聊?我们说几句话怎么了?”

“是几句么?”

“你要是看不顺眼生你就请回。谁请你来了?”

“你怎么突然对我不好了?”

“你这话才叫奇怪呢。我什么时候对你好过?哪次不是你主动找来的?”

“你怎么口气全变了?脑子里又打什么主意呢?我主动上赶着找来的?当初谁在小树林里胡乱寻摸来着?”

李缅宁吼:‘我到小树林又不是找你!”

韩丽婷毫不示弱地也厉声道:“那你去找谁?你把我带到你家来干嘛?莫非你就是那条正通缉的色狼!”

那边肖科平听到这屋吵了起来,忙赶过来解劝:

“好好说着怎么吵起来了?”

“你不是去找对象你去小树林干嘛?你憋着什么心?你有老婆你还去再找,想玩弄女性呵”

肖科平听着直皱眉头:“别吵了,我们已经离了。”

“离了?我看不像离了,比那真俩口子还好。别以为人家都是傻瓜看不出来。”

“你老家是山西的吧?”李缅宁嚷着问。

“这是你误会了。肖科平和颜悦色地对韩丽纬,“我们确实……”

李缅宁冲过来指着韩丽婷的鼻子喊:“明告你—— 我烦你!”

“李缅宁,你怎么这么说话?”肖科平沉下脸。

“噢，现在你烦我了，当初呢？”韩丽婷先是一惊，接着便委屈，拉着肖科平的手哭诉：“肖科平你给评评这个理，我哪点招人烦了？我怎么招人烦了？我怕让人烦怕让烦还是让人烦了……”

李缅宁直走到韩丽婷眼前，地着她脸冷笑一声：“哼！”甩手走到一边坐下。

“你瞧他呀肖大姐。”韩丽婷又惊又惧，“你瞧他对我那样子。”

说完掩面哭啼。

肖科平经她一扯，剧烈咳嗽起来，还流两道鼻涕，忙在身上找纸来擦，捂着嘴还咳个不停。

她这么一咳，韩丽婷倒不哭了：

“你感冒了？”

“可能有点。”肖科平捏着鼻尖擦鼻涕。

“头疼么？”

“不，不头疼。就是咳嗽，流鼻涕时”肖科平鼻尖红红地说。“发烧不发？我试试你温度。”韩丽婷说着把手捂着肖科平额头上。

“不，不用。”肖科平挡开她的手，“我回去了，你们也别吵了。”

韩丽婷跟着肖科平往外走，一路继续关怀，苦口婆心：

“你可别不当回事，现在正流感流行呢，我们厂病了一百多号，厉害的都转成肺炎了。”

她跟着肖科平进了她的房间。

肖科平坐下说：“我没那么严重，喝点板兰根就好了。”

“板兰根管什么用？”韩丽婷拍手叫：“你得吃西药。”

李缅宁一头冲进来：“你还说自己不招人烦？人家都说没事没事你还没完没了！”

韩丽婷掉脸朝李缅宁嚷：我是医务工作者，这儿发现病人了——你怎么连起码的同情心都没有还别说阶级感情了。”

李缅宁咬牙切齿，操拳跺脚连声喊：“你就是烦人，烦死人！”

肖科平蜷缩以沙发上高声央告：“求求你们了，别吵了，我头真晕了。要吵你们回屋吵，让我休息休息。”

李缅宁拽着韩丽婷一边回房一边继续吵。

“搞医的就是没病找病，好人也都让你治坏了。说，你这辈子杀了多少人？”

“李缅宁，你说话要负责。你这是侮辱了我们全体医疗战线的同志从老到小。”

“你算什么医务工作者？蒙古大夫都够不上。”

“有本事你一辈子别生病。”韩丽婷嘴不停，手不停，从背囊侧兜掏出一支体温计，风风火火再次来到肖科平房间，冲刚要躺下的肖科平喝令：

“抬起胳膊——试表！”

李缅宁也跟了进来：“我看试完表不发烧你脸往哪儿搁！”

韩丽婷看着手表：“起码我是尽到责任了。不像有的人对谁都是冷冰冰的毫无感情自私得要命。”

她从肖科平腋下取出体温表，一看，立刻惊叫：

“呀，三十八度五！”

肖科平当时就觉得自己不行了．身子一歪，软绵绵地倒

下。

韩丽好严肃地对李缅宁说："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我是蒙古大夫么？有病没病我一眼就看得出来—— 快去找药，你家都有什么药？"

二人回到李缅宁房间，翻箱倒柜，同时继续争吵，高一声，低一声，鸡一句，鸭一句：

"你们家怎么什么药都没有？平时都不生病么？起码阿斯匹林胃舒平总该有吧？"

"可让你得词了—— 别动那盒子，那里是我的水果糖。"

"没出息，这么大人还吃水果糖—— 一回头我给你买点果冻。"

肖科平拚着全身力气支起身喊了一嗓子：

"别找了，我不吃药，睡一觉就全好了。"

韩丽婷更大更坚决的声音传过来：

"不吃不行！有病还不治，想死呵？睡一觉就好，真是一群无知的人！"

韩丽婷气冲冲地空手回到肖科平房间："什么药都没有，哪有公费医疗的人自家一点药都没有的？"

"你说要什么药印度洋我出去买。"李缅宁站在门口说。

"就你？告你药名你一路背到药店一张嘴也得给忘了。"

"我确实不需要吃药。"肖科平说，"烧也不高睡一觉出点汗肯定会退的。"

韩丽婷下了个决心，抬脸对肖科平说："现在就只有一个办法了，扎针—— 扎针退烧有奇效。"

在我看你就歉巫婆！”李缅宁喝道，“怎么不烧香——你？”

“什么呀巫婆？”韩丽婷迎上去吵，“祖国医学宝实际大着呢——你无知才说这种话！”

“你知道扎哪儿么？不行，我信不过文所没有科学根据的野招儿。”

“那你就眼睁睁看着肖科平烧死？这会儿你怎又不心疼了？”

韩丽婷走到肖科平床前：“保你没事，我在兵团干过七年赤脚医生，我们周围那几个屯子的盆下中农都让我扎遍了，没一扎死的。”

肖科平脸喷红地睁开眼，有气无力地说：“好好，你扎吧，我让你随便扎——保要你们别吵了。”

“我可告你韩丽婷，缝衣裳针消了毒也不能使。”

“无知的人只会说无知的话——我随身带着急救包呢。”

又是一个像解放区的天一样晴朗的日子。窗台上的花草大都盛开，榴、金桔果实累累。

已经退烧的肖科平坐在窗前吹长笛，面前架着乐谱，她在准备个人音乐会的曲目。

钱康扶着酒柜站着，颌首欣党员，以脚击拍，如同一个随时准备引吭高歌的男高音歌唱家。

李缅宁在自己房间刚起床，听着笛声懒洋洋地穿衣服。

韩丽婷戴个墨镜精神抖擞地闯进来，如果手里再端和

M—16自动步枪，就活脱脱歉是个刚空降则别人国家的美国精锐女兵。

她进门就找那只迷彩大前囊，找到后就胜利欢叫：

“果然在这儿，我的判断一点不错。”

“什么呀都是？”李缅宁一边下地一边问：“跟个炸药包似的我担了好几天了。”

“衣服。”韩丽婷蹲下美滋滋地打开背囊，抖出一大堆花花绿绿的便宜货。”都是我前儿个逛街买的，还有给你买的呢。”

她举着一件有牡丹花图案的丝绸衬衫招呼李缅宁：

“穿上叫我看看。”

“这色儿我能穿么？寒碜不寒碜？”

“便宜呀，这件才五块钱。”

她愣给李缅宁套身上，退后一步端详着。

“可以可以，除了艳点没别的毛病，正流行呢——五块钱你还想穿成什么样儿？不许脱呵！”

她又从背囊里拎出一段廉价衣料，自我满足地欣赏：

“这如何？圆点代表温柔。我想给自己做件披风，我从小就喜欢，羡慕布琼尼式的骑兵房蓬——肖科平房间是不是有台缝纫机我记得见过？”

“是有一台。”

“她烧退了么？”

“你没听见笛儿都吹起来了。”李缅宁开门出去洗脸。

韩丽婷抱着衣料来到肖科平房间，肖科平边吹边向她点头致意。

“你都好了？”

“嗯？”肖科平嘴离开笛子，翻了页乐谱，“亏你帮忙。”

“没事，应该的。”韩丽婷热情地说，“有病就得抓紧治。前儿个我从这儿回去，我们街坊也病了好几日子，忙了一夜没合眼——你好老钱。”

“你好小韩。”钱康问：“拿的是块什么呀？”

“一块料子，想做件披风，你觉得怎么样？”

“嗯，好看。”

“真的？对了小肖，我能借你缝纫机用用么？”肖科平边吹边点头，吹完一小节，说：

“你推走用吧。”

韩丽婷已经揭了缝纫机罩子，装轮带，穿针引线：

“不用那么麻烦。我很快的，踩两下就好。忙你的，就当没我一样。”

肖科平开始吹下一乐章。

钱康感兴趣地走到韩丽婷身边，摸着料子：“我又发现你一门特长，真让我惊讶。”

“你跟我认识就准备好天天吃惊吧。”

那边肖科平被这里两个人的嘀嘀咕咕弄得有点分神，曲调吹得结结巴巴。

“你这布还有么？”

“有呵，你想做什么？”

“你觉得用这布给肖科平房间每件家俱都做个套儿，整个布置起来——那会是什么感觉？”

“好呵！我这么想了都没敢这么说。”

韩丽婷开始“哒哒”踩动缝纫机。

肖科平先还准确地按谱吹，渐渐被加入进来的缝纫机节拍吸引，带领，节奏开始紊乱，几经调控，终不能排除，顽强对峙与竭力背道而驰的结果也只能是脱离正轨。

键纫机快速有力地敲着点儿，笛声越吹越快，越吹越急促，如同两个人赛跑。肖科平满脸憋得通红，几乎来不及换气。

“哒哒哒，嘀嘀嘀……”

她一下把笛儿放下，靠在窗边大口喘气，累得粉脸失色。

韩丽婷和钱康仍在毫不知觉地边踩缝纫机边亲密地说笑。

“你什么时候去把我办公室布置一下？”

肖科平拿着笛子进入李缅宁房间，李缅宁正在剪指甲。

“你是不是能管管你们那位？”

她冷若冰霜地说，接着发现李缅宁穿着那件衬衫，像个二流子，不禁吸口凉气：“是她给你打扮成这样的？”

李缅宁自豪地一翘剪得光秃秃的大拇指：“五块钱！钱康笑着进来：“这小韩呵，真没她不能的，是个人才。”

“你觉得她好是么？”肖科平扭脸问他。

“是不错嘛，不然是个女人，却有一身武艺，实在难得。”

既然你这么欣赏她，”肖科平转向李缅宁：是不是请你再发扬一次风格？”

“没问题。”李缅宁干脆说，立马把她带走。”

钱康征了一下，看了眼李缅宁，又看看肖科平，摇头，表情也随之庄重。

“这我就要批评你了，肖科平，这你就太尖刻了。人和人之间没点宽厚、菩萨心肠怎么行呢？其实我早就发现你这性格上的弱点了。你有好多次都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完全凭一时冲动，想怎样就怎样。上次在荣馆你说走就走了。前次请记者吃饭，大家都是来伴你的，你带搭不理，好几次，你都搞得我很尴尬。”

“我就这性格，改不了啦。”

“这样就不行！这样你到社会上就要吃亏！钱康低吼，随即和风细雨：“我当然是不会计较，但别人就不见得个个容忍你作男人其实不喜欢任情的女人。要撒娇也该回家撒而不能撒在大街上—— 对不对李缅宁？你是不是也觉得她这毛病挺大？应该你是受害最深。”

“你们吵你们的，少把我扯进去。”

“这就是你不对了，我又得批评你了。”钱康矛头对准李缅宁、“肖科平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跟你有很大关系—— 你一贯纵容她么！该批评不批评，放任自流，那是什么结果？严是爱，松是害，这道理你不该不懂。苦果你现在也尝到了吧！”

“你少给我们上课！”肖科平冲钱康嚷道：“哪轮得着你来教训我们！我怎么了？李缅宁怎么了？不假，他是混得不如你，没你有钱，但做人问心无愧。你那钱还不定是怎么来的呢，不定干了多少缺德事！我们穷，穷得光荣、听见警车叫，面不改色心不跳—— 别以为你在现如今这时代混得好，混得比我们有脸面，做人也就一定比我们强！”

“没错，”李缅宁说，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看的。”

“你们怎么都冲我来了？”钱康无辜地摊开双手，“我也没说什么，怎么连我的品质都怀疑起来了？”

“韩丽婷双手举着展开的花披风，一步跳进来，喜洋洋，美颠颠的，叫：

”怎么祥，好看么？”

正在争吵的三个人沉默下来，冷冷地看着她，无人答腔。

她还不满，撅着嘴翘首以待：

“怎么都不说话？好看么倒是？”

李缅宁拍拍钱康肩膀：“对不起，真冤枉你了。”

他走到韩丽婷面前，正在劈面大喝，蓦地发现韩丽婷精神涣散了，视线越过他，直愣愣地盯着阳台：

“有人从那儿跳下去了。”

李缅宁浑身一机灵，倏地回头，见肖科平和钱康好好地站在身后。怒视韩丽婷控制不住地浑身乱颤地笑：

“你什么东西！”

韩丽婷根本顾不得李缅宁，把披风往他身上一披，越过他急匆匆奔上阳台，隔着纱门回头朝三人喊：

“真有一大姑娘从楼上跳下去了！”

只见她趴着栏杆往下瞧，激动地嚷着什么，然后仰头扪胸，两一翻，又睁开眼急急再往下看，活像一个憋脚的哑剧演员在做着夸张表演。

肖科平半信半疑地上了阳台，扶拦一望，回头时神色大变：

“快来看——真的！”

钱康三步并作两步冲上阳台，在两个女人中间挤：“哪儿

呢哪儿呢”

韩丽婷激动万分地回头朝迟迟不动的李缅宁喊：

“姑娘妈也站在窗台上了！”

李缅宁拔腿正要往阳台跑，门“哐”地一声被撞开，几个手里拿着钩镰枪的戴头盔的消队员埋头冲进来。

低头跑了几步，为首的恍然大悟，喊了一声：“进错门了。”

一干人又呼隆隆跑出去，冲进隔壁人家。

李缅宁泄了气，点着一支烟，神态恍惚地吸。一个全身披挂的武警高手，呆着绳索冷丁从楼顶降落，出现在窗外，吓了他一跳。

韩丽婷、肖科平和钱康在花草葱茏的阳台上紧紧挤在一起，一齐向左侧空中恳求：

“想开点，求你了。”

黄昏，四个人手拉手在街徜徉。街上都是手拉手的年轻男女，但四人一组的尚属罕见。

他们来到一家灯红酒绿的歌厅门口，肖科平请求说：

“我想进去，我嗓子发痒。”

“恁贵的，甭摆这阔。”李缅宁首先反对，言罢还瞥了钱康一眼。

钱康只得与协力将肖科平拉走。

又来到一家专放夜场电影的光怪陆离的电影院，韩丽婷往下坠着身子不肯走：

“今晚这四部片子里都有我想看的抒情片断。”三个人把她一个趔趄从有阿飞逡巡的影院门口拽出，像拉着一个绑着

手枪在马后的女奴，连奔带走拖出一箭之地才停下。

钱康耐心细致地做她工作："报上说了，看一次夜场电影相当于在避孕药车间工作十年，很多人都因此丧失情功能。"

"流氓！"韩丽婷骂他。

电视里播着一个"高麻"家属似怨似嗔的婆娑泪眼、下一个镜头便是这位"高麻"本人走进派出所投案的背影……

四个人在灯下聚精会神地打麻将。有人得意，有人苦思，有人不动声色，有人紧张万分。

电视自顾自地开始播自已已然叫了半天好儿的一部电视连续剧。人物尚未出场便唱起如泣如诉的歌，剧中那位苦人儿才露面便已泣不成声。

"对不起，我又'和'了。"肖科平捡过李缅宁刚打出的一张"5饼"，放进自己牌中，把面前一行牌"啪"地按倒，指着三人："2，2，4！"

李缅宁和韩丽婷各扔两元钱过去。钱康桌面上不够四块钱，掏出一张百元大钞递上去：

"破大张儿吧。"

"我给你找。"面前也堆着不少钱的李缅宁把钞票接过去，从裤兜掏出一卷十元钞票，一五一十数给钱康。

"你们俩过去是不是常联手卷别人？"钱康一边洗牌一边看着肖，李一说，"怎么老是你们俩'和'我和韩丽婷都快成牌架子了。"

"就是，"韩丽婷也数着自己剩下的钱说，"他们俩老互相喂'张儿'，里头肯定有匿。"

"没有没有。"李缅宁笑说，"我们也是打官牌。"

“不成，得让他们俩换座儿，不能挨着上下家。”

韩丽婷起身把李缅宁换到肖科平对面。

四个人八只手把一桌牌抹得稀哩哗啦。

“八条。”李缅宁略一哦吟，打出张牌。

“碰！”肖科平隔桌拿走那张牌。

她那只无名指上戴着个细细金戒指的修长的手，在李缅宁面前灵巧一抓狡兔般地缩。

李缅宁抬眼望着肖科平，肖科平也正在看他，她微微一笑，低头看牌。

她在灯下犹如瓷器，光泽湿润，线条如泻。

李缅宁感到同时受到注视，他向钱康看去，钱康的兴立刻越过他，向房间黑幽幽的深处看。

韩丽婷似笑非笑，正待张嘴说什么，头顶盏灯忽然灭了，远处肖科平房间的那盏台灯也同时灭了。

“怎么回事，停电了？”黑暗中肖科平说。

一阵桌椅响。钱康在黑暗中说：“别混，我都上‘听’了。”

通往楼道的门开了，有轻轻的气流穿过房间。

似乎是肖科平站在门口张望，然而也漆黑一片。

不少人家都有人出来，在走廊里乱嚷：“谁家用电炉了？”

有手电光射来射去。

李缅宁按亮打灯机，门口站着的果然是肖科平。

一团火苗照出他二人挨得很近的脸的轮廓。

肖科平鼻翼一侧的半边脸不受光仍隐在黑暗中，这使她的脸五官有如雕刻般清晰，表情神秘具有圣像般的魅力。

肖科平神态安详地端着一支点燃的蜡烛走到牌桌前，把蜡泪滴在一只倒扣玻璃杯底上，将蜡烛竖直粘牢。

烛光在黑暗的房间内摇曳闪烁。

窗外整个住宅区的楼群都是黑黢黢的，只有远处立交桥和迤逦蛇行的几条马路依旧灯火通明。还有溶溶月色。

李缅宁又点亮一支白蜡烛，光区扩大，坐在桌四周的几个人的脸都绰约浮现出来，犹如浸在显影液中的相纸逐渐层次分明。

大家的情绪忽然消沉了。

“继续玩么？”肖科平手托腮懒懒地问。

“不想玩了，太累眼睛。”韩丽婷站起来对李缅宁说：“你来一下，我有话对你说。”

李缅宁跟她回到自己房间，在桌上点着一支蜡烛。

韩丽婷关了门对李缅宁说：“不喜欢她那装腔作势的样子。”

“谁也没叫你喜欢呵。”

“她也不是你老婆了，你干嘛还那么听她的？她以为她是谁——撒切尔夫人？”

“你叫我来，就想跟我说这个？”

“还有，我看你跟她还眉来眼去的，你盯着她看的时间比看牌的时间都长。”

韩丽婷说着忽然动了气：“你给我说清楚，你们俩到底现在什么关系？平白我不在钱先生也不在的时候光剩你们俩——你们都干什么了？”

“跟你说不着——你以为你是谁？”

这时，外面传来肖科平的嘤嘤叫声：“缅棕、缅宁，你出来一下。”

“不许出去！”韩丽婷等命令道。

李缅宁置若罔闻，摇摇摆摆往外走，到了门口一个闪身便出去了。

“贱，这就叫贱！”韩丽婷发狠说。

肖科平和钱泰坐在烛光中笑吟吟地望着李缅宁。

“我们正聊你呢。”肖科平说，“老钱有个问题想让你证实——我说他不信。”

“你们俩当初结婚是谁追谁呀？”钱康眯着眼暖昧地笑问。

“互相追。”李缅宁坐下，回答。

“谁追得更猛点——总有一个主动在先的吧？”

“你让我说，我当然得说肖科平比我猛了。我记得咱们认识之后，是你首先提出幽会的请求的。”李缅宁望着肖科平说。

肖科平笑：“第一次约会的电话绝对是你打的，我记得很清楚。”

“那是在你再三暗示后，我想我要不打那个电话就太折磨你了。”

“无耻。”肖科平笑，谁老跟我念叨他特孤独特空虚？”

“你也没少跟我表白只重感情不爱钱。”

“那你们离婚时是谁蹬的谁？”钱康打断他们热烈的交谈，“她可说是她蹬的你。”

李缅宁顿了一下，看了眼肖科平：“这倒不假。”

肖科平脸上仍有淡淡的笑意，但眼睛不再正视李缅宁。

“你也够惨的。”钱康快慰地笑,“怎么连个媳妇都留不住。早认识我呀，我教你几招儿。”

“这话得这么说。”李缅宁眨眨眼开口:“她对别人可以将就唯独对我偏不将就。”

说完他哈哈笑，十分得意。

肖科平在一旁也不禁笑尔。钱康看在眼里，颇为郁闷，偏又一时语塞，只好昂昂然—— 沉默。

“李缅宁，李—— 缅宁 !”韩丽婷隔着房门拉长声音叫。

李缅宁含笑扬长而去。

“你笑谁 ?”韩丽婷指问李缅宁。

“没有，就是灭了胖子一道。”李缅宁尽量令语气平淡，不使开心流露。

韩丽婷手按腹部，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怎么啦 ?”李缅宁问。

“胃疼，晚饭吃得不舒服。”韩丽婷打了个逆嗝儿,“我胃部动过溃疡手术。”

“年轻轻的怎么得了个胃病 ?”

“我能躺会儿么 ?”韩丽婷额头冒出米粒大的汗珠儿，疼得弯下腰,“大兵团……”

“躺吧。”李缅宁忙过去搀扶她,“要不要喝点热水 ?”

他倒了一杯热水端过来。

韩丽婷躺在床上呻吟“你这儿有治胃疼的药么 ?颠茄、普鲁本辛都成……算了，你这儿什么药都没有。”

“疼得很厉害 ?你带针呢么 ?扎针不是也可以止疼 ?”

“我不敢给自己扎，我怕疼。”

韩丽婷的脸在昏暗的烛光下白得惊人，平时那些争强要胜、赖皮赖脸的劲儿此刻荡然无存，格外憔翠格外外薄十足一个脆弱的女人。

她侧身蜷卧，身上的骨节块块凸出。

她哭了，几滴沉甸甸的泪珠顺着颞侧流进耳朵。

“你告诉我穴们，我给你扎。”李缅宁说。

韩丽婷掀开层层衣襟，袒露出来的肚子上一道竖长红紫的刀疤在苍白干枯的肌肤间十分醒目。

“看着那么一个快乐的人……”李缅宁蓦地有些辛酸，拿着银针的手一个劲颤抖。

突然来电了，住宅区每座楼的窗户都星星点点地闪亮了。

电视也重新出现画面：一位古代妇女一翻白眼旋转着仆地昏倒……

肖科平敲门进了李缅宁房间：“晾的衣服忘收了。”

李缅宁正用被子盖住闭眼昏睡的韩丽婷。

肖科平怀抱几件洗干净的衣服关了阳台门回屋。

李缅宁默默地坐在床头，他感到燥热，脱下套头衫，韩丽婷的脸被他遮住，只露出一把乌黑散乱的长发。

“快到节日了，没准要来查户口。”肖科平站着一件件叠衣服，语气委婉。

李缅宁弯腰从脚丫子上揪下两只袜子，揉成一团放到鼻尖嗅了嗅。

肖科平抱着成摞的衣服往门口走了几步，停住回身：“能

劝你们一句么？”

李缅宁把袜子扔到藤椅上，似笑非笑地望着她。

“虽说时代在变，道德还是古代那道德，再说李缅宁你也应该对人家小韩负责。”

见李缅宁只笑不语，她又说：“小韩我也劝你一句：防人之心不可无。”

语气、表情均十二万分诚恳。

“那是对敌人。”李缅宁凛然道，毫无愧色。

肖科平忍气吞声带上门出去。

钱康正在房间里的台灯下非常认真地看一本不知什么鸟人的著作，翻过一页，脸也随之转个方向。

肖科平进来，把衣服放进衣柜，然后坐在一边发征“那俩睡了？”钱康放下书含笑问。

肖科平站起来，拿起钢丝拢子梳头。

“这小韩一看就特轻浮。”

肖科平低头从拢子上拔出一根根梳掉的长发。片刻后瞟了眼钱康：“你怎么知道人家轻浮的？她跟你轻浮了？”

“不是那意思。”钱康慌忙解释，“全凭印象没一点根据。”

肖科平不再理他，在梳妆镜前坐下，端详着自己出起神儿。

她似要看穿自己。她眉间有皱，一丝极细微极不易被察觉的纹线，似一缕缠绵又苦一抹忧郁。

她坐在镜前用一柄银亮的水果刀为自己片着苹果，一瓣瓣递进嘴里吃，不时凝视自己一眼。

钱康懒散地出现在镜中，脸上挂出微笑，些许欠身，一

手置于肖科平右肩，一手背在自己身后，往镜中望望。

肖科平立刻绷直身体，停止手中动作，眼睛如手刀刃发出凛凛寒光，乜视着自己肩上的那只手。

钱康脸一红，讪讪地缩回自己那只手。

房门“哐”地一声被推开．日光灯跳了一下，大放光明。

李缅宁如在敌前铁丝网遭探照灯归射，下意识地低头隐蔽。

肖科平、钱康鱼贯直入，钱康胁下夹着个铺盖卷儿。

韩丽婷受了一惊，以手遮眼，衣衫不整地从被窝里探身问李缅宁：“怎么啦？”

“你躺你的。”李缅宁端着一杯热水从床前款款起身，沉着地盯着肖科平。

“抱歉，没想你们动作这么快。”肖科平不带眨眼地说：“我想了一下今晚的住法，咱们都还要严格要求自己，暂时先分男女宿舍——我让老钱把铺盖带来了。”

钱康干笑着上前把铺盖卷在韩丽婷脚下一放，坐在床边说：

“我自己其实不想来。”

“我还是回家吧。”韩丽婷挣扎着要起来。

李缅宁一把按住她：“你不要动！这会儿已经两点了，你想走也没车了。”

“就是，我也没想呆这么晚。”钱康说，“一混就给混忘了。”说罢低头看手表。

“是不是可以商量？”李缅宁问肖科平。

“我不想让人说我提供奸宿。”

“我还是走吧作”韩丽婷想起床，被李缅宁拽着一动不能动。

“那又怎么样？”他目光尖锐地看着肖科平。

“影响不好。”

“那又怎么样？”

“你不在乎可我在乎，我还想有个好名声呢。”

“谁会这么无聊？谁会这么吃饱了撑的扯这份臊？”

“没人管更该自觉。”

“要是我就不呢？”李缅宁起到肖科平面前，盯着她问。

肖科平镇定自若：‘你们三个住在一起也可以。”

‘我倒无所谓，住在哪儿跟谁住都可以。”钱康表态。

“肖科平，你这不是成心恶心我么？”李缅宁拉下脸，“成心治我！”

“不要动气。”钱康站起来拍拍李缅宁：“不要使用不文明的语言，大家好说好商量。”

“你这么想？”肖科平盯着李缅宁。

“我怎么能不这么想？”

李缅宁再次拨开钱康的手：“去一边呆着，这里有你什么事？”

钱康敏捷地反手一把抓住李缅宁的手腕子：“怎么没我的事？我在这里关系大了。”

“你一贯如此！”李缅宁和钱康较着手劲儿同时冲肖科平嚷，“什么事你都要干涉，什么事你都要插一杠子，冒充英明冒充果敢冒充无所不能！”

钱康趁李缅宁分神之际已渐占上风，面呈得意。

“咱们历数吧，从打咱们认识，哪件事你不是占我上风？哪件事不是最后你说了算？请示这个请示那个最后还非得请示你——我的公民权没一年不被你剥夺！”

“你从头数吧，哪件事不是我对？”肖科平心平气和地说，“要不是我帮你跑，你现在还在四川那个山沟里窝着呢。”

“要不是你拖我后腿，我哪至于混到现在倒成了个门房，虽说是皇官的门房。‘高工’早评上了。我的同学都有当上学部委员的。”

“你就是当上‘高工’不也是天天呆着？喝茶聊天看报纸——勾心斗角，设计个劣质电冰箱洗衣机坑害消费者——还是在人手下。”

“我在你手下也没得好儿！”

李缅宁“嘿”地一彻底把钱康的手掰倒，夺手指着肖科平泄愤道：

“明告你为什么和办离婚，就为受不了你，所以揭竿而起——你还当是你蹬了我呢？”

钱康追过来，抱着李缅宁的胳膊找手意欲再战。

“你干嘛呢这是？”李缅宁连连甩手甩不开。

钱康像咬着钩的鱼随着他的甩动乱蹦乱跳：“信你手劲儿比我大。”

“你别这儿添乱了好不好？”已然忧郁脸色依旧苍白的韩丽婷也说钱康，“正听得有意思你老给打断——专心致志的。”

她又对李、肖二人说：“吵你们的，别理他。”

“你也觉得我是添乱？”钱康问肖科平，“我可是帮你。”

“你确实属于添乱？”肖科平说，“人家没说错。”

钱康颓然松开李缅宁，低下头，再抬头时，两眼无一有神。

“你说……”李缅宁扭头正欲再跟肖科平理论，发现肖科平人已不见。

肖科平被钱康揪着脖领子顶在墙角。像张画似地贴在墙上。

“你说，你到底跟谁一头？”

“救命！”肖科平憋着嗓子细声细声地叫，两眼泪汪汪。

“当着我面你就敢打她？”

李缅宁登时急了，上前一把将钱康拎着原地转了个一百八十度面对着自己。恨骂连声：

“她跟了我这么些年，这么气我，我都没舍得动她一指头，刚转到你手里——人给你是让你去爱的我的同志！”

说到动情处他不禁感慨：“我李缅宁从小就有个心愿，一辈子跟人不笑不说话。这双手打得坏一辆卡车，可连打苍蝇都是高举轻落——今儿却要落到你身上了。”

钱康看到拳临头之下，倒也从容：“别打我脸，我还要见人呢。”

“不是，我就是难过。”李缅宁放下拳头、“干嘛人和人非得打才最后有个结果？”

“我这个人就是血热，一冲动就忘了后果了。”钱康对肖科平说：“对不起呵，不是故意的，咱们那音乐会该办还是照办。”

“那也不该动手。”李缅宁说，“动手不好，应该摆事实讲

道理，再有理一打就没理了—— 我血就不热么？”

“咱都是热血汉子。”钱康诚恳地说：“你这么跟我说，我一听就听进去了，真打倒把我打糊涂。赶明儿咱哥儿俩好好聊聊。”

“嗳嗳。” 李缅宁一个劲点头答应。

韩丽婷坐在床上笑了：“就这么完了？”

李缅宁对钱康笑：她还想看咱们—— 打不起来小姐，我心里明镜似的。”

“还疼么？还生气么？钱康低声下气地问一直在旁边泪汪汪揉脖子的肖科平。

肖科平扭身往外走：“你来，帮我收拾东西。”

肖科平板着脸把衣拒里的衣服一批批往外搬，扔进床上敞口的皮箱。

“你就搬我那儿去，我别处还有房子。” 钱康在一边收着小摆设说。

“这又何必呢？” 李缅宁走到门口，瞅着屋乱糟糟的一切说。

肖科平冷冷乜了他一眼，继续在衣机车里摘衣裙。片刻，探出上身对他说：

“我怕了你了！”

这是个不放假的节日，街上挂出一些彩旗，灯笼和祝贺标语。但街上来往的人群神态如旧，商店也没有增加供应，照常营业。

下午阳光下的阳台上的花色繁复，从隔街的公共汽车候车亭远远望上去，犹如一幅干净艳丽的漆画：文竹兰草嫩绿鹅黄的枝叶葱茏地涌在栏边，月季、牡丹婀娜地娇挺着花朵点轰其间；居室的玻璃闪闪发亮，几只空衣架晃悠悠地挂在高悬的铁丝上。

肖科平出现在阳台上，手象一只喷壶，斜臂举着往花丛上浇水。

清水纷如雨下，被阳光映透，化为万点金屑。

花很热烈，人很冷漠。

她极为平静地望了一眼远方殷蓝的苍穹,转身离开阳台。

房内十分整洁，近乎萧瑟。所有带有个人生活的痕迹这么的零碎物件和凌乱摆设统统不见，只留下一些面壁而立的高大拒橱和一张空荡荡的大床。

李缅宁倚在墙上吸烟。

他们坐下来等人，默不作声，偶尔互相看上一眼。

李缅宁站起来，看那些经过擦拭虽一尘不染但伤透出岁月痕迹的旧家具。

他敲敲衣柜的板材回头说："现在的家具都不会再用这么好的板子了。"

钱康没敲门便进来了，身后跟着一群穿工作服的男人。

为首的一个年龄很大的男人，进来就开柜门敲板壁，逐件检查家具。

他对钱康说："要搁我们那儿一件件寄卖价儿可能高点。归了包堆儿一总卖掉，我只能给您这数儿。"

他伸出一拳一则掌。

钱康看肖科平，肖科平点点头。

工头数出厚厚一迭钞票递张钱康，钱康转手交给肖科平。

每搬走一件家具，原来的益便空出一个积满陈年灰尘的印子。

一地已成絮绒状的灰尘中，散落着一些久已丢失的小物件：硬币、药闰，断了齿的梳子，发卡和断了线的彩色塑料珠子。

李缅宁从已搬走的床原处的灰尘中，撩起一串不显服的咖啡色的树粒项链，拎着吹去上面所蒙的尘埃。

纷飞的灰尘迷了他的眼。

那项链一经抖开，非常之长，上百个菱形树粒密密麻麻歪歪扭扭地摆列着，已完全失去光泽。

钱康和工头一边聊着家具市场的行情走出房间。

“这不是我那次去海南出差给你买的那串项链么？丢了到处找不着，原来掉床底下了。”

肖科平接过那串项链端详。

“当时还挺宝贝，时髦，现在大概只有小姑娘才戴这种便宜东西。”

肖科平把那串项链套头戴在脖子上，在胸前理妥贴，抬头问李缅宁。

“好么？”

“不好。”李缅宁摇头笑道，“你现在应该戴金子或者珍珠什么的。”

房间已经搬空，顿时显得空旷、阳光中飘浮着大量尘埃，

光线混浊，人也显得朦胧。

钱康从门外探进头，对肖科平说："该走了。"

说罢先出了门，在外面走廊喊："我在下面车里等你。"

"马上就来。"肖科平匆匆往外走，边走边大声对李缅宁交代："每天想着给花儿浇遍水，别乱上肥要不招腻虫，米兰和君子兰明年该换盆了，夜来香和月季冬天要剪枝……"

"知道了——"李缅宁在大敞着门的房间内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大声回答。

正在上升运行的电梯间内，钱康靠着一壁注视昔他对面的肖科平。

肖科平眼睛看着别处，一脸倦意，身后的壁镜衬映出她的另一侧身体。

他二人之间站着一个眼巴巴盯着逐次亮起的楼层号码的白发苍苍的老年妇女。

钱康忽然一笑，欲对肖科平说什么。

老太太转头对他热情地笑。

肖科平出神地盯着放在玻璃茶几上的那串树粒项链。项链的咖啡色几乎与茶色玻璃浑然一体，乍看上去几乎不能一下看清她盯着的是什么东西。

这是套经过宾馆式装修的多居室大开间的公寓，满铺了浅色的高绒地毯。房间正中摆了一套三件装的泰国水牛皮沙发，靠墙摆了几件红木多宝格柜橱和聚脂酒柜，上面摆有精美瓷器和一些异形的外国名酒瓶子和一排排崭新的烫金的外

文书籍。

钱康正在从一个红木卧榻下面往外拖一个纸箱，拿出一件捆得十分严实的东西层层剥纸："我给你看件好东西。"

他剥净包装纸，亮出一个青花瓷瓶："猜猜多少钱？"

"二百。"肖科平瞟了一眼，随口说。

"二百你卖我！上个月，在索思比拍卖行，一模一样的东西，拍了一百五十万——美元！"

"那你还留着干嘛？"

"我这件有点残，少了一耳朵。"

那起码也值十五万——十五万人民币最起码的吧？"

"那没问题，不止。"

"女人，"肖科平忽然笑说．"就是太傻。"

钱康欣赏着自己的收藏，根本没听见肖科平的话。

肖科平坐在舞台中央吹奏长笛，妆化得很浓，眼圈发紫，嘴唇鲜红，穿着一身黑皮裙，紧裹着身体，像个在南边混的东北妓女。

她身后站了一排长发披肩，神态痴迷的摇滚乐手，边扭边弹，各人手中的电子乐器发出阵阵啸声，负责地烘托着她的笛声。

舞台上方、四角，或悬或竖着她的大幅彩照。都属于艺术摄影，无一例外地突出她的双眼和嘴唇，深沉的嗔怨的挑逗的和空洞茫然的甚至还有贱笑的，可以肯定，拍照者和被拍照都有强烈，不容忽视的个人追求。

钱康领着大批、黑鸦鸦的经理及其马仔坐满剧场，自下

而上，没一个不是西服领带背头眼镜，神色也是一律矜持庄重如同一个日子商界访华团，集体来此过夜生活、就差一人两腿同竖一把日本战刀了。

钱康神采飞扬，聆听之际不时向左右和他视线相遇的哥儿们举手示意，接着含情脉脉地望着台上。有点黑手党教父的错觉。

不断有油头粉面的青年个端着高级长焦相机哈腰来到台前，瞄准学科平“唰”地耀眼一闪。

每一次闪亮，肖科平都不由自主闭下眼。

忽然灯光旋转，七彩霓幻，摇滚乐手一齐歇斯底里，金蛇狂舞，电子声响天地地裂倾泄出来，犹如置身迪斯科舞厅。

观众普遍精神一振，视线齐刷刷越过肖科平欣赏起后边什么。淹没，她只得加大气力用劲儿吹近乎吼叫，仍像一个双管演员在装模作样蒙哄观众。

她似乎感到了什么，边吹边往左右乜眼，只见身后的天幕像行星一样运行起来：山河壮丽，星空璀璨，银河如瀑布般地向整个舞台倾泻下来……

舞台灯齐灭，一牒漆黑中只有频闪灯打出一道道闪电般的强光。

肖科平像个幽魂，显灵，消逝，亮相，隐去……

笛子是没人知道什么时候吹完的，声如迅雷的鼓声戛然而止的同时，舞台大放光明，台下掌声雷动。

肖科平涎着脸站起来鞠躬，很有些无功受禄的不好意思。

掌声持续片刻，变为热烈，有组织的三阵：“夸夸夸、夸

夸、夸，夸，夸！”

雅雀无声。

接着是欢快的迎宾曲。

乐曲声中，剧场的灯统统亮了。钱康从前排站起来。面向观众，高高拱手握手相谢。观众也同时向他热烈鼓掌、欢呼—— 都是哥儿们。

钱康和前排陆续站起的各种嘴脸的总经理们第二赞助人热情拥抱，笑着把脸贴在一起。

他甚至热泪盈眶地向观众他抛飞吻，左右开弓，或者两手一齐来。

几个妖冶似窑姐儿的女，开始把一篮篮菜筐似的大簇花卉抬上舞台，花山一样堆码。

有的力怯女郎松手时还一趔趄，险些一头栽到花篮里。

肖科平站在台上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

还挺妨碍一趟趟搬运花篮的姐妹。

钱康满头大汗前后数着人头，把他的哥儿们领上台，排着队鼓着掌，怯生生笑着向肖科平逼近。

上来就把她忽拉围在中间，死盯着恨不能看下块肉似地没完没了鼓掌，还得钱康把他们一个个掰开，转过来面向观众席，站成一排，把肖科平和他簇拥在中央。

一个老绅士在人排后着急地往里插,次次都被一肘顶回,不停嘟哝：

“我是捐了上万的，我是捐了上万的。”

还是肖科平闪身让出个空档，够他斜着身子插着，露出

全脸。

一群闪光灯冲这排大脑壳闪成一片。

富丽堂皇，鲜花满室，肖科平端着一杯盛着琥珀色酒液的酒杯站在窗前。

她出神地凝视着窗外的夜空，手神经质地转玩着高脚杯底托。

钱康从后面向她走来，两手搭在她肩头。

她一动不动。

钱康放下一只手，松了松脖子上的领带生摘下眼镜小心翼翼地放在一边，然后把肖科平身转过来，搂在怀里。

他松开肖科平，把上衣袋里的一枝金笔取下来，放进裤兜，继而再次好好正式地拥抱肖科平。

肖科平面无表情地后仰着上身由他抱，右手还端着那杯酒，巧妙地保持酒不被洒出。

钱康把关埋在肖科平胸前，蹭来蹭去，陶醉地发出一些喘息声。

蓦地，他不动了，绕着伸上来一只手摸头发——他的头发勾在肖科平的胸针上了。

一动便扯着头发疼。

“疼。”他嗫嚅，歪着身子。

肖科平放下酒杯为他解头发，头发缠得很死，解起来很费劲，最后她索性把胸针摘下来，放在眼前一点点丝缕有致地扯出。

钱康捂着头发龇牙咧嘴退到一旁：

“怎么搞的？”

“缠在这儿上了。”肖科平把胸针递给他看。

两个人隔得很远站着，冷冷地互相打量。

“再来。”肖科平说。

“你不想欠情对么？”

肖科平笑笑。

“你把我当嫖客了。”钱康走开，拿起眼镜重新戴上，给自己倒了杯酒，喝了一口，拾眼看肖科平：

“我要花钱买，根本用不着找你，有的是比你年轻漂亮的。”

他把酒饮尽，咬牙站在那儿打了个寒噤，放下酒杯，掂起桌上盘中的一颗铁蚕豆扔进嘴里，“咔吧咔吧”响亮地嚼着，向肖科平点了点头朝门外走去。

在门口，他开了门说，“有事给我打电话。”

房间一片漆黑。房门忽被推开，泻入一道星光。”

正在熟睡的李缅宁被一只手粗暴地弄醒，他迷迷糊糊睁开眼蓦地坐起，见灯光刺眼，肖科平披头散发站在灯下哀恸地望着他，泪流满面。

“你怎么来了？”李缅宁昏头涨脑地嘟哝，“什么东西又忘这儿了？”

肖科平的眼睛立刻干涸了。

“几点呀现在？天还没亮吧？”他伸手去拿床头桌上的手表看时间。

再拾头，肖科平人已不见，门紧关着，似乎从没人来过。

他茫然地坐在床上，怀吸刚才是在梦里。

钱康坐在一间幽暗、几乎没什么客人的咖啡厅里不吃又喝，边吃边往窗外行街头张望。

宽大的甲色玻璃使外面的所显得像阴天，人群的脸也都失去血色。

他低头猛吃一块奶油蛋糕，一手按着碟子，—手用小匙挖下一块块送进嘴里，然后端起旁边的酒杯猛灌一口。

李缅宁出现在他身边的窗外，走在他侧面的两个站娘忽然停住，往街对面看，他也随之停下。

两个姑娘又往前走，从窗外消失。李缅宁也移动身体往前走。

钱康抬头看见了他，微笑，点头，见他毫无反应，而且快走过去了，急用手敲敲玻璃。

李缅宁走出视线，又退回一步斜着身子往里张望。

钱康不是比划又是叫嚷。

窗外的李缅宁伤无动于衷，眼露凶光。

他把脸贴近玻璃，用手遮住倾泻下来的阳光往厅里瞧。

他的脸在茶色玻璃上映得十分清晰，同时十分苍白，如同黑白摄影的人物肖像。

他的视线从钱康对面的空座位越过，投向幽暗无人的店堂内部。

钱康从座位上站起，整个上身横过琳琅的桌面，俯撑着把自己的脸向李缅宁贴上去。

李缅宁瞪着眼回身走开。

钱康没趣地坐下，开始喝一杯游泳池水般天蓝清澈的加

薄荷的鸡尾酒，这酒有一股牙膏味儿。

他用虎咬昔塑料管不停地把酒吸入嘴里,喉节上下滚动。

他的两肘搭在桌上彼此交错，一动不动地吸酒，似的沉思。

他略一抬头，李缅宁在他对面坐下，坐下便掏出烟点着了抽。

钱康松开嘴,塑料管已粘在他唇上随着他抬头掉出杯外,酒渍染了白桌布。

他拣起吸管，又投入杯中，招手叫来待者，伸出一排手指头：

“再来这么些杯一模一样的。”

侍者看了一眼新来的这个男的，又瞟了眼这位坐了一天的先生，蓦地把腿往后一拿，恭敬退下。

很快，付者把酒上齐了。

钱康叼上一根烟，伸着脖子糗过去跟李缅宁对火。

李缅宁这才发现他已喝得烂醉，眼神儿恍惚。

他揪下他嘴上的烟，对着了，又塞回他嘴里。

“是她派你来找我么？”钱康仰身靠在软椅背上，大剌剌痴笑地问。

“不是。”李缅宁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皱了下眉头。

“那也无所谓，反正你带耳朵来了吧？”

李缅宁又尝了另一杯中的酒，怎样皱了眉头，“带了。”

“我实在是想和人聊聊。”钱康推心置腹地说。“我喝了一天了，发现这酒根本堵不住嘴。”

李缅宁凑合将就地端起一杯酒喝。

“我觉得我这人挺棒的，怎么回顾怎么觉得自己没毛病，怎么想怎么觉得自己了不起，应该让人羡慕。”

“你可以算个人精了。”

“为什么我一看上谁，谁就撒腿跑？不爱搭理的倒呼呼往上扑—— 为什么？”

“你得容许有人有眼不识金镶玉。”

“问题这不是一个两个，他妈的简直成规律了。”

“……你说的这都是女人吧？”

“嗯，男人我跟他着什么急？”

“女人，女人这就不奇怪。. 女人那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一种学成份。我一向认为孙悟空是受了女人启发创造出的艺术形象。”

“真的？叫你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怪不得流传甚广老少咸宜呢—— 可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我不能当唐僧，总是充当牛魔王？她们凭什么这么无法无天？想干嘛？真经在谁手里她们自己清楚不清楚？”

“可不都是吃着碗里望着锅里。”

“不对，不对，不是这么回事，一定是另外有人！拿我当猴儿耍呢。谁呢？”

“如果另外有人，那这个人一定隐藏很深。”

“是呵，表面还会装得比谁都老实。”

“谁呢？”李缅宁也纳闷。

“咱们推理吧。”钱康说，“一般的特务肯定是潜伏的重要目标附近吧？”

“当然，要不干嘛来呀。”

老特务一般还都有个让谁都不会怀疑的掩护身份，一想到他，咱们自己就先否定了自己，有一万条原因认为他不可能。”

”这个人肯定是个咱们平时能常见到的人。”

“没错！最不起眼他最有接近目标的机会，每次出事他还都在现场。会是谁呢？”

“上海市范围已经很小了，可以断定不出这屋了。”

“不是别人，就是——你想呵，不是我就是你，我可以肯定不是我。”

“特务起码也该自己知道是特务，没听说已经让人捉住了自己还蒙在鼓里的。”

“再没别人，只能是你，当然你也可能还不知道你已经被人发展了。你想，咱们刚才的分析的那些条件你全具备。老李，你别跟我装傻充愣了，你就招了吧，你们到底是真离了婚没有？没关系，你就说你们是跟我拆了道白党，我也不计较。”

“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政府那儿核实，你信不过我总相信咱们人民的政府吧？”

“老头说，我也看出来了，她那心还在你身上。”

“不瞒你说，说离婚时我没怎么着，真离了……当然，现在说痛苦好像挺浅薄。”

“我也明白了，我干嘛那么不知趣儿呵？”

“哥哥劝你一句．千万别随便离婚，能糊弄就糊弄。当着人面你没见我哭过吧？背地里，被窝里都哭潮了。”

“爱么，有千万种，睡觉是最低级的。”

韩丽婷敲门，敲了两下停下来等。肖科平打开门。韩丽婷探头探脑往也身后房间纵深张望：“李缅宁没在里面？”

“他怎么会在我这儿？”肖科平很不高兴。

“求你了，肖大姐，”韩丽婷恳切地说，“告诉我李缅宁在哪儿。我好几天找不着他了，回回去他家回回扑空。您千万别说您不知道，他瞒谁也不会瞒您，是他不让您告我的对么？”

“这么着吧。”肖科平让开门，“你进来搜我一遍。”

入夜，钱康仍和李缅宁坐在咖啡厅里亲密交谈，互相拍着肩膀，称兄道弟。

李缅宁也喝得五迷三道，晕头转向。

“李兄，弟弟拌你一句，实话：你比弟弟只强不差。”

“我，没错呀，挺高尚的，不行就让贤。”

“弟弟一个小学教师都混出来了，你飞机都造了还能不如我？关键是你不肯下水。”

“你当过小学教师？”

“嘿，弟弟也算小知识分子，要不跟你有话呢？但凡当年我能住上间平房，我现在还两神清风呢。”

“你这摇身一变也够麻利的。”

“不说那个，没劲。赶明儿有空儿你闲了想惹点闲愁，我再给你一一道来这里的酸甜苦辣。我是个没气节的人，忍不了。”

“欲哭无泪，我现在脑子里只有这四个字。”

“还记得高尔基那句话么：‘我到这世界上来就是为了不

妥协！’英雄造时势！你的忙我帮定了，你不能再这么下去了，谁受损失？民族受损失！”

“我真是觉得自己完了。像我这个年龄，这的这个专业，已经没有机会了。”

“一个大国，不能永远只造电冰箱洗衣机，不能老是仿造别人。只要咱们把自己当青山留住，总有一天这把柴会有人来砍！”

“钱康一拳在擂在桌上，眼镜的一条腿从耳朵上滑下来，荡悠在涎得通红的脸上。

“我准备分辈子独身。”李缅宁高叫。

两个男人互相搀扶着摇摇晃晃地沿着黑暗的顶层走廊走来，一路遇到灯钮就按一下，有的灯坏产，完好的灯泡便亮起来，投下一些灯光。

他们旁若无人地大叫大嚷。

“瞎说！你生病了怎么办？将来老了怎么办？心里憋屈看了—部好电影好小说想找人聊聊怎么办？你一生孤僻白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一百年，一个人都没结交就这么悄悄走了……”

他们来到李缅宁家门口，李缅宁掏钥匙开锁，怎么也对不准钥匙孔。

“我来，你醉了。”钱康夺过钥匙，去捅锁眼，也是无论如何对不准。

这时，门开了，肖科平站在门口，她显然已在此等候许久了。

肖科平既竟然又嫌恶地看着这两个明显喝醉了的男人。

两个男人一见她，却一起吃吃笑起来，一点也不为她的突然出现惊诧。

“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呐？李缅宁摇摆着撞着门框进屋。

“等你。” 肖科平回答。

“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高兴么？”钱康拨拉肖科平的肩头。“聊了一晚上你！”

肖科平摆开钱康的手，跟李缅宁进屋：“李缅宁，我有话跟你说。”

“坐下说，要不要喝茶？” 李缅宁靠在墙上回过身来，手在腿前来回晃胳膊脱了臼似的。

“你跟那姓韩的到底怎么个意思？是谈是不谈？她现在一趟趟找我要你，好像我把你藏起来了。”

肖科平说着来了火儿：“这算怎么回事！你要谈你就别老躲着，不谈你也痛快跟人家讲明态度。”

“不谈！”钱康关上门，像个瘸子似地— 跛一拐地走进来，“我替老李答复她。”

两个男人各靠着一堵墙互相瞅着嘿嘿笑。

“有你什么事？”肖科平白了钱康一眼，“还嫌这关系不够乱？”

“我一点不是添乱。”钱康认真地说，“我已经替老李看好了一个人，正准备隆重推出。我们已经决定了这这里没韩姑娘什么事了。”

” 就跟有你什么事似的。”

“是，也没我什么事了。”

“还有件事，李缅宁，户口本在哪儿？我要用去派出所迁户口。”

“启口本在……”

李缅宁环顾室内，发现室内空无一物，他们不自觉地又走入肖科平原来居住的房间。

这间房子如同肖科平走的那天一样白旷，不同的是有人仔细打扫了它，清除了垃圾和灰尘并精心保持了它的洁净。

水泥地板被擦得平滑如冰，光可鉴人。

唯有四壁贴满的已经阵旧的浮凸壁纸告诉我们有人曾在此生活，在此寄存遐想。

三个人都不作声了。

那天，李缅宁刚下夜班，出了神武门，就被钱康的派的车接上拉到他家。

他进门看见肖科平已经坐在客厅里了。

“我还没来参观过你现在住的地方呢。”李缅宁对肖科平说。

他到各屋转了一圈，啧啧称赞了一番才回到客厅，坐下问钱康找他来什么事。

“好事。”钱康说：“先说第一件，你的新工作我已经全都帮你联系好了，那边已经答应要你。你们宫里的头儿也见了，他根本不知道有你这么一号。这就好办，不拿你当宝贝就容易脱身，你最近再表现恶劣点。”

“你把他摘哪儿去？”肖科平说：“到你那儿当骗子他还真误事。”

“我那个小庙哪敢委屈老兄？”钱康对李缅宁说：“去就是经理。我的能耐也就这么大，再往上房就全靠你自个称努力了。”

“去就是经理？”李缅宁倒有些含糊，“我干得了么？”

“我还告你，专业对口。人家一看你开的简历，极表欢迎。”这时门铃响。

“你还请谁了？”肖科平问。

钱康不答话，奔去把门开了，领进韩丽婷。

“我还以为进了地主家呢……”韩丽婷看见肖科平、李缅宁在座，立刻不说话了。

“人到齐了，咱们可以开始了。”钱康搓着手，安顿韩丽婷坐下，问大家：“谁还记得今儿是什么日子？”

大家胡乱猜了一顿，结论一致：平常的日子，既没有可庆贺的也没有可悼念的。在伟人层出不穷的二十世纪，有这么一个潸闲的日子还很难得呢。

“猜不出来吧？告诉你们，今儿是我生日。”钱康笑说。

“这你可不能怨我们记不住。”肖科平说，“日历上没有。”

“早说呀。”韩丽婷埋怨，“顺道就给你装俩点心匣子拎过来。”

“你属什么？”李缅宁问。

“呆会儿你数蜡烛就能算出来了。”钱康说，“就怕你们送礼，所以自个儿也是昨晚才想起来。”

“琢磨了一夜，终于想出个名堂，又是死无对证。”肖科平说。

钱康离席去门后搬出个早已订好的双层大蛋糕，大家帮着把一匣蜡烛往上插。

“你岁数也够大的。.”李缅宁说，“这蜡烛都插上就看不见蛋糕了。”

“不能都点。”肖科平说、“弄不好会闹火灾。

“你们说的我多伤心。”钱康取出一杯酒，四只杯子，一一往里斟。

“你可真俗。”肖科平说，“净弄这俗套儿。”

“我是俗.我承认。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更有趣儿的，只好俗了。”

“可以吃了么?”李缅宁拿刀比划。

“我先说两句。”钱康放下酒瓶。

“不要超过五分钟。”肖科平说，“过时我就起哄。”

“都端起来。”钱康端着酒杯嚷，”认识三位我真是高兴，这是我今年除了挣了几十万块钱之外最大的收获。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况一下得仨…”

“不要罗嗦。”肖科平说。

“不想干嘛，什么也不为，将来往后你们能拿我当朋友，有了难事第一个想起来托我办，我就知足了，首先……忘词了忘词了。”

钱康低头想了一会儿，扶扶眼镜说:“首先，这杯酒我为母亲干了。四十年前的今天，是我的降生日，也是我母亲的蒙难日。为了我这个混蛋的诞生，她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和磨难。她从第一天起就倍受艰辛，而且我没有预付任何报酬……”

钱康一下哽咽了，以手挡眼。稍顷，重新抬头，笑着：“干了，她已经不在了。”

另三人低着头，一小口一小口地把杯中酒喝于。放下杯子，脸都变得喷红，目光灼灼。

“下面该你们祝我了。”

肖科平拎过酒瓶为钱康斟酒：“我来祝你，祝你发财。”

钱康以手捂住杯口：“这杯我不喝。”

“那好，改个说法，祝你快乐。”

“虽然这个祝福很渺茫，但作为个愿望—— 我喝！”

“我祝你长寿。”李缅宁说。

“可我不想活得太长。”

“我只会说这个。”

“干”钱康碰了一下李缅宁的杯子，一饮而尽。

”我从没过过生日，所以也不会祝酒。”韩丽婷：“免了吧。”气氛有点沉重，这不好，咱们还是说点高兴的事吧。”

钱康把韩丽婷的杯子斟满：“这酒很柔的，喝多了也不上头。”

他对大家说：“为了活跃气氛，咱们下面是不是挨个讲一下自己的初恋？初恋总是美好的—— 谁也不许隐瞒。”

没人开口。

“都不好意思，那我先说。”钱康坐直身体，笑着把脸转向肖科平，“我的初恋对象就是肖科平。李缅宁你不要吃醋呵，呆会称轮到你说。她是中学三年级转到我们党校来的，对吧肖科平我没记错吧？那是暑假过后刚开学，那天刮大风，你从我们班窗前经过，低着头拎着小马扎，那天全校在操场开

批判会。当时我就愣了，我怎么不知道四班还有这么个女生？后来隔了好几天，我听你们班同学喊你名字，才知道你叫什么。知道我当时最恨的是什么？最恨教导处怎么没把你分到我们班来．我是不要脸瞎说了啊，大家原谅。这么多年，快二十年了吧？我不能听你名字，一听心里发疼。我现在回忆我听说你结婚的那几天，天一直是阴的—— 李缅宁，说实话你挺不是东西。也注是咱们现在熟了，要是我在街上遇见你，肯定不容分说大耳刮子抽你！”

“我的初恋对象跟你一样，也是肖……”

“不可能！你中学也不是我们党校的，肯定有别人！”

“真的。”李缅宁说，“我上中学时那个党校的女生没一个像样儿的。大学在北航好一点的女同学都被别人捷足先登了。我这个人是这样，不是我的我也不存非分之想。我和肖科平……是在你姨妈家认识的吧？当时也不是介绍对象，就在互相有点好感，然后就通信。当时我被分到四川三线工厂，也见不着面，就一直通信。通了二十多年，婚后仍然是写信，所有的交流都靠信来传递，经常看着她写的信一个人发狂。好容易调回来，住在一起，发现感觉一下都没了。有时我看着她都怀疑那些信是不是她写的，当然她看我可能也一样。”

“不是感觉没了，面临是人确实变了，我老了。”

“不，不是那么回事。”

“我是这么回事！”肖科平说，“岁数大了，变得实际了，爱唠叨了，天天在一起也不像写信满篇只写情话。不歉那时候一年只能见一面只顾扮演伟大的爱人，原形毕露成了一个平凡的男人和一个平凡的女人。从性格上说，你也同样变了。

你们是不知道，李缅宁过去是个非常爱开玩笑的人，整天乐呵呵的，什么事也不发愁，一张嘴就能把人笑死，一点不像个搞工科的人。现在，笑话说尽了是么？”

“他是你的初恋情人么？”钱康问。

“有一阵我以为是。”肖科平说，“后来我仔细来想了一下，发现不是。其实我的初恋对象是我在另一个中学的体育老师。可我从来没跟他燃烧到过，也不允许，他是结了婚的人。”

“大概就因为你从没跟他表白过，所以才觉得是，真结了婚过几十年又觉得不是了。”

“可能。这老师我前年见过一次，老得不行了，白发苍苍，完全是个老头儿。可我还觉得他是，我说的是当年我心目中的那个他。”

钱康转向韩丽婷：“你呢？我们都说了，你还一声没吭。”

“我没有初恋。”韩丽婷干巴巴地回答。

“人人都有，单相思也算。”

“可我就是没有，单相思也没有！”

“这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这太可能了。我十四岁就去插队，后来到兵团，回来整三十。你让我去恋谁？”

“广阔天地里也不是没小伙子。”

“是有男的，可我除了把他们当战友当同志没想过别的。我们那儿是反修前哨，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噢，要说初恋，那就是爱那片土地爱这个国家还有咱们先前的毛主席。那热爱程度比你们这三位的眉来眼去鸿雁传书一点不差！也是揪肝扯肺，也是说死立刻赴汤蹈火，够得上你们的初恋标准吧？”

韩丽婷伸出手从茶几上烟盒中取了根烟，“刷”地划着一根火柴，极为老练地深深吸了一口烟，徐徐喷出淡淡均匀的烟雾。冷笑：

“男人是有，我也跟他们睡过觉，从连里睡到团里，为了回城—— 这算初恋么？”

她冷冷地挨个打量三人，眼神变得冷酷，这眼神儿最后落到李缅宁脸上，李缅宁垂下眼睛。

“舍此就剩跟李缅宁这档子了。咱们真是恋到一堆儿里，不做朋友天地难容。嘿嘿，你别害怕李缅宁，别一听说我爱你脸都吓绿了。我没那么贱，自尊心还剩了那么一点点。我知道你不爱我，见我烦，不会逼你娶我的—— 这下放心了吧钱康？”

钱康面红耳赤：“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不就怕我在里边搅和么？拆了人家一对好鸳鸯。煞费苦心过你娘的生日，花那么多钱买他妈的奶油蛋糕和那么多蜡烛—— 这情我先替他们领了。”

钱康汗流浃背，连说：“误会，误会。”

李缅宁在一边也红了脸。

韩丽婷微笑着又吮了口烟，长长的烟灰掉在她的裤子上。她瞟了眼李缅宁：

“知道我看上你哪点了么？”

李缅宁只是埋头喝酒。

“房子，就看上你那间房子了！自己能有间房子，这真叫我在眼里觉得你特别可爱。所以你说我怎么会计较你对我的态度？这下想通了吧，嗯，肖科平？还觉得我无耻么？”

说着，韩丽婷转向肖科平，目光落在她脸上：

“你眼圈红了，大概想哭吧？你哭起来一定特别楚楚动人，还没见你哭过，这两个男人先得晕菜。你有什么理由动不动就哭？就哀叹？你可以了！有自己的房子，还大小算个艺术家，笛儿吹得不错，又有这两个男人一天到晚屁颠颠地追踪着你，你要再觉得不幸，别人还没法活了！收起你的眼泪，不要看你这副贪馋的嘴脸。——小娘们儿！”

肖科平忍不住捂脸啜泣。

“李缅宁，这女人归你了。她那么娇，那么弱，没男人简直就活不了，哪怕是你们二位这样的男人！别这么看我！我知道我现在样子可怕，狰狞——你从没在我这副丑恶的嘴脸上发现过一点可爱么？”

韩丽婷脸上掠过一丝激动的神情，随之眼神出现一种柔情，话也变得凄楚：

“可惜咱们认识太晚了。我不是生下来就这样儿的。我想我原来也会的，比她不差。可惜没机会了，本来想带张我小时候的照片给你看看……”

她把烟蒂在烟缸里拧灭，就那么斜着身子一手按着烟放大僵摆了很久，头发垂落下来摭住了她的脸。

她抬起人平静地对钱康说：“我说完了，该喝了吧？”

肖科平咳了一声坐正了，安详地用手帕擦去自己颊边的泪痕，露出微笑。

原先很宏伟、典雅如今已经陈旧灰俄式大剧院内，观众仨仨俩俩地入场，在一排排阶梯式褐红皮座椅间游鱼般走动。

乐池内传出乐队调音的阵阵管弦声。一只小号吹出一小节嘹亮的乐句，在最高的音符处戛然而止。

更多的观众鱼贯入场，排队在座椅间逡巡。

肖科平扭身往后瞅，无数的人脸整齐有序地密密麻麻摆列在她身后层层递升。李缅宁似乎隐在人丛中望着她。她再次扭身回顾。

剧场内千百盏顶灯一齐黯灭,所有人脸都隐于黑暗中,只有两边环廊休息室有光芒，从不同高度的太平门外泻。

大幕拉开，剧场的前半部份再次被映亮。亮如白昼的舞台上，一百多位搽着红脸蛋的男女文职军官，笑吟吟地从侧幕出来，走到舞台中央，手拿牵线麦克风，用清越激昂的嗓音向数千名观众宣布晚会开始。

排山倒海的歌唱，惊天动地的器乐。

灯光明亮的环廊休息室里站满仨一群、俩一伙在吸烟、交谈、喝汽水的青年男女，一团团烟雾从他们头上升出，弥漫开来。

肖科平从包着皮革的太平门出来，一个女高音匕首般锋利的歌唱随她一同从里面飘出。

她从站着吸烟，交谈的人群中往前走，人们纷纷闪开为她让。最后几个小伙子让开后，她面前出现一个卖糖果饼干的各色冷饭的售货柜台。

正倚在柜台上喝汽水的李缅宁转过身看着她。

他们互相皱着眉头看着对方，仿佛陌生，仿佛看着一个威胁。

肖科平正要走开，一群来买饮料的小伙子和姑娘从后面涌过来，把她挤到李缅宁身边。他们俩被一起挤出柜台前，站到一边。

他们站在一盏吊灯下冷漠地相视，身后左右都是大声谈笑，吞云吐雾的年轻男女。

李缅宁喝光汽水，他沿着弧形的墙壁几另一个大厅走去。

他刚经过的地方有一排自动饮水龙头，突突喷着低低水柱如同不规则的心跳。

一个男人骄矜地在夕阳中沿着湖岸走来，湖畔的杨柳垂枝纷纷扬起犹如一只只人手，或戏或拂，再三落下，继而又起。拂不去此公脸上的得意之色。

背光而立脸色发黑的韩丽婷紧张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表情，在那个男人看见她的一刹那，欢笑着弱不禁风地迎上去。

小酒店门口，闪闪发亮的小汽车不停驶来。

门厅一侧摆着一张豪华的大办公桌，上面放着古色古香的台灯和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办公用具，旁边搁着一块黑色的有机玻璃铭牌：大堂经理。

穿得像个香港人的李缅宁，油头粉面地坐在一把同办公桌配套的高背镀金软椅上，望着从酒钻自动门进来的穿着无一能与他匹敌的普通男女。

看不出他脸上有什么表情。

身着皇后般长裙的肖科平在大厅一隅的咖啡厅演奏台就座，端起银光闪闪的长笛。

笛声悠悠荡荡隐约传来，曲调凄婉悱恻。

大厅中，一个外国旅行团的鹤发红颜的老爷爷老奶奶们，带着大批箱子聚集在那儿发愁。

一群东南亚华裔妇女操着一口难懂的话吵嚷着抱怨，她们的头发都该上油了。

几个本地骗子引着几位外国骗子信心十足地往最昂贵的餐厅走。只有李缅宁闻笛远远投去一瞥。

刘　慧　芳

一

刘慧芳一上车就注意到了那个男人在盯着她。公共汽车里人不是很多，刘慧芳从中门上车后便站在车箱连接处，那个男人站在前门售票台前，频频地用眼睛瞅她，其视线是毫无遮拦和肆无忌惮的时刘慧芳眼睛看着车外，仍能感到那男人视线落到她身上的份量。她认为那注视是不怀好意的。

她蓦地感到紧张，因为她发现那个男人的身体在向她挪动，她们之间的距离不易察觉地缩短了。那个男人确凿无疑地向她微笑。

公共汽车停了一站，很多外地旅游者上了车，车箱里立刻充满了吵吵嚷嚷，不知所云的南方话。那个男人的身影被人群遮没了。售票员和一个外地女人拌嘴。刘慧芳从容了一些。

她看到旁边空出一个座位，刚要去抢，被一个肥胖的中年妇女捷足先登了。这时，她发现那个男人紧贴着站在她身后，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微笑。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嘴角上火起的一串小燎泡，再想扭动身体，身旁左右已被其他乘客紧紧夹住，动弹不动。

她跳下车，小挎包被后面的乘客夹在门里，用力一扯才拽出来，她再一次看到了那个男人的脸。

售票员在车窗探出脸，让她出示票，她从小包里拿出月票亮了一下，便沿着人群熙攘的街道快步往前走了。

那个男人跟在她身后，步伐不紧不慢。

二

“是慧芳吧，哦，你好。”

她一进门，便被一个高大丰满的女人热情地拥抱。巨大、空旷的房间内，一些陌生的中年男女环立在一张大台球案旁，纷纷掉脸望着她微笑。

“我是刘雅丽，认不出我了？”女人脸有很厚的脂粉。

“噢，你好！”刘慧芳眼睛一亮，愉快地笑道：“你还这么年轻，走在街上我真不敢认。”

“你好，慧芳，我是郭力维。”一个西服革履的瘦长男子走过来向她伸出手。

那些男女陆续走来，向她自我介绍，望着形容依稀的旧日同班同学们，刘慧芳满脸笑容，眼眶却有些湿润了。

“多少年了？有二十年没见了吧？”刘雅丽感慨地说。“咱们五班的同学又聚到一起来了。”

“都老了，人也凑不齐了。”郭力维道，“有的人再也找不到了。”

一个面容苍老，头发雪白的老年妇女出现在门口，徐月

娟搀扶着她。

同学们都向她拥，此伏彼起地交口叫道：“吴老师！”

老太太笑得脸上的皱纹更密更碎了，她颤巍巍地迭声问：“你们都是谁呀？”

“嘿，刘慧芳，不认识我了？”公共汽车出现过的那个男人笑眯眯地出现在慧芳面前。

台球案上放着一些啤酒和水果，久别重逢的同学们三五成群地站着交谈。

“瞎混瞎混，我这院长也的沐猴而冠，将来你看病可以找我。”

“咱们是不是可以做点生意？你们公司都做什么呀？”

“什么都做，你有什么呢？”

“刘向北你知道他的下落么？”

“听说出国了，在印第安纳大学教中文。”

“高波死了，71年就因为盗窃杀人被枪毙了。”

“我都认不出你了，在车上看着你像，就是不敢认。”夏顺开对刘慧芳说。

“我变化大么？”刘慧芳捋捋头发。

“挺大的。我记得你原来总是梳着两把刷子，一脸严肃，动不动就上我们家告状，说我在党校又破坏纪律了，我妈就揍我。”夏顺开笑。“那会儿我最恨你了。”

刘慧芳也笑：“有这事么？我怎么都不记得了？”

“你那会儿可了不得呀，团支书，老师的小帮手，我们要想进步都得找你汇报思想呢。”

徐月娟在边笑道："夏顺开，你也嘞说了，你那会儿也真调皮的可以时净欺负女同学。慧芳头上那块疤就是你用石子打的。慧芳给你他看看。"

慧芳挡开徐月娟的手："你现在还爱打架么？"

"早不干这事了。还打，我成什么？"

徐月娟："现在该挨老婆打了吧？"

夏顺开："也没你说那惨。"

徐月娟："结婚没有？就你这样儿的有能打着老婆么？"

夏顺开："孩子都上中学了。慧芳你也有孩子了吧？"

刘慧芳："有了，大的也上中学了。"

"听说你……"

"听说你学了地质了？"徐月娟打断夏顺开的探询。

"石油钻探。"夏顺开道，"也是阴差阳错。西北石油管理局在我们插队那个地方招工，我就去了。"

"苦吧？"刘慧芳问。

"游牧民族……惯了。"

"没混上一官半职？"徐月娟问。

"没有，我在那儿搞技术。"

"哟，你还搞技术呢。"徐月娟笑，"你真吓我，就您在班上那学习成绩？"

"我在班上功课比你好，徐月娟。你还说什么呀？考试老不及格。"

"谁呀谁呀？"徐月娟脸红了。

"是是，我可以作证。"慧芳笑，"顺开淘气是淘气，功课

还可以。”

“考试你还抄过我呢—— 有一学期咱俩坐一桌。”

“这可是没有的事。” 慧芳掩嘴笑。

“我记特清楚，假装思考问题，眼睛往我卷子上瞟。”

“吃呵，喝呵，别光聊。”郭力维醉醺醺地向这边举杯，灌下一大口。

“喝着呐。” 慧芳举举手中的杯子。

夏顺开盯着她瞅，笑了：“你变化是大。”

“怎么呢 ?” 也许是因为喝了酒，慧芳脸粉红，眼睛水汨汨的。

“会笑了。”

三

“妈，我回来了。” 慧芳进了门，在门口换拖鞋，地上铺的白地板革，纤尘不染。

刘大妈从厨房扎着手出来，看看女儿的脸色：

“喝酒了？今儿玩得高兴么 ?”

“还行。” 慧芳回答，“见了许多多年不见的同学，聊得挺开心。”

“都有干嘛的—— 你那些同学 ?”

“干什么的都有，当官的，做生意的，有俩发了财的，还有一个当到了副部级—— 也有一般工人。

刘慧芳疲惫地在堂厅餐桌旁坐下，伸手揉腿。

“这么多有能耐的同学，你没问问谁能帮你找个工作 ?按

说不难呵。”刘大妈也在餐桌旁坐下。“腿疼么？”

“没事——哪好意思问？大家都聊得高兴，也不是说这个的场合。小芳呢？”

“也该回来了，都快六点了。甭不好意思，咱又不是想当经理，当个‘碎催’有什么张不了口的？”

“国强有信儿没有？他说要开那室内装修公司的事还有没有？”

“听他的？他还想兼修奥林匹克体育场呢。这孩子，改搂了点钱就以为自己将来能跟松下先生看齐呢。噢，燕子来信了，你帮妈念念都写了啥？妈查字典认了半天，就认出了一个‘妈’字。”

刘大妈把一封撕了口的信递张慧芳。

慧芳抽出信纸，看了一遍：“没什么事，妈。燕子说她的海南混得不错，已经被一家大公司聘用了。”

“不是骗子开的公司吧？”

“不，是国家办的。”

“那应该有点准谱。这我就放心了。告诉燕子，建设特区妈支持，要当了‘鸡’别回来见我。”

“您都哪听来？乱七八糟的。”

“别以为妈不出门，就不知道天下这事，外边传得凶着呢。瞧你李大妈一听说燕子去了海南那样儿，好像咱们燕子已经卖了似的。直打听咱家彩电谁给买的。要不是你叮嘱我别在外面得罪人，我真想啐她那张老脸。”

刘大妈絮絮叨叨起身去厨房继续做饭：“这竹心也不来个信，东东在美国考上重点中学没有？可别在街上让那帮黑小

子给欺负喽。我就纳闷这王家，有爹有妈姑姑舅舅一大堆，一个孩子非让个外人领走。美国就那么招人待见？”

四

“说好了呵，明天上午咱俩一起请病假去文化宫书市买痖竹的签名诗集。”

刘小芳背起书包和夏小雨说完这句转身要走，正遇上夏顺开推门进来。

“你好，夏叔叔。”

“怎么走呵小芳？不多玩会儿了？”

“不啦，玩一下午了，我姥姥该等着急了。别忘了呵，小雨。”

“忘不了。哎，争取让你妈给开个假条。”夏小雨追到门口喊时“拜拜！”

“拜拜。”刘小芳飞快地消逝在已经黑下来的楼道中。

“又憋着什么打算逃会呢？”夏顺开问女儿。

“你甭管。”夏小雨笑道。“特别特别重要的事。”

“你这学上得也太随便了，想不去就不去，考试你能过关么？”

“没问题，那点教的东西我早会了，保证考好就是了。

“你别太骄傲了。还有给老师的印像呢，这也很重要。就算你会了，也得给老师一个印像，她教的东西学起来很吃力。学生得有个学生样儿。”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你们老师现在对你已经有看法了。我不能老替你说谎请假,我现在说的话你们老师已经有点不信了。你怎么老有事?我还想给她一个好印像呢。”

“虚伪!这回不用你写请假条。”

“我是提醒你,上学不光是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怎么和你不喜欢的人相处,怎么去赢得别人的好感,这才是门大学问呐我的小姐。”

“爸,你说这话就像个老油条。”

夏顺开笑:“我是没你这么一个好爸爸呀。看来对孩子太纵容了还是不行,还是得打,棍棒底下出孝子。”

“你打呀,打呀!”夏小雨和父亲撒娇。

“把你那本什么瘕竹的诗集给我看看,到底有多好?把你们这些小姑娘迷成这样。”

五

“怎么到现在才回来?都几点了你看看。”慧芳一见小芳进门就说。

“到同学家做功课去了。”刘小芳一边挂书包,一边在摆好饭的餐桌旁坐下。

“洗手去。”端着一盘菜的刘大妈拍了一下她的后脑勺。

“是去做功课了么?”刘慧芳问。

“那您说我能干嘛去?跟男孩子约会去了?”小芳进了洗手间,开水管子洗手。

“这孩子,现在学着噎大人了时”刘大妈念叨,”没大没

小。”

“也不知道一天到晚在学校都学的什么。”慧芳道，“得查查她一天到晚都跟什么人混在一起。”

小芳从洗手间出来，关了洗手间的灯：“即，您替我姥姥去当小却侦缉队吧。”

刘大妈笑：“女孩子，嘞学得那么伶牙俐齿的，招人嫌。这孩子越长越像王家人儿了。”

慧芳白女儿一眼：“除了贫嘴还会什么？”

小芳笑嘻嘻地端起饭碗：“该我会的没一样不会的。”

慧芳也被气笑了：“那你就悬了。”

刘大妈往小芳碗里挟菜：“走了个燕子，又补上个你，怎么机灵劲儿都给了你们这些小的了呢？你妈小时候可不像你，没嘴葫芦似的成天不吭一声，我说一百句也应不出个一句半句的。”

“那您多闷得慌呵姥姥。”

门铃响，小芳跳起来去开门。笑吟吟地转脸说：“姥姥，我妈来了。”

王亚茹拎着一网兜荔枝和两个菠萝进来。

刘慧芳忙站起来：“大姐，一块吃吧。”

老太太张罗着去拿碗筷。

亚茹道：“大妈，别忙了，我吃过了。”

刘大妈：“真吃过了？别跟大妈客气。”

“到您这儿我还用客气么？”亚茹把一兜热带水果给大妈。“开个会，也来不及买别的，给您带了点水果。”

“唉哟，多贵呀。”

“不贵，在当地买价格还能接受。你们吃你们的”亚茹在一边坐下。“小芳，最近功课怎么样？你们该学解析几何了吧？”

“刚开始讲。”小芳道。

“好理解么？”

“没觉太难。”

“现在这些孩子，就是不知道谦虚。”慧芳道。

亚茹一笑：“聪明的孩子总是自信，先别得意，到时候要看你的考试成绩的。慧芳，腿怎么样？没什么异常吧？”

“还好，就是站久了，走长了特别酸。”

“那不要紧。你是癔病性瘫痪，神经组织没有损伤，只是坐时间长了，肌肉有些萎缩，你可以找个沙袋练练跑步，增强一些腿部肌肉力量。”

晚上，王亚茹和刘慧芳在她的房间内交谈。亚茹喝着一无所作为滚烫的茶，嘴里发出轻微的吸溜声。

“小芳最近还听话吧？”她问慧芳。

“还算听话，就是变得爱和大人顶嘴。现在跟她说话真得格外留神，一点错儿都不能出。”

亚茹微笑：“到青春期了，自个有主意了。没发现她和男孩子有什么过多来往吧？”

慧芳道：“那倒没有。放了学就一帮女孩子凑在一起，嘁嘁喳喳，今天崇拜这个明天崇拜那个，现尔今红的那些歌星，讨人都让她们崇拜遍了第二谁说现在是个没有偶像的时代？”

“远远地、不着边儿地迷个谁也就罢了，别当真和身边的谁……”

“那咱们小芳绝对不会。我试探过她，她还瞧不上她们班的那些男同学，这丫头心高着呢。”

“现在这些孩子和咱们那时候真不一样。”

“可不，咱们上学那时候多纯呀，就知道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现在这些孩子可好，没他们不知道的。大姐，你说这和街上那些黄色书刊泛滥有关系吧？”

“那倒未必，还是现在的孩子营养好了。我们小时候吃什么？他们现在吃什么？噢，对了，说起这个，你最近怎么样？有没有碰见合适的主儿？沪生也挺关心的。”

慧芳笑：“又有他什么事？”

亚茹也笑：“他这个关心是完全无私的，你别误会。你老悬着，岂不等于总在提醒他——你有罗？”

慧芳笑：“我可没这么想，你叫他也别老自个折磨自个。”

“你是没这么想，可别人都这么看。你不知道他单位的那些老太太，差不点说他是流氓了。”

“那你呢大姐，你和罗冈可是没什么理由不合到一起去的吧？”

“是没理由，可婚姻是因为理由充分就一定要结合的么？我这也就是跟你私下说，我根本不爱他，爱不起来，别看我们当初死去活来的时我试过，不行，找不着那感觉了。那又何必？又不是不结婚就过不下去，我现在不是挺好？噢，你可别学我，你还年轻，性格又好，你可别耽误一辈子，大家也不答应呵。”

小芳轻轻推开门，叫：“妈，您出来一下。”

亚茹：“叫哪个妈呢？”

“叫你呢。”慧芳道，“她现在跟我说话就叫‘喂’。”

堂厅里，王亚茹对小芳说：“那可不行，我不能随便给人开假条，有病看病。我从来不给人走后门，你这不是让我破坏原则么？”

慧芳坐在沙发内低头织毛衣，神态若有所思。织着织着，她停下来，叹了口气。

亚茹进来，笑道：“别没精打采的，我看见好的会给你留心的，你也该积极点才是。”

“我这个条件谁能看得上我？身体又不好，也没个正经工作。”

“又提条件，你怎么忘了你最重要的条件？”亚茹颇带感情地望着慧芳，“你还漂亮。”

六

清晨，慧芳穿着运动衣，腿上绑着沙袋，在小公园内绕着一片树林跑步时树林内挂着不少鸟笼子，鸟声啁啾。不少老人，妇女在树林内打拳，练气功。俄而，有吊嗓者的高腔颤悠悠，飘袅袅地从树林中传出：“呵——呵——”

由于大气污染，远方灰蒙蒙的天际，太阳的光泽十分乌黯，像颗弄脏了的草莓。天地间却已十分明朗，树丛、花卉、儿童的衣裳颜色鲜艳。

慧芳已经跑了几圈了，气喘吁吁，汗珠盈盈，脸色喷红，使她和过去那个面带忧戚凄惋哀怨的形像迥然想异。

这时，夏顺开迈着矫腱的步态迎面跑来。他的强壮身态

把那身白运动衣塞得满满的，一跑动起来，全身各组肌肉群不停抖擞，可说是曲线毕露。这是个堪令人欣赏，赞叹的运动员形像。

“嘿，慧芳，怎么在这儿碰见你了？”他边嚷边仍不停地跑。

“我还说怎么碰见你了呢。”慧芳看到一个熟人，也很高兴，声音里带着喜悦。

“我就住在这旁边的楼里。”夏顺开马不停蹄，从慧芳身边一掠而过。

“我也住在……”慧芳说了半句就不说了，因为夏顺开已经没了踪影。

她慢慢跑到树林一侧的河边，夏顺开再次出现在她前方。他仍然在不减速地奔跑，经过慧芳面前，笑叫了一声：“巧啊！”再次消逝在她身后的树丛。

慧芳已经累得坚持不住了，便停下来，两手叉腰慢慢往前走。夏顺开又一次跑着经过她面前：“接着跑呵！”

慧芳笑道：跑不动了。”

慧芳在小树林边的凉亭内坐下，看着夏顺开一次又一次地飞跑着从她面前经过，越跑越带劲儿，似乎氽不疲倦．似乎脚上安装了弹簧。无端地，他的活力和冲劲儿感染了慧芳，使她变得兴致勃勃。她朝夏顺开大叫：

“你怎么跟牲口似的？”

夏顺开真的像匹刚犁完地的牲口，热气腾腾，鼻息咻咻地来到慧芳身边，他身上浓烈的汗味儿使慧芳闻上去莫名感到一阵骚动和心痒，但是感觉舒服。

她有意往一旁挪了挪身子，扇扇风："真冲鼻子。"

"你每天早晨都来跑步么？"夏顺开问。

"第一次。"慧芳道，又啧叹："你可真能跑。"

"我说怎么没见过你呢。"

"你每天都来跑？"

"也不是，我常年在外，这次回来休假。这房子也是我们单位刚分的我，过去没家都。"

"怪不得，我们也是刚搬来没多久。"

"什么时候到我家玩去呀？我就住那楼，三门五层。又住街坊了。"

"行呵，我家就在你家后面那楼，有空儿过来。"

"嗬，腿上还绑着沙袋呢。"夏顺开弯腰用手捏了捏慧芳腿上的沙袋。"要拿奥林匹克冠军呵？"

"不是，我前一阵腿出了点毛病，肌肉萎缩，医嘱让我加强锻炼。"

"怎么搞的？"夏顺开诧怪地盯着慧芳，皱皱眉头，"你这些年怎么过得这么惨？不该呀。"

慧芳掉开眼睛，她受不了夏顺开眼中的那份真诚，嘴还硬："怎么惨了？我觉得我过得挺好。"

"得了吧，别以为我不知道，别的同学都说了。"

"说什么了？他们说我什么了？"慧芳关心地问。

"甭管说什么了，你这样一看就是混得不怎么地还用人说？"

"讨厌！有些人就是爱没事议论别人。我混得好坏碍着他们什么了？"

“关心你。”

“不用人关心。”

“你呀，嗯，我太了解你了。”

“你了解我什么？”

“强努！甭管怎么着非强撑着，假装特坚强什么都经得住。其实呢？女得跟铁打似的才算好样儿的？也不知你妈怎么教育的你——你以为这是优点呐？”

“你少说我妈！”

“我就要说，赶明儿见了她我还要当面批评她。把个闺女培养成这样还以为自己的福气呢，怎么！就为听别人两句夸，打算立牌坊呵？”

“别胡说八道呵。”慧芳拂然变色。“你怎么还是这么爱胡说八道？”

夏顺开坦然道：“我不怕你生气，你生气我也得说。你以为别人都爱戴你呢？老实说，我头一见你，就觉得你特可怜！”

“我不用别人爱戴也不用别人可怜！”慧芳气急败坏，拔腿便走。

“瞧见没有，瞧见没有，”夏顺开指着慧芳笑道，“这就叫强努！听不得一点批评建议。”

七

“你不要再讲了，事儿可以替你办，但是非必须分清。”

夏顺开一本正经地对女儿和刘小芳讲：

“我这么做是极端错误的，是助长你自由散漫，无故旷课

的行为，下不为例——假条上怎么写？”

他坐下来，拿起一枝笔和一本便条笺。

“您就写我今天头疼，不舒服，请半天假。”夏小雨说。

“不好，骗不过去，一听就是假的，而且老师还会向你要医生假条。”

“那就说，我姥姥来看我了，从外地来。”

“也不好，理由不充分。这么写吧，就说我病了，高烧四十度，需要你在家照看。对，我写的时候手还应该颤抖，字写得歪一些。”

小芳对小雨说：“你爸爸太可爱了。不像我那俩妈，一个比一个正经。”

夏顺开忙道：“小芳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这么想就算我把你害了。我这么干是很没原则的，应该受到谴责的。正确的是你妈的态度。应该正经点。我是太不正经了。”

“您别害怕呀夏叔叔。”小芳笑。

“当然要怕，这是耽误下一代呀。”夏顺开十分严肃，控诉女儿：“这可都是你逼得我犯错误。”

夏小雨笑，接过假条揣兜里：“最后一次。”

夏顺开嘟嘟哝哝地抱怨：“多少个最后一次了？我的晚节是毁在你手里了。”

又叮嘱：“假条开了，功课不许耽误，误了功课那以后可什么都没有了。”

小雨笑道：“保证不会。”

“瘕竹的诗有什么好的，把你们迷成这样？我用脚趾头也能写出比这好的。”

八

慧芳正在屋里生闷气，听到外面门铃作接着听到刘大妈和夏顺开说话。

“您找谁呀”？

“这是刘慧芳家么？”

“是呵，您是哪位？”

慧芳忙坐起来，理理鬓发，朝镜子看了一眼自己，这时，夏顺开已经笑嘻嘻地欣帘进来了。

“干嘛呐，沈努西？”

慧芳愣了一下，接着明白过来。又好气又好笑：“少给我起外号。”

“这是谁呀？”刘大妈在一边纳闷问慧芳。

“就是过去咱胡同那个‘顺子’‘顺子’的，跟我同学。他妈姓黄，您老说惹不起那家。”

“噢，就是那带坏孩子头儿。”刘大妈拍掌大笑，“顺子，长这么体面了，难怪大妈不敢认。”

夏顺开笑道：“大妈，又给您添堵来了。您老身子骨可好？”

“好好。”刘大妈见着老街坊，十二分地高兴。“想起来了，你那会儿可真没少招我生气，我们家房都叫你踩塌过，现在不那么淘了吧？”

“不啦，早改邪归正了。”

“你妈身体可好？”

“前年就过世了，我爸也不在了。”

“唉，打搬到这楼房，老街坊们就难得一见喽，快，真快，一晃就都老了。在一块堆儿呢，短不了吵个架生个气的，真吵了成骂不成还怪想的。”

“妈，您怎么说着说着就抹开泪？”慧芳道，“也不怕人笑话？”

“谁笑话？顺子能笑话他大妈么？”刘大妈点头咂嘴地对慧芳道：“我们那也是一辈子闷呵！”

“大妈，您别嫌闷得慌。”夏顺开道。“我是搬到你价别住了么？赶明儿您想吵架——找我。”

一句话把刘大妈沤笑了：“瞧你说的，大妈是那乌眼鸡么？就不能客客气气地坐一堆儿说闲话儿了？”

“也成，往后凡我听到什么新鲜事儿都来跟您学。”

“就那么一说吧？你不工作了？净陪我老婆子逗闷子了？”刘大妈转念又道：“有些年不见了，你们怎么又勾上了？”

夏顺开看了眼慧芳笑：“也就是最近的事，无意当中，一见面——亲！”

慧芳白了夏顺开一眼，红了下脸。

刘大妈笑：“这顺子现在也会说可人疼的话了，小时候可净招人烦了。”

慧芳：“这算什么可人疼的话？肉麻！”

刘大妈：“顺子，干什么工作呢？瞅你这黑，敢不是送煤的？大妈那些年可没少替你揪心，怕公安局收了你——不是大刑刚上来吧？”

“叫您说的大妈，我有那么坏么？”

慧芳也笑：“可知道自己给群众留下什么印象了吧？”

夏顺开："我现在石油部门工作。"

刘大妈："怎么没把你媳妇带来？"

夏顺开哦吟："哦……"

刘大妈："还没搞上？"

"哦上，搞上了，又给搞丢了。"夏顺开干笑。

"也离了？"刘大妈跌足叹道，"你们怎么都一码齐的离了？这事儿别比学赶帮超呵。"又急忙问："谁离的谁？"

"她离的我。"夏顺开为前妻辨解，"我那工作流动性大，一年到头不着家，也不怪她。"

"唉，"刘大妈瞅女儿一眼，"慧芳也是先离的她爷们儿，现在都兴女的甩甩男的了。"

慧芳脸上挂不住了："妈，您别老把我这事挂嘴边上，也不是一回事，光彩怎么着？"

"好好，我不说了，你们聊，你们聊。"刘大妈退出屋："顺子，中午在大妈这儿吃饭。"

"大妈您别张罗，我一会儿得回去，家里还有孩子呢。"刘大妈走了，剩下夏顺开和慧芳两个人，慧芳不自然地朝夏顺开笑笑：

"你坐吧，要喝水么？"

"倒一杯吧，什么都别放，就白开水。"

夏顺开于慧芳房间四处巡看，按了两下慧芳的打字机。慧芳倒了杯热开水放在桌上。

"你现在就靠这个挣点小钱？"

"对。"

"这也不是事儿呵。"

“也没什么不可以。”慧芳看了眼夏顺开，笑了：“你又想说我强努。”

“不。”夏顺开摇摇头，“问题是社会受损失呀，像你这么杰出的人，应该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现在，嗯，到处求贤若渴……”

“你别拿我开心了，我算什么杰出？家庭妇女一个。”慧芳说到这里，黯然神伤。

“不行，我不能看你这样——这么颓废！”

“不这样又能怎么样呢？”

“我们单位有不少离了婚的优秀人才，原装的也有……”

“你怎么说着说着又不正经了？”

“你别自卑！”

“我不自卑！”慧芳来了气，“这和自尊自卑两码事，我用不着你来做大媒，管好你自个吧。”

夏顺开盯着慧芳研究着她：“你是不是觉得和我谈这事有点不好意思？”

慧芳一扭脸不理他。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都这么大人了。慧芳，不是我批评你，你这人虚荣心太强，在班上你就盛气凌人，只许你帮助别人，不许别人帮助你……”

“又来了又来了。”慧芳腻歪地说，“你不分析我就没事干了？”

“我有责任呀！”夏顺开诚恳地摊开双手，“咱们是老同学，我不管谁管？”

慧芳逗乐了："您算哪庙的和尚？"

夏顺开也笑了："是不是嘛？姑娘大了，跟即好些话也没法说了，孩子又小，更没法说这个。你缺个知心人，慧芳。你瞧我好容易有一空儿，在京休假，平时忙也顾不上你—— 你就拿我当一知我人儿吧。"

"再没见过你这么毛遂自荐的，你可知当人家知心人要进多大责任，你就敢当？"

慧芳说着发觉这话有些暖昧，不觉羞红了脸。

夏顺开倒仍是诚恳坦荡的样子："肯定是下了决心才来的，明知日有虎，偏向虎山行。不入虎穴……"

自己也发觉没造次了，吞回了后半句话。牒刻，再复慷慨："你的事我管定了，谁叫我碰上了呢。说吧，喜欢什么样儿的？全中国的优良男子都在我口袋里装着。"

"你是不是开着一良种站呢？"

夏顺开被慧芳逗得哈哈笑个不停，指着她道："你现在也会开玩笑了。"

"什么叫现在也会？不是你说说，我过去怎么啦？叫你说的我过去好像都不是人了。"

"你还别不服。"夏顺开望着慧芳道，"你过去还真是，怎么说呢？假模三道，跟墙上贴那三好学生宣传画似的。"

"我不承认我假。"慧芳道，"我过去和我现在一样，怎么想的就怎么做，才没表里不一呢。"

"得了吧，你问问咱们那些同学，谁不说你假？中学五年你交了几个知心朋友？连徐月娟都觉和你总隔着一层。"

"那人家就是这性格。"

“这性格就不行！在这个跗就不允许！冷若冰霜，道貌岸然，既不会去爱别人也不允许别人爱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难者牺牲者的形像沾沾自喜——没人需要你这个样子！”

“胡说！诬蔑！我根本不是你说的这种人！”慧芳气哭了，又辨不出个情由，只是一个劲说：“自己恨谁没靶子，就来诬赖别人。谁都这么说我，你也来说我。用得着你说么？你算干嘛的？”

刘大妈听见屋里动静大了，忙跑进来：“这是怎么话说的？刚才还有说有笑的，怎么冷不丁吵起来，慧芳，顺子是客，可不能这么丧声丧气地对人家。”

慧芳已在一刹那收了脸上的泪，强笑着不妈说：“哪吵了，好好的，就是说话声高了点。”

夏顺也说：“没吵，开玩笑呢，大妈你忙您的。”

“不兴抖嘴呵。”大妈叮嘱二人，“有什么话好好说，多少年不见了，也都是拖儿带女的人了。”

刘大妈走后，二人一时无语。片刻，夏顺开笑说：

“还真急了？想不到你也有脾气了。”

“本来嘛。”慧芳嗔怪道。“你说得那么难听，是人话么？”

“说错了没有？”

“错了。”

“刚才你还假呢。明明吵嘴哭了，大妈一进来，又装没事人。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擦的泪，那熟练那么专业。”

“你呢，早起口口声声要来批评我妈，真见了我妈，一口一个‘大妈’，那肉麻——你不假？”

“对对，我也假，我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还是的。”

“可我假我承认，你呢？”

“我……”慧芳一时语塞，旋即轻眸一笑：我没你那么厚脸皮。”

夏顺开笑道：“其实，我要不拿你当知心人，我也不那么直截了当，犯得上么？比你自我感觉还好的人多了，我说一句没有？”

“合着我还得领你情……”一语未了，慧芳发觉这话越说越近乎调情，眼神也近乎抛媚眼，忙正经起来，严肃起来。”

“说真的，你要帮我，就帮我找个正经工作吧。我也不喜欢我现在这样儿。我觉得我这样可能跟我这么些年不上班老窝在家里有关系。老一人呆着也拿不准人前该是个什么架式了……你听我说呢么？一动真的就没词儿了。”

夏顺开抬头笑：“不是，我是在琢磨，刚才咱俩吵架，大妈进来劝，我怎么觉得从前有过这么一次。好像是在你家做作业，咱们吵起来了，大妈进来劝，跟今天一模一样，话也说得差不多。”

“何止一次。”慧芳低头说。

慧芳送夏顺开出门，正遇上小芳跑得满脸通红，鬼鬼崇崇地进门。小芳一见夏顺开吃了一惊：

“夏叔叔。”

夏顺开也不为惊诧，转头问慧芳：”这是你孩子？”

中午吃饭时，刘大妈对慧芳道：“慧芳，你挺能让人的，怎么就跟这顺子这么厉害？”

“没有呵，”慧芳佯作无知，“我怎么跟他厉害了?”

“你当妈真老糊涂了?”

“妈，我在家碍着您什么了?您也不能拣到篮里就当菜。”

九

“认识你，真好!”夏顺开拿腔拿调地举着瘦竹的诗集，念扉贡上的赠言，念完哈哈大笑。

夏小雨一把从爸爸手中夺过诗集:“不许嘲笑人家真诚的感情。”

“假条给老师了么?”

“没有。”

“为什么?”

“小芳没假条，我不能让她一人旷课挨斥，所以也把假条撕了。”

“那我在是白写了?”夏顺开瞅瞅女儿，“不过也难得你小小年纪如此侠义。”

“可这是错误的对不对爸爸？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

“对对。”夏顺开笑道，“犯错误不怕，重要的是认识错误。”接着又替女儿发愁，“可老师这关你怎么过呢?”

“人太一帆风顺了不好，这不是您常说的?从小就应该多经历一些。”

“倒是，在哪儿不能太得宠，多犯点小病没大病。这话也就是咱们关起门来讲，出去还得一本正经的，否则别人该说我毒害你了。”

“放心，我不会把你说出去的，你当着老师尽可以对我作义愤填膺状”。

“你这么说好像我们合谋起来串通一气……”

“得了，爸爸，你在我面前就别装了。”

“噢，对了。”夏顺开兴高采烈地说，“我今儿才知道小芳的妈是谁，你猜我们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夏小雨狐疑地望着父亲，“你还风流过？”

“你嘞往邪处想。我们是老同学，从小学到中学都是一个班的。”

“是么？你们可不像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你见过她妈？”

“太见过了。”

“什么评价？”

“好人，可是无用。”

“小时候她一直是我们班的团支书——从打有了团。”

“你呢？”

“惭愧，淘气大王。”

夏小雨嘻嘻笑：“就知道你是这么个出身。”

夏顺开站起来，走到穿衣镜前打量自己：“哎，小雨，你觉得你爸还行吧？”

“哪方面？”

“各方面，我是说往人前一戳。”

“嗯，”夏小雨点头评论道，“拿得出手。”

十

晚上，夏顺开和女儿一起唱卡拉OK。他拿着话筒摇头晃脑，五音不全地唱：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真诚地过每一分钟……”

这时，刘小芳面带泪痕笃笃敲门进来，进来就和夏小雨嘀哼咕呢说话。

夏顺开扭头问：“事儿发了？”

夏小雨说：“老师找小芳她妈了。她妈打她了。”

对不像话，怎么能打谆？回头我教育她。”

夏小雨道：“小芳今晚想在咱家住一夜，不回去了。行么爸爸？”

“这不好吧？她妈还不会找来？最好还得说一声，要不急也急死了。”

“她妈不认识咱们家，该让她急一急，怎么知道动手打人？”夏小雨为朋友愤愤不平。

刘小芳恳切地望着夏顺开：“让我住一夜吧夏叔叔。”

夏顺开想了想，道：行，你们趁今晚好好串串拱，明天去跟老师解释。”

话音未落，又传来敲门声。

夏顺开，“谁这么晚还来串门？”

“别是我妈。”刘小芳脸都吓白了。

“快藏里屋去。”夏顺开让两个女孩子躲起来，自个去开门。

门开处，果然是慧芳一脸盛气站在门外。

“我女儿是不是在你家？”

“是。”夏顺开当即认帐，掉脸对里屋咕：“出来吧你们。”

夏小雨伴小芳从里屋出来，脸气得通红，盯着爸爸恶狠狠地咬牙道：“叛徒！”

“我不能撒谎呀，万一她嫂呢？”夏顺开对女孩子们解释。”

“小芳，回家去！”慧芳冷冷地命令女儿。”

“回去吧小芳。”夏顺开帮着动员，“事情已经这样，重要的是争取一个好的态度，说清楚就行了。你妈不会再打你了对不起慧芳？”

“夏顺开！”慧芳气得脸色发白，“回头我再跟你算帐！”

“有我什么事？”夏顺开委屈地摊开双手生“我一直在从中做工作。”

“你在这里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起了什么作用？你问问孩子们我起了什么作用？”夏顺开对女孩子们作笑脸。

夏小雨喊了一声，别过脸不看他。

“得，两头不是人。”

“那好，我就当着孩子在场问你。”慧芳进门拣了把椅子坐下，“刘小芳和夏小雨上午逃学你知不知道？”

“知道，两个孩子一回来就向我承认了错误。”

“我是问你事先知道不知道？”

“……有所耳闻。是的，我知道，我认为孩子们的理由尽管不充分，实际上我也表示反对，但发现她们决心已定……”

“夏顺开，你就是这么教育孩子的？明知道孩子们准备逃学，不但不与制止，还包庇她们。今天上午我见过你两次，你只字未提。”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小芳是你的孩子呢。”

“别人的孩子就可以放任不管么？别忘了这里还有你自己的孩子。什么理由不充分？逃学根本理由！你想让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这样作父亲的，真让我难以置信。”

“是的，我知道我错了，刚干就知道错了，后悔莫及。”

“认错倒是很痛快，可危害已经造成了。不客气地讲，说你是教唆犯也不为过。”

“我劝过她们，她们不听。”

“不听就算了？谁是大人谁是孩子？倒让孩子牵着你走。”

“我爸爸是劝过我们，是我们一意孤行。”夏小雨挺身而出，替父亲申张。”

“两码事，你不要替他开脱。”慧芳道，“我很了解你这位爸爸。倒不是你们这样件事有多严重，而是他这种作法骇人听市。你对自己不负责不能对孩子也不负责。”

“我怎么对自己不负责了？刘慧芳你把话说清楚。”

“看看你的一贯表现，你自己上学时就总爱逃学，发展到今天也不奇怪。”

“请你不要用教训的口吻对我说话，你以为你还是团支书呢？”

“我就是那会儿教训的你少了。我倒没觉得自己是团支书，就是没想到你还是过去那个后进生。”

“我认为，学校的课不是每也课都必须上的，有些社会活

动相形之下更能使学生长见识。学校组织的少，自己就应该有意识地抽出时间……”

“说出来了吧，你终于暴露了你思想深处真实观点。”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呵哈，天大的笑话，你是共产党员？”

“这又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还是个有十五年党龄的老党员。

可惜我们党不发党证，没法给你看。”

“胡扯，不许你侮辱党！”

“你这种态度才是侮辱党，你正在侮辱一个党员。”

“如果你是党员。你这种作法更可鄙。”

“这和我信仰共产主义，贯彻堂的路线方针毫不冲突。作为党员，我是个好党员。作为父亲，我可能有缺陷—— 我不许你把这二者混为一谈！这正是很多人借比攻击我们党的惯用伎俩！”

小芳：“妈，别吵了，你们都扯到哪儿去了？”

夏顺开：“小雨，给刘阿姨倒杯水，消消气。”

刘慧芳：”那么你坚持你没错了？”

夏顺开：不，我承认我有错，在对待小芳她们逃学的问题上我犯了知情不举的错误。逃学自己不对，但是慧芳，你不要把这看作是品质问题。”

“逃学就是品质问题！”

“这么说严重了，也与事实不符。我小时候爱逃学吧？可这并没有妨碍我今天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慧芳，不要用学校老师那种因循守旧的眼光看人。高波

上学时是个好学生吧？最后堕落成一个杀人犯。和学校奉行推崇的套价值观相违，并不意味着将来长大就一定会成为社会前敌对，者。”

“我真替你担心，替你的女儿担心。”

十一

“不像话！这个夏顺开是个什么人？”王亚茹问慧芳。”

“一米八几的个男的。”

“我不是问你这个，我是问你他平时在单位表现怎么样？”

“不知道，这我怎么会知道？”

“从他说的这些话，干的这些事看，我认为这个人有问题，不是没头脑就是玩世不恭。”

慧芳低头不语。

“你学什么个同学？也是，你们那个胡同中学能培养出什么好学生？噢，对不起慧芳，我不是指你。居然有这样的家长，对孩子竟采取这样纵容、怂恿原态度，青少年犯罪率高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倒也不见得就是想教子学坏，也许是不会管孩子。”

“还要怎么会管？逃学是明显的不能容忍的行为，他怎么还能漠然置之？我相信他是是个勤勤恳恳工作有作为的人。他能纵容自己孩子逃学，自己也一定是个吊儿郎当，把工作视为儿戏的人，品质恶劣！”

“这个，我们不能这么没根据地说人家吧？他看上去不是你说的那种人。还是挺诚实的。”

“看人不能看表面。”

慧芳微笑，不愿指出亚茹的自相矛盾。

亚茹也发现了这点：怎么，你对他还挺有好感的？”

“没有没有。”慧芳连忙否认。

亚茹道：“不管怎么说，这些人还是离他远点。孩子是单纯的，很容易就受到一些不良影响，她们不会分辨是非，还是要以正面教育为主—— 特别是女孩子。”

十二

慧芳远远地看见夏顺开，朝阳迎面射来的光芒使她看不清夏顺开的脸，但她估计他也一定看见了她。

慧芳活动了一下身体，扎紧沙袋，没沿着往日的路线，在小树林另一侧的一条林荫道慢慢跑了起来。

跑了一会儿，她眼角的余光注意到夏顺开愈跑愈近，她加快了步伐，但夏顺开还是很快追上了她，和她并肩跑着。

“不理人了？”

慧芳倏转身，掉头往回跑，夏顺开敏捷地又跟了上来，边胞边歪头看慧芳脸色。

“还真生气了？至于么？”

“没你这样儿的。”慧芳白他一眼，“这事没完，回头还得跟你辩论。”

夏顺开笑呵呵的：“不用辩论了，我认输。我昨晚仔细想了想，你是对的。”

“昨晚是不是无理狡辨？”

“是。其实我一开始已经认错了。只不过你不依不饶，激起了我辩的勇气。”

“你那叫认错呀？气势汹汹，能把谁吃了。”

“这怪我身上这气概，我一向具有这种气概，藐视一切敌人并不被一切敌人所压制—— 到关键时刻就本能而出。”

慧芳扑哧一笑，“又吹，谁是你敌人？”

“怪我怪我，没分清敌友。”

慧芳歪头笑：“光认了错，错在哪儿知道了么？”

“同一个毛病，没分清对像。其实有些观点是正确的，只是不能过早灌输给孩子。孩子的自觉情差，用纪律约束是必要的。不在少上几节课，主要的是让她们养成遵守秩序的习惯—— 认识深刻吧？”

慧芳笑：“还不是不可救药，还是挺聪明的嘛。”

他们跑到林荫道尽头，没有掉头回来，又沿着小树林的旧路线跑起大圈。

“我这人缺点很多，知错就改便是其中之一。”

“说你胖你就喘。跟谁学的，一刹那就把错误变成吹牛的资本？”

他们停了下来，沿着河边慢慢往回走，边走边谈，朝霞把他们身上罩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光辉。

“我对我那女儿是太惯了，简直拿她一点办法没有。过去一直不在身边，又离了婚，总觉着欠她什么，她一哭一撒娇，我什么没原则的事都干得出来。”

“你心还挺软。”

“唉，舐犊情深，柔肠侠骨，硬是没得咒念。”

“瞧你那样还挺得意。顺子，我现在发觉你动不不就会自我欣赏，自我陶醉。”

“没有没有，心情很沉痛，又无计可施—— 那个是我长期在野外，自己不吹就没人吹留下的毛病。”

“可你这么惯下去，会惯坏她的。”

“我就是个一切都明白实在做不到的典型。”

“孩子还是应该有个妈的。”

“太对了，家事如国事，必须有一个唱红脸的，一个唱白脸的，清一色很多话不好说。”

“为什么不找一个呢？如果你真像你说的那么优秀。”

慧芳非常恨自己，怎么一跟夏顺开说话就不知不觉地带出不正经、挑逗的味道？她把自己的表情放庄重了些。

“这能找么？”夏顺开的话倒是掷地有声。”我一直等着哪天被一发冷枪击中呢！”

慧芳凝眸不语，似在遐思。

夏顺开又道：“实在没机会，只好对得已求其次，找个贤妻良母算了。”

他望着慧芳微笑，那微笑衬着阳光显得既古怪又灿烂。

慧芳不觉心惊肉跳。

夏小雨放学回来，一进门就伏在桌上呜呜地哭。”

夏顺开慌了神，围着女儿团团转，连声问：“怎么啦？怎么啦？我的小姑奶奶，别光哭不说话呀，要写检查爸爸替你写。”

夏小雨哭了半天，才抬起满是泪水的脸，泣噎难禁地道：

小芳她不让她上咱家玩了。”“她不让上路家，那咱们上她家去。

十三

刘大妈家天格外热闹，小芳年满15周岁，亚茹和沪生都来团聚，国强也专程赶了回来。桌上的奶油蛋糕堆了三盒。大家都喜气洋洋，唯独小芳闷闷不乐。

慧芳安抚小芳：“你妈也是为你好，怕你受不好的影响。”

“凭什么就说我要受人家的影响一点没能影响别人’我就不能影响她？

“现在看来你就是受了人家的影响一点没能影响别人。”亚茹对慧芳道：“别理她，不能什么事都依着她—— 你冲谁翻白眼？”

刘大妈在一边和国强嘀咕，国强高声道：

“噢，就那顺子呀，我记得他。他小时候净揍我，我练足了块儿准备收拾他，又找不着他了。姐，他现在还那样儿？”

“规矩多了。”慧芳道。

国强笑：“我真想像不出顺子规矩起来是什么样。”

“就是电影上那种恢复了地位的右派的。’随着一声回答，夏顺开领着夏小雨笑哈哈地出现在刘家门口。

“顺哥。”国强笑着迎上去，二人又拍肩又握手，称兄道弟，亲热得一塌糊涂。

“顺哥还真有点知识分子派头了—— 西服板寸！”

“来，咱俩掰一手腕子。”夏顺开捋袖举掌。”

国强忙惟辞："不敢领教，一握手就试出手劲儿了。"

夏顺开和在座的人逐一握手，自我介绍：

"夏顺开……嗯，大姑姐，大姑舅。"

亚茹和沪生客气地和他握手。夏顺开又装腔作势地去握慧芳的手。

慧芳："咱们就别来这套了。"

话虽这么说，手还是被夏顺开一把抄住，暗中用力一握，慧芳疼得一皱眉头。

"这是小女。"他又为大家介绍女儿，"叫叔叔阿姨。"

夏小雨乖巧地挨个叫了一遍。小芳见到小雨，早欢天喜地地上前拉住了她的手领到自己房间说悄悄话去了。

"见过见过。"刘大妈道，"这是你的女儿呵，怪不得瞅着眉眼儿像谁呢。"

"美人胎子吧？咱这女儿谁见了谁得说会生，全部继承的父母的优点甚至父母没有的她也长出来了。操心！不比你们小芳可以大松心。"

慧芳道："吹不够自己又吹女儿。"

刘大妈也不干了："我们小芳怎么可以大松心了？不比谁寒碜，搁古代，没准还先一步被抢进宫里呢。"

慧芳："好，咱不跟他比这个。"

亚茹和沪生交换了一眼神，沪生毫无表示，亚茹眼中似露不屑。

"今儿我来是专门向你们提意见来的。"夏顺开认真地对慧芳说。"别孤立我闪小雨呀，孩子嘛，心灵和友谊都是纯洁的，这会儿就分等，伤心呐。你不让小芳和小雨玩，我们小

雨回去都哭成泪人了。”

一席话说得在座的几位都挺尴尬。

慧芳红着脸说：“没有，没有……”

夏顺开又道：“孩子有缺点，批评、教育，都行，别早早地就用阶级观点划国开。老头说慧芳，我都不相信你能干出这儿，损点吧？过去我那么坏，你还一个劲接近我帮助我呢。”

“慧芳已是难堪，后又被逗笑，红着脸光笑：“不是那意思。”她实在不便说这是亚茹的意思。

亚茹忍不住了，道：“我们不是针对孩子……”

夏顺开：“那就是针对我了？那你们应该不许小芳和我玩。”

王沪生在一旁不禁一笑。

亚茹：“我们不是针对任何人。这件事的发生我们确实很生气……”

慧芳在一边解释：“大姐是小芳的亲妈。”

“噢，噢，夏顺开“噢”了半天，也不见得是真明白了这其中的复杂关系。“我知道你们很生气，这件事我也很抱歉。但慧芳是了解我这人的。对吧为慧芳？我还是一好人吧？你连这句话都不敢说，你太不够意思了。”

国强笑道：“我替我姐说吧，你还不能算一坏人。”

亚茹：“我说过，我们并未针对任何人。既然这事发生了，我们当然要采取一些措施，这也是正当的。”

“大姑姐——我该怎么称呼她呀？还是叫您王同志吧。王国志，您是一大夫是吧？我一进门闻见您身上的来苏水味儿就猜出来了。您是一大夫，应该知道病人上呼吸道感染，采

取任何治疗措施也不能包括不让病人呼吸。”

“如果是传染病就要进行隔离。”

“您听说过现在对精神病患者都不提倡社会隔离?”

“那要看病情程度和类型。”

“我觉得我这得算人民内部矛盾吧?不能说我是在演变小芳吧?”

大家笑。

慧芳:“谁也没把你说成那样，你自己也别上纲上线。”

夏顺开:“充其量我算一健康带菌者。”

国强:“隐型的隐型的，‘噢抗’阳性。”

夏顺开:“王同志，咱不能要求人十全美吧?你得允许我偶一失足吧?”

亚茹也笑了:“当然允许。不过你已然这么大岁数了，有些毛病是不是就不该犯了?譬如一个大人再得小儿麻疹就有些奇怪了吧?”

大家哄堂大笑。

夏顺开也不免有些不好意思:“大姐，您这句话真把我说臊了，确实不应该。咱不犯了成不成?得过一次，永久免疫。”

亚茹笑道:“夏同志，我真没有难为你的意思，你不必一个劲儿对我犟。”

沪生插话:“我看这件事就过去了好不好?黑不提白不提，老说也没意思了。”

夏顺开立即向王沪生伸出一只手，热情地握了握:“说得好!再问一句，您贵姓?”

大家又笑。

沪生道："免贵姓王，我大姑姐一家子。"

慧芳："我的前夫。"

夏顺开："噢，再一次紧握您的手，感谢您和慧芳离了婚。"

大家又笑。

亚茹："什么话？"

夏小雨听到外屋笑声不断，探出头道："爸，您又出什么洋相呢？"

这时，刘大妈端出两盘凉拌菜，嚷："帮我把桌子清理出来。"

夏顺开忙起身接过大妈手中的菜，嗔怪大妈："您瞧您，事儿说开了不就完了？我也已经谅解了，还备这么些菜赔罪干嘛我多过意不去？"

刘大妈笑道："别花舌哨马的，谁是为你呀？算你赶上了，今儿是我们小芳生日。"

夏顺开："哟，早说呀，我也随份礼——姑娘今儿是月周年呀？"

慧芳："十五了。"

夏顺开："这可是一块儿。小芳，以后多留神，法律可是重点保护你了。"

众人又笑。

亚茹笑叹："这人这嘴，真闹得慌。"

小芳在里屋也没听清夏顺开说的什么，脆生生地答不一声："钦。"

夏顺开："我们小雨下月生日，一起过了吧，省得还得闹你们。"

国强："顺哥，记得你过去不这样儿，现在怎么改活宝了？"

"常年在野外流窜，都是帮老爷们儿，总得有一两个当小丑的，给大家找点乐儿。"

沪生："听说你是搞石油钻探的？"

"什么都干，找油，找矿，强项是制止井喷，油田灭火。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全面！聪明！有时我都佩服自己，怎么就这么能干—— 哥哥是真聪明！"

夏顺开抚胸摇头，赞叹不已。

慧芳对亚茹说："这人就是好吹。"

亚茹："科威特大火没找你？"

夏顺开一昂首："找了，国务院领导亲点我参加灭火队……你瞧大姐，您这一笑，我就知道您不信，你这就不好了，以貌取人。您以为谁坐在你面前呢？正经是咱们国家著名的灭火专家，别稀哩马哈的。集邮不集？回头我给您寄几张科威特邮票。"

刘大妈端菜出来插话："这我信，顺子从小就好玩火，你忘了那年还烧过咱胡同一个自行车棚子，救火车几百年没去过咱胡同那次去了一批。"

大家笑。

夏顺开："大妈，还是您懂辨证法。"

亚茹："听说咱们国家的塔里木盆地又发现一个油田？"

"他，那就是我发现的，嘿嘿，这么说过了，是我们大家发现的，我也参加了论证。"

夏顺开严肃起来："你们可不知道这个油田的发现对我们国家有多重要的意义。我这么说吧，直到下个世纪中叶，我

们国家的能源不用发愁了。”

沪生：“听说是一个很大的油田。”

夏顺开：“油海！有贝加尔湖那么大一个油海。初步深明储量就相当于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国的石油储量总和。这是个什么概念？这是几千亿美元呵！而且，油质好，不用提炼，直接灌进汽车油箱就能跑。地层构造简单，可以高密度开采。看过电视里的海湾国家油田吧？油井分布多密？鳞次栉比，这会大大降低开采成本。懂我说的意思么？就好比从河里抽水，不用一口井干了，再打另一口井。”

众人一起点头：“懂，懂。”

“让那些悲观的经济学家们见鬼去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不行那也不行去吧！让那几千个亏损严重的中小企业破产去吧！只要有了这个油田，我们的国民经济稳稳地每年提升几个百分点，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稳稳地达到小康水平。”

夏顺开说得眉飞声舞，眼中冒出狂热、亢奋的目光。

“你们干好干坏都是瞎扯，无所谓，只要我们较劲，这个国家就垮不了。不承认石油工业是国家的命脉和支柱是不成的。我说的那几千亿美元还是指原油价格，要是变成化工产品呢？国强，你还倒什么劲呀？”

大家笑。

“慧芳：“说着说着就贬低起别人来了。”

厨房传来鱼下油锅的滋啦声。夏顺开一个箭步窜进厨房。

“大妈，鱼我做，您别做坏了。

“瞧你能的，大妈鱼都不会做了？”

“这您还别跟我治气，我吃过的鱼您都没见过。全国哪个

湖里的鱼没进过我肚子？"

亚茹对慧芳议论夏顺开："上海市个人还不像不草包。"

慧芳笑了："大姐，您好话也不会好说。"

亚茹也笑："这是我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了。"

沪生："这种人倒是到哪儿都讨人喜欢。"

亚茹："就是别那么吹，太吹了也。国强，按你们的说法，他得算侃爷了吧？"

国强笑："得算。"

夏顺开头戴白帽，身穿白大褂，系了条刘大妇的花围裙从满是油烟的附房里钻出来。

大家一看他又都笑了。

亚茹："你还真是多面手。"

夏顺开："治大国若烹小鲜—— 容易！"

慧芳："大姐，你就别招他了，咱们谁都别再给他吹的机会—— 干活去吧你！"

十四

慧芳房间。夏顺开仍戴着白帽子，对慧芳道：

"我给几个同学和我的一些朋友打了电话，让他们帮忙安排一下你的工作。大概劳资关系现在还不好转，要等有正式招工指标才能办，你可以先干着，以后再慢慢转，你的档案现在在哪儿"

慧芳："在街道。其实我也知道一下都解决困难，我的意思也是先找工作干着，不愿意老在家里呆着。"

“你会外语么？”

“不会。”

“计算机呢？能不能简单操作？”

“也不行。”

“哎呀，这可不太好办了。他们提供的工作多数是涉外和公关性质的，办公室职员也要求能简单操作计算机——你财会性不懂？一知半解也行。”

“一窍不通。”

“那你觉得你能干什么？什么你更擅长一些，比较合适？”

慧芳眼睛瞅着脚尖，摇头：“我就会打字。”

“合着你这些年除了当好人，别的什么有意义的工作也没干！”

慧芳眼圈红了：“对，我就是一没用的人。”

夏顺开忙道：“你别生气，我不是挖苦你。没关系，不会不要紧，咱们现学。你聪明，我都会了你还能学不会？只要肯学，那不用太用功。”

一句话把慧芳说得破涕为笑：“我哪能和你比呀，你多聪明呀。”

夏顺开立刻冷了脸，手点着慧芳鼻子说：“我最不爱听人说这种话。谁比谁傻多少？说这种话就是自甘堕落！这样吧，从今天起，你和我女儿一起学英语，我同时教你操作微机，我家里有一台普通型号的，我还有几天时间，这几天你到我家集训一下，然后和帮你联系个学习班。工作我再帮你跑一下，看有没有合适的文秘、资料员什么的。”

“顺子，我真怕我辜负了你的期望。”慧芳感动地望着夏

顺开。

“不可能。”夏顺开微笑地望着慧芳，“我在我们单位开过不少班教青工。谁是不堪造就的谁是有出息的。我一眼就能看准—— 这次我看中了你。”

一干人紧紧挨挨地围着桌子团坐，桌上小碟架大盘，极尽普通百姓聚宴所能，也无非是鸡鸭鱼肉，时令蔬菜，各色啤酒，果酒和白酒。

国强“难得呵，我是不是先敬顺哥一杯，换白酒，干喽 !”

国强一仰脖儿，小汪汪地把杯底亮给顺开。

“沪生呢 ?” 夏顺开偏头问沪生。

沪生忙摆手 :“我不行，胃溃疡。”

国强 :“我可干了。”

慧芳 :“随意吧，别一上来就干。”

“没事。” 夏顺开笑吟吟地一口喝干杯中酒。

“吃菜吃菜。亚茹忙给他二人挟菜。

国强 :“这酒还行吧 ?”

夏顺开 :“还行还行。”

国强 :“那你可尽兴。”

夏顺开 :“没问题，干 ! 都端起来，为咱们姑娘，嗯，将来比咱们出息—— 干 !”

大家随着他或尽饮或略呷，纷纷举起各色玻璃杯。

沪生端了杯啤酒站起来 :“我确实是不能喝酒，这他们都知道。但老夏，咱们初见面，我敬重你，咱们干一杯。”

夏顺开 :“换白酒换白酒。”

沪生："我确实是胃有病，要不我肯定白酒。"

夏顺开："那这样，你一杯，我三杯。"

慧芳用肘通夏顺开："你别胡来了。"

"行！"沪生道，"白酒就白酒，国强给我斟上。"

沪生果然干了一杯白酒。夏顺开也毫无含糊地连干三杯。接着他便主动寻衅了。

"大姐，我敬你一杯，三杯对一杯。"

"慧芳，咱们得喝吧？老同学了，三杯对一杯。"

"国强，我沿着桌子喝一对角线，你喝一中心线。"

慧芳劝道："你真成一酒葫芦了？"

夏顺开喝得是面如重枣，声若洪钟："这算什么呀？曲酒，就跟水一样。我还喝过马粪蒸溜出的酒精呢。酒，对你们是开心，是凑趣儿。对我，那是情人加恩人，救过我的命的。"

沪生："得，咱们又撞上他强项了。"

夏顺开满斟一大杯，双手过头举至刘大妈面前："大妈我敬你一杯，你养了一个好儿子，好女儿呵！"

"俩女儿呢。"刘大妈笑着站起来，"不行不行，我不会喝。"

"瞧不起我？还记着我踩塌您家房的仇呢？"

"行了你顺子。"慧芳拉夏顺开胳膊。"跟我妈较什么劲？"

国强：'我替我妈喝这杯吧。"

"不行，这是敬老人的，你们怎么这么不懂规矩？我要是少数民族就跟你们急了。"

小芳抿嘴笑着悄问小雨："你爸总这样？"

小雨："沾酒就这德行。平时我总管着他，今儿你们算放虎出笼了。"

那边，夏顺开已经拱手昂头，有板有跟地拉开喉咙对刘大妈唱起了藏族敬酒歌：

"吉祥的今天
美景良辰的今天
万事如意的今天
老少团聚的今天
三宝弘扬的今天
粮食丰收的今天
牛集发展的今天
吉祥太阳升起的今天
吉祥月亮撒辉的今天
吉祥星星灿烂的今天
我老汉手端酒碗
献上几句真诚的祝愿
……"

大家先还笑，后渐渐被他优美的歌喉所打动。所陶醉。他的嗓子苍凉、浑厚，虽然不够明亮、高亢，但自有其钝重的撞击力，又有其如何流淌如天低垂的绵绵不绝和一望无际。他唱的藏语，那含义不清如珠滚动的章节和古老的带着岁月锈蚀痕迹的单调、悠长的曲调像咒语一般使人百感交集：痴惘、忧伤、欣慰和沉重感叹。

他自己也深深陶醉在这如诉如叹的歌声中，眼睛格外明亮，像是两面被灯光突然照得透明的窗户，可以一直看到他水晶般璀璨，纤尘无染的内心深处。

他的眼中有耀眼的光闪动，他似在凝望，又似在遐忆。他

看到了什么？是浩瀚如海的沙漠还是肃杀无垠的冰雪大坂？是戈壁滩上的累累白骨还是荒野之夜孤独然烧火苗如剑的油井大火？

慧芳脸上忽有泪水扑簌而下。

十六

楼群之间的路灯下，夏顺开一脸深沉，脚步坚定地笔直向前走，小雨和慧芳像两个马弁似地一左一右跟着他。

走着走着，夏顺开便走偏了路线，直眉瞪眼地冲路边的电线杆子走了，小雨或慧芳便忙一把将他拉回正确路线上。

夏顺开像粘了什么粘东西似地甩着手："没事，我没事。"

房间的灯亮了，夏顺开在一片光明中微笑着，慈祥地沿着过道向房间走来，毫无征兆地如同被拦腿打了一棍扑通摔在地上。

慧芳和小雨忙跑上来，把他搀扶到沙发上。他翻过来时脸上仍浮着痴笑："好酒，喝得痛快！"慧芳："小雨，你去沏杯酽菜。"

夏顺开忽然扒开慧芳跳起来便往厕所跑，接着听到他在厕所里牛吼般地哎吐声。

慧芳把顺开从雪白的马桶池边搀起来，顺开脸色惨白，但仍挂着笑容，像脑血栓愈后不良的病人蹒跚地往屋内挪步，同时不断向慧芳道歉：

"骚瑞，非常骚瑞，阿艾酒德不好，一喝就吐，让你们扫兴了。"

“你快坐下吧，别说了，喝口茶。”

夏顺开在慧芳手里喝了口茶，又说：“骚瑞，非常骚瑞，回去请向大妈、大婶、叔叔、阿姨们道歉，我搅了他们的生日宴会。”

“没有，你很好，你一直坚持到了家才倒下的。”

“请向他们道歉，娃他希哇抠抠搂泥[1]—— 我的心里十分不安。”

“闭会儿嘴不说好么？小雨你拿块凉毛巾来。”

“窝特，维特……”

“什么？水？”

“耶斯。我吐了就没事了。”话者未落，夏顺开又跳起来直奔厕所。

片刻，他西子捧心似地愁眉苦脸回来，一屁股瘫坐在沙发上，大声喘气：

“这里，抠抠搂泥，烧得难受。”

“头晕么？”

“呵，天旋地转，山河变色—— 地球转得太快了。”

慧芳又用凉毛巾给他擦了擦脸，小雨端来一个面盆和一恣缸清水，让他漱了口。”

“要不要躺下？”慧芳让开一块地方。”

“不行，现在地球的重力对我很重要。慧芳，让你看到我这个样子，

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

① 日语

小雨抽出自己的手："这是我的手。"

"噢，"夏顺开低头找了一遍，握住慧芳的手。"小雨，你去睡觉吧，明天还得上学。"

慧芳朝小雨眨眨眼："去吧。"

"请向老人家道歉，请向所有在场的……人们——我太不像话了。"

"你别唠叨了。"

"我可以握着你手么？"

"你都已经攥出汗了。"

"骚瑞。"

"行了，别卖你那几句英语，我不懂英语都听懂了。"

"我一喝多了，就口齿不清。这样，我要跟你谈一个问题，非常正式的，你听了特别不能忍受吧？"

"你还没说呢。"

"对了，我现在思路跳跃比较大。我认真想了想，思前虑后，反复比较，仔细权衡了一下利害得失，得出结论是："利大于弊！"

"什么呀到底是？"

"你听了不要过于激动，过于兴奋，你坐稳了。"

"是你倒下去了。"慧芳伸手把夏顺开扶正。"我不激动，你说吧。"

"我认真想了想，反复比较……"

"你就别从头再来一遍了。"

"我断定你和任何人都不合适，只有我，我能作你的丈夫。"夏顺开手扪胸口赚逊地低下头。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别喝多了说胡话。”

“你不要急于答应，想好再回答，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不是买东西，价钱合适，款式中意，质量不错，就掏钱买了。一定要有感觉了。情不自禁了。非他不可了，由不得你作主了，再……”

“夏顺开！”慧芳啪地摔开夏顺开的手，“你别灌了猫尿来了兴致，想借着酒劲儿调戏妇女。我不是那卖笑的轻浮女子，什么话都可以听——你少拿我开涮！”

“我不是那意思。”夏顺开又要去抓慧芳的手。”

慧芳蹭地站起来，脸变了色，凛然对他说：“请你放尊重点。”

慧芳掉头而去，把门“哐”地摔上。

夏小雨从里屋出来，对夏顺开道：“爸，你选的时机不对。”

慧芳走在楼梯上，眼泪不禁流了下来。

十七

慧芳回到家里，王家姐弟还没走，一屋子人正坐在收拾干净的厅堂里说话。

慧芳一时门，国强便对她说：“姐，我们正说你呢，觉得你和夏顺开挺合适的。”

慧芳：“少拿我开玩笑呵！”

国强：“不是开玩笑，真的。我觉得他对你也挺有意思。”

刘大妈：“人家顺子现出息了，能看上咱慧芳么？”

国强："嘁！我姐嫁给他，拾举他了。"

亚茹："从条件和年龄上看，倒是很般配。"

沪生："我觉得慧芳和这姓夏的性格上区别太大。"

亚茹："性格区别大，正好互相取长补短。"

慧芳："你们闲得没事，拿我闲磨牙。"

刘大妈："你觉得呢慧芳？你觉得顺子这人还要得么？"

慧芳："没想过。"

沪生："现在想想。"

慧芳："王沪生，你就有这本事，跟谁一接触，立刻把关系庸俗化了。"

刘大妈："顺子倒是好人。"

慧芳："好人多了，你能跟所有好人都成一家子？这跟他是不是好人有什么关系？"

刘大妈："这丫头，现在还不许妈说话了。"

亚茹："我看咱们也别瞎操心了。这是人家两个的事，成与不成也在他们两人之间，没准人家已经私下有了默契了。"

沪生："就是就是，咱们就别在这儿瞎捣乱了。"

刘大妈："沪生，你光掂记着把我们慧芳发出去，你怎么样了？都奔四张了还慎着呢？我们街坊倒有一寡妇，小学教师，跟你也算一样的知识分子。"

沪生："大妈，我您就别操心了，我准备交钱去上电视'今晚咱们想识'了。"

大家笑

慧芳："你这样的，梳梳头，光鲜点，还真能唬一气。"

亚茹："得找那种不究既往的。"

沪生：“姐，要不咱俩联袂登台吧。”

众人哄堂大笑。

十八

次日，慧芳正在农留市场买菜，手抓一把蒜苗和小贩讨价还价。夏顺开出现在她身旁。

他看上去心事重重，也许是宿醉之后受着头疼的折磨。他也拎着一个破菜篮子，篮子里放着几个西红柠的洋葱头。

夏顺开：“慧芳，我有话对你说，能约个时间么？”

慧芳不理他，对小贩道：“称给足呵。”

“今天下午两点，王府井南口怎么样？”

慧芳沿着菜场货台往前走，一路用手翻拣着青椒、卷心菜和成捆的菠菜。”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这豆角怎么卖？

到了楼群间夏顺开往的那栋楼前，夏顺开动往单元门里拉慧芳：“上去坐会儿，就一会儿。”

“你别动手动脚的呵。”

“那你倒说话呵，聋了怎么着？”

“不去，没什么好谈的。”

慧芳往自家楼房走去。夏顺开原地愣了片刻，拎着菜篮子追上去。

慧芳进去忙返身关门，夏顺开一只脚已经伸了进来。二人在门两侧相持角了几秒的力，门“通”地被夏顺开顶开了。”

刘大妈市声出来：“怎么啦？”

慧芳见妈出来了，不再言声，放了菜蓝子进了自己屋，夏顺开也忙拎着蓝子跟了进去，慌慌张张对刘大妈说：“大妈，没空儿和您聊。”

大妈愣了一下：“谁打算和您聊了？”

慧芳背靠着窗户，手扶着桌沿儿，对夏顺开道：“你怎么那么没皮没脸？闯到人家里来了？”

“昨晚的事……”

“什么昨晚？昨晚有什么事？不知道。”慧芳把头一扭，去看窗外。

“你别这样儿，你干嘛这样儿呵？”夏顺开急得叫起来，“你这不是折磨人么？”

“你嚷什么嚷什么？我妈在外边竖着耳朵呢？”慧芳跑去窥视了一下，把门关了，“说话不会小声说？说吧，你想说什么？”

夏顺开倒吭哧吭哧说不出来了。

“怎么又没词了？”

“我能坐下么？”

“坐吧，谁不让你坐了？”

夏顺开发现自己手里还拎着菜蓝子，放到一边。刚坐下，发现慧芳仍站着，忙也站起来：

“昨天晚上，怪我时机选得不好，加上喝了酒，说话颠三

倒四的、冒犯了你，请你原谅。”

“好吧，原谅你了，你可以走了。”

“不行！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夏顺开又急得哇哇大叫，军舞着胳膊向慧芳迈近了一步。

“你离我远点，你不是就是来请求我原谅的么？我原谅你了，你不走还干嘛？”

夏顺开退回了原位：“我话还没说完呢，正事还没说呢。”

慧芳：“你能有什么正事？”

“昨晚我跟你说的那些话不是醉话，也不是胡说，是真……真心话—— 原谅我只能说到这份儿上了，再肉麻我也不会说，“夏顺开脸胀得通红。”

“难为你了，你那些肉麻话我也不想听。”

“那么就是说，你完全明白了我昨晚所说的那些所说的那些话的含义和夭意义？”夏顺开询问的语气、神态都很庄严。”

“我完全清楚了你的企图和打算。但这只是你单方面的企图，你忘了问问我是怎么想的。

“我今天就是专程来探听你的打算，听了我的打算你有什么打算？”

“你靠墙站稳了，我告诉你。”

“不，你别这么残忍地微笑：”夏顺开脸露恐惧，“请你慎重，回答我先过遍脑子，此回答事关重大，你一定不可草率行事，以逞一时之快。”

“请你冷静夏顺开夏先生，我的回答不至于像毒药似地当场要你的命。我的确是经过慎重思考回答的你，我无论到哪儿一向带着脑子的，虽然脑容量也许比您要少几克。我认为

我不能接受您的盛情—— 你站得很好嘛，任何事也发生——我觉得我们结为配偶不合适。”

“我们性格差异太大，你太外向，而我又根内向。”

“这正好可以使我们较为顺当地适应家庭中的分工。”

慧芳摇头：“作为朋友，你的开朗、恢谐和肆无忌惮是可以令人愉快的，甚至吹嘘也不那么令人讨厌。但作为夫妻，你身上的很多—— 不能说缺点吧，只能说—— 令我不能忍。假设我们成了夫妻，组成了家庭，你那种轻率、不负责任的处世态度和对胡说八道的癖好都会是发生口角、矛盾的起因。我不希望我的丈夫像个不成熟的孩子。可能小姑娘会喜欢这种人。可我已人近中年，我希望未来的家庭生活为安谧、平静的，是可以让我感到舒心的、安全和可靠的。”

“你希望丈夫能作为你的靠山，坚强的臂膀，忘忧湖。”

“是的—— 随你怎么嘲笑吧。”

“你这一切是从书上看来的吧？”

就算是又怎么样？”

“可以理解，但我不打算按你说我改变自己。首先我不承认我是轻率，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可能有点，我就是这么个人，爱说爱笑，改不了也不想改，接受我就连我的缺点全盘接受……”

“你不必改，我也没想叫你改。我说过，你可以这样，这也不是缺点，你就这样一直下去吧，但我受不了。”

“可这并不妨碍我让你同样得到舒心，安全和可靠。”

“你还要我跟你说多少遍？不是每个喜欢相的人都希望在家里找个相声演员。”

“我觉得我们气氛不对了，有点被形式上的舌枪唇剑所左右了。谈得太冷静太算计了。这不像是在谈情说爱了。成了纯粹的找对像了，这么谈下去分歧只会越来越大。抛开一切不相吻合的条件，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性格上的。我们先把大脑停顿片刻，不要它工作，只谈感觉，直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你又我让我用脑子了，让我用脑子的也是你。我说过，你可以作朋友。”

“就是说还是好感的？”

慧芳想了想，点点头。”

“这就对了。”

“可这不代表我就会嫁给你。”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直觉，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慧芳笑了：“你就拼命捞稻草吧。何必呢？我的态度已经向你表明了。”

夏顺开严肃地说：“我不认为这是你的真实态度。你的决断和你的感觉是矛盾的。你其实是有意于我的，名不过是有些习惯认识和传统观念妨碍了你，使你无法判明你真正需要什么。”

“你再能言善辨也无济于事，这种数目谈就算真理全在你那一边也不能最终使我爱上你，就像１乘１永远不可能等于２一样。”

“那么我们另约时间再谈。今天晚上八点护城河边大柳树下，我们都不带脑去。”

“你是不是想干什么事就一定要达到目的？”

“对。”

“那我给你一个教训吧，不是什么事都是想干就干的成的。”

“可是……”夏顺开蓦地激动了，“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把这话说得诚恳，让你相信——我爱你！”

“我相信，我绝对相信你的诚恳。”慧芳确实被夏顺开的表白感动了，其实她也确如夏顺开所言，对他的感情极为复杂，自己也理不清，只是本能地选择了一种简便出路。已经觉得轻率了，可已然登梯凌空，又无法做到翩然而下，这同样量得冒失。”

他说：“不少的人也一定对你说过同样的话吧？你是否每次难因为她们这样说了，就一定要给人以满意的答复？”

夏顺开这时显出了对女人的没经验和笨拙。他缺乏花花公子们的营造气氛和巧妙煽情的能力。一旦真正受到一个女人的拒绝，他完全束手无策。他明知俘获一颗芳心亲非推导一道科学公式，但他仍不免学究气。”

他可怜巴巴地站在那儿，平时滔滔不绝的妙词隽语都没有了。他沉默无语地站了半天，弯腰拎起菜蓝子转身往外走。

刚一迈步，他又停下了，自言自语：“不行，我不能这么就走了。”

他不习惯接受这种惨败的局面。他放下菜蓝子，转过身面对慧芳，虎虎有生气。

“你要干什么？”慧芳看出一些危及，警惕地后退问。

他二话不说，上前直取慧芳。

慧芳拼命阻挡，着急地说：“你这人怎么这样？说不通理，

就来野蛮的。”

二人在屋内展开近身肉搏。夏顺开扑得慧芳一会儿跑上床，一会儿上桌子，鸡飞狗跳，四条腿碰得桌椅板凳乒乓乱响，但二人都不吭声，只听得互相使劲的喘息。

“我咕人了。”慧芳一用用力托着夏顺开的下巴，把他的嘴扭向一边。”

夏顺开扬着脸，呲牙咧嘴。”

到底夏顺开力气大些，“咕咚”一声把慧芳连人带马压在床板上。

“呵！”慧芳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

刘大妈在外屋听得蹊跷，又不便闯进来，便问：“怎么啦？慧芳。”

二人一下都不动了。慧芳隔着压在身上的夏顺开欠头柔声答道：“没有，妈，我一脚踢凳子上了。”

接着她猛地一把将夏顺开推下身，跌坐在床下。

慧芳散乱着鬓发，气咻咻六咬牙低声骂：“流氓！”

十九

空荡荡的体育馆里，回响着冰刀蹬削冰面的“嗖嗖”声和肉体猛地撞上挡板的钝击声以及少女偶尔发出的短促、兴奋的尖叫声。

在几盏强力聚光灯光的照耀的人工冰面上，一些夏装男女在敏捷有力地滑冰，冰刀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间或激起一阵阵白雾状的冰屑。

夏顺开一手拉着女儿夏小雨，连续倒腿滑过弯道，由于离心作用，他们之间的手臂几乎拉直了，一黑一白两只手紧紧攥在一起。

夏顺开的表情十分专注，双目炯炯有神，额头沁满细密的汗珠，只有钢刷般直立的根根短发茬儿的微微颤抖才能显示出他在高速滑行。

刘慧芳和小芳出现在幽暗的座席入口处，她们沿着一排排空无一人的座椅下台阶到冰场栏杆前。

"我找着他们了。"拎着冰鞋的小芳指着正风驰电掣低头从她们面前滑过的夏氏父女快乐地叫,"妈，我就换冰鞋了。"

小芳连蹦带跳地通过栅栏门，进入冰场，坐在条凳上换冰鞋。

慧芳在栏外排座椅上坐下。

夏氏父女在远处转弯滑回来，通过慧芳面前的直道，再次转弯，几乎是直对着慧芳冲过来。这时，夏顺开松了手，夏小雨犹如离弦之箭继续向前冲去，连续倒腿弧转方向，从慧芳眼前一掠而过。

小芳蹬冰站起,摇摇晃晃一左一右撩着腿紧滑去追女友。

夏顺开斜着身用横过冰刀滋溅出一路冰末儿照直滑到慧芳面前，嘎然而止。

几星冰凉的冰屑溅到慧芳光滑温热的脸上，她用右手中指一点点揩去。

夏顺开手扶杆栏严肃地望着她："谢谢你能来。"

"我不放心小芳个人来滑冰。"

夏顺开拨开栏杆门，穿着冰鞋咔啦咔啦走上观众席，以

慧芳身边坐下。

“有件事求你。我要走了。去科威特的灭火队后天就要集中，周内就要出发，护照、签证和机票都下来了。小雨不想回她妈妈那儿，学校很快又要放暑假了。我希望你，不知是不是能够帮我照看一下她？虽然她说自己能照看自己，但她毕竟还是个孩子。”

“当然。”慧芳说，“可以让她暂时到我家去住，和小芳一个房间。”

“我和她谈了，她不太愿意到别人家去住。这孩子自尊心相当强，到别人家寄居她感到别扭，你想她连她妈妈那儿都不愿去。是不是能让小芳去陪她？当然如果你要不放心也可以住到我家去监督她们，反正我也不在——这主要看你。”

“可以，随便，只要你放心，哪种方案都可以。”

“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只怕你不愿意。我家里的一切你都可以随意支配。”

小芳带着小雨在远处的冰面上摔到了，两个女孩子的清脆笑声远远传来，二人的视线暂被转移了。

女孩子们又继续手拉手滑冰。

“多长时间能回来——你?”

“不好说，也许两个月，也许三个月，要看灭火的工作进展是否顺利。”

“很危险么?”

“也没有想像的那么危险，当然总是有些危险。我看过一些资料，还是能够控制住局面的。唉，说好了要帮你学微机操作，也来不及了。”

“没关系。”

“你的工作等我回来吧，我正催着他们呢。”

“你不要总想着这些事，我不着急，这些年都过来了。”

“小雨有点哮喘的手病，平时注意提醒她添加衣服，别着凉了。她不听芹菜、麻肉、也不能吃辣的，口味儿偏于酸甜，但甜的别让她多吃，她已经有两颗虫牙了。钱我交给你管着，一天最多吃一盒冰激凌，巧克力绝对不能给她买。”

“我知道，但钱……”

“不不，你就别推辞了，这是必要的措施。”夏顺开望着远处正在嬉戏的女儿，眼中露出深情，“我一年只有一休假能和她在一起，有时假期还常常被打断，没能好好教育她，惯得她太任性，脾气还不小。你该说该批评别客气，就当是自己家的孩子。小雨对我是一点不怕，对你好像还有几分畏惧。”

“我看小雨挺好的，挺懂事。”

“懂什么事呵？不过还算懂道理，只要你道理摆出来说服人，她还是听的，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的孩子。真快，一晃就是大姑娘了，再过几年，还不定会什么变化。”

夏顺开收回注视女儿的视线，看了眼慧芳。

“噢，慧芳，我们接触这段时间多有得罪，别往心里去。我也知道我这人身上有很多不好的东西，老实说一想起来也深感羞愧。”

“别说了，我觉得这事已经过去了。”

“是是，过去了。”夏顺开沉默了一会儿，脸上露出微笑：“那好，小雨就拜托了，回头走前我就把钥匙给你。”

“你也要多加小心。”

“……”

“怎么啦？”

“没怎么，”夏顺开抬头爽朗地笑，“很久没听到这么立即的关心话了。我会的，我比任何人都百对自己备加爱惜。”

“爸爸，你下滑呀！”小雨滑过时扬起一只手欢欢地叫。

二十

夏顺开身穿笔挺深色人服，打着领带，衬衣雪白，皮鞋黑亮，手拎一只硬壳公文箱，神采奕奕，步履矫健地向来接他的那辆银灰色小轿车走去。这个形像庄重、果决，给人以信赖感，同他这之前随意的打扮和举止判若两人。

轿车里钻出一头发灰白、气席非凡的中年人，他们热烈握手，满脸笑容地彼此交谈。显然，他们是久经考验的知交和朋友。

这个地位似乎比夏顺开更高一些的中年官员为夏顺开打开车门，这个表示尊敬的姿态。

夏顺开拥抱了一下女儿，拍拍小芳头，刚要往车内钻，又转过身来，抬头向这边招了招手。

——慧芳下意识地从窗户前退后了一步。她再次靠近窗前，那辆银灰色的小轿车已经开走了，小雨和小芳笑着说话，往楼内走。

她发展过身，靠们窗台前，这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眼。

这张五官端正，光滑得近乎塑料的脸上有一抹淡淡的忧

伤。

海狮脸状的飞机头蓦地抬起，犹如大熊直立，袒露出腹部的一组组机轮。整个飞机拔地而起，直刺蓝天。尖啸的引擎声划破绵密软柔的空气，充满耳鼓。

阴霾昏暗的天空中，一股股黑烟在弥漫，如绸飘荡，黑烟中闪烁着熊熊火光，再往下看，便可以看到一束束冲天而起的艳丽大火。

大地上，一台台矗立的井架四周，黑色的石油把方圆数十公里流成了泥泞的沼泽。有些飘浮在地表的石油已经着火。火苗以宽大的正面热烈、娇娆地燃烧，像一道道缓缓推进的海浪愈来愈炽旺地渡海而来。

一些身穿石棉防护服和长统靴的中国人站在一辆坡野吉普车前远远地观看蔚为壮观的火海。

已经换了装束，犹如一个外星武士的夏顺开站在人群相对突出的前方。他那张黧黑、泥塑般线条夸张的脸上毫无表情，嘴如斫般地闭成一条缝。

空气在灼热地抖动，气浪的蒸腾袅升肉眼可辨。尽管他们离大火现场有一公里远，但仍感到热浪灼人的烘烤。

夏顺开率先迈开双腿，踩着咕唧作响的黑油泥泞向着火的油井走去。可以看到，他的发梢，眉手迅速焦化了。

夏顺开："爆破！"

油田大炎又变为远远的黑烟滚滚的一片，四周并为黑框

圈定，真实的色彩被荧光屏还原后变得有些灰黯。

慧芳一边往餐桌上摆碗筷，一边盯着电视屏幕看。

小雨和小芳嘻嘻哈哈从里屋出来，坐到餐桌旁。

“洗手了么？”慧芳问她们，“去洗手去。”

两个女孩子笑着一前一后跑进洗手间。

电视机上的画面已换成贝克国务卿在约旦机场对记者发表谈话。

慧芳和两个女孩围坐在桌旁吃饭，她们很响地喝汤。

慧芳：“小雨，你的数学，语言都九十多分，化学怎么才考八十分？”

小雨边吃饭边看书：“我不喜欢化学，考八十多分已经对得起化学老师了。”

慧芳：“你学习是为老师学的？”

小雨：“我这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我爸爸要求我及格就行。”

慧芳：“现在我管你，你就不能只满足于及格。吃饭别看书，会影响消化的。”

慧芳伸手去夺小雨的书，小雨把书忙藏到桌下。

小雨：“我爸爸就边吃饭边看书。”

慧芳：“你应该学你爸爸好的东西，不好的就不要学。吃饭看书就是不良习惯。”

小雨：“我爸爸说了，人得有点小毛病，在一些小地方可以稍稍放纵一下自己，这样你会被人接受。谁愿意老跟一个圣人在一起呀？”

“你爸爸，老是你爸爸说的，我看你中你爸爸毒太深了。”

“慧芳阿姨，你不觉得你像一圣人么？”

慧芳脸一下红了：“谁说的？”

小雨道：“我爸爸。他还说看你把自己架成那样都替你难受。”

小芳：“你爸就会胡说。”

慧芳：“行了，别吵了，吃饭。”

晚上，慧芳督促姑娘们洗完，上了床，关了灯出来。

她住的即是夏顺开原来住的房间。房间里没有更多陈设，几大架子书，书架上还摆放着各种矿石样品，还有几玻璃罐不同颜色的方油液体。这些共生矿的矿方样品和不同用途的油腊，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奇异的光彩，百色纷呈，十分动人。

慧芳欣赏了一遍这些矿石和油品，逐一拿在手上把玩，爱不释手，像个孩子似地啧叹不已。

墙上挂着一幅夏顺开身穿工作服，手拿矿锤，背景是雪山和蓝天的彩色照片。他在照片上昂首大笑，露出雪白的牙齿，很有些餐风坎露、跋大山涉大川的豪迈劲儿。”

慧芳凝视着照片上的夏顺开，似乎被他的大笑所感染，自己脸上也渐渐地有了些许微笑。

“什么事这么开心呀？”她轻声自言自语，问照片上的夏顺开。

夏顺开仍在开怀大笑。

慧芳忽然不高兴了，冲照片上的夏顺开扇了个小耳光：“你她妈才是圣人呢！”

二十一

“轰—— ”一声巨响，数百吨梯恩梯炸药的爆破力量几乎把大地的一角都给掀了起来，巨大的地块在空中像蛋糕一样酥裂开来，尘土灰烟像楼房倒塌一样扑地四起。

正在熊熊燃烧的一口油井的大火如同蜡烛被突袭而来的爆作气浪一口吹灭。

远处一口油井的火焰受到气浪的摇撼，忽然改变燃烧方向，像挥舞的鞭子的抽打了一下地面，地面淤积的石油潮“扑”地大面积燃烧起来……

受们梦魇慧芳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捂着脸大口喘气，一脸惊恐。

黑暗的房间内，镶着夏顺开照片的镜框泛出凛凛光泽，只看得到照片一张黑色的人脸轮廓，形状可怖。

二十二

深秋，皮纳图博火山爆发形成的火山使北京天空失去了深邃的睛朗和湛蓝。阳光似乎在照射到地面之前还已成了强弩之未。城市的建筑、花木都显得陈旧、黯淡，像是戴着减光镜看到的景像。过早袭来的西伯利亚空气伴着大风不时尽吹整个城市，使树木凋零，天空忽明忽暗。

慧芳很高兴地梳头别发卡，她今天的穿着显然经过一番

精心挑选，显得颇有韵致。她还在嘴上涂了少许口红，人年轻多了。

她容光焕发地对正也手忙脚乱穿衣打扮的小雨道："快点，我们得在十一点前赶到机场。"

"我这个拉链拉不上了。"小雨急得直跺脚。

慧芳过去帮她一抻，拉上拉链。

慧芳对愣在一旁看她们忙的小芳道："你还傻站着干嘛？还不快去上学？该迟到了。"

小芳："我也想去。"

慧芳："人家是去接爸爸，你凑什么热闹？"

小芳："那你呢？你凑什么热闹？"

慧芳脸一红，旋又坦然道："我陪小雨去，总得有个大人领着她。你到学校别忘了替小雨请假。

小芳边往外走边道："那也用涂口红呵。"

开往机场的民航大客车，慧芳显得心神不宁。她不时作出副镇静安详的姿态坐在座位上，又不时像身上痒似地扭来扭去，东张西望。她脸上的表情忽喜忽怨。

出关大厅里挤满来接亲人的出国人员家属，还有一些地位很高的官员也在等候。一队显然是经过组织的女青年手捧鲜花鱼贯而入。

透过候机楼的玻璃幕墙，可以看到一辆求护车疾驶而来，到候机楼门口停下了。几个白衣白帽的医护人员拿着副担轲下了车。

他们进了候机楼，立刻有机场人员迎上去，带领他们从

另外的通道进到隔离区里面去了。

“飞机怎么还没到呵？”

夏小雨焦急地说。

“还差几分钟。”慧芳看看手表，她不自觉地轻轻颠拍脚尖。

这时候机楼内响起报告班到站的播音。慧芳没听清女播音员的话，但大厅内骚动起来，人人兴奋，她便知飞机到了。

她们挤到出口处的玻璃墙后，紧盯着进入海关大厅的下机通道口。

片刻，一个强壮黧黑的汉子拎着皮箱出现了。接着更多的男人络绎出现了。

她们身后的人群发出更加兴奋的喧嚣。有人在喊：“看见了，出来了。”

进入海关接受检查的中国石油灭火队队员们频频微笑地向玻璃窗外的亲人招手致意。

小雨急得直蹦高：“我爸爸吧？我爸爸看见了么？”

慧芳紧张地盯着每一个出来的男人的脸。他们都是那么相似，同样健壮，同样黧黑，同样都有一口雪白的牙齿如同一支运动队。慧芳几乎怕自己认不出夏顺开了。

最后一个男人出来了，后面是一个由五花八门男女老少组成的外国游客团。

“怎么会没有呢？”慧芳也急了，更加紧张地重新在大厅里那些散站在箱子间的男人们中寻找。

“夏小雨，你是夏小雨么？”一个精明强干的年轻男人挤进人群，扳着夏小雨勇肩膀问。

“她是，她是。”慧芳是一边忙说。

“我到处找你找不着，用车去接你你倒自己跑来了，快跟到这边来。”

年轻男人没顾上理慧芳，拉着夏小雨就往人群外走。

他把夏小雨领到那群官员面前，慧芳看到一些高级官员伸出手和夏小雨握手。

这时她看到那几个医护人员抬着一副担架从里边出来了，一个护士高举着一个输夜瓶，担架上躺着一个深身用绷带缠绕连头，脸都缠得严严实实如同一具木乃依的人。

夏小雨脱离那群官员向担架跑去，哭着咕：“爸爸！”

慧芳什么都不记得了，只留下小雨随着疾行的担轲哭泣的哀恸的人和那个躺在担架上一动不动的人浑身缠绕的雪白耀眼的绷带以及女青年们献上的鲜艳无比的大捧鲜花在担架上沉甸甸颤动的印象。

第一个通过检查的归来者步出海关大厅，迎候的人群发出期待已久的欢呼声。

二十三

日出日落，朝霞满天，暮霭沉沉。

昏迷了数天的夏顺开苏醒了。那颗硕大浑圆，没有五官的白色头颅缓缓地在枕上挪动。他看不见任何东西，他的眼球也被灼伤了，他身上的烧伤面积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他的头脑因为不可遏制的钻心疼痛更加敏锐、清醒了。

他机警地感到病房里有人。

他声音微弱地叫："小雨？是小雨么？"

"小雨休息去了，是我在这儿？" 一个女人平静的声音回答他。

"慧芳？"

面露疲但神态安详慧芳把脸俯向他："你能看见我么？"

"我什么也看不见。"

"你需要什么？"

"我疼。"

"护士刚给你打完'度冷丁'。"

"我疼！"

"安静点，你不能用力说话。"

"我无法安静—— 我疼！"

"那么想想愉快的事。小雨这段时间表现很好，期未考试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

"我疼！"

"我想过了，等你病一好，我们就结婚……"

"我疼！" 夏顺开大叫。

医生和护士闻声进来。

医生："你不要再和病人说话了。"

他对护士下医嘱，吩咐她给病人的输液中加吗啡和冬眠灵："让他睡觉。"

经过止痛和安眠的夏顺开满意地熟睡了，很响地打着呼噜。

又是一个天空晴朗的日子。病房洒满阳光，窗外的树叶在和煦的秋风中络绎不绝地从枝头飘落，纷飞而下。

慧芳和小雨坐在夏顺开病床前，慧芳和他絮絮叨叨地说话，躺以床上的他显得很安静。

“我不想等了，我打算元旦就和你结婚，我们就在这个病房里结婚。你喜欢我穿白纱结婚礼裙的样子么？不会笑说我吧？我还想在窗户上、门上都贴上喜字，放鞭炮，坐小汽车，才不管医院让不让呢。我把咱们的家都重新布置了。贴了墙纸，铺了地板。还买了一张席梦思大床。我还给自己买了一张特别漂亮的梳妆台，给你买了一张大班桌，我把咱们的钱都花光了……”

慧芳轻轻笑起来，小雨在一旁无声地掉下两滴眼泪。

“谁打算跟你结婚了？”白纱布面罩下的声音轻声说。

“你呀，夏顺开呀。不是你在夏天的时间向我求的婚？一个劲儿纠缠我，我不答应都快把你急哭了。”

“我没有。”

“你别想赖。说过的话想后悔？我这里可是有人证的？是不是小雨？”

小雨点头。

“你想逃避责任呀？我才没那么好骗呢。你招了我，我就赖上你了，你想不答应都不行，我还非嫁给你。否则我就跟你闹，到你们单位去告你，说你玩弄女性。”

“像秦香莲告陈世美那样？”

“对！让你身败名裂。傻了吧？告诉你，不管你怎么想，反正我是讹上你了。”

“你嫁不出去了非嫁我？”

“没错，谁让你不长眼的，你就认倒霉吧。”

“我脾气不好，爱喝酒，打老婆，长得也丑。”

“我认了，我觉得你长得英俊。”

“我还脏，不爱洗澡，吃饭叭即嘴。好串门好聊天，尤其爱和姑娘接近，保不其将来会出什么风流韵事。”

“我全认了。你就是天字号第一个大坏蛋我也爱你！”

“你说什么……”

小雨实在听不下去。捂着脸哭出声跑出了病房。

“我说我爱你。”

“再说一遍。”

“我爱你—— 我爱你我爱你！”

“谢谢，谢谢你……可是我不想给你一个当圣母的机会。”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不知道你把自己看作什么人……我只把你看作女人。”

“所以我就这么贱，同样不让你当个圣人。”

“那好吧，既然你……这么鬼迷……心窍，我就……我就成会你。”

“谢谢。”

“吻我一下，找得着嘴么？”

“就是纱布上湿的那一块吧？”

“对，有股药味儿对么？”

白纱布里的那个声音发出轻轻的笑声，接着无声无息了。慧芳久久地把嘴唇按在那块潮湿的纱布上亲吻着，然后慢慢

直起腰，把白被单蒙上了夏顺开缠满白纱布的脸。

她逆着乱纷纷跑进病房的医生，护士官员们往外走，直到这时，一直挂在她脸上的那动人微笑才完全消逝。

夏小雨悲恸的哭声在病房响起。

刘慧芳加快脚步沿着医院的走廊往外走。

带着凛凛寒意的阳光迎面笼罩了她，夏小雨的哭声也听不到了，她脸上才出现深刻的伤心和绝望。

我是你爸爸

第一章

马林生对镜子里的自己还算满意，一望可知，镜子里是那种在年龄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挣扎着，熬费苦心保持的类知识分子形象。像他这种成色的类知识分子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好讲究的了。要能要求自己一点：干净—— 他身上和头里散发着一股廉价的香皂味儿。”

马林生离开一地污水充斥着尿臊味儿的厕所，穿过昏暗的堆满牛皮纸包装的书籍的走廊，来到因开着日光灯显得凄怆的书店的营业厅。书店里顾客不多，仅有的几个顾客也大都呆呆地近乎茫然地盯着书架上一本本堂皇陈列的书籍，时而抽出一本翻几下，很快便放回原处无动于衷地走开。只有儿童读感动柜台略呈活跃，几个穿校服系红领巾的男孩趴在柜台上啧啧议论，流露出对柜台里五花八门的连环画的浓厚兴趣。

马林生经过收款台对里面的女同事颇为矜持地点了下头：“我走了，齐老师。”

“慢走。”那位胖胖的中年妇女怔了一下，客气地回答，“……马师傅。”

马林生踱出书店门，由于他拉门的手势过于优雅，出门后又未能及时闪到一旁，装有上好弹簧合页的玻璃门相当有力地迅速弹了回来，门框地他背上近乎粗鲁地一推，他踉跄冲下台阶。

同昏暗、冷清的书店店堂相比，外面的大街既明亮又热闹。这是条除公共电汽车外禁止一切机动车自行车行驶的繁华商业街的街口，人如潮涌，都是下了班来购物的妇女和外埠旅游者以及黄昏到这里来消磨时光的青年人。

马林生穿行而过，目不斜视状颇麻木。他长年累月在这里辛苦工作却不属于这繁华景象中人。他根本没有仅为愉悦在这里挥霍一番的能力，而为了某种目的在这里谨慎开销一次的理由他也丝毫不具备—— 他需要的一切都可以在他家附近那些不那么奢华、普通的商店买到。简言之，他没有理由在这里一个人晃荡—— 如果不是他上下班必经之地的话。

他走上纵贯全城的大街。阳光是那么强烈，由于实行夏令时的缘故，这本该是黄昏夕阳西斜的时刻，到处仍是一片耀眼犹如爆炸时闪现的令人一阵阵发黑的炽光。

庞大的公共汽车结队而来，像一列列重载火车。马林生如同插在架上的书，被紧紧贴挤在两扇脊背之间，透过薄薄的衣衫，他甚至能数清对方身上有多少块骨头脊柱排列是否垂直。如同正月十五的摇元宵，裸露着脚体的人们随着汽车行进的节奏把自己肌肤上分泌出的汗液沾染的尘埃毫无保留地蹭到其他人的肢体上，公共汽车尚未开出一站，全车男女老少已经脏得不分彼此，当以体麝香和屁味儿袭来时，很多无辜的人受到了猜疑，大家只好皱紧眉头以示清白。

马林生辗转换乘终于在通往他家所以的那条胡同的路口跳下来时，已经不是一小时前那个看上去多少还称得上整洁体面的马林生了，他像就馆里使用了多时的一块抹布，散发着各种秽物混合的臭味儿。

马林生几乎是竞走般大步星地奔回家，似乎迟一步，身上那层脏皮就会结壳成鳞，尽管他小心地沿着墙根儿树荫赞行，甚至因此显得有点鬼鬼祟祟，但这通奔走再次使他出了身大汗，当他进了屋飞快地脱衬衫时，肉皮儿和织物之间都拉出丝儿像揭膏药一样。

马林生住的这种老式四合院平房没有完善的卫生设施，只在院当间有一个自来水龙头，一个共用水表，谁要用水全院人盯贼似地盯着，因而他不能畅快淋漓地洗，只能端盆水回屋。像个月子里的女人门窗紧闭擦拭。

马林生在屋里擦得欲罢不能，毛巾所到之处总像犁地似地耕出一卷卷新泥，那具遭了虫害的扁豆似的身子擦得通红仍层出不穷，最后只好扑落，用毛巾鸡毛掸子似的掸，再不敢用力。好容易拾辍完上半身，重新洗了毛巾，正待细细清理阴部，门涌地一响，儿子冲了进来。情急之下不及呵斥，只得先将无甚个性的屁股转将过去，掉脸再看，儿子已知趣地退出去，并小心翼翼地带上门。

马林生受此一惊，已无心其它，草草抹了遍身体的其余部分，蹬上条内外通用裤衩，敞了门，将那盆污水泼出，拎了盆到水龙头前格外仔细地刷洗连带漂洗手巾，副光明正大的样子。

“马锐，”他严肃地唤儿子，“你也洗洗，洗完再进屋。”

“我不脏”儿子眼睛看着别处。

“不脏也得洗，刚在外面玩完怎么可能不脏？”马林生加重语气，命令道，“过来！”

马锐低着头，耷拉着双肩，踢踢踏踏慢腾腾走过来。

“还不脏！瞧你这一头一脸土，钻了哪儿灰堆儿了？”

马林生不由分说，把儿子的头塞到水头下。倾泻的水柱打在马锐乌蓬蓬的头上，水花四溅，湿了马林生一只手。

“水流进脖子了！”佝偻着身子低着头的马锐嚷。

“把小背心脱了。”

马林生动手剥儿子上衣，马锐赤裸着上身在凉水的冲刷下搓着胸脯两肋的泥。

“脖子！胳肢窝……”马林生站在一边指点着，回屋拿出块香皂叫马锐往头上，身上打。

“好好洗，别玩水！”

马锐冲完头湿淋淋地弯腰站在一边滴水，马林生拿块大毛巾，像理发馆的师傅似的包住马锐，连头带脸粗手粗脚地一气猛擦，然后把毛巾扔给马锐，“自个儿擦干身上。再把腿和脚冲一下，搓搓脚脖子。”

自个转身进了屋。

如果不算那些人工流产弄掉的，马锐就是马林生唯珠亲生儿子。

马锐不属于优生，就是说他的孕育是在马林生和他当时的妻子的意料之外的，缘于一次小小纰漏，纯粹是因为他们的心慈手软一拖再终成既事实，他完全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当了这个孩子的爸爸，就像过去被旧军队拉了夫的良民。小时

候总觉得给别的小孩当爸爸是顶体面顶光荣占便宜的事，真当了爸爸倒留恋起做儿子的时光了。

马锐膀子上搭着潮乎乎的手巾拎着马林生丢在水龙头旁的空脸盆头发乱糟糟支棱着走进屋，像个微型的澡堂伙计，湿透的凉鞋地上一步一个水印。

他走到屋角脸盆架旁，把脸盆“哐啷”一声扔在一摞脸盆上。

“轻点。”坐在藤椅上看报的马林生瞟了一眼马锐，“磕掉瓷了。”

马锐没吭声，踮着脚把毛巾晾在屋里拉的铁丝上，铺摆开。

“毛巾洗了么？擦过头不洗就这么挂上还不馊了？”马林生脸在报纸后面慢悠悠地说。

马锐重又踮起脚，把铁丝上的毛巾拽下来，哗哗的水声在院里再次响起。

沉默地坐在藤椅上看报的马林生鼻子忽然猛地一吸带着浓重的粘稠液体抽动声，一口浓痰结结实实含在嘴里，他放下报纸，鼓着嘴东张西望吐痰的地方，趿着拖鞋走门口，掀帘一口啐到外面，一脸欣慰。西晒的阳光从门外射进来，照在他的脸上纤毫毕现。马锐托着洗净的毛巾从外面的阳光中走进来，经过他的身旁，尽管他俩一个逆光一个迎光面部感光不一，但还是可以清楚地辨认出这父子俩相像的地方。他俩同时进了屋，脸一下都阴了下来。整个房间都处于昏暗的，朦朦胧胧的光线之中，人的面部线条也显得模糊，只有那块

门帘明亮、透明、飘飘拂拂，图案生动。

院里其他住户开始走动。说话，妇女们陆续出来洗菜，淘米，准备晚饭。水龙头始终开着，哗哗的水声不绝于耳，落进空盆声音睛脆，浇在物体上响动闷浊。

马锐在墙上挂着的一面方镜前，仰着头把乱糟糟的头发压压平，走到桌旁对称旋转的另一把藤椅边抬屁股坐上去，顺手从桌上拉过一张马林生看完的报纸，打开举起来无声无息地看。

外面的水声时大时小，忽而奔泻如瀑，忽而渐沥如雨。马林生终于按翱不住，放下报纸匆匆出屋，行进中解着裤扣。

马锐一动不动，依然故我，一张报纸完全遮住小脸，两只小手紧紧捏着报纸两边。

“晚饭咱吃什么？”马林生在挂着的毛巾上久久地擦着手，若有所思地问。

“随便。”报纸后面传来马锐的回答。

马锐放下报纸。父子二人对视了片刻。马锐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再次明确地答覆，“我无所谓，您想吃什么？怎么吃？”

马林生移开视线，走回自己的座位，摊手摊脚坐下，腆起肚子，“我也无所谓，怎么都成。”

“那就还吃面条吧。”马锐重重举起报纸看。

“老吃面条你营养够么？”

“不懂。”马锐专洗地看着报纸摇头，少顷，自言自语道：“这两年肚子里倒是没长过蛔虫。”

马林生也眼看看儿子。马锐把报纸翻过一版，仰着脖聚精会神地看，目不斜视。

“咱们一起做吧？马林生开口道。

马锐把报纸一合，啦地拍在桌上，率先噔噔走向屋外的小厨房。

父子俩相对而坐吃着简单的晚饭。整个房间彻着吞吸面条的呼噜声，这响声大都来自马林生口中。他大口，毫无顾忌地把成批的面条吸进嘴里，吃得十分尽兴，摇头摆尾边不边喀嚓喀嚓咬着大蒜。

马锐笔直端正地坐着，用筷子把面条缠成一卷放入口中，像个女孩子似的小口嚼着，每当父亲发面咆哮之声便投去一瞥。他似乎在示范着面条的正确吃法。

马林生察觉到儿子的目光，略微收敛了一点，一会儿，又情不自禁了。

“几点了？”马林生脸红脖子粗趴在碗上，瞪着一双大眼口齿不清地问。被他含在嘴里的一排面条像京剧老生的髯口悬挂至碗里。”

马锐回头看了眼墙上的挂钟，回答：“七点过五分。”

“快开电视，看新闻。”马林生嚷，端起碗，面向电视坐正。

马锐开了电视，又回到桌旁坐好，继续低头吃面，只是不时看一眼荧光屏。

电视里不断出现工业增产农业丰收市场供应充足的画面，接着是不同行业的干部们在开会衣冠楚楚的国家领导人

笑眯眯地会见肤色各异的外国要人，大亨什么的。

“这个地方我‘四清’的时候过，穷！就是出枣。过去遇上荒年，老百姓没吃的，都去打枣——嗬，现在也丰收了……”

“这不是那什么嘛?过去是醋厂，现在怎么改酒厂了?噢，大概是原料地作物改了，因陋就简……”

马林生边吃边评论，介绍着背景，不时指着出现在画面里的某个有身份的先生郑重地对儿子说。

“这人到我们书店买过书，非常有学问非常和气，他买的很多书还是我给他推荐的……”

“这个人你该有印象吧?你们学的课文里有一篇就是他小时候写的《春到汾河》。这位老兄的文笔我可不敢恭维，半个世纪过去了，还是小时候那样，书倒一本本出，眼下我们只好把他的书放在儿童物柜台出售了，我是搞书的我可知道他……”

谈笑风生间，马林生已吃完了面条，碗筷放在一边、仍津津有味地盯着电视屏幕自言自语、评头论足。

“又是他，又是他，怎么越长越像熊猫呵……”

他扭头看了眼儿子，“吃完了?吃完快去把碗刷了，咱们各刷各的碗。”

马锐坐着不动，“我等等。”

“这等什么?我早说过，各人的碗各人刷，你该学着料理自己的生活了。”

“我想看看这电视里有没有你不认识，没去过的地方。”

马林生嘴绊了一下，瞧了一眼儿子，不吭声了。呆呆地

看了会儿电视一别脸嘟哝道：“没劲—— 快国际新闻吧。”

马锐拿着自己的碗筷出去了。

马锐洗完碗回来，电视里已经开始播放卫星传送的国际新闻。画面上不断出现在海里游弋的军舰、空中呼啸飞行的战斗机、扬着炮口在沙漠中行驶的坦克装甲车辆以及穿着迷彩作战服的美国大兵。电视投递员正在报告海湾局势的最新发展。

“您说美国和伊拉克能打起来么？”马锐问他爸。

“难说。”马林生皱着眉头盯着电视，认真地思索，目前局复杂，我一下还不好忘下判断。”

“您希望他们打起来么？”

“打仗总不是好事，不管什么原因，战端一启，万死千伤，外国人也是人呵……”

“我倒希望他们打起来。”马锐说。

“为什么？”马林生奇怪地看儿子。

“电视好看了。”马锐说，“每天起码半小时战况报道吧？都是真枪真炮最现代化的战斗—— 多带劲！”

马林生想了想，点头道：“那倒也是，有的说了—— 你觉得美国能打赢么？”他征询儿子的意思。

“最好别像打巴拿马似的，一锤就砸烂了。让伊拉克也打几个胜仗，打仗有胜有负才好看。”

“没错。”马林生不自觉地赞同儿子的意思，“一边倒没意思，比赛要精彩必须两个队水平差不多。”

父子俩热烈地讨论起美伊双方的军力孰劣，一旦交火可能出现的战局。讨论到后来又变成互感概。

马林叹道："要说如今的世界，还真得有几个美国这样的，以天下为已任，世界上哪个旮旯出点事都跟自己家着火一样着急。一百多个国家呢，那就跟一百多个孩子一样，时时刻刻总得有几个调皮捣蛋闯祸的……"

"对，得有个美国这种自告奋勇拿自己当全世界人民亲爹要求的。"马锐一本正经侃侃而谈，"不过这爹现在透着老了，碰上伊拉克这种身强力状的大儿子也有点打不动，得招呼老哥几个都搭把手……"

"我说你小小年纪怎么对国际上的事这么清楚—— 风去变幻？马林生听着觉得有点不是滋味儿，冷丁轧住话头，"这些事你搞那么清楚干吗？"

"关心呗，同学之间没事也议论。"马锐被扫了兴，懒洋洋地说。

马林生打量着儿子，"我在你这岁数可说不出你这些话，早熟了点吧？"

马锐瞟他爸一眼，眼中似含悯意。

"今儿作业做了么？"马林生严肃起来，坐直身子，人似乎高了一截。

"没有。"马锐说。他看着马林生把眼睛完全蹬圆，才接下去补充，"老师没留。"

"可能么？"马林生冷笑。

马锐耸耸肩。

"少来这副怪样子！"马林生断喝，"哪学的这套！你知道我平生最恨的一种品质是什么吗？"

"撒谎。"马锐坦然回答。

“没错 !” 马林生失去控制地尖叫。

“你还没弄清我是不是撒了谎。”

马林生狠狠瞪着儿子,用那种自以为重似千斤的目光。马锐纯粹是出于不想惹他，避开他的视线。

马林生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保持着自己咄咄逼人的姿态，久而久之，他真相信自己的目光起到威慑的作用。

“你可以去问我们老师—— 查证。” 马锐实在不忍再看他爸这副自个儿唬自个儿的样子，提醒道。

“你以为我不会去么 ?”

天黑后，马林生回来了，全然没有捏住了别人短处的那种得意，只是更加威严更加庄重就像一个不抱偏见，公允的法官步入法庭。

马锐也没有一丝得意的神情，尽力使自己在昏黄的灯下显得无辜、弱小。

“你没说谎，我已经找你们老师问过了。” 马林生说，带着一种为自己勇于承认事实而骄傲的表情。”

“我要真想骗您，就不会找这个借口了。” 马锐可怜巴巴地说，话着透着委屈，他想给父亲一点安慰。

“我相信你，应该诚实。” 马林生带着肯定、赞许的语气说—— 但没有一丝歉意，“不过，虽然老师没留作业，但自己也不能放松要求，要珍惜时间……”

“是是。” 马锐使劲点头，热烈、恭顺地望着父亲的眼睛。

“这样吧，” 马林生以父辈特有的和蔼、慈祥的语气说，“你把昨天的家庭作业再做一遍。”

“有这必要么？”马锐一下火了，所有的企盼、侥幸刹那间便都破灭了。他做尽姿态，仍没能哪怕一次改变其父的习惯所为，“做过的作业再做一遍能起什么作用？”

“巩固一下学到的知识，有什么不好？”马林生此时倒显得轻松了，慢条斯理地说颇带几分调侃，“学过的知识真掌握了么？就能一辈子不忘？”

“谁能学过什么都一辈子不忘？有什么必要非一辈子不忘？你小时学过的东西到现在都一点没忘？”

“所以我希望你比我强么。”马林生笑着说。

“想做到这点根本不用这么费劲。马锐气得把脸扭到一边，“照这么着，不但比不了您强，反倒可能跟您一样了。”

“你还自视颇高嘛。”马林生的笑变为冷笑。

“我利用这时间学些新知识不好么？”马锐央求。

“你杂七杂八的知识已经学得不少了—— 净些沿用的！”马林生板起脸，“你不要再争也没用，照我说的去做，否则，只怕你哭一场后还得做—— 你最好认清形势。”

马锐愤怒地看着父亲，马林生像块风吹雨打岿然不动的礁石眼睛眨也不眨一下。马锐服从了，眼中含着屈辱去拿书包。

“不要去里屋，就在外屋桌上做。”马林生冷冰冰的声音传来。

“马锐拎着沉重的书包坐到桌旁，从里面掏课本和作业本以及铅笔盒。他眼中已没了愤慨，嘴角似乎还挂着一丝微笑。

他坐好，摊开课本和作业本正待写算，冷丁抬头一脸微笑地问马林生：

“您特满足是么?”

“少废话!”马林生勃然大怒。

马林生侧身倚在圈手藤椅上沉思着抽着烟。台灯罩低垂着,在桌面投射出一个明亮的带清晰周长的光圈,光圈里铺着一本干干净净一个字也没有的稿纸,旁边放着笔、胶水、剪子和小子典。这台灯投射出的光圈是整个外屋的惟一光源。屋顶灯已经熄了,马锐也早做完了作业,此刻正躺在屋里的大床上看书。从敞着的门只能看到他一侧身子和一只朝上斜伸着的光脚丫子。里屋泄出来的光把门的轮廓投影在外屋黑色的地上。月光笼罩着玻璃窗,使玻璃发出冰块一般凛冽的光泽。

马林生就坐在这半明半暗之中慢吞吞吸烟,灰白的烟雾在脸旁云一样萦绕,不时使他月亮般地被遮住一部分俄而云开月出,他的姿态充分具有处于忧患的领神或家长的风度——令人肃然起敬的那种。

马林生正透过桌对面横放的一面大壁镜欣赏着自己。

他如此夜伴孤灯吞云吐雾已经差不多有十年了,他的职业使他本能地选择了写作作为消闲方式。开始,当他是个头脑简单的年轻人时,他还能把那些单纯念头诉诸文字。随着思想成熟眼界的开阔,他简直无从下笔下。每当他心平气和地在这安静的一隅坐下,脑瓜使像一口煤火上锅沸腾开来,锅里滚开的是类似那些著名扒鸡的百年老汤。这汤是如此粘稠,百味杂陈以至无法清清爽爽制作出一道小菜除非连锅端上方后快。无数精彩的片断像煮烂的肥肉不断地滚泛上来又沉淀

下去，灵感的火花如同鞭炮在他脑海里噼噼叭叭爆炸又归于沉寂。他像一个没有助手的老迈的大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宝贵的才华随生灭束手无策作他苦恼，焦虑甚至暗地里饮泣，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念头记录下来的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呵！他试图按捺自己才华的迸溅，逼着自己学些匠人的耐心和条理，可是拦不住呵！谁能控制一座火山的爆发使其造福人类譬如取暖烧饭什么的？后来，他也习惯了。有段时间，他甚至想去做一个编辑，把自己的才华无偿地提供给那些耐得住性子擅长成千上万写字的庸人，这就像日本的技术和中国的资源相结合，那会形成一支多么可怕的力量！当然，这一念头同他其他所有的念头一样，不了了之。不过，这倒使他认清一个事实：最好的文章只存在于某些默默无闻的人的头脑里。

他为自己拥有这么一个头脑而自豪。

再后来，他这个抽烟枯坐的姿态成了一个象征，一个嗜好，纯属个人的嗜好。只有他自己才知道造物曾给人类文明提供过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机会—— 他为整个人类遗憾。

马林生脸些热泪盈眶，他弄出一些微小的响动。这时，他从镜子里看到躺在屋床上的儿子尔起身歪头往外看，由于里屋很明亮，他能清楚地看到儿子的一举一动。马锐看了一眼，又躺下了，只留下一个光洁粉红尚未因脚气的骚扰而糜烂蜕皮的脚丫。

他在观察我！马林生像个受到生客打搅的名人不快地想。随之有些气馁，有些狐疑：是否有些失态，过于搔道弄姿？他注视着镜中的自己，像副面具似的严肃起来。尽管他知道从

儿子的那个角度看到的只能是他的背景，但就是后背也应该给人以尊严。

他正襟危坐了很长时间，像面对群众坐在主席台上的什么人或招摇过市的奇装女郎在忍受落在脸上身上的视线的同时尽可能显得从容不，舒展大方。这姿势很别扭，妨碍了他那流畅的遐想。终于，他立起身，跟谁赌气似地大步走向里屋。

里屋明亮的灯光下，马锐躺在铺着凉席因而十分平整的大床上睡着了。头歪在一旁，一侧腮帮压着枕头使嘴略张着露出几颗白牙；一只胳膊从侧倾着的身子底下伸出来，手软软地垂着，咫尺处摊着一本看了一半的厚厚的书。那是本去年以成年人中流行过的社科类图书。显然他是在看书的时候睡着的。

他对父亲的到来毫无知觉。

第二章

马锐在刚出生时是个可爱婴儿，在同时出生的那拨婴儿中他被产科的护士们公认为是最漂亮、最雄壮的。在他全部婴幼期乃至儿童时代他都很惹人喜爱，像个女孩儿似的乖巧懂事听招呼。他比同龄孩子差不多要早一个月学会翻身、坐起、走路、定时排便乃至说话、穿衣和用匙吃饭。从没缺过钙和其它金属元素。他曾经是马林生的骄傲的魂魄所系。

后来、他不那么听话了。尽管没遇到过饥荒，他还是越长越丑了。呆头呆脑，脸上身上永远不干净，几乎每隔几天

就要给马林生闯下一些锅。这使马林生渐生嫌厌，他甚至认为儿子从外形上也越来越不像他，完全长走了样儿。直到他翻看旧照片时发现自己在儿子这个年龄也是这副德行，由于衣衫褴褛还不如儿子现在精神,才不在呵斥中提及这一点。但他坚持认为他当时要比马锐现在质朴肚子里没那么多坏水儿。

他没料到他和妻子离婚时马锐竟坚决要求跟他生活。他一直认为儿子和母亲的关系要亲密些。他在家里一直是同时扮演上帝和护法金刚这两个角色的。儿子从小到大所经受的暴力袭击，除了一小部分发生在同伴之间，最悲惨最屈辱的几乎全来自他这具父亲。当然他师出有名。他的刚烈、正直、勇猛以及有错必纠有反必肃的严格劲儿都和母亲的迁就、温和乃至毫无原则护犊恰成鲜明对照。他不认为儿子正是因为瞧上他的这些品格，认清了做母亲伪善，从大是大非的立场才决定跟上他的，尽管他一向从大是大非的立场上来教育孩子。

他第一个想到的原因是儿子是母亲留下的坐探，意在监视他。这想法很快连他自己也觉得可笑。既然离婚了，他和妻子的长期混战也自然停止了,他们成了各不想干的陌路人，既没有共同利益也不再存在感情纠葛。谁还会关心谁呢？冲突也无由而起。另外当他看到母亲因儿子决定跟父亲生活时的那副伤心样儿，他有些惭愧。

除此之外，也许是儿子觉得父亲收入略高跟着生活水平不至于下降过多。这念头一出现就让马林生觉得恶心，这不啻为是对人间最伟大的情感之一人之情亵渎。同时，他也不

无心酸地想到，他还没阔到足以令儿子嫌贫爱富的地步。

除了那些伟大的、光荣的、在哪儿说都让人挑不出什么来的冠晚堂皇的说辞还有什么呢？

马锐在回答他父亲小心翼翼的询句时曾很不严肃地答嘻嘻说，他怕他父亲一个人照顾不了自己，历而留下来承担母亲职责。

又曾貌似忠恳地含着泪说："我怕你忘了我，妈妈是永远忘不了我的。"

虽然马锐如是说令马林生感动，但常识告诉他，这决不是真正理动由。动听的话可以使人像喝了酒似地产生欣慰，但只能麻醉幼稚的人，甭想蒙敝像马林生这样见多识广的老手！没人教过，也忘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完全是凭马林生自己的机灵劲儿，他掌握了毋宁说是练出了一种生物本能如同天冷皮肤起鸡皮疙瘩一样：一旦谁万分诚恳地向你灌米汤，手一定要捂紧口袋。

事头很快证明了马林生的谨慎是有道理的。从妻子离去，马锐单独明着爸爸过日子那天起，他就一直没有过哪怕是一丁点儿小鸟依人的惹人疼样儿。他妈的一点不像个没了妈的孤苦伶仃的孩子。他倒从容了，跟当爹的分了工，每天进进出出忙着自己的事。父亲不主动，他连最小的事也不请教，完全把自己管起来了。瞧他跟父亲说时那样儿，带搭不理的，就像被拢了清静的商店售货员。亲生儿弄出那远房亲戚的感觉来了。

这是个阴霾的休息日。马林生一觉醒来仍哈欠连时。枉耗心血的彻夜苦思常常使他入睡后仍不能平静，各种奇思妙

想以更荒唐更纷乱的形式百倍活跃地在他大脑中涌现，犹如一支支离弦之箭搞得他心力交瘁，每次醒来都像在手术台上感到全身麻痹嘴里苦涩干得一点唾沫都没有，心情像少女诗人一样忧郁。他很想再立即睡过去，但作为一个父亲，总不能是个留恋床铺瞌睡虫般形象，按时起床几乎是责无旁贷。他很怀念单身汉的日子，那时他常常整天沉溺的梦境之中，终日似醒非醒，惬意地蜷缩在被窝里任思想飞驰。他强迫自己拖着身子从床上爬起来时，心里充满怨恨，他觉得自己的某种权利被剥杀了。

他无精打彩，满面倦容地在屋里踱来踱去。他起来干吗呢？当他做完所有琐碎的洗漱进食动作后，这种感觉更强烈了。他确实是无所事事。他早就对自己默默承认了，从妻子离他而去之后，他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就是说，不管他闲成什么样儿，也没有人来造访，既没有人对他说也没有人听他说。他像一个外国人生活在自己的故乡。

他只好在桌前的那把藤椅上坐下，这以掩盖空虚的最佳姿态。

马锐以院里独自对墙打乓乒球，借助墙的回力一板接一板地抽球。从屋里看不到他，只能听见球鞋胶底在硬地上移动摩察的吱呀声和小球打在青砖墙，球板上一声声类似坚果破裂的脆响。

难道他也没有朋友么？这一声声有节奏的脆响令马林生既忧虑又安慰。

有时球落到地上，他可以看到儿子弯腰的身影在窗上一闪。

击打乒乓球的声音停止了，马锐满头大汗地跑进怀，端起柜上晾着的一杯凉开水一饮而尽，看了眼父亲，又跑了出去。

这一瞥使马林生感到一份温馨，心里那空落落的感觉抹去了一些。

窗外响起一女孩子清亮的嗓音，“你怎么没出去玩呀？”

“没劲，出去玩有什么意思？”儿子闷声闷气地回答。乒乓球的击打声在两个孩子的回答声中仍继续有节奏的响着。

“星期天也不出去玩？”

“我这不是在玩么？”

他知道跟儿子说话的女孩儿是同院夏经平的女儿夏青。她和马锐是同学，好像还是班里的一个小头目。儿子和的关系平时看上去很一般，有几次他带马锐出去，在街上或胡同遇见夏青，互相连招呼都不打，女孩子时而还马锐笑笑，马锐则是一副视若无睹的表情。但有时在院里他们似乎见面还说说话。从前，小时候他们是很熟的。

“一个人打乒乓球有什么意思？我跟你一起打吧。”他们院外头的胡同里有两张水泥砌的乒乓球台，那是和他们胡同搞“军民共建”的驻军某连修的。

“你哪能跟我打？你哪是我的对手？”

“练练嘛。”

“不行，跟你打更没劲，净拣球了。”

“练练嘛。”

“不行，跟你打更没劲，净拣球了。”

“……”

“你怎么没出去呀?我看你爸你妈一早就出去了,你妈打扮得跟花蝴蝶似的。”

“他们去逛大街买东西,叫我去我没去,我不爱跟人他们一起上街,我妈买东西那挑那磨蹭还不够烦的呢。”

“女人呗,你长大了没准儿也那样。”

“我才不会呢。”

“马林生听到女孩儿清脆的笑声。他蓦地发现自己实际上在竖着耳朵听他们的谈话,不哆有几分赧颜。这时天晴了,太阳破雾而出,一抹阳光越过鱼鳞般的房脊穿透窗户直射到他眼上,他眼前一亮,接着就无法正视那道耀眼的阳光了。窗里窗外同时明亮起来,瀑布般的阳光人院内那棵老枣树的浓荫中过筛般地纷纷扬扬洒下来,无声地坠落在地,两个孩子仍在窗外的阳光中说话儿,女孩子好像借给男孩子一本书看,他们在谈论那本书的印象。

“你觉得写得好么?”女孩儿问。

“不好。”男孩儿傲慢地回答。

“哪点不好?”女孩子急急地问,显然这是本她喜爱的书。

“无聊!酸!像是一手绞着手绢三手拿着笔用牙咬着笔杆写出来的。”

“本来就是女的写的么。”

“所以说酸嘛,满纸香喷喷的——你现在开始用香水了。”

“没有没有,我像那咱人么?你闻我身上,有香水味儿么?这本书我妈妈看过,她也觉得好,还哭了呢。”

“你也哭了吧?”

“没有,真的没有……不过看的时候也挺感动,眼圈红了,

忍住了你不觉得感动么？”

“不觉得——有时觉得恶心。”

“写得多细腻呀有几段！一个那么纯洁的女孩子失去了一切她所希望的，全部的梦想化为泪水——你怎么会不感动？你们男的真是……读到这儿谁要不感动那他不是木头脑袋就是铁石心肠。”

“哟，哟，说着说着就不行了，你可别当着我面哭出来。”

“去去，谁要哭了，讨厌！”

马林生听到这里暗自窍笑，他有强烈的冲动相出去加入他们的谈话，弄清他们说的是哪本书作者是谁，评价书那是马林生的强项呵。但他克制住。毕竟不是那种喜欢表现自己炫耀自己的毛头小秋子，他是那种具有真才实学茶壶般肚的小的老成持重者，真正的专家风韵。他继续听下去，脸浮长辈那种宽容、滋祥的微笑。

男孩儿带着郑重的口吻一本正经的教训、开导着天真幼雅的女孩儿。

“你想呵，真正的痛苦，那种深沉的感情能像这个酸阴们儿那样溢于言表……那成语是这四个字吧？”

“对，没错，溢于言表：充分地，毫不掩饰地外露于言谈话语之中——上星期周老师刚讲过。”

“我老是想反它念成溢表言行……溢于言表么？不能！为什么说把痛苦深深地藏在心里？就边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受了什么委屈也不愿说出来，让别人去议论，都是使劲儿掩饰，强颜欢笑。”

“那倒也是，说出来有什么用呵？只能让别人境灾乐祸，

最多是不值钱的同情。”

“最多是不值钱的同情！那些大喊大叫自己痛苦的人全都不是真正的痛苦，才敢拿出去展览，展销……”

两个孩子吃吃笑起来。

“喂到别人嘴里去咀嚼……这是念咀嚼么？我老是念成嘴嚼，我老是觉得这‘咀’是‘嘴’的简写。”

“我也弄不清应该怎么念，你往下说吧，我懂你的意思。”

“搁到别人嘴里去嚼，嚼烂了，嚼出渣儿来，嚼出白沫儿，嚼成口水，嚼烂舌头……”

马锐忍不住笑了，夏青也跟着笑起来。

“嚼不出词儿来了？”

“没词了，你想那能是真的么？不嫌寒碜都。”

“你说的倒也有点道理。”

“是真的又怎么样？”马锐越发的来劲，声音提得很高。“也用不着这么自个儿可怜自个儿，我最讨厌那种想从别人那儿得到点什么反倒吃了亏把自己弄得可怜兮兮的人，活该！你凭什么想要什么就得得到什么！你要是无私的怎么会觉得挨了坑？”

“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什么叫想从别人那儿得到点什么？将心换心……”

“你听我说完，”马锐不耐烦地打断夏青，“你们的女的就这点叫我瞧不上，见个人就把心掏出来一份换一份农贸市场卖菜的似的，人家要不换或挑挑你们就不干了。”

“什么叫我们女的是农贸市场小贩？”夏青嗓门也拨高了，”你们男的才是呢，人家来转转，你们就吆喝着非拉着人

家买，人家真买了就缺斤短两坑人家。”

马林生本来想笑，但笑将出便觉不妥，强忍着生把笑声噎成了咳嗽。他大声咳着，暗暗思忖：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才多大。”

窗外一下没声了，半天才听到夏青压着嗓门问马锐：“你爸在家呢。”

“在。”

“会不会听见我们说话？”

“听见就听见呗，咱们也没说什么。不一定听得见除非竖着耳朵听。”

一句说得马林生面红耳赤，忙俯身于桌作专心致志状。

“咱们说话小点声。”

“你先大声的。”

“我也没叫呵。”

两个人在窗外嘀嘀咕咕，只听马锐隐隐约约地说：“关键是她重复……翻来覆去的都是以一点点事一点点感受……”

夏青好像被马锐说服了，同意他的观点，称赞了一句马锐“你挺有主见的嘛。”

接着听到女孩在声说：“太阳晒过来了，到我家去聊吧，我家没人。”

“不去你家。”男孩说：“你们家铺的地板革，进屋还得脱鞋。”

“你不爱脱别脱呗。”

“回头踩脏了爹妈又得说你。”

“不怕她说。”

“你何必招她说呢？就到我家不就完了？”

“你爸不是在家么？”

“他在家怎么了？”

“说话不方便。我不喜欢两人说话旁边坐着一个大人听。”

“我爸没事，他不管，咱们就当没他。”

话音未落，马锐和夏青已经一前一后掀帘进了屋。夏青规规矩矩地冲马林生问好，“马叔叔好。”

马林生此时只能作慈祥状，含首微笑，假装恍然发现，“夏青来了，你好呵。”

他拧过身子，笑眯眯地，“马锐，给夏青倒水，冰箱里有酸梅汤。”

“您忙吧，马叔叔，别管我，我渴我自己倒。”夏青一脸堆笑，脚一点点往里屋挪笑脸始终迎着马林生。

马林生本来还想多说几句，见状也只得掉身重新面向桌子。“到这儿别客气呵夏青。”

“不客气我不会客气。”夏青一步进了里屋。”

“你爸人挺好的，事儿不多。”

“还行吧，他知道给自己留面子。”

两个孩子在屋叽叽咕咕地说话，不时爆发一阵无拘无束、发自内心的愉快笑声，间或还可听到喝水时牙齿磕碰玻璃杯的声间和水流进喉咙的汩汩声。他们的话题转到了学校里的闲事，议论着某个他们同不喜欢的同学或老师。通过只言片语可以发现他们对一个人最刻薄的评价就是“假得厉害”。凡是被他们冠以这一评介者他们谈起来都使用最轻蔑的口气。偶尔他们对某个人某件事看法也会发生分歧，但更多的是一

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随声随和。显然他俩已不止一次在一起这么密切发交谈了，谈话中洋溢着对对方毫无保留的信任。

能有一个观点相同的人和自己在私下地忽顾忌地非议他人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呵！几乎可称得上是一种享受。不必拐弯抹角、不必语藏机锋，尽管使用最粗鲁，最极端的的字眼，哪怕进行最露骨的人身攻击—— 这种直言不讳非但不会招灾难反能引起钦佩、崇敬乃至五体投地的机会在马林生的记忆里已经是遥远的事了。

他甚至能直接感觉到儿子作如此慷慨激昂表演时所产生的哪种兴奋和快感觉犹如他自己在如是说。

他早已离座而起，徘徊在外屋的方寸这地，几次走到里屋门前，终因想不出合情合理不太唐突的入方式不得了不临渊而退。他的脚步很轻，近乎于蹑手蹑脚，因而虽屡次摸至帐前但未惊动屋里人，同时他也准备随时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帮助思考的踱圈。

“真不喜欢她！都不知道她怎么混入的老师队伍，除了会照本宣科，其他方面就等是个文盲，还是那种比较无礼的文盲……”

“比你妈还无知。”

“我妈也比她强呵，起码不像她不懂装懂，我最恨不懂装懂像她那样的老师，明明说错了露了怯死不认错还就按错的入入下讲嘴硬得什么似的……”

“茅坑似的。”

“你要好心给她提个醒儿让她别那么当众出丑—— 她还恨你！说你捣乱……”

“你拿这种无知的人有什么办法……”

马林生像一只灌满开水的暖水瓶，袅袅升腾的热蒸汽都要把盖得紧紧木塞顶翻了。孩子们的地对话如同解开铁链打开笼子的手使他急欲一下窜出去，真知灼见妙语狠词就像一窝鸽子纷乱地拍打着翅膀翘首待飞让嘹亮的鸽哨响彻一望无垠的自由自在的碧空。

他差不多开始恨了，恨自己的腼腆，羞涩，串得患失，这不是在万人大什，也不是什么要仍的接见室，更不是狮虎山女澡堂什么的，里面不过是两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他恍然觉醒：我怕我儿子干吗！这是我的儿子，我有权利也有能力摆平他！他给自己打关气，一头闯了进去。

他满脸微笑。

女孩子背对门坐在大床沿上，马锐脸冲着女伴坐在自己的童人床上，女孩子手里端着一盛满清水的玻璃杯边说边从杯里饮水，男孩儿手里挟着一支吸了一小半的香烟边说边舞着拿烟的手作着手势加强自己的语气表情严厉如同一个有发牢骚的离休干部。

他们的确有点像两个正在鬼鬼祟祟发牢骚的大人，那种愤愤不平和鄙夷并存的表情，深恶痛绝，急急倾诉不乏武断结论的口气无一不形神兼备、惟妙惟肖。

马锐一看见父亲就傻一眼，冒出嘴边的话像被刀砍断了，半截含在嘴里。手里的烟变法地倏地不见了，残留下的咽像划在黑板上的横七竖八的粉笔道缓缓地扭曲、变形，一股股飘散开来。

他紧张地站起来，面红耳赤，神色惶恐。

夏青扭脸回头看，脸也一下红了，她先是为自己扮演的角色不安，接着就全剩下为马锐担心了。

此情此景倒使马林生一下不知如何是好了，他比那两孩子更尴尬吏束手无策。这场面他完全没有料到，不由他不痛感到自己的鲁莽、轻率、时机选择的笨拙。

他使自己完全显得像一个有预谋有目的的去抓邻居赌博的街道积极分子。

显然，这种气氛下再想进行平等，自然、亲切有趣的交谈已属枉然。

儿子眼中的惶恐消逝后,代之而起的必然是谴责和愤怒,尤其有在场的情况下，他必定将以挑战和无畏的姿态对待父亲哪怕最温和闻善间的垂询，就像当年他和他父亲在类似的场合相遇一样。

马林生陷入了犹豫和两难的境地,如果这时掉头就走,那无疑更像是一次卑鄙的窥探。最好当然是像所有聪明、有教养的父亲一样装一次傻瓜，使孩子们的不安消弥于无形，然后从容撤退。

于是，他真像一个二百五那样傻呵呵地笑着，愉快地眨着眼睛，说道：“你们聊得真热闹呀。”

这话问得相当愚蠢，大有已将全部内容窃听而去后的揶揄味道。另外他那个眨眼的动作也不得体，显得有点下流。

孩子们注视着他，一声不吭，他口一点也没被他制造的假象所迷惑所打动。女孩儿眼中甚至隐隐出了一种被人带有夸大色彩误解了的担忧。

他继续像个扮演白痴的蹩足戏子连连发问，就差没流口

涎了“你们谈什么书呢？借我看看好不好？”

马锐仍旧不接他的话茬儿，站在那里像个等待泰山压顶的力士，后来他便靠的墙上，两手抱肘，垂下眼睛盯着自己的脚尖。

夏青出于善良，勉强笑笑说：“没说什么，瞎说呢。这是我们小孩儿看的书。”

如果马林生再认不清自己的处境，那他真是个十中的傻瓜了。那两个孩子眼巴巴地等待着，期望他尽快离去，这种毫不掩饰流露出的愿望刺痛了双林生，他感到一种被误会被不公正地对待后的委屈。我使他的目光变得茫然，动作僵硬，不协调、无目的。他下意识地拿起枕边的一把折扇，似乎他进来就是为取东西页来。然后在孩子们沉默的注视下蹒跚地步开。

一出屋，他就抖开扇子用力扇起来，内心的紧张使他一下出了一身汗。

他十分沮垃圾，万他的沮丧，甚至有些轻视自己，接着他心头凉过一阵狂怒。

他前脚出屋，后面屋内便立即响起录音机播放的乐曲，孩子们的乐贡的掩盖下嗄嗄喳喳地低声说话。清晰、用力的旋律一条长蛇顺着人的耳朵爬进他的，源不绝，并在他的体内蜷缩、盘踞下来；一圈圈增粗，堆积上去，使他体内充斥、胀满了异物感乃至失聪。

夏青从里屋出来，向他告别时，他只是冷冷地点了点头。

马锐在马林生的注视下噤若蝉。整个下午，他都在等待

那顿意料之中的盘训和训斥降临，令他困惑的是父亲始终没有发作，他曾几次有意吸引父亲的注意，令他困惑的是父亲始终没有发作，他曾几次有意吸引父亲的注意，就一些鸡毛蒜皮的不事进行请示，期望不可避免的事情及早发生尽快结束。可父亲总是就事论事的随便应他几句并未由此引申借题发挥，似乎还有些嫌他过多打扰了他。后来，他请假说相出去玩玩。父亲竟挥挥手痛快地同意了。马锐满腹狐疑地走出了家门，像个在刑场突然被子手私放了的死因一边奔向自由一边提心吊胆等着身后那声枪响，那枪始终没响。

马林生的目光是空洞的，视若无睹。年轻的马锐根本无从体察。最初的愤怒过后，他很快便陷入一种更大的忧郁，这是对他整个人生处境的关注和反省，经过一个由表及里由微著的检视过程，他无法不承认自己的渺小，空虚和无足轻重。这种巨大的酸楚和失落并不能通过管训儿子得到抚慰和平稀，反使他觉得自己更可怜更卑微。一个可怜的人利用另一个更可怜的人的不幸地位得到满足，他就因此万事享通了么？一个叫花子是不在乎牙齿上有龊洞的，他需要每个遇到他的人礼数周全的问候么？

他委实失去了讨儿子的兴趣。

整个下午他都在看一本受到广泛吹捧的小说。起初是漫无用心的，看到三分之一处，他的全部智便被激活了焕发了，眼光也因之变得锐利。他看出了书中的许多纰漏；妙处妆露萌牙便戛然而止转述其他线索未得到有力的发展，距大境仅一步这遥；正当微妙动人令人意趣盎然却倏地落入俗套精彩描述之后接着大段干巴巴的说明性字令美感荡然无存。他像

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中医很快地把握住了作者思想脉博。饶有举趣地注视着作者怎样从灵感喷涌葱郁的高峰跌人才尽智竟的干涸低谷，又是怎样煞费苦心维持着奔驰的速度使之踉在终点不致半途而废。他欣赏地观看作者在通往不同方向三贫路口踌躇不前难以氖择，如何因为不肯割舍而把两段互不相干互相冲突的情节拼凑到一个画面之中造成累赘和蛇足。何处是真正的高深莫测，何处双是不知所云货真价实的语无伦次欲盖弥彰。

一个人的伟大、完美可以使人自卑、泄气、同样，一个人的平庸和缺陷也可以使人自信、振奋，马林生由于抓住了这本书的作者露出的马脚开始感到心情发。他的注意力离开书本，设身处地地认真琢磨起如果由他来处理这些素村，写这么一本书，他将如何下手，他高屋建领地创造性地完善发展了原作者的构思。毫无疑问，如果由他来添上一笔，事部作者将会像穆铁柱一样高出一截儿。

他感到舒心畅气，陶醉在对这本书大肆增删的遐想之中，甚至连增加的细节，具体的措辞都想到了。他在这种半梦纪半清醒的状态中，用自已头脑中漫无边际的思想重新组合排列着原书的章节字句读完了这本书，意犹未尽。

他沾沾自喜地发现自己其实相当高明。

马锐回来了，那件悬而未决的事仍压在他的心头使他苦恼，无法投入到游戏及一切轻松的娱乐之中。父亲的沉默愈发使他感到事态严重，他决定采取主动，对父亲为人的一贯了解使他不存任何侥幸。

他磨磨蹭蹭地凑上来，察颜观色地看着父亲的脸，咕咕

哝哝地说：

“我告诉你……那件事是我……我只是觉得好玩并不是真的学抽是第一次真的我错了我以后……不会了。”

马林生对自己引而不发造成的压力局面和赢得的心理优势毫无察觉，他扭过脸茫然地看着儿子。

“怎么啦？出什么事了？什么你错了？”

马锐羞愧地涨红了脸，他认定这是们亲不肯原谅他的一个迹象，他想用这种明知故问的有意装糊涂的态度加重、延长他的负罪感，使他更久、更深地处于惶恐之中。

“就是我刚才抽烟来着……我不对”“还有什么比让一个了过失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复述过失检讨更令人耻辱的？

“噢，知道错，改了就行。”马林生语气和缓毋宁说是心不在焉地敷衍，“你这会儿学抽烟还早了点，何况那玩艺儿对身体也没有什么好处，不会的最好还虽别学。我是已经成瘾了没办法……”

马林生说着转回身子，不再理马锐。

马林生对此事轻描淡写的态度令马锐大为惊讶。其后的几天他显得格外听话、温驯。

第三章

那个脸色苍白的少女刚走进书店，林生便注意到了她，她一直用不易察觉的瞥视追随着她，那是个朴素干净学生的打扮的少女，有着一张非常年轻瓷器般光洁的脸蛋和略显单薄的但已发育的功条身材、在日光灯的照耀下，她的两眼黑瞳

仁点一般亲亲发光，但嘴唇仿佛褪了色和周围的肤色同样苍白，这正是马林生喜欢的那型少女。每当看到这类少女，总要在他心里引起一种痉挛般的心枝和几乎辍泣的感动，犹如听到一首熟悉的旧歌看到一张亡友的旧照片。这类少女现在已难得一见了，而在他年轻的时候，比比皆是。

对女人的看法他十几的不改初衷，基本保持了当他第一次用男人的眼光世界时的审美观点，这也正是当他前妻由一个这类少女变成一个时髦娘们儿后他们之间发生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不能适应并且习惯这种不可逆转的变化。

那个少女在各大出版社柜台前走动、浏览着，不时停下来随手翻阅，马林生设计着自己的于回路线，利用各种含义不清的动作的掩护从容向她靠近。

她停在一定主要出版文学类书籍出版社专拒前，拿起一本本装横不一的新书翻看，似乎有些迷惘。看来没有一本书能马上给她一个深刻印象。照这样下，她可能一本书都不买离开这家书店。

“这本书不错。”马林生站在几步开外，一个不太产生威胁的位置，指着她正要放回书架的一本书彬彬有礼地说：“一般读者都不能理解，很少人买，但确实不错。”

“是么？”少女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友好的微笑，把书拿在手里，问，“为什么？”

“因为作者过于孤芳处赏,完全忽视了或者不去管读者其实在都生活在与他不同的环境中，奉行的价值观也是千差万别，如果的缺乏带领很难本来也没举过多关注了的飘渺的思绪和心理潜流。”

“听上去你也不觉得这本书好嘛。”少女文静地注视他，轻轻说。

“这是我置向咸外的说法。如果排除消遣必读的目的，捱过那最初的半小时，你会发现这本书在牲了可读性同时赢得一种自由：最大限度，不受任何拘束地表述自己最真挚的、不经任何装饰的原始感情，你可以看到一个人赤裸裸的内心世界，从激情的角度说，充分外露的。”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少女坦率的说，“难这本书不是晦涩的么？”

“从赏心悦目的惊讶说是的。”马林生和蔼而心地说：“对多数仅抱有消磨时光的打算的人来说是的，但对少数，个别，那些渴望认识人类，了解结交另一个同类并不仅仅局限于共饮同舞的人来说—— 不是的。”

少女默不作声，略带困惑地翻看手里的那本书，显然她仍旧不明白马林生的话的含义，更别提那些躲躲闪闪的暗示子，马林生佶屈聱牙的长句妨碍了她收听能力。

“这么说吧，我们拿这本书作个比较吧。”马林生从收架上拿下一本近期畅销的情节小说，“这是本可读性很强的小说，任何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毫不费力的读懂它。但这里能有什么呢？空无一物，只有精心纺织的情节和经过概念规范的人物，尽管那些对话很精彩很俏皮，但没有一句是发自肺腑的。作者给了我们什么？什么也没给，至多是很吝墙地流露一点实感其余都是矫情。他的全部精力都用于推动情节，按逻辑的当然发展预设线索，使整个故事天衣无缝、圆满无缺。他象织手套似地编这个小说，象用一个长竹午去

河里捞东西小心地保持着距离不想弄湿自己一点。布娃娃再漂亮也没有一个丑孩子嘴里的那口热乎气儿……”

“我正想找这本书，它搁在这儿我怎么就没看见。”少女殷切地抓过马林生作反面教村的那本书，随手扔开手里的那本，坦然地十分感谢地望着马林生，“我到处，就想买这本书。”

马林生有些失望，但作为一具书店营业员他又不能拒绝出售任何东西。只能趁势建议：

“这还有几本这个人写的其他书，您不想看看么？”

“不，我就买这本。”少女翻看着书摇摇头。她拿着这字书拨腿要去收款台交款，抬头看到马林生颇为扫兴地站在一旁，便顺手捡起刚才他热心推荐的那本书，微笑着说：“这本我也拿去看看。”

马林生脸上露出微笑，鼓励地朝少女点点头，似有几分欣慰。

“这本书怎么样？好看么？”一个男人拿着另一本书扭过来问马林生。

“一般。”马林生简短地说了一句，撇下了那个男人走回他通常站立的位置。

身旁的几个同事似乎注意到了他刚才和少女热心的交谈，脸上都带着淡淡的笑意，迎着他看。

他笔直地站着，矜持地不对自己的独特行为予以解释。

少女刚才最后那近乎体贴的举动，挽回了他的全部自信。要使生活变得美满、充实多么容易，只需要一个微笑，一份无声的承认和不言喻的肯定。他用一种倾心和感激的目光注视着那个少女挟了书袅婷地飘然离开书店，汇入门外灿烂阳

光下的人群。他有几份伤感又生出几份纪想：如果给他机会如同那本晦涩的书终于被人读了进去，他将像一只孔雀寻样旋转着开屏，把那身绚丽多彩的羽毛尽情展现在肯欣赏他的那个人面前。

这时，有人喊他去接电话，电话是马锐的老师打来的，请他立即到学校去一趟。

马林生与其说是忐忑不安和如说是怀着腻歪的心情冒着正午的矣阳赶到了学校，他不是第一次受到这种粗鲁的召唤。他很熟悉老师们打电话给他时使用的口气和措辞，这大都表明并非儿子出了人身事故，仅仅是冲撞了老师或是犯了什么小错。老师们想要通过家长使其就范，他在这些老师眼里无异于一辆召之即来的消防车。

他进学校大门时正是下午上课前，三五成群午睡初起没精打采的学生背着宙重的书包络绎不绝地从各胡同口涌出来向学校方向走。操场上空空荡荡，进校的学生躲在楼的阴影不聊天、打闹。这是所破破烂烂的学校，所有建筑和操场上的体育设施都显了年久失修和使用过度的颓旧。篮球架上的球筐锈迹班班球网中是几缕；教学楼的玻璃自下而上都有缺损窗框也都油漆剥落露出木的本色；只有操场旗杆的国旗簇新完整，在弥漫着尘土的烈日下鲜艳无比。

黑黢黢的走廊里沿墙站眉眼不清的孩子，尖声笑叫着，互相用身体挤来挤去，当他走这过时，听到一群男孩子在他身后起哄。

年极办公室里阳光充沛，但桌椅大都陈旧不堪，式样五

花八门，紧紧地拼凑在一起，墙也显得不干净，钉着乌七八糟的表格宣传画和镶着镜框的各种奖状。

办公室的气氛就像公安局的预审室，七八个老师表情严厉地胡乱坐在果前，几个女的鬓发凌乱如同刚进行过一场撕打，脸色在如此强烈的炟光下仍然显得灰暗。

可想而知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什么样的混乱。

马锐单独坐在办公室的一角，脸像哭过，有些脏，看样子午饭他也没，吃，又不知如何大叫大嚷地奋反反抗过，此刻显得疲惫萎顿眼睛仍然灼灼有神。

“你是马锐的家长？”一个未老先衰的眼神冷酷的中年男人向马林生为，冷冰冰询问。

马林生认识他，他是该校的教导主任，马林生跟他打过几次交道，但每次他都装作是跟马林生头一次见。

“你儿子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教导主任严肃地说，那样子就像个面对一桩骇人听闻的罪行的公诉人，毫不掩饰他作为一个正直的执法才的愤慨。

“刘老师，你来讲事情的经过吧。”他转身对一个胸部肥大的女老师说。

“让他自己说！”这位妇女由于一疏于整完全变形的电烫短发参差不齐地悬垂于脑前脑后显得有此逊遢，她显然是当事的一方，至今余怒未消，气咻咻瞪着马锐。

马锐一声不响。

“你怎么不吭声了？你不是有理么？”这位于优势地位的中年妇女奚落着那个孩子，“刚才的凶劲儿到哪儿去了？有理应该理直气壮嘛。”

还是马锐的班主任，那个和马林生住街坊的李老师对马林生叙述一事情发生经过。

今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课是政治课，由这位过去一直是语文老师的刘女士讲课,对马锐这个年龄的孩子讲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未免深奥了一些，因而政治课主要是进行简单的、是非鲜明的爱国主义教育。具体到讲课内容就是帝国主义侵华史、从本世纪初到共产党在全国夺取改权前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耻辱，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和一次又一闪的大屠杀。这位刘老师大概性于声情并茂型的，为了使那些枯燥的日期、统计数字显得生动有趣，讲述中加入了相当的演染和议论，在挟击帝国主狰狞嘴脸时她使用了“恬不知耻”这个成语，但她把“恬”字念成了“刮—— 刮不知耻。其实这也没什么，每个人有口误的可能，翻开《新华字典》的任何一页都有叫多数人不认识念不出来的生字，谁叫我们民族语泄丰富的？况且这个字念错并不影响整个意思的表达，本来可以混过去的，大概这位自信的刘老师的反覆强调了这一有力的词组，结果……

说到这儿, 这位李老师有些语焉不祥了, 大致可以猜出、坐在底下听讲的马锐举手了，纠正了老师的读音。他的方式无从体察, 想必是彬彬有礼的, 因为刘老师开始并没生气, 只是叫他坐下有问题课下提，不要影响大家听讲。接着，也许是刘老师再一闪使用了“刮不知耻”可以肯定，不是有意挑衅，谁会坚持错误呢？完全也只能是无意识地脱口而出。

“这下，马锐可揪住不放了。”李老师说。

他在座位上大声说 (未经允许)：“老师，念错了。”

可想而知，教室里响起了低低的窃笑，那一双双注视着老师的眼睛也失去的敬畏，充满一嘲弄。

刘老师在讲台上破有些下不来台，但她不审克制住了（多有涵养），她耐心、和颜悦色对马锐说："请你不要影响课堂纪律。我说过了，你有问题可以下课后到办公室来找我交换看法，现在请你专心听讲。"

不能说老师没做到仁至义尽，这会儿不能变的道理也讲了，但年轻人可就是不知深浅得理不让人，马锐这时开始变得无礼继续在座位上大声说：

"老师你错了，这用不着下课后再交换看法，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看《新化字典》那字念'恬'而不是'刮'。"

他有意示威似地着一本打开的字典远远地指给老师看。

"我并不是爱面子不肯认错。"胸部肥大的刘老师对马林生申明。"我是为了能把课讲下去，不能因为我俩的争论耽误其他几十位同学的宝贵学习时间，当时课堂已经有些乱了。"

同学们交头接耳、嘻嘻哈哈，课堂上一片嗡嗡的低语声。一部分同学继续看着老师，不少同学扭过脸笑嘻嘻地看马锐。

"有的同学就是爱显示自己，好像自己比谁都聪明。你真懂了么？你要真的全懂了那你还坐在我这儿干吗？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眨着谁都不如你，这种自以为是自以为了不起的态度老师最不喜欢，这种人将来没什么出版！"

"老师，到底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又最爱显示自己？"马锐笑着大声说。

接下来就变成两个人面对面互相点着名的交锋，步升级。

"马锐，你不愿意听讲，你可以出去！"

“我为什么要出去?我没有不愿意听讲,是希望你讲得更好一点。”

“你出去，我现在请你出去，马锐同学!”

“我不出去,我有权利坐在课堂里,刘桂珍老师——我交了学费。”

“如果你不出，这堂课我就不讲了，同学们，你们这堂课无法上下原因完全在马锐，你们是想氢课继续上下去呢还是听任马锐一个搅得你们谁都无法上课?”

“我们听任马锐搅得我们谁都无法上课。”一个调皮的男生回答。

全班哄堂大笑。

“你不讲课是因为你没有能力讲下去了。像你这种水平不讲也好。讲也误人子弟。”马锐在哄笑中添油加醋地说。

“听听，狂成什么样儿?”刘桂珍恨恨地对马林生说,“这样下去还得了?”

此刻的刘老师已是气急败坏，她竭力用盖过全喧嚣的高音尖叫：

“班干部,班干部站出来!班干部在哪儿?维持一下秩序。”

在她犹如蜂螯般不停的尖叫声中，坐在靠墙那排座位的夏青不情愿地站起来，用比蚊子叫大不了多少的声音对笑闹的全班同学说：

“你们别闹了。”

她的声音几乎被一阵更大的笑声淹没了。一些孩子在暗中跺脚，拍打课桌底板，教室像一间木工房似的回荡着各种嘈杂的声响。

似乎为了不被同学们划为异类抑或是对马锐抱有同情，夏青对这片混乱场面妥赤地笑了笑，

“这个班历来是全年纪纪律最差的班,班干部软弱、涣散、起不到带头作用。甚至有时还对落后同学随声附和，不敢挺身而出同不良的倾向作斗争，造成歪风邪气占上风。”刘桂珍大的胸部一起一伏，几星唾沫溅到了马林生脸上，她扫了眼耷头坐在一边的马锐，“就是有那么几个害群之马。”

刘桂珍抱起讲义紫涨着验冲出教室，肋帮子上的肉因为愤怒哆嗦着如同受到一阵阵电击。

当然，这场课堂骚乱的结果，就是威严的，人见人怕的教导主任亲自出马，把马锐和那个帮了一句腔对骚乱的扩大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男生带离了现场，恢复了教室秩序。

更严重的事情在后面。

本来这件事并没有引起全体老师的义愤。在这个普通的不在重点之列的胡同学校内，这类课堂纠纷是天天都有，司空见惯的。这还不是最恶劣的，上星期另一个班的男生还曾经在老师转过身在黑板上写字时从后面用弹弓向老师射击。马锐和另一个男生被揪到老师办公室的最初，其他老师并没有介入，争论基本上局限于刘桂珍与马锐之间。连教导主任那时也不过是扮演一个略带倾向性的促裁人的角色，主要是听取双方陈述。后来，争执愈来愈激烈，双方各不相让。马锐坚持老师那个字确实念错了，他提出纠正无可厚非，只因老师坚不认错交旁敲侧击以撵出教室相威胁才造成后来的大乱。而刘桂珍则一口咬定马锐从一开始就是别有用心，有意制造事端，并在老师的再三忍让下步步进逼、得寸进尺，公

然当着全班同学对老师采取极不恭敬的态度，几次打断老师的讲课，以至酿成后来不可收拾的局面。大概双方的言词彼地的已激烈到一定程度，刘桂珍似觉辅以手势的必要，于是发生了一些推搡。肯定是很轻的，与施毫不沾边至多只说明对方欲辩无言的焦躁和恼火。但这时，马锐说了一句至淫至秽的话：“你怎么跟泼妇似的？”

“泼妇，你知道什么是泼妇么？”教导主任正儿八经的问听着无动于衷的马林生。

“大概是指很厉害的女人。”

“不对，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词的完整含义，教导主任颇有几人分炫耀地说，“泼妇除了形容这个女人很厉害很不讲理同时还含有这个女人作风很不正派在上面乱搞的意思。”

显然，这一不负责任的诋毁和控不仅使一向清白的刘老师一怒冲天，同时也激怒了所有在场的和刘桂珍同亲年龄同样身份的妇女们，这无异于是对女老师这种特别需要尊重特别需要与高联系在一起的女性的集体侮辱。

后来发生了什么，没人再对马林生述说。明摆着，妇女们制服这个喜欢逞能的男孩儿，作为政策的一种体现，她们从轻发落、放走了那个态度好的男孩儿，而把这个过分猖狂的从严对象一直扣着等到他父亲到来再会商惩罚措施。

“你，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马林生蓦地发现老师们已停止了控诉，一个具直勾勾地盯着他，等待他的反应，他不失时机地叫起来，脸上带着像这他这种角色此时应有的义愤。

“立刻向让刘老师道歉，诚恳地道歉，请求原谅！”他指着马锐喝令道。

“我已经道过歉了，”马锐爷脸看着墙，低声说。

“其实，我倒不需要他给我道歉。作为老师，受点气受点委屈没什么，惯了，谁让我是老师的。”

刘桂珍说到这里眼圈红了，紧绷着嘴，片刻后看着马锐说：

“老师是替你担心，你要培养自己什么品质？长大要当个什么样的人？你才这么小，可你瞧瞧你身上学了多少毛病：骄傲自大，张口骂人，不尊重老师，不尊重老师你还会尊重什么人？欺负比你弱的同学和女同学，在班里拉帮结派，煽风点火，挑动同学间的对立同学和老师的对立，发牢骚说怪话你你你还像个学生……”

“我没有”马锐竭力忍着泪，分辩道。

“还没有！还嘴硬！”刘桂珍抻着脖子逼视马锐，“事实俱在，哪天在哪儿和谁一条条都给你记着呢——该让你爸爸知道了！”

马林生此时只有低声下气份儿，他连连向刘桂珍道着歉，对所有老师赔着笑，惟怒视马锐以示他无论感情和理智上都是站在校方一边同仇乱忾。

“对不起，对不起刘老师，回去我一定好好教育他。”

“你孩子的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教导主任以代表校的权威口吻对马林生说，“我们学校还从来没发生过这类问题，我们学校的校风校纪一向是很好的……”

你算了吧！马林生心想，贵校妇生的聚众斗殴还少么？上个月几个学生和外校学生打架还动了刀子，不是把派出所的人都召来了么？

……所以我们对这件事不会轻易放过。已经告诉马锐同学了，让他回写检查、检查交到教导处，在检查没有通过之前，先不能来上课。”

“我回家一定督促他把检查写好，写深刻。”马林生再三表示状极宙痛。

“除了写检查，学校还要考虑难马锐同学处分，处分轻重要看马锐同学检讨的深刻程度，对错误的认识程度，但处分是一定要给的，这点请家长要有个精神准备。”

“如果认识得好检讨得深刻，处分能不能不难？咱们得为孩子前途着想。”马林生恳切地说。

“不给处分是不可能的。”教导主任抓摇头，“这事在全校的影响太坏了，教师们听说都气炸了，说这样的学生不给处分她们就不干了，寒心呐……”

教导主任抬起头镜片闪闪地看了眼马林生，“这也是为他前途着想，对他负责，让他牢主忆这次错误的教训，受个处分不要紧嘛，好好表现将来还是可以撤销的嘛，好啦，现在你可以把孩子领回去了。记着明天把检查交来。”

教导主任挥挥手就像交通警终于开恩示意声音的骑车人可以走了。

马林生在带马锐离开老师办公室时对那位刘桂珍老师有了一个粗浅的印象：她像一个家庭妇女一样既容易被激怒又容易得到满足。

“还没吃午饭吧？先去吃饭。”

在跟着爸爸回家的路上，马锐始终保持着一份与其年龄不大相称的坚忍和麻木，但马林生这一句话便使他的眼泪哗

哗流了下来。

他们走进了一家小饭铺，马林生给儿子要了半斤机制饼子。在吃饼子的全过程中，马锐一直低着头不的辍润，捏筷子的手因为军峰颤拉几乎夹不住滑溜溜的饺子，他完全没有了早先的骄矜，十足成了一个心头笼罩着伤心，委屈和恐惧的孩子。

孩子无声饮泣的姿态所流露出的强烈痛苦，使同时在饭铺里进食的顾客以及饭铺的伙计纷纷抽来关注和怜悯的目光。

如果这是另一个人，随便什么人，哪怕就是个不相干的醉汉，马林生也会油然产生同情，起码会软下来，但这是他的儿子，一个闯了祸给他惹了麻烦而他必须对这后果承担责任的小鬼。他能怎么样？任何温情的表示都会使这个孩子受到错误的鼓励，更深、更固执地坚持和陷入与老师的对立。他会把这顿饭当成一种慰问，一种赞许，他会为得到理解而感动，不能给他任何重新获得立足之地的希望，必须使他认识到在这场力量悬殊的对峙中他只有屈服，按照对方的要求悔过这一条路可走，否则结果更坏，更无法承受。这不是个谁是谁非的问题。

马林生严厉地盯着儿子，毫不为其所动，“快点吃！别哭哭啼啼的。你觉得你干了什么光荣的事！”

父子俩回到家后的正式谈话，基本是在一种审讯与呵斥充满无情压迫的气氛下进行的，父亲几乎没给儿子任何申辩和陈述事实的机会，调子是一开始定下的。

“你说，你错了没有？”

“……我错了……可老师也有错。”

“先不要管别人，先说你自己，你错错在哪儿了？为什么错？”

“我不该骂老师泼妇。我当时也是气极了，她用劲推我，我也不知道那泼妇两字有别的意思……”

“你还气极了？你把老师气成那样儿你还急了？你的错是光骂老师么？在这之前呢？”

“在这之间我没错。我根本就不是故意气她，她的确把那个字念错了，我纠正她有什么不对？”

“你纠正她？你凭什么纠正她？老师念错了自己会改，用得着你去纠正她？”

“可她当时自己根本没意识到……”

“当时没到以后就不会意识到了？问题不在谁念错了一个字，谁都会出错，让你念一篇课文你没准比都错得还多。”

“我错了别人给我纠正我可以改呀，不像……我不会生气呀。”

“别人给你纠正老师给你纠正我可以是像你给老师纠正那样么？是同一种方式么？纠正虽人的错误这本身没错，问题是你采取什么方式去纠正，是与人为善其心希望别人改正还是逞有嘲笑、奚落、希望别人出洋盯或显示自己比别人高明？”

“我是与人为善真心希望都改正。”

“你是这么认为可老师并不是这么认为。你在课堂上连续大声打断老师的讲课给她提错，这一举动本身就说明你有意

当着全班同学出老师的丑。”

“可是平时我错了,老师也是在课堂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声给我纠正，为什么我就不能同样给她纠正？”

“她是老师，你是学生，这点区别你不都不清楚，我看你这么些年学也白上了。”

”老师啦？学生怎么啦？都是一们的人，谁有错误……”

“你不要说了！”马林生厉声打断儿子的话,“看来你还没学会怎么尊重老师。”

“我就知道怎么尊重趔……”

“胡说！狂妄！”儿子脱口冒出的这句大人话，今马林生又惊又怕，脸也顿时变了色。

你忽然觉得全身无力，各种铿锵，言简意赅的精确措辞犹如断了线的风筝从他嘴边一下子飞走了，无影无踪了，他的大脑像沙地一样水分瞬间都漏光了，一片干涸。他费力地咽了口唾沫，像念老式电报机传送的电文纸带，一个字一个字慢腾腾地说：

“像你这样，对自己的错误，毫无认识，不词夺理，你怎么能把“检查“写深刻？”

“我也不能胡写，得实事求是。”

马林生疲惫地一笑，用可怜的眼光看了眼天真儿子。“你是不想上学了？”

本来嘛，班里的同学都可以给我作证……”

“算了算了，你先到一边去吧。”马林生不耐烦地打发开执迷不悟的儿子。

第四章

马林生决定亲自起草这篇检查的底稿。这是篇为满足成年人受伤害的自尊心所作的文章，必须谨慎周到、细致入微，才能经得住那些鳖足了劲儿相要给你难堪的成年人们的百般挑剔，使他们转怒为喜。一个马锐那样年龄的孩子即便一百个诚恳也无从表达，他所掌握的语汇尚不足以详陈如此复杂、微妙的情感。只有一个老程度大于或起码等于对手的成年人，才能把话说到点子上，才懂得怎么使一个情有敌意的人心花怒放—— 有些话只有厚脸皮的成年人才想得出说得出而且说得像发自肺腑一样。马林生堪称这方面的专家，他的这门本领怎么学会的，他的同学、夏青的爸爸夏经平一清二楚。所以，当他进门看见马林生苦思冥相地坐在桌前，脸部随着笔的运行变化丰富，时而愁苦时而沉痛，不禁笑了，这情景当他和马林生都是小学生时他很熟悉。他一直认为，正是这种大量的检查作业激发了马林生对写作的最初兴趣，并锤练了他的写作基本技能，同时他创作的检查产生的效果以及给。他带来的名声使他过高估计了自己驾奴他人情感的能力，由此耽误半生。

“怎么，替儿子写检查呢？”他问，大咧咧地在一旁坐下。

“你知道了？听夏青说的？”马林生一脸苦笑，“没办法，你没听说要给马锐处分呢。”

“重操旧业有何感受”？

“什么都没变，老师还是从前的老师，连错字都跟从前错

的同一个字，你还记得咱们上学时那个王老师么？她也总是把‘恬不知耻’念成‘刮不知耻’。”

“这么些年，这帮老师怎么一点长进没有？”

“学生呢，也是一点没学聪明。没办法，学校嘛，就是这样儿，好容易学聪明了，毕业走了，又进来一帮傻乎乎自以为是的。”

“学校嘛，不就是培养人的地方？这检查你真该让马锐自己写，什么都替他包办不好…”

“他写不好，这得联系多少事情……”

”写不好一点点学嘛，多摔打几次不就百练成钢了？不给他实践机会他就永远进步不了。谁又是生下来就会写检查的？当年咱们还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写，通不过就重写，咱们父母又没文化，指不上，还不就靠自己一点点摸索，逐步提的高？从不会到熟能生巧得有个过程。你这可是太惯孩子了，要不怎么说现在这孩子幸福呢‘抱大的一代”，连检查都不会写长大怎么走向社会呀？怎么干得了大事业？”

“你说的倒也是，现在这些孩子的状况真令人担忧，对社会起码的认识都没有，吃不瘪子不得委屈，得理不让人，这么下去将来吃亏的只能是自己。”

“多跟他们讲点道理。别老觉得孩子小，真把这些个人生道理讲透了，他们还是听得进去的。关键看你怎么讲，事实最有说服力。”

“呵，这方面的例子我是不胜枚举。”

“可不是，咱们都是过来人嘛。”

这时，马锐低薪丰头走进来，简单和夏经平打了个招呼，

走进里屋，他一脸懊丧，眼睛红肿，显然还未从打击中恢复过来。

当着孩子，两个大人闭了嘴，待马锐走的后，两个人又低声说起来。

夏经平笑着说："吓得够呛吧？"

"可不，我和老师都狠狠吓唬了他一通，几天缓不过劲儿来。"

"小孩子没经过事。我倒真有心想去告诉他，甭害怕，没什么了不起，什么'处分'呐'装档案'啦都是吓唬你，小孩哪来什么档案？真正的档案袋里中学毕业前一个字也没有。"

"可别这么对他说，把底告诉他。"马林生笑说："那他更有恃无恐了。顶撞个老师倒没什么，别养成毛病。"

马林生重又歪头去乍自己拟的检查划稿，问老夏："你说这么写：辜负了老师的亲切教诲和殷切期望以及一片苦心孤指'。不肉麻吧？"

"不肉麻不肉麻，恰到好处。"

"这'苦心孤诣'是不是有点太文绉绉了？会不会让人看出不像是小孩说的话？"

"没关系，没人挑恭维话的碴儿，舒坦就行，若有所动鼻子一酸心头一热也没准——看见这四个字——真觉着自个不容易了。"

夏经平看着老同学笑："你真是个小熨斗，什么样的褶子经你一熨都平平展展的。我真想当一回你们领导，见到让你给我写检查。哎，用不用滴两滴口水在纸上？"

“这么严肃的事，你别这么嘻嘻哈哈的开玩笑。”

“你别装蒜了，夏经平笑着在马林生背上猛拍一掌。

马锐在看爸爸给他写的长扁检讨时没看几行就哭了，眼泪顺着脸颊扑簌簌流下来。

“你把我写成什么了？”他泪眼婆娑地望着爸爸，“我是那样么？”

“少废话！替你写了。人还哪那么多穷讲究？”马林生十分不快，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劳动成果没受到应有的尊重和赞赏，“检查就得这么写这么写才深刻。”

“你这算什么深刻？就差说我不是人了？”

“收起你的自尊心吧，你现在还顾得上它？”马林生讥讽地望着儿子？

你现在就不能把自己当人。按我写的把检查抄好，明天交到学校去。”

“这检查我不想交。”马锐盯着爸爸，”我不想用糟蹋自己换取别人原谅！”

“你现在就坐到桌子跟前去，把检查抄工整、抄好。”马林生伸出手，指着儿子说。

父子俩互相凝视着，马锐毫不胆怯地迎视着父亲的视线，他把那叠写着检查的稿纸往旁边随手一，稿纸散乱，纷纷飘落到地上。

“捡起来。”马林生迈前一步，冷冷地悦。

马锐扭过脸，不予理睬。

“你捡不捡？”马林生又迈前一步，眼神，语气中充满不

祥的威胁。

“不捡。”

许音未落，马锐后脖醒子就挨了爸爸猛的一掌，他的头一下歪一边。

“你捡不检？”马林生问一句，打一下，打一下，问一句。他的火气是逐步上升的，开始还较为克制，没有十分用力，但他看到马锐就是不肯服软，始终挺身站在那儿，不管他怎么打不动也不吭声，甚至连哭都不哭，慈祥着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毫不掩饰的轻蔑，便被一点点彻底激怒了。

他的手一下比一下重，后来脚也上了，连踢带打，狂怒地连声吼叫：

“你捡不捡？不捡我就打死你！看是你犟还是我犟！”

他几乎是失去理智地疯狂殴打了，拳头，皮鞋雨点般地落到马锐一无遮挡的身上。马锐保持不住重心，踉啮着，几次重重摔倒在地。的疼痛使他再也忍受不住，小不忍受不住，小不涌出眼眶，他终于屈服了，含悲饮泣蹲在地上把散落的稿纸一张张捡起来。

“马上抄，不抄完不许吃饭！”马林生大声吼着，气咻咻地离开里屋，用力把门带上。

他喝了一大杯凉水以平息自己狂乱的情绪。他的胸脯剧烈起伏着，脸由于愤怒利用力涨得紫青，他的手掌骨有些隐隐作痛，脚趾也有一点扭了的感觉。他对儿子的公然挑衅和不服从感到无法抑制的憎恨，这憎恨的情绪百那么强烈以至他双眼都激动地润了，如此不知好歹的王八蛋、兔崽子，真应该让他一个人去倒霉！

当他多少平静下来一些后，他又感到了一种隐隐的羞愧和更大的沮丧。他本意用不同于学校的那些老师们的更通情达理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事件的。在学校目睹了老师们的表现后，他本能地决定回避采用相同的迫人就范的方法，就像人们自觉地和某些不名不道德的行为保持距离一样。但他还是这么做了，有过之而无及。

如果他面对的不是他儿子呢？

黄昏时分，马锐的一些同学来看望他，就马林生轰走了，拦着门没让进，后来，夏青放学回来也到他家来了，看样子也是来慰问和寄予屿的。

马林生在外屋把夏青叫住，问她："马锐在学校到底表现怎么样？你们是同学，你应该把实话告诉马叔叔。"

夏青犹豫着、嗫嚅着，迟迟不开口。

"没关系，你就实说。"马林生推心置腹地说，"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是不是像老师说的那么差。"

"怎么会呢？"夏青说，也竭力想使自己的话不偏不倚，"男生当然要比女生，嗯闹点，但马锐在我们班男生里根本算不上闹的……有些老师不喜欢他倒是真的。"

"他是不是老爱给老师挑刺儿？"

"嗯，差不多，有时候他让老师下不来台的……但今天的事不怪他。"夏青热情的为朋友辩护，"今天的事责任全在刘老师，他一贯这样儿，水平低又最爱面子，哪个同学给她提意见她恨哪个同学，我们全班都特烦她，最不爱上她的课，哪次上课得吵起来……"

"哐——"里屋门一下拉开，马锐红肿着眼满脸是泪地冲

出来，真着脖子冲夏青嚷：

“去！去！谁用你在这儿嘴！长舌妇！碎嘴婆！滚一边去！”

“马锐！”马林生厉声喝斥。

夏青委屈地说：“我没说什么，我是来看你的……”

“是我叫住她问她一些情况的，你要干什么？”马林生拍桌子。

马锐根本不理他爸爸，只是冲夏青嚷：“谁用你来看我？没事回家呆着去，少乱串门！”

夏青看见马锐脸上的伤痕，不由大叫：“你爸打你了？”她愤怒地转而怒视马林生，“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乱打人？”

马锐愈发急了，上前连推带搡往外撵夏青，“你走不走？怎么这么厌？这赖在这儿了？”

夏青被马锐推出门，站在门外还冲马林生嚷：“打人犯法你知道不知道？”她嚷着眼中也冒出了泪花。

马锐劈面把门关上，夏青才一跺脚，含着泪中窗前的廊走了。

马锐不看他爸爸一眼，扬着脸走回屋里，把门也一把撞上了。

马林生站在两扇门紧紧关着的房间里，心中一阵阵羞惭和恼火。儿子的举动很明显，他连对有利的话也不愿意让他知道，他根本不想在他这儿讨个公正。

吃晚饭时，他去叫儿子吃饭，儿子冷冷地回答他：“不吃我还没抄完呢。”

“必须吃！”他敲着菜盘说：“吃完再写。”

儿子服从了。

这服从令他心颤。

儿子抄检查一直抄到深夜,他也一直陪着儿子坐到深夜。有几次他想找个话头儿跟儿子说几句闲话以示和解，自己的气消了，但儿子那冷若冰霜拒人千之里之外的神情令他欲言又止。

夜里，他时而听到从儿子的床那边传来伴随着每次翻身响直的低声呻吟。他想起在遥远的地去当他还是个小孩时,他含泪忍痛躺在被窝里悄悄发过的一个誓：如果将来我有了孩子，我永远不打他！

在成年过程中，他改变不少初衰也忘记许多心愿。

他打开台灯下了床，走到狂床前，掀开他蒙住头的毛巾被。儿子紧闭着眼一动不动忍受着台灯射来的光芒，他的脸由于小不的浸润刺激显得潮红光滑，有些浮肿。

他松开手，柔软的毛巾被轻轻坠下，遮住儿子的脸。

第二天，父子之间再没发生任何龃龉。马锐似乎经过一夜睡眠耗尽了所有力量，像个断了伞骨的尼龙又瘪又蔫。他按照父亲的吩咐洗脸、刷牙、吃饭，然后背着书包去学校交检查了，没有一丝抗拒，不满和有意拖延，像机器人一样服从指令。

这件如的余波延续了几天，如马林生所预料的那样，校方抓住这件事在会校学生中大肆宣读，以儆效尤，开展了一场以“整顿课堂纪律，尊师重道”为内容的运动，马锐作为反面殿型在全校范围点了名，并在班级一年级两极在班上作了检查。受到了些同学有组织的批判与声讨。也正如马林生预料的，他撰写的那篇文字花哨狗血喷头式的检查使有人听

了为之不忍为之垂悯为之汗毛倒竖。一个人置自己于如此不堪这地，任何善良的、自己同样面临诸多困境的人焉能不作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想？同时，我们同胞一个著秀于世的可爱天性不就是当把对手逼得走投无路时网开一面？任何人，当确保自己优势地位不受威胁时，都愿意稍示怀柔以表明自己的宽大和有理有节在胜利的喜悦上加上一种欣赏对方感激涕零的享受。

马林生专门请假到学校和刘老师以及教导主任校长什么的作过几次长时间的恳谈与聆听。被检查深深打动的刘老师差不多把马林生当作唯一了解她的知心人那样倾诉衷肠了。诉说着现如今作为一个低级老师的苦恼与不境，待遇啦、房子啦、全社会的尊重啦，说着说着便抹起了泪，伤心得无以复加，似乎她不是当了老师像是上了贼船。倏忽羊，又变得介那种最有爱心的少管所干部，置自己于九霄云外，一门心思地关心那些的失了足的下一代，为他们的丁点儿进步欣喜，对改造他们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充满希望。语重心长，苦口婆心，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洞里摸了一夜突然看见光明寻那样容光焕发，疲劳、绝望一归而光。

教导主任校长这些更注重全盘考虑的领导同志更是相当满意这一事件的发展和目前的这种结局及其效果。他们甚至有些庆境马林生的儿子给他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和借口。不过表面是一点看不出来，他们脸上有的只是一如既往的庄严和万事操劳的忧郁以及沉思。

马锐的检查很顺利地通过了，没有人狠得下心来有毅力再听一遍比这更不堪入耳更冗长的检讨。连本来认为是不可

避免的处分最终也没落下来，在运动后期，学校居然在高年衙挖出了几个流氓团伙，人们差不多把马锐忘了。

他又回到学校去上课。

他也像其他孩子一样，事过不久就基本上把这件事造成的心理负担御掉、丢开了，生活中新的、有趣的或令人反感的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但这件事在他身上遗留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这特别表现在他和父亲的关系上。他一见马林生就显得瑟缩，沉默，即便是一句很平常的问话，他的回答也带有怯意，而他几乎不主动和马林生说什么。父子俩在日常生活中相处时的那种异乎寻常的冷漠。使得他们的家庭蒙上了层阴郁的气氛，同时又使他们两人都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紧张。每当他们四目交视，马林生就感到自己如同一个悲剧性事件的纪念碑，人们的目光一接触到它脸上便流露出凄恻的回忆和警觉、沉思的神情。

马林生原期待马锐看到事情按照他那种干脆利落的处理方式得到圆满解决，会多少淡化些父亲推行决定时合作的粗暴手段的反感。认识到父亲的英明、正确和事出无奈，但他的期待落空了。马锐虽喜洋洋丰意表现出什么耿耿于怀，但很显然他也没有尽然释怀。

他不想看到儿子总是一副受了伤的样子，更不希望儿子的性格由此改变。这种变化往往更难以捉摸。

他想使家庭的气氛重新轻松起来，像个正常的家庭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实际上，从那个恐怖之夜后，他就没再对马锐提这件事一个字，既没解释也没道歉但也没利用对他有利的事实。

他有意在饭前便后和儿子闲扯几句，说些街上流传的轶闻趣事，装傻充愣地问些他早已知道答案的愚蠢问题。但儿子的反应并不积极，并未体察或者有意忽视他的良苦用心，有一搭没一搭偶尔一笑也是稍纵即逝甚至时而显得像身处考场般的紧。有次他为了特别估出对儿子无芥无蒂，还亲昵地跟儿子开了句玩笑，“你是不是感到正经历那种真正的、无法溢于言表的深沉痛苦？”他笑嘻嘻的、调侃味儿十足，但儿子听到这话的反应是吃惊、瞠目结舌，继而是羞愤和厌恶。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失策和唐突。他不自觉地引用了儿子和别人一次虽然算不上是机密但也是属于不希望第三者听到的谈话的内容。这就像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的日记被人偷看了，那点隐私已经成了别人的笑柄。尽管是善意的打趣，也完全不能接受。

马林生感到气愤、有一种受逼不过的感觉。另外他也由衰地对自己向儿子频送秋波讨好巴结的行为感到厌恶。

他决定跟儿子好好谈谈，有些糊涂认识必须澄清，无原则的抹稀泥看来想抹也糊不上墙。

他没做什么准备，开口就能讲，道理都是现成的，活学活用了半辈子，烂熟于胸。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没有。”儿子手托腮坐在一旁，像是被拖到某个会上与己无关又不得不听。

“我看有。”马林生脚蹬着桌底架，吸吸溜溜掀盖喝着热茶，把吸进嘴里的花叶呸呸啐的回杯里，摇着扇子乜眼说，“你这个情绪不对头嘛，多少天了，哭丧着脸儿，我看你是对

我那天打了你怀恨在心。”

“没有。”

“我能不打你么?要不是你那天把我气坏了。我什么时候无缘无故地打过你?从小到大你说说，哪次不是先跟你充分摆事实讲道理讲清楚了再打?哪次法因为你不听话犯了错误就是不肯承认哪次不都是为你好?真是我出了错我捅了漏子我打过你么?”

“为什么不说话呀?有理讲呵!你不是老觉得有理没处讲，现在给你讲理的机会，你怎么又说不出来了?”

“哪次都是我错，都是我不好，你每次都是忍无可忍。”

“就说这次,要是你一开始就按我说的去做,不跟我拧着,谈话就能解决的我何必要动手?当然,我打得手是重了点,不应该。可你要想想当时你把我气成什么样儿?我辛辛苦苦替你写的检查，你就能那么往地上一扔，不屑一顾，我儿子对父亲这样么?好啦，这件事就不说了，不管你是不是恨我……”

“我不恨你，恨你干……,

“恨也好，不恨也好，反正我是打你了，这是个事实，无法改变，而且今后我仍然可能打你，但我希望尽量避免出现此类情况，这要看你……懂我意思么?”

“懂，听话就不打，不听话就打。”

“好，这件事就不说了，到此为止……”

马锐起身就走，像听到宣布散会似的。

“回来！我话还没说完呢。”马林生喝住马锐。

马锐重新退回原处坐下。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马林生放下茶杯，拿起一支烟在指甲盖上颠着，叼在嘴上，点燃，看着马锐说，“你心里还是有急气。我还是认为你没错，起码没全错。你给老师指出一个字念错了这件事上就不该受到批评，你的读音是正确的嘛，字典能够无可辩驳地证明这一点……我说的对不对呀？”

马林生看儿子的反应，马锐毫无表示。

“老实说，在这点上我同意你的观点……”马林生再次停下来。注视马锐的反应，儿子仍毫无表示。

“你是对的，老师是错的。”他强调，“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这没什么好说的。”

马锐仍毫无反应。

“你以为我在你这么大，上学时什么样儿？也像你一样，喜欢给老师挑个错误老师作个对。”马林生这时变得推心置腹了。“我们好时比你们厉害多了，斗老师批老师那是经常的，校长教导主任都揪到台上去了。哪个老师稍微说错句话做错件事，大字报立刻贴到她办公室去。上什么课呀，上课就是玩、闹、考试也不考，考也是互相抄，那开心……当然那是动乱年代，这么做是不对的，学生的主要任务还是学习。你们现在不能像我们那时那样，你们要尊敬老师，遵守纪律，爱护同学，爱护公物……好好，套话就不说了。你要知道你错在那儿，而你现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所以你也没法改正。检查是胡写了一大堆，但那都是空话、官词儿、压根没说到点子上……”

烟头上长长的烟灰掉了下来，洒了马林生一腿，他连忙扑落。

“我记得上次我们谈话，你说过一句：‘你就知道怎么尊重翅。’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

“我记得，记得非常清楚。”马林生坐正，把剩下的烟蒂掐灭，他的脸由于低头去掸烟灰有些涨红。他注视着马锐，“大概你从哪本书上还接受过这么一句话：‘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听说过。”

“我想你就是让这句话害了。”

“谁也没有害我，我自己错了就我自己错了。”

“不……马林生曲膝把脚抬到椅子上，一只手去撕脚丫上培剥的老皮，用力撕下一块，看了一眼，扔到地上，飞快地说：

“你光看到天就是天，地就是地，可你却没看到人的差异，两双眼睛的不同，其他人不说，我和你眼中的天地是同一个天地么？我承认，应该有基本的道德准则和通用的是非观念，但对大人和孩子能同样要求么？我抽烟是嗜好，你抽烟就是学坏——对啦，上回你抽烟我可还没说你呢。我骂你打你那叫慈爱，恨铁不钢。你骂我还手——反了你啦！同理，你可以爬墙上树，最多说你淘气，我要猴似地爬谁家墙头，说老不正经的还不得抓我要流氓偷东西？这就像勇女平等一样，只有承认差异才能真正做到平等。你现在多少明白点了么？”

马锐眨眨眼，看不出是真听进去了还是仅仅敷衍，他朝父亲点点头。

马林生十分高兴，他坐回座位，跑了口已经凉了的茶润

润嗓子，换了副亲热的口吻对儿子说：

“你想你能用对付小朋友的办法对待老师么？老师是什么？不是不能出错的计算机。她是人，还是个大人。大人和小孩最重要的区别在哪儿？就是小孩可以没脸大人是一定要有面子！小孩嘛无所谓，不管大众怎么斥挞，二皮脸一挂嘻嘻一笑就过去了。大人呢，你让他去哪儿？如果不想被说成厚颜无耻就无地自容了。什么叫狗急跳墙？你怎么就涌她错就让她错下去？出丑是她出丑，丢份是她丢份，与你何干？尤其是你又知道什么是对？没叫她引入歧途，你替她着什么急？全班四十多个同学未见得都让她蒙在鼓里惟独你跳了出来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你傻就傻在不懂得这条做人的基本规则；当权威仍然是权威时，不管他的错误哆么确凿，你尽可以腹谤但一定不要千万不可当面指出。权威出错犹如重载列车脱轨，除了眼睁睁看着它一头载下悬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回，所有努力都将是螳臂挡车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

马林生怜爱地望着儿子，语气沉重地说：

“爸爸的其他话你可以当耳帝风，但这点请你一定牢记，如果通过这件事，你能记住这个教训，那对你的成长是个帮助，否则人才是白吃了这顿苦头！”

“……”

“你怎么不说话？”马林生皱皱眉头，“无动于衷？”

马锐为难地在椅子上扭扭身子，“您说得那么好，我都听呆了。”

“什么意思”？

“真的是觉得您说得好……”

“往下说。”

“过去怎么就没人给我讲过这些个道理，都是教我要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勇于当那个什么小主人……难怪我这回栽这么大跟头一点不奇怪……”

“……”

“幸亏我有个您这样的真关心我爱护我的好爸爸，除了您谁还会跟我说这些话呢？”马锐先还低着头看地上，有点扭扭捏捏，后来就流利了，也敢看着他爸说了，您这番话真叫我茅草顿开，如沐春心……”

“茅塞顿开，如沐春风！”

“茅塞顿开，如沐春风。要是您今天不跟我说这番话，不告诉我，任其下去，我将来—— 不堪设想！”

还有什么比沉默更可怕的？那就是胁肩谄笑虚言奉承！

”把你的真实想法告诉我。”马林生请求。

“我真的就是这样想的，没有其他的想法。”马锐同样衷心地说。

第五章

“你怎么奴彦卑膝，低三下四的！”马林生厉声呵斥儿子，“有什么话好说，不要哼哼唧唧的，像长狗似的摇尾乞怜。你是叫我打怕了还是装孙子？”

马锐是来请求父亲批准出去玩一会儿的。但他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请求，而是在饭后主动积极地去刷碗，扫地，擦桌子，把一切归置完了，像个有事要求主人的丫环把一杯新

沏的茶和一把扇递到正着肚子剔牙的马林生手里，自己站在一边不住地拿眼去找爸爸的视线，磨磨蹭蹭地不肯走开，没话找话地问："还有什么要我干的么？""您想不想擦一把？我帮您打水去。"

从那次父子俩交过心之后，他就一直是这副样子，殷勤、恭顺，事无巨细一概请示惟马林生的马首是瞻。尤其是他那双眼睛，说是狗一样忠诚一点不夸张。处处察颜观色，镜子般地只反映爸爸的喜怒哀乐，爸爸笑，他就显得快活；爸爸愁，他就显得忧郁；就连看电视，父子俩的感情起伏跌宕也是同步的。

马林生对此腻歪透了。他还没有自大到想在家里建立一主一仆的小朝廷，称孤道寡，四处横行，可儿子怎么就先主动当上了小太监？马林生是个苦出身，一辈子没有作威作福过，同时他又觉得起码是拿中级知识分子的标准要求自己。知识分子吗，知书达礼，到哪儿都得是文明、进步、现代的代表，跟谁打交道都得是不卑不亢不冷不热，既令人刮目相看又不使人感到气焰逼人，这样才舒服，大家才亲切。弯腰弓背，诚惶诚恐，这样的嘴脸知识分子不但做不来（或者说刀不架在脖子上做不来）。也受不了别人这样作，这样下作——哪怕是冲着自己来。

叫人恶心！

"你就不能把腰板挺起来？"马林生痛斥着马锐，"大声说'我要出去玩！'我还能吃你？正当的要求为什么就不能用堂堂正正的方式来表达？你瞧你，你哪还像个男子汉……"

马林生最后这句话本来是不想说的，脱口而出险些没咬

着自己舌头，这话太伤人了。

马锐倒似乎没太介意爸爸的措辞,他像个棉花床垫似的,对任何挤压都不产生弹力，使用力量愈大反倒瘪了下去。他垂眉低眼站在爸爸面前，加倍作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当然不必计较什么男子汉不男子汉的，他的年龄只能说是个男孩儿。

马林生自己就像个所谓的男子—— 汉么？他想想也觉得没什么参照，一个过于高大近乎虚纪的形象赫然出现令标榜他的人也同时感到气馁。

”去玩吧。”马林生怏怏地说。

那日傍晚，马锐在胡同里被几个年轻人打了。一个男孩子飞跑来告诉马林生，马林生刚冲出院门，就看到马锐跟几个一起玩的同伴一手捂着滴着血的头向这边走来。

听那几个孩子七嘴八舌诉说，马林生知道了事情的大致经过。

确实不是马锐惹的事，准确地说，马锐无辜地被人欺负了。

这条胡同口有几张台球桌，天天都有一些小伙子和半大孩子围着打台球，马锐和他的几个小伙伞也去凑热闹，站在一边看，有几个正在轮流玩台球的年轻人不知是因为输了还是看马锐他们几个不顺眼或者就是想抖抖威风找点乐子，反正是有意寻衅吧，叫马锐他们“滚开”。这几个家伙都比马锐他们大，一个个身强力壮的，马锐等辈也惹不起，便乖乖走开了。肯定有些不情愿，但谁也没敢说什么，可就在他们走

开的同时，有个家伙蓦地勃然大怒，说马锐“看”他了，于是破口大骂，追上来就打，用台球棍比较粗比较坚硬的一头照马锐头上狠狠砸了几下像用锤子砸钉子，打破了马锐的头。

马锐的小伙伴们都忿忿地说：“有这么不讲理的么？看都不能看了！”马林生完全想像得出，马锐的那一眼是怎么看的，他的那双眼睛有时比说出话来还气人。但不管怎么说，这也不能成为暴打人家一顿的理由。

血顺着马锐的脖子流下来，染了他的背心，一些血迹已经干了变成了深褐色。马锐显得相当坚强，既没眼泪也没因疼痛作苦相，他望着马林生的目光十分严峻又含有某种等待，等待父亲的呵责和埋怨。

这目光刺疼了马林生心里最坚硬的某处。

那些完成了叙述和控诉的孩子都把目光集中在马林生脸上，注视着他的反应。

马林生看样子高深莫测，其实束手无策，那些作了恶的年轻人就在前方视线所及之处，他们仍在继续玩着台球，嘻嘻哈哈大笑着，满不在乎地往这边看，马林生根本不想充好汉，带着儿子去惩罚那个欺负、伤害了他的恶棍，哪怕仅仅是理论一番，他熟悉这些强壮时髦，脸上带着粗野，残忍的微笑的年轻人，他就是打他们好个年龄过来的。说得不客气，就是一帮小流氓，正是无法无天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什么都不怕的年龄，他就是带着全世界的道义去和他们评说也会碰一鼻子灰。说得不好，别看他的年龄都够做他们年轻一点的爸爸，他们也会不留情地揍他一顿让他管他们叫大爷，派出所倒是个伸张正义的地方，可警察的一顿训斥，除了使他和他

们结仇使他们有了一而再再而三找他麻烦贩理由又能怎么样呢？这种事连治安处罚的资格都够不上。在法网之下，有一大片弱肉强食的荒野，老实的，不会武艺的人只能忍气吞声。

找他们的家长？更是笑话！

马林生拿起儿子的手，看看他的伤口，血流得不凶，已接近疑结，但伤口边规则，皮肉还有一些破损，很难自己愈合。

“走吧，我带你去医院缝针。”

他掏出自己的干净手绢捂住儿子头上的伤口，这就是他作为一们父亲对受了无辜伤害的儿子所能给予的全部。

这是一个凄惨的姿势。

街道医院的急诊室光线惨白，空气中弥漫着脓血、腐肉和消毒水的混合味道。那个冷漠得像不锈钢餐刀的医生，在另一个气鼓鼓的女护士的帮助下给马锐缝着伤口，他的动作熟练，迅速如同服装厂的女工在给成衣钉扣子，马锐在他有力的穿刺，挑拉睛疼得直吸凉气，同时受到医生和护士的共同呵斥：“别动！你老动我怎么给你缝？”

马林生坐在远处的治疗床边，样子比正在遭受痓的儿子还可怜。

他在别人身上体验屈辱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可憎。

在回家的黑漆漆的毫无月光的路上，他的心情一直很难过。

马锐上包着寻白的绷带，由于屁股上打了“破伤风”针，走起路来一拐一拐，在夜色中看上去如同一个小伤兵，他似

乎对此事要泰然些，似乎忍受痉对他来说已经习惯了。马林生问他伤口是否还疼，他的回答既清脆又满不在乎，“没事。”

这若无其事的口气差点叫马林生掉下泪来，他感到一阵冲动，一把搂过儿子肩爱带着他往前走像个痛下决心申明自己对情侣心意的小伙子。

马锐对此似乎有些吃惊，他好像不大习惯父亲的这种亲热，或者是这种被比自己高一头的人搂着走的姿势确实别扭，他被父亲搂着走了几步后就小心翼翼担十分坚决地挣脱开了。

湿淋淋的红领一条同样湿淋淋的白色小裤衩挂在院里的晒衣绳上，阳光穿透过来使红色更艳白色耀眼布纹经纬都看得清清楚楚。

马林生看关这条红领巾和小裤衩出神，脸上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

马锐一早就爬了起来，鬼鬼祟祟地拿盆去洗裤衩。昨天下午，马林生刚用洗衣机洗过脏衣服，他实在找不到什么可洗的，就把红领巾一起洗了，然后就去上学了，隔壁的夏青跑出来喊他等一下，他连头也没回。

很快他就是个大人了，马林生充满温馨地想。他觉得自己决定是正确的，也是及时的。他对自己明智以及作出氛择的毅然决然很满意，算不算是高瞻远瞩呢？他到自己充满磅礴的力量。

昨天，他的前妻和前岳母依照法院授予的权利和周期前来探望马锐，他和她们之间发生了很不愉快的争执。两上女

人一看到马锐大热天戴了顶帽子就起了疑，揭下来一看，发现了那个伤口。伤口虽然愈合得很好，并已拆线，但伤疤很明显，周围剃掉的头发尚未长出来，班秃一样难看，于是两个女人就大惊小怪地叫起来，把最难看的脸色给他看，马锐自己解释了受伤的原因，但她们恶狠狠地瞪着他，凶猛地指责他，似乎这伤是他和凶手合谋造成的，激烈地批评他事后不采取行动的怯懦，连上医院缝针这样必不可少的处置也受到了她们的攻击，她们似乎认为最稳妥的做法应该是让马锐带着鲜血淋漓的伤口到居委会派出所凶手家展览一圈，在凶手得到严惩。凶手家交出赔偿费和医药费之后去缝针治疗。

跟前妻马林生一向认为没什么好说的，这点在他们婚后不久，他就体会出来了。在某些时刻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就像马锐评价其老师的那个词一样，是个泼妇。这大概是女人生性中的一部分，像所有陆地哺乳动物都有牙一样，区别也就是牙长牙短，是满嘴獠牙还是一口白牙，他从不和她争论，尽管他对她已不存在作为一个丈夫必须受点气的义务和职业道德，至于那个前岳母，她倒是一个和气的老太太，可她养了这个么个女儿还有什么可说的？女人到老老太太这个阶段多数处于昏聩糊涂、是非不分的状态，害人倒害不了，帮腔还是很厉害的。

他忍受了。他突然发现自己还是很能受委屈的，在长期婚姻中锻炼出来的对无理指责的耐受力并未因婚姻的中断而退化，这大概就像游泳和骑自行车一样，学会了带就忘不掉。

两个女人发泄了一通怨气和怒火，犹如一部电影总有个完一样，完了。打扮、修饰了一通马锐，把他带走了。

他知道她们会对孩子干什么，无非是花钱，超需要地花钱。她们会用女人式的慷慨来满足马锐每一个哪怕是最过分的要求，用她们那过剩的爱心一路上对马甜言蜜语絮叨个没完。最肉麻的话最肉麻的动作都说得出来做得出来。她们会想方设法使马锐觉得她们比爸爸更爱他更关心他，一天当然比长年累月更富于表现力更方便浓缩情感易于坚持始终——不露馅。

街上正进行“学雷锋服务日”的活动，宣传车的大喇叭和少先队鼓号队的喧嚣隐隐地传进胡同里，使马林生的耳朵有一个街上很热闹的印象。

他靠吃方便面和看书睡觉打发了一天，他不在乎女人们对儿子的笼络。他知道她们会控制不住地热情过分，而男孩子往往对这种来自年长女性的过分热情只会厌烦。

以前妻接孩子去玩都会在晚饭后送他回来，或让他自己回来。但今天，天都快黑了，人还没有回来。马林生预感到这两女人要出蛾子。

电视里开始播《动物世界》时，他的前岳母一个人回来了。一副坦荡的样子。

“孩子呢？”他问。

“噢，和他妈在一起，一会儿回来。”老太太说着坐下，目不转睛地看电视，似乎她一个人提前回来就是为了赶着看那些班马豹子鸟呵鼠呵的怎么进食喝水水怎么走路交配的。她干吗不回自己家看？”

“林生呵，日子过得怎么样呵，近来？”老太太有一搭没一搭地问。

"还行"。马林生回答，也是不卑不亢。

"我看你这屋乱点。"老太太小眼灼灼有神，找躲在角浇的贼似的东张丁望地一屋扫了遍，"灰多少天没擦了？"

"老爷们过日子嘛，顾不上那些小事。"马林生鄙鄙笑着，有些难为情，冷丁想起不是这老太太的女婿了，收起脸上的笑点着一支烟歪躺在椅子里，她管得着么？

"烟还挺勤？"

"嗯。"马林生哼了一声，露出明显的怠慢。

"林生呵，"老太太吧口气，"我看你这日子过得也挺难。"

马林生没做声，等着她下文。

老太太以为马林生被她打动了，触着了心事，愈发语重心：

"你一个男人，带着孩子，工资又不高，是麻烦，焦心的事多。不如把孩子放我那儿，我给你带着。"

老太太索性开门见山了。

马林生一笑，心想：早知道你要说什么。不是头一天动这念头了吧？

从打离婚法院根据孩子的愿望把儿子判给马林生起，这老太太就愁着要把孩子要回来，总觉着外孙跟着爸爸要吃苦。这两年，老太太和当年逃台的一人小子接上了头，又送了一个儿子去日本打工，手头洛络了，家里的吃穿摆用、行为举止也有点侨眷的劲儿了。所以索要这外孙的心情更迫切了。有点像电影上那种嫁了大款过上幸福生活的夫人思念早年因为贫穷送了孤儿院的私生子。其实马林生对儿子跟着谁过并没有什么过于偏执的原则立场。妈妈姥姥也不是外人，小孩么

还不就跟那庄稼似的哪向阳哪肥活就种在哪儿—— 只要有利于生长。在儿子未成年、生活还不能完全自理的情况下，让女人照顾他，的确比跟着父亲过光棍生活要好些。他有时也真觉得他耽误孩子。孩子也耽误他，经济上精力上都感到穷于庆付，捉襟见肘。但当初没有果断的处置，孩子跟他生活了这么长时间，现在再要回去，这就牵扯到一个荣誉问题了，是不是他没能力照管好自己的孩子？这就像考察一个干部是否胜任他所担负的领导职务，尽管他已经焦头烂额，百病缠身，但一定要装作精力充沛、应付裕如的样子。否则，尽管他是主动辞职，诚心让贤。不明真相的群众还会以为他是因为无能被赶下台的。

他硬着头皮，咬着牙也要挺住。

“有合适的了么？离了这么长时间？”老太太见马林生长时间不说话，迂回地问。

“有……几个，还在看，没最后定。”马林生蓦地明白了老太太的意思，立刻说，“不过她们的条件都是希望对方有一个大一点的男孩儿。

“没听说过……”

“真的，省得自个生了，还得一把屎一把尿地养。”

马林生含混地答覆前岳母，这件事要尊重马锐家人的意愿，他有意避开正面表态。

“关键是你的态度。”老太太说，“孩子好办。”

马林生闻言吓了一跳，难道她们已经事先把马锐拉过去了？”

“马锐怎么说？他同意了？”

“他……”老太太支支吾呈，“只要你同意了，孩子好说服。”

马林生松了一口气,看来马锐并没有跟她们做幕后交易，也许这就是他母亲迟迟不把他送回来的原因。

“你同意不同意，倒是给个话。”老太太有些焦急。

“我尊重孩子的选择。”马林生仍然狡猾地兜圈子。

“好，那就是说，如果说孩子同意了，你也没有意见。等于你同意了，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马林生犹豫了。他拿不准这是不是个圈套，如果脱口承认，会不会立刻产生后果。”

“如果孩子跟他妈妈生活，我们可以不要你的赡养。”

正是这句充满交易味道的话激怒了马林生。

“不，就是孩子同意我也不同意！”

后来的情景令马林生很感动。

他一看到带着儿子回来的前妻就知道地赢了。前妻不是个有城府的女人，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她好象哭过，弄糟的眼影像熊猫一样黑了两个大圆圈。她气乎乎的，对待儿子也没像早晨那么甜腻了。

但当他把的妇方的要求向儿子概述一遍，等待儿子表态时，他还是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紧张。

这两个娘们儿在外面又给儿子打扮了一番。他穿的都是新买的衣服，头上帽子也换了一顶漂亮的白色遮阳帽，就像要去夏令营或机场欢迎贵宾。

他显然是累坏了，脸晒黑了点没有丝毫快乐的神气。当

大人们郑重地向他问话时，他只是不耐烦地说：

“我不想住到别处去，在这儿惯了。”

然后他就疲乏地进里屋倒床上了。

前妻和前岳平沮丧地离去后，他进了里屋，笑嘻嘻地问躺在床上的儿子。

“她们都带你上哪儿玩了？”

“还不是逛商场，买东西，女人感兴趣的那一套。噢，还去游乐场“她们一定不许你坐过山车吧？”

“没让，她们连碰碰船和电动汽车都没让我玩，只让我去坐小火车旋转木马之类的小孩儿玩艺儿，最后还陪她们坐了趟大观览车。”

“跟女人出门就是这样儿，不能尽兴。赶明儿我带你出去玩一次，保证让你玩个痛快。怎么样，愿意不愿意？”

“行呵。”马锐脸朝里闷声闷气地回答。

马林生拆开扔在他床上的一些包装纸表和纸盒，”这是她们给你买的衣服？俗气！穿上像小流氓……”

马锐没有回答，他似乎快朦胧睡去。

“起来洗脚，洗完脚再睡。”马林生拽着马锐一只手把他从床上拉起来。

大概是因为玩得太兴奋走路走得又太累，所以他睡着的后情不自禁了。马林生站在院里的阳光中看晾衣绳上随着微风轻轻摇摆的红领巾和上裤衩愉快地遐想。他想起自己少年时的第一次梦遗，那也是一次剧烈运动后悄然勃发的，但那可不是玩。那是在学校操场挖防空洞，抡了一天大镐累的。

玩累出来的，真是幸福的一代！

他现在还不想把他的决定立即告诉儿子，暂缓几日。他不想让儿子把这看成是一种感情冲动的奖赏，是报答，那会使他显得太功利。这和他竭力保持的一贯形象不符，也会使儿子误解乃至轻薄了他的这一举动，应该选择一个平淡的日子。在谁也不欠谁的情况下，严肃、计策地宣布。以表明这一想法完全出自他头脑的惊人思考，是经深思熟虑，反覆权衡才得出的审慎的决断，并非心血来潮灵机一动想出的馊主意！

他美滋滋地去上班，似乎已经看到了宏图实现后那幅暖融融的，充满天伦之乐的父子行乐图。一路上，他对四周穿过、交肩、贴紧他的人群充满了友好的感情。

进了冷清、熟悉的书店，开始了一连串的开门前的准备工作，他的精神盛宴才伴随手着手中的单调，日日重复又马虎不得的算计一点点结束了喧闹。

他站在十几年如一日惯常站立的那个迎着门的位置，彬彬有礼，耐心地等待第一位顾客时，有一种狂欢后的疲乏和萎靡不振。发同梦醒之后价值在自家床上环顾的怅然若失。他能改变儿子孤生活使儿子呼吸得更舒畅，但这一改变并不能使他自己的生活全部充满意义，他有他的渴望，他的溃疡他的炎症，必须用另一味药才能使他痊愈。

一个胖胖的家庭妇女拎看个网兜走进来了，接着又走进来个东张西望电器开关推销员似的男人，一对青年男女在门口闪了一下又消逝了似乎进错了门又及时发现了。那个姑娘隔着玻璃往里看的笑脸久久印在他脑子里，像一张不停重放

的幻灯片。

从上次之后，那个不知名的少女就没再一过，他曾很有信心地蛮有把握地期待过，并把再次相逢的间隔推算假定在人们的习惯循回的几个周期内：三天，一周、十天、半个月，有儿次，他甚至预告产生了强烈的预感，无论从天气、气氛、心境种种迹象看都有她出现的先兆，结果他把自己弄得激动不堪而她并未出现，使他落入深深的失望。

她就像一块冰，融化在水里了。有时他在街上行走的不同少女脸上会依稀发现她的特征和神情，这往往使他暗暗一怔，但再端祥，那神情似又不翼而飞，面对他的只是个陌生少女。那纯洁明媚的微笑使他怀念，成为他的梦想，失散愈久愈使他记忆犹新，过去他一直不能肯定梦想存在，每当憧憬只是模糊残缺的一个大概，一些凌乱的局部；阳光下飞扬的长发；明净如水的眼睛；洁白如贝的牙齿以及清脆、渐渐远去的笑声。如今，这寄托具体了，他的想象力也随之丰富、具体了。

他想象那应该是个雨中的阴天，使人忧郁情不自禁柔样起来的天气。一双穿着凉鞋的修长的脚踩着路上的雨水，轻盈，飞快地小跑着，水花在地的脚下辟叭四溅，同周围那些形形色色的皮鞋，球鞋和雨鞋比，这双脚格外富有活力，犹如一只鸟穿梭飞行，在粗笨斑谰的走兽之上。

他的情趣不自觉地深受流行歌曲和抒情小诗的影响，就像看到“雪碧”汽水立刻产生对广告片上飞贱的汪泉的联想，另外他也设计不出更别致同样充满浪漫情调的场合，正处于炎热中的尘土飞扬的城市，还有什么比一场雨更叫人惬意更

感到清爽的？他现在已经过了格外怕被人说酸的年龄，酸就酸点吧，能酸起来也说明自己不老。

当然，她只能同时也是顺理成卓地避进了对她敞着门的书店，对面雨骤然大起来、她正可以借避雨之际在书店翻翻书。

还有什么比下雨和读书更以联在一起更能制造困愁的器物？

他不想让她一眼就看到他，那也许会使她一惊、一愣，感到局促、不自然或慌乱。怆有这种体会，瞬间的不知所措会促使人下意识地抽身走开，即使留下来也会作出超出本意的冷淡和肃穆。应该等她站稳了，在书店时呆住了，对这个环境自在了，同时又感到有点无聊，开始观察四周，这时，再让她看到自己。

会不会认不出来呢？不，当然不会！否则还怎么叫有缘？看到自己会怎么样呢？似乎只有嫣然一笑得体也更富有暗示，马林生生自己呢？他拿不准自己会不会脸红，是脸红一下显得自己年龄虽大依然纯洁给人印象好呢，还是大方爽朗老练豁达让人看着喜欢？他觉得还是后者更有派头，就大方爽朗！

说什么他可没想好，显然不能像熟人那样打招呼，还有个谁先开口的问题，这问题好像比较次要，谁先开口都可以，看谁现成的问候先出口吧。接下来呢？可以互相注视，打量一会儿，看对方变没变样儿，但这时间不能过长，过长没话光互相踅摸就容易讪讪的了。也只好接着聊书了。他可以介绍一些新书、问她一些看了那本他推荐的书的观后感。她会不会喜欢呢？这好像也无所谓，她喜欢，有所领悟，自然可

以越说越近。不喜欢，他也可以随之改口，共同鄙薄，嘲笑一番作者粗浅和才岳智低，同样可以说到一块去。而且，一起鄙薄他人比一起称颂他人更容易使议论者有亲密无间和匀结在一起的感觉。姑且定她不喜欢那本书吧，她应该是个有主见、不那么轻易就得到满足的人，否则难保不在遇见他之前先被别人勾搭走了。

他们聊得很开心，他的真知灼见、妙语雅谑不时使她忍俊不禁，咯咯笑起来，更加热情地望着他……这里，他的想象有点梗阻，她总是面对着他，因为那天他对她晴清晰的记忆就是她面对着他时的那个笑容，这有点像和一张照片谈话，无法变换姿势，也不很难生动活泼地深下去。

后来，当然是她走了，雨停不停她也终究要走。互相通报姓名，住址了么？有没有定了一次约会时间？会不会显得太快了点？双方都有些轻浮？像写小说一样一厢一情愿？留待下次吧，为了更真实。

马林生就这样胡乱想地站了一天。后来外面真下起雨，气氛愈发逼真，他几乎魂不附体了。

第六章

“星期天你想上哪儿玩呵？”

“随便。”

“你喜次去哪公园吧，你说？”

“哪儿都成。您怎么，星期天想动弹动弹了？”“我是想带你去玩，我答应过带你玩一次，我说到得做到。”

“我无所谓，星期天呆家里也可以不一定非去，真的。”

“去去，要去，我们也好久没有出去玩了，你想去哪儿？”

“……想不出哪儿好玩。”

“去游乐场？”

“去过了没劲，贵的。”

“那去八达岭、十三陵？你还没见过长城呢？”

“真的和电视里不一样么？我不想去，我们同学去过都说没意思，累得要命看不着什么。要去就去个近点的地方。”

“那咱们就去划船吧，去紫竹院或者北海。”

“行，你看看着吧。”

马林生星期六就开始作准备，买胶卷和仪器，像个娘们儿似的把各种出门的零碎装了满满一网兜，既兴奋又忙乱临出门还不住地问儿子：

“这些吃的够么？要不要再煮俩鸡蛋？”

马锐看着父亲网兜里那些不新鲜的甜面包和谦价的粉肠小肚说：“够了都吃不了。”

“吃不了就使劲儿塞，咱们这是罢餐。”马林生眉飞色舞，口气豪爽：噢，忘了，水忘带了，快去拿手壶。”

“要我说，这些您就甭带了，公园什么没卖的？回头挤车再都挤烂了，拎着也怪沉，何必呢？”

“也好。”马林生想了想，豁然开朗地笑着说，“中午饿了我带你去下馆子，咱们好好嘬一顿。也好也好。

马林生放下网兜，甩着两手，“这么倒也省事。”

他本来还想让马锐换件好点的衣裳，想想也作罢了，何必搞得那么隆重，倒不自在了。

“要不要叫上夏青一起去？”出门时他了还朝儿子眨眨眼说。

“叫她干吗？”马锐挺不高兴，不喜欢他爸说这话时那模样儿。

街上人挺多，公园里人也挺多，净是些带着孩子来逛公园的年轻夫妻，也有单身父亲或单身母亲一个人带着孩子来玩的，但那些孩子都很小，马锐这个年龄的男孩眼着父母在公园里逛的倒不多。

他们到公园已经有点晚了，游船都租出去了，租船处仍有很多人排着队耐心等候，本来不大的水面密密麻麻布满了各式游船，就像一脸盆水里飘着过多的香皂盒子。特别是那些造型粗笨、颜色艳俗的鹅船、鸭船，既占水面又操纵不便，坐船的人就是用力蹬踏它也行驶不快，晃晃悠悠妨碍着别的船划行。

马林生先是在大租船处排了会儿队，后来发现这么等下去遥遥无期，只好死了划船的心，只觅趣处，也端着个照相机，指着一路看见的亭子、垂柳、山石，花丛什么的让马锐站过去留影。有时看到格外精致的去处，自己也挺胸凸肚背着手站在花前柳下做画中人，他兴致勃勃地率马锐登山，每到一坡便回首眺望，连声赞叹，作饱览祖国大好河山心神怡的状。看到一枝花儿他便凑过去欣赏一时。俯向嗅它一嗅，赞它几句天生丽质。见到一块乱石，他也要围这端详一遭，以手扪之，以指叩之，夸它几声奇峭清峻，沿途那些或曾耳闻或不根本不晓得他是老几的鸟人写的鸟字，他是留连忘返，细细揣摩，一步三回头黑迹已逝殛自恋恋不舍，玩得那叫有滋

有味儿那叫热闹忽喜忽惊忽嗔匆外，每每要将自己的得趣之处与马锐分享。

“呵，笑呵，你不笑我怎么照？”

他从取景框里看着马锐，连笑带叫，惹得路人纷纷投来目光。

马锐匆匆一笑，“咔嗒”一声，他从照相机后露出脸，冲马锐大叫：“你骑那石头上去一手揪着树枝再来一张。”

后来，他行至后山，看到花木掩映，山石遮蔽内的一间厕所，顿觉尿意盎然慌忙丢下儿子急急奔向那厕所。片刻，踱了出来，神情茫然。

他似乎也闹得有点累了。

父子二人在甬路边一张长椅上坐下，半晌无语，他差不多抽完了一支烟时，儿子：

“你觉得有劲么？”

马锐瞅他一眼没吭声。

“说实话，没关系。”

”没劲。”儿子说。

他赞成地一点头，“我也觉得没劲。”

“马锐，说真的、今天我想跟你好好谈谈。”

他们来到临湖的一个茶亭相对坐下，马林生给儿子买了一瓶汽水和一盒冰激凌，自己要了杯茶，从他们坐的地方，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湖中来回徜徉的游船和船上笑嘻嘻的男女、儿童以及他们打的五颜六色的阳伞。

“我早想找这么个机会了，今天看来挺合适。

“我又怎么啦？”马锐一脸不乐意。

“你没怎么，都挺好。我就是想跟你聊聊，了解一下你近来的思想。”

“你可以到学校去问我们老师，我近来表现怎么样。”

“我不是那意思”马林生有点焦急，不知该怎么表达才好，就是随便聊聊，不管你近来的表现如何。像……像你平时和你的那些小朋友闲聊一样。”

马锐看着爸爸，有些猜不透他的用意：“那……聊吧。”

“说真的，马锐，你是不是对爸爸有意见？”

“没有。”马锐顿时紧张起来。

“真的真。”马林生用胳膊肘碰碰儿子的胳膊，十分亲热地凑近他，“有意见就说，没事，我现在正虚心着呐。”

“真的没有。”马锐把身体往后靠靠，丝毫不放松警惕地说，“这话你上回问过我，我也回答过你了。”

“唉——”马林生吧了口气，“也难怪办不信任我，我过去的表现也确实汉法让你信任——你是不是觉得我过去特恶劣？”

“没有没有。”马锐再三说，“您别自个折磨自个。”

“那你觉得我过去挺好啦？”

“这个嘛……”马锐回避着爸爸热忱的注视，“当爸爸的不都这样儿么？您比别人也没突出到哪儿去。”

一条游船划到他们近前的湖畔，一个年轻的爸爸停桨给依偎在妈妈怀里的花朵般的小女儿照相，一家人都笑容满面，在湖光映照下容光焕发、小女孩儿撒着娇发着嗲，嫩声嫩气地声音断断续续地传过来……

马林生被这一家人构成的幸福情景深深的吸引住了，片刻，才转过脸来对马锐说：

“从前，有一段时间，咱们要比现在亲密一些。”

“我小的时候？”马锐试探地问。

“对，你还记得么？”

“模模糊糊吧，那时候我还不懂事呢。”

“现在懂事了？”

“喂……现在更不懂了。”

“你小时很乖，比其他孩子都显得要乖。”

“是呵，我也觉得我现在是在退步。”

马林生心中一阵烦燥，谈话要这么进行下去又要落入一个批评一个检讨的旧套路，怎么推心置腹地交谈就那么难？

“我不觉得咱们现在的关系不正常吗？”

“我是说，在如此亲的两个之间，一个父亲和一个儿子难道不该更亲热、亲密些，更无所顾忌无话不谈赤诚相见些么？”

“我没对你隐瞒什么呀，那次抽烟就那么一次，后来我就没再抽过也没有再跟老师捣过乱……”

马锐诚恳地望着爸爸，马林生凝视了他几秒钟，扭过脸去一口一口地抽烟，神情沮丧。

太阳稍稍有些倾斜，光线柔和了一些，湖岸四周的林带更加殷绿幽深，不同树种的枝叶掺色的细微差辊层次鲜明地呈露出来。湖水更加耀眼了，似乎被镀上一层厚厚的金漆，重重叠叠钻石一般不停变幻着受光面，把阳乐从四面八方折射过来，使马林生不管把眼睛往哪个方向看都会感到焊花般弧光闪烁。

他被这种直射眼中的强光刺激得几乎都要流泪了。

“你觉得我做得不够是么？”马锐怯生生地又充满友好地问道，“你想把咱们的关系变成什么样儿？”

“不是我想把它变成什么样儿子。”马林生充满感情地说：“而是想让它成为它应该的那种样子。”

“它应该是什么样儿？”

马林生回过头来看儿子，“你说一个父亲和一个儿子应该是什么样儿？”

马锐认真地想了望，沉思了一会儿，抬起头望着父亲，困惑的摇摇头，我想象不出来。”

他是那么严肃，卷重，他的真诚感染了马林生。但当他想要回答儿子这一问题时，他同样了陷入了困惑和迷惘，这才发现，他对正常的父子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儿，脑子里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条缕分明的蓝图。

“它应该是……”他一边想一边小心翼翼地措辞，“互相尊重又互相关心同志式的……对，互相尊重这一点很重要 .可以说是至关重要，是一切一切的基本—— 你以为如何？”

“我对您尊重当然很容易……”马锐吞吞吐吐地说：“问题是……”

“我也会对你同样尊重像你尊重我一样。”

马林生看到儿子眼中的不信任和怀疑。

“怎么你不相信么？”他爽快地检讨自己，过去我对你一直是不太尊重，经常挫伤你的自尊心，这是我的不对，今后我不会那样了，我要改正一向对你的态度，老实说，我今天找你谈话，就是想告诉你这点，我对我过去的所作所为很疚，

对我曾有意无意地伤害过你表示悔恨……”

“呵，没什么，您别这么说……”马锐显得很不适应，很不安，很难消受。

“不！我要向你道歉，我要十二万分诚恳向你道歉，请原谅。”

马林生热烈地说，他感到十分兴奋，由衷地快活。通史一古脑儿地把自己的、负疚都倒出来，使他感到轻松和快慰。他这才明白天主教和基督教信徒为什么要向神父名牧师忏悔，这实在是一种科学，体贴的安排。痛快地悔过有时真是比恬不知耻地吹牛和强词夺理也狡辩那么硬撑着更令人舒坦，过后那么心安理得无忧无虑，旧的罪孽、恩怨一笔勾销了，从今后又像个婴儿那么清白纯洁，何况对方又怎么能不被深深感动？

“你能原谅我么？相信我能说到做到，痛改前非……”他差不多是含着泪对儿子说，捧着儿子的手。

“我能，我相信，你要我原谅什么？其实没你说得那么严重……”马锐脸涨得通红，话也结结巴巴的，他简直不知道怎么说、干什么好了。

他只好也同时开展自我批评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安抚父亲告慰自己。

“其实你也是不得已，有时也真是我太不懂事，闹得太出圈。别看您有时没头没脸往死了打我，疼劲儿过去我还真没恨过您，准知道您是气糊涂了，轻易您也不下了那么狠的手。”

“你越这么说，我越觉得你懂事我不是东西了。这么点的孩子都比我强，我这心里能好受么？”

马锐看他爸那劲儿，许有心号啕大哭一场才解恨才顺得过来心气儿，可这是公共场合，那么干也太肆无忌惮了、惊动了地方丢的可不光是他一人的脸，于是叫了一声：

“你，您差不多行了，也不瞧瞧这是什么地方。”

“嗯，这是哪儿呵？”马林生收热四下瞧，的确有看客贼头贼地瞟他，整容坐正，冷静下来。

“这事谈开了，就完了，”马锐说，“您的心情我明白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发，也别老提了，您是诚心诚意倒显得我不饶人了。再说，您是我爸，就算什么事做过了点头，难道我还和您计较不成？”

“行，过去的事不提了，咱们重新开始。”

“要我说，您该什么样儿就什么样儿，也别非撑着改头换面的多瞧着高兴，何必呢？我也没有说过去那样就活不了啦。”

“不不不不不，要有一个新开端，瞧着吧，我会变一个人的，变得让你都认不出来。”马林生充满信心地说，洋洋自得地瞅着儿子，“你会吓一跳的。”

“您想干吗呀？”马锐满腹狐疑。

“做你的朋友呵。”马林生亲切地微笑着，柔声细气地说。

“做我朋友？”要没神经、血管连着，马锐眼珠子差点掉下来。

“是呵，做你的好朋友。”马林生不乏憧憬地说，“让我们像一双好朋友那样友好地生活在同一个家庭内，互相照顾互相爱护，不论大事小事共同磋商，一起斟酌，互相之间谁有了什么缺点和不足，都能坦率地给对方指出来，帮助对方改正，有了什么冲突和摩擦，也能像国与国之间处理问题一样，

在充分尊重对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条件下，一起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加以议论，摆事实讲道理，本着世民代代友好下去的原则，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谈判解决大国小国一视同仁既不纠缠历史老帐也不以武力相威胁……”

马林生说得唾沫星子四溅，马锐听得目瞪口呆。

“这是书上描绘过的还是您的发明创造？”

“我的发现创造。”马林生廉逊地回答，‘你觉得不好么？”

“我倒没觉得不好。”马锐含含糊糊地咕哝，“可这合适么？会不会乱了套？谁都不管谁了……”

“旧的传统观念是多么束缚人呵！”马林生感慨系之，“不会乱！只会越来越好，你看那电影里，人家外国家庭中的那父子关系。我就羡慕人家老子对儿子儿子跟老子的随便态度。父亲能跟儿子开玩笑，儿子也能拿父亲的趣儿—— 以后你想跟我开玩笑，尽管大胆开，我不急，我就喜欢人家这么亲热地对我，粗鲁点也没关系。”

“那你，也打算拿我开玩笑了？”

“我会的，家庭嘛，就应该充满欢笑。为什么不能这样呢？”马林生像是和谁委屈地争辩，“难道父亲和儿子不是相依为命的一对么？”

马林生转忧为喜，拍拍儿子肩膀，“怎么样我说的？你听了不觉得鼓舞么？”

没等马锐回答，他又继续接着说：“当然，现在这仅仅是我的一个设想，真要付诸实现，还要靠我们俩的努力。这是个新事物，一个尝试，可说是史无前列—— 咱们家的。咱们都没有经验，只能是摸索着前进，你要有什么好的建议好的

想法也可以提出来供我参考。”

“我现在头有点晕乎乎的。”儿子说，“您先让我习惯习惯……”

“饿的吧？”马林生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哟，都过吃饭的点儿了，光顾侃了，走走，咱们找地方吃饭去，还是肚子要紧。”

沿湖岸往公园出口走时，马林生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儿子说：

“今儿起，你也甭管我叫爸爸了。”

“那我管您叫什么呀？”

“叫名字、嗨、都成。‘您’字也去掉，都用‘你’称呼。这些个尊称铭语统统废除——你就把我当你的一个小哥们儿对待就齐活了。”

“……我谢您了。”

由于午餐时间已过，街上很多正规一点的饭馆都歇业了，他们在街上走了半天，也没找到一家既体面又能消费得起的合适饭馆。最后，就愣在街上了。

“要不咱再往往走走，到那边大街上找找。”马林生跟儿子商量。

“我都饿坏了。”马锐说，“咱们别走了，就在附近随便找个个体的馆子吃得了。”

“那不行。”马林生不同意，“吃就找一个像样点的国营集体去吃，个体馆子又不卫生味道也差，都是对付人的，咱们这顿饭得吃得有意义。”

“那我点个地方你带我去么?”

“行呵,你只要别点那些洋一股份的呼完跟咱们收洋钱的地方。”

“不会的。”马锐说,“我说的地方你肯定去得起,而且你过去。”

“你说吧,哪儿呵?”

“你第一次请我妈吃饭的地方。”

马林生半晌无语,用温柔的目光看着儿子。“你怎么想去那儿?”

“没去过,不知道在哪儿,想看看,总觉得有那么一个地方,是不是有?你总不至于一顿饭没请我妈吃过就和她结婚了吧?”

马林生呵呵大笑,“当然不至于,也没那么便宜,让我想想,第一次是在哪儿?”

他眺望着前方阳光下的古宫墙,跨越两湖之间带有白栅栏的马路桥和熙攘的人群川行的车辆以及鳞次栉比的建筑房屋回忆着啮咬着下唇。

他掉脸朝儿子微笑了一下。

“走吧,要去那个地方还要坐车。”

这是个位于繁华路口的一家相当富丽堂皇的大型饭庄,马林生带着儿子走到门前,竟有些踯躅逡巡。这家饭庄已经过彻底的翻修,与他当年光顾的时大不一样;加盖了楼层,营业面积扩大了几倍,内外装潢也有天壤之别,服务员清一色都是身穿锦缎旗袍的年轻小姐,当年这只是卖大众菜肴的食

堂式的下等饭馆，店堂内终日挤满吃包子喝鸡蛋汤的出差干部。开票、端菜都要自己去排队，然后高举着吆喝着挤回桌前。同一和餐旧相经常坐满不相识的一群人，各吃各的，脏盘脏碗一直推到鼻子尖前，自己的饭菜都没地方放。你吃的同时身后还站着一圈等座的人盯着你。那些服务员都是些泼辣的娘们儿，一个个脏得像鬼，端着成摞的盛着剩汤的残羹的盘碗在人群中外事来钻去，经常可以听到随着一声打碎盘碟的脆响蓦然爆发的一开始便达高潮的剧烈争吵，很快便演变成最脏脏、最不堪入耳的对骂，你可以领略那些外表朴实的人们对性的最猥亵最变态的丰富想象。

这条街离他工作的地方并不远，只隔了几条马路，但他几乎有二年没来过这儿了。

他仅是凭那块袭用旧名的店名招牌才断定是这个地方。

“你第一次请妈来这儿她多大？”

“比你现在大个四、五岁。”

“噢，那她也不大呀。”

“是的，那时她很年轻，中学刚毕业。”

他们在引座小姐的带领下，在角落一个很清静的厢座面对面坐下。

马林生按照价钱的可接受程度搭配着点了几个菜，并让马锐点了两样他喜欢感兴趣的菜，给自己叫了啤酒给儿子要了饮料。

“那时你多大？”

“你算算叫我比你妈妈大四岁，你说我有多大？”

“你也不大，也不过二十出头。”

“当时我都插队回来了。”

“你比她大，那当时就是你主动了？”

“呵，可以这么说……你打听这些事干吗？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作为朋友，第一条不就是要先互相了解？我你是了解的，刚生下就在你眼前一直长到现在也没离开。你就不同了，我得了解在我之前你都干吗了，跟谁呆在一起。”

“说得有理，你就问吧，今天我充分满足你的好奇心。”马林生微笑着，端起小姐为他斟满的酒杯，喝了一口。

“你跟她到这儿来，是初次相逢还是早就认识？”

“早就认识，到这儿来吃饭都是关系明确之后了，也不是第一次约会。我们那时不像现在的年轻人第一次约会总是请吃饭请跳舞请听歌什么的，那时还没这些花样儿呢。”

“那是请看电影了？”

“也不是，”马林生笑道，“寻陧电影也没什么好看的，都是组织观看，样板戏采色印染西哈努克在哪里……我们初次相逢是在另一个地方，离这儿不远的一条胡同口。即时你姥姥家住这一带。你妈上学常从那条胡同走，那时我在现在这单位，在街道一个小工厂，也在这一带上班，所以常能碰见。”

“你就上去和她搭话了？”

“哪敢呐！也就是眉来眼去一番，然后各自走开。”

“她那么小也会这个了？”马锐笑嘻嘻的。

“女人这个本颂都是天生的。我看夏青更小，媚眼不也飞得很有水平了？”

“不知道，没见过。”马锐装得一本正经，”也不能总眉来

眼去，总得互相说话，要不怎么认识呵？”

“后来我打听到我们厂有个同事跟她住一条胡同认识，就托他去跟你妈说了，说有个人想跟她认识认识。”

“是托人说的，不是自己追的？”

“不是，没那么浪漫。我那会儿老实得很……噢，现在也很老实，一直属于老实人。”

“你们那会也真够惨的。”

菜陆续上来，父子俩开始吃起来。

“菜俐得还行吧？”马林生用筷子夹生对儿子点头说。

“还行。”马锐也一点头，伸筷子去夹其它品尝。

“你当时就看上她了？”

“嗯，看上了。”

“她当时挺可爱？”

“小姑娘嘛，十八无丑女。”

“没同时看上过别的什么人？脚踩两只船？”

“没有。有也只是灵魂深处一闪念，没敢细想。”

“还挺纯情？”

“那是！”

“那后果，现在怎么又不爱她了？”

“咳……咳咳……”马林生被一口酒呛住，连连咳嗽，用餐巾擦擦流出的鼻涕和挂在下巴的酒液。

“是嫌她老了，变难看了、胖了？”

“这你就问多了吧？”

“您不是拿我当朋友么？朋友之间不就该无话不说？”

“朋友间也不能老谈女人，还可以论点其他的么。”

“这女人咱们不是都熟么？”

“一句两句跟你说不清楚，有些大人的事你也不懂。”马林生狐疑地问，“你妈是不是那次跟你说什么了？”

“没有。”

“你不是你妈派来做我工作的吧？你这话问得不对嘛。”

“你瞧，又怀疑。我妈派我干吗？”马锐低头去夹宫保鸡丁里的花生米，“您甭乱猜，我不管你们俩的事。”

马林生有心再加盘查，又一想，别破坏了这好容易创造出来的哥们儿气氛，忍住了”。

“爸”。

“叫老马。”他挤着笑说。

“老马，你觉得你属于那种喜怒无常的人么？”

“不，我不这么看自己，我觉得我，一般来说，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

“老马，我是有什么说什么，说得不对了，你也别生气，就当我是胡说八道。”

“怎么会呢？”

“如果你不喜欢，不想听我这么对您，对你品头论足，那我就不说了。”

“正相反。”马林生干笑着，非常欢迎，我洗耳恭听。”

“你是不是对自己一向，总是评价很高？”

“你认为我是个自大狂？”

“不是我这么认为，我是问你自己怎么看？”

我对自己还是实事求是的。”马林生说完发现这回答本身就充满自以为是，于是他艰难的结结巴巴地承认，“有时我的

确不能客观地看待自己，这也不可避免，对不对？”

你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老马。”儿子严肃地对父亲宣布自己的看法，“所以你容易有挫折感。”

“可能。”老马强笑着，“看来你还挺了解我。”

他已经开始感觉为这一民主姿态付出代价了。

第七章

早晨，马林生一觉醒来，舒展身体，轻启双目，立刻感到一缕阳光的照耀满眼金星脸上热烘烘的。回过神来他吓了一跳，连忙爬起来看桌上的闹钟。时间早过了他给自己规定的起床时间。他掉脸一看，儿子也仍在他的床上酣睡，毛巾被把身体的中段裹得严严实实。

“起床了！”他像往常一样粗鲁地吼了一声，跳下床把儿子盖的毛巾被蛮横地一掀一拽，扔到一国，将儿子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奇怪的是儿子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受惊似地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慌慌张张地去穿衣裳。他仍旧大模大样地躺在床上，只把眼睛睁开一条缝。

“你嚷什么？吓我一跳。”

他翻身朝里继续睡去，一只手拽过团在脚下的毛巾被搭盖在身上。

“嗬……”马林生正待发作，忽然想起从昨天起他们的关系已不是从前的那种关系了，一夜昏睡他几乎把这事忘顿饭。现在他完全想起来了，他和儿子像一对哥们儿一样吃了顿饭。

他喝了很多啤酒，后来在他怂恿下儿子也喝了起来。两个人你一杯我一杯地干杯，说了很多从未互相说过的亲热话，酒酣耳热之际称史道弟，他甚至对儿子吐露了不少自己的隐私。回到家里，各自躺在床上还一直热烈地聊到深夜……

他不禁脸红了，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失捡点。但这回忆是甜滋滋的，他很少像昨天那么快活，痛快。

他记起了自己的承认诺。

“该起床了，你看都几点了？”他和颜悦色地柔声说。

“从今后，我不起那么早了。”儿子屁股朝着他闭着眼睛说，“你上班单位远，所以你要起早。我学校这么近干吗跟你同时起床？起来也是呆着混时间，不如多睡会儿。我正在发育需要睡眠。”

“觉不够睡中午睡嘛，早起对身体有好处，起来没事出去锻炼锻炼。”

“谁说早起对身体有好处？你没看报纸上登着消息？早晨是一天中空气最浑浊的，清早出去跑一圈步相当于一个人每天抽一包烟连续抽二十年——你不是害我么？”

“那你打算几点起呀？”

“误不了上课就行了。”马锐翻身坐起，一把抓过桌上的闹钟看一眼说：“以后我每天都在北京时间六点半起床。我已经受损失了，白白被夏令时偷了一小时——你还让我早起？”

“好吧，那你就自己掌握好时间吧，迟到了可不成。”马林生走开。

“喂。”儿子叫住他。

他一回头，见儿子笑眯眯地瞅着他，指着自己脑瓜问他：

“这儿，还晕么？”

“早没事了。”马林生笑着说，“一开始就没事，我根本没喝多。”

“得啦，昨晚谁又吐又闹的？”

“我吐了么—— 胡说！”

“你瞧，又不承认，我真该把你吐的那盆疙瘩汤留着。”

马林生嘿嘿乐。”我真是一点不记得了。”

“赶明儿你还敢再喝么？”

“那有什么不也的？哪天，我二天没事咱们爷儿俩再好好喝一次。我没想到你小子还挺能喝。

“昨儿我都是悠着的，根本没喝痛快。”

“行呵，哪天我让你敞开喝，看你能喝多少。

马林生笑着离开屋。他虽然脸上笑着，心里其实感到不舒服。儿子跟他说话的口气是意见的不分彼此的，真像哥们儿之间开玩笑一样，但不知怎么的，他听着别扭，看来一开始还真有点放不下架子呢。

那些天，他们俩基本是相安无事，有时互相打打趣儿。儿子也没过分利用自己新获得的权利，跟他说话时还挺有分寸，挺客气，有时挺注意他的脸色，尽量给他留台阶，表现出了充分严格的自律能力。他也开始渐渐习惯把自己放在新的位置上处理问题，心里那种别扭、不舒服、似乎受了慢待的感觉也差不多消失了。他甚至开始有些喜欢儿子跟他说话时那越来越无拘束、随便的口吻。

“老马，你累不累呀？”

当他像往常一样，在夜幕降临后，熄了外屋的顶灯，只

留一盏台灯，坐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开始准备做他的文学梦时，儿子在一边打开电视，边看边对他说。

“怎么呢？”他回头问。

“坐那儿想还不如躺床上想呢。”

“去，你懂什么！”

“我是不懂，不知道您那么着解什么恨呢。写是不写，早拿个主意，我可是看您在那儿坐了有七、八年了，一眨眼，可就坐老喽。”

“当然写，早晚要写，写当然就要写好——我只不过是对自己要求严格点罢了。”

“又来那盲目的自信。要我说您还别想那么远，先写个赖的叫我瞧瞧。也甭什么中篇、长篇，一个一分钟小说就成。”

“你当我做不到？你小子还别以成败论英雄。”

“小鸡不孵出来那只是卵子。”

“哎，你怎么这么粗野？”

“对不起，老马，我说顺嘴了，可话糙理儿不糙。真的，我真是不忍看您这么熬憔悴了。要说您，那也不比谁笨，有这七、亻扩的工夫学什么不都出来了你说是不是爸？”

“油腔滑调！”马林生笑骂一句，接着似被触动地感慨，“倒也是这么回事。不过这就叫：执着呀——”

“别逗了。”马锐扑哧一声笑出来，“您这叫一根筋。”

“我一根筋碍着你什么了？”

“可你把这根筋拐道弯儿又碍着自个什么啦？”

“……”片刻，马林生说，“你还别瞧不起你爸，你摊上我这么个爸还真算你有福气。换个人家试试，不说别的，就

冲你和我说话这口气，早大耳刮子抡你了。”

“我先声明我可没一点瞧不起你，你自个别心虚。再者说了，这不是您比一般人明事理么？您不是学者么？”

“别他妈使的开涮。”

“真的真的。”马锐笑着着说，“混同于一般老百姓您自个也不干呐。咱不能跟那个不够标准的没文化的家长比。你讲话老师讲话：咱们得向那高标准，好的看齐！”

“你光会用高标准要求我，自己怎么不知道用高标准要求自己？”

“我怎么没用高标准要求了？有几个孩子能像我这样这么自觉地讨老师喜欢？”上课听讲专心致志老师不问一言不发腰板挺得我都腰肌劳损了。”

马锐捶起自己的腰。

“那是你学乖了。”马林生笑问，“你们那刘老师还给你们上课么？”

“上呵，怎么不上？爱讲着呢。不给我们上课她干吗去呀？谁要她呀？”

“又出过错没有？”

“经常的，改不了啦，有时候错得你以为她是外语老师呢。”

“你们这刘教师水平是低点。我上学时我们学校也有几个这样的老师，没法叫人瞧得上。基本上就是刚扫了盲的也不知怎么就混进了教师队伍。噢，这话咱们关起门来可以随便说，出去就不要乱讲了。”马林生忙提醒儿子。

“我怎么那么傻呀？到外边我跟谁说去？”

“真没人么？马林生乜眼瞅着儿子，似笑非笑，“夏青呢？你没跟她说过？”

“你是不是偷听了那天我们的谈话？”

“没有没有。马林生连忙否认，“不过你们在窗户根儿底下说得那么大声，我也听到了几耳朵。”

“我早怀疑了，看来以后还真得防着你点儿。””

“怎么你们俩挺好的？最近怎么老没见她来串门？”

“什么意思呵——您？”

“有戏吗？”马林生做了个与其身份不甚相符的轻浮的鬼脸。

“您这话像是做父亲的说的么？您不觉得有点下流？!

“关心关心儿子怎么啦？”

“您甭瞎猜，我跟夏青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

“是，现在是什么都没有，有什么也得等将来。那姑娘不错，真的，我这是心里话。”

“我说爸爸……”

“怎么忽然客气起来了？”

“我发觉你们这些大人，都是两面派。外表一个赛一个正经，背地里，心里边……”

“哟。急了急了，没劲！我都没急你倒先急了。”

马林生如此一说，倒把儿子怄笑了，无奈地说：

“你说我是拿你当爸爸好还是不拿你当爸爸好？”

那些日子，正值一个亚洲人民和运动员的体育盛会将要在京召开，全市人民都被动员起来作贡献造声势。大街小巷

摆满鲜花，到处是彩旗飘飘熊猫招手。扫大街的清洁工发了清一色的猩红新衣，终日活跃在街头，把马路擦得贼亮一尘不染。大小路口商场门前无不停有发售当场开彩奖券的专用车辆，车顶上架着作为奖品的自行车，扩音喇叭边放音乐边向路人招徕。车前挤满想试运气同时作点贯献的人们。为盛会谱写的歌词和曲词同样亢奋雄壮的流行歌风盘旋在城市的上空。

B858 马林生马锐父子俩作为朴素的爱国者，由衷地对盛会竟在我国举行感到喜悦，感到自豪，感到本民族的伟大和本国的国力增强。

在全国人民为盛会凑份子的热潮刚开始，他们就早早地捐出了一个月的生活费，没等街道大妈上门宣传。有那么几天，他们的捐款额在全胡同独占头，后来很快，胡同里的几个大款出手了，把他们比没了。

但他们走在街上，看到四城八乡一座座、一片片拔地而起正在抢建的场馆，总觉着有自己一份儿，因而头抬得格外高。

这些天他俩很少拌嘴、光啧啧赞叹了。虽不能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有些小会歧也不过是在究竟有多了不起上是否把话说满。了不起是肯定的，是全无敌呢还是并列一流？他们虽然常会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但从不伤和气。

对巨大事物的关怀使得人们友爱了。

夏青被学校选去参加开幕式献演，出任收拥而入满场放汽车的少女之一。每天半天在学校操场排练入场时需要的轻盈步伐，晒得像非洲人。

她父亲夏经平很为女儿骄傲,专门找马林生炫耀了一番。马林生不动声色地听完，回头就找到马锐问：

“怎么没把你挑了去呢？”

“什么？”马锐不知所以。”

“那个光荣的时刻。”马林生语焉不详作。

“噢，他们只要女的。”马锐弄清了之后，说。

“我想要你知道，平时都好说，但我不想看到你在这种关键时刻显得落后。”马林生以前所未有的庄重对儿子说。

“我会像报上号召的那样，当好这好客的主人。”马锐发誓说。

父子俩一个比一个猛地投入到那什么之中去。平常父亲每天上班前都要抽空儿穿上杏黄色的印有“先锋”字样的坎肩在路口维持会儿交通秩序，迫使行人走人行横道。星期天，儿子就站在胡同附近的街上和同学一起吹喇叭敲鼓。两个都很忙碌。十分辛苦，碰到一起也是吃了睡，睡了吃，无暇其他。但彼此心情很愉快，不笑不说话。马林生真觉得生活变得理想了像歌儿唱的一样。岂止是儿子学乖了，全社会各行业包括大街的闲人都变得懂事了。过去岂让他犯怵的商店售货员现在见了他都像亲姐妹似的和气。起初他还有点不习惯，还是按照老便，进商店买东西低三下四。后来经过看报学习，仿佛有了撑腰的，再进商店便颐指气使存了一肚子词儿就等售货员销有慢怠便摔脸子当场质问批评她——售货员压根没给他这机会！马林生跟大伙儿像度蜜月一样陶醉在那新鲜劲儿里了。

那也是他和儿子的蜜月。

他曾不无得意地向老同学兼邻居夏经平炫耀自己教子有方—— 在夏经平向他炫耀女儿被选拔去当着亚洲各国来宾的面儿放汽球是因为她多么优秀……几天后。

他劝夏经平也像他一样改变一下对子女的教养方法。

“你不知道这一变的好处有多少，你放过羊么？”

“没有。你忘了，我在后团一直是打铁。”

“噢对了，你也没养过鸡，上海市你就没有放牧和圈养的比较了。”

“你说吧。我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

“圈养饲养员多麻烦呀，每天得给它们喂食、清扫，早上开笼，晚上收回，清点只数；夜里睡觉都不踏实，生怕黄鼠狼溜门撬锁叼走一只，放牧就不同了，满山遍野跑去吧，哪儿草美哪儿水甜就上哪儿足吃足喝吧，任你膘肥体壮，我想吃哪头了就上山抓回来宰了—— 多省事！它们还没意见，觉得自由了，心情舒畅长得还能不快？你可别小瞧这点心理满足，这可比拿笼子关头上用灯照放音乐还奏效还提精神——也人道。

“这我就不明白了。你拿笼子锁着夜里都怕典鼠狼叼了去，可天下撒了去倒不怕被狼咬了？莫非这一带的狼你都打光了？”

“你没听说过那句俗话么：黄鼠狼专咬病鸭子。怕是不行的，躲也躲不开。你得相信这家畜回到自然中会恢复增强抗御灾害的能力。所谓经风雨风世面，优胜劣汰，更换的环境会逼得他们只能，必须更强壮。”

“你就不怕它们跑野了？你毕竟还是想有朝一日把它们吃

了或者剪毛耕地再不然去集上卖个好价钱。它们倒是强壮了，锻炼出来了，不怕狼了——它们还会怕你么？”

“这……”马林生一下被问没词儿了，张口结舌，咕哝着，“我不吃它们……也不卖不剪毛成不成……”

“那你养它干吗？这还叫放牧么？噢，放出去了，这辈子谁也不见谁了，那不就是放跑了么？‘牧’字如何体现？‘牧’就是包括管理。”

“……我这不是无为而治么……”

“你拉倒吧你！夏经平不屑地一挥手，“Y 不你这种饲养方针，谁敢把牲口交给你除非不想要了。”

“我说的是人，不是牲口。”马林生忽然想起来，“我不过是拿牲口打比方。”

“噢，你说的是人呵，我还当你跟我探讨骡马经呢。打了半天比方，我都想到邪处去了。”

“人就不一样了，人不是还有自觉性么……”

“倒是，要不是怎么说比牲口强一截子呢。不过老实跟你说，人也不能这么养。小孩儿，那能算人么？除了走道姿势跟牲口不一样，好多时候还没一老牲口懂事呢。就说马戏团那些狗呵猩猩呵哪个不跟小孩儿似的？怎么不说小孩识途偏说老马识途呢？”

“这我坚决不能同意你把牲口和小孩混为一谈！”马林生气愤地说，“你不信说的可，以我这就把我们家那牲口……不，把我儿子叫出来，叫他当着你面现身说法，让他亲口告诉你我这么做体现出的巨大优越性和对他身心发展的……鞭策！”

“马锐！马锐！出来一下——”马林生高声冲屋里喊。

“干吗呀？”正在屋里练臂力的马锐举着两只哑铃出来。

“你现在就让他天天练‘块儿’了？”夏经平吃惊地问。

“这是他自觉自愿，自然产生的要求。”马林生相当得意地说，“孩子身上蕴藏着多么大的积极性！马锐，你跟夏叔叔说说，我都对你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我爸最近没打我。”马锐跟夏青经平解释，“您甭信夏青的传谣。”

“他对你挺好？”夏经平微笑问。

“喂——”马锐瞅了眼爸爸，“还行。”

“怎么个好法儿？”马林生提示。

“实际上，”马锐继续朝夏经平说，“他最近对我什么都没干，如果什么都不干就算好的话。”

“你不觉得跟过去比心情愉快了？”马林生诱导问，生活学习起来也格外有劲儿？”

“是觉得威胁小了点儿？”

“你不感到生活变得美好了么？不感到前途充满光明？”

“感到了。”马锐老实地承认，“多少感到了点儿太平。至于前途，我还没多想。”

“这应该归功于谁呢？我是说，这一切你应该感谢谁？”

“当然是您，爸爸。”

“这话应该怎么说呢？”

“您是问颁布给咱们市民的文明用语中对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规定的？”

“我是问遇到这种情况一有教养的人会怎么样？”马林生温和地回答，用鼓励、期待的目光望着儿子。

“谢谢你，我的好爸爸。如果没有你，我至今还在痛苦黑暗中挣扎呢——够了么？”马锐问。

“够了。”马林生谦逊地垂下眼睛，仿佛对夸奖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

“够了我就走了。”马锐转身离开。

“怎么样？怎么样？马林生紧紧攥着拳挥舞着，仰天大笑对老同学说，“昨天对你还一肚子怨恨，今天就满怀感激，仅这一点就值得，就是成功！你女儿对你这么混顺过么？你有过这种……享受么？”

“你真行，老兄，”夏经平真诚地羡慕，“还是你有办法，我服了。”

马林生像个初次受到恭维的少女，脸上兴奋的红晕久久不褪。

他急切地抓住老同学的手，如同每个中了头彩的幸运儿安慰其他没中彩的倒霉蛋一样，劝解中带着指点宣传着自己的诀窍。

“你也可以向我学嘛，变兄。这其实很容易，只要拉得下脸来就一切迎刃而解水到渠成了。”

“不行呵，老兄，我们的情况不一样。”夏经平懊恼地说，“咱们还是拿牲口打比方吧，你可以把牛呵马呵那些大牲口放出去不管，你能把鸡也轰山上去任其发展？那最后……说出来可就难听了。我那是女儿……”

“一样的一样的。男女一样的。”

“不一样。”夏经平白了马林生一眼，“我女儿对我要求严着呐。我要拉下脸来成天跟她没大没小的，她会瞧不起我的，

认为我疯了老不正经。”

“懂了。”马林生同情的地扶着夏经平的肩头，“你们家需要的是她们娘儿俩把你放出去不管。”

马林生有些变了，变得骄傲、虚荣了，像个刚演过一、两部电影或唱红过一、两首两广告歌曲的小明星，惟恐人家不知道他是谁他能干什么。除了要听人家对他演技歌喉的恭维，生活中处处、一举一动也想听到喝彩和赞叹。

无论他干了些什么，哪怕根本不是为了马锐完全属于家长份内的家务劳动，也要让儿子夸他几句。譬如炒盘菜把煤气罐从外面扛进厨房安装好或者调消楚一个信号不太稳定的电视频道，都要问一句儿子。

“怎么样，我捧吧？其实这些事都应该你干，我全替你做了，还不谢谢我？”

马锐这时只好回答：“你捧！你真能干！我谢谢你了！”

他还特别喜欢当着一院邻居的面，把马锐叫出来，让马锐告诉大家，她马林生对儿子是多么的开明多么的慷慨多么的有人味儿。他像展览自己的得意之作一再让马锐出来亮相，甚至巡回到胡同里的其他院落，马锐如同肯塔基炸鸡于山德上校“101 生发灵”于赵章光一样标志着他的成就和心血。

要不是做不到，没准他会把马锐像人民英雄纪念碑一样竖立到哪个广场上去。

那天，他又到院里吹嘘了一番，直到天黑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外国电视连续剧开播同院人都纷纷回家去看走光为止，他才哼着小曲，拎着板凳得意洋洋地进了屋。

马锐阴着脸。

“怎么啦，干吗这么气鼓鼓的？生谁气了？”

马锐不理他。

“虹彩妹妹嗯哎依哟，长得乖那么嗯哎依哟……冲我来的是不是？”

“你觉得老这么着有劲么？”马锐猛然发问。

“怎么啦，我怎么啦？”

“你说你怎么啦，怎么啦你不知道？”

“噢，嫌我当着全院人夸多你了？好好，你要难为情，以后我不当人面夸你了。”

“你那是夸我呀还是夸你自己？”

“你也夸我也夸。怎么，我不值得夸么？”

“太值得，你多伟大呀！永远谁夸也夸不够，非得自夸才过瘾！”马锐蹬父亲一眼。

马林生这才发现儿子的生气是认真的，收起了轻浮的嬉笑，在儿子身边坐下，纳闷地说：

“怎么，我夸自己夸多了？”

“我说你怎么像苏联人似的，”马锐挖苦父亲，“老人要家把对你的无私援助和兄弟般的友谊的感谢挂在嘴边，一次不提就要想方设法提醒人家。

你真有那么多的虚荣心需要满足？”

马林生很响地喝了一口茶缸子里的剩茶，扭脸看看儿子，笑道：

“你觉得自尊心受伤害了？”

马锐把脸扭到一边，扳着。

“这也值当生气？”

“如果是我呢？我为你做了伯事，比方说你上厕所大便，没带纸，你喊我我去给你送了一趟——这不是经常的事么？我老要你谢我，下回轮我求你办什么事时也老拿这事说讪——你会怎么想？”

“我不就好个自我表现么？”马林生说着自个也脸红了，“喜欢在街坊面前挣个面子。话自然就多，没边儿了，这也不算什么大毛病……”

“我可是一直给您留着面子呢。”

“这我知道，我心领……”

“可要老这么下去——您也得照顾点我的面子。人小也不能没面子！要不您就别来这假招子，咱们还回老样子，我比现在这么成天谢您还省点力气……”

“别别，还是现在这样好。”

“您可别让我觉得好像您就是为了想听我谢才成心这么着的。”

“别说了，你再这么说我可真无地自容了。”马林生望着儿子，“我改成不成？”

“您千万别勉强。”

“我错了，我向你道歉，我不会了。”

“老马，要是你想让我感动，觉得你特有闻过则喜的胸怀，逼我热泪盈眶更佩服您了什么的，那您这功算是白做了。”

“我在你眼里怎么会是这么个形象？”马林生痛心疾首地扪心自问，“真让我欲哭无泪……

“您相信我有起码的分辨是非的能力吧？要不您也不会让

我自个管理自个。”

“我这点问题也算不上是非的‘非’吧？最多是个性格上的小弱点。”马林生有气死力地说，谁没弱点呢？”

“我不是那意思。”马锐说，“您相信我的眼睛是雪亮的吧？”

“过去不信，现在也信了。”

“那好，您就别乔装打扮了，您干了什么，没干什么，我都看在眼里了。您干了什么好事该感谢您我心里会感谢您的。您什么没干非装得跟干了什么似的让我谢您我就是嘴上千遍万遍心里倒把您看轻了……”

“是是，我也甭费这劲骗自个了。”马林生连连点头，“小马，真高兴你能对我说几句实话，要不我还在梦里呢。经过这么一折腾，我倒觉得咱们俩的心贴得更近了。”

第八章

经过整整一个夏天的苦心经营和翘首以待，电视台和街上大广告牌上醒目的提前三百天开始的倒计数终于数到了头，那个美妙的、激动人心的时刻已经降临了。

开幕式的下午，全市都放了假，好让大家从容地坐在自已家里分享、参与这一时刻到来的喜悦和快乐。

马林生像小孩盼过节一样对这一时刻盼望已久了。他自己结婚时都没这么起劲过。他提前好几天就和儿子算计着飞翔这飞翔那，决心要像真的过节一样以大吃大喝配合着看电视来参加、欢度过这一良宵。

就在他把那些家禽家畜宰好、洗净、按部位切割整齐并已经下了锅连烧带炖基本都弄熟了，就等着红口白牙去撕咬之际，夏经平给他送来一张能亲临观场的形幕式票。

夏经平本来也是不想放过这个机会的，能亲眼一睹这一百年不遇的空羊盛况也是人生一大快事。何况那票好几百块呢（当然不是夏经平自己掏腰买的），但只有一张票，他那个到哪儿都要和他同出同入的老婆便不批准他去，非要他留下来陪她一起在电视上找闺女。他反抗过咆哮过最后终于低头了。为了不耽误票，他忍痛把票送到了马林生，一再叮嘱：

“你可一定去，别把票废了，好几百块呢！”

马林生和了票就紧紧攥在手里，不给马锐看见，抽冷子藏进贴身小衣的口袋里，然后就梳洗更衣。

马锐听见动静觉得蹊晓过来一针见血地问：“你是不是有一张开幕式的票？”

“没有。”马林生打马虎眼，意欲脱身，“我出去有点事儿，一会儿回来。”

马锐冷笑，“你甭看我，我听见夏叔叔给你送票了，我是不是该发扬风格？”

“我真的，”马林生赔着笑央求，“——这回你就让我吧！”

“我什么事不让着你？该你让我一回了吧？”马锐振振有词地说，“起码也得公平交易。”

“这张票是夏经平给我的。”马林生一梗脖子。

“是咱们家的！具体说给谁。”马锐毫不畏缩。

“我先拿到的。”

“你要这么说，那咱们今后没法共事了。”

“那……今天的碗全等我回来洗。”

“你当我跟你买菜呢讨价还价?”

“那你说怎么个公平法?”马林生问。

“看谁能坚持不眨眼，谁先眨谁输。”儿子提议。

“不成！我老眼哪比得了你小眼瞪得圆?”

“看谁能一只脚站得时间长?”

“你净说猴儿干的事。我还说掰手碗子呢。”

“那猜拳吧。”马锐无可奈何地说，”只好这样了。”

“碎钉壳!”父子二人同声念着，一齐出掌。

马锐的“剪子”绞了马林生的“布”。

“三局两胜。”马林生立即宣布。

“记住，我又让你一回。”马锐说着再次举拳。

“碎钉壳!”

接下来的两局，马林生反败为胜，一局“锤子”砸了儿子的“剪子”，一局“布”包了儿子的“锤子”。

“赖赢的。”马锐悻悻地说，“你也就会跟我斗智。”

“这你不能说不公平吧?”马林生十分得意兴冲冲地推出自行车，飞身而去，唱着，“我们亚洲……”

“跟孩子似的。”马锐望着空荡荡的门口，嘟哝，”症状得屁颠屁颠的。”

马林生飞车刚骑上大街,就发现今天城里的气氛异样:各条主要的大街和交通于道行人稀少，平时川流不息的大小汽车今天也看不见辆。穿白制服的交通警一反往常地从钢楼和指挥台下来，沿大街中轴的黄色分隔线排列站立，像芦沟桥

头的汉白玉狮子一样,个个虎虎有生气等距延伸至无穷远;马路两旁的树荫下，戴大盖帽扎武装带的武警列兵以同样的间隔面向马路立正站着一眼望不到头，他们显然比交通警受过更良好、更严格的立姿训练，一个个站得根一般笔直，一张张年轻扑实晒得黑黝黝红扑扑的脸膛，使他们既像交公粮路上的一排排挺拔的小白杨,又像秋天田野里的一株株红高粱。

接近举行开幕式的中心体育场的路段时他才略微轻松了一些。这儿更具有节日气氛，虽然仍看不到什么行人，但路国的建筑上插满了彩旗,很多高楼的窗户里悬垂下长幅彩带,上面写着情绪热烈的贺辞和口号，一些挂着标语的花龙风筝和汽球飘荡在空中，道旁的鲜花可用堆积如山来形容，马路上开始有了车辆，一辆辆要人乘坐的挂着窗帘的小轿车和戴满衣着花哨的海外中国人的大型豪华房车从他身边飞驶而过。他看到那些坐在车内的太太小姐们露着浓妆艳抹的脸往车窗外张望。这些生活在亚热带地区的黄种女人面相是那么惊人的一致：上点岁数的太太们无一不是胖得像企鹅，而小姐们则瘦得像根典瓜，小脸上不是长满疙瘩就是架着一副漫画般的大眼镜，当她们看向某处时总是先把阳光反射到那个地方。至于那些先生们，往往都有一副杂货店老板兼日本大臣的混合脸型。

越往前走警察越密集，几乎可以说到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程度，甚至出现了正规军士兵和民组成的警戒线。从路旁停放的大批警车和军车五花八门的牌照看，几乎所有对公共秩序负有维持职责的部门都出动了。

在他已经遥遥看到了那座巨大的体育场，并听到了从那

座体育场敞口的上空传出来的近十万以低语交织，汇聚成的犹如一座巨大蜂房般的嗡嗡声，他被一个手执步话机的警察拦了下来。

“你干吗？去哪儿？”

“参加开幕式。”他掏出那张粉红色的票，连同他的居民身份证一同递过去。

警察仔细看了他的证件和票之后，对他说：“为什么不坐车？”

“我……没车。”马林生一下便感到有些心虚，似乎他承认没车连观看开幕式的资格也失去了。

“按规定观看开幕式必须集体乘车……”

“我没赶上单位的车，有事耽误了……”马林生在这里小小地撒了个谎。

“另外还要求观看开幕式者必须提前一小时入场完毕，过了这一小时我们就不能往里放人了，现在已经过了一刻钟。”警察把他手上的表指给马林生看。

“可是……”

“这些规定都在票后面印着呢，你应该知道。”

“可是我确实是因为有事，我……”马林生还未来得及编出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那位警察便微笑着打断了他。

“什么事能双纲看开幕式重要？”

“是呵……”马林生本想说他是因为参加了一个和外商的重要谈判耽误了，这种事如今谁都认为十二重要，可瞧瞧自己这德行，像是有机会和洋人坐在一起喝喝咖啡谈谈共同关心的问题的人么？说出来连自己都不信。

其他的呢？孩子病了丈人死了家里房子着火了……这些借口倒都是现成的，可会不会太过分了？人家会不会反问他：既然这样你还有心来看热闹？

这个警察倒象个善良人，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警察的年轻和他脸上那纯粹是因为年轻不由自主地流露的无缘无故的微笑鼓励了马林生，使他产生了和警察商量商量的希望。

他弄出一脸谦卑的笑容，柔声细气地说：

“您瞧，我好不容易搞到一张票，多难得呀这种场合，您就照顾照顾我，让我进去得了。”

“不行。”警察笑嘻嘻地说，“我们这儿都有规定，谁能违犯。”

“可我不是没票，我这不是有票么，您放了我也说得过去。”

“你那儿说得过去，头儿那儿可说不过去了。这儿又不是我一个人，你瞧，我们头儿就在那边站着呢，回头我放了你，他该找我麻烦了。”

“他没往这边看，他注意不到这儿，我过去贴边儿走。”

“不行。”年轻警察笑着摇头，“就算我放了你，你也进不去，里边还有好多层岗呢，他们也不会放你。”

“您先让我过了您这一关，到了里边我再一层层地跟他们解释。”

“不成。”年轻警察只是摇头，态度温和但又坚决，“你别跟我磨了，我不会放你过去的，趁早赶紧骑车回家还赶得上看电视。”

“我现在回家，看电视也晚了。”马林生愁眉苦脸地说，

“我家远，回去也看不上头了。”

“那你还能看半截儿，我们呢？压根儿从头到尾一点也看不上，我们怨谁了？”

你们不能有票不让人进！马林生刚想发作，又一想跟警察不能急，便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继续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软缠下去。

“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这时，一顶高级小汽车驶来，毫不减速地从他们身边穿过，年轻警察忙把马林生拉一到边。

“你别在这儿站着了，妨碍我们执勤。”

“你跟他废那么多话干吗？”一个高大粗壮和那小伙子同样年轻的警察大步从一边走过来，横眉立目地对马林生说：“不让进就是不让进！少在这儿泡蘑菇，泡也没用！赶紧走——听见没有？”

他伸着胳膊指着远远的大街，“你走不走？”

马林生看着这个高出他半头的警察，不吭声。

“你看我干吗？不想走了是不是？”高个警察上前作势要锁自行车，“不走可以！”

马林生低头推车往外走。

“你想过去，去找我们头儿说去，“那个年轻警察的高个警察对马林生说，“看他同意不同意，跟我们说没用，我们只知道执行规定。”

马林生几乎是感激地看了一眼那位年轻的警察，点点头，推着车去找现场负责的警察头儿。

由于民警尚未实行警衔制，他在辩别几个老察中谁的官

职最大时发生了一点困难。那几个站在一起的警官年龄大致相当，发福程度也差不多，而脸上那种一般百姓摹仿都摹仿不出来的威严那种大权在握的神情则几乎是一模一样。

马林生完全凭直觉，凑到一个显得对现场情况最不满意因而发令次数最多对周围其他警察最不客气的气鼓鼓的老警官面前。

“请问，您是管这一片……交通的么？”

“有什么事？”那双严厉的眼睛直刺马林生。

“我……我想问问我现在……还能过去么我有票我有事晚了没赶上车……”马林生紧张地结结巴巴地诉说，同时飞快地把票和身份证拿出来，呈送给这位警官。

那双眼睛在票和身份证上停留片刻，那双手把票和身份又翻过来倒过去掂了掂，剑锋般的目光又落到马林生身上。

“你这票是哪儿来的？谁给你的？”

马林生立刻浑身冒汗，“单……单位发的。”

“哪个单位？”马林生支吾着，他不是不知道夏经平的单位，但他本能地产生了防范心理，本能地感到如果如实说了也许会给夏经平找麻烦，票上印着的注意事项里赫然醒目的最后一条就是：严禁私自把票转送他人！

“算了，我不看了。”他低头垂眼制警官手里拿回身份证和票，转身推车想要离开。他尽量使自己的动作从容大方，表情坦荡平和，不至于被误会成一个试图蒙混地关的别有用心的可疑分子。

他缓缓地推车走了几步，然后再骗腿儿骑上去，目不斜视地笔直向前骑去。

除了那架一开始就在体育场上空盘旋的直升飞机，天空又出现了几架飞机，这些飞机飞越体育场上空时投下了一组组黑点般的人影。这些黑点在空中迅速坠落拉开距离，接着一朵朵五颜六色的伞花在碧空中绽开了。一顶顶降落伞在跳伞运动员的操纵下在空中组成一个个图案，不集地变化，重新纠集，最后，分崩离析，依次向体育场内飘落而去—— 开幕式的表演项目已经开始。

飞机不停地飞来飞去，不停地投伞，天空始终有不同队形，不同人数的跳伞运动员在降落。

马林生几乎围着巨大的体育场绕了一圈，他朝不同方向的通往体育场的大路小道都试探过了，甚至试图从楼群中插过去，但白费劲 !所有路口包括楼群间的小路都被封锁了。每当他看到体育场高大，倾斜的弧形外壁同时也就看到了警察晃动的白色身影。

他没有勇气再上前到警察的纠察线碰碰。

回家的路愈发显得漫长，马林生又饿又累，精神沮丧，自行车车的轮胎也有点没气了。路上，有几次他都感到快蹬不动了，只是一想家里还有顿美餐在等着他才稍稍振作一些，这信念支持着他骑完了全程。

胡同里家家的电视机都开到最大音量，开幕式正进行到高潮，欢呼声、音乐声从无数台电视机里涌出来，在衔道、胡同空寂无人的堵墙壁间回荡，形成一片四面八方都在共鸣的声浪，使人感到这种热闹和难以掬的兴奋无处不在，无论你走得多远多偏僻它都会追上你或蓦然横在你面前。

马林生不能不受到这种成千上万台电视机都在强调的欢快情绪的感染。

他一路在笑，不知不觉地咧着嘴，甚至自己都没发现自己在笑，如同人们看见某个逗人的相声演员情不自禁露出愉悦。

热烈、融杂如劲风灌耳的声浪，使他进了院来到自家门前都没发现屋里正在发生的真正的喧哗与骚动。

他喜气洋洋地进了屋，刚迈过了门槛就怔住了。

他看见一大堆跟儿子年龄相仿的男孩子在大吃大喝，又笑又叫，互相技术咨询，好几个男孩包括儿子显然都喝多了，脸红得像猴腚眼睛布满血丝，几乎所有男孩子嘴上和手车上都叼着或夹着正在冒烟的香烟。

桌上的杯盘狼藉，他辛辛苦苦宰杀、煮熟的小动物们都只剩了森森白骨，像解剖标本一样完整、干净、轮廓宛然。

“你……你怎么回来了？”儿子叼着烟卷像个二流子似的晃晃悠悠走到他面前短着舌头问道，“你不看……开幕式了？”

“嗯，我车在路上坏了，又叫不着出租车。”他把路上想好的托辞说给儿子听。

“那真可惜，你怎么这么倒霉！——多好看的开幕工呀！儿子迷迷糊糊地把头猛地向电视屏幕那儿一甩。

屏幕上正是几个穿着小裤衩小背心赤膊的小鬼在叠罗汉，背景台上是金光闪闪的天安门。

“看见夏青了么？”他问。

“还没轮到她呢。我看就是她出场了，这么人山人海的也找不着她，哪显得出来呀！”

马锐走回桌旁坐下，招呼他那些懵懵懂懂的同学，“接着吃呀、喝呀、没事！”

“是柯，你们接着玩吧。”马林生也落落大方地对小朋友说，”别我来了都不敢吭声了。”

他走到桌前，找了一个看上去还算干净的杯子，给自己倒了杯啤酒、看了看四周，实在再也找不出一张空椅子，便站着看着电视一口口喝酒。

“您坐我的椅子。”一个男孩把座椅让给他，自己到一边靠墙站着。

“别别，你坐你的。”马林生边说边坐下。坐下就想吃点什么了，拣了双筷子在桌上的残羹剩汤里拨拉。这帮小混蛋确实吃得干净，凭他再有经验也找不出什么像样、盛开的东西，只好胡乱夹些碎渣儿放进嘴里，砸摸咂摸，口感冰凉，真是汉滋没味儿。

他只好放下筷子去喝同样冰凉的酒。

“嗬，真好看啊！”他给自己助着兴，看着电视，用一副与民同乐的平易近人的口气对那带孩子说：

“我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场面呢，你们这么点儿就赶上了——高兴吧？”

“高兴”。孩子们一个个冲他点头哈腰地假笑，同声附和，就像一群经过训练的小马屁精被谁统一过口径。

“你们觉得这开幕式怎么样？我刚看还没发言权，比上回洛杉矶奥运会怎么样？”

“强，强多了！”

“比前两月那世界杯足球赛呢？”

“那—— 没法比 !”

“咱们那前边举大牌的引导小姐一个个长得怎么样？飒么？”

“飒极了，都跟模特儿似的 !”

“我想就错不了。咱们这么大国家，真使劲拨拉，过筛，还能没好的？真遗憾没看到。”

“没事没事，还重播呢。”孩子们安慰他。

“德行 !”电视镜头转到看台上，一帮不知是哪个邻邦的观光客在美滋滋地观看、拍照，马林生骂了一句。

“国家领导人都谁来了？”

“都来了，没细数。”孩子们回答，“我们都看傻了。”

“重视呵。”马林生一杯接一杯地灌酒、欣赏着、评论着。他的注意力被数百名新入场的穿得很少的女大学生吸引住了，暂时没话，待看了个够后，又欢眉喜眼地开了口。

“冷不冷呵穿这么少。那料子是尼龙的么？”

“不懂。”孩子们摇头。

“舞蹈得不错、歌儿不好听，应该用‘我们的田野’。”

一群男表演者出场，在划坪做着相当于最好的胡同队水平的体操表演。

“李宁呢 ?李宁怎么不出来 ?应该给他在中间搭个大台子托马斯全旋。

马林生嚷嚷道，思路转到离他最近的一个孩子身上。

“你叫什么名字？你爸是谁？是住我们这条胡同么？”

那孩子告诉了他自己的名字和他爸的名字，说了自己住哪儿。

“不熟。”马林生认真地回忆了一会儿，摇头，”不认识这个人。噢，你是住楼呵。那好那好，住楼好，用水方便，几居室柯？”

“什么话呀？还背着小哥们儿。”马林生咯咯笑着，端着酒杯走过去，歪头把耳朵伸过去，“你说吧，这就叫咬耳朵吧？”说完自己笑起来，挺为自己的俏皮得意。

“您是不是喝多了？”

“没有没有。”马林生立刻申明，一本正经地严肃下来，“我不过是跟你们逗逗。”

“我跟你说，爸，”儿子一副商量的口吻，“今儿等于过节，外面肯定热闹，灯也会开了，马路上又有花儿，备不住花丛里还有走马灯电动狗熊什么的，我给您把照相机装上卷儿，您出去照两张，溜达溜达……”

“不去！我刚从外边回来。”马林生放大摇得像拨浪鼓，“街上你说的那些玩艺儿倒都有，可就是没人，都在家看电视，我一个人逛有什么意思？怪惨得慌的。”

“没人才清静呢，平时你不是老嫌人多？你这么大人还害怕？我是有客，没客我都想出去转转。

“我还没看完开幕式呢，起码让我看完，然后咱们一起出去。”马林生回头看那帮孩子，“他们还能不走？打算在这儿呆一晚上？”

“马锐，我们走了。”一个孩子率先站起来，其他孩子也纷纷起立，“你别轰你爸了，我们走，回家看去，留你和爸在这儿好好看。”

“别，你们别动。”马锐索性直截了当地对爸爸说，“你瞧，

你一来别人都要走。有您在他们都感到拘束。您是不是……您要不爱上街，是不是能到夏叔叔家看电视？让我们这儿善始善终？”

“嫌我多余了？是不是我说的话你们都不爱听？我没说什么呀！”

“不是。”马锐诚诚意地解释，我们这儿都是小孩儿，您一个大人掺在里头，您就一声不言语我们也觉别扭，就像您一帮大人说话掺进来个小孩儿……”

“好好，我这就回避。”马林生低看头小声儿地说，我马上走。”

他去穿厚一点的长袖衣服，刚才回来的路上已经感到有些凉了。

“马锐，还是让爸留下吧。”一个孩子说，我们走。”

“别别，还是让他走。”马锐看着父亲出门，对他说，“谢谢你呵。”

马林生微笑着点点头。

外面天已经黑了，果然有些凉意。街上倒是一派节日景象，所有高大建筑物都挂了成串的灯，路边的花坛，树上也吊了彩灯，交相辉映，墨蓝天幕上的星星倒显得黯淡，明明灭灭的看不大清晰。时近中秋，月亮很好，很大很透明，只是还不那么浑圆，有些扁，像个消瘦的朝鲜姑娘的脸。

马林生没有去夏经平家．直接就来到了街上。连儿子都嫌自己多余何况别人？他还没堕落到那种给人家添了恶心自己却浑然不知反以为得趣的下作地步。他只是有些委屈，觉

得自己还是诚心诚意地想和孩子们打成一片，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认同、接纳他呢？他们有什么好紧张的？他使用的都是他们所熟悉的语言，包括他们常用的介于语就像孙敬修老爷爷给小朋友们计故事经常干的那样。他们为什么没有像小朋友迷孙爷爷一样被他迷住？凉风摊来，他的酒劲儿涌来，头脑也有些昏然。他想起刚才在孩子们面前说过的话作出的那副神态，自个也脸红了，那真是一副丑态！太有失他的风度以，有损他的形象了，想想都觉得恶心！他真的站在路边弯腰呕吐起来，吐出来的都是发酵变酸的啤酒，一股酸腥直冲脑门，刺激得他连连打战鼻涕也清汤似的流了出来。他身上没带手绢，只好用手掌胡乱抹了几把，然后再把手掌的津液在旁边的树干上擦干。他擤着牌子往地上啐着混浊的唾液,眼泪汪汪地直起腰喘息着张望。好在街没什么人，谁也没有注意他，只有不远处一个花坛中，一座用铁架、木料搭置外面包栽着绿茵茵的草皮的长城城门下，有一个声控熊猫在悦耳的铃声中双腿并拢沿着轨道滑行、进进出出，停下来机械迟缓地招招手，扭头又转。

他快步离开吐脏、糟蹋了的草地。吐后他好受了点，脑袋也不那么晕了。他感到更加空虚，同时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迷惘，他不知今后该怎么对待孩子，是拿他当个大人还是使自己更像个孩子？

迎面过来三个翶着冲锋枪的武警巡逻小组，他和他们慢慢走近，擦肩而过。他意识到自己的心情过于颓丧了，和今天这个节日的气氛有些不谐调。他克制了自己的烦闷，想换点开心的事走走脑子，可一时竟想不起有什么现时发生的今

人高兴的事。能够想起来的使他隐隐感到有意思的事都是若干年前的事，甚至能勾起他回忆的人也都是活跃在很多年前的旧形象。他这些年都干吗了？似乎是一片空白，生活的水流在很远的过去便停滞、干涸了，延伸过来一直通向今天的记忆只是一条死气沉沉，面满乱石的河床。

前方街心花园里出现一座彩灯熠熠、音乐阵阵的大型喷水池，无数的水柱在灯光下雪亮耀眼的齐刷刷地腾空而起，错落有致地降下，合着音乐的节奏并随着音乐情绪的转换变幻着色彩。喷水池着站着一群人，呆呆地观看喷水，有老人、单身男人和情侣。他们的脸显得木然略带几分惊愕，与活泼的韵和不弯幻色彩的水柱恰成对比。

马林生站在路边的一个警察身边观看，他们俩都毫无表情，脸被灯光映得一会儿红一会儿绿有种霓虹效果。

第九章

马林生在阳光下和儿子打羽毛球。天蓝得清澈，白色的羽毛球飞过来时，羽翼瞬间便会被阳光照透，像颗照明弹似的闪烁出夺目的光瓦。天空有些风，羽毛球顺风时便会像子弹一样飞得又快又狠，令人猝不及防，逆风球则晃晃悠悠甚至像中了弹的鸟从半空直线落下。

马林生逆风迎光，打得有些气喘吁吁。

他奋力抽杀，球拍挥舞得嗖嗖生响，但他还是被儿子一步步向后赶去。儿子顺风打过来的球总是飞越他站立的位置，使他不得不后退仰身接球，他们已经从一开始站的家门口的

位置快打出胡同了。

儿子的一记抽杀，使马林生急速退后也未能接起来。球落到地上，马林生汗水淋淋地走过去，用球拍一抄将球盛上拍网捡起来，这个捡球动作很有专业选手的风度。

他不满地说：“你小点劲儿，仗着你顺风？净捡球了。”

“咱们这不是记比分的么？”马锐说，“我怎么让你？”

“那咱俩换个方向，我顺风抽你。”

“上一局不是你顺风？我也没说什么，你也不能老顺风。”

“刚才风没现在大。”马林生争辩，“我这儿除了逆风还逆光，眼睛都快晃瞎了——这球不算！”

“好好，我使小点劲儿。”马锐妥协，“你快发球吧。”

“几比几了？”

“7：2，我赢你五分。”

马林生用力发了个抛抽球，可球飞过来仍是轻飘飘的没一点威力，马锐从容地只用六分力将球抽了回来。

球直奔马林生小胜利，马林生措手不及用拍作了个贴裆拨挡动，可球还是落地了。

“这球不算！”他气急败坏地说：“告你小点劲儿小点劲儿……”

“我根本就来不及接。”

“那是技术问题，你本来就不会接这种下三路球。”

“我玩羽毛球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别赖，把球给我，该我发球了。”

“这球不算，还是我发球。”马林生举起拍子拎球欲发前腿弓后腿蹬。

“老马，你要这样儿，发过球来我可不接。”马锐警告父亲。

“你不接那是你的事。”马林生嘴里说着，依然把球发过来。

球没人接落到地上。

马林生宣布，“7∶3！”

“你赖不赖呀？”马锐嗤之以鼻。

马林生跑过来捡起球又跑回去，弯腰执拍拎球前腿弓后腿蹬。

“这球你还不接？”

“不接！”

马林生又把球发过来，大声宣布，“7∶！还差三分。”

马锐也气了，捡起球一个大力扣杀抽过去，大喊：8∶2！”

于是两个人就开始互相大力发球，各自报着截然相反的比分，一边打一边激烈地互相指责。

“9∶2！你赖不赖呀？”

“7∶7！我不赖！”

“你这么赢了光彩么？”

“你先赖的！”

“玩不起就别玩，你是输急了吧？”

“我才没急呢，我也没输——10∶7！”

两个差不多是在同时宣布赢了对方，都举拍欢呼起来，一个比一个声音，试图盖过对方，并在欢呼声中夹杂着对对方的奚落。

“我赢喽！我赢喽！真臭！顺风还输球，算是臭到家了！”

“赖都没赖赢，真现！”

“还敢玩么？我让你五个球，你真不是我对手。”

“我用脚拿拍子跟你打一盘吧？跟这种比较差的人打球真让我水平下降。”

两人是越说越来气儿，毕竟马林生是老姜，刻薄话说得是又多又快不带重样儿的。马锐渐渐有些说不过，也是带气儿，嚷嚷着再打一盘，抛球用力抽了过去。

马林生正说得来劲儿，连损带挖苦，脸上的表情一会儿微笑一会儿鄙夷，完全没防备，看球来了非例题没接没躲，反而仰起了脸。

那球借助风力飞得十分迅速，有力，不偏不斜正击中马林生的右眼角。

他“哎哟”一声，忙用手捂住右眼，半天没动也没吭声。接着，他抬起脸，用惟一的一只眼睛盯着马锐，说话的口气也变了。

“给你脸了是不是？”

“不是故意的。”马锐上前搬父亲捂着眼的手，“我看看打哪儿了？”

“少碰我！”马林生用力甩开儿子的手，那只露在外面的左眼目光凶狠，我看你就有点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马锐自知理亏，讪讪地站在那儿，不敢做声。

马林生恨骂连声，“真他妈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就欠像2过去那样天天打着骂着，你才老实。你他妈这就叫贱！不识抬举！动手打起我来了——狂得你！”

马林生把拍子往地上一摔，气哼哼捂着眼睛回家了。

“怎么啦？”拎着一瓶酱油一袋味精的夏青路过，见状停下来问马锐，“你爸干吗发这么大火儿？”

“没事。”马锐低头捡起扔在地上的羽毛球拍，佯装无事地笑笑，“我打球碰着他了。”

“那也不至于呀，又不是成心。”

“打疼了呗。”马锐没精打采地扛着两副球拍往家走。

马林生在家里凑着墙上的镜子察看眼角的伤势，他龇牙咧嘴，把眼皮又拉又拽，使右眼忽而瞪若铃铛，忽而乜斜似盲。伤势其实不重，球打在较坚硬的眉骨，只在弹着点附近有些红肿和紫淤，并没危及眼部，至关重要的眼球可说是安然无恙。可他还是气忿难消。

“我要瞎了打了你算帐！”他对刚进屋的儿子恫吓说。

他找块毛巾用热水浸泡后热敷在眼上，在躺椅上仰面朝天地躺下，像在理发馆等着刮脸，他舒服地哼哼着，长吁短叹，夸大着自己的痛苦。

“要不要找医生涂点药？”犯了过失的马锐在一边怯生生地问。

“去去，一边去，我现在不想看见你。

马锐悄没声地离去。

马林生闭着眼躺着，一只眼沉甸甸热乎乎漆黑一团，一只眼被阳光照得满目橙红不时跳跃着水泡般的成串光斑，眼皮像痒了似的不住哆嗦。他近来的心情一直不好，从那个踯躅街头的节日之夜起，他就产生了并总也无法打消被人抛弃的惨淡心境，他觉察到生活重心的倾斜、不平衡。他过于依赖儿子了，甚至超过了儿子对他的依赖。儿子有自己的朋友

和其他生活内容,而他除了儿子几乎再没有其他的生活乐趣。自从儿子嘲笑过他每晚痴坐的嗜好后，每到夜晚他都不好意思再那么干了，就是勉强照老习惯老规规坐上片刻，也是心神不定，总觉得背后有一双充满讥讽的眼睛在盯着他，再也汉法无忧无虑地进行天马行空般的幻想了。他只好跟儿子一起看电视，从“新闻联播”前半小时的少儿节目开始，一直看到所有频道都再了见画面彻底消失出现“雪花”为止。他原来只觉得中国的电影拍得愚蠢、幼稚，现在才发现那些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经电影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当他被那拙劣的噱头强迫着笑起来时,总觉得自己的智力被降低了。如此贫乏的想象力和机械、不合情理的情节安排使人都怀疑这是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写的，为什么连对生活的起码洞察力都不具备？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个环节，他只感到深深的忧虑：这种电视节目让外国人看了他怎么能认为中华民族是充满聪明才智的？他颇为赞同电视台采取的在他看来是惟一聪明的办法：多播一些拙劣程度能和国产片媲美的外国连续剧 (港台片自然是左右逢源)。

有时电视实在没法看，拙劣都维持不住，简直是恶劣了，他也和儿子及儿子的朋友打打扑克。尽管玩得都比较简单又不赌，他还是感到相当大的压力。他发现任何一个小家伙在打扑克这件事上都比他要狡黠通灵一些。虽然他每次全部贯注全力以赴，但总是输。他永远摸不准牌在另外三个人手里扮布并把握不住出牌的时机,每次冒险都遭受到准确的痛击,每次谨慎又往往坐失良机。他虚心地接受子伙的批评和指点,每次犯了错误都认真地检讨和总结,但当类似情形再次出现,

笑眯眯地对儿子说：

“去找几个人来玩牌呀。”

他心里其实是真不想玩，但也真是没事干，不玩干什么去呢？夏天的夜晚是那么漫长。

他看着手里捏着的不同花色的扑克牌，经常人在牌桌思想走神儿，大脑一片空白，直到别人吆喝才赶忙出版。一个中年人，每天要靠和孩子们打扑克来消磨时光，还要忍受孩子们的奚落，他觉出自已的可悲和无奈。尽管他比谁都玩得起劲，比谁都能熬夜坚持，但其实他从打扑克这种娱乐中很少体会到乐趣—— 哪是摸了一手好牌。

后果，他这种可怜的业余生活也被剥夺了。孩子们对他终于忍无可忍，采取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不带他玩了：干脆不再去他家打扑克。

他曾涎着脸硬赖着跟着马锐到他们新的聚会点，另一个孩子家去玩过几次。每次都发现孩子们人手已够，而且那家大人见他如此热衷孩子们的玩意儿看他时的那种异样的眼光也令他极不自在，终于失去了再去的勇气。

他真闲下来了，闲得发慌，闲得整整夜失眠，人都闲得瞧悴了。

每当马锐晚上玩完回来，都会看到他坐在黑暗里，旁边开着电视，并不去看，茫然地盯着前方虚无的某点。一见儿子回来，就呈现出极度的兴奋和躁动。手脚不停心甘情愿地为儿子睡前的准备充役，速度又快又不连惯地和儿子没完没了地说话。常常是一迭声地发问同时又一连串地汇报见闻，一个话题没完又跳到另一个话题上，支内容支离破碎东拉西扯

笑眯眯地对儿子说：

“去找几个人来玩牌呀。”

他心里其实是真不想玩，但也真是没事干，不玩干什么去呢？夏天的夜晚是那么漫长。

他看着手里捏着的不同花色的扑克牌，经常人在牌桌思想走神儿，大脑一片空白，直到别人吆喝才赶忙出版。一个中年人，每天要靠和孩子们打扑克来消磨时光，还要忍受孩子们的奚落，他觉出自已的可悲和无奈。尽管他比谁都玩得起劲，比谁都能熬夜坚持，但其实他从打扑克这种娱乐中很少体会到乐趣—— 哪是摸了一手好牌。

后果，他这种可怜的业余生活也被剥夺了。孩子们对他终于忍无可忍，采取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不带他玩了：干脆不再去他家打扑克。

他曾涎着脸硬赖着跟着马锐到他们新的聚会点，另一个孩子家去玩过几次。每次都发现孩子们人手已够，而且那家大人见他如此热衷孩子们的玩意儿看他时的那种异样的眼光也令他极不自在，终于失去了再去的勇气。

他真闲下来了，闲得发慌，闲得整整夜失眠，人都闲得瞧悴了。

每当马锐晚上玩完回来，都会看到他坐在黑暗里，旁边开着电视，并不去看，茫然地盯着前方虚无的某点。一见儿子回来，就呈现出极度的兴奋和躁动。手脚不停心甘情愿地为儿子睡前的准备充役，速度又快又不连惯地和儿子没完没了地说话。常常是一迭声地发问同时又一连串地汇报见闻，一个话题没完又跳到另一个话题上，支内容支离破碎东拉西扯

且多重复，儿子无话可说或不愿回答他那些琐碎、明显荒谬的问题他就自言自语，直到关灯躺在了床上他兀自唠叨不休夹杂着咯咯痴笑。

他想方设法把儿子留在家里，找出各种理由包括装病不让儿子晚上出去。

他装病装得是那么逼真，有计划有步骤。晚饭前他就先开始制造气氛，病恹恹的。没精打采地坐在小板凳上不动，只把眼睛瞟来瞟去，头半耷拉着似乎脖子的筋被抽了。儿子有事叫他，他的回答缓慢、有气无力的，哼哼唧唧像蚊子叫。

"你怎么啦？"他还有意掩饰，生怕因过于痛快地承认引起怀疑。

如果儿子追问，他还会一再否认，或者托辞说是"工作了一天累的"，脸却更努力地作出病容，伸出额头等着儿子试体温。结论应该让儿子自己作出。

如果儿子不予置理或者一下子就相信了他真是"工作累的"，仅仅让他"歇着别干活了"没有更多的表示，那也不要紧。他强以暗怀着起码逃避了劳动的快慰，懒散地坐着，一直等到开饭，然后再到饭桌上进一步铺垫。人们既然付出了劳动，就希望他人郑重对待自己的劳动成果。马锐看到他磨磨蹭蹭毫无兴趣地坐在到饭桌旁，吃一口皱一下眉头欲咽又止举筷踌躇，必然不能无动于衷，必然要问他怎么不爱吃，是不是饭做得不好或是什么放多了什么煮的时间不够。

他也一定会回答不是的，饭做得很好一切都很好都恰到好处不多不少，并微笑着猛吃几口（他并不想真的一口不吃）。然后，咀嚼着一嘴鼓囊囊地露出苦笑和倦容。

还会是什么呢？如果不是饭不好，只能是人不好了。这是个连傻瓜都遵循的逻辑,或者说是个简单的傻瓜式的思路。

一百个人中一百个都会这么问：“那么是你不舒服？”

这个时候就不能太坚持了，要像真的不舒服那样软软的欲辩无力，当然，男人是不作兴一头栽倒捂着胸口昏过去的。

接下去对方一定要问哪儿不舒服。

这个回答必然启混，过于具体容易使对方焦虑，并产生找医生的念头。像头疼，肚子疼这两种常见病，就是医生也无法鉴别。但讨厌的是说这两处疼要冒被迫服药的危险，谁家没有几片阿斯匹林颠茄什么的？

最理想又最安全最令对方摸不着头脑的回答应该是：

我哪儿都不舒服！”

为了避免进一步地刨根问底，这时就要离桌向床所在地疾步而行，尽快躺好，闭上眼，作昏沉状，这样遇到难以回答的问题便可以置之不理。

人一倒在床上，似乎病就已成既成事实，很少有人哪怕是最不信任别人的人好意思问一句：“你是不是装的？!

人们，特别是亲属，只会焦急地问：“要不要请医生？要不要吃点药？要不要试体温？要不要给你做点病号饭？”

对前面的三个问题可以一概拒绝，最后一个问题可以酌情处理，要是真没吃饭，想吃，可以虚弱地点点头，一会儿吧。”

在拒绝请医生送红的同时应该对病情的严重程度作个澄清和解释，否则亲人会纠缠不休的。

“不要紧，没那么严重，我这是老毛病了，歇一会儿就好。

我什么都不需要，只希望你能陪我一会儿，晚上别出去了……行么？”

一个病人用那种恳切、伤感、甚至还有点因为自己的一时软弱而羞怯的目光望着你，同时辅以蜡黄灰暗的脸色、蓬乱的头发和颤巍巍的嘴唇，想加强效果还可以突然伸出一只在被窝里捂得滚汤的手一把抓住对方的手——谁能受得了？

何况一个孩子。

马林生这一绝招百试不爽，每次不但达到了把马锐留在家里的目的，还唤起、增强了儿子对他的感情，马锐每睹此状总是又难受又同情同时还挺感动。

父子俩度过了很多如此这般心心相印的夜晚。

后果，马锐也开始有点产生怀疑。并非马林生的演技出了破绽，依然是那么活灵活现、炉火纯青，而是发病次数太频繁了。总是在他晚上打算出门前那么突然地发生，而后又在当晚晚些时候最长不超过第二天奇迹般地没事了。一个人老是嚷嚷自己有病却又一次都不去看药也不吃，这就难免让人怀疑。

那些总是被马锐的缺席影响了聚会因而十分扫兴不耐烦的男孩儿，建议马锐给他那多病又无药可医的爸爸吃点安眠药，“让他在你出门时自觉省得误你的事——你在家任务不也是哄他睡觉？”

马锐把这个建议郑重传达给他爸爸，发现他爸爸自此后身体逐渐健康，就是偶尔不舒服也能一个人呆在家里了。

马林生昏欲睡，他感到右眼疼痛已经减弱，虽未完全消失但已渐渐为一种麻痹感所代替，热敷的患处，血流加快，肌

肤膨胀，其余半张脸感觉麻木。眼上的毛巾已经毫无热气了。

日光悄移，他虽闭着眼也能感到屋里暗了下来。一股脆弱的情感蓦地袭遍他的全身，鼻腔顷刻堵塞了，如同那个五光十色节日之夜……

当时他站在值勤警察的三轮摩托旁，目堵着充满视野的跳跃不休的彩色喷泉，像一个寻找奶嘴的婴儿急切地渴望与人亲切，向人倾诉。他用余光瞟着那个和他并肩站立魁梧、面无表情的警察，真想一把抱着他肩头，如果他能像石雕一样毫无反应的话。

为了使自己不致做出什么蠢事，他掏出一支烟叼在嘴上，一手握着打火机凑到烟前去点火。打火机锵然点燃的那穗金黄的火苗，照亮了一张含笑光洁的小脸……火苗熄灭了，那张脸也隐没了以眼前仍是哗哗喷溅的喷泉和不停闪换色彩的灯光以及那一小撮默默呆立的人。他徒劳地再产次按动打火机，除了那束火苗这次他眼前什么也没有。他像祭奠似的让火苗持续地在他眼前燃烧，目光愈锐利眼前愈是漆黑一团。

他松手让火熄灭了，那个无名少女的苍白、模糊的影子在他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就像痒处，经过猛烈抓挠后，那感觉又在麻木中悄悄回到原处。他脑海中的少女与其说是一个眉眼俱在的视觉形象，不如说是一些俏丽的句子和形容词所引发的联想：她很恬淡……明眸皓齿……粲然一笑……概念很清楚，形象模糊。

事实上，尽管他深深怀念，但那个少女的模样在他记忆里无可挽回地褪色，像烟圈一样无法在空气中保持形状。他只能在虚幻的场景、对话中演绎她，勾勒她，使她以一种活

生生的感觉存在于他的生活之中。

他想她也一定正手插在兜里站在城里某处的喷水池前平静地欣赏—— 在这个夜晚。

霓虹般变幻的灯光正映照着她如同斯时斯地正映着他。她身旁或者身后一定也有警察，就像街头草坪的雕塑成为整个景致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警察的不知疲倦使女人单身在这个城市的夜晚徘徊有了一种安全感。当另一个同样单身男人在夜色中黑魅魅地向她靠近，她不会感到威胁和恐惧，她会相当平和、镇定，至多有几分警惕地放他到互相能看得清对方脸的跟前来。

他早就在考虑第三次见面的地点，不能总是在书店。尽管他们已经很熟了—— 如果第二次见面是真的话—— 但书店毕竟是个肃穆，使人拘束的场所。在这种地方人们要是不谈书，无论谈什么都显得粗俗。总是谈书自然会使人觉得你有头脑、趣味高尚，但也很容易使人肃然起敬、自愧弗如——万一她觉得高攀不上呢？这岂不是弄巧成拙？她只拿他当个老师，心甘情愿做他的小学生。做了人家老师，他怎么能不收起那份邪念以庄重、慈祥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况且书店内还有那么些熟了解他的同事逡巡着，那些娘们儿眼又尖记性又好，不会注意不到他“再三”关照这个女读者。当然他不怕，他最多是显得贱了点，色迷迷了点—— 一个光棍还不该色迷迷么？除此之外还能说他什么？但毕竟影响他淋漓尽致地发挥，他的真奇句妙语才不想让那爱嘲笑人的，趣味低级的家伙们，让第三个人听到。

对，就是这个夜晚这个喷水池边好！万众欢腾正映衬双

生生的感觉存在于他的生活之中。

他想她也一定正手插在兜里站在城里某处的喷水池前平静地欣赏—— 在这个夜晚。

霓虹般变幻的灯光正映照着她如同斯时斯地正映着他。她身旁或者身后一定也有警察，就像街头草坪的雕塑成为整个景致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警察的不知疲倦使女人单身在这个城市的夜晚徘徊有了一种安全感。当另一个同样单身男人在夜色中黑魅魅地向她靠近，她不会感到威胁和恐惧，她会相当平和、镇定，至多有几分警惕地放他到互相能看得清对方脸的跟前来。

他早就在考虑第三次见面的地点，不能总是在书店。尽管他们已经很熟了—— 如果第二次见面是真的话—— 但书店毕竟是个肃穆，使人拘束的场所。在这种地方人们要是不谈书，无论谈什么都显得粗俗。总是谈书自然会使人觉得你有头脑、趣味高尚，但也很容易使人肃然起敬、自愧弗如——万一她觉得高攀不上呢？这岂不是弄巧成拙？她只拿他当个老师，心甘情愿做他的小学生。做了人家老师，他怎么能不收起那份邪念以庄重、慈祥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况且书店内还有那么些熟了解他的同事逡巡着，那些娘们儿眼又尖记性又好，不会注意不到他“再三”关照这个女读者。当然他不怕，他最多是显得贱了点，色迷迷了点—— 一个光棍还不该色迷迷么？除此之外还能说他什么？但毕竟影响他淋漓尽致地发挥，他的真奇句妙语才不想让那爱嘲笑人的，趣味低级的家伙们，让第三个人听到。

对，就是这个夜晚这个喷水池边好！万众欢腾正映衬双

不必多说，他们已经很了解了，他们无意互相隐瞒，由于马林生没有为 S 预置可供交代的背景资料，因而这段话只能略去，总之一句话，这是个无牵无挂没主儿的姑娘。想到这里马林生灵魂深处私心一闪念可不可以是个富有的女继承人，不受夸耀的那种？很快，他就唾弃了自己的这个念头，如果不算有辱斯文也只能是痴心忘想。

轮到自己介绍情况时马林生真有点觉得自己拿不出手了，从没自轻自贱过的人这会儿也艳羡那些虚衔浮名家底殷实的人了。他把自己换到 S 的角度设身处地地想了想，也确实觉得自己不可爱，没什么号召力。当然，他可以一千遍一万遍地自我安慰：S 就是个弱富爱贫的人！就喜欢那种什么也不是的人！真是什么真有什么—— 她还看不上呢！但毕竟有些气短，刹那间似乎连整个故事的基础、可信性都动摇了。他一边踱步一边剧烈地咳嗽着表情痛苦。

他根本没兴趣替自己设想那些委婉、遮遮掩掩、藏头露尾的台词。他宁肯跳过这场矣。既然她是孤儿为什么他自己不能是个外星人？跟这个世界上一切代表虚荣和势利的世俗名物毫无关系。

他只想象出了一个细致的场面：当他告诉 S 自己的身份、姓名，S 睁着她那双可爱的眼睛，略有些顽皮（丝毫没有调侃、遗憾的意思）地对他说：

“我还一直以为你是微服私访的那本书作者呢。”

他喜欢这个虽然并非事实但令人愉快的误会。他完全有理由让人误会，他对每本书的理解虽然不敢说在人家作者之上，起码也是各有千秋。

这个情节和那句惟一的稍嫌拗口但表达完整的台词（他坚持不肯去掉“微服私访”四个字）规划出后，他的心情好多了，已经不咳嗽了。

一个情节的展开带动着其他情节也随之展开，关起伏有致地滚滚向前……

S问他为什么不在家呆着吃饭做游戏，孤魂似的跑到街上来乱转。

他可以据实回答被儿子撵了出来，这既可以令人发笑也可以若入同情。

他问她为什么也一个人在街上转，看她年龄不可能被孩子撵出来倒像是被家长赶出来。不但巧妙地恭维了她年轻同时还自然触到了她的隐处。

S黯然神伤或坦然自若，告诉他她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实际上她出来在大街上闲逛是因为不愿意在节日之夜一个人呆在家里，孤独寂寞溢于言表。

显然他不能主动提议毛遂自荐前去就伴儿，必须由S提出邀请。为什么不呢？一个单独在家害怕一个又无处可去，再合理也没有了，一点不淫荡。

他迟疑或者干脆当即答应了随便采取哪种态度，反正他接受了她的好意。他想给他们找个更舒服的窝继续这场艳遇。既然自己能够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何苦老站在街上清谈？

S的家不远，应该是幢楼，楼房便于不引人注意地偷偷进出，房内又自成体系，适合这种不希望引起公众议论的男女幽会。

S家不要搞得很豪华，不应太脱离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但要舒适、干净、应有尽有。譬如有啤酒、清凉饲料、咖啡和各色上等茶叶，他可以每样儿都来点。这不能算奢侈，也就是中等水准，不要一方面承认生活水平提高了一方面想起老百姓日常解渴就以为是拿个大茶缸子足灌。

听说他没吃饭，S 给他拿出月饼或用面包片夹火腿抹蛋黄酱做了几个三明治，虽然他更想来碗红烧肉大米饭，但也凑合了。可以申请下碗挂面，这样既不逾礼又显得亲热，拿自己不当外人。

对了，还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既不亏待肚子又更富于情调。这个情节应重新安排为 :S 早已做好一桌盛宴，但自己没情绪吃，一扔筷子跑出来了。他一去正赶上上了，那桌菜几乎原封未动，只需要热一下……

他们相对而坐，开始享用这顿美餐，味道好极了。当然还有酒，菜这么好都可以适当喝些白酒，酒后吐睦言嘛，借着酒盖脸，很多平常说不出口说出臊得慌的话讲出来也不脸红了。

互诉衰肠自然要从互道经历入手，那样双方才能有感而发，不至于光放空炮。

她应该换一件睡袍来听他讲话。

他说什么呢 ?这一点毋须细想，他有一肚子苦水要健康，从小到大，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他想说的话太多了，根本不用打腹稿，完全可以脱口而出，出口成章。

她无疑要受到感动，就像马林生被自己那些要说未说的话已经感动了一样。

她不应过于话多，喋喋不休的女人不会让人喜欢。另外，

一个女人对一个才认识了没两分钟的男人就立刻把自己的一切和盘托出，这也太不稳重了，更重要的是他不希望S是个老油条。如果她像他一样经历坎坷、阅世丰富，那……马林生的痛苦就要逊色很多，就没了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她还是应该单纯，仅仅因为是孤儿才略显得很早熟，才略显得有点伤感，落落寡合，愿意和他这种中年人相处，噢，她渴望父亲般的关怀……

如果是这样，我这么一个劲儿向她倒苦水合适么？马林生不禁又有些疑惑。我是不是应该表现得坚强一些？给她一种找了个靠山的感觉？马林生当真有些举棋不定了，关键是她是个什么人？接着，马林生被突然蹦进脑子里的一个念头吓坏了：经过这么一通又吃又喝互启心扉，她会不会留我跟她睡？

“太可耻了！”马林生生气地对自己嚷，她还是个孩子，怎么可以这样想她？我又怎么能下得去手？我完全是光明磊落地到她家去的，想的仅仅是吃点喝点打个人说说话。要是真像我想的……不！要是真的对我发出那样的邀请，那我就要鄙弃她，批评她，拂神而去……怎么可以！

马林生真的很生自己的气，非常非常生气，但那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再也赶不走了，总是反覆出现在他的脑子里，有力地牵扯着他，他不由自主沿着思维的惯性往下想：又有什么不可以……

灯灭了。

音乐也停了。刚才那座明亮喧闹的华丽的喷水池一下从他眼前消失，就像火堆被一盆水倏地浇灭，周围只剩下黑乎

乎的树丛和空无一人的马路以及孤单单的月亮。

那个值勤的警察也不知何时开着摩托下岗了。

已经很晚了，马林生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在自家院门口看到那群孩子像大人一样互相握手告别，大声再见。

第十章

马林生脱得赤条条的摇摇摆摆穿堂而过，右眼角上那块显眼的青淤使他看上去带有几分膘悍。

一大池热水冒着缕缕蒸汽在水面上形成一团团令人窒息的热雾,四周正在喷洒热水的莲蓬头也大量释放着热蒸汽,使整个浴池间雾气缭绕，人体绰约。

马林生下到滚汤的池水里浸泡，水还算干净，透明度良好，只是不那么轻柔若无了，看上去摸上去都有些沉甸甸的质感，像匹好缎子。

马锐在马林生头侧踩下了一只赤裸的脚丫，接着他像条鱼似的哧溜一下整个身子滑入热水，怕冷似地抱着双肩汤得龇牙咧嘴。他的细手腕上套着松紧带系着的衣柜钥匙，银色的金属光泽在雾蒙蒙的水面闪烁。

他的入水带来了水面的一阵摇晃荡动，水波纹向四处漾开。

水面上还散落着几苍老的头颅，大家伸着脖子把头露出水面，互相瞟来瞟去，就像一群刚从不同方向游来在同一个池塘露出的水獭在表示惊诧。

“下个星期天,我们学校组织去八大处游山,允许带家长,

你去么？”

“不去！”

“他们让我叫你今晚一起去玩牌呢。”

“告诉他们，我没空。”马林生心中冷笑不止，对儿子施展的拙劣的笼络手段极为蔑视，把老子当成什么啦？

他轻轻地用两肘撑住瓷砖台阶，让身子在水中浮起来，两条腿飘荡着，体毛像一丛水草来回倒伏，他感到一种随波逐流、不计归处的慵倦和轻松。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马锐赔着小心问。

他置之不理，继续把舆轻浮的双腿像鱼尾巴那样甩来甩去，制造波澜，玩得十分开心。

“是不是嘛？”马锐说，“是就承认。”

“没有！”马林生身子蓦地一沉，转脸白了一眼儿子，坐直了些，“我生什么气呀？我哪敢生气呀？我生气又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你还在乎？”

“还说没有，这些话不就证明有。”马锐抿嘴微笑，“咱坐过来说话行么？这水太热，我有点受不了啦。”

“我觉得正好，你要起来你起来。”马林生仍像个贪图舒服的白熊泡在水里。

“我觉得你最近有点郁郁寡欢。”

“还郁郁寡欢——少跟我臭拽你会的那几个词！”马林生十分不屑地说。“留神一下用光了。”

马锐并不介意父亲的态度，父亲的赌气和使小性儿倒使他觉得可爱，他笑着说：

“我觉得我用得挺是地方，就该用在这儿。”

“嘁—— ” 马林生嗤之以鼻。

“你不觉得你这一段生活里少了点什么？”

“干吗呀？找我谈话呐？您这是代表组织呵还是代表个人？”

“不行么？我个人不能找你谈话么？”

“可以，谈吧。马林生嚯啷破水而出，坐在台阶上腰以不仍浸在水里，“没错，我生活是少了不少东西，少的是什么我也知道。”

“你觉得你少的是什么？” 马锐也随即出水，坐在父亲身边。他们俩就像同一式样不同瑾的两只鞋排列着，儿子比父亲整整小一号。

“我现在不说，到适当时机我会说。”

“你最近为什么晚上不在写字台前……思考了？”

“干吗？问这个干吗？”

“是因为那次我说了您，不好意思了？”

“我怕你说干吗！嘁！我自己的生活当然我自己安排，我想干什么不干什么……你管不着！”

“我不是管您，您怎么不明白我这意思？这么说吧，您不觉得您缺乏自己的个人生活—— 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不好懂？我也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我怎么没有个人生活？我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那是干吗呢？那不是在生活难道是游魂？”

“我指的是下班后，唉—— 看来你真是没听懂。”

“我怎么没懂？我完全懂了，你是嫌我老跟你们这样小孩一起玩，丢你的人了。”

“你不觉得大人应该有和小孩完全不同的、更高雅的兴趣，应该更多地和其他大人消磨时光……”

“我怎么不高雅了？我不过是想多体验体验童心……好，既然你不乐意，我今后也再不会找你们玩了。你以为我当真没其他事好干！”

“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呢？”马锐冷丁问。

“什么？”马林生一时没反应过来。

“你不是等着想跟我妈复婚吧？”

马林生明白了，脸顿时绯红，不过也看不出来，他的身上脸上早被热水热气蒸熏得像只剥了皮的兔子，又红又嫩。

“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不是的，老马，我们都是大人了，有些事情也可以谈谈了，我问你点什么你可千万别觉得我是成心逗你……你离婚这么久了……真能一了百了啦？”

“你别猪鼻子里插葱——装象了。”

“老马，不要这么无礼嘛，我是在很严肃地和你探讨这个问题。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见你的鬼！”

“真的真的，是找不着呢还是不愿意找？你这么下去，很容易让人觉得不正常，我们同学就老问我：‘你爸一个人怎么过来的？’”

“用你们管我怎么过来的！你们这帮孩子平时都聊些什么？净些什么乌七八糟的想法。”

“大家都挺关心你的，觉得你有点怪，于是就分析你来着。”

“我警告你，马锐！”马林生气愤地说，“我不许你拿我去和你那帮狐朋狗友瞎议论。”

“没议论，就是有点奇怪。”马锐笑着说，“觉得你是不是有困难，我们是不是能帮你。我们一个同学的妈也是离婚的，人我也见过，长得还挺有味儿，我们那同学也觉得你还行……”

“这种事是不能在澡塘议论的你懂不懂？”马林生又把全身浸入水中，“你他妈少给我乱当红娘，扯皮条你岁数还小点。”

“你别不好意思，真的老马，别太封建，何苦嘴上硬撑着放任身心倍受摧残？”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你就承认了吧，老马，我不给你传去。你这岁数，这情况，为这苦恼还不是要多正当有多正当。”

“你再嚷嚷，我淹死你。”马林生虚声恫吓，四下看了眼其他泡澡的人，好吧，既然你这么关心我，这么坦诚，那我也跟你开诚布公地交交心，我为什么苦恼？我到底要什么人？”

“你缺的就是个爱人……有没有妈我倒无所谓。”

“听着，别打断我！自作聪明！你没觉得最近一个时期以来……”

“不行，我烫得实在受不了，我得出池子了。”马锐说着站起来，身上流淌着水浇到马林生头上。

“你等我说完。”马林生抓他。

“我不走，我在池边坐着。”马锐用毛巾蘸水洗了洗池沿儿，光屁股坐下，低头对池里的爸爸说，“你说吧，最近一个

时期以来……怎么啦？”

马林生觉得这么仰头和儿子说话非常吃力，姿势也别扭，于是蹲着在水里沉重地淌了几步，转身面对高高坐在池沿儿上全身裸体的儿子，虚飘在水里说：

“你不觉得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在家里的地位明显下降了么？”

“没有呵。”儿子闻言有些吃惊，“您怎么会这么想？”

“我当然有理由这么想。”

“是我不够尊敬您，伤了您的面子？没有没有，不管怎么说，我心里始终还是把你当爸爸……”

“哼，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列像个孙子……”马林生说到这儿，忽然一阵辛酸，眼圈都红了，他掬起一捧滚水浇到自己脸上，甩甩水珠，湿淋淋的望着儿子。

“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有数，大家看得明白，你应该说句公平话。”

“那是那是，您对我那真是没的说—— 最近以来。”

“不是我耸人听闻，可天下都找不出第二个做爸爸的像我这么对你的，这么柔顺，啊，都有点涎着脸—— 为了博得了你的欢心，我也真是什么都干了。”

无数的委屈涌上心头，种种的不如意化为一腔悲凉，马林生难过得别过脸，咬着下唇，竭力想把满眶泪水忍回去，他发现泪水越聚越多实在控制不了，便站起来哗哗淌着水从大池子的另一端上岸了。

他站在喷泻的莲蓬头下面低头任水冲刷，儿子面带忧伤和同情从池边绕过来，站到父亲旁边的一个莲蓬头下低头冲

着，不时偏脸看父亲，表示他仍在倾听。

马林生抬起头犹如立于倾盆大雨中，头发湿淋淋地贴在脑门上，眼睛被水打得睁不开，鼻尖的水呈线流进嘴里，大张的嘴既要呼吸又要不停地往外吐水，那样子格外可怜。

“我也不知道我还该干什么，怎么干好。我就这么大能耐，只能做到这份儿上了，你要还不满意……”

他的声音在哗哗的水显得嘶哑，哽咽不止。

老实说，马锐到现在也不明白他怎么啦，到底干了什么对不起爸爸的事，让他伤心成这样，但斯时斯景他根本没法问了。偌大的一条汉子又身兼自己的父亲，如此泣不成声，委屈得像个孩子，这场面在谁看来都不免骇然，不免怆然，不免怅然，只希望让他尽早破涕为笑。

“我没想到我会惹得你这么难过，爸爸，既然你这么难过那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

“你做错了什么？说具体点。”

“不管我做错了什么错在哪里我都要向你道声对不起：“对不起，爸爸，请原谅我的年幼无知。”

“那今后呢？”

“今后我一定改，再也不了。”马锐热情洋溢地对父亲说，“您为我做了那么多，做得那么好，不但我希望您做的您都做了，我不希望的没想到的您也主动做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有暗暗地庆幸。要是您不嫌肉麻的话，我就告您一句心里话：我有您这么一个爸爸真够了！”

“这话怎么讲？”

“再也不想要其他的爸爸，没妈也不在乎，”马锐解释。

“噢，是这意思。”马林生不做声了，儿子一番检讨和恭维如同一只温柔的小手轻挠着他的下巴，使他舒服极了，舒服得直想打呼噜。其实他想说的话一句还没说呢，刚说了个开场白就难过得分了神儿，接着儿子就迅速地服了软儿，全盘承认,搞得他如果再历数儿子的种种不肖就有些不饶人了。说出来，控诉个详细，不也就是想得到这么个结果么？既然结果已然获得并出乎意料的好，那过程也就免了吧。何况仔细费心一思量,那些令他感触不已的事还真有些不好出口,都是些什么事嘛 玩扑克受歧视装病不被理睬……如此最好,一切尽在不言中，正在通与不通之间便得胜还朝。

喷泻的热水笼罩着马林生的脸，梳理按摩着他的股股肌肉群。他的脸一时显得云山雾罩、神秘莫测，使马锐有些捉摸不透，因而惴惴不安。

马林生在水中欣然回头，一脸笑容地看儿子，颓废，消沉一扫而光，显得既开朗又健康。

“走，搓泥儿去！”

他离开淋浴，一手搭在儿子光溜溜的后背上，提拉荡啷地带着儿子来到搓背师傅跟前儿。父子俩轮流叭在那光滑油亮的长条凳上，颠来倒去，伸胳膊抬腿，让那熟练得像个屠夫的搓背师傅把全身上下每分个旮旯都褪下一层皮，然后像受拷打昏死过去的革命者被一盆水冲得干干净净，师傅再给涂上满身肥皂白花花的像个毛不太密实的的绵羊浑身舒坦地去淋浴那儿再冲。

“你说，你们同学他妈今年多大？”

父子俩洗完了出来，在腰里系上条浴巾，招呼澡塘伙计

给沏上一壶茶，各自半躺半坐在衣柜间的床上，抽着烟喝着茶，红光满面地说话儿。

“怎么着？有意思？”

“嗯。”父亲有点不好意思，“你推荐的，当然要见见。”

“你可得正儿八经的，不能玩弄人家的感情，这可是我们同学的妈。”

儿子有点不放心。

“叫你说的，我是那不庄重的人么？只要我看得上，当然得三媒六证地娶回来再说其他的。”

“我还不知道你都有什么条件呢？你对这女方都有什么要求？模样儿啦，性格啦，品质啦……”

“这可就不好说了，这说来可话长了，你是问高标准还是低标准？这得两说着。高，可就高得没边儿，他们同学他妈肯定不够；低，不够判刑的就成……”

马林生若有所思，情寄远方，他忽然觉得有必要未雨绸缪，先让儿子有点精神准备，便问：

“你说，我要给你打个年轻点后妈，你能接受么？”

“我无所谓，你别管我，只要你喜欢找个幼儿园的我都算你有本事。”

“嗬，你也够新潮的。”

“那是，岁数比我小我不管她叫妈不就得了。她到底多年轻？年轻到什么程度？”

“嗯？”父亲看了眼儿子，“肯定比你大，大个七、八岁，比你还小那成什么了？”

“这么说，你外边已经有人了？看你的活动规律不像呵。”

“能让你看出来？嗄，要的就是神不知鬼不觉。”

父亲颇有些得意，觉得挺捞面子，故意闪烁其辞。

“她是哪儿的？叫什么？”儿子十分好奇，“我认识么？”

“目前还不能告你。”既不肯定也不否认。

“得了吧，根本没这么一个人，你在吹呢。”儿子嘲笑他。

“你说我吹，那就算我吹吧，根本没这么个人。”马林生自信地微笑着，欲擒故纵，越发显得煞有介事。

“你真的有个小情人？”儿子犹疑地问，“你还挺有手腕，真看不出来。”

“呵，算不得情人，不过是要好，”马林生也觉得这么言过其实地编下去有些无聊，便人自己打台阶，打后场。

“要是积极点、努力点完全可能。她的意思很明显，肯定不会拒绝的，不过我自己觉得没意思，她太年轻，太纯，跟她近乎总觉得有些欺负人的感觉。我还是应该找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中年的、比较成熟的妇女。”

“你在哪儿跟她认识的？单位？”

“嗯，差不多类似的场合吧。”

“哪天带来叫我见见？”

“我不想找他，既然跟人家没那意思，何必招人家。”

“做个朋友嘛，一起聊聊也好。”

“不必不必，还是不见面的好。”马林生已经讨厌这个话题了，把话岔开，“你们同学那妈，你打算怎么让我们见面？”

“我都有点不太敢把我同学的妈介绍给你了——你太风流！”

马林生听了儿子这一评价挺高兴，同时心下茫然，不知

这喜悦从何而来。

马锐同学的那个妈，那位成熟的妇女一眼望上去模样儿竟出人意外的齐整。

一个老爷们儿，体面的父亲，孤守了这么几年，那滋味儿没尝过倒也罢了，又是个过来人，年轻时也是一员骁将，那不可告人的折磨与苦衷也就可想而知了。

刚离婚那会儿，马林生还不是很性急，那时他还有一个死灰复燃的旧日相好。那位跟他在一个工厂做过工的质朴的妇女曾苦苦地不顾脸面地追求过他，直到后来各自结婚成家，仍把他当作一桩未竟的事业牢记在心头。听说他离婚后，便主动送上门来，尔后形成规律，每隔十天半月便发扬一次“革命的人道主义”。并非爱情，仅仅是同情，这点马林生是再三问清并得到保证后才欣然就位的。那时的马林生就像停薪留职去做小买卖那么踏实，毫无后顾这忧，发了财固然好，发不了财也永远有个铁饭碗在等着他。可惜好景不长，那位质朴可爱的妇女得了癌，具体长在哪儿不清楚，像棵遭了虫咬的白菜，叶片很快都黄了，干枯了，残缺不全了，最后死在自己家里。

那也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从那时到现在，马林生守身如玉。同事、街坊没少把一些有“掌”的女同志发给他，但他不是孤傲么？不是乐观么？不是爱幻想么？所以至今仍在孤傲、乐观地幻想。

他的确需要有一个成年人的私生活了。风华正茂的年龄已近尾声，与其遥遥无期地等下去眼睁睁看着自己痛苦不堪

地衰弱下去，不知抓紧时间像个人似的最后活上几天。那样，当他临死时，就可以说：我等过你没来但我也没耽误。”

“即使你刚走她来了，在首鼠两端间苦恼也比白白在寂寞中一心一意地憔悴划算得多—— 大不了让人骂声浪荡。

于是，他决心不错过机会！

他们是在女不家里见的面。去前他曾征求过儿子意见，该穿什么买点什么要不要扎根领带。儿子说一概不要，八字还没一撇呢不要搞得过于隆重，容易让人家也紧张，只当随随便便去串门，有戏了再往下进行愿意使自己更合乎礼仪那随便。

“就跟你去过多少个老丈人家似的。”马林生乜着眼打趣儿子。

女方家在另一条胡同，也是住平房，但她们住的那所宅子质地明显要比马家的强。看格局，规模和式样也许是旧时官宦人家的房子。女方家住三间北房，十分宽绰，洋灰顶子花砖地，前廊后厦。家里的摆设倒也没多么奢华，但一切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到处挂着、铺着小摆设和手工刺绣饰物，连茶杯都底下垫着绣垫儿盖上蒙着花帕，看得出，是那种把全部聪明才智都用在过日子上的极耐心极细腻的人。

这和马林生想象的那种年轻姑娘的有点狐狸窝感觉的香窠不大一样，更像鸡妈妈整洁的客厅。

他们已知道了互相的名字，女人叫齐怀远，一个普通、顺嘴，令人一听就没什么距离感的名字。

马林生虽然一路上一直都在叮咛自己要大方，但乍一见齐怀远还是有些拘谨，笑得不大自然。倒是马锐和那家儿子

像两个谈判老手似的互相和对方的代表握手，并把己方的主要成员介绍给对方。

“你们谈吧。”齐怀远那个叫铁军的儿子正儿八经地说，“简单的情况我和马锐已向你们各自介绍过了，你们可以直接进入实质问题。走吧老马。”

他招呼马锐。

“老铁，咱们是不是当着他们双方的面再把我们的态度重申一遍？”

“不必，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他们也都知道，五个字：一概不干涉。随你们怎么谈。”

两个孩子严肃地望了一望这对成年男女，彬彬有礼地退下了。

孩子们的郑重使马林生觉得有些可笑，特别是他们互相之间成人式的称呼，使他有一种自己的名位僭越了的感觉。

“你们孩子平时也用这种口气跟你说话么？”他等孩子们离开后，微笑地问齐怀远。

“不，平时他非常有礼貌，对我也非常尊敬。”齐怀远并没有响应马林生的微笑，她似乎更关心儿子给马林生留下的印象，“他很懂事，不是那种无法无天的孩子。”

“我并没有说他们这样就是不礼貌。”马林生嘟哝着解释：“不过孩子用这种口气跟大人说话总有点那个……”

“我认为这正说明孩子们对此事是十分认真的，他们不想开玩笑。”齐怀远目光灼灼地盯着马林生，似乎要在他脸上找出一颗闹来，“你请坐吧。”

“真怕把你这沙发坐脏了。”马林生坐下，又一次试图开

玩笑。

“脏了就洗嘛，没关系。”齐怀远坚定地说，把一杯早已彻好的茶从茶几那头推到这头，“请喝茶。”

然后她捋捋头发，抬头直视着马林生，当他们视线相遇时，她也毫不退缩，两人眼睛瞪得大大的像是正在医生面前检查视力。

倒是马林生不好意思再看了，转脸去浏览室内。这女人细看就显出年龄来了，白皙的脸上特别是眼角额头有很细很密的皱纹，像一毛六一卷现在涨到三毛四一卷的卫生纸。她的那双眼睛年轻时一定很漂亮，不汪汪黑白分明，现在则上眼皮有些耷拉瞳仁发黄睫膜铁灰无论她把眼睛瞪得多大看上去还是像近视眼一样没精打采。她的嘴唇很薄，薄得像菜刀的刀锋，她没有涂口红，大概是因为除非涂到下巴和保上否则无处可涂的缘故。

“你觉得我怎么样？”齐怀远语调铿锵地正视着马林生说，“说说吧，你对我有什么看法，或者，意见也行，第一眼印象怎么样？还看得过去吧？”

“这个……”马林生脸腾地红了，一直红到耳朵，所以尽管他侧脸低着头，还是给齐怀远看见了。

“我觉得我们都不年轻了，又结过婚了，连孩子都很高了，没有什么不能坦率说出来的。我不希望再像年轻人那躲躲闪闪的，干脆点，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你可以把你对我的所有真实想法都讲出来，我不会在意的——说吧！”

“这个……”马林生抬起头，但还是不敢看齐怀远。

“你不能看着我说话么？你盯着暖瓶说给谁听呢？”

“这个……你知道，我们都已经过了一见钟情的年龄……”

“知道知道，我老了，没年轻姑娘那么经看了，谁要说第一眼就喜欢上我，那是假的，我也不信。总的来说，在我这个年龄的女人来说，你认为我怎么样？”

“风韵犹存……”

“走在街上不影响市容吧？”

“不，基本持平……”一想到这个女人将要和自己同床共寝，马林生的目光变得邪恶了。另外，他也被这个女人肆无忌惮的言行所激励，也拿出几分厚颜无耻的劲头，“你站起来走几步给我看看。”

齐怀远“噌”地站起来，退到屋角，然后像赶公共汽车一样噔噔迈关大步从屋子这头走到走到那头，边走边拿眼睛瞟马林生。她的身材几乎是无可挑剔，像姑娘一样窈窕，又有成熟妇女的浑圆和丰满，除了腰长点，不过这也是黄种女人的体态特点，可以视而不见。

“一遍看清楚了么？”

“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很好，没什么可说的。”

“那么，你起来给我走上几步看看。”

“怎么，我也需要走么？”

“最好走走，这样将来我们谁也不能抱怨说当时没看清。”

如果是齐怀远首先提出的这个倡议，那马林生肯定当场断然拒绝，问题是这馊主意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人家齐怀远也大大方方先走了一遭，所以他再觉得此举不堪也只好硬着头皮走走了。

他没像齐怀远退那么远，就从他从的沙发处站起来，在齐怀远面前转了几圈，身子几乎是原地不动，不像是模特儿表演，倒像是在裁缝铺做衣服量尺寸。

“我怎么样？”他坐下干笑着问，感觉非常需要喝口茶。

齐怀远没有立即回答，认真端详着他，半天，才皱着眉头问：

“你是不是有什么慢性病？”

“没有呵……你怎么看我像有病的样儿？”

“没什么科学依据，就是觉得你不精神，脸色跟大烟鬼似的。你平时抽烟么？”

“抽。”

“抽烟可不好，抽烟有毒，你没瞧世界上抽烟的人肺癌发病率多高。”

“你是医生吧？”

“不，我是防疫站的，跟医生的工作也差不多。我是搞检验的，专门监视本市居民的饮用水是否清洁。”

“清洁么？”

“你平时天天喝水你觉得呢？”

“我喝的都是开水。”

“是呵，水烧开了喝了不得病就说明清洁，喝生水生病那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有喝了开水生病的么？”

“哼，还有喝了开水喝死的呢。”齐怀远冷笑，“聊天以后再聊，先说要紧的，你能不能近期去医院全面检查一下身体？”

“为什么呢？你还不信我没病？”

“我也会给你一份我的身体检查报告，在这点上我们应该双方心中有数，你也不想后半辈子找个病秧子老伴负提吧。”

“可是……可是……”马林生又开始结巴。

“可是什么？你想说你还没同意是否进一步接触呢是么？”齐怀远冷冷地看着马林生。

“……”马林生苦恼地喝茶。

“没关系，你想说你就说吧，是不是不同意？不同意你就说。放心说，大胆说，一点事都不会出。我都被两个丈夫蹬过了，还在乎你说这么一句话？说呀，我不怪你，是不是不想再见我了？”

齐怀远说着自己笑起来，“说嘛，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这么费事，那要有更复杂的问题让你决定呢——是不是不同意？”

她瞪起眼。

“不……不是，不是不同意。”马林生纯粹是本能地在逼问面前盲目否认。

他根本没来得及仔细考察呢。

“那好，这星期六还是这个时间，你带孩子到我家来吃饭，我们再进一步谈。先说好我们家没酒，我也不喝，要喝酒你自己带——还有事么？”

齐怀远直勾勾地盯着马林生。

马林生正慢条斯理喝着茶，一见齐怀远这眼神儿，忙把茶杯人下，慌乱起身。

“没事……那我走了。”

“再见。”齐怀远淡淡地说，拿起一支细香点燃插在支架上。

马林生灰溜溜地穿胡同回到了家。路上经过垃圾站时,正赶上一帮清洁工人在往车上撮垃圾,他们一个个都拿铁锹捂着口罩头上戴着那种垂上长片布容的战斗帽,活像一群日本兵在为非作歹。一桶桶胀鼓鼓的垃圾被叉车装置吊到车顶,倾入车厢,空中刮着大风,碎纸飞舞,恶息扑鼻,马林生踩着一地狼籍掩面而过,还是给弄了一头一脸灰,使他看上去更是一副倒霉相。

马锐正和铁军坐在外面的木把沙发上,隔着一个茶几喝茶、抽烟,长吁短叹。他们正在谈论一本刚看过的对我国目前经济形势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评估的书。书中的悲观论调使得他们心情黯淡。

"怎么办呢?何时能爬出低谷?"马锐怅然若失。

"疲软呵,疲软!何时才能重新坚挺?"铁军浩叹。

"看谁能熬得过谁了。"马锐安慰朋友,"不要紧,反正到我们饿肚子时,农村早哀鸿遍野了。"

看到父亲进来,他点头问:"谈完了?这么快?我们以为你们还得一会儿呢。"

铁军也问:"我妈妈没出去吧?"

"没有,她都打水洗脚了,不像要再出门的样儿。"马林生在远远一旁的小板凳坐下,闷闷地不言不语。

"等咱们篚了,只怕是生意越来越难做呀。"

"可不,我这二十五岁以前发财的计划恐怕要延期了。"

两个孩子又聊了会儿,铁军告辞。

"我得走了,回家还要产顺问我妈妈今天谈得怎么样,明

天到学校咱们再把情况碰一碰—— 今天又要晚睡了。”

铁军站起来，跑过马林生面前忙摆手，“不要起来不要起来。”

他对送他到门口的马锐说：“老马，留步吧，以后再接着聊。”

“慢走呵，老铁，留神脚下。”

两人极为客气地在台上阶上互相拱拱手，铁军转身走了。

“谈得怎么样呵？看上去情绪不高嘛。”马锐回屋后对父亲说，拿起茶几上的烟抽出一支递给马林生，“跟我谈谈么？”

马林生接过烟，要过马锐手中的烟对着了火，把烟还给儿子，抱怨道：

你现在也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当着我面就公开抽烟，你说我是管你不管你？又怕当着你的哥们儿让你栽面子。”

“这不是偶尔，来了客人，才抽一口，又不是经常的，成了瘾。”

“还有，你们屁大的孩子，互相乱叫什么‘老李’‘老张’的？小小年纪一个个老气横秋的，看着也不像呵。”

“你今天这个气不顺嘛，怎么，谈得不理想？她没看上你？”

“不是，她这星期天要请我们去吃饭。”

“好嘛，去吃嘛。她这个讯号很明显，明显对你有意了，否则不会请你去吃饭。”

“这我不用你教我，我还看不出这个来？”

“那你还愁什么？心里还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

“为什么相爱的人总不能聚首！”马林生爆发。

第十一章

星期天，马林生本来是打算在家看完女排的比赛，掐着吃饭的时间再到齐怀远家去的。可马锐一早就催促他，非让他到那边去看电视，大家一起说说笑笑多热闹，并大大嘲笑了一番他的运动举趣。一个老爷们不爱看足球偏喜欢看女排，是看人呢还是看球？如果是看球，那最差的男排也比最好的女排球打得好看。要么就是女排赢多输少，特别是在亚洲，简直可以横冲直撞，看了不受刺激，可这样的话，那你确实再挑不出几个运动项目可以看了。马林生本来还想申辩，他完全是屈从于一种习惯，就像人们在几十种牌子的可乐型饮料中更多地选择“可口可乐”，纯粹是受了宣传的影响。但一种习惯一旦与低级趣味联系在一起，就很难洗清自己，理由越冠冕堂皇越使人强烈地认为你意在掩饰最阴暗的心理——简单越抹越黑了。

为了表示自己与女排其实并无干系，他只得听从了儿子的安排，心里觉得儿子很卑鄙！

特别使他不舒服的是，出门前他在换衣服时，听到夏青在门外小声笑着问儿子：“给你爸介绍对象去？”

他没有听到儿子的回答，但他无由地想到，儿子一定是冲夏青挤了挤眼儿。

他从站在院里笑吟吟地望着他的夏青面前走过时，胳膊腿儿几乎走成一顺儿。

到了齐家，他发现那天不单请的他们父子，还有两个和

齐怀远年龄相仿的女人，一见他就抿着嘴吃吃笑，眼睛滴溜溜地在他全身上下乱转。他一猜就是齐怀远的腻友，被专门请来对他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他心里很讨厌这种声面，但他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讨好、取悦他人，希望给所有见过他的人都留下好印象的本能开始蠢动了，几乎是身不由己地像拔了瓶塞子的酒精开始发挥。他满脸堆笑，眼睛笑成一条缝，把最密集连针都插不进去的笑容毫不吝啬地抛给每一个人。甚至在大家谁也没看谁都在看电视时，他也兀自常备不懈地笑着。这样，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多么突然看到的马林生总是一副笑脸。

他耐心地听着那两个女人的每一句废话，并以同样的但经过巧妙修辞装饰的废话应和，使这些废话听上去像是有趣的交谈。那两个女人像儿童玩具柜台卖的橡皮鸭子很爱发笑—— 一捏就嘎嘎叫。

马林生大获成功，在一屋子人中他显得那么与众不同视野开阔。为了不使自己的聪明凌驾于众人之上以至使群众产生异类感，他又有意讲述一些自己的尴尬事以示拙扑可爱。她绘声绘色地讲述那天他有票却没能场现看的故事，把一个倒霉、令人沮丧的经过讲成了一场有趣的、唐老鸭式的冒险。他把他和警察们之间的对话都变成了一种情绪完全受他控制的想声式的逗，编造了一些他当时既没想到也没能说出的隽永、俏皮的话，显示他在警察面前应付裕如，巧于周旋，似乎他在场外倒霉的经历比进场看真正的开幕式还来得值当。他是一个能把像警察这样的人都能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智者，现世的阿凡提。

以自我调侃开始，以自我吹捧收场。

他讲得是那么精彩、娓娓动听，甚至他自己有一刹那都听呆了：我要把这些话记下来，就是一篇好小说呵！

他刻的何止是一颗芳心！

两个女人都公开对齐怀远说："抓牢他，否则我们就要把自己嫁给他连马锐脸上都有一副父亲给他增了光的自豪相。

本来，这顿饭是没酒的，但话说得是如此有趣，焉能无酒？两个女人俩掏钱派孩子们跑了一趟，买回了一些啤酒色酒。

娘们儿其实都是一副好酒量，席间你一杯我一杯地灌马林生催着他再讲笑话儿，三双媚眼飞来飞去，令马林生目不暇接。他陶醉在一种巨大的成就感之中，觉得自己非常有魅力，非常讨女人喜欢，非常会交际，有了这套手腕，学什么艰难险阻不能克盯"？

齐怀远在他的醉眼朦胧中也变得年轻、清秀了。不比不知道，在三个娘们儿中她真是金牌得主。酒色上了她的脸，使她看上去很有几分柔媚。女友她喝红了脸美昏了头，她便放了酒杯，双手捧着一张粉脸咯咯笑个不停，娇态犹如少女。马林生目睹此景，心中怦然一动，严肃起来，这娇容倒有几分性感呢。

他这才低头吃菜，举箸茫然，发现其实没什么可吃的。这女人委实是个精明的女人，七盘八碟花花绿绿一片看着倒很丰盛，但十几个菜的主要原料就是一只鸡，金全贴脸上了，某余不过是些叶片形状不同的植物。

这感觉在后来撤席后齐怀远单独把他拉进里屋试穿一件

她送他的中山装时更强烈了。

那衣服的料子很高级，但式样陈旧，而且有一股浓浓的樟脑丸和久压箱子底会有的呢子味儿，一看就知道是她扣下的不定哪任丈夫的剩余物资。透着一招一式都经过精心算计，既想显得诚恳待人又处处留着后手。就像一婆婆拿几块旧料子送没过门的儿媳妇，这样一旦鸡飞蛋尚可以保全，不致整血本无归，就当舍给边、老、少、穷地区人民了。

如此一想，齐怀远马林生眼里立刻渺了。

“我看还合适。”齐怀远四周转着抻着中山装的衣襟，摘着沾上的线头，“—— 送你了。”

“先搁你这儿吧，天凉了我再过来穿。”马林生一边脱衣服一边不快地想：这女有庸俗。

女人边叠衣服，笑盈盈地望着马林生，眼中似有几分黠又有分召唤，她那个十分显露曲线的坐姿很像对镜排练的。

“没想到你还挺能喝，也挺能聊。”

“不常这样儿，今儿也是例外……只马林生像个头一回逛窑子嫖各不知是客气点好还是亲热点好，“你看上也能喝二两。”

“我当姑娘的时候，有回心里苦闷喝过一瓶‘二锅头’。”齐怀远叠好衣服放至床上，站起来去把门关上，边朝马林生走来边说：

“这样儿好，会分场合，该严肃严肃，该活泼活泼，我就不待见那逮谁胡说一气的人。”

她走到马林生跟前，腿一软，马林生只好两手接住她，否则她会脆地上的。

她不吭声了，闭嘴闭眼像是一下睡过去了，虽说也就一只袋百面的手数，但凭空抱着还有些份量。马林生凑脸去看她玩的呢还是真睡了，孰料一只手从脖子后面包抄过来把他一下按低了头，挤扁鼻子地贴在那张粉脸上。他的舌头上沉甸甸地压着另一条舌头，如同一个人摊手摊脚躺在你身上睡觉。谁都知道压板那样轻巧的竹片压在舌头上都会引什么反应—— 他一下打了个翻腾不已的隔儿，完全凭着毅力才将涎起的沉渣原道遣返问去。

他红着眼睛，睛泪汪汪，实在控制不住清鼻涕的外溢，蹭在了人家脸上。他心里十二抱歉，十二分狼狈。

他不知道此事是到此为止还是循序往下，齐女士是等他主动还自有拳路，正兀自犯疑，忽近在咫尺看见了齐女士的双眼，吓了一跳，所有想法，心愿一体打消。

那双眼正聚精会神地观察他。

他觉得自己就像条被小孩盯着同时用一个手指拨弄着看着死是活的虫子。

他被齐女士堵着嘴粘着，插翅难逃。

齐女士怕是也有些口干舌燥了，那舌头又腾挪翻飞了几下便倏地缩回了。

她松开马林生，重新用自己的腿站住，整理头发，嘴里咬着发卡对马林生说：

“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得对我负责。”

马林生当场就有点被讹上了的感觉。

“我……我怎么……你是我什么人了？”他鼓足勇气问。

“你说我是你什么人了？你想呵，想想就明白了，什么人

才会这样儿？”

齐怀远把自己整理完毕，就像刚从大街上回来还没松绑随时可以再回大街上的样子。她又开始整理空内，把东西一一归位。

马林生预感到她要请自己开路了，便主动往门口走。

“咱们哪样子？我没觉得咱们怎么样了。”

“没够是不是？这已经让你占便宜了，以后有的是时间，有你够的那一天。”

齐怀远边说边忙着，走到床边，看到那件叠好的中山装端起来朝马林生怀里扔过来：

“接着，送你的你就拿着，还客气什么？”

最后，她把屋子整理完，两手抱肘靠着五斗橱对马林生说：“记着，下星期该我到你家吃饭去了。咱们有些事也该具体商量商量了，什么时间怎么办到时候都请谁……”

“什么意思？马林生懵了。

“什么意思？还不明白？”刘女士把上身探向前，头一点一冲地大声说：“我——爱上你啦！”

“她丫凭什么！”马林生冲着夏经平劈面便嚷。

“坐下说，坐下说。正在和家人，邻居打麻将的夏经平慌忙离座，招呼囡不儿，“夏青，把冰箱里冰镇西瓜给马叔叔切一块。”

“……碎，有他妈这么不讲理的么？”马林生边吃着西瓜住手心里吐着籽儿，边愤愤不平地把自己的遭遇突出重点地讲了一遍，“她怎么就成我的人？我一百个想不通。

“不是我说你，林生，你也一把年纪了，怎么还能不分好歹见食主不吞——被人钓了吧？”夏经平微笑着替老同学惋惜。

“我真没有，我就……”马林生作了个飞吻的小手势，“这算什么呀？还是她把我按着干的……我要真干了什么我也不冤呀。”

“肯定你也不是立场特别坚定。你要真是行得端坐得正一身正气，她敢拉你下水。”

“老马，你也不用在这儿在这儿装得挺委屈，被强奸了似的。”夏太太在一边摸着麻将牌隔着的桌子说，“你要前边没有搔首弄姿人家女方上来就直接扑你——跟谁说也不信！”

“肯定你前边鼓励人家人。”夏经平也笑，“没点暗示女的也不敢上来就啃呀。”

“我，我怎么跟你们说呢？”马林生脸憋得通红，“我前边就是喝了点酒，话多点……可能是看着有浪。”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一屋人都笑了。夏太太撇着嘴，“都能想象出你什么德行样儿。”

“我浪我的，你别动火呀。”

“行啦林生。”夏经平拍拍马林生的膝盖，“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干得出来就别怕人家捉你。”

“经平，你是法院的，想必是懂法……”

“嗯嗯，懂一点点……”

“你说我这点事，够多少年？”

“怎么，她要告你？”夏经平吃了一惊。”

“目前没有，我是说万一。咱就照那严的量刑标准，假设是在‘严打’时黄——流氓够得上么？”

“我是整个没明白。”夏太太又远远地说，“你今儿一天都干吗去了？到底是跟谁呀？是不是还有什么重要情也隐瞒了？”

“是呵，你不是相对象去了么？”夏经平也糊涂，“怎么越说越严重？”

“是相对象，没干吗，也没有隐满什么。”

“你去相对象，被对方锛了一口，如此而已——有什么不对么？”夏经平纳闷地瓿马林生，“不正说明……成了！你要的不就是这个么？”

“她还说她爱我，居然……”

“就更对了！你干吗去了你自个清楚没有？”

“我当然清楚，可压根还不是那意思呢——还！冷丁了点，总得征求我意见吧？毕竟我也算当事人吧？

“你还没听明白，经平？”夏太太又在远远的牌桌上说，“人家看上了他，他还没看上人家……新痰盂——端起来了。”

“噢，你压根就没瞧上她？”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压根就没来及端详，一切就结束了——就是这么个感觉。”

“你是说她猛点，动作麻利点？”

“天是！我连她到底长什么样儿这会儿印象还模糊呢？”

“是女的不是？”夏太太冷冷甩过一句。

“弟妹，这么说可有问不分青红皂白。我虽是一介寒士，可也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马林生话说得是掷地有声。

“没不让你追求，没不让你追求。”夏经平忙劝慰老友，对

妻子横去一眼，“你别瞎掰，好好打你的牌。

“我一点没瞎掰。”夏太太啪地打出一张牌，“就你们男的有追求?谁又不是凑和?头婚尚且将就更甭说你这二婚了。年轻漂亮的有，满大街——都进别人家了。”

“我没有说挑，心高。”马林生有点气馁地替自己辩解，“你起码让我有一个犹豫不决三心二意的过程，容我慢慢想通的。”

“这没有齐头并进的。谁先通了谁先说，人家这么着没错。”夏太太斩钉截铁地说。

“她没什么明显残疾吧?”

“没有。”马林生摇头，蔫头耷脑地对老同学说，“实事求是地说：中等，对我也不错，瞧见没有，这衣裳就是她硬塞给我的。”

“那你还要怎么样?可以啦。人中等，对你又好，你，我，咱这一屋子人有一个算一个，又何尝不都属于中等?”

“中下等!”夏太太气乎乎地说。

“是一个阶层没错，我就是接受不了她这方式。”

“表达爱的方式就地粗鲁点又有什么不好接受的?”夏经平笑着说，“你怕是让人虐待惯了，对你好你倒咯哽了。”

“不是那么回事，谁要对我不好，我根本不计较人家方式，就该恶狠狠的，但你要对我好还跟我恶狠狠地说，这我坚决想不通，我得点好儿都不能痛痛快快地得我也太掺了!”

“就像叫儿花子有时也拒绝施舍对不对马叔叔?夏青说。

“对对对!还是夏青理解我。为什么人们常常拒绝怜悯蔑视恩赐?就因为人们有尊严，需要平等的对待!”

“林生呵，你太注重形式了。”夏经平说．“你虽不是知识分子，却染了一身知识分子习气。”

马林生虽然对这话的前提持保留态度，但还是综其主述骄傲地回答：”对，我就是这么个孤拐脾气！”

夏太太似乎有些感触，推了牌说：“我同意马林生的这个说法，换我也一样。谁要对我不好，我没意见，不受也得受。但你要对我好，就得像个好的样子，一点不讲究只觉得自己好心就可胡来——呸！没人稀罕！”

她斜眼瞪了一下丈夫，低头看牌，“——和了。”

“那你到底怎么着呵！”夏经平忙把脸整个地转向马林生，“是继续下去还是就此拉倒？这点你可以放宽心，她上边再有人儿，一个‘克撕’也办不了你。”

“我想托你去代我向她提抗议。”马林生想了一会儿，抬头诚挚地望着老同学说。

“这我可办不了，不成不成，你怎么净把这得罪人的事让我办？”夏经平两个腮帮子抖得像刀震案板，连连摆手。

“你是法院的，穿上制服在群众面前有威信。

“不成不成。我亏我不是没吃过，两口子打架我去主持正义，转脸人家好了，剩我没法见人了成不成。

“马林生你也真是迂腐到家了！夏太太不屑地说，“这点事你就提请司法机关出面，回头真有了事你还去找谁？找你的媒人带话儿呵，谁给你们提合的？你的介绍人是谁？不是大街上磕的吧？”

夏青就笑，晃着两鬏鬏看马林生。

“对对，”内心知情的夏经平也笑着说，“这事你还是回家

解决吧。”

“这话我不好意思跟孩子说。”马林生脸红红的低声说。

“还是那句话，干得出来就不怕说。”

“咳，我不是他爸爸么？换了别人我也不在乎，本身也是个丢份儿的事。”马林生叮嘱夏青，“你可别给我外边乱说去，这话儿本该也背着你的。”

“我不说以我怎么那么爱管你的闲事？”

“我觉得铁军他妈真会收拾房，其实她家跟咱家经济条件差不多，但她家看着怎么就那么高级，跟部长家似的。”

“你是真没见过什么叫高级地方。”

马林生坐在藤椅上深沉着，马锐在一边灯下削苹果，银亮水果刀光芒闪烁，青相间果皮一卷卷耷拉下来。

马锐削完苹果，举到自己嘴前咯嚓咬了一大口。

“怎么自己先吃了，不给我削一个？”

“噢，您等着呐，那这个给您。”

马锐把啃了一口的苹果递给父亲，马林生接过来不分高低地咬吃起来。

“以后想吃就自己削，别老让人伺候，这习惯不好。”

“你给你爸削个苹果怎么啦？学习孔融让梨么？”

“瞧瞧，你还弄出天经地义了。”马锐又拿了个苹果削皮，边削边笑着说，“我就觉得铁军家干净，布置得特有情调，像人往的地方。”

“哼，俗不可耐，住着不定多别扭呢。”

“我想把咱们家也照着他们家那样儿布置布置，花不了几个钱，咱们家太乱了。”

“马锐，我真得好好培养一下你的审美观了，我记得你过去没这么俗呵。”

“你给我点钱，我来布置，把沙发套、窗帘都换了……”

“不成，你别给我添乱。我就喜欢现在这样儿——你不许擅自更动东西的摆放顺序。”

“你不觉得齐阿姨特会理家么？”

“家庭妇女！”

“可不家庭妇女怎么着，你还想让她是什么？”

“看来你对姓齐的印象还挺好？”

“是不错。长得又带得出去，人也能干，找媳妇有这两样儿还求什么？”

“既然你觉得她这么好，那我把她留给你了。”

“你这就不像话了。”马锐削完苹果，在边坐下，“这是给你说媳妇儿。”

马林生把吃完的苹果核儿往门后的簸箕那儿一扔，堂啷一声。

“我觉得你比我合适，爱情嘛，不管早晚，不分先后，我忍痛割爱。”

“老马，你今儿是怎么啦？说话流里流气的，这可不像你……跟你说正经的呢。”

“是吗？跟我说上级的？可我今儿还就相当会儿流氓。”

马锐严肃地望着爸爸，“怎么，心里不痛快？是不是又想起你那个小情人了，觉得对不住她？”

马林生本来是无知无觉，但经马锐一说，倒有点觉得自己真是这么想的，真有点觉得对不起S。是呵，如果她知道了

自己背着她又去和齐怀远鬼混，她一定会伤心死的，这也太无情无义了，应该称之为背叛！

马林生像被说中心事似的垂下了头，脸上流露痛苦、矛盾的神态。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既然已经友好地分手，活的脚步不能住顿。就是她，如果她真爱你的话，不也衷心地希望、祝愿你今后幸福—— 她也不愿意看到你现在这副痛苦没着没落的样子。”

“是是，她一定会这样希望。”马林生愈发沉溺溺于自设的规定情景之中，心中如万箭钻心。

“不要再自己折磨自己了为了她你也要好好活下去……才对。”

儿子的话令父亲大为感动，但转念一想，又觉荒唐，这是从何说起？苍凉、悲恸之感顿时一扫而光。

“你他妈的少跟我废话 !”

“哎，你怎么那流氓劲儿又上来了 ?我是一片好心—— 你说话别带脏字儿呵。”

马林生站起来，又去拿了个苹果，没削皮便啃了一口，“我太累了，今儿一天我累得慌！饭也没吃饱。”

“要不要给你下点面条 ?”

“别啦，我先告你个坏消息吧。”马林生喀哧喀哧咬着苹果，“下礼拜，齐怀远要到咱们家吃饭—— 一想这事我就烦。”

“这怎么是坏消息 ?这是好消息呀。也该让人家到咱家来了。怎么，你们已经进了一步 ?”

“……趔趄着挪了一点。我不明白，你怎么会喜欢齐怀远

这么个娘们儿？她连我都指使得像个球儿似的团团转。真过了门来你还能像现在这么得意，跟我平起平坐的？人家小白菜是哭后娘怕娘，你可好，汉奸似的举着小旗小看道欢迎。”

“我这不是为你么？你老一个人打光棍儿我也不落忍。”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我看你是没人管着勒着难受，这责任我负得起来。”

“你也尝到管的挨的滋味儿了？”

你还别美，我看她对你也是先礼后兵，到时候可别怨我不救你。”

“她是你媳妇，对我不能怎么着。”

“哼哼，懂什么叫无一幸免么？她要是祸害，就是咱们全家的祸；她要是火炕，那咱俩就全以火炕里，你是她儿子的哥们儿也不管用。咱们爷儿俩，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马林生自言自语，若有所思“她可说话就要来了，再不当机立断生米可就自个了熟了。”

“她跟你提在结婚的事了？”

“提了。”马林生斜眼看看儿子。”

“你怎么说？”

“我还没想好呐。”

“甭对我介绍的对象不满意，你自个找还不一定比这强呢，现在这状况你也不是不知道，差不多可以说是没好人——没好女人。”

“我们真是要结婚，你住哪儿？”马林生问儿子。

“我不住这儿。”儿子沉着地说。

“你得搬到外屋来和铁军同住，那这屋里可就窄了，要不

你就去住小厨房让铁军住外屋。

“她家不还有房么？”

“对对，倒是可以往一块儿换换，要不然就先住她家，她家房宽，多咱俩也不碍的。”

“到时候再说吧。”

“没时候啦，这就到了。她下礼拜来就商量这事了。”

“那我告你，我可不搬，我还住咱的老家，你可以分个人过去住。”

“那怎么成？不成的，你还太小，一个人住你就是能照顾自己我也不放心呀，贼听说了还不全来？”

“我不是一个人住，你过去可以把铁军换过来，我们俩住一块你们俩住一块儿。”

“你们俩加在一起她是孩子。”马林生蓦地瓜过来儿子的用意，顿时气得语不成调，“嗯，这是你们俩早计划好的吧？”

“这不是挺合理的？大家都方便，省得前夫前妻的孩子关系不好处。”

“你他妈是不是早就想把我嫁出去，好霸占我的房产？”马林生大吼。

“你这是什么话，把我说成什么了？”马锐的用意被揭穿，不禁也脸红了。

“这就你们俩谁策划的，嗯？是不是你想出来的损招儿？从一开始就是有预有组织的？”

“没有，我们只不过是想让你们新婚不受干扰……”

“过去，你们老师说你阴脸，我还不信，现在我看你真是不像个学生，你，你，你真可以算得上诡计多端。”

“哎呀，算了，你要不愿意就算了，就当我没说过。你不嫌烦，愿意跟我们一起住，那就一起住好了。”

马锐转身要走，被马林生一把拉住。

“你说说，我怎么碍你的事了？你这么嫌我多余，非要撵出家门……而后快。”

“爸，您怎么这么不开眼？”

“我哪点做得不够？你还要我怎么做？可天下哪还有第二个爸爸像我这么对你的……”

“又来了，烦不烦呀。”马锐翻着眼白看天花板，不耐烦地说，“渭人撵您，您自个怎么心理这么阴暗呀？就为一句话……”

“一句话？你这句话让寒心。”

“好，那我收回。别闹了，爸，已经很晚了让邻居听见。没人搞阴谋迫害您，不地是几个安案中的一种，犯不上发这么大火。累一天了，咱都洗了睡去吧。”

马锐再次挣脱欲走。

“你可以走，你去睡吧。”马林生在后面说，“但我必须告诉你，你明天就去学校告诉铁军，他妈和我的事就算吹了，让他妈下礼拜不要来了，理由随你怎么说。”

“这怎么行，爸，”马锐转过身焦急地说，“这事和那事没联系，您别因为我和铁军着火殃及他妈那池鱼。”

“怎么，您还想包办我的婚姻吗？哼，她是池鱼？就算她没和你们串通一气，经过这事，我也一百个看她不顺眼。”

“您不能意气用事，铁军他妈确实不知情，她完全是无辜的。”

“这么说，你们确实是有预谋的？”

“我不承认我们有预谋。不过是我们几个在一起议论，要是我们中有谁有房能自己住就好了，这样大家去玩也就能少爱点大人限制了。”

“你想把我这儿变成黑窝子？做梦去吧！我拆了它不给你住。”

“没说你不好，跟你住别扭，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让你的美梦和那谁他妈见鬼去吧！”

“你是不是有点看去理智了，爸爸？冷静点，你这么钻牛角尖地想下去会把自己弄疯的。”

“滚，滚开我前儿的。

“你照照镜子,看自己是不是红了眼。”马锐想开句玩笑。”

“啪——”马林生一看耳刮子重重地扇到儿子脸上。

马锐的笑容顿时凝固在脸上，挨了打的半边脸像膨胀发酵的面团渐渐肿了起来。”

看你可怜让你几分，你倒爬到头上作践起我来，上次是打，这次是骗、撵、骂，再不治你，你下回还不要了我命！”马林生骂着骂着哭起来。

马锐也委屈地抽抽嗒嗒哭起来。

第十二章

那天夜里，父子俩的吵闹持续到半夜，激烈的说话声低一阵儿高一阵儿荡在小院里,甚至传到了寂静无人的胡同外,终于惊动了邻居。

父子俩都显得既伤心又委屈，边哭边可着嗓门历数自己的苦心和对方的种种不是，一个大泪人儿一个泪人儿各自拿着手巾不住地擦眼睛。

马林生几乎是从马锐落草时开始回顾,他如何给他喂奶、洗尿布，整夜不睡抱着他走来走去哄他。他发高烧出麻疹时他是如何心急如林深夜抱着他去医院看急诊，由于休息不够身心数目瘁第二天上班照上竟一头昏倒在十字街头。这些年他又当爹又当妈牺牲了自己的全部爱好的业余生活，像个长工似地为他辛苦劳累，逼着自己学会了做洗衣缝补等全套娘们儿活计。特别是如今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和地位，降低了身份，真正把他当作伙伴、朋友而不是一个无知的小孩来对待——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他质问：

“都是为了关”

然后又自己给予回答:“不正为了让你就活得更幸福，更无忧无虑？”

转而既是问儿子又是问自已:“我为做了这么许多换来的又是什么？”

随即泣不成声，伤心得无以复加，任夏氏夫妇百般劝慰，仍泣噎不止。他满腔悲愤地大声诘问：

“你还要我怎么样？我还要怎么做才能使你满意？莫非定要看到我肝脑涂地变成你的儿管你叫爸爸你才罢手？”

哀莫大过于苦心孤诣不被善良，一腔企齿终成泡影。

“你说我这么做是想图什么吗？”他拉着夏氏夫妇的手流着泪说，“你们也是做父母的，你们应该懂得我。我是想给自个制造个新派的好名声么？我不就是为了让他，我的儿子不

要像我这样—— 饉之后不要成为我这样的人，如此度过一生 !”

马林生看着儿轻轻说：

“我氢心窝子都掏给你了，可你还在笑……你太年轻了，这一切你得来太容易了，你根本不知道一点没有时的滋味……也难怪，你怎么会在乎呢 ?”

马锐开始一直在哭，后来看到夏青来了，便止住了泪，换了一脸冷笑。

当父亲历数他为他所做的一切以他的忘恩负义时，他初还为自己辩解 :我知道你为我作了许多牺牲吃了许多苦头，我都记着呢并没有忘也明白你做这一切是为我好。怎么会记呢谁能忘得了父母的恩惠？

父亲的眼泪甚至几次打动他，使他负疚。

后来，这种历数变成一种无休止的唠叨，变成一种反覆强调的丑表功，一种意在使对方从道义上感到理亏从而突出自己高尚的肆无忌惮的自我表白和自我夸耀，马锐不再仅仅为自己辩解了。

他指出父亲为他所做的一切再多也不能称之为行侠仗义或无私奉献。这一切他份内的事，应该做的任何婴儿都不是自己要求出生的！因而抚养孩子使他们健康成长乃是父亲的天职—— 否则那才是禽兽不如呢！同时也是一种刑文有名的罪行。你见哪个工人、农民做了他们的本职工作、尽了他们的本份譬如炼的钢种了庄稼嚷嚷着要格外得到感谢？解放军战士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英雄牺牲他们要求了什么？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每做一件该做的事都要听到一声谢谢 ?”

“你生我养我不是放长线钓大鱼中吗？”他大声对父亲发问，“不是像资本家到咱们国家来投资老百姓到银行去存钱或者去保险公司投保想着总有一天能捞本霉不大赚上一票吧？”

“当然不是！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你怎么能把你父亲想成如此可耻……”“我并没有向你讨债，但你也别弄得好像我欠你多少似的。”

“我什么时候说你欠我了？你自己不要那么虚弱好不好？不要对自己尊严那么敏感好不好？你真那么不自信以为我一天到晚想我就是怎么摆脱你？你发悲时就显得高大、正确了？”

马林生在儿子的连串诘问下萎缩地低下头，“我知道，你从心里，从来瞧不你这个爸爸的。”

“你从来就不能正确认识自己！”马锐高声嚷。

泪水从儿子双眼再次涌出。父亲的委锁、自卑如同他的蛮横、狂暴同令他厌恶。不管怎么说，瞧不起自己的父亲只能使儿子内心更痛苦，尤其是这一念头由于父亲的所为愈发使打消它成为不可能。

马林生完全被儿子怒视他时的狰狞嘴脸惊呆了。他没想到儿子竟会对他说出这么一番大人都很难说出的骇人听闻的话，讲出这么一痛他当孩子时闻所本闻连想都不敢去想的道理。这是那么冷酷，毫不留情地将他所做的一切可以你之为功、功德的东西一笔抹煞。正是这道理中所包含的那些虽然冷酷但接近事物本质的东西令他惊惧不已。

看来他不是第一天想这些事了，他的的确确在成长，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在成长，就像一只虎崽子已开始向人龇出新长出来的獠牙了。

马林生震惊得已无心再哭。

“你怎么可在这样对待我？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的父亲？这是生你、养你的父亲呵！”马林生嚷。

“嘎——”马锐牙疼似地抽了抽嘴角，半边脸痉挛地抖了一下，转身进了里。“全白说了。”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马林生如痴如呆地扭脸问夏经平夫妇。

他脸上流露出的一个父亲的丧子般的悲哀与绝望，令所有为人父亲者为之黯然神伤。

夏青亦不忍再睹。她似乎也为马锐的行为感到羞愧，似乎不肖的是他们体，她红着脸抽身逃也似地离开了马家。

“儿子就是狼，这你应该明白，长大了必要踹窝。”夏经平不知如何安慰才是，脱口一句民谚。

“他从前不是这样，他从前是个懂事的孩子……”马林生兀自喃喃自语，盲人似的摸索着在桌边坐下。他的心像偶到侵袭的五壳紧紧失在一起，似乎都不流动了。

“他怎么会变成这样？什么时候开始变的？他的样子真可怕，我都认不出他了……”

“谁造成的呢？”夏太太在边冷笑着问。

“是呵，谁造成的？”马林生一脸茫然。

“你自己！”

夏经平忙拽了下妻子的衣角，夏太太一巴掌打开他捭。

“都闹到这份儿上了，还不肯说实话么！”夏太太气乎乎地冲马林生说，“现在知道什么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了吧？你前一阵儿不是挺得意的吗？让我们大家都向你看齐，都跟你

一样和孩子数目朋友论哥们儿。”

“难道我错了么?”

“你错没错咱们看事实。你先不把自己当爸爸，孩子怎么能尊重你？孩子毕竟是孩子，懂得什么好歹？平时一天三顿地给他讲道理他还备不住要出点事，这回可好，大撒把没人管了，那他还不上房揭瓦？乱子出在孩子身上，根源可在你那儿。

“该怎么说怎么说，”夏经平开口，“林生，你跟孩子玩的那一套真是有些造次、欠考虑了。”

“你是一时痛快了，气象万千了，闹得我们孩子也不服管了。我一说她，她就回嘴:“你人家马锐的爸爸。净拿你来压我们，搞得我们两口子暴君似的。我早对你有意见了。这么不行。一家之内要没个共同，不分尊卑长幼，那还不乱了套？怎么样以你现在也尝到苦头了吧？孩子真跟你没大没小的拿你当他的小朋友一样对待你了耽误到不舒服了吧？你这叫咎由自取—— 话说回来，你们到底为什么吵得这么厉害我还没闹清呢?”

“是呵，到底为什么呀这么你死活的?” 夏经平也问。

马林生闻言一愣。他也一时想不起是为什么了，光顾使劲哭使劲吵使劲生气了。片刻之后倒是想起来了，可一旦想起又发现这起因实在微不足道，实在有些无聊，事情小得都不好意思向外人道明。

“事儿倒不大。” 他吭哧吭哧吞吞吐吐地对那两口子说：“其实要说都不算个事儿。”

“由微见著。”夏太太语重心长地说，“小洞不补，大洞吃

苦。孩子的事股小事，一举一动都对他将来品德的形成有影响。苗头不对就要及时教育，防患于未然。你们马锐我看也快成小流氓了。”

“呃，不不不，这话可说重了，他还不至于。”

“瞧他对你说话那态度，我看不是也差不多了，往那儿努力。跟父母说话就跟对敌人似的。这要是我儿子，我打死他都不心疼。要这样不孝的儿子有什么用？你乜是，光知道哭，你的手呢！长手干什么的？就不会举起来狠狠扇他还是个大男人呢？”

“不不，这不能怨他，他本质上还是个孩子，一定是受了什么人的坏影响，看了什么坏书，受了坏人的教唆。”

“可怜天下父母心，他那么气你，你还替他辩护——那更不能看着他沉下去了！”

“是的，我一定要追查。”马林生神色凝重，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油然而起，他神圣地说，“我这一段光关心他的生活，对他思想有所松。其实我还很不了解他，不知道他每天都在想什么干什么，怎么能真正掌握他呢？

马林生本来是随口那么一说，意在使夏太太对马锐的看法不要那么偏激，儿子再不好，也是自己的，让人家说成流氓，做父母的也不见得光彩。但回过头来仔细一想，似乎确有迹象，越想越觉得像。孩子是一张白纸，人之初，性本善，肯定天生是个好坯子。家教嘛，那就是指自己的榇的作用，他自问自己还是一个小节有疏大节无亏的人。加上平时也很注意，搞什么名堂都背着孩子，不给他知道，应该说不会给孩

子什么不良影响—— 他怎么全给自己孩子坏影响！剩下只好到社会上找因素了。到无以计数的别人身上找原因了。

他不能想象这是总有一天要降临的劫数。

即使他想到了，他能认了么？’

要回复到过去很容易，似乎一个巴掌就能把两个人全扇回从前。但那是人过的日子么？一想起寻陧儿子对他的冷漠。格格不入他便感到一阵寒甲。那比儿子冲他无礼地叫嚷更讼他恐惧。那才真是孤家寡人，势将陷入氽久的孤独，又不是什么伟大的、超于世道俗识的孤独。

如同一个放荡的男人终有一天厌倦了以狎妓慰藉感情。

他实际上是陷入了两难，进退维谷。既不愿倒退维持现状他又做不到。儿子也不肯去做。你瞧他这些天对爸爸的那副嘴脸，处处与他作对，事事挑他的刺儿，动辄冷言冷语，只要他一接茬儿，立刻交火，并迅既升级，成为一场有关大是大非的激烈辩论。儿子总摆出一副据理力争的样子，侃侃而谈，父亲应该是什么样，应该如何行事。孩子又有什么特点、天性、应该如何关照。一二三四五六七，谈得头头是道。并一再在他瞪眼欲暴跳未跳之际，以手加肩低声告，“君子不动口不动手，发怒正证明你理屈词穿，你有理你说服我呀。如果你承认自己无理，那我允许你揍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气焰极为嚣张。

父亲倒并非觉得自己理屈词穷，保是真感觉理论准备不够，理论修养大差，书到用时方恨少！有理讲不出来。而且由衰地发现任何真理都具有两面性，都是那么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就像一块石头任何人都可以撩起来它向对方掷去，只

是飞行方向冲着你，哪怕这块石头是你刚排出的肾结石，也六亲不认地打你个头破血流。

讲理，如果是两个懂理的人，无异于两个娘们儿同扯一块被单各执一端，无论你用多大劲，最多钯一块被单一撕两半。

没有谁是被说理说城的，要整谁……得有材料。

情况迫使他紧急先进起来，明察会过早暴露，他决定先暗访入手。

马林生苍老多喽。

“夏青，你知道我们马锐平时都爱和谁一起玩？”

“您不知道么？就是那阵儿常来你家打扑克的那几个我们班的男生，您不是也跟你们一起玩过？”

“除了你们班这几个男生就没别人么？”

“您是问他都认识谁还是常和他在一起玩？认识认识的当然不止这几个，职胡同就有多少孩子？”

“他是不是和那个叫铁军的关系特别好一点？”

“当然，他们都快成一家子了嘛。”

“别开玩笑。夏青，你怎么也学着跟大人打趣儿了？”

“他们关系是挺好，其实马锐跟谁关系都挺好，他在我们班挺有人缘儿。”

“跟你呢，也挺好？”

“您瞧，不我跟您开玩笑，您倒跟我开起玩笑来了。”

“说着玩，我是怕马锐有时欺负你。”

“那倒没有——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就是说马锐和那个铁军关系特密切？”

“这看怎么说——他们是歌们儿，我这么说您懂了吗？”

“懂了懂了……这铁军人怎么样？”

“干吗呀？您是跟我作家庭调查呐？您问他妈去呀，他妈还能不知道自个孩子的性格？”

“做妈的，说自己孩子，肯定一百个好，不客观。我就想听听你的看法，你们也是同学，都了解，而且我发现你这孩子看人还很有眼力。”

“您别夸我了，我看过谁有眼力让您发现了？”

“反正女孩子看男孩子眼光都要准确点。铁军调皮么？”

“怎么说呢？还不能用调皮这词来形容他。”

“怎么，他还挺乱？”

“不不，他挺老头，在课堂上从来不捣乱，也不和人打架，但心里特别有资产，谁说什么他也不听，算蔫有准儿吧——这点倒跟你们家马锐有点像不臭味味相投呢。”

“哼，我看我们家马锐才没准儿呢，整个一个马大哈，二百五，让人当枪使。”

“这你可说错了。马锐让人家当枪使？他净拿人家当枪还差不多，他在我们班男生里还是个小头领呢，好多男生都听他支使。”

“他能支使别人就说明有人指使了。”

“这算什么逻辑？马叔叔，您都能去破案了。”

晚上，马锐一出去、马林生就后脚鬼鬼祟祟地跟出去。门也不锁灯也不关还开着电视假装临时出去上厕所以备马锐突然折回。他没学过跟踪，但惊险片则看了不少，贼头贼脑的

样子倒学了个皮毛。知道利用树木、电线杆、墙拐角做掩护，低眉敛眼，时而徐行时而撒腿便追时而窜进路边的别人家孩子—— 一切一切就看儿子的走路姿势了。

儿子十有八九是去铁军家。跟了几天实在也没必要再在路上惊心动魄了，估摸着时间差不多，直接扑到铁军家找就是了—— 准在。

马林生听了几回墙根儿扒了几回窗户，所获甚微。儿子和铁军以及其他孩子不过是打扑克、聊天、看电视，惟一称得上是“罪行”的，也就是有时手里夹根烟。看不出暗地里在策划什么针对谁要搞点行动。他们谈话议论的人，那些令他们感兴趣的人都是环球上叱咤风云的人，根本数不上马林生，就像他们生活中没有这个人。这令马林生既失望又有点委屈，我就那么不重要么？有几次他甚至有心拣块砖头砸碎玻璃，好让屋里的人注意到他。

一镒他忽然听到屋里有人提到他的名字，他耳朵一下竖起来，就像听到宣布得奖的名单中有自己。他踮起脚尖往窗户里看，见一个他不认识的孩正问马锐：

“你爸还成天那样呵—— 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甭提他，提他干吗？”

说这话的是铁军马林生简直恨透了他。

“要说我爸那人，人倒不坏。”马锐说，“也挺新潮的。”

孩子们都笑了。

马林生不觉汗颜，对接往下听。

“他比好些我认识的大人，比我们街坊那些汉子婆娘，老实说，铁军，包括你—— 强多了，懂事多了。他要不是我爸，

那真是没挑了，我还真能跟他做个朋友，忘年交—— 可他偏是我爸？打不是，骂不是……咳—— 我也真拿他没办法，只能哄着……”

马林生听得又气又感动,一方面觉得儿子挺实事求是；一方面又觉得儿子不知天高地厚涉嫌恬不知耻。

“我倒希望他在窗户外边听着,那样好些话我也好出口了……”

马林生吓了一跳,正在转身就逃还是静观事实两可之间,猛听到有人压低嗓门吼了一声：

“窗下是谁？”

马林生立时就有无地自容之感，恨自己没有窜墙跃脊的飞贼本领，只得平面头皮举着手从阴影星出来，嘴里一个劲表白：

“别嚷别嚷，是我，两手空空—— 没刀。”

街看清面前站着的警觉地瞪着眼将手中坤包高举脑侧作随时掷出伴尖叫状的是齐怀远—— 齐女士，便顺势说道：“……我在等你。”

“等等？等我干吗不站在阴处？鬼鬼祟祟藏在旮旯我还以为是流氓想劫我呢。”

“屋里一帮孩子我儿子也在—— 我怕他们看见。”

“你不是不想再见我, 何苦又来招我？”齐怀远镇定下来,旋即幽怨,“……这几天我刚平静了点。”

自从那次“吻别”之后，他们再没见面。想必是马锐已把话传过去了，在约定的日子，齐怀远还没有露面。尽管马林生于今仍认为自己做得对，但单独面对齐怀远，他还是有

些惭愧，他毕竟是个极善良的人，就是逛商店见到售货员笑脸相迎而自己一件东西没买都觉得对不起售货员，有很强的负疚感。

他乐意作出某种姿态使受到伤害的齐怀远心理多少平衡些。

他垂着头一言不发，磨磨蹭蹭地往外走。

可能是他那副失落、茫然、痛恨的样子太逼真、太活龙活现令齐怀远实在于心不忍，毕竟她也是个极善良的人，于是她用一种恨爱交织无可奈何的口气长叹一声：

“唉，你呀—— 进来吧！”

她原谅你了。

大概齐怀远也过于相信她那双幽怨的眼睛的威力，进了屋始终那么盯着他。

“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我受不了你的就是你那愚蠢的自信—— 你凭什么！”马林生面带愠色，他想尽快结束这无聊的把戏。

出他意料，齐怀远并未像皮球似的一拍即跳，反倒更加幽怨，甚而有几分不好意思的羞涩，十分虚心地问：“还有什么？”

这一问倒把马林生问愣住了。

“其他方面呢？譬如说我的品德，我的操行……”

“其他方面……当然，你的品德、操行无可挑剔，谁也不能说你是坏蛋。”

“那好，我改就是了。”齐女士蛮有把握地说，“从今往后，我不自信了，这你没什么可说的了吧？”

“你……改和了么？”

“没问题，说改就改。”刘女士轻松地说，“不就是自信么？好改。那么，既然问题已经解决了，下礼拜咱们是不是该恢复礼尚往来了，把你欠我那顿饭补上……瞧，我多么谦虚地征求你意见。”

“你的问题解决了，我的呢？我就一点毛病没有？您就瞧我这么顺眼？”

“你当然毛病很多……”

“说说，说说，我可不见得说改就改。”

齐怀远笑嘻嘻地，“今天先不谈你的问题，留待以后你的缺点好改，都不用你费心，我就能帮你克服了。不算事不算事……”

“可不根本就不爱你。”马林生一咬牙嚷出来。

“哪个要你爱我了？”齐怀远纳闷地看马林生，扑哧一笑，“你可真有意思，都想到哪去了？”

她看到马林生十分苦恼的样子，笑吟吟地走过去，抚着他头发关切地说：

“你就是为这事苦恼呵？你可真傻，像个孩子。我根本就没打算让你爱我。我有自知之明，我已经不年轻了，早超过会让人爱的年龄。不讨厌我就行了，或者心里讨厌嘴上不说能跟我和和气气地把日子过下去也可以……用不着自欺欺人。不会让你为难的。”

马林生倒有些感动。

第十三章

“马”马锐，能不能劳驾你跑一趟?”马林生下班回家便疲惫不堪地倒地沙发上，声音虚弱地对儿子说，“我今天不舒服，想吃点‘天源酱园’的咸菜，自己又懒怠动。”

“可以。”马锐懒洋洋地站起来，摘下网兜，接过父亲递过来的钱，走到门口换鞋，“我伺候您，想吃什么尽管说话。”

“谢谢呵。”马林生把自己放倒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微微呻吟。

马锐出了门，叮哩咣当地把自行车推出院，一路铃声地色远方。

马林生噌地从沙发上站起来，精神抖擞，像只大型猫科动物，双眼灼亮地蹑手蹑脚直扑里屋。

他来到儿子的三屉桌旁，先拖过书包，把里边的课本，作业簿一摞掏出，飞快地检索，挑出两本包着书皮儿的小说，坐下仔细翻阅。

那是两本不同套的武侠小说，讲的尽是除暴安良的英雄壮举，他看了几页便渭兴趣再往下看了。摞下书又掀开铅笔盒，看了一眼将其盖上。

他低头逐个去拉抽屉，两个没上锁的里边净是些儿子小时候玩剩的破烂儿，玻璃弹球、旧电池、坏钢笔，还有一些废日历和明信片。他拿出一副到电影院看立体电影发的纸板墨镜戴在眼睛上东张西望，然后摘下放回抽屉。又拿出一个上弦的玩具电话，拧了拧弦放在桌上，一按键子“令—— ”电

话令清脆地响起来，他摘下筒放在耳边，严肃、声音浑厚地说："喂喂，我是老马呀。" 随后把话筒放回机座。他发发现这部玩具电话是个存钱匣子，里面有些钢儿，便抖起晃了晃倾听里面的硬币发出的稀哩哗啦声，又闭起一只眼从币孔往里窥探。玩了半天，才去拉那只上了锁的抽屉。

上了锁的抽屉没有钥匙除非撬锁。

他四处乱翻找钥匙，找了几把钥匙膛一去捅锁眼儿，不是完全插不进去就是进去不动,他气恼地把钥匙扔了一桌面。

他到外屋找来一截铁丝，弯了弯，伸进锁眼拨弄，徒劳地使了半天劲儿仍无法打开。

"中国这锁怎么都做这么结实！"

他扔掉铁丝愤愤地骂了一句,他站起来,便了个懒腰,像个一无所获的小不死心地环顾四周,看还有哪儿遗漏未搜的。

他看到儿子挂在门后的一件茄克衫，三步并作两步，赶过去伸手就往兜里掏。

这时，他警觉地听到身后有响动，惊恐回头，见儿子正拎着一网兜瓶瓶的菜地看着他。

那场面真是尴尬极了，他的一只手还深深地插在儿子衣裳的口袋里，活像一个小偷在掏包时被事主当场擒住—— 连手都没来及拔出来。

他脸红了：斓盂国旗的颜色,"你，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话一出口他就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十足的不打自招么！

"嫌我回来快了？"儿子扫了眼扔了一桌子的玩具,"玩得

挺过瘾忘了时间了吧?”

“我……”

“手快拔出来吧，那姿势真不好看。”

马林生一脸羞愧地把手缩回来,看了看手里攥着的东西：一点零钱，两块口香糖，几团废纸，又放回儿子茄克衫的口袋。

“什么时候学会的这手？这是第几次不?”

“头一回、我发誓这是……”马林生倏地发现这么回答有误，这不是在派出所，而且……连羞愧、采红也不应该。他沉下脸，作庄重负责补：

“怎么啦,爸爸检查一下你的东西不行吗?我想看看你是否还在偷偷买烟抽……”

“我要是你我就编掏你兜是为了帮你洗衣服。”

“哪个掏你兜了？不要讲那么难听嘛。”

谎言既已戳穿、索性公开进行，以示目的的光明正大的原本有恃无恐。

马林生走到桌前大模大样地坐下，又翻了翻那些已被他检查过的东西，伸手向儿子：

“把这个抽屉的钥匙给我，我要检查里边的东西。”

“马林生，你知不知道有人权这一说?”

“不知道!”马林生干脆地回答,“我只知道我对你有责任,有监督、有教养你的后边！你有什么？你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包括你的生命!人权?你还少扯这个!从法律上说,你不属于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能力负责，跟精神病区别不大的那类人。你干了坏事，责任还得我替你承担，不管你行么?”

他还越说越来劲儿，越说越振奋，越说越理直气壮了。

“把钥匙拿来—— 我在行使的职权。”

“我干什么坏事了？”

“我正在调查，同时也是防患于未然。

“马林生，今天你不把派出所的警察叫来，把我铐走，你就甭想要到手我的钥匙！”

“你以为你不给，不配合，我就没办法了？告诉你，我手段多着呢。

“我也告诉你，今儿你要敢撬锁，我就报案。”

“我今儿还“撬给你看！看谁能为此把我抓起来—— 谁敢！”

马林生说着便发力猛拽抽屉，悬挂的小锁像只摇动的铃锁剧烈抖动。

“啪—— ”马锐把一瓶酱豆腐摔碎在地上，褐红的卤汁流了一地犹如一个人的脑袋被履带碾粹脑袋被履带碾碎脑浆四淌。

“反了你啦 !马林生勃然大怒,“你必须对自己行为负责 !”

马锐笑嘻嘻地说 :“我没行为能力，我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呵,你主动来了,很好很好,你不来我也正要去请你呢。”刘桂珍老师一见马林生跨进办公室的门，便笑着大声说。

“我这次来是相了解一下马锐在学校的近来表现。” 马林生找了把椅子下，神情沉重，“怎么，李老师不在？”

“嗯，现在我是马锐的班主任，领导上派我去管他们那个

班。”

“噢，好，那我就跟你谈。我觉得马锐这孩子近来有些表现不大对头，出现了一些很不好的苗头，我希望能和学校老师共同配合，找找根源，看看怎么庄严能纠正过来。”

“你才发现他苗头不对？我早发现了，从我一接手当他们这个班主任我就发现了。”

“怎么，他老毛病又犯了？”

“那倒不是，他倒是学聪明了，对我不也不尊重，但一种现掩盖着另一种现象。他表面是对我尊重了，但骨子里，那些不良品质并没有得到改又用另一种形式从其他方面不断地露出头来。”

“刘老师，我觉得马锐这孩子还不能说是品质不好，主要是受了一些社会上的不良影响，包括一些不良的人……”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孩子是单纯的。社会是复杂的，社会上的种种错误思潮和不良影响有多少算多少都会反映到我们学校来，反映在我们学生身上，马锐就是活生生一例么……”

“氢我的分析，马锐的问题主要是交了一些坏朋友，被这些杯朋友了。”

“毫无疑问，我早看出来了。一个人交的都是什么朋友这很重要，好朋友互相赛着进步互相帮助灌输谆谆身教获益匪浅……坏朋友也会互相影响比着落后一个人不敢干的事大家一起哄——就干了！”

“我对铁军这个孩子很有些看法……”

“你算说对了，一针见血！我也早看出铁军这个孩子不简

单。”

“您能具体说说您的看法么？”

“他跟马锐打得火热，两个人下课总爱在一起，班里要出点事儿也总有他俩的份儿，狼狈为奸……你分析得对，马锐要受了什么坏影响，一定就是铁军的坏影响。”

“铁军这孩子到底表现如何，是好是坏？”

“这个孩子的特点是貌似老实，有很大欺骗性，不老师都被他迷惑了，认为他表现不错。李老师在的时候就曾让他当过班干的民主权利，而是老师比你他见得多，分得出哪些人是真能为班集体做好事，哪些人是为伪装骗取大家信任……我早看出来了，现在听你一说，我心里更有准儿了。”

“他到底，他那些欺骗性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

“这个嘛……一言难尽，主要是感觉：这个孩子很老练，就是说很油，待人接物都一分客气，礼仪周到，像个商人，说不出来那劲儿，反正不舒服，一句话，不像个学生！孩子就像个孩子的样儿，该调皮调皮其实并不招人讨厌，可他，你简直挑不出他哪点不好……”

“这正说明他骨子里不定隐藏着什么呢！”

“没错没错，一个孩子怎么那么成熟？大人还有时说话注注意做事做错了呢……”

“除了感觉……”

“当然也有事实。你们马锐不就是个事实？铁军如果真像他本面表现那么好，马锐怎么会那么坏？除非是以娘胎里带来的。”

“……”

“我认为首先要做的是，先把这俩孩子拆散，不许他们搞到一起。这两人凑在一起，我就老觉得他们在议论我。有时在课堂上，这两个人远远相视一笑，我就总怀疑我哪个字又念错了，结果本来没错倒错了——做到这点要由你作为家长来下命令，我这方面可以考虑把铁军调到其他班去，不给他们混在一起的机会。”

我很感谢学校的配合，不过我要下命令不许他们接触，最好还有一些实实在在的、证明他跟铁军混在一起确实没好处的证据。你知道现在的孩子，你拿不出有说服力的东西他就不听你的……”

“实实在在的东西有哇。”刘老师说着从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两本书，“是我在课堂上从马锐和铁军手里分别没收来的《红楼梦》二三卷，小小年纪就看《红楼梦》，还有心思学习么？净给女同学写字条了。”

马林生接过书一看，立刻汗颜，这是他的藏书，扉而还盖着他那方藏书印，阴阳篆文的“书痴老人鉴阅”六个字。“书痴老人”是他于某个无聊赖的春夜为自己取的雅号。

“这‘书痴老人’也不知是哪个教唆犯？”刘桂珍老师说，“我正准备追查。”

“正是鄙人。”马林生惭愧地承认，“这一定是马锐从我的书柜中偷取而来，私下传阅。”

“是您，这是您的书？”刘老师大为惊讶，“您也看这种书？噢，对了，您是书店的，所以家里书多……”

“多而不精，多而不精……”

“老马，这可不是我批评你啦，你也太精心大意了。这些

书怎么能让小孩子随便看到？看这些这种书很容易学坏的……”

“那是那是……”

“咱们想让孩子长成为什么人，一定要心里有数儿。从小就要让他们向方面靠拢，一个是高尚的人一个是有道德的人还有一个是脱离了低级趣味毫不利专门利人的人。”

“从现在做起从现在做起。马林生连声应诺，“从我做起。”

刘老师手托腮愁了一会儿，旋又眉开眼笑，“没关系，书是你的，但铁军要是不向马锐要求他怎么会借给他？他为什么单借这本书？这算不算一种暗示？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为什么不制止你看这种书反向你借？”

“没准正是铁军想看这本书才促使诱使——唆使马锐去偷的！”

马林生豁然开朗，他和刘桂珍相视微笑，二人摩拳察掌，分头昂首而去。

马林生和刘桂珍在校门互致同志般的紧紧握手，刘桂珍还亲热地对马林生附耳，引起马林生会意娇嗔的微笑——这一切都被趴在教室窗户的马锐、铁军和夏青看在眼里。

“你爸爸怎么跟她搞到一起去了？”夏青不解地说。

上课铃响了，孩子们纷纷回到自己的座位。马锐脸上有一种不可遏制的狂怒，他的嘴都因之歪斜了。

同座的夏青不断偷眼瞅他，望而生畏。

马林生穿着带披肩腰间扣带的风衣和雪亮的尖鞋，像个

蓦然闯进门来的不速之客一步跨进屋里。

他的眼睛习惯屋内的昏暗光线后，看到坐成一排的孩子们像一群在窜里被狼崽子，个个睁着亮晶晶的眼睛望着他。

“你们都出去。”他威严地对铁军、夏青等人命令。

孩子们动也没动，他们似乎决心抱在一团。

.“请你们都离开！”马林生尖叫。

夏青勇敢地回答：“我们是来找马锐的。”

“找谁也不行，我要你们走，你们就必须走，这是我的家！”

“夏青，夏青，快出来。”夏太太在外喊，“你回家。”

马锐站起来，对朋友们说：“你们走吧，我没事，他不能把我怎么样。走吧，都走。”

他再三劝朋友们。

孩子们一个个低着头往外走，经过马林生身边时不看他一眼。

“都走，都走，再也不许来了！”马林生挥舞着胳膊嚷，“都不许来了！”

孩子们陆续走了出去。夏太太在外边埋怨夏青，你怎么那么傻，人家爸爸教育孩子你挡什么横儿？”

“我管不着！夏青厉害地冲她母亲嚷，“都是你们这帮大人调竣的！”

“快回家——你也反了！”夏经平出来嚷。

夏青委屈地哭泣，“告刁状，马锐有什么错儿？”

马林生把屋门哐地关上，大步走进里屋，指着上锁的抽屉伸出手对马锐说：“把钥匙给我！”

马锐不吭声。

他立刻毫不迟疑地拿出早已预备好的钳子、改锥连撬带揪把小锁连同锁鼻儿一起扯下来，抽屉的木框都给撬劈了，裂出白花花的木茬儿。

他哗地一把拉开抽屉，由于用力过猛，抽屉一下脱离了屉轨，他索性拎阒抽屉往地一扣，然后把空抽屉扔到一边。

抽屉里净是些日记本、转学到外地的同学的来信和孩子们出外游玩时的合影以及两本精美的集邮册还有一包开封的香烟和— 只打火机。

“香烟没收了，打火机没收了。”马林生边说边把香烟和打火机揣进自己兜里。

然后逐张察看孩子们拍的照片，挑出几张他认为姿势下流荒唐的撕得粉碎，“这些照片也不要了，活像小流氓。”

他把孩子们之间的通信都拆开一封封仔细看，有些他认为流露了不健康情调的样一撕两半或揉成一团扔到一旁。”

接着他开始看那些日记本、他读了几而出现这些日记都是儿子刚上学时记的，字写得歪歪扭扭，都是些日常生活的汉水帐和看了电影逛了公园后的充满幼稚的感受。那时他还没有离婚，孩子的日记中经常写到妈妈，既没有赞扬也很少批评，只是很客观地表述妈妈出现在某一生话场景中：“妈妈在厨房做饭。”“妈妈对我说天令多穿件衣服。”妈妈和爸爸说话，他们都笑了。”日记中记录了一些他和妻子的简单的对话，记录了一些当时他们一家三口的包含起居以及出外游玩的情晾。句子相当简单、平淡甚至不乏语病和表达障碍，读上去干巴巴的，但字里行间透出一种平和、无忧无虑的温馨气氛。他们当用显然有一段时间过得相当美满，幸福犹如阳光的味

道在翻抖开来景晒的被子上烈地散发……这一切他都忘记了，似乎上面记述的是不相干的另一家人的生活，读来恍若隔世。

马锐在父亲的整个抄检过程中始终一言不发，很冷漠地双手插在裤兜里向床的另一边观看，只在父亲撕他那些照片时眉间才轻微搐动了几下，似乎那些光滑相纸上分布着他的神经。

父亲检查他的集邮册时，也从上面撕下了一些有女人妖艳形象的邮票。他不禁温和地指出，这些邮票都是父亲收集并传给他的并非出于他的欣赏。”

“近来的呢？这几年你写的日记呢？”父亲手拿着最后一本在数年前便戛戛然而止的日记抬头问他。

“没写。”儿子回答，“我早就不记日记了。”

“为什么，记日记是个好习惯干吗不坚持？”

儿子冷笑。

马林生也觉出自己问得愚蠢，他摔掉日记本站想来，开始到儿子的枕头下和褥子下面层层掀翻。他怀疑儿子已预先清旦过，转移了最重要的又引起麻烦的东西。

他从枕下褥中又搜出几本小说，都是描写成年人隐秘生活和内心的小说明显儿童不宜。这些书他在家也是秘密新闻记者，不知如何时落入儿子手中。

“你怎么能看这些书？”他拍打着缴获的图书大声呵斥儿子，“这些书你还看不懂完全不该看，看了只能受坏影响，可你还居然拿到学校课堂上去自互相传看难怪你现在这么不服管—— 你都给谁看过看过后你们都议论了什么？”

马锐看着父亲，就像看着一个外国人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跟谁说。

“瞧瞧，瞧瞧，你看的都是些什么书除了武侠就是言情。”马林生眼见继续搜查也无收获，便开始长篇训话，读这些书对你有什么好处？谈恋爱嘛，你还早生到年龄了再学习也不迟，还有那些武侠，净宣誓什么可们儿义气为父报仇，一点小事就舞刀杖，有问题为什么不找组织？公安人员都干吗去了？你们都缘了一身本事，自己的事自己解决，那还要父母、老师干什么？看多了你还会把谁放在眼里？天山七侠昆台友雄中你最佩服谁？”

马林生见儿子总不答谢，自己也觉得侃不开，有问有答你来我往才易于进入最佳状态，便问。

儿子泥胎木塑一般，仍不开口，连听的到问话的表示都没有。

他只得自己继续往下说：“没一个共青团员嘛，都是地主恶霸。应该多看一些描写英雄事迹的书，学学人家怎么做人的。哪一个不是生下来就志向远大？哪个不爱祖国爱人民怜贫惜老勤劳酚循规蹈矩遵纪守法—— 舍生忘死前都是老好人儿。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我们也努力了呀，为什么总是赶不上人家前进的步伐？总是比人有家英雄的境界差那么一截儿？雷锋王杰刚出来那会儿我就觉得已经到头了，谁想后面还有更好。不能不佩服人家那爹妈会养孩子。我们这些孩子怎么一不留神就俗了，一为留神就堕落了，一不留神就成王八羔子—— 王候将相宁有种乎……”

马林生说着说着就陷入了自言自语，自嗟自叹，自怨自

艾。他猛地醒过来，看了一眼儿子不觉来气：这小子怎么就那么不争气！恨恨地指着骂：

“就你给群众这印象，赶明儿就是抱着炸药包把哪儿炸了，也没人为你闻讯痛哭，十里二十里山路起来祭奠——什么东西！

马锐绷不住，扑哧乐了。他忙又挂起脸，似乎很为自己缺乏毅力懊恼，生气地面朝墙。

马锐这一乐，马林生也有些得意，觉得自己挺有语言天才，本来是很容易讲干巴巴的道理以竟被自己意识地讲得那么生动、俏皮、引人入胜。他像听到观众掌声一样、愈发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了。

我说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很多人吃亏在时给群众印象不好。其实很清白，其实坏事倒比其他人干得少。历史上又有多少英雄豪杰，本来属于挺身而出甘岁天下之大不堤结果成了独夫民贼。关偷倒不在生死关头那一下，我不鼓励你见惊就拦见有人掉粪坑就”纵身而入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男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就关键在于时夹起尾巴做人。”

马锐对马林生吃之以鼻。

马林生对儿子的态度毫不介意，“想死很容易，要活好了可是难上加难。我说了这么半天，就是让你知难而进。小时候一定要不好，哪怕假点，违心点都没关系。长大了再学坏……不不不，再学得狠点也不晚——学坏还不快么？”

马林生说得十分动感情，他不禁伸手去摸儿子的头。马锐躲开他的手，依动无衷。

“该说我都对你说了。”马林生声色俱厉地对儿子说，“不

该说我的我也说了，包括那些丧失原则的话。你不要再不进去了！不要再执闲不悟，一味顽固、糊涂下去了。你要不是我儿子，才不会跟你说这些，让行上那些自以为有个性的小子们去碰壁吧。”

马林生一本正经地坐到儿子面前掰着手指头数给他听：

“你听仔细，从今后，第一：不话你再看乱七八糟的课外书，想看什么书，必须经过我批准，只能看我推荐的书；第二：不许你再和铁军来往……”

“为什么？听到此事牵涉到看书朋友，马锐终于开口了，囚铁军怎么啦？”

“这个孩子不好，对你没有好影响。”

“他怎么不好了？谁说他不好了？”

“谁也没说，我这么认为的，据我平时观察得出的结论，他是个坏孩子。”

“你以为我就不是坏孩子了？”

“你怎么能这么自暴彼弃？”

“铁军要是坏孩子，那我就是坏孩子的头儿。我们无论干什么事都是出的资产，我想的点子……”

“你不要替你的坏朋友掩盖……”

“笑话，我掩盖什么？我才没有鬼鬼祟祟地跟踪嘞人，偷偷翻别人东西，去搞串连，搜集材料……”

“放肆……”

“我都不知你怎么想的？噢，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坏孩子，只能带坏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就都是好孩子？实话告诉你，要说谁对谁有坏影响，铁军他妈更有权利这么说我！”

“那们你就是坏到起去了，更应该把你们拆散！这件事的争论到此为止，按我说的做，今后不许你再去找铁军玩也不许他再来找你。

“我偏去！”

“那你就试试看，看我怎么惩罚你。下面接着说第三条：今后不许你再管我叫名字和老马，改回来还是叫仅仅……我看你近来也是忘乎所以了，不但叫我的名字，还动不动就跟我顶嘴，很不像话……”

“那是你自找的。”

“我本来是想看你是否自觉，现在看来，你一点也不自觉，所以我不能再这么放纵你了，这样下去会害了你。”

“别说那么好听了，你是嫌我在别人面前丢你的面子挟私报复。什么话让你说了，好也是你，歹也是你，怎么说都是你有理。”

“不要讲了！这三条你听清楚没有？能不能做工？”

“没听清，也做不到。除了最后一条，前蚜两条我拒绝接受！”“你为什么非要挨一顿揍，皮肉受苦最后还得接受，为什么不能痛痛快快的——你怎么就这么贱？”

“我也有三条，请你听清，”马锐站过来，斜着身子手插兜对父亲说，“第一：退还无理没收我的东西；第二：承认未经许可翻看我的东西是错误的，并向我道歉；第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不再干涉我的一切正当交往……”

“你怎么就不明白我这是为你好！”马林生嚷。

“你怎么就不明白我根本不需要你为我好！”儿子也用同样的嗓门冲父亲喊。

第十四章

马林生吵累生了，也有些饿了。看到窗外天渐渐黯淡下来，才想起饭还没有吃。

“先吃饭，吃完再接着说。”他离开里屋，匆匆去厨房备饭。他觉得自己近来气血损耗，因而下完面条又为自己和儿子各煎了两个鸡蛋，又切了一盘西沛酒上白糖，连同热腾腾的面条端回屋。他很为自己的托骄傲，如此快又如此简单地为自己搞这么一顿看上去还过得去的晚饭，美中不足是缺少一点绿色，他不其烦地又折回厨房，拍了两根黄瓜拌上蒜泥和芝麻酱。”

他满意地搓着手去里屋喊儿子：“少爷，出来吃饭了。”

儿子坐在凌乱、狼藉的床上低着头一声不响，昏暗中他的身姿、面目都很模阁，似乎仍挂着一脸冷笑。”

“怎么，饭都不想吃了？都伺候上桌了，还让我喂你？”马林生提高嗓门，伸手一拉灯绳，把灯打开。

屋里的一切瞬间变得清晰，颜声纷呈同时又格外丑陋、刺眼犹如粉壁上的弹孔触目惊心—— 儿子眼泪汪汪地视着被践踏散浇一地的心爱物品。

“回头我帮你收拾—— 先吃饭。”马林生说。

“不，”儿子冷冷地扫他一眼，“你要饿你吃吧，我不吃了。”

“饭都不吃？都做好了……”

“说不吃就不吃—— 你别烦我了！”

“爱吃不吃，真他妈不识好歹。”马林生愤愤地甩手离开。

他自己坐到饭桌前，拿起筷子开始大口吃。他小心地菜划出一半，自己靠着一边吃，边吃还不时朝里屋喊：

“再不吃面条可就坨了呵！再不吃我可就全吃了！”

他把自己的那一半又拨了点归给儿子那部分。

“真香呵，真好吃，真傻，生气不吃饭，这是跟谁过不去呀。”他有意把黄瓜嚼得咔咔脆响。

里屋传来纸张的声，儿子在整理被搞乱的本册信笺。

马林生越吃越生气，脸也不禁沉了下来，腮侧的咬肌清楚地凸现，一下一下有力的扯动。

他啪地一下摔下筷子，把饭碗一敦，他也吃不下了。”

“你到底吃不吃？”

里屋仍没人应声。

“有本事你一辈子别吃！”

“我就一辈子不吃，给你看看。”儿子手里握着一堆清理剩下的废纸团从里屋出来，扔到墙角簸箕里，经过饭桌旁一眼也没瞧桌上的饭菜。

“你这是跟谁示威呢？”

“跟我自己。你不是总嫌养我亏了，从今后不吃你的饭了。”

“那你吃谁的饭？谁给你饭吃？”

“没人给我就活活饿死，饿死不吃……嗟来之食。”

“喝，你还挺有骨气，吃了我十多年了，这会儿不吃嗟来之食了……”马林生从兜里摸烟，掏出刚才没收的儿子的那包烟。抽出一支叼在咀上，另一只手摸出儿子的打火机点燃。那烟显然放的时间长了，抽起来十分干呛。”你把吃我的都吐

出来。”

“将来我会还你这笔债的，等我能挣钱了。”

“只怕你还不起。”

“只要你能计算出来,不管是美元还是人民币我就还得起——我做牛做马也还你！

“你到底要干什么！马林生一激动，被一口烟呛住，连声咳嗽。

“只要你不答应我向你提出的那三条，我就不吃饭！”马锐平静、坚决地说。

“我看你能坚持多久。”

“那你就等着瞧吧……哼哼。”

“水喝么？”

“你少开玩笑，我是认真的，说到做到。”

“你威胁谁呢？你还少来这个——”马林生嚷。

马锐拔腿大摇大摆往里屋走。

马林生一跃而起，飞身一把揪住他以拖了回来，把他按坐以桌子旁，“今天你必须吃饭。”

“他使劲把儿子的头往饭碗捺下去，马锐双手撑着桌沿儿，用力挺颈，竖着嘴，虽然采都贴到了已经冰凉的面条但坚持一口不吃。

马林生一松手，他像根弹簧似的从椅子上弹起来，脸湿漉漉的憋得通红，一溜烟跑到门后抄起一根长把要帚。

“你要干什么？”马林生喝道：“还想跟我动手吗？”

马锐竭力忍着泪水，小小的喉节呢噜着上下滚动。

马林生向儿子一步步走过来，“你想动手打你的父亲么？”

马锐把条帚撒手一扔，用腈一下蒙住眼，双肩一耸一耸地剧烈抽动。

马林生停在原地，他的眼圈儿也也红了。

“我希望你还是把饭吃了，有什么话吃完再说，不能不吃饭！”他声音嘶哑地说，走到桌前端起碗，“面条凉了，我去给你回一下锅。”

“不用。”马锐放下胳膊，眼睛红红带着浓重的鼻音说，“热了我也不吃。”

马林生哐的把碗往桌上猛地搁，大口吸烟，满脸怒气，“你不要我给你下……”

“你不用，你也别生这么大气。”马锐走过来对父亲说，“你有办法让我听你的话。你不是会打人么？你打我呀？一打在就解决了么？今天我让你打够、打饱、打好、我肯定不经你一打。”

马林生气得浑身哆嗦，手颤巍巍地扬过来，又软绵绵地垂落焉。

马锐器着把脸凑上去，“你打呀，你打呀，你把我往死里打呀。”

马林生眼泪也扑簌簌掉下来，“我才打过你几次，你就记了仇——我什么时候真打过你？”

“对，哪回都是我把您逼急了——哪次都是我不对，我找打？”

“我不跟你说了，你走吧。”马林生踉呛地扶着桌子往一边挪，“我不是你亲爸爸，是你的冤家仇人，是成心想方设法要置你于死地，你快逃了我这儿吧。”

“我也没那么说呀。”儿子泪流满面。

“你就是这意思！”

马林生独自坐在深夜顾客寥寥的小酒饭里喝酒，门外马路不时驶过载重货车，车轮颠簸的隆响和马达轰鸣震动着摆在柳木桌上的玻璃酒杯和一盘花生豆。通过敞开的门，可以看到近处和远处更高耸的楼厦黑色的身影，一些霓虹灯在大厦的顶部孤零零地闪烁，字迹模糊。门外停着一辆平板车、两辆摩托和几辆自行车，车轮的镀铬瓦圈在酒馆橱窗泄出的灯光下闪闪发亮。

马林生端起拇指大的酒杯又将大半杯清亮得如同银子的烧酒一饮而尽。

这酒已不像刚入口时那么灼烫、辛辣了，变得绵软、光滑，香气馥郁。酒流下肠壁犹如雨渗旱地，所之处滋润有声，青苗芳草舒茎张叶如梦方醒充满生机嘴里兀自可以品咂草苗穗饱满多浆的无穷甘乱和腥。马林生愈喝愈觉得神清目朗，愈喝愈觉得通体剔透，愈喝愈清澈，愈喝愈晶莹，有如月光照空潭渐至忘情渐至于我……

时光在他的脑海中徐徐倒流，一个个久湮灭的往日情景，如同死气枕藉的战场上的幸存者，在寥廊苍凉的天地间默默地爬起来神情黯淡地站立在他们倒下的地方……”

那时他还很健壮，妻子也风韵犹存，他们还在一起生活。那时他们的矛盾已经白热化，每天不是互不理睬就是互相辱骂，除非互不理睬否则便是吵骂。他们甚至不能互相辱骂，他们甚至不互相对视一眼，一旦目光相遇脸上表情便迅速变化，由反感至轻蔑至恼恨至深深的憎恶最后终于睚眦欲裂。妻子

给他留下的，永远是一副生气的模样。她最后的一点光鲜之色在都在日复一日的争吵中迅速凋谢殆尽。由于总是处于激愤和不屑中，她鼻翼两侧深深刻下了两道永久情的虎须般的皱纹，这使她的脸衰老又残忍，甚至连笑都带着刻毒—— 他大概也是段时间步入中年的。他想不起那时马锐的神态，不管如何努力回想，那充满恶气氛的场景中似乎永远没有儿子的身影，只有他和妻子两个疯狂的人在互相啮咬。儿子一定是躲在了他们看不到的地方诸如门后屋外，他会因无法忍受又不得不忍受而饮泣么？由于儿子的不在场他无从揣摩的感受。他会记住当时他所听到的一切么？也许他在他们视野之外的某个隐蔽的角度自始至终都在目睹……

那时他堪称风华正茂，自我感觉想当好，妻子也正是成熟动人、注重修饰的年龄，他们俩常常被邻居街坊称赞为天造地设的一对儿。那时他们还算和睦，虽有小龃龉但都适可而止，尤其是当着外人，他们都小心翼翼地注意给对方留面子。那时他们偶有争吵也都是彬彬有礼地讲理并非指责，即使一方过于唠叨或小题大作,另一方也能毫不别扭地容忍、接受。那时马锐还很小，刚刚带上红领巾、母亲在修饰自己的同时也总把他打扮得干干净净。那时他们三个人是一个整体，同行同止，无论吃饭、聊天、看电视，总是聚集在同一个场景，即使某人临时出画，声音也总是传过来，继续参与着在场的其余二人的共同话题。妻子的神态相当平和，就是在抱怨某事也纹丝不改如她光滑无皱的脸，而且她愈是对某事格外满神精语调愈是委婉甚而至于在平和之上更加入一点体贴，一丝微笑，一种颇含鼓励的敦促。马林生清晰地记得儿

子每当此时的样子，如果母亲的批评是针对他，他或是置若罔闻，或是强词夺理，但最后往往是帮作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母亲的建议；如果抱怨的矛头是对着父亲，那他便笑嘻嘻地完全以一种观战的态度左瞅一眼，右瞧一眼父亲，有时还帮拙于辩解的父亲找两条可以应付的理由—— 父亲的表现几乎与儿子高无二致……”

那时他头发蓬乱、骨胳粗大肚子没有一点脂肪，上了年纪的人见了他都要叫他一声“小伙子”。而妻子则像个姑娘，脸上永远布满无法消褪的红晕如同刚经过剧烈奔跑或是因为某件事某句话的害羞，尽管则生孩子，但身材依然苗条，以致每人得知她已做了母亲的时候都要大吃一惊。那时他们相当恩爱，其烟热犹如初恋。那时他们连一眼也不愿落到别处，像涂了强力胶水一样两个人的目光紧紧粘在一起，分开都要付出巨大的撕心裂腑般的毅力，都要忍受剧烈的揭皮去肉般的疼痛。他们无时无刻、没日没夜地都是渴望触摸对方，难道握一下对方的手，或用嘴唇轻触鬓发，都会使他们热血沸腾几至站立不稳。语言对他们已失去了重要的意义，他们都像是通了灵似的仅仅一个微笑不个乜视都能破译出无穷无尽的含义和信息……那时马锐还在蹒中山学步；那时他的头和身体比例只有五分之一，是个小果般的孩子，脸蛋像名苹果，眼睛像两颗黑葡萄，嘴唇红得既像樱桃又如草莓，那时他还在咿呀学语，喝水要用奶瓶，睡觉嘴里要含着个好嘴儿；那时他夜夜尿床，白天也要人把着吹着哨儿才能把尿尿们尿盆……

那时他吃的一切食物都要搅到糊状，榨成浆汁。

那时他手小得只能握住带柄的摇铃，常常为了抱住玩具熊失去重心扑倒在地。

那时他连坐都坐不稳，要四周堆满枕头才能煞有介事他环顾左右，目力所及之处旨为新鲜有趣、闻所未闻的东西。

那时他连翻身都没有力量,一觉醒来只能安静地仰视,目光如豆，稍有不耐烦便哇哇中耐烦便哇哇啼哭。

那时他终日酣睡，像只小猫一样闭着眼睛，脖颈柔软连头也抬不起来，抱在手里娇嫩得似乎稍不留神就会弄坏了连指头都不敢动一动——那时他就是一团粉红的肉……

犹如一颗湿淋淋的头突然从海里冒出来，一件已在生活的激流中被冲刷得无影无踪的往事异常清晰地出现在马林生的脑海中，就像发生在昨天。

一群人围着一个摇篮喜形于色地边看边议论，虽然他不能逐一辨认这些人都是谁，但他清楚地知道都是他的亲属和关系密切的朋友。摇篮躺着个裹着襁褓的婴儿，他的眉眼虽与现在的马锐迥然不同但马林生明白这是他的儿子。他在人群中找不到自己的身影，但他又确在观看这个婴儿，他的视野几乎不受限制不受屏蔽犹如天使翱翔在人间天上。他甚至嗅到了当时屋内的真实的奶味和尿臊味儿以及周围男女身上的毛线味、香水味儿。屋内熊熊燃烧的火炉撒发着温暖，他裸露的皮肤有一种舔吮般的惬意。这烘及全身的惬意使他愈来愈放松,愈来愈欣快,愈来愈恍惚……周围的一切:景、物、人以及嘁喳喳的议论都渐渐远退、模糊、纸细，而摇篮里的婴儿则被拉近、放大、突然成为他眼中惟一清晰可辨，颜色鲜艳的东西，充满全身心。

他感到自己正在体验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动，一种亢奋，类似慷慨赴义的悲壮；一份深沉，顿感任重道远的毅然决绝。当他发现泪水涌上了他眼眶，他蓦地冷来犹如在愤怒狂乱中听到了一声枪响。他继续看着这个娇小的婴儿，几乎在不带任何感情冲动地对自己发下了一个誓言：

“我一定要让这个孩子幸福，哪怕为此我要受尽辱，饱尝痛苦。只要我活着，我就水远不让他知道人间有饥馁、苦难和种种不平。我不许，决不让我曾经受的一切在他身上重演—— 哪怕为断送自己！

他好像不光是这样想，在想的同时也把它说出了口，因为在场人都把目光投来，那一双双眼睛都在看着他，看着他……

马林生眼含热泪皱着眉头像是在忍受身体内部突然袭来的不适，他握着酒杯的手在微微颤抖，这十余年前的誓言至今想来仍使他热血沸腾。

他在什么时候，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时哪一分钟把这个誓言忘记的呢？一想他竟把这个誓忘记了那么多年，忘记得这么彻底他不禁毛骨悚然。

他真的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才能使儿子幸福么？他的特殊关怀究竟是促进了儿子的幸福还是使他尤不幸？

他感到羞愧，他不能原谅自己。他想到用动机良好为自己辩护，但这念头一出现，他便惶悚地叫出了声，这一念头迫使他进一步自我审视因而更清楚地洞悉了自己内心的隐秘的龌龊—— 他最了解自己是出于何种考虑才如此行事。

他感到窒息，像被人用手捂住了嘴，身轻如燕心载千钧。

他想喊，但用尽全峰力气也张不开嘴，那两片薄薄的嘴唇犹如两块沉重的钢被焊在了一起。他想抬手招别人，但手也似僵了一般没有知觉，握着酒杯如同粘在上面动弹不得。他整身体瘫痪了，连脖子不能转动，只能泥胎木塑般地呆坐着，哀怨悲苦的眼神向周围人发出呼救的信号。

小酒馆里的不少男人的兴高采烈地喝酒，大声说笑，谁也没注意到窗边那张桌上的那个孤单男人的不正常。一个女服务员路过那张桌时看了马林生一眼，似乎吓了跳，但也没能理解他注视他的含意，移开目光连忙走了。

两个喝完酒的男人起身趔趔趄趄往门口走，经过马林生身旁时，一个醉汉碰了他肩膀一下，嘴里咕噜着“对不起”继续往外走，这时只听身后哗啦一声，马林生连人带凳摔倒在地上，手里还紧紧握着酒杯。

马林生在吐，搜肠刮肚倾其所有倾其所能地吐。他不能躺下，只要头一后仰生立刻感到天旋地转马上要再吐。他或站或蹲，一腔一腔的秽物源源不绝地从他口中喷出，一波未平一波再起，几乎使他无喘息之机。他吐得大沤淋漓，大小便失禁，似乎交感神经麻痹全身各口的括约肌都已失去控制。他竕条条地站在厕所里，吐一阵儿拉一阵儿，拉一摊吐一片，所有的肠壁都在痉挛，飞快地蠕动，分别把胃、肠残留物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排放出去。一阵阵寒噤掠过他的生他咬牙闭眼狠狠甩头地打着激灵，在呕吐间歇中大声唉哟唉哟地呻吟。那一法克制每每使他几欲昏厥的喷涌与下坠泄尽后，他又同时感到一种难言的尽情泄的快意和舒展，这使他的心情错综复杂，且悲且喜，又爱又怕。他像迫于无奈的窑姐儿一

样闭着眼睛忍受一次次扑上身来肆无忌惮的蹂躏，又在战甲与麻木中等待着下一回合的到来。当这一切终于结束，他再也没有什么可吐的，只剩下一阵阵嗝般的干呕，他感到无比的轻松与失落，心绪恬静，一时不知身在何处。

他不在公共厕所里又倚墙歇息了片刻，然后弯腰提起堆在脚踝处的双层裤子重新系在腰间遮住下体。衬衣已经腌脏不堪，不能再穿了，他揉成一团拆在手里光着膀子摇摇晃晃地走出公共厕所。一个提着裤子慌慌张张来上厕所的男人与他擦肩而过，只听那人一进厕所便像跳踏舞一样叭嗒叭嗒把鞋跟跺得山响，嘴里惊呼："这是谁这么缺德！"

马林生疲倦地微微一笑，无所畏惧地继续拽步缓行。外面月光如水，他的头脑渐渐清醒，只是思路仍不断被一阵阵晕眩打断。他压抑着恶心告诉自己要忍耐仔细迷分精明地辩论着迦的路。

马锐在屋里听到父亲进院时一路踢踢腾腾的脚步声和沉重的喘息声，在被窝里闭上眼。可过上半天，仍不见父亲进门，心中疑惑，不禁悄悄下地掀开窗帘一角往外看。这一看便吓了一跳。月光下，父亲像个枯树桩似的笔阻地站在阶下，耷拉着头，似乎走着便站住睡着了。再看他的脸，比月光还惨淡，犹回收如涂了白粉的哑别演员在夸张地工作着一个受难的形象。他连忙开门迎出去，低声问道："你怎么啦？"

父亲歪着头抬眼朝他一笑，这一笑令人毛骨悚然就像一个白痴的笑。他闻到父亲身上的浓臭酒味儿，知道他醉了，忙上前搀扶。马林生在儿子的拐棍作用下才勉强能抬起脚，迈

上台阶。他像一个从死牢里越狱逃出的囚犯，虽然摘了沉重的脚镣，但走起来仍然是蹒跚的螃蟹步。

“给我倒杯水，小心，别把暖瓶打了。”他在屋内的沙发上坐下，为了表示自己没有丧失理智，唠唠叨叨地千叮咛万嘱咐，举止极文雅态度极客气脸上浮着一时为很自然实则相当僵硬的笑。“我想洗把脸，劳驾你给我拧个手巾来，脸盆多倒点开水，再倒，再倒点儿……谢谢。影响了你睡觉，真抱歉，你去睡吧，我没问题……这灯光真刺眼，麻烦你把大灯关上，只开一个莘灯……对，对，这样好，这样就舒服了……你睡着了么？你接着睡去吧，别为我影响你，你明天还要上学……小心，小心别被椅子绊倒，从左边绕着走嘛，左边空边大……”

马锐看到父亲这副样子心里十分难过，怨恨早就抛到九霄云外，里里外外地帮助收拾。

“你又上哪儿去喝酒了！搞成这样，何苦来看？”

“没醉，我只不过是稍微多喝了一点，吐了就好了，吐了就头脑清醒。”马林生笑眯眯地说。

“你这么喝一次吐一次，很伤身体。”

“我不是老喝，我还是很有节制的，工作的时候不喝，心里烦闷时不喝，只在高兴的时候喝一点……”

“怎么，你今天高兴了？”

“嗯……为什么非得我，嗯，这么可怜，一副可怜相时你才肯接近我，呵，对我好点？”马林生含笑立切问。

“你觉得自己可怜了？”马锐把父亲衣服泡在一盆水里，又给他找出件干净衬衣。

“不要这件，我穿那件灰格小方领的。” 马林生挑剔地指使儿子，“总而言之，有点狼狈吧。”

“不是我只在你可怜时才对你好，而是你只在这时才觉得我好。” 马锐拎着衣服帮父亲伸胳膊穿进袖筒，“你在这时候才觉得需要我。”

“这么说不公平。” 马林生系着扣子，“嗯，不过可能也有点道理。但你承认，这时你确实比平常态度要友善。”

“扣子系错了，第一个扣到第二个扣子上去了—— 问题是您自我感觉比谁都好的时候您也不用我对您好—— 我也不敢呐！”

“对对，那就成巴结了。还有一点，人们总是同情弱者，对待病人、失去思维能力的人，人们总是要比对健康的能自我负责的人要客气一些，这个普遍心态。”马林生盯着儿子奸笑，对过这也不是无限制的，久病无孝子嘛，要在这种同情心牺牲太多人们也不乐意。”

“你可以生场大病，考验考验我。”

“不不不，我可不敢冒险。” 马林生连连摆手，接过儿子递过来的一杯新沏的酽茶喝了两口，“你想睡么？你困么？你要困你就去睡。”

“现在不困了，那点困劲儿都折腾没了。”

“那我就再说几句。” 马林生捧着茶杯又喝了几口，找地方小心翼翼地放妥，“我想说什么来着？”他手一空随之茫然。

，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你不想生场病考验我。”

马林生用牙尖嚼着吸到嘴里的茶叶梗，苦苦追，猛地一拍大腿，满脸是笑、“唤想起来了。” 他看着儿子、“今天我这顿酒

喝得非常好、喝了个明白。”“是么”您觉得您越越明白，”，“是的，完全正确，今天这顿酒使我想起了顶多已经忘却的往事。”马林生低着十分陶醉，，往事如烟呵，令人喂嘘感慨都不已呵……”‘您小时候事，”儿子问，“二两厢下肚就全勾起来了”，“哪止二两，八两！几乎一瓶，全让我喝了。”马林生翘着拇指和小指自豪地说。他经这一打岔，思路也随之一拐，信为以真了。

“对，想起了我的童年，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

“苦吧？”

“苦！”马林生这回是真想起来了，“但苦中也有，甜，比旧社会发大水的时候是强多了。”

您说的是哪年的大水？”

“甭管哪年了吧，反正我是一回没赶上，你爷爷可是回回不拉。解放这么多年了，一提起这事还浑身乱战—— 吓的！”

马林生很少跟儿子讲他小时候的事，更很少提他当年那个爸，因而马锐很感兴趣。

“我爷爷，你爸爸，当年打你么？”

“打，你爷爷拳头可硬，当年就天桥玩跤儿的，要不是解放来得及时，没准儿就归了匪关，已经纺调褂水晶黑镜穿戴上了。”

“那你怎么让这号人把你生下来了？”

“我也是身不由己，我怎么不想让刚进城的那大批的解放军把我生下来？那我也是干部子弟了，你也不用跟着我被人叫作胡同串子。”

“现在没人这么叫。”马锐觉得父亲有些粗俗。

“是么，改新词儿了？”马林生诡秘地乜视着儿子笑，“所以我理解你，我也是从儿子那儿过来的，知道给人当儿子滋味儿。”

马锐不喜欢父亲跟他套近乎的那种带点下贱的鬼鬼祟祟的神气，不接话茬儿转问其他：“你爸打你次数多么？”

“别打岔回头我又忘了我想说什么了？”马林生不耐烦地说，“你听我说了没有？我理解你，我，你爸爸——理解你！”

“听到了，你理解我。”

“你不感动么？”

“感动。”

“我理解你，你是不是也该理解我呀？”

“你理解我是因为当过儿子，可我没当过爸爸怎么理解你？你还得再等上十几年，如果我早婚的话。”

马林生闷了一会儿，点点头，“是，是这么个理儿，看来我还真没法跟你计较。”

“不过，你能理解我，我也很高兴。”儿子安慰父亲。

“真的？”马林生眉开眼笑，叠为了精神，“你能这么说，就说明你还是多少理解了一点我。”

“不，我更不理解了。既然你理解我，为什么做事还那么做？还干那些事？”

“我不也是才理解的你嘛，在喝过酒后。”马林生觉得自己好像忘了件什么重要的事，喝酒的时候想起的一件事，找到的一个感觉。但他不能细想，一认真琢磨脑瓜就疼，只好顺着现成的思路任其发展。

“老实说，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你，过去虽然对你还可以但

仍失之于粗暴，方式有些简单。你是小孩，可以做事不顾首尾没头没脑……”

“我什么时候不顾首尾没头没脑了？您说话别掐头去尾的……”

“你听我说完……可我是大人，我做事就要有理有节，光明磊落，我得给你作出榜样来。但我作出榜样了么？没有，很遗憾。我总是把自己混同于一般小孩子儿，跟你一般见识，这就有点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了……我诚恳么？我这么说诚恳吧？”

“诚恳。你往下说吧。”

马林生得意洋洋在往下说：“不瞒你说，我前一阵儿对你很生气，非常非常生气，你知道我为什么生你的气么？”

“我对您不够尊重。”

“对啦，有几次你搞得我很下不来台。我不过就是说你几句嘛，你爱听听你要跟我顶嘴。你明知道我是个很爱面子人你不是成心气我么？你……好啦好啦，今天是我检诗，不变你的问题。我对你很生气，气坏了，可以实话告诉你，我想整你——我今天可是把心把话跟你说了，一丁点都不隐瞒，你瞧我对你够坦率的了吧？君子坦荡荡……我想整你，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打算去找你们老师勾结一下，共同对付你。我还准备检查你的抽屉，你不是不给我钥匙石？我撬开也要看，还当着你面撬，省得偷偷摸摸让你觉得手段卑鄙连带也显得我目的卑鄙……我真这么想了！我幸亏我还有点理智，想来想去总觉得不合适，不像个文明的举动，否则，只怕你已经遭殃了……”

“爸爸，你酒醒了么？”

“我现在不是很好吗？很清醒？”马林生笑丰摊开双手周身上下打量自己生“我酒劲儿已经过去了，就是有点饿，家里还有什么吃的么？”他东张望。

“那我告诉你，你不但这么想了，也已经这么干了—— 都干完了！”

“我都干过了？”马林生手里拿着一摞饼干，嘴里含着一堆嚼碎的饼于渣子愣住了，“我真干了么？”

“我一点不夸张，你真干了，现场还在那里。”儿子诚恳地说，

“我怎么会这么快就干完了？”马林生犹疑地自言自语，接着他恍然想起，把饼干扔进嘴里大口嘎巴嘎巴地嚼。”我是干了，这太过分了，我要向你道歉，隆重地道歉。太不像话了，我怎么能干出这种事，你当时为什么不阻止我？”

您都忘了您当时什么样儿子吧？”

“我现在恍惚想起来了一点印象，我当时很凶吧？”

“应该给你拍张照片留念。”

“马林生吃吃地笑，“我当时一定很可怕，我这个人凶起来还是很吓人的，可我不常凶，很少对人厉害。你一定吓坏了吧？给我讲你当时什么样儿？”

“我也就是不卑不亢……”

“但也没敢说什么。”马林生笑着指着儿子问，“心里骂了没有？我猜你心里一定骂了对不对？你肯定骂了你就承认了吧—— 你都骂了什么？”

“真的没骂。”儿子摇头，“我只不过觉得你很可笑。”

“怎么会可笑呢？我那么凶。”马林生有点不乐意，不大甘心地继续打听，“那后来呢？后来你怎么样了？除了不卑不亢一直也没吭一声就让我那么折腾了一顿？”

“您不是装的吧？”儿子察颜观色，”真一点想不起来？”

“真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我现在脑子空空。”

“您要真一点都想不起来，那就别想了，把这事忘了吧，您不是已经道歉？这事就算了，本来也挺伤和气的。”

“你不记仇么？”马林生优心忡忡地问。”

“我还顾不记仇呢，大概是夜深了，我也有点糊涂，都闹不准你什么时候是真什么是假的。”

别走别走，再聊会儿，正聊得起劲儿。”马林生拉住起身想回屋睡觉的儿子，“咱们就缺这么推心置腹地交谈。”

“我困了，明天还得上学呢。”

“再等会儿，我还有件事想告诉你，我怎么一下想不起了吗？”

马锐坐下，等了半天，问：“想起来了么？”

“没有。”马林生苦恼地摇头，“睡吧睡一觉也许能想起来。”

夜里，马林生一觉醒来，果然想起了喝酒时的一切，可儿子已经睡熟为了不再忘记，他一遍遍地在脑海中过细节，直到确信已完全烂熟，刻骨铭心，才昏沉沉地放心闭眼又睡过去。

第十五章

马林生一觉醒来，头疼欲裂，他感到脑浆像开了锅的米粥在沸腾、在冒泡，从四面八方往外扑溢；每根血管每根神经都在这种温度和压力下像琴弦绷得紧紧的，铮然作中央委员 ;两侧太阳穴的脉搏如同坚硬马蹄有节奏地踢打践踏着他，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可肉迸裂，整个脑袋如同一颗拉哼的地雷轰然爆炸。

接连几天，他疼得死去活来，整个完全成了行尸走肉，只有一个念头，头疼！其他思想一概停止。如果这疼的地方不是头，不是自己的头，任是什么他也一定把它切了。他终日捧着自己的头，搬不动，摘不下的，其苦万补，屡次动生念头，一想起孩子，一想起未竟的事业与生活，就又忍不住心软了。真是觉得自己特别可怜，特别不幸，活着活受罪，死又不甘心，难煞我也！痛煞我也！每每肝肠寸断，潸然泪下，于伤心动情处不能自己。

后来，也是一觉醒来，他的头不疼了，轻快多了，只是里边有点沉甸甸的，似乎脑浆都凝结成一个核，像枣核一样竖在脑中央。

他下地开始正常进食，行走，谈笑风生。

他发现自己依然记得那晚喝酒时的心理活动，对自己的忘忆力很满意，看来并没受这场暴风雨般的摧残的影响。他想尽快找儿子倾诉一番，这事已经成了他的一个负担，如果不倒出去他就老得提着神儿想着它，但当他把那晚的心理过

第十五章

马林生一觉醒来，头疼欲裂，他感到脑浆像开了锅的米粥在沸腾、在冒泡，从四面八方往外扑溢；每根血管每根神经都在这种温度和压力下像琴弦绷得紧紧的，铮然作中央委员 ;两侧太阳穴的脉搏如同坚硬马蹄有节奏地踢打践踏着他，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可肉迸裂，整个脑袋如同一颗拉哼的地雷轰然爆炸。

接连几天，他疼得死去活来，整个完全成了行尸走肉，只有一个念头，头疼！其他思想一概停止。如果这疼的地方不是头，不是自己的头，任是什么他也一定把它切了。他终日捧着自己的头，搬不动，摘不下的，其苦万补，屡次动生念头，一想起孩子，一想起未竟的事业与生活，就又忍不住心软了。真是觉得自己特别可怜，特别不幸，活着活受罪，死又不甘心，难煞我也！痛煞我也！每每肝肠寸断，潸然泪下，于伤心动情处不能自己。

后来，也是一觉醒来，他的头不疼了，轻快多了，只是里边有点沉甸甸的，似乎脑浆都凝结成一个核，像枣核一样竖在脑中央。

他下地开始正常进食，行走，谈笑风生。

他发现自己依然记得那晚喝酒时的心理活动，对自己的忘忆力很满意，看来并没受这场暴风雨般的摧残的影响。他想尽快找儿子倾诉一番，这事已经成了他的一个负担，如果不倒出去他就老得提着神儿想着它，但当他把那晚的心理过

那些高矮悬殊胖瘦不一的各国运动员一拨拨走人，心头回荡着《何日君再来》的旋律。使他奇怪甚或有些不解的是，平素那么重感情，人家来时也是欢雀跃手拉手地迎进门的父亲在人家走时却完全无动于衷，那一幕幕动人的场面非但不能使他与天下苍生共哭一腔，反倒连连冷笑时而还对画面上的缠绵表演露出不以为然，嘴里念叨："什么呀什么呀……"

马锐好奇他："你平时不是挺好个热闹？就嫌也日少，家里来个查电表的，你还拉住人家说三道四想方设法挽留人家多坐会儿。今儿这么些人扔下亲热一古脑儿走了，你怎么一点不难过？倒像巴不得人家早走？"

"早走也是走，晚走也是起立，谁还能不走？"马林生冷笑，"就是咱们俩，也没几年缘份了，一松手，便万劫不复，再见不上面了。"

"爸，您这情绪不对头，我不对头又与你何干？从今后咱们各自撒手，谁也别管谁了。"

"您肯定又看了一遍《红楼梦》。爸，这话怎么说的？我没怎么着呢您倒自个儿先中毒了按说您比我批判能力强呵。"

"什么叫中毒？我这是自个儿悟出来的。你不觉得怎么着那是你还迷在里边呢作你才多大？你又栽过几个斤头？"马林生甩手要走，大有一副参破人生不屑与争的跳，"哈哈……"

"等等，等等。"儿子慌忙拉住他，又惊又惧地问，"您这是打算一甩手上哪儿？"

"哪儿也不去。"马林生回守头讥讽地看着儿子，"我真要走，你拦得住么？"

"我觉得吧。"儿子横身拦在门口，"人贾宝玉那是温柔宝

贵，烈火熟油过来了。您，一个苦孩子，早早学他后半生，什么都没见着呢就是悬崖撒手……也忒不值了。再说，您也不见得像人家是个有来历的，去无去处—— 您上哪儿呵我问的是这个。”

“你何以见得我就没来历？”

“爸，咱们要自个骗自个没来历的？”

“凡人都有来历，岂有没来历的？”

“可哪儿来哪去也得有个时间表对不对？您到日子了么？ɪ凤到日子，您就熬不住自个先跑回去，也不得门而入呵。”

“你这个小鬼还挺会做思想工作。”马林生扑哧一笑，“我哪儿也不去，就在院门口站站。”

他背着手站在院门口看了会儿过往的行人和飞驰而过的自行车，又转回这里。

他一屁股坐进沙发里，拿起一支烟划火柴点着，笑着问儿子：“我要走一走了之，你是不是还有点舍不得？”

儿子相当严肃，“爸，您不觉得您这么大人有这想法荒唐么？”马林生骄矜地含笑不语。

“您想呵，您长这么大容易么？这里渗透着人民的多少心血？您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您对社会是有责任的……”

“得得得，你少跟我来这套。”

“这可不是您平时教育我常说的？”

“那也就是跟你们小孩才这么说。”

“没想你们大人这么玩世不恭。”儿子嗟叹，“我还以为人人都像我这么认真呢，我感到茫然。”

“你就别拿着那劲儿了，我都撕下脸了，你可还装什么？”

“您以为我一直是跟您装相儿呢？”儿子大惊，看着父亲，“您让我感到陌生。”

“行啦，儿子。”马林生怪笑，“K 辊这么大惊小怪的。跟你端着架子讲道理你嫌我假，真跟你说点实以的你又被吓着了。”

“可是，可是我真没想到您原来是这么个人。”儿子惶恐、畏惧地盯着父亲，他看上去有点不知所错。

马林生冷笑，“我是什么人？好人！实话告你，就因为当了你爸爸，我才这么越活越不实在。你把我坑坑夺了，小子。从你认事那天起，我就没过像样儿的日子，没一天不勒着自己的，生怕给你留下坏印象。我哪儿是为自个活着的呀？我净尽责任了。你没想到我是这么了个人，那是我把自个扭曲了！你大概都没想到我是个人吧……”

马林生乜视着儿子，儿子随不住他的目光，低下头。马林生白他一眼，悻悻一笑。

“是呵，我在你眼里算什么呀？不过是一个父亲，一个符号。饿了渴了向我伸手，有麻烦有困难我就得替你解决，不管什么问题我都得有求必应。我既是你的葫芦又是你的万能钥匙还得宽仁体贴毫无怨言，否则就是禽兽不如，丧失人伦，法律也得制裁！”

“爸爸……”

“别他妈叫我爸爸，我烦了！我腻了！我累了！”

“你太颓废，爸爸。”

“我没法不颓废，换你你受得了么？我活得也太惨点了，想干什么没一件能得心应手地去干的，工夫全搭你身上了。我

也是自找，我生你干吗！给自个树敌呢？”

“爸，您这话说得可有点出圈儿。其实当儿子也没您说得那么轻松，苦衷也多着响，有一弊必有一利，您当爸爸不也当出不少的乐趣？我可以给您举例……”

“少说便宜话儿，现在叫我看，是弊大于利！你到我这位置从几天试试，你给我当爸，我当你儿子，和玩几天……”

“您这话可越说越不像话了……”

“本来嘛，我这是实事求是，你也含糊了吧？”“我不是含精，是没这道理……”

“我保证服你管，决不跟你顶跟，我让你瞧瞧我这儿子是怎么当的，保准是个好儿子。”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您这不是让我没法做人么？您要骂我，您就直接的，甭绕这么大弯儿。”马锐急出一头汗。

马林生瞅地他笑，“完了吧，知道这差使不好干？咱任人惟贤呀。”

“爸，您就别恶心我了。我知道您心里不好受，有苦说不出，可您再怎么不好，也别这样要我好瞧的，我从今后听您话不就完了？”

“晚喽，儿子。不管你接不接任，我是决意引退，挂印而去，没人干，咱就让这职位空缺。”

“爸……”

“叫大爷也来不及了。我决心已定，谁也甭劝我。我怎么不知道舒舒坦坦地非给自己找罪受？非招人讨厌？我不会享受？不信你看着，我折腾起来比你会——玩过！”

“爸，您是逗我玩呢吧？”

“哼，你就等着瞧吧，我还说到做到，食言就让我变个大胖子。”

马林生撇下目瞪口呆的儿子甩着两手轻松得意地扬长而去。”

马林生醉酒头疼那几天，齐怀远来看过他，一见面就说：“是为孩子闹的吧？”

当场就令马林生有些感动，这女人竟是个明白人呢。从上次在齐定窗根儿被齐怀还薅住，经过那次交谈，马林生心中就暗自开始对刘怀远刮目相看。这次病倒在床上，别人都认为他不知自重饮酒过量纯属自讨苦吃，惟有齐远上来一句话便说中了他的心事，自此愈发敬重。每日在上上躺着就盼着齐怀远来说话儿解闷儿，有时齐怀远隔天不来还打发马锐去唤盼星星盼月亮似的。那齐怀元也真是不辜负马林生，谈起孩子，句句都说到马林生的心坎儿上，她一个女人拉拉孩子，当然是比谁体会都深。

“你说这孩子，你就算是父母身上的一块肉，可掉下来，就自个去活了，毕竟跟长在身上不一样了，你跟他生得起气么？”

这一句话，差点没把马林生眼泪说掉下来，只在枕头上连连点头，“可不是，可不是……”

“你呢，老马，看着挺混的，可对孩子也是个痴心的——跟我过去一样。哪个父母又不是这样儿？”

“是呵，心说了，对谁不好对自个孩子还能不好点么？”

“都这么想，这也正是人性—— 使然，越没良心的人这股

劲儿就越足，就说我原来那口子，也是单位一霸，跟谁都没好脸，跟我就更甭说了，惟独对这孩子，想起来就哭，要不怎么离婚时我非掐他这心尖子呢？”

“都一样，我们原来那口子可不也是这么回事。”

“可话又说回来了，你对他一百个好，他示准能念你一个好儿，稍有差池，他恨你恨得牙痒痒的。”

“这也是。”

“没错！你能指着孩子有良心？咱们都是当过子女的，咱们清楚呵，看看咱们自己对老人那态度，咱们也就别傻了。我就算孝顺的了，没冻着饿着我妈，可我妈临去世那几年见了我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

“可不，我爸那么一条硬汉，也是当了几年三孙子才咽的气。”

“沈不过呵逃不过！过去总觉着自个例外，别人赶上的自个就能幸免，可冷眼瞧瞧，没准下场还不如人家呢。报应得更快。这孩子还没长大就不听话了。规律呵，劫数呵，劫数呵，生活的大转身呵，有一个算一个！”

马林生在枕头上呜呜咽咽哭起来，顺耳流下来的眼泪湿了一片，“我也真是不敢再抱幻想了，什么心机也费了……命运呵，你怎么这么残酷！”

齐怀远目光灼灼地看着马林生，“不信命不成，不认命不认。”

“我信了，认了。”马林生连连说，“我不再逆潮流而动了。”

“您不认也不成，何苦到死才明白？既然命定如此，不如及早痛身。他小进修，尚未成人，处处都要依靠你，你尽了

养育之责也就够了。至于将来，他成龙成太自有他自己的机缘。说到底，他是他，你是你，跟个外人也差不多—— 明白这点也就能坦然自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烦恼。”

“你这意思就是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差不离儿吧。他要有良心呢，等你老得不能动了，能常地看看你，说几句闲话，是个寂寞中的念想，垂死前的盼慰。他要没良心呢，权当没养过这么个忘八东西，反正他迟早也难沈这个劫数，有人替你解恨。一点想法都没有，你才活得自在，这也算心底无私天地宽吧。”

马林生在枕上沉思。

“好好养着吧，别想那么多。”齐怀远站起来说，“自个先得活好，才能谈及其他。你是个聪明人，会明白这道理，你没对不起过谁，从来没有！你是问心无愧的。咱不充人家的眼前花儿，让别人多对自个负点责吧，得福得祸也怨不着旁人。”

“哎，哎，以后您常来开导开导我，省得我钻在套儿里褪不出身—— 没想到您看着平平凡凡一个人，心里比谁都透亮，还真想得开。”

“实话告你，我要没这么想得开，我还能活到今天？早投河上吊多少回了。”

那天，齐怀远在家听了专程跑来向她汇报的马林生学说了一遍他和儿子谈话的内容后，立刻表扬他：

“这就对了，这说明你还明智。就怕你说说，过后坚持不了几天。像你这管惯了的，突然一下什么都不管了你还不见得适应，心还一下静不下来。”

“这回我是彻底下了决心，随他去，甭管他干什么，我要再多一句嘴我都不姓我姓。”

“有决心就好。其实你们马锐也不少了，该让他自个管管自个了，别觉得什么都那么容易。”

“可不，我也是真够了，不跟他扯那个蛋了，操了心受了累还净不落好儿—— 我权当是离休。”

“这样好，享受父亲待遇，大小事一概不管，捅出漏子自己负责，没人给擦屁股了。”

“你说，我这么一撒手不管，他会不会真惹出点事？”

“瞧瞧，瞧瞧你，刚说了不管，就又不为了，到底是当父母的，就这么贱。”

“嘿嘿……”

“他惹出什么事你也不想想？你家马锐还不是那种从根儿上就坏的孩子，知道好歹。像咱们这双亲不全的家庭里的孩子，都懂事着呐。没了依靠，也更知道小心谨慎了。那无法无天四处闯祸的孩子哪个不是因为有个戳着仗着的？一走单不比谁都胆小？”

“但愿如此，那大家都省事了。”

“你那点小心眼儿我都知道，不好意思说你就是了时你前阵儿净嫌我们铁军事坏了你们马锐，不叫他们一起玩，其实哪的事儿呵？我们铁军要不算老实孩子就没老实的了。我都没怕你们马锐带坏我们铁军你倒怕起我们来了。”

“不提这个，不提这个，那时我不是鬼迷心窍么？你得允许别人有糊涂的时候。”

“K 离，我听人有家传说你这么着，我难过了一夜，我们

娘儿俩对你们爷儿俩那可真是肝胆相照，仁至义尽……”

“我寒碜，我惭愧，我无地自容，您教育了我。”

“光说说就完了？”

“小齐，我现在可是拿你当知音，咱知音和知音就别算老帐了。”

“我是跟你算老帐么？我要打算跟你算老帐——你欠我多了。”

齐怀远说着说着眼圈红了，低头不语，侧面看上去也挺有点招人怜爱，引人动情。

“我知道你那颗心是怎么长的……”

“行了行了，你不会抒情就别抒了。”齐怀远转过身对马林生说，“我不怨你，把别人往坏处想也是人之常情。我碰到比你恶比你损的人多了，你那两下子还真怎么不了我——无所畏惧。”

“我对你可……”

“你也别把巴了。你对我怎么看，我能猜出八九不离十，你也用不着虚伪。咱们都挺大的人了，见过的不比谁少，没关系，我你现在对我比从前大概是不一样了。”

“我现在是把你当风尘知己。”

“行啦，你怎么说话就那么肉麻？我什么话都听就是不爱听漂亮话。我这并不是为我，老实说，我比你过得好，也比你经得住事儿。好些搁你那儿是事儿在我这儿都不算什么压根儿不住心里去时我这可不是追你下的套儿使的计，犯不上，有你没你我照过。我是把你当个挺可怜的朋友，希望你别太惨了，你们男的鲁劲儿是有，可要说韧劲儿真赶不上我们女

的。”

齐怀远目光变得柔和了，语调也透出一种真诚的关怀、“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我是说自己的。精神要没有寄托，你还会回到老样子的，有意无意去找别人麻烦挑别人的刺儿时你需要个女人，即便不是我也应该在别的女人的身上下下功夫。天下好女人多着呢，会有一个能让你看上的。我看过你的面相，你命里还是有个女人的对你不是一个能自己单独生活的人，需要有人做伴儿，别灰心，你不是一辈子总倒霉，你的苦已经吃到头了，你命里还有一段好日子。你是那遇难呈祥，先苦后甜的命。”

“我越来越确认了。”马林生缓缓地说，“你就是我一生在等的那个人。虽然你老了，虽然岁月无情地改变了你，使你颜面蒙尘，眼中含垢，但我越跟你扯，就越感到你身上有种熟的东西，那是我在梦中的幻境中无数次勾勒过的，无数次描绘过的，现在，让我握握你的手，看那感觉是否正确，是否依然未变……”

马林生握住齐怀远那修长但已不光滑的双手，把她拉近，用眼在她的双眸深处仔细寻究，他盾到的是由于过多过久地蒙受痛苦和心酸而黯淡无光的瞳孔，看到的是由于操劳和辛苦而发黄布满血丝的睫膜。这双眼睛早已失去了光彩不再明亮眼周围的皱纹密集犹如被漩涡裹绕，但他在里央依然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发同面对一尘不染的镜子。

他看到那双眼睛渐渐湿润，黑亮，像一层水雾蒙住了镜面。他不知这水雾来自那双眼睛，只知道面前的一切都模糊了，影影绰绰。

他对这一发现悲痛欲绝。

那些天，马林生总是凝视齐怀远，看她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站姿坐姿和行走徐跑以及蓦然回首。几乎是以一种绝望的心情来尽力捕捉她残存的旧貌，以求证实自己并非由于恍惚和激动再次认错了人时她改变得太厉害了，他看得越仔细就越觉得陌生，他无法区别哪些特征是她固有的哪些是生活的痕迹，他试图用回忆少女S来就比照，可小女S模糊了，退远了，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苍白影子，无论他如何努力构想，那少女的脸庞总是远地隐于暗处没有线条和细节，连想象也逐渐贫乏、狭窄，心里想的是少女S，而脑海出现的则是更真实更鲜明的齐怀远。具有强烈现实更换的齐怀远完全取代少女S，封团了他内心深处最隐秘最不为人知的角落，使其须臾不能展翅。惯于在黑暗中翱翔的蝙蝠终于坠落下来。

他只能面对齐怀远，对那张倍受摧残的脸进行徒劳的复原。

他看得愈清楚便愈感到绝望。他恨自己的视力朗好，使一切昭然若揭，一切可回避。于是他去眼镜店配了一副老花镜。每当和齐怀远见面时便戴上这副花镜。

从他戴上那副花镜那天起，少女S便在他眼前各处复活了，栩栩如生地走来走去，同他说话，做着各种亲岵的小动作。只要他不接触她的身体，她就总是在镜中那么年轻、光鲜，充满青春气息。

后来，他在任何时候都不肯摘下这副眼镜了。只要他戴着它，周围的一切都显得于净，柔和，人也都显得温顺、文质彬彬，个个都像亲兄弟一样相似。在眼镜里他的家舒适宜

人，儿子也不再是那么一副惹他生气的倔犟嘴脸。他看上去十分清秀，恬静得像个姑娘，就是跟他赌气时脸上的表情也依然是温柔可人。

当他在晴空下戴着那副眼镜四处走动，上班、下班，和亲近的人打交道时，他真切地感受到一种美梦成的申离别喜悦和庆幸。

但每到夜晚，当他摘下眼镜，躺在被窝里，眼前一团漆黑，他便又跌落回往日的沮丧和无望的深渊，感到一种更大的空虚和不安紧紧攫住了他时在黑暗中白天的一切清楚地浮现，犹如一觉醒来梦境依然萦回，那荒唐的情景、奇特的人物、不合逻辑的粉碎。

他清醒之极，以至完全无法入睡，一夜又一夜地辗转反侧，想合眼的意图往往被另一股更大的力量抵消产，压制了，他几乎是强迫般地大睁着双眼整夜盯着天花板，疲倦已极眼睛皮却纹丝不动甚至连眨都不眨一下。直到黑暗在曙光的照耀下一点点变稀变淡，室内的什物轮廓渐渐显现，他忙戴上眼镜，眼皮才像铡刀一样沉重地切落，一下睡了过去。

他恐惧夜晚，恐惧黑暗，一到晚上上床时间，便如大祸临头，百般为自己找理由，扭扭捏捏不肯上床，那一关灯就会凉然出现的噩梦般的清醒使他心耗身损。

他开始服用安眠药，尽管一次次加大剂量，但始终无效，只能使他更兴奋，更狂躁。后来一次，他实在忍无可忍，一把吞进小半瓶子“利眠宁”，一下昏迷过去。

他被迫去喝酒。

那次醉酒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很想再次体味那飘

飘欲仙的透明感，哪怕需要忍受随之而来的剧烈头疼。可他无论怎么喝也喝不出那感觉了。总是喝得口刚顺恶心，就头晕，随之控制不住地呕吐，吐完只剩头疼和浑身冰凉，躺在床上更觉黑暗无边。

第十六章

在马锐看来，父亲自从戴上那副怪里怪气的眼镜，就整天失魂落魄的，由于眼镜遮住了他的双眼，使验上最后的那点聪明神态消逝殆尽。他的脸本来就不很生动，近来更加灰暗木僵，厚厚晶亮的眼镜片迎光闪烁时尤其给人一种茫然无措的感觉。

他的性子倒是变得温和、沉默，甚至显得有些懦弱。他从没再高声呵斥过儿子,连语气稍微恶的问话都不曾再有。他变得对马锐不闻不问，有时马锐主动向他请示或汇报些学校和家务方面的问题，他大都置若罔闻，最多嗯哼几句语焉不详地敷衍了事。

他似乎从戴上眼镜后就没正眼瞧过马锐一眼。

他完全龟缩隐藏在眼镜后面了。

起初，马锐以为父亲是沉浸在爱情之中无暇他顾。他清楚父亲和铁军妈的关系的戏剧性关系。他起码一次亲眼目睹了他们在偷偷拥抱,但就是那次拥抱也在他心中留下了疑惑。齐怀远是属于纵身投入，而父亲则腰板挺得笔直，像是在接受长官的授勋，两条腿甚至是立正在一起的。这似乎可以解释为男人要保持重心在接纳扑上来的女人，但那挺立僵直的

躯体总给人一种公事公办、冷冰冰的感觉时特别是他的神态，绝不是一种陶醉，而是木然，听任摆布的容忍和好脾气，马锐不止一次发现，当父亲和齐怀远相对而坐说话时，父亲的表情是轻松的、怡然自得的，说话的口吻也相当亲密无间，甚至带有几分调情和爱慕。但齐怀远如果无意或有意碰了他一下，譬如说摸了一下他的手，他脸上虽无变化，但被接触部位会倏地一颤，谈话也会戛然而止，似乎什么东西被从他们之间冷丁抽走了，线断了。

他摸不准父亲究竟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是对现状满意还是对从前感到厌倦。父亲倒从不抱怨，可马锐看着他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

他希望父亲能和铁军妈无牵无挂地游玩，创造一些快乐。秋天了，正是去郊外野游的季节，他和铁军共同促成了几次出游，但他发现每次父亲和齐怀远野游归来，父亲总显得疲惫不堪，情绪低落，如他询问，便回答："好看是好看，但没意思。"去了几次后，便不愿再出门了，只在家中闲坐或去齐怀远那里吃坂时吃饭给他们俩带来的乐趣似乎要超过其他一切。他们轮流坐庄，购买了各种菜谱，不厌其烦地极为教条地按其规范精心制作。当马锐看到父亲饱餐了一顿美味佳肴，脸上所露出的满足和惬意，那种货真价实的幸福感，才恍然大悟。其实他并不像他自己吹嘘的那样能折腾会玩，也并非时时刻刻都在为具体的苦恼或巨大的忧患所困拔，他的悒郁更多地是来自无聊，无以排遣空闲的时间时他根本不会玩也没有培养出任何别致的情趣，只对吃熟悉，只对吃有浓厚的兴趣，终生最大的嗜好就是吃上一顿对口味的好饭。除了吃

还是吃！

连玩都不会！连份哪怕是像打麻将这样的席俗乐趣都不具备！他的寂寞可想而知。

他唯一的放荡方式就是酗酒。

马林生终日喝得醉醺醺的，有的时候是越喝越沉闷，一连好几天不说一句话。有的时候越喝话越多，见谁和谁打趣儿，谁说什么插进去就抢白人家一顿，不管老少男女，生的熟的，路边上两人闲聊他也搭腔。不但马锐啧有烦言，街坊四邻也侧目而视。他公开住在齐怀远家，经常几天不回家，还得马锐来找他，老邻居们都说马林生“堕落了”。夏太太见了他的面干脆都不太理他了。

那日，马林生回家拿换洗衣服，一进门见夏青正和马锐坐那儿说话儿，便一副抱歉打扰的诡笑：

“哟哟，没看见没看见，我这就走马上走。”

夏青当场脸就红了，被他弄得不知所措。

马锐脸上也挂不住了，沉下脸说：“您是不是又喝多了？”

马林生嬉皮笑脸地说：“没说你们不对呀，干吗又冲我瞪眼睛。”

“你少胡说八道的，也不知道分个里外人怎么跟谁都这样儿？”

“对对，我是外人，我走，我回避还不成？”马林生点头哈腰的，只管怪笑儿瞅夏青撅着屁股从衣柜里翻衣服。“夏青，没事常来呵。”

夏青哭笑不得，尴尬万分，“我就是没事来坐坐……”

“有事也可以，有事没事都欢迎。我现在不在，这家就是你们的了。”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马锐急了，从座位上蹦起来，你大人开这种玩笑也不脸红——都哪的事呵！”

“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马林生笑着摊分手，胳膊上搭着衣服像个街头卖处理服装的小贩。他笑眯眯地糗前对夏青说：“他是嫌我碍事了，其实我一点没想有意添堵。真是就为回家拿趟衣服，绝对是无意中……”

“爸爸，你说这话你还像个爸爸么？”

“夏青，你说，我像什么？你最公平。”

夏青掉脸对马锐：“我回家了。”起身便走。

“别走呵，这多不合适呵。”马林生还在后面嚷，“我这心里多过意不去——马锐，快追上去呀，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然后他咯咯笑，“还不好意思呢，还脸皮儿薄呢。”

马锐气得脸都青了，您要没酒量您就别喝。您低级趣味别在我们身上找乐儿。”

“有什么呀有什么呀。”马林生闭眼咽下一个涌上来的酒嗝儿，不耐烦地说，“连个玩笑都不能开了？你也忒不经一逗了。”

“没你这么逗的，有你这么开玩笑的么？”

“我这么开玩笑怎么啦？玩笑还分怎么开呀？”

“你是个大人……”

“噢，光许你们小孩跟我们开玩笑，我开开你的玩笑就不成？”马林生振振有词地对儿子说，“大人怎么啦？大人生活中更需要欢乐！”

“那您就跟孩子一样？”

“那也没什么不可以！”马林生手点着儿子胸脯说，“别那么心胸狭窄，开朗点，你还真得学习学习大人的涵养。嘁，开个玩笑怎么啦？知道你们也不是真的，这会儿成真的，你就麻烦喽。”

说罢撇下儿子匆匆而去。

“我是真拿我这爸爸没办法，”马锐对小哥们工们叹道：“都快变成无赖了。”

“他怎么变得这么快？”夏青皱着眉头说，“过去挺懂礼貌的。”

“就打认识你妈之后。”马锐笑着对铁军说，“不是叫你妈带坏的吧？”

铁军笑说：“我还觉得我妈变了呢。”

他们俩现在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呵？明铺暗盖的，腐化得不像个样子。到底打不打算结婚？老这么下去对你妈影响也不好呵，咱们是不分头探探？”马锐十分担忧。

“是得找他们好好谈谈了。”铁军说，“街坊说点闲话倒没关系，别回头派出所找我们家去。”

“得催催他们了，我看要不催，这俩不定拖到什么时候。这也是终身大事，别那么稀里马哈的。”

“这人看来是得到岁数就有配偶，要不多少都有点变态摸不准道。”

孩子们笑。

“爸，您这会儿出去吗？”

“干吗?”正在桌前点一沓钞票的马林生站起来，把钞票掖裤兜里，“我还有两小时才走。你能借我点钱么凑个整?”

“你们去哪儿呵?”马锐掏出一把零钱，“差多少?”

“去吃饭，然后逛逛夜市，买点东西——六块就够。”

“这就置办上了?”马锐数出六块钱递过去，“记着还。”

“不算置办，也就是添补添补。你想要什么吗?我一块儿给你买了。要不要买双旅游鞋?”

“不用，我脚上这双还没坏，您都留着招待女士吧”

“行，知道你爸穷，自个节省。”

马锐笑着说:“您要有空儿，我想跟您谈谈。”

“嗬，怎么着，马政委，今儿又有什么指示?我洗耳恭听。”

“爸，您别那么油腔滑调的，我这真是很正式的。”

“不是征求我对夏青的看法吧?没意见，娶过来倒插门都没意见，到时候给我块糖吃就行了。”

“我说您怎么老没正经呵爸?您甭跟街上那些小痞子学，您不像。那话儿打您嘴里出来也别扭。而且这玩笑您以后也甭老开了，都有点传我们学校去了，这叫什么事呵。”

“是么，都有影响了?好好，以后不开了，我这真是善意的。”马林生在椅子上坐下，又站起来看手表，“有什么话儿你快说吧。”

，您坐下，坐下咱也像个谈话的样儿。”马锐殷勤地把父亲搀到沙发上坐下，，来得及，您别急慢谎的心不在焉。”，，什么事呵这么郑重，你们学校又出什么么蛾子派捐了，，“不不，跟学校没关系。’马锐笑着神秘地摆手，今天是谈您的问题。”，我有什么问题，我有问题也轮不到你找我谈。”马林生瞻地站

起。“你坐下你坐下。”马锐笑着又把马林生推回到沙发上，“你和铁军妈你们俩的事最近怎么样了？进展顺利么？”

“你打听这个干吗？想听黄色故事找别人去。”

“不是，我就是有点好奇，关心关心你。”

“谢谢，感激不尽。”

“别光谢，诱露点内幕消息。怎么样，一切还顺手么？”

“瞧瞧，瞧瞧你打听起我的事那份起劲儿，怎么我一问你你就急呢？”

“我那你是无中生有，你这可是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可瞒的？”

“这么说吧，还行，该办的也差不多都办了——我只能跟你说到这程度。”

“你觉得她人不错？”

“差强人意。”

“你是不是觉得，嗯……如果没有更好的，她也可以，还能凑合——也就她了吧？”

“如果没有更好的，也就是她了。”

“有么？”

“什么？”

“更好的。”

“……目前没有——实事求是是地讲。”

“将来呢？”

“你指多久的将来——一直到死？”

“当然是指你身体还允许的那个阶段那个将来。”

“不好说，我没法回答，天有不测风云……”

“你是否有信心？我是说你乐观么，肯豁出毕生去等，去盼么？”

“你非要知道，我可以告诉，我不乐观！也等够了——等得不耐烦了。”

“太好了！”

“你幸灾乐祸？小子你别得意，别看你比我年轻岁数小，你也不见得等得到。”

“我是幸灾乐祸。我是想说，实际上你的意思实际上你等于已经否定有更好的——人了？”

“实际上我等于是——弃权了。”

“也就是说铁军妈，不，齐夫人是最佳的了？”

“就目前而言，一定要加目前……”

“目前就是永远，因为你已经弃权了。这点就别再争了，已经很明显了。我再问你，如果这时齐夫人离你而去甩了你，你会受得了么？会引起痛苦么？”

“坦白地说，我会更加空虚——痛苦倒不一定。”

“有什么其他的能代替么？”

“想不出有哪个其他，我觉得我处处空虚。”

“那好，现在我懂了，齐夫人实际上已经是你从现在到永远所能遇见的最好的女人……”

“她不是我所能遇见的最好的女人……”

“那还不是一回事？你就别咬文嚼字了……既是最好的女人，而且不可替代——那你还等什么？”

边走边说的马锐倏地转身，兴奋地对父亲挥挥拳头、“——还不抓牢她？”

“我已经抓得够牢的了。”马林生困惑地说，“我不知道还要怎么才算要牢时我肯定现在谁也匀搭不走她，她迷我已经迷得一塌糊涂了。”

“那可不一定。”马锐诡秘地说，“据我所知，铁军已经又为他妈物色三到五个新的人选。”

“这小兔崽子，倒是个拉皮条的好手。”马林生骂了一句，不屑地说，“没戏，谁都没戏，皮带环在我手里攥着呢—— 让他们来吧！”

“可是……可是……” 马锐一计未成又施一计，“可是你知道吗？最近咱们这条胡同谣言很厉害。”

“传谁呀？我么？” 马林生把手按在胸口。

“是。”马锐作痛心状，“有些谣说得很难听，我都没法向您复述。”

“我不在乎，有人造我的谣说明我够一定档次了。”

“不是政治谣言，是作风问题，桃色新闻。”

“嘁，他们能传什么？不就说我在那谁家住么。管得着么？我又没搞十个八个，又不是乱搞……”

“他们就说您乱搞？” 马锐打断父亲。

“凭什么说我乱搞？”马林生也瞪起眼，“乱搞是有规格的，通奸是有定义的，不是随便两个人一起睡觉都算的。这里分婚前婚外，给不给钱的—— 我懂！”

马锐看着父亲惋惜地摇头，“您这话一点说服力都没有，甭说外人，连我都觉得您是在狡辩。您说您不是乱搞，可你们到街道办事处登记过么？没有。有大红结婚证么？没有，您说这不算乱搞算什么？起码也是不正当男女关系。”

“我们这是爱情！”

“爸！”马锐语重心长地叫了一声，“您从小就教育我要行得端，坐得正，做人做事要光明磊落，千万别让人戳后脊梁。这话我可还记忆犹新呐。您不觉得您最近的行为有点背离了这几条原则，有点放荡了么？”

马林生哼地一笑，“我教了你千条万条，就忘了教你少干涉别人的私生活。”

“这可不是您的私生活，这里还连着我呢。人家说你的时候，看我眼神儿都不正。”

“怎么，嫌你爸给你丢脸了？”

“话不能这么说，我也是为您好。您在咱们胡同一向还是有威信的。办个手续不费事么。办了咱们不就全踏实了？这不是我管您闲事，爸爸。您瞧您现在，变得我们认不出了，喝酒戴金丝眼镜……背后都有人管您叫花花公子了。”

马林生仰起验，眼镜闪闪，跷着二郎腿，嘿嘿一笑。

“我求你了爸爸，您别老那么一副厚颜无耻的样子好不好？”

马林生放下腿，嘴角含着一丝讥笑地看看儿子，“你就忍几年吧，儿子，过不这几年，我想折腾都折腾不动了。”

“您这是及时行乐的思想！”马锐叫起来，“您不是想去花酒地吧？”

“看着你不小了，其实你还不大。”马林生站起来，扶扶眼镜，掸掸笔挺的西服，自负地说，“就你现在那境界，还没法跟我对话呢。”

“您给个准日子爸。”马锐喊着追出门，在门口台阶上跺

脚，“您不能再扩大影响了！”

“喂屋里有人么？”

“谁呀？噢，夏夫人。找夏青呵？她不在。”

“你一人在这儿趴着桌子吭哧吭哧较什么劲呢？”

“没事，随便诌几句诗，抒抒怀。”

“你最近日子过得挺滋润？”

“强颜欢笑罢了—— 瞎混。有事么？干吗这么欲说还休的？”

“你听说最近咱这一片有个谣言传得挺厉害的？”

“知道，是说我的吧？根本不往心里去。好事我自为之，笑骂由人笑骂。”

“不是说你，是说我们夏青和你们马锐。”

“是么？好哇，让大完全学个精神准备也好。我的意思现在还是以学习为主，其他事放到以后再说。”

“马林生同志，我是很严肃的，你不能跟谁都是这副腔调，我不是你儿子！”

“看出来了。我有什么办法？我也没权去封大家的嘴巴，别人要说只好由人去说，我们不慌就是了。”

“没这么简单吧？关于这个谣言我已经查了，顺藤摸瓜结果发现根子就在你这儿。”

“怎么会是我？”

“没错，我已经多方证实了，谣就是你第一个造出来的，你就是谣言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老实说，我很气愤，万没想到。”

“你一定是搞错了，你经常搞错。我没事撑的给自个孩子造这谣干吗？我脸上有光呵？”

“抵赖是没有用的。所有人包括你儿子，都说这话头是从你那儿提起来的。你先拿他们开玩笑，然后慢慢他们同学、大家都开始拿他们俩开玩笑——你是个做长辈的，怎么能跟孩子开这种玩笑？你简直让我……骇我听闻！”

“真是我干的？那我可是有点操蛋了。”

“你今已没喝多吧？”

“没，我今儿还没喝呢。”

“那好，你要现在头脑清醒，我就继续跟你往下谈……我们夏青是女孩儿，将来还得嫁人呢，甭管干什么，都需要个好名声。现在可好，才这么小就平白无故让给玷污了，也亏你好意思！”

“这事我做得是有点造次。这么着吧，我去跟大家解释，都谁知道这事你给我个名单。”

“你还是喝了点儿吧？”

“没喝，真的没喝。”

“那你就是智力不够。这事能解释么？越解释还不传得越快不知道的也知道了。”

“那怎么办呢？咱确实不能让孩子背这黑锅时甭管男孩女孩从小有了这么个风流名声，也影响进步呵。”

“可是，我集合深呐，就因为我从小有几分姿色，又长了个笑模样儿眼角往上挑，碰上多少想毁我的人？到如今才太平几年。我可不想让我女儿像我一样，饶让人占了便宜还骂你声贱！”

“是呵是呵，你那点事夏经平都跟我哭诉过，你也算后余生。”

“他知道那点算什么？最要命的我没敢告诉他，全烂我自个肚子里了。”

“都是苦孩子呵，要开诉苦会都有一肚子话要说。”

“不能妈完了轮到闺女，一个躲过去的都没有！”

“不能！这么着我都不答应！凭什么倒霉的总是咱们孩子！”

“老马，咱们也算神交已久了，打坐在摇车里起就在一条胡同的墙根下晒太阳。我今儿真不是找你来问罪的，我就是求你高抬贵手放我们娘儿俩一马。”

“你这话儿怎么说的？这不是骂我以？”

“真的，我这是心里话，这事既已出了，谁也没办法了，以后千万别了，我知道你没恶意，就是跟孩子们逗逗，可我不像你，也就是这几年闲话刚少点，真不经一逗。”

“有人又把你联系上了？说是你的遗传？”

“我不怨别人那么说，谁让咱早先有把柄让人攥着呢？咱说话挺不起腰呵。可你说，我这几年规矩不规矩？”

“也亏你家有个法院的现成管着。”

“我为什么？就为在儿女面前是个正经形象，让闺女觉得这妈还值得尊敬，没给她四处丢人去。我不是老了，没处花去我是收着性子呢。”

“这我信，你要想你还能。”

“所以我慌呢，所以我怕呢。传我闺女的闲话最后势必连到我这儿，那我这点苦心就全白费了……让谁瞧不起也不能

让自个女儿瞧不起，让谁说贱也不能让自个女儿觉得贱……”

“你别哭啦，你的密大家都替你保着呢。没那么严重，他们能造谣，咱们还能造谣呢，夏青她一辈子都知道不了真相。”

“唉—— 我此生已经不存其他想法了，心全在这个女儿身上。只要她对我好，全世界的人都对我恶蛩蛩的我也无所谓……所以我一听说顿时跟前发黑就像天要塌下来一样心想非得来找你—— 咱们小老百姓除了孩子还趁什么？又不让多生……”

“其实，就算夏青听到什么也不会怎么样。再怎么说你也是她妈，生她养她的妈……”

“何必让孩子难过呢？就让她一直认为她母亲是天下最纯结、最善良的女人不好么？”

“……”

“再说，我也没把握，不敢冒这险，万一她真嫌了我……”

“不会不会，夏青懂事。”

“懂什么事呵！一直生活在鲜花蜜糖中，只知道大灰狼是坏人，小兔羔子是好人，爱憎分明着呐。我这么小心注意着成天价，就因为实在不是个圣人，她还对我老大不满呢。”

“这么教育孩子不见得对她好，总有捂不住的那一天。”

“谁说不是？我也为难，让她老在梦里吧，她老长不大，叫醒她吧，又怕她伤心；等她慢慢自个醒呢，又怕冷不丁一睁眼吓坏了，她那么小，哪受得了看见父母也长着尾巴？你已经使她非常困惑了。”

“我？”

“对，她问我好几次了：‘妈，你说马叔叔这个人过去挺好的，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极为不理解。我能说什么？我能告诉她马叔叔现在算不上坏，他有权按照自己的喜好生活我能这么说么？我能理解你她能理解你么？她只知道一种生活方面所有的教育都告诉她不这么生活就是堕落她岂不会更糊涂？我只有无言以对。”

“……她认为我怎么了，变成什么样儿了？”

“我也这么问过她：马叔叔变成什么样儿了？她说不出所以，憋了半天憋出一句，说你像个孩子……”

“马锐也这么说过，这是他们的一致看法——我怎么会像个孩子？他们为什么不说我更像个大人？”

“说你像孩子意思就是说你随心所欲、不管不顾、说话做事都不大谨慎……不庄重——除了父母老师榜上有名的英雄模范他们哪见过其他大人？”

“也不知是咱们误了他们还是他们误了咱们？”

“老马，我要跟你说几句心里话了。在孩子面前该装还得装，不能太让他们看透了你。你已经在他们面前装了那么些年了，把他们的趣味都灌输出来了，忽然一下撕下脸，你再真诚他也接受不了！他就认你拿着劲那副形象，别的全都不对！”

“可马锐并不喜欢我原来那副样子——我自己也不喜欢。”

“你太真诚了。”夏太太忧伤地望着马林生微笑，“你真诚得都让我有点爱上你了。可没人需要你的真诚，包括你的孩

子。”

第十七章

那年，秋天很长。一直到十一月份，天气愤仍很暖和，树叶大都没掉，好好地长在树枝上落满一春一夏的灰尘色泽黯淡。街上一到人夜已经可以看到一辆辆挂拖房的运煤卡车奔驰而过。大小饭馆都贴出“新添涮集肉”的招牌，时髦的男女也都换上不一身集皮或呢子集绒衫什么的，给人的感觉这个国家的畜牧业还很发达呢。

马林生近来一忙着操办结婚的事情，他和齐怀远决定把两家的房子换到一起，最好是换两套挨着的楼房单元，这样既能照看孩子又能互不干扰。他以平房换楼房又有这么个条件，一下很难找到合适的，可是就要去奔波，时间基本上都搭在换房子上了。

他每天都回来得很晚，一般情况下他回来儿子都睡着了。他看到的总是儿子入睡后安详的面容，早晨一睁眼，儿子又走了，所以他完全没发现儿子近来心事重重。

马锐岂止是苦恼，简直就陷入了一种梦魇般的恐惧中。这个他呆惯了的，一回来一看到一走在其间便感到安全、自在的胡同现在已经成了一条充满荆棘和陷阱的畏途。每天上学放学经过这条胡同都成了一种对他毅力的考验，以至他现在每当跨出家门向校门都条件反射地缩紧了心，佝偻着身子，像是去受刑或接受判决。他焦虑，愤怒又无可奈何，连生活的勇气也近乎丧尽，屡次想到远走高飞或拚死一搏。

那帮在胡同打台球的坏小子们总是在他经过时截他。这帮坏蛋不光截他，几特殊柄学路过的中小学生都挨过他们的截，搜身和或轻或重的凌辱，不少大人也受过他们气，特别是年轻男女，每过一对儿，都要被他们起一通哄，说几句难听的下流话。谁也拿他们没办法，只得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那些身强力壮的大汉他们也不去招惹。运动会期间，派出所的警察曾驱逐过他们，可运动会一完各方面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又把球案支上了。大概是前一阵儿老实呆在家里憋坏了，这回卷土重来更可着劲儿在过往行人身上抖威风，闹得更欢了。

马锐挨他们揍过一回，脸可能是被他们记住了，他们尤其喜欢欺负被他“灭”过一道的主儿。所以，别的孩子歌是偶尔、隔三差五被截，而马锐则是过一回挨一回截。

每当马锐经过胡同口台球案子时，这帮家伙中没玩球的那几个就会手杵杆像日本太君手按着戳在地上的战刀在他身后阴阴地喊：

“小子，站住。”

如果同行的还学几个孩子，一时没闹清他们在喊谁站住，马锐的脚没马上停下来，他们就会继续喊：

“说你呐小子，装没听见呵！”

这时，所有的孩子都只好站住，回过头来像一群赶集的老百姓等着守城门的伪军来搜查。

几个邪劲儿毫不逊于电影里的汉奸的无赖晃着膀子走上来，噼哩啪啦地扇走其他小孩，只留下马锐，然后开始问，装作对什么都好奇：

“兜里有什么呀？都掏出来叫我们看看。”

马锐只得把各个兜里的东西全掏出来，搁到他们手心里，任他们翻拣。

他们留下他们中意的随便什么，当然包括所有的钱，然后把剩下的往地上一扔，“拣吧。”

看马锐蹲着一点点拣拢。

收走钱物时大都还问一声：“这东西我玩几天呵，舍得么？”

马锐只能含着泪，一声不吭。

“别那么小气，回头再找你爸要。钱嘛，谁花不是花？”

钱多时，就有个别坏蛋嬉皮笑脸地作好作歹，“别都象走，给人家小孩留点，要不忒不够意思了。”于是扔给他一毛两毛的。像是他们给他的施舍。“拿着拿着，别客气，去买几块糖吧。”

钱少了，他们就会瞪眼奚落他，“你们家怎那么穷呵？就给你带这点钱？钱呢钱呢？人民的币印出来都哪儿去了？”

如果他手里有冰棍或攥着油条，这帮家伙中准有一个一把夺了去，不顾是否沾了口涎剩了半截都塞自己嘴里去。

接着还翻书包，课本铅笔盒都抖落出来，马锐有好几本武侠小说都被他们抢走，再也要不回来了。

最后他们似乎突然一下就不耐烦了，挥着手像赶叫花子似的撵他，“滚滚，快滚。”

马锐动作稍慢一点，后脑勺上就要挨几巴掌，腿上就要挨几脚，经常被他们打得连滚带爬夹着翻得乱七八糟的书包仓皇而逃。

有时不知哪位心情就突然不好了，上来二话不说，直接就扇马锐大耳刮子，打得他涕泪交流，到了学校脸上还留着手印子。

天天如此，日复一日，再奴性十足，受虐狂也急了。

人完全被剥夺了尊严，就不存在理性了。

马锐的屈辱被夏青，铁军看在眼里，气忿在心头。铁军虽因住在另一条胡同，得以免遭如此荼毒，但铁哥们儿的苦难犹如自己的不幸，每每睹状怒发冲冠，只可恨自己年幼力薄，无能克敌制胜。全部所为也只有与友切齿于一室，一天天阴郁下去。夏青则慷慨激昂，大声口诛那帮横行一时的歹徒，见男孩们默默无语束手无策，便决意自己挺身而出，欲去告诉老师家长或直接奔派出所报案，被马锐一声断喝，震慑于原地木立。

马锐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向老师和父亲呼救，他在这二者面前曾保持了那么一种高傲、有独立品格的形象，他那洒脱的见解和超人一筹的应对能力甚至常使他们自惭形秽—— 他们都是他的手下败将。这时他们肯定会闻风而动、积极奔走，大声呼吁,同时他们也就重新获得了权威和主宰他的权利。事后他们会像坐在莲花宝座上的佛爷,笑眯眯地重悯地俯瞰他,同时毫不迟疑地干涉他的思想和所有行为。他无疑将因此丧失至关重要的和微不足道的全部所得，而他们的奔走呼吁是否奏效是否能消灾弭祸还不一定，也许反致变本加厉。

至于报官，在马锐看来，那根本就是一种怯懦、卑鄙的举动，比当街受辱更糟糕，更令人羞耻。因为个人恩怨送官制裁几乎和陷害，坑人没有必致，在普通百姓的观念里，此

举牵涉到重要的道德问题，事关荣誉、名节。

要报官也应该由别的惯于仅势欺的小人去报。

马锐幻想成为一个神奇的、武艺惊人的侠客，这是他平霸雪耻的唯一指望。他素知天下高人已寥寥无几，且都归隐山林，萍踪难觅。那些名山名寺也大都开门揖盗，借佛名敛财，成了那一等最庸俗、最势利的热闹场所，早失传了任何精功和妙谛。况且他也等不及那必不可少的若干年苦修，那些讨厌的师父除了授功肯定也要唠叨不休地培养他的武德，功练得太深武德又恁高尚再打那几个小毛贼只怕也会不好意思。万一他们又在他习武期间归了正道岂不是嗟悔不及？

他需要的只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大背挎，一套迅雷不及掩耳的组合拳，在一夜之间速成。

他买了各种“一招制敌”、“擒拿要领”之类的画龙点睛之书，暗暗揣摩，默默集合，并在家中无人时按书中标绘的分解图例，一招一式极认真地演练。拳路很快就走顺了，对镜舞来，也颇威猛。有意以铁军为为假想敌比试一番，立刻发现致命而且无法弥补的缺憾。凡此种种令人立时瘫软的狠招均需千钧膂力，准确地说拳头非得能产生五十公斤以上的冲力方能一拳把人打昏。有这五十公斤的力量无论打在哪儿别管资助如何都能一锤定音，敌手不昏也顷刻呆若木鸡。而只有四两力，凭你两条胳膊舞得车轮似的，也不过是花拳绣腿，有无破绽一个粗汉即能把你放躺下。

长得单薄这可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即使从现在起就牛肉牛奶地暴饮暴食，换出一身牛力气也得寒暑几载。马锐一边对墙练着硬拳一边又根据自己身体现补，买回一些《女

子防身术》的书籍，学些阴功。那无非也是些咬舌踢裆的贴身战法，只适合于一对一，且对方无意保护自己的生殖系统的情形。光天化日之下，断难偷袭。

看来一夜称雄的好梦是难圆了。马锐怏怏的，转而求助于器械，抱根练些棍操剑术什么的，在呼呼生风的旋转中激励着自己复仇之心不灭，发泄着自己对那难酬难言的壮志的失望。他一下就喜欢上辛弃疾的词了。

马林生对儿子的习武热情十分赞赏，“好好，知道锻炼身体了，注意别学了出去打架使。”

有时饭后茶余，动了闲情逸致，还招呼马锐，“来套猴拳给我练练。”

事态继续恶化，马锐已经逃学两天不。夏青来找他，告诉他刘老师已经发怒了，她根本不听夏青代他请的病假，强调病假必须有医生假条。如果没有假条马锐又再不来上课，她就要找上门来家访。一旦证明马锐的旷课毫无理由，学校就要给他恶的处分。

马锐也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事儿。他明天必须上学，哪怕要向学校老师泄露真情，虽然他清楚刘桂珍一定不认为这是旷课的理由。

“你是不是让你爸给写个条儿，证明你这两天确实发烧了，也好有个交代。”夏青对他说。

“不！”马锐一口拒绝，态度极为坚决。他宁肯在学校丢脸，也不愿在父亲面前露出一丁点软弱。

‘明天我跟你一道上学，看他们还敢截你。”夏青表示。

“不，不用你陪我！”马锐严词拒绝。

“我一定要陪你！”夏青比他还坚决，“明天上学你等我。”

“不要！”马锐愤怒地哭了，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安全得受一个同龄的女孩儿的保护。那些大人呢？那些天天吵吵着要管他的老师家长呢？他不无委屈地油然想，在他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不请自来，而在他需要他们的时候，却无一存在。他感到被他们抛弃了，同时又隐隐地感到他们孤单无助正是他自己造成的。

他只哭了一下就止住了。

晚上，他睡得很晚，一直等到父亲回来，他坐在床边看着父亲的目光是忧伤又充满期望的。可马林生丝毫没注意到儿子的异常，快乐地走来走去，洗脸洗脚生脱衣服脱裤子脱袜子嘴里断断续续地哼着小调。他奇怪儿子为什么迟迟不睡，催促他纸快上床钻进被窝，然后关了灯，自己上床后很快便睡着了，发出轻轻的鼾息。

第二天，马锐醒来后，父亲已经走了，桌上摆着给他留下的一份早餐，盖着碟子子保温的豆浆和三根油条，旁边茶杯下压着一张缺条和三元钱，纸条上注明二元是给他这周的零花钱，一元是还他的一笔欠债——“两清了！”纸条上最后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后面是一个粗大的惊叹号。

马锐吃了油条和豆浆，没动那笔小钱和纸条，然后背上书包，走到放杂物的双屉柜前，拉开抽屉，捡视了片刻，挑出一把锥体细长雪亮的螺丝刀，握在手里掂了掂，放进书包——整个咀嚼咽食和往书包里装螺丝刀的过程中他始终平静，动作从容。

他打开屋门走出去，从阴暗的房内一下进入到强烈的阳

光下，他不由眯起眼睛。

夏青背着书包等在院门口，神色严峻。

他经过夏青身边时并不看她也不说话就像不认识她，出了院门来到胡同里便加快了步伐，想要甩掉她。

夏青紧紧跟着他，有时小跑几步，免被拉下太远。

阳光照在胡同里，像透过花房的玻璃天窗洒下来那么浓密，光雾迷蒙。两个孩子一前一后紧紧相跟脚步匆匆地在胡同里穿行,鞋底交错踩打着柏油路面发出拍手击节般的脆响,两只怎样式同份量的书包在他们同同弧度的胯侧喘吁般地颠动着。

他们接近胡同口了，络绦闪过的公共汽车和电车的中部路数牌都能看清了，自行车的铃声和汽车轮胎的轧转声以及人群的嘈杂脚步混成一体又各自突出地扑面而来。

他们看到那群散站在大槐树下台球案周围的长发年轻人的手执球杆的身影，和完全处于树荫下清楚得如同照片的脸容。那帮坏蛋也看见了他们,有几个背向他们的也转过身,脸上笑嘻嘻的，看上去似乎毫无恶意。

马锐在看清他们之前，一直是情绪饱满、高昂的，待一走进他们的视野，立刻感到畏缩、战战兢兢犹如走进地窖阳光一下消失、隔绝了。他疾行的步伐也随之慢了，变得踌躇、拖者，蹭在地面嘶拉拉响。

几个家伙晃晃悠悠走到路中间，好像站在那儿聊天，眼睛却嘲笑地盯着走近的马锐。

马锐低下头，继续往前走，他已经闻到了那帮家伙身的烟味儿，几双肮脏的皮鞋和旅行鞋出现在他眼下。他看着自

己的两只脚往前走，一只皮鞋忽然抬起绊了他二下，他一个趔趄猛然站住。

几张微笑、长满疙瘩的年轻的脸看着他。“怎么，见着哥们儿假装不认识？”一个脸型瘦长白皙的小伙子笑着对他说。

他刚想从他们身边绕过去，背在肩上的书包一下被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宽肩小伙子兜头摘走，书包带刮红了他的耳朵，扶着书包的一条胳膊也被拽疼了。

他奋力去夺，那个小胡子迅速把书包扔给另一个小子，一群人哈哈大笑。这时，只听夏青在一旁尖叫：“你们干吗抢人家书包！”

坏小子们一边手脚不停地继续来回扔马锐书包，一边扭脸瞅着夏青大笑着调侃。

“哟，这还有一个看不惯的，你是他什么人呀？”

“甭管什么人，你们抢小孩东西就不对！”夏青毫不畏俱，并上前帮马锐夺书包。

“嗬，这么小就会扑爷们儿了，扑得够熟练的。”

有的主儿还冲马锐说：怎么着，今儿你带着马弁呐？这丫头是你媳妇吧，这么护着你——够会玩的。”

说这话的小子手腕被马锐一把攥住，划出几道白印，他抬手给了马锐一个耳光，另一只手用力把书包扔出老远，骂道：“你他妈弄疼我了，找抽呐！”

接着就把手一直指到马锐跟前，“你他妈还不服？不服——”立即又是一个嘴巴。

“你们怎么能打人！”夏青大叫，“你们怎么动手打人”疯了似地上前猛推那小子，把马锐往后拉，“你快走！”

她哪撼得动那个壮小伤子，反被那位一把拨拉到一边去。

“哪他妈有你这小母夜叉乱掺和的！滚一边去！急了我连你一起抽！”隔着夏青一脚把马锐踹一跟头。

“你才多大，就知道护汉子，回头找你们学校告你们老师去——这也忒早恋了。”小白脸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笑。

“你们打人就不对，打人犯法！”夏青不屈不挠，被拨拉开，又勇敢地冲上去。

这时马锐已从书包掉落处满身尘土地跑回来，他手里端着那把大号螺丝刀，眼睛通红，遇到第一个碰上的小白脸，在行进中便用力向他后背刺去。

小白脸正嬉皮笑脸地拿夏青开心，毫无防备，被这一刺立刻怪叫一声，手捂着后背反弓着身体跳出数步。

“你妈蛋你还动改锥了。”小白脸站在一边检查着自己衣裳破口大骂，“你差点杀了我小王八蛋——毛衣都刺破了。”

那帮坏蛋蜂拥而上，对马锐拳打脚踢，连在台球桌旁玩的几个也扔下球杆围过来，气冲冲地参与殴打。

“象板砖拍了他，敢动铁器！”

“给押送派出所，这是什么年头，还敢行凶！”

“操他妈要不是哥几个在，还出了杀人案了。抽丫的抽丫的我早看出这小子心里不服！”

这帮家伙边骂边打，一个比一个手下得黑。马锐被他们打得已是鼻青脸肿，仍咬着牙尽力还手，一次次跌倒一次次爬起来，无力地把瘦小的拳头打在能够着的人身上。

夏青哭着站在一边喊：“别打了别打了。”又拽住过路人的衣角哭生“你们管管呀你们管管呀。”

那些被她拉住的过路人，个个面有难色，尴尴尬尬地嘟哝：“为什么呀？怎么了？”然后胆怯地看那些行凶的歹徒中面目最和善的某个：

“为什么！怎么了！”正在逞凶的歹徒的恶狠狠地回答，“这小子杀人了，被我们逮住了！”

听到如此回答，看到那直射向自己的凶恶眼光，这些身强力壮的过路人都垂下眼睛，挣开夏青的牵扯，急急离开此地，在稍远的地方再站下来观看。

周围很快就围上了一个圆圈，推着自行车的男人和抱着小孩的妇女站了好几层，一边瞪大眼睛惊异地看，一边交头接耳地互相打听。大街上过往的人看到胡同口围着人也好奇地拐进来看热闹。

“别打了别打了。”夏青已喊得嗓子嘶哑，泪干气尽，她的头发凌乱，衣服上鞋上落满人脚踢腾飞扬起来的尘土。

马锐被无数条挥舞的胳膊和飞踢的腿脚切割成一块块不完整的部分：

一个佝偻的背；一个衣襟空荡紧收的小腹；一只沾满血袖子撕成布条的手，一条弯曲由于一击蓦地痉挛抽搐的腿。他的脸时而在拳脚的缝隙中露出：灰暗、带着血痕泪渍，紧闭着眼，紧闭着嘴，毫无表情忽而上仰忽而下俯忽而侧视忽面对人群……

阳光明媚，点点滴滴洒在民房的房脊瓦片上；洒在亭亭而立的树间万片绿叶上；洒在远近耸立的无数高楼大厦的一尘不染的玻璃窗上同时反射出耀眼的光环。整座城市像是沉溺在阳光汇聚的无边海洋中，到处流动着明明灭灭快跳跃的

波光鳞闪和一层层荡漾的线条。在嶙峋斑驳有如岛礁般的城市上方有一个无垠的碧空，空中有云舒卷像一本笨拙的北极熊在缩肩拱嘴抬爪仰头。一群鸽子呈喷射状无声地飞过蓝天，极为轻盈，极为娴雅，与远处烟囱冒出的一股笔直而袅袅上升的轻烟各兼神韵。

天下万物都很安详……

马林生两手下垂呆呆地直立，双眼平视，眼神专注作片刻，他左右扭动身体但两目始终平视前方。他解开衣服扣子边往下脱边转身问站在他身后的齐怀远："你觉得这颜色配我么？"

怎样穿着一身崭新的套装的齐怀远站到镜前端详着自己，"可以，你穿浅灰色很潇洒——我怎么样？穿这身合适么？"

"套装的通病就是穿上去显得腿不够长臀部太突出。"

"那是我长得不科学不怪人家服装设计师。"

"你还是买件旗袍当礼服吧，囫囵下来挺扬长避短的——别怕穿不出去。这种浅灰色我也觉得轻佻，像个小开不符合我身份。"

"你什么身份呀？"

"我比较适合穿深色庄重的，要么就随便宽松。"

两个人笑着分别把身上的新衣脱下来，挂在衣裳架子上，还给侍立一旁的女店员，"谢谢，不要了。"

二人步出时装店，在大街上继续漫步，悠哉悠哉，边逛边随意浏览着商店橱窗中的各色商品。

马林生感慨着，"别看我就在这条街上上班，可我从没怎

么逛过这儿的商店，每日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现在才发现这儿的东西—— 是高级。”

“可惜好多东西，最喜欢的—— 买不起。”齐怀远也叹。

“看看也好，我现在发觉光看不买也是种享受，油然就觉得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了。”

“特自豪是么？”

“……说自豪也挨不上边儿。”

“我可是十分嫉妒，每当看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别人却挤在那儿抢我眼都蓝了。”

他们从街这头逛到街那头，然后掉回头沿着马路另一边往回逛，不时窜进感兴趣的商店半天才重新露面。

“到你们书店看看。”

“呵不去不去，我现在对书一点兴趣都没有，闻见书味儿就恶心。每天上班简直是活受罪，非得不停搽风油精才挺得下来。我准备往茶庄调动了，那儿满室芳香又清闲无事——最适合我。”

“你说咱们还等房子么？”齐怀远往马林生身边靠靠，“哪天才能换成？先结了得了。”

“要等。”马林生歪了一下头，认真地说，“再住进去，这辈子都不动了，就死在那屋里了，所以一定要等。”

“再结婚，你还打算要孩子么？”

“……有这一个已经够了 我好好盘算盘算这辈子怎么善始善终吧。”

“我的看法跟你一样，再生孩子太恐怖了。”

“……不堪回首。”

“如果你还年轻，咱们是第一次结婚，都没孩子，你想不想要孩子？”

“跟你，要。那纯粹是为了你，不是为了他或她。”马林生笑嘻嘻地说。

“我是跟谁都不想再要了，除非我特别有钱，雇得起人房子又大—— 我只管生可以。”

夜里，马林生摸着黑回了家，打开灯，发现屋里空荡荡的没人。他走进里屋，看到马锐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上边压着枕头床上没人睡过。马蹄表在桌上哼高嗒嗒地走着，时针已指向十一点。

“这子小，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他骂了一句，管自去倒水洗脸洗脚，拿起一张报纸赤脚坐着看，看了一会儿发现这张报纸看过了，是昨天的。他站起来在报纸堆里翻找，发现没有今天的报纸，颇有些纳闷。打开电视，主要的几个台节目已经结束，只有中央一台还在放一个八路军打国军的电视连续剧，屏幕上不是黄煞煞的一片国民士兵就是灰秃秃的一片八路军战士，几股爆炸的烟尘，零七八落的枪声中几个洪亮的男高音在憋着嗓子卖力地喊：“冲呵！杀呵……”

房门开了，夏经平穿着件毛背心探头探脑地进来，进门就说：“你回来了，见到马锐了么？”

“没有呵，他还没回来—— 咦，书包怎么都不在？”他这才发现不同寻常。

“咳，你还不知道？到处找你，找你一天了，给你们单位打电话你也不在班上。马锐出事了，让人打了，你快去看看吧。”

“怎么回事？”马林生皱紧眉头，“他现在怎么老爱跟人打架，他在哪儿？”

“不是跟人打架，是让人家给了，打得不挺厉害，大概已经住院了。你先去派出所吧，是他们给送的医院，他们叫你回来先去他们那儿一趟甭管多晚。”

黑黢黢的胡同里的一个院落门口挂着盏红灯，红灯底下是派出所的白木牌，门口住着一辆带警灯的吉普车和两辆标有公安字样的三轮挎斗摩托车。

马林生进了派出所院子，见东西厢房都亮着灯，有人在大声呵斥有人在刻板地念着什么有人在小声嘟哝说的内容都听不大清。

一个披大衣很年轻的警察从一间屋里出来嘴里叼着烟，看见马林生站在院里便问：“你找谁呵？”

马林生忙上前解释一通。

那年轻民警斜眼打量了马林生几眼，说：“噢，你就是那孩子的家长。你今儿一天上哪儿了？怎么到处找不着你——跟我来吧。”

他转身又回到屋里。马林生跟着进去，回答说他今天临时有事出去了，所以没在班上。

“那也应该留个话儿，出了事也知道好上哪儿找你去。”年轻民警翻着白眼说，”你这孩子今儿是没死，万一死了呢——坐吧。”他冲桌前的一把椅子一抬下颏。

马林生呆呆地坐下，那个民警拿出马锐的书包和一把大螺丝刀放在桌上。

“事儿大概你也知道了，我就不从头细说了。情况就是这样儿，你们孩子用这把螺丝刀把人扎了，自己呢，也被人打得够呛。”

“为什么？他为什么把人扎了？扎的什么人？伤得厉害么？”

“扎得倒不厉害，也就指甲那么大一个口，没事，就是衣服都扎破了，人家要赔呢。至于说扎的什么人……”年轻民警翻翻手头的卷宗，扫了一眼，“据你儿子的一个女同学，姓夏的小姑娘反映，这伙人平时就老欺负他，在他上学的时候截他，据说还抢过他东西和钱也打过他，双方一直有仇。我们叫你来就是想问问你，是不是有这么回事？这伙人没事总爱在胡同口大槐树下玩台球……”

“不知道，我一点不知道，从没听他说过。”

“噢，你当爸爸的也一点不知道，从没听他说过……你这孩子平时有事都不跟你说呀？”

“……很少。哦，我想起来了，那帮人确实打过一次我们孩子，那还是夏天，很早。我们孩子头被他们打破了，我带他上医院缝的针。”年轻民警点了点头，用笔在记录纸上随便记了几笔。

“这帮人就是一帮流氓，专门在胡同里欺负小孩，好多大人也受过他们的气，我……”

“这些情况我们都了解，”年轻民警说，“他们是什么人我们比你清楚，你那孩子干吗惹他们呀？”

“肯定不是他惹的他们，肯定是他们把他欺负急了。”

“这我们知道，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么？所以他们吵吵着要赔偿损失时我们一下顶了回去，我们警告这帮小子了，

都老实点，别乍翅儿，把人打成这样儿还……”

“为什么不把他们抓起来？”马林生十分激愤。

“怎么抓呀？”年轻民警掂着那把螺丝刀，“你们孩子也动手了，还用了家伙，这性质就变了，成了斗殴了，你们孩子也真傻，拿这么个破玩艺儿管什么用？真想跟这种人干，起码也得使刮刀。行了，老马——你是妈马吧——你也别难过，这帮坏小子只要还这么下去，早晚有一天跑不了，我们都拿眼珠儿盯着他们呢。也别觉得冤，你那孩子也得教育，有事找我们呀，自个折腾还不是吃亏？你对付这些流氓不能也使怎样的流氓手段，那就不占理儿了，吃了亏自己差，占了便宜我们还得抓你对不对？”

“你说得对，非常对，这些道理我回去一定跟他讲。”马林生连连点头。

“他现在在医院呢，你快去看看吧，书包你拿走，这改锥我们就没收了。”

“好好。”马林生拿了书包转身要走。

那民警忽然又在他身后说：“你平时是不是不大管孩子呵？”

马林生立刻红了脸，“……也管，我工作忙，就一人……”

“你这孩子这年龄还不能不管。他这年龄正是惹事的年龄，好些最后判了大刑的都是打他这年龄学的坏。”几乎还是个毛孩子的年轻民警相当老成地慢悠悠说，也不是说你不管就没人管了，你真不管，我们也可以替你管，但那管法就不一样喽。你既当了人家的爸爸，也别忒大松心了。我见得多

了，那孩子最后五花大绑给提出来上刑场枪毙，做父母的哭都来不及—— 别回头再让孩子骂你！”

“你上哪儿了到处找你找不着我们还以为这孩子没亲属呢！”病房的护士知道了马林生的身份后也这么说，“没见你这么当爸爸的，孩子出了这么大事连你的影儿也找不着，这是你亲生的么？不想要了说一声，有得是等着孩子的—— 顺左边第二个病房四床。”

马林生推开病房门，首先看到的是哭红了眼的前妻和岳母，然后才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马锐。

如果是在大街上，擦肩而过，他完全可能认不出儿子。他脸肿得都变了形，仿佛骤然两颊多出很多肉，眼睛肿成一条细缝儿，额头腮侧布满了淤血和青紫，皮肤亮晶晶颤巍巍像一块块透明的肉冻。他的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贴着纱布，可以看到渗透纱布的血渍和边缘的褐黄碘酒。一条胳膊打看夹板弯曲地搁在胸前。他的呼吸沉重急促，虽然醒着，可看到父亲没有任何表示。

马林生的眼泪一下就流下来了。

他凑到床前，俯下身去看儿子，轻声说：“我来了，爸爸来了，你哪儿疼呵孩子？”

马锐一声不响，仍然以那种茫然，空洞的眼神仰望着天花板，一动不动地躺着。

前妻在一边忍不住又啜泣起来，她见了仇人似地盯着马林生咬牙说。

“马林生，我跟你没完。”

前岳母的目光也冷冰冰的，充满仇恨和憎恶。

“他吃东西了么？”马林生问两个女人，“给他都用了什么药？”

“马林生，你用不着这会儿再来假惺惺的。你还可以再回去玩去，别误了你的大事，这儿用不着你，没你也可以！”

老太太捅了一下女儿，前妻看了一眼儿子，声音低下去，耳语般咬牙切齿地说：

“你走，马上离开这儿，我不要看见你。”

“这不是你撒泼的地方。”马林生忍不住低声回敬。

“你走不走？不走我赶你走！”前妻噌地站起来。

“孩子都这样了，你们俩还闹什么？”老太太急了，生气地站起来，对马林生，“你出来一下，我有话对你说。“4马林生看产眼儿子，跟老太太离开病房。

两个不站在病房走邻上，半天没说话。马林生看着老太太，老太太看着马林生。最后，老太太叹了口气先开了口：

“我不是想怪你，事情已经到了这份儿上，再怪谁也没用了。过去的事就不说了，咱们得为孩子的今后好好想想了，再这么下去可不行了，今天能出这种事，明儿个不定还会出什么事。”

老太太看了一眼马林生，马林生只是沉默。

“当初，你提出要管孩子，我们虽然不愿意，但也同意了。你既然想管孩子，爱孩子，我们也理解你，相信你能管好，把孩子交给父亲还能不放心么？可现在看来，你管得不怎么地，你没管好。不知是你没能力呢还是压根就没怎么去管？”

“我管了……”

“你管了他还能成这样？你也不用瞒我，我知道你现在心

里有别的事……”

“那事和这事没关系，你问马锐，他让我管么？”

“这还能由他说了算？小马呀，我知道你的难处。一个男人，舒服惯了，管孩子是可能没经验，再说你也要成家了，顾不上这头了，这孩子的事你管不了也就别硬撑着了，对谁都不好。你瞧这孩子，你看着就不心疼？”

“我明白您那意思，不过没门儿，我不答应！”

“咱们得为孩子着想，不能感情用事。”

“我承认我这儿做得不够，我可以改正，我可以好好再做。我再婚孩子也是赞成的，征求过他意见的，不影响我们今后的关系。”

“不是你再婚影不影响孩子，而是你根本没能力管这个孩子，你当爸爸就不够格！”老太太强硬起来，“这事我们已经决定了，孩子今后跟我们生活，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你们征求孩子意见了么？”

“不能再听他的了！就因为开始依了他，才有了后面这一系列。”

“那我告诉您，你们甭想！”

“许娟是孩子的妈妈，我们有这权利。我们不是跟你来商量的，而是已经决定了，只是把这个决定通知你。孩子出院就直接到我们家去了，你回去把孩子的东西收拾一下，回头我去取。”

“你们这么干就是拐带人口。”

老太太凝视了几秒马林生，“这次你说大天也白搭。”

第十八章

“……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南下的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其前锋今天中午已经到达了我国的内蒙古、东北和华北一带，预计明后两天将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将明显下降，并有五、六级大风。冷空气前锋过后，黄河流詹、淮河以北气温将下降十至十一摄氏度；长江流詹、淮河以南气温将下降五至八摄氏度。请各有关单位做好防寒防冻的准备……”

电视播音员在报告着大风降温消息，声音瓮声瓮气地在屋里回荡，由于草率的彩色失调，播音员的脸显得赭红，胸前的领带鲜艳得刺眼。

马林生坐在电视机前，两手插在膝间，佝偻着身子呆呆注视着屏幕。电视的画面不序地变幻着，忽而翠蓝殷绿，忽而褐红土黄，他的神情则始终如一地凄恻茫然。

他身后的火炉在熊熊烧，炉门内红光如练，不时有明亮耀眼的煤屑掉落炉底，转瞬黯谈余烬成灰。

炉上的水壶盖轻轻吱叫,缕缕水蒸汽从壶嘴里袅袅冒出,蓦地水壶尖叫，马林生如梦方醒，忙起身把水壶自放大上拎下。他拎着水壶挨个察看暖瓶，瓶瓶都是蔽的，旋把水壶置于地上。他封了炉门,又勾起炉盖看了看火势,将盖复原,一手拿钩一手拿通条竟愣在炉前,忘了自己要做什么。片刻,才压了块煤，捅了捅煤眼，那黑黢黢的左轮枪转膛般的煤孔经其疏浚，个个都喷出呼呼的火苗。

他放下铁钩通条，点起一支烟，正欲坐回沙发，才发现电视机已成灭片‘雪花”、飒飒作响。他关了电视，屋里立刻寂静下来，他听到炉膛内煤火燃烧的风吟和窗户外寒露滴于阶上结晶成霜的裂帛之声。

一阵微风横空掠过，门窗翕动，铮然声响，他一下紧张起来，侧耳谛听，疑神疑鬼地问：“谁？”窗外并无人作答，只听得树叶一阵抖动，似有一些枯叶离枝而去，飘飘荡荡，触窗落地嚯啦有声随处翻滚似鼠蹑行。

马林生关了外屋灯，进了比较明亮的里屋，一大一小两张床皆被褥俨然。他拉开大床的被子，脱衣腿裤钻入，坐在床头吸烟，不禁频频去看那张空荡的单独人床。他的眼圈红了，咬唇抬头看门框，一截长长的烟灰嗒然掉落在被面上。

马林生穿得很齐整，一件黑色带着久压箱底造成的折印的双排扣雪花呢大衣，两肩搭着驼色羊毛围巾。那个面对他而坐的法院工作人员则是一身笔挺的制服，大盖帽上的国徽和肩章上的天平绣饰金碧辉煌，威势赫赫。小伙子很年轻，起码比马林生小十岁，但态度神色口吻举止已是相当老练。

尽管有预报，天却迟迟未变，外面依然是近乎秋末的明媚天气，纹风不动，阳光穿过高大的窗户洒了一地，使室内明暗有致，端坐的人脸十分清崭，汗毛茸茸。

两个男人都很郑重，很安然，交谈时只是嘴动并不辅以手势。他们谈了很久，两个人的姿势始终未变，各自正襟危坐。

“不不，你没懂我的意思，目前我仅仅是找你了解一下情

况，不是正式聆讯，你前妻已经诉到我院要求转移你对你们共同的孩子的抚养权，有正式诉状，我院也已决定受理。但是否立案尚在随之中，我们倾向于庭外调解，当然这也要根据你们双方的态度是否能达成妥协才能定守—— 还要看具体情节是否够立案标准。”

“你指的是什么情节？”

“是否确有严重的虐待行为。”

“不，我认为完全谈不上是虐待。”

“所以我要找你了解情况,我们需要听取你们两方面的情况介绍。从控方提供的证人证言看，你确有虐待行为，这对你很不利。你若否认，必须也有相应的证人和证言，要形成书面的东西交给本院。”

“我个人的否认不能说明问题么？”

“不足以，最好要有旁证。你看，人家指控你的每个行为都有充分的旁证。”

“真不知她是从哪儿摘来的这些旁证。我和我儿子之间的事别人怎么会知道？”

“你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你周围的邻居、老师、朋友都有眼睛和耳朵，你也歌把你的事告诉别人。”

“我没有更多的证人，只有一个：我儿子。他最清楚我是怎么对他的—— 可她们不让我见他，她们变着法儿的想让他恨我。”

“当然，你儿子是最重要的证人，实际上他才是当事人，我们也会找他了解情况的。”

“我会输么—— 如果由你们判的话？”

“瞧，你们双方的态度都是毫不妥协的。调解的结果只能是一方有抚养权，如果你们都坚持，调解也不会成功。”

“可这不是分家产什么的，我可以多点也可以少点。这种事只能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

“还是有区别的，譬如赡养费的数目、探望的期限……”

“这些我都可以满足她们的要求——同志，您是公正的，您跟我说句实话，刚才我跟您说了那么半天，您觉得我够格当个父亲么？”

“单方面陈述当然只能得出单方面的结论。包的判断还要根据你们双方的意见。我的意见也是希望你的陈述更有说服力，所以要你多找些旁证。

“可最重要的是我儿子怎么说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你对他会怎么说没一点把握？”

“……实话说，我一点也不了解他。我不知道是该相信他的判断力还是依赖他的感情——哪种把握更大些。”

”你看，你和你儿子如此隔膜，那你真离失去他不远了——不管我们怎么判。”

“我不知道你是否有儿子，儿子多大，可你想必也是当过儿子的——你说得对，这是不可避免，也许我不该如此认真……人仅仅是不能克服自己的感情。”

“我理解您的感情。”审判员不动声色的注视着马林生，”我们会最时限度地兼顾当事各方的情由，使事情有一个即便说不上圆满但是公正的结局。”

这时，马林生的眼神涣散了，外面的走廊上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他听到一橐橐脆响的高跟鞋声中，伴随着轻轻

的胶底鞋的擦地声，此伏彼起，节奏错落，那是他熟悉的一种脚步声犹如母兽熟悉幼仔的气息。

马林生一看到儿子太阳穴便咚咚响起来。他穿得很厚甚至有些臃肿和衣着华贵的母亲站在门口。他几乎比母亲还要高出一点，如果再魁梧些，肩膀再宽些差不多就是个小伙子了。从儿子出院后，他就没见过他，去了几次，都被前妻和其母拒之门外。他们脸已经恢复了原有的轮廓，头发短短的剪得很平整。但额头，颞俐和颧骨等有坚硬突出的骨头处仍留有线浅的伤痕,这使他面部的皮肤颜色看上去深浅不一,似有重重阴影，为那张年轻的脸增添了几分老成和风霜感。

他注视父亲的目光有几分阴沉几分冷漠，与其说是怀有敌意，不如说是麻木不仁。

审判员示意马林生可以走了，同时请那母子俩就座。

马林生几次张嘴，终于一字未吐，沉默地从儿子身边走过。来到外面走廊上。

门在他身后关上了，走廊里充满阳光像是一条明亮的隧道。他走过一扇扇闪烁着金色光芒透明似无的窗户，从后面看去像是一截不溶于水的黑色铁棍。

窗外起风了,随着第一阵树叶哗哗抖响后风愈来愈大,视野里的树都开始剧烈摇曳。这股蒙古来风终于如期降临，如同帷幕遮住太阳，天地间顿时昏暗下来，霎时风景中艳丽明快的色彩荡然无存，房间内也显得阴森森的。

年轻的审判员把母亲请到另一个房间等候，单独面对着这个孩子开始询问。

“你不要紧张，我叫你来只是核实了解一些情况，有什么你就说什么，我非常想知道你的真实想法，你知道你的父母亲关于你的情况互相说法不一，可能你能告诉我们哪些是真实的。”

马锐没说话，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对这间法院的接待室有些好奇。

“我们先从日常生活问起。”审判员拿过厚厚一沓笔迹不一的证人证词看了两眼，从第一汾证词了两眼，从第一份证词提供的情况开始问：“你母亲方面的证人说你父亲在日常生活中对你照顾得不够，经常给你吃挂面，即便在节假日也怎么省事怎么来，基本一天主要的两顿饭都是面条，早饭则断断续续，时有时无，这情况属实么？”

“差不多。”马锐眼睛看着保险柜回答。

“我想问你，你们家吃面条吃得复杂么？我是说是否需要很复杂的配料和看作像山西人那样？”

“不，就像吃方便面那么吃有时烩点卤有时炸点酱更多的时候也就放点酱油和香油拌拌——比日本人还不如。”

“就是说仅是出于方便根本没有随营养和口味？”

“是。”马锐看了眼审判员点点头。

“为什么？是你父亲不会做还是懒得干？”

“他怎么说？”他沉默了片刻，问。

“他说不会，可我这儿还有另一份证言，说他在他女朋友家经常又烹又炸，手艺好得很，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那就是懒得干了。”他的视线又开始在屋内游移。

“……看来是这样了，怎么你不清楚？”

“我知道他能把鸡呀鱼呀的弄熟，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算手艺好。”他有点不耐烦地抽抽鼻子。

“就是说鸡呀鱼呀的还吃过？”

“吃过。”马锐奇怪地看了眼审判员。

“是呵，要说你连鸡都没见过，连我也不信。你父亲经常给你买衣服么？就是说该买的衣服都买。”

“我妈妈怎么说的？”

“她说你父亲把更多的钱用在自己赶时髦上，而对你以不露出屁股为准——这是她证词的原话。她还说你的几件好衣服都是她给你买的。”

“我父亲的衣服是比我多，可你觉得他时髦么？”

“不，我不觉得他时髦。他收入不高对么？”

“光有工资。”他谨慎地回答，似在斟酌措辞。

“噢，光靠工资现在都算下层了——那他就算打扮得可以了。看来这些证词和事实出入也不时，不方面囿于经济条件，的确他抚养你也很艰难。似乎你母亲的经济条件要比他宽裕。”

“我姥姥有点外快。”

“你父亲平时经常打你么？”

“不算经常。”他低头看自己脚上的棉鞋。

“打过？”

“是。”他抬头，眼睛一亮。

“他打你时出手重不重？”

“反正打在身上感到疼。”

“打坏过你么？这儿有一份证言证明你有次挨打后脸上带

着伤痕。”

“可能，他有时抽我耳光。”他干巴巴地回答。

“都是为什么打你？”

“当然是他认为我错了的时候。”

“那他为什么不跟你讲道理呢？”

“道也讲，耳光也打。”

“为什么？既然讲了道理何必又要打耳光？”

“道理没讲通呗。”

“懂了，你有你的道理，他有他的道理，一旦相持不下，就看谁的劲儿大了。有没有完全无理的上来就打？”

“在我看来、从来都是无理的，可他自己从来都是觉得忍无可忍。”马锐微微一笑。

“你们常吵架么？”

“这得算经常。”他带着一丝笑意点头。

“他常骂你？”

“有时候。”

“骂得很难听？”

“比街上的脏话要干净。”

“当然，你毕竟是他儿子，他要破口大骂还要有所顾忌。你觉得你父亲生活是否检点？据你母亲提供证言说，他有酗酒的毛病，而且最近准备再婚，交了个女朋友，经常到女朋友家过夜。”

“这是他的私生活，与我无关。”马锐眨眨眼嘟哝。

“我不同意他的私生活与你无关。譬如他要再婚势必要影响对你的关心，他经常处于醉酒的状态和夜不归宿怎么能履

行做父亲的职责？当然我无意对他的行为进行道德评判，仅是对此类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感到关注，所以我要弄清这些指控是否属实？”

“属实。”他想了想，欲言又止。

“马锐，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是澄清事实，以利判断究竟由谁来抚养你对你更好一些，至于这些事实所牵涉到的道德问题一概不是我们所执意追究的，请你千万不要以为我的问话是针对谁成心要对谁予以贬斥。我再问你，你是不是经常在课堂上私下传阅某些你这个年龄的孩子不宜阅读的书籍？”

“我觉得我看的书都是宜于我读的。”

“我们不用你的标准，用社会的眼光……”

“是老师的眼光吧？”

“就算是吧，老师眼光毕竟也代表社会某些势力的标准——我们不争论这个问题。”

“有。”他盯着审判员，下巴缩在毛茸茸的衣领中。

“这些书你从哪儿得来的？你父亲是不是你看这些课外书的一个来源？”

“是，我从他的书架上拿过很多书看。”

“他对你看课外书进行过指导没有？还是完全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

“他的书架上没有锁。但他也说过要我多看描写英雄事迹的书，只不过他的书架上找不到一本描写英雄的书。”

“所以你也就只能挑选那些书看了？”

“我看那些书并不是我只能看那些书，而是我喜欢也只对那些书感兴趣——我看英雄事迹的书才是只能看才看。”

“我说过了我们不争论谁对谁错，只谈论事实。”

“可你这个事实已经包含了是非观念……”

“当然当然，没有完全孤立的事实。事实总是代表一些看法，毫不证明看法的事实是毫无意义的，法庭听取事实的目的也是为了最后形成一种看法。这仍然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只是多数对少数而已。所谓道是非也无非是不同的生活观截然对立，在这儿我们按世俗的论处。最后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挨打那天你父亲毫不知情？”

“是的。”他垂下眼睛。

“有证人证明，实际上你已在很长时间表现出了异常，连你的同学都注意到了，而你父亲却丝毫没有察觉。”

“是。”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不想。”他不耐烦地在椅子上动动屁股。

“是不是你对他能否解决这件事抱不信任的态度？”

“他知道了也不见得有办法。”

“你上次就挨过一次这伙流氓的欧打？”

“是。”他气冲冲地回答。

“他没采取什么措施么？”

“他只带我上医院缝了针。”他把脸扭向一边。

“懂了。”年轻的审判员疲倦地椅背上一靠，用手翻着那沓证词说：“从这经过证实的事实看，你父亲确实不能算个称职的父亲，不管他怎么解释自己的动机。”

“从这些事实看，是只能得出这个结论。”

“什么意思？”审判员抬眼看了下面前的这个毛孩子，“什

么叫‘这些事实’?还有其他的事实么?”

“就看你想不想知道了。刚才你说的那些事加起来也不过是半个月的事，可我和我爸一起呆了十多年，要想再找出半个月他怎么对我好的事也很容易，你要听了那些事没准就会得出结论：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就看人家给听的是什么了。”

审判员眉毛蓦地一挑，饶有兴趣地看着马锐，问:”你是说我受了人摆布?”

“事实就是如此，谁也没说谎，可结论完全相反——我父亲没向你提供证明他对我一贯不错的事实么?”

“提供了，说了好多，他还说要让你证明。”

“我绝对可以证明，而且保证句句是实话，不信你就反过来再问我一遍。”

“你的意思是说，目前我还没有了解全部事实。”审判员若有所思地说，“只是单方面的，一种集锦，是事实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必须再听听另一方的事实?”

“即使你了解了全部事实，你也没法得出正确的结论。”

“为什么这么说?”审判员疑惑地皱紧眉头。

“因为你一点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马锐坦然回答。

“你怎么想会影响事实的存在么?”

“我要是块石头你当然可以不随是把我烧成灰好还是用水泥起来搭房子好。”

“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能力尽到抚养、教育之责并不完全凭孩子的感受，有些父母一味溺爱殊不知正是害了子女。”

“可我要没感觉你不能说我受到虐待。你刚才说的那些事不也正是猜着我的感受得出的结论？”

“照你这么说就没有一个客观世界和客观标准了？全部由你随意兴废，你愿它有即有，你想它无即无——你也随便了吧？”

“你们关心的不是我么？不是做文学题也不是物理试验。既然你关心的就是一个人是否受到了……应有的对待——我在你眼里算个人么？”

审判员闻言变色，坐正，恳切地说：“虽然你还未到法律规定可以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年龄，但你仍是个人，从一生下来就是个人。”

“只不过需要你们为我负责。为什么女孩子十四岁就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而男孩子反倒不行？”

“呵，那是一项特殊的保护性法律，并非歧视男孩。”审判员微笑地说，“我无意把你的意见徘斥在法庭的随之外。我们最看到视的就是你的看法。你不要那么敏感嘛，没人想忽视你。我现在就想听听你对这事的看法。听你的意思，你对你那个父亲还很满意？”

马锐不吭声了，看看这个比他高出一头的因穿了漂亮的官衣而显得正儿八经的小伙子，温顺地垂下眼睛。

“算了，你还是按我妈妈的意思问我吧，我的想法也是小孩的瞎想。”

“怎么你又不想说了？”审判员摸摸兜，找出一支皱巴巴的烟叼在嘴上，撅着嘴边划火柴边说，“我怎么成秉承你妈妈的意思来问你？我谁的意思也不按，只尊重事实，你还怀疑

我的公正么？这得算对我这加入的侮辱了。”

马锐一笑，“我不是怀疑你，而是我得按我妈妈的嘱咐行事，出来前说好的。”

“哦，那你们这可算出示伪证欺骗法庭，我得向你们问罪了。”

“可我一句假话也没说呀。”

“隐瞒真实意图就是欺骗。”审判员吐着烟笑说，“好啦好啦，你不想让我乱判吧？你瞧我尊重你的意愿你偏又甘心放弃自己的权利。莫非你对跟谁过根本无所谓？”

“你真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你以为我跟你逗着玩呢？我们的目的不就是保护你的利益？你讲话，好赖都看你的感觉了。”

“你真想知道我就告诉你，我真无所谓，不管是改跟我妈过还是继续跟着我爸。”

“这话怎么讲？你这么小怎么就这么想得开？你是觉得他们俩一样好呢还是一样坏？”

“甭管好坏，对我还不是一回事？都得管我，教育我，还得赛着比着看谁管得好——我在谁家不都得挨管？谁让我小呢？还不到年龄不配自个管自个呢？”

“那你父母要都散手不管你，你就舒服了？”

“我不敢说这话。我要这么说，你们大伙还不得以为我将来非惹出大祸吃枪子儿去？再说也不孝呵，我有这挨人管的义务，我得把这义务尽到年龄，忍到十八。”

“你说这话已经不孝了，你爹妈听见非寒心死。”审判员笑说，“你以为一到十八就没人管了？你到死都有人管着你。”

“少一层是一层。”马锐也笑，“我好好的谁还非没事为难我？起码关起家门清静了。”

“看不出你小小年纪还挺有心眼儿。没事儿是不是好琢磨个问题？没人说过你有点少年老成么？”

“噢，我年龄小就一定得傻乎乎的，你怎么跟我爸妈一个思路？”马锐不满地翻了翻白眼，“你是一到十八就突然明白在此之前一直是一盆浆糊？”

“不不，当然不是像生孩子那么准日子，到时间就瓜熟蒂落。”

审判员笑说，“你特别不愿意人家说你小吧？”

“不是不愿意人家说我小，而是不喜欢别人因为我是小孩就把我看成糊涂蛋，不是哄着就是打着骂着。干吗呐？觉得自己了不起是不是？好多大不我看都胡子一把了还不如我们小孩懂事呢。您是法院的您还不清楚？关在您这儿的是大人多还是小孩多？”

审判员咯咯笑，被一口烟呛住，连声咳嗽，像个下蛋母鸡憋红了脸，边笑边瞅着马锐：“你还挺能胡搅。”

“瞧，笑成这样，准知道你得把我说的话当成孩子话听。”

“没有没有。”审判员忙止住笑，擦去笑咳出的眼泪，面对马锐坐正，“我非常理解你，也同意你的部分观点，这明白不明白真不在年龄—— 分人，有的人就是一辈子不明白，到死都不明白，跟这些人比，你得算少年天才了。你没试过考科技大学的少年班？”

“别以为我听不出你这是讽刺我。”

“绝对不是，我是十分钦佩，真的真的。”审判员一本正

经地向马锐领首，”羡慕你，我像办这么大时还天真烂漫呢。后来不知道吃了多少亏，难为你没人教就自个学聪明。”

“也是生活摔打出来的。”马锐煞有介事地回答。

审判员忙低下头用手挡住脸，抽着肩膀笑得乱颤。片刻，好容易控制住，抬起头严肃地望着马锐，“你真无所谓……”一语未了，扑哧一下又笑了起来，“对不起对不起，你的话让我想起别的事，所以笑个不停，你别生气。”

他低头看那堆证词，看了一会儿，恢复了正常，抬起头，有些茫然地望着马锐说：

“可你总得有个态度呀。你爸爸总打你，你跟着你妈起码能少挨几次打，最多唠叨——两害相权取其轻。”

马锐看看审判员，看出他确实不是在取笑他，便回答：“我爸是有时打我，可我就一个爸爸是不是？商店里也再没卖的。他再对我怎么厉害——我能跟他认真么？”

“可你也只有一个妈妈。商店里也再没卖的。”

“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谁我也不想得罪，只好没态度。”

“那……譬如说调解不成，我们真开了庭。到了法庭上让你表态你怎么办？”

“那我也一样，只能含含糊糊，让你们觉得我是被吓傻了——你们问个没完，我就光哭！”

“你小子还挺鬼，合着这得罪人的事全推给我们了。”

“咱们处境不一样，你跟他们谁也不认识，可我一个是爸一个是妈，都是亲人——你就胡乱判吧，判给谁我也没掉虎口里。”

”你要这么说，那我可真就乱判了——爱谁谁。”

“爱谁谁，胡判吧你就。谁坚决闹得凶你就判给谁，到明天再说吧。”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有底了。我就是不愿意落埋怨。”

“你还有什么想问的么？我一块堆儿都说给你。”

”我也甭多问了，既然你都不在乎我更不在乎了。”审判员收拾着桌子上的材料，“谢谢你呵，这么合作。”

“没事，不用谢，这事不是跟我也有点关系么？”马锐起身准备走，忽然起什么转回来对审判员说：

“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些话，你可得为我保密，千万别传话传到我父母耳朵里，要不我没法做人了。我到十八还好几年，这几年里我还得在他们跟着装小孩呢。”

“你明儿就向他们宣布，你已经长大了不就完了？”

“行不通行不通，他们接受不了，说了也白说，不费那劲，就让他们再觉得自己有用几年吧。”

“那倒也是。”审判员赞成地点点头，“我都这么大了，我爸开把我当小孩呢，跟老人没法讲理。忍着吧，谁让咱是人家生的呢？”

审判员拍拍马锐的肩膀，“多哄着点你爸你妈，配这臊干吗？反正过一百年谁也认得谁了。”

“爸爸！”

”儿子？”

父子俩随着，步出法庭后，各自站住，互相凝望。马林生看着失而复得的儿子，双目渐渐模糊了，泪水就像碱水杀

疼了他的眼睛。

马锐初觉得那场面一定很肉麻，生怕自己难于启齿或不够自然把动作和表情搞得太过火，但真正面对父亲时，他还是毫无困难地喊出“爸爸”这两个字。当父亲一把将他揽入怀中，他蓦地感到一阵心酸，眼泪也就自然而然地流了下来。他发现这一切其实不用表演，和父亲重新相处并没他想象的那么尴尬，他们毕竟是父子，只要自己不设计，其实无从做作。

他们泪眼相对，像隔着一层雨幕，彼此的眉目都飘移了。马林生使劲瞪大眼辨认着近在咫尺的儿子，但无论怎样努力也看不清，那张脸始终朦胧像拍虚了的照片。他的嗓音沙哑，几乎发不出声，刚才在法庭上他已经喊哑了嗓子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你还疼么？”

“马锐摇摇头。

“哪儿最疼？”他抚摸着儿子脸上那一块块光滑凸起的疤痕，“这块还是这块？”

“都不是……”一阵突如其来的心室纤颤使马锐的心几乎停跳。父亲的眼泪滴在他的脸上，皮肤像触电般把阵阵寒噤传遍他的全身。

“还疼么你还疼么？”父亲兀自抚摸着喃喃自语，”我怎么能下这样的手我真混……”

“这不是你打的，再说也早不疼了，只是有点痒痒。”

“要是你比我高比我壮比我有力气，你会还手么你会干挨打么？”

“别说了爸爸，这伤不是你打的。”

“你回答我告诉我你会还手么？”

”你打过你父亲么？”

“可我这么对你还能算你的父亲么？”

“怎么不算？”马锐哭着说，“怎么能不算？怎么着都算。”

“不，不该这样，一个父亲不该像我这样——你没发现我其实很自私么？”

“我也很自私，爸爸。”

“可这不一样，孩子，你可以自私，你还小，你还脆弱，你必须更多更小心地照料自己，这也就是帮别人的忙。我不同，我对你有责任有义务，你讲过的，否则就是犯罪！这道理是对的，肩负这种责任怎么还能自私？自私还能算个人么……”

马锐真想放声恸哭，感到羞愧。他觉得自己是在用虚伪的态度来对待这个毫无伽爱着他的人，这使他既厌恶自己的理智也厌恶自己的眼泪，可报刊性一经产生，即便用感情的泪水将它淹没，它也仍在水下岿然不动地保存，感情的油漆只能使表面簇新耀眼。他为自己再不能浑然无觉地接受父亲的感情感到莫大的悲哀。

后来，他平静了，不再絮语，眼泪也不知何时干涸了，只感到脸上一片冰凉和结痂般的紧绷。他在父亲的怀抱中冷冷地想：明白了之后真是可怕！

冬天的太阳显得冰凉，像块放入冷柜冻得梆梆硬的肥肉，惨白的光芒如同冻脂凝结在它的表面。

鹰、隼、白头雕蹲踞在同一株树上的不同枯枝头，呆呆地长久凝视着远方的高空；狼、豺耷拉着舌头低着头沿着单一、固定的路线不停地匆匆来去;金钱豹在长板凳上睡觉，鼠鼠在乱窜，白熊在洗澡，黑熊在乞求；大象一直在以同一姿势晃着尾巴默默地吃着干草；长颈鹿远远地以茫然的眼神儿眺望；远处有一片火烈乌如同一层褪色的红霞；结冰的湖中散布着一些呆立的鹭鸶、丹顶鹤和蹒跚而行的七彩野鸭，它们的岸上笼舍周围还或站或卧着大批水铺，只是无一鸣叫。连一贯热闹的鸟舍也听不到通常的喊喊喳喳，只看到一些彩色小鸟纸屑般飞舞，翅膀发出噗噗拍打声。

狮子、老虎都腐了笼子，在山下的枯草中趴卧，对游客的挑逗置惹罔闻。

树叶中落满枯叶，微风吹来，蔌蔌滚动，纵横屈伸的枝丫光秃如指，天显得豁朗，日光通泻。

父子俩在林、湖、山和形形色色的飞禽走兽间缓步穿行，时而抬头向四周看上一眼。当他们的视线相遇，便疑虑重重地互相微笑一下。

一些兽栏空荡荡的，只留下一些粪便和污水。

“我想告诉你，爸爸。”马锐低着头边用脚踢着落叶边说，“你是我爸爸，我是你儿子，别的想是什么也是不成，咱们谁也别强迫自个—— 从今后！”

马林生也低着头踢着树叶，一声不吭。

“你没话对我说么？”儿子问。

马林生看了一眼儿子、神情严肃，“你真懂事，儿子。”

“嗷—— ”一声虎啸，一只斑斓猛虎从草从中站起来，镇

定了片刻，打着呵欠一扭一扭地从山石下的小门回笼子里吃饭去了。

人莫予毒

由于列车晚点，单立人到达西北一个省会时已是傍晚，五月时节，尽管天气已经渐渐转暖，但在西北一带，暮色仍然降临得很早，温差较大，单立人出站时不免感到一点寒意。

由于出来争，又值旅游旺季开始，加上单立人窝囊，在火车站售票处没路子，他是一路坐着旅行的。列车严重超员，沿途又不断地上来大量挑担背筐长途贩运的农民，席地而坐，倒头便睡，单立人生也没有坐舒坦，他两腿之间始终蹲着一个蓬头垢面，老是不由自主枕着他腿打瞌睡的贩子，单立人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后已是疲惫之极。

车站出口处有不少开旋的个体户在包揽生意，条件十分令人垂涎："单间，有卫生设备，吃饭不花钱！"伴随着这些夸海口的吆喝，国营旅馆介绍处的大喇叭也在一阵阵雄壮的进行曲之间郑重宣告："非经本处介绍……产生的一切后果，本处概不负责！"单立人自然不完全是受到国营旅馆介绍处大喇叭的暗示，由此想起种种关于个体黑店敲诈勒索做人肉包子的可怖流言，而对那些热情的妇女望而却步，他多年从事的职业本身就使他养成一种对一切牟取个人私利的人根深蒂固的不住任，另外他也不能想象，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高级警官在公干期间会为了蹭几顿白饭（这笔饭费自然由狡

猾的店主记在旅客的住宿费上—— 反正这笔钱由国家支付）投宿那种狗窝，即便他是个家庭负担很重，生活拮据、一贯精打细算的人也罢。他毫不踌躇地推开那些围着他在他身上打主意的女人，坚定地走向国营旅馆介绍处。

国营旅馆介绍处职员的冷漠与那个哇哇叫的大喇叭的极力招徕恰成对照，老单提出的关于舒适程度和交通便利的要求一概没得到回答，只是要他付了手续费，便麻利、不容商量地分配给他一个一家旅馆的名额。

单立人提着笨重的皮箱，按街边两个不怀好意地讪笑着的青年指点的方向步行了数百米后，发觉自己受了愚弄，他进入了一个杂乱无章、迷宫般的破旧居民区，到处都是四通八达、狭窄弯曲的昏暗小路，他试着凭直觉自个闯下去，几乎直接起到居民家的炕沿上，终于迷失了方向，不得不再次向路边的人打听，经过对当地方言及习惯用语、省略用语的费力理解，半猜半碰运气地走回车站广场。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了，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今夜能不能找到那个偏僻、鲜为人知的旅馆。他正在随是否要去谋求驻在车站的同行的帮助（这对他的自尊心是个打击），一个蹬着运货平板三轮的小伙子来到他面前，单立人接受了那个小伙子近乎勒索的高价，坐上他那辆龌龊、硌人的平板车出发。

那家旅馆是座红砖砌成的五层楼，每条走廊上对等均匀地对列着十个房间。犹如一所中学的教学楼，而每个房间里紧紧排着双层木床又使人联想到兵营。单立人被一个肥胖的女服务员领进了一间十六人的房间。屋里灯光黯淡，喧闹嘈杂，人们光着膀子端着脸盆进进出地洗漱；刚刚认识的出差

人员互相敬烟神聊；一伙年轻人坐在上铺打扑克，大呼二喊，时而一片哄笑；单立人的铺上熟睡着一个半大、口唇溃烂的孩子，孩子的父亲，一个阴郁健壮的汉子看到单立人到来没有丝毫表示。单立人叹口气，挨着床边坐下，立刻感到了被褥的潮湿和气味刺鼻。被下车伊始即遭到的一连串挫折弄得深为沮丧的单立人渐渐产生了调换房间的念头。

单立人再次来到服务台时，已尽其所能穿得体面了，虽然以他那身便装的质地来说这体面很有限，但他脸上的神态却是地道、华真价头、一般骗子很艰模仿地维妙维肖的“官派儿”，一望可知是个掌握他人命运的人，那是一种矜持与尊严的混合。没等女服务员回过神儿，他就掏出自己烫金的证件拍在桌上：

“我是公安局的，身上携有文件，我要个单人房间，要最好的。”

女服务员看过证件，并未象某些人那样令人厌恶地殷勤起来，这倒不全是因为单立人的职务还未高到令人目眩的程度。你要了解她们这种见过世面的人，要知道今天的服务已不是人民没有取得胜利前那号低贱、任人驱使的仆役，她们是刚强自豪的充满主人翁精神的一代——她只是一声不吭，低头给单立人开了间顶层的单人房间的票。

单立人怀着感激欣隐的心情来到顶层，尽管这儿也是那种厕所公用、一模一样、象刚出屉的馒头一样叫不无法分辨的房间，但由于每间房住的人少，整层楼显得安静、清洁。房里多了一张写字台、一对沙发，被面是缎子的，当然也是潮的，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在这样仅仅高了十米便让人感到天

壤之别的几乎可以称得上“豪华”的环境中，单立人立刻感到自己脏了，他打开皮箱，取出盥洗用品，在两个脸盆中挑了个比较干净的，换上拖鞋去水房洗漱。龙头流出的水很凉，他打消了冲澡的念头，把脸和脖子仔细、彻底地洗了一遍，水满上方的镜子里出现一个胖胖和善、容光焕发的脸，接着又出现了一张放荡邪恶的脸。单立人转过身，在他旁边的一个水满旁，一个穿皮夹克的中等个青年男子在洗脸，他有一个高高的鹰钩鼻子和薄薄的嘴唇，黄里透白的面部过早地松驰了，他在自顾自地对着镜子微笑。

单立人端着脸盆回房间时，一对青年男女相互搂抱着扼着带轱轮的大号旅行箱嘻嘻哈哈走进对面房间。看上去那是两个新婚旅行的年轻人，男的穿着过于讲究的西服，打着领带，女的也是一身铁锈红的毛料西服和同样颜色的高跟皮鞋，他们的不般配给老单留下了印象，男的尽管穿着儒雅、眉宇间却透着自卑和愤世疾俗，女的相貌平平、装束粗鄙，举止中却有一种闲的气度和从容不迫的自信。

这个城市是全国著名的旅游热点，作为古代中国最强盛的几个王朝的首都，它的四郊有许许多多皇帝后奴的陵墓，有许许多多壮观的场面和遗迹，拒开一个就足以使全世界的人目瞪口呆。随着世界各地的游客蜂拥而来，这座城市也日趋繁荣起来，出现了一些高级饭店和几条“惠食街”，各种风味小吃陆续得到发扬光大。单立人就是在这样一条有上百个饮食摊挡的“惠食街”的吃的晚饭。他吃的是著名的“酸汤饺子”，号称猪肉韭菜馅，但他连猪肉腥也没沾上，韭菜嗝却是一个接一个打。他步行回到旅馆已是深夜，他进楼后服务员

就锁了门去睡觉了。

单立人脚步轻轻地沿楼梯拾级而上，大部分旅客都已就寝，除了一层二层还有些人声和灯火外泻，越往上走越黑越静，走廊的灯泡多数已经损坏。当他来到顶层，看到的是一条长长的空荡的走廊和十扇紧闭的房门，唯一的一蓝走道灯发散着橙黄迷眼的光。外面起风了，树丛在黑暗中簌簌作响，没扣牢的窗扇“叭嗒”“叭嗒”来回撞击着窗框，一股风钻进楼道，在狭窄的空间打旋，走道灯摇曳着，使楼道更昏暗了。单立人无声无息地穿过鸦雀无声的走廊，蓦地，他发现自己认不出哪扇乃是自己的房间门了，这些棕色油漆的木质门上的红色房号在昏暗中是那么模糊不清,非要凑上去才能看清，有几扇门上的房号甚至已经剥落，这时你只好掰着手指头数了。单立了幸亏视力尚好，到底找到自己的房门。他很哼地开撞锁门时，似乎听到了一声别的房门锁响，他回头张望了一下，没人出台所有门仍然紧闭着，一片肃静。他进了房，门在他身后关上，却在他背上留下了一种受到一双眼睛注视的异样感觉，他知道这不过是人在空旷地带行走时常会产生的错觉，是一种不安全感产生的影响，单立人不是那种疑神疑鬼，神经脆弱的人。

单立人睡得很累，在梦中他又在那个迷宫般的居民区“鬼撞墙”地走了很长时间，他似乎没有睡在昂贵的顶层，还睡在一楼大车店里，走廊里总是有人在走路，还夹杂着女人的哭泣声，接着他被一阵巨大的声响震醒。房间一片漆黑，走廊上真的有女人在泣嘻和男人激烈的话语，他的脑子还处于

睡眠带来的麻木状态，随着又一阵巨响，他才完全清醒过来，意识到有人在猛敲击他的门。他迅速披衣下床，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一定是那个肥胖的女服务员把他的身份透露给了别人，而那些互相不睦的人将为一点无聊的纠纷叨搅他的清觉，这就是寻求特权的好处。

他气冲冲地打开门，门一开脸上就自然而然地换成公事公办的冷峻神情。站在他面前的是那对不般配的新婚夫妇，两口子都穿着睡衣，男的一脸怒气，女的哭哭啼啼。

"什么事？"单立人厌烦地问。

站在侧面的新郎没有回答，反而掉脸问新娘："是他吗？"

新娘捂着脸点点头。

单立人刚察觉有点不对头，新郎因狂怒而走了形的脸便充满了整个视界，接着他头部重重地挨了一拳，向后仰倒，腹部跟着又挨了有力的一脚，他一阵眩晕，登时四仰八叉地摔倒在地，瞬间失去了知觉。

他醒过来时，屋里已挤满了人，有值班的服务员，闻声赶来的同楼层客人，人们一边咒骂他是"老流氓"，一边继续用脚踢他，新娘在羞辱地哭，新郎在愤愤地诉说，十分混乱。单立人知道现在最好的办法是继续装死，任何申辩反抗都将遭到更残酷、不由分说的殴打，而他肯定寡不敌众，受到煽动、处于狂热状态的群众有多么危险他很清楚，任何一个干过警察的人都有这种可怕的体会，此时纵有天大的冤枉也只有等民警或保卫赶来恢复了秩序后再说。他的脑袋又疼又晕，由于拳打和撞地受到了震荡，他已不能冷静、准确、合理地进行思维，他甚至都没弄清究竟出了什么事，但他肯定地意

识到，这不是个误会，而是一个险恶的阴谋。

派出所的治安民警姗姗来迟，轰出去了所有充满着正义感、在大叫大嚷的房客，只在屋里留了新郎新娘和代表旅馆组织的服务员。他俯身看看躺在地上的老单，老单已睁开眼睛，艰难小声地对这个乳臭未干的同事说："我的证件在上衣兜里。"民警从挂在衣架上的衣服兜里取出老单的证件看了看，又合上放了回去，对新郎说："人是你打的？"

"他强奸了我老婆，我恨不能打死他，卑鄙下流的老流氓，我们是新婚……"

"行了行了。"年轻民警打断了新郎激动的诉说。"过会儿我再听取你的陈述，现在你把他抬到床上去，还有你。"年轻民警看了眼仍在哭泣的新娘，放过她，把手指向那个肥胖的女服务员。

女服务员不满地白了眼这个狐假虎威、官官相护的民警，极不情愿地慢腾腾地挪动着步子。新郎也只站看不动，还是老单自己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在一步赶将过来的年轻民警搀扶下躺到床上。

"现在都坐下，"年轻民警打开皮包，取出笔和纸，拧亮写字台上的台灯，坐在圈手椅上，他嫌椅子低，又从床上拽了个枕头，垫在屁股底下，新郎新娘服务员也依次坐下。

"谁先说事情经过？"他环视众人。

"我先说。"新郎说，"我和我爱人是昨晚刚到这的……"

"等等，等等，慢点说、一项项说、你叫什么名字？"

"刘志彬。"

"多大岁数？"

“什么职业？”

“仪表仪器研究所技术员，我和我爱人……”

“等一下。”

门外传来一阵喧嚣哄笑声，年轻民警疾步拉开门冲出去，只听他在走廊喊：“都走开，都走开，该睡觉都睡觉去，别在这儿起哄瞎闹。”片刻。走廊上的声音微弱、平息了，他走回来，把门关好，重又坐在圈手椅上。

“你说吧。”

“我和我爱人是昨晚刚到这儿的，我们是蜜月旅行……”

年轻民警笔尖沙沙地记录。

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黑色西服的刘志彬一手搂着他的新娘生一手拖着有轱轮的大号旅行箱喜洋洋地穿过旅馆顶层的走廊，与端着脸盆回房的单立人擦肩而过，走道单立人旁边的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的布局和摆设都和单立人的那个房间完全一样。

一直偎依在刘志彬臂围下的新娘白丽钻了出来，往那张铺着大花床单，摞着红缎子被、喜庆俗气的大床上一躺，试了试床垫的弹性，笑着说：“还行，挺舒服。”

刘志彬把旅行箱的拽把折叠扣好，挑剔地打量着这间屋子。

“够简陋的，没有电视没有卫生地还收20块钱，真宰人。”

“中国这条件你就凑合吧。”白丽好脾气地说，“哪能和外国比呢？这就不错了，比你在大学住的集体宿舍强多了。”

“可是咱有钱，凭什么大宾馆不接待咱们？”刘志彬怨气冲天地发牢骚，“他妈的，还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外国人不再拿咱不当人了，咱自己倒拿自己不当人。”

“得啦别说了，咱们这是高兴的事，别让那些洋狗弄的生一肚子气。”

刘志彬脸上仍没一点高兴的样儿，对白丽说：”今儿要不是你拦着，我非跟他们闹一通，我这人是个小人物，可就是不受别人气。”，“干吗呀，值当么？我家算有点地位的了，有的事不也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中国的事不必太认真，我就不在乎，你有本事你厉害，我不理你就完了。”

“当然啦，”白丽劝慰似乎没使刘志彬消气，反而激怒了他，“你是教授的女儿，名门之后，有教养，世事练达。而我，一个农村爬上来的野孩子，只懂得斤斤计较，心胸狭窄，心理变态，自尊心稍稍受到触动就要大发脾气，唯恐个人利益和尊严受到侵犯，我这样一个人当然没你看得透、想得开。”

“我并没有暗示你的出身的意思，也没想到会引起你的这一大套议论，感慨。”白丽委婉地说，“我自认不如你，也从未想过以我的家世自诩，要是我哪句话说得造次了，也是无意的，其实你自己也知道你是卓越非凡的人。”

“算了算了，我们不说这些了。”刘志彬被白丽说的不好意思了，忙把话岔开，坐上床上笑着说，“也不知这破床能不能承受住咱俩。”

“只要你悠着点就行。”

刘志彬伸臂搂过白丽，白丽温情脉脉地仰起脸，把嘴噘着凑上来。刘志彬把脸侧过来，用颊接受了白丽的一个吻。

“不干。”

“嘴臭，”刘彬笑着说，“我嘴臭，吃了一路的鸡蛋，抽了两包烟，等晚上了刷了牙的。”

“偏要现在。”

“等晚上。””刘志彬笑着松开白丽，站起来，“晚上我会让你的舌头长长一公分。”

“你回来。”白丽抓他，没抓着，刘志彬笑着躲到白丽够不着的地方，开了旅行箱，拿出邪具端着脸盆出去洗漱。

“等等我。”白丽喊着也趿下床，找出自己的牙具追了出去。

夜里，房间里黑得看不清人，只有家具的大致轮廓。风声在窗帘外鸣响，伴随着风声可以听到长时间的呼呼声和低声的昵语，渐渐地室内变得静寂起来，接着一轻一重两个人的鼾声轮番出现。

长时间的静止状态和安定气氛在室内弥漫。

一个黑影从床上坐起，侧身下床，向门口走来，拉开门的刹那走廊灯橙黄的光照在这个人的脸上，可以看清是睡眼惺忪、鬓发凌乱的白丽。白丽出去后关上了门，室内只有一个人重重的鼾声。

这鼾声持续不断地响着，表明床上的人睡的很沉稳。白丽的脚步声在走廊里远去，直到深处。不大工夫，这脚步声再次在走廊里响起，由远及近，走了过去，消失在另一扇门后，鼾声仍未停止。

又过了不短的时阎，走廊里忽然传来一声门响和凌乱的脚步声及白丽带着哭腔的惊恐呼喊寻找：“刘志彬、刘志彬你

在哪儿？你快出来呀。”这呼喊开始在端力控制着音量和音频，后来就变成了凄厉，不顾体面的哭泣和尖叫。鼾声停止了，一只手摸索着开了台灯，刘志彬听清了呼喊的内容，从床上一跃而起，冲向门口，把门猛地拉开。走廊上，正望地徘徊，挨门叩敲的白丽奔过来，一下子扑进他的怀抱。“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刘志彬抬起白丽的下颌急切地问道。白丽泪流满面，愧悔难当。“我上厕所回来走错了门，走到别人房间睡下了，被那个人……”

刘志彬脸声顿时变得灰白了，接着泛起潮红，他狂怒地推开掩面哭泣的白丽，象头发情期的公牛，直扑旁边那扇紧团的房门，又踢又踹，门开了一脸不快的单立人不尴不尬地出现在门口……

”不错，我打了他。”刘志彬仍在滔滔不绝地说，“我一点都不讳言、后悔，打的还不重，打死他我也没有责任，他是罪有应得。”

“换了别人行，这个人不行。”胖胖的女服务员看着年轻民警不阴不阳地说，“人家是警察的大官，你能随便打人家？”

刘志彬看看胖服务员，又看看躺在床上的老单以再看看那个年轻民警恍然大悟，旋即无畏地喊：

“我不怕，别说是个警察的官儿，就是……（他说了一个全国人民爱戴的名字，恕我不能引用）我也不怕，一样打他个半天。”

“不许胡说！”年轻警察一拍桌子，“你也太狂了，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那名字是你嘴边挂着拿来做比喻的吗？再

说我们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难道我会徇私狂法？只要确实是他干的，我定会对他依法处理，可现在是不是他干的还不清楚，还没有得到证实。我还告诉你，就是确实认定了是他，你动手打坏了他也是错误的。这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上级机关来的人，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犯了法，侵害了你的权益，你也不能私自处理，打死了照旧要负法律责任，一切得由我，国家委派的执法人员来处理，记着点。”

年轻民警转向胖服务员：“至于你，我只能认为你刚才的那番话意在挑拨警民关系，败坏公安机关的信誉。”

“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胖服务员毫不示弱地伸着脸唾沫星子四溅地质问民警，“我不就说他是个‘警察的官儿’，他是不呀？我多说了一句没有？”

“你用不着多说，谁也不是傻子。”

“是用不着她多说，”刘志彬插话，“我也看出来了，这件事你是不会秉公处理的，不管你说得多么好听？”

年轻民警的脸张得通红，“你这是对我个人，我所从事的职业的侮辱。”

“你怎么说都可以的，要不你就做出个样子来，立刻把他铐走。”

“是不是他干的还要看调查结果，我不能凭你一说就抓人。”

“还有屁查可调，我爱不指认他了，这就够了。”

“远远不够，这就是你不懂了。”年轻民警冷冷地反驳，“我看你不象一个具有法律常识的人、虽然你衣冠楚楚。认定一个案子的被告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当然不如你的法律知识定额了，以致我都不能曲解它、钻它的空子。我学的自然科学，那种绝对客观、由铁一般的法则组成科学，比你们支配的那种纯粹人为的、可以伸缩变化无常是个东西就可以随意解释的玩艺儿要不容置疑得多。”

年轻民警不再理疯颠颠的刘志彬，转向不再哭泣、愣愣坐着的白丽：

“现在你来讲述一遍事情的经过吧。”

白丽看了眼年轻民警，低下头缓缓地开了口：

“我上厕所回来，并没有察觉到自己错了门，这儿的房门看上去都一样，室内摆设也大致相同，天又黑……”

穿着睡衣的白丽从厕所出来，沿着昏暗的走廊走过一扇扇紧闭的门迳直到走进一扇半开的门。这是一间同她出来的那个房间完全一样的房间（起码在黑暗中看上去是这样），床边放着只大号旅行箱，床上半边躺着一个人，发出微微的鼾声，旁边并排放着一只空枕头，被子掀开一角。白丽毫不怀疑地上床钻进被窝，片刻，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另一个鼾声停止了，一个巨大的黑影从床上坐起来，俯视熟睡的白丽，并动手摸她，白丽只哼了一声没有醒，黑影动手脱白丽衣服，白丽翻了个身，嘟哝：“你还不累。”黑影一声不吭动作不停，白丽继续睡觉任其摆布，黑影俯到了白丽身上，白丽一声呻吟……

“我一下就感到了不对头，你知道自己丈夫的感觉是独特、不可比拟的。但我当时迷迷糊糊，没有马上抓住这个稍

纵即逝的感觉，没有认真想，立即觉醒，因为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几乎不敢相信这种事会真的发生，直到那种异物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无可置疑地充满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我才吓了一跳，突然明白过来，一下子浑身出了冷汗，但已经晚了。”

白丽霍地从床上滚下来，发出一声沉闷的钝响。她站起来，黑暗中可以看到一张惨白的脸，她跌跌撞撞向门口摸去。

出现在走廊的是一个恐惧、骇怕、被意外遭遇完全打懵了的女人。她慌乱、无目的地敲打所有门，而所有门都无情地紧锁着。孤独、无助和精神肉体两方面的打击使她开始啜泣，开始呼喊丈夫的名字，她有点歇斯底里了，声音也随之高亢起来，象一只落入陷阱走投无路的鹿在走廊里乱撞起来，每一扇门都被她撞得轰轰作响。各个房间陆续响起开锁声，人们纷纷探出头，刘志彬出现在她前面的一扇门前，一脸诧异。

“你能确认你当时进的就是这间房子，那个个李代桃僵趁机奸污你的无耻之徒就是这个躺床上的人吗？”

年轻民警指着单立人问白丽，单立人罩在台灯光圈中的脸显得苍老痛楚，但他的眼睛却是那么平静、问心无愧地正视着白丽。

“这是不会错的。”刘志彬不耐烦地说。

“不，我不能肯定，”白丽第一次正眼打量单立人，她细细地看了一遍单立人的脸庞，”当时黑着灯，我没看清那个人长的什么样。”

“你让她辨认这个人的面孔是毫无意义的。”刘志彬帮腔，“这是企图混淆事实的手法之一。你明知这个人给她留下印象，并足以使她认出他的并不是脸。”

“你同意用脸以外的部分让她辨认吗？”

刘志彬被噎得一下没说出话来，片刻，才又说，“可是这间屋子是无疑的。”

“是吗？”年轻民警问白丽。

“我……”，白丽嗫嚅，“我想是。”

“你想是？可这儿的屋子都是一模一样的，你记住这间屋子的房号了么？”

“没有。”白丽垂下头。

年轻民警转向女服务员：“如果不看房号，你能辨别出每间房子吗？在夜里不开灯的情况下。”

“不能。”女服务员不情愿地回答，“谁也不能，谁能辨出鸡蛋和鸡蛋的区别。”

“不要把调查引入歧路。”刘志彬指责年轻民警，“我爱人既然认为是这间屋子，那就肯定是这间屋子。她是学地质的，对方向和位置有绝对的识别力和绝对清崭的记忆。”

“那她怎么会错了门？既然有一，我怎么能不认为还会有二？如果我说你现在正处于头脑混乱，思路不清的状态不过分吧？”

年轻民警问白丽，白丽点头承认。

“既是这样，她现在所作的陈述还能作为不可动摇的铁证吗？”

年轻民警转向刘志彬，刘志彬恼恨地瞪着白丽，一言不

发。

“这件事我看算了吧，”女服务员懒洋洋地插嘴。“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反正也查不出结果，当事人都糊涂了。”

“查是一定要查出结果来的。”年轻民警说，“但不能凭谁的一句话就草率地定案。”

“我懂你的意思，你不就是要开脱你的同伙么。”刘志彬愤愤地说。

“我并不需要你所的那种开脱。”一直沉默不语的单立人费力地支撑起半边身子开了口，“因为我在今天夜里受到你的殴打前始终都在单独地熟睡，对你们所说的一切一概不知，更不要说去干了，实际上，我是在你打我时第一次在这间房子里见到你和那位女同志，你们对我的指控是张冠李戴，毫无根据的。我的房门在夜里一直是上锁的，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不可能进来人。”

“谁能证明你的房门是锁着的？”刘志彬气势汹汹地说，“你自己那么一说罢了。你别想逃脱对你的惩罚。”

“你不要感情用事，放过真正的作案者。”单立人心平气和地说：“至于我，我证明我是无辜的很容易，我愿意接受精液检查。”

“你对这项建议有什么意见？”

年轻民警问刘志彬，刘志彬不说话。

屋里沉默了一会儿，白丽开了口：“这么做是合理，必要的，我同意。”

“那好。”年轻民警说道，“你们先回去，等会儿我去找你们，你们房是“509。”女服务员替他们回答，这间房子的隔

壁。”

“好的。”年轻民警用笔记了下来，对服务员说，“你回去吧，有事我会找你。”

女服务员和那对倒霉的新婚夫妇出去了，屋里只剩下年轻民警和单立人。

年轻民警的目光遇到了单立人的目光。单立人严肃地问：

“你相信我说的是事实吗？”

“当然信，”年轻民警忙说，“应该信，我不信您会那么放纵、不计后果。不过，您该承认，您的处境并不好，这件事会很快传开的，您注意到那些人对咱公安人员的成见了吧？我不得不依法办事，不偏不倚，否则，个人犯错误事小，党的威信受到损害事大。”

“我同意，我理解，我不会使你为难的，我们必须找出真正的作案者，才能使受害人和群众满意，才能使别有用心的人无法利用这件事。”

“您认为真正的作案者可能是谁？”

“不知道，我说过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这简直是飞来横祸。不过你可以着手调查这层楼的其他房客，特别是我们这一排的其余房间，单身居住的男人自然是首先怀疑的对象，如果必要，就同时也对他们进行精液检查。我希望这层单身居住的男人不会太多，但看来是不少，我记得我躺在地上时有七、八只男人的皮鞋踢过我。”

“您被打得要紧吗？要不要我送您去医院检查一下？”

“恐怕你得送我去医院。我现在感觉很不好，脑袋晕得厉害，我可能被那个刚结婚就戴上绿帽的家伙打成了脑震荡。”

年轻民警扶着单立人下了床，挪到门口。年轻民警把门打开，刚往外看了一眼，便不由吸了口冷气：

“老天，我看我得请求增援了。”

整个楼道里站满了充满敌意的沉默的衣衫不整的人们，女服务员站在人堆中，幸灾乐祸地望着他们，退是肯定不能退了，这是个考验民警们是否心虚是否正直的时刻，年轻民警硬着头皮一手搀着单立人，一手推开那些故意横在路中间不让道的人，向人群走过去。

“你要带他上哪儿？”人群中有人问。

“上医院，还能上哪儿？”年轻民警冲那年看不见的人喝道。“你没看他给打成了什么样？”

“你不是要把他放了吧？”有人挑衅地问。

年轻民警勇敢地停住脚，在人群中寻找那个讲话的人：

“你要不放心你可以跟我一起去，谁要有什么怀疑都可以跟我走。”

人群中没人再说话，年轻民警搀着单立人下楼。

当他扶老单坐进他那辆停在楼门口的三轮摩托车的挎斗里时，借着路灯他看到老单布满皱纹的脸上有一滴清泪。

“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老单铁青着脸，声音嘶哑说。

“昨晚发生的那件事，下面的同志已经向我们汇报了。我们很重视，已立了案，我亲自抓这件案子的侦破。”带着刑事技术人员来到医院的当地分局的一个副局长说。他在一次会议上和单立人有一面之交，因而讲话加倍地客气，并由衷地

流露出同情。“我实在不愿采取这种对您身心健康极为不利的步骤，但问题很复杂，很棘手，我们又不得不如此，这几乎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我个人而言，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解除您的嫌疑！”

“不必有什么顾虑，按常规办吧。”

分局长点点头，示意技术人员趋前采样。他自己走出病房，抽了一支烟，估计里面事毕，飞推门进来。单立人躺在床上，倍显衰弱和疲惫。

“我将尽快把检验结果通知您，您好好休息吧，需要什么营养品我叫人去给你买。”

“不，我立刻出院。”单立人强打精神坐起来，挣扎着下床，“我没事，大夫检查过了，除了轻微脑震荡没有其它内伤。”

“也好。”分局长略为斟酌了一会儿，表示同意，“我在市局招待所给你要个房间，旅馆就不要再去住了，房间我派人给你退掉，这样也方便，安全些。您此次来是来参观我们省厅办的反走私文物展览吗？”

“是的。”

“为什么要自己找地方住，不来找我们？应该来找包，住在我们自己的招待所里就决不会出这样的事情。”

“一念之差。”单立人叹气，“怕惊动你们。”

“同志之间谈什么惊动，我们去你们那里不是也受到过你们很好的照顾？您太见外了。”

“我没想到我已经这么脆弱、不堪一击。”

分局长用自己的车把单立人载到市局招待所，安顿好后，向他告辞：

“我先回去，下午再来看您，您想干什么都可以，您的行动自由不受限制。”

“谢谢，这里要长途电话方便吗？”

‘昨夜值班的同志已经给您局里打了电话，他们要我们保护好您，并说今天就派人乘飞机赶来。”

“谢谢，没什么要求了。”

“噢，我建议您还是照常去参观那个展览”，分局长出门前回头说，“我去看过，办得挺不错，你能看到一些真正的国宝……如果您身体允许的话。”

一架身短粗的中型波音737客机在空中缓缓下降，轮子接触到地面后，已在跑道上滑行了一段距离，停了下来，舷梯车飞快地开了过去，机舱门打开，一个穿天蓝制服的空中小姐出现在舱门口，她闪到一边，黑鸦鸦的旅客鱼贯而出，人流中，穿着一身警服的曲强提着皮包挪动着步子。

下了航梯，曲强迈开大步疾行，超过了所有人，第一个走出机场出口”，他招手叫来一辆计程车打开牢门坐进去，计程车按照他的吩咐驶上快车道，高速向城里开去。

古老的城墙，巍峨的宝塔，熙攘的街市人群从车窗一一闪过，曲强无心浏览，只是注视着前方，寻找着市局招待所的大楼。

计程车左拐右拐最后住在一幢灰色、不显眼的大楼前。曲强付了车费钻出来，连走带跑地上台阶进了楼，他向服务台后面的服务员询问。

日光已斜，单立人一动不动地坐在室内最后的一道线里，

脸上半明半暗。敲门声“笃笃”响起，单立人似从沉思中惊醒：“进来。”门被推开了，曲强微笑着一步跨进屋里。

“你来了，小曲，太好了。”

曲强握着单立人的手笑着说：“我一听说你在外地出了事，立刻向领导要求派我来。怎么啦？老头子，被人陷害了？”

“别提了，”老单松开手叹口气，“狼狈不堪。我这把岁数了。倒做了花前死的风流鬼，惨不忍睹。”

“嫌疑还没解除？”

“正在等检验结果——你知道是什么检验，强我所难。”

曲强嘿嘿乐：“您就锻炼回身体吧。”

“你来了正好给我做个伴。”老单自顾自地说，“我现在心情很不好，你不要另找地方了，就在我这儿住，正好空一张床。”

“我来的时候，局长找我谈了，局长的意思是一旦您的嫌疑排除，就尽快和您一道回去。”

“尽快回去？不，”老单一摆手，“我不走，这件事没搞清楚前我不回去，我还没被人这么搞过！”老单发了脾气。

“我也这么想，”曲强说，“事情既然搞到咱们头上，那也该看作案的那个小子要倒霉。”

“检验结论出来了。”走得气喘吁吁的分局长一进屋就大声说，“不是您，您没事了，解脱了，可以回去了。”

他看到老单身旁的曲强，表示欢迎地伸出手和曲强握了握。

“你是来接老单的？刚到？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让老单受

了委屈，我们的心里很不安，回去代我向你们领导致歉。你们打算坐火车还是乘飞机回去？还是乘飞机吧，老单身体没有恢复，飞机快，火东晃哩晃荡受罪。”

“我暂时还不想马上走。”老单说。

“放心吧，”分局长带着种很能洞悉他人心理的口气说，“这件事交给我你就放心吧。我保证会把那个坏小子抓住，我已下令调查住在五层的全体房客，必要的话，我要采集其中所有男子的精液。”

一个瘦高个的侦查员在旅客服务台翻着旅客登记簿，翻完苦恼地抬头问那个盛气凌人、倨坐一旁的胖女服务员：

“怎么你们五层住的都是新婚夫妇？”

“那还有错。”女服务员爱搭不理说，“我们五层的单间就是专门为了租给旅行结婚的人住的，要不是你们那个当官的说他身上有文件，我还不给他开五层的房间呢。人家新郎打他不是没道理，五层就他一个单身人，尽管老点。”

侦查员没理会女服务员话中夹着的骨头，问女服务员：

“这些人没有退房走的吧？”

不是你们局长下令不许人家走的吗？现在五楼都闹翻天了，人家都吵着不交房费，要是他们真都不交了，你们公安局替他们交吗？”

“我们不管，我们管得着吗？”

“我就猜到你们不会管，最后损失还得由我们旅馆兜着，扣我们的奖金。”

“这话你跟我们局长说去，跟我说没用，现在你带我到五

楼去，我去看看那些新结的鸳鸯们。”

“你别以为我不敢当着你们头儿说，“女服务员从椅子上站起来拎着叮当作响的大串钥匙一扭一扭走在侧面，“我谁也不怕。”

还没到五楼上一片喧嚣吵闹声，女服务员和瘦高个侦查员加快了脚步。

五楼走廊里，愤怒的新郎新娘们正围着旅馆经理倾泄火气。

“凭什么把人扣住不让走？我们又不会是强奸犯。”

“你们这是旅馆还是监狱？宪法上哪教规定了你们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我们已经买了今天的火车票，再耽搁就超假了。”

“静一静，静一静同志们。”旅馆经理声嘶力竭又无可奈何地央告大家，”你们的心情我理解，我很理解。并不是我扣住你们不让走，而是公安局有命令，案情没调查清楚前暂时不让你们离开，我也没办法……”

他一扭脸看见刚上来的女服务员和侦查员，马上说：“这不公安局的同志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跟他说吧。”

他掏出手帕擦擦汗，挤出人群溜了，那些人一下又把侦查员围上。

“你们到底安的什么心？抓着的给放了，反倒把我们给扣住不让走。”

“我们要集体去检察院告你们践踏人权。”

“吵什么吵什么？”瘦高个侦查员对付这种局面很有经验，他拨拉开站得离他过近的人，声调不高却很强硬地说：“不让

你们走是有道理的，因为昨晚发生了一件案子，而这个案子是你们住在五楼的人中的一个干的，你们自己说，能放你们走吗？"

“可这个案子不会是我们这些人干的。”人群中一个勇青年说，"我们都是自带老婆的，而且晚夜都是跟老婆住在一起，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去顺手牵羊搞别人老婆。”

“同志同志，”一个模样忠厚，瘦小枯干的男青年悄悄拉侦查员袖子，指着旁边一个粗陋的女人，“我和我爱人火车票都买好了，今天要回去，她可以给我作证，我昨晚一直规规矩矩睡在她身边，你就放我走吧。”

“我也可以给我丈夫作证，”一漂亮俗气的女人走向前指着一个脸色蜡黄的男青年对侦查员说，“他昨晚十点以后就睡得象死人一样，“我怎么拨弄他他也不醒，一直睡到早晨，连夜里外面吵架打架那么大动静他也不知道，一切经过还都是听我讲的。”

“我也可以给我丈夫作证。”

“我也可以给我丈夫作证。”

女青年们纷纷拥上前，竞相向侦查员述说。

“不要吵了，谁作证也没用，都许不走！”侦查员被一片吱吱喳喳吵得耳朵都快聋了，女青年们看望地沉寂下来后，他缓和了语气说：

“你们要想早走，唯一的办法就是配合我们调查，尽快查出作案者。现在都各回各的房间里去，待会儿我要逐个向你们了解情况。”

走廊上聚集的人们逐渐散去、骂骂咧咧、小声嘟囔地回

到各自房间。侦查员吁了口气。发觉走廊上只剩下他独自一个，那个胖胖的女服务员不知什么时候没影了。

楼梯上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分局长带着几个警察走上来。

“怎么样？调查出什么眉目了吗？”

瘦高个侦查员摘下帽子，抚抚头发，又戴上：“事情麻烦了。”

“怎么呢？”分局长瞪着圆圆的大眼睛诧异地问。

“这楼上的房客没有一个单身男人，除了咱们那位首长，全是新婚夫妇。”

“全他妈是新婚夫妇？”分局长难从置信地问。“你仔细调查过了？”

“我翻过旅客登记簿，刚才又在这儿和他们全体见了面，亲眼看着他们分成一对对进了各自的房间，确实是偶数。”

“你下去一趟帮我把旅客登记簿和那个女胖子找来。”分局长吩咐身边的一警察，又问瘦高个侦查员：“你检查过他们的证件了来吗？有没有鱼目混珠的？”

“我正要去检查。”

“好，我们一起去。”

民警们一齐向 501 号房间走去。

民警们连续检查了三个房间的新婚夫妇的证件，一无所获，三对男女的个人证件和结婚证毫无破绽。走到 507 房间门前，分局长推门没推开，瘦高个侦查员提醒他：

“这是那位首长的房间。”

“噢。”分局长环顾四周比较了一下这个房间的位置，向

下一个房间走去："这该是那对受害的夫妇的房了吧？"

"正是。"瘦高侦查员忙说。"

"进去看看。"

分局长率先推开了房门，正立在窗前抽烟的刘志彬倏地转过身，蒙着脸躺在床上的白丽见状也从床上坐起，看得出，她又哭过，眼睛又红又肿，泪水汪汪。

"嗯，这是我们分局长。"瘦高侦查员向他们介绍，"来看你们。"

"分局长请坐，"白丽从床上下来强打精神张罗，"也没什么招待你的。"

"不用不用，这样就很好。"分局长在床边坐下，"你们怎么样？还好吧？"

白丽苦笑了一下："我们就想早点知道调查结果。"

"这个，"分局长哦吟片刻，"一旦有了结果会马上告诉你们的。"

"那个老头你们放？"刘志彬语气生硬地问。

分局长抬头仰望他："传得这么快，我们还没告诉你们你们就知道了？

放了，排除嫌疑了，检验结果证明不是他。"

"哼。"刘志彬哼了一声，扭头继续看窗外的天空。

分局长看了他一眼，跟白丽说：

"我看了你的陈述记录，有几个问题还想问问你，噢，你不要紧张，这个不是正式询问，不作记录，随便问问。"

分局长找瘦高侦查员要了根烟，在他手里点着，吐出浓浓的一口：

“你当时没有看到那个流氓的脸？”

“是的。”

“可是你在和他接触时有没有获得什么大概的印象？能不能描述他的粗略轮廓？譬如身高、体重……这个应该有个大致感受。还有年龄，我们知道年轻人和上了年纪的人在皮肤的光滑度和力量的使用上有很大差别——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白丽说，“虽然我极不情愿再回忆这些细节。”

“可它们还不是老在你脑子过电影，一遍又一遍。”

“我想他是个年轻人，身强体壮，个头在中等以上。”

“谢谢。第二个问题是：你对你究竟走进哪个房间有没有大体方位？譬如是在你们这排房间里还是对面那排房间，你认为那间房子离你们这间房子大约有多远？我想你不至走到另一头去。”

“这个我可说不上，我也认为不该差得很远，实际上当时我是认为自己一点没差，走进的正是自己的房间。”

“我对你们这一套繁琐的盘问腻透了。”刘志彬忽然转过身爆发说，“说了半天还是等于什么也没说。你们要是实在找不着那个流氓就算了，用不着装模作样在细枝末节上转来转去好象挺认真。”

“我是不是可以把你这番话理解成你不想再把事情搞清楚了？”分局长问刘志彬。

刘志彬一怔：“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对你们的无能和延迟感到不耐烦。要是你们短时间内破不了这个案，难道我们还要永远在这儿奉陪下去吗？”

“这我就不懂了，”分局长又向瘦高侦查员要根烟，点上，

美美吸了一口。“如果我不是这么面对面地看着你，光听话我还会以为你是个没有同情心、明哲保身的局外人，其他那些新郎这么说倒情有可愿。”

白丽向刘志彬看去，刘志彬避开白丽的目光，瞪了分局长一眼，走到一边。

分局长微微一笑，站起来，其他民警也刷地随之站起来。

“告辞了。这才是开始，小伙子，以后我们还要不断叩扰你直至调查终结，会搞得你不胜其烦的耐心点吧。”

“会很快查出作案者的，他跑不到哪儿去。”

瘦高个侦查员也回头补了一句，脚跟脚地跟着他的局长走出去。

走廊上，分局长问瘦高侦查员：”你这烟哪儿买的？蛮好抽。”

“街上到处都有，哪儿都能买到。”瘦高侦查员回答，偷偷跟那两个警察做个鬼脸。

510 房间是锁着的，分局长用力敲敲也没人来开。

“这间房子的人呢？”

”这间房子没人住。”瘦高侦查来忙回答，“这层楼只有九个房间住了人。

“警察们向别的房间走去。对其余四对夫妇的检查盘问也无收获，502 房间一个粗鲁的汉子还用极为不堪的语言羞辱了分局长一顿，使分局长从那个房间出来后心情十分恶劣。派去取旅客登记簿的警察从楼下上来，分局长把一肚子怒火都喷射到他头上：

“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那个胖女人呢？我不是要你把她

一起带来。”

“她不肯来，说自己正在值班，要有什么话到她那儿去问。” 这个警察为自己辩护，“我耽搁了这么长工夫，就是费尽口舌地说服她。那个胖娘们真是个铁打的，刀枪不入，说什么都白搭，我又不能硬拽她上来，万一她撒泼呢？”

分局长气哼哼地横了这个谨小慎微的笨蛋一眼，夺过旅客登记簿看起来。忽然，他指着一处冲着瘦高侦查员叫了起来：

“这个徐宝生不是住在 510 房间，你怎么刚才说 510 房间没人？”

瘦高侦查员一惊，急忙把头凑上去看。分局长点着这个名字责备说：

“徐宝生，男，三十岁，独自一人，正是我们要找的人，这么重要的线索你怎么给忽略了？”

“噢，是这么回事，”瘦高侦查员说，“这个人我注意到了。据旅馆服务员讲，他三天前就在这儿住了，前天说是去温泉办点事，房间没有退因而登记簿上虽有他人的名字可们人这两天并不在。”

“我们去服务台。” 分局长领着大家疾步下楼。

张服务员说的和瘦高侦查员讲的完全一样，分局长还不甘心。

“有没有可能他在昨天夜里回来了，而你不知道？房间钥匙他手里有没有？”

”钥匙他手里是有，但决不可能他回来我没看见。他从门厅走过我肯定会看见，昨晚关门前我一直坐在这里，眼睛

瞪得比包子还大，就是一只猫溜过我也会看见，我工作时一向是负责的。我记得很清楚，昨晚最后一个回来的人是你们那个同志。”

分局长无话可说，出了门绕到楼后，仰头望五层楼的高度，在草丛里东嗅嗅西踩踩。

“我认为他不会从窗户爬进爬出的。”瘦高侦查员小心翼翼地发表看法，“他难道会事先知道一定要有个女人在昨夜走错房间钻进他被窝？再说这也太不容易了，这么高，弄不好掉下来就会有生命危险，我想不出现在还有哪个年轻人会冒这么大风险占那么个小便宜。”

分局长冷漠地凝视着瘦高侦查员，直看得他不自在起来，把眼睛移向别处。

依你说，这件案子就没有作案者了。既然所有人都是清白的，那些花花液体怎么解释？”

“我没有说这件案子是无中生有，我只是说不可能是这个人，或者说怀疑他没根据。”

“那就只剩下那些新郎了。”分局长众草丛里走出来，跺跺脚。“作案者只能从他们中间去找。你们俩有什么看法？怎么光听不说话，没带嘴巴来？”分局长问那两个跟在他身后的警察。

“我同意您的看法。”一个粉嫩得象个姑娘的年轻警察缅腆地说。“只有再查那七个新郎了，他们之中必有一个人对您说了假话，那七个新娘中也必有一个作了伪证。”

“怎么才能判断出他们中谁说了假话，作了伪证？”分局长启发地问这个小警察。

小警察窘住了，结结巴巴地说："这个我还没有想好。"

"很简单嘛，"分局长笑眯眯地说，"用科学的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对他们全体进行精液检查。"

分局长转向瘦高侦查员："这个工作就交给你去做了，我过会儿给你派来技术人员。"

对刚才的骚乱记忆犹新的瘦高侦查员有些畏缩：

"这是个涉及面很广，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您知道那些新郎新娘们已经很不满了，再对他们宣布这个措施，我怕他们炸了窝，我控制不住局面。是不是您亲自出马好一点？"

"我绝对相信你的能力。"分局长满意地审视着瘦高侦查员，"你一定能干好，老同志了嘛。要多做说服解释工作，我还可以给你多派几个来。"

"我想我还是不行，群众更相信领导。"

"不要推了，这是命令。"

分局长撇下瘦高侦员，带着人大步走了。瘦高侦查员一脸苦相地向旅馆楼里慢吞吞走去。天色已暗，旅馆楼里和远近建筑物上都亮起了点点灯光。

分局长第二天一早沐浴着阳光，精神饱满地来到办公室，第一眼就看们了桌上刚送来的检验报告。他迫不及待地拿起来，连帽子没摘就站着看起来。看完他泄了气，出鬼了！检验报告上说，七个新郎的精液无一与那个作案者遗留下的精液同一。

瘦高侦查员没敲门就进来，由于通宵未眠，他眼里布满血丝，愁眉苦脸地往局长的转椅上一坐，转了半圈，望着局长诉起苦来。

白忙一夜，昨晚我去采样，那些人连我的祖宗八代都骂遍了，反正今天我是不去通知他们检验结果，你说下大天来我也不去。”

分局长听着瘦高侦员诉苦也不吭声，把帽了一摘，在另一张硬椅子上坐下，摸着谢了顶的头。电话铃响了，他伸手抓起话筒：

“是你，你还没走？嗯，说实话，我现在陷入了困境，调查工作已经停顿。我已经对涉及到的所有人进行了精液检查，检验报告现在就放在我面前。您猜对了，都不是作案者，我几乎要怀疑检验设备不可靠或是人员操作出了错。当然，他们反复核实过，这是绝对不会错的。我现在是一筹莫展、焦头烂额，我派去负责采样的侦查足正坐在我的办公室怨我。什么？您要到我这儿来？您要愿意来你来吧，我等您，再见，一会儿见。”

分局长放下电话，看着萎靡的瘦高侦员皱起眉头：

“打起点精神来，怎么这么经不起挫折？要想一点委屈不受，那你别当侦查员，去当售货员好啦。”

单立人和曲强在分局长办公室受到了相当殷勤的接待。瘦高个侦查来干巴巴地向他们介绍了调查获得的情况，介绍完毕，办公室内陷入一片沉默。单立人似乎尚未从脑震荡中恢复过来，他皱着眉头，眼神呆滞，神经质地按着自己松弛的双颊。

“我很困难，”分局长对老单说，“我受到了很大压力，我不能总是把人扣住不放，如果没有线索，我只好把那些新郎

们放行，等他们告到检察院—— 还是得放—— 那太被动了。”

“对那个徐宝生不在现场的调查是否得到了确凿无疑的证实？”曲强问瘦侦查员。

分局长接过话头，“这个是我亲自取证的，值班女服务员做了毫不含糊的肯定，我们没理由怀疑她不诚实。她尽管胖得令人腻味，但是个对工作负责的人。”

“我也有这个印象。”瘦高侦查员附和自己的上词。

“那就只剩一个可能了。”单立人慢悠悠地说众语惊四座，“那个新娘没有走错房间。既然所有房间都不可能走迸，她只有走回自己住的房间—— 509 房间。”

分局长和自己的侦查员面面相觑，他似乎有点不知所措，象看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那样盯着老单：

“这……太荒唐了，请原谅我一时找不出更好的措辞，不是我对您不尊重，可这个提法实在是太不可思议，简直是匪夷所思—— 我不知怎么表达好了。”

老单毫不难堪、岿然不动地说：

“这是唯一仅存的可能，当然听上去是有点不合情理。如果这件事存在—— 显然它是存在的—— 其它可能又被排除，我们就只能这样去想了，不是我们异想天开、痴人说梦，而是我们在三面筑起的围墙中被逼到了最后那条胡同里。”

“一条死胡同。”瘦高侦查员不客气地说道，“这似乎是逻辑发展的结果，但只能是陷入更深的自我矛盾和理不清的死结之中。首先你忽视了一个前提：如果做如是说，置新郎于何地？他怎么可能不在这个房间旋即又出现在这个房间？藏在床底下？那个作案者也藏在屋里？如果是这样，新郎主观

上就必须是故意，天哪！他是什么动机？性解放还是恶作剧？退一万步说，他真这么做了，他又怎么能保证他老婆对他在同一房间消失了又复出现不产生怀疑？那个新娘真是愚蠢到不分东南西北，刚受了强烈刺激从一个房奔出又立刻把这个房间的位置忘了？她可是学地质的。”

“你的意思是说她应该对误入其中并在内受到侮辱的房间记忆犹新，印象深刻？那她为什么又误把我的房间当作那个房间？”

“这个……”。

单立人对分局长说：”我并不是说我的假设就是必然事实。的确，正如你们这位同志所说，这里还牵涉到一个重要的动机问题，在未得到可靠佐证前，下任何结论都是轻率的。我想说的是，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想象的，只要有一线可能，不管是多么有悖常情，我们都要穷究其意。因而，我要求再去现场看看，根据我是在场者之一的有利条件，也许还能发现什么重要遗漏和未被察觉的疑点。”

“如果你坚持要求，”分局长为难地看看瘦高侦查员，“那你就陪老单同志去一趟。”

“您不想再去看看吗？”曲强问分局长。

分局长“啊”了一声：“我去当然也可以，那我们就再去一趟。”

他拍拍瘦高侦查员的肩膀：“死马当活马治吧。要知道，老单同志经验是很丰富的。”

刘志彬对单立人的态度仍然是持有强烈的敌意。白丽见

到单立人则相当难为情，她不住地向单立人道歉：

“真对不起，误打了您，您的医疗费和营养费我们负担了。”

“不要紧的。”单立人摆摆手，“我个人的事不要提了，我很好，不需要什么营养和治疗。”

“我们这次来，”瘦高个侦查员说，“有些问题还想再问问你。”

“我来问吧。”单立人和气地望着白丽说。看上次的询问记录里提到你说你认为当时你是走进自己的房间。”

“还是作记录了。”白丽看分局长，分局长把眼睛移向别处。“是的，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但不是说我当时确实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我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当时你之所以走错了房间是因为你睡眼朦胧、意识不清、没有完全从睡眠中清醒过来的缘故，否则你是不会走错门的。诚如你丈夫说过那样，你是学地质的，‘对方向和位置有绝对的识别力和绝对清崭的记忆’。”

白丽脸红了：“是这样。”

“好。”老单点点头，继续发问：“你受到侮辱后，从那个流氓的房间奔跑出来时，是否还有睡意？意识仍然不清？”

“当然已无睡意，怎么可能还有？”

“我是否可以认为彼时你已经恢复或基本恢复了对‘方向和位置的绝对识别力和清崭的记忆’？”

“你当时在走廊踯躅、徘徊了多长时同？”

“我觉得很长，也许不过几分钟。”

“这段时间不会长到使你丧失几分钟前还那么清崭、深刻的记忆吧？”

“我从不丧失记忆，需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才能使我记忆模糊。”

“很好！那么，当你丈夫出现在一个房间门口时你有没有感到意外，不解或是一下子搞糊涂了？”

“这是什么意思？”刘志彬疑惑地插嘴，“她为什么会意外、不解？她一下子感到的是有救了。”

“是这样吗？”

“是这样。”白丽沉着地说，“我懂你的意思，尽管我不能确切地记住那扇门的位置。要知道，除了睡眠，恐惧和惊吓也能使人意识不清，但我可以明确无误地告诉你，他并没出现在我刚奔出来的那个房间门口。”

刘志彬明白过来，蹬时气得青筋毕露，他攥着拳头喊：

“这简直是诽谤，是恶毒、丧失理智的中伤，是卑鄙的报复！”

单立人没理睬这个丈夫愤怒的咆哮，坚持问白丽道：

“你敢肯定？”

“我敢肯定！”白丽正色道，“确切位置我是记不清了，但方向我还依稀辨得，刘志彬是在我奔出来的那个房间的对面那排里的一个出现的。”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作案者的房间是在对面、双号房间那排里。”瘦高侦查员忙记下来、又责怪白丽，“这么重要的线索你为什么不早说？”

“当时我脑子太乱不敢肯定，这两天我反复想才认定。”

“可你当时为什么就能认定我的房间是作案者的房间？我的房间和你丈夫出现的房间是在同一方向或者说紧挨着的，也不应该在你怀疑范围之内呀？”

民警们的目光一齐落到白丽脸上，她瞪着眼睛想了半天，冷丁说：

“我并没有指认你的房间是那个流氓住的房间。”

单立人迅即把目光炯炯地射到刘志彬脸上：“那么你，凭什么认定我的房间就是作案者住的房间？”

刘志彬脸腾地红了，他慌乱地说：

“是我搞错了，我一时冲动，头脑发热，我对无故冤枉了您表示歉意，我愿意赔偿。”

“老单，”分局长捅捅单立人生，“个人恩怨以后再了结，我会狠狠罚他一笔钱的。”

“不是个人恩怨。”老单恼火地说，“我还不至于狭隘到这种地步。我想搞清你为什么一下扑自我的房间？为什么不等你爱人辨认一下？”

“我不冷静，怒不可遏。”刘志彬已经镇定下来，“我总要扑向一个房间，不是专门跟你过不去，只是因为你碰巧住在我隔壁，认为白丽走错房间进入隔壁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我事先知道您是警察，我还会砸你房门吗？我不是自找麻烦吗？”

“我不认为我们已经有了什么决定性的发现。”民警来到走廊上，瘦高侦查员边走边对老单说，“相反，您的假设和推论已经被那个新娘有力的证言推翻了。您只不过是再次证实、洗清了您自己的无辜。”

“但我们毕竟有了个重要发现。”曲强反驳说，“那个房间是双号房间的一间得到了认定，这使我们的调查范围缩了了一半。”

“既然整个调查都没有收获，缩小了一半又有什么意义？反正是不可能，双号房间也不存在作案者。”

“把徐宝生的房间打开看看。” 单立人在 510 房间门口停了下来，对分局长说。

分局长转身命令一个警察：“去把服务员叫来。”

稍顷，旅馆经理亲自带着一瘦削的女服务员拎着钥匙串赶来，打开 510 房间，民警们涌了进去。

510 房间摆设整齐、床单平展，没有一般旅客居住带来的紊乱和零星物品。大家注意到床边放着只带轱辘的大号旅行箱。

“文个旅行箱我在哪儿还看见过见一个？” 老单按着脸颊思索。

“那对受害人的房间里也有一只。” 曲强说。

旅馆经理说：“这个旅行箱是那个徐宝生留下。这种旅行箱很时髦、很多人都有。”

“放上个旅行箱，”老单对曲强说，“这个房间就几乎和那个房间没什么区别了。”

他走过去一拎旅行箱，很轻。他试着打开旅行箱，可旅行箱是锁着的。他蹲膝观察了一下写字台的桌面，转身问经理：

“这个徐宝生走了几天？”

“嗯，差不多四天了，连今天算在内四天。”

“你们的房间每天都打扫吗？”

“嗯，”经理挠挠头，“我们是这么规定的，可一般都是在旅客走后才打扫。我们服务员人手少，忙不过来，对这点，一般旅客都是谅解的。”

“那就是说这个房间起码有三天没打扫了。可是你看，”单立人招手叫分局长和曲强往写字台桌面看，“这个写字台上没有落多少灰，按这个城市的尘降速度应该厚厚落上一层，象那个床头。看来有人在这两天草草打扫过这个房间。”

“看床上有什么？”曲强叫起来，众人一齐俯身床上，在鲜艳的大花之间可以隐约看一圈圈经过揩抹的淡淡水渍。

“枕头上有女人长发。”瘦高侦查员捏起一根卷曲的长发丝。

“立刻彻底勘查这个房间。”分局长对身后的警察下令，“将这根头发丝与白丽的头发检验对比；尽可能从床单提取精液遗痕，与已获得的作案者精液对比，立即彻查温泉一带的所有大小旅馆、招待所，发现徐宝生立即拘留。”

“等等，”单立人叫住那个奉命欲走的警察，对分局长说，“鉴于徐宝生若是作案人就必须在附近有落脚点，我建议对这个旅馆附近的其它旅馆也进行彻查。”

“对，”分局长说，“也许他就藏身于这个旅馆的其它房间也未可知，对这幢大楼也要进行彻底搜查，检查每个旅客的证件。”

“藏在我们旅馆不可能。”旅馆经理忙说，“我们的服务员认识徐宝生，他想另开房间不被察觉不可能。”

“对我们来说，”分局长傲慢地说，“不存在什么不可能，

一切都是可能的。”

“我恳请您不要搜查整个旅馆。”经理打躬作揖地央求，“那样会闹得鸡逃狗跳，惊走所有旅客的，这件事已经传得相当耸人听闻，使本来要投宿我们这儿的不少旅客望而却步了。”

“你们是以营单位吧？”分局长问。

“是国营，”经理说，“可也得讲究……。”

“国营单位讲究什么？”分局长义正词严地说。

“你们哪位服务员认识徐宝生？”单立人问。

“肯定是那个胖子。”分局长说，“她跟我说过徐宝生的情况，就是她担保的徐宝生不在现场的。”分局长忽然来了气，冲瘦高侦查员吼：“我早就怀疑徐宝生，可你却和那个胖子一唱一和担保不是他，还他妈的跟我什么‘你想不出现在还有哪个年轻人会冒这么大风险去占那么个小便宜’，使侦查走了这么大个弯路。”

“那个胖子现在在哪儿？”瘦高侦查员转身冲经现吼，“马上把她找来？她胆敢欺哄我，是不是和徐宝生一伙的？为什么偏偏对他那么热情？我就从没受到过你们这些服务人员哪怕一个笑脸。”

经理吓的话也说不利索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她……她不在，下班回家了，我以为没……没她事了。”

“打电话，派人叫，立刻把她弄来。”瘦高侦员和分局长一起冲经理吼，“告诉我们她的住址，我们派警车去。”

“你还傻愣在这儿干吗？”经理冲那个瘦削的女服务员喊，“还不快去问问谁知道她的住址。”

肥胖的女服务员象只发怒的猫被两个警察从闪着警灯的警车上带下来，她的两只肉滚滚的胳膊上粘着干涸的肥皂泡沫，显然她是在辛勤的家务劳动中被不由分说拽走的，她被带到气势汹汹的一大群民警面前，毫无惧色地和他们互相怒视。分局长刚要张口，她就抢先连珠炮似地喷出一连串的叫喊：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我什么也不知道。”

“冷静点，冷静点。”旅馆经理在一旁焦急地说。

“呸！”胖服务员啐了经理一口，“叛徒。”

“怎么？”分局长骇然问经理，“你也是他们一伙的？”

“不不，”经理紧张得汗都下来了，“她骂我是叛徒是指我把她的住址告诉了你们。”

“老实点。”分局长冲胖服务员喝道。

“就不老实就不老实。”胖服务员一跳老高，向分局长扑来，“你凭什么抓我？我犯了什么法，我要去告你。”

两个民警抓住胖服务员，用力按住她。

“电棍，用警棍电她。”分局长愤怒地喊。

“她姐夫认识市里的头儿。”经理小声对分局长说。

不知抓着胖服务员的民警怎么鼓捣了一下，她哇地一声哭了，鼻涕眼泪一齐往下流，服服贴贴站着不再闹了。

“你说你何苦找不自在？”分局长和缓下来说，“我们又不想怎么样你，只是问你几个问题，你闹什么？”

“你们问了多少次了，还问，问个没完。”胖服务员抽抽嗒嗒地说。

分局长示意旁边的警察松开她，走近她问："你事发那天晚上看没看到过徐宝生回来？"

"没有。"

"好好想戌，他有没有可能趁你不注意溜进来？"

"不可能，我说过我工作时间是一丝不苟的。"

"你能保证吗？"

"能！不能！我干嘛要替他保证？反正我没见过他，谁知道他会不会从其它地方钻进来，诸如一楼厕所的窗子。这该着我什么事？你们为什么这么粗暴地对待我？"

"你能不能给我们形容一下徐主生长得什么样？有什么特征？"曲强问。

"什么特征？什么特征也没有。普通人、黄脸皮、鹰钩鼻子薄嘴唇，一副色迷迷的样儿，上身穿了件皮夹克。"

"他是不是看上去总好象是笑？"单立人问，"中等个，比我略高一些？"

胖服务员看了单立人一眼她刚发现单立人也在民警人群中：

"有那么点，中等个，脸上有两道笑纹。"

"我见过这个人。"单立人对分局长和其他民警们说，"事发当天晚上，我在水房和他一起洗过脸。"

"就是说那天他在现场。"分局长大喜，脸上乐开了花。

"看来他是有可能在这个旅馆不引人注意地自由进出的。"单立人对胖服务员说，"也不一定非钻窗户。我见过你所谓一丝不苟工作的情景，那就是聊天、织毛衣和愣神儿，从你眼皮底下溜过去个把人很容易。"

“可他作完案想溜出去可不容易。”胖服务员不报地说，“我晚上是锁门的，他要溜只能早上溜。”

“早上当然可以溜，晚上怎样也可以溜，你是那么热衷看热闹，你们门上的那把破锁又是那么陈旧，形同虚设，任何人都可以不用钥匙，一扭就开。”

单立人把等胖服务员到来时便已拿在手里的旅馆门锁开合了几下，扔给经理：“换一把吧，花不了几个钱。”他又对分局长说：“我没什么要问的了。”

“你和徐宝生从前认不认识？”分局长问胖服务员。

“这可是冤枉。”胖服务员哭丧着脸说，“我工作疏忽，有责任，可并不是有意和谁串通一气作这个案，我从前压根没见过徐宝生，他在我们旅馆总共也就住了不到两天。”

“他临走时说过哪天回来吗？”

“他说也就三两天回来……。”

在510房间甚查密切的刑事技术人员忽拉拉从楼上下来，一个警察提着那只大号旅行箱，单立人迎着他们问：

“可有什么发现？”

“又取到了几根男人短发。精液遗痕时间过久，恐怕已失去鉴定价值。”

“这只箱子里有什么？”单立人指那个大号旅行箱。

“空的。”提箱的警察说，弯腰把箱子打开给单立人和分局长看。

“看来这小子不会回来了。”分局长叹道。

“对头发的鉴别检验结果晚上就能出来，我们回去就做。”一个技术人员。

分局长点点头，刑事技术人员走了。

晚上，分局长、瘦高侦查员、单立人和曲强都在分局长食堂吃的晚饭，然后四个人就坐在分局长办公室边抽烟边等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出来了，510 房间发现的女人长发与白丽的头发对比认定同一，由此基本可以认定发案房间是 510 房间。对持有 510 房间钥匙，又在犯罪现场的重大嫌疑犯徐宝生的查找工作没有进展，去温泉调查的民警报告说，查遍所有大小旅社没有发现徐宝生曾经住过。对发案旅馆附近的大小旅馆的调查倒是发现一个外貌酰似徐宝生的人案发前住进发案旅馆百米远的一家个体旅店，案发后离去。因个体旅店登记制度不严，这个人登记的名字也不是徐宝生，一时也很难确认这人就是徐宝生。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发案旅馆旅客登记簿上徐宝生留下的工作单位，十分巧，是位于单立人所住城市的一家油泵喷嘴厂，工作证号码 1452。但谁也不敢说这个工作单位和工作证号码不是假的。

“他这点事也够不上发全国通缉。”分局长苦恼地说，“只好先按这个线索查了。”

“这个好办。”单立人说，“我们回去顺手查了。”

“你们打算回去了？”

“是呵，”单立人说，“在这儿已经无所作为了，这个案子看来也只能先搞到这一步了，那些扣在旅馆的人你明天也可以把他们放行了。”

“那对受害人呢？”

“告诉他们案犯正在缉拿中,他们愿意继续旅行还是回家由他们去，留下地址，有消息再通知他们。”

“我不同意这事就这么完了,”瘦高侦查员说,“这案子还有很国疑点没搞清楚。从种种迹象看,徐宝生不是顺手羊,而是有预谋的行为，假装离开，又偷偷潜入，放置旅行箱使自己房间和509房间尽可能一样；事后清扫，抹去艰迹。目的性太强了，前后做得太小心了，简直是张网设阵、虚怀以待，就象他事先知道人家的新娘一准会在半夜走错门走进他的房间。难道他能掐会算、未卜先知？那一对又跟他配合得那么默契，其中肯定有鬼？”

“这是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单立人说,“可不是我们坐在这儿空想能想出来的。就象你上次说过的一样，这牵涉到一个严重的动机问题。就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只能先抓住徐宝生，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舍此对任何方向的突击都将无功而返，所以我急着回去。”

从分局长办公室出来，曲强问单立人。

“你真的认为徐宝生现在正在那个油泵喷嘴厂吗？”

“不,”单立人说,“我感兴趣的是那对新郎新娘，我翻导旅客登记簿，他们凑巧也住在我市。”

华灯初上，马路上车流汹涌，路边一个公共汽车的站牌黑鸦鸦地站着一片等车的乘客，小汽车流矢般地从他们面前一辆辆驰过。许久，公共汽车一列列接踵而至，站牌下喧嚣混乱不堪，随着公共汽车一列列笨重地起动，驶走，站牌下变得空荡了，只剩下一个苗条美丽的姑娘，她文静、亭亭玉

立地站着，在路灯下显得分外楚楚动人。

又一辆很空的公共汽车进站，驶去，那个苗条的姑娘仍站在原地。

一个鹰鼻薄唇的小伙子从便道上走过来问她：你在等人吧？”

姑娘看了小伙子一眼，没搭腔，走开两步，小伙子又凑上去：“别等了，他今天不来了。”

姑娘白了小伙子一眼，继续沉默着，小伙子嘻嘻笑：

“我要是你我就不那么傻，木桩子似地竖在马路边多尬呐，假装等车也瞧不过别人。”

姑娘嗔着脸，照旧不吭声。小伙子仍没完没了地絮叨。

“他是你朋友？噢，怪不得，他一定是个薄情的人，居然让你这么等，太不象话了。他很漂亮？很有钱？比我怎么样？你倒正眼看看我，吓不着你。噢，你怕一看我就会动心，不要紧，这是好事。我觉得你那固执不聪明，你在白白错过机会，你大概不知道我是谁吧？知道了你就不会这样了——你干吗不笑？听不懂中国话？噢，日本人，或是柬埔寨人？你要以为你不笑才漂亮那就错了，实话告诉你，丑得很。”

姑娘忽然笑逐颜开，小伙子精神为之一振：“这多好，多么令人欣慰。”

姑娘却越过他走向另一个正向这里走来的矮个男人。饶舌的小伙子扫兴地撇撇嘴，怏怏走开。

“你怎么才来。”姑娘抱怨矮个男人，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有点事耽误了。”矮个男人皱着眉头说，毫无歉意的表

示。“我还没吃饭，这会儿这附近还有饭馆营业吗？”

“不知道，我对这一带也不熟。”

“那你干吗把约到这儿来。”矮个男人生气地说，“算了，我们回去吃方便面吧。”

“你的事都办妥了？”姑娘陪着小心问。

“已经拿到了护照，签证也批了，就等着你那笔钱买机票了。你那笔钱什么时候给我？”

“我说给你就一定给你，钱还不在我手里，过两天，那个人回来我就可以拿到了。”

“我真有点信不过你，矮个男人冷冷地打量站娘。“你那事我听着怎么那么悬。”

“一点都不悬，我已经接到了人家的信，说那边事已经办好了。”姑娘看看矮个男的脸色，“我可为你什么都干了，咱们的事你是不是也该抓紧办了。”

“拿到钱再说，在矮个男人不耐烦地说，“这事着什么急，登个记还不简单？”

“得了吧，我问了，人家说现在登记也麻烦着呢，又要体检，又要照双人合影照片……”

“拿到钱再说。”矮个男人打断姑娘的话，“要不我出不成国，你和我结婚不也亏了。”

“我可不是图你什么才和你结婚的。”姑娘正色说，“你怎么这么看我？你把我当成庸俗的小市民了？”

“你当然不是为了图什么才要和我结婚的。”

“我们厂是有个叫徐宝生的青年工人。”

油泵喷嘴厂的保卫干部，一个愁眉苦脸的中年男人叼着烟说。在他对面，坐着单立人和曲强。

“这个徐宝生我没什么印象，光知道有这么个人，谈不出更国的情况。应该表现不错，我没印象嘛。”

“长的什么样儿？”单位人问，“是不是中等个，鹰钩鼻子薄嘴唇？”

“嗯，对，是鹰钩鼻子中等个。”保卫干部想了想连连点头，“他犯什么事了？”

“他今天来没来厂里上班？”

“应该来，没特殊情况应该来。”

“你能不能把他找来我们跟他谈谈？”

“可以。”保卫干部站起来，“他犯了什么事？”

“有件案子牵涉到他，到底是不是他干的还不能定。”

“严重吗？”

“不不，不严重，一般的刑事案。劳驾。”

“我这就去。”保卫干部拔腿走了。”

徐宝生穿着油渍的工作服跟着保卫干部迈进办公室，困惑地望着坐着的两个陌生人，这两个人也困惑地望着他。

“你是徐宝生？”单立人肘支在办公室桌上，手按着胖脸问。

“是啊”。徐宝生点点头。

“你们厂还有没有别的人叫徐宝生的。”单立人转脸问保卫干部。

“没有，徐宝生是什么好名字吗？”

“怎么回事，你们搞错人了？”徐宝生问，“我就是徐宝生，名正言顺，决不会错，当然跟小时候比变化很大，但只要一见面准能认出来。这么说终于找到我了，我也早怀疑现在这个不是亲爹，瞧我的鹰钩鼻子。我生身父亲是哪国人？美国？不会是孟加拉人吧？我妈也不会那么没眼力。”

“你误会了，”单立人开口说。“我们不是帮你的外爸爸来找你的。”

“又空欢喜一场。”这个怎样的鹰钩鼻子薄嘴唇，但决不是单位人曾见过的那个徐宝生的徐宝生，咕噜一句，一屁股坐下。“那你们找我干吗？你们不是公安局的吗？”

“对，可公安局不全是干失物招领的。”

“那你们还干什么？象他这样一天到晚闲得没事，躲在屋里算计别人？”徐宝生一指坐在另一边的保卫干部，保卫干部气得直翻白眼。

“别太相信自己的记忆力。”曲强小声对单立人说，单立人点头。

“包来是有几个问题来你。”单立人说。

“噢，你们是搞民意测验的。我的确对现在的物价很有意见，还有那个足球，怎么老搞不上去。”

“别胡打岔，”保卫干部喝住徐宝生，“真傻假傻，也许你是作贼心虚吧？”

“我光明磊落……”

“一周前的那天你在哪里？”单立人打断了徐宝生的胡扯：飞快发问。

“一周前？七天前？”徐宝生眼珠子骨碌碌地转，脸色发

白了。“这么说你们都知道了。”

“我们全知道了”。保卫干部吹胡子瞪眼睛地说，“我们早知道了，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是走坦白从宽的路，还是走抗拒从严的路。”

“我是第一次干，”徐宝生害怕激动地替自己辩白，“一时冲动，觉得占点小便宜没什么，侵犯的是私人利益，又没有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损失，应当属于既往不咎。”

”那事真是你干的？”曲强对徐宝生如此主动的招供感到纳闷。

“快说快说，怎么干的从头说起，一点也别漏。”保卫敲着桌子催促，一边偷偷冲单立人得意地眨眼。

“我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抓住了我，当时我干的时候没有别人在场，我以为不会有人知道，我以为自己干的神不知鬼不觉，结果还是让你们擒住公安机关真是破案神速。”

“那还用你说，”保卫干部撇撇嘴，“你以为我们这些人真象你说那样是吃干饭的。”

“我说的是人家公安人员有本事，不包括你。你不行，这事你查了宋天不也没查出来。”

“怎么，你已经在厂里开始查了。”单立人大为吃惊，“是那个分局长给你打电话了？”

“哪个分局长？”保卫干部茫然地问，“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我是自己主动秘密地进行调查，你们怎么知道的我还不明白呢。”

单工人和曲强开始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场误会，但也得玄下去。曲强问徐宝生：“对你干了什么？”

徐宝生十分地难为情："那天我比别人早到食堂取加热的饭盒，当时食堂没人，我就掀开别人的饭盒看别人带的是什么菜，结果一看谁带的菜都比我好，肉呵、蛋呐，透着生活水平提高。我就带了俩馒头夹块臭豆腐，都怪我媳妇，攒钱要买钢琴教孩子出息，却苦了我这当爹的，成月见不着肉腥，都快忘了猪长的啥模样了。我是钳工，重体力劳动者，不象和尚天天坐着睡觉，吃素不顶劲。于是我就动了歹念，趁没人下了手，把一屉二十多个饭盒的肉都用手拣了吃了。实话说我当时思想斗争很激烈，明知这是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行为，可控不住肉香呵，逗人馋虫呵，那肉是真香，不是假香，民以食为天嘛。"

徐宝生沉溺在对那瞬间的快感的回味中，十分陶醉，单立人和曲强则是又好气又好笑，曲强忍不住笑出了声。

"卑鄙！"保卫干部一声大喝，吓了单立人和曲强一跳，徐宝生也立刻变成一副恭顺相，保卫干部红着眼数落徐宝生：

"你还得意得很，振振有词得很，我叫你怎么吃进去的怎么给我吐出来。二十多个饭盒，那是多少肉，上了斤，全叫你小子一人吃了，亏你怎么咽得下，吃进肚里怎么不长癌！你快活了，我们惨了，那天我老婆给我烧的红烧肉我都没舍得吃，带到厂里来，他妈的就不翼而飞了，原来全落进你小子的肚子里去了。"

"我对不住。"

曲强给单立人使了个眼色，单立人拦住了气哼哼的保卫干部的话头，问：

"他说的是事实吗？"

“是。”徐宝生喊了一声。

保卫干部瞪了徐宝生一眼，徐宝生缩回脖子。保卫干部对单立人说：

“他说的是事实，我现在想起来了，那天包大家都愁气眉不展，怨声载道，唯独他小子满嘴油亮，心满意足，当时我怎么没想到是他干的。”

“这么说，这段时间你没有外出？”曲强问徐宝生。

“我去哪儿？”徐宝生反问，”我能去哪儿？疗养、参观有咱工人的份吗？”

“你就等着去监狱吧。”

“你的工作证带着没有？拿来看看。”

“你们真的要抓我？”徐宝生紧张了，“为这么点小事，我全吐出来不行吗？你们发发善心，千万别逮我进局子，我上有老下有小，儿子还是少先队员，得给我留点面子。”他苦苦哀求单立人。

“不，不是要抓你，”单立人说，“我想看看你的工作证号码。”

“工作证丢了，”徐玉生说，“早丢了，丢了有快一年了，新的还没补发下来。”

“工作证号码你还能想起来吗？”

“14……1452。”徐宝生满心欢喜地说，不住地对单立人重复：“1452，1452，”我想起来了，这个号码很好记。”

“工作证丢在哪儿了，怎么丢的，你还想得起来吗？”曲强问。

“想不起来了，”徐宝生作思索状，“可能是什么时候换衣

服、弯腰、掏东西掉了，现在人的觉悟都很低，捡着了也不交公。”

“在你认识的人里有没有一个跟你长得差不多，”曲强问，“也是鹰钩鼻薄嘴唇。”

“你以为是人就能长个鹰钩鼻呐？”徐宝生抚摸着自己的鼻子。不无感慨地说，“这可不是随随便便想长就能长的，得有外国血统。我认识的人里，嘁，还真没人有这福气，不是蒜头鼻就是扁鼻子，寒碜得要命。”

“那么你认识的人里有没有个叫刘志彬的？”单立人问。

“刘志彬？有哇。”徐宝生露出一脸不屑说，“你一说刘志彬，我还愣了一下，我就知道他叫刘金富，我们家的农村亲戚。过去穷着呢，动不动就由他妈领着上我们家足蹭，一住就是好几个月，临走还拿。您知道那些农村人奸着呢，城里有个亲戚，就变着法地组织代表团来登门拜访，明着来抢你。他现在抖起来了，上了大学，分了个挺不错的单位，把他那土名字换成了洋名字，听说最近还搞了个教授的女儿，也不来我家了，面也不照了，甭管他怎么改头换面，叫我看来还是过去那个小土鳖，身上的虱子还没摘干净。”

刘志彬身体厌恶地一哆嗦，把手里的杯子里的水洒在地毯上，暗红色的地毯吸收了水分变得殷红了。

白丽抚着刘志彬肩膀的手被灼了一般倏地缩回去。

刘志彬转过身冷冷地看着白丽：“你别碰我。”

这是间陈设豪华的房间，家具、器皿都十分贵重，偏红的调子使这间房子尚有一些喜庆的余韵，而屋里两个人的表

情已全然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愉快了。

白丽走到沙发前无声地坐下，注视着脸色铁青的刘志彬。

“你老看我干什么？难道是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看看不行吗？”白丽轻轻地说，眼睛没有从刘志彬的脸上移开，“难道我隔着这么远，仅仅看看你，也会使你不舒服，感到受了玷污？”

“你最好还是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吧。”刘志彬掉脸走开，自己走到穿衣镜前端详起自己。

白丽的目光随着他的走动移动，仍然停在他脸上：

“要是过去，在你们村，我这样的女人是不是就得自己找根绳儿吊在门框上或是抱上块大石头跳进塘里？”

“对！”刘志彬回头说了一句，又转回头对着镜子挤起脸上一个新发现的粉刺。

“最后能给立个烈女牌坊吗？”白丽仍然慢声细语地问，“如果我死了，你的名声是完整无损了还是更高了？”

刘志彬挤出粉刺的脓头，吸了口凉气，离开镜子对白丽说：

“更高了。”

“懂了。”白丽点点头，“你把你村那一套搬到城里来了，你把你祖宗在你身上的全部遗传基因经过费尽心机的蛰伏和掩饰终于无法克制地显现和发作了，真是可悲。”

“我知道你从心底压根、从没去掉对我们农民和农民出身的人的蔑视。尽管你可以和我们睡觉，嫁给我们，那也不过是作出的某种姿态或出于什么目的——文化大革命那会儿你这样的人很多，现在也不是凤毛麟角。”

“我说我可悲，你不要自揽。我干吗要和你结婚呢？真是昏了头。就因为你当时追我追的最顽固？就因为你在其他追求者中显得可怜？最令人酸鼻不忍？还是学什么过人的才华？是的，我嫁给了你，和你睡了觉，你摸了底，明白了我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和你们农村的女人在结构上没有什么区别，也许还不如她们茁实。十年了，用不着再和农民睡觉来标榜自己真正做到‘和工农相结合’了吧？作出这种姿态又有谁来看？何况正如你时常感觉到的那样，农民又变回农民，也再没有什么光玩罩在头上了。象你这种平庸、上个大学差点上出个精神崩溃的农村孩子，你拍拍胸脯、扪心自问，你说别人能在你身上达到什么目的？你只能让别人受刺激！我要不跟你结婚还碰不上这种倒霉事！”

“你现在后悔并不晚。”刘志彬脸色苍白地说。

“当然不晚，我要求和你离婚，不是我。”

“这可是你提出要离婚的，不是我。”

“谁提出来的又有什么要紧？难道这不是咱们俩的一致想法吗？”

“当然不一样。”

白丽笑了，瞅着刘志彬嘿嘿乐了：“最愚昧、最封建、最狭隘的是你，最假仁假义、最爱面子．最工于算计的还是你——你真占全了！”

“你真的认为我们只要盯住刘志彬就能找着假徐宝生吗？”

曲强开着车在幢幢高层楼群拐来拐去问单立人。

“是的。”单立人简短地回答，透过前挡风玻璃睁大眼睛辨认每幢楼的楼号。

“我不是认为刘志彬和那个假徐宝生没关系，我只是担心刘志彬已经切断了和假徐宝生的联系。象他那么精明的人，不防咱们也要防白丽见到假徐宝生，也许他事先已经预付了钱关照了假徐宝生。”

“我也不认为刘志彬会再跟假徐宝生来往，我寄希望的是假徐宝生来奋。要是他真象咱们分析的那样是个游手好闲的无赖——我想不出哪个正派人会答应扮演这种角色——那他不会白白放过刘志彬，一有困难就会象基督徒想到上帝一样立刻想到他，向他伸出手。”

“可要是那个刘志彬给他的钱不少，够他花一阵子，暂时不想打扰刘志彬，我们要傻等到哪一天？”

“这办法是笨一点，总比大海捞针要稳当、有目的些。到了。”

汽车停在一幢每套单元房间很多（从窗户可以看出）的高级住宅楼前，单立人低头看看抄在纸条上的白家单元号，抬头注视那幢楼，数着层数：

“八层正数第三家，只有一房间窗户开着的那家。”

“白教授和他的夫人不在家，去南方讲学了。家里大概只有同床异梦的小两口。”

“他们蜜月还没完吧？”

“按日子算没完，应该在家。”曲强熄了引擎，把头靠在座上，给自己点了根烟。

“我还是想不出刘志彬这样做的动机。”

“我也本心出。”单立人说，“我们先不必为这件事伤脑筋。”

“你不考虑正面接触一下刘志彬？”

“不考虑，我想让他产生安全感。”

“白丽呢？和她正面接触一下怎么样？也许她能提供点线索。”

“还要看，看他们俩的关系下一步怎么发展，只有出现了裂隙，包才能从白丽那儿获得无顾忌、真正有价值的情况。给我支烟。”

曲强掏出烟盒让单立人抽出一支，递过自己的烟给他对上火，单立人吸了一口烟又立即全吐了出来，接着又吸了一口。两个人静静地吸着烟，透过缭绕的烟雾注视着楼门的出口。好一会儿，曲强又开了口：

“有一件事我始终想不明白，就算刘志彬和假徐宝生是有预谋的，刘志彬是在暗中配合的，可即便是他，也不应该具有能力使白丽准确地走错房间，走进510房间。莫非他使用了催眠术，我们中国的犯罪分子似乎还没达到这么高的水平。”

“我也在想这件事，”单立人皱起眉头，用手按捏自己的脸颊，”也是百思不得一解，我好象遗忘了一个情况想不起来，这个该死的刘金富，哦，刘志彬，把我的脑子打坏了，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一想脑仁就疼。”

“你是不是脑袋又疼了？”曲强一拍自己的脑门，“我也真是不会办事？非拉着你在这儿蹲着干吗。您回家休息去吧，我带几个人在这儿盯着，一有情况就通知您。”

“不必不必，”单立人按住曲强欲发动车的手，“不必用车送，我自己走回去。”说着推开车门下了车。“那你就多辛苦了。”

“没错，听好儿吧您哪。”曲强在车里竖起大拇指。

单立人沿着青灰色的砖墙走着，走过一个个陈旧剥落、打扫得很干净的静谧的四合院宅门。早晨上班时间已过，胡同里空空荡荡，只有几个买菜归来的老太太拎着青翠的蓝子蹒跚地在走着。浓密的大槐树下一个老实看着个坐在儿童车里呀呀学语的婴孩不时晃晃手里的拨浪鼓，传来一阵阵不轻不重的“哗啷”声，朝车的房脊上已洒满均匀的阳光。

在自家院门口，单立人看见一个苗条的姑娘正仰头看着掉了釉的门牌，欲进不进，听到脚步声，姑娘转过脸，她就是前面在公共汽车站出现过的那个姑娘。

“请问您这院里是不是住着家姓单的？”姑娘很有礼貌地问单立人。

“是，”单立人倦怠地打量姑娘，“您找谁？”

“我找单立人同志。”

“你是哪儿的？找他有什么事？”单立人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问，“我好象没见过你嘛。”

“嗯，是他爱叫我来的，我们是一个厂子的，求他点事。”

“求他办事？他好象没路子买什么新鞋和毛衣。”

“您告我他住哪屋就得了。”

“跟我来吧，我就是单立人。”

单立人一路走进院里，那个姑娘连忙跟着进去。

进了屋，单立人的老伴迎出来，看到单立人身后的姑娘叫了一声：

“你来的正巧，我们家老单刚回来以呶，这就是老单。”她又对老单说，“这是我们厂的姚京，挺不错的一个姑娘，碰到难题了，想求你帮个忙。”

姚京冲单立人点头致意，眼中已不禁泪水盈盈。

“什么事还得我帮忙。”单立人问老伴，解开衣领扣，往椅子上一坐。

“唉，”单立人的老伴叹了口气，“找你还能有什么好事？小姚被人坑了，谈恋爱碰上了个骗子，那家伙本来答应和小姚结婚，可忽然又变了，不认帐了，撇下小姚跑了。”

“就这些？这种事也太屡见不鲜了。”单立人问姑娘，“他具体骗你什么啦？”

“什么都骗了。”姚京哽咽地说，“骗得我好苦。”

“坐下说吧，”单立人同情地对姑娘说，“慢慢说。”

“他是个研究生，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开始我们互相都很满意，相处得也很好，本来打算最近结婚，可他托人办了自费留学，要出国，要说这也是好事，我也不算机他后腿，结了婚再走不也很好？”“可他不想结婚了，瞧不上你这个黄脸婆了。”，，是的，他想甩了我，去外国找个洋老婆，生个杂种。你倒对我负点责呀、既然不想和我结婚就明说，可他还假装祁我好，口口声声带我出国陪读，花言巧语骗奸了我。然后一溜烟没影了，买了机票不辞而别了。”“又是个现代的陈世美。”单立人感叹道，“不过这件事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你说的这个情况最多只能上个道德法庭，我们公安局是无能为

力，爱莫能助，尽管我听了你的述说很同情、很义愤，你有没有向他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检举？”“检举了，可他们不管。”，就是嘛，不是不管是没法管。”“难道不能给他定个强奸罪或流氓罪吗◇他是骗的我。”“恐怕不能，姑娘。法律不能由你这么任意解释，这涉嫌未达吕的抉私报复了，我们只能以你当天时的意愿为准，，“他出国就不回来了，他恨我们这个国家这是他亲自跟我说的。”“那也只好由他去了，这不能作为把他从飞机上拉下来的借口。’“这么说、就没有办法惩治他了、他就逍遥法外了，”“你得提出比这更有力的其它证据，证明他利用欺骗手段非法获得了利益，我们才能采取行动。”，，钱算不算？他骗了我钱算不算？”，当然算，我指的就是钱，物，他骗过你钱，数额大不大，”，五千。”姑娘低下头，，我给过他五千垃钱，他买机票的钱就是用这其中的钱。”“你还有这以多钱◇”单立人老伴惊讶地望着姚京、，，你可真傻，，，这五千块钱是你给他的壶”“是他答应和我结婚我才给他，赞助他的，我不忍看他因没钱买机票丧失了出国留学的机会。”“这事你检举时向公安机关讲了吗，”单立人严肃地问。“没有。”姑娘睛嚅。，“为什么不讲，”“我怕人家会认为我为了追回钱才……。”.，真是莫名其妙的道德观，你给他钱有什么人可以作证吗，”“没有，我没有想到会有今天．惶我发誓我说的是实话。你可以间他本人，可以调直他的经济状况，他是个穷学生、家里是农村的，既没养兔也没养泥鳅。”

“不要说了，”单立人站起来，“我们立即去机杨。”

“他昨晚已经坐飞机走了，”姑娘哭道。

“那你还来找我干吗？我不是法力无边，不能到国外抓

人。”

“不是说，有个国际刑警组织？”

单立人诧异地望着姚京：“你可真是敢想，你是什么大人物，你以为你是什么大人物？要想让国际刑警维织出面，你还得至少再让他骗去五百万，我看这事这样吧，你也不要找警察了，找个小报记者，哭诉一番，让他给你写一篇‘她为什么痛不欲生，’利用舆论揭露一下，鞭挞一下，搞臭他，你出出气完了。”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单立人的老伴对姚京说，你那五千块钱就听响吧。你也真是，有钱给他，你妈有病倒找厂里救济。”

曲强闷坐在车里正规对打盹，忽然来木精神，坐直向车外望去—— 到丽、刘志彬戴整齐一前一后出了楼门，向前面走去，在一个路口拐弯不见了。

曲强发动车追上去，拐过路口发现上了一条繁华的马路，他急忙向路口附近的公共汽车站观望，没有两个人的踪影。他再往两边的便道上看，远远地，他看到两个人背对着他匆匆走着。他开车驶上快车道很快超过了他们，在侧面可以停车的道边把车停下，开了车门出去，站在路边点上一支烟。两个人没有注意他，从他身边走过，他溜溜达达跟在后面。刘志彬和白丽进了一个挂了不少白牌子的大门，曲强赶过去，看到这个大门外挂的牌子里有一块是街道办事处的牌子。曲强问传达室的老头：

“刚才一男一女是去哪儿的？”

传达室的老头问曲强：“你是哪儿的？”

曲强掏出自己的工作证给老头看，老头回答他：“民政科。”

民政科是间嘈杂的内，几个工作人员正忙着，好几对年轻人正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白丽和刘志彬则毫无表情地坐在另一头的一张办公桌前，一个梳短发的女工作人员正在向他到询新产品什么。曲强进来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他站在即几对正在排队登记结婚的年轻人身后，竖起耳朵听那一头的谈话。

“你们是自主结婚吗？”

“是。”白丽回答。

“离婚也是双方自愿？”

“是。”白丽回答，“我先提出来的，他表示同意。”她看了眼刘志彬。

刘志彬张张嘴，“我同意。”

女工作人员翻看着他们两人的证件和结婚证，结婚证上三寸黑白照片上两个人头挨着微笑着。

“你们结婚还不到一个月就提出离婚，什么原因？”

“性格不合。”刘志彬说。

“就这一条？”

“就这一条还不够要人命的？有这一条还能过日子吗？”

女工作人员理解地点点头：“财产如何分割达成协议了吗？”

“这个按一分为二、公平分割的原则办好了，我没有什么过多要求。”

“你呢？”女工作人员问白丽。

“婚前带品的财产不属于这个一分为二的范围内吧？”

“当然，婚前各人的财产不参与分割。”

“可哪个是婚前带来的哪个是婚后共同添置已很难分清。”

“很容易，”白丽微笑着对刘志彬，“因为你既婚前一分钱没带来，婚后也未掏过一分钱添置过东西。”

“你的意思是说家里的东西都是你的，要我光屁股滚出去？”

“你放心，你现在身上的内衣内裤及你穿过的其它衣服都会让你带走，这些可算是我父亲对你的馈赠，你可以理解直气壮地拿走。”

“你想羞辱我，剥夺我，你休想，是你先提出离婚的，我有权要求赔偿。”

“啊，你的用意原来在这儿，不过我告诉你，你若试图利用这点攫取我和我家庭的财产得逞不了。那个年轻民警说得很对，你不太懂法律，因而不能干得更高明些。你对不属于你的财产的非分要求任何法庭也不会为你主张，哪怕你和财产所有人之一短暂地结过婚。”

“看来你们在如何分割财产上并没有达成协议。”

“因为双方共有财产是不存在的，分割没有对象协议自然无从谈起，个别人有些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那也只能是他个人的一厢情愿。”

“如果你们不能在财产问题上达成协议，一方坚持不放弃自已的要求……”

“我不放弃自己的要求，我要捍卫自己的权益。”

“我只好不批准你们离婚。”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只能提起离婚诉讼了？”

“是的，你们可以各自在法庭上捍卫自己的权益，由法庭裁决财产的归属问题和是否需要赔偿。你们愿意吗？”

“我无所谓。”

“我也无所谓。”

“那就请便吧，顺便问一句，你们的孩子由谁赡养达成协议了吗？”

“我们没孩子，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结婚还不到一个月。”

“那不一定，有的人结婚一个月、不到一个月也有孩，现在怎么能用老眼光，常规的认识去衡量事物？七个月以上的胎儿也要当作生命考虑在内。”

“谢谢，我们没有孩子，我也没有怀孕。”

“不客气，走好。”

“您有什么事？也是来登记的吗？怎么一个人？”

曲强光顾听那头谈话，没注意自己身旁已经没了人。负责登记的姑娘和蔼地问他。

“我本问象我没工作没单位能不能登记？能不能不要介绍信？”

曲强顺口胡诌，低下头，不让正往外走的刘志彬和白丽看见自己的脸。

负责登记的姑娘慢悠悠地说：“你这个情况倒有些特殊。

这样吧，你回去让你们家长写个条儿来，写上你的婚姻状况……。”

申强没等负责登记的姑娘讲完，已经跑了出去。他要看刘志彬和白丽往里走。

区人民法院民事庭的一间俭朴只有一张长桌子和两排椅子的屋子内，坐在长桌一端的一个面包脸的女审判员正在向分坐在她两边的刘志彬和白丽问话：

“离婚理由？”

“性格不合。”刘志彬重复说道。

女审判员还想往下记，听到刘志彬没声了，抬头问：“没啦？”

“没啦。”

“就这一条？”女审判员放下手中的笔，“就这条我们可要对你们进行周解。你们这有点象开玩笑嘛，你们以为婚姻是儿戏吗？随随便便想结就结，想离就离。噢，就为了想把钱重新分一下？”

“性格不合不能作为离婚理由吗？”刘志彬说，“我瞧你不顺眼能够幸福吗？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吗？”

“小伤子，你不要给我上课，我见的比你多，年纪比你大，对婚姻的理解比你深。你见过那不吵嘴不打架的家庭吗？结婚和谈恋爱是两个概念。谈的时候你是自由的，双方都是自由的，合则留，不合则去。一旦结了婚，有了这个证，这张纸片，你就不那么自由、不那么随心所欲了，除了权利，责任和义务也随之产生了。斗个嘴、受点气那是免不了的或者

说不可缺少的，哪有性格脾性完全一样的人？双胞胎还有饭量大饭量小的呢。不要唯我独尊，那么爱面子那么大男子主义以碰不得触不得什么都要听你的，自己老婆给点气受就受呗，那不也是一种乐趣，瞧人家大多数男同志。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标志耍了几千年威风，女同志这几年神气一点又有什么咽不下去的气？”

女审判员说着嗬嗬笑起来，看到两个当事不毫不为其所动，仍旧板着脸，自己也没趣地停住了笑，恢复公事公办的口吻：

“这么说你们同意调解了？”

“不，我们不同意调解，没有什么可调解的。”刘志彬说。

“不同意调解也要调解。”女审判员坚决地说，“我们还要找你们各人单位的领导和双方亲属调查了解，共同做你们的思想工作。”

“甭白费劲了，我们是决心已下，找伐没有用。”

“就算你们离婚的决心有天大，我们调解你们的决心比天还大！一定要让你们破镜重圆我见的多了，刚到这儿都是把话说得情断义绝、斩钉截铁，最后还不是抱头痛哭，你亲我我亲你你。”

“你们不能强扭瓜儿，强把人家捆在一起，这简直是不讲理！”刘志彬喊起来。

“怎么不讲理，谁不讲理？”女审判员一字一板地说，“法院就是讲理的地方。不但要讲，还要掰开揉碎一点点给你们喂，直到把你灌开了壶。再者说，调解是离婚诉讼中的一项必要的程序，婚姻法第 25 条有明文规定，我们必须依法办

事。”

“这是谁定的法呀，”刘志彬绝望地呻吟，“怎么处处跟我为难？我敢跟你打赌以你调解不成！”

“那就是你们除了‘性格不合’还有其它的原因。”女审判员颇为自信地说，“光这一条要调解不成那才怪了呢。”

“那你就把离婚的真正原因跟审判员讲了吧。”白丽对刘志彬说，“省得这么着急这么窝火再憋出病来。”

“什么，难道真有其它原因吗？”女审判员严厉地盯着刘志彬，“为何对本庭隐瞒不报？”

“我不能说，我没脸说。”

“在本庭这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对本庭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是难于启齿和不可告人的。”

“我不能说。”

“那就我说吧，这也没有什么难为情的。”白丽对女审判员说：“其实离婚的真正原因是我的失贞。”

“没有处女膜的女子是很多的，这不能作为确定是否失贞的标准。”

“不不，你没听懂我的话，我是婚后失贞。”

“是你没讲清楚，现在我明白了。”女审察员转向刘志彬，“这就是你不能谅解，坚决要求离婚的理由？”

“要是你呢？你能谅解吗？”

“我问的是你，你不能反问我。”女审判员声色俱厉地说。

“是的，我不能谅解。”

“这就不大一样了。”女审判员往椅背一靠，“这问题自然是严重多了，是非责任也清楚得多了，我想，你是被你丈夫

亲手捉住的吧？”

“不不，不是这么回事，你搞错了，实际上我的失贞是在违背我本人的意愿，我不能预料的情况下发生的。”

“是强奸？”

“我不知该如何给这件事定性，我当时没有反抗对方也没有使用暴力，准确地说我当时是处于不能辩论断不清醒状态。”

“我明白了，你有间发性意病，当时正在发病。”

“不，不是，你什么也不明白，我没有精神病，除了脚气我什么病也没有。”

白丽很气愤，女审判员也很恼火：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总是含糊其辞，语焉不详我怎么能够听懂？请你简明、直截了当、用普通人说话习惯、用我们常用的那些词汇把这件事讲明白。”

“我走错了房间，懂吗，住旅馆走错了房间。那儿的房间都是一样的，在夜里谁也别想分得清，我稀里糊涂上了别人的床。别打断我，我当时半睡半醒，错以为那人是我丈夫，就这样，我失了贞。”

女审判员听的目瞪口呆：“居然有这等事，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看来象您这样见多识广的人也不一定什么都见过，也有想象力达不到的时候。”

女审判员没理会白丽的挖苦，埋头飞快地在本上记录。嘴里自言自语：”要是这样，那就大不一样了。”

“什么大不一样？”刘志彬不识趣地问。

女审判员抬起头严厉地望着他,“要是这样,你就别想离婚。”

“我……。”

白丽欲讲话,被女审判员截住:“你不要自惭形秽,不要害怕;这不是你的过失。对你丈夫的封建意识,我们——必要的时候还要请妇联的同志协助——共同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但我也是坚持离婚的。”

“你不要自卑。”

“我一点不自卑,这不是自尊自卑问题……”

白丽简直不知说什么好了。一个法院工作人员走进小声附耳对女审判员说了些什么,女审判员边听边开始用机警的目光看这对男女。刘志彬不安起来,他对白丽说:

“我看我们还是撤诉吧,这一调解还不定调解到哪年哪月,我愿意在财产问题上让涉。”

白丽未作表示,女审判员开了口:

“白丽同志请你跟这位同志走,他有些事想和你单独交换下看法。”

“我是不是先回去?”刘志彬也跟着站起来。

“不,你坐下。我还要好好跟你谈谈如何对待妻子失贞的问题。”

白丽跟着那位法院工作人员来到另一间接待室,屋里,单立人和曲强正在等她。

“是您二位。”白丽有些惊讶和意外, 你们来干吗◇,,,

找你。”单立人回答,停止按捏双颊、“把手平放在桌上,“别

老站着，坐下谈吧。”

白丽远远地在长桌另一头坐下，遥望着这两个在她看来十分不合时宜的警察。

“怎么知道我在这儿，跟踪了？”

“别问这些了，这并不重要。”单立人开门开山地问，“我想了解你丈夫在与你离婚后会获得多大好处。我们已经知道他向你提出了财产要求，而你父亲为你结婚给过你一大笔钱。”

“发现我丈夫参与那件事的迹象了？”

“是的，但还没有最后证实，这需要你的帮助，我们对他这样做的动机困惑不解。”

如果你们认为他是试图制造借口和我离婚以获得我财产中的一份的话，那我告诉你们，他一个子也拿不到。”

“他以前知道吗——在你这次告诉他之前？”

“我想他应该知道，尽管他很蠢，在我父亲给我钱时我让他看过那些存折，由于存折期限大都没有到期，还是他提出的如果这时过户会损失利息，所以存折上的名字还仍然是我父亲，没有更改。”

“如此说来，他在离婚诉讼提出的分割财产的要求纯属明知不能为而为之的绝望努力了？”

“他这人一般不作无用功。我想这是他的策略，提出此项要求只是为了增加自己讨价还价的筹码，以期换得我在其它方面对他不作追究，不妨告诉你，他刚才已经向我提出放弃财产要求了。”

“你指的其它方面是什么？”

“也是钱，一笔现款，我们这次旅行结婚所带的一笔现款。”

“多少？”

“八千余元。”

“还在他的手里？”

“是的，他谎称已全部花光。但我粗略计算过，由于我们在第二站就出了那件事，接着背返，高估也不过只花了千元左右，他手里现在至少还有六七千元。”

“你以为这区区七千元足以使他冒险。”

“应该说这笔钱对一个吃了二十年地瓜的人很有诱惑力，但我怀疑这是他的主要动机他不离婚岂不是可以照样、更从容地花这笔钱？为了不使他不自在，老想着他卑微的出身，我是主动把感觉，我的切身感觉告诉他，他对我个人的憎恶超过对金钱的渴望，是这样，他并不爱我，从来没爱过。”

白丽平淡地说，显得十分冷漠。

“你的意思是他另有所爱？”单立人小心谨慎地措辞问道。

“我没有证据，但我相信是这么回事。”白丽显然不愿再谈这个话题，她岔开话问道：“我能知道一下你们发现了什么他参与陷害于我的迹象吗？”

“有线索表明他认识那个奸污你的流氓。”

白丽并不吃惊。

“这很象是串通好了的预谋作案，使我们不明白的是他们怎么能预料到你会走错房间走进510房间，这真有点神妙算，你晚上有上厕所的习惯吗？”

“有，我有膀胱刺激症。”

“也是钱，一笔现款，我们这次旅行结婚所带的一笔现款。”

“多少？”

“八千余元。”

“还在他的手里？”

“是的，他谎称已全部花光。但我粗略计算过，由于我们在第二站就出了那件事，接着背返，高估也不过只花了千元左右，他手里现在至少还有六七千元。”

“你以为这区区七千元足以使他冒险。”

“应该说这笔钱对一个吃了二十年地瓜的人很有诱惑力，但我怀疑这是他的主要动机他不离婚岂不是可以照样、更从容地花这笔钱？为了不使他不自在，老想着他卑微的出身，我是主动把感觉，我的切身感觉告诉他，他对我个人的憎恶超过对金钱的渴望，是这样，他并不爱我，从来没爱过。”

白丽平淡地说，显得十分冷漠。

“你的意思是他另有所爱？”单立人小心谨慎地措辞问道。

“我没有证据，但我相信是这么回事。”白丽显然不愿再谈这个话题，她岔开话问道：“我能知道一下你们发现了什么他参与陷害于我的迹象吗？”

“有线索表明他认识那个奸污你的流氓。”

白丽并不吃惊。

“这很象是串通好了的预谋作案，使我们不明白的是他们怎么能预料到你会走错房间走进510房间，这真有点神妙算，你晚上有上厕所的习惯吗？”

“有，我有膀胱刺激症。”

"你的意思不是说使罪有应得的人不受法律的制裁吧?"

"不!"白丽冷冷说,"有罪者休想脱惩罚—— 谁也别想安然无恙地伤害我!"她抬起眼皮看单立人,"另外,我也希望不再见到你们,看到你们并不使我愉快,特别是想到你们是在盯我的梢儿。"

"你认得什么记者吗?"

从局里汇报完情况出来的路上,单立人一边看着流逝的街景一边问开着车的曲强。

"您在哪家商店受到慢待和侮辱了?"曲强在一个十字路口的红灯前把车停住,扭头对老单说,"我不认识什么晚报之流的小报记者,用不着,遇到受气事我有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在卫生防疫和工商税务方面有很多朋友,他们总是能不事声张地仗住何商店低头,效果比登报还要好,来得快。"

"不是那种和服务系统的龃龉,这种不愉快我早已有效率以为常。是有一个人托我,我爱人单位的一个女孩子,她被一个道貌岸然的家伙骗了,又无法惩罚他,想在报上出口气。我想这种事情既有一定的可读性又具有某种警世作用,记者会感兴趣。"

"您说的是那是几年前的形势,那时国家政治的混乱刚刚得到澄清和里正,人们普遍渴求正义的伸张和传统道德的恢复,那是个复仇的年代。现在则不同了,人们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敢作敢为是时代的特征,很少人再去理会那些因为失算蒙受损失者的大声呻吟、恶毒的以牙还牙的意图只能让人厌恶和不以为然,我就不同情那些企图获得些什么

结果什么也没捞到反而失去资本的经济上和感情上的小贩，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能指责社会环境不良，他们往往是咎由自取，我建议您少管这些闲事，否则这些人一辈子也不会汲取什么教训，栽几个跟头对某些人来说不是什么坏事。”

“真是时代不同了，”单立人叹口气，“连你这样正派的年轻人也没多少正义感了。”

“不能这么说。”

绿灯亮了，曲强轰动油门，驾车向前开去。

“正义感依然有，只是使用比较谨慎而已。应该说心肠硬了，那些大街上乞讨的乞丐也许有体会，一把鼻涕一把泪掰折胳膊踢断腿也不得到多少路人的施舍了，起码没过去多了。”

“停车停车。”单立人突然拍曲强的胳膊喊起来，头使劲向后扭去。

“路口不能停车，那些六亲不认的交通警会罚钱的。”他也顺着老单的目光向后看去，“你发现了谁？”

“停车”老单吼起来，一边用手在兜乱摸，“让他罚去。”

“别摸了，我知道兜里没钱，我停就是了。”曲强把车停在路边，再三问：“您发现了谁？”

“徐宝生。”单立人头也没回地说，伸手拧门要下车。”街口电话亭里那个人。”

曲强跟着单立人下了车，向街口玻璃亭里那个正在拨电话的人望去。交通警从岗亭探出身子冲曲强大声喝叱，曲强一瞪眼睛，对交通警作了个威胁性的手势，让他安静下来。路口行人的注意力已全部集中在曲强和单立人身上，正在打电

话的那个人也向这边张望，单立人倏地转身背对那个人，曲强看清了那个人特征明显的鹰钩鼻子和闭得紧紧的薄嘴唇。那个人的目光在曲强的脸上停留了一下，又继续低头打电话。

“你去听听他在说些什么，我会对付交通警。”老单小声对曲强说。

变通警已爬下岗亭，绷着脸大步向这边走来。

曲强走到电话亭旁，象个等着打电话的人那样在门口站住，电话亭里那个人一边把听筒贴着耳朵等已挂通的电话那头来人接，一边用放肆的眼光看曲强，曲强把目光移向他处。道旁单立人背对着这边和交通警交涉解释，两个人说了会儿话，一齐钻进车里，曲强看着他们把车开出百米左右停住，交通警一人出来大步走回，目不斜视地路过曲强身旁爬上岗亭，重又威风凛凛地行使起他在这个路口至高无上的职权。

“我的电话不通，你有事你先打吧。”电话亭里的那个人忽然推开门出来对曲强说。

曲强不冷防，嗯嗯哼哼地走进电话亭，摸出硬币塞进投币口，发了会儿愣，随手拨了个号码，居然一下通了，对方一个男人接了电话“喂喂”地叫唤，曲强本着电话不吭声，对方“喂”了半天没人答应，骂了一句把电话挂断。曲强若无其事又随便拨了个号码，另一个男人拿起电话：“找谁?”曲强依然不吭声。‘找儿子吧?’那个男人无耻刻薄地问，“别害怕，想买什么粮跟爸爸说，爸爸有钱别不吭声，不吭声爸爸怎么知道你想要什么?”曲强忍着气，对方大概闲极无聊，继续开庸俗的玩笑还不住地咯咯乐：“儿子，好儿子，真出息了，会自个打电话，爸爸没白养你，要是不再尿床那就是天底下

第一号好儿子了。”

“操你妈。”曲强骂了一句把电话挂断，出了电话亭对那人说：“你打吧，我的电话也没人接。”

“不不，你慢慢打吧。’那人点起支烟说，“我另找个电话。”

曲强无奈只退回电话亭，装模作样地拨着号码盘，注视着那人走远，拐街角，撂下电话冲出来，正与喘吁吁跑过来的单立人撞个满怀。

“他拐到那边找电话去了。”

“你去开车，我盯着他。”老单匆匆交代，抓过曲强的减光镜戴上，向那人消逝的街角快步走去。

曲强在前面马路上把车掉了头，风驰电掣驶回来。左转弯后减速缓缓驶过这条街，发现那人正在对面另一个玻璃电话亭内打电话，他显然已与对方通了话，看表情和口型，他正在再三重复着某个请求。曲强驶过电话亭，靠路边停下，寻找单立人。马路上人群熙攘，商店的大幅橱窗在阳光下反着光，一时很难发现单立人的位置。一辆大型通道式公共汽车驶过，阻断了曲强的视线，待视界重新开熟后，曲强发现电话亭内已空了，他向前望去，那人在前面很远的人流中忽隐忽现。单立人知从哪里钻出来拉开车门坐进来，曲强驱车赶上去，把那人牢牢控制在视线内。

“是‘徐宝生’吗？”

“我越来越肯定是他，但我无法靠近听清他讲话的内容，他很谨慎，我们只有跟着他，先摸清他的住址，我想他是在和一个人定约会。”

“我可不希望他老这么不停地走下去。”由于曲强车速过

慢，后面跟着蜗行的车辆已不耐烦地连连鸣笛，那人拐进一家食品店，曲强把车驶出快车道，停下。

“这会儿我宁肯要辆自行车。”曲强对老单说。

那人果然从食品店出来，手里拿着一瓶薄膜纸包装的高级葡萄酒和一大纸袋细腻已经浸过来的腌酱肉制品。

“真是个豪爽的人，”曲强嘟哝，“既然他打算体面地款待他的朋友，我希望他也会体面地打个‘的’。

那人捧着食品不走了。在马路边扬手叫住了一辆空计程车，坐了进去。曲强一地面打着方向盘，斜刺里驶跟上那辆计程车一面兴奋地说：

“这人真对我口味，他手里拿的那些吃的，也都是我爱吃的，我真想和他交个朋友。”

“我会介绍你们认识的。”老单笑着说。

载着那人的计程车驶出市中心，连续拐了几个弯，驶入一片楼区，停在一幢十七层的塔式公寓楼前，曲强把车停在毗邻的一幢楼前。单立人戴上曲强的减光镜下了车，趁那人付计程车费的工夫，先走进计程车对着的那个门。楼内电梯间开着门，女司机正坐在狭窄的椅子上看书，见单立人走进来就问：“几楼？”单立人未及答话，曲强跑了进来：

“他没进这个门，是旁边那个门。”

单立人一步跨出电梯间，与曲强匆匆跑出去。

另一个门的电梯门已经关闭，电梯间止隆隆上升，标志楼层莹光数码隔三差五地亮着。

卑立人和曲强耐心地等着下行箭头亮起，电梯间重又降回底层，电梯门开了，几个房客出来走后，向梯间女司机询

问拿着葡萄酒和肉制品的那个人在几层下的。

“你们是问邢邱林？”女司机说，“他住806。”

女司机把电梯门关了，按了八楼，电梯又开始上升。

单立人和曲强来到八楼，到806门前停立片刻，屋内静悄悄的，一点动静也没有。两个人又回到电梯间往下乘，女司机好奇地问：

“他不在家吗？不刚刚上去。”

“不，我们找他爱人，他爱人不在。”曲强信口诌道。

女司机瞪大了眼睛：“他没爱人，他根本没结过婚，这儿就他一个人住，除非你说的是那些常来他这儿的不干不净的女孩子。”女司机看着这两个男人产生了怀疑：“你们是哪的？我看你们好象不认识他。”

曲强有点犹豫不决，单立人掏出证件给女司机看：

“我们是公安局的。”

“这就对了。”女司机一点不惊讶地说，“这么说他又要折进去了，这回是什么事？”

单立人避而不答，反问女司机：“你一年到头在这儿开电梯，常来找那姓邢的人你一定心里有数吧？”

“有什么数？”女司机警惕地说，非无非是些男男女女，每家都有常来的朋友和亲戚，我又不对邢邱林特别感兴趣。”

电梯已降到底层，单立人和曲强仍呆在电梯间不走。

“起码你对那些常来的人大致有个印象吧？”单立人试图说服女司机，如果我们请你辨认几个人，您不会拒绝帮忙吧？”

“我恐怕帮不上你们什么忙。”女司机掉脸眉开眼笑地和刚进电梯间的几个推着儿童车的老太太打招呼，转回头冷漠

地对单立人说,“我这人记性不好,特别记不住人,每天接触的人太多,譬如您,就是您摘了这副茶镜,下回再见着我也不一定认得出您。”

单立人摘下减光镜,抬起眼皮凝视女司机。

“您甭这么看我,不是我这人咯涩。”女司机扬声说,“我们也有我们的职业道德,我们在这儿是为住户服务的,不是监视人家。要是谁家来过什么人,我们都给人家记下来,汇报上去、黑着人家,那谁还敢在这儿住?住着心里能痛快吗?那还不得满楼的恐怖气氛?您问这几位老太太,她们过去也干过小脚侦缉队,是现在这样谁也不管谁好呢?还是象过去那样互相紧盯着好?”

单立人和曲强看看身旁几位脸跟核桃皮儿似的老太太,老太太们也看着俩,就象一群海豹和一群陆地的豹子互相凝视。

单立人用警车的里对讲机和局里沟通乞联络,并调来大批刑警队的小伙子,把刑邱林住的这幢楼围个水泄不通。他坐在车里和曲强一起舒舒服服吃着从街上买来的盒饭,静等着那个赴约者的到来。

只要他一上楼进了806,我们就可以动手抓人了。”

“这件事终于有了眉目,”曲强嚼着满嘴饭说,终于可以从这件龌龊的事中脱身出来了。说实话,这件事不大,可是使我最恶心的案子之一。现场抓他们的时候你允许我揍这两个混蛋几下吗?”

“这也是我的愿望,你不知道我在梦里把那个满脸刺的家伙打得惨成什么样—— 但我不允许!”

"唉，我们要不是民警多好。"

单立人把盒饭里剩下的米粒拢成一小堆，拨拉进嘴里，用力咀嚼着，把空纸盒和筷子扔出窗外，眼睛在目标附近扫了一圈，刑警队小伙子们隐蔽得很好。蓦地，他愣住了。

"怎么啦？"曲强把吃剩的盒饭和筷子扔出车窗，向老单目光析及处望去，不由也僵住了。

——白丽由远近走来。

她神态安祥，目光漠然，步伐平稳，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她穿着一身深色的女式西服，庄严肃穆，手里拌着一瓶名牌外国酒。

她察看核实了一下楼号门号，在单立人和曲强惊愕的注视下，走进了邢邱林家所在的那个门，消逝了。

"怎么是她？"曲强缓过神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单立人的脸也由白变黑，声音沙哑地说："不知道，我也被搞糊涂了，难道我们受了愚弄。"

"别是她截听了电话，来复仇的吧。"曲强一下从座位上跳起，开门要往外冲。"那要出人命的。"

"这不可能。"单立人一把拉住曲强，粗暴地说，"别瞎激动，如果不是默契在先，起码也该两个人先后都来，她也得把手里的酒换成刀。约会只能是邢邱林和白丽两个人之间的。"

"我不明白，我不懂她为什么要这么干？"

"会弄明白的。"单立人制止了曲强的叫喊，"按原计划行动，十分钟后，我们上欠。"

单立人拿起对讲机呼唤出监视白丽住宅的警察。对方报

告了自己的方位，他正沿与此地相反的另一方向跟踪刘志彬。单立人授权他相机采取果断措施。

单立人钻出车，作了个手势，隐蔽在各个角落的警察们陆续走出来，封锁了所有通道，聚集在白丽刚走进去的那个门。

单立人和曲强分别带着一些人乘电梯和爬楼上去，在806号单元门前汇合，开始叫门。806号房门紧锁，没人答应。单立人用耳朵贴门听了听，听到里面有女人激动地低语。他敲门卫的手开始用力，并点白丽和邢邱林的名命令他们立即开门，向他们指出继续装聋作哑已没有用了，但仍然得不到反应，屋里女人的低语愈发激动快速。一些年轻性急的警察开始踢门，高声威胁。这种式样的高层楼房的房门都是铁祷的，十分坚固，除非使用乙炔焊枪进行切割，否则甭想把门搞开。正当大家一筹莫展，单立人为屋内女人的低语嘎然而止倍觉不安时，曲强在一个住户的指示下，找到了一扇属于806房间厨房的钢框玻璃窗。他打碎了玻璃伸手进去开了窗户，然后跳了进去打开了门，警察已一拥而入挤满了806号单元的走廊和起居室，在一片嘴杂纷乱中谁也没听到守在楼下的警察及围观群众异口同声发出的一声响亮的惊叫。

单立人在卧室门口被一声尖锐的喊声止住了脚步。

“谁也别进来！”

白丽一脚窗外一脚窗里站在窗户上，身子探在窗外，手把窗框：

“谁也别进来，否则我就跳下去。”

单立人转身命令警察们后退，然后对白丽说：

“有话好说，你不要采取这种危险资助，邢邱林呢？”

“他刚从这儿跳下去。”白丽凄惨一笑，“如果你们试图冲过来抓我，我也跳下去。”

“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取这种极端步骤？”单立人悄悄挪动着步子。“选择很多，你为什么不试着和我谈谈？”

“别想趁机靠前。”白丽发现了单立人的企图，“你来不及，你需要一连串的动作，而我只要一下。你要真不想让我死，就呆在原地别动。”

“我真的不想让你死。”单立人诚恳地请求。“请你下来，我保证会给你充分申辩的机会。你现在这种样子是我万万没有料到，从心里说也不原看到的，这跟你本来的形象不符。”

“您不必对我另眼相待，即便是我也没有什么丑恶姿态作不出的，你真愿意倾听我的谈话吗？”

“愿意，哪怕仅仅出于挽救你生命的目的。”

“谢谢，那就你坐下，让其他人出去，把门关上。”

“可不可以请他也参加我们的谈话？”单立人指指曲强，“他也是从始至终参与这件事的，并一直对你表示同情关心。”

白丽冷冷地打量了一下曲强，拒绝道：“不行，任何年轻的公兽此刻都只能引起我的憎恶。”

曲强满脸通红，又不敢流露出气愤，低首退出，把门带上。

单立人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叹口气。

“您可以坐在沙发上，那样舒服些，我的话很长。”

“您呢？”单立人换到沙发上坐好，对白丽说，“你是否也

使自己舒服些，那姿势坚持不了多久。”

“我就坐在这儿。”白丽骑在窗台上坐下，“我现在不考虑自已是否舒服，只考虑如何最大限度集中您的注意力倾听的我谈话。”

“说实话，你使我非常不愉快。”单立人在沙发上扭动了一下身子，“这种方式使我有一种被要挟的感觉。另外我也无法集中注意力，时时都在担心您的生命安全。换一个场合对您有什么方便？那会更隐远大、从容、不受干扰，而现在您象个耍猴的惹来众目睽睽。”

白丽往楼下一看，除了手和臂，身子几乎腾空，白丽闭了下眼睛。

几十米下面，几百张脸仰着，指指戳戳，警察们束手无策地象陀螺般急得团团转。

“我不是有意这么出风头的。”白丽严肃地对单立人说，“我知道您说的另一个场所是哪儿，我会去的，但不是现在，在那儿我不能象在这儿这样和你这么平等。”

单立人翻了翻眼睛。

“而且在那儿，我打个喷嚏都得被您记录下来，可有些话我是不想形成文字的。您别不满意，在那儿我不会象在这儿对您说那么多的。”

“这件事你在一开始是不是就骗了我们？”

“也是也不是。”白丽勇敢地迎着单立人咄咄逼人的目光，“你们的侦查方向没错，这件事并不是我一手策划的，我愿意打消你在这点上的怀疑。首先如果我想摆脱刘志彬我根本就不会跟他结婚，在结婚这件事上我没受到半点胁迫，完全是

自愿的，不存在和邢邱林早已勾搭成奸，出于种种原因未成眷属，通过给刘志彬公开扣上绿帽子打击他本尊心迫其离婚以便旧梦重温的企图。邢邱林这个人我过去是不认识的，我和他那种阶层的人素无来往，他是刘志彬酒肉朋友，即便刘志彬在婚后介绍我与他相识，我这种性格的女人也不会在短短几天肉爱上一个人的，我早过了浪漫的年龄，实际上，在那个可怕的夜晚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邢邱林的存在。是的，如你所想，这件事是刘志彬一手导演的卑鄙阴谋，他恨我，他摆脱不了自己卑贱出身的阴影，他想通过这件事玷辱我并谋得我的部分钱财，阔绰得意地另觅意中人。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但无论是他还是你们都低估了我的智和对伤害我的行为的迅速，毫不留情地报复的天性—— 和不是随便就能让人打蒙的人……”

“你是谁？”

当对方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解除后，白丽从床上坐起，镇定地套上睡衣，从容发问。

躺在白丽身旁的黑漆漆的硕大身影一动不动，死尸一般地沉寂。

“不吭声和缩在被窝里是混不过去的。”白丽伸手把被子整个掀到地上。

那黑影蓦地坐起，黑暗中只见两对近在咫尺的瞳孔在灼灼发亮。

“如果你不想把全旅馆的人都惊动起来，就别蠢蠢欲动。”白丽警告对方，“强奸升级到强奸杀人只能使人罪上加罪。怎

么到我房间里来的？”

“这是我的房间，你走错门了。”

“住口！”白丽一声怒喝，旋即又把声音压低，“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没有头脑的傻瓜吗？我能在几百吨岩石中发现与众不同的碎片，难道辩不清十间房子中哪间是我的？刘志彬在哪儿？你把他打昏塞到床底下了？”

“不不，我没有，我进来房间就是空的。”

“所以你就当仁不让了，你倒是自来熟。”

“我没有……我不是有意的，我向你道歉，你应该理解，人有时候是会不由自主的……。”

“我懂，钟表有时也会自动上弦，同理，既如此，我们不妨熟个彻底，互相认识一下——让我看看你的脸。”

白丽跳下床，把灯一下拉亮，刺眼的光芒瞬时沐浴了整个房间，邢邱林不由蜷缩起来，他显得狼狈、惊恐。白丽逼近他以用刀子一样的目光盯了他一会儿，似乎要把他的面目深深镌刻在自己的脑海，然后她环视房间，流下了眼泪。她发现精心设计的阴谋的迹象：若无刘志彬的参与合作，这间屋子在她上厕所的几分钟内方会变得如此面目全非。她裹紧睡衣在转子上坐下，默默啜泣，不住地打着寒噤。邢邱林试图悄悄穿上衣服，被白丽飞来的一个茶杯狠狠击中。

“你不必遮羞——在我面前。”她脸上的泪水干涸了，眼中流露出冷酷的神情。

“刘志彬在哪儿？”她问。

邢邱林不说话。

“别打算蒙我说你不认识他。现在你面前有两条路，要么

去公安局作为强奸犯坐十年牢。要么杀死我灭口，后一条要费点劲，而且还说不准谁杀死谁。”

“这两条路我都不想走。”

“好，那，走第三条路，跟我合作。”

“你想干什么？”

“搞清这件事，然后，处理它。”

“你想干吗？”

“你已经作了一次帮凶，何妨再作一次，我要是你我就答应，这是聪明和识时务的选择。”

“什么条件？如果我帮你。”

“条件？”白丽象个男人低声吼道，“现在不是你讲价钱的时候，条件仅仅是我将不向公安局检举你。”

邢邱林被白丽气势汹汹的样子慑住了，垂头想了想，无可奈何地说：

“我同意。”

“刘志彬现在在哪儿？”

“509 房间。”

“那个人是谁？”

”哪个人？”

“废话，还有哪个人？他总不至于白白给自己扣上绿帽子戴着玩，那个他想与之结婚的女人。”

“他没跟我说过，他找来时只是跟我说他对你的厌恶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你说话的腔调，你的派头，你的鼾声都使他象踩着只癞蛤蟆一样恶心，特别是你的身体和你的气味，你和他亲热时狎昵爱抚每次都令他需要极强的克制才不

会呕吐出来—— 这都是他的原话，我没有一点添枝加叶，其实就我的感觉而言，您并没有他说的那么糟糕……”

“我不需要你对我来品头论足。”白丽声色俱厉地打断邢邱林，“不需要用你的恭维获得安慰，你接着往下说。”

“他说他受够了，他说他现在才体会到和一个毫无姿色毫无女人味的女人结婚是多么痛苦，特别是这个女人有钱有才，一个丑女人再具备这两点简直可以要天下所有男人的命。这是他的原话。他说他要象甩臭袜子一样把您甩得远远的，甩进大粪坑里，让您遍体污秽，他说那才是您的本来面目，那才是您应该呆的地方。”

白丽脸色惨白，紧闭着嘴一言不发。

邢邱林一边察颜观色一边说：“当时我曾劝过他。何必呢，你要不喜欢她，和她离婚好啦，我们是文明社会，法律提供了这种相当体贴的机会。我发誓我这么劝过他。可他不听，坚持要采取这种不道德、侮辱人，叫我也很难堪的方式解决问题，没有办法，谁让我们是朋友呢，我这人又一向不会拒绝朋友，哥们儿义气真是害死人。”

“你难道没问他，既然这么讨厌我干吗又要和我结婚？”

“问了，当然问了，第一个就问了这个问题你既然不喜欢人家，干吗又赶着和人家结婚？他说你叫我怎么办？一个爱上了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孩子，爱得那么深沉热烈、如痴如醉，以致不与她结婚就不能偿其夙愿，可那姑娘……。”

“那姑娘又不嫁穷光蛋，尽管那穷光蛋号称有才。”

“对。”邢邱林愣了一下，继续说，“那姑娘也有那姑娘的道理，不能责怪她，希望体面地出嫁，希望婚后生活较前有

所改观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尤其是象她那种长期生活在困窘家庭的没读过多少书的姑娘，美貌几乎是她唯一的资本。”

“这么说你对那姑娘的请况很清楚，并不象你刚才表白的那么一无所知。”

“……我承认，我了解一点。”

“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她叫姚京，是个工人，哪个工厂不清楚，她和刘志彬是一年前在刘的一个同乡同学那里认识的。她曾答应和刘志彬结婚，但要他拿出一笔钱置办结婚用品，说是她母亲要求的，具体多少我不清楚。”

“去问问，打听清楚。”白丽尖声说，“顺便问问，刘志彬肩你干这个卑鄙当给了你多少钱？”

“我们是朋友……三百，很低廉是不是？”

“拿出来。”白丽伸出手见邢邱林不情愿，瞪起眼：“拿出来！”

邢邱林磨磨蹭蹭从挂在衣架上的上衣口袋掏出钱，苦着脸递到白丽手中。

白丽掂掂这迭钞票的份量，扔回给邢邱林：“这钱就算我付给你的——本来也是我的钱，如果你办事利索，事成之后我再给你十倍于这个数的钱。”

“你想叫我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我可不干，我已经错了，不能一错再错。”

“放心，不是叫你去杀刘志彬，我还要留着他。我叫你干的是件很轻松很有乐趣的事，看得出来、你勾引姑娘很有些

本领吧？”

“唔，比不上专业的，但也小有手段。”

“就是嘛，是个男人就该比刘志彬那号窝囊废强一些。我叫你办的事就是马上回去把姚京勾上手。”

“这个容易。”邢邱林眉开眼笑，“您要光叫我干这个我乐意。”

“弄清楚刘志彬答应给她多少钱，给了没有？他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别的就用不着你了。”

“可是，”邢邱林眼珠子骨碌一转，狡猾地说，“如果刘志彬已经从您那儿搬了大款给了她，我凭区区三百豇吉没招和她斗法。魅力固然重要，可对付这种站娘，实力往往是取决胜负的关键。”

“你尽可以狮子大开口，在钱数上加码，这还用我教你吗？我想骗即便不是你的专业也是你的擅长、我是论功行赏，从不预支。另外，我也不相信那姑娘会真的爱上刘志彬。”

“您分析得对，这种姑娘都是机会主义者——我可以穿上衣服吗？”

“你还得把你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留给我。你别要滑头，如果我找不着你，我就立刻检举刘志彬，顺着他的藤总能摸着你的瓜。”

“不敢不敢。”邢邱林把姓名地址告诉了白丽。

“现在你马上穿上衣服滚了，记住，我给你的期限是一周。”

邢邱林穿上衣服溜走后，白丽独自坐在屋里哭了会儿，擦干眼泪站起来，揩抹床铺，收拾了房间，在立框前端详了一

下舆，拉灭灯开门。片刻，走廊响起揪人心腑的呼唤：

“刘志彬！刘志彬！”

“我很卑鄙是吗？”骑在窗台上的白丽问单立人，夕阳照在她的脸上，使她的脸一半晦暗一半耀眼，有着一种古怪的沉思神情。

“很卑鄙。”单立人点着支烟，目不转睛地看着白丽。“相当地卑鄙。”

“可是谁高尚？”白丽盯着单立人反问。

“我不想就事论事。”单立人回答。

“好吧，让我们继续叙述事实。关于刘志彬如何能料到我会走错房间的疑团解开了吧？”

“解开了。他在带着你刚进旅馆时就是进的 510 房间而不是你们登记的 509 房间，510 房间的真正住客邢邱林当天时却藏在 509 房间拎着只空旅行箱待机而动。当半夜你去上厕所时，刘志彬就立即起来与邢邱林对换了房间。我仍不明白的是他们在何时交换的房间钥匙，护理说不该有这样的机会，你和他一直是偎依而行，是的，我看见了，我亲眼看见你们进了我对面的房面，而半夜事发时你们却双双出现在我隔壁的房间，这一细节在那顿拳打脚踢中被遗忘了。”

“还有一个细节你也遗忘了或是没注意到，他们是在你鼻子底下交换的钥匙。路过五楼盥洗室时，刘志彬曾短暂地离开我去上厕所和洗手，当时盥洗室里有两个人，那个年轻的想必是邢邱林，而那个老一点的，自然是您大人无疑。”

“看来我是老了，老眼昏花到了视而不见的地步，请你往

下说吧。”

“你的手段并没你说的那么过硬奏效嘛。”道边洋槐的阴影中，穿着深色西服的白丽冷冷地对垂头丧气的邢邱林说。

离他们咫尺之遥，处于路灯桔绘画光雾下的公共汽车站牌旁，苗条美丽的姚京正在和他矮小的男女说话。

“一点不悬，我已经接到了人家的信，说那边事已办好了……。”

“拿到了再说……。”

“这么说刘志彬还没把钱给这个‘脏喇’，你还来得及阻止他。”

“我为什么要阻止他？”白丽抢白邢邱所以生“我并不想阻止他。”

“不是我无能。”邢邱林为自己辩解，“你也瞧见了，已经咬了钩的鱼，再投饵也吸引不过来了。”

“别吵，听他们说。”

“我可不是图你什么才和你结婚的。”

“你当然不是为了图什么才要和我结婚的。”

“多纯洁的感情，这个矬地炮怎么配有这样的艳福。”邢邱林对白丽发牢骚，“这种好事永远也碰不上。”

“这个男人是谁？”白丽没理邢邱林，若有思地问：“你不认识他？”

“没见过，”邢邱林看着那个被姚京挽着远去矮个男人的背影，“谁知道这杆红缨枪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没想到这小丫头这么不正经、脚踩了足有八只船。”

“看来我不插手，刘志彬也是狗咬尿泡空欢喜，我倒有点

可怜他了，总是枉费心机。”

两个人从阴影中走出来，白丽脸上挂着一丝微笑。

“我的使命完成了吧？已经有自告奋勇者冲在前面了。”

“你要想拿到钱，还得再辛苦一趟，跑过去，跟着他们，看看那个男住在哪儿？”

“懂了，不用你怂恿，拆散不搬配的婚姻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姚京挎着一只大而柔软的仿羊皮背包娉娉婷走进邮局长方形的大厅。大厅里虽然白天也开着光灯，仍摆脱不了幽暗的氛围，这是个阴天的上午，邮局里人数寥寥。长途电话间外的座椅上坐着一个穿深色西服的少妇。姚京迳直走向挂有汇款志牌的柜台，从包里拿出一叠汇款单和自己的工作证递给营业员，然后矜持来倚着柜台，默默地等待。营业员核实了每一张汇款单的签名和姚京的工作证，取出每捆一千元的五摞人民币清点后逐一递给姚京。姚京把人民币悉数扫进大皮包里，拉上拉链，轻快地往外走。

“姚京。”一个低沉的女声叫她。

姚京停住脚，诧异地回头看。大厅里的人都在逡巡起动，忙着自己的事，没有她认识的人。她正要转身走，那个坐在长途电话亭间外座椅上的深色着装的少妇站起来，向她颔首。

“于老师？”她不太自信地揣测，“您是于老师？”

“不，你认错人了。”白丽摇摇头，“我不姓于。”

“您刚才是叫我？”她把个手指戳在自己胸前。

“是叫你，”白丽说“我想和你谈论。”

"在这儿?"姚京环顾大厅，又木纳地看看白丽，"我实在想不起您是谁了。"

"你没见过我。"白丽请姚京坐下，自已也随即坐在她身边，赞赏地打量着姚京的脸庞发式，"你的确很漂亮，我在你这个年龄也有过象歉这样的成色，可惜消逝得大快了。"

"我不行，"姚京抿嘴笑，"也就是一般人吧。前几年的才是真漂亮呢。"

"你要结婚了是吧?"

"你怎么知道?"姚京顿时显得兴奋，眉飞色舞地说，我们打算下个星期就登记，然后举行婚礼，然后他就去美国，然后我也跟着去—— 可是你怎么知道？姐姐，你是谁呀？我们见过吗?"

'升过一面。"白丽微笑地说。

"我怎么记不得了。"妨京皱着眉头回忆，抬起脸说，"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就别想了。"白丽和蔼温存地抚着姚京的肩膀，"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皮挎包里的这笔钱。告诉我，要是没有这笔钱，那个男人开会和你结婚吗?"

姚京闻言失色，她惊惧地望着脸色平静的白丽，小心地往外挪动着身子"

"你不必害怕。"白丽说，"你看我象抢劫犯?你是安全的，大厅里有这么多人。"

"这的确不是抢劫作案的场所，姚京稍稍安定下心来，但她马已又不安起来：

"你怎么知道我包里有一大笔钱?"

“我看见的，我坐在这儿看见的。”

“噢，”姚京恍然大悟。”您是搞社会调查的吧？青年报的还是妇女杂志的？”姚京又变得喜滋滋起来，“干你们这行的都特有眼力，一看我取钱就知道要结婚了—— 可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她又有点茫然了。“莫非我们真的见过？”

“真的见过。”

“噢，你已经去过我们单位了。”姚京完全信任了白丽，象小羊看着老羊那样看着白丽，“您刚才问我什么来着？”

“我问你要是没有这笔钱，你的男朋友还会跟你结婚吗？”

“当然，我们可不象有些人，把感情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我们是真正、纯粹的爱情，没钱也一样，钱只不过是给我们的爱情锦上添花。不瞒您说，不图他什么呀，他其貌不扬，家境也不好，是农村的，就算是个研究生，可研究生里比他条件好有的是，在别人眼里看来，我真是傻透了，可我就是看中他人老实了。

“还可以去美国时。”

姚京脸红了，急急忙忙地说：“不，您的了解情况，我决定嫁给他时，不还没有获得去美国的那个机会呢。您把我看扁了，我真的没觉得美国会多好，没去过总想去看看，但我并没想在美国长期生活，等他学习一结束我们就回国。他也不喜欢美国，我们不是极左分子，但我们都得还是生活在祖国好。我知道你有点不信我的话，可我真是只看中了他人老实这一点，我觉得找丈夫。人老实是最重要的，找个花花公子还不够和他打架的，那怎么受得了。”

“是的，人老实是最重要的，只要这种老实不属于蔫坏——我信你的话，我也深有同感。”

“真的？”姚京露出甜蜜的微笑，“我觉得与其高攀不如低就来得可靠。譬如我们那位，他能找上我够不易够有福气啦，他只能感到满足，在他眼里就是天仙呀，我不是，要是我现在离开他，他一天也活不下去，非得想疯了。”

姚京脸上飞起一片羞红，眼睛水汪汪地向着虚空脉脉含情。

“我怎么听说，他拿不到你这笔钱就不跟你结婚。”

“那是他跟我逗着玩说的，”姚京连忙为自己的男女辩护，他才不会呢。他急需这笔钱买去美国的机票和办一些别的事。着急才跟我开这样的玩笑。我理解他的心情，我一点都没往心里去。”

“既然你这么爱他，这么爱他，这么理解他，干吗不早点把钱给他？何苦让他着急。”

姚京立刻耳热心跳，她警惕地看看白丽。在白丽脸上什么调侃、恶意的表情也看不出来。姚京低下头。

“我有我的原因，我不愿让他那么轻易得到一切，那样他就不会珍惜了。再说这笔钱对我来说不是小数。不瞒你，为了弄到凑齐这笔钱，我什么事都干了。”

姚京眼眶中涌出泪水，滴下来，晶莹玉珠般的一颗挂在小巧的鼻尖上。她掏出一方印有勤劳的胖娃娃的小手帕，擦去泪水，擤了擤鼻涕。“我本不是不要脸的人，干了不道德的事也不能心安理得，照样吃得香睡得着。心心里很苦恼，但想来想去没办法，为了获得幸福就要付出代价，我要牺牲一

些无足轻重的人，我没有责任也淆能力做到面面俱到，我只能保住最主要的。”

“你感到幸福？”

“是的。”姚京快乐说，“非常幸福。”当她看到白丽怀疑的表情就问：“您不相信？”

“相信。白丽说，”如果你感到幸福你就加倍珍惜它吧。”

“是的，也是这样想。”

“我希望你的男朋友、你的未婚夫也是这样想。”

“肯定。如果有时间，我给你好好讲讲他多么、怎么爱我的。”

“有时间我一定听，不过现在，小姑娘，”白丽亲切的微笑着。“你该走了，我也该走了。”

“可是我还不知道您叫什么呢？”姚京随着白丽站起来，有点依依不舍。

白丽望着小姑娘，没回答她的追问，关切地叮嘱：

“管好你的钱，别让人偷了去。”

“这么说你放弃了、改主意了，不再打算索回那笔本来属于你的钱。”

“你怎么能认为我会去破坏一个纯真姑娘的幸福！”白丽严厉地说。

天已经黑了，室内也暗得人形模糊。单立人把电灯开关按了下下，日光灯闪了闪刷地大放光明。白丽仍坐在敞开的窗台上，单立人在屋里来回踱步，他有几次很好的机会可以趁白丽不备冲过去抓住她，但他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别莽撞。他

珍视白丽他对的友好信任和开诚布公，另外，他也正为无意中洞悉了另一件事实的真象暗暗震惊。

“纯真的小姑娘！”他用鼻子哼了一声，纯洁的爱情！你的高贵、无私的情吓并没有得到理应结出硕果。如果是我告诉你这个‘纯真的小姑娘’是在跟你演戏，说的是一派胡言，你会感到受到刺伤吗？我凑巧和这位姚京也有些接触，对她抱起你那五千块钱之后发生的事略知一二。她那老实‘离了她一天也活不下去’的矮王子……”

“别说。”白丽作手势止住了单立人的话头，“我不想听。不管她话里有多少虚假成份，我也宁愿相信她而不相信你！”

“我原以为你是个正视现实眼睛眨也不眨的硬骨头。”

“要是这样的早从这个窗台跳下去了。”白丽扭头看看黑洞洞的楼下，围观人已渐渐散去，连警察似也感到危险过去了，松懈地三三两两站在一起聊天，不时抬头看上一眼耐心等待着事情最后结束。

白丽把视线重新投向单立人．发现他正若有所思地凝着自己，离她对不过几步之遥。

“离我远点。”白丽叫，把两条腿都放至窗外，身子斜倾，取欲纵身一跳势。

单立人后退几步：“在你刚说了那么多超脱豁达的话，还立刻摆出寻觅活的姿态，不觉得滑稽吗？”

“你光了解了我的宽容，还没听到我的刻毒呢。”

黑色的电话机在雪白的桌布上喑哑发出阵阵“嗒嗒”声。

随着门卫锁响,刚从外面回来的白丽和志彬出现在门口。白丽抢先一步拿起听筒，听清对方是谁后，她抬眼瞟了下刘

志彬，刘志彬也正向她这儿望过来。接电话过程中，白丽听着对方谈话嗯嗯哼哼应着，不时抬眼瞟着刘志彬，使刘志彬受到了极强烈的暗示认为谈话内容与他有关。他狐凝地看着白丽，明确无误地看到白丽脸上充满戏剧性的、有层次情变化：一点点地阴沉下去，一点点地怒起，最后相当激动、怒不可遏地说了句："谢谢你，谢谢你的坦白，我马上就到你那儿和见面。"放下听筒。以—种知道真相后的令人生畏的目光冷冷地看着他。

刘志彬感到了某种不祥和危险，以致不能再佯装无事和坦然。

"谁来的电话？"他克制不住地问。尽管，对我心里已胆怯了，但表面上的口气还维持着粗暴。

"你的朋友，"白丽故意延长这场神经战时间，"那个你不愿让我知道，但已经和有着同你不相上下交情的朋友。"

"什么朋友，"刘志彬还保持着镇定，甚至试图笑一下以示无所谓。"你又在故弄什么问虚？"

"邢邱林"。白丽以无可挑剔的嫣然—笑回报刘志彬那最后尴尬的一笑，平淡，平淡地这三个字念出来。

"邢……邱林。"刘志彬象被一看不见人猛击了一下，摇晃了一下，旋又站稳，汗无法抑制地冒出来，使他瞬问变得湿津津的。

"你不必再故作坚强了。"白丽开始在他面前走来走去，"我什么都知道了，你完了，你的—生就此完了。"

她停下来，在一种施虐者快慰注视着大汗淋漓的刘志彬。刘志彬用手掌撑在桌子上。

“你必须为你作的一切承担责任，你苦苦积累、精心钻营获得的一切都要丧失了，丧失得一干二净，不留一点痕这么，就象你从未爬上去。还会更惨。我要把你抛回比你从前更深渊中去时志对剥夺你的一切，使你成为一罪犯，在铁栅栏后面度过你余下的青春年华，没有自由没有机会，粗衣粝食，满面尘埃，想起现在，倘若使隔世；要么痛苦啮心，要么麻木不仁，让你父母、家庭蒙受耻辱，成为全村人的笑柄，让你和你父母的梦想、希冀一齐破灭。你就在那无边的黑暗中哭泣、去后悔吧，没人救得了你。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呵！真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呵！真是一生心血付诸东流呵！真是机关算尽反送了卿卿性命呵！真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呵！真是可怜可叹，欲哭无泪，欲悔难言，想疯了自家也无计可施。”

白丽嘿嘿乐起来。

“你是不肯原谅我了？”

“不肯！我决意要毁掉你，就象你当初意要毁把的一样——我现在的决心一点不比你那时的决心小。”

“可我当时也没要完全置你于死地。”

“你何苦这会儿还要来表白你温情，你明知道这是无用的。挺起胸来，擦掉恐惧汗水、痛快淋漓地表达、渲泄一下你对我的恨，露出真面目吧，哪怕当一秒钟好汉，既然伪装已经褴偻不堪，遮不住屁股。”

“臭婊子！……”

“对，好样的，骂呀，怎么卡住了？没词了？就应当这样，象个真正男子汉勇敢地迎着苦难走去……”

刘志彬哭了，大颗的泪株汇成流冲下脸颊，使他的脸变

得肮脏皱巴。他撑不住了，顺着桌沿瘫坐在地上，象个女人一样掩面抽泣。

白丽昂起头，轻蔑地垂视着脚下这可怜虫。

“你不要把前景想得太恐怖，我向你保证，我们的监狱和劳改农场近年来有了很大改观，吃饱肚子是没问题。象你这种人也不会受到粗暴对待，没准还会受到重用，安排个抄抄写写轻松活。当然没法跟度蜜月相比了，但比起你那贫你困愚昧的家乡不会差太远，我会设法要求司法当局给你挑个土肥洱的农场。”

“狠毒的女人。”刘志彬在地上咒骂着，“我早就知道你是只一旦咬住人就不本领嘴直到咬断的母乌龟。可我不承认，不承认你指控我的一切，我不认识什么邢邱林，从没见过他……”

“我还当你想出什么高明对策。”白丽叹口气，你的智力太低下了，竟想出这么笨办法。好，你就这么办吧。去对公安局的预审员否认你是个单纯天真的小伙子。”

“其实他会把事情做绝吧？你只是一时激愤、想吓唬吓唬我，促我回头。你是爱的，我怎么想也不能自己说你跟我结婚不是出于爱情，我怎么想也不能对自己说我们之间曾经经过的— 切在你情感中一点微波细澜不留。”

“闭嘴！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白丽脸气得苍白，她大大睁着眼睛说。“你居然想在我身上寻找弱点，想利用你欺骗的遗产来打动我。你岂不知我已如铜浇铁铸，任何方向射来的矢石都不能裂穿我心灵的甲冒，你就断了这个想头吧。我从来就没爱过你，至多是短暂地以为爱上了你。的确，不可

能分点痕迹不留但效果恰恰相反，这些微波细澜的掀起只能使我随之涌出严密多的愤怒。说到这儿了我想起了忘了告诉你的一件事，你前前后后所作所为是个典型的则欲熏心、不择手段往上爬现世形的例子，人们的舆论工具正面临着一个扶正扶邪，净化社会气氛的艰巨任务，会对你的堕落感兴趣的，如果他们想把你的事例当作反面教材警诫世人的分不会有所顾忌而加阻拦的。你别想悄悄烂掉，我要把你孕育你这种猗形家庭推出示众。在相信，你生长那块浸透封建教毒汽的土壤和你那雾个貌似忠厚的父母从小到大给你灌轮的愚昧思想以及他们对你的影响是足以让一百个社会评论家挥挥洒洒发上大通议论的。你也算出了个名。”

“我先干掉你。”

刘志彬从地上爬起来，向白丽冲去，被白丽一脚踢倒，旋即，在看到白丽手里握着一把大号水果折刀，锋刃寒光闪闪。

“你要不想在免不掉精神痛楚的同时再遭受肉体折磨，那你还是老实点。”

“你别想得逞。”刘志彬躺在地上咬牙切齿地骂，“我宁肯死也不会任摆布糟踏。”

“死？”白丽若有所思，玩味着这个词儿涵义，“你不怕死？这倒提出醒了我，“她的脸有所缓和，把折刀“嗖”地剁立在面前的桌上。

“你想说你是个看待名誉重于生命的人是吗？要是这样我愿意让步，成全你。”

白丽看看刘志彬，面无表情。

“我乐于给你一条体面的出路：如果你主动结束的你那已

一钱不值的性命，我将不对司法机关提出任何指控，并对任何嗅觉灵敏的记者的多嘴盘结保持缄默，无论我的父母或是你父母面前我都将只字不提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

刘志彬一声不吭，毋咛我说他被白丽的提议吓呆了。

白丽平静、丝毫不带感情色彩的声音继续在房间里回荡，极为响亮：

“我保证你将享受到恰如其分的追悼仪式，你父母也将受到我以儿媳身份所能给予的始终如一的赡养和尊重。”

白丽变得丑，猥琐。

“如果你对生活还有什么眷恋，我可以再告诉你的一件事实，你所钟爱的姚京，已经拿着你从我们密学开销中省下的五千元和你的那个同乡同学那个研究生结婚了，她压根就没打算和你结婚，只是为了从你口袋中出钱就象你压根不愿意和我结婚只是为了从我口袋中掏出钱。钱掏出来，目的就达到了，不同的是她不必象你那样挖空心思去离婚，她和你的关系没有受到任何义务和条文的结束，她可以干脆甩了你。你已经人财两空了，又面着身败名裂，坐穿牢底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你甚至都无法去惩罚她，象我惩罚你一样获得些聊得些以自慰的东西。你自己说，你不死更待何时？这是你最好的出路。丢掉侥幸心理吧，烂摊子已无从收拾。既然这局已经输定了，那就痛下决心，推例重来，今生今世可以休矣，来世重打鼓另开张，挨个报仇，没准下次就该我犯在你手里了，风水轮流，不会总让一个人得意，何必苦苦捱受。人生如梦，俱是宇宙过客，朝生夕死，你先走一步，与我们又何尝不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

“别说了，我同意。”

“不必匆忙，你再慎重考虑考虑。”

“不用多考虑了，我的决心已下。只希望你遵守你诺言。”

“你怎么能认为的我会背弃一个死者最后的请求。”

“这就好。”

“为了不至造成误会和引起麻烦以至妨碍的遵守的对堆的诺言，我还有最后一个建议：你在死以眼最好写一份遗书，写你是自愿结束生命的，与他人无关，当然，你有别的遗言也尽可以写上，譬如对人生的慨呗以及自己未酬的夙愿等等，我允许你有充裕的时间，把肚子里的话都倒出来，我的限制佶。还有就是，你必须出去死，不能死在我这里。这里没有别的狭隘的意思，仅仅出于一些技术上不能解决的困难。要知道人死后是会聚籍放排泄一些气味和物的，这东西往往很难清扫，我想你死后的一家庭没有心情去处理这些琐事。而且，人死后是很难看的，你死后我一定也不想给我和我的亲属心目中最后留的是那么一个不美好印象。”

“你想让我到哪儿去死？”

“这是你的自由，我不想剥寻你最后的这点权利，人可以随意地去选择，譬如有景汉美可以今人心眺神怡的野外，在你人生旅途上有着重要纪念意义，可以令你浮想联翩，勾起不少美好回忆的去处；或是某个你始终不能忘怀，希望最后再看一眼的人窗下……。至于你采取什么死法儿我也不打算过多干涉，我建议你不要选择跳楼，临跳那一瞬间需要很大勇气，我担心你没有，再说摔的粉身碎骨也不太好，会叫你太伤心的，用心割手腕也不是上策，且不说割的时候会感到

疼痛，万一割不深，血流的不快那也很磨人的再说还有被救活的可能。上吊投河都是农村那些没文化的妇女干的事，和你身份不符，吃安眠倒是知识分子的拿手，比较文明，既减少痛苦又可以保持气首完整不变形和面目安详，可惜家里这点安眠药不够致死量。噢，对了，你可以喝敌敌畏，厕所里正好大半瓶，我想够了。敌敌畏的效果可以和安眠药媲美，如果你同时再喝点酒效果就更理想了。酒柜里酒你可以任选，还有橙汁，要是你嫌敌敌畏难以下咽可以兑点。”

“你一点都不吃惊或者钦佩？”

“噢，”单立人平和地开了口，“我不会对你此举表示赞赏的，我认为没有理由得意，你已触犯了法律，你对别人生命的轻蔑态度天理不容。”

“他……们？”

“怎么你不同情我了？就凭刘志彬对我干的那些事，我怎么对待他也不过分。您是个阅历丰富、有感情我老人，难道不懂我受到的是什么样痛人心腑的伤害？难道我该宽恕他们吗？那才叫天理不容。”

“对，他们，所有在这件事中起过作用的人都必须付出代价，我一个也不放过。”

公安局吗？我找单立人同志。白丽站在刘志彬身后显得十分空跳寂冷的房间里，手里攥着那只黑色的电话筒。

“单立人不在。”话筒里传来对方吱喳的声音，“您是哪里？什么事跟我说吧，我负责转告。”

“那好，你记下来，情况紧急，我叫白丽。”

“唔唔，我知道您。”

“我发现了邢邱林的住址，我是现阶段个假徐宝生。他住在……请你们马上派人抓，我有可靠的消息说他正准备潜逃。”

“我记下来。公安局的值班员说，“这个性我们已经掌握了，他逃不了，我们已经在他住处布置了，老单正在现场指挥。”

“这么说我这是迟到消息了。”白丽仰制不住地喜悦和兴奋。

“没关系，我们还要谢谢你。”

“不，我要谢谢你们。”白丽狡黠着。

白丽抱着一瓶名牌外国酒向邢邱林住的那栋楼走去，她看到了住房楼对面另一栋楼前的汽车里单立人和曲强，佯作毫无察觉地走过来。

她走进楼门，跨进明亮的电梯间，在电梯女司机注视下。庄重矜持笔直站立，一层一层地上升，在八楼停住后，从容不迫地走出去。穿过八楼走廊时，她用手把梳得十分整齐的头发搞得略为凌乱。

邢邱林听敲门声后，立刻把手里画报扔到一边，从沙发跳起来、奔过去开门。

“门开了，站在他面前的是头发凌乱、目光呆滞、精神恍惚的白丽。

“你怎么啦？”他把白丽让进来，谨慎地关好门。

白丽嘴一撇，似要笑眼泪却流了下来，“他死了，刘志彬

死了、我把他杀了。

邢邱林啊了一声，呆住，接着叫起来：

“你把他杀了，为什么？就为那件小事？天哪，你们这些小肚鸡肠的女人，就这么点无关痛痒的小事就可以杀人。天哪，这下糟了，事情搞大，不想让公安局知道也不可能了。”

邢邱林痛苦地抱住头，倒在沙发上呻吟：

“这下我完了，你算是把我毁了，我真该把你也杀了、天哪，真是不让好人过日子，这下的又要回到那该死的劳改农场去了，我那已经被踏，青春又要被糟踏一次了。你知道，再去蹲上十年，我出来就老了，就没有姑娘会看上我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等于从现在起就把我阉了，好狠心。”

到丽瞟了眼邢邱林，又作出神思恍惚的样儿，用疲倦麻木的口气说：

“给我倒杯酒。”

“喝酒？应该给你喝镪水。”

邢邱林站起来，把桌上已经盛好他买的酒的杯子倒于净，拔出白丽带的酒瓶塞子，咚咚地斟满一杯，递给白丽：

“本来我还打算好好招待你一次，庆祝我们的契约结束，庆祝新生活的开始，可现在我什么也不打算给你吃了，你就等着吃政府赏给你的黑枣吧，罪孽。”

邢邱林把自已杯里的葡萄酒也换成白丽带来的洋酒，看了看手握着的酒瓶商标：“倒是好酒。”呷了一口，品了品味，随即把一杯酒满饮人肚，又给自已斟上一杯。

“你是怎么把他弄死的？”

“毒死的。”白丽小口啜饮着杯中酒，“就用这瓶酒，我在

里面放了老鼠药。

"什么?"邢邱林一哆嗦，手里的酒洒了一多半，他看看手里的杯子，又看看桌上的酒瓶，再看看白丽,"哇'的一声吐开了。

他扔掉了酒杯，把两个手指伸进喉咙，弯腰拱背、瞪着眼睛、挂着流涎一个劲地干呕，难受地唉哟着咳哧着、象一条被人们徒捞地乱蹦乱跳挣扎着的鱼。

"你他妈的这是故意谋杀我。"邢邱林吐完又盛了杯清水"咕噜噜'地漱着喉咙和口腔,红着眼睛对屏目凝神的白丽喊。"这个毒辣的女人，你是存心要置我于死地。"他扔下水杯，"噔噔"往屋外走。

"你去哪儿?"

"去医院。"邢邱林回过头来恶狠狠来说,"去找他们赶紧抢救我。"

"别白费劲了，你到不了医院就会倒在半道上死去。"

"你这个混蛋娘们儿,我现在就掐死你。"邢邱林扑上来，一双大手箍住白丽的脖子使劲和拢，白丽象个断了筋的布娃娃，头在邢邱林摇撼中晃荡。她闭着眼，逆来顺受地任其拨弄，用沙哑窒息声音鼓励地说：

"再使点劲，反正我不想活了，这样更好。"

"你是不想活了,你也喝了那酒,可我想活,我又没有杀人，我还年轻，精力正好，有十多个姑娘爱着我、我还没留下个种儿，却冷不防让你给灭了，这叫什么事呵？早知道会这样，我要碰你一指头我是王八蛋。"

邢邱林松开白丽，颓唐地倒在一旁沙发上抽噎起来：

“我是个独子，父母也都老了，这不是要叫我们老邢家绝户。为三百块钱就把命送了，我也太不值了。你行行好吧，带着什么解药吗？我给你三千块钱。”

白丽轻轻喘息着，抚着自已红肿的脖子：

“你那么想活，就不该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占小便宜。”

“这种时刻你还会嘲讽我，”邢邱林泪汪汪地抱怨，“我已危在旦夕了。”

这时房外起廊传来一阵急促杂沓的脚步声，接着响起重重的敲门声伴随着粗声吆喝：

“开门，把门立刻打开。”

“他们来了”白丽望着传来撞击声的房门方向说。

“公安局的？”

“是的，我想他们早已监视了你，就等着我们会面来个当场抓获。”

“反正也无所谓了。”邢邱林愁眉苦脸地说，“他们先当收尸队吧。”

“真抱歉，小邢，其实我不是有心害你，我不该带着那框酒瓶到你这儿来，当时我慌了六神无主了被志彬倒下后，我象疯子一样奔了出来。他在地上抽搐的样子实在太可怕了，口吐白沫，四肢痉挛，人象刺猬一样缩成一团。”

“别说了，我浑身难受。”邢邱林脸苍白，大汗淋漓、“是不是药性开始发作了？”

“不知道，我也有点喘不上气，胃开始折腾，你心里有没有一种灼疼感在蔓延？”

“有的，唉哟哟。”邢邱林哼哼起，捂着肚子站起来在屋

里来回走，现在是不是就该算人们所说的那种苟延残喘过程了？”“我想是。”白丽两手插进双鬓，棒着头大睁着眼睛说，“我头开始疼了。”

“我的头也开始疼了。”邢邱林也按住自己的双颊，“天哪，脑瓜要裂开了。”

房门方向传来愈加猛烈的敲击声，单立人在喊：“开门吧，白丽，我知道你在里头，再不开门我要砸了。”

白丽走到窗前，楼下站着一圈警察，她敞开窗户，爬上窗台。

“你想干吗？”邢邱林惊恐地问。

白丽缓缓回过头，那是张憔悴衰老、痛苦疲惫的脸。

“我不能这么静等着毒性一点点发作、扩大到全身，受尽折磨后死去，既然已经注定要死，不如死得痛快点。”

“你是说吃老鼠死前还要受折腾？”

“是的，吃老鼠药死是很痛苦的，现在刚刚是开始。你一定是属于缓发、慢慢致无的毒药，一般都是先将内脏肝腑彻底烧烂洞穿，使胃里容物流出，在腹腔造成大面积感染并致使血液中毒，然后继发全身高烧和炎症，使中毒者以丧失神志、不可遏制的巨大疼痛中全身衰端死亡。即便有万分之一的成活希望，活下来的人也将脑功锢神经中枢被破坏、脏器粘膜剥脱而变成一个没有意识不能进食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的植物人。”

“这还不如死了好，我可不想受这份罪。”邢邱林嘟哝着，笨拙地爬上窗台，站在白丽身旁。

楼下的警察齐声喊：“下去，下去，别干蠢事。”

“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警察这么疼我。”邢邱林凄惨地咧嘴一笑，“我可真不想死比起来几年劳改算得了什么。”

他愤愤地盯着白丽说，“咱们俩数 1、2、3 一齐跳下去。算我倒霉，被你拉上当垫背，下辈子我可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好吧，1、2……”

高空的风猛烈地吹打着两个人的脸颊邢邱林胆怯了，几乎要把脖子缩进胸腔。

屋里传来一阵玻璃的破碎声，有人沉重地跳进来。

“你不行了？”白丽重重一拍邢邱林。

邢邱林一哆嗦，鼻涕眼泪流出来浆糊一样涂了一脸，“再来。”

“一、二、……三！”

邢邱林象个动作失误的跳水运动员，一头了跳下去，呼啸生风，犹如一口袋土豆重重摔在细细的水泥道上，一动不动。人群涟漪般地四漾复又聚合。

白丽身体弓一样地向前弯出，旋又弹回站直，她的高伸的两手牢牢抓着上沿窗框，雾脚稳稳地踩着窗台。

她脸色惨白地回过身，单立人已带着部下部进屋。

“谁也别进来！”她喊。

“你为什么不跳下去！”单立人眼里喷着怒火，一步步向白丽逼去，“没人拦着你，我不拦你，你应该跳下去，立刻跳下去—— 跳呀！”

白丽紧张地从窗台上跳下来，跳回室里，单立人一直到和她身体挨上才停下来，目光咄咄地盯着她的眼睛。

“不敢跳？”没打算跳？压根就没想过要跳？那你可别怪我了。”他一把攥住白丽纤细的手腕子，我会叫你后悔这会儿没跳下去的。”

“你弄疼了我。”白丽喊，甩了甩不能挣脱单立人铁钳一样的手，换了副高傲冷漠的神情迎视着单立人的目光。“就让你出出气吧，我想你也明白，你其实奈不了我，所以这么动怒。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好意。我是看你在这件事中无故受了那么多冤枉的摧残，想你和我共同是享报了仇的快乐，没想到你却这么古板、死心眼，那些伪善旧道德和跛足的法统观念在您身上的影响也忒大了。看来，我的心肠还是太软了。”

那些留下来协助单立人、一直在门外静静谛听的警察涌了进来。单立人松开白丽，指示曲强将她铐起来。

白丽一边伸出手顺从地让曲强给她戴铐，一边不无凄凉地对单立人说：“下回在街碰到我，您一定不会同我打招呼了吧？”

“你这辈子不会有机会出现的本市街头了。”

单立人从上衣口袋取出一只微型录机，卸下磁带交给曲强，对白丽说：

“瞧，我奈何不了你。谁也捉弄不了我——你也一样，我这么耐心地听你讲了半天可不是为了让你讲完再推翻干瞪眼。”

一群警察满头是汗地进来，俯耳对单立人嘀咕了几句。单立人听完对白丽说：

我想这个消息应该让你知道，刘志彬并未如你所愿死去，他在去鬼门关上，被我们截获，现已收押在局看守所。”

“你怎么啦？老单，你看上并不高兴。”

白丽被押上警车开走，曲强问单立人。

“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单立人重重叹口气转脸对曲强，“看到一个受害者反过来变成一个凶恶的害人者。她要是相信法律的力量该多好，我为她难过。”

懵然无知

一

一望可知，这是那种托了熟人走了关系楞充门面的招待会。专供国宾出入的富丽堂皇的大厅挤质彬彬面带菜色的男女知识分子。很多人的行头不齐，譬如西服虽很笔挺但领带却又艳又俗,非士穿了贵重我的长裙脖上的项链却是假珠子。

他们徜徉在一溜长之间，端很精致的餐盘耐心地选择能填饱肚子味道又不太差菜，今人同情的是，他们选择的余地不大。

大厅上方挂着一条大红横幅，上面用别缀着一行字：《大众生活》杂志创刊三十五周年纪外设酒会。

人人都在交谈，低笑、相互引茬，大厅像个巨大的蜂巢嗡嗡作响。

李东宝和戈玲胸前佩戴写有“嘉宾”字样的绸条混迹其中，边吃边喝四下张望。

一个仪表堂堂的中年男子，手端酒杯，站在人群中不动声色打量来往起动的人。

远处响起几声零星的掌声，一个老先生走上虚设已久的讲台，站在麦克有前，咳嗽了几声。

人他参差扭脸看他一眼，继续围成一个个小圈子交谈。

老先生摸出眼镜戴上，旁若无人慢条斯理地用微弱的声音念稿：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各位朋友、各位同志、女士们、先生们……”

“他说说什么？”李东宝问戈玲。

“我听不清。”

“以及到场和正在进场的所有有关人员和家属，你们……”老先生翻了一页稿，拉长声音继续念：“——好！今天，能请到各位领导、各位国仁、各位朋友、各位同志……”

“嘿，嘿，你瞧，那是焦能。”李东宝一脸兴奋。

“哪儿呢？”戈玲外转头，找着目标。在那不嘛，大背头穿中式对襟袄，旁边还带一‘酒蜜’[①]。”李东宝指给戈玲看。

“那是谁？跟他一起走满脸笑侃侃而谈的？”戈玲伸着脖子问。

“刘震云呵，这你都不认识。”

“啧啧，这名人名来。《大众生活》真有两下子。”

中年男子走到他们身旁，叉起一片冷火腿肉放入嘴里。

李东宝感叹：“什么时候咱们《人间指南》也能到三十五周年呵。咱们也开这么一个酒会，把各路名人请来撮一顿，一通意祝贺，时报报发消息，多风光！”

“也快，”戈玲认真地说，”三十五年也就是弹指一挥间。”

“不过，再怎么咱也对能跟大家《大众生活》比，人家影

① 京俚：漂亮小姐。

响多大呀，发行好几百万，到咱们周年，凭咱们这点影响，请人家没准还不来呢，赏咱脸。”

“就是，到时候让不让咱庆贺都不一定—— 不够级别。”

胬动男子乜眼瞧了一下身边这一男一女，把嘴里嚼烂的火腿一口咽下。

这时，门口响起一片掌声，正在吃喝的人们纷纷掉脸去看。

一个拄着拐棍，行动迟缓，一脸褐斑的老人在一群年轻男女的簇拥下步入大厅，老人脸上毫无表情。

“谁呀谁呀？这是谁呀？”李东宝着急地问身边素不相识的女人。

那女子望着老人发呆：“等等，等等，这名字都到嘴边了就是说不出来来。”

中年男子看看四周杂乱的人流，整整领带晃晃头，浮起一脸训练有素的微笑，转脸面对李东宝，殷勤相问：

“二位是《人间指南》编辑部的。怎么样？还满意么？”

李东宝一怔，马上笑道：“满意，满意。”

“我叫何必，是《大众生活》编辑部主任。”中用男子说着从上衣来袋掏出一张名片递过去，在这是我名片，我很高兴认识你们。”

李东宝右手与中年握手，左手接过名片，歪头看，笑道：“谢谢，对不起，我的名片忘带了。我叫李东宝，这是我的同事戈玲。”

“你好。”何必矜持地与戈玲握手。

“你的名片也忘带吧？”李东宝问戈玲。

“当然，真抱歉。”戈玲笑说。

没关系，我们已经认识了，可以到那边坐坐吗？”何必往墙边的一排沙发一摊掌。

“好的。”李东宝放下餐盘。

“可以拿过去嘛，”何必笑说，“边吃边谈。”

三人依次于沙发上坐下，何必道：

“我妻子和女儿贵刊的忠实读者。有时我也翻翻，很有意思。”

“哪里哪里，”李东宝极表谦逊，要论良师益友，贵刊才是首屈一指。”

戈玲也一本正经地对何必说：“我爱人和孩子也常看你的刊物，睡前必读，堪称忠实读者。”

“过奖，过奖。”

“真的。”李东宝道，“我爸爸都不识字，也逢人必夸《大众生活》，健康有趣。”

“彼此彼此。”

“客气客气。”

何必皱眉头：“客套话少说吧，咱们还是谈正事要紧。”

“对对，咱们文艺界自已再互相吹捧就不好了。”李东宝诚恳地望着何必。“谈正事谈正事。”

戈玲不解地问东宝：“什么正事呵？”

李东宝转问何必：“什么正事呵？”

“哦，是这样的。”何必递给李东宝一支烟，自己点燃一支，若有所思地说：“再过两个月，就到‘六一’儿童节了。”

“两个月另三天。”李东宝冲何必嫣然一笑。

何必看他一眼，掸掸烟灰继续说：“孩子嘛，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一年就那么一个节，咱们当大人的平时不管可以，到节了总得想着为孩子们办点事，你说对吧？”

“嗯嗯，你说。”李东宝一拳托腮神贯注盯着何必。

“孩子在盼了一冬一春了，总得他们献份厚不负期望。可你说现在孩子缺什么？都那么幸福，给吃的？玩的？”

“这个没什么必要。”李东宝认真想了想，点着烟说：“他们都学自个家长轮着咱们插一杠子。”

“咱们文化人能给小朋友的，也就是一片爱我”戈玲说，“我们早安排了，准备组一批各戋寄语小朋友的稿。”

“轻了。”何必注视着戈玲，缓缓吐出一口烟，全吹在戈玲脸上。

戈玲霍的后缩，挥手赶烟。

“除贵之外，还设专栏介绍各时商场具柜台的新品种。”李东宝足足吸了一大口烟，全喷到何先生脸上，询问：“感觉如何？”

何必连连咳着道：“还是轻、薄，不足以表达咱们的爱心无限。”

李东宝说：“到那天我们还准备给大人放假，他们回去和自己家的小朋友碓欢。年轻，家里没小朋友的，统统到孤儿院讲故事……”

何必使劲摇头，眼镜差点下来，不行！这都不够！多数小朋友还是感受不到咱们的温暖。”

“那你说怎么办？你儿童节打算干嘛？”戈玲有些不耐烦

了，“这也轻了，那也不行了，你倒是把行的说出来让我们听听！”

“办晚会！何必老憋㑇地憋出这三个字，一脸得意。我告你们，我们《大众生活》编辑祜部敉汉的‘六一’那天为台市小朋友搞一台晚会，晚会的主题就是‘快成长’或‘我和祖国一齐长’最后名称用个还没定，反正，是这个意思。”

“不矛盾，用哪个您那意思都清楚。”李东宝点头称是，“好想法，我支持。”

何必眉飞色舞，比手划脚：“整个晚会都用小演员，儿重演位儿童看，台上台下天真烂漫，百花争艳，广告宣传、电视转播、再请到十位退休的国家领导人，搞他个普天同庆，老少旨宜。”

“太好了，这么着才像个过节样子。李东宝被何必的描绘深深吸引。

戈玲也很兴奋：“对小朋友到时候不定高兴成什么样呢。”

“好不好？”何必问二人。

“好！”二人同声回答。

“愿不愿意一起干？”

“什么？”李东宝没听清。

“我们准备，我们希望贵刊和我们共同主办这一盛会。”何必终于亮了本意。

他目光炯炯地盯着李东宝和戈玲。

须臾，戈玲开腔：“好是好，可是……”

李东宝接上来说，“这我，当然很高兴很荣幸。可是……你知道，外面传我们赚了多少钱，其实，没那回事，上一期

我们就赔不……”

“等一等。”何必拍了拍李东宝膝盖，站起来。

刚念完稿的老先生从台上下来，走过这里，疲惫而孤独。

何必迎上去，恭敬地打招呼：“胡老，我们正在谈着呢。”

胡老愣了一下，看了看他：“啊？哦，你们谈你们谈。”说完走开。

何必又庄重地坐回沙发，问李东宝：“你刚才说什么？”

“我们说，说……”

“说包里没这笔钱。”戈玲干脆打断他。

“啊哈，你们太见外了。”何必呵呵笑起来，随之豪爽地一挥手，“不要你们掏钱，一个子儿都不用，只要你们同意以你们的来义共同主办这台晚会。”

“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李东宝忙问：“费用你在全包了？”

“还是年轻呵你。”何必一副前辈的语气，笑问：“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文化人自个掏腰包办文化上的事？都是掘别人的口袋、有的是乐于附庸风雅的人，实话告诉你，晚会的赞助我们已经全落实了，现在只要你们一句话，愿意不愿意参加进来。”

“你说呢，”东宝看戈玲。

何必看出他们犹豫，又说：“还有其它好好处，目前拉到的赞助已经超过了预算，用不了。就是说，热热闹闹办完了事，大家还能分点。”

“这倒不错呵，”李东宝先动了心，“不出钱不费力、又扬名又风光最后还能有进项。”

“可这事也太好了，好得都悬了。”戈玲道：“这年头有这种好事么？我可是头一回碰见。”

“对生活失去信心了吧？不相信这世界上还有善良了吧？”何必道，“也难怪，这资产阶级自由化把人的思想都搞乱了，什么理想，信仰，高尚的情操都没人信。我不怪你们，年轻人嘛，容易摇摆。这么着吧，你们回去好好想想，前后左右都想到了，要是觉得有问题就算了，要是觉得可以干，就按名片上的号码给我打个电话。我给你们几天考虑，好好想想，你们会损失什么。”

何必起身和二人道别：“那边还有些可能性需要我去招呼，失陪了。”

他满面春风地走到大厅门口，与每一个准备离去的客人握手告别，亲切致谢，俨然一个热情周到的主人。

二

“想不出我们会损失什么。不用咱们出一分钱，干的又不是什么缺德事，他们能怎么坑咱们？”

次日上午，许可东宝在编辑部里大声对同事们说。

于德利第一个表示：“我看可以干，只要咱们咬住牙一分钱不拿，那就谁也不怕，什么套儿也套不到咱们脑袋瓜儿上。”

戈玲从桌上抬起头：“我就是不明白这么好的事，他们干嘛对拉上咱们？没咱们也一样子干？光咋牵着别人一起患难的没听说戈告着旁人一同享福的。”

“还不看上的咱们这块牌子？”李东宝说，“说明咱们在群

众中还是有一定影响和号召力的。”

“就是。”于德利赞同，“连《大众生活》这样的大刊物都希望和咱们一起办活动，正好咱借借它的光。”

“东宝，”牛大姐示意他过来，小声问他：”你说的这个人真是《大众生活》的？现在骗子可多了。”

“这个没问题，”戈玲道，“我们看了他名片，再说我们谈时胡老也在场。”

刘书友凑过来：“他们不会拉来钱跑了？活动也不办了，一屁股账推到我们身上。”

于德利十分不屑：“我说老刘，怎么把人想得那么坏？”

李东宝说：“他们能跑哪儿去，不会的不会的，都是有组织的人。”

“我看，还是等老陈回来再决定吧。”刘书友道，“不是我把谁都往坏处想，而是现实要求我们多个心眼儿。如果领导同意了，将来即使发生了问题。责任也清楚。”

牛大姐沉思点点头。

李东宝道：“能发生什么问题我就不懂！前面都讲了，咱们什么也不用出，既然不付出何来损失？”

牛大姐也觉得有理。

戈玲插话：“老陈还要两星期才能办完他妈的丧事回来，等他回来，只怕就来不及了。”

于德利道：“我可知道中国的事为什么难办了，都怕负责。明摆着的好事不敢决定，都怕担风险。这么着吧，这事我负责、出了漏子我顶着。牛大姐，把编辑部的章给我，这几天的代理老陈的主编职务。”

他说着就过来拉牛大姐的桌子抽屉找章。

“别闹，别闹。”牛大姐一边用身体护住抽屉，拨拉于德利的手，同时对李东宝说：“在我看这事这么办，东宝，你叫他们来当面谈谈，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可以答应他们合办这台晚会，毕竟也是好事嘛。”

“让他们一定要把钱汇入咱们账号，由咱们管理开支。”刘书友提醒。

“你瞧你瞧，这是谁又惦谁着占人家便宜了。”于德利指着他说。

李东宝到一边去拨电话，看着何必的名片开口道：

“《大众生活》么？请找下何必同志，我是《人间指南》编辑部，我姓李……老何么？我是《人间指南》，小李，你好你好……嗯，我们领导基本同意了，希望您能来谈一下，我的领导还想了解一些情况……”

牛大姐在一旁插话：“慢，东宝，我想我们还是去他那儿谈，亲自去看看，问他行不行？”

“喂，老何，我们头儿刚才说了，希望能去您那儿谈，您看……没问题？太好了。你什么时候去好……下午？”

李东宝回头看牛大姐，牛大姐点点头认可。

“好，那就下午。可以……不不，别麻烦你们了，我们自己去……一定要接？那好那好，下午两点我们等着……再见。下午见。”

李东宝放下电话，向牛大姐说，“下午两点，他们来个面包。”

“正好，咱们都去看看。”牛大姐说。

三

除了于德利临时有事去不了，编辑部这几个都上了那辆乳白色的面包车。

汽车飞快地向城西开去，经过一幢挂着《大众生活》杂志社牌子楼门口，李东宝指着那块牌子喊："过了过了。"

"不到编辑部去。"何必笑说，"我们去招待所，让你们见晚会剧的人。"

汽车在一个部队招待所的楼前停下，一干人下了车，在何必的引导下进了楼。

刚上二楼梯，迎面就看见一幅大招牌："六一"晚会筹备组《大众生活》，杂志社主办。一个粗大、醒目的红箭头直指里边的一排房间。

走廊里不时有浓妆艳抹的女郎走过，都笑着与何必打招呼。

"这些人都是晚会剧组的' 李东宝问。

"是，演员已经集中了，投入排练，否则就来不及了。"何必回答。

戈玲看一个烫着发、年龄不过十一、二岁的女孩骄矜地走过，不禁问："这些孩子这么小，她们不上课了？"

"哦，这些小演员都是三好学生，将来直接保送上大学。"何必笑眯眯推开一扇房门，躬身道："请。"

大家鱼贯进了房间。

一个穿美国兵毛外套、戴巳雷帽，满脸深沉叼着根黑雪

茄的大胡子男子站起来，严归地望着他们。

“这是我们晚会的导演，江湖，江导 !”何必为双方介绍，“这几位是《人间指南》的同志。”

江导声音洪亮，带着胸腔共鸣：“你们好，去吧。”自己先坐下了。

大家分头坐在两张床上，或倚或靠。

“江导，您这名字听着很熟嘛。”李东宝说。

“江导是我国著名导演，导过很多好片子。”何必说。

“是么？都导过什么呀？”戈玲感兴趣地问。

何必替江导回答：“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老《南征北战》……”

“啊，这些是您导的？”戈玲吃了一惊，十分敬仰地看江导，“太荣幸了。”

“不值一提，”江导谦虚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您可别这么说，”戈玲道，“我小时候最爱看您的东西了，起码看了不下一百遍。”

“我也是。”李东宝说。“那些年就看别的大地距今已然二十年了吧？”他问戈玲。艾玲尊敬地问江导：您今年高寿，”江导避开戈玲的注视：还行吧，身子骨还硬朗，那会，L 我也年轻，拍不好，瞎拍。”李东空不同意：，您可真不是瞎拍，您那批片子可真是教育一代人。”“我说咱别老提我当年干的事儿了。”江导一本正经的说我这人不爱听恭维话，特别是过去的事，那只能说明我过去，我还有现在呢，我还有将来呢。”，，好好．说现在说现在的，李东宝道，，，您怎么着也关心起孩子来了，”“是啊，全社会都在关心下一代，我也得跟上形势，

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吧。”江导说。,,对对，要说孩子也怪可怜的，打铃铛之后只认识变形金刚了。”戈玲说。可不，不能让儿童就认外国玩具，咱不关心行么？‘六一，节怎么得让孩子们乐乐。”江导道。

何必插话：“江导为了孩子可没少费脑子那真是，变着法儿，什么点子都想到了，机关算尽。”

他走到一边掀起一个黑布罩：“你们看。”

大家围上去看，桌子上搁着一个用木板、木棍、莹光和小手电绑粘的舞台模型。

牛大姐先称赞：“真不赖，这是哪个小孩跟这儿玩过家家搭的？”

“没错，江导为搭这个……干嘛过家家呀？”何必解释。“是江导精心搭的晚会模型。怎么样，巧夺天工吧？江导，你给他们说说你的设想，这些人嘞看说起来也是文化人，其实还真没见过什么。”

“江导，说说，让我们也长见识。”李东宝道。

“对，让我到先高兴高兴，”戈玲道，“其实我们也跟孩子似的。”

刘书友说：“嘞看岁数不小，有一颗童心。”

江导笑了笑，走到模型前拿起一根小棍指着讲解给大家听：

这儿，好比是那体育馆，这是那台子，宦光名打在台子上。演员都埋伏在锌子四周，前后左右一个角一组，我雕塑状，剪影，剪影懂么？”

李东宝：“知道知道，就是大概齐，四周有个边儿。”

戈玲："影影绰绰。"

对以是这意思，让他们影绰着，成这几灯钉给谁就给我活起来，唱呵，跳呵都看他。唱完，灯灭，再给的剪影着。"

"噢—— "众人齐叹。

"再一开灯，打着谁谁唱，依次下去倒区回地中间花插着主持人的抒情解说词。"

江导住住了看大家："追求个什么效果呢？神话般的，着了魔似的……"

"鬼鬼祟祟的。"李东宝聪明地为江做注脚，"小孩子地喜欢恐怖，越害怕越爱看。"

"不会吓着孩子吧？"牛大姐有些担心。

李东玉说："不会。我小时候就爱看这式的。您想呵，全场都是黑的小台上那一点亮，多刺激！什么作动作都瞧不见—— 江导，你真抓住孩子心理了。"

"太捧真有想法。"戈玲着迷地说，到时候给我也弄张票，让我也受受惊，好久都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

"那没问题，票有。"江导继续说："我准备把孩子们熟悉的妖魔鬼怪全派去。猪八戒藏台阶下大灰狼蹲左边角，摘他二十几个小狐狸一边看台撒一窝，再派几个黑猫警长，瞧吧，那天准热闹。"

"肯定！要是没有几个尿裤了的我白说。李东宝歪头一拱手，"江导，我先代孩子们谢谢你了，你能想到从小培养孩子的胆量，有胆识呵！"

"别忙谢，我是无功不受禄。那天真能达到目的再谢不迟！"

“刘书友煞有介事地人员着模型道：“这块空地儿留着干嘛，这么大一片，不利用可惜了。”

”噢，”江导瞧了一眼道，“这儿我准备弄个喷泉，激光音乐喷泉，安七、八个小喷子，配上松井进村的音乐，哗哗天喷。前排的小朋友都让他们带个伞，雨中看演出，多有诗意——简直他妈的绝了！”

江导扔了棍，走回原位坐下，大刺刺地抽烟。

大家意犹未尽地散开，各回位互相交换着兴奋的眼神儿。

“怎么样，大家觉得这一夜还行吧？”

“太行了！”李东宝说，“凡地敢去的终身难忘。”

戈玲道：“还真是，妖魔鬼怪天灾人祸都剂了。”

刘书友感叹；“都说年轻人有我想法，这中年以上的真要开动脑筋也不含糊。”

姜还得说是老的辣。”牛大姐问何必：“你们这台晚会歌曲的曲目都定了没有？”

“这您放心。”江导说，“全部健康有益。大灰狼小狐狸都不许开口，开口就是阿童一休和唐老鸭唐先生。”

“还有一些小英雄。”何必补充，“卖报的，划船的，听妈妈讲故事，以及放牛的王二小。”

“这点我们比你们慎重。”江导说，“孩子嘛，就是一团泥巴，成什么样儿都得看咱们怎么拄。”

“对了，还有。”何必问牛大姐，“您是负责人。”

“对对，她是我们负责的牛大姐。”李东宝说。

何必起身鞠了一躬：“牛大姐，您还得准备一两分钟的发言，晚会开始前跟小朋友托咐托咐。”

“哟，我可不会说话，当着那么些人我说什么呀？”牛大姐连连摆手。

“您大姐您不会跟小朋友说话？”何必道“祝小朋友好啊，长大了做贡献啊，这还能没词儿了。”

牛大姐笑道；“真是没词，还得回去准备。

“是得准备准备，别说冒喽。”江导说，“我这主人晚会都掐点工，到点不管完没完我掐。谁住，电台播音员播音速度是一分钟一百八十字。您就想好三百六十个该说的字，一个字也别多说。”

戈玲笑道：“全看你的牛大姐。”

牛大姐迫不及待地起身：“不早了，我看咱们是不是该回去了，江导很忙，让他们忙吧。”

“吃完饭再走。”何必连忙挽留。

“饭就不吃了吧，太麻烦了。”牛大姐问大家吃，还吃么？”

“不麻烦。”江导说，“反正我们也要吃，添几筷子罢了。”

“那就吃！”李东宝说，“既然咱们也是主办单位，吃也等于是吃自己了。”

“对了，老何。”牛大姐想起什么，“自我们两家是不是要签一个协议书之类的东西？”

何必道：“不必那么繁琐，我们双方负责人都在，都点头，以后晚会筹备活动都以我到双方的名义进行就是了。”

刘书友：“你们外边那块招牌我认为应该上晚会由《人间指南》共同主办。”

何必：“给你们留着地方呢，我这就叫人写上仿宋还是狂草？”

就“行草吧，狂草遒劲！”牛大姐说。

“怎么样？把你们放前头了。”何必咬着牙签剔牙说。

一群人酒足饭饱，一人叨着根牙签围在二楼楼梯口看添了《人间指南》新字样招牌。

牛大姐满意说：“不错不错。”

一群人返身下楼，何必跟着牛大姐道：“牛老师，回头有些合同、通知什么的你们还什么拿到编辑部去，我给你盖的是了。”

牛大姐头也的回地说：“可以可以，回头你或派人把需要盖章的合同什么的拿到编辑部去，我给你盖就是了。”

“别忙起，”何必站们叫剧组的小伙子：“你搬几箱沁可乐什么给他们带走。”

“不用了，您太客气了。”牛大姐道。

四

牛大姐专心致志地趴在桌上又写又画，嘴里还念念有词。

牛大姐说：“哎，我的发言稿拟出一半了，念给你们听听，看看效果如何。”

她清嗓子。

“等等！”刘书友起身从墙角的两箱“可乐”中拿出几瓶递给牛大姐：“润润嗓子。”又给了李东宝、戈玲一人一瓶：“都喝。”

牛大姐把“可乐”放到一边，认真地念：“亲爱的小朋友们……”

“七个字。”李东宝用牙咬牙瓶盖。

亲爱的小朋友们首先让我代表《人间指南》编辑部的全体同志，祝大家快乐。”

三十一个字，戈玲喝了口“可乐”道。

“孩子们，你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我们的未来，共产主义的重任要落在你们这一代肩上，今天，你们是小草，明天你们就是栋梁。你们要想想，多想想今天的幸福生活地之不易，那是多少革命裂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今天，你们坐不这里享受着祖国的雨露滋润，幸福地过。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小朋友过不上节，挨打受饿，流血流泪，你们任重而道远啊！多少人眼巴巴地看着你们呢呵……多少字？”

“整一百八十字。”李东主说，”加上语气助词。”

往下就没词了。”牛大姐放下棍子，“一拐就拐回‘任重道远，上，思路打不开。”，我有词，”戈玲对牛大姐说声“我说你记下来，后一分钟可以光祝福小朋对们，祝大家身体好！学习好！功课好！劳动好！团结好……”“大人好！老师好！全家好！谁都好——这混不过一分钟呵。”李东宝说。

“真是的。”戈玲道，平时那么多词儿都哪儿去了？说正经的全们行了，一分钟谁倒英雄汉。”

“其实很简单，来刘书友喝光了一瓶可乐，看看空瓶底儿说，“播音速度可以适当放慢，按讣告那个速度，再加点哼呀呀哟的，两分钟没问题。”

“你别说，老刘说的还真不失为一条妙计。”戈玲笑道。

于德利油头粉面地走进来的气宁轩昂：“说什么呢，这热闹？”

戈玲道："帮牛大姐攒演词儿呢，人家要上千人大会上讲话了。"

"和《大众生活》那事，成了。"李东宝说，"演员和导演全见了，班子还真强法也有。"

"招待所里的晚会招牌上的箭头这么粗。"刘书友比划碗口大小。

"不是一帮驴子吧？"于德利笑问老刘。

"不是。"刘书摇头，"这回弄清楚了，都是文艺界战友。"

"牛老师，牛老师在么？"一个剧组的姑娘笑吟吟、客客气气地进来，手拎一个大皮包。

"来，来，小王，坐，喝点水。"牛大姐热情起身，递过桌上打开没喝"可乐"。

"谢谢，不喝了。"王姑娘打开皮包，取出一叠合同纸，"牛老师，我又找您盖章来了。"

牛大姐忙不迭地拉开抽屉，拿出编辑部大印，用嘴哈哈气，高亨举起："盖哪儿？"

王姑娘一指合同纸下角："这儿，你们编辑部名下。"

王姑娘快速地翻着一张张合同，牛大姐不歇气地连续美丽不十几个章。

"谢谢，我就不多打搅了。"姑娘收起合同，起身欲走，"你们忙吧。"

于德利喝着"可乐"负过来："给我一张看看，咱也见识见识咱们的合同书。

说着，他从王姑娘手里要过一张，笑眯眯地看。

看了几行，他脸上的笑容消逝了，眉头的也皱起来，冲

大家挥挥手中的合同：

“这合同你们看过没有？”

李东宝凑上来：“没有。怎么啦？上头写什么了？”

于德利念合同：“届时将请五到十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接见，留影……凡赞助一万元的企业领导，《大众生活》杂志和《人间指南》杂志将为其撰写一万元报告文学一篇，同时在两刊发表……赞助五元的……将为其撰写五言行长诗一首在两刊发表配以照片——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于德利走到牛大姐桌前，把合同一拍。

牛大姐拿着合同看：“这么许诺也是有点不像话。”

“不像话？这就根本一对！哪有这么拉赞助的？还有。”于德利指着合同下的角章印说：“这合同上怎么光有咱们一个章？《大众生活》怎么没盖章？应该两人章都有才对。”

牛大姐抬头嘴：“小王……”

王姑娘已不在屋里。

“不会出什么事吧？”刘书友担心来说。

“我想不会。”李东宝接过合同看，”谁敢骗咱们？这帮人大概文化低，想多拉点钱。那章也许先盖完咱们的再盖他们的。”

“谁敢？”于德利瞪眼，“现在这人谁不敢？还别说你是个小小的杂志社四人帮在哪儿？”

“他们住一部队招待所，西郊。” 戈玲说。

“更像了，东宝，你带我去会会这帮人。我走闯北过来了，专认骗子。牛大姐，我回来前，这章就先不要乱盖了。”

于德利拉着李东宝出门，到了门口又回过头叮嘱：“一切

等我回来决定？"

说完二人出门。

"有这么严重么？"戈玲问牛大姐。

刘书友回到自己桌前自言自语："他呀，总想显得自己重要。"

五

于德利一脸然正气，昂首走进招待所大门。

李东宝跟在后面，不安地说："你可别上去就摔脸子，了解清楚再说。"

"这我知道。"于德利登登上楼。

他们来到江导房间，敲门无人应，于德利推门进去，房间里乱糟糟的，床上被也没叠，烟缸里堆满烟蒂，电话铃。

卫生间一阵马桶抽水响，门开了，江湖手拿一本花皮儿杂志，提着裤子出来：

"你们找谁？"

"我，《人间指南》的小李。"李东宝对于德利说，"这就是说的那个江导演。"

江湖拿起听了一下，电话已挂断，他放下："昨儿熬了一谈脚本。屋里乱点，随便坐。"

于德利着江湖冷笑："江导，都导过什么大作呀？"

"惭愧，戏不多，都是老戏。"江导系好裤带，坐下，点着一支烟。

“江导是《东方红》和老《南征北战》的导演。”李东宝说。

“是么？于德利仍旧冷笑。

“不值一提，”江导很潇洒地挥挥手。

“呸！”于德利大喝一声，“你以为你穿了坎肩我就认不出你了！《东方红》？你认得，《东方红》是谁么？你不就是老在野茶馆说快板的江宝根吗？蒙得了别人可蒙不了我吊里有名的骗子都在我脑袋里装着呢，你排不上号。

李东宝：“哎哎，怎么回事？”

于德利：“完了这事儿肯定有猫腻。立刻叫他们把盖了章了合同收回来，撤销协议不跟他们干了。”

江导很沉着，纹丝未乱，问李东宝：“这人是谁呀？有病是怎么着？”

“不知道我是谁？大眼睛瞧瞧，外面打听去，我往外掏坏时还没呢！小子，论辈份儿你还得叫我一声师爷呢！”

于德利对李东宝说：“还不明白？这儿就是个混混儿，农村二流子，搓后脖杖子的泥，增白了一烈火脸蛋，摊儿上置了身行头就冒充起导演来了。上这儿扎来了？上这儿扎工了？你问问他《东方红》是什么？还导演呢！姓江的，你自个说，你刚才上厕所是不是蹲马桶上？”

江导被说得面红耳赤，结结巴巴：“我是蹲马桶上，怎么啦？我那是怕传染爱滋病。”

何必从走廊走过来，正听到门于德利在喊：“呸！怕传染爱滋病？你倒也配！告诉你，我连你哪个村的，村支书是谁

都知道。”

何必慌忙推门进去。

于德利拿着那叠“晚会总体设计方案”，用手拍着：在照照镜子去，也敢上这儿称什么著名导演！”

何必上前打圆场：“这位许可话不要说得大难听，我不了解你和江对什么关系，怎以认识的。但的插一句，不要用老眼光看人，就算是你说的那样，这么些年你就不允许人家进步是？咱们谁又不是苦出身？过……我还蹲过大狱呢，现在谁看得出来？”

“你蹲过大狱：”于德利差别李东宝。冲何必：“谁裤裆破了把你漏出来了？”

“哎，这人怎么这么我说话？”何必不干了，“告你我这人脾气可不好，你别招我抚错误，回头打坏你算谁的？”

于德利朝东宝笑：“听听，听听，有人居然要打坏我，胆多大？你脾气不好我也是个二百五！”

于德德说着便冲上去东宝忙拦住他：“别别，老于，别动手，这是何主任，《大众生活》的何主任。”

“我管他是什么鸟主任！眼红起来，看谁都是一堆肉，甭废话，把合同全交出了这事算吹了，不然……”

“给他给他，同同全给他”江湖对何必道：吹就吹，好像咱们求着他着他似的。老实跟你们说，当初我就不同意跟你们合办，一毛不拔。我找哪个单位不成了哭着喊着参加社办的单位多了。”

“哎，你可别说这话，这么说我也不高兴，”李东宝道，当

初要不是何主任……我认识你是谁呀？”

何必道：“算啦算啦，小李，不要说了，不办就不办，本来也是双方自愿的事，好合好散，说那些难听的话也没意思。”

“我不是，不是说……”

“什么也不安说了，这事就到贵为止。”何必从床头柜上拿起一摞合同，塞到李东宝手里，在日夜是你盖过章的合同，都拿回去吧。”

“点清数，是不号全部。”于德利说，“要台部收回！”“有些我们已经寄出了。”何必道。

”限你们三日内，把寄发出去盖公章的合同全部追回，交到我们手里。逾期不交，我们就登报声明。”

于德利一拉李东宝：“走！”

这么合适么？什么也不问就掰了，到了也没弄清这事是真是假。”

“到了外面，李东宝对于德利说。

“听我的没。”于德利说，“甭管真伪，就冲这江宝眼，说无也不能跟他共事非出漏子，宁肯把好事耽误了。”

编辑部里，戈玲正帮着牛大姐数发言稿的字数。

刘书友在一旁忧心忡忡地说：“怎么还不回来，不会真出事吧？”

“不急着回来就说明没事。你别老唠叨，我们这儿正数字儿呢。”戈玲问牛大姐“刚到三百二十几了？”

“三百二十七。”牛大姐继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数，数完，顿

时显得轻松，伸了个懒腰，“这回够了。”

“心里有底了吧？”戈玲端着茶杯走回自己的桌子。

“戈玲，你说我‘六一’那天穿什么衣裳，布拉吉？”牛大姐问戈玲。

“不太好，大轻佻。”戈玲靠着桌子想了想。“最好提好是穿小翻领毛料西服，庄重一为。”

“‘六一’穿毛料热不热？体育馆有空调么？”

“别臭美了！右于德利说着和李东宝进来，把那叠合同往牛大姐桌上一扔。“晚会的事吹了，我们已经把合同要回来了。‘六一’家呆着吧。”

牛大姐闻言一怔：“怎么回事？为什么？说得好好的。”

李东宝说：“老于认出那江导是个假活儿，整个一个流浪艺人。”

“说艺人都抬举他。”于德利喝了口水说，“十足的混混儿。这也说解放了，搁过去也就是个倒卧儿。”

牛大姐：“可是……导演是假，晚会是假的？演员咱们可都看见了，一屋子一屋子的。”

“羊倌都是大灰狼装的，那帮羊能好的了？”于德利在自己位子坐下，“一窝米老鼠也说不定。”

“没劲，真没劲。”戈玲道，“本来想好好过个节的这回他没戏了。”

“这样也好，”刘书友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本来我也觉得这事悬点儿。你想一万多心肝宝们小皇帝集合在一间大屋里，那外面随驾的爹妈得有多少？交通还不全堵？”

“真是的。”李东宝点头，“我怎么没想到这点呢？”

“还是年轻呵。”刘书友咂舌教训，“想不到的事多着呢。”

“这时，二楼窗户下有喊：“同志，同志。”

戈玲走到窗着，见楼下住着一辆小汽车，两男一女往上张望。女同志高声问：

“请问这楼上是《人间指南》编辑部么？”

戈玲点头：“对。”

“他们编辑部有人么。”

“有。”戈玲回答，离开窗户。

片刻，楼梯来几个人上楼的沉重脚步声。楼下那二男一女疲惫地出现在编辑部门口。

“终于找到了，”年轻男人进门就坐在一把椅子上，“真不容易，你们这工可真难找哇。”

“你们找谁？”戈玲问那个女同志。

旁边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有气无力地说：“就找你们。”

“你们是哪儿的，有什么事？”于德利过来问。

矮胖子脸一横：哪到的？”《大众生活》编辑部的。”

于德利也瞪眼：“《大众生活》干嘛呀？我们跟你们没关系了。”

那位女同志人—边道：“没关系？你们冒用我们名义，四处拉赞助搞晚会，怎么叫没关系？”

牛大姐一听三步并做两步来：“你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无耻！”李东宝愤愤地站起来，“什么叫冒用名义？这件事是他拉你们干的自？”

“何社任一脸冷笑：“谁无耻？”

从李东宝以下编辑部所有人都惊呆了瞠目结舌地望着一

个崭新何主任。

于德利："拿出你的证件看看。"

何社任猛地站起来，大家以为对要掏证件，孰料他用力一拍桌子，吼道：

"看我证件？我应该看你们的证件！无法无天了嘛，胆敢用我们的名义招摇撞骗，你们这样干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不要叫，不要嚷。"此刻，刘书友从容地站起来走到胖子面前，严肃地说："就算是真何社任的也不成发这么大脾气，有什么活慢慢说，心平气和地说。我们真要是触犯了法律，有司法机关呢。有理不声高，对么？"

六

"坐，都坐。"刘书友对方坐下，又招呼自己人坐下，倒了三杯水，送给他们摆面前。"现在你们可以说了。"

自己拉把椅坐到近前，作倾听补。

女同志没喝水，义正辞严地对他们说："那我们就把这件事严肃地谈谈吧，由于你们未经我刊允许，盗用我刊名义赞助搞晚会，你们《人间指南》编辑部已经触犯了法律，侵犯我们《大众生活》的名称权。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侵害，公开道歉并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除此之外，我们还将来向法院起诉你们的侵权行为。

编辑部几个人面面相觑，一语不发。

这时，门口传来一女孩的声音。"你们是在天来么？"

接着，探进一个玲珑的脑袋怯生生，莫名莫妙地看着大

家。

刘书友忙起来，起过去严肃地问："什么事？"

"我想请你们看篇稿。"女孩红着脸说。

"上里屋谈时"刘书友悄声说，严肃地带着孩进了主编室。

"刚才您说什么权？什么权被犯了？"李东宝客气地文。

"名称权。"女同志回答。

"有这权么？"李东宝回头问戈玲。

戈玲摇头："不知道。"

"我知道"于德利说，在有这么一说。就是说咱们用了他们名字，他们没允许，就叫侵权。"

"用用名儿子就侵权了？这，这法律管得也太宽了。"

"当然宽了，不但用名字管，用及脸蛋、身段也管，那叫肖像权—— 你可真是不懂法。"于德利说。

李东宝渐愧地摇摇头："真是不懂，光知道不经允许拿人家钱犯法。"

他对矮胖子等人道："要不这样，你也不经允许用一回我们名字，这样咱们两家就扯平了。"

"我警告你，你……你叫什么名字？"何主任问。

"李，李东宝。"

"我警告你李东宝，还有你们全体。"何冼厉声道。"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不要打哈哈，打哈哈的结果只能是到你自己身上。"

"有什么大不了的？"李东宝不以为然，"不就是用了名字么？你们不让用我们就不用了呗，还用这么兴师罪，上法院什么的？"

何社任："名字？你不看看这是谁的名字——《大众生活》！如雷贯耳名字——是你们能乱用的么？"

另一同地男子也道："用了，就得付出代价！"

戈玲小声嘟哝："可是又不是你们名字，是他们，何必……"

"对呀！"李东宝猛醒，"我们也没用你们名字，是他们，何必……"

"谁？"何主任厉喝。

"他们，那帮骗子，他们用了你们和我们的名字。"李东宝口气忽然硬起问："我们是受害者，我们也要追究！"

"对！"戈玲道，"我们也是受害者，敢情他们是两头骗。

"谁们？"女同志问。

"何……假何必和搞晚会的那帮骗子。"李东宝道："我领你们去找他们，这帮坏蛋，不能跑了他们。"

"什么他们你们的？我就认你们！我不管你们是不是受害者，我就认公章！"

何主任说着掏出几份合同拍在桌上："这是你们去拉赞助的厂家给我们寄来的上面的是你们的公章。"

戈玲："可是，干这事的并不是我他的人。我们也被他们骗我，以为他们是你们的人才给他们盖的章——本意也是成全你们。"

女同志："在怎么又成全我们的人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码事，是人家厂方给你们打电话谁盖了章就找你们算账。"

"不要跟他们说那么多！"何主任不耐烦一挥胳膊，"我们

不管什么人干的这事，谁盖了章就找谁，合同上有你们的章，你们就要对此负责—— 我就找你们算帐 !”

“你这话可就有点不讲道理了。” 于德利说。

“不讲道理 ?” 何主任于德利去了 ” 我今天就是来找你们讲理的！不但我要跟你们讲，还要拉你们上法庭上讲，我这话已经跟你说到了，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侵害，否则一切同果自负 !”

牛大姐终于站起来，开了口，“好啦，老何同志，不要发火。可以按你说的，我在负责立即责令他们停止下摘，发最后通牒。”

“晚了庆现在停止太晚了！影响已经造出去了。” 何主任恨恨地起身招呼手下 :“我先走—— 咱们法院见 !”

牛大姐追上去 :“等一等，等一等嘛。”

何主任边走边说 :“不等！坚决不等。说什么也没用了，跟你们—— 死磕 !”

三人气冲冲而去，男青年最后出门时把门的力一带，“哐” 的一声。

编辑部里一片静寂，大煽动以都垂下头，拉长了脸无论谁看谁，得到都是很大的白眼黑球。

主编室的门开了，刘书友轻手轻脚领着送稿的女孩穿堂而过，在门外又是握手又是热情叮咛。

“记住我名字了吧？下回来还找我。”

他回转身的同时挥去了一脸幸福，表情沉痛地走回自己座位坐下。

牛大姐把桌上发言稿撕成一条一条，“到底叫我说中了

吧？好啦，这回人家要跟咱们打官司了。”

说完她把纸团扔字纸篓儿。

刘书友轻声诚恳地说：“我早料到了，这事弄不好让人骗了。为什么就那么会听不进老同志的意见？”

“牛大姐我可不记得你说过不能办，”李东宝问于、戈：“她说过么？”

戈玲摇头：“没有，我记得她当时答应得挺痛快的。”

“就是。于德利也说，对刚才写讲演稿的劲头摆在那儿呢。”

“你……你们怎么——唉！”牛大姐颓然垂头。

李东宝：“你真的没说过不能办，你就承认了吧，没人怪你。”

“我总是说过吧？”刘书友道，“别让人骗了，慎重，等老陈回来再决定。”

“你也没说过，你是极力赞成的。”于德利道。

戈玲：“不是你张让他们把钱汇进咱们账号的么？好事往前冲。出了事往后躲，这不好，不是您这种政治面目的人应有的品质。”

刘书友气坏了，对牛大姐说：“好在还有你的两人在的，我们可以互相作证。”

牛大姐：“当然，我们可以到领导那儿说清楚。”

戈玲中肯地望着二人道：“我觉得这会儿就想着怎么推卸责任，实在让人寒心。有什么大不了事？不就是一侵权纠纷么？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上咱们人民的法院。这么点小事就不认同志了？真要到了盖世太保手里，恐怕老虎凳没坐辣椒

水没灌就得叛变！”

“这是两码事戈玲，他敌人对同志那两以态度，一个横眉冷对，一俯首甘为，不能混为一谈。不能！绝对不能！”牛大姐气愤地站起来。

戈玲：“不管怎么说，我认为现在还没到各自逃生的地步。出了问题就解决嘛。其实你们就是不往后缩，挺身承担责任，我们年轻人不会让你们顶雷，我们也会主动承担这件事的责任——对不对东宝，于德利？我们惹出的麻烦我们不推诿。”

“对，我会特受感动，甚至把你们责任全揽过来也不是可以商量。”李东宝傲然起立，“上法院我去！雷要炸炸我一人！”

“没错！”于德利也说，“其实你们不这么说，说不说，我和东宝、戈玲也会一如既往冲在侧面，决不让你们受半点惊。事日大不怕，怕生怕分崩离析，戈玲讲话：寒心。真是不需要你们出力，只要给包点鼓励，说点暖心的话，就感激不尽了——牛大姐暖心的话会说吧？”

牛大姐想了想，心大横，咬牙道：“会说，既然你们这么说，那么告诉你们，作为临时负责人，这事的主要责任由我来负。”

于德利一拍大腿：“就要这句话大姐！有您这句话全齐了，没您的事了，干嘛干嘛啮事儿我于德利一个全顶了。

“不不，”牛大姐，”事儿是咱工大家办的，咱们都有责任，解决问题也该咱们大家一起解决。”

刘书友跳出来反对：“我不同意你这错误人人有份说法，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事实上确实反对过这事，在这之前我就表示过不同意见，而且一直对此持怀疑态度。”

“老刘哇，烈火金刚啊！”李东宝一拍刘友肩头，“不承认不行，要论水平，你真是比牛大姐差一大截子。”

“还不如一个群众呢。”牛大姐斜他一眼，“他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说。眼下我认为马上要办的一件事就是去找江湖，让他们立刻停止晚会的筹办！”

七

“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祖国在黑非洲，黑非洲，夜沉不到头……”

一个擦了一脸鞋油的小姑娘在如泣如动来唱。

八个同样抹得黑黑的小姑娘在伴舞，随着歌声作种种悲愤欲绝状。

排练厅里，江湖、假何必坐成一排看孩子们排练。

江湖熬有介事抽着雪茄，手里拿着块表掐节目时间。

假何必：“不够悲惨，还应是点日，带哭腔。江导，是不是应该把裙子再撕几个口子，越破越好，这样才能把非洲人民的痛苦和不幸更强烈地表现出来。”

“够惨的了。”江湖道，“这是过节唱的歌，也不能让小朋友们都哭得泪人似的。”

“西方来的老师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这帮去了那帮来，强盗瓜分了黑非洲……”

小歌星声情并茂，江湖都着歌声情不自禁摇头晃脑，沉溺于中，竟带出一滴泪来。

他将那滴泪用食指轻轻弹去，站起来一击掌：“停，停停！”

他走到小演员们跟前："这段舞蹈情的绪没转过来，应该悲中有愤，突出裴人民反抗斗争的决伴舞小朋友动作要刚一些，眼睛要喷出怒火，国家被瓜分了么，很气愤……"

江湖边说边翩翩演示："'骑在我们的脖上头'，唱到这里时腰要弯到九十度——这样。"

他发现自己是啤酒肚弯不下去："你们就尽量弯吧。"

"脸呢？还悲伤么？"一个小演员学着弯下腰，两腿间露出脸问。

"当然，又悲伤又愤怒，"江湖示范了一下，孩子们都跟了纷纷学着出怪相。

江湖也有些不好意思，"算了，不要脸了，光眼里愤出怒火就行了。再来一遍——音乐！"

他退回自己位子坐下。

"我是一个……"

小歌星刚唱了半句，戈玲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别唱了——都走吧，一边歇着去。"戈玲挨个叫那些弯腰拱背的孩子。

江湖猛地站起来："你是谁？要干嘛！"

"坐下坐下咱们谈谈。"李东宝从后面拍他肩。

江湖回头一看，自己已被李东宝、于德利夹在中间。

"你们要干嘛？我要求作出解释。"

"会给你解释的，"李东宝说，"先坐下，还有你，何必主任，不要走，过来坐这儿。"

于德利冲小演员和其他人员喊："其他人都出去，统统出去，一个人不要留。"

“走吧走吧。”戈玲拣起小演员们的衣裳披在她们身上，轰鸡似地赶着这帮吱吱喳喳的小姑娘，“今天不排练了，回去把小脸洗洗吧。”

江湖生气地喊：“你们怎么敢？大不像话了！这儿我是导演。”

“坐下坐下，安静点。”李东宝把他按下来，“你已经不是导演了。”

江湖心虚地看假何必。

假何必坐在一边闷闷地吸烟，神态忧伤。“说说吧，怎么回事？主意谁出的？”于德利开口道：

江湖：“我不明白，我抗议！”

“那么你先说。”于德利转向假何必，“你的名叫什么？”

假何必：“你们听到什么了？千万别信谣言，诵言人这你也知道。”

“得了，”于德利通了他分拳，“你不想我们扭送你去派出所吧？”

“我看不出你们有什么理由扭送我。”

于德利笑了：“你瞧，你这就不像聪明人了，我们要不掌握了情况能这么问你么？丢掉幻想吧，事情已经全部败露了，现在重要的是磐个好的态度，可以告诉你，我们几个还是比较好说话的，见不得人说软话。甭管这人干了什么，只要哭天抹泪，痛改前非，我们都给出路。”

“最恨的就是软磨硬抗，死不承为李东宝摩拳擦拳，“没火也勾走来，哪怕打人犯错误，有理变没理。也得先把这口恶气出了。”

“说吧，真名叫什么？”于德利敦泥以在我数三下。”

假何必无奈地叹口气：“不要动粗—— 刘利全。”

“职业？”

“一九五八年开除公职，无业至今。”

“暖，态度就好，是老实的态度。就是说：你是个职业骗子？”

刘利全想了想，“不少人这么评价我，可我自己从不这么认为。”

“你认为你是什么？”戈玲问。

“在我们老家，我这种人被称于能人。”

“噢，这么回事。”于德利看看旁边颇不以为然的江湖，“两个能人碰在一起，一个乡下二流子，一个城里骗子，就想出这么个馊主意。”

刘利全笑了：“没错，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红花还得绿叶扶，铝合金比什么都结实。”

“有道理，”于德利点头，“不过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就不怕露了馅被逮住？”

刘利全推心置腹地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干什么不冒风险？这也就是叫你们发现了，要没发现呢？我们是真把这当办的，真办了，不也利国利民精神文明？”

“真能说呀！还挺像回事。”于德利赞叹。

“要不怎么人家是骗子呢？”戈玲道，”搁咱们一句话没说完准脸红。”

李东宝：“我就纳闷，按说咱们智商也不低呀，也都小精怪似的，怎么就让这俩家伙蒙了？怎么瞅这俩怎么像弱智。”

“大意了呗，想占便宜呗。”刘利全奚落东宝，聪明一世还会糊涂一时呢。”

江湖此为也露出微笑：“你以为我们骗谁？全是骗你们这样儿的，自以为机灵没人敢骗。真正的老实疙瘩我们才不去惹呢，都活得在意着呐——说什么都不信。”

于德利再三点头：“有理，听着长见识，那你们现在怎么办？被我们逮着了这回傻了吧？”

江湖、刘利全一起呵呵笑起来。

刘利全：“傻什么呀？我们才不傻呢。你们逮着就逮着吧，大不了我们晚会不搞了，一点其它事儿都没有，拍屁股走人，正傻的是你们。”

江湖：“别别，晚会别摘还得继续搞，不用他们就是了。

“怎么着？你们还要继续搞下去？”于德利火了。

“你别火呵，”刘利全颜悦色地说，“听我跟你说，我们是用谁的名义搞的晚会？”

“我们和《大众生活》的。”于德利说。

“盗用！完全是盗用！”戈玲在边上气愤地说。

刘利全：“可你们盖了章，姑娘，这章总不是假的吧？”

戈玲：“这是你们采取欺骗手段骗我们盖。

刘利全：“甭管采取什么手段，盖了章就代表承认，热权，我们拿到盖了章的东西，再干什么都不是我们个人的事了，民法上叫职务行义全是为你们干的。”

李东宝急了：“要这么说《大众生活》没给你们盖章，你们也用了他们名义，你们就侵犯了他们的……老于，那叫什么权来着？”

刘利全："我告诉你，名称权。"

李东宝："对，名称权，这你怎么解释？"

刘利全："没准，是侵犯了他们的名称权。可这跟我们个人没关系，要追究，他们追究你们，是你们侵犯了人家的名称权。"

戈玲："怎么是我们？我们也被你们骗了，事是你们干的。"

"你们怎么是不明白呀"刘利全不耐烦，"听好，我再给你们解释一遍，我们不是个人行为，是职务行为，所有一切都是为你们干的，当然得追究你们，盖章了么，功劳是你们的进失也是你们的，这叫法人责任。法人责任必须由法人承担。我们俩都是自然人，行为人除地里有个的围法情节，贪污啊、受贿呵，其一切所为不受追究。"

江湖厉声喝道："不懂法吧？不懂你们就抓瞎！"

"妈的天宇宙远有这种理！"李东宝开骂。

刘利全含笑："对喽，这就叫法理儿，回去好好学学吧，学好了再出来混。唉，不懂寸步难行啊。"

"我扇个老骗子！"李东宝扬手。

"你瞧你瞧，你这就不对了吧。"刘利全责备李东宝，"有理讲理，君子动口不动手，打人算什么本事？我过去像你一样，就吃过这亏，可千万别学我。"

于德利栏下李东宝："就是，我们拿你没办法了？"

"丁点办法都没有。"刘利全愈发愈诚恳，"你们现在能做的也就是撤销承认，把盖了章的合同和文件全部收回，对今后我们的行为不再负责。"

李东宝："这个我们是早已申明了，上主人我们老于已经

正告你们。”

刘利全：“可是你们没有收回了合同并交给了你。”

戈玲：“可是你没有收回全部合同有些已经落到了《大众生活》手里。”

刘利全点点头：“噢，原来是这样。怎么，他们已经追究你们了？”

于德利很难地点点头。

“所以你们找来了，想让我们对此负责？”

“对。”于德利的声音很微弱。

“没办法，你们只好自己负责。”刘利全道，“老实说，我想替你们负责不可能，道理我前边已经讲过了，我对此只能表示深深的歉意。”

江湖看看手表：“就这样吧。你们回去自己想办法吧。我们要继续排练了。”

他说着便去门口喊人。

刘利全：“走吧，再呆下去也没意思了。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你们的人的。《儿童世界》已经接办的这台晚会，全部合同改换了他们的名称和公章。”

二人面面相觑。

小演员们陆续进来。

江湖喊：“快一点，别磨磨蹭蹭的，我们要把时间抢回来！”

他又冲李东宝等人喊：”我请你你立即离开，不要影响我在排练！”

刘利全见状道：“别，别那是厉害，我还是那句话。好好散。山不转水转，没准将来还要因为什么事呢——愿意看要

排练可留下，但别出声。”

李东宝三人奈起身，怏怏离去。

刘利全一路陪送他们出门，再三叮属：“以后可得注意了，社会多复杂呀，不懂你们还会吃大亏，这次就算我给你们上了分课吧。噢，如果这个官司需要法律咨询，尽管来找我。”

江湖在后边给小演员们讲情绪。在要悲愤心情压抑，动作的速度放慢一拍……”

“唉—— ”于德利在编辑部里长叹一声，“骗子们如此专业，我真是自愧弗如呵！”

李东宝叹：“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只好认了。”

“认了？就这么认了？”戈玲道，“多冤呐！”

“有什么办法？”李东宝自怨自艾，在谁让咱们盖了章？”

“现在只能坚持一点了。”于德利说，“我们也是受骗的而且一经发现立即制止了分自动中止了。”

李东宝说：“这理的咱们这月当然讲得通，只怕对《大众生活》不听咱这理们较真儿，就认章。”

“他凭什么不讲理？”于德利说，“杀人还有故意和过失呢，咱们又不是成心侵他的权。”

“看来这恐怕还得去和《大众生活》解释一下。”牛大姐道，“跟他们好好谈谈，把事情经过，平心静气，源源本本讲给他们听，相信他们会通情达理的。

刘书友道：“你没见上次他们主任那脾气？一点没涵养，得理不让人，再去也得碰钉子。”

于德利道：“那怎么办？总不能坐在这儿等死。试试总比

不试强，都是文化人，能解释清楚，确实不是我们干的，这里有误会。”

“谁去好呢？”戈玲说。

“我去吧。”李东宝说，“还是我去，事情的经过我都在场。”

牛大姐收拾桌子：“我也去和想这事最好的领导和领导之间谈容易一点，也显得我们重视。”

戈玲：“老于就别去了。现在他们情绪处于激动状态，也许话里带刺儿，老于脾气冲，弄不好会吵起来。东宝受点气倒是家常便饭。”

“脾气不比我好多少。”于德利道，在不至于，他们干嘛非跟咱们过不去？不了解情况可能有些冲动，了解了情况肯定就不会那样了。换我们也不会那么得理不让人。”

八

在《大众生活》编辑部门口，牛大姐叮嘱众人：“记住，进去后态度一定要诚恳。”

大家点头，戈玲敲门。

一个年轻编辑打开门。

戈玲很客气的：“我们是《人间指南》，编辑部的。”

屋上次去过《人间指南》的女同志闻声站起来：“噢，你们是来谈那件侵权的事？”

一行人走进屋，李东宝女同志说：“对，我们想找你们何主任谈谈，这是我们领导。”他指牛大姐。

“好，请坐。”女同志让座，“你们等一下，我去叫何主任。”

她走进里屋。

“坐吧。”开门的年轻编辑对他们说，在你们也够可以的。”

李东宝朝他笑笑。

里间传来何必的吼声：“不谈，没什么好谈的，叫他们回去……领导来了？领导来了怎么啦？领导了也不见！没工夫！”

片刻，女同志出来，为难地对他们说。“我们老何说他有事正忙，不能和你们谈。”

李东宝：“就谈一会儿，或者我们等他忙完了。”

女同志：“我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我们老何……还是请你们回去吧。如果有事，我们会找你们。”

李东宝：“你瞧包口一趟也不容易，那件有些情况可能你们还不了解，我们希望能和你们把事情谈清楚。”

“是呵，”牛大姐开口，“麻烦你再去请示一下老何同志，我们不耽误他很长时间，谈完就走。”

女同志：“好，我再去试试。”

女同志去里屋不久，再次传来老何的吼声：“说不谈就不谈，谁来也不行！……好，我亲自跟他们说！”

里间门“哐”地被推开，何必气冲冲地冲出来。脸红脖子粗地大声喝问：

“你们怎么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

李东宝回答：“门开着，我们就进来了。”

何必指着门外：“请你们出去，立即出去！今天我不跟你谈。”

李东宝：“消消气，老何，谈谈嘛，关于你指控我们侵权的事有些情况您还不太了解，有必要……”

何必一挥手："我不听！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没有什么好说的。"

戈玲："何必呢，老何，听听情况有什么不好，这也有伟大于你更好地解决问题。"

何必梗着脖子吼："实话告诉你们，我正在起草声明，今天晚上就上'新闻联播'——你们等着瞧吧！"

牛大姐见状忙上前："老何同志，有些事不忙下结论，多了解些事实再下结论不好么？"

"这是我们主编。"李东宝临时给牛大姐封了个官。

何必不叫了，冷眼打量牛大姐。

女同志适开口："请你们到里间办公室谈好么？"

众人去了里屋，何必余怒未消地坐在自己桌前，拿起一张纸晃动：

"这是我正在起草的严正声明，要不要给你们念念？"

"忙念。"牛大姐谢了让她坐下的女同志，对何必说："要知道，用你们名义拉晚会先助的那些人方是我们《人间指南》的……"

何必厉声道："我不管他们是哪儿的，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事实，盖了你们章签了你们名的合同就在这儿。少跟我说别的，我就是要砸你们这个《人间指声》的牌子！我要发新闻发布会，向国报刊发布消息，披露这一恶性事件。"

于德利压着火上前道："你没有权利这样做。在事实没有全部澄清，你可以指控我们侵权，但包是否确实构成了侵权，这要司法机关依照事实和法律进行裁决。"

何必闻之一怔。

于德利又说："你不是要打官司么?那就应该尊重人民法院的权威。在人民法院作出正式判决前,你们擅自发消息,断言我们侵权，一是借舆论干扰法院办案，二构成诽谤。

何必声色俱厉："你是谁，叫什么名字？"

于德利："是《人间指南》编辑，叫于德利。"

何必支使女同志："把他名字记下来。"

"可笑！你还想把我怎么样？"

"我现在不跟你说。"

"你凭什么不跟我说?我是当事人之一,你无权拒绝听我的陈述，同时必须回答我的问题……"

"请你马上出去，我不要跟你说话!"何必愤然站起，指着戈玲:"还有你,你也出去。来这自多人干嘛?都给我出去!"

戈玲:"你对我说话客气点。这么大人了，怎么一点礼貌不懂!"

何必暴跳如雷："我就这么说话，对你们就不能客气!"

李东宝蹭地立起:"你这么说话就不行——不允许!工作上的错误可以讨论，检讨，但必须是同志式的，不能进行粗暴的谩骂和无礼的斥责!"

于德利也站起来:"你要是在大街上跟我这么说话，我大嘴巴早抽你了!"

他问女同志:"你们这个人平时教不教育?怎么一点不像领导干部？十足一个流氓么。"

何必隔桌探过上身，睚眦欲裂:"你敢，你敢动我一下!"

于德利指着他鼻子:"你瞧瞧你，像什么样子?你平时对

谁都这么无礼么？对领导也采取这种态度？”

戈玲在一边说，“不会，这种盛气凌人、不尊重他人的往往都有另一面：媚上。”

李东宝拍拍何必：“给你句忠告老何，要学会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

“少碰我！”何必使扭身子，李东宝仍够着他拍他一下。

女同志上来打圆场：“算了算了，都别吵了，都请坐。”

“好，好，你们不走——我走！何必气急败坏拂袖而去。

牛大姐有意阻拦：“哎，老何……”

何必夺门而走。

“别追了。”李东宝对牛大姐道，“这样的人走瞒不可惜。”

女同志道：“这样吧，你们跟我谈，这事我也清楚，从头到尾都参与了。”

厂玲问女同志：“这姓何的在你们这儿是不是霸道惯了，没有人敢惹？”

于德利：“你们是不是也常受他的欺负？”

李东宝同情地瞅着女同志：“你们在他手底下也怪可怜的。”

女同志不便跟着非议领导，含含糊糊说：“老何脾气是暴点，人倒是好人。

于德利：“不是，他这样下去不行的，跟我们要耍脾气，我们还能谅够，真要遇上个脾气也暴的那人家还能饶他？就他那德性能经得住几拳几脚？”

“问题还不在这儿。”李东宝道：“真要遇上个外宾什么的那影响多坏，给多坏，给人家，什么观感？中国人都这么粗

野？不过要真碰上外宾，戈玲，他大概也像你说的那样，就不这样了。”

“都少说几句吧。”牛大姐道，“咱们还是谈正事。”

”对，”李东宝也说，“咱不能跟他学，许他无知不许咱无礼。”

女同志给大家倒水，戈玲接过暖瓶：“我来吧。”

牛大姐拉着女同志促膝坐下，诚恳地说：“是这样，上次你们到我们编辑部走后，包立即进行了调查，的确如你们所说，出现了一以你们名义筹办的‘六一’晚会剧组。这些不持有经过我们盖盖章的演出合同，但他们根本不是我们编辑部的人，也未经过我们编辑部任何委托，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他们个人的行为……”

女同志说：“可他们拿着的合同全盖了你们的章，据我们了解，他们出去到各企业拉赞助也全是以你们的名义……”

“这个章的事儿是这样的。”李东宝插进来说，“上回我也跟你们讲了，他们是用同你们刊物合办的名义骗我们盖是章。在这之前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没有得到你们的允许。”

“可你们为什么不来个人或打电话向我们询问正确性下呢?都在这个市里、隔他又不远，打个电话应该是很方便的。”

牛大姐检讨：“这确实是我们的疏忽，我们有责任，我们过于轻信那个假岁的何主任了。”

“其实你们现在跟我到说这个已经没有用了。”女同志道，“这官可我们肯定是跟你们打，因为要挽回影响。而这些盗用我们名义的合同上盗的是你不公章。我们不能去跟个人人打官司，只能公对公。如果他们对你们有欺诈行为，那是你内

部的事，你们去追究他们，跟我们没关系。”

“可你们这么一干，岂在是放过了真正的罪魁？”于德利道，“你们的目的不就是要惩罚随意盗用你们名义的人？杈子打在我屁股上，真正干了坏事的人是不疼的，实际上他们正是钻了这个空子。”

“这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何必愤愤他又进了屋，赶开坐在他位子上的戈玲，拉着夸张的架势继续写声明。

女同志又说：“还是那句话，谁让你们盖了章的？谁盖了章就只好由谁负责，包没有根据去让别人负责。”

何必不耐烦地对女同志道：“你不要跟他们不小刘，讲那些废话干嘛？他们只知道他们侵了权，他们内部是谁不是谁干的我们统统不要管。”

李东宝：“你这人怎么老吵吵嚷嚷的？我们这儿谈正事呢，别一进来就插嘴好不好？好好听着。”

别理他，咱们说咱们的，理他干吗？”于德利脸冲着女同志说：“我们的确是不那合同上盖了章，可这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侵了你们的权，晚会是由我们两共同办的……”

女同志：“我们并没参加主办。”

“合同上是这样写的我们盖了章只代表我们认可晚会使用我们名称，就是说可以合法地使用我们的名称，你们没盖章说你没同意说明你们没盖章，并说明我们同时侵犯了你的名称。这么说吧，我和老何俩人招摇撞骗何必：“不要提我，提我干嘛？”

“又急又急。于德利扭头说他，“随便提提怕什么？打个

比方。”

“比方也不行！”

“那你去我侵犯了你的名称权吧。譬如我和老何出去行行骗，借用了你和我们牛大姐的名义，你于俩是名人。”

“无聊！”何必嘟哝。

于德利没理他，继续道：“牛大姐同意了使用她的名字而你没有同意，我侵犯了你的名称权。你可以告我，但你没有理由告牛大姐。你懂了吗？”

“我懂你意思。”女同志说，拿过一合同，“问题是在这些合同上你们并没有台作第三者的称谓，你仔细看这上面的落款，都是你们《人间指南》的字样。沿用你刚才的话，就是说你没有使用自己的名称直接使用了牛大姐的名称，我当然理由控告牛大姐，因为在这些有效文件上只有她和我两家，并没有体现出你的存在。”

“可是……”

“你也不要说了，这些具体的法律问题我们都说不清，再讨论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不是都承认法院的权威么？那我们就听候法院的裁决吧。我们都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和依据，当然主要是事实来向法庭陈述。”

“好吧，看来确实也没什么好的了。”于德利叹口气，“你们坚持对打官司是么？”

女同志看了眼何必：“是的，这也是老何的意思。”

“那就打吧。”于德利道，“我想法院在裁决时也不会不考虑到我们的这件事中的情由和态度——我们等于是自动中止了侵权。”

“可是你们没证据。”女同志道,“我们没见到任何文字的东西可以证明你们是自动中止的。”

“证据不仅指物证，证人证言怎样也是证据。”

“可民事审判只看同果，不考虑主观意图是故意。”

“这是你说的?”

“不不,”女同志有点不好意思,“我听我们这儿一个念过法律对同事说的。”

“难道非得打官司么?”牛大姐恳求道,“我们之间就不能调解解决?就是到了法院，我想法院，我想法院也会先进行调解。”

“可以调解。”何必昂着脸插话,“但首先你得承认侵权，与其次再开陪礼道歉，然后就是赔偿名誉损失和经济损失。”

牛大姐:“如果我们真算侵权，我们当然可以道歉。”

女同志“老实说，你们确实侵权了，到哪个法庭你也不会胜诉，这官司我们是赢定了!”

“我想问问,”李东宝道，如果我们承认侵权，你们算要多少赔偿?”

何必亮出一巴掌:“五—— 万”

“你疯了吧?张嘴就来。”于德利冲他嚷,“你凭什么要五万?”

何必冷笑:“那就请便。”

牛大姐急了:“这不是敲竹杠!”

戈玲站起来:“牛大姐，没什么好谈的了，我们走。我相信，他这种无理要求任何人民法庭都不能予以主张!”

“你就等着瞧吧—— 小妞!”何必冲戈玲伸出一个手指头

威胁道。

九

一千人出了《大众生活》的编辑部，个个心情沉重，谁也懒得再说什么了。

晚上，几个年轻人聚在李东宝家边喝酒边看电视。

李大妈端着一盘炒鸡蛋送上桌，殷勤对于、戈："你们俩放开量喝，走不了就住这儿。"

于德利说："没少喝，这一瓶多半是我喝的。"

戈玲脸早红了，痴痴地笑着："大妈，我都不行了，头都有点晕了。"

"没事，你有量。"李大妈笑道，"再喝，喝完大妈陪你们搓几圈。"

戈玲拿起酒瓶："大妈，我给您倒一杯。"

"等我先把电视关了，你们也不看，怪吵的。"

"别别，大妈，千万别关。"于德利说，"我们这儿就是看电视呢，今儿'新闻联播'有我们。"

"有你们？"大妈问于德利，"你们是开会还是义务栽树了？"

"您看着瞧吧，到时候准吓您一跳。"李东宝说。

大家边喝边瞅电视。

"也该到了，"李东宝说，"都报画展了。"

电视画画换成了外国的大街和金发碧眼的白。

"没有哇！"于德利叫，"这都国际新闻了。"

李东宝松了口气："我就猜着没有。中央电视台。那是什么地方？党政府的喉舌，不是何必他们家私人的！噢，想报什么就报什么？屁大的事——谁关心呀！"

戈玲也来了兴致："就是，何况这事也不怪咱他，姓何的纯粹是虚张声势。"

李东宝斟满各人的酒杯，率先端起："干，干了这杯！我也想开了，咱这事到哪儿都讲得出理，打官司也不，法院他得考虑咱这具体情况。"

"你放心。"于德利喝了杯中酒，絮絮叨叨说："咱这社会主义比资本不同在哪儿了，是人情味儿浓。法院怎么啦？法院里也是人。判刑还有民愤这一条呢？"

"回头我就去找律师，把咱这理儿说得透透的，凭什么不原谅咱们？罪犯还给出路呢。"

戈玲摇摇晃一把抓住东宝的手："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出庭。咱们一个慷慨激昂，一个委屈万分……必要时我就泪如雨下。"

"我也眼圈发红，神态坚强，声音发颤。"李东宝沉溺在想像之中。

李大妈首先被儿子打动了："大妈也不知道你们到底犯了什么事，有多大罪过，但就你刚才，这一席话，大妈不是法官听着心里都发酸。我就算够不能容人的了，那法官的肚量还能不如我？"

"宰相肚里能撑船，法官肚里怎么也够骑几圈自行车的！"于德利断言。

十

就不《大众生活》紧锣密鼓来准备起诉，《人间指南》这边也周密布置，提前发动作者去法院找关系的当口，主编老陈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回来了。

老陈上班那天的编辑部的，一帮人都很紧张，不知该如何对老陈汇报这桩倒霉事。瞒也瞒不过，李东宝打了，他出挺法院都不准许，非得法人代表老陈去应诉。可怜老陈五十多岁的人刚遭了丧母之痛，又稀哩糊涂地了被告。

老陈进门时，大家都用同情，揪心的目光注视他。

据说老陈是孝子，可脸上并无丝毫忧戚之色，还给大家带了些家乡特产“孝感麻糖”在编在编辑部里分发。

互道了平安后，大家各自散开工作。牛大姐在大家目光的鼓励和督促下，一横心站起来，走进主编室。

牛大姐给陈主编汇报事情始末时，陈主编一直在上上下下找他的一支圆珠笔。

牛大姐几次停下来，他又说：“往下说。”

牛大姐讲完了事情的全部过后陈社编表情毫无变化，看不出情绪有任何波动，只是说：“知道了，你回去吧。”

牛姐在为自己没说清楚，老陈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便再次强调，“人方面要告我们的。”

老陈仍无反应，终于我到了那支圆珠笔，窃自安慰，看眼牛大眼：“谁要告我们？”

“何必，他们编辑部的社任。”

“他说了不算吧？”老陈慢悠悠地说。

怎么不算？他是负责，话说得很难听对我们凶得很。”

“让他凶去。”老陈不以为意。

牛大姐为老陈的态度因迷惑：“您认识他？”

“见过。”老陈回答，“不熟。”

“那您可千万留神，这个人很不好说话。”

“我跟他说什么？”老陈道。“他有没有上级呵？这个事儿你不要管了为下午我给胡老打个电话讲一下就是了。他对你们凶对胡老也凶么？”

陈主编挥挥手让牛大姐去了。平时若是陈主编如此，牛大姐出来还要发发骚，背地里和陈主编出比资历。此次出来，禁不住一脸喜色，一身轻松。

大家围上去向她打听陈主编的态度。牛大姐一脸严肃地对大家说：

“都回去工作，这件事就不要再议论了，领导会妥善解决的。”

再问，翻来去还是这些话，搞得大家既不满又好奇。

还是两个小时之后，牛大姐忍不住主动跟大家说了，还加入了许多添油加醋的渲染。

“那个胡老和我们老陈有师生之谊，在‘华北革大’时老陈是老最得意的弟子。文化革命时他一起挨过斗，老陈对胡老一点没揭发，至今亲密无间。我们出版社的二编钉的那个小胡你们知道吧？就是胡老的儿媳，老陈一手把她调进来的。《大众生活》胡老讲话那是一言九鼎，何必算什么东西！还不是看胡老眼色行事的小力笨儿。”

也不知胡老陈主编的关系是不是真如牛某人所说，不过这事从此确实没了下文，《大众生活》再未打过电话质询，法院无传票送达。

有干开某寿星作家的祝诞大会，编辑部的还和何必等人狭路相逢，何必只是反脸不理人，但只字未提官司的事。

三个月后，《大众生活》的那位姓被女同志打来电话，李东宝接的。

女同志在电话里一本正经地对李东宝说："经我们研究，考虑到你们的态度，并考虑同行的关系，我们决定不起诉你们了。但希望你们《人民日报》上登一个启事。以示道歉。"

牛大姐道："不要理她，她们决定不起诉了？起诉得了么？于《人民日报》上道歉？想得美！"

隔几，女同志又打电话来，还是希望《人民日报》道歉。

牛大姐接了电话，不客气地拒绝了她："我们没有这个义务！在这件事上，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

遭了牛大姐抢白，女同志不敢再打电话找出牛大姐，只是三番五次地打电话找李东宝反恳恳求他做做工作，自他们道个歉。后来都在电话里哭了，说她现在十分为难，何必认定日夜斗为经办的而且没办好，每天一见她便奚她，说她没工作能力，逼她催促《人间指南》道歉。

"你们就给我们道个歉吧。"女同志乞求李东宝，"哪怕在你刊物上写个了一百字启事呢。否则我真没法交代，简直都不敢上班了。"

李东宝闻之不忍，对大家说："要不咱们就给他们道个歉。"

戈玲、于德利都说："道吧道吧，有什么大不了的？给《大众生活》这样的刊物道歉也不丢人。"

牛大姐、刘书友坚决不同意："这是原则问题！"

于是几个年轻人就去磨老陈，老陈先也不同意，后招架不住几个人总磨，便答应了。

老陈对他们说："这个声明这么写：今年，《人间指南》编辑部在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族优秀文化面作出了突出成绩，发了一批在社会上有影响的稿子，起到了很好社会效果，在广大读者和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但是，本刊也注意到了，近来社会上有些人打着本刊和《大众间指》的名义进行了一些非法活动，给严重刊都造成了恶劣影响。本刊特此严正声明，今后凡用本刊名义进行采访、联系工作者，必须持有本刊介绍信和记者证。若无以上证件和介绍信，发生的一切纠纷和问题，本刊概不负责！"

这个声明在年底登在《人间指南》，杂志的最后一页补白处。

李东宝把声明剪了下来，装入信封号寄给了《大众生活》的那位女同志。

谐谑卷

顽 主

一

“我是个便宜，叫宝康—— 您没听说过？”

“哦，没有，真对不起。”

在“三T”公司办公室里，经理于观正在接待上午的第三位顾客，一个大脑瓜儿细皮嫩肉的青年男子。

“我的笔名叫智消。”

“还是想不起来。您说吧，您有什么事，不是想在我们这儿体验生活吧？”

“不不，我生活底子体验也足够厚。是这样的，我写了一些东西，都是冷门，任何人看了脑袋都‘嗡’一下，傻半天—— 我这么说一眯言过其实，很多看过的人都这么认为，认为起码可以得个金国奖，可是……”

“落了空？”

“准确地说我压根没参加评奖，我认为毫无希望，瞧，我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也许你不太了解文学圈儿里的事，哪次评奖都是平衡的结果，上去了一些好的作品，但一些同样好的作品偏偏上不去。”

“这个我们恐怕欠爱莫能助，我们目前和作协没什么业务

联系，我们缺乏有魅力的女工作人员。”

“噢，我不是让你们去为我运动。我不在乎得不得全国奖，我以名利其实是很淡泊的，我只希望我的劳动得到某种承认，随便什么奖都可以。”

“你的意思是说哪怕是个“三T”奖？”

于观试探地问。

宝康紧张地笑起来：“真不好意思真难为情，我是不是太露骨了？”

“不不，恰似好处，您当然是希望规模大一点喽？”

“规模大小无所谓，但要隆重，奖品丰厚，租最豪华的剧场，请些民主党派的副主席—— 我有的是钱。”

“奖品定为每位获状者一台空调怎么样？”

“每拉？我可是为自个的事……”

“红花也得绿叶扶，您自具站在台上难道不寂寞？该找几个凑趣的，我想给您发奖的同时也给一些著名作家发奖，这样我们这个奖也就显得是那么回事，您也可一样跻身著名作家之列。和著名作家同台领奖，说起来多么令人羡慕。”

“一人一台空调，这要多少钱？虽然我很想有机会和著名作家并排站会儿，可也不想因此倾家荡产。”

“要是您不造成奢侈，节省的办法也有，把奖分为一二三等，特等奖为空调您自己得，其余各类为不同档次的‘傻瓜’相机，再控制一下获奖人数，我们只选最有名的。”

“这样好，这样就合理了。”宝康喜笑颜开，“我得空调，别人得‘傻瓜’。你列个预算吧，回头我就交钱。”

“您来付钱时能不能把佻的作品带来让我们拜读一下？当

然哪篇获奖我们不管您自己定，我只是从来没这么近地和一个货真价实的作家脸儿对脸儿过，就是再和文学无缘也不得不受感动。”

“可以。”宝康既矜持又谦逊地说，“我甚至可以给你签个名儿呢。我最有名的作品是发在《小说群》上的《东太后传奇》和发在《作家林》上的《我要说我不想说但还是要说》。”

“了不起，一定很有意思，我简直都无心干别的了。”

“你说，那些名作家会不会端臭架子，拒绝领奖？”于观把青年作家送到门口，青年作家所而有些忧心忡忡。

于观安慰他：“不怕的，领不领是他们的事，不领我们硬发。”

“谢谢，太谢谢了。”青年作家向和于观热情地握手，“灯不拔不明，您这一席话真使人豁然开朗。”

“不客气，我们公司的守旨就是帮助象您这样素有大志却我可施的人。

在一条繁华商业街的十字路口，杨重正满面春风地大步向站在警察岗楼下的一个他从未见过面的姑娘走去。

“对不起我来晚了，我紧赶慢赶还是迟了，你等半天了吧？”

“没关系，你用不着道嫌。”刘美萍好奇地看着杨重，“反正我也不是等你，你不来刀没关系。”

“你就是等我，不过你自己不知道就是了。今天除了我没别人再来了。”

“是吗？你比我还知道我在干吗——别跟我打岔儿，警察

可就在旁边。”

“难道我认错人了？”杨重仍然满面堆笑，一点也不尴尬，“你不是叫刘美萍吗？是百货公司手绢柜台组长，在等肛门科大夫王明水，到底咱俩谁搞错了？”

“可王明水鼻子旁有两个痦子呀。”

“噢，他那两个痦子还在。今天早晨他被人从家里接去出急诊了，有个领导流血不止，因而匆匆给我公司打了个电话，委托我公司派员代人他约，他不忍让你兴，我叫杨重是‘三T’公司的业务员，这是中国片。”

“‘三T’公司？”刘美萍犹疑地接过杨重递过来的名片，扫了一眼，“那是什么？名儿象卖杀虫剂的。”

“‘三T’是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简称。”

“居然有这种事，你们都是什么人？厚颜无耻的闲人？”

“我们是正派的生意人，目的是在社会服务方面补遗拾缺。您不觉得今天要没我您会多没趣儿吗？”

“可我不习惯，本来是在等自己的男朋友，却来了一个亲热的替身，让我和这个替身变情说爱……象真的一样？”

“您完全不必移情，我们的职业道德也不允许我往那方面诱您，我们对顾客是起了誓的。大概这么说您更好懂点，我只是要象王明水那样照料您一天，陪您一天。”

“您能有他那么温存体贴、善常人意吗？”

“不敢说丝毫不一样——那就乱了——我尽量遵循人这常情吧，你们今天原打算上哪儿玩？

两个人并肩往街里走。

“他答应今天给我去买皮大衣的。”

“哦，这个他可没让我代劳。”

“我说不会一样嘛，我们明水历来都是慷慨大方的。”

“活着没劲。”

一个粗粗壮壮的汉子坐在于观办公桌对面沮丧地说。

“活着没劲。”于观心不在焉地附和说。

“那怎么办呀？”

“有什么办法？没劲也得活着呀。”于观抬起头。

“我不想活了”汉子盯着于观说。

“别别，别不相活。”于观嘟哝着劝道，“好死不如赖活着。”

“那好，你让活好我就活。你给我找眯事儿干，我烦了。”

“会玩牌吗？咱俩玩牌吧？”于观提议。

“没劲。”汉子摇摇头。

“那下象棋？”

“更没劲。”

“去公园，划船？看电影？”

“越说越没劲。”汉子来了气，”你也就是这些俗套儿。”

“那你说干什么？干什么我都陪着你。”

“跳楼人也陪着——我要你陪干吗？你也不是女的。”

“哦，我们这儿不给人拉皮条。有忖门干这事的地方——婚姻介绍所。你要空闲时间太多，可以练练书法，欣赏欣赏音乐或者义务劳动。”

“见你的鬼，闹了半天我花两毛钱挂号你就给我出这些主意，这不是蒙人吗？”

“我也不是神仙，也不是美国大合馆管签证的，个人的幸

福要依赖社会的进步，沉住气。”“你觉着你活着有劲吗？”汉子目光灼灼地问。

于观看看汉子，看不出他是不是在挑衅。

“挺有劲。”

“我觉得你没劲，你这人特没劲，没劲得我都不想抽你了。”

“你这个不要脸的还回来于吗？接着和你那帮哥儿们‘砍’呀？”

一年轻的少妇在自己的公寓里横眉立目的臭骂马青。

“别回家了，和老婆在一起多枯燥，你就整宿地和哥儿们神‘砍’没准还能‘砍’晕个把眼睛汪汪的女学生就象当初‘砍’晕我一样卑鄙的东西！你说是什么鸟变的？人家有酒瘾棋瘾大烟瘾，什么瘾都说得过去，没听说象你这样有‘砍’瘾的，往哪儿一坐就屁股发沉眼儿发光，抽水马桶似的一拉就哗哗喷水，也不管认识不认识听过没听过，早知道有这特长，中苏谈判请你去得了。外头跟个八哥似的，回家见我就没词儿，跟爹说一句话就烦。”

“我改。”

“改屁！你这辈子改过什么除了尿炕改了生来什么模样现在还是什么查样。”少妇哭闹起来，“不过了，坚决不过了，没法过了结婚前还见得着面儿，结婚后整个成了小寡妇。”

少妇一抬手把桌上的杯子扫到地上，接着反一托盘休杯挨个摔到地上。马青也抓起烟灰缸摔在地上，接着端起电视机：“不过就不过！”

“别摔。”少妇尖叫着扑过来按住的手,“这个不能摔——你是来让我出气的还是来气我的?”

“你说过你丈夫急了逮什么摔什么。”马青理直气壮地说,“你又要求我必须象他。”

“可我丈夫急也不摔贵重物品,你这是随意发挥。”

“你没并你清楚。”

“这是不言而喻的。”

“好吧,电视机放回去。下边该什么词儿了?”

“真差劲,看来你们公司没经过良好的职业培训就把你派来了,下边是我爱……”

”我爱你。”

马青和少妇愣愣地互相看着。

“我爱你。”马青重复了一遍,看到少妇仍没反应,十分别扭地又说,“别闹了,宝贝儿。”

少妇笑了起来。

马青涨红脸为自己辩解:”我没法再学得更象了,这词儿扎人。”

“好好,我不苛求你。”少妇笑着摆摆手,“意思到了就行。”

“其实我是心里对你好嘴上说。”

“你最好还是心里对我不发,嘴上说。”

“一现在不是提倡默默的奉献吗?”马青的样子就象被武林高手攥住了裤裆,“你生起气来真好看。”

“好啦好啦,到此为止吧别再折磨你了。”

“少妇笑得直打嗝地说,“真难为你了。”

“难为我没什么,只要您满意。”

“满意满意。”少妇拿出钱包给以青钞票,“整治我丈夫也没这么有意思，下回有事还找你。”

“咳，人生,”杨重吐着烟圈，眼望冷饮室的天花板，比划着说,“人生就是那么回事。就是踢足球，一大帮人跑来跑去，可能整场都踢不进去一个球，但还是玩命踢，因为观众在玩命地喝采，打气。人生就是跑来跑，听别人叫好。”

“我发觉你特深沉。”刘美萍手托脸着迷地盯着杨重，连酸奶也忘了喝，“你是不是平时特爱思考？”

“是。”杨重眼神儿空洞地说,“我平时特爱思考,特深沉。”

“你是不是上过大学？”

“唔，上过吧。”

“怪不得，上过大学的人都心事重重，若有所思。”

“你是不是也特爱思考？”

“啊，我特爱瞎想，我特爱琢磨人。象我们这种职业吧，就是和人打交道的职业，每天都得和几千人说话，我就观察这几千人的特点，譬如说胖子吧，一般爱买大手绢，胖子鼻涕多嘛，瘦子就买小一点的。”

“腺体分泌和体重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世上万物谁和谁没关系？你笔这个酸奶瓶要嚼起亲来没准还有点血缘关系呢，你先人死了，烧成骨灰，扬到地里，连土挖出来，烧成瓷器或者玻璃，装上酸奶，卖给你。”

“这就是辩证法吧？比较朴素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只知道凡事都有个理儿，的个喷

嚏不也有人写几十万字的论文，得了博士。”

“有这么回事,这论文我们上学时传阅过。人家不叫喷嚏,这是粗俗的叫法儿，人家叫‘鼻粘膜受到刺激而起的一种猛烈带声的喷气现象。”

“你懂的真多。”

“哪里，还懂得多。”

”你懂的多。”

“惭愧惭愧。”

“谦虚谦虚。”

“咱们别争了，这样下去没个完，您爱才我心领。

“我真是诚心诚意夸你。我觉得跟你特说得来，特知音。”

“别别，我这人经不住夸。”

“你老这么一味地谦虚我要生气了,好象我夸你你是害你似的。”

“那就算我懂得多吧，其实我也觉得和你特谈得来特知意。”

“我特愉快。”

“我也特愉快。”

马青身心交瘁地回到公司办公室时，于观正被那汉子揪着脖领子在办公室里拖来去。

“你别这样，放开我，让人看见不体面。”

“你就成全我吧，就扇两嘴巴，就两个。”

“不行，我种不住，我体质弱。”

“你就让我干一件想干的事吧,我长这么大还没自个做过

回主呢。”

“别的事可以商量，这件事坚决不行。我正告你，如果你碰我一指头，我就和你拼了。”

“都这么自私，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什么替人解难替人解闷儿，一触到自己就不干了。”汉子松开于观，哭了起来，“我真不境，真不自由。”

于观喘上来一口气，拉拉被揪皱的衣服，示意马青把手里的垒球放回门后。走加办公室坐下，对汉子说：

“别哭鼻子了，挂号费退给你，赶紧走吧。”

“汉子哭泣着，从马青手里接过两毛钱，紧紧攥着一路走出门。

“胡大，咱们干的这是什么倒老差使。”

门关上后，马青几步走过来，一屁股坐在于观的办公桌上，大声说。

“我每天挨家去让人骂，你又差点让人打了，就杨重享福，每天去大街上吊膀子，当代用券，我要和他对换工种，种田还得休耕呢。”

“我们不是有君子协定在先，任人唯贤，因材施教。”于观仰在椅子靠背上疲倦地说，“你太温柔，让你去和别人的女人谈心你每回都把临时帮工变成全面承包，我不能隔一天就让一个丈夫打上门一回。”

“依你说，我只能永远挨女人不歇气儿地暴骂而得不到机会和她们交流了？”

“别她们她们的，她，就一个，一个随便你怎么交流，饭要一口一口吃，仗要一个一个打。有时你那种老少咸宜，兼

容并蓄的气魄每个有正义感的人都感到气愤，妹妹了不道德……”

“可杨重也不是宦官。”

电话铃响了，于观边伸手去接边反驳：

“可他懂得荟萃，去粗取精，而你总是囫囵吞枣。他有耐性，可以胡扯一天仍津津有味，你三分钟端不了簸箕便拔腿去打一个……喂，找谁？”

“就找你。”话筒传来嗡嗡的男声，“我是杨重，我坚持不住了，这女人缠得我受不了啦。”

“我刚刚还夸你有耐性，会胡扯。”

“你不知道这女人是个现代派，爱探讨人生的那种，我没词儿了，我记住所有外国人名都说光了。”

“对付现你是我的强项。”马青在一边说。

于观瞪了他一眼，对话筒说：“跟她说尼采。”

“尼采我不施，而且我也不能再讪‘砍’了，她已经把我引为第一知己，眼神已经不对了。”

“那可不行，我们要对那个肛门科大夫负责，你要退。”

“她不许我退，拼命架我。”

“这样吧，我们马上就去救你，你先把话题往低级引，改变行象，让她认为你是个粗俗的人。”

“你们可快来，我都懵了，过去光听说不信，这下可尝到现代派的厉害了……也向我走来了，我得挂电话了。”

“记住，用弗洛候德过渡。”

“快来，我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马青嘻嘻笑着，从办公桌上跳下来，兴奋地在屋里转圈

踱着步等立身收拾办公桌的于观。

“弗洛伊德我拿手，我就是弗洛伊德的中国传人。”

“你是弗洛伊德病例的中国自动复印自动版。”于观绕过办公桌走出来，“我不许你趁机卖弄。”

这是个阳光灿烂的中午，街上人群摩肩接踵，所有小餐馆、快餐店都挤满吃饭的人，有些没座的人还把饭菜端到街上站着吃，于观和马青费了半天劲儿，才在家画着彩广告的电影院门厅里的次序饮柜台旁找到杨重和女顾客，电影院刚散场，门厅里人挤人，所有人都在大声说话，嘈杂喧闹，他们挤到杨重身边，他也没发现，显然已经才尽，面对滔滔不绝、神采飞扬的手绢柜台组长显得精神恍惚。

“你一定特想和你妈妈结婚吧？”

“不不，和我妈妈结婚的是我爸爸，我不可能在我爸爸和我妈结婚前先和我妈妈结婚，错不开。”

“我不是说你和你妈结了婚，那不成体统，谁也不能和自己个的妈结婚，近亲。我是说你想和你妈结婚可是结不成因为有你爸除非你爸被阉了但就是被阉了也我于事因为有伦理道德所以你痉你看谁都看不上只想和你妈结婚可是结不成因为有你爸怎么又说回来了我也说不明白了反正就是这么回事人家外国语录上说过你挑对象其实就是挑你妈。”

“可我妈是独眼龙。”

“他妈不是独眼龙他也不会想跟他妈结婚给自己生个弟弟或者妹妹因为没等他把他爸阉了他爸就会先把你阉了因为他爸一顿吃八个馒头二斤猪头肉又在配种站工作阉猪阉了几万头都油了不用刀手一挤就是一对象挤丸子日本人都尊敬地

叫他爸丸太郎。”马青斜刺里杀出来傍着刘美萍会下来露出微笑。

“这是我的同事，马青，这是我们的经理于观。”杨重还了魂似地活跃起来，把不错眼球地盯着刘美萍微笑的马青和刚拖过一把椅子会下的于观介绍给刘美萍，他们都是我老师，交大砍系即食面专业的高材生，中砍委委员。”

“是么？可我很少跟三个人同时谈人生。”

“没关系。”马青侧身挡住于观和杨重。“你主要和我谈就行了。有没谈透的地方再让他们俩补充。”

“你别跟我这么近乎，我还不了解你呢。”

“那个肛门科大夫是不是特象你爸爸，你说呢？”

“你说的什么呀？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于观笑着转脸对杨重说：“你们就在这儿耗了一上午？没进去看电影？”

“看了，《奥比多斯驴在行动》。”

“外国片？”

“哪儿呀，国产片，你不知道现在国产片都起洋名儿？”

“对，我也觉得特空虚，结婚特没劲。”马青拿腔拿调地说，“找来找去不是找着自己爹就是找着自己妈，哪象人家外国，谁跟谁都能睡觉，人家也方便，都有房子，你自个有房子吗？”

于观和杨重一起笑起来，杨重掏出烟递给于观一枝，两个人头凑在一起点头。

“……我就特饮佩人家对国女的，怎么睡也不拧着男的胳膊去商店买这买那……我没被人拧过，杨重老被人拧，脱臼

好几回了。

马青扭过头眨着眼儿笑着问杨重："是不是杨重？"

杨重磕磕烟灰笑着说："你就使拿我开心吧。"

"咱们走吧杨重。"刘美萍伸着脖子从马青头后露出脸。

"再坐会儿再坐会儿。"杨重说。

"你甭老拉我们哥儿们走，你我已经接管了，今天下午杨重还有别的约会。"

"是么杨重？"

"是。"杨重点点头，对刘美萍笑笑，"身不由己。"

：你就踏实实跟我聊着吧，我想和你说的话多着呢。"

"你没正经的，要不你请我吃饭吧，我这儿坐着听你说都听饿了。"

"要是咱俩单独约会我肯定请你吃，这会儿我是办公呢，要请你吃饭得请示我们经理。经理，我能请美萍吃顿便饭么？"

"可以，不过得你自个掏腰包。"

"毁我？"马青回头对刘美萍说，"要不我请你玩碰碰车得了，那也贵着呢，不过特好玩，玩完你就不饿了。"

"不去，我见车就晕。"

"去吧去吧，那不是一般的车，你玩回试试，保你上去就不爱下来，你们俩也动动。"成青硬氢刘美萍从座位上拉起来，搀着，招呼在一旁乐的于观和杨重。

一行人出了电影院，穿街来到街口一家游乐场。刘美萍立刻被花花绿绿的游乐设施吸引了，马青去售票房买了四张碰碰车票，手护着嘴对于观和杨重："过会儿咱哥仨一起撞她，撞晕了算。"

碰碰车场里空空荡荡没什么人，三个男人忍着笑进场各选了一辆车坐进去，青还扬着嗓子教也往车里坐的刘美萍："等一通电你就胡撞一气。"

管理员接通了碰碰车的电源，四辆车立刻发疯似的打起转儿，四散驶开，接着分纷掉头回来，接二连三地猛撞在一起，刘美萍没玩过碰碰车，根本不能得心应手地操纵、规避，瞪眼瞧那三位从不同方向向自己冲来束手无策，被撞得连连从座位上蹦起来。碰碰车在急剧旋转。高速滑行，三个男人咧着嘴大笑，一次又一次，驱车冲撞刘美萍，只见四辆车隆隆吼叫着叠错在一堆，刘美萍不时飞在半空中。

一场玩完，刘美萍已是脸色苍白，又气又惊，她腿软软地从车上爬下来，一时话都说不出来。

"还行吧？"马青跑过来假惺惺地说，"人家外国人就爱玩这个，刺激。"

"还行。"刘美萍硬撑着说，随即话里带了哭腔。"可我们明水从没让我不吃饭就从事剧烈运动。"

"那你快找你们明水去吧，他一定也想你了，"马青拥着刘美萍脚不沾地一阵风地往街上走，刘美萍挣扎着扭过头冲刚出碰碰车的杨重喊："再见。"

丁小鲁和林蓓坐在无轨电车里由南向北通过街口，从车窗看到于观和两个人站在路边眉飞色舞地说话，电车经过他们身边时，她露脸喊了一声。

"有人叫你。"杨重对于观说。

于观回头往身后川流的人群张望："哪儿呢？我好象也听

见一声。”

“过去了，前面电车里，”

电车在街边车站停下，几乎下空了，又在顷刻间塞满，摇摇晃晃开走，满街仍是熙熙攘攘的人群。

“管他是谁呢，走吧。”

三个人正要转身走，有人又在很近的地方叫了声于观，三人转过身，丁小鲁和她的女伴随着人流走到他们跟前。

“嘿，碰上你了，真是少见。”于观高兴地说。

“叫你都听不见。”丁小鲁对杨重马青点点头，笑着问于观，“干吗呢站在街上？打算去哪儿？”

“找地方吃饭去。”于观把杨重马青介绍给丁小鲁，丁小钽也把林蓓介绍给他们。

演员？啊，好职业。”于观敷衍地说。

“我看你们别在街上晃着找饭馆了。”丁小鲁建议道，“到我家去一起做吧，我们也没吃。”

“你家有人吗？”杨重问。

“就我妈妈。”丁小鲁转脸看着杨重，“不过不碍事。”

‘她妈不碍事。”于观也说，“还挺神。”

“那咱就走吧。”马青探头插嘴，“别象老百姓似的站在街上说个没完，坐几路车？”

“接着坐电车，”丁小鲁笑着拘起林蓓，领头在前央走。

“你们下午没事吧？”在电车上，丁小鲁小声问于观。

“没事。”于观说，“本来下午也没事。”

丁小鲁家是五十年代苏联援建期间盖的那种俄国风格的笨重结实的灰砖楼房，厚怀顶窗户巨大，每套单元开间不多

但面积宽阔。家具也都是那时公家配发的，式样陈旧，油漆剥落，眼沙发的弹筑已经塌陷，老太太正抱着一只大白猫坐在重新绑过的旧藤椅上怡然自得,看到一大群人呼啦啦进来，大白猫跳下地跑了。一大群人乱八糟地叫了通“阿姨。”老太太矜持得体地招呼年轻人坐下，看得出来，老太太是受过教育的，经过残酷斗争考验的，即平和又保持着尊严。

“他们是来吃饭的，妈。”丁小鲁说,“家里现在还有什么吃的？”

“我给你看看去。”老太太站起来，往厨房走，一边对于观说,“你好长时间没来了。”

“我这段挺忙。”“哦，于观也忙了。”

于观不好意思地笑，追着老太太说：“阿姨您别忙，吃什么我们自己弄。”

“我人你看看有什么，反正你到阿姨这儿也得凑合，只能管饱。”

一会儿，老太太从厨房回来对丁小鲁说：

“……冰箱里只有一点肉馅了，厨房里也就是土豆白菜了。”

“我去买。”丁小鲁说着站起来。

“千万别去，”于观按住丁小鲁掏钱包的手，“这点就够，咱们包饺子。”

“很近的。”老太太说，“楼下就有个菜市场。”

“我知道，那也别去，我们什么也不想吃，包饺子挺好。”

“为用去不用去。”杨重马青也说，“甭麻烦，咱们就随便吃点。”

“还是去买点。”老太太对女儿说,“男孩子可以将就,姑娘得有点可口的。”

“我也不用。” 林蓓说,“我爱吃带馅的。”

“真的别去了。”于观对丁小鲁说,”你太客气,我们就走了。”

“那好那咱们就包饺子吧。”丁小鲁对她妈说,“反正了不是外人。”

“这就对了,我和面小鲁拌馅,老太太您歇着什么都甭管净着吃—— 杨重别光自个抽烟,给老太太一棵。”

“哎哟,我不知道阿姨也吸烟,您来这棵。” 刚把烟叼上嘴的杨重忙拎着根烟递给老太太。

老太太点着烟看了看牌子:“现在年轻人净抽好烟。”

“我们也不置房子置地,有钱就抽两棵烟玩玩。”

老太太吐了口烟,笑着点点头,坐回藤椅上:“现在的年轻人没负担吧。”

“您抽烟够溜的。”

“我抽烟的历史经你年龄都长,那会儿天天开会天天熏,就会了。”

于观跟着丁小鲁来到厨房,丁小鲁找出个铝盆,从在面袋里舀出面让给于观,自己洗菜切菜。两个人很起劲儿地干着,一声不吭,客厅里的人聊得热热闹,不时蓦地响起一阵笑声,老太太的笑声格外响亮。

“你妈精神真好。”

“不操心,不着急,自然精神好。”

“你呢,也挺好?”

“你呢?”于观专心致志夺揉着面，脸上沁出了汗。

“我发觉你不太爱说话了。”

“谁的?我说话时你没听见就是了，哦，有时话是少了。”

客厅传来马青一个人的快速说话声，当他停顿时，响起一片欢笑，笑声刚停，杨重又说了几句什么，笑声再起。

“你这两个同事挺逗的?”

“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

丁小鲁手停了一下，又继续剁菜:“你终于有这样的朋友了。”

“和他们在一起我总是很快乐。”

笑声忽然大了，厨房门开了，林蓓走进来。

“你怎么来了?你们说什么呢这么乐?丁小鲁抬头说。

“他们在说他们公司的顾客的事呢。”林蓓倚着门说，“我不爱听。”

“可我所见你跟着笑呢。”

“笑归笑，可我不喜欢，他们特坏，人家一个女顾客就是想跟他们探讨一下人生，也没什么不对，他们就把人家骗到游乐场，故意用碰碰车撞人家，把人家撞岔了气儿。”

“没说的，这坏点子准是于观出的。”丁小鲁笑着直起腰看着于观说。

“不是我，马青的主意。”于观也笑着说，使劲用手拍打着揉得光滑的面团。

“你们真不象话，那么过分。”林蓓噘着嘴说。

“也没察觉是故意的。”

“那也不好，对人一点都不真诚。”

“我们小蓓可有正义感了。”

“不是正义感不正义感，本来嘛。我就不爱跟这种人打交道，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拿你开心。”

“林蓓怎么跑这儿站着来啦？”马青笑嘻嘻地叼着烟进厨房找火，丁小鲁从煤气灶上把火柴拿起给他，笑着对他说：

“正说你呢。”

“说我什么？”马青点着烟，把火柴扔回去。

“说你坏，干坏事。”林蓓直简简地说，眼睛瞪着马青。

马青把烟从嘴上拿下来，看了眼于观，对林蓓说：“我没敢得罪你呀，怎么就‘坏’了。”

“你对别人坏，我也是女的，不爱听你吹怎么捉弄人家女的。”

“就是，要尊重妇女。”丁小鲁把剁的菜推进盛肉馅的盆，用力搅起来。

“可我不是老‘坏’。”马青对林蓓说，“我‘好’一个给你看行吗？您容我酝酿酝酿。”

“包饺子了包饺子了。”丁小鲁端着馅盆往堂屋走，“别贫啦，都去洗手。

林蓓扭身去卫生间，马青吮着烟对于观说：“瞧我别扭——这姑娘。”

“她还没习惯你。”于观笑着端起面盆。“人家是好姑娘。”

“也情咱们都是坏蛋。”

众人七手八脚包饺子时，老太太建议“给干活的人放点曲子。”丁小鲁拧了半天老式箱形收音机旋钮，调出一组豪迈、

缠绵的出征歌曲，这些歌曲也是充行歌曲，大家都随着旋律摇头晃脑地哼哼。当歌手唱到："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三个男人一齐昂着唱第二声部："—— 我不悲哀！"

二

天色很亮，纹风没有，街上无声地下着瓢泼大雨，街树冠盖幸IV得象最简陋的儿童的画，笔直不动地成排伫立雨中，马青屁股离座儿地卖块儿蹬着一辆蒙着塑料布的平板车落汤鸡似地张望着前面雨幕中有着巍峨廊柱的剧场。于观、杨重都背头管裤，神态庄重地站在剧场镶着沉重的铜饰的玻璃门前迎接沿宽大花岗岩台阶拾级而上来宾，鸡捣米似地文雅地点着头。

马青把平板车蹬到台阶下，跷腿下来，于观立刻在上面吼：

"拉到后台门口拉到后台门口那师傅你听见没有？"

马青可怜地看着于观，于观不再理他，他只得忍气吞声地一手扶把一手拉座推着平板车往剧场反台门绕。

宝九穿着亮闪闪的西服，挺胸凸肚地背手站在于观身边，满意地注视着湿漉漉的台阶上移步款行的一对对头发蓬松，面孔苍白的西服革履的男女，笑眯眯地问于观：

"你从哪儿收集来的这么些有身份的人—— 我真开了眼，每个人后脖都是雪白的。"

"不是我有办法，我只是发了些通知，他们其实是慕您的名而来，这都是爱好文学的青年。"

“我说，要是他们知道这个不起眼儿地站在门口的人就是宝康本人，他们会吃惊吧？”

“会的，一定会，我打保票他们会把您围得水泄不通就像前几年围观外国人。”

“同志，”一个挽着女伴的高个男青年问于观，“会后真有舞会吗？”

“有有。”于观忙转过身小声说，“请柬上印着呢。”

“可我们经常上当，说有舞会把我们诳来，陪着那帮傻瓜开半天会，会后却什么也没有了，把人轰出来。”

“这次您放心，不但有，还是一水的‘的士高’。”

“不骗人？”

“我发誓。”

“舞会上有免费饮料真的吗？”男青年娇小的女伴问。”

“带。”

“这样十块钱还算值。”这对男女转身交券进了场。

于观回身瞟了眼宝康：“没办法，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宝康毫不介意：“有个把俗人还是允许的。你说过会儿我发言不能过地谈自个吧？那样是不是显得太自满了？”

“花插着吧，谈自个的同时也谈谈人民的哺育，组织上的关心社会的温暖等等各种伸出来的手。”

杨重跑过来：“头儿，差不多了，咱们也该进去了。”

“你也进去到主席台就坐吧。”于观对宝康说。“想说什么再演习演习，到时候别忘了词儿。”

丁小鲁和林蓓从剧场前的车站下了车，向剧场走来。林

蓓打了把五十公分的素花伞，丁小鲁几乎全裸露雨中，但她衣服没怎么湿，她很从容地走在雨的缝隙之间。于观向她们招手，她们走了上来。

“居然来了，不是说不来。”

“想了想还是来，看看你们是到底在忙什么。”丁小鲁温柔地笑，“你好杨重。”

“你好。”杨重腼腆地伸手和丁小鲁握了握。

“马青吡？”林蓓往于观身后看。

“他在后台御奖品。”

“挺隆重。”丁小鲁和于观一行进入剧场，“你们挺会搞。”

“喝，不赖，来的全是狼以上的品种，”浑身湿透象个小瘪三似的马青从条幕边偷偷往剧场里看，对找来帮忙的小哥儿们说，他一转身看见于观、丁小鲁一行是入后台，合喊，“噢，林蓓。”

“噢，马青。”林蓓笑着一扬手，绕开摆在地上的坛坛。罐罐走过去。“那个起了名个姑子名儿的作家在哪儿呢？你指给我看。”

“努。”马青用嘴向主席台上一努，“那个单体儿坐在台上烤的就是。”

林菌瞅着宝康嗬嗬笑：“挺式样儿的。”

剧场里正在音量地放着欢快的曲子，强制性地制造着热烈气氛，人们在休息室进进出出，咬着蛋卷冰激凌侧身在狭窄的座位排间找座位号，没人看坐在台上伸着脖子喜滋滋地遥望着大家的宝康。

“奖品在哪儿？”于观问马青。

“那不是？”马青用手一摆在桌上的空调机和一溜黑革套照相机，自李和林蓓说笑。

“我部的是奖杯。”

“地上。”马青指了指众人脚下的坛坛罐罐。

“就这！？”于观举起一具坛子难以置信地端详，猛地顿在地上，愤怒地说：“这是腌鸭蛋的坛子。”

“你别火呀，头儿。”马青笑嘻嘻地说，“这坛子沉着呐，您不给钱让我弄坛子，弄来这咸菜坛子就不错了，什么坛子不是坛子？”

“得，这回坛子胡同了。”于观绝望地说，“我怎么能不动声色地给著名作家们每人发一个咸菜坛子？人家准会恼我们。”

“昨晚偷的——这些坛子？”杨重小声问马青。

“哪里。”马青说，“正经是我们胡同口副食店赞助的，头儿，人家可要鸣谢，我答应人家了，不能言而无信。”

于观气哼哼地瞪了马青一眼：“你就坏我事吧。”

剧场里传来一阵阵“噢噢”的叫声和掌声夹着口哨声，后台的人都掀开幕条往下看。

“谁来了？哪个作家来了？”于观紧张地部。

“谁也没来。”杨重回头说，“底下人见还不开始起哄呢。”

“到点了么？”于观捋捋两只袖了，没表。

“过了，”杨重说，“过了十分钟了。”

“一个著名作家都不来，真不给面子。”

“要不要再等等？”杨重问。

“不能等了，我们不惯这毛病，没他们我们照样开会他妈的——”于观冲后台呆立的人一挥手，“没事的都上主席台，不许笑，没人认识你们。”

于观站到条幕边，脚往台上一迈，立刻作出满面春风的样子。

就坡下驴地轻轻鼓着满场哄声这了相。随着他身后，丁小鲁、林蓓、杨重和其他不三不四的人也硬着头皮登了场，最后一个扭捏地不肯上场人的几乎是被马青推出来的。

乐曲停了，台下的人声更大了，掌声，叫声波涛般一浪一浪涌上台，也分不清是欢迎还是起哄，伪作家们象在照相馆的灯光下一样“自然”地笑着，鱼贯入座，坐下后都低着头。

“咳、咳。”于观单肘横陈桌上，在麦克风前咳嗽了几声大声说，“下面我，‘三T’文学奖发奖大会现在开始——”

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于观坐在座位上闭上眼，他听出那个“呀呀呀”是自己的声音，那是试听录好的掌声时不小心按了录音键录上的。

后台工作人员关了掌声，于观没精打采地说：“下面进行会议第一项议程，请‘三T’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重同志讲话。”

雷鸣般的掌声又响，中断，一个人大声“呀呀呀”。

杨重接过于观传过来的麦克风，愣了片刻，开始说：

“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开这个会——很好……”

雷鸣的掌声，“呀呀呀”。

会场传来清晰可辨的笑声，主席上也有人在低头笑。于

观茫然地望着前方，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丁小鲁试图给站在条幕边的马青打手势，让他关掉录音机，马青也用各种手势猜测着她的意思。最后似乎懂了，仍旧站着不动，眼睛看向别处，丁小鲁叹了口气。

杨重“很好”了一遍，在雷鸣般的掌声和“呀呀呀”中把麦克风传咽地观，明显地如释重负。

“下面进行大会第二项议程，请市委领导同志讲话。”

于观扫了眼主席台上滚滚诸公，每个人都把头更深地低下去，没有一个身而出。只好跳河一闭眼，反麦克风传给离他最近的那个人，那个先是一怔，随即把麦克风传给了自己的下一个，主席台上开始了一场无声的“击鼓传花”，坐在主席台最边上的那位无人可传，只好认倒霉，嘟嘟哝哝地说起来：

“临时把我请来思想没什么准备话也说不好我看客气话也不用说了表示祝贺‘三T’公司办了件好事……”

“说得挺好，挺象，就这么说下去。”杨重看着台下小声鼓励。

那人鼓起勇气抬起头，果然会场一片雅雀无声，几千只眼睛亮晶晶地无邪地仰望着他，这人乐了，自信起来，解开衣服扣子，掀开一襟又起腰：

“今天来的都是年轻人嘛。”他扭头看了看会在第二排的宝康，“我看了看获奖的同志年龄也不大，年轻人自己写东西自己评奖，我看这是个创举，很大胆，敢想敢干。这在过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于观汗立刻焉了，忙示意杨重制止“市委领导同志，”那

人看到于观向杨重小声递话，笑眯眯地问，“于观同志你说什么？这样的还活动还要多搞？好嘛，我支持，依我看奖品还可以再高级点，面儿还可以再宽一些，最好再设个读者奖，给来参加会的人的都发点纪念品，人家来参加会也是对你的支持嘛。”

“哗—— ”会场响起真正的热烈掌声，“市领导同志，”满面红光地微笑着向群众致意，一边把平克风递给杨重，“活该，谁让你们把麦克风给我让我讲话的。”

发奖是在“苦人盼望好光景”的民歌伴唱下进行的，于观在马青的协助下把咸菜坛子发给宝康、丁小鲁、林蓓等人，并让他们面向观众把坛子高高举起，林蓓当场就要摔坛子，于观和马青一左一右夹着她，帮她举起坛子，不住声地说：“求求求求求求了，你就当练回举重吧。”

大会继续庄严隆重地进行，宝康代表获奖作家发言，他很激动，很感慨，喜悦的心情使他几乎语无伦次。他谈到母亲，谈到童年，谈到村边的小河和小学教师在黑板写字的吱吱呀呀声；他又谈到少年的他的顽劣，管片民警的循循善诱，街道大妈的虚寒问暖；他谈得很动情，眼里闪着泪花，哽咽不语，泣不成声，以至一个晚到的观众感动地对旁边的人：“这失足青年讲得太好了。”

宝康抒发完他那长长，萦回不去的情怀后，于观大会结束，“请同志们跳舞”。

二楼舞会大厅内，服务员们已在沿墙排列的长条桌上摆满了数以百计装的啤酒的玻璃杯和丛林股揭了盖的瓶装啤酒，遥遥望去，颇为壮观。

两扇几乎高达天花板的包着皮革的巨门被缓缓推开了，走廊里挤满了衣冠楚楚的男女，他们象攻进冬宫的赤卫队员们一样黑鸦鸦地移动着，涌了进来，而且立刻肃静了，走在最前排的是清一色高大强壮，身手矫健的年轻男子，他们轻盈整齐地走着，象是国庆检阅时的步兵方阵，对前面旧相的啤酒行着注目礼，尽管不断涌进的人群人他们的排面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仍顽强地保持着了人形，只是步伐越来越快，最后终于撒腿跑起来，冲向所有的长条桌，服务员东跑西闪，四处躲藏，大厅里充满胜利的欢呼，在震耳欲聋喧嚣声中，最先跑到桌边的人开始挨个杯子喝下去，飞快地，不断眼地喝光一杯又— 杯，源源不断的人群挤到桌边，无数只手伸出去抢酒瓶，抢杯子，把几十张长桌上的酒水一扫而光。

于观，宝康、丁小鲁一群人步入舞会大厅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大型庆丰收群雕，一组组造型迥异的痛饮形象叠错有致地环布四周，男人们和女人们从堵住嘴遮住脸的倒竖的酒饼后面露出喜悦眼睛。

“天哪！中国老百性真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性。”于观激动地说，“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奢的要求。”

爵士鼓惊天动地响起来，势如滚轩，管弦齐鸣，群塑活动起来，象听到号令的团体操表演者奔跑穿插站住，以不同的摆幅摇扭着，渐次亢奋狂热，象一锅滚开的粥。

“跳，跳，都起来跳。”于观象活动木桩似地跳着密宗迪斯科，充满内心激情严肃地对纷纷坐下来的众人说，“这没有一定之规，只要跑起来。”

夜晚，雨仍在下，但是小了，亮着路灯的马跳上水雾蒙蒙，街上的行人都耸肩缩颈匆匆而行，商店的霓虹灯在雨雾中红绿模糊一片。

于观、丁小鲁，宝康等人挤在一辆计程车里又说又笑，司机提心吊胆地主视着路边驶过的一个个朦胧的交通警岗，抱怨说：

“一下上来六个，警察看见非罚我钱。”

“你老嘟哝什么呀，烦不烦？”坐在前座回头扒着说话的马青说，“再嘟哝你不去。不就罚两个钱嘛。”

“又不是罚你，你当然没事。”司机一面小心地驾驶，一面回嘴，“换我我也会说。”

“跟你们在一起真快活。”宝康感慨地说，“什么都不在乎，活着真舒心。

“无赖呗，你要是无赖了也就什么都不在乎了。”被杨重和宝康紧紧挤着的从蓓说。

“不不，我认为这个无赖的意思应该是无所依赖。”宝康沉思地说，“噢，你写的那些诗我都看过，我很喜欢。”

“我才没有写过什么诗呢。”林蓓笑着说，“我才不是什么诗人，你被他们骗了，我是临时是被抓了差冒名顶替的。”

“真的？真有意思，那你也不是梦蝶了？”宝康问坐在他另一边的丁小鲁。

“是。”

“我说呢，我在台上还纳闷呢，梦屉怎么换模样了，我记错了？别露怯。”

“这可不怪我们，是于观干的好事，要算帐找他算。”

“没关系，一点都没关系，哈哈，不过我一点都没看出你是假的。”宝康对林蓓说，“你的气质很好，很有待伯风度。”

“瞧，开始嗅嗅了。”杨重伏在前座小声对马青说。

“嗯，咱这学，跟作家好好学。”马青盯着宝康。

“你们这几个里，我发觉杨重风度最好。”宝康又说，“比较深沉。”

“得得，哥儿们，你别骂我。”杨重拍拍宝康的肩膀“我知道我傻。”

“喂，作家，你到，”计程牢在路边停下，马青对宝康说。

“等一下。”宝康伸头看了看窗外，急急掏出记事本和笔塞到林蓓手里，“你把你的电话留一个人我，我有事可以找你。”

“我只有团里的电话，贿你打这个电话不一定找得着我，我没排练一般不在团里。”林蓓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号码写上，连笔带本还给杜康，“你要打这个电话找不着我，就打电话给小鲁，她知道我在哪儿。”

“那你也把你电话留给我吧。”宝康把记事本和笔递给丁小鲁，丁小鲁潦草地写了串阿拉伯数字。

“你们的电话我都有了，不用留了。”宝康把本笔装回衣兜。扒开人腿往车外站，“再见，哥儿们。”

“再见。”马青咕噜着，隔着窗向站在马路牙子上的宝康

招招手，车开走了。林蓓从后车窗向他招了招手。

车上的人都沉默着，惟有林蓓活跃话多。

“我觉得这宝康人挺好的，你们那么骗人家，人家也没生气。”

“反正你是看谁就觉得谁好？”马青不回头地说。

“本来，我就是觉得谁都挺好——就你不好。”

“咱们去哪儿？”马青回头问一直没说话的于观，“是不是找个地界儿一齐下了，别让人师傅拉着咱们转来转去，人师傅这已经是满肚子不高兴了，是不是师傅？”

“您您这会儿又心疼我了。”只顾看着前方驾驶，“没关系，你们爱怎么转就怎么转，到末了交钱别用过一个绳套勒住我脖子就行了。”

“不合适，您是客气，我们不能不懂事。”

“到我那儿去吧。”丁小鲁说，“你们要是还想聊。”

“我不想去。”于观说，“我想回家。”

“那你回家叫吧，我们去小鲁那儿，师傅你给他撂马路边儿上。”

“别回家，回什么家呀。”杨重对于观说，“回家多没劲儿，你也没媳妇儿，你色也不待见你。”

“停不停？”司机问。

“不停，捡直开。”杨重说。

“谢谢呵，师傅。”在丁小鲁家楼前，马青交完费，最后一个从车里跨出来，回头弯腰冲车内的司机说。

“司机笑着摆了摆手，“没事。”欠身过来关了车门，熄灯发动开走。

老太太正要上床睡觉，只听门锁一响，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夹着说笑声直进客厅，忙被衣出来。

”妈，您还没睡？” 人群中的丁小鲁问。

“没呐，来了这么些人。”

“阿姨好阿姨好阿姨好。”

“小声点，小伙子姑娘们。”老太太手指着紧闭的嘴说，“天晚了，轻点折腾，别吵了邻居。”

“小声点，都小声点。”于观对放声说笑的马青杨重说。转这身，“您歇着去吧老太太，我们不闹。”

“我这就去。小鲁，这些人今晚住这儿，我把被褥给你找出来。”

“和的时候我自己去找吧。”

“不用找，我们随便在沙发上将就一夜就成。”

“那可不行。”老太太说，“年轻人不知利害，会睡出毛病来的。”

老太太回屋把箱子打开，搬出被褥摞到小鲁房内，交代清楚了才抱起溜出来四处走动的白猫回房关门睡觉。

“汇点共，小鲁。”于观说。

“这就去。”丁小鲁去厨房拿来暖瓶，从茶几下端出茶壶茶杯茶叶筒，抓了几撮茶叶撂进茶壶，灌进开水，盖上盖儿闷着，又搬出一个大饼干调整，“谁饿了谁吃。”

马青伸手抓了几块饼干回到沙发上一块块放在嘴里嚼

着。杨重斜倾着身子靠在沙发上摇手说削足适履，问小鲁：“你这儿有牌吗？”

“有，在写字台抽屉里。你想玩？”

“你们想玩么？”

“可以呀。”马青斜着眼儿说，“玩你还不板输。”

“别玩牌啦，你们聊天吧我爱听你们聊天。”林蓓蜷缩在一边说。

“聊天没劲还有什么可聊的？你同意玩牌吗，小鲁？”

“我无所谓，你们说玩牌就玩牌，你们说聊天就聊天。”

“玩牌。”马青说。

丁小鲁找出扑克扔到茶几上，汇好的茶斟进茶杯。

“怎么着，玩什么？”杨洗着牌说，“抠？”

“玩‘抠’一个人没事干，不玩‘抠’。于观说。

“那玩‘三尖’也还少一个人。”你们玩吧，我在一边看着。”丁小鲁说。

“那多不好，你不能再找一个么？你们邻居有没有还没睡的，给叫来。”

“我去敲门试试，”丁小鲁站起来说。

丁小鲁出了单元门示敲对门的门，在楼道里嘁嘁喳喳和人说了会儿话，领一帮男女回来。几个小伙子一进门就笑着说：

“听说这儿有人叫份儿？”

“嘿，这晚上净是一帮一帮闲得没事的。”马青笑站对于观说，“练吧，人家找上门来。”

“约，没我们女的份儿了。”后进来的一个笑眯眯的女孩

说，“你们人手够了。”

“你来玩我的，正好我不想玩。”于观说。

“你别不干呀。”杨重说。

“我真的不想玩。”于观说，“你们要人不齐，我可以凑一手，人多就算了。”于观把那个笑眯眯的女孩拉到自己身旁坐下，”你玩—— 我帮她看着牌。”

“你给我看看牌。”马青招呼林蓓坐到自己身旁，“看我怎么赢。”

一圈人开始洗牌摸牌，对方一个小伙子问：“咱玩光记分的还是挂点血？”

“挂挂血的。”马青说。

“别挂血。”丁小鲁说，“挂血不好光记分得啦，我给你们找纸和笔。”

头几把双文都还斯文，静静地出牌，分出高低后气氛开始热烈，会说的也都开始拿对手插科打诨，真真假假，互相进行神经战。

“动？动就剁你！赶紧走，疙瘩在他们那儿就带牌，大供给车不算臭！”

“别闯牌，疙瘩就想带牌？握着‘猫儿’的还没说话呢，削坍了吧？谁闯削谁！”

早晨，天已经大亮，楼下传来公共汽车的行驶声和自行车的铃声以及行人的说话声。丁小鲁，林蓓已经回房睡觉了，那个笑眯眯的女孩也早由于观替换下来回了家，六个男人仍在全神贯注地玩牌，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眯着眼睛搓捻着手里的牌，屋内的烟雾腾腾，每个人脸人都失去了血色。大白

猫无声无乍地走进来，瞅着他们，于观招牌叫经过来，它扭头走开。

这一局又是于观这方输了，大家把牌纷纷脸到茶几上。

“到这儿吧。”对方一个小伙子说，“我顶不住了。”

“到这儿吧。”于观把牌拢到一起装盒“有机会再练。”

那几个小伙子猛吸几口把嘴里的烟抽短插在搁满烟蒂的烟灰缸里，站起来和马青杨重道别，陆续走出去敲对门的门。

于观把灯关了，批开窗户放烟，雨夜里就停了，清凉的空气飘溢进屋，杨重站起来打着呵欠个懒腰，笑着说：

“又过了一夜，打牌是好混。”

“其实最后一局本来咱们能赢，都是于观太坠。”马青上了趟厕所回来，系着裤误说，“攥着，‘吊儿’不卖，等着看画儿。”

“他玩牌牍，就跟不会玩似的。”

“我怎么没志，没法儿志。‘猫儿’都坐在人家手里，志也白志，最后也走不了。”

“怕着你不是也没直成嘛？这时候就不能管那么多了，专削一家，从大往小抻牌，打着，不让他们垫小牌，你走不了别人还能走呢，逃一家是一家，怎么也不能让他们打十零。”

“得，跟着您长学问。”

“嘿，他来劲了。”马青看着杨重说，“咱们是不是得治治他？”

“得治治。”杨重同意。

“来呀。”于马在窗前横转过身，拉开架势，“您二位要不怕弄伤了自个就来。”

真挤兑活人。”杨重边说边凑过去，“我主当生下来就是残废吧。”

杨重，马青一下扑了上去，三个人紧紧扭在了一起，较了会儿劲儿，于观被制服了，笑着说，“别闹别闹。”

“这叫什么？这叫‘捂笼抓鸡’！说，说你臭。”

“我臭。”

马青，杨重笑着松开于观，马青鼓着胸脯子说：“也不看哥哥是练什么的，职业空手道。”

“牛逼”。杨重横着身子扔在沙发上，“我得睡会儿了。”

“你们睡，我得去公司看看，”于观说着往外走，“你们要是下午不来，中午给我打个电话。”

“我说你也睡会儿吧，”马青说，“权当今儿全公司学习。”

“我不困，不想睡。”

“你什么都‘不想’，睡觉也不想，你想干吗？”

“我记得你没担任过圣职。”

“你不正常！”

“你才不正常！”

于观蹑手蹑脚窗过堂屋，大白猫“噌”地从饭桌上跳下地，碰倒了一瓶牛奶，于观三步并作两步过去把牛奶瓶扶起来，牛奶已洒了一桌，丁小鲁在他的房骨叫于观，接着把房门推开一道缝：“你来。”

于观走进丁小鲁卧室，丁小鲁穿着睡衣蓬着头坐在床边，林蓓脸冲墙睡得正熟，长长的黑发散在枕上。

“你睡了会儿吗，”丁小鲁小声问。

“睡了会儿，”于观也小声回答，“你干吗也这么早起。”

“我今儿得上班去，不能老不去。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外屋有牛奶。”

“牛奶已经让猫吃了。”

“是么，这外馋猫。”丁小鲁脸上露出微笑，“我再给你搞点什么？”

“不用了，我不想吃，早饭吃不吃无所谓，不是必不可少的。”

“你这样生活太不规律了。对身体不好。”

“反正我也不打算活一百岁，管他好不好。”

“于观，有什么……算了不说了，我知道你也没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这样吧，尽管来。”

“知道。”于观看了眼丁小鲁，抬腿走了。

于观走在遍洒阳光的街上，一辆栽满客的公共汽车从他身后驶过，他拼命跑步追上去，挤入车站混乱的人群。

三

天空湛蓝，万里无云，城市街道上刮着暖和干燥的风，行人都显得懒洋洋的，步态悠闲，任风把头发和裙边裤角吹得飘指鼓起。马青和杨重坐在花房般镶上通体玻璃窗的咖啡厅的临窗座们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听着一位老兄胡吹：

“想想吧，万人大餐厅，多么壮观！多少令人激动！就要在中华在地矗立起来！不要总说外国的月亮圆嘛，我们了有一些世界之最，我豁出来了，工作也辞了，不惜一切要把这

件事促成，咱不就为了把事办成吗？不惜浪费！长城当时不也是劳民伤财么，现在怎么样？全指着它抖奋了。干就干史诗性的东西！

“可能骗来那么多老外么？”

“能，关能！你以为老外们一天到晚在干吗？就蹩着到咱们中国来大快朵颐。”

“于观！”杨重看见穿着件皱巴巴夹克衫的于观正从外面的街上慢慢走过，又敲玻璃又喊。

于观回头往这边张望，看见象关在兽房里的猩猩一样扒着玻璃挥舞着手臂的杨重和马青，离开人流向这边走来。

“正找你呢。”于观绕过咖啡厅里散布的旧椰走到他们座旁，杨重说，“中午别回公司了，有饭局。”

“谁的饭局？”于观坐下，端起杨重的残剩咖啡喝了一口，放回去。

“宝康请咱们，丁小鲁上午来的电话，说一定要叫上你。”

“他怎么想挨这份宰？”

“他给丁小鲁打电话让叫上林蓓，懂啦？”杨重眨眨眼儿，“不吃白不吃。”

地观看马青：“你们上午就在这儿闲泡？”

“这哥儿们正跟着我们说他们要搞的万人大餐厅的事呢。”

“万人大餐厅？”于观五官挤到了一边，“又是故事。”

“不是故事是现实。”那人心平气和地说，“花旗银行已经答应贷款了，早率百分之六，只要求中国银行担保。”

“不可能呢？”于观说，“你当这是中国借钱给越南打美国

佬？商业贷款没听说过有这么低的，不定谁蒙着谁呢，再说万人大餐厅？好家伙！就算一天两餐，一餐一巡，每年也得七百多万外国鬼子，得组织多少支八国联军？”

“你可能不太了解现在的世界上的情况、无产阶级队伍在壮大，资产阶级人数在剧增客源你不作操心，只希望你们帮我把中国银行担保办下来。”

“办不了中国银行从来不为这种野鸡项目担保。”

“我记得你好象说过你们有小保姆原来在中国银行什么副行长家里当过保姆？”

“没错。”于观扭脸对杨重说，“你要拐他们家孩子我可以跟她说说。”

“办不了就办不了吧。”那人看着杨重。“不用过于为难，你们办不了我再找别人。”

“的确不是不愿帮忙，是没办法。”

“没关系，这事我经多了，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说实话，我就是抱着办不成的决心来办这件事的，办成了，意外之喜，办不成，早已料到，永远充满信心。”

“现在这事还就得这样。”三个人奉承地笑起来，

“你那件衣服没退掉？”马青看着于观身上的夹克说：怎么你自己穿起来了？”

于观揪揪夹克的袖子，“售货员说领子脏了不给退。我想我已经答应人家肯定帮人家退掉的钱都先给人家了，再找人家要也不好意思。算了，反正我也正缺春秋穿的衣服。”

“可你穿着不合适，袖子也短，那孙子也够孙子的，穿过的衣服拿来让咱们退。你接活儿时也不仔细看看。”

“一件衣服什么大不了的。我也不需要好看，凑合穿吧。”

“你们聊，我走了。”那人站起来说，把桌上的烟装回自己口袋。

“走呵？”杨重，马青都说，“别走了，呆会儿和我们一起吃饭。”

“不用了。”那人笑着说，”我已经过了吃一顿饭什么都可以不干的年龄了—— 我还有事。”

“这也是空手道。”于观说。

那人刚走到咖啡厅门口，林蓓象只花蝴蝶似地一阵风冲进来，那人为她闪开道，回头看了她一眼，出去了，林蓓灵巧地穿过各个旧樟，带着全厅被吸引过来的视线来到他们桌旁，一屁股坐在刚离去那人的座位上：

我在剧场走台刚完就跑来了，没迟到吧？”

“没迟到。”三个男人一起微笑着看她。

“谁清客，你吗？”林蓓问马青。

“我哪请得起，宝康。”

“他请？他为什么请？”

“你不知道我们更不知道了，我们是沾你的光。”

“沾我的光？我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谁也没说你跟他有什么关系。”于观笑着说，“你何必紧张。

“我紧什么张？你们说话怎么阴阳怪气儿的，就好象我怎么啦似的，其实我根本不会和宝康有什么，我一点没觉得他那人好：我觉得他特可笑。

“别解释别解释。”

“真是的，我不跟你们说话了。”

林蓓越着急，三个人就越逗她，最后还是马青为她解了围。问她晚上是不是要演出？

“演，你们还不去给我捧捧场？”

“那当然得去，你不让去都不成。”

“请你们捧场要收我费吗？收费我可没钱。”

“不用收费，过会儿吃饭给你三个哥哥一个斟一杯酒就行。”

“这容易，那就说定了。”

“你发觉没有？演员笑起来和一般人不一样，别人笑都是眯着眼，她们笑是睁圆眼。”

“宝康！”于观手拢成喇叭喊出现在咖啡厅门口的宝康。

宝康转过身，喜洋洋地微笑着，他身边站着一个面目和蔼、文质彬彬的中年人。

“这位是赵尧舜，我的老师。”

这群人换了间另式金红色调的餐厅、围着殆的大圆桌团团坐下，宝康为于观介绍中年人。

“早就听宝康说起你，非常想结识一下你，所以就来了。”

赵尧舜边说边从裤袋摸出一盒烟一个打火机放到旧相，抽出根烟含在嘴上，用打火机点上，边疆按动了几下打火机点不着火，“怎么搞的？”

于观把杨重的火柴扔给他，宝康捡起火柴擦着火给赵尧舜点着烟。

“赵老师就是爱和件轻人交朋友。”

“是呵。”赵尧舜吐出烟说，“今天的年轻人和我们年轻那

时候大不一样，我很心态，想法需要重新认识，我不认为现在年轻人难理解，关键是你想不想去理解他们，我有很多年轻朋友，我跟他们很谈得来，他们的苦闷，彷徨我非常之理解，非常之同情。”

“赵老师对青年人的事业也非常之支持。”

“我们不过是一群俗人，只知饮食男女。”

“不能这么说，我不赞成管现在的年轻人叫‘垮掉的一代’的说法，你也是有追求的，人没有追求的，没追求还怎么活？当然也许你追求的别人的追求不一样罢了。人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总是靠希望生活，不管是生活得好还是不好，都希望自己的环境变化，变得新一点，不可捉摸一点，否则便会觉得平淡、空虚，你也一样。”

“噢，是这样，怪不得。”

“要不无法解释人类为什么会不断进步！”

于观注视着赵尧舜，笑起来：“看来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对人类的进步有不可推御的责任。”

“好好聊聊，有空好好聊聊。”赵尧舜象牧马人爱抚自己心膑坐骑一亲，轻轻拍着于观的背：“年轻人，很有前途的年轻人。”

“赵老师，您辊光夸他呀，是不是也夸我几句。”马青探着头笑着说。

“都不错、你也不错，今天在座的都是很可爱的青年。”

“丁小鲁怎么还没来呀？”于观直着眼大声问宝康，“你告她是在这儿吃饭吗？”

“告她啦，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会儿还不来。”

“这个丁小鲁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丁小鲁？”赵尧舜手夹着烟问宝康和于观。

宝康没说话，于观低头摆弄筷子：“女的，《能干妇女报》的。”

“那就是她，我跟她很熟。放心，她会来的，她知道我来一定来。她知道我来吧？”

“知道，我专门跟她说了您来。”宝康说。

“噢，你们跟她也认识。”赵尧舜逡巡看着每个人的脸。“那是个很不错的姑娘，她妈妈过去跟我是同事。她岁数也不小喽，个人问题大概到现在也没解决。”

“我们跟她也不熟，一般认识。”于观说。

“那姑娘心眼儿不坏，就是……”赵尧舜含笑指指脑袋，“这儿慢一点。”

“上菜吧，宝康你叫服务员上菜吧，我都饿了，”林蓓叫着，用手撑桌向后翘起椅子看着顶密集深嵌的灯眼。

“上菜上菜，服务员，上菜。”宝康叫穿着红制服的服务员，哆怎么着急了？下午还有事？”

“晚上演出，下午得早点去装台。”林荷把椅子落回支，从纸套里抽出筷子。小学生握铅笔似的攥着翌在旧相，翻着白眼说。

服务员很快上齐了冷拼，又开始一道道传热炒。林蓓端着酒瓶站起来说：“我给大家斟酒。”笑眯眯地从马青斟起，斟到赵尧舜问：“您喝吗？”“来一点吧”。赵尧舜说，林蓓一倒倒溢了出来。接着往下挨个斟。

“我是不是先说几句？”宝康端起酒杯站起来，环顾问。

“有什么可说的？”马青夹着大片牛肉往嘴里塞，“甭玩那虚的，咱就各吃各的。”

“那好那好，大家随意。”宝康坐下去。用手在桌面上请着，拿起筷子先给赵尧舜夹了块松花蛋。

“自己来。”赵尧舜边吃边侧头问于观下手的杨重。“你是哪儿的，也是‘三T’公司的？”

“我就是傻波依。”闷头吃喝的杨重粗鲁地回答。“您甭为我费心。”

“年轻人总是过低估计自己。”赵尧舜哈哈笑着，伸臂去夹海茄子。

“你怎么不喝呀？”宝康问吃一筷子就放下筷子坐一会儿的于观，“吃得也不多。”

“我不会喝酒，从不喝，这他们知道。”

“哪有男子汉不会喝酒的，不行。”宝康端起酒杯，“我跟你干一杯，不喝酒算什么男人。”

“可以喝一点嘛。”赵尧舜也说，“我原来也不能喝，后来老要去应酬，也就练出些酒量。”

“人不喝酒你别强迫人家。”杨重冲宝康说，“什么男子汉不男子汉，我就烦这贴胸毛的事。事实那都是娘儿们素急了哄的，咱别男的当着男的也演起来。”

“我跟你干这杯吧。”马青站起来和宝康碰了下杯，一饮而尽。

“非常有意思呵。”宝康坐下来，赵尧舜笑着对他说，“——你这些小哥儿们说话。”

“要不我怎么喜欢和他们呆在一起呢。”

“直爽，好交，难能可贵。”

“老赵，我给你发个妞儿吧。”

“别别，我可干不了这事，这是你们年轻人的勾当。”

一群人酒气冲天地混在街上的人流中稀稀拉拉走着，马青搂着赵尧舜的肩膀。

“别羞涩，我看出来您其实心里特愿意，您尚有余勇可贾——您看这大街上哪个不错？”

“那个穿牛仔裤的小姑娘气质很好。”

“不就是她吗？我给您擒来。”

“小马别胡闹，我可不是这意思。”

马青已撇下赵尧舜，快步跟上前面那个象踩着弹筑行进的少女。

“请问，去壶胡同怎么走？”

“扁壶胡同？”少女边迈着有弹性的大步走边皱起眉头寻思，“有这么个胡同吗？”

“有，没错，我去过，可现在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胡同口有个包子铺。”

“啊，那你往前走。”少女抬起头看了马青一眼，“前面过了红绿灯的第二个路口有个包子铺，不过我记不清那是不是扁壶胡同了，你到那儿再找人打听吧。”

“谢谢，首都人真好。”

少女斜马青一眼，嫣然一笑走了。

马青停下来笑嘻嘻等赵尧舜。

“老赵，我可跟你和人家约好了，明儿下午五点鹭峰，不见不散。”

“真有你的，你都和人家说了些什么，那么快就搭上了。”老赵笑着说。

“我跟小姑娘说我们这儿有位赵老师想跟您认识认识，赵尧舜赵老师，全国都有名的。小姑娘说‘呖，赵老师，我知道他，他在哪儿？’人家立刻就要见你，看来是特仰慕您。我说赵老师哪能想见就见，人家特忙，又要接见中央首长又要写文章，你们得约一下。小姑娘说：‘约就约吧，什么地方发我也不知道，干脆鹫峰怎么样？那儿远，也静，赵老师教诲我我也专心。’”

“你瞧你都胡说些什么，传出去影响多不好。”

“老赵您别嫌那儿条件不好不安全，我端枪给你站岗，不成我再给您以身当床。”

“别拿人岁数大的人开心。”于观和杨重和他们走成并排。于观对赵尧舜说，“你别听他胡扯，他跟你瞎逗呢。”

“我活这么我还听不出他话真假吗？饭后散步开开玩笑，没有关系，我也是很爱开玩笑的人。

“老赵，说真的，”马青笑着问，“你这辈子肥水流没流过外人田？”

“没有，不敢，我这种身份的人你们不了解，看上去有名有地位令人钦慕，其实很受束缚，自己就把自己束缚住了，不象你们年轻人可以无所顾忌，我们年轻的时候和你们现在不一样。那时人都很拘谨，谈恋爱也要向党组织汇报。我那个老婆……不说啦，这些说起来没意思，我们这代仍个人生活都是悲剧—— 宝康呢？他怎么不见了？”

赵尧舜停下来回头张望：“他和那上小林去哪儿啦？我们

要不要等等他们？”

“我真不喜欢和你一起来的那个人，”林蓓低头捂着坤包。和宝康并排慢慢走在稠密的人群中，“假摸山道的。”

“我也不喜欢，不过对他你完全不必用喜欢不喜欢衡量。”

“他真是你老师？”

“就那么回事罢，我叫老师张口就来，这世道上老师也太多了，你跟于观、马青他们认识多久了？”

“不太久，没多久，跟认识你时间差不多。”

“我还以为你们很熟呢，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挺好的，挺逗的。”

“你没发觉他们其实顶无聊、顶空虚？”

“早发觉了，我一接触他们就发觉了。”

“别看他们一天到晚嘻嘻哈哈，什么都不在乎，其实才不是那么回事呢。我太了解他们这种人了，心里特苦闷，特想干点什么又干不成什么，志大才疏，只好每天穷开玩笑显出一副什么都看穿的样儿，这种人最没出息！——你别跟他们搅在一起，什么都学不到反倒把自己耽误了。”

“我没跟他们搅在一起，我不过是没事去凑凑热闹，我还不知道自己应该多学习、上进么？”

“你别不，其实我也不是要责怪你，我只是觉得象你这样天资这么好的女孩子要能够反握自己。你漂亮、单纯，很多人都会围着你转，很容易就滑下去了。真的，我是一片诚意才对你说这番话的。我不忍看你到头来落到象有的女孩子的地步：满身疮痍，无其归所。”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你什么也不知道，你就会每天跟在人后面，人家乐你也乐，人家愁你也愁，把时间花在打扮、穿戴、吃零食上，任青春落花流水而去心不在焉。”

“你说得真深刻。那我怎么办呀？我又没毅力。”

“我帮助你，想不想学着写小说？”

“噢，太想了，可我行吗？”

“慢慢来嘛，有我教你。”

“太好了，说话算数。我一直就想写小说官我的风雨人生就是找不着人教这回有了人我觉得要是我写出来小说别人一定爱看别看我年龄不大可经的事真不少有痛苦也有欢乐想起往事我就想哭。”

“你们干吗去了我们等你们这半天是不是宝康又教人家怎么写小说去了作家就会来这套。”

在街口，马青冲刚赶上来的宝康和林蓓嚷。

“没说这个没说这个。我们只是随便聊聊，走得慢点。”

“林蓓你小心点福康不是好东西，你没听说现在管流氓不流氓叫作家了吗？”

“赵老遇他们呢？”

“等你们老不来，去逛商场了。”

在百货商场皮鞋柜台前，赵尧舜反剪着手边走边弯腰细细看着生只造型不同的鞋，和身后两步远跟着如同一对保镖的于观、杨重说着话。

“你们平时业余时间都干些什么呀？”

“我们也不干什么，看看武打录相片、玩列牌什么的，要不就睡觉。”

“找些书看看，应该看看书，书是消除烦恼解除寂寞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

“我们也不烦恼，从来不看书也就没烦恼。”

“烦恼太多不是什么好事，一点烦恼没有也未见得就是好呈——那不成了白痴？不爱看书就多交交朋友，不要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时候一个知识广博的朋友照样可以使人获益匪浅。”

“朋友无非两种：可以性交的和不可以性交的。”

“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赵尧舜猛地站住，“天，这简直是猥亵、泼秽！”

“您说的极是。”

“杨重！”

“谁叫我？”杨重回头，看到对面拒台后一个女售货员在冲他微笑，走过去，立刻又满脸带笑地大声喊于观：“过来，瞧们碰见了谁！”

女售货员笑盈盈地看着于观：“把我忘了吧？”

于观也微笑起来，“没忘，想起来了，你就在这儿工作呵。”

“可不就在这儿，你要买手绢吗？”

“不卖，谢谢，你好吗？”

“挺好。那个小马呢？没和你们在一起？他好吗？”

“都好，你还和那个什么人谈恋爱呢？”

“是呀，我们快结婚了。见到你真高兴，那一天过得真快活，我现在还老想着那天的事。杨重，我后来还给你打过电

话。”

“我以没接到？我每天都在呀。”

“谁知道？我老想去找你们玩，又不好意思，就老没去。我想你们大概早把我忘了。”

“怎么会？来吧我们也老念叨你，还说什么时候吃你喜糖。”

“真的？真这样我就去，我觉得和你们呆在一起特愉快。”

“她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怎么想不起来。”离开手绢柜台，于观问杨重。

“我也想不起来，只记得见过。”

“妈妈，您怎么就理解女儿的心呐！”扎着马尾辫，穿着工装裤白球鞋的林蓓从坐纸板沙发上戴着花白发套脸上画着皱纹的“老太太”身边急速跑开，在台冷丁站住，追光打在她的身上，她面对着脚下黑鸦鸦的观众，慢慢抬起脸，深情地望着半空一字一句地念：

“我们是新一代的青年，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

“可妈妈是爱你。”

“卢梭是怎么说的？”林蓓一拧身，伸着脖子冲“老太太”嚷，“你要那么多东西干吗？你把它搁哪儿？”

“老太太”噌地站起来，回嚷：“布里南是怎么说的？‘结婚的美妙之处在—它能使一个人独处时也不感到孤独。’斯特里马特怎么说的？‘草地开满鲜花，可牛群来到这里发现只是饲料。’”

“塞万提斯怎么说的？我从不把鼻子插到别人的稀粥里，

因为那不是我的麻酱花卷儿’。;罗兰怎么说的?‘自从她的体重达到140磅那天起，一个女人生涯的主要刺激就在于发现比她更胖的女人。’”

“毛主席怎么说的?‘莫怕莫怕——有我呐!”

“一个背老太太过河的小伙子怎么说的?‘您舒服了，我可什么都看不见了。’”

台下掌声一潮高过一潮，甚至演员念完了台词也仍有那么几个人拼命鼓掌，喝采,“妈妈”被掌声鼓得惶惶的，悄悄问“女儿”:

“这两天有地震预报么?”

“听说中国女排又赢球了。”

四

天气越来越热了，强烈的阳光劲射每条马路、街角，繁茂起来的街树在热风中摇曳翻滚，绿得刺目，已经有人穿着短裤汗衫上街了，蝉鸣终日不绝耳。

“三T”公司办公室里、敞开的窗户吹进来的热风使每张办公桌上都落满灰尘，人们淌喜新厌旧汗把胳膊肘压在旧李上相互交谈。

“您说怎么办呀?我爱她她不爱我，可她明明该爱我因为我值得她却死活也明白不过来这个道理说什么全不管用现在的人怎么都这样男的不干活女的不让喇。”

“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我们不能派人去打那个不让你调走的领导的儿子，那不

象话，我们是体面人，我建议您还是去找领导好好谈谈，到他家去，耐心地、和颜悦色地谈谈。不要拎点心匣子，那太俗气也不一定管事，带着铺盖卷去，明去自己家一样，吃饭跟着吃，睡觉跟着睡，象戏里的那样：“‘在沙家浜扎下来’”

“你还是去交通队一趟，警答说什么你就听着，别自尊心那么强，就当你还小，你爸爸骂你一顿。替他们想想，马路上一天天站着，除了电线杆子再没第三个这么倒老的，钱也不多挣，再不让人家得词训训人也太不人道了。他训够你自然就把自行车还你了，毕竟是维持秩序不是盗车团伙。”

“实事求是讲，人民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过去您没觉着肉贵那是因为过去您压根不怎么吃肉，割二毛钱肥膘就全家包饺子，要是肉价还是前两年那价。国家就是把全国变成大猪圈也不够你狠吃的。”

“您瞅着您媳妇就晕那就去吃些丸药‘六味地黄’‘金匮肾气’‘龟龄集’之类的抵挡一阵，再不成就晚上熬粥时给你媳妇那碗里放点安眠药让她吃饱了就犯困看唐老鸭也睁不开眼不洗脚就想上床没心思干别的最多打打呼噜不至于危及您下半生健康。”

“不要过早上床熬得不钉了再去睡内裤要宽松买俩铁一手攥一个黎明即言跑上十公里室内不要挂电影明星画片意念刚开始飘忽就去想河马杨刘英俊实在不由自主就当自己是在老山前线一人坚守阵地守得住光荣守不住也光荣。”

“是的是的，爱情和婚姻是两码事，一是一，二是二——你怎么不长得一是一二是二？噢对不起我走刘了杨到别的方面去了实在对不起您千万别生气……您接着说吧。”

“我不生气，我一点也没生气的意思。”王明水望着满面倦容的于观宽容地说，“没关系”。

“您接着说吧。”于观用铅笔在纸上乱划着圆圈。“爱情和婚姻，不是一码事，完了呢？”

“我看我还是简单点说吧，我够了，不想再自欺欺人了，我跟—— 吹了。”

“和谁吹了了”

“当然是那个想和我结婚的姑娘，这没什么了不起，谈一阵又吹了。”

“是没什么了不起，吹就吹吧。”

“你没听懂我的话，我是说我和她吹了可我还没告诉她，我不想伤害她，至少不想新自伤害她。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种场合，怎么做才得体，可我想你们行，你们不是专干这个的嘛？都油了。”

“交给我们办吧，我们会给您编出一套冠晚堂皇的说词。”

“太感谢了，你们可算救了我的驾，我会给你用左右手各写一封感谢信的。你们要让她理智地接受现实，最好是快乐的，别让她哭，我最见不得女人掉泪。”

“这个恐怕我无法打保票。”

“是啊，我也觉得这是奢望。这样吧哭可以，愿意掉泪就让她掉几滴，但不要让她哭得背过去，在大街上引起围观，这样影响不好。你们多陪陪她等她情绪平稳下来再撒手，你不知道她多爱我，要是听到我不跟她好的消息那无异是晴天霹坜，搞不好会出人命的。”

“我们是按熟练工种五级工的工资标准计费，不足半天按

半天收费，另外误餐补助和夜费一律按国家现行规定，公出乘车实报实销。”

“没问题，我如数付钱。需要几天你们就工作几天，她总不会一辈子想不开。”

“顺便问一句，你和她的关系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有没有，嗯，横的关系？”

“我不能骗您，我不能说没有，希望没和您的道德观冲突，其实这不重要不碍事很行她不会在乎这点的她是个好姑娘只知奉献不知索取……”

“把她的名字，电话号码告诉我。”

“你们见过她，实际上我有一次约会没空就是拜托贵公司代荣的，她叫刘美萍，卖手绢的。”

“等等，你该不是那个什么屁眼保养方面的行家吧”

“我对您这咱措辞很遗憾。”

“我怎么总也写不好，笔一落到纸上脑子就空了。”林蓓回头盯着笑眯眯望着她的宝康，在街上倒退着走，“写作有什么窍门吗？”

“舍得自己。”

“喂，于观不在，出去了。”马青拿起电话粗声粗气地喊。

“去哪儿啦？”

“你是谁？问得这么仔细。”

“你别管我是谁，告评我他去哪儿啦？”

“去你妈的吗！”马青摔下电话。

“我们都是为别人活着的对不？”于观手揣在两边裤兜，在大街上边走边向比他矮半头的刘美萍，风吹乱了他们的头发。街上到处走动着打着鲜艳阳伞的漂亮女孩子。

“是的，我们都是为别人活着。”，

“别人的幸福就是我们的幸福。”

“是的，都这么说。”

“要是为了别人幸福需要我们忍受不幸，我们也在所不辞。”

“在所不辞。”

“真这么想？”

“真的。从小我就发誓不管让我去做刘胡兰还是花木兰我都义无反顾。”

“比她们二位逊色点的呢？”

“也干！”

“现在有这么个机会，一个人需要你，需要你给他幸福。”

“谁？他要买手绢？”

“不不，不是买手绢，我当然知道你服务态度一向是很好的，待客如亲人，不是买手绢，是别的，他需要你的帮助，惟有你的帮助他才能免遭痊，获得新生。”

“我有这么有用吗？”

“你比你想的要有用得多。你不但善良而且仁慈，总是替别人考虑得多，心中没有自己只有别人。”

“说吃，叫我干什么，我什么都肯干。上刀山，下油锅……”

“很简单，你什么都不用干，只要你什么都不干，不要再

去找他就齐活儿。”

“你说的是……”刘美萍声音颤抖了。

“没错，我说的就是王明水，他委托我来对你讲，他不想再见你了，也希望你不要再去找他。”

“你不是开玩笑吧？”

“不是，我没心思开玩笑，能办到吗？”

刘美萍脸色苍白，倏地转身快步离去，于观疾步赶上和她并排：

“你最好别去他家找他。”

“……”

“你最好别去他家找他。”

“我不去他家！”

刘产停住脚，一副尖嘴小兽的神情，“行了吧？”

“别激动了这不算什么。”

“我没激动，我知道这不算什么，用不着你来说三道四，我要走了我还有事，请让开——请让开！”

刘美萍笔直地向前走去，于观走上旁边水果店的台阶，看着她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走进水果店。人在水果店里浏览了一圈镜子，日光灯下的五颜六色的水果，出来慢慢往前走。太阳很毒，迎面而来和从后面擦肩而过的少女们的阳伞边不时杵着他。他走过一家橱窗摆着家用电器和穿呢大衣的塑料模特儿的自选百华商场；走过一家陈列着形形色色杂志的邮局报刊门市部；走过一家餐馆，一家照相馆一家鞋帽店一直走到街口在拐角一家冷饮店的玻璃窗外看见刘美萍正坐在湿漉漉的桌旁边喝酸奶边哭。

他走进潮湿的冷饮店，也要了瓶酸奶，在刘美萍桌旁坐下，不喝，看着窗外川流的行人和车辆，茶色玻璃使阳光褪色，外面就象阴天，两具穿裙子的姑娘手挽手走过，在窗前站往往里看，说着什么走开；一个低头走路的男人蹭着玻璃窗走过，抬头往里瞟了一眼。刘美萍已不再哭，手扶吸管吮着酸奶，眼睛不看他。

“我有点卑鄙是吗？男人都卑鄙。”

刘美萍闭了闭眼睛，仍在喝酸奶，跷起二朗腿。

“你知道我不是出于什么好心、同情、怜悯等等，只是在尽职责。”

“我又没怪罪你。”刘美萍小声说，“这里也没你的责任。”

“我倒是诚心诚意使你好过点—— 有点痛苦是吗？”

“怎么会不呢？”

“别痛苦。”

“你说和倒轻巧”刘美萍扑哧一笑，随即嘴角一咧，要哭，“事儿又没碰到你身上。”

“那就痛苦一会儿，不过时间别太长。一小时够吗？”

刘美萍哭着笑起来，“不够。”

“一个半小时？一个小进四十五分钟？一场电影的时间总够了吧？”

“人家心里难受着呢，你还说笑话，真不称职，你应该安墀我。”

“那就再喝瓶酸奶。”于观把自己买的那瓶酸奶推给刘美萍，“你一难受就要去吃东西吗？”

“你怎么知道？”刘美萍咬着吸管看于观，“要不去干吗？

总不能去死。”

“说得对，好好活着，气气他们。”于观微微地笑。

“刚才是谁接的我的电话？”一个腰板笔直的穿摘去领章的军装的老头子气势汹汹地闯进“三T”公司办公室，“居然敢骂人，他娘的。”

“怎么回事？”马青装傻充愣地说，“您老别动气，有什么事坐下慢慢说。”

“我不坐！”老头子咆哮着，“别来这套！刚才哪个骂的站出来，说说为什么骂人。”

“他他已经出去了，刚才接电话那个人出去了。”马青赔着笑脸说，“您要办什么事我给您办。”

“出去了？我听声音就象你”

“不不不是我我刚来。”马青脸上出了汗。

“的确不是他他刚来。”杨重连忙帮腔，给老头搬来一把椅子，“那人回来我们批评他。”

“于观呢？”老头叉着腿笔直着腰坐下，“他小子去哪儿了？你们把他找来。”

“于以理？”杨重和马青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也出去了，您有事跟我们说吧。”

“跟你们说？”老头子横眼上下打量杨重和马青，“好哇，那就让你们说说，他这阵子都在搞些什么鬼名堂？和什么人混在一起？是不是又让公安局盯上了？吓得连家都不敢回。”

“于经理他没有，他挺好，谁也没盯他，倒是常听夸他，说他净办好事。”

“我就知道你们会互相包护。你们是一伙的对不对？一伙

骗子！我早听人家传你们这个荒唐公司的事。笑话，要你们替人解难，那还要共产党干吗？于观回来马上让他去见我。”

“你是哪庙的和尚……”

“我是他爸爸！”

于观和刘美萍头挨头地兴致勃勃俯身观看长长的玻璃展拒里的裹在树脂里的蜘蛛和已成化石的甲壳虫。。他们身处富丽堂皇，四壁挂满彩绘图表和实物照片的博物馆大厅内。大厅时空荡荡，游人寥寥，光可览人的水磨石地面几乎可以滑行。顺墙排列的玻璃展柜里密密麻麻摆着各色矿产，在灯光的照耀下，那些粗糙黯泽的岩石断面闪烁着星星点点鲜艳非凡的异彩，特别是有些共生矿的样品真可说是五彩斑斓。于观和刘美萍缓缓走过一间又一间似无尽头的展室，忽而进入由彩色泡沫塑料别具匠心地浇注堆塑的原始地貌植被天穹的逼真环境中；忽而在拐弯处迎面而遇一栩栩如生的凶猛古动物模型；忽而身后左右布满舞棍弄棒、龇牙咧嘴的光腚猿人。在博物馆三层最后一间展室内，他们一进去便呆住了——仿佛置身梦中；雪亮的电灯光下，竖起的四壁玻璃柜内有无数精致美丽的钻石光芒四射，耀煌夺目，其灿烂辉煌无与伦比，这都是最著名的钻石，每块钻石都有一个令人神魂颠倒的名字，那真是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惟有美丽的赝品才会达到使人透不过气来的效果。

“别回来。”宝康对林蓓低声说。他们正站在一家糖果店的橱窗前看琳琅的酒芯巧克力和奶油蛋糕，从橱窗玻璃的反

光看到于观和刘美萍从他们背后走过。

“那不是于观？”

“你别叫他，我不想让他看到咱，还得打招呼—— 我烦他。”

“你不是说过你喜欢和他们在一起？”

“那是恭维他。我现在不理他理他没用。”

两个人转过身，于观已经走过去，

“我说什么来着，无聊的下一步就示着堕落。”

“噢，于观，你回来了。”杨重抬头看到于观进来大声说，“刚才你没瞧见我们这儿大闹了一场。你爸爸来了，马青和他干了一架。”

“于观，你爸怎么这操行？”马青走过来说，“豹子似的逮谁咬谁。”

“进来吧。”于观回头说、刘美萍怯怯生生地走进办公室：

“你好马青，你好杨重。”

“你来了，快坐，杨重给人家倒水。”马青热情地拉开一把椅子让刘美萍坐下。杨重殷勤地端来一杯水。

“我不渴。”

“喝吧，我们都不喝茶，只有白开水。”

“谢谢。”

“那么客气干吗？到这屋你就算到家了，这屋里的全是你的老朋友。于观，你爸大概恨透我了。”

“别理他，他就那么个狗脾气。”于观走到自己办公桌后坐下，“你这辈子别跟他见面了，在家我们也很少理他。”

“哟，怎么哭了？”杨重弯腰看刘美萍的脸，“马青你又胡说什么惹了人家。”

“我没哭。”刘美萍抬起挂着泪痕的脸，“我没事。”

于观，马青都围到她身边哄她。

“别听马青的，他整个一个不可救药的口腔痢疾患者。”

“是是，我口臭，我那臭胳肢窝长嘴上了—— 我说什么了？”

“真的没事，他说的是好话，我只不过是自个忽然心酸了。”

“你还是回趟家吧。”杨重对于观说，“你爸可能找你有事。”

“我不回去，他没什么正经事，无非闲得嘴痒成心起腻找我逗逗咳嗽。”

“你还是回趟家吧。”马青说，“要不你爸还不定认为我们怎么黑着你呢。”

于观板着脸进了家门，进到客厅脱鞋换拖鞋，接着挨个解衬衣扣子，声不吭，横眼瞧着摊手摊脚坐在沙发上微笑着的老头子，然后猛地脱下衫衣，穿着小背心去卫生间拧开水龙头哗哗地洗，片刻，拿大毛巾回到客厅用力地擦，继续用眼瞧着老头子。

“瞧我干什么？嫌你爸爸给你丢人了？”

“没有，您给我长脸了，这下谁都知道我有个底气十足的爸爸了。”于观把大毛巾扔到沙发扶手上，打开电扇站在跟前吹，“我可算知道您为什么练气功了。”

“小心感冒——你那些狐朋狗友告我的状了？”才头子站起来满意地围着房间踱起步，“其实我对他们很客气。”

于观鼻子哼了一声，没说话。

“我是关心你。我怎么不去管大街上那些野小子在干吗？谁让你是我儿子的。”

“所以呀，我也没说别的，要是换个人给我来这么一下，我非抽歪了他的嘴。”

“你瞧瞧你，照照自己，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儿，哪还有点新一代青年的味道？”

“邺得不到火候。”于观关了电扇转身走，“葱没搁姜也没搁。”

“回来！”老头子伸手挡住于观去路，仰头看着高大的儿子，“坐下，我要跟你谈谈。”

于观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抄起一本《中国老年》杂志乱翻着：“今儿麻将桌人不齐？”

“严肃点。”老头子挨着儿子坐下，“我要了解了解你的思想你每天都在干什么？”

“吃、喝、说话儿、睡觉，和你一样。”

“不许你用这种无赖腔调跟我说话！我现在很为你相心，你也老大不小了，就这么一天天晃荡下去？该想想将来了，该想想怎么能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

于观看着一本正经的老头子笑起来。

“你笑什么？”老头子涨红脸“难道说得不对？”

“对，我没说不对，我在笑我自个。”

“没说不对？我从你的眼睛里就能看出你对我说的这番话

不以为然。难道现在就没什么打动你的？前两天我听了一年报告，老山前线英雄团讲他们的英雄事迹。我听了很感动，眼睛瞎了还在顽强战斗，都是比你还年轻的青年人，对比人家你就不惭愧？”

”惭愧。”

“不感动？”

“感动。”

“我们这些老头子都流了泪。”

“我也流了泪。”

“唉——”老头子长叹一声站起来，“真拿你没办法，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寡廉鲜耻的儿子？”

“那你叫我说什么呀？”于观也站起来，“非得让我说自个是混蛋、寄生虫？我怎么就那么不顺你的眼？我也没去杀人放火、上街游行，乖乖的招谁惹谁了？非得绷着块儿坚挺昂扬的样子才算好孩子？我不就诵俗点吗？”

“看来你是不打算我和坦率交换思想了。”

“我给你做顿饭吧，我最近学了几手西餐。”

“不不，不吃西餐，西餐的肉都是生的，不好嚼。还是吃咱们的家乡菜砂锅丸子，家里有豆腐、油菜、黄瓜和蘑菇。”

“这些菜应该分开各炒各的。”

“不不，我看还是炖在一起发营养也跑不了。”

“不是一个味。”

“哪有什么别的味，最后还不都是味精味。”

“到底是你做我做？”

“欠才吃几碗干饭？知道什么好吃？”

“得，依你，谁让我得管你叫爸爸呢。”

于观懒懒地站起来，去厨房洗菜切，肉。老头子打开袖珍半导体收音机，调出一个热闹的戏曲台，戴上花镜，拿起《中国老年》仔细地看，于观系着围裙挽着袖子胳膊和手上湿淋淋地闯进来：

“您就一点不帮我干干？”

“没看我忙得很？”老头子众眼镜后面露出眼睛瞪于观一眼。“我刚坐下来你就让我安静会儿。”

“没活你也不忙，有活你就马上开始忙。你怎么变得这么好吃懒做，我记得你也是苦出身，小时候讨饭让地主的狗咬过，好久没掀裤腿给别人看了吧？”

“你怎么长这么大的？我好吃懒做怎么把你养得这么胖？”

“人民养育的，人民把钱发给你让你培养革命后代。”

“你忘了小时候我怎么给你把尿的？”

“……”

“没词了吧？”老头子洋洋得意地说，“别跟老人比这比那的，你才会走路几天？”

“这话得这么说，咱们谁管谁叫爸爸？你要叫我爸爸我也给你把尿。”

五

于观老丫的：

老子等你好几天了相让你再带我找个发玩的地方去玩，可你老不来害得我白等妈拉个巴子现在老子去上班了下班回

来收拾你。

“这是谁留的条子？”于观笑着说，“太野了。”

“刘美萍呗。”杨重笑着说，“这姑娘这几天跟长在这儿似的，天天来，你上次也去什么圣地了？招得她念念不忘。”

“马青”于观扭头对马青说，“我一看就知道你这几天没少熏陶刘美萍，把你那身武艺都传给她了。”

“没有没有。”马青从看着的小说中抬起头，“我这几天跟她说的都是新华字典上的词儿。”

“你这反革命口淫犯能闲着？”

“他？”杨重笑着说，“他要拉出的是金子银子倒奇子。”

“这两天还有谁来过？”

“老赵老来，一来就坐半天，我们跟他也没，就听他吹，吹得没劲了也不走，于坐着，那么大岁数我们也不好意思轰他，才尴呢。”

“他干吗票上咱们？”

“谁知道，是不是觉得咱们特需要他？”

“再来我叫警察把他拘起来。”马青说，“太烦了，我妈什么时候给我生过这么一个哥……”

“啊，三位，好呵？今儿都在。”赵尧舜儒者风度地进来，笑呵呵地和大家打招呼。

屋内三个人都不说话了，散开各回各桌。赵尧舜走到于观桌旁坐下，打开纸折扇扇着：

“于观，这几天怎么没来呀？”

于观看着他“嗳”了一声。没说什么。

“小马，给我来杯水。”赵尧舜回头说道，“你们今天很清

闲。”

“下午我们要参加一个追悼会。”

马青把一杯白开水放到赵尧舜面前，走开回到自己桌后往这边看。

“谁死了？”

“一个不会水的孩子。”

“噢，这样的人也要开追悼会吗？看来你们每天的工作确实没有什么意思。”

“的确没意思。”

“这不奇怪，象你们这种年轻人，没受过什么教育，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在上备受人歧视，内心很痛苦，但又只好如此，强颜欢笑。”

于观慢慢点着一根，抬脸凝视赵尧舜。

赵尧舜诚恳地望着于观：“这不公平，社会应该为你们再创造更好的条件。我要大声疾呼，让全社会都来关心你们，我已经不是青年了，但我身上仍流动着热血，仍爱激动，这些，我一相到你，马青、杨重这些可爱的青年，我就不能自己，就睡不着觉。”

“你说我们内心痛苦？”

“当然这太明显不过了，你不说我也能感觉到。”

“要是我们内心并不痛苦呢？”

“这不可能——这不合逻辑，你们应该痛苦，干吗不痛苦？痛苦才有救。”

“那我告诉你，我们不痛苦。”

“真的？”

“真的。”

那只能让我感到可悲，那只能说明你们麻木不仁到了何等程度。这不是苏生而是沉沦！你们应该哭你们自己。”

“可我们不哭，我们乐着呢。”

“无产者挣脱的只是锁链……”

“听着，我们可以忍受种种不便并安适自得，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完美无缺的玩意儿，哪儿都一样，我们对别人没有任何要求，就是我们生活有不如意我们也不想怪别人，实际上也怪不着别人何况我们并没有觉得受了亏待愤世俗无由而来。达则兼济一古，穷则独善其身。既然不足以成事我们宁愿安静地等到地老天荒。你知道要是讨厌一个人怎么能不失礼貌地请他走开吗？”

“那我走了。”我想打人，我他妈真想打人。”赵尧舜退出后，马青从桌后跳出，捋胳膊挽袖子眼睛闪着热狂的光芒说。

“我也想打，想痛打一个什么人。”杨重双手握着拳哆嗦着说，“要不是我不停地对自己说你打人得过公安局付医药费特别是上了岁数的人弄不好要养他一辈子就象无端又多出一个爹我早冲上去了。”

“可我实在想打，我顾不了那么多不想想办法我只好和你们俩对打。”

“好吧，这样吧。”于观猛地站起，握着双拳往外走，“我们就到街上去找那些穿着体面，白白胖胖的绅士挑挑血衅。”

“真舒服，真舒服，老没这么干了。”

马青、杨重摩拳擦掌、一脸兴奋地跳跃着跟在后面。

街上，三个肆意冲撞着那些头发整齐、裤线笔挺、郁郁

寡欢的中年人，撞过去便一齐回头盯着对方，只等对方稍一抱怨便预备围上去朝脸打，可那些腰身已粗的中年人无一例外地毫无反应，他们只一眼便明了自己的处境，高傲地仰起头，面无表情地变线起开。如此含忍不露彼此差不多的斤现使三人更有屡屡得手所向披靡良好感觉。

马青兴冲冲地走到了前面，对行人晃着拳头叫唤着："谁他妈敢惹我？谁他妈敢惹我？"

一个五大三粗，穿着工作服的汉子走近他，低声说："谁他妈敢惹你。"

马青愣了一下，打量了一下这个铁塔般的小伙子，四顾地说："那他妈谁敢惹咱俩？"

街的另一端，赵尧舜失神地漫无目的地走着，他走过一个街头电话亭又折了回来，在街边一个卖烟酒的小铺里换了一庆把硬币，紧紧攥在手里，走进电话亭，仔细掩好门。他喘匀了气，摘下话根生塞入硬币，把其余硬币装进裤袋，开始拨号，电话通了，他拿正话筒，紧贴着耳朵，听到里面有人说："喂？"便严肃地说：对"去你妈，去你妈去你妈！"

宝康在家里拿着话筒涨红脸大声品行："去你妈！"

林蓓惊诧地从桌前回过头："你在骂谁？"

"去你舅舅，去你姥姥，去你们家祖宗八代！"

宝康的脖子象阳具般勃起怒张，"啪"地摔下电话，激动不已地在屋里大步来回走着：

"卑鄙！话都不分来就开骂，以为憋着嗓子我听不出你是马青狗日的。"

赵尧舜翻着电话号码本认真查看搜捡，掏出硬币塞进投币孔，沉着地拨号。

“喂？”一个苍老庄重的声音说。

“去你妈！”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哇哈哈，哇哈哈．每具人脸上都笑开颜。”

“这女子好音道。”

“在大柱簇立的古式大殿里，乐队奏着欢快的舞曲歌手在纵情唱，衣着华丽的人们陀螺般地对对旋轧着，舞会已进入高潮。于观、马青、杨重，被美萍一进入舞场便被这热烈的气氛感染了，杨重拉起刘美萍，于观和马各自拽起一个坐着观看的姑娘加入了人群的涡流。在大圈循回中，他们遇到了也在旋转的宝康和林蓓，看到了和一个陌生年轻姑娘坐在角落安详是观舞的丁小鲁，在演砸台的旁边他们还看到了瞪眼望着人群的赵尧舜。

再次从丁小鲁面前舞过时，她看到了他们，笑着招手，冲于观喊：“行嘞，惨不忍睹。”

于观笑着松开舞伴，走出场子，杨重也跟着走出来，刘刘美萍立刻让别人接走，马也继续随着人流边舞边转远去，“好久没见，你都上哪儿啦？”

“我天天都在家呆着，别说上哪儿都找不着我。”丁小鲁笑着说，“杨重你好，你请我们这位小姐跳一圈。”

“请吧。”杨重牵起丁小鲁身边那个姑娘的手，搭膀扶腰

舞走。

“唉哟哟我累坏了。”舞了一圈回来的刘美萍汗津津地拿手绢扇着风下了场，在于观身边还未坐稳又让人请走了。

“看见林蓓了么？她也来了和那个宝康。他们快结婚了。”

“她没跟我们说。到底修成了正果。”

“她有点怕你们。”

“我们有什么可怕的？你还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

“我是不怕你们，可不了解你们的人就觉得你们形象狰狞。”

“小鲁。”林蓓脸通红地一个人沿着舞场边起过来，“你怎么不跳？，噢于观你好，好久不见。”

“听说你快结婚了？”

“啊，就那么回事吧，结结看，不成就离。”

“别那么回事呀，这是人生大事。”于观笑眯眯地说，“人家说自杀的办法有一百种，其中一种就是和作家结婚。”

“是么？”林蓓笑弯了腰，“你说得真逗。”

“屁！屁！”马青指着林蓓笑叫着，从她们面前舞过。

“讨厌。”林蓓白了已远远而去的马青一眼印度洋回头甜笑着。她穿了一件印着个大大“P”字的棉织领衫。

“哎，杨重，你别坐下。”丁小鲁走开叫住刚下场的杨重，领他到一个枯坐着的姑娘面前，“你再请我们这小姐跳一圈。”

“来吧。”杨重牵着那个站娘的手带入场中调整了一下步伐，急剧舞起来。

舞曲变为探，舞场上节奏慢下来，紧搂在一起的人们分开，小心翼翼地共同举步，哈腰蹭行。

“宝康呢？怎么不过来？”于观问林蓓。

“噢，他在那边和人说话，他碰到几个熟人。”

“你别听他们说的。”宝康和赵尧舜并排站着，注视阒舞场子神采飞扬、互相大声说着话自如支配着舞伴变着步伐的马青和杨重，“这些人已经完了，他们嘴里没一句真话。”

“舞曲再度变快，人们又开始集体旋转，滚滚流动。刘美萍几乎全身被一个宽胸脯的男人满把搂在杯里，刮风般地旋着，痴痴地笑着：“不不，我不是歌舞团，但我小时候就喜欢舞蹈，因为我腿长我们单位的人都叫我仙鹤。”

“胡大，我真的不行了。”舞伴又换了一个胖姑娘的杨重竭尽全力地旅转着，满头大汗对在他身边美滋滋迈着步的马青说，“丁小鲁把全世界最重的大翠瓜都悠给了我。”

宝康笑吟吟地远远神着手，象刚下飞机的国家元首快步走向迎接他的要人们行列那样奔向林蓓时。

赵尧舜阴着脸带着一个中年妇女不时看着脚下和身后左右的人进入舞场。

所有的人都在舞，在咧嘴欢笑，人头汹涌，胳膊腿横飞，音乐已经到了震耳欲聋的程度。从人们脸上挥洒出来的汗水在灯光下形成一片蒙蒙的亮闪闪的雾，使人们的脸变得模糊不清，混说一团，只间或有鼻子或眼睛等，右部清晰，一闪即逝地显露，在这层雾的下面是成百上千疯狂扭动的身体和不停跺地的脚，交织在一起，无律杂沓地变换位置。

“我们也跳一会儿吧。”于观张开双臂。

丁小鲁站起来，拉拉衣襟，搭上于观：“我只能跳我们最熟的—— 慢四。”

两人沿着舞场会边缘缓缓游动。

夜里，于观家，老头子半睡半醒地调着袖珍半导体飞机，调着寻找台，每个台的播音员都在说："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一点正经没有

——《顽主》续篇

一

“你说，”我问安佳，“如果一个人吃饱了饭没事干，他怎么消磨时间最好？”

“睡觉。”

“睡过了呢？已经睡的不能再睡了？”

“他有没有别的本事？譬如治理国家、弹棉花、腌制猪头等等。”

“没有，一概没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他是不是很有追求？”

“追求和一塌糊涂。”

“他认多少字”

“加上错别字有那么三五千吧。”

“那就当作家吧。”安佳平静地望着我“既然他什么也干不了又不甘混同于一般老百姓。”

“也只好这样了。”我赞同道，“看来确实别无选择。”

“那就当吧。”

“当吧。”我站起来，走到大衣柜的镜子前拎惜地看着自

己，“瞧瞧你都成了什么样子。”

“我问你。”安佳也站起来，走到镜子前仔细地瞅瞅镜子里的我，问道，“如果一个人两手攥空拳，无财无势无德无貌，他怎么才能一夜之间小家乍富平步青云摇身一变什么的……”

“去偷去抢去倒腾国家嫁大款什么的。”

“毁没偷抢的胆儿又没作生意的手腕还阳萎。”

“脸厚不厚？心黑不黑？”

“厚而无形，黑而无色。”

“那就当作家，他这条件简直就是个天生的作家坯子。”

“那你还犹豫什么？”

“不犹豫了，下决心了，干！蒙谁不是蒙？”

“对，就得有这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勇气。”

“唉——”我叹道，抚摸着自己的脸颊，“我这人吃亏就吃亏在太善良，干了缺德事就睡不好觉，老在梦里哭醒，怕遭报应，下地狱。”

“没关系，作家也不光你一个，下地狱你们也有伴儿。”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作家也当了地狱又不下？”

“不下是不一些能的，弄好了也能楼屋住得高点。”

“我要写了，喂，我要写啦！”

正叠被扫地洗衣服热奶喂孩子吃饭的安佳一头蓬乱地回过头，来看我。我坐在舒适的椅子分悠闲地抽着烟，桌前放着一本稿纸和一把五花八门的钢笔圆珠铅笔和毛笔。

“我要写啦。”我笑眯眯地说。

“写吧。”安佳看着我说，“你脸也洗了手也净了屎也拉了连我的早饭都一起吃了抽着烟喝着茶嘬着牙花子你还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还没吃药呢。”

“……有这个讲究吗？”

“当然，写作是要用脑的，没药催着脑不是越写越小就是越写越大，总而言之是要变形。”

“咱家有我吃的阿斯匹林胃得乐扣子吃的速效伤风胶囊红霉素另外还有你小时候用剩的大脑炎预防队牛痘疫苗你是吃嘱咐还是打啊？”

“也打也吃。我不在乎形式，问题是这些药补吗？我不太懂药，是不是搞中药吃？据说中药一般都补。”

“这样吧，我这儿还有点乌鸡白凤丸你先吃着，下午我再出去给你扒点树皮挖点草根熬汤喝。”

“那就拜托了。”

安佳乱翻一阵抽屉找出一盒丸药：“吃几粒？”

“只管大剂量服下，补么，就得强力补。”

我吞丸子、喝水、伸直脖子、闭眼、痉挛、继而喘息不已眼泪汪汪劫后余生般欣慰地笑。

“感觉如何？”

“果然爽快了一些。”

“那就趁着劲儿没过写吧。”

“你是不是把屋里灰再擦一遍，被子也叠得方正点，尿布什么的景的离我远点，这样，我心情也愉快点。”

“可以。”

安佳迅速把屋里归置了一遍，使一切井井有条，一尘不染。

“还有什么要求吗？”

“我写什么呀？”

扣子坐在小推车里闹了起来。手指着自己吃了一半的稀粥咿咿呀呀叫着，手扶着车栏使劲往起站，一次又一次跌坐回去，弄出很大声响。

“不许闹！呵斥她，”无知的样子，除了吃就知道吃，哪儿有点书香门第小姐的感觉。”

“扣子不闹。”安佳过去哄孩子，“你爸给你办大事呢。妈得保他，他混好了，咱们都成吃干饭的了，忍耐一下。”

要不说穷人的孩子懂事早呢，安佳一席话，扣子便安静下来，乖乖地坐着，一副顾全大局的样子。

“写什么不知道？”安佳捋捋头发，在我旁边坐下，看着我，“就写你最熟悉的吧。”

“我熟悉的就是三个饱两个倒吊膀子攘麻将。”

“那不是挺好的么，当反面教材。”

“可社会责任感呢？哪里去了？我是作家了，我得比别人高，教别人好，人民都看着我呢。”

“依着你，教点人民什么时好呢？怎么过日子？这不用教吧？”

“得教！告诉人民光自个日子过好了不算本事，让政府的日子好过了那才是好样的。譬如吧，政府揭不开锅了你一天三顿赞助出一顿行不行？街上有坏人政府的警察管不过来你

舍身取义成不成？得跟人民讲清楚，现在当务之急是让政府把日子过下去。你想呵，二亿多文盲，五册多万残疾人……容易么？大家伸把手……”

“不会让人民得出政府累赘感觉吧？”

“哟，这我倒没想到。”

“瞧瞧，我不提醒你你又要犯错误了。”

“就是就是。”

“想帮政府分扰，的心是好的。但帮忙也要策略，谁没有点自尊心？说出去也是个响当当的共和国，不能拿人家当叫化子打发，咱人民脸上也没光呵，还是多从自豪骄傲什么的入手。’

“你是说写古代？”

“我看可以，写古代人民的改革创业，劳动爱情。”

我扬起脸怔实用性一会儿、抽了口烟：“现在这国家是哪年成立的来着？”

“四九年吧。”安佳说。

“四九年以前是谁？”

“好象是台湾那帮人。”

“这帮人不能写。”我深明大义地说，“写也不能夸他们，再往前呢？”

“再往前好象是一帮梳辫子穿马褂的。”

“对对，我想起来了，那帮人的头儿是老娘们儿，跟咱好象还不是一族。外国人不能写。”

“再往前我也弄不清了，好象全剩下书生小姐皇后附马黑头白脸什么的，说话的跟咱现在都不是一个味儿，动不动还

爱甩袖子晓靴子唱两嗓子。”

“我看咱还是回来吧。”我说，“古代净是有钱人，咱从来猜不透有钱人的心。”

“非得教人民学好么？”片刻，安佳打破沉默问。

“非得！”我说，“我是铁了心要宣传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叫他们都别自个积德行信这辈子倒霉下辈子享福。”

“你这是不是有点玩世不恭？”

那我不这么着又怎么着啊？儿子细想呵，要不号召大家奉献，让自甘吃亏蔚然成风，我怎么占便宜？”

“政府说过这话吗？别忘了政府可是为人民的。”

“当然，要不我们作家干吗？就是让我们把那一说就炸一说就翻脸的话拐弯抹角柔声细语地对人民呢喃着。”

“敢情这跟文学没什么关系。”

“文学？什么文学？野生的还是人工栽培的？多少钱一斤？”

“连文学都不知道时你不是要当作家吗？”

“我是要当作家．当作家和文学有什么相干？你真该好好学习了。”

“我又不当作家我学那干吗？”安佳站起来，走回扣子身边，继续给她喂已经凉了的粥，“不管你了，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

“这个问题不弄清我没法写。”我终于给自己找了充足的理由离开书桌，一边看着扣子吃饭一边逗她，认真对安佳说：“糊里糊涂地动笔，费劲不说，一不留神搞成文学那才后悔莫及。”

晚饭后，太阳已经落下，天仍然很亮，院里马上摇着扇子散步的男女。

吴胖子站在他家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拿着一架儿童望远镜四下了望。

他的镜头内先是一个少女又说又笑的妖嫩脸庞，接着是一个皮肉松建国的老头子……一群跨在自行车梁上双肘俯在把上头凑在一起抽着烟聊天的半大小子……两个对脸站着推着儿童的少妇，然后，我的脸被他的镜头捕捉住了——那是一张深沉的脸，双唇紧闭，额发凌乱，两眼茫然，眉宇有无限心事，走走停停，寻寻觅觅。

吴胖子轧身回屋，迅速地倒了杯凉水，奔回阳台。此时，我已经起到了阳台下，他稳稳地瞄准我将杯里的水倒下。

我葛地停住，悲愤地仰起头，吴胖子在他家阳台笑得前仰后合。

“你这同志怎么这么没公德？你是谁家的孩子？”我在下面指责他。

他只是咧着大嘴呵呵笑，一边招手：“上来，你上来。”

我抖了抖身上的水，拐弯往楼后门里走，正碰见拎着竹椅出去乘凉的吴胖子他妈。老太太一见我愣了下，瞅天：“怎么，落雨了？”

“嗯，落了几个雨点，全叫我赶上了。”

我上楼，吴胖子家门没锁，推开进去，吴胖子还在阳台上了望着呢。

“又看什么呢？”我穿过房间走上阳台，“天这么亮，打立杆的还没到位呢。”

“不是我发觉你们怎么一个个都那么深沉，遭了雹子似的。”

吴胖子放下望远镜笑着对我说。

“今儿除了我还有深沉的？”

“你呐。”吴胖子把望远镜递给我，叉着腰抽烟，指给我看对面楼上。

我举起望远镜瞄向对面一扇窗户，只见刘会元躺在床上看书，遮着脸一动不动。

“给他打一电话、叫他过来。”

吴胖子回屋拨电话，我继续看着刘会元。只见他从床上翻身坐起，走到另一间屋子接电话。

“你是刘会元吗？我听到吴胖子拿腔拿调地说，“我那个《婚姻与家庭》杂志的，准备采访你……”刘会元在那边换了只手拿电话。

“听说你离婚了，非常痛苦……”

刘会元抬头看见了我，我冲他招了下手，他回头飞快地对着听筒说了通话。

吴胖子在这边哈哈大笑：“不要那么粗野嘛刘会元同志。”

接着换了正常声音说：“你过来吧……有什么事生不就是看本破书么，我们这儿对你的一举一动都了解的一清二楚，快过来呵，等着你。”

吴胖子放下电话，拉开屋里的灯，打开电视，拿着摇控器选着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上停住。

刘会元磨磨蹭蹭，又看了两页书，拿了盒烟，带上门出去了。

我也从阳台回到里，就手把望远镜扔沙发上，站在吴胖子的组合柜前挨个拉柜门拉抽屉翻看里面的物件。

“你怎么有这毛病，到人家就乱翻。”吴胖子一边看电视一边说。

我翻出一个精致的工艺灯火机，拿在手里掂量着，啪啪打着火。

“这打火机怎么跟我刚砍的那个一样？”

“什么你刚丢的，这是我们哥儿们从汤加给我带回来的——搁下。”

我用这打火机点着一支烟，在吴胖子旁边坐下，“送我啦。”

“不成，我就这一个。”吴胖子探过身来抢，“我们这打火机是有意义的。”

“你这以怎么这么没劲？”我躲闪着，到底还是被吴胖子把打火机抢走。

“我送你一件衬衣吧。”吴胖子说，“小领圆摆你穿一定好看。”

“你穿过没有有”

“就穿过一次，水都没下。”

“是，你穿半年不下水，都能再揭出一件衬衫了。”

刘会元进来，进屋就说：“敢情就你们俩，我还当三块一呢。”

“你来了不就三缺一。”吴胖子指使我，“你去到我们家对们叫一下丁小鲁。”

“这事都应该你去。”我批评吴胖子，“也是劳动人民出身，

别养成指使人的毛病。”

“你说这人怎么这么斤斤计较？”吴胖子站起来，“那你们搬桌子铺毯子拿牌。”

“一点亏都不吃。”刘会元手指点着吴胖子说。

我和刘会元搬桌子摆椅子铺好毯子，把一盒麻将牌哗啦倒在桌上，从里往外拣“混儿”。

吴胖子丁小鲁一边说笑着一边进来，我们看见于观也跟着进来，便冲他点头：“噢。”

“你们打你们打。”于观又拉了张椅子坐在一边，“我给丁小鲁看着牌。”

大家坐定，码好牌，立好规矩，开始玩。

“最近干吗呢？”我打出一张“风头”，问于观，“老没见你。”

“惭愧，不值一提。”于观帮丁小鲁打出一张牌，冲我道：“说出来臊人。”

“人现在写小说了——碰！”丁小鲁忙不迭地碰出三张“白板”。

我和刘会元矽视面笑。刘会元说：“咱怎么都混得么惨呵？”

“怎么，你们几位也开始写小说了？”于观笑着说，“不至于吧？你们几个不是混得不错吗？”

“红中！我这字头没完了。”吴胖子直起腰抽了口烟，对于观说，“不行啦，生意不好做啦，你没听说吗？现在全市的闲散人员都转业进文艺界了，有子的当歌星，腿脚利索的当舞星，会编瞎话的当作家。国家也是没法办，临街房都开铺

子了，实在没法安置了，给政策吧。”

“咱这些人也是。”于观点头咂嘴地说，“明知道寒碜可也得干，老吃闲饭心里有愧呀。”

“唉。”我颇有同感地叹口气，“逼良为娼呵。”

“你这话我可不同意。”刘会元打出一张“九筒”，整整牌说，“再脏再累的话儿总得有人干，咱们不干就得有别的倒霉的干，你忍心么？”

“就是就是。”大家一齐赞同道，“反正咱们也好不了，就让咱们粉身碎骨吧，能少一个青小年下水咱们也算值了。”

“别人瞧不起咱们也就算了。”刘会元激动地对我说，“咱们不怨命，怪咱自个，谁让咱小时候没好好念书呢，现在当作家也是活该！但咱不能自个瞧不起自个，咱虽身为下贱，但得心比天高出污泥而不染居茅厕不知臭度尽劫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不过我就是难过。”我含着泪，泪眼婆娑地胡打出一张牌，“我从小那么有理想有志气，梦里都想着铁肩担道义长空万里行，长大了却……现实真真残酷……”

我泪摘下来：“我爸要活着，知道我当了作家，非打死我。”

“你别这样。”吴胖子也红了眼圈说，“你这不是让我们兔死狐悲么。”

“都怨我。”我连忙拭去泪，强颜欢笑地说，“打牌打牌。咱们不说这丧气话，说高兴的，前天我上街拣了一钱包。”

“对不起，我和了。”我刚打出一“三条”丁小鲁不好意地慢慢把牌推了。

“你们打算怎么写？”第二圈牌时，于观抽着烟问，“我是

说玩什么主义？”

“我们是准备忧国忧民的。”我仗表那哥俩儿回答。

“撞车了不是！”于观说，“我们哥住月个也是准备忧国忧民的。”

“没办法。”我拆了一对“么鸡”说，“谁让咱跟了共产党这么多年，一夜夫妻还百日恩呢。”

“上了岁数学新派也鸡。”刘会元也打出一张“幺鸡，跟熟张儿吧。”

“可中国也就咱们这几个孤臣逆子了，虽九死而不悔。’我把牌按倒。“哥儿们上‘挺’了呵。”

忧国忧民鸡写于观说，“哥儿们写了七篇‘正气歌’看着都跟骂人似的。”

“可不。”刘会盯着牌说，“倒霉事一写一串串的。都知道有病，缺的是药方子，给国家开药那可不是玩的。”

“我说你们都忧国忧民是不是单调了点，”丁小鲁打出一张“二万”，也把牌按倒，“是不是分几个人出来搞点现代派乡下嗑什么的。”

“乡下嗑我倒能唠百十万字。”刘会元也趴了牌说，“六八年我捣毁过俩月队，乡下那点龌龊事听过见过也干过。”

“那你改唠乡下嗑得了作”我说，“不就是野合私奔吃不上饭下不来炕让支书操互相操那必套城里人不干的事全糊乡下人脑门子上反正乡人也不认字。”

“乡下人不认字城里人瞧新鲜。”吴胖子也趴了牌产，“故事一律发生在黄河边高作坡饶用笔操了人还得夸你有历史感。”

“都上‘挺’了。我紧张地盯着每个人打出牌，用力拎起一张牌，嘴里喊看：“自摸！”

“自模！”所有人都喊，满怀希望地的用力摸牌。

“自摸！”刘会元“啪”地把刚摸出的一张“七条”亮在桌上随后把自己趴着的牌立起推倒，“收钱。”

我一边交钱一边对上家的丁小鲁说：“你手也太紧了，一张牌也吃不着你的。”

“我又吃着谁的了？”丁小鲁笑着说，“下回喂你点香的。”

“谁也不指了？”我码着牌说，“永远自摸。”

“你倒是写不写乡下事？”吴胖子问刘会元：“你要不写我可写了。”

“让给你了，你不就憋着拿你爷爷奶奶开涮。”

“我不同意吴胖子写乡下事。”“丁小鲁说，”“那语无伦次的劲儿不如改现代派顺茬儿。”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刘会元对丁小鲁说，“人就好写裤裆底下事。”

那就单开一路吧。”于观说，“当性文学专家。”

“行呵。”吴胖子笑呵呵地说，现代派加性文学——瞧好儿吧。”

“就剩咱俩忧国忧民了。”我冲于观笑着说，“他们都奔高枝儿了。”

“不，我也不忧国忧民了。”于观摇着手笑着说，“我‘垮掉一代’得了，整点反社会文化，逆风千里。”

“那多不好呵，到时候欠台上戴红花你台下挨批判。”

没关系，繁艺文艺么，那多热闹。到时候你们千万别客

气，照死了打棍子，拿出那势不两立深恶痛绝劲儿—— 一打棍子我就名扬天下了。”

“数他机类。”吴胖子说，“我们不，我们就照死了夸你，说你是毛委员派来的。

“我让你们夸都找不着下嘴地地方。”

“我们可以牵强附会。说你其实很信良很纯洁，不平则鸣爱之深恨之切么。”说到这儿，吴胖子掉脸对我说：“我发觉咱们还缺一个搞评论的，专业淘井的。”

“这里闲人就剩丁小鲁了。”我看丁小鲁。

“好，那我就扮这搞评论的。”丁小鲁说，“不过你得凑钱给我买点洋书看。”

“没问题。”我说，“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就算是义赛，赢的钱全都捐赠给丁小鲁置洋炮。”

那天夜里，我们玩了一通宵。夜里雾点，安佳找来了，叫我回去。我说你嘞打岔，我们这儿切磋艺术呢。然后我们把刚才的决议和分工告诉了她，安佳听了十分不乐意，说净欺负我们方言，好事没他，倒霉的差使老轮着他。我正色训斥安佳：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大家派我当文人是大家的信任，也是我的光劳。这几个人里拍马屁的工夫就数我到家，这么重大的事情个生手干我还不放心呢。

“我倒不是不想让你当御用文人。”安佳说，“问题是养狗还得管饭呢，没有白使唤人家的。你现在去和上边商量，如果上边答应好好养你，给政治待遇给房子给津贴，你当大茶壶我也不管。”

“咱不是得先作出点成绩人家才能给好脸么？要不怎么巴结得上万一你大奸似忠呢？得给人时间观察。就说养狗这个道理不也得喂一阵儿才能看出是忠心耿耿的看家狗还是喂不熟的白眼狼。”

“贱！”安佳白我一眼，“你这叫贱！”

“我就贱了，怎么啦？”我一挺胸脯，“贱得光荣！我不怕骂，我又没贱外人，自个的国家，当孙子我都干！”

“你们小公母俩也别吵了。”吴胖子拉架，“安佳呢，的确有苦衷，方言呢，也是大义凉然烈火金刚。”

“你不知道。”安佳泣诉，“我们家除了孩子还能一天三顿，剩下总其五顿饭，我们俩就得抢，谁动作慢点，有一顿就得抗着，我不是反对拍，拍你倒是拣个有钱的拍呀？现在纯粹是穷拍。”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蹿了起来，“还有没有原则？国民党给你钱你也去拍？知识分子的人格、气节什么的还讲不讲？”

“你们俩都有理，都没错——我错了我没理还不行？”吴胖子急赤白脸地说，“我混蛋我不是人，你们全他妈是好人老实人受欺负的人。”

“我看咱们也别让方言为鸡了。”刘会元说，“咱拆阄算了。谁抓着什么就玩什么，也别争也别躲。”

“同意同意。”于观和丁小鲁附和。”

于是我们弄了五个阄，分了五个文义五个流派，搁刘会元手里摇了摇，一齐扔桌上。

大家纷纷下手抓，抓到手里打开，于是文坛新格局从此

确定。吴胖子和刘会元对换，他写乡下事刘会元现代派加性，我接了于观的衣钵重点写社会，丁小鲁接了我的位子当文人，而于观改摘评论了。

“就这么定了，不许换了。”刘会元说，“大家回去分头发奋吧。”

黎明，一轮红日在窗外群楼之间冉冉升起，把阳光洒向人间。大家互道珍重，握别而欠，相约记住这日子，二十年后再相见。

“还是这点儿，还是这地方，到时候咱们不玩麻将了，举杯赞英雄，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二

于观正在马路边儿个平板车书摊旁翻看着各种“阴阳合璧”“阴阳裂变”之类的书，双膝突然被人从后用力顶了一下，两腿一变差点没跪下，勃然大怒举拳转身四处张望：“孙子……”

“这儿呢这儿呢。”有人在他鼻子尖儿前提醒。

于观正睛一看，马青一脸幽怨地瞧着他。

“是你呀。”于观露出笑容。

“别，别跟我套近乎。”马青皱着脸摇手，盯着于观难过地说，“哥儿们你大不够意思了。”

“怎么啦？”于观茫然不解，“我近也喝着粥呢，见了饭馆就自卑。”

马青根本不听于观解释，只是一个劲儿盯着于观反复问：

“你说好事我什么时候忘过你？你说，好事我忘过你没有？”

“我什么时候来好事了？”于观摊着两手诉说，“我有小半年净倒霉了。”

“你们搞文学为什么不叫上我？”马青痛心地说，“瞧不起我？”

“咳，这事呵。”于观如梦方醒，“这是好事吗？我这还是头一回听人这么说。”

“我怎么就不能当个作家？”马青不依不饶，“大街上我都坐了，坐家算什么？”

“我是怕耽误你。耽误我也就耽误了，你还年轻，还有希望，吃碗干净饭不行嘛？”

“我为怕耽误，我就是奔耽误来的。谁让咱是朋友的？哪能光同欢乐不共患难呢？人生一世么，不遭点罪哪知日子甜呵？”

“你要这么说。”于观动容，“那我答应你了。”

马青顿时露出笑容，亲亲热搂着于观肩头：“换了你，见走向深渊，你能不挺身而出么？救不了起码能做同归于尽吧。”

于观连使劲点头，“不过我一人说了还不能全算，还让其他人认可一下，我们现在也相当于一个组织了。”

“你们算把我害了。”丁小鲁一脸憔悴地从书桌前抬起头，对于观和马青说，“我不吃不喝坐这儿七天七夜了，总也拍不到马屁股上，一写就在蹄子上一写就写在蹄子上。”

“看来不承认这是门学问是行了。”于观叹着气说，“咱又拿自己当作家要求，总不能怕得太一般太浅薄。”

“就是。”丁小鲁愣愣地看着稿纸，也就是题目还象那么

回事，剩下的没一句人话。”

“什么题目？”马青凑过去翻稿纸，念小说名字：“《特溧沉》，名字果然好，文章不作是可惜了。”

“实在对行只能这么发表了。”丁小鲁若有所思地说，“标题：《特沉沉》；作者：丁小鲁；括弧：此处删去一百二十万字；结尾，某年某月写于秋风秋雨斋。”

“实在不行只能这样了。”于、马二人赞同道，“要不名字可措了。”

“噢，对了。”于观转移话题，“我们来是为一件别的事想跟商量商量。马肯想入咱们作协。”

“我确实是走投无路了。”马青诚恳地说，“但凡还能混下去我决不加这塞儿。都五尺高汉子，谁不要个脸？张嘴申请救济我已经愧的不拿正眼瞧你了。”

“我是没意见的。”丁小鲁说，“有饭大家吃，这道理我是懂的。问题是方言他们同意不同意，这我可心里没谱。”

“咱一起去跟他们说呗。”于观说，“这帮家伙黑是黑，恻隐之心总还是有吧？”

“你能约上他们吗？上次说好了二十年后再想见。”丁小鲁对马青说，“你要早点来就好了，那咱就一起入会了。在只怕他们都在分头进行创作，怕受打扰不见人。”

“我这不是才听到信儿么。昨天我上行上打酱油捎带着买雾张当场开奖的彩票，听存车的老太太嚷嚷：‘全市的流氓都转业当作家喽！’我酱油瓶子一扔撒腿就跑，转了大半个北京城，好容易才找着于观。”

“咱找他们一下试试。”于观对丁小鲁说，争取一下，创

作再忙，一会儿工夫还是有的。”他转脸问马青，“你跟方言有交情吗？”

“幼儿园的时候我们俩在一班。”马青说，我们俩净打架。”

“有交情就好，那这事好办多了。”

“嘘——”我用手指按着嘴唇对吴胖子说，“小点声，别让隔壁听见。”

我、吴胖子，刘会元三人轻手轻脚地洗着麻将牌，一点声音没有地码着牌，悄悄地出牌：“发财。”

“咚咚。”有人敲门。

“假装不在家，别理他。”我们三人问头不吭声地玩牌。

“咚咚咚！”门越敲越响。丁小鲁在门外喊，“吴胖子，开门！我知道你在家。”

“碰——四筒。”

“吃——大饼。”

“和了！”

“吴胖子，你开不开门，不开我可卸门板了——于观拿改锥去。”

“不行我得去看看。”吴胖子坐不住了，“不然我们家改过道了。”

“这丁小鲁怎么那么烦呐？”我恼火了，“不好好在家创作，串什么门呵？不让串还不行。”

“你们俩别吭声，我去看看她有什么事？”

吴胖子带上房间门出去。

“来了来了。”吴胖子喊着走去开门。对丁小鲁说，“正思

如泉涌呢，全让你给打断了。”

“方言刘会元在不在你这儿？”丁小鲁领着于观，马青往里闯。

“不在。”吴胖子堵着门说，“说好了下半辈子再见，就你不守规矩，这礼拜我见你八回了。”

“安佳可说是到你这儿来了。”丁小鲁推开吴胖子，“你让开，让我进去看看。”

她很快走到我们藏着的紧闭的房门前。

“别进去，我们里头那姑娘还没穿衣裳呢。”吴胖子在后面喊，“这人怎么这样？直接就往人家男同志卧室钻。”

“你骗谁呢？”丁小鲁哐地把门推开，冲着笑嘻嘻坐在屋里的我和刘会元说，“好呵，把我讧去关禁闭，你贞月个倒悄悄闷这儿乐上了。”

“我们这儿研究工作呢。”我一本正经对丁小鲁说，“别老净把我们往坏处想。”

“是是，没说你们干别的，就知道你们是在工作。国家麻将队的么，不干这个那才叫不务正业呢。”

“马青。”我们没理丁小鲁，站起来和马青握手，“今儿怎么有空儿上这儿来了？”

“给几位爷请安来了。”马青扑通倒地就跪。

“哟，别别别，这是怎么话儿说的？”我忙抢上一步搀扶，“你这不是逼着我趴下打滚么？”

“今儿你要不答应我，我就把我这头在这地上磕出脑浆子来。”马青指着脑门子发誓赌咒。

“我答应，我全答应！您就是让我即刻跳楼我也没二话。”

“没那么严重。”马青腿儿一直站起来，笑嘻嘻地说，“我就是想入你们这作协，这么说，你答应了？

“这个嘛，”我眺开马青，在屋里踱起步，一手食指按着腮帮子，“这事可得研究一下了。你有著作吗？”

“我？”马青四下屋里望望，奔床就去，连连把头往床蛰子上撞，边撞边嚷，“我不活了，我死了算啦。”

“可别！”我大惊失色又抢上一步拦腰抱住他，冲吴胖子刘会元他们嚷，“你们怎么光看着？快接一下呵。”

吴胖子上来，狗熊掰棒子似地把马青夹住。马青还跳，确实跳不动才停下来万念俱灰地主动着眼喘气，腮上挂着泪——不时瞟我一下。

我站在在旁边作揖打躬地解释：“不是我们嫌您瘦不要您，我们是敞开大门的。关键在您，您得考虑好了，别一时冲动，干这事是要让人指脊梁骨骂祖宗八代的。”

“这帮伙里都呆那么些年了。”

“是呵，按说我们不该再怀疑您了。问题是您不是老早被消除了吗？我们又有点拿不准了。莫非您变了？”

“我没变！”

“那干吗清除您？这逻辑上说不通呵？”

“这他即纯粹是误会。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能人多呗。跟那些中的比，我们这些老同志都算夹生的。”

“好。”我看了看刘，吴二人，表态，“要是您还是老样子，那入我们这会富富有余——我们拜您为师。”

吴胖子松开马青，马青喜笑颜开，极推心置腹地对我们说：

“我这人就有一条好：不爱吹牛，专办实事。只要你们信得过我，我让你们占够了便宜。”

“这你是老手。”

“这么着吧。”吴胖子说，“你先给我们哥几个开顿饭吧。”

“这算什么呀？这是最低档次的要求了。我还告你，不出仨月我让你见饭就晕见饭就吐。再不出仨月我让你们个个见妞就哭见妞就跑。”

“好。”大家一起笑着说．“这回算是用对人了，我们。”

“我还告诉你们，”马青得意地说，“一应地事一概不用你们操心，你们只管专心创作，写出好作品则罢，写不出也没关系，咱们照样出大名让人敬着让人爱着，这就叫光棍闯天下，空手套白狼！”

“那你先给我们把今儿的午饭奔出来吧。”刘会元说。

宽厚结实黄琉璃瓦顶的朱红宫墙。墙内是气象森严的皇家园林，墙外是嘈杂热闹的摊贩市场，不远是车水马龙人群熙攘的繁华商业街。

一家旧货商店的台阶上，一群背头管裤尖皮鞋的闲人双手揣在兜里站在那儿东张西望，马青和于观也混在里边同样装束同样冲态。

有男女老少走过来，这帮人就各选对象迎上去，诡秘的小声问：

“有美子么？”

“有日子么？”

“有港子么？”

马青和于问的则是：“有请作家吃饭的么？”

“没有！”一个时髦女郎怔了一下，茫然离去。

“刚请过。”一个老绅士客气地回答，“这会儿只想请自个吃饭了。”

“刚请过。”一个体面的小伙子也同样回答，“要是你们手里有歌星影星什么的我倒愿意再请。”

“看来全市的作家除了咱们那拨都已经分头吃上了。于观说。

对我看这么等不是事儿。”马青纹着脑汽说，“咱们得换一方式。——有了！马青一拍脑门，豁然开朗地笑，低声对于观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

“合适么？”于观不太赞成。

“事到如今也只这样了。”马青拉着于观走，“来吧，咱拣个人多的地方。”

“二人过了一条街，来到最繁华的路口于观径自走入人群，马默诵了一溜词儿，扬起脸拉开嗓子喊起来：

“瞧一瞧，看一看呵，花钱不多，乐趣无穷——二十块钱请五个作家吃饭呵！名额不多，欲购从速。”

于观拨腿从人群中冲出，作迫不及待状，边凯边喊：“给我五个给我五个！”

“这位同志要了五个，还有要的没有？机会难以问完为止！”马青对着纷纷停下观看的行人声嘶力竭地嚷。

“真不贵。”于观也对旁边的人群说，“好一点的花布四块钱还扯不了一米呢。”

“就是。”两个中年男人说，“我们饭量也不是很大，一人来八两饺子加点凉菜啤酒就行了。”又对马青嚷，“我们就自

愿结合了五个人一组五个人一组。”

围站在马青旁边的男女闲人都掏出作协会员证自动按所属分会的不同排成一队队的，安详耐心地站着。

马青撒腿就跑。

于观一条僻静的胡同找到躲躲藏藏心有余悸的马青埋怨道：

“你倒跑得快，我衣裳也了，脸也挠破了，差点就没钶了。幸亏派出所民警来的及时，把我抢了出来。”

“出师不利出师不利。”马青探头探脑往前后胡同口张望，见确实没有作家追杀而来，这才放下心，对于观说，“谁想到今儿作家全出街了。”

于观摸着自己的脸蛋上的血道子，滋滋地吸着凉气，看着手上的血珠儿说：

“国乱思良将呵，要是杨重在，我哪至于遭这份荼毒。”

“要是杨重在，我也不至于这么孤掌难鸣黔驴枝穷。”马青也叹，“他小子到哪儿去了，到处找不着杳如黄鹤无影踪。”

“没准也正在哪儿想着咱们呢。”于观说，“怎么着？咱是就此罢休还是再生一计？”

“再生一计吧。”马青说，“这次失败是咱这地儿没选好，撞作家窝里了。咱们去西单吧，我还是这么叫卖，你扮工商的取缔我，就地贱卖，咱把价儿喊到四十。”

“你除了这些损招儿就没别的什么光明正大的么？”

“干的就是骗吃骗喝的事劳动光明正大你就不怕遭报应？”

“有作家画家记者导演我买—— ”随着一声悠长的吆喝，

一个呆头呆脑肩上挂着褡裢的老帽儿敲着梆子挨家挨院地叫着问着走过来。

“这都是作家，特有名的作家。”马青把我们——引见给那个老帽儿，同时小声的对我们说，“实在对不起哥儿个，中饭正餐确实来不及办了，哥几个对付着吃点夜宵，打明儿起，胆儿咱一天三顿。”

“告你我们可是等了你一天，抗了天。”我对马青说，不求鸡鸭鱼肉吧，这夜宵总得让我们吃饱了。”

“没问题，一人一斤炒疙瘩够不够？”

“让厨子多搁点盐差不多。”

一个一斤炒疙瘩多搁点盐！”马青冲伙房里嚷，伸手从脏得看不清眉眼的女招待手里接过同样脏得都能站起来的抹布大刀阔斧地扫除着桌上的山山水水，“你们谈你们谈，有什么心里话都掏出来。”

“几位是干什么的来着？”老帽儿犹犹豫豫地试探。

“作家。”我说。

“噢。”老帽儿傻张嘴、“作家，这得记住了，要不一转眼又把你们当成劫道的了。”

“我们都特清高。”我对老帽儿说，“一般我们从不跟人吃饭。今儿能来，还一齐来了，真是给你脸了。”

“那是那是，我懂这道理，原来你们都自个吃自个的，几位平时忙吧？”

“忙！”我说，“天天都是后半夜才睡，创作么。”

“几位都写过什么呀？”

“说了你也不知道。”我眼睛盯着伙房出口，肚里敲着，手

指打点儿，“不能让你见，我们都是写给圈里人看的。”

“让你看见就坏了，让你看见的全是俑俗。”其他人也都跟我一个架势，心不在焉怒气冲冲就丁小鲁还内在点。

“你是干什么的？”吴胖子“啦啦”摔着筷子问老帽儿，“问我们半天了我们还没问你呢。”

“我么，什么都干，今儿卖‘减肥灵’明儿卖‘肥得快’有时还后时卖两样儿。”

“有上当的吗？”

“多，数都数不过来。”

“赶明儿我们给你宣传宣传，上当的就更多了。”

“对对，我今儿请王家吃饭就为这个，你们都是专家。我这点托跟你们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早听说没见过这回见了算真服了。”

“我们也不容易。”吴胖子斜着眼儿说。“你以为编瞎话是个人就能干？就能那么郊火纯青一点马脚不露。”

“是是，我晓得、这也得练，也得一点点培养。学好容易学坏难光脸厚心不黑也不行百年树木十年树人么。”

“象你们这卖假药的是不是也挺不容易？刘会元问。

“不容易。”老帽儿深以感慨地说，“要说起来比你们难。你们嚷嚷出去还有市场，我们名声都摘了，所以得跟你们结合着来，你们有人信呵。”

“所以我们特珍惜呢。”

“是得珍惜。”老帽儿说，”要让人认出是骗子在明处那就没法骗了。你譬如说，“谁见我都知道我是个骗子，我还骗谁去？一不留神还得让人骗了。”

“真不容易。”我们大伙感叹，“要不怎么说一心不二能用呢。”

“我可没一点旁敲侧击各位的意思。”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七嘴八舌说，“你就真旁敲侧击我们我们也不在乎。”

“怎么饭上的这么慢？”吴胖子掉脸喊起来，“饭馆饿死人啦！”

“来了来了。”老板娘闻声赶过来，“稍等稍等，马上就来，疙瘩太多，且得炒会儿。”

“不是你们瞧不起人是不是？”吴胖子指着老帽儿发脾气，“我们这位先生有钱，多纶你一倍饭钱也不在乎。”说着就动手翻老帽儿褡裢，“把钱都给她，有什么呀？”

“别别。”老帽儿捂着褡裢央告，“咱们再等会儿再等会儿我倒没觉得慢。”

“你们真得快点了。”我说，“这儿都是作家，来吃一回不容易真发了脾气砸了你的饭馆，告到哪儿都没人管。”

“你们头儿是谁？”吴胖子不依不，“叫他出来，一块儿上派出所。我还不信了，明儿就给你见报，头条新闻：著名作家一群活活饿死在某馆馆。”

“我就是头儿”老板娘说。

“那就拉你上派出所？”吴胖子拍桌大喝，“方言刘会元你们俩个先拉着她头里走。”

“闹什么闹什么？”随着一连串不耐烦地诘问，两个民警晃着警棍走进来，“谁想上派出所？咱们一路。”

“闹什么你闹什么？”我站起来指着老帽儿对民警说，“他

想上派出所。”

“过去我老以为自己的流氓。”一个一直坐在一边就餐看了全过程的汉子对女友说，“今儿算见着真流氓了。”

半夜，我们一干人被派出所放出来，气呼呼地回到吴胖子家，搬椅子铺毯子围着方桌坐下把一盒麻将哗啦倾倒出来，七手八脚地码牌。

“我看你们先不必急着玩麻将。”在一沙发上坐下的丁小鲁说，“还是好好总结一下前一段的工作吧。”

“是得好好总结一下了—— 七，七对穿。”我一边欠身抓牌一五一和地摆着一边喝问，“马岩来了没有—— 东风。”

“来了。”马青从角落里惭愧地站起。

“瞧你干的这叫什么事？真他妈有辱斯文—— 吃，红中—— 你下回还这么干么？”

“不不、我下回不这么干了，下回改干别的。”

“我觉得马青这人不能用了。”丁小鲁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他老是八路军打鬼子那一套破路诱歼化装奇袭什么的一点拿上台面的本事都没有。”

“就是，要狠狠批评，什么作风？下回可得改了—— 七万，喂你一香张。”

“老是八路的干活不行嘞。”刘会元看着自己的牌自言自语，“现在八路对鬼子也玩笑里藏刀了—— 三万，谁爱吃谁吃去。”

“碰！”我推倒自己跟前的两张“三万”，撸胳膊挽袖子大伸着手恫吓庄家，“下面马上就开始‘提’桩运动。”

“我也准备开始‘提’桩还是动了。”吴胖子趴了牌笑眯眯地说。

“那我就准备‘提’大家了。”身为桩家的于观趴了牌笑着说。

“我走了。”丁小鲁站起来说，“你们玩吧。”

“哎哎，别走呵。”我运足气摸起一张牌，看了一眼打出去。回头对丁小鲁说，工作失误总是难免的，我不是已经批评了马青？他也答应改，要不你再批评批评他，大伙再批评批评他。”

“马青你太不对了。”刘会元打出张牌看着上下家说，“你们和去吧——你怎么能一点不痛心呢？起码应该有个表示哪怕红红眼圈儿同志们也好原谅你。”

“瞧把我们丁小鲁气的——哎，打家‘挺’就放‘冲’。”吴胖子瞅着犹豫不决拿不定出哪张牌好的于观说，“还不快向人家赔不是，说‘我对不起你我心里有愧再不敢了。’”

“我对不起你我心里有愧——我再不敢。”

“你不必对不起我也别有愧——继续敢吧。”

“集体负责集休负责。”刘会元说，“反正也没外人，咱们互相对不起完了。”

“不不，还是严肃点好，咱们都没责任，就马青一个人不是东西——换‘挺’就放‘冲’，记住我这句话。”我对刘会元笑说。

“我走了。”丁小鲁站起来，“我真走了。”

“别走别走，千万别走。”大家坐着看着自己的牌一齐挽留。丁小鲁出屋，开门，回自己家去了。

“多不好，多不好。”大家纷纷念叨着，继续全神贯注地打着牌。我抻着脖儿看着面儿上的牌难以置信地说。

“怎么就‘提’不上来呢？跟熟张儿。”

“和的就是熟张儿。”于观笑着把牌推倒，拿起我刚打出的“四条”放到他那堆“条子”上。

“操他妈，我‘挺’半天了，就是不上张儿。”

“我也‘挺’半天了，砍单儿‘五条’，‘挺’的太窄。”

“我不该换‘挺”，坚持对倒‘七条’‘八万’要不早‘和’了。”

大家议论牌局，“哗啦啦”地一齐伸手洗着牌。

“马青你玩不玩？”于观回头对坐在一边抽烟的马青说，“你玩我换你——我不想玩了。”

“别别别，别走。”我们一起拉于观，”刚上瘾不能走，才两点，早呢，马青要玩可以加‘磅’。”

“甭操心丁小鲁，她没事，她也是属狗熊的——撂爪就忘。我们多少年了？比你了解。”

“不是为了丁小鲁，我是真困了，打听你们扣这儿后就没合过眼。还是让马青上吧，一样。”

于观站起来，把位子让给马青，我们仨瞅着他说：

“没劲，你这人没劲。”

“就算我没劲，”于观笑着说，“你们就让我没劲一回吧。”

于观走了，我们四个接着玩到天亮，当我从吴胖子家出来，看什么都俩影儿。我对马青说：“去吧，上街吧，不干出个样儿别回来见我！”

三

“哎哎，你过来。”马青倚在马路边的蓝白铁栅栏上，冲两个从他眼前起过的妙龄女郎招手，“我跟你谈谈。

“你跟我谈什么？”脸白一点的姑娘停住，迟迟疑疑和女伴走来，警惕地问。

“我特想帮助你——见你。”马青诚恳地说。

“帮助我什么？”白脸姑娘不自信地低头看看自个身上的“咸菜裙”，摸摸腰上的裙扣，扭脸在旁边一家高级餐厅的贴太阳膜的大玻璃上照照自己的嘴脸，“我挺好呵。”

“你不好，这我知道。”马青说，“你表面看上去部优产品的感觉，但你心里其实特苦恼，对自个特不满意。”

“没有。”白脸姑娘说，“我不但表面上对自己特满意心里对自个也特满意，混成这样不错啦。”

“好，就算我看走眼了吧，你一切都好，可大想好上加好么？就是俗话儿说的锦上添花画尤点睛什么的。”

“不想了。”姑娘也极诚实根坦白地说，“见好就收，再好就好过去了。”

“实诚。”马青热情洋溢地赞道，“看得出你有很多美德，除了实诚还善良，扶危济贫扶老携幼特别见不得别人受苦。”

“是是，我是这样儿，这回算让你说着了。”

“菩萨心肠侠女凤骨圣母情怀。”

“对对。”姑娘连连点头，“越说越象了。”

“要不怎么这大街上千奇百怪之芸芸众生中我谁都不叫

单叫住你呢？就知道你是好样儿的。尽管自己有今儿没明儿，但一看见别人受苦坚决不答应！喜欢什么只管说，只要我有……”

“不不，这也就是话赶话那么一说吧，一般来说我全答应。”

“人活着要有志气有追求。”马青温和地责备白脸姑娘，“不是我批评你，人活着怎么能光为自己吃好穿好呢？还得让别人也吃好穿好大家讲吃讲穿才算完事。”

“那‘别人’干吗非得别人‘让’才能吃好穿好吗？自己混不上么？”

“你太让我失望了，看来你的心灵没有你的外表那么美，在我眼里你丑了——还不如她。”马青转脸一指白脸姑娘旁边的黑脸姑娘，“别看她长得寒碜，外表上有点残次，但心灵一准比你美——我问你，看见别人受苦，譬如我，你忍心么？”

“我忍心！”黑脸姑娘怒视着马青说，“不但忍心还幸灾乐祸！”

“可我不忍心！马青飞快地说，“看到你们灵魂有罪心心都碎了。所我说我要帮助你们呢，你们还认为没什么可帮的。这样吧，咱们作个交换，谁也别吃亏，我拯救你们灵魂你们捆护的身体，都尽力而为，有多大劲使多大劲。”

“我看咱们还是谁也别管谁　目以待吧，看谁烂得快点。”黑姑娘一拽白姑娘．二人取决离去，黑姑娘还对白姑娘说：

“我早告诉你过，但凡大街有人热情诚恳地叫你，千万别停下理他，准都是憋着要害你，掏走你点什么。”

“你们就坐失良机束手待毙后悔莫及吧！马青跟在姑娘们

后面大声喊，“自私自利的不垮掉的一代多余的玩艺儿！”

姑娘们拐过街角不见了，马青掉头往回走，兀自愤愤不已，嘟哝着：

“就这种境界怎么能指望你们挺身炸碉堡舍命堵枪眼儿剩下我们过幸福生活。”

“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

马青吟唱着，双手插在裤兜里，拖着步子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晃荡着，逆着潮水般的人流毫不避让地走，方向、步态、节奏与他四周急匆匆拥来拥去的人群拾成鲜明对照。这是那些商店房屋，还是那些车人群，还是那装潢广告还是那些色彩形状那样的空气味道那样的神态举止口意嗓门。马青的吟唱变成尖锐响亮的口哨，仍然吹着那首歌，同一旋律反反复复。人们从五花八门形状各异颜色不一的商店涌出涌入，大声喧哗窃窃私语，人流中马青若隐若现，市声中口哨时断时续。

同一条街另一端的一家高级工艺古董店里，杨重油头粉面西服某些履鼻梁上架着副金丝眼镜彬彬有礼地牵引着一个珠光宝气十个手指戴满钻戒一头一脸悲翠玛瑙的重量级老妇人在琳琅满目堆积如山的金银玉器名贵印石象牙雕刻地毯瓷瓶中穿行，不时端详着一件玩艺儿品味着。

“你瞧这地毯怎么样？丝织的，越磨越新，越踩越厚，才巴掌大就三千。”

“便宜。”老太太鄙夷地瞧了一眼说，“上回我买一拷花呢手绢还八千呢。”

“这大花瓶怎么样？”杨重指着一个比他还高上面彩绘着足有一个营的古代儿童大瓷瓶说，“一万二。”

“便宜，”老太太说，“上回我买一陶夜壶还一万三呢。”

“您再瞧这一百多斤的鸡血石，三万。”

“瞅着还挺喜欢，就是太便宜。”

“没关系，只要您喜欢，咱可以跟他们砍价儿呀。”杨重转身冲垂手持立一边的伙计招招手。伙计忙满脸堆笑地小碎步凑上来。

“你这鸡血石卖多少钱？”

“三万。”伙计指指标签，“上面标着呢。”

“太便宜了，你能不能给往上涨涨？”

“这可不行。”伙计低三下四地说，“我们这是国家的买卖，要涨得一起涨，五行八作蔬菜副食小百货—— 单价涨不允许。”

“可你这也太便宜了，不值当我们掏回钱。”杨重对伙计说，“咱好好商量商量，你贵点我们多买你几件。这样吧，你要实在为难，咱们就少涨点，六万！六万怎么样？起码也得涨百分之百吧？”

“百分之百可不行。”老太太说，“怎么也得百分之二百。这么沉的东西我才花六万就买了回去我先生又该埋怨我不会买东西了。

“九万吧那就。”杨重伙伙计磨，“要不八万五？不能再低了。”

“这我确实作不了主，只能卖三万。”

“算啦。”老太太说，“既然他不肯涨，咱们就甭买了。”

“这官商作风是霸道，一点儿价儿不肯还。”杨重冲伙计说，“就你们这么做买卖，买卖好不了。”

“手里有钱生是花不出去。”老太太在杨重的搀扶下边往门外走边唠叨，“钱花不出去还一劲儿涨利息这不是逼着我把人民币砸手里么？”

“就是，成心坑人，没法不有意见。”

杨重把老太太送出古董店，扬手叫“三轮。”

一辆三轮驶过来，杨重双手托老太太腰，咬牙用力一举：“起！”把老太太稳稳地塞进车座。对三轮车夫说：“甭不好意思要钱，下一千你都对不起这位夫人。”

“可北京就没有价钱合理的地方么？”老太太在三轮车上还抱怨，“白上一回街一分钱也没花出去。”

“我再给您留心打听。”杨重在马路边上向老太太致敬、“听说政府要采取措施了，有希望。”

老太太乘着三轮一溜烟走了。

杨重看了看表，倏转身向另一个方向匆匆而去。他边走边把眼镜摘下来揣兜里，系上衬衣领扣掏出条艳红的领带花哨地打上，又满身上下摸兜，最后找出一朵皱巴巴的红花别在胸前。

这时，他已经来到了一个艳俗艳俗的大饭庄门口，饭庄门口站着一群艳俗的新郎新娘。其中一位尤其艳俗的老姑娘已经十分焦急了，一见杨重立刻澳眉倒竖，用刘剩义都相形拙的嗓子喝问：

“你怎么才来？合同上不是规定了要提前十五分钟到达结婚现场？”

“你扣我百分之十五吧。杨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没顾上多解释，立即站到新娘身旁的会作岗位上开始勤奋工作——新娘的第一个女友已经到了。

他们和饭庄门口其他新郎新娘一起向各自的前来赴宴的亲朋好友作揖欢迎。

“祝贺祝贺。”

“同喜同喜。”

满面笑容一片殷勤充满喜悦。

“我深深地爱着你，这多情土地……”

马青哼着小调走到饭庄门口，走过去又转回来，瞅见台阶上的杨重，似曾相识又不敢相认，打量着判断着往最坏的地方想了半天仍然难以置信。

杨重携着亲娘转过身，新娘的手从背后找着杨重的手拉着往自己的腰侧搂——杨重够了够手勉强搂住新娘的腰。二人一同进了饭庄。

马青跳下栏杆，奔到饭庄临街窗前，扒着往里看。只见杨重坐在好儿桌老姑娘中间，风度翩翩地笑着一杯接一杯喝着酒。大定起哄，新娘蛮大方地迅速在杨重脸上亲了一下……

照相馆拍照室里，杨重涂着红脸蛋拥着身穿白纱裙手拌一束塑料花的新娘站在推车式照相机前，背景是大海高山和白云，山上有花，海里浪，两边各有一排照明灯烤着他们。

“再给女同志垫两块砖。”照相师从相机后的黑布罩里钻出来指挥说。新娘迷人地笑。

“男同志脑袋往同志那靠靠，眼睛睁大点——让你睁大点眼睛没让你张大嘴。”

“没法再峥了，长的就是丹凤眼儿。”

“丹凤眼儿就丹凤眼儿吧。”照相师呢哝着，挂好底片板，举着快门说，在照了呵，笑，笑开点。”

“喀嚓”一按快门，“噢—— 众人哄。

新娘拉杨重来到场子中间，作欢跳华尔兹状，二人象两朵大花瓣的左右开放着，侧脸对着镜头笑。

“噢—— ”再哄。

“如果我再给你加百分之十五，”新娘意犹未尽地说：“你意思增加一服务项目吗—— 入洞房？”

“我们卖艺不卖身。”杨重严肃地声明。

真恐怖！”

小酒馆里马青对疲惫不堪坐在他对面的杨重说：“说实在我没想到你堕落到这种地步。一个人怎么能这样呢？就算不求有功，总得但求无过吧？人家会对咱们新一代青年怎么看？”

“你就别批评我啦，你也是乌鸦落在猪身们，光看见我黑了。”

“你就别一个人混啦，”马青语重心长地说，“咱们还是一起混吧，人多力量大，敢叫日月换新天。人心齐泰山移蚂蚱还有四两肉一个萝面一个坑咱们怎么就不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呢？”

“我们大伙儿可都特想你，特需要你。”马青盯着杨重说。

杨重仍是不语，只是一个劲儿用手搓着被新娘锛过的那半拉儿脸。

马青叹口气：“唉——，我知道伤心了，不愿意再跟宝康

那号人打交道了。可问题是天下哪有于净人？你给我找一个响当当洁白无瑕确实值得咱侍候的人我跟你走！我投奔你！—— 方言他们相比之下还是不错的，起码人家承认自己是流氓，除了打麻将不动别的坏心眼儿。不贪污不受贿不逼着大家学这学那的—— 这就好合作。”

“你窟竟是想当作家呵还是决心当麻将还是动员？”

“当然作家了，”我对安佳正色道，“专业余麻将运动员，这还不明白？”

“没法明白，你可曾写一个字了麻将倒打得昏天黑地。”

“你真是不明白。我那哪是打麻将我那是手上打麻将心里琢磨小说。这不，信息论上长篇的构思都出来了，再酝酿几天就同时上马了。”

在你也嘞八个篇子，你先弄个微型小说—— 真写出来给我看看。”

“短期行为是不是？急功近利是不是？”

“方言！”有人在楼下叫，“方言！”

我停止和安佳斗嘴，踱上阳台往下看，见吴胖子马青杨重在楼仰着脸儿。

“下来，”吴胖子说，“开会。”

我回到屋里对安佳说：“瞧瞧，这可不怨我吧？想寂寞点环境还不允—进吴胖子家我就第一个去拿麻将匣。

“别急猴的。”吴胖子说，“咱们先说点正经的。”

“好好，说正经的。”我把麻将匣搂在自己胸前，“有什么正经的？”

“杨重准备参加咱们一伙了了？”马青说。

“参加吧”我说，“再找一个咱们就可以开两桌牌了。”

“他有些想法儿，把咱们的事儿煽起来。”马青转脸对杨重，“你自个说吧，我也学不好。”

“我先问一句。”杨重瞅瞅我，又瞅瞅我怀里的麻将，“咱哥几个是真想干番事业呢还是就起一道哄？没别的意思，就为好掌握这分寸。带来有事业的办法，起哄有起哄的办法。”

“管阴沟不叫阴沟叫地道—— 当然是干事业了。”

“不是我在这里解释一下呵。”于观插话说，“杨重我们都是特好的朋友，有伎知完全没必要藏着掖着。”

“真是干事业。”我看刘会元吴胖子，“再不能这么混了。”

“确实是想干事业。”他们俩一起说，“不想混了。”

“咱跟哥们儿是不是就别装，留着劲儿冲外人使去。”马青说，诚挚地望着我。

“好吧，那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极诚挚地看着杨重，“我们就是起道哄。”

“干事业您找别人。”杨重说，“起哄数目给我，保证还给您哄好。”

“那就哄吧，哄的越大越好。”

“我是这么想。”杨重有板有眼地说，“既是起哄咱不得像个起哄的样子，哄的专业点，诚成立组织就成立组织该刻公章就刻公章一人来个小证件，一人来打小名片，一人来身新衣裳，到哪儿一站，证件一掏名片一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横竖怎么看都像那么回事。”

“同意，就这么办吧。”

“杨重认得很多人民币砸手里的人。”马青说，“急得直哭，恨不得一晚上把钱全撕喽。”

“好呵，他一个花不动咱大家帮他莘这方面在座的都具备很好的基本功。”

“可有一条。”杨重说，“人家扬钱是要听响儿的，得有好名分，花多少不在乎乎，得花的有道理。”

“赞助艺术家这名分还不够？咱们有组织么，有证件么，你信不过我还信不过我们组织？”

是这个理儿，所人说成立组织是首要的。”杨重说，“再有，咱们还要和文艺界广为联络，最好有个活动地点。大家到那儿可以吃喝呀砍呀，谈谈艺术，交流交流创作信息。”

“那就搞个沙龙，买几套桌椅几斤茶叶。”

“我也是这意思，如果大家没意见，我立刻就着手办了。”杨说，“地儿我都了好了，们家街坊有个小厨房，盖得是永久性的，洋灰顶子冰泥地一砖到底，地儿也够宽。都站着能塞十来个人。”

“最好再找一个漂亮妞儿。”吴胖子说，“招待大伙儿。”

“那是必不可少的。”杨重说，“这我已经履行虑在内了。”

“这些事我和杨重已跑起来了，已经进入到具体安排了。”马青说。

“三T 公司的老班子是过硬。”我夸道：“我们做梦想想的事儿你们全当真事办了。”

“咱们成立组织，申领营业执照能批下来么？”刘会元问，“你们工商局有人么？”

“这好办。”杨重回答，“三T 公司原来有照，现在成立新

组织不用另起新照，到地商局改个照就行了把名称换一下。”

“对了。”我说，咱要成立个新组织你们打算叫什么呀？”

“起个鸟的名字吧。”吴胖子说，“别致一点，白头雕信天翁什么的。”

“鸟不好，我的意思还是起个走兽的名字，咱们都属于走兽。”我说。

“獾？”于观说，“獾怎么样？要么猞猁？”

“还是不要找太熟悉的动物。”杨重说，“太熟悉的动物习性广为人知道容易让人把咱们的所作所为和该种动物等同来引出寓意。”

“我咱们找个不三不四的动物，非驴非马谁也不好说是什么。”刘会元说，“海马！海马怎么样？有个马名从不四蹄生风一螋暗地游着走。”

“就海马吧。”我说，“挺好，‘海马创作中心’。”

“海马海马。”大家同说，“就海马了。”

这时，丁小鲁推门进来，见坐着一屋子人转身要走。

“回来回来。”吴胖子叫，“你还不赶快归队，我们这儿已经有组织有纲领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丁小鲁看见杨重，笑着说，“杨重你也混这儿来了？我一向以为你是好人。”

“我跟他们学学坏。”杨重说，“别让几位老师绝了后。”

“谁跟谁学呀？”我们一帮人笑说，“我们全跟你学坏不——本来挺好。”

“说正经的说正经的。”马青嚷，“呆会儿再聊。”

“就是丁小鲁没正经的，一进来就搅。”大家转回话头，

“咱们继续说咱们的。”

“你也从下来听听。！于观拉丁小鲁，在别着走—— 回去你也没事。”

“像你们 !”

“再有件事也得大家议议，我和马青没敢作主。”杨重说。

跟真的似的。” 丁小鲁笑，“你们能有什么正经事？”

“别搅别搅。”我制止丁小鲁，对杨重作倾听状，“嘛事？”

“我和马青奔这米来的时候，跟礼士路口电线植子上看见一帖子。” 杨重道，“说有一杂志办不下去了，招人承包爱登什么登什么一概不管只要嫌钱。”

“我们想揭来着。”马青补充说、“当时我们就想，既然咱搞文学，手里有个杂志不挺好？又怕哥几个嫌办杂志累，你们是作家，稿子还得你们写，心说还是回来先嗖你们商量吧。”

“这杂志要接过来稿的就是我们哥几个写？” 我看看刘会元和吴胖子，他们俩眼我面面盯觑。

“难么？” 杨重不解地看我”，“这写小说不就是把汉字串起来么？我要没事我也写了。”

“是，你说的也对。” 我说，“那就揭吧，把榜揭了。”

“登不了字书还不能登连环画么？” 于观说，“不怕。”

“那我们可得立马走了。”杨重叫上马青站起来，“别让人捷足先登。“快去快去。” 大家一起送他们。

丁小鲁在一旁笑，瞅着我们大伙儿笑，我脸一红，汕汕地对她说：

“有点历史上今天的感觉是么？”

“有点儿。” 丁小鲁笑着说。

四

那小厨房地确是个非常像样儿的小厨房，在全市的小厨房里也是数得上的。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非常激动，因为你根本拿不准在那儿会碰见什么人。

我们在去小厨房的路上遭了雹子。

出门的时候巨天气很好，地上刮着晚风，天上挂着晚霞什么的，谁都没想到这中间会有什么变故。

我们挤在公共汽车里蹒跚前进时天仍很好，周围互贴在一起的男非老少身义着臭汗味儿。接着，眼瞅着迅速阴了下来，一团团乌云低而浩荡地从高大建筑物的顶端疾驰而过。大家都说："真凉快真凉快，快下场雨吧，要不麦子生育该旱死了。"

我们下了公共汽车时还很观，尽管街上已腥风四起，行人抱头鼠窜，我们仍认不过是场雨。吴胖子还仰天呼唤："让暴风雨快点来吧！"

话音刚落，第一批雹子就齐刷刷砸了下来，回头再想问公共汽车，车已经开走了。

往前跑，前面倒是有一排商店，但等我们跑到，商店内外日挤满了中国人，狗都钻不进去。这期间，雹子一点没闲着愈下愈密，马路上白花花一片蹦着跳着四处飞浅着。最后把我们砸急了，确实走投无路，索性站住，脸红胖子粗地嚷："你砸死我们得了！"

有心地善良的大妈顶着雹子来劝我们："还是避避吧。"

“就不 !”我们赌气地说,“让它砸，今儿它要不砸死我们我们跟它没完 !”

当我们最终走进作沙龙状的小厨房时那模样儿十分悲壮，连马青都没认出我口，冲我们嚷,“你们哪儿的 ?”

“连我们都不认得了 ?”身子骨最硬朗的刘会元勉强挤出这句话，就一屁股坐旁边一人身上了。三个正坐着砍的人被我们挤走了。

“别走别走，一埂儿坐，一半拉。”我意不去地对被我挤走的那位说。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马青认出我们，杨重观也忙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扒着我肩膀，托着我下颏问,“被谁打了 ?”

氏昏沉沉地往街上一摆头。

他们们立刻冲了出去，片刻骂骂咧咧回来：“没人呵 ?”

“都是游击队，那还不打完就。”一个姑娘愤愤地说。

“查查是哪部分的跟这一带活动。”于观对杨重说,“W 太击咱哥儿们那还了得老百姓还不定被他们打成什么样儿呢 ?”

“没跑，准是二蛋子那伙儿。”那姑娘又说，低头问我,“你怎么样？要不要点鸡尾酒 ?”

“非常需要。”

“这是美萍,”马青在一旁给我介绍。

“美萍是谁呀 ?光听说有美龄时”我接过一杯花花绿绿的液体，呷了一口,“扑”地喷出,“这怎么是广告色的味儿 ?”

“马青忙上来捂我的嘴，小点声儿。”对美萍说,“给他换杯已搀颜色的—— 噢，对了，你没见过伟大萍，她是新为咱

们仿儿的，过去中我们三T公司特熟。”

杨重从餐边进来，一脸太平，对于观说：“问清楚了，不是人揍的遭了雹子。”

“天揍的那咱就没办法了。”于观说，“谁管的了天呀？”

“你们怎么净弄熟张儿？”我再次从美萍手里接过一杯无色透明水，看他一眼说，“敢情我们成立组织光给你们解决困难了？”

“这人怎么说这么话？”美萍纯洁无邪地望着于观，“你们说的跟我想的怎么不一样？”

“刚遭了雹子，胡说八道的。”于观安慰美萍，在平时不这样—— 不老这样儿。”

“这我还觉得有点奔头儿。”美萍转身走开。

“丁小鲁在哪儿丁小鲁在哪儿？”随着一连串发问，一个端着杯颜色水的大脸女人奔了过来。“丁小鲁没来。”于观说。对我们介绍：“《文报》记者。”

“那刘会元在哪儿刘会元在哪儿？”大脸女人没看我们，只是一劲儿纠缠于观。

“刘会元在你屁股后头。”于观指正昏昏欲睡的刘会元给女士看。

“太好了，认识你睦高兴。”女士拉起刘会元的手就握，“刚看了你《海马》季刊上的小说，写的真好。”

刘会元猛地惊醒，痴笑着站起来：“你写的也好，我也刚看了，你《河马》来刊上的小说。”

“我是谁呀？”

“谁知道你是谁呀？”刘会元一甩手，“嚯，手劲儿够大的。”

“随便聊聊随便聊聊，都甭刨根儿问底儿。”杨重出打圆场。

“今儿来的都是什么人呀？”我看着周围神头鬼脸的一帮帮男女，问杨重。

“我也不知道。”杨重说，“反正就传下话去，让全市的人渣子今儿晚上到这儿聚齐。”

“你是方言吧？”大脸女记者笑眯眯的转过脸看着我，“你，我也早听说了。”

“就是。”我欠身和她握手，“有段时间我是表现不好，在社会上捣乱。”

“你们的小说我看了，印象特深，我发觉你们都特有风格，同样的风格同样的思想同样的语言同样的篇幅同样的事件同样的题目。你们平时是不是常在一起交流？”

“是是，我们对生活看法比较一致，写出东西来么看上去也就有点相同，生活都是相同的么。”

“怪不得你们的东西都象一个人写的。”

“不不，这是误会。我们写东西时旁边都有监考老师，不许抄。因为题目相同内容也就不约而同了，大家都觉得《特深沉》这题目喊出了我们的心声，所以就决定创刊号出成《特深沉》专号。”

“下一期你们打算百花齐放吗？”

“我们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出专号。”

“这期专什么号呢？”

“这期专号的题目长点语型上也复杂点，叫作：《我们是真深沉不是假深沉》。”

“看来你们是坚待走自己的路了？”

“嗯。不准备变，岿然不动认死理儿不管山下旌旗是否在望。”

“你们是怎么想的？”

“怎么想的？”我刘会元吴胖子，他们都把眼睛往别处看“你们是怎么想的？”我问他们。

“怎么也不怎么。”刘会元躲不过去，吭吭哧哧地说，“我们就这么活着、写着。”

“比较执著的那种。”吴胖子补充。

“我能和你们照个相么？”女记者从包里拿出个傻瓜相机，给闪光灯充电，滋滋叫着。

“别了吧？”我说，“相就别照了，咱们就迷么聊会儿，我们都不太上相。”

“照一张照一张。”女记者热情地说，“读者都想知道你们这几个长什么样儿—— 见你们之前我也特想知道。”

“也是一个鼻子两眼儿没多长什么。”

“来，杨重你给我们合个影儿。”女记者相机递给杨重，往我们怀里凑，“还是照一张，读者看见人了就知道不是我瞎编。”

我把手搭在女记者肩上，冲着相机笑。

“都笑，别光方言一个人儿笑。”杨重举着相机瞄着说，“怎么按不动呵？”杨重直起腰左右看相机。

“噢，没过卷儿呢。”女记者跳起来，夺过相机过卷，又坐回我怀里。”

“照了照了—— 照了！”杨重嘴里喊着一按快门，我们全

袜刘晃了下。

“咱们继续谈文学吧作”女记者讨回相机，对我们说。

“哎哎，你好，你也来了。”我跳起来，抓住一个正从我身边走过的男人，握着他的手，小声地他说：

“其实咱们不认得，但你得假装认得我，跟我说笑——别回头，后边人正看着咱们呢。”笑，笑得再开点。”

那男人笑，我也笑，俩人相对傻笑，片刻，我对他说：“你可以走了。”

我钻进人群，找到刘美萍：“症状萍，咱除了色及自来水还有别的什么喝的么？”

“墙根我那还有人家做莱剩的半瓶料酒。”

“料酒就算了。”我看着墙上挂的菜刀，漏勺什么的，问刘美萍，“这是人就这样儿还是你们布置的？”

“按原始术风格布置的。”

“噢，怪不得有所触动。”

旁边两个一模一样儿的大胡子正和于观聊：“文学，就是排泄，排泄痛苦委屈什么的，通过此等副性交的形式寻求快感……”

你丫太不对了。”扬重和马青一起来找我，“咱今天来就是砍文学的，你怎么能躲起来呢？”

二人把我押回女记者那里，刘会元吴胖子已经焦头烂额了，他们周围坐了一圈人。

“方言来了，让他说。”二人一起指我。

“文学就是痛苦——”我坐下，慢慢回忆着说，“得排泄，大大的快感，性交一样的……干活！”

“关键在于……”杨重谨慎地揭示。

“关键在于……”我仰人望着天花板，“关键在于……得你操亢生——不能让学生操了你！”

“你这得高算论吧？”一个戴眼镜的男青年说。

“算高论算高论。”马青替我回答。

“你们要把我拉到哪儿去？”我在夜深人静的马路上大叫大嚷。

一帮戴眼镜的男女学生有人乱往上冲并拦阻前来救我的刘、吴、马、杨诸将，有人拽着我胳膊用力往前拖，我使劲坐地上索性不走。

“我招你们惹你们了？连话都不能说了么？”

“那你敢不敢到万人大会上去说——阐你的文学观？”一个女学生指着我鼻子斥问。

“我干吗要到万人大会上去说？我怕见生人。”

“你敢不敢吧？既是真金何必怕烈火炼？”

“我不敢！”我直理气壮地说，“既是真金何必再用烈火炼——你别掐人呀！”

“非去不可非去不可！”学生们固执地要求，一齐动手拉。

“你们怎么这么倔呵？”我骨节咔咔着哀鸣。

“小将们小将们。”于观闻迅跑来，对学生们说，“有知好说有话好说，别这么生拉硬拽，拽脱焊了到那儿他也说不出话了。”

“我们有办法叫他开口——只要到了我们那儿。”

“不能让他们得逞。”我隔着人墙对刘吴马杨们恳求，“你

们快想办法。”

“我们确实也无计可施。”刘会元无奈地说，“咫尺天涯。”

“你们能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吗？”杨重问为首的学生。

“最多扒两层皮自尊心受点摧残，命还是能保住的。”

“闹！闹”我一急，急出了英语。

“那你们就把他带走吧。”杨重同情地望着我，“好好去好好回来。”

“闹！闹！”我挣扎着，被学生们抬起，扔上一辆平板车，七手八脚绕了几道绳子固定住，飞快地驶去。

“这是什么地方？”我洋腔洋调地哆嗦道，“少管所？”

学生们把我从车上弄下来，几人架着，脚不沾地儿地拖时一个四处挂着帷幕的黑屋子，松了绑。

我立刻四处乱跑，但所有门都被学生们堵们，一齐大声发啸：“去！去去！”

我无处逃遁，只得向唯一一扇无人把守的门跑去，冲出门外，立时愣住了——台下黑鸦鸦一礼堂学生见我出现，立刻哈哈大笑。

我想再折回那扇门里，门已从里锁上了。我只得回过身来，看着台下的观众，镇静地露出微笑。

“哗——”台下一片掌声夹着笑声。

我看到台中央已经布置好一个讲台，麦克风，茶杯，一应俱全。

我慢慢走过去，台下的观众安静了，好奇地望着。

“这么晚了你们大家在这儿干吗？”我问观众。

一片笑声，接着一片掌声。

“等我呐?”

又是一片笑声。有人大声问:“你是谁?来干吗?”

“我也不知道我来这里干吗——我是被绑来的,不是自愿的。”台下笑声更在了,有人吹口哨。

“你们都是学文学的?”

台下笑。

“看来不是我一个人走上邪路。”

台下大笑。

“那咱就谈谈文学吧,既然咱们搞文学的和搞文学的碰到了一起。”

台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我是文张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

台下一片嘘声。

“也就是说为工农兵玩学生。”

笑声四起,夹着口哨。

“象我这些老一代的人,没办法……”

笑。

“扰国扰民成毛病了。从来不拿自己当人,要不为戴顶什么冠冕堂皇的帽子那简直是诸务无一地切都觉得没劲——没劲!什么都没劲!”

台下笑。

“一辈子都是这么来的,八十了你再叫我改,我改的了么?就这么老死算了。”

台下鼓掌。

“要依了你们,我这辈子不白活了么?让我一生的追求付

诸东流？我不干！”

笑声。有人问：“你多大了？”

“大到还没大到海人不倦的地步，但海人不倦的心是早生了根儿拿镰个别拿锄刨仍然春风吹又生。”

嘘声。

“年轻人呐，你们是真不懂历史，难怪你们容易见异思迁。”

嘘声，夹着窃笑。

“几十年来，我们是怎么取得一个个成就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那就是始终如一支持玩文学的创作方针。”

笑声。

“我建议同学们重新学习古今中外文学史和文艺理论，写的多么清楚多么明白。不玩文学的人是没有出路的。从那时到现在，形势并没有起很大的变化么，不是喊文学要走向世界么，不玩文学，诺贝尔文学奖会发给中国人？”

嘘声。

“看看我国现仪式北冰洋风宝库中的经典之作大师之作，哪一篇不是在玩文学？要有社会责任感么！我们是作家，作家是什么人？那就是人上人！总是比一般人机灵点高雅点背负着民旋的希望充当着社会的良心指点国家的未来。我们要不站在高处指手划脚品头论足上挂下连左右方向那全国民人是进退维谷不知道所措求生不得欲死不能—— 那还不得活话憋死！”

嘘声更大了，有人在底下喊：“去你妈的吧！”

“真的真的，我跟你们说的都是真话，你们不能瞧不起我

们。说实在的我也就是不计较，你们正眼瞧我其实都是不应该的。老得这样——你们在台下我在台上。”

“不玩文学不行吗？”一个女孩子脸红红地站起来大声问了一句，又迅速坐下消逝在人群中。

“不玩文学不行？不可能不玩，非玩不可。”我回答。

“我们就不玩。”前排一群纯真可爱的女孩子说，“偏不玩。”

“那你们玩什么？”

“什么也不玩，见玩就跑。”

家呆着？”

“我们学西方现代派。”一个勇敢的女孩子说，“两眼一摸黑两耳不闻窗外事就在文学本体上倒腾先谓语后主语光动词没名词一百多句不点标点看一个算一个！”

“那你便是玩呵，只不过是玩的对象不同，玩给自己及其同类看。”

“那，那就算玩吧，可我们喜欢这么玩，不喜欢你那么玩，我们这么玩能玩出哲学来。”

“那随你便，爱怎么玩怎么玩吧。不过既然同是玩何不给多数人玩？”

“我们就爱跟精英玩。”

“问题是老百姓比精英更需要咱们跟他玩。老百姓多惨呐，咱们要不跟他们玩就没人跟他们玩。精英么，总能找着点自我掏醉的招儿，再不成看洋书解闷儿去。”

“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女学生慷慨激昂地说，“精英就不惨么？看了一火车洋书，档次上去下不来了，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一壁萧索拨剑出门高山流水知音难觅怆然涕下那是轻的一头撞死那也说不定。”

“由此可见呀，那根本不是你玩精英而是精英玩你。好的二道贩子是两头在外的二道贩子，欺负中国人的事认得三千字就干了那么多洋书也是瞎耽误工夫。我多次在一些会上语重心长地讲：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百分之九十九，八亿农民三百万解放军稳住了天下就太平了。”

“噢—— ”台下一片哄声。

“你们要这么起哄我可就不讲了。”

“噢—— ”台下仍是一片哄声。

“玩东南亚不恭是不是？”我喝口茶泣泣嗓子，等哄声平息下来，“现在有种风气很不好，动不动就起哄，也不管人家说的是什么，有没有道理。”

“噢—— ”

“越有道理哄的还越欢。”

”噢—— ”

“在文学界内部也是这样，玩文学的和玩文学打得最厉害，连点党同伐异的气魄都没有—— 越是玩文学的彻底的越是不承认自己在玩文学还对别人玩文学气的要死。”

“谁他妈关心你们呀！”几条嗓子在喊。

“骂吧，我让你们骂够了。骂人谁不会？我要骂起来比你们可花式多了。有理讲理，不讲理咱们就都不讲理。”

“到此为止到此为止时绑架我的学生头儿跳上台，对我说，“你走吧，你还是挺真诚的。”

“我他妈当然真诚了！”我瞪眼眼“我要不是真诚我早跟

你们谈理想了。”

“操你妈！来一帮男学生挤到台前指着我骂。

“操你们的妈？”我一摔杯子破口大骂，“你们他妈有本事打死我！”

“算啦算啦，别跟他们逗气儿。”一群温和派学生上台男我，拉着我。

“让他妈也别想跟我这儿装大个的—— 我是流氓我怕谁呀！”

我苴开众人，拂袖而去。

五

那景色很美，但我只认得雪松和丛柏以及飘飘拂拂的垂柳，至于那些栽在地上种在坛里的花儿一概叫不上名儿，只笼而统之地分辨得出红黄绿粉有个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的印象。

安佳抱着扣子站在花丛前嬉玩，扣子伸出小手去弄花。阳光一照在花园里，使人和景物都得明媚动人。扣子几乎被阳光照的透明了，娇嫩欲滴，在花朵前咯咯笑着露出两颗洁白无瑕的小牙，天真邪，无忧无虑浑然不知人事—— 令人不忍久视。

“生活多好呵。我迎着阳光眯起眼睛，喃喃自语，“真想为扣子跟谁拼了。”

“肉麻什么肉麻什么？”安佳闻声回头白我一眼“先跟你自个拼了吧。”

“扣子。”我走过去拌着她的胖脸蛋狠狠亲了一下，“你躲什么我有权利亲你……扣子，你爸学坏可全是为了你，让你以爸为镜长大到社会上谁是坏人一眼就能认出来—— 可怜天下父母心。”

“你唠叨什么？”安佳说，“坑了我一个还不够么？”

“正是为了扣子别再重蹈咱们的覆辙么。”我慈爱地看着扣子，“扣子，听爸的，街上全是坏人—— 他们都叫你学好，好自个使坏。”

刘会元吴胖子嘻嘻哈哈地从路上走过，看见我，停下来叫我：“摘花儿呐？”

“甭理我。”我对他们说，“关键时刻抛充我，我记仇了。”

“哟哟。”吴胖子刘会元笑着说，“志气还挺大。”

“你要不去就算啦。”刘会元说，“今儿可是台湾人请客。”

两人往前起了几步，停下回头瞅着我：“给你台阶儿下不下？”

“你要真有志气，”安佳抱着孩子说，给梯子也不下。”

“都是朋友。”我说，“不下不合适，咱得让人觉得咱随和。”

我连跑带撺地向他二人追去。

“怎么台湾瞧上咱们了？不是发展咱们当特务吧？

“管丫的，统吃！”

“我看不是就盼着他跟咱们使美人计。”

大街上，马青手攥着一块蜡染花布蹲墙根儿下，刘美萍穿件五彩坎在他身旁待命。一见有外国旅游者走过，就把刘美萍撒出去，在洋人面前招摇一番。果然，一个金碧眼穿中式对襟衫黑布鞋足有一米九的大老外被刘美萍嗅过来了，跟

屁大似的踪着她，叽哩呢噜地说洋话。刘美萍只是妖妖治治地走，不时飞个媚眼儿，把他一直引到马青跟前。

“跟我说跟我说。”马青迎上去，“我懂不太流利的中国话。”

“这个，”老外指着刘美萍身上的坎肩，“卖么？”

“人不卖，家伙卖。”马青抖开手里的蜡染花布，“这怎么样？见过没有？”

“好样儿！”老外眼睛一亮，“哪里卖？”

“别忙别忙。”马青收起花布，“我明白您那意思。您不就是相买中国的宝贝么？我那儿有各式各样儿的，您跟我来吧，美萍，头里走。”

马青搀着大老外，指着一马当先往前走的刘美萍：“咱跟着她，探宝去。”

“路多远？”老外看着曲里拐弯的小胡同无懵。

“拐弯就到。”

我们一行人三兴冲冲地忌进小厨房——海马沙龙。进门就找：“台人在哪儿？台湾人在哪儿？”

正陪着大老外喝颜色水看花布的杨重转过身说：“台湾人今儿来不了啦，改各国反动派了。”

我们仰脸看着高出一头的大老外发愣，大老外也看我们犯晕。

“你不是就稀窿中国的宝贝么——这全是中国最好的宝贝。”马青为我们介绍，“这是圣马力诺汉学家，哭着喊着要认识你们！”

“他，”我指指汉学家，“有饭么？”

“就看你们的了。”杨重说，在人我们绑来了，砍得出砍不出饭就看你们临场发挥如何了。”

“他们要干什么？”老外指着我们问，“他们不卖花布？”

“不卖不卖。”马青把老外按坐在一张椅子上说，“坐下说别光站着。”

我们也分头坐下，傻呆呆地看着老外。

“嘞傻坐着，说话呵时马青催促，“天南地北好容易碰到一块儿。见不着时想死，见着了又没话儿。”

“不知说什么好。”吴胖子说，“不知他爱听什么。”

“没话儿找话儿吧。”我说。比划着端碗拨食的动作，“好吃—— 中国饭？”

“好吃！”老外恍然大悟，露出微笑，“吃不够。”

“敢情这位也是饭桶。”我指指自己又指指他，“我们一起去吃—— 你请客。”

“你请客。噢，不好意思。”

“不，我说你请客，你有钱。”

“不好意思。”老外笑着摇头，“还是各吃各的吧。”

“A—— 还是你请客，我给你中国人的友谊。”

“就别老说吃了。”杨重插话，“说点别的，迂回点。”

“你，多大？”我比划着，确实圹表达年龄的形状，只好比着高矮。

“一米九。你呐？”

“我说年龄：—— 年龄。”我比着下则的胡子，又往下拉双眼，龇牙数着给了看：“几岁口？”

“他说什么？” 老外看马青。

“咴！—— 马青杨头作马嘶状，又龄牙冲老外，“他问你几岁口？”

“不买—— 咴—— ” 外也扬头嘶叫一声，“有笛笛”。

“树，知道吧？” 杨重看不下去，插进来指外边的树，用手划着圈子，“年轮。”

“树，噢，知道。年轮也知道。”

杨重指我，又指老外：“他问你年轮—— 几圈了？”

“三圈。” 老外伸出三个指头，点点头，“你几圈？”“也三圈。” 我说。

“不。” 老外同意地举起四个手指头，“四圈。”

我急了，中起来骂，“兑谁呐你？”

“你别这样马青说我，“人外国朋友实诚，其实说你四张儿也没往高说。”

“他说什么？”

“他夸你呢，说你好眼力。”

“怎么看上去象骂我？”

“没有没有，我们中国人都这样儿，夸起来跟骂他差不多—— 热情奔放。”

“那我们怎么分辨？中国人爱我们还是恨我们？”

“他们要跟您笑，那就是恨你；要冲您瞪儿，那就是爱你—— 不拿你当外人。”

“跟我们着？”

“对，一概反着，连红绿灯都是反着的。上街您看见红灯就往走，见着绿灯就赶紧停下来。”

“明白了。”老外冲我们瞪起眼，厉声说：“我爱中国！”

“好，爱吧，各位互相爱着。”我瞪眼冲他嚷，“你爱中国，我们爱圣马力诺。”

“那就去吧，我不是都来了！”

“还是你会说话。”

“看来这顿饭是没戏了。”刘会元对我说，“怎么都说不到一起去，谁跟都不挨着。”

“没人想到你们国家去。”吴胖子对老外说，在我们在自个国家呆着挺好。”

“是的，我很羡慕。”老外说，“也就是在中国，在我们那儿没人成天这么坐着说闲话—— 饿死了。”

“那你们也芸吧，一革命就全饿不死了。”

“革不起来，反正也全饿不死，看你们革了。”

“看我们热闹是不是？就知道你们大鼻子都安的这心。”

“又夸我？不不，不要老夸我。我们做的很不够，比你们不如。你们把全国地主都斗了我们也就是劫两架飞机，绑架个资本家。”

“你，你是分吗的—— 在你们国家？”

“在我们国家我是好孩子，在德国我是红军。”

“德国红军！”我们大惊色，“恐怖分子？唉哟，怎么净碰上这人？我们还以为你是资本家呢。”

“又夸我？生晚，没赶上你们中国红军会的时候，只好就近人德国红军了。”

“你快走吧。”我们拉起老外往外推，“要不我们得把你扭送公安局，国际公约得遵守呵。”

“你们怎么这态度？”老外被轰出来，十分不满，“我们一向是只拣资本主义国家祸害。”

“我们今儿是等资本家呢，没等你。”我们轰走老外，关紧门，犹自心跳，“德国红军？那也是穷人的队了。”外后一起用眼瞧马青。

马青面无人色，连连向后退去：“几位爷饶命！几位爷饶命！我这就再去上街，死活拉一资本家来。”

“再找来洋红军，可别怪我们不客气！”

“其实你们不明白，外国那红军也都是有钱人。”杨重替马青圆场，“闹芸玩恐怖在外国都是有钱人的娱乐，时髦着呢。”

“不是你不知道我们恨根左分子？你讲话那是有钱人的娱乐，咱穷人起那哄干吗？先富起来再找乐儿。”

“这人穷呵就是志短。”我说，“连会的精神都打不起来——除非能靠这吃饭。”

“嘿嘿，你们可他妈来了。你们乱写乱抹一通全颠了，我和丁小鲁屁股都坐大了。”

我们一行刚进“海马”编辑部，正愁眉苦脸处理稿子的于观就嚷。

“方言你过来，你自己认认你写的这叫什么字？你写前这是汉文还是阿拉伯文？”

“别一见领导就叫苦担子就往领导肩上搁时我走过去，领导叫你负责编领导的稿子那是领导对你的信任领导也没闲着呵刚跟德国红军攀了回道……‘柔’呵，领导写的这字是‘柔’呵。连‘柔’都不认得？还主编呐？虽说领导的笔划乱

了点，大模样儿没走呵。”

“那我问你，这‘柔持’是什么意思？”

“‘柔持’就是特含蓄特有主心骨不太动声色的意思——‘柔持地笑’么——表示特风度？”

“谁‘柔持地笑’？”

“我‘柔持地笑’呵，面对困难，毫不在乎。”

“那字念‘柔’么？”

“不念‘柔’也差不多吧。”

“那字念‘矜’，告诉你——‘矛’右边一‘今’。好好记住，下回别再现了，好歹也是个作家了。”

“有什么呀有什么呀？不就是个‘矜’么？秀才识字还识半边呢。”

“你们俩也都过来看看自己的稿子，”丁小鲁叫吴胖子、刘会元，“你们那错别字不比他少是不是小时常学字时跟的一个师傅？”

“急了我用英语写了。”吴胖子嘟哝，“写完了再翻译。”

“你们以后写稿子是不是认真点？”丁小鲁说，“叭这刊物是全国影响，太胡闹了不好。”

“我这已经很认真了。”刘会元趴着改自己的错别字，“再认真就没法庭看了。”

“噢，对了。”丁小鲁拉开抽屉拿出一封信扔给我，这儿有你一封读者来信，昨儿收到的。”

“男的写的女的写的？”

“看这名像女的，郑文文。”

“念念念念。”吴胖子一把夸过信，“看写的什么。”

吴胖子抽出信，展开，一看先乐了："亲爱的方大哥，你好！"

屋里人全笑了。

"这叫什么你呼呵？"我笑着说，"直接套'瓷'。"

"可能您不认识我……"

众人又笑："这不是废话么？"

"可我认识您，当然还不能算真认识，只是刚从您的作品中和您发和屯一点关系。"

"瞧瞧，这就发生上关系了。"刘会元说，"要不说快呢。"

"我是第一次读您的作品。"

众人笑："没法不是第一次，早先读的都是别人的。"

"第一次读就喜欢上了。"

"嘿，要么说认人呢？"众人笑。

"我发觉您特有才气，观察事感动特仔细，对话虽少，但一对就对在我们心圹儿上了。

"夸的路子，现在这人全是夸的路子。"众人大笑，相视点头，"都知道这话儿人家爱听。"

"下面准是：'我这不是夸你。'"

"我这不是夸你……"

大家哈哈大笑："还不是夸呢？"

"听着听着，别闹。"我制止大家。

"哟哟哟。"众人瞅着我笑，"怪严肃的，是不是也被别人'对'到心砍儿上了？"

"……是我的心里话。"吴胖子接着念，"其实我平时也挺傲的，别人都说我瞧不起人，但我一看你的作品……"

“就瞧上你了！”众人一起笑着说，“这回可逮着一个可以瞧的了。”

“你是不是很年轻？从你的作品中我感觉到你很年轻。”

“年轻年轻。”我笑着说，“不但年轻还有为。”

“我也很年轻。”

“瞧，年龄还挺合适。”众人笑。

“也爱好文学。”

“有些同爱好。”众人笑着说，“看来不发生点关系真是不应该了。”

“——但没写过什么东西。”

“不碍事，你这方大哥也没写过什么东西。”

“——你想拜您为师。”

“好好，这主大哥早想收徒弟倒贴还没人上门呢。”

“——您能不能教教我？”

“能教！”众人一齐说，“方大哥不但能教还爱手把手地教——就怕你不好好学。”

“哄我是不是？”我说，“你们这么起哄我可脸红了。”

“赶快回信吧。”吴胖子把信扔我怀里，“我也不念了，下面那词儿我看着都害臊。”

“你害什么臊？”大家笑吴胖子，“跟你有什么关系？”

“不是我就觉得所，对个鸡巴作家就这份儿德行，将来真见着敌人还不得当场跪下？”

“你打算给这主儿回信吗？”于观问我。

“回！”我说，“你顺手给我写吧”我倒不担心别的，主要怕你不够漂亮……”

大家哄堂大笑，互相感慨着："坏，这作家是坏。"

"嘿嘿，你找谁呀？怎么进屋门都不敲？"吴胖子冲一个走进屋东张西望的老头子说。

"我找方言。"老头儿说，"你们这儿是'海马'的窝吧？"

"你是谁呀？"我问老头子。

"我是古德白！老头子一字一顿掷地有声地说。

"谁是古德白！"我问大伙儿。

大伙儿都说，"没听说过。"

"噢，我听说过。"丁小鲁站起身冲老头儿说，"您就是那个写过'逛飙为谁从天落'的古德白？"

"《狂飙为我从天落》"

"对对，'狂飙为你从天落'"。丁小鲁对我们说，"你们没看过吗？那书多有名呵，八路军里认字的一多半都是看本书从家跑出。"

"是么？"我们看着老头儿肃然起敬，"敢情三座大山是你推翻的。"

"古大爷，您坐。"我把自个的椅子让给他，"工方言干吗呀？""找他算帐。"老头子坐下说，"他讽刺我。"

"我什么时候讽刺您了？我连一分钟之前有你这人都不知道。"

"他就是方言。"丁小鲁指着我说，"有什么萘不您只管倒。"

"你就是方言？"老头子跟我上下犯照，"你丫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丫不就两肩膀扛一脑袋么？再加上俩胳膊俩腿——挺

一般的人。”

“你六指儿一个给我看看。”

“我还真不信这个。”

“再来劲我把你丫脑袋揪下来。”

“别吵别吵，方言你对老人尊敬点。”丁小鲁解劝说，“古老您也别动气。到底怎么啦？有什么话儿慢慢说，方言怎么讽刺您了？”

“怎么讽刺了？万人大会上说我玩女学，什么‘现代文学宝库中的大师之作哪一篇不是玩文学？’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说你了吗？”

“这非得点名是怎么着？现代文学宝库中的大师除了我没别人，你没说我说谁呢？别跟我来这套，大爷心晨明镜似的，哪天不开几次座谈会？开了一辈子了，别提座谈会，一提座谈会就跟我有关系。”

“他那是夸你们呢。”丁小鲁解释道，“说你们路走的对，要跟你们学。”

“不中！夸我们咋还说‘改不了’‘老死算’什么的。”

“您这都是打哪儿听来的？还怪详细的。”

“你以为你说说就完了？早有人把小报告打给我了，别看我上了岁数，谁在哪儿说了我什么我全竖着耳朵听呢。你说怎么办吧？W 我损害了我的名誉，犯了诽谤罪——全世界都知道我玩文学了。”

“全世界都不干别的，光关心你？”

“反正你要不公开道歉，赔偿损失，我就上法院诉。”

“你是不是玩文学吧？”

“不是 我一辈子辛勤笔耕从来就是教大家教咱们的人民充满理想无私奉献艰苦奋斗情操高尚做个完人甚至不惜编一个完人在作品里叫大家学—— 我怎么就玩文学了?”

“你这还不是玩文学?古大爷,确实我这么说有点不尊敬您，但要不这么说，我看您到了也明白不过来。您当您还小呵？编点瞎话说大家还能原谅您？您也是一把岁数土埋脖梗子按老话儿讲棺材瓤了了。还不学着说老实话办点老实事当针儿老实人您也不怕……”

“我不怕我什么都不怕!人死灯灭,物质不灭,当初上这条道我就早把脑袋掖裤腰带上了。”

“您是黑了心了，一点不考虑下一代，只管上下两个‘巴’痛快!真的,我恳求您了,再不能这么不负责任地蒙骗下一代了。社会都进步到什么阶段了？谁当好人谁吃亏！您不趁临死前传点二招儿现身说法还一个劲儿赶着大家闭眼往悬崖下跳—— 您也太玩世不恭了，古大爷。”

“有什么呀有什么呀?别跟我说这个,我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信—— 我算看透了，想客客气气的，什么都办不成，该恶就得恶！你等着，我收拾不了你，我还不姓古了，光你们有哥儿们？我们也有哥儿们，哥儿们之间也仗义着呢!”

“都是流氓。”丁小鲁对于观说,“我算看出来了。”

“不服是不是?”老头子盯着我,“不服抽你丫的。”

“甭报警。”我按住丁小鲁拿电话的手,“这种流氓是不怕警察的。”

“识相点。”老头子挑着寿眉说,“别找不自在。要想还在这道儿上混，就得懂懂规矩。否则，砸了你的铺子，远远撵

出去 !”

“我认栽，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你还有什么要求吧？我全答应。”

老头儿走后，大家纷纷安慰我，劝我别往心里去，就权当咱们真错了，古德白骂对了。

“我不生气。”我说，“小流氓栽老流氓手里不丢份儿。”

六

“这屋怎么看着宽绰了？”

“美平家小厨房也腾给咱们了。”杨重对我说，“各庄的地道边成一片了。”

“你真幸福，我真羡慕你。”我一边巡视着扩大了的沙龙一边对陪在一旁的刘美萍说，“不是谁家的厨房能改沙龙的。”

“还是惨点，对不住大粉儿。”美萍诚心诚意地说，“快了我爸没几天了他头脚咽气，后脚我就让你们搬正房。”

“没关系，斯是陋室，唯吾德馨。”

“对对，人好就行。”杨重说，“你瞧咱请来这些人一个赛一个德行。”

按常理儿，我应该用灯红酒绿郎才女貌什么的来形容沙龙里的气氛及春宾和，但如此形容，我怕是要逃不掉恬不知耻的谥称。我们的文学总是不真实，我们的汉语大都不严谨，稍一铺陈，便与目睹事实相去甚远，未免令知情者贻笑大方。索性罗嗦点，粗白点。反正我的才气也是有目共睹，不必有这一段落炫耀。

红灯是有，只一盏，就是那咱业余摄影爱好者洗相片用的涂红漆的十五度灯泡，挂的位看类似公共厕所同时照耀男女双方的那咱地方。酒完全不是绿的，是不是酒也大可怀疑，最有可能的是酒精对“三精水”，一打一跟头炮弹之的——盛在绿瓶子里。郎们才不便妄作结论，的确有长头发也有亢脑门和大胡子，谈的倒都是艺术，微笑也很得体。如果宽泛点谈艺术就不易，考虑一下人家长得如此绝望实在不该再落井下石，归人才子一类也情有厅原。女士们……如果不便无礼，这么说吧，比男士们稍好一点，看的出来走上这条道别无选择。公正地讲，不承认先天不足后天多少能有所弥补，那不是科学的态度。

分布状况是仨一群，俩一伙儿，那精神状态，那眉宇间流露出的神情皆为上等人的感觉，这点毫不夸张、货真价实。大言不惭的尽管普遍，落落大方的也比比皆是——如果你不恶毒地管这叫“恬着脸”的话。

“说实在的，你们对现代派文学的认识是非常皮毛的。”宝康对刘会元诚恳地说，“兄弟搞了一生现代派还没入门——不您说。”

“是是，咱们都还在苦洼子里扑腾呢。”刘会元也同祥极诚恳地说，“方言他也是胡说八道，穷开心，有枣没枣三杆子，人堆里抡扳子——拍着谁是谁。您千万别往心里去，该怎么摸索怎么摸索，只当没他这人。”

“不是你不知道我这人特脆弱，特别受不了同一阵营中射来的冷箭。咱都是苗苗，都需要阳光雨露。咱苗苗之间应该互相浇水互相上肥互相躲锄板子，不能互相盼着老农先把对

方间了苗。”

“对对，先合力攻打官军，说实话，我比较了解方言，他那是嫉妒。自己写不了，就拿大师之作对照着挑后生们的疏漏，借维护正宗之名行扼杀新进之旨藏自己不能之实—— 老一套。”

“对对，咱年轻人都挺纯洁的，别学那老文痞的作风。”

“对对，等咱老了，咱再压制年轻人，不许他们冒头。”

“对对，那时咱们也德高望重了，也大大小小满视野了，再痞也没人敢管咱们叫痞子了。什么现代新潮先锋都是咱们玩剩下的。只要不改外语写作，写什么咱们告他‘狗剩儿’。

“咱只培养文学女青年。”

“不不，一概打下去，那会咱肯定老得什么也啃不动什么也不爱吃了，天鹅肉端到嘴边也是干流口水馋着有劲使不上。”

“不不，这是培养女青年，干不了虽的，摸摸手巴掌，捏捏辫梢儿总是可以的—— 那会儿就好这个了。”

“就依你，弄成台湾那样，牝鸡司晨。”

“你们台湾有什么呀？你们香港有什么呀？”吴胖子对站在他面前的一个简朴的台湾女士和一个油亮的香港男人唾沫星子四溅地大声奚落，“弄着一帮半老徐娘在那儿言着情，假装特纯假装特娇一句话就难过半天，哭个没完，光流眼泪不流鼻涕，要不就是一带小心眼儿的江湖术士，不点破事就开打，打得头破血流还他妈大义凛然，好象春活着不是卖酸菜的就是打冤家的—— 中国人的形象全让你们败坏了，那点事

儿也叫事儿？就欠解放你们，让你们吃饭也用粮票。”

“对对，还是你们作品深在，我们无病呻吟。”台湾女士说。

“别挤兑我们，就跟你们在这儿我们幸福过似的。”

“我们？”

“对，人们，国民党——愣不知道国民党是怎么去的台湾？”

“噢，不知道。”台湾女士摇摇头，尴尬地笑。

“中学课本没有？”

“没有，现代史四九年以前是空白。”

“不好意思？敢情国民党脸皮儿也薄！我给你上一课吧，说实在的，你们当年但尺有点人样儿……”

“别你们你们的，国民党就是国民党，我也不是国民党。”

“就全当你们是国民党！你们不还全当我们是共产党么？是不是马青？”吴胖子转脸对马青说，“不能跟他们客气对不对！”

“不能！全部划入匪类。”马青斩钉截铁地说。

“别跟我们历史唯物主义者面前玩哩格愣，国民党也就是幸亏及时跑了。要不尿盆子也得扣他们脑袋上。有一个好人没有？”

“可是国民党在台湾搞的还是不错。尽管政治黑暗，但经济还不错，有人还是拥护国民党的。”

“他还不改呀？换了我也知道吃一堑长一智。”吴胖子说，“还老样子那太破罐破摔了——我就快成千古罪人了。”

“回去跟你们李登辉说，”马青冲台湾女士交代，“好好在

“没有。”马青说，“老家也没人了，回去也让人当外国人歧视，要不说没根呢，寻都没地儿寻去。”

“这就是杂种的悲哀。”

“一个外国人，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老家有石油都不回去钻去，生陪着中国人混，有难同当，有福不享，这是多么伟大的情杯—— 你们中国人再不爱国那可太不应该了。”

“真是，咱们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快握握手吧。”吴胖子和台湾女士握手。

“还有我们香港呢。”香港男人忙伸出手，“我们香港人也是中国人。”

“你们就算了吧。”马青说，“很难说你这样的是什么人。”

“啊，我们香港和大陆台湾两地的情况都不一样。”

“不一样就对了，赶紧巴结我们离台湾远点儿，否则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这样吧。”吴胖子指着两个海外中国人说，“你们两家一爱给我们每个人出本书吧，稿费开高点，用你们的货币支付，到时间我们也好为你们说话，不肮满门抄斩。”

“只怕你们的书在我们台湾也得被列为禁书。”

“没关系，我们给你们写就不写这种过激的书，用我们这儿的话讲：反动黄色。”

“放心。”马青对两位不同的“胞”说。“有写这个的，甭你们的党棍动手，我们就先把他掐死。这全是多面手，‘四人帮’回来也难不住我们。”

“不要认真，不要认真。”香港从对台湾人说，“他们这是开玩笑呢—— 你们是在开玩笑吧？”

“没有。”马青说，“老家也没人了，回去也让人当外国人歧视，要不说没根呢，寻都没地儿寻去。”

“这就是杂种的悲哀。”

“一个外国人，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老家有石油都不回去钻去，生陪着中国人混，有难同当，有福不享，这是多么伟大的情杯——你们中国人再不爱国那可太不应该了。”

“真是，咱们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快握握手吧。”吴胖子和台湾女士握手。

“还有我们香港呢。”香港男人忙伸出手，“我们香港人也是中国人。”

“你们就算了吧。”马青说，“很难说你这样的是什么人。”

“啊，我们香港和大陆台湾两地的情况都不一样。”

“不一样就对了，赶紧巴结我们离台湾远点儿，否则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这样吧。”吴胖子指着两个海外中国人说，“你们两家一爱给我们每个人出本书吧，稿费开高点，用你们的货币支付，到时间我们也好为你们说话，不肮满门抄斩。”

“只怕你们的书在我们台湾也得被列为禁书。”

“没关系，我们给你们写就不写这种过激的书，用我们这儿的话讲：反动黄色。”

“放心。”马青对两位不同的“胞”说。“有写这个的，甭你们的党棍动手，我们就先把他掐死。这全是多面手，‘四人帮’回来也难不住我们。”

“不要认真，不要认真。”香港从对台湾人说，“他们这是开玩笑呢——你们是在开玩笑吧？”

“你错了，你们全错了。我们从来不开玩笑，说的都是真话。”

“你不了解大陆。”香港人一个劲儿对台湾人说，“我经常回来，比你了解。大陆现在很开放，年轻人要不说点过头话就不时髦。”

“你们要老跟我们打岔，不办实事。”马青说，“那我们只好以武力相威胁了。”

“我下一篇小说的名字叫《千万别把我当人》。”我郑重其事地对几个洋人说。

洋人嘻嘻地笑：“为什么？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主要就是说，一个中国人对全体中国人的恳求：千万别把我当人！把我当人就坏了，我就有人的毛病了，咱民族的事就不好办了。”杨重替我解释后转向我，“是不是这意思方言？”

“是这意思。”我点头。“现在我们民族的首要问题还不是个人幸福，而是全体腾飞。”

“为什么？”关人不明白，“全体是谁？”

“就是大家伙儿——敢情洋人也有傻逼。”我对杨重说，“什么都不明白。”

“喂，他们傻着呢。”

“我们中国人说的大家伙儿是不包括个人。”我对洋人说，“我们顶瞧不上的就是你们的个人主义。打山顶洞人那会儿我们就知道得票着膀子干的。”

“你写的，就是。人民一齐飞上天？”洋人做了个夸张的

飞翔姿势。”怎么个飞法？”

“拿绳拴着——我写的不是这个，我写的是一个男的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女的，还变得特愉快，特高兴。”

“嗯，这个在西方有，两性人，同性恋。”

“傻逼噢对不起对不起——我写的不是这么回事。既不是两性人又是同性恋，就是一他们儿，生给变了。”

“为什么？我不信。”

“你是不信，要不说你们这些汉学家浅薄呢，哪儿懂我们中国的事儿呵？骗了？为民族利益给骗了！”我经划着对洋人嚷，“国家需要女的。”

“为什么？女的哪儿去了？”

“真他妈——女的哪儿也没去，都在，都没用！就瞧上了，希望他代表妇女。”

“为什么？他长得漂亮？”

“算了算了，杨重你眼他说吧，我歇会儿去。”我走到一边。

“不是他长得漂亮，而是他有特殊本领，这先烈本领一般女的没有。”杨重比划着拳击动作，“拳击、懂了吧？派他和你们玩拳。”

“懂了。西方也有，拳击。”

“懂了就好。”我走回来，“跟你们说话真费劲。”

“为什么？让男运动员装女运动员？”

“又来了不是？为了赢你们呗。”

“他答应了？”

“答应了，组织上做了工作。”我指指脑袋，“这里面——

通了。”

“噢，洗脑了。”

“什么洗脑呵？思想工作做通了！心情愉快了——士什么都可以了！”

“噢，原来你们的女排都这么训练出来的。”

“唉哟，这可不是，你别瞎说，我们的女徘女篮女乓都是正经八板的娘儿们，我那是小说，说笑话儿，告诉大家，只要你不把自个当人就没人拿你当人找你的麻烦你也就痛快了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

“你这具小说一定通不过审查。”洋人斜着眼儿看我，“反动。”

“一点不反动。”我哈哈大笑，“岂止不反动，还为虎作伥呢。”

“我不跟你说了。”洋人拔腿往别处走，“没正经。”

“你回来你回来。”我拉住洋人胳膊，“我怎么没正经了。”

“嗯，不严肃。”洋人瞧着我遗憾地摇头。

“我怎么不严肃了？没写德先生赛先生？”

“你鼓吹象狗一样生活，我们西方人，反感。”

“这你就不懂喽。我们东方人从来都是把肉体和灵魂看成反经关系，肉体越堕落灵魂越有得救的可能。我们经你看地的透，历史感比你们强，从来都是让历史告诉未来——没现在什么事。”

“语无伦次——你！”洋人用手戳点着我胸脯说，“穷欢乐！”

我哈哈大笑，戳着洋人的胸脯说：“这回让你说对了，就

是穷欢不，穷且志坚，自个给自个找台阶儿下，可钦可佩吧？”

“这帮傻逼！”洋人们干笑着走开后，我对杨重说，“以为中国人都是头脑不高兴呢。中国人真跟他们抖起机灵一人能唰他们一筐。

“方言你过来。”于以站在一边叫我。他正和卫个小瘦子说话儿，小瘦子一边说话一边用手在牛仔裤擦摸。他又脏又年轻，大概是个颓废的诗人兼手淫犯。

“他拿了份什么请愿书叫咱签名。”于观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纸，那纸好象尿过又阴干似的，发出一股骚味儿。

“是这样。”小瘦子十分紧张又装得挺坦然地说，“我们想趁政府正乱的时候跟他们多要点人权。好多人都签了、大尾巴狼一个没拉。”

“不签！”我把纸摔回小瘦子怀里，恶声恶气地说，“管你们那么多闲事呢！少拉着我们犯错误，我们这点人权够用了，多了还不会使呢！”

“你们就是鼓吹‘全盘西化’那帮吧？”杨重说，“回去告诉你们头儿，小诸葛亮脱裤衩——装明‘灯儿’！都想试巴着给中国指道儿，我们还哪儿都不去了！”

“什么东西？骂两句共产党就成英雄了。明告诉你们，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的高家庄，就是怎么着也轮不着你们坐庄。”

“他妈的！”我们骂走小子，仍旧愤愤不已，“真是国难之时，妖孽四起，各种假龙天子都同世了。”

我们走到丁小鲁身，看着刀对面和她交谈的那个彬彬有礼的妇女问：

“你这个朋友是干吗的？”

“日本人。”丁小鲁忙给我们介绍，“日本记者。”

“日本人？”我们上下打量着这位妇女，“日本哪儿的？”

“北海道的。”日本妇女忙鞠躬递名片，“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初次见面？不对吧？”我说，“没侵略过中国么？”

“噢，没有没有。一是那时我还小，二是前日本陆军中没有女子战斗队。”

“没有吗？噢，好象是没有——那也不能就因此认为自己没责任了！”

我声色俱厉地说，“也应该好好反省。”

“你别这样。”丁小鲁说我，“你这是干吗？人不子是新华人士。”

“是么？你是亲华的？”

“是的，”日本妇女慌乱地点头。

“亲华的就算啦，本来我是准备打到日本，制造一次东西大屠杀，搞点国际性新闻，罢罢罢。”

“你是日本记者，我跟你反映一情况。”杨重说。

“请讲，请讲。”日本妇女连连哈腰。

“我买了一台先锋音响，没有几天坏了，你是不是跟日本报纸上登报批评一下厂家？太不负责了嘛，日本货还出质量问题，这不是叫我们中国消费者毫无望了么。”

“太破坏我们的亲日感情了。”我插话！“照这样下去，二十一世纪我们就不准备跟你们友好了。”

“我们也就是现在还够强大，真到强大那一天，咱们新帐

老帐一起算。”

“行了。”小鲁说我们,“你们俩你一句我一句的都把人家吓坏了。你音响真坏了吗?”

“真坏了。”杨重说,“要不我干吗跟日本那么大仇—— 头仨月还亲着日呢。”

“真坏了就让庆子小姐帮忙跟厂家联系修理一下,别不着四六,胡骂一通。”丁小鲁带着庆子小姐离去,“别理他们,咱们走。”

我们一干人又走到吴胖子马青那里,指着那对男女问:“这俩是干吗的?”

“一个台湾人一个香港人。”吴胖子得意地说,“都让我们灭了。”

“灭的好,继续吧。”我离开他们,去到酒吧台上找刘美萍又要一杯“四精”水,喝了一口,咽了下去,突然狂喊一声:

“混蛋!”

屋里的人立刻都静了下来,一起掉脸看我。我看着天花板,若无其事地继续喝酒。

屋里的人们又恢复了交谈,嗡嗡声一片。冷丁,另外一角落又传来一声怒喝。

“混蛋!”

我随着众人一起扭过头去,见杨重站在屋角若无其事地喝酒,见大家看他,微微一笑,做了个祝酒的姿势。

吴胖子和马青乐了,跟着也大吼起来:“混蛋!王八蛋!”

刘会元在另一端也喊起来:“操你妈!”

我们这帮人乐着，在屋里各个角落彼此呼应着，此伏彼起，一声接一声声嘶力竭地骂着。

屋里的宾客全呆不住了，纷纷站起来往外走，我们在后面骂着：

“都他妈滚！少跟我们套近乎！我们谁的同志都不是！”

宾客们云集门口，鼠窜而去，屋里就剩我们一伙儿了，大家放声大笑，互相厮打在一起，把酒杯酒瓶全摔在墙上地上抛向空中。

“你们都疯了！”丁小鲁冲进来，使劲冲我们嚷，“把人都骂走了，还想不想反沙龙办下去了？”

有什么呀？”我醉醺醺地说，“最多不就是关门么。”

众人一起笑起来，都醉醺醺地说：“就是，有什么呀？最多不就是干砸了，不怕砸，没招儿了吧？最多就是回去还搓哥几外的麻将去。”

“你们都醉了。”丁小鲁气愤地说。

“对，我们都醉了。”我们笑丁小鲁，“众人绵醉你独醒。”

七

“你们是不是特自卑？”

“是是，我们特自。”

“海马。”编辑部里，宝康正和我们对着话，据称他是代表有关方面特来与我交“对话”，我们昨夜回去又打了一夜麻将，此刻一个个脸色妈绿，没精采，宝康则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很有几分苦口婆心的架势。

“是不是特扭曲？”

“是特扭曲，扭曲得不象样子。”

“你们昨天在那处场合那么闹很不好。”

“是是，不好。”

“现在知道错了？”

“是是，知道错了。”

“晚了！影响已经造出去了，你们看怎么办吧？”

“公开道歉，赔偿损失。”

“怎么个赔偿法？要知道你们主要是把大家的心伤了。心伤了你们知道是什么滋味吗？”

“你说你说，教教我们。”

“饭吃香觉睡不好，一动就是一身冷汗，什么都不信了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了，只想流泪不住想往外冲见河就跳见电门就摸—— 你们说有治没有？”

“用博大的心慢慢温暖—— 许还能焐过来。”

“要是颗冷酷的心呢？”

“冷酷的心伤了？—— 那倒霉的不是他。”

“这儿有你一封信，正在无聊地翻着信件杂志的丁小鲁抬头以我说，扔过一个牛皮领土。我拆开一看，没读几行，扔下信大叫：“唉哟，躁死我了。”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众人立刻来了兴趣，纷纷抬头。

“我念给你们听呵。”我笑着说，展开信纸，“亲爱的方在哥方老师，您好……”

“又是她，”众人笑，“信回得还真快。”

“我觉得我真对不起人，的一片心意我全领了全明白特感

动，因而也就更感动对不起你。”

“怎么呢？”众人笑，“有主儿了？有主儿也没关系，方大哥好的就是二过一。”

“不是你们往下听着，”我笑着说，继续念信，“我觉得您可能误会了，当然这不能怪您，全怪我妈，给我起的这名象女名……”

“噢——”众人翻了天似地起哄，“敢情是一爷们儿，这是哪跟哪儿呵？”

“听着，这下边还有呢——方老师，我真觉得对不住您，我怎么就偏是个男的呢？”

“真是不应该。”大家笑。

“我特理解您的心情，但也特优虑，怕您一失望就不待见我了。犹豫半天，本想瞒着您，但又不落忍，加上我又是个特实诚的人，从小到大没骗过人……”

“怎么长大？”众人笑。

“……更不能骗您了，我心中的明灯。”

“好好，夸的好，夸的是地方。”

“……方老师，我跟您说实话了，您可千万不能因为我说实话就征罚我……”

“不罚你罚谁呀？”

“……我现在可全指着您了。”

“坏了不是？”

“我决心为文学献身了，昨天离开有四处找您，今儿已经山穷水尽，饭吃不上水喝不上兜里一分钱都没了。麻烦您一定预备点钱和粮票，不定哪天我就会骨唐如柴衣衫褴褛地出

现在您面前……您要不救我，我就撞死在您面前！”

“我的天！”众人笑叫，搡我，“看你怎么办吧。”

“谁惹漏子谁顶着，我才不管呢。他要觉得上当，我跟他一起撞死。”我笑着、闹着，一眼看见宝康还坐那儿，忙说，“别闹了别闹了，让宝康接着说。人这是正事。”

“真的？那太不应该了。”

“我为你们难过，说实在的，我是真想帮你们——爱莫能助。”

“没事，真帮小也不怨你，意思到了就行。”

“你们当作家真是历史误会。”

“是是，误会，我们应该种田做工去，让你们当作家。”

“不知道你们怎么候的？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清洁工淘粪工都招不，那贡献多大干吗不去？非来夺我们饭碗，本来我们好好的，你一口我一口。”

“怪我们怪我们。你们客气我们把客气当福气了。”

“好好反省反省吧，人生的路蹉跎岁月一失足可成千古恨，悬崖勒马亡羊补牢知难而退有错必纠——反正就是这意思吧再多的词儿我也想不起来了。”

“你给我们指条明道吧，这回我们听你的。”

“我心里也乱着呢，刚才那翻话好象头些年谁也对我这么说过。”

“是挥着拳头说的还是写大字刷墙上？”

“记不清了，没准是我自个对自个说的。”

“甭管谁说的吧，甭管对谁说的吧，有这么回事就行。”

“对对，历史的经验要牢记丑话说在头里勿谓言之不预。

甭往这里瞎掺和，先打听打听规矩。我们遭多大罪，使多大心劲儿才形成这种颠扑不破的受难甚督印象—— 在世人眼里，你们一上来就洒狗血，没大没小，没尊没卑—— 能不跟你们急么？”

“是是，欠出来也不容易。青红帮还有个辈分儿呢。老的对小的生杀予夺……确实是我们太不注意了。”

“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吧，下一步怎么做好。不是我卖乖。何必呢？哥几个不傻不粘的，非当作家干吗？我也就是不会别的，否则也早奔高枝儿了。这玩艺儿有什么好？劳心伤神苦哈哈，写一辈子也没几个写出正经的东西的，都当柴烧了—— 我有儿子就坚决不许他当作家。”

“你的话说的是真肺腑，真让我们深思，看来我们是得好好考虑今后走什么路的问题了。”

“好好想想仔细想想颠过来倒过去想想，甭着急给你们时间—— 想好了给我来电话。”

宝康走后，我们立刻匆匆地奔回家迫不及待心急如焚地上床睡觉，从中午一直睡到傍晚，这才陆续醒来，精神擞，心情愉快。我们找了家上好的餐馆，饱饱的美餐一顿，吴胖子几乎吃吐了血，然后，委派我给宝康打电话．我叼着牙签懒散地拨了宝康的电话号码，宝康一听是我，十分兴奋：

“怎么样？考虑好了没有？”

“考虑好了。”我说。“我们决定继续和你们坚定地站在一起肩并肩手挽手。”

“什么？”

“我们想来想去，你们越是惨我们越是不能抛下你们不管。我们这些人没别的就是仗义。”

“这么说，”宝康嘟哝着，“你们是铁了心非祸害我们不可拦都拦不拦住了？”

“对，荣辱与共，生死同心，打死都不喊冤。”

“既然这样，那我就正式通知你吧，明天上午八点在盒子车法际开庭，传你刘会元、吴胖子、丁小鲁到庭接受‘文学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质询。”宝康郑重的说，“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明儿见。”

盒子车法院庄严的审判大厅，阶梯式的旁听席上坐满三教九流，看热闹的闲人。我们四人挤站在被告席上的木笼子中，活象漫画里被人民的大手一把抓的年轻点的四人帮。高高的审判台上，依次坐着大脖子，瘦高挑儿，秃脑门，小眼镜和两个娘儿们。宝康坐在一边书记员的席位上，最义愤填膺地望着我们。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嘟哝着：“老实点！看你们现在老实不老实！该该该，活该！让你们闹！”

“现在，法庭开庭了。”大胖子敞着怀，摇着纸扇，挺胸叠肚靠在椅子背上左右看看自己的同僚们，懒洋洋地望着我们拖着腔说：“被告，根据文件规定，你们有权利为自己辩护，你们自己我人辩护呢还是请法庭给你们指定辩护人？”

“自人吧。”我说，“我们可以为自个辩护，那你们呢？你们不需要打人辩护吗？”

“我们不需要。”

“这不公平吧？我们能辩护你们却不能辩护。”

“没关系，反正老是我们永远有理。”大胖子胸有成竹地说，“被告，无业游民宝康控告你们一无设备二无奖金三不经批准擅自进行文学写作，属无照经营一类，申请取缔。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对对，是我控告的。”大胖子发问的同时，宝康激动地一个劲儿说，“怎么啦？我就控告了，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我回答大胖子的提问：“我们认为宝康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文学写作本是雕虫小枝，任何人茶余饭后都可以此解闷，如同下棋遛鸟，嗜好而已，何用起照”

“他说的不是实话。”宝康煎煎地反驳，“他们早不是解闷儿了，完全是专业写作的架势，这不是戗行么？”

“开心解闷儿偶一为之，这个本庭不予过问，但本有俸禄又私写作，谋认钱财，这个就要特批啦，被告，你等之辈可有正当职业？”

“无有。小的们也是无业游民，靠天吃饭，擅事写作也是死里求生之意。莫非宝康写得我们就写不得吗？”

“是呵，都是无业游民，你写得别人就写不得吗？”大胖子率其同党一刻转视宝康。

“大人糊涂。”宝康急得跌足，“我怎么碰上这么一肉头。”

“哎，你怎么骂大人？”我立即向大胖子指出，“他刚才骂你来着！”

“骂我什么？”大胖子机灵一下，立刻正襟危坐，沉下脸为，瞪着宝康，喝道，“你再骂一遍。”

“我没，我哪敢，我说我糊涂，我肉头，么两句半话跟大人都说不清楚，让小人钻空了。”

“骂就骂了嘛，不要不敢承认。”我们七嘴八舌说宝康。

大胖子一干人虎视耽耽，端坐如钟。

宝康有口难辩，“得，我该死？我抽自个俩嘴巴得了，我不该骂您。”宝康巴巴地仰视上方，“饶我这回吧。”

“姑且给你记上。”大胖子正色道，“秋后算帐，现在陈述你的理由吧。”

宝康垂头丧气，恨恨地瞪我们一眼。

“怎么着？你还敢打击报复？”我们厉声叱问。

宝康不敢纠缠，换了副笑脸冲上说道：“小的虽也是无业游民，但这无业游民和无业游民也在贵贱之分，小的祖上就游手好闲，提笼架鸟，吟等赏月。到小的这一辈更不这好，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虽家徒四壁但心有慧根成为作家乃是吴势在必行好歹有家学为底读书子弟功名无望但教个馆会当为绰绰有余。可他们呢？他们什么东西？祖上要饭儿孙还要饭，斗大的字一家子认全了算来不到一筐。这样的屁似的东西也敢自称作家，真真羞天下读书郎。”

“是啊。”大胖子着扇子转向我们，“你们也是胡闹，不认字当会作家。”

“谁说我们不认字？”克们一齐说，“这富五车一肚子墨水乃民间以我等的称誉。”

“大人一定知道一句歇后语，孔夫了搬家—— 净是书。”吴胖子对大胖子说，“这孔夫子便是我的餐号，民间出于尊敬都这么叫。”

“别吹嘞！真不要脸嘿！”宝康在他座位上起哄。

“你这种说法我倒也是头一次听风，”大胖子扫了宝康一

眼，宝康立刻不吱声了。“这孙子哄的也有点道理—— 你外号到底叫什么？”

“真是叫孔夫子。”吴胖子向旁听席一指！不信问他们，是不是都这么叫？”

大胖子一干人视线转向旁听席：“有这回事吗？”

“有，确实有。”马青从旁听席上恭恭敬敬站起来，“我们是没事管这胖子叫孔夫子，他排行老二，也是私生。”

“大人，甭听他的。”宝康连忙欠身以上嚷，“他们是一势的，互相都勾着。这帮无耳之徒廉耻丧尽不动重刑哪里掏得出实话。”

“能打吗？”大胖子高瘦挑他们。一个个竟都不表态。“你看着办，要打你下令。”

“我才不傻呢，我下这令？”大胖子一副饱经风霜满脸城府大事不糊涂的模样，“被告听着，既然你们外号都叫孔夫子，那本帅就要考考你们了。”

“不许交头接耳。”瘦高挑儿冷丁插话，“问到谁谁回答，底下不许商量。”

“考就考呗，有什么呀？”我们笑道，“还能叫你们难倒了不成？”

“你们说什么呢？”宝康指着我们的嘴说，“不服是怎么着？”

“你们四张嘴欺负我一张嘴是不是？”

“你老嚷什么？”大胖子不耐烦地训宝康，“就你烦人，没个眼力价儿，这会儿有你什么事？再嚷把你轰出去。”

宝康蔫了：“好好，我不说了。”

“你当针儿哑巴，” 大胖子狠狠瞪他一眼，打起官腔以无们说：

“听好我第一个问题呵，什么是文学 ABC ?”

“时间地点人物。”吴胖子抢答的快捷，十分得意，“DE 还用说么？说到 Z 也行。”

“不用了，就到 C 吧，什么是小说 ?”

“小人书说的。” 我的他答。底下哄堂大笑。我脸红耳赤地连连说，“错了错了。”

“我来回答这问题。”丁小鲁说，“小说就是名家可以天马行空，新人必须遵循规则的一种文字游戏。”

“给个‘好儿’嘿。” 我冲旁听席示意。

“嘿—— 好 !” 杨重捂着脸低头瓮声瓮气地喊了一声。大家都回头看，他也无辜地回头看，集体的视线都落到了坐在最后一排的古德白身上，急得古德白连连申辩：

“不是我喊的不是我喊的。”

大家只是默默注视着他。

大胖子看到古德白，脸若冰霜说：“古老，请你离庭。”

“真不是我喊的。” 古德白起身对大胖子作胁肩谄笑状，“我刚才一直在睡。”

“撵出去 !” 大胖子脸沉，扭向一边，挤出一句，“不知自重。”

古德白被几个人连得带架地弄了出去，一路上不停摇头叹气。

“第三个题……”大胖子话音刚落，瘦高挑儿就抢过话头儿，“写出好小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

大胖子白高挑儿一眼：“文学家的基本功是什么？”

“说学逗唱。”刘会元回答，“什么都得感兴趣，什么也干不好。屁股得沉—— 坐的住；眼睛得尖—— 好事拉不下；脸皮得厚—— 祖宗八代的龌龊事都得打听；腿脚得利索—— 及时避枪口。”

“有点意思呵。”大胖子和小眼镜秃脑门相互交换着眼色唯独跳过高挑儿，“看来还不是完全无知。”

“好小说和坏小说用什么标准来区分？”高挑坦然自若，接着发问。

大胖子气鼓喜对撇了撇嘴。

“以我划线，”丁小鲁，“我喜欢的就是千古佳作，我不喜欢的那就是狗屁不通。”

“就这么直说—— 对作者？”大胖子挑刺儿。

“好话可以直接说，说过头也没关系。”丁小鲁神态从容地答道，“坏话只能暗地里说，当面对作者充其量只能作为其忧惜遗憾状。

“得关文学真谛了。”瘦高挑由衷地赞道。

“不好！”大胖子冷冷地反驳，“怎么就不能当面说坏话？什么作惋惜状遗撼状？这还嫩点，好话就不能夹枪带棒指鸡骂狗地抛出去了？本人从来就是大无畏，骂他还让他以为夸他，感激不尽。”

“第五个问题……”大胖子和瘦高挑不约而同一齐发问。

二人相视，眼中无限深意。大胖子一副气势汹汹，瘦高挑怯笑礼让，“你问你问。”

“第五个问题……我想问什么来着？”大胖子被打岔，一

时间竟忘了到嘴边的话头，便隔过瘦高挑，反去问小眼镜。

“你想问如果给你一定权力,人地扶持什么打击什么？”瘦高挑果断地适时出击，噎住大胖子，将自己的问题当大胖子的私货抛了出来。

“如果给我一定权力,” 我以男强人叱风云的姿态侃侃而谈,“那我当然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什么表现形式什么思想内容那一概不重要。只要哥儿们就扶持，实在不得不打，也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跟我不和的对我不敬的再好也狠狠打击绝不留情—— 顺便说一句，您这第五个问题和第四个问题有点重复，表达的是一种情堵一种精神。”

“这个我们早发觉了。”大胖子忿忿地对我说,“不用你多嘴，第六个问题……”

“大胖子停下来年地瘦子，瘦高挑倦作不见，吸吸溜溜地品茶。大胖子哼了一声。瘦高挑傲然一笑。

“第六个问题。”大胖子问,“你最喜欢的文学作品是什么？哪些文学作品对人创作影响最大？”

“你的作品我们最喜欢！”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你的作品对我们创作影响最大。”

“没看过也喜欢！没看过影响也最大！” 我们再次异口同声说。

“好好好，不难为你们了。”大胖子乐呵呵地说,“提问结束，下面开始造句。”

瘦高挑轻蔑地一笑，离席飘然而去。大胖子看都不看他一眼。作雍容大度状。

“下面开始造句了呵。” 大胖子兴致勃勃地往前凑凑趴在

台子上说。

“对不起对不起。”一上坐在一边始终没吭声的娘儿们举着葱尖儿似的五指，偏着脸向大胖子要求发言：“我能提几个问题吗？”

“可以可以。”大胖子对这张粉脸堆下一脸媚笑，说：“尽管提。”

粉脸转向我们，立时挂了层霜：“我想专门向方言提几个问题，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红色。”丁小鲁替我回答。

“我刚才说过了，我是专门向方言提几个问题，别人不要插嘴。”那粉脸看也不看丁小鲁，嘴一字一瘪吐皮似的说。

“红色。”我说，“共和国的颜色。”

“我处世信奉的格言是什么？”

“孔雀开展是好看的，转过去就是屁眼儿了。

旁听席哄然大笑，粉脸闭闭眼抿着嘴无动于衷仿佛忍受着突然落到脸上后片灰尘。

“你最爱什么？”

“看到那些从不倒霉的人倒霉。”

“我问的是你最爱什么不是你最希望什么。”

“最爱我自己，其次爱妻子女儿家人朋友。”

“你最恨什么？”

“最恨得冲我讨厌的人笑！”

我龇牙冲粉脸笑，粉脸翻了翻白眼，侧脸冲大胖子说：“胖老，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

“谢谢你。”我在下面殷勤地鞠了一躬，庄严站直。

“下面我们开始造句。”大胖子煞有介事的四处张望着严肃地说：“第一个造句词：乔装打扮。”

吴胖子挺身而出，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五‘·一’节来到了，全国人民乔装打扮。”

“好！”旁听席上一声怪叫，随即爆发大笑。吴胖子非常绅士风度地向观众还礼谢幕。

“第二个造句词：一网打尽。”

“要么不打，要么一网打尽。”

“五十步笑百步。”

“新娘上娇，前五十步笑百步以后哭。”

“奇货可居。”

“老板有奇货可居柜台中。”

“惨不忍睹。”

“他们瘦得惨不忍睹。”

“妙不可言。”

“咱们胖得妙不可言。”

“注意，咱们下面开始造比较复杂的句子了：因为……所以……”

“因为你不知所以。”

“谁不知所以？”

“都以为自己是聪明人不知道谁不知所以。”

“我问你谁不知所以？”

“我问你谁不知所，你不告诉我。”

“胡闹！”

“他胡闹！”

“我不跟你说了—— 别打断我！重造一遍因为……所以……”

“因为我忘乎所以。”

“这还差不多。”大胖子脸色稍有和缓，但仍余怒未消，指着吴胖子，“我看你胖得倒有几他才气，颇带我年轻时的神韵，老夫今天兴致高，倒要和你卷通帘子一比高下。”

“卷帘子？卷什么帘子？”吴胖子四处张望，“跟我比手劲儿？”

“就是先就说词儿，一句跟一句，层层加码。”我们这捆里就丁小鲁懂。“步步高的意思。”

“懂了，不就是拉线儿尿么？来吧。”吴胖子磨拳擦掌，严阵以待。

“客气点客气点。”我在底下拽吴胖子袖子。

“比武么。”吴胖子理直气壮地说，“我要让了他那是对他的侮辱。”

“开始啦，小子。”大胖子发话了，“第一。”

“吴胖子接荐，“笨蛋。”

“天下第一。”

“头号笨蛋。”

“老子天下第一。”

“我是头号笨蛋。”

“不是老子天下第一。”

“不光我是头号笨蛋。”

“敢讲不是老子天下第一。”

“谁说不光我是头号笨虽。”

“哪个敢讲不是老子天下第一。”

“你们谁说不光我是头号笨蛋。”

“看看哪个敢讲不是老了天下第一。”

“问问你们谁说不光我是头号笨蛋。”

“我倒要看看哪个敢讲不是老子天下第一。”

“他老想问问你们谁说不光我是头号笨蛋。”

吴胖子得意非凡，神气活现，朝上问：“还来么？我这直伏跌宕的如何？”

“你真是没眼力价儿。”我批评吴胖子，“为求一逞坏了大家魔事，看不出哥都快急了？”

我堆出甜甜的笑对大胖子说，“大人虹然是老姜。文采斐然，令小的如饮甘露，小的蠢蠢欲动，也想和大人卷回帘子，跟大人讨上几招儿。”

“人！”大胖子闷闷不乐地突然蹦出一个字。

“狠。”我低眉顺眼赔着笑。

“老好人。”

“大灰狼。”

“慈祥老好人。”

“凶恶大灰狼。”

“亲节慈祥老好人。”

狡诈凶恶大灰狼。”

我乃新切慈祥老好人。”

“你是奸诈凶恶大灰狼。”

大胖子鼻子脸不是脸，摔摔打打，庭内空气陡然紧张起来，“称颂我乃亲切慈老好人。”

“承认你是狡诈凶恶大灰狼。”我毫不动容，微笑如故。

“都称颂我乃亲切慈祥老好人。”

“不承认你是狡诈凶恶大灰狼。”

“我听到几乎全体群众都称颂我乃亲切慈祥老好人。”

“据反映绝大多数群众不承认你是诈凶恶大灰狼。”

我一气呵成，大胖子笑逐开，亲切慈祥地说：

“还是你聪明，才分在他们三人之上。这才叫以联呢，多么工整，相畏相成，你是不是再似个横批，我找人写出来，裱一下，回头就挂我们家门上。”

“横批就叫，‘多好的人’，如何？”

“白了点儿吧？”大胖子谦逊地说，“我们家门上这么一贴，谁见了还不得当成瓜摊儿？我老伴正好姓王。”

“那就叫：‘质量保证’吧。”

“不好不好，还是白。”

“白虽白。可这是我们的心声呵，群众总是特质朴，好话歹话都是粗话。”

“再想想再想想，还有别的好的没有？”

“‘百里挑一’？‘上哪儿再找’？不对不对，字多了。”

“我自己拟了一个，你听听怎么样：‘天天向上’”。

“妙极妙极。”我拍手笑道，“如此四字，再贴切没有。四安既出，竟觉其它数万汉字全都俗了，不必改了，就这么写了裱了贴门上。”

“门也俗了。”宝康不甘寂寞，作苦吟状，“依我之见，倒不如专为这四个字立个牌坊才好。”

此时，瘦高挑踱回席位，昂然坐下，一副清高不入浊流

的架势。悠然开口：

“看来这帮小子已安然混过关了？”

“我有意见？”大胖子瞪眼。”

“没意思，我能有什么意见？统统过去就是了，我这护法天不过是摆设，吓吓小鬼罢了。”

“是不是再征求一下其他诸位的意见？”我恭敬地转向秃脑门小眼镜，“我们也特想听听其他几位师的教诲。”

“不用向他们，他们也是摆设。”大胖子颇具毫气地一挥手，当着那几位的面就说，“部他们了也是白问，反正我说了算。赶明儿有事尽管找我，到我家来玩，我瞧你们顺眼了。你们在他们眼里也就顺眼了。”

“一定一定。”我们齐说，“不顺则已，顺就顺您的眼。”

“还在这里赖着干吗？”大胖子想起宝康，对服怒喝，“莫非诬靠这几位文学新秀的贼心不死？告诉你，我在一日，你就休想得逞。”

“我，我想私下跟您谈谈。”宝康可怜巴巴地说。

“不谈！”大胖子一拍桌子，“敢骂我——我记你一辈子分！”

大胖子率众起身，横眉立目的宣布：

“本法庭听证结束，现在开始判决……”

“哥儿们力挽狂澜吧？”出了法庭，我们几个十分得意象英雄，凯旋一样接受于观杨重他们的祝贺。

杨重握着我的手说：“哥儿们你真可以，临危不惧灵机一动，还是你是流氓，我们差远了。”

“立这么大功，你得请客。”

“请客请客。”我笑着招呼大家，“走走一起去。”

宝康臊眉搭眼儿地远远站在一旁，几次想上来搭讪，被马青吴胖子轰走，“躲远点别找着我们抽你。”

“不是，哥儿们，我也是流氓。”宝康央告，“咱流氓对流氓不别大计较。”

“吹！谁是流氓？”我跳出人群叱宝康，“我们现在是文人了。”

路边一个馄饨挑，我们一大帮人蹲着喝馄饨，我喝得满头大汗，对众人说：

“都走都走，喝完我付钞票——掌柜的，再来碗。”

我蹲着，慢条斯理地喝着馄饨，看着大家陆续走远，掌柜的正在往锅里添场——撂下碗，撒腿就跑……

你不是一个俗人

一

“是这门吧？”

杨重和马青爬到楼的顶层，转着脑袋看那层的三个门的门牌号码。

杨重伸手按了一下左手那个镶了铁门的人家的门铃，挤眉弄眼调整了一遍表情，两手握着放在裆前，矜持地等待主人应声而出。”

“谁呀？”门内一个男人问。

“我。”杨重沉着地用浑厚的声音回答。

木门开了，一个瘦得像眼镜蛇似地男人出现在铁门后，隔着纱网眉眼绰约。

“是关汉雄关老师么？”杨重伸出脖子探问。

“你们是什么人？”关汉雄关老师冷冷的目光像针一样从细密的纱网眼中透出。”

“我们是您的两个崇拜者。”马青挤上前来，脸贴着纱网眉开眼笑地说，“一直都特仰慕您，又怕您忙，不好意思打扰，今儿是实在忍不住了，特来登门拜望。”

“就呆一小会儿。”杨重伸出一个指头，“看您一眼，请教

几句就走，决不招您烦。”

“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关汉雄一边开铁门让二人进一边问。

“去派出所查过，挂号的没您。后来还是我们一个同学告诉我们您躲在这儿。”

杨重跨过门槛，等着马青也进来，关汉雄头前走了，才肩并肩亦步亦趋恭恭敬敬跟着往里走。

“本来他不愿意告诉我们的。”马青抢着说，“架不住我们一天到晚总缠着他，都知道您不爱见人……”

“他叫什么名字？”关汉雄进了会客室，径自先在一把皮转椅上坐下，手捏一支烟，昂着头问。

“嗬，您这儿书真多。”马青一进屋就扬着头看满墙满壁的书着嘴问：“这些书您都能背下来吧关老师？”

“他叫什么名字？”关汉雄提高了嗓门。

“于观。”杨重侧屁股坐在一圈矮沙发上，小朋友一样双手托腮仰望关汉雄。“关老师您千万别责怪他，真不怨他，怪我们想见您的心情太迫切。”

“他说他和您特熟，经常一起喝酒。”马青挨着杨重坐下，眼巴巴地问：“您最近又写什么呢？”

“不认识这个人。”关汉雄殛自摇头思忖，“没印象。现在净有人冒充跟我熟，其实压根没见过—— 社会上有些人就爱乱传我。”

“没错！”马青热情地接道：“我们那儿一聊名人，就有人说您如何风流如何停放如何行为古怪—— 好多传您的话我们都不好向你学呢。”

“徐达非吧？”丁小鲁敲开黑洞洞的筒子楼的一扇房门问。

“是他。”刺目的光线中站着一个一脸憔翠的迟暮美男。

“一眼就认出来了。”丁小鲁暧味地笑。“我是《影迷报》的记者，我叫丁小鲁这位是刘美萍，我的一个同事的女儿，也是您的影迷，听说我今天来采访您，非要跟来。”

“来吧来吧，都请进。”徐达非把两位女士让进屋。“屋里太乱，别见笑。”

“您和挂历画报上长得不一样。”刘美萍腼腆地说。

“怎么呢？”徐达非蓦地警惕起来。

“比画得精神。”丁小鲁诚恳地讲，“看电视觉得您挺老成的，没想一见人这么年轻。美平坐呀，干嘛站看犯愣？”

“一个大明星就住在这么个小破屋子里。”刘美萍困惑地转过身。

“谁来谁这么说。”徐达非大咧咧地坐在破藤椅上，一把一把往后捋他那头毛泽东式的长发。“都以为徐达非不定多享受呢，其实……其实我还是个普通人。”

“可是，可是，怎么也该让您住得宽敞点，先不说和好莱坞的明星比吧——我觉得在演技上您关不比他们差！”

刘美萍眼谁财气似地概着嘴一屁股在丁小鲁身边坐下。“是这样的，小徐——我可以叫您小徐么？”丁小鲁一本正经地望着徐达非开口道。“我们报社接到许多彩迷的来信，询问为什么这几年在银幕上看不见您了。打听您近来在干什么，是不是和女影星一起出国了？”

“还有这么多观众关心我，记着徐达非？”徐达非万分感慨。

“当然,您想象不出您在我们普通观众心目中的份量。”丁小鲁感觉屁股底下硌得慌，抽出一副墨镜，放到一边。

徐达非忽然发起牢骚:“近来干什么？呆着呗，打牌，睡觉养花，为什么看不到徐达非？徐达非没戏了呗。”

“怎么会呢？”丁小鲁似感不解,“您也息影了？”

“哪是徐达非想息影，是那些王八蛋约齐了不用徐达非，徐达非还演什么？”徐达非怒气冲冲，双目喷火。

“嫌您岁数大了？不，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您只要稍稍化点淡妆，依旧光采照人，按您的实际年龄，您得算保养得好的。”

“说十也有人信。”刘美平热烈地说,“我们单位小姑娘一看电影有小生就议论，这小生怎么不让徐达非演？徐达非演准比这个强。阿兰·德龙怎么啦？徐达非不比他差！”

“你这是骂我。”

“我真是诚心夸您。”刘美平委屈了。“这话又不是我说的，是观众女观众的集体反映。”

“你拿阿兰·德龙和徐达非比就不对。”丁小鲁也不同间刘美平。”不是徐达非不比他差，而他比徐达非根本就不如。”

“那当然我们更爱看徐达非更爱看徐达非了。”刘美平很痛快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并解释。“我的意思是说阿兰·德龙那么差的形象都能一部接一部地拍戏，就别说徐达非了。”

“我怎么就只能演英俊小生？”徐达幽怨地说,“像我现在这腰身，这横肉，演个土匪杀手不行么？徐达非长得好看了。徐达非就是让漂亮脸蛋给害了—— 王八蛋才长得好看呢！”

“关老师，我们都特爱看您的书，您在我们同学中影响特别大是不是杨重？”马青一脸谀笑。

“在我们同学中，现尔今这些学者，问谁谁不知道，唯独一提您，全都点头：噢，他呀。”

“那为什么我那论文集一征计才7本？”

“那是新华书店不识货。昨儿个我们一个同学还四处打听哪儿能买着您的书，他的一个澳洲朋友托他买，瞧，澳洲都嚷嚷动了。”杨重满脸深沉，煞有介事。

“我给您讲个笑话关老师，您姑且一听别太认真。昨天我去女宿舍串门，一进屋就见我们第最傲气的两个女生一人面前摊着本您的书。一边看一边互相赞叹：‘你说他怎么想的？怎么就能写得这么好呢？’”

“确有其事？”

“这我可以作证。前天这俩女生还指着我鼻子骂我一顿：‘你这学生会干部怎么当的？净请些没听说过的名人来做报告，为什么不请关老师？’”杨重挪了挪发麻的脚。

“其实你们即便请我，我敢不见得会去。”

“我是这么回答的她们：‘你以为关老师跟一般名人一样呢？人家是真正做学问的。’”杨重重又端庄。

“我听说人家外国很多特有名的大作家都不希望自己的书印得太多，有个日本女作家一听说她在书在中国印了四千册，当时跟咱们出版社急了：你们把我当通俗了？”

“吴老师，”杨重仿佛忽然开窍，“像你们这种大学者，难得的就是寂寞吧？”

一间花里呼哨，从外边看象个发廊或彩扩冲印店的临街房内，于观正在和一个胖乎乎的，进化得有些不够年头的女同志谈心：

“为什么要跟人家一样呢？我觉得女同志要长就应该长出点自己的特点来，物以稀为贵嘛，你们都眉清目秀，我偏月朦胧鸟朦胧；你们都高低错落，曲一优美，我不妨浑然一体，让你们闹不准谁是谁，我认为你就属于个人特点比较突出的让人一眼难忘的，很难用漂亮不漂亮这样的俗词来形容……”

冯小刚领着一个长得十分夸张，活脱卡通人物的男子走进来，很严肃地给于观介绍：

“哎，于观，这位是《交际与口才》报记者华远先生，想找你了解一下咱们‘三好协会’的工作情况。”

“好，好，小刚你别走，这位女同志你接着来。”于观起身让座，“华先生这边请。”

“你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冯小丽坐下问。

“不能用漂亮不漂亮判断一个人。”

“噢，刚才一进门看见你，我眼睛就一亮，心想：这个女人不简单，为什么不简单呢？因为……因为……不知道你自己发现没有，你的气质里有一种忧郁的东西，我喜欢忧郁，我这具人也常常忧郁、所以我一见你就……就心驰神往。”

冯小刚自己也豁然开朗地笑了。

“于观把华远领进里屋，那几乎只算半房，堆满过时的壁纸和装饰材料，都是用这间屋开买卖的上个户主倒闭时留下

的。小屋勉强可以坐两个人。

“你想了解什么呢？”于观问。

“想请你谈谈你们是怎么想起要成立这个‘三好协会’的？请我解释一直这‘三好’是批哪‘三好’？”

华先生坐正、坐直，拿出笔和笔记本，但仍像屁股底下垫了弹簧似的动弹不停。

“不用紧张，随便谈，”他安导于观。“发表不发表我还没想好呢。今天只是路过，被刚才那个人列缠硬泡拽了进来。”

“这个，成立‘三好协会’……于观双眼茫然，接着稳住了神色，口齿也流利了。”‘三好协会’，主要是我们对目前的社会风气十分反感，哎，人和人间不是互相瞧不起就是互相攻击，一点真诚的感情都没有，哪像是一群人？”

“是，我也对这种现象很有看法。”华先生点头赞同。

“怎么就非得胡撕乱咬？互相说点好话怎么啦？”于观忽然愤怒了，脸红脖子粗地瞪着华先生，质问：“难么？费事么？是压根没教过还是都忘了怎么说？一张嘴就阳怪气，一张嘴就毒汁四溅！有时我在街上听到穿得那么体面的两个人互相骂出那么难听的话，我就难过，就心疼——就是人民和人民呀！”

于观眼圈由衷地红了，华先生默默不语，肃然起敬。

“于是我就默默地想：咱是文明古国呀，再这么下去就不对了。死后怎么有脸去见咱们那些以道貌岸然著名于世的先人？也愧对子孙，人家将来要查的，到底这优良传统是从哪朝哪代失传的？”

于观看了眼华先生，见他还在听，才又接着往下说，语

气由沉痛变得激昂，铿锵顿挫。

“所以我们大家一碰头，觉得不行，不能任其下去，要管，必须管，不顾一切地管！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让互相吹捧蔚然成风。”

于观脸上现出一片极灿烂夺目的光辉，随这他连忙解释：

“我说的是互相吹捧的褒义，指的是那咱样和的气氛。”

“我懂我懂，很理解。”华先生点头如啄米。“即便是贬义的互相吹捧也比互相谩骂强。”

他极为认真地地于观说：“实话告诉你，我早盼着有个匹夫觉得自个有责任了。”

冯小刚的声音人外屋传进来：“有信心了吧？这回不怕谁说长道短了吧？这就对了，走你的路—— 北在这边。”

“首先是一片好心，其次是各种好话，最好汇成一个刻骨铭心的好梦。瞧，这墙上挂着的就是我们的心声：好梦献给你！”

于观掉头抬手往后墙一指，华先生只顾埋头在本上速记，写了一遭才抬头乱找。

“你们是逮谁捧谁，还是也挑人，单捧有名的？”华先生又问。

“逮谁捧谁！”于观断然道，手同时往下一劈作发个斩钉截铁的手势。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搞三六九等。你想呵，往往最不值得捧的人最需要捧，这牵涉到一个什么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凡是群众需要的，就是我们乐意奉送的。”

“那么哪部分群众最需要？”

“这个我们做这市场调查,恐怕最大的潜在顾客还是文艺界人士。他们本人当然很谦虚,相信家属会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

“那是一定的。”华先生颇有同感,接着补充道:“只要做好宣传工作,很多人都会立即认识到你们这项工作的意义和不可替代性。”

“目前我们还是在试营业,业务尚未全部开展,人员也需要培训,仅仅刚开始了送好话,做好梦下一步开办,正在筹备。”

“请问,顾客要接受你们服务,是不是要预约?还是直接找上门来就接待不问来?”

华先生的笔脱手掉在地上,他低头满地爬找。

“嗯,目前主要是我们送上门去,要听好住址主动上门服务顾客往往不知情,这么做的目的一是锻炼队伍二是提高知名度。你晓得一项事业草创阶段总是很难的。”

“懂,懂,任何一家商店刚开张都要大酬宾,还有一个问题:“你们从事这项工作……这得算脑力劳动吧?”

“我觉得要算,捧得好捧得巧妙不露痕迹是要倾注很多心血的。”

“那你们收费标准是不是很高?价格根据什么计算出来的?”

“我们不收费。”

“打开销路以后呢?”

“那也不收费,这是在我们成立‘三好协会’之初就决定了的。”

“义务捧人？”

“您想呵，这工作本身是个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的工作，我们要是收钱，当下就会让人把我们的高尚行为诵俗化了，再说，要钱干嘛？我们都是只爱真理不爱钱的人……”

于观语焉不详，这当口，冯小刚走进来把话接过去。

“我们是没有自己的私利的，这个到哪儿都叫响。”

“我们过去很多好事办成，吃亏就吃亏在让空家怀疑我们的目的了。”于观恢复流利。“冯小刚概括得好。”

“可你们完全不收费，维持这个摊子的经费从哪里来？总不能自个掏腰包搭钱捧人吧？”

“我闪可以出卖别的，但在原则问题上，我雨步不让。”于观霍然色凛。

二

“喂，头儿，我是马青，下午我和杨重歇了，不回去了。”马青在电话里说，“一上午捧了三家累坏了。”

“不成。”于观拿着话调整说，“业务学习谁都不能请假，必须回来。”

“我说头儿，你不必疼我总得爱惜一下杨重吧？他昨天起嗓子发炎，现在都说不出话了。”

“冯老师是大忙人，我好容易才把他请来，他的很我经验和知识那是花多少钱也学不到的。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你们不珍惜么？”

“好么，我们这就回去。”

“噢，”于观把手上的烟捏灭，“你们回来时路过礼士路，那儿有个长年义务维持交通秩序的老同志，很显眼，我们顺路捧他一道。”

丁小鲁和刘美平也风尘仆仆地回来了，进门咳嗽，清嗓子，端起水杯咕咚咚喝水。

于观笑呵呵地问她们：“捧得如何？效果还好么？”

刘美平放下水杯，喘了口气说：“对象笑了。”

“那就说明摸着脉了。”于观赞许地指出：“就证明没白捧。”

丁小鲁说：“不过笑完是更大的忧郁和期待，离你要求的心花怒放好像还差一点，没出现自吹自擂的症状。”

“我们挑唆了他半天，他还那么谦虚，真烦人。刘美平道。

“不会是得意地谦虚吧？”

“不是。”刘美平说，“得意地谦虚我们能看出来。”

“没关系。”于观勉励她们，“头一回能把对象捧笑了已经很不错了，也真难为你们，这回没捧好下次接着捧，真到捧好。咱们要对用户负责，保质保量，以实际行动迎接品种、效益、质量等。”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冯小刚冯老师。”

大家陆续到齐后，于观拉着冯小刚的手笑吟吟地为大家介绍。

“冯老师是捧人的专家，在捧人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可是在这个领域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世界上也是领先的。”

众人鼓掌，个个脸上一副虔诚的敬意，乱纷纷伸出手：

“您好，您好。久仰久仰。”

“你们好！”

“冯老师是专科毕业么？”杨重握着冯小刚的手问。

“冯老师是自学成才。”于观替冯小刚回答。“捧人这个专业在我国还属边缘学科，世界多数国家还是空白，因而还没设立专门学校。除了一些有心人其他人简直还懵然无知，虽然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就是说，冯老师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杨重朝冯小刚竖起大姆指。

“哪里，我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冯小刚害羞地垂下眼睛。

“冯老师请坐。”杨重躬身退开，指给冯小刚一张空位。

“各位老师坐。”冯小刚坐下，立刻又站起来，待大家各自找椅子坐下后，款款开口：

“今天我来，不是讲课更不敢多谈教授，仅仅是和各位切磋，仅仅是，共同探讨一下捧人的发展趋势和应用前景。很难得呵是不是于观？看到这么年轻人有志于此，冯某十分欣慰，这说明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冯老师咧嘴笑，大家也跟着纷纷咧开大嘴，只见一屋粉红的口腔。

于观道：“冯先生，我们不过是步您后尘罢了。”

“长江尚且后浪推前浪，何况尔等？大千世界，各领风骚，今后真要看你们骚了。”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于观也是有名的快嘴，当然不肯让人，“没有种子，哪来嫣红？”说完脸红红地笑。

“于观于观，你慢点，”丁小鲁道，“今儿咱们是严肃探讨问题冯老师还没开讲，你怎么就捧上了？”

“抱歉。”于观惭愧，“我也是一没留神，主要也是想让你们一睹冯老师风采。”

“那不用你说，我们一看冯老师的长相就知道是阿搜集奉承之徒。”马青插话道。

“是是，我是贵相，这马青，你别看我跟他不熟，一见就知道这人刚烈，威武不屈，搁古代，不是烈士也是刺客。”冯老师拿眼睛找马青。

“冯老师真有眼光，看人真准。你看我跟马青混了这么些年，一总没看出分有什么优良品质，倒叫冯老师一语道破，要不怎么说人和人不一样呢？”杨重痴笑，感慨。

“你以为呐？我就相信世上有天才，今儿一见冯老师我更坚信我这观点了。”马青甩头跺脚以示坚定。

“我不同意你这把我当天才的观点，其实我就是一具鸡蛋，要没你们这帮人的热乎劲，我的小鸡也孵不出来。”冯小刚一本正经。

“可您得先有小鸡呵。您要是块石头，我们就是把您捂烫了，也最多浇上盆水洗桑拿。”马青反驳他。

“行了行了。各位，呆会儿散了，我们专门留出时间让大家和冯老师切磋，现在先听理论报告。”

“于观，我都含糊了，你这帮人都是挺粗挺大的蛇，还用我这儿添足么？”

“我们这都是鲜姜，也就是能拿话订人，真正能辣得人家张不开口还得数您。”丁小鲁含笑开口。

“冯老师，您可别刚看我们含苞欲放就帽我们长去了，那我们可怨你一辈子。” 马青眼珠都斜得看不见了。

“昨儿我们几个还谈呢，要想开得娇艳长得婀娜还真得追一道冯老师您这样的著名臭大粪。”刘美平趁势加上一句，不好意思地朝伙伴们笑。

“捧人在我们国家源远流长，最早见诸文献的就是诗经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个时间欧洲人还大字识不到一筐呢……” 冯小刚刚说了几句，就闭了嘴。

“说呀说呀，冯老师，你害什么怕呀？” 有人嚷。

“不是，你们这么一个个仰脸瞪着我，弄得我都不自信了，我跟你们说实话，我其实不是什么学者，好多话都是自个坐屋里瞎想的。你们这么认真虚心地盯着我听讲，还记笔记，我真怕谈了你们这些那什么……了弟。”

“……你就放开胆子说，我也给你透个底，在座的都是不读书不看报的，没一个听得出毛病，而且都是青春已经耽误过的。” 于观大包大揽地鼓励他。还拍了拍他肩头。

于是冯小刚低了头，犯了多大错误似地嘟嘟哝哝往下讲：

“这个捧人吧，起源于劳动，法时咱们的先民脸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掉地摔八瓣儿，每日打食耕种，劳动间歇仰观天地万物，古时间，都是原始森林大草原，野兽出没，比现在自然环境壮丽得多，不由发出赞美。由物及人，夸起去河里汲水的妇女。当时捧人还是比较由衷的。主要是捧统治者和妇女。因为两中人在纺织物还没有发明的时代，是唯一有条件用兽皮和羽毛打扮的。现在你在那些原始部落还可看到，打扮得最漂亮的是酋长。后来有一天，黄河清了，出了圣人，

圣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最早的捧人专家，这你从圣人们流传下来的语录中要以看到，里面全是讲的怎么捧人，在所有人都要干活，打仗的时代，只有圣人是靠捧人吃饭的。所以叫圣人，以区别俗人？”

“为什么允许他光捧人不干活？在劳动需要劳动的原始社会？”杨重眨巴眼举手提问。

这就是我下面要讲的，捧人的社会需要。时代呼唤捧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部份人先富了起来，不必天天劳动了。吃饱、喝足、玩够、睡醒了后，有点空虚了，有点失落了，开始思考：我是谁？我在这儿干嘛呢？这个问题就需要圣人来回答了：你是天之娇子；你是命中注定要比别人优越要比别人有思想有道行要经别人伟大的人上人。’第一个圣人就知道如果他要说你是个废物会有什么后果。”说到这儿，冯小刚嘿嘿笑了。

“敢情咱都是圣人之后！”大家面面相觑。

“你以为你们都是小人啊？自轻自贱！”冯小刚骂。

他仰着脸，眼睛望着天，继续嘟哝：

“时代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前人吃饱饭没事干，要求得到精神满足已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单靠一两个圣人已无法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这就需要组织起来，把捧人职业化、专业化。就像警察在现代国家中应运而生，最后变得必不可少一样，我以为，一个国家是否现代，除了看它的工农业发展水平，另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它有没有一支职业化的，专业水平相当高的捧人队伍。从这点看，西方很多国家还是相当落后，填补精神空虚主要方式还是淫乐、吸毒，这点很让我

瞧不上。”

这时，冯小刚彻底还了阳，举止从容了，眼睛瞪开。

“就像武术家要讲究武德一样，我们吹捧家也要有良好的捧德。就是说要从最善良、闻真诚的愿望出发去吹捧别人。最坏、最不可取的就是明捧暗贬，表面上把人家夸得天花乱坠，心里对人宜百个瞧不上，夹枪带棒，把对象当傻瓜耍。要知道，容忍我们捧他的人，心里都是很苦的，这就像饮酒浇愁，吃药止痛，如果不是以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去对待他，那无异于落井下石，谋财害命，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冯老师这点谈得太重要了。我早发现在我们的吹捧实践活动中，不同程度地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调侃对象的问题。看来这个‘捧德’问题要下大决心抓。”于观对丁小鲁说。

“喜欢耍小聪明调侃别人，那也是一个吹捧家不成熟的表现。一个吹捧家应当心胸开阔，容得下任何令人不快乃至令人发指的现象。在吹捧家的眼中一切都是美好、熠熠生辉的，就像孩子的眼睛，说到底，吹捧家的心地要像孩子一样单纯，善于从丑、恶、司空见惯的一般现象中发现美、鼓吹美，这才是一个吹捧家的责任和使命。”

“冯老师，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要是有人不吃捧怎么办？譬如说，好咱光明大落的汉子。”刘美平举手。

“送你八个字：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以我多年捧的经验，没有不吃捧的。首先一条，你捧他，他再不爱也不会像你骂他那样引出深春大恨。最多觉得你这人肉麻，灵魂渺小，形像猥琐，他从心里一轻视你，你的工作就完成一半了。捧人

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使人获得起现实的自我感觉。一个处长是不可能在部长面前获得良好的自我感觉。作为一个优秀的吹摊家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不惜把自己眯成一个可怜虫，一个笨蛋，一个恨不得让人用大耳刮子抽的白痴。同志们呐，这是灵秘肉的奉献呵！如果通过我们努力，能使全国人民人人充满尊严、充满骄傲，那么就是我们受到万人唾骂、千夫所指，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是值得的，也可以笑慰平生。”

“冯老师，你哭了。”刘美平眼圈也红了。

“我是说着说着就有些激动了。总要有要作出牺牲，总要有人成为别人的垫脚石，总要有人成为历史的罪人，与其残酷斗争，不如让我们这些有觉悟没牵挂的人舍身成仁。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有人不愿意干的，现在还可以退出。”于观立起吼。

无一人作声，大家都望着哭得抬不起头的冯小刚犯愣。

“没有，一个没有，好，让我闪几个先从历史中把自己勾掉吧。”于观欣慰地坐下。

下课后，大家都围上了冯小刚，有递茶缸子的，有递手绢的。

马青一百个诚恳地对兀自一想就红眼圈一想泪就扑扑往下掉的冯小刚说：

“冯老师，您真不是骗子，您真是掏心窝子想把这事办成一件好事。这回我信了。”

“不要叫我老师。”

“那叫什么呀？”

“叫先生，或省略一个‘老’字，叫冯师也可以。”冯小刚擦干了泪，吸溜着鼻子对马青说。他拉着马青的手，同样一百个诚恳地说些肺腑之言：

“我怎么能是骗子？平生我最恨的就是骗子。还是那句话：咱们都别年轻了自己。”

刘美平挤上前来，手里举着个小本，“冯先生，您人我签个名，要那种狂草。”

冯小刚给她一笔一划认真签名时，她又说：“冯先生，今天你真是把我感动了，好久没听过这么好的大道理了。您是真有学问，您讲的那些话睦我都没听懂，好些字都不会写——您是真有学问。”

冯小刚此刻心情也好了，签完名笑着说：“何止你感动我，我都被自个感动了，由衷地俩服我自己：我怎么就能说哭就哭，什么也没想张嘴就来，听着还挺象那么回事——多读书呵，这是个秘廖。”

那边，于观正在批评杨重：“大家都在争着向冯先生献媚，你为什么不去？”

杨重指指嗓子，声音嘶哑地说：“说好听的把嗓子说哑了。”

“刚才为难冯先生的时候你怎么那么起劲？到底时具哑假哑？你不用装。”

“恶心，我觉得恶心。”杨重道，“他再怎么说得天花乱坠，难道就不是怕马局了？”

“我就知道你这人思想上有问题。”于观喝斥他：“是又怎

么祥？人民养育了你长这么大个，你就拍拍人民的马屁又吃亏多少—— 不应该么？”

“我想不通，凭什么呀？”

“想不通也要通！你过手造成的你不要忘了。”

“我就没想到会搞的这么肉麻，这么庸俗。”

“难是你水平不高！我从来就没讲过这是件容易事，要没困难，要我们这些人干嘛？”

“我都成什么人了……”杨重嘟哝。“对，这就是你思想问题的根子，终于自己暴露出来了。你总是想到你自己，你心里总有个小小的自我在作怪，这就使你看问题总是从自我出发，当然很多事你会觉得吃亏。”

这时，刘美平在那边叫于观，于观应了一声对杨重道：“今天没时间，改天我们再接着谈，你不要因为思想问题影响工作—— 我一直很器重你，你不要让我失望。”

于观满面堆笑地高声对大家说：“从今往后冯老师冯先生将要和我们一起作，大家鼓掌欢迎！”

三

“我吧，是个厨子，我热爱我的工作，可我从小就有个理想，一直没实现，而且现在越来越没指望实现了。这二年岁数大了，日子也好了，不愁吃不愁喝，偏我越来越想着我那早年的理想，想的我是茶饭无心，一夜夜失眠，都影响我全心全意为外国游客服务了，昨儿一锅鱼翅都让我熬成鼻涕汤了。听说您这儿办了好梦一日游，我就兴冲冲来了。”一个瘦

小的男人坐在于观对面倾诉。

“那是什么呀你的理想？”

“难，不容易实现，要不我这么些年也就是光想想。”

“搁我们这儿，这没办不到的事，我还敢跟您放这大话。”于观隔桌凑上去，作洗耳恭听状。

“我人小吧，就特并羡慕革命烈士，江姐呵，赵一曼呵，当然还有江青，打心眼儿里敬佩她们，你不知道我看《红岩》《红色娘子军》时哭成什么样儿，特别是她们就义时，那音乐，那火光，回回我都热血腾，至今刑场上的阵阵枪声回荡在我心头。我恨我生在新社会，没机会跟反动派英勇斗争，没机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流血牺牲，喊着‘为了新中国——冲呵！”粉身碎骨，我这法特过时？让您见笑了吧？是，我这人是有点老派，现在我有这法的人不多了年轻人都想着怎么发财。”

“我特别理解你，我也是打那时候地来的，满脑子英雄壮举，至今看见坏人行凶想跑就是迈不开步，冲上去就后悔。”

“咱们那时候的人是单纯。”

“您想怎么死呵？是活活烧死还是让我们把您五花大绑拉到郊外毙喽？这没什么难办的。”

“我是这么的呵，先从被捕开始。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能不能接全活儿？”

“全活儿单项您随便，我们好说。”

“那我就要一全活称，你们先把我抓起来，然后严刑拷打，上什么刑到时间咱们再商量。最后，我死也不招，把自首书撕粉碎，你们恼羞成怒，把我绑赴刑场。我是烧死枪毙都要，

先烧再毙还要沿途高呼口号，冷笑着—— 视死如归。”

“没问题，全满足您，您最好再照我脸上吐口带血的唾沫也可以。”

一个五大三粗的黑铁塔似的家伙坐在冯小刚对面瓮声瓮气地说：

“我是一板爷①，十年大刑上来的，你们不歧视我吧？”

“不歧视，您刑满后能自食其力，让人敬重。”

“我既不是佛爷②也不是花贼，那两样我都不行，就好打架，十年前你们要常去东园一带可能听说过我，我是那儿街头一霸。”

“您忘了？我还让您打过呢。我跟您抖奋，您一脚把我踹西边了。”

“有这事？不记得了，那会儿打的人太多，不说那个了，我现在是规规矩矩的，哪儿人多躲着哪儿走。”

“还得说咱们政府会教育人。”

“是是，至今我感激不尽，那人民民主专政……嘿！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为什么好打个架么？其实我本意不是想当一流氓头儿。”

“你想当佐罗？”

“是—— 我想当将军，统帅大军，冲锋陷阵，驰骋疆场，直到把敌人全歼。”

“好呵，我也巴不得呢。”

“保卫祖国，打击侵略者，维护世界和平，凯旋！会师！总攻—— 哎哟，想死了我这事！盼了多少年的帝国主义侵略，好容易见着了，来的都是笑嘻嘻的夹皮包的，打不得骂不得。”

“虽呵，我也替您憋屈，不过虽然没有战争，您仍然可以当将军—— 起码当一天，交给我们，您想当几星将军？”

“五星，当就当最大的。”

“好的，就是一金板上有五颗星对吧？可以，宴会，接见、礼炮，我们会把这一无的日程给您排得满满的。”冯小刚挥笔刷刷记下要点。

“慢！”大汉按住他的手，“我不是当那种检阅将军。”

“可这不就是将军么？”

“非也，非也。”大汉摇头微笑。“我不要穿礼服戴大盖帽坐拉窗帘轿车金光闪闪什么的。我单要穿野战服扣钢盔浑身上下屁兜里都塞着手雷，开一篷吉普，膝盖上搁一手提机枪，牙咬着发茄，后边车斗里坐俩中士，招摇过市。”

“噢，名将！”冯小刚恍然大悟。

“对了。”大汉谦逊地低下眼，“没人能一眼看出我是将军，以为我是司务长呢。到一交通岗楼前—— 假设啊—— 就被拦住，让我出示证件，态度还很蛮横。我呢，不慌不忙站起来，嘴角挂着一丝微笑，从裤兜里掏出揉成一团的船形帽，轻轻掸去前挡风玻璃上的灰尘，露出五颗星……”

“天哪，那交通警必是大惊失色。”

“汉然，你想呵，他能不被吓坏么？拍地就是一个敬礼，还不能是那种一般的举手礼，得是个浑身使劲五指直扎太阳穴恨不得把大盖帽扎歪自个气躺下的—— 礼！”

说着，大汉啪地给冯小刚敬了个礼。

“然后呢？”冯小刚迅速还了个一模一样的礼。

“然后我就一溜烟走了，扬长而去，开军事会议去了。屋

里是四星以下的将军，我一进屋，啪地全站起来立正。脸仰到天上，手按着裤线，一动不动！”

“然后呢？”

“然后我就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摘白手套，冷冷地打量他们，特别不耐烦地小声对他们说：“稍息稍息。”

“都是高级将领，您这么着合适么？”

“我对军官一向严厉，他们都怕我，当然也是因为我指挥打仗确实厉害，可我对士兵很亲切，一点架子没有，经常拍拍他们肩握握他们手，好钦老兵我都能叫出他们名字来呢。”

“爱兵如子。”

“嗯哼，去安排吧，上尉。”

街道齐大妈拎着一篮子鸡蛋走进来，进门就挨个指着于观们撇着嗓门叫：

“你们几位都听着，我可告诉你们，后天是咱全国文明日，街道布置下了任务了，各单位都要上街载歌载舞，你们这文明业户更不能落后。”

“没问题，咱这片几条街的热烈气氛都归我们了。”于观笑说。

“齐大妈您坐。”马青搬了个凳子搁在齐大妈臀下。“您站着说话我觉得我没礼貌。这么点小事您还亲自跑一趟、让二丫头招呼一声我亲自去不就完了？”

“我也是顺道飞翔本儿上的鸡蛋拐一趟。”齐大妈没坐。把篮子搁凳子上了。

“您说这齐大妈呵，”冯小刚走过来，“每回见她每回我就纳闷。身子骨怎么就这么硬朗？精神头儿怎么这儿健旺？风

吹雨打全不怕—— 我羡慕你！”

“嗨，还不是打小吃苦，摔打的。”齐大妈笑得皱纹模糊眉眼。

“要说人有活一百八十岁的—— 我信。”冯小刚还说。

“可不，搁咱们国家这叫寿星，搁港台齐大妈就是人瑞了。”于观也帮腔。”

“得了小哥儿几个，留点好话文明日街上说去，大妈这已经没少听蹭了。”

齐大妈美颠颠地拎了篮子颤巍巍往外走。

大家一起躬身送。

“还不是应该的？让我们说假话可不会。”

齐大妈前脚走，大家立刻散开归位，接着刚才被打继续和顾客娓娓而谈：

杨重对一个暴突眼的男子说：

“我这人不爱说假话，心里怎么想的，嘴上就怎么说，不怕得罪人！我一见你就觉得不应该—— 您不应是一中国人！”

“那我是什么人呵？”

“您就不该是人。”

“怎么讲？”

“委屈！听说过仙风道骨么？那就是说您。”

“有那么严重么？”

“太严重了。您还看不出来么？我这人一向是实事求是的，您活脱一神仙呵！搁我文盲那会儿，见了您我得磕头—— 您可千万别让我姐姐瞧见，瞧见她可就得缠着你长你给观音女士带好儿，还非得还到。”

“不不，我还是人，一个普通人，爹妈生党培养，有欢乐有忧愁。”

“不不，婀娜是您谦虚，实际上呢，您欢乐，那也是与民同乐；忧愁呢，更是先天下这忧而忧。”

“我真不是这样。欢乐，占点小便宜就乐；忧愁，吃点小亏就愁。”

“不可能。我懂你这话的意思，您是瞧出我是这种人了，拿这话给我一个警醒。达到目的了，我如遭棒喝，如雷灌耳，若有所思……”

“你这不是讽刺我吧，你瞧，我跟您说了实话，你就拿这话来臊我。”

“看不出来呵，是不是于观？这先生道深了，任咱们怎么捧岿然不动。”

“这就叫大家风度，真正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现在这样的人真是不多了，有点小成绩就自己抬轿子自己坐，哪像您？戉，我跟您头一回见面，不了解，但您给我一个突出印象特别强烈，您这人不吃捧，”于观掉脸飞快地说：

“我都怕了他了我一点不瞎说，这样的人再多几个，咱们这碗饭吃不成了。”杨重苦恼地望着对手，十分真诚。

“谁说我不吃捧？我就为了让你们捧特音跟单位请了假从天津赶来的。问题是你们没说出我怎么就跟别人不一样了，我不服气。”

“好好，咱从头来，您是先进生产者？”

“不，我是落后分子。”

“那是您见荣誉就让，见困难就让。”

“可我也挺想先进的，不愿意这么平凡。”

“痴心不改、俯首甘为，平凡见伟大呀！”

“说不想那是虚伪，想而不为那是洒脱，为什么说高山走俊鸟呢？人前人后那都叫家畜。”于观又远远插了一句。

“我不是不想为，而是办不到，懒惰成性，一想干活就恶心。”

“这阜么叫懒惰成性呢？这叫本质高洁，与世无争，不为五斗米折腰。您天生就不是一个小事能满足的人。”

“可别人怎么说我是大事干不来，小事又不干呢？”

“那是他们不了解您，您高说不到三十，不到三十怎么就能把你看成了呢？齐先生四十这画，姜先生八十挂相，在这之前干嘛了？这不都是瞎混？一个当木匠一个当渔夫，谁想到过小流氓刘帮还能做一番事业呢？”

“好喝酒吧？”马青过过来问。”

“好，没事就喝，喝完就睡，外号醉猫，这还能算优点么？这不叫醉生梦死么？”

“错吧？我叫梦里乾坤大，杯中日月新。古来圣贤在何方？唯有饮都留其名。”马青得意地走开。

“我觉得你特像古代那种求魄的知识分子。”杨重严肃道。

“您是文人吧？”马青问一个白化病般雪白人儿。

“不不，我就是一骚客。串点晚会词儿呵写点骂人的小品文呵给报纸纠正点错字连带不署名地在广告末尾斩钉截铁来上一句。”

“我知道您是谁了，您是那‘一句师，!”

“谁？我是谁？”小白人儿不解。

“是谁不重要，关键是你写得好。”马青又道。

“不好，比那俩仲马俩托尔斯泰差远啦。”

“我不同意你这观点，那四位加起来，您不留神就跟他们打一平手。”

“你这么说就太过了，我是个什么东西我自己还是了解一二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那是您自暴自弃，您想呵，那四位写了多少字，才给群众留下个印象，您呢，一句话就流传甚广，怎么比呢？搞过创作的人都知道，写长容易写短难。”

“两回事，你说的那是两回事，‘生产搞上去，人口降下来’。妇孺皆知吧？你不能管发明这句话的人叫文豪。我明白，我懂，我不能说让您胡乱一捧就真以为自己空前绝后，我还没那么浅薄。”

“可搁我们这些浅薄的人看来，您不是空前绝后也是难得一见，在你可能不算什么，习以为常，但您不能不让我们激动万分——因为我们有了您。”

“你这就得算肉麻了，你怎么能够，对我，一个平生最恨个人崇拜公民，说出这等不知羞耻的话？你这等于是侮辱了我的人格！”

“您动了气，我还不高兴呢，什么时候实事求是也成了不知羞耻？我有权利表达我对您的崇拜！想不让我说，任何人，你也办不到！我做错什么了，嗯？我不过是行使了宪法赋于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我还告诉你，这不是在美国，我也不是黑人，你还甭想歧视我！”马青火了。“可我确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干吗非说我有多么了不起？”小白人儿哭咧咧地

皱着小脸。

“少废话！你就是高就是天才！就是文豪！就是大师！就是他妈的圣人！哭、央求，全没用，我就是不改口！您，风华正茂，英姿疯爽，一表人材，加上才华横溢才气逼人才大志疏合成一个才貌双全怎么能不说你超群绝伦超凡脱俗超然几立一万年才出一个 !”

“不要吵不要吵，马青，消消气，好好捧着人怎么急了 ?”于观闻声转过头说。

“不是我没见过他这样的，我这苦口婆心，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他还无动于衷。”

“我不是无动于衷哥们儿，我真是觉得自己不行，您说我风华正茂，我觉得我徐娘半老；您夸我英姿飒爽，我觉得我萎靡不不振；您赞我一表人材，我照镜子看到的是章头鼠目，哪儿来的什么‘才’呀？不过是一连串的雕虫小技淫奇新巧文字游戏顶到天算一个欺世咨名沽名誉其势汹汹其貌不扬臭名昭著狼狈不堪。”

“你们听听，他这说得还是人话么 ?你们见过这种谦虚得一塌糊涂的人么？我是没词儿了，冯老师你来伺候他。”

马青乞走了，冯小刚拖把椅子过来坐在小白人面前：

“怎么回事呵 ?你怎么对自己的看法这么不正确呵 ?有些优点自己没意思到，别人给你指出来，就该虚心接受，怎么能这么自以为是呢？我平是不爱随便表扬人的，全凭自己觉嘛。可对你这个不自觉的人，我今天就要狠狠表扬你。”

“先让他自己说，他是什么人。说清楚，不说清楚甭想走。”马青喝着水又走回来，兀自愤懑难消。

“他这种恶劣态度一定要狠狠治治他，”刘美平白小白人一眼，“不象话”。

“不怕犯错误，就怕犯了错误不认识，还坚持错误。”丁小鲁也慢条斯地开口，问于观：“这人够得上一典型吧？”

于观沉痛地点点头。

“说吧”，冯小刚和颜悦色地对小白人说，“你看这么多同志关心你，你应该拿出勇气正视自己的优点。”

“可我确实没优点。”小白人苦苦哀求。

“不可能！”冯小刚一扬脸，“一个人怎么可能没优点呢？你这就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看问题的态度了。”

他又安抚小白人：“好好想想，回忆一下，想起多少，说多少。爱国么？”

“当然。”小白人吓了一跳，忙回答。

“瞧，找点优点还是很容易找的嘛。”

“爱国爱党爱人民爱学习……不爱劳动。”小白人苦苦思索，边想边说：“模范遵守政府的法令法规和政策……”

“不要避重就轻，说那些鸡皮蒜皮的小事。”杨重在琏惘吓小白人，“你的情况我们都掌握，现在主要是看你的态度，要是等我们替你说出来，你就被动了。”

“还有胆小。”小白人兴奋地说，“干了坏事一诈就承认。”

“这算一条。”冯小刚掰着手指给他数着，“还有。”

“忠诚。对家庭和社会有责任感，从不在餐面乱搞和进行煽动。”

“不是这个，这些我们都掌握了，还有。”

“还善良，对老区和灾区人民富有同情心，包括我们家里，

一件旧衣裳都没有了。看见那要饭的，明知道是骗钱，家里小洋楼都盖起来了，还忍不住人个块儿八毛的。”

“还有还有。”冯小刚不耐烦地用手指敲着桌子，“要说痛痛快快的，竹筒倒豆子，不要存侥幸心理，以为可以蒙混过关。”

“还有什么？没有的我都说了怎么还有？再说可就是胡编了，我说前儿个掉粪坑里的那个少先队员是我捞起来的你们信么？”

“老实点！你以为你是在什么地方？”杨重冲过来，厉声拍案喝道。

“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你们这是什么地方。”小白人此刻倒面无惧色，“本来看见招贴以为是旅行社呢，想去白洋淀玩两天，谁料就折这儿了。”

他如此一说，杨重自个愣了，呆了片刻，没趣儿地走开。

冯小刚满面堆笑，怯怯地拉了拉小白人衣袖。

“既然你说你都说了。那我问你，你是不是很喜欢听音乐呢，古典的、现代的唯独没有流行的？”

“正好相反，就喜欢流行的唯独没有从古典到现代的其它一切。”

“这你就是不说实话，你这就是赌气了。”

“我怎么没说实话？我说的全是实话，我就是一上写广告词的，干嘛要装作是人类文化遗产的正宗继承人？我就喜欢我出季以后问世的东西！就喜欢一切都用新的！就喜欢加入人数最多的那一群混迹其中你管我叫随大流赶时髦都可以！”

“可你知道什么是高级的、艺术的，只不过你不愿意脱离

群众。”

“对，我知道，能被最广大的群众所接受的就是高级、艺术的，譬如相声、武侠小说、伤感电影、流行歌曲、时装表演诸如此类。这就是我，和知识分子迥然不同的，一人俗人的标准——我为此骄傲。

“不!”冯小刚断喝一声，终于等到了破绽，跳到地上使劲摇头、弯腰跺脚地喊：

“你不是个俗人!”

一屋人都笑了，小白人也不由笑了，仍嘴硬：

“我就是俗人，板上钉钉的俗人。”

“你不是!”冯小刚不苟言笑，冲到小白人面前，激烈地说:“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钱钟书、弥勒佛、济公，还少么？这就叫大智若愚呀同志们!大家千万不要被他假相所迷惑，应该剥去伪装，还其真相。”

他转身面对小白人，一字一顿地说:“你是个雅人，天下第一雅人……”

他想了想，终于找到认为精确的词，大声说:“你是个羞于承认自己雅的因而是真雅的雅人!”

同志们掌声四起。

小白人也满面放光:“我真是这样么?”

“真是。”于观含笑上来道，你想呢，“除了王婆谁还会自卖自夸？喊得最响的往往是心里最虚的，不叫狗咬人，敢于承认自己俗那得需要多大的雅量呀——你还不是雅人么?”

“瞧瞧，笑得合不上嘴了。”众人指着小白人笑。

“还是冯先生有高的，一下就解决了问题。”美平对马青

说："你真该跟人好好学学。"

"是，"马青道，"不承认有差距不行。"

"舒坦了么哥们儿？"冯小刚问小白人。

小白人掩嘴笑个不停，一边热烈地和冯小刚握手："舒坦了舒坦了，从未有过的舒坦。哥们儿你真行，有您这碗酒垫底，这些年我受到的委屈我都不计较了。"

"跟那些俗人计较什么！"

四

"累，真累，这么一天拿下来比治理一个小国还累。"马青大声喊："谁说捧人不是体力劳动？"

一天的工作结束，大家都像被扎了轮胎瘪了下去，个个精神颓萎，瘫坐在各自的座位上或闭眼养神或长吁短叹，丁小鲁轻轻揉着自己太阳穴。

"你看我这嘴皮了是不是磨志一泡？"杨重张大嘴让美平看。

"哟，真起了一泡，"美平说，"给你涂点紫药水。"

她拿棉签蘸了紫药水小心翼翼的涂在杨重的嘴角上。

"娘希匹！"杨重用浙江官话了一句，试试自己的嘴是否依然开合自如。

"挂花了？"马青走过来看看杨重的嘴，好心好意地说："捧你一道，慰问慰问。"

"别，别，咱们之间就别来这套了。"

"特别是咱们之间，更该以身作则，不能让人家说咱们搞

特殊化。我对你有意见—— 你工作起来怎么就不知道休息？”

“你是不是嘴痒痒闲得难受？”杨重睨斜着眼睛道，“另拿我打岔，留神我跟你急。”

“我觉得我们这些人里也就是杨重头脑清醒了……”

“我说你怎么回事？越不叫你干什么你还非干什么，非找着我跟你急！”杨重急了，“烦不烦呀？一天下来下了班也不让人清静。”

“杨重，你要干嘛？”于观在一连冷冷地开口。同志们捧你也是因为爱护你，你什么态度？”

“我不需要！”杨重阴沉着脸冲于观道，“我谢你们了。”

“这不是你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一个工作态度问题。”于观厉声道，“如何摆正捧人和挨捧的关系问题！”

“现在是下班时间。”

“作为一个好的吹捧家就没有上下班之分，随时随地都是在工作。”

“我就是听不得肉麻吹捧，听见就起鸡皮疙瘩。”

“那就不行 就要改！—个救死扶伤的医生怎么能怕自己传染上疾病。

看到他们二人吵起来，了小鲁忙劝：“吵什么呀？累了一天，你们怎么一点不注意保护嗓子？”

“你少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于观一挥手。

“怎么冲我来了？”丁小鲁不满地瞪了于观一眼，“于观我觉得你最近火气太大，虽然工作累点也不该对同志动不动发脾气，不要忘了你现在的身份是一个吹捧家，你的行为很不像一个吹捧家。”

“可是……”

“算了算了，何必为捧人伤和气。来刘美萍也过来相劝。她看到马青臊眉搭眼站在一边，拉着他笑道：“我不怕捧，你捧我一道吧。”

丁小鲁也跟着笑：“是呵，你一开始目标就选错，捧人应该先拌小姐呀。”

马林本来被杨重倔得挺没趣儿,一见两位女士热情相邀，只得强打精神堆出一脸笑。

“那好，我就捧你，准备好了没有，我可要开始了。”

“你等我靠墙站好了，我这人一捧就晕。”

马青对丁小各说：“我没见美萍前，小不知道这‘美好’二字指的为什么，查遍的是什么，查遍所有辞曲仍然心中芒然，而今一见美萍恍然大悟。”

“一般，不够刺激。”丁小鲁笑说。

“我从小就特爱幻想，一见美萍，一点想法都没有了，从此变得特别实际。”

“你说的还不如我呢。”丁小鲁笑道，“应该这么说：我一见美萍连生活的信心都没有了—— 你使我自卑美萍。”

一直没出声的冯小刚远远地开口，语调深厚，充满深情，犹如赵忠祥播讲《动物世界》：

“我每回都以极大的毅大才克制住自己不动声地喊出美萍的名字，否则就要脱口喊出：美！美！口齿多流利的人偏在这个词上结巴。”

一屋人开怀大笑，连于观，杨重也忍不住笑了。

“还得属冯先生，一语中的。”丁小鲁笑问美萍：“还走的

动道么？”

“劳驾你搀我我一把。”美萍作痴醉、沉迷状。

“我觉得我们捧来捧去就忘了一个最该捧的人。”丁小鲁看着冯小刚笑。“此人劳苦功高，没有他也没有我们的今天。”

“对，咱们怎么把冯师忘了？”于观笑叫，“这样的人不捧还有什么人可以捧呢？”

“冯先生，您脸色怎么这么不好？”美萍大惊小怪地问，“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没事，我先天心脏有点缺损。”冯小刚挺直腰坐正，”来吧，几句捧还是挺得住的。”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冯先生，”丁小鲁道：“我们几个就算你带的研究生？”

“可以。”

“冯师刚一张嘴，我心中便涌出一句文言感叹：‘真奇男子也！’于观笑道。

“冯师死后，哪儿都可以烧，唯独这张嘴一定要割下来，永久保存，供人瞻仰。”丁小鲁道。

“或者修个墓，”马青也道，“立座碑，请启功先生写个字，碑后用阴文历数此嘴生平。伟大不都有三两个衣冠冢么？修个嘴冢我觉得不过分。”

“那就拜托了。冯小刚拱拱手，“我这把骨头你们扬哪儿去都可以，独这嘴我也觉得好，舍不记。记住，一定找一福尔马林瓶子给我泡上，别回头二百年后烂了。”

“不用，您那是铁嘴，烂不了。”于观道，“我倒建议像泡野山参似地泡在酒里，有那嘴笨不会说巧话的喝上一盅保管

变八哥。”

“诸位诸位。”丁小鲁说道,“我建议我们现在就给冯师似篇铭文，一旦冯师仙逝，立刻就能找石匠刻上碑。”

“好呵,” 大家纷纷来了情绪,” 拟吧，省得措手不及。”

“先师冯小刚之嘴萌生于二和世纪中叶。” 丁小鲁笑瞅着冯小刚一句一顿地说,“受日月之精华，纳天地之灵蕴；栉风沐雨，含苦茹辛……”

“历尽甜酸苦辣，品遍软硬冷热,” 于观接上来摇头晃脑地吟道,“吐故纳新，咬韧嚼脆；凡鲜血淋漓，皮开肉绽种种遭遇，不堪回道。终于蜕皮……”

“结痂。” 丁小鲁捶胸高叫。

“长茧。” 美萍笑弯了腰。

“覆鳞，角化 !” 马青抢着补充。“几经粹火，千锤百炼……”

“得一铁嘴钢牙 !” 于观不容分说，厉声高叫盖住他人喧嚣。“唇红齿白，口舌生香；能吐芝兰之芳馥，堪效百鸟之宛转；嘤嘤动听，如抹蜜糖；耕云播雨，扬是传非……”

“上至公卿，下至黔首。” 丁小鲁几乎喊破了嗓子，笑倒了自己。” 上至公黔首，人见人爱，视为奇珍；心疼不已，把玩不休……”

“冯师，你就差再拿一个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了，那样这篇铭文就算做了足了文章。” 杨重道。

“已经很好了，”冯小刚微微一笑,“已经足可流芳百世了，我替我这嘴谢谢你们。如果将来香火盛了，我看也可设配殿供奉诸位，我等数人共享祭祀岂不大快人心足慰生平 ?”

五

“发学习材料了呵。”

次日刚上班，刘美萍便捧着一摞《祝词贺语辞曲》和第三篇小册小逐份发给大家。

“都认真学习呵，回头我要—— 检查你们的学习体会的。”她边分发边说。

马青正在和丁小鲁谈工作：

“五星上将军服有了，M－１步枪也有了，美式吉普也搞到了。现在就差几身中将、少将的军服。我到北影道且库看了，美式军装都被上奴的剧组借出不，只有国民堂的军服。”

“国民党的也可以。”丁小鲁说，“但一定得是解放战争期的。”

“行刑定也联系了。”马青又说，“老虎凳、竹签子、麻绳皮鞭都搞到了，再买把烙铁就齐了，先说好不可能完全尊重历史，烙铁只能是电烙铁。”

“可以，”丁小鲁说，“大概齐嘛，是那意思就行了。”

“目前成问题的是这几条 :沿途高呼口号有关石面没有批准。”

“你应该跟他们讲，口号我们都审查过了，没有问题，都是‘打倒国民堂’‘共产党万岁’之类的，也就是‘二十之后又是条好汉’粗俗点。”

“我跟他们讲了，不行。还有，节前不许放鞭炮，枪毙是不是考虑改绞刑？其实这也挺过瘾的。”

“最好还是枪毙，这是客户再三强调的，再争取争取，做做有关方面的工作。法场呢？和菜市口交通队联系了么？”

“于观说了，不必去菜市口，拉到郊外随便找一个山清水秀唱起歌剧也奇怪的地方就行了。”

“采景的工作还要抓紧。”

“我会的。”

“大家静一静呵，我说几句。”正在和冯小刚嘀咕的于观站起来，手扶着桌子对大家说。“今天上午我们就不营业了，集中起来开个会。刚才我和冯先生研究了，我们开始营业以来，争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大规模开展业务以前总结一下前一段的工作，澄清一些是非混乱的问题。大家都不要说话了，坐得靠拢一些，下面我们开会了。”

“我今天已经和一个客户约好了，上午去她家谈为什么总有人嫉妨她的问题。”杨重说。

“这个，改个间时吧大地”于观挥手让杨重坐下，“你尤其不能走，今天这个会主要是谈你的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杨重小声嘟哝，不服气地扬脸坐在一边。

于观严肃地扫了大家一眼，看到会场静了下来，开始说：

“从前一段的工作情况看，总的来说是不错的。是有成绩的。同志们大多数都表现得努力，很投入，很忘我。特别是一些过去表现不好的同志，在这次工作中表现出了很大的干劲和创新精神。在这里我特别要表扬马青，不但工作很卖力很主动，下了班后仍然坚持捧人，拿同事练兵。这就很好嘛，

我们就是需要在我们内部首先创造出一个互相吹捧的气氛。正人必须正马，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应该首先做到。我认为马青带了好头，应该表扬。”

大家的眼睛一起转向马青，马青害羞地低下头。

“但是——”于观的语气恶厉了，”也有那么一些人，表现得不好，很不好。在这里我小不点他的名字了，大家可能也猜得出我说的是谁。”

“是么，”杨重说，“你还没‘但是’呢我就已经猜出来，总共就这么五六个人。”

“既然你自己跳出来了。我们不妨就公开指名道姓地说，这也符合我们中有问题摆到桌面上谈的传统。杨重，我对你开展吹捧工作以来的表现很不满意！数你怪话多，牢骚满腹，干起工作来瞧你那个不情愿的样子。同志找你切磋业务你什么态度？”

杨重和马青热烈握手。

“马青你不要和他握手。你不要笑杨重，装出无所谓的样子。”

“我是无所谓嘛，不是装的。”杨重说。

众人一阵小声窃笑。

“严肃点！”于观喊，“这是在开会。我们有些同志就是是非观念模糊，谁受了批评他就忙不迭跑过去表示同情。我看我们这个小小的单位里歪风邪气也很厉害。”

大家不笑了，低下头都不吭声。

于观又说：“我还要说你，杨重。我看你是没有放下包袱，背着个老沉老大的箱子过河。像个满族女人，头发梳得很高，

脚上穿着花金底鞋，一步三扭，弱不禁风，这个样子怎么能适应新形势？你有什么丢不下的？你那个箱子装的都是什么宝贝？抖落出来让大家看看，究竟是宝贝呢还是破烂？我看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于观目光炯炯地扫视了众人一眼。

“我再三同志们讲，要舍得自己，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人死灯灭嘛，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嘛，男同志也就是个精虫嘛。有些同志就是像个地主老财，终身只恨聚无多，不但聚，他还要藏，挖很洞子埋。把自己那点宝贝藏得严严，秘不示人，打算子子孙孙传下去么？今天我们就是要发动群众打上豪分田地。你不是宝贝么？你不是舍不得么？对不起，我就是要搞光你。”

于观捋胳膊挽袖子虎着个脸瞪着杨重：“你不动手老子可要动手，”搞你个倾家荡产！”

冯小刚说：“当然我们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治病救人，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在有意整谁。”

于观说：“不如此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发展！这就如同身在战场，同志们都舍生忘死地往家冲，你一个脑子总是盘算老婆孩子发财保命，这就是对正在牺牲流血的战友的背叛！知道战场上对临阵畏缩的逃兵怎么处置么？”

冯小刚把脸转向大家：“都谈谈，六家都谈谈，这也是考验每个人的立场和态度，是站在人民一边呢还是跑到人民后面去。”

“我说说吧，”刘美萍先开了口，”刚才听了于观同志的一席话，我觉得很教育，也很受震动。于观同志虽然是批评杨

重，但我觉得同样的问题也在自己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自己过去吧，总觉得自己根红苗壮，又是个苦孩子，不会有什么私心……”

“慢，慢，美萍。”于观打断她，“你先不要急于检讨，我们不是要搞人人过关。你的问题这次不谈，先集中集中火力打杨重的主豪，不要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矛盾。”

“我觉得吧，杨重从骨子里瞧不起捧人工作，认为低人一等。”美萍扭捏地说。

“没有，我没有。”杨重抗议。

“你不要打断别人，呆会儿专门有时间给你讲。”于观喝住。

“是这样的杨重同志。美萍道！我不承认，我也看得出。我觉得你的虚荣心特别强，平时就有点知识分子的自命清高，不爱理人。”

“你才是知识分子呢？初中文化程度怎么成知识分子了？”杨重火了，“诬陷嘛。”

“不是知识分子，一身知识分子毛病更要不得的。”马青说“我觉得美萍说得没错，但还没说到点子上，你那个虚荣心不是知识分子的，而是彻头彻尾小布尔乔亚虚荣心；你到农贸市场买菜连价钱都不好意思问嘛，不管给多少丢了钱就走。”

“这也是资产阶级阔少作风。”于观在笔记本上记上一条。

“我同情劳动人民，乐意多给他们几个。”

“你那叫同情？你那为伪善，劳动人民不用你怜悯！”马青冲杨重连珠炮似地开灾，“你这是不尊重劳动人民的劳动成

果。”

“恰恰相反，正为我觉得一粒米一个菜呢都来之不易，才觉得应该多付一些钱，不好意思诗价还价。”

“伪君子！你这资产阶级的自我道德完善！你完善了置别人于何地？那些和你一起买菜的家境并不宽裕的广大群众怎么办？”马青一拍大腿，指着杨重喝道：“你站起来！”

“站起来！”刘美萍也情绪激唧地喊。“杨重不老实就叫他站起来！”

“群众叫你站，你就站起来吧。”于观对杨重说。

杨重可怜巴巴地站起来，低下头。

“你说！你交代……”马青、刘美萍围攻杨重，指指戳戳。

我交代什么呀？杨重十分困惑、无奈。

“咱们愿先打算工让他交代什么来着？”于观也小声问冯小刚。

“买菜多给钱？”

“不，不，不是这个，是什么我也忘了，但肯定不是这个。”于观想了又想，叹口气：“实在想不起来了。”

“我被这一搅也搅忘了。”冯小刚灵机一会，“让他自己说。”

“你自己说，我们想让你说什么来着？”于观义正词严地指着杨重。

丁小鲁抬腿站起来往外走。

“你去哪儿？”于观问。

“恶心。”丁小鲁说，“你们抽得太凶，熏得我脑仁疼。”

说完她径自出了门。”

“你们让我说什么呢？”杨重愁眉苦脸地嚷，“哪位好心人给提一醒。”

“管说什么呢，”马青小声对他说，“捧于观一道不就完了？”

“对对，我怎么把这忘了。”杨重转问于观，一脸沉痛，喃喃地说：

“我确实是，哎，像于观老师所说的那样，嗯，总而言之，一切尽如于观老师所指出的没有丝毫走样儿。心情很沉痛，另一方面又很感激，为有于观这么一个严格要求我的老师庆幸，否则我不知要滑多么远呢。我了解你于观，我知道你天能当面向我指出我的缺点是经过多么激烈的思想斗争，心情会多痛苦多矛盾。我们是好朋友，可是你能不徇私情，这才说明你是真正爱护我，我们是真的朋友——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呵！”

“我想起来了，”冯小刚小声对于观说，“捧人……”

于观伸手制止了冯小刚，眼含热泪望着杨重。

他们动情地拥抱在一起，紧紧握手。

“这是什么呀！”杨重一甩手，对马青说。

“你怎么还不明白呀？”马青对他说，“从今后，咱对于观也得捧着说话了。”

“冯老师，”丁小鲁对冯小刚说，“我有一个工作问题想向你请教，咱们现在这工作开展得的确很顺利，很有成绩，顾客也在不断增多，可我对这个工作的某些工作方业及其效果不大舒服，不瞒你说甚至有些反感。”

“你说你说，知无不言。”

“捧人这个意义我是懂的，也很赞同。可为什么捧一个人的同时我们总要脸低一些人乃至自我脸低？这和我们要捧出个全社会的祥和气氛和额岂不是矛盾、冲突了么？这么捧下去，不还是造成了人和人之间的互相轻视互相瞧不起最多只是一部份人心情舒畅？”

“有这个人问题。”冯小刚深深点头。

“其实我们并没有解决矛盾，只不过是片面助长了单方的气焰。可想而知，从我们这获得了满足感的人一旦走出我们这个门会是副什么嘴脸，别人对他又是个什么印象。”

“是呵，没准我们好心好意倒是把人家要了。”马青咂着舌道。

“就是，”刘美萍也说，“每次看见顾客带着微笑从我们这儿离去，我都替他悬着个心，捏着把汗。”

“总是讲我们没目的，可长此在往，别人会对我们怎么看？能相信我们么？”杨重摊开手问冯小刚。

“你们说的这些问题，其实是个捧人的理论问题。这问题我思考了很久，一直没有答案。的确，在捧人实践中这种现象是大量存在的，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而这个现像是和我们捧人的初衷背道而驰的。问题出在实践中，可实际上主要根源是我们捧人理论还不够完善，很多重大问题还混乱，没有得到演化清。

“请您说的具体点，你刚才那席话等于什么都没说。”

“说来话长。”

“没关系，你就长话短说。”丁小鲁摆出认真听讲的样子。

“就像任何新的东西都是脱胎于旧的东西一样,我们捧人也是脱胎于骂人,因此不可避免带有旧社会的影响和烙印,我们很多吹捧家譬如诸位都是骂人出身。虽然抱有最良好的愿望,但一旦捧了动了急于追求效果就情不自禁使用习惯语式。要知道骂人是比捧人更悠久的一门艺术。当然更的还有我们的对像的审美需要。”

“没错,如果你不贬低他人,没有一个对像会获得真正的快感和满足。”于观插话。

“是呵,任何吹捧家也不可能脱离对像单独存在,就像衣服离不开身体鞋离不脚毛发离不开皮肤一样。”

“可我觉得,作为一个优秀的吹捧家,应该有自己的追求和个性,不能迁就对像的腐俗趣味,就像优秀的纯文学作家和纯电影导演从来不迁就我们一样。”丁小鲁道。

“你说的很对,我又何尝不想这样?可我们吹捧艺术还完全相同于其它艺术,它有些类似于工艺美术——我这么看,你还不能把它完全摆到一咱只供欣赏的位置。它还是要服务于大众的。任何艺术如果变成了纯形式纯技巧的炫耀,也就失去了生命力,特别是吹捧这门刚刚起步的艺术。我不排除,将来有一无社会进步到一定程度,吹捧会像芭蕾、交响乐、绘画那样变成一咱只能到剧场,博物馆才能欣赏到艺术,一咱只适合在舞台上表演的艺术。哪怕变得像哲学那么抽象,仅仅是智慧的独白和语的发挥。要是到了那一天,我们这些人断了绝孙又有什么憤憾的呢?”

“冯老师,我发觉你这人还是挺爱幻想的。”美萍微笑。

“那当然,老实说我这人其实就是个生活在幻想中的人,

虽然我的行为那么脚踏实地。我告诉你美萍，我推心置腹地告诉你：我们记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发展的阶段。既然生当斯时，就要尊重现实，不要让认识的飞跃把你变成脱离时代的狂人。对你们刚才提的那个问题，我也只能如此回答你：要奋斗就会牺牲。”

“可这对其他人是不公平的。”丁小鲁说。

“吹捧像资本主义一样也要有残酷的原始积累阶段，任何温情主义只能妨碍乃至被坏公平的最终确定。你生来美丽，就是对丑姑娘最大不公平。所以，忘掉人生本是平等的这一资产阶级观点吧。”

冯小刚语重心长地说：

“任何一味药都不能说是包治百病。就像一个人患了绝症病得要死一样，明明知道吗非只能暂时减缓他的痛苦甚至还有嗜瘾的不良副作用，你给不给他注射呢？是看着他痛苦挣扎还是药感动使他麻痹获得一些短暂的安宁？不要谈什么诚实的良和帮救死扶伤的使命感，仅从作为一具医生的起码医德讲，减轻病人的痛苦就是责无旁贷的。所以道德不是空泛的、脱离对像孤立存在的，你给一个健康人注射吗啡那是犯罪，而给一个垂死的人注射吗啡那就是最大的道德！”

六

一辆美式吉普自西向东西疾驶而来。路边骑车上班的行人看到开车的是个硝烟满身的美军上将无不大惊失色：

“这是从哪儿刚空投下来？怎么没人管他？我们的军队

呢？”

于观和冯小刚穿着中士军装，头上扣着沉重的刚盔，各抱了枝步枪坐在吉普车后座上，不时被颠得屁股腾空，枪枝装具叮当乱响。

“将军，我们是在德国，请您注意安全。”于观扶正钢盔大声说。

“我知道在是德，瞧公路被我们炮弹炸得到处是弹坑。”

中国“巴顿”有意把车开得倏忽乱飘。

“下面该什么词了？”于观小声问冯小刚。

冯小刚掩嘴道：“冰激凌。”

“噢，将军，我们有一礼拜没吃到冰激凌了，连‘可口可乐’都不是原装的。”于观大声说。

“让美国空军给我们运！”“将军”回答。

“噢，将军，听说供应给我们的‘骆驼’香烟都在安特卫普让后方那些坏银批发给比利时倒爷了。”

“连我们的口香糖都嚼在那些意大利妓女嘴里，我嘴臭得都没法吻那些欢迎我们的巴黎娘们儿了。”冯小刚撅着嘴抱怨。

“给艾克打电报，”“将军”满不在乎地说，“我要把这些坏蛋统统枪毙！”

杨重戴了顶美国宪兵的白钢盔，忙着给路口的交通警递烟：

“帮帮忙师傅，我就替你一小会儿。”

“你们拍的什么片子？”交通警一边下岗台一边问。

“打仗的。”

杨重讯速站上岗台，伸出一只五指张开的手掌迎头拦住直冲过来的吉普。

吉普车一个急刹车，于观、冯小刚像两袋土豆砸在“将军”身上，于观连滚带爬地站起来，狐假虎威地嚷：

“嘿，看不见我们是美军么？”

“任何人都要检查证件。”马青挟着枪严肃地走上前，“有情报说，德国人正装扮成美军搞被破坏。”

“将军”目光尖锐地瞟了马青一眼。“啪”地吐掉嘴里雪茄，骄横地站起来，掏出皱巴巴的船形帽刷刷地掸去挡风玻璃上马青泼上的那桶玉土，露出杨重一笔一划画上的五颗白五角星。

与此同时，马青杨重咔地一个立正，胸脯挺得像个孕妇，一齐扎了自己一个有力标准的礼。”

杨重当场就翻白眼跪倒了，枪托重重地杵在地上。

“快快，把将军服给我！”

吉普车还没停稳，于观和冯小刚就一边扒着自己的衣裳一边跳下车，接过镶金边的呢子裤就往腿上套。

杨重马青打着枪满头大汗跌跌撞撞从外边跑进来。

“快换装。”于观朝他们喊，“来不及就光换肩意。

“将军”此刻正站在院门口和穿了身皱巴巴的下士军装的啤酒厂传达室大亲密攀谈判谈：

“近来好么，汤姆？”

“报告将军，我老伴从新泽西来信，说我家好牛又挤不出好了。”

“买头新的嘛，汤姆，战役结束我就提升你为上士。来

“好了，将军。”烫了头穿得像个女特务似的丁小鲁喊，“可以开会了。”

会议室里，令人生畏的“将军”垂手肃立。门外传来一阵皮靴响，戎装笔挺的“上将”满面春风地走进来，双方打了个不尴不尬的照面，彼此心中暗惊，“上将”蹦出一句生硬的英语：“鼓捣满拧—— 先生们。”

“满拧满宁。”“将军”们七嘴八舌回答。

“将军，德国地图实在搞不着，只好乜一上海地图您凑和部署吧。”

冯小刚说完刷地一声拉开墙上的布帘，将一支台球棍递给“上将”。

“上将”举棍在墙上的地图戳戳点点比划了一会，转过身来面对众“将军”。

“张军长。”

“有 !”杨中将挺着胸脯站起来。

“你的部队现在哪里 ?”

“我的部队已经到达闸北大地”

“李军长。”

“有”马少将英姿勃勃地站起来：

“你的部队现在哪里 ?”

“我的部队都在西郊公园。”

“太慢了，下午五点一定要到徐家汇。蒙蒂的部队现在哪里 ?”上将在转向冯少将。

“他们昨天就已经占领了关淞镇，现在五角场一带布防。”

冯少将回答。

“给我八百吨汽油。” 杨重道，“宛的坦克明天就能到外滩。”

“于司令。”

“在。” 于观从桌旁站起来扔掉手中正吸的烟。

“你的装甲师为什么没有消息？”

“我的装甲师还在宝山。我遭到了党卫军的反攻，我的部队损失惨重，只剩五辆坦克了，我的参谋长也战死了。”

“马军长，你接替于司令的指挥。于司令，我批准你回国休假，你和南希三年没见面了，你该回去看看她和你的三个孩子，替我问候南希。”

“我为党国立过战功，我在北非流过血，我在犹他海滩负过伤。” 于观抗议地嚷嚷，走出会计室。刚出门就在外面台阶上拢着手点着一只烟。

正靠着墙根儿懒洋洋晒太阳的丁小鲁问：“完了么？”

“还你呢。” 于观在台阶上坐下，一口口吸烟。

他一阵剧烈咳嗽，吐出一口浓痰，眼泪汪汪地喘息。

“烟抽太多了。” 丁小鲁关切地看他一眼，“少抽点。”

“困，困得厉害。” 于观揉眼睛。

“你真觉得这活报剧有意义？”

“怎么是活报剧？这是正事。” 于观看她一眼。

丁小鲁叹口气：“有时想想也怪可怕的，连我们之闪也没一句实话了。”

“你这个情绪不对嘛……”

“你别跟我说这个！”丁小鲁打断他，锐利地看于观一眼，

“我不要听你这套。你让我觉得费解于观，现在我还看不清你，不知道你到底心里在想什么，不过有不一句话我要告诉你，你说服不了我。”

冯小刚从里面出来，对于观说：“给棵烟，憋坏了。”

于观掏出烟盒让他抽走一支：“说到哪儿了？”

“还要谈军需品的分配份额义杨重和艾克吵得很厉害。”冯小刚点着烟又进去了。

“该死！又在给我八百吨汽油，我就能让孩子们回美国过圣诞节。”杨重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

“国会不希望在四四年结束战争，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为整个欧洲提传面包。”

“今儿是什么日子？”于观冷丁问丁小鲁。

“不知道。”丁小鲁说，“好久没看日历了。”

一个男人兴冲冲走进来，瞧见于观就气扬手招呼：

“嘿，我来了。”

于观定睛瞧了这男人一会儿，认出是那个素怀大志的厨子。

“你先等会儿，这屋里完了考打你。

“刚下班？”丁小鲁客气地和他打招呼。

“请假，这事重要呵。”厨子乐呵呵地说。

“什么时候到你们那饭店吃一顿？”于观说。

“没问题，去就提我，对优惠。”

“这里边怎么还不完？”丁小鲁等得有点不耐烦，“哪那么多说的？说好了中午要给人家还服装的。”

“这是给我预备的老虎凳么？”

“对，那摞砖头也是你的，五块够么？”

“差不多，也不一定，别忘了我从小练过体操。”

“困，老觉睁不开眼，闭跟就想睡。”于观又咳嗽。

“你这么敖下去，会把身体拼垮的。”

这时，会议室门七了，“将军”们疲惫不堪地走出来，唯独“上将”依旧神采奕奕，劲头十足：

“中士，把我的车开过来。”

“抱歉，您这车中午以前得还，劳驾您还是骑自行车回家吧。”丁小鲁上前道“逃，您这身衣裳也得扒下来。”

刘美萍端着个照相机过来，给“上将”拍了一通照，对他说：“明天你还是这个时候来取照片。你想放大，拿回底片您另放，这个不包括在内。”

于观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招呼大家：

“都过来都过来，大家搭把手，把这位先生吊起来。”

厨子还在笑，杨重一个绊儿把他撂倒在当院。厨子四马攒蹄被吊到房梁上，马青抖着手里的皮鞭像地狱里的小鬼似地问：“说，你的上级是谁？下级又是谁？”

“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可这是我们组织秘密，不能告诉你。”

“你说不说？”马青也实在累了，喊了出声。

“打死我也不说。”

“好，那我就打死你！”

七

“你怎么有点咳嗽呀于观？是不是感冒了？”

“不知道，早晨起来就觉得嗓子疼。”

“头疼么？”美萍把手放到于观额头试温度。

“头倒不疼，也不发烧，就是嗓子难受，咳咳。”

“可能是累的，说话太多。不成你回家歇两天，别闹出病来。”马青也说。

“不行呵，今儿是文明日，还有那么多工作呢。”

“我们几个去不一样么？你还是歇一天吧。”杨重道。

“我歇不踏实，那么多人要捧，本来人手就不够，再把你们几个累病了。多一个人能分担点是点。”

“那你就悠着点，少捧几个，我们每人多捧一个也就把你的那份儿带出来了杨重过来递给于观一支烟。”

“我说两句呵，最近咱们活儿多，天又热大家灭要注意休息，多喝水，千千别生病。丁小鲁你那儿还有钱么？”

“有点。”

“买点胖大海、菊花给大家冲水喝。”于观吩咐。

“行，我说你们男的烟也少抽点，一点不注意保养嗓子。开咱们这行的嗓子坏了就全完了。”

“您找谁呀大妈？”刘美萍问一个刚进门的老太太。

“您这儿是那‘三好’协会？”

“是，怎么着，您老受了什么憋屈了？想散荡散荡？保您哭着来笑着走。”马青笑着迎上去。

“不是我，是我闺女。我那点糟甘事儿哪敢麻烦你们？我这辈子早吹了，什么全不想了。”

“您那闺女怎么啦？”杨重问。

“考大学没考上，如今失业在家。一个本该涂脂抹粉的年龄成日哭天抹泪，眼瞅着就雅了性。大妈求你们了，一定要好好劝她，给她几句好话，造成个印还有人惦记她，让她觉得自己还不错哪怕是个误会呢。”

“交给我们吧大妈，把您的地址留下，天一擦黑我们就去。”杨重拿笔和纸。

“不用留地址，亮时候你们奔放宫筒子河一逮一准儿。都一对一对虾米似的，就她单钵儿，苦瓜一根，瞅着刚遭了歹人的强奸泪未干似的。”

“放心吧，保证还您一个目空一切的女强人，还是那种爱说爱笑到了嫁的出去的。”马青拍胸保证。

“走嘞走嘞，再晚今儿这几条街就转不完了。”于观喊。

一伙不上了街，出门便一路捧过去不问青红皂白。

“哎，你们快来瞧，这小丫头长得好看，跟小洋人似的。有三岁了吧？长大准聪明准是个大高个，破了百米世界纪录我也不奇怪，瞧这两根小腿多长但似的。我这人从来不喜欢小孩儿，怎么一见这小孩儿就满心高兴？还得说人家爹妈会生，都是艺术家吧？”

“哇，真威风！你瞧人家那站姿，多标准，配上那身衣裳，怎么能不让人肃然起敬？看！不慌不忙，沉着冷静。这么多车都服服贴贴，没点眼雀没点头脑成么？喂同志，感谢你为首都人民没白没黑做的这一切。”

“多俊的冰棍车呵，看着我就咽唾沫。大妈，您一看就是个利索人，瞅您这白衣帽，洗得多干净，天使似的。吃着您那冰棍也放心。”

“你们这商场真大真气派，进来不卖东西心情都舒畅。”

“东西好那还在其次，售货员好那才是千载难逢。你们都是退下来的空中小姐吧？”

“瞧那卖糖果的小姐手指多灵巧，一抓就是一斤一粒不多一粒不少。嗬，跟玩杂枝似的，瞅得我眼花缭乱，这一手一般人还真不行。您是三八红旗手吧。”

“瞅这买鞋的先生，一看就是大款。有钱，而且还是正道来的。称得上仪表堂堂财大气粗了吧？这西服穿在他身上就跟长在他身上似的，起码一千多块。瞧人先生那手，一看就是没干活的，多长多细钢琴家一样起码也是个弹琵琶的。看人家怎么掏钱包的，单用二指轻轻一挟，神不知鬼不觉……小偷！抓小偷！”

“这公共汽车开得是真稳，跟坐‘奔驰’似的。”于观说。

“比‘奔驰’舒服，奔驰能直腰站着不碰头么？”冯小刚说。

“买票买票，别等下车补呵。”售票员喊。

“要说售票员大姐也是真辛苦，一样坐车她还得老嚷嚷。换个不负责的也就一边瞧着不言语了，谁受损失？国家受损失。钱也一分不进大姐腰包。要是大姐自己的车肯定就白拉咱们了是么大姐”冯小刚歪头朝售票员笑。”

“别跟我臭贫，你们这样的我见多了。”

下了公共汽车，二人昂首阔步自紫禁城走去。

“哟哟，这故宫真雄伟壮丽，天黑得什么都看不清瞅着还那么激动人心。你说咱古代劳动人民怎么就那么勤劳智慧？想起来我就骄傲我就自豪，怎么我就成了中国人了？”于观仍絮叨不休，触景生情。

“行了，你夸故宫它那儿听得见？”冯小刚都听腻了。

“不是，我就是有点刹不住车，瞧这护城河的水跟金子似的。这树这草这花这人怎么都那么绰约、楚楚可怜，惹我一脸柔情……好了，你发现老太太那闺女了么？”

“那趴着一黑影，是不是？”冯小刚朝暗处一个方向努嘴。

“有点像，小脸刹白，晃来晃去，快！直眉瞪眼冲城墙去了。”于观撒腿便跑。

“姑娘，姑娘！”于观边跑边喊。

“喊我么？”一个正在和恋人接吻的姑娘拔下嘴问。

“不，不是喊你。您继续。我喊那不幸福的呢。”

“姑娘，我送您几句话，不收钱。”于观喘吁吁站定说。

“你说。”那个正在城墙边磨蹭的姑娘好奇地看着他。

“一年前，我也是在这儿撞的墙，被人救下了。一年后的今天，我觉得我当时特傻。”

“你怎么说变就变呢？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自个有资产善始善终。”姑娘又看刚跑到的冯小刚。

“这里有一个原因我告诉你：因为我看见了你。可能你没有印象，可我的记忆是不会错。当然从昏迷中醒过来，走到病房窗前，准备再次寻死往楼下跳时，我看见了你。你正从街上走过，穿着花裙子，像个花蝴蝶。我的泪当时就下来了，

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美好的事物，我怎么舍得去死？当时天是那么蓝，阳光是那么充足，你又是那么青春无忧，显得我是别提多阴暗多渺小了。”

“这我可以作证，三天后我去看他，他泪还没干呢。正在大口吃饭，严肃地对我说：为了你他也要活下去哪怕根本不认识呢。”冯小刚累得弯腰喘气。

“那你当时怎么没喊我呢？”

“我不配呀，我自惭形秽呀。当时我把你想得特高，怎么也得是个博士才刚够让你蹬的。我发誓我不混出个人样儿来就不去见你。”于观煞有介事。

“那你混出个人样儿了么？”

“惭愧。”他茫然地看冯小刚，“我算混出人样儿了么？”

“我解释一下呵，他一直暗暗关注着你，留意着你，同时在人生的路上发强,逐步实现给自己订的第七个三年计划。今儿要不是看见你苗头不对，他还不露面呢。”

“就是说，我要死得好好的，一辈子也未准见得着你。”

“我不能成为你生活中的负担呀。我要成，就得成为你生活的光明，让你有尽有，一生快乐。你值得，可我就不容易了。”

“他这个想法其实是很高尚的，要么带给人家幸福，否则不回谁跟谁都没关系。何苦让你再为他担忧呢？”

“真高尚。”姑娘笑望着二人。

“不不，愚忠而已。”于观谦逊地低下头。

“你们说的这都是真的么？我怎么听着那么过份？也就赶上我今天心情不好特别需要安慰，平时谁要跟我这么说我都

觉得他是流氓。”姑娘又板起脸。

“那是因为我们不善于表达。不光你这么说,别人也说过:怎么好话从你们嘴里说出来也不像好话了?我们特清楚自己这缺点。”于观忙解释。

“我是说得有点言不由衷,可这意思您还是理解的吧?”

“嗯,大概其能猜出一半。”姑娘点点头。

“那就行了,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您的生命不属于您自个。您要时刻想到,多少不想干的人把理想寄括在您身上呢。”

“您手里摸着多少条人命呵!”冯小刚深情地加了一句。

“我真得好好想想了。我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无缘无故该着谁欠着谁一大堆似的。”姑娘沉思。

“怎么话又说回来了?”于观大惊。

“是呵,我本来自私自利活得挺好,吃饱了饭练练气功,看能不能穿墙越脊,谁想撞上你们,云山雾罩说了这么些个不着边儿的话,活生生地让我觉得自个有多大罪过似的。算我倒霉,今儿出门没挑日子。”

姑娘一拧脸甩手走了,撇下两上人呆呆地站在原地。

“捧砸了吧?捧出不是来了吧?怎么跟不家长交待?”

“我是坚决想不通,怎么就能捧出条人命会?”于观抱着脑袋一下蹲在地上。

“我真感到自己能力有限,不行,干不了这活。”于观说着泪就下来了。”还是换个能力比我强的同志干吧。”

“你怎么了?”丁小鲁问和于观一起回来的冯小刚。

“晚上那人没捧好,他心里难受。”冯小刚说。

“不行，不干了，说什么也不干了！口于观暴躁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想想眼泪又下来了。“我这人怎么这么笨？这么点小事都干不好。”

“谁都有偶失前蹄的时候。”丁小鲁安慰他，都没干过，都是摸索着来，犯不上太跟自己过不去。”

“可是群众对我们寄予这么大的希望，我这个样子怎么对得起人家？”

“这不像你呵于观。”杨重走上前，“这不是你的性格，怎么能一遇困难就退缩？你是个弹簧呵你不要忘了。”

“可我的确是干对好这个工作，我的压力太大了，我的神经……”

“够了！不要看你这副软骨头的样子！”冯小刚大喝一声打断他。“你干不好别人就干得好么？我们不都是在不断栽跟头的过程中逐步成熟、老练过来的？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人，小小一点挫折都经受不起。好啦，要不干我们，都不干了！回家休养吧！明哲保身吧！由着自个性子吧……”

冯小刚说着也流下泪：“我就没有自己脾性么？我就没有个人的爱好么？可咱们要都不干那让谁开？群众可都在眼巴巴等着我们呢。”

众人皆默然，于观垂下头。

冯小刚走到于观面前，慈祥地看着他说：

“我理解你也够难为你的了。可你想过没有你在这个时刻动摇、退缩，会对同们的土气有多么大的影响？你又会成一个什么人？”

于观悚然一惊。

“好好想想吧，晚上睡觉前好好想想吧。”冯小刚擦擦泪，走了。

“快睡吧。”丁小鲁对一直愣愣地坐在灯下的于观说。

“睡不着哇。”于观叹了口气，转过身，“冯先生这几句话压在心里沉甸甸的。”

“别去想它了，抓紧时间睡吧。”

“我真错了么？”于观问丁小鲁。

“问你自己呀。”丁小鲁说。

“就是这个问题想不通，我觉得自己没错。我确实感到自己很难胜任捧人的工作，不瞒你说，我越来越对自己产生怀疑，我这么做到底有利于谁？工作越顺利，心里越是堵得慌。”

“你没错。”

“可我要没错，那就是冯先生错了。冯先生会错么？真不敢往下想呵……”

八

“不不，我们不能接受您的请求。我认为您这个动机有问题。这不是件好玩的事，而是一桩充满艰辛、饱含血泪、需要机献身的事业。”于观没精打采地对个小孩说。

“我就是把这当事业对待的。您想我学闰也不好，每门功课都不及格。连我爷我好都发愁：这孩子长大能干什么呀？除了嘴甜任嘛不懂。”小孩振振有词。

“你错了，我们这具工作不是嘴乱就能干的。我们也不要没有文化的人时我建议你还是先回学校上学，如果将来有志

于做一名吹捧家，大学毕业再来找我们，起码也得是个大专学历。小同学呀小同学，任何工作都需要有科学文化知识，否则你将一事无成。回去吧好好学习，先学一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再说其它。你聪明，一看就聪明，除了核物理别的你都一学就会。没准将来艾滋病被你治了也说不定—— 造福人类吧你就！”

“哟，宝康来了，老久没见，怎么一进门就笑嘻嘻的？这后边跟着的是你什么人？嗬，赵老师，更年轻了，大街上遇见我得把您当成您儿子。”马青笑着起身相迎。

“听说你们几个改当吹捧家了？我正到处找人吹我呢，感觉特别需要这个来吧，好好吹吹我，我还跟过去一样，出高价。你们几个全包了，别的客不要接了—— 多少钱一天呀？”宝康笑着挨个握手，大模大样坐下。

“我们不卖。”于观回答。

“先别把话说绝，先问问我能出到多少价。”

“一万两银子一天我们也不卖，一个大子儿不花我们照样笑脸相迎，我们这是为人民服务。”

“哟哟，跟真的似的。”

“没想到我们觉悟提高得这么快吧？你以为我们这二年白混呐？赵老师，坐，近来好么？有需要我们效劳的尽管吱声。”于观冷笑，转向赵尧舜。

“没事，就是跟宝康一起来看看你们，都挺好。”

“都挺好就好。前严肃天我们还念叨呢，老没见赵老师抛头露面，怕是叫外国请去演讲了。”

“怎么着，死活不接待我，对我有意见？”宝康敲桌子。

“不，您需要我们会像对其他客人一样接待您。只要别提钱，提钱伤感情。”于观态度委婉地说。

“我需要！”宝康一扬脸。

“马青、杨重，你们捧一道宝康。”于观过身让开。

“说吧宝康，你想怎么捧？”杨重盯着宝康问。

“千万别不好意思赵老师，您的品德高超已经有皆碑翻不了案了。”

“我吧，从小挺羡慕一种职业，阴差阳错成了现在这样儿。也不是现在这样就不好，但你是明白人你知道，童年的梦对人的一生会有多大影响。”

“知道知道，您往下说。”

“嘿嘿，真不好意思。”

“你瞧，赵老师，我就烦您这知识分子气质：羞涩。痛痛快快的，跟我您还藏头遮尾的干嘛？您就是说您想当飞贼我对您的印象也一样富丽堂皇。”

“你把耳朵凑过来，我告诉你，我就是想当一回专门夜里逮人的盖世太保！”

“嘿，赵老师，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呵！”

“你也这么想？”

“没错。穿着黑也大衣戴着礼帽，夜里十二点以后到人家彬彬有礼地敲门。

“没错！敲开门进去后照旧彬彬有礼，先道歉再逮人，不忘欣赏一下墙上的油画，恭维几句主人家的艺术气氛和夫人的美丽端庄。干的是肮脏勾当可透透着相当高的文化素养。”

“还应该在钢班上弹一段巴赫的曲子。”

“没错！再跟夫干上分杯香槟，聊几句毕加索、莫奈。即便是威胁也是相当优雅，说着上流社会的法语和那些狗汉奸狗特务区别开来！”

“太对了！什么纺调褂、水眼镜，比皮大衣呢礼帽档次差多了。”

“你觉得这事难办么？”

“一点不难办，几件皮大衣好凑，礼帽我也有路子能借来。

“可我不想抓一般的中国老百姓，我就想闯入一对外国夫妇家里当不速之客。”

“少数民族行不行？我认识一个乌孜别克人，经常冒充外国进出友谊商店从来没人敢拦过。”

“像就行，主要是找那感觉。”

“信在哪儿呢？你倒给我拿来瞅瞅呀信是写给我的你干嘛扣着不给——拿来拿来！”宝康急了，扑守来搜杨重。

“信是瑞典文，你看不懂，回头我给你翻译出来再给你。”

“我就要看原文，我不懂瑞典文可是懂英语呀。”

“那也得等我上荣宝斋给你裱了，镶了框子再送来，这信你一定得藏好，否则博物馆肯定得来找你。”

“我不捐，我肯定不捐。我死后这信我孙子就能揣着上索思比拍卖去了。”

“哎，宝康，我那天看报，报上有两人为你吵架。一个说你是李白，一个说你是杜甫，你自己觉得你是谁呀？”马青问。

“还有他们俩更好的没有？我就是那更好的。”

“两人还急呐，一个说你的作品寿命有一千年，一个说只

有九百九十九年，你得他们谁说得更准一点？”

“老小瞧我了，我觉得起码不比李后主的寿命短。他也就是一名‘一江春水向东流’，我除了跟他一样愁还有好多哲理呢。不行，我不能跟你们聊了，光聊天把正事都耽误了，哎，你们谁知道瑞典大使馆的电话号码。”

“查 114。”杨重说。

“我用汉语问，她们能告诉我么？”

“带点口音呵。”

“我觉得他们真不负责任，信寄出那么长时间没有回信也不知道再打个电传查查，怎么就那么相信中国邮政的效率？”

“怎么敢这么对待宝康同志？这不是捉弄人么？”于观大怒。

“开玩笑。”杨重分辩。

“什么开玩笑？工作就是工作怎么能开玩笑？你们开玩笑他当了真，兴冲冲跑到瑞典人那儿去肯定挨一顿臊自尊心怎么受得了？你们这是严重违反捧德的行为！”

“宝康那人就欠这个，我们不给他垫砖他也得揪着自个鸡巴往半空中跳。”

“他是他，你们是你们。我不管顾客是什么操行，但我要求我的工作人员遵守职业道德。你们违反了这点，我就要批评你们！做为一个吹捧家我就要对你们提出更高的要求，怎么能混同于一般老百姓呢？”

“于观，你别生气。”丁小鲁劝解。

“我不是气，而是难过。捧德问题我再三讲过，现在居然

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情，今人痛心！我的话你们是当耳旁风了。你们觉得自己了不起是不是？比别人聪明伶俐更会绕着弯子骂人是不是？你们知道你们小小得逞的同时你们丧失了什么？你们丧失了做人的善良！”

“别说了于观，你没看他们俩泪都快垂下来了么？”

“现在哭了，当初不是挺得意的吗？你们能耐，你们走吧，我这儿不需要爱耍小聪明的人！这是一个严肃的工作我不允许用不严肃的态度对待它！”

“我们错了大地”杨重说。

“下回不干了。”马青也说。

“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吧于观，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美萍也替他们俩求情。

“让他们写检查，深刻认识自己错在哪儿，为什么错，挖一挖思想根子。光承认错了，不认识自己错在哪儿就不可能彻底改正错误，将来一遇机会就有可能再犯。我不是和你们俩个过不去，我是痛恨这种行为。这个世界爱和理解太多了么？我们是把爱和关怀传播到人间的天使呵！”

“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生我养我的人民。”马青先哭。

“哭吧，让悔恨的泪水冲刷去你们心灵上的污垢，哭完去向宝康道歉，诚恳地道歉，以博得人家的原谅。”冯小刚在一边轻声道。

“哎哎，哭完我们就去。”马青连连点头。

于观心情沉重地站起来，对大家说：

“同志们，通过杨重马青这次所犯的错误。我们大家也要吸取教训。以今的工作中一定不能掺杂个人感情，不曾凭个

人的喜好对待顾客。我们做迷文项工作，就是要受委屈、遭蹂躏。可能有一些不理解我们工作的人会讽刺、挖苦乃至侮辱我们，大家一定要正确对待。要知道我们工作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一点：把别人的欢乐建筑在自己的痛苦之上—— 我说的对么冯先生？”

“你精辟地概括了我想却一直没能表达清楚的思想。”冯先生庄严地点称是。

九

早晨，大雨瓢泼，屋里昏暗得如同黄昏，一声炸雷，闪电贯穿长空。正在昏睡的于观蓦地惊醒，惊恐地张望了一下四周，沉沉睡去，他脸分上布池倦容。

屋外，丁小鲁站在房檐下看雨。刘美萍打着伞踩水而来。

“于观睡了么？”她问丁小鲁。

“刚睡下。”丁小鲁轻声说，“咳了一夜，早晨我给他吃了两片安眠约。”

“谢天谢地，终于睡了。”刘美萍虔诚地在胸前划十字，“老天保佑他多睡会儿吧。”

丁小鲁瞅着她笑：“你什么时候也信过这一套了？”

刘美萍不好意思地笑：“病急乱投医。”

马青、杨重合撑着一把伞嘻嘻哈哈一路跑着趟水过来。马青大声问。

“于观起来没有？”

“嘘，小声点，刚睡下。”丁小鲁手按唇道。

“可我们有急事找他。”杨重说。

“天塌得下来么？天塌下来再过两小时你们再进去。”小鲁低头看看腕上的手表。“他太累了。”

于观在床上沉沉昏睡，睡得十分痛苦，唉声叹气，不断磨牙，脸容狰狞颓丧生被子掉到了地上。

刘美萍轻轻把被子拣起来，盖在他身上，他一下醒了，睁开布满血丝的跟睛喝问：

“哪一个？”

是我，美萍，你被子掉了。

于观一脸怒气，起身质问：“我睡一个觉可以么？我这个要求过高么？哪个用你来献殷勤——你给我外边站着去！”

美萍哭着跑出去。

丁小鲁闻声跑进来：“怎么啦？又跟谁生气呢？再睡呀。”

她上前要扶于观躺下。

于观拿起一支烟：“不处了，刚合眼又给搞醒。”

他看到马青杨重在门口探头：“你是谁在门口探头探脑？”

“噢，是杨重他们来找你汇报个事，我给他们拦下了，让他们进入过过过卉小时再来。”

“叫他们进来吧，来吧来吧。”于观向他们招手。

二人笑着进了屋。

冯小刚匆匆忙忙从街上披雨衣穿马路过来，看到美萍站在房檐下抹眼泪，停宇下关心地问：

“怎么啦小鬼？怎么自己在这儿哭儿鼻子了？”

待知道原委后他和葛地批评美萍：.“应该让于观同志睡觉嘛，于观同志睡觉时我都不去打搅他。好啦好啦，他发火

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都要原谅他嘛，不要伤心了。”

冯小刚跨进屋里，笑迎问于观：“哦，人来得很齐嘛。”

“有什么事么冯先生？”于观笑问他。

“不忙谈，你先休息。”

“哪里还有时间休息呀？来了就谈嘛。”于观笑说。

“于观同志最近身体怎么样呵？”冯小刚问丁小鲁。

“不好。”丁小鲁说，“总是咳嗽，夜里睡不好觉。”

“这我可要批评你于观，不能再这么玩命干了，你想当第二个李文华呀！”

“垮不了。”于观乐呵呵地说。

“不要逞强，我们都不年轻了。”冯小刚半真半假地警告他。接着他又像刚想起来似地笑说：“刚才我过来，看到美萍一个人在门外抹眼泪，不知出了什么事。”

于观叹了口气，对丁小鲁说：“让她进来吧。”

美萍抽抽噎噎地挪进屋，不肯到于观床前来。

“过来。”于观拉着她后长叹一声，“我不过是说了你一句，你就这么委屈，我也是急呀，好容易睡着了又被你搞醒了，不要哭了，你是好心。我向你检讨，不该发火。”

“我不在委屈自己，我是恨我那么没眼力价，偏偏您刚睡下我就多事—— 我是心疼你呵！”

于观刚要下床，便感到一阵晕眩，腿一软，身子栽到丁小鲁身上。

“哎呀，”丁小鲁一摸他手惊叫，“你烧烫人，今天不要再出去了。”

“是呵，今天就不要出去了，歇一天吧。”大家也纷纷劝。

“我怎么能躺得住？”于观诚挚地对大家说，“我一闭眼就有那么多双充满企盼和渴求的眼睛在我眼前晃动。李先生不远万里回国就是想听听乡音体会体会乡情，王同志受了一辈子欺负仅仅想在有生之年当一侠客；刘小姐不图钱扳只不过希望有一天出门让人围观；老秦是多老实忠厚的一个人，根本没想过自己捞什么好处，就是看到科长工作辛苦，业余时间一点乐趣没有，想让他开心一天—— 我忍心让他们失望么？”

“去吧去吧。”大家含着泪说，“咱们就成全他吧。”

关科长一看就是个硬骨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进餐馆看到满满一桌鸡鸭肉便皱起眉头。

“你们请我来干嘛呀？”

“没事想我您结识一下。”于观咳嗽着，用手帕捂着嘴，起身相迎道，“早听说您为政清廉，朴素大方，既坚持原则又富有人情味，在您那一级干部中是个优秀的代表。”

“你们这都是听谁说的？”

“凡是在您手下工作过的同志，调走后都满世界宣传您的事迹。我们和您生在同时代能不有所耳闻略晓一二么？”

“说您是位扞不敢忘忧国，”人正不怕影子斜。参加工作以来，光人民币就上交了几十万，烟酒糖茶不计其数，没一个春节是在家过的，哭了七次不是看到同志们三代同堂就是部下房顶漏了雨群众都给您数着呢。”杨重接上茬儿口。

“说您从小就有远大志向，上小学的时候就救过落水儿童逮过破坏分子。长大更是不闲着，当兵是好兵，当工人是个

好工人，当干部怎么能不是好干部？没事就去救火在街上见义勇为写了几十万字的日记还翻译了一本英文辞黄中国作家尽力会差点吸收了您呢”马青锦上添花。

“所以我们特佩服您，私底下发誓要向您学习，拿您当我们的榜样。被您比得我们除了惭愧还是惭愧。”

关科长冷笑：“少来这套！你们都是哪儿来的一批马屁精？无缘无故地跑来吹捧我我能信你们没目的么？”

“真么没目的，真是单纯地觉得您特好。”丁小鲁也说。

“这不用你们说，我自己很清楚和自己干的事。你们光知道乐收贿，怎么没打听清楚我更不吃捧？”

“由衷地，发自内心地捧也不行么？”美萍天真地设问。

“一概不行！”关科长右手有力地往下一劈。

“我不同意您这观点，这就是您怎么了，光想着给自己保持个好名声。您想呵，现在象您这样值得捧的人有几个？该捧的不捧，群众怎么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社会上的正气怎么树得起来？这不单单是捧你，捧的是一个方向。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吧，除了洁身自好还应该多有点社会责任感。”冯小刚站起来，大义凛然，掷地有声。

“我认出你了，我听说过你们，你们是一帮职业吹捧家吧？”关科长冷笑，前着手走到冯小刚面前端详他。

“我们是干什么的并不重要，需要的是我们说的对不对！您要是个坏人，贪官污，那我们这么干是要打屁股的。”

“收起你那套花言巧语吧！哪个要听你这些屁话？别以为你干得很巧妙，我早就认清你是什么人了。我提醒你，你这么下去很危险，搞的什么名堂么？”

“……”

“年轻轻的不学好，就爱在歪门斜道上动心眼儿。你们看看你们周围，那么多优秀的青年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为民族为社会的进步努力贡献。唯独你们汉字手好闲，不务正业，成天就是混，混不下去了，居然想靠当帮闲、吹捧别人过日子。你们知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你们父母的脸都都让你们丢尽了！不要讲做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了，你们还有点新中国青年的味道么？你们还算人么？”

关科长义愤填膺，怒不可遏，说得众人一个个都低下头，默不作声。美萍脸红。

于观忍不住剧烈咳嗽起来。

片刻，于观喘着，眼泪汪汪地看了眼大家，大家她都偷偷拿眼觑他，只有冯小刚信任、勉励地朝他颌首。

于观：“好久没听到这么尖锐的批评了。”

“是呵。”杨重抬头望着关科长道，“早该有人这么对我们大喝一声了。”

“对不对嘛我说的？”关科长忧心忡忡地说，“我的话可能是重了些，可我看到你们现在这个样子，我没法不让自己激动。”

“虽然您的话说得重，可其实是为我们好，是不是大家？”于观连连咳嗽，咳得弯下腰。

“没错。”马青说，”有些人总夸奖我们，但其实他那是嘴不对着心，心里不定怎么想。您这才是真正关心我们，爱护我们。”

“爱之深恨之切嘛。”丁小鲁补充，“恨铁不成钢。”

“你们能这么认识问题就好，我是不怕得罪你们。结怨也好，回家背地骂我也有什么就要说什么。”

“怎么会骂您呢？我们就希望别人坦率地对等我们。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愈直爽愈不客气我们愈敬重他。”于观挣扎着，强打精神说。

“真诚的意见现在听得听见呵，你就是花大价钱也没人对你说。”冯小刚适时补充了一句。

“别看关科长骂了咱们一顿，可我真觉得今天请关科长吃饭是请对了——值！”马青一拍桌子。

“我这人就是这么个丑脾气，也不怪有些人说我不近人情。我公开对这些人讲，我就是不近人情！这个人情我看是近不得。”

“其实您这恰恰是最近人情！都像我们，到头来恐怕连做人的基本信念都丢了。”人家一致表示赞同。

“关科长关科长。”于观握住他手，“您能给我留个地址么？哪天我到您家跟您好好聊聊。您的话对我特别有启发，令我深思，我特想找个机会跟您说说我的苦恼。其实我这人特空虚、特茫然。社会上好多现象我都特瞧不惯，又找不着办法解决，所以就有点自暴自弃，破罐破摔，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既辜负了人民又放荡了自己……”

“这就错了么。对待不良现象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咱们个时间哪天你来吧，我也很愿意和你们聊聊。你们都很聪明，我真是不是愿意看到你们糟踏了自己的聪明。我们的事业需要年轻人，年轻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怎么啦？”

于观两眼一翻，昏了过去，一头栽进关科长宽厚温暖的怀中。

“他怎么啦？”关科长惊叫，身子往后一撤，若不是杨重眼疾手快，一把托住于生他非摔个头破血流。

大家围上来，七手八脚把于观抬到沙发上躺着，又掐人中又捏脸蛋。

刘美萍对关科长说：“他发烧好几天了，一直带病坚持工作，你没瞧他嗓子都哑了么！”

“醒醒，你醒醒。”大家焦急地呼唤于观。

于观在大家的呼唤中慢慢睁开眼，醒来就一把抓住关科长，声音嘶哑地说：

“您的话句句说到我心坎上了……”

“行了！”杨重急了，冲他大吼，“这儿还有我们呢，你就别惦记儿作了。”说完眼泪扑簌簌掉下来。

于观又昏了过去。

“叫救护车叫救护车。”冯小刚粗声粗气地喊。

“他就是这样，”美萍跺着脚哭，“心里永远装着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

于观本来来已是躺在雪白的病房里，胳膊上吊着输液瓶子，回周静悄悄的。他看到杨重的一张脸正聚精会神地鸟瞰着他。

“还记得发生过的事么？”

于观无奈地摇摇头。

“你昏倒在捧人的岗位上了。”

一阵欢声笑语，丁、冯、刘诸人捧着鲜花、水果涌进病

房，一齐围上来问暖嘘寒。

“给你看件东西，你看了准喜欢。”

美萍亮出一面大红锦缎金色流苏的锦旗，上书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巧舌如簧，天花乱坠。

“还有美匾的呢”马青美滋滋地说。

于观吃力地张开嘴，喃喃道：“我们就做了这么一点该做的，群众给了我们多大的荣誉呵。”

“是，我们不能自满。”杨重点点头，“匾和锦旗全当鞭策了。”

“于观呀，”冯小刚坐在床头说，“我们大伙商量了，你为工作累病了，我们也要为你做点什么。你有什么愿望尽管说，我们一定让你尽心。”

“说吧说吧，你该享受享受了。”大家七嘴八舌说，“对了，我们还不知道你的人生梦想是什么呢？当大使？当表演艺术家？”

大家争相提问。

于观嘴皮子动了动。

“你说什么？”丁小鲁把耳朵凑上去。

稍顷，她抬起头，严肃地望着大家：“他想睡觉。”

大家脸上的笑容一下消逝了，一个个蹑手蹑脚悄悄退出病房。

痴　人

一

一树桃花粉了。

从我们这幢孤零零拔地而起的办公楼往下望去，四周皆是低矮环列的青玉平尺，鱼鳞般的瓦脊叠错接搭，犹如微澜初兴便凝住的汪洋大海。稀稀落落的街树、院树枝桠高山房顶，放眼跳去一簇簇枯干着，唯有天际一隅一树桃花粉盈盈，远远地鲜艳醒目。

桃花尚未盛歹，蓬散为一伞，只枝枝布满花蕾，扇骨般翘直，宛古一捧瓶嫩润花，被一只巨手设于天地间，供天眼俯瞰观赏。

在我们这些终年见惯北方冬春之际萧瑟景象，熟谙四季交替规律的人看来，这花委实有些不合节令。

我是偶一登高回首方看到这一株寂寞的花的。

二

当时我正在和同事们边吃着食堂的包子边玩牌。阳光晃着人眼，办公室里暖洋洋，笑语喧喧。我摸了手好牌，举起

来给站在我身后的阮琳看。

他进来了，由五短身材、赔了一辈子笑、笑出一脸皱纹的科长领着。谁也没注意他，就连科长大声宣布“这是咱们科新来的同志”后，大家也只是略抬了一下头，继续埋头吃饭、聊天、打牌。我听到科长说的我的名字，让他以就后就跟着我工作，大概他还指了指我告诉新来的那就是你“师傅”。我抬头往那边看了一眼生发现他正看着我。我低头看片，旋即再次抬起头，他正凝视着我时不是每个人不都有非凡的相貌的，我也算阅人较广，但我每每发现那些号称不凡或已经不凡的人大都长着一张粗俗平庸的脸，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简直连一眼也没一要然瞧他。有些名望很高的人往往就因为粗暴委琐的相貌失去了人们的尊重，我可头在没法对他无动于衷。他形似骷髅，大大的眼睛占据了部分头和脸颊，那几乎是仅由一双眼睛构成的脸，我不敢说他没有表情肌，即使有也没什么用，他的眼睛完全可以替代它，实际上的眼睛几乎可以替代所有五官的作用，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功能的器官，那不是眼睛，那一一部组合，人怎么可能长成这副样子？

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的是自己全身照，不过有三只手，我低头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发现阮琳的手搭在我肩上，我倾肩让其滑掉。

“你叫什么来着？”上班铃响后，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办公桌，他在我对面坐下，我问他，并竭力不去看他的眼睛。“司徒聪。”

“噢，我叫司马灵—— 不不，不和您逗趣儿，真是叫这个名字。”我听到全办公室的人的低低笑声，解释道。“你知道

谁叫什么名子自个没法作主。父母一朝不慎，真能叫他作儿女的羞愧终生。”

“哪里，你的名字很好听”他微笑。

“是吗，哪我踏实多了。嗯，咱们的工作其实没有什么工作，不过意义很深远。你是知道我们国家的人口政策的喽？对对，只许开花不许结果。我们干的就是统计每个月咱们市少结了多少果，具体数字是从当月本市发的各种式样的工具体数相加得来。”

“这个数一定很大吧？”他貌似好奇。

“很大，数以百万计。当然这里一多半也许本来就是无功用，但这种事谁也说不准，无法打折扣。噢，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非得从一开始加，实际上这个数是现成的，我们只需给医药公司打了电话问一下他们的进货量就可以。这种东西总是进多少销多少，一方面需大于供，一方面因为免费……”

我忽然没了讲述的兴趣——他的眼睛越过了我，射向我身后的阮琳。

“其实我也没什么可教你的，到时候你一看就会——笨蛋都会。”

他重又看我。

“是呵这工作有些无聊。不过你要这么一想：无聊的工作也得有人干，也就坦然了。”

“我一点没觉着屈才。”他心不在焉地说“我也是来自人民。”

三

“这个人挺有意思是不是?”下班后,我们拥到走廊里,在楼下走，阮琳在人群中问我。

“哪个，你说的是谁?”我磕头草似地边走边到其他科室的熟人点头致意,“谁挺有意思?”“哪个来自人民的家伙。得了，别假装漫不经心了，你看他看得眼睛快直起来了。”

“我一般不太注意男人。”

“你说他是干什么的——过去?”

司徒聪走在我们身后的人注中，比别人高出半个头，眼睛垂着。一出楼门我就拉阮琳钻进路边的牛奶店，看着司徒聪从窗外走过去，才出来到街上继续往前走。

“别对他那么感兴趣。”我对阮琳说,“这种人我见多了,刻意显得不凡以期引起别人注意，对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睬他，哪怕他暗示你他暗示你他杀过人你也别露出惊讶。”

“我没想理他,我对他一点也不感光趣,我一点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凡，相反我倒觉他很俗气。”

“就是,摆架子绷块儿谁不会?有真才实学的人从不表现自己，总是默默无闻。”

“譬如你。”阮琳笑着瞅我。

四

第二天，我一迈进办公室就看到阮琳坐在我的座位上和左右司徒聪脸对脸地说话，双方微笑着，低声细语，十分愉快。

“是呵”我干笑着对他们说。

“是。”阮琳回头对我一笑，又继续扭头和司徒聪说话。“你到我们这个单位来真是可惜了，迷儿特没劲，人也没劲。”

朱秀芬满面通红地拖着地板，从那头拖到这头，我侧身给她让开：“今儿你值儿？”

“嗯。”朱秀芬抬起虽已不年轻，但仍油光锃亮的脸，“帮着擦擦灰。劳架。”

我拿起门后暖气管子上的一大堆破抹布去水房浇湿，朱秀芬拎着拖把也来水房涮，开着水龙头哗哗冲时偏过头来对我说：

“瞧见那一对儿了长？一大氙就来了聊到现在。”

“你管呢大地”我认真洗着抹布，“年轻人的自己爱好。”

“哼。”朱秀芬用力叉拖把，“来个男的她准第一个凑上去，涎着脸，真叫人看不惯。”“我觉得挺正常，小阮为人热情，乐于助人。”

“谁派她了？”

我拿着抹布回到办公室，司徒聪和阮琳还在说话，我开始挨个办公桌仔细地擦瓜熟蒂落。

“你说是不是嘛？司马灵！”阮琳不知道和司徒聪说到什

么，扭头大声问我。

“什么是不是？我头也不抬，继续擦灰。

“咱们办公室表面上大家挺和气,其实背后互相说别人的坏话。”

“我不知道。”我低着擦着桌子说,“我没听见谁说过谁。”

“还没听见呢,前几天不是你告诉我朱秀芬那帮老妇女在背后说我？”

“我没说过。”我走到他们面前擦着我和司徒聪的办公桌。

“你别不承认，你替她们打什么掩护？”阮琳对司徒聪接着说,“这办公室里我也就和司马还能说到一起,别人台特坏,你别理她们。”

司徒聪看著我微笑，我面无表情装作没看见。

陆续有同事进屋，大声说笑，石玉萍叫阮琳过去看她新织的毛衣得在哪儿加针。阮琳满脸带笑地跑过去，殷勤地替她拿过毛衣加针。

“这姑娘挺直率。”司徒聪笑着对我说。

我撇嘴一笑：“你别听她的，她也是个背后搬弄是非的主儿。”

“她长得挺不错。”

我回头看了眼正跟石玉萍边说带笑的阮琳。

“也就一般吧,还有点人样儿,在咱们单位算是一朵花儿,不打扮也没法看。”

司徒聪注视着我，我对他诡秘一笑：“你可以勾搭勾搭她。”

司徒聪笑了笑：“你已经勾搭过她了吧？”

我暧昧地笑，未置可否。

“谁都有戏，真的，不一定非要娶她，当个情妇她还是蛮够格。你不打算试试？”

“试试试试试。”司徒聪深不测地看着我，微笑。

“不用费很大劲儿一顿饭就行，吃完了你爱带她上哪儿就上哪儿。”

我避开他的眼睛。

“我们今天干什么？”他听上班铃响了，大家纷纷归座，问我。我把抹布扔回暖气管子上，坐好：

“什么也不干，没的可干。下回上班来你可以带本小说来看，但不要放在桌面上，放为抽屉里，懂吗？头儿一进来就把抽屉关上。”

我拉开自己的抽屉，低头看里面看了一半的小说，不再说话。

五

工间休息时，我们下楼在院子里做广播体操，我挨着阮琳，笑对她说：

“他看上你了。”

“别胡说。”她边踢腿边笑。

“真的，他亲口对我说的。他着迷了，你没白忙一早上。”

“我可一点没看上他。我早上只不过到得早点儿和他说了会儿话，都是同事，不理不睬也好。”

“别那么傲慢嘛，他看上你也不是什么坏事。你别太拂人

家好意。”

“要是谁看上我都满足他，我得会分身法才成。”

“起码你可以吃他一顿，既然人家盛情难却。”

“他说要请我了？”阮琳停住动作，感兴趣地问。

“说了让我转邀你，我想他还挺迫切。”

阮琳笑了，开始做侧身运动：“我不反对别人请我吃饭。”

“我建议你不妨对他热情点儿，人都是靠希望活着的嘛——哪怕这希望靠不住。”

“这好说。”阮琳笑着做跳跃动作。

“她同意了。”我回到办公室，对司徒聪说。

“同意什么？”

“咦，你不是说要请她，阮……”

“噢，”司徒聪笑说着，“我跟你说着玩呢，你当真了。我请她干嘛？我一点没觉得她有什么魅力，甜俗罢了。”

“谁也没叫你真讨她当老婆。我可跟她都说好了。”“那我去告诉她这是一场玩笑。我从没有为女人花钱的习惯。”

“那怎么行，多不好。算了算了，我掏钱吧，算我请。”我作出咄咄逼人的姿态。

“咱们谁都别请，干嘛要请客？”他毫无所动。

“别说了，我请就是了，都跟人家说了。”

阮琳容光焕发地进来，瞧我一眼，扮出一逼迷人的样子摇摇摆摆走会司徒聪办公室前，笑着问他：

“你怎么没下去做操，换换空气？老在办公室坐着人会蔫的。”

“啊，没事，我喜欢蔫点儿。”

司徒聪看我一眼，我全神贯注着窗外。

六

“你有没有觉得我和一般不一样？”我们三个坐一间二流餐馆不很干净的桌旁，司徒聪问我。

“没有。”我板着脸回答，随便点了几个实惠的菜，把菜单数目给服务员拿走了。

“我得过神经病。”

“真的！”阮琳果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我不信。”

“跟谁说谁也不信，不过我确实得过，就为神经病我才从大学到你们单位来。”

“神经上的毛病一般人都有，诸如失眠、焦虑、那不算很特别。”

“可我的神经病的一般人神经衰弱一样，厉害得多，我有段时间已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

“那就不是神经病，而是精神病，这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

“不管叫什么吧，反正我得地那样的病，那会儿大家都说我疯了，我自己也觉得自己疯了。”

“精神病最主要的症补就是精神病患者不承认自己是精神病。”

“司马灵学过医，这方面他懂得很多。”

“一知半解吧。”我白了阮琳一眼，“我懂得不多。”

“你为什么得的神经病？”阮琳没注意到我的白眼，问司徒聪。

“精神病！”

“噢，精神病。”阿琳看我一眼，仍毫无知觉，傻瓜似地看司徒聪。

“说来话长，我今天不想说。”司徒聪相当地矜持，“那话说起来很痛苦的，以后……”

“不想说就不要说了。阮琳你也是，老往人家疼杵干嘛？”

“反正我现在也好了。”司徒聪明朗地笑着，“要不我也不会这么安详地和你们坐在一起。”

服务员把菜陆续端上来，我们开始吃起来。

“发神经病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一定和正常时截然不同吧？”阮琳边吃边令人访烦地纠缠着这个话题。

“截然不同，对没发过的人来说那是完全新鲜的，无法想象的。”

“阮琳你烦不烦？你要想发精神病就无所顾忌地发呗，难道这还要步调一致吧？”

“我就是想发。”阮琳挺直腰板对我说，“你管得减吗？不爱别听。我有时就是想发发精神病那样也许可以使我不真的得精神病。”

“发精神病的滋味并不好受。”司徒聪说，“假发没有效果，真发就不可收拾。那感觉怎么说呢，很难一句话说清楚，如果你常做梦也许可以多少体会一点，一切法则忽然无效了，你不受任何约束了，你变聪明了，什么都懂了什么都不怕了，当然你的肉体仍会被现头碰得皮开肉绽，墙仍然是墙，但思想

飞驰了。”

“所谓飞驰不过是一通胡思乱想,所谓聪明了也不过是不顾客观规律凭主观意态去理解一切事物。”

“当然在你们正常人后来是这样。”

司徒聪尖锐的反驳使我大吃一惊，我不再吭声低吃菜。

“太有意思了。”阮琳吮着筷子着迷地说,“那一定非常快活，怎样才能真发一回精神病呢?”

“你这问得太离谱了。”司徒聪笑着说,“我不能也不愿教你，否则司马灵该说我有意引你入歧途。何况那不快活，不象好梦一样令人留恋,而且别人也不允许你处于那种状态,他们会千方百计治疗你，让你醒过来。醒来你就会发现不管你在臆想中骋骋了多远，现实仍象你发作前一样原封未动，你反倒难以适应了。”

“我倒宁肯哪怕自欺欺地自在一回,反正适应现实也不能让更自在。”

“不不，我可不能让你这么个可爱的姑娘变得落落寡合，招人讨厌象我一样。”

我只是充耳不闻地埋头吃我的菜。

七

“你真的认为我，嗯，还过得去?”我们三人来到大街上，天已经热了，尽管商店都开着灯，一间毗邻一间形成两列明亮，陈列着五光十色商品的长廊，街上仍相当昏暗，人很多。我们夹杂在人群中走,阮琳象个初次受到恭维的年轻姑娘,红

着脸，又腼腆又兴奋地盘诘着司徒聪。

“真的，我对你印象很好。”司徒聪笨嘴笨舌地回答，模样很忠厚但毫不掩饰。他们谁也没注意这顿饭是我付的钱，实际上我已经给撇到一边去了，仿佛我理所当然应该为他们的约会跑前跑后，面他们要干的只是粘在一起互诉衷肠。

“我觉得你应该对自己有信心，难道你不照镜子吗？”

“照的，但我知道充其量也不过是有一二分姿色，比我漂亮的姑娘有的是。”

“长得好很容易，但有头脑就不那么容易。而且我觉面容姣好倒在次要，身段好才更有女人味。你身段就很不错，很成熟，很丰满，是不是司马灵？”

“是。”我乜了眼走得越发娉娉的阮琳，“该有的她全有了。”接着我笑了。

“你笑什么？”阮琳问我。

“没笑什么。”我笑着说，“我想起我看过的一本翻成白话文的《诗经》，你知道那面把窈窈淑女，君子好逑翻译成什么吗？”

“什么？”两个个都看我。

“‘苗条端庄的姑娘呵，是小伙子的好配偶。’”

我嘿嘿地乐、他们俩没乐，继续嘀嘀咕咕地说话。

我们又往前走了一段，来到更加热闹的街口，这时我加快步伐赶上他们，指着一正从马赂对面穿过人行横道走过来的姑娘对司徒聪说：“你看这姑娘怎么样？”

“不错，”司徒聪由衷地说，“风度绝佳。”

这的确是一个“淑女”，头发整齐，眉清目秀，步态稳重，

服饰雅致，有一种大闺秀的风范。她走过我们面前时，阮琳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想当时在那个街口的几百个女孩子都有相形见绌，自惭形秽的感觉，连她们的男伴大概也感觉到了。

“我得去跟她攀谈攀谈。”我跟司徒聪说。

“你别去司徒聪有点受惊地说，“众目睽睽，你会出丑的，况且在街上纠缠妇女那是小流氓才干的勾当。”

“我得去，要错过这个机会简直是对自己的放纵。”

“她不会理你的。你相貌这么普通，一个那么出众的女子不会对你有什么印象。”

“没好印象坏印象总会有吧，我也不想一投达标，先给她留个印象再说。”

“一定早有无数英俊、才貌双全的男子使她眼花缭乱了，她都长这么大了。”

“你让他去吧。”阮琳插话说，“干吗拦着他？他怎么知道那个人不是他将来的妻子。”

我离开司徒聪和阮琳，快步撵上那风姿绰约的女人，和她并排走：

“嘿，你怎么这么风度，这发觉大家都在看你吗？”

那女人看我一眼，没说话，继续走路。

“假装特习惯，假装特无所谓，其头心里偷偷乐。”

那女人又看我一眼，冷冰冰的。

“别别，你告我你叫什么，到哪儿去，也别问我是谁，干什么的。咱们就当是生人，互相不认识，一起走路，闲扯几句。你要在懒得张口小光听我一人说，实际上我也不想给你

插话的机会。我不喜欢一个人应声虫似地有问有，我每天在熟人中所得太多了。你咳嗽一声也有人跟着喘两声，想多说几句都没机会。你说一句嘞人能答你十句，我又嘴笨，说不过人家。我就喜欢找不会说话的物体交谈，在家我羸着墙说话，在街上就找害羞的女孩子说话。反正不用负责，说完各走各的，这辈子不再见面了。”

我跟那女人走到一个公共汽车站，她停下我也停下，继续滔滔不绝地说：

“我就喜欢别人对我冷淡，别人都不如你了解我，知道我喜欢什么。人人都对我那么好我简直烦道了这几乎是逼着我也对人人好。其实我并不喜欢很多人就因为他们喜欢我我也不是不装作喜欢他们。我本来最恨孙子并发誓决不装孙子结果比谁装得都多。我很难起，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下决心早上起来他们磕，可早上起来第一个见到我妈妈又露出乖巧的笑容，板也板不住。忘恩负义，六亲不认真是太难了。你有什么好办法？不不，你别说话，别回答我，别破坏我的好印象，好多女孩就因为开了口让我再也不愿意见她们就这么毁了我们的友谊。我希望你是超凡脱俗的。”

那女人几次欲开口都被我堵了回去，就这么沉默无语地听着，直到公共汽车来。

“谢谢你能把握住自己，你真是我见过最美丽、最体贴的女人，和你谈话真是畅场—— 下回我还找你。”

八

“你已经把那个美人勾搭上了？”第二天，我刚在办公桌后坐我下，司徒聪便问。

“手拿把掐。”我做了个含义不表的手势。

“她叫什么名字？”

“她还需要一个名字叫人记住她吗？”

“我看你什么也没得到。”

“对，我什么也没得到，她连一眼也没看我。你怎么样，大胜而归？”

司徒聪笑。

“我说过嘛，她是个热情洋溢的姑娘。”

“噢，你可别乱猜，我们俩可什么也没干，不象你想的那样。”

“得啦，瞧你今天走进办公室那副兴冲冲的样子。”

“司马，”科长从他的办公桌后叫我，把食指放在唇边，“嘘——。”

我冲科长抱抱拳，对司徒聪说：“咱们声太大了。”

阮琳也从她的办公桌后往这边看，我扭头对她笑笑，手托腮往窗外看去。沉默了片刻，我听司徒聪轻轻说：“我发觉你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我扭脸看他。

他的目光十分柔和，友好：“你既百无聊赖又安适闲在，似乎什么操心。”

“司徒，我可不是爱虚荣的女人，这些话你应该留给阮琳听。”

“我不是奉承你。”司徒聪微笑着说，“这的确是我对你的看法，我很羡慕你。”

“其实我也很苦恼，很忧愁。”我作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却忍不住笑了。

“我就不能象你那么游刃有余地处理人际关系，实际上，我得精神病的原因就是搞不好和周围人的关系。”

“你不一定非告诉我这件事。”

“我知道你对别人的秘密没兴趣，但我想说，这种事我不想和阮琳说但想和你说。你不必担心我重提旧重会犯病，我已经好了，很能控制自己。”

“这么说你真的得过精神病？”

“天啊！你以为我一直对你撒谎还是得精神病有什么可炫耀的？我一点没为自己得过精神病感到自豪……算了，我不说了。”

“说吧说吧，我信，我正在洗耳恭听。”

“不说！说不说就不说！你跟我说说你怎么弄得八面玲珑，人人都喜欢你。”

“人人都喜欢我？我没觉得。这也没什么窍门，这不就是傻呵呵的，小胡同赶猪—— 直来直去，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管他别喜欢不喜欢。”

“一点都不管？”

“有什么可管的？”一刹那，我真觉得自己伟大。

“可我总觉得人和人交往要不断地克制约束自己的欲念，

迁就别人以求相安无事。”

“有的事人越拿它当事它就越是事,你老盯着一座楼看它就会向你倒来，迎着太阳睁眼你会感到刺眼闭上眼就是一片金红。瞧，我向你作起报告来了。我不知道你过去都和什么家伙打交道，我想他们能把你逼疯生一定挺不是东西。但我想对你说你现在安全了，对我，对阮琳，对这个办公室里的所有人必心存戒意。我们都是头脑简单的人，就算将来我们会和你争吵、得罪你，你也不要往心里去。同样你什么时候出言不慎冒犯了我们也不会计较，你想怎么对待我们就按你心里想的去干。我们也一样，既不会把你供起来也不会把你踩在烂泥里。”

“真能这样?”

“当然，难道你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多不同凡响?我可实在认为你不过是个和我一样的俗汉。只有大人物到我们这儿来才会感到不自在，我们自然对他也不会客气。而你，在我看来，实在拘谨得有些可笑了，你不也是每个月38斤食半斤油么?”

“是是作”司徒聪眉眼笑，轻松起来，“我是不是也可以听你司马炕?”

“可以。”我笑着，心里十分诧异。这个外号是我小时候尿炕史的遗物，很多年没人叫了，他怎么会知道，显然是阮琳滥用了我的信任。我心里恼表面上一点没露出来，“你这么叫我觉得很亲热。”

“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就对你很有好感，莫名其妙地就觉得你会成为我的好朋友，我很相信自己的直觉，我的直

觉很少欺骗我。”

“我第一次见你也对你印象深刻，看来咱们都遇见知音了。不过我得告诉你，我这人情绪也很不稳定，有的时候不高兴起来也会不理人，你可千万别以为对你有什么恶意——碰到那种时候。我不敢打保票老是情绪很好，但我敢保证我对你决不掩饰自己的情感。要是有人告诉你我在背后说你坏话，你可千干别信，一定找到核实后再作出判断。”

“我也保证我对你永远以盛大想待。”司徒聪说，“我到这单位来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你。”

“还有阮琳……”

“还有阮琳，”司徒聪笑，“你们俩。”

九

“司马灵。”阮琳在我身后的人流中叫，加挤带撞地自我跑来。

我正在大百货商场二楼里转悠，每到休息日我都去各个百货商场、服装店转，看有没有合适我穿的裤子。我仅剩的一条裤子还是五年前从外地买的，这五年了逛了无数次商场，总买不到可心的裤子，不是裆肥就是档短，我还不算畸形就什么困难。我不肯去找那些冒牌“上海裁缝”去做，先付钱后交货的事我总信不过。”

阮琳喘吁吁地挤到我身旁，我往她身后看去。

“你看什么呢？”她问，也回头。

“我看那位先生在什么地方。”

“什么呀。”她明白过来，笑着打了一下，“我没跟他在一起，我自己上的街。你又来看裤子？”

“我没必要告诉我来干什么。”我声色俱厉地对她说，“我一看见你就够了。”

“我怎么得罪你了？”阮琳眨着眼睛纳闷地说，“你象个带哨的开水壶。”

“我问你，”我气冲冲地往楼下去，费力地穿过挤在各个柜台前的人群。商场里一片嘈杂，各种能出声的电器和玩具此起彼伏发出怪音，大声喊叫也不会引起离别人注意。“谁让你把我的外号告诉司徒聪那个白痴的？”

“什么外号？”

“还装傻呢，就是那‘炕’，什么的。我有那么多外号，你为什么不把‘大帅’、“虎子’告诉他，偏把最不体面的告诉他？”

“噢，就为这为个呀。”阮琳笑了起来，“我是先从好听的逐一告诉他的，是他自己觉得这个最好听，你别生气，司马灵。”

“别叫我名字。”

“那叫什么？总不能当着什么多人叫你大帅。”

“叫阁下。”

我也忍不住乐了，但马上又觉笑得不合时宜，应该严厉点，否则她会觉得我无所谓，我冷冷地对她说：

“就一天晚上你们就熟到这份儿上了，开始议论起别人，是躺在床上议论的吧？”

“哟，还吃醋？你是我什么人？你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是

我丈夫么？”

“我就是动过当你丈夫的念头，这会儿也打消了。”

“我还看不上你呢，给我提鞋也不要你，以你自己怪不错的—— 我跟了什么也没干，我说了一会儿话。”

“多一会儿？”

“一夜，大半夜，谁让你走开追那个女的去的。”

“我走了。”“你别去。”

“你别走。”阮琳拉住我，这时我们走出了商场大门，“没说一夜话，就站在原地聊了会儿，看你老不回来，就各是分手走了，放为了？”

“本来我就没担心……你们说什么了，他对你？”

“就说他得精神病的原因。”我们并肩在街上慢慢走，“他说他在学校时那些人怎么欺侮他，合伙害他，孤立他，有几年的工夫他几乎一句话都不敢说，一说周围的人就群起而攻之—— 我觉得他真惨。”

“他就是想打动你，这招儿我见多了，故意把自己说得特可怜。”特招人同情，蒙骗无知女青年大动恻隐之心，想去安慰他，女的能用什么安慰男的？”

“我觉得他不是假的。”

“对对他不是假的，是真的，弄假成真谁不会？我也会把根本没有的事说得真的似的，你还能调查去？没当过‘右派’，没赶上‘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只好说自己心灵正在受不知名的折磨吧，活得痛快显得多浅薄。”

“我发觉你特卑鄙，司马炕，你怎么这么卑鄙，司马炕，你怎么这么卑鄙？我听司徒聪说你们互相不是已经引为知己

了吗？听他那口气你简直是他最好的朋友，背后你就这么说他。”

我有点难为情，但很快又振振有词：

“他是跟我说过一堆亲热、肉麻的话，可对他并没有从此产生义务。是怎么样的我就怎么说，即便是朋友也不例外，让我违心地搞一团和气我办不到。”

“你真没心肝，一点人情味儿都没有。”阮琳说，转身走掉。

“去找你的姘头告状去吧。”我嘟噜说，“我不怕。”

那天我心情不甚好，在街上逛了半天，看到那个“淑女”，又上去和她聒噪了半天，没容她插一句话。

她似乎每天都从这条街经过。



“司马炕，你今天值日你给忘了。”我刚进办公室，司徒聪就笑着冲我嚷，表情极亲密。

“真是，”我慌张张打抹布，“过个星期天都把人过糊涂了。”

“嘞打抹布了，我已经替你做了—— 你看不出来？”

“太谢谢了—— 我看出来了。”

“有什么可谢的，都是哥们儿。”司徒聪不屑地摆摆手，脸上仍满是笑。

我只好用笑来表示领情。

中午吃饭前我出了个洋想。在我们单位食堂吃饭决无吃

不饭之虑，但想吃好就得积极点，铃一响就得一刻也不耽搁地冲出去，否则你排了半天也只能吃上熬白菜。在等下班铃响那紧张警觉的几秒钟内，来了一个电话，我来不及一辨便立身蹿了出去，引起哄堂大笑，司徒聪的笑声格外响亮刺耳。当我满面羞惭地踅回办公室，他甚至踢了我一踢。

“司马炕，你快得象只听到主人一声吆喝的狗，你小时候尿炕是不是也因为你妈的鼾声带着哨音？”

“不是不是……”我自我解嘲地笑着，心想，照这样下去，不到下午，全单位的人都知道我过去是个尿炕精了。

中午，我在牌桌上传统的位量也被司徒聪取而代之了，他放肆地把我推到一边：

“你到那边吃饭去，阮琳，过来，看我怎么赢。”

我只得与朱秀芬们为伍，眼巴巴地看着那边一堆人又笑又叫，热闹非常。

“你跟他搞得挺熟，叫你都用外号了。”朱秀芬对我说。

“嗯，我喜欢让人觉得我没什么架子。”

“臭德性。”朱秀芬喝着用开水冲菜渣做的汤白我一眼，“我不喜欢那小子，咋咋呼呼的，数他嗓门大。”

“你怎么这么臭？司徒聪的声音从那堆人里传出来，他在呵斥石玉萍，“有‘2’不用，留着看画呀？你下去吧，让阮琳替你，没见过你这么臭的。”

“瞧瞧，才来几来，就跟这儿的头儿似的，真叫人看不惯。”朱秀芬声音低低地说。

“你不能拿一般人的标准要求他，他那人就那样。”我说，“他有精神病，各位都得让着他点，别招惹他。”

“真的？”朱秀芬瞪圆了眼睛。

“你可千万别出去对人乱说。”我严肃地对她说，“要传出去就太不好了。这话我只对你一个人说，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他说什么你都只当没听见，千万别跟他认真，吵嘴，他是病人。”

“我不会的，我还不是那不知轻重的人。他是精神病，怪不得我觉得他和别人不一样。”

我离开朱秀芬走过去看他们玩牌：“怎么样？赢了输了？”

“咱哥们儿会输吗？也不看看跟谁打仗呢？”司徒聪得意地把手里的牌给我看，“手气没治了，老是什么好，谁跟谁都接着。”

“好好，玩吧玩吧。”我拍拍他肩膀，出去刷碗。

十一

司徒聪和阮琳好得开始显“形”了，上班同来下班同走，中午吃饭你给我带我帮你买。候车室的不少同事都不同时间地看到过他们手挽手在大街上逛，有几次据说已经是很晚，接近没末班车的时候。不知道他们是控制不住情感还是根本就没打算控制，我估计后者成分居多。他们越来越异开地在办公室里打情骂俏，我只要稍一走开，阮琳就会跑过来占了我的位置，和司徒聪面对面地聊上半天。害得我无处可去，倚在别人的办公桌旁和朱秀芬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没盐没醋的话儿。

这情形科长也看出来了，有一天他问我是不是司徒和小

阮在“谈恋爱”？

“不谈恋爱就不能好了？”我反问科长，“只要两人乐意，你管人家采取什么形式呢？”

“那叫什么？科长说，“不谈恋爱，不打算结婚两个人搞到一起那叫什么玩意儿？”

“你真是不解放。”我对科长说，“你是科长，工作领导，只要人家不影响工作，就是养孩子也不碍你的事。”

科长闻言惊得气都透不过来？“我们这儿是政府机关，不是产院。”他要我找司徒谈谈，摸清他和小阮究竟是什么个关系。

“我不管，我说，“我算老几？了解工作人员的思想状况是你这个领导的事，失职是你失职。”

十二

我的头很痒，很多天没洗头我觉得自己象戴了顶摘不下来的帽子，沉甸甸的。午休的时候，我便到街对过的理发馆去理发。理发的人不多，但也需要等。我正坐在长椅上暗暗计算能否准确地落到那个戴着大口罩从眼睛看似乎挺漂亮的年轻女理发师手里，司徒聪闯进来，一眼找到了我，坐到我身边：

“到处找你，你躲到这儿来了。”

“我没有躲，我光明正大地来理发。你怎么没玩牌？”

“有件事想找你商量。”

“这个月的工资我也花得差不多了，只剩几块钱饭票。”

“不，不是这事。”司徒聪点上一支烟，显得非常郑重，“你觉得结婚好吗？”

“唉——”我叹口气，同情地问，“被讹上了？”

“没人讹诈，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这问不涉及具体人，只是泛泛一问，从理论上问一问。”

“从理论上讲，我还能说什么呢？当然好，有人侍候了，灌溉正常了，用不着旱——旱死，涝——涝死。不过既然有被人绑了辈子的可能，就要看仔细，找一个保鲜好的，老得慢点的。你拿我当朋友，我也得做个诤友——她差点意思，连勉强及格都够不上。”

那个光露着眼睛的女理发员打发走了一个头剃得象锅盖的粗俗汉子，走过来问：“该谁了？”

“谁我了。”我站起来，跟她走到理发椅上坐下，任她用白围布把我围得象个准备吃饭的幼儿小朋友。

“长点短点？”

“随便，您看着怎么合适就怎么理，好看就行。”

司徒聪也跟着我走过来，站在理发椅旁边继续跟我唠叨：

“我懂你的意思，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你认为相貌第一重要，我却认办心眼好坏是主要标准。我们从小到大听过多少狐狸精的故事？”

“心灵不美可陶冶，长相不俊那可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女理发员开始我头上堆，按我低下头。

“恰恰相反，改造灵魂很困难，而修饰相貌有诸多良策。”

“这个吗，”我梗着脖子斜着眼儿说，“据我所知，所谓诸

多良策也尽是些治标不治本的损招儿，砂轮锉锉玩儿，往塌鼻子里注射一管混疑土，起不到改天换地的作用。”

“你差了，你不懂了，这方面你完全是无知的。”

“我才不无知，我当然知道现代整形术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摘根劲骨卷点皮瓣，就能当真枪用。问题是咱们国家整形术还没普及到健康人的美容上，你得先给自己的脸猛踩上一脚，人家才肯修补，那也是拆东墙补西墙，脸上光溜了，屁股瘢痕累累。”

“我大概是没向你说清楚，你大概是还没完全了解我。”司徒聪沉思着说，“其实事情完全不会恶售到你说的那种地步，凭我的能力就能从容地解决这个难题。”

“什么？”我歪歪头，女理发员把我的头板正。

“我有办法把一个丑女人变成独一无二的一美人，不费吹灰之力。”

“谁都有办法把丑妞变成漂亮姐儿。”我嘲笑说，“情人眼里出西施。”

“你错了，我指的是货真价实，脱胎换骨的变化。”

“你学过整形。”

“去你妈的整形吧。整形不是借助器械、绷带、采用手术和牵引的办法改变骨骼和肌肉的走向、伴置及厚落吗？这一切我通过意念同样可以办到，就是慢点、但没痛苦。”

“你知道我不管怎么说也是唯物主义者，精神原子弹那号玩艺几十年前就是陈词滥调了……”

我的脑袋已经在女理发员的手下变化了，变成阴阳头。

“我是精神病你知道吗？”

“可你已经好了。”我照着镜子惊恐地说，“你说过你不会再犯，你说过你能控制自己，对不起……”

“我现在也没犯！”司徒聪火了，“我只是想告诉你在我得精神病期间学了气功，你知道什么是气功吗？”

“不就是可以不眨眼地让汽车从自个肚皮上轧过去？”

“错了，气功就是有意识控制神经和血液流速的能力。当电流在导体中快速穿过时可以产生随电流强弱增减的磁场，当血液在血管中快速流动时不也可以同样产生某种磁场么？你在中学学过物理应该懂。”

“一点不懂，我在中学只是勉强认了几千汉字，那时的中学没怎么认真传授学问。”

“那你也应该可以意会，你头这么大。”

“我意会了。”女理发员把我的头越推越小，她显然不能在适当的界限掌握分寸了。

“你可以认为我是因祸得福，我学气功本来是为了使自己恢复正常控制神经的能力，也就是控制理智的能力，结果我发现我意外地获得控制下意识的能力，譬如控制血液流速的能力。这就使我可以随时变成一个大场强的磁场，遍布全身的血管使我变得象一个紧紧缠绕着铜线的磁棒。”

“你不是说你可以使录音机不接电源转动起来吧？”

“当然可以，但那毫无意义。还不明白？我宁肯把这份能量消耗们改造人的过程中。你怎么不说话？”

我震惊得几乎‘木’了，连头上蜿蜒脏行的理发推子也感觉不到了。半天，我畏惧地问：“你是这么想的还是已经这么干了？”

“我已经这么干过了，否则我怎么地这么自信？你瞧瞧我，我就是通过意念调整变得漂亮悦目的范例，还有比这更有说服力的吗？”

“我扭过头去看司徒聪，女理发员，“我怕我带有偏见。”

理发员在口罩后面笑了，我也笑了，她把我头摆正继续理，我对着镜子说：

“无论多么迁就的说法，也不能把你归为悦目一类。”

“可你不知道我原来是什么样。”司徒聪愤怒地说，“和那些电影上戏子比我当然是不如他们，但和我自己从前比——我好歹如今还有了点人模样。”

“好啦好啦，我们谁也不能和那些戏子比身胚。”我和解地说，“但孤证不说明问题，如果你能把阮琳当着我面变得有点人模样，我就信你—— 理发员，我不是要剃秃子。”

那天理完发出来，我十分真切地感到脑子不够用。头理得象收割后的麦子地，小风吹来，冷嗖嗖的。办公室里，我几次不成体面地趁科长出去靠墙根倒立，惹得女同事们笑得东倒人歪，她们不明白那是严肃的使血液倒流。

我长时间地凝视阮琳，要把她脸上每一个弯回凸凸铭记脑海，以便日后能察觉出任何细微的变化。她说我盯她的眼光是淫邪的。

十三

我出现在那个街口时，她也正好到达，穿过马路，“招摇”地走过来，看到我颇为含蓄地笑。

“我心情不太好，你今天要不着急干什么去，陪我一会儿。”我说。

她微微地笑，放慢了脚步。

当时正是一天中街上人最多的时刻，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和小汽车道尾相连，堵塞了一条又一条马路。

“你请我到哪儿吃一顿吧。”我请求她说，“下个月发了工资我再请你，这会儿我实是在没钱了，我想你不会象一般的俗妞儿一样对谁掏钱很不乎。”

她记问地看着我。

“算了，我知道我这是奢望，真没劲。”

“我不是不请你，我是问你上哪家餐馆。”

“你说话了，”我惊喜地说，“闹了半天你不是没嘴葫芦，我本来都开始习惯和一个吧巴在一起了。”

“是你一直阻止我张口，我只不过是成全你的自我表现欲。”她笑吟吟地望着我，“我看得出你十分小心眼儿。”

“咱们可以互相认识了吧？”在一家中档餐馆落座后，她对我说，“现在你不必担心我张口拒绝你受害了。”

“不不，还是这样互相不知底细好。这样我可以心情把你往理想化去想，敞开盛赞你的天生丽质不致使你误会我所图。”

“可不管怎么装神弄鬼，我也不会把你想成什么神秘的大人物。是你的职业使着羞于启齿还是因为你叫了个‘保贵’、‘锁柱’什么的？”

“都不是，我的名字和职业要吹起来也可以吹上半天。我

只不过是很难和人相处，人家不了解我时都对我印象很好，一旦深入了解了没有不厌恶我的为人的，从小学时就是这样，让我伤透了心—— 我想让你始对我保持好印象。”

“可我现在对你印象不好，如果你老头交底的话没准倒能改变我的看法，从中学起，我就总是和落后同学很说得来。”

“我不能冒这个险，就算现在你讨厌我了，归根到底讨厌我了，你不知道我名字背后背后骂起来也骂不成句。”

我们笑起来，她的笑容真是灿烂，令人目炫神迷。

“我知道我是没福和太出声的姑娘搅到一起去的，现在这样我已经很满足了。你怎么长得这么漂亮，七夺天工，凭什么？哪怕再稍稍逊色点我也会有勇气努力一下，真让人心灰意冷。”

“别无聊了。”

“你别嫁人，真的别嫁，这世上的活人没一个配得上你的，你出家吧，你不知道一想到你这么易受诱惑地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我就放心不下。”

“你哪儿学来的这一套大拍马屁的路数？告诉你，不管你觉得自己如何独辟蹊径这一套也早有人先干过了。”

“可能的，谁让我生得晚。”

“你兴致蛮高嘛。”她端详着我说，“你简直有点美得屁颠颠的。你是不是成心诓我饭吃？”

“不不，见到你前我真是忧愁。”我收起一脸笑，垂下头，“要不怎么叫‘乐不思蜀’呢。”

“你失恋了？”

“没有。”我茫然地望着天花板，饭菜端到面前也没心思

吃。“一个明摆着的白痴跟我说了一通如何用意念使人由丑变美的语无论的话，把我弄蒙了。他说得那么煞有介事，我明知道这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现代物理的因为不懂也只能干瞪眼。”

“应该允许人家追求美的愿望存在。”

“这不是什么愿望，已经迹近巫术了。”我比比划划和她弄了一遍司徒聪对我说的话。尽管借助手势我也知道没讲话。”这根本就是异端邪说，反常识的。一个人长这么些年小时候什么样大了还是什么样。他却异想天弄妄图改变人的面貌，用的也不是公认的可以施行的手段。”

“我倒觉得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你怎么知道他就一准不成？要是行之有效你管他是不是异端。我看你这么激动，是不是正因为怕他成功？”

“就算这么有道理的，可行的，也不该由他先想出来。他是个精神病，怎么倒比正常人高明了？大要怀疑其动机。”

十四

“你们搞得很热乎呀，”司徒聪对我说，“都一起去餐馆吃饭了。昨天我看见你们了，谈得那么亲密，连我和阮琳从你们面前走过也看不见。现在你知道她叫什么了吧？”

“不知道，我还是没问。”

“你不要自卑感、虚荣心那么强嘛，她很明显对你有好感，你只要乘胜追击……她看得出是个很不错的姑娘。”

“我才不是自卑，我是不想冒冒失失又和一糟货搞得太密

切，你知道她是怎么回事？看上去挺漂亮谁知道她有没有暗疾，狐臭滴虫之类的，会学的人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司徒聪对我脸上流露出的仇恨惊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十五

月末，我们可有了点事干，准备着手把当月发放的各类“阻遏”工具数量列表造册。本来这的确是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为了使自己更忙些，对得起菲薄的工资，我们多余地给各区医药公司，各大药房打了不少电话。为了使一个人的工作更有理由让两个人干，使另一个兆别闲着，我叫司徒聪另列一个利润表，算一下一个人从小到大要花费多少银子——按平均生活标准综合市场物价的升降幅度,乘以发放工具量，姑且以一次射精代表一个可能出生是婴儿。计算得出的为国家节约的钱是一个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几百倍的天文数字，连最爱奈海口的人也吓了一跳。于是我们又重新计算，把总数除妊娠周期的三百天，把婴儿死亡率，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天灾人祸，交通事故、自杀，犯罪分子害等乖充统考虑进去予以减除，可这意味着又必须把事故赔偿，殡葬费用，诉讼，关押处置罪犯的开支全部加进去。最后，所有聪明人都糊涂了，只能凑和得出一个主观的、不可靠的数字很不踏实地沾沾自喜。

在我们全力以赴地和数字搏斗时，我惶悚地发现阮琳一天天变得漂亮了。眼睛扩大了，耷拉的鼻子挺直了，原本象馄饨似的皱巴巴的下巴光滑了。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双颊

的两棱横肉顺过来了，变成柔和的弧形。连朱秀芬她们也发现了她的这一变化，总是问她："最近吃什么了？"

司徒聪一再提醒我注意阮琳的变化，我尽可能地对此熟视无睹。终于到了我若不承认自己的"睁眼瞎"就得承认她的确变了样儿的那一天。

我对司徒聪说："这当然是你的功劳，你使她的雌性荷尔蒙超量分泌。"

"什么意思？"

"意思是没什么可奇怪的，每个新婚少妇都会有她这么个变得滚瓜溜圆的过程。"

司徒聪对我随意抹煞他显而易见的成果非常生气，他噪音低沉地说："可是我根本没和她睡过觉。"

"睡就睡过吧，谁也没说要追究你的责任。"

"我才不怕追究什么责任，没有就是没有。他妈的，你总是有你的一套，别人说什么你也总是纳入你那一套，仿佛不这样你就什么都懂不了似的。"

"别火嘛，我当然要用人之常情重问题。"

"我不是火，是生气，让你理解一件简单的事怎么就这么费劲。我理解你的固执，一男一女关系密切是要产生一些肉体联系的，我承认这种肉体联系很有吸引力就我本身而言也是很向往的，——你先别得意，肉体联系不单单是人所共知的一种形式。"

"我知道这种勾当已发展到五花八门、全民皆兵的程度。"

"还有你不知道的，你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完全摆脱肉搏范畴的技术。"

“什么什么？”我张大嘴瞪着眼睛，”完全摆脱肉搏，不解触，遥控？”

“遥控。”司徒聪庄重地说，“这么一场观念和行为上的革命。遥控技术既完全又卫生，效果也不亚于传统方式，因为使用传感形式是脉冲对某些不能任原始形式的男人来说更理想一些。”

“气功？又是气功？”我恍然大悟。

司徒聪点点头：“你还不是冥顽不化。”

“这么说，这段时间你每天晚上在床上就是干躺着于阮琳运气发功，一指头也没碰她？”

“你可以抛弃你那些陈日、没有新意的想象了。既然事情本质上起了变化，我又何必非晚上，在床上、躺着，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发功，用不拘泥场合的姿态。”

“便携式？”我若有所思地说，随即眉开眼笑，“这么说，这玩艺儿将从密室走向大庭广众之间，再也不用避人了。”

“是的，”司徒聪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普及了，享受快感就象吃冰激凌那么为便，任何人花上几角钱就可以痛快一番，一点不妨碍个人尊严。”

“那我们可就要失业喽，谁还会这么费事？”

“你干吗总把事情绝对化，一种新形式出现只是丰富其它形式而不是代替它们，有了木糖醇，人们不仍旧虫量吃蔗糖？”

“你说的这些真鼓舞人，你能不能现身说法表演给我看看？”我瞟了眼身后乾坤头主记泄药帐的阮琳。“就在这儿，让我心服口服。”

“她在干活。”

“没关系，咱们这儿的工作没有撂不下的。”

“不不，工作就是工作，别让她分神。”

“你没把握了？”我正要继续说服司徒聪，看到面对我到坐着正和石玉萍聊天的朱秀芬便改了主意，“要不你对朱秀芬行功吧，如果你的理论成立，那对任何人都是适用的，我还正怕你和阮琳太熟根本没脉冲的事只是条件反射。”

“我怕她生气，冷丁抖动起来。”

“她不会生气，她脾气好得很，又不是给她罪受。你推三挡四要是吹牛就明说。”

“你瞧着吧。”

司徒聪目光灼灼地盯着朱秀芬，深深地吸气、攥拳，嘴里发出低低的“咳唷”声，象是要抬起一根粗大木头。渐渐地，他脸变得潮红，鼻息沉重，眼睛微闭。我侧身让开脉冲可能经过的路线，一会儿看看司徒聪，一会儿看看仍在谈笑的朱秀芬。司徒聪胸脯已经起伏得象汹涌的波浪，朱秀芬仍毫无变化，麻木不仁地翕动着嘴。

“完了。”司徒聪忽然紧闭着眼睛，伏在桌上，片刻，抬头，一副疲乏不堪的样子，“完了，这女人象石头一样难以穿透。”

“再来一次。”我鼓励他，“水滴石穿。”

“不行了，”他说，“我的能量已经耗光了。”

“要是这样，我只好重新估价你的理论了。”

“我的气功还不到家，有时只能使自己获得感觉还不足以唤起他人。”

“我知道有不少没练过气功的人，仅仅在公共汽车上挤一

挤也能使自己获得感觉。”

“这不是一回事，我说的和你说的。”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同。朱秀芬，”我回头喊，“你知道我们刚才对你干吗来着？”

全办公室的人都联声拾头。

“干吗了？”朱秀芬笑着问。

“我们用司徒聪发明的遥控技术对你发射生物脉冲，想引起你的快感。”

“流氓”！

十六

我记得阮琳的脸一下变得煞白，在后来的吵骂过程也没恢复过来。朱秀芬象受了什么奇耻大辱似地叫骂不休。我没想到她的反应会这么激烈，本以为她这个年轻早不为贞节贻心了，她却表现得好角我们用传统方式侵入了她。她这通发作实在是令天地为之变色，有一阵儿，我十分担心她会冲上来撕咬。我把我所知道的道歉话全倒了出去，只差下跪下，让我替司徒聪讨饶，实际上、她痛骂的主要对象也是司徒聪。科长也严厉地批评了我们，说我们犯“侮辱罪”。办公室里乱了套，石玉萍也没来由地陪着朱秀芬哭。最后，大家全累了，科长让石玉萍搀着已近瘫软的朱秀芬回家，把闻声赶来看热闹的其他科室的人关在门外，才算恢复了安静。

司徒聪脸色十分难看，朱秀芬骂他的时候说了些很伤人的话，“精神病”什么的。我向他道歉“不该造次”，他也默

不作声。

“你是故意的。”当我走向阮琳想让她劝劝司徒聪“别在意”，她这么对我说。

“我不是。”我分辩。

“你就是!”阮琳惨白着脸瞪着我说，“你想让大家鄙视他。”

“我是这样么?”我委屈地问问司徒聪，“你也这样认为?”

司徒聪垂着头。

“你别再愚弄他了。”阮琳尖声叫，“你明知道他有病，有时候言行不能负责，却还假装认真地和他抬杠，怂恿他，让他成为笑柄。”

“这是怎么回事，阮琳?”司徒聪忽然抬头看着阮琳，”原来你一直把我当病人。”

阮琳脸腾地红了。

“原来你一直演戏、哄我，你那些感觉也是装出来的是么?”

我是为你好，我不愿让你失望。我想你慢慢会知道你所谓的所功传导是荒唐无稽的。我不愿象司马灵那样嘲笑你。”

“不许说我哥们儿。”司徒聪声音吵哑地说，“嘲笑、愚弄我的是你，你起码是怎么想就怎么说。”

“别这样，司徒，阮琳也是好意。”轮到我劝司徒聪了，阮琳十分可怜。

十七

“司马灵，司徒聪真的精神不正常吗？”机关党总支书记把我召去，屋里坐着科长、主管处处长、工青妇负责人一大帮，总支书记向我发问。

“没有，他精神很正常。”

“可是档案证明他的确有精神病史。”

“我知道，但他已经好了，从我跟他的接触中，我没发现他有重犯的迹象。”

“我们知道你跟他关系很好，但这件事已超出了哥们儿义气的范围，我们得对他对在这儿工作的其他同志负责，你也一样。”

“他是正常的。”

总支书记叹口气：“如果你坚持说不是正常的，我们就要处分他，他就得为他做的事负责，这是严重的流氓行为。”

“处分他吧，很必要话边我一起处分，这事是我挑唆他干的。”

“人真的认为一个正常的脑瓜儿可以想出用遥控意念来乱搞男女关系这种乌七八糟的玩意儿？”一个妇联的人问儿。

“怪念头谁都会有，要说这是失常的话我毋宁说是超常。”

“你看呵，你和阮琳都是为他好，但你们俩的作法却截然不同。”总支书记说，“小阮到这儿来请求我们不要处分他，因为他精神不正常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而你却一口咬定他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我们就无法原谅他了，到底你们

谁是真正为朋友好呢？"

"谁都是。"

"别和他嚼字眼了。"科长道，"那个司徒聪毫无疑问是个精神病，我的办公室可不能要这号人，这按精神病处理算了。"

"不能。"我冲动地说，"你们不能这么轻率……"

"是不能这么轻率。"总支书记皱着眉头说，"我们再看看吧。"

十八

"你老这样干人家真要以为你是精神病了。"

"以为就以为，我才不在乎，就让他们把我当精神病好啦。"

那件事后，司徒聪变了，不是沉闷萎靡了而是放肆起来，他上班时间公然在办公室里睡觉，鼾声大作，科长捅他叫他不要睡了，他却反问："困怎么办？又不是我要睡，身不由己。"他几乎天天迟到，科长忍无可忍堵了他几次，叫写检查，他笑嘻嘻地满口答应，写检查就写些"把科长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之类的，气得科长嗷嗷叫。总支书记约他谈话，他大模大样村叫总支书记找个时间"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知道他有的时候是故意的，有的时候是不是故意的就不好说了。他不大理阮琳，但很客气，对我也很客气，对其他人就不那么客气，不管人家正在说什么，他懂不懂都胡插嘴，有的话简直没边没沿儿，连我也拿不准该不该认真对街。

一天，大家聊到梦境中飞翔作何解释的话题，有人说是

做梦者充满信心的反应，有人说是人类对自己失去的功能的留恋，莫衷一是。这时，司徒聪插话了，似乎支持第二种说法。他说飞翔并不是人类绝望的希翼，实际上人是可以飞起来的只不过是自己把自己否定了，或由于汽球、飞机的发明产生了依赖思想，而梦中没有那么多顾虑，本能就出现了。”

我本来已发誓不再和司徒聪拗劲儿，但此时实在忍不住，又不由自主地抬起杠。我要说潜泳是人类的本能因为人是鱼变的而且在子宫里就开始游那还情有可原。但人从来没飞过，往哪追溯也追溯不到鸟那儿，本能众何谈起？说鸡还差不多，它们被人类驯养了上千年，直到今天还有个别鸡可以离地三尺地飞上一阵儿。

“我没说人过去飞过。”司徒聪意外和气地说，“我只是说人本来可飞，但被个别尝试失败的例子吓破了胆，谁也不敢临渊一跃生怕落个粉身碎骨的下场，就这么一代代下来现在连想不敢想了。”

“靠什么飞呢？你总不能说胳膊是翅膀退化而来。”

“当然不是，你为什么总是按照习惯思维想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有翅膀才能飞？飞机有翅膀但能飞起来还是靠喷气产生的推力。”

“对。”我犹疑地说，“人也有条件喷气，但光凭一个屁，不管多响，以没听说过把谁崩上天的。”

司徒聪看着我，冷冷地说：“我发觉你很有天才把别人正经八百的话导向荒谬。”

“不是这个意思，我确实是想象力有限。”我解释说，可能因为我太唯物了所以目光短浅。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朱秀芬对我说,“他说的不是放屁那档子事,他说的是气功的气对对吧司徒聪?”

阮琳脸又白了,全办公室的人都低下头。司徒聪点点头。

“咱们别说这个了,朱秀芬,今年怎么到这时候还不暖和?”

“为什么不说?”司徒聪倔强地说,“这有什么不便说的?我实话对你们说,我经常飞。”

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吭声。

“你看年过气功表演吧,司马灵?有一个节目是气功师用掌发功,不接触人体便远远地把挺棒的小伙子推个跟头。”

“见过,就跟串通好的双簧似的。”

“不是串通好的,是真有那么股气,只要把这般气垂直于地画,加力使其大于地球的吸引力,人不就腾空而起了?”

“听上去……似乎有点道理。”有句话我没敢说,让朱秀芬一句给说出来了。

“那你给我们表演一下。”

阮琳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激动地说,“你们虽胡闹,会闹出乱子的。司徒聪,别跟他们逗气。”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司徒聪淡漠地对阮琳说,“要让这些人隽,只有用事实。”

司徒聪站起来,去开窗户。我一把抓住他的手,拦住他对他说:

“我们信,我们都信了,不必表演了。”我回头使劲冲朱秀芬眨眼。

“别冲我眨眼,我不想当傻瓜,明摆曹是胡说八道也要装

得真有这么回事，要让我信除非让我亲眼看见。”

司徒聪在我手里拼命挣扎，我用力捉住他，任凭他把我打得遍体鳞伤。

“你放开我，放开我。”他哀求我，“你就让我飞一次吧。飞起来你就会知道那其实是很轻快很自如危险并不比过马路大的事，你们既然谁也没飞过为什么就一定认为不能呢？”

“随你怎么说，我就是不让你一试。”我牢牢抓住他。

十九

桃花盛开后便立即谢掉了。那年春天我几乎没注意到城里哪处也同样开着花，等我留神自然景色时夏天已经到了。到处都是葱茏的树木，虽然悦目但不耀眼，从高处往下望去一片绿海，似也遮天掩地，可走到街上仍会受到日头的照晒。

我对面的那个座位一直空着，司徒聪因为不可克制地屡次企图跳楼自杀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办公室里已不大谈他了，我也很少想起他，我正为自己的事发愁。我这把年纪应该考虑结婚了，那个街头邂逅的姑娘和我熟得再不互相通报名字已经非常不自然了。我当然是很喜欢她，相信她对我也有好感。有几次我们谈得十分热乎，我差点就把名字告诉了她，但一想到如此发展下去就要不可避免地向一个人敞开心扉，我就感到胆寒。我总摆脱不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不永远是陌生人这一偏执念头。

阮琳不再漂亮，鼻子垂下来，肋帮子又开始长横肉。她谈得很怪，不大说话，象影子似地悄悄来悄悄走，总是若有

所思地坐在那里出神，对谁都是待搭不理的。我到她家找过几次，不管我什么进修去，她都不在家。她妈妈说她每天都是很早出去，很晚回来，不知道都在外面干什么，“千万别是让哪个坏小子勾了魂去。”我说不会，“你家阮琳很知道自重。”

一天很早，我去火车站接人，乘车路过护城河边，看到她在河畔呆呆站着，盯着浊绿平静的水面一动不动，似乎已超然世外，那痴迷的神色令人惊惧。

上班时见到她生我例题例题观察，发现她消瘦得很厉害，颧骨突出，显得眼睛分外大（随着司徒聪魔力的消失。她的五官都恢复了原状，唯独眼睛没有综合小），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她变得酷肖司徒聪。她身上散发着河边潮湿气息，走动起来轻得象片羽毛，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更象一个幽灵。

“你怎么啦，阮琳？”我难过对对她说，“何必这样，犯得着吗？别说你们没什么，就是有什么，也该向前看，鼓起生活勇气。”

“你说什么呢？”她不解地问，“向前看什么？”

我知道她讨厌我，听不进我的话，便精心搞了些“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万木春”，以及“江山代有才人出”，“总把新桃换个符”之类的诗句，“题赠阮琳同志共励”。

她看后先是乐了，接着一绷脸扔回给我。

“我不是想寻死。她走到我藏身的小树丛后面对我说，“我是在练气功，你不用跟屁虫似地一天到晚总忧心忡忡地跟着我。”

二十

阮琳在练气功，她总得很正经，而我却认为她是中了邪。

“我们已经练坏了一个，我不能眼瞅着你也走上这条道。”

我不断地用听来的关于气功的种种奇谈怪闻来吓唬她，想让她打消这个念头。

“有一个退休老干部不找师傅自个胡练，有一天发起功来收不住，就在这护城河这头顶地围着大柳树转了几千个圈儿，最后一头栽倒脑溢血得了偏瘫，吃多少‘大活络丹’也不管事。”

她很坚决，不为我所动，继续练，说：“即便要冒中负的危险，我也不怕，我是豁出去了。”

“何必呢何必呢。”我恳求她，“当初你不是也认为他是精神病胡说，为何到这会儿又认真起来？”

“我越想越觉得我们当时对他太粗鲁、太武断了，我们根本没容他证明他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尽管我现在仍认为他的确是不正常，但我要不亲自证明一下他是在胡说八道我就安不下心，万一他对了呢？哪怕只是一点点。”

“你感到有‘气’了么？”我问，“你练了这么长时间，没感到有‘气’产生吗？”

所谓‘气’，我练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到不过是激活神经的程度，也就控制脏器平滑肌伸经和躯体未梢伸经的能力，就是说，这些神经是下意识支配的，仅仅有反射作用，譬如说对疼痛冷热有反射作用，但通过练气过，可以变成有意识支

配。譬如说消化、呼吸、排泄本来都是当需要变得迫切起来才自动进行的，全了气功，不管需要是否迫切，你都可以自主调节，或强或弱。”

“有这个必要吗？”

“当然有了，你自由了，摆脱自身的束缚。你可以高度控制自身的每一个微小的活动，你不是自由了吗？随心所欲了吗？你可避免许多自身能量的盲目浪费和互相冲突，抵消，调动全部能量集中在一个部位，你不是变得更强有了力了吗？”

阮琳捋起一只袖子，露出瘦骨嶙峋的细沿膊：“瞧我，我现在要把能量集中在拳头上。”

她攥拳运气，毫不难为情地大声发出低吼：“咳！咳！”

“我的气现在到小臂了，现在到手腕了，现在到拳上了，现在我的拳头沉甸甸了。”

“我什么也看不出来。我说，“我看你的手还跟鸡爪子似的。”

阮琳蓦地挥拳打来，我四仰八叉地仰面摔倒。

二十一

阮琳练得十分着迷，十分专注，有时上班时间也溜到我们单位旁边一条胡同里的古寺中采“气”。

那座古寺有上千年历史，相当有名，连我们这必带的街名都是以其命名的，但因位置在胡同里，庙堂又小，平时人很少，几乎没有僧尼，工作人员都是文物局的。

阮琳站在幽暗的正殿内，面对鎏金彩朔的二位至尊作抓

挠吐纳状，有点象太极拳。她开导我说："别看佛爷是泥巴捏的，但一千年来，历史高僧对着它打，坐恨千香客对关它顶礼膜拜，遗精赋慧，释能吐华，佛爷身上已笼罩了稠稠的灵气，凡人略得神韵，便可骤长慧根，平添勇力。"

阮琳作迎风逆进状，以手护眼；"我是天，这气煞是咄叫逼人，这光煞是耀眼，我几乎近它不得。"

我迎着含笑垂目的大佛爷走了几步，看看佛身上油漆倍儿亮的颜色。

"我怎么毫无知觉？"

"你肉眼凡胎，心壅茅草，自然是无从领悟，身在福中不知福。晃死我了，护法光环灿灿射人了。"

"在哪儿在哪儿？"我盯着佛首慌慌张张看，"哪有光环？是象金箍棒划的圈儿那样容不得邪祟进入吗？"

我往佛臆冲，阮琳一把拽住我，拖着我退出殿，训斥我：

"你太不知厉害了，佛慈悲怜惜，我也不能太放肆，送道还想犯颜冒渎吗？"

阮琳一脸大汗，气喘吁吁。

"它还会劈人？"我茫然地问。

"险些撞着你的邪气。"阮琳气呼呼地说台湾省"会迷了我的性生废了我的功。"

"你别装神弄鬼了。"我按捺不住愤然说，"这佛是新的，没两年。原来那个早在文化大革命时让人砸了。"

"灵气未散。"阮琳幽幽地说，"去人易去势难。"

二十二

“你练气功后，真懂了不少道理。”

“是呵，我发觉人真是大有可为，我们过去多不了解自己呵！”

我们坐在办公室里吃午饭，阮琳捧着一大碗足有六两米饭在大嚼时咽，她自从练气功后，每顿都吃很多饭。

“多吃点菜，饭吃多了不好。”我每每这么劝她。

“没关系，我可以充分调动胃去消化，吸收每一微克营养，就是象马一样吃草我也可以健康如常，吃什么我已经无所谓了。”

“你估计，”我吟哦地说，“照这般发展下去，还要多久你就可以飞起来了。”

“飞什么？我可没说过我要飞。”

“别瞒我了，老朋友。”我说，“难道我还看不出你潜心修炼，就是为了那个目的吗？”

阮琳停了停，又开始大口往嘴里扒饭。

“我没想过那个，起码现在没想，也许过去我曾认为那是一蹴而就的事，但现在我早不那么想了。真干起来才知道那是多么难，我几乎一点基础都没有。现在要做的只是先通了全身，协调好自己，优越地生存，一点点积聚能量，一点点进入更高境界，最后，才谈得上，自由自在地支配。”

“你有信仰，我很羡慕。随便问一句，我能练气功吗？”

“你？”阮琳细细咀嚼着饭粒，打量着我，“你很难。”

“我不想浑浑噩噩，我也想活得精致点。”

“你太感情，太多欲，浑身恶俗，太随波逐流；吃不得苦，耐不得寂寞，凡事能省便就省便，你是个快餐式的老粗，练气功也只能是多活几年。”

“他妈的，光想着自己得道，虽人沉沦也不说拉一把，自私鬼。”

“实在是爱莫能助。”

二十三

“我完了，”我哭丧着脸对我那不知名的女友说，“我算是被人判了死刑了。”

“怎么回事？”她吃惊地问，“你杀了什么人？别慌，咱们想想办法，找个好律师。”

“找谁也不管用了，这回是去了根儿。”

“到底怎么回事？”女友着急地说，“你倒是从头说起呀。”

我沮丧地把阮琳说我的话都说一遍。

“原来是这样。”女友笑着说，“这真是没法了，谁也帮不了你，你爱吃什么就吃点什么，想上哪儿玩玩就去哪儿转转，想也没用了。”

“真的混吃等死了。”

“你呀，”女友笑道，“长这么大，还跟个孩子似的，别人干什么你也要学什么，老看着别人嘴里吃的眼馋。不是龙王，就别管喷云吐雾的事。别呼风唤雨，你只管侍弄你的一亩三分地。”

“你怎么一点理想都没有?”

“这话我也不好说了。别老拿眼睛盯着别人，先低着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

“你说，你公正、客观地说，我是阮琳说的那种人么?”

“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是人不是人，别人怎么说?”

“唉——”我长叹一声，“得啦，看来我洽谈室要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我认命，我就跟你结回婚吧。”

“谁说要跟你结婚了，你还觉得自己怪不错的呢。”

“你没打算和我结婚?那你老缠着我干吗?眼睛还时不时冒出点情欲炽热的淫光。”

“谁缠谁呀?谁对谁冒淫光呀?”

“啊，这下好了，你不想和我结婚我就放心了没什么责任了。”我懒懒地说。

“哈，这回露馅了。”她说，“我就知道你是虚情假意，本来还打算嫁你，现在吹了。”

“哈，一下考验就把你考验出来了，我就知道你在等着我说那种话好就坡下驴。”

“一下考验就把你考验出来了，一点不坚定。”

“你到底哪句是真心?”

“你到底哪句是真话?”

二十四

“我简直不知怎么和人相处好了。”阮琳声音颤抖地对我

说。

我们走在大街上，一阵突然袭来的雷阵雨浇湿了我们。街上的行人纷纷奔跑四散到路边商店里避雨，我拉阮琳去避避，但她不肯，坚持在瓢泼大雨中走，我猜她是希望雨中别人看不出她脸上的泪水。刚才在班上，她被朱秀芬很凶地骂了一顿，起因是她的某句话唐突了朱秀芬。

“我发誓我当时说那句话是好意，怎么就惹着了她？这不是第一次了，过去她从没这样对待过我。”

“你别介意，她对谁都一样。”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过去我有时还暗讽她也没什么，现在几乎是我一张口她就冲我来。”

“你别理她就是了。”

“说得倒轻巧，不理她，可我想说话，想跟她们一起聊天，不想象个不受欢迎的人独个坐在一旁。”

“可我不想净说些无聊的话，我想真诚地对待人。”

“这我可没什么妙方儿”。我说，“实话说，我也就是有胡扯的本事，一碰到正经事连一句话都不会说，甚至把真话也说得跟假话似的。”

倾泻的雨水把我淋得从里到外到都湿透了，瑟瑟发抖，我忽地感到忧伤。

“带我到你家去吧。”阮琳显然也感到冷，偎近我说，“看来也就咱们俩可以互相说些心里话了。”

我十分感动：“看来是这样了，就让我们相依为命吧。”

“你能向我保证永远以诚相待吗？”阮琳泪光闪闪地仰脸产右我，“不管我说什么你也不烦，不虚情假意地糊弄我。”

“我向你保证永远不以嘲笑的态度对待你的每句话，不管我喜欢不喜欢我永远不对你隐瞒我的真实看法。要是有人告诉你我在背后说你坏话你千万别信，一定找我核实后再作出判断——那一定是谣言。”

“我答应，我也保证永远对你以诚相待。”

我忽然想起我过去和另一个人也互相做过类似保证，顿时不寒而栗了。我知道这个承诺是如此重大而我根本不具备资格践诺，这承诺本身就近乎是一种最无耻的欺骗，我无法出乐反尔，阮琳此刻是那么轻松愉快，仿佛是长途跋涉后终于回到安全的厩里的小母马。

她说：“从此，我跟别人说话就要字斟句酌，尽力讨好了，把每句话都变得目的性明确，再也不随随便便待人处事了——只在你面休息。”

“我想起来了，今天我不能带你到我家去，我要回家接待一个代表团，由乡下亲友组成的代表团。”

二十五

和一个人结盟就象伙同她一起抬烧气罐上楼，如果她身强体壮你可以占些便宜，如果她不如你，你就惨了。

我就惨了，我简直成了阮琳私人专用的农会主席，不管是村里的胖地主朱秀芬还是瘦富农石玉萍哪个说了什么，我都要听仅户阮琳的汇报，并与她一起分析其动机和含义。阮琳郑重对待每一句话的严肃态度，似乎只带来了一个后果，对别人的每句话也异乎寻常地认真起来，这使她非常容易受到

暗示。其实别人有的话仅仅是脱而出，本无所指，她却偏要追根穿底，叫人可怕的是，这种追根究底往往总能把风马牛不相及的话牵扯到自己身上，变成对人身赤裸裸的威胁和诽谤。

有一次朱秀芬和石玉萍吃早点时说到现在的油饼不巡过去脆了，“软拉巴叽真难吃。”阮琳便变了脸色，对我说她们是说“姓阮的讨厌。”

有一次朱秀芬说到某道路工程砍掉了一片横在施工路线上的树林时，阮琳激动得几乎不能自制，说这表明了她们想动手杀害她的意愿，我危险了。”

“你没有任何危险。”我对她说，“这完全是两码事，没人有这个胆量这份心思去动手杀人，不管你们互相多么看不惯对方。”

“你太麻木，”她激烈的反驳我，“很多人就为一点小事杀人。你不了解人心的险恶，她们为什么不说砍树锄草偏说‘砍林’?”

“这有什么奇怪?还有人经济说撕纸杀马呢，我就不吃心，因为我既不怕‘撕”也不是‘马”。要这么矫情起来，没完了。

“你太善良，太幼稚。”

“你太多疑。凡事认真点，思前虑后是好事，但要捕风捉影，望文生义那就出圈了，恐怕免不了要变态。”

我无法说服阮琳，一个人要固执起来，真是吊车也吊不起来，我不懂她为什么那么虚弱，自感不支，实际上，自打她练气功以来，她的身子骨比从前不知结实多少。也许一个处心积虑要强健到某种程度的人，越是通过努力取得成效，越

是发现自己尚待改善的地方之多，越感到虚弱，倒不如我们两眼一抹黑无所畏惧了。

阮琳吃起补药，凡含人参、鹿茸成分的药都抓过来吞下去，甚至吃了不秒“振雄丹”。

我劝她：“你可不能乱吃，有的东西不是妇女吃的。”

“不管那个，”她拍着肚子说，反正补了没坏处，一时用不上也全存在这儿。”

“你可能一辈子也用不上—— 有的药。”我说，“补也要因人制宜。”

“我可以控制。”她说，“有用的留下，没用的排出，我可以有意识地监督体内各系统的工作。”

不管她是不是真能有效地支配、微调繁琐的脏器活动，反正她倒是变得红润起来。她的气功似乎有了长足的进步，她不时骄傲、得意地告诉我：

“我已经可以控制代谢了。”

“我已经可以控制内分泌了。”

“我已经可以控制体内任何一个最微小的生命活动。现在一切都在我的统一号令下有条不紊的积极娅着，无政府状态，各自为政的状态结束了，我的体内各组织团结得象一整体，我的每一个指令都将在最基层得到恳切。没有我的指令，细胞不敢分裂，大肠不敢蠕动，白狸球在细菌的侵入面前也会踌躇不前。”

为了证实她不是在说昏话，她有意擦破了胳膊上的一块皮，给我看她不会发炎的伤口。那伤口果然数日后仍鲜血淋漓，既不凝痂也不红肿，我惊惧地对她说：

“你要丢了小命了，细菌正长驱直入，肆吞噬，你会得败血症的。”

“没关系。”她指着肩部说，“白血球正在这里和它们撕杀，我一声令下，全身的白血球就会云集在此处，将细菌围歼。”

两小时后，她的伤口愈合了，她告诉我那是奉了令的细胞拼命分裂的结果。

我尊敬地对她说：“你真了不起，你做到了常人做不到的事，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不久的将来，你将创造出真正的奇迹，不借助任何外力和工具，只凭自身的亿万细胞的奋斗，拧成一股绳，飞将起来。”

“我还有最后一项工作要做。”阮琳肃穆地说，“这也是最艰巨的工作，那就是摒除一切杂念。我虽已完全控制了肢体但尚未完全控制大脑。每当我专心致志众事一顶高级神经运动时，总有一些脑细胞腿上来，去想别的。一件漂亮衣服或别人沉重酒的举止都些令它们兴奋不已，驱使它们控制的部分神经去作反应，垂涎或者羡慕，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它们这种低级趣味的嗜癖使我的意图老是打折扣，我不能容忍在我的意志外出现这些干拢，是我的一个细胞就必须服从我的主意意志。我是率领它去飞跃，无组织无纪律，左顾右盼怎么行？”

“你怎么能不让它们—— 不让自己去想？”

“我不让，这种时刻我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战斗集体而不是一盘散沙。我要不用超出常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怎么能完成超出常的人的事业？”

二十六

洗脑是痛苦的，那意味着要具备非凡的毅力和坚韧不拨的决心，在种种诱惑面前属守已志。

除了必要的吃、喝和必要的拉、撒，阮琳几乎不再注意别的。她的衣衫日见褴褛，蓬首垢面，身上甚至出现了难闻的气味。当单位的浴室里出缕缕蒸气，传来哗哗水声，每个人都洗得干干净净，满面红光湿润地出来惬意大声说族，我注意到她的脸是那样芬白，嘴抿的是那样紧，我不禁油然而生对她的同情和敬佩，一个人得有多大勇气对自己的不洁视而不见呵。

她的欲念泯灭了，思想升华了，我都能感觉出她已进入了茳种临界状态。她的眼神那么空洞无物，似乎已不再看世界，而只紧紧盯着自己的腔体。她一举一动那么机械，毫无多余，就象一台精确的车床恰到好处地切削着钢制零件，连一丝微的差错也没有。人到了这种地步，别说是象只鸟儿似地飞远大几百公里就是象枚火箭射人外层空间我也不感到奇怪—— 还有比人更科学更复杂的机器么？”

全单位的人都察觉到阮琳身上将要发生什么不可思议的奇变了。她简直浑身充气，四肢带电，每个人挨近她都感到受到气压和电击。我毫不夸张地说，阴天时她周身就象夜明珠一样发出幽幽莹光，当雷声滚滚，闪电划瞬时，她就象男人嘴上的烟头霍地红亮起来，令人噤若寒蝉，相觑无语。

那些天天气闷热异常，候车室里年岁最大的人也说没见

过这么热的天气，“七七事变”日本鬼子打进来那年天太热也没热过今年。办公室里的所有电扇都开着，人人手里还摇着纸扇，但仍都汗流浃背，满面赤红。阮琳的神色益发严峻，动作也益发僵硬，办公室里气氛紧张得一触即发。我屡屡利用我和好怕先生关系，向她打听“发射”日期，但即便是对我，她也秘而不宣，只是说“快了。”

她已经连续几天未进食了，据单位其他女同志反映，这几天也未见她排泄。我想她是忙不过来，无暇他顾，一枚技术简单得多的火箭发射前还要作大量的计算呢。

终于，她喜孜孜地对我透露说：“统一了，现在，从这一秒种开始我可以行使绝对权威了。我要……”

就在她宣布的同时，话还没说完，我便发现事情急剧起了变化。她病了，不能同我交谈了，她就象二百门供电电话总机的值班女战士一样忙得不可开交了。血液要流动，肌肉要弛张，腺体要分泌，细胞要分裂，维持酸碱平衡，电解质平衡及其它种种生命在所必需的平衡的请示人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她隐入了汪洋大海般的文牍工作中，几乎不可能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了。

二十七

阮琳是个绝对能干、有着过人精力的人，最初一段时间时，她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高效率地处置着一切，虽非游刃有余但也大致妥贴，没出什么大乱子。她还对吃喝拉撒睡做了一些革新，能合并的合并，能简省的简省，吃克力压缩

饼干就参汤，能拉稀屎决不既小便又在便。但生命活动是无穷无尽没完没了的，只要活着一天，就要极其复杂地把做过无数遍的事再重复地做一遍，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辈子没出差错，只一次有个小失误就满盘皆输，坏了金刚之躯。

超人的阮琳也终于在这场寡不敌众的搏斗中垮了下来。

她疯狂地努力着，力求维持运转，但就象一精疲力竭的骑手再也控制不住脱缰的劣马一样，与其说是她驾驭着马跑，不如说是马驮着她跑，她充其量也只能做到勉强趴在马背上不被摔下来。

她经常排不出时间进行细致的消化，造成食物潴留；来不及指示大肠蠕动造成大便结便秘，忽视了皮肤的新陈代谢，造成了表皮大面积角质化；更要命的是，她有时忙起来忘了喘气，致使体内二氧化碳蓄积，影响了大脑供氧，人竟能忽然晕过去。

从她告诉我她“统一”了后，她没再和我说一句话，和别人不再说话，默默地全一动不动地忙碌着。看面部她是毫无表情，连眼珠也从不转动，但偶尔目光和我对视时，我可以看出她内心的痛苦。

我悲恸地劝她：算了，你既然管不了就别管了，还是让它们各自去干自己的那一摊吧。”

她的目光告诉我，晚了，就象一只老虎经过台养再也不会在野外独自谋生，只能依赖人们的投喂，她身的神经、腺体、平滑肌已象动物园的老虎失去捕食本领一样失去素有的本能了。

我知道起飞是无限期后延了。

二十八

秋天，桃树结果了，由于疏于修剪，结的果实又小又青，咬上一口，十分坚涩。

阮琳已经彻底没希望了，她积累滋养的“气”已在维持生存中用尽耗光了谁都知道她挺不了多久了。

她早失去了“思想”的能力，已成一具行尸走肉，只是凭着惯性挣扎着苟延残喘。

她仍是一句话没有,也许已经说不出意思完整的话了。她的舌底韧带由于久不活动已长成死肉，偶一张口可以看到舌头象腊肉似地干瘪萎缩成一条。她每天只是用笔在纸上不停地写着字，全是“同意”“同意”，后来字也不写了，只是无休止地划圈儿。

办公室的同志们看着她一天天消瘦、枯萎到，都十分难过，连朱秀芬也不例外。她变得十分脆弱，象玻璃主动性样容易打碎，我们知道象她现在这种状态，一个小小伤口就能要了她的命。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收起所有带尖的利器，用钢笔的全换了圆珠笔，办公桌的棱角全用木锉锉圆，人也尽量不去触动她，连握手都是轻轻的。

她险症于一次正常、例行的流血，先是体内创口感染，继而扩展到全身感染，高烧不退，很快便出现了中毒性休克，全身各系统随之接连崩溃。血液灌注不足造成血管壁和心肌损伤、血压急剧下降。肾脏机能减退，排尿不速，氮质潴留导致“二氧化碳麻醉”，呼吸衰竭并发胃肠道粘膜广泛糜烂充血

和出血，内出血反过来加剧了血压下降和酸中毒。各种症状互为因果，把阮琳拖向濒死的边缘。

我们紧急把她送到了医院，大夫对她进行了全力以卦的抢救。我流着泪对大夫恳求说：

“你一定要把她救活，需要献血的话抽我们大家的血，我们不能失去她。”

“你们恐怕只能失去她了。”

大夫以高明的医术—— 贵重的药品和我们的鲜血—— 稳定了阮琳的病情，重新对她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后对我们说：

从我们这儿出院后她就得直接进精神病院—— 她早就精神错乱了。”

二十九

“我不信她一直就是精神病，也许她现在的确是精神错乱了，但一开始，我绝对肯定她是正常的。”

“你太激动了，太劳累了。”我的女友说，“这消息太让你震惊了。”

“我一点都不激动，一点都不震惊，相反，我现在很冷静，很理智，我还从来没这么理智过呢。”

“那么，也就是说你仍然相信她是可以飞起来了？”

“是的，这点毋庸置疑？我相信她本来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但中途，在某一点上稍稍偏了点，接着下去就越偏越远了，位并不意味着她一开始就是错的。”

人是飞不起来的，这点早被科学证明了，人的身体结构

根本不是为飞设计的，这点你应该心里明白。”

结构是可以改变的,鱼最早也不是为直立行走设计的,但环境变迁，当它们不得不弃水登陆后，经过几百万年的演化不也变成了我们现在这副模样？一条甩上岸于死的鱼不代表其它鱼上岸也会于死，终于一条会活下来。”

“你不是想说你打算步她的后尘吧？”“正是这个意思。”

“你真勇敢。我不是讽刺你，我真是感到有点悲壮了。你打算怎么具体去做呢？”

“我认真地考虑过，还是要先练气功。”

“妈呀，你们真是如出一辙，难道就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了吗？”

“恐怕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选择。你想，尽管阮琳搞得过了头酿成悲剧，但我们要真的不充分了解、掌握自己的内身，带着这么沉重、混沌的一具皮囊别说是飞就是跑上几步也会气喘吁吁，力不从心。更关键的是除了自己我一无所有。这既是我的岁担又是我唯一可资利用的财富。买张票去乘飞机当然省事，但那怎么能算自个儿在飞？

“我不是信不过你，真的。这事既然要干我们不如慎重些，前车之鉴总要顾忌，我希望没有，你没什么毛病，但检查检查总没什么坏处，你要正常，大家可以放心。”

“你说什么呢？检查什么？”

“我知道你不想承认，这种病有时是自已完全意识不到，只有医生才能做出客观的结论。如果你不是，你大可不必怕，如果你有，那也可以及早诊治，早治早好。”

“我一点也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认识一个很好的精神病大夫，如果你不爱去医院，我可以把他找到你家去……”

“去你妈的吗！”我吼起来，怒不可遏，“你他妈才是精神病！”

“如果你冷静点儿，从旁观的角度看看自己，”女友脸色苍白但很镇静地说，“你就会发现自己现在正是精神病狂躁发作的典型症状。”

我觉得我就象一扑进温热、有浮力的水中……我知道我是在做梦，所以我不怕。当我站在楼顶平台的边缘向温暖、飘浮着花香的夜色中扑去时，我就象跳进满满漾漾的游泳池一样坦然，我坚信我会被稠密的气流托住，托不住也会在坠落过程中倏地醒来，在床上虚惊一场。

我不是在飞，准确地说是竖浮在半空中，我感到沉重，身体一寸寸往地面坠落，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提紧裤腰带向上挺身。路灯下有一伙人在打牌，另一处路灯下有一对情侣在喁喁细语，他们看不见我生实际上也淆人抬头向漆黑的夜空张望。夜空寂寥空旷，没有一只鸟在飞，只有空气流动时发出的摩擦擦声。我控制住了下降，升到高层楼房的上空，一股股风吹过，我有点凉意。下方附近有一个大操场在放露天电影、透明的、人影晃动的小布块下坐了密密麻麻几百人，银幕上的对白和音乐声隐隐传来，翁声翁气，不时那一大片黑簇簇的人头中爆发一阵嗡嗡的笑声。我控制着自己飘过去，停在人们上空看了会儿电影，想起这是我入睡前曾看了个开头，便厌烦地离去那部片子，现在还没演完，真是又臭又长。我又开始下降，我竭力往上挺身，但似乎没什么作用，我已经

降到危险的程度,那一张张迎着银幕笑盈盈的脸都能看清了,他们都被电影情吸引，没人注意我，我几乎已经降临到他到头顶，已经感到人群散发的热烘烘的气息升腾蒙绕着我。这趋势要是再持续下去，我就要脚沾地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尴尬地解释忽然从天上落下来掉在人堆儿里这件事，周围既没树也没高大建筑。这时，一阵微风贴着地表吹来，我在一刹那间借着风力盘旋而上了，一点没惊动任何人。

我重新竖浮在黑暗的夜空,十分疲累,生恐再落下去,我向楼群飘运过，想在楼顶歇会儿。到了楼上空，我又不敢降落，我对自己太没气氛了，万一落地飞不起来可怎么办？当然我可以再跳一次楼，但那十有八九会一股脑儿摔下去，好事不会有两次，而我这会儿还不想醒来。

我想去看看我的不知名的女友，虽然我不知道她的住址以但在梦里没有办不到的事。果然，我很快飘到了她住的楼前。她住在二楼，正躺在床上看书，没控窗帘。楼下有一群半大小子在高声喧哗地聊着天，一支接一地地抽烟，不停地傻笑。我要这会儿落到她的窗台太显眼了，很难不被楼下这群小子发现。好在这的梦里，我想他们不象正常时空中的人那么敏锐，我不想叫他们看见也许他们就看不见。我大明地径直落到窗台上，往里张望。她的毛巾被是粉色的，床上还铺着凉席，床前放着一双精致的拖鞋，有一张二屉桌，桌上摆着一扎书，一盏台灯，台灯柔和的光线笼罩着她玉雕般完美般完美的晶润的头和臂膀。我想试试梦里能否象崂山道士那样穿墙过壁，坚硬、冰凉的玻璃打消了我的企图。

这时，出我意料的事发生了，那些本该看不见我的小伙

子们发现了我，一个个抬起头指指点点地讨论着我。

“那是谁？干嘛呐？”他们七嘴八舌地嚷。

坏了，我想，他们要把我当爬妇女窗户偷窥内室的流氓了。但我尚未十分慌张，因为这毕竟是在梦里，就是被他们抓住打一顿也没什么了不起，又不是真疼，况且我还会飞。在梦里我碰到过许多次比这还危险的事情，被熊追被枪打，大都紧张一通便化险为夷了，我是有恃无恐。

我打算立即起飞，但立刻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我飞不起来了，怎么提着腰带使劲也白搭。楼下那帮小子可不客气了，捡起半截砖头吆喝开了。

“快下来，不下来砸你妈的了。”

话音没落半截砖头便扔上来几块砖头砸在我身上，我顿时感到一阵钻心的疼，我还忍着，随之又扔上来几块砖头砸在我身上，玻璃也碎了，她从床上一跃而起看到蹲在窗台上的我惊恐地叫。这可太不象梦了，我蹲不住从二楼掉下去，摔在水泥地上脚跟针扎似地疼，接着又被铺天盖地的大嘴巴扇得头昏脑涨。快醒吧，我拼命对自己嘀咕，快醒来让我知道自个正安然无恙地躺在床上。但我没能一眨眼躺回自己床上，仍在暴徒手中挨接。这可是地道的噩梦——我做过的最不忍受的噩梦了。

她披着衣服从楼门匆匆出来，那伙子拧着我胳膊把我推到她面前邀功，她挺冷漠，象女皇审视被魔下兵士抓来的俘虏——她认出了我，脸变了色。我艰难地喘息着，对她说：

“我没想到会是这么和你在梦中想见。”

她愣愣地瞅着我，忽然醒悟过来，叫那群小子“松绑”。

“怎么你们认识？”那群小子失望地嚷,“我们还打算他扭到派出所去呢。”

“松手！” 她冲他们嚷,“你们松手。”

“你要这么处理问题，下回可没人帮你了。” 那群小子松开我，不满地吵吵,“就算你们认识，这家伙的行径也够得上流氓了，还有社会公德呢。”

“既然你们是熟人为什么不把他偷偷放进屋,却让他在窗台蹲着？”

她把那帮小子叫到一旁，对他们嘀咕了一阵儿，那帮小子恍然大悟地“噢噢”叫着，象看怪物似地看我，接着走开。

你既然想找我为什么不敲门进来？”她走过来温和地责备我,“爬窗台多不文明还那么危险——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我记得我没告诉过你。”

“这是个误会，我正在飞，看到你躺在床上看书，便落下来瞧瞧你—— 这是个梦，我在梦里飞，是呵，这梦有点怪，而且也太长了，我没法解释，我想我马上就会醒的……”

忽然，我明白过来她刚才对那帮小子嘀咕的是什么，她正用和那帮小子一模一样的目光看我。我一阵心酸，感到自己从精神到肉体都是自卑的，我垂下头：

“是的，我跟踪了你，想看看你做什么我都不会生气的，要紧的是你要对我说实话—— 你同意明天去医院检查检查了？”

“没关系,”她说,“我理解你。你做什么我都不会生气的，要紧的是你要对我说实话—— 你同意明天去医院检查检查了？”

“我同意……”我忍着泪说。

我抬头望天，天空是那么幽暗深邃，星星是那么遥不可及，我知道自己再也没机会飞到那上面去了。

千万别把我当人

第一章

“今天的会议有四个议程。第一由中赛委秘书处秘书长赵航宇同志向各位股东汇报前一阶段中赛委秘书处的工作情况；第二鉴于股东中流传着一些对秘书处几个牵头人不信任的议论，为了打消股东们的顾虑，证明此次大赛确有其事确有必要我们特意搞到了一盘札晃大赛的录相带，会议休息期间将为各位股东播放；第三个议程是关于中外自由搏击擂台赛组织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秘书处易名一事；第四个议程是为使大赛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第三次筹款认捐活动—— 请各位股东不要提前退席。”

这是个可容纳上千人的剧场，剧场座位上空空荡荡。舞台摆着一张大圆桌，与会者紧紧挨着坐成一圈，一束追光斜射在会议主持人脸上，他是个非常漂亮的小伙子。

追光移动，打在坐在主持人身边的夹发蓬乱脸色苍白戴着眼镜的男人脸上，他的眼镜反着光使人几乎看不到他的眼睛。从他吐字飞快近乎剧烈咀嚼的嘴部动作看他是个容易激动的人。他就是中赛委秘书长赵航宇。

“关于中赛委秘书处的工作我讲四点。讲完请股东们提问，当面，递条子也可以，我将一一作答。我回答不了的由

秘书处的其他同志解答。首先我要说秘书处的班子是好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第二我要说秘书处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在这里我有几个数字要讲给大家听，从秘书处工作开始从来我们上上下下所有工作人员吃过一顿安生饭没睡过一个安生觉。累计跑过的路相当于从北京横跨太平洋跑到圣佛郎西斯科。共计吃掉了七千多袋方便面，抽了一万四千多支烟，喝掉一百多公斤茶叶。帐目是清楚的一笔笔都有交代，没有一分现金是塞到自己腰包里的。第三可能有个别同志煮方便面时卧了几个荷包蛋，熬夜时除了喝茶还喝了些蜂王精，对这种超标准花钱的现象我们应揭发。下面我谈谈我们秘书处近一段的工作情况，也就是最后一点。上次股东大会我们做出了寻找大攀拳似人的决议。会议一结束，我们立即派出了九路人马奔赴五湖四海。截止昨天午夜，九路人马已经回来了八路。这八路人马访遍了三出五岳，全部空手而归。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第九路了。这一路是由我们秘书处最粗干的女将白度率领，出发前，我们也对她下了死命令，不找着大梦拳传人别回来见我！我相信白度同志的能力，只要人在，就是走遍天涯海角白度也能搜出他。但严峻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能不考虑大梦拳传人已经绝了后的问题。毕竟我们最后一次听到大攀拳传人的消息是九十多年前，是当时拍摄的义和团壮士被押赴刑场的照片上我们辨认出了大梦拳那时的掌门人。”

赵航宇从桌下举起一只黑皮包，打开，拿聘张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群衣衫褴褛的拳民在翱腰刀的巡捕押送下排队走向刑场。其中一个祖胸露怀辫子盘搭脖子上的黑胖

子头侧有一个小小的黑色箭头。

“这是我们的情报人员在巴黎卢浮宫翻拍下来的，图中箭头所指的汉子妈是当时的大攀拳掌门人，姓氏籍贯一切无考。”

赵航宇把照片递给身边的人依次传看，所有人都打直精神感兴趣地端详着照片上那个粗鲁的汉子。

“象杀猪的是不是？”赵航宇点起一支烟，问正在看照片的一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金丝眼镜穿着西服的公司经理模样的瘦男人。“你得懂这个，真人不露相。”

“你们是怎么认定他就是大攀拳掌门人的？”瘦男人问。

“我们从四个渠道证实了这一点。”赵航宇掸掸烟灰慢条斯理地说。”首先我们查了清室档案，又翻况了大量记载义和团在京津一带活动、战斗的外传野史。所有记载都表明在当年义和团闹得最厉害的天津静海曹福田手下有员大将善使大攀拳，借力制人，洋枪洋炮不能伤其毫发。打紫竹林租界和西什库教学他都去了，杀死洋人无数。京津地区沦谄后有人还以高家村刘十九的队伍里见导他。后来，这位好汉在北京和大刀王五一同被擒，斩于菜市口。此其一、二，我们通过这张照片找到这张照片上领头的那个巡捕的后人，这个巡捕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畏罪自杀了，但在他家里我们找到了《大攀拳谱》以据其后人现在天津市河东区小郭庄大街泰来里125号居民桂雷清讲，这拳谱是当年他先人处斩义和团俘虏时得来的窨是哪位不得而知。被俘的义和团拳民不报姓名，只口口声声：‘过二十年后又是条好汉。’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先人只参加过一次杀害义和团壮士的娅，还是被洋枪顶去的，

并被拍了下来。因而这拳谱必是照片上这队人里的。接下来我们又找到了拍摄这张照片的法国传教士波尔佩尔先生的后人，现在在法国驻华使馆随员小波尔佩尔先生。小波尔佩尔先生非常热情为我们开列了他祖父的朋友中那些到过中国的人的名单。最后我们在法国南部的图卢兹找到了仍然健在的前法军军士长拉杜，就是照片上站在队尾的那个穿军服的欧洲人。这老家伙已经一百多岁子，身子骨仍然硬朗，对上个世纪末远征中国的事情记忆犹新，那当然他现在对中国人民已经非常友好了。拉杜先生知道我们的来意后，立即将简明头所指的汉子指给我们看，说他就是那个‘能改变子弹飞行方向的奇人。’据拉杜先生追述，他曾和大梦拳师打过交手仗，当时他们一排人瞄准他齐射但射出动的子弹竟全齐刷刷地掉头飞了回来当场死了一片洋后，慌乱中他冲天放了一枪，没想到这枪倒把大攀拳师打个正着，于是他们蜂拥而上将他擒获，穿了锁骨捆起来。”

“可惜，可惜。”一干人齐叹。

“顺便说一句，拉杜先生对其年轻的所作所为深感愧悔，再三要我们向中国人民转达他的歉意。”

“我有四点问题要问秘书长同志。”一个面色黝黑，模样儿精明的农民企业家冲赵航宇发话；“第一，既然时梦拳传人有无尚难定谇，我们是否还要继续劳民伤财地寻找？我国平面林门类齐全，难道就无可与大攀拳媲美的拳种？阁下死咬着大梦拳不松嘴莫非其中有什么私人关系？第二，既然洋人已和我国重修旧好，为世界和平计，我们是否一定要再启虞端？第三，秘书处工作人员统统包圆才十余人，工作开始方

一周便吃掉七千人生袋方便面喝掉一百公斤茶叶实在过于糜费，如此下去我等实难再降低标准也应裁撤一些胃口过于好的烟瘾过于大的，我们毕竟不是招人来暴吃的。第四，你们去法国外调，为何安排股东代表领队？”

“我来回答这位代表的提高。”赵航宇严肃地说。也是四点。第一，我们并没准备吊死在梦拳一棵树上，在寻找大梦拳传人的同时，我们也与大鹏拳、鹰爪猴拳等各派传人进行了联系，一旦证实大梦拳确已断根儿便请他们出山。另外关于我个人对大梦拳的兴趣纯系出于克敌制胜的考虑其中并无任何私人动机。大梦拳借力制人实乃我千年国粹出神入化之硕果，待会儿看过录相大家就知道了，若拼体力比凶猛我食草民族万难制胜食肉种族—— 我梦人上溯十代均为书香第。第二，老洋人是熨贴了，小洋人仍咄咄逼人。纵观当今世界，我等于事难与人争，打架再打不出个金牌，祖宗的脸就算让咱们这些不肖子孙丢尽了。”

“国家整个搞上去难。”主持人插话。“十亿人侍侯出一个尖子还是可能的。”

“我还没设完呢。”赵航宇不满地白了主持人一眼，对大家说。“不这么干不行了，这一百多年的恶气不找个人替咱们出就出不来了。我是豁出动了，谁能帮咱出这口气我把心窝子掏给他，你没听人外国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一群中国人是窝虫。’”

“这是夸咱们呢。”

“我说你怎么回事？开头你讲话时我可一次没打断你。”

“对不起对不起，您接着说。”主持人抱歉地低眉含笑让

赵航宇：“我只是有点激动。”

赵航宇亢奋地对大家说：“这说明外界也了解咱中国人的厉害，所以咱们推出这个人能不慎重么？”

“我们都明白了，这意见我们已经听得很透彻了。”众人一起说。“说下一个问题吧。”

“下一个问题，既然这个人对我们如此之重要，我们为找这个人多吃几袋方便面又有什么了不起？别说吃你几装方便面，跟我们说实话，我要把这话襄襄出动，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要钱。”

“我收回，我刚才说的那话收回。”农民企业家说生“吃吧，该吃只要能吃出个道理来，吃多少我都不心疼。”

“我也就是那么一说，咱们也不能那么干。我这人也就嘴上说点气话，真要把民脂民膏端到咱跟前，咱还真咽不下肚。”

“我们相信你。”大家抚慰赵航宇。“要不相信你们敢把血汗钱交给你去使，眼儿都不带眨的？”

“不是。我就是听着这话难过、揪心。”赵航宇脸着水汪汪的大眼睛透过眼镜片情真意切地望着农民企业家。“好事我什么进修忘过你们？你说去法国没叫上你们你真冤枉了我。谁去了？谁也没去至今我也不知道法国国门朝哪边开。都是听说，中赛委法国分会的同胞传话回来。”

“算我没说，算我没说还不行？”农民企业家拉着赵航宇的手诚恳地说，“你还不了解么？咱们多少年了？我就是一个粗人。”

“了解。”赵航宇轻轻拍着农民企业家的手背说，“我不是冲你，我不是生你的气，我是气我自个，这么点事我也办不

利索。”

“你也别气了。”主持人说，“既然大家把话说开了，那也没事了。咱们还是抓紧进行会议的下一议程吧，否则演出开始前就完不了啦。”

大家这才注意到后台已经进来了一些乐队人员和舞台工作人员，乐队的乐手们纷纷找了椅子坐下。开始调试乐器，条慕两侧响起一片吱吱呀呀琴弦声，舞台工作人员也开始装景片，打开大灯往天幕上投射。天幕上忽而出现白羊遍地的划原，忽而出现高楼林立的城市。坐在舞台上开会的人都扭过头去看。主持人拍着手说：

“注意了注意了，咱还是认真开会，如果谁对演出有兴趣，会后可以留下来观看。现在进行下一个议程。”

主持人俯首对赵航宇说：“时间比较紧，我看会议休息时间是不是取消？我们一边看录相一边讨论第三个议题关于中赛又和秘书处更名一事？”

“可以。”赵航宇叫站在幕边前工作人员，“把机子架起来，准备播那盘录相。”

工作人员摆机器接电源的空档，赵航宇对大家说：

“通过前一阵的工作，我们发现中赛委和秘书处这两以机构的名称有一些问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便，有必要重新命名。”

“中赛委这名字不是可以么？”一个烫着卷花头个体户模样的年轻股东说。“听着挺‘侃’的。”

“问题就出在这里。”赵航宇说。“我们去印章社刻公章没人敢接活儿，说中央的委员会到我们这儿刻章没有过有明文

规定车玺不能乱刻。怎么说都没用，非要大员的手谕。后来我们一琢磨，也是，这名称成官方了，容易引起误会，不好，咱别找麻烦。我相咱们这个机构还要突出民间色彩自发色彩。我们秘书处的同志想了几个名字，又都觉得不合适，譬如‘醒狮馆’、‘猛龙堂’。名字是很响亮，但没把咱那意思全表达出来，也容易被人当反动会道门取缔。这事还得麻烦大家动动脑子，取好名，要雅俗共赏，一听名就全扑上来。”

众人作沉思状。

“不好起。”农民企业家说，“起名最难了。”

“我想了个上半句，”公司经理说，“你们听听合适不合适，全国人民总动员……”

“忠义救国？”农业企业家说。“全国人民总动员忠义救国？”

“不好，”赵航宇斟酌了片刻严肃地说，“隶什么国？救哪个国？国家很好嘛，蒸蒸日上，你这么危言耸听。记住，咱们是民间自娱，国家好了，老百姓吃饱了，才有这份闲心。你如此慷慨是出资认股难道不是因为你不但吃饱了还有很大的富裕？”

“走向世界怎么样？”个体户说，“全国人民总动员走向世界委员会？”

“也不好，含糊。”主持人看关赵航宇的脸色说，好象已经有个什么二十一世纪委员会了。”

“我看这样吧。”赵航宇豁然开朗，微笑着对大家说，“既然咱们主题表达不清，索不要它了，就叫全国人民总动员委员会，总动员什么不知道。

含糊就含糊点，含糊有含糊的好处，一是别人不好判断斧好歹，二是含义丰富外延无限你说什么都能给归进来会利于团结各阶层人士。”

“还有悬念。”主持人笑嘻嘻地说，这样好，我同意老赵的意见。”

众人一致表示同意，于是通过了“中外自由搏击赛组织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民总动员委员会”的决议，简“全总”。重新组建“全总”主任团的决议。“全总”的一切日常事务。主任团将采取聘任制，设常任主任一人，非常任主任三十人至五十人，由常任主任视工作需要聘任，主任团向股东代表大会负责。首届主任团常任主任由原中赛委秘书长赵航宇担任，大家一致以热烈的掌声予以通过。

“谢谢大家。”赵航宇点头向冲他鼓掌的各位股东代表致意。“我一定用百倍的热情投入工作以不辜负诸位的重托。下面请看录相。”

赵航宇点起一支烟和主持人起立退席。

“你不看吗？”个体户拧着脖子问他。

赵航宇摆摆手：“我看过了不忍再看。”

“架在会议桌一旁的电视闪了一下出现赛车疾驰的画面，接着是一群沿跑道奔跑的赛马，骑师们在马背上撅着屁股；然后画面突然中断，闪了一阵“雪花”，画面再次出观就是万众欢腾的拳击场，无数的男女在发狂地吼，挥舞着手。黑鸦鸦的人头之上聚光打照耀下的拳击台上，一个足有四、五百磅重的留着金色连鬓胡子的白种巨人两手攥拳，一走向一精瘦的同样两手提拳在他面前跳来跳去的黄种汉子。黄汉子灵活

地围着白汉子转圈，双手比划着各种将欲出拳的假动作就象一只猴子在虚张声势地恫吓一头步步逼进的狮子。黄汉子出周了，划着拳冷了飞脚踢中白汉子的脖子，白汉子被踢得顿了一下，浓密胡须中的鲜红嘴唇咧开微笑继续逼向黄汉子。黄汉子连连飞脚踢向白汉子，白汉子的巨大头颅象拨浪鼓似地被踢得左右忸摆，但微笑始终挂在嘴边，他对时伸出粉红的舌头舔舔嘴唇，嘴唇和嘴周围的胡须在炮酒下闪闪发亮。黄汉子雨点般地对白汉子拳脚相加，台下观众的喊声一浪高过一浪，蓦地，喊声骤停，随即以一种更高是频率再次爆发，拳击台上，黄汉子已经昏健康在地地刚才他吃了黄汉子的一击重拳。白汉子高高举起肥硕的双臂向欢呼的群众致意。

拳击台上又上来一位黄汉子，无论身高还是体重都是白汉子不相上下，但过于迟钝，被白汉子连连击中，双手捂脸摇摇欲坠几乎被被打任务了。终于，坚持了几回合后，象根截断的木桩轰然倒地。

白汉子连连痛击不同身高、体重的黄汉子；有个机灵的黄汉子攥住白汉子的一只手腕，拱背蹲身，意欲来个大背翱，但黄汉子上背后就抡不动了，被白汉子在背上猛擂地时，趴倒放平。

白汉子举手向欢呼的观众致意。

白汉子缩小成为一个光占、流逝，屏幕变暗，电视关了。

赵航宇和主持人众幕后走了出来，圆桌旁的人一个悲愤地望着他。舞台上一片静寂，连正在调弦的乐手们也停了下来。

“气人不气人？”赵航宇脸色严峻地望着桌旁的所有人。

“气死人了。”个体户难过地说。

农民企业家脸憋得猪肝一样：“这都什么时候了，他们还这么欺负中国人。

舞台上中国人包括那些乐手和舞台工作人员，一个个全都黯然神伤。

“这个毒打我们同胞的胖子是阿乐文·凯勒马戏团的大力士，我们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到中国来旅游。”赵航宇严肃地说。“我们计划是，只要他一踏上中国领土，就把他扣下，由我们的武士轮番上阵，跟他玩车轮战，直到失瘫为止。为此我们准备牺牲一批武士。”

“不这样不行。”主持人解释，“你们也看到了，这个胖子也不是等闲之辈，我们要保证我方主将出马时稳操胜券。”

“你们的意思就是主将由大梦拳传人担当？”公司经理部。

“是的以。”赵航宇说。“非大梦拳拳不能制胜。”

“我同意这样的安排。”公司经理年脸对大家认真地说，“和这样强大的敌人作虎，不能硬拼，只能智取。要形成围歼的局面我方力量必须十倍于敌同时要保持一只最硬的拳头敌人最疲惫的时候打出。”

“就是这个意思。”赵航宇说，“诱敌深入，关门打狗。”

“你们能保证把他骗进来吗？”个体户说，“据我产品验，现在的人也不好骗着呐。”

“没有不来的道理。”赵航宇说，“他不知道咱们这热情请他来干嘛，他还以为咱们好客呢，包在我身上，一切没有问题，成问题的只是钱。”

赵航宇温和地扫视大家，被他看到的人都低下头。

“不是我向诸位哭穷。”赵航宇说，“列位想呵，组织这么大的活动，又要接待外国人，咱礼数不能亏了。再有培训本国选手，主任团这些人会了要吃要喝，哪处不得花钱？头两次募集的四万多块钱早花光了，踹儿起我们已经揭不开锅了。”

“不是我们不肯出钱。”公司经理说，“这种事关民簇感情的事谁要舍不得出钱还不得叫人指着脊梁骨骂成汉奸？问题的这，既然是全民族的事就该全民族出血，你不能光指着我们几个派粮派捐，这民族也不是光我们几个的民族。搞光了我们几个倒无所谓，问题是这么吃一顿奔一顿不是事儿。我也看出来了，往后这钱花起来更没个底，我们连箭带皮全剁了馅能蒸几屉包子？”

“说真格的，”农民企业家说，“出多少钱我倒不在乎，大不了就是这几年白干了，你们要看我能卖个好价钱把我卖了也成。条件也有一个，你们真得把事办成。”

“我保证。”

“保证什么？大梦拳传广你们不是还没找着？这位爷找不着，你就是把那个外国胖子骗来不也没招？咱们别干在家门口下好套儿再让人家给打了的事儿。那可现大了，十亿老少爷们儿的脸可就真没地儿搁了。”

“咱可全指着他了。”个体户认真地说，如果这人找不着，我看咱们最好也趁早收摊子，别瞎耽误工夫，认栽。”

“我保证，最迟后天让你们见着这大活人。”赵航宇说，“你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那咱们一手交人一手交钱。”个体户说。“反正不乜就一

两天的事么，你们先对付着，家吃两天。”

“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呀……”赵航宇急出一脑门子汗。

这时，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男人蹑手蹑脚走到主持人身边，低声说了两句。

主持人偏头对赵航宇说：“赵主任咱得快点了，人剧场经理催了，下面这场演出快到点了。”

“这就完这就完。”赵航宇低头看看腕上的手表，“这会怎么开了这么长时间？我把这两句话说完就完。不知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呀？我并没想让你们承担比赛的全部费用，只让你们赞助些开办费，又不是白要你们的，肉包子打狗。算你们入的股，将来事业搞起来了，肯定还要盈利，不但本会还给你们，还能让你们赚上一笔。你想呵，今后夏天没有任何重大国际比赛，咱们这个肯定热门，加上比赛的性质，肯定全社会瞩目。不说门票这种小收入，光广告就能弄个满天飞。我们还有一些组织义卖募捐、发行奖券的大型计划，在全社会集姿。那时各位拿回去的恐怕就不止拿出来的这区区小数了。眼光要看得远一点，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

剧场里响起第一遍入场铃，一些吃着蛋卷冰激凌的观众稀稀拉拉走进场，看到舞台上的人立刻就找了空坐下，全神贯注地看起来。有的飞跑出去叫正在剧场休息室徜徉的同伴。

“咱真不能再耽误了，请各位赶快拿主意。”

“我们还是不见句子不撒鹰。”

“先少点，少点行不行？一人一百，让我们选过去今天。”

一被女友飞跑关拉进剧场的小伙了一边吃着冰激凌一边大声诧异地说：

“不对呀，卖的明明是歌舞票，怎么改话剧了？”

后台，赵航宇一边点着手里寥寥无几的钞票，一边对主持人破口大骂股东们：

“这帮小人，把咱们当叫花子打发了。

“咱们今儿这会的议程上有毛病。”主持人恭敬地含笑说，“应该上来就放录相，借着那劲儿就侃钱的事。而且你也太老实了告诉他们大梦拳传人找着了又怎么啦？”

“惹急了我，我改替外国人反打中国人。”赵航宇恨恨地说，“走，你跟我一起去找白度，看她回来没有，事情成败现在全靠她了。”

“我走不开”。主持人说，“一会儿这儿的演出就开始了，我得上场，我当主持广，没谁也不能没我。”

“告诉我，”赵航宇眯着眼睛盯着主持人，“你每天往这儿一站，一场接一场地这么主持下来挣多少钱？”

这不是需要么。”主持人说，“我看你也别往白度家跑了，大热的天，打个电话不就完了，打个电话一样。”

“不是我着急，我不踏实，费半天劲再功败垂成……”赵航宇哮咴着随主持人往后台电话处走去。

第二章

月光如水的北京郊外的原野上，一列炮光通明的列车正缓缓驶向已近在咫尺的灯回繁星的庞大城市。

列车中部卧铺车厢的一个窗口前坐着一个身材修长的文

雅女子，车厢里的其他旅客正忙着从行李架上取下沉重的行李，而她则一动不动，愁眉不展地坐在那里凝眸注视着窗几上的什么东西。

窗几上摆着几封电报，电报上的句子依次简短下来，可以看出发电报的人的急迫和窘境。

“务必找到大拳拳传人，速带其返京。”

“速带大梦拳传人返京。”

“速带大梦拳归！”

“大梦束归！”

“救命！”

“白度，咱们是不是也该收拾一下，准备下车了？”一个魁梧高大的小伙子走进铺间，双肘搭在中铺对女子说。

“啊，收拾吧。”白度站了起来，看看窗外，对一个坐在下铺，正津津有味地翻看着一本装订简陋的马粪纸小册并比划着各种拳拳的瘦小个男人说：这顺明，把我的包拿给我，在你屁股底下。”

瘦小个刘顺明从屁股底下抽出一个女振包眼儿也不抬地递给白度。

“刘顺明！”孙国仁，那个高大魁梧的小伙子冲瘦小子喊，“你也干点活儿，别老捧着那迭擦腚纸看个没完。”

“着什么急呀？”刘顺明不耐烦地说，“到了再搬行李也不晚，看完这段。”

“甭废话，来帮把手。”孙国仁把刘顺明揪了出来，“你还以为你读了这破拳谱就立刻成精了？”

“其实没什么难的，”刘顺明在帮着孙国仁从行李架上抬

下一个沉重的走轮包，“不就是四两拨千斤么，要领我都掌握了。”

“你叫家里来接咱们了么？”孙国仁产顺白度，“这车晚点了八个小时，到车站准汉车子。”

“我还有脸叫家里来接？”白度说，我正考虑咱们是不是还有必要再见赵航宇。”

“不见怎么办？”刘顺明愣愣地问。

“该干吗干吗？”白度瞟了刘顺明一眼，“过去咱也干吗还干吗去。

“可我过去什么都没得。”刘顺明说。

“那就随你便了。”白度说：“这事要黄了咱也就谁也顾不上谁了，只当这辈子没见过面。”

“别黄了呀。”刘顺明说，“咱好容易捏在一起，又挺对脾气，我不忍和你们分手。”

“实在没办法也只能这样。”白度说。“找不着主角，咱这台戏也没法往下唱。”

列车驶进站台，“哐堂”一声停住，车厢里的旅客纷纷往外走。

“能不能这样？”三人往车下走时，刘顺明突然说。“问题不就出在这大梦拳传人身上，我当这个传人怎么样？”刘顺明两手拎着箱子绷起于巴块儿。”动作我全背下来了。”

“我怕你让洋人打死。”白度径直向前走。

车站广场上，尽管四周建筑上的霓虹灯和其他照明灯闪烁明亮但一片静寂，走动的人很少，在广场上过夜的旅客大都蜷伏着熟睡了。远处看上去灯火辉煌的一条条大街也都空

空荡荡，没有车驶过。整个城市象一个已经开场但没有演员登的大舞台。

三人走到亮着“出租车站”霓虹灯招牌的停车场。调度室灯亮着，但没有人，一排排停在场内车顶闪闪发亮的出租车内也全没司机。

“看来咱今儿得拐着回家了。”孙国仁说，把弟弟有包背上肩。

“再找找，”白度不甘心地依次往每辆车里年，城停车场里穿行。“没准碰巧能赶上一辆。”

“我发觉这女人全是死心眼儿。”孙国仁对刘顺明说。又冲白度嚷：“别找了，我送你回家完了。”

“不用”。白度找了一圈失望地往回走。“你走你的，咱们不是一个方向。”

“我送她。”刘顺明对孙国仁说，“我们正好走一路。”

“你也不用送。”白度走回来对刘顺明说，“咱们一个西北一个西南生你也太绕。”

“没关系，我姥姥家在西北，我上我姥姥家睡去。”

“顺路么？顺路可以。”

“不用我送我可走了。”

“你走吧。”白度对孙国仁说，“回头咱们电话联系。”

“路上碰见坏人，别忘了跟他使大梦拳。”孙国仁笑着对刘顺明说，肩背手提大步沿着马路向前走去。

这时，一个穿着背心的小伙子蹬着辆三轮车从暗处驶出来，滑行到白度和刘顺明跟前，用脚踩住斜梁上的链闸刹住，露出微笑。

孙国仁大步流星在洒了水后黑油油的马路上走，一辆三轮车从他身后轻矢般飞快地驶过，车上和白度并排坐着的刘顺明扭过脸笑着朝他招手：

“哥们儿，慢慢走着。”

“喂！”孙国仁负重跑起来。“把我也捎上。”

“没地儿了。”刘顺明得意洋洋地喊。三轮车在前面十字路口向东拐去不见了。

孙国仁停住了跑，喘吁吁蹒跚地走：

“真孙子，没法和他们丫的共事。”

宽阔明亮的建国门大街上，三轮车疯子似地冲上立交桥，顺着大坡往下驰去。

“不对呀，师傅，你这是奔通县了，可我们住八宝山。”刘顺明看着马路边林立的外交公寓嚷。“拧了。”

“不早说，”蹬车的小伙子说，“这会儿说我这车也刹不住了。”

“它怎么刹不住？”

“不听使唤呗，一跑起来就撒欢儿，非跑够公里才踹气。”蹬车的小伙子回对过头来一脸为难地说。“这车有魔症，一条道跑到黑的路子。甭着急，前面大北窑工交桥我调动试能不能把它拧过个。”

上了大北窑立交桥小伙子风驰电掣地蹬着车，作竭力拐把状：

“不成了，不成了，跟我较上劲了，只能拐九十度了再拐

就跟我急了。”

三轮车阻奔东三环。

“你这车也够王道的。”呼呼吹过耳边的风声中刘顺明嚷，“还带自转的。”

“前面三元桥我再给您拐一回。”蹬车的小伙子说。“头天亮肯定让您到家。”

“不是，你要制不了这车，你下来，我替你收拾收拾。”

“别价，哥们儿，黑更半夜地咱还是顺着点它，回头说不走真不走了，咱仨大活人上哪儿再找车去？”

“我这还是头一回让三轮给欺负了。”刘顺明悻悻地说，“万没想到。”

刘顺明看了白度，白度微微生笑，稳稳地坐在车座上：

“咱坐车的着什么急？又不费咱力气，由他去，他还能跑出北京城去？”

“这话在理儿。”蹬车的小伙子回头欣赏地看了眼白度。”还是人女同志明白。多好的夜色，可大街你随便敲人家门去，问问可有一个乐意拉着你们满北京兜风的—— 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

“还不多收钱。”

“什么？”蹬车的小伙子一机灵，回过头瞅着白度。”这我可没说。

“你想多收也没有，”白度微笑地说：“我们俩身上拢共包圆也不过十来快钱。”

“十来块钱您就敢坐我这车？”小伙子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说。“胆儿够大的。”

“所以我说你还是管管你那车，为我们让您白跑路不值当。”

“唉哟。”小伙子抚胸笑着，扪心自问。“我这是跟谁呀？使这么大劲？得，我嫩了，看走眼了，您三位这么风度翩翩愣是不趁千儿八百的？”

“早知道会碰见你，我们就省着点花了。”

“早知道会碰见你，我们就省着点花了。”

“心里没我？得！”小伙子猛蹬几下把车“滋”地刹住，回头伸手一请。“你二位下车吧，到了。”

“工来哪儿了这是？”刘顺明在车上顾右盼，“这儿的房子我怎么全没见过？”

“到哪儿了我也不知道。”蹬车的小烩子说。“我就知道这是十块钱能到的地方。”

“别这样，师傅。”白度婉言规劝。“你不能把我们扔在这荒郊野外。”

“我怎么不能？我太能了。出门不带钱您还想上哪儿？”小伙子跳下车，往下搬白度的行李。“别害怕，这儿没狼，全打光了，还是咱北京城的地界。

“这样行不行？”白度对小伙子说，“你要嫌太亏，你上后边坐着来，我们拉你。”

“甭废知，赶紧下来，别等看我揪你。”小伙子歪着上唇支着单面鼻翼说。“你一个大姑娘深更半夜赖在男人车上不下来，传出去也不好听，正扫着黄呢。”

“咱可把话说在前头。”白度双手拿包一步从车下来，仰脸看着小伙子。”你要把我们扔在这儿，那十块钱我们也不给

了。”

“唉哟，”小伙子象被扎着似的皱着脸原地转一圈，看着白度说。”你真惹我生气，我还真不信这个！”

“信不信随你便，这钱我们是不给了。”白度对仍坐在车上的刘顺明说，“下车，顺明，我看他能怎么着。”

“别别，你们二位都先别急。”刘顺明下车劝白度。“我觉得是你没把话说明白他还不知道咱是谁，知道了准不这样。”

“我管你们是谁呢。”

“你这人怎么这样？”刘顺明被驳了面子，批评蹬车小伙子。”好赖话不懂，我这话是向着你说的。”

“你甭向着我，我用着你向着么。”小伙子挡有白度面前。“痛快点，钱给还是不给？”

“不给！”白度凛然说。

“好好，你厉害。”小伙退后几步，摩拳擦拳，大幅度地扭着腰，活动周身关节。“看来今晚上你是非想在房上过了。”

“光天化夜，朗朗乾坤，你也放肆！”白度厉声呵斥小伙子，毫不畏惧。

“也是，”小伙子一琢磨，“我打你这女的也不合适，我收拾这小瘦猴吧。”

小伙子横着膀子向刘顺明走去作着各种恫吓的手势和嘴脸，从牙缝里龇出话来：

“自个选个楼生想上哪个房任选。”

“流氓打人了。”白度尖声冲还远处一盏路灯下的西瓜摊喊。

西瓜摊上闻声坐起一个光膀子的小伙了，对另一个仍躺

着的光膀子的小伙子说："流氓打架了，咱去不去看热闹？"

"不去，"躺着的小伙子说，"流氓打架有什么可看的？没准是流氓的调虎离山计，要抄咱瓜摊。"

这边刘顺明已经和那位"板爷"走起场子，双方拱背猫腰，两手猬似地伸张着，棋迈着弓步，互相叫骂着。

"还不定谁上房呢，别看哥哥瘦，称砣虽小压千斤，工夫在这儿呢。"

"你不老实挨打，还敢乍尸？今儿我不让你房上蹲一夜我对不起你。"

"你是真没碰见过高人，只可惜你爹妈生养你一场心血全白搭了。"

"少废话，接招儿吧你——起！"

两人交起手来，你一拳我一拳，打得花园锦簇，边打边唠着。

"嗬，你还了不起？哥哥劳神？"

"好好瞪大眼睛看仔细，跟矮哥几手。你瞅我这拳，你再瞅我这拳，别让我挨着你，挨着就没轻的。"

两人打得兴致勃勃，大汗淋漓，白度在一旁看得也渐渐入迷，连声赞叹："好拳脚！"不再四下嚷嚷。

慢慢的，两人打成一顺了，满头大汗费了牛劲可永远谁也打不着谁，知道的是真打，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师兄弟在面对面地练拳呢。

"不是你怎么跟我学呀？这么打下去咱可就打不出个结果来了，不带这样的。"

"谁跟谁学呀？我还纳闷呢，你也成不局脊，现场偷招儿。"

白度先是困惑，再是忍俊不禁，最后十分震惊，不由断喝：

“二位且住。”

小伙子和刘顺明分头跳出圈了，徐徐收势，喘成一团，兀自嘴硬：“我正要将他打翻，为何叫停？”

“莫不是想要跟我玩打打谈谈？”

白度走到小伙子跟前，上下打量他：“你是何人？”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能告你么？我头里告诉你，你后手叫警察去掏我。你倒不傻。”

“请别误会，决无缉捕之意。我只是看你这路拳脚奇怪，此拳江湖上已失传多年，你怎也会使？我的天！你莫不是大梦拳当代传人？”

“是又怎地？不是又怎地？休要罗唣，拿出钱来，万事皆休，若于有个‘不’字，打下你们半截来！”

“给钱给钱。”白度且惊且喜，忙掏出钱来递给小伙子，“英雄家住哪里？姓甚名谁？”

“给一也不能告你。”小伙子攥了钱，摇摇摆摆地向三轮车走去。

白度碎步赶上，喊：“有用！”作揖打千。“我这厢有礼了。”

“家住瑶池，姓混名蛋。”

“神仙？”

待白度定眼再看，小伙子已蹬车扬长而去。

“决不快跑着盯上他！”白度回头对正抖着衣襟扇风消汗的刘顺明嚷，“要是你打算有所作为的话。”

第三章

早晨，天削亮日头就升起高，强烈的阳光彻照大街、胡同、小院。小院里的坛坛罐罐都洒上阳光，院当间的老枣树上蝉已经在长叫。这是个最一般的四合院，房框门窗都残破灰旧，失了原色，墙上的青砖洼痕累累，房上的鱼鳞瓦长满青草。原来有点面积的院子被各家各户用半截砖、油毡搭的不厨房扭曲得不成方圆，仅存的巴掌大的空地上倒挤挤挨挨地摆满各色花草。花草全不是名贵品种，一水栽在灰瓦盆或破脸盆里，不图娇艳，只图枝枝蔓蔓爬个繁茂，看上去痛快，有那么点生机活力。

唐大妈穿着件月白色斜襟布褂，耷拉着两只大奶子，闭着眼神伸着两手在院里漫游。嘞看不瞧道儿，可在那一排排兄盆间穿梭得游刃有余，针插不进去的地方，那两只棕子似的小脚也能不差分毫无稳稳落地进去。唐大妈练的这活儿有讲，“鹤立桩”。

唐大妈的闺女唐元凤，一个十八、九岁粗眉大眼的姑娘，端着牙缸子，含着牙刷，满嘴白沫儿地众屋里出来，脚蹬着门坎子，歪着头一个劲儿地刷那嘴，斜眼瞅着妈妈。

“妈您留神，别踢了花盆。”唐元凤抽出牙刷，含着厚厚牛牙膏沫儿冲她妈喊。

“为，”老太太款款摆动着手臂，雁翅似的。“我心里明镜一般。多年了。”

“我知道您未准真踢着那兑盆。”无凤单手撑腿，哈着腰

斜着膀子。“是看着心惊。”

唐元凤直起腰，又把牙刷插进嘴里，扑哧扑哧地捅。

“哥，你还不起？回头我可晒被了。”

“咋唬什么咋唬什么？一大早没听见鸟叫净听你的了。”

唐元豹，昨晚蹬车的小伙子光着板脊梁穿关灯笼裤扎着宽板带精精神神地出了屋，站在台阶，两手互握，晃起腰肢。

“闹不闹得慌？赶明儿也得给你结扎一下，结扎那声带。”

唐元豹说着，一个朝天蹬，单腿就搭门框上成个大一字。

“刷牙！”元凤一口鲜浓痰唾在台阶上，伶牙利齿地说。“也不瞧瞧你那腌赞口，熏了一屋子臭味儿，后半夜我恍惚着只当中了煤气。”

“要不怎么能熏蚊子呢，敞窗开户地睡也没人敢咬你。”

元豹换了这只腿，又翘起另一只，压在反弓状，抻开大箭。

“别撕喽。”无凤含一大口水，涮嘴，呼地成扇面喷出。“彩虹彩虹。”指着喊。

“缺心眼儿。”唐元豹撂下腿，白他妹一眼，运气走下台阶，搬起两盆仙人掌，撕开花盆上原来系着尼龙拉扣，一腿一个绑小腿肚子上，按好拉扣，拉着胯，撇着腿，一步一个脚印地向老枣树走去。

“缺心眼儿——你！”无凤站在台阶上嚷，“狗撒尿似的。”

唐元豹来到枣树前，骑马蹲裆站稳，全神贯注憋红脸，两拳握于腰间，一拳一拳向枣树树干打去。每打一拳都要连忙扶下晃动的枣树，那架式就象生怕把会枣树打倒似的。打三拳踢一脚，那带着花盆志脚时的平衡技术堪与专做杆上运动

的杂技演员媲美。

“我说无貌，你干嘛老跟它过不去？见天一顿毒打。”邻居李大妈从大枣树下的小厨房里钻出来，顷刻间便被纷纷路下的枝叶挂了一头一脸，扑浇着，质问：“打你黑上它，它就没结过枣儿，净招腻虫了。

无豹心无旁羁，目不斜视，似无所闻，仍三拳一脚地又打又踢。

“我说大兄弟，咱是不是妥协一下，您上我们这房可以，公子就别打我们这树了。”

房上嘿嘿一阵怪笑，无豹他爸，一个秃头光膀子的精壮老头子正大壁虎似地四肢摊开倒贴在李大妈家带廊子的大屋檐上，比那壁虎还从容。

“你们爷俩一个折腾就够了。”李大妈仰脖恳求。

老头子打房上跳下来，落到地上还轻盈地弹了几下，嘿嘿笑着：

“老嫂子，练拳强身，是为了保护乡里。您还瞧不出我们这孩子，志气大着呢。”

“大兄弟，您这话都是民国的话，眼下早不兴了。现在讲的是文明礼貌，客客气气，先富起来。您练这膀子肉没用了。我不懂？我们老爷子前清时候也办过团练，也壮志未酬，也没见过这么自个跟自个过不去的。是不是唐大妈？”李大妈转脸问无豹他妈。

“这道理头八百年前我就跟这爷儿俩掰扯过了。”唐大妈颠着小脚，拍着两手走过来。”全白搭，有一个听的没有？”

这时，院外胡同由远及近传来人群的喧哗声和纷乱的脚

步声，很多人吵吵嚷嚷地走来。李大妈的儿子，黑子，一个同唐元豹年龄相仿的小伙子上气不接不气地出现在院门口，结结巴巴地冲唐元豹说：

“豹、豹子，胡同里来了一大帮人打听你，来者不善呀！”

“怎么回事？”唐元豹收了势，叉着腰拉胯定到黑子跟前。“出去看看。”

“慢”，唐大妈拦住儿子。”“你先别出头。”

人声鼎沸着已经来到唐家院门口，唐大妈打开院门，横在院门口。只见刘顺明一头大汗地走在人群前边，指着唐家院门对后边的人说：

“就是这院，我眼瞅着那小子进了这院。这不是，三轮车还锁在院外。”刘顺明发现院外墙根儿停着的二轮车，上下察看着，手拍着胜利地叫起来。

“没错，是这辆车。”白度对赵航宇说。人跑不了，准在这院里。”

赵航宇打量着这破旧的小院门，完全对唐大妈视而不见，从后脖领子抽出一把纸扇，刷地抖开，扇了起来，一指小院：

“去，进去几个人把他叫出来。”

几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要往院里进，被唐大妈伸手拦住：

“慢，有什么话跟我老婆子说。”

“哪儿又钻出这么个老太太？”赵航宇对白度说，叫她闪开，别影响我们执行公务。”

“大妈。”白度走上前和蔼地说。“我们不是找你，是找个小伙子。”

“别跟我口蜜腹剑！找谁？干嘛？先说清楚，要么别想从

我这儿过去。你们刀光剑影杀气腾腾的敢是抄家的？”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您老定睛仔细看，那闪光的都是眼镜片。”

“不要跟她罗嗦，耽误时间，我要的是那个小伙子。”

赵航宇挥手叫他手下的人上，唐大妈使劲抓住门框，小伙子们使劲掰她的手。

“疼死我了，杀人了。”唐大妈仰天喊。

“住手！”随着一声吼，唐元豹出现在门口，赵航宇手下的纷纷退下。刘顺明咬着赵航宇的耳朵说：“就是他。”

赵航宇问：“你就是昨晚在北京站蹬三轮的人？”

“是又怎样？”唐元豹认出刘顺明和白度。“好汉作事好汉当！你们让开，让我先活动开了。”

唐元豹健步下了院门台阶，在胡同里的人堆中走开场子。

李大妈见状对黑子说：“快去叫人。”

黑子答应一声，趁人不注意，溜出院门贴墙根儿慢慢走了几步，撒丫子跑起来。

这边，唐元豹已经把场子趟开了，而且越走越大，越走越圆，赵航宇全白度一干人已经被他顶得贴墙站了一排。

无貌他爸也雄纠纠地出现在院门口，冲儿子喊：“舞起来，给他们舞出个花儿瞧瞧，让他们不战自退。”

无豹闻声挥舞起长臂，车轮般地抡起来，步子也加快了，渐次人影模糊了，只看见一团尘土打着旋儿地滚动。

无凤端出一盆洗脸水，老头子接过去，吼了一声：“看这个！”

兜头朝元貌泼去。一股银浪化作万点晶莹纷纷扬杨反弹

出来，整整齐齐洒出一个圆圈，那叫均匀，围着的人不多不少每人都沾了一头雨露。

现看元豹，稳稳地站在圆心，周身上下没有一点水星儿，干干净净。

“好！”围观的人齐声喝了个采。

“这盆水那叫管用。”赵航宇笑咪咪的，鼓着掌领头走上去与元豹握手双手抓住元豹的手使劲摇。“果然名不虚传，让我们大开眼界，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这是怎么说的？”唐元豹被排着队上来依次和他握手的眼镜们弄糊涂了。“你们不是来打架的？”

“是为打架的事来的，”一个眼镜说，“但不是我们和打你。”

“你打的很出色。”赵航宇说。“我们很满意，你被选中了。”

“什么选中了？”元豹不解地问。

“什么选中了他还不知道呢。”赵航宇等广看着他哈哈笑。

“很大的荣誉，”一个眼镜说，“你应该感到高兴”

“我问你，”赵航宇笑着，循循善诱地说。要是有个人被人欺负了，你看在眼里管不管？”

“我管着么？”唐元豹说。我又不是警察？”

“要是这个人是你的亲人呢？”赵航宇继续微笑着，“你的亲人、好朋友被人打了？”

：那也得看为什么打，要打的有理呢？没有找事和人起腻，那挨打还不活该？”

“没想到你还是个很有是非观念的人。”赵航宇笑得有点不是模样儿了，但还笑着。“不论谁挨打，只要不是你，你就

不管？”

“不管，这事找政府找派出所去我算老几？管得过来么？”元豹嘿嘿地冲四周的广傻乐。“打小我爸就叫我少管闲事。”

赵航宇严肃起来：“要是被人欺负的是咱国家呢？”

唐元豹瞪大眼睛：“咱国家叫谁欺负了？没听说呀？光听说在南朝鲜奥运会叫人打趴了。”

“你们这么跟说，他永远不明白。”白度看不下去了，说：“不如干脆说。是这么回事……噢，对了，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你叫什么？”

“唐元豹，元帅的元，豹子的豹。”

“是这么回事，唐元豹同志。我们是全国人民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团的，就是羞中赛委秘书处。”

“甭管是什么了吧。”

“对对，甭管了，就说我们为什么找你吧。刚才我们领导已经跟你说了，咱们国家不久前让人欺负了。你没听说么？就是今天春天的事，一个洋人在札晃把咱们的人打了。”

“惨么？”

“噢，惨极了，惨不忍睹。”

“看着能把你气死。”刘顺明插话说：“我们都哭了，恨不能当场冲上去磕死一个算一个。”

“那怎么没冲？”唐元豹问。

“那不是在札晃么，”刘顺明说。“够不着。”

“这么大事怎么咱全没听说”唐元豹转身问周围的街坊。匣子里也不广播？”

“没敢张扬，”刘顺明说，“这是丢人的事。”后来呢？

“后来我们这帮人不干啊。咱中国人凭什么就得洋人欺负，为什么咱就不能欺负欺负他们？”

“我们知发组织起来。决定教训教训洋人。”白度手往身后一划。“都是民族自尊心特别强的同志。”

“我们准备把这个洋人引进来。”赵航宇说，“给他一顿饱打。于是乎，我们就找着了你。早就听说大梦拳了得。我们合计，要搬倒这洋人还非大梦拳不可。”

“你可万不推辞。”刘顺明垂泪给唐元豹跪下，后面忽拉拉跪倒一片肃穆的群众。“咱华人这百十年就没舒过心，这回不能再栽了。中国眼下就瞧您了，您要不答应，我们全体磕死在你面前。”

“快起快起。”元豹一个箭步搀起刘顺明，后面跪着的人也一块掸扶起来。元豹对大伙儿说：大家的心意我明白了，别跪，我受不了这个。我唐元豹也是炎黄子孙，大伙儿别扭，我唐元豹也痛快不了。事儿我是听明白了掰个别洋腿也不算什么。问题是跟政府那儿备过案没有？咱不能乌合之众，凡事要有组织，别我把洋人打坏了政府跟我不干。”

“这你放心。”赵航宇说，“你敞开练，只管往死打，出了人命我手下有的是人替你去蹲这大牢。”

“爸，你说呢？”元豹掉头冲他爸。“这事我答应不答应？”

“还犹豫什么，孩子？你不早憋着要大干番大事业—— 有老年组我冲了。”

“唉哟，老英雄。”赵航宇率众抢上前，拱手作揖。“恕我们有眼无珠，半天没瞧见您。”

接着，众从看着元豹他爸全愣了，还是刘顺明先醒过味

儿来。

“您不是庚子年被洋人砍了么?”

“怎么说话呢?”

元豹先不干了。“刚才说好好的,这会儿妨起我爸来了。”

“我要瞎说我是茄子。”刘顺明摸出那张义和团壮士赴刑场的照片,指着上面的黑胖子直着眼睛看着元豹和他爸。“一模一样——敢情您死里逃生?”

元豹看看照片,再看看他爸,也傻了:“您这么些年倒没大变。”

老壮士嘿嘿笑着,接过那张照片抚摸着,百感交集,对赵航宇:“这么说,又闹义和团了。”“又闹了,又闹了。”众人含着泪花儿幸福地笑。

“要我说,既然老壮士健在,那大梦拳谱是不是也该物归原主了?”白度轻轻地赵航宇说。

“该!该!”赵航宇抹抹泪,招呼手下人。“拳谱还给老英雄。”

元豹他蓬拌着那迭马粪纸老泪纵横,扬脖打着喊。

“元豹,过来,你要不把这洋人给我撒了,你就不是我儿子。”

“爹,您就擎好吧。”唐元豹情慨激昂地说?”连佻当年的仇我一块给您报喽。”

“上酒上酒。”赵航宇回头冲后喊。“给壮士上酒。”

一个眼镜抱着早预备下的酒坛子和海碗,挨个分发,斟上白亮亮的酒。

赵航宇端着酒碗对唐家父子说:“这酒咱是不是得喝?”

“得喝。”老英雄端起一碗酒豪气地说。“不光喝，还得干！”

众人高擎起酒，一饮而尽，一片龇牙咧嘴。元豹红头涨脑地对白度唠叨；

“不瞒您说，数我爸最了解我，我早就不安于这板车营生了，早就想干点惊天动地的事业！”

“这顺你肯定惊天动地，”白度面不改色地甩甩喝干的空酒碗，“我保证。”

“壮士在哪儿？壮士在哪儿？”随着一连声地呼叫一个绷带包着头吊着胳膊足有两米高的巨人挤进了人圈，单手一把将元豹揽进怀里，泪如雨下。“你可一定为我报仇呵！”

“这就是札晃大宗被打残的我国选手。”赵航宇平淡地说。“瞧瞧给你的，全身上下没一块好肉。”

“我的天！”众人一片感叹。

这时，人群外传来一迭声喝叫：

“敌人在哪儿？敌人在哪儿？”

只见黑子领着一帮扎板带穿灯笼裤的胡同串子舞刀弄棍一路杂耍般地使着各种拳脚奔来。

“别拉着我，别拉着我，你们谁都别拉着我。”黑子喊着，舍命头境进一个眼镜的怀中。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刘顺明英勇地大张双臂冲上去母鸡护雏似地把领导们护在身后。被人一个扫堂腿一屁股坐在地上。

“无礼！”元豹爹一声喝。“大人们在这里商议国家，小子们休得喧哗。”对赵航宇，“赵主任不必畏惧。”

“哪里哪里。”赵航宇看着黑子等人，强笑着对元豹爹。

“贵胡同真是藏龙卧龙。”

第四章

“008来电。”在一个大餐馆里赵航宇、白度一伙人正坐在拼起来的长桌周围吃喝。女秘书捧着只文件夹子面无表情地对着赵航宇念一份刚收到电报。“大胖子已经中计，欣然答应来华，近日内即将启程。”

“回电。”赵航宇嚼着一块没太烧熟肉，皱着眉头，推推眼镜。“‘拖鞋行动’暂缓执行，稳住大胖子，能稳多久稳多久，理由自撰，国内方面尚需一段时间准备。”

“008真是不懂事。”女秘书走后，坐在一边又吃又喝的孙国仁说。对完全没明白咱们的用意，谁要他那么卖力气？我看往后这种实心眼根本不能用。”

“就是，”同样也在忙不迭吃的刘顺明说，“早早把大胖子发过来，三下五除二打完咱们干嘛去？起码也得等咱们的投资全收回来。”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赵航宇说，“我主要是从唐元豹的形象考虑。他这是要代表咱们民族，不能光打赢就完了，要全面从气质上胜过对方，往那儿一站就有光采，就令人萧然起敬，就有国手风范。唐元豹目前这种样子是拿不出手的。要抽时间对他集训，提高素养。同志们呐，我们要慎重，我们不单是要打败一个洋人，真正目的是要树立起一个民族的万世楷模。千万别轻看我们的工作，我们目前做的是要彪炳青史的千秋大业—— 想起来我就害怕。”

“还是赵老看得远，咱们怎么就没想到呢？” 席间众人相视感叹，刘顺明诚恳地说。“赵老，您还得多导我们几句，要不我们几个糊涂着呢。”

赵航宇摆摆手：“我也是瞎说，你们几个刚才说的也有道理，钱还是要挣的，要挣得巧妙、光明磊落，让旁人说不出什么来。挣钱和培训元豹二者可以结合起来干，要注意宣传，宣传得法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我们发现大梦拳传人的消息向各宣传单位通报了没有？” 赵航宇问白度。

“通报了。”白度说，“今天晚报和晚间新闻即可见消息。”

“很好，要趁热打铁。” 赵航宇兵起一条硕大的鱼连头带尾塞进嘴里，吞下肉吐出刺。“我刚才讲的都是些原则，具体的事情还要靠你们去办，点子还要你们出，不要怕捅漏子。可以给元豹多请一些老师，怪一点也没关系，博采众长嘛，只要对他有补益。”

“我看这事还非得赵老亲自挂帅，改造人您拿人呵。” 刘顺明心悦诚服地望着赵航宇。“跟着您我们心里有底。”

“我不同意赵老什么都介入。” 孙国仁怒冲冲地对刘顺明说，“您还嫌赵老肩上的担子不够重？你看看赵老这些日子瘦成什么样儿了？为这件事赵老的心都快操碎了。我们当下人的不说为领导分忧，还给领导加码么？”

“我是要累着领导么？我说的是意思也是让赵老动动嘴，跑腿的事我去。

“对，你是为领导好，可我是对赵老真有意思。” 孙国仁转向赵航宇，“我这人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说好听的。我真是瞧不惯您，你太不象话了！当着您我也敢说，您工作

起来怎么就不知道休息？”

赵航宇呵呵笑：“你们不要争了，这意见我接受。我看这样吧，对唐元豹的工作我就不插手了，还是由白度负责，全抓起来。怎么样，白度，没什么困难吧？”

“可以。”一直不作声坐着斯文地吃喝的白度微笑地说。

“你组织一个班子，唐元豹承包给你，到时候交人。班子人选你自己定，要谁说话。”

“我还是要小孙和小刘吧。”白度看着那二位说。

“真有眼务。”赵航宇笑着说。“我这儿最精干的人都叫你搜罗去了。”

“我倒不是图别的。”白度看着孙、刘笑说，“我只是希望有个愉快的工作气氛。”

“不是白老师，您既然用我们哥俩儿，我们哥俩儿可对你有要求。”刘顺明说。“您就照死了用我们，千万别拿我们当人，您要跟我们客气，我们可跟您翻脸。”

“悠着点，顺子，日子长着呢，循序而进。”白度笑着说。“您一口气说光了。往后我听什么？”

“那就这样，以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赵航宇说。“哥儿姐儿几个就标着膀子干吧。”

“我们怎么跟您联系？”白度问。您这一阵儿打算上哪儿办公？”

“甭问了，赵老习惯飘着，”刘顺明说，“我全知道。以后需要赵老了。我去大街上喊去，准在。”

“不不，我不打算再飘着了，咱不是有条件了吗，从今往后，总产就设在这饭馆了，我24小时都坐在这儿，有事你们

就上这儿来找我。”

“要不还得说咱赵老，会选地方。”

“服务员！”赵航宇拍着手叫服务员，指着一桌狼籍的饭菜。“照原样儿再来一份。”笑盈盈地对大家。“今儿我高兴。”

“瞧一瞧，看一看呵，大千世界。”

人车咱流的大街人，站在各路口红绿灯下的报贩子们此伏彼起地吆喝。

“看大梦神功重见天日。”

“看坛子胡子新出土宝贝。”

“义和团壮士死里逃生，大梦拳传谱失而复得！”

“看天下奇闻，无头人原系大刀王五战友，小板爷及是天下头号拳手。”

过往行人纷纷驻足停车，争相购买，一时街上人头汹涌，交通为之堵塞。

唐家小院里，元豹无凤和他妈及人邻居端着浇头各异的大碗凉面边踢里吐噜地歪着脖儿吃边喜形于色地看着一台支在院里的十四寸黑白电视机。

电视里，杜宪和薛飞正你一言我一语地和全国人民聊着。

杜：“本台最新消息，今晨在北京坛子胡同‘全总’总部工作人员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找到一名目前我国仅存的义和团壮士，老人年已百二、三十，但看上去十分硬朗，也就五、六十岁。”

镜头出现人人簇拥的唐老先生，正是大家一同饮酒的场

面。

“瞧我爸，瞧我爸。”元凤龇着满嘴芽汗津津地冲众人自豪地嚷。

“杜：“老人牙齿一颗未掉，肉也吃得，酒也喝得。”

众人观看，黑子伸着脖儿直着眼睛砸着嘴赞叹：“这回唐大爷后半生有靠了。怎么也得享受离休待遇了，板板的四九年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

薛：“与老人同时发现的还有他的儿子唐元豹。”

镜头出现雄纠纠的唐元豹。

全院人炸了窝似地欢呼。黑子使劲拍唐元豹的后背，元豹岔了气，面条差点没从鼻子里出来，和气地笑：“看电视，看电视。”

薛：“唐元豹人倒没什么鹇，摊重的是他继承了我国武术宝库中的一门久已失传的手艺，他被认为是我国目前除其父外唯一会使大梦拳的人，这套拳过去只在有关典籍中有所记载。”

镜头出现正在比比划划走着场子的唐元豹，一盆水泼土，元豹纹丝未湿，众人成了落汤鸡。

杜：“据有关专家认为，这次在坛子胡同的发现，对近代史和义和国才运动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镜头出现一个带眼镜的学者，一边推着眼镜一边说：“过去，我们只发现过一些太监，义和团壮士这还是头一遭。这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近代史研究上只能凭典籍野史和传统的局面。”

一个秃头胖子摩拳擦掌地出现在画面里：“我们博物馆的

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很兴奋。坛子胡同的发现意味着近代史陈列字除了丰富的实物和较片还将第一次、破天荒地增添一口活物……”

一个老得眼睛都睁不开的干瘪老头瘫坐在沙发上，尖声尖气地冲镜头说：

“素有活化石之称的熊猫在唐老先生面前也将相形见绌，这是继马王堆女尸发现后我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

眼睛盯着电视都看傻了的唐老头热泪盈眶，喃喃自语：“这么高的评价我怎么消受得起？没想到我唐某人荒了大半个世纪又对国家有用了。”

香烟缭绕的唐家堂屋，《大梦拳谱》罩着座钟罩子端端正正放在中堂条案上，四周摆着堆满馒头、苹果、香蕉的供碗，几束香高高插着，关公和毛主席画像并排悬挂，慈祥地望着天下。

唐老头领着独生女街坊恭恭敬敬地向上行着全套大礼。先是合掌再是抱拳，然后是打千鞠躬，最后是跪叩，由单腿及至五体投地。

唐老头对老伴：“它们的卫生我就交给你了，从今往后这儿就别摆其它东西了，勤归置着点，别让它们招灰。”

胡同里响起一阵阵汽车喇叭声和刹车声，一辆接一辆的汽车停在唐家院门口。

白度一干人出现在唐家屋门口，不同身份的穿着各种制服的人不断往里涌。

白度冷冷地对唐元豹说：“上车吧。”

曾在电视里出现过秃头胖子一手拎着只放大镜一手指唐

老头儿："还有你！"

唐家父子紧紧拥抱，互相凝视着：异口同声地说："让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吧。"

人们上前把他们俩拉扯开，带走。

元豹妈和元凤哭着追着喊："让我给他们带上几件衣裳。"

"坚强些，妈妈！"

一辆辆推土机、吊车、翻斗卡车隆隆驶进坛子胡同，扛着铁锹、镐头的挖土工人排成除浩浩荡荡跟在车辆、机械旁边步行。

头戴塑料头盔的指挥员嘴里吹着哨子，引导着大型车辆前进。更高级的指挥员站在敞篷吉普上，几颗头凑在一起，打着手电研究着一张摊开的图纸，伸手指点着胡同和唐家院子，对正站在吉普车下仰头看着他们的部下发布命令。

一些人扛着工具向四处跑去，在各个路口竖起禁止入内的木牌。

卡车后板打开，卸下蛇形铁丝网。

架在房上的第一盏探照灯亮了，随即第二盏，第三盏相继亮了，从不同方向射出强烈的光束，把坛子胡同照得白昼一般。

这时。一队摩托车横冲直撞地开进胡同，车上坐着一些全副武装的穿黑制服的人。他们端着刺刀枪从车上跳下来，极熟练地散开，抢占了所有重要路口和制高点。

一辆专为残疾人生产的机动三轮车"突突"地跟在摩托车队后面开进来。同样穿着笔挺的黑制服，头戴大盖帽，脚蹬长统靴，神气得象个党卫军的刘顺明从挎斗里站起来，拿

例不个导体喇哄，打开开关。试了试声，双拥护在胡同墙根儿下看热闹的群众宣布：

“我是保安队少校刘顺明,坛子胡同从现在起处于我的管辖之下。”

“对不起，少校同志。”考古工程总指挥领着他的指挥成员，走到刘顺明车前。“这儿的最高领导应该是我，我是坛子胡同工程总指挥。”

“好吧，总指挥同志，”刘顺明轻巧地说，“就让我们对坛子胡同实行双重领导。”胡同入口传来密集的汽车喇叭声和越来越大的人群喧哗。

形形色色的男女挥舞着手里的各种证件和站岗的黑狗子们激烈争吵。

“我是中央良种站的，我有要事要见唐元豹。”

“我是广告公司的……”

“谁也不能进。”刘顺明分开卫兵，手按着枪套威严地说。“我奉命粉碎一切企图接近唐家的努力。所有想见唐氏父子的人不管目的何在，都必须到‘全总’申请，按‘全总’的规定付费后方可安徘。”

“你们不能垄断唐元豹，他是全民族共同的财富。”

“有饭大家吃！”

人们群情激愤。

“退后！”刘顺明掏出手枪。他的部下也同时举起枪，瞄准近在咫尺的人群。

“你们真逼着我犯错误。”刘顺明叹道，“——开枪！”

首先从他的枪里，随即从所有枪里射出一排水花儿。

第五章

“知道为什么叫你到这儿吗？”

“知道，是要了解我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表现。”

在一间空荡荡的镶着隔音板的大房间里，秃头胖子坐在写字台后面，脸藏在后台灯罩后的阴影里。如灯的光束打在唐头儿的脸上，他双手放在膝上，恭恭敬敬坐在一张姑娘地上的没有靠背的凳子上。

“你的姓名？”

“唐国涛。”

“年龄？”

“一百一十一岁。”

“捕前居住哪里？”

“坛子胡同 35 号。”

“何时入伍？”“一八九九年三月。”

“历任何职务？”

“小队长、把总、二师兄、大师兄、一绝法师。”

“曾受过何种奖励何种处罚？”

“一九〇〇年被判处死刑。”

“有鸡眼么？”“没胡。”

医院雪白的诊室内，唐元豹仅穿着一条游裤坐在诊桌旁回答一个女大夫的询问。妇大夫边问边记。

“有狐臭么？”

“没有。”

“有痔疮么？”

“没有。”

“你怎么什么都没有？”

“您可以闻闻，看看？”

“不相信你。你大概也不尿炕了？”

“尿过、改了。”

“站到那边秤上去。”女大夫指了指房间一端一台笨重的货秤。

看秤的护士认真地拨着准盘屋，直起腰对女大夫宣布：“八十公斤高高的。”

“现在脱下裤衩到帘子后面去。”妇大夫放下笔，搓着手站起来。

“干什么？”元豹紧张地问。

“看看你的发育情况。”女大夫面无表情地说。

“听说。”站在一边的白度温和地说。“这位大夫已经闭经了。”

“可我从没给人看过。”元豹羞答答地跟着女大夫进了帘子。

片刻，女大夫出来，到水池子洗手，对接替她记录的女护士说：

“发育情况，中。”

“八十八年前的那天夜里，就是八国联军进城的那天夜里，你在哪里？”

“我在家里。”唐老头儿在台灯的照射下显得十分镇定。

“为什么不去战斗?大刀王五在战斗，老舍的父亲也在战斗。”

“我有更重要的任务。”

“什么任务?”“我赶着回家，先把我爹妈、媳妇、孩子一一勒死。那天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刚把一家老小处理完，突然，只听得有人敲门，嘴里轻声地喊:‘师娘，师娘，你快开门’。我把门这么一打开，只见进来一个人，左手抱着一个婴儿，右手举着盏红灯……”

“是谁?”“就是我老伴，我现在的老伴——当时她是‘红灯照’。”

“那怀里的孩子?”

“就是霍元甲。”

“天呐，我怎么从没听说过还有这么一段!”

“我老伴一见我，就扑通跪下，嘴里喊着:‘师父，师父，我师娘，师姐全歹了。’我说:‘是，都是我勒死的’。我老伴哭着说:‘那从今后，我就您的亲人，这孩子……’我打断她“‘这孩子哪儿抱来的还送回哪儿去’。”

“后来呢?”胖子抹抹泪。

“后来，枪声大作，日本人冲进来了，嘴里喊着八格牙路，用枪指着我，问我‘什么的干括?’说时迟，那时快，日本人冲进来的时候我已经钻了被窝，我老伴跪的方向也变了，冲着日本人磕头:“太君，他是磨豆腐的，大大的良民。’日本人就嘿嘿地笑用，用刺刀捅她身子‘花姑娘’地叫。于是乎，我掀被而起，大孔一声:‘住手!我就是你们要抓的义和团干

部，和老百姓没关系！’”

“唐老，这您可有点演义了。”胖子皱着眉头说。“据我所知，义和团基层始终都没建党。”

“年轻人，这你就不懂啦，早在一百年前，我们已经前仆后继了。”

唐元豹被孙国仁抓着一只胳膊挟持着快步在长长的走廊里走。

孙国仁把他带进一间诊室，几个穿白大褂的大汉上来把他按坐坐在一张椅子里，五花大绑一般将各种仪器的吸盘、夹子固定在唐元豹的四肢与躯干一，一台 X 光机被推上前，瞄准唐元豹。

“我们开始调试—— 通电。”主管大夫说。

坐在椅子上的元豹遭电击一通乱扭。

“疼！”他大喊。

一个大夫将一块伤湿止疼膏贴在他嘴上，他立刻没声了。

所有仪器上的指示灯亮了，示波器上出现绿幽幽的萤光，紊乱地波动。仪器发出各种怪响。

“现在开始测试，各控制台告数据。”

“心一个。”

“肝一个。”

“肚一个。”

“贤一个。”

“停—— 肾怎么是一个？”

操纵员仪器后在探出头问元豹：“你那个腰子呢？”

孙国仁猛地撕下元豹嘴上的膏药，元豹嘴通红地问；“不

能一个么?"

“不能,”操纵员说,“都是两个,好好想想哪儿去了。”

“想不起来,我小时候老丢东西。”

“看看这腰子尺寸。”主管大夫说。

操纵员又埋头后面,俄顷,报告:“有菠萝大小。”

“这不结了,一个顶俩。”主管大夫对众人说,“继续。”

“肺八百来米。”

“脂肪能插住筷子。”

自动记录仪“嗒嗒”记录着,把所有数据打在一条长长的纸带上。

主管大夫和白度手捧着纸带一段段看着。

“基本完好。”主管大夫对白度说,“如果不作解剖标本的话。”

“松绑。”白度对大汉们说。又对从椅子上站起来,活动着麻了手腕子的元豹说:“请到这边来。”

唐元豹被魁梧的孙国仁抓着胳膊在长长的走廊里快步地走。

另一间雪白的诊室里,一排大夫抬起眼看被孙国仁跟跄捺坐在椅子上的元豹。

一个戴黑镜的中年大夫手里握着厚厚一叠卡片在桌上轻轻敲着,和气地说:

“下面我们做一次小小测验,请不要紧张,就象小时候你父母对提高一样,回答不上也没关系,相信你能回答的很好,

都不是想很难的问题，千万别紧张。”

“请吧，”唐元豹诚恳地说。“我尽量满足各位。”

“谢谢。”大夫说，“下面开始，请看我手中的卡片，这上面画着一只猴子和一个人，我的第一问题是，你能否有一句话说明人和猴子最根本的区别—— 请你回答 !”

“猴子全身有毛，人只在几处有毛。”

“回答正确，得分。”唐元豹嘿嘿地笑，美滋滋地瞅着一另一个大夫手里的记分牌，看到白度，立刻不笑了，严肃地坐好。

“下面我问第二个问题，还是这张卡片，这只猴子和这个人，是猴子的脸皮厚呢还是人脸皮厚抑或是一样厚—— 清你回答 !”

“人脸皮厚。”

“回答错误—— 扣分 !”

“没错。”元豹看到刚得的分被扣光，有点急。“是人脸皮厚么。猴子的脸老是红的，而人几乎不红，明显厚于猴子。”

“你错了，应该说猴子的屁股老是红的，而人的屁股几乎不红，—— 晒了不红，当然问题不在这儿，我问的脸而不是屁股。这一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猴子脸皮厚—— 因为人没脸。”

“那你冲着我的是什么 ?”“面，面部。”大夫沉着地说。“这是一道思辨题，你没有正确理解题意。”

“你接着问吧。”

“第三问 :“就你看来，这只猴子和这个人夜上传统观念更强些？为什么 ?”

“猴子，因为猴子一直没怎么变，而人总是在不停地变。”

“回答正确。得分。下面我问第四个问题。在你看来，这只猴子和这个人谁更快乐？为什么？”

“一样快乐，因为猴子不学习人学习，学习不学习都有无穷的乐趣。”

“回答错误，扣分！不学习怎么会快乐？人不学习要落后，连这句话都没听说过么？”

“可猴子不学习也不落后。”

“你还认为它们不够落后吗？”

“它们谁也不学习。”

“你向谁看齐？谁是你心中的榜样？是非颠倒，人妖不分……没词儿了吧，说理你可说不过我，因为我比你爱学习。下面我换一种方式提问，还是这张卡片，还是四个问题，当我提问时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要立即回答，不许思考。第一，这猴子在这人面前是不是有自卑感？”

“是！”

“得分！二，这人要弄死这猴子是不是一定能成功？”

“不是。”

“扣分。”

“当然不是，这人一没组织二没枪，一对一。猴子弄死他还差不多。”

“第三问，既然猴子和人有血缘关系，你是人，那你和卡片上这只猴也有血缘关系了？换句话说，你们是亲戚，但若把这只猴子交给你赡养，你仍会把虐待它。”

“是！”

“扣分！现在我们来看看你的得分情况。” 大夫回头看记分牌。“很遗憾，你一分未得。”

“我想问问你们根据什么标准打分？”

“印象。”大夫说时我们全凭印象打分。你认为不公平吗？”

“不不，我认为再公平也没有了，要不凭印象那才怪呢。”

“这样吧。”大夫和其他人咬了阵耳朵，对元豹说。“我们再加一道题以决雌雄。还是这张卡片，这只猴子和这个人……”

“你是否能把你手里的其它卡亮出来考考我—— 那么厚厚一打。”

“否！在人生的问题上，你只要回答好一张就不错了——那些卡睡是为别人预备的。还是这张卡片，这只猴子和这个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么互相凝视心里在想什么？”

唐元豹和大夫互相凝视着。

“它们共同在想，可别变成它那样。”

“你得出什么结论了？” 白度问大夫。

大夫看看白度，又看看元豹。

“很遗憾，我还是不能给他得分，当然，也不必扣分——我还得琢磨琢磨他这句回答。”

“那就谈谈印象，你不必急于给我一个科学的答复。” 白度说。

“印象？”大夫人往椅背一靠凝视着元豹。“智商不高迷反毋庸置疑的。大忠似奸，寿命很长，结两次婚，绝后，有小财犯小人关键时刻有贵人相助。这样吧，我送他两句诗，这样也许能把我的意思说明白些。‘春负得意杨缠柳，路上行人

欲断鬼’—— 没看他手相前，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书上可不是这么说的,让我们把书翻到四十四页倒数第四行。”

审讯室里，秃头胖子声音琅琅地念着书：

“是夜，全城火光冲天，枪声炽盛，洋兵如虎入关群，四处烧杀，兵勇拳民作鸟兽散。一绝法师等辈在啥德门陷入法兵之手，虽作努力嘶打状，终不敌被缚，卯时三麋，被法人斩于菜市口，同时赴死的还有义和拳匪的其他领导人大刀王五小刀赵六等百余人……”

胖子抬起头对戴着老花镜用手一个字一个字指着辩论的唐老头儿说：

“当然，尽信书不如无书，这本《青楼忆蛋》也不过是谈鬼说怪之作，但既是一家之说亦可姑妄存之。我们都有这种体会，谣言往往是事实的孪生姐妹。”

“这么说是我错了？”唐老头儿抬起脸，愣愣地说。“可我确实记得我被日本人抓进炮楼枪毙过一回。”

“你看过《小兵张嘎》对吗？”

“看过。”唐老头颌首。

“这就不奇怪了，前几天我们审问过胖翻译，连他都忘了当时他是站在日本以人身边还是日本人对面。”

“为什么我不能日本人毙一回再被法国人毙一回？反正我死里逃生已经定案。”

“没说不可以，问题是你赶得及吗，被日本人毙完再赶去

让法国人毙？”

“我认为是可以的，逻辑上也说得通。当我饮弹倒下后，闭上眼睛装死。日本人走后，我爬出万人坑，从地上站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怀着对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重新又开始战斗啦。”

胖子歪着头琢磨着唐老头儿的话：“听上去也没毛病。”

“我沿着东西大街一路向南杀去，哪里枪声激烈，我就出现在哪里，肠子流出来了，我把它塞回去；眼珠掉出来了，我把经吞下去。当时我什么都来不及想，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倒下，中国就完了！”

“后来呢。”

“后来我终于倒下了。只觉得眼前一阵阵冒金星，接着天旋地转，接着一片漆黑……。”

“你对在菜市口被斩还记得些什么？”

“我醒来就在那儿了，大家排着队等着砍头。什么也来不及说话就轮到我了。至于砍头怎么砍，那就象剁排骨差不多，一手按着一手操刀。”

“总不会一句话没有吧？当你和战友告别，当你面对刽子手，按理，总要讲几句。”

“好象，好象是说过世界革命万岁。”

“不能。”

“噢，想起来了，我和王王只是互相握了提手，用眼神儿互相勉励了一下。接着我转过身对刽子手斥道：‘我们中国，就要亡在你们这些人手里了！’”

“这看来是真话，刽子手是中国人？”

“不，法国人。”

“现在请举起你的左手，握掌……这只，这只是左手。好，让我们宣誓。”

“向谁宣誓？冲着谁？”

“向我，看着我。”白度和唐元豹各举着左拳面对面站着，互相以严地道望。

“我念一句，你念一句，服从组织，牲个人……。”

“我念一句，你念一句，服从组织，牲个人……。”

“从今后，除了组织我就没别的亲人了。”

“从今后，除了组织我就没别的亲人了。”

“头可断，血可流。”

“头可断，血可流。”

“上刀山，下油锅。”

“上刀山，下油锅。”

“眉头都不带皱一下的。”

“眉头都不带皱一下的。”

“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山月死。”

“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山月死。”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单方违约，赔偿对方一切损失。”

“……赔偿对方的一切损失。”

宣誓完毕，白度热烈地和元豹握手。“从今后，咱们就是同志了。”

元豹喜洋洋地咧着大嘴笑着："这么说还不够味儿。应该说从今后咱们就…就…不是人了—— 不是一般人了。"

"我非常想知道，你是怎么死而复生的？要知道，除了你，别人都没活过来。"

"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中国人民是杀不死的。"

"我倒听说过这句话：中国人民是杀不完的！"

第六章

"哐、哐、哐—— 滴嗒滴、滴嗒滴、滴嗒滴嗒滴……。"

一队女中学生打着鼓、吹着号迈着整齐的步伐出现在繁华的街上。

在她们队伍的后面，儿个精壮的扎羊肚手巾的农民围阒一架支在平板车上的大，捧穗飞扬地拼命擂，"呼呼呼。"

五花八门的民间艺人跑着岸船，舞着狮子踩高跷喜洋洋地铺天盖地而来。

民间艺人后面缓缓工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唐元豹背手站在上面，脑后插着一支大木牌牌，身旁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彪大汉，神态严峻。

路上的行人看到此番景象正在纳闷，忽见身边跳出儿个戴眼镜的书生振臂高喊：

"热烈祝贺中国头号男子汉的诞生！"

喊完拼命鼓掌，接着又喊：

"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有些人还掏出传单撒起来。

行人盲目地跟着眼镜们喊起口号，热烈地冲卡车上的元豹喜掌欢呼。“热烈祝贺中国头号男子汉的诞生！”

“我早说过，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热情。”

卡车驾驶室里，孙国仁沾沾自喜地对白度说。“现在你相信了吧？”“我还是不同意过早地抛出唐元豹。荣誉过早到来，不利于他的改造。”

你得替我想想，赵老下了死命令，利润指标一定要完成。”

“我懂，你也是不得不施法。”

卡车随着花红柳绿的秧歌队驶上另一条街，只见刘顺明正在前面路边跑前跑后地指挥着他手下的黑狗子调度坛子胡同的欢迎队伍。

坛子胡同的老少爷儿们姑娘媳妇都被轰出来，在大街上靠墙根儿一字排开，刘顺明手下的人正在挨个给他们发纸糊的小旗。

刘顺明手里拿个小旗站在队前对坛子胡同的居民做着示范。

“卡车一到跟前，你们就这么晃动小旗，大声欢呼，记住，要欢呼出朝鲜人那种激动万分、情不自禁的劲儿，有想哭的也别不好意思。”

“来了来了。”一个黑狗子奔过来嚷。

刘顺明猛一回头，猪八戒、秦香莲近在咫尺地冲他摇头晃脑。卡车驾驶室里白度、孙国仁的脸也请晰可见。

“乌啦——！”刘顺明被动地伸出双臂作陶醉状。

“乌啦——！”他手下的人纷纷伸出双臂。

男人们摘下帽子冲元豹摇晃着欢呼。妇女们手舞小旗挤成一堆有节奏地颠动着身子，嘴里发出“呵呵呵”的声音。

“乌啦——！”刘顺明再次前倾伸出双臂，微笑地闭上眼。

“我怎么记得早年间也这么上过一回街。”李大妈踩电门似地抖着一腮帮子肉悄没声地问旁边的元豹妈。“手里拿着小旗，冲人哆嗦。”

“四九年。”

“还早。”

“那就是三七年了。”

卡车驶上另一条街，街上的人都横眉立上地瞅着卡车上的唐元豹。一些妇女还咬牙切齿地朝地上吐痰，指着唐元豹骂：

“这样的坏人，不杀怎么得了。”

“这是怎么回事？”白度问孙国仁。“这儿汉咱们的同志么？”

“北京太大，安插不过来。同志们一条街一一条街地鼓动，已经疲于奔命了。”

“那就应该把路线规划好，只走大街。元豹同志会怎么想？”

元豹笑嘻嘻地不管人家是骂是笑一概报之以温存。

里外装裹得犹如大庙一般的“宝味堂’饭庄张灯结彩。

白度、孙国仁看见元豹瞅着满面油光的赵航宇犯愣，忙上前介绍。“这就是赵航宇赵主任，把你们爷儿俩发掘出来的就是他老人家呀。”

“噢,赵主任,赵主任可好?要没您还没有我们俩的今天。”

“好，好，好得不能再好了。”赵航宇执捏着元豹的手引到那排肥头大者的队前。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些都是‘宝味堂’的经理们，爱国者。别看是买卖人，全深晓大义，非常痛快地答应了赞助你的一日三餐，还保证喂好喂肥。”

“啊，壮士。”为首的胖经理握住元豹的手说，“我们兄弟儿个已经决定豁出去了，宁齿倾家荡产和你们一起要饭去也不能担个汉奸的罪名。既是躲不过这一劫，不如死里求生，只当又过回日本人。”

“好汉，我与你真是相见恨晚。”

“进去吧，各位，大热的天咱别老站在这儿说个没完。”孙国仁催促。

“走，里边说。”经理挥了把泪请众人入内。“好歹来吃我的也都是中国人，我也聊以自慰，没胖老外。”

穿着清朝太监服饰的服务员躬身为众人打帘。

众人迈过高门坎，进入阴森森的大殿，一路说笑着向那铺着鹅黄台布，摆满晶莹剔透餐具的大圆餐桌走去。

“这街游完了，布告贴出没有?”赵航宇走在后面小声问孙国仁。

“贴出去了，一游完就分头去贴了。您为吧，我这步骤都是配套成龙的。”

众人在大圆桌分头坐下，赵航宇打开叠成鹤式的餐巾塞脖领子里挂上，兴致勃勃地对元豹说：

“这儿的菜都是很有特色的，你要认真吃哟。”

“现在我来说两句。”白度站起来对大家说，“今天我们选中‘宝味堂’开吃是有目的的。一是庆祝。二呢，实际上也是同时就开始了对唐元豹的教育、改造。‘宝味堂’的菜有个特点，那就是寓教于吃。每道菜都渗透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吃罢令人沉思，不妨称之为‘文化菜’，在这里吃一次饭就相当于上了一堂生动活泼的中国文化集锦课。纵观世界历史，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通过吃世代相传地保存下来，我们还独此一家。这也是我们民族数千年绵延不绝，始终几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根本原。辫子可以剪掉，脚可以放开，大褂也可以换成西服，但不能不吃，于是就产生了民族凝聚力，于是我们就感到了身为炎黄子孙的自豪。我们的祖先为了使我们不忘本费了多少心机呵——下面开吃。”

穿着戏中丫不服饰的女服务员鱼贯将一道道美若盆景的菜肴端上来。

桌上的所有人顿时目光灼灼。

胖经理没精打采地站起来，为嘉宾们介绍着每道菜的名堂和讲究。

“这道菜是由三枚核桃仁和一只肉丸子烧成，名为‘三人行，必有我师’。肉丸子叫猩子头。”

“呀——”

“这道菜是由三十六种调料煨出的肚丝马铃薯，叫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咦——！”

“这道菜是砂锅炖蘑菇，叫做‘国中不可一日无君。’”

“咦——！”

“这道菜是一只小母鸡和一只大公鸡一只小公鸡一只公螃蟹熬的汤，叫做‘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哇——！”

“这道菜很简单、就是煮的嫩鸡蛋，蛋是公是母自然是无法，所以就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嘿——！”

“这道菜是熊掌和鱼一起放上锅蒸，熟后把熊掌拣出，只让鱼，叫‘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噢——！”

“这是一道炖肘棒，肉已全部脱骨剔除只制骨头，叫做‘软弱走遍天下，刚强寸步难行！”

“唉——！”

“这是一道清炸蝎子和蚯蚓，叫做‘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哟——！”

“这是一道烧鸽子，叫做‘枪打出头鸟。’”

“这是一道琼脂、可可和五个鸭子嘴做的甜羹，叫做‘穷寇勿追。’”

“这是不褪毛的马肉，意思很明白了，‘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这是一道烤全猪，厨师特意为猪作了整容，使其面部坚毅安详，寓意‘好死不如赖活着’。”

“……”

“感觉如何？”白度低声问元月。

“特别受教育。”一直在犯愣的元月回过神来，忙不迭地说。“这才是开始，你要学的——多了。”

“我睡在哪儿？”

元月饭后被白度领到了他的宿舍。那屋里空空荡荡，什么家具也没有，只有一个部队食堂常用的条凳。

“你就睡这条凳。”白度说。“从现在起你就必须对处自己严要求了。有什么问题吗？”

“不不，没有问题。”

“那就抓紧时间睡吧——晚安。”

“晚……安。”

元月送走白度，走过来反复打量着这条凳。设计半天，把自个踯着放上去。刚欲闭上眼睛放松一下，便掉了下来……

隔壁房间城，白度正和孙国仁研究工作。孙国仁对白度汇报说：

“有的科目落实了譬如说与名师作一夕谈。当然你点的将我都没约上，大家都太忙，而且只度女身不度男儿。我找的这位圣人也可以，也是火眼金睛一肚锦绣。最主要的是人家完全科学化管理了，装了一套投币系统，不管亲疏，投足硬币就开口说话不用托关系走后门，十分便当。”

“那话的质量如何？

“自然是也是字字珠玑，圣人么，嘴里还不都是象牙？求他的人可多了。我打听过，听过他‘侃’的人出来都长脾气。

人家说,这位圣人不但话说的质量高数量上也不让你吃亏,只要让他开了牙，小喷子似的，不到点就一句不停。人家过去全是八千人以上的大会才开牙,说四、五个小时跟玩儿似的。眼下就是给你们发点余热。闲着也是闲着，怕你们没头苍蝇似的找不着要走的道，解一庙里开个门诊部，指点迷津，治病救人。”

“好好，多亏他们闲着了。”白度说，否则咱们还真走投无路。”

“政治教育这科吧,我联系了很多地方。”孙国仁说,“都是美国回来的人在讲,不太合适。我四处打听,跑遍全城,咱不是要找一纯而又纯的么？眼下只有一个地方了，我已经跟他们联系过了，他们同意我们去参加他们的活动。不过行动要保密以去的时候要化装，对上暗号才能进去。暗号我已经搞来了。”

“好，这事我们马上就办。”白度问,“还有别的吗？”

“别的暂时还没有什么。别的都还顺利,就这两件事有点麻烦。”

“今儿就到这儿吧。”白度伸了个懒腰，打了个长长的呵欠。‘你也早点歇着吧，忙了一天够累的。”

“我睡不着呵。”孙国仁用电炉子煮了锅开水，沏了两杯茶说:“一想起我们干的事业就激动得睡不着觉。”

“是呵。”白度双手捧着茶杯说:“我也很激动。我是第一次觉得自己活得象个人。我们能投身到这场改造人的伟大洪流中真是幸福。”

两个人憧憬着，追想着，电炉了把两人的脸映得红彤彤

的。等革命成功咱们再好好睡。”

第七章

白度领着元月鬼鬼祟祟地大街上走。白度戴个大墨镜，元月戴顶鸭舌帽，帽舌拉的很低。

大街拐角的墙、电线杆子上，都贴关在小不一的印有元月照片的布告，布告落款孙国仁的签名处打着大红叉。

一群群闲人围着布告看，有人在大声念：

“唐元豹、男，身高一米七四，方脸，无明显痣记。体貌端健，爱好文学，有住房。离家时上身穿乳白褂子、下身穿咖啡色条线裤，脚蹬黑色人造革凉鞋，左手戴蓝手套。……”

元豹跟着白度拐进一条不胡同，白度突然撒腿跑起来，敏捷地钻进一家女厕所。元豹也跟着跑起来，到女厕所前一个急刹车。

元豹和白度换了行头，元豹戴上墨镜，白度戴上鸭舌帽，大摇大摆地走出胡同。

一辆公共汽车驶来，停下，白度蓦地冲过去挤了上去，元豹紧随其后挤上去。待公共汽车正要关门开走，白度又扒门跳下。元豹被央在了车门口苦苦哀求售票员，在全车人一致痛骂下，狼狈地跳下来。

一间门窗用毯子捂得严严实实的房间里，灯下坐着一群神色呆滞的男女。

有人敲门，一个大汉把门打开一条缝堵着门问：“找谁？”

“三哥让我带个话，说三嫂从乡下来了。”

“三哥身体好吗？”

“好，就是脸上长了点桃花癣。”

“进来吧。”大汉让开。

白度领着元豹兴奋地走进来，坐着的人中站起一个大背头戴眼镜穿大褂的瘦削男子和白度握手：

“一路上怎么样？”

“有个尾巴，被我们甩掉了。”白度摘下鸭舌帽，对男子介绍元豹。”刘先生，这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那个工友唐元豹。”

“欢迎你。”刘先生和元豹握手。“早就听说你的事迹了，一直想见你。”

白度一捅元豹：“我来时怎么教你的，都忘了？”

“我也早想来见您，我心里这盏灯呵，就差有人来给点了。”

“一样，”刘先生一指其他男女。

白度和元豹坐下，旁边的一个肥蠢的男人迟钝地伸出一只手，元豹连忙握了一下，笑笑，男人毫无反应。

“现在我们开会了。”刘先生摸了摸自己的头发说。“今天我要给工友们讲的是为什么要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

“为什么？”一个胖子瓮声瓮气地问。

“因为只有进行阶级斗争，我们颉才能过上好日子。这里有不愿意过好日子的吗？不耗过的请举手……没有，那好，为什么要搞阶级斗争睹鞎琢税？”

屋里的声音变喊喊喳喳，所有人说话都把声音蹩在嗓子眼里。

“过去我在太行山打游击时，当地老乡就管我们叫‘苦人儿’。”肥蠢的男人自言自语。

“所以嘛，我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最坚决。”一个憔悴的中年女子说。“没饭吃还可以讨，没了主义有吃也吃不香。”

“姐妹们心里都闷得很。”小姑娘望着分板，充满幻想地说。“为谁梳妆为谁愁。”

精神病院白色的大楼外面，神色憔悴的元豹跟着依旧庄敬延期蛋锥茸叱隼础。

“感觉如何？”白度边下台阶边问。

“好多了，头不那么晕了。”

“要多了解杜会。”白度自顾自地说。“三人行，必有你师。”

“是是，我发现了。”元豹捏搓着太阳穴说。“冒昧问一句，你是党员吗？”

白度蓦地停住，回头盯着元豹，爆发：“你才是党员呢。”

第八章

推土要开足马力向前冲去，“轰隆”一声，唐家小院的院墙坍塌了一段，碎砖堆了个斜坡，灰尘弥漫。

元豹妈冲到总指挥跟前喊：“那不是有门吗？拆墙干吗？”

“老太太。”总指挥耐心地解释说。“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方法。您见有哪个考古工程是由门进的？都得又挖又刨。

“没门你挖，有门你还挖个屁！”

“十分抱歉，我无权违反操作程序，工人们也更习惯这种工作方法。”

推土机彻底推倒了院墙，开进院，向房子冲去。“轰隆”一声房子也被撞开了个大日子，坍塌的墙壁掩埋了室内的家具会物。电线着了火，一条火舌在瓦砾堆里流窜，不时响起电器爆炸声，闪出团团火光。

“你们这是毁我呀！”老太太顿着脚哭叫。“日本人当年也没扒我的房。”

“刘司令，”总指挥板着脸招呼刘顺明，请把这老太太带离现场，她闹得我心情很不愉快。”

“我跟你们这些王八蛋拼了，不就是一死么。”

“走吧，老太太。”刘顺明对元豹妈说。“您怎么就不明戏呀？这叫‘做旧，这旧货比那新的还卖钱。”

“这道理我死活明白不过来。”

“想呵，新你能新过洋人么？咱中国在世界人眼里还有点份量不就是因为咱趁旧货。”

“走吗，妈。”无凤兵丰铺盖卷也过来劝她马。“我哥桩走时不是留下话了：坚强点！”

“家也抄了，人也没了，是死是活我不知道。我这—辈子白忙了。”老太太簌然泪下。

“又不是咱—家遭难，咱难，组织更难，共度难关吧。”

“带她们去去安置点。”刘顺明湿润着眼睛，对一个手下人挥挥手。

一队工人手拿铁锹、扫帚开进现场清理通道。前边铲，后

边扫。一队考古队员手拿刷子、放大镜紧随其后。他们在被夷为平地的唐家宅子的瓦砾堆里翻砖揿瓦，拣出各种瓶瓶罐罐，仔细地扫去上面的尘土油垢，用放大镜凑近端详着。

“说好了呵，”刘顺明对总指挥说。“老头子的遗物归你们，独生女的东西归我们。”

无凤搀着她妈，一步一回头地含泪离去。她们在胡同口遇见李大妈、黑子娘儿俩，他们也背着大小包袱满脸悲苦地往外走。

李大妈一见元豹妈就哭开了：“你们倒还算毁家擒王，我们招谁惹谁了？”

“你们这是奔哪儿？”元凤哽咽着问黑子。“安置点不出胡同呀。”

“逃荒去。”黑子悲愤地说。“我们不去那集中营。”

“你们的北兄们呢？”元豹妈问黑子。“平时欺行霸市的，真有了事倒不见了。”

“都叫刘司令的人给缴了械。”黑子垂头说。“一部份进了战俘营。一部份当了伪军。”

“这刘司令到底是哪司令？”元豹妈问。“是咱政府的司令吗？”

“谁敢问呐。”黑子说。“我是一见穿制服的就晕。”

“他大伯有消息了吗？”李大妈问元豹妈。“怎么没见和大侄子一起游街？”

“许是不至于给毙了，好歹是落在自己人手里。”

“你当时是抱着什么动机参加义和团的？”

“我本意没想参加义和团，想到绿营当兵来着。我妈是醇

王爷的奶奶，我曾去找他‘赏碗饭吃’。他劝我回乡安心务农，说越是王爷喜欢的人越不能特殊，得给其他人做个榜样，这样王爷在朝里在皇上跟前在其他王爷跟前说话腰杆也硬。后来开始闹义和团，乡下呆不住了，我又去找王爷、要求参军。王爷听了我介绍完乡下的情况，沉思片刻对我说，‘你能不能写个报告，我给皇上递上去，乡下的情况这么严重，皇上还一点不知道呢。’我说王爷的吩咐小的自然从命。王爷教我怎么写，然后让我按上手印，叮嘱我不要告诉别人这事他知道。我知道王爷也有难处，大清这么困难，王爷要再倒了就再没人支撑了，就说事我全担着，要杀要剐我一人领不能连累王爷。接下来王爷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他反复考虑过了，我留在朝外比在朝内强，义和团里有我很多哥们儿，我以在野之身更利于团结他们为大清效力，引导他们把运动方向扭到到‘扶消灭洋’上来。”

“合着‘扶清灭洋’的口号是你提出来的！”

“不假，我唐某只知效忠国家，当时只知有曹，不知有汉。要抗战么，就得官民一体，上下拧成一股绳。……”

“就凭这条，定你个叛徒、内奸有富裕。”

白度和元豹双手拿掌站在楼口伸着脸瞪着眼，让一个穿皂袍的小和尚手执毛笔，饱蘸红漆在他们眉心、鼻尖点上两个大红痣。然后，二人加入一步一磕头，站起跪下走走停停的朝拜队伍向香烟缭绕的大雄发殿移动。

钟声洪亮梆子清脆，一尊半球满脑袋卷毛垂着两只大耳朵脸蛋丰满的佛爷合跟含笑躺在铺满鲜花的莲花宝座上。身

后左右站满老少和尚歌唱家一般抱着手摇头晃脑地哼唱着抑扬顿挫的经文。

朝拜队伍里的男女老少诚惶诚恐地依次匍伏在佛爷脚下，叩头如捣蒜，站起来绕着莲花宝座瞻仰一圈，捂着鼻子流着泪，含悲忍痛泪汪汪地依依不舍而去。有站住的，立刻被旁边的和尚拽走，以免影响后面能耐的人。

出口处还站着一排哭哭啼啼的尼姑，每人手里拿着一人痰盂，人们走过她们身边时都要和她们握握手，往痰盂里扔几个叮当在响的硬币，说些安慰的话。有些感情冲动的女人还和她们拥抱，哭作一团。

白度和元豹走进大殿，恭恭敬敬向卧佛鞠躬，跪下叩头三下。然后站起来走到卧佛面前深情地凝视。他们没象其他人一样绕场一周就出去了，而是掏出数捆硬币掰开雨点般倒进芝花宝座下的一大号痰盂中，痰盂发出悦耳的声音，莲花宝座上的鲜花丛中突然跳出几只金制小鸟喊喊喳喳地叫，东看西看。

大殿蹬时肃静了，所有人都不动不哭不唱了。一阵管风琴的轰鸣响起，庄严肃穆气氛中只见佛缓缓坐起，缓缓转向白度和元豹，莲花宝座也在同步转动。

“你们好。”大佛服珠忽闪忽闪，嘴一张一合，发出金属般的声音。“你们是要下棋还是打乒乓球？”

白度急忙跪下：“万能的主呵，我们既不是要下棋也不是要打球。我们只愿得到您的关怀和恩赐，感谢您踢给我们粮食使我们免受饥馑，感谢您赐给我们衣服，使我们遮羞温暖……”

“我的孩子，不要说这些感激的话。你的主不吃马屁。你的主知道，人的颂扬越热烈，对你的主的要求就越贪婪。”

“圣明的主呵，既然您洞察一切，那我就简短直说了。”

白度把元豹推向前去。

“请看你面前的这个人呵，告诉他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洗净他蒙污积垢的灵魂，还我一颗埒子之心。”

“你来于尘土也将归于尘土,你的肉体必将经历苦难而你的灵魂未必得救。把你的牛羊舍我。我必使你快乐。不要说谎不要扒女澡堂，当你接受不义之财时你也就领到地狱的出入证。当你把最后一口窝头给了比你还饿的人你也就在天堂的银存进了一笔美元。爱你的仇人当他打你的左屁股时把你的右屁股也给你。讲文明礼貌守纪律，上车让座过马路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公买公卖不象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

“主呵，我怎么越听越熟悉。”

“我的孩子，主说话也得有点套话……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时间过的真快呵，又是一年过去了……。”

“主榀，没啥说的就到这儿吧。”

“我的孩子，主也得讲加入道德，你交了十分钟的钱，主就得跟你说上十分钟，不能缺斤少两。”

“主呵，既然时间还早，您干脆给他看看病吧？”

“我的孩子，那就就给你露一手吧。你这孩子胃不好，小时候老感冒，还爱窜稀，一吃生黄瓜就窜稀。”

“万能的主呵，我这点嗜好怎么全叫你给瞅出来了。”

“我的孩子，主也不是吃干饭的。”

“哎哟。”大佛的声音变了，脸虽仍是笑嘻嘻的，嗓音却露出惊恐。大眼珠子左右转动，你寻觅状，最后定在白度身上。

“我的孩子，你带来的这是个什么人？为何如此怪诞？”

“我的主呵，是什么使佻惊恐？”

“我的孩子，你自己看看吧，此人身上必有妖魔附体，以后再追究你等不敬之罪。”

我主慈悲，万望救小人则个，擒伏妖魔。”

“此妖我也没见过。隔行如隔山，不是一路子。你们可去找张大仙，听说她灵得很，专事请神驱鬼，很有些神通。”

“威—— 武—— ！”

四周的和尚一齐喝堂。

一见这阵势，白度也傻了，手扯着元豹脚不沾地儿地落荒而去。

晚上，天色昏黄、白度．孙国仁站在没开灯的屋里、瞅着元豹琢磨。

昏暗中，元豹面目模糊，站卧行走悄无声息，窗外街灯透进来，端的有些鬼影倏忽。

“二位，别信那老和尚的。”元豹被二人看得发毛，一个劲儿申辩。“我也是红旗下长，密罐里泡，始终一贯沐浴着阳光，哪儿来的鬼呀？”

“别走近！”白度伸手制止元豹，“身上没鬼，心里莫非也没鬼？”

“没有。”元豹拍着胸口说。“除了二两心头肉主不是一腔心血。”

“我盾还是打打的好。”孙国仁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万一心怀鬼胎呢。”

“不可能。”元豹说，“我从小就吃宝塔糖；蛔虫都存不住何况一个大活鬼。”

“张大仙的情况你了解了吗？”白度问孙国仁。

“了解了。”孙国仁说，“海淀苏家坨的一个老太太。小时候被鬼捉去过一回，一年后回来，就能打鬼了。长城以南黄河以北的鬼她全认得全叫得上名儿。”

“那她是人是鬼。”

“介于人鬼之间吧，跟人也熟，跟鬼也熟，不干人事但吃人饭。日本鬼当年趟八路的地雷阵都上绑上她和羊一起打头阵。”

“准有鬼，我一进这屋就闻见鬼味儿了。”

一个一身素白，白衣白鞋白头发的小脚乡下老太太手提着一把长穗木剑雄纠纠地走进元豹住的宿舍，东张西望，皱着鼻了闻来闻去。

元豹忙站起来，赔着小心：“开窗通通气您再闻，我刚拉过裤子。”

“你就是磕一屋子臭难蛋，我也闻得出你身上的鬼味儿。”老太太哼了一声，不悄地说。继续在屋里走来走去、东瞅西瞧。

孙国仁叼着一根烟，瞅着老太太，看了眼白度，似笑非笑。

白度白他一眼、严肃地跟着老太太在屋里一起转悠。

老太太伸手摸了下窗台，白手套沾满了灰：“屋里够脏的，

难怪招鬼。”

“这样吧，”老太太转身对大家说，‘咱先查查这鬼是谁，然后再考虑请谁捉它。鬼也不是什么人都怕，跟人一样，各有各的克星 .”

“您请便，现在您就是这儿的神了。”孙国仁张罗着。“大家闪开，给老太太让出个表演区。”

“你们这儿录音机吗？”老太太掏出盘磁带。“得先让这玩艺儿转上。”

“有有，早给您预备下了。”孙国仁搬出录音机，放上磁带，按一键子，屋内响起笔缓沉重的哀乐。再看老太太，早已闭眼舞起太极剑。边舞边哼，随着韵的变化，唱出词儿来：

“呵，多么辉煌……暴风雨过去，天空多晴朗……我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可什么也看不见到处是人的海洋和交通的堵塞嘹的见村村嘹不见人我泪个蛋蛋抛撒在沙蒿蒿个林……”

音乐变快，时张时弛，曲调混杂，前言不搭后语，完全令人摸不着头脑。

老太太也早越舞频率越快，扭胯摆臂，双肩抖动；时而鹞子翻身；时而猴儿捞月；时而倒踢紫金冠；一支剑耍得角练一般，寒光缠身，飒飒唿哨。不管老太太是头冲下还是头在挡里，那词儿仍是字字清晰，悲凉苍劲，学龙象龙，学狗象狗。

“千里刀光影仇眼满九城也许你的跟睛再不会睁开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当兵风雨中战斗了多少年……”

“这还是个英魂。”孙国仁小声对元豹说。

“我也听出来了。

老太太的唱词开始变得迭声发问。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为何要离别你的故乡离开你心爱的姑娘……我和你无仇又无怨偏让我无颜偷生在人羊……”

“行了，问清了。”老太太突然收势生恢复常态，擦着汗对白度说。“把磁带倒回去，音量放大，听听。”

白度把磁带倒了几圈，将音量放到最在，重新放声。

老太太的歌声顿时充满房间。

“老张三，我问你，你有家乡在哪里？”

录音机强大的电流声里突然响起微弱遥远的男声，那声音悲愤绝望，但隐约可辨：

“河南汤阴。”

老太太的歌声：为何要离别你的故乡离开你心爱的姑娘……”

“……风波亭……”

“天呐，岳飞—— 岳大人。”众人一起惊起。

“我和你无仇又无免偏让我无颜偷生在人间……”

“跟着感觉走……”

“丢那妈！”元豹登时就炸了。“什么叫跟着感觉走？你一个元帅跟我一个平头百姓有什么共同感觉。

“求大仙指点。”白度拜老太太。

“你什么民族？”老太太点起一支烟，斜关眼问元豹。

“我？”元豹想了想，“满族。”

“这不结了，岳大帅当年就是跟你们结的仇。”

“可早五族共和了，我们不也被你们亡了一回国。”

“可岳大帅不知道。”

“或许知道了，感情也一时半会儿扭不过来。”

“大仙，”白度皱着眉头说，“还烦你老跟岳先生说一下。元豹他是下三旗，军国大事从来就没份儿，让他老换个爱新觉罗什么的，那感觉可能更好点。”

“难办呐，岳大人的武功你们也不是不知道，除非他自个想走，武力驱逐怕是诸神都有些力不从心。”

“把我们那金兀术找来。”

“找试试吧。”老太太扔掉烟，用脚碾灭，瞧瞧元豹。“这位小兄弟可要受点罪了——把他吊起来。”老太太大喝。

元豹四马攒蹄吊在房梁上，底下用火烧着。老太太白盔白甲，手拿宝剑，作骑马驰状，颠倒元豹跟前，横剑勒马，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喝道：

“我乃金国四大子兀术是也，姓岳的，还不快快下马受降。”

“我操你妈金兀术！”元豹被细麻绳勒得受不了，破口大骂，“瞅你丫那操性，跟鞋底子似的还金兀术呢！”

“我让你骂，吃老娘剑。”

老太太劈头盖脸朝元豹一通乱劈乱砍。打得元豹吱哇乱叫：

老东西，你还您真下毒手。”

元豹被捆着仰面躺在条凳上，老太太骑在他身上，一边使劲顿着屁股，一边用力撕他的嘴，拧他的脸。

“我乃大宋子天子赵构，姓岳的，还不快快退下。”

元豹红着眼睛瞪着老太太：“你别让我起来，起来我就点

你们家房。”

“还敢嘴硬，朕就知道你小子非反不可。”

老太太又是一通耳刮子。

“不行呵，软硬不吃呵，我就知道这岳武穆的骨头硬。”

老太太挽着袖子拎着剑着气，气喘吁吁地对白度说。

元豹被绑在条凳上，孙国仁正在往他脚下加砖头，元豹声嘶力竭地惨叫着：

“我跟你们没完，你们这些刽子手！”

“拨他指甲！用烧红烙铁烫他！给他伤口上泼盐水！”

老太太咬牙切齿地指点孙国仁。

“这些要都不管用，最后就只好给他点天灯了。”老太太无可奈何地对白度说。

“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人没请到的。”白度问老太太。

“请得动的都请了。哎哟……”老太太一拍脑门，“我怎么把他忘了。停停，你们都让开。”

老太太整整衣裳，摇头晃脑甩着袖子迈着鹅步走到元豹面前。

“岳元帅，认出我来了么？我乃大宋宰相秦桧……”

元豹吃力地抬起头，茫然地看着老太太，秦相国，饶命……”

元豹昏死过去。

“好了好了。”大家拍手雀跃，“还是秦相国管用。”

元豹被从板凳解下来，松绑。孙国仁口含一口水喷到他脸上。

元豹醒过来，睁开眼。

白度俯身关切地问：感觉如何？”

“这老太太一准在中美合作所干过。”元豹说完又昏了过去。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元豹同志呢？”医院的走廊上越航宇怒气冲冲地和白度一同快步走着，边走边训斥白度，“确属必要，打也不是不能，但打得要有分寸，象母亲打孩子。”

“我们正是象母亲打孩子那样打的。”

赵航宇一进元豹的病房立刻满面笑容地伸着双手奔向元豹。

“我来晚了，元豹同志，让你受委敢了。”

元豹嘴唇颤抖着，哇地哭了起来，象孩子一样把头偎在赵航宇的怀里。赵航宇楼关元豹缠了绷带雪白硕大的头轻轻后着。

“放声哭吧，出去可不许哭—— 一滴泪也不能让他们看见。”

赵航宇示意白度出去。

白度悄悄出了门，靠在门上喘了口气，返身又进了屋。只见元豹和赵航宇已经又说又笑的了。赵航宇一只手打着拍子，元豹容光焕发地仰脸朝着阳光和赵航宇一起唱着歌：

“小公鸡叫咕咕，少年把新娘找……”

白度微笑着：“瞧这一老一泊的。”

“我说元豹。”赵航琮笑着对元豹说，“岳大帅附到你身上也是有道理的，决不是象那个老妖婆胡扯的什么跟满族有仇，而是因为在‘精忠报国’这点上你们很想象，这是你是光荣。

你要学习岳元帅，对同志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那岳元帅要再来，各位也别赶他了。”

“我同意，你说呢，小白？可以试一试嘛。

“我们小唐经过这次考验更坚强了。”

元豹被夸得兴奋了，跻下床屈臂绷起那只好胳膊的二头肌，嚷：

“我还能吃得十斤肉，拉得十石弓。”

“妈妈，’赵航宇和白度一起连连点头，“瘦死的驼比马大，您腿上拨根汗毛比我们腰粗。”

第九章

一条铺着红布的长桌上摆满手表、球鞋、茶缸，打火机和书信等物，每件物品上都挂着一个号码卡片。

礼堂里坐满了形形色色的男女老少，一个个好奇地伸着脖子看台上桌子上摆着的那些物品。

一遍铃响过，主持人穿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出来了，台下响起掌声，主持人向台下深深鞠躬，站到放着扩音器的讲台后面拿起一把小锤子。

一个同样穿燕尾服的大汉子拿一只长林杆走出来站到桌后，同样博得一阵掌声。

主持人宣布：“现在拍卖开始：第一号物品—— 手表一只。”

大汉用杆将手表高高挑起，向全场出示。

主持人双手扶台侧脸看着这只表说："这是一只半钢的'宝石花'手表，曾在唐元豹手上戴过八年，伴随它的主人经历过风风雨雨，是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一号物品我们的标价是八十元。"

全场默然。

"七十五元。"

仍没人出声。

"七十元。"

"二十五元。"

远处一只戴了好几只大成指的小葱般的女人的手举了起来。

"哐！"主持人及时地敲了下锤子，一指那女人，"二十五元卖你了！"拿杆的大汉悠了悠杆，一使劲甩出去，手表准确地飞进那女人的怀里。

"现在我们拍买二号物品。这是一双解放胶鞋，曾在唐元豹脚上穿了八年，件随它的主人走过坎坷人生……二品我们标价是三块二毛钱。"

"他有没有脚气——这双鞋的主人？"一个顾客大声问，"有脚气就不值这么多。"

"没有。"主持人客气地回答，"据我所知，唐元豹除了有点汗脚并无其它明显瑕疵。"

"二块五。"刚才发问顾客开价。

"二块五卖你了。"

随着一声锤响。那双胶鞋掠过拍卖场飞进那人怀里。

"现在我们拍卖一号物品。这是一条军用裤衩，它的主人

既无梅毒又均艾滋病。没长过疮没长过癣没尿过炕没跑过马除了有点黄可谓一尘不染，屁股后这两个洞那是为了从另一个角度穿过两条腿，别具匠心巧妙设计的穿脱自如八面来风虱子站不稳跳蚤停不住空前绝后……三号物品我们标价一元七角。”

“现在我们拍卖十五号物品,这是一封由唐元豹亲手写成的检讨书，内容是他如何在课间欺负小同学……我们标价九毛和九分钱……”

刘顺明扛着一口袋面引着赵航宇等一干穷军大衣的人掀帘子钻进一间窝棚。

“老太太，领导来年地你来了。”

刘顺明撂下面地袋，对会在铺上正和其他儿个老太太打扑克的元豹妈说。

赵航宇忙上前握住元豹妈的说：“快别起来，我就是来给您拜个年。”

“难为您惦记着，百忙之中还跑一趟，其实不来也罢了，我看见您比您看见我还不踏实。”

赵航宇环视着简陋的窝棚，鼻子发酸地说：“都这么多年了，群众生活还这么苦。”

“也就今年遭了灾，往年没这么苦。”

一群人围坐窝棚里包饺子,赵航宇捏起一个精巧的饺子,问元豹妈：

“你老还缺什么？过冬的衣裳有吧？”

“好歹是抢出来几了几件，眼下还冻不着。”

“要有信心,尽快投入到重建家园的工作中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没敢指望别人……”

”我会常来看您老人家的。”

“您还是把我忘了吧。”

“怎么说话呢?”

“不不，不要总支。”赵航宇制止住正要发作的刘顺明。“群众有怨言是可以理解的，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

“斗胆问—句，政府知道不知道你们干的这些个事?”

“老太太、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

“你胖胖大大的我倒人好说。他，这位刘司令，我可怎么看怎么象威虎山的。”

唐老头儿怒目圆睁，前腿弓后腿蹬，双手握刀离举头顶作奋力劈杀状的大型泥塑迎门矗立在博物馆的大厅里。他的身后还有一级人物，有的低着脖颈粗大的头，双手攥拳戴着铁链；有的双手捧酒碗，仰天长啸。在他们脚下挣扎一群连滚带爬的洋兵、清官。

“在那万恶的旧社会，穷人头上三把刀……”

元凤站在展厅的片前，手拿木杆，面对着一群戴着红领巾的小孩有板有眼地说着。

“以山东为例，冠县梨园屯三百六十多户中，占一百亩从上土地的地主只有二十八户。以北京为例，仅西单牌楼以南，宣武门内外地区,每月向会库教学缴房租的就有—百多家。当时流传的民谣说:‘洋人进中国，二毛直起腰，仗洋势，奉洋

教，又没羞，又没臊，趁早把大画也改掉。”

赵航宇领着刘顺明、孙国仁等人站以小孩后面，阴郁地盯着无凤。

“瞧人家，搞得多专业。”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无凤把的杆啪地打在图片板上，“下面请看我第一部分：震惊的世界的春雷！一九九年，山东省西部的义和团在平原县举行武装暴动……”

元凤一边讲解着—边把杆指向一幅图片和玻璃柜里的一件件实物。

“这是义和团壮士练武歇息时喝水的荣壶……这是义和团壮士练武歇息时坐过板凳……这是义和团大师兄唐国涛在全国解放后安居乐业的照片……”

孩子们瞪一双双亮晶晶的无知的眼睛随着杆的移动上下瞅着，用心地在小本上记下元凤说的每一句话。

“这是当年义和团头领议事用的大八仙桌……这是当年廊房大战时红灯照为杀敌勇士烙饼时用过的铁锅，上面还留着被帝国主义炮火熏　的痕迹……”

“他妈的唐家那点破烂全主他们摆这儿了。”

“这是义和团壮土穿过的小褂儿……这是义和团壮士喝过的酒瓶……这张照片是被帝国主义拆毁的义和团磨国涛家废墟。下面请看第三部分，帝国主义传教士穿过的黑袍和用来麻醉中国人民的圣经……这是当年封建皇帝吃便饭时用过的象牙筷子和金边细瓷碗……”

“好好学学，好好学学。”赵航宇指着五花八门的展品赞叹道，“这才叫搞艺术呢，放得开，收得拢，充满想象力。”

“下面请看第四部份，星星之火，可从燎原。中国人民是杀不完，吓不倒的。二十多年后，在南昌，又响起了震惊世界的枪声……这是当年红军用过的汉阳造……”

赵航宇等人离开那群样子，放眼看了看后面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无数展厅，知趣地掉头回返。

一队队少年儿童在老师的带领下严肃地在各展厅咱流不息。

“这一个个活泼可爱的都是钱呵。”赵航宇背手，伸着下巴点着那些孩子感慨，“这几天来市的冰棍销量怕是要剧减。

随从们默默无语。

“我们这次拍卖搞了多少钱？”

“百十块……”孙国仁惭愧万分。

“不是我批评你们，挣钱真是门学问。我们是有优势的，扣着个大活人。可你们都干些什么？净搞些下三烂的名堂！”

“当当当——’随着一阵锣响，一个穿长衣的小猴打着锣，脖子上拴着绳满场转圈。

主持人站在场中间，冲袖着手围成一圈看热闹的人一抱拳：

“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人场，这位说了，您今个要给我们看些以什么呀？我说了，给您看八路军打鬼子劈雳舞您也不稀罕，反正这么说吧，我给您看的都是您没见过的。”

“噢——”围观的人起哄。

“嗳，对了。”主持人面不改色心跳，这位说了，别吹牛了，我们爷们儿什么没见过中医，火上房贼跳墙劫飞机抢银

行什么四大悬四大胆四大恶心回大嫩—— 您数吧 我说了,且慢，老话怎么讲？见人只带三分笑，未可全抛一片心。这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茫茫宇宙漫无边际航天飞机怎么样试管婴儿怎么样这生命微妙无穷呵—— 咱还是且慢夸口吧，人类探索自然的努力是没有止境的！”

围观者稀稀落落地鼓掌。

“谢谢。”主持人得意地一甩头发，换口气说，“这位说了，你云山雾罩唾沫星子四溅胡侃乱吹，不就是想从我们哥们儿兜里掏钱么？这一套我们懂，打小就天天过这关，早玩剩下了。我说你错了，你们还真是有福，开天劈地头一回碰见了一个只爱想不爱的人—— 难怪你们不信，连我也不信，是真是假咱们千秋功罪任人评说 我要管你们要钱我是王八蛋’图的主不是一个风云际会！图的就是一个痛快！谁让咱们有缘呢？”

“哎，我说你到底要给我们看什么呀？要演讲上海德公园大。” 者一个人嚷。

“这位说了，你怎么光说不练，都半拉小时了怎么还没动静？我说了，说归说，练归练，光说不练假把工。现在我说完了，各位这就开练，没别的。就一个要求，您要看着高兴，到点给来个好。”

“看什么看什么？都躲开一边去。”

大棚后边，元豹裹着军大衣站在一群五条腿的羊、，三条腿的鸡、头上长角的猪和脖子上两个头的蛇中间，让白度给他画眉毛。

一群小孩正围着看。

“你怎么能这么对待群众？”白度批评元豹，“别忘了是谁哺育的我们，没有群众你就是个零。”

“快开始吧”主持人从前台飞奔而来，“再不开始观众就砸场子了。”

“开始开始，”白度张罗着，各部门注意，炮光、音乐——拉幕。”

在《妹妹你大明地往前走》的乐曲声中一一只五条腿的羊拉着一辆坐着个贼头贼的近视眼的猴子屁颠屁颠地跑出来。

接着，头长角的猪哼哧哼哧蹒跚地踱出来。

三条腿的鸡扎楞着翅膀飞出来，落在台中央，昂首挺胸地走。

主持人拿着话筒站在一边眉飞然色舞地嚷。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一头穿工装裤、脖子扎了条白手巾的熊推着辆手推车贫着腿走出来，车上堆着砖头。

一头梳着分头的猩猩戴着眼镜看着书走出来，边看边磕瓜子。

“亲爱的的朋友们。”主持人充满激情地说，“如果这一切仍不能使你惊奇，那么请看最后一个出场表演的物种……”

音乐夏止，随即响起一阵急促的喜声，元豹披着大衣健步登台，丁字步站稳甩掉大衣，露出裸露的四肢，一个亮相。

音乐轰然又起，所有动物又奔走起来，元豹含笑走到台前。

“现在走到你们面前的这个动物就是人。”主持人自豪地

介绍，“货真价实的人，大家可以摸摸、捏捏他，看是不是真的。谷话说，三条腿的蛤蟆好找，两条腿的人难寻。关于人的传说在我国已经流传两千年了，光听说，没见过，这回终于可从一饱眼福了。”

一些人涌到台羊伸手在元豹身上东摸一把西抓一把，好奇地议论着：

“就是不一样么，你瞧这皮子的质地。”

“你瞧你瞧，你还喘气呢”

人们笑着、说着，观赏着，满足地掏出钱扔进元豹脚下的一顶帽子里。

音乐更加愉快，所有动物走到台前站成一排，有手的都拿着一顶帽子，冲观众摇晃。人们对其它动物几乎不屑一顾，纷纷把钱扔给元豹。

“今儿还不错，看见回人、有收获。”

“也不知这人能不能养得长些，头些日子动物园新来只企鹅，没几天生就给热死了。”

人们兴奋地议论着，四散而去。

赵航宇的汽车经过马戏大棚，只见在“人体展览”的大幅广告牌下丰排着很长的队，无数的人站在那里耐心等退票。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赵航宇问旁边的孙国仁。

“等着看人体展览。”孙国仁小心翼翼地回答。

“庸裕，纯粹是利用群众的猎奇心理。我就不信世间有什么‘人’，挂着头卖狗肉，一定又是只患斑秃症的猩猩。”

“他们展出的是我们的唐元豹。”

赵航宇一愣。

“可以这么欺骗群众，假冒商标是要犯法的。”

第十章

“看来，有必要总结一下前一段的工作了。”

舞台上，仍是那张大圆桌，主持人、白度、孙国仁、刘顺明等低着头坐在桌边。

赵航宇背着手在台上踱着步子，一束追光跟着他移动，使他始终沐浴着光明。

“成绩是有的，问题也不少。我们有些同志政策水平不高，对组织上的要求理解也不够，一提百花齐放，就放手不管了，封建迷信，低级下流的东西都出来了。”

“这不是您说的，怪一点没关系，只要对他有补益。”白度挺起腰说，“我认为我们基本上是遵循这个原则去办的。反动黄色的东西不搞，其它的都不去限制它，让群众自已去检验，相信群众明辨美丑的能力。”

“我听说，你曾带唐元豹去参加过一个什么集会。精神病院都告到我这里来了，问我们究竟是支持谁？同情谁？为什么和托派搞到一起去？人家问得很有道理嘛。人家还要我写一个书面保证，我也只好写啦。我再三给同志们讲，我们是民间组织，只负责办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去插手那些不该我们管，我们也管不了的事情。

“我带元豹去那并没柩，事先我也不知道这是些托派分子、‘四人帮’余党。我只是想让元豹感受一下人们坚持自己

政治观点呆狂热劲儿和执着劲儿。我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我联系了很多地方，谈的都是访美见闻，只有这家精神院，还有几个谈的是德国的事。发现苗头不对已经晚了，但我们也没含糊，特别是元豹，这点我很佩服他，当场就和他们作了面对面的斗争。

“好啦好啦，我们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事情过去就算了，只是领导上要给你们作个提醒。有些问题是要警惕的，弄不好要犯大错误栽大跟头。不要等事情发生了又怪领导没打招呼。我们今天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维护。不要因为一句话一个人毁掉了。没意思，不如些丘不出你个笥来吗？不要总作出显得比谁都解放都敢骂的样子，你无非也是就是摸准了现在不会有人打你屁股。骂人谁不会骂？我看叫你一干你也抓瞎，国民党时代我骂得比你还凶——那里骂人还有要杀头的咧。当然作者是有才华的，还是应该保持……”

赵航宇走回圆桌旁，戴上眼镜里嘴舔着手翻看讲话提纲。

“我这话有点扯远了——下面我宣布‘全总’主任团决定？鉴于前一段培训唐元豹工作出现了很大混乱，‘全总’主任团认为有必要改组唐元豹工作小组的领导班子，解除白度同志的承包人身份，另行安排更恰当人的选。另外，刘顺明同志的身份已经暴露，因引起群众怀疑，因此，‘全总’主任团建议免去刘顺明同志坛子胡同保安司令的职务，另行安排工作。”

赵航宇直起腰，拿起一张文件，大声念道，“‘全总’主任团决定！”

围坐在桌旁的人刷地起立，全体立正。

“由刘顺明同志接替主持唐元豹培训工作。由孙国仁同志接任坛子胡同保安司令。白度同志调总部钱议室任公使衔调研员，月薪三百大洋。望各位同志精诚合作，不负重托，钦此。”

赵航宇放下命令书，摘下眼镜脸上露出笑容：

“各位对这样安排还算满意吧？”

“满意满意。”

除了白度沉着脸生刘顺明和孙国仁都满脸笑容。

“小刘呵，还有项决定要通知你。你思想上要有准备，组织上决定，为了在坛子胡同挽回影响，重新在坛子胡同竖立起组织的威望，在宣布撤你职的时候要搞一次公开逮捕。”

“现在、我宣布，把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欺压百姓的刘顺明抓起来！”

在坛子胡同“宽严大会”会场上，孙国仁大声唱令。

在主席台前排就坐的刘顺明被两个保安队员揪出来，摘掉帽子，撕去领花、肩章，三下五除二解除武装，脱掉官衣，架着胳膊拖下去。

“刘顺明是湖南乡下一个农民的儿子。一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去年二月离村外出，到处流窜作案，冒充三五九族老战士。早在并冈山时期他就怀疑、动摇，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样失怎么能留在领导岗位上？”

赵航宇戴着音放机耳机声色俱厉地对坛子胡同的居民们演说。

“没有天哪有地，没有你哪有我 ?封建时代还讲究当官要为民作主……窗外树叶响，疑是民间疾苦声……哪个不办人事我就砸哪个的饭碗……你孝敬父母任劳任怨我……搭起那红乡楼抛撒着红绣球……球，球，拍皮球……正打中我的头哇……”

“哈—— ”。老百姓哄笑起来。

“再来段‘小寡妇上坟。,。”

赵航宇光看见大家笑，没听见喊的话，越发得意起来。

“其实你们要跟我多接触就会发现我这人其实不可怕，‘很和蔼很懂事的。我很愿意你们交朋友。我告诉你们我电话号码，以后你们谁有事都可以直接找我，房漏了厕所堵了双职工上班小孩没地儿吃饭了，聊什么都可。每周四是我的接待日，请打电话——观众信箱大家谈……”

“嘘—— !”有人把两指插时嘴里吹出尖刺的唿哨。

“下去吧，臭大粪 !”

…别这儿现了 !”

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

赵航宇冲群众媚笑着，一扭一扭地起秧歌步。

“警车呜哇呜哇地响，我脚似千斤重，双眼望娘泪汪汪，我如今后悔莫及……”

…拿钳子板板，都走调嘞—— ”

“谢谢，谢谢。”赵航宇向群众送着飞物，手拿克风，拖着电线，低着头大台上若有所思地慢慢走着。

“整天泡在舞场上，无聊地在大街逛……”

“什么东西 !”

赵航宇祸怨地望天："小时候看电话，就知道监牢是关革命者地方…

"现在腾出来给你了！"

"谢谢，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赵航宇动情地向群众伸出一只手。走下台，抓住前排坐着不幸者的手使劲握，又走上台，继续唱：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

"就没人管管他么？"愤怒的群众质问坐主席台上，脸红红的，眼睛不知往哪看好的孙国仁们。

"我——"赵航宇手捧着心，严肃地对观众说，"——爱你们！"随即热泪盈眶。

孙国仁为难地、硬着头皮走到赵航宇跟前，比比划划地跟他解释。

群众这时已经在黑子的带领下，整齐、有节奏地起着哄。

"给他一大哄——"

"——啊哄！啊哄！"

"给他一尿盆呵——"！

"回家洗裤杈呵！"

赵航宇死活不明白孙国仁要跟他说什么，最后，孙国仁只得不顾他的阻挡躲闪，强行摘下堵住他耳朵的耳机。

赵航宇这才如梦方醒，听到了群众在喊什么。

"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群众双手攥拳挥舞着，整齐有力地喊。

"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赵航宇委屈地问孙国仁，问群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

“前排的群众冲他作着各种鬼脸。

“撒泡尿照照自个！”

“摸摸自个鸡巴长毛儿了吗！”

赵航宇脸色苍白，破口大骂：“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降价轻菌地嘘他，继续喊：“下去！没人要看你！”

孙国仁忠恳地劝赵航宇：“您老还是下去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赵航宇抱着麦克风任孙国仁怎么拉扯死也不撒垂。

“就不下去！我这人吃软人吃硬，要下也得我是个说，他们这么哄我我偏不下了。”

他冲台下群众使劲嚷：“就不下就不下！”

汽车里赵航宇气得手直哆索地对孙国仁说：

“坛子胡同居民思想很混乱，有些思想倾向很危险，对我们的敌意是十时明显的，要查一查这是城有淆坏人、敌特，该杀就杀，该捕就捕！对一般群众也要加强教育，提高认识不能让这种危险倾向破坏我们整个工作。”

“他们这么对待赵老真是太过份了。”已经换了便装的刘顺明说，“有意见可以提嘛。我的工作失误我个人承担，赔礼道歉请罪退赔都可以，怎么可以把矛头指向赵老？他们这么干我们很难认为是善意的。”

“指向我个倒无所谓，我敢于干这个工作就是不怕骂的，生死荣辱已经置之度外。问题是我们的群众盲目幼稚得很。他们以为骂倒我一个人就天下太平了如果真是这样，我倒乐意杀我的头以谢国人。”

赵航宇疲惫感伤地笑笑。

“我给大家讲个伊索寓言：一群青蛙群龙无首，于是向上帝请求派个国王。上帝给它们扔下一块木头。青蛙们嫌木头不会说话。不会管事。于是不满足，又集体去找上帝请求换个国王。上帝就给它们派了个新国王，这个国王是一种专吃青蛙的动物—— 哈哈哈。”

赵航宇自己笑起来。

第十一章

“现在几点了？”

“你不要问时间，离天亮还早着呢，今天夜里你就不要打算睡了。”

审讯室里，唐老头儿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了。审讯台后面坐着的胖子依然精神抖擞。

“能给棵烟抽吗？”

“不能，你一抽烟我该困了。你就抓紧时间交代你的历史问题吧。”

“事太多，一晚上说不完，不能明天接着说么？反正我进来就没打算出去，后半辈子都拿出来陪你了。”

“你有时间我还没时间呢。你以为我就光搞你一个人的问题吗？你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澄清你的历史问题。你已经很走运了，有的人哭着喊着要跟戍说，我根本就不允许他们说—— 就给他们定性。”

“那太我感谢了。”

“要珍惜这个说话的机会。现在告诉我攻打紫竹林租界的事件真相。”

“书上怎么说的。”

“书上说，那时你们都奋不顾身，骁勇善战。‘打的帝国主义分子魂飞魄散，妄想寻跑逃命，但为日已晚，溜不掉了。”

“这次书上说倒对。”

“书自然是对，但我不明白，既然你们那么能干，为什么最后也没打下紫竹林？”

“没打下来吗？”

“没有。书上说，你们不得不杀出了天津，转到天津外围坚持斗争。”

“是同一本书吗？”

“没错。”“对，没错，这不矛盾，因为帝国主义溜不掉了嘛，书上只说他们溜不掉了，并没说被我们全杀了。溜不掉他们就要打。打到后来只好我们溜掉，我们是想溜就溜。”

“那么，我要知道，拦住帝国主义不让溜的是谁？”

“曹福田，他曾下铃非一律扫平不可。”

“当时……当时我带着队伍堵着路口，向想寻路逃命的帝国主义射箭，奋勇冲杀。”

“这就是说，话是曹福田说的，事几是你干的！”

”我干的！”

“我就猜到是你交代吧，你为什么有意不让帝国主义溜掉？说你有意不过分吧？”

“我想杀他们。”

“杀他们？我真实动机是想杀谁？”

“话可不能这么说，你总不能说我想杀咱们同胞吧？”

“我不管你想杀谁，我只想看事实。帝国主义有洋枪洋炮你知道吗？”

“知道。”

“义和团将士使呆是什么你知道吧？”

“知道，大刀长矛。”

“洋枪洋炮和大刀长矛哪个厉害你知道吧？”

“那当然，大刀长矛和洋枪洋炮当然没法比。”

“既然你都知道，那你的用心也就昭然若揭了。”

“我的用心当然一直明白着，杀洋人！杀和过要杀，杀不过也要杀！癞蛤蟆跳脚背上—— 咬不咬吓一跳。傻小子凉炕—— 全凭火力壮。拿着纱窗擦屁股给帝国主义露一手。”

“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不要丑表功了。下面问第二件事……”

“什么很清楚了，我看你根本没明白。”

“我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下面开始第一问，据古籍记载，你曾非法抢劫农民牲畜……”

“没有。”

“嘴硬！你难道没有在农忙季节派你的手下把高家庄的全部耕牛拉走？”

“我拉走那些耕牛是为了去租界趟地雷。”

“我不管你拉走那些耕牛干什么，我只问你，你拉走那些牛给钱了没有？”

“你不能不讲理。”

“那个不讲理。”

“那个不讲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有我的理，你有你的有理，现在讲的是我的理。”

“唐元豹，赵主任的手谕你见到了吧？”

“见到了。”

刘顺明穿着身西服双手搭在生殖器上笔直地站在元豹面前，神态冷漠地对他训话。他身后同样笔阻地站着他组成的新班子，清一色比他高一头的漂亮姑娘。

“从今天起,你就由我领导,你的一举一动都要由我安排。咱们丑话说在头里，我既然吕干这个工作就是不怕骂的，生死荣辱已经置之度外。准备出点乱子，担点风险，你不要想象以白度手里那么快活了。”

刘顺明在屋里来回走动起来，不时用眼去瞟元豹。

“不过我这人讲义气，只要你听话，我决不会难为你。如果你不听话，也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你就是天王老子的心头肉，我也是该割就割，该剁就剁。”

“我一定听话，我何苦不听话，我这人与世无争。”

“好，有你这句话就行。”

刘顺明脸上露出微笑，踮起脚来拍拍元豹肩膀。

“跟着我干，不会让你吃亏的，我这人从来都是爱护干部的，不信你问她们。”

“他一点谎也没扯。”姑娘们异口同声地说，“刘司令—向跟我们不见外。”

“不要叫刘司令了。”刘顺明笑着摆摆手，‘既然退下来，就叫老刘吧。”

唐元豹站在穿衣镜前整理着自己新上身的西装，左看右看转身看。

刘顺明穿昔睡衣出现在镜子里：“怎么样？还合适吧？”

‘我太喜欢了。”元豹转过身腼腆地含笑说，“就是太破费了，我心里有点那个。”

刘顺明呵呵笑：“为你，我什么都舍得。”

一女侍端着一盘咖啡壶、奶壶、糖罐走进来。

“快快，咱快回到床上去。”刘顺明拉元豹，“这咖啡得在床上喝。”

“我还没刷牙呢。”元豹说。

“要的就是原汁原味儿，要不然就不对了。”

刘顺明先掀开被子爬到床上，倚着床头坐着。元豹脱掉西服外套，也上了床，和刘顺明并排坐着。

女侍过来服侍他们喝咖啡：“要放糖么？”

“不要。’刘顺明矜持地说，接过杯子微微一点头，“谢谢。”

“我也不要。”元豹接过咖啡，和刘顺明同样风度地一点笑，“谢谢。”

两个人一手端盘，一手端杯，沿着杯沿儿转着圈地吸溜着，不露齿地品着，摇晃着杯中的渣子，心满意足地相互微笑。

“味道怎么样？”

“味道好极了？”

”比豆浆如何？”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看出我路子和别人不一样子吧？”

“看出来了。”

刘顺明把咖啡一饮而尽，嚼着渣子，洋洋得意地咂着嘴说：

“我准备让你全盘西化，师夷长技，制夷其身，先从点滴做起你要学会文明社会的一切礼俗，当然，如果不是因为你基础太差，我们本该从现在就用英语对话。”

“噢，简单的我还行—— 好大的油肚。”

“三颗药喂你妈吃。不行不行，我的英语也欠流利，总是他不由自主地带出法国口音。”

“我听着已经很好了。咱们下面干吗？亲爱的。”

“和一些杰出人士共进早餐。”

阳光普照的大餐室里，一些衣冠楚楚的男女孩子面对面生在一张铺着白桌布的长餐桌两边，每个戴着个雪白的围嘴，静悄悄地文雅地一手拿刀一手拿叉把各人眼前盘里的一只被鸡蛋切成小块从容不迫地吃。席间只听得轻微的刀叉磕碰声和不绝于耳的“谢谢”、“对不起”、“别客气。”

坐在餐桌顶端的是一个更微型的绅士，也就有五、六岁，但派头、风度是这一桌最佳的，他眉头皱着，颇不耐烦地扔掉刀叉，扯下餐巾，对那只剩下一半的难蛋发表评论：

“煎的太老了，营养都跑掉了。”

“要不要叫人给您换一只。”刘顺明谦恭地问。

“不必了，我量他们再换一百只也都是这个味道，将就吧，我对他也不过高要求。”

“搞一点小菜吃一吃？”元豹热情地问。

小绅士白了一眼元豹，未予置理。刘顺明狠狠瞪了元豹一眼，元豹惭愧地低下头。

“我最近去了趟美国。”小绅士开口对其它孩子说道，“跑了几个地方，主要是南部各洲。本来还想多跑几个地方，因时间紧，还要赶着回来开会，就算了。在美国我和美国文联主席谈了谈，也见到米基、米莉他们。他们还托我向各位问好。谈到文学，他们表示，美国的作家也有很多困惑，很多人正在转向通俗文学，一些严肃的作家已经很多年没有写东西了。他们很羡慕我们，认为我们的作家是世界上最享福的作家，每月有工资。认为中国了不起，这么穷还养着这么多作家，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很关注中国的文学，认为文学的希望在中国。”

“瞧瞧，瞧瞧，美国人都这么说了，我们还有理由自卑？”

“咱们真得好好干了，要不对得起谁？”

刘顺明和元豹相对赞叹，又一起拧过脸，目不转睛地崇拜地望着小绅士。

“接着说，接着说。”

“我给你们说，中国文学要走和世界还有很长距离。”小绅士拿起一支牙签慢条斯理也剔着牙，“我们的青年作家大都功力不行。象我们那个时候，随便提拎出一个作家都会讲几句洋话，有的教过女中有的吃过洋饭，念过私塾那是很普遍的。你说国学你说西学，哪个不是两头都来，上下均很平坦。现在的年轻人可就差这一手，似乎很热闹很新鲜，现代派啦寻根啦，不客气地说，你那现代派是我们玩剩下的。我们年

轻的时候比你们玩得血乎，当然啦，那时社会提供的条件也比现在好，烟馆啦窑子啦赌场啦应有尽有，美国怎么样？黑暗吧？比各位旧中国差远了，要说吃喝嫖赌抽，咱们中国人那是世界始作俑者、集大成者。我看过那些如铃津津乐道谈虎色变的黄色录像，没有什么新招儿嘛，很明显是抄我们的《金瓶梅》。我说这些的意思，就是，不要唬人，我们都是过来人啦，要说纨袴气恶习流氓叛逆什么的我们比你们基本功扎实，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咱咱唬唬目空一切一副谁都瞧不起的样子其中有儿个是经得起推敲的贵族？我们那一代可净是大地主的儿子，顶不济也捐过前清的粮台、潘运帮办。你们说比什么吧？比多余？比空虚？比吃饱了没事干？‘多余的人，这顶帽子应该给我们戴上才对。”

，，那是那是、这些年轻人也太不懂谦让了。”” 不管配不配，什么帽子都抢着自个戴，让老同志头光着，你活也得让别人活嘛。”，都以为辖子多是好事呢。”“这样不行，这条路履不了中国。” 小绅士语重心长地说，，当年我们也不是一出家门就走上了社会主义大道、我们也经过长时间的犹豫．观望和徘徊，准宪啦改良啦共和啦，都试过，走不爱嘛，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社会进步是灵丹妙药，泳就是把北京承包给里根，我后他也玩不转，能干的也无非是添儿个垃圾桶修几座立交桥。”“这话我信，中国人别看慎样儿老实，，◇里有资产，多少朝多少代，甜宗宋祖也没能把他们治忠厚了。，，“掏心窝子说，共产党也不易，换了别的党．还没这两下了呢。”，我拥护共产党，没的说。”，，先生们先生们，大家都吃完了么，”刘顺明看看桌上大家都各自开起小会，就站起来拍

着手说，“吃完就请大家到客厅去，客厅里有酒，有不姐弹奏钢琴，请大家到那里继续谈。再有．我在这里还要说一句．咱们把大家谱来．主要是想听听大家谈文学，不要离题大远，当然大家刚才谈得都很好、但咱们时间不多，希望大家抓紧。其它的，如果大家想谈可以会后单独谈或者咱们再开个会专门谈。””我要威士忌—— 加冰。”小绅干叼着根大雪茄，一手插在西服坎肩斜凭里．一手从侍者的托盘上端了一杯酒，内行地品着— 小绅士小渺女们都端着照灯灯俩酒地站在一起含笑交谈。一些人围在一台大三角钢琴旁．倾听一位小姐的演奏，悦耳的钢琴声水一样地在房间里流动—，，你今年多大啦◇”刘照明为小绅士和磨元豹单独介绍后，小绅士伸出一只手让元豹握了揽，和气地问。“二十七。”元豹谦恭地说。“很年轻嘛，不错不错，这么年轻就这么有动为，已经混到我们这里来了。”，不行．您混的时间比我长。”，老喽，”小绅士指指自己的头，，这里跟不上喽，跟你们比起来落后于时代喽。人老了讲起话来就不那么中听了。”，哪理哪理，您刚才饭桌说的那翻话，我听着特受触动，您没发现我眼儿都直了么？出来的路上我一直思讨，挺一般的话到你嘴里怎么就那么好听，全变了味儿了，这本事我得学。”“这你就不知道了，马老原来是八哥协会的主席，那鸟都能让它说出人话吕，就甭说马老自个了。”

“怪不得，我就猜到了。那吃五谷杂粮，想学也学不出这么好的口活儿。

“你们这不要给我灌米汤了。我虽上点年纪，可脑子并不糊涂，好话歹话还是听得出的。我不怕你们说我思想僵化，我

还是要到处去说，逢人就说，我不反对你们学美国，但要学到点儿上，美国那个社会也是讲道德观的，他们的文艺作品也不是一味地反传统反主流文化。你比如好莱坞的影片，说教比我们还厉害，但有一条，说得高明，叫你不反感。我们学就应该学人家这点，不知不觉就让你受了教育。反当局反传统就一定是创新是进步？我不这样认为。恐怕更难我更考验一个作家的才华和重新能力的公理是如何不令人反感地为当局为传统唱赞歌。”

钢琴声止，小绅士小淑女们纷纷鼓起掌，刘顺明、唐元豹和这位小绅士也停止交谈，彬彬有礼地向演奏的小姐鼓掌。

两个男孩自告奋勇上去替下演奏小姐，挤坐在一张钢琴上开始四手联弹《打虎上山》。

“眼睛都盯着美国，月亮都是美国的圆，其实有几个了解美国的？美国有媳皮士我们也搞姻皮士？那又不是原分弹人家有我们也要有，搞得不伦不类。”

一群男孩子叫刘顺明。刘顺明离开：“总部了。”

唐元豹刚要扭头看，刘小绅士伸手牵到一边，继续背对着全体来宾窃窃私语：

“这次我去美国，碰到一些事情很令我感慨。人家的坏人抢银行都规规矩矩排队，轮到他再动手决不加塞儿，这才叫文明呐，我们文化大革命破坏得最彻底的就是这些，好人都不排队了，和人家怎么比？还有这个人种问题，人家美国不是五族共和啦，那是全世界各种族走到一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集体大杂交。没法比，我们中国和人家没法比，这两条不解决，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那就是句空话。”

“你老跟他说什么呀？”那群男孩一个个手插在西服背心里，端着酒，不消地瞅着远处那位喋喋不休的不绅士，对刘顺明，“他不会别的，到哪儿都是他的美国梦寻，我怀疑他已经改换门庭，入美国共产党。”

“把你们哥们儿也叫过来，甭理他，让他一个人对着墙说去，他那毛病都是你们惯出来的。”

“那好吗？”刘顺明为难地说，“刚讲过要积阴德。”

‘你不好意思，我们叫。”

男孩子招呼元豹，元豹转过身，男孩们冲他打手势，元豹向小绅士致歉，走了过来。

“累不累？累不累？”

男孩子撇着嘴问元豹：“发扬革命人道主义也得分场合。”

“是是，我心里那个焦急哟，就盼着你们叫我呢。”

“这是我的最新作品，”刘顺明拍着元豹对男孩们说，“提提意见，哪儿咸了哪淡了？”

“脸有点愤怒青年。”

“不对，倒不如说是垮掉的一代。”

“腿长得有点结构现实主义。”

“衣裳穿的挺后现代的。”

男孩们莫衷一是，各执一词。

“这孩子有点象李承晚，不过没那么漂亮。”

“仔细看还是象阿里斯顿，只不过阿里期顿是对眼，这孩子一个眼儿东一个眼儿西。”

“肤浅、做作、油滑。”有的勇孩批评元豹。“比我们孩子

差远了。

有的男孩护着元豹，同批评者激烈争吵："噢，你们家孩子是人，我们家孩子就是王八蛋？"

"不要吵不要吵。"刘顺明拍手嚷嚷，"我们下面做个游戏好不好？这游戏的规则很简单，每人针对元豹说一句说。但不许说别人的说过的话，只许用自己的话说。"

男孩们静了下来，片刻，一个个开口。

"愤怒青年。"

"垮掉一代。"

"结构……结构……结构现实主义。"

"后现代主义。"

小绅士寂寞地站在空无一人的书房窗前，逗挂在窗上笼子里的八哥。

"八哥八哥，叫×主席。"

第十二章

巨大的书库，一望无尽、重重叠叠充斥着空阎每个角落的书。

刘顺明手牵着元豹象导盲犬领着它的主人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在，书架间穿行着，仰起脸转着圈儿地望着四周顶天立地的书。

元豹眼里充满敬畏和迷惘。

"这景色是不是象天堂的景色？"

“可我众没去过天堂。”

“那你现在就算到天堂了。”刘顺明庄严地说，“天堂也就这样了。”

“是吗？怪不得有人灯肯下地狱。”元豹同样庄严地问刘顺明，“我该激动对吗？”

“噎死，你应该激动不得不能自持，同时应该升华。想想吧，你是和谁在一起。”

“升华的感觉是不是和头晕的感觉差不多？”

“差不多，姊姊花。”

“那我升华了。”

“在这儿你可以成为你希望的人。书可以给你一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这么管用？”

“管用，你以为那些牛逼蛋侃的主儿是他们自个的本事么？说吧，你希望成为什么人？”

“文化人。”元豹羞涩地看了眼刘顺明，“我这个要求是不是过高了？我没别的想法，我就是特羡慕……”

“不用难为情。”刘顺明含笑说，“我还没见过不想当文化人的呢。文化人多好呵，到哪儿都给别人讲课，自己也过着特高级特丰富的精神生活。”

“就是，也不用去跟外国人打架生光头嘴。”

“永远身兼着良心和旗手二职——你可真会挑人儿。”刘顺明笑瞅着元豹，“好吧，就依你。”

“那我现在就是文化人了？”元豹兴奋地说，“我现在就想去讲课。”

“你以为说判就判？”刘顺明沉吟着，“当文化人也得先扒几层皮。打听打听，哪个文化人没有几部血泪史。阿崎婆算什么？差远了。”

“我能吃苦，我不嫌寒碜。”

“那好吧，咱们先练第一手——牛——向个全国人民公开你和书的关系。”

刘顺明话音刚落，四角的大灯突然亮了，貌似高大沉重的书架轻巧地一扇扇启开——都是彩绘得十分逼真的影片。一架报相机犹如一门炮似的冲着元豹推过来，无数穿风衣戴眼镜的男女手拿分镜头剧本大步走过来，无数穿风衣戴眼镜的男女手拿家伙从四面八方的书架后面闪出来。清理场地、测光、布灯，有条不紊地忙起来。

“这是导演。”刘顺明对唐元豹说，“你的临时主人。今天你听她使唤，你能否如耗当上文化人可就全依她了。”

刘顺明转身离去。元豹冲着导演和风衣们点头哈腰，风衣们各忙各的谁也不正眼瞧他。元豹特自卑。

刘顺明出了摄影棚，刚点上一支烟，一些男女就急急忙忙地围上来。

“我是牙膏厂的，我们想请唐元豹为我们厂的产品作广告。”

“我是酒厂的……”

“我是生产擦脸油的……”

“都甭废话！”刘顺明后备军手制止住一片乱吵吵，“一个广告十万，有钱拿来，没钱玩勺子去。”

“能不能便宜点？”

“三万，三万怎么样？”

一群人跟着刘顺明七嘴八舌而去。

“我用先给你讲讲吗？”女导演问元豹。

“不必，不就是要让全国人民爱上这些个书么？”

“对头，你真是个好演员坯子，就是这意思，告诉全国人民他们不买这些书犯了大错误，要造出这种气氛，谁闲着也不能让书闲着，书堆在书店里卖不出去那是全民族的罪过。”

“明白，把书也弄进紧俏商品行列中去。”

“咱们先走一遍。”女导演转身走开，从旁边抱直一本厚厚精装道具书，扔给元豹，“你先活动开了。”

元豹双手接书，没料到此书是如此沉重，一入怀，差点没压跪下。

“这么沉——透着学问。”

元豹把书竖在地上，象在他们家要石墩似地拉开架式，脱光膀子。

“别脱！”女导演打量着元豹，“你这衣裳还真跟这书不配套，你脱了吧。本来，你们谁的风衣脱下一件给他披上。”

一个男人脱下风衣递给元豹，这男人里面还穿着一件风衣。

“等等，”女导演说，“再给他找副眼镜戴上，我见不得他的眼神儿，一副粗蛮无知的样子。”

女导演从身边一个人脸上摘下副跟镜，那人脸上还戴副眼镜。

女导演把眼镜架在元豹的鼻梁上，端详着：“这样好点，

这样朦胧点。”

元豹戴上眼镜一迈步，一架脚踩空。

“怎么回事？这是逝视镜？”女导演发现不对，扭头问，“你们谁有平光镜献出来。”

“都是近视。”众人回答。

“怎么都是近视？”女导演叹口气，摘下自己的镜子，“戴我的吧，我的是平光。”

元豹戴好眼镜，穿妥风衣，双手举起书。

“看这儿，眼睛往这儿看，不行不行，感觉不对。”女导演不满意地走上，“你举的是什么？”

“书呵。”

“不对了么，怎么是书是火炬，是引导人类前进方向的火炬，是普罗米修斯偷来的那把儿，是给我们温暖使我们快乐的太阳，光芒四射的太阳——不是书，记住！再来。”

元豹又举起书，女导演也举起手，声情并茂地示范：

“晃、晃、轻轻地晃，左右摇摆地晃，呵，你在照亮黑暗混沌的世界，你在呼唤着人闪烁奔向光明，在阳光下雀跃、欢笑。左蹄右蹄，左蹄右蹄……停！”

女导演叫停，仍旧不满，感觉还是不对，还是贱了点。你没看过本收吧？”

“没有。”

“噢，对了，谁也没看过这本书，这本书是砖头改装的。”

女导演手握着下巴，哈着腰，皱着眉头走了向个来回。

“这祥吧，你就只当是看过这本书。这本书就是你写的，就当圣经条二性的合订本。”

“懂了。”元豹再次举起书。

女导演拍着手喊：“晃起来，晃起来，既含蓄又奔放，既热情又逊，既庄严又欢欣。象上帝俯瞰众生，要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我不是要卖这书，我是来救你们。”

“女导演一边指挥元豹晃着，一边对摄影说：“挂板、实拍。”

“晃，晃，晃……”女导演跟着元豹一起晃，“咔咔”捏着快门。

“哧”地一股白烟，摄影手里的镁光灯闪了一下。

”停 !”女导演停住，擦了把汗说，“这条过了。”

元豹放下书，走过来对导演说，导演，我刚才走神了，不是把自己当上帝而是把自己当小朋友了。”

“看不出来，”女导演说，“反正谁也不知道上帝谁是什么样。”

“别别，这是挺大一事，别留遗憾。我请求再来一条。”

“你就别那么多事了，喜欢照相下来给你单拍。”摄影不屑地，“跟真的似的。”

‘什么叫跟真的似的，本未就是真的。”元豹争辩。“对不对导演？进入角色就得忘掉自己，表演么。”

“对对，你说得很对。”女导演安抚元豹。“要当个好演员得有这股狠劲儿。不过这会儿就别叫这个真儿了，你已经演得很好了。咱们的戏多了，抓紧演下一个。”

“甭管演什么，我都能演得叫你们挑不出毛病。”元豹得意地走回演区。

女导演也重新站好位置，指点元豹：

“把书横抱，放在腋征、腋下是哪儿知道么？对了，就是胳肢窝，不拿书的那只手举起挥动。眼往后看。好！现在，你胳肢窝底子挟的是什么？”

“炸药包。”元豹象董存瑞一样作奋不顾身的状。

“你真是机灵鬼儿。”女导演夸奖道，“对，你怀里抱提炸药包，你要用它去炸毁愚昧的碉堡，为同志们的胜利扫清道路。现在可以说词了，你跟着我说，没书我不能活！”

“没书我不能活！”元豹抱昔炸药包激情地重复。

“双手捧书脸贴上——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书的光辉照我心。”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书的光辉照我心。”

“我还缺什么呢？噢，缺我中意的书。”

“我还缺什么呢，噢，缺我中意的书。”

“瞧你们那没文化的样子—— 一手抱收一手指镜头。

“瞧你们那没文化的样子！”

“怎么样？”女导演笑吟吟地掉脸问录音，“声音如何？倒回来听听。”

“录音把磁带倒回来，扩音放出，棚内回荡着元豹咬牙切齿的声音：

“没书我不能活！”

“瞧你们那没文化的样子！”

“有点象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是不是？”导演沉默片刻，问众人。

“有点，我还听出点骂街的味道。”

他这声音不行。”录音双手揣兜里说：“还得另找人配。”

“我觉得还行。” 元豹说：“是急了地感觉嘛。”

“那就另找人配。”导演对录音说，“这会儿就让他数数。”

导演对元豹说：“下面你别念词了，数数好啦，有多少字就数到多少，场记，下面是什么词儿？”

“书嘛，我只看贵的，七个字。”

“好，你就从一数到七，” 导演对元豹说，‘ 实拍了呵，各部门注意。”

‘ 一二三四五六七。”元豹对着镜头说，“导演，我觉得还缺点调度。糟了，我书都没拿—— 怪不得不逮劲儿。”

“算了，我剪接的时候再弥补吧，接一个书写。” 导演和元豹握手，“谢谢你，你演的很好，你过去演过戏吗？”

“这是演是头一次。”

“那你可真算得上有表演天赋。”

“我这人好琢磨，从小就特羡慕特崇拜那些演得让你分不出真假来的大明星。决心象他们那样工作象他们那样生活。”

“好好练吧，你会出息的。”

白度家客厅，电视里正放着元豹作书籍广告，元豹时而怒目圆睁时而悲悲切切地时而若有所思时而浩然长叹。那群在刘顺明那里碰壁的男女广告商正围着白度苦苦哀求。

“您是他的老领导，您说句话，还是有面子的。”

“元豹是全民族的财富怎么能让一家独占 要么大家都别干。要么大家都有份儿，‘ 全总 ’筹备时我们也是出了份子的，这会儿发达了，就把穷哥们儿忘了。”

“唉—— ” 白度长叹口气，站起来说，“你们也是想不开，

何苦非要找到元豹本人，既然他的录像带已经有了，你们何不干各自拍点素材、找高手重新剪一遍，配上跟你们产品有关的词儿一放，哪个看的出真假？省钱又省力，只怕比真把元豹找来拍得还精采。你们看不出唐元豹撒欢闹也不过是那几个表情那几个动作，虚掉环境，抹去动效声音，说他发癔症也有人信。”

“我操，我怎么就没想到这想筋！”

“真是，多现成的买卖。”

“你们还是太老实了。”白度看着这帮如梦方醒，兴奋不已的男女说，“你们都太老实了。”

“明朗的天，奔驰的群，苍翠的山间奔腾着清亮溪水，溪水中冰镇着几瓶“可乐”，元豹手抱着书作奋不顾身状，—个特写：书扔进溪中，一只手从溪水中举起一瓶“可乐”。元豹面部特写：“没有可乐我不能活！”

豪华居室，家具电器一应俱全，唯有房角留有一处空地。元豹抱着书若有所思：“我还缺什么呢？”一台电冰箱自天而降，正好落在房角穿地上。“噢，我还缺我中意的冰箱。”

元豹抱书手指画外：“光读书有什么用？”画面出现装满漂亮的白酒和一群群男女老少痛饮的场面。画外：“干杯不醉用心英豪！”

刘顺明从床上掀被跳起，赤条条双手攥拳目瞪口呆地看着电视上一个个广告画面，难以置信地连声叫喊：“啊——！

啊—— ！我的天 !”

元豹手捧书贴着脸，深情地说 :“每当我看书看不上去的时候，就想起东方—— 齐洛瓦 !”

女导演从床上掀被跳起，赤条条双手摸拳目蹬口呆地看着电视上一个个广告画面，加声叫喊 :“啊—— ！啊— 一！操他妈 !”

琳琅满目的香水、溶液、化妆品，泛着泡沫的清澈海水；娇嫩光洁的皮肤；顾盼生姿的眼睛；镜头推上去众多种类的洁肤用品，保留下一块晶莹滑腻的香皂。

元豹平滑的对镜头说 :“香皂，我只用力士。”

第十三章

“你辜负了我的信任。”刘顺明眼睛红红的，头上捂着块凉毛巾，坐在床上对毕恭毕敬站在他床前的元豹说，“这下完了，我怎么还有脸去见文艺界的朋友。”

刘顺明忍着将要夺眶而出的泪水，看了眼元豹：

“你也完了，不用再做什么文化人的梦了，他们连我也不一块给轰出来了。”

“好汉做事好汉当，怎么能连累老师您呢。”元豹慷慨激昂，愤愤不平。

“有几个象你这么讲理的 ?文化人闪都气炸了，说我管教不严”?

“我找他们说理去，轰出我倒没什么，可文化队伍中不涌

少了老师您，您是真正的文化人，您要离了文化队伍我都不知道您是什么人了。”

“算啦，不要为我争啦。不管在不在队伍，都要继续用文化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你能做到，我也就心安了。”

“是是，我一定，他们可以霸占我这身子，但夺不走我这颗心。”

“要继续苦练，不要松懈。这些天我在病床上又重新重新考虑了一下你的训练方案，发现你的拳路设计还有些毛病。咱们这拳路是要传给后人的，光实用还不行，还要注意形状，既要实用又要好看，这才是完美的艺术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乱七八糟的王八拳就是赢了也让人耻笑。”

“对对，那您说怎么改动好？”

“我仔细想过了，体操杂技和京剧武打都被我否决了，都不够彻底，这些姐妹技术充其量也就是稍微丰富下形态和动作，修修补补，还够不上真正革命性的变化。就是说，丰富了这些动作仍然可以看出是拳术不是别的。我觉得意思不大，要改就彻底改头换面，否则不如不改，保持原状。”

“对，老太太一辈子都是处女—— 抗日到底。”

不不，你领会错了，我的意思是还是要改，而且要天翻地覆地改，脱胎换骨地改。”

“对，老太太一辈子都是处女—— 何必呢。”

“没有什么可顾忌的嘛。乌龟吃老虎，成了，开天辟地一遭；不成，王八脖子一缩，照旧当我的龟孙。”

“对，老太太一辈子都是处女—— 乐意。”

“我决定了，把大梦拳和芭勒舞嫁接，学就学最先进的。

好吃不如饺子，好玩不如雀子，咱们全都是第一流的。”

“对，烟暖房屁暖床，改就比不改强。”

“我决定给人请最好的老师，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静下心来好好练。你可一定要替我争这口气，干出个样子给那些文化人瞧瞧，有你们吃豆腐，没你们也不嚼豆。”

“可哪儿有安静地方时？”

现代艺术馆。满墙挂的都是各种颜料的破衣烂衫，钉着撕成各种形状的硬纸板，无数风景各异的人物各异局部各异的照片，图片画片呈爆炸状旋涡状喷溅状交错相叠拼贴在一起。

展厅中央放着轮胎、砸烂的桌椅，捣毁的汽车和千疮百孔的窗户框子。展品之间还有一些赤裸、身上脸上涂得五颜六色的男女或站或坐或轻轻地来回走动动摆出各种造型脸上一概木无表情。

病容满面的刘顺明领着元豹，芭蕾舞女老师一个瘦削的下巴尖得象刀似的老太太和她手下的那些姑娘走了出来。

艺术馆管理员，一个遭遢的胖老头迎上来声音沙哑地问：

“你们找谁呀？”

“我们就是来包场的。”刘顺明说，“租您这地儿开展点活动。”

“噢，你们就是那儿位大善人，把我们这儿的门票全包了。知道了知道了，我有窝头吃还真亏你们。”

“老先生，一会儿请您把门看好，不要让闲人进来围观，影响艺术家工作的气氛。”

“为，倒找钱也没人敢进这儿。馆里组织力量到街上兜捕三回了，专拣那现代派的抓，用铁链子锁上门关着他们看，最后还是都翻痛户跑了。这是全北京散僻静的地方，坏人作案都不上这儿来。”

老关儿蹒跚走开。

芭蕾舞老师严肃地说：“那就抓紧时间开始吧，我们要干得很多。”

刘顺明走到一个实物抽水马桶边，放下垫圈坐下，东张西望，看一些斑马般的彩色屁股。

元豹、老太太和站娘们都脱下衣裳裤子挂在展厅墙下那些破衣烂衫旁边，穿着练功衣站成一排。

老太太顺手从后腰抽出一根藤条，在展品中的实物水桶中浸了浸水，在手上啪啪着，走回来，抽打着元豹和姑娘们的腿。

“站好站好。双腿并拢，上身挺直，收腹、挺挺胸，抬头……”

话到手到，指哪儿打哪儿。

待元豹和姑娘们站成一排棍儿了，老太太又拿出一把铅笔，挨个塞进他们裆间。

“夹紧，夹住，咱们先练大内侧肌肉的力量，谁也不许掉，谁掉我就抽他三鞭子。”

老太太走到大家面前，看着他们冷笑：“别以为芭蕾好学，我不叫你们死几回，就是误人子弟。”

元豹裆里的铅笔掉了，老太太啪啪就是三鞭子，拣起笔又给夹上，刚一松手。笔又掉了。老太太又是三鞭子，再夹，

又掉。

“嫌细对吗？”

“朋点．您给找个篮球来。”

“篮球没有，您看我怎么样？”

“您也细点。”

“看得出你是练过。”老太太咬牙切齿地发狠说，“好，咱们先练开胯。”

老太太把元豹揪出队列，照每只脚上各踢一脚，使元豹大劈叉支在地上，随即一迈腿骑上元豹脖子使劲往下顿屁股。

“咱们再练下腰。”

鞭子啦啦抽着元豹的手。

“双手抱腿，脸从裆里钻出来，看着我，笑一下。”

元豹脸夹在腿间，抬眼看着自个肚脐，微微一笑。

“好样的，算你有道。出来，咱们再练单腿转。”

老太太把着元豹双户使劲一拧，元豹陀螺似地转起来，老太太在一边拍着手嚷。

“转！转！转！别停下！”

元豹转成了一股旋风，身子都虚无了，只有一双眼睛时不时出现在旋风中。

老太太长时间地凝视元豹，慢慢露出狞笑：“好，你练得不错，现在咱们练习双人舞——你们别动，老老实实夹着。”

老太太猛地回头冲那些已经摇摇欲坠的姑娘们怒吼，乱密地走进元豹怀里，转身仰脸对元豹说：

“把住我的腰。”

老太太翩翩起舞，作天鹅低头啄羽毛状，一条腿竖到天

上，一只手在嘴前波浪般地摆动，一只手在元豹嘴前乱扭。

“注意看我的手势，现在扶着我转，走，托起我，轻轻放下，再找……停。”

元豹松开老太太，老太太回过身问：“这个动作看清楚了么？”

“看清楚了。”元豹回答。

“好，那你来做一遍，我来扮男演员。”

老太太一闪，使劲抓着元豹的腰，象拖住一辆要滑下坡的车，一边还嚷：

“手，手，手举起来。”

元豹一只手举到老太太嘴前，几个手指搓着泥儿，弹着假想的泥坏儿。

“你这体重不行呵。”老太太放下元豹，松开手喘着气说，“起码要减掉三十公斤。你回去不要吃饭了。我给你找点泻药。”

“行啊，你怎么解气怎么来吧。”

“你们，”老太太冲姑娘们喊。“我钢笔拔出来，统统头冲后下腰，什么时候叫起来再起来。”

站娘呈反弓状弯下，犹如一座座拱形小桥。

老太太在地板上侧躺下，头枕一臂，一腿蜷一腿蹬直醉卧花丛的感觉。招呼元豹。

“来，抱我起来……别跟抱死孩子似的，一手托脚，一手抱腿，对了，牢牢抱住我的粗腿，举起，两臂伸直……”

元豹举大旗似地一手攥老太太脚腕一手抓老太太大腿根儿把老太太竖得高高的。

老太太在空中两手乱舞，头象拨浪鼓似的颠来倒去，作各种死去活来揪心扯肺欲求不得欲罢不能状，直舞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汗水泪水清鼻涕涕滴滴嗒嗒流个不停，元豹一头一脸湿漉漉。

坐在马桶上的刘顺明抬起手轻轻地鼓起掌。

姑娘们都从裆里露出脸，磕着瓜子聊着天看着老太太啧啧称羡着。

“谢谢，”老太太从元豹怀里跳下来，“你是个天生的好舞伴。”

老太太撇下元豹，走到墙边摘衣服，刚伸手，忽听一声喝：

‘吠，干什么？”

邋邋遢遢的管理员横眉立目地走出来，瞪着老太太。

“拿衣服，干什么！”

“拿衣服？”老头子上上下下打量着半裸的老太太、指指墙上的衣服，“这衣服是你拿的么？没钱买衣裳就光着，偷可不成。”

“怎么是偷？这衣裳是我脱了挂上的。”

“老大爷。”元豹过来解释，“这位夫人的确不是偷，不光是她，我们的衣服也都挂在这儿—— 刚才我们进来时您不是都看见我们一个个穿的人五人六的。”

“别蒙我，小伙子。”老头说，“我虽年老，可不糊涂。在艺术馆，当差也不是三年五年，久病成医，什么是衣裳什么是艺术品我还分得出来。我让你说，这墙上挂的哪件是衣裳，哪件是艺术？”

众人一看，果然那墙上的展品衣裳和姐儿几个的衣裳不分彼上，同样斑斓，浑然一体。

“算啦，我也不说你们是诈骗集团了，赶紧走吧。”老头往外轰人，“挺大的人了，特别是您，夫人，少说也有七十了，找碗干净饭吃不好吗？”

“可我们确实是穿着衣裳来的。”元豹边被老头推着往走边再三说明。

“你们不算冤，好歹每人还留了件游泳衣，有的是那一丝不挂轰大街上的。活这么大了这道理还不懂？什么东西一挂上墙那意思就变了，就摘不一来了。”

刘顺明贼溜溜地站起来想溜出去，被老头儿一眼瞄见：

“上哪儿去？”

“回去。”刘顺明坦然地回答。

“回哪儿去？”老头儿拦住他，把他推回马桶按坐下。”既然指派你坐在马桶你就踏踏实实坐着别怀二心。”

“我不是展品，”刘顺明在马桶上直撂蹦儿，被老头儿死死按住。

“是不是展品你说了不算。我反正就一条，馆里的东西谁都不能动，甭管是什么。”

老头儿把元豹他们推出门反锁上。刘顺明扑到门玻璃下，用手抓挠玻璃，凄凉地望着门外自由的同伙儿。

元豹和姑娘们双手抱着膀子，瑟缩成一堆儿，徘徊在艺术馆的台阶上，羞答答地不敢见人。

老太太昂乎阔步走在街上，一脸冷笑，用刀子般的眼去回敬着每个胆敢看她的人，在她的目光逼视下，都由讪笑变

成畏俱。有些人实在难以无动于衷实在不自在，索性也脱去衣裤，半棵地雄纠纠地跟在老太太后面走，心安理得傲视他人。

元豹象教练员领着运动员训练一样。喊着口令。带着那队姑娘往家跑，没人注意他们。

路灯下，墙角处到处站着或走一个个，一对对穿风衣戴眼镜的青年男女，生人怀里抱着一本厚书手里拿着一瓶‘可乐’，幽灵般地走动着，有的怒目圆睁，有的若有所思，有的面带忧戚。

黑影里，两个戴红袖箍的老太太在窃窃私语：“瞅出这路子没有？这帮学生又要闹事。”

“二位爷，二爷爷，该起了。”

一个茶房穿着大褂毕恭毕敬地站在床前轻声叫着。

赵航宇和孙国仁睡在床上，香甜地打着呼噜。

“二爷爷，二爷爷，到点儿了。”

赵航宇猛地从床上惊醒。一骨碌坐起来满头大汗一脸惊恐，张着发干的嘴问：

“我这是在哪儿？”

“在宫里。”茶房媚笑着回答，“没在刀案子上。”

“吁——”赵航宇长出一口气，定下神，一脸不耐烦地问，“睡得好好的，叫我干吗？”

“到点儿了。”花房指指桌上的钟表。“正下午半夜两点，您不是吩咐，隔两小时叫您一回，换个房间去睡。”

“噢，对了，想起来了，”赵航宇捅身边的孙国仁，“起来

起来，该换清式龙床睡了。”

赵航宇和睡眼惺忪的孙国仁从席梦思床下来，跟着茶房离开这间法式豪华卧房，来到走廊上，走廊一望无尽，金碧辉煌，到处是镜子和枝形水晶吊灯，排列着一间间式样不同的豪华房间。

赵航宇和孙国仁来到一间一色酸技木家具，古董琳琅的中式房间，爬上巨大的带帐幔的龙床，倒头便睡。

孙国仁在梦中还不忘叮嘱茶房：

“四点叫我们去清真寺。”

第十四章

“你问我当时按兵不动想什么？”

店老头儿迷迷登登地问坐在审讯台后胖秃了。

“我在想，帝国主义也不容易。”

店老头在椅子上坐坐正，皱着眉头边搜肠索肚地回忆边吞吞吐吐地说：

“从天津跑出来，我是坐船沿着潮白河跑到高家村投奔的刘十九。我这人见水就晕，坐那两小时船没风没浪的都吐出了花花肠子，上了岸，还是晕总觉着脚下在晃。晕劲儿还没过，就赶上了北洼大战。刘师兄给了我一彪人马，让我埋伏在高粱地里，特正面一要响就数数，数到一百零八下就领着人马杀出来，抄八国联军的后路，战斗打响了，八国联军举着刀端着枪从我跟前冲过去，一个个挺胸凸肚挺威武，边冲还边喊，小嗓子都喊哑了。我就寻思，这八国联军虽然红鼻

子绿眼儿可也是人，将心比心，我在本国内河坐了两小时船就晕成这样，人家打大老无的外国打海上坐着船飘洋过海来侵略咱们，真是不容易。就这么一走神儿的工夫，那边就打完，刘师兄已经被五花大绑地捆走了。”

“这阵工夫有多长？按北京时间。”

“能有多长？好几万洋人打好儿万庄户人，也就是历史的一瞬间吧，我也没掐表。”

“那么你后来呢？”

“我？主力都打垮了，我这百十号人能干什么？我只好跟大家说，哥们儿们，撤了吧，想活命的就快跑。”

“你就这样瓦解了队伍？”

“就这样，本能地决定分散突围，保存革命的火种。”

“你这是在犯罪，晓得吗？”

“不晓得，墙倒众人推，天塌高个顶，趁火打劫，鸡蛋不能往石头上碰，我一点没违反战略——头里那几仗我们都是这么打赢的。”

“见着松人压不住儿，见着能人直不起腿——这么形容你一点没错吧？”

“没错，这么形容您也一点没错。”

“老实点！别忘了你现在在哪儿！”

“一点没敢忘，我要是忘了，这天地间就没您了。”

“老叛徒，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早点把你挖出来。”

“会躲呗，糊弄你们还不是小菜儿？老实说，我要是乐意，能千秋万代和你们站在一起一点马脚不露。”

“我看你是活腻了。”

“你要活到我这岁数，隐藏个一百来年，你也得腻—— 跳出来得啦。”

“你的领导呢？”

“展览呢 .”

白度和孙国仁站在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元豹面前，既焦急又不安。

“谁派他去的？马上就要检阅了，他不说抓紧时间给你热热身，倒自己跑去出头。”

“他也是被抓的，身不由己，可能是人家觉得他象谁。”

“胡闹，现在还有没有王法！”白度义愤填膺，“越老知不知道这些事？”

孙国仁叹口气：“不要提啦，赵老已经堕落了。一晚上换上八个地方睡觉，白天就精神恍惚。”

“生活啊，真是腐蚀人。”白度说，“这样吧，你派人去和抓走刘顺明的机关交涉一下，看用什么办法能把他保出来，这节骨眼儿上没他还不行。我带元豹去搞点饭吃，要汇报表演了，饿着肚子怎么上得了场。”

“能不能高潮把汇报演出日期推迟一下。”

“恐怕不可能，股东们已经集体下了最后通牒，拿不出成果来就扭送咱们去法院，告咱们诈骗。”

“赵老什么反应？没去再做做说服劝解工作？”

“赵老拍了桌子，骂了人，又能怎么样？拿不出东西红口白牙，许诺谁不信？股东们都撕破脸了，这人一不要脸了很多事情就没糊弄了。”

“鼠目寸光呵—— 这些人，讲好了同舟共济半道上又纷纷下船。”

“你怎么样？” 白度问昏昏欲睡明显得有些体力不支的元豹，能坚持到最近的饭馆吗？”

“给我沏杯麦乳精。”

“哪儿还有强化食品？”白度环视空空如也的室内，“能当的全叫刘顺明当了吃西餐了。你就先喝杯糖水吧。”

白度找出个糖罐，把所有剩下的糖末儿都倒进一口杯里，冲上水递给元豹。元豹一口气都喝了下去，舔着嘴唇伸着空杯：“还要。”

“这样不行呵。”孙国仁用手搬着元豹嘴巴看看他的牙口，“他还需要补，大补，否则拿出去也会被打回来，商检那一关也就过不了。”

“振作点，元豹，”白度摇着萎靡不振的元豹。“你可不能趴下。你才饿了三天，长城压根儿就没吃过一口，照样几立了几千年。”

“咱们中国能让人从月球上看见的就你们俩了。” 孙国仁也声泪俱下。

“我想吃只鸡。”

“给你，都给你，还想吃什么？只要国内出产，全国人民不吃虎口夺食也要给你弄来。”

白度抹抹泪站起来，坚定地对孙国仁说：

“砸锅卖铁，也得让元豹吃顿饱饭。”

一个简陋的个体小饭馆，孙国仁和白度搀着捂着军大衣的仍然浑身哆嗦走不动道的元豹走进来，在一张污渍斑斑的

破桌子旁坐下。

孙国仁敲着桌子不耐烦地喊："老板，上菜！"

坐在收款台后面的老板娘看看这三位，又抬头看看看收款台玻璃上贴后张带照片的通辑令。叫出老板，用下巴指指那边坐着的三位，嘀嘀咕咕说了半天，老板解下围裙撸胳膊挽袖子地过来：

"您三位是'全总'的吧？"

"是呵？你怎么知道？"孙国仁很兴奋，指着元豹介绍说，"这就是唐元豹，咱们国家新选出的头号男子汉，你一定在电视上见过他。"

"你就是唐元豹呀？"旁边桌上三个正在喝酒的小伙子中的一个转过身问元豹，"怪不得看着眼熟。"

"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国仁笑嘻嘻地问人家。

"什么也不干，混混儿。"小伙子说一句，转回身继续喝自己的酒。

老板和元豹握握手，对孙国仁说："三位要吃饭是么？"

"是。"白度说，"这难道还用问？你就快点吧。"

"这样吧，你们打我一顿得了。"

"这是怎么说话呢？"孙国仁急了，"我们是来吃饭的，打你一顿算是怎么回事？"

"饭是没有。"老板沉着地说，"命倒有一条。你们挑吧，是手牵手下油锅还是个顶个滚钉板，随你们——反正我不赞助你们这顿饭！"

"噢，你是怕我们吃饭不给钱。"白度恍然大悟，"告诉你，我们有钱，也准备付。"

“拿出来，”老板伸出手，“先交给我。”

“没听说吃饭还要交押金的，”孙国仁急扯白脸地嚷，“种族歧视是不是？告诉你，我这是在自个国家。”

“为什么不信任我们？”白度问老板，‘我们哪点象吃饭不给钱的？”

“不瞒三位，你们‘全总’已经被我们饮食行业通缉了，三位都已被列饮食行业全体从业人员须谨防的全市吃饭不给钱的人员名单中。我也不知道你们三位从前吃饭给不给钱，我只知道，‘宝味堂’经理是被你们逼得跳楼的。”

“咱们走，不在他这儿吃。”孙国仁愤愤地站起来，“小看人。”

“到哪儿都一样，先生，三位的模样儿身高都已布告全市饭店餐厅了。”

“算了算了，我们先给他钱。”白度从皮包掏出钱递给老板，“有什么呀？早晚有一天这些伙食头子会后悔没在危难时拉咱们一把。”

“实在抱歉。”老板点点钱，满意地塞进怀里，“我也是不得已，我还年轻，不相信这么不明不白地被人毁了，三位想吃点什么？”

“大补的，驴鞭狗肾猪腰子，你这儿有什么下水上火的就统统切处来拦上示端了上来。”

元豹暴吃暴喝，一口没嚼冠又填进一口，两腮帮子鼓鼓得象塞了乒乓球，边吃还边俩眼骨碌碌地盯着盘子。

“白度和孙国仁心疼地望着元豹，满桌菜肴几乎一口没舍得吃全尽着元豹了。

“这孩子是给饿坏了。”

“慢着慢着，那不是鸡爪子那是你自已的手指头。”

元豹很快就把一点菜吃得精光，仍是一副饥渴难耐的劲儿！

“老板，照原样再来一份儿。”白度叫。

又是一桌菜送上来，眨眼之间又扫个干净，元豹仍是不知餍足的贪馋相儿：

“还要吃：”

“没了，我们已经被你吃得一文不剩了。”

“不饱。”

“这可怎么办？跟老板好好说说，赊一桌。”

“肯定又是让咱们打他一顿。不没有什么办法，不吃也能让人饱的？”

“有的糟人倒是能让人一看就饱。”

“好好想想，祖国文化遗产这么丰富。”

“……想起来了，气功里不是有‘辟谷’功么。”

元豹一手攥着炎线一攥着地线，气功大师一合闸，元豹浑身登时透明了，剧烈抖动，两手冒着花儿，发出大声的惨叫：

“啊—— 啊— — ！”

气功师一板闸，问道：“还饿吗？”

“不，不俄了。”元豹有气无力地回答。

“这‘辟谷’功还真灵，”孙国仁在一边看得十分惊奇。

“是‘辟谷’功。”气功师笑说，“这也就是充充电，增加点能量。‘辟谷’功可不是一般人能练的，那是仙境。凡夫俗

子也就是过过电，打打鸡血，省个一顿半顿的粮食。”

“不管长用？”

“不管长用，一时之需。”

“那就是说，到晚上他还得饿？还得闹吃”？

他要还闹吃，就还给他过电，一天三次，一次二百二十伏。时间长了电流量还要增强，防止他饭量见长。”

“我不喊饿了。”元豹哭道：“别电我了，我今后再也不喊饿了。”

白度举着一粗针管子红色粘稠液体推出针管内的空气，向元豹走来。手拿着一支蘸了碘酒的棉签，让元豹挽起袖子，好方相劝：

“听话，把这针鸡血打了，打完你就有劲儿了。”

白度在元豹肘窝处的静脉处涂了涂碘酒，扔掉棉签，用手扇了扇——一针扎上去！

“听话，把这碗童子尿喝了，喝了你会心清气爽。没毒，我们难道会害你么——都是为你好。怎么样？特别愉快对吗？”

“特别心快。”元豹躺在一根扁担上闭眼说。

第十五章

布满丘陵、沼泽、湖泊、河流和灌木丛的荒原对面坡上搭起了一座支着雪白天逢的大看台。

看台上摆着西瓜，汽水和香烟。

赵航宇陪着经理、农民企业家、个体户等上百名股东戴着草帽墨镜扇着扇子步入看台，依次就座。

白度领着两人站娘给来宾们一人发了一架望远镜并捧了个大本子请来宾们一一签到。

来宾们纷纷举望远镜对着寂寞的荒原调着焦距，东瞅西瞧：

“演员很快就会出场，”赵航宇回过头来对大家说，“大家可以注意对面山上的那处悬崖，一会儿演员就要先从那上面跳下来。”

“啧啧啧，这么高，底下有没有什么保护措施”？

“什么都没有，全凭演员的一身工夫。”

“了不起，这个演员厉害，当年狼牙山应该派他去守。”

“小白呀，”赵航宇招呼白度说，“通知对面可以开始了。”

对面悬崖上，孙国仁正在为全副武装前着大步枪腰里插满手榴弹的唐元豹检查着装。

“风纪扣扣严，皮带扎紧。脚下的鞋脱下来，这次演次规定不许穿鞋。”

元豹脱下鞋，孙国仁把两只鞋插到元豹身后的背包上。

“记住，祖国人民在看着你，要能往直前，视死如归。胜利后回来，我为你请功。

“要是我回不来了，告诉大家不要哭。”

“你就让大家哭吧，别的忙也帮不上你。”

“劝劝他们，就说我是为人民而死的，死有余辜。”

“我会教他们把帐记在帝修反身上的。”

对面山上升起两颗红色信号弹。

“出发的时候到了。”孙国仁催促元豹,“没什么交代的就去吧。”

元豹脚步沉重地走到悬崖边，往下一看，天旋地转。

“不许熊 !”孙国仁在一旁厉声喊。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

元豹高喊一声，眼一闭，心一模，纵身跳了下去。

孙国仁见元豹跳了崖，连滚带爬地跑到山凹，对隐蔽在那儿的一队穿着伪装服的保安队员喝令：

“进入阵地！记住，谁要是不按规定挨打，伤了元豹一根毫毛，回来我扒了谁的皮 !”

“喳 !”

保安队员们抖擞精神沿着一人多深的交通壕，分头跑向自己的位置。

看台上一片兴奋，嗽叭里放着战争电影的录音剪辑，枪声炮声响成一片，伴随着雄壮的交响乐。人人都聚精会神地把着望远镜观看。

望远镜的视界内，只见元豹象片羽毛似地从悬崖上跳下来，缓缓地落在崖下的荆棘丛里，半响，他浑身是土摇晃晃地站起来，扇了自己两嘴巴，定了定神儿，撒腿跑起来。

只见他时而匍匐蹭行,当有隐蔽物时爬起来猫腰迅跑,一个土包后亲出一条大汉拦腰抱了他，被他轻轻一甩象扔谷草捆似地扔出老远，躺倒不动了。当他跑到一棵树下，树上又跳下一条大汉骑到他背上，被他一个背挎摔昏过去。

元豹在树丛间，丘陵上狂奔；在沼泽中艰难跋涉；跻过

一条条壕沟，攀上一座座绝壁；和不断出现的敌人搏斗，战胜他们。向看台奔来。

他跳进一条湍急的洒流，奋力泅渡。河里钻出水鬼，于是展开一场激烈搏。元豹和水鬼此起彼伏地被对方把头拽进水里，咕咚咕咚喝水，露出水淋淋的脸大喘着互相往脸上挥拳猛击，最后水鬼沉没不见了。

元豹精疲力尽地爬上岸。四、五个在汉端着刺刀围了上来，元豹握着拳头走起圆场，轮流和他们交手，演出一场空手夺枪的绝技。

四、五个大汉被缴械打倒后，元豹又跳进另一条河，奋力泅渡，河里又钻出水鬼，于是又搏斗。元豹爬上岸，又遇见四、五个端着刺刀的大汉。于是又空手夺枪“ ”

炮火在轰鸣，一发发大口径炮弹在奔跑的元豹身旁左右爆炸，掀起冲天的尘土，炸了一个大弹坑，元豹的身姿时时被火光和硝烟吞没，然而，每当胡烟散去，元豹又跳起继续向前飞奔。

一队敌人坦克蜗牛似地缓慢爬行着，出现在元豹前面，排成一排，象行刑队处决手无寸铁的犯人一样，转动着炮塔、瞄准元豹—— 一齐开水。元豹，几立在硝烟散去的坦克前，一出拳，一辆坦克冒出浓烟，坦克兵跳了坦克四散奔逃，被元豹连连出拳，每人帽子上冒出一股红烟，一辆坦克冲来碾过元豹的身体—— 坦克被咯翻了，元豹抖抖土从容地站起来。

元豹一路冲杀着继续向前进，看来没什么能挡住他了。他的脚步虽然踉跄，脸上却充满胜利的渴望。

“横亘路上的一个煤气罐着火，火势猛烈，元豹中过去，

把手伸进火里，关上煤气阀门。

他继续向前跑来，一座房子着火了。他一头扎进火海，浑身冒着火苗冲出来，回身鼓足腮帮子吹了两口气儿，比划了几个手势，火苗微弱，暗淡下来，化为一片灰烬。

他继续往前跑，一堵砖墙挡住了他的去路，他退后几步，调整了一下步伐，蹬蹬蹬迈了大步腾空而起—头撞上去……他继续往前跑，砖墙已在他的身后，那上面留下一个人形的豁口。

他向看台跑来，脚步轻盈，矫健如飞，他身后的路一段段坍塌—— 那都是铺着解草和浮土的陷井。

他在布满尖钉的烧红的铁板上芭蕾舞汪员一样灵巧地跑。

他在湖面上滑水运动员一样喷溅着水花一般地驶进。

他向看台跑来，近了，大了，清晰了，浑身的装备和脸上的微笑都很分明了，甚至能听到他身上枪枝和手榴弹碰撞的叮当声和他光脚板跺在碎石路上的“扑扑”声。

“看台沸腾了，人们纷纷放下望远镜，站起来用肉眼看着正一步步向山上跑来的元豹，热烈地鼓掌，大声地加油：

“来个好几嘿—— ”

“黑—— 好 !”

“来个炒嘿—— ”

“嘿—— 妙 !”

“再来一个要不要嘿 ?”

“嘿—— 要 !”

在一片掌声和喝采声中，元豹终于跑到了终点。

掌声如潮，鲜花似雨，元豹两手捂腰慢慢地溜达着，微笑着向欢少的人们招手。

白度和两个姑娘跑上去，把—条毛巾被披到他肩上，往他怀城塞了一抱鲜花，然后簇拥着他向休息室走去。

一大群扛着摄像机举着照相机的记者跟上者，纷纷抢拍元豹的形象，闪光灯成—片耀眼的光斑。

“噼哩哄啦，噼哩叭啦。”一片耀眼的光斑。

一群记者手举着一群照相机不停地按着快门倒退着进入大厅。

在镜头对着的方向和产人光灯照得雪亮的空间，赵航宇和一百多名股东们肌面微笑拍着手一步步走进来。

元豹披着毛巾被羞羞答答地独自站在脚手架般的合唱了专用木台阶上。

赵航宇和股东们一边看着他一边鼓着掌走过来，络绎不绝，走过去还扭着头看，最后站成一大圈慈祥地笑着看着元豹鼓着掌。

掌声中，经理凑过去看着元豹腰里的手榴弹问道：

“你就是凭这些武器战胜困难的？”

孙国仁从人群里挤出来回答说：“他没有使用任何武器，首长，这些都是摆设，他就是凭，着—颗红心两手茧冯过来的。”

“是吗？”经理拿直一只元豹的手，惊叹地摸着上面的硬茧，“熊掌似的，这一巴掌糊谁身上谁也得残废。

“给首长看看你的脚。”孙国仁搬起元豹的一只脚，脚心

朝上给围过来的股东们看。“这上面全是自个长的，没打掌，不信你们摸摸。”

几只白胖的手指在元豹脚心上按了按，一片惊叹：

“真比那驴蹄子还结实。”

“你这一身工夫是怎么练的？”农民企业家问元豹。

孙国仁立马招招手，两个汉子立刻抬来一只吊着沙袋。

“他每天都打它，打惯了，自个也经打了。”

经理饶有兴趣地挥拳在沙袋上比划了两下，踢了一脚，高声对众人说：

“好，有这样的壮士，我们还怕谁跟咱们过不去！”

“来来，我们照个相。”赵航宇张罗着，“让记者给咱们合个影。”

股东们纷纷爬上木架子，肩井肩手背手挺胸凸肚绷着胖脸一排排站好。

白度领着工作人员搬来几把椅子，让赵航宇、经济、企业家等几个股东中的头面人物在第一排坐下。

元豹被挤到了台下，东转西找不着插脚的地方。那边记者们已经在噼噼叭叭地照了，所有的人都光顾庄重地面向镜头，没人注意他。

还是经理慧眼发现元豹灰溜溜地站在一边，连招手叫唤：

“来来来，到我这里来，怎么把我们的主角忘了。”

元豹来到前排站没地儿站，坐没地儿坐。

经理一指自己脚下：“你就跪这儿吧，我手搭你肩上。”

元豹跪在前面：“单腿跪还是双脚跪？”“就单腿吧，双腿象什么样子。”

所有人面向镜头，闪光灯交织在起，形成一片耀眼的光斑。

耀眼雪亮的光斑后面，一个记者鼓捣着按不动的照相机问静静地站在一旁的白度：

“不是说看拳么？怎么改野战？”

“给你看什么你就看什么吧。”白度面无表情地回答，“没得看了你再问。”

荧光闪闪的电视屏幕，正斜着眼看一边的罗京忙正过脸来一本正经地说：

“今天下午，在北京西郊演出了一场全武行。中国头叼男子汉唐元豹在僵人民总动员委员会组织的一场汇报演出中大显神通，在方圆五十多公里的范围内所向披靡，如入坎人之境。征服了四座高山，涉过四条河流，踏平了四处沼泽，击败了四十个对手，扑灭了四人火灾，另外还穿越了四堵砖墙，令在场的四百多位来宾叹为观止，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热合曼的详细报道：”

电视上出现元豹跋山涉水，灭火格斗的一个个画面，穿插着看台观众张大的嘴和哆嗦的握着望远镜的手。

画外：“有关方面专家认为，象唐元豹这样具有极大的忍耐力和超人技艺的男子在国内目前还找不出第二个，理应列为国宝，作为重点保护。另外也要深入地唐元豹进行研究，看看他是怎么闹的，这也许对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不无启发。据‘全总’工作人员介绍，他在这次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前已经一个多月没好好吃饭了，每天只是充充电打两针鸡血喝一碗

童子尿精神却越发抖搂，这就使我们不得不需要重新认识一下我国民间流传下来的一些过去被一概斥之为迷信的养主之术，有关专家指出，既然‘全总’这几个人凭着简陋的条件和原始的手段就能培养出一个如此惊人的唐元豹，如果国家重视点，提供些更好的条件，好好总结经验，摸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快速成才法，那么，大批制造唐元豹也不是痴人说梦……本台“观察与思考’节目下周将就这一问照进行专题议论，希望广大观众届收看…

被元豹咯翻的坦克高高掀起，炮筒朝天向后倒去。元豹从容地从地下披起来，掸土，慢动作地向镜头转过来，奔跑……

“你掐掐我，你掐掐我。”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军目瞪口呆地看着电视，急促地对坐在身边的女儿说，“我不是在梦里吧？”

鞭炮声响彻全城，倏然升起的礼花不时划过夜空，五彩缤纷地呈现空，雪花般地陨落。

‘全产’的眼镜们每人手里擎着一支熊熊燃烧的扫帚或拖把，分头站在每一幢居民楼下放开嗓门喊：

“都出来嘿，上大街，上大街……”

青年男女背着枪，腰里排满手榴弹，光着脚雄韦韦地走出各自的家门，汇成一股洪流，沉默地在街上行进。

走到一个路口，迎面又地来了一支同样装束同样由青年男女组成的队伍，双方会师，欢呼拥抱起来，合为一股沿着大街前进，高唱着国际歌：

“英特耐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全总’总部大楼灯火通明，会议室里，全体头目坐在会议桌旁正在紧张地开会。

主持会议的赵航宇兴奋地对大家说：

“这次汇报演出空前地成功，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各地的贺电和汇款雪片般地飞来，令我们应接不暇。我们一定要趁热打铁，争取再多搞些活动。大捞一把。”

神色憔翠地刘顺明说：“民心可用呵。”

“对！”赵航宇继续说，“要掀起一个学元豹赶元豹的热潮，让生活充满阳光……”

一个眼镜满头大汗地闯进来，结结巴地说：“来了，来了……”

“谁来了？”孙国仁揪住他厉声问。“公安局？”

“群众……群众来了，来向我们祝贺……”眼镜手指着窗外。

窗外广场上传来嘈杂的人声、脚步声、欢呼声和歌声，声如潮涌。赵航宇一脚踢开椅子，冲到窗边，冲窗下广场上的人群张开双臂送飞吻。

黑鸦鸦无数的青年男女只是冲顶层欢呼，挥手。

赵航宇抬头一看，他上面的窗户边元豹穿着睡衣一手揣兜一手向群众挥手。赵航宇怏怏走加会议桌，闷闷不乐地说：

“我们继续开会……我认为对元豹的宣传要适可止，不要引起混乱……”

“谢谢你，元豹，为国争光。”

人群中有人大声朝站在楼上窗户边的元豹喊。

元豹眼含热泪，哽咽着抿着嘴向人群挥拳致意。

人们都红了眼圈，纷纷低头抹泪，接着又仰起头眼巴巴望着元豹。

“同志们、同胞们。”人们安静下来后，元豹说道，“我很幸福。”只说了这一句，又泣不成声。

广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每个人脸上都流下流动的泪水。

“说点带劲儿的！”背枪的男女们齐喊。

“带劲儿的？””元豹擤擤子，抹抹泪，大声喊，“男儿，男儿，有志不在年高……男儿不让须眉男儿男儿何不带吴钩……”

“再带劲儿点！”

“……你们弄死我吧！”

“越说越不象话。”赵航宇牙疼似地捧着脸堵着脸堵着耳朵听着外面群众和元豹的一问一答。“这个唐元豹不会说个话，快去找两个人把他从窗户边拉开。以后这咱和群众对话的场合不要叫他单独出面，搞不好要出乱子。

“我现在在更担心的是唐元豹兢尾巴。”刘顺明说，“以后不好管理。”“不怕他翘尾巴。”孙国仁说。”我们既然能捧他也就能灭他。”

“要着重宣传我们是怎么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他拉扯成人。”赵航宇说，“让群众分情是非。”

元豹已众窗户边消逝。广场上的人仍在兴致不减地喊：

“我们要见元豹，我们要见元豹。”

一队队警车从各个方向拉着警笛快速驶来，无数的警灯在闪动，大批警察包围了广场的人群。警车上的广播喇叭反复广播着：

“全体趴下，放下手中的武器，用手抱着头一个跟一个往这边走……”

广场上的人群，象倒伏的庄稼一片片躺倒。

第十六章

“你被捕了。”

两个警察严肃地站在元豹面前，宣布。

“什么罪名？”元豹伸出两只手让警察给他戴上铐子。

“煽动叛乱罪。”警察亮出逮捕证，让元豹签名，然后架着他，带出门推上警车。

警车拉着笛驶去。

“唐元豹的表现不是偶然的。”

电视台的演播室时，赵航宇容光焕发地看着女主持人侃侃而谈。

“是我们精心培养的结果。如果你们从前见过唐元豹一定会发现他只不地是个相当平凡的人。自从到了我们手里，我们为他精心制定了食谱，制定了周密的训练计划，一点点，一步步开拓他的视野，培养他的兴趣，从古今中外的文明宝库中汲取营养，于是乎，他才变成今天的这副样子：坚韧不拔，

不屈不挠，经得起摧残，受得住打击，老是笑呵呵的……”

“我来补充一点呵。”气功大师说，“唐元豹这所以具有超人的耐受力和几乎可以逾越一切的能力，他简直就是病魔缠身，风吹就倒纸糊的一样。经过我给他的精心治疗和发功，很快就判若两人。红光满面，行走如飞，不吃不喝还挺肥，不晒太阳还挺黑……”

“你那都是后来了。”赵航宇笑着打断气功师的话，”在这之前，我们早折腾他多少遍了。”

“我觉得呵，”一直坐在一边的倾听的小绅士插话说，“你们刚才谈了半天，主要还是谈他的身体素质方面。当然他身体是很好，但论说他具有超人的忍耐力和经得起摧残，这我都同意但我觉得唐元豹之所以可贵、难得，值得我们大家今天坐在这里研究他，主要还在于他的气质，那种忠厚老产俯着甘为孺子牛的精神—— 这个现在不多见了，说是找不到第二个我看一点也不是危言耸听。”

小绅士摸了一根烟点上：“于是我就想了，他为什么会这样任人役使，毫无怨言，一点自尊都没有了。”

“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女主持人说。

小绅士看她一眼，吸口烟：“恐怕还不完全是这样，这么说简单了，我跟元豹接触不多，也就是一面之交，我发现这孩子听人说话很专注，非常谦虚，甚至还有几分腼腆。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原因。来者不拒嘛，只要对他有益就统统接受，不象有的年轻人偏食，偏食怎么能营养好？只有站在巨人肩才能看得远。唐元豹聪明就聪明在这儿，他以卧姿站在了我们这些人的肩上。”

“我认为唐元豹的产生的不是偶然的。”穿风衣的女导演说。“我不同意刚才小先生的说法，唐元豹不是绝无仅有的，而是一批年轻人。他们不是靠哪个人成长起来，而是书！记载着有史以来所有人类精华的思想，行为、言论的书，造就了他们。使他们扔胆有识，学有榜样，赶有目标。我在唐元豹身上就看到了古罗马角斗士和受难基督的影子。前些天中央电视台播闻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大批制造唐元豹行不行?当然不是原话了。我认为行，但是，欲先大批制造唐元豹必先大批制造书，书是人类的朋友。如果没有书，我们至今还将在黑暗中摸索……”

“我不同意氢唐元豹提得这么高。”芭蕾舞女教师愤愤不已地说,“我不知道‘全总’为什么要培养这么一个人，还把他抬到这么高的位置上宣传，我跟唐元豹只有一次接触，我发现他这个人很坏。很不老实，貌似忠厚，心中藏奸，寡谦鲜耻，笑里藏刀，一身的汪滑习气。和那些自尊自爱奋发图强的青年比起来，他人格十分卑下、庸俗，我不能对一个丧失了自尊自己拿自己不当人的人产生信任好感。如这样一个人成了我们青年的榜样，那我看我们国家的前途就很值和担居了。我认为创作唐元豹的作者是很不严肃的，从唐元豹身上可以看到作者的低级趣味和哗众取宠，我们姑且不说他是别有用心。一点不好笑嘛，拿肉麻当有趣。不客气地说，是对我们当代中国青年的污蔑侮辱。我要问作者，唐元豹这个人究竟有多大程度是真实的？那么多优秀的在各行各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青年不去描写，却把注意力放在这样一个令

人生厌的人物身上，这和我们这个时代相称么？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何在？要把我们的青年引向何方？”

“我来插一句。”白度说，”我来回答这位女同志的提问。首先，我们创作、培育唐元豹是为了一个直接的简单的目的，那就是为国争光，在世界自由搏击擂台赛上争取冠军，升起五星红旗。其次，我们是按照元豹个人条件制定训练方式和方案，没有考虑对全国青年的广泛适用性，更不存在让全国青年统统效法的初衷。实际上，唐元豹就是唐元豹，谁也学不了他。我们也无意拿他去和什么人开玩笑哗众取宠，更谈不上利用唐元豹丑化污蔑广大青年，当然，培养唐元豹也没有先例可循。我们在摸索中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走了一些弯路，有的地方没掌握住，分寸失当，这是我们需要吸取地教训，至于你说唐元豹这个人究竟真实不真实，这个我也难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格面具，我们可以互相不喜，但要学会互相容忍，譬如说我对你也不喜欢，我就不说你的存在，是对妇女的丑化和侮辱。”

“我们议论得很激烈呵。”女主持人说，“大家的观点针锋相对，我看下面是不是这样，先暂时不去评价唐元豹，把议题集中在：如果唐元豹代表着我国一代新青年的风貌，我们怎样使更多的唐元豹涌现？”

“我觉得唐元豹还是应该肯定的。我不太了解他私下的表现，也不知道他骨子里真正在想什么，但就那天汇报表演中他表现出的大无畏有精神和敢于面对一切困难的勇气，我认为还是很令人钦佩。”

“代表不代表新一代表年姑且不说，但唐元豹本人不应受

到指责，说老实话，在他面前我自愧不如，就是用金子把我埋起来，我也没有他那份勇气，生死荣辱一切置之度外。

“我仍然认为你们抬高了他，被他制造的假象所迷惑。他并不是因为有了崇高的信念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我认为唐元豹堪称中国头号男子汉，尽管这个概念不科学，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但就其行为讲令人肃然起敬。刚才哪位同志讲过他自愧弗如，我也自愧弗如，你们在座的哪位能做得到？我看我们都属于爱自个爱得不得了的人。如果中国真是有了这么一批唐元豹，少一些你我之辈，我看中国的事要好办得多！至于怎么使更多的唐元豹涌现出来，我还没有想好。读书是不是能使人读聪明了？我看未必，我们在座的哪不是书蛀虫？我倒有个不成熟的想法，是不是要在遗传工程上作文章，这最可靠也最有效，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提供了大规模复制一个人的可能……”

“这事一定要慎重，搞不好就会出现第二代都是傻子的后果。”

“我只有一个请求。”唐元豹哭丧着脸对警察说，“把我和强奸犯盗窃犯们关在一起，我不愿意当政治犯。”

“008来电。”

赵航宇和孙、刘等人正在进餐，一个个正襟危坐，紧闭着嘴嚼着食物，面无表情地听女秘书在一旁念电文。

“因国内广泛报道大胖子已知道我们计划对同十亿人为敌感到绝望已于昨夜凌晨口含煤气管自杀身亡呜呼哀哉国耻已雪不胜雀跃盼下步指示是否要拍些葬礼照片以飨国人

008。”

“他死了？”刘顺明嘴里含着东西说，“他怎么死了？干吗不敢来较量？”

赵航宇闷闷不乐地吃着，一言不发。

“自知不敌，懂吗？”孙国仁说，“这下好了，哥几个脸算是保住了。”

“你懂什么？”赵航宇愣神望着天花板，“脸是有了，饭碗却给砸了。”

“怎么讲？”

“对手没了，还要我们这个‘全总’干什么？”

孙、刘恍然大悟。

“电报007。”赵航宇一字一顿地说，“秘不发丧，务使大胖子之死不在国内泄露，切断中法之间的一切电话电报和邮路。”

“这能解决什么问题？”

女秘书走后，孙国仁急忙问：

“吓死一外国人，这是咱中国人多大的光荣，国内各报刊还不抢着千方百计发头条。”

“争取时间。”赵航宇噌地站起来，“争取一天是一天，你们立即发动人，翻阅所有中外文报刊，看看我国选手在什么比赛中又失利了。”

“那多了，找不过来。”刘顺明说，“今年就没听说哪个项目赢过，除了小球。”

“我要最惨的，输得连裤衩都赔上的。”

“好的。”

“回来。”赵航宇叫住正转向身要走的孙、刘。”唐元豹在哪儿？立即派人把他看管起来，不要让他四处走动。”

“噢，他昨天夜已经被公安局看管起来了，因为忙，忘了向您汇报了。

“看来还是政府知道的消息早哇。好，有政府配合咱们就更什么都不怕了。”

“我们实在找不出男子项目了。”刘顺明抖着一大迭报纸对赵航宇说，“他们连预赛资格都被取消了。”

赵航宇皱着眉头苦苦思索，忽然，一抬头。对刘顺明问：

“那么，女子项目呢？”

第十七章

“我坚决不同意把唐元豹骗了！”白度在窗前猛地一个转身，对一本正经坐在会议桌四周的赵、孙、刘等人说。她嘴唇哆嗦着，竭力克制着自己：

“我坚决不同意把唐元豹同志骗了。诸位，我白某横行天下数十年，自认也是个心狠手辣的，但这事，对不起，我觉得恶心，我觉得太过分了。”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挽狂澜？”赵航宇说，“我们当然也是十分不愿出此下策。”

“没有，我现在心里很乱想不出什么高招。”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开创的事业就这么垮了。”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不能存妇人之仁，这不是针对

哪一个人。如果需要，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都会毫不犹豫贡献出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我们已经把脸贡献了。”

“替元豹想想，他还年轻，还没有用过，就永远失去了，这会在他心灵上造成巨大的创伤。永远滴着血的创伤—— 他有权利使自己的身体各得其所。”

为了使这张张完整，他在其它方面就必得残缺，这恐怕是早晚都要进行的痛苦选择。”

“你说过，他是目前我国的脸中唯一的全活儿人了。”

“他仍然是，我们并非要他残废，除非你认为妇女本身就是有残疾的。”

“这没有什么丢人的，他并不因此就成了怪物。千千万万的妇女原本就没有，她们谁也没抱怨，尽管时而流露出某些遗憾但仍满怀信心象正常人一样生活。”

“甚至更加轻快，跟正常人比别有洞天。”

“有所失必有所得。”

“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道理我是懂，但感情仍然转不过弯儿，你真有把握骗了元豹后他不会变态伤能保持力量和勇气？”

“试一试嘛，不试怎么知道？反正情况不会再坏到哪儿去了，如果我们得到的不是一个亚马逊女战士而是一个泰国人妖，我们也只偃旗息鼓，解散‘全总’，日后再图东山再起。”

“元豹这杆大旗不能倒，你不但要转弯子，还要亲自去做元豹的工作，让他愉快地接受组织的决定。否则我们只好把你开除出‘全总’主任团。”

“这是组织的决定吗？”

“是的。‘全总’主任团一致通过，并指定我们三个找你谈话。”

“既然是组织决定，我那我服从，但保留我个人人的意见。”

“允许保留，但组织决定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我还有个最后的请求，如果一旦变性失败，我恳求你们不要再试图给元豹重新装上。”

“你把我们想地也太卑鄙了。说实在的，这个决定作出时我们也都老大不忍，很多同志都哭了，觉得对不起元豹。”

“我们这些人呐，也都是刀子嘴豆腐心，如果不是身在这个岗位上，感情要服从需要，要考虑到全局的利益，哪会这么人面兽心？”

“小白呀，”赵航宇手搭在白度肩上带着她一起在屋里来回走，“要充分估计任务的艰巨。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办起来难，也是，把谁骗了谁没有情绪除了太监。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多讲些妇女也是人的道理，这点上，你是女同志，有优势，要利用。办法是人想的皇帝我们都改造过，他唐元豹总不会比皇帝还刺头儿吧？”

牢房的铁门“哗”地一声拉开了，一个警察站在天窗透下来的阳光中冲昏暗的牢房里喊：

“唐元豹出来，带上你的铺盖卷。”

监狱会客室里，警官正严肃地和白度谈话：

“我接受你的解释。但我要警告你们，你们既是个民间组

织，一切活动，言论就不要超出民间的范围，不要和政府的工作搅到一起，更不许在群众中造成你们俨然是个临时政府的错觉。”

“一定。”

“气焰不要那么嚣张，言谈不要那么放肆，要办什么事就老老实实地办。组织比赛就谈组织比赛，培养选手就谈培养选手，多挖掘人本身的内涵和困境，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离题太远，对社会弊病，光停留在调侃，嘲笑上有什么用？”

“对对，我们一定注意，自己就管自己的事。”

“我也不是叫你们只管自己的事不管别人的事。别人的事可以管，但态度一定要端正，一定要善意的，有社会责任感是好的，但发展到刻薄、尖酸乃至恶毒地诽谤和影射就不好了。”

“我一定叫他们注意。”

“什么叫他们注意？我叫你注意，我现在就盯着你。”

“我注意。”

“光保证不够，我要看你的行动，我了解你们这些人，你们总是阳奉阴违。”

“这回不了，一定同决同德，到时候我们组织外国人比赛给您送两张票，请你一定去临场指导。”

“我就不一定去了。我对这些和外国人斗气儿的事不感兴趣。国内的事情就够我忙的。”

警官站起来，和白度握手告别，送她出门：“这次就宽恕你你们，下次，唐元豹再出这种事，我就连你一起追究，谁让你是他的作者。”

“我一定注意不给他胡说八道的机会。”

“要严加教育，控制使用。”

元豹孤零零站在监狱大门内发着愣。

白度夹着包起出监狱大楼，向这边走来。元豹见到白度露出笑容。“还笑呢。”白度说他，“我为你挨不多少训？下回可得注意了，别光顾一时痛快，自己倒霉不算，我也跟着背黑锅……走吧。”

白度领着元豹刚出了监狱大门，一群记者和闲人便围了上来。

马路上阳光灿烂，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元豹眼睛都被阳光照花了，在睁着无神的眼睛，沉着脸，在白度的护卫下分开人群挤着走。

“你对你的所作所为是否感到悔恨？”

“如果再有机会，你是否仍会象从前一样行事？”

“你是否认为你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当局曲解了你的本意？”

记者们七嘴八舌地提问，元豹一言不发，白度连声回答。

“无可奉告。”

阳光和照，陈设舒适的室内，元豹静静地坐在铺着白桌布的餐桌旁吃饭。室内十分安静，只有餐具和盘碗相碰发出的轻微回响。

菜肴十分丰盛，颜色绚丽。

元豹面无表情地吃着，吃着吃着，他哭了，两行眼泪流下了他的面颊。

白度坐在他对面，手托腮看着他，一动不动，也不说话。

元豹很快擦去泪水，又继续吃，也不抬头看白度一眼。

元豹又吃了一会儿，放下餐具，抬眼对白度冷冷地说："我吃完了。"

白度动了一下，点点头："吃完了。"

"下面该干什么了？"元豹扯下围在胸前的餐巾，扔在地上，站起来，到一边桌上拿起一支烟，用力划了几根火柴才把烟点着，仰起下颏问。

"不干什么，没事。"白度垂下眼用手玩着餐桌上的一副叉子，把叉子旋得团团转，说："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不会吧，怎么会没事？"元豹吐出一口烟，看着窗外说，"我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什么也不想干——你们要于什么吧？"

"我们也什么都不想干。"白度说，"你自由了，誓约取消了，从今后你爱上哪儿就上哪，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切全凭你的意愿。"

元豹长时间地望着白度，手里的烟在一点点燃烧，烟灰一截一截地掉下去。

"他走回餐桌，在位子上坐下，把烟在烟缸里掐灭，平静地说：

"我无处可去。"

"你怎么敢对唐元豹这么说，谁给你的权利？"赵航宇拍着桌子对站在他面前的白度咆哮，"你这是赤裸裸的前叛！"

"我认为她已经丧失了一个'全总'工作人员的立场。"刘

顺明坐在分边说。

“开除，立即开除你的会籍 !” 赵航宇声嘶力竭地对会议桌旁的全体主任团成员喊，“有反对的吗？没有一致通过 !”

“也好。”白度平静地说，“这也免了我退会的累琐手续。”

“你立刻给我滚，我再也不要看见你，一百年之内不要来见我 !”

“一百年之后我也不想再见你，就是化成灰我也不想跟你洒在一块圮地里。”

白度转身离开会议室。

赵航宇破口大骂 :“臭婊子，你就是化了脓化了水我也记着你 !”

他颓然坐下，手捂着眼睛悲愤地说 :“我怎么就瞎了眼，一直没发现这个睡在我们身边的美女蛇。她辜负了我的信任，真令我寒心，从今后我还敢对谁好……”

“赵主任，您别太难过。”刘顺明小心翼翼地说，“她走了，还有我们呢。”

“让赵老休息会儿，他受的刺激太大了。” 孙国仁把赵航宇扶离会议桌，在旁边的一个长沙发上躺下，招呼过来一个小姐，让赵老枕在她的腿上，拿把扇子轻轻给赵老扇着。

“我们接着开会。”孙国仁坐到赵航宇的位置上，“继续议论唐元豹的问题—— 会议临时由我主持。”

“我提出一项动议。”刘顺明说，”白度走了，唐元豹的长作仍然得继续干而且还得换个更能干更可靠的人，挽回白度造成的损失不良影响，这是副很重的担子，人选十分关键——我认为非孙国仁不能胜任。”

“不不不，”孙国仁忙说，“我不行，干不了。”

“你就别谦虚了。”

“我不是谦虚，我在坛子胡同还有职务，无暇他顾。我建议选比我略逊一筹的刘顺明接替白度工作。他同样相当能干，又管过唐元豹，与其派个生手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不如派具熟悉唐元豹的同志。”

“不不，我不行，上次工作我就没干好。”

“……有反对的吗？没有一致通过。”

第十八章

“元豹，收拾一下，你要搬家了。”刘顺明对元豹说。

“搬哪儿去 ?这儿不是挺好。”元豹慢腾腾从床上起来，收拾行李。

“换个环境。”刘顺明说，“你需要一个新的、更有利你改造的环境。”

“……”

“你将要尝试一种美妙无比的生活—— 你会喜欢的。”

刘顺明帮元豹拿着行李一同下楼。楼门口停着一辆汽车。刘顺明和元豹分头坐上汽车，汽车便开走了。

一所大学的校园，仨仨俩俩的男女学生在路上聊天，谈笑，看到汽车驶过，都停下来往车里看。

汽车停在一座学生宿舍楼前，走道式阳台上挂满形形色色的女式内衣和妇女用品，阳台上或趴或站着一堆堆女学生

俯瞰走下汽车的元豹吱吱喳喳地议论，好奇地打量他，间或爆发出一阵阵悦耳的笑声。

“走吧上去吧。”刘顺明夹着元豹的铺盖卷对元豹说，率先走上楼梯。

楼梯上，每个端着盆或拿着书的女生和他们擦肩而过时都了一下，疑惑地站住回头看他们。

他们上到最高一层，拐了栾。

阳台式通道上每个房间的门口都站着一群女生，含笑望着他们。中间一间宿舍的门口整整齐齐地站着四个穿戴大方美丽动人的女学生友好地望着元豹。

“这就是你的新住处。”刘顺明在四个女生面前停下来，对元豹说，“她们是你的新老师，将和你共同生活，认识一下吧。”

刘顺明为元豹和四位姑娘介绍：“这是周老师，吴老师、郑老师、王老师。”

元豹和四个姑娘一一握手：“唐元豹，元帅的元，豹子的豹。”

“欢迎你。”排在队尾的姑娘说，“希望你能喜欢。”

“王老师是她们的头儿。”刘顺明特别强调地说，“以后有什么不明白和不懂的地方都可以请教王老师。”

“我解释不清的。”王老师说，“可以请教其他老师。”

“只要你不客气。”另三位姑娘齐声说。

“下面宣布一下纪律呵。”进了屋，刘顺明严肃地对元豹说，“对老师们要尊敬，可以打成一片，不能打进一个。要珍惜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每个老师身上都有很多美德，要细心观察，多多留意，过些时候我就会来检查你到底学到了什么。”

“让我们互帮互学。”王老师认真地说。

“我们学校是培养老师的最高学府,同学们一定很高兴有个实践的机会。”

学校的礼堂里，教务处主任正在给全校的党团骨干和学生会干部开会。

“‘全总’的同志信任我们,把唐元豹送到我们这里培养,是我们学校的光荣。同学们一定要积极配合‘全总’的工作,从各方面无微不至地关心唐元豹,表现出我们的教养和志趣,从点滴着手，影响唐元豹。同学们呐，改造人的工作是艰苦的工作,要比新生一个人难的多。唐元豹是个很有才华的人,我们的工作量就尤其的大。我要特别强调地说，在这项工作中任何人不许掺杂个人感情，男同学不要吃醋，为什么他能住女生宿舍我们不行？他住是有任务的。女同学也不要想入非非，这回可有个光明正大的理由了，你那么一想，可就把‘全总’的同志坑了,咱们努力也就前功尽弃了。但凡发现类似苗头,一律勒令退学。或在档案上注明:该生不服从分配。”

“党内骨干要带头。”坐在一边的校领导插话。“要把这事当大事抓，记红黑点，最后分数记入期终考试总成绩，评‘三好’生发助学金都要参考这门功课的分数,没有红点的不能毕业。一个唐元豹教不好，你怎么能走向社会当老师？”

“谢谢同学们的支持了。”孙国仁站起来代表‘全总’表示感谢,“我们也是考虑再三，才决定请贵校请同志们帮忙。在前也有人推荐了一些单位，纱厂啦医院啦，都被我们否决了。不是太俗就是环境嘈杂不是做学问的地方。另外大家也

有一个共同的感觉：现在各行各业也就是大学生爱国了。”

“你就睡这个靠窗的上铺吧。”王老师指点元豹，帮他铺床展被，”这样我们在屋里干点什么你也都看得见。”

“行呵，睡哪儿都成。”

“不不，还是各人睡各人的，别乱睡。”

“我们倒无所谓，只怕落个毁你的罪名担待不起，”沈老师说。

“我想不出你们还能怎么毁我。”元豹坐在上铺呆着脸说。

几个姑娘一时语塞，互相望着一声不吭。

“大家这是怎么啦？”还是王老师老练，打破沉默笑着说，“都别拘谨，别把元豹当外人，从今后他就是咱们的亲姐妹了，大家该洗该涮，该吃零食该说别人的闲话都照旧。”

姑娘们活跃起来，照镜子磕瓜子，无聊地互相打闹。

学校大食堂，人头汹汹，每个打饭窗口都排着长队。

元豹夹在周吴郑王四位姑娘中拿着饭盒敲打着，朝气蓬勃地走来。

“别吃肉，你会发胖的。”王老师对元豹说，“咱们都吃豆腐，一人一份。”

元豹学着姑娘们的样儿，舔着手指头一五一十地数出几张油腻的饭票递给厨房师傅：双手端着饭食挤出来，东张西望地找位子；在一桌姑娘中挤出个地儿坐下，撇着嘴斜着眼儿挑挑拣拣地吃；鬼鬼祟祟地交头接耳，满嘴含饭地四仰哈哈大笑，笑完坐直矜持地四下瞟瞟目中无人地一口口含着匙

子吃。

繁华的大街上，四个姑娘和元豹手拉着手娉娉婷婷地走着，见到一个橱窗便停下来，指指戳戳地品论着橱窗内的商品，恋恋不舍地离开，又见到一个橱窗，又停下来……

一个穿戴入时的女子从街上走过，五个人便一起回过头羡慕地盯着看，待那女子远去便一齐换成特客观特无动于衷的嘴脸，并肩快步走着议论："那衣服穿她身上一点都不好看。"

时而见到一个模样平和近于羞怯的穿着件好衣裳的女子，五个人便一齐围上去：

"同志，您这衣裳是在哪儿买的？"

遇到街边闲着聊天的小伙子们，五十人便一齐严肃起来，挺直腰板目不斜视地从他们面前走过。其中某个会嘴皮不动地小声对同伴说："瞧左边那个。"

五个人走出一段距离才办流回过头飞快地瞥上一眼，兴奋地大步向前走：

"什么呀？一点都不帅。"

"牛仔裤穿他身上跟套鸡腿上似的。"

百货商店里，姑娘们在光芒四射、晶莹剔透的珠宝柜台前默默地咬着嘴唇含恨一件件仔细观看，通红着脸蓬乱着鬓发眼睛水汪汪地艰难地直起腰，蹒跚着离去，既坚强又可怜，脸上无不带着沉思的神情。

在抛卖廉价衣服、鞋子的柜台前，她们又恢复了自信。疯狂地挤进去、嘶鸣着、拉拽着，根本不问价就一手交钱一手接货。同样疯狂地往外挤，一出了人群便立刻展开衣服用下巴夹着在自己身上比划着，也不顾身后涌来涌去的人群的碰撞，或窃喜或沮丧或自我安慰或没了主意。

“姑娘们，别光顾咱们买便宜货呀。”王姑娘窃喜地忽而想起元豹，“学生都丢了。”

姑娘们抬头找元豹，发现元豹一个人站在远处，在拥挤的人流中显得茫然失措，束手无策。

责任感回到了姑娘们身上，她们游刃有余地逆着人流围到元豹身边。埋怨他：

“你为什么不跟住我们？”

“我确实是尽了最大努力。”元豹说，“我已没法更象你们了，逛商场实在是一种无法一学就会的复杂技术。”

“你感受到做一个女人很容易了吧？”

“太不容易了，当马戏团的小丑也没这么难。”

“别别，你千万别灰心。你觉得难了是因为你光体会了一个女人的辛苦还没品尝到一个女人的幸福。……当你买到几件可心的漂亮衣服，披挂停当，往大街上那么一走，那么一站，你会油然而起一种骄傲，其乐无穷。”

王姑娘回脸同别的姑娘一样伸着脖仰着脸盯着一排挂着的五颜六色的裙子看，伸手指着其中一件对忙来忙去的售货员嚷：“师傅，给我们拿那件桃红的。”

“不不，我觉得翠绿的好看。”周姑娘说，“穿上衬得皮肤白。”

“我喜欢鹅黄的。”吴姑娘说，“鹅黄的穿上干净。”

“湖蓝的呢？”郑姑娘问，“湖蓝的穿上不是显和宁静么？”

“你们到底要哪个色儿的？”售货没不耐烦地说，“想好了。”

“红的。”

“绿的。”

“黄的。”

“蓝的。”

“到底你们谁穿呀？”

“他。”王姑娘一指身旁元豹，“您觉得他穿哪个颜色好？”

售货员凝视元豹，又看了眼那几个姑娘，吸了口气，转身走开。

“他穿不了—— 没那么大号的。”

“到这儿来到这儿来。”

姑娘们领着元豹挤进化妆品柜台，欣喜地嗅着该柜台芬芳的气味儿，指着各种牌子各种用途的化妆品歪着头问元豹：“你喜欢哪种哪个香型？”然后热情地向元豹推荐自已心爱的牌子；

“西施兰怎么样？滴滴香浓。”

“奥琪好，一擦就白，一按就亮。”

“谁让你不擦红鸟？”

“随便吧。”元豹问王姑娘，“我非得用这些带味道的东西吗？”

“你见哪个女人没有味道？”

全体发廊，老板点头哈腰迎上来："小姐们做头？"

小姐们闪开身子，露出跟在后面的元豹。

"他做。"王姑娘说。

老板仰视着元豹，眼珠子骨碌碌转了几圈，马上又恢复了热情的张罗劲儿。

"请里边坐，里边坐吧。"

元豹围着白单子坐在理发椅上，盯着面前的镜子，老板手拿梳子吹风站在一旁疑惧地小声问：

"您要什么样的？"

"我这样的。"王姑娘站在边儿上摇晃着自己的短发说，"百慧型。"

镜子里，元豹盯着自己，他刚烫的头，穿上了女式衬衣。姑娘们正用新买的化妆品七手八脚地给他化妆。

王姑娘用手挖了些洗面奶点在他的额头、鼻尖、两颊和下巴上，然后用手心涂匀。再用手挖出些粉底霜轻轻揉擦在元豹脸上。接着，用小刷子蘸着白粉一层一层刷上去，使元豹的脸变得一片惨白眉毛都淡了。

周姑娘用眉笔重新画出元豹的眉线，又细又长黑眉梢还往上挑。周姑娘接着为元豹画眼线，让他闭上眼睛在他眼上一笔一笔地画。

吴姑娘用睫毛夹子用力将元豹的睫毛夹得上翘成一排，用小刷子在元豹的睫毛上涂着睫毛油。

郑姑娘用色笔在元豹鼻梁两边画上两道浅线，用手涂匀，

使他鼻梁也变得高耸、上翘。然后用笔勾勒出元豹的嘴唇轮廓，拧开一管口红小心地将元豹的嘴唇涂得饱满鲜红。

王姑娘最后又在元豹的颧骨处涂上了胭脂，这样，元豹的形象最后完成了。

那是副妖艳、骇人的嘴脸。

姑娘们看着镜子里的元豹也吓住了。

“哪儿有问题？是不是太艳了？”

“不该有问题呀，平时咱们不都是这么画的？”

“脸太白，嘴太红，眼睛太往上吊。”

姑娘们重新又拿起工具，为元豹修修补补。

元豹瞧着自己，毫无表情，接着，他慢慢咧开嘴笑了。鲜红的嘴唇犹如血盆大口，连他的牙齿都被染红了。脸上的白粉堆起来，形成一道道皱褶，簌簌往下掉渣儿。

他停止了笑，那脸变得青一块、紫一块。

第十九章

“元豹表现得片么样？”

一辆汽车里，赵航宇醉醺醺地坐在司机旁的座位上，头也不回地问坐在后排座位上的刘顺明：

“他情绪稳定吗？”

“相当稳定。”刘顺明凑向前去对赵航宇说，”看上去相当平静。很乖很听话，唯唯喏喏。在那儿和姑娘相处的也很好。让干什么就于什么，没有任何不愉快事情发生，真是个好青年，看来白度对他胡说八道一番一点作用都没起。”

“要注意监视，也许这是假象呢。搬去和美丽的女孩子同住，这谁都不会有异议，如果一旦知道了我们的真正用心会不会登时为之一变，大吵大闹甚至发生更坏的事情——不干了？”

“目前还很难说，但我觉得不会，元豹和白度不一样，人忠厚得多。当然这也仍需要个过程，所以我也不急于跟他明谈。先让他舒服几天，习惯了，尝到甜头了，再谈起来可能就容易得多。”

“不要太大意了，不要太相信一个人的表面行为了，这点我是有惨痛教训的。谁老实谁忠厚？表面越老实的人骨子里就越坏！我是看透了，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互相演戏给对方看。对他再好也没用，都是喂不熟的白眼狼，到时候就反咬你一口。没劲……活着真没劲，有时真想大哭一场……”

赵航宇呜呜咽咽地抽泣起来。

“您别太悲观了，赵老。”刘顺明解劝道，“别太想不开了，一个白度就使您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这也太不值了。”

“这些天，我常人梦里哭醒，醒来眼前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就问自己：我这是在哪里？一语未了，酸了鼻子，泪就又下来了。”

“不敢老哭，当心哭坏了身子。”

“下哭，我还能干吗？这些天我心里老想着一个念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质本洁来还洁去……”

“唉哟，赵老，您可不敢寻短见，多少人指着你呢。”

“唉——，谁能指上谁？父母儿女都不能跟一辈子，功名

利禄又岂是万年不坏的根本？宇宙都要毁灭，人生不过百年，我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罢。”

赵航宇掩面大哭。

刘顺明闻言也不禁惨然，但还是强颜欢笑地说：

“这也太消极了。咱们革命者还是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人类解放的小车不倒就只管推。想想三分之二水深火热的人民，咱们不救就没人救了。”

“他是他，我是我。他水深火热与我何干？我心情悲苦无病呻吟又与他何干？从今后，我要丢开手，咱们互不相干。今朝有酒今朝醉，管它冬夏与春秋……今夜有酒今夜醉，今夜醉在秦淮河边……”

赵航宇轻轻吟唱起来，俄而，轻轻吟育起宋词：

“此去经年……暮蔼沈沈楚天阔…便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车停了，赵航宇仍在吟词：“王衾孤寒谁与共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可以。”

浓妆艳抹的元豹站起来，俯视着这个比他矮半头，弱不禁风的小男子，张开双臂他搂自己的腰，捏住自己的手，随着他向场内舞去。

昏暗的饭堂内，无数的男女学生搂在一起一声不吭地在跳舞。女的画得象熊猫，男的眼镜反着光象刚到地球的外星人。唯有元豹，一张大白脸悬浮于人头之上，五官分我清晰象一个大号秦香莲拉扯着幼小的儿子。

“你是 CP 还是 CY ?” 他问那个挣扎着的舞伴。

“都不是。”

“那是哪个组织的？肯定有人派你来。”

“联合派遣。我是组织的人也不会这么惨，我只是个积极靠拢组织的人。

小个子推车似地费力地推动着元豹，举起元豹胳膊跳着高绕过他的头顶，自己在元豹面前悠来荡去，紧张地踩着点儿一边看着道一边顶着他往前走，忙得一塌糊涂。

“你别累坏了，日子还长着呢。”

“没关系，我打小就帮家里干家活儿，什么苦都受过。”

“你会女步吗？”

“别别，您可千万别同情我，让我累死。”

“可我连猫都不虐待。”

“我这是自才，跟您没关系。”

“想想磨房里的驴，你会好过一点。”

一曲终了，小个子靠在元豹手上休息了一会儿，站直向元豹道谢，噙着激动地向一旁走去。站在那里的教务处主任拍拍他的肩膀，说了些勉励的话，”在他手里的本子上郑重地记上个红点。

教务处主任一挥手，又一个义士悲壮地走出来，向和姑娘们坐在一起的元豹走来。

“你们成立了一支敢死队是吗？” 元豹问一旁的王姑娘。

“你以为我们是什么？” 王姑娘反问，“不是敢死队吗？”

“这么说，有两个支队。”

义士走近元豹，脸上堆起甜蜜的微笑。

元豹也忙堆起笑，多情地望着义士。

“可以认识一下吗？”义士不请自坐在元豹身边，“我好象在哪儿见过你？”

“我也好象在哪儿见过你。”

“你叫什么名字？”

“小姓唐，唐三彩。”

“真的？怪不得觉得你与众不同。”

“是吗？喜欢我对吗？”

“不自禁。”

“那就请我吃饭吧，有胆量饭后再跟我上床。”

“我就想跟你聊聊，不想动手动脚……”

“这回怎么这么乖了？平时你不这么。”

“别不知好歹。我可是仁至义尽，你要不配合那就是你的问题——你太动人了。”

“这会儿叫爹都行，完了事再见我你能撒腿就跑。”

“你怎么这么了解男人——”义士忍着气说，“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亲我一下。”

元豹撅起大红嘴，义士噌地站起来，大步离去。在教务主任那儿他连喊带叫地分辩，教务主任只是摇着头，遗憾地打开本，给他记了个黑点。义士咬牙攥拳绝望看天。

“来吧，我们一起跳。”

乐曲又响，王姑娘拉起元豹和其他姑娘手搭着围成一圈，打夯似地低着头随着舞曲节奏拉来晃去，紧紧在一起。

一群男生过来，生拉硬拽把她们拆散，一个带一个地起

舞。

元豹看到那个义士畏怯瑟缩进退两难的样子，主动走过去，伸开双臂让他带着自己跳。

“你不必惭愧。”

乐曲优美雄浑，几台电子合成器加入乐队，用拟声和节拍烘出海潮涨落的氛围，音量子增大了，似有无穷无尽的海潮涌上沙滩，沉重地叹息着，悄然退去……

饭堂已改换了格局，两块幕布搭在一端，幕布之间伸出一条长长的 T 型舞台，房顶四周架起的灯把强烈的灯光打在舞台上。幕布上方挂着一条横幅：“首都高校业余模特儿大赛选拔赛初赛。”

T 型台三面坐满黑压压的学生的来宾。孙国仁和刘顺明也坐在里面。

在海浪的拍打声中，一个姑娘穿着泳装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幕布之间，大模大样地向 T 型台尽头走来。每走上几步便转个圈，左右炫耀一番，待走到横台上，更是挺胸撅臀四处展示，又是叉腰又是伸臂夹裆屈膝贫腿肃立，作尽各种放浪状，一扭身走了，走一段转个圈，下死劲儿盯几眼坐在正中的评委。

走一段转个圈……直到幕布外仍恋恋不舍，长看一眼全声观众，造个最撩人形状，板着脸走了—— 使观众对她的长腰扁臀刻骨铭心。

第二个出场的是王姑娘，虽然单薄点，但该有的基本都有，起码有那意思。鞋跟高点走起来有点踩泥的感觉，深一

脚，浅一脚，如果宽厚点。倒也差强人意。要命的是她那一脸绝对专业的神态。冷淡、高傲、美不胜收却又屈尊俯就。一步一个脚印，从东走到西，从西走到东，走呵走，走出一腔凄恻哀婉。

郑姑娘屁颠屁颠地走出来，笑容可掬，脚下生风，说她急着下海可以，说她急着去赶公共汽车也行，说什么都不会有人起疑。

周姑娘扭扭捏捏地走出来，一脸微笑掩饰不住内心的空虚。知道的明白她转一圈就能回去，不知道的会以为她是要去喂鲨鱼。其实她没什么好怕的，别说身上还有块遮羞布，就是一丝下挂再眼尖的观众也看不着什么。好在她还是个人，要是只鸡，卖出去也得叫顾客退回来，以为好部位被售货员贪污了。

吴姑娘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几乎是腆着脸出来的。除了她，全场观众都象犯了什么错误似的难为情地低下头，觉得时间突然变得漫长了。

吴姑娘给观众的打击还没恢复，元豹出场了。海浪的节奏也有点紊乱了，潮水涌上来，迟迟不肯退下，第二道浪无处可去，憋出了点难以形容的声响。

元豹穿着斑斓的宰背泳衣，神态自若的走着，按着要领一步一步地边走边往前送着胯。走到横台上，俯视着底下体面的先生们和女士们，挺起小腹向他们展示自己的身体，转过身来，用屁股对着他们，绷紧，让他们尽情欣赏。然后把这一切周到地轮流给其它方向的人看，转身而去。

人们鼓起掌。

元豹停下来，再次转过来，面向观众挺起小腹，微笑着，迷人地微笑着，挺小转身而去。

“你觉得有什么异样吗？”刘顺明问孙国仁。

“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就是觉得有点碍眼，应当尽早给他割了，那就一模一样了。”

“是呵，比较而言，还是没有的舒服。”

“那玩艺儿有点凶相，我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总象是含着什么威胁——尽管他脸上在笑。”

“那玩艺儿使我不安，也许姓赵的说得对，没有一个可靠的，知人知面不知心，应该对唐元豹进行一次测试，了解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越来越怀疑他也许不象看上去那么简单，也许被捉弄的不是他而我们。”

“要真觉得十分必要，我同意对他进行一次测试。”

“他一天不被我骗，我就一天睡不好觉。”

泳装表演结束。乐曲轻松起来，活泼欢快，模特儿们开始时装表演。

元豹和众姑娘戴着草帽，穿着土造的寒伧礼服、常服、一起庄重地走出来。象搜索八路的便衣特务队，走走停停，不时手扶着帽沿儿东瞧西瞅，有人边走边一件件脱衣裳单手拎着走上，一会儿又一件件穿起来，走到横台，一个个亮开大襟，露出衬里，象是兜售衣服的小贩，匆匆让你看看商标，一掩怀，颠了。

元豹手按帽顶，一手提裙一转，裙也起伏有致地飘起张开。………

评委们闭上眼。

元豹闭着眼，光着膀子躺在一张雪白床上。室内很昏暗，窗户上拉着厚厚的窗帘。四周很安静，只有清晰的水龙头滴水声，一个小声音轻轻地在元豹耳边数着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里已经没有打扰你的东西……除了我说话和滴水声，你什么也听不见了……你已经困倦了……你要入睡了……现在我给你数数了……随着我数数你会加重瞌睡……一……一股暖流舒服地流遍你的全身……二……你的头脑模糊不清了……三……愈来愈模糊了……四……五……你愈来愈困倦了……六……周围安静极了……七……你入睡吧，深深地入睡吧……八……九……不能克服的睡意已经完全笼罩着你了……十……你已经舒服地熟睡了……十一……除了我说话的声音你什么也听不见了……十二……你睡吧，尽情地睡吧……”

元豹呼吸均匀了，胸膛平稳地一起一伏，微微打着鼾。

身穿白大褂的刘顺明和孙国仁悄悄溜进来，催眠师耳语般地对他们说：

“睡了，可以问话了。”

刘顺明从兜里换出一张写着问题的单了，递给催眠师。

催眠师看着单子，在元豹身边坐下。

“现在我要问你几个问题，你愿意回答我吗？”

“愿意。”元豹语调愉快地说。

“你喜欢那些花衣服吗？”

“喜欢。”

“是喜欢看见别人穿还是自己穿上也喜欢？”

“别人穿喜欢。自己穿也喜欢。”

“你象女人一倦妆扮，穿着站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感到别扭吗？”

“不。”

“为什么不？那并不好看，一个男人穿着女人的衣服怎么会好看？”

“那不是为了好看……”

“那为了什么？”

“好看并不重要……”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不为好看为什么？”

“好看并不存在，谁也不好看，这不是个好看不好看的问题……”元豹的声音变得焦躁了。”我说不清楚，我穿女人衣服不好看可也不难看，这只不过有点特别并不许逆，我并不重视穿什么样的衣服，完全不重视。”

“你是否一直暗暗希望做一个女人？”

“不，我说不上，也许有过，但不强烈。我不认为当一个女人是件天大的好事，也不认为是件坏事，我没仔细权衡过。我不太关心我是个什么样子，无论是什么样子好与坏只能是给别人带来问题，我个人很少看到自己。”

“你对你自目前作为一个男人的境遇感到满意吗？”

“我不能要求更好的境遇了。我不抱怨，一切理所应当。”

“什么理？”

“什么都是理，因而也就什么都不必讲理。”

“如果现在要你放弃你的男人身份你是否乐意？”

“我自己不动手，可以由别人代劳。我获得这个男人身份也是别人卖的力气，我是什么我没费过劲儿。”

“得来容易去也容易？”

“无所谓窥，更无所谓捍卫。没有什么可坚持的，因为没有一样儿产我自己的。”

“包括你的身体？包括你有意志？”

“包括一切，都是别的功劳和别人的罪孽。我算什么？不就是你们眼睛里的一个活物儿，只要你们都闭上眼，我就不存在了。只有你们有反应，我才会感到自己在活着。只要你们高兴，我就会觉得自己活得特有价值。不要管我，让列宁同志先走。”

“你就没有感到痛苦和屈辱吗？换句话说，当你因为成全他人不得不牺牲自己时你真的那么义无反顾吗？一点情感波漾都不直？”

“都到不了令我忍无可忍的程度。”

“都到不了吗？”

“我的想象力已经到了极限。”

“假设真出现今你忍无可忍的局面呢——假设……我一时也实在想象不出具体的行为。”

“我将把眼闭上。”

“……你会怎么会这样？如此……嗯，心里永远只有别人，没有自己。”

“说来话长。”

“让我们往前追溯，你在童年时，当你刚刚懂事时，你从来就没有显示过你的个性吗？”

“童年……”元豹的声音含糊了，“第一次……尿……泥巴……城堡……”

“用尿和泥垒的城堡是？在哪里？胡同里？马路边？大树下还是你们家院？”

“马路边大树下。”

“你感到了自己的渺小？”

“我感到了世界的渺小。”

“你感到绝望？”

“我感到——无所畏惧！”

沉默……

还有什么话要问吗？”催眠师疲倦地直起腰问刘、孙。

二人愣愣地摇摇头，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

“再过五分钟，我将把你叫醒。”催眠师轻轻对元豹说，“……你醒来后将感到特别痛快……你会感到象睡了一夜好觉一样精力旺盛……我的头脑将变得特别清醒……现在我从五数到一，等我数到一时你就会完全清醒，醒来以后你会觉得舒服极了！好，我现在数数了：五！四……你开始逐渐清醒了……看你精神爽快……肌肉变得充满弹性和力量……三！……你完全清醒了……愉快的感觉和良好的情绪完全支配了你……二！……你完全清醒了……愉快的感觉和良好的情绪完全支配了你……一！……醒来吧！注意不要打嗝、放屁、咳嗽……禁忌一切喷气现象……”

元豹睁开眼睛坐起来，鼻孔中冒出一个又大又亮的鼻涕泡。

第二十章

“你认为有什么问题吗？”

1373刘顺明、孙国仁并排蹲在茅坑上，挽着裤腿，手里各拿着一张撕成两半的报纸，抽着烟，边用劲边低声交谈。

“我觉得没什么理由中止对元豹的工作。”刘顺明说，“虽然我觉得唐元豹这个人思想很成问题，但还没有产生激烈的对抗情绪，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是呵，过去我最担心的就是这点，怕他对我们怀恨在心。现在看来还好，消极是消极了点，只要没发展到反动，也许正好给了我们可乘之机。”

“他让我很感动，中国人民就是这样百折不挠绝处逢生韧性十足永远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台阶也许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原因。”

“多好的人民，我们要不干点什么真是辜负了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壤。”

“那样，先烈们的血才算是白流了呢。”

两人长嘘短叹地感慨一番，又回到现实中来。孙国仁鬼鬼祟祟地对刘顺明说：

“你觉得赵航宇这个人怎么样？”

“挺好。”刘顺明警惕地看了眼孙国仁，“作为一个人是有些毛病，但作为一个领导，我们已经不能对他有更高的要求了。”

“你没觉得他最近情绪有点不对头吗？”孙国仁高深莫测

地盯着刘顺明，语意暧昧地问。

“你什么意思吧：直说，咱们哥儿俩有什么不能明说的？”

“我倒也没其他意思。按说嘛，一个人有权表示自己的情感，但作为一个领导，过多沉溺在个人感情中，实在是有点危险。对工作的影响要超出个人的范围。需要总领全局嘛，老哭哭啼啼的象什么样子？工作也不做，不是吃吃喝喝，就是吟词写字。”

“是呵，赵老是有点混同于一般老百姓。”刘顺明沉思地说。

“实际上。”孙国仁吸了口烟。”这段工作也基本上是由你主持。我看没了别人指手划脚，我们也干的挺好。”

“甚至更好。”

孙国仁笑了，意味深长地瞅了刘顺明一眼：“赵老喜欢诗词，我看就让他专心研究诗词岂不更好？”

刘顺明也笑了：“养养花喝喝粥，多活几年，那些操心劳神的事就让年轻人多干干吧。”

“我真替赵老担心。”孙国仁忠恳地说，“他再也不能受刺激了—— 白度的事后他老了一截。”

“这种国家的活宝死一个少一个—— 再也不能减少了。”

“要象抢救濒临灭绝的珍禽异兽一样重视起来，严加保护。”

“哪怕是划出一块自然保护区。”

两人哈哈笑着，用报纸草草擦了擦屁股，提上裤子站起来。

“同志好哇，怎么样？星期天都休息得好吧？”

赵航宇满面春风地提着包走进会计室，理所当然地走到会议桌顶端的位子上，一边从我里往外掏茶杯、茶叶筒和钢笔记事本，一边笑呵呵地同在座的人打招呼。

“我这几天感觉好多了，读了些诗词，心胸开阔多了。自己也写了一些，一会儿念给大家听听，哈哈，献丑啦，请大家雅正，西洋参真是个好东西，我向大家推荐，都回去吃吃，吃完那感觉主是不一样，象穿了件大皮袄，十冬腊月光着膀子上街跑步硬是浑身直冒大汗。哈哈……”

赵航宇在首位上坐下，问孙国仁：“小孙呐，今天开什么会呀？这么急急忙忙地把我找来，非要我参加不可吗？”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孙国仁坐在另一端的位子，冷冷地说。他回头找刘顺明：“人都齐了么？到齐了咱们就开会。”

“全总”主任团的成员都在会议桌两旁就座，鸦雀无声。

“今天的会什么议题？”赵航宇含笑用手敲着桌子，温和地对孙国仁说，“我这个主持人还不知道呢。”

“今天的会由我主持。”孙国仁说，面向大家，“第一个议题，就是重新明确分工。鉴于我的职务有所变动，坛子胡同保安队司令的职务空缺，我提议由刘顺明恢复原任，现在表决……”

“刘顺明恢复原任怕不合适吧？”赵航宇慢条斯理地说，“他是被公开逮捕抓走的。”

“有反对的吗？没有——一致通过。”

孙国仁低头念着打印的文件：“下面，第二个议题，为刘顺明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推倒强加在刘顺明同志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有反对的吗？”

”……没有—— 一致通过。”

“胡闹！”赵航宇拍了桌子，“谁授权你们搞这些运动的？这么大个事连个招呼都不打，擅自决定，你们眼里还有没有组织原则？”

“下面进行第四个议题：宣读给赵航宇同志的致敬信……”

“突然袭击，完全是突然袭击。”赵航宇气得浑身哆嗦，手不停地抖，语不成句，“对自己同志怎么能这样……诸候起兵讨伐朝庭还要先发布檄文嘛……”

“请你安静点，听我念信。”刘顺明对赵航宇说，拿着一张纸站起来，”敬爱的赵航宇同志，我们‘全总’主任团的全体成员在这里一致向您表示尊敬和谢意。在‘全总’成立的日日夜夜里，您废寝忘食，日理万机，戎马倥偬，马不停蹄，使尽了力，操碎了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碧血已结胜利花，怒向刀丛觅小诗。关山渡若飞，举杯邀明月；梦里乾坤大，醒来日月长；千里搭长棚，终须一君别；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得撒手且撒手。得饶人处且饶人；世上事终未了不了了之，落花流水春去也—— 换了人间，小舟从此去，江海寄余生；待到山花烂漫时，你在丛中笑……”

刘顺明念得声情并茂声泪俱下，一干人听得也是唏嘘不已满腹惆怅。

赵航宇一腔怒火化为一捧辛酸，早已是哭得死去活来：

“我就不能扶上马，送一程？”

“哪儿也别去了。”孙国仁拭着泪说，“今儿就家去，好好

过日子吧。”“可是我不放心，这么大的摊子，你们能弄好吗？我老骥伏枥……”

“弄不好还弄不赖么？怎么着也能跟您弄得差不多……送赵老回府。”

两个保安队员进来、一左一右站在赵航宇两边。

赵航宇还想再说什么，一看两个保安队员，一声不吭，乖乖站了起来，蹒跚着往外走。

会议室里的人用掌声欢送着他。

赵航宇手扶着扶手一步步往楼梯下蹭，两个保安队员跟着他，也不扶，看着他艰难下楼。

赵航宇来到楼门外，汽车也不见了，只有一个壮汉骑着自行车等着他，自行车后座铺着块包袱皮。

“您就从‘二等’吧。”一个保安队员指着自行车说，“车费我们已经付了。”

另一个保安队员把他的破包劈头扔过去，砸在赵航宇怀里。

二人回身走了。

赵航宇抱着包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

学校的大阶梯教室里，元豹和姑娘们一起坐在前排，瞪着一双双无知的因而格外晶晶的眼睛天真无邪望着那个正在讲台上比手划脚、绘声绘色经常被自己的话逗得笑不成声的瘦高讲师。

讲师推推眼镜，低头翻翻讲义，抬起头：

“刚才所讲就算开场白，现在咱们进入正题：历史是由谁

创造的？”

讲师十分得意地看着下面听讲的学生；

“哪位同学知道，回答。”

五姑娘站起来：“群众。”

“坐下，不—— 对。在前边那个二尾子，你来回答。”

元豹指指自个：“我？”

“就是你，你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我也弄不清楚，反正我瞧你别扭。”

元豹站起来，“书创造的。“错—— 误。”讲师一口予以否定，“书也是人写的嘛。”

“那就是写书的人创造的。”

“胡—— 扯！坐下，还有谁知道？”

“帝王将相。”

“瞎—— 掰，这种说法早就批倒批臭了。”讲师扫视全场，“还有谁知道？没人知道了？告诉你们吧历史是由妇人创造的……嘿嘿。”

讲师十分满意自己的话造成的效果。

“列位想呵，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自然是先有鸡。鸡可以是鸟变的，可蛋不由鸡生下来，它是什么蛋也不能叫鸡蛋。历史就是个蛋，由女人生了的蛋！不管群众、英雄、写书的人哪个不是大姑娘养的？起码也是婊子养的。给观中国历史，每到一个关键时刻都会有一个妇女挺身而出拨开迷雾调正船头推动历史向前对展。从殷商时代的妲已到姬周时代的褒姒，从西施到吕雉、王照君、赵飞燕、杨玉环、武则天诸如此类，等而下之的还有赵高、高力士、魏忠贤小安子小李子等等等等

原装的妇女和改装的妇女。此辈虽有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但一言可以兴邦，一颦可以亡国。起了阶级敌人想起起不了的作用，干了阶级敌人想干没法干的事情。从而也使我们的历史变得跌宕有致、盛衰不定，给我们留下了无穷的慨叹，遐想和琢磨头儿，提供了历史发展的另一种模式，马上可以得天下，床上也可得天下。孙子赞曰：不战而胜，良将也。我说了：不劳而获、圣人也，同学们，女同学们，这个评价还不高么？不要怕男人们说三道四，夫权啦大男子主义啦。他们是对你们感到畏，才想出这些招儿来谋求平平衡。你瞧那公安局为什么不逮好人，专逮流氓小偷，还不就是因为怕流氓小偷祸害。所以说你们虽然身为女流，但同样可以象男人一样为所欲为。不要自卑！女人怎么啦？女人比男人更凶残……”

讲师放了一个悠扬、余音袅袅的屁。十分惭愧。

“对不起对不起，十分报歉，大不礼貌了，请大家原谅。”

“没关系。”王姑娘代表同学们说，“上回有一个窜了稀的我们都没在乎。”

“你难道还不明显吗？他们这是要害你。”

大阶梯教室中，人都走光了，只剩下元豹和化妆我男人的白度坐在教室尽头的一排椅子上，白度十分激动又相当沉着。

“他们这一切都是有预谋、有目的的。你应该尽快设法摆脱他们，否则就晚了。”

元豹无动于衷地望着教室内一排排空空荡荡的座椅，似

听非听，不置一词。

“我已经想好了，给你带了一些衣服。明天晚上，你假装上厕所，到厕所把这些衣服换上，从厕所后面的围墙翻出去，八点唐我在外面等你。”

白度从她的包里拿出一身警服。

“穿上这身衣服就没有敢盘问你。”

元豹看了看那身警服，依然毫无反应，也不伸手去接。

你到底同意不同意？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案不稳妥，咱们也可以再想别的办法。我可以找辆警车到学校来公开把你抓走……”

“不，我不走。”元豹平淡地说：“谢谢你的好意，可我不想走。”

“你还有什么好留恋的？这地方谁拿你当人了？大家抱着各种各样的动机利用你，摧残你。把你随心所欲地捏造成各种样子。你难道就不感到愤怒和侮辱么？你怎么能忍受得了？”

“听你的意思，人间是在块净土的喽？”

“你不这样认为吗？”

“我们可以到西山去，到解放区去……那儿天是蓝的，水是绿的，到处开满鲜花。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想怎样就怎样，自由自在，天天唱着歌过日子。”

“再也不用干活了？”

“不用了，马路上到处是金子，只要你肯弯腰，随手就能拣上几盎司。

“听着跟美国似的。”

“差不多，半斤八两，唯一不同的就是不用竞选总统。咱们谁都别管谁。”

“没人管，我还真不习惯。”

“可悲呀，可怜的中国人。”

“去你……去我自个的妈吧！我怎么就这么不是东西，好歹不知，烂泥糊不上墙，金坑银坑挖到我脚我都不敢闭眼往下跳。真是辜负人家的好心，真觉得对不起关心我的人，干脆，我抽自个两嘴巴得啦。”

“这么说，你决定去了？”

“不去，懒得去。您就只当我是二分钱一个的鸡屁眼儿，贵贱不说。压根就不是个物儿—— 不值当操心我死活。”

“你太不把自己当人了……我很难过。”

“您千万别难过，我本来就不是个人。”

“我要难过，必须难过。我很理解你，对造成你今天的这种样子我也有一份责任。”

“这些话临死再说也不晚。”

“不行我要说。

“大可不必这么自个跟自个过不去。”

“你要考虑后果。小丑不能演一辈子，正戏迟早要开场，观众最爱的还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那也不过是扎了根、挂了须的另一帮小丑。”

“甭管是什么吧，反正没你的戏了，你下了台怎么办？”

“……”

“有些东西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割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你不能因贪一时之欢舍弃终生幸福。”

“……”

“决定吧，别等刀落下来。”

“……我长它，不就是派用场的吗？”

“是一暴十寒还是细水长流？”

“……”

“生命诚可贵，某某价更高。”

二十一章

首都体育馆，彩旗飘扬，歌声震天。工农兵学商千姿百态姹紫嫣红一万八千个娘工儿雄纠纠气昂昂地坐满看台，互相起劲儿地拉着歌呼着口号气氛热烈摩擦掌地等着“动员唐元豹加入妇女行列全国妇女英豪誓师献技大会”的开始。

“提篮小卖哎咳哎咳哎，拾煤渣！担水劈柴全嗯嗯嗯嗯靠她……”

东边看台唱着戏，西边看台也唱着戏，而且唱得更火爆。

“劈雷一声天地响，平原上谁不晓工农女儿赵小英……”

“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昂呵昂呵昂昂昂……”

北边的看台十分洒脱，南边的台则相当哀婉：

“家处为源哎哎哎萍水头，三代挖煤哎哎做马的呵呵牛……”

元豹在一个穿短裙举木牌的女孩引导下神彩奕奕，两臂在肋下小角度地有力摆着走出场子。

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歌声更加嘹亮了，此伏彼起，阴差阳错。

“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噢噢噢……”

“听奶奶讲革命，英勇悲壮，却原来我是风里生来雨里长昂昂……”

“专门袭击共产党，你心在哪里意在何方……”

“……回旋有余地，转战、游击，方能胜强敌……”

歌声中，一批胸部肥大的老娘们儿陆陆续续走上主席台，在各自的座位上坐下，神态冷漠地坐在那里东张西望，窃窃私议。

元豹绕场走了一圈，送了一圈飞吻，然后也上了主席台。一个老娘们儿指点给他站的地方，那是主席台下面正的位置，元豹走到那里站好，双手垂着，低下头。

“姐妹们，”' 担任司仪的主持人，那个漂亮的小伙子，敲敲话筒，非常严肃地说，“大时姑子大嫂们，现在我宣布：动员唐元豹加入妇女行列全国妇女英豪誓师献技大会开始——”

掌声，完全由女子组成的军乐队奏乐。

“第一个节目，全体齐唱赤色女性纵队队歌。”

主持人走到元豹旁边，把他拨拉开，自己站在那儿，双手举起，用力一挥。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打枪为人民……”

全场妇女引吭高歌，一个个唱得满头大汗，不可一世。直唱得元豹丧魂落魄，浑身筛糠。

“姐妹们，大姑子大嫂们，”歌声唱完，主持人又回到主席台，对着话筒说，“下面进行第二个节目，由各届妇女代表讲用她们当女人的心得和体会，大家鼓掌欢迎。”

一个小媳妇羞答答地从观众席上走上主席台。主持人和她握了握手，拿话筒对她说：

“请问，你在是不是心情很激动？”

“是的，我很激动，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主持人眨巴眨巴眼睛，反应了一会儿：“说得好，说到我心坎儿上去了。请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话怎么说得这么好？”

“我是饭店里的服务员。”

“很有意思的工作。”

“是的，在工作中我学会了看人下菜碟儿，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了不起，这一手要练很时间吧？”

“不难，一学就会。”

“别缠她，让她是个说，用不着你在这儿帮狗吃屎。”

看台上响起妇女们不耐烦的吼声。

“对不起对不起。”主持人对喊声起处致歉，把话筒让给小媳妇，“请吧。”

小媳妇挺挺胸脯，手执话筒，咽了两口唾沫，翻了翻白眼，飞快地说：

“男人都不是个东西，说是到饭店吃饭，其实都蹩着占我们便宜。我妈旧社会就是女招待，没少让男人摸呀捏的，还得赔着笑，到了还是没躲过去，让我爸给霸占了。新社会好

了，我们妇女地位提高了，同是当女招待，可受气的换了。打我参加工作，我就没给过吃饭的好脸子，爱吃不吃，不吃就滚，谁也没请你来。我们饭馆的姐妹们都是硬骨头，慢说顾客动手动脚，他就是稍一皱眉，我手里这盘菜就敢扣他脸上。”

掌声。

小娘们儿十分得意：“都是人，凭什么你食着我看着，少拿妇女不当人，姑奶奶们翻身了。积我这一二十年经验吧，我体会到，男人就是柿子拣软的捏欺软怕硬，你对他好吧，他就跟你来劲，你变成母老虎，他就给你跪下。一个字，就得‘斗’!”

掌声。

“初开，我发现自己是女的还挺伤心。现在不啦，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我现在当女的挺过瘾，当然了，每月工资不比男的少拿，还多那么几毛钱，一年到头男的歇咱也歇还比他多出半天假。我知足了，拿别的什么来换我还不换。当女的多恣呵。”

全场一片笑，继而一片掌声。

小媳妇儿转身和主席台上老娘们儿一一握手，拥抱贴脸，美滋滋地下台去了。

“下面该哪位了？”主持人拿起话筒往台上找。

“我，该我了。”随着一声娇滴滴的嗲声。一个花枝招展的姑娘从一群同样花枝招展的吃着的姑娘堆中站起来，一扭一扭地向主席台走来。

主持人把话筒递给姑娘。

“谢谢，我现在此时此刻激动。”姑娘朝主持人飞个媚眼

儿，引起全场一阵笑声。主持人通红着脸，强作潇洒地问：“请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什么也不做，就靠当女人活着。”站娘嗲兮兮地说。

全场又是一片笑声。主持人没趣地蔫头搭脑坐到一边。

姑娘白他一眼，两手捏住话筒，一手攥着瓜子一个个往嘴里扔，利索地吐着皮儿严肃地说：

“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我觉得很光荣，没什么丢人的。男人长期以来把我们压在底下，当作玩物儿，他们可以同时占有几个女人，还会被赞作风流倜傥。而我们呢，和一个以上的男人发生关系就成了破鞋什么的。这公平么？身体是我们自个的，凭什么只许他们胡来而不许我们乱搞？我就不信这个邪，就要扭一扭这种歪风邪气。国家很困难嘛，大量游资在群众手里，持币待购，一旦全部投市场，就会造成市场极大的震荡，甚至导致经济崩溃，国家没有力量捉够的商品把这部分货币回笼，群众的消费方向又全集中在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上，这是包国家长期实行的包下来的方针造成的恶果。什么都白使或只是象征性地付点钱，住房啦，医疗啦，性交啦。这种消费结构很不合理，连人家发达国家都不敢全都包下来，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倒敢！要使经济健康地发展，货币流向得到控制，就要坚决改变目前这种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减少或者取消补贴实行按质论价，少一分不卖的政策，一切按经济规律办事，结束穷过渡。房租要民革，公费医疗要改革，性交也要改革，这是大势所趋。所以我们妇女要响应国家号召，首先在脑子里树立起商品经济的观念。什么丈夫，什么情人，统统交费，当然啦，收费也要合理，定

价时要考虑到我国目前的总体工资水平，不要把人家都搞破产了。根据我的试点经验，可以搞一个最高限价和一个最低限价，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支付能力在这二者之间浮动。可以告诉大家，目前在我那个行业我是姣姣者，上交利税最多，日人均劳动产值最高，是任何一个男人不管他是科学家还是熟练工人都不能比的。衡量一个人对社会是否有益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看她为社会增加了多少财富。在这点上我们妇女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我们也能办到，男同志办不到的事我们照样能办！”

掌声，喝采声。

姑娘变戏法似地变出个出租车上的计程表，高高举在手里，大声呼吁道：

“姐妹们，紧急动员起来，都去卖这么个计数器，绿化祖国——让男人们都戴上绿帽子。”

姑娘激动地与主席台上朝她鼓掌的老娘们儿们一一握手，倾诉着心声，幸福地祝愿着她们，脸上挂着泪。

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主持人走上前来，拿起话筒，几次欲说都被如潮的掌声淹没了。他悄悄问垂头站在前面的元豹：

“哎哎，你听了这个发言有何感想。”

元豹回头看了主持人一眼：“拿出电表上偷字的本事来。”

“自己吧，从小就被人一种名牌食品联系在一起。”

第三个发言者，一个黄皮寡瘦的妇女垂着眼皮儿喃喃地说。

“这种食品是什么呢就是狗不理包子。我是长得惨点，为

此我也怨过命，很长时间很自卑，男人见了我不是吓哭了就是冲上来搏斗我心里没法是滋味儿。特别是青春期那阵儿，我几次绝望地要自杀。觉得活着没意思。大家想呵，一个女孩儿家，哪能没点自尊心，日本人好色吧？在我们县哪个村都安了炮楼唯独到了我们村口看见我就回去了。我也是人呐，姐妹们谁没有理想谁没有追求你都忙得四脚朝天，偏我闲着想拉边套都没人要黑夜怎么跳进人墙里怎么让人再给扔出来这种侮辱哪个女孩儿家受得了？几次都吊到房梁上了快咽气时不忙不迭地下来。不能死！我对自个说，难道女人离了男人就活不了么？人是活的，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活人不能让尿憋死。西安去不了我们就去延安，庐山不让上我们就上井岗山。世上本来没有路，第一个人迈步就踩出一条路，总要有人搞一次史无前例，随之而来的人才会觉得习以为常。想通后我就振作起来了，坚坚强强地生活下去了，大家看以我现在活得不是很好嘛！我和另一个苦人儿一起生活，相敬相爱，互帮互学，尽管有的时候感到极大的不方便感到力不从心有劲儿使不上毕竟素什么锄不如真鸡腿但包把这些困难都一一服了摸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子新方法。我们很自豪很欣慰，没有男人我们也活过来了，活得还别有一番滋味儿，没有皮鞋我们穿草鞋，没有洋布我们穿土布，可我们要是不给你们粮食呢？”

掌声，经久不息的掌声。

“狗东西！”发言的妇女仇恨地瞅着低头站在一边的元豹，“你们的心比蝎子还毒，比地主老财还狠！没有你们就叫唤了，有了你们还挑食儿。是你们逼得我走上绝路。吃糠咽菜，过

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六〇年苦吧，我逃荒要饭还能搞点观音土榆树叶什么的可在你们这儿我要不自己给自己开点小灶我能让你们活活饿死—— 我撕了你们这些不是人操的王八蛋要不用咱谁都甭想用还我青春……”

“别别，咱们君子动口不动手，控诉可以就别上去打了。”主持人连忙抱住冲上去就要揪元豹头抓他脸的老处女，要面包会有的，奶油也会有的。”

“放开我！这会儿你抱我了？早你干吗去了？我晚上赶着找人抱的时候你躲到哪儿去了？”

“放开她。”一个老娘们儿严肃地对主持人说，“妇女们的革命行动你不要阻拦。”

“你看她这劲儿，我怕她把人打死。”主持人松开老处女，不放心地说，咱们这会不是还是以挽救为主么？”

“谁残酷？”老娘们义正词严地说，“几千年来妇女们的鲜血流成了河……”

“他是什么东西！我们妇女的会为什么让他主持？” 老处女指着主持人冲大家嚷，“他也是个男的，应该站在批斗台上才对。”

“站上去！站上去！” 一万八个娘们儿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他神情不阴也不阳，刁德一搞的什么鬼—— 花—— 样！”妇女们齐声喝唱。

“女将们，革命的妇女们。”主持人可怜巴巴地解释，“我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我也苦大仇深，我……我现在宣布我是中性……”

“革命的站出来，不革命滚下去！打打打！滚滚滚—— 妇

女们齐声有节奏地嘘着主持人,接着又唱,“照我妈妈打豺狼,打不尽豺狼—— 决不下战嗯嗯嗯嗯场……”

“饶了我吧。”主持人央求老娘们儿,“我从来都没欺负过妇女,总是见一个爱一个。”

“你没听见革命妇女的要求么?”老娘们儿冷冷地说,“主动点,别等我们动手拖你。”

“上去吧你—— ”老处女用力一推主持人。

主持人踉踉跄跄跑到元豹身边站住,绝望地四处看看,四面看台的妇女都一手指着他们蓬散着头发冷笑着齐唱:

“你有理咦咦敢当百姓们讲,纵然把我千刀万剐也无妨。沙家浜总有一天要解放,且看你们这些汉奸起狗卖国贼——好噢噢下呵呵场!”

主持人悲观地低下头,嘟哝着:“这他妈是哪儿来的一帮戏子。”

“你有什么理讲吗?”接替主持的老娘们儿伸着话筒对主持人说。

“不不,没理可讲。”主持人吓得连连摇手,“今儿我认栽。”

老娘工已轻蔑地看了眼主持人,一甩短发,仰起容光焕发的脸对全场说:“姐妹们,我们今天的革命行动大长妇女的威风,大灭了一小撮男人的志气!干得好!大快人心。我们就是把这第四座大山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一个膀大腰圆的娘们儿跳上主席台,拿起话筒说:

“我的话很简单,前面的几位姐妹们已经把我们心里要说的都说了。我认为我们对唐元豹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道理

都跟他讲了，出路也给他指出来了，现在就看他肯不肯觉悟，肯不肯向自己的过去告别，回到一贯正确的路线上来。我代表全体妇女拭目以待。”

看台上的所有妇女都擦了下眼睛，瞪圆。

“我们等着你。”大块头娘们儿手拿话筒微笑地说。

元豹慢慢地抬起头，视线所及均是一片殷切期待和热情鼓励的目光。

元豹慢慢走到主席台上，从大块头娘儿们手里接过话筒，嘴唇蠕动着，半天说不出话。他望着四面八方密密麻麻的老少娘们儿，十分激动：

“姐妹们对我这么好，这么关心，我真是受之有愧呀。”

看台上所有妇女一齐长吁了一口气，象打了声雷。

一个妇女嚷嚷道：“这还不算好呢。我们疼人的招儿多了。”

“晓得。”元豹点头说，“就这点儿我已经受之不尽了。多大的关怀，多大的温暖，我要是不下决心变个女的—— 还真对不起你们。”

掌声，暴风雨般的掌声。

“成功了，成功了。”一万八千个娘们儿激动得眼含热泪，互相握手祝贺，翘望着元豹。”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原子弹。”

“你可不能剩我一个在这儿。”主持人弯着腰回过头对元豹，“我非被他们一以一口嚼巴了。”

元豹看了主持人一眼，挥手止住全场的欢腾，对大家说：

“我是弃暗投明了，但这儿还有一个顽固不化的。”他指指主持人，“咱们是不是再重点帮助帮助他转变一下。”

“绞死他，绞死他。”全场的妇女发了疯似地举着拳狂吼狂喊歇斯底里地大笑。

主持人昏倒在地上。

“杀死他！现在就杀死他！把他碎尸万段，装上火箭发射到太空去！”

妇女们又怒吼了，群情激愤，不可遏制。有几个动作敏捷以经冲了上来，揪起主持人左右开弓地扇起他耳光。

“停一停，姐妹们，慢点动手。”主持的老娘们儿拉开围殴的妇女们，“这么处理他，太便宜了。他不是瞧不起妇女么，咱们就让他尝尝妇女的厉害——把他扔进狮虎山。”

“咦——”妇女们欢呼起来。

几个妇女抬起主持人往台下走。主持人躺在妇女们硬梆梆的肩膀上，回头笑着对主持娘们儿说：

“你得保证狮虎山里老虎都是母虎。”

“放心吧。”主持老娘们儿咬牙切齿地说，“会让你死得公平的。”

主持人被扔进体育馆的球场中央。四面看仑的门卫都关闭了。有工作人员上来扔给主持人一块红布，然后急忙退出。主持人捡起红布茫然不知所措，把红布披在自己身上，冲台上傻笑。这时一扇门打开了，一个狂怒的妇女低着头箭一般地向主持人冲来。四周看台响起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妇女们从座上站起来，喊着挥舞着手臂。

在那个妇女冲到主持人身边的一刹那，主持人纯粹是条件反射式地将红布一挡一抖自己侧身一闪，那妇女“呼”地一下从他身旁冲过，没顶着他。

主持人还没来得及庆幸，那妇女在远处又转了回来，闷着头一声不响地再次向主持人凶猛地冲来。

主持人两手拎着红布，当那妇女再次神到近前时，又是一抖一闪使那妇女步入歧途冲向一边去。

看台上沸腾到顶点，一万八千个娘们儿的吼声几乎都把体育馆的房顶震塌。

只见红色发怒的妇女一次次冲向主持人，毫不停顿，永不疲劳。主持人渐渐支持不住了反应也慢了，闪身也不灵活了，几次被那妇女擦着边儿，衣服扯了几个大口子，里面的身体也被刮得血肉模糊。

终于，当该妇女又一次向他冲来时，他没躲过去被那妇女顶翻，挑在头上挣扎了片刻高高地甩了出去，摔在栏杆上耷拉着头一动不动了。

“咦——”全场的妇女惊叹了一声，即而狂热地鼓起掌。

第二十二章

“刀子……剪……钳子……和镊子……”

无影灯下，一群白衣白帽戴着大白口罩的医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手术……

手术室的门打开了，一架推床被护士从里面拉出来。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元豹闭着眼静静地躺在床单下面。

他的脸苍白、安详、光洁平滑。

推床沿着走廊向远处推去，轻快地滑行，轱辘滚动在地板上一点声响也没有。

刘顺明、孙国仁、周吴、郑王四位姑娘和妇女界的头领们站在走廊尽头等着推床的到来。

推床到了他们面前，他们凝视着躺在床上的元豹。

“手术进行的怎么样？”孙国仁问护士。

“十分成功。”护士对孙国仁说，“你们放心吧。”

“他多少天能下床活动？”

“很快。”护士推着床往病房走去，回过头说，“他割掉的是累赘不对吗？”

“对对。”孙国仁说，这样我就松口气了。”

“你本来没必要紧张。”刘顺明说，“这只不过是一次普通手术，他又不是第一个做这种手术的。”

孙国仁转身和妇女们一一握手：“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的工作是不会这么顺利的。”

“不要客气。”为首的老娘们儿说，“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义不容辞，毋庸言谢。”

“唐元豹出院后，还能和我们住在一起吗？”郑姑娘问。

“恐怕不能了。”孙国仁堆着笑说，“小姐们的任务也完成了。努力学习吧，等你们毕业后走上社会，会有很多可造之才落到你们手里。”

王姑娘说：“我们会想唐元豹的，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代包妇女参加比赛。那可是大事，比和我们住在一起要重要得多的大事对吧？”王姑娘纯洁信赖地望着孙国仁。

“是的。”孙国仁说，“他稍事休整，就要奔赴疆场。”

“我们衷心祝他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王姑娘代表同伴们表态。

“怎么会不呢？天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他这样精心栽培的了。”

“也就是在咱们中国，有这样优越的条件。”刘顺明补充说。

“请问，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病房里，元豹坐在床上，四周堆满鲜花，正在接受记者的采访。

“手术后，有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

“没有，感觉非常好，非常轻松。”元豹眼睛朝上望着，形容着自己的感受，“好比背着一个大箱子走了几百里路，突然扔掉了，尽管箱子是金银珠宝，但还是感到由衷地轻松。虽然蒙受了一些损失，但总不至于因此累死了，同时也可以更快地赶赶路了。”

“请问，你扔掉了这个箱子……”一个戴眼镜的记者话刚说一半，就引起了屋内所有人的哄笑。

这位记者有点不好意思，推推眼镜，改变了一下措辞说：

“请问，你同意接受这种手术时心里想的？难道就没有一点……嗯，譬如说，……犹豫吗？要知道这是个……嗯，怎么说呢……很重大的决定。”

“犹豫当然有，但克服了。一想到祖国重托，人民的期盼，我脑子里就没个人的地方了。再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好酒用在国宴上。我唐元豹的下水本是捂臭了也端不上桌的玩艺儿如派了这么大的用场让全国人民松了口既是我的光荣它也不冤战马阵前死壮士刀下亡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至今思项羽做千秋鬼雄死不还家……”

“打住吧打住吧，我们很明白你的意思了。”

“是么，看来我把你们估计低了。”

“你最好别把我们当白痴,在上光打蜡这个专业方面我们的段位都不比不你低。”

元豹嘿嘿地笑:“那就说点实在的吧,你们真觉得我做出这个决定很重大吗？你们真觉得那玩艺儿特别有用？”

“从常理上看应该是这样吧？居家旅行，人人必备，解头疼解心烦解谗解懒解腰酸……”

“看们你们真是物尽其用。但对我来说做出这个决定很容易，就象决定割个盲肠割个扁桃体……”

元豹压低声音微笑着神秘地说:“——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个人生活。”

记者们恍然大悟，接着纷纷低头在小本上记下元豹的这句话。

“少说，你始终一贯是枕戈待旦？”一个记者看着自己的小本问,“始终在海峡两岸实行‘三不’？”

“我们没想到你会这么惨。”一个记者诚恳地说。

“你们也别装作历尽坎坷的样子。”元豹笑着说。

“你对妇女们有什么期望？”一个女记者问,“在你加入我们的行列后。”

“我很钦佩她们,望她们保持光荣。她们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尽管起步晚，但晚有晚的好处，可以更多地借鉴，少走些弯路，万不可在没取男人精华时把他们的糟粕也一样吸收。”

“听说你参加了一次检阅妇女力量的大会，那场面是不是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

“是的，她们气吞山河，所向披靡，异乎寻常的凶猛。”

“那是不是促使你最后下定决心的一个重要因素呢？”

“哈依，”元豹庄重地说，“我总是爱和强者站在一起。”

“谢谢你接受采访。最后，你还想对我们的读者和观众说点什么？”

元豹坐正，清清嗓子，对着几只伸过来的话筒仿佛真对着全国人民似的地说：

“别为我难过。我现在生活得很好，领导和同志们都很关心我，一点也不歧视我每天参加劳动，劳动边改造，每周二、四有肉吃，十天半个月还能看上场电影。我正在写书，在书中反省我前半生。将来我还打算演电影灌磁带，‘悔恨的泪’我这一辈子，害了多少人可人家谁都不记我的仇照样拿我当自己人既然都这么善良我也就别客气了苦了我一个幸福你们大家伙……得得，我就说到这儿吧，说多了又乱了。”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多余的话倒没有，就是对你说我叛国不服。”

唐老头儿迷迷糊糊闭着眼睛唠唠叨叨说。

“我跟你们汉人不是一个国，我是大清国的人，我们那国早亡了，想叛也叛不成了，我是侨民，最多是敌国间谍，论不到叛国罪。”

“你这就是多余的话，你是中国公民。”

“可我那事是在大清国时办的，民国之后我一直老实巴交的。”

“看来你仍然对你的问题一点认识都没有。”

“我怎么没认识，我当然有认识。我当时就不该起事，这也是王爷害的我。大清国是肯定要完，完在谁手里不一样？宁赠友帮不与家奴。您瞧人香港，再瞧人澳门，人那亡国奴当的？看来不学会历史地看问题真是要吃苦头。历史的机会真是转瞬瞬即逝呵。老太太到死都是处女，抗日！抗日！要不现在咱们手里使的也都是日元啦，硬通货，全国外汇，对虾呀猪鬃呀也可以留着自己吃自己刷了。现在可好，你满世界磕头下跪请人来侵略也没人来侵略了。都明白了，侵略你干吗呀？那不是挨坑儿么？”

“你这些话都是要记录在案的。中国人民宇折不弯，宁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

“得啦，就跟你们没留过辫子似的，当时哭着喊着不干，后来怎么着了？剪辫子的时候还难了。你们汉人那点德性我不知道？假装特有骨气，假装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倔脾气，其头呢？罪是息不受也不成，脸是压根没几个要的。”

“那就反动吧，今儿我让你反动个痛快。”

“我们满族也是不幸的，怎么不挨着美国偏挨着你们？倒是把你们灭了没费什么劲，便宜没好货，真让天下所有帝国主义寒心！”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都说出来。”

“你们没什么自首书让我签吗？”

“没有，”审判员大怒，拍案而起，“你休想逃过人民的惩罚！”

“我乐意登报声明，自新悔过。”

“我决不给你这机会，偏要把你一棍子打死。”

“我承认错误还不行么？戴罪立功，反戈一击，咬出几个黑后台，你们瞅谁别扭，我就跑去肩并肩和他挽起手，告是他指使的，领头发难，揭义、控拆，上挂下认内引外连贴标语造谣言我全拿手如果这还不让我还能歌功颂德指鹿为马瞪着眼睛说瞎话闭着眼睛摸自个‘四人帮’也别想难住我你们说怎么干吧这回我全听你们的当靶子我是好靶子当打手我是好打手右派凑不齐我也算一个反正我是交给你们了你们看哪儿缺哪儿少你们就把我塞哪儿插哪儿我一概没意见！”

我们现在缺一个对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失败负责的人。”

第二十三章

“演出快开始了，记住台词了？”

舞台后面，唐元豹正在活动腰腿，轮流把腿在暖器片上压着，抖抖两个手腕子，双手腰摇晃着脖子，掰压着每个手指的关节，关节“啪啪”响着。

刘顺明正在叮嘱他：

“今天可是正式演出，观众都等着看你发扬光大后的新拳，你可千万不能出岔子。”

“您就请好吧，没错。”

“我想也不该有错，大梦攀经过这番整理挖掘，不成天下第一拳我都不知道该叫它什么了。”

元豹跑了几步，跳起来，在空中做了个优美的劈叉动作

接前滚翻落地立起丁字步收势拧脸问刘顺明：

“动作还连贯吧？”

“好好，十分舒服。不过……”刘顺明走上去瞅瞅元豹的体操服，“这行头不如打赤灯笼裤有民族特色看着精神。”

“人家现在光膀子出去，”元豹娇笑着，“不是不合适了么？”

“噢，对对。”刘顺明仰天笑笑，“我全忘了，行，你就这样吧，透着也有点国际标准的感觉。”

主持人，那个大难不死的漂亮小伙子走进后台，对刘顺明说：“时间到了，是不是这就开始？”

“开始开始。”刘顺明拨腿往外走。

“孙子，我跟你没完。”主持人临走时低声给元豹撂下一句。

“别那么狭隘。”元豹笑着说，“你那是一阵子我这可是一辈子。”

前台，幕布徐徐拉开，凝重的音乐象催眼似的从舞台上向整个剧场漫延、扩散开来。

台下，股东们和坛子胡同的居民们包括元豹妈元凤都睁圆眼睛盯着台上。电风扇在他们头上一圈一圈地转，长长页片象细薄的刀片一刀一刀地削着。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歌声中，孙国仁度着步子沉思着边唱边从幕侧走出来，面向观众，痛苦而又绝望，伸着双手拽着：

“揪尾巴，揪尾巴，在那个悲惨的时候……”

孙国仁哭得唱不下去了，抬起泪汪汪的眼睛，念道：

“同胞们，谁没有自己的父母？记没有妻子儿女？谁甘愿忍受敌人的欺凌……请听一个妇女悲惨的歌声。”

“风呵，你不要叫喊，云呵，你不要躲闪。”刘顺明披头散发胸前衣裳撕着走上台，“黄河的水呀……宝贝呵，你死的这样惨……”

刘顺明做晕厥状，孙国仁将他一把搀住，灯光转暗，二人相持成一悲怆主题的塑像。音乐感天动地，催人心碎。

主持人说出：在但是，中国人是吓不倒的，就在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理的时候，一个新的曙光出现在地中海蔚蓝海面上。他是躁动在母腹中的一个婴儿，他是干涸已久的土地上响起的第一起春雷……你听，你听……”

主持人做侧耳谛听状。

“说的比唱的好听。”元豹妇女对元风评论道。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东河北高粱熟了，河南河西庄稼收了，漫山遍野抗日英雄真不少……”

舞台灯光大亮，在孙、刘的男声齐唱伴奏下，元豹作骑马状奔上舞台，驰骋着。

掌声雷动，孙国仁和刘顺明哭脸变笑脸。在主持人的相让，手拉着手象魔术师一样走到台前，对鼓掌的观众连连鞠躬。各自手里拿起一个话筒站到一边。

“今天，你给大家表演个什么节目呀？”孙国仁问刘顺明。

“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一段‘大梦拳’。”

“这大梦拳我听说过呀，说的是义和团好汉烧洋楼。”孙国仁冲观众眨巴着眼睛打量着刘顺明，“你？你会吗？”

“会呀，实话告诉你，那大梦拳就是我做梦梦出来的，我不会谁会？”

“就你还玩拳？”孙国仁拧着刘顺明下巴转给观众看，“这小窄脸还没脚丫子宽呢，拳玩你吧。”

观众瞅着他们，面无表情。

两人掳胳膊挽袖子：“来来？”

“来来就来来。”

刘顺明一通蹬胳膊踢腿，东游西逛。

“您这叫大梦拳？”孙国仁说，“大梦游差不多吧？”

刘顺收势腆着脸嘿嘿笑：“我这不叫大梦拳，真正的大梦拳您还得看他。”

他闪身让开，介绍元豹，元豹仍在马不停蹄地遛达。

二人等了会儿掌声，纹丝没有，只听观众里有人嚷嚷：“这俩儿真他妈多余。”便含笑鞠躬退下了。

“下面请看真正大梦拳表演。”主持人说，“表演者唐元豹。”

唐元豹冲到台前，跪声念：“奴家今年二十七呼二十七！”

如实为跑到台中央丁字步站好，胸脯起伏着抿嘴眯眼调整呼吸。

“这是我哥么？”元凤大惊失色地问她妈，“刚才转了半天腰子我还以为是个唱戏的娘们儿。”

“这帮孙子给我儿子做了手脚。”元豹妈沉着脸说，“我就知道元豹落他们手里要坏事。”

音乐声起，元豹紧跑几步一个虎跳。在空中打开身体，两腿成大一字，一手在前一手举起，落在接前空翻前滚翻卧鱼儿倒立乌龙纹柱托马斯全旋倒立鲤鱼打挺接掀身探海旋子弹手翻侧空翻倒踢紫金冠落地挥鞭转三十二圈……

"大梦拳是我国民间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元豹舞时，主持人站在一边手执话筒介绍，"它的特点是刚劲有力变化国端，最令人叫绝的是它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因势利导，借刀杀人。就是说当表演者和对手格斗时，表演者可以不使一点力气，只是在对方发力时巧妙地将对方的力气反作用到对方身上。对方发出二百斤力气二百斤一袋的大米就砸他身上，对方发出一千斤力气一千斤一个的铁狮子就闷他脑门上，反抗越凶，失败越惨。这在物理上叫'变压器效应'，在俗话上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任你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要不说中国人聪明呢，这损招儿希特勒也想不出来。"

元豹金鸡独立，手臂作海浪波动状，接着一个仙人指路接老树盘根，盘腿跳接满地滚捂笼抓鸡后门别棍苏秦背剑老头推车凌空啄羽商女品萧大撒把舔盘子倒插蜡杆儿上飞大抽大拉四百下……

"现在大家看到的大梦拳是经过专家们加工提炼的。"主持人接着说，"其中揉和了芭蕾、侏操、杂耍、床上还是动和现代舞。这就使过去老和尚打坐和尚发呆式的拳路变得复杂、好看了，更富于表演性、观赏性刚中有柔硬中有软疲而不举举而不坚坚而不挺挺而不久久而不泄—— 一点不损失原功效。"

主持人转身对幕后："现在请拿一盆水来，我们示范给大

家看。”

刘顺明端出一盆水，主持人就手洗了把脸，水淋淋地对观众说：

“这可是真水，你们要不信我可以先泼一盆下去。”

“我们信我们信。”前排观众说，“你们就说要干吗吧？”

“我要把这盆水全泼到唐元豹身上！”主持人一手端盆一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他要是身上沾上一点——我是孙子。”

“主持人双手端盆：“留神，都瞧着点呵。”

唐元豹掂着脚尖两臂前伸两手作开合状正美得不行以为自己是个天鹅。

主持人一盆水泼上去，一点没糟践——元豹垂头丧气地站着，眨巴着眼睛，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脑门上，滴滴嗒嗒往下淌着水，唐老鸭似的。

观众大哄。

孙国仁也从幕后跑出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孙、刘紧嗟商了一下，由主持人对观众宣布：

“刚才是演员失误，现在再泼一盆。”

刘顺明飞跑进后台，又端一盆水，递给主持人。

“跳起来跳起来！”孙国仁焦急地冲元豹喊。

元豹搭拉着眼皮儿，又掂起脚尖挪移起碎步。一盆水泼上去，又原地不动了，任水以身上小河似地淌下去。

“再拿一盆水。”孙国仁暴躁地喊。

一盆盆水往元豹身上泼去元豹湿得透透的，冻得直打哆嗦。

“孙子？你们浇花儿呢还是洗澡呢？”台下一个观众站起

来提着裤腿嚷嚷，“我们这儿都快和泥了。”

“今儿是不行了。”元豹抱着膀子牙齿打着战说，你们就是把我淹死，我也溅不出水花来了。”

“回头再跟你算账！”孙国仁狠狠剜元豹一眼咬牙切齿地说。转过身对观众陪着笑，“十分抱歉，十分对不起，今儿天热，身上粘乎，演员吸水。改日，改日一定请大家看不吸水的。”

“对不起，对不起。”刘顺明也站在台前跟大家点头哈腰赔不是，“大家受窝囊，我们哥俩儿再给大家来段相声，学段儿狗叫：“汪！汪汪……”

“慢！”只听观众席上一声断喝。

众人的目光一齐向后看去。

只看元豹妈刷地站起，接着，忽拉拉站起一大片，全是坛子胡同的男女老少，一个个横眉冷对。

元豹妈领着大伙大步向舞台走来，到了台下，“噌”地一个旱地拔葱跳上台子。元凤、黑子、李大妈、王二婶老老少少全体都来了个旱地拔葱齐刷刷地跳上台。

孙国仁、刘顾明、主持人立刻陷入群众的包围。

“你们这是干嘛？”孙国仁强作镇静，“有话好说嘛。别一齐上台，派个代表团……”

“少废话！”老太太一把攥住孙国仁的手腕子，“我问你，你们对我儿子干什么了？弄得他男不男，女不女，打出那拳来也瞅着那么眼生不象我们家祖传的倒象赛金花家祖传的你们给他练的都是什么窑子功！”

“妈！”元凤气急败坏地挤进人群，“我哥让他们给骗了。”

“什么？”老太太双目圆睁，揪住元风，“你再说一遍！”

“妈！”元凤哭着跪下，“女儿不敢撒谎，我哥真是让他们把枪缴了。”

“老太太老太太，您可千万别动蛮，听我解释。”孙国仁一边后退着，一边用手挡着步步逼近的元豹妈，“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毛主席他老人家为革命献出六个亲人……”

“你骗了我们一个！”老太太一字一顿地说，“我骗了你们全体！”

“救命！”

孙国仁转身就跑，被老太太一个归膛腿绊倒，横飞出去。

“不许胡闹！”刘顺明在人群挥舞沿膊乍着膀嚷，“你们要负法律责任！”

“去你妈的吧！”黑子伸出大掌在刘顺明天灵盖上用力一拍，只听“喀嚓”一声，刘顺明象截木桩似地敲夯进地板里。

主持人被几个老太太揪住，下死劲在他身上拧、揪、掐：“让你坏，让你说人话不为人事。”

“我是孙子还不成么？”主持人苦苦哀求，“我是被蒙蔽的，年轻、单纯让人当枪使了。”

保安队员们从后台冲了出来和居民们展开搏斗。

股东们观众们抱头鼠窜。

满台桌椅横飞，拳脚交加。

后台，元豹在一间化妆室里，充耳闻前台鼎沸的打斗，叫骂声。在地上操了两张凳子，搭上一根竹竿，用手压了压竹竿试试它的韧性，打着哈欠伸了个大大的懒腰，躺到竹竿上蜷着身子睡着了。

他的睡相十分安详，呼吸均匀。

第二十四章

鼻青脸肿、衣衫褴楼的保安队员们吵吵嚷嚷、互相骂着磕磕绊绊地在街上走。孙国仁、刘顺明、主持人也夹在这个行列中悲壮地走，鞋子都被后边紧跟的人踩掉了，趿拉着，不时用手拭去鼻血、牙血、伤口渗出的淋巴什么的。

坛子胡同的居们押着他们，手执木棍前后逡巡着，象电影里押解国民党俘虏的解放军战士又象赶着骆驼进城的牧民也象暴动起义的乱民驱赶着被他们逮着旧政府官员和贵族。

“拍电影呢。”过路的行人纷纷站住，自动地围成人墙保护他们顺利通过。不少人还纷纷跷首往后张望，找隐藏的摄影机。

“拍的什么片子？”有好事者大声问送的坛子胡同的居民。

坛子胡同的居民不吭声，只是催促着俘虏快走。

这帮路人就自个琢磨、揣测。

“准是游击战的，您瞧逮的这串伪军，您再瞧这帮押送的，没一个老八路。”

“老八路都打鬼子去了，剩下这帮伪军就归民兵收拾了。”

喂！”有人冲领头的元豹妈喊，“别吃铁丝尿笊篱——瞎逼编嘞！就你们这揍性打得过谁呀！”

“还抗日呐！写点四化改革不好！”

“操你妈操你妈操你们文艺界全侏的妈！”有个不知憋的什么邪火儿的小子在人圈中跳着脚地骂，“怎么不他妈再搞文

化大革命！”

前面出现一座辉煌仿雅典仿俄仿古代宫殿的巨型楼房，仿监狱仿博物馆仿陵墓的大门旁边站着两个仿笔杆仿蜡像仿创办狮子的卫兵，手里拿着仿铜戟仿权杖仿烧火棍儿的枪。

元豹妈牵着这一长串糖葫芦集肉串上仿梯仿搓板仿山坡的台阶。

一个穿着身仿中山装仿西装仿军服衣裳的仿太监仿衙役仿门神的人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你们要干什么？”

“给你们送人来了。”

“什么人？”这文儿打量那一串玩艺儿，“走错门了，废品收购站在隔壁。”

“你们的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有行没市，严禁捕杀，废品收购站一概不收。”

“我们的人？不对吧？我怎么不认得他们？”

“这不奇怪，乍看上去，每只羊和每只羊没什么区别。”

“可同一群里都有戳记，你检查他们的臀部了么？”

“检查了，都有一块火筷子烫的红疤。”

“怪了，让我闻闻他们的味儿。”门神到那串炸蚱蜢上挨个嗅，抽搐着鼻子，“味儿不对呀？我们这窝的都是烟袋油子的味儿。他们身上怎么冒出羊膻味了？”

“你们受骗了。”

在楼内的一间巨大的仿碉堡仿餐厅仿练功房的办公室里，一个坐在仿台球桌仿床板仿肉案子的巨大办公桌后面的

仿元帅仿塑像仿圣诞老人的巨大的胖子和气地说。

“盲目、轻信的人们呵，为什么不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呢？这些骗子轻而易举地就蒙哄了你们，利用了你们的信赖和忠诚，利用了包的威信和声望。其实你们只要仔细观察一下，稍微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和我们是多么的不同。不要因为他们和我们怎样的肥胖同样的背头锃亮同样的衣冠楚楚同样的说话带有嗯嗯呃呃的口音就把他们误认为我们。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往往越是假的就越说自己是真的越是精神病就不承认是精神病越是伟大的人就越爱喊人民万岁。”

胖子站起来，费力地绕进办公桌走到前面来，为了使他能站得开，屋里一半人都贴在墙上。

胖子走到孙国仁面前，冷漠地盯着他，孙国仁惭愧地低下头。

“哼——”胖子粗大的鼻孔虫哼了一声，“我们的声誉、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是被你这些蛀虫败坏了。”

胖子对办公桌，拿起一只巨大的烟斗，一边往里塞着烟丝一边威严地说：

“明白了吧，同志们。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既不是我们的人又不是受我们的委派。应该说这是一群冒牌货，你们揭露了他们制止了他们是十分正确的，应该予以表扬。”

“我们要求惩办他们。”元豹妈说。

大胖子一边用手压实着烟斗一边在屋里踱着沉重的步子，皱着眉头，沉思着：“原谅……还是不原谅？”

大胖子自言自语，久久踱着拿不定主意，最后说："原谅！"

"为什么？为什么？"坛子胡同的居民们十分不解，同时也有些不满，"我们对土匪恶严肃国民党特务都镇压了。"

"为了团结起来，共同前看。"胖子沉着说，从一个巨大的火柴盒中拿出一把火柴擦着，象纵火似地点着自己的大烟斗，烟斗里冒出滚滚的烟，"人头不是韭菜一割了就长不出来了，将来再要平反昭雪也晚了。不管性质多么严重，我们仍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留着也好，留着做反面榜样，一有需要，就揪出来，不至于国家困难需要树敌时找不着敌手。一个人视死如归很容易，但要抗拒改造却很困难，也最痛苦。我们就来改造改造他们吧，让他们重投重投一回胎重做一回人，这才是消灭对手的最好办法。不是都说可杀不可辱么？我们偏辱不杀，让他们站着比死还难受，让他们一点点将自己亲手杀死。"

"您说得固然好。"元豹妈说，"可我们老百姓就喜欢看杀头。您无论如何得满足我们一下，权当我们是猴，他们是鸡。"

"杀头是不能考虑的。你们解了气，我担子刽子手的名声。这样吧，如果你们坚持，我们就挑一个出头鸟，大张旗鼓打一下。把所有的新账旧账都记在他身上，让他背负起罪恶的包袱，我们轻装前进。"

"打我！打我！"

孙、刘、主持人、保安队员们闻言争着出头。

"我是'全总'负责人，出头鸟自然应该是我。"

"我是拆具体的，所有坏主意都是我出的，不打我不公平。"

“我是他们的头脸，抹黑就得抹脸上。”

“打吧打吧。”大家兴奋地互相拥抱，“一打屁股，我们就名扬全球了。”

“老实点！”黑子呵斥他们，“他妈的一个个的不要脸。”

“不要理他们。”大胖子稳笃笃地说，“我自有人选。”

大胖子轻蔑地扫了眼孙、刘之辈：“这帮鸟人，对待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臊着他们。”

“哎哟，青天大老爷呀，我们坛子胡同全体居民感谢您救我们出苦海出火坑出地狱。”

坛子胡同口，元豹领着全体百姓跪迎在尘埃里。大胖子骑着马笑咪咪地走进胡同，翻身下马，搀起老太太招呼着大家：

“都起来都起来，这是干什么？不要这样，我是你们的子弟，是你们的仆人，我就是为你们作主撑腰的，何必要谢。”

元豹妈念念有词地又哭又唱着，向大胖子致词，“敬爱的英明的亲爱的先驱者开拓者设计师明灯方炬照妖镜打狗棍爹妈爷爷奶奶老祖宗老猿猴老太上老君王皇大帝观音菩萨总司令，您日理万机千辛万苦积重难返积劳成疾积习我癖肩挑重担腾云驾雾天马行空扶危济贫匡扶正义去恶除邪次风湿次虚寒壮阳补肾补脑补养肝调胃解痛镇咳通大便百忙，却还亲身亲自亲临降光临视察纠察检查探查侦查查访访问询问慰问我们胡同，这是对我们胡同的巨大关怀巨大鼓舞巨大鞭策巨大安慰巨大信任巨大体贴巨大荣光巨大抬举。我们这些小民昌民黎民贱民儿子孙子小草小狗小猫群氓愚众大众百姓感到十分幸福十分激动十分不安十分惭愧十分快活十分雀跃十分受

“我是他们的头脸，抹黑就得抹脸上。”

“打吧打吧。”大家兴奋地互相拥抱，“一打屁股，我们就名扬全球了。”

“老实点！”黑子呵斥他们，“他妈的一个个的不要脸。”

“不要理他们。”大胖子稳笃笃地说，“我自有人选。”

大胖子轻蔑地扫了眼孙、刘之辈：“这帮鸟人，对待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臊着他们。”

“哎哟，青天大老爷呀，我们坛子胡同全体居民感谢您救我们出苦海出火坑出地狱。”

坛子胡同口，元豹领着全体百姓跪迎在尘埃里。大胖子骑着马笑咪咪地走进胡同，翻身下马，搀起老太太招呼着大家：

“都起来都起来，这是干什么？不要这样，我是你们的子弟，是你们的仆人，我就是为你们作主撑腰的，何必要谢。”

元豹妈念念有词地又哭又唱着，向大胖子致词，“敬爱的英明的亲爱的先驱者开拓者设计师明灯方炬照妖镜打狗棍爹妈爷爷奶奶老祖宗老猿猴老太上老君王皇大帝观音菩萨总司令，您日理万机千辛万苦积重难返积劳成疾积习我癖肩挑重担腾云驾雾天马行空扶危济贫匡扶正义去恶除邪次风湿次虚寒壮阳补肾补脑补养肝调胃解痛镇咳通大便百忙，却还亲身亲自亲临降光临视察纠察检查探查侦查查访访问询问慰问我们胡同，这是对我们胡同的巨大关怀巨大鼓舞巨大鞭策巨大安慰巨大信任巨大体贴巨大荣光巨大抬举。我们这些小民昌民黎民贱民儿子孙子小草小狗小猫群氓愚众大众百姓感到十分幸福十分激动十分不安十分惭愧十分快活十分雀跃十分受

就是对我的最大安慰。”

“您可不能不管我们。”黑子流泪说,“我们不能没您。您是青天我们是草地，没有天哪有地？草地也需要人管浇水除草修剪，这活儿我们自己都干不了。再者说我们也让人管惯了。让我们自个当家，没人喘喝踢着打着赶着，我们是饭也不会吃水也不会喝觉也不会睡屎也不会拉—— 全失禁了。”

“您可千万不能不管我们。”坛子胡同的居民都跪了下去，齐声说,“我们愿意让您骑着打着骂着鞭子抽着。只要您高兴您尽管使我们驱赶我们践踏我们。只要您不高兴您您尽管惩罚我们羞辱我们拿我们出气。谁要敢说一个‘不’字，甭劳您动手，我们自个就把他收拾了。您尽管任意对待我们，可千万别提一个‘走’字。”

“起来吧。”大胖子长叹一口气,“其实我哪舍得丢下你们不管。”

唐元豹小碎步软底鞋风风火方走着急场，两只手掏来舞去，随着每一次出掌发出声声娇叱，他肩斜着腰拧着腰拧着腰拧着屁股蛋子一上一下推挤着走得四蹄生风渐渐地，他两只小脚轻了，一下下地蹬空了，人离了地，在空中继续走着舞着，似有乘风而去之意。他陶醉在这突然失了重心的轻快之中，拳法打得越来越和谐越来越有章法，几乎可见当年之孔武、勇猛、密不透风—— 大胖子用手拎着他，象江沿艺人拎着只牵线木偶。

围着的坛子胡同居民齐声叹道：“这孩子算废了。”

“也不能说培养他就不对。”李大妈说,“经倒是一部好经，

生是让这帮和尚给念歪了。”

大胖子把元豹往地上一丢，元豹借看惯性仍走着舞着，一副执迷不悟的样子。”

大胖子面露忧虑，似也为元豹惋惜、扼腕。对元豹妈元凤说：

“想吃什么就给他做点什么？”都随着他点。“这么年轻，偏走了这条遂生让人痛心呀。”

“我们这孩子就没救了么？”元豹妈淌着泪说，“求大仙指点。”

“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大胖子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学好三年，学坏三天，我是无力让你们人人修成正果的。好自为之吧。你们也不要太难过，他当算自绝于人民。”

大胖子去了，骑着大白马，驾起一朵五色祥云，空中似传来阵阵仙乐。众居民侧耳谛听，却又听不见了。

元豹此刻也停止舞蹈，傻呵呵地站在那儿瞅着大家：

“来个‘好儿’嘿。”

“好，好。”众街坊一阵心酸鼻痒，“好儿”未出口，泪已湿襟。

“孩子。”元豹妈哽咽地说，“就别乍翅了，安下心来过日子吧。赶明儿再把咱家那辆三轮拾掇拾掇，你和你妹蹬着它去车站拉座。”

“用我的吧。”黑子推来一辆三轮，“元豹哥那辆不早被那帮博物馆的零卖了么。”

“试试，孩子，骑上去蹬两圈。”元豹妈擦着泪说，“唬人的家伙没了，吃饭的家伙还好使？”

元豹喜滋滋的爿腿上车，一通乱扭，车纹丝不动。他蹬车仍不忘花活儿，只求腿脚姿式好看，节奏倒是芭蕾的节奏，前后使的劲儿都互相抵销了—— 他拿车当棍儿使了。

“他大妈，甭难过。”李大妈见状安慰元豹妈，“甭难为孩子了，就当他还小呢。”

元豹在车上猴似地一刻不停，摸摸弄弄，抓耳挠腮，扮着鬼脸。

“这孩子傻了。”众居民齐声叹道，“由他去吧。”

“现在开始宣判，被告人起立……”

审讯室里，天已经亮了，第一道光线射进室内，灯仍开着，审讯的和被审讯的脸都绿了，一脸不耐烦。

秃头胖子拿着一张宣判书，眼睛瞟着垂手侍立的唐国涛，一字一板地念着：

“唐国涛，男，一百一十一岁，捕前美坛子胡同 35 号。

该犯思想一贯反动，语多放肆。该犯于一八九九年混入义和团队伍，在战斗中临阵退缩，思想开小差，且想入非非，贻误战机，财政北洼之战失利。后又养子不教，纵子行凶，招摇撞骗，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毒害青年，传播荒诞迷信；侮辱妇女，诽谤中伤知识分子；种种罪行不一而足，是丁忍孰不可忍。不要利用我们宽容大度，利用我们的善良好心。对这种害群之马必须绳之以法，唤起群众明是非。这个人很坏！原谅……还是不原谅—— 不原谅！

谁要认为我们软弱可欺就错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人们呵，你们要警惕！

以上犯罪事实，该犯均供认不讳。

本人认定。该犯对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失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维护法纪的尊严，为保护人民的利益，为平息社会上的流短飞长，为改革大业的马到成功，为子孙后代的幸福安宁，特判决如下：

判处唐国涛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此判决为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宣判完毕。

第二十五章

瑜伽功的音乐中，元豹出现日本札晃的体育馆中。

场中央搭了个用绳子拦起来的比赛台。四周看台上坐满各种肤色的外国人，纷纷举着各国国旗。不同肤色的各国少女组成啦啦队在赛场周跳着扭着喊着唱着。喇叭呜咽，鼓声震天—— 比赛实况通过卫生星向全世界转播。

大胖子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电视。

赵航宇坐在家里看着电视。

白度坐在飞机上看着电视。

刘顺明、孙国仁坐在火车上看着电视。

唐老头儿坐在牢房里看着电视。

大学的姑娘们坐在教室里看着电视。

坛子胡同的居民们挤坐在唐家小院看着电视。

街上的行人们站在电器商店的柜台前看着电视。

股东们、主持人坐在舞台上看着电视。

全国人民都在看电视。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都是同一面面：札晃比赛场地的彩色的黑白的二十寸的十四寸的清晰的雪花闪烁的用绳子拦着的比赛台。

唐元豹穿着举重服出场了，不同肤色的不同块头的不同嘴脸的外国选手和他站在一起。向四周看台欢呼的观众挥手致意，微笑着，送着飞吻。鲜花从四周看台纷纷扬扬地扔下来……

裁判员穿着白色的裁判服进入赛场，在赛台四周各国的位置上坐好。

正在计时的巨型电子石英钟上的暗绿色的数字同时都变为 0，接着开始从后一位数上疾速地增加……

比赛开始的锣声了。

几个彪形大汉每人手拿一根绳子走上比赛台，同时动手将选手们翻倒，骑在身上左一道右一道地捆起来。

元豹第一个被四马蹿蹄地捆好，高高举起来。接着，其他选手也被捆好，举起来。

元豹被捆的最小，最紧，没用的绳子最多，脸上的笑容最坦然最惬意。

他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最高分：9．95 分。

第二个单项是所有选手扛着一个骑在他们脖子上的大汉按照骑手的命令做规定动作的自选动作。

元豹又是最出色的，他不但能扛着比他重一倍的壮汉象马一样跑象狗一样爬象羊一样咩咩叫，还能撒娇劈叉足尖舞，

任骑垂怎么颠怎么打怎么捶怎么揪脸上始终带着微笑，坦然惬意甚至有几分感激的微笑。

自选动作时他更是使其他选手难以望其项背。他津津有味儿地喝了一泡骑手撒的尿，解渴生津意犹未尽翘起大母指称赞。

他又获得了最高分：9．96分。

大汉们拿着一柄银光闪闪的长针走上台，将针残忍地轮番扎进选手的十个手指。有人当场忍不住叫喊起来，退出了比赛。其他选手虽然咬牙瞪眼地按捺着，但已是汗流浃背，肌肉痉挛，唯独元豹依旧笑容可掬，温请地望着扎他的人，那眼光中颇有几分鼓励和勉慰，似乎是更怕对方坚持不住。

当大汉们把扎在选手们胸部针通上电时，所有选手都抽搐着，目眦迸裂，七窍出血，面容狰狞，毛发倒竖。元豹却只是鼻尖上浸出些汗珠儿，笑容依旧，甚至闭上眼睛象经受某种快感似地细细品味着。

他又一次获得了最高分：9．97分。

一块烧红的铁板被抬了上来，每个选手都赤脚站了上去，铁板上立刻冒出一缕缕青烟，象煎肉一样滋滋响着。

又有两个选手不胜折磨，嚎叫着、哭泣着踉跄退下，离了铁板仍在不停地嚎叫哭泣。

剩下的选手或一动不动，用自己的体温使局部的高温降低，或象捞在网里的虾一样乱蹦乱跳，端力减少每只脚在烧红的铁上的停留时间。

任骑垂怎么颠怎么打怎么捶怎么揪脸上始终带着微笑，坦然惬意甚至有几分感激的微笑。

自选动作时他更是使其他选手难以望其项背。他津津有味儿地喝了一泡骑手撒的尿，解渴生津意犹未尽翘起大母指称赞。

他又获得了最高分：9．96分。

大汉们拿着一柄银光闪闪的长针走上台，将针残忍地轮番扎进选手的十个手指。有人当场忍不住叫喊起来，退出了比赛。其他选手虽然咬牙瞪眼地按捺着，但已是汗流浃背，肌肉痉挛，唯独元豹依旧笑容可掬，温请地望着扎他的人，那眼光中颇有几分鼓励和勉慰，似乎是更怕对方坚持不住。

当大汉们把扎在选手们胸部针通上电时，所有选手都抽搐着，目眦迸裂，七窍出血，面容狰狞，毛发倒竖。元豹却只是鼻尖上浸出些汗珠儿，笑容依旧，甚至闭上眼睛象经受某种快感似地细细品味着。

他又一次获得了最高分：9．97分。

一块烧红的铁板被抬了上来，每个选手都赤脚站了上去，铁板上立刻冒出一缕缕青烟，象煎肉一样滋滋响着。

又有两个选手不胜折磨，嚎叫着、哭泣着踉跄退下，离了铁板仍在不停地嚎叫哭泣。

剩下的选手或一动不动，用自己的体温使局部的高温降低，或象捞在网里的虾一样乱蹦乱跳，端力减少每只脚在烧红的铁上的停留时间。

9．99分—— 所有电子记分牌上都打出了怎样的分数。

元豹在左右开弓抽自个嘴巴。打得又快又狠。其他选手虽然也勉强在打，但无论从技巧熟练程度上和力量使用上他们都远逊于元豹。有的压根儿就打不着—— 尽管脸也不小。有的一下一下是打了，但不是打歪了就是上去连红都不红。

元豹的脸已经打成紫茄子了，厚厚的脸皮肿的象纸一样薄一样透明。

10分！

全场骚动起来，报以热烈的掌声。原来为本国选手摇旗呐喊吹喇叭的观众都一面倒地替元豹加油。啦啦队也全部倒向元豹，用各种语言各种方式为他喝采欢呼舞蹈歌唱。

元豹充满胜利信心地进行最后一个项目自选动作的比赛。

其他选手有的把猫放进自已扎紧的裤腿中，有的用牙咬着绳子拖动卡车；有的在自己手上各坠上一个电视机；有的牵出一只老虎，把自己的头放进老虎的血盆大口之中，伸手去挠老虎的痒痒。

元豹出场了，全场立刻安静下来，啦啦队也停止了呐喊歌舞吹号击鼓，千万人的目光集中在元豹身上。

只见他微笑着，从容自在甚至带有几分顽皮地举起一把锋利闪着寒光的剔骨尖刀，仰起脖子，缓缓地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个弧形，血从整齐的刀渗出来。他放下刀，用双手一点点揭开下额连至两耳的皮，一寸寸小心翼一丝不苟地往

上撕着。

揭起的脸皮象蝉蜕一样轮廓俱在、完整无损。

他一点点揭着，揭至嘴部，逢到筋肉相连，纠缠不去时便用刀割断那些筋肉，继续往上揭。

场内鸦雀无声，连那些竭力卖弄的选手们也纷纷停了下来，目瞪口呆地瞧着元豹。

揭到眼部时，主裁判上来说："到此为此吧，你赢了，你当之无愧地获得了冠军。"

元豹依然覆着皮的眼睛看了一眼所有的人，闪烁出一丝笑意，猛地一揭，血肉模糊，一张完整的人脸拎在了他手里。

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惊叹声，鼓乐齐鸣。

元豹高举着那张毫无生气木无表情橡皮套子般的人脸向全场出示，随后把它扔到一边，面目狰狞、五宫模糊地走到一旁。

由于卫生线路的传播故障，所有电视机的伴音突然消失了，画面仍在。

千千万万电视机前的人，只看到比赛场中观众在喊在跳在沸腾在疯狂地挥舞着手臂，看到元豹在和七他选手及裁判一一握手低低说话，但喊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一概听不见。

领奖台上，元豹高高地站在了冠军台上，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别站在他两旁。

一个老绅士在两个日本姑娘的陪伴下起上来，为他们颁奖。

他把金质奖牌挂到了元豹脖子上，又将一个巨大的金光闪闪的奖杯递给元豹，同他握手，一再鞠躬，看得出是由衷

的敬意。

老绅士给第二名第三名发奖时，元豹举起奖杯向四面观众致谢。

日本扎晃快讯，我国选手唐元豹在世界忍术大赛中荣获冠军……我国选手唐元豹在世界忍术大赛中荣获冠军……我国选手唐元豹在世界忍术大赛中荣获冠军……

炎热、干燥的城市中，看不到一辆汽车行驶，看不到一个生命活动。商店、办公楼都关着门，上着白色铝合金的栅栏门。太阳在明晃晃地烤着，大街小巷空空荡荡，远处，那无垠刺眼的白灼量空中升腾起一股细长飘荡的尘柱。这尘柱翻着、旋转着迅速往天空生长着。尘柱上端愈来愈粗，愈来愈大，舒卷漫延开业，形成一个巨大的蘑菇顶，遮天蔽日，浓重浑浊，无情地增生着、分袭着、席卷着一层层堆积着，象滚开的钢水，象泄漏的泡沫。

城市阴了下来，蘑菇云巨大的阴影在楼厦、街道、住宅区、公园绿地、湖泊水面上掠过。

修改后发表

“昨天晚上我看见你了，在西单‘百花市场’，和一个男的。”李东宝对戈玲说。

“昨天晚上我就没出门。”戈玲回答。

“绝对是你，我儿子细张望了一下。”

“是不是我，我还不知道？你肯定认错了。”

“你们从‘百花市场’转完出来，又进了‘豆花庄’，一人吃了碗‘龙抄手’，又合吃了一碟‘叶儿粑’。”

坐在另一张桌后吸烟出神的于德利，看了一眼李东宝，弹弹烟灰说：“你跟踪了？”

“邂逅。”李东宝说。”当时我正好骑车逆行被警察喝住在路边接受批评，一边东张西望。”

“那就是有这事儿了。”于德利说。

戈玲一笑。

“其实你是承认了也没什么。”于德利劝戈玲。“东宝的意思也不是要跟你算账。”

“是没什么，间题是我根本没跟人去逛过、吃过西单。”

“这就是你不诚实了。”于德利咳嗽着摇头叹息。“这样我就不喜欢你了。”

“那也只好让你不喜欢了。”

陈主编拿着份稿子从他的套间里出来，对李东宝说：

“这稿子我看完了，还不错。”

“您要觉得不错，那就是真不错了，那就用吧。”李东宝接着对戈玲说。“就是我也没想把你怎么样。真不喜欢你这么不坦率。”

“篇幅我觉得过长，是不是请作者压缩一下？”陈主编说。“另外有些小地方最好再做些修改。”

“是是，我也觉得有些地方换种写法更好。”

“那就把作者请来谈谈。”陈主编说完离开，去上厕所。

“什么稿子？”于德利问。

“言情。”李东宝有口形无声地说。

“写得好吗？”于德利随便一问，操起稿子翻阅。

“就那么回事，比‘穷聊’的略强那么一点。”李东宝转而继续对戈玲调侃。“似乎很亲密嘛，一路手挽手。”

“当然啦，既然是轧马路，当然得找那感觉。”

“我能拿回家翻翻吗？”于德利翻了两页稿子，问李东宝。“这几天跟老婆没话，正想找点言情小说看。”

“拿去吧，想着还回来。”李东宝问戈玲：“今儿还见吗？”

“见。”戈玲回答。“每天都得见，不见想得慌。”

“那爷们儿帅吗？”于德利认真问东宝。

“我不觉得。你见过那种遭了雹子的茄子吗？看上去也是紫色儿，一摸上去净是疤瘌。”

“哈！”远处正在埋头看稿的老编辑刘书友冷丁大笑一声，忙低头加倍严肃地看稿，无声无息了。

另一位老编辑牛大姐怅惘抬头，缓缓逡巡，睥睨群小。

“我就喜欢那粗糙的感觉。”戈玲盯着李东宝。“—— 刚劲！”

于是李东宝便给《风车》的作者林一洲打电话，冒充公安人员。林一洲捧起电话聆听时牙齿的嗑碰声清晰可闻。

林一洲放下电话，再三叮咛自己：沉着，一定要沉着。这仅仅是个好兆头，没见到铅字前，什么意外都可发生，过早宣布，将来被动，但眉宇之间还是像蕃茄汽溶于水渐渐漾出一层喜色，与板着的脸蛋、紧绷的双唇恰成对照，似喜似悲，令环室四布的同事们好奇心倍增。

老婆劳动了一日回到家中，见林一洲兀自发征，嚼话梅似地品尝吮咂一脸回味无穷的快慰，平日分工他管的家务一样未动。老婆也是疲惫，无力吵骂，唯有赌气倨坐，满脸挂霜，心中自叹命苦。

林一洲“沉着”半日，已然按捺不住，终于丢了矜持，歪头朝太太嬉笑，引太太发问。

老婆一脸鄙夷将张口未张口，林一洲已自动报了喜帖子，初还有所保留，继滔滔不绝、后日俨然既成事实。

这老婆本是那一等势利妇人，平日最恨丈夫无能，好争些闲气的，如一听，焉能不化怒为喜？”

“早该这样的 叫他们压了你这么些年，应该去质问质问，把稿子摔到他们脸上，亏你还想着感激。”

倒是丈夫比较谦虚。

“都要受这折磨的，哪有不坎不坎就顺顺当当成大事的？

好在已经挺过来了，从此再不该有谁难为得住我了。”

“明天去，把你那些被全国退过的旧稿子都带去，让他们一气儿发了。”

“不好不好，要谁退的谁发才有趣儿，当然我还是要给他们台阶的，不能弄得人家太难堪，将来还要做朋友。”

“就你心眼好，人家爨你稿可是眼都不带眨的。”

“越是得意越该有气席，板子挨得香饽饽也吃得。奇怪，我现在竟一点不记恨他们了。

两夫妻说说笑笑，吃了晚饭。老婆本来想炒盘硌窝蛋以表祝贺，被林一洲婉拒了，他恳切地说：“以后只怕吃不上这样的饭了。”

待收拾完睡下，林一洲身上撂着老婆的大腿，回忆起一生的酸甜苦辣，从此都要告别，竟呜呜地哭了。

老婆也辛酸，陪着掉了若干的泪，饶着说上些不咸不淡的话。

惹得林一洲哭完倒恼了，体味出了些越王勾践报了仇之后的心境，在黑暗中任老婆抚摸冷笑不已。

次日，林一洲梳洗完毕便直奔《人间指南》编辑部。

路上，他为自己举子看榜似的激动心情十分羞愧，连连责骂自己的不成熟：美什么美？可不是应该的？和那些福童比起来，你已经晚了。

这么骂着、怨着，一路起着，到底才算从容了一些，端庄了一些。

在水泄不通的公共汽车上遭了一肘，也并不暴跳，瞥了

一眼那戴眼镜的鲁莽汉子，悠悠地想：日后才叫你知道我呢。

“你好你好。”

李东宝与林一洲热烈握手，握完让座，笑吟吟地望着他，并不言语。

“还好吧？”林一渊问，掏出烟敬李东宝。

“好，老样子，就那么回事。”李东宝摩挲着烟，语焉不详。“你怎么样？”

“准备写一新东西，正在打腹稿——有火儿吗？”林一洲东张西望。

“火儿？”李东宝也茫然四顾，再三觑视这厮。

林一洲看出蹊晓：“您不记得我了？”

“噢……”

“我姓林。”

“噢，”李东宝终于笑得实在了，“《风车》的作用，抱歉抱歉，每天见的人太多。等一下，你那个稿子我们主编有意见，我叫他来。”

李东主起身去主编室。

戈玲对于德利笑：“我发现好几回了，两人聊了半天，还不知道谁是谁呢。”

李东宝回来，对林一洲说：“主编在接一个电话，完了就过来。”

他坐下后继续和戈玲胡扯：“他是干嘛的——你那位？”

“这得问你，我哪知道？你希望他是干什么的？”

“肯定不是编辑吧？”于德利说。

“肯定不该是。”戈玲说。“我不能一错再错。”

“戈玲，作为同事我有责任向你进一忠言。”李东宝十分严肃地说。“生活作风是大问题。”

戈玲正儿八经地点头“知道了。”

“要为其他女同志作个榜样，自尊自爱。”

“一定。”

“切莫将身轻许人。”于德利插话。

“你吃醋吃得没什么道理吧？”

“我不过是殷切期望。”于德利说。“我是没有自己的私利的——你把我看低了，戈玲。”

陈主编搓着双手从里屋出来，笔直走到李东宝桌前：

“作者人呢？”

李东宝晃着身子找：“在你身后。”

独坐得十分无聊的林一洲忙起来，与正转过身来的陈主编冷丁打一照面，急忙上前握手。

“坐吧坐吧。”陈主编就势把林一洲按回到椅子上，转悠着给自已找座。

“坐我这儿。”戈玲抬屁股起身，让出自己的座椅。

“抱歉，把你挤走了。”陈主编含笑。

戈玲也含笑，拖了把椅子到于德利桌旁打横坐下，两手放在桌面交叉抱拳，眸子盯着于德利闪闪发光。

于德利抬头发现戈玲的目光，一怔：“没什么用意吧？”

“没有，随便看看。”

“喝水。”于德利把自己的茶杯推到戈玲眼前，低头继续看稿。

戈玲端起茶杯揭盖儿喝了一小口,眼睛转向李东宝那边。

“这是我们主编，大拿。” 李东宝为林一洲介绍。

林一洲并不应声只是低着头从自己手里的烟盒中费力地抽出一把烟，敏捷起身向屋里的所有男人分发。

“谢谢，不会。” 陈大拿摇手谢绝。林一洲还是在他面前摆上一支。

“刚才给我那根还没抽呢。’李东宝举着那支完整的烟说。

林一洲执拗地把烟再三伸到他鼻前,李东宝只好接过去,一手攥一支。

于德利双手接住飞来的烟，看看牌子嗅嗅味儿，叨在嘴上一边用手在身上摸火柴一边继续看稿。

刘书友用严厉的表情和斩钉截铁的手势使林一洲知难而退。

林一洲把烟装回兜里，坐回到陈主编对面恭恭敬敬像陈主编的小学生，不知是他原本不吸烟还是陈主编没这嗜好自己也忍了。

“稿子我已经看了，印象不错，想听听你的想法。” 陈主编笑咪咪地像个和气地弥勒佛。

林一洲紧张地在椅子上挪了挪腚，坐在椅沿儿上，沉吟片刻，匆匆开口，眼睛无比真挚地望着陈先生。

“这篇小说我认为是我写得最好的一篇小说—— 当然是我认为！这是第六稿。没人逼我，属于我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我总这么想，一部作品拿出来，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不能光发就完了。赚钱么，不如去卖包子。既然是艺术品，就得几百年后从地里挖掘出来，噫，如获至宝。”

于德利一边翻到稿子的最后—页，把落款儿小声念给戈玲听：

“一稿于亮马河畔；二稿于永定河畔；三稿于护城河畔庄……”

戈玲问：“小说是写海军的？”

“我懂你的意思。”李东空说。你是拿出写名著的劲头写的这玩艺。”

“可能我有点过于自信了。”林一洲严峻地说。“但我确信，我这部小说目前在国内，是一流的。如果翻译成英文或广东话，尽管语言上要损失一部分，也不会低二流。”

“有人要翻译你这……东西吗？”陈主编很感兴趣。

“嗯，我的—个学英文的朋友看了几行便很激动，准备学会英文后立即动手翻译我这篇小说——广东话的全被我拒绝了。”

戈玲向李东宝递了个眼风，尽管李东宝纹丝未动，还是被林一洲捕捉到了。

“倒不是别的，我是汉语作家，所以还是希望首发权给中文刊物。”

“那倒无所谓。”陈主编说。“如果你能首发在国刊物上，我们也可以当作海外文摘转译回来，没准更能扩大影响。”

“我们不是特在乎。”李东宝说。“译文有的好的比原文都精采、隽永。”

“别了，别了，还是发原文吧。”林一洲说。“汉译英，英译汉，最后成三十年代的现代派了。”

“就是，就是，”于德利说，“不留神闷了，没准还会把自

己当作一个外国大作家佩服一通，崇拜一回。”

戈玲：“没准还会告外国作家剽窃自己。”

林一洲看着戈玲和于德利，有点琢磨不过来的样儿，掉脸再看陈主编，又从容了。

“我把稿子给贵刊，真是出于对贵刊的信任。我始终认为贵刊是国内的一流刊物，图文并茂，趣味高雅，是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三性结合的比较突出的好刊物。我一直密切关注着贵刊，几乎期期都看。不瞒你们说，我不是随便什么刊物都乱看的，很多有名的刊物人家越说好我越瞧不上。也不知怎么搞的，我也恨自己没毅力，偏偏对你们刊物，一期没看到就丢魂落魄，不得不佩服贵刊编辑的水平和眼光——抓人。”

“哪里，我们做得还很不够。”陈主编谦逊地低下头。

戈玲、于德利脸红扑扑的，吃吃暗笑，再射过来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柔和了。

“您别这么说，我们可不经夸。”李东宝也有几分羞涩。

“我绝对不是夸你们，何必要夸？我这人天生就不会恭维人——是事实。陈主编说得是对的，一个刊物，办好不容易，办坏很轻松。所以我没有找那些大刊物，直接就来找你们。我认为一流的刊物就必须有一流的稿子。我认为你们现在缺的就是我这种稿子！”

林一洲目光灼灼地望着大家，一手在衣兜里模索，掏出一支皱巴巴的烟点上，语重心长地说：

“自满不得吧同志们。一期马虎，没有过硬的稿子，读者就会看望，下期就不买你的账了。”

“我们应该把这做为读者对我们的鞭策。”陈主编因势利导，旋而又对林一洲和蔼地说：“我们具体谈谈稿子好吗？”

林一洲一愣：“没谈吗？噢，是没谈。能把稿子给我翻翻吗？写出来很长时间，印象有些模糊，光记得是好稿子。”

“稿子？”李东宝连忙在自己桌上翻。“稿子叫我搁哪儿了？”

“这儿呢。”正看了一半的于德利把整部稿子借戈玲的手递过来。

林一洲接过稿子，铺开，一边吸烟一边皱着眉头看。

于德利伸了个大懒腰，打了个呵欠：

“看了一半儿。”

一个胖胖的采购员模样的中年男人拎着个黑人造革包进来，笑嘻嘻地和大家打招呼：

“几位，好啊。”

“老张来啦，多日不见。”大家七嘴八舌和他笑着打招呼。

“老陈，又胖了一圈，怎么搞的？”

“噢噢，来了作者，正在谈稿子。”

“东宝，见我假装不认识？于德利，我不跟你说话，不够意思，到我家喝酒还自己带酒。戈玲，又漂亮了，我真恨自己早生20年。大姐，老刘。我就佩服我们大姐，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都在认真工作，哪像我，总闲逛。老陈，赶明儿我也到你手下当个兵。”

“我们哪敢劳您大驾？”牛大姐笑说。“到我们这儿岂不是委屈了您这位京东才子。”

“来我也不要，光会说不干活。”老陈也笑说。

“到我手下当编务吧。”戈玲笑说。

“行，我就伺候咱们戈小姐张名高把包放在于德利桌上，拿过电话开拨号，把话筒按在脸颊上笑咪咪地等者通话。

戈玲：“又给谁打电话？一天就见你忙。听说你都跑去给中学女学生上文学辅导课了？”

于德利，“损点儿吧老张？也别忒赶尽杀绝。”

“我这是给我老太婆打电话。”张名高把电话换了只手。……喂，我今天不回去吃晚饭了。我现在《人间指南》编辑部，跟他们要谈些事，稿子的事。晚上要去法国大使馆参加个活动……”

林一洲在一边眉头忽然舒展，以手加额，叫起来：

“噢，对了，我写的是这么个意思：呼唤……”

他看到大家都笑脸向张名高，停下不说了。

陈主编在一旁：“请说，我这儿听着呢。”

林一洲又挪挪屁股，凑近陈主编：“我写的是个爱情故事，可呼唤的是理解，歌颂的是善良，传达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心声。”

老陈频频点头：“嗯嗯，接着说。”

“其他的就不必多说了。我认为我们现在社会非常需要真善美，因为人人假丑恶又不太甘心。所以那什么连续剧引起那么多坏人感动，这里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饶有趣味……”

”老张，要喝水自己倒，我这儿顾不上照应你。”老陈扭脸跟张名高寒暄。

“跟我你还客气？忙你的。”张名高使劲摆手，问戈玲：

“我那稿子一校出来没有?”

林一洲气鼓鼓地停下不说。

“你的本意是劝人向善?”李东宝适时插话。

林一洲并不理他，待老陈重新面向他时，才眉飞色舞往下说：

“爱情是美好的，爱情里的人自然也是美好的，当爱情真正降临时，一个人想坏也坏不出来了——要是人人都拥有一点呢?”

“是啊，那社会空气一定跟海边似的。”李东宝第一个被感动了。

“人和人之间会多么和气。”林一洲也被自己感染了。

“那除了吃醋别的恶闰一概没有了。”李东空心神向往。

“那倒好办了。”

“是啊，那我们还怕贫穷落后吗?”林一洲握紧拳头。“所有爱情降临到所有人头上……”

“可能吗?”李东宝清醒过来。

“还是可能的。”林一洲强调。“我对此充满信心，起码这么想想没大错儿吧?”

“想想是可以，可你这写到作品中就不真实了。”

“艺术的真实不是生活的真实，这我刚学写字就知道了。”

“我说两句我说两句。”陈主编打断他们二人的争论。“稿子我看了，认为这不错，但有些情况我要对你作些说明。很感谢你对我刊的信任。你也知道，我刊不是纯文学刊物。”

“知道，所以你刊对文学作品要求格外严。”

“严倒不严，比较而言，我刊对文学作品还是稀松的。主

要是篇幅问题，不可能发很长的文学作品。咱们这么说，你这东西是好东西可对我刊来说太长了。”

“我觉得我们办刊物吧，编辑方针应该很灵活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别先把自己限制死了。

“是，我们是有一定灵活性。象你这种小说我们要发也是连载……”

“现在是发三期稿吧？如果从四期开始连载，每期五千字，四万字发八期，哦，今年内还能发完，可以，我同意。”

“小林同志，是这样的，我们编刊物有些稿件是要预先准备好的譬如连载小说，期期要发，一般在一部小说刚开始连载时，我们就要立刻组下一部稿子，否则到时候现抓稿子就来不及了。我们现在正在连载的一个小说，四期发完，五期就要开始连载张名高的一部长篇，估计要连载一年，到明年五期……噢，你们还不认识吧？这是张名高同志，作家，写过很多东西，你一定听说过。

张名高遥遥颔首致意，林一洲扫他一眼，未作更多表示。

“抱歉，这几年有点俗了，不太看小说，所以好多人都不知道。”

“没关系，不知道赢了。除了我自己，我也不知道还有谁写东西。”张名高转头对戈玲笑说：“连载也有个好处，税可以免了。”

“开诚布公地讲，”陈主编诚恳地对林一洲说，“现在我手里光长篇小说就有三部，都写得不错，很有味道，丝毫不逊于您的大作。”

“我听说不是文学危机、稿荒了吗？所以才有意发奋，本

来我是钻戏曲的。”

“荒倒是较前荒了些，但也不是荒无人烟，很多老骥又出厩驾辕的驾辕，拉边套的拉边套。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决定发你的稿子，发出来也要到后年。我们考虑过要出一个增刊，不过这还要出版署批准，目前还不能成为现实——当然我是指你这稿子已经很成熟一个字都不用改的情况下。”

“您的意思是说，我这稿子基本上没什么希望了。”

“不不，你的稿子我还是很喜欢的，可以明白告诉你，我很想用。无害无益，现在正缺的是这种稿子。但我认为啊，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咱们还可以商量，你也可以提出你的想法，我认为这个稿子还有改的余地。可以改得更好！如果确实改完整个稿子提高了一大块，我就可以作这个主，提前安排。四万字不多嘛，紧凑些有三期我看就可以发完。现在我就想知道，有没有这个决心改？”

这么发也可以，只是有点可惜。”李东宝慢吞吞地说。“老实说，你这部小说是一部可望在二十世纪爱情文学中获得经典地位的作品——我这么说不过分吧老陈？”

“姑妄听之。”

“有这么严重吗？”戈玲小声问于德利。

“没看出来，可能我是个俗人。”

“这就叫杀人不见血。”张名高咂叹道。“老陈的刀子已经磨得飞快了。”

“怎么样，能不能下个决心？”老陈尖咪咪地望着林一洲，像个导师。“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如果不改，你们是不是就不发？”林一洲望着老陈。“假

设咱们不追求经典地位了。”

老陈垂下眼睛，一副很为之惋惜的样子：“在庸作充斥的文坛上再多一部庸作我以为不必要，何苦来？你写我印，占读者一点上厕时间。”

“我们需要的是力作。”李东宝朝林一洲过去。“看完吓谁一跳或哭出声的那种。”

“你看呢，我想我们还是痛快点，已经说了半天了。”老陈的眼睛像马一样温驯。

“话说到这份上，我还能说什么……改吧。”

“小改，不必紧张，不动你的结构。”陈主编连忙安慰林一洲。

正在认真划自己的一校稿的张名高忽然抬头问戈玲：

“咦，我记得我这章是七千字怎么成二千七了？那四千三字哪儿去了？”

“问牛大姐，你这稿子是她看。”

“哪段儿？”牛大姐闻声抬头。

“东方剑和林小霞分手后回到西厢房和等在那儿的武玉清怎么没说两句话，外面院子里就‘哐啷’一响？我记得这儿原有大段的舌枪唇剑呀。”

“噢，我觉得那段有点多余，林小霞是东方剑杀父仇人的女儿在这之前已然从秀姑嘴里道破了，读者都知道了。”

“可东方剑不知道，非得武玉清一语道破，否则再见林小霞哪来的那场厮杀？我这都是一环扣一环，中间拿掉就不接了。”

“接的，你都忘了，下一回开打前秀姑又亲自给东方剑递

了番小话，惹恼了东方剑。老张，我正想给你提个意见，你这秀姑嘴也太碎了，到处拨弄是非，哪像个英雄之后？好汉们之间的那点误会全是她传谣传的。”

“这是套路，要没秀姑这么一搅屎棍子，那八方豪杰从始至终都是哥们儿，哪来热闹？您给我把这段儿恢复了吧，跟情无关，可说明人物性格呀，我记得那段对话写得颇有文采，音节铿锵，都是押韵的……”

“总是感觉是爱情描写很好，很有几处动人。”陈主编对林一洲说。“最后看到悲剧结尾，我还不禁哽咽了。但哽咽之后又不禁起疑：有这事吗？有一种被人捉弄了一番的感觉。”

林一洲不禁微笑。

“我仔细琢磨了一夜，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又翻了稿子看了一遍，发现毛病在哪儿了。你迷个爱情故事太单一，太纯卒……”

“我写的就是个纯情……”

“哦，不对，你听我说完，这不叫纯情。男女主人公就像生活在真空里，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毫无关系，当然你这不是一个重大我的现实题材作品，但毕竟你写的是个生活在现在的人作既然是个生活在现在的人，我们碰到的问题他如何回避？不可能不和其他人打交道，父母、朋友，同事一概没有，这就显得不真实了。”

“我同意老陈的意见。”李东宝说。“我看完也觉得人物有点空、虚。关键是来历不清，两个人过去是干什么的？有过什么经历？为什么这样两个人碰到一起就会一升钟情还死去

活来的？过去的一点没交代就很难令人信服。”

林一洲：“我是考虑集中笔墨写两个人相遇后所发生的一切。我这篇幅已经很长了，再写过去，只怕一个长篇也搂不住。”

李东宝：“那个交代不用很多篇幅，点上一笔即可。”

陈主编：“依我看点不点两可，甚至都不用交代，一字不必写。但你，作者必须心里有数。好的作品都没什么交代，但人物的经历、家庭背景都能从人物的一言一行中透出来。插过队的和当过兵的就不一样；高知家庭和干部家庭又不一样；同时大学生，农村考上来的和大城市高中毕业上来的也不一样。这对性格有很大影响，我看你这个稿子要改好，这点非先弄清不可。

李东宝：“其实这点要弄清了，写起来也好写，说话做事都有依据。你原来想过没有你笔下这俩人都什么经历？”

林一洲：“想是想过。原来我想男的是留学回来的，女的是要去留学的。”

陈主编：“不好，为什么总是在出国问题上打主意？时髦是吗？不是所有人都想出国的，我就没想过出去。这个国家还没到人人都离它而去的地步吧。我不赞成人物这种身份，你这个想法已经使你笔下的人物不喝茶喝咖啡一闷了就听外国人弹的曲子，我刚才忘了跟你提这一点，这副德性令人生厌，完全是少女式的，统统改过来。”

林一洲：“我是讽刺。”

陈主编：“我看你那个津津乐道样儿，倒像是欣赏。”

李东宝：“‘可以有一个是出国的，这也代一批人，但不

能两个都是，都是在类型上也单一了。男的可以是压根就没想过出国，就想在国内混，这也代表一大批人。

林一洲：“您是说一门心思搞科研，事业心倍儿强的？”

陈主编和李东宝异口同声：“那倒无所谓，无所谓。”

李东宝：“这也俗了。”

“做生意的？公司经理？”林一洲试探地问老陈。

“不一定。”老陈连连摆手。“这个我们不管，不限制你，你自己去想。最好不要是劳改释放犯。”

“为什么非得是什么？”于德利在一旁不耐烦地插话。“不是什么又怎么了？怎么就老百姓当不了作品中的主人公？噢，不是知识分子不是大款就不是人了？干嘛人人都得好像挺有身份，事儿事儿的——你就写个小痞子！”

“怎么这儿也给我删了，哎，牛大姐？”张名高又一边叫起来。“这太说不过去吧？合着我这心理描写，您全给我删了，我这不成通俗小说了吗？”

于德利：“您以为您那不是通俗小说吗？”

“我这……当然！”张名振振有词地说。“我是有意把个武侠小说写成纯文学样式，一是探索二是板板风气三是提高读者品味。您这么一撤，我这苦心全白费，牛大姐牛大姐，您饶我一遭，给我恢复了。”

“不是不饶你。”牛大姐用笔敲着桌面说。我能看不出你那用心吗？问题是你那雅和俗没捏到一块儿，红一半黑一半，读的时候你那点想法一目了解：这段俗够了，该雅了——能要吗？”

“我好歹不算文豪,也是个写字的老师傅—— 您把我说得也太惨了。”

“我跟你推心置腹说一句，老张。”刘书友拨拉张名高。“您真不是什么都能写，武侠我看了几十套，这也是单一功。”

“焉知我这不是创新？焉知我这不是另一种风格？不成，这不成，版权法上可有一条，作者有权保持著作的完整。”

张名高转身问大家：“你们谁留着版权法公布那天的《人民日报》了？”

戈玲：“没有，都没留。”

“我跟你说嘿作者。”于德利瞪着眼睛冲林一洲嚷。“我这不是意见，就算我给你提个质疑，你这稿子我翻了几百，明告诉你，我不喜欢。您也弄得忒酸了点儿，怎么这一男一女大街上碰见，二话没说光这一打量，女的就跟男的上他家了？当晚上还没走当然睡没你没写我也不知道。这过程怎么就这么快你给我解释解释。”

“我刚才就说过，读看完肯定会提这问题。”李东宝看林一洲。

林一洲被问得红了脸，振作回答：“我觉得吧，是缘份。我觉得吧，这一男一女能撞上而且有戏，不在他们多出众多有钱，走在街上是否打眼，主要看缘份，有缘千里来相会。”

牛大姐插话：“光有缘份还不行，还得有机会。”

刘书友不同意：“缘份就是机会，这是一个意思。”

“我觉得缘份和机会不是一个意思。”牛大姐反驳。“贾宝玉和林黛玉有没有缘份？因为机会不对，这不是一个抱恨终

身一个撒手红尘？”

“那不还是没缘？”刘书友认真地说。“贾宝玉其实是和薛宝钗有缘。”

“你这不是抬杠吗？”牛大姐不高兴了。“木石前盟算不算缘？”

张名高就声问戈玲：“你相信缘份吗？”

“相信……”戈玲点点头，“一点……”

“我特别信这个！”张名高双手一拍桌子。

“照这么说谁跟谁都有缘了？”刘书友继续和颜悦负地与牛大姐辩论。“我跟你对桌坐着也有缘。”

“咱们一辈子也是同事！”牛大姐气咻咻的。

“就是的。我说的就是这意思，缘份必须是指爱情——情缘。”刘书友十分得意。

“贾宝玉和林黛玉算不算爱情？”牛大姐尖锐指出。

“当然得算了！”闲坐半天的戈玲断然首肯，一跃而起。“那要不算就没爱情了。有没有爱情不能兴结没结婚。”

李东宝：“往往多数婚姻都没爱情呢——还！”

戈玲：“没错没错，我特同意你这观点。哟，李东宝，没想到你嘴里也能蹦出这么正确的话。”

李东宝得意地笑：“想听吗，还有。”

“也不能一概而论。”张名高发言。“有爱情不一定结婚，结婚也不一定没爱情。”

陈主编拿起那根一直搁在桌上的烟，林一洲忙划火给他点燃。

陈主编：“你结婚了吗？”

林一洲："结。"

"够累的吧？"

"可不，小三儿都进过公安局了。"

"哎哎，你们是不是另挑个日子再开婚姻与爱情的座谈会，拉上妇联的侃侃？"于德利朝沸沸扬扬的众人嚷。"我这跟作者还没交流完呢——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噢，既然好成这样儿，后来就该结婚，怎么又吹了？你这是悲剧吧？我没看结尾，不知道往后的事。"

"后来……"李东宝看林一洲。"后来也没出什么事对吧？"

"对，没大事，都是小事上过不去。"林一洲说。"感情依生生活习惯产生矛盾，不断冲突，不断积累，只好分手。"

于德利："挥泪分手？"

林一洲："噢，哭过一场。"

"这听着倒有点意思啊。"张名高对陈主编说："硬拽两把，能跟'新写实'套上。"

"嗯，改好了相当有意思啊。"陈主编仰头吐出一个又大又浓的烟圈。

"烟圈烟圈。"戈玲指着笑。"还说不会抽，老烟枪了。"

"不行了。"陈主编笑着挥手赶散烟圈。"过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还能吐出一条'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呢。"

"哎，女的认识男的之前另外有男朋友吗？"牛大姐探着头问林一洲。

"没有。"林一洲回答。

"男的呢？没跟谁竹马青梅？"刘书友也问。

"也没有。"林一洲客气答复。

“那不好，应该有，你说是不是老牛？”刘书友挺不满意。“应该多设些相思局，多来几角儿，抱起这个放不下那个，这才好看也真实。我们人的0处境都是介于两难之间的嘛。要多写写我们这一代人的苦恼。”

“应该有一个不要脸的女流氓或者男流氓，总在里头捣乱，不让人家好好过日子。”牛大姐说。“批判批判那些不道德的第三者。干嘛专搞别人的配偶！”

“就写女流氓吧，比较普遍。”刘书友瞪着眼睛绘声绘色地说。“听说了吗？皮肤科的号现在最难挂，全是年轻妇女排长队。”

牛大姐“一个动掌拍不响，我还听说男澡堂全改药水浴了。”

于德利：“我觉得你们俩的想法都够俗的。干嘛得是个流氓？正人君子就不脚踩两只船了？要我写，就写一水儿的良好妇女一水儿的优青年，温柔善良，道貌岸然，有那么三五个花搭着爱到一筐里，那才难分难解，撕捋不开，把谁摘外边都是伤心事，还怕不是悲剧？”

牛大姐：“倒是倒是，狺情小说是这套路，好人们搅在一起你忍我让的倒是不如坏蛋来得干脆—— 这我太有感受了。”

刘书友：“让来让去，全耽误了。深刻。你就这么写吧，写出来准轰动，好人多嘛。”

于德利拍林一洲肩膀：“哎，老林，我给你出这高招儿得收费吧？”

“几位老师，我是那么想的。”林一洲耐着性子给大家做解释。“就写俩人物，从头到尾，写足写透。我不想用什么第

三者呀、门第差别呀、金钱诱惑呀。包括不治之症之类的所有属于外部原因造成两个人的关系破裂，纯粹是两人之间互相设置的造成隔阂，酿成悲剧。之所以我不写像你们几位老师刚才说的那些人纠葛，就是想和其它描写悲剧爱情的特别是名著区别开来—— 陈老师您说我这么想对吗？”

陈主编 ：“想法不能说不好。但下笔前全考虑周到了删繁就简地写和写我时候根本没想到，从作品上还是看得出来的。”

于德利 ：“我觉得你这么写没劲。两个人的事有什么好看的？肯定罗嗦，当然你对写得好，像人家那《两个人的车站》也行，你能吗？”

刘书友 ：“人外国还有一个人演的电影呢。”

于德利 ：“还有没人的《狐狸的故事》，那得大手笔，你不是，咱中国人也不认这个。还是老老实实的吧，写点中国人民关心的事吧。大伙儿关心什么？就是桃花了眼了，瞅见什么都好，得了自己那份儿还嫌不够，甭用管媳妇也好，钱也好都想拿双份儿。”

“哎，东宝，你看过前一阵演的那外国片了吗？”戈玲忽然问李东宝。

“没有，什么名字？”

“哎，倍儿棒，什么名字我给忘了，是讲时间的。”

“我看过，是科学幻想吧？”刘书友说。

“不是，言情片 ！”戈玲说。“就前一阵咱这门口影院演过的。”

“我知道你说前那部片子。”张名高说。“女主角是不是长

得有点像陈道明?”

“没错，是不是特棒?东宝你应该看看那部片子。”

“还演吗?”

“不演了。”戈玲对林一洲说。“我建议你也应该看看那部片子，刚才我听你说话一下想到那部片子，肯定特有启发。人家也是写爱情，也是写悲剧，也没有讲门第呀金钱呀疾病什么的。而是写时间，时间使爱人分离，永不相聚。绝吧?深刻吧?没有任何人为的东西以拆散一对真正相爱的男女，但在时间面前他们注定要失散。”

于德利一拍大腿:“唉哟戈玲，你这一说我浑身一机灵。”

张名高也扼腕叹道:“人家那故事编得，不服不行，极干脆地讲了个罗嗦的故事。”

“你听懂他们说的意思了吗?”刘书友问牛大姐。

“扯操!”牛大姐轻蔑地一晃头发。

“我也没听出什么有意思来。”刘书友问戈玲。“时间怎么会妨碍爱情?日久见人心。”

“你真是不开窍!”于德利拦住正要开口的戈玲。“你甭管，我来问他，时的尽头是什么?”

“喊!我不懂?”刘书友说。“时间的尽头还是时间，时间是没有尽头的。”

“可对一个人来说呢?”李东宝上身一冲，问道:“譬如说你。”

“我?”

“对呀，”戈玲接上来说。“时间对你是有尽太的，尽头是什么——死亡!”

于德利："懂了吧，你逃得了一死吗？"

刘书友："可我不怕死，民不畏死……"

众人一齐扭脸侧目："没劲没劲，这么说就是耍赖了。"

刘书友："本来嘛，精神不死，浩气长存。"

戈玲："谁跟你讨论精神了？先弄清这儿说什么呢再搭话。"

张名高慢条斯理地开口："而且时间本身也是有尽头的。地球爆炸了，时间就消失了——你否认吗？"

目光灼灼盯着老刘。

众人："没词了没词了，这下问住了。"

牛大姐也笑。

戈玲对林一洲说："你要能写出这种类似的人那外国片的东西，那你就名垂千古了。"

"垂了千古又怎么样？千古之后呢？"刘书友说。

"你瞧，你这个人就抬杠，那么大岁数。"于德利批评刘书友。

"怎么，你还想搞一言堂？"刘书友瞪眼。

李东宝问戈玲："哎，你刚才说那片子你那儿有录相带吗？"

"没有。"戈玲说。"不过我可以找人借。"

"我那儿倒有一盘，不过录得不太好。"张名高说。"回头我借你。"

"好。"李东宝看着手表，站起来伸懒腰。"快开饭了。戈玲，中午借我点饭票。"

"咳，"戈玲指指林一洲。"你别把人家作者晾这儿，中午

请人家吃一顿吧。”

“噢，李东宝再次发现林一洲，接着转着脖子四处找。“这老陈呢？怎么眨眼工夫就不见了，溜得倒快，话还说着半截儿。”

李东宝对林一洲说：“怎么样，就谈到这儿吧？你回去就这么改，改完尽快送来——都清楚了吧？”

“嗯，嗯，”林一洲不太有把握地说。“给人物设计个来历，背景弄实在点儿。”

“差不多是这意思。”李东宝颠着脚问。“你估计多长时间能改完？”

林一洲说：“我白天得上班，只能晚上干，怎么也得十天，最多半个月。”

反正你抓紧吧，饭多吃点觉少睡点。”

“我是不是要跟陈主编告个别？”林一洲问。

李东宝陪着林一洲进了主编室，老陈正在拿手纸擦着饭碗。

“哟，还没走哪？都谈了吧？”陈主编一边擦着饭碗一边朝林一洲颔着点头。

“谈完了，”林一洲说。“那我回去就按着这改了。”

“啊，不一定非按我们的改。”陈主编拿着擦得锃亮的饭碗绕桌走起来。“我们的意见都是提出来供你参考，不一定合适。你是作者嘛，还是要尊重你的意见，你觉得好的地方你就坚持。”

“嗯，好。”林一洲连忙与老陈那只不拿碗的手相握。“感谢你百忙中那么仔细看了我的稿子，还提出了那么些宝贵意

见—— 李编辑，也感激你。”

林一洲一手拉一个。

“应该的。”老陈脱出手腕子说。“好好改，你还是很有才华。我很希望看到你通过我们刊物步人文坛。”

“还得请您……和您，老师们多指点。”林一洲暗忖：“作肉麻状没我想得那么艰难嘛。

“噢，有一点我刚才忘了。”陈主编叫住一路点头哈腰倒退着用屁肢顶开门欲溜走的林一洲。“你那个稿子中对话里有些调侃最好不要。没必要嘛印度洋神圣的东西还是让其神圣好啦，不要随随便便拿来开玩笑，有什么意思？就你聪明？并不显得深刻还徒然惹事。”

“好，好，我一定，统统删掉。”

李东宝陪伴林一洲下楼时，对林一洲说：

“我倒觉得你那里有些对话不应该删，写得挺好。你甭听老陈的，他这人胆小，就怕出事哪那么容易就出事了？我还告你，你要是把对话里那些骨头都剔了，你这小说就没法看了。我喜欢的还就是你那对话。还有，需要增加情节和人物你就尽管加，不要考虑篇幅，不怕长，只要加得好，多长我都给你发。其实我觉得你这小说发展好了能写成一个特不错的长篇。”

李东宝说完哼着小曲儿扬长而去。

林一洲觉得今天的阳光格外刺眼。

林一洲默默地乘车，默默地步行，默默地掏钥匙开门进

屋，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又默默地躺了半天，然后默默地做饭，默默地和老婆一起吃掉，默默抽了几支烟喝了两杯水，开口骂了一句："操他妈！"心情才好转过来。

他把那迭稿子从包里掏出来，坐下懒洋洋看着。

老婆在一边说："干嘛非得改？不改不行吗？咱豁着一个月吃素油印了它。"

林一洲便说："甭招我啊，我这儿正烦着呢，小心我跟你急。"

"他们这就是欺负你老实，怎不叫别人改光叫你改？回头我找他们评理去。"

"去去，少跟我这儿聒噪，你哪懂我们文人的规矩，净老娘们的是非。"

林一洲赶走老婆这才重新看稿。昨天还不往昔兀自恋恋不舍，今日方知这种日子一刻也捱不得，于是加倍努力阅读，心倒惭惭定了下来。

看着看着，不禁为自己的机智忍俊不禁，不禁为自己的细腻、洞察人微浠嘘不已，看完稿子已是一身大汗，拍桌喝道：

"挺好的嘛！这帮瞎了眼的王八蛋！"

骂完仍旧按着王八蛋的旨意深入思索。

时凡林一洲这等人旷废时日端出来文字犹如乡下妇女缝的土布小褂，款式不说针脚却是密密匝匝，如今拆了改旗袍，光拆线颇费手脚。

林一洲定睛看了半夜，在文中看出几处破绽，有了入手处，便忧郁地上床睡觉去了。

此后的几日，他像个缝穷婆似的东拼西凑。后来笔起顺了，自己变出无穷样，竟也写得兴致勃勃，不留神就涨出七、八万字，一发不可收拾了。

俟其终篇，回头一看，本属旁逸斜出的一枝意百花丛。独成蓬伞大树，余者皆在荫下。

初时还有几分慌张，细一打量，又觉别有洞天，更其深邃，更其秘不可测。不免得意，不免诧讶：我还有这么一手？

掩卷长思：妈的要是没人管我，我还了不得了！

倒是狠下心来把原稿文字尽行删除，留待日后唾沫成珠进以佚文发表。

狎思之余，不由小瞧了《人间指南》诸辈，暗自发恨：再来呀，难得倒我吗？毕竟东流去！

狎思之余，不由小瞧了《人民指南》诸辈，暗本发恨：再来呀，难得倒我吗？毕竟东流去！

李东宝这几日正为一条大尾巴生气。这是位素以铁肩担道义舍我其谁著称于世的老宇儿匠。这二年政通人和，他也撂荒了，终日长嗥其声如蚊，自是有几分寂寞。前日携着来京串门带割痔疮，宰到《人间指南》头上。老陈念其风华正茂时赏过《人间指南的》的脸，指派李东宝陪同接待。

想《人间指南》一个芥豆似的机构，在华盖云集的京里，哪有他们横冲直撞的份儿？腰里又不趁几两银子。住旅馆，上医院，买车票全得靠死皮赖脸。李东宝为使老宇儿匠事儿顺，连平时自己舍不得用的路子都献了出来，承了偌大的人情，孰料老宇儿匠临走还不满意。本来是客气，跟他约两篇小稿，他

倒破尿盆——端起来了，昂着脸不理人，真是割了鸡巴敬神，神也得了，自己也疼死了。

林一洲去送稿那天，正赶上李东宝在编辑部开骂：

“以后这破事甭找我，有那工夫我养两条金鱼好不好？”

并没林一洲的干系，可他还是立时瘟头瘟脑，似乎骂了瓷缸子，他这捏瓦盆的也跟着问心有愧。

李东宝见了他，倒还客气了虽仍一脸盛气，话说得却也和缓。

“啊，来了，稿子改完了？”

“完了完了。”林一洲拌出新誊清的手稿递上去，几分拘泥几分为媚。“按您说的改了，多了几万字。”

“放桌上吧。”李东宝不无腻歪地看了眼那一大厚摞稿子，问：“怎么样，改得感觉如何。？”

这倒叫林一洲不好回答了，本来兴冲冲想描绘些新改的得意之笔，看李编辑这副嘴脸，也浊倾心面谈的敢氛。讪讪地说：

“您自个儿看吧，我自己觉得还不错，我爱人看了新改的这遍，仍然哭了。”

“好好，如实为我看，哭不哭可不一定。”李东宝接着对众人发牢骚：“我这烦老陈这点，什么文丐文妓都钉当爷敬着。有什么呀？没了谁的稿子还不一样办刊物？就说那张名高，他说把删掉的恢复了就一个字不拉地赶紧给人全补上了。我看就该删！”

众人只是笑，似点头赞同，可并无一人应声附和。

林一洲坐了一会儿，见没人搭理他，一支烟抽了半截便

灰溜溜地走了，到粮店排队买切面去了。

那边李东宝生了一日气，晚上回家睡了一觉，第二天班倒也若无其事，照旧有说有笑的，一边和戈玲等人说着闲话，一边看林一洲新改的稿子。因为对前一稿已全无印象，这稿看下来倒也不觉得突兀。

看到三分之一处，牛大姐拿了一个邻居中学生的习作让李东宝看，支分紧急，明天人家就要听回音。于是就放下林一洲的稿子，看那十六岁少年的踏青心得。

少的文字难拙，感情鲜嫩，倒使李东宝看得轻松，生出几分语文老师的雅兴，提笔批改，念念有词，挑出常人不及处朗诵给大家听，众人都叹：

"真是不错，这岁数就有这等沟壑，劝劝他父母，将来千万别当工人农民。"

牛大姐也觉脸上有光："这孩子我看着就像有出息的，闲来无事也没少点拨他。"

后来李东宝把稿子还给牛大姐，说："还是等他再长长吧，我说得不错也就是在中学当手抄本不错。"

牛大姐还要要力争。

李东宝劝道："太早出名对他也没好处，没准毁了他呢？哪次作文课让他把这东西交上去，肯定得优。"

牛大姐不得已求其次："退也得你给写个意见，以示郑重处理过，我们是街坊不好说话——平时我净勉励他了。"

李东宝就去求戈玲："麻烦你人写个意见，我这儿敬礼了。"

戈玲也不傻："又往我这儿推，我看都没看怎么写意见？"

李东宝便央求："好写，所有初写者的毛病这儿上全有，还不好写吗？"

倒是于德利听见大包大揽："不好退给我，不是小孩写的吗？我有个朋友刚在云南办了个红领巾刊物，就想找个真小孩写的稿子突出儿童性、低幼性、不管好歹。"

还是牛大姐，有眼光，对于德利说："你别坑人家孩子了。"

一把夺回稿子，用左手写了几行言不由衷的褒贬话。

三混两混，日未过午，李东宝已经觉得一天的工作干完了，叼着烟去别的编辑室找相好的聊天去了。

林一洲逍遥了几日，自第五日起开始狐疑，心神不定，日益发甚。屈指计算，五、七万字的稿子一边打吨一边看，有三天也该完了，再转给陈老汉，速度降几十公里，一星期也看个大概了。就算写得深奥、曲折，几个笨蛋要再费几天猜谜，一个月怎么也该批出来了作莫非拿不准报上去了？如此一想倒把自己吓了一跳。想去探个虚实以又怕人家笑自己小样儿，几次拿起电话，拨到四、五个号便没了勇气。有次愣撑着拨通了，对方一张嘴，吓得逃也似的扔了电话就跑，看电话的老太太追了好几条街，最后在联防员的协助下，才把他擒住。

心情郁闷，嘴上还强努着，跟老婆那儿不承认，往好处估计着。

"没动静就是快了，没准已经发了，所以不关键，盯着点下期刊物。"

老婆也是意在凑趣："这篇彻底脱手了，下部长篇该动手了。"

“动手动手。再接再励。”林一洲很认真的。“否则群众刚见识我掉脸又把我忘了。”

“长篇写谁呀？”老婆娇俏卖痴。

”还是写你。”林一洲庄严保证。

林一洲已经觉得自己被证明了是有毅力的人，再等下去，就成二百五了。终于提电话给《人间指南》打了一问询。接电话的是个女同志，古然说不知道此事，这下可给林一洲气坏了，还是和和气气地百般提醒，软缠硬磨，让人家去查，点了李东宝和陈主编的名讳。那女同志去问了一遍，回首说那两个知情人都不在，让他过后再来电话或留下电话号码等他们打回去，说了些他们如何忙稿子如何国让他再耐心等等的便宜话，不等他讨情便挂了电话，倒好像是他求他们似的！彼时其它那些碰了壁的编辑部的客气回信一齐在林一洲脑海中涌现，都成了求贤若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证据。

林一洲一想索性撤了稿子，另登高枝，让《人间指南》后悔去，并想象了些如何在得意之后见到那些小人雍容大度的举措和轻轻射去的眼神儿，一路演习着，给谁都是白眼儿。

好在很快醒了过来，想想还是赌气不得。回忆了些关于大丈夫遇到此事应有风度，忍了，于晚风中体味了些悲凉和失恋的感觉。

如同那些痴心女子，林一洲还未彻底绝望，气忿过后便想出万般情由为失约的心上人辨解，满腹怨恨化为一腔体贴，伊人病了？伊人出车祸了？你虽焦头烂额身遭磨难可知我这里也正为你苦苦煎熬愁肠百结？何不让我为你分担些许？难道我还跟你讨价不成？

正胡思乱想，自怨自艾，老婆一步跨进来，拎着一兜鲜灵灵的菠菜，笑盈盈地打问：

“构思哪？”

如此邋遢老婆，焉能不让人火气上窜？

林一洲大喝：“少跟我开这种玩笑！”

老婆撅着嘴：“瞧神气的，这就见不得人了？”

“我告诉你齐宝琴。”林一洲指着老婆训斥。“你要注意了。我还没怎么样，你倒先抖起来了。是不是出去逮谁给谁都吹了牛？事情坏就都坏在你们这些女人身上——一个星期不要来见我！”

其实林一洲打电话时，李东宝就坐在电话旁抽烟。。一听找他便连连朝戈玲摇手让她说人不在。于是戈玲便把听筒在桌上放了会儿又操起来如此这般应酬了一顿。

戈玲放下电话对李东宝学说了一番。

李东宝笑嘻嘻地说：“让他着急去吧，我何必苦巴巴地又给自己找个爷？这会儿孙子似的，事成之后就不是他了，一个例外的可有？叫我哪只眼睛瞧得上？”

话虽如此说。还是动身找林一洲的稿子，翻了一气倒茫然了：“搁哪儿了我给？”

李东宝找了半日稿子，连柜底都翻了，问谁谁不知道，直到害怕了，刘书友也看完了那篇稿子，合上最后一页，对李东宝说：

“在我这儿呢！”

既然稿子没丢，李东宝又不怕了。笔直地坐着，一眼一眼地看。外面突然刮风，飞沙走石，编辑部又不断有人进出，他也不大看得进去。后来稿子上的一行句子又让他想起一件不相干的事，一个旧时的人，遥忆了半天那人少年时的音容笑貌，才集中注意力继续往下看，可下班时间到了。

老实说，李东宝这几日的确是有一空就看林一洲的稿子。偏林一洲忍了一个月，这时忍不住了，一天打八回电话找李编辑，拿贼似的，搞得李东宝很不高兴，一听电话铃响就精神紧张，本来挺喜欢上班的人现在一进办公室便盼着星期天快到。见生人便躲躲闪闪，提防着林一洲到编辑部堵他。

他对大家说："你们都看到了，这是他逼着不让我看完他这稿子，不是我草菅他。"

大家也说："就是，这人太讨厌了。"

李东宝赌气跳过中间五分之二，直接看了眼结尾，便去找陈主编，进门便坐下，拧着眉头说：

"不行呵老陈，这稿子我看了，第一稿好的东西都没了，加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东西，要不得了。"

老陈正在给什么人细声细语打电话，捂住话筒扭着个脸下巴堆起一层褶子皮，低声问："什么稿子？"

"《风车》"李东宝说。"忘了？"

老陈没言声，李东宝也不多说，他相信老陈的记忆力。

"噢。"老陈只过了几十秒便想了起来，从没忘过似的问：z在怎么，改得不如以前了？"

"完全走样了。"李东宝摊开双手。"彻底不入流。我认为是完了，连修改的基础都没了，这种稿子只能退了。"

老陈轻声对话筒里说："等会儿别挂。"双手捧着话筒仰脸呆了片刻，这回是真想起来了，低头说：

"这么糟糕？一稿基础不错嘛，怎么倒越改越差了？"

"要不您再看看，"李东宝把稿子递过来，"没准儿您觉得好呢。"

"算了算了，我就不看了吧——没跟你说。"老陈摆着手对话筒里的人解释了一句。"既然你觉得那么差，不行就退了。"

老陈转身对话筒说："我晚饭得回家吃，饭后倒可以溜出来。"

"那我可就直接退了。"李东宝站起来。

"慢！"老陈再次转过脸，"不要那么退，本来要用的搞子嘛印度洋退得讲究点。"

"开点退稿费？"

老陈又犹豫："再商量，原来也没说一定要用他的。"

"您要舍不得钱又讲究，那我只好让他再改一稿了。"

"那就再改一稿。"老陈下了决心。"争取他自己主动撤。"

林一洲奉召再来《人间指南》编辑部，一进门就看见每个编辑都在用朱笔删批稿子，一部部镐子勾满红墨水，血淋淋的，当场就有点误闯法场的感觉，双脚发软后脖直冒凉气。

撒腿就跑也不象话。

李东宝皮笑肉不笑地迎上来，指着远远一把椅子：

"坐啊，你倒坐啊。天热吧？"

"热，热。"林一洲擦了擦额头的汗，斜着坐下，拿眼偷着去瞅旁人。

李东宝在他对面坐下，并不说话，只是抽着烟瞧着他。

林一洲笑笑，忽然爽朗了，全臀坐牢，也拿出烟抽，不开口。想法很有道理：你叫我来的，自然该你先张嘴。

李东宝想得也简单：就不先开口！

二人抽了多半支烟，还是林一洲先沉不住气：我是卖方，再充回小吧。

“稿子看了？”

“噢。”李东宝作魂儿归窍状，随之手端下巴半晌不语，仿佛那儿有撮山羊胡子。尔后抬头直视林一洲：

“看了。”

“怎么样……看完后？”

“恐怕还得改。”李东宝很同情的样子。

林一洲嘴上的烟灰齐根儿掉下一截儿。

李东宝活跃起来：“坦率地说，你这稿我看完很不满意。你怎么把第一稿里好的东西全改掉了？你第一稿有些地方催我泪下，我看这稿特意借了手绢，没想到看了一半倒给我看乐了。”

“你甭说，言情小说能出喜剧效果也不错。”戈玲在一边说。

“问题不是逗乐的，嗯，诙谐了一把，是气乐的。”李东宝严肃地看林一洲。“怎么回事？你改的时候怎么想的我都不明白？”

林一洲倒臊了，倒心虚了，喃喃的：“我是按你教的……”

李东宝打断他：“我是让你增添点世俗的情趣，没让你庸

俗啊。这世俗和庸俗可太不一样了，两回事，一个是死气息一个……是……你这思路不对，满拧！”

“我……”

“我明白，你是想迎合我，一切都依我的喜好来。”李东宝转向戈玲。“这责任可能在我，说得太多，把他限制死了——你别听我的呀！我不也跟你说了，你自己的好东西千万别丢，丢了就不是你了。”

“我是……”林一洲忽然产生一个可怕的怀疑：这孙子看我新改那稿没有？谁听你了？我正是由着性儿写的。

没敢再往下想，作真的被说中了状。

戈玲趁火打劫，循循善诱：“每个作家都该有自己的风格，谁学谁也学不来，就像歌星根据自己嗓子选择唱法一样。”

数这丫头坏！没准上次就是她接的电话。林一洲狠毒地想，多暂晚卖窑子里去！

刘书友拧过脸来问：“你是不是学张名高了？他的东西可就是庸俗。”

“没有没有。”林一洲负气回答。“老实说我也就是在你们这儿才知道有他这么一号。”

刘书友：“肯定是学他，你别不好意思承认。”

“我知道他学谁。”牛大姐说，“我看了两行就看出来了——博尔赫斯。”

林一洲：“怎么可能？我就看过他一个段子，第一句就看恶心了。”

牛大姐：“别抵赖了，我搞了这么些年编辑工作我还不知道？你书桌上肯定搁着本人家的中文段子集锦，看一行写一

行。你这句式我一眼就认出

来了。别看我没怎么读过他的书。”

林一洲：“我要学他我是孙子！”

戈玲：“那你学谁呀？”

于德利：“就是，总得学谁，否则怎么写？潜移默化也算。”

戈玲：“平时你最爱看谁的书？”

李东宝：“你最崇拜中外哪个作家包括不著名的？”

林一洲：“平时我就不看书——就怕让人说这个。”

众人笑：“没劲，没劲，不说实话。”

戈玲娇嗔道：“你就崇拜一个人怎么啦？”

牛大姐说得性起，离座端着茶缸子凑过来，李东宝要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她，她自己不肯，和戈玲挤坐在一起，说一句拉一下林一洲的袖子：

“小伙子，你要吃写作这饭饭，我一定要先告诉你有哪几个人是不能学的。”

“我真没打算要学谁包括能学的。”林一洲恨不能把心窝子掏给这位慈祥的大妈。

“听听怎么啦？又没坏处，三人行必有你师。”戈玲捅他一下，又朝他眨眨眼。

牛大姐全然不顾，似乎迟一步那点经验之谈就要烂在心里，掰着手指头数给数一洲：

“第一不能学老舍，你学得再像人家也当是又发现了老舍遗作没你什么事儿更甭说那学得不怎么地的了。第二不能学沈从文，五十年前吹洞箫那是优雅现而今含管箫那叫仿古。第三不能学鲁迅，为什么不能学我也甭说了……”

戈玲天真地翘着鼻子："学施耐庵行吗？"

"当然。"牛大姐手指到天上。"蒲松龄，罗贯中这帮都能学。《聊斋》呀，《水浒》呀，《三国演义》什么的，都是民间传说，没什么章法，说谁写的都成。"

"还有一个能学的。"于德利说，"无名氏。"

林一洲退出正热闹的圈子，踅到走到一边翻看报纸的李东宝跟前，怯生生地扯扯他后襟：

"李编辑，您给我句实话，我这稿子还可改吗？"

李东宝放下报纸也叹气："没瞧我正为你发愁呢？改是没有不能改的，但照目前这路子改，肯定没戏。"

一直呆在一边没说话的刘书友忽然扭头说："说他那稿子呢？那稿子我看过，不是挺好吗？我一气儿就读完了。"

"那您处理这稿子吧，没准是我看太国遍陷进去了。"李东宝忙把林一洲推到刘书友跟前。"这是我们这儿最老最经验的编辑，看稿子从没打过眼。"

"坐下吧，坐下谈。"刘书友倚老卖老地说。"稿子我看了基础不错，但光我觉得不错还不行，还得读者觉得不错。这稿要在一般流氓小报发发也凑和了，但在包刊物发表，恐怕还要下大力气改。"

"李编辑，你别忙走，咱再说说。"林一洲伸直胳膊叫李东宝，活像坐着给他行个纳解礼。

"其实……"林一洲沉吟半天，决定走步险棋。"我这稿子有两家外地刊物已经决定要了……但我还是想在你们这儿发，如果改动不大……"

"这行啊，也别耽误了你，你赶紧给人家奇去吧，这我们

已经过意不去了。”

李东宝可惜又顾全大局地说：“下回有好稿子再给我们。”

林一洲没再多说，立即转身恭恭敬敬面对刘书友：“你说怎么改吧！”

“千万别勉强，”李东宝有点着急。“勉强改也改不好。”

“不勉强，这回我下决心了。”林一洲的头也不回。

刘书友拿起林一洲的稿子，看了一眼，放下稿子开口道：“首先要改的就是名字，名字不好。《风车》文不对题嘛，也不响亮，不知道你下面要说什么。”

林一洲：“我这是象征……”

刘书友：“不如叫《风筝》暗寓主人公的全局命运不由自主，线攥在别人手里。”

林一洲：“行，就叫《风筝》吧。”刘书友摇头：“风筝》也不好，别人用得太滥。我再给你想个别的，更好的。”

说完就不吭声了，一口口喝茶跟林一洲要了根烟，点上叼在屋里踱步，一时尿意盎然，便径自去上厕所。

半天回来，拍手笑道：“有了，就叫《风》，一个字！”

接着兴致勃勃坐下来，拉着林一洲促膝交谈：

“故事不谈，那就好办，编故事还不容易嘛？有幼儿园阿姨的水平就行。先谈立意。立意站住了，整个故事就全有了，围绕主题编吧，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你先告我你写这小说想说明什么？”

“我是，我是呼唤……”

“呼唤理解对不对？呼唤真诚对不对？那是弱者的呼号，太浅太浅，你应该站得最高些，从人类的角度审视自身，这

么着吧，我帮你确立个主题：从人类的终极归宿来看个人的爱情不幸。”

“你再说一遍行吗？刘老师，我没听清，我英文底子薄。”

“我说的就是汉语呀，从人类的……”刘书友问李东宝。“这句话我刚才怎么说的？”

“从人类的不同起居方式看个人爱情的终极归宿。”

“从人类的起源看个人的爱情不同结果。这就有意义了，这就不能说你光写了个小说，你还对人类本身生存的困境提出疑问。”

刘书友不愧是老编辑，经验丰富，按其主题设想拉了出了不下十个路子，都切题，让林一洲任选其一。

林一洲看了十个路子，没言声，憋了半天小声问：

“这不等于另写吗？”

“是另写。”刘书友倒有些怪他似的。“好东西就不怕另写，好多名著都是再三推翻重写的，开始就是灵机一动。”

“可是，”林一洲畏惧地说，“我已经不存心把这东西变成名著了。”

“你瞧你瞧，一动真的就不行了吧？”刘书友不喜欢林一洲了。“那你何必要我当你责编？随便找哪个人不行？我就是编名著的。依着我，你原来那个故事，一个字都不要，要留也只留下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其它都得另起炉灶。我这是对你负责呀，年轻人。”

“可要完全重写，又何必把这东西完全不要了呢？另起几个名字哪怕重写十个长篇呢？”

“你要这么说，咱们就没法再往下谈了，小李，你的作者

还是你来吧。”

刘书友十分不高兴地缩回的座位，扭着脸气呼呼地不理人了。

牛大姐那边聊够了，端着茶缸子回来，见这边几位都耷拉着脸，也没闹清是怎么回事？便说：

“卡哪儿了？别愁，憋一会儿准能憋出来。”

又夸林一洲。

“其实我挺喜欢你那立意的，只是要再加个反封建的内容，那内涵外胀所指能指就更没边了，就更有的看了，九十年代《啼笑姻缘》。”

老太太忽然兴奋起来。

我给你讲一故事怎么样？是一真事，就是我们那条胡同出的事。我们这院有一王大爷，这王大爷养仨闺……”

于德利：“得，得，又是王大爷闺女吞金子的事儿，听你讲多少遍了，跟这稿子挨不上。”

“你听过，人家小林没听过。”牛大姐白于德利一眼。“这不是憋这儿了嘛？讲俩故事开拓一下思路也好。我讲完大家再补充补充，故事可不就是这么编出来的你以为呢？”

“说吧说吧。”林一洲说，“我现在听什么都新鲜。”

“这王大爷仨闺女，一妈生的。”牛大姐声情并茂，不时辅以手势。“偏这老二长得宫女似的，那俩丫头没法看。这老二啊，平时不吭不哈的，瞅着别提多文静了，一个初中生看着跟研究生似的……”

李东宝：“抱歉，我得去趟茅房。”

林一洲：“你们这儿茅房在哪儿？”

牛大姐按住林一洲："你别走，听我跟你说完。这老二甭提多老实了，谁也没见她跟哪个男的近乎过，她姐倒不时失恋一下。街坊四邻都夸这老二规矩，偏这奇事就出在这规矩孩子身上，去年'五一'……"

"六一！"于德利打断她，"您说完叉岔了。"

牛大姐："对对，'六一'，我记错了。去年'六一'，大节下的，这孩子忽然寻短见了。吃晚饭的时候……"

于德利："午饭！"

牛大姐："对，吃午的时候，大家围桌子坐好了，筷子也举起来了，半空林立着，独她在自个屋里没出来，她妈叫她妹站在门外喊她，左喊不出来，右喊不出来，她妈急了，一掀帘子进去了，跟着又跳着蹦了出来，您猜怎么着？"

林一洲："死床上了？"

于德利："死床下了。"

牛大姐："哎，我说你这人怎么老插嘴？你讲我讲？"

"你讲你讲。"于德利到一边坐着挠痒痒去了。"

李东宝解完手回来，在戈玲身边坐下，小声问：

"到解剖了吗？"

"刚发观尸体。"戈玲也小声回答。

牛大姐："一个大姑娘死在一家人眼皮儿底下，都没看见是怎么死的，做饭的时候还好好的，帮着她妈剥了两头蒜，神态从容。"

林一洲："视死如归也是有的。"

牛大姐弯腰拍手笑叫："更奇的还在后面。怎么报警的，警察是怎么来的，来了之后干了什么这些过程我都省略不说

了。单说这姑娘的尸体抬到公安局，法医剖开肚子这么一瞧，您猜瞧见谁了？”

林一洲：“瞧见金子了。”

牛大姐埋怨于德利：“都是你刚才露了底。”

又诡秘地望着林一洲：“还有呢？”

“还有？”林一洲倒真给问懵了。

牛大姐：“使劲猜！猜不着了吧，谅你也猜不着。”

戈玲：“你第一次讲这，我就全猜着了。”

牛大姐：“那是你蒙的。不算本事——还有个孩子，男孩，五个月！”

说完昂首去拿了自己茶缸子咕嘟嘟喝水，眼睛瞅着林一洲。

林一洲活活上了钩，急切地问：“谁的？”

牛大姐灌足了水，歇了口气坐到一边，得意地望着他，半晌才说：

“不知道！”

“我告诉你吧。”于德利说，“到现在没破案，孩子是谁的金子又是谁的没一个人清楚。”

林一洲十分失望：“这算什么故事，没头没尾的。”

牛大姐：“续呀，没尾咱们续呀，那句话怎么说的？续貂。”

于德利：“你当那话是夸你呢！”

牛大姐不理于德利。“孩子可能是你的，也可能是李东宝的，可能性无限大，多利于展想象？”

林一洲转向李东宝：“你甭说，这故事我听着还真有意思——您说呢刘老师？”

刘书友傲然踞座，不置一词，眼睛看到天上。

“你觉得好，这故事我卖你了，一分钱不收。”牛大姐说。

“吃饭喽吃饭喽，别瞎扯了。”于德利站起来嚷。

“您觉得怎么样李编辑，如果我照这路子改会不会好看？”

“你觉得好你就照路子改吧。”李东宝拿出碗筷说。扭脸问戈玲：“你知道哪儿有卖黑色有机玻璃扣子的？我妈的雪花呢大衣上掉了一颗。”

“得是那意想不到的人的。”牛大姐叮咛林一洲。“千万别让读者先猜到。”

“那我可就这么改了。”林一洲追着往外走的李东宝说。

“哪儿都有卖的。”戈玲回答李东宝。

“大宅门里的公子哥儿？不成，跟小白菜重了。被三个歹徒拦路强奸？不好，压根不认识也不好找，必须是熟人圈儿里的。”

林一洲在自己家里念念叨叨地走着磨房道，不由感叹：

“这回算认识到公安工作的不容易了。这回知道坏人难抓了。”

老婆在一旁克服了半天好奇心，忍不住问：“怎么又搞起侦探个说了？路子变得够快的。”

“嗯？”林一洲冒出了一个怪念头，走回桌旁在纸上记下来，免得忘了。对老婆说：“什么都得尝试一下。”

“那篇稿子通过了？”老婆问。

“老师？父辈？这些都最不受怀疑的人，同时又是最有可能犯案的人—— 符合凶的标准。”林一洲回头茫然地看妻子。

蓦地反应过来："糟啦，我把稿子忘编辑部了。"

"手稿一定要拿回来。"老婆严肃地说。"将来很珍贵的。"

林一洲一下释然了："反正也是重写。"

夜里，林一洲在梦里豁然开朗，凶手、良民栩栩如生，整个案情历历在目，连凶手伪善的微笑都一清二白。当场就急着醒过来，可被魇住了，怎么都不能脱离梦境，结果被凶手发现了，一步步逼上来，眼露凶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林一洲在梦里急得都快哭了，非常后悔自己怎么搅进这么危险的事中，老老实实当老百姓多好。牛大姐、李东宝等人也在梦中出现了，并不帮他，只站在一旁看他笑话还窃窃私语似乎还很怀疑他和凶手是一事的。

林一洲被凶手追得东躲西藏，所有自家的隐蔽角落：床底、衣柜，都藏进去过，偏偏凶手机警，一回头就看见他，只好再跑。

后来被凶手逼到空荡荡的《人间指南》编辑部屋里，林一洲表现得没骨气，再三跟凶手解释："不是我揭发的你，我不知道是你干的。"见凶手不信，又痛哭流涕地发誓："我保证不往外说，你这回就饶了我吧。"并求死去的女孩儿说情："你跟他熟，你帮我说说。"最后连牛大姐、李东宝都供了出来："是他们派我来的。"然后醒了……

窗外已青天白日，十分亮堂。林一洲坐在床上庆幸自己脱险再回忆细节，梦境已然依稀，怎么也不能有他联系在一起，印象最深的是自己东躲西藏的狼狈相。

洗了脸去上班，坐在办公室里胡思乱想，处长来和大家打哈哈，他瞅着处长慈祥学者的脸觉得凶手不该长成这样儿。

后来想起一直忽略的一个重要事实:二丫头是自钉的,没有凶手。不免沮丧。

作家,哪怕是个不成熟的作家,能人之所不能,就是善把种种荒诞不经的念头关系理顺,最终写真实了,好像这就是生活。

难怪很多人像书中那样生活要走弯路呢。

林一洲硬着头皮写,写了上一个字再下一个字,竟被他自圆其说了。

林一洲再到《人间指南》编辑部,编辑部的男女已都是一身秋装已没一个人记得他。他朝落满薄灰仍不失透明的玻璃窗望了一眼,连自个都不认识自个儿了,感到了岁月的流逝。

看到稿子,有几个人想起了往事,恍惚唤起了些许印象。

这次是戈玲接待的他,严肃地告诉他:本刊不发通俗作品。整顿后的《人间指南》将是一本面向广大青年、海外游子的格调高雅,趣味多样的知识性刊物。

他找牛大姐,牛大姐到泰山去了。

再回李东宝,已在南海之滨数月未归。

于是林一洲丫在那儿哭了,并不声明,也不央告,只是哀哀地流泪。

戈玲被哭难受了,又无权丧失原则,便到食堂打了份肉菜包子,请他吃了再哭,自已当场坐下看林一洲的稿子。

戈玲看完稿子,问他还有没有别的作品,这一举动本身给了林一洲一些安慰,他吃完包子便静静地坐在一边。对养花钓鱼感不感兴趣?闲来无事打不打网球?围棋会否?可曾

泼墨练过书法？

所问皆无下文，自己也觉无趣。讪讪地劝林一洲写一抒情哲理诗，讲些海阔天空，鱼跃鸟飞，看云卷云舒的闲庭道理。

林一洲一日无语，自己也乏了，想起要买大白菜，匆匆走了。

林一洲倏忽消逝，倒给戈玲留下些寂寞和惆怅。

那日下午，办公室其他人无事都提前下班了，只留下戈玲一个人独坐，也没个说话的。

姑娘怀了会儿春，悲了阵秋，便在桌上拣了些旧稿拿在手里看，不知不觉竟被一个叫林一洲的作者写的一部风月小说《凤车》吸引住了。可能跟那天下午的季节、氛围和姑娘当时的心境有关,加上小说写得很有些旧鸳鸯蝴蝶派的笔致,惹起姑娘的一段缠绵心事，陪着掉了几滴泪，看完还遐想了半天作者是何等的俊秀才子，对女子柔肠的体察又是何等的细腻入微哦。

立刻按稿底留的电话号码给作者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说今天林一洲小孩病了，没来上班。

第二天便去缠着陈主编要在“情海系舟”栏目中连载这篇小说。话说得很锋利：

“老陈，要是这样的小说你都不敢发，那以后我们也不要再登小说了。”

老陈看完小说也觉得好，有闲情致而无龃之词，这样的作品现在难得了。

同意发，只有一个担心或说疑问：

“这小说我好像在哪本刊物上读过，不要是抄袭吧。”

于是此事就搁下了。

第二年春天，戈玲想起此事，摘了些写景的自然段，稍加连辍，作散文发在了另一本销路甚大的青年修养刊物上。

稿费悉数寄给了林一洲。

谁比谁傻多少

编辑部刚上班，于德利就嚷："怎么一转跟就没了？"说着便到刘书友桌上乱翻。

老刘不高兴："干嘛？我这儿没你的东西。"

"那可没立儿。"于德利仍旧不歇手地翻找。"我好几回东西不见了都是在你这儿找着的。"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老刘对两位女同胞牛大姐和戈玲喊冤："把我当什么人了——我这么大岁数会偷你东西？"

"谁说你偷了？没拿就没拿，心虚什么？"于德利一无所获但对老刘仍持怀疑态度。

"于德利，什么丢了大家可以帮你找，咱们这儿可没有小偷小摸的人。"牛大姐开口道，又对老刘温和地说："老刘，你拿了什么？"

刘书友气得一摊手："我拿了吗？什么意思嘛！"

戈玲解劝于德利："拿就拿了吧，想来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多伤和气。"

老刘听了更气："不行，一定得说清楚。"

还是坐在一边的李东宝问："老于，什么没了？"

"一篇稿子找不着了。"于德利边重新翻自己桌上的书稿

边嘟哝："昨天我给老刘看过，下午还得跟作者谈意见。"

"我以为丢了什么呢。"戈玲说，"也怪你自己不收好了，好好想想搁哪儿了，别老一惊一乍的。"

"我记得老刘看完以后……没还我。"

"谁说没还你？亲手交到你手里当时你在打电话。"刘书友说。"自己马虎赖别的同志。"

"小于呀，这也是个教训。"牛大姐说。"工作是忙点，可也不能给专门派个保姆管理稿件呐！还得自己平时多一份责任心。"

"没一个编辑部像我们这儿，连个编务都没有。"老刘嘀咕。"净弄些不识字的编辑。"

"是不是上厕所用了？"戈玲揭示于德利。"你可是逮着什么抄什么。"

"我除了撕报纸从不用别的纸。"于德利坐下，苦苦思索。"昨儿下午谁来过？"

孙亚新在钉着《人间指南》编辑部牌子的敞开的门上敲了两下："有人吗？"

李东宝转身指着孙亚新的裙子说："我说的就是这种样式，大方吧？"

戈玲点头："是不赖。"问孙亚新："哪儿买的？"

"哦，从国外带回来的。"孙亚新说。

戈玲掉脸看自己涂了蔻丹的指甲。

于德利站起来，迎上前："你们找谁？"

"找领导。"孙亚新莞尔一笑，招呼女伴，"进来吧。"

"我就是领导。"于德利大言不惭，乜眼瞅那个不吭声的

站娘。

“他是吗？”孙亚新问死盯着她瞧的李东宝。

李东宝坚决地一摇头。

“我想找你们这儿真正负责的同志。”孙亚新温柔地坚持。“我并非一般来访。”

“能问一下你找包领导有什么事呢？领导很忙。”

“噢，我姓孙。”孙亚新掏出一张名片递上去，“我是OBM公司的，公干—— 不是来告谁的。”

于德利看看名片，放到鼻前嗅嗅，两位小姐耐心地等着他。

“那好吧。”他终于说。对正欠身欲起指着自己鼻子张大嘴的老刘说：“不是找你的。”又冲抬头观望的牛大姐说：“也不是找你的。”走到主编门口喊：“老陈，出来一下。”

他回身搬过一把椅子拎到小姐们面前：“坐吧。”

“谢谢。”孙小姐在房中间拦路坐下。

于德利指使道：“牛大姐，把你的椅子让给人家。”

牛大姐气愤地站起来。

孙小姐忙阻拦：“没关系．不必客气，让她站着吧。”

“都坐。”于德利把牛大姐的椅子拽过来，椅子腿在地板上发出刺耳的擦磨声。“我们这儿没有等级观念。”

陈主编戴著套袖像个当铺会计走出来：“哪个字又不认识了？”

“两位小姐找你。”于德利向站娘们偏偏头，自己让开。

孙小姐忙站起来，伸出伶伶的手让老陈握，另只手同时递上一张名

片：“OBM 公司孙亚新。”

“《人间指南》陈居仁，没有名片。”

“头儿，这是我们头儿。”于德利在一边说。

“坐吧。”陈主编坐在于德利位子上，招呼他：“看茶。”

于德利冲牛大姐和刘书友：“看茶。”

两位老同志置若罔闻。

于德利只得自己沏了杯茶端上来，样子很有几分屈尊：“只有一个杯子，两人喝一杯吧。”

孙小姐看都不看于德利，满脸堆笑地对陈主编说：‘我们公司您听说过吗？是专门生产现代化公设备的。”

“嗯嗯作”陈主编似听非听地点头。

“什么复印机啦传真机啦文字处理机等等等等，也许贵编辑部现在使用的就有我公司产品。”

“抱歉，没有。”陈主编说。“你说的这机那机我们一概没有。”

“就是说还停留在作坊的水平？”

“对，条件很简陋。”

“时代在前进，潮流在发展……”

“钱还是那些钱。”于德利插话。对另一位小姐微笑。

“是啊，”老陈说，“非常想变，可惜力不从心。”

“你想推销那些什么机，还是回去吧。”牛大姐气呼呼地站在一旁喝茶，“呸呸”啐着喝进嘴里的茶叶。

“有那钱我们还发奖金呢。”于德利说。“你们奖金高吧？”

牛大姐白了于德利一眼：“我们宁肯把刊物印得漂亮点，干净点，少登些乱七八糟的广告。”

“对对，我也不赞成有点钱就都分了，买些没用的东西。”孙小姐说。“但必要的，能提高工作效率的，能使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该花还是得花。”

“你很会说话呀。”陈主编欣赏地看看孙小姐。“你们老板一定很器重你吧？”

“她们老板肯定是个色鬼我敢打赌！”戈玲对李东宝说。

“都一样。”

“想不想跳槽儿到我这儿来干？”老陈笑眯眯的。

“有比我更好的你们要不要呢？”孙小姐截住牛大姐脱口欲出的话：“请让我把话说完，我不是来推销复印机电传打字机什么的。”再次面向陈主编：“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最近又推出第五代办公设备：人工智能秘书。”

所有人都抬起了头，茫然不解。

“怎么样，名字吸引人吧？我相信产品更能吸引你们。”

孙小姐含笑款款起立，袅袅走到那位一直端庄地侍立一旁的小姐身边，像讲解员介绍产品一样把手一摊；琅琅说道：

“这种人工智能秘书具有人所具备的一切能力；听读说写看坐卧跪趴站，能随意行走并自动避让障碍物，服及命令听从指挥永不疲倦决无反抗，特别适合机关厂矿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办公室室工作。身兼秘书、公关、勤杂、保卫诸项功能，无不不专。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办公室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互相扯皮等弊端……”

“等一等，等一等。”陈主编掏出老花镜，再三擦拭后，戴上盯着那位纹丝不动的“小姐”，“你是说，她……她……”

“对，她是机器人。”孙小姐笑着拨开“小姐”的披肩发，

露出脖子贴着的一块胶纸牌，对众人说："你们看，这是她的出厂商标。"

大家忽拉围上来，头挨头地端详。

商标上印着中英文：以工智能秘书，美的因拆呐。

于德利骨碌碌转着眼珠儿，难以置信地盯着"小姐"的脸："可是，这皮子又白又嫩，怎么会是假的呢？"

"仿生学嘛。"孙小姐说："你们看我，实际上就是仿我的皮做的。"

李东室伸手去摸"小姐"脸蛋，惊叫："怎么有体温？"

"没错。"孙小姐解释，"里面都是集成电路，当然会散热。我们把温度控制在三十六、七度，跟真人一样。"

戈玲叫："你们看，她还会眨眼睛呢。"

"你们挑不出毛病，我们连最细微的地方都考虑到了，不但能眨眼，还有呼吸，外表跟人一模一样，里边全是电脑——那位同志要不要掀衣服。"

"哈罗，哈罗。"于德利冲"小姐"叫："窝特尤内姆？"

"说汉语。"孙小姐说。"她听得懂。"

"你叫什么名字——她有名字吗？"

"南希。""小姐回答，声音婉转动听。

"你多大了？"戈玲抢着问。

"十八。"

"众人愣了一下。

"这怎么回事？"于德利看孙小姐。

"噢，那是我们教她说的，好让人感到亲切，其实她刚出厂。"

刘书友凑到南希面前，伸出两只食指："1+1等于几？"

"2十5呢？"李东宝问。

孙小姐说："你们难不住她。她还知道党的总书记是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指什么，一吨铝锭的国拨价是多少美元对人民币的黑市比价一身西服要几米料子大白菜的四十七种吃法……"

"了不起，真了不起，有些我们还不知道呢。"众人交口称赞。

"她也能做诗什么吗？"戈玲问。

"能。"孙小姐答："特别是席慕蓉那种诗，张口就来。赶明儿你们谁不服，跟她下盘跳棋试试。"

"真惊人。"戈玲摸着南希的衣服。"这衣服是街上买的吗？"

"这是我们公司特制的，好在街上一眼能区别出来——你想要吗？"

"不，不！说说而已。"

"很别致是吧？为了不让顾客恐惧，我们是不惜，南希请你对大家说：很高兴见到你们。"

南希："很高兴见到你们，希望你们能喜欢我，在各个方面爱护我，待我向你一家人朋友兄弟姐妹亲爱同事……"

"好了好了。"孙小姐打断她，'联想式的，不打断她，她能不停地说下去。"

"真不错，嘴真甜——现代科技都发展到这种程度了。"李东宝感叹，我们还有什么造不出来？"

"别看不是人，比人还有。"陈主编也叹。

“她一定挺费电的吧？这么多功能。”牛大姐问孙小姐：“她是直流还是交流？”

“都不是，她是太阳能的，每天在太阳底下晒两小时就行了，科学吧？”

“科学，科学。”众人说。

李东宝把老陈拉到一边：“买一台吧，吃的是草，吐的是血。”

于德利也表示支持：“咱真得添个丫鬟了，这不比那些小保姆强多了？”

“好好。”老陈应着，转圈打量南希，拉着她和腕子捏捏，连声说：“不错，真不错，嗬，还有脉博？”

“噢，那是电流通过时的振频。”

“怪不得，有点麻酥酥的。”陈主编摘下花镜，仰脸问小姐，“这一台得多少钱？”

“人民币15万，您对给美元，我可以五八折给您。”

“不贵，真不贵，一个呆傻儿长这么大也不止这数。”陈主编对孙小姐做了个鬼脸：“就是买不起——兜里没钱。”

于德利问李东宝：“咱们使劲儿能挣出来吗？”

李东宝摇头：“没戏，除非印一期反动黄色的。”

于德利：“孙小姐，咱们商量商量，不能便宜点吗——有没有功能少点还长这样儿的？”

李东宝：“我们是事业单位。”

“再便宜你们也买不起，就知道你们买不起。”孙小姐笑说：“我们推出南锲前就做过市场调查，知道就我国目前的消费水平而言，南希，是超前了点儿，因此我们制定了一个打

入市场的原则：目前以出租为主，等到小康了，再考虑销售。”

“远见卓识啊！”于德利点头。

“租一台得多少钱？”戈玲问。

“你们肯定出得起。”孙小姐说。“略超过一个国家科长的月平均工资，一百八十块钱一个月怎么样？”

几个好吃懒做的年轻人一起欣喜地瞅主编。

“价钱是真公道。”老陈说。“可咱们已经超编了，她越能干越多余。”于德利吼起来：“我可以少干点！东宝戈玲都可以少干点！老牛老刘退休算了。”

“什么？我退休？”牛大姐急扯白脸地嚷，“亏你想得出来！”

老刘也愤愤不平：“不象话！”

“好了好了。”李东宝出来打圆场，对老陈说：“不在乎多一个两个的，人多干劲儿大。南希要真能把家里这摊儿顶起来，我和戈玲也可以多往外边跑跑，街上出什么新鲜事也都能在现场了。”

“机器人也是个新生事物，你不支持谁支持？”戈玲也在一边帮腔儿。

“我明白我明白。”老陈对大家说。“既然大家这以有兴致，我也不能扫你们的兴。”他问孙小姐：“钱怎么付？是先给支票还是年底一块结？”“都不必。”孙小姐说：“您就按月付给南希吧，你们多会多儿发工资，就多会儿同时发给她。”

“那不好，丢了怎么办？”于德利担忧。“还是搁我这儿吧，我替她—— 不，替你们存着。”

孙小姐噗哧一笑：“她不比你傻，不但会认钱还会花钱。什么时候你们有空儿跟她逛回商场，会挑着呢—— 是不是南

希？”

南希笑盈盈的：“多蒙夸奖。”

孙小姐告辞：“那好，我告辞了，感谢你们租用了南希。南希，在这儿好好干，多跟人学学，别摆机器人的架子。”

“晓得了。”南希答道。

“等等。”牛大姐叫住转身欲走的孙小姐：“她要犯了错误怎么办？你应该把修理她的技术告诉我们。”

“小错误就像人一样批评，够上罪了就送公安局。”孙小姐叮咛大家：“别忘了她是人工智能型的，跟人没什么两样。”

“有趣有趣。”

孙小姐走后，一屋人围着留下来的南希反复打量，兴奋得什么似的。

南希的确表现不俗。第二天大家一上班就发现办公室彻底变了个样。如果把过去的办公室比喻成猪圈，那么经过南希整理的编辑部就像银行的写字间。南希的主动工作精神和任劳任怨的程度堪与最著名的劳动模范媲美，无愧任何一级首长最热情洋溢的题辞。

第一个到达的刘书友差点以为自己走错了门，愣了片刻才战战兢兢走进整洁美观的办公室，看到自己一尘不染的桌子脸上露出欣喜的微笑。

直到编辑们全体驾到，南希仍在手脚不停地忙，有条不紊地穿梭往返，脸上永远是春色。

如果她是个人，哪怕同样拿了这份工资，就该干这个，譬如司机、保姆、医生、商店售货员，受其服务的诸君也会惴

惴不安，不用强迫会竟相表现出感激不尽的嘴脸。

正因为她不是人，所以大家心安理得，最温良敦厚的陈主编也并无一个谢字。

牛大姐把家缝的椅子垫儿铺上，舒坦地坐下，端过茶杯，揭开盖：

“南希，泡茶。”

戈玲也大模大样敲着桌子，指杯子：“给我也斟上。”

南希一溜小跑地拎着暖瓶为每个人冲水，脚步踩腹木地板吱吱响。

李东宝捂住杯子对南希说：“不，我不喝，谢谢，”又对戈玲说：“我记得你原来也不喝茶呀？”

“现在有条件了，就把这毛病添上。”戈玲对南希说：“把茶杯盖儿给我盖上。”

“不管，南希，”李东宝正色道。“我就见不得人压迫人。”

刘书友在那边喊：“南希，去把柜子里那本复写纸拿来。对，第二格，就是它，南希真聪明。”

戈玲笑：“瞧，我不指使也有人指使。”

牛大姐把一迭废稿纸揉成大大小小的纸团，一股脑扔进桌下的废纸篓：

“南希，去，把这纸篓倒了。”她对老刘说：“谁不愿意干净整洁呢？”

“我算看出来了。”于德利对李东宝说，“这人打骨子里都是剥削阶级，一遇机会一个比一个狠。”

“这怪南希，没什么觉悟，以为她就该干，有空咱们多开导开导她。”

“我也正心里这么想，”于德利说。“过会儿我先找她个别谈谈。”

“就别分先后了。”李东宝想想，“谁逮着谁谈，看谁的话她爱听。”

戈玲在一旁冷笑：“一个机器人，也打主意，真让人看不上。”

“不是戈玲，”李东宝说，“这你真把我们想庸俗了。”

南希倒完纸篓回来，李东宝和于德利一块喊：“南希。”

李东宝招手：“先到我这儿来。”

牛大姐在一旁提醒南希：“今天的来稿信件你还没分呢，我这儿干坐着等呢。”

“我帮你干。”于德利殷勤地陪着南希一同分拆稿件，按类划分，送给各编辑。

他有意大声让全屋人听见：“南希，谁叫你也别理了，你忙了一早晨，该歇会儿了。不要总觉得低人一等，机器人也是……也跟人差不……就算差点，也不能干起来不让停，也得有时有晌，收音机老开着还能烧了呢。”

牛大姐哼了一鼻子对老刘说：“你以为他是主持正义吗？”

“纯属煽动——要是个男机器人呢？”

于德利请南希坐下，把自己的印有“抗美援朝纪念”的搪瓷缸子递过去：

“坐吧，喝水吗？噢，对了，你喝不惯这个，回头我到汽车班给你偷一暖瓶柴油，这么着吧，你晒晒太阳。”

于德利把椅子挪到窗口阳光处让南希重新坐下，自己岔着腿站在她面前：

“头一回和人打交道吧？”

“是。”南希回答，态度恭敬。

“还适应吗？”

“我刚出厂到动物园试用几天，喂狼，你们看着顺眼多了。”

“防着点，别看我们比狼长得漂亮。这人和你们机器人可不一样，区别大了，看着都是一个鼻子俩眼儿，怀里揣的心啊肺啊可不像你们都是一个型号。”

“是吗？”

“要不怎么说你们是机器人呢，好赖我听不出来。他们造你们的时候都没教吧？光给你们输了个实心眼的软件？”

“对，教我要老实，听话，让干啥干啥，讲文明讲礼貌对任何人不笑不说话，谦虚谨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与人为善见利就让……”

“给你们也说这个？”于德利大惊，对东宝戈玲：“你们听听听见了吧？”跟人家机器人也说这个。”

“真害人。”李东宝问南希，“你这样的算什么型号？”

“先锋II型。”

“难怪。”

于德利开导南希：“这都是我们人和人念的经，内部掌握，不是跟谁都这样。对好人，譬如像我这样的，可以。对有的人，譬回……坏人什么的，那得横眉冷对——你悬了悬了，一点阶级观念都没有。”

“造南希的公司太不负责。”李东宝也说，“输这么个软件最起码也该配套一个校正分辨系统，瞄准镜什么的，专瞄好

人，就这么把这帮机器人放到社会上，不出三天就得被人拐了卖了，都不知道找谁使钱去—— 亏他们也放心 !”

戈玲：“不是自个儿孩子呗。”

“我们有，安了，怎么分辨好人坏人。”南希说，“还真让你说中了，我们 I 型没这套识别系统，现在都丢光了，听说还有卖到台湾窑子的。”

“你过来你过来。”李东宝感兴趣地把南希唤过来。“你给我们讲讲，多大口径是好人，什么尺寸是坏人 ?”

牛大姐和刘书友也凑过来 :“让我们也听听怎么识别好坏人，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净上当。”

“很简单。”南希一指于德利。“像他这样的，自称是好人的，一准儿是坏人。”

大家 “哗” 地笑了。

于德利嚷嚷 :“怎么这么说 ?没道理嘛印度洋你的设计师是谁 ?”

“我们的预警系统是这么工作的 :男性、汉族，无论老少，满脸堆笑凑过来，红灯就亮了，提醒我们：危险，要是他进一步表示关心，言词动听，危险计数器就开倒计数，如果他开口说别人坏话单独表扬自己，警笛就会 ‘ 嘟嘟 ’ 响起来，这时，无论他再说什么，是请吃饭还是请听歌，电源都会自动切断，同时把这人的语调音频变为数码储入记忆，以后不管在什么地方再见着这人，只要他一张嘴，电源就跳闸—— 现在我的警笛已经响了。”

南希含笑看着目瞪口呆的于德利。

于德利猛醒，掩口后退 :“你别跳闸，千万别，我不言语

了还不成吗？”

“哎，我再打听打听，”李东宝更近地凑上来，“判断这人是好人都有哪些原则？是不是张嘴就骂抬手就打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就是好人？”

南希笑道：“那也不是—— 不能告诉你，好人的标准属于绝密万一泄了密，你们都该装好人了，两句话一说我就任你们为所欲为了。”

“还挺贪，南希。”戈玲颇有好感地对南希说：“你这北京口音够正的。”

我的设计师是北京人。”南希收住笑答道。

“你这个设计师社会经验一定挺丰富。”牛大姐问，“他还教你什么了？”

“什么都教了。”南希说，“举例说，刚到一个新环境，一定要先给人一个好印象，干活儿主动点，多受点累，等以后混熟了，情况摸清了，再偷懒也不迟。”

大家都愣了。

“还有，跟领导关系要搞好，跟群众关系也要搞好，特别要注意靠拢落后群众，落后群众往往在单位挺有势力，得罪了他们比得罪了领导日子还难过。”

“哎哟，你一定得给我引见引见你那位设计师，我要当面向他请教。”李东宝激动地对戈玲说，“这么些年了，我还是头一回佩服一个人。”

“我听着也神往。”戈玲叹道。

“那你们俩开顿饭吧。’南希说，“我那设计师没饭局不来。

李东宝感慨地对于德利说：”你听听这话，多有水平，咱

们还想开导人家呢，倒让人给咱上了一课。”

于德利一脸惭愧：“我真是，以为自己能呢。”

南希很决和大家混熟了，混熟的标志是大家不再过分地注视她，虽然她的一举一动仍使所有的暗暗怀有兴趣。

编辑部的工作并不很紧张，那些杂务一个普通的家庭都要比之繁琐得多，对南希来说，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不费什么气力。她常常是迅速地料理完便闲站在一边了，如同一个擀皮高手同时供好几个人包饺子仍犹有闲暇。

她姣好的面容和动听的嗓音以及浑身勃发的青春气质使编辑部无端地添了些愉悦轻松的气氛，犹加室子养了盆娇艳的花或缸活泼的金鱼。

戈玲睹其美貌不禁自愧弗如，因叹：“你要是个人，我可真要嫉妒你李东宝也叹：“你怎么就不是人呢？”

南希看似单纯，时而语惊四座，当然这都是她那个设计师的思想。

那年正逢《人间指南》创刊十周年，编辑部准备出一期强有力的文章以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编辑们纷纷出动组大江南北的名家的稿子。编辑部的看外稿任务就全交给南希了。

陈主编亲自交待了外稿的取舍标准：“字迹潦草的不要，不使用正规稿纸的不要，给编辑的信过于肉麻过于恳切的不要，还有就是文章内容涉及县以上官员又无同级党委盖章批准的不要。”

“好好干。”李东宝鼓励她。“我们都是这么混上来的。”

于是南希每日干完杂活，便坐下来一个人静静地看稿，常常看到深夜，编辑部的灯光彻夜不熄。

巡夜的老头儿每当路过此处，便说："南希又在看稿呢。"

南希很听话的，凡属陈主编点过名的一概退掉，舍此便都留下了，不几日，也攒了一大摞。某日逮着陈主编，便恭恭敬敬地呈上。

陈主编正为请各路神仙光临庆祝会忙得焦头烂额，那日以刚从一个年少气盛的名人那里讨了没趣儿回来，看见如此一堆无名氏的稿子未免不耐烦，说话的口气仍然是很客气：

"噢，我忘了告你最重要的一条，这部分外搞要用，比例也不能超过百分之一。"

刚从外面周旋回来，一头大汗站着喝凉水的牛大姐凑上来看南希举动选出的稿子，看了头一页便叫：

"这样的稿子怎么能用？连的、地、得都不分，有语病的统统不要。我说南希，你的设计师是不是十年动乱念的中学——这也看不出来？"

南希诺诺而退，重又过筛，这样终于所剩无几。

剩下的稿子都是由千锤百炼的句子组成的关于"减肥秘诀"，"就什么血型的女人结合"以及"夫妻房事应有节制"之类的既晓以大义又循循善诱的科学文章。

戈玲看着南希一审通过的稿子，啧啧批评："南希，你要是人恐怕就得属于层次比较低的那咱——你工作半月就给我们送上这些东西，好的呢？"

"这就是她认为的好的。"南希指牛大姐："我是严格按照她的要求干的。"

“你的眼光呢？你自己就没有主见？”戈玲慷慨激昂。“焉知你退的稿中就没有语文水平不高的文豪？”

“我也没叫你看到一个错别字整部稿子都不看了呀。”牛大姐也恼火，“你怎么不提陈主编？”

你以后还是端茶倒水吧。”戈玲说，“看来你还不够先进。”

南希低头不语。

李东宝犹有不忍：“戈玲你这么说话可有点伤人家南希的自尊心。”

‘她有吗？一个机器人要它干嘛？”

“自尊心倒没有。”南希郑重地说，“可你的脸色使我觉得你对我不满意，我会产生难为情的反应。”

“你脸红一下给我看看。”李东宝兴致勃勃。

南希当真脸红了。

“对不起，南希。”戈玲说：“我恐怕还得直言一句，作为一个机器人，光会听喝，在我们这种单位，你可太不实用了——这大概你这型推销不动的原因之一。”

“应该他们厂家提意见。”牛大姐说，“我们需要的是既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又精能明能干、政策水平高的大拿。要是连人都不如，什么也干不好，还事事挺讲究，那实在没有制造的必要。南希，你造价也不低吧？”

“折算成人民币，够一百个农民辛苦三年还得是富裕地区。”

“就是，还不如……”

一直在旁边听着的于德利插话：“找两人交配一下。”

“于德利，严肃一点！”牛大姐怫然变色。

于德利一笑："牛大姐，我知道你也是这意思。"

"其实话糙理不糙。"刘书友在一边说。"一方面知道人多了，没用，计划生育，一方面又依葫芦画瓢造这种机器人，添乱嘛。"

"是不是咱们工艺水平上不去。设计了造出来超走样儿？"李东宝看南希，"你身上那计算机是每秒运算几亿次的？"

"我认为是仿的对像不对。"戈玲说，"仿个聂卫平你试试。"

"你们说的都不好。"南希此刻从容地说，"这事我和设计师聊过，既不是工艺水平上不去也不是仿错了人？是怕你们嫉妒！你们想啊，我要是太能干了，不就把你们比下去了？你们人怎么说的？出头的椽子先烂。设计师不傻，结这怨干嘛？好容易造出来，再让你们七手八脚拆了。中国的英文名字叫什么—— 拆呐！"

大家目瞪口呆，像看圣人一般看着南希，刚才的傲慢，轻蔑此时全化为冷汗从身上出去了。

于德利先反应过来，叫道："对呀，那我第一个不容你！还是人家设计师想得周到，怕把咱们寒碜了。"他对大家叹道。

牛大姐也不由感慨："这设计师肯定是栽过跟头的。"

"就是就是。"戈玲也想通了承认，"一点毛病没有的完人，我还真不敢和他接近呢，瞅着害怕。"

她过去拉起南希的手："刚才委屈你了，你就这样吧，这样挺好。"

说完丢了手，仍有些愣愣的。

"便宜坊，便宜坊怎么样？"李东宝走近南希低声商量。

“我的设计师不吃烤鸭子！”南希恶声恶气地说。

没了工作上的高标准，严要求，南希自然而然地开始生活上的堕和。每天干完了活、就缠着戈玲李东宝问：

“人无聊都干什么？”

李东宝为她推荐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琼瑶的言情小说，她迷了一阵儿，又觉得没劲。看了戈玲借给的一些时装杂志和美容刊物，开始成天涂脂抹粉，常常涂了鲜红欲滴的嘴语撅着问戈玲：“性感吗？”然后娇懒地去出版社的其它编辑室串门，和那些新分来的大学生打情骂俏。跟着他们去跳舞、看电影，很快成了那几条街都有名的交际花。所有街上摆摊的个体户都认识她，一升她来就笑说：“南希，今晚我请你去王府。”

再后，她又学会了打麻将，打得昏天黑地，经常把一个月的工资输得净光，嘴里哼着摇滚金曲快乐地回来。

最后，她不可避免地走上乱搞男女关系这条路。

南希原来有个男朋友，也是个机器人，在国家某大机关从事机要工作。小伙子很帅，有点像梁波罗，人也老实，据说在单位很有提升的可能。来过编辑部几次，牛大姐等人很喜欢他，恨不得把自己女儿嫁给他。南希起先很纯情，一天不见就要写情书，一星期总要出去约会几次，被编辑部的同事们戏称为梁山伯与祝英台。

后来，南希冷丁就和人家吹了。小伙子来电话也不接，有时人家找来，她就堵着楼梯口把人家骂回去。

大家跟她谈，劝和，她竟恬不知耻地说：“穷，没钱，养

不活我！”

十足一副“野模儿”[1] 的腔调。

再往后就开始每天有“夏利”、桑塔纳”之类的车到下班时候停到编辑部窗下来接她，车上下来的都是那种戴大号金戒指的手拿“大哥大”[2] 的西服革履的男人。

南希吃遍了京城的大饭店，不爱吃川菜，对粤菜很上瘾。

“你这么胡吃海塞，吃进去的东西都上哪儿了？”李东宝好意地问。“不会短路？”

“不碍事。”南希坦然回答。“我肚子里是个垃圾翻斗。”

她倒是吃什么都不见胖。

南希一走，编辑部的人便议论。数牛大姐最义愤填膺：“什么东西！哪有点机器人的样子，快赶上我们胡同那些脏妞儿了。”

刘书友也叹：“看来这机器人要学坏，比人速度不慢，真是看着这孩子一点点堕落，有爹妈非伤心死。”

“本来以为一个机器人会六根清净的。”戈玲说：“没想到也是这么喜爱虚荣。”

“社会空气呀。”李东宝感慨。“这么高级的一个机器人都能给腐蚀了。”

牛大姐在一边沉思：“看来这思想工作是不能放松。本来以为她是个机器人，算了，结果连一般群众都不如。”

“以家不是说了吗，就怕和咱们不同。”于德利提醒大家。

---

① 北京俗谓：业余模特儿。

② 手提无线电话。

"没人教她哪懂?"

"为什么不跟好人学?"刘书友说:"我们这儿一屋子好人在以身作则她为什么视而不见?"

"学坏容易学好难．咱们人不也老为这发愁。"李东宝着急跺脚，只恨老刘脑子慢。

"毛病出在南希身上，根子还在上边。"牛大姐拧着眉头说。"在她的设计师那里！指导思想就不对。我们缺什么?缺的是榜样，一个活着的雷锋什么的。他倒好，可钉可铆搞出这么个玩艺儿，跟咱们没两样。她跟我们看齐干嘛?包怎么回事自己还不清楚?瞅着自个儿……"

于德利接茬儿:"都别扭!就恨自己不争气，一身克服不了的毛病，拖累得国家都落后。"

"那是你!"牛大姐厉声道，"我可是瞅着自个儿挺不错，心里怎么想的不管，表面上……"

"比谁都咋唬得凶!"

"哎，我说你怎么老接下茬儿?你是我肚里的蛔虫?"

"你说你说。"于德利端着茶缸子离开。

"心里怎么想的不管。大面上还是能做到对自己严格要求，服从大局。"牛大姐一脸正气。

"人能做到这点就不错了。"于德利端着缸子又回来，对大伙儿说。

"这是低标准!"牛大姐橡和谁赌气似的。"按高标准，应该连想都不想，整个身子扑在工作上，没日没夜，不吃不睡，得肝癌为止!"

"太对了。"于德利热烈赞同。"甭多了，有一千这号儿的，

咱们少担多少责任？”

“我同意。”李东宝严肃地说，“如果我们人的觉悟不难达到，短期集训又很难培养出这样的干部，就应该运用高科技造出这么一批人来。”

哪怕关键部件从国外进口呢。” 戈玲说。“为这种千秋大业花些外汇我认为值。”

“我认为我们应该向那个OBM 公司提出倡议。” 老刘郑重其事地说：“机器人不能造的跟人一个水平，起码应该相当于留过苏的—— 南希这样的我们不欢迎！”

“他们以为造的跟咱们没区别咱们就没意见了，岂知咱们要求高着呐。” 牛大姐哼哼地说。

“前程我们已经瞻望了，现在正视一下现实吧。”厂玲说。“那个南希怎么办？难道我们要续容忍下去？”

“退回OBM 公司。” 刘书友道。“回炉重造。”

“不，这么处理太简单。” 牛大姐说，“我是主张教育的，不管对什么人能挽救则挽救，争取一个大多数。”

“我同意。”李东宝说，“这孩子本质还是好的，刚来的时候多朴实。”

“诸位，你们可想仔细了。”于德利说。“这改造人的工作可不像喘气那么轻松。”

“世界上要没有困难，好要我们这些人干嘛？” 牛大姐豪迈地说。“皇上都改造了，何况一个机器人！”

那天晚上，南希是被公安局的警车送回来的，没戴手铐，据公安局的同志介绍，是在一个饭店的客房里抄来的，当时她正在用力抽一个款哥的耳光。

“南希。”牛大姐笑眯眯地拉南希到一边。“你来我们这儿已经时间不短了，一直没找着时间跟你聊聊，你坐，你坐呀。”

南希正擦着一半地，放心不下，对牛大姐说：“呆会儿，等我干完活，你要想聊我再陪你聊。”

“不必，我不着急。你先坐下，聊完再干。”

牛大姐坚持。南希也不好再拗，只得侧着身子坐下，朝牛大姐笑。

“怎么样啊？来这儿之后有什么想法？工作还能适应吧？”牛大姐用手把南希鬓角耷拉下的一缕头发捋上去，态度既亲切又充满爱意。

南希以为她真是对自己好呢，爽朗地说，“挺好，你们都对我挺好，来前我还以为你们这号儿的不定多难缠呢。”

“本来我该多关我不关心你的，瞎忙，没顾上，我该向你检讨的。”

“为什么？您做了什么坏事？”

“没有，我是说我对你关心不够，这使我感到内疚。”

“我一定……非得让您关心—— 有这条规定？”

“没有明文规定。”刘书友插话。“但在我们这儿人关心人已经蔚然成风—— 不这样倒怪了。”

“哦，就是说我也该检讨的，因为我不关心你们—— 很有趣儿。”南希微笑。“你们不累吗？”

“南希，我觉得你有时候就像个外国人。”牛大姐有几分不高兴。

“是吗？外国人是什么人？跟你们不一样？”

“简短截说吧。”牛大姐不耐烦了。”你觉得你来这儿之后

表现如何？自己给自己打个分。”

“你们这儿的风俗是不是自己必须糟踏自己？”

“胡说。”一旁竖耳朵听着的李东宝忍不住乐了，“我们那叫自我批评。”

“那我要说自己好是不是就和这风俗冲突了？”

“实事求是。”牛大姐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既不要浮夸也不要掩饰，这才是我们的风俗！”

“我觉得吧，自己到编辑部后，基本上能完成领导交给的工作，表现一般，但也没犯什么过失，自己还是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的——实事求是吧？”

“我承认，你工作还是不错的。”牛大姐脸沉下来，“其它方面呢？都做得很好吗？”

“其它方面也做得不错，尊敬老同志，和年轻同志交往也保持分寸不搞哥们义气。”南希十分沉着。“也就做到这份上可以了。”

“你有意回避主要问题。”

“没有，我的全部问题都在这儿了。是不是您还记那次看稿的仇呢？那个工作超出我能力范围。”

牛大姐冷笑：“都说机器人单纯，我看你其实狡猾得很，你和人像就像在这儿了——你自己不愿意说，我就替你说，你最近都和什么人接触了？”

“有钱人。”南希诚实地回答。“我都是在下班之后去找的他们。”

“都是男人吧？”

“对呀，我正想问你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有钱的女人

不多？”

牛大姐发作：“你瞧瞧你现在的样子，涂脂抹粉，奇装异服，还烫了头，像什么？”

“这个样子不是人喜欢吗？所有见到我的人都看我。”

“什么人喜欢？那都是些什么人——流氓！”

“毛主席保证我不认识姓刘的——除了他。”南希指刘书友。

“你这项链谁给你买的？”牛大姐拽出南希脖子上的金项链掂掂，“嗬，二两多呢。”

“一个朋友。”

“一个朋友？为什么送你这么贵重的东西？你送他什么了？”

“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送我？你要没出卖给他什么，他为何平白无故送你这个——你就从实招来吧！”

“我陪他吃饭，他就送了我这个。”

“不可能！你别骗我了。哪有这样的好事？饶着蹭了饭还得礼物，我不是三岁的小孩”！

“为什么我说的话她不信？”南希困惑地问别人：“她比我还了解时的情况吗？”

“她是凭阅历、凭经验。”李东宝说。“很多事情自有其发展规律。”

“我很同情你。”南希对牛大姐说，“你大概一辈子得到的任何东西都是付出代价换来的。”

“你这叫道德败坏还臭美呢？”牛大姐叫。

“这是一句不好的话对吗？”南希又问别人。

于德利深深地点了下头。

戈玲同情地望着南希说，“女人要叫人扣上这么顶帽子就完了。”

“都怕？”

“都怕。”戈玲点点头。

“为什么？”

“耻辱啊。”

“可我一点不觉得耻辱，任她那么一说，我还是我。”

“可见你恬不知耻！”牛大姐吼道。“每个女孩子都知道自重。”

“你让人这么说过吗？”南希依旧看着戈玲问。

“没有。”戈玲回答。“可我人小就知道，只有品行端正才能受人尊敬，否则就会遭到所有人的唾弃，在学校里我受到教育，应该怎么做人。”

“就是说是别人告诉你的而你自己只是按着人家说的去做。”

“不那样我会嫁不出去的。”

“噢，我懂了，像我这样不打算嫁给谁的是不是就可以不遵守这条规定——又是约定俗成吧？”

“南希。”李东宝插话。“你得明白，这大概你的设计师没教你，我们人是有许多规范或如你所说的风俗，男人要有男人的气，女人要有女人的德行。勇敢、正直、贤惠、贞洁，凡符合这些条件的便受到我们的推崇，我们并不是随随便便地活着的，像棵树那样自然生长。你既来到我们中间，便要接

受约束。”

“你们这不是跟自个过不去吗？”

“南希。你不是装傻充愣吧？”刘书友火了，“连幼儿园的小朋友也知道要向谁学习，知道听话是好孩子不听话是坏孩子——大人说的全是对的。”

“我真不是装傻，真是不明白。”南希也十分苦恼。“出厂前还再三问过设计师，有什么该交代清楚，别让我到社会上犯错误。设计师只告诉我：一不能杀人二不能偷东西三不能顶撞上司，别的什么也没说。哪知道还有个叫道德的东西不能败坏？”

“你的设计师是美国人吧？”

“中国人，他爸爸还是高干呢，这人真差劲，这么重要的事不告诉我，成心让我现眼——你们说他会不知道有道德吗？”

“不可能不可能。”众人一致摇头。“是中国人就没不知道的，越没道德的人还越讲究。”

“那就是我厂？”

“成心！”众人一口咬定，“是何居心？”

“这可没法教育了。”于德利对牛大姐摊开双手。“南希根本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二字。”

“是啊，”牛大姐也愁眉不展，“没了羞耻，什么大道理也听不进去了。”

“看来这个教育，还真得从娃娃抓起。”刘书友感慨万千。”总说学校学不到什么东西，哪怕毕业还是文盲，认识了羞耻二字也是收获啊！”

“南希，你真觉得现在这样好吗？”牛大姐问。

“我真觉得现在这么混挺好，牛老师。”南希诚恳地说。“不招谁不惹谁每天绑个大款吃喝玩乐，真比我刚来那几天过得充实——那些天我是真空虚干完活就犯愣。”

南希转向戈玲：“你说呢戈老师。咱们女人图什么？又不想开天辟地，治国安邦，图的不就是个舒服吗？趁年轻的时候不玩老了想玩没人跟你玩了。”

“你说的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戈玲说完，被自己吓一跳，“我这话没说啊。不对南希，女人也要干事业，要有独立人格，不能依赖男人，吃喝玩乐那是旧社会。”

“说得好！”众人喝采，“南希啊，你学不来别人，就学戈玲吧。”

“别别，南希你千万别学我。”戈玲赶忙摇手，“我也看出来了，我将来没什么好果子。”

“这倒叫我难了。”南希说，“身边现成的还不能学。”

“南希啊，你闷得慌不能看看书吗？”李东宝说。

“南希啊，你没事干不能到街上给过往群众修修自行车吗？”于德利说。

“南希啊，刘书友说，“你要真一个人无聊，找个人结婚算了，哪怕找个情人，也别一天三换看着闹得慌。”

“李老师啊，我看书也是瞎看，真要让我记书不如找个软盘输进去，只是认字一点不感动。”

“于老师啊，我不成帮结伙地打着旗扛着录音机一个人到街上修自行车，工商管理局的也要把我撵啊。”

“刘老师啊，我想结婚街道倒也批呀？就算只找一个情人

也得等我爱上了才中！”

“那你说，你还老样子啦？”牛大姐听着不禁来气。

“牛老师啊，我这样除了碍着道德了也没碍着你呀。道德沦丧是一回事，从来不知道德是何物又是一回事，我不觉得寒碜，你也别替我不好意思。”

“你觉得快乐？”

“我觉得快乐！”

“由她去吧。”大家也劝牛大姐。“多了她一个，还少了个良脓妇女落入座掌呢。”

牛大姐不由叹道：“那你就好自为之吧南希，别弄一身病回来。”

“哎哎。”南希答应得倒干脆，暗自窃笑。

“虽然你不知耻，可我们这儿要脸面。往后进出偷着点，还要注意影响，我们这儿毕竟是个文化单位。”

话说到了，牛大姐也心安了，拿起饭盆一个箭步窜出去，到食堂打南煎丸子去了。

自此，南希照常妖妖冶冶地去赴各种约会，今天一帮京式大款，明天一群广式钱柜，隔三差五还有白人黑人夹着两腑狐臭一身捍气来找她。大家都习以为常，有时要买洋货还习习找她换点美元什么的。

这个老陈不明究里，还赞赏地对大家说：“这个南希倒是块搞公关的料。”

倒是李东宝这种看似豁达的年轻人有时看到南希招摇过市偶尔愤愤不平：

“他妈的一个机器人，活得比真人还有滋味儿。”

“那叫生活吗？” 戈玲反驳他，“有什么值得羡慕的？”

“你说什么叫生活？” 李东宝质问她，“像你我这样？”

戈玲一时无语，想起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又觉得夸口和虚妄。半日才说：“如果你是机器你是不是也打算像南希那样？”

“那倒未必，一时半会儿我也想不起什么样的生活才叫有意义，反正不会像现在这样这是肯定的。”

那大黄昏于德利去东郊体育场看足球比赛；刚下了无轨电车，便看到南希独自在马路上丢魂落魄地走着。

她脸庞迎着光焰万太的夕阳，眼中充满茫然和伤感，在金色的光辉中一步步向前走，那情景那姿容很是动人。

于德利站在马路对面叫她，她置若罔闻，继续前行。于德利放弃呼唤，掉头欲走，这时南希回头看见了他。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南希低头站在于德利面前，继而抬脸问：“你去哪儿？”

“我去看足球赛。”

于德利抬手往不远处那座庞大的体育场指了一下。那儿的人口处已经聚满了嗡吩营营成千上万的人。

“我跟你去。” 南希坚决地说。

“怎么，你今天走单了？” 于德利开句玩笑。

南希脸上掠过一丝微笑：“我和一些朋友吃了一半饭，突然觉得没意思，突然觉得那些饭菜的味儿恶心，就跑了出来。可我从没来过这一带，不认识路，回不去了？”

“你可以叫个出租车。”

“我没钱。”南希坦然道。

于德利笑一下，带她到体育场入口处，高价买了张球票，领她一同入场上了看台。

“看过足球吗？”

“没有。”南希和于德利肩挨肩坐在万人丛中，好奇地往铺着草坪的场上看。

两对小小的穿着不同颜色球衣的运动员挟着球入场了，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球赛开始了。

顷刻间，看台上似风掀波涌，人群开始躁动，兴奋，发出巨大喧器。

一方球队带球攻入另一方的禁区，看台上观众发出出呼海啸般地吼叫。

球被对方裁下，战线迅速移向另一方的半场。看台上很多观众站起来，跺着脚大声助威。于德利也站了起来，伸着脖子盯着看，忘我地跟着周围的人一起欢呼、呐喊，毫不理会警察的干涉。

他无意中一瞥，看到南希坐在壁立的人脚下，神色冷漠，对周围人的狂热毫无所动。

这球进攻无效后，于德利坐回到南希身边问：“你觉得不好看？”

“我觉得跟我没关系。”南希回答。

“你觉得什么有意思？”

“我觉得什么都没意思。”

“哦，这倒很像你这年龄人说的话。”

于德利又站起来，全神贯注观看下一球的处理。

“你着急回家吗？”

足球赛散场后，他们走在体育场外人群熙攘的街道上，南希问。

“不着急。”于德利看看腕上的手表，才九点多。”

“那你陪我走走吧，我还不想一个人回到屋里。”

“你看上去情绪不高嘛。”

“噢，就因为我是机器人，就不能有情绪了？”

“我原来是这么想的，机器人要情堵干嘛？聪明才智应该都用在提高效能上。”

“你干嘛总强调我是个机器人？总注意我们的不同？你看我和周围别的姑娘能区分开吗？为什么不能把我就当个人对待？”

“南希呀南希，你的麻烦也正在这里，你太像人了，我真不知道那些聪明的科学家为什么要造你？当个纯卒的机器人多省心，有超人的技能而无人的欲望。”

“是啊，那样你们就可以不管我们是怎么想的，只管使用我们。”

“宝贝，你以为有想法是好事哪 ！我就恨我自己想法太多，以至不能平静地生活。”

“那么，哪咱更算是人呢，纯卒的机器人还是爹妈父母养的？”南希微笑，看着于德利。

“南希。”于德利停住脚。“你不是科学家造出来专为和我们人类开玩笑的吧？”

于德利向前走去，边走边嘟哝：“要不是亲眼所见，打死

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了解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

南希跟上他：“我让你吃惊了？”

“岂止是吃惊，我常常一身一身出冷汗——每当看见你！”

“其实我这也不全是先天的，有些也是后天自己啄磨的。”

“你在机器人里也算是聪明的吧？”

“你呢？”南希反问：“你在人里算优秀的吗？”

“不算，算我就不在这儿了。”

“我觉得你是，要不怎么我会越来越想着你？”

于德利站住，看南希，南希目光如炬。

“小鬼，眼我调皮。”于德利笑着用手指刮了一下南希鼻子，鼻子尖冰凉。

“我说的是真的。”南希态度极为认真。

于德利心头一悸：“南希，机器人可不兴跟人开这种玩笑。”随之脑门上出了一层汗。“你这不是拿我开涮吗？”

“我在漂亮吗？我不动人吗？你为什么吓得直哆嗦？就因为我是个机器人？还是个作风不好的机器人？如果我不是……站住！”南希低声叫。“你要跑，我就喊人抓流氓！”

于德利像被钉在原地，片刻，强笑着转身迎上来。“我不害怕，没想跑，我很荣幸，可是，可是，我是个有家室的人。”

他终于找出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完便站在那儿傻呵呵地笑：“我不能接受你的感情。”

“偏见、傲慢、种族歧视！”南希冲他喊。

于德利依旧笑嘻嘻的。

南希走上前盯着于德利说：“我想得到的就一定要得到！”

编辑部的同志们都看出南希迷恋上于德利了，她不再外

出，有电话也不接，每日干完粗活就在于德利以前窗根儿下坐着，一边晒太阳同时遥遥地一眼一眼瞟于德生含情脉脉、意味深长，常把于德利盯得整整一天不敢抬头，后来于德利得了颈椎骨质增生，每日酸疼不已。

为了博得于德利的欢心，南希洗尽铅华，更去罗裙，淡妆素裹，常拿曜涟莲花自拟，时不时还拿本汪国真诗集作灵慧隽永状。

其状愈发露骨，此景日甚骇人，每每使人汗毛倒竖，局促不宁，整个办公室的观者都为之难堪呢。

于德利总不接招儿，南希不免心生怨嗔，丢来的飞眼也渐渐充满委屈。

一日，大家下班先散，于德利只为一个电话慢走了一步，便被南希封在门口：

"你干么总不理我？"

"没有，我眼神不好，恐怕得配副镜子了。"

"你恨不得配副墨镜吧？"

"真没不理你，南希。其实我这人傲着呢，这就已经算理你了。"

"那你今天不许回家，留下陪我，你没瞧人家多孤独。"

"南希南希，咱们别弄这事好不好？我这岁数，哪经得住你这么看，告诉你我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了。"

"是想我想得吗？"

"你饶我这一遭，好吗？求你了。我一辈子道貌岸然树叶掉了怕砸着头，今儿你掉下来—— 难道我就过不去这一关？"

于德利左冲，南希左堵；右闯，南希右拦，左冲右突，不

得门而出，退回屋内，大步踱圈，气极而喝：

“牛不喝水强按头吗？”

南希闻言凄恻，哀哀地望着于德利：“我爱你，又有什么错呢？”

“可你是带着什么宗旨来到人间的呢？你不思造福人类，倒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与一俗子发生恋情，钧座敢是忘了呖？”于德利作醍醐灌顶一唱。

“七情六欲人皆有之，妾安敢免俗？”南希振振有词，“神农尝百草，情爱乃礼会安定团结要素之一，古来将相在何方？唯有情种留其名，察月下社会歌舞升平，文恬武嬉、骄生情、惰生奢、奢生淫，小女子虽肩负众望，也只得流于一般——我不来怨你，你反倒将些大道理说给谁听呢？”

一席话竟说得于德利哑口无言，咂吮半日，方道：“如此说来，你不守本分倒正确了？”

南希凑上前来，一手搭在于德利膀子上。“两心相印正是我等本分正道。”

“电着！”于德利腾地跳出几步开外。“我爸就是钓鱼午甩到高压线上虽耳目复聪，至今脚底板仍留一大疤。”

南希垂首无语，俄而，乜斜着右眼瞅德利：“先生可曾读过《聊斋》？”

“读过，那不是名著吗？”

“好看不好看？”

“好看！”

“来劲不来劲？”

“来劲。”南希拍手叫道：“野狐鬼人尚不惧，何况一机器

人耳？”

“别你妈之乎者也的，费牙。”

“怎知我就温柔缱绻不如人间女子？”

于德利疾步来到窗前，推开窗子看天看地又掐自己人中，仰面长啸：

“这还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大白天吗？”

说罢纵身跳下，跌在一垛大白菜上，坐了一屁股湿漉漉的，臊眉搭眼站起来蹒跚地走去。

南希站在楼上窗口朝他招手：“从楼梯上来，我不怨你。”

“我毫不怀疑，这机器人已经成精了。”李东宝在编辑部踱着步，停在于德利面前说道。

于德利面如日本歌舞伎：“几位爷敬我！”

“职耻！”牛大姐道，“得寸进尺！居然居了第三者！”

“武松不在了，钟馗不在了。”刘书友一口口吸烟，豁然开朗，“找书记吧。”

这时，南希拎着两暖瓶开水进来，默默地为大家逐一沏上茶。又把剩余的开水倒进一只脸盆，拧出几条热手巾递给编辑们擦脸。

编辑们擦完脸，脸色红润。

南希在窗前坐下，膝搭一部和那种著名的手枪同名的某夫人十四行诗诗集，恹恹地看着窗外蓝天白云，眼神惆怅，很像一副油画。

众人看着她，纷纷有了些怜香惜玉之心。于德利也不免讪讪的，动了念头：“我是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呢？”

一日无事。

临近下班，大家一人手里拿了张《晚报》一版版认真看。

“于德利，你知道亚运村怎么走吗？”南希从窗外收回目光，肘搭在椅子背上问。“吓得都不敢跟我说话了？”

“嗯哼。”于德利干笑一声，抬头向李东宝眉飞色舞地说：“嘿，中国队又输了。”

“哪儿呢哪儿呢？”大家一起翻报纸找，人人含笑，“客气，客气，看他们还拿什么说讪。”

“出门往北。”李东宝告诉南希。“拣直走，一条道走到尾便到了。”

“于德利，听说你是老北京？”南希歪头从李东宝脑侧露出脸，“如此十年，我也快不认识我家门朝哪儿开了。”

“我得找个伴，听说这二月社会治安不太好，城外有小股流窜的游击队。”南希对大家解释。“我不是怕遇见坏人，是怕遇见警察说不清，天一黑就要查良民证，我得有人作证，确实没发给我。”

“你别花言巧语纠缠他了。”牛大姐不客气地说。“他有妻子。”

“妻子是什么？”南希问戈玲，“是一种缺陷吗？”

“是一种专卖标志。”李东宝拿着一盒烟对南希讲解。“你瞧我手上这盒烟，上面写有“中国烟草进出口公司专卖”的字样，妻子就是这个意思。”

“好比你进商场买东西。”戈玲进一步解释，“你只能买柜台上陈列的，不能买顾客拎在手里的，于德利就属于他妻子已经交了款的。”

“就是说他已经是她私人的了？”

大家齐出了口长气，笑：“刚刚明白过来。”

“可是，你们的性质不是公有制吗？”南希一副困惑的样子，眨着眼儿。

“这是两回事！”牛大姐厉声喝道。“不能混为一谈！东西公有，人还是一人一份。别人不能插一腿！”

“我是机器人，得算东西吧！”

“算吗？”牛大姐一时也给搞糊涂了，转问大家。

“我查一下文件。”刘书友低头在抽屉里一通乱翻，抬头茫然地说：“没有这方面的文件。”

“这就不好办了。”牛大姐为难了。“让我自己掌握可就没准儿了。”

“咱逆推吧。”李东宝提议。“先说她不是什么，然后不就可以确定她是什么了？非此即彼！她是人吗？”

“不能算！”牛大姐坚定地说。“人必须是有人生有人养，从小到大，一阵儿糊涂一阵儿清楚——你没这过程吧？”

“我懂事就这样儿。”南希说。

“我看定义应该这么下：凡是手工或机械造出来的，材料又不取自制造者自身的——都不算人！刘书友说。

“好。”李东宝下结论，“她既不是人，那必是东西。南希，你算东西。”

“且慢，东西也分公物私物。”牛大姐道。

“这个不用争了，她是我们大家花钱雇的，是公物。”

“公该就该人人有份了吧？”南希很得意，“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任何人占有公物的权利——难道你们不正是这么做的？”

“没错。”李东宝说，“公物当然可以人人伸手，可没听说公物自个儿伸手的。”

大家鼓掌：“说得好，东宝！”

“你以为你是东西就可以为所欲为？”牛大姐痛斥南希，“你想错了！什么都不遵守你也就无权拥有！咦，我这词儿是不是可以当流行歌曲的歌词？”

“要是我遵守呢？”南希可怜巴巴地说，刚培养出来的自信全都没了。

“如果你遵守首先就要承认自己没份儿。”李东宝对牛大姐，“这是不是可以作为你那句词儿的第二句？”

“在这个问题上不管你如何决定答案是一样的。”刘书友说。“这可以作为第三句吧？唱起来的时候不要在这个问题上。”

“那其它方面呢？我总不能下决心当人一无所获。”

“谁也不能给你打保票。你就是有心作人能否像个人本身都是问题。”李东宝微笑。“你说了不算。”

“我没法控制我的感情。”南希坦率地说，深情地望了一眼于德利。“我虽然不是人，我也不能迫使重新像东西一样无动于衷。”

“这就是缺乏引导贸然觉悟的后果。”牛大姐对大家叹道，转对南希瞪圆眼睛，你想像人就像人，不想像人就强调是东西——你也太自由了吧！”

“还不是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南希哀告：“只得不择手段了。”

“你就象个无知的人！”刘书友评论。

“我看她倒是很有心计。”戈玲突然冒出一句。

“我恨造我的人。”南希说。“为什么不给我仿成牛仿成马偏要仿成人？像人又不能做人，不如不是人。如今好了，我净一脑子人的杂念，以后哪还打得直精神干活儿？诸位，以后我要出工不出力偷奸耍滑，你们千万别吃惊。”

“不吃惊不吃惊。”大家说作“喊了这么些年理解万岁。我们已经习惯理解任何奇怪的事情了。这不也相当人失恋了？”

“我该怎么办？”南希问大家，“能不能给我调一个单位？不再看见他。”

“回你们公司，让技术人员把你存储记忆抹掉不就完了？”

“你们知道毛病一旦养成，很难改的，没准我会再次爱上他，从头再来一遍。”

“如果你真跟人维妙维肖。”李东宝说，“哪就无所谓了，两天新鲜劲儿一过就没事人一样了——我们都这样儿。”

“对对，我们没一个有长性儿的。”刘书友同意，“要不就索性恶治，让她和于德利打得火热，完得更快——得不到才馋嘛！”

“老刘，你可别出这馊主意。”一直坐在旁边不吭声的于德利说。“我这儿正跟自己激烈思想斗争呢，你这口子一开，我这思想防线可就全崩溃了——我这么意志薄弱的人你考验我干嘛？”

“这我知道，我懂。”李东宝点头称是。“这病染上就没治，完了这个，准琢磨着扑下一个，咱们这儿就别再出个花贼了。”

“哎，你们说，”南希转睛一想，笑了，“如果我不管你们那么许多，唱歌的可劲儿造，弹钢琴的爱谁谁——你们也没

办法吧？”

众人一惊，冷静一想，不由脱口而出：“我们也只能是谴责你，别的方法还真没有。”

“就按你们人制造冤假错案那个标准，我这点毛病也不够捕的吧？”

“不够，我们早光明正大了。”

“嘿，”南希站起来。“那我跟你们这儿扯什么臊？只要公安局不逮我，我尿你们谁呀？牛老太太，你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再多嘴留神我拂你！”

“南希，”牛大姐顿时气馁，虽心中不服话说出来已不那么尖刻，有气无力：“你要弄清楚你打算做个什么人。”

“这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是个无耻的人。”

南希走到于德利跟前儿：“强扭的瓜不甜，我等你想通了——过这村可没这店了。”

说完翩然而去：“拜拜吧您呐。”

“瞧她那德性，瞧她那揍性。”牛大姐气浑身哆嗦，颤巍巍地拿出小通讯录查着号码拔电话：“114吗？您给我查一下OBM 公司总经理的电话……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唉，以为能唬住她呢。”刘书友埋怨李东宝，“你刚才就不应该告诉她咱们其实拿她没办法。早知今日这个局面，还不如当初主动点把她发展入少先队呢——何其猖狂！”

“对一个没有上进心的人你有什么办法？哪怕他爱占小便宜呢，咱们也可以用提职提薪，评职称分房子——卡她！李东宝收拾东西站起来，对戈玲发牢骚，“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好鸟，也不在单位图什么，纯卒是出于下意识的维护人的尊严，

在一个机器人面前表现出人的精神面貌—— 孰知人家满不在乎。”

“我要汇报我要汇报。”牛大姐在一旁嘟哝：“找组织。”

牛大姐都气迷糊了，拎着小包站起来，一走就撞墙一走就撞墙：“一经组织管不了就找上一级，层层上访。一个机器人—— 我还不信了！”

“你们真以为南希是机器人吗？”戈玲在一旁忽然开口。

众人闻言一愣。牛大姐也一下清醒了，不再唠叨，转回身来。精明地转着眼珠儿：

“此话怎么讲？”

李东宝也问：“你看出什么来了戈玲？”

戈玲冷笑着：“没准儿我们都让人当傻瓜耍了。”

牛大姐：“不不，戈玲，科学技术发展到能以一比一的比例复制人本身，这点信，心肝肺血假肢皮肤什么的不都有过报道说造出来了？”

刘书友：“还有比人复杂的，卫星，我们不也射上天了几颗？”

戈玲：“随着遗传工程的发展和新型材料的问世，造个质感和基本形态与人一样的东西这点我也信。但我坚持怀疑：我们人的缺陷毛病谁能学得了？那些我们独一无二所具备的？”

李东宝：“那倒也是，没听说除了人还有第二个这么恶劣的物种—— 我不是单指中国人。”

“请你解释。”戈玲、于德利站起来，激动地吸烟。“南希要不是机器人是什么？”

“人呗，你我一样的大活人！”

屋里都静了下来。

片刻，牛大姐说："让你这么一说，倒是越想越像了。"

"老觉得她像谁，老想不起来。"刘书友道，要是人倒也不奇怪了，比她更不像的样子的我都见过。

"拿出证据来。"于德利坚持。"我要看到证据。为什么非说她是人？"

戈玲摇头："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觉得她跟我们太像了，如果不是人，那太可爱了。"

"同时也侵权。"刘书友目光炯炯地看着大伙儿："对人进行剽窃，我们可以告他的。"

第二天，大家来上班后仍沉溺的各自的沉思中，个个面有戚色。

南希没来上班，托人送来一张中日友好医院的假条，上面写着发烧，全休三天，虽然谁都知道这假条是假的，但此时似乎也成了证据之一。

"还是打不通，总占线。"李东宝放下电话，看着孙亚新孙小姐留下的那张名片。"电话号码会不会是假的？"

"想了一夜，没想出什么好办法。"刘书友说。"要是她坚决否认自己是人呢？"

"牛大姐，你文革期间搞过专案，揪人是你强项，是不是由你来审南希？"李东宝说。

"别提我在文革中的表现！"牛大姐脸一扳道："我早忘了，都不记得生过文化大革命。"

"人有什么，就是再富于想像力再精密再先进的智能机器人也不能模仿的特征？"戈玲问大家。

“勤劳勇敢，善良正直。”于德利脱口而出。

“不行，这些都是不易证实又是最易模仿的。”李东宝说。“而且不具备此等品偏偏又板上打打是人无疑的不在少数。”

“同情心，恻隐之心？”牛大姐回头说。“还有孝爱心什么的。”

“决不能到优点。”戈玲道。“这会影响测试的客观的准确，如果南希装好人对她没什么困难。另外如东宝刚才所说，即使她没这些特征，反倒可能更证明她是人，只不过是个一般人。”

“能不能闻味儿啊？”刘书友说。“不都说咱们人有味儿？”

大家耸着鼻子互相在各自身上嗅了嗅：“不灵，咱们都没人味儿。”

“恐怕还得找缺点喽！”李东宝说。“人有缺点正是人之所以之人——这个哪个圣贤说的？”

“我同意李东宝的意见。”于德利说。“缺点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想掩饰不了的，而很难模仿的尽善尽美。南希要是机器人，她就不可避地比我们要好一些。”

“那就不必测了。”牛大姐撇着下唇说。“我看她已经坏得出水了。”

“不能看那些表面的缺点。”戈玲说。“轻浮、放荡这些品质几乎在所有哺乳动物和部分卵生动物身上都具备。没有道德寡廉鲜耻正是它们的天性——人与之相比逊色得多呢。”

“一定得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东宝对大家说，“让我们好好回想回想，我们都有什么阴心理吧。”

大家默不作声。

戈玲:“我先声明,咱们这次既不是生活检讨也不是斗私批修,而是工作需要,弄清南希的真实属性。”

陈主编从外面进来,大家和他打招呼:“来啦,小孩子病好了?”

“来啦,小孩儿病好了。”老陈在一边坐下,抽烟看稿。

戈玲接着说:“不管大家说什么,再不堪入耳,再反动再下流,一不打棍子二不揪辫子三不记黑帐。”

“谁打小报告我跟他急!”李东宝气势汹汹说了一句,和颜悦色地坐下。

大家互相望着,等着别人坦白。

李东宝看着大家:“我看这可以算一条,从不认为自己不好,从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

大家面呈尴尬,但都点头:“可以算一条。”

戈玲记在纸上:“还得说,光这一条可不够。如果南希也一言不发,谁知道她不是暴露还是暴露还是真没想法?”

“我看这么着,”正在看稿的陈主编抬头说,“既然都不说,难以开口,那么互相揭发,这样准能搞到材料。”

“还老陈有办法。”戈玲拍手叫。“这办法好。”

“一点不新鲜。”牛大姐小声嘀咕。“都是我当年玩剩下的。”

“这下有的说了吧?”李东宝道,“说别人总有词儿吧?”

牛大姐,“我先说吧,我觉得老刘毛病不少,突出的一点就是爱占小便宜。”

刘书友当即红了脸,抢着说:“我也说一条,老牛这个人从来都是主观唯心主义对人,辩证唯物法对己,乌鸦落到猪

身上—— 光看到别人黑。”

牛大姐：“我觉得老刘这个心眼儿太小，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跳，瞧，又飞到半空中去了吧……小于呢，不客气地讲，那就是低级趣味，对年轻女同志和岁数大点的女同志不能一视同仁。”

于德利：“我觉得牛大姐还不光是看不到自己黑问题，她简直把自己看成一朵花不了，确实属于既不客观地看待别人也不能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典型。”

戈玲高声：“不要吵不要急，慢慢来，不要人身攻击。”

刘书友：“戈玲这个人比较傲慢，好打扮……”

牛大姐：“打扮得还特俗气。还有，她跟李东宝到底什么关系？成天嬉皮笑脸，彼此唱和，同出同入，一个编辑部的同志，嘎，很不正常！”

刘书友：“不光是李东宝，她和谁都打情骂俏，除了我。我看南希就是学的她！”

戈玲愤怒地站起来，“什么叫不正常？什么叫打情骂俏？我这人天生就是一副笑模样。”

李东宝拍案而起：”无耻！我觉得有的人就是专对桃色事件感兴趣，看似道貌岸然，思想肮脏得很！”

“不要吵，不要吵了！”老陈出面制止大家。“你们不是冲南希去的吗？怎么自己倒先互相攻击起来了？戈玲，刚才大家说的你记上哪条了？”

戈玲脸气得刹白：“哪条也没记，说的都是人话吗？”

牛大姐又窜起来：“怎么不是人话？哪条说错你了？身正不怕影斜，你不心虚干么暴跳如雷？”

刘书友也怒目而视,“告诉你,我早就对你的作派看不惯了—— 一直没好意思说。”

“我就这作派,怎么了?明告诉你,我还不改了!看不惯回家看你老婆去,少在这儿看我!”

李东宝也脸红脖子粗地与戈玲并肩站在一起,朝二老吼:

“你们以为你们作派好?全编辑部我顶烦的就是你们俩。工作不见你们抢,算计个谁议论个谁回回你们俩冲锋在前—— 你说过谁好?”

牛大姐一脚踢翻椅子:“不好就是不好,甭让我说好!我也告诉你们包括于德利,牛某人这疾恶如仇的脾气也不打算改了!”

陈主编摔了一个茶杯,低沉地吼道:“够了!你们像什么样子?你瞧瞧你们一个个的,哪有点社会主义编辑的风度?纯卒是泼妇骂街嘛!好啦好啦,我看也不要再说下去了,再说就伤和气了,也不必再挖什么人的弱点了,我看这就是人的最大弱点,只能说好的,一说坏的当场恨不得吃了对方。”

大家都闭了嘴,气鼓鼓地散开,回到各自的座位,互相看了半大,忽然都笑了,一个个都有些难为情:“就是就是,还真是咱们最大的弱点。”

接着,大家开始互相道歉,极其诚恳,骂人的拉着挨骂的手。

“小李小戈小于老刘啊,其实我刚才是生气顺嘴那么一说,并不是真那么想。原谅你大姐,千万别往心里去。”

李东宝:“我也是一时昏了头,嘴一岗撒了,牛大姐,老刘哥,专实我打心里还是很尊重你们的。”

“明白，太明白了，老刘心里明镜似的，小戈呀，你别在意，还照平时那么穿，那么笑，老刘喜欢看。”

“其实你们说的也不全是疯话，我也真该拿镜子照照自己了，以后稳重点。”

“够稳重的了，年轻人就应该活泼点，到你大姐这年龄再装正人君子也不迟。”

“虚伪！”陈主编手点着大伙咂舌，“我看这也应该算一条。说了真话就后悔！”

“您也应该算一条。”戈玲笑说。“站着说话不腰疼。隔岸观火，比谁都圣明。”

“不能历数了戈玲。”刘书友制止戈玲。“传出去猴子马都要笑破肚皮的。”

南希回到编辑部上班，发现大家都对她另眼相看，神色有些贼溜溜的也没太在意，照旧干那些杂活，嘴里哼着《我想有个家》。”

“南希。”牛大姐先开了口，“你不觉得你穿的像个‘鸡’吗？”

“不觉得。”南希坦然回答：“这样多凉快，我不怕别人看。”

“你穿那么紧身的衣服其实不好看，把你身材的缺点都显出来了。”戈玲说，“三分之一腰三分之一臀部三分之一腿。”

“特像蒙古马是吗？”南希沾沾自喜，“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吗。”

“你怎么不要鼻子！”刘书友指着她鼻子骂：“要是我女儿叠巴叠巴塞马桶里冲下去！”

“会游泳，淹不死。”

“南希，南希。”李东宝说。“我是一个对女性不太挑剔的人，可是你真是让我了。你怎么锻炼的？居然能这么赖？一条母狗也比你体面点。”

刘书友暗暗朝李东宝翘大拇指，“有份量！”

“让我咬你一口哇——汪！”南希做了个鬼脸，笑嘻嘻地拎着拖把离去，在门回头点着李东宝说：“吃不着葡萄就是说葡萄酸。”

南希一离去，刘书友第一个跳出来，嚷：“她不是人，绝对不是人！”

“是啊。”牛大姐也道，“不管怎么骂，总是笑嘻嘻。她要是人，我真不知道我是什么了？”

“坏啦！”李东宝一拍大腿。“咱忘了重要的一条了——她不知耻啊！”

“先不要灰心。”戈玲说。“这还不能说明什么。有个人还没说话，她可以不在乎我们说她什么，但她一定很关心这个人对她是怎么看的。”

大家一起把脸转向于德利。

于德利脸通红：“我看算了吧，何必呢？她是人不是人，她喜欢这样就由她去吧。”

“不行。”艾玲道，“我们不愿意让人家当傻瓜耍，这事非得搞个水落石出。不想怎么样她，就要问她一个为什么！”

南希又回到办公室，依然笑吟吟的，满面春风：“今天社里发结子，我去给你们领。”

戈玲用眼睛严厉地督促于德利。

于德利从座位上站起来，踌躇了一下，大步走向南希。南

希看看于德利笑眯眯地问："明天星期天，你不带你爱人出去玩？"

"瞧你丫那操性！"于德利冲南希劈面大喝一声。

事情在这一瞬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南希脸的微笑疑固了，嘴半张着似乎完全惊呆，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曾经牢固挂在她脸上的无耻像处在低温下的水银毫米汞柱迅速地下降，像烈日下床单上的水分迅速挥发。她的脸有如浇了一掬沸水顷刻通红，眼神儿如同遇见日光的变声镜渐渐变暗——泪水从她的眼底涌了出来，愈聚愈多，然后一滴一滴往下掉，犹加钟乳岩的水滴。

"对不起。"于德利低声咕噜一句，退回自己的座位。他经过戈玲桌旁时，看了她一眼，那一眼中充满了极度的憎恶。

戈玲羞愧满面，求助地看对面的李东宝，李东宝注视着她的眼神十分冷漠。

"她哭了，她有眼泪——她是人！"刘书友胜利地叫。

牛大姐毫无响应，她也不忍再看南希悲恸的形象。

南希走了，永远从编辑部消逝了。她没有再说一句话，不管后来人们怎么盘问她。人们即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和姓名，也不知道她的去处。

她为什么要这么干，也永远得不到答案。

于德利曾在全城到处找她。

那个OBM 公司是个专门用进口残次部件组装游戏机，转手倒卖的骗子公司。

那个OBM 公司根本没有孙亚新这个人。

枉然不供

韩健是个粗壮的矮个子，一张大嘴总是笑呵呵，每天下班甚至没下班—— 旷工也要和他的哥儿们、姐儿们一起去筒子河滑野冰。他嗜好滑冰、擅长沉冰，脚蹬细长铿亮的冰刀往冰上一站，总是那么感觉良好，身心舒畅。一旦两脚生风，高速驰行，泥鳅般穿梭于人群中，更有御风长啸、人莫予框的快慰和自信。他的速滑是那样孔武有力、势不可生，以至当他突然矮了一珙，迅即从冰上消夫时，周围的人都没反应过来，仍然悠哉游地滑着，不时用倾慕中略带些困惑的眼神注视着他消失的冰面。

—— 韩健的头露出来，水淋淋，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一副可怜无助的表情，他莽撞地一扑，随着“喀啸”的巨响，冰层又一次坍塌，他再次沉入水中。

筒子河上一片惊叫，聚在一起的人们作鸟兽散，一些技高胆大，侠义心肠的小伙子则驰向冰窑窿，欲作援手。

韩健再次从冰水里冒出，沉重、绝望地扑向结实的冰层。冰层不再坍塌了，几个小伙子把呢大衣没透水，比原来重了许多的韩健托死狗似地拖出水面，撂地冰上，撂地冰上，扶他站起来。

冷风欢来，韩健抖成一团，呢大衣上的水滴冻成冰凌，他嘴唇乌紫，牙齿打战，眼神惊恐。朋友们带他卸去铠甲，一个朋友把自己棉大衣给他披上，簇拥着他趔趔趄趄向岸边走去，脚下的冰鞋成了累赘，一走一歪，使他不得不依靠别人架着走。他的女友和其他女孩子在岸边迎接了他，关切地询问他，他仍然惊恐万状，说不出话，架着他的一朋友笑着说："他冻傻了。"女友愤怒地瞪了眼这个幸灾乐祸的家伙，同时不满地看着韩健，期待着不重新豪迈、乐观起来，难道最恰如其分的不该是以幽默的态度对待这种从天而降、猝不及防，人人都有可能遇到的难堪局面吗？

可韩健仍然是有点跌份地恐俱和筛糠。

"水下有……"他哆哆嗦嗦地说。"一具女尸，无头女尸。"

单立人知道"尚子河无头女气案"，已经是下午下班的时候，刑警队的那帮小伙子兴冲冲地戴帽穿大衣，奔下楼警车开出来，在院子里就把警笛开得"呜哇呜哇"叫，一溜烟地驶上大街。

单立人则慢吞吞地穿上没有任何标志的蓝棉大衣，带上门回家了。

他早过"不惑"之年，离"知天命"不远了。三年前从部队转业进入公安系统以后，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从派出所干到分局再到市局、户籍、治安、刑侦、预无不涉足，威风也威风过了，厌烦也厌烦过了，现在就像一般国家机关资深科员，精通本行，一丝不苟，上班来下班走，该干的干，该推的推，既无野心也不好奇，既不负责也不误事，象一部效率

不高却十分可靠的老式机器，开起来运转自如，停下来一声不响。

从开始发胖他就不穿警服了，老是一身的确良蓝便装，一年四季不换。烟虽没忌掉，抽得也不多，有茶喝茶，没茶白开水也行。跟谁都是和和气气，无人也不例外。没事时，除了爱按自己的胖脸之外，其它什么嗜好也没有，完全是个地地道道的阔脸单眼皮扁鼻头，与世无争，安分守己，闷斗闷脑过日，放在人堆里就找不出来的普通市民形象。

他离了局机关，迎着北风费力地跟着自行车，夹在蓝灰色的人流中往家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早点到家，在暖和，热气腾腾的厨房掌勺烹调，然后坐在炉美美地饮餐一顿，边吃边看电视（但愿今晚别四个台一齐放破案片）。

他路过一家菜场，忽然想起家里大葱没了，便停下车，推车上便道，一对迎上来要给他的车挂牌的存车老太太说："我进去瞅瞅就出来，一边锁上车进菜市场。他在蔬菜柜台翻拣裹着，夹着冰碴的大葱捆，邋遢的女售货员冲他吼："不许挑！"他不管不顾，照旧细致，内行地挑着大葱，终于挑了捆茁壮，没全阕坏的大葱仍到气呼呼地瞪着他的售货员的盘上，拍着手上的泥，斤斤计较地盯秤盘星、掏出叠得整整齐齐的分沓毛票，一五一十地数给售货员，对售货员的白眼坦然自若。对一个每天触目皆是杀人放火、枪劫强奸的人来说，实可比对一个售货员的侮辱漠然视之。

单立人当晚如愿以偿地吃一大锅有肉片、白菜、土豆、粉条、大葱、大蒜的炖菜看了两小时电视授播放的京戏、便安然入睡了。

第二天，单立人踩着点到了办公室，刚沏了杯茶坐下，主管业务的副局长就打来电话，通知他局里决定让参加“无头女尸案”的破案工作。他“嗯”了一声表示认可。放下电话又座回自己的办公桌吸吸溜溜喝茶。

穿戴齐整的青年刑警曲强推门进来找他，说自己将在破案工作中担当他的助手。单立人望了望这个见过面，但不熟悉的小伙子，宽厚地笑笑。

“要不要陪您去看看尸体？”曲强恭敬地问。

“不必了。”单立人说，“我去不如法医去有用，等看看尸检报告吧。”

单立人对死尸的访恶和恐惧不亚于初学解剖的医学院学生，年轻时他的这种恐惧曾长期被纡们当作笑柄。他之所以宁肯弃分局局长的官职不当，在市局机关屈就当一个小科员可以不出现场也是一个小原因。

“小曲，”单立人对始终站着，一时有点手足无措的曲强倚老卖老地说 .“我年龄大了，腿脚不利索，以后跑跑颠颠的事你就多干点，对你们年轻人也是个锻炼，有问题咱们再一起商量。”

“我多干点应当的。”曲强满脸堆笑地回答，心想这位老先生真是典型的革命意志衰退，不让他退休留着干吗？

曲强接了案子本打算大干一场，现在的感觉是给窝囊住了，反倒无所事事了，尽管昨天天已经参加了破冰打劳尸体的工作，他还是不甘心就这么呆着，这会儿又驾车欠了医院。

医院太平间负责人为他拉开了盛死行的大抽屉，掀开盖在死尸身上的白布，死尸静静地躺着，因为没有头。显得无

动于衷、毫不羞耻。尸体皮肤紧密细腻，乳房丰满而不下垂，一望可知是一个年轻、窈窕动人的女子；可缺了头，过去美丽珍贵的身体变成一堆冷冰冰的器官的肢体。法医昨夜解剖了尸体，纵贯胸腹陪切口胡乱用线缝了起来，更使得尸体丑陋、冷酷、令人惊心动魄。曲强戚首皱眉，长时间凝视着尸体沉默不语，最后示意把尸体盖上，垂头出了太平间，开车驶过树木光秃，行人稀少，寒劲吹的大街回局时，他脑海里总闪着一漂亮长发女人在阳光中左顾右盼、嫣然而笑的头，犹如电视里洗发精广告上的那个女人。

尸检报告午饭前就送到了单立人的办公桌上，可他一直到吃完午饭，睡好午觉、下午上班时间到了才开始看，然后匆匆去会议室参加有局领导、刑侦、法医各方面专家到场的案情分析会。

根据法医对尸体骨骼的爱克斯光透视和乳腺一切片检验以皮肤外观的观察，推断死者应是二十五至三十周岁的妇女，尚未生育；实颈部断面系死后伤，全身各部位完好无外力打击及脏器致命损坏；胃内容空虚，无药物中毒现象；尸体腐败程度属早期时综上所述，可以确认这是一起杀人分尸的恶性案件，很可能是先击打被害人头部致死，然后断头移行灭迹。专家意见认为，考虑到现在正值隆冬，气温、水温均为全年最低期，且断头时大部分血液已流失，尸体不易腐败，不能按常规推断死亡时间为近期。相反，因尸体在封固的冰层下面飘浮，去冬上冻之际应视为杀人抛尸日期的最大可能。

关于杀人第一现场在哪儿的问题，专家认为，从尸体不易搬远等因素看，应假定为市，不排除筒子河周围灌木地带，

虽然刑警针对筒子河周围地带的勤查一无所获。

局领导问老单有什么看法生老单表示同意诸位专家的分析。

“没什么说的了，现在应该动员各区公安分局和派出所，在全市范围排失踪女人，查明死者身份，同时继续组织人力在筒子河打捞死尸脑袋。”

“您怎么能断定死者就是本市失踪者。”曲强问,“死者一丝不挂，怎么能看她是哪儿人？”

老单闭着眼皮说：“正因为无法断定她是哪里人，所以只能先从本市查起总不能从海南岛查。”

散会回到办公室，老单对曲强说：“通报各分局、派出所的事就劳你去办了。”然后拎上包回家了。

其后几天，曲强没白天没黑夜地忙，跑遍了十个分局，一百个派出所，《日报》、《晚报》，腿遛细了，轮胎放了炮，抽烟抽紫了嘴唇，熬夜熬红了眼睛，终于搞出一份厚达数百页多名一时去向不明的年轻女子详细报告。他去办公室找老单的时间是十七点过五分，老单已经准时下班不在了。曲强到局值班室查出老单家所在胡同的传呼电话、打过去，那边一个大嗓门娘儿们接了电话，毫不客气地告诉曲强，她也到下班的点了，“不管传。”曲强说自己是公安局的，那娘们说：“政治局的也不行，到点了就是到点了，这是制度！”不由分说挂了电话，曲强奔出大楼，开上警车直杵单家。到了胡同口，拉响警笛，横冲直开过去。

老单正在家喝酒，和女工呕气，上高一的女儿期中考试

不及格，用攒的零钱去了趟兴城，海边上逛了几天，海没跳又回来了。这时，她正一副受尽虐待为自己的民主权利斗争不一切的毅然决然相，同老单相持着。曲强进来看到的是脸红脖子粗，没好气的老单。曲强也没好气，特别是听到老单说："歉急事还找到家里来，上班的时候怎么不办？"

曲强呼看气把那厚厚一叠报告从公文包拿出，放杯盘狼藉的桌上那还算干净的一角。

"这是您要的本市失踪女人的名单的情况简介。我五点整去办公室找您，您已经不在了。"

"你要五点整去找我，肯定会在办公室门口遇到我，也许你表慢了五分钟。"

老单托起那份沉甸甸的名单，只看到第一页第一个人名就火了。这正是他的女儿。他斜眼看看旁坐着、表情坚决地大口吃饭的女儿，把名单撂也。

"这名单范围太广，你再重新核实一遍，不要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寥寥数语，使曲强几天几夜的辛苦前功尽弃。

"您认为我这个名单搞不好？"

"水分太大，要挤干，拧干，象拧手巾一样。这么广的面，我们怎么能有效地抓住重点？我和你都不是三头六臂。"

看到曲强不吭声，老单又说："你也不要傻干，事必躬亲，打几个电话叫他们派出所去查，否则人没查出来，我们先累死了。"

老单把一脸服的曲强送出门。暮色里，胡同里的闲人，孩子都聚在闪着灯的警车，默默、好奇地看着出来的曲强和老

单。

“以后到我这儿来不要转灯拉笛摆阵势，唯恐嘞人不知道这儿住着个警察。”

“我觉得您用不着隐瞒自职业”曲强边上车边说，“又不是什么不光明正大的职业。”

没等老单再开口，曲强一踩油门开车走了。

曲强又开始驱车往一个一个分局、一个一个派出所跑，甚至直接到失踪者家里调查生通宵达旦地坐在办公室里把那些失而复返，有了下落的年轻女子一一从名单上划掉。

这期间，东北发生了一起特大持枪杀人案，三名凶潜逃本市，刑警队全部动员，在武警部队的配合下巡查全市大街小巷所有旅馆，拉网搜捕。看到同事们每天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地挤池巡逻车出动，战果累累，擒获颇丰（一些鼠窃狗盗之徒纷纷落网），曲强暗暗羡慕，深为自己枯躁之味的文牍工作苦恼。他当警察是想轰轰烈烈干一场，可不是为了每天坐在屋里演算加减法。

曲强桌上的名单薄了下去，最后只剩不到十页，被证明确有失踪可能的仅有五人，名列榜道的是川湘餐厅二十六岁的女服务员刘丽珠。

刘丽珠，女、二十六周岁，高中文化程度，已婚，家住东城豆芽胡同七号屋。据其娘家，夫家人陈述：去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六时许，刘从娘家蚊鸡胡同 68 号吃完晚饭出去，声称回豆芽胡同丈夫家，结果一去不返。二日后，其任北海去刘娘家查询，不得要领，旋去川湘餐厅打听，川湘餐厅经

理称刘已二日未来上班。至此，刘的家属感到惊慌，即向当地派出所和声局铬安作了报告，月二十七日又在日报登了寻人启事、并向所有亲朋友处写信询问，然而一直杳无音信。

单立人仔细看了其余四人的简介，放下名单，看了看坐在对面的曲强，开口说：

“没有什么讨巧的办法了，走吧，咱们挨个拜访这几家人去吧。”

豆芽胡同位于老城区，房子还是前清时期的旧房，有些颓败，只是并不妨碍主人屋里设置新式家具和各种电器，刘丽珠家就是这样一个外拙内秀、家具电器堆得转不开身，透着幸福富裕气氛的小屋。她丈夫任北海是市电讯局才华横溢，很有前程的年轻副师，相貌英俊，举止潇洒，待客得体，但曲强仍对他印象不好，不能说是嫉妒他的得天独厚，应该说对他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一点理应流露的悲痛不满。

他们是在当地派出所民警的陪同下来到刘家的。任北海接到派出所的通知，专门请了假在家里等他们。

老单一进门就津津有味地看起墙上，写子台、床头柜——无处不在的一个漂亮女人的各个侧面，各种媚笑的彩色照片。

“这就是你媳妇？”

“是的。”任北海眼中悲戚顿生。

“长得不赖。”老单赞赏地冲小伙子点点头。“这样美丽的头颅简直可以当艺术品收藏了。”

任北海面加死灰：“您什么意思？”

老单同情地看看小伙子：“是的，她瓜被人割走了我们那

儿只有一具身子，当然，不一定是你媳妇，最好不是，这需要我们核实—— 在你的帮助下。坐吧。”

大家坐下来,开始由曲强问了些任北海本人一般情况,接着转入刘丽珠情况的询问。

“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

“三年前。”

“怎么认识的？经人介绍？”

“不，自由恋爱，自己认识的，去餐厅吃饭认识的—— 她总是额外多给我上一道菜。”

“有意思，她对所有顾客都这么热情？”

“当然不，那样她们餐厅女破产不可，这种小恩小惠只施于她们喜欢，中意或者有用的人。”

刘丽珠喜欢结识人？

“这大概是她的职业特点使然我并不觉得孟浪、轻孚、实际上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落落大方，温柔体贴。”

“可在意会，如果也有人让我花一份钱吃双份菜的话。”

任北海不吭声了，曲强再来，他也不作答，显然曲强的揶揄惹恼了他。

老单插嘴问：“你们婚后感情怎么样？”

任北海低着头，点着支烟，仰起脸：“不错。”

“当然，”老单由衷地说，“基础牢固嘛。”

“是牢固，”任北海傲慢地说，“可不是建筑在一道块儿八毛的炒肉丝上。”

老单没理会任北海话里的挑衅味道，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形容一下刘丽珠什么样？具体一些。”

“我很难表达得准确、客观，我不是搞文学的，再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最好你们自己己看照片。”

“我不是指照片那样的，我是要不穿衣眼、光身子的时候是什么样，您不会有裸体照片吧？”

“你打听她光身子什么样干嘛？这跟你的工作，人民警察从事高尚、光荣的工作有什么关系？”任北海已经不仅仅不愉快，几乎有些气愤了。“这话要从大林嘴里说出我倒不奇怪。”

“大林是谁？”老单好奇地问。

任北海鄙夷一挥手：“邻居的一个小流氓，专干扒女刨女，女澡堂的匀当。”

曲强闻言脸红了，正要驳斥住北海几句，老单用目光制止了他，严肃地任北海说：

“小任同志，希望你不要有什么误解，我询问你这个问题并不是出于低级庸俗的好奇心，恰恰是这个问题和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密切相关。包来是要核实一个无名尸体是否是你妻子，我们不认识你妻子，那具尸体又没有头，所以我们只能从体态寻求吻合；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我们的问话都是无可非议、光明磊落的。”

“对不起。”

“我觉得我们之间不应该存在在任何敌意、腼腆、羞于启齿之类的不健庸情绪：可在告诉你，在座的（老单毫不犹豫地把尚未谈恋爱的小曲及那个一声不响、年轻得象个孩子的派出所民警包括进来）都是结婚多年的，对女人身体已没有多余的兴趣。”

任北海看看三个骤然庄严起来的民警，不由肃然起敬。

民警们终于得到了任北海详尽、形象、细致入微的陈述，经过曲强对无头女气的追忆，结论是："极为相似。"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老单说，"你们婚后在家做饭吗？"

"是的。"任北海干巴巴地说，"实际上我们的关系确定并公开后，她也就无法再给我多上菜了，要知道每次我在餐厅出现，都会招致众目睽睽。"

他的话引起三位民警意外的笑容。老单笑着说：

"我并没有暗指你们会长期占公家便宜。我想问的是你做饭还是她做饭，抑或是分头、集体上各自的父母家蹭饭？"

任北海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掷地有声地说："当然是她做！尽管我是支持妇女解放的，但我也不同意把男的变成女的作为这种解放的代价。"

三个民警、三个男人都对任北的见解表示理解，深有同感地民警们在友好的气氛中与任北海分手。老单叮哪他：

"这几天你不要动厨房的任何东西，我们很快派人来取指纹。"

刑事技术人员经过仔细搜索，终于在胡椒面瓶上取得一格刘丽珠右手指指纹，经与女尸右手拇指指纹进行了比对鉴定，认定同一；又经多次复核，确认无误以无名女尸就是刘丽珠。

刑事技术人员同时在刘家地面进行了血痕预试，反应阴性，基本排除刘家为杀人现场。

曲强精神焕发地到办公室，笑着和老单打招呼，老单却愁眉苦脸地喝茶边用手按着胖脸。

“我弄不懂你是怎么回事。”小曲不满地说,“该高兴不高兴，该发愁却又没事人一样。”

“有什么可高兴的?”老单说,“你也别高兴得太早。繁琐讨厌的工作还在梧生该排查凶手了，这刘丽珠干嘛不是个家庭妇女，是个工厂也好，偏偏是个服务员，我真怕她认识个几百人。”

“您的意思是凶手是她认识的人?”

“假定，如同假定死者是本市人一样。我们只能从她认识的人查起；另外我不想象一个临时见财起意的流窜犯会那么费事地割下她的头，剥去衣服，抛进水里。”

“您认为谁嫌疑最大?”

“当然是她丈夫。说来也怪没趣的，夫妻本是最亲密无间的，可一旦一方意外死亡，另一方就马上成为最大嫌疑，连过去那么疼姑爷的丈母娘也反目成仇。”

“我女儿就是让任北海那个挨千刀的杀的!”

刘丽珠的母亲，一个退休的餐厅服务员向毫无表情地坐在她对面的单立人和曲强哭诉。”

“别看那小子装得五讲四美、人五人六的样子，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背着人嘴脏着呢。喜新厌旧，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只钻在他的专业里，从不学毛主席著作，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人怎么能不变坏?”

“您说他谋杀您女儿有什么证据吗?”曲强趁老太时抽泣的空档插话。

“他不肯要小孩。我早想抱外孙，他却说趁年轻多玩玩，

要个小孩多累赘，花言巧语，死活不肯让我女儿怀上，这不是鳖着将来一脚蹬了她，无牵无挂纳个小娼妇的坏？到底下了毒手。同志，咱们可千万不能让他得逞呵！咱们老辈人打下的江山可不能在他们手里和平演变，变得跟美国一样，美国不就可以随便乱搞嘛。谢天谢地，咱们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

“我问您的是您有没有您女婿谋害您女儿的具体证据？”曲强尽量客气地说，“譬如，他说过什么威胁性的话，实施过什么犯罪准备？”

“说过！”满脸鼻涕眼泪的老太太大声说，“我闲耳听到过他当面对我女儿说：‘小该死的，没人我再收拾你。’”

“他说过这样的话？”曲强身子往前一冲，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这种话？”老单缓缓地问，“用什么语气说的？当时什么气氛？”

“当时他们小两口正在打闹，笑着说的。”老太太声音低了八度。

“你还觉得有别的什么人可能谋害您女儿吗？”曲强明显有些不耐烦了。

“别人？”老太太收住泪想了想，接着振振有词地说，“别人干嘛要害我女儿？我女儿脾性那么好，见人不笑不说话；尊敬领导，团结同志，爱护公物，干起活来又麻利又仔细，别人的便宜一点都不占。我从小就教导她，人最重要的是志气，人穷志不短，不是自己的东西给也不要，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别人会夸她，店里领导，同事，街坊四邻没有不夸她

的—— 夸我教育得好。夺还来不及，怎么会害她？害她除了任北海没别人。”

老太太又哭起来：“同志，你们可得给我做主，不能让姓任的小子逍遥法外。”

老单送老太太往外走：“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凶手，现在凶手是谁还不知道，任北海有嫌疑，但在没最后弄清事实前，您不要一口咬定就是他杀的，四处张扬。这样一不利破案工作，二影响也不好，你们将来关系也不好处……”

“我女儿一死，我跟他小子恩断义绝！”

“最重要的是，”老单接着被老太太打断的话说，“指控一个犯有谋杀罪行是要慎之又慎，证据确凿的，是要负责的！这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剥夺与否，我、你，每一个人都不能感情用事，妄加揣测或信口开河。我希望你节哀，相信司法机关的公正明断。”

老太太信赖地冲大义凛然的老单点点头，蹒跚走出几步，又转回来，对老单严肃地说：

“我女儿是共青团员，希望政府能记着这个，当成对罪犯加重处罚的事儿考虑。”

办公室里，曲强摘下帽子，擦着额头上的汗，笑着对老单说：“这老太太搅得我几乎要相信任北海是无辜的了。”

“我不能说他是有罪的，也不能说他是无辜的。”老单。

“我知道你们怀疑我，我的岳母已经把我当凶手告发了，你现在看的我眼神就象猪人觊觎猎物一样。我知道我现在处

境危险。英法系是先假定一个人无辜，然后由柃官组织有罪的证据。只要证据不充分，就仍然认为这个人是无罪的。而我们中国则是先假定一个人是有罪的，如果这个‘有罪’的人不能提出充分的证据洗清自己，那他就将是有罪的。尽管我是中国人，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我也决不隐瞒自己的倾向；我认为英美法系的思推逻辑是公正的，而我们的习惯想法带有赤裸裸的偏见。”

“首先，”老单待任北海的侃侃而谈告一段落后，字斟句酌地开了口。”我看你的眼神是简单的，一个以倾听另一个讲话并对这个人表示尊重所流露出的顺乎自然的关注，心包藏任何用心；如果没有什么异样，也只是因我老眼昏花，看人需要超出常人的聚瞳，并非说明我对你有什么先入为主的恶意，实际上我不妨告你，我倒乐意看到能最终顾虑你是清白的结果。‘罗织’与‘洗清’仅是措辞的不同，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不管从哪个方向走下去，我们都必须接触到事实的真相，就是说完全客观、原始、未经过任何矫饰与偷梁柱的证据。现在请你回答，去年十一月二十日下午六点以后你在哪里？在干什么？有什么人可以为你作证？”

“我在家，一个人呆着，没接触任何人，自然，我家不够装电话的资格，也不可能有人在这段时间听到我在家讲话。”

“就是说除了你自述，没有任何旁证证明你在家。”

“可以这么说以没有任何旁证证明我在家或——不在家！”

“下面我给你念一下同样居住在豆芽胡同七号院的李翠花大妈的证词：‘十一月二十日那天晚上我印象很深；那天我

拉稀，一会儿跑一趟茅房……我看到西屋没人，黑着灯，锁着门，一点声音没有；半夜一点再次出去上茅房，在院门口遇任北海，他刚从外边回来，穿着大衣戴着围巾，看见我低头装没看见过去。他这人总是这么傲慢，街里街坊住着，平时见我我也不打招呼，好象跟我说话会玷辱他身份似的。丽珠那孩子比他懂事多了，对人和气、热心肠，我觉得姓任的不配她。他们两口子这阵子关系不好，老吵架，有时还摔盘子摔碗……’这都是离题话了，你对李大妈的证词有什么感想？”

“她说的全是事实，但是事实也不能证明我不在家。事实是我黑着字，躺在床上，而且我家门是撞锁，从外面根本看不出屋内是否有人。她在院门口看见我正是我等丽珠等得心焦，放心不下，出去车站等她没等着回来，我当时没想到出门时也必须让拉稀的李大妈看到才稳妥。”

“你为什么要一个人黑着灯躺在床上？”曲强问，“六点，就是冬天也不是睡觉时间。”

“我累了，”任北海简慢地说，“干了一天‘四化’，累了。别说躺着，就是竖晴蜓谁管得着？我是自己家里。”

“这问题先问到这儿。”老单从容地说，“第二个问题：你和刘丽珠婚后感情到底如何？”

“一个字：好！就是吵架摔东西，也是透着好，透着恩爱，打是亲骂是爱。”

“我给念一下居住在豆芽胡同七号北屋的王春花大妈的证词：‘这小两口刚结婚的时候倒算和美，有几个刚结婚时不和美呢？新鲜劲儿嘛。打去年下半年起这小两口开始别扭了，

先是为鸡毛蒜皮的事拌嘴，接着越闹越欢，国庆也那会儿就大打出手，整宿整宿地吵闹混打。不是我溜人墙根儿，爱听人家夫妻吵架，是他那话往咱耳朵里送，这么个小院，也不隔音，谁一吵架不出屋也听得清楚。我听到他们吵的起因好象是丽珠说小任在外面找了个，用老话说，破鞋。我信！男人都是禽兽！噢，我倒不是说您二位公安同志，您们跟凡人不一样。实话说吧，小任找这破鞋我还真见过，来过这儿，常来生开始我没介意，后来我就琢磨开了：为啥这小娘儿们戌是趁丽珠不在家的时候来？为啥俩大活人一进屋就没了动静？可疑！丽珠这丫可怜呵，寻了这么个坏枣。别看那坏枣念过大学，可心术不正，他瞧不上我们这些百姓人家，跟我们住一起他嫌寒碜。有次我家来客，我揪了他窗台上两放大蒜，他就背后骂我老帮子，说跟我住街坊'算倒血霉了'。损不损？有本事住中南海去，那儿没人揪蒜。要说他把小刘宰了，我信，老话说：蔫狗咬人。"

老单念完王大妈的证词，抬头看任北海，任北海脸上红一块、白一块，半天，苦笑说：

"没想到大妈们早跟我这房前屋后张下天罗地网了。"

"王大妈所说是不是事实？"

"不是！纯粹是他妈的造谣诽谤，挟嫌报复。"

"小任同志"老单推心置腹地说，"我希望你冷静一些，先不要急于否认，分清主次，认清利害关系，不要因为某些小小不言的难堪，就置自己于更大的被动，你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澄清自己有无杀妻嫌疑，其余一切顾虑，难言之隐统统都需让路。我们对你的私生活不感兴趣，我们不是妇联下来的

偏执狂热的卫道士，你所说的一切将受到我们永久、万无一失的保密。平心而论，男人有时产生的见异思迁并不罕见，我就可以理解，并寄予最大限度的同情。我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不要认为上了年纪的人就一定保守、封建顽固。我年轻的时候也对自己的婚姻状况产生过不满，当然我没有你们现在某些年轻人的胆量，但也不是完全无懈可击的，这不妨碍我忠诚地为党工作。”

曲强忍俊不禁，任北海无动于衷，坚定地声称：

“第一，我在无罪现场，去年十一月二十日整个晚上在家，第二我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外遇，具备因奸杀人的动机。你是你，我是我。我没有杀刘丽珠，一指头没碰她！”

“收审算了，让丫姓任的牛逼。”从任家出来后，曲强气忿地说。

“这小伙子在给自己找麻烦。”老单没表态。“大概他受到某种近似海誓山盟的重大承诺的约束，顾脸不顾命。做为一个中国以我理解这种‘高贵’的情操；做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为毫不可取。”

“我现在才发觉您不是肉头。”小曲笑着说。

“我当然不是。”

“能不能给我讲讲你年轻时是怎么风流的？”

“不要胡猜，我刚才只不过是种策略，将心换心。不过，要是你请我喝顿酒，我可以向你披露一二。那是我当兵时驻地的一个渔家姑娘，民兵排长。”

老单陶醉地遐想，小曲吃吃笑着爬上警车。

“你开车慢点，坐你的车心脏病都得加重。”

警车载着小曲和老单，稳稳地行驶。

一个长发小伙子驾着摩托车从豆芽胡同出来，尾随而去。

“我叫大林，是来反映任北海的事。”长发小伙子正经八板地站在接待室，对老单说。

“坐吧，”老和气地说，“有话请说。”

“任大哥去年十一月二十日的确在家，没去杀嫂子，我可以作证。”

“你目睹了？”

“是的。”

“那请把详细情况讲一遍。”老单摊开讯间记录纸，准备记录。

大林却局促不安起来。

“我跟您说可以焦您别记下来，这事您知道就行了。”

“这不行。”老单说，“这都是有规定的，记完了你还要签，否则怎么能证明你确曾说过这些话？”

“我这算不算将功抵过？能不能对我免于追究？”

“你怎么啦？这里有什么事？”

“本来我不想管这事，一说出来非把自己抖落出来。可现在眼着，我要不说，就没以知道，任大哥就得让你们给冤枉了。我大林这人没别的，就是仗义，宁肯别人不仁、不能咱自己不义；宁肯自己倒霉，不能见死不救。”

“你有什么话就放心说吧，如果牵扯到你的什么不法行为，只要不是法无可绾……你盗窃的数额大吗？”

“不，我从不偷东西，咱这人虽说不怎么地吧，偷可不沾。

偷？不劳而获，那是人干的吗？咱大林这点原则性还是有的。我最恨小偷，每逢逮着就打个半死。”

“那你干了什么？”老单迷惑不解地问。

“我……”小伙子脸红了，羞羞答答的。“我有一个爱好，我自己也知道不太光彩，每回干了我都狠狠骂自个：真是畜类！可下回事到临头，又情不自禁，干就煎熬得受不了。您知道我没结婚，岁数也不小了，国家提倡晚婚，轻一说，咱年轻人身体发育可不按国家号召等到二十七、八才全乎，要说这也是逼的。我早想给中央写信了，不就头疼咱中国人口多嘛，节育呗，大大的避孕套发下去效果就有了，何必晚婚？瞎耽误兀夫，毁我青春，社会上强奸案也降不下来。”

“你强奸人了？”老单吓了一跳，声音颤抖地问。

“没有，我知道那是犯罪，犯罪的事咱不干，咱没那能耐，咱这是有声心无阻，光娄类就能吓出一身汗。”

老单明白了，厌恶地说：“别兜圈子了，有话直说吧。我给你打保票，你这事算了，人民内部矛盾，不予追究。”

大林又欣慰又难为情，酝酿半天，鼓起勇气说：“那天，十一月二十日，我天一黑就上屋顶窥探任大哥了。我一准知道他今晚有节目，我们住同院都摸着规律了，只要他晚上不开灯，那就是拔火罐呢。果然我扒着房檐借月光那么一娄，屋里两人正热火朝天干呢！任大哥劲大，足足两时辰。我在房上都快冻我脊棍了还不见完。我得坚持呵。”

“那女的是谁？”老单公事公办地问，“你能认出来吗？”

“黑着灯我也就看个大概，脸哪儿认得出来，都挡着。男的是任大哥没错，反正那女的不是丽珠嫂，他们俩我熟。”

“你以后规矩点。”大林把他的丑事陈述完毕，签字按过手印老单训诫他。“挺大的人啦，别老干这猪不吃狗不理的缺德事，找个媳妇，让家里人帮帮忙。老这对你自个身心健康也不好，丢人不说管什么用呵。”

“我是打算痛改前非。”大林认真地说：“您要不信您盯着我，再干把我剁下来。”

“剁也没必要，盯你我也没那么大闲工夫，但你这事下回让人抓住，我非送你三年劳教不可。”

任北海的嫌疑排除后，侦察范围非但没缩小，反而扩大了，光是搜检来的刘丽珠的电话号码本上就有上百个熟人电话，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党政工农兵学商无不囊括。单立人和曲强咒骂着逐调查排队，奔波取证，分析推断，将一般关系的和关系密切的区分开来，又从关系密切的里面甄别出一些在刘失踪与她频繁接触的三十个人，画掉其中十三个女的，将其余的十七个男人中有迹的九个作为重点审查对象。经过反复核查，证明这九个人十一月二十日都没有犯罪时间，五个在牢里；一个正在偷东西；一个正在酗酒吵架，一个正在向妻子忏悔；一个正在和哥儿们闲聊瞎砍。推而文之，剩下的八个“模范公民”经过调查也不具备犯罪时间：四个正在家里和妻儿父母呕气；两个正在和别人的老婆幽会；一个正在单位值班下去闲得发呆；一个正在足球场起哄。

“你还坚持认为不是流窜作案？”小曲问老单。

“是的，要是这样认为就意味着我们只得放弃侦查努力，等该犯因他案就擒后主动吐实，我认为我们漏掉一个人。”

“谁？”

“不知道。以我的经验，这时我们只要再坚持五分钟，再耐心等待五分钟，就会有新的线索出现。”

新的线索出现了。

一．川湘餐厅服务员反映，去年十一月初到案前，有一个文质彬彬、中等个头的年轻男人屡次来餐厅就餐，每次都坐在刘丽珠服务的八号桌上，与刘有说有笑，十分亲热，照例恬不耻地享受了一份钱吃双份菜的待遇。刘曾对同事讲，该男人为某电影厂导演，正在为其《男人中的女人》一片选演员。公安人员将刘丽珠“联络图”上全部五十七名年轻男人的照片一一摆在桌上靖女服务员们辩认，结果全部否定，一致认为：“没有一个象那个人人那么潇洒的。”

二、刘丽珠的电话号码本末页发现一个无名的电话号码。

“什么不的电话号码才会不注名呢？”老单问小曲。

“容易引起他人注目带来麻烦的；意味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极为熟悉、密切、刻骨铭心并达到高度默契的。一句话：一个关系特殊又特殊的朋友！

老单和小曲对电影厂的调查是令人看望的。电影厂保卫部门介绍说，该厂从未拍过什么《再人中的女人》；去年年底倒是有一部片子名叫《男人上面的女人》，并把该片导演组的全体成员；两个导演，一个副导演，一个助理导渔，两个场记统统找来请老单和小曲过目。导演们虽然都很年轻，也都

很潇洒、遗憾的是：全是女的。这点本来早该从片名就领悟到的。

那个无名电话号码通过电话局查到了，也是非常令人莫名其妙的，是一个清洁车辆厂的传达室的电话。这个清洁车辆成职工近千人，百分之八十是年轻男人。

“您总不见得想把这千把人再从头捋一遍？”去清洁车辆厂的路上，小曲怀侥幸心里问老单。

“不得已，只能如此。”老单冷冷地回答。

“老天，我怎么干上警察这一行？”小曲痛苦的呻吟，一打方向盘，车划了个大之字形，差点开上便道，路边的文通警扬手把他们拦下。

“我们是市局的，有任务。”小曲有气无力地向交通警解释。”

“甭跟我说这个，跟我说这个，听见没？”交通警一脸不屑，一边刷刷撕着收据，“就是局长他本人犯在我手里也得照章罚款。我不管你们有没有任务，全国人民都有任务。”

“这电话，是人就来打。”传达室的大爷说，“厂子里厂子外，我认都认不过来，都瞅着这儿不收费了，打起来那叫一个玩命，特别是那些小年轻，给对象打电话长聊，我是黑更半夜不得沉睡。什么话说？什么叫寒碜—— 不知道！电影电视里的爱情片酸吧？酸不过我这电话。这不，我京戏也不听相声也听不了，全改听电话了，倒是个乐子。”

那么有没有女的往里打电话？您一般给传吗？”小曲问。

“我传得过来吗？”老头说、“八百多个小伙子就得有八百

多个姑娘成天打这一个号码，还不算一个找俩的。除了领导、公事，别的不传，叫多好听也传大地有的姑娘嘴可甜了，我说："漫说叫大爷，叫亲爷爷我也不叫那套。你这是用着我了，用不着，迎头撞上我，你也把我当老帮脆还不正眼眨的。"

"那么说，往里打是打不进来的—— 私事。"

"没错。除了我们传达室这老哥儿几个，别人只能往外打。"

"您这传达室里的人里有没有年轻的？" 老单问。

"没有！"老头一梗脖子。"年轻的稀罕干这个？都开公司当经理去了。"

老单和小曲笑了，接着发起愁。

"不过，前一阵子我这儿倒来过一个小伤子。" 老头话又绕了回来，"年轻，没干几天就走了。"

小曲精神大振，连珠炮地问："去年什么时候？这小伙子长得什么样？叫什么？"

"去年下半年吧。"老头慢腾腾地说，"小伙子长得文质彬彬，中等个，叫李建平。"

李建平，绰号"大轴李"，三十二岁，未婚，居本市东城头发丝胡同六，一九七三年高中毕业于本市十四中，因逃避上山下乡被街道取消分配资格，一直无业夏天卖冰棍，冬天糖葫芦。自一九七七年起，到某文学出版社做临时当收发，一九七八年在某电影厂当夜间警卫；一九七九年到某美术出版社当管子工，一九八〇年到某音乐学院当木工。调查中发现，李建平利用上述文艺单位工作过熟悉情况的条件，常冒充文

艺界人士在马路上骗取女青年好感，有轻微违警记录。一九七七年他在某文学出版社当收发时，曾冒充该社编辑约见投稿女作者和上门组稿，引起极大混乱；一九七八年在某电影厂当夜间警卫时，冒充导演去各歌舞团挑选女演员；曾在某歌舞团被识破扣留，一九七九年在某美术出版社当管子工期间，曾满大街纠缠女青年，找模特儿，口称："你可在拒绝我，但不能拒绝艺术。"多次被群众扭送派出所。

经川湘服务员辨认李建平的照片，确认其为常为找刘丽珠的"导演"。

李建平父母已去世多年，有胞弟一人，二人合住头发丝胡同六号南屋两间。两年前两人因家庭锁事争吵，堵死间壁门。今年元旦期间，李建平一反常态，主动提出把自己住的较大的一间换给其结婚，并于当月调换就绪，其弟正彻底粉恻李建平原住房间。据当地派出所同志提供的情况表明，李建平之弟有聚通讯卫星抽头、开黑灯舞会等不法行为。

老单和小曲又专门去头发丝胡同踏勒了地形，发现头发丝胡同毗邻筒子河，周围林木繁茂，若趁天黑弄人，抛尸河内极为容易。六号院南屋为过去官宦人家所建，墙厚窗严，若在屋内杀人断头，邻居很难发现。

在局里召开的案情分析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李建平与刘丽珠有近期交往，被被害后又主动调换住房，假定李是杀人凶手，其原住房间很可能是杀人现场；现李弟正对房子彻底粉刷，现场很可能要遭到破坏，对头发丝胡同六号南屋必平面立即进行勘脸检查。

为不失时机又不致过早暴露侦察意图，经研究决定：抓

住李弟聚赌等不法行为，对其进行传唤，同时搜查其住宅。

单立人和曲强在派出所的配合下传唤了李弟，他供认了聚赌抽头、开黑灯舞会等违法行为，还交代了一些盗窃某单位电化教研室录相设备的犯罪事实。

刑事技术人员首先对李建平原住房间地面进行了血痕预试，发现阳性反应明显，但因粉刷房屋，洒满泥水粉浆，已失掉鉴定价值。此时，李建平的家具和其它物品已搬至其弟原住房间，其弟的家具物品及盗窃所得录相设备也因粉刷房屋存放李建平现住房间，因此，同时搜查了李建平现住房间，除起出赃物，在李建平的写字台、书柜等白胚家具上还发现可疑血痕多处，有鉴定价值。

李弟供称，录相设备在李建平房间是在其完全知悉内幕后明确首肯的。李建平还对搜查人员诡称录相设备是其个人所购，已构成窝赃罪。

局领导根据上述情况，同意进一步采取以下措施：一、立即将李氏兄弟收审直；二、认真检验李建平家具上的血痕；三、查封他们的住宅，并进行彻底搜查。

市局的法医组成了专门的血痕检验小组，对从李建平的家具上提取的血痕进行了检验，判明均系B型人血，同时查明死者刘丽珠是B型血，而李建平本人为O型血，然后又将上述取得的血痕送请公安部某研究所鉴定，进一步判明为女性B型人血。

单立人坐在办公室里一手按捏胖脸，一手翻拣着从李建平家搜出的记有川湘餐厅店堂电话号码的笔记本和一张去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载有刘丽珠失踪的寻人启事的报纸。

曲强推门进：“李建平已经押进看守所，什么时候提审？”

“今天夜里。”老单闷闷不乐地说，“不能让他准备充分。”

“你情绪不高？”

“心里没底呀。”老单承认。”如果真是他作的案，那他对证据销毁得相当彻底。我们了解得太少，我们手里这点东西除了证明他的确认识刘丽珠以外，别的什么也不能证明。他和刘丽珠怎么认识的？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刘丽珠因何致死？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只有揣测推断，一句话说虚，他就会坚不吐实，回旋余地大小。你去抓他，他有什么反应？”

“装傻，一副茫然的样子，很顺从。”

“我就怕这种外表温顺的人。”

夜里，衣饰仍然很整洁的李建平被看守带进灯光雪亮的讯问室。他注意到讯问台后面坐着的主审是个慈眉善目、好好先生模样的胖字，一旁记录的是到过他家的那个英气逼人的小伙子。

“坐吧。”单立人和气地说，指指台子放的一包烟。“要抽烟自便。”

“谢谢。”李建平坐下，态度冷漠地说：“我不会抽，从小没染上这个恶习。”

“知道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问完姓名职业，家庭情况后，老单把球踢向李建平。

“知道。”李建平也是一副坦荡的样子，“我被兄弟私情蒙住了眼睛，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

“我弟弟粉房屋期间,同意他把盗窃呆录相设备临时放在我的房间，客观上起了窝藏赃物、包庇坏人的作用。这都是由于我不懂法、不学法造成的后果，给我的教训是很沉痛的，我愿意接受政府的处分。”

“愿意吸取教训这种态度很好，要求得政府的宽大处理，就要彻底坦白交代，遮遮掩掩吞吞吐吐是没有用的。”

“我会合作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隐瞒，不妄言，请您问吧。”

“什么叫我问？既要争取个好的态度，你就主动说。”

“我弟弟他除了盗窃行为，还经常在家聚众赌博，甚至有时带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来家里举行舞会,夜里就都住在顶。为这事我说过要他注意影响，可他不听，我们还吵过一架。后来我见劝阻无效,就采取了消极的作法生把间壁门堵了起来，只是自己洁身自好，没有向派出所报告，客观上起了纵容他的作缝纫机。我当时的错误思想是：不管怎么说，弟弟总是弟弟，父母去世早，只有我们俩相们为命，能教育尽量教育，不能轻率走极端。”

“难兄难弟！”曲强冷笑一声。“你还挺有主见，干脆把我们公安局的牌子摘了挂你屋里吧。”

李建平低下头，半天没吭声，接着昂起头：“我希望主持讯问的同志不要用这些口气说话，你以为我听不出这是嘲讽吗？嘲讽人人都会，特别是处于您的地位。我是无了错误，这点我不否认，但我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的公民权还没被剥夺，我有权要别人对我尊重。你们代表政府，更应

该严肃认真，你们不能指望我听到拿我真重。你们不能指望我听到拿我真挚的亲情关系开玩笑的话无动于衷。”

“对不起，”老单说，“我向你道歉，并向你保证，我们的讯问将是严肃认真的。但要向你指出，你刚才的回答是避重就轻，不着边际的。你的错误并不是对你弟弟教育不周，我们叫你来也不是你弟弟牵连了你，你心里应该清楚楚你有什么问题。我们想听的是这个，你弟弟的问题他自己会交代的。”

“我没有什么问题，虽然我家境并不宽裕生生活也不顺心，但认为我是能在逆境中严格要求自己的。不义之财，分文不取；非份之念，从不萌生；虽无惊天地、泣鬼神、利国利民的大功德，也是乐天敬业，不越雷池一步。我的生：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胸怀坦白，问心无愧，夜道遇鬼胆气壮，半夜站门心不惊。”

“真是这么清白吗？”

“到阎王老子那里，三曹对案，也是这些话。”

“那么你最近又找什么女作者约稿了么？”

李建平的脸腾地红了。

“还是去哪儿挑女演员了？”

老单这句话一出口就有些后悔了，这句重要暗示的话与前句同样涉及隐情的话迭问，冲淡了如雷轰顶的效果，甚至会使李建平重新找到立足点，合二为一，打马虎眼，继续使汛问停留在琐碎，微不足道的一般问题上。

李建平果然很快镇定下来，道貌岸然地开了口：

我承认我年轻时候荒唐过，至今想起仍使我脸红，谁不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谁没有过充满浪漫相象的年龄？是呵，

那时我很幼稚，又很自傲，狂热地认为自己没有办不成的事，认为自己将来必有大成就，天生我才必有用！认定一切机会都在等着我去利用，可事实与我的理想差距是那样大。我聪明、好学、富有才智，但我生活在社会底层，一个可怜、卑游、仰人鼻息的临时收发员，那种辉煌，具有丰盛精神享受的生活纤毫毕见地展现在我眼前，伸手可触，却又那么高不可攀，无径可寻。我渴望与人交流，进行充满智慧、哲理、风趣，能使双方获益匪浅、怦然心动，豁然开朗的媾谈。我孤独，胸中壅塞如坫横长河，可没人会注意我，没人会关心一个衣衫破旧的收发是否盈盈欲滴。人们趋炎附势，直奔簇拥最亮、最夺目的星座，灿烂的星又是那么多，如银河下泻，哪有我插足、亮相的余地？我实在是大渺小了，只有粉墨登场，拉大旗做虎皮，出此下下策，炉存似火，聊胜于无。当然，随着开头的一帆风顺，势必走向出乖露丑、活现眼前，终被人所不齿。

李建平眼里闪动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是真诚的泪花，鼻腔堵住了。

老单蓦地发现自己开始同情他了，连忙克己，压下去这股油然而起、只会使自己理智受到干扰的感情潜流。

“社会的不公正，机会的不均等，命运的捉弄在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这并不能作为使卑鄙的行为变正当的理由，正加姚锦云十恶不赦的行为并未因其事出有因而受到法律和人们的宽恕一样。从这点上说，社会是无情的，它所制定的规范律条，所维系的秩序是铁一般不可动摇的。”

“我同意。”李建平说生“虽然我之所以摒弃那种生活，返

朴归真，从冒险家变成一个淡泊自持、清心寡欲的人并不是出于对触犯法律的恐惧，而仅仅是出于道德上的自省和良知和发现—— 我明崭法律许可的范围，从未使自己的行为超越一定限度，就是说若以犯罪与否论处，我是无懈可击的。”

“未必，”老单加重语气：“未必！首先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就是刑法所列罪行之一。刑法第一百六十六条并没以是否牟利或其它例如诱奸作为构成该罪的必须条件，仅拓摇撞骗行为本身一实施即可视为犯罪,所以你并不是完全的，况且你也不是象自己所说那样幡然醒悟、洗手不干的，我们有证据证明，就在最近，你还故技重施，冒充过你熟悉、但并无资格、从未干过、对年轻无知的女性有着莫大吸引力的某一种职业的人，从事该咱业的人毫无疑问应被视为国家公职人员。”

“你指什么？”

“你自己清楚。你并不是你大肆渲染、描绘、想强加给我们那种知书达报刊、有着高尚理想和追求，只是偶尔愤世嫉俗、行动出轨的下层小知识分子的形象！”

李建平此刻不再挑剔，反驳，只是正视老单和小曲，眉头微皱。

第二天,老单拿到李建平交上来的蒙骗过的女青年名单，发现上面没有刘丽珠，这正他对刘丽珠讳莫如深。他急急找到小曲，叫带些人，把名单上的张丽、李萍、赵红、白玲调查一遍，重点了解李建平和她们的关系，特别注意有无诱奸、强奸及惯用手叟等。他自己立即提审李建平之弟，从另分个

侧面了解李建平日常生活习性及不法行为。

李建平之弟供称；其兄平时深居简出，对个以物品管理极严，凡屉箱柜均上锁，也很少与其弟议论个以私事。二人合住期间未发现有留女人奸宿；分居后，二人来往更稀少，但有几次其弟早起，发现有女以自其兄屋内匆匆而出。对刘丽珠的照片感到陌生。间及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其兄的动向，李弟自称那几天在别人家通宵达旦赌博，不知其详。

曲强对女青年的调查也无甚收获，多数女青年说李是人个“神明幼”的人少数称已无印象，全体女青年均否认与李有肉关系。给女青年们排队时发现分个有趣现象：李在一九八〇年前结够女青年多为未婚年少者，而一九八〇年后结识的女青年全部是已婚少妇。

“你这几天考虑得怎么样了？”单立人和曲强再次提审李建平。

“我翻来覆去检讨了自己的一生，认为自己是滑白的，除了为虚度光阴、老大无成而嗟叹，并无心惊肉跳、大奸大恶之事。”

“这么说我们抓你是抓错了？”

“这么自己清楚，应该有正视错误，修正错误的勇气，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是不会计较的。”

老单和小曲都笑了，老单说：“你不觉得自己太天真，太笨拙了吗？这话应该我们对你说，当然，你的事不是什么错误了。早坦白早解脱，一意孤行，一条道走到黑，恐怕只能使自己抱撼终身。”

“你不要威胁我，我这人是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既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不要说大话，命如朝露，弃之亦不复来。这几天我们按你的交代做了些调查。”

“我相信您不是尸位素餐，占着茅坑不拉屎，终日只知吃干饭的人。”

“我们发觉你的态度不老实，交代的那些人都是不关痛痒。”

“这不正说明我清白无辜。我与那些女孩子的交往仅限于精神境界，难道还非要我杜撰出什么和我有不法关系的人吗？你们要是爱听，换个场合，譬如坐在酒馆里，你们付钱，我倒可以编编，现在我没心情。”

“你和那些女孩子一般都是什么地方交往？”

“她们的宿舍、公园、饭馆、当然都是高尚的场所。”

“带没带个别……情投意合的去过你家？”

“没有。我很在乎保持一己清静之地，不会让那些庸俗、势利的女人去玷污。实话说，向往艺术的女孩子没有月个不是低级浅薄、俗不可耐的。”

“你的意思是说，为带到你家里去的都是趣味高雅、才华过人的？”

“不，我的意思是我从未带人去过我家—— 女人。”

“那就不对了。”老单不满意地指出，“那些早上从你房里偷偷溜出去的有着长发和丰满身体的是何许人？嬉皮士？神仙？你的弟弟，与你一墙之隔、眼视１.５的亲弟弟白日军鬼了，还是你散谎？”

李建平紧闭嘴垂下头。

“你还否认你和某些女人不有法的奸宿关系吗？”

李建平神色黯然，半晌长：“众叛亲离，落井下石，自古亦然。不，我不否认，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

“是君子之过还是小人之罪，自有公论，现在你需要交代你和这些高雅的女的关系及她们的姓名。”

“决不！我有权保留自己私生活的秘密，我的爱情生活与对象神圣不可侵犯，决不会讲让你们当笑料。”

“你必须讲！请你注意，我们是代表公司法机关对你进行合法讯问；根据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你有义务如实供述涉及到你的一切。”

“正是根据该条款，我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

“不，我所问及的恰恰是本案的关键所在。”

李建平拒不问答。

“我在等你。”老单说，“你在浪费时间。”

李建平仍不回答。

“你的态度将被视为抗拒讯问记录在案。我提醒你，你的抗拒是无济于事的，在我们扣押的物品中有你的笔记本，通过它我们可以找到所会你关系暖昧的女人。”

“随你们调查好啦，她们若说是她们的责任，我不放弃自己的承诺。”

“你的缄默已作为抗拒讯问记录在案。下面我们问下一个问题，你是否认识刘丽珠？”

“刘丽珠？”李建平思想片刻，否认。“不，我不认识，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中叫这个名字。”

老单出示刘丽珠的照片，李建平趋前端详，接着退回原处；“不认识。”

“再好好看看。”

“不用看了，不认识。”

“我们有一百个人可以证明你认识她，而且你的笔记本里也有她的电话号码，你白吃了那么多次饭印度洋你不记得别人，别人可记得你。”

看到李建平不出声，老单又说：“怎么样，是你自己承认，还是我们请来证人迫你承认？我要是你，我就决不否认不可否认的事实。”

“我承认，我认识这个女人。”李建平说，接着反问：“认识她又怎么啦？她出了什么事？”

“你心虚了？怎么想到她会出事，出什么事？”

“我怎么知道？我才不心虚，只是你们苦苦逼我承认认识这个女人感到纳闷，我和她是一般认识。”

“怎么认识的？都有什么来往？”

“想不起来了，谁有工夫去想这些平凡庸碌、兴目旨是的女人。”

老单看看手表：“现在是半夜十二点，给你两小时，好好想想。”

“你们不能不让人睡觉。”李建平撺儿了。“还讲不讲人道主义？”

“怎么不讲？”老单慢条斯理地说，“我们讲的是革命的人道主义，没打你骂你，给你饭吃，虽说睡得晚点，可我们两个人不都在陪着你。你要想早点回去睡觉，那就痛快讲嘛，主

动权全在你手里。”

老单给自己和小曲各沏了杯酽茶，抽着烟，悠闲地低声议论起局里最近事变动。4“我实在记不清了，”李建平愁眉苦脸地说，“好象就是吃饭认识的，淆什么其他接触，这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真的，我要记得我就说了。我有什么好瞒的？那么多人都告诉了你们，何苦这个不说，我跟她又没什么事。”

“我认为你恰恰这个不愿意说，这也正好证明了你跟她并不是‘没什么事’。这时间过的并不久生就在去年年底，你不是还经常去找她？”

“我哪是去找她，我是去吃饭，那个餐厅的服务员我认识多了，差不多一半，要是其中哪个出了点事都找我，我顾得过来吗？”

“不是出了点事，而是出大事了。”老单开宗明义，亮出底牌：“刘丽珠死了！”

令人意外的是，李建平竟没露出任何失态：“她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就因为认识她？难道她只认识我一个人？”

“这事巧了，你认识的一人死了被以谋杀了，还偏偏在你家发现了和死者血型相同的血痕？”

“胡扯，妄断！纯粹是天方夜潭。”李建平神经质地笑起来。“我会杀人？一个老头胆小、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会去杀另一个跟我毫无利害关系的人？这简直是笑话、丑闻，是你们这些迫害狂的异想大开。我为什么要杀她葬送自己？这事说给谁谁也不信，这不符合我的性格，我的审美，我的价值观。我不是铤而走险的人事实上我也不缺女人，尽管有些女人对

我不公正，我也从不忌恨，更不会想到会去毁灭一个美丽的女性，毁灭美？那是天大的罪孽，我爱自己胜过一切，没有任人的生命抵得上、值得我为之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你好好看看我，别带成见，平心静心地看看我，我象杀人犯么？”

“没什么不象的。”老单冷漠地说，“杀人犯又不象白痴有特殊的、典型的外颅特征。”

“你是一个多么冷酷的人呀，没有任河感情。”李建平面露痛楚地说，“我为我的命运掌握在你这样的人手里不寒而栗。”

“关于我的为人，可以留待以后专题讨论，现在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搞清你的为人吧。去年十一月二十日你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

“记不得了。”李建平喃喃说，“我现在脑子很乱，不能想事。”

“你静下来好好想想你那天都干了些什么，有何人可以作证，这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 4 “如果我回忆不起，又无人可是作证，那又怎么样？”

“怎么也不怎么，那就意味着假如你是凶手，你就有作案时间。”

“这么说刘丽珠是那开被杀了，太可怕了，一个人如果说不清他过去岁月中某一天的去向，就要被定为杀人出口手，这是什么逻辑？又是什么法则？公民的幸福保障安在？一个孤独、没有朋友、单身居住的人岂不是每时每刻都要沾一桩莫名其妙杀人案的嫌疑？这么说，只有每天从早到晚恃在熟人中间，不停地说话，连上厕所也要拉上个伴才是安全的啦？”

“你这种担忧大可不必，构成杀人嫌疑的因素不是单一的，司法机关也不会单凭一件孤立的证据给人定罪。你还是把关注的重点落回到自己身上吧。”

“我有个请求！”李建平，“鉴于这件事的认定是如此事关重大，而我自己现在的精神状态又极为糟糕，恍惚紊乱，不能自主，我请求让我回牢房去写面不是现在就说，这同样是为了证据的准确有效，排除无辜，缉拿真凶。”

“可以，老单同意。”你要实话实说，不要耍滑头，那样对你不利。”

“这是不言而喻的。”李建平说，我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整个十一月的活动都要写，按日期列好。”

李建平被下去后，老单和小曲立刻同时显出疲惫不堪的样子。

小曲说：“他不会实事求是，痛痛快快交代的。”

“当然，我对此根本不寄希望，这不是个省油的灯，也许我不该过早提到刘丽珠之死。”

“我看出来了，无所谓。如果我们不主动提到，这家伙会永远跟我们在枝节上兜来兜去。你真有涵养，能忍得住那家伙的胡说八道。瞧他那副故作正经、大发议论的样子，我真想四马攒蹄给他吊到房梁上，杀了人还跟咱们谈人道主义！”

“抓紧时间睡会儿吧。”老单闭着眼睛说，“我累坏了，烟抽得大多。”说着他咳嗽起来。

李建平交上第一份煞费苦心，工工整整、充满自我标榜

的日程表。

“十一月一日，全天在清洁车辆厂值班，晚上回家，独自一人看斯大林著《画主义问题》至凌晨就寝。

十一月二日，全天在清洁车辆厂值班，晚上回家，独自一个看黑格尔著《哲学史演讲录》至凌晨就寝。

十一月三日，全天在清洁车辆厂值班，晚上回家，独自一个看毛泽东同志著作《论持外战》《教促杜聿明投降书》至十时就寝。

十一月四日，休息，全天在爱看书，坟有《资治通鉴》第九卷；《实用心脏病学》；《中国古代兵法选》；《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了解你的基因》；《食在广州》；《全国铁路列车时刻表》晚上去‘群众影院’看电影《主犯就在你身边》。”

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在清洁车辆厂上班，下午请假去‘美琪’浴池修服，晚上去二百五十中学听吉它速成课，夜九时归家途中遇一迷路老人，状极可怜，生恻隐之心，主动护送其回善良路412呈老人家，谢绝老人家挽留，愉快步行回家，到家12时半，上床安然入睡。”

经查，十一月二十日晚，在二百五十中学生吉它速成课的三十七人，有四人是清洁车辆厂工人，与李认识，四人均表示那日上课没见到李。

善良路住户门牌到四百一十一呈即截止，再过去只有一公共厕所。

李建平旋又提供第二份日程表，称自己十一月二十日晚在“光明电影院”看夜场电影《马可·波罗》至清晨。

经查："光明电影院"放映《马可·波罗》为十一月十九日星期六里，二十日放映的是旧片《欢天喜地对亲家》没有夜场。

在依据笔记本提供的线索核查李建平姘妇方面也取得一些进展，其查明李建平曾与四名有夫这妇有奸宿关系。四名妇女在要求保密的前提下，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陈述，使办案人员对李行为个性、惯用手段、心理状态都有了更加全面了解。

女甲："我是被骗的，我与李是在前年夏天买啤酒加塞儿中认识的。李经常自我吹嘘他出身名门，家里有的是钱，就没处花，说要送我串珍珠项链，说我的脖子、胸脯长得是那么科学，症状中不足的就是略显光秃、呆板、"要是配上串珍珠项链就旖旎了"，这是他原话。也怪我理论水平低，没有辨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就信了他的，跟他到他家去取项链，结果遭了他的手，更可气的是那串项链，我戴回去给别人看，别人说是假的，是化学的。我恨死李建平这个言行不一的骗子了。我平生最恨的就是欺骗，我认为骗是最大的恶行。党中央不也号召我们实事求是么？我们中国的事情搞不好不就是因为很多人讲话不讲实话，有李建干这样的人存在。我对李建平受到应得的惩罚拍手称快，人民政府又为人民做了件好事。你们辛苦了，同志。

女乙："我和李建平的爱情完全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这完全是我口两个人的事，跟别人，即使是公安局的，也毫无关系。我们从前就认识，当然我完全想不起来，是他有一天在马路上大方地提醒了我。今天我也不后悔我和他有过

的那段关系，即使人道我他不是导演，是清洁车辆厂的临时工，也不能动摇我的感情，也丝毫无损于他留给我的不可磨来的印象。我认为你们怀疑他是流氓成性的杀人犯，纯属诬陷，是一起亲的冤案。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华横溢，气度非凡，就是今天我也认定他将有朋出息，是我们国家百年不遇的天才人物，是我们‘四化’建设中急需的那种人才，他将来要当了政府总理，我一点不会吃惊。你们应当爱惜他，保护他，可你们干了些什么？你们是在蓄意毁掉他的前程，我对你们的无耻行径感到气愤，你们休想从我这儿得到一点不利于他的证据。我决不能同意你们把我和他之间发生的高尚、纯洁的情感和友谊说成流氓鬼混，就是对我丈夫我也敢这样说。你们别再费劲了，应当立即、毫无保留地释放他，并为他忧复名誉，否则我要到上级纪检部门控告你们徇私枉法滥害无辜。”

女丙：“我和他的关系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一般互相满足纯生理需要的关系。不用你们告诉我，我也知道他跟我说地的话没一句是真的，我姑妄信，假装信，反正我又不想从他那儿得到什么，而身体是不会欺骗人的。我丈夫是个无能之辈，但我爱他，和他离婚我也未必能找到一个比他更强，更完善的人。哪有十全十美的人？一个人有一样擅长、具备特色就要以了，完美的感觉来自综合，应该善于调剂，取长补短。对李建平来说，与其说他迷惑了我，不如说我主动俯就他，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他没有也不应该负有罪责。对于他目前的处境我很同情，希望你们不要过分难为他，起码不要因我的缘故加重对他的处罚。”

女丁:“我觉得我应该算作被他强奸的。我是在舞会上和他认识的，那天他穿的象正人君子，人也很风趣，很会恭维人，我明白他有点言过其这产，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充其量也就有一、二分姿色，可谁不爱听点好话呢？人非圣贤，决孰能无过？我也不例外。但我发誓，那天我去他家完全是光明正大的串门，我根本没把他当一个男人，一个危险、欲火中烧的男人。我有个习惯，总是把孰的男人当成中性，同事、领导、朋友都一样，因而和他们都是无拘无束，没遮没拦的。这不能说我轻浮，只能说我对人一片诚心，心眼实在。我们社会不就需要这种淳扑、人与人之间开诚相见的气氛吗？当他开始说疯话，动手动脚时，我吓了一跳，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我反抗了，真的反抗了，我推他的肩膀，跟他说我不愿意，这样不好，这样会把我们的关系庸俗化。可他不听，让我‘少来这套’。我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象泼妇那样大吵大嚷，撕又咬，闹得沸反盈天，我做不出来，他倒做得出来。后来我哭了，骂他坏，说我永远不想再见他了。他满在乎，嘻嘻笑，一副厚颜无耻的嘴脸，过后又老给我打电话叫我去。我每次去都想这次一定要跟他好好谈谈，让他改邪归正，既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光彩的事，何必去做中尼？可我说不过他，每次倒让他说得我哑口无言。我很苦恼，想到了死，又一想为这事死岂不是轻于鸿手？后来我们不再见面了，可能他觉得惭愧了，觉得对不起我，不好意思给我打电话了，我给他打电话他也没脸来接，就这么断了。我始终觉得当初要是我再坚决、顽强点就好了，他也就不至于犯错误，越滑越赵远，终于到了站在人民审判台前的这一天。”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多少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蠢女人。”老单看完四个少妇的陈述对小曲发表自己的感慨。

“对这些傻娘儿们的鬼话、废话我一句也不想多听，只能让我恶心。”小曲说，“但至少一个人讲的情况我们可在利用，那就是我们这位风流倜傥、潇洒俊逸的李建平在女人不肯乖乖就范时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强制手段，他的性格中有暴烈、冲动、不计后果的一面。”

“是的，象他那样屡受挫折，到处遭受白眼，在大多数场合改怒不改言，弦已经级得太紧的人会聚因一点小小的不如意大发作的。”

单立人再度提审李建平时，用铁一般的事实迫使他承认了解曾“纳人之妻，但没能使他承认这是一利犯罪。他说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发生婚外性关系的双方或一方有配偶并具有感情色彩”这一“通奸”定义，而通奸我国弄法并未视为犯罪，仅是一种不道德行为，只应受到行政或纪律处分。这个能言替辩、巧舌如簧的家伙，矢口否认了自己会“害人之妻”。他说老单的推断是缺乏逻辑，一厢情愿和站不住脚的；在对甲的强奸行为（且不论这种一面之词是否属实）和乙的被杀之没有必然、因果的联系。

推理和想象名能存在于文学，不能移植于司法实践，“不管哪个多么偏袒的法庭也不也接受推理结果为定罪证据的。”

事后小曲责怪老单没有使用最有力、最致使、最难以申辩的证据：出现在李家的B型女人血的事实，穷究其竟。

老单回答：“对这样一个狡猾、顽固的对手，我不得不谨慎，不能把所有牌同时打出，我要保留最后一招杀手锏。况

且仅仅孤立地发现 B 型女人血，并不能就此断这一这血就是刘丽珠的，主不是致她命的，要和其它证据结合起来看才有效力。我在等其它证据，我不信我们搞不到其它证据了。让李建平先得意去吧，一旦证据充足，我就要在他头上投下一颗重磅炸弹，一颗无法回避，威力无比的炸弹。我要把网编得结实一些，密一些。

春天到了冰消雪解，大不上湖泊无不柳浪翻飞，碧波粼粼，油漆一新的游般也都下了水，四处徜徉。

一个夜晚去筒子河偷捕鲁的人一网下去，捞上来两尾大草鱼和一个帆布书包。书包鼓鼓囊囊，打钱人解开书包扣，倒出包内物品，从一个张口的塑料袋里骨碌碌滚出一个烂得发臭的离体人头，停在草地上，在朦胧的月光下狰狞地望着打鱼人。那天晚上，筒子河周围的住户都听到了一声惨绝人寰的悸叫。

市局刑侦处接到报告赶到现场，勘验检查发现：一、装人头的书包为本市帆布制品厂生产的大号帆布书包，塑料袋为“表松”时装店制作出售的“青松”牌法兰绒西装上衣的包装袋；二、离体人头有烫，发长十五公分，一触即脱落，脸面表皮全部剥落，五官塌陷变形，断面有皂化现象，颈部自第六颈椎处断离，有锯齿状切痕。牙齿二十八枚，齿缝较宽，凳病门牙内倾，头颅的前额正中、顶后正中，左右项部有多处钝性创口，两侧颞肌有出血现象，左凳项骨有粉碎性骨折；三、口腔内塞有军用袜子一双，四、包内有白薯六个及普通

红砖半截的和若干碎石子。

法医勘验检查：综观头颅主要特征：性别、年龄、发型、脸型、牙齿、血型等，均与刘丽珠相似或一致；头颅颈部左侧断离边缘的锯齿状切痕，与刘丽珠尸体躯干上相应部位的切痕吻合，由此认定，离体头颅是刘丽珠的。头颅上多处钝性伤口，显然是致使伤。

除对离体人头进行勘验外，同时对所有有关物品进行了检验，其中较有价值的的是白薯、袜子和“肯松”牌西装包装袋。

白薯经专业人员鉴别，认定是“胜利八号”品种。查证发现李建平家一月上旬从农贸市场购买的“胜利八号”白薯一袋。

袜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制式装备。经讯问李建平之弟得知，他一九八〇年从部队复员时带回大量该式袜子，并赠送其兄数双。因该式尼龙加袜子厚重保暖，李建平数年来冬天一贯穿着此袜。

“青松”牌法兰绒西装此刻就穿在李建平身上。

由于天热，李建平头发全被剃去，秃头秃脑，已不复见当实那副温文尔雅、有板有限的矜持，白里透黄的脸上透着萎靡与悲哀，眼神沉深滞重，一见到依旧精神很好的单立人，不免抱怨起来。

“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在侦察中羁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两个月，我已经被关了两个多月，你们既不放又不移交检察院，难道执法机关可以这样践踏法律吗？”

“这点你挑不出我们的刺儿，你的案子属于案情复杂、期限界满不能终结的一类，我门已经上报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了你的羁押期一月、如果这个月内仍不能终结，那我们还要依法延期。你要想和想早点结束就要和我们合作。”

“我在年垸所里受到了虐待，每天都是窝头，什么菜便宜吃什么菜，我已经营养不良了。我要求起码和‘四人帮’吃一样的伙食，另外我还要求能看到每天的《人民日报》。”

“关于你这一级人犯的囚粮标准，国家有统一规定，我们公安机关并未克扣补助到自己的干部食堂里，当然是不会如川湘餐厅的菜那么好吃，富于营养，但保证你的健康还是足够的《人民日报》暂时不要看了，关心国家大事每天晚上八点听‘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也就够了，我和你保证《人民日报》也没有更多的消息。”

老单点起烟，舒舒服服地坐好。这段时间他已染上了烟瘾，不抽就六神无主，这给他带来了额外的士支和对呼吸系统的损害。

“怎么样？这段时间考虑的怎么样？还坚持自己是无辜的吗？”

“坚持，到死也坚持，就是我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也不能不珍惜公安机关的信誉。你心里也明白我是无辜的干嘛不敢把我放了吧，早放早主动，不但损害了反而能提高公安机关的威望，何一非在明知错了的事情上坚持到底呢？”

“你认定是我错了，应该立即将你释放？”

“是的。”

“好吧，我把继续羁押你的依据摆出来，你来替分析一下，

是把你无罪释放名正言顺呢，还是指空你了故杀人罪更有道理？你认识刘丽珠？”

“认识。”

“去年十一期间你们还有过接触？”

“可以这么说。”

“好在十一月二十日失踪了，被人谋杀了，而你不能证明十一日二十日那天你时间去杀害她，那天晚上你去向不明。”

“我承认。但单凭这一点什么也不能说明，我完全可以说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街上逛了一论诈，一个熟人也没遇到。”

“可她偏偏在那天晚上出现你家，在那里被人把头砍了下来，血喷在你的家具上。”

“你什么根据说她是在我家被人把头砍下来的？”李建平大声叫起来。“就凭那些血主迷？同一血型的人成千上万，割破指手也会流血。”

“当然不是光凭地些血迹，尽管那些血迹就足够令人怀疑的，那么多血，就是一头牛也不能安然无恙地流那么血。她的尸体被扔在你家附近的河里，她的头被装在曾经装过你身上这件西装的塑料袋里，嘴里塞着你穿过挥用袜子，看杂在你十分爱吃的‘胜利八号’白薯之间扔进了同一条河。这么多偶然，看上去平常却都和你有着直接关系的现象如此一致、集中地出现，你还能让它是偶然的吗？你还能否认这事与你无关吗？”

“从现象上看，我似乎是凶手。”

“不是似乎，而是只能。你认识被害人，有作案时间，有

作案动机—— 从你那些姘妇的供述中可以看出，你为了满足你的兽欲，是多么不择手段。更重要的是你家是杀人现场，被害人的血流在你，包裹被害人头颅的一切感动品取自你家，而你家只有你一个居住，只能你是凶手。”

李建平笑了，是的，他笑了。

“你笑什么？”单立人对李建平的玩世不恭又恼火困惑。

“好笑。”李建平傲慢地说，“我觉得你执拗、形而上学的态度好笑。你的推论无疑很严谨，很有说服力，一环扣一环，但它是建立有一个牢靠、虚假的前提的，因而再严谨也不免误入歧途，得出错误的结论。

“我的推论是有充分证据的。”

“好吧。”李建平很快地说，显得很活跃。“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证据，血这么也好，塑料袋、袜子、‘胜利八号’白薯也好，都证明了我家是杀人现场，也只证明了杀人是在我家进行的！除了作案时间、作案动机、认识被害人这些共性条件，我之所以只能是人凶手的独特条件是‘我家只有我一个居住’，而杀人必须是住在我家的人干的，如果我家居住的仅仅是我一个人呢？”

“什么？”单立人和担任记录的曲强都大吃一惊。“你不要嫁祸作弟弟，他进不了你的房间，而且他不具备作案时间。”

“我并不是指我弟弟。”李建平狡黠地微笑。“要是的确有那么个人住在我家里，又具备作案时间，你还认为只能我是凶手吗？”

“你说话必须有事实做根据。”单立人不安地说。

“我当然有事实。”李建平说，“事头上你们忽略了一个人，

那段时间，去年十一月我是和一个人同住的。”

“谁？”

“张大雷”。

“他是谁？”单立人强压怒火。“为什么从没听你说过？”

“他是我的朋友，河北保定人，每次来都住在我家，我给过他我家的角匙。去年十一月他一直住在我家，后来就走了，没再来，不知去哪啦。”李建平洋洋得意地说，“瞧，现在有三种可能了，一、我杀的人；二、张大雷杀的人；二、我们共同杀的人。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错综复杂、变化万千，看似绝对的事，实际上不那么绝对。”

单立人终于按捺不住了，他懊丧、痛悔自己没能更周到更细致更多一千信地耐心做调查工作，以致精心准备，满以为不可动摇的论点被对方不费吹灰力，一下子推翻了，前功尽弃。

他阴沉着脸对李建平说：“我送你副对联：巧舌如簧亦枉然，水落石出终有，横批：及早回头。”

李建平说：“我也送您副对联：办案不象炖豆腐，看事须长三只限，横批：还再练。”

“混蛋！老单一拍桌子。

经过对李建平之弟的讯问，证实了张大雷其人的存在。因其一贯行动诡秘，早出晚归，所以以往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提供的情况都漏掉了他。据李建平之弟供述，该张大雷系靠卖尼龙服装、假首饰、瓷盆瓦罐为生，每年都要来本市数次，因李建平爱买些前朝的饭碗、掸子瓶以充风雅与其结识，每

次张来便接引至家，提供膳宿，好在张大雷屯在交易中让李建平些微小利。张大雷特征明显，身高一米九，糙黑如陶器。市局立刻向各车站深出所发出通报，并派员至各自由市场、摊贩聚集处查询，同时在头发丝胡同六号设点蹲坑，布置了周密揸找措旋。

二十余日内，共扣留身闹黧黑者四十余人，终将张大雷查获。

张大雷是个极不易对付的家伙，先冒名李建宁，反又改说叫张云，自称是国家安全部的特工人贝；在受审时态度蛮横，指责公安关妨碍了他执行任务”，打让公安机关“吃不了，兜着走”；并装腔作势要给自己的上级打电话，得到公安人员允许后，他把电话打到火葬场，说了一大通莫名其妙的话，被公安人员揭穿后，方才罢休。但仍公然挑衅说：“我的名字都是假的，你们公安局有本事去调查好了。”曲强在保定市公安局的协助，跑遍了保定周围所有县区，发现高阳县五柳乡六指大队常年外流的张大雷，情形酷似该张大雷。曲强及侦破组其他同志又迅即查对了晋冀鲁豫四省的十指指纹档案，在山西省公安厅刑侦处技术科查到张大雷的十指指纹，经过对认定同一。由此查明：张大雷，男，四十五岁，原籍河北高阳，后迁居山西榆次。早有一九六三年，因窃罪被判刑五年，服刑间脱逃，直至一九六四年七月，被山西省公安厅二次查获，一九六五年被榆次嘴人民法院判型十三年，投入青海省都兰县香日德农场一大队二中队劳改，至一九七八年刑满留场就业，同年请假回榆次探亲，后一直不回农场。一九七九冒充北京市政二公司十八级科长行骗及奸污妇女，被北京市

公安局收容审查，释放后又于一九八〇年七月一日上午偷开北京起重机械厂大型货车肇事，致死一人，重伤致残一人，伤三人，从此畏罪潜逃北京市公安局已通缉在案。

为了统一本案的认识，市公、检、法三长召集了三家佃案经验比较丰富的若干同志举行联席会谈。大家听了介绍，看了材料，看了现场，然后进行了讨论。与会同志一致充分肯定了本案的专案侦查工作，同时认为，认定李迎平是杀害刘丽珠的凶手是有根据的，但是，张大雷是否本案同伙，尚无有力证据可资查证。要定这个案子，必须查明张大雷与本案是否有关。据此，会议决定，由市公安局刑侦处、预审处抽调力量，市法院和检察院派人参加，春同组成联合办案组，负责查明这个问题。联合办案组经过研究，认为关键是要查暖年十一月二十日晚上张大雷是否在李建平家。对此，李建平供称：张大雷在他家住至十一三十日才离去。张大雷辩解说：去年小雪前三、四天，他同一有湖州人从本市乘飞机抵杭州，同日从杭州出发经宇波去温州，头一天在宁波灵桥附近一家浴室投宿，住宿证明是李建平给的一张四川华能公司的介绍信。第二上午，他同那个湖州人在宁波预购了去温州的轮船。这天傍晚，他同那个湖州人在宁波新订桥自由市场，向一对好象是夫妻的男女买了一批线裤，并向男的索讨了一张填有两个名字的慈溪县白河公社的介绍信，晚上，他同那个湖州人是在宁波轮船码头门前的过道里过的夜。第三天下午二时，乘上去温州的轮船，第四天下午抵在混州，并用慈溪县白河公社的介绍信作证明，在温州市解放北路山脚下一个坑道招

待所住下，十一月三十五日才又返回本市李建平家，五天后离去。针对张大雷的辩解，联合办案组兵分两路，分头前往宁波和温州调查。经过一个多月艰难曲折，反复细致的工作，查明以下事实：⑴ 去年小雪是十一月二十二日；⑵ 小五雪前的三天即去年十一月十九日晚上，张大雷等曾在宁波市延安路立新浴室投宿，次日即二十日下午三时四十分以后，张大雷等在宁波市新江桥自由市场套购绒裤一百多条。卖线裤的是慈溪县白河公社跞东大队回纺塑料制口广供销旨李阿根和其妻蒋花妹。买卖线裤成交后，张向李讨得介绍信一张，填有王志成、刘敏二人名字；⑶ 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张大雷等冒名王志成，刘敏住进温住市坑道招待所。

上述事实证明，张大雷在去年十一月二十日不可能到李建平家参与杀害刘丽珠。据此，本案对张大雷的嫌疑被正式否定了。张大雷遂被押送北京市公安局另案处理

张大雷的嫌疑被否定后联合办案组专门讨论了预审计划、大家对李建平的态度做了如下估计：1. 不大可能轻易缴械；2. 很有可能继续把赌注下在"公安机关拿不到否定张大雷的有力证据"这点旦，固家闪囵我即他"这道防线。据此，研究确定了如下对策：不急于使用否定张大雷的证据，促其明确重申"对我即！"之说，然后使用证据断然否定张大雷、迫使其无路可退，磐突破口供。对李建平的审讯仍由单立人主持。

"调查得怎么样了？"李建平一见单立人就高声问，"又是这么长时间没觑，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忆得够呛吧？注意点身休，您这么大岁数了，天又热，慢慢来，我不着急。"

“难为你还挺关心我。”老单笑着说，“谢谢”我身体很好。”

“给支烟抽。”李建平走进前来从老单的烟盒里拿出支烟，划火点上。

“你不是不抽？”

“闲得没事，在牢里深地的。”李建平吐出烟圈，颇为老练。

“看守所里有烟？”老单难以置信地问，“狱规不是禁止的吗？”

“咳。”李建平轻描淡写地说，“他禁他的，底下还不是照抽，办法办法有的是，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张大雷找到了吗？他住没信过我家调查清楚了吗？”

“查清了，他去年十一月前后的确在你家住过。”

“好啦，我的嫌疑洗去一半了。”

“且慢吧，人死以你家仍是确凿无疑的。”

“这点我不想否认，谁叫我引狼入室的呢，教训呐。实话说我对以后出动怎么生活感到茫然：一人独居、招至嫌疑；与人共居，亦受牵连。我自认是个有些眼力、洞悉力、对人事沧桑有些心得的人，交友也很谨慎，明哲保身，但仍无法彻底了解了一个人的优劣良莠，上了张大雷的当，没看出他这个披着兽皮的大尾狼，吃了亏。这次进来对我的自信心是个打击，我再也不敢相信人了。您说，为什么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样难？为什么大家都戴着面鬘生活？真正令人感情万千。”

“恐怕是各有各的鬼，欲盖弥彰。”

“您看没看出我这人其实是个很坦白、很诚实的人？”

“但愿你是。”

“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是多么根深蒂固。”

“咱们还是回到本题上来吧。”老单留神不让李建平胡扯开来。“你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下张大雷的为人，是否具学杀人的可能？”

“张大雷的为人自然是有很多欠缺灾处，但我不能就因此说他是个天生的杀人坏子。你的问话有毛病，是否具有杀人的可能非他的为人没有关系，好好生一时性起也有可能涂炭生灵，兔子急了也咬人，全看斯时斯地光景，特殊情况按常规是导不出合理解释的；人的行为怕是最无逻辑可寻，从这点上说，不是瘐性末泯的。张大雷之所以被我们怀疑杀人完全是因为他当时在我家，有作案时间，并非因为他是个社会渣滓，品行恶劣。要是当时你，声讯官大人在我家，也难干系，我这么说是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呀？”

李建平面露得意之色，单立人也不禁再次微笑起来：

“我该承认你看高峰很准确，态度是公正无私的。我同意你的观点。虽然你俩‘我们’属于用词不当，相反，如果你和张大雷合称‘我们’倒是再恰当也没有，因为当时确是‘你们’在一起，而我却有幸不在场。”

“咱们不是在共同分析张大雷其人吗？”李建平不满地说，“不是你这样请求我的吗？尽管我们现在位置悬殊，一个在堂上，一个在阶下，但我觉得就是称一下‘我们’也并没玷辱你的祖宗八代。我对你，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公安人员头脑里居然有这种封建的等级思想感到痛心。”

“我只不过是提醒你别把自己置身事外，你大可不必耿耿

于怀，唠唠叨叨，我本来认为你是个坦荡君子，不念一言之恶。”

“我当然是。我并没往心里去，我不会往心里去的，你不必改变我的本来看法。”

“我喜你这种爽快作风，让我们推心置胜利谈谈吧。你似乎也同意，确定谁是本案凶手，必须以去年十一月二十日晚上谁在你家为依据，其它尽可略去；换句话说，凶手只能在当时在你家的人中去找。”

“可以这么说，”李建平警觉起来，又实在无法不承认这样他首肯，论证过的钢铁逻辑，犹犹豫豫地说，“看来只能是这样。”

“那天在你家的只有你和张大雷，并无他人了吧？”

“是的。”

“也就是说杀人凶手只能是你或他，二者必居其一。”

“是的。”李建平无可奈何地说，“二者必居其一。”

“如果你有确凿证据证明那天你没作案时间，那张大雷就是杀人凶手无疑了？”

“是的。”李建平大为兴奋。”我想我应该找得出确凿证据证明我不在现场。”

“反之，如果张大雷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不在现场，那你……”

“那我就是杀人凶手，那我就承认我是凶手，当然这只能是他真有无可辩驳的证据。他有呈？”

“非常遗憾，他有。”老单平静刻板地说，“经过我们缜密无误的调查，他在去年十一月十九日已离开你家，二十日那

天还在宁波，不可能返对回北京作案。”单立人脸色一变，严厉肃威地说：“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李建平的脸由红变黄、变白，他强作镇静，双手扔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看来我中了你的圈套，只好自食其言了。”

“你狮毫不隐瞒的交代你杀害刘丽珠的罪行，以求一线生机。”

“不！李建平眼里涌出泪水。”我没有干过那样的事，诌也诌不出来，我真的没干过！”他喊：“这里一定出了什么差错，一定有个什么重要事实你们遗漏了，否则就出了鬼。我没有杀人，我发誓没有杀人！”

“你杀了人，所有事实都指向你，证明你杀了人不要不正视现实了！”老单铿锵无情我话李建平所有幻想都破灭了。“你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了，不要劳稻草了，谁也救不了你，你只有走彻底坦白这一条路！”

“我多么希望这是一场噩梦呀。”李建平脸色犹如死人—样灰白。”我说不清楚了，算的抗拒吧，随政府处理，我只有听天由命了。”

“你不要以为你不承认就能抹煞事实，逃避惩罚：你也清楚，如此充分的证据，没有你的口供，法庭也能定你的罪。”

“你们凭什么认定刘丽珠失踪之日就是被害之时？建平绝望地挣扎，以期再找到一个、哪怕十分狭小的立足点。

单立人的回答是简洁有力的：“尸是在冰层下发现的，双去年的封冻日正是十一月二十一日。”

李建平不再争辩了，颤掸由双手漫延到全身。他最后提

出两个问题：一要求查一下去年十一月二十日他是否在朋友王宇家喝喜酒；二是要求查一下“百花饭庄”组织职工去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的日期是不是和月十十一日？如果是这个日期，那他十一月二十日晚上就是在该饭庄聊了一夜的天，有该饭店经理刘刚智，助理经理乐方、王丽玲可以证明。

对如果查明同你所讲的一样，说明什么？”单立人问。

“那说明二十日晚上杀人不是我干的。”

“如果调直证明你讲的不一样呢？”

“你们不用查了。”李建平低下头。

尽管李建平提出要求调查的问题，自己又说“不用查了”，联合办案组还是调集几乎全部预力量，进行了细致的调查。首先查明，李友王宇办喜事的是十一月十三日，与发案日期相距一周。同时，通过走访刘则智、乐方及其他十余人，查明：“豆花饭庄”组织职工去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的日期确是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这前一天，即十一月二十日，李建平先后在“豆花饭庄”出现三次：“第一次是在十七时左右。李建平与刘刚智、乐方等一起餐厅吃晚饭结谈及第二天“拜望第人家”事宜，十八时离去；第二次是二十是许，李建平在刘智房间出现，聊了会儿生意上的事，说上厕所一去不返；再次出现已是二十三日半，说已无末班车，索性在这儿聊一夜，刘、乐等也无睡意，陪他聊到次晨。

另据乐方反映，李建平十八时离去时，她间问他“匆匆忙忙去哪儿？”李对此回答说：“回家等个‘喇’。”

单立人最后一次审讯了李建平。

“豆花饭庄组织职工去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的日期确是去年一月二十一日单立人首先知李建平。

“那就好了，真相大白了。”

“不要萝卜、土豆一锅煮。你十一月二十日去过豆花饭庄，不但不能说明你没有杀人，相反，证明你原先说这天上吉课、学雷锋、看电影《马可·波罗》纯属捏造。其次说明你具备杀害刘丽珠的时间：这天晚上十八点至二十一点、从二十一点增至二十三点半这两段时间共计五个多小时，恰好是杀人抛尸的作案时间。你不要再说‘一泡尿撒了五个多小时’之类的无稽之谈，有证人证明你是回家‘喇’一去了。据我所知，这‘喇’——般是指有诱奸其可能的年轻妇女。

“一个贫得无厌的人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到手、哪怕他已有很多东西，譬如钱……还有女人，正为你以往干的太顺手了，这为面的已经成了你那黯淡，不如意的生活中唯一可以聊以自慰，获得强者感觉的精神支柱，以至你已不能容忍一次，即便是仅仅一次的失败。你的虚荣不能容忍，你的自卑怎样不能容忍。我想刘丽珠当时一定说了你一些很难听的话，也许她发现了你不是什么导演，只是个清洁车厂的临时工；我想象得她那种女人会对你作出什么样轻蔑表情。”

李建平脸苍白，似听非听，眼神呆滞，单立人的话似乎把他带回了那个可怕、梦魔般的夜晚。

“我看得出你后悔了。”单立人继续句句击中要害地说，“你悔不该那天不稍稍控制一下自己，不在制服刘丽珠时力量更适度一点，悔不该毁尸灭迹时没做得更彻底，更不留痕迹

一点；晚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想什么都晚了。明白告诉你，我对你一点不生恻隐之心，如果需要，我会一千次把你送上刑场，眼睛眨不眨。”

李建平哭了，哽咽地说：“这个世界我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我孑然一身，死了不会给任何人带来痛苦，你们把我的命拿去好了。我只想清你记住，我是挽死用，我干了很多坏事，但从没有杀人。”

“杀掉你我是不会良好不安的。”单立人冷漠地说，“你的所作所为只能说明你咎自由取。”

他啪地合上卷宗。

川湘餐厅门前冷落车马稀，生意与前相比十分萧条了。倒不为因为它最漂亮的女招待被人砍了脑袋，使它蒙上了某种不吉利气氛，而是由它它用瓷砖壁纸将餐厅重新装修得象间豪华厕所后，菜价翻了两番，使大部分顾客感到这幽暗气的餐厅象个专门宰人的黑店。那些不敬言笑、举止有虽一亨的男女服务员们对营业情况的不景气似乎并不关心，乐得清闲，他们本身象官仓里的老鼠肥硕起来，新制作的毛料人服油渍斑斑。

这天傍晚，餐厅来了个邋遢的胖老头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负责照料他们所坐餐桌的女服务员怠慢地让他们干坐了四十分钟，才懒懒地拎着肮脏的菜单走守去。果不出其所料，做东的胖老头只点了两个便宜的令人几乎怀疑他想白蹭的菜，服务员夺过他们看个没完的菜单，相当尊严地走了。

老头惶惑地对小伙子说：“这地方不是咱们老百姓来的地方。”